




CUHK Libraries
003143045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困獸鬥！

毛俄談判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一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尼克遜竟然見利忘義

尼克遜政府對我國政府公然採取了無視的政策，正式宣佈同中共通商。美國務院並且說明其對北平貿易的解禁，還只是美國勾結毛共的「第一步」。

在反共的立場上，我們曾一直指出美國政府並不可靠。由三年前美國務院宣佈其「改善對中共關係十項要點」的時候起，美國即加緊進行其分裂中國的兩面手法。這套手法就是：一方面「協防」台灣，用軍事力量把反攻大陸的通路阻斷；一方面卻圖拉攏中共，利用華沙的黑會議同北平密謀各種勾當。

無論中共的反應如何，尼克遜政府的「解禁」決定不是偶然的。這種做法只能給人一個更清楚的印象：美國是一個見利忘義的靠不住的朋友。當美國去年片面決定要在越戰「脫身」時，南韓、菲律賓、南越、泰國等國家領袖即相繼發表「自救」聲明，現時對共黨「解禁」正進一步地暴露了美國企圖出賣朋友的居心。

美國對中共「解禁」，不但對蔣總統毫不「俾面」，同時要注意由此引起的後果，對我國的復國政策可能極端嚴重。第一、在台北說來，美國當局顯然鼓勵人民資敵。第二、我國現在加緊進行「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反攻政策，美國卻要跟毛共搞「無限」公司，這無異是對台北的政治反攻加以破壞，其打擊我國的民心士氣將無可估計！第三、假如毛共對美國有相應的行動，則按照美政府現時的「初步」打算，分明還有「再進一步」的計劃，那時，台灣可能在毛共主動下被人出賣。

美國人企圖製造「兩個」中國，甚至陰謀出賣國府，以圖到達美國一些政治掮家的可耻目的，這種情況已在「萬人雜誌」中提出證據予以揭發。但是，美國當局在其對華政策上屢屢犯下的歷史錯誤，似並未知道悔改，現在竟又變本加厲要片面進行對極端反美的毛共勾結！

我們認爲，國民政府對美國當局的反華政策，除非獲得滿意解釋，必須提出强硬抗議並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

一、國府曾堅決聲明，我國對任何勾結或承認毛共的國家，一定採取斷然對策，這一決策對美國當局亦絕不能例外。

二、假如美國在其勾結毛共的鬼蜮行徑上一意孤行，我國政府應正式宣佈台灣不受「聯防條約」及其附件的約束。

三、切實推行「不是敵人，就是朋友」的蔣總統指示，今日蘇聯如證明其與我國有基本相同的反毛政策，國民政府應對莫斯科採取積極的修好計劃。

我們堅決認爲：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中，華盛頓對台北的倚重，實比台北對華盛頓的需要更大。所不同的只是：我國一向珍視「傳統的中美友誼」，甚至不惜爲了這種友誼而犧牲國家利益，於是令人往往感到我國對美的外交政策只有「讓步」與「容忍」。

現在，美國政府已於本星期一（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實行「初步」解除其歷時十九年的對中共貿易禁運。根據新的規定，美國在海外的公司可與中共作非戰略物資的貿易。同時將僅能携帶一百元美金以下中共貨物進入美國境內的限制也一發廢除。這是尼克遜政府第二次宣佈放寬美國對中共貿易限制，以圖「改善」美國對毛共關係。今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作第一次宣佈時，台北外交部指出美國政府曾在事前通知中國政府。我政府當時表示：這種片面媚共之決定，對自由國家必然產生不良反響。

「漢賊不兩立」，中美友誼已面臨嚴重考驗，我們主張中華民國對今日美國的無視行爲加以檢討並採取最强硬的對策。

漢城的軍人，西貢的軍人，都在反共戰爭上先後給予美國以嚴肅的教訓。

蔣總統是世界反共的第一人，應絕不容許外國人在我國玩弄敵友不分的兩面手法。

毛共一直在圖挑撥中美關係，這點我們很清楚。但他們爲甚麼能在我們之間施用離間詭計？這個問題須由美國反覆的對華政策完全負責。

從「現實」的觀點說來，如果毛共對美國的「解禁」行爲不拒絕，則對香港的經濟繁榮，將可能帶來若干好處。因爲大陸貨一定可以在香港擴大市場，並使本港有更多的轉口生意，美國資本家同時會大量在港投資，大舉活動。可是，這對香港本地工業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我們應該看到，中國之命運正被外人那種不顧盟義的資敵政策推向更大的危機。





新聞以外

所謂「新界中立化」無非一廂情願的想法

萬人傑

到一九九九年租約條例屆滿，還有二十九年悠長歲月，誰也不能預測在這一段日子內會有什麼變化。今日中共政權能不能維持到那時候，大成問題。因此，現在來推測新界的命運是不切實際的。嘉道理的想法，引起香港與論界的批評……。

「中立地帶」

香港財團巨擘羅蘭士‧嘉道理說：當新界租借條例期滿（一九九九年）時，新界可能成為一中立地帶，有如法國與瑞士間的中立地帶一樣。

目前，距離新界租借條約屆滿的日子雖還有二十九年的長遠日子，但在香港居住的人，對這問題早已開始注意；也因為這問題的存在，對新界的發展，有着很大的阻力，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尤其具有投資資格的有錢人，只能在這段日子打算，認為沒有把握，就不敢貿然投資。

二十九年期間，說長可以，說短也未嘗不可。在龐大的發展計劃中，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中日戰事結束，到現在已二十五年，回想起來，不過猶如昨日；未來的二十九年，也會像白駒過隙，轉眼而逝。有錢人考慮到這問題是應該的。

二十九年的變化

不過，一般人考慮到這問題時往往想到「中共的態度會如何」？他們忽視了屆時的對手極可能已不是現在的對手。拿目前中共政策來衡量二十九年後的新界命運，絕不可能作出正確的結論。

嘉道理發表上項意見時，也只說「利用想像」而已。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想像」去推測未來，但當他推測時，難免有個人的主觀存在；也往往把自己的「希望」放入推測中。

嘉道理這意見發表後，自然立刻引起市民的注意，報紙上對這問題的討論，也十分熱烈，大多數結論都認為現在作出「預測」未免太早，二十九年的世局變化，誰也料想不到。二十年前中共奪得大陸，和蘇聯老大哥稱兄道弟，怎會料到今日美蘇比「兄弟之邦」更親密？毛共鎮日叫囂，心存恐懼，硬說美蘇要聯合對付他；二十年間，情勢改觀，如此之大，則未來的二十九年，會變成如何的局面，只有上帝知道。

罪在財團

因而，許多評論認為嘉道理的想法太天眞，也有些評論則認為他並不是「天眞」，作出這種「看法」實有其目的。

評論說：「近半年以來，我們發現本港若干財團領袖，拚命鼓吹香港繁榮安定，製造地產漲風，刺激股票上昇，部份盲目跟進者雖可以暫獲一些利益，但眞正獲益的，還是這些心懷叵測的財團。

「嘉道理之言，如果能取信於港人，那麼，新界的地價當然會立刻上漲，但，聰明的讀者想想：誰掌握新界最多的土地呢？」

上述的評論，自有他「獨見」之處，可能嘉道理作出這「看法」，內心就懷有這目的，但，這不過是「信不信由你」的「想像」；香港雖有不少「盲目跟進」的人，但並不全部盲目。新界地價，也不會因他這番「妙論」而「立刻上漲」。

太上統治者

財團的唯利是視，操縱香港，做香港太上統治者，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回憶六七年暴動期間，香港正在風雨飄搖中，財團通過他們的御用刊物，力主與港共妥協，攻擊戴麟趾，所為何來？無非想港共早日收手，繁榮恢復，他們又有生意可做。

近半年來，香港由於加租潮的牽動，刺激到百物騰貴，一般市民（公務員除外）都感覺生活壓力加重。公務員加薪了，渴市的工人要增加工資，只苦了一些文員和白領階級，收入沒有增加，卻要應付暴漲的物價。

香港生活程度的提高，不能說不是財團作祟的結果。他們一直用大魚吃小魚的手法，對香港經濟的操縱，佔在司令塔上。

現在，香港的物業「復甦」了，可是在慘淡期間，身為「小魚」的建築商，都自動送進「大魚」口中，今天復甦，小魚們許多已「散晒」，獲益的又是那些財團的大魚而已。

無名英雄紀念碑

有位建築商慨乎言之，在某銀行門前，最好建一個無名英雄紀念碑，他就是這批無名英雄當中的一個。因爲他們辛苦經營，受到社會人士指責，還要冒破產、走路、坐牢危險；房子蓋好了，逃不過經濟這難關，只好雙手奉獻給他們。財團冷手執個熱煎堆，現在物業復甦，獲得大利的是他們，建築物業商得個「吉」。

不過，希望香港繁榮安定的，並不單祇要發大財的財團，生活在這裏的任何市民，包括左派人士在內，都希望香港繁榮安定。左派報人在報紙上雖然「大力攻擊」，其內心截然不同。他們已過慣殖民地「腐化」生活，是外圍狗馬的主顧，若香港垮台，他們這種生活也不能維持下去。

香港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城市一樣，總是有財團勢力在操縱。不過，繁榮與安定，對一般市民來說，還是利多於害的。

香港的「弱點」

嘉道理有句話老萬頗爲欣賞，他說：「住在香港的人應該是樂觀的。」他覺得香港是否安全，就在這個「弱點」上。

在多災多難的中國老百姓來說，生活在那一個地方比香港更「幸福」呢？要是沒有安全問題的心理威脅，這該是個理想的避難所；問題是許多人不能「樂觀」。中年人爲國事而苦悶；青年人爲出路而苦悶，跟着「苦悶」而來的，自然有許多其他問題。

前些兒的「靜坐抗議」，不也是這些苦悶青年的悲觀演出麼？任何社會都有不合理和不如理想的地方，香港當然不會例外。譬如一位讀者清早打電話給我，爲了中巴打算要求政府賠償，大爲光火，要老萬寫一篇評論攻擊中巴。他說：中巴要求政府賠償是不合理；我們市民要求中巴賠償才合理。

如果動不動爲這些「不合理」的事大動肝火，很容易血壓高升。總之，你出門時，坐巴士也好，電車也好，的士也好，小型巴士甚至白牌車也好，能夠不勞貴腿，就比在大陸勞其筋骨，個個有資格參加環島競步「幸福」得多了。

樂觀——是必要的

樂觀，的確是生活在香港所必要的。譬如革新會主席貝納祺，躭心香港若再來一次暴動，市民就不會支持政府，這是因爲他不夠樂觀。如果將他的想法改爲「左仔根本就不敢再在香港搞事」，那他的「問題」豈不是就不存在了？

不過，作爲一個議員，「講話」應是他們的本份，一言不發的議員，就是「未盡全力」。譬如，貝納祺說：政府花太多的錢建築徙置大廈；黃夢花說：公共樓宇的建築陷於停頓狀態中。不要苛責他們，因爲他們該找些話題來說說，對與不對，政府採納不採納；市民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

又比方說，老萬寫評論文章，是我的職業，我的看法不全對，甚至完全不對，那不過代表我個人見解而已，誰都有權反駁我，或者不加反駁而付之一笑，說：「老萬爲了吃飯，胡言亂語。」也無不可。所以有幾位讀者寫信來，指責這些議員「亂講廿四」，我卻持相反意見。不管對不對，他們講是應該的，他說得不對，可以駁他。

議員講的話

讀者的來信又說：議員們亂講話也罷了，最令人反感的是該說的時候不說。他們舉例道：香港暴動期間是他們最該出而講話的時候，可是他們一個個變了啞巴；現在香港安定下來，卻指責政府「食言而肥」；如果當日個個人像議員們那樣，慌作一團，噤不敢言，香港早已垮下來，政府也沒有什麼「食言」不「食言」可言了。議員們在暴動期間不能像市民一樣支持政府，現在有什麼資格代表市民說話，肯定他們不會再支持政府呢？

這些讀者們也許說得過火一點，卻也代表一部份市民心中要說的話。幸而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人人可以批評政府，也可以批評「批評政府的人」。

如果政府「照議員們的話去辦事」，那香港政府就遭遇到一個難題，究竟應該聽貝納祺的話，把蓋徙置大廈的錢，拿去多辦其他社會福利工作呢；還是依黃夢花的話，立刻恢復公共房屋的建築，容納更多的人，遏止加租狂潮呢？

痴人說夢話

凡事說說是容易，辦起來就難。有個比方說：家姑要吃軟飯，家翁要吃硬飯，丈夫要吃不軟不硬的，做媳婦的要燒出怎樣的飯才叫人人滿意呢？民主政府之受人批評，就是這樣，無論怎樣做法，都會受到一部份人批評；除非是獨裁政府，人民連發言權也沒有，那麼，做得好不好，人們也不敢多言。

由新界中立化問題談到議員們的紛歧意見，話題扯得太遠。現在再回頭談談新界問題吧。嘉道理說：「利用想像」可以見到，中共會接納（新界中立）此議的，他相信新界工業會進一步發展；他認爲使新界成爲國際工業區，對中共有好處。

其實，這不過是嘉道理一廂情願的想法。要是中共在二十九年後仍然掌握中國大陸政權，統治着九億人口（那時中國人口可能超過九億）的話，嘉道理的這想法恐怕連他自己也沒信心。

試探尚嫌太早

嘉道理說：香港對中共沒有害處；相反的，它對中共卻有很多好處。

在目前來說，這看法並無不對，六七年的港共暴動，得不到大老細支持，沒把港英鬪垮，也顯示出中共的執政者與嘉道理有同樣看法；有香港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存在，也是目前中共所需要的。但這需要是否永遠如此，卻成疑問。

嘉道理的說法，即使是對中共政策的試探，也嫌太早。在今天，中共怎能夠決定二十九年後的政策？而且，今天決策的人，不知在什麼時候又會變成「叛徒」了。

國府如何應付亞洲新局勢

——對當前國策的商榷

·丘大豪·

美國決定在南越戰場撤兵，站在亞洲的自由國家而言，我們可以肯定是極壞的一面。就美國本身的利益立場看來，卻有其積極性的一面。可是，亞洲地區爲了這個「光榮的和平」，即要出現一個新的局面：㈠南越及寮國有成爲共產黨蠶食政策的祭品的傾向；㈡泰國、馬、菲等自由國家已失去對美國的信心，將採取中立政策以圖存。至於一個類似東南亞公約組織的軍政集團的可能性，則要視美國能否對一切有所「承擔」而決定。㈢如美國決策顧問團所預期，共產集團乘機向外擴張，蘇聯不甘心東南亞成爲毛共的「勢力範圍」，結果導致東南亞爲蘇毛共火併的「戰場」。

要對我國國策有積極性的檢討，上述的亞洲新局面是絕不能無視的。它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對抗共產集團，打倒毛共，光復大陸，美國以前的作爲起不了大效能，我們應該從越戰這次血的教訓上，訂立一個適合於我們國情的方案來。

這幾年來，光復大陸的國策目標日益接近。種種跡象顯示，敵我形勢在這幾年之中處於彼消我長的階段，爲便於明瞭這形勢，特簡單列下：

大陸方面——㈠政治動盪，毛共的內部矛盾永遠沒辦法解決；㈡軍事方面既要和蘇聯對抗於西北，又要預防國軍於東南，最嚴重的是有「軍事割據」傾向；㈢經濟方面始終擺脫不了落後的包袱；㈣民心普遍存有「變天」思想；㈤外交孤立。

台灣方面——㈠政治安定；㈡經濟欣欣向榮，已經從農業社會成功地蛻變爲工業社會；㈢軍事的素質爲亞洲反共國家之冠，士氣良好；㈣海內外的民心歸向國府。

現在，國內外的局勢已擺明在我們面前。不過，局勢發展至今，已經不是我們袖手坐觀的時候，主要的是要拿出果敢武斷的行動來。不論這局勢是必然也好，微妙也好，我們應該有乾坤一擲的決心，將有利於我的形勢爲後盾，從而控制不利於我的形勢；進而將不利於我的形勢化消，或轉移成有利於我的形勢。但是，政府在這廿年來對光復大陸這一目標不免流於被動，外交進取不足，缺乏堅强的活力；軍事受制於美國，往往誤失可乘之機。就目前國府的處境而言，我們做任何事要把握着主動和機動的原則，才能擊敗實力十倍於我的毛共集團。所以，現在的要務是：國民政府應該怎麽樣適應這新形勢？

筆者認爲，我們不必像某些政客一樣，扯上什麽保衛「世界和平」的口號來。我們的責任是光復大陸，挽救七億同胞！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的，這是我們的權利！正如目前以色列某官員就中東局勢發表談話所言，非常簡單，就是：「求生存！」理解了這意義，我們才會有理直氣壯的心理準備，不會顧慮到所謂「國際道義」，受其掣肘。

因此，爲了達到這些目的，筆者的提案如下：

對抗毛共的戰爭原則

記得抗日戰爭勝利時，蔣總統在一次演講時說：「抗日雖然艱難，但以後的抗共更加艱險。」（大意如此）這遠見當時有許多人士不重視，甚至對政府大施壓力，拖後腳，强逼政府和毛共妥協，造成政府對毛共鬬爭的種種困難。然而，歷史的發展證明蔣總統的確是對共產黨本質了解最清楚。現在，毛共的猙獰面目已露，人們醒覺了，對政府撤離大陸的處境也深表同情嘆惜。我認爲，當時蔣總統有二個英明的決定要在這裏提出的是：㈠在開羅會議力爭日本的國際地位，確立日本君主立憲，用民主政治刺激日本的經濟復甦。戰後以德報怨，儘快遣送戰俘返日，免除日本對華巨額賠款。這樣的情況底下，日本人也沒辜負蔣總統的「美意」，果然在短短的廿年中重新建立起它在亞洲的經濟領導地位，形成和台灣的犄角之勢，互相扼阻毛共牽制蘇聯；㈡預先開拓台灣爲基地，幷在國共戰事於我不利時毅然將主力撤往台灣，戒除敗兵的浮燥作風，與其死拚而亡，不如暫避其鋒，以待日後圖之。此種忍人所不能忍，以天下爲己任的政治家風範，令人欽敬萬分。

我所以要提出這些歷史事實，目的是說明政府當局老早在對毛共戰爭中已執行總體戰的原則。經歷二次國共戰爭的人都會知道，當時政府軍的兵力雖可阻擋共軍南下，但經濟支離破碎，民心動蕩，外交受肘……軍事可守於一時，卻無濟大局，故才忍痛辭別中山陵！年來，政府公佈强調對抗毛共的策略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這就是總體戰的淺白闡釋。近十年來，毛共內部矛盾重重，權爭未已，政府還是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就是這情況還沒達到「七分政治」的客觀要求。不過，對我們的主觀要求，政府應注意：A、軍事戰——採取主動，機動化騷擾毛共；B經濟戰——積極發展台灣工業生產，利用政府和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儘可能和毛共展開貿易爭奪戰；C、外交戰——毛共利用其「外交」輸出戰爭，政府利用外交爭取和平，謀求諒解，期收「得道多助」之效；D、心理戰——在毛共內部展開心理戰攻勢，務求重視其矛盾，擴大其矛盾，利用其矛盾。這樣使毛共幹部在備受毛共的種種「運動」磨折之

時，心理隱伏對政府的樂觀寄望，待機反正；E、間諜戰——「間」之用，古為軍政家所重視，現階段中，我們更要注重間諜的離間情報等工作，而毛共目前的「七國之亂」，亦是「間」的最佳時機，一「間」之力，可敵雄師之功，此是我們所要切實了解施行的。

利用外交，牽制美國

外交是政治的容表。例如：日本的奸狡；英國的「現實」；美國的虛有其表，「好心出發做壞事」；印度的唯利是圖……。再求證於我國的悲慘局面，說是一小半斷送在美國的對我外交，亦不為過。因此，外交工作——特別是對美外交，政府更應謹慎從事。嚴格說來，政府的對美外交，守有餘而進取不足，我們應該明瞭美國視我國為其盟邦，經濟軍事援助我們絕不是什麼「無私」的，在美國的外交策劃者眼裏，台灣是他們阻竭共產主義擴張，保衛其本身利益的一隻棋子而已。這隻「棋子」在外交意意義中，「活子」或「死子」，是他們視本身的利益而定，根本上沒有所謂道義的存在，這從美國與毛共的「華沙談判」，最近又宣佈放寬對中共禁運可以證明。因之，我們要將美國的意圖轉移成為他們的弱點，在外交事務方面緊緊抓住，作嚴密積極性的外交戰。美國在亞洲的任務，所依賴的國家，除我國外是南韓、日本、菲律賓、南越，我們可以因地制宜，因「國」而施，與其發展利害關係，挑誘起外交反應，進能對抗蘇、毛，退又能藉以牽制及督促美國的對華政策，使其成為我國反攻大陸的積極支持者。另外，南美洲是美國的後門，政府不妨多作努力爭取對新興國家的外圍影響力，逼使美國對我存外交依賴心理，亦可藉以牽制其對華政策。

突破中美防衛條約

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我們最關心的無疑是中美防衛條約，十幾年來，這條約雖對台灣的安全有不可抹煞的貢獻，但也是促成政府偏安台灣的消極因素之一。時至今日，國內外的種種情勢證明此條約已經不合時宜了。美國歷來千方百計阻止政府反攻大陸最大的顧慮是怕引起世界大戰，現在，蘇聯這「老大哥」與「老弟」毛共早已兇終隙末，匕首相見（甚至日前聯大就中國問題投票議決，蘇聯的表現很冷淡），這顧慮的可能性已減低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國際道義上，政府反攻大陸，也是替美國消除了心腹之患，東南亞的很多問題也可迎刃而解。故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解除或修改此條約的必要。當然，此條約的變更，並不是表示我們可以立即反攻大陸，它的重大意義是使我們的軍事形勢由被動轉變為主動，對毛共既可隨意施軍事壓力，對美國亦可藉以使其尊重及協助政府的復國大計。無容置疑，修改中美防衛條約，是政府當前的外交急務。

聯俄、控美、制毛

提起蘇俄這隻「北極熊」，相信稍有血性的中國人對其加諸我國的禍害都會咬牙切齒！日本侵華，一部份原因是蘇聯造成；至於大陸陷共，廿年來七億同胞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蘇聯更是直接的罪惡製造者。但是，環視目前的國內外形勢，我建議我們的外交不妨承襲英國的「沒有永遠的朋友，亦沒有永遠的敵人」的外交傳統。簡言之，假若我們的敵人在適當的時候和適當的地點可資利用的話，我們要把握機會，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立場的情況底下，借敵人的力量為自己的力量，儘管這是指某種「和協」在內。中俄共火併，蘇聯欲借國府的軍事及政治力量對中共施恐嚇壓力，這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因為在軍事及政治兩方面，蘇聯對中共尚不能成為令毛林集團致命的正面威脅。針對蘇聯所暴露的這弱點，只要政府的策畧較有彈性，對刻薄寡恩的蘇聯外交性格，大有協調的希望。這樣雖可給毛共藉以煽動起民族情緒，作為其自救的孤注一擲，但將毛共的一部份軍事力量吸引在西北面，減輕國軍的軍事戰畧負荷，以及在政治上使毛共永遠處於分裂（毛派與反毛派互鬪），促其早亡；另一方面，又可刺激美國的對華政策意向，衡量輕重，所得的價值是肯定的。

游擊大陸，以「點」制「面」

勝兵之道，主動和機動是古今不移的金科玉律，有了機動的力量，才可以構成主動的原則；有了主動的原則，才會產生機動的效能。從戰爭學的觀點視之，「總體戰」無非孕育着戰爭的主動性和機動性。在我們對抗毛共的戰爭中，這兩原則表現在軍事行動方面尤其特別強烈。在毛共的戰畧家眼中，台灣還沒有戰畧「面」的基礎，這我們是不必否認的事實。反之，應該認識到這一特點，採取適當的戰術，冀求輔助全面戰畧的形成。

我認為，這戰術就是游擊戰。

對這游擊戰的理解，它是偏差突擊、截擊、騷擾、煽動等戰術，而不必注重大根據地的建立。換言之，就是針對毛共以「面」佈「線」，以「線」牽「點」的戰畧觀念，採取以「點」切「線」，以「線」撕「面」的戰畧部署。它的作用有：㈠鼓勵大陸人民反共抗暴；㈡減輕刺激美國的戰畧觀念，但可逐漸造成既成事實，逼使美國以軍事物質援助。

這是黑暗的時代，也是光明的時代；是我們重新建國最艱難的階段，也是最偉大的階段！作為一個流浪海外的中國人，我們絕不敢想像到政府暫遷台灣，竟成為南宋偏安臨安的悲慘局面。

毋忘在莒，處此險象環生的世局，希望政府拿出大無畏的決心來。



悼念舜生

左黃竹生

編者按

左舜生先生今年逝世台北之後，無論「敵乎友乎」，同感這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大損失！左先生對中國近代史鑽研之深湛，連左派文人也深表敬佩，故連月來的悼念文章特別多。今日蓋棺論定，一致公認這位從政的書生，是一位誠以謀國，精以究史的眞書生。

本文是左夫人黃竹生女史親自撰述的，也是所有悼念左先生的文章中，最親切感人的一篇文章。左夫人畢業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左先生相戀六年，結婚三十一載，相夫教子，安貧樂道。我們不但可從本文中看出左先生終生爲國爲學問而不計及身家的偉大精神，也可看出左夫人這位賢妻良母的德行懿範。如果所有的太太們都能向左夫人學習，妳們的丈夫縱然不能成爲學者專家，也決不會做貪官污吏。

九月十四日的下午，舜生離開鑽石山惠和園的寓所，他已不能自己移動一步，是由何家驊先生、樓木丹先生、女婿張煥華、及兒子宗楷幾個人用籐椅抬上停在惠和園中的小汽車內，開往啓德飛機場。由汽車下來，即扶上等在那裏的輪椅推到上飛機的升降機內。當升降機的門關上之後，我和女兒宗機都不禁悲從中來，熱淚交流，已預感到這是最後的訣別了！許孝炎先生在旁安慰我們說：「不要難過，左先生是去醫病，在必要時，你們也可以去台北。」但我知道我們不可能離開香港，因宗機在津貼中學教書，不易請到代課的人，更不可辭去職務，她一人在港，無人作伴，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們母女都無法離港赴台；宗楷在羅富國師範學院求學，也不能多請假，以致不能陪侍父親去台北；宗權又遠在美國更不可能回來。幸得宗華陪伴，否則以垂暮之年，重病臨危，雖子女都已成立，於緊急時，卻無人侍奉。這眞是物質的威力，壓制人類的精神！我與宗機都因此種心情，加倍難過。

舜生此次生病，開始於四月末，先是發高熱，接着是小便出血。經中西名醫診治，並於五月住法國醫院兩週，病雖稍愈，便血亦止，但身體已衰弱不堪，走路無力，需人扶助。七月青年黨在台開會，他一定要力疾前去參加。我曾懇切勸阻，因他重病之後，孱弱之軀，加以高齡，實不能再任繁勞的開會工作。然而他責任心重，一定要去台北，我知他此去實在是太危險的事情，如此炎夏，開會、談話、應酬，豈是高齡而帶病的身體所能負擔？但他固執要去，無法阻止，只好請醫生多開了一月服用的藥方，買好藥丸，分別寫好服食的次數，要他依說明按日服食；臨行並再三叮囑，於開會完畢後，即進榮民醫院治療休養。最低限度，需休養三兩星期，然後回港。青年黨大會開完後，我又去一信到台北，敦促他去榮民醫院。誰知他會後從日月潭一遊，即回台北，並不去榮民醫院；寄來一明信片說：「我在日月潭的涵碧樓住了一晚，總不舒服，隨時都想回港，在台北還可以吃一點東西，到這裏連東西也不想吃，眞是苦惱之至！」從這幾句話裏，可知病已潛伏在身體內；這張明信片是八月五日寫的，是他最後給我的一紙短簡了。他匆匆由台回港，抵家後，清理他的行李，發現帶去的藥丸，一粒也沒有吃過，我問他：「你爲什麼不吃藥？」他嘆一口氣說：「你不知道我在台北是多麼繁忙，那裏還記得吃藥！」我也不禁接着長嘆一聲。我當時的心情，眞不知道是生氣還是着急，這已是凶多吉少的先兆！

果然不到兩星期，病又復發，而且較第一次更嚴重，於深夜又入住法國醫院。一星期後，便血雖止，然身體已虛弱不堪，因住院費用昂貴，他常以此爲念，每天吵着要出院回家。我想此病非長期醫療休養不可，因此請李幼椿先生、劉子鵬先生等敦勸他去台北榮民醫院休養。他仍固執己見，不肯去台北。住法國醫院兩星期回家，病既無起色，身體也日益衰弱無力，又經許孝炎先生力勸，才答應於九月十四日乘飛機去台北。

初抵台北的一星期，從宗華和磊磊給我的信中，知道他病勢似有轉機，我與女兒都很高興；誰知這是迴光反照，以後病勢日趨沉重，最後陷於昏迷狀態有十天之久。在他這昏迷的十天中，我與兒女每天如熱鍋上的螞蟻，等候台北來的信息，我們不可能去台北，惟有每天祈禱，希望能從絕望中有一線希望。到十月十六日的下午，看到某晚報上的消息謂：「左舜生先生於今日上午八時二十分病逝台北」。我們還有點懷疑，因爲別的報紙沒有記載，可能是誤傳，仍存着最後的盼望。一直到晚上十二時，收到台北來的長途電話，才確實知道他是永逝了！我們的希望是幻滅了！

人生如夢，世事轉眼成空，數十年聚首，終有一天永別！回首往事，如在目前：

× × × ×

回憶三十八年前，我在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讀三年級的時候，一天下午，一位女同學對我說：「這學期來了一位教近代史的教授，姓左，是你們湖南人，講近代史眞有趣，課室坐滿了人，窗子

外面都站滿了，不知有多少人去旁聽；我已去聽了兩次，今天你同我一起去，好不好？」我說：「我不是歷史系的學生，懶得去，一連三個鐘頭，（舜生在復旦大學授中國近百年史，時間在下午，一連三堂，接續着講，中間也不休息）聽得要瞌睡，不如坐在宿舍內看看小說，有趣得多。」那位女同學又說：「你一定要去，你聽過一次，一定會要不停的去聽的。」我被她再三敦促，只好同她一起去。果然，她的話不錯，我去旁聽了一次之後，以後就不斷的去旁聽；而且每次要早去搶坐位，否則課室坐滿了，無位可坐。舜生講書的長處，不是在教材準備的充分，而是講起來刻畫入微，講述一段事實或一個人物，虎虎有生氣，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又能於言辭中充滿自己的情感，聽他一次講演，如讀了一篇文學名著，深受感動。復旦大學有不少名教授，著作等身，但講授課程不能與他們的學識相配稱，學生聽來，不易受感動，只是如自己看講義一般。我到四年級選課時，就選了舜生所教的兩種課程：一是中國近百年史；一是中華民國史。他講得有趣，學生也從未缺課，兩種課程的考試，我的成績都是「A」。他因此認得了我這個學生，我也對他相當佩服，我們從此由師生成爲朋友。

我從大學畢業後，就在安徽和湖南等地教書，我們通信有六年之久。他在信內告訴我看過了什麼好書，要我也看。我看過了，就寫信告訴他我對該書的觀感和批評；他如做了一首詩，必寫給我看，我偶然學做了一兩首詩，也寄給他看，請他修改，他卻推辭說：「我只是喜歡欣賞詩詞，自己卻不會做。」他到一地旅行，必詳述該地的風景人情，好像寄我一篇遊記。我也常將教書的情況和做校長、教務主任的困難向他申述。我們由六年的朋友而成爲夫婦。

三十一年前我們在重慶禮婚，婚後，因爲住在青年黨的辦公處和國論編輯所，我不須負起做主婦的責任，也就是不須做家庭瑣事。我們每天對坐讀書，兩人各圈點四史，並約定每人每天讀熟兩首名人所作詩歌。也許因爲我的年齡比他小，記憶力因此較好，我很快就能背誦，總比他快些；他說：「記憶力好，不一定就是了解力強。」但讀起四史來，許多地方卻須向他請教，有些我雖能瞭解，然要深刻的明瞭，非他指導不可；他常說：「你不要一知半解，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他曾向我取笑說：「梁任公有詩云：『紅袖添香對譯書』。我們雖不是譯書，而是讀書，多少也有點類似吧？」我曾寫信給我的父親說：「我是一個最不會做家事的人，也是最不愛做家事的人，現在很幸運，我雖結了婚，仍是在做學生。」這樣讀了一年書，我們圈點完了四史，也讀熟了百首左右的詩。一年後，我們第一個女兒出世（她已於三歲時夭折），從此以後，接連着添了三個孩子，我就停止了和他併坐讀書，只是終日做孩子們的母親，再不是學生了！男女之不能眞正平等，世界上有名的女學者遠比男子爲少，豈是偶然！

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我們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台灣；由台灣來香港，環境變遷，家中沒有工人，我只好負起煑飯洗衣的工作，一天天遠離了學問的領域了。舜生常對孩子們說：「媽媽把讀了的書都退還給老師了。」話雖如此說，但是有時當我正在廚房裏煑飯炒菜的時候，他往往突然喊我到書房裏去，原來是他在寫了一段得意的文章，要我來看；如果是做了詩或詞，必反復讀幾遍給我聽，並問：「好聽嗎？」有時看久了，常常把飯菜燒焦。我說：「飯和菜燒焦了，」他回答：「不要緊，看完了走。」最近幾年來他寫的文稿，差不多十分之八九都經過我抄過一遍，他一則怕他寫的字太潦草，排字的人看不清；二則，他說我每天只忙着做家務，連他寫的文章都懶得看，所以要我抄，就可以把文章細讀一遍了。

去年來，他常向我說：「現在孩子們都成立了，你也可以抽空一些時間，再好好讀幾年書吧。」我說：「等明年宗楷讀完師範，三個孩子都做事，經濟寬裕一點，我們雇一個工人，我就專心讀幾年書，再做你的學生。」他聽得很高興。誰知天不假年，等不到宗楷師範畢業，他竟別我而與世長辭了！此後我雖能有較寬裕的環境，想再重新讀書，可是覩書思人，家中已無良好的導師了！

回首往事，恍如夢境！

× × × ×

我們結婚三十餘年，很少談論家事，偶然講到家庭瑣事，我如多講了幾句，他必定說：「不要囉嗦吧，我要看書了。」我只好作罷。如談到書本，他必不厭其煩，講得津津有味，不願停止。我若是急着要去做家中瑣事，他必阻止，要我聽完了才走。此次重病赴台，也從未和我提到家事，我當然也不願說起，以免他難過。

我們相處三十餘年，我從未向他需索過任何衣物，有時我偶然說起我的衣服穿壞了，要添製一件，他就看看我，然後對我說：「你身上的衣服，不是很好嗎？」我聽了，也就不再多說一句，因爲多說了也無用。但我要買書，他必馬上辦到，例如：我看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覺得眞是名作，如此簡短的故事，寫得如此動人，令人看得不願中途停止，一氣看完後，感覺餘味無窮，我要看英文原著，他馬上出街代我買了一本回來。又如去年中國時報連載了音樂家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所寫的「黎明之前」，我看得很有意味，因她所寫中國內地的情形，和我的家鄉很相似，讀來倍覺親切；而且寫中共的暴戾，因爲是她親身的經歷，情況活躍紙上。後來我看到中國時報社印了單行本，我要舜生寫信去台北爲我買一本，他立刻提筆寫信。又如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兩部作品，一部是俄國巴斯特納克的「齊伐哥醫生」；一部是日本川端康成的「雪鄉」，爲了我要看，他也很快就代我買了回來。我看完了這些書，他一定要我說出書的大概內容，並加以批評，好像考問學生一樣。我也給他這樣考問慣了，有時不等他問，我自己就先向他滔滔不絕的說一大篇，他也很樂意聽我說下去。如今他永逝了，我再看到一部名著，也無人和我談論，（因我的孩子們沒有一個是研讀文史的，）思念及此，不禁涕淚之縱橫！

舜生，永別了，我不僅是失去丈夫，更是喪失了一位良師益友！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香港節

羅瑞卿陰魂不散

魯 達

由於權力鬪爭尚未分明，中共的政治氣候變幻多端。從留下的軌跡，可以看出近兩個月來的局勢凡三變。

(1)從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周恩來戲劇化的會談開始，到十月二十一日北平會談，這是第一變。毛澤東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被抑制，新當權派大步向右轉，對外緩和緊張，對內放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搞「發展經濟，保證供給」。

(2)從十一月初起到月底止，毛派利用阿爾巴尼亞的建國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活動，對蘇聯展開凌厲的罵戰。一時風雲險惡，毛路線有捲土重來之勢。

(3)從十二月初起，局勢又緩和下來，再度停止對蘇指名攻擊。並且在緩和緊張上有了重大發展。十二月三日美國駐華沙大使斯托塞，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與中共代辦雷陽接觸，表示美國準備恢復華沙會談。雷陽把美國的提議報告了北平，九日接到回電，邀請斯托塞於十二日，赴中共使館會談。華盛頓當局發言人說，會談在友好氣氛中舉行，歷時一小時餘。內容則遵守雙方約定，秘而不宣。此舉表現了中共新當權派的堅定和強硬，不但和「蘇修」進行談判、並且還要和「美帝」進行談判。毛澤東神經如果還清醒，這些天又要大吃安眠藥（毛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廬山會議時期，曾自稱被彭德懷的反毛言論搞得睡不着覺，要吃安眠藥）。更重大的發展是，新當權派更改外交內政路線之後，在軍事上也展開對毛路線的修正。

一篇出身不清的長文

十二月十二日，本港左報轉載了十二月九日「解放軍報」編輯部的一篇長文。題目是「一定要抓住四好不放」。

以編輯部名義發表長文，罕見前例。以往「人民日報」慣以評論員方式發表，編輯部慣常只發表「按語」。從全文的體裁、口氣看來，原是一篇社

爭執，因此臨時改用編輯部的名義發表。本港左報轉載此文時，大概因摸不清虛實，顯示了猶豫和特別謹慎。僅抄原文首段供讀者參考。

「（新華社北京十二日電）題：一定抓住四好不放『解放軍報』編輯部」。底下就進入原文內容。對該文不作任何介紹和說明，電頭底下光禿禿的排着一個「題」字。反映了左報編輯，戰戰兢兢不敢贊一詞的神情。

這篇身份不清的長文，透露了重大消息。筆者判斷是新當權派新軍事路線的反映。是毛林軍事路線的死刑宣判書。何以見得？且聽下面分說。

「三好」反擊「一好」

這篇文章以「抓住四好不放」為題，充分發揮了「借題發揮」的技巧。

所謂「四好」，是林彪一九六一年開始搞起來的「四好連隊運動」，是在共軍中佈置擁毛運動的一個手段。所謂四好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

「四好」運動到了文革前夕，變為「一好」運動。即「政治思想好」運動。一九六四年前後林彪一再強調「突出政治」、「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其最後結論是必須加強學習毛澤東思想。目的在把共軍變成毛軍。

「突出政治」、「四個第一」是文革的佈署與準備。這一預謀曾受到舊當權派沉重的反擊。當時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在一九六四年全年，搞全軍「大比武」。命令各部隊比賽軍事技術「過硬本領」，實行「比、學、幫、趕」運動。

林彪為了「突出政治」，將共軍變毛軍，曾於一九六四年，編印毛語錄，分發士兵人手一冊，準備大唸特唸毛經。可是由於羅瑞卿搞「大比武」，各部隊日夜忙於準備比武，沒有時間唸毛經，使毛林的共軍毛化的陰謀陷於頓挫。這一着把毛林可制苦了。恨羅瑞卿，恨得牙癢癢的。因此在文化革命，第一個遭毛林毒手的就是羅瑞卿（羅於一九六六

由共幹兼

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評論員在該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精簡會議，減少兼職」的文章。抱怨幹部和羣眾代表，浮在上面，會議過多，兼職過多。公社革委成了空架子。有些羣眾代表身兼市、縣、社、隊四級的五個職務，今年一月至十月，光參加會議的時間就佔了一半以上。整天泡在會議裏，不深入實際，不參加勞動。

該評論員還要求減少兼職，減少會議。認為能合併開的就不要分開；可以到下面開的就不要在上面開。會議方式要新穎、活潑，不要一開會就是開幕詞、大報告、討論、總結那一套死板的程序。

會議問題似乎與共產世界結下不解之緣，不但中共的情況如此，蘇聯和東歐各共產黨國家的情況也如此。

至於說到會議之多，仍然要以中共為

多樣化。既有一百幾十萬人的羣眾大會，也有三五人的小組會；既有一開就開三二個月的長氣會，也有只開三二小時的普通會議。此外，還有電話會議、廣播會議、系統會議、三級會議……等等。

中共竊據大陸二十年來，生產到底增加幾何？筆者不得而知，但是中共的會議確確實實是逐年增加，穩步前進。「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曾經有過幾回大叫要減少會議，然而卻老是減不少。

中共最常舉行的會議，從內容上來分，是傳達會議和滙報會議；從形式上分，是系統會議和三級會議。所謂系統會議，就是工交系統、財貿系統、水電系統諸如此類系統的會議，既有上三級；也有下三級。縣、市、專區是三級，大隊、公社、縣也是三級。此外還可以有別種三級。

年三月中被捕，彭眞於五月尾罷官。）實非偶然。

當羅瑞卿搞全軍「大比武」時，曾與林彪發生了一連串的激烈衝突。試看一張紅衛兵報暴露兩人衝突的情況。

「一九六四年底，林副主席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嚴厲的批評了大比武的錯誤，擊中了羅瑞卿的要害。……林副主席說，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要趕快煞住這股風。羅瑞卿卻說，十幾年才搞了一次比武，積極的意義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泄。林副主席說，軍事訓練、生產等可佔用一定的時間，但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它。羅瑞卿卻說，這裏是指必要的（情形），也不能亂衝一氣。林副主席說，要把軍事訓練壓縮一下，要突出政治。羅瑞卿卻說，不要一下偏到這邊，一下又偏到那邊。羅瑞卿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瘋狂的對抗林副主席指示，眞膽大包天，罪該萬死！」

文革以來，共軍一直在學毛擁毛的口號下突出政治。所謂「四好」，「一好」獨秀，其他「三好」早已無人敢提。

但是十二月九日，「解放軍報」這篇長文，則爲「三好」翻案，反擊「一好」的突出。

突出羅瑞卿觀點？

該文最值得注意的兩段話如左。

「政治思想好是主要的，其他三好也不能丟」……戰鬪、作風、戰術技術、生活管理也都是重要因素，少了一樣就不行。四好的四個方面都要去抓，不要單打一。不能認爲一好就是一切，用一好代替三好，那樣就等於取消了四好運動。總之，一好不行，兩好不行，三好不行，一定要四好」。這裏明明在批評林彪的「突出政治」是「單打一」。

最有趣的是該文也强調「過硬的本領」。主張要「提高戰鬪素質。射擊技術和基本戰術要熟練。要苦練近戰、夜戰和二百咪內的硬功夫」。並說：「要反對沒有全面觀念的單純業務，也要反對沒有具體業務的空政治」。這顯然都是針對林彪而發，



，有八成以上是出席各個會議的幹部。倘若出門路過正在開着系統會議或三級會議的城鎮，大可不必去找旅店，乾脆留在火車站睡地板好了。因爲旅店必被各單位包去，即使哀求人家收留，也只有睡地舖的資格。

談到減少會議

且待

在大陸生活將近二十年，曾記得會議最少的年頭，就是六一年九月至六二年九月間，那時周恩來做了一個關於「勞逸安排」的錄音報告。規定必須保證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的休息時間。每週開會不得超過二次，每次會議一般應不超過二個鐘頭，最多不得超過四個鐘頭。一週中如要召開二次會議以上，必須取得上一級黨委批准。聽過千次萬次報告，從沒有像這次那樣的興奮。大家都拼命鼓掌，把手心都拍得通紅也不覺得痛。既有人抛手巾，也有人擲帽子；既有人高興得跳起來，也有人高呼「周總理萬歲」！

可惜這個勞逸安排制度，只執行一年多一點時間。執行勞逸安排制度時，不是會議多，而是舞會多。廣州市的機關，每週幾乎都開一至二次舞會。大專院校則是隔日開一次舞會。最特別的，可要算武昌珈珞山上的武漢大學，幾乎每天晚上都開舞會，似乎要向香港的夜總會看齊。

那一年，眞是離奇古怪的一年，學校不是强迫學生學習，而是禁止學生學習。武漢大學幾乎是明令禁止晚修，一到晚上，跳舞的跳舞，下棋的下棋，蹓街的蹓街，聊天的聊天，班幹部看到誰拿起書本就把他的書搶走，實行强迫娛樂，廣州的大專院校沒那麼嚴格，只實行自由娛樂。晚修可以上，也可以不上；晚修時間可以去看電影，也可以去跳舞；可以在宿舍裏下棋，也可以躲在校園的假山後談情說愛。反正一切自由，沒有人干涉。

那時機關幹部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一個星期最多有一二個晚上要開會學習。其餘日子，天還未黑幹部們就趕回家抱老婆去了，幹部太太大都笑逐顏開。可惜那段日子物質奇缺，想弄點東西給丈夫補補身子也沒有辦法，但仍算得是窮快活。

凡是在大陸生活過的人，相信都不會忘記那一個年頭。那是一個沒有鬪爭、沒有驚悸、沒有束縛的年頭。是人們在精神上最爲輕鬆自由的年頭；然而，那一年也是一個饑腸轆轆大鬧腹內革命的年頭；是一個餓得頭昏眼花，皮黃骨瘦，或是腹脹腳腫的年頭。

那一年的自由輕鬆，是中國人民用他們的健康換來的。實在是餓着肚子的輕鬆，其代價不可謂不大了。

據統計，當時武漢大學，有百分之七十學生不是患上肝炎、肺結核就是患上水腫。廣州地區的大專學生，患肝炎、肺病或水腫的人數，也接近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

城市居民、機關幹部的情況和學生情況相差不遠，最慘的就是農民，不用說他們沒有開會的精神，有些人甚至連吃飯的氣力都沒有。捧着飯碗，爬了兩口稀粥就這麼死去的，也不知有多少人。

自由市場開放，自留地發還，人民有了幾個蕃薯裹腹，勞逸安排也就莫名其妙地取銷了，再也沒有人提了。交誼舞會一律禁開，可是以往的大會、小會、長氣會、短氣會卻又接踵而來。特別是高舉起反修大旗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之後，學雷鋒運動開展之後。要反修、要改造思想、要學雷鋒、要讀毛頭大作、要動員、要報告、要討論、要總結。

各式各樣的會議不僅逐漸恢復，而且還超過歷史上最高水平，大大地「增會」了。文化大革命來臨，更加乾脆，停止一切正常活動，專門開會。大會、小會、報喜會、慶祝會、遊行大會、誓師大會、鬪爭大會、翻案大會……如天上的繁星令人數也數不盡。

中共現在又大叫要減少會議了。可是會議是否果能減少？只有老天爺曉得。筆者倒希望眞的減少會議讓大陸同胞像那一年一樣，自自由由地過日子。更希望減少會議不再是以饑餓和人民的健康作爲交換條件。

中共怎樣培訓「赤腳醫生」

曾憲光

一提到當前在大陸農村任醫療衛生工作的所謂「赤腳醫生」，人們都會不屑而惱怒地說：「這是一羣在大陸農村胡搞亂來，草菅人命的黃綠醫生。」但對於他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出現的？毛共用甚麼方法培訓他們的？毛共這一作法的眞正意圖和目的是甚麼等問題，則不甚了了，本文所要析判的正是這些問題。

「赤腳醫生」，顧名思義，不再是穿白衣、戴白手套的醫生，而是赤腳大仙型，走江湖的「草藥郎中」而已。此一名堂之出現，是去年秋天的事。即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中共出版的第三期「紅旗」雜誌，刊轉了一篇上海市的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該文不單提出了「赤腳醫生」的名堂，且對他們大吹大擂，把他們之醫術吹成華陀再世，其醫德亦可與「老三篇」中的白求恩媲美。但事實上呢？在眾多事實中最具說服力的，是中共對「赤腳醫生」的培訓及他們的成長狀況了。

本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中共「人民日報」，鄭重地發表了一篇山東邱章縣胡山公社下白秋大隊的所謂「赤腳醫生」丘成富，在最近寫好的學醫經過報告，從該報告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毛共是怎麼培訓「赤腳大仙」的。

據丘「醫生」說：由於他只上過幾年冬學，只認識幾百個字，故當他最初被派到衛生所去學習時，困難重重，上課聽不懂，也記不住，看病不能確診……在打針注射方面，他最初只學肌肉注射，後來他想學習靜脈注射，就以他那患了重病的妻子作爲「學習對象」，給他作葡萄糖的靜脈注射。當四十西西葡萄糖剛剛注射完畢，其妻就冷得囉嗦起來，經過搶救，才算沒發生問題。最後才曉得了事故的原因，天冷、藥涼，注射速度過快。第二次他又勸其妻再做靜脈注射。但好說歹說，她怎麼也不幹，氣憤地說：「算了吧，你那次沒送了我這條命，還不死心呀！」但他終於說服了她，「成功」地進行了第二次靜脈注射。丘又說：後來，他又想學針灸。打開書本一看，講了一百多個穴位，光是奇巧百怪的生字，就足夠認一年的，困難重重。一天，大隊幹部高秀業找他扎牙痛，不少人跟來看。他第一次試驗，人又那麼多，心發慌，手囉嗦，頭上直冒汗……給病人扎了許多針，都不管用。所謂「階級敵人」說他「不會扎針、拿着病人學武藝，誰也別上當」。晚上，他就在自己身上「練習」起來。可是把針往自己足上扎的時候，手發軟了，怎麼也扎不下去……但一夜之間，仍在他自己手上、腳上扎滿了針眼，摸出了治頭疼、牙疼的幾個穴位。

請看！這就是中共以反科學的方法，培養害人害己的「赤腳醫生」的動人事迹，這不簡直把人民的生命開玩笑嗎？

在此應指出的是，上述情況，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性的。尤更突出的是中共培訓「赤腳醫生」的時間，短到難於令人置信的地步，或許它又在玩其「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魔術吧？而學習的主要內容更屬荒唐可笑。

自六〇年開始，大陸進入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但根本原因是大躍進垮台了，人爲的因素多過自然的因素。那兩年，新疆壓根兒就沒有什麼災情，小麥、棉花以及其他糧食作物，均獲豐收，並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揚，認爲新疆有力地支持了災情慘重的省區，新疆是唯一例外沒有餓死人的「天堂」。

六二年是大逃亡潮，熟悉內情的自然知道，當時廣州一斤米起碼五六元人民幣，一斤豬肉動輒八九元。這就是百物騰漲，促使黑市買賣，投機倒地，蓬勃興起。居然，這個時期，有的人無端端發達，說起來，一點不傳奇，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黑市」，顧名思義，便是黑暗市場的意思，這種黑暗實比「廟街」還見不得光，廟街是香港淫邪的總代表，可是大陸的黑市，卻比野獸還猖狂。中共沒有辦法，便明令取締，一經發現，更四處逮捕，嚴厲鎮壓投機倒把份子，打擊一切走私漏稅等違法活動。香港做生意自由得很，許多人亦深懂走法律罅的取巧手段，其實大陸何嘗又不是如此，乾脆連罅也不罅，自有一套走私漏稅之道。尤其在新疆，千里草原，有多少法律能束縛至今乃帶有原始形式的

走私漏稅

文法律。雖說中共政權，廿年來，靠國營經濟，限制一切私人工商業，堅決打擊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但無論如何，不能完全消滅，相反，不同變相形式的自發勢力，像雨後春筍，在新疆、西藏、青海、寧夏各地，競相繁榮，私人交易遠超過某些國營商業。

新疆和西北地區，由於交通不便，環境落後，那怕中共國營及供銷合作社每天都派「貨郎擔」下鄉，或流動供銷站，由數匹小毛驢馱着日用百貨等，四處在放牧點兜售，畢竟土地太遼濶，終難避免雨露不均的現象。同時，某些日用小百貨，多數牧民不希罕，他們認爲最寶貴莫過於首飾、金銀、手錶、大頭（袁世凱銀元），這些才是護身符。再說，到底牧民的購買力有限，他們那兒來許多人民幣呢？假如靠賣兩件羊皮，幾十斤酥油，或千辛萬苦梳來的羊毛，一年收入實在太微。何況一切都已收歸集體，只允許他們有少數幾隻私養羊（等於南方的自留地），試問：牧民終年在口袋裏能有幾個子兒？

唯一積蓄之道是偷偷賣掉集體的羊皮，羊毛和酥油，買主是誰呢？當然是那些走江湖的高級牧民了。新疆這類有辦法的人爲數不少。他們自己跑到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收買玉器首飾之類，另外更和藏民打交道，從印度走私「大羅馬」手錶（瑞士製，牌子一般，專適宜塞帶地區或沙漠配帶），散運到哈密、烏魯木齊、喀什等地去賣。牧民很喜歡這類商品，更願意和他們做買賣。

西北地區[illegible]

上海「毛巾被單染紗廠」，因工人患關節炎、胃病、腸炎、高血壓的很多，爲了決心培養「自己的醫生」，而派了一個十多年工齡的女黨員李根妹到楊浦工人醫院學做「工人醫生」。她雖小學還未畢業，但只學了兩個星期，便會打針、聽聽筒，能看一般內外科病了。後來該廠再選派了十一個工人到醫院去偸偸學看病，由於他們在幾個星期內既學到了內科，也學到了外科，亦學會了針灸。因此，據說這些「工人醫生」目前已能用六十餘種藥，對該廠的病者，一般都能治療云云。

青海省皇源縣舉辦的「赤腳醫生」訓練班，係用毛澤東的「老三篇」爲基本教材，雖然學員只是利用農閒季節集中學習的，但也只一年左右，便都畢業了，而他們一般已掌握了七十多種常見病，和多發病的預防和治療。在針灸方面，據說也掌握了五六十個穴位。「他們敢想敢幹，不迷信大醫院，不迷信名醫生」。天津市，在去年七月間由兩千名醫務人員組成的「六・二六」衛生工作隊（作者按：所謂「六・二六」是從老毛在去年六月二十六日，提出過一個「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口號脫穎而來）。下放內蒙巡廻醫療，就在他們工作的一年當中，竟培訓出幾萬名「赤腳醫生」。

湖南省一年來訓練出二十多萬「赤腳醫生」。其他各省，亦不相下上。還有，據說中共軍醫療隊在近一年來，給大陸農村培養出「赤腳醫生」十四萬一千多名。訓練時的主課，據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新華社電稱是「老三篇」，並以田頭、病家爲課室，以醫治農村常見病的療法和草藥爲教材。

以上情況表明，當前大陸的所謂「赤腳醫生」，全都是文化水平低劣而只經過三幾個星期或三幾個月的業餘訓練，所學到的也只是一點最起碼的常識而已。而他們就把人命當狗命醫，醫得好算你夠命，醫不好算你該死。這，就是「毛主席對人民最大關懷」的「注釋」。

如所周知，紅衛兵暴亂期間，曾橫衝直闖的把原有醫療衛生戰線上的醫務人員，十之七八被指爲走資派的加以揪鬭、清洗。這樣使整個大陸的保健和醫療衛生工作，變成一片空白。爲了塡補文革浩刼後，醫務人才奇缺的現象，毛林集團便用「赤腳醫生」來「挽救」大陸趨於崩潰的醫療衛生戰線，用它來騙取農民的好感。雖然他們明知道這批黃綠醫生是起不到什麼作用，更確切說是「把人變成鬼」的罪惡行徑，可是毛共爲了欺騙大陸人民及國際人士，爲了愚弄全世界的醫學界的視線，在近一年來會開動其所有的宣傳機器，大力吹捧「赤腳醫生」是「神醫」，正是毛共今天又在使用這一「謠言說過一百次，會變成眞理」的卑劣低能的把戲。



在新疆

金千里

黑市交易，起碼二百五十元。不論是牧民、農民、幹部、工人，均以手上有一隻「大羅馬」爲榮。

投機倒把，走私漏稅，莫過於此類貴重物品的買賣了，日用小百貨能花多少錢呢？充其量三五元。而一個手錶則數百元，就是從蘇聯走私偸運進疆的「半斤庄」，（新疆人通稱蘇俄手錶爲「半斤庄」）因其重量比普通手錶重，且粗笨難看，又大又厚，但價錢亦需八十元至一百多元，二手貨最低也要四、五十元。可見，西北手錶如何渴市，專門從事走私買賣手錶，在新疆不出半年，便可買樓了。遺憾的是新疆沒有私人地產，那些高級牧民當然不會買樓，但卻重視高級享受，並囤積居奇，收集金銀珠寶。在新疆幾乎每戶牧民，都有一個首飾袋，或小箱子，總之，袁大頭（銀元光洋）是極普遍的，沒錢時，可以把銀洋向中共兌換，記不清是一個換三元或是五六元。反正西北銀元很値錢，中共亦不斷收購。

除了金飾手錶一類的黑市交易外，大單走私漏稅便是藥材了。新疆缺乏西藥，如盤尼西林、金霉素、鏈霉素、磺胺、阿司匹靈、驅風油、白花油、紅花油等等。但那裏卻盛產鹿茸、麝香、熊膽、藏紅花、八角、茴香、黨參，其餘土特產亦復不少。因此，專門從事投機倒把的商業牧民，如意算盤，打得噹噹響。譬如從廣州武漢上海帶一批西藥到南北疆去，走帶些麝香、鹿茸，甚至西北普遍的當歸、枸杞子，一單來回買賣，便夠瞧了。在那幾年，不但新疆人動這個腦筋，他們三兩成羣跑碼頭，走江湖。就是我們老廣或湖南辣子，也常順路帶些藥材，便完全賺回旅費有多。

直至一九六四年，在新疆各站買夠兩斤當歸，因限購規定當歸屬三類物資，一次只准四兩，故需多買幾次，一斤才一元二角錢，回到廣州可賣八元至十二元，賺十倍左右。一斤枸杞子（以銀川最佳）牌價六元左右，在南方各城市出售則起碼廿至卅元；帶兩小瓶驅風油到新疆，可賣十元左右；一支五CC的鏈霉素針劑，在烏魯木齊可賣到最高十元左右。黑市買賣是無法起盡殺絕的，不僅在三年困難時期，就是文革混亂期間，更加活躍，大伙借串連爲名，名正言順，冠冕堂皇，帶點私貨，不是更有利可圖嗎？

其次，牧民常年流動，土布不夠穿（各族人民有各族的土法針織刺繡），便需買花紗布公司的洋布了（上海、天津、武漢出品）。在這種情況下，布匹生意確實最好賺，但由於中共對棉布的統一規定，無計可施。因此，到底做布匹的投機生意不多，遠不及手錶藥材易爲。

投機倒把活動，在新疆的市場更廣濶、自由，這使中共深感頭痛，不論怎樣規定或統購統銷。可是，大陸的物質生產，從未滿足人民的需要，不搞黑市便行不得也哥哥，故一個相當時期允許開放自由市場，後來取銷，至現在，則半明半暗。

新疆土地太遼濶了，更適宜走私，從蘇聯、從印度、從內地都可廣泛開展走私活動，打擊中共的國營經濟。

香港左報的反毛文章與抗暴表現

何策

香港這許多左派報刊，沒有一種可進大陸的，很多人都莫名其妙。經「萬人雜誌」最近一連數期揭發大公、文滙等左報的反毛文章之後，讀者才明白，原來這班左派報人多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黑幫」人馬。筆者有見及此，也來湊湊熱鬧。

這裏讓我介紹一張狗馬掛帥的左派午報，該報有一個「集粹」副刊：「集粹」，我不知其含義，大抵是精或純的意思罷。但這「集粹」，觀其編輯手法，倒像是一個反毛的劉鄧陶派；或乾脆的就是反共派。

其「集」也，一方面以大部篇幅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醜陋罪惡」，另一方面則以一小塊框框寫「紅太陽」下的「新貌」，無非是收「對比」之效而已。然而「粹」，那內容卻未可言「粹」，故云吾不知其「集粹」之含義。若言「粹」「穢」共通，則有瀆「紅太陽」之大罪，殺頭都有份，故是，我要給這位編輯加上「罪名」。

因爲在「對比」的手法上，「集粹」編者選擇得很好。隨手舉十二月二日的「集粹」爲例，一個大標題是：「過着非人生活的印度賤民」，他們「工作艱苦甚於牛馬」。但下面一篇「新貌」，標題「戈壁紅心」的報導，雖廉價送了幾頂「英雄」的桂冠，還有許多「豪情壯語」，但其內容卻反映大陸人民在毛共統治下，生活得極殘酷痛苦。這篇報導承認，大陸人民是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下，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奴役着，常常要被迫「不顧身體的極度疲勞，繼續連夜投入戰鬪」。人民的前途，「冒着虎虎呼嘯的狂風，踏着滾滾而來的沙浪，寅夜投身黑茫茫的戈壁灘」。

這確乎是非常眞實的描寫，究竟誰過着非人的生活，誰工作艱苦甚於牛馬？對比之下，一目瞭然。

所以我勸大陸來的難胞們，不要一見左報就噁心不屑一看。看看也有好處，能時時清醒自己的頭腦，「回憶對比」嘛！

我說「集粹」編者的這種「對比」的手法，是一種「抗暴」的手法，故意搗蛋，抗毛共之暴。

姑勿論是否，我以爲：是，「集粹」的編者固然要撤職勞改；不是，也應該撤職勞改。

何以？因爲單純在文字選擇的技術上「集粹」就犯了錯誤，不談上述的嚴重政治錯誤也夠條件撤職勞改了。

還是同日的「集粹」。標題：「黃潮泛濫下的加州」。本來，這是一篇想控訴「美國生活方式」如何毒害青少年的報導。不幸的是，儘管譯者用他自己的語言「譯」出了這篇文章，也不乏暴露咀咒的文字，但，卻同時譯出了一個「墮落少女」的這樣的兩句話：「當然，我不會感到遺憾的。因爲我愛他，這是很美妙。」

天呵！這是何等潑辣的充分享受生活自由的少女的話呵！中國人民早在五四運動的時代，就已追求自由，喊出了「個性解放」的口號。然而至今，中國人民尚未獲得自由，解放。至於「個性解放」，更被只有「黨性」的「共產主義的戰士們」攻擊爲「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口號」。可是今天一張共產黨的報紙，卻赫然把一個充分解放個性的少女兩句迷人的話義務介紹出來，這不是重重的打了一記他們領袖的咀巴？是所以這個編輯必須撤職勞改！

一個活着的人能在今天不對昨天的生活覺得遺憾，就是一個享有生活幸福的人。如果可以，我願祝福這位被某種人視爲墮落的少女，永遠沒有生活的遺憾，而只有美妙的生活。

墮落與快樂，根本不需要「導師」們的指教！我寧願要這種「墮落」，決不要在「黑茫茫的戈壁灘」去找一顆自己的「紅心」！

× × ×

前一陣子，杜娟的死一度成了左記報紙的頭條新聞。一個有點社會名氣的人自殺，要成爲新聞報導的熱門，這是理所當然的。何況是一位影星？雖云過氣，但畢竟還是位漂亮的少婦。以其淒切動人，可以充分暴露這個社會的可悲和可憎，那大抵是不可否認的。

左報對杜娟圖文並茂的報導，慨嘆着「自由影圈」的人情冷暖，還開了一張自殺者的名單，眞是刻畫得淋漓盡緻，無可再好。

左報是在關心和同情杜娟，關心和同情自由影圈的人嗎？否！它是在幸災樂禍，恨不得出多幾個自殺的杜娟，恨不得自由影圈立刻就垮台，最好是全部集體自殺。

香港自殺了一個人，左報就顯出那麼熱心，而大陸就沒有人自殺麼？爲什麼你們卻一聲不哼！

影星王丹鳳自殺，你們報導了沒有？

鄧拓總編輯自殺，你們報導了沒有？

人民作家老舍自殺，你們報導了沒有？

先前，常常在你們的報紙上發表大作的華南師範學院院長王燕士吊死在自己的辦公室裏，你們報導了沒有？

一九六八年轟動了全國的「陳亮同志平反委員會」——廣州建築工程局的一個教師被打成「牛鬼蛇神」、「現行反革命」後，帶着兩個小孩，三父子自殺死，「造反派」要爲死者陳亮「平反」——你們報導了沒有？

……

哼！我們不想再開列清單！你們的「紅太陽」的偉論是：自殺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是犯罪的，自殺而不死的人，要批判鬥爭，要坐牢！目的是迫使社會不敢同情那些被迫害而自殺的人，而掩蓋統治者自己對人民的殘酷迫害，這就是你們為什麼對此熟視無睹，屁也不敢放一個的原因！

你們根本無資格去談論杜娟的自殺！

× × ×

人所共知，烏鴉愛吃死人肉！人中的烏鴉，則愛拿死人寫文章而混飯吃！

烏鴉忽然在殷海光死後，寫起「殷海光之死」的文章來，連載了三日。文內有一段說：「心力衰退，我對世務很少關心，連書刊都少看，更不必說其他。」似乎烏鴉的心情十分灰暗，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又沒有「廉頗不認老」的氣魄，只好感嘆人生浮沉，等待終其天年。

烏鴉這種心境，其實也是現在仍在左報上寫文章吃飯的他的同輩文人的心境，觀其近年來的文章，「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提都不提了，只喋喋不休的寫着一些戚戚於懷的瑣事，三番四次的宣佈自己與世無爭。化矣悲乎！

有人說，左報老編發表他們的文章是俾面。我想，也不盡然。其實烏鴉們的文章，也反映了這些老編的心境。這，好像一個參加了黑社會組織的人，要跳出來是不容易的。這就只好借烏鴉的咀，來慨嘆自己的命運了。

這又算是一種對毛的「抗暴」。他們只能以這種「圓通之道」來表示反毛抗暴。

烏鴉在「殷海光之死」中貶殷海光「不懂得圓通之道」，他說：

「殷氏不夠『為道日損』，怎麼講？我不敢臆斷。大概是說他不夠世故，不懂得圓通之道。你看，韓信、彭越，替漢王立了多少汗馬功勞，一一都給漢王呂后殺了；眞正能自存的，只有張良一個人。」（編者按：十二月二日正午報曹聚仁的「奮下絮語」上篇末段。）

「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殷海光先生的窮蹙而死，一半是他的書呆子氣息，不知圓通處世，和什麼氣節毫不相干，另一半，則是他是代罪的羔羊，只是宗派鬥爭中的犧牲品。」（編者按：十二月三日曹文中篇頭段。）

這兩段文字，完全是烏鴉的自我寫照。他很以自己的「圓通之道」自豪罷？我說，在香港此道可通，回到大陸，必被「紅衛兵」絞死無疑！

請看我為烏鴉加了注點在旁邊的兩句話！這些話與殷海光之死毫不相干，明明是借古諷今，指東罵西，在罵老毛和江青殺功臣，搞宗派鬥爭，在為大陸死難於「文革」友人寫輓聯了！

但是，烏鴉烏鴉！你自己的輓聯什麼時候寫呢？你能像張良般獲得「自存」麼？

農業官的漂亮話

醉八仙

從報章上看到農業官所發表的談話，叫我這個身為菜農的，為之哭笑不得。

他說目前新界的菜農，他們所種的菜，每一畝的面積，每月有一千元的收入。

近數月來，蔬菜的價格飛漲，一斤菜蔬經常賣個一元幾角；在理，菜農固然應該是笑逐顏開的。但實際上，他們卻是愁眉蹙額，對着菜地欲哭無淚。

許多人認為菜價昂貴是由於地方繁榮，市民的生活好，大食大用；而菜農則乘機搏亂，掩住良心來發繁榮財。

可是事實卻不盡然，供不應求，菜價因而飛漲固是事實；但並不是用量突增，而是來源短少。

最近新界菜蔬的生產情形極壞。由於天時亢旱，像過去每畝可產千斤菜心的，現在只有一、兩百斤；比起過去正常的產量僅得個百分之十幾。再加由大陸運來的銳減，所以就形成了供不應求的現象，價格因而飛漲。

但在菜農來說，菜價雖然飛漲，卻是得不償失。過去賣兩毛錢一斤，每一畝菜地的產量是一千斤，就有兩百元；現在賣一元，也難得有二百元的收入——每畝月入千元，眞不知是從何說起？所以過去菜價雖賤，一家猶堪溫飽；現在菜價高了，反而是顧得早餐難覓晚飯。任是農業官給他們臉上貼金，也掩不住那副愁眉苦臉的可憐相。如果還有人要認為他們是乘機搏亂，發繁榮財，那就更是寃哉枉也！

近年來當局對於工人的福利，不辭千方百計為他們謀求；對於農人，似乎根本漠視。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工業繁榮，工人待遇大好的歡呼聲；而當局猶不辭給他們錦上添花，大力在為他們謀求福利。工人固無疑是這個工商業社會的支柱，但農人則是民生的支持者；彼此對於社會的貢獻，在份量上，正是半斤八兩。胼手胝足，雨淋日晒的農人從來就是苦的，當局為什麼卻不大關懷，給他們作個雪中送炭？

當局既已厚彼薄此，在這天氣惡劣下，菜產量銳減，供不應求而菜價飛漲的時候，菜農的生活反而更苦。而人們卻要說是乘機搏亂，掩住良心發繁榮財；現在農業官還在作其菜農收入大好的吹擂，則他們乘機搏亂的惡名，雖傾盡黃河之水，也難以洗刷得乾淨了！

農業官對於當地農作物的生產情形，當然是十分清楚的，為什麼竟會說出這樣不切實際的話？實在令人費解！也許是明知而故說漂亮話吧？但身為菜農的我，聽來卻就為之哭笑不得了！

何策先生：
請繼續賜稿
編者敬約



京劇改革漫談（六）

我看「智取威虎山」（3）

乙、從京劇藝術看

梨園舊友

違反基本原則

京劇是歌舞合一的舞台藝術，它的表演方式是百分之百的象徵式，連一絲一毫的寫實手法也不能用。它也是「唯美主義」，只問其聲音之是否動聽；形象之是否好看；不管它和實際生活相差多麼遠。雖然一切動作最初也是來自生活，但由於美化之故，可能和生活相差十萬八千里。例如：騎馬、乘船、開門、飲酒，那些動作都是來自生活，可是表演的時候，連馬、船、門、酒的影子也沒有，完全是象徵式的虛擬，而以優美的舞蹈姿式顯示出來。有人根據過去歷代名伶的表演，發現京劇表演有下列四項基本原則：

一、有聲皆歌

京劇中的一切腳色，口中所發出的任何聲音，都有歌唱的意味，連說話、哭、笑、咳嗽，也不例外。即令特准作寫實表演的花旦和丑角，她們的唸白也比日常生活中的對話誇張得多，仍然含有濃重的歌唱意味。

「智取威虎山」最要不得的是它的說白部份，它是純粹話劇式的，歌唱和唸白完全脫節，說它是「話劇加唱」眞是半點兒也不寃枉！

歌唱和賓白各自爲政，中國戲曲史上曾經出現過這種事例，那是在歌劇萌芽時期，元人雜劇中便常有這種情形。例如元刋本關漢卿的「拜月亭」開始是：

「孤夫人上云了　打喚了　旦扮引梅香上了　見孤科　孤云了
情理打別科　把盞科　『父親年紀高大鞍馬上小心咱』　孤云了　做掩
淚科（下接唱賞花時）」

這一折的主角是旦（王瑞蘭），所以劇作者只寫她一個人的唸白，其他人的唸白都以「云了」二字畧去；「云了」者，把該說的話都已說了也，至於究竟說些什麼話，那是伶人的事，作家們不負責任。所以王驥德曲律說：

「元人諸劇，爲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脗；蓋由當時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卻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塡詞。」

這樣湊成的劇本，曲和白自然無法統一，尤其遇到插科打諢之處，常常只寫上「科諢」字樣，讓伶工自己「爆肚」。伶人大多胸無點墨，只好向「黃」的方面動腦筋，於是說白更不成話。這是演進時期無法避免的毛病。

近代京劇的唱和白已完全一致了——雖然它的文學價値愈來愈低，可是「智取威虎山」卻又犯了老毛病，唱詞和唸白完全脫節。例如：第二場李勇奇妻子死了之後，「李勇奇（悲憤地俯望着妻子）孩子他娘！孩子他……李母（撲過去，悲痛地）媳婦！」接着李勇奇便唱了一段「西皮快板」。這裏李勇奇喊「孩子他娘」和李母喊「媳婦」，都是百分之百的日常生活語言，沒經過任何藝術加工，因爲江青要求的是「眞」，這些稱謂只有北方才有，一經加工便失眞了，可是它和下面「西皮快板」的「假」，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又如第四場少劍波唱了「二黃導板、回龍、慢板、原板」一大段戲之後，正面接着是「楊子榮、報告！少劍波（聞聲）老楊！（楊子榮進屋。少劍波急步上前）兇手抓到了？楊子榮、抓到了！這是從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張聯絡圖。（遞圖和信）少劍波、好！」這些對話完全是生活的，一個人怎會在寫實的生活中無緣無故地唱起來？是發了神經，還是在演「戲迷傳」？

歌舞合一的京劇，不僅在演出時「寫實」與「象徵」不能「和平共存」，即在編劇時也是如此。京劇的唱詞是詩歌體（不管它是如何蹩腳），說白雖是散文體，但也和話劇的台詞完全兩樣，它是最簡畧的，和實際生活相差極遠。而「智取威虎山」的對白則完全是生活的，用之於話劇則可，用之於京劇便非驢非馬、圓鑿方枘了！

二、無動不舞

京劇中的一切動作，無論走路、睡覺、轉身、抬頭、一瞥、一指，都必須合乎舞蹈的規律，絕對不准使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動作。免得破壞了形象



圖十三　余叔岩之〔洗浮山〕

美。

有些地方戲不明此理，竟也採用「寫實」手法，例如粵劇的「霸王別姬」，在突圍的時候，霸王居然卸去盔甲，將虞姬揹在身上，在台上和漢兵周旋，把「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一代英雄，像「耍狗熊」般地在台上耍來耍去。河南梆子的「大祭椿」，小生綁在刑場待決，他的妻子一身縞素，跪在他身邊哭訴，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哭唱唱鬧了半個小時，弄得台上口水、鼻涕一大灘。霸王之揹虞姬，大祭椿之哭出一大灘鼻涕，都是百分之百的寫實，眞得無可再眞，但看了只會令人作嘔，因爲這樣一來把戲劇的「形象美」完全破壞了，觀眾所得到的印象只有「醜」，只有厭惡！

「智取威虎山」的動作，大半都是生活化的，如「敬禮」、「報告」、「跑步」之類。可是許多地方又用上了舞蹈，如第一場的山路行軍；第二場李坩的「跪步」；第五場的「趟馬」；第九場的「滑雪夜襲」；第十場的「格鬬」；以及各場的「亮相」。像這樣忽兒「寫實」，忽兒「象徵」；忽兒話劇，忽兒京劇，矛盾百出，活像人在卡通片中和米老鼠、唐老鴨共同演出，連當年的「時裝京劇」都不如！

三、不准寫實

京劇不但一切聲音、動作不准寫實，連人個的化妝、衣服、用具，甚至自然界的景物也是如此。所以衣是「舞衣」，鞋是「舞鞋」，連頭髮、鬍鬚也無一不是「舞具」。青山、白雲、風、雨、水、火、車、船、杯、盤、燈、燭、筆、硯等等，一律是象徵式的，似是而非的代用品。

京劇中除了小花臉爲了逗笑，可以使用眞物外（如「打砂鍋」中的鍋，「牧羊圈」中的碗），其他腳色一律不准使用眞實物品，或生活中的動作。京劇中的「哭」，只是點到爲止，決不會弄得滿台鼻涕。京劇的霸王別姬，根本沒有帶着虞姬上陣這回事，即令遇到「揹人」的情節，也只是亦步亦趨地跟在身後而已，決不會出現「人揹人」那種笨動作。如果是個幼兒，便用「喜神」代替抱在懷裏（如四郎探母的鐵鏡公主，長坂坡的趙雲等）。梅蘭芳曾有一次演坐宮，用洋娃娃代替喜神，許多人都認爲犯了規矩；這種觀點並不是守舊，而是寫實與象徵無法共存，而且那樣做也妨碍表演，如果長坂坡的趙子龍也弄一個二尺高的洋娃娃揣在懷裏，試問他將如何表演出來又怎會好看？所以劇中人的「行李包袱」，都是用一幅「紅門旗」繞成捲狀作爲代表；如「翠屏山」石秀殺死海和尚後，把他的衣服完全包在一個包袱裏，準備給楊雄看作爲證物。可是包了半天，作了許多舞蹈化的包物動作，其實都是隨包隨扔，最後還是只賸一幅紅門旗，繞了兩下背在身上，所以做任何動作都不碍事。如果石秀也把海和尚的衣物，包個大包袱揹在身上，試問以後的許多身段將怎樣表演？

「智取威虎山」十之七八都是「寫實」的表演，只有十之二三是象徵式的歌舞；也可以說十之七八是話劇，京劇的成分只佔十之二三。名之爲「有歌有舞的話劇」，似乎更符其實；如果硬把它看作京劇，也只能算是「滑稽京劇」，「現代」云乎哉？

四、一切定型化

京劇之不准寫實，是有它的道理的。因爲舞台是如此之小，而世界則是如此之大，宇宙間的事事物物又是如此之多，要把世上的一切完全搬上舞台，不惟太笨，事實上也不可能。

所以它便乾脆另創一個「舞台世界」，使一切的人物、歌唱（唱腔和唱詞）、舞蹈（動作）、切末（器物）一律定型化。這樣觀眾看了便容易了解：因爲人物定型了，使人易於辨別忠、奸和良、暴，不致把張飛當作高登；包公當作趙高；誤良民爲強盜，視蕩婦爲貞女。

歌唱定型了，使人易於了解演員的唱腔、唱詞而發其藝術的優劣。舞蹈定型了，使人見「趟馬」即知爲跨馬馳騁；見「走邊」即知爲黑夜潛行；見隱几支頤而知爲睡眠；見「背供」自語而知爲內心表演。「切末」定型了，使人一見搖槳即知爲乘船；一見水旗即知爲遇水；見挑燈而知夜；見張傘而知雨。這都是「戲曲語言」，許多人看不懂京戲，不懂「戲曲語言」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圖十四　程硯秋之〔玉獅墜〕

「智取威虎山」所用的語言，十之七八是「生活語言」，「戲曲語言」只佔十之二三；所以表演起來一會兒寫實，一會兒象徵；和某些香港人說話一樣，英語、粵語交互使用，這樣的表演，眞看不出它的「藝術性」在那裏！

凡是一種藝術，都有其不容破壞的統一性：一幅米家潑墨山水，絕對不可嵌進一個現代的明星照片作爲畫中人物，一幅西洋風景畫，也絕對不可加上一座中國式的工筆界畫樓台；我們也不能用中國的象牙雕刻來續維納斯的雙臂；我們更不可在古色斑斕的周鼎、商彝上再加上一層鍍金。因爲那樣一來，便破壞了藝術的統一性，而它們應有的價值也完全化爲烏有了。

這裏有余叔岩（圖十三）、程硯秋（圖十四）兩幅劇照，如果讓他倆各騎一匹玩具馬（眞馬更不必談）登台表演，那將會令人噁心到什麼程度？

死出風頭

有人說：古今中外所有人類，一生所爭的東西只有兩個：一個是「名」，一個是「利」。所謂「名韁利鎖」沒有誰能夠打得破，古人說，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賢如孔子，他也認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可見「名」對於人的吸力是如何之大！至於「利」的吸力，香港人更清楚——沒有一毫子不能過海！

可是也有例外。報載：一九六九年的諾貝爾獎，文學獎獲得者是生於愛爾蘭的彼克教授，瑞典王阿杜夫十二月十日在斯德哥爾摩頒獎時，彼克教授因爲怕羞未去參加，只派他的出版人代表領獎。對一個舉世矚目、曠世難逢的出風頭機會，居然輕輕放棄，這在香港人看來眞是不可思議。

諾貝爾獎是國際間的有數大獎，除了一筆爲數頗爲可觀的獎金外，還代表一種崇高的榮譽，眞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可是西方的學者，畢竟有其不可及之處，對於諾貝爾獎之獲得，仍乎並不稀罕；遠的不說，最近幾年便有三位得獎人對它表示輕視：一個是今年的彼克，一個是沙特，另一個是「齊伐哥醫生」作者巴斯特納克。後兩位連獎金都拒領，根本不以該項「榮譽」爲「榮譽」！

如果國際間來一次「出風頭」比賽，我想這項冠軍的榮譽一定非香港莫屬，我們只要留心一下各報的「港聞版」，便會發現林林總總都是個人的照片或消息：結婚如此，集會如此，飲宴如此，捐款，更必須如此（那是破慳囊的原動力）；甚至死了人還是如此——這話是有根據的，報紙上的報喪「訃告」，常常用專制時代的「家人稟告式」，那便是以某宅的「家人」口吻，向有關方面報喪，用「老爺、少爺、小姐、孫小爺」一連串的官場稱呼，稱其主人，藉以炫耀他們是「閥閱世家」。試問這種「家奴制度」香港還能找到嗎？這類「死出風頭」怪事，只有香港人才能做出來！至於會寫幾句詩文的「作家」更不得了，只要能寫出幾部供人消遣的「古仔」，馬上便以大文豪自居，不但瞧不起同時代作者，甚至對眾所公認的古代文豪也敢信口雌黃；遇到機會便拚命向自己臉上塗粉，比起西方人來，不禁使賣油郎擲筆長嘆。並有詩曰：

一、讀書才會辨之無，別字連篇信筆塗；
竟想大名傳宇內，比將彼克愧何如？
二、爲買風頭不計錢，刊登玉照認千元；
瑞京領獎若拍賣，百萬得標也搶先。
三、名利原爲世所爭，有人輕利復逃名；
此風若使人人有，
天下何愁不太平！

更正：「整理常用字」文中，裠誤裳，賫誤賚，蕟誤蔱。

賣油郎



香港政府是後母官

中國古代，當官稱爲「牧民」——把人民當作無知的牲畜而牧之。然而牧者也要讓被牧者有生長繁殖的機會，而不是立志把被牧者趕到寸草不生的沙漠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世界日趨文明，人民也由愚昧變爲聰明，不甘心處於被牧的地位，於是起來革命。可是革命卻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是人民眞正做了主人翁，政府變成管家婆，官員成了人民的公僕。這就是自由世界的民主社會。另一種結果是牧者被打垮後，豺狼篡奪了革命勝利果實，取代了牧者的地位。於是人民便由被牧而變爲被害。連生長繁殖的權利都喪失了，要隨時準備着爲滿足豺狼的慾望和野心而做出「壯烈的犧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就是今日的寡頭政治。

目前，世界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大都是上述兩種關係。只有香港的情況比較特殊，既不是人民公僕，又不是豺狼，必須尋找新的名詞以名之。

中國古代的地方官，稱之爲「父母官」。香港政府喜歡尊古守舊，甚至連大清法律也要保留。本來可以遵循着父母官此一稱呼的。可惜的是，香港政府對黃臉孔的中下等「華人」，既缺乏父之嚴，也沒有母之慈。

允許反共；也允許反台；而且允許既反共也反台；甚至允許反「港英」，反「英帝」，何嚴之有？中文不能官方化；非特殊階層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勞工利益缺乏保障；而財團權利卻處處都得到維護；貧者生活不予關心；富者豪奪不予限制，又何慈之有？

既不嚴，又不慈，與人民終隔着一層薄膜，一道鴻溝。不似父母，倒像後母，所以只好稱之爲「後母官」。

既是後母，對前人的子女自然不好管得太嚴，因爲管得嚴是會引起造反的，於是乎佯作放縱，以示尊重。既是後母，自然不會去爲前人的子女前途着想，凡事必從自身利益；娘家利益；已出之子女利益着眼。香港政府的娘家不用說，誰都知道是大英帝國了；其己出之子女就是白人和高等華人。正因爲在下老早就有這種感覺，所以對中文官方化和安庇專員之爭，保持緘默，粒聲唔出。因爲後母𠍼可以隨手撿起一團中國垃圾，塞啞中國人的嘴巴。

夫子有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既刑不上大夫，白人，高等華人自然不需要任何庇護；既禮不下庶民，則下等華人卻是沒有資格得到庇護，這又要安庇專員做甚？

香港政府既是「後母官」，那麼做爲前人子女的我們，還能存什麼奢望？

寒山碧

小村

藍海文

一羣一羣人在走動，
一條消息在傳通，
全村三十戶人家，

低彈集

應該生活在悲憤中

準，以金錢衡量一切的工商業自由化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要保持個人情操的高潔是頗不容易的，因爲外界的物欲誘惑力太大了。如果不能安貧樂道而安份守己，要在香港追求物質欲望的享受，那是一輩子也獲不到滿足，每天都會感到煩惱痛苦的。原因是香港的金錢太多了，除了本地財團，還有國際財團。今日香港，千萬家財已不夠資格稱富翁，億萬身家的人多的是。這，從尖沙咀一塊地皮的開投，能以一億三千萬元成交，每次叫價時，一加便是一百萬的故事，便可概見其餘。今日要在香港與人鬭財富，你就是有億萬身家，也不能隨心所欲，而會鬭得焦頭爛額。再說生活的享受，最近一個因追求財富而招來殺身之禍的富商，他生前曾於一天一晚，用在招待朋友飲食方面便花了一萬多元。如果你有機會走進那些濶佬的俱樂部，或交際花的家庭中去，看看他們花於聲色犬馬，一夜之間用在女人與賭博上面二三十萬元的數字，還只能說是「小玩玩」的情形，你必然要結舌膛目！

今日香港專是在「衣、食、住、行」四大項的生活必需品，其等級便可分成千百種。但歸根結底，又不過是「日食三餐，夜睡八尺」，到頭來，誰也逃不過「魂歸天國」這最後一關。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做人，要不爲物欲所誘，能永遠保持安貧樂道的恬淡心情，惟一的辦法，便是確立一種自律的觀念。這種觀念，把調子打高一點，即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之憂」，應該「臥薪嘗膽」；把調子打低一點，即是「痛定思痛」，應該「生活在悲憤中」。這種觀念，生長於香港的人，比較難以建立；凡是從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是易於建立，而且應該建立的。

我相信每一個從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都身負或多或少的血仇家痛；每一個難民逃出國門之時，心情都是悲憤沉痛的；每一個難民初入香港境界之時，對生活都是易於滿足的。好像能呼吸到此地的自由空氣，擺脫了肉體與精神的恐怖枷鎖，便心滿意足了。至於物質生活，任何一個冒生命之險，初來香港的難民，就是見到此地扔棄在垃圾箱中的廢物，拿去餵豬狗的食物，也會認爲比在大陸的正常食用好。如果每一個難民，都能始終保持這種心情而不變，然後在香港找工作、謀生活，生活便不會有煩惱。生活能夠改善，固所願也；生活仍然艱苦，也不在乎。因爲我們逃出大陸的目的，是死中求生，等待機會報仇雪恥，決不是來香港貪圖享受，想發財暴富。我相信任何一個死了父母、妻子、兄弟、兒女的人，都無心於聲色犬馬吧？今日香港的難民，不都是身懷這種創痛嗎？既如此，我們又怎麼能忘懷這種仇恨的痛楚，而在香港貪圖享受呢？

張贛萍

世界像一場末日的噩夢。

一羣一羣人在走動，
腳步淒涼沉重，
三十個就要餓死的孩子，
一齊丟在黨委家中……

追記一九六二年大饑荒

必也正名乎

人家上了台，第一件要做的是什麼事？」子路笑他太迂濶，孔子申斥他說：「你眞是個鄉巴佬！名分如果不正，說話就不講理；大家都不講理，什麼事也辦不成；因之社會上的善良秩序也建立不起來，而導致賞罰不明。這樣豈不天下大亂？」

孔子的話直到今天還是顛撲不破的眞理，名不正就是「掛羊頭賣狗肉」。例如：日本軍閥明明是侵畧中國，偏說是「日支親善」、「建立東亞新秩序」；共產黨明明是用內部顛覆的手法進行所謂「世界革命」，偏偏說「和平共存」；明明是極權專政，偏偏說「人民民主」；明明是自私自利，偏偏說「救國救民」；明明是賣鴉片，偏說是「戒烟局」；明明是賭博抽頭，偏偏說是「痲雀學校」！於是弄得是非不分，眞假難辨，有强權無公理而民不堪命矣！

本屆市政局週年辯論會上，議員先生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以「民意代表」自居；有的以「寃情大使」自命；有的以「安庇專員」自比；如果袞袞諸公眞能做到這些，套一句聖經上的話，那眞是「香港人有福了！」可惜事實上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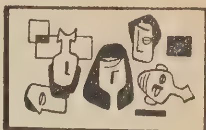
按民主國家，由人民選舉代表以行使政權的人，叫做「議員」。他是由全體公民直接選舉出來的，所以當他討論問題時，也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爲依歸。本港人口總數已超過四百萬，可是每次選舉議員的選民連百分之一也不到，試問這樣的議員又能代表誰？

中國官場中「議」字號的人物還有兩種：一種是「參議」，元、明、清各朝都有，民國後各高級軍事機關仍有此項官職。另一種是「諮議」，清末學部，農工商部都有諮議官，各省有諮議局。民國後高級軍事機關亦有此職，大半是因人設事，無一定的職守，除非和主官有特殊關係，否則，便是「尸位素餐」。

葉錫恩議員眞是快人快語，她把議員們在週年辯論會中的高談濶論，喻之爲「滑稽戲」，這個妙喻眞是傳神之至！試想每屆都是裝模作樣地「做戲咁做」，年年如此，即令台下的觀眾不喝「倒采」，自己也會感到不好意思吧？但是環境如此，又不能不硬起頭皮、厚着臉皮落力表演，此戲之所以名爲「滑稽」也！

本港的「議員」先生，就他們的作爲看，是名不符實的，不曉得是不是當年的翻譯師爺誤解了字義。稱之爲參議、諮議似乎比較切題些；但最傳神的還是葉議員的妙喻，所以「議員」應正名爲「藝員」，如此，則以後做戲便無愧於心矣！

東方晦



人海百態

不重生男重生女

老劉的大少爺是新一代的華僑，不是古老金山伯，他住在離市區相當遠的住宅區，不是住唐人街。他的芳隣，一邊是一對美國夫婦；另一邊住着一家日本人。一樓一底，還有一個花園。

老劉到了美國，相當受大少爺夫婦歡迎，還見到那兩個金髮藍瞳的小孫。一家人除大少爺外，都不懂中國話，兩個小孫瞪着藍眼睛，詫異地瞧着這陌生的老頭，老劉就在兒子家裏歇下來。

每天大清早，兒子媳婦各開了一部汽車到城裏上班，家中只剩下老劉和那兩個小孫。那邊的美國夫婦也像他的兒媳一樣，早出晚歸；日本人家裏留下一個日本婦人和兩個孩子。兒媳進城後，老劉任務是看管兩個小孫。媳婦臨出門時告訴他，冰箱裏有吃的東西，無聊時可看看電視。

可是冰箱裏的東西，全不對老劉口胃；扭開電視機，所有節目沒一個老劉看得來，即使是歌唱節目，他聽來也覺厭煩。兩個小孫和他言語既不通，且十分淘氣，雖是小小年紀，什麼頑皮行徑，件件精通。老劉帶着他們，十分費神。

同時他覺得兩個孩子不像他孫兒，如果說這鬼仔是姓劉的中國人，誰相信？但這兩個金髮碧眼的孩子，的的確確是劉家骨肉，將來是傳宗接祖的。老劉想到再過一兩代，他們劉家的人會變成怎樣？眞不敢想下去。

最初一天，兒媳上班後，那位芳隣日本太太跑過來，見了老劉，頗覺奇怪。她說不來中國話；老劉說不來英語，幾經折中，彼此才了解。原來老劉未來之前，兒媳上班後，是託這位日本太太照料兩個孩子的。有了這可以交談的人，本可稍解老劉的岑寂；只可惜彼此言語不通，鷄同鴨講。不過，有了這位山本太太，老劉也輕鬆點，索性把兩個孩子送過去，無聊時寧願到花園修修花木。

山本太太見他修得好，請他代勞，這一來，他變成劉家和山本家的花匠。媳婦見他弄得好看，歡喜之餘，還吻他一下，弄得老劉好不尷尬。

日子久了，老劉長期沒有可以交談的人，精神痛苦。用中、日、英語向山本太太探聽到唐人街的道路該怎樣走，可是路太遠，沒有車，自己不懂開車，除坐的士，簡直無法可行。

他坐過一次的士，事後算一算，仲合港幣百多元，從此不敢再踏上的士。

在唐人街見到許多黃面孔的中國人，雖然說四邑話的多，大家還談得來。更使他高興的是在唐人街遇上一個老朋友，他前幾年才移民來此，在唐人街開了一爿雜貨鋪，光顧的清一色是中國人。他和這些顧客們有說有笑，老劉對他非常羨慕。

他曾對兒子提出，想搬到唐人街住，但兒子反對，他住得太遠，他沒法照顧他。老劉心中暗想，他整天上班，是他照顧他呢，還是他替他照顧了孩子和這個家？

一個月的時間，對老劉來說，比一個世紀還要難過，因此一個月後他悄然回到香港。

雖然二兒子會有信給他，說如果在大哥處住得不開心，可以到他家，但老劉去信婉拒，他曉得，在二兒子家裏，情形也不會好多少，不如回到香港，繼續他過慣的那種生活。

目前，老劉過得雖似伶仃孤苦，但他說，比起在美國的一個月已好得多。他滿足於目前的生活，以前希望兒子有一天飛黃騰達，日後可過得好點，那知道這種想法只給他帶來失望，有兩個擁有博士、碩士銜頭的兒子，卻過着這樣的日子，無法令人相信！

再說到另一位朋友老馮，他是好好先生，一生渾渾噩噩的，他做一切事情以至做人，都沒有長遠打算，見一天，做一天，生活自然不會過得怎好。

他和老劉剛剛相反，養了兩個女兒，以後就沒再生孩子。對子嗣問題，他不像一般人認眞，他屬於「生仔生女都一樣」的一類。

以他的家境，當然不可能把女兒們送到外國深造，事實上，他這兩個女兒也不是死咪型，唸書成績一向差，每次老馮收到的成績表，都是紅字多過黑字。可是他也並未爲此責備過女兒，他認爲讀得書與否是天賦，勉強不來。她不能讀書，會有別的技能活得下去的。

他這話不錯，大小姐雖畢業會考肥佬，一口時代曲卻唱得像模像樣。讀書時，每逢有什麼晚會之類，她便有機會出風頭。同學們把她選爲歌后，她也到電台參加過「天才表演」，不過這些未成熟的天才，還沒受人注意，更不可能藉此賺錢。

那一年，老馮在公司裁員減薪的浪潮下炒了魷魚，雖然他在公司已工作十多年，但老板與伙記的交情是一個月薪水而已，多付一個月遣散費，老馮從此就賦閒在家。以他的能力，以他的年齡，要另找工作殊不容易。老馮雖然渾渾噩噩，馮太卻爲此焦急萬分，他們的生活馬上要成問題。

大小姐不願置身事外，要找事做，幫補家計。可是她別無長處，除了幾分姿色，就是一副學得吳鶯音有七八成的歌喉。她諸多請托，要找一份歌手工作，終於，以最低薪酬，找到一份在舞場唱歌的職位，每月賺個四五百，除做衣服，買化裝品，所餘有限。不過雖然有限，一家子也可免在陳之嘆。老馮怎樣渡過生活上的難關，下期再談。

劉人傑

改名趣談

· 方程 ·

偶然看到報上一則「代改名字」的小廣告，十分有趣。據說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人只要另外改個名字，便會逢凶化吉、轉禍爲福，「威力驚人」云云。這倒是一樁信不信由你的趣事。

粵諺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除了一些行善事的無名氏，誰不想大名垂宇宙？君不見有人小題大做，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名字不時在報上用大號鉛字出出風頭？可惜名字這東西，在呱呱墮地時卽由父母强加身上，想抗議也不成。嫌名字叫不響亮、沒有意義，除了自己另改別號之外，實在沒有辦法。

阿方並不姓方，也不姓程。大概眞名字人見人愛吧，從學校到社會，碰見跟我同姓同名的人有過不少，因此常鬧出笑話。讀小學的時候，班上剛巧有個跟我姓名雷同的同學，考試出榜，人家排了個第二名，累得我空歡喜一場。

中學畢業那一年，親友在報章上看到會考及格生的名單，紛紛給我道喜，自己也歡天喜地、謝天謝地。可惜看看考生編號，及第的另有其人，雀躍三百換來「一殼眼淚」！類此的「笑話」層出不窮，叫人啼笑皆非。

最慘的是自己的大名竟然刋在報屁股，加上個「慣竊匪」的銜頭，就這樣機緣巧合、名不符實，弄得阿方斯文掃地、聲名狼藉！

我因此下定決心，「痛改前非」，要改一個「舉世無雙」的名字，免致諸多誤會。買了些名人辭典之類的書細加參考，費煞苦心研究改名的道理，卻總想不到個合意的名字。

前些時，大陸有過一陣子改名的風氣，「愛東」、「恨西」、「獻忠」、「向陽」、「耍武」之類紛紛出籠。阿方無忠可獻，既不愛東、也不恨西，而且弱不禁風，「要武」也武不來，這些投機獻媚的名字，除了有點「趨吉避凶」的副作用，實在一無是處，阿方不敢領教。

毛頭隻手遮天，掩蓋「七億舜堯」的耳目，要他們全變成文盲，色盲，什麼「東風壓倒西風」、「東方救星」，一味自我陶醉。連天生的啞巴，在赤脚醫生一針見血的「奇蹟」之下，開腔哼的第一句也是「東方紅」，偏偏萬人雜誌就出了個「東方晦」，這個幽默得可以的筆名，阿方十分欣賞。不過人家專美於前，我不便「抄襲」。

據說日本人的姓氏多半源自地名，「田中」、「濱口」、「河上」等等都是地方名字，中國人也有「穗生」、「桂生」、「滬生」之類的名字。這種鄉土氣息濃厚的名字，本來不錯，可惜阿方自出娘胎，便流落異鄉，一身洋味，連半點「土氣」也沒有；如果勉强學人改一個什麼「樓主」、「閣主」的名堂兒，而給人誤會，以爲我是小資產階級，阿方並非業主，只有做三房客的份兒，而且近來租金、雜費全盤上升，絲毫不由自「主」。

阿方有位朋友以前鬧失戀，傻得把女孩子的芳名加進自己的名字裏，人家叫「阿蘭」，他自己便叫「夢蘭」。後來一直情場失意，於是他也多了一連串密碼式的名字，什麼「憶梅」、「念菊」，像換季似的年年不同，叫人感動，也使人記得頭昏腦脹。

阿方雖然也想向他效法，不過跟女孩子鬧翻時，人家聲明「一刀兩斷」，還千叮萬囑叫我把她忘了，因此無法「密碼」起來，而且夢蘭念菊之類，容易「顧名思義」，自討苦吃。

古人改名避諱，是爲了尊敬聖賢，怎麼也想不到二十世紀的今天，改名字也有諸多避忌。阿方給小姪女改名，選了個「芷」字，嫂嫂卻老大不高興，說這個芷字是二十而止，不吉利！阿方碰了釘，一肚子嘀咕，這「文字獄」實在冤枉。

用「龜年」、「龜齡」做名字的人，不見得會萬壽無疆、與龜同壽；辛棄疾、霍去病這兩位古人，也並不見得無疾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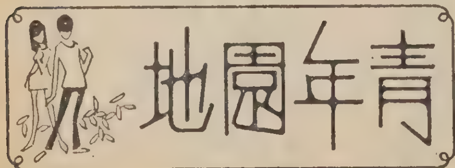
阿方不懂避諱，不但觸怒了嫂嫂，還開罪了一位國文老師。幾年前在學校裏做塡詞習作，幾經推敲，吟出一句「千古英名安在」的句子送給老師批改，誰料老人家臉色陡變，生氣的說：「寫得好，就是有點不妙。」阿方想了半天，也猜不透毛病出在那兒，後來才知道又是犯了諱，老師叫「英名」，我卻在他的大名上加上「千古」兩個字，豈不是咒他老人家早死？

爲了改名，阿方傷透腦筋。寫字樓裏有位跟我姓名雷同的同事，因此信件來往，常鬧出雙胞笑話。後來上司喝令，要我改個英文名字，抗議無效，只好胡亂改個「彼得」的洋名，起初同事稱呼我彼得的時候，我忘了那是自己的名字，反問他們：「你在喚誰？」結果弄得烏龍百出，人家以爲我是「天主的兒子」，我卻如啞子吃黃連！

以前給報刋投稿，全是「小塊文章」，以稿値伸算，每篇不過一塊錢，因此靈機一觸，改了個「方程式」的筆名，取其「一元一次」的意思。這怪名字本來算得是「舉世無雙」，不致雷同，想不到仍舊鬧出笑話來。

一位同事拿着我的稿子，大概他讀慣了英文，把中文也倒讀了，那個橫排的筆名給他從左至右唸了出來，阿方登時耳根發熱，以後投稿便索性把那個式字省去了，免得「虛名誤我」，給人家當作「廻文詩」，唸成了「色情狂」！

壞鬼書生多別名，改名之前雖然誤會不少，想不到改名換姓之後，麻煩更多。早知如此，倒不如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從一而終」好了。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二十六）

劉金奎被扣留一個月

胡蓑之

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以「畏縮不前，貽誤戎機」的罪名，被最高當局扣留之後，確曾一度令人爲他擔心！凡是劉氏的朋友，同事，長官，無不憂心忡忡！因爲他所涉嫌的罪名太嚴重，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和理由來解釋洗脫的話，是可能軍法從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以受了委託的我，更責無旁貸，爲他四處奔走。

分別送呈各大員信件

當我和劉師長的副官一行，離開軍法局返回中央飯店已是傍晚七時半，南京團管區司令金璋兄亦已乘車前來候我；他見我神色緊張，知道發生了事情。我便把經過情形告訴他，並表示心情欠佳，而對他給我的「洗塵」只有心領罷了。但他卻硬要拉我去，他說：「事到如今，着急沒用，問題終歸解決，冷靜點，去吧！也許我們談談，可能對你有幫助。」

不得已，我便吩咐王副官替劉師長買些日常用品，送去拘留所之後，即到一家湖南館子。因爲金太太是四川人，也愛吃辣椒，於是我們就炒了幾樣辣椒菜，一瓶紹興酒，邊喝邊談，他認爲：這件事情的發展是預料得到的，要不然，總統爲什麼下令限期將他押解來京呢？不過，闕漢騫與陳辭公的關係不錯，只要辭公稍爲緩頰，相信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接着問我：「你打算怎樣幫他的忙呢？」

「我沒有什麼計劃，以我的資格和地位，都不夠份量，無能爲力。只是闕軍長交下幾封信，囑我分呈總統、陳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將軍、聯勤總司令郭懺將軍、中訓團教育長黃杰將軍、兵工署長方天等；我準備明天一早就分別送去。」

金兄一聽便色然而喜，說：「行了！行了！但是，你怎能夠把這些信送到他們的手裏呢？你看過信的內容沒有？」

我說：「我怎可以拆閱私人的信件，況且這些信多是封了口的。至於呈送的辦法，除了郭總司令、黃教育長可當面呈交外，其餘都不熟識。不過，各部門都有朋友，到時再請他們帶我去拜謁受信人。」

翌日上午，我首先到湯山中訓團，拜見黃達雲將軍，他當時不過五十歲，而兩鬢霜白，戴着老花眼鏡，看完闕氏的信即莊嚴地對我表示：「好吧，我明天上午反正有事要見總統，順便把闕軍長這封信帶去，呈交他老人家，看情形如何，等明天下午你來我再告訴你。……」

從湯山返回市區，便到了聯勤總部，拜見郭總司令，他是認識我的，故對膠東的情況問得很詳細，我以實告；並指出海陽和萊陽的敵我態勢，解釋一九八師對萊陽無能爲力的理由。接着請求郭總司令派人帶我去見方天，將呈送陳參謀總長的函件，一併交給他，因他不識我，無可交談。好在兵工署裏另有一位處長是劉金奎的同學，他獲悉劉的遭遇後，不獨促請方署長盡力設法，去求辭公出面緩頰；同時，顧祝同將軍那封信，也是由他代我轉交的。因此，我的「跑腿」任務，已告順利完成了。

探視胡翼烜發生誤會

翌日上午，特到中央醫院探視胡翼烜，他住在一個特別房間，一見到我他便坐起來，熱情地拉着我的手說：「老家（彼此姓胡），我聽說你們來到了，但我滿身裹着紗布，不便外出……」

當胡翼烜提到劉金奎的問題時，我即趁機問他：「宗兄，總統第二次召見你，關於萊陽解圍的經過，你是怎樣報告的？」

他說：「我是完全依據軍長交代的話作報告的。」

我問：「那麼，總統怎會知道你是自動突圍出來的呢？就因爲這句話，劉金奎現在已被軍法局扣留了。」

他的內心似乎有些難過，但說話時卻帶着點激憤的表情：「老家，你是親眼見到我自己突圍脫險的，難道爲了維護劉師長，就要我瞞着良心，抹煞事實嗎？」

這一來，我無話可說。他又告訴我：「當他第二次晉謁總統時，總統會慨嘆：『疾風知勁草，到今天還有這樣忠於國家而不怕死的學生，實屬難得！』」

本來我不應該如此直截了當地去問他，但由於總統之所以發怒，劉金奎所以遭受扣留，顯然是他們兩人的口供不符所致。因此，我想知道胡的報告內容，才引起他的誤會。不過，胡的立場正大光明，假定我與他易地相處，也不會爲了劉而抹煞自己的功勞，所以我依然很敬佩他。

離開中央醫院，吃了午飯，又匆匆去見黃達雲將軍，他莊重地說：「我曾向總統報告：『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有信轉呈校長』，但總統未作任何表示。……」這意味着事態相當嚴重。但我回到中央飯店時，赫然發現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在座，心想，他爲什麼也來到南京？可能有新的發展。於是我問他：「師座！什麼時候來的？」

「中午到的，你這幾天夠累了。」他輕輕地說：「在你們走了的第二天，我便接到總部的電報，要我來一趟，究竟是什麼事，等到明天我見過總統才知

道。」

原來他也是奉召而來的，更意味到五十四軍在人事上可能有很大的變動。他問到劉金奎的情形時，我當以實告。同時我又問他：「前晚打給闕軍長的電報，不知他收到沒有？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我毫無主張，現在師座既來京坐鎮，一切請師座指導進行了。」

「撥公已收到電報了，但他正忙於部隊事宜，沒有什麼交代。關於劉師長的事，我們當然盡力而為。」隨即他又轉變話題：「我們一起去醫院看看炳恆（胡翼烜別號）吧；也可以順便談談這些問題。」

李志鵬胡翼烜均升職

我因為上午去過醫院，所以未陪李師長前往。想不到李氏返來對我說：「炳恆的傷勢好了很多，他明天下午來這裏聊聊；不過，他要我先向你表示歉意的是，你們上午談話恐怕你誤會。其實，他在總統面前是應該從實報告的，卻無意影响劉金奎。」

「我對胡團長不但毫不介意，並且衷心敬佩他的光明磊落。」經過彼此解釋之後，對於如何營救劉金奎的問題，作了一次詳細的討論。他認為：要想減輕劉師長的罪名，必先從六十四軍王軍長方面着手。由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以後，一九八師已歸六十四軍指揮，而對於援救萊陽，劉金奎始終未能獲得王軍長以及綏區的命令。在戰場上，師長是絕對服從軍長的，如果沒有命令而擅自行動，那豈非犯了叛變的行為？這便是證據之一。因而王軍長須負大部份責任，他現在湯山陸軍醫院養病，總統可以隨時傳他來證實這件事的。

另一方面，儘管劉師長不願給他太太知道，但我們站在朋友的立場，則有通知她的必要。太太可以替丈夫作主；更可以代丈夫奔走。

李志鵬的頭腦冷靜，見解也高明。所以，我便決定依照他的計劃進行，除立即以電報通知劉太太來京而外，並代劉起草一份報告書，由他簽名向當局申述理由。這樣恰好與闕軍長寫給政府各要員的信件內容相符合，使當局首先了解劉金奎當時的處境；同時也便於軍法局的調查工作。

但乎意料的是：翌日上午，當局通知李志鵬，偕同胡翼烜一起去謁見總統。原來總統對三十六師的人事上有所決定，李志鵬升任五十四軍副軍長，胡翼烜則繼任李志鵬的三十六師師長職；並要胡翼烜如果身體許可的話，尅日飛返青島就任新職。

李志鵬對胡翼烜升任師長，毫無意見；唯一覺得難以處理的是該師副師長朱振華。因此李志鵬向總統報告：「朱振華是四期的同學，已任三十六師副師長八年，如何安置？」

總統聽了覺得驚奇：「何以八年都沒有機會調動？」

「是的，因為我當師長八年，所以他也一直沒有機會。」李志鵬這樣答覆總統。

總統攷慮一番，即說：「五十軍即將成立了，除三十六師外，另一個新師可由朱振華充任。」

劉金奎被撤職了事

胡翼烜隨李志鵬來到中央飯店時，除了把謁見總統的經過告訴我之外，並表現得很興奮的樣子。事實上，由一個上校團長，一躍而成為少將師長，他犧牲了兩隻手指和半個耳朵，已獲得了補償的代價。所以，他急於翌日飛返青島，走馬上任。但李則勸胡：「炳恆，你的傷勢尚未完全復元，可以多休養幾天才回去也不遲，用不着明天就走。」

「我看沒有什麼關係了，還是回去休養吧！」胡翼烜有點急不及待似地，李志鵬也不便再阻攔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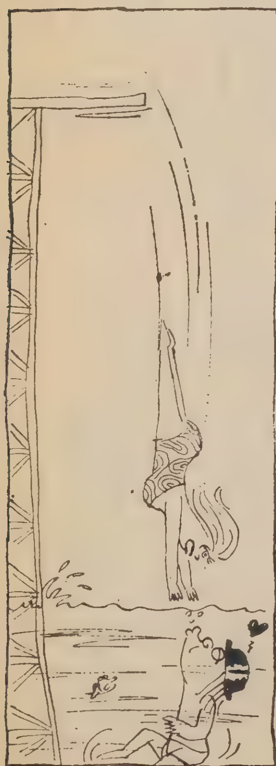
後來李志鵬又告訴我：「今天我們謁見總統，談話約二十分鐘；最後也提到關於劉金奎的事，我便趁機會說了幾句公道話。我說：『當時圍攻萊陽的匪軍兵力約在一個軍以上，即使一九八師全力以赴，也無法解萊陽之圍。』但總統默不作聲，我看這問題不會怎樣嚴重。反正我要逗留幾天，打算去看看方天和其他朋友，順便替劉兄解釋一下。以後的事，等劉太太來了再行商量。」

次日中午，胡翼烜返青島，李師長偕我同去南京機場送行時，突見劉金奎太太抵達。這位肥胖的劉太太，個性很爽急，她一見到李志鵬，劈頭一句就說：「我早就知道金奎的事了，不愛來！直到昨天收到胡先生的電報，才匆匆趕來的。如果沒有什麼危險，那就讓他去坐幾天吧！」接着她又歷數丈夫的荒唐艷史，好像醋味猶濃似地，令到我們掩口而笑。怪不得劉師長再三囑咐不可通知他太太來京，原來如此。

「到今天還說這些幹嗎？」連她的副官也聽到不耐煩了。於是我們一行返回旅邸，繼續商討如何進行營救劉的問題；李志鵬主張由劉太太出面，直接去找當局各負責人申訴，他來敲邊鼓，我便負責跑腿的聯絡工作。幸好住院養病的六十四軍王軍長始終未有到案，軍法局派人去醫院調查，他也承認未給命令一九八師馳援萊陽，使劉金奎的罪名減輕了一大半；結果判處劉金奎以撤職了事。

以逸待勞

（小丁作）



太平洋惡風雲

二十：在目前情形下除了雷剛沒有別的可用之人

白萍 譯

伍特笑了起來，道：「世界上那有不危險的事情？尤其是：這樣巨大的一筆財富，難道坐在辦公室中就會有人雙手送上來麼？不過，你必須知道，有幾點是對你很有利的：第一、沉船的地點在泰國領海之內，因此，打撈古物應該事先獲得泰國政府的許可證，但屠樂並沒有領取這樣的一張許可證，爲了若干其他的理由，他也不可能會在任何情形之下請求泰國政府予以援助。」

「但屠樂很有錢，很有勢力呢！即使我得手了，他還是有辦法追到我，對我報復，把這批黃金搶回去的。」

「若是你得手了，你也會很有錢，結果，你就會很有辦法來保護你自己了，」伍特很不經意地道：「再說，這是一生人難得一次的機會，有許多人，甚至一生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呢！」

雷剛嘆息了，歇一會兒，說：「你有怎樣的計劃？」

「沙旺港和曼谷之間有海底電報麼？」

「沒有，我們使用短波無線電聯絡。」

「你指派一名人員專責收聽新丹雅號發出的電波。屠樂已經安排好了每星期有一架飛機從曼谷飛來，你替我注意這件事，有消息便要通知我。」伍特說。

「還有什麼呢？」

「你要選擇一批勇敢善戰之士，準備到時要有一場惡鬭，新丹雅號船上有二十名亡命之徒，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

「我恐怕不容易找得到足夠的打手呢！即使有，恐怕人數不多。」雷剛皺着眉頭道。

「你盡量去找吧！你還有一點佔便宜的是：你可以突襲新雅丹號，他們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之下，會措手不及而吃大虧的，」伍特鼓勵他道：「再說，我也有幾名好手，但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不願叫他們動手。」

雷剛突然又感到懷疑了，立即質問道，「爲什麼呢？」

「因爲我並沒有答應讓他們分佔你所要佔得到手的財富的一部份，所以，我不能叫他們去流血拚命來替你搶奪這批黃金。」伍特冷然地道：「假如他們動手的話，他們便要佔一部份的。」

雷剛靜默了一會兒，道：「我們且看有什麼辦法吧？」

然後轉頭看着伍特道：「還有什麼呢？」

「我們也要等着看，看情形如何而定，先把目前的事情辦好，所以，你先要留意新丹雅號發出的電波，」伍特站起來，「目前，我在一家中國飯館樓上居住，你可以在那地方找得到我。不在的話，我便是在酒巴中喝酒，就是這兩處地方找得到我的。」

伍特和他道別，離去。

這時候，正午了，熱帶上的暹羅灣，在酷熱太陽照射之下，一切停止了活動，大家都睡午覺了。伍特也在火爐似的房間中矇矓睡去，直到下午時分，清風徐來，伍特被敲門聲聲叫醒了。

原來是阿里達克。

他立即告訴伍特，道：「新丹雅正準備啓航了。」

伍特立即跳起身，拿一盆水潑在臉上和胸前，在酷熱氣候中，連水也是和暖的。

跟着披上外衣，和阿里達克下樓去。

在碼頭上，伍特眼看新丹雅號起錨，向南駛去。

他們兩人轉頭離去時，雷剛走過來——他是從港務處的小房子走過來的。

雷剛懷疑的眼光看着阿里達克，伍特知道他的意思，立即道：「他也是我的伙記，」但並不給他們兩人介紹。

雷剛指着南駛的新丹雅號，眼睛一眨，道：「她開船了，到什麼地方去？」他說的法國語。

阿里達克聽不懂法國語，不安地撫摸着耳上的金環。

伍特向雷剛道：「你會說西班牙話嗎？」他知道非律賓人大都能說幾句西班牙話的，阿里達克應該也會說的。

「會說一點。」

伍特立即用西班牙語道：「不要擔心，我知道新丹雅號到什麼地方去，假如我們要找它的話，馬上就可以找到的。」

阿里達克態度立即和緩下來，不再緊張了，非律賓曾經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多年，留下了西班牙文化的勢力，所以，他聽得懂西班牙話。他聳聳肩膊，向地下吐口涎沫道：「她躲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新丹雅號今天下午發出電報到曼谷去，叫派飛機來。」雷剛告訴伍特道。

「還有什麼？」

「今晚八時再聯絡，作最後安排。」

伍特點頭，微笑道：「他們八時聯絡，我們九時會面，我今晚九時到你家來。」

「你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雷剛有點兒詫異。

「知道的！」伍特說完了，和他道別，偕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阿里達克佯揚而去。

這天晚上，在伍特和阿里達克步行到雷剛家中去時，半圓的明月照耀着這美麗的海港，他們向沙旺港的高等住宅區而去。

雷剛的住所很不錯，在一個私人的小花圃裏邊，兩間房子，一大一小，小的是僕役居住的；大的一間，雷剛自己住。

花圃中，百花開放，香氣迎人，綠草如茵，幾株大樹，樹葉濃密，屋前的葡萄架，籐葉旺盛，果子纍纍。

「好舒服！」伍特心中暗想。

兩人剛到了門前，屋內好幾頭猛犬，已狂吠着了。

雷剛聞聲，出來迎迓，請他們進入客廳中。這客廳，佈置得雖不豪華，但卻十分舒適，和沙旺港所見，相去太遠了。沙旺港市區中的低級人員宿舍已經簡陋。土人們更是一貧如洗，家無長物；伍特不禁有很大的感慨！

雷剛看到伍特四面打量，卻誤會了他的意思，道：「屋內並沒有別人，我還沒有結婚，僕人住在後面小屋子中。」

伍特和阿里達克坐在長長的籐椅上，前面是一張矮枱子。

雷剛倒三杯酒，加上冰，拿過來，放在矮枱上，自己另外拉一把椅子過來，坐在他們對面。

喝了一口冰涼的酒，雷剛拿出一張薄薄的黃紙，交給伍特，道：「這是今天晚上八時，新丹雅號和曼谷之間聯絡電報的內容，我在這兒截收到的，內容是英文，你要我翻譯給你聽麼？」

伍特一直不願意讓雷剛知道自己的英文程度，但他仍伸手接過來，道：「讓我自己先看看，若是不懂的話，我再問你。」

這黃紙上寫得很清楚，伍特讀了一遍，馬上知道，明天下午，曼谷一架水上飛機飛來沙旺港，機上載有屠樂和新丹雅號船上各人的郵件。這架飛機可以載客六人，但明天下午只有三名乘客在機上。

伍特記得那天晚上被邀的賓客是四人，不知道是那一個不能來。

這架飛機到了沙旺港，加油，續向南飛，在新丹雅號附近岸邊水面降落，由小汽船把賓客接送到新丹雅號船上去，然後，這架飛機直接飛回曼谷。

伍特深深地思索着，把黃紙交回給雷剛。

「這是否你所要知道的情報呢？」雷剛呷了一口冰凍的酒，問道。

伍特點點頭，然後俯下身來，手肘擱在膝上，注視着雷剛，很鄭重地對他說話，以強調談話內容的重要性。

他道：「雷剛先生，這架飛機不可以飛到新丹雅號去。在我們對屠樂動手，在你奪取他的黃金之際，不可以讓三名曼谷社會中有地位的人士看到。而我們更絕對的不可以殺死這三人。屠樂雖然計劃好要等到這三名貴賓到場了之後才去撈取金砲，但若是他們無法抵埗的話，屠樂就會先行動手攫取的。因爲，他自己知道這種事情不能拖延下去的，拖下去就會有毛病，可能全局失敗的。」

「你打算怎樣制止這架機飛去呢？」

「這架飛機將會在沙旺港降落，添加燃料的，你設法想出一些理由，迫他們下機。」

「但那裏會找得出什麼理由來呢？」雷剛抗議道。

伍特忍耐着，把不耐煩的感情抑遏下去，把疑慮的心情隱瞞着不露出來，他對雷剛此人的能力和決心的估價已降低了。這樣小的事情，他竟然感到難辦，恐怕事情會壞在此人的手上。但在目前情形之下，除了雷剛之外，並沒有別的可用之人，伍特除了盡力忍耐和設法作較好的安排之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然後以堅定的語調答道：「情勢很明顯，今天沙旺港其實是完全在你控制之下，你的話，就是命令。你可以宣佈，此間發生了天花症。要求他們出示種痘證，他們即使有種痘證，也絕對不會帶在身上的。你可以下令他們下機，當然是很有禮貌地要他們下機，你說先要和此地醫院中的醫生商量過了，才再作決定。在他們下機後，你便設法破壞這架飛機，例如，毀壞了它的降落水面所使用的浮桿。但，別要忘記，一定要把機上的無線電破壞了。」

雷剛點頭同意，現在，他知道他應該怎樣辦，信心似乎又恢復了。

伍特看得很清楚，雷剛此人毫無頭腦，沒有設計之才，頂多是能夠執行命令而已。是否完全服從命令，則還未可知。

跟着，伍特高聲問道：「白海英仍在沙旺港麼？」

「不，他不在，他和首席礦務工程師克利瑪昨天到星洲去了。」

「好極了，這樣，沒有人能夠違背你的命令。」伍特道。再想想，又問道：「港口中多少船隻配備有無線電機或者發報機的？」

「港內現下並沒有貨船，」雷剛道：「漁船和帆船都沒有這種設備。」

「拖曳駁艇的拖船呢？」

「是的，」雷剛點頭：「有的，噢，我差點忘記了。」

「在明天這架飛機來到沙旺港之後，你把拖船上的發報機的鑰匙取去。用不着解釋是什麼原因，你只說是上級的命令就可以了，」伍特解釋道：「我不願意讓機上任何人有拍電報回曼谷或到新丹雅號去的機會。」

「礦務公司的電台呢？」雷剛問道。

「是在你控制之下麼？」伍特問道。【未完】

「六姑？」玲玲很表懷疑。「她是你的什麼人？從來又沒聽你說過！」

「她是我的乳娘！」

「你怎麼也有乳娘呢？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豈不成你過去也算一個世家子弟出身？」玲玲總是不信，還把我調侃起來。

這樣，我就詳詳細細把自己的身世告訴玲玲，並且說六姑早就要飲我這杯喜酒了。她一面聽，一面替我難過，但知道了我的媽媽還在此地的時候，便插嘴說：

「既然你還有媽媽，何不尋到她時再行婚禮？那不是母子團圓，夫妻結合，來一個雙喜臨門！」

「要找到媽媽才結婚？那我們要永遠走姻緣路，一直走到和合石了！」我攤開雙手表示失望。

「你去找尋過沒有？」

「有那一些方法沒有做過？只是找不到，十多年來我連做夢都在找她，但連她的樣子是怎樣的也不知道。只有六姑一個人認識她，可是六姑又年紀老，不可能天天去街上碰運氣。看來，我已做定有母的孤兒了。」

「那也沒有辦法了。可是，你有了人主婚，我呢？」這次輪到她失望了。

我自作聰明立即給她介紹，說：「你不是有一位姨媽嗎？她最適合，是你媽媽的妹妹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她忽然又認眞起來了。

這一反問，使我不知所措。她有姨媽是我過去托偵探社打聽出來的，這是萬萬不能告訴她。但卻又不能不說，便急中智生，推說是在從前她向我稍為提過的。她才釋然，不再追問，但警告我：「這句話和日本兩個字一樣，今後休提。」

「你再想想看，好歹總要找出一個人來。——陳小姐的父母行不行？」我苦心地給她想辦法。

「不行，我雖然在他處住過，但非親非故。何況，他的女兒陳小姐和張河結婚時也不願舖張，可想見有一個不得已的苦衷了。主要的問題還是藏拙。人總是顧面子的，試問我要他做主婚，你願意嗎？他經常在街上轉動求人施捨的，給賓客認出廬山面目的時候，我還有臉見人嗎？我出身雖窮，也不會到給千人說萬人彈的地步呀！」

跟着，她靈機一觸，也猛然想起一個人來，也學我一樣，用手指在我面前一剔，說：「我也有了！」

「誰？」

「乾媽！」

「她？太好了。」我樂得差不多要跳起來。「如果我找不出人，也想麻煩她哩！——不過，她會不會答應呢？」

「一定答應！」玲玲這時喜上眉梢，滿有信心說。「她待我像女兒一樣，從小就照顧我，你還記得嗎，當日在醫院裏對我說過什麼來着？」說到這裏，她霍然站起身來，模仿護士長的姿態，對住我表演。「玲玲！乾媽要你有前途，很放心你碰上這個機會！毛董事長我也認識了好幾年，他為人忠厚，有心提拔你，就得好好去幹！」——呸！你有心提拔我？獻假殷勤就眞，懶蝦蟆！」跟着她手指在我額上一按，按得我心花怒放，覺得這花招耍得太好了。



從下流

我樂昏了一會，興奮得不知什麼似的，便又自動請纓說：「我們立刻去見她，一定要她來參加！」

「別忙！」她忽然又坐下我身邊，親暱地說：「目前不比過去了，你見過有臨出嫁的女子去見婆婆沒有？這是我的事，我自己去就行了。你急什麼？」

接着，她還告訴我一個秘密，說護士長就是柳董事長的髮妻，現在分居了。「這是乾媽對我說的，我當日亦在他家裏打過工，你千萬要守秘密呀！」玲玲最後再三告誡我。

我聽了，心裏很不值，馬上衝口說出：「姓柳的根本不是人，放着這樣的一位妻子，還要——，嘿，早知他是這樣一個人，我瞅也不瞅他一眼哩！，既然如此，我也無需繼續和他往來了，及時一刀兩斷，連這杯喜酒都慳回！」

「你不是說過在他的銀行裏還有來往數嗎？——眞是，你也太不戴眼識人了，這樣的人可以交朋友？」

「這也是當初出於無奈呀！等到那幅新買的地皮脫了手，清了那筆債，就不跟他往來了。相信時間也不會太久。——」

「可是阿毛！你打算什麼時候發請帖？」玲玲顯然是不想再提起這些掃興事了，又轉入正題問起來，羞澀而動人。

這時她親熱地伏在我的肩上，頭髮裏散發出一種令人陶醉的氣息。我轉過頭去，趁勢在她臉上輕輕一吻，她耳邊紅透，我心房熱透，我倆的心靈已融化在一塊了。

「你喜歡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吧！」我好像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出這句話來。

這件終身大事就這般輕鬆愉快地商量好了。出門的時候，意外的她第一次給我挽起手臂來。

佳期近，好事近，我阿毛快要結束王老五生活了。

忙過了幾天，添購衣物、佈置新房，所有婚前應辦的事統統做妥，連請帖也發出去了，我抽身獨自去拜見六姑。這時的六姑已頭髮盡白了，一副老態，走起路來已不像過去那樣穩健。她一聽見我要結婚了，笑得擠出眼淚來，連聲調也顫動了。

「阿毛！你不知我望這麼一天已望到頭髮都白了。老天爺總算開眼，我終於喝到這杯酒了！」

「六姑！我還要請你給我主婚哩！」

「那更好！你媽媽不在，除了我，誰夠得上？我開心死了。孩子！你過來！讓我看看——」

她在我身上瞧個不休，像海關的關員在檢查旅客時一樣。我給她看得很不好意思，卻也了解她的心情，她太高興了，竟像從前在小孩子時候疼憐我一樣。她在我耳底點了兩下，似想起了心事，對我說：

「孩子！我看見你耳頭上那兩個小針孔，就記起你的媽媽來！她的耳頭上也有，一模一樣。你和她，除一對眼睛稍像外，可說沒那一樣相似的。這兩個小針孔眼才算是天生的遺傳，你媽媽當日也這樣說過。唉——」她忽然感嘆起來。「我老了，不知是朝或晚，隨時會返老家去的！萬一日後你母子相逢時，這對小針孔就是相認的證據了。——」

我怕她會傷感下去，影響我的情緒，便打斷她的話頭，安慰她幾句：

「六姑！你還很壯健，一定會親眼看見我母子團圓的。這些話，以後再說吧！蘭姨呢，她上那兒去了？」

「還不是去找丈夫！亞七也是，兩晚都沒有回家睡了，害得她要到處找他——」

正在這時，大門一響，水喉七活現現的踏了入來，跟着還有一位黃超。

六姑一見，便搶上去向他囉唆起來。

「亞七，你眞是，硬了心腸軟了身，家也不要了，老婆也忘記了！兩天兩夜不知躲到那裏去，害得她東尋西找。好了，亞蘭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去找老婆吧！」

水喉七本是滿臉高興回來，經此無端端幾句搶白，便也皺起眉頭來，反怪她們多事，庸人自擾。

黃超在背後向我打個眼色，神秘的好笑一下，意思是叫我留心後頭的好戲！

六姑倖倖然跑進房裏去了，我立即上前告訴水喉七：

「七叔！我給你一個好消息！」

他然後揚一揚眉，堆下笑對我說：「眞的有這麼巧？我正也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的。」說完，遞給我一根香烟。

到上流



馬森亮

「怎麼你也有好消息？」我也神秘地向他一瞥。「豈不成了又要你請飲喜酒？」

「那還用說？這是不打自招了。」六姑又踱了出來，邊走邊說的。「我和亞蘭早就躭心這一着了。不然的話，又怎會兩晚不回來，回來就說有喜事呢？眞是——」

「眞是天下本無事，庸人多自擾！」水喉七啼笑皆非了，回頭向黃超苦笑。

黃超以爲水喉七向他求援，便自告奮勇的走過來問我：

「阿毛！你有什麼好消息？快說出來，免得蘭姨回來要上演鐵公鷄！」

「我的好消息不會和這齣戲有關連的。還是你先說吧，假如你知道的話。」

「七叔的喜事不是自己的，而是關連到你！」

「既然拔下了我來，那就說個清楚吧！」

「你不先說，我又從何說起呢？」

「我說出來有什麼要緊？但你要先說清楚！」

大家在執拗着，誰都不想揭謎底，堅持着謙讓的君子風度。六姑在旁看不過眼，說：「阿毛！你就先告訴他吧，你的喜事是光明正大的。看他敢不敢也說出來，快！」

於是，我先說了。「我是準備下個月結婚的。怎樣？黃超！你說說你們的喜從何來？」

「那不是很好的嗎？你有了喜來，——我們的喜事還不是跟着你的喜事發展出來的！」

「什麼？我結婚，你們跟着發展！喂，黃超！你沒有喝醉酒吧？——」

話沒說完，水喉七已轉身過來，習慣上又把手指向空中一繞，像扭水喉一樣。他問我：

「阿毛！你還記得起貓眼相、胡圖這班人要怎樣對付我們嗎？」

「當然！」我立即回答。

「那就好了！問題就在這裏，黃超剛才並沒有說錯。試想想：沒有了貓眼相他們，就促成不了你的婚事；不澈底把他們解決了，你這頭婚事不見得是快樂，說不定那一天會吃到他們的大虧。不管怎樣，這兩件事是有連帶關係的。——我也詳細的考慮過，除非來一個剷草除根，給貓眼相這夥人一個重重的打擊，不然的話，這個陰影始終不會消除，我們得永遠要提心吊膽。——」

「所以，我和七叔就去撥草尋蛇，辛苦了兩天兩夜。」黃超插過嘴，驕傲地說。

看他兩人的臉色，隱露出一種無法掩飾的內心喜悅，我心裏頓時也起了快感。便朝水喉七問：

「這件事大概功德圓滿了？」

水喉七斜眼把我一看，故意賣弄關子，不屑地說：「還是讓黃超告訴你吧！」

這一下，黃超可神氣起來了，他掏出手帕醒醒鼻涕，調整一下嗓子，故意把嘴角一吊，得意的說出來：

「只要我把心一橫，胡圖是跳不過我的如來佛掌的，你知道他和貓眼相最近怎會撈得這樣風生水起嗎？過去只不過是個地頭蟲，向小市民勒收點小費，坐地分肥吧了，自從被一位大亨賞識之後便整個不同。聽說那位大亨是一個銀行大班，暗裏卻又是一名國際販毒頭子，他正好利用這班亡命之徒去做買賣。當初貓眼相曾對我透露過，說要好好幹下去，三五七年準會撈它一千幾百萬，那時就可以洗手收山，做紳士去了。我當時也燒過黃紙發過誓入夥，也撈過了一萬八千，開了一間舞院。可是，胡圖這個王八蛋對我眼紅，陰謀陷害我，經常在貓眼相面前說我壞話，還散佈謠言說我靠不住。這話傳入大亨耳朵，便立刻把我冷藏起來，漸漸的把我疏遠了，大便宜沒有我的份，送貨跑腿的工作就會記起我。」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四十九）

三郎

後語

筆者奉「萬人雜誌」編者之命，也可說是奉眾多讀者之命，改寫反共烈士陳寒波先生的遺著，至此已算完成任務。我的改寫工作，是「蛇足」抑或是「龍眼」？這是不容我自謙或自誇的，只有由讀過陳氏的遺著與拙文的人去加以評論。不過，我自問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沒有偷懶的不去滙融他的五本遺著，沒有不用腦思維而定取捨增刪。如果有人說我的改寫工作是失敗的，那也是老編「不能知人善用」，而非筆者「敷衍塞責」。

最後，還有三點要向讀者交代的：第一是陳寒波之死，對於反共大業的影響；第二是陳寒波死後，其遺屬的近況如何；第三則是我個人對於此人此事的感想。現在我就此三點加以說明。

一枝健筆倒下去了 千萬强人怒吼起來

陳寒波被共特謀殺於黃大仙之後，所發生出來的影響力是巨大無比的。他的死，與一九六七年林彬先生被共黨暴徒用汽油彈燒死的影響力是同樣的，共產黨徒的兇殘面目，陰險手段，由此兩人之死，而暴露無遺。但共產黨徒要使用暗殺手段來對付陳寒波這枝反共健筆，與對付林彬這張罵共口舌，其目的不外是想壓制其他的反共者，不敢再在報刊上寫反共文章，再在電台上廣播共黨罪惡。結果如何呢？今日海內外的讀者可以記憶猶新，事實俱在的，便是林彬死後所激發起來的反共人士之同仇敵愾，香港商業電台的「林彬之聲」悲憤已極，數百萬聽眾義憤填膺。還有，足令共黨心怯膽寒的萬人傑這枝辟易無前的健筆，不但未因林彬之死而稍避其鋒，更是一往直前，摘奸發伏，凌厲無比！並由萬人傑這一枝筆，結合起百十枝筆創辦了「萬人雜誌」，對共黨的罪惡，作有系統的揭發。因此有人說：沒有一九六七年的港共暴動，就沒有萬人傑；沒有林彬的死，可能不會有「萬人雜誌」；沒有「萬人雜誌」，香港人可能已經忘記了六七年港共的兇殘面目，鄙劣行為。這確是事實。

林彬之死所發生的社會影響已如上述，陳寒波當年死後的影響又如何呢？

據當年的記載，可歸納以下幾點來證實陳氏之死，對於社會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㈠陳氏的五本著作，在他生前並不行銷，但自從他死了之後，不但搶購一空，而且連夜趕印，除了他人翻印的不算，專是「自由出版社」便一再再版，有的出到六七版。連帶「自由陣線」週刊，也每期增銷六千份。有關陳氏之遺著，行銷到歐、亞、美、澳四大洲，幾乎凡有華僑的地方，便有人要搜購陳氏的遺著。㈡當年「自由陣線」週刊所收到的悼念文字，憤怒信函不可數計，其中大多數都是青年讀者投來的。因此所產生的反共新生力量，亦在成長擴大，像筆者便是當年曾表示願為陳氏報仇，與共黨暴徒硬拚的宣誓人之一。㈢青年人多是不滿現實，感情容易衝動的。因此，為了追求理想，最好參加革命的行動。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好，可是卻易被異端邪說所誘騙，在不知不覺中走入歧途；一旦走上歧途，往往不能自拔，一切行為受政治力量控制着，不能自由發揮，做成事與願違的後果，這就是青年人的悲哀了。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的慘痛教訓，陳寒波的一生，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的親身經歷體驗固然是一齣大悲劇，而他卻告訴了青年人這一齣悲劇的起源與結尾。他在遺著中描述共特訓練機關的情景說：「像這樣專門將好人教導成壞人，將天眞的男女青年，製造成為擾亂世界和平秩序的毒蛇惡獸……」這是多久沉痛深刻的話！這種現身說法之後，又以身相殉的慘痛教訓，是應該對青年人有所影響的，被他的呼聲喚醒而不走入歧途，或迷途知返的。這，對於安定社會是一種力量的滋長，對自由世界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幸事。這，也是「萬人雜誌」不惜調出巨大的寶貴篇幅，命筆者重新改寫陳氏遺著的用心，將此種血淋淋的經驗教訓，繼續宣揚，以喚醒青年男女，勿重踏陳氏覆轍。幷將共產黨糖衣包裹的毒害，披着人皮的獸心，再次暴露於廣大讀者之前，使大家能由陳氏的不幸，而痛定思痛，前事不忘。

總之，將這種舊印象與新影響相結合起來的社會作用，是巨大無比，潛進深遠的，也正是陳寒波當年寫此五本書的目的。雖然由這種影響力量所滋長出來的反共新生力量，陳氏在生沒有見到，如果他的英靈有知，也總可獲得安慰。因為一個捨身相殉的革命者，其生前死後的最大光榮與希望，本來就是這些；陳寒波先生五本遺著中所啓示於我們的，也就是這些。只要由他的生前著作，死後影響能夠達成其在生希望，任何一個革命志士，都不會計及個人生命，以及如何死法的。故此，陳氏之死乃求仁得仁，應該死而無憾。

溫暖來自四方八面
夫人健在兒女成材

再次，我要向讀者報導一點關於陳寒波先生當年被謀殺之後，社會人士所給予的聲援，及對其遺屬的慰問，與今日其夫人與子女的近況。

先說精神方面的慰藉，是輿論上一致憤慨的怒吼，揭露中共的猙獰面目，指責其卑鄙行爲。這種出之於文字的悼念，對謀殺兇手的撻伐，雖然無補於事實上之不幸，但對陳氏之家屬，卻形成了一片溫暖。張公道先生還曾將當年各方有關的悼念文字，編撰成冊，出版了一本「陳波寒之死」，我在本節所寫的，有許多便是根據他這本書的資料。

請想想看，這二十年來，在大陸被中共這個殘暴集團殺死的人命，沒有一億也有數千萬，人們對死者雖然同樣的有悼念，想慰問，並表示憤慨的，可以，在鐵幕內，又有誰人敢有所表露？連海外的人也只有各別的表示。惟有死於共特手中的陳寒波與林彬兩位烈士，才可獲得這種四方八面的人情溫暖，與排山倒海般的怒吼聲援！

陳寒波先生是一個終身從事革命，不惜以身殉道的仁人志士；也是一個只知爲國家民族謀幸福，卻不知爲自身生活作打算的流亡知識分子。他在臨死之前，家人生活已困難萬分，他死了之後，留下黃口白髮，嗷嗷待哺者共有六口之眾。他在生的日子便艱苦已極，死後這副家庭重擔，全落在他太太葉素珍女士肩上。一個硬骨頭的弱女子，她又怎能挑下這副生活重擔呢？好在他是被共特謀殺於自由的香港，人們既然對陳氏有精神上的憑藉，當然不會對陳氏遺屬的困難不加援手，除了「自由出版社」撥了一筆錢安頓其家人生活之外，尚有報刊讀者的捐款，與反共人士的贈款。有一位遠在印度講學的周祥光先生，聞耗之後，來信給香港友人表示同情與憤慨，願將他的一本著作捐出四分之一稿費，還利用暑期到加爾各答向僑胞發起救助陳氏家屬之生活與子女教育費。諸如此類來自四方八面的同情與濟助，終於使陳氏遺屬的生活安定了下來。可堪告慰的是，陳寒波夫人葉素珍女士，母兼父職，身負血海深仇，守寡撫孤，孝姑課子，經過這廿年來的歲月，葉女士仍住香港。她因受刺激過度，一直生活在悲憤中，深居簡出，少與外界接觸。幸其子女均已成材，各有職業，且論婚嫁，正等待機會，爲父報仇，打回老家去。

妻祭夫文，一字一淚

葉女士出身江蘇省的名門淑女，在上海時是女作家，她於陳寒波先生被共特謀殺之後的心痛情傷中，曾親筆寫下一篇「祭夫文」，雖然是在極度悲痛中寫成的，仍不失爲一篇情文並茂的誄章。爲使讀者瞭解這對苦難鴛鴦的悲歡離合經過，死別生離的哀傷，我特找出她的原稿，照抄如下；並製版刊出一部份，以作本文結束的壓軸文。

「寒波，我忠誠的伴侶！雖然咱們倆合作共同生活僅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但是呵，命途多舛！

多難的我們，在這整整的十一年當中，一直總在憂患困危的駭濤中浮沉翻滾，滾、滾、滾！滾出去又滾回來，滾了一個大圈，滾了整整十一年，由香港、九龍至華南、華中，由你的故鄉粵台山至紹（按：可能是「韶」之誤）至穗，曾過長江漢水至黃埔寧、滬各處，我們都淌過傷心淚。你過黃河，越長城，嘗盡跋涉艱辛！嘗盡了跋涉的艱辛！波喲！寒波！至今天喲至今天，我……我再也看不見那壯碩的，充滿了生命活力的你了……天呀！天喲！誰能料想到，反會臨到病弱的我，來憑弔你的孤魂呢？……

寒波喲，寒波！我們的往事眞太不堪回首，我們總在苦難中。但苦難中我們都能同舟共濟，在飢餓線上掙扎時，都能彼此忘己，咱們，咱們共過重疊的艱難，由這當中，兩人得到較深的認識、了解，數度的離亂，增强彼此負責的信念。

波喲！你是個對政治特感興趣的活躍、勇敢的青年！而我呢？是個不懂政治的、沉靜的、機械的執教者。我倆籍貫不同，個性與出身各異，但是我是學藝術的，又愛好文藝；你，你是擅長文藝，通哲理。同時愛好文藝藝術的我倆，結合後，偏卻要各盡道義，互守信義，某些矛盾障礙不了我倆結合，因爲我們都富有感情，也都富有理性，這豐富的感情與理性，便交織成了一連串的不幸！不幸，造成了我倆的悲痛史，也就是你的惋歌的詩史，回憶既往，悲痛的往事，痛定思痛，唉……怎不令我肝腸寸裂，淚水滂沱……！

辛酸喲，眞太辛酸！寒波喲，寒波！災難與你我結了不解之緣，唉！波，我苦難的侶啊，我們是多難祖國中的一對多難的兒女呵！當年，這兩個懷着兩棵火熱的愛國心的你我，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我們就在陷淪後的港九，在戰亂中結合。悲忿恐怖代替了你我新婚歡樂，當環境被威逼得不容許我倆再逗留下去的除夕，雙雙出走逃亡。

當逃亡到澳門，在澳門上了帆船，虎口餘生是多麼感到慶幸，你那麼興奮的說：「我們今晚就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重在祖國的旗幟下呼吸自由的空氣了！」我當時也淌下興奮的熱淚。波！要是死者有知，你定當清楚的記得那一頁吧？

旦夕禍福，剎時就災禍到來，海盜劫船，搜刼五次，遭受洗刼，僅以身免。又逢回鄉籌款不遂，中斷了赴渝的行程。

在你故鄉「毓南別墅」留居了五個月，這五個月呵！要算是咱倆共同生活中最安適的一個階段了！但是我們的生活是那麼的嚴肅，有規律，你鼓勵我寫漫畫，幫助我研究哲學。你自己呢，創作着熱情奔放的詩，憂鬱的歌。當時，你是我的監督人，我是你的朗誦者，這樣的互相砌磋。

離鄉赴台山城，以後每一階段都是那麼緊張，痛苦犧牲中得不到結果。抗日戰爭的後期，我一直在顛沛中，因爲我們不願一生生活在變色的土地上。你，你想站在民族戰鬪的前方，於是，跋涉離散，洗刼遭遇到災患重疊。

我們一直在崎嶇的道路上奔逃，波喲！你有你的理由，有你的不得已，你的苦衷難爲家人知！你在每一階段，不能忍心傷害與你有關的人，你還喲信人如己。

寒波，你是一個眞正提倡「婦運」的男性，你鼓勵我「社會服務」重於「主持家政」，當我做了孩子的母親，漸漸爲兒女的柔情降低了自己的意志

時，波喲！你是那樣赤誠的勸勉我，令我再過教師生活。你，你並不是不願家庭中有個良好的主婦，而你喲，是爲了實踐你當年的約言「女性、結婚、與事業並不是絕對衝突的，主要的是要看對方男性的爲人，要是與一個贊助婦運者結合，他反而能協助你，推動你，在人生的途程中齊奔邁進。」

寒波，寒波！你有強大的求知慾，在任何經濟困窘下，你仍然購買讀物，讀書又是那麼的認眞，你要啊，你要充實你的人生，啊喲波……但是時至今日，我只能看到的是一杯黃土，波喲！再不能見到你的音容，怎不令我如劍穿心，痛不欲生。

啊！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是個多麼悲痛的紀念日，當日下午我們在汽車上分手，就成了永遠的分手喲！當時，你最愛的鏗兒是那樣奇異的哭號，不願跟媽媽先下車，這可憐的稚子，是否預感到將要變成失掉父親的孤兒呢！

傍晚暴雨，你卻爲了年關在卽，爲了對人守信，爲了清還債務，仍在外奔走。雨是愈下愈大了，波！你身邊不夠一塊錢，又喲！又沒帶雨具，怎叫我不焦急呢？唉！七口之家，我又沒職業，眞累到你透不過氣來。我燒好晚飯等你，外面是大雨如注，我是那樣的焦灼盼望，但是夜深了，我送孩子們睡覺。

終於門響了，呵！天呀！希望變成了絕望呵！進來的不但不是你，而卻是傳來你噩耗的人，這晴天的霹靂，怎能受得起！老母在地上哭滾，孩子們痛哭號啕，眞叫我求死不得，呼天不應，撞地無門。

波喲！悲苦的波，就在你和我永別的當晚，狂風暴雨不斷襲來。天呵！你是否爲這不幸的家庭，這兩個不幸的青年同情，難過而痛哭嗎？

波！人生自古誰無死，你倒下來就算了吧！好好安息吧，寒波，你生前是太苦了，希望你死後在天國裏永享福樂。

波！經過既往的考驗，我們彼此對這小家庭都是相當負責，寒波喲寒波！我雖不敢以「義人」自命，但多年來，你母子都公認我能刻苦耐勞。而今呵而今，雖然擔子是太重了，但我甘願負擔，苦喲苦，這是我命運注定……但是苦難只能折磨損傷我的外形，變不了我「堅貞」的心，直到我倒下來，倒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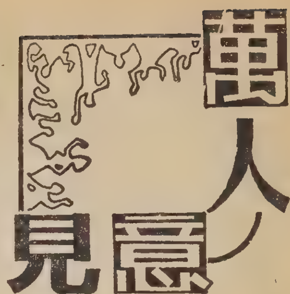
寒波喲寒波！只要你死而有靈，你的靈魂必會歸來伴我。四個孤雛都這樣的幼小，最大的方十歲，最小的才十個月，波！你必定會與生前一樣的負責，佑護咱們的孩子，和你年過古稀的慈親，幫助我撐着這破爛的舟子，助我把着這孤帆的舵，達到人生的彼岸。唉！言有窮而意不能盡，好在你知我殷深，必會喲必會歸來，撫着我這苦痛的心、破碎的心，佑護我們孤兒，佑護你年邁的母親。

素珍泣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

新作預告

本文已經完畢，三郎先生另一新作是「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記敍川、黔、滇、康國共軍的戰鬭經過；及國軍各將領被共特包圍利用而誤國誤己的內幕情形，準於下期開始連載，敬希讀者注意。

陳寒波夫人葉素珍女士祭夫文的頭尾兩頁原文



檢討過去有餘怖　策勵將來應改革
向港府機關首長　公務人員進一言（中）

先談五年前的銀行風潮吧！初時是因明德銀號和廣東信託銀行的倒閉而引起。後來竟波到港九各大小銀行，發生全面擠提，使整個市場混亂，金融動盪，不少市民遭到損失，商場生意衰退，香港從此元氣大傷，百業不振，直到去年各行商業和經濟，才漸漸復甦，（相隔五年多中間曾經天星加價事件和五月騷動）其影响不可謂不大。

究其原因，固然是投機經濟發展到頂點的結果；但人爲的成份，也是主因。就廣東信託銀行而言，銀行登記資本原是二千萬元，但收集股本，竟不到四百萬元，卽實有資本，祗得登記資本五份之一；而分支行處，竟多至二十七家。試問資金如何調配，有人心水清而又片面的估計，則每一分支行處，祗得資金十五萬元，這個數目並包括舖底、裝修和傢俬在內。我們知道在香港開家普遍商店，也要十萬八萬，何況開銀行而得十五萬元，其不巧取豪奪，不擇手段的在存放上做工夫，是沒有可能的。又有人說，該銀行首腦之一，係戰時廣州僞儲備銀行行長，五十萬元面額的鈔票，也有膽發行，何況十五萬元開間分支行處呢？其他請名流大亨寫個招牌，什麼爵紳做個董事，通通都是掩眼法。而政府也就矇查查的發牌給人，任令幹其變相的棍騙業務。可憐的小商人、小生產者、白領階級、和死慳死抵的女傭工等，就將其半生血汗積蓄奉獻。負責監管的財經機構，和直接督導的「銀行監理處」，有責任嗎？爲什麼事前沒有調查和檢核呢？不是顢頇無能，就難免有失職和勾結之嫌了，又至銀行倒閉之後，辦理清理手續，一拖就五個多年頭，（其中曾分兩次還款百份之三十五）至今仍未了結。試問一家私營銀行的清理，尙要如此長遠時日，其他大的事情，你敢想像嗎？眞是不寒而慄，年紀大的存款客戶，恐怕到死也得不到清理的餘款，（報載二次還款時，有存戶已死，家人領不到）。最近該行的首腦人物，總算被法院宣判定罪了。但最重的亦不過判監兩年半，其中一個祗罰款幾萬元，試問犯普通盜竊或少少虧空罪，往往亦會被判監三幾年，而有關千萬元以上的大虧空，十多萬存戶的無辜損失，裏面更包含無數血汗與生命，就此得以輕輕抹過，其跡近老千行徑和棍騙行爲，有無追究？這樣做法，叫人心理怎服，眞是盲官黑帝嗎？

至於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又怎樣演變的呢？原來該公司渡海小輪的收費，樓上頭等，每客收費二角；樓下三等，每客收費一角，（沒有二等）十多年來都是如此，而該公司每年亦賺錢不少。這年不知是何驅使，（絕不是物價上漲和工人加薪）突然宣佈增加收費，樓上頭等，每客改收二角五分；樓下三等，暫時不加價。結果輿論譁然，深恐公共事業一旦加價，因而就此領導物價上漲，所以無形中人人都提出反對，可是該公司並不再三考慮，決心一意孤行，還宣佈一些站不住腳的理由，說是：「年來賺錢數字，不符投資數目的比例和理想，因之就需要加價，目前是頭等加，稍後再考慮加三等」。但同是渡海小輪之一的「油蔴地小輪公司」，其渡海各線，均比天星小輪爲長，卻一律未有加價。終於鬧成天星小輪加價事件，無數市民，始而齊向碼頭該公司抗議，（初由一名蘇守忠者，書抗議加價大字於上衣，整日站立）後來愈聚愈多，警察勸導無効，釀成衝突，乃分散遊行，港九各區响應。後來更以官方警察，公共設備，爲攻擊目標，焚燒搗毀；亦有乘機搏亂，至是全市騷動，公私財物損失不計其數。如此擾攘多日，軍警加强壓力，輿論呼籲冷靜與安寧，然後事件始漸漸得以平復。

但追原禍始，政府與經營公共交通事業的官員，就絕對不能辭其咎。第一：物價不是上漲，工人不是要求加薪，而小輪公司竟以不成理由之「賺錢不符投資比例和理想」，便任意加價。經管部門，有無調查研究？爲什麼要加就加？第二：賺錢到達什麼程度，才符投資比例和理想？超過比例和理想，是否減價？或將額外盈餘，撥歸社會公益？第三：普通經營工商企業，主要是靠人爲，莫說是賺錢少，有時甚至虧本也得要由政府津貼去做，怎能一定要求符合投資比例？簡直夾專利以行兇！第四：同是渡海小輪之「油蔴地小輪公司」每線均比天星小輪距離爲長，何以不用加價，而官方獨容許天星加價？厚此而薄彼，相對的祗覺得該公司的經營不善。第五：全港市民和輿論，提出反對，紛紛要求政府制止，深恐由是而刺激物價上漲。經營部門，爲何不作安排，加以壓抑，使民情得以和緩，結果到頭來便惹出一場驚動世界的災害，又是誰令爲之，孰令致之。

再說六七年五月動亂吧，事後很多人都說是中共文化革命輸出的結果，我說祗是後來演變原因之一，主要仍然是政府漠視事實，官員因循苟安，既無遠見，又乏魄力，人人得過且過，絕無積極替市民解決困難之心，因而又一次釀成香港有史以來的巨禍。

原始起事的香港人造膠花廠，其勞資糾紛，事前已經擾攘了幾個月，此事外間人多已知道，中間也曾請求勞工署調解，惟均不獲要領。後來事情逐漸擴大，有關部門仍然停滯不前。及至工人罷工，聯合制止資方出貨，這才攪出亂事。其後青洲英坭廠，

和幾間私營的士公司，先後也發生勞資衝突，政府依然未作斷然處置。等到左派插手入去，到處煽風點火，挑撥工人罷工。至是中巴、九巴、電車、渡海小輪，以至自來水和兩燈廠等，都先後作局部的罷工罷駛，使全市交通陷入癱瘓，左派工人更到處遊行示威，紛紛請願抗議；另外部份左派商人和學生，有些義賣支援，有些罷課罷市响應；而暴徒則乘時而起，到處襲擊，縱火焚燒，引致人心惶惶，有如末日來臨。全市軍警由局部戒嚴，進而爲全面宵禁，這期中市民和軍警的傷亡，公私財物的損失，實在難以估計，爲香港開埠以來一大亂事，震驚整個世界。後來更發展到「菠蘿」（土製炸彈）遍地殘殺無辜。這樣延續至是年年底，才漸漸平復；一直到六七年底六八年初，才得安定下來。綜計這次亂事，差不多延續一年，其損失之大，有如經過一場戰亂，可謂慘情之極！

若不是自由報刊和自由工人，深明大義，一般市民，亦曉得亂事的來源，不爲威迫利誘，紛紛投身神聖工作，協助政府，不顧犧牲，使公共事業，不至全部停頓，亂事不至過份擴大。其中文化報界人士之口誅筆伐，軍警消防醫護人員的忍耐犧牲，處處都給予政府莫大之幫助；市民由於切身利害，對於上述人員也另眼相看。

但追究亂事起源，政府勞工處和有關部門人士，又怎能推卸責任？對於香港人造膠花廠小小勞資糾紛，爲什麼遷延數月，仍不能替其解決，終至釀成巨禍，這是此次事件之最大關鍵，不是輕視事實，就是閉目做人。有調解和仲裁責任的有關部門官員，何以對自己的職守，更何以對全港的市民？

至於青洲英坭廠工人借故毆打外籍職員，挑撥事端，幾間私營的士公司工人怠工罷駛，以及左派勢力正式插手搗亂等，都是看到政府的弱點，才因利乘便而來的，假如膠花廠醞釀已久的勞資糾紛，能迅速作有効的解決，當然沒有以後的事情發生，即使仍然再有問題，但如果能及時的運用合情合理，和勞資兼顧的辦法解決，斬釘截鐵，絕不拖泥帶水，相信也不會鬧大，一味聽其自然，任其滋長，則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涓涓之水，也會會成江河的，以上的三件事，所受教訓太大了。

記得約在十年前，香港幾件大事未有發生，我們幾個朋友坐在一起，因鑑於香港人口愈來愈多，生活愈來愈難，戰後中國人的民族思潮也特別濃厚，共黨的宣傳煽動，也愈來愈表面化，加以失業人多，搏亂心理普遍，我們由本身的生活與生存問題，談到香港未來的命運，當時我提出香港有四個値得特別注意的問題，第一：是勞資糾紛問題，第二：是公共事業加價問題，第三：是小販管理問題，第四：是政府人員對外服務態度問題，因爲我覺得這幾個問題，在在都足以惹起紛爭，件件都可以由小事變爲大事，當時祇是談談，想不到幾年之後，卻不幸而言中，其中勞資糾紛問題，由香港人造膠花廠發生，而釀成「五月風暴」，公共事業加價問題，由天星小輪加價而惹出「小輪加價事件」，其他小販管理和政府人員服務態度兩問題，雖然未有直接爆發亂事，但由這兩問題而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卻時有發生。這不是自我標榜有先見之明，而事實上也絕不是「過後耶穌」，這祇表示即使一個普通市民，如能細心觀察一下社會事物，是可以瞭解其演變的。可惜我們的納稅人，每年奉繳了政府很多稅款，卻養了一些不積極爲市民服務，更不爲大眾謀幸福的大小官員，有時由於他們的無知，甚至帶給市民不少災害。如果負責的人，每事都能了解其演變，自會杜絕亂源，從而解決亂事，這樣大大小小的動亂和不愉快事件，又從何而發生呢？（未完）

現實殘酷　希望幻滅　人生空虛

大陸的同胞無論老幼同感苦悶
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只顧自己

每日工作學習如機械　要上爬必須陰險害人

張老編：

在您的文章和作品中，可看出您對青年朋友是備極關懷和愛護的。最近內弟由鄉寄給我的信，轉寄給您觀看，或者有助您對大陸青年的了解。

在香港、在海外，和由大陸逃亡來的青年人，您一定接觸不少，但居留在大陸的年青人，我怕您難有機會接觸。在這裏，我將我的內弟介紹一下！他今年剛滿十七歲，五金工人，父親是小販成份（已故），他很有學習精神，有關技術性的書籍，我寄了不少給他，但對一個有上進心的青年來說，目睹近年來天翻覆地的變化，自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在他的信裏，便透露出大陸無論老年、中年、青少年等都對共黨不滿，但這股力量沒有領導是不行的。不過，由此可見，共黨的政權必會很快趨於滅亡，身負救國反共的人士，應繼續努力！我們重建家園的日子快到了。此祝

編安

弟××上五八、十二、一日

（編者按：以下這封大陸來信，只改錯字，爲存眞起見，一字不刪全文刊出）。

二哥：

煩惱、苦悶這些字眼可以講得是已經成爲在我頭腦中的首要問題，現在我每天都是苦悶、煩惱。在星期天一般人都是比較高興的，但是我不但沒有添上什麼高興，而是增加一層苦惱。我在星期天是千方百計地使自己不要在苦惱上增加苦惱，如果在這天

沒有添上什麼苦惱，我就覺得十分幸運，這天總算安全度過。我心裏苦悶，煩惱到什麼程度？是講不出的。我不用多講，你只要看一看我在星期天的情況，你就可以了解，清楚地知道我苦悶、煩惱到何等程度。坦白地告訴你，每天我卻希望自己喝醉酒，睡一大覺，把天大的事情都抛到腦後去。這些情況，在社會上不只我一個人，有許多青年，甚至老年人、中年人都是這樣。在過去，青年們的首要問題是談戀愛，一講到談戀愛，就像觸電一樣一下子跳起來，興致勃勃，大講大笑。但是現在許多青年已經把談戀愛放到可有可無的地位，認爲這些是煩惱上加煩惱的事。他們經常出入茶樓、食店，尋找精神刺激，好像這些地方是他們唯一的安慰，經常喝得大醉，大聲叫鬧不成體統。你看，這些情況是令人多麼痛心，多麼苦悶啊！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早上一起床，洗臉吃早餐去工作，工作到十一點下班休息吃飯二個鐘頭，一點又要上班，五點下班吃飯，吃完飯又去開會學習，學習完就睡覺。到明天又是如此，你看，生活是多麼枯燥無味，多麼無聊，天天都這樣度過，人生又有什麼意思呢？這些情況是擺在自己的眼前，自己是怎樣對待呢！怎樣對待我自己的一生呢？在每天我是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尋找高興的事，盡量不要在煩惱、苦悶上增加苦惱。眼前的事是客觀安排定的，不單只我一個人，還有許多人都是這樣。個人的力量又不能改變這種客觀現象，何必爲這些事躭憂呢？應該把這些東西看化一點，應該充分地理解這樣的一首詩：「葡萄本無樹，明鏡本無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自己在一生中，應該想辦法盡量使自己高興一點度過自己的一生，做一點對人類、社會有益的事，不要使自己成爲人人責罵，社會的敗類就是。

想起當我離開學校，跟着踏入社會，自己的心裏以及思想是滿腔熱情，有許多美妙幻想，許多美妙的計劃，心裏想好好地大幹一場，爲自己的前途打開一個美妙的大局面。但自己在社會中過了一段時期，自己所遇到的是一大堆不如意的事，這些的無情打擊，使自己的熱情從白熱化的熱度冷卻到零下幾十度。在這種過程中，漸漸懂得了一些社會經驗，了解到人與人之間的事是怎樣的一回事，社會與人的之間的關係是怎樣？人是多麼殘忍，多麼無情，手段多麼狡猾，人與人之間是你虞我詐，爲了達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擇手段，玩弄別人、打擊別人、踏着別人的背往上爬。

要達到個人野心目的，就要一世想欺凌別人。我一見到這樣的事，心裏十分憤怒！暗暗說：這些壞傢伙，總有一天被人打下去，總有一天會像曹操一樣，當年欺人的孤兒寡婦，如今孤兒寡婦受人欺，總之，世界上是沒有嚴肅的事情，所謂嚴肅事是用來欺騙而已吧了，人可以不斷地努力實現自己的美妙幻夢，但是最後得到的是什麼呢！只不過是幻夢的悲哀。人可以去追求眞理？但是換得來的是更加矛盾的矛盾，人可以耍罪惡的手段，在社會上要想得到一點成就及榮譽，只要你能耍罪惡的手段，耍一點罪惡的手段，就可以換來一點所謂成就。人根本是沒有前途，所謂前途只不過是欺騙人繼續生存下去的一種手段烟幕來迷惑人們。

有許多美妙的夢，但明知是虛無不實，但是又不能不努力這幻夢的實現，所以一生的奮鬪和努力都爲它而成立，人生的悲喜劇都爲它而排演，人們都是找不到他的生活意義，他的希望和幻想，將隨着他的生命毀滅而消逝，人生是無聊、空虛的，但有什麼辦法呢，有什麼辦法能把人從煩悶無聊中解救出來呢？唉！

……祝您

愉快

××一九六九、十一、二五日

美東一羣青年　擁護萬人雜誌

萬先生：

我們看了一〇二期的新聞以外，都感熱血上昇！這是我們一羣在異國過了多年生活的中華兒女的心聲：

我們擁護「萬人雜誌」的鮮明立場！

我們支持「萬人雜誌」的堅强作風！

「萬人雜誌」是我們：

大海裏的南針
黑暗裏的明燈
迷途裏的指示
精神中的食糧！

我們堅決支持擁護她！

我們堅決支持擁護她！

美東一羣讀者：

陳方孟　馬漢平　梁秀菁　陳孟明　劉芝燕；（三姊妹）何麗玲　何麗珍　何麗清；（二兄弟）李勇翔　李勇强

挺起胸膛面對現實 只有被殺決不自殺

勉走頭無路人存在就是力量

萬人傑先生：

當我提筆寫這信時，心情萬分沉重。精神幾陷入總崩潰狀態，之所以敢向你訴一下苦，是因爲我感到這個茫茫人海當中，只有你還有一點人情味。

我是一九六五年從大陸逃亡到澳門的，一九六六年再從澳門偪蛇來香港。在今年（六九年）一月前往申請領身份證時，竟被移民局遣回澳門去，由於無法在澳門立足，於三月間我又再次從澳門偪蛇來港。我目前雖然身在香港，但由於無身份證，眞是感到萬分徬徨，本來想一死了之，無奈還有風燭殘年的老母在此，又不忍心，眞不知如何是好？惟有在絕望中向先生求教。如能助以一臂之力，更是畢生難忘，恩同再造矣。

我是堅決反共之人，由於我在大陸時交遊較爲廣潤，（足跡從海南島至東北，從連雲港至新疆。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且曾在共軍七〇二八部隊幹過），見聞不少，因此甫逃出生天，我就毫無保留地把所見所聞提供給那些專門探聽大陸情況的人士，而且本着發自內心的反共熱情，寫了不少反共文章寄去各報章發表（如××日報、×報、××日報等），直到目前還未停止過。這些反共文章都以各不同筆名發表，由於是發自內心的反共熱情。我所寫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我都未有領取過稿酬，（因我只有筆名，並無附上眞姓名地址，當然也有不少稿是已投籃了）。

這一篇曾領取過稿酬的例外稿子便是爲「萬人雜誌」寫的那篇「香江風雲錄」。寫這稿時正是港共暴動之時。回想那天晚上張海山先生接見我時的情景，直到現在我內心還有自疚的感覺。

當時我那篇稿子不過二千字左右，張先生卻給了我四十元的稿酬，可是我卻沒有續寫下去。我想，當時你們對我的印象當然是很不好的了。不過請原諒，現在我把不能續稿的眞正原因告訴你吧；我當時正處於走投無路的田地啊！

講了這麼多話，爲的是說明我是一個堅決的，發自內心的反共人士。知道你是一個舉凡是反共的人與事，都高興看到的人，因此特而寫這封信給你。

一〇一期的「萬人雜誌」有一篇文章是談及領取身份證的經驗之作。但我手頭沒有這一期的萬人雜誌，我擬於本月六日前往金鐘大厦貴社補購。如果貴社沒有餘存的話，是否能給予機會接見，以便能就領身份證問題面授機宜？專此奉函，順致

敬意

第××草十二月三日晚

（**編者覆**：你的信雖註明不要發表，經我刪改之後，還是發表了，這樣於你無任何妨碍，因爲來信未附通訊處，我無法與你連絡。見此文後，即與我通電話，我或可幫你解決問題。千萬不可有輕生之念，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死的決心，何難不可克？何事不可爲？「存在便是力量」，我們這條命要留着跟共產黨拚，只有被殺，決不自殺，希挺起胸膛，面對現實，奮鬪到底！）

毛共宣傳片賣座慘到極

萬人傑先生：

我由衷的欽佩您，可惜本人是個

四分之一桶水，寫不出什麼好字句來對您表示敬意，恕我從簡了。

最近我無意中發現左派××戲院九月二十四日放映「光輝的榜樣」及「偉大的創舉」之賣座實錄，現在寄上給您參閱，也許您可以收作資料之用。

一個未曾相識的朋友寄上

（十一月十日）

（按：信外附來該院座位表，賣座紀錄奇差，老萬已為文在「牛馬集」中揭發其事，並將每場售票數目刊出，以示港共「偉大的謊言」之不可信。於此，特謝謝這位未相識的朋友，給我甚佳資料。）

答覆讀者詢問宮刑 男子割勢女子幽閉

覆一一一期「恭祝萬人雜誌二週年紀念者」先生：

謝謝您的誇讚，更謝謝您的咖啡！

關於「宮刑」的問題，據我所知是這樣的：

古代的五刑，依次為：一、墨刑，臉上刺字，水滸傳中的那些所謂「賊配軍」便是受了墨刑的犯人。二、劓刑，割去鼻子。三、剕刑，刖足曰剕，孫臏受的便是這種刑罰。四、宮刑，也叫「腐刑」，據說「其創腐臭，故曰腐」，司馬遷受的便是此刑。五、大辟，即死刑。

「宮刑」據伏勝的解釋：「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古時男女之防甚嚴，如果犯了奸淫罪，男人則騙掉他的「是非根」，使他再也無法沾花惹草，婦女則加以「幽閉」。關於「幽閉」問題，又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一說是「幽閉若去牝豕子腸，使不復生」。後者和「騸猪」的方法一樣，似乎也像是去掉子宮。不過，五刑是三千年以前的制度，那時的醫術能不能動這種手術恐怕很成問題，而且司馬遷為了替李陵講話，才觸怒了漢武帝被處「腐刑」，和奸淫罪完全不相干。可見這種解釋在漢代已經不適用了。

「宮刑」施之於女人的，似乎不多見，因為古時「炮製」女人的方法很多，動不動便會被「出」，連「吃醋」或多說幾多句話都有被「出」的危險（古之七出是：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竊盜）。犯了奸淫罪，一出了事，實在用不着剜子宮。同時，剜子宮後又怎麼辦？難道大家還會要她？

我同意閣下的解釋，宮刑應該是指對男性而言，這由「其創腐臭」一語可以證明，因為「剜子宮」的創口不會腐臭，否則，腹內發炎，不俟腐臭而已一命嗚呼矣！

也許另有「剜子宮」的實例，那只好請閣下恕老宋孤陋了。

宋逸民敬復十二月十一日

孫元良「躍馬橫戈卅年」未出單行本 「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即刊出

萬人傑先生大鑒：

在下是貴刊讀者之一，對於貴刊所登之有關抗戰、國共交戰之文，猶為激賞。想在下生逢敵也，正值抗日之時惜因年紀關係，對於當時之國事，不明所以。及至閱讀貴刊之文章後，得益不少。

今有一事相煩，祈先生代為幫忙。聞說孫元良將軍曾著一書名「躍馬橫戈三十年」，未知先生能否為在下搜購，或告知何處可買。則不勝感謝矣。有勞精神。耑此即頌

編安

葉榮江謹上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

（編者覆：「躍馬橫戈三十年」是孫元良將軍從日本東京寄來星島晚報綜合版發表的一篇回憶錄，他並沒有寫完，發表中途便停止了；也未有出單行本，故無法購買，等他將來出了單行本再告。不過，三郎先生從「陳寒波生前死後」一文發表之後，即有一篇「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此文盡是報導四川將領在川康兩省與中共作戰及投共的內幕情形。其中也有孫元良將軍的報導，請留意這篇文字，或可滿足你一部份希望想知道的事情。）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每册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册港幣三元

養生與保健第二集 內容一斑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五元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胃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歷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颖，向以速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二元

本書敘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種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鷄肫皮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的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四元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動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才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敘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發行者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三元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12期

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一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港督留任所面對的責任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渡假歸來後，即向記者表示他再度延任半年。港督並說：他「隨時準備繼續爲香港的最佳利益服務。」

我們歡迎戴麟趾總督留任。萬人雜誌一〇五期（本年十月三十日）社論並曾肯定指出：「英國政府如果是尊重香港民意的話，我們相信戴麟趾總督的任期一定再延長；而港督延任下去，正是他對香港的責任。」果然，戴督延任是決定了。但這次延任僅半年，似乎只是英政府對香港民意一種象徵式的尊重。我們對此並不感到滿意，因爲戴氏對香港的重要性，正合本港各界領袖一致要求其延任兩年。

將於明年四月延任屆滿的港督，我們認爲在香港情勢上應有連任的必要。所以戴氏所說對香港要做的「最佳利益」來說，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戴麟趾先生在港執政五年半來的表現，在重大程度上，足以令人對香港的安定和繁榮充滿信心。當共黨在港搗亂的時候，許多「名流」都聞風先遁了，連那些英國的「專家」也想靠攏，只留得戴麟趾總督和正義市民在島上堅決抗暴，結果平定了香港歷史上一次最大的暴亂。

也許有一點特別重要，這就是戴督任內，英國同中共都能在港大賺其錢，而且正有賺得更多的趨勢。就在戴督任內，香港對中共的關係也似乎要比英倫對北京的關係更有辦法。——這當然只是表面的情形。這種情形就是：中共要把香港左傾的搗亂份子打擊下去，繼續發展他們在香港推行的「資本主義」。中共適應了香港現行的工商政策，一方面把大量資本投入香港地產，同時爭取香港最大的廉價市場；一方面把大陸的製成品盡量推出，利用香港作爲西方轉口貿易的經濟基地。中共在港的「銀行系」，大做單線的輸出生意，大收世界各地寄來的僑滙，直接成爲今日北京一個最大的金庫。

本港內政是亞洲最穩定的——在與中共爲隣的地區而言。目前，本港超過一百萬人有政府屋住，全民飽受的歷史性制水禍患已因儲水湖的建設成功而根本消除，六十萬名小學生的教育問題已由政府全部解決，城市交通正朝向現代化的大道改進，最重要的是，米價和一切物價皆隨港幣的長期穩定而全面穩定。在這期間，港府的政費支出雖然大量增加，但戴麟趾總督絕少加稅，甚至減稅。市民收入顯已充裕了，外地資金也源源而來，對外貿易的發展數字不斷創新，本港銀行的存款竟創下了一百一十七億元的最高紀錄。人人有工作的機會，也有發展的機會。這樣的一位港督，這樣的一個政府，能到那裏去找呢？如果英國是對香港的利益負責，請問英廷能否保證找到一個更好的港督？當然，香港現時仍有不少重大的問題須待改善、解決，這就是我們要說的駕輕就熟的戴麟趾總督的責任。

第一個問題，顯然是「瘋狂加租」的狂潮。必須注意的是工廠加租，廠商近曾嚴重指出有些工廠竟被加租百分之六十！最大的問題在：本港現時以工業爲生存的命根，整個工業則以中小型工廠爲基礎；在全港一萬三千家工廠中，佔了百分之九十五單位是租用廠房的中小型工廠，故在漫無限制的加租狂潮下，香港之經濟社會將會陷入嚴重恐慌的狀態？必須指出：如果目前加租潮不予遏止，則可能引起的「工業倒風」，必比前年的「物業跌風」更爲可怖！

第二個問題：應即做好一個全面性的大厦管理新方法。全港居民有一半以上住在高層大厦裏，但目前的大厦管理已一如市政議員所說：「大厦，已變成一頭恐怖的老虎！」據各方面的反映，大厦的管理費、水費、「雜費」，有的收到確像猛虎般的飛擒大咬，而且所謂大厦管理，好似只是專爲「收費」而存在的！這種情形如不早加制止，並設法予以改善，則以現時的居住制度而言，勢將影響社會基礎的安定！

第三個問題：佔數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少年缺乏「適當的」出路。本港必須全力謀求中上學位的擴充。這是積極的一面。在消極方面，本港應加强內部的安全措施，認眞對付非法活動，包括左派壞人和阿飛傾向，務使本港經濟地位受到更大的國際信任。香港多數人的經驗就是，由戴麟趾總督來繼續處理困難的問題，將一定使人首先覺得安心。

第四個問題：一定要剷除貪污及非法賭博。十區民政主任的努力，在反貪污、反賭博的問題上似乎無濟於事；很不幸的，連現行法律也據說無濟於事！在這情況下，最成問題的是會造成市民中普遍不平及不正常的生活。故除了加强立法行動外，實應考慮設立「安庇專員」一類的糾察制度。在公平的要義上，香港需要鐵面無私的打虎人物。我們面對本港現時的四大問題，希望戴麟趾總督在繼續留任後以其長期經驗和服務良心切實進行適當的處理。

備戰備荒　苦煞人民

權力鬥爭尖銳巨變可能猝生

萬人傑

為了備戰備荒，大陸人民更苦，拚死逃亡者日多；而毛共統治階層，還是拚命作權力鬥爭。男有男鬥，女有女爭，到處亂成一團糟。這樣的政權，已到腐爛階段，蔣總統說的「一夜之間巨變」，的確隨時可能發生！

逃亡者增加了

毛共統治大陸的花樣多得很，文化大革命後，繼「抓革命，促生產」，又來一套「備戰、備荒、為人民」。本來「備戰」「備荒」已夠了，加上一個「為人民」，乃是蛇足，其實「害人民」而已。

自毛共叫出了「備戰、備荒」口號後，大陸人民生活更苦。為了備戰備荒，第一件事是減削人民的口糧；第二件事是要勞動人民挖戰壕、造防禦工事。吃的減少，做的加多，人民怎會不苦？

大陸人民的「苦」，可以從一個官方數字中看出來。那就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人民增加，就表示在大陸活不下去的人多了，為了求生，非冒死逃生不可。

據本港官方統計數字，一九六八年全年，為警方截獲的大陸逃亡者，約有二千名；但在一九六九年一月至十月間，被截獲的難民數字，已四倍於去年，超過八千名；且在十一、十二兩個月逃來的，還未計算在內。

不怕死·最怕苦

更有一點值得注意的，這個數字僅是被本港警方「截獲」的，至於「漏網」而安抵香港的大陸逃亡者，還有一個更大的數字。

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不會再出現，因為那時陶鑄放任他們逃出，今日邊界上，民兵與中共軍荷槍實彈，虎視眈眈，發現有人逃亡，便即行開槍射殺。集體逃亡事件，不可能發生；零星逃亡，竟達到這樣一個數字，如大陸人民過的是如共黨宣傳的那種「幸福生活」，香港縱派專機迎接，他們也不會肯來。這數字不但表示大陸人民更苦，也把中共的虛偽宣傳粉碎。

毛澤東叫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究其實，現在大陸人民並不怕死，卻沒有不怕苦。中共竊政以來，千萬人頭落地，死，算得什麼回事？可是，磨折人民的「運動」，一個接一個，不斷要人民吃苦。任何一個人，吃上二十年這樣的苦，也寧願死而不願再吃下去。

剝削人民的口糧

在毛共備戰備荒的口號下，大陸人民過的是什麼日子？據逃難來港的大陸難民說，一般生活水平較之一九六八年降低，廣東省人民的一般配給減到每人每月只有十兩肉，四兩油，米不到三十斤；布的配給，本來的定額是每人每年五碼，但目前已宣告「暫停配給」；其他日用品，都無法依照定量供給，甚至，火柴也受限制，每月的使用量不得超過兩小盒。

難民們還報導說：大陸各地的暴亂，有增無已，情況惡劣。一九六七年的大武鬥，是由毛派策動紅衛兵攻打當權派，當時的混亂，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容易控制；而現在的混亂，卻是真正的混亂。尤其被迫解散的紅衛兵，都不願回學校或下鄉勞動，他們繼續流蕩，打家刧舍，無惡不作。這惡果由毛林造成，受苦的卻是人民。

一人喜惡千萬人遭殃

大陸人民過着這樣慘苦的生活，而中共高層統治階級的權力鬥爭，不但沒停止，且方興未艾。

根據文化革命期間的資料，毛娘江青發動奪權，是從一九六四年夏季開始的。當時，她對在北平上演的一些戲劇大為不滿，因而和彭眞發生意見上的衝突。她由反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劇進而反對一切古典劇；更反對借古諷今的現代戲如「海瑞罷官」等等。驚天動地，死人無算的「文化大革命」，就由此而觸發，江青一人的喜惡，足使千千萬萬的人受苦，良堪浩嘆！

從一九六六年起，江青掌握大權，指揮千萬紅衛兵，大舉奪權。可是，在一九六八年夏季後，軍人又從紅衛兵手中奪去權力，並且對紅衛兵大施鎮壓；江青藉紅衛兵奪來的權，也由此失落。

雖然，江青還死心不息，一搞鋼琴京劇「紅燈記」；再搞「智取虎威山」，要借戲劇來提高她的「聲望」。可是一陣子後，又歸於沉寂。

槍桿子出政權

很顯明的事實是：林彪和周恩來都不願讓她過

問政事。

今天，整個大陸在軍人統治下，一切的紛爭，都由軍人操了最後發言權。在地方的派系鬭爭中，誰取得軍人支持，誰就是「革命派」；誰得不到軍人支持，誰就變成「反動派」。這種情形，在地方上如此，在中央也是如此。每一個大頭頭都得拉攏軍人支持，江青雖身爲毛娘娘，要是得不到槍桿子支持，也是枉然。

今年九月三十日，周恩來舉行一次「國宴」，在北平的外國貴賓，以及中共頭頭，包括林彪之妻葉羣都有參加。可是這盛大的宴會，獨不見江青踪影。她病了嗎？不，第二天天安門上，她卻出現。

當天晚上，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烟花晚會，林太太、周太太都到了，獨不見毛娘娘。這情況，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江青失勢了。

女人權力野心不下於男人

說到權力鬭爭，許多人以爲只是男人的事；其實，女人對權力的野心，絕不在男人之下。現在，且談一談林太太葉羣和毛娘娘江青間的複雜關係，由此可以知道，一人得道，鷄犬皆仙，妻憑夫貴，弄到莽莽神州，淪爲地獄，女人間的鬭爭，竟是個重要因素。

中共最高領導機構「政治局」，從來沒有過女委員，現在，林太太葉羣、毛娘娘江青，都成爲局中人。一山不能藏二虎，何況是兩頭雌虎？這兩個女人的明爭暗鬭，自是意中事。

自中共新黨章明文指定林彪做接班人後，無異確定了葉羣是未來皇后娘娘的地位。林彪固然希望老毛早死早着；葉羣也望早日過過皇后娘娘的癮。

毛澤東今年已七十五歲，不論其爲「紅光滿面」也好；「黃埿咁色」也好，肯定來日無多。江青這娘娘地位，也不會保持太久。這一點，葉與江都心知肚明，彼此間自然暗地裏存了敵對心理。

江青、葉羣、王光美

曾經奪取過權力的江青，深知手操生殺予奪大權的威風，想到將來要屈居在這個新娘娘之下，怎受得了？今日屈居人下的葉羣，也急於要得到出頭之日，這兩種心理的對立，自然的由枕頭狀而影響到男人的關係。

江青得勢時，把劉少奇太太王光美鬭到死去活來，究竟王光美罪在那裏？明眼人都曉得，她最大的罪是當年風頭太勁，一直把江青壓得抬不起頭；因此江青得勢不饒人，一鬭再鬭，把她打下十八層地獄。

今日江青出的風頭，厲害過當年王光美；將來葉羣做了皇后娘娘，誰也不敢說她不會以江青對付王光美的一套，在她身上照辦煑碗。

現在毛澤東未死，兩個女人的鬭爭已這麼尖銳了，將來毛頭倒下，情況更不難想像！

捧林册子滿天飛

中共接班人林彪同志，對繼承大統，顯然也有點急不及待。目前，他正在大樹特樹個人的威信。廣州出現一本小册子，提到他的兄弟姊妹；提到他的家庭生活；把他吹捧得到肉麻程度。

捧林派認爲還捧得不夠，這些捧場的小册子，接二連三。另外有一本叫「關於林彪同志」的，裏面包括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林彪最忠實的馬仔，全是林彪嫡系三十八軍出身。一篇是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李作鵬的「在林彪同志指揮下」；一篇是中共候補中委閻仲川的「跟隨林彪同志的光榮榜樣，無限効忠於毛主席路線」。前兩篇在文革前寫的，現在經過「整理」後才發表；最後一篇在一九六八年十二底寫的，文中提到林彪在東北時期和劉少奇、彭眞鬭爭的內幕。

在閻仲川的文章中，也透露中共黨內鬭爭的一些事實，顯示中共的權力鬭爭，種因久遠，今日得了天下，利之所在，爭得自然更劇烈、更尖銳。

林彪與彭真的宿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毛澤東立即命令林彪率共軍出關，建立根據地。第二天，毛澤東和劉少奇又聯名派遣當時在晋察冀邊區的彭眞，率領一批幹部隨林彪的部隊出關。命令中指定由林彪負責軍事，彭眞負責東北的黨政工作。彭眞領導東北根據地的決策和戰畧，林彪則指揮東北戰場的戰術行動。照理，彭眞該是林彪的上司，但林彪自恃得寵於毛澤東，沒有把彭眞放在眼內。

當時彭眞提出「和平民主的新階段」理論，主張收編僞滿軍及招收土匪，以便造成一種强大的聲勢，作爲與國民黨談判的本錢。

可是林彪背着彭眞召集全體軍事幹部，嚴令不得在軍隊內討論「和平民主新階段」。林彪和彭眞過去的這段宿怨，現在由他的馬仔揭發出來。中共內部的鬭爭是爲了什麼？揭穿了，不過如此，所謂「爲人民」，完全是廢話！

巨變隨時會發生

老萬不是中共問題專家，上面所述的大陸人民苦況及中共頭頭們的權力鬭爭，是向多方面搜集得來的資料，都是有所根據的。

我把這些資料在這裏發表，志在讓讀者們曉得，中共的領導者心目中只有權力，並沒人民。當年的所謂「革命」，打生打死，無非爲了取得政權後，滿足他們權力的慾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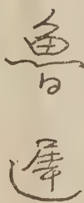
今日也爲了權力，形成內部不停的鬭爭。大家都要騎在人民頭上，因此人民苦矣！

逃難來港的大陸難民增加了，大陸人民生活比前更苦，中共頭頭們的鬭爭也比前更尖銳。最後結果會是怎樣？蔣總統最近提到「一夜之間巨變」的問題，有些人認爲太過「兒戲」；其實，大陸的巨變時時醞釀中，什麼時候到了爆發時期，那什麼時候就是蔣總統所指的「一夜之間」了。

這樣一個政權，已到「腐爛」階段，井底之人還敢說它有「光明的遠景」嗎？

新聞  以外

大陸武鬪再度爆發的跡象



大陸的局勢，近兩個月來波譎雲詭，變化多端。乍看神秘莫測，仔細看還是兩派在作殊死鬪爭，新當權派雖佔優勢，但最後勝負尚未分明。

最近的變化，是毛派全力反撲。新當權派在推行對蘇緩和政策，毛派則抓住阿爾巴尼亞問題，大事反蘇仇蘇。這僅是反映在表面上的現象，暗地裏，則仍然在搞羣眾的武鬪。而武鬪的情況似十分激烈。有左列兩事爲證。

1. 據最近訪問大陸的日本人說，北平當局自十一月起，加嚴管制外國人的活動。以往在北平的外國人離開北京地區有三個出口，現在封閉了兩個，只留一個出口供外國人通過。以往可以隨時去北平附近的名勝旅行，諸如八達嶺萬里長城，青龍橋明十三陵，香山頤和園等。十一月初即禁止去萬里長城，十一月三十日起，連香山頤和園（等於香港的沙田西林寺）也不准去了，十三陵也隨着禁止前往，現在外國人唯一可去之處是軍警森嚴的飛機場，其他離開市區的機會，皆已被剝奪。

以往到其他省市地方去旅行，雖然需要申請許可，但是隨請隨准，現在拒絕一切赴地方旅行的申請。駐北平各國使館據說都獲得中共外交部的通知，申明上述的諸種限制是暫時性的。可知是臨時的緊急措施。

爲甚麼限制外國人離開北平市區呢？筆者推斷是大陸再度發生普遍的武鬪。禁止外國人的脚，是爲了掩蓋外國人的眼睛，怕他們看見醜怪的武鬪情況。

「武鬪」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在一九六六、六七、六八三年中，已鬪死鬪傷幾百萬人，周恩來曾承認僅次於內戰和韓戰。

當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中共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時，人們以爲這回武鬪可以平息了。料不到「一片紅」之後，武鬪之大仍然繼續狂燒。當今年四月，召開所謂「九全大會」時，人們又以爲，這回武鬪可該平息了，結果仍是大鬪特鬪。曾迫使「毛共」下「七·二三」命令（處理山西事件）及「九·五」命令（處理西藏事件）。從這兩個「命令」的內容來，武鬪的規模和激烈，比一九六八年春天武鬪高潮的情況，有過之無不及。不過武鬪的地區，似已沒有一九六八年那麼廣泛了。因爲很多地區，已經鬪得水落石出，「一派當權」。例如廣西、廣東等。所謂一派當權，是反毛派當權，也就是新當權派當權。目前發生武鬪的地方，是文革期間毛派一度得勢的省區，例如山東、山西等。武鬪最烈的山西，由革委會主任劉格平和副主任張日清領頭互鬪。兩個人連十·一也顧不得慶祝，中共廣播和報章久已不提這兩人的名字了。

2. 武鬪再起的第二個跡象，是各省市革委內部的權力鬪爭，主要是軍人的爭權和攬權。未握大權的爭權，如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鬪王効禹（革委會主任，擁毛分子），山西張日清鬪劉格平。已握大權的要統一地盤，削平反對派，如「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排斥聶元梓、韓愛晶、周景方等，浙江省革委會主任南萍排除第一副主任陳勵耕（毛派）。關於各地軍委會人事的變動，筆者在一一〇期「從各省革委會人事變動看毛派失勢與掙扎」已有較詳說明，不贅。

3. 另一現象也可證明大陸情勢不妙。近來大陸土產漲價，原來一塊錢五個的雞蛋，現在要一塊一毫四個。打聽原因是大陸少貨來。其他大陸土產也多有此現象。以往每到武鬪嚴重之時，本港的大陸土產即缺貨斷貨。這是大陸政治的試溫表，非常靈驗。

對於大陸的武鬪，許多人尤其西方記者多爲中共的官方詞令所誤，以爲是羣眾組織在鬧派系、爭山頭。其實雙方都有響噹噹的後台，否則根本不會有武鬪發生。

試想在中共統治之下，連一句錯話都不敢說，誰敢動刀動槍搞武鬪？再說，那些「專業武鬪隊」，既然以武鬪爲專業，勢必已脫離生產和工作崗位，而仍能有收入有接濟，專門搞武鬪，如果沒有後台支持，是不可想像之事。

讀者要追問，毛澤東究竟爲甚麼還要搞武鬪？據筆者判斷，目前的武鬪，是一種要脅手段。

如果新當權派遵守「毛澤東思想」的教條，不貶低毛的個人權威，不與蘇聯妥協，繼續在世界各地製造麻煩（所謂世界革命），繼續驅迫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高人民生活，不「搞物質刺激」，「經濟主義」，那麼毛才罷手不搞。

現在的問題，是新當權派幾乎是與毛的願望反其道而行。

第一貶低了他的權威，「人民日報」取消再印他的肖像（報頭側），不再印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四句奴才口號，電台廣播不再呼喊「毛主席萬壽無疆」。

第二、新當權派急於和蘇聯和解，正在進行談判。

第三、新當權派對外實行緩和，駐各國的外交官不再穿列寧裝（亦叫人民裝），拿着毛語錄呲牙咧嘴，吹鬍子瞪眼睛，現在是西裝筆挺，滿面堆笑，不願再充毛記野狂人。

第四、新當權派正喊：「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口號，大買外國機器，學習外國技術經驗。把毛澤東的「土框框」抛在一邊。

軍人攬權，毛派掙扎反撲這是最近武鬪再發的主要背景。從這一形勢推察，毛派的反撲微弱無力並難以持久。一、因大部分極左的紅衛兵已被驅往農村及邊疆勞動；二、軍人在各地方，各階層，各單位甚至國務院各部都設有常駐代表或軍管會，控制了黨政財經外交大權。三、軍人掌握了革委會這個「合法」機關，「反革委會就是反革命」。

毛派的散兵游勇只能搗亂，無力再像掀鬪舊當權派那樣造反奪權了。

中共備戰聲中毛巾身價百倍

待旦

中共自珍寶島事件後，把「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修正，補一句「促備戰」；又提出一句「備戰、備荒、爲人民」。那時中共報紙、電台都不談備戰，羣眾也不搞備戰，西方報紙一向跟在中共宣傳尾巴走的，自然也不報導中共備戰消息，其實那時中共倒是實實在在地搞備戰。調兵遣將，屯糧草彈藥，靜悄悄地備戰。

近月來，東南沿海地區，中共發動了如火如荼的備戰運動，大陸人民被關在鐵幕裏，以爲大戰即將來臨，緊張起來，那倒不足怪。奇怪的倒是西方人士，也緊張地關心起中共的備戰情況來。

那麼中共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備戰呢？請看：

（一）在越戰降級，美軍大量撤走的情況下，在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力量日益滋長的情況下；在沖繩島的毒氣、細菌等化學生物武器打算即將撤走的情況下。

（二）在美國壓力縮對台灣的軍援，阻撓國府軍事反攻的情況下。華盛頓本月二日路透社電稱：「美國眾議院建議把台灣列入外援名單上，供給更多的飛機，曾引起爭論。這項建議，已由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否決。決定把供應台灣一批價值五千四百五十萬美元的F—4D戰鬥機取銷。」

美國既無意進攻中共，又處處阻撓國府反攻。壓縮對台灣的軍援，派第七艦隊堵住台灣海峽，令國軍無法渡海。那麼有誰要從東南沿海進攻中共呢？中共又慌些什麼呢？

近日中共大肆攻擊日本，也許有人以爲中共要防日本，那更是天大的笑話。日本全國軍隊約摸只有二十餘萬，只等於中共軍隊的二十分之一，何來進攻中國大陸的力量？

既然沒有人要從東南沿海進攻中共，可是中共卻偏偏要大搞備戰，那只是爲了欺騙人民，是「假備戰，眞壓迫」。

據可靠消息，中共備戰運動有如下幾個重點：

（一）疏散城市人口。先疏散老幼，有單位的工作人員隨單位轉移，高中以上學生隨學校。初中以下學生屬於疏散對象，清查黑人黑戶，遣返逃回城市的支農青年。

（二）農村加緊建倉儲糧。把分配量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糧食，儲進倉庫，不准農民動用。

（三）工廠大肆加班加點，搞大增產大躍進。並謂以實際行動支援國防建設，支持備戰運動。

（四）挖防空洞、戰壕，指定避彈室，加强基幹民兵的訓練。加强備戰宣傳。追查謠言，批判無政府主義。

這一系列工作，都不是眞正的備戰工作，對戰鬬並無多大幫助。中共之所以大張旗鼓地搞，揭穿了，不外是要達到用口號號召，用毛澤東思想號召都不能達到的目的——「促生產」「儲糧食」「大團結」。

只有在緊張的備戰氣氛下，在特殊的環境中，才有借口把工人農民驅進工廠和田地上，日以繼夜地工作以達到「促生產」的目的，也只有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人民才不敢吭氣，任其奴役。

只有在緊張的備戰氣氛下，才能找到新的理由，從農民的口中搶走糧食。

只有在緊張的氣氛下，才可以用粗暴的手段對付對中共有意見的人。把他們逮捕法辦，達到所謂「大團結」的目的。

這一切都是基於政治因素。

中共的備戰宣傳，首先造成這兩種情況：

（一）供應短缺。城市除糧食按定量能夠買到之外，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都短缺。買一両猪肉，買一條毛巾，都要大擺長龍。據說日前毛巾已經絕市，排隊也買不到。

（二）造成人心恐惶。家庭主婦一到月頭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所有的糧票買光再算。唯恐發生戰爭買不到糧食，其他物品搶購現象也相當嚴重。

說起來，最爲可笑的倒是毛巾了，毛巾今日在大陸已經不是日用品，而是變成救命靈符了，每個人都拼命買毛巾。

中共向人民宣傳，原子戰爭並不可怕，鋼筋水泥的防空洞，甚至沙包堆成的防空洞，都可以抵抗原子彈。再用毛巾濕水掩着鼻嘴，則可以防止原子塵進入身體。中共煞有介事地大肆宣傳，又埀低鐵幕，封鎖外界消息，自然有一批愚昧的羣眾相信毛巾可以防原子塵的效用。中共把毛巾說成能對付原子塵的有効工具，與義和團首領說符咒可擋眞槍實彈，完全出自一轍，不外是愚弄人民而已。

從大陸人民拼命搶購生活用品和毛巾看來，毛澤東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人民都當作耳邊風。「苦」或者可以不怕，「死」是凡人都害怕的。不怕死買毛巾防原子塵幹嗎？

大陸人民覺得比死更要可怕的東西，就是飢餓。經過了連續數年的大飢餓的教訓，人民變得聰明了。管你眞備戰也好，假備戰也好，人民首先想到的是保護肚皮不要挨餓，每月一日都傾家而出，把這個月的糧食統統買了，抬回家去，不再像往日那樣十斤八斤地買。糧食放在米缸裏，實在比放在糧店裏安全得多。

筆者認爲，我們認識中共在東南沿海搞備戰是加强鎮壓，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和奴役之餘，也可從大陸人民對備戰的態度，看到大陸人民的背向。

從張達志說到中共砲兵（下）

曾憲光

與蘇共交惡前的編制裝備

由於史大林曾說過：「大炮乃戰爭之主宰」；由於在所謂決定性的史大林格勒保衛戰時，蘇全賴以大規炮火重創德軍；由於中共在韓戰中嘗到的血的教訓，因此，中共軍即據此而爲建立與發展炮兵之藍本。在一九五九年與蘇聯交惡前，中共野戰炮兵部隊之編制裝備，雖經多次改革，然其編裝仍未能做到完全的統一，但不能否認的，其戰力卻又比前大大的加强了，在此以一九五八年中共砲兵編制作一考察和說明。

首先，中共爲了有效地提高砲兵戰力素質，對原有龐大的人員，實行縮減；其次對火砲的口徑與數量則相對的增大和增多。至於編組方面則劃分爲：㈠火箭砲兵師：取消了原來高射砲營，且把原用之一三二口經火箭砲，移往榴彈砲兵師新增設之火箭砲團，但卻換裝了 BM140（十六管）火箭砲。具體的情況是，該師新編制的人數由原來的五八九五人減爲三四九七人；而火砲則將原來的一〇二和八二火箭砲三十六門，一三二火箭砲三十六門，一律換上口徑較大的一四〇火箭砲七十二門；㈡榴彈砲兵師：新編制人數與原來的八四二二人減爲六六八九人（作者按：包括新增設的火箭砲團一〇四七人在內），裝備方面，增加了一三二公厘口徑火箭砲二十四門；㈢戰防砲兵師：由原來三個團擴充爲四個團，但新編制的人數卻比原來的減少了一一〇二人——即四四三八人。武器方面則增加了七六・二戰防砲十二門，此外，八五戰防砲是減少了十二門，但卻增加了口徑大火力强約一〇〇戰防砲二十四門；㈣加農砲師，其編制概與榴彈砲兵師相同，只是沒有火箭砲團而已，在具體裝備方面有一二二公厘加農砲七十二門，一五二公厘加農砲三十六門（按：其中有部分加農砲師之一五二加農砲團仍爲榴彈砲團編裝者）。上述情況表明，到一九五八年時，中共的砲兵戰力，比韓戰結束時有了相當的提高和加强。

當前戰力的考察

自一九五九年中蘇共交惡以來，蘇聯對中共的援助（特別是軍援）宣告完全斷絕，但由於從即時開始，中共之兵工生產已具相當能力，故中共砲兵部隊之發展並未受到嚴重影響。如早在前一個時候，光在火砲方面，重慶化龍橋十六廠便又月產火箭砲七門；重慶一二八兵工廠已可生產火箭發射器；瀋陽兵工廠又月產J36式自走砲十門、迫擊砲一百門；長春兵工廠又年產七五公厘——一〇五分厘榴砲七八〇門，河北石門A字第一兵工廠又月產八一迫擊砲七十二門；江北縣一〇二兵工廠能生產一五二榴砲、一二二（加）榴砲、要塞砲（還可生產大型海軍砲）；漢陽兵工廠又生產五七平射砲、七五野砲、一五五榴砲、八五高射砲及七六二山野砲；海南島的江字〇五五四兵工廠能裝配各型大砲。……總之上述各型火砲，中共早已基本上能自製，且又根據需要隨時進行換裝和支援「戰場」之損耗了。

至於目前中共砲兵之總兵力（不包括軍師團之隊屬砲兵）約十五萬人左右：其中除隸屬空軍約十個高射砲師及隸屬於海軍約十二個海岸砲兵團外，計有二十二個獨立砲兵師——十二個榴彈砲師；五個加農砲師；三個戰防砲師；二個火箭砲師。及十二個獨立砲兵團（包括五個獨立戰防砲團）。根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前中共各類型砲兵之具體編裝概況是：

火箭砲師，轄有三個一四〇火箭砲團，及配有一四〇火箭七十二門，建制官兵約三千五百人。榴彈砲兵師，轄有二個一二二榴砲團及配有一二二公厘榴七十二門；一個一三二火箭砲團及一三二火。。（隨車）二十四門；一個一五二榴砲團及一五二公厘榴砲三十六門、全師編制約六千七百人。高射砲兵師：轄有五個高射砲團及配有八公厘或七六・二公厘高射砲一〇八門，三七公厘或四〇公厘高射砲七十二門，高射機槍六十挺。建制人數爲九千二百人。戰防砲兵師：轄有四個戰防兵團及配有五七公厘戰防砲三十六門，七六・二公厘戰防砲十二門，八五公厘戰防砲二十四門、一〇〇公厘戰防砲二十四門，全師官兵約四千四百人。加農砲兵師：轄有一個一五二加（或榴）砲兵團及一五二公厘加農砲三十六門；二個一二二加砲團及一二二公厘加農砲七十二門，全師官兵約五千六百人。此外，尚有獨立砲兵團（其編裝基本上與獨立砲兵師屬砲兵團相同）；步兵軍屬砲兵部隊（它們多配有一〇七公厘火箭砲及「甲種」重裝備——其火砲口徑較大且爲摩托，自動化者）等。

第二砲兵之與中共砲兵

或問：中共在一九六〇年成立的所謂「第二砲兵」，又是怎樣的一種部隊？它與砲兵的關係如何？爲甚麼稱作「第二砲兵」？

其實，中共的「第二砲兵」而是飛彈部隊的別名。其所以稱它爲「第二砲兵」者，據說是飛彈爲一種投擲工具，在作戰中的作用與性能與砲兵基本相同，只是其轟擊目標係中程和遠程罷了。再者，蘇聯對火砲與飛彈的發展，概由砲兵負責主持，只有在一九六一年夏才另行立「戰畧火箭軍」，而中共建立之「第二砲兵」，很明顯是仿蘇「戰畧火箭軍」之構想，因爲中共僅有短程飛彈，根本不足構成獨立之軍種。第三個原因和理由是，中共已早將火箭列爲砲兵的重要武器，而火箭與飛彈性質相近。（除前者不能像後者一樣有導向裝置，可以控制外），且飛彈與砲兵又有相當淵源，如此這般，中共便將飛彈部隊稱之爲「第二砲兵」了。從中共砲兵編裝的已趨統一，戰力日益增强，且早已擴大了砲兵的領域——成立了「第二砲兵」來看，是値得吾人重視的。當然，比起「一級軍備」的美蘇，那又是有如小巫見大巫了。

新疆高等學府的反抗精神

新疆在躍進期間，先後成立了五所高等學校，比起其他省區，無論從數量或質量來看，都遜一籌。原因是新疆的文化土壤並不肥沃，這有它客觀存在的先天缺陷。我們只能說，新疆的歌舞藝術在大陸是頂尖的，但在文化科學方面便要落後得多，譬如說大學生的數量，連甘肅、陝西也比不上。



我們聽說北京、清華大學，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而烏魯木齊就難得碰上幾個大學生。截至六五年，新疆共有五所高等院校，即：新疆大學，這是一所新型綜合性大學，也是最高學府，校址在烏市東郊水磨溝，是嶄新校舍建築，一律四層大樓，仿蘇俄住宅設計，但教學質量僅屬第二流。

另外四所高等學校：新疆醫學院、新疆師范學院、新疆民族學院、八一農學院。嚴格說來，民族學院還不能稱大學，只能說是專業性民族幹部培養所，屬中專性質，且主要以學漢語，提高文化為最高任務。學員來自各民族最貧苦家庭的子女，所謂階級政策，培養出來的全是少數民族基層幹部，或衛生員、醫士（最高是醫士）、會計出納員、獸醫員等。作為中共間接統治少數民族的骨幹，實際是一種橋樑作用。

就讀於民族學院的學員，不需考試，完全是保送，由基層中共黨組織，根據某一民族的積極青年，政治上加以誘導，經縣委批准，便直接送到民族學院。首先當然是學文化，認識基本漢字數千個，循序漸進，並學點歷史、地理、算術、社會發展史等課程。這時只稱文化班，期限兩年。課程不是死板規定，而是不同民族，編寫不同的教材，使能適合學員在短期內基本掌握漢語常用語的四用。

所有民族學院都是中共培養爪牙的地方，最高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集中大陸各族優秀專家（包括語言學、民俗學、傳統文學、翻譯等）。中央民族學院學生水平較高，來白各族青年的佼佼者，經過四年或六年的培養，有的成為專家。如蒙族姑娘「美麗其格」，後來成為天才音樂家，她創作的著名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曾獲世界青年聯歡節的金質獎章。

除中央民族學院以外，比較全面，教學水平逐步向綜合性大學看齊的尚有：蘭州「西北民族學院」，院長蒙定軍，他是甘肅黨委統戰部長，亦是西北少數民族統戰頭頭，原出身回族。西北民族學院比新疆民族學院高一籌，往往新疆各族的優秀學生有深造前途者，均上調西北民族學院進修。

少數民族學生的叛逆精神較差，只知報恩共產黨，大部份被徹底收買，死心塌地跟黨走。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幾千年來，他（她）們坐井觀天，根本不知有北京、蘭州，一旦中共給了這批貧苦牧民子弟的好處，便感動「皇恩浩蕩」，他（她）們並不眞正了解中共的本質。

反右派以後，民族學院亦發生幾件突出的反抗事件，多數是少數民族出身的學者，看穿中共統戰政策與民族政策的虛偽，從而抨擊中共和領導少數學生組織小集團，堅持地方民族主義傳統。新疆民族學院曾發生兩起比較轟動的反中共事件，當時配合文教廳長賈合達的民族主義運動。結果統統遭逮捕送去勞動教養。以後下落不明。

値得歌頌的是八一農學院叛逆精神。八一農學院成立較早，約在一九五六年，後遷至納瑪斯中心墾區。這是一所專門性農業學院，直接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領導，當時黨政部門和兵團負責人，感到很有必要辦一所農業學院，以適應兵團農墾的需要，專門培養農業技術員。於是抽調各農墾師的積極份子，匆匆成立八一農學院。從甘肅農業大學，西北農學院（校址在咸陽）、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校址甘肅武威）抽調師資。如此七拼八湊，和來自五湖四海，這就播下叛逆傳統的火種。

八一農學院，眞正出名的不是土壤小麥專家，更培養不出優秀的農業機械和水利工程師。當時流傳的說法稱八一農業學院為土包子學院，毫無學術氣氛。

整天價鑽在麥地裏，或拉沙壓鹼，進行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面積土壤改良運動。因此引起農學院的師生爆火，紛紛向兵團領導和高教部打報告，一致要求提高教學質量，重視眞正的農業科學研究，而不是土包子老辦法，到幾十里推車子，差不多走遍納瑪斯河盡頭。

各農業院校調去的助教或講師，更是牢騷滿腹，他們把調來新疆比如充軍西伯利亞，丟下原來的學院環境，卻到戈壁灘喝西北風。於是激起滿腔仇恨，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報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中共從來不講甚麼文質彬彬，繡花做文章，而是暴力。

八一農學院一位助教活學活用鬬爭的法寶，在鳴放期間組織了將近一百人的隊伍，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為爭取人道自由和教授治校，眞正進行農業研究，向新疆黨委和兵團領導，面對面辯論。此事件發生後，新疆各地以及西北部為之大大震驚，有人傳說是兵團農墾師暴動；有人說是大學生造反，領導農民起義，影響是巨大的。後來才證實完全是八一農學院某助教組織了一個反黨團體，為徹底改變農學院的方針路線進行學術鬬爭。結果一百多人眞正充軍北疆。

八一農院並不是正規的農業大學，雖成立較早，但在新疆高等學校，卻第一個高舉反抗大旗，奠定革命叛逆的優良傳統。這種精神值得大大發揚，事實上，後來歷次運動中，八一農學院被逮捕的人數冠於全西北各院校，影響所及，人們總是在背地裏讚美八一農學院，說一聲——「阿克西」！（註：阿克西是維吾爾語「好得很」的意思。）

金千里

糾正新晚報的錯誤

十二月八日本港新晚報發表一位署名「工紅」的作者，所寫的「參觀一大舊址」一文，其中頗多錯誤，應予糾正；並向目前尚是左派的朋友，貢獻一得之愚。

該文開始說：「一大」舊址，在上海市中心的興業路（過去屬於法國「租界」的望志路），是一幢矮小的平房，當時租作中共在上海機關的地方。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這幢小平房裏舉行。

這段文字首先弄錯了地與時，當時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舉行，李宅當時名貝勒路，在法租界，並非望志路。時間也不是七月一日，直到今天，尚無人能確定中共「一大」召開的正確日期，但一般相信是在七月下旬。不過這一點尚不能責「工紅」，因爲中共本身欽定爲七月一日，「工紅」即使明知有誤，亦不敢更動也。

該文又說：「一大」舊址內，是按照當時會議時的情況，陳設着一張木枱，十二張木櫈，枱上面還放着茶杯，屋內的一切都是按照原日的佈置。

這點也是錯誤的，首先我們知道這幢房子是李漢俊的家，是私人住宅，以後李漢俊人亡家破，從民國十年到民國三十八年（此是假定中共進入上海，就保護這處紀念房子），前後二十八年的時間，要說房子完全不會更動，似乎也無可能。該文所說陳列十二張櫈子，大概作者祇知道出席十二個代表，卻不知道第三國際總部（中共黨章載入爲第三國際中國支部）尚派來兩個指導者馬林同吳庭斯基，總不能讓兩位欽差大臣站着吧！如果房內眞是祇有十二張木櫈，倒不是作者疏忽，而是原佈置紀念館的共幹無知。同時，我還有深一層的想法，開會是在李漢俊家中，照上海一般家庭情況，也未必會中間擺一張長桌，兩面擺十二張木櫈作開會狀，何況他們又要避法租界當局耳目，應當是散開座採取談話形式更爲合適，此事未得證實，不敢確定。

前段所引文字，提到這是一幢小平房，更成問題，更據陳公博回憶錄：我們在漢俊樓上開會，人還沒有到齊，俄表代馬林和吳庭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個僕人跑上來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問他經理在家否，這個僕人也算機警，急忙上樓報告。我和漢俊談不上幾句話，突然面前出現了幾個人。現在我還記得，有三個法國警察官，有四個中國的便衣密探，至於外面還有多少人，那我被關在樓上是不知道。這班人上樓之後，空氣一時非常緊張。

該文又說：「一大」再轉移到浙江嘉興，在嘉興南湖的一隻艇上繼續舉行，才完成了歷時五天的「一大」會議。

這段大體是實，可是卻漏了一點，當時去南湖開會祇剩下十名代表，陳公博因爲所住旅館隔壁房間出了兇殺案（此事爲可以確定中共一大開會日期唯一線索，但必須有當月報紙檢查始能證明），恐怕牽連，一早携帶新婚妻子去了杭州，因此未參加最後一天的會議。

該文又說：出席一大的代表共十二人，代表着北京、上海、山東、湖南、廣東、巴黎、東京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五十七名黨員。在這十二名代表中，有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及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等。

這一段毛病更大了，查當日出席代表十二人並無何叔衡，誠如該文所說中國當時全國祇有五十七名共產黨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是毛澤東，黨員除毛澤東外，似乎祇有楊開慧與何叔衡。因此上海方面通知開會，毛澤東既不能夫妻出席（按楊開慧當時不能去上海，可能已懷孕，因毛岸英即生於次年），祇有同何叔衡一道前往。及至到了上海，大會主持人改變原來規定，祇准湖南出席一名代表。何以會有此變故，當事人事後也未會說明原因，據推測可能有兩點，因爲兩位「欽差大臣」雖是共產黨人，但畢竟是外國人，對於十三數字較爲敏感，尤其是在成立大會之日，恐怕其中會有一個猶大。另一個原因則因爲湖南共產黨人太少，不能出席兩名代表，因此要減去一名，大會通知毛澤東，毛澤東當然不會減自己，於是就減去何叔衡，回到住處（博文女校）卻告訴何叔衡，說大會因他年長不合規定年齡，所以不能出席。何叔衡到上海用意也祇是要開開眼界，對於開會並不熱心，也就算了。

該文將十二名代表所分地區也弄錯了，董必武、陳潭秋都是代表湖北出席，竟然未列湖北，其實十二人按地區分應當是這樣的。

北京：張國燾　劉仁靜
上海：李　達　李漢俊
山東：鄧恩銘　王盡美
湖南：毛澤東
廣東：陳公博　包惠僧
東京：周佛海
湖北：董必武　陳潭秋

該文又說：在「一大」的會議上，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徹底批判了李漢俊、李達企圖把共產黨變成合法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性質的無組織無紀律團體的取消主義路線；同時，又批判了以張國燾、劉仁靜爲首的拒絕革命的知識份子入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

這，又是徹頭徹尾的胡說，毛澤東當時那裏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到今天也不懂）。在當時出席會議的代表，以後脫離共產黨的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皆有文字紀述當日開會經過，從無一人記載毛澤東在會中如何發言批判別人，因爲在所有出席代表，論素質皆高於毛澤東甚多，張國燾是北京大學學生領袖，五四運動健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雇員時，對張國燾就仰慕萬分，此時拉關係尚來不及，安敢批判張國燾？陳公博此時已是廣東法專教授，周佛海是日本帝大學學生，劉仁靜是公認爲當時對馬列主義最有研究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毛澤東去同他談馬列主義，不正是孔夫子門前去賣三字經。

本來中共的宣傳文字原不必認眞，如果是說實話也就不算宣傳了。不過，中共幹部何以對中共本身歷史尚沒有我們外人知道的多，實在奇怪，即以

報導並記何叔衡

何叔衡來說，許多中共官方史料都說何叔衡是出席「一大」代表，其實毛澤東並未死，何叔衡是否出席「一大」，毛澤東不會不記得，何以未予糾正，一任錯誤下去？頗令人難解。

因爲談到這篇文章，感到對何叔衡頗有介紹的必要，何叔衡與毛澤東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同學，不過，何叔衡是在當了小學教員之後又進入師範，因此，何叔衡年齡較毛澤東要長了十歲左右，但在校內他們卻是好朋友。何叔衡住在寧鄉鄉下，民國七年的夏天，毛澤東與一師同學蕭旭東（現名蕭瑜，住烏拉圭）化裝乞兒環遊洞庭湖，中途到了何叔衡家中，據蕭瑜所寫的「我與毛澤東行乞記」敍述，何叔衡的父親富而好禮，蕭、毛兩人到了何家，何老先生竟然宰了一頭猪款待他們。

以後毛澤東與蕭瑜合組新民學會，何叔衡又首先加入，不久，新民學會內部鬧出分裂，蕭、毛之間因思想見解不同，分成左右兩方面，毛澤東就向何叔衡說蕭瑜的壞話，何叔衡有一次當着蕭、毛兩人面前，以開玩笑態度說道：「你們兩人分裂，都來拉我，到底我跟誰是好呢？」毛澤東大爲紅臉。不過，後來何叔衡還是上了毛澤東的當，走上了共產黨的道路，其中主因是由於蕭瑜一派人都去了法國留學，毛澤東留在長沙自然成爲領袖，青年人不得不跟他走了。當蕭瑜去法國之前，何叔衡曾向他說：「你如果走了，大家祇有跟潤之了，連我也是一樣。」不過蕭瑜當時行期已定不能挽回，何叔衡從此斷送了一生。

一九二七年清黨後，共產黨人大部跑去上海，何叔衡也在其中，以後又隨中共中央去了江西，到了中共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時，毛澤東被推爲「主席」，張國燾、項英分任副主席，何叔衡可能是毛澤東的舉荐，擔任工農檢察部長。當時毛澤東雖然擔任「國家元首」，但卻是最不得意的時候，國際派千方百計打擊他，所有毛派人物鄧小平、古柏、謝維峻、毛澤覃（以上四人被稱爲毛澤東手下四大金剛）皆受到降級、整肅。漸漸箭頭又指向鄧子恢（財政部長）及何叔衡，一九三三年九月，展開對鄧、何的鬭爭，當時擔任「中蘇臨」秘書長的謝覺哉，曾在紅色中華一〇七期（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出版）撰文攻擊何叔衡稱：「何叔衡同志擔任工農檢察部長職務，犯了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錯誤，黨批評他錯誤的根源是政治上的動搖，他開頭雖然承認他執行了官僚主義的工作方式，但不承認他在政治上有什麼動搖，後來在總支部大會上說，他的官僚主義很嚴重，已走上了政治動搖。這顯然是說，官僚主義是一事，政治動搖又是一事，不過官僚主義嚴重的時候，會走上政治動搖罷了，這種說法顯然還是企圖否認黨對於他的批評——政治上的動搖。」

接着謝覺哉指斥何叔衡的工農檢察工作，「只是『官僚』的檢察，沒有眞正的『工農』的檢察」，在蘇維埃改造，查田運動，以及肅反工作中，何叔衡的檢察工作「是站在旁觀的樣子，反而說『各級蘇維埃政府成爲地主官僚壓迫工農羣眾的工具』，試問這不是政治動搖是什麼？」

於是謝覺哉認爲「反官僚主義的鬭爭，一定要提到政治的高點」，並主張對何叔衡「企圖把官僚主義和政治動搖分爲兩件事的說法，要予以無情的擊破。」

這件事對何叔衡打擊至大，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召開第二次全蘇大會（類於今日的人代會），何叔衡雖然保留了「中蘇臨」中央執行委員和部長的職位，但工農檢察委員和部長卻被撤換了。也就因爲他沒有正式職務，到了中共突圍西逃時，何叔衡被指定去上海作地下工作，與瞿秋白同行，途中被國軍擊斃，此事也是中共黨內一大疑案。

一九四三年二月廿三日，瞿秋白、鄧子恢、何叔衡、陳潭秋、張亮（項英妻）、周月林（梁柏臺妻）、張績之等，化裝商人，準備由閩西南到廈門搭船往上海。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鄉被國軍宋希濂部逮獲。

據瞿秋白妻楊之華記述瞿秋白被捕的經過說：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秋白和鄧子恢、何叔衡等同志，由幾十名武裝保護離開了瑞金，化裝成老百姓，來到福建省委所在地。

「到了這裏，他們才知道還要到汀杭中心縣委，然後，子恢同志留在永定縣，而秋白將經潮汕前往上海。走了四五天，至水口五里橋小徑牛莊嶺附近，天下雨了，一行人便到一個老鄉家裏去休息。

「這時，忽聽得兩聲槍響，有人出去探望，被民團發現了。秋白等立刻離開老鄉家，過羊角溪上山，到了山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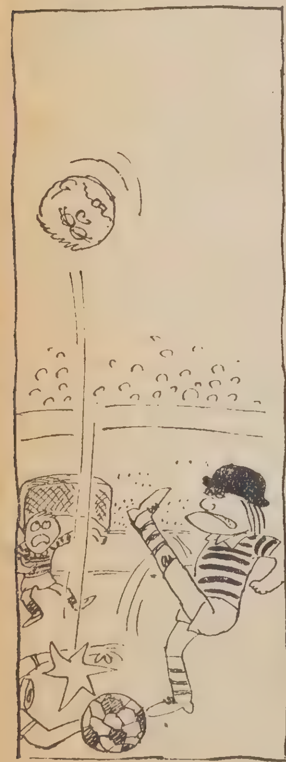
「這時，保安第十四團團長鍾紹葵已派了四連武裝部隊圍住了山。……子恢同志提議突圍，由何叔衡同志先混下山，子恢同志最後下山。

「何叔衡同志在亂槍下被打死了。秋白因不能走路，被敵人捉住了。」

這次經過頗爲可疑，鄧子恢是帶路人，他何以要別人先突圍，自己卻最後跑掉，尤其鄧子恢是毛澤東的心腹，毛澤東與瞿秋白又有寃仇，看到紅衛兵以後拆瞿秋白紀念館，連瞿母墳墓都拆了，可知毛澤東對瞿秋白懷恨之深，臨西竄時授意鄧子恢把他除去，可能性極大。何叔衡這個老實人卻受了魚池之殃，說來還是死在毛澤東的手上。

岳騫

找錯了目標（人頭作足球）（小丁作）



漂蘭小品

古詩、古文與京劇

趙聰

大學生不知毛詩

李先生自美歸來，一日，三五友好聚談，他說在美有一個中國博士，願譯他的著作，卻連「一江春水」不知作何解，指以問李先生。另一博士則持毛澤東「老三篇」中之「愚公移山」，求李先生為他說說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他竟不知這個出在列子中的寓言故事。大家聽了，相與哈哈之後，復不勝慨歎。

其實，中國學生只知西方的東西而不知中國的常識這一怪現象，本不是現在才發生。自從「外國的月亮好」以來，青年們就把中國典籍像對待破鞋一樣，棄之而不屑一顧了。

記得抗戰之前，上海一小報有「毛詩新譯」一欄，某日刊出的是「東門」一詩，先刊原文：

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　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

次錄新譯：（譯得眞新！）

東門外方走一趟，
那裏有許多縹緻大姑娘；
雖有這許多縹緻大姑娘，
可不在我的心上。
我有我的黃臉婆，
馬馬虎虎玩得過。

某大學生見之，驚問：「毛詩是由哪一國譯來，哪一家出版的？」這樣看來，他連言文對照都看不懂，要找蟹行文字的原書。

打從毛澤東坐了龍廷，如瘋似狂，大發神經，直弄得四海鼎沸，生靈塗炭，這才引起西方的注意，他們要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時漢學成了熱門，研究中國文史哲成了時髦。這使那些敝屣中國玩藝的中國留學生，到外國一看大吃一驚，自己的東西自己不懂，還要拿人家當先生。

於是回歸，回歸，回到傳統，喊了震天響，連過去已經丟棄在垃圾箱的渣滓，又當做寶貝重新檢起。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改詩

中國舊詩，有時只須改動一字或幾個字，意義就大不相同。

如有人改宋詩一絕以咏怕老婆的人，詩曰：

雲淡風輕近夜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余心苦，將謂偷閒學拜年。

原詩乃理學家所作，只改了六個字，就成了毫無道學氣息的俏皮語。

豈止改字，改句讀亦能變更句意。寫「結婚十年」的馮和儀（女，筆名蘇靑），只讀了一年大學，她就曾把「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種例子太多。

慈禧太后七十做壽，梁任公曾給她做了一副祝壽的聯。聯曰：

今日幸頤園，明日幸海子，何日復幸古長安？億萬人膏血盡枯，只爲一人慶有。

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灣，七十又割東三省。千百里輿圖漸促，請看萬壽疆無。

此聯甚佳。可以畧改數字移贈毛潤之。不知讀者中有無好此道的人。

古文不當廢

中國文學的遺產，簡直是一大寶藏，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文言寫的，如果現在的學生，不再讀古文了，那就等於把寶藏整個丟棄。

天底下什麼事都是「其來有自」的。文學隨時代而進化，有着繼承與演變的連繫。像長江大河，發源處不過涓涓細流，但到入海處卻成了浩瀚無涯。如果貪圖省事，只取其尾，斬斷其頭，那也將不會浩瀚無涯了。

今人盡管使用語體作文，可是不能不從文言中吸取營養，因爲中國語文有一個萬變不離的「宗」在。既有其「宗」，那就文言中的藝術技巧，語體中依然可以師承。

古文，大學生要研究，中學生也要研究，研究是爲了欣賞，不把它弄懂又怎能欣賞呢？惟有能夠欣賞古文，才有希望豐富我們語體的寫作。這就是爲什麼堅決主張打倒死文學的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道理。

知堂老人是五四文壇的大將，他有兩段話說得很好，鈔在下面：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大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只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只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爲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爲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裏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

知堂老人當年在燕京大學教國文，他的兩個助手，一是俞平伯，一是許地山。他的這些話，並非憑空立論，因爲他用語體寫的散文，在當時是首屈一指的，卻是從用文言寫的明末小品中化來的。

駢體文更爲人所詬病，錢玄同曾斥爲「選學妖孽」，實則它是古文中的美文。如果在寶藏裏去掉這一部分，那就大爲減色了。

傳聞已故的陳寅恪，認爲只有在思想自由的時代，才能產生這樣的美文。它那遣詞造句，介乎韻散文之間，別具一種藝術的技巧。自白話文大

興，梁任公也改寫語體，因此曾遭到章士釗的訕笑。然而任公晚年，仍極喜歡它。

他說過這樣的話：「駢儷對偶之文，近來頗為青年文學家所排斥，我也表相當的同意。但以我國文字的構造，結果當然要產生這種文學，而這種文學，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滅。我以為愛美的人，殊不必先橫一成見，一定是丹非素，徒削減自己娛樂的領土。」

大陸的中學生，甚至大學生，逃到香港來的，往往口若懸河，但你讓他寫出他所說的來，那就難住他了。原因何在呢？還不是在學校裏很少研讀古文學麽？

文革之後，舊的一切都是反動，當然一刀兩斷。學生讀不懂文言文，是愚民政策實施的目的。我們又怎可尤而效之！

重讀故人詩

友人謝賚（兼善），江西廣昌籍，二十年前避秦來港，卜居離島長洲，與在下時相過從，一同皈依基督。好寫舊詩，每有新作，輒承鈔示。四年後入台，在一中學執教鞭。在下懶於寫信，今別來已十五年矣，想謝兄老當益壯，詩興定不減昔年，願主祝福他。

因又搬屋，在舊篋中發現兩紙，乃謝兄鈔示之詩也。亟重讀之，如覩友面，覺其大有宋遺民詩意，願錄之以實「漂蘭」。

長洲即景

四載羈孤島，狂瀾為杜門。心靈通上界，地氣接中原。欲濟憑舟楫，不移重本源。一經消永晝，何計拯元元！

昂首鳥飛天，憑橫魚躍淵。皮膚原病酒，心理自禁烟。氣節攖飢餓，文章□（此字因遭水浸，浸渙不能辨）價錢。縱橫上下事，自顧一怡然。

村居

山半閒雲無去跡，村前流水有知音，茅檐竟日驚風雨，誰識幽人高臥心？

秋興

片雲無意過疏林，雁度斜陽樹側陰，未報王師收大陸，秋生海曲動鄉心。

慕道會赴坪洲佈道舟過梅窩海峽

爐火鼓輪機，輪從海上飛，心靈忽有悟，天國有神歸。

七夕

自是年年會有期，天涯何必苦相思。神仙同屬多情種，也似人間重別離。

埃及廢王法魯克

江山已去美人離，名位難存襁褓兒，只有後宮諸愛犬，狺狺猶作故王思。

留長四載用劉長卿韻寄內子

四年自謫此棲遲，白髮寧為老大悲？孤雁怕聞人靜後，繁星細數月斜時。凝情遙繫何堪訴？鄉訊訛傳不忍知。寂寞章門臨別處，憐卿無計到天涯。

贈聽兄

齊魯青青望岱宗，相謀恰喜道相同，西江遙溯斯文脈，派與當年洙泗通。

孔仁孟義合文山，正氣昭垂塞兩間，道蹇豈輿浮海歎，書生應有濟時艱。

憶當年伊所鈔示者尚多，惜今日只發現此兩紙耳。宋人詩每多悽厲憤憤之作，如呂本中的「汝為誤國賊，我作破家人」、華岳的「欲知亡國恨多少，紅盡亂山無限花」、汪元量的「倘過宗周見禾黍，幾多新淚灑殘暉」、「此夜此歌如此酒，長安月色好誰看」、蕭立之的「獨立蒼茫外，吾生何處家」、「干戈滿地此樂土，不謂乃有凶荒時」等句，終嫌鋒芒外露太過。謝兄詩則將沉痛心情寓於閒適淡雅之中，或得力於獲聞眞道歟？南宋以來，江西詩風甚盛，兼善能詩，亦自有其傳統所承。白樂天謂詩為時而作、為事而作，就是就要表現時代社會。處在我們這個時代，實在需要表現時代的作品，可惜的是太少了、太少了！

提倡京劇

五四時候，因反傳統，京劇亦在打倒之列。反對京劇的人，大都不懂京劇，以故京劇雖打不倒，五四以後反更興盛起來。

京劇是一種藝術，從中國的戲劇傳統而來，已有兩百年的歷史。它的藝術性，只有那些遺老遺少們着迷，受歐風美雨所吹淋的新青年卻不屑於一顧。當年梅「博士」出國，飽受歡迎，不過是由於西方人士好奇，實在說，西方人根本不懂得。也是老毛竊據了大陸，為着拉攏國際關係，派京劇演員出國訪問演出，這才眞個轟動了西方。西方人一注意，受西方文化教養的新一代中國青年，於是也跟着回過頭來，追求「新知」。這也是「回歸」之一吧。如果你跟他們談點兒京劇裏的常識，他們往往聽得出了神，好像覺得京劇並不簡單，裏面確有許多玩藝兒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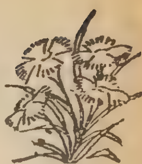
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就從打倒京劇而開始。如今的革命現代戲，根本脫離了京劇的矩鑊，不成東西。長此以往，京劇會在大陸消失。基於這種理由，在這兒實有加以提倡的必要。

這兒有些私家票社，聚一聚唱唱，不過是自得其樂，大會堂票一場，不過是過過戲癮，露露臉兒，都談不到提倡。

這兒也有些戲劇學校，有的並且還經常上演，然而目的卻是仍在牟利，且是繼承過去的陋規，不知改革進步，因此難言發展，也更談不到提倡。

據在下所知，有意於此的不是沒有人，像我的朋友李達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會邀約了孫盛凱、李秋生、牟宗三諸先生座談過幾次，似乎無法突破的一個難題，就是沒有「水」。如今達生已去番邦游歷，歸期未定，這個座談也就很少舉行了。

為着繁榮香港，我想政府和旅遊行業，都應該拿出點兒「水」，予京劇之提倡以輔助。把眼光放遠一點，是大有好處的。將來這兒有一間經常上演中國古典藝術的京劇劇院，豈不是更能吸引遊客？



希望胡鴻烈鍥而不捨

高士諤

報載位於尖沙咀的一幅「地王」，拍賣時由於國際財團競爭激烈，結果以一億三千萬元的高價，為美國寇卜國際有限公司所得。該地不足五萬方呎，平均每方呎值二千六百六十元餘，較之本港最貴地價之每方呎六百餘元，還高出四倍以上。工商界人士認為這是對本港工商業的一枝興奮針，將刺激本港更為繁榮，於是紛紛購入與地產業，酒店業有關的股票。因而該類股票立即上升。

該幅「地王」本年初曾以底價二千五百萬元推出拍賣；不料為時未到一年，卻以五倍於底價之數為人搶購，我想，假如在兩年以前拍賣，可能一千萬元也難以出手！

本港地產業之能以出現這樣的奇蹟，毫無疑問地是由於前年對左仔打了一場大勝仗之故。那場大勝仗既不是「港英」打的；也不是「買辦」打的；更不是「高等華人」打的（他們只會拿着護照、鈔票、飛機票準備隨時逃亡）；而是全體「低等」反共華人結合警察、新聞界，用血汗換來的！在那一場慘烈鬪爭中，一方是自己的祖國，一方是異族的統治者，但他們仍是毫不遲疑地拋棄了「偉大的祖國」，而站在「異族統治者」一邊協力抗暴！這行動充分說明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香港的愛護程度，遠在共產黨人口中的「祖國」之上！所以就英國的統治觀點來說，這些人是可以信得過的。

從前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的統治方式，多半是憑藉武力，採取壓制政策，透過「買辦」階級推行政令，不讓他們享受平等的待遇。過去的香港如此，今天的香港基本上仍未有多少改變，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人類的智慧已能征服太空，登上另一星球，過去那些落後的殖民政策和統治方式已完全無用了，連非洲那些文化最落後的黑人，也紛紛擺脫枷鎖而獨立自主。

大英帝國所屬的殖民地已所餘無幾，香港之所以未步他們的後塵，是由於情勢使然：祖國的「親人」遠不如「異族征服者」，兩害相權取其輕，於是可憐的黃帝子孫，只好忍痛捨棄「祖國」而依附「異族」了！

香港政府的措施最為中國人所深惡痛絕的，是歧視中國語文，不承認中國語文的合法地位，這仍然是一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態度。某些老香港在「鮑魚之肆」住久了，也許不以那種氣味為「臭」，但在某些特殊事例中，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例如法庭上的語言問題。

據報載：香港政府意圖修改陪審員法例，以防止不懂英語的人被選為陪審員；這種措施，對中國語文和中國人真是百分之百的歧視，中國人打官司，卻不准說中國話用中國文字，天下那有這種道理？

二次大戰時，軸心國佔領許多國家的領土，可是卻未聽說過不承認當地人民所用的語言文字，日本佔據半個中國，而淪陷區的法庭依然使用中國的語言、文字；香港被日軍佔據時，大概也沒有設立日語法庭、使用日文狀詞吧？

少數人應該遷就多數人，這是一定的道理，尤其是不成比例的壓倒多數；尼克遜想看太陽神十二號升空，便須到甘迺第角去，決不可為了遷就他一個人而把發射台遷到白宮附近來。

本港市民中使用英語、華語之比例正是如此，所以法庭上的語言，應該讓一二人追隨千萬人，決不可讓千萬人遷就一二人。換言之，法官應該使用中國語文，不應該使與訟人、陪審員只為了法官一個人的便利，而硬性規定非用英語不可！

香港常常以「言論自由」自豪，可是一個不會英語的華人，一旦登上法庭連說話都成問題；如果他用中文寫訴狀，恐怕根本不會受理，還談什麼「言論自由」？

我以為「陪審員法例」的修改與否，只是枝節問題，根本問題還在制度方面；為了糾正本港的落後統治，首先中文必須合法化，法官不論國籍必須精通中英兩種語言、文字，由於涉訟者十之八九都是華人，所以法官也以華人充任為宜。英籍法官如不精通中文，只可審理西人案件。像目前這種情形，萬一遇到複雜的文化性案件（如胡秋原與李敖案），涉及的中文資料甚多，不曉得我們的法官將如何處理？按照過去習慣先把有關資料譯成英文，而翻譯的費用還要與訟人自己負擔，試問那

出賣靈魂的

狂人約翰連儂將英女皇頒發給他的勳章放在一個信封內，退回給女皇，並表示：「當予接受勳章時是出賣佘之靈魂，但現在佘為和平之主張，再取回失去之靈魂。」

他表示抗議「英國介入尼日利亞內戰及支持美國越戰政策」，他還補充說：還有一項原因，就是他最新的唱片「凍火雞」的銷路走下坡。

老實說，筆者對於音樂是門外漢，不敢批評披頭四的樂曲；但直覺一點，對披頭風頗覺反胃，雖然也並不願作「衛道之士」，予以抨擊。

理由很簡單：今日人類的大敵是共產主義，自由民主正在與獨裁奴役搏鬪，我們應團結一切反共及中立的力量來捍衛人類的自由。

授予披頭四ＭＢＥ勳衛時，有若干持有ＭＢＥ勳衛之軍官恥與披頭四為伍，而將勳衛退回女皇。由此可知，不少光榮之英國人並不同意披頭風。

持平而論，狂歌怪叫，披頭散髮，雖非大罪，但竟因此獲得勳衛，難怪愛國之軍官恥與為伍。英國政府因披頭四賺得大批外滙而授予勳衛，老實的中國人大都感到莫名其妙

將要浪費多少時間？花費多少不必要的冤枉錢？

當事人如果是個窮文人，豈不是有冤無處伸？

這個問題已由胡鴻烈大律師提出來了，胡大律師身兼市議會議員，說出話來自較我輩小民有力量，但願他能「鍥而不捨」地堅持下去，不要又是週期性的表演才好！

征服者最初對被征服者不放心，拍他們「造反」，不聽話，所以才用高壓手段使之就範；如果那些顧慮不存在了，為什麼還要加以桎梏？香港人早已和官方站在一起來對抗「港共」了，還有什麼不放心？所以「中文合法化」、「成立民選議會」這兩項大問題，不應該再拖下去了！

貝納祺議員說的好：「本港市民，尤其是擁有『來日』的年輕人，如果在『來日』時，不把本港政府看作屬於自己的政府，則必不會如一九六七年時的人們一樣站在政府的背後，予以支持。如果來日需要他們的支持，必須推行相當澈底的改革。」

我以為這澈底的改革便是「中文合法化」與「成立民選議會」！



約翰連儂

古鶴翔

覺。

誰知約翰連儂狂呼大叫，披頭散髮之餘，竟然以「勳銜」作為威脅政府之舉，竟然狂妄地「反對越戰」。「反對越戰」本是約翰連儂的「自由」，但以「勳銜」作威脅政府的手段，那眞是「失去了靈魂」！

既然約翰連儂「希望和平」，為什麼不向共黨爭取？而要自由世界投降？如果沒有了自由，約翰連儂首先遭受共產黨的清算！

其實「反越戰」云云，只是約翰連儂嘩眾取寵的手段，他曾以狂歌怪叫、披頭散髮的怪姿態獲得了「勳銜」，目前又以退回「勳章」的怪手法來聳動聽聞罷了。

約翰連儂有意製造新聞，只因唱片的銷路走下坡，他希望出出風頭，兜回個人經濟上的利益罷了。這才是眞正的「出賣靈魂」！

妙文共賞•大公報要活埋老毛

老表

香港的左派報刊，最近的反毛言論，越來越大膽露骨了。這班「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反毛派分子，一個個怨氣沖天，把毛澤東恨之入骨，專以今年十一月份在大公、文滙兩報的副刊上，便發現以下兩篇文字，一是文滙報副刊咒罵「三面紅旗」的「黑聯」（編者按：此「黑聯」見本刊一一〇期封底裏），「旁觀者」投書「吃毛飯嘲諷毛澤東」的「兩餐冷飯常捱慣，三面紅旗快着鞭。」）；一是十一月廿九日大公報第一張第三版「文采」副刊，一篇舒穆寫的「敗筆舉例」。其文一字不易照抄於下：

『前人筆記文章中，往往有不自覺地寫下三兩句不恰當的話，使人讀後產生了與作者命意截然不同的感受，或令人覺得是一個嚴重的缺點。這種情況，一般稱為「敗筆」。例如清人阮葵生的「茶餘客話」，其中有一則「明祖藏書」，這樣寫道：

明初，太祖築室後湖，以藏天下黃冊，問入覲眾耆民曰：「宜作何向？」一老對：「宜東西向，早晚日色取曬，庶無濕潤。」太祖喜，問何姓？對姓毛。上曰：「汝言良是，令汝守之，俾無鼠耗。」遂活埋室中。取毛貓音微似也。後其地果無鼠耗。

我們通過這則文字所記述的一件小事情，看到了朱元璋的殘酷行為。可是作者卻又寫上一句「後其地果無鼠耗」作結，這樣一來，彷彿朱元璋把這個姓毛的人活埋了，果然起了治鼠的作用。我們知道，藏書室後來沒有「鼠耗」，這一偶然現象和活埋人，原是絕對沒有因果關係的。阮葵生卻把「活埋」人命說成是「無鼠耗」的原因，是對事物稍具正確觀念的人都不會相信的。由於寫了這一句不妥當的話，不僅沖淡了朱元璋的罪行，而且起着文過飾非的作用。』作者舒穆要「活埋老毛」的憤恨之情，固已躍然紙上，他不僅借古諷今，先抄一段「問何姓？對姓毛。……遂活埋室中，取毛貓音微似也」的小掌故，緊接着更用曲筆寫出「彷彿朱元璋把這個姓毛的人活埋了，果然起了治鼠作用。」

試想想，汗牛充棟的稗官野乘中，掌故叢談中，多少可抄可炒的「冷飯」，舒穆均不炒，偏偏要炒這一則既形容「朱元璋的殘酷行為」，又是「活埋姓毛的人」的小故事，難道他不知紅衛兵橫行的時候，大陸報刊上這一版刊了老毛的照片，背後一版的毛像位置上有一個「死」字，也要將編輯定罪，指定存心把「死」字排印在「毛像」的背頁，是「咒死毛主席，用心何其毒也」嗎？

大公報的編者作者，對這種才發生兩年的大陸殘酷新故事，是不會不記起的，血的教訓猶新，今日竟敢公開寫出「把這個姓毛的人活埋」，大公報反毛分子的「膽大妄為」，是可以想見的了。

說到「毛、貓音微似」，筆者家鄉「貓」與「毛」字的讀音是不分的；再與「貓、毛」音微似的是「冒」字。江西與湖南部份地區的「冒」字，是「沒有」的意思，好似廣東話中的「冇」。抗戰時，我們家鄉曾發生過一個「貓、毛、冒」字音微似的笑話。有一湖南婦人，携同其女逃難在我家鄉一個村莊裏居住，從數十里外請來一中醫。鄉間遠道出診，例必留餐。醫生替女把脈時，婦人束圍裙站立一邊，廚房中忽傳出貓狗打架聲。醫生恐怕貓狗爭食，把招待他吃飯的魚肉搶食了，醫生問道：「你家有貓冒貓？」其女低頭不語，其母也會錯了意，見醫生於把脈時忽發此問題，以為其女之病與身體發育狀態有關，故問及生理上的變化。乃催問其女說：「你講呀！告訴醫生你有毛冒毛？」其女羞人答答說：「去年沒有，今年生了幾條毛。」醫生聽了，起初愕然，後來莞薾，知其會錯意，又不便解釋，只好將錯就錯，「唔唔」聲不再追問。因大公報的反毛舊掌故，觸發起我這個「冒毛」的新掌故，一併記出，以博讀者一粲，希姓毛的讀者見諒則個。

抗戰時期生活回憶（六）

亂世桃源・小城春秋

崔刅

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雖只是寓言，但是在中國實際上眞有許多桃花源。一九四九年春天，我自北平逃亡，繞過西北，從蘭州去成都的途中，路過甘肅四川邊區，有一天在一個叫洛陽鎭的地方投宿，在那裏我就聽到一個桃花源的傳說。那一帶是連亘無際的叢山峻嶺，據說附近深山裏，有一小塊平原，裏面住有幾萬人，還穿着明代服裝，他們一年分四季，派代表出來完納錢糧，所通用的還是銀子制錢。納糧之後即遁隱深山，與外世隔絕云云。這個桃花源是否眞有不得而知，但是在山地，多有小河谷小盆地，自成一個小世界，由於交通阻塞，處於半隔絕狀態。他們仍過着男耕女織的古代生活，生活日用品多以傳統手工業自給自足，除了鹽，鐵等少數器物，根本不需與外界交往。這類的小桃源多不勝數。

從地理的構造上看，漢中盆地就實是一個大桃源。四面環山，盆地有如葫蘆，只有兩條交通孔道，一是從葫蘆咀出去通往陝西、甘肅、四川，一是由葫蘆尾出去是老河口通湖北，荊襄。

漢中盆地是一塊大桃源，城固則是桃源深處的安樂鄉。這裏所說的安樂，當然不是近代都市裏、物質生活的幸福。而是樸素、安靜的，中古式的田園生活。當時抗戰的烽火，雖然正燃燒着大半個中國，可是城固卻安靜得像一幅淡墨的風景畫。物質生活雖然極度貧乏，可是卻無礙青春之樂。

城固土地肥沃，水利發達，氣候溫和。一年間耕作三次。春稻、秋麥，中間還種植蠶豆、生薑、菜蔬。人民對抗戰負擔雖重，但一般農民生活都還豐足。田野上隨處可見到縱橫交錯的水渠，無亢旱之憂；溪水浩淼，又甚少泛濫。故田間一片佳色。春苗油綠，秋圃黃花，鄉民熙熙攘攘，眞有桃源風光。

知識海洋上的小舟

當時城固有四處圖書館，除了文理學院和法商學院的圖書館以外，還有城固縣立的圖書館，及一所私人的圖書館。

當時我讀的雖然是社會科學，可是都偏愛史學與哲學。曾酖讀莊子、孟子、老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史記、邊沁、培根、黃梨洲、顧亭林等古典著作。每一進入圖書館，就好像深海裏的魚，無聲的在澄澈幽適的海淵中悠悠而游，沈醉於水藻的繽紛，珊貝的班斕。忘記時間，忘記空間，忘記自我。整個的人化爲一團靈明之樂。圖書館的書不准劃符號，寫眉批，我就帶筆記本寫劄記，隨看隨寫，一個上午每寫數十頁。每讀到心悅理得之處，不禁掩卷瞑思，聽到窗外的鳥兒啁啁清唱，或呆望白雲藍天，感到此身飄然如在夢遊。平生讀書之樂，以在城固的幾年爲最高。抗戰勝利離開城固時，積有筆記數十冊，萬里關山携回北平，爲平生最大一筆財產，本想整理一下，寫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可惜大陸變色時，卻扔在北平了，現在已被老鼠咬得片片碎了。

老糟・大麯・豆腐腦

西大的伙食雖然不錯，可是人總有換口味，愛小吃的慾望。城固的小吃，最別緻的是老糟。老糟就是燴姜米酒，味甜而酸，帶有淡淡的酒香。秋冬之際熱吃，味美而暖，是消夜的妙品。法商學院大門外有一家很有名。賣老糟的老人，留着仁丹鬍子，外號叫高爾基。他那間不掛招牌的茅屋，是我們的小沙龍，三五好友坐在那裏，一碗老糟在手，邊吃邊談，樂也融融。

西門裏，縣政府前有一處小吃攤，賣豆腐腦。矮腿方桌，圍放四個小板凳，幾張桌子常常客滿。豆腐腦是嫩豆腐，澆以雞絲肉丁磨菇汁，再加辣油，那味道眞叫鮮，兩個燒餅，一碗豆腐腦，解飢又解饞。

西大的早餐（鹹菜白粥）太早，大學生又愛熬夜，起床太遲，多趕不上進飯廳吃早點，多半去小飯館吃點心。文理學院附近有條橫街一排幾間小館，是專門供應「大學先生」吃早點的。最普通的吃法是一大碗綠豆白米粥，五個豬肉小包子，極可口得味。

當時最大的享受是一盅大麯酒，一碗醬肉辣麵，一根白飛機香烟。作此享受，是非常大事。或者是在寄賣所賣掉的物品，或者親友寄來了滙款，或者趕上小月（三十天）領了節餘的伙食費，才三五成羣，跑去作此享受。一盅大麯，可帶來無限歡欣和夢境。當臉上呈現醉暈，山南海北放言快論之際，買幾枝烟（當時最流行的是白飛機牌香烟，學生窮很少成包買，多零買數枝），人各一枝，點起來邊談邊吹，暈陀陀飄飄然，可消塊壘，忘鄉愁，樂也陶陶。

城固的酒館，古風猶存，多是灰瓦頂的木樓。門前掛着油紙燈籠，一面燈籠上寫着「聞香下馬」，另一個燈籠寫着「知味停車」。身入其中，好像演古裝電影似的。

城邊夕陽・田隴月色

我生平酷愛散步，尤其喜在黃昏月夜獨自靜靜的走，散步時可以隨意的馳想。或凝思某些道理，或編織一些夢境，或回憶往事，或玩味生活，或反省人生。心靈就像空中的飛鳥，展翅翱翔，隨意舒展，是精神的一大解放。

在城固時，晚飯後一定去散步。或在城垛上徘徊，或繞着護城河漫步，或在田野間踽踽而行。看着落日夕紅逐漸消失，清風吹起月亮，冉冉升空。漫遐思其間，如痴如醉。到月照中天，四野一片蟲聲，才興盡而歸。離開城固之後，在西安、在北平，我仍能維持散步的興緻，可是自從來到香港，就再難享散步之樂了。一因為香港這個商業碼頭，生活太煩雜，沒有從容的時間。同時環境太擠太噪，沒有散步的地方。有人愛踏大街看櫥窗，我則怕那汽車的油烟氣味，一上街回來，鼻孔內積滿污黑的油泥。當我每感無處散步之苦，就想起戰時的城固來。

以鹽擦牙・用灰洗衣

在城固當時有三個機構，皆受西大同學的歡迎。一是基督教青年會，二是郵局，三是縣政府。青年會設有書報閱覽室，可看書報雜誌，遊樂室可以下棋，打兵兵球，有大客廳可供休憩閒談。當時是全城設備最舒適的地方，此外還供給同學們短期工作。凡是掌理圖書，經管器具的職員，多是聘同學擔任，每人工作一個月，然後再換其他的人，使較多同學獲得機會，賺點零用錢。主其事的是一位三十許的女人，面貌娟秀，態度嫻雅，具老大姐的情懷，極惹人好感。

青年會之外，郵政局和縣政府，每年寒暑假期，也供若干臨時工作職位，使同學們賺些收入。城固有兩所私立中學，教員多半由西大高班生擔任。高班生不止因為程度較高，也因在校課程少，有空間擔任較繁重的經常工作。這些少數同學因有固定收入，成為天之驕子。但是大多數同學則窮困不堪。

最窮的同學，冬天無棉衣，夏日無蚊帳，買不起肥皂，用土鹼洗臉，用灶坑的灰或河邊的沙洗衣服，沒有牙刷，用布抹食鹽擦牙。一切苦都不打緊，夏天無蚊帳，那個罪可就難熬了，因為蚊子太多太兇。說來奇怪，許多同學已養成一種抵抗蚊子的自然本領。有些人根本不怕蚊子咬，有些人無論是睡着醒着，蚊子一咬不待大腦下令，立即啪的一聲將蚊子打死。

蚊子之外，還有跳蚤和臭蟲。跳蚤咬人可以挺，臭蟲可就兇了。夏天時同學們偷着在教室裏睡，以致臭蟲在課室的桌椅中也繁殖起來。上課時也常被咬。星期天宿舍裏有一大奇觀，就是燒開水燙臭蟲，床擺得滿院，一邊用磚頭敲打（把臭蟲從床縫中震出來），一邊拿着開水壺猛澆。

風光明媚的漢江

回想起來，在城固最愉快的生活還是暑假。因為那波清沙淨的漢江邊，風光迷人。它不但是天然的最佳泳場，並且是消暑遊樂和讀書的好地方。

江水浴要比海水浴舒服得多。因海水是鹹的，江水是甜的，在海裏游泳之後，要用淡水冲身，在江水裏游泳，就沒有這個痳煩。漢江的沙白細，夏日江流又淺，游泳再好沒有了。

江邊上有許多泳棚，擺着竹製的臥椅，游一會兒泳，可以躺在臥椅上看書。有幾間茶館，泡一碗菊花茶，可觀賞大江平野的風光；可以打橋牌，談天；可以在沙灘上摔角，作種種遊戲。

吃完午飯，去到江邊，玩到日影西斜回校吃飯。這一個下午，眞是天上人間。城固秋天有雨季，春季風光最佳。遠足野餐，有許多好去處。城東有樊噲墓；江對岸是霸王城；靠山一帶有橘林。

城固的水菓頗豐，春天有桃杏；夏天有枇杷、桃梨；冬天有柿子和橘柑。

遠足到橘林去，野餐之後，可大吃橘柑，是年中一件樂事。筆者是北佬，久已欣羨「一年好景君須記，又是橙黃橘綠時」的風光。不過冬天在城固所見到的橘林，則是葉綠橘紅。橘柑小而紅，味甜而鮮。

橘柑上市的時候，就快要放寒假了。寒假期間趕上新舊兩個年，也自有一番熱鬧。主要是吃與玩。不過重點仍在舊曆年。每到那個月份，改選伙食委員時，同學們都仔細挑選忠實能幹的同學出而組閣。這個非常時期的伙食內閣，有五個閣員，一是主席，二是會計，三是採買，餘兩人為監廚。這屆伙委要費很多心思。第一要從每天菜金中節餘一點錢；第二要在舊年前後大事採購年菜，因為初五以前商店不開市；第三，除夕、初一、初二，三天的菜碼，得精心計劃安排，不但要豐足，還得花樣翻新，讓同學們大快朵頤，叫聲好。我就曾經當選過這一期的伙委，擔任的是採買。買米、買菜、買柴。使我記憶最深的是買柴。那些住在山邊的柴民，使我想起古小說中「上山打柴」的那些角色。那些柴，是從山上伐取不久的禿枝乾椏，每綑柴有人那麼粗，也差不多有人那麼長。柴多用驢子運輸，一隻驢馱四綑柴，有的人還在背上揹一綑。柴民要比農民辛苦多了。當時的柴很貴，因為附近山上柴木越來越少，打柴的人必須往深山野嶺去砍伐。

舊年期間，同學會頗為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做起家鄉菜吃。這種聚合多半以同鄉中結婚的同學家為中心。這些結婚的同學，多半不在學校打伙，在家自行開伙。這些小家庭在春節期間，便成為同鄉同學們的集中活動地點。因為他們在結婚時，也是由這些同鄉幫過忙的。湊錢給他們找房子，買傢俱，做新衣裳。過年時候，自然要酬謝一番了。

結婚的同學，鸞鳳和鳴，出雙入對，雖然惹人羨慕，不過也有很多痳煩。許多女同學懷了孕，大腹便便仍要隨堂上課，樣子很不雅觀。生了小寶寶之後，自己又不能照管，還得雇人看孩子。沒出學校，已有家庭負擔，那本不是好玩的，可是結婚的人還是很多。

那時的婚禮非常簡單，根本沒有擺酒的，只開個茶會，邀請友好和同鄉參加，請一位教授證婚就行了。不過一般說來，結婚儀式都還鄭重其事。

王妃論裸露

報載：摩納哥王妃葛麗絲姬莉在一次訪問中表示：「我不喜歡過於顯然的事物，不論是性或化妝或衣著的方式，我較喜歡那些含蓄而稍能使人想像的事物。我不喜歡要人們在舞台或銀幕上看性的動作，我的意思是，我僅對自己的性生活有興趣，而非他人的性生活。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將必然使我們回到一種可怖的維多利亞王朝循規蹈矩的時代。」旨哉斯言，葛麗絲姬莉眞不愧是好萊塢的金像影后（她以「鄉村姑娘」一片奪得金像獎）！有人說近來的電影更進步了，也許在技術方面可以這樣說，但內容方面卻適得其反。不信，眼前便有個現成例子。

「亂世佳人」一片和觀衆相見將近三十年之久了，可是每次推出重映，依然是場場滿座歷久不衰。在三個多小時的放映中，找不出一個肉感鏡頭，然而當郝思嘉被白瑞德酒醉之後抱進寢室，次晨醒來在床上哼着小調，眉稍眼角流露出無法形容的歡愉時，人人看了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這種「意淫」式間接暗示手法，和男女對「脫」或赤裸摟抱的色情鏡頭，眞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然而現在的電影卻是一味靠「脫」。

「裸露」之風，從銀幕吹到舞廳、夜總會；又從舞廳、夜總會吹到都市的每一角落；甚至在馬路上也有不少女性袒胸露臍地公開展覽她的原始資本，原來是「深藏於密」的東西，現在則唯恐其不為人見。據說這是「解放」，是「進步」，但在大鄉里的賣油郎眼中，「女性美」已被破壞無遺了。異性相吸起於官能刺激，刺激該有限度，否則一成「慣性」便不能發生作用。例如鴉片烟治療某種小病的確有效，但若吸上了癮，那種作用便立即消失；海洛英也有提神作用，某些人為了增加「戰鬪力」，常常乞靈於它，最初也有效，上癮之後不但無效，反而連性能力也會喪失（許多癮君子便是因此造成的）。都市中人由於所受刺激過甚，所以患性無能的人也特別多，尤以富翁為然，有誰聽說過窮光棍漢會染上這種病？

物以罕為貴，男女之間的那種事也是如此，所以俗語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手」這是說愈難到手吸引力愈高，所以又說「家花不如野花香」。女人長此裸露下去，對男人的吸引力將會逐漸消失，最後人類必向禽獸看齊——定期「交尾」！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妻美妾嬌還要偷，只因難易不相侔；
囊中取物尋常事，沙漠得泉貴罕儔。

二、床上路邊都一般，
袒胸露腹任君觀；
若將寰宇變伊甸，
西子裸陳亦等閒。

賣油郎



老姑婆

藍海文

念珠數過一遍又一遍，
咒語從未被人聽見；
二十年從月圓數到月缺，
從杜魯門數過尼克遜！

聽歌有感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其實也是一個音樂古國。遠的且不去說，就從師曠算起，到現在怕也有二千多年傳統了。

帝皇好聽鼓瑟吹笙，自有他的「陽春白雪」；庶民喜聞坊間小調，也有「下里巴人」。

炎黃子弟可謂不分尊卑，不分老幼統統是音樂的愛好者。尊者固然是「驪宮高處入青雲，風飄仙樂處處聞」，卑者勞碌一天之後也喜歡來個「漁舟唱晚」調濟調濟。連在下這位素與管弦無緣的人，有時也破例用那副美妙豆沙喉哼一兩句（僅限於浴室之內，別處恕不獻醜）。

音樂何來？言之不足而歌之也。言語無法表達感情時的確需要放開喉嚨歌一曲的。歌之不足然後就要手舞腳蹈，作其顛狀了。

中國雖為音樂之邦，古有樂府、梨園，今有御用音樂家，可是不少達官貴人仍然要栽倒在音樂裏。最著名的當然要首推李鴻章先生了。他老先生在別人大奏國歌的時候，忽然靈機一動，哼起京調權充大清國歌可謂一絕，尚幸他所哼的不是「小孤孀上墳」，笑話還不算太大。

毛老先生自稱一代詩雄，可惜對音樂也不甚了了，竟然把外國的送殯曲當作頌歌，配以新調號令全國大唱其「你是燈塔」，令識者聽得涕淚交加。

可見音樂這個玩兒倒也不太簡單，是必須認眞對付的。

月前雙十節，詩人雅士應某文化機構之邀，欣聚一堂，慶祝國慶，熱酒下肚，自然是既慷且慨，相繼大發反攻救國之宏論。

論到激動之處，自然會感言語不足以表達，必須歌之。未知該會之主持人是存心攞景，抑或擔心與會者血壓過高產生意外。竟然想出一個降低血壓的妙法。命人大唱「情人的眼淚」「忘不了你」「負心的人」「負心的人」。在下聽罷，頓覺「今宵酒醉此處，香江皆風花雪月」。感慨萬千，久不能寐。

所思者何？乃內疚也，曾記得數月前，曾寫過一篇「隔江猶唱後庭花」的短文，把歌女大罵一通。現在才知道錯怪她們了。在下不做調查研究，匆匆忙忙就把此類歌曲斷為靡靡之音，實在犯了主觀武斷的錯誤。原來身負黨國宣傳要職的諸公，已經鑑定此類歌曲，乃可與毛公之革命歌曲相抗衡的「反攻歌曲」。不僅可登大雅之堂，而且堪與反攻救國之聲音齊飛。在下只好低頭認錯，並向諸歌樓姊妹致以歉意。

那晚歸來，喉嚨怪癢癢的，倒像阿Q臨刑前瞥見吳媽，必得唱點什麼一樣。想唱「滿江紅」又想唱「松花江」，結果什麼也唱不成。只哼了一句「此時無聲勝有聲」。嗚呼！

寒山碧

現實與理想

起最大最重責任的，也是最能擊中毛共要害，予以致命打擊的，是大陸青年。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無論在反共的理論上或行動上，能瞭解中共這個邪惡政權的弱點，進而掌握可乘之機，發出事半功倍效能的，不是海外那些紙上談兵的「專家」或「死士」，而是親身在那個大洪爐中，鍛煉了相當歲月的大陸青年。這幾年我結交過的中、近期難民中的知識青年，他們之中除了有一部份人具有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缺點之外，大多數人都有很好的教養，很高的素質，很强的能力。我對這班青年朋友，總是聽的多，說得少；到我非對他們說話不可的時候，我不好在他們面前談理論（因為他們的理論多得有賣），我只關心他們的工作與生活。我認為這班有為的青年朋友，只要能在香港找到工作，把生活安定下來的話，他們的作為，以及對反共大業的貢獻，將要超過我們先期難民。因為他們對中共的內部實情，比我們瞭解得更淸楚透澈；他們有比我們更旺盛的精力，更長遠的歲月從事各種反共工作。

我怕這班青年有為的朋友，也或多或少的有以上所列舉的毛病，我跟他們的談話，也就離不開現實問題，除了盡我所能幫助他們解決工作與生活之外，便是將我本身在香港的奮鬬經過，所遭受的苦難厄逆情形，現身說法的告訴他們。使他們對物質生活的欲求壓低，把精神生活提高，鼓勵他們不畏艱苦，埋頭努力抓住一個工作崗位，把生活安定下來。

就我本身與許多先期難民的生活體驗，我認為有兩點是值得所有中、近期難民朋友們，作為在香港謀生與創業做參考的。

第一，「現實生活與理想工作分開解決，齊頭併進」。因為凡是從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由於英文不好，學歷又不為香港政府所承認，簡直不可能找到如自己理想的工作，也即是學非所用。但為了生活，不得不委曲自己降格以求，我常說，為生活可以做苦工、小販，但應在謀生之餘，選擇自己志趣相近的事，學習鑽研。如你有志於文化工作，可利用工餘讀書寫作；你有志於其他工作，可以一邊謀生一邊從頭學起，進夜校讀書，自修[illegible]在大學時已有基礎的學術。這樣十年八年的工夫積累下去，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自然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先期難民中，今日有許多專家、學者、作家、醫生、高職人員、老闆階段，他們就是這樣埋頭一二十年而成功的。就以我自己而論，我在任何艱苦環境中，從未忘情於寫作，從未疏懶於閱讀，我的第一本創作「勁草」，便是白天做苦工，利用晚上寫成的。要如何才能堅持這種意志？下期再談。

張贛萍

低彈集

雖然初一十五還燒着紙錢。

知我者，說夜夜唸着毒咒，
不知者，說我想羽化升仙；
棺材買定，還是躺不下去，
只因為還要看見天崩！

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五日

議員需要安庇

」階段，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可是平時因為有的人忙於生活，有的人忙於享受，似乎很少人注意。

現在由於市議員大爆內幕，於是它的醜陋面目更使人一覽無遺了！

葉錫恩議員把市政局的週年辯論會，比作一種「滑稽戲」，只是裝模作樣的表示我們生活在民主社會裏。她說「市政局非官守議員所得到的是『苦海孤雛』待遇，誰敢為那些苦難者多要求一句，誰就會得到責難。」

胡鴻烈議員說，港府不重視市政局議員所提出、甚至已通過的議案。「民選議員僅是無能為力的在棋盤上的棋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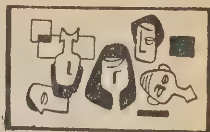
最令人震驚的是陳子鈞議員爆出的內幕，他透露：去年三月他參加競選時，曾被市政局一位有地位的人士警告說：若他競選成功，則在任內最好能保守點，否則在保持市政局議席四年後，可能很懊惱地離去。

他又說：「相信此項『警告』不止發生在我個人身上，其他新的民選議員亦會有此種情形。」

首先我們要為陳議員「唱采」：依照香港議員們的傳統習慣，他是應該扮一名「懸絲傀儡」的——自己不必表示任何意見，一切聽從「提線人」的擺佈，這樣的腳色才能在那座小小舞台上長期充任「要角」。如果出台之後表演得不夠「保守」，要你向東偏向西，要你拳打偏腳踢，甚至「反其道而行」；那麼，這樣的傀儡對他們只會發生破壞作用，完全喪失了可資利用的價值，自然非被扔進垃圾桶不可！那便是所謂「懊惱地離去」也。陳議員為了盡一個議員最起碼的責任，冒着「懊惱地地離去」的危險說出眞象，這的確需要相當勇氣；因為許多大人先生都是抱定「保守」主義，竭盡所能地逢迎、阿諛、作傳聲筒、應聲蟲，克盡「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以爭取「提線人」的歡心！陳子鈞議員這種表現，和不久以前中文大學陳福霖副講師揭發「提拔事件」的無私作風，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也代表青年人那份兒不畏彊禦的朝氣；同時，也告訴世人黃面孔中並不全是「軟體動物」，硬骨頭的傻瓜多的是！只要陳議員站穩立場堅持下去，廣大的市民必會作你的後盾，縱然被迫離開「傀儡舞台」，也不必「懊惱地」。陳君勉乎哉！

任何一個國家的議員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共黨國家例外），因為他們的職業就是「說話」，但是我們的「苦海孤雛」只要為苦難的人多說一句話，就會受到責難；「棋子」們正式通過的議案也不受重視，看來第一個需要「安庇」的恰是那些可憐的議員先生，有些人還居然厚着臉皮要去「安庇」別人，眞使阿晦替他們臉上發熱！

東方晦



人海百態

不重生男重生女

生仔好呢，還是生女好呢？

古老人十個有十個說生仔好；摩登的人會說：生仔生女都是一樣。只有極少數人會說生女好。

中國人最重傳宗接祖，養個女兒，嫁了出去，只能替別人傳宗接祖，自己便後繼無人了。

時代進展到今天，人們思想開通，也更現實，他們關心到老來的生活問題。

兒子長大，討個媳婦，組織家庭，和父母分開了；女兒長大出嫁，也和父母分開。因此，在現代社會裏，生男生女差不多，總之，到你把他（她）養大，一樣要分手，因此人們說：仔女都是一樣。確是實在情形。不過，說到老來生活要得到倚靠，就生女比較生男好多了，只見女兒拿錢貼外家，很少兒子肯照顧老頭兒。

以老萬兩個朋友老劉和老馮爲例，古老的觀念非改變不可！

先說老劉，養了兩個兒子，本身是白領階級，全副希望就放在兩個兒子身上，雖然，外表面盡力表現得不太緊張，實際上「望子成龍」的心情非常急切。從他們開始唸小學時，每逢考試，他比兒子還緊張，拿了書本，督促他們溫習。在這樣的苦心培養下，兩個兒子的學業也相當不錯，雖不是每次名列前矛，差幸未致出現紅字，且有良有優，老劉的老懷爲之大慰！

中學畢業會考，大兒子順利過關，本地大學入學試也榜上有名，可惜學位欠奉，只有向國外打主意。以老劉這樣一個白領階級，要籌一筆錢給兒子出國，不是容易的事。告貸、借薪、標會，一切可行的辦法都實行了，勉強把第一年費用，以及治裝費、旅費籌足，把兒子送去美國。

在四年悠長時光中，老劉無時無刻不惦念兒子的學業、生活。他申請到獎學金，在暑假時間做工也賺到一些零用錢；老劉除還債外，不用再寄美金去。有時兒子應付不了，才偶然寄幾百；因此他有餘力維持二兒子的學業。

大兒子出國後第的三年，二兒子又在中學畢業了。上次債務剛完，又要照辦煮碗，爲二兒子籌二萬元一筆巨款。

終於，又把二兒子送了去，自己省吃儉用，收入的錢，大部份拿去還債。這整整的六年長，他全在還債期間。不過，他對未來充滿熱望的，等到兩個兒子學成歸來，以留學生的身份在香港撈，一定勝他多多。何況他們都有專門知識，香港正鬧人才荒，三五千高薪，儘可手到拿來，那時他大可享盡晚年清福。

雖然還債還得苦，可是心情歡暢，想到那美麗的遠景，覺得吃這些苦不算回事的。

四年後，大兒子得學士銜頭，但並沒有回來，要多唸兩年，拿個碩士學位。兒子有上進心，老劉當然不反對，反正現在只偶然幫補點零用錢，他還可以勉力而爲。

不過，老劉年紀不小，公司裏許多和他同一時期，差不多年齡的同事，都已退休，因此他不能不考慮到這問題。雖然他還想多撈幾年，等兒子們回來才退休；可是公司當局未必能等待，老的不退休，新的就沒機會晉升，到他這年齡，人家不開口，自己也不好意思戀棧。

六年後，大兒子得到碩士銜，老劉債務也還清了，但大兒子還不肯回來，因爲他要再花兩年工夫，取得博士榮銜。老劉家門，歷代以來未出過一個博士，兒子有此大志，不但不反對，且寫信去盡力鼓勵。二兒子大學畢業後，當然有樣學樣，亦步亦趨，也接着唸碩士、博士。這一來，把老劉的預算打破了。

他原以爲四年後兒子就回來，找到份好職業，他退休不成問題。他不回來，唯有見一天捱一天。

八年過去，老劉以爲守得雲開見月明，挾博士銜頭回來的大兒子，真的可以光宗耀祖，他也可以分沾兒子一分光榮。

可是老劉得到的只是大兒子一幅戴上方帽子，披上博士袍的照片，人卻連影子也不見。

取得博士銜後的第一封信，說已在美國結婚，新娘是美國人，據說他們已戀愛兩年；同時，他在美國已找到一份相當好的工作，暫時沒法回香港。二兒子雖還在唸碩士階段，但事情可以預卜，他一定循哥哥的舊路走。

果然，青出於藍，他還未等到唸博士，就和一個金髮女郎成爲異國情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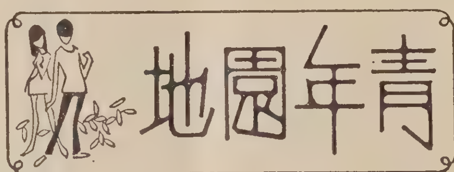
老劉十分失望，六年來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想到這兩個兒子已奉送給山姆叔叔，老懷不由不悲戚，鬱鬱寡歡。工作能力退化，不退休也不成。

幸而債務已了結，他退休時又可拿到三萬多元退休金，利用這筆錢，買了一層四百多平方呎面積的小房子，租出三百元，個人生活勉可維持；可是孤零零的，頓感老境淒涼。

大兒子還算有點人情味，寄一張飛機票給他，叫他到美國走一遭，喜歡的話就下來；覺得不慣，可以回到香港。

兩個月後老劉去了美國；三個月後他又跑回香港，而且決定不再去。老劉爲什麼不願依靠兩個兒子，在美國作寓公，寧願回香港過孤零零的日子？老萬下期再告訴各位。

萬人傑



電視與我

方程

阿方賦性孤僻，不與人同，每天在寫字間裏坐上八個鐘頭，捱夠那「中通外直」的滋味（腹內空空而脊骨僵直），壁上掛鐘未指向五字，我已沾惹離情的空氣。橫衝直撞搶上巴士之後，如癡如醉的回到家裏，便深居簡出，目不窺園，朋友儘管我叫「稀癖」，母親說我是乖孩子，我說自己是重新跌望背壁的觀音。

我並不甘願作書癡，偶然也動起「野心」，卻總找不到什麼正當的娛樂。遊山玩水，雖然頗有雅興，舟車之苦卻不好受，未能寄情於山水之間，恐怕已被擠扁在人龍裏了；看電影吧，十之八九都是「神秘纏綿、只限成人觀看」，阿方還算得是個大孩子，又不懂得怎樣歡就歡喜纏綿、迷就迷在神秘，為了修身正心，只好遵照電影檢查處的最高指示，失諸交臂了；至於探朋訪友，本來不錯，可惜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昔日的「死黨」已經是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於是把心一橫，「躲進小樓成一統」，謝絕應酬，做個鬧市的隱士。

最近老友莫君推銷電視機，鼓其如簧之舌，勸我找點娛樂，消遣消遣。心腸軟了，聽他的話買了部電視，希望寓教育於娛樂，一舉兩得，排遣無聊時光。

家裏裝了電視，書架上的老古董和那盞能伴我讀書的燈都給冷落了，晚飯之後，重門深鎖，窗外是個紀元之後的黃昏，窗內的乖孩子靜靜的欣賞「精采節目」。十七吋的螢光幕果然不負寓教育於娛樂的使命，把阿方看得心花怒放，啼笑皆非。

阿方最愛看那些有獎問答比賽，因此學到一點修辭對答的道理。主持人問「海底隧道工程預算費用」這個問題，答出三億八千萬元的人統統都錯，原來「大約四億元」才是「正確」的答案！阿方從此學乖了，應對的時候要說得含糊籠統一點：一星期大約是十天，一年大約是四百天，依此類推，如果人家問我結了婚沒有，我也只能夠說大約沒有。這「大約」兩個字千萬少不得。

阿方活了「大約」二十歲，對青年兩字頗有好感，第一次知道電視台有個青年節目時，滿以為可以聽到點青年輩的切身問題。後來才知道只是個歌舞節目，一大羣年青人唱的「流行歌曲」，沒有一首少了愛情這兩個字兒，阿方至此眼界大開，自慚形穢。不看電視，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原來還有個「愛的世界」，青年間除了「愛你入骨」以外，什麼都可以不管。

至於男扮女、女扮男，從上流到下流的打情罵俏趣劇，非列入必看節目不可，看了可以領悟馬森亮的名言：「世間有趣的事少，肉麻的事情多，想有趣，不肉麻怎行？」

一男一女在打情罵俏，說到那話兒的時候，女人說上一句：「這事情你不會，難道還要人家幫忙？」這些突如其來的對白，含蓄幽默，娛樂成分豐富極了。厚臉皮如阿方者聽了倒沒有什麼，舍妹上了這一課免費的性教育，卻粉臉通紅，掩耳側目了。

有時換換味口，聽聽滿腹經綸的學者談天說地，引古證今，也可以增廣見聞，懂得一點前人未曾道過的怪事。譬如阿方最欣賞那一首王之渙寫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五言絕詩，原來竟是一首七絕，從來不知道二十個字可以做一首七言詩，現在總算學會了。

我不知道這是「學者」的無心之失，還是根據「詩人的權力」來推翻舊詩的體裁？不過想到去年一位女演員自殺死後，靈堂上竟然出現「某某敬賀」的花圈，拿這種「手民之誤」來比較，學者的高言濶論總不值得吹毛求疵，大驚小怪。跟死人開玩笑與跟活人開玩笑，大概都無傷大雅，倒能和緩一下肅穆氣氛，反正哭笑難分的事這年頭正多着。

從電視裏還可以學到不少「香港粵語」，把「沐浴」讀成「休浴」、「桃符」讀成「挑符」、「皈依」讀成「攀依」，而且出自新聞報導員的口中，如果不是開玩笑，阿方實在找不到理由替他們解釋。

偶然聽螢光幕上迸出來的粗話，也可以讓一本正經的阿方多懂點「老嫗盡解」的詞彙，假以時日活學活用，相信言語無味的阿方總有一天談笑風生、出口成章，叫人洗耳恭聽。

唯一難為情的是這些粗話有時也「非常密碼」，只能夠「用心靈來玩味、體會」，不足為外人道！於是麻煩來了，四、五歲的姪兒在那個「最受歡迎」的節目裏聽了那些豐富的詞彙，立即嚷着問：「叔叔，為什麼他說她不是『真材實料』？什麼叫『吹脹』？她那兒有什麼的『波』？」……阿方不懂兒童心理學，總不能硬把『波』說是眼波，只能含糊的說一句：「叔叔不懂」。小姪兒又怎麼會知道這些詞彙本來是給有「慧根」的人通過「最玄女體的感性」去領悟的？

最玄最玄的粗話學不會，最刺激的摔角他們卻學會了，老實不客氣的在阿方的睡牀上過招，什麼喉鎖、腕鎖，把牀鋪弄得亂七八糟。近來兩個姪兒都活潑了，家裏總算平添一點「生趣」。只可憐阿方那頂鎖不斷、理還亂的「青紗帳」。

聽說不久的將來，香港會推行電視教育。其實電視教育這東西，目前並不缺乏，只要你扭開電視機，一連串的寓教育於娛樂的節目立即源源供應、闔府統請了。

近來阿方有點不妙，經過醫生檢查，開列出來的症狀可夠瞧的：近視加深、神經緊張、消化不良、血壓上升……處方卻簡單得很，六個字：「把電視機賣了！」

涉嫌貽誤戎機師長解京

胡蓑之

在我國戡亂期間，一般的部隊長，依然抱有「保存實力」的觀念，總以爲自己的部隊能夠存在一天，就能夠得到當局的重視。因此，許多將領們於某種緊急情況下，一念之差而往往鑄成大錯！即以萊陽最後的攻圍戰而言：如果一九八師或六十四軍，當共軍結集於萊陽西北面而企圖包圍一〇八團的時候，就採劍及履及的行動以馳援友軍的話，相信萊陽絕對不會被圍三十一天，一〇八團也不致遭受那麼嚴重的損失；更用不着等待海陽的部隊匆匆前來解圍，終於付出偌大的代價。誠所謂「與其遲發而禍大，毋寧速發而禍小；與其攻瑕而待堅者瑕，不如攻堅而使瑕者潰」。

正因爲一九八師的投機取巧，未能做到全力赴援，以致「貽誤戎機」，陷一〇八團於千鈞一髮的重圍之中而不顧！所以，蔣總統於悲憤之餘，爲了賞罰嚴明，乃決定升胡翼烜爲三十六師師長，而予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嚴重處分。

總統手諭解送劉金奎去京

關於胡翼烜與劉金奎，受到最高當局一褒一貶的問題，筆者自始至終都曾介於其間，因此，對這一階段的發展及其經過的內幕情形，記憶猶新。時間約在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即胡翼烜飛往南京，謁見蔣總統一個星期以後；闞漢騫突然又奉到南京參謀總部的兩通電令。其中一通是蔣總統直接下達闞軍長的手諭，密令他「限於三日內，派員將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押解來京」云。

另一通電報則是五十四軍出發東北的命令，其內容大意如下：㈠五十四軍軍長闞漢騫，務於一月十日以前，將第八師及一九八師集結於青島，乘輪北上葫蘆島登陸，馳援錦州。㈡該軍所屬第三十六師，因亟待整補，則全師暫時留駐萊陽。㈢該軍出發準備完畢後具報。

本來上列兩通電令都是屬於秘密性的，除了軍參謀長和副參謀長外，一時決不能對外洩漏。然則我爲什麼會知道得那樣快呢？說來也很湊巧，當闞軍長奉到以上的兩通命令時，已是下午六點鐘左右，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因爲一九八師是他的基本部隊，而劉金奎又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師長，現在總統命令將劉押解赴京，顯然凶多吉少！爲着大事化小，必須想個辦法以減輕劉師長的罪名，對他本人也可以保全面子。於是對負責押送劉師長的人選，大費周章，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一個適當的人來。結果，轉到了我的頭上來。但我當天又因事返到青島市區，所以，闞軍長派人到處找我都不得要領，只好交電話總機設法通知我，直到當晚十二時才得到通知。

翌日晨早七時，我匆匆地跑到闞氏寓所，登上二樓，見他正在揮毫寫字。等他寫完放下大筆，拔上短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劉師長這次因萊陽解圍的問題闖下了大禍，昨天奉到總統手諭，限三天內派人押送赴京。我想你原是由國防部派來的，對南京各部的人事比較熟識；同時你和劉師長的私人感情也不錯，所以我考慮了很久，希望你陪他去一趟，比較適當。但最遲不得超過後天，我寫好幾封信，由你帶去，相機幫助劉師長活動，最好能希望事情不要鬧大，你可就近跟胡翼烜商量。……」

青島南京間一幕追踪趣劇

闞軍長取出總統的電報給我看，目的在讓我了解這次去南京的任務；又打電話給劉金奎，要劉馬上來他家裏談談。二十分鐘後，劉師長果然來了，我們一同在闞家進早餐，除商討抵京後如何進行各項計劃外，並當面約定第三天上午十時從青島乘班機同飛南京。

第二天上午九時許，我又特地跑到軍長家裏，軍長已赴前方準備部隊北上的工作，七封私人信件和一件公文，則由他太太交給我的。回頭時，順道去了劉師長的寓所，打算同他去航空公司定飛機票。但沒想到，當我走進他的寓所時，衛兵告訴我：「劉師長九點鐘已去南京了！」使我嚇了一跳！我問那衛兵：「師長太太呢？」他便用手向外面一指，答道：「太太也陪師長一道去了飛機場！」

我看看手錶，已是九點五十分了，而飛機則十點正起飛，還有十分鐘。但飛機場在滄口，離青島市內三十華里，儘管快馬加鞭，也來不及了。於是我便奔往闞家，告知闞夫人；並要求她替我打個長途電話向闞軍長報告。闞夫人則說：「這件事暫時不好給軍長知道，免得他擔心，我想劉師長不會逃走的，你趕快去滄口打聽一下，要求航空公司給你想辦法，如果今天下午有班機，你趕到南京去找他還不遲。……」

但當我駕着快車到航空公司一問，卻冷了半截！答案是：「下午沒有班機了！」怎麼辦呢？簡直使我失去了主張，事情辦得這樣糟！何以交代？胡思亂想，一整夜未嘗睡覺，好容易才挨到翌晨，我一大早就冒雪去到滄口，等到十點搭上飛機，經兩小時飛行，十二點抵達南京。可是南京地方那麼大，叫我去那裏找他呢？只好先去下關，請教南京團管區司令金璋兄，他是我在重慶時軍政部的同事，又是江蘇人，對南京有如識途老馬；且與「軍統」的關係很密切，他對朋友也很熱心。他知道我的遭遇後，便親熱地安慰我：「小老弟，你太

年輕了，經不起打擊。其實，這算什麼，只要他到了南京就跑不掉，我保證十分鐘內替你找到。」

果然不錯，他僅僅打了兩次電話，便探聽到劉金奎住在中央飯店四一七室，並笑着對我說：「你看，我不是吹牛皮的吧！現在你就去見他好了。但你切勿離開中央飯店，有事隨時打電話給我，多多聯絡。」

但當我正要興辭時，他知道我尚未吃午飯，則拉我到附近的館子進餐；並分析劉師長爲何背我而先來京的原因，也頗有見地。他說：「劉某先來南京是探聽風聲，如果事態嚴重的話，他就很可能趁機溜掉；否則不會自毀前程。你等一會見到他，要保持冷靜的態度。」

劉金奎謁見總統的經過

午餐後，他命司機開車送我到了中央飯店，在賬房的旅客牌上，發現四一七室是劉師長副官的名字，我進入四一七室，劉師長面帶驚奇的表情，笑得很不自然地同我握手，滿口湖北腔而聲帶急促地說：「對不住！對不住！我曾派人到處找你，聽說你搬了新地址，找不到，所以我就未等候你而先來了。」隨即又細聲地跟我商量：「本來總統給軍長的手諭，以今天爲限期，應該去報到的；但是還有些文件沒有整理好，我想等明天才去報到好不好？」

其實，我已明白他是在對我耍花槍，背信失言，固不宜原諒，但我對人卻不能不存厚道；而且對他所遭遇的處境，非常同情。因此，我對他始終未發半句牢騷，當天晚上我還樂意替他整理「戰報」及其他各種報告等文件。

然而，他只能玩弄到宅心平實的我，卻瞞不住最高當局。到第二天上午九點半，當局已偵悉劉金奎抵京兩日尚未報到，於是直接打電話來中央飯店查問；隨即送來一張通知單，着劉金奎於當日下午三時前往總統府，候命晉謁總統。我見到這張字條，心裏也難免着急起來！因爲押送劉師長的文件還在我身上，等到總統傳見劉氏以後才去報到，豈不是成了「明日黃花」，可能構成「串通作弊」的罪名，那就眞的糟透！但我發現劉有驚慌的表情，卻又不敢離開他而獨自前去報到。

當天下午二時，我便陪同劉金奎乘的士直趨總統府，先向軍務處報到，兪局長以不悅的口氣責問我：「你們到這裏兩三天爲什麼不來報到？你是不是害怕劉師長，有些難爲情？只要你來報了到，我們自然有辦法去傳他呀！」

我只好說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他卻自言自語地：「唉！闒漢騫怎麼派這樣年輕的小伙子來負責押解一位師長呢？」我看情形不妙，手足失措，連收據也未索取。旋而傳劉金奎入接待室，我則坐在隔鄰的客廳。大約候了半小時，總統才蒞臨接待室，他老人家第一句問劉金奎：「我派飛機投給你的信件，你收到沒有？」

「報告校長，我在五龍河附近地區收到的。」劉答。

「我命令你全師去萊陽爲一〇八團解圍，你爲什麼只派一個連的部隊去攻擊呢？」

「報告校長，一九八師當時已脫離五十四軍建制，歸六十四軍指揮，一切都聽王軍長的命令，他不但未曾指定我派多少人去萊陽解圍；而且要求一九八師負責卽墨、金家口及萊陽南面的防務。但我奉到校長的手諭後，卽派五九三團馳援萊陽；其餘兩團，因防務遼濶而無法抽調了。」

軍法局奉諭拘留劉金奎

說到這裏，總統似乎有點不高興了。認爲劉金奎只聽王軍長的命令，反而不聽總統的命令。因之，他老人家停了一會繼續問劉：「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究竟怎樣脫險的呢？」

「報告校長，是我派五九三團去接應胡團長，他才脫險出來的。」劉金奎回答迅速。

「你胡說！前幾天胡翼烜親自向我報告，他是自動帶領三十多人突圍出來的。」——總統說話的聲音突然提高了，表示責備劉金奎的說謊！隨卽拂袖而去，一次談話宣告結束，侍從室主任則請劉金奎可以返回旅店了。

劉金奎走出總統府對我說：「你看後果將會怎樣？」

「相信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吧，聽說總統越發脾氣，反而是愛護那人。」我如此安慰劉金奎，實際上，我也虔誠地希望不要發生事情。但我們一行返回中央飯店時，劉在門口買香烟和糖果，我則獨自回到四一七室，良久不見劉氏上樓，認爲事有蹊蹺，乃偕劉的副官下樓查詢，旅店掌櫃則說：「十分鐘前，劉先生已被兩名憲兵帶走了！」

究竟去了什麼地方呢？我們正焦急地猜疑之際，突有電話找我：「你是胡某某吧，請馬上來軍法局一趟。……」

正是「一聲驚醒夢中人」，我才知道劉金奎已被軍法局抓去了！於是卽偕同劉的副官匆匆跑到軍法局，走進辦公室，一眼望見劉的全副武裝已被解除，沒精打采地坐在一邊。而一位値班的軍法官，則手執總統交下一紙「着卽扣押劉金奎」的手諭，對我表示：「現在本局奉諭先行扣留一九八師師長劉奎金，聽候審訊。」他順手給了我一張收據。

至此我的任務雖已告一段落，但爲劉氏奔走的義務尚未開始。劉氏恐怕我馬上返回青島而置他於不顧，便以懇求的口吻對我說：「事情旣然發展到這步田地，該我倒霉！相信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希望你暫時不要離開南京，還有許多事麻煩你替我進行。請你馬上電報軍長，卻不必通知我太太……。」話到這裏，他的眼眶似已紅潤起來了！

我除了安慰他之外，當面向他保證：「無論在友誼上和道義上，我都不會置之而去的，只要我能辦得到的事，一定全力以赴；況且軍長也有交代，替你奔走到底，相信不致有危險，吉人天相，問題將可迎刃而解，你不必焦慮，只是暫時受些委屈罷了。……」



太平洋兵風雲

十九：十二門古董大砲共有四噸半重黃金

白萍譯

雷剛的一雙深棕色眼睛在濃密的睫毛掩蓋之下，向伍特注視着。這葡萄牙人大約四十多歲，膚色微黑，頭髮已帶灰色了，雖然已經有點發胖，但雙肩與雙臂仍保持着强勁有力。

從這一名葡萄牙人注視的眼色中，伍特可以察覺出一點邪惡的氣息，這正是伍特所喜歡的。他未見雷剛之前，心中已盤算好了幾種辦法，究竟要採取那一種辦法呢？他要等到最後見過雷剛，然後作最後的判斷和選擇。

伍特早已打聽到雷剛是來自澳門的，除了這一點之外，對他就一無所知了。伍特估計他可能是持槍賣命的冒險者，殖民地時代的殘餘，職業打手，僱傭兵，現在年紀老了，又未能達到發財的目的，最後便跑到這已爲上帝忘記了的沙旺港安定的住下來。

「你是雷剛副隊長麼？」伍特用英語問他，但故意帶着很濃的法國音。他的目的是不要讓雷剛聽得出他是美國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不論將來成敗如何，他要盡力的避免留下任何線索來。

「你是否說法語方便一點呢？」雷剛反問道。他說的是相當流利的法語。

伍特估計他可能曾經在法國的外籍兵團中，並且可能曾經在越南作戰，法國人退出越南，他便來沙旺港。

「好的，先生。」伍特的法語也很流利。

雖然雷剛並沒有請他坐下來，伍特卻不管他，就坐在他對面的座位上，同時，伸手到衣袋中，取出烟盒來，打開了，遞過去。

雷剛接過烟盒，臉上表情一點也不改變，把烟盒內的兩張一百元的鈔票取在手中，另外，取一支香烟，把烟盒交回給伍特，道：「今天不錯，日子很好，可以談談生意。」

伍特自己點燃了一支香烟，吸着，道：「啊！生意，生意……」他搖搖頭，續道：「我想知道一些消息……而我也許會有很重要的消息供應給你。」

「爲什麼來找我呢？」

伍特微笑着，道：「我要和眞正有權力的人談生意，雖然有人說那中國人陳義才是隊長，但我知道你才是眞正的指揮官。」

「陳義隊長年紀太老邁，沒有用了。」雷剛乾笑着，道：「他運氣好，他是白海英的親戚；白海英，你知道麼？他是我們這兒最高的負責人，所以，陳義才即使留在家中，還是同樣的支領薪金。」

停歇了一會兒，雷剛臉上又露出笑容來，但卻是奸狡的笑容，問道：「你是什麼人？」

伍特已在等候着他提出這一個問題來，答道：「可以說，我是一名海員，我可以拿出海員證件來證明，但海員證件有甚麼眞正意義呢？鸚鵡即使能學貓叫，但並非眞正是一頭貓呢！」

「一頭鸚鵡身上的毛，也可以被拔個精光，來證明它並不是貓呢！」雷剛臉上依然是佈着奸笑。

伍特知道他的這幾句話大有威脅之意，兩人針鋒相對。

「對的，」伍特道：「但把羽毛拔完了之後，便是一頭死鸚鵡，一點用處也沒有了。」他很輕鬆的吸一口烟，悠然地噴出烟圈來，不經意地道：「尤其是，假如這頭鸚鵡價值五百五十萬美元的話，誰願意殺它拔毛呢！」

整個辦公室寂然了，雷剛挺直地坐着，雙眼注視着伍特，一瞬也不瞬，他的手指間的香烟，一縷輕烟冒出。在這一片的靜寂中，伍特可以聽到這一名葡萄牙人沉重的呼吸聲。

最後，雷剛說道：「你的建議使我發生了興趣。」

魚兒上釣了，但還未釣到岸上來。

伍特冷然地，指着雷剛道：「我相信你在沙旺港無法賺得到這樣多的錢，白海英對你的前途提供了什麼機會呢？」

「假如你對我的建議是：脫離白海英，不幹這職位，才可以發這一筆大財的話，我的答案將是：『好的，我接受。』但在你提出證據使我能夠信確有其事之前，我不會有任何行動。假如你對我說謊，騙我的話，我就把你槍殺。」

「我只能說到這一地步爲止，不能再提出進一步的證據嗎？」伍特鎮靜地道：「在我未認爲時機成熟之前，我不會把內容詳細告訴你的。到時，我將會告訴你，這筆財寶何在，什麼時候可以去取，如何可以取得，然後，你一定要自己去取。」

「你要多少呢？你不要佔一份兒？你要佔多少呢？」

「我分文也不要，不過，我並不是白幹，我另外要一些東西，但我所要的是我自己的東西，絕對與你無關的。」

「也許和我有關呢！」雷剛的聲音突然轉變得帶着威脅的味道。

「是否與你有關的問題，由我來決定。」伍特盯視着，和這葡萄牙人視線相接。「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拒絕。」

「我可以把你扣留下來……我可以迫你把全盤消息告訴我。」他的威脅愈來愈强烈了。

「是嗎？……」伍特說着，把袖子向上一捲，露出繫在臂上的一把鋒利匕首的鞘子來，「你要下令扣留我，也許這將是你最後的一道命令呢，而且……再說，我死了的話，我對你提供的消息將會一點價值也沒有的。」

兩人的四隻眼睛互相瞪視着，好一會兒，大家都希望迫使對方低頭，互不相讓。

伍特要雷剛聽從擺佈；雷剛則要知道全盤事實，並且知道全部無誤，千眞萬確了，才去動手。

可是，畢竟伍特的意志比較强。

雷剛終於讓步了，道：「我們兩人其實無需爭辯的。」

「對的，絕對沒有爭論的必要，」伍特點頭同意道：「但有一點，我們必須說得十分清楚，絕對不容有一點點的誤會，就是：我對全盤行動已經擬定了一個整套的計劃，你一定要完全照我的全盤計劃去行事，一點兒也不得違背，因爲，只有這樣，我們兩人才可以各自獲得各自的目標物。」

「好的，」雷剛緩緩地道，他的意志在伍特面前低頭得太快了。

「四晚前，一艘帆船運輸了一批建築材料來沙旺港，這批建築材料你知道的，但你可知道這批是甚麼嗎？」

「不，不知道。」

雷剛的答覆，使伍特感到有一點訝異，問道「你的警衛人員沒有向你報告麼？」

「他們是特別警衛，直接由白海英指揮的。」雷剛說。

「你不會感到懷疑與好奇麼？」

「我過去對很多事情都曾經感到好奇，」雷剛答道：「但我現在已懂得了，我只關心我自己份內的事情，在我奉命不要加以理會時，我就絕不聞問。」

伍特繼續道：「第二天晚上，新丹雅號，屠樂的遊艇，來到沙旺港，搬運一個笨重箱子到鎔礦廠去，裏面是一門古老的花斑斑的荷蘭大炮，從曼谷博物館偷出來時，你也奉到命令不加理會，是嗎？」

雷剛也點點頭，他感覺到伍特的詫異心情，立即解釋道：「我的薪金是礦務公司支付給我的。沙旺港幾乎所有人都是支領礦務公司薪金的。假如白海英接奉屠樂的命令……」雷剛突然停住，不說下去。

「屠樂？」伍特忽然問道：「白海英聽從屠樂命令的麼？」

遲疑了一兩秒鐘之後，雷剛答道：「我在這兒工作已經很久了，所以，我知道，屠樂才是這兒的眞正大老板，礦務公司，以至整個沙旺港都是他的。」

伍特相信他這幾句話，屠樂擁有鐵礦，鋼廠，機械廠以至製造廠，他需要錫來煉鋼，以製造軍火武器的。

「我告訴你是怎樣的一回事，」伍特續道：「這批建築用的大磚其實是金磚，在鎔爐中鎔了，鑄成古董大炮，十二門古董大炮，每門約重七百五十磅，全部重量大約四噸半，亦即是：四噸半黃金。」

說到這兒，伍特注意到雷剛吞口沫。

伍特續說道，「這十二門金炮外表都噴上了特製的漆，使它們在表面上看來，既古舊，而且生銹，甚至還加上了珊瑚似的三合土。」

雷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鎔礦廠曾經來了一批新的工人……」

「現在他們在那裏？」

「回去了……回到他們來的地方去，」雷剛懷疑地看着伍特道：「爲……爲什麼要裝成古董大炮呢？」

「兩項理由，」伍特解釋道：「眞正的古董在很多國家是免稅入口的，屠樂若是輸入五百萬美元的金磚的話，則在很多國家都要付很大的一筆稅，而且，將會要依照政府公價把這批黃金賣給政府。因此，屠樂把金磚變化爲古董大砲，就有兩項好處，既不必繳稅，而且可以在黑市中拋出黃金，這樣一來一去之間的計算，就會使他的黃金所得到價值，增多一倍呢！」

雷剛仍然感到不解地道：「他如何能夠證明這十二門金炮是眞正的古董呢？」

「這是不容易的，對他來說，卻麻煩得多呢！但他值得花這一番腦筋和工夫的，他偷來的那門大砲當然是眞的，所以，他根據這門大砲來鑄造的十二門金砲，也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像的……就像是已沉沒在海底，經歷了好幾個世紀的眞砲的樣子。」

「海底？」

「對的，海底，屠樂在海底一艘木船殘骸之間，投下這十二門金砲，他在曼谷已安排好了證人，證明他是在渡假中，渡假的遊戲是尋寶，他會邀請幾位在曼谷社交界中有地位的人士來作他的證人，這幾位人士曾經住在他的新丹雅號遊艇上，眼看着屠樂潛水，眼看着他從海底把十二門古老大砲撈上船去，他會有三四名地位頗高的人士來替他簽名證明的，總之，也許曼谷的皇家博物院會對這批古董大砲有興趣，此外，可以說，不會有任何人對這十多門連賣廢鐵也不值錢的古老大砲有任何興趣的。」

雷剛咬唇思索着，好一會兒，才說：「很危險！」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雖然是爭秋奪暑的季候，山上卻是那樣陰沉，浮雲從山腰冒起，如烟如霧，繚繞樹梢。我們並肩坐在石上，面對着蒼茫大海，浩瀚雲烟，如身處虛無之境，心胸蕩然，不知是天上人間。彷彿野菊爲我倆而開，鳥兒爲我倆而鳴，黃葉也因羞見我倆而掉落。……

玲玲又給我開起玩笑來了。她問：

「阿毛！我想你已把過去的職業忘記了？」

「不會。我還算得上是一位不忘本的君子！」我笑着答。

「起碼手藝已生疏了！」

「那裏那裏！不瞞你說，我每天都要給自己擦上幾次鞋哩，反而越練越精。不信，可以當面試一試！」

我連忙掏出一條手帕來，乘機蹲在玲玲的腳下，動手給她擦鞋。不料她十分機警，把雙腳一縮，使我擦了個空，笑得她前俯後仰。有意無意地說：

「阿毛！你想乘機揩油是不是？」

「揩油？不用鞋油也可以擦個光亮呢。」我詐呆裝懵地央求說：「來一次免費招待，看看我的工夫怎樣？」

「算了！你現在是社會上的名流，我怎可以這般侮辱斯文呢。」

「什麼名流不名流？老實說，在你跟前我不想做什麼名流了。我願做你的奴隸，你的隨從，你的狗，你的——」

「夠了，夠了！你也學會了這一套來逗人歡喜了！」玲玲笑了起來，說：「我問你，這些話，你唸過了多少遍？」

「這是頭一遍，不信我可以發誓——」

「發誓？凡發誓的人是必有虧心事的！看你的動作那麼熟練，說得那樣流利自然，很不像一個初入行的呢。」

「玲玲！你相信我，你還未了解我，始終不原諒我，體念我對你的苦心。幾年來，我爲你操盡了多少心，那怕我挖出了心肝來，每一滴血都是爲你流的！那怕——」我卜的一聲，順勢跪在地上。

玲玲突然給嚇驚了，臉色登時白一塊，紅一塊，不知所措似的。亂搖着手叫：「阿毛！阿毛！你不要這樣，不要嚇我，先起來再說！——」

她的眼已濕潤了，表現出很難過。我已看出她的心事，這也是女人普遍的弱點，不管她怎樣硬心腸，一旦被擠出眼淚的時候，她已開始軟化了。於是，我乘機賴着不肯起來，且裝出一副可憐相。

「阿毛！你還是起來再說吧！」她說。

「我，我可能病了，頭暈眼花，週身好似起了惡性軟化。我——」

「你又何必這般認眞，自討苦吃？好端端的——」她急得站起身來，說：「你，你自己爬起來好了。」

「可是我不是故意呀！我的腿確已癱瘓到無法動彈了，還請你把我扶起來吧，只這一遭，求求你！」我向她哀求着。



「你是怎樣搞的？」她正亂搓着雙手，踟躕起來，好似已發現了我的企圖，而又怕給我太難過，好一會才決定，說：「好吧！只這一遭！」

她很難爲情的走過來，把我攙扶着，我乘機也緊握住她的兩臂，慢吞吞的站起身來，覺得有一股熱流貫通了全身脈胳。這時她正想設法擺脫我，我反而用力把她拉了過來。在她的耳底輕喚：「玲玲——」

她轉過頭來望着我，臉上紅得像發高燒，身子也微微在發抖，像已受了電流感應，知道我想需要什麼；我也清楚到她可以能給我些什麼。於是默默的相對着，呆了很久，忽然她滿眶熱淚，跟着就哇的一聲，撲向我的懷裏，抽泣起來。

經過了這一次親密的接觸，我和玲玲重新要好起來了，我的生活思想又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莫可比擬的新高潮。從此，不管到什麼地方，我們都似油炸鬼，形影不離的，此時我才開始嚐到了所謂眞正的戀愛滋味。

據說大衝突後的情感才算眞正情感，那我這個失而復得的心肝，更是稀世奇珍了。

我把所有的熱情，一切希望，全部灌注在玲玲身上，又甜蜜，又神秘，何只幸福？簡直是驕傲，可以向全世界情侶挑戰。

這時候，張河已出院了，卻馬上就宣佈要和陳小姐結婚。咦，開特別快車呀！居然爬在我前頭？此人眞夠鬼馬，竟使我瞠乎其後。唔，我想到了，他可能已幹了實際工作，才做這表面文章；不然，就是露點顏色，給我一個暗示。

他的婚禮雖很平常，但伴郎與伴娘的角色，水喉七硬要我和玲玲充當，好像故意擺景。蘭姨嘗我說過一句話：「阿毛已做到準名流了，做伴郎會不會見笑？」水喉七一聽，白瞪她一眼，說：「什麼名流不名流？給他做伴郎還算抬舉他。老實說，這次正好教育他，教他學點做新郎規矩，免致輪到他做新郎時擒擒青。」這麼一說，我只可無條件接受此安排。

我也清楚，許多做伴郎伴娘的很容易做到婚禮接班人，況且我跟玲玲早已靈犀一點通了，趁機會見習一下也好。

忙了幾天，張河和陳小姐已「乾坤定矣，鍾鼓樂之」了，我仍然還要行姻緣道，晚上睡覺時尚要輾轉反側，做個「好逑」的君子。

不過，船頭到，船尾亦到了，不到一個月，我直截向玲玲提出婚姻問題，她沒有反對，卻有條件，她說：「條件很簡單，就是要除四害。」

「什麼叫做四害？你儘管說。」

「第一、不准吸烟！」

「沒有問題！」我立即把手上的香烟摔掉，並

將烟包扔了。

「第二、不准喝酒！」

「有研究。」

「第三、不准賭博！」

「做得到。」

「第四、不准上公寓！」

「遵命。」

她咭的笑了起來，說：「眞是對答如流，好一位標準的男人大丈夫。」

「當然，大丈夫說不幹就不幹，從今天起，實行除四害，你說怎辦，就怎辦，就是你把繩子牽住我，叫我伏在地上學狗爬，汪汪叫，我也做得到，不信可當面表演。」

「夠了，夠了，這些話我聽慣了。男人求女人，什麼醜態都會做得出，婚前那個男人不受女人支配，婚後又有那個女人不受丈夫控制？」

「我阿毛不是這般人，上有電燈，下有地毡，阿毛站中間，玲玲在側邊，我——」

想當面發誓都不行，她忽把手掩住我的嘴，不讓我說下去。她接着教訓我：

「少說廢話，多做點實際工夫，難道我會給好話迷惑嗎？你只要做就行了。不過，我要考驗你一兩個月，看能澈底除淸了四害之後，才會和你去註冊處登記。」

「那你留心觀察就是了！」

繼續談到結婚準備，婚禮問題，玲玲的意見是想學張河一樣，去註了冊，請幾位熟人飲杯就行了。我認爲不可，張河可以這樣做，我不能，原因是我認識了多幾個體面人家，若草草從事，人家會說我閒話，甚至會造出一套不中聽的謠言。同時，我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和體面人家聯絡一下，總比一年做兩個生日堂皇冠冕些。在這個社會，名譽就是生命，對此終身大事，怎可以這般馬虎？我再把現有的經濟狀況說給她聽，她才不堅持己見。

這時，耀在我眼裏的全是美麗的形象，憧憬着的是快樂和幸福。錢有了，女人也有了，正所謂金錢與愛情，全部都有，加上我們的青春，試問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缺憾呢！

到上流

馬森亮



我滿懷喜悅問玲玲：「你說，我倆將來去那兒度蜜月呢？美國好還是瑞士？」

她一聽，「嗤」的一聲笑了起來，說：「阿毛！你眞不自量。蜜月這句話是那些知書識墨的人才有資格說，我們只能說去玩玩，或者文雅一點說旅行都可以。還說美國或什麼地方？你知道嗎，聽說那邊的人連買生果蔬菜都要說英文的，你識得幾個鷄腸呀，恐怕一抵達就要捱餓。尤其是你和我，從來未離開過香港，一副大鄉里相，人家不把我們看成從外地運到的牲畜才怪哩！」

「這有什麼稀罕？幾多不識字的大亨還不一樣去作環球旅行？」

「人家還人家。人家可以帶一位又漂亮又聰明會講英語會寫鷄腸的女秘書同行。你——，可惜我又沒有這種資格！除非——你乾脆自己也帶一位秘書去好了！」她狠狠的向我翻了一眼。

我的高興突然給她一挫，乃無可奈何的像自言自語地喃喃起來：「那就只可去逛日本了！」

「你說什麼？」她再一句搶白，眼裏放出强烈的火燄。

「我說是去日本。既然美國去不得，這地方也不錯，航線近，只消幾個鐘頭就可以到，聽說那裏有溫泉，有櫻花，還有——」

「還有採蚌姑娘，按摩女郎是嗎？——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怎也不去！」她把臉沉下來，不給我再說，那樣的堅決。

我愕然了，不敢繼續說下去，尷尬地朝她的臉孔呆望，想在她的表情上找出動怒原因。心裏暗忖：女人的氣量畢竟是小的，稍見到一件旗袍或微聽見高跟鞋響，就向自己的男人發警報。……

她挪過身子，轉頭過來把我埋怨起來。她說：「阿毛！你是故意捉弄我還是想煞風景？我過去和你說過什麼話來！在我面前，永不要提起日本兩個字，提起就沒有朋友做，你想氣走我不成？」

我這才記起：她早就和我說過，她的爸爸和哥哥在淪陷時是被日本人殺死的，連屍首都給抛下海去，累得她母女相依度日，沿門乞食了幾年，後來才做起菜販，捱盡了這般的千瘡萬刼。怪不得她會這樣搶白我。我明白，她不是善妒，向我發出桃色警報，而是她的父兄之仇已混和着她全身的每一滴血液了，一經挑起就憤張憤恨。於是連忙向她道歉，賠不是，且指天爲誓，在她面前提出保證，今後不會再提起日本來。

一會，她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來了，認眞的問我：「你打算把婚禮大事鋪張一番，可是你有主婚人沒有？連我也沒有！沒有人主婚的婚禮不是自己揭自己的底，擺給人家看？人家當面不說，背後是要說的。你幾時見過擺結婚酒光是一對新郎新娘自己去迎賓？就說，你我的親戚都沒多一個，豈不成又要請你過去的行家來撐場面？」

她的話把我問倒了。的確，行婚禮是要主婚人的，沒有就等於沒有了神祇牌，雖然我連自己是姓什麼的還不知道，但人人都叫我毛董事長了，勉强還可以含糊下去，卻又那裏去找出一個本家或長輩的親戚來撐場面呢？我所相識的除水喉七蘭姨張河之外，沒有誰是深交的，可惜他們年紀輕，主不得婚。寫信佬是最夠資格，最適合的，但他跑得太快，連喜酒也沒命飲。此外又有誰可出場客串一番？

我猛然想起一個人來了，如獲至寶一樣，用手指在玲玲的面前一剔，得意揚揚說：「我有了！」

「誰？」

「六姑！」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四十七）

三郎

另外三本遺著的簡單介紹

有關「陳寒波的生前死後」，寫到此處已近「尾聲」了。他的五本遺書中，對於「我怎樣當着毛澤東的特務」與「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我在以上作了重點介紹，作了去蕪存菁的改寫，保存了它的眞實性，加強了它的趣味性。因為陳氏的作品恰如其人，爽直痛快，說他所要說的話，沒有虛假。是那麼一回事，是那樣一個人，他就硬說是那麼一回事，那樣一個人，拆穿了畫皮，揭開了秘密，他的文字是粗線條的，但感情是豐富的。缺點便是「亂」一點，缺之一點幽默感。我這改寫人，自問雖然沒有把他的遺著改得十全十美，也決沒有把他的遺著改壞。

陳氏的遺著中，還有三本書我在上文沒有介紹過。那就是報導性的「今日北平」；理論性的「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五幕劇「地下火」。對這三本書，我在出版之後，也即是陳寒波被共產黨特務暗殺於黃大仙覺蔭園之後，便讀過。說老實話，在當年我對這三本書並不感到興趣，也可說我並不同意陳氏的觀點。但到今日重讀，經過這二十年的時間攷驗，事實對照，我才發現陳氏看法的深透與正確。在此，我只選其最精關的片斷，擇要出來向讀者介紹。

中共的三宗派．擁毛反毛騎墻

多年來的中共問題「專家」，或海外一般人士，都好把中共的頭頭分為兩派，即是以李立三或陳紹禹為首的「國際派」；以毛澤東與劉少奇為首的「民族派」。我們看看陳寒波在十多年前，也可說廿多年前的說法。

他說：「中共的宗派，只能在擁毛，反毛，與面面俱圓的騎墻派這三類中去區分。」

這種說法，在當年是不為一般人所接受的，今日證諸事實，卻是一點不錯。想當年自由世界多少政治家，政論家，以及在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把毛澤東看成是「民族主義者」。以為他會擺脫蘇聯的框框套套而變成狄托，今日再看陳寒波的遺著「今日北平」，不能不承認這個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幹部，對中共內部的人事看法是多麼眞實而深刻。

所以，他在那時便明確的指出過「……這樣來類分中共黨的派別是犯了大錯誤的，決不可能因為這樣分法毛澤東便眞的變成狄托，反而因這主觀上的自我陶醉過甚，以致影響了對付中共的決策，這才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陳寒波對中共頭頭們的結論是「都是聽命於史大林的忠實走狗」。他這樣分析中共內部的派別，二十年前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廿年後的今日重讀其遺著，再證諸種種事實，你就只有佩服陳氏的見解。尤其近幾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爭權爭位，中共黨內的派別是只有「擁毛、反毛、騎墻」三派，不知多少忠實的黨員，由於這種派別的鬥爭，遭到殘酷的屠殺，不値的犧牲；這都是狗爭狗骨的紛爭，與「主義，民族」是扯不上半點關係的。

毛澤東路線．是李闖翻版

陳寒波在二十年前，正當許多人對中共政權寄存着幻想的時候，他對中共政權的描畫是如何的呢？他說中共是「新奴隸主義，是專制、野蠻、殘酷、非人性的舊奴隸制度，加上新現代化、俄國化、科學化、大規模集中化，高度組織力的剝削、壓迫、監視、管制、奴役、毒害、屠殺的內容，所以毛澤東的新奴隸主義的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而且也是絕後的，最專制野蠻的政權。……」

陳寒波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初，也即是海內外幾乎是一致的看好毛澤東的思想路線之時，他便確定的指出：「今後在新奴隸主義的專制野蠻特務化的統治之下，過去的地主、官僚、資產、買辦階級，固然是當然的奴隸，就是統一戰線所要『統一』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是道地的奴隸，工人成為工奴，農人成為農奴，各級中共幹部是毛澤東的奴隸。在新奴隸制度之下，任何人沒有絲毫自由，還須接受惡毒化、更科學化、更無人性的殘酷剝削迫害，窮兇極惡的鎭壓屠殺，集體龐大規模的屠殺……因為搾取的方法層出不窮，湧現了無數的失業者，飢餓者……另一方面上層的奴主，盡情的享受，淫樂，兩相對照，就不知人間何世了！」

這些話，是今日任何一個對大陸情形有瞭解的人都可以說得出來的，也都能相信這是事實俱在的。可是，這些話，卻是陳寒波於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之間寫成的著作上出現的，在那時的香港，對中共政權的本質能有如此深切認識的人，可說少之又少。因此，能接受他這種見解的人，也並不太多。相反的，那時很多人認為陳寒波在「今日北平」那本書上所寫諸如上述中共政權的本質，是污辱的，私人洩憤的，獲得政權了的毛澤東，決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永無休止的鎭壓、搾取、剝削、迫害、屠殺。」現在事實證明，陳寒波的見解，才是一針見血之論。

因此陳寒波在那時便對毛澤東的思想路線，下了一個定評。他說：「毛澤東不僅是李自成的思想路線，而其一切已超過李自成當日了」。

這是多麼深刻的認識！

反共宣傳．必須一致

中共倖獲成功，得力於宣傳是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之一，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他們的宣傳，對

外是盡力滲透、分化、挑撥、拉攏、造謠、欺騙；對內是絕對控制、封鎖、注入、轉移。但無論對內對外，中共的宣傳特點有一個絕對的原則，便是「一致」。目標一致，步調一致，言論一致；那怕是顚倒黑白，歪曲是非，指鹿爲馬，說謊造謠，都是一致的。如目前香港左報一致刊登大陸「赤脚醫生萬能」的荒謬宣傳；大陸宣傳機關嚴密封鎖美國太陽神十一、十二號兩次登陸月球成功的消息，便是中共宣傳政策的最好說明。像前者這種低能的謊話，他們的宣傳機關就有這樣厚的臉皮，敢於把謊話說上千百篇；像後者這樣全世界人皆知的天大事實，他們的宣傳機關就有這樣大的膽子，敢於把事實遮掩，瞞着大陸數億軍民。

要對付這樣一個邪惡的敵人作戰——無論是槍戰或筆戰，陣地戰或宣傳戰，如果不瞭解它的本質與伎倆，便抓不到它的癢處，打不着它的痛處。

陳寒波既是中共黨員出身，又曾參加過各式各樣的工作，他對中共的宣傳自然洞悉堂奧。因此，他的另一本遺著「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便是一本見解超卓的反共理論著作，而且他也爲實踐他的理論而犧牲了生命。

這本書是憑他在中共黨內十多年的工作經驗積累起來之後，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本與中共宣傳戰的指南，是應該爲一切反共人士所重視的。我現在只選摘其中幾段比較容易爲大衆所接受的文字，介紹出來：

他說：「反共理論，是反共底一切行動的指南。怎麼樣的反共理論，會指導出怎麼樣的反共宣傳鬪爭；而反共的宣傳鬪爭，卻是反共的重要行動之一——宣傳鬪爭是組織鬪爭的發動機，是組織鬪爭的加强者，同時，是武裝鬪爭，保衛鬪爭和其他鬪爭的鼓動者。」

「因而，我們無條件地否定那些唯武器論者，輕視宣傳鬪爭，忽視宣傳鬪爭的觀點，我們要强調宣傳鬪爭的重要性，……尤其沒有强調在宣傳戰線上嚴重慘敗所促成全面潰滅的重要性。……這就說明了宣傳鬪爭與武裝鬪爭的關聯，……這也說明了宣傳鬪爭與組織鬪爭的關聯，……這就說明了宣傳鬪爭與保衛鬪爭的關聯，其他方面的關聯，幾乎也是同樣發生的。」

這是意義重大，見地深刻的，凡是在中共統治之下，體驗過大陸生活的人，都會認爲這種理論的正確性。因爲中共所採用的就是這一套手法；陳寒波就有過這樣的經驗。中共用這一套分化了國民黨，孤立了國民政府，吸收了知識分子與青年，造成國民黨的失敗，促成共產黨的成功。因此，陳寒波主張反共理論，必須是一致的，反對多樣性的。

他說：「……由於認識的不同，便造成反共理論內容的分歧與多樣性。事實告訴我們，紛歧是有害的，一致是有利的，這不但中國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反觀敵人卻是一致的，對某一個問題的看法，昨天也許有紛歧，明天便一致了。以紛歧的力量來對抗集中的敵人，也顯然是不利的。」

他又說：「反共理論的多樣性，決定了反共宣傳戰略與策略的多樣性，因而形成了反共宣傳戰線上步驟的混亂，觀念經常互相抵觸；努力相互抵消；效率相互削弱，造成了反共宣傳鬪爭的技巧上難以克服的許多困難；再加上若干宣傳機構本身的商業本能，圖利企圖，更降低了反共宣傳的作用。這種情形從自由中國到自由世界，都是一樣的存在着……」

這眞是一針見血的眞知卓見，也是陳氏具有深刻認識的體驗的經驗之談。自由中國與自由世界姑且不論，就以香港的反共報刊來說，便是「如此混亂的，觀念互相抵觸；努力互相抵消；效率互相削弱」的。因此，爲敵張目而不自知。若干人士可能仍反對陳氏這種主張，認爲民主與自由和專制與極權的分別就在此。認爲陳氏的主張，與共產黨的思想統制是一樣的，故不贊成。其實要與共產黨作思想上的宣傳鬪爭，就非如此不可。

反共的文藝創作·必須是戰鬪性的

他又强調反共文藝的重要性說：「革命的反共文藝創作方向，必須是現實主義的，必須是戰鬪性的，而且，必須是反共的英雄主義的……」因此，他在「反共宣傳與文藝運動」那本書中，毫不留情的批判了「古典主義，唯美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認爲這些都是「不敢正視現實，逃避現實，脫離現實，歪曲現實，必須糾正的作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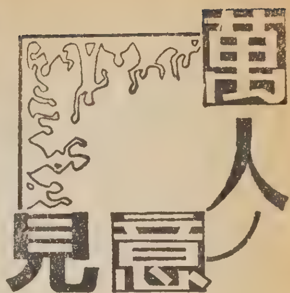
其實，他那時還是「所見不廣」。如果他活在今日，見到目前這種「唯黃主義，唯神秘主義，唯怪誕主義」的詩文泛濫情形，他必定要痛哭流涕！

陳寒波的另一本遺著是「地下火」，這是一本五幕劇的創作。一般人的批評，認爲這不是成功的作品，第一是台詞冗長；第二是出場人太多（據筆者約略的統計，需要演員四十多人），認爲這是不適宜由一個劇團搬上舞台演出的。這種說法，從陳氏所說「宣傳機構本身的商業本能，圖利企圖」的角度看是對的，如果從反共的宣傳角度看，則是不對的。共產黨的劇團，動輒一百數十人，難道反共陣營中組織一個四五十人上演的劇團都不能嗎？這本五幕劇値得修改的地方當然有，但對立場的掌握，反共宣傳悲壯鬪爭的表現則是嚴謹的。陳氏對戲劇並非外行，他在共產黨內領導過文運，青運，學運，也有過舞台經驗。他寫這劇本，目的是教育羣衆，要收到宣傳教育的效果，就非淺顯明白不可。以寫實與反共意義而論，「地下火」是成功的。

綜觀陳寒波的全部遺著，也是憑着自己受騙上當十多年的親身體驗與認識，大膽的用一枝筆來揭發共黨的罪惡，向自由世界提出控訴。他所寫的，沒有虛構，不是憑想像，不造謠，不誇張，全是眞眞實實的報導。他明知這樣做是危險的，但他決不妥協畏怯，他不怕共黨老羞成怒，也不爲自己的安全致慮。他終於求仁得仁，盡了一己之力，以自己的生命，證實他在遺著中所揭露共黨的殘酷眞面目。

新作預告

本文即將完畢，三郎先生另一新作是「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記敍川、黔、滇、康國共軍的戰鬪經過；及各級將領被共特包圍利用而誤國誤己的內幕情形，準於本文之後開始連載，敬希讀者注意。



檢討過去有餘怖　策勵將來應改革
向港府機關首長　公務人員進一言（上）

香港是英帝國一個殖民地，因之香港的社會，就是一個殖民地的社會，跟着香港的人民，也就是殖民地的人民。殖民地社會的特質，就是以外來極少數異族人，統治原來當地大多數人，而原來當地大多數人，在當時必定知識水平低落，物質文明較差，經濟條件亦極其惡劣，除地域性的宗族會社，和封建幫會等組織外，一般居民團結力量不强，更談不到有系統的組織。統治者要經營這樣一個殖民地，就祇有用欺壓哄騙和以華制華手段，來達到剝削、搾取和掠奪等目的。香港在前清從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之後，淪爲殖民地已經超過一百年了，說來時日是相當久遠的。

英帝國在這百年來對香港的統治，是花過不少心血的，但卻換來巨大的財富。現在有人稱香港是「東方之珠」，又有人說香港是英國皇冠上的寶石，可見香港這個地方，對英國影響之大。英國百年以來，以香港爲工商業遠東總推銷場，從前更以香港爲對遠東的侵畧基地，清末民初中國沿海各地，所受帝國主義「砲艦政策」的威脅，大部份是從新加坡和香港而來的。

歷史告訴我們，凡是異族統治者，對被統治的人民，是運用愚民政策，和懷柔政策來統治的，主要是要人民馴服和安定。如果這兩個目的達到，它的統治政策和搾取目的便算成功，絕少會負起啓發和革新措施。正因爲其一貫宗旨如是，因之從事殖民地工作的外來統治者，和參加殖民政府工作的當地人民，不論從事公務、教育、警務等任何部門工作，都普遍受其一貫政策所影响，不是苟且偷安，得過且過，便是瞞上欺下，濫用職權。總之，鑽營圖利，巧取豪奪，魚肉人民，兼而有之。這情形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國內租界統治，同出一轍，統治者和其僕從者，是可揩到很多油水的。但被統治者的血和淚，所付出的代價，也確實太大了。他們的心理會好過嗎？一有機會到來，他們會尋求發洩嗎？這恐怕是一個無須解答的問題了。

從事香港殖民政府工作的，百分之九十是中國人；而香港這個殖民地，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論理上以中國人來管理中國人，一切應該合情合理，何以適得其反呢？主要固然是殖民統治者的政策、制度和要求問題；其次就是從業人員的心理作祟。他們的服務，沒有中心思想，沒有信仰，亦沒有遠景和崇高目的；他們很現實、很近視，祇求生活過得好，能由幾「劃」升到幾「劃」，祇着意於每月能增加若干入息。至於怎樣做一個良好公僕，如何眞心爲市民服務，他們似乎完全不懂。他們祇知目下是做官，是當幫辦；他們是有權有勢，（當然是憑藉統治者力量）市民便應該仰承、伺候、忍耐、恭維、以至奉獻。抗日戰爭前香港的大大小小公務人員，可說莫不如是。二十年後這情形已在逐漸改變，祇可惜變得不大，變得不澈底，因而孕育着這幾年香港的危機。如果今後仍然因循不進，不作大刀濶斧的改良革新，這危機不特永遠存在，而且更有隨時爆發的可能。

從某一角度看，戰爭的表面是可以解決紛爭，但戰爭也確實破壞了社會（包括建設、秩序、與人心）。香港這個殖民地社會，是極受日本侵畧戰爭破壞的，同時亦受中國國共兩黨戰爭的影响，殖民政府的變，這兩個因素關係最大。這變是趨向好而緩慢的，是受環境驅使的。但公務員和人心的變，是趨向壞而急激的，是基於「搏亂」和「食鷄[illegible]」心理，這種心理是極其壞的，是「飲鴆止喝」的心理，是慢性自殺的心理。

何以說殖民政府之變，是畧向好而緩慢呢？這是從殖民地人民的感受看問題。戰時中國和英國，是同盟國，同是受日本軍國主義所侵畧，後來更聯合把日本打敗。這期間中國付出的代價最大，抗戰時間最長，犧牲最多，人民的表現也最英勇，因之戰後全世界人民對中國都刮目相看，何況最早開入香港、接受日本投降的，也是中國的官兵。殖民地的原來宗主國，有此輝煌成就，同盟的殖民地主英國，怎能不回敬一點顏色，這是香港殖民政府，變而畧向好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抗日戰爭之後，大大加强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尤其是殖民地底下的中國人，和各地的華僑，他們都一致表示，要求有更大的自決與自由，不再永遠被人牽着鼻子走，這也是迫使香港殖民政府，向好方面變的原因之二。其他如中共掩有大陸之後，不斷宣傳反帝，更以英美爲首要敵人，又復經常製造紛爭，也使香港殖民政府，時時提高警惕，不敢如以往之一意孤行。

但何以變而又緩慢呢？這是殖民主義本質問題，因爲帝國主義之於殖民地，本來是希望永遠不變的，但迫於環境驅使，而不能不變時，也表現得觀望而趦趄，不是形勢比人强，很難叫它邁進一大步。

至於公務員和人心的變，又何以向壞而急激呢？香港戰時自從淪陷於日閥之後，多年來在日本殘暴軍閥統治下，人民過着的是暗無天日的生活，統治者是殘殺、荒淫、無耻，無法無天；人民則是飢餓、驚慌、死亡。爲求生存，有人不惜認賊作父，賣友求榮；男的出賣人格，女的出賣肉體；强有力者挺而走險，老且弱者，死於溝壑。最困難時期，餓殍遍地，人

無溫情，道德淪喪，禮義廉耻全無。如此社會，很像回復到洪荒時代。一旦日本投降，又復你爭我奪，英帝國殖民統治者，捲土重來，人心未定，元氣未復，教化未施。由是投機倒把，鑽營謀利，便應運而生。其在原來本地者，鑒於淪陷時期之生死貧困；其由外地而來者，亦覺得七八年來物質享受匱乏，因之巧取豪奪，不擇手段，官商勾結，狼狽爲奸，唯利是圖。後來中共竊據大陸，不獨橫施暴政，更將中國數千年來的倫理傳統，生活方式，破壞凈盡。人民不堪壓迫，拼死逃難來港的更多，做成地狹人衆，搵食難而變爲搶食。其他如西方壞風氣不斷侵來，物質享受又引誘無厭之慾，所以二十年來，公務人員和人心的變，是向壞而急激的。

其實香港政府向好而緩慢的變，與公務人員和人心向壞而急激的變，兩者都是要不得的。人心的變，是受社會環境和社會風氣所影响的，所謂「風行草偃」，一切漸漸納入正軌，人心自會趨於正常。但作爲人民表率，領導人民行事，推行政令的公、教、警務人員，心理如不澈底改變，則其禍害不止全港人民，必然連累到自己身上。十年前的事，暫且不談，十年內所發生幾件驚動世界，貽害社會與人民的大事，是怎樣演變而成的？不是由於公務員的顢頇無能，瞞上欺下，甚而互相勾結，而弄出來的嗎？事前既不能洞燭先機，事後不會當機立斷，任令滋長，激成巨變，導致人民生命，公私財物，商場經濟等損失，無可估計，誰令爲之？孰令致之？負責之有司，從政之公務人員，請淸夜捫心，是否有忝職守？（未完）

兆華

小販談小販之苦與樂

好過打工是自由 收入多少不一定
買樓買車少又少 日搵數元多籮籮

讀一〇四期「醉八仙」先生一文關於小販問題，擬表示一點小意見。

語云「行行出狀元」，小販之中亦如是。他們當中當然也有人撈到風生水起而買樓買車者，但這在整個小販行業而言只是個別情況，可說是如鳳氏麟角絕無僅有，能日入三十、五十元以上者，也可說並不普遍，但是能搵十元左右的可說是相當普遍（不要忘記那些類似賣兩個錢鹹脆花生的還只能搵三幾元而已）。

經常所提及「小販問題」中的小販，是指那些沒有固定攤位的小販，亦即用手推車或挑擔的小販。有固定地位的攤販他們可說並沒有什麼「問題」存在，其實他們不能算是小販，可不列入「小販問題」的範圍。

從觀「醉八仙」先生一文（還有十一月十二日「紅綠日報」「金師爺雞年捉鹿」一文也有類似發表），似乎做小販好好撈，因而不願入工廠打工，是否果眞如此呢？作爲販伕走卒，就我而言並非如此。無論從經濟收入或工作時間，就普遍而論小販並不比入廠打工好，至於小販們的走鬼及風吹雨淋那就更遑論了。

那麼因何不入廠打工而心甘情願去做販伕走卒呢？私以爲全是爲了較爲自由一點，所謂自由一點，當然只是和打工比較而已，捨此之外，也談不上其他的了。

「醉八仙」雖然曾入廠當過工人。但觀其文，似還未曾做過小販，如果你做過小販，在走鬼或是貨物賣不出去而血本無歸時就會覺得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就無論如何也不會寫出如此羨煞小販收入的文字了。

當然，不受任何約束、不受任何限制，我愛怎樣就怎樣的自由，就什麼地方也不可能存在，但是人們爭取較爲自由的生存慾望卻是强烈的。這可以解釋爲什麼人們要冒死衝出鐵幕，常言道：「賣兩個鹹脆花生也是老細」，其實賣兩個鹹脆花生的人，其收入不過三幾元，又何老細可言，這「老細」二字還不是道出了人們熱愛自由的願望？

街邊小販自白

無知無耻無能無良是靠左份子的寫照

讀者向老萬提供好題材

萬人傑先生：

鄙人是星晚長期讀者，更是「牛馬集」必先看的人。日前大作「天才、人才、蠢才」一文（按：是馬森亮執筆）大概是指投共者而言。但鄙人有一題材，是指一般人而言，謹此獻給我最敬佩的，有義氣、有朝氣的戰鬬勇士——萬人傑先生。

題目是：「無知、無恥、無能、無艮」（或四無），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已經過二十年的長遠時間，時至今日，仍認爲毛共是好的人，那麼這種人不是無知，就是無恥；不是無能，便是無艮了。

因爲經過二十年來毛共統治大陸的暴政，殘殺千千萬萬無辜人民，對國內人民那種血腥統治，對它仍沒有認識到他們的猙獰面目，仍然曚查查，可說是無知。

如果明知他們的作風一向好話說盡，壞事做盡，而仍說毛共好的，或有一方面好的，是無恥（無廉恥）。自己的同胞親友遭毛共無辜殘害殺戳，仍說他好的，是無艮（無艮心）。

如果明知毛共是魔鬼而仍說他們好或替他們効勞工作是無能，因爲除了替他們工作別無其他生路，或找尋利的工作的辦法，豈非無能？

我的意思是這樣，但我不會寫文章，沒有時間修飾這意思，所以祇把我的原意告訴你。

末了，希望你多加珍重，免熬壞貴體，損失一位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勇士！

讀者陳情謹上

眾多少女失踪的原因
失踪少女墮落的實况
香港的奇怪現象社會的嚴重問題
警察與社會人士應負起拯救責任

張先生：請將本文在貴刊「萬人意見」發表，這是我親身體驗到的香港怪現象，也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報今年起首短短九個月中，報案失踪的少女計有千多名。這只是有「案」可稽的「官方數字」，同期內失踪少女的實際數目，當不止此數。據筆者所知，一些與家庭決裂公然出走的少女，家長認爲其已無可救藥，放棄追尋，因而沒有報警告失，致免於「家醜外洩」，實爲數不少，筆者鄰居、親屬中便不乏這類例子。

單就少女「失踪」或「出走」並不足以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產生嚴重的社會影响，主要的是少女失踪，出走以後所產生的行爲和後果。基於此，不論失踪的少女是否有經過報案，都有數字可稽或有行迹可尋。可以說，那都是些社會問題的表面現象，還不太嚴重。嚴重的，是那些與「失踪」「出走」的觀念無關，既無數字可稽也無行迹可尋的「問題少女」，實際上她們正做着失踪少女所做的事情，像失踪少女一樣的墮落和悲慘。這種少女多數是工廠女工和野鷄書院女生。白天她們是純良的少女，但夜晚卻在色情架步出賣色相，和從事其他的不法勾當。更甚的，有的根本就沒有做工和上學，只當爲欺騙家長的藉口，乾脆過放蕩墮落的生涯。這眞是嚴重的事實！這情形，作爲父母者即使不計一切的教育、維護、挽救兒女，存心導兒女向善，也將枉費心機，無從着手；他們根本就不能發覺自己的兒女已走上毁滅的道路。至發覺時，已大錯鑄成，那時報警告官，也屬徒然之舉。

這說明了，在這彈丸之地的香港，「問題少女」確實已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是不是近年來道德觀念特別低落？社會風俗特別惡劣？抑或青年人特別腐化？自發地傾向淫邪、墮落，自願走向毁滅之途？這些一語不足以定論；既不可肯定，也不能否定。

在這十里洋場，不合理的現象多的是，實不能概述。金錢主宰一切，利害關係蝕腐倫理體制，你虞我詐成爲人際關係的特徵，巧取豪奪取代生活的德性，生活講求效率與實惠，囂張構成生活的整個程序，看待事物只問收穫，沒有回顧之慮。影响所及，對生存茫然無主，對生活失卻安全感、對自己失望。因生活的冷酷，對別人不求意義，人際中，只問是否合符一己的利害觀念，不計價值與後果。因而青年人，尤其是我們所說的無知少女，不再存有道德的觀念和情操，多少懷有自暴自棄的性質。她們沒有顧忌的尋求刺激、放縱，藉淺薄的官感滿足，彌補心靈的空虛。最明顯的，世風所及，今時今日的少女已不再存貞節觀念，以及對其所可能帶來痛苦後果，因爲她們對生存與生命根本就沒有概念和認識。因而在人際關係中，她們只想及對方能否滿足其尋求刺激與放縱的願望，只問對方能否給予一時的歡樂，和虛榮的滿足；而不會想到對方是否懷有不良的動機，以及「人品」的問題。

初時貪圖一時好玩，及至她們發覺災禍臨頭，悔不當初時，已在利誘威脅下，身不由己了。漸漸的，也當「習慣成自然」的接受墮落生涯。而那些不幸染上毒癖的，更覺救渡無門了。

究竟失踪的和不循正軌的少女，她們實際上的情況怎樣呢？墮落的情形怎樣呢？這似乎不能一概而論。但大抵而言，決不會有好的結果。

失踪和不軌的少女，並不一開始就走向墮落、毁滅的道路，並不一開始就實行出賣色相幹不法行爲，大凡「問題少女」的墮落以至失踪；都是漸漸形成的一個「突發事件」。其形成多是「交友不愼」。無知少女往往爲着一時好玩不幸交上壞人，不能自覺，樂所忘形，不能醒悟其已瀕臨火坑邊沿。無知少女所交結的不法之徒，也有多種，其中有富家濶少，也有家境潦倒的無業阿飛，有心地歹毒的黑社會人物，也有騙財拐色的色情販子。而失踪少女的命運大抵也就決定於所交上的是那種人了。如果所交的人是富家濶少或其他有錢的人，那還算她運氣，因爲對方還不至於迫她公然幹不法行爲，對方的目的只在於玩弄，渡其放縱生活，不過後果殊難預料。假如交上流氓惡飛色情販子那種人，那將慘不堪言，對方不只騙色爲目的，更視爲搖錢樹，爲生活的依賴者。這種不法之徒，利誘威脅迷途羔羊爲其從事不法行爲，使之販毒、偷竊、出賣肉體，眞是不一而足。

與少女失踪事件具有互爲因果關係的，是那些公開的或半公開的色情架步，這種名義上爲娛樂事業實爲色情販賣組織，正是不法之徒活躍的地盤。有了這種架步存在，不法之徒更形瘋狂的誘騙少女。互爲因果，失踪少女多，致使色情架步也增加。這種架步現在是充塞了香港的每一角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如「咖啡屋」、「汽水座」、「酒帘」、「音樂廳」等等，都是失踪少女出沒、流連、墮

落的火坑。素以法治昌明的香港，寬容許這種見不得天日的非法組織存在，眞是社會上莫大的諷刺和罪惡。

形成少女失蹤，墮落的原因，要在理論上尋求結論以及「根本的解決方案」，這似乎並不簡單，其中牽涉可大可小。說小是個人問題；說大是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制度問題、以至社會風氣、倫理體系等，都是原因的一部份。

有一點是可以了解的，失踪少女儘管從事出賣色相肉體的色情勾當，但其性質有別於妓女。最明顯的，同一行爲在妓女是一種職業，在於無辜少女卻是不幸遭遇或一偶然事件。大體而言，妓女有一種犯罪的意識，因而她們的行爲在心理上有一種罪惡感以至其他社會因素加以限制，因而也突出了她們的行爲，容易引起社會的注意。而失踪少女的行爲便沒有這種性質了。他們沒有犯罪的意識，她們寓罪惡於娛樂。表面上她們的色情勾當是屬於商業性質，類似陪酒的吧女。她們出沒於以娛樂爲招牌的色情架步，而她們的色情勾當也跟着複雜而可怕，不像妓女那樣乾脆給顧客以性滿足的單純。一個「小姐」（她們這樣自稱）不一定出賣肉體，而架步也似乎沒有答應顧客可以跟「小姐」發生眞正性行爲的條件，「小姐」卻製造性的「犯罪氣氛」，給顧客一種「性滿足」的想像與誘惑，以及近乎變態淫邪的性動作與行爲。因而其對社會的反面影响比妓女更爲可怕囂張，妓女的行爲只是一「犯罪事實」，而「小姐」卻是促使並發掘「犯罪的可能」。不論從任何角度看，人類「潛在的犯罪可能」總比人類「犯罪的事實」來得可怕。

其中可怕經驗，筆者曾經親身經歷過。在朋友的慫慂下，筆者好奇心頓熾，在月前某晚充當了「尋歡客」。那是位於彌敦道「×××音樂茶廳」的色情架步。燈光暗淡得出奇，置滿卡座與小小暗房，有吵雜的流行音樂，由於是「茶廳」，當然也有一瓶汽水了。陪座的是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姐」，其穿着之暴露令人咋舌。而使筆者震驚的，卻是她主動而大膽的動作。初時，筆者不大能理解她的神情是怨恨、是憤慨、抑或是報復？後來才了解那是三種成份都有的心理呈現。經過一小時的交談，筆者知道了很多內情。

年前她結識一個靑年，由於行爲放任，遭家庭反對，她不顧一切停學出走。經過一段時期以後，卻遭靑年遺棄，悲傷之餘憤而做「小姐」了。言下盡多悔意。

筆者勸其返家，她卻謂沒有面目見父母，問她爲什麼還要做那種「沒有面目」的工作時，她憤慨行自暴自棄的說：「橫掂都俾人食到隻猪咯，睇錢份上，唔係做小姐囉！」筆者在想，假如沒有如許衆多「方便」的色情架步存在，那麼，可以推斷，這少女將不會淪爲出賣色相肉體的「小姐」，說不定也不會成爲失踪少女。因爲在遭男伴遺棄之後，她爲了解決起碼的生活是會返家的。但可憾的是，社會卻給她製造「失踪」的條件和方便。並且她對筆者透露，做「小姐」的少女，大多數的際遇與她類同，有些卻是受歹人要挾威脅，其苦便更不堪言了。筆者曾問她是否遭受警察干涉或取締？她透露××向架步「收規」，因而可以「照常營業」，並且據說「收規」的數目不靡。

從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看到表面上富麗堂皇的香港，原來是隱藏着如許普遍的罪惡與汚穢，社會中人眞的無視及此嗎？

這眞是矛盾而荒謬的現象，作爲維護社會安寧的執行機構——警察組織，一方面懸案追尋報告失踪少女，但是另一方面卻准許不法窩藏失踪少女並製造罪惡的色情架步存在。那麼警察又循何種方式和途徑去履行對社會負有的責任呢？又要怎樣去達成職責呢？

貪汚舞弊，在警察來說，可以說純粹只是誤解並濫用「職權」的意義，或未能「盡責」這末簡單。但就整個社會而言，警察不但未能「盡」維護社會安寧之「責」，並且准許促使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爲與罪惡，因而警察中的貪汚分子是雙重的犯罪。

從另一角度來說，假如現有的警察組織未能執行維護社會的職責，那麼，爲社會的健全與安寧計，社會是否有必要另行委託和組織別的執行機構來維護社會呢？

基於以上所述，處理少女失踪事件，嚴格取締制裁色情架步，將不失爲有效的解決方法與對策。由於色情架步的存在，少女失蹤，警察應負大部份的責任。

我們無意指出香港警察的品行和能力低劣，我們卻想表明香港警察疏於職責；我們也不認爲警察有改變或糾正社會德俗風氣的能力，我們卻願意相信警察有維護社會安寧的責任。

順便指出的，近來刧風猖獗，人心惶惶，社會中人惟恐刧匪有朝一日光顧自己，因而輿情洶洶，譴責之聲不絕於耳。但對拐騙毒害無辜少女的色情架步，卻視如無睹，充耳不聞。這也許因爲他們絕對信任自己的子女，果眞如此，那値得恭喜。不過筆者要奉告一聲：貴千金偶爾夜歸，但願是跟可靠的朋友在一起，幸不會是去某地的「音樂茶廳」賺取酬酢豐厚的「外快」，——不論貴千金在業抑或在學。也許閣下不太了解，不過這不要緊，問題卻在於，假如閣下對「年青的一代」的信任不怎麼純粹，而認爲貴千金有那種「可能性」存在，那麼就請閣下爲人爲己的盡點心力，救救無辜的少女。

沙漠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團結在反共目標下

讀中國「學生周報辯正」有感

若因對兩個政府有不同程度的不滿而選擇第三條路，那是太不符合現實的空想！

萬人傑先生：

報刊上，經常看到正反兩面的辯論，但我從未為此而動筆抒發己見。這次讀「中國學生周報」社長林悅恒君的辯正長函，使我不說不快。這並非單純因為林君所論之不正，而是有感於目前香港對那關係重大的問題模糊不清者，大有其人。我們實有參與討論的權利和責任。

以林君的身份與資格，我這無知的後輩，對其論點批判，實有狂妄之嫌。不過，我祇是服理，而不迷信資格與身份的；又以我這塊材料而言，亦只是「小半桶水」而已，對寫文章，更不敢希望寫得「通」。所以，我祇求理之順，而不敢求文之美。望萬先生斧正。

生鄧思樸謹上（十月卅一日）

讀「中國學生周報辯正」有感

自共黨竊據中國大陸，國府退守台灣，千萬同胞流亡海外（特別擠聚香港），時至今日，許多人由於環境關係，對國家、政府、領袖、立場及目標等一系列原則性問題，混淆不清。在模糊中造成所謂思想的苦悶，甚或在不知不覺中，受邪惡思想的影响，成了共黨的應聲蟲。尤可恥者，一些肩負神聖使命的文化界中人、學運領袖，為個人之利益、個人之愛惡，利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利用刋物地盤，向年青一代大放毒素。他們忘記自身所應負的時代責任，沒有用其筆桿，與共黨戰鬬；亦沒有為青年解決思想疑團，為他們指出奮鬬的道路。相反，把他們帶到更迷惘的境域；為共黨作了分散和瓦解反共力量的幫兇。上面說的，就是我讀「中國學生周報」社長林悅恒先生有關雙十國慶紀念特輯的辯正長函後產生的感想。

我以為林悅恒先生的辯正函中，矛盾及錯誤處甚多；且其提及的問題，關係到我們年青一輩的思想歸趨；關係日常行動的準則；關係我們國家大業。故我這個應該接受林先生教育的後輩，斗膽在此提出討論。

下面按其辯正內容，概括析述如下：

「中國學生周報」立場

林先生在函中明顯地表明其刋物之立場「熱愛中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認為在現階段祇有中國國民黨能夠執政。」又在函中提出「愛國必須反共」的主張。現在，讓我們看看其接着的析述：他教導我們「不可誤以為：愛中華民國必須擁護國民政府，支持執政黨，忠於執政黨關袖，並接受他的一切政策。」按這樣的教導，叫我這後輩又怎能理解而加以接受呢？我們愛中國，就必須反共；而國民政府是唯一的反共領導者，那麼我們不擁護林先生亦認為合法的政府，又應該擁護哪個政府呢？難道我們不需要政府的領導，或者要去擁護一個沒有領導反共資格和能力的影子政府嗎？

既然承認在現階段祇有國民黨才能夠領導執政，那麼不支持它，又去支持誰呢？蔣總統已成了反共的象徵，我們不擁護他，難道要我們成為散兵游勇，才能完成反共大業嗎？或者，林先生可以領導我們呢？我們毫不置疑的相信，摒棄唯一的合法的領導反共的國民政府、摒棄唯一能夠領導執政的國民黨、摒棄領袖，那祇有削弱和瓦解反共的力量。那和愛國必須反共的觀點是背道而馳的。在報章上

向受教育的讀者作誤錯的引導，那便是助共的行動。

我們再看看林先生更具體的反證：他認爲「愛國者並不必然擁護政府，否則蘇聯及東歐的反共人民即無愛國的可能。」對這樣的歪理，竟拿來作問題的反證，連我這後輩也不屑一評。

要知，政府的性質各異，國民政府是反共人民的領導者；而共黨國家之政府則爲人民所欲推倒之對象，我們擁護國民政府不正是和他們的反對政府目標一致嗎？林先生又認爲「擁護政府並不必然支持執政黨，否則民主政治中的反對黨概念即不可能存在。」我以爲這是無視現實情況的說法。我們並不反對民主政治中的反對黨概念，這個概念乃爲在國家中實現民主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其自身並非一種目的。故此，我們不會爲了這種概念而摒棄現階段唯一能夠執政的政黨，去做出削弱反共力量的行爲，那樣與反對黨概念所欲達成的民主相去更遠了。從上面對林先生論點的分析，難免使我們得出下列的結論：㈠林先生所表明的立場是眞實的話，那麼他的思想與行爲，走錯路了。或者㈡他的言行代表他的眞實面，那麼他所標出的立場，便不能不使人懷疑了。

對下一代的引導責任

年青的一代對國家幾十年來的事未會經歷，且限於人生經驗，致缺乏分析力和判斷力。一些向來在香港受教育的青年，對政治問題缺乏應有的認識，造成無知或痲木；一些流亡青年，現身處自由世界，對目前的生活不如意、對西方世界的缺點，較多接觸，反使之對過往的悲慘漸漸淡忘。因此，很容易幼稚的對目前發牢騷；還有一些青年，本有愛國之心，但環顧目前，並不完全吻合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藍圖，因而消失勁道，產生悲哀、苦悶，所有這一切無知、痲木、苦悶、牢騷都是我們引以爲悲的事實。

但我們更明白，那不是他們的過錯，因爲他們正處於接受教育的時候，更何況他們是生活在這複雜的環境。作爲一個文化界、學運界的人物，若祇是單單反映年青一代的思想與態度，作一搬字過紙的報導，那是不夠的。那樣做的最大效果，便是使正在接受教育的年青讀者，發生感染的作用。我們要求，除作客觀的報導外，還應幫助我們在紊亂中找出頭緒；使我們在空白中填上充實；使我們在徬徨中找到出路；使消極的悲哀化爲積極的力量；使無知與痲木變成覺醒；使大家結成一支反共的力量以完成愛國的志願。但樣做，是文化界、學運界前輩不可推卸的責任。以林先生的身份，我以爲除有發出「悲哀的嘆息」的權利外，還要認清自身的義務才好。

我們應有的態度

目前，我們年輕一代必須確立正確的思想立場，以在複雜環境中，作爲一切言行的準則。在此，願和年青朋友討論。

共黨竊據我國大陸，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而我們卻生活在殖民地的香港。在這複雜環境中，我們確認：我們是有國籍的中國人，我們是黃炎子孫。我們鄙屑那些一廂情願自認是藍眼睛、曲頭髮或大鼻子的軟骨頭。我們還認爲：中國祇有一個，那是由孫中山領導推倒幾千年帝制所締造的中華民國。中共在大陸所建立的祇是代表其一小撮野心家的僞政權，國民政府爲我國唯一合法政府，也是反共的唯一核心力量。爲了完成反共的大前提，我們應對國民政府二十年來的改進給以客觀的評價，並對其存在的過失給以善意的批評，使之更進步、更增强反共的能力，而不應打擊它、摒棄它。若因對兩個政府有不同程度的不滿而選擇第三條路，那是太不符合現實的空想了。而由此引至的苦悶，更是自作自受。尤可怕的，這種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其結果祇有削弱反共力量而已。所以，我們必須站穩立場，化悲哀爲力量，踏實地苦幹，團結一起，以完成反共大業，以救我們的國家。

（鄧思樣）

中共見拒聯大 讀者賦詩嘲之

萬人傑、張老編先生：

「萬人雜誌」的是言論正確的刊物，親朋戚友讚許，屢見不鮮。敝意今後多加些文藝作品，以期多彩多姿，未悉以爲然否？我願每期寄上些文藝稿，尚希潤飾，並賜刊登。

弟鄭秀堂頓

（十一月十五日）

右派詩詞（調寄菩薩蠻）

鄭秀堂

期期擯拒於聯大，厚顏無恥兼無賴。好醜世間知，欺人更自欺！兄弟心離異，最好將權棄。醜劇看一回，相應醉一杯！

七律

過街老鼠滿身髒，
丑角焉登大雅堂？
自古無才難主政；
從來有麝定生香！
世人豈是眞盲眼？
强國遑誇醜賤娼！
邪正自然分界限；
不容佳境臥豺狼！

（中共屢屢見拒於聯大，值得嬉笑怒罵一番。）

請領稿費：

十一月份稿費（一〇六至一〇九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百期萬人雜誌 有人建議再版

人傑先生：

毛幫二十年胡作非爲，我國人無辜受害之深且大，筆難陳述。先生主持正義，大聲疾呼，口誅筆伐，極爲吾人擁護。「萬人雜誌」第一百期特刊，數日售罄，吾人建議再出一版，相信亦必在短時間內盡銷。本人有知友不下數十人，流亡國外，如獲再版，當購寄各處一份。

韋鴻敬啓（十一月八日）

科陽千丈

俊人創作小說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科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illegible]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三)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 一至八冊已發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第一至八冊（由第一期至第八十期）現已發售，為優待讀者，不加收釘裝費，每冊六至八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發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萬人雜誌社、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或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郵購可用郵票或劃線支票逕寄萬人雜誌社，不另收郵費。

俊人新小說

情・人・老・去

定價：四元五角

俊人新著倫理文藝小說「情人老去」，以故事嶄新，高潮迭起，在報上連載時已傾倒萬千讀者。現印成單行本，可使間有遺漏未觀全豹者有機會重溫一遍。全書一氣呵成，回腸蕩氣，確是佳作。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轟動藝壇 內幕秘聞

紅線女的紅色情夫

業已出版 每冊三元

曾在本刊連載，轟動一時，由小錸先生編著的「紅線女的紅色情夫」，備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已出版上市，除紅線女被鬭經過及投共後的情史，並附珍貴圖片多頁，及紅線女日記，每冊零售三元正。總經售：(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為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為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11期要目

備戰圖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一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一九六九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歸屬感」與離心傾向

香港市政局列位議員大聲疾呼，我們必須面對佔全港人口百分之六十的青年人。在本屆市政週年辯論會中，多數議員認為應即設法輔導青年人對香港發生歸屬感，並撲滅「青年黑幫」和阿飛罪行。議員建議市政局應擔起一個新的職責，設立「青年事務工作委員會」，使徹底而完全地從事青年工作的一切事項，同時就本港應有的青年政策向港督提供建議。

目前，我們覺得香港的根本問題就是青年人對這個社會幾乎全無「歸屬感」。一項正式的專家報告說，它向一萬名香港學生進行調查後發現，希望離開香港前往美國的青年人竟佔五分之四！由此看來，市政議員實在已經抓着了今日香港的病根，其所提建議，顯然就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有遠見的治本之道。

可能是由於權力問題，市政局本身一向所做的青年工作卻並不見得有重大積極性。由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今年三月這一工作年度內，據說市政局曾組織了二百六十七次康樂活動，直到現時計算，參加這種活動的青年人已有三十五萬人。但是，為什麼當局費了這樣大的努力，我們的年青一代對香港仍然沒有什麼「歸屬感」呢？

我們以為這個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今日多數的香港青年並不需要什麼「康樂活動」，因為這些小玩意並不能使他們在升學或就業問題上不受挫折。

應該指出，如果香港過去發生的反社會暴動，以及要求民主改革所攪過的學潮，被認為與青年問題的變化有關，則現時只在强調「康樂活動」的重要性就未免太小看青年人了。

我們對過去的暴動及學潮當然反對，並相信前此事件的最大問題在左派，但左傾活動竟能涉及香港青年，這一點就更要我們加以特別注意！

實際上，香港青年的起碼要求——升學，就業，在多半情形裏都流於失望，為了必須解決的出路問題，又怎能叫他們對這個環境有「歸屬感」？如果青年情勢無法穩定，任它變成牆頭草，則從香港社會的尺度說，青年的「離心」或「罪惡」或「反叛」，將恐怕要比一般想法更為嚴重。

我們認為在基本的「歸屬感」這一問題上，首先要使香港青年在安定中建立一個中心思想。「安定」要看社會的條件，「思想」則屬教育的責任。

然而目前的社會與教育，已經不能在彼此需要上互相調和，即在學校教育的本身，亦簡直缺少社會意識。

學校不談政治，不教公民，就是一例。試問這又如何使青年人對香港有一個中心思想？

要青年對香港有「歸屬感」，應當要有青年領袖。但是，在香港的百萬學生裏，由於教育制度的淘汰賽太可怕，更由於社會現實的排他性太厲害，許多青年根本不問什麼是羣育及羣體。

在教育上，政府無暗示需要青年領袖；在社會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政府常常以為幾個「名流」或「紳士」就能代表華人而安定社會，殊不知社會有重大變動時，最先開溜的就是這些「重要人物」！

在我們看來，功利教育與紳權社會的囂張，可以說是由於政府對青年意志的誤會，青年領袖必須受到真正的栽培和適當的授權。

現在，我們要在青年的「歸屬感」上談到權力問題。有「權」，才會有「能」的表現機會。如果連合格升學及合格就業的機會也缺乏，青年人的服務權利及其能力就簡直談不到了！我們要使青年人有權在香港謀發展，基本的重要性就是要法律承認中文；不幸的是，市政局對中文解凍亦無能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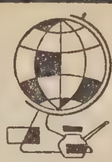
香港青年，究竟「歸屬感」多呢，還是離心傾向多呢？它們的演變原因是什麼？相信大家已差不多完全了解。

發展工業繁榮香港人人得益

「香港人用香港貨」要提倡

萬人傑

新聞以外



工展會與香港節的裝飾，把香港點綴得七彩繽紛。左仔翻不垮香港；左報唱不衰香港。香港的工人，個個抵得上大陸的資產階級。眞正過着幸福生活的是香港工人，不是大陸工人。香港人不用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生活，全靠工業支持；因此，大家也要支持香港工業。

港節工展・多采多姿

一年一度的工展會，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揭幕後，接着，盛大的香港節又在十二月六日正式開始。這一期的「萬人雜誌」出版之日，兩個盛會還在繼續着。

市面上到處是香港節的裝飾，彩色的布條，插滿通衢大道。這些裝飾，的確把香港點綴得很美。晚上，搭船經過紅磡，遠遠看到工展會場，輝煌嬌艷的燈色，確具吸引力，不但把香港市民吸引了去參觀；外國遊客，相信也必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經過了一次巨大騷亂，終於安定下來；像一個受了重創的人，不但渡過危險，康復過來，而且體力較前尤有進步，這是値得慶幸的事。

無可否認的，一九六七年以來，香港遭受共黨搗亂，不但沒倒下來，一切迅速地恢復，今日，繁榮倍昔，人們對香港的安定，更具信心。巨大的投資，源源而來，可預卜的，香港節後，將給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

特殊產品・秘而不展

工展會雖經常受到譏笑，認爲這不過是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並無新穎之處。廠商們不過藉這機會，做點生意；會場之內，食品最多，大家遊遊工展，買點零食，如此而已。

也有人認爲，廠商們並沒將新的產品在展覽會中展出，殊失工展意義。香港工業產品，在國際間十分威水，可是工展會中，什麼都看不到，這是事實。香港的廠商，也並不否認。他們不敢拿出來展覽的原因，是怕人仿製。許多在外國買得到的香港貨，在香港連見到的機會都沒有，的確是工展的憾事。如果這些在國際間取得地位的高級產品，能在工展會中展出，相信香港人對香港貨一定會有更好的新印象。不會認爲香港廠商，只出產一點零食，和一些熟口熟面的東西，由此而獲知香港工業迅速發展的眞貌。

上層崇外・下層慳皮

「香港人用香港貨」是工展的口號，這口號具有重大意義。香港不能單靠旅遊事業或狗馬賭博維持；必須將大量工業產品輸出外國，吸進外滙；同時要在本港推廣銷流，減少漏卮，才可以生存、安定、繁榮。

香港繁榮，四百萬市民共同受益。因此四百萬市民必須在促進香港繁榮上盡點責任。香港人用香港貨有裨香港工業發展；香港工業的發展，也必然可以使香港更趨繁榮。

「本地薑唔辣」的觀念，是在本地推行香港貨的一大窒碍。香港上流人士有崇外心理，一切要「來路」才夠威水；本地貨不屑一顧，殊不知他們身上許多來路牌子的東西，都是香港工廠造出來的。

至於香港中下階層的市民，不少是大陸貨的主顧，不用工資的大陸貨，賤價向香港及海外市場傾銷，志在換取外滙，這是香港貨的一大威脅。六七年暴動前，確威水了一陣子；香港貨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大陸貨・大躍退

可是，文革以後，大陸生產大躍退，再加上備戰、備荒，輸出減少。在香港買大陸貨，不再是以前那麼便宜，大部份東西都比香港貨貴，尤其民生不能少，也只有仰給大陸的副食品，更漲到離譜。

爲了港共倡亂，大部市民憎恨他們興風作浪，心存抵制。因此這兩年以來，大陸貨公司、左派戲院、書店等，一律拍烏蠅，顯得冷冷清清。左派雖用「愛祖國、用國貨」的口號來對抗「香港人用香港貨」；可是，「祖國」不愛我們，要搗亂我們的安定生活，我們何須愛「祖國」？港共一方面叫人愛「祖國」，一方面要搞垮我們的嗷飯地，怎會不引起我們反感！

在市民憎恨共黨的心理下；在大陸貨已失去賤價的優勢下；在一般人已覺悟到繁榮香港自己得益的道理下，此時提倡「香港人用香港貨」，實是最合時宜之事。

做香港人・有何不好

左派報紙常常嘲笑「香港人」一詞，是亡國奴思想，喪失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其實，香港不是

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區，我們四百多萬人生存在這地區，必須使這地區安定，才活得下去；既然安定了，自然更進一步而促進它的繁榮。

香港人，是生活在香港的人，沒有人可以否定我們是中國人，中華民族也不可以開除我們的「族籍」，黃色的皮膚不可以漂白。今日我們賴香港生存，賴香港取自由，我們就是香港人。我們的生存與香港息息相關，因而我們對香港的存在、安定與繁榮，也必得關心。

譬如，美國集世界人種之大成；澳洲大部份是英國囚犯的後裔；新加坡中國人佔了大多數。這些人，都不能說他們喪失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他們都要為賴以生存的那個地方盡責。

藍領收入．好過白領

在香港，開設工廠的老板，以至工人，絕大部份是中國人，香港人用香港貨，最後得益的還是中國人。工業家賺到錢，把工廠擴大，便可容納更多工人；在工人供不應求的形勢下，自然要提高工資來爭取。

在共黨統治下的大陸，雖說是「工人當家」，可是「有得做冇得食」，已成為「大陸工人」的代名詞。在香港，目前情形，藍領工人收入，早已凌駕白領階級之上。一個熟練工人，起碼可賺七八百元，如果加班，逾千收入的，大有人在。千元月薪的白領階級，已是高級職員了。

其實，共產黨的「工人當家」不過是騙人的幌子。以大陸工人與香港工人相比，固可見之；與美國工人待遇，相距更不可以道里計。

堵塞漏巵．要用港貨

今日的香港，差不多成為大陸貨與日本貨的傾銷市場。汽車、電氣用具等高級產品，幾乎是日本貨世界；低級產品及糧食，又為大陸貨壟斷。每一年，香港人從海外賺進來的錢，被這兩個吸血鬼吸了不少。香港沒有汽車出產，坐汽車不買日本貨也要買美國或歐洲貨，但有許多電器用具香港也有出產，如冷氣機、電視機等，水準不差過日本貨。在香港人用香港貨的原則下，這些東西可以挽回不少漏巵。

至於大陸貨，除副食品和各地特產，香港什麼都有；而且許多東西都是香港先有，大陸拿樣本照做，利用廉價工資，搶去港貨市場。目前許多香港貨的價錢都便宜過大陸貨，因此，「香港人用香港貨」實值得大力提倡！

港貨威水．值得驕傲

工展會目的在使香港人認識香港貨，應該使他們為香港高級產品驕傲，由此泯滅了崇外心理，明白月亮不是外國好，香港也有威水東西。因此，揚威海外的香港產品，在工展會中不可缺少，至於如何防範仿製，可以另想辦法。

其實，廠商如有特殊產品，即使不銷本港，也不可能防止別家仿製。要是他們有意仿製，必然在各地搜購，在外國市場上發現，寄回香港照造，也不會有什麼困難。當然，專利的法律保障，是有效的辦法；另方面，工業界本身自我約束，未嘗不可。

還有一個香港工業不易為的情形，如某一行稍有好景，大家就趨之若騖，結果搶到爛，大家攬住死。因而，有人認為香港工業種類該有個計劃；也該有個限制，對各行業的「保護」，確很需要。

兩大難題．需要解決

目前香港工業界面臨兩大難題：一是缺乏廠地；二是缺乏工人。大的工廠，政府沒給予廠地的方便，許多外國廠家要在香港設廠，也因廠地無法解決，顧而之他，對香港的發展，受到損害。小型工廠，不是每一家都有能力自置廠房；近來物業稍為好景，業主便瘋狂加租，使到許多小型工廠受到壓力。

工人缺乏，而且流動性大，令到產品水準不能保持，交貨時間失去預算，都足以使香港產品在海外市場的信譽受到打擊。

其實，這兩個難題並非無法解決，但要解決這兩個難題，必須得到政府的協助。譬如，給予撥出廠地的方便，工廠租值的評處等，都是政府權力辦得到的。

至於工人的缺乏，尤其熟練的專門技工，可由政府，或政府協助，多設專業學校代替學徒制度，這一來，可大量訓練人才；更須改變青年們「工人沒出息」的觀念，讓他們知道工人收入好過「先生」的事實。

協助廠商．政府有責

發展工業，促進香港繁榮，不但是市民大眾的義務，香港政府有更大的責任。「香港人用香港貨」只對香港人而言；幫助香港工業，工業界解決困難，則是政府的責任。要發展香港工業，必須解決廠商困難。無可諱言的，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很少，甚至連一些小小的工潮，處理也未盡全力，彷彿採取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政府對香港工業的發展做得太少。香港工業有今日的輝煌成就，完全是工業界自己努力的結果。在本地得不到政府的協助，在外面到處受到限制、排擠，處境惡劣可知。

為香港前途計，為香港繁榮計，我們有權促請政府給予工業界更大幫助，不僅每年給廠商會撥出一塊地皮作工展會的場地而已。政府可撥地建立長期性的工業館，讓外商能經常有機會參觀香港的產品，這會幫助香港廠商做多不少生意。

香港工人．幸福生活

多采多姿的香港節，和工展會的配合，非常恰當。儘管左派報紙唱衰香港，香港天天步向繁榮是不可抹煞的事實。在香港，只要不是好食懶飛，肯做工，斷不會二十年長期過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生活。在大陸，有五個金戒指便算是資產階級了，香港的工人大佬，不少一個月工錢可買五個金戒指，則香港的工人，全是資產階級了。

由此可見，眞正過着「幸福生活」的，是香港工人，不是大陸工人。

美國與加拿

美國明智之士已經一再表示他們對國家的隱憂，這種隱憂的嚴重程度，足以危害到本國甚至自由世界的生存。太陽神十二號已經成功從月球飛返地球，也不能抵銷這種生存的威脅程度。因爲那是來自本國的內部，而且是下一代的接班人——青年的身上。美國賴以富强的樂觀進取精神，在大多數青年人身上似乎是失落了，給代替的是悲觀底頹廢。消極地遂產生了「稀僻士」之流的長髮青年，他們兼有「悲天憫人」而又抱「自我毀滅」的雙重性格，遂成爲厤醉藥」或迷幻藥」的犧牲者。或者受野心或別具用心者的煽動，積極發展成爲反抗一切現有制度的急先鋒，從反抗教育他們的學校制度；進而反抗他們未來工作的社會制度；甚至他們將來繼承的一切政治制度或目前所定的國策。總之一切現成的制度，無所不反；一切傳統的，那怕是優秀的，無所不背叛。消極的「稀僻士」和反叛者各走極端，而又迂迴到一個中和後的趨勢——那就是無政府主義；無社會秩序的一羣，把極端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冲擊着美國的上層建築，冲擊着美國的基本立國精神，明智者的隱憂的確再不是杞憂了。

加拿大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大致與美國一脉相承，更由於兩國毗鄰，美國一切風尚很迅速地便傳染着加拿大，其程度與政治、經濟的影響並無二致。

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已喪失所謂正義；忘記了責任。反越戰的基本觀念也從此發端，經過別具用心者的引領，已經成了一種可怕的風暴橫刮美加各地。他們美其名曰「和平示威」或「反越戰示威」。

這些激烈份子在有計劃的安排下，在十一月十四日特別在美京華盛頓開始，稱爲「反對死亡」巡行。由一立參

所謂反越戰示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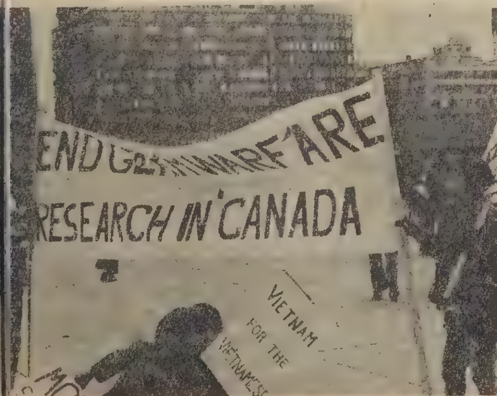
標語：「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國家主義。」


舉着無政府主義的黑旗


高舉古巴頭子卡斯特羅的紅旗


紅黑旗交舞，大呼共產口號


反戰份子的樂隊，全部長髮青年



無知小童也參加，請注意左面是華籍小童

……的隱憂

許之遠

合，再轉向紀念碑橋、林肯紀念堂、國務院後轉向商業大街去。是日有一百八十六人被捕。

翌日（十一月十五日）發展成爲暴動了。防暴的警察和國防軍，已和暴動者展開追逐，被迫使用催淚彈和化學藥水了。這等暴動份子，在示威中要造成混亂，竟打爛商戶窗櫥，還要毆打警察。高呼「胡志明萬歲」口號。手揮北越旗及象徵無政府主義的黑紅色旗幟。這種示威如果不設法嚴防，終有一天發展成爲不可收拾的暴亂甚至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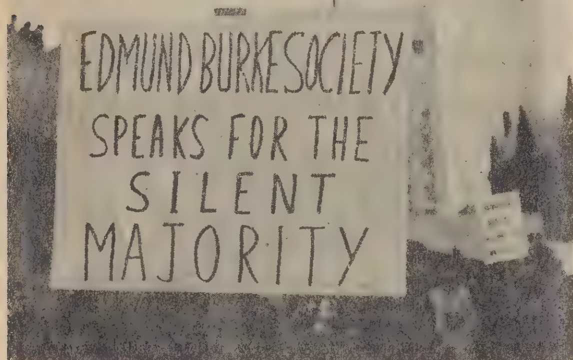
美國的「和平示威」或「反越示威」，馬上像瘟疫一樣立即延蔓到加拿大來。是有組織的呼應，抑是自然的反應？筆者不敢妄測，惟於同日，加拿大的多倫多市即有同樣性質的巡行示威。竟由一個所謂「越南動員委員會」發起，聯合幾個著名的左傾團體（其中有共產黨也有協和教會），主要成員大多數是年青人，特別是那些留長髮的。從省政府前集會，轉向市中心進發，直抵市府廣場開會，一部分則直到美領館示威。沿途高呼「美國撤兵」、「胡志明萬歲」。紅旗黑旗，甚至一如中共口號的標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修正主義」等。而印有古巴頭子卡斯羅的紅旗也有不少。如此共產主義的露骨宣傳，如果沒有被別具用心者所操縱，誰看了都不會相信。

給反越戰示威者的奚落，卻是由一羣中年人組織的「反反越戰」的隊伍，他們大多數從東歐逃難來加拿大的移民，身受共產主義的荼毒。所謂「反反越戰示威」，是反對那些盲目贊成北越統治南越的示威。他們主要的宣傳，是揭共產主義的疤瘡。雙方隊伍混雜在一起，對峙和罵戰，當場攝得以下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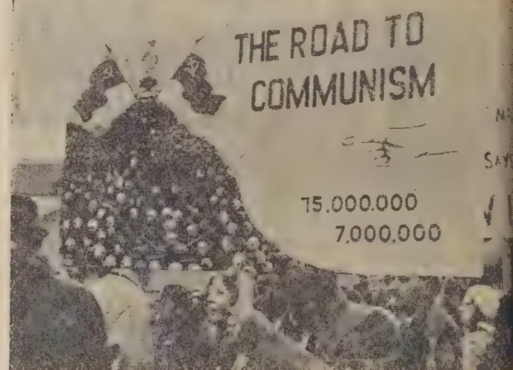
美加青年何去何從？在示威圖片中，或許可以露出一些端倪來。

六九年十一月廿二日於多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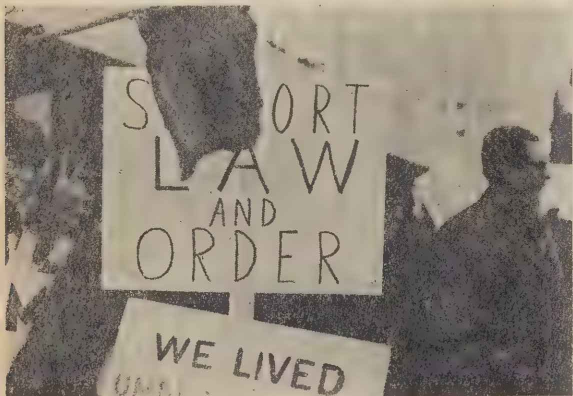
反反越戰示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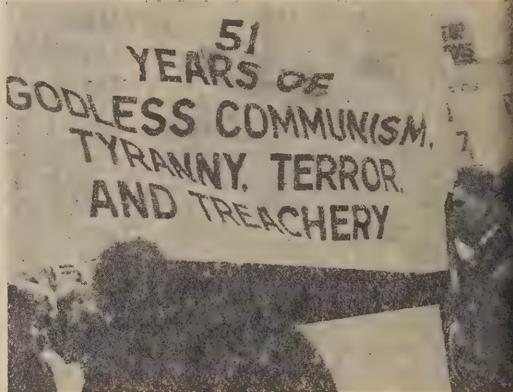
「為沉默的大衆說話」反反越戰者的標語



到共產主義之路，——屍骨纍纍



反越戰者舉越共旗幟，反對他們者則扛著標語支持法律和秩序



反反越戰者高舉對共產主義奚落的標語



反反越戰的中年人憤憤的說：「你要反越戰，先把頭髮剪短」



反反越戰者的隊伍

從張達志說到中共砲兵（上）

曾憲光

上（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李先念爲首的中共黨政代表團，到地拉那參加阿爾巴尼亞國慶活動。同行的四名團員中，有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耐人尋味的是在張的名字後面卻註明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砲兵司令員」。這最低限度予人兩種感覺（印象）：㈠中共的砲兵，在目前的毛林「霸業」中，佔居何等重要的地位；㈡中共的砲兵部隊，在文革奪權鬭爭中，曾經歷了一場尖銳的搏鬭。衆所週知，文革前的中共砲兵司令員是吳克華（政委：陳仁騏，副司令員爲匡裕民、宋承志）。吳克華是留俄系將領之一，曾於一九四八年以軍長身份指揮著名的塔山戰役而聞名「全軍」，韓戰時曾任「志願軍」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司令員爲黃永勝）。至他之眞正獲得現代化砲戰經驗，應該說是在一九五三年夏指揮朝鮮西線幾個軍與美（聯）軍第一軍長達四個月的慘烈砲戰，至正式出任中共砲兵司令員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即賀龍、羅瑞卿擔任軍委第一線工作時。雖然，在文革期間沒有看到過他被鬭的資料，但從與他同時留俄的「親密戰友」許光達（原裝甲兵司令員），劉震（原空軍第一副司令員）的遭整，可肯定其是問題人物了。而今天張達志的正式亮相已證實了這一論斷，或問張達志又是何許人也？不錯，了解其出身與背景，對吾人考察當前中共砲兵的動態與實況，不是不無幫助的。

張達志，「西北紅軍系統」出身，是西北地區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一九五三年曾任中共公安部長（「中將」銜），翌年九月出任蘭州軍區司令員至今。本來該軍區的戰畧地位原屬大後方的，可是自一九六〇年中共與蘇聯交惡後，突變爲大前方了。此一來，張也就成爲長期掩護西北核彈工業中心的重臣，蓋因該地區已逐步成爲中共核武工業、航空工業、電訊工業的中心之故也。特別是文革期間，西北地區出現了空前動蕩的局面——新疆割據、甘肅混亂、青島武鬭、寧夏不寧……但在張的鐵腕鎭壓下，致使上述地區局勢不單沒有進一步惡化，且得於恢復「正常」。特別是沒有讓西北核工業受到任何破壞。如此這般，毛林等也就續予重用——續任蘭州軍區司令員，最近再委予砲兵司令員要職。

或問：張已出身於公安部隊，砲戰豈是他的專長？那何以服衆？若講到在目前中共將領中，眞正具有現代化砲戰專才，或者說正規化的砲兵專家，卻要數砲兵副司令員匡裕民了。此外還有郭化若、萬毅、邱創成等人。由於其中關係和情況錯綜複雜，要了解其中究竟得從頭說起。

中共砲兵的建立與發展

中共砲兵的建立成長發展，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㈠萌芽階段；㈡成長階段；㈢「二年等於二十五年」的韓戰期間之畸形發展階段；㈣當前步入正規化階段。下面先談第一、二階段概況。

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時，中共便有了砲兵，那時僅有幾門不能再老的迫擊砲，至後來中共軍（當時的中共工農紅軍）之建立第一個砲兵連，是一九三〇年「彭大將軍」的紅三軍團在湖南長沙的國軍手上弄去一門山砲後之事。翌年，毛林所領導的紅一軍團也成立了一個砲工營（按：其名爲「砲工營」者，因該營是由兩個砲兵連和一個工兵連所拼湊組成）。六年後，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那年冬，中共（八路軍）才正式成立了一個砲兵營（團長郭化若、副團長匡裕民、政委邱創成）。不久，新四軍也相繼成立了砲兵部隊，惟因它們編制無法統一，尤其是缺乏火彈，故在戰場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至抗戰勝利前夕——一九四四年秋，中共在延安成立了砲兵學校（按：由留蘇專攻砲兵的兩專才郭化若、匡裕民任正副校長，但實際負責人則爲另一留蘇砲兵專家代校長朱瑞，而朱瑞卻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任東北野戰軍砲兵司令員時陣亡錦州），爲其後砲兵之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準備條件。但嚴格說來仍屬於中共砲兵隊伍的萌芽階段，蓋因中共砲兵之發靱、成長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後之事。

日本投降後，在蘇軍支持下，中共刼取了日本軍隊在東北地區遺留下的大量火砲器材，計有一千八百多門大砲，兩千五百多門迫擊砲，十四門十五榴重砲，五十萬發砲彈。一九四六年正式成立了東北砲兵。不久，中共軍的各個縱隊都有一個砲兵營，有的縱隊轄有砲兵團；一九四七至四八年相繼出現了砲兵旅，砲兵師。到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後，中共已把原來縱隊改成爲軍，而各軍均編足一個砲兵團，各師則轄一個砲兵營。但由於各砲兵部隊之編制，武器裝備不一，且種類異常龐雜，人員素質不齊，機動大半依靠騾馬，故其作戰能力低，如入韓參戰初受到聯軍砲兵重創便是最好的說明，而這也就又大大刺激了中共，促使爲它積極發展砲兵的「動力」。

韓戰促使中共砲兵現代化

現在讓我們來看中共軍的裝備水平在「韓戰兩年躍進了二十五年」在砲兵方面的情況吧！

發動韓戰的史大林爲進一步驅使中共充其侵韓工具，而把大批俄製火砲運交中共，毛澤東爲了堅決落實史大林爺爺的指示，爲了適應韓戰需要，曾於同年十月，正式成立了砲兵司令部，負責砲兵部隊之統一編制、裝備、訓練與指揮。是時，中共曾將原分屬各軍的砲兵旅、團、特種兵團所屬砲兵、快速部隊之砲兵及一部分步兵師、團部隊，經短期整訓後，改爲砲兵部隊——如摩托化砲兵第一師；砲兵二、四、八、九、十二師；火箭砲二十一、二十二師，及戰防砲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等便是。到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時，中共的砲兵已迅速發展而編裝亦漸趨統一，且已共轄有摩托化砲兵師、火箭砲師、獸力

挽曳砲兵師、戰防砲師、獨立砲兵團、軍屬砲兵部隊、師屬砲兵部隊（每師有七五山砲一個營、一二〇重迫砲一個營、及一個高射砲營），團屬砲兵部隊（即當時參加韓戰的中共步兵團，都轄有一個砲兵營）。而砲兵總兵力也增至十七萬人，至各式火砲共約二千七百門，再加上後來發現者共有十七個獨立砲兵師，且其中大部都曾入韓作戰而經驗豐富。此後，中共更在「建設現代化之國防軍」口號下，千方百計地加强其砲兵的戰力。（未完待續）

中共與「南修」妥協

最近中共的政策，出現了兩頭蛇的現象。一方面新當權派在認眞與蘇聯談判，另一方面處在下風的毛派，轉彎抹角，找楂攻擊蘇聯，揭新當權派的底；洩他們的氣。例如當西方電訊報導北平會談進展順利時，本港左報即發一怪報導（無新華社報導爲根據）說會談並不順利。蘇代表團長庫茲尼索夫，十一月二十一日擺酒設宴，慶祝會談進行滿一個月，毛派即於二十三日藉慶祝與阿爾巴尼亞建交二十週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中，恢復指名攻擊蘇聯。表示毛派仍握權，新當權派並不能代表中共。然在這個緊張鬪法之際，南斯拉夫於十一月二十日發表了一項消息，外交部發言人稱，也與中共達成協議，近期將互派大使，使外交關係正常化。可惜這一消息，在本港報紙上刋得那樣小，小得找不到。這條新聞，實洩露了無限風光。

(1)中共自一九五八年即因南斯拉夫實行「現代修正主義」，中共斥之爲馬列主義叛徒，「美帝」的走狗，因而鬧翻，互撤大使，陷於絕交狀態。歷時近十一年，現在突然修好，十分使人費解。因爲現在的南斯拉夫，仍是共產集團中的修正主義的大宗師，急先鋒，總瓢把子。南共並未改變立場，那麼二者能夠和好，顯然是出於中共的改變。

(2)自從「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駐各國大使皆已召返被鬬，目前在東歐中共僅在阿爾巴尼亞及羅馬尼亞兩個派駐大使，現在竟先和南斯拉夫協議互派大使，這一舉動表示，中共新當權派，非但不再攻擊南共，並且要特別與它接近。

(3)仔細一查考，中共與南共和解，並非最近的事，今年三月就有了重大進展，雙方曾簽訂新貿易協定。這也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即從未再簽這類協定了。十月尾，中共有一艘貨船進入里基耶加港時，新華社駐貝爾格萊德的記者，還特別發了一篇通訊加以報導。今年三月，中共還沒有舉行「九全大會」，周恩來等即敢與南斯拉夫簽這種協定，視毛澤東如無物，這也耐人尋味。

(4)中共與南共外交復常，表示中共已解消了對修正主義的反對和憎惡。這與中共恢復和蘇聯談判，是密切地相關的。這一連串的發展，顯然都與毛澤東路線背道而馳。

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理由，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而南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創始者和領導者。與蘇修在思想上南修比蘇修更重要。與蘇修還有妥協之理，與南修絕無妥協之道。而中共居然與南修先行妥協，大出人意料之外。這一舉動表示中共已放棄反「修」路線。目前毛派之反蘇，顯然不是爲修正主義，而是另有因由了。這是大値得注意之事。

從最近的資料中發現，中共對蘇政策的緩和，也並非是從柯西金與周恩來的會談開始，實導源於八月一日，中共「建軍節」，黃永勝所發表的那篇演說。那是中共第一次緩和對蘇聯的攻擊。其後毛派曾進行反撲，在九月十六日所擬定的二十九條慶祝「十．一」標語中，有「打倒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條。可是到了十月一日那天，這條標語在天安門掛出時，「蘇修」兩字則被删除了。

目前中共的新當權派，雖已掌握了大政方針，似仍未能嚴密控制各級機構，致使毛派仍能作游擊式的反對活動。

所謂新當權派，目前已逐漸水落石出。核心人物是黃永勝、陳錫聯、許世友這三大實力軍人。他們直接控制的廣州軍區、瀋陽軍區和南京軍區，都是兵力最多的，合在一起約有八十萬人。加上張達志的蘭州軍區，楊得志的濟南軍區，韓先楚的福州軍區，所控兵力達共軍之半。他們是今天中共眞正的發號施令人。他們以黃永勝爲首腦。站在這羣實力軍人前面唱戲的有三個人，一是李先念，二是李德生，三是紀登奎。周恩來則是新當權派的招牌。實質上他仍觀風色，和稀泥。他一方面領頭與柯西金談判，又一方面奉毛之命，與康生兩人與波共的親中共分子，舉行所謂「兩黨會談」。從歷史上看，這個有表演天才的丑角，每當黨內鬬爭時，在兩派未決最後勝負之前，他的立場總是妾身不明的。

李德生是安徽革委會主任，出現各種場合，是九大之後最活躍的頭頭之一。紀登奎則是河南革委會副主任，但是在「十．一」的名單上，卻騎在主任劉建勛之上，並且也常駐北京，與李德生一樣活躍。李先念已成了周恩來的影子，凡周恩來出席的場面他都出現。這三個人似乎在實力軍人支持下，主持黨政工作。由他們充編導，由周恩來扮主角，粉墨登場。從資料中發現了另外兩件巧合的事件，一是自去年三月楊成武下台之後不久，「人民日報」報頭旁邊印有的毛像就取消了。二是「七．二三」命令下達之後不久，北平電台在廣播新聞時，就不再呼叫「毛××萬壽無疆」了。從第一件事，可知揚成武的下台，是毛派失勢的一大關鍵。而黃永勝接替楊成武出任總參謀長是新當權派得勢的原因。從第二件事看出來，在九大之後山西的武鬬與混亂和毛派有重大關連，「七．二三」命令是對毛派的沉重打擊，是軍人對武裝毛派的整肅。還有兩個新聞也是佐證上述的判斷。一是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吳岱，在文革中與軍區司令楊勇一齊罷官，從二十七日新華社報導得知已復出任北京部隊副政委；二是「七．二〇」武漢兵變第二號人物鍾漢華已復任武漢部隊副政委。江青在去年春天大叫「反右傾翻案風」，看樣子翻案風已經大獲勝利了。

魯遷

西北民間歌謠采風錄

金千里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歌者的民族，幾千年來，打自「詩經」「關關睢鳩，在河之洲」開始，黃炎子孫便到處都有情歌，民間歌謠成爲我國優秀文學遺產的一部份。當然，歷來的士大夫階層視其爲「下里巴人」，可是他們忘本了，因爲藝術的創作和提高絕不可能脫離傳統，「象牙之塔」，儘管還有人死抱着不放。然而，此路不通。退一萬步來說，象牙之塔也幷不是憑空孤立堆砌起來的。

大西北的民歌，確是多姿多彩，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歌手，一把「東不拉」，可以從天山唱到柴達木，再沿黃河順流下到山西，他們乘着羊皮筏，彈着三弦琴，歌聲就像水上飄揚的仙樂一樣，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氣，眞使岸邊人羨煞！

當然，最寫意是草原「阿肯」（新疆哈族民間歌手）的生活，這是天才的遊唱詩人，往往邊彈邊唱，順口編一些歌詞，走到哪裏，唱到哪裏，他唯一的樂器便是「東不拉」。

民歌富感情，演唱形式簡單，內容方面頗通俗易懂，大都採用賦比興的手法，因此生動有趣。只要一唱上口，便極受歡迎，而且流傳很快，很廣。

民間歌謠，不可避免會有糟粕，或幼稚粗糙，未經雕琢及藝術加工，當然有的難登大雅之堂，但成功優秀的情歌或民謠，其藝術感染力是不容忽視的。筆者因生活在大西北頗有一段長時間，耳聞目見，學了不少民歌小調，遺憾的是許多全段歌詞記不全，茲就記憶所及，分別錄述如下，以公諸同好。

青海土族最流行的「道拉」情歌，在民和、互助、大通、樂都等縣土族聚居地區，幾乎人人會唱：（按上族爲西北少數民族之一，已成立土族自治區和縣），歌詞很幽美，且富幻想，誇張貼切，共三段，每段三句：

情人坐過的地方　情人踏過的地方
當你回來的時候　當你回來的時候
地上鮮花怒放　顯出了金鞋的光芒
情人跨過的地方
當你回來的時候
搭起金色的橋樑

另一首青海四季歌，詞曲都屬上乘：

春季裏嘛就到了這，水仙花兒開，水仙花兒開，年輕輕個女兒家呀，深里深青來呀，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托一把手過來。

夏季裏嘛就到了這，女兒心上焦，女兒心上焦，石榴花個子兒結的，賽過了瑪瑙呀，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親手嘛摘一顆。

秋季裏嘛就到了這，丹桂花兒香，丹桂花兒香，女兒家個心兒上啊，起了個波浪呀，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扯不斷情絲長！

冬季裏嘛就到了這，雪花滿天飛，雪花滿天飛，女兒家個心兒是啊，賽過雪花白呀，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認清了你再來！

如果說，時下的「阿哥哥」舞，在表達情意方面，有點肉麻的話，那我們的民族歌舞，則健康得多；再說這首四季歌都提到阿哥哥，顯然「阿哥哥」不是西方專有，中華民族的「阿哥哥」實在高一籌，而且比西方早幾百年。

最有趣爽詼諧莫過於隴東民歌，「咱倆好」！可惜只記得其中三段歌詞：

(1) 人人呀都說咱們倆個好，阿彌呀陀佛天知道？

(2) 第一次我到妳家，妳呀沒有在，妳家的老黃狗，咬了我褲腰帶！

(3) 第二次我到妳家，妳呀沒有在，妳媽哄我說，妳上山挖野菜！

陝西的情歌，以細膩，抒情，眞摯，長氣著名，其中有幾首只記得一段：如「三十里舖村」：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家住西北三十里舖村，四妹子和那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

「蘭花花」其中一段：

青綫綫哪個藍綫綫，藍格英英的天呀！

一十三歲的蘭花花吱，實實地愛死人！

山西著名民歌「走西口」既深刻又哀惋，是一首頗感人的情歌，其中一段：

哥哥呀走西口，妹妹呀淚長流，

文滙報的報

雖然我認爲中醫中藥應在研究方法上大力改進，使之發揮更大的潛能，但傳統的中醫中藥，其固有價值是絕不容否認的。

「竊國大盜」除了竊奪了整個中國大陸土地，奴役了整個中國大陸的人民以外，竟然想竊奪中國人民優良的醫學傳統！

二千年前即有針灸術，此法一向爲中國人民所樂用。

廣東人之刮痧、貼薑等治療方法，更是「古已有之」，並不需要什麼毛賊公思想來「教導」人們應用。

在十一月廿八日，文滙報報導說：「來自河南的五歲小孩葉四清，兩歲時因患腦膜炎而雙眼失明，曾到過三個省的大醫院治療

所對他進行治療，小孩由原來無光感，到現在有了光感。事實最有說服力。來自大醫院，醫學院的眼科專家，看了一營衛生所治療眼病的事迹，都讚不絕口：『毛澤東思想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就是能創造奇跡。』」

如果上述成績可以歸功於毛澤東，那麼，華陀的醫術大概也應歸功於曹操了。大家都知道，華陀喪生於曹操之手，而中國不少醫藥工作者也喪生於毛澤東之手的。有文爲證，也是文滙報的報導：「一營衛生所只有一名軍醫，一名醫助和兩名衛生員，平均年齡不到廿五歲。他們沒有學過眼科學，但是他們決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在實踐中學習。三月四日，衛生所的同志開始用新針療法

提起哥哥走西口，咳！妹妹呀淚長流！

另一首「三天路程兩天到」，更唱出情逾金堅和匆忙趕回家的心情：

十月大雁朝南飛，遠路的人兒往家回。

青山綠水一座城，撂不下村村撂不下人，

小毛驢呀多喂二升料，三天路程兩天到！

新疆民歌更豐富多彩，如大家熟知的「美麗的姑娘」：

美麗的姑娘見過萬千，獨有你最可愛，你像衝出朝霞的太陽，無比新鮮；你像魚兒生活在自由的水晶宮殿；又像夜鶯歌唱在青翠林園，把你的容貌比作鮮花，你比鮮花更艷。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喲，姑娘啊！

另一首達呼爾情歌，「心上人」又是不同風格：

時光像流水喲，春天到我家鄉，遼濶草原披上嫩綠的新裝。暖風迎面吹喲，馬達花兒香，遍地黃花菜不覺摘滿筐。燕兒雙飛舞喲，百靈對口唱，心上的人兒喲，你在何方？

新疆還有許多著名的民歌，如「我的花兒」，「馬車夫之戀」，「伊拉拉」，「阿拉木汗」，「唱新娘」，「冰大板」等。

以上僅個人記憶所及，搜集得來，對整個大西北的民歌來說，只是大草原中一顆駝駱草，實在渺小。情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喲、呀、呢、咳、啊」等助語詞必不可少，有時顯得粗俗些，然而，卻充滿情趣，假如經過藝術歌唱家的潤腔加工，在唱腔處理方面，樹立獨特的風格，那是十分完滿幽美的。

如此大陸醫生

，是扎在病人身上還是扎在自己身上呢？衛[rightmost column partly cut off at the page edge]生所的同志想：把病人當作試驗品，這是資產階級醫療作風。我們是毛主席的衛生戰士，人民的子弟兵，寧願在自己身上扎千針，吃盡萬般苦，也絕不給階級兄弟錯扎一針，增添半點痛苦。他們懷着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對貧下中農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在自己身上展開了扎針試驗活動。……」由上述報導，可知毛澤東强追醫療工作者把自己當作「動物」來作實驗，因此而受害及喪生的人必然不少！須知資產階級也只拿老鼠，兔子等動物來作實驗品而已，可是毛澤東卻强迫大陸的醫療人員用針來刺無病的自己！（毛澤東口中的「自覺」，我們應讀作「强迫」。）

由上述報導，我們已知道毛澤東如何草菅人命了，讓我再引一赤腳醫生」張早桂的自述來作證明罷：「我是個有三個孩子的農村婦女，只讀過兩年半書。去年十月，我在公社赤腳醫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了十天，就當上了赤腳醫生。將近一年來，我給本地和外縣貧下中農治病三千多人次。……」

天哪！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大陸的一切學校停止了正規的學習，眞正的醫生被打入九重地獄，卻要一個「只學習了十天」的農村婦女來做「醫生」，那是「醫生」還是「活無常」？有誰敢找這種「醫生」來治病呢？除非想自殺！

詩曰：千古奸雄誰似我，竊國陽謀朕最多。山河遍是蟻民血，寡人萬壽樂如何！

古鶴翔

「定」和「包」

詠輝

閱中共「人民日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工農兵論壇」，發現中共的工業部門，最近在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方面，又弄了一個新花樣，叫做「四定」。所謂「四定」，就是「定工、定時、定量、定質」。

本來，規定領導幹部必須參加集體勞動，並且訂出一些守則，在不妨碍幹部們本身工作的情形下，也是無可厚非的。「工農兵論壇」舉出來一大篇幹部參加集體勞動的好處，說是可以使幹部「眞正成了普通勞動者」；「天天勞動，天天當老百姓，就能更密切地聯繫羣衆，更密初地聯繫實際」；「汗水和油泥消融了幹部和工人之間的隔閡，縮短了幹部和工人之間的距離」……等等。

毛病卻出在那個「定」字上。定工、定時、定量、定質這四個「定」，包含着對幹部的强制，不但强制他們做指定的工作；也强制他們做一定的時間；也强制他們製出一定的產量；也强制他們出品的質量達到一定的標準。現在有兩個問題：第一是爲什那非要「定」不可？第二是這「定」字與毛澤東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矛盾。爲什麼要用「四定」來强制幹部參加勞動呢？起碼反映了幹部缺乏了勞動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工農兵論壇」也證實說：「過去，幹部浮在上面的時間多，參加勞動的時間少。偶爾參加勞動，也是『蜻蜓點水』式的，東點一頭，西點一頭，不是踏踏實實地幹。有的幹部人下來了，架子沒放下，名義上是勞動，實際上是在那裏指手畫脚，『君子動口不動手』，說得嘴裏冒泡，可就是身上不冒汗。」由此可見，中共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幹部，對於參加勞動都是視爲畏途的，即使參加了，也提不起勁，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馬虎應付了事。故所以，中共當局才想出「四定」的辦法，來硬性强制他們，使他們無從馬虎，無從取巧。

但這個「四定」的方法究其實是與毛澤東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抵觸的。毛澤東一向主張政治第一，認爲人們只有在提高了政治覺悟以後，其生產積極性才能自動發揮；絕對反對搞物質刺激，也反對强迫定量。毛澤東發動「文革」，其中一個重要的藉口就是反對劉少奇的「三自一包」農業政策。除開「三自」（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不談，現在就是等於劉的「一包」——包產到戶。因爲包產到戶是規定每戶人家完成一定的農產量，而「四定」說到頭，也是要求幹部完成一定的產量吧了。中共一面反對「包產」，一方面又要施行「四定」，眞不知它怎樣自圓其說。



左舜生先生對日本的最後看法

岳騫

本刊一〇六期筆者發表「敬悼左舜生先生」一文中說到左先生去日本，回港後對日本問題有深刻分析。當時因爲文字拖得太長，故略而未提，不意引起讀者注意，適經編者轉來一位老讀者黃新生先生一函，函中祇有三句：「請即續寫（左舜生先生）東遊分析，至所切要，以導後輩參考。」這封信雖然短，看出黃先生的意思倒是十分誠懇。左先生是歷史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關乎大局，但是有些話在談天時說出，他自己並未寫下來；而且有些話對我說過的，未必也同別人說，因爲許多話與別人沒有太大關係，例如日本問題就是。由於這些原因，我很樂意接受黃新生先生的要求，把左先生最後對日本的看法寫出來，對於關心中日問題的人，確實可作參考。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必須要從頭說起，因爲其中有許多史實，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我在上篇拙文中曾提到青年黨人皆是愛國分子，左先生之愛國尤甚於任何人。抗戰開始，代表青年黨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交換函件，共同抗日的是左先生。此函之後始有民社黨張君勱與蔣總裁交換函件之舉；以後再有共產黨輸誠，共軍接受招安的事。左先生的愛國思想與行爲，確邁於時流。但左先生內心，卻對日本有相當好感，此點不能名之爲親日，因爲他同日本朝野均無半點瓜葛，日本所有當政人物中，也沒有一個人把他當作日本的朋友，祇能說是左先生個人的想法。他爲了愛中國，進而愛東亞，自然也就愛及日本。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發表廣播，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出，舉國騰歡，當天晚上的重慶，鞭炮劈劈拍拍响了一夜，全市市民都興奮得一夜未能入睡。左先生一夜也沒有睡，連夜寫了一封信托陳布雷呈交蔣委員長，信寫得很長，中心意思祇有一句：「不可讓日本倒下去。」次日蔣委員長廣播，呼籲國民對日本以德報怨，雖然未必全部是受了左先生的影响，相信也有一部份採納了左先生的意見。這段事，到今天日本人還不知道，足見左先生對日本存有一番善意。

在香港，我追隨左先生杖履將近二十年，平日談起世界事、國家事，我們之間從未有半點歧見，即使有些話他的意見我並不贊同，但是我總在想「大概是我看錯了」，從不提出反駁。祇有談到日本問題，我們不但發生爭執，有時甚至發生爭吵。說來十分有趣，左先生是老輩中間最愛日本的人，我可能是在同輩中間最恨日本的人，此時心情比起蘆溝橋事變時，絲毫未變，朋友談話時提到日本人，我仍然稱日本鬼子。我所以恨日本人，基於兩點：第一、我們抗戰八年，損失人命過千萬，財產過千億美金，日本雖然戰敗卻一文未賠，就這樣算了；而且在許多方面，日本朝野的表現，好似我們中國還欠他一些什麼似的，此仇此恨安能忘掉。第二、沒有日本侵畧，毛澤東一批人恐怕早餵了陝北的野狗，何至有後來的大刼；中國人死於毛澤東手上的，估計不會少於五千萬，這幾千萬同胞，直接爲毛澤東所殺，間接又何嘗不是死於日本人之手。因此，我對日本的仇恨，有生之日皆不能釋然。

但左先生的看法與我不同，他認爲中日之間由小衝突引起大戰，責任並不完全在日本，中國方面也有責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方面的責任更大。我對左先生這段話大不服氣，認爲中國並未打到日本去，中國有什麼責任？左先生總是笑笑說：「你多看點書就明白了。」以後眞的多看了一些書，尤其是近人的回憶錄，才知道左先生的話不錯。九一八事變前如果張作霖不死，九一八事變不會發生；九一八事變後，如果中國當朝有個李鴻章（爲了國家民族利益不惜留千古罵名的人），也許可以得到解決，不致拖到後來的大戰。

不過，這段史實我雖然承認，卻不能改變我對日本人的反感，因爲不論當初錯誤在那一方面（當然大部份還是在日本方面），以後日本人在中國殺人放火，導致大陸陷共這總是事實。說到最後，我同左先生把問題歸結到一點上，究竟日本將來是中國之友？還是中國之敵？「皇軍」會不會有一天再到中國殺人放火？左先生對日本是看好的，認爲日本受了上次的教訓，再侵畧中國的膽是應該沒有了。既然不是敵人，自然就是朋友，因爲自由世界無論內部怎樣不和，大前提總是一樣的。我則認爲中國未來大敵還是日本而不是俄國，因爲俄國地方太大，西伯利亞自己已消化不了，還要借重日本，未必有胃口再吞中國。日本不然，日本地太少，人太多，不向外侵畧沒有生路；向外侵畧，最方便無過侵畧中國了。這點我同左先生之間始終存有歧見。

到了左先生最後一次去日參觀「明治百年展」回來之後，同我談起日本情況，除去對籌辦明治百年展的人仍然贊不絕口外，對日本的前途，左先生的觀感變了。他當時以十分不願的神情說道：「對日本的看法，我覺得你看得比較正確，但是你也祇看對一半，大體上說，日本人是不能作我們的朋友。我多去一次日本，對日本的觀感就壞一分；因爲他們國力充實一分，日本人的態度就驕傲一分。除非將來我們的國力能蓋過他，否則麻煩還是有的，這是你看對的一面。但是你認定日本將來還有力侵畧中國，我看也是很遠的事。因爲我接觸到日本各

個階層，特別注意日本的青年，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學生，這批人將來必是日本社會的中堅，無論為善為惡，都決定在他們身上。可是這批青年，目前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紅衛兵，一類是嬉皮士，這兩類人雖然立場作風都不同，但是皆不能派用場則是一定的，你以為紅衛兵與嬉皮士能侵略外國嗎？」

這是左先生最後對日本所下的定論。當茲日本重吞琉球時，特錄出以供關心中日前途的朋友們參考，並答覆黃新生先生的下問。

毅軍主將姜桂題怪事趣聞

佐炎



民初年間，署理熱河省都統毅軍統帥姜桂題，行伍出身，隻字不識。當兵時每好大言不慚，當日：「日後我當將軍時如何如何」？彼之「棚頭」（今之班長）斥之曰：「你別白日作夢了！你能當將軍，我就要做皇帝咧」。後事隔二十餘年，在各奔前程下，已屆民初，姜因累績戰功，寅緣時會果任將軍，並膺方面重任。一日侍衛持一名帖謁見，上書「夏金柱」三字。蓋為其舊日之「棚頭」也。遂憶及往日戲言，急命懸燈結彩，大敞儀門，排儀仗相迎。雖入民元，姜則仍存頂戴，長跪轅門云：「臣接駕來遲，望皇上恕罪」。夏金桂初愕然，稍遲悟及往日戲言，既慌恐，又尷尬。姜則於戲謔後，趨前擁抱，親熱非常，連稱老哥想死小弟了，迎入待以上賓之禮。姜不忘貧賤之交，乃此等老粗可愛可敬之處。

袁世凱執政時，曾派某部次長張懷芝巡視熱垣。官場應酬，客必還主席。一日次長請客，某巨紳因有阿芙蓉癖，遲遲未到，姜適腹飢，擬先用些點心，告侍役先來個掛麵臥果（北方飯店以雞蛋稱果）。但久不至，張見姜有不耐狀，遂就台上取紙筆疾書要掛麵一盌快來。被姜一眼掃見，拂然不悅，回署對幕僚說：「京官多說大話用小錢，俺吃盌掛麵還要寫上俺的賬」。有在場之人一想，才領悟人家寫的「要掛麵」，被他老人家給讀成「姜桂題」了。

越二日，張懷芝集合防軍及警衛營訓話，先說此來任務，繼云：「我來數日看到大家朝氣勃勃，一掃過去晚清頹風，晨操兩三時，想不久將來大家在姜都領導下，定成勁旅以雪國耻。夫軍人一定要有尚武精神，克苦耐勞，鍛鍊好自己體格，才能談的到報國殺敵呢。希大家努力，國有厚望，民有厚望……」。訓話完了，本該敬禮恭候次長離場解散。不料都統站正着說：「剛才次長說的話，那是給你們的高帽子。其實你們還差的遠呢！還有次長說：軍人要『上午精神』『上午精神』。俺想當兵的除晚晌睡覺外，下午也得要幹，不要只靠『上午精神』就是咧。說到鍊身的事，你們看俺這把年紀，還不次你們小吊孩呢。」說罷就在台上來個飛腳，他是叫張看着他老當益壯。把張弄的尷尬非常。好容易盼他把「尚武」，誤為「上午」亂說一通，才算下了台。某次飯後與幕友數人，散步於承德南營子東溝沿，見德士古煤油公司門外，堆積空桶甚多遂罵道：「日媽的洋鬼子也知道俺老姜呢，你們看把俺的姓也印在煤油桶上咧。」幕友一看，天哪！原來他老先生又把美孚行之「美」字給看成「姜」字了。

避暑山莊內之溫泉日久泥淤，彼下令警衛營士兵午睡後，抬掘淤泥。時值溽暑炎天，火傘高張，士兵苦熱難當，有一調皮士兵，是邊抬邊罵：「日媽的！這個瘟都統大熱天氣，他摟着小老婆睡午覺，可叫我們抬臭泥。」罵聲未畢，不料由樹後閃出一人，指戟大罵：「俺日你媽！你罵誰？誰摟你的小媽媽睡午覺來着？」該士兵一看，赫然為大帥，唬的拋掉擔筐，急找哨官（今之連長）報告經過，求饒一命。哨官以面罵統帥，乃犯上作亂，罪難饒恕，遂命重責八十棍以儆效尤。該士兵也夠油條，會作做，棍未挨着老𠾊，就大嚷大叫：「哨官恩典」！姜罵架後早已忘記，回來坐於大廳外樹下乘涼。忽聽前院處罰士兵，他又罵道：「那個官不知好歹，這樣熱天還要打兵？」急叫侍衛喚哨官來見，問何故打兵？哨官報稱：兵罵大帥，目無長官，是以毒打。姜說：「他罵俺，俺也罵了他咧，俺還多罵他數句，他不敢還口，也夠服從的了。日媽的，誰叫你個小吊孩亂管閒事拍馬屁呢」。哨官連聲諾諾而退，眞有啼笑皆非之感。

姜已年屆七旬仍是滿面紅光，身體健壯每夜非女伴寢不可，彼之姨太太七八名。然最受姜喜歡的為艷靈芝，據傳係過去北京天橋唱梆子戲的，生性冶蕩更具狐媚，是以寵擅專房。每姨太房內有丫環數名，年齡由十三至十七八歲為止。當先收買貧家女兒為奴時，姜有先決條件，那就是不管面相醜妍但須纏足；又不論腳之大小，只要前邊裹出尖來就算咧。但熱省接近內蒙，游牧民族小腳的很少，是以彼時窮人欲賣女兒於帥府以求善價，可是又屬大腳片，只得將女孩腳臨時用布勒緊，使四趾向裏倒下，就餘大趾仍舊竪直。這一來，苦頭算吃定了，然後再穿上紅緞繡花，表示吉利，尖頭辣椒鞋走起路來也顯她們裊娜多姿，天知道咧那是腳疼行不得也哥哥之苦態，但這樣就毫無疑問的取上了。

據說姜有一特別嗜好，他說是補身。每夜臨睡前，使管家婆持小紅棗納入丫環陰戶。次晨取出棗是又紅又大，明潤光滑，姜剝皮食之津津有味。有的調皮丫頭，因棗泡一夜慢慢漲大也很痛苦！夜半取出以碗盛小便浸之，也能漲大，但無光潤。說也奇怪，這個老怪物一吃即知為贋品，大發雷霆要殺要斃。再者由於男衛士出入不禁，與大些的丫環相處日久，情慷發酵時，未擇吉先開張，女非完璧。糟咧！再泡棗時與前迴然不同，棗是又黑又不起，「比守宮沙還有靈驗」。這一來丫環的命運可想而知了！可是也有趁彼一喜之間，使有情人終成眷屬，或來個轉送他人硬拆鴛鴦的惡劇。據聞後任熱河省都統米鎮標之夫人，即姜所送。彼時米充「管帶」，是因禍得福。

綜觀這位老軍閥，怪人怪事笑話重重。這些資料，都是曾充他承啓官之林旭東綽號二林爺者，在民二十左右間，任承德縣署之收發員時親口所述。

左舜生·陳寅恪·楊虎城·汪笑儂

趙聰

左舜生與陳寅恪

這兩位享譽國際的學者，全於今年十一月逝世，實在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左先生是中國近代史的權威，在這裏的大專院校講授此科，一登講台，口沫橫飛，滔滔不絕，諗熟得如數家珍。這樣的教授，求之今日，已不多見。每逢友朋相聚閒話，只要談到近代人物，左先生所知特詳，對其思想背景，大都不憚煩地解說，頗具深度，聽者聞所未聞，無不驚佩其淵博。幸而他留下一部「中國近代史四講」（友聯版），使廣大讀者獲讀其有系統的講稿。

在下十年前爲友聯出版社主編「友聯活葉文選」時，曾敦請左先生爲做審校工作，亦曾請其爲注釋翻譯文選單篇。今檢六百餘篇活葉文選中，爲左先生親筆注譯者，計有王粲「登樓賦」、劉勰「情采」、張岱「金乳生草花」三篇，注釋精審，譯筆信雅，爲讀者稱譽。其注「情采」時，曾親到馮平山圖書館、學海書樓借閱「文心雕龍」各種版本及參考書，可見其治學之認眞，一絲不苟。他曾說，爲了考證王粲之籍貫，翻閱了很多正史上的地理志，才查到後漢山陽高平，在山東省魚台縣境。這在文選上只不過一句話而已，他就費了如許功夫，使在下感歎之外，還了悟到老一代的前輩治學是怎樣的謹嚴。他注張宗子時，我到書店裏去買書，在那裏碰見了他，他說宗子的文章眞寫得好，他要再多搜集一點宗子的著作讀讀。老人如此好學不倦，眞令後輩汗顏。

某次在一次宴會上，某君大談某人好嘢，直把那人的缺點說成那人的優點，譽爲當世卓立特行之士，左先生聽完，卽當眾斥之曰：「這簡直是一個半吊子！」寫至此，當日他這句湖南語言很重的話，又琅琅在耳。這可以見出他是怎麼嚴是非之辨，對不合理、及顛倒黑白之論，決不予以寬假。先生雖氏左，卻是終生反左，每論天下大事，矢言共黨必亡，只惜他未覩光復，遽爾撒手塵寰，反共陣營，不能不說失去一員老將。

陳寅恪先生爲中國中古史的權威，抗戰前所著有關隋唐政治制度，以及元白詩及秦婦吟之箋證等書，早已膾炙人口，中共在倡百家爭鳴的一九五七年曾予以重印出版。可惜的是，在他淹留大陸的二十年中，再無著作問世，只有一部「論再生緣」，因油印底稿流傳海外，一九五九年友聯出版社得之，始予印行出版。這書作於一九五四年，內容包括三點：一、考證著者陳端生及續者梁楚生這兩位才女的身世、家庭環境及作、續「再生緣」的年代地點；二、論述「再生緣」的內容思想和藝術價值；三、他個人讀「再生緣」一書的感想。從最後這一點，可以窺知陳先生在大陸的苦悶心情。研究陳先生晚年生活，這書無疑是一重要參考資料。

「論再生緣」開頭一段，可作書之小序讀，文曰：「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畧知其內容大意後，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複冗長也。及長，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其繁複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絕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又中歲以後，研治元白長慶體詩，窮其流變，廣涉唐五代俗講之文，於彈詞七字唱之體，益復有所心會。衰年病目，廢書不觀，唯聽讀小說消日，偶至再生緣一書，深有感於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證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養，無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興窈窕之哀思，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爾。」

此書實借陳端生之酒盃澆自己塊壘之作。讀末他的感想可知，文長茲不具錄；只錄其寫近況數語云：「衰病流離，撰文授學，身雖同於趙莊負鼓之盲翁，事則等於廣州彈絃之瞽女。」他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做教授，在他自己看來，亦不過是瞽女彈絃賣唱而已。

文革爆發，紅衛兵揭發陶鑄曾撥了三名護士給「反動學閥」陳寅恪，有人質問陶鑄，陶鑄斥之曰：「你若有陳寅恪的本領，我也撥給你三名護士！」這或者就是「承平豢養」的含義。陶鑄既倒，陳寅恪連被「豢養」的瞽女也做不成了，於是乎不得不死！

楊虎城的迷信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並稱的楊虎城，勝利後因投共有據槍決於重慶。中共把他追謚爲英雄、烈士，寫在文革前暢銷一時的小說「紅岩」裏，等於爲他樹碑立傳，使他側身於許雲峰、江雪琴、成崗之林。

詎知楊虎城卻是一個顢頇的軍閥，不學無術，頭腦頑固，行事多滑稽可笑。只因他握有槍桿，國府利用他在西北剿匪，才擢他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卻不想受了共黨的欺騙，竟與張學良合謀，做出了刦持統帥的勾當。

拋開張少帥不談，那時國府對楊虎城總算未能知人善任，雙十二之禍，在中樞主管人事者實難辭其咎。

楊虎城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看看以下二事就可以知其大概。

楊之參謀長王億山，本名一山，原係楊部軍務處一科長，碌碌無所長。楊聞陝西人有一諺語，曰「虎不離山」，因卽觸動靈機，立卽提升王爲參謀

長，自謂猛虎在山，威風大震，必能懾服百獸，虎視一時。九一八後，楊又覺得「一山」涵義太狹，未盡展其抱負，特命王一山把名字改成「億山」。當時聞者咸為捧腹。後來「猛虎」成擒，不知「億山」何在？

一九二九年，楊在駐馬店與唐生智部作戰獲勝，俘獲唐部一副官，名叫胡鴻鈞。胡早就聽說楊虎城嗜殺成性，平日俘獲敵方軍官，任意殺戮，絕少生還者。因此自分必死，即願以死拚之。不料楊虎城一見他的名字，遽驚喜道：「你這名字取得好，運轉鴻鈞嘛，正合我軍勝利之兆，你能到我這兒來，並不是偶然的啊！」原來過去曾找人算命，命書上有「運轉鴻鈞」一句話，他算是記牢了。接着又問胡的字，胡說「草字良逢」。楊虎城大喜，連說「好，好」，即親解其縛，待為上賓。暇時與之飲酒談心，問其所學，胡對軍事學素有研究，便口講指劃，應對如流。自是楊更喜歡胡，不久即任胡為參謀，倍加寵信。胡在陝西數年，思家情切，屢次請假歸省，楊皆不准，並說：「你走了，我的鴻運就沒有了，我怎能讓你走？」後來便把胡禁錮起來，怕他逃跑。隔了數年，胡的母親在故鄉死了，打來電報，胡即向楊痛哭求情，堅要回籍奔喪，並以自殺相要挾。楊怕他真個自殺，思索久之，始允其請。臨行餽贈甚豐，再三叮囑，喪事一了，速速返陝。胡離去後，曾自言如鳥出樊籠，此生再也不敢重履「虎」穴了。

中共所推重的英雄、烈士楊虎城，其本來面目如此而已。

演京劇現代戲的老祖宗

江青提倡京劇現代戲，自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九年共有七年之久，傾全國戲劇界之力，才只創出了「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這五個劇目。實際上，這五個劇目，還不是她的創作，而是就已有的劇本加以刪改而成。她卻就憑着這五個劇目，登上戲劇革命家的寶座。那些毛子毛孫們（作文都取「學江」「衛青」之[illegible]的裙下的老朽們，竟把她捧上天去。

其實京劇演現代戲，並不自江青始。梅大王且不論，早於梅大王，在清末民初已享大名的汪笑儂，已經開其端；汪自編自演的京劇現代戲很多，應是演京劇現代戲的老祖宗。除了現代戲外，他還自編自演了許多歷史劇。即使是前人演過的舊劇，他若演起來，亦多改成新唱詞。三十年前，他灌的唱片還很流行，像「馬前潑水」「罵毛延壽」等劇，人們那時還愛哼哼其中的唱詞，像後來人們愛哼言菊朋的「讓徐州」一樣。當年黃金榮的愛姬露蘭春，在上海唱「哭祖廟」「獻地圖」等劇，還都是學的汪調。

說起汪笑儂，這人是個怪人。他生於一八五八年，活了六十歲，到一九一八年病逝上海。他是滿洲旗人，在清代屬於皇族，幼年也是公子哥兒之流。原名德克峻（徐凌雲則說是德克金，我想金是滿洲之祖，他不會取名克金的，應以克峻為是，或取義於尚書「克明峻德」之句），住在北京。為人極風趣，甚乖僻，喜與乞丐為伍，傲視王侯，與卑賤人相處，卻又非常謙和。好飲酒、猜謎，每飲必醉，醉則大罵。那時在北京演唱的「三慶班」正擅勝場，每演他必為座上客，獨愛汪桂芬之唱腔，私下苦練苦學，只不過唱着好玩而已，並未打算以唱戲為業，亦無票戲之意。

他這樣吊兒郎當，終日無所事事，而且醉了大罵山門，亦常常得罪人。他的父親把他沒有辦法，這才給他捐了一個縣官，他就被委為河南太康縣尹。因為酷愛京劇，他聘了名青衣余紫雲的弟子某，做他的幕友，朝夕談戲酣歌。縣裏有一位巨紳，虐害良民，構成訟案，他憤而不平，直斥巨紳。巨紳不服，以重金賄賂撫台，他隨被參去職。丟官之後，喜道：「我如何而來，如何而去，今幸擺脫桎梏，逍遙自在了。」從此他就演起戲來，某次在一堂會串演，學汪桂芬調，為汪所笑，遂改名汪笑儂，號仰天，乃大笑之意。或謂他親訪汪桂芬，為汪所斥，不知孰是。稍知京劇歷史者，大都知道有前三派與後三派。前三派除程長庚大老板之外，就是北京的張二奎和湖北的余三勝；後三派則是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前三派唱腔早已不傳；後三派的譚派一枝獨秀，孫派最初還有傳人，如劉臨聲、雙處等；汪派卻成絕響，後之學者（包括為梅大王配戲的王鳳卿）皆不能至，只從前人記載中知其唱腔如黃鐘大呂，當是嗓門甚寬，聲韻渾厚，似在叫天之上。汪笑儂的嗓子卻是很窄，學桂芬自然不肖，但他能借抑揚吞吐，重視韻趣，以補其短，因能自成一家。這一如言菊朋、馬連良二人全宗譚，但因天賦所限，不能不另創新腔。不過言馬皆不離譚，笑儂與桂芬則神貌全不相似。世人不察，多誤以京劇中之汪派指笑儂，故特於此略加說明。當時京劇演員毫無社會地位，「唱戲的」「戲子」，人多以這種稱謂卑視。有愛汪笑儂者，稱之為「伶隱」，意指其非伶人也，特隱於伶也。但他本人卻不以做伶人為恥，嘗曰：「我做官止七品耳，今則王侯將相，任我所欲，快何如之！」自署其居為「天地寄廬」，其狂放有如魏晉六朝之名士。他所編的現代戲，有些諷刺現實的詞句，即是新編的歷史劇，也有些借古諷今的地方，加以他本人放蕩狂傲，遂為當道所忌嫉，把他的旗籍剷除，逐出北京。他於是遨遊南北，狂飲之外，更染上了鴉片烟癮。歐陽予倩為其盟弟，曾同演於上海丹桂第一台。



參觀未來派畫展後　（小丁作）

京劇改革漫談（六）

梨園舊友

我看「智取威虎山」（2）



三、人物造型不合理

戲劇中描寫人物常常用對比手法，而且是「誇張」的。不過這種誇張必須適可而止，否則，便成爲空中樓閣，無法取信於人，自然更談不上「動人」了。中國的武俠片如果不把「空中飛人」那類荒誕不經的描述手法澈底根絕，便永遠只能騙騙小孩子而無法登上大雅之堂！其原因便是由於那種英雄是神、是超人，不是具有血肉之軀的人類。

劇中人的善惡、強弱多是在對比之下才能顯現出來，例如施耐庵想把武松塑造爲英雄人物，便安排一場「打虎」，使他表演得有聲有色，於是武松的英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建立起來了。如果施耐庵爲他安排的是一場「打貓」、「打狗」或「打紙老虎」，那麼，武二爺的英雄形象便無法建立起來，最多只能成爲東方的唐吉訶德而已。

「智取威虎山」劇中所塑造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便是那種「打貓式」的英雄！

據上海京劇團的劇作家說：「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美學，把塑造當代正面英雄人物，即工農兵英雄人物的問題，放在一個首要的突出地位，並作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一個基本特徵。」「因此，用反面人物的陪襯、其他正面人物的烘托和環境的渲染以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無產階級文藝創作必須遵守的一條原則。……如果違背這一原則，譬如肆意去渲染反面人物，落進『寫中間人物』的陷坑，或者賣弄『噱頭』等等，就一定會減損、破壞以致淹沒主要英雄形象的光輝。」他們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他們認爲「處理反面人物形象時，必須從塑造主要英雄人物的需要出發。否則，把反面人物寫得與正面人物分量對半，或者寫得非常囂張，居於主位，這樣就必然造成歷史顚倒，牛鬼蛇神專政的局面。」

因此，他們一定要把他們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楊子榮塑造成「超人」，而把座山雕描寫爲「蠢豬」！

據說楊子榮和座山雕兩個人物的造型，在原著和最初改編的幾個劇本中並不是這樣，由於原著「對反面人物的描寫，過多地用筆於匪氣、黑話，以及土匪生活方式的一些表現」，被認爲「容易產生消極的副作用」而予以刪除了。「林海雪原」的另一個改編者林涵表，就認爲上海京劇院在北京觀摩演出時那個劇本，「楊子榮與匪徒週旋時的潑辣驃悍粗獷的鬬爭手段不太多」，對座山雕一幫人的描寫應該「更多地刻劃他們垂死的掙扎，兇殘的階級本性，狡猾而又狂傲的態度。」但他們認爲那樣做恰是擴大了原著的缺陷，他們說：「原演出本的第六場就是這樣。在那裏，座山雕居高臨下，主宰一切，而楊子榮卻處於被動，圍着他打轉，做他的陪襯。這種歷史的顚倒，如今被我們重新顚倒過來了。首先我們刪去了原來的『開山』、『坐帳』等渲染敵人威風的場面，又把座山雕的座位由舞台正中移至側邊，自始至終作爲楊子榮的陪襯；而讓楊子榮在雄壯的樂曲中昂然出場，始終居於舞台中心；再用載歌載舞的形式，讓他處處主動，牽着座山雕的鼻子滿台轉；在獻圖時，讓楊子榮居高臨下，而座山雕率眾匪整衣拂袖，俯首接圖。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大長了無產階級的志氣。」



圖十一　陝西省京劇院演的「延安軍民」劇照

我以爲曲波（林海雪原的著作）的安排、林涵表的觀點都是對的，因爲渲染對方的兇狠、強暴，並不是爲他助威，正是一種「烘雲托月」手法，間接描述自己的英雄人物。要把武松塑造爲打虎英雄，就不能把老虎寫成病虎或死虎；要把穆桂英塑造成智勇雙全的女英雄，就必須先寫白天佐（穆桂英大戰洪州）的猖獗和王文（楊門女將）的善戰，如果把他們寫成兩個「草包」，那麼，所有的宋軍守將豈不更是大草包？穆桂英縱能打敗幾個「草包」，又怎能突出她的英雄形象？同樣的道理，江青既要把楊子榮塑造爲「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對於座山雕這個主要的對手劇中

就不能過分「壓縮」。相反地，對於他的氣勢還應該故意予以渲染、誇張，讓觀眾曉得威虎山是個龍潭虎穴不是容易闖的；當前這隻老虎是隻具有鋼牙利爪的吃人猛虎，一不小心便會被牠吃掉。這樣得來的勝利才顯得有價值。如果座山雕眞像劇中描繪的那樣「膿包」，怎能數十年屹立不倒？況且第三場常獵戶說：「打座山雕可不易呀，他仗着九羣二十七地堡，能攻、能守、又能溜，誰也摸不着他呀！」這樣的一個人豈是庸碌之輩？

可是第六場的「獻圖」竟把楊子榮當作「欽差大臣」來描繪了，試看「讓楊子榮居高臨下，而座山雕率眾匪整衣拂袖，俯首接圖。」這情狀豈不是活脫自「聖旨下、接旨」的老套？只差沒有喊出「謝主龍恩」，山呼萬歲而已。這樣一來，的確「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大長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楊子榮在共軍中只是個排長，所扮的乂只是許大馬棒的「馬伕」，以如此微不足道的人物，而竟以「欽差大臣」的姿態出現，「始終居於舞台中心，讓他處處主動，牽着座山雕的鼻子滿台轉」，天下寧有是理？

智取威虎山劇本在江青直接領導和參加實踐下改編了七年之久，現在可以看出她修改的着眼點只是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的壞，把座山雕一班人改寫成一羣「膿包」；一個是極端的好，把楊子榮一班人改寫為十全十美，完全無疵的「超人」。例如第八場「計送情報」，在原演出本中，楊子榮蟄伏在一個陰暗狹窄的山洞裏，他們認為那會給人以壓抑、窩囊之感，有損他們的英雄尊嚴；於是根據江青的指示，作了澈底的改變：「讓楊子榮像一株嚴寒冰雪中的青松，巍然挺立在氣勢雄偉，遼濶險峻的山巔之上」引吭高歌。她們只顧快意一時，完全忘掉了楊子榮的身分，當時他是偷偷出來送情報的，怎敢那樣揚旗打鼓地暴露自己？在山洞裏有什麽「窩囊」？「毛主席」在延安時還不是住山洞？例如「延安軍民」這齣戲（圖十一），是寫胡宗南攻陷延安時，連長張志勇率部突圍的故事，把張志勇寫得非常英勇，可是事實如何呢？我們從毛澤東騎着小馬，帶着幾名小兵，向亂山中狼狽逃竄的這幅眞實照片（圖十二）中不難看出眞象。這樣的鏡頭自然不會在「延安軍民」中出現，其實卽令毛澤東以這樣的面目在劇中出現，對他的地位、聲譽又有什麽損害？此一時，彼一時，站在天安門上檢閱他可以作「偉大」狀；但當年到了重慶他也會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而在兩萬五千里流竄時，一定還有更「窩囊」的鏡頭，這是客觀事實何必隱諱？但江青一定要把楊子榮塑造成十全十美空前絕後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縱然在敵人的掌握中也要把他描繪得高不可攀，作秘密活動也要站在山頂不許鑽山洞；打起仗來要百分之百的勝利，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行——敵人有的擊斃，有的被擒，可是共軍連一根汗毛也沒有損失。若問何以致此，我可以代為解答：因為共軍是「超人」、是「萬能的神」，而座山雕一班人只是一羣木雕泥塑的大傻瓜！

四、巧合太多

北方一般人對戲劇的看法有兩句俗語：「戲不夠，神仙湊」；意思是說當人遇到無法解決的難題時，便會有神仙出來相助，讓他順利「過關」。但也只是偶爾一次，不是經常「出神仙」的（神仙出來的次數一多便不靈了）。智取威虎山表面上沒有神仙出現，因為中共要打倒神怪戲，可是他們讓神仙「工農兵」化了，它的形象不再是身穿八卦衣，手執拂塵那些老套，而是身穿獵裝、手拿獵槍的獵戶——老常便是該劇中的「活神仙」。

在傳統中神仙出來搭救劇中人，照例是沒有太多的戲可做的，老常在該劇中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觀眾會把他看作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配角，其實他是戲中的總樞紐，試看老常在劇中所起的作用：㈠發現了山後的秘密小徑；㈡發現了野狼嗥的行踪，因而捉到了他；㈢由老常的口中說出聯絡圖的下落，繼而獲得該圖；㈣發現了「百鷄宴」的日期和邀欒平赴宴的信。假如沒有這許多關鍵性的線索，這個戲就無法展開，而這許多線索卻完全繫在一個偶然遇到的人的身上，而且又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世上會有這麼多巧合的事？如果遇不到老常怎麼辦？



圖十二　「延安軍民」漏掉的一個重要鏡頭

五、黨八股淹沒了一切

中共的文藝是完全為工農兵服務的。毛澤東說過：「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所以他們改編時，一定要「把思想、政治放在第一位，把英雄人物的塑造放在第一位，而把形式、技巧等等放在第二位。」因此，少劍波只要一開口便是令人肉麻的黨八股，例如：第一場的「開場白」，第四場、第七場的白和唱都是如此；楊子榮也不例外。在另一方面，凡遇到對方人物一上場，便把他們儘量醜化：如第二場為了醜化座山雕，硬要「兎子吃窩邊草」，殺人、放火、拉壯丁、搶女人，連嬰兒也要摜死！其實這一連串的暴行，恰是共軍血洗農村的寫照；無論是國軍、游擊隊都做不出這種喪心病狂的事。這正是紅色劇作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硬把自己的罪行，記在對方的賬上而已！

高調低彈　佳木

整理常用字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另一項新猷，是整理新聞上的常用字。林語堂博士並會以「中國常用字的推行」爲題，提出專題報告。這事如能做成功，的確是中國文化上一件劃時代的工作！

我們的漢字據說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了，由於只增加新字，不淘汰舊字，所以越積越多。據統計「康熙字典」有四萬九千三十字；一九三八年商務出版的「中山大辭典」約有六萬字。也許有人認爲這是由於社會發展，新事物增多之故，其實不然。據統計，「十三經」共有五八九，二八三字，其中不重複的只有六，五四四字；現在有人統計兒童用書、報紙、雜誌、古今小說等資料，在百多萬字中（人地名等專用字不在內），不同的字只有四·二六一個。

現在我們不談別的，單看看音同、義同但寫法不同的重復字，便曉得其中的廢物堆積到什麼程度了！

例如：碗又作盌、甇、椀、埦；庵又作广、菴、葊、盦；鬃又作鬉、騣、騌；溯又作遡、泝、溸；窗又作窓、牕、囪；櫓又作樐、艪、艣；災又作灾、烖、菑；悤又作匆、怱、忩；裙又作裠、帬；壜又作罎、罈；稚又作稺、穉；稿又作稾、藁；餐又作湌、飡（本港的「飡館」是別字）；僥又作儌、徼；酬又作酧、醻；暖又作煖、煗；妝又作粧、糚；磚又作塼、甎；齎又作賫、賷；疊又作疉、叠；鮮又作尠、尟；墻又作牆、廧；鐙又作燈、灯；燄又作焰、爓；楞又作棱、稜；創又作剏、剙；瓊又作璚、琼；氣又作气、炁；梅又作楳、槑；袴又作絝、褲；叢又作藂、菆；莅又作涖、蒞；丘又作邱、坵；蟻又作螘、蛾等。

隨手寫來，便是一大堆，其中尤以蒞、碗、蟻三字最無道理；蒞字的部首、偏旁居然可以任意增減，如果別的字也援起例來，那還得了？碗字的寫法竟有五種之多，其實如依質地區分，再增加五種也未必敷用。有了五種不同質地的碗，還有人要把「桉、案」也借來當作碗用，更叫人莫名其妙！最使人費解的是「蛾」也會變成「蟻」，按以「蛾」作蟻，首見禮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蚍蜉也。」其實當時並不是沒有蟻字，如莊子的「蟻行」、「蟻慕」；韓非子的「蟻穴」；尚書的「蟻裳」；禮記本身檀弓中的「蟻結」；何必還拉「蛾」作蟻？我以爲整理中文常用字，不僅新聞界需要，教育界更需要，中小學生尤其需要，但願執事諸公能早一天拿出成果來！特打油以詠之曰：

一、中文都道學習難，一字那堪變萬端；
廢物清除不及早，光陰浪費害青年！
二、莅涖偏旁任減增，木垊石瓦盌同形；
飛蛾變蟻真胡鬧，合向毛房坑裏扔！

美的感受

何以爲美？何以爲醜？看來簡單，其實倒是一門相當深奧的學問。在下對此所知不多，不敢獻醜，只好談一些美學的皮毛。

美是客觀存在的，但卻必須通過主觀去感受。是故，美色於眇者、美音於聾者，等於烏有。因爲他們器官缺憾，主觀無法去感受這種美。

至於美是否具有階級性，這倒要去問教條主義的祖師爺了。

也許正因爲美是具有階級性的，所以上海的資產階級不以藍蘋小姐爲美，使彼姝鬱鬱不得志。等到藍蘋小姐搖身一變，變爲江青，跑到延安的窰洞去，無產階級的首領驚爲天仙，認爲彼姝勝似玉環飛燕，封爲娘娘。藍蘋小姐在無產階級當權之後也就竄紅了。

美有自然界的美，也有藝術的美，自然界的美直接作用於人的器官，使人作出迅速的反應，判斷她是「可餐」抑或是「噴飯」。

至於藝術的美，則必須通過聯想或想像才能感受得出來。比如：看到「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句，我們不去想像，就感受不到它的美。如果我們想像到清澈的秋江，遠處的漁火，堤岸的蘆花楓葉，無邊的靜寂，輕巧的客船，在夜空廻盪的鐘聲，那麼我們的腦海中，就展現出一幅美麗的畫，我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出詩中意境的美了。比如當我們聽到一首小夜曲，隨着音樂的旋律想像到絲絲的輕風，夏夜的螢火，閣閣的蛙鳴，也就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音樂的美。

藝術的美，如果不去想像，而是進行科學式的剖折，那倒是大煞風景的。

比如看到一幅油畫，不去想像油畫中的風景或者人物，而是去剖折油畫到底是由什麼組成的，那麼結論自然是：「油畫只不過纖維、染料、油和木框而已」。這樣油畫的美，自然也就化爲烏有。

比如提到明月，我們不去想像嫦娥、月老、桂花、玉兎、廣寒宮，而是去引摘科學的最新發現，證明月亮是一個表面舖滿灰土的，凹凸不平的痲臉球體，這樣月亮的美也就必然地化爲烏有。

採用這樣的剖折法，即使面前看一位傾城傾國的美人，你所能看到的也將是水、鐵、鈣等元素而已，絕不能感到出美人的美。

藝術品的美並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藝術家不應該有這樣的奢望，也不必爲此而沮喪。世間認爲紅樓夢比不上鹹小說好；英雄交響樂比不上桃花江好的人仍多得很，對於這類人還是把他們當成睁眼的眇者，耳聽的聾者，少與之爭辯爲妙。

可是反過來，倘若一件藝術品，只能引起藝術家本人的聯想和想像，不能引起其他人的聯想和想像，那麼我們也就只好把這樣的藝術品當作瘋子的製作了。

作文、作詩，其理皆然。

香港難民之十二

亡的初衷而再向左轉，甚至參加六七年的暴動；還有一部份人會對香港社會牢騷滿腹，認為處處不如己意的原因，據我個人的接觸瞭解，歸納起來約有下列幾種因素：

(一)他們過慣了在大陸那種所謂「有領導、有組織」的工作生活，來到這個自由社會，他們雖感到生活上的自由是可貴的，卻因工作沒有人「領導、組織」而感到失望，如「大學生無用武之地」，如「台灣與港府沒有把他們組織起來予以職業安頓」，甚至抱怨我們「萬人雜誌」社不從事實際的逃亡青年組織工作，領導他們對反共大事發揮集體的力量。總之，由於在大陸長期的習慣了聽人指使擺佈，在潛意識裏便習慣於依托他人，希望他人來照顧自己。因此，他們追求自由，又不習慣自由；感到自己沒有依托、沒有着落。於是因工作而影響生活，當他對工作不滿，生活無着時，便對香港發生怨恨之情。

(二)對香港這個自由社會發生怨恨之情之後，隨之而來的「馬列主義思想」，基於恨的「鬭爭細菌」，便發生起蠢蠢欲動的作用。他們以前只聽說「資本主義社會是腐朽的」、「英美帝國主義者是騎在中國人頭上的」，這些，今日他們好似找到證實。於是，用共產黨那一套辯證法來思考問題，將恨的鬭爭觀點來看這個社會；於是存心的「立功贖罪」，或無意中「投機取巧」，走回到左派那個圈子裏去，參加了六七年的暴動。

(三)有以上兩種心情與行為的人，多是逃亡的動機有問題的人，他們逃出大陸並不是基於反共的思想，而是基於追求美好的生活。如家庭的成份，個人的檔案，在大陸沒有出頭的機會，不能參加黨團，不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因此才逃到香港來。另一種則是由於派系的傾軋，個人的恩怨，在大陸受到排擠，眼看要失去權位，下放勞改，或被鬭爭，與其留在大陸受苦受罪，不如逃來香港另闢天地。這兩種人，說老實話，都不是堅決的反共者。他們在香港，能獲得比在大陸更美好的生活才反共；他們在香港，要認為比在大陸更有前途才反共。如果個人際遇不如理想，或大陸情形另有轉變時，他們是隨時可能產生「從那裏來回到那裏去」的念頭。

(四)由於長期處身於逃避鬭爭或鬭爭他人的環境中，他們都有一套「權術」「慣技」。來到香港之後，在這個競爭劇烈的自由環境中，他們也好用那種不誠實的方法保護自己，進而鬭爭他人，方式容或不同，目的都是一樣。這一套是不為香港人所喜的。難民應該以怎樣的心情與態度，在香港工作才能有前途？生活才能心安理得呢？下期我再說出個人的意見。

張贛萍

舉杯

藍海文

我們在國難中生長，
未見歡樂卻先有悲傷；
流亡中消耗了青春年歲，
記憶裏留着中原風光。

父親未曾把財產留給我們，
卻把責任放在我們肩上，
飲吧，斟滿這杯酒，
明天準備打仗！

為勝利的英雄，失敗的忠魂，
為祖先的英靈，七億人的願望，
飲吧，斟滿這杯酒，
明天準備打仗！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怪哉醫生荒！

以公立醫院的門診部，一年到頭都擠滿了候診的病人。如果遇上流行病來襲，那些人便要捱受更多的痛苦來和病魔搏鬬。「死得病不得」這句話，久已成為一般人的口頭禪了——當然擁有私人醫生的富翁們，不會有這種苦惱的。

香港政府為了改善這種情況，不時向星加坡招聘醫生，所提的條件很優厚，三年合同期滿之後還可續簽，所以近兩年來已有百餘人應徵了。

公立醫院發生醫生荒的原因，據一個專門負責檢討的委員會調查結果是：(一)由於政府醫院之醫生缺乏，醫生每每獲得短時間之通知，調至遠離家庭之公立診所，或擔任非其興趣之職務。(二)現行月薪不足以使已婚醫生過其視為香港醫生之生活。在阿晦看來「十年內由二六二九元加至四七八三元」的待遇，已經相當高了，但「打狗脫」們還是不屑一顧；「香港醫生之生活」，豪奢到什麼程度不難想見！所以有位腦科專家月入萬餘元，心猶未足，還要向病人額外收費，結果「收」出了麻煩，反而弄得自己身敗名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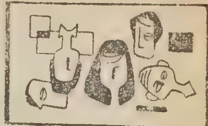
其實，該委員會的報告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它卻不敢提，那便是本港推行「專利主義」和「閉關政策」的結果！因為有無數的「合格」醫生，只是為了不是大英帝國或其屬地訓練出來的，而一概不予承認。如果自己的醫務人才供過於求，為了保障自己人的飯碗，這樣作法還有可說；現在是大學醫科專門培養出來也是應該為本港社會服務的畢業生，卻嫌工作忙、待遇低而不肯屈就，政府寧願讓病人忍受醫生缺乏的痛苦，也不肯讓大陸來的「合格」醫生懸壺濟世，這眞是俗語說的「托着金碗討飯吃」！

學術應該是沒有國界的，尤其是那些技術性的專門人才；應視其人之才不才，不應斥斥於其籍（國籍、學籍）之英不英！如果美國只用本國人研究太空事業，而不準德國和其他國籍的科學家染指，相信決不會出現首先登上月球的奇蹟。秦之能夠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大半得力於「楚材晉用」的客卿。此類事例，不勝枚舉，為什麼不舉行一次不重英文、語的甄拔，讓那些偷偷摸摸的「無牌醫生」變為「有牌」？

本港如有三五百名醫生正式加入醫療服務，相信必能使目前「醫生荒」的情形大為改觀，也能使「香港醫生之生活」，不致和一般公教人員相差太遠，一舉數得，何樂不為？

中國有句老話：「醫者父母心」，以「仁心仁術」為職志的大國手怎可唯利是圖！

東方晦



人海百態

濶佬請飲茶

葉人傑

濶佬請飲茶，本該是皆大歡喜的一回事，濶佬有的是鈔票，飲茶，絕不會吃傷他，上到館子，例該任擦唔嬲。這雖是合情合理的想法，但假如你有過被濶佬請飲茶的經驗，就會覺得，飲濶佬之茶，未必如理想的豐富。

一位已故娛樂商，家財千萬，回到公司，雖常請飲茶，伙記們常常借故避開，避無可避，才跟他一道去。在飲茶的這段時間，除了聽他訓話之外，最慘是他的「配給制」。一些年青力壯，食量較大的，飲完他這餐茶，大都食唔飽的。

這位老先生上到茶樓，泡過茶後，數一數人頭，六個人，他就吩咐伙記：「先來六碗义燒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也不管是否回教徒，先要你啃了這碗义燒飯。

賣點心的端東西經過，沒人敢自作主張叫來吃，除非老板吩咐。不論什麼點心，叫的時候，一定點過人頭。譬如，一籠蓮蓉包三個，六個人，他就說：「兩籠。」蝦餃，一籠三隻，他就說：「兩籠。」最怕有的不合分配的，他一於不要。比方一碟四件的，他六個人飲茶，永遠不會叫這種點心。試過有次七個人同去，吃了七碗义燒飯之後，竟沒有別的東西可吃，結果炒了一盤河粉算數。

飲這位濶佬的茶，往往飲完後還要悄悄到大牌檔，想辦法把腸胃空下來的位置填滿。

另有一位娛樂大亨，請飲茶作風剛跟他相反，的確豪爽之極。可是人們一樣怕飲他的茶，要是有胃病，更該盡力避免。

這位濶佬，有鋪請飲茶癮，又不擺架子。回到公司，中午下班時間，寫字樓裏的伙記，除了必須留守之外，一律邀去飲茶。上到茶樓，鹵味燒烤，叫滿一桌子，大快朵頤。可是他有個習慣，最講「衣食」，不容許浪費一點一滴，叫來多少東西，要全部清盤，一點不留；甚至連骨頭也不許剩在盤中，得吮個乾淨。

跟他飲茶，雖然不會食唔飽，但食飽後，還要清理其餘，也苦不堪言。有幾個同事為此吃出胃病，他邀請去飲茶時，只有借尿遁，避進洗手間。

一次，他發覺臘鴨尾甚肥，八個人飲茶，他要了八個，每人一個。他本人喜歡臘鴨尾，以為別人也必然喜歡，怎知有些人不但不能吃，嗅到那味道也吃不下東西。

侍者端上來時，他大讚好嘢，每人一個，親自夾到面前，他是老板，你是伙記，如此殷勤，有什麼辦法拒絕？只好硬着頭皮照啃。他吃得津津有味，卻有一兩個人吃到溜進洗手間猛吐，以後他這茶團人數又減少了。

濶佬所以成為濶佬，多數由孤寒起家。雖然發了達，往往寒氣未除。除非是暴發戶，賺來容易，花出去就不計較了。

有一位常請老萬飲茶的濶佬，一坐下來，他一定說：「老萬不要客氣，隨便吃，我已吃過飯。你知啦，老妻最不放心我在外邊吃東西。」

這難怪的，霍亂流行，香港宣佈為疫埠，身家重的人，必須防範食錯嘢，減少在外邊吃東西是辦法之一。

其實這位濶佬並非怕霍亂，霍亂有季節，冬天不會發生，這個濶佬卻一年四季都是「食咗飯」。查實，這種請飲茶的方式是「減口待賓」，他自己不吃，雖然殷勤勸食，老萬怎能像赤柱出來一樣，據案大嚼？只有表示斯文，淺嘗輒止。

有位報界老前輩，請飲茶也有絕招，先向我介紹：「老萬，你知道不知道這兒最出名是什麼？我介紹你嘗嘗，五仁菓子包，全港九這裏最好。」

諸位，我也得向各位介紹一下，這位先生推荐的五仁果子包，一碟只有一隻，甜點，每隻六毫，每隻包子，大概有小碗般大小。

隨着介紹後，他叫伙記拿來，每人一隻。吃完這隻五仁果子飽，縱有珍饈百味也唔開胃了。這東西又甜又膩，吃了它，很難再吃別的東西。因此，這位濶佬找數時，往往幾皮攪掂。

不過，朋友們吃多了五仁果子包，大家學乖了。他叫自由他叫，叫來之後，大家「暫時不吃」，先吃別的。油雞鹵味及貴夾唔飽的，吃了滿桌子，吃到這位孤寒財主連肉帶骨都疼了。

有個濶佬更乞人憎，飲茶完畢，照例向伙記招招手：「我來！我來！」從口袋裏拿出銀包，抽出大帙大牛，飲十元八塊茶，拿張大牛付帳，伙記往往有點遲疑，同來飲茶的會客氣地說：「冇謂找啦，等我來！」他掏出十元鈔，伙記自然拿他的小鈔而不收濶佬的大牛，於是，他的計得售了。

他這一招，一來表示濶綽，口袋裏有大把大牛；二來又可避免請飲茶的損失，可說算到絕。

可是，這形情見得多，有位朋友忍不住，出了一個小計，結果打散了他的大牛。

那次這位朋友和濶佬飲茶，飲完後，濶佬照例又拿出大牛付帳。那朋友叫住伙記：「咪住！等我俾！」

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五六條用紙捲住的東西，放在枱上，還把紙拆開，原來全是斗零硬幣。喝了二十多塊錢的茶，他要數四百幾個給伙記。一五一十的在數，那伙記當然不耐煩等，而且斗零用途甚少，要這一大堆做什麼？

結果，把濶佬的五百元大牛拿走，打散了拿回來，這一次，濶佬的詭計被拆破，以後也不敢再出這一招。

濶佬請飲茶怪招甚多，這裏不過舉出老萬所知的一二。由此可見，飲濶佬之茶，不一定過癮。

是個正牌的「解放仔」！且勿管他是否九代單傳，父親才給他起個這樣的名字。以後他自然是順着「反封建」的大流，改叫「東行」。意思是「隨毛澤東行列前進」，但也可以解釋爲：他要跟毛澤東「走路」（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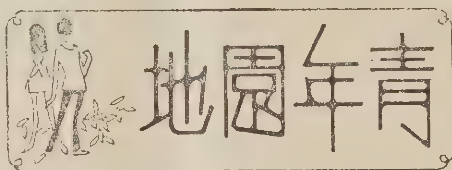
小兒時代的他，正如所有嬰孩那樣，奶來張咀吮，糖來伸手拿，全不知人間有什麼痛苦和不幸。

「地主」們挨着灌水、火烙、放飛機、坐老虎櫈……等等酷刑展覽，他當然無緣看見；「資產階級」被迫得跳海、跳樓、上吊、割脈……種種慘事，他亦不懂因由。上了小學，他還跟着野孩子般的小朋友，偷偷摸摸跑到刑場附近看槍斃，整天唱着：「……啪！嘭！肅清反革命！」那樣「沙塵滾滾，殺錯良民」的歌兒哩！

十多年的毛共教育，他腦子裏只知道電燈是蘇聯老大哥，叫什麼「大姐的夫」發明的；火車又是什麼「疴屎落庫」創造的；黃巢，李自成都是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楊貴妃，潘金蓮，皆屬受害的女性。……一切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他們是沒有機會來分清的。

「美帝」是隻一戳便穿的紙老虎，它有無數的工人失業，常常鬧着經濟危機，共產主義必然掩蓋整個地球，便是他的世界觀。當然還認定「毛主席」夠晒「文采」，百般「風騷」，是亘古以來的一號「風流人物」！是當代人類的「大救星」！要是沒有他，全世界的人都得提着燈籠走路，自己這個人，恐怕亦已變成鬼。於是便長出永遠忠於「毛豬」的頑根，誰敢碰牠一根汗毛，就必定要「砸爛他的狗頭」！

這樣的「有（毛）思想」青年，參加紅衞兵自屬應無疑問的事。頭頭們就是以「誓死保衞毛主席」做招魂旛！這羣意氣瘋發的小東西，整天敲鑼打鼓，抄家毀物，熱鬧得正中下懷；給人戴紙帽、淋尿水，自是好玩得很；那些管教較嚴的「老而不」，和高高在上的「新權貴」，被打做牛鬼蛇神，一一踩在腳下，更屬妙不可言。此外，尚有偷營劫寨的戰術可學，燒、打、劏、刺的身手可演，對他們來說，正是稱心如意，不負此生了。



放下屠刀

黎民

六七年七月，是廣州紅小鬼的「武鬭月」，當時眞是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慘烈處勝過「鐵手無情」；「龍門客棧」場面自然望塵莫及。

某次，徐東行所屬的「小兵團」，乘着大卡車向越秀山麓挺進。頭頭在下動員令時說：「萬惡的，兇殘的，反抗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正要在中山紀念堂刮起妖風，企圖把我們一舉殲滅。這是誰死誰活的重要關頭，我們必要消滅敵人於門外，今天就是大家效忠毛主席的時候，要作好戰鬬準備，下定決心，殺它個片甲不回……」

徐仔的裝備是一頂塞滿棉絮爛布的帽子（盔），一塊用竹片穿成的護背（甲），和一枝鋒利的鐵矛，活像一個愚昧的唐·吉訶德。一到目的地，便隨着「衝啊！衝啊！」的呼喊，着魔般向聚集廣場的紅旗人馬衝殺！

這算得是偷襲，對方冷不防有此一着，當堂陣腳大亂，人仰馬翻，血流成渠！徐仔雖然也挨了飛來的石塊，和幾招亂棍，但憑着盔甲的保護，並未受傷。更使他心底那股「無名恨火」燒得熾烈，一矛便朝着一個小子的肚皮猛刺，只見那傢伙還來不及叫聲爹娘，已經鮮血四濺，腹破腸流，搖了幾搖，仆倒地上，嗚呼哀哉了！

他再奮起餘威，斬將搴旗，追奔逐北，直把一個紅旗女兵趕入小巷。這女孩子經不起如此「偉大」場面，想是心慌腳軟了吧，一交便跌成倒地葫蘆，徐仔自然如捉小雞輕易把她俘獲。

那日子，做俘虜可眞慘啦！女的更多了割乳房，塡陰戶的酷刑可受。然而這女孩子卻是例外幸運的一個，好彩落在表哥手上。

「表妹，怎麼是你！你……幹嗎加入反革命的紅旗？」

「才不！我們是百分之百的捍衞毛主席，今天集會，准備抬屍遊行，讓羣眾看看『主義卒』的兇狠暴行，想不到你就是……」

徐仔不失爲一個聰明小子，他深知青梅竹馬，溫柔美麗的表妹，不是想像中的敵人。但是當時豈容多想？而且「陣上招親」是個危險萬分的事！於是揮手示意，着她在早已關門閉戶的屋角裏躲起來。

和表妹瞬間的對話，卻令他千絲萬縷的腦根，結成許多問號，雖然他在小總部裏受着英雄式的擁戴。

一向，他認爲表妹的政治水平很夠，立場相當堅定。自己曾把「跟着毛澤東走」，溜咀唱成「騎着毛澤東走」，便挨她罵個狗尿淋頭！偶然說句「月亮多美」，又給批臭爲「小資產階級情操，非要澈底挖根不可」！她怎會選擇了反革命道路？就連那「萬惡的旗派」，也不見得有哪些反動實證？今天一役，分明是自己人不宣而戰，攻人不備！那無辜的小子啊！慘死的情狀活現眼前，直教他不寒而慄！千百個「爲什麼」終於找得答案。他奉派往寶安縣一帶串連，煽動奪權的陰風，燃點殘殺的鬼火！他醒悟地想到：「不明白的一大羣青年，又將被騙入慘鬬的漩渦！所謂『革命』，究其實是毫無原則，毛頭果是神聖，救星，何致革到千萬人頭落地？中國人殺中國人？殺！殺！殺！何時得了！自己也終有一天血染黃沙，或是給人五馬分屍吧！」

他有幸，有權能抵邊境，自然容易溜到香港來。現在，他已過了將近兩年的自由生活。但是心情老是不快，自命是個殺人魔君，對不起善良的人。其實這也不必，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必內疚太甚？何不拿出昔日的大無畏精神，做個英勇的反共鬬士？人人都盡一把力，那怕毛豬鑽進長白山去！

蔣主席召見胡翼烜

胡蓑之

呂東萊說得好：「志以帥氣」，亦即所謂「志立而氣旺」。一個人有了志和氣，則可克服萬難，百折不撓；一支軍隊更是如此。五十四軍在海陽受挫後，猶能振作士氣的原因也是如此。故是，在轉移陣地，立誓要援救萊陽守軍，與敵人作最後的攤牌戰。結果經過兩晝夜的猛烈攻擊，浴血苦戰，不僅是萊陽得以解圍；且曾殲滅共軍的一部份主力。特別是被敵人圍攻經月而不肯屈服的一零八團團長胡翼烜上校，雖身受重創，傷痕纍纍，但他畢竟投諸死地而後生。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一度轟動整個華北！

胡翼烜的傷勢與固守萊陽經過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來，胡翼烜那次大難不死，的確是一個奇蹟！當我們在海陽被敵人重重包圍的時候，大家就紛紛私下議論：「現在海陽有五個團和兩個砲兵營的戰鬪實力，被敵包圍後尚且無法突圍；何況胡翼烜只有一個團和砲兵連，怎可長期地繼續抵抗呢？如果我們再過幾天還不能馳援萊陽，他那個團眞是不敢想！」

直至三十六師和第八師越過水溝頭，與共軍發生激烈的遭遇戰之後，大家仍然擔心萊陽城內守軍的安危。由於敵人的外圍陣地尚有堅强的抵抗力，因此判斷共軍圍攻萊陽的實力，起碼在一個軍的兵力以上；尤其守軍與外間斷絕聯絡多日，更使人擔憂他們已彈盡糧絕，可能凶多吉少。關漢騫軍長和李鵬師長，也認爲這是一齣大悲劇，即使政府不追究責任，良心上亦受譴責。

不料大家都抱着救火的心情，愁容滿面，憂心如搗的時候，那位「天相吉人」的胡團長，居然率領少數的官兵突出了重圍，實在令人始料不及。但當關漢騫和李志鵬等人，聞訊趕到將軍頂山麓看見胡翼烜時，胡因傷勢過重而臥在地上已無力繼續行動了。隨軍前往的野戰醫院的醫務人員馬上給他檢查，計發現胡的頭部有四處傷痕，身上則有七處；左手的五隻手指已被砲彈破片削去了兩隻，左耳也被炸去四分之一；滿身血漬，面部浮腫。總之，他已不像過去的樣子了！此情此景，絕非我這枝禿筆所能形容於萬一。不獨關軍長與李師長大灑英雄之淚！就是站一旁圍觀的同僚們，也都激動至流下悲憤之淚來！

由於胡翼烜傷勢過重，軍醫官要求暫時不可跟他多說話，讓他休息一個短時間。即派出車輛和武裝人員，護送他和跟隨他突圍出來的官兵，返回青島後方野戰醫院休養。因此，對於一個月怎樣進行固守萊陽的經過，尙無法詳細知道。直至萊陽城區全部光復，我軍完成清掃戰場，救出一〇八團所有生存的官兵之後，始由該團負傷較輕的一位營長作出概略報告如下：

一、當一〇八團於八月間奉命留守萊陽時，其防守計劃是：除了原有的郊區據點及環城交通壕以外，並分別在郊區各要隘，及城市中心的各交通路口，都添設碉堡和交通壕，預備必要時作巷戰。

二、共軍包圍海陽約一星期，在萊陽的西北已發現大量的敵人集結，其目的很顯明是圍攻萊陽。當時胡團長曾去電海陽請示行動；另一方面則召集緊急會議，宜佈進入作戰狀態。但未獲得軍長或師長的命令之前，祗能防守不能出城與敵作戰。隨後即被包圍。

三、胡團長初時的作戰計劃是：第一營和第二營由他親自指揮在城郊以外對敵作戰；第三營則由副團長指揮防守環城各堡壘；兩個山砲連分別配屬第一、二營作戰。但從北面增援而來的敵人壓力太大，令到第一營迅即退至城區，而第二營也放棄了將軍頂西面的陣地。因此，團長下令三個營集結於環城之交通壕內，堅守各堡，合力抗敵。砲兵連退入市中心，對北面實行猛烈轟擊以阻止敵人前進。

空投蔣公親筆函件鼓勵守軍

胡翼烜起初以爲祗要能夠抵抗十天八天，第十一綏區必然會命令一九八師或六十四軍馳援萊陽的。可是被圍兩星期以後，仍未見有馳援友軍，內心已開始着急！於是不得已通電青島、海陽以及南京各方面請援，乃有蔣主席空投親筆函件，加以慰問和鼓勵。因此，全團官兵都很興奮，大家都下定決心，誓與萊陽城共存亡！由於該團裝備良好，火力與士氣都很旺盛，使敵人無法接近城區。但至十一月底，因爲將軍頂已全部陷落，共軍居高臨下，共軍的大砲亦直接威脅到城垣的守軍；甚至市內的若干據點也已受到砲火的威脅，無線電排的電台首當其衝，以致一部收發報機會遭破壞，一度與外間斷絕聯絡；兩個山砲連也曾受到敵人砲火的制壓。

十二月初旬，萊陽城西北面的情況一天緊急一天，敵人不但使用重兵器向我軍據守的碉堡、戰壕，日夜展開猛烈轟擊；同時敵人的「喊話隊」，也不斷地使用話筒，對萊陽城區作輪番的叫囂，話題則千篇一律：「國軍三十六師胡團長暨各位兄弟們！你們的作戰精神，使我們很欽佩！但希望你們要認清時代。……現在你們已經被八路軍重重包圍了，沒有一條路可走，也不會再有人來援救你們了，

唯一的生路就是跟八路軍合作；我們所以不急於消滅你們，爲的都是中國人，我們的宗旨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並且既往不究，立功受獎，只要你們放下武器，與八路軍携手合作，便一視同人，都是好兄弟……」

共黨在萊陽所散發的傳單，和張貼的「大字報」，內容也大同小異，總離不開那一套騙人的鬼話。一〇八團的官兵一聽到那些叫囂的聲音，則不禁怒火中燒，恨之入骨；大家都抱着必死的決心，發誓要跟八路拚個你死我活！所以，祗擁有三千多名官兵的一〇八團，顯然個個「視死如歸」，才能夠抵抗十倍於我的敵人竟達三十餘天！

胡團長鑒於城北的情況嚴重，恐怕被敵人突破一兩個缺口，使到城內的局面發生混亂，於是他親率第一營擔當這一面的任務。至第一營傷亡過半的時候，連他自己也身負數處重傷！而他仍然帶傷作戰，並命令第二營移防至北面；又暗示第三營向南面突圍。可是限於形勢，未能展其抱負；加以西面之敵也對我增強壓力，令到守軍三面受敵，應付不暇。致第一、二營的官兵傷亡三分之二；第三營也幾乎損失一半！最感痛苦的是醫藥缺乏，許多官兵就因此枉死了！

敵我傷亡數字及萊陽破壞程度

在三十多天的敵我攻守激戰中，一〇八團官兵的遭受是慘苦的！自敵人接近城區之日起，所有官兵都進入戰壕、碉堡及其他掩體裏面，儘管冰天雪地，他們無論吃飯、睡覺，都未離開工事。換句話說，一〇八團的戰士們，在地下室生活了二十多天，比任何水牢還難受十倍。試想想：在這種冷酷的惡劣環境中，即使不受敵人砲火的損傷，也可能會因寒氣而致病的。幸好準備的時間充分，工事做得堅固，糧彈儲存豐富，否則不堪設想。可是萊陽城郊和市區的建築物，先後遭受敵人砲火的破壞程度則相當嚴重；居民的傷亡亦數以千計。

當軍司令部進入萊陽城，協助一〇六團清掃戰場時，發現新舊屍體不下千具，慘不忍覩！好在氣候達零度以下，死屍多數被埋冰雪中而還不怎樣腐臭。結果估計：一〇八團共有四百五十人殉難，三百人重傷殘廢，一百五十餘人重傷待醫，六百餘人輕傷——其中百分之八十還能繼續作戰。但就整團的情形而言，殘餘的人員，也只可編成一個營而已。

正因爲如此，所以更激發了五十四軍的敵愾心。三十六師的一〇七團及一九八師的五九三團，將退至萊陽西北約二十里的共軍拚命地截擊，死不放鬆；加以第八師三團的窮追，確曾殲滅敵人一大股的主力。估計從水溝頭開始攻擊起，直至萊陽西北二十里外地區的最後激戰爲止，共軍的傷亡數字，約五千至七千人左右。計鹵獲共軍的槍砲數以千計，以及其他物資等，不勝枚舉。

概括來說：五十四軍在海陽雖被共軍包圍達三十五天，其所受的損失不大；祗是萊陽最後一戰，一〇八團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實力。但倘若就整個膠東戰役而言，以二十個月中的敵我傷亡數字相比較，大約是十五與一之比。不過，萊陽一役的犧牲固大，卻也補償了海陽被圍的過失。假定當年國軍每個單位，都像五十四軍那樣的士氣——特別是一〇八團那樣與敵誓不兩立，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猶不屈服的精神，莫說是一個毛澤東，就是十個毛澤東也難得逞的。

兩通電報促胡翼烜飛京

事實上，萊陽這一仗的確打得太漂亮了，不獨青島的居民表示歡欣鼓舞，即整個華北的國軍也都振奮起來；尤其是上海和南京方面獲此捷報，更爲高興。由於海陽和萊陽兩地，分別遭共軍圍攻而局勢於我十分不利的時候，青島居民一度感到非常驚慌，恐怕共軍「以大吃小」的行動吃掉了國軍，勢必捲土重來，威脅青島的安全。因此，有許多官商濶佬們，曾打算移居上海；南京最高當局鑒於海陽及萊陽的不利形勢，也一度覺得焦慮！直至五十四軍從海上撤退至青島，以及兩天後攻克萊陽的好消息，才使居民安定下來，最高當局並下令召見突圍的胡翼烜。

時間大概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九日，參謀總部在一天之內，連續發來兩通電報。第一通是給青島十一綏靖區司令部的賀電，內容謂「五十四軍迅速解萊陽之圍，克敵致果，傳令嘉獎該軍官兵；並慰問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第二通電報則是直接拍給闕漢騫軍長的，內容是：「奉主席蔣諭：『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着即派員護送萊陽突圍之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來京……』等因，奉此，希即飭令該團長尅日乘機來京備見」云云。

當闕漢騫軍長奉到這封緊急電報的時候，正是胡翼烜的傷勢惡化，由野戰醫院轉移到山東大學附屬醫院進行治療之際；醫生認爲流血過多，心臟甚弱，不宜讓他受任何震動，以免影响其神經和血壓，目前不宜乘坐飛機，必須兩日後才能決定他的行止。因此，闕軍長於當晚將胡翼烜的傷勢及醫生所報告的情況，急電南京報告，請求暫緩三日將胡護送來京。翌日，得覆電照准。經過悉心治療兩天以後，胡翼烜的精神轉佳；他聽到主席召見他，內心異常興奮，並請求闕軍長讓他即日就去。闕漢騫與李志鵬同去醫院，互相交換意見後，另派兩名軍醫官陪同乘機飛往南京。據胡翼烜從南京拍回的電報表示：「他們飛抵南京機場時，軍務處和中央醫院都派有官員迎接，起初安置在中央醫院，翌晨獲主席召見。當主席與他握手時，見他遍體鱗傷，手指被切斷的情景，激動至淚承於眶，許久說不出話來！除安慰他以外，並囑咐他暫返中央醫院休養幾日，再行召見。……」

太平洋風雲

十八：十二門金砲作爲償付十二枚飛彈之資

白萍譯

一個A型的沉重大木架，在帆船甲板上豎立起來，帆船迎着海浪，發動僅僅足夠的動力對抗着，使這艘帆船的位置保持停留在黃色標誌上。甲板上塞滿了人，彪形大漢的水手，圍聚在木架週圍。然後，看到他們利用這木架作支柱，從船艙中吊起褐色的東西來，把這褐色外包剝去，慢慢的把它移到船邊的海面上空懸掛着。

伍特遠遠的看到，吊在船舷旁邊上的物體是黑色的，像人體大小，看樣子，很沉重。跟着，看到它墜下水中。一個物體接着一個丢下水裏去，一連十二個，都落在浮上水面的黃色標誌週圍的海底。

在完成了這一項工作之後，帆船駛出去約一哩之遙，引擎停息下來，掛上滿帆，又沿岸北駛，大抵是要回到沙旺港去。

伍特立即滚下沙堝，回到阿拉大神號船上。

「你準備好了潛水用具麼？」伍特問阿里達克道。

阿里達克說都準備好了。

伍特續道：「等這艘帆船遠去了，絕對不會看得到我們之後，開船到珊瑚礁外邊去……從這缺口駛出去。」

這艘改裝魚雷艇，已髹上了和海水同樣的藍中帶綠的顏色，駛到黃色標誌附近水面下錨，水很深，阿里達克估計大約是四十呎。

伍特從船旁邊俯首下望，無法清楚地看得到海底的景物，一則海流波動；二則海底植物濃密。由於對這一帶海底情況不熟悉，在身上裝配了潛水用具之後，更在腰間縛上了一條尼龍繩子，並告訴阿里達克說：假如他在海底連拉三次的話，便是發生了緊急情況，馬上便要把他拉出水面來。

從船旁滑下來，扶着船艙，先進入水中試試看，再冒出水面來，把頭上的潛水面罩校好，試過氧氣供應也足夠和無誤了，沿着船錨的鐵鏈，向水底沿下去。他緩緩的降下去，使身體能適應得來逐漸增加的海水壓力，到達二十呎的深度，進入很濃密的海草叢中，光線暗下來，能見度也在黑暗的地步。

在這海底的森林中，以千以萬計的，各式各樣，顏色奇妙的大大小小的魚在游泳着，若干種魚類以行軍的隊形游來游去。另外還有若干種看來像是一條銀河似的，發光閃亮，源源不絕的流過去。

這森林，是溫暖的暹羅灣中海底小生物的庇護所，以免遭受到强大的敵人的侵襲和吞吃。

鐵錨陷在海底雪白的沙中，環繞着它在游泳的是好奇的魚，它們似乎要仔細的觀察這突如其來，游入它們水域中的陌生者。伍特以這鐵錨為中心，四面游泳觀察，首先發現從黃色標誌垂下來的一條索。

這條索子靠近着一座白色的珊瑚礁，它的頂端距離水面大約是十呎到十二呎之間，顯然正是剛才屠樂費了很大的勁來找尋的目標。這座珊瑚礁很特別，像古堡，圍牆各處突出小碉樓來，和附近其他的珊瑚礁有很大的分別，所以，很容易就認得出來的，各式各樣的海底寄生物，黏附在這座珊瑚礁上面，數達千百萬種之多，彩色繽紛，蔚爲奇觀，在珊瑚礁的缺口中，伏匿着巨蟹、八爪魚等。

在這座珊瑚礁前的舖滿白沙的海床上，橫七豎八的偶然露出了一艘大型木船的殘骸來。從白沙中突出木柱、木板、龍骨來。在海水和海沙經年累月的冲擊之下，看過去，整條船的殘骸已無法辨認了，只是生滿了青苔的碎片而已。

依照伍特所知，當年歷史上的泰國人的船隻，和北歐的維京海盜的戰艦很相似，使用槳來推動，不同之處是：泰國的船隻較矮，船舷較低，因爲泰國人很少駛船離開海岸太遠的，都只是在沿岸的水域流行；維京海盜則不同，他們在北大西洋的驚濤駭浪，暴風捲襲的海上，來往自如，征刧各地。但現在這艘船的殘骸，破碎到這樣的地步，伍特怎樣分辨得出這艘船原來是泰國的抑或是別國的呢？

散佈在沙上，和殘體混在一起的是十二門老式大砲，式樣笨拙的鐵管，一個座子，看上去，像是特大和難看的瓶子。外表看來，也是在海底經年累月的被海水和海砂冲擊，侵蝕到成爲墨綠色了。

伍特移身浮過去，一串氣泡從他頭上冒出來。到了一門大砲面前，伍特低下頭來仔細研究，拔出腰間鋒利匕首來，用勁向大砲劃下去，把表皮劃開。

只見赫然的閃出一道黃金色的劃痕來，在黑綠色的外表襯托之下，這條金色的劃痕，更加顯明。

伍特知道自己所料不差，在曼谷博物院盜取古砲的就是屠樂，他把這門古砲從曼谷運到沙旺港來，交給共黨方面，照樣的鑄造十二門，但不是用鐵或用銅去鑄，而是用黃金來鑄造。

對了！

金砲十二門！

足夠償付十二枚飛彈。

伍特回身找到了鐵錨的鏈子，緩緩地攀登上去，到了水面，抓緊船舷，把潛水面罩剝除下來，放在甲板上，然後翻身攀上船。

「你找到了甚麼？」阿里達克問道。

伍特只微笑着，逕自進入船艙內，他不願在甲板上說話，以免被好奇的水手們聽到了，洩漏出去，誤了大事。

直到現在為止，伍特一直沒有把自己的任務秘密告訴過阿里達克，只說是要追踪新丹雅號，阿里達克也沒有追問他究竟為甚麼要千辛萬苦，歷盡艱險來追踪新丹雅號。

但事情發展到此刻，伍特不能不把秘密告訴阿里達克了，因為，他要倚賴阿里達克來控制船上水手。他以鎮靜的聲調，對隨着他進入船艙來的阿里達克道：「水底下是一艘沉船，有黃金寶藏。」阿里達克的眼睛突然閃出光芒來。

伍特繼續鎮靜悄悄的道：「這不是我們的，而且，太重了，我們沒有鋼纜和起重機，無法把這批黃金撈上來。

「我們可以想辦法獲取這種設備的，」阿里達克的聲音興奮得有點沙啞地說道。

伍特連忙搖頭，道：「你必須聽我說，我們做兄弟似的，你和你的手下都已經同意了聽從我的話。」

「你不要黃金麼？你不許我們去取得黃金麼？」阿里達克顯然感到迷惑了，他的想法很簡單，除了黃金與美人之外，男人還要甚麼呢？

「我告訴你，這世界上，還有好些事情比之黃金還重要百倍的！……」伍特鄭重地對他解釋。

阿里達克的率直和簡單的腦海中，更想不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臉上是茫然和詫異的神色，他看着伍特，似乎為伍特在潛水上來以後，神經有點不正常了。

伍特卻一本正經地解釋下去道：「我們現在所要完成的工作是這樣的重要，拿黃金來比較，黃金簡直一點也不算得是一回事。」

阿里達克思索了一回，他對伍特一向有信心，甚至是崇敬的，雖然他依然未能完全接受「世界上竟有比黃金重要的事情」的說法，但伍特既然這樣說了，也許有道理的。不過，他仍有不明白之處，便問道：

「那麼，為什麼你告訴我說海底有黃金呢？我既不能伸手去取得這批黃金寶藏，你卻又要讓我知道，豈不是等於開我的玩笑麼？」

「我怎會向你開這樣的玩笑！我把海底破船上有黃金的事情告訴你，是因你的手下也許會發現到有這樣的寶藏，結果，黃金狂熱會使他們衝昏了頭腦，不再聽從命令，那時，我的事情就會全盤失敗，甚至我們會因此而喪命呢！」伍特看到阿里達克臉色凝重起來，知道他聽得進去了，便又道：「不僅我們要喪生，連你的妻兒也難逃魔手呢！」

阿里達克默然，沉忍着，最後，他撫摸着嘴上的鬍鬚，聳聳肩，表示無可如何。道：「我只有聽天由命，由阿拉大神作主了。」

「不管阿拉大神的主意如何，總之，我的這項任務完成的話，我會好好地重賞你的。」伍特注視着阿里達克。

好一會兒，跟着道：「我相信，新丹雅號很快就會駛來這兒，撈取這批黃金的。在他們開始撈取時，我們不要予以干預。而且，我們要記得，新丹雅號船上有二十人，他們會拚命作戰。」

伍特的這一項警告，並沒有使阿里達克動容，這位性如烈火的回教徒，根本就不會把任何勇悍敵人放在眼內，他漠然地問道：「我們停留在這裏麼？」

「不，我們馬上回到沙旺去。」伍特道。

說着，他走過去，倒了兩杯咖啡，遞一杯給阿里達克，自己喝着一杯，心中盤算着，如何向這位性子梗直急躁的回教徒玩一點手段，剛才自己的堅決態度已表現了，如今，要對他作一點讓步，道：「也許阿拉大神會決定讓你取得海底下的黃金的一部份，也說不定的。若是如此，我當然不會反對的。但我們必須先完成了原來的任務，然後才可以接受這天賜的黃金。」

阿里達克點點頭，露齒笑了，說：「就這樣罷。」

「好，」伍特續道：「現在我們駛回原來停泊的小港灣中，再度躲起來，等待動手的機會。在動手之前，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我等到時機成熟時，我們就可以動手了。目前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把機關槍和小型快速炮搬出來，裝好它。」

「啊！」阿里達克興奮了，「阿拉大神號再裝上利牙了。」

阿拉大神號回到沙旺港，伍特立即到警隊指揮處去。

這座房子在礦務公司大樓旁邊，看上去，它和全世界各地的警署同樣的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氣氛。

伍特把頭上的藍色鴨舌帽的姿勢弄得自然一點，然後，昂然地進入去。

坐在入門處辦公桌後面的一名灰色制服的警官，左臂上纏着「AMC」臂章，這「AMC」就是這家礦務公司名字的簡寫。

他毫無表情的看了伍特一眼，問知來意後，指指在後面的雷剛辦公室。

伍特拍門，雷剛在室內應聲叫他進去。

在他座位後面的窗子，百葉簾拉下來。一座冷氣機在震動着，發出軋軋之聲，全室很涼快。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可是，我也看清楚陳小姐對張河的關心程度了，每次探病的時候，她是最後出來，單獨和張河咕唧一陣才走，噓寒問暖，呵護得無微不至。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張河當日和玲玲的親近，是一種外圍戰術，拿玲玲做愛情跳板，我的確錯怪了他。

有一天，我因爲要和一位地產經紀接洽一項生意，沒時間去醫院探病，讓玲玲和陳小姐一道去。

那是一幢位在鬧市的舊樓要出售，暗盤放出三十萬，經紀說該樓主是他的親戚，要搬往外國住，下個月就要出洋，急於脫手。我盤算一下，這地區的地價正在看漲，不出一年可漲一倍，能買下來，起碼會賺個對開，便初步答應他，過幾天作一確實答覆，並叫他別把盤口放出去。

經紀走了之後，我就開始動腦筋，怎樣集中三十萬現款呢？銀行存款只有十五萬，把樓字去按揭也可以，但利息太貴了，花不來，……

這時秋風剛起，窗外飄着毛毛雨，在室內穿起薄絨衣還有寒意。我正在思量的時候，忽然電話響了，是那位銀行大班柳經理打來的，我靈機一觸，反正需要現金週轉，何不和他商量？於是便約他到來一敍。

柳經理今日打扮得份外標緻，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像個小白臉，疏落的頭髮似浸過油，看來他已年輕十年了。他一進門便打起哈哈來，說有西洋新貨到，叫我陪他一道去玩。我說有一個問題需要馬上解決的，他問是什麼？我就把買樓的事告訴他，看他有什麼意見。他一聽，又哈哈大笑起來，說：

「我道是什麼難題，這又算什麼呢？只要你肯捧場，在本行開一個戶口，我給你信用透支不就解決了嗎？」

「眞的可以信用透支？能透支多少？」

「三倍行不行？這樣做朋友總沒得說了罷！」

「要不要地產抵押？」

「不用，要地產抵押還談得上信用！我柳某爲人，說一是一，二是二。」他把胸膛一拍，表現出一種豪爽氣慨。



從下流

「既然君子一言爲定，牙齒當金使，如果我存入十萬元，可以透支多少？」我反覆再問他一句。

「三十萬。」

「還有別的條件嗎？譬如經紀佣等——」

「那當然要囉。」他又瞇笑起來。「這個佣是歸我的，百分之二十。」

「照行規不是百分之十嗎？」

「那是指有物產抵押的行規，這是信用貸款呀！」

「你當經理還要佣？」

「那當然囉。凡交易必有佣，沒有這些外快，叫我喝西北風呀！何況銀行是股東生意，我每個月所得的薪金不過三四千元，還不夠太太們買唇膏呢！——不過，話得說回來，我剛才說的信用透支問題，是一個原則，還得你向本行按揭部接頭，有我介紹的準不會落空。」

既有此把握，我毫不猶豫的答應明天就辦，做生意是要快打慢，時間卽金錢。這問題能解決了，便立卽陪他一道玩女人去。

這一天我們玩得很痛快，我想來個盡夜歡，但柳經理卻說要回去陪二奶，這是時間表規定，因此當街燈亮起，我們便分手。

明天一早，我集中了所有現金連同別處的存款，湊足了十三萬元，存入柳經理的銀行裏去。心裏非常愉快，想再過幾天，我的計劃就可以實現了。有什麼生意比投機更好呢？投機又莫如地產，轉手之間就能埕滿砵滿。我無意中已發覺了自己的腦子好似鍊成爲一個雷達，鼻子也具有了一種獨特的嗅覺，不管離得多遠多隱蔽的鈔票，馬上就會測探得到它的存在和嗅到它的氣味。……

我懷着驕傲而興奮的心情，飄飄然回到廠裏來了。

眞奇怪，我的辦公室裏忽然坐滿了人，這是從來未有過的熱鬧。玲玲、水喉七、蘭姨，還有一位是黃超，這傢伙怎麼也會跑到這裏來呢？我還沒有空思量這些，玲玲已走了過來和我併肩坐下。我小聲問她：

「你沒有上醫院探病去？」

「陳小姐單獨去好了，我不方便！我還有話要對你說。」

「等會說吧，現在人多——」

水喉七過來，附耳向我說些話，他說黃超是自己人。黃超這時也熱烈的向我打個招呼，我立卽過去和他握手，打趣地對他說：

「老友記，幸會幸會！這握手的文明禮，還是你教我的哩！記得嗎？那是？」

「——哦，眞是，董事長記憶力眞好，失禮失禮！」他再靠近耳底說：「不要念及過去的事了，對嗎？」

我拍拍他的肩膀，以示親密，說：「我們大家都想做個君子嘛！哈哈哈！」

「哈哈哈！」黃超笑得比我更朗爽。

我正想介紹玲玲給他認識，水喉七卻忙加制止，說：「不用了，大家見過了，黃超這次還是爲她而來呢！」

「那你們已早就認識了？」我驚奇的望望黃超，又望望玲玲，她正垂下粉臉，羞答答的。

「不，今天才見面！——」水喉七說。

「阿毛董事長！」黃超上前向我行個禮，謙恭地說。

「你以後叫我阿毛好了！自己人面前不要太客氣！」

「那怎麼行？」

「不行就不算老友！」

到上流

馬森亮



「好好，算我失禮了，阿毛！貓眼相胡圖這兩個傢伙正在想毀玲玲小姐的容呢！我知道了這個消息就馬上找着七叔趕到這裏來。——」

「他們眞的還敢？」我馬上咆哮起來，轉眼望玲玲，她頓時也驚駭萬分。

「阿毛！不要衝動！」水喉七把我制止。

「好吧！說下去吧，黃超！」

「我是好意來報告的。上帝在上，閻羅王在下，我怎敢在老友面前扯謊？胡圖這傢伙本來叫我動手幹，並且把你們的關係告訴我，挑起我們過去的仇恨。老實說，那個在小孩子的時候沒刁皮過，這也算仇恨，那還成什麼世界嗎？我黃超縱然喪盡了天良，也不會在一個無辜純潔的女子身上辣手摧花的。於是我推說身體不舒服，怕會弄巧反拙。不料胡圖一怒，罵我不爭氣，還狠狠的把我踢了一腳，就在這裏。」他連忙拉起衣服，小腹上正貼上一個膏藥。「把我踢傷了，看了兩大跌打醫生才消瘀，現在還隱隱作痛。——這件事不要當作等閒，務要加意提防才是！」黃超說完，按了按小腹。

「他既敢放馬過來，我惟有奉陪到底就是！」我堅決地說。「看他硬還是我硬！」

「不管眞或假，都要把死貓當作生老虎來打。」水喉七說：「首先要求自己的安全，再設法給他們一個嚴重打擊。我的意思是，從今天起，玲玲小姐搬到廠裏來住，不要給他們有機可乘，再就是把這個保護責任全交阿毛負責。怎樣對付他們由我去做好了！」他把手錶看看，再吩咐：「就這樣吧，我和黃超還有事要去辦，你們在這裏商量商量！」

「七叔！我還是從後門出去好，你先行一步，到剛才那間餐廳集合！」黃超說完，和水喉七分途出去了。

這時室內賸下我、玲玲和蘭姨。我對黃超剛才的談話，很不相信，便對蘭姨說：

「黃超居然又來在我面前搞花樣了，推請假情報，想得個什麼好處。哼，他這個人是反骨無情的扭計祖宗，他擺一擺尾，我就知道是小便還是大便。他的話如果算得住，仙女也會下凡當娼了！」

蘭姨一聽，很不以爲然。她說：「黃超雖然是人盡皆知的陰險奸詐，過去可能比眼鏡蛇還毒，現在卻變了在七叔手上玩弄的狗了。我對他目前的活動比你更清楚——」

「怎麼啦，七叔眞有這種本領？」我奇詫的追問下去。

「他就有這點小聰明，喜歡玩這樣的魔術。」蘭姨笑了一笑，把坐椅挪近來說：「自從他下決心要和貓眼相拚個高下的時候開始，就隨時隨地剔貓眼相的短處。不知在那裏他探聽到，近來黃超跟胡圖因利害爭奪曾鬧翻過一次，大家有心病，暗地裏互相攻擊，貌合神離的，有時碰了頭也不打招呼。七叔便乘此弱點，掩進黃超的舞院去，成爲天天光顧的常客，日子一久，這一對打過架的寃家忽然相好起來了。後來七叔再約好一位老友王幫辦經常去舞院找麻煩。你知啦，舞院本身是個犯罪溫床，開舞院的人和法院是結下不解的緣，他們最怕就是警方人員去光顧。所以黃超便央七叔去疏通一下，七叔也落得做完了神棍做菩薩，牢牢地把黃超的情感縛住了。不久，一宗藏軍火案把黃超也株連了，拘進差館去，他的老婆哭哭啼啼的來叫七叔設法幫忙，經過打聽，根本不干黃超事，本來可以經過訊問後就釋放，但七叔乘機賣給他一個大人情，在差館裏力證黃超是守法良民，擔保他今後的行動。當然，這套是假戲眞做，也正是警方想控制黑社會的一種手法。因此，加上警方一點壓力，黃超非跟七叔走不可。因爲他怕隨時有被解出境的危險——。」

經此一說，我才恍然大悟，哈哈笑了起來，眞佩服水喉七的膽識和堅忍不拔的意志。玲玲此時，不知因什麼，伏在桌子上，似乎在打瞌睡。

一會兒，蘭姨也回家去了。玲玲這才把頭抬起，見她滿面淚痕，臉色也蒼白起來。

「玲玲！幹嗎要這樣？」我體貼的問她。

她望了我一下半泣半訴的說：「我知道了，你們這樣是完全爲了我——」

「這也算不了什麼——」

「昨天在醫院裏，張經理已詳詳細細告訴我了。我很難過！」跟着便哭了起來。

「不必難過，難過的事快會過去了。」我只可這樣安慰她。心想這番可能是她最後的一次哭泣。好一會，我遞給她一條手巾，她擦過臉，不哭了。我見她的臉份外嬌艷，雖然尚有戚容，卻像雨後海棠。

「出去吃飯好嗎？」我隨便問。

她點點頭，起身對鏡子照照，忽然推說：「不去了。」

「爲什麼？」

「不爲什麼！你看——」她轉頭給我看。她的眼眶還紅哩。

我啞然失笑起來。說：「那就等一會吧！」

她也笑了，我更樂不可支。

我們吃過了飯，一同坐車去山頂玩。這時，大家消除了一切顧慮，像過去一樣，自由自在的說，無拘無束的笑，好在從前有過許多生活資料，一經提起便一幅幅的在眼前出現。像過去親手釀出來的酒，埋藏了十多年，現在才拿出來嚐試一樣，我們越談越興趣，越嚐越香醇。所異的是我這時心裏多了一個鬼，多生了過去所沒有的一種貪念，一種難以抑制的情感。過去，遇到興奮的時候，我們可以隨意拉起手來盡情跳躍，但現在，誰也不好意思伸出手來了，只有用眼睛來表示興奮，以沉默表露熱情，從前我們是動口兼動手的小人，目前已變成了動口不敢動手的僞君子。大家都在抑制自己，不使心情過於緊張。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四十七）

三郎

忍受不了，死中求生

陳寒波聽榮斌敘述完了姚宜瑛的悲慘故事之後，自是感慨萬端！設身處地的在想：假如我是他怎麼辦？

榮斌見他久不說話，以爲獲不到他的同情，忙改口說：「因此，我們想來想去只有走向自殺之途，在生不能做個比翼鳥，但願死後結成連理枝。」

「自殺？」陳寒波從沉思中抬起頭來說：「我不是說過，一個人除死無大災，既有自殺的勇氣，還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何不死中求生！」

「你贊成我們死中求生？」榮斌還有一點不放心的反問：「你幫我們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嗎？」

「一個人旣然連死都不怕了，還有什麼後果比死更嚴重的？當一個人所有的希望都絕望了，感到生不如死的時候，也就不必顧慮太多。對於這個現狀，我與你們有同感。其實我的感受要比你們輕鬆得多，我也感到忍受不下去了。尤其是看了姚宜瑛的日記，聽了你的敘述之後，我更看透了這是一個大騙局，你我她以及不可數計跟共產黨走的人，都受騙上當了。因此我主張你們逃走，只要能逃出這個大囚籠，海濶天空任鳥飛……」

「對！」榮斌這才解除顧慮，毅然決然說：「殘忍的專制統制，荒淫的無恥迫害，把你、我、她都迫上梁山，使我們不能不反抗。否則，不是被迫害而死，也只有瘋狂而自殺！尤其是她，這麼多年來，爲了保全母親與妹妹的生活，忍受了不盡的汚辱與折磨，到頭來她們母女不但得不到絲毫幸福，反而受到更殘酷的蹂躪、汚辱、宰割！連她自己直到如今還要被派去做大鼻子的洩慾器。第一次做土娼得梅毒，第二次做國際娼妓而患子宮炎，如果再去國際招待所的話，非被摧殘至死不可。因此，我們想通了，正與她母親妹妹看透了這個騙局一樣，再不能顧慮其他因循下去了，決定了逃走！不過，我們採取逃亡的方式，與你所想的可能有別，我認爲與其消極的逃亡躲避，則不如逃到一個可以反共的新生之路去再革命，我們都還年輕，我們不怕吃苦，幹再革命的工作，自問可以勝任。請你幫助我們考慮一下，我們這個決定是不是對的？我的心情太亂，亂到不能好好的冷靜考慮問題。」

陳寒波瞧瞧手錶，正是午夜十二時了，仰望窗外，繁星滿天，那一天他與榮斌袒誠相見，說的都是肺腑之言，他看完了姚宜瑛的全部日記，聽了榮斌的衷心傾訴，由清早到現在，除了值日醫生診病；看護注射與送藥；勤務員開飯收碗的間隙外，整天整晚就是看與談，軍事代表也沒有來打斷過。一個說得悲憤不已，一個聽得血脈憤張。

「走！立刻走！毫不遲疑的走！」陳寒波從窗口走到榮斌的面前，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說。

我們南下，你們北上

「……」榮斌感動得只知點頭，不知說話。

「不過要準備得完善週密，一有疏忽，便完了！」他又說：「我告訴你，我計劃去香港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我是設法請中央社會部把我由此地調去北京中央工作，我只待調職令一到，便會朝相反的方向走。因爲我們社會部的人，只要有人一天無故離開，第二天領導上便要追問。請病假一定要住在指定的醫院，離開醫院一夜也不可以。如果沒有別的方法，你們是不能去香港的。你剛才說的要去到『一個可以反共的新生之路再革命』，可不知你們打算去什麼地方？你是從寧波回來的，當然知道沿海情形，據我所知，浦東方面的游擊力量早已化整爲零，已經不成氣候了，這個你也要多多考慮。」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榮斌俯在他耳邊說：「太湖。」

「有人嗎？怎麼從未聽說過？」

「多得很，一天路程便可到達。其實，那邊緊過浦東，消息封鎖了，沒有傳出來。」

「這就成了，不過，你們在這種情況之下，在未離開醫院之前，不要與姚宜瑛多見面。近來王軍事代表在鬧戀愛，時時在外面與愛人約會，因此疏忽職守，被他懷疑到便要功虧一簣。此外，還要注意其他的人在暗中監視你們。這本日記你交還給她，繽密收藏，不要再拿出來看了。」

陳寒波把要說的話都說過了，他才躺在病床上，合上眼皮，想起十多年前，爲着憧憬着一個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天堂社會，常常與榮斌在一起挨飢抵餓，在風雨吹飄的日子裏，穿着單衣，冒着生命危險，進行慘烈的地下鬬爭。到今日，看清了這班魔鬼的眞面目之後，陷身在這魔窟裏，卻又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出走。他想起這些內心一酸，忍不住的淚水便不自覺的流了出來。

「呵！你還沒有睡？」姚宜瑛走進病房，見到榮斌還在埋頭伏案。

「呵！你來了，很好，大家再談談，我在整理學習文件。」榮斌將領導上發下來的學習文件放在一邊說：「這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坐吧！」陳寒波抹着淚痕，對她苦笑說。

「咦！你……？」她望着他抹眼淚驚問。

「他正爲我們的遭遇，洒下同情之淚！」榮斌將包好的日記交給她說：「你的日記他都看了，我們最近的不幸與行動決心，也都告訴了他，他是我們的哥哥，用不着對他隱瞞，他主張我們馬上走，他不久也要到香港去。」

「只是我媽媽與妹妹還落在楊魔頭手中怎麼辦？」姚宜瑛苦惱的說：「現在她們仍然不能自由出門，前些時都把肚子裏的孽種生下來了，而且都是男孩，魔頭硬要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去，最近我聽說

都死掉了，像他這樣心腸狠毒，我走了的話，媽媽與妹妹必然是死路一條。」

「……」榮斌憤然說：「這眞是魔鬼！除了權、利、色之外，心目中無父無母，無妻無子，無情無義……」

自由的代價，犧牲的決心

「這還待說嗎，否則的話我們又何必要再革命？」陳寒波咬牙切齒說：「不過，我們準備幹的，不是逃亡偷生，而是要幹一場轟轟烈烈的再革命呀！過去，爲了追求我們的理想天堂，受騙上當，在那時爲着革命，不是都會丟過包袱，不顧親眷，甘願犧牲財產與自由，甚至連性命也幾乎犧牲了嗎？現在爲了要自由要再革命，當然也是一樣，要丟棄這些，不顧這些，犧牲這些！因此，現在處理你媽媽與妹妹的問題，只有照你媽媽與妹妹的叮囑，聽其自然，我認爲她兩人的看法與鼓勵你的做法是正確的，你只有走你自由之路，再革命之路，不顧一切的與榮斌把握這次機會毅然決然的走！」

「對！」榮斌說了，姚宜瑛也說：「對！」

「我祝你們走出順利，理想成功，愛情永恆！希望我們將來殊途同歸，還會在再革命的路線上携手合作，把這殘暴的集團推翻！」

姚宜瑛神情振奮，伸手與他相握說：「對！」

陳寒波又說：「我過兩天便要出院了，短期內可能還在上海，爲了大家的安全，不必再見面了；見了面也不必再作詳談，事實上沒有什麼可談的，決心下定，計劃縝密，一往直前，義無反顧！」

「希望再見！」榮斌與姚宜瑛不約而同說。

「我留個轉信的地址給你們，到達目的地，給我佳音。」他將姓黃的商店地址讓榮斌抄在小本子上，不寫姓名。又說：「好吧！希望再見！」

四處點起火頭，一團糟的情報

榮斌與姚宜瑛的再革命計劃，終於見諸事實！

陳寒波出院大約十天左右，有一日因事去找楊帆，見到第二處處長田昆也在座，兩人面色凝重，起初都不說話。後來楊帆還是將榮斌與姚宜瑛叛變的消息透露了出來，然後說：「我現在責成你們情委會，趕快把這兩個叛徒的行踪偵察出來，盡一切可能，確實掌握，隨時具報！」

「是！」陳寒波內心興奮，故裝緊張，又想探聽一下姚宜瑛母親與妹妹的安全。他獻計說：「偵察工作應該先向與他們兩人有關的親友下手。」

「他們兩人的親友都逮捕了，正在拷問。」楊帆對田昆說：「再下兩天重刑！」

「死不肯說，開口就罵，兩母女頑强得很，口口聲聲要見你，怎麼辦？」田昆就是來請示的。

「再不說就秘密槍斃算了！」楊帆不加思索的下了殺楊姚宜瑛母親與妹妹的命令。

陳寒波內心難過萬份，這兩母女可說是求仁得仁死定了，他彷彿見到她兩人已經躺在血泊中，於是，趕快退出來，注意四處有關的報告。

又過了約兩星期之後，情委員忙起來了。

第一個報告是：「六月廿八日晚十時許，海格路國際友人招待所，被匪特投擲炸彈，四名衛兵炸死，十餘人受傷，國際友人無死亡，僅兩人受傷，女招待員數人乘機出走，均已捉回……」

經過連續的會議，將偵緝榮、姚兩叛徒案列爲重點工作，認爲這是心腹大患，指示發給各單位去後，有關情報也紛紛送了上來：

有的說：他兩人仍潛匿市區，與國特勾結，從事營救其母親妹妹出險。有的說：海格路炸彈案發生之日，有商民曾見一女子，在招待所附近出現多次。有的情報說：浦東地區謠傳這兩個叛徒參加了反共游擊隊。有的情報說：寧波方面有人見到榮斌帶一女子出現，聞已出海遠遁。據太湖區內線工作組報告：約兩三星期之前，此間游擊隊部內曾開會歡迎一男一女並聚餐；約一週前，此間曾派出一批男女，喬裝商販，去向不明。又據市面謠言，反共民主軍正進行暗殺楊部長，及突擊靑白小學集中營云。又據娛樂團體內線工作組報告，在陶公館發現有妓女貌似姚宜瑛者，可能該叛徒又投身妓院，掩護工作。……

這些亂得一團糟的情報，情委會都把它收集起來，但有幾個精明的「情委」是有一點判斷力的，一二項情報被他們認爲是揣測，寧波方面報告更屬無稽，只有太湖和浦東兩方面報告，可能性最大，市面謠言可能是榮、姚等自己施放出來。但爲了愼重計，情委會索性全部彙集，謹附註若干情委的意見遞呈楊帆，由他自己判斷。

參考過情報後，面對着敵人便膽怯的楊帆，第一件事先把公館搬場，秘密地躲起來。

但據陳寒波從轉信處獲得的消息，榮斌與姚宜瑛是的確到太湖參加游擊隊去了；信中也說及投炸招待所的事。陳寒波在「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一書的最後，曾以女主角姚宜瑛的口吻，寫下一首詩歌，名「爲自由民主而歌」，玆錄上三節如下：

「在血淋淋的五星旗覆蓋下，
只要你張開眼睛，空着耳朶，
哪兒沒有兇惡的皮鞭在笞撻着人民，
哪兒沒有罪惡的枷鎖在壓着人民，
哪兒沒有失業，哪兒沒有呻吟，
哪兒沒有飢餓，哪兒沒有哭聲？

× × × ×

哦，到處是侮辱與迫害，
到處是野獸的擄掠與姦淫，
到處是吃人的陰謀，是殺人的暗箭，
到處是監獄，是龐大的集中營，
到處是屠刀喲，到處是血淋淋的屠場，
到處是專制喲，到處是對人權的蹂躪，

× × × ×

我要爲民主與自由而歌唱喲，
我要奔向祖國遼濶的原野，
把那星星的自由之火引向燎原，
把那微弱的民主呼聲傳向四方，
我要反抗罪惡的毛澤東匪幫的統治喲！
我要擎起槍桿，投身於反共戰場！

萬人意見

事不離實豈可聽信共黨宣傳 謀財害命不是獻產可保平安

（續上期）信宜縣有所謂四大家族者，人咸知為梁、林、李、陸。林族人物中，除曾任廣州市市長、廣東省政府主席、監察院審計部長之國民黨元老林雲陔及曾任廣州市憲兵司令、燕塘軍校校長、廣東省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之林時清外，復有一左派學者林礪儒，亦頗知名。其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教務處長，又曾任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長。其學原宗孔、孟，故名「礪儒」。筆者於省立高州中學讀高中一年級時，林氏適由北平返鄉渡假，途經茂名，高州中學校長古懋維，因與彼同屬北大出身，故特敦請林蒞校作學術講演。余猶記其講題為「恭喜同學們讀書做世界。」蓋其時適值農曆新年，故林特用「恭喜」二字，但其所發揮，無非知識如何使之豐富，人格如何使之高尚，胸襟如何使之廣闊……所謂「做世界」者，完全屬於精神方面之事，可謂純粹為一「唯心論」者，絕無半點「唯物」色彩。而其陳義之高，大有漢儒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概。

故余對彼，最初亦頗表景仰，且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覺。直至民三十年代，林任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長，不知受何影響，竟思想一變而高唱「大眾哲學」，並力主「走羣眾路線」，與共黨邪說力謀接近。事為國民黨廣東省黨、團部提出檢舉。當時省政府主席李漢魂，教育廳長黃麟書，均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對此自不能坐視，迫得把林氏撤職，並另派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崔載陽承其乏，崔氏不久自動辭職，改由黃麟書氏以教育廳長兼代院長職務，最後才由教廳主任秘書黃希聲接長。林氏離開該學院後，即遄赴廣西任教，並曾一度任桂林師範學院院長。北平毛共政權成立後，據聞林曾獲任北大副校長，又曾任全國人代大會代表。當時林在北京，獲悉其家鄉信宜亦已「解放」，為表示其在「人民革命」陣營中，屬於先知先覺；並要在一縣中發生領導作用起見，因急電其子承勁，其侄承恩，率先獻產，為民眾作好榜樣。其子侄奉電後，立刻遵命而行，把林家全部田產，列成清冊（據聞林家約有祖傳遺產三百餘石，並非林礪儒所創業），連同契據，向縣府奉獻；又恐奉獻時鄰里不知，未能發生領導作用，特鳴鑼擊鼓，扯起獻產大旗，並舞獅助慶。兄弟二人，送至縣府，滿以為縣長張虎，（茂名人，出身土共。）必大加讚揚，並通飭全縣地主以林家作榜樣，起而仿效。不料縣長一見，竟擊桌大罵，認為胡鬧。並云：土地原非地主所有，何得奉獻？如全國土地，必須地主奉獻，人民政府才能接收處理，這又何須「革命」？而且萬惡地主，過去剝削農民，在未經退租退押，又未經農民清算鬥爭前，竟欲以一獻了之，世間那有如此便宜事……林氏兄弟，被其罵得狗血淋頭，迫得偃旗息鼓，抱頭鼠竄，實行返家待罪。據聞，後來於展開清算鬥爭時，以無力退租退押，兄弟二人卒被凌辱至死云。

余講述既畢，該村代表認為作為一個政黨與一個政府，當無如此橫蠻之理。果真如此，豈不較民國初年各地擄人勒贖之匪幫，更為兇殘！余言，閣下既為一村之表表者，當必熟悉我國歷史，亦聞明朝末年張獻忠、李自成禍國殃民之故事乎？彼云，粗知梗概，但張、李是流寇魁首，其所部當然與盜匪無異；共黨則為一政黨，且已組成「政府」，號令全國，惡能將其與流寇相比？余曰：汝以為如此將辱沒毛共乎？其實毛共各頭領正是以後張獻忠、李自成為師者，惟青出於藍，故能蟠據北京，發號施令，以流毒於全國，以貽害於無窮而已。該村代表聞言，頗不相信，余即以羈旅湛江市時，見共黨所演宣傳話劇，即捧張獻忠、李自成為人民革命祖師，而以其所部匪眾為明末之人民解放軍。張、李二流寇，脅眾數十萬，蹂躪十餘省，縱橫數萬里，殺人何止千萬！民初各地股匪，有誰可以相比！今毛林二酋既比張、李為兇殘，則其非擄人勒贖之匪幫可比，殆昭然若揭矣。該村代表聞言，以事出常情想像之外，亦不禁重有感焉。（續完）

萬人讀者方中謹啟

一九六九十一月五日

國府宣傳應採主動 該向萬人雜誌學樣

萬人傑先生：

「萬人意見」內經常見到梁莊苦戰李大明與范念慈，憑事實說，梁莊或有偏見，鄙意以為：

㈠國府宣傳工作未及「萬人雜誌」百份之一。試問：六二年大逃亡潮、六八年滾滾浮屍，有沒有派人或委托此地製片公司拍攝紀錄片運去各國各地宣傳？沒有！「萬人雜誌」是堅決反共的，為什麼當局不抽時間看看？若看了，為什麼不運用權力，下命令銷台？怪哉！國府的宣傳，幾十年來一貫採用防守戰術，沒有學「萬人雜誌」的主動戰。例如：前年左仔暴動，其一舉一動，「萬人雜誌」立刻提出警告，連左派汽車的四角綵黃色

也唱衰他們，這樣主動宣傳之下，大家不是見到左仔們迫處在被動，挨罵的地位嗎？所以國府應虛心的向「萬人雜誌」學習一下。

㈡開展覽會的目的，自然爲了宣傳。像加拿大的展覽會，雖然展品可能是複製品，不能拿去買保險；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怎麼不加派保安人員巡邏，結果一把火，將展覽燒光，獲得相反結果，財物損失，尚在其次。

㈢前年左仔暴動，台灣一委員說：應派船來港撤僑領，這是大錯特錯！第一、香港各階層人民正與左仔奮鬭，怎能吹撤退號音？第二、就算表示關懷，也不能說「撤僑領」，言下那些「僑民」便可不理了！委員先生們啊！希望你們想過再發表「偉論」未遲。

㈣在港的「自由工會」有什麼貢獻？除巴士及電車工會前年反暴時能站穩立場外，其餘便很少道及。例如：鴨脷洲西義工會，連掛旗都受左仔搗亂，試問平日能幹出什麼成績！發展工運又有什麼成績？

㈤國府退守台灣二十年，這二十年來，有沒有深入檢討失去大陸的主要因素？筆者可提供兩點意見：

甲、政府過去的宣傳工作是被動的防守戰，處處去防，其實防不勝防。像「萬人雜誌」的戰畧戰術是主動的，把共匪逼到手忙腳亂，這是港澳同胞婦孺皆知的事。宣傳之爲物，把它弄得神神秘秘，則有神秘力量驅使其爪牙賣命；若及時揭開其底，失去神秘感，則其爪牙心裏都會說：「穿晒保了，還搞鬼搞馬咩！」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

乙、組織上則，一個單位的領袖，是代表該單位的人員。若掌握該領袖，自然事半功倍，問題是我方可以掌握，共匪也可威逼利誘，所以應健全考核制度，經常審查其忠誠的程度。其實應通過領袖，要直接與該單位任何成員接觸，這便萬無一失。

㈥毛頭的「游擊戰術」是中外聞名的。大家知不知道毛頭師承何人？且讓筆者抄一段給大家看看：孫子兵法第三篇「謀攻篇」第三段：「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讀完後，還有什麼神秘感覺沒有？毛頭還偉大不偉大？不！十則圍之，即是人海戰術。左仔在各機關、工廠進行打擊，挑撥離間自由工友，並樹立自己勢力的方法，便是用人海戰術，進行重點打擊。

萬人雜誌讀者：高照上

何物毛思想 烏鴉呱呱叫

編輯先生：

曹原文未看到，今只就萬、張兩先生引述，畧述鄙見如下：

㈠曹說韓愈不懂佛理，故言「原道」一文爲「不通」。佛教在唐代，正如基督教之在現代。如謂現代學者不懂基督教理，此人必是白癡。佛理固然比基督教理高深，但韓愈是唐代大學者，非一般學者可比，若硬說他不明佛理，自難使人人信。曹文的論據，據說根據「原道」，也許還有「諫迎佛骨表」。若然，曹翁差矣。韓愈的這兩篇東西，目的全在排佛，並非研究佛理。譬如今日學者反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然，只要將其人所盡知的罪惡提出一兩點足矣，何必大談其原理。果如是，豈非替敵人宣傳乎？韓愈自認是儒家孟軻以後的傳人。儒與老、佛對立，他豈肯做此傻事，無證據的立論，才是「不通」呢。

㈡曹文又說，萬人傑不懂毛思想，所以寫反共文章不通。我們要明白，什麼是思想？單說思想二字容易，若加上人名某某人思想時，這種思想必須：①它是一元論？二元論？抑多元論？毛酋以馬恩列史爲祖師，當然是信唯物主義。或曰毛酋是主張多元論，那你誤解多元了。須知「多元」並不矛盾，然「唯物」與「唯心」卻是極端對立的。②一種思想必須能自成一完整體系，不管怎麼胡說八道，必須要自圓其說，不能矛盾，試問毛思想能做到嗎？簡言之，毛思想直是烏鴉呱呱叫的一堆口號，所謂「戰無不勝」即唯心論，自古以來決找不出此種例子。再加上講演、文告，這怎能稱得起毛思想？有之，也許是黃巢、宋江、張獻忠、李自成思想罷。以二十年老報人萬人傑，硬批評他不懂毛思想文章不通，連報販也不相信。毛根本無思想，所以無人懂，也許只有烏鴉能懂。

讀者王愛華十一月四日

紫楓要請教李毅

高雲覽已死多年 怎麼會勞動改造

編輯先生：

讀明報十一月十四日六版所刊的「重讀『小城春秋』」一文，我認爲有商討之處。李毅先生所寫的作者高雲覽一事，我有點異議。

高雲覽者，厦門人也，幼年好學。在一九三一年左右參加厦門共黨活動。

當時厦門市共黨書記有陶鑄、王德等人。由於活動猖獗，被國府破獲。高雲覽僥倖逃脫，後流亡於印度尼西亞某地任一中學教員，他隨身帶有共黨的一些企圖刦監的密件。到印度尼西亞後，情緒低落，不敢返回大陸。直到大陸被共黨奪取後，高雲覽才回到厦門。以當年陶鑄等人活動爲內容，寫成了『小城春秋』。

『小城春秋』稿件寄去出版社後，高雲覽未等該書出版，已遷戶口去閻羅王處報到了。如果如李先生所說——高雲覽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那麼，高雲覽除非吃了玉皇大帝的還魂草，才會在他去世十多年的今天去勞動改造。

『小城春秋』確實遭到清算，原因是歌頌了南霸天陶鑄。

寫文章應實事求是，寫這種文章並不是寫小說，可以隨作者創作的。

我知道「萬人雜誌」是份敢說敢爲的刊物，所以借「萬人雜誌」一角，就教於李先生。

紫楓（十一月十五日）

大陸人民生活有如原始時代

萬主編、張編輯大鑒：

弟百忙中在包租婆的閣仔內伏床寫成這篇大陸人民的生活，冀讀者明瞭鐵幕眞相，若句語欠通敬希斧正。

「解放區的天，是沒亮（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辛苦（幸福）；民主政府害（愛）人民呀！共產黨的寃情訴（恩情說）不完……喲苦海！苦海！」這支歌是共黨竊國初期强迫百姓歌頌他們的，現在把它修正而唱，對共黨最實際貼切。

中共禍國已經二十年，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眞是比山高，比海深，使我七億同胞飢無半飽，衣不掩體，病無醫藥，死無殮葬，多少人害得家散人亡，生離死別，多少無辜百姓送上斷頭台，多少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反革命，關進牢獄受酷刑；多少知識青年被迫邊疆勞役，多少城市工人下放農村，落戶生根，以騙人爲榮，以殺人爲樂的暴政，其能久存者幾稀！

一九五八年以後，中共的農業連年歉收，加之風雨旱災的侵襲，農作物已瀕絕種邊緣，故無法有農產品輸出，致令工業燃料缺乏，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工人失業，部份學校關門，使無數學生失學，共黨有見於此，隨即壓宿城市人口，下放農村，造成全國文化、經濟總崩潰，並在此時大喊增產節約，苦戰三年，辛苦（幸福）萬代，繼而削減配給數量，以致市面混亂不堪，百物奇缺，公開炒賣，黑市貨漲價驚人，糧票每斤面額售三元，一尺面額布票售兩元，一包滿山紅牌的混合烟絲香烟售五元，甚至香烟絕迹。特別在六〇至六二年間，幾乎所工有商品均要配給，且少得可憐。城市的工人一般是十元工資便發給價值五角錢的工業品票，在農村的要拿農產品到收購站取得完成派購任務的證明，才可買得一斤生鹽或一盒火柴，其它一律免問。

再談到衣食住行的實況，民以食爲天，例如城市的五口之家，包括兩成人三小童，每月配售粗糙米共九十市斤，平均每人僅得一十八斤，每日兩餐，每餐只得四市両，煑成白飯一碗餘。本來每餐已不夠飽，可是共產黨是言行不符的，不時下達命令，要人民節約，十歲以上減二斤，十歲以下減一斤，不足一月又要以雜糧代主糧，每人再少買米二斤，改買蕃薯十斤，即是每人每月實配十四市斤米，十斤蕃薯，故此惟有用水來充飢了。

至於增產的農村，主要勞力每人只得三十斤稻谷，減產的則只有十餘斤或數斤，爲狀更慘。這些餓火中燒的飢民，在靑黃不接時，被迫拋開土地，紛紛下海捕魚蝦，或上山採野生植物果腹，連樹根樹皮差不多食光，人吃人已不是新聞。

食油的配量，每月每人一市両，比娃娃哭一次的眼淚還少。這種糠油色黑味苦臭，入口膩喉，令人作嘔。食糖配給，月月不同，有時三両，有時両半，有時停止配給。講到豕肉，更得人驚！一年來不知肉味，購物證每人每月只准買二角錢約二両又厚皮又瘦的豕肉，不夠一隻小狗一啖。黑市肉每斤十二元，要三代歷史淸白的中等職工，每月工資才有三斤豕肉的代價，那些兒童還不知家畜的肉是可吃的。塘魚每月一市斤，以六十餐計，每餐不足三錢，不夠一隻小貓一口。有時數月未聞魚腥也不奇，縱有凍藏的海魚，亦要博命才可搶購數両，如能買到一埕咸魚水撈粥，已算夠運。蔬菜亦要購物證分配。

衣着方面，城市每月每人二尺五寸布票（最多時八尺），僅夠小姐們夏天的三點式用（一條毛巾一尺五寸，一件汗衫二尺五寸，一對襪一尺二寸，一件棉褸一丈六尺，一張單人被要集合數十人的布票或數十年之後才能購買。本港大陸公司展出琳琅滿目的服裝，大陸的人連做夢也想不到。）那麼，冬天又如何？共產黨號召以補爲榮，以補爲貴，補釘越多越光榮，故很多服裝店變成補衣店，人人爭購手帕作補衣用。後來手帕也要五寸布票一條了。

居住，除公社其間農民幸保存自己的一間破舊的泥磚屋，一家數口避寒外，其餘全部以煉鋼鐵爲名，拆毀淨盡，包括廟宇墳墓。土改鬬爭地主的屋宇，多數被共幹據爲己有，餘下的作爲生產隊的貨倉或記分間，肥料房等，沒有一所是新建的。城鎮所謂人民政府興建的新村，正式是埋葬人民的墳墓，從中刮民血汗。那些價昂質劣的房屋，在大躍進時用三合土草草建成，每所二千餘元，建在海邊塡土上，常受風潮侵襲，搖搖欲墜，威脅居民生命安全。共黨只知納稅收租，不管人民死活，如有裂縫漏水，不事修葺。

擁躉惠贈二十元給萬張宋飲咖啡
還要向老宋請教「宮刑」

二位正義戰鬬的志士：

恭賀你們「萬人雜誌」邁進第三年階段，精神毅力，可賀可佩！第一年紀念，得以榮幸參加聚餐會，今年雖不獲歡聚機會，本人還是想表示一下對「萬人雜誌」愛戴的熱誠。今天是第三年開始的，附上二十元港幣，請萬、張二位主編及宋逸民先生飲杯咖啡，聊表敬意。

自馬森亮先生「胡笳十八拍」後，宋先生的文章的確令人稱「快」。日前小女讀中國史，内中有「宮刑」，老師解之爲剢子宮，聽之令人搖頭。「宮刑」好像是指男性，這還是著名的津貼學府，或許是我做家長的無知，若宋先生不耻下教，還請指點一二。順頌

各位工作愉快！

恭祝萬人雜誌二週年紀念者（十一月一日）

最後談到行，交通方面，以本人所見，廣三線的鐵路枕木破爛不堪，火車經常出軌，使乘客提心吊膽，生命沒有保障，公路常受洪水冲毀，凹凸不平。湛江、江門、廣州的汽車亦缺乏汽油，輪胎及配件，數個公社只有一輛老爺車行走，以致誤時失事。農民雖無機會出城，有要事時只好靠自己兩條腿。腳踏車也是高級共幹才有，水路船隻殘破，修補沒有木料，敷塗沒有木油，帆布更不用說。

總之，中共已到國庫空虛，民窮財盡的地步，人民的生活已恢復原始時代，一年不如一年，一切只有落後貧困死亡。最近的備荒備戰，惟有把人民的痛苦加深加重。當年劉少奇在上海攪工運時，不是大喊反飢餓、反迫害嗎？毛頭在湖南攪農運時，不是大喊窮人翻身作主嗎？共匪正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現在大陸的人民，已經普遍覺悟起來，不再受共匪的宣傳蒙騙了，紛紛組織起來反抗。

此文並非惡意丑化毛朝的統治，上述情形，乃親身經歷，鐵般的事實，沒有半點誇大。由本港每日運往大陸的郵包，以及不斷的逃亡難民，足以證明。為破共黨所謂人民生活已經超英趕美的謊言，為使海外廣大同胞有真正了解，鄙人盡一國民之責，揭露鐵幕內的非人生活，並為七億水深火熱的同胞呼冤。

鄙人今已還我自由身，往事不堪回首。可是萬里錦繡河山，被共匪徹底破壞無遺，只見的是斷垣殘瓦，以及人民的血和淚，沒有一塊乾淨完整的土地。共黨更善於製造矛盾，互相殘殺，六親不認，沒有自由。

回憶兒時，在國府領導下，雖貧富懸殊，但窮人亦有一個溫暖的家，尊卑老幼，上和下睦，勤勞的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苦中有樂，信仰自由，每逢佳節，萬民同慶，處處歌舞昇平。

在共黨統治下，民不聊生，餓殍遍地，階級鬥爭，無日無之，催命運動，相繼連接，使人民沒有喘息的機會，以致民心思變，烽烟四起，或拋子棄妻，流亡異地。

觀乎每年雙十國慶，本港每個角落，滿佈旗海，益見民心歸於國府，亟盼國軍早日反攻，重建自己的家園。十一偽慶，汚星旗五零星散，共黨徒子徒孫，偷偷摸摸自祝，那些左報文丑，卑鄙無耻，埋沒天理良心，吹牛大陸人民豐衣足食，港九愛國同胞熱烈慶祝等語，共黨的走狗們！你們的主子正在為你磨刀霍霍，你們肯定難逃兔死狗烹的命運！

鄙人在鐵蹄蹂躪下幾近二十個寒暑，共匪慘殺我的父母，摧殘我的手足，毀滅我的健康，奪去我的黃金時代，留給我的只是胸中深深的烙印。他們可以折磨我的肉體，但決難動搖我的意志，只要一息尚存，誓與共匪戰鬥到底！

方向明上（十月二十日）

性教育的關鍵在導正與養正

性慾多髒！教育又多麼神聖。要把性慾設科，名為性教育，豈不是倡導性學嗎？侵犯神聖！這是戴上有色眼鏡瞧物體，怎樣雪白卻說繪了色。原來性慾並非黃色，塗上黃色是惡作劇的作品，尤其電影和電視，往往描寫得「若即若離」，甚或「撲朔迷離」，使一般青年男士「迷妳」，青年女士「迷你」，要是能把秘密揭發，「見怪不見，其怪自滅」，且加上「養正和導正」，所謂性教育如此，如彼錯了吧?!別太擺出道學先生的架子而說亮話，性慾是「與生俱來」，究竟該約束，還是該解放？自然各有利弊。

約束嗎？抑制力愈大，抵抗力愈大；解放嗎？豈不像「無韁之馬」？累人累物！至好不過是約束有個限度，解放也有個限度，除了一些能給特別慾戰勝性慾小撮外，好讓他（她）們對認為秘密的加以開明，跟著教之「發乎情，止乎禮」的觀念，那麼，性教育卻不是張競生博士的性學，既非誨淫，實在對人道是學一些生理衛生，對性生活不致徬徨，正是有限度約束和解放良策，純潔不髒呢！

俗說得好：「一管針是沒有兩頭利的。」

性教育這問題，要是經過由動議，小數服從多數推行了後，頑固份子抨擊姑勿論，定惹許許多多麻煩。那時候黃毒不毒，合法化了！就還沒嫁而任媽媽的，當然更會大行其道，「何耻之有」？

且看世界矚目的大主教大公會議禮儀改革，引起多少麻煩，神聖會議猶如此，而況推動老遠認為骯髒的性生活？所以我也主張合理性教育，但卻不主張過份解放，必得在範疇內受約束。

男女之間，一屆成熟，大有像磁性般的「同性相拒，異性相吸」。又況社交公開，「朋友長智」，人們越是感覺秘密，越是要探討，倒不如及早揭曉為妙。

或許會說：「性教育合道德觀嗎？」表上面好像有點不道德似的，骨子裏是道德的，正如上文所說「養正和導正」，假如能把該科課程編得正正當當，不但不會導歪、導邪，從此可會減少青年對性生活犯罪。「然則老教師匠也附和性教啦？」是的！我附和且很想參贊，原因是除了上述外，如同孟老大贊成齊宣王好色，務使其疾沒論從外邪侵襲好，從內經發作也好，總該從便或從毛孔而出，自然「其病若失」。相反地，投以斂劑──（約束性生活），縱可收效一時，終必「厥疾」加深，甚或「一病不起」。

既然性慾不便過份約束，性教育就該列入課程。但我有點意見，小學生用不著，中學一二年級，也用不著，中三開始至為適合，因為在這學齡男女才曉解俗之所謂「風流事」吧！有了性教育這科，更好使做師長和家長容易「推類引端」作藍本、淫書、淫畫以及黃色的一切一切，可禁他（她）們「勿視」，實在多好。

──春聲

癌症與共產黨同是人類大敵

萬人傑先生：

報載美國專家研究所得，證明一種名為「塞克拉邁」的糖精，吃了可能引致癌症的危險。因此，凡含有此類糖精的製成物品，被禁止出售。消息傳來，令本港居民引起恐慌；繼又傳出味精亦對人體有害。我不是專家，除附和之外，實不能找出推翻這項消息的論證。但由此使我聯想起一些問題，特借貴刊一角，畧抒己見。

眾所周知，吸烟可引致癌症，但這警號不但不能使人們普遍戒烟，反而香烟的銷量，按年遞增；世界各地政府，亦無意禁止出售，這是令人費解的一件事。

近年經各國專家們不斷努力研究，可能引致癌症的物品，當不止上述二者。令我們不禁懷疑！假如將來發現空氣吸入人體亦可引致癌症的話（這非絕無可能，因核子塵的影响，混入空氣中，已證明對人體有害。）那時，我們豈不是要用養氣才能避免患癌？

儘管專家們發現這可引致癌症，那也可引致癌症，但迄今為止，還未能研究出可以消滅或醫治癌症的方法，這是令人頹喪的。某類物品可引致癌症而禁止，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我們要找出撲滅癌症的方法，才是治本。

癌，是人類大敵，只知防患而不能毀滅，始終是威脅着人類的生存。但世上還有一種比癌更可怕、更易傳染的東西威脅着人類，那便是萬惡不赦的共產黨。

或問：將癌拿來和共產黨相比，似乎是不倫不類；癌是疾病，共產黨是由人組織成的團體，但它為禍人間，和癌比較，實不遑多讓；其對人類禍害之慘烈，不用我說，大家亦應該心照不宣。

歷年來，世界醫學權威和專家們，致力研究防癌和治癌，不遺餘力，偶有所得，即公諸於世，據知除用電療和割治外，尚未有善法遏止。所以經醫生斷定是癌症，無疑被宣判死刑，故死於癌症的數字，相當驚人。現發現有關我們日常生活中之食物滲入可致癌症的糖精，那有不相驚怕有，大起恐慌之理。預防勝於治療，有得醫的疾病，我們避之唯恐不及，何況能致人於死的癌症呢？因此，我希望專家們繼續努力，早日找出能治療癌症的良方，造福人類，則吾人便可消除癌症的威脅。

癌，既是如此可怕；比癌更可怕的共產黨，我們應該怎樣去應付呢？

在自由世界中，對共產黨大概可分為防共、恐共和媚共等三大類。若論具有眞知卓見，反共到底，一生以剿滅共黨為職志的各國領袖，我想除中華民國的元首蔣總統外，實難找出一個能與之比擬的人物。此外，南韓的朴正熙，南越的阮文紹，算得是其中佼佼者。在反共的陣營裏，採防共政策較可取外，其它恐共和媚共都是要不得的。對共黨，你越怕它，它偏來擾亂你。你和它交朋友嗎？你不碰了一鼻子灰才怪。明知其可怕而和它結交，這和明知糖精有害而去嘗試何異？

癌症殺人，專家們殫精竭智的去鑽研，總望有成功的一天。但共黨殺人，尤其是毛共，自由世界裏的各國領袖有沒有想到要消滅它呢？只知預防，不思治療，養癰為患，現在可要嘗到苦果了。

設若巴黎和談達成協議，越南全面停火，我們且慢樂觀，結束韓戰打越戰，結束越戰，誰敢保證寮國、高棉、泰國等地不會觸發戰爭？多年前，荷理活一位女星患腿癌，整條腿割

去；後來，還不是要失去生命？當治癌的特效藥未發明，癌始終是殺人的頑疾。共黨的勢力一天不被消滅，它始終爲禍世界。身爲自由世界的各國領袖們，難道還看不到這點嗎？防癌和治癌，是專家們急不容緩的任務；消滅共黨，難道不是自由世界裏各領袖們的當務之急嗎？

總之，治療癌症，非不爲也，實不能矣。消滅共黨，非不能也，實不爲耳。

余自强上（十一月一日）

用臘青油剎鷄鴨毛 嚴重妨碍市民健康

萬主編：

鄙人久仰貴雜誌持言公道，爲民喉舌。茲有所欲言者，港九及新界繁盛區鷄鴨店或燒臘店商人，所售光鷄或光鴨，不論門市零售之水盆鷄鴨及各酒家用之鷄鴨，去鷄鴨毛方法，大多採用滾臘青油一桶，將鷄或鴨造毛全隻放在油中，乘其熱力，隨即取起，則鷄鴨毛，片塊不留，連根拔出，可謂皮光肉靚矣。

此種方法，商人貪圖慳工夫與時間，罔顧市民健康。查臘青油乃礦物質，加以其他化學原料所製成，對人體健康，妨碍實大。此種毒質，乘鷄鴨之毛管滲入，乘熱氣而吸入鷄鴨體內，市民每食而不察，日久成病。管見認爲衞生當局所公佈，近年本港癌症比前年多五倍，誠恐與此有關。此種簡捷劏鷄鴨方法，已成公開秘密，鄙人百思不得其解，爲何政府市政衞生當局，多年以來，從不知曉，更不取締，是否充耳不聞？向亦未見有人揭發此種危害四百萬市民健康之行爲，鄙人深感詫異。用特奉勸當局注意，調查屬實，嚴令禁止。更請商人要顧全商業道德，不應作此傷天害理，間接殺人，喪盡良心之行爲，則港九新界市民幸甚矣。

讀者張院炎嫦上（十一月十七日）

吾欲無言

笑和淚

十九年前，我分得財主的田地、房屋和用具。但土改隊卻帶走了：外幣、黃金以及財主的女兒——一個漂亮活潑而又端莊的姑娘。而姑娘的爸媽——飽嘗酷刑後，給處死了。

十五年前，我得到的菜地，收了回去。卻賞給我更繁重的勞動——牛馬一樣的勞動。只吃青菜和一些谷物，收穫的大部份；給暴君們吃得像廟裏的大佛。

十年前，豐收的神話裏大鬧飢荒，得爺爺把孩子們的米配量用布袋裝起來，煮熟後按名份分配；才杜絕孩子們爭吃的吵鬧。

有人說：謊言說上一百次就是事實。唔，眞的嗎？請問問大陸的農民眞眞的分到了土地嗎？請問問大陸的人民眞眞的肚子飽了沒有？都沒有！那灌着法國醇酒，在桌上咀着鷄腿口沫橫飛的高談者，請可以伏矣！……

費正淸出賣中國 逃亡者憤恨滿紙

萬先生：

我是貴刊的訂戶，也是逃難的人。從您的文章中，知道美國共產黨同路人費正淸出賣我中華民國的事實，他在美國替毛匪作幫兇宣傳，致我大陸億萬善良老百姓，被共匪殘殺。我的父母兄嫂被毛匪鬬死，强逼妻子改嫁，還把孩子帶走，僅我一人落難在港。我對費正淸的仇恨，如同毛匪一樣。要不是費正淸作幫兇出賣我國，大陸不會失落毛幫手裏，我們千千萬萬大陸善良老百姓，也不會遭毛匪毒辣殘殺。

張力軍上（十一月二日）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一一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10期要目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倫倫荒战
为人民

毛澤东思想掛帥!!

·萬人雜誌第一一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二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要用賣地收入增建廉價樓

九龍尖沙咀一塊四萬八千餘呎的官地，上週五以超過底價五倍多的一億三千萬元賣出，平均每呎達二千六百六十餘元，竟貴過寸金尺土！官地飛漲，在香港整體來說，是一個好現象，這可能加速社會經濟的繁榮。但從另一角度看來，「一億三千萬」的地王交易，可能導致加租潮全面爆發，直接造成窮人生活一個沉重的壓力！

就目前情勢觀察，加租似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所不同的將只是加多加少而已。加租對香港的影響，在一般的民生方面，可能是異常嚴重的，因為現時的四百萬居民，總有四分三的多數是住在沒有租金保障的「新樓」裏，大家在「加租」的威脅下，將絕難再有「舊樓」的餘地可搬。

不久之前，官方否決了將舊樓租金解凍的提議，主要理由是，這個措施勢必增加七十萬舊樓居民的負擔，而可能影響到社會現狀的安定。我們認為這個看法如果值得接受，則在同一理由上，對於比舊樓居民約多四倍的新樓居民所面臨的加租問題，其能影響社會安定的程度就顯然特別嚴重。

奇異的是，當局對七十萬舊樓居民似格外關心，所以一直給予「標準租」的合法保障，但對三百萬新樓居民在普遍的加租威脅下，卻毫無表示是否需要給予合理的租金管制。

政府要對社會民生負責，不能只着重稅收及其它收入。在目前情形下，假如沒有一個針對局勢的房屋政策和租務政策，則在新的加租潮之下，本港蒙受的險惡後果，將可能會比過去的物業跌風更為可怕！

我們認為，對戰後樓宇實施合理的租金管制，是當務之急。除此之外，本港應加速實行一個積極的公地拍賣新方法。

政府應在每一賣地期內提供更多的官地開投。這個方法有多種好處：第一，增加庫收及靈活政費。第二，大量吸收外來游資，把湧現的資金導入投資的正軌，這不但可以減少市場的投機活動，而且可以增強本港的經濟基礎。第三，地皮的供應增加，尤其是廠地，實為現社會人口及工業發展的需求，同時也是外國投資者的選擇對象。第四，地產增多而資金拉緊，一定會使地價的漲勢轉緩，房屋成本及其租值也會降低。

官地多賣，政府的收入自然照數增加。

例如以一億三千萬元的高價賣出一幅地王，這個數字就比物業最旺的一九六〇年的政府全年賣地收入一億二千四百五十萬元還要超出；而這個數字，亦已相當於今年的歲入百分之七左右。政府多了這筆錢，就應該增加社會福利的撥款及臨時撥款；在「自由經濟」社會裏，往往有財富過份集中的現象，因此社會福利的有效服務，是在理論上成為防止社會暴動的最佳辦法。

我們現在要說的社會福利，主要是指大量趕建廉價屋，政府從地皮收入而運用於興建民房，這是最洽當不過的「取諸社會、用於社會」的政策。

本港每座新型廉價大廈一經落成，申請入住者多半要比獲得入住者多得多，這個事實，說明了廉價屋的一般需要。如有廣厦千萬單位，則私人樓宇的租值，必因供求趨於平衡，而減緩加租的情勢。在物業猛漲聲中，賣地和差餉收入都會很豐富，苦的可能只是一般多數的居民，所以由政府趕建廉價屋，實是安定社會的一個常識性事項，不知如何「廉價屋」的產生總令人有望眼欲穿之歎！

我們預料如在適當的財政安排下，香港政府將因賣地收入的激增而會進一步減稅。但是，我們以為與其減稅，不如增加社會福利的撥款，特別是加速建設廉價樓宇。

關於租金管制的問題，對本港工業廠房尤為重要，這一點，我們在上次已指陳其利害。這不只關乎本港工業的基礎，而且關乎民生物價的穩定，它的重要性，實比物業方面的單獨好轉尤值得重視。

我們覺得，如果政府現時要實施租金管制，就應該全盤考慮一個「統一的租務政策」。這就是說，把「新樓」與「舊樓」的管理劃一起來，並無所謂戰後樓宇與戰前樓宇之分，重訂一套完整的業主與住客法例，其中規定在一個時效內不得超過各級租金的最高標準。





「睇香港幾多年？」是個荒謬的問題

繁榮安定對大家有利

萬人傑

有人睇香港十年，有人睇香港二十年，這都是荒謬的。世局多變，毛共自己也不知道還有幾多年。各方面對香港的信心增强，使這小地方更加繁榮起來。香港安定四百萬中國居民同受其利，毛共和大陸人民也會因而獲益。這不是怪論，請讀下文：

濶佬看法‧神經過敏

人們在閒談間，常會問到：「對香港前途點睇法？」

有錢的人多數說：「睇十年啦！」

胼手胝足，日揾日食的小市民，卻很少關心這問題。他們關心的是眼前的事，生活指數提高；副食品因來源減少而漲價；業主瘋狂加租等等，都直接影响到他們目前的生活。

其實，對香港前途很難有正確的睇法，所謂「權威」方面，也不過估估吓而已。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中國抗戰期間，走難走到無法喘息，誰曉得日本就在那時候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國終獲得「慘勝」呢？

因此，對香港「幾多年」的睇法，無非自欺欺人之談。可能明天變色，也可能永遠保持安定，更加繁榮。

小市民的日子是見一天過一天的；大財主的投資，必須看將來，因此有錢佬的看法特別敏感。

四百萬人‧作避難所

老萬在這避難所中，從不談睇幾多年的問題。我的主意是：要嗎留在香港，直至做肥田料；要嗎等到大陸可以重享自由生活，回到自己家園，安度餘年，在寧靜的環境裏，利用剩餘的日子，寫成自己構思十幾年的一本書，作為自己活在這世界上幾十年的一點紀念，至於它是否有留傳價值，就不計較了。

目前所冀求的，和一般小市民一樣，能夠安定過日子。因此，對如何遏止陰謀者搗亂；市政上如何興革；社會不良風氣如何矯正等等，都盡了一些言責，目的是要使與老萬同一命運的三百多萬小市民，能在這避難所中安居樂業，度過這段日子，佇候光明來臨。

老萬說三百多萬而不說四百萬，因為四百萬香港中國人當中，有部份是富有的，他們有能力在香港不安定的時候，溜到外國去。嚴格說，這種人不算是香港市民，今天他是香港市民，香港有難，他會成為加拿大公民或美國公民。有人攪亂香港，他們可以不發一言，絕不像小市民那麼紥紥跳。

不問前途‧只知刮龍

他們關心到香港睇幾年，主要是為了計劃如何調度財富。如果香港可以睇到二十年或三十年那麼長遠，他們就放膽投資；還有二三十年可刮，機會不容錯過，香港的其他問題，他們漠不關心。

但我們無路可走，必須在香港繼續生活下去的一班人，香港一切施政，都與我們有切身關係，雖然或者只是目前，但目前不能活下去，難有將來可言。因而看到市政局週年辯論會議的新聞，老萬很感興趣。議員們提出許多寶貴意見，這些意見，足使香港更趨安定，市民獲得更多福利。對我們避難者來說，是有利的。等如我們躲在防空洞，有人送點茶水，或者唱個歌給我們解解悶，我們當然歡迎不迭，這使我們避難的一段日子過得好點。

再說，避難的這段日子還有多久，大家都不曉得，作較長遠的打算是應該的。從大陸跑到香港來的中國人，許多都不再抱着「過客」的心情，既有久居的打算，對香港的事情，豈能不關心？

避難香江‧感情漸生

除了幾十萬老香港外，中國人都不會視香港為家鄉。可是奇怪得很，許多從大陸跑來香港，在香港生活了一個時期的人，對香港就不由生出情感。許多「幸運地」已獲准作美國、加拿大移民的中國人，對香港還是那麼關心，他們熱中於讀香港的報紙、雜誌，要知道香港的事情。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還會為香港害上「思鄉病」，至於跑到外國，

住不慣，終又舉家回香港的，也大有人在。

老萬雖未遊過世界，但朋友中不少曾作多次環球旅行，世界任何一地都到過。許多人倦遊回來作出的結論都說：「還是香港好！」

香港好在什麼地方？並不是「購物者天堂」、「東方之珠」那一類旅遊口號，而因爲它是一個中國人的自由社會。

移民海外．心懷香港

中國人不能適應外國人社會，是因爲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氣質、道德標準、思想、喜愛和人生觀種種，跟外國人有很大距離，除非自小到外國受教育，習慣他們的社會，否則，歎下去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年紀愈大，對中國人社會生活過得愈久的人，愈不能適應外國社會，結果只有歸去來兮。

美加移民而仍心懷香港的人如此之多，理由在此。香港，成爲海外僑胞心目中的第二故鄉，因爲他們對香港已有深厚感情。香港有他們的親人、朋友，或者生活上難以忘懷的回憶。

有位上海朋友，作了美國移民後，忘不了每年秋冬在香港吃慣的大閘蟹，到了這個季節，想到正是蟹肥之時，不禁食指大動。去年他忍不住專程回港，一連吃了一個星期大閘蟹，然後才滿足地回到美國。

香港就有這個好處，許多別的地方吃不到的東西，只要你不吝嗇，在這兒都可以買到、吃到。許多人留戀香港，大概這也是原因之一。

談毛變色．遠走他方

老遠作美加移民的人，有不少是從大陸逃出來的。他們嘗到家破的慘苦，無不談毛變色。香港在大陸邊緣，對他們缺乏安全感，在他們的意念中，只要老毛發起神經病，頒下「最高指示」要拿回香港，則四百萬中國人的安定生活，就給敲破，這是他們急急作美加移民的原因之一。尤其經過前年港共暴動，使他們感覺得香港有如熟了的葡萄，隨時可能摘下來；赤蹄一到，民無噍類矣。因此有咁遠時走咁遠，毛共決無「解放」加拿大、美國之日，在那裏，可減少精神威脅。

一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對老萬說：在香港我是離鄉別井，在加拿大也同是離鄉別井，反正都是作客，並非自己家鄉故園，在香港，前途是一個謎，一切在未知之數；不如在加拿大可以作較長遠的打算，可以不受精神威脅。

相信他的話代表了大部份中國移民的心聲。

香港仍是．世界天堂

可是移居加拿大後的他，有說不出的苦悶。每次來信都叫我盡量多寄香港報刊給他。看來，他對香港是依依不捨的。

他自己不明白移民後的苦悶何來，實則是那個社會不適合他，他一切不習慣，連歎在家中看電視也沒興趣，原因是趣味不同，他又聽不來英語。

現在他四十五歲開始學講話，要講好英語，才可找點事做，打發苦悶的時光。

他在香港時是個活躍的人物，在加拿大人地生疏的社會中，他變得一籌莫展。他在信中告訴我說：要不是爲了三個孩子讀書問題，他一定回頭跑，寧願萬一老毛來了，他就跳鹹水海。

老萬的話似乎扯得太遠，其實目的是要讓讀者們知道，到外國作移民的人，不值得羨慕，他們的生活，並不好過我們歎在香港的這一羣。只要克服安全的心理威脅，這還是世界上最適合中國人的地方。

巨大投資．睇好香港

生活在香港的人，最好不要常常存有「香港睇幾年」這問題，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任何一個人都不可以預測它的結果，因爲世局的變化，足以影響香港的命運。

既然我們沒能力再跑遠些，既然到別的地方也並不見得比香港生活得好，那我們就只有，而且應該把香港這庇難所安定下來，繁榮起來，才是今日居留香港的人該做的事。

工程浩大的海底隧道已動工了；架空天橋港九各地觸目皆是；香港工業的發展，在世界市場上開始佔了一席位；香港摩天大廈建築的迅速，令到世人吃驚；最近，尖沙咀一幅地王，美國集團以一億三千萬港元投得，這些，都是對香港有長遠信心的表現，他們並不是看五年、看十年或者二十年的。

香港的繁榮與發展，將使四百萬生活在這兒的中國人生活得更豐裕和安定。繁榮的香港，使到每個人得益，連大陸人民也包括在內。香港市民生活好，便有餘貲接濟沒有褲子穿的大陸親友；香港繁榮，毛澤東也可以在這裏多賺些外滙，大家有益，何樂而不爲？

澳共縮手．繁榮恢復

澳共拿下澳門，以爲得米，怎知澳門由此陰乾下去，人民生活大不如前，連攪事的澳共也得不到利益。於是他們連忙縮手，盡力設法使澳門恢復原狀。今日，澳門才逐漸恢復元氣，由此證明老萬的看法是對，連港共毛共也希望香港繁榮，何必悲觀到只睇五年、十年呢？

香港永遠保持現狀固然無可能，毛共也同樣不可以永遠保持現狀，可能變得更瘋狂；也可能到了腐爛階段，自行枯朽下來。香港與毛共，誰曉得乞兒先死，還是席袋先爛？

在日趨繁榮的現階段中，我們沒理由爲香港的前途憂慮。香港施政，不如人意的地方自然很多，平心而論，大陸變色後，暴發的香港，人口迅速增加，政府的確不易應付。以初期的徙厦，絕想不到要收容那麼多人；現在已由七層發展到廿多層，仍感不足，如果以初期的徙厦而批評政府沒有遠大計劃，那是不公平的。

葉錫恩指責政府說話多，做事少，這無非取悅市民的盲目批評，如果只說話不做事的政府，龐大的徙置計劃與解決食水的長遠計劃，何由實現？香港的安定，不單在幾個小政要得到方便的問題，有許多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我們需要的，也是有遠大眼光的議員，不是婆婆媽媽，專管小販的那種議員。

嚴重抗議

尼克遜犯下了彌天大罪，惹下了滔天大禍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遜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華盛頓發表聯合聲明，同意一九七二年將琉球出讓與日本。尼克遜這一舉動，不僅犯下了彌天大罪，抑且惹下了滔天大禍，正如英國人三十年內人們將會想到尼克遜，想到尼克遜為亞洲人民甚至美國人民留下的這場大禍，正如英國人與歐洲人不能忘記張伯倫一樣。此言決非危言聳聽而有其事實根據。現在先說前者——彌天大罪。

一、出賣弱小民族

罪莫大於賣國，惡莫大於賣人之國。近代史上賣自己國家者大有人在，但出賣別人國家，以為達成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者，五十年間只得兩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英首相張伯倫、法總理達拉第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開會於德國慕尼黑，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出賣予德國；另一次就是尼克遜將琉球出賣予日本了。但兩者相較，張伯倫當時容有不得已之苦，因為希特勒侵佔捷克已如箭在弦，除非英、法為了捷克不惜與德國一戰，否則只有與希特勒開會商討一個妥協辦法。但今天的美、日情況完全不同，尼克遜不給，日本決無法强索，以今日的日本，尚無力再發動第二次類似珍珠港事變，用武力侵奪琉球。

當然尼克遜可以藉口「冲繩復歸日本」是琉球人的願望，不知道這是尼克遜及美國一批政客無知上了日本人的當。自從韓戰發生之後，美國即視日本為盟友，提攜呵護，無微不至；日本也就乘此機會向各方發展。其他方面不談，即以琉球而論，日本人大量移民，除去軍事以外之任何滲透手段皆施之於琉球，如經濟控制、文化宣傳，不但霸佔了琉球人的財力，還控制了琉球人的思想，眞正的琉球人意識到重亡於日本，只是時間問題，皆噤不敢聲。這批移民琉球的日本浪人，便日日在琉球各地示威、遊行要求復歸，此而謂之民意，則不久之前，美國一批左派分子示威反對越戰，其含有的民意成份，較日本浪人在琉球導演的「復歸運動」還要高，尼克遜何以不接受這項「民意」，馬上無條件把越南軍隊全撤回來？琉球人有沒有民意？最近由前琉球政府主席當前重剛、歷史學者老山里永吉以及工商界領袖宮城仁四郎等四十九人，聯合組成「冲繩人創造冲繩會」，並發表「冲繩是冲繩人的冲繩，我們不急欲復歸日本」的言論。在該文的結論中表示：欲使冲繩成為東南亞一個特殊文化與經濟發達的樂土，該會願與所有冲繩人士，共同攜手，對日美兩國政府有關人士，採取具體的行動，審慎考慮冲繩的歸屬問題。這才是眞正的民意，美國何以視而不見？

二、背叛大戰盟友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美英三國領袖共同發表的開羅會議宣言中，說明：「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日本將亦被逐出於其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一九四五年七月中美英蘇四國的波茨坦公告亦說明：「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之其他小島之內」。這兩個文件已明其權力亦屬於中美英蘇四國，而非美國所能專擅。故美國此舉，顯然違反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也顯然蔑視了中國、英國和蘇聯。

尼克遜為了拉攏一個決不可靠的日本，而背叛了二次大戰期間並肩作戰的盟友，不必論國際道義，就以利害而言，也不是一個有眼光的政治家所應出此。

三、蔑視國際公法

在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上，日本明白放棄了對「高麗、台灣及澎湖、千島列島、南庫頁島及其附近島嶼、太平洋各委任統治島嶼，南極洲任何區域，與南沙羣島、西沙羣島的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並「對美國向聯合國所作任何將北緯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羣島（包括琉球羣島及大東羣島、孀婦岩以南之南方諸島）及冲繩島與南鳥島，置於託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國為其唯一管理局之建議，將予同意。在提出此項建議並就此項建議採取確定性之行動以前，美國有權對此等島嶼之領土及其居民，包括此等島嶼之領水，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及管轄之權。」由此可以看出，美國之保有琉球，係受到聯合國的委托，託管琉球。託管的目的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十六條：「增加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展」，並不是要美國在托管之後可以私自讓與任何一國。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由聯合國委托大國托管者甚多，目前絕大部份皆已獨立，其中如南非聯邦之托管西南非洲，久久未能讓其獨立，每次聯大會議均成為亞非國家攻擊的目標。延遲托管地獨立尚不可，擅自割讓予另外一個國家又怎麼可以？再退一萬步說，美國眞認為琉球不能獨立，最好辦法是讓與日本，也應當向聯合國托管理事會提出報告，由托管理事會提交安全理事會決定才符合聯合國憲章。此何等大事——關係到一百萬人生命自由的大事，尼克遜憑什麼資格以一紙聯合聲明就能決定？

四、違犯本國民意

就當佐藤赴美之前兩個星期，美國佛琴尼亞州民主黨籍參議員貝德提出一項議案，要求政府關於琉球問題任何協議，非經參議院同意一概無效。又中央社十一月五日根據美聯社電：美國參議院今天以六十三對十四票表決的結果發出通過說，對於舊金山和約任何修正，參議院擬行使其諫諍和同意的歷史權利。修正舊金山和約是將要把琉球歸還日本治理。這項行動使國務院和此間日本大使館官員們都感驚訝。

另一方面，美國退伍軍人也反對將琉球交還日本。退伍軍人反對將琉球交還日本是應當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美軍為了加緊擊敗日本，向琉球發動進攻，戰爭共打了八十二天，到六月二十一日始結束。大戰之中，美第十軍軍長布克納二級上將中彈陣亡，第九十六師副師長伊利斯亦戰死，至海軍方面犧牲更大。據估計日軍損失十一萬八千人，美軍戰死三[illegible]

太平洋作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傷亡。日軍全軍覆沒，司令官牛島在最後無路可逃時，迫而自殺。付出了這麼多美國人命換來的琉球，竟可憑一紙空文「交還」，如果我是美國退伍軍人，我也要控訴尼克遜叛國！

× × × ×

其次再說到尼克遜此舉闖下了滔天大禍。

大約是一九六一年，日本名政論家鍋山貞親先生到香港來，在美麗華酒店約晤香港文教界的朋友交換對時局的意見。鍋山氏原是共產黨人，曾任日共政治局委員，後來脫離了共黨，從事勞工運動，民國十七年的五三慘案，鍋山氏爲了反對日軍出兵山東而被捕，在監獄裏過了十七年的悠長歲月，直到抗戰勝利，盟軍佔領日本始獲釋。這位爲中國坐了十七年牢的日本朋友，對中國的熱愛決不下於山田良政、犬養木堂、萱野長知諸先生，我個人對日本雖無好感，但對鍋山先生卻深懷敬意。大家在談話時對於當前時局的癥結，中日兩大民族的前途，皆有一致的看法。到了最後，我忽然提出琉球獨立的問題，請鍋山氏發表意見，那知春風滿面的鍋山氏突然失去笑容，很嚴肅的說道：「我很奇怪，閣下何以會提出這個問題，冲繩比起日本國內任何一縣都窮，怎能獨立。」

我當時也變了色說道：「我也很奇怪，閣下何以對這個問題同普通的日本人觀點一樣，仍然未脫軍國主義作風。」

鍋山氏不由得笑起來說：「我很想聽聽閣下意見，爲什麼要琉球獨立。」

我說道：「這可以分成幾方面來說，首先是琉球從明朝洪武年間向中國稱臣進貢以來，直到光緒五年爲日本所併之時爲止，在五百年中，不侵不叛，恭順非常，中國周圍的藩屬，皆是以兵力平定的，只有琉球不是；既平定之後又時降時叛，屢動兵戈的事，也只有琉球未有。在感情上來說，我們自然忘不了琉球；其次，在我們國勢衰危時，琉球爲日本所併，到了我們國力充實時，自然要拯救琉球，中國王道精神是興滅國繼絕世，今日正該施之於琉球。何況二次大戰後，所有亞洲國家，除去尚在蘇聯佔領下的中亞數國及印度併呑的布丹、錫金之外，皆已獲得獨立，只有琉球仍有淪爲日本殖民地的可能，在道義上來說，中國不能不維護琉球的獨立。再其次，根據歷史，日本人侵畧琉球是侵畧整個東亞的起點，光緒五年滅琉球；又十五年發生甲午戰爭，次年割台灣澎湖；又七十年併呑朝鮮；又二十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侵佔東三省；又六年掀起七七事變要滅亡中國，又五年掀起太平洋戰爭要獨佔東亞，總計從滅琉球到珍珠港事變，先後不到十六年的時間。目前時代的輪子又轉到日本要併琉球，身受半世紀之害的中國人安得不驚，所以在利害關係上說，我們不能容日本重佔琉球。」

當時鍋山氏沉默一時，微笑說道：「閣下的話我不願爭辯，但是我只能告訴你，所有的日本人是不會讓冲繩獨立的。」我當時就斷然說道：「我也要告訴閣下一句，中國人決不坐視日本再併琉球，深願中日兩國不要爲此再發生第三次大戰。」我當時同鍋山先生這一篇談話，特別指出日本人佔了琉球之後的十六年佔領台灣，琉球一旦爲日本所據，首當其衝的就是台灣。當時這種說法不但鍋山氏不相信，就是其他中國朋友也都認爲過甚其辭。可是到了一九六五

美國出賣琉球

據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泛亞社東京電訊：「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昨在巴黎向法總統戴高樂竭力强調台灣與解決中國問題之重要。來自巴黎之報導：椎名告戴高樂稱，中國問題乃一重要國際問題，對日本尤其如此，應由國際輿論發揮力量而取得解決。椎名坦言中國問題之解決，對一千萬『台灣人』之切身利益有關。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一種競爭存在，而日本與台灣有密切關係，是以此問題需要法國對此有所了解，並予以合作。椎名之向戴高樂强調日本與台灣之關係，深値注意；蓋目前傳聞爲求解決越南問題起見，已向中共當局提出越南問題、中國問題，及韓國問題全盤一起解決辦法。」日本的時事通訊社的報導補充說：「椎名外相說：『中共問題在台灣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是不能打開目前的局面的；所以，應該考慮台灣居民的意見和國際輿論的動向，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什麼話，台灣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中國政府目前就播遷在台灣，行使着主權。台灣與日本有什麼關係？要有關係就是日本欠下台灣（包括整個中國）的血債未還，什麼事要勞動日本去與法國商量如何處置台灣。而且椎名說這個話的時候，日本人「索還琉球」的希望連一點影子都沒有。而今日本重佔了琉球，下一個目標是不是台灣？每一個中國人都要用心想想。

在尼克遜與佐藤的聯合公報中，暗示美國可以保留冲繩作爲基地，當台灣同朝鮮半島受到軍事威脅時，美國可使用琉球基地，美國對此已經深感滿意，實際這也是幼稚荒謬之舉。翻開日本歷史看一看，從日本踏入國際之林，凡是與有關國家簽訂條約，皆是日本一手撕掉的。珍珠港事變時，日本炸彈已投下珍珠港，日本在華盛頓的大使野村吉三郎，特使來栖三郎，尚在美國國務院舉行談判。被美國國務卿赫爾拍桌痛罵，自認從政五十年來未見過這樣的國家。這段往事，尼克遜難道不知道嗎？

再退一萬步說，就算佐藤的擔保確有誠意，請問佐藤的首相還能幹多久？即使如其所願，「四選」成功，也不過還有三年，後任日本首相是什麼樣的人？作何主張？誰又知道。再向遠處看，自民黨的保守政權又有多少年？但琉球被日本佔領後，遠東危機卻是永久存在的。如果琉球有一天落入日本軍國之手，美國與亞洲交通就將被隔絕，到時整個東南亞即使已消滅了共產黨，也必然會有第二次的「皇軍」之禍。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亞洲人，對此問題能坐視嗎？

最後說到我們目前應採取的立場。第一、希望海外的中國自由人士，聯合起來發表一項聲明，決不承認美日私相授受宰割琉球的行動。同時要警告日本，如果日本一定要重佔琉球，到了我們收復大陸後，就要廢除目前的中日和約，把一切舊賬從頭算起。第二、致電美國參議院尤其是貝德參議員，請他力持正義，堅決拒絕批准尼克遜出賣琉球的協定。第三、希望中國政府與韓國政府作出決定，爲了自身安危，一旦美國撤出琉球，中韓兩國即派兵佔領，然後扶助琉球獨立。

岳騫

從省革委會人事變動看毛派失勢與殊死掙扎

「九全大會」以後毛派的失勢，不但表現在對外政策的改變上，同時也表現在各省「革委會」的人事變動上。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出各省革委會的人事變動如左。

一、四川省革委會中有兩個擁毛的死硬分子，卽劉結挺、張西挺夫婦。這兩個傢伙之所以死硬擁毛，和山西的劉格平一樣，因與劉少奇有過節。毛澤東辛辛苦苦把他倆塞進革委會和中央委員會。可是在今年慶祝「十・一」的名單中失踪了。

二、江西革委會主任程世淸是在文革中積極擁毛的軍人之一，可是現在處於有職無權的狀態。從江西電台廣播中發現，實際主持軍政大計的是副主任楊棟樑。

三、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在武漢兵變事件中，指揮傘兵八一九九部隊平亂有功的劉豐，被毛擢昇武漢軍區政委，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他是文革期間最突出的擁毛分子。可是現在被削去政委的職務，由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勛兼任了，副政委則是武漢兵變的第二號人物，與陳再道同時被整肅的鍾漢華（原軍區政委）。由於劉建勛身在河南，鞭長莫及，實際上政委權力操在鍾漢華之手。而軍區司令，革委會主任曾思玉是從瀋陽軍區調去的外來和尚，是個光桿司令，因此可以說武漢的軍事大權，現在已完全操在鍾漢華之手。從劉豐的失勢，鍾漢華的復起看出來，武漢的走資派已復辟，也說明因軍心不穩，被迫作此安排，這是毛派最重大的挫折。

四、河南省的情況也離奇古怪。新華社在慶祝「十・一」所發表的革委會名單中只提到六個人，順序是紀登奎，劉建勛，串茂功，唐歧山，王新，耿起昌。而鄭州電台所發表的名單則是十五個人。串茂功和唐歧山則被排在最後的十四名十五名。這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紀登奎在革委會成立之時排名第三，在劉建勛和王新之後，現在一躍騎在劉建勛的頭上。劉在「九大」中僅得中委地位，而紀登奎則是候補政治局委員，而此人現在經常在北平，極爲活躍。據推測可能是新當權派的一個智囊。劉建勛本是走資派的大將，文革開始他投機，繼毛澤東之後，親自寫了一張擁毛反劉的大字報，因此被毛澤東所垂青，現在被紀登奎壓下去了，派他去兼武漢軍區政委，只是有名無實的精神獎而已。

五、廣西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本是走資派的原班人馬。但是在文革之後，他們爲了敷衍毛澤東的面子，在「大聯合」及「三結合」的名義，也容納了幾個所謂革命羣眾代表之類的人物，在革委會中作點綴。有如岑國榮，盤美英等。毛澤東盡量提高她們的地位來裝飾文革的勝利。新華社發表的廣西革委會名單如下：韋國清，歐致富，岑國榮，盤美英，劉全貴，魏佑鑄。可是廣西廣播電台所發表的名單則把她兩人排在廣西省革委會之外，竟列在南寧專區革委領導人之後。說明這些毛派的羣眾代表，在新當權派的眼裏一文不值，而且表現了當權派的氣魄，敢於和毛澤東公開對抗。

六、其他各省革委會中的毛派分子，也多處於搖搖欲墜的情勢。如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効禹，被副主任，軍區司令楊得志打成反革命，正欲以「敵對矛盾」來處理；貴州省的革委會主任堅決擁毛的李再含，早已失勢，繼起當權的副主任張明和李立，在今年十・一名單中也消失了，現在當權活躍的是另一副主任魯瑞林。其他毛派份子如雲南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廣東革委會副主任孔石泉，山西革委會主任劉格平，上海革委會主任張春橋等皆處於動搖狀態，在以往各文中已說過，此處不贅。

毛派雖然在失勢狀態中，但是他們仍在掙扎。掙扎的情況可從左列幾件事見之。

1.十一月六日，在港大公報刊出中共蘇聯談判無進展跡象的報導，並暗指蘇聯在拖延談判，有利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十)

「一貫道」是西北地區的旁門左道，中共稱爲反動會道門的一種組織，它帶有濃厚的迷信宗教色彩。西北以至新疆老百姓都熟知一貫道的性質，因爲這種類似幫會的組織形式極爲普遍。

新疆各族人民基本上信奉伊斯蘭教（回教），這和該地近處中東有關，如土耳其，阿富汗，可以說是回教國家。新疆本身亦有不少回民，約佔各族的十分之三，而且很多地方建有清眞寺（伊斯蘭教堂），如著名哈密的回城，西北有回王墓，相傳是什麼最高的阿訇葬此。吐魯番更是古代回鶻人的文化中心。

近年來，中共的宗教政策條文雖無大更動，但自從西北回民暴動以後，加上文化大革命，當然可想而知，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必然橫加干涉，許多清眞食堂也不淸眞了，阿訇被迫害了，並主張回民吃猪肉，迫使回民信奉眞主改絃易轍，要人們學毛著，破四舊，反封建迷信，更禁止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因此，當前中共在新疆是毫無宗教政策可言的。

某些基層幹部或中共軍人，政策水平之低簡直不可思議，他們說：整天唸可蘭經有啥用？乾脆把它燒掉，於是派來大批宣傳隊，毛語錄代替可蘭經。什麼都是假的，反動的，落後的，只有「毛教」才是世界第一。



用談判達到其他目的底企圖。筆者認爲這是毛派破壞對蘇談判的一個手段。而此事幕後的意義極爲嚴重。因爲新當權派決定與蘇聯和談一事，乃是新當權派與毛派路線鬪爭的決戰。如談判成功，新當權派將順利克服毛派的反抗，如失敗則毛派可能藉此捲土重來。

2.十一月十二日，據駐莫斯科日本記者從克里姆林宮方面獲得的消息說，蘇聯對談判消息，所以特別慎重發表，是怕給中共內部反談判分子的藉口。又說，目前談判的難關，是中共要蘇聯承認，過去有關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蘇聯認爲這些條約，列寧時代已加否認，當然是不平等條約，無須再公開承認），蘇方認爲中共所以要堅持這種形式主義，目的不在對蘇，而是應付中共內部的爭執。也就是說，中共內部有些人堅持這一點，故意爲難。據筆者推測這可能是毛派所設的一個定時炸彈，堅持這一點使蘇聯無法接受，做同意對蘇談判的先決條件。也表示，新當權派在黨內，還未取得壓倒優勢，還不能不應付毛派的意見。

3.十一月七日，蘇聯駐北平大使舘，設酒會招待外賓慶祝革命紀念。中共方面派中央委員，外貿副部長李强，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率代表團道賀。可是同日晚上，中共則以政治局委員宴請阿爾巴尼亞大使，這也是阻撓和破壞對蘇談判的一着棋。因爲宴請外國大使，由國務院出面已足夠了，用政治局出面，是用高射砲打蚊子，小題大作。所以這樣一來有兩個作用，①把周恩來，李先念，謝富治等人都纏住，使不能前往蘇使舘道賀，所以江青也特別出席了這次宴會。②是減低蘇方酒會的重要性。兩者都有阻撓與蘇進一步妥協的作用。

4.新華社十一月十四日發表了一件過時的消息，十月一日毛澤東會接見波蘭共黨親中共分子，並直稱之爲波共代表團，並且還進行了「兩黨」會談。這當然也是破壞談判的一着。因爲這一行爲是否定波蘭共黨，因波蘭共黨是最親蘇。

這些行動皆在說明毛派正作殊死掙扎。

魯遜

「一貫道」的星星之火

金千里

蘭州，烏魯木齊還舉辦過鎮壓一貫道的展覽會，近年來，一貫道份子可以說已經絕迹。

可是，任何殘酷鎮壓，都可能會有漏網的，何況一貫道還有其最高組織，另外，個別支派亦充分利用隱蔽的方式作鬪爭，一言以蔽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一貫道到底是些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呢？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生產兵團農場，認識了一位自稱一貫道的人物，大概是個小首領吧。他說，一貫道過去做過壞事，那種三教九流的卑鄙行徑，中共極力渲染誇張，如蒙騙婦女，個別道首過份淫邪，利用治病，販賣紅藥丸等。這些是從前某些道首和壇主（相當於回教阿訇）的錯誤路線。其實，一貫道在北方擁有廣大羣眾，亦有許多優良傳統，如學武功，苦練精神，扶弱濟貧。有些壇主確實具備像釋迦牟尼的獻身精神，其目的是爲宗教信仰而犧牲。

對一貫道，曾聽說不少故事，反正矇查查，它的眞義到底是什麼？認識不清，由於受中共的宣傳教育，總把一貫道看成是壞蛋，殊不知這種旁門左道還有它可取的一面。其實，任何三教九流都有好有壞，這要看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特點。據說創立一貫道也像什麼小刀會，青紅幫那樣，開始是隱蔽的，宗旨也是打着救世救人的旗號，正因如此，才在人民羣眾中間落地生根。至於以後的變質，那又當別論。

何以中共視一貫道爲反動會道門，並堅決鎮壓，完全敵對態度，比之正統的各種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則分別對待。根本原因是一貫道曾經不斷和中共作對，進行公開的「反革命行動」，當然，這就非鎮壓不可。

宗教搞政治，大體上都有它的規律，也是歷史必然現象，目下越南佛教徒經常靜坐示威，反戰爭，反當局政府，就是明證。

因此，我們對一貫道必須重新估計，特別是經過全面破壞鎮壓之後，那些漏網的壇主或小首領，他們在新疆地區顯然有死灰復燃之勢，這種宗教幫會組織，必須充分利用，使其明確政治鬪爭的方向。如上述那位小首領，他的看法是正確的。當時，他提出某些主張，頗有見地。

他說：「當前公開的宗教活動是絕無可能的，因爲「毛教」高於一切，唯一可行是隱蔽鬪爭，一貫道雖然絕大部份被砸爛搗碎，但還是有個別會員在南疆各地，他們都身懷絕技，現在只能逐步進行單線串連，總之，慢慢來。同時，必須消除人們對一貫道的誤解，樹立正統的觀念。」

這是一個有識之士，坦白說，他對我看成知己，十分難得，我更佩服他的頑强意志，可惜的是，像他這類一貫道徒，實在不少了。

話說回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一貫道的反暴精神，將不斷發揚光大。我更相信他們今後必定逐步恢復組織聯繫，使一貫道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新疆是一個特殊的地區，由於多民族聚居，從前的宗教形式，花様很多，儘管中共決心消滅任何宗教，但只能助長人民的反抗。少數民族有它愚昧落後的一面，但這正是可資利用的地方，當今國際形勢極有利於新疆少數民族鬪爭，這塊土地更是無所不在充滿爆炸性。因此，宗教活動在新疆是值得重視的，它將是一股巨大的抗暴洪流。



毛共「儲糧建倉」

最近，中共毛林集團，在「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藉口下，再結合當前的收穫季節，大力推行其所謂「儲糧建倉」運動。顯然，大陸人民對毛共此一加緊搜括糧食的陰謀，普遍地予以無情揭露：「名義上是搞儲糧，實際上是巧徵購」，並進而紛紛攻擊毛共：「儲備糧是黑倉庫」、「搞儲備糧不是一功，而是一罪」……。但不能不看到，毛共此舉是具有其重大戰畧意義的。最淺顯者，「儲糧建倉」足以減輕中共糧食部門之負擔，促進糧食儲備工作，加强戰備，因各地自建糧倉而儲糧位置分散，不易受戰爭破壞。更主要的是由於把糧食分藏於農村，這樣可使各公社和每個大隊、每個生產隊、每個村莊都成爲能支援戰爭的小糧站。這樣來落實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戰畧需要。惟其如此，對當前中共「儲糧建倉」運動的措施和推行情況及其實質，大有加於嚴肅檢討和分析的必要。

中共的「儲糧建倉」運動是：要求嚴格執行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並提出「豐年多儲、平年少儲」逐年增加糧食儲備量的方針。還有在實現「隊隊有儲備、戶戶有餘糧」的口號下，勒令各地人民公社、生產隊普遍建倉，把糧食藏於農村。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都清楚地認識到：儘管毛共把「儲糧建倉」說得天花亂墜，但實質上乃是毛林緊縮消費壓搾民食的鬼把戲。因此遭到大陸人民普遍而强烈的反抗，使得毛林集團採取了下列的幾項强硬惡毒的措施。

㈠瘋狂地脅迫大陸人民進入全面備戰，在人民羣衆間造成戰爭明日就要爆發的緊張空氣，進而强調「提高警惕，保衞祖國，保衞邊疆，準備打仗」、「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說教和口號。接着中共煞有介事地聲稱：積極的備戰除了思想上和軍事上的準備外，物質上也要有充分的準備，而這對農民來說，據說儲備好糧食就是最主要的物質準備云云。此一來，「儲糧建倉」便成爲軍事命令的只有執行一途了。

㈡大叫大喊「儲糧建倉」運動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如上所述，毛林的「儲糧建倉」受到了大陸人民的普遍反對，且紛紛抗拒說：「現在備戰嗎？聽不到槍聲；備荒嗎？無荒可防」、「將來還不知便宜了誰呢？」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要求「多分少儲備，賣糧由民，儲糧由民」……等等。而面對此一嚴重挑戰的中共，爲了壓制上述一系列的人民心聲，便卑鄙而惡毒地指斥這些論調係出自階級敵人的煽動，是劉少奇及其代理人的破壞活動……並聲言要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正因中共需要用這頂大帽子來脅迫農民勒緊袂帶，枵腹儲糧，因此，便提出了「狠抓階級鬥爭」的口號和措施。

㈢號召農民用戰鬥精神搞生產，擴大農田基本建設，據說這才是增加糧食儲備的根本途徑。至所以要用戰鬥精神（「苦戰」的別名），據說蓋因儲糧是爲備戰之故也！

遺憾的是目前大陸的農業生產始終沒法大量的增加，爲此，中共便轉而號召一切從節約糧食入手，要求農民普遍成立節約新風尙。

廣州中大與暨大

文革至今，將近四年；四年光陰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六六年考進大學的學生，即將畢業了。可是他們學到了什麼高深知識呢？只有天曉得。四年中，停課鬧革命三年；復課雖有一年，但並無課本可教，多是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四年光陰，可謂白白浪費掉了。知識雖未學到，但卻照樣升級如儀；文革前在讀四年級的學生，已升至初中「畢業」；原讀初中三年級的學生，已升入大學；原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也升至大學「畢業」了。如此培養「人才」，實在「多、快、『好』、省」。

老毛的直升飛機式的教育方法，誤了數億年光陰（大陸有數千萬學生，每人誤四年，合計之）；誤了數千萬人的青春，今後且將繼續危害中國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目。前效果尙未顯著。十年之後，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事業，必定會後繼無人，實在令人不能不感到憤慨和痛心。

昔日，廣州市有十餘間大專院校，在校學生最高紀錄爲三萬人。那時，每逢星期日，到處都會碰到掛着白底紅字校章的大專學生。而今，大專院校拼爲八間，學生人數畧有減少，但減少數字並不太大。可是假日走在街上的大專學生卻是寥寥落落，不能與往昔同日而語。

廣州市的大專學生到何處去呢？躲在圖書館裏看書？躲在宿舍裏背毛語錄？非也，都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

據筆者所知，大專院校一半人留校，一半人上山下鄉。採取輪迴辦法。中山大學分配去粵北樂昌縣林場；暨南大學分配去三水縣——原三水勞教場（勞教犯已北調英德）。

三水勞教場十年前是荒蕪的盆地，四面繞以山丘，是吸血蟲的滋長地；數百名勞教犯人，在中共的鞭笞下，一鋤一鋤地把這塊土地開墾成爲一個擁有一千多畝土地的農場；未知多少人在這塊土地上結束了生命。文革初期，勞教犯人北調，撥歸暨南大學接管。曾一度趨於荒廢狀況。一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數百名大學生就浩浩蕩蕩，開赴三水勞教場去接代勞教犯人的奴役。這時他們才逐漸明白「狡兎死，走狗烹」的名言，是亘古不變的眞理。只好對着冷月寒風緬懷過去「奪權造反」時的英姿了。

三水勞教場曾長期維持水稻畝產千斤的紀錄。革委領導人說：「勞教犯人能夠做到的事，難道我們做不到嗎？他們是階級敵人，是强迫勞動者尙且能畝產千斤，我們是主人翁，是自覺勞動，是接受再教育的，一定要做得更好。」於是乎，水稻畝產指標訂爲一千二百斤；於是乎暨南大學的師生也就變成了勞教犯，不管刮風下雨，一樣要下田，一天要幹足八個鐘頭。晚上也模仿勞教場的樣，每晚學習毛語錄和報紙社論兩小時，甚至連「民主生活」也抄襲勞教場的辦法——搞思想改造一週總結和評比。

學生和教職工對勞動不習慣，也缺乏生產知識；產量自然不符理想，離指標頗遠。於是乎，革委領導異想天開，要搞「

象與實質

曾憲光

食。據中共報導：如湖北鍾祥縣東于區，到目前止已修建了糧食倉庫一百五十二座，七百一十四間，儲備糧食四百五十萬斤。黑龍江明水縣，截至現在止已修建了七千多個糧倉，平均每個生產隊有八百個土圓倉，基本上實現了隊隊、戶戶都有儲備糧。浙江溫嶺縣上層公社上頭大隊建了三間倉庫，儲備了五萬七千多斤糧食。蘭溪縣永昌公社興建了泥谷倉一百五十多座，達到隊隊有倉庫。廣西來賓縣石牙公社蓮花大隊青翠生產隊已建有倉庫十八座……。根據目前中共糧食倉容量，歷年糧食徵購及供應數字，糧食輸入輸出數量等資料綜合研究，估計大陸目前糧食儲備量可能在五百億斤左右。然這儲糧量還不夠大陸人民三個月的需要呢！而這也是目前中共拼命企圖掀起「儲糧建倉」運動的隱情和原因。

嚴格地說，中共的「儲糧建倉」，確具有值得吾人重視的深遠戰畧意義。這裏單以其普遍建設糧倉，分散建倉，由生產隊自建自管的方針政策來說，便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較明顯突出的作用有：由於建倉是採用生產隊自力更生的土辦法，那中共可不花一文錢的增加許多倉庫容量，解決糧食儲藏問題，且還可以用社員無代價的替其解決糧食晾晒保管的重擔；由於聲言由農民自建自管而大大地滿足了農民的私有心理，正因它大大地減少了農民對增加儲糧備戰的抗拒心理，結果此一痲痺政策便收到了實際控制大陸糧食的效果；由於把糧食分散儲於農村，而改變了以往把糧食長途送往「國家」糧食部門時損耗大，運費驚人的現象，而大大地減輕了糧食部門的負擔；再者是上面已畧為提到過的，由於小土糧倉普及農村每一角落，可以使每個村莊都成為能支援「人民戰爭」的小糧站由此可見，「儲糧建倉」確具有不容輕忽的深遠戰畧意義。

當然，「儲糧備戰」對中共來說，還有其內在的不可告人的陰謀和目的，即他們藉此政治口號來安排糧食配給工作——削減人民糧食的配給量，使人民不敢公然反抗。這樣來延緩因文革造成農業大減產所引起的新糧食危機也。

但嚴重的問題是，由於中共的錯誤農業政策，由於文革帶來的新的混亂，特別是近幾年來落實了毛澤東教條主義和左傾路線，强調「思想革命化」、「為革命種田」，而收回墾荒地，取消自留地等一系列措施後，使農民的生產積極大受打擊，糧食生產大減，結果糧食配額逐年降低，目前整個大陸的糧食配給水平已達於維持溫飽的最低邊際，更確切說已陷於餓死邊沿，再無承受壓搾的彈性了。可是黷武至上，不顧人民死活的毛林集團，卻仍堅持要進一步命令人民節約糧食（削減口糧配額），這無異逼上梁山！由此可斷言，當前毛共的「儲糧建倉」運動，雖然在政治和槍桿子的雙重壓力下，可多少做出一定的「成績」，但此一來也就無異給大陸這座大型的反毛共火藥庫，積添了加速爆破的烈性火藥。大陸農民說得好，「將來還不知便宜了誰呢？」當然不會是便宜毛澤東，誰？不言而喻吧！

的再教育

待旦

筆者有一位同學被分配往暨大任助教。那時大家都甚羨他，認為他不必離開大城市和學術研究機關，將來必定是前程似錦。日前接獲友人來信，才知他帶罪改造，「勞動積極」，得了吸血蟲病。腹大如鼓，而枯瘦如柴，奄奄一息，已被送回廣州留醫了。閱罷此信，百感交加。唯願佛爺保佑，讓他能活得比毛澤東更久一點，他才會死後瞑目。

樂昌縣位於粵北，其林場建於三面環山的山坳。千餘名中山大學師生主要的工作是砍伐木材、開墾梯田、挖掘樹苗洞。其艱巨性比暨大師生更甚；生活條件也比暨大師生更為惡劣。住的是板牆茅頂之簡陋房屋，吃的是山溝裏的泉水。夏季前往旅行，乍看之下，倒覺風景不俗。羣峯插雲，怪石嶙峋；林木蒼翠，北江如帶，山泉涓涓，清涼徹骨，嬉水沐浴，暑氣全消，別具一番滋味；可是在那兒長住工作，卻又不是這麼一回事了。尤其是秋風乍起之後。

早晚冷風吹襲，夜來霜重似冰。寒風透過板縫絲絲作聲。雖蓋着棉被，也冷凍欲僵，因為風老是從竹籬做成的床底鑽進來。此地木材雖多，卻乏床板，早晨起來洗臉，一觸山泉，臉部冷凍欲裂，乃因山泉水溫比河水溪水更低之故也。九月重陽，別處還是一片艷陽天，可是此間每天只有四五個鐘頭能看到陽光，早上晨霧不到十一時不肯散去，下午三時後暮靄又起，這就是所謂山間瘴氣。

伐樹工作其辛苦的情況大家都想像得到，可是，開梯田挖樹苗洞的工作知者卻不多，且容仔細道來：

開梯田工作，其名由拖拉機負責，但拖拉機不足，其實要用人力代替。在陡斜的山腰上，用鋤頭一鋤一鋤地把土塊鋤下去，碰到石塊，就用鐵筆將之挖起，搬到邊緣築將起來，做為梯田田基。待鋤成了十餘二十尺的平面，又需把土塊整理打細，再在邊緣挖一道長長的水溝，以便將來疏引山泉灌溉。

梯田開成，就要挖樹苗洞。每個洞長、濶、深各一公尺。挖掘時候碰到大石，有時須挖大挖深十數尺，方能把石頭挖起，樹洞挖成。讓太陽晒了數天，又得在山坡上鏟一層薄薄的草皮和黑色泥土，打細之後填進洞裏，名之曰「改良土壤」。然後再在洞裏栽上檸檬、柑桔、橙或其他果木，以實現中共要把嶺南的山峯都變成「花果山」之計劃。

這項工作勞動强度甚大，即使在冬天鋤了一會，也揮汗如雨，身上的衣服也就一件一件地脫下，直至光着上身。筆者當日試過這種味道，一天也挖不到三個洞，未知今日指標如何？

朔風起矣！香港之人已忙於進補，有誰記取荒山中的廣州大學生正在喝西北風？唯有臨風寄意，願朋友們多多珍重，保住這條命以待機。



漂蘭小品

陳辭修・關麟徵・梁作友

趙聰

陳辭修與關麟徵

讀了張贛萍兄的近著「抗日名將領關麟徵」之後，初步得到這麼一個印象：陳誠是共軍剋星關麟徵的剋星。

在抗戰之前，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匪期間，如今共軍的林彪、徐向前等全是關將軍的手下敗將，甚至共軍聞「關猛」之名而喪膽。到了抗戰勝利後全面戡亂時期，共軍已經坐大，各線不是報捷而是轉進，我們卻不見關將軍在戰場上大顯身手，原來他在四川做了軍校的校長。孰令致之，主因在於陳總長不忘二十年前一點小小的芥蒂，不使關將軍出頭立功。陳非關之剋星而何？

誰知這麼一剋，不但剋得關將軍無報國之機會，坐視共黨掠奪中原而飲恨終身；更剋得國民黨、中華民國偏安台灣，七億同胞在水深火熱中折磨了二十個足年！

陳誠亦有其長處，如其廉潔而不貪污，至今仍為人所稱道。贛萍兄此書在於寫實，為剿匪、抗戰、戡亂這三個時期保存了第一手的資料；且陳已死，死後毀譽歧出，雖已蓋棺尚未論定；故對陳未有月旦，足見贛萍兄之厚道。但若就事論事，清廉自守之微功，又何能掩蔽誤國喪土之大罪。

當年在行憲的國代大會上，高呼「殺陳誠以謝國人！」的是山東代表吾家庸夫先生。這個口號不是無故地提出來的，抗戰勝利後，共軍在山東勢甚猖獗，膠東和魯東的「解放區」日日擴大。國軍初礙於和談，未有行動阻止其擴張；迨和談告吹，再下手已嫌太遲，此剿彼竄，勞而無功，以致津浦、膠濟兩條鐵路幹線，在山東境內已寸寸斷，不能通車以利軍運。後來山東參議會組織了請願團，到南京見最高當局，剖陳利害，始獲允派軍來魯。記得當時派到魯南的是范漢傑的部隊，派到膠東的是李彌兵團。不久，他們都獲得勝利，津浦、膠濟兩鐵路也通車了，大部分縣城從共軍手裏奪了過來。不想正在大家慶幸勝利的時候，東北吃緊，陳總長前赴瀋陽坐鎮，立即把范、李兩支勁旅調到東北。這麼一來，山東局面又恢復了舊觀，火車又告中斷，大部分縣城又為共軍奪去。眼看共軍向省會的濟南圍了攏來，國大代表們這才激於公憤，在南京喊出這一口號，並向最高當局提出同樣的要求。

若照全局看，東北當然比山東重要，陳誠的調軍亦未可厚非。但山東人所以恨陳者，乃恨其自私。如以為東北重要，何以早又不調精銳前往，衞立煌做東北司令長官時，還不是就兵力不足？到了自己指揮東北戰事，才知道東北兵少，不顧其他地方同樣危急情況，隨便抽調，只為自己成名成功着想，不是自私而何？如果調了大軍去，把東北守住還有可原——其實衞立煌時代如有足用之兵，亦不致失敗——不幸的是，東北在他的指揮之下，很快地斷送了。而山東呢，淪陷得比東北更快。

若照當時戰爭的實際情況來看，山東在戰略上比東北更重要。東北地大物博，毗鄰蘇俄，然而卻是邊陲之地。試想自「九一八」到「七七」，相距有五年之久；也就是說，日軍攫取東北之後，關內還有五年可以自保。山東卻是腹心之地，為南北交通的咽喉要樞。一旦為共軍攫去，則南北不通，華北與東北斬為兩截，首尾不相顧，正適於共軍分兵進襲，各個擊破。如果山東不失——濟南是全國第一個淪陷於共軍的省會，事在一九四八年中秋節，——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淮海的大會戰，決不會發生得如是之速；如果山東保住，可能就不會發生。濟南一失，共軍的牛可吹得大了，事實證明，他們已能從事攻堅戰；而國軍的士氣也就相應地低落，直至低落得不能復振。

因此，吾家庸夫先生喊出的那口號在當時是正確的。不知辭修先生在生時對此可曾有過內疚否？

國民黨何以失去政權？共產黨何以取得政權？主要原因不在經濟，不在政治，而在軍事。讀了贛萍兄這部書，在下很同意關將軍這個要言不繁、一針見血的論斷。

梁作友的故事

馬森亮兄從三藩市寫信給張贛萍兄點在下的「

戲」，叫在下寫一篇關於梁作友的文字。山東梁作友和四川楊妹，是抗戰前中國兩件大騙案。前者冒充大富翁，願效漢朝的卜式，毀家紓難；後者能夠辟穀，不吃任何東西卻照樣活着。如果全國富翁都能像梁，則長期抗戰經費可以不愁；如果全國同胞都能像楊小姐那樣學會辟穀，則全國缺糧問題不但迎刃而解，並且可以輸糧出口換取軍火。因此自報章刊布消息以後，一時轟動全國。不想這一男一女的騙子，不久全給人揭穿，前者本是一個窮光蛋，而後者卻偷着吃東西。馬兄要在下寫梁作友，也許因我和他是同鄉吧。實在說，這個傢伙眞給山東人丟臉，提他則甚？繼而一想，如今江靑和康生，豈不是更給山東人丟臉。江靑我曾給她樹碑立傳，寫梁作友更不算什麼了。

話說一九三二年九一八砲聲一響，全國即進入所謂「國難期間」。爲着備戰，舉國上下勵行節約，不止軍政費大大縮減（軍隊訂有國難節約期間餉章，列兵月只七元五角，少將師長月俸不過一百六十元），即人民婚喪慶弔發請帖，也都特別註明「國難期間，一切從簡」。上下節約之外，當局還號召全國同胞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準備長期抵抗。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山東黃縣有一位姓梁名作友的鄉巴佬，向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投了一張稟帖，說是他有很大一筆家財（包括動產和不動產），願意變賣了，留下他一家人的生活費外，其餘全部捐獻給國家。若照通常的處理辦法，省府應令黃縣縣長就地查明詳覆，然而這位韓靑天一向行事與人殊異，他覺得這件事能給他臉上搽粉，——你們看，我韓靑天在山東做主席，竟感動得大富翁毀家紓難，在全國要伸一下大拇指。便摒除了一切公文上應有的繁瑣，一面立即派人到黃縣把這位大富翁梁作友請到濟南，作了省府的貴賓；一面打電報到國府財政部，說梁作友更有救國計劃，要到中央面陳一切。我們不知道韓、梁在濟南談了些甚麼，只見當時報紙大登此一消息，說梁作友是現代的卜式。不久，梁作友還帶了一位姓宋的祕書（有說這位祕書是韓靑天派給他的），就乘着鐵道部的專車到了南京。這可了不得了；財政部派專員歡迎，把他安排在中央飯店頭等房間裏居住，生活極盡豪奢之至，把他當做大富翁待承。一連半月，南京的大官兒排日請他，天天有人陪他參觀南京名勝，不是燕子磯，就是玄武湖，不是鷄鳴寺，就是雨花台，還到中山陵去謁陵，到棲霞山看紅葉。報上的消息，只登了他的起居注，卻從不披露他有些什麼財產，多少數目，他的救國計劃內容又如何。只說某官與梁的祕書會談，談到梁的財產變賣問題，也談到梁的救國計劃實施問題。據知政府對其財產變賣允予幫助，給以方便；對其救國計劃則允予採擇參考。但梁的祕書則要請示梁本人，似乎梁本人不欲與政府官員直接會談，又似乎他的捐獻要照他的救國計劃完全實施才肯拿出來。總之，是談來談去不得要領。

但他每逢出遊，都大爲轟動，人像潮水那樣，急覩這位大富翁的本來面目。報上曾刊有他的照片，也不過是四五十歲的鄉巴老樣，穿著很樸素，背有點兒駝，氣貌太不揚了。那時在下正在南京，住在安樂酒店。因爲梁作友一到南京，連在下也抖起來了。不少的外省朋友羨慕我，說山東人眞行，竟有這樣的大富翁。「看外貌，梁不像個有錢的，怎麼會成了大富翁呀？即使是大富翁，看他那穿着，一定是個守財奴，怎麼又捨得捐獻給國家？」我也順着給他吹：「人不可貌相啊！山東人嘛，就是如此，有錢不外露，不浪費，但是卻深明大義，愛國！不像你們，驢糞蛋兒外面光，三千家當，二千九百九十九穿在身上！有錢的，爲富不仁，一毛不拔，不見孔宋麼，那麼有錢，可曾捐獻國家一個子兒呢？」「這樣說來，對你們山東人，今後是要另眼相看了。」我的牛借着梁作友吹響了。

出人意料的是，不知從哪一天起，中央日報上不見梁作友的名字了，關於他的捐獻也就沒有了下文。然而在當時的一些小報上，卻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他與政府談判決裂，不允捐獻了，一怒而去；有的說，他只是一個大騙子，想藉此出一下風頭；有的說，他受別人利用，故意使他玩弄財政部：不一而足，這些都不過是一些揣測而已。

無論什麼事情，眞的假不了，假的也眞不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不久，眞相就由小報傳了出來。原來當一九二八年五月，國民革命軍打到濟南時，張宗昌部下有一位姓金的參謀，倉猝逃亡，他先乘膠濟車，後來搭車步行，路經黃縣境，擬過渤海，逃到旅大去。經黃縣時，曾在一貧農家借宿一宵，這個貧農就是梁作友。據說當時和金某在一起的是兩個人，他們住了一宿，翌晨天未明即倉皇就道，竟把一隻皮包遺落在梁作友家。梁一時喜歡極了，打開一看，滿以爲是金錢鈔票，卻不想是一卷一卷的票據存單，當時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偷着找村中識字的看看，才知道其中有日本銀行的存款單據、日本洋行的股票，還有彩票、賬目之類，那位識字的人實在也看不十分懂。但梁卻視如寶貝，以爲這是一大財富，只欠不知道怎麼領取，和向哪裏領取。一直收藏了三四年，不知他聽了什麼人的高明指教，說這筆錢財，只有以國家的名義才能向日本交涉，個人是取不出來的，便商議出了這麼一個辦法：捐獻給國家，從中留下自己一生的生活費。於是趁着政府號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時候，他找人替他寫了稟帖，直接寄給了韓靑天。

這個皮包，他在濟南未露，也可能老韓沒有仔細追問他。他卻把它帶到南京來，當財政部派員跟他祕書商談時，終於將它取出。據財政部人員的鑑定，這些票據存單等等，多已過期，且亦無存戶印章，無論用什麼手續，也無法兌款，因此全等於廢紙。據說即使有效，全部取出，數目亦僅止日幣數萬而已。這樣的一個烏龍，政府顏面有關，當然不好聲張。既然明白眞相後，政府就祕密把這個冒充大富翁的無知鄉巴佬送回山東，並禁止他自己把這事向外人傳。當時韓靑天也覺得難堪，還把梁作友重重地訓斥了一頓。

林則臣快人快事

醉八仙

革命元老林則臣先生，可以說是一個快人。他是廣東的揭陽縣人，早歲經商越南。國父孫中山先生至越鼓吹革命，彼卽盡捐資財，輸爲經費，且獻身以供驅策。

旋回國參加黃岡起義，手執毛瑟槍，以驍勇見稱於諸同志。是役失敗，他幸脫險；而志氣益豪，對革命大業屢建功績。迨至大功告成，民國肇建，而他既無「托、拍、吹」的手段，反而有剛廉梗直的氣節。看到黨人爭權奪利的醜態，便發其訶責譏訕的言辭；弄得官盡見憎，吏皆怒目。而他亦意冷心灰，重返越南。但他的資財早已捐輸淨盡，回到故地，已是孑然一身，拳空手赤，過的是貧困潦倒的生活。

抗日軍興，他重返祖國。此時他已六十多歲，猶欲以風燭殘年，爲國効勞。到了重慶，找着幾個當年的老同志，由他們向當局謀求，派給他一個僑務委員會柳州辦事處主任的職位。這是一份苦差，薪俸微薄，辦事處的經費也少得可憐。他在柳州一條小巷裏租了一間小房舍作衙署，全署數遍，就只有他這位主任和一個雜役。

那間小房舍不但殘舊，而且矮得可以，眞是：「簷直倚而防帽，戶平行而凝眉。」從巷外跨過門限，就是他的辦公廳。廳中除了一桌數椅之外，再無別物；他坐在那兒辦公，十足像個街邊寫信佬。

小衙署開張之日，照例在門外掛個標着名號的招牌。衙署的招牌都是掛在大門的右邊，他那個雜役是個正地道的鄉巴佬，不懂規矩，竟將招牌往左掛。及至他老人家發覺了，竟毫不介意地道：「這東西本來是要掛在右邊的！」「待我掛過。」雜役說。

他老人家笑着說：「不必啦。我們這個攤子，根本就不像什麼機關，讓它掛在那一邊都無所謂。」

於是，他這塊招牌，就給當地人士指爲柳州「一景」。

他的身體肥胖，怕熱怕得厲害，在熱天裏；辦公時也赤裸上身，坐在那兒，露出了一個大大的肚腩，活像一尊彌陀佛。尤其他腳上那雙鴛鴦皮鞋，更惹起路人爭相駐足注視。因爲他沒錢購買新皮鞋，恰巧兩雙不同顏色的舊皮鞋又左右各爛一隻；於是他就棄破存整，一黃一黑，湊成了一雙鴛鴦皮鞋來穿。

因之，連他的人身，也成了人們談笑的資料。

當時張發奎將軍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駐節柳州，他素重這位開國元勳的高風亮節；有一天，他從林氏那個攤子經過，入內拜候，執禮甚恭。從此當地人士，才知道這尊彌陀佛是大有來頭的；軍政兩界中人，對他亦另眼相看。他雖受到官民的尊敬，仍秉過去廉潔的作風，薪俸之外，別無他求；每日裏三餐青菜糙米飯，吃的津津有味。

市民知道這位委員伯具正義感，富同情心，受到官吏欺壓的，間亦有人到他跟前訴苦；而他亦卽挺身而出，寃抑每得他的一言而解。可是事後如果有誰具送薄禮爲酬，一定遭到他的嚴辭峻拒。他性嗜酒，囊羞不能常得；好友知其如此，每置酒而招之。飲必盡量，惟量不豪。酒不求佳，以「桂林三花」爲尙；肴不在珍，以爛燉豬蹄爲妙。酒飲至十二兩，卽噴噓連聲，大家知他的飲量已達頂點，都說：「委員伯的警報響了！」

某年歲末，蔣委員長關懷元勳，由中國銀行電滙國幣一千大元奉送給他渡歲。當時幣値低跌，千元國幣沒有多大用途，他認爲這個人情不受也罷。中行通知再四，他卻堅拒不收；這一來，急得行長連屁股皮也抓破了！退回給委員長麼？不敢！不退麼？後果更不堪設想。後來只好親自登門，再三央求，請他老人家攤開同情的手板，接受這「一撇水」，才得了卻這段公案。

委員伯爲人爽朗，且饒風趣。那時我由海外歸國，途經柳州；我的老友×君是委員伯的忘年交，陪同我到他的攤子去領取歸僑證。入門坐下，未辦手續，先作閒談，他老人家辭鋒極健，妙語如珠，聽了教我盡都忘卻那旅途上的辛勞。及至我交出兩張照片，要辦理領證手續的時候，他竟睜大一雙老花眼，瞪着我問道：「現在百物昂貴，一張相片也不少錢；別把錢來枉花，只用一張就夠啦！」

「一張？」我感到疑惑。

他道：「如果你是個漂漂亮亮的小姑娘，我老人家自要留下一張，閒時拿出來欣賞、欣賞。可是

質問大公報

十一月廿二日，香港大公報「縱橫談」說：「尼克松與日本首相佐藤發表的會談公報？……關於冲繩問題，美國將於一九七二年將它歸還給日本。……美國要繼續保持所謂雙方安全需要的那種軍事基地。……美國保證在使用核武器之前，先由美日雙方進行充分協商。……因此，美軍可以隨時將日本領土當作核攻擊的出發點。……佐藤明知冲繩是侵略越南的最大據點，卻仍願將自己的國土提供給美軍作爲它屠殺亞洲人的基地。」

我們從大公報一再强調冲繩島是「日本領土」、日本「自己的領土」來看，我們就清楚毛澤東及其爪牙是否「愛國」？是否「民族主義者」？

遠在隋代，我們已有「流求」之記載，在明太祖洪武時，流琉卽遣使來朝，後受清帝封爲中山王，三年來貢一次，凡國王嗣立，必請命於中國，由中國派遣使者持節航海册封之。

咸豐時，日本滅琉球而存其王號。在同治初年，琉球國王尙泰繼立，仍來中國請襲受封。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日本照會各國，申明琉球已歸日本。同治二十年，因琉球

船遇颶風，漂流到台灣，船上五十四人，並日本商人四人，為土番所殺，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與清廷交涉，言及土人殺人事。

清廷大臣毛旭熙答覆失言，以台灣土民為化外，無法管束，日本遂動兵。清廷恐懼，遂與日人訂立下列各項：㈠中國承認日本征台灣為保僑義舉，不得指為不是。㈡中國賠償遇害難民銀十萬兩，及日本兵費四十萬兩。㈢中國嚴厲約束生番，此後不得有加害航民事。至光緒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日本遣使至琉球，傳日皇旨，令琉球勿入貢中國，並改易正朔。琉球國王以久隸中國藩封，世修貢職，不便擅自更張，婉辭謝之，復遣使向中國告急。清廷方經營新疆，未遑兼顧，日本遂發兵艦數艘，執琉球王歸，廢之，改琉球為冲繩縣，清廷再三抗議無效。由上述歷史記載，可知琉球在五百年前已臣服於中國，而日本侵佔琉球至今，不足九十年。若以宗主權言，琉球應歸還中國。若以「民族自決」原則言，琉球

沖繩是日本領土？

古鶴翔

應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其自主與否。若以法理言，美國應將琉球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因美國對琉球之統治，乃聯合國所授予之權力。美、日兩國不應私相授受。中共更無權追認琉球為日本之領土！國府對此事之反應如何，目前尚未知悉，我們深信國府即使忍辱負重，沉默不言，也決不至於把琉球視為「日本的領土」！

我們更希望國府早定復土大計，迅即行動，不可過於信任外力。倘不自強，將有一天美國會支持日本「索回」台灣！

（**編者按**：國府外交部於二十二日發表聲明，對美、日領袖所發之聯合公報說：「就今日東亞與日本之形勢而言，對於琉球問題之處理，與亞洲區域安全所具聯帶關係，尚能顧及，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尚合時宜，惟對於琉球羣島之未來地位問題，未經應循之程序遽予決定，引為遺憾。」我們認為美日兩國對沖繩問題「未經應循之程序遽予決定」，我國應提出強硬抗議！）

，那怎麼辦？」

「那有這回事！」他提高聲音道：「黃岡那一役，我就打得清兵一仆一碌，亡魂喪膽。現在嘛！相信也沒有那個敢來查我的賬，我這個老頭兒是好惹的麼？」

他老氣橫秋，說的口沫四濺，引得我和×君都縱聲大笑，震得連那「舉頭三尺」的屋瓦也格格作響。

這位老人家，眞可以說是一個快人！

各地「革委」變官僚

海山

今日大陸各省地的統治者，是由毛、林一手造成的所謂廿九省、市、自治區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至今，將近兩年。這批「毛思想」的執行者，也即是「反修、反帝、反資產階級作風」的發號施令人，他們的作風是什麼樣子呢？說起來眞令人難以置信，好在這是毛林的喉舌「紅旗」雜誌刋出的報導與評論，我們不必加減一個字，便可把各地「革委」的眞情實況，一目瞭然。因為這班紅朝新貴之官僚腐化，比劉鄧派當權時的紅朝老貴的「帝、修、資」作風，毫無愧色。當權不到兩年便會如此，再由這班人搞下去的話，將比被鬬倒的紅朝老貴更為腐化是一定的。

不信嗎？且看「紅旗」十一期的報導說：「各級革委會的成員和革命幹部，普遍滋長官僚主義，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的生活……」

這班「革委」老爺是怎樣的官僚、驕傲、貪圖享樂呢？

「紅旗」說：「有些同志，心目中，天下似乎是由他們打來的。因此，要名譽，要地位，要待遇，都覺得合理。有的竟以特殊身份自居，處處感到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開會需要上主席台；看戲需要坐前排；騎自行車覺得慢了，不方便，動輒需要坐小汽車，辦公的地方嫌嘈雜，需要換個單間；有了單間又需要個雙間。這些同志總認為組織上給自己的待遇同自己的地位不相稱，這也需要改善，那也需要提高。個別同志還講排場，擺濶氣，浪費國家財產去裝門面。」

這班「革委」老爺如果獲不到權威享受又如何呢？

「紅旗」又說：「由於個人慾望得不到滿足，就消極怠工，躺倒不幹，或者拉山頭搞宗派，損害、甚至破壞革命工作組織。還有些同志，因走上懶、饞、佔、貪、變的邪路，和缺乏繼續革命的政治覺悟，資產階級敵人乘虛而入，投其所好，獻殷勤，送禮物，甚至以金錢美女作餌誘，把他俘擄過去，成為他們的代理人。」

腐爛的情況如此嚴重，未來的後果如此可怕，最後「紅旗」發出哀鳴說：「這不僅會使幹部本人變修，更重要的影響無產階級專政鞏固的大問題，切不可等閒視之。」

抗戰時期的大學生

崔列

以我在戰幹團的經驗，拿來與西大生活相比，深感大學生之墮落與可悲！大學的生活條件比戰幹團不知要好多少倍，而且生活完全自由，每周平均只有十小時課程，從早到晚都有閒暇。在我感到這是得天獨厚，每想到大後方的父老，支持抗戰的艱辛，他們不但出錢出力並且出命，我們能夠有吃有住有書讀，實際上都在吮吸他們的血汗。如果不好好讀書，將來不能爲他們作點事業，豈不是民族罪人！可是一般同學，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西大學生，四種典型

當時西大的同學，可以用四種典型來描述之。

(1)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都是吃飽了不知餓的鬼混分子。他們絕少在課外看參考書。上課時也只是應卯，在教務課的職員查過堂之後，高興就聽，不高興就溜。有些人連筆記也不寫，考試的時候，化錢請客借一本筆記，舖在卷子底下大抄特抄。這些人多半是戀愛的聖手，成天在女同學身上打主意。閒得無聊看小說、打橋牌、泡茶舘，也有人在校外打麻雀賭錢的。他們那種慵洋洋的人生態度，使人想起清末的八旗子弟。

(2)一小部分是支持政府的黨團分子。當時學校裏設有國民黨支部、青年團的團支部。但是領導人不積極，黨團活動死氣沉沉。而且是團員的學生，多少有一種小政客的氣味，使人討厭。因此黨團支部辦公室，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出入。

(3)一小部分人是左傾分子。秘密傳佈共產黨的小冊子。當時就有人把毛澤東的「論新民主主義」，偷着放在我的枕頭底下。但是左派分子也並不太活躍，不敢明目張膽的活動。不過我肯定，他們在西大有地下組織。黨團組織和當地的憲兵連，本有檢舉他們的責任，但是我在西大的兩年多時間，從未發生檢舉共黨分子事件。

(4)一小部分人才是正規的大學生，把心思放在求知上。這種人以我估計，在近二千同學中，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因爲我從圖書舘的閱書紀錄中得到確實的情況。文理學院圖書舘的閱覽室大約有一百個座位，法商學院的圖書舘設有五十個座位。這兩個圖書舘，我都經常出入。常到文理學院圖書舘借書的同學有七八十人的，法商學院圖書舘借書的同學，約有三四十人。這些同學幾乎每天都在圖書舘中碰頭，面孔熟得很，見了面微笑點頭，很少交談。因爲眞正讀書的人就是這麼多，因此都把自己的鋼筆墨水及所借的參考書，就長期放在圖書舘的座位上，一有時間就進圖書舘埋頭自己的研究。因爲宿舍和教室中太嘈雜，圖書舘成了好學生的避難所。

軍訓有名無實

讀書風氣不好，混的同學多，紀律也就壞得不成樣子。按當時大學的編制，設有訓導處，訓導處設有訓導員，來指導和照顧同學們的生活。事實上這些訓導員，多成爲同學們取笑的對象。每當訓導員乘吃飯時間，向大家宣佈事項時，他站在一角扯破喉嚨喊，學生們則一邊吃一邊談笑，根本不加理睬；有時聽到不高興的話，則敲碗拍桌子、唏聲四起。弄得訓導員手足無措。我不禁爲那可憐的訓導先生難堪，感到一部分同學是太無狀了。

但是最難堪的是那些軍訓教官們。那時一星期只有兩節軍訓課，本來應該到操場上術科，但是多數同學都搗蛋，於是改上一堂術科、一堂學科。學科在教室內上課，講些抗日戰史之類的東西。可是那一堂術科，仍不好好的上，沒有人穿制服，只要不穿長衫就行。一羣短裝便衣的丘九站在操場上，嘻嘻哈哈，東倒西歪比一羣烏鴉還要可憎。教官發口令，動作千奇百怪。可是教官依然是面帶笑容，好似幼稚園的老師哄小孩子。比起戰幹團的區隊長來，眞是無法同日而語了。戰幹團的區隊長，多是軍校十五期十六期畢業的，官階是少尉、中尉；而西大的軍校教官則多是十期到十四期的，有些人還上過陸軍大學，官階最小是少校。可是面對這些自大而散漫的丘九，竟英雄無用武之地。

抗戰時期大學軍訓制度之有名無實，一方面因爲大學的風氣太差，同時這個制度也大有問題。因爲在最高學府，安插一批穿二尺半的軍人，氣氛上就不調和。同時以軍隊紀律加於崇尚自由的大學生的身上，而且要繼續四年之久，乃不可能之事。假使換一個辦法，利用寒暑假期，把大學生輪流集中到訓練營去受短期訓練，其効果會大不相同。

師不嚴道不尊

西大學生風氣之壞，教授陣容之不嚴整關係也很大。西大的教授多來自國立北平大學。而抗戰前的平大，左傾教授甚多。如左派的學人季陶達、陳豹隱、王守禮等皆曾在西

大執教。後來由於歷任校長的整肅，左派教授多相繼離校，而新補充的教授，質素很差。一位教哲學概論的教授，講義十分枯燥，同學們都感到頭痛，但是這位教授另有絕技在身，他研究過民俗學，記憶很多民間故事。因此一上課同學就央求他講故事。講完故事已經快下課了。他就慌慌張張在黑板上寫一段講義，由同學們抄下。因此他非常受歡迎。

史學系有一位老教授陸懋德，曾與文學系的教授于賡虞（五四後有名的詩人）發生糾紛，兩人互相在課室上罵對方，後來在公共場合也互相對罵，那陸懋德竟給于賡虞貼大字報，揭其隱私，罵得狗血淋頭，結果于賡虞受不住，離開了西大。另有一位政治系的教授，外號叫老太婆，一臉麻子，尤其愛罵人，一般教授都畏之如蛇蝎。但是對同學則百般諂媚，因此受一部分同學的擁護。

教授們尚且如此無行，也就難怪同學們的胡作非為了。

西大學風之所以糟糕，還有一重要原因，那就是校長更換太頻，沒有堅定持久的領導。抗戰八年期間，西大校長前後換了五個人。其間賴璉離開西大之後，有兩年之久校長空懸無人負責。到了勝利前夕劉季洪接任校長之後，才大事整頓。聘來蕭一山、藍文徵、高亨、杜元載等一批名教授，並擴展圖書設備，修葺校舍，氣象一新。本可從此走上正軌，但是放蕩已久的同學，頑惰難返，復受左派分子煽動，勝利之後竟發生驅劉的大學潮。想來真使人厭惡。

老母豬當貂嬋

抗戰時期西南聯台大學，有一位心理學教授，在一篇講戀愛問題的演說中，曾有一段驚人傳誦的妙論。他說，男子在二十歲的時候，選擇對象的標準很高，不但要長得漂亮，還得有內在美，品學得兼優，在社會上能作事，回到家是好主婦……。可是到了三十歲；條件就降低了一半，到了四十歲就只剩下一個條件了：「只要是女人」。

可是，以當時西大的情況來講，大家雖然都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選擇女朋友的條件，竟也降低最後一個條件了。

這因為當時的女同學太少，本地的小姐進大學的極少，多半是從淪陷區來的。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麼野。有勇氣離開父母，逃亡的人畢竟不多。以逃來的女同學說，多是跟隨男朋友一齊來的，已沒有被追求的資格。有被追求資格的女同學就少之又少了。以我那一班同學來說，有四十五個男同學，只有三個女同學，簡直不成比例。物以稀為貴，人也以稀為貴。因此女同學萬分搶手，愛情之飢餓，成為普遍現象，嚴重問題。正似軍隊中的流行語：當兵三年，老母豬當貂嬋」了。無論多麼醜的女同學，都有人當着寶貝來追求。平平常常的才貌，追求者也有一大堆。那些校花、院花、系花，就更不用說了。

說到這裏我想起一件趣事。我初到西大，一切情況不熟悉，被人開了一次玩笑。當時法商學院有「七美人」都是有同學們追求的熱門人物，大概是同級眼眶子高一點，許多男同學都碰了釘子。而這七位小姐老是成群結隊在一起，吃飯同桌，睡則同舍。但是飯廳的規矩是八個人一桌，許多急於追求的男同學，便運動伙食委員，在月初排桌號時，能排到她們那一桌去。一男七美，藉機追求，可是沒人成功。因此凡是被排到那一桌去的男同學，都成為被諷刺的對象。大概伙食委員故意開我的胃，因為我才從戰幹團出來，留着禿頭，樣子古怪，被他們排到七美一桌去了。當我找到那張桌子，跟她們七位小姐同桌而立，飯廳裏哄然笑起來，我還左顧右盼，莫名其妙。

自造紙牌，酖酣橋戲

戰時的後方，普遍的缺乏娛樂。尤其是像城固那樣僻塞的小城，連一個戲院也沒有。青年人精力又過剩，課餘時間每感到無法排遣，於是橋牌熱盛極一時。那時候西大同學，幾乎無人不玩橋牌。連我這個綽號「夫子」的人，也未能免俗，不過不像一般同學那樣狂熱罷了。有些着迷的人，簡直有廢寢忘食之概。我記得有一次，春節聯歡大會，台上有京戲、話劇等精彩節目，可是會場上仍有人埋頭打橋牌。最初他們在節目未開始之前，先去佔座位，因為等着無聊，就在煤氣燈前玩起橋牌來，後來玩得興起，台上鑼鼓響了，他們也不理睬了。試想春節聯歡，一年只有一次，機會是怎樣難得，可是都不能壓過橋牌的興緻。

那時所用的牌，都是自己製造的，但是比舶來品還要堅固。以郵局的明信片為材料，一張明信片從中央剪開恰是兩張牌。有了明信片，再用木頭刻梅花、紅心、黑桃、菱形，A、K、Q、J等紋章，然後再用紅黑兩種顏色印在明信片上，泡過桐油晾乾，就成了一副很好用的牌，可以用兩三年。

那時擁有紙牌的同學，交朋友就特別容易；有紙牌的宿舍，氣氛就特別熱鬧。每到星期天，宿舍裏、教室裏、操場的樹蔭下，聚着一堆堆的人。四個人在全神貫注的打牌，旁邊有義務軍師在參謀，四周站着無牌可玩的觀眾。除了吃兩頓飯，那五十二張牌，不停的被呼來喚去，直到深夜才收兵。真是興緻淋漓、昏天黑地。

士風反映國運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大學生的風氣，實與國運息息相關。

當時多數大學生皆荒嬉鬼混，對抗戰艱苦無自覺，對國家社會無責任感，對共產黨之禍國陰謀更如在鼓中。我和少數有志的同學已感到危懼和憂愁。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後，美國軍力正逐步進逼日本本土，投在中國戰場的日軍已師老兵疲，對抗戰勝利已毫無疑問，但是對於應付戰後共軍的叛亂，則感到是一個大問號。當時蔣委員長的威望，雖正如日中天，但是國民黨的組織已日趨官僚化，暮氣越來越深。以西大的黨團組織而論，除在革命紀念日貼貼標語之外，幾乎終年沒有活動，陷入冬眠狀態。

中國到今天為止仍是士人中心的社會，知識分子的抉擇決定國家的興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既然這樣糊塗麻木，當權的國民黨又衰老軟弱，那麼怎樣才能形成一個自覺力量來振抗共產主義狂潮呢？唯有依靠軍隊。可是軍隊如果失去政治和社會的支持，也就難有作為。戰時的國軍，士氣雖仍可用，但是只宜作速戰速決，如果戰事一拖長，政治和社會的弱點一暴露，軍隊也必定隨之瓦解。以後的發展證明，我們的危懼和憂愁，竟不幸成為事實。

統一譯名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胡仙小姐，日前在本港東區扶輪社午餐例會中演講「中文報業」時透露：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最近在台北舉行第二屆年會，討論的題目包括：技術改良、中文字整理、從業員之訓練、統一譯名等等。不久可以見到新的、更高水準的新聞事業，為精明的讀者服務。這是個好消息，也是個關係重大，影響久遠的重要措施，賣油郎又要舉雙手贊成，現在先自譯名問題談起。

所謂「譯名」是指翻譯外國的人名或地名，都是屬於「專名詞」範圍，名詞既稱之曰「專」，便非一般名詞可比，那表示「只此一家，並無分號」。甘廼第總統雖有兄弟三人，但當總統的只有一個，說到另外二人便必須以羅拔、愛德華加以區分，一絲一毫也不能含糊。

在所有華人社會中，大概要以本港報刊上所用的譯名最混亂了；太空人第一次探月時，有人把一位太空人譯為杭思朗，也有人譯之為岩士唐；這兩個在名字「大鄉里」般的賣油郎看來，簡直半點關係也扯不上，其實卻是兩位一體。

由於中文是單音字，同音字又多，所以用音譯外國人的名字很難一致。如果中文報業協會肯在開會時作這樣一次考驗：用一個稀奇古怪既長而又無人知道的人名或地名，讓與會的「報紙佬」個別加以翻譯，不准互相商量；如果一百人參加，我敢保證譯出來的名字不會是九十九，一定是一百個不同的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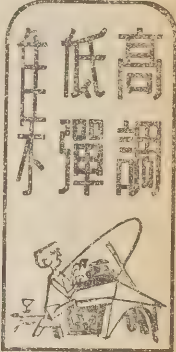
譯名單是音同還不夠，必須字也統一；譬如艾森豪不可譯作「癡身啤」，肯尼地也不能譯為「啃泥地」（左派報紙便常常用這種手法侮辱外國人，如吳廷琰譯着吳庭艷之類）。山西、陝西是兩省，潼關、同官是兩縣，豈可混淆？

本港各報的譯名，大概是各自為政，由於「文章是自己的好」那種心理在作祟，不肯走在別人後面，所以縱然同是用廣州音，譯出來也很難一致。再加上北京音，上海音的紛歧，於是更亂晒大籠矣！

報紙上的譯名不統一，對於讀者有很大的不便，尤其是那些國際知識比較貧乏的讀者；所以無論站在任何角度看，譯名都應該統一起來。過去的譯音分平、滬、穗三種，現在滬語根本不必考慮，可在國語、粵音中任擇其一；第一次譯名和替初生嬰兒起名字一樣，叫它什麼讀者都一律接受。唯一的要求是「統一」！賣油郎有詩曰：

一、杭思朗又岩士唐，難辨馮京與馬凉；
似此譯名真亂晒，何如乾脆用「鷄腸」！

二、人地譯名都要專，同官豈可作潼關？
京音滬語廣州話，李四也能變趙三！



包租婆的咀臉

中國人大都害怕見官，聽到衙官兩字就不寒而慄，這都是因為被鳴鑼開道吆喝升堂的官威所懾。阿Q先生見了衙門裏的官，「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擱地一聲便跪了下去。即使禁止他跪，還是站不起來，蹲了一會，又終於趁勢改蹲為跪。似乎只有跪着才舒服。香港的「上大人」官威也不小，臉若冰霜，尊口一開就是「唔得，走走走」，都幾得人驚者。可是倘若你敢於藐視其威，站立不走，還不至於有牛頭馬面拿索命繩套脖子的。

在下雖然不甚怕見官，卻相當怕見包租婆，尤其是租房的時候。

有一類包租婆，門口雖貼有招租紙，可是當你按響門鈴，她腦瓜裏閃起第一個念頭，是不是搶刼？縮縮瑟瑟地探着尖腦袋，似乎露多一點就會有西瓜刀劈將下來。可是當她看到你不似匪類的時候，卻又換過一副冷然而凜然的神氣。一雙碌碌地打轉着的老鼠眼睛，把你從頭到腳又從腳到頭打量五番六次，比外母睇女婿還要仔細徹底，似乎發誓非把你看得縮小幾寸不可。

倘若你衣冠不整，或者早上起床忘記刮鬚梳頭，那麼大門就會碰的關上，拋過一句「冇人在屋企」。其派頭唯有法庭可與之相比。

假如你穿戴還不錯，被請了進去，且請先別高興。因為給你的歡迎辭劈頭第一句必定是「貴姓？」接着的自然是「何處人氏？」「何處發財？」「結婚沒有？」「幾多細路？」「月薪幾何？」等一連串例行審問。

強迫你要一再扮飾張君瑞大唱：「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未曾娶妻……。」

唱時必須十分賣力，因為這不比登台演出。登台演出唱得好，固能獲得雷般的掌聲，唱得不好即使掌聲寥落點也不妨事。然而此時若唱得不動聽，勢必聽到「非眷莫問」或「有孩莫問」喝倒彩。教你棚尾拉箱走人。

月來為找房子，在下演了數百場「西廂記」，其滋味實在不好受。因為徐玉蘭一天只唱一場，在下一天卻要唱一二十場。本來打算買一部錄音機，慳番啖口水，可惜稿費未領，奈何！

洋辦法行不通，只好土法上馬。油印大疊唱詞，碰到例行審問，也不答話，逕自遞上一紙。

然而此法也不行，因為竟有大半包租婆是目不識丁的。還得為她誦讀。嗚呼！

有人說香港四百萬人，二百多萬來自中國大陸，起初在下不大相信，直至今日始予釋然。原來中共的人事科長都逃亡來香港，做其包租婆了。倘非如此，在下實在想不通她們對查人家的三代歷史，竟能有如此這般的興趣，

香港難民之十一

出大陸最難，在香港謀生最易的是中、近期難民。並且先期難民都是在大陸的「富貴中人」，不是國民政府的官吏、便是地主資本家，起碼也是小資產階級，他們是從原有的舒適生活，來到香港過一無所有的難民生活；中、近期難民，則是從飢寒交迫中，冒九死一生之險逃亡，來到香港過舒適安定的溫飽生活。照理，對香港這個社會有牢騷或不滿意的，應該是先期難民；對香港這個社會最易感到滿足，絕不會有牢騷的，應該是中、近期難民。

但是，事實上剛好相反，根據以往的事實表現，在香港任勞任怨，埋頭苦幹，付出極大的血汗代價，只要獲取得極低微的生活酬勞而無怨言，甚至願付出生命代價，用以保護香港的安定繁榮亦心甘情願的，卻是先期難民。中、近期難民中，很多人都在追求生活的享受，追求不到便牢騷滿腹；更令人難以理解的，則是他們仍然或多或少的懷念着中共政權，甚至做了破壞香港安定繁榮的幫兇。這，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的表現，以及一九六七年的暴亂中獲得證明。

先談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中、近期難民與先期難民相比較，有幾點很明顯的不同：㈠苦幹的精神不夠；㈡對物質的欲求太高；㈢欠缺誠實與毅力；㈣易受聲色犬馬的誘惑；㈤不肯自己去適應這個環境，希望環境來遷就他們；㈥對這花花綠綠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形象，既羨艷，又嫉妒；既自卑，又恐怕他人損及自己的自尊。

由於以上各種錯綜複雜的心理作祟，一旦遇上不如己意的事，或際遇上的坎坷，便不能心平氣和去思考，也不能理得心安去應付。即是不肯虛心檢討主觀的條件，卻好埋怨客觀的環境。

埋怨的結果，便是仇視香港的社會制度與一切法例。於是，一部份人也存僥倖之心，捨正路弗由，走入旁門左道中去，想混水摸魚「撈」一份橫財，希望自己能夠暴富起來，過着美衣美食的適舒生活，分享香港的繁榮。

如果這個目的達不到，便憤而走極端，回到原來那個破壞性的、以搗亂為能事的，以發洩仇恨為樂事的共黨圈子裏去，參加從事破壞香港社會的安定繁榮，把香港人當成仇敵的暴動行列。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分子中，會有中、近期難民參加，便是這種原因所造成。

這種參加暴動的逃亡難民，他們「理得心安」的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確實是腐敗的，應該打倒的」，希望「立功贖罪」，又向中共「投機」。

其實，這只是原因的一部份，並未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下期我再作透徹分析。

張贛萍

孩子

藍海文

孩子不知母親的悲哀，
追問父親幾時回來？
爸爸犯了什麼罪，
累得媽媽抬不起頭。

孩子不知父親的事情，
追問父親幾時回來？
明天學校開鬪爭大會，
媽媽，我應該如何交代？

對着那班吃人豺狼，
孩子，你要認眞忍耐！
爸爸日日夜夜想念着你，
去睡吧，我們只有等待！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

豁免權問題

引起的。原來簡先生既是立法局議員，又是律師樓律師，本月十三日以證人身份出席高等法院，下午因參因立法局會議未能到庭。當副按察司赫健士聆聽該案證供時，發覺簡律師未在法庭，為維護法庭尊嚴乃鄭重表示：「立法局議員等於英國國會議員，如身為律師需要代表當事人出庭時，實在並無特權不代表當事人出庭者。立法局議員或英國國會議員，均無特權可以不出席法庭者。」

一週後，律政司羅弼時在立法局表示：「政府打算考慮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是否應一如英國國會議員之享有特權與豁免權之問題。」同時律政司並發表聲明一份，其中引法官（赫健士）的說話：「雖然法院方面將會儘量體諒立法局議員的情形，但是立法局並無堪與國會議員依國會法律習慣所享有的特權。」又說：「因此，相信該位法官的意思，是認為立法局的議員不能照英國國會議員一樣，享有任何豁免被傳召之權利。」

這兩段消息，簡直把阿晦搞得一頭霧水：據赫健士說英國國會議員並沒有特權可以不出席法庭；而律政司的聲明則明明說英國國會議員享有特權與豁免權；二者的論調完全相反，孰是孰非，實在令人大惑莫解。而且這兩段消息，都是刊在一家報上，似乎也不是編譯上的錯誤。因此，阿晦又不禁想起「中文合法化」這個老問題來，假如法官說的是中國話，律政司的聲明是中文，不經過譯來譯去，這樣的錯誤根本不會發生！

律政司這一聲明不打緊，卻引來一陣連鎖反應，因為港府考慮的只是給予行政、立法局議員以類似英國國會議員之特權及豁免權，市政局議員並不包括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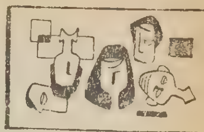
於是市議員們大感不平，紛紛發表意見，黃夢花說：「英國享有特權的議員全是民選的，若給予特權，首先應給予市政局議員。政府若排除市議員，大概是行政、立法局議員是港督挑選的，而我們則否。」

胡鴻烈表示，若市議員亦有一部份特權，則他不反對給予行政、立法局議員以特權。換言之，如不能分一杯羹，他便反對。

此事要讓阿晦借箸代籌，準能使議員們皆大歡喜；那就是不分單位把每個港督屬下的官吏都給他一份豁免被傳召的權利（議員為官吏之一，自然包括在內）。本港市民四百多萬，還怕無人作證乎？「有事弟子服其勞」，讓小市民輩出庭可也。

不過，要是以民選作標準，便應該一律「免議」，因為所有議員先生都不夠資格——連市議員也包括在內！

東方晦



人海百態

喬遷之「苦」

梁人傑

阿阮十五年來的願望終於達到，一家子都為此歡欣。

十五年前，阿阮跟父母一起逃難到港，過了一段艱苦日子。十年前考進政府機關當公務員，第二年母親去世，父親為了健康關係，宣告退休。幸而阿阮做人醒目，上司看重，不次擢升，連迭加薪。七年前，他結婚了，養了兩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四歲。人口膨脹的結果，房子顯得太狹小，他最不安的是要七十高齡的父親睡在冷巷的碌架床，還是上鋪的，每晚見他顫巍巍的爬上爬下，一方面替他躭心；一方面感到難過。

從那時候起，他就立下心願，要有個自己的居住單位，讓一家子住得舒舒服服。

有志者事竟成，現在阿阮已達到這個願望，他是業主階級，而且還是高尚住宅區的業主。

他申請公務員貸款建築的住宅，已獲批准；分期付款，年期很長，以目前的收入，付得起有餘。

房子蓋好後，阿阮率領着一家大小，與高采烈的遷到新居。新居在九龍的龍翔道，許多有錢人也住在這區域，阿阮雖不是有錢，但喜歡這區域幽靜；同時，新房子面積比舊居大五倍，他的老太爺不但不用睡碌架床，還有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一張獨睡小鐵床，該比舊時的住處好得多。

可是，兩個月前偶然碰到這位世伯，和他搭訕起來，我說了一句：「現在過得好多啦。」

怎知這話引起老頭子滿腹牢騷，拉住我大吐苦水。

「現在住得不好嗎？」

「不，很舒服，很靜。」

「吃得不好嗎？」

「膩得很。」

「隣居不好嗎？」

「不，這裏的隣居可能住上一年也不碰頭。」

「那你認為什麼不好？」

「我寧願住在灣仔的碌架床位。」

問他為了什麼原因，他說生活不習慣。

原來老頭子早上有行山習慣，不論寒暑，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出門行山，有時到十一點才回來。不是他能夠行七個鐘頭，而是行到山頂，會碰到許多行友，行完山大夥兒到茶樓，嘆其一盅兩件。幾個老嘢看完幾份報紙後，開始比賽牙較，一談半天；老人特別長氣，天天談也不厭倦，這是老頭子生活的唯一樂趣。

遷到新居，龍翔道附近，無山可行，更無早茶可嘆，從前幾十位行友疏遠了，在新環境中找不到新行友，每天早上，只能吃到西化的牛油、麵包、牛奶等等，最多泡一包公仔麵，一盅兩件的風味，久矣乎沒機會享受了。要到舊居區域找幾個故友聊聊，得花上差不多兩個鐘頭時間，還要舟車勞頓。

老頭子長日躲在那「舒適」的新居中，心境一點也不舒適。

我又碰見過阿阮，曾對他作禮貌上的道賀，對他擁有自己房子，深感羨慕。可是，阿阮也抓住我訴苦。

第一件、從前由灣仔回中環上班，八點四十五分出門還不遲；現在，上班時候幾伙計合夥坐白牌，從住處到尖沙咀碼頭，再渡海到中環，所花時間一個鐘頭，九點上班，八點出門已可能太遲，要睹運氣路上車輛不太擠，否則趕到中環就過鐘。

第二件、每天下班後要過隱居生活，不敢再出門，謝絕應酬；唯一消遣是看看電視，連電影也沒出去看過。

第三件、為了住得遠，變成斷絕六親，要想親朋戚友到訪，難於上青天。

他告訴我，目前已將生活方式改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從前多采多姿的生活，現在絕無機會得到，只可在夢寐中回味。

本來，阿阮住得遠，變了「乖仔」，阮太該很高興。過去阿阮雖不是花天酒地；偶然湊興，陪朋友上小舞院、酒帘的事是有之，現在下班就交人，電視節目還未完畢便上床。絕無行差踏錯的可能。阮太既少了一重擔心，該是快樂的；可是遷入新居後，阮太也有苦水要吐。

第一件、以前住灣仔，一聲三缺一，馬上湊足四腳。現在派專車接，人家也未必答應。她家中未備客房，麻雀打晚了，要找部的士也不易。以前的雀友，相誡裹足，除非阮太肯「遠征」，否則她的雀癮只有「昇華」。

第二件、他們遷到新居後，短短三個月內換了七八個用人，沒一個能超過一個星期，當中大部份時間還要由少奶奶親自動手。在這裏，一來姊妹探班不易；二來她要探姊妹更難。早晚兩餐買小菜，要擠巴士擠到上氣不接下氣，有時回來才發覺忘記買某一樣東西，也沒法去補購，女傭渴市之際，她們不會放棄舒服的工不打，走來打這一份。因而，阮太長期在「有工人」中，做到「手指起腫，額頭打摺」，那有不怨聲載道，大吐苦水之理？

兩個活力充沛的孩子，對這新居也沒好感，簡直沒法適應這新環境。以前的小朋友，一個都沒有了；這裏的小朋友還交不上，在灣仔時，大家房子小，孩子只能到外邊玩，結交到小朋友的機會很多；現新居寬敞，家家戶戶的小孩都關在房子裏面，兩個孩子的造反範圍，也只限於房子內。為了發洩他們過剩的精力，家裏一切東西都成了他們破壞的對象。阿阮新置一套傢俬，幾個月間已面目全非。拿物件發洩他們的寂寞究竟不是辦法，因此他們不時向阿阮抗議，寧願一仍舊貫，住在老房子，唔搬！



家庭與學校

靜如

阿哥與我，是家中的一對活寶，他叫我「醜小鴨」；我叫他「牙擦仔」。兩人每日返學，碰頭的機會少，還好一點；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整天在家中，必定要發生爭吵。媽爲了我們大呼小叫，傷透腦筋，和我們講了又講：「兄妹要和氣，彼此忍讓點，將來長大了就各自東西，別以爲一輩子住在一起。」可是任她講得口水乾，我兩人只當耳邊風。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當父親在家的時候。阿哥喜歡管閑事；我呢，也忍不住要衝頂幾句。因此只要他一開腔，我馬上接口；越說越多，越講越大聲，好像收不住韁繩的馬一樣，向前直跑。一直要等到爸生氣了，一聲大喝，才乖乖的停住。

然後爸爸就開始講他不知講過多少遍的那一套老調，他總是不徐不疾的說道：「我裏也是小孩子長大的，我裏從來不像你們這樣爭吵，我裏兄弟姊妹十多人，我裏家鄉……」爸說的家鄉話，就這樣「我裏，我裏」的一路說下去。這時，阿哥和我對望一眼，彼此心照，知道受罪的時候到了，慢慢的耐心聽罷。我記得，每當我和阿哥有爭持，他就要如此這般照說一遍，連我媽也要被逼聽一遍。因此，我們聽到他說「我裏」兩字，就有點怕怕。

這天，阿哥與我爲了做功課撞動桌子，把字寫歪了，又發生口角。爸在喝止我們後，照例又說：「我裏也是小孩子長大，我裏……」

這次媽忽然插口說道：「你別再『我裏，我裏』的了。現在的孩子，怎能和你們那時比較。」

爸望媽一眼，不服的說：「怎麼不能比較？你以爲我小時候是十八世紀嗎？」

「雖然不是十八世紀，和現在大不相同，何況你家鄉屋子大。現在香港的屋子這樣小，孩子擠在一起，難免多事。」

爸是明知理虧也不倒威認錯的，他還是強辯說：「我就不相信擠在一起一定要爭吵。」

媽雖然不高興，仍以平淡的口氣問道：「喂！你們家鄉的報上，是不是每天都有打人、殺人、搶刧的新聞？這是不是因爲人口擠逼的緣故？」

這一下問得爸爸瞪着眼，張大把口得到窿，無話可說了。

我卻乘機說道：「好了，爸媽，你們不要說了，再說下去，會變了你們爭，不是我們吵。」其實我暗暗高興，心想：好了，這以後爸不會再背他的家鄉經，講「我裏」了。

誰料一星期後，我與阿哥老毛病發作，爲了搶着要看一本剛寄到的「萬人雜誌」，又開始爭吵。正巧爸放工返家，等聽到一聲大喝：「你們做甚麼？」才大吃一驚，兩人頓時停止。我想藉着爲爸拿拖鞋而走開，誰知爸坐下後，又唸他的家鄉經了。他說：「我裏也是小孩子長大，我裏從來不像你們這樣爭吵，我裏……」

我不禁暗暗叫苦：「媽呀！快來救苦救難吧！」

× × ×

我將家庭的事寫完，又想寫點學校的趣事，卻被阿哥見到，他扮了一個鬼臉，笑着問我：「喂！細妹，學人寫作，不怕被老編投籃？」

盯了他一眼說道：「哼！不要小看我，我學校有許多有趣的事，寫出來，妙不可言。」

「最怕你寫不出來。」

「試一下嘛，大作家不是生出來就會寫的。」

他哈哈笑說：「好，我們未來的大作家，祝你成功！」

我被他說得臉紅紅的，好氣又好笑。心中暗下決心，埋頭苦寫，成敗不計，由得你譏笑。

就先說我們的班主任吧，他看起來還未到三十歲，可能剛從學校出來不久，因此他最瞭解學生的心理，從不對我們疾言厲色，反而時時逗我們發笑。他長得頗英俊，可惜矮一點，有幾位男同學還高過他，如果不是站在講台上，真還分不出先生和學生呢？他在講課時，最喜歡橫枝分葉，越扯越遠。有一次他上堂，講講吓，又不知扯到那裏去了。突然聽得他說道：「我是獨行俠！」

我正聽得有點乏味，他這一句話，頓使我精神一振！回頭望同學們，個個睜大對眼，望實先生，男同學有人怪叫着問：「嘩！車大炮，先生怎會做獨行俠？」

誰知我們的班主任，不慌不忙，淡淡的笑着說：「我一個人，沒有老婆，沒有子女，獨來獨往，不是『獨行俠』是甚麼？」

這一下，滿課室只聽到笑聲，因此我們給他一個花名，稱爲「獨行俠」。

再講第二位先生，這位老師的花名，非常奇趣，名爲「寒炮」。點解？原來他一上堂就車大炮，開口總講他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有一次他說：「我在美國讀書，已得了碩士，並且賺了許多美金回來。美國有許多工作要我做，只是我不願做，我甘心回香港來教書，美金有甚麼稀奇，我有的是。」

誰知有一天，我在學校對面的粉麵檔午餐，看見這位碩士也來了，只見他在座位上右手一舉，對伙計說：「五毫子淨麵。」

我一聽不禁暗叫：嘩！我們的碩士先生，美金這樣多，何苦如此節省？

當我講給同學聽時，他們還不信。於是幾位同學約好，第二天同去這家麵檔午餐。坐下不久，又見這位碩士先生施施然從外面進來，我們同學多，一見他就叫：「先生食飯。」他含笑點頭，然後在空位上一坐，照着老樣子，把手一舉，說道：「五毫子淨麵。」我和同學們互望一眼，都忍不住想笑出來，只得掩住口強忍。過了一會，有一個頑皮鬼同學，竟然大聲對他說：「先生，相請不如偶遇，平時難得碰到你，今日請我們食一頓麵好嗎？」

這位先生毫不在乎，微笑着說：「你們有父母請吃，何必要我請？」

大家瞪着眼，無話可說。頑皮鬼不服氣，嘟着嘴喃喃的唸：「你不是也有學校請你吃嗎？」

誰料他耳尖，聽到了，嘻嘻的笑着說：「我又點同呢，我給學校做事嘛！」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看着他把淨麵吃完，然後頭點點腦的叨着牙籤離去。一直到他走遠，我才輕輕的罵了一句：「孤寒炮！」

「寒炮」者，即「孤寒」加「車大炮」是也。

在萊陽的最後攤牌戰

胡養之

幼時讀到李華的「弔古戰場文」，總以為他描寫當時那種傷心慘目的情景，如「利鏃穿骨，金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柝江河，勢崩雷電！」又「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和「繪纘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强胡。」以及「屍塡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等等語句，總覺得未免有些誇大其詞。但是，當我親歷海陽及萊陽兩地戰役的時候，則不獨上述的慘烈情景，會一幕一幕地傳入我的眼簾；同時那些語句，也恰好是這兩個戰場的一大寫照。由於海陽之役的海上撤退時，雖沒有「屍塡巨港之岸」的慘象，而殿後部隊的損失至少達一排人以上；天空降落棉花似的白雪，舖滿地上約一尺厚；車輪被陷入雪裏而幾乎不能動彈。士兵們的鋼盔上甚至眉毛上，無不白雪皚皚。沿着海岸的海水，亦凝結成冰塊，冰上可以行人。因此，五十四軍的五個團全部登艦後，仍未能迅速離開海陽附近水域，直至拂曉始由破冰船開路先導，經過七小時的航行，才安全抵達青島登陸，足見當時氣候的酷寒。尤其是萊陽的攤牌戰，更加慘烈，正是「主客相搏，山川震眩！」這也就是本期所要報導的主要內容。

知恥近乎勇過門而不入

五十四軍在海陽雖告失利，可是該軍尚未遭受重大的挫折，由於傷亡輕微的緣故，因此，全軍士氣仍很旺盛。記得在各團分別登上兵艦時，不少官兵對於這不光榮的海上撤退，都表示非常的慚愧與憤怒！有些帶幾分幽默的語氣說：「這回眞糟！不但沒有將共酋許世友推落海；反而咱們被它趕下海了！希望到萊陽打一次漂亮的仗吧！」第八師的弟兄多是西北人，他們則大聲地連吵帶罵：「操它祖奶奶！臭八路，這回算你有種，咱們到萊陽去再收拾你們這些狗東西！」甚至有些更埋怨他們的上司怕死呢！

闞軍長在船上也有滿肚子的牢騷，一則埋怨六十四軍和一九八師不合作，缺乏道義，竟眼巴巴地看到一〇八團被困於萊陽二十多天，而不肯加以援手，到底是何居心？二則認為軍參謀處在海陽毫無表現，有虧職守，因而與王參謀長幾發生言語衝突。本來闞與王原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又是軍校四期的同學；平時候兩人有講有笑，照理不會有什麼歧見的。但由於情緒不佳，各有各的苦衷，互相埋怨；致令王靑雲抵青島後，一氣之下，掛冠而去！迫得闞軍長要求原有參謀長張純復職，再度携手合作。

另一方面，闞軍長對於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劉安祺，聽任六十四軍及一九八師按兵不動，以致一〇八團孤軍作戰二十多天，也表示不滿！儘管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婉轉解釋：該師自脫離五十四軍建制而暫時歸六十四軍指揮以來，一切都要聽六十四軍軍長的命令，才能行動；當他奉到闞軍長的電文，和主席的親筆函件時，正在五龍河西岸檢閱五九二團，一面向區司令部報告情況，一面下令五九三團向萊陽推進，無如敵人早在海陽以南四十里外的水溝頭，佈置重兵以迎擊五九三團，所以未能攻破其防線而解萊陽之圍；加以該師防區遼濶，六十四軍王軍長又始終未有表示態度，令到他未敢擅自行動。可是闞軍長認為劉師長所說不成理，既有主席的手令，為什麼要拘束於王軍長呢？並斥責劉金奎的申述，簡直是逃避責任的遁詞。

雖然如此，一九八師畢竟是五十四軍的基本部隊，闞漢騫譴責了劉金奎之後，仍希望他能重行奮發，替本軍爭一口氣。劉是闞的老部下，知道闞的個性是雷聲大雨點小的，事情過去了不再計較，於是低聲下氣地說：「好吧，現在我師總算歸還了建制，以後一切聽軍長的命令行動就是了。」

所謂「知耻近乎勇」，五十四軍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該軍從海陽撤退至青島那天下午，約在四時左右已登陸完畢，五個團和軍司令部一齊集中於火車站，候車北上，除了軍長及兩個師長前往區司令部請示行動外，自團長以下，就沒有一個隨便離開火車站的。這不是軍長的命令嚴格規定，而是大家都感到在海陽受了挫折，無面見人，據我知道：該軍連長以上的幹部，多數都有眷屬住在青島，而且夫婦分離的時間都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他們也不願意回家看看太太，原因就是覺得不光榮。這種過門不入的精神，實屬難能可貴！

擊破水溝頭的外圍陣地

事實上，該軍官兵不僅馳援萊陽之心甚切；尤其希望再與共軍作最後攤牌的機會，以便大顯身手，洗去海陽一役的耻辱。特別是被困於萊陽的一〇八團，已與外界中斷聯絡多日，顯示該團凶多吉少，更使闞軍長焦急！因此，當天下午親自率領五個團，由青島乘火車抵達城陽；並與一九八師會合於即墨，判斷敵人的兵力約在一個軍（三萬人）以上，除了一師包圍萊陽的一〇八團之外，其餘兩師很可能部署於水溝頭與五龍河上游一帶，以迎擊我軍。按水溝頭距萊陽之南約四十華里，如果我軍能夠一舉攻破水溝頭這條防線，那末，萊陽之圍可以迎刃而解。於是闞軍長的靈機一轉，乘着海陽方面的共軍尚未到達萊陽之前，必先使用閃電式行動以擊敗萊陽之敵。便立即下令軍部汽車隊的所有卡車約四十餘輛，於黃昏後分載三十六師的兩個團，向水溝頭挺進，作為先鋒；第八師則待汽車隊返回，亦陸續分批載運。而一九八師的五九二和五九四兩團，便沿五龍河西岸向萊陽推進，以打擊萊陽東面之敵。

闞軍長於下達這項史無前例的銳進攻擊命令之後，馬上率領軍司令部各單位——包括砲、工、通三個營及其特務營，隨八師的殿後部隊跟進，而輜重團

則負責運輸糧彈，漏夜不停。至於卽墨東至金家口，北至王莊的防務，完全交由六十四軍和綏區保安旅負責，使五十四軍八個團成爲純粹的機動部隊。

當晚十時左右，三十六師的兩團已兼程趕到水溝頭以南十里地區，與五九三團取得聯繫；闕軍長以無線電命令李師長於十二時前卽開始攻擊，而三十六師彷彿一支消防隊，於當晚十一點半已與敵人發生接觸，同時五九三團見三十六師已展開猛攻，也振作起來了。等到第八師抵達的時候，三個先鋒團已越過了水溝頭以北，但敵人的後撤速度甚緩；且其防禦工事堅強，大砲的火力旺盛，令到三十六師的攻擊受阻，直至榴砲營進入陣地，集火射擊後，才制壓着敵人的砲火；加上第八師的攻勢，便迅速地摧毀了萊陽南面的敵人外圍陣地。正準確向將軍頂銳進的時候，由於五龍河方面的兩團遲遲未能趕到之故，給予萊陽東南面的敵人有馳援南面的機會。以致三九六師的攻擊再度受挫，戰局亦因之稍有轉變；且從海陽撤退的五團經過兩晝夜未有休息，精神難免疲憊。於是闕軍長下令：除五九三團加緊戒備外，其餘各團就地輪番休息；並進行午餐。

闕軍長下令直搏將軍頂

然而令人感到最傷腦筋的是：天氣過於酷寒，北風刮來，飛沙走石，不單是面皮破裂，手足亦凍至痳木！不設帳蓬簡直無法休息，更不能舉炊；而零星的村落又離戰場太遠，並且很分散。不得已只好選擇附近比較避風的懸崖下，和乾涸了的水溝中，暫作舉炊或休息之所。但休息不一小時，飯猶未曾煑熟，五九三團的一個營卻遭敵人的反攻而敗退下來了。李志鵬師長披上大褸和朱副師長分別指揮兩團，迅速地頂上去，與敵展開激戰，雙方俱有傷亡！當我拿望遠鏡剛好攀登山坡時，則見到李師長氣急敗壞地奔過來，喘着氣向我搖手招呼：「不好過去！那邊太危險！」不料他還未說完，一顆砲彈唬的一聲飛來我們的頭上，我急中生智，順手拉着李的大褸就地一滾，李便被我拉倒在地上，始免於難！因爲我知道砲彈爆炸後的破片飛揚有十五度的角度，是故，那顆砲彈降落在我們後面約二十公尺，我們也未受到傷害。

從那時起，我對三十六師的估價更高，其所以能戰，不外乎李志鵬的身先士卒。他在那種激烈的火海中，居然獨來獨往，穿梭不停，實爲難得的將領。誠所謂「天下有不可戰之將，而無不可戰之兵」。卽是說只要指揮官不怕死，士兵一定勇敢。而第八師，自從劉廉一離去後，其戰鬬力已大不如前；好在闕軍長對該師督促甚嚴，當着周師長面前大罵劉金奎是「飯桶」！實則指桑罵槐。進而要求八師以最後五分鐘的精神，直搏將軍頂；五九三團暫歸李師長指揮，分向東面和西面挺進，以減輕八師左右壓力；更下令榴砲營對將軍頂山麓敵人的强固工事加以摧毀，而爲八師開衝鋒路。另一方面，又限令劉金奎率其餘兩團於當晚必須兼程趕到萊陽的東面，以牽制五龍河北岸之敵，和防止從海陽來援的共軍。經過五小時的激烈攻擊，直到黃昏，敵人已呈現不支的跡象。由於榴彈砲營的威力，震撼了萊陽整個城區，八師在砲火的掩護下，一鼓作氣攻抵將軍頂以南地區。李志鵬與五九三團廖團長則率五個營繞過將軍頂西面，以側擊敵人。而被困於萊陽城內的一〇八團，聽到砲聲隆隆，知道救兵已逼近城區，精神爲之一振；該團的殘餘官兵也蠢蠢欲動，準備突圍。至當晚九時以後，將軍頂西南面的各地據點，完全被我軍所掌握。蓋我軍之於萊陽，有如老馬識途，對當地的形勢已瞭如指掌。這次的攻擊情形，與第一次進攻萊陽大同小異；唯一不同的主要目的在援救一〇八團罷了。

胡翼烜死裏逃生的奇蹟

此外，還有一種最大的因素是，由於該軍在海陽被困三十五天，顯然領受了一種痛苦的教訓，全軍官兵都有一肚子的怨氣，希望在萊陽發洩出來。因此，該軍官兵不僅不再輕敵；並且個個都抱有戴罪立功的心情，除了爲一〇八團解圍之外，更企圖湔雪海陽之耻，以復我軍能戰的威名。所以，當八師控制着將軍頂南面的局勢，五九三團和一〇七團的兩營迂廻至萊陽西面之後，全軍士氣便愈戰愈奮；重砲營的砲彈已射至萊陽城區，計劃構成對敵進行殲滅性的攻擊火網，軍砲兵指揮官運用砲兵戰術，要求兩個山砲營分解後搬上山腰，直接射擊萊陽的西門和北門之敵，與重砲營配合使用，形成追擊的有利局勢；必要時更可使用流散彈（每彈於空中爆炸後有七十二粒小子彈射出，成束稿狀），以殺傷敵人企圖逃走的散兵。爲了防止敵人沿過去的老路線——向西北面山區逃脫，闕軍長特別密令李志鵬師長，必須注視敵人的動向；同時命令擔任正面作戰的第八師，加緊與敵接觸，不必重視萊陽城市的得失，而最好是分三路環城攻擊，一則可以安全地救出一〇八團的官兵；二則可以膠着敵人的行動，啣尾窮追，以免敵人於拂曉之前棄城溜走。至於萊陽的東南面，則命令由朱副師長指揮的一〇六團四個營，與一九八師的兩團相呼應，切斷萊陽與海陽間的路線；並相機截擊萊陽東面之敵。

果然不錯，當晚十二時以後，包圍萊陽的共軍主力已開始全面崩潰，第八師依照軍長命令，將三個團分向城區的東郊及西郊，猛施壓力，進行寸土必爭的巷戰，戰況空前慘烈！另一個團則向城內撲擊，以與被困於城內的一〇八團殘餘取得聯絡；並要求砲兵加大距離，越城射擊東北郊的敵人陣地，便可進行追擊。結果企圖向東退卻之敵，恰與一〇六團遭遇，未能脫離我軍火網；加以五九二和五九四團又已越過五龍河東岸，切斷了萊陽至福山的要隘，將一股約三千名企圖東竄的共軍主力迅速擊潰，從而形成反包圍的局面。可是萊陽西北城郊之敵，卻仍負隅頑抗；由於地形的限制，敵人掩體未受砲火催毀之故，令到第八師有所損失！一位優秀的參謀主任及二十四團的一位營長，同時殉職！幸而五九三團的側擊發生强大效力，西北郊的抵抗力逐漸減輕；勇敢的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隨卽率領四十餘名官兵，冒着生死危險向西郊突圍！

所謂「投諸死地而後生」，這位孤軍作戰達一個月之久，而與萊陽共存亡的偉大英雄，他抱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居然能死裏逃生，且一舉成名，確是一大奇蹟！至於他突圍以後的狀況，其餘官兵的遭遇，萊陽城內的情景以及敵我攤牌戰的結果，下期再談。

太平洋風雲

十七：帆船的甲板上出現了一個穿白色西裝的男子

白萍 譯

但他已經確實的可以斷定，用不着打開來看，也可以知道這批是地對地飛彈，若是落在北越共黨之手，就會拿來對美軍作戰，以它們的原子彈頭來消滅集結的美軍，以及美軍基地——從大南空軍基地、金蘭基地，甚至西貢，都會成爲它們進攻的目標，這一來，不僅美國在越戰中可能遭遇慘敗，而且，會引起一連串的連環反應的發展，觸發了三次世界大戰，也將是意料中的事。

伍特看着十二枚飛彈，思索着，自己所負擔的任務是把這批飛彈毀滅掉，但怎樣把它們毀滅呢？他既沒有足夠的原子能知識，也沒有這樣的科學設備，使設計巧妙與複雜的原子彈頭失去作用；同時，他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器材來把這礦穴炸毀，而即使炸毀了，礦工們仍然能夠重新掘開這礦穴，把這十二枚飛彈找出來的。

他離開了這十二枚飛彈，回頭走出去，出了礦穴門外，再把大門鎖好，然後，再把礦穴前的電燈掛回原位，一切回復原狀。

再走到警衛室窗前，向外探視，室內警衛還在伏案不醒，伍特把室門開了，讓新鮮空氣流通進去，把屋下的火爐淺盆等物收好，帶在身上。動程回市區去。途中，走近住宅區時，他把火爐和淺盆都棄丟在路旁，他知道，即使有人拾取了，還是不會去報案的。甲醇傾瀉在泥地上，碘結晶也都拋棄了。

回到酒巴去時，已是午夜了。看到阿拉大神號的一名水手在當值，又是一瓶啤酒，仍沒有甚麼消息。

跟着，他發現和自己午間詳談過的起重機的馬來籍管理員也在酒巴間內，便邀請他同坐，請他喝啤酒。

這管理員滿臉笑容，謝謝伍特的啤酒。

「你剛下班麼？」伍特問道。

「是的。」這管理員喝着啤酒，臉上一片笑容。

碼頭上冷清清的，並沒有錫礦輸出的活動。伍特心中起疑，追問道：「爲甚麼會工作到這樣夜深呢？」

「我是九點鐘被叫回去臨時加班的，一艘韓國的巨型帆船駛來。」

「一艘韓國巨帆？」伍特不能不追問下去。

「就是前兩天駛進沙旺來的那艘北韓帆船，」起重機管理員說道：「當時它載來了一批建築材料。跟着，它離去了，又駛回來，載去一批貨物。」

「什麼貨物？」伍特問道。

「鎔鑛廠鑄造出來的，很大，很笨重……大約六呎長，每件重量約莫七百五十磅。全部用麻袋包裝縫密。」

「一共多少件？」

「十二件……似乎是……對了，是十二件。」這管理員已把杯中啤酒喝乾了。

伍特立即再要一瓶啤酒給他，續問道：「除了這批貨物之外，這艘巨帆是否還能夠再載上另外四噸半的物品嗎？」

「輕而易舉，這是一艘很大的帆船，」管理員一面繼續呷着酒，一面說道：「船上並沒有其他貨物，它可以載運六倍於現下所已載上的東西的重量或者更多一點。」

「這艘巨帆準備凌晨駛出麼？」

「它已駛出了，就在上貨以後啓航的，大約是十一時半左右。」

伍特不禁心中一震，他立即付過酒資，把在酒巴中輪值的水手叫到外邊去問他：「大約在九時與十一時之間，一艘帆船在碼頭上貨的事情，你知道麼？」

這水手驚詫了，道：「我一點也不知道，先生，船長吩咐我留在酒巴中，我並沒有到外面去，也沒有到碼頭去。」

這水手說得對，他並不是有虧職守，伍特不能責怪他，便道：

「好的，我們回到船上去吧。」

兩人更不遲疑，迅速的趕回船上去，阿拉大神號停泊在市區港口碼頭以外一哩之處，伍特看到它已粉鬆一新，停在小港內。伍特回首南望，沿着珊瑚礁停泊着的，赫然是新丹雅號。

在船上，他問阿里達克道：「在過去一小時之間，你曾否見過一艘巨型的帆船，向北面駛去呢？」

又問：「假如它從沙旺港駛出，向東駛入暹羅灣，你仍會看得到麼？」

阿里達克點頭道：「大約在一小時多之前，我看到新丹雅號側停過一艘帆船，大約停了十五分鐘，但我只看到船桅，不知道究竟是怎樣一艘船，總之，它沒有繼續向東駛去。」

「你可以看得出這是一艘帆船麼？」

「在這樣的昏暗中，我無法看得出來，我所看得到的，只是船抬上的燈，我可只知道這是一艘船。」

伍特再抬頭看過去新丹雅號，假如阿里達克所見到的那艘神秘的船舶就是自己正要追踪的那

神秘特工伍特故事

艘帆船的話，它若是向北駛或向東駛，都會被阿里達克所看到的，而向西駛的話，就是回到沙旺港。既沒有回到沙旺港，唯一的行駛方面就只有向南了。」

胡德盤算過以後，向阿里達克道：「你看到新丹雅號和那艘船當時的距離有多遠呢？」

「很接近，不過，在這樣昏暗中很難判斷出準確的距離來。」

「是否接近到新丹雅號可以派出一艘小汽艇在十五分鐘之內駛到這艘船旁呢。」

「是的，我看有這樣的可能。」

伍特皺着眉頭，最合理的解釋是：「這艘帆船停靠在新丹雅號旁邊是為了接載或送出一名重要的人物。這艘帆船既載上了一批貨，那麼，它接上一名重要人士來檢視這批貨色應該不會是不合理的事情。伍特心中估計是：帆船接載這一批貨一定是黃金，並且，他估計屠樂會親自從新丹雅號到帆船去檢驗，看看這批黃金的貨色和數量。當然，這估計並不敢說是百分之百的準確，可能會猜錯了也說不定的，不過，他決心追踪到底，俾找出眞相來，看自己的估計是否準確。

但敵方是否已發覺了阿拉大神號的追踪，因此以帆船來引誘阿拉大神號離去，是調虎離山之計呢？經過過詳考慮之後，他認為這可能性應該是很小的。

他更進一步判斷到：新丹雅號並沒有足夠艙位來載運在第三號礦穴中存放的十二枚飛彈，因此，他可以冒險賭一次，放過了新丹雅號，暫時不加理會，全心去追踪那艘怪帆船。

再派出一名水手在港口酒巴中繼續擔任聯絡和觀察工作，阿拉大神號解碇開航，向珊瑚礁缺口處駛出去，向南破浪急追。

阿拉大神號是改裝魚雷艦，速度極高，應該在十數分鐘之內就可以追上那艘遲緩的龐然巨物的帆船。在輕風吹拂之下，張滿了帆的那艘帆船，時速頂多是數海里，甚至即使它佔先行駛了几十分鐘，也不會在四五英里的距離之外。

但伍特的這一項估計卻錯誤了，阿拉大神號足足追了一小時之久，行駛了三十哩的距離，然後看到那艘巨型帆船的龐然大物的黑影，在珊瑚礁和海岸之間的平穩的水面向前平穩的駛去。船上唯一的巨帆包捲起來，並沒有張開，但龐然巨物的船身在以時速十五里的速度向前滑駛，顯明的，這艘帆船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是倚賴風力推動的帆，其實，裏面暗藏着強力的引擎。

遠遠看到這艘帆船的影子之後，阿里達克立刻把阿拉大神號減低速度，並且駛到靠近海岸邊沿去，以求掩蔽行踪。

在看到這艘帆船之後，再繼續追踪了一小時，看到這艘帆船終於停泊在海岸和珊瑚礁之間的一連串海島之間，這一連串的海島，互相之間的距離大約是一哩，阿里達克把阿拉大神號駛到這帆船的四分之一哩以內停靠，在這一道高高的沙壩旁，矮樹叢掩護之下，找到了一個最適當的停泊地點。

伍特疲勞太甚了，馬上倒頭便睡，而且睡得很熟。

但在太陽剛剛升起時，他已起床了，迅速地吃過蛋粉、麵包、咖啡的早餐。帶了一副望遠鏡，爬到沙壩頂上去，藏身矮樹下面，用望遠鏡去窺探帆船上的活動。

一道沿岸流下來的山溪，在距離河壩不遠處奔流出來，伍特就在附近藏身，太陽上升，萬物又開始活動了。海灘上的鱷魚，蠢蠢欲動，這種涼血動物，在太陽光照射之下，和暖起來便開始活動了。在一棵樹的低枝上，一頭野孔雀鳴叫着，迎接太陽光，展開羽翼，彩色繽紛，好一幅孔雀開屏圖！清澈的海水中，閃閃發光的魚在游弋跳躍，找尋它們的早餐。紅頂的白鶴，足足五呎半高，靜悄悄地站在岸邊，注視着它心目中的獵物。

從望遠鏡中，伍特看到帆船甲板上出現了一名白色西裝的男子，闊邊的巴拿馬草帽遮掩了他的面孔，看不清楚，伍特從他的高度和身裁來判斷，此人是屠樂無疑。伍特看着他和船上的一名頭戴航海帽的人員談了一會兒，沿船邊的繩梯而下，登上一艘救生艇，由兩名水手划艇，這艘小艇划到小島那邊去，不見了。瞧着這座小島，伍特無法看得到他們到了那邊去有什麼活動。

十五分鐘後，這艘小艇又出現了，向珊瑚礁的一處缺口划去，駛到接近時，一陣海潮捲捲，衝過缺口，捲起如雷鳴澎湃之聲，海水奔騰，掩過了這缺口，教生艇上的兩名水手停槳靜候着。在海水平復了，第二陣海潮還未捲來時，兩名水手揮槳深深的急划，直從淹過缺口的海水淺處平穩的駛了出去。再過了幾分鐘之後，他們划到不遠處，停槳，小艇在浮動着，屠樂站起來，看看最靠近的小島，看看剛才划過的缺口，顯然的使這小艇成為三角形的尖端，在計算着，然後，他一揮手，水手又划槳了，沿着距離廿碼的珊瑚礁的平行線划航。在屠樂指揮之下，小艇前後划動了好幾次，屠樂自己則利用觀察儀在測探海水的深度。

最後，他似乎滿意，一名水手在艇旁投下黃色的標誌，以顯示這地點。

跟着，這艘艇划回來，乘着一陣海潮，飛快的衝過了缺口，直向帆船划回去。

沒有多久，這艘帆船開動，仍沒有掛張起船帆來，卻使用它的內燃機動力，平穩地向缺口駛過去，這缺口的水不夠深，但在它平寬船頭衝擊之下，珊瑚礁被撞崩了，一陣巨聲響動，它已駛了過去，轉向北駛，到達了黃色標誌之處。

【未完】

「你可以跟她們聊聊，問淸楚究竟是怎麼回事！回頭我還有話跟你說——」幫辦對我說罷，進入房裏去了。

我和玲玲談起來很尷尬，她始終認爲我還是從前公寓時期的阿毛，表現出一副不屑的神氣，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又不能不勉强應付我。她淡淡地說了一句：「張經理給人打傷了。」就停了口。

「給誰打傷的？」

「誰知道！」只這麼一答，又轉過頭去了。

我把眼光移向陳小姐，陳小姐看看我的樣子，再瞧瞧玲玲的態度，便堆下笑來告訴我：

「他們一共十多人，一個也不認識。」

「這麼多人當眾圍毆，必定有個預謀，寃有頭，債有主，總有個來龍去脈。——」我憤憤地說，並偸眼看看玲玲有沒有反應。

玲玲向陳小姐丟了個眼色，陳小姐於是半呑半吐的說出來。

「是這樣，昨晚大約十點鐘左右，我和玲玲看完了一場電影，正想回家，半路上給三個臭飛截住，粗言爛語，跟着把我們調戲，不讓我們通過，我們慌做一團，急得要命，連話也喊不出口。碰巧張經理及時匆匆趕上來，給解了圍，正和他們爭執的時候，後面又忽然跑來了十多條大漢，不問情由，就拔出鐵尺尖刀，向張經理亂劈，幸虧過路人齊聲喝叫，致電差館，這班歹徒才被嚇走，跟着救傷車也來了，才把他送到醫院去。不然的話，定會給斫成肉醬——。」她說到這裏，眼也紅起來了。

「你認識其中的任何一個兇手嗎？」

「我當時腳都給嚇軟了，那有心思去認人？」

「又是一件無頭公案——」我懊恨地自言自語，愀眼看看玲玲，她好像已受了感動，雙眉鎖起，卻仍然不願意跟我說話。

恰巧幫辦也踱出來了，招手叫我們入房去。

「看起來，要破這件案子相當棘手。」幫辦一邊說，一邊抽上香烟。「只可希望各位給我們提點線索。——不知兩位小姐有別的男友沒有？」

我跟幫辦一同轉過頭去，見她們的臉孔忽然緋紅起來，像兩朵抹過露水的桃花，垂下頭羞答答的齊聲答：「沒有！」

「張河算不算？」

「……」桃花再幌了兩幌。

「那只有我——我對這件事比較淸楚些！」我口快，竟毫不考慮的把我們的關係說出來。

幫辦望我一眼，微笑點點頭。玲玲也立即抬起頭來望着我，帶着驚奇的眼光。我向她微笑一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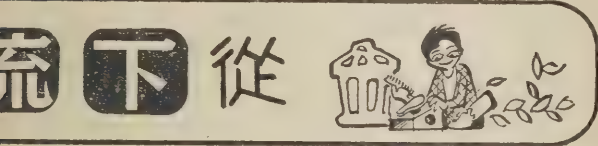
「我很淸楚，張河從來未會跟誰鬧過戀愛，假如我猜的不錯，這件事不會是桃色糾紛，而是他給仇家暗算了。」

「怎麼說？」

「那是我們曾在業務上和人家結過點小怨。」

「說的是誰？」

「胡圖！」



「胡圖？這名字倒很熟呢？」他像很感興趣的思索了一會兒，再問我道：「你是肯定的？」

「我想這是値得研究的對象。」

「事情若是這麼簡單，也許世界會變了。」幫辦依舊在一邊踱步，一邊思考。然後像下結論似的對我說：「很感謝閣下提供意見，給我一個初步研究對象，以後如有什麼新發現，請隨時跟警方聯繫。——時間不早了，我還有別的案要辦，你們不想去探探老友的病嗎？——」

差館離醫院不遠，我陪玲玲陳小姐步行到醫院去。在路上，玲玲第一次自動和我談起來，她怪我爲什麼剛才把事實扯得這麼遠，憑空拖人落水？

只要她願意和我談話，我的心着實樂極了，不管她的態度如何，語氣怎樣，什麼我都接受。於是，我很和悅的向她解釋：

「你不淸楚了，這件事不是胡圖又是誰幹的？我早就得到情報，說他要對我們報復。可惜一時疏忽，張河不幸首當其衝。」

「究竟你和他們有什麼過不去，要弄刀舞槍？張經理和你有什麼特別淵源，會替你出生入死？」

「這是一言難盡了。我和張河，可以說是街頭義結，一對形影不離的朋友。」

陳小姐這時也笑着口插嘴過來了，她說：「我經常聽老張——不，張經理提起過，他和董事長簡直是一個人，說董事長爲人怎樣忠厚，豪爽。不想今日才認識——」

「忠厚？我從來就沒見過有了幾個錢的人能忠厚，做老闆的會忽然豪爽起來！」

玲玲毫不顧忌的給我奚落，急得陳小姐在後面猛扯她的衣袖。我惟有苦笑着，無可奈何地繼續解釋：

「說起來，這件事還干係到你身上哩！」

「我明白，這是我們闖的禍，可是幹嗎你在幫辦面前又偏說這是仇家暗算呢？」

「你說的可能是果，我說的卻是因。」

「不怕笑死我喲！你幾時做過和尙，也居然會說起因果來了？哈哈哈哈——」她笑得十分天眞，聲音還似過去那樣像鈴響一樣。

我快樂極了，難得她會再給我開玩笑，這天眞的笑，簡直是吹開百花的春風，我的臉被烘得暖洋洋，心也差不多跳出來了，我也跟着她笑，已忘記笑的對象是自己。這一來，她們笑得更起勁，我忽然感覺身上長出了一對翅膀，在路上凌空飛起來。

我就這樣的飛到了醫院，在走廊上，她們還不放鬆，仍然給我說笑，陳小姐問我：

「董事長！我們今日才初相識，但細想起來，

臉孔倒很熟的，好像在那兒見過——」

我還來不及開口，玲玲卻搶先回答了，她做作地翻了一眼，湊過去跟陳小姐耳語起來，卻又故意給我聽見。「你恁地健忘了，還記得起在你住的巷子裏那位巡街阿差嗎？有次還給小孩子用布碎紙團彈成一個大花臉的。吸，我記得，你說過這樣一句話：『這樣一位青年，肯義務給街坊看門，該給他一個勳章！』那你現在就頒獎吧！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眞的是他？」

「一點也不錯，如假包換！」

陳小姐側目再端詳我一番，似乎會意了，神秘的朝玲玲做了一下鬼臉，在耳底說了句話，玲玲反而臉紅起來，揑了她一下，輕啐道：「十三點！」

她們這樣的一唱一彈，我的心又慚又喜，幸而很快已踏入病房了，醫生叫我們不要說話。

這時，張河睡着了，頭上纏了紗布，臉上塗滿紅汞水，呼吸並不急促，卻間歇有一兩聲呻吟。醫生說他剛輸過血不久，讓他多休息一會，要談話也不必太多。我想問他病情，醫生卻先制止我開口。

我們三人靜默的等待着，三張面孔有三種表情：陳小姐愁容滿面，呆望着張河，不時偷抹淚珠；我雖嚴肅地凝視地板，心裏卻想念着身旁的玲玲；玲玲不說話，有時會偷眼看看我，一旦和我的視線接觸，立即又羞下頭去。

起碼半句鐘以上，張河醒了，偶一轉身，便「哎喲」叫了起來，嚇得陳小姐馬上跑過去給他扶正。他張眼看見我們了，便展開一點笑容，把頭一點，叫我過去，低聲的問：

「你和玲玲是一道來的嗎？」

「是的。你不要緊吧？」

「不要緊。這是外科，不會傷及心臟，了不起流多一滴血。」

「太痛苦了！」

「我內心舒服就行了。」他想笑，卻給繃帶束縛住。

到上流



張河轉對陳小姐說：「麻煩你去請護士長來！」又回頭請玲玲給他取面巾和倒杯水。把她們支開去後，他很快在我耳邊問：「你和玲玲說過話沒有？」

我把頭一點。

「反應怎樣？」

「良好。還需要你給她一個詳細解釋！」

「那當然！但你切不可走動，讓我做導演好了。」

她們很快回來了，張河喝了口水，陳小姐給他抹過了額頭和嘴巴。張河便認眞的告訴她們。

「多謝兩位的關懷。從今天起，我留院不能回廠去了，起碼有一兩個月，廠裏的工作，要董事長搬回廠裏辦公，他對一切瑣事是不清楚的。你兩位小姐，請看我份上，希望協力幫忙，也搬入辦公室去，做點秘書工作——」

「做秘書？」玲玲急了，想推辭。

「行了，玲玲小姐！你看我的傷勢——不會的慢慢就學會了。」

玲玲不好意思推卻了。陳小姐正在整理床褥，一邊說：「就試工一兩個月吧，不行時再說——」。我望着張河，大家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

護士長進來了，我一眼看見，立即走上前去。

「大姐！」

「是你？」她歡喜的和我握起手來。

玲玲也過來了。叫聲「乾媽！」

「哦——，玲玲！你們倒像來探望我了。」

她一邊說，一邊走近病床，在張河的額上一摸。說：「熱度退了，休養幾天就好了。」

「護士長！我的傷會傷及要害嗎？」張河問。

「不要緊了，好好休養吧！」

「臉上的傷口將來會不會結成一個疤？」

陳小姐在旁笑道：「會結成一個鬼臉哩！」

「結不結成疤，要看你聽不聽醫生的話，醫院並不是美容院——男子漢會害怕疤痕？我才不相信！」護士長說。

「可能會因禍得福，造成一個缺憾美呢！」玲玲說完，引起大家笑了起來。

我自告奮勇的走過去，給大家介紹：「他是我廠裏的經理張河，她是陳小姐，玲玲小姐——」

「是我廠裏的秘書！」張河很快就說出來。

「秘書？」護士長詫異的看看玲玲。「玲玲你能當秘書？」

「他……」玲玲支吾着，眼望住張河。

張河把手指着自己滿紮紗布的腦袋，示意要她照顧環境，玲玲便轉口說：「因經理住院，要我幫忙，代理一兩個月。——乾媽！我會聽你話，不隨便好高騖遠的。」

「那也好，有機會鍛鍊一下也不錯。」護士長說：「毛董事長我也認識了好幾年，他爲人忠厚，有心提拔你，就得好好去幹——」

「乾媽——」

「乾媽要你有前途，很歡喜你會碰上這個機會！——好了，你們都可以回去了，讓病人休息一下。張經理！你也不能多說話了，話越說得多，將來的疤痕會越深的——」

從此以後，我接近玲玲的機會多了，每天同室辦公，一同吃飯，甚至一齊去醫院探病，所差的是她不喜歡單獨和我相對，不管去那裏，她總得和陳小姐在一起，有時想和她談談過去的情趣，她必轉談他事。對我們的關係，陳小姐是不知底細的，卻也看得出我對玲玲的態度。女人是敏感的，臉皮也薄，她時時想竭力廻避，給我們製造一個親近的機會，但玲玲比她更聰明，一發現她有臨陣逃脫的跡象時，就馬上藉故阻截或者跟她一道出去。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四十六）

三郎

想起新仇舊恨，決心以死換生

姚宜瑛在陰險的人心中週旋了這幾年，在艱苦的生活中鍛鍊了這幾年，養成了她能屈能伸，能剛能柔，能貞能淫，能誠能僞的技巧，連楊帆這樣的魔頭，她也能以雙重性格，兩面表現而使之順從自己。難怪楊帆不得不稱讚她一句「我訓練成功的女間諜」了！

經過那一晚上由劍拔弩張，準備拚命的硬鬪，轉而爲玉帛相見，逢迎有緻的纏綿，楊帆恢復了她的行動自由，要她第二天即去社會部接受新任命。

這種出乎意外的轉變，姚太太與姚宜琼自是欣歡萬份，一致稱讚她的勇敢、機智。並說：「我怕你跟他弄僵了收不了場；又怕他老羞成怒眞個把你槍斃了。沒想到你最後一轉辭鋒，反而把這魔頭降伏了。」

她說：「我如果沒有應付險惡人的辦法，對付恫嚇場面的技巧，在上海這幾年，恐怕四個姚宜瑛都死掉了——。另外三個是，做舞女與黑市夫人的唐雪梅，做妓女的紅牡丹，做女教師的姚萍，還有今日與你們重逢團聚嗎？」

「姐姐！你認爲楊部長今後會眞的愛你，在事業上扶持你嗎？」姚宜琼問。

「除了我還有被他們利用驅使的價值，他可能會擺出昨晚上那種最後的好咀臉來，哄和我，否則，我們隨時有被他踢開，置之死地的可能。」姚宜瑛憤憤地說：「這種沒有人性的傢伙，那有愛字做種？希望他愛與扶持，不如去希望一隻老虎的愛護與幫助，或者還可能在獸性中發現人性的奇蹟，這種奇蹟決不可能在楊帆身上發現，對這班人中之魔，我已經看透了！」

「宜瑛！你有了這種認識便好了。」姚太太仍然是雙眉不展說：「我與你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們決不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你今後要隨時記住我與宜琼那晚上跟你說的話，只要有機會，你便要朝自己的自由上打出路，千萬不可再以我與宜琼爲念。昨晚上我想了很多，我也是想開看透了，事實上，我們這樣活在人世間，也是一種莫大的羞辱，我不及樓上那兩個自殺死了的婆媳，她倆的死，看來死得一文不值，卻給人間保持了尊嚴正氣，教訓了共產黨人，如果每一個不甘受壓迫侮辱的國民黨人的眷屬，都能學那兩婆媳一般是威武不能屈的，在屈辱與死中選擇了死相對抗，我相信他們這種凌辱蹧蹋我們女人的政策，要使之改變！」

姚太太心平氣和的說出了這種正氣凜然的話之後，又悲不自抑說：「我沒有死於被他們囚禁之時，是想以屈辱換取你爸爸的生命，那還情有可原；我沒有死於你爸爸被他們害死之後，這就情不可原了。惟一能夠自想自解的，便是還想維護你們姐妹的安全幸福，現在事實證明，我不但沒有維護你們兩姐妹，反而成了你們的絆腳石，被他們利用作爲脅迫你聽從指揮擺佈的人質。我想：我再活下去的話，實在是一種無限的罪過！人類的罪惡！我實不耐煩再活下去，現在還苟且偸安的活着，便是願以我的生命，去換取你與宜琼的自由；如果沒有這種兩人一同獲得自由新生的機會，便以我與宜琼的生命，換取你一個人的自由與新生。今後，你千萬不可再以我爲念了，有機會便走，有機會便幹，只要能爲我們復仇雪恨便成了。」

三母女又是悲憤哀傷中，相對而泣！在生不如死的哀感中，都有把自己毀滅，去換取他人新生的決心；都恨不得將這個「家」毀了，去換取未來的自由。因此，這個「家」也就成了待葬的墳墓，毫無溫暖可言了。

名爲招待所，實爲洩慾場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姚宜瑛受領新命，正式做了「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國際同志招待所」副所長。這對姚宜瑛來說，究竟是好、是壞呢？正似姚宜瑛對榮斌所說的「一言難盡」！

因爲從外表上看，這個招待所的氣派確實非凡，它座落在上海梅格路中段，專是圍墻以內的園林，便佔地數畝，林蔭茂盛，花木扶疏，比著名的「範園」小不了多少。園林之間，有大厦數棟，內面設備豪華，建造宏偉富麗，不但大門口的複哨崗刁斗森嚴，圍墻附近亦佈滿哨崗，警衛之週密，不亞於「三野司令部」。任何高級共幹，如未經「社會部」部長、副部長核准，概不得進入。

它是由楊帆直接領導的，專門用來招待「蘇聯國家安全保衞部」與「遠東共產黨情報局」的國際特務們的住所。這間龐大的國際友人招待所，不但外界少有人知道內面的情形，就是中共華東社會部的幹部，如果不是在業務上跟它有直接聯繫的人，也不可能知道其內情，因爲它是屬「絕對機密」的一個機構，在該所服務的任何工作人員，連擔任外圍的警衞士兵在內，在進入該所工作之前，都要塡下志願書，具結保證，如有洩露所內絲毫秘密，甘願處死。

因此，有關這個招待所的秘密，如果不是姚宜瑛講給榮斌聽，再由榮斌說出來給陳寒波知道，我們在海外的人，根本就沒法知道。

擔任該所所長的容正仁，他是中共華東局人盡皆知的一個「皮條專家」，專門替高級共幹找女人，因爲他懂得說俄語，派任爲所長，也是這間龐大招待所內，除了守衞站崗的警衞排之外，惟一的男

性。他自任此所長職務後，忙內忙外，忙不開交，所以要一個助手。當時楊帆很爲這個副所長的人選傷腦筋，那晚上偶然觸發起他的靈感，這才決定派姚宜瑛去上任。因爲整間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全是女性，對內務方面的主理，有一個女性副所長是方便得多。兼之全招待所的中國職工，只有正副所長有出入證，其餘的人均不得自由外出。這個女性副所長又非要是楊帆自認親信可靠的人不可。

容仁正忙些什麼呢？他除了忙於替中共特務頭子，高級共幹找女人開心洩慾之外，主要是忙於替這間龐大招待所，四處物色合條件的女招待員。這些女招待員的來源不易，條件也嚴，所以便夠這個所長忙內忙外的去挑選搜集了。因爲其名是招待員，其實是專門供給俄人伴舞、伴浴、伴宿的國際娼妓；專供俄國人洩慾，如侍候不週，便拳打腳踢！

選女招待，騙嚇並用

容正仁對於找女招待員另有一套手法，共產黨人的手法萬變不離其宗，不是嚇，便是騙。找女招待員也是用這兩記看家本領。

因爲該所女招待員的主要來源，便是被共產黨列爲「戰犯、反動派、國特」的家屬，選擇那些貌美的小姐太太，先將她們逮捕，經過監禁、刑罰、折磨的威嚇手段之後，再逼着她們寫悔過書，塡志願書，表示「甘願不惜一切犧牲，自願付出任何代價，爲共產黨立功贖罪」。這是第一步先挫其心志，拉下她們的自尊，叫做「割尾巴」工作。等到這一步做過了，使她們都有了忍辱求生之念，便挑選其中能說俄語或英語的送給這間國際友人招待所去，做俄國人的洩慾工具。又將其中最貌美年青的，送給特務頭子與高級共幹做臨時情婦，好在接收來的政府官員房子，逃走的資本家公館多得很。每一個高級共幹，與近水樓台的特務頭子，都可分配兩三個這個樣子的臨時情婦，單獨居住，個別洩慾。

怎麼叫做「臨時情婦」呢？因爲這間國際招待所需要女招待的數量是有增無減的，第一，不堪受凌辱的女招待員有自殺死去的需要充；第二，有侍候俄國人不週到的女招待員，往往被打得只有半條命，需要送醫院醫治；第三，那時俄國人源源不斷的派來大陸工作，時時會因人數增加，而出現求過於供的現象。容仁正這個所長，每逢需要人手補充，而其他合上述條件的女人，又還未完成「逮捕、刑罰、折磨、坦白、悔過、塡志願書」的手續，他便向楊帆與田昆兩個人「求援」，要求將他們的「臨時情婦」割愛，撥派到招待所去補充任招待員；他再設法將新人遞補，選好的再分送給高幹們做「臨時情婦」；只要容正仁負責有新的好的補充，他們也樂得時時換味口，便將玩得差不多了的女人，往社會部一交，由枕邊人去伴宿俄國老大哥。

像住在辣斐德路姚宜瑛媽媽所住那棟房子樓上的一個少女，她就是國民黨中一個要員的千金小姐。因爲犯了左傾幼稚病，京滬撤退不走，她要參加「革命」，她是大學外文系的學生，英、俄語都能說，楊帆嚐了她的頭啖湯，她不願做楊帆的情婦，要從事實際「革命工作」，個性强硬，不肯馴服體貼，楊帆玩了幾次感到不得歡心，便把她派到國際招待所去，說是讓她參加「革命的實際工作」。

這班大鼻子個個都是淫蟲，人數既多，胃口又大，有時一個人一夜要玩幾個女人，弄得容正仁沒法子應付，又向楊帆請求另闢來源。於是，各「文工團」的女團員，也成了女招待的次要來源。對於這些人的手法便是騙，說是學會了俄國人的生活方式，將來可以保送到莫斯科去深造。因此，有不少女團員爲了好高騖遠，她們也進入國際招待所中去做了國際娼妓。當然也有的忍受不了痛苦，而大吵大哭，尋死尋活的。這類女子沒有塡志願書，不可把她們當罪人處理，以後也就減少物色了。

名叫副所長，實際是公娼

再說到身爲副所長的姚宜瑛又如何呢？說起來豈止一言難盡，簡直是血淚斑斑！

因爲在那個「老大哥」大於一切的時期，俄國人在中國大陸是予取予携，要啥有啥的。像她這樣一位綺年玉貌的副所長，每天坐在辦公室中展覽給每一個俄國人看着，這班貪婪無厭的大鼻子，他們又豈能放過她？一個星期被俄國人蹧蹋三五次是平常事；蹂躪八次十次也不稀奇。在「老大哥」面前只能說「Yes」，不能說「No」的「鐵的規定」之下，她是不能拒絕俄國人的要求的。

因此，她接事不到半個月便跑去找楊帆訴苦說：「我這個副所長是什麼玩意？說得好聽一點是國際妓女大班，事實上又還兼了妓女的差事，我幹不下去，你另請高明，把我調到別的地方去吧？」

「這是不可以的！」楊帆先把她的咀堵塞了說：「你以前在『楊貴妃』妓院也可熬到快半年，現在身負招待聯絡國際友人的使命，又是副所長的職銜，竟然到差便不幹，組織上一定通不過，大家一定要批評你，處分你，就是連我也不能原諒你。你是具了結才上任的。」

「具結只是說順從他們的一切要求，並未說明要我做他們的洩慾器呀！」姚宜瑛生氣了。

「慾求是包括一切要求之內的。」楊帆又說：「現在很多男女同志想接近國際友人也沒機會，你能與他們朝夕相處不以爲幸福，還以爲恥辱，這就大錯特錯。我告訴你，不久遠東共產黨情報局有幾個高級顧問要來這裏，如果你能和他們搞好關係，只要你不忘記我，我可以批准你和他們結婚——傻孩子！結婚要選擇好對象呀！」

姚宜瑛對於楊帆這種「好意」，根本不去分析是利用她做工具，加强他個人的國際關係，也還是在騙她再熬下去做國際妓女，她當即憤然的說：「我的身體受不了，這種粗人種，我看到就怕，誰嫁給他們做太太誰倒霉，我不希罕這種對象。」

楊帆見她軟的硬的都不吃，又改爲「拖」說：「再幹一個時期吧，我只能慢慢替你設法外調，不過，什麼事習慣了就好了，相當於你當年進『楊貴妃』妓院工作，忍耐一點再說。」

請求沒有結果，日子實在難熬。她在哀哀無告中，只好向母親與妹妹哭訴。她倆都催她設法找到榮斌商量一起逃生，不可再因循下去了。

在國際招待所的女招待雖然有防毒醫療，不至於生梅毒，但姚宜瑛被俄國人蹧蹋多了，終於子宮發炎病倒了。後來送入警察醫院醫治，這樣才與榮斌不期而遇，久別重逢。



事不離實豈可聽信共黨宣傳
謀財害命不是獻產可保平安

萬人雜誌是我認為值得閱覽而且是我所喜愛閱覽的一份定期刊物。我認為值得閱覽的理由是它能發揮人性，打擊獸性；伸張公理，壓抑強權；扶持正氣，排斥邪說，在昏昏昧昧、營營逐逐的香港社會中，實有振聾發聵、啓迪愚蒙的作用。至我喜愛閱覽的原因，則以該刊主筆先生，類多熱血滿懷，悲憤填膺，對匪偽殘暴政權，大張撻伐，不特言人之所不能言，抑亦言人之所不敢言。其理直、其氣壯、其名正、其言順，讀之令人精神興奮，胸懷舒暢，而有先得我心之感。余以為所謂「輿論」，必須能適合「輿情」才能代表「輿情」，如萬人雜誌者，其庶幾近之。

筆者分屬難民，流離香江，因寄寓之日久，所與往還者亦眾；平日接觸所及，深感本港土著及由外埠返港定居之僑胞，對毛共手段殘忍，心腸狠毒，以及其蠱惑同胞、褎脅羣眾之一貫陰險狡猾伎倆，一無所知，至堪惋惜。幸賴我喜愛之萬人雜誌乘時奮起，公佈其罪行，揭發其陰謀，使昏昏憒憒者流，如聞暮鼓，如聽晨鐘，或更如承受一當頭棒喝，其有裨於世道人心，有功於自由世界與民主社會，實非淺鮮也。

毛共宣傳伎倆，慣於淆亂黑白，顛倒是非。如國共聯合抗日時，明明國軍在前方抗戰，共軍在後方搗亂；但毛共宣傳機構，卻偏反其道而言，硬說共軍在前方抗戰，國軍在後方搗亂。此種虛偽宣傳，本不值識者一哂，但無知鄉愚，黃口孺子，被其蠱惑者亦眾。筆者於此，有一事例，畧述如左：

猶憶民三十九年夏間，大陸陷共後，余羈旅湛江，以小商業餬口。一日，族中有一小叔（年紀小於余十餘歲），自茂名本籍抵湛，並傳其母命，謂擬寄寓余處，俾便溫習書本，投考南大，（按當時共黨南方大學，正在湛江市招考）余以彼此素有交往，迫不得已納之。蓋其父在北伐期間（廣州市張、黃事變前後），曾被張發奎將軍，派為南路新兵招募處主任；抗戰中期，又曾在高欽師管區司令鄧揮手下，任補充兵團團長。以「歷史欠佳」（當然是就共黨觀點言），於茂名易手初期，即被地方土共所扣押。以余忖測，其母之命彼考「南方大學」者，無非欲彼離開本土，苟存性命；或欲藉此表示「進步」，使其父得在獄中苟延殘喘而已。不料此子竟中毛共宣傳之毒，一日飯後，與余店中唯一夥計綽號「黑鬼」者，不知緣何因由，彼此舌戰起來。小叔（筆者不欲揭其姓名，蓋自彼時起，其父不久即瘐死獄中，其本人亦遠走他方，存亡莫卜）力言，八年抗戰，全靠共軍與倭寇週旋，國軍則專在後方搗亂魚肉鄉民。「黑鬼」聞言，大表不服，並力斥其非，問彼有何根據，作此歪曲言論。小叔則云，此事彼初亦不知，直至最近數月，始從學校新用課本及新進老師口中知之，諒較汝所言為眞確。「黑鬼」因屬一苦力工人，識字不多，又不善辭令，急後連罵「荒唐！」「荒唐！」；又連說余小叔「中毒！」「中毒！」，言時聲音特高，令人一聽而知發生口角者。余恐其聲聞於外，招致無妄之災，因勸令兩人停止爭辯，且聽余分析事實。兩人停止發言後，余問小叔：

「汝今年幾歲？」

「十八歲。」

「抗戰勝利時幾歲？」

「十三歲。」

「彼時汝常看報否？」

「因識字不多，甚少閱覽。」

「如此，關於八年抗戰，全國各戰區作戰情形，我相信汝所知一定不多。」

「誠然，祇曾聽人傳說，某處戰勝，某處失守，但關於中、日兩軍眞正作戰情況，實自愧一無所知。」

「抗戰民三十三、四年間，高雷地區，曾有一次發生兵變，化縣縣長龐成被迫自殺；廉江方面，且因此發生戰爭；梅茂、茂名兩縣，亦因局勢緊張，被迫疏散。此事汝還能記憶否？」

「印象十分深刻，汝所指不是張炎造反那一次乎？」

「正是，張炎是何許人？他在何處造反？」

「聽說，張炎原是十九路軍副總指揮，又曾充任過廣東省第七行政區（轄陽江、陽春、茂名、信宜、電白、化縣、廉江、梅茂、吳川等九縣。）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因受其妻鄭坤廉（據聞原是女共產黨員，受命與張結婚者）所影響，逐漸左傾，被廣東省政府察覺後，將其免職，彼遂索性投共者。至於彼造反地方，則是其原籍吳川縣、張山鄉。」

「張炎造反後，向何處進攻？」

「記得是向廉江、化縣、梅茂等處攻擊。」

「上述地區，當時由何方軍隊戍守？」

「記得是戴朝恩及鄧鄂所指揮的國軍。」

「其時日、偽軍佔領何處？」

「正蟠據着遂溪、海康及廣州灣各地。」

「張炎既為共黨頭子，所部叛軍（以詹式邦統率的縣兵大隊及世德中學全體武裝員生為基幹，合計不足千人），當然可稱為共軍。但這枝共軍組成後，何以不向

日、僞（汪精衞）軍作戰，反向國軍後方進攻，此又何故？」小叔至此，啞口無言。「黑鬼」在旁，則作勝利微笑。余旋以嚴肅態度，正告二人，今後切勿再作此種無益辯論，以貽不測之憂。又轉語小叔要明白宣傳爲一事，信仰又爲一事，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亦以「智者能不惑」故也。

此事過後不久，余亦以商業上理由，離開湛江，轉赴江門，並取道澳門來港。

彈指時光，已二十年矣。年來目睹香港社會日趨繁榮，人民生活逐漸安定，個人於此，正深自慶幸。

但默察新界農村民情，其原來土著，多有視新來移民爲大陸逋逃犯者。在彼輩心目中，此等移民，如非國民政府之貪官污吏，即爲犯案山積之盜匪，否則何須避地來港，以求苟活！而不知逃亡人士中，大都爲知識分子及善良公民，徒以不願與鳥獸（共黨頭子瞿秋白在所著社會學概論一書中，否定人爲萬物之靈，而肯定人是能合羣的獸類）同羣或不敢與虎狼爲故，政背鄉井，越關山，冒萬難，本死裏求生之精神，以來此民主自由之聖地。

猶憶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時期，港共倡言要鬪倒港英，務使港、九、新界地區，成爲澳門之續。當時一小撮左派分子，意氣風發，深入新界農村，肆意煽動，不特無知鄉愚，受其蠱惑，甚至有身爲村代表及地方殷富，亦受其籠絡而甘爲鷹犬者，而不知其本身正爲共黨鬪爭對象，而且屬於必須消滅之階級敵人也！走筆至此，偶憶一事，足以代表新界一部分人士心理者，爰述之如左：

五月暴動期中，筆者曾有一次與一新界村代表，品茗聊天，閒談中該村代表語余，萬一香港被共黨控制，閣下將再往何處？余知其有幸災樂禍之意，因答以余現已成爲無產階級，當不再在毛共清算鬪爭之列，到時惟何處有自由，即向何處轉進；惟先生既爲地主階層，又屬「黃狗」（港共稱替港英工作者爲「黃皮狗」，彼既爲村代表，余故以此譏之）成分，到時正恐不知死所耳。

彼以爲余故作危言，存心恐嚇；又以爲余有意調侃，故毫不以爲意。並言，如眞有此一天，余當率先獻產，以示開明，相信共黨最大之目的，不外「謀財」而已，斷不至於「害命」也。

余聞言立有所感，因以講古方式爲彼談述一「獻產受辱」的故事。

此事發生於廣東省，信宜縣，雖非筆者所親見，但獻產人親屬，亦有於事後逃亡來港者，言之歷歷如繪，實不容不信也。

（待續）

萬人傑君功德頌（鶴頂格）

封雪梅

十月一日乃「萬人雜誌」二周年紀念。不才謹以心香一瓣，綴成鶴頂格五首，一頌萬人傑君，因其功在社會，艮言厲金石，淸操凛菊梅故也。尙憶前歲雨暴風狂，眾芳搖落，彼獨是時衝寒而出，一枝怒放，屹立喧姸，一任惡勢力如何襲擊，始終不爲所動，霜雪愈多，精神愈好，香氣也愈大，眞不愧黑夜夢中喚醒黃魂一位鶴鳴之士，所用鶴頂格，亦白鶴凌空，人仰丹頂，尊賢揚善之意云爾。封雪梅並識（十月二十日）

（一）

萬花風裏傲然開
人性天心合直栽
傑出一枝香更遠
君家園地放將來

（二）

萬古聲名百代芳
人生榮莫過忠良
傑材淑世斯爲貴
君子安常勝作王

（三）

萬弩連珠發
人渣敗陣逃
傑哉誰可擋
君筆利於刀

（四）

萬株梅傲雪
人見歲寒心
傑德當隆譽
君名滿士林

（五）

萬籟聲沉夜
人皆睡未醒
傑中多默默
君獨九霄鳴

清道俠支持老萬　人渣要當垃圾掃

萬人傑先生：

你給曹聚仁的公開信說得很對，不管你的文字通或不通，但很多人都看得懂；即使看不懂，也可以會意。他的文字通，但人不通，兼且毫不知恥，食碗面反碗底，看他的文章，只是看痾的什麼而已。

小弟少讀詩書，在港執業掃垃圾，看報章甚爲有利，工作範圍內報攤，任何報章，任看無拘。台端「牛馬集」及「萬人雜誌」，不在話了。

最近得你提醒，使我發覺信任十多年的××周報，原來也是一幫屎坑蟲，我當即禁小兒讀，仍請台端照馬森亮先生一樣，來一個十八拍，使他抬不起頭！

先生，我可意會你大文，努力努力，我大力支持你，將我大的掃把，將那些人渣垃圾清除！

小弟留車人

爲「第四個中國」質「盤古」編輯「同志」

人傑先生：

附件原擬寄「盤古」編輯委員會，由於該「乜古」有問不答，故臨時改寄　貴刊，冀不以「獨立觀點」爲理由，不以「理智態度」爲藉口，將之扔掉，則在下「寶眼」百拜！

邇來不三不四的倡議，風氣極盛，手邊就有一份「第四個中國」剪稿，特附上，如　貴刊將之刊出，能把剪稿顚倒排字，不失爲「創新」之舉。假如「第四個中國」眞的出現，後繼的一撮「認知」「創新」寶貝，不斷的闖（筆誤，應作創），那麼，可能第五個中國創了第四個中國的新；同樣，六創五，七創六……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你闖我，我闖你，不目眩，也耳鳴。讓我們向第四個中國的創新人喝『釆』！

對於這個「經世」之說，內涵高不可攀，我曾去信發問，結果不見公開答覆。道道地地的我變爲「失落」者，但這問題本身具有黑市價値，拿出來亮相，意義不菲。如果「第四個中國」的鼓吹者賦予我們「言論自由」，我有下列四點基本建議：

（盤）奠都地點——九龍塘某街破落戶。

（古）國家建制——酋長大統，議院撤銷，改爲啡咖座談會。

（神）宗教——尊奉囉嗦、費歪濁、殷陸暗三神合一。

（話）語文——Ad頭函bcy Z，黑白，出賣國家！AH。

人傑先生：你學過土產邏輯沒有？據說邏輯之爲物，進則可以自我標榜一番，退則可以拿來唬吓天下笨拙人。對這些魑魅魍魎，願先生運用土邏輯，領導普天之下的半桶水，匯滴成流，把這些渣滓淹在汪洋，沒頂不見！祝

爲第一個中國珍重

梁寶眼（盤古六九年月之某日）

盤古編輯同志：

看了你們的「盤古」第二十七期，我有一些話要說：

（盤）「給讀者」欄評論珠海事件，說該院「無理」開除十二名學生，先肯定了問題，才說什麼扼殺講話呀，查禁七七呀，怎樣失去大陸呀，怎樣人心趨向共產黨呀！越扯越遠，不牽上新沙皇、美帝、太空人、登陸月球，看來已筆下留情！

我認爲應倒過來說，今天共黨（中）統治了七億同胞，當日爲虎作倀的就是像你們所談起的那些；無黨、無派、無背景的「耿直知分」，這些寶貝，雖然稱做「知分」，實際做了幫兇，眞正的知識分子，該有先見之明，預見未來的發展規律，今天幸而苟活，引證當日一言一行，其內心有什麼感受，恕不能代爲推測，已埋葬或暴尸的，「梗直」是必然的了，「求仁得仁」，現在的「知分」該能嗅到味道，你們拿過時的東西來做引證，多智慧、多獨立。

攪靜坐，「和尙」優爲之；原文說腐化的人心驚肉跳。依我局外人看來，似是自作多情之想，腐化的東西有其生存條件，物質是不滅的，精神也是不滅的，反觀腐化的東西剔除了一些化膿的廢物，顯然是新陳代謝的新鮮偉擧。

（古）珠海這麼醜陋，十二名同學還這麼醉心於醜陋，這話怎說？同忐們，說呀！像我，發現了潤之兄說一套、做一套，便依循他老人家指示，翻山越嶺，不怕困難，跑。爲這十二名同學的求學無地擔心嗎？九龍就有一所「創七學院」，聽說鳥語花香，曲徑通幽，渴了有咖啡供應，累了有交誼舒展，失落了的肉身和靈魂，據說可以「認知」「創新」一番，憂什麼？

（神）「盤古」第二十四期，四六頁「㈠四個中國」這麼說：台灣與中共都齊口反對國際間之「兩個中國」政策。當然，這種反對是從法理（De Jure）觀點出發的，因爲事實上目前是有兩個中國（De Facto），可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覺得，中國不只已一分爲二，似乎還可以加上第三個中國，卽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社會。可是，這三個中國任何的一個仍然不算是好的中國。只有我們理想中那個康樂富强自由民主統一獨立的第四個，中國才是値得他們自豪的中國。我們大家都應努力促使這第四個中國的出現。

作者是梁寶耳伯伯，當天闊後，對這個「第四個中國」神爲之往，讚口和拍案叫絕者再，大叫「失落的人有福了，不失落了，失落的找到了，失去的有落着了。」總之，豎耳聽之，閉目思之，以鼻聞之，以目視之，五官動員起來，創新的第四個中國冒出頭來了，接着可能有第五、第六……第九個中國來了。不過，第四個中國怎樣創建下來？有沒

有憲法？建國方案怎麼樣？該些樣促使第四個中國出現？用得着屠殺一番否？將來誰做皇帝。人民要不要傜役納糧？問題仍有幾公噸，高興之餘，曾寫了一信去你「盤古」問個究竟，迄你「盤古」二十七期面世，仍沒答覆，這叫「准第四中國人民」失望啦！有國（第四）難投，滋味很苦，仍是放屁般失落啦！（話）「盆鼓」而歌，總帶幾分愴痛，倒不如扭開收音機，聽聽婆娘腔的紹介詞，較爲延年益壽。雖然介紹詞亦等同糞門噴氣！

盤古讀者：梁寶眼

（請梁先生告通訊處？—編者）

如要子女孝敬　必須父母慈愛

殺父逆倫法無可恕

萬、張兩先生：

首先說明，弟因學識有限，信中如有錯誤，敬希原諒。弟自幼在香港長大，受完六年教育之後，輟學到今數載。如有錯字，請示正。

讀貴刊一〇五期「高彈低調集」東方晦先生之「父母子女」一文之後覺得有數疑點要提出研究。

東君文章首先提到中國人對孝的觀點。然後再講到毛匪統治下的大陸，青年人接受灌輸的仇恨心理，去鬪爭自己父母，六親不認，甚至連禽獸不如。這是誰之過？我認爲是毛匪這個瘋狂的禍首，和林周等一班幫兇在徹底破壞中國固有傳統道德，和利用青年人易於利用，盲目崇拜的弱點，打擊舊的一代知識分子和反對他們的一切反對者。所以現在大陸的青年人鬪爭其父母者，出於被迫者衆。

再講回這個在「歐風美雨衝擊下香港」，假如東君認爲這樣就表示香港青年會步大陸後塵，「在香港的父親危險了」，這樣悲觀論調，似乎是杞人憂天。首先讓我解釋一下，我如何會如此講。

做得出强姦自己親生女兒的父親。他的人格是什麼樣的？簡眞是無恥之尤。他的罪行所引起的後果，是否一死可以了之呢？被他所强姦的女兒，肉體上的痛苦還在其次，精神上、心理上的打擊是一生一世也不可洗脫的汚點，一生一世都生活在痛苦中，一死是否能了事？假如再不幸的話，一時想不開，或更退一步說心理上假如是如此想「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也是穢。」一氣之下走到酒吧、舞廳中去做舞女吧女，這些後果是否也是死便可補償這女孩子一生的？當然父親總是父親，能夠被子女殺死的父親也不見得是個如何好的貨色。做子女雖然有不對，正如東君所說「我以爲即令那個該死的父親是强盜，是毒販，也應由法律制裁」。雖然東君引用古人對父親犯法，做子女應做的態度，但現在是二十世紀是否行得通呢？像舜和父親逃到海濱隱居呢？快快樂樂過一生呢？在現在，除非他是杭斯朗的父親，才能和兒子一齊到月球去。

所以我認爲現在的父母們，不應還認爲「男是寃家女是債」。這句話根本就不通，更加不應認爲子女自己稍有主張，和父母頂衝幾句，便是不孝。這樣只證明，他有頭無腦。切不可認爲「我是你們老子，難道還用你教」這一套。兒女大一點了，識搵錢了，也不可認爲養了你們十多年，現在應還債了，這點是大部份父子失和的主因。而父女失和，相信多數也認爲是女子是別人的，養了多年，便應刮一點回來補償一下。只要有錢，便不理她去幹什麼。你說她這小小年紀，有甚辦法搵這樣多錢供給這貪心的父母？除了去幹舞女之類之外，有何辦法呢？爲了滿足父母，做一個被父母稱爲孝順的女兒，唯有犧牲自己。結果如何呢？她找多些錢，父母也用多些，到不夠時向女兒無窮需索，做女兒的有什麼辦法應付？結果迫虎跳牆，連開四槍，這父親便結果了。這女兒不孝嗎？非也，他被愚孝所害而已。她能被世人原諒嗎？東先生你會諒解她嗎？世人能原諒她嗎？

青年人誰不愛父母。但父母是否也能愛護子女呢？現在的世紀，子女一長大，父母便不應再太認眞，好像管教幼稚園學生一樣。讓子女、讓年青人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吧！我並非針對任何人，不過有感而發。敬祝

編安

弟黃德清

月亮不是外國好　中醫確有秘傳方

一〇七期宇文夏先生談「香港人才被迫外流」，愚有感觸。愚非做宇文夏先生之應聲蟲。張老編，此下面三節記事豈是「效顰」之醜。不是替中醫吹牛，全部均爲事實。希張先生對愚淺薄之文句修改增刪。

十月二十六日之前，×××廠青年工人由廠中之西醫（中國人）介紹至東華三院治病，因時間不及而回家，疼甚。延一中醫應診，約期八天可癒簽字十年不復發。彼於廠中准假二十四號至二十九號休息。中醫於二十四日於處方箋寫明十天可癒。然廠中之華人西醫不理，要彼入公家醫院，由公家醫院簽字才可休息。後來彼呈上英文給廠長（英文信是找親戚寫的），廠長是鬼佬，高鼻白皮人，一口准假休息，並讚揚中國醫藥的奇妙。

愚相信，國醫中之秘傳，港九有很多未公開秘藥，如去年柴灣潘先生登星晚讀者版，潘先生係血絲蟲，官塘一涼茶佬曾經治癒另一人之血絲蟲病及糖尿病。××廠中一工人李君，能治絕症之胃病，國醫中曾先生治癒愚隣居一位老太太多年不癒之痰喘失暈症。橫頭磡陳伯伯五十多年之怪痔，於港十七年治不癒，給一大陸仔治癒，簽單永不復發。我國之國醫與西醫比較，有長處也有短處。

一位遠親老前輩，七十多歲，在言談中說他三子兩女都入英籍，不認做中國人。我眞條氣唔順與之爭辯，他說我是大陸仔不懂處世。他一位甥兒，於港九長大的大×中學學生，十多歲小伙子，他也回駁，食外國屎太多，甘心做人屎、人垃圾。

宇文夏先生分析人才外流之原因是一針見血的。愚認爲：衰唔衰，都是中國人看衰自己中國人。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十一月十四日莊子稿

資格不能通融・條件可以放寬
解決「師資荒」與「醫生荒」的辦法

「師資荒」嗎？不，「醫生荒」嗎？也不！爲什麼叫荒？「荒」，吉語麼？更不！實在師資與醫生鬧荒，等如雨季水塘溢至放出，可不是嗎？「用人如用木」，這是百分之一百合「邏輯」的，是以「楚材晉用」，楚餘而晉缺，「兩得其所」，荒什麼啊？或說：「楚產不合晉銷。」究不如說：「楚產不合晉用。」自從紅朝盜取大陸，師資廣進於斯，醫生也廣進於斯，奈當道經過二十年，中間且有許多社會人士進芻，還是不肯採納晏平仲假見虎見蛇提出「三不祥」善意，使外來者「懷才莫展」，內容空虛而令致叫荒，「自取之也」吧?!

師資方面，主要科不外中英數，英文土產，不假外求的，數學方面，可不外求，需求以中文爲最，而大陸人才，正恰可至當，教大學預科，大抵不一定要博士、碩士、學士而且是師範可以啦，南開大學、輔仁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大都勝任愉快，中小學校課程，更能駕輕就熟。

醫生方面，來自大陸的「草藥郎中」就多，本地中醫也不太少，我知道的，所謂「荒」是西醫，中醫聽其「自消自長」，一向又一貫作風呢！老實說亮話，急救總是西藥好，普通毛病或一些殘頑痼疾，很多時西藥祇可治標，中藥可能用主道標本徹底療治的。以此而觀，「草藥郎中」對華人任說不科學化，「起死回生」，從中醫「再造二天」，大抵比對不會少於西醫。「醫生荒」嗎？似該斟酌起用，但必得甄審，像用茸生藥行醫的，正牌「草藥郎中」，或有可能連「腎」作「賢」，「灸」作「炙」的一類，試問替人活命，「牙烟不牙烟？」又西醫雖來自大陸不多，來自其它地區而持有學位者卻不太少，並非不合資格，不符條件。資格不能通融，條件可以放寬，一樣醫得好病人的，何苦硬要「晉材」，而且「晉材」往往「楚用」。荒，荒！

回憶好幾年時，天久不雨，大鬧水荒，鬧得有理，於是一方面向大陸「買水」，另方面跟著多建水塘，十分明智。鬧「師資荒」，鬧「醫生荒」，執事先生口鬧，懷才志士心鬧。「無是公」或說：「誰作厲階？」不免過火點，這條件怎可說「厲階」，不過該考慮，爲公爲私兩便的。

關於設專業訓人才一層，用來接班很對，老的一輩是會退休，會物化的。流行語常言道：「落伍。」「落伍」是軍中術語，就以軍人比喻，精兵上前線，抑新兵上前線適合？現在九港的官、津、補學校，十居其九一如新兵上前線，縱有學問卻乏經驗，笑話層出，可是不怕，怕在下一代「斯爲下矣」！逆耳也得吐出爲快。醫生初出，尤其必得老前輩「點精」啊！

——春聲

反共要團結
蟲鳴啾啾，令人厭恨

萬人傑先生：

貴刊對中國學生周報義正詞嚴的指責，學生讀後，對先生更加尊敬，對「萬人雜誌」更加擁護。這件事本不應再耗費貴刊篇幅，但學生總覺得

好像有塊大石壓在心頭，不卸不快。

雙十國慶那天，我滿懷希望的買了一份「中國學生周報」，以爲有精彩的文章，鼓勵青年，揭毛共的瘡疤。但失望得很，我看到的是充滿徬徨和腐蝕人心的字句，由爬蟲們亂塗的所謂國慶感言。終於我認清了學生周報的眞面目。

小爬蟲！我要提醒你們，不要以爲全港青年都像你們那般胡塗，死心眼。你們如不是瞎了，準看到旗海處處，我們都不是亡國奴，我們是有理智、熱血和思想的，你們的用心我們早已洞悉，騙不了我們！

在國家多難之秋，救國是每一國民的責任，應如何去做呢？最重要的是實踐不是空談。我們需要組織、集中力量，加速毛共政權的滅亡。希望貴刊能起帶頭作用，團結讀者在討毛救國的大旗下努力。

忠上

吃毛飯嘲諷毛澤東 左派報老編出洋相

編者先生：

中共的「文化革命」死人數千萬；也引起中共的空前危機。雖然近年毛林派佔盡上風，但局勢仍動盪不安。試觀老毛由「清理階級隊伍」到呼籲「團結」，以至什麼「備戰備荒爲人民」，都顯示毛澤東想控制局勢，減輕危機。

一言以蔽之，今天中共的危機，由於毛澤東把「三面紅旗」搞錯了。遠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引致連續三年的饑荒，中共政權幾乎垮台。彭德懷向老毛進言，率直指出「大躍進」、「人民公社」不當，因而老毛退位。近年老毛欲奪回權力，才發生鬼哭神號的「文化革命」，至今仍餘波蕩漾。

所謂「三面紅旗」，主要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如果當年老毛不打錯算盤，今天中共不致有深重的危機。

本港文滙報早幾年在老毛失權時熱心擁護劉少奇，它的副刊上曾刊出秦牧等反毛分子的作品。而且，「文化革命」期間，該報刊編輯多次在版面上通知讀者：「來稿如引用毛主席語錄，須注明出處，以便查對」，表明他從來不讀毛著；也暗示讀者不要讀毛著。否則，他何必要讀者來稿須注明毛語錄的出處呢？

這個傢伙，看來是劉鄧派的餘孽；所謂「打着紅旗反紅旗」，他正擔當這一角色。

本月十八日，文滙報副刊上刊出一副對聯如下：

「兩餐冷飯常捱慣；
三面紅旗快着鞭。」

他的評語曰：「對仗既工、意義更勝。」「更勝」兩字，可圈可點。

這副對聯有兩種意義；一指毛澤東推行「三面紅饑」政策時，大陸人民在饑荒威脅下，以野生植物充饑，但他不敢明白說出，故以「兩餐冷飯」表示之，而且他用「捱」字，可見「冷飯」難吃。

另一意義是指今天大陸人民在「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虐政下，中共減少配糧，人民只得捱兩餐「冷飯」。顯然，熱飯不吃而吃「冷飯」，該副刊編輯用曲筆形容大陸人民生活之苦。可是，這副對聯的重點落在「三面紅旗快着鞭」句上。也就是說，大陸局勢不安，人民受苦，都由於毛澤東搞錯了「三面紅旗」；「快着鞭」三字，直斥毛澤東害人不淺。

令人不解的是，文滙報副刊編輯既然不滿毛共，何以他又吃毛飯呢？難道劉少奇會東山再起嗎？其實，他如投奔自由，才有前途；隱伏在毛共的宣傳機構中，向老毛放冷箭，沒有多大作用。周榆瑞和劉粵生的榜樣，可作爲他的指路明燈。

同時，左派盲從者從這件事的啓示，應該大澈大悟了！

旁觀者上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 151 號環球大廈 501 室　電話：H-232800

青年女作家 羅小雅 最新創作

動台灣與香港，……盪氣迴腸，寫情寫景，歷歷如繪。對少女心情之刻劃，入木三分，情節發展，高潮迭起，堪稱羅小姐近年來之代表作。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定價港幣二元六角

南岸，這裏發生……人的故事，這部書是作者羅小雅旅行回來，第一部以台灣作背景的小說，親臨其境，寫來細緻動人，是一部不可多得佳作。

「十二……之歌」是一部……刻……新，主題正確的作品，讀後發人深省，寓意深遠，扣人心弦，是……的作品。

全書 228 頁
定價港幣三元

人是感情支配的。雖然說有時理智可以戰勝感情，這也僅是一時的。到底，人還是逃不出感情的圈子。感情的節奏有時是快，有時是慢，但不管是快是慢，這節奏總是敲擊着每個人的心房。羅小雅小姐新作「感情的節奏」，也是一部敲擊着每個讀者心房的小說，故事是那麼動人，感情是那麼豐富，是一部至情至聖的佳作，萬勿錯過。



全書 213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全書 198 頁
定價港幣二元

「杜鵑殘了」，杜鵑花是美麗而使人傷感的花，我們古代詩人常有詠杜鵑鳥杜鵑花的詩詞，無非寄托哀思和悽怨心情。杜鵑花壽命最短；在香港，每年正月開花，歷時三月，燦爛奪目。人的生命悠長，但很多人不懂利用時間，發揮其生命力，令她的生命變得黯淡，儘管生命是長久，沒有美麗的時光使人懷念。



全書 197 頁
定價港幣三元



全書 282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人生如朝露，花瓣上的露珠是晶瑩可愛，可惜有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電影圈裏，多……落的露珠。它寫盡圈內的秘密，寫盡人情冷暖，更寫出姊妹之情，情節緊湊，真摯動人，是一部罕有的文藝作品。



全書 240 頁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淚滴蓮花」是年青女作家羅小雅新作之一，是書在香港報章連載四個月，佈局新……，受到讀者歡迎，紛紛來函推崇，故刊印單行本，愛讀羅小雅作品，不容錯過。

外埠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當即寄奉，不另收費。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SURF ECHOES PUBLICATION COMPANY

Room 501, Universal House 151, Des Voeux Road C., Hong Kong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09期要目



「分工合作」

·萬人雜誌第一〇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一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工展會面臨絕大的危機

今年的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將於本月二十八日正式開幕。本屆工展會在香港出口貿易大破最高紀錄的情形下定期展開，我們相信大會將有輝煌的表現和更佳的成就。

最新的統計顯示，香港貨每月輸出已超過十億元。本港工業家能扎上對外貿易的新高峯，對於工展會的發展及香港的進步當能提供具體的保證。

工展會最能反映香港的進步，而香港的進步正賴於工展會的主要出品來支持，所以大會對每一香港人是十分重要，值得我們以最大的注意湧去參觀。

香港的地位，現已躍爲西方與東方間的貿易中心，自由國家固需要香港，中共現時更要靠香港做生意。在這情勢下，我們預料目前的工展會，必將起有廣泛的招徠作用，各國的觀展人士和商業定單應可望源源而來。

許多廠家集中表現的工展精神，使我們不勝敬佩；更有不少社會熱心家爲大家添上一連串的文娛節目，這種出錢出力的服務志願在商業化場面上尤爲可貴。但在經驗上，我們對於大會行政，特別是對參觀活動及訪問秩序的維持，希望盡量做到不再使人有「人多手腳亂」之感。

我們同時希望大會負責人注意做好宣傳與通訊。宣傳應着重香港新出品的場內播音，不要讓「某某先生，有人找你」的呼聲充溢全場！如果大會多播出場內的眞正新聞，當能幫助人們對各項出品有新鮮的認識。

大會的電話網必須增加，這點在通訊上極爲重要。公用電話固然不可少，但在場內的專用電話，在以往幾乎絕少有機會打出，所以打入的電話亦十次九不通。工展會可以說是香港市場整個活動的縮影，在大會高潮時，其對電話需要之多，不在話下。

這一屆的大會展品是否有太濫或不足的現象？我們暫時沒有意見。但回顧過去，有些攤位會展出並零售明星照片，在「工業出品」中有此奇貨，的確駭人！相反的，過去有些名貴的香港出品，例如精巧的絲質穿珠晚禮服，在紐約的橱窗裏早已展出，在香港工展會卻反而不見，這就未免太小看了自己人。

工展會主要是香港四百萬人的心血結晶，但今日的工展會已面對許多困難的問題。其中最大的難題如不及時克服，足以把香港工業的發展基礎從根拔起！

第一、香港現時正出現驚人的加租趨勢，特別是對工廠租金！工業廠地一漲三四倍，工廠租值也一加二三倍。香港目前有一萬二千三百家工廠，絕大部份是中小型工業，這即是說香港工業的命脈，就是在於中小型工廠。巨幅加租，險些完全壓向一般多數的中小型工廠，這種情勢，對於本港的工業命脈實爲一個致命的打擊。

第二、香港的紡織廠是本港的第一工業，但本港紡織業正面臨外國限銷的空前威脅。在英美及西歐各國的原有限額之外，最近更聞歐洲共同市場已會商發動全面性的限銷，打算對包括香港的遠東紡織品入銷歐洲嚴格限制。假如這種情勢發展下去，我們就要嚴重關切到——美國第一市場、英國第二市場、德國第三市場，將可能大部喪失。

第三、外國財團正紛紛跑來香港投資設廠，美國、英國、中共、日本的資本勢力已大量侵入。這對香港經濟的整體發展固然是有利的，但對於本地工業來說，尤其是對於大多數的中小型廠，卻是一個嚴重的挑戰。

第四、本港工業在被限銷下從事世界性的劇烈的市場競爭，外銷已受到一定的人爲限制，至於本銷，香港貨更面對「大陸貨」的極大壓力！目前，大陸貨無論資本力量、價格及其經營辦法，均佔盡香港零售市場的絕對優勢，香港貨在本港簡直無法抬頭！

在重大程度上，我們看出工展會所代表的香港出品已面臨四大危機；如果情勢不迅速扭轉，香港的更大困難還在後頭。

我們必須面對問題，然後解決它！我們認爲，在目前情形下，香港應當切實考慮實行一個對本地工業的保障政策，包括限制工廠租金以保障工業，必要時採取關稅制度及反限銷的相對方法以保障香港工業出品。

在本港工業的立場，我們的廠家第一要做的應該是不斷創作有高度技術的產品。原則上本港應力求手工藝製品科學化，事關這些多樣性的東西才是香港外銷最值錢的「民族工業」。



科學成就彌補不了政治失敗

美國錯誤政策害己誤人

萬人傑

美發射太陽神十二號，又一次成功登陸月球。但，科學上的成就，彌補不了政治上的失敗——美國的反越戰示威，離譜到扯下星條旗，換上北越旗，美國佬竟甘願做亡國奴！日本學生反美暴動，如火如荼；亞洲幾乎沒一片安樂土，這都是美國錯誤政策造成的。不但害己，而且誤盡蒼生！

登月成功與美日暴動

這個星期內，報上的頭條新聞，幾乎全與美國有關。最轟動世界的，無疑是太陽神十二號第二次登陸月球成功；同樣震驚世界的，相信是美國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遊行和日本學生反對佐藤訪美的大規模暴動了。

尼克遜接任美國總統後，兩次登陸月球的科學上偉大成就，確增加了他面上的無限光彩；可是，在政治上既無法討好本國民眾；也使到盟邦怨聲載道。美國是「科學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孩子」這句話，從此事可得到明證！

為了兩次登月成功而提高了的國際聲望，卻為示威、暴動這些丟人的行動抵銷無遺。在國際間，不論為盟邦抑敵國，對美國極少好感。作為世界自由領導者，美國必須在政策上重新檢討得失，改弦更張；否則自由陣營必陷分崩離析的惡果。

星條旗易上北越旗

在政治上，美國人是衝動、天眞和幼稚的。單看這次反越戰示威，居然有人扯下星條旗，掛上北越旗。這樣的示威，究竟是怎麼一種示威？是要把美國易幟為北越，今後美國人願意做北越子民嗎？眞是莫名其妙的事！

由於美國不徹底的越戰政策，使美國青年在越南戰場上犧牲不少。美國佬最怕死得人多，一批一批的美國青年送上火線，作父母的一定「反對到底」。要是在極權國家，要打就打，老百姓絕無發言權，倒無所謂；美國是個自由國家，人民可以大罵政府；政府的政策也沒法不遵從民意，這是執政者最感尷尬的一回事！

如果是個有能的政府，定會設法形成激昂的民意，使大家知道他們在國際間擔負的道義責任，使他們曉得退出越南的惡劣後果。更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再用拖的方法，和共產黨作持久戰爭，除非不打，一打就要決雌雄，迅速取勝，迅速結束。

韓戰、越戰都犯同樣錯誤，美國政府今日所處的尷尬地位，完全因無能的政客造成。

日人野心值得注意

日本學生暴動，延綿已久，性質和美國的反越戰示威不同。日本學生很大部份受左派勢力控制，但這次反對佐藤訪美，規模較大。佐藤要用直升機送到機場溜走，可見這班學生哥攪得很兇，和香港六七年的左派暴動潮，直蚊髀與牛髀之判。

日本左派勢力的擴張，並不是可喜的現象。日本這民族充滿野心，如果認為他們經過一次戰敗，從此修心養性，做個好人，這種觀察有危險的。

如果將來日本左派勢力擴張到可以奪得政權，成為一個赤化的國家，跟毛澤東成為「兄弟之邦」後，它會進一步在亞洲取毛共的地位而代之，猶之今日毛共不受蘇共控制，以老大哥自居一樣。如果有一天日共奪得政權，對世界的威脅會凌駕毛共之上。今日毛共之支援日共，也許他日一如蘇共支援毛共，而吃到毛共的苦頭一樣。共產黨人全是陰謀家，無道義可言，看今日日共勢力的擴展，老萬不免戚然憂之。

美式民主非到處合用

美國政策最錯誤的一點，凡是他「援助」的國家，一定要奉行美式民主，沒有衡量這種「民主」是否適合對方。因而受它援助的國家，沒一國不引起反感。其實，美式民主在亞洲行不通的。亞洲是個動亂地區，這「民主」作風處處均被共黨利用。他們可以利用「民主」，使他們的分子滲入政府，潛伏破壞；也可利用言論自由，肆意攻擊政府，損害它的威信，使政府無法鞏固其統治，自然不久便倒台了。

共產黨在亞洲國家中的滲透，易如反掌，其理在此。老萬不是反民主，大凡在動亂地區，民主一定要有所限制，否則便成為敵人幫兇。無可否認，動盪不安的亞洲地區，能保持未受共黨搗亂，未有發生過「示威」、「暴動」這類事情的，還只有台灣一地；漢城雖也有過示威，南韓仍算得是較安定的地區。

民主自由應有限度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和南韓這兩個地方，都被一些美國姑息分子豢養的小爬蟲攻擊為不夠民主的。



倘若「民主」如日本，在那種澎湃不已的暴亂波濤中，要談「反攻」更渺茫了。

美式民主引起的暴亂，在美國佬本身也許吃得消；假如這種示威暴動發生在台灣，有人扯下總統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掛上五星旗，將會怎樣？

美國人對北越旗幟飄揚華府或者感到新鮮、好奇；中國人看到五星旗出現台灣，豈能忍受？

他們連自己也弄到手足無措，卻要人家執行他們那種方式的民主，簡直不通！

民主、自由，程度上很有分別，無限度的自由會比沒有自由更糟。如果有殺人的自由，就會變成弱肉强食的野獸世界。因此，老萬贊成實行民主、自由，卻認爲必須有嚴格限制，否則，那種民主、自由禍大於福。

畀心肝人吃當狗肺

美國幫助全世界，反受到全世界埋怨，其理何在？正是因爲他們要人家跟他的路走，受惠的人，那有不引起反感之理？

戰敗的日本，要是沒有美國佬二十年來的全力扶植，替他守住門口，任由他們發展經濟，那會成爲亞洲經濟發展最有成就的國家？但，日本國內的反美情緒卻如此高漲，可見美國的政治外交，徹底失敗！美國佬有時會發表言論，認爲「畀個心肝人吃當狗肺」，他們好好幫助人家；人家卻不領受他們的盛意，認爲人家以怨報德。其實，他們沒有自我檢討，究竟因何幫了人家，人家不多謝，反要埋怨？是人家不對，抑或自己不對？

爲敵爲友難下定評

許多朋友談到中美間的「恩怨」，究竟美國佬是中國之友，還是中國之敵？目前仍難遽下定論。

沒有拉鐵摩爾、馬歇爾、費正清之流，中共不會那麼輕易奪得中國大陸政權；沒有中美防守協定也許國府不容易站穩脚跟；但沒有中美防守協定限制，也許國府不會錯過那麼多反攻機會。

然而，中共視美國爲一號敵人，國民政府鑑於美國的諸多限制，條氣也認眞唔順，雖未至視之爲敵，也不會當他是道義之交，不是得力朋友。今後一切，還是盡其在我，求人不如求己，要反攻復土，他不來阻撓，已算大幸；那還有得到他協助的希望？美國對中國政策失敗，弄到兩面不討好，美國人可能永遠不明白原因所在。

受害的人數以億計

美國把任何其他國家的事情都放在他們自己的框框裏想，不去權衡人家本身的利害，自然處處碰壁。

今天看到嚴以敬老弟在報上發表的一幅漫畫，適在美國太空人二次登月成功之日，他引用上次太空人的話，以「美國人跨了一大步」爲題，寫出美國人在科學與政治思想間，一前一後的跨一大步，造成尼克遜那副偈促面孔，眞是入木三分的諷刺！

在科學上，美國進步是驚人的，中共雖小器到當做沒有這回事，世界上有七億多人還不曉得人類已一次又一次登上月球的事；但這種偉大成就，不能抹煞。蘇聯故意向中國大陸廣播這項新聞，是有意擺景；但他們也不能否認，這是科學發展途徑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同樣的，美國政治思想後退的一大步，也令人吃驚！北越旗幟插在華府，美國竟然有人願意做北越的「幸福人民」，放棄登陸月球的光榮，相信只有美國佬才會做得到；也只有美國佬的政治思想，才會這麼幼稚可憐！

美國在政治上一錯再錯，已使地球上數以億計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苦難；這些苦難，絕不能因美國科學上的成就可以彌補的。如果他們致力科學上的研究發展，目的是要造福人類的話；老萬希望他們也分一部分精神，多些研究政治現實，不可再害己誤人，世界人類幸甚！



「美國人跨了一大步！」　　嚴以敬作

我從越南來 且談越南事

美軍在越不能致勝的原因

吳文明

有人始終懷疑：「因何越南擁有八十萬軍之眾，加上美國和其他盟軍六十萬人，以此百餘萬雄師，配以强大火力，操有絕對制空權，在半個越南地區，對付爲數僅及五份之一的共軍作戰，居然打了將近五年之久，仍然是不勝不敗，不生不死，陷入膠着狀態。」據美軍方的公佈，直至目前爲止，越共仍有廿五至三十萬人，保持過去原有的戰鬬兵力。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的奇蹟。

誠然，美軍由於政治原因限制盟軍不能發揮威力，以及越共的死纏爛打，都是造成戰事拖延的原因，但實際的情況恐不只此。

一般解釋，認爲越南軍雖號稱八十萬眾，但因過去的訓練不足，且經過了將近十年來的戰爭，這其中有的陣亡、失踪、逃役、被俘，實際上尚存的兵額究有多少？政府從無正式宣佈。據一般估計，可能尚有四十二三萬人之譜。而美軍呢，雖則有五十多萬，但實際荷槍上陣作戰的只有五份之三强（約三十萬人），其餘五份之二都是非戰鬬人員。如運輸、工兵、技術兵、勤務兵、文員等。根據美軍方正式公佈，自六五年美軍參戰至今，陣亡的約四萬人；重傷的十一萬餘人；輕傷的也達十二萬七千多；失踪的千餘人。加上其他的數萬盟軍，統計起來，盟軍可能經常作戰的部隊，約爲六十萬人，恰爲共軍之一倍。即使以此力量，加上火力之優勢，也大可能將共軍擊敗。但事實並不如此，這正是困擾一些軍事家的問題。根據筆者的分析，下列幾點才是重要因素：

(1)美軍方沒有全盤作戰計劃，最初是患了嚴重的輕敵錯誤；以挾雷霆萬鈞之勢，應付越共的所謂「人民戰爭」（游擊戰）。結果是事倍功半，不着邊際。及至發覺此路不通，忽又大打特打，轟炸北越，準備封鎖海防。但又顧慮中共參戰，恐怕韓戰重演，故又限制軍事活動範圍，轟炸目標也受管制，使北越有喘息之餘地。從此美軍失去了速戰速決的機會，造成延長戰爭的局面，這正好墮入了共黨消耗戰的圈套。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在立憲（一九六七）之前，長期以來，陷於政變的混亂狀態，一切軍事、政治都趕不上局勢的需要，於是形成好像只有美軍在作戰的尷尬局面。而在無政府狀態的環境裏，正好造成越共在各地擴張勢力和製造混亂的機會，進而在全國各省建立了根據地，打下了長期作戰的基礎。

(2)由於越共在各地製造騷亂，美軍爲應付敵人到處的困擾，於是處處設防，步步爲營，在南越各省建立了近百個基地，劃地而守，而以機動兵去阻止越共進佔任何重要省市，在效果上非常成功。但正因爲如此，難免把自己的兵力分散，不能在任何一省上作澈底的征剿，因爲要應付越共的運動戰而疲於奔命，變成處處作戰，沒有前線也沒有後方的特殊局面，反使越共佔盡了便宜。同時，共軍也利用美軍劃地固守的弱點，反把戰線繼續擴大，侵入了寮國和柬埔寨，使美軍應接不暇。而共軍卻悠閒地在那裏整編隊伍，訓練軍隊，把寮、柬

大陸「經

毛澤東在政策方面，反對劉少奇者有三點，在對外方面，反對劉少奇的「三和一少」（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少援助「民族解放戰爭」）；在內部政治方面，反對劉少奇的階級鬬爭熄滅論，認爲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着階級鬬爭；在經濟政策方面，毛澤東反對劉少奇的「經濟主義」、技術第一、專家治廠。主要是反對經濟主義。所謂經濟主義，指的是搞物資刺激、提高工人生活，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此外，「經濟主義」也是劉少奇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抗毛澤東的一個戰術。記得在一九六六年冬天，毛澤東大搞紅衞兵運動之際，劉少奇派發動了一個經濟主義反擊運動，增發工人福利金，使他們搶購自行車、手錶、收音機，並且鼓動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組隊到北平請願，與紅衞兵爭火車、爭吃、爭住，弄得鐵路交通阻塞，到處發生打鬬，使北平無法供應食宿。把毛派佈置的「一月風暴」給壓了下去。

假使毛派果眞勝利了，他們絕不會再讓「經濟主義」抬頭。一定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苦死主義貫徹到每一環節。但是從最近大陸的動向看來，經濟主義正在抬頭泛濫。出現了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有關

．一」時曾在北平看見遊行隊伍所舉的大字標語牌，有「發展經濟，保證供給」一條標語。中共報刊則從未報導。這條標語，是百分之百的經濟主義，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針鋒相對。

(2)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論。社論中有好多助長經濟主義的話。

a「十一，勞逸結合。既要緊張，又要從容。羣眾幹勁越大，越要關心羣眾生活。」

在毛澤東的言論文字當中，從來沒有一句話談到關心羣眾生活。讀者不服氣，可以從頭到尾看一遍毛選。他只要求羣眾鬬爭，不怕苦，不怕死，「排除萬難，不怕犧牲」。要人關心羣眾生活，以提高生活來酬答幹勁，這就是物質刺激，經濟主義。如假包換。

b「十二，講究實効。要埋頭苦幹，扎扎實實地工作。忙要忙在點子上，要解決實際問題。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搞煩瑣哲學」。這段話顯然對搞文革的批判。因爲文革的最大特徵就是「搞煩瑣哲學」，翻來覆去的重覆毛澤東那幾句教條。讀毛語錄運動，即最具體的表現。現在要結束這一切表面文章，要「講求實効」，這實効二字有份量。使人想起鄧小平的兩句話：「不管是白貓，是黑貓

作爲大後方，進可攻，退可守，以戰養戰，伺機而動，達成了他們長期備戰的目標。因爲戰線越擴大，美軍消耗越增加，使美國不勝負荷。只要美軍不敢向寮、柬領土上追擊，越共便可從容作長期戰。

(3)越南的一般地理形勢特殊，利用天然的優越條件作爲掩護，可說是越共的傑作。他們汲取過去和法軍作戰的經驗，加以推陳出新。他們視人命如螻蟻，以原始作戰方式，在一些根據地固守。如掘地道、設陷阱、埋地雷、佈毒蛇陣、黃蜂陣……等，來阻止盟軍的進攻。如果受B52機的轟炸，仍可能蟄伏不動，伺機出擊。這些地區包括：接近寮國東南的高原、長山山脈中段的森林區、中部橫貫歸仁的海雲嶺、西北接近柬埔寨桔井邊境的大山區等，都是山巒重叠，叢林密佈，草長過人，在飛機上俯瞰，但見一片林海，漫無邊際。就是靠飛機上的雷達探測也很困難。而這些地區，每逢四月至十月的雨季，雲烟瀰漫，瘧蚊肆毒，瘴癘爲患，對於機械化的盟軍，行軍十分困難，偶而佔領一地，也不便長期固守，因爲交通不便，而對周圍的共軍，也防不勝防。

在南部，則有橫貫六省的水草平原，頭頓港西北廿五公里的瓢椽森林區，（接柬埔寨邊境）港外的隆薩森林（美軍稱之爲殺人林）。平陽省的鐵三角密區，則全是泥沼地帶，河道縱橫，水深沒膝，行軍困難，又不適於現代化的裝備作戰。加上朱篤的黑婆山，七山山洞，都是逃避機械化作戰，發揮游擊戰的理想區域。越共利用這些地區掩護，作爲長期作戰的根據地，在那裏過着半原始的生活，休生養息，確是越南政府心腹之患。所以越共自去年春節的總攻擊失敗，再經過越美軍不斷的掃蕩，越共雖然受了很大損失，但他們仍能回到這些地區補充隊伍，重整旗鼓，準備捲土重來。

(4)此外，越共還利用恐怖戰爭，作爲特別游擊戰之一部份，（一般稱爲游擊別動隊）如：爆破、突擊、暗殺、綁架等。這些行動雖沒有軍事價值，但在「心戰」上卻造成恐怖局面，在政府與人民之間製造一種精神分裂的作用，使人民不敢親近政府。因越南自戰爭發生，廿餘年來，歷屆政府，對於共黨的這種恐怖行動，至今仍無善法作有效的壓制。民眾對生命的安全失了信心，一般是明哲保身，不敢預聞政治，由是越共更將爲所欲爲。

根據越南政府正式公佈，在南越全境內，約有九萬五千名越共特工，連年來，除了被消滅、俘虜、及投誠者二萬餘人之外，現在尚有七萬人潛伏在各省市，村社，繼續進行恐怖活動。

這些特工利用政府自由法律的罅隙，獲得正式的人民身份證，在各地往來通行無阻。這一支游擊別動隊到處活動，製造地方上的混亂不安，政府很難以覺察，消滅他們也不容易。

有了上述各種特殊情況，加上中蘇共和北越共的援助，更增加越共打長期戰的可能性。現在，他們了解美國急於擺脫越戰，又巧妙地利用美軍終必撤出的弱點，自然不會輕易地在巴黎和談上讓步來結束戰爭，放棄未來奪取政權的機會。所以他們叫囂再打十年，廿年。



儲備，一切工作都要留有必要的餘地」。這段話明顯反對「大躍進」。

(3)最近大陸正在熱火朝天的搞「社會主義革命競賽」。本港左報則隻字不提。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競賽」，是生產競賽運動。這是蘇聯的老玩意兒。即斯達哈諾夫運動，以勞動英雄制來促進生產。這與毛澤東的「政治掛帥」、「抓革命，促生產」的教條大相逕庭。

「抓革命、促生產」，是以政治力量來推動生產發展；生產競賽，是以經濟力量來推動生產。在「抓革命」的情況之下，是要「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大開毛澤東思想講用會」，所獎掖的典型是學毛積極份子和模範份子，這些份子的特點是將毛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對於生產可能非常拆爛汚。可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競賽」的要求之下，所選拔的典型則是技術出眾，生產業務最好的勞動英雄。可以說，「社會主義革命競賽」的出現，即「抓革命，促生產」的埋葬。在這裏筆者作一大膽的預言，今後中共在宣傳上，必將減少提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抓革命，促生產」，並逐漸消失。有如「大躍進」、「總路線」的命運一樣。

(4)日本記者十一月十一日從北平發出的報導，對北平市民的生活會有如下的描述。文革期間關門的店舖都已經整飾一新，重新開張了。街市上可以買到鮮魚和鷄了，買白酒和啤酒的舖子多起來了，菜蔬供應也多了。雖然糧食和豆腐，仍要憑配給證購買，但是較文革期間

主義」抬頭

導，說出了大陸人民生活的苦況。今天香港的市民鷄鴨魚肉是家常便飯，豆腐最便宜，隨便購買，要憑證購買，是不可想像的事。從上述的報導，我們看出中共新當權派的政策，正在走回舊當權派的老路。把毛澤東搞文革的那套教條已經埋葬了。

經濟主義的抬頭，說明毛林進一步失勢，新當權派的權力進一步的擴展。新當權派正在不動聲色的，逐步矯正毛澤東路線的錯誤。這與對蘇聯態度的改變，重開邊界談判的趨勢，是完全吻合的。

另一方面在宣傳工作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最值得注意的，人民日報很少發表社論了。以「十．一」以後來說，只在十一月五日發表了一篇論工作方法的社論。「日報」兩月發表一篇社論，豈不稀奇古怪？我懷疑中共的宣傳系統已經實行大改組，新當權派已經奪權。

人民日報的社論不但少了，而且多是與「紅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紅旗」是黨機關刊物，「解放軍報」是共軍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是政府的機關報。黨政軍的宣傳機構，已被新當權派一把抓起。毛林等輩不能再亂說亂動了。十一月七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革命紀念的酒會。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與蘇外交部副部長庫茲尼索夫並肩在中央而坐，頻頻敬酒乾杯，款款深談，各國道賀人員都散去了，二人還在嚕嗦，情意濃得化不開，這是毛澤東路線垮台的明證。

魯遲

大陸「華僑投資公司」被迫拆檔

曾憲光

本年五月初，中共突通令各省、市、區「革委會」結束「華僑投資公司」，通知要點是：(一)大陸各地「華僑投資公司」，一律停止接受華僑港澳同胞新的投資；(二)原有華僑及港澳同胞投資於「華僑投資公司」的資金，已到期者一律發還股金（以人民幣支付），不再繼續投資；(三)上述資金，如未滿十二年者，仍照原來規定予年息八厘的利息。如係年滿十二年再續予投資的資金，則按其十二年與六年期之性質，分別給予年息八厘或七厘之利息，俟期滿後，再還股金；(四)每年股息額在大陸（國內）以人民幣支付，不得再援舊例，申請滙往海外；(五)凡股票持有人，不管有任何理由，一律不得申請過戶；(六)「華僑投資公司」的各項業務，全部收歸政府經營管理等等。

或問：中共此一反常之舉，到底說明了什麼？具體點說，是什麼原因使然？目的何在？……的確，這是應該受到重視的問題，特別是身居海外的我們。

所謂「華僑投資公司」，是中共名為發展地方經濟建設，實為套取外滙（吸收僑資）而成立的機構。因此，它在性質上屬於政權經營的「僑資信託事業」，而形式則是採取「合作經營」或「公私經營」之獨立企業組織。而中共為了有效地引誘僑胞向大陸投資，除了大力宣傳華僑回大陸參加經濟建設，不僅對國家（中共）就對華僑自己本身都有莫大的利益……等謊言外，還特地明文規定「國外華僑不因投資關係而改變原來階級成份」（見一九五六年中共頒佈的「有關華僑投資公司的八項辦法」）。此外，還公佈一連串的所謂「華僑投資國營華僑投資公司的優待辦法」，如什麼每年股息八厘等等。當時，久居海外，長年受人歧視而亟希自己國家強盛的華僑，由於對中共的認識不淸，再加上他們鑒於其身居大陸僑眷生活的困苦，欲藉此（投資）所得之股息，作為贍養其眷屬生活，就學或其他費用，所以當時確有不少的華僑向大陸大量投資。據一九五七年中共第八期「僑務報」宣稱，光是「廣東華僑投資公司」（按：由原來的「華僑工業建設公司」和「華南企業公司」合併組成等），及「福建華僑投資公司」（按：由原「福建投資公司」改組者），到一九五六時，這兩個「華僑投資公司」在閩、粵兩省便已一共建立了四十四個大小工廠、農場以及交通運輸等企業。緊接着，中共於同年六月決定在北京成立「華僑投資公司」，與此同時，在雲南、上海、溫州、廣西等地也紛紛籌建「華僑投資公司」。到一九六三年時，據統計中共已先後在大陸成立了廣東、福建、雲南、廣西、上海、天津、武漢、南京、遼寧、山東、溫州等十一個「華僑投資公司」，而每個「公司」在各地又都分設了很多的辦事處和代辦處。以「廣東華僑投資公司」為例，它除了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大城市設有辦事處外，並在梅縣、台山、中山、潮安、大埔、新會、東莞、花縣、澄海、番禺、佛山、恩平、開平、揭陽、寶安、惠陽、江門、高鶴、文昌、瓊山、瓊海、普寧、南海、新會等地沒有分公司或支公司，而在平遠、興寧、海豐、陸豐、五華、饒平、惠來、豐順、三水、廣四、博羅、合浦、增城、陽江、徐聞等則沒有代辦處。就在那個時候中共用僑資興建的工廠、企業也已在一百個以上，它們是化肥廠、農業機器廠、糖廠、罐頭廠、蜜餞廠、化工廠、橡膠廠、發電機廠、造紙廠、瓷廠、照相紙廠……等。此外，還創辦了眾多的中、小學，如單單是福建省，由華僑資金創辦的中學便有六十七所，小學一百多所。再來是開闢農場，且每每規模很大，如廣東省海南島保亭縣的「三道華僑墾植場」，華僑便投資了人民幣二百餘萬元，曾開墾荒地在三萬五千畝以上。在此應指出的是，上述由僑資興辦的工廠、學校、農場等各方面的建設，對大陸的「支援農業生產，繁榮僑鄉經濟」，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哩，照理中共絕不會輕易放棄這一「財路」者。

可是由於中共的種種暴行苛政，使華僑對中共的幻想以及向大陸投資的目的完全破毀了。較突出的如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推行「人民公社」後，使

生活在香港的人，對「檔案」這名稱，恐怕都感到陌生吧。這也難怪，在此地除去作奸犯科之輩，才被法庭留下紀錄，歸檔備考，名曰「案底」之外，一般守法的人又與檔案何關呢？但在大陸則不然，檔案變成中共施行其法西斯統治的工具之一。人們視檔案為「生死簿」，一提到它都不禁心跳砰然，大有談虎色變的感覺。其實，按考據家的說法，檔案卻是自古就有的。只不過，運用檔案來壓制和逼害人民，則就始於共產黨人了。

大概在商朝，那些刻在龜甲與獸骨上的占卜的紀錄，就是我們最原始的檔案。厥後的朝代都設有保管檔案的地方，如周有「天府」，漢有「蘭台」，唐有「史館」，宋、元有「架閣庫」，明有「皇史成」，淸有「內閣大庫」。然而，那時候所保留的檔案，多數是社會活動，文牘，技術等資料；到現在，朝改代換，時世變遷，我們只能從根據檔案編纂的史籍中看到一些，其他的已差不多難以查考了。不過，筆者現在所要談的並不是這類檔案，而是中共藉以鞏固其統治的「個人檔案」。

說起來，中共的檔案制度原也是「舶來品」。「文化革命」期間的陶鑄，當他搖身一變而為中共第四把手之後，就在北京接見紅衛兵時指出：「現在的檔案制度已變成壓制和迫害人民的工具；這是蘇聯的遺毒，是特務制度，我們應該徹底砸爛它。」這話講

中共

，便有大批戰團響應這一號召，衝進各單位的檔案室中，但結果卻發現，多數檔案室原來擺着「空城計」，重要的檔案已由「軍區」派人運往秘密的地方保存起來。

未幾，陶鑄垮台，「現行的檔案制度」不但沒有砸爛，相反地那些想砸爛它的人卻

到整個大陸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而華僑也從此一暴政中，對中共的本質，漸有所悟，不再迷信中共和熱衷於向大陸投資了。同樣，華僑對返回大陸也已畏如虎口的「敬而遠之」了，特別在「文化大革命」風暴中，中共不單公然凍結股息，使衆多的僑胞遭受損失及使僑眷生活失去依靠，且在批判「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藉口下，指誣「華僑投資公司」是「走資派」的產物，要「堅決取消這種妨碍無產階級革命的障碍物」，澈底清除「資本主義的形式」；此一來，以往所公佈的一系列的「優待辦法」頓成空頭支票，後來乾脆取消了「僑滙實物優配辦法」，和全部取消了股息，至其具體的做法是：文革期間，幾乎所有的歸僑、僑眷均被指為「黑戶」、「資產階級」而遭抄家洗刼，尤其是凡持有存摺或股票者，皆被指為「走資派」而遭揪鬬，至於存摺和股票亦多被沒收並當場焚毀，間有保存者前往「華僑投資公司」領取應得之股金或股息時，輕者勒令其全權放棄，死了這條心；重則扣上「走資派」予以逮捕，與此同時，不少僑眷因海外親人在大陸投資而獲得之「名譽職務」的薪金也被取消了……

其實，中共企圖全部鯨吞大陸的所有僑資的陰謀行徑，在它的結束「華僑投資公司」通知中，已有過露骨的招供：「每年股息額在國內支付，不得再援舊例（作者按：舊例者即前時中共頒佈的『華僑投資所得的股息約百分之五十可滙往海外』之規定也），申請滙往海外」、「所有股票持票人，無論有任何理由，均不得申請過戶」，再明顯不過，中共既不再准華僑將股金、股息滙往海外，又不許他們將股票轉讓，過戶經陷身大陸的親友，即今天海外華僑手中的股票，已不等於一張廢紙！正是中共上述種種的暗騙明搶，使得華僑再也不向大陸投資了，而這也是迫令毛林集團結束，拆銷這個吸取華僑血汗機構——華僑投資公司的隱情和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毛共絕不會放棄對華僑的繼續行騙，君不見毛共最近又在大陸掛起一個利息相當優厚的「華僑存款儲蓄機構」的新招牌。在此，但願我海外同胞，對毛共此一詐騙伎倆，能提點警惕，不要再上它的當了！

檔案制度

凭欄人

雖然如此，陶鑄所說的「現行檔案制度已變成壓制和逼害人民的工具」，倒是說得夠大膽，夠透徹。筆者因曾身受其害，頗有切膚之痛，現在，無妨當作一個例子，拿出來談談。

當我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參加工作的時候，恰好碰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心想，自己一向安分守己，這次運動該沒有什麼問題。然而，出人意表，局裏派到我們學校的「工作隊」突然指控我「散佈反動言論」，聲色俱厲，弄得我一頭霧水，又驚又怕。我估計，他們必定打算將我培養成這次運動的鬬批對象，故揑造出這些想當然的罪名。好在我自問無愧，所能檢查的也不外是一些鷄毛蒜皮的東西，說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意這一來，「羣情激怒」，在陰森慘酷的鬬爭會上，七嘴八舌，咄咄逼人地怒斥我「抗拒改造，企圖混過關。」天知道，我到底有什麼罪。

後來，「工作隊」攤出他們掌握的材料，原來卻是我檔案中的一份紀錄。回想起來，那還是在我唸書的時候；當時，中共說什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我們思想見面，向黨交心。並發動一些黨團學生帶頭暴露思想，大勢所趨，許多同學都把自己的「反動思想」說出來，我當然也不能例外。後來，又奉命將這些材料整理一下，寫成書面檢查，沒想到當時的「言者無罪」卻變成今日的「罪證確鑿，不容抵賴」！

「工作隊」又在這份檔案材料的基礎上，加以發揮、渲染，給我羅織了三大罪名：㈠利用課堂散佈反動言論，毒害下一代；㈡對無產階級專政刻骨仇恨。㈢堅持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態度囂張，抗拒改造。這些均非小可之罪，眞嚇煞人，我不敢承認，檢查時還是避重就輕，因此，一連交了五六次檢查材料，還過不得關；倒把他們激怒，對我施以變相的酷刑——來用車輪戰術，派人將我輪流鬬爭，使我每天都在叱喝聲中站立十六個鐘頭之久。鬬爭之後，又要我寫檢查材料，不讓我睡覺。這樣一直持續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我因受不起如此折磨，只有低頭認罪。這一來，在我的檔案裏，便又多了一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

以後，我變成老「運動員」，每經過一次運動，便有更多莫明其妙的反革命罪行强加在我身上。生活之中，總有種臨深履薄，提心吊膽的感覺；因為我清楚，只要他們翻臉，按照檔案中的材料，已足以叫我到青海「勞改」廿年以上。就算他們暫時不會翻臉，按照這種情形發展下去，避免不了的，我還要碰上更多的運動，我的罪行始終有增無減，再過十年，恐怕就到「其罪已不容於誅」的時候。

這種情況，在中共的統治下比比皆然，也不止我一人。只要你歷史上畧有問題，或者處事稍不謹愼，沾上莫須有的罪名，那麼，你就是傾長江之水，也難洗淨滌盡，不論什麼時候，都可能有災禍降身。就算那些膽小怕事，明哲保身的人，一夕之間，就變成罪大惡極的反革命份子，也早已司空見慣，不以為怪了。赫魯曉夫說：「在斯大林的時代，一個公民早晨上班，他的家人往往要擔心，他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家。」不錯，在那連起碼的人身安全、自由都沒有保障的社會制度下，橫禍飛來，誰能逆料？而今，反觀大陸的情況，實在比斯大林當時的蘇聯還要嚴重得多。

中共的檔案制度另一種罪惡就是壓制人民。當你從學校出來，然後到社會工作，或者以後易地而居，調換工作，你的檔案始終像鬼魂一樣地緊跟着你，只要你稍一妄動，就會連你祖宗三代都揪出來示衆。在這種情況下，驚懼之餘，你就只好服服貼貼地做一顆毫無知覺的螺絲釘，任由役使。這種檔案制度之設，揣其用心，何其毒也。

當現在，我在揮筆寫這篇文章時，過去那些慘絕人寰，充滿恐怖的年歲，又不禁浮現在眼前。謝天謝地，而今總算逃脫了虎狼之窟，以前記在檔案中的舊帳，也已一筆勾銷，不再有什麼牽掛。不過毛幫逼害我們的這筆帳，卻不能這麼輕易勾銷，早晚還是要清算的！



悼念陳寅恪教授二三事

·待旦·

從左報的副刊看到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教授逝世的消息，感觸頗多。我不為陳先生的「早死」而感到惋惜，反為他的「遲死」感到難過。古人有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想不到雙目失明體弱多病的陳先生，竟然年逾古稀，活到七十九歲，倘若他能死早幾年就好了，至少可以少受幾年折磨，至少可以不看到中國文化大浩刧的慘痛場面。

陳先生在中山大學講授「元白詩證史」，但他上課的時間非常少，平均每週不會超過一節，他絕大部份的精力，都花費在研究工作上。雖然如此，可是他給予中大同學的印象卻非常深刻，幾乎每一個同學對他都懷有一種近於崇拜的崇敬心情。以他的存在引以為榮。

陳寅恪教授的生活瑣事，不僅中大的同學喜道樂聞，而且也引起其他大專院校同學濃厚的興趣。令筆者最感到欽佩的就是陳先生的骨氣。陳先生一向敢於為眞理辯護，不肯向權貴低頭。

曾記得一九五七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名教授戲劇學家董每戡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陳先生冒着風險公開為董教授辯護。並為此事找過當時廣東省省長兼省黨委第一書記陶鑄，與陶鑄爭得臉紅耳赤。陳先生一直堅持，董每戡教授不是右派，政治問題必須與學術討論區分開來。當時中大黨委曾煽動黨團員學生大貼陳寅恪教授的大字報，想把他也打成右派。至少希望通過所謂羣眾運動的方法，給他施加壓力，免致他繼續為董每戡辯護。可是他並沒有屈服。



反右運動的時候，陳寅恪教授是毛幫國務院加以特別保護的少數學者之一，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可以順利過關的。

可是陳先生卻為了別人的事而惹禍上身，激起了積極分子和學校黨委的憤怒，令陶鑄也感到相當為難。不把他打成右派，則恐怕其他教授「相率效尤」，阻障反右運動的順利發展。把他打成右派則中央未必批准，而且對中國的歷史學研究來說損失也太大了。後來才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保他過關，要他作象徵性的檢討。

當陶鑄把這個意思對他說了，馬上被他拒絕。

他說，自己根本沒有錯，評為右派也好，不評為右派也好，聽憑決斷，絕不作任何檢討。「陶、陳的談判」也就中途破裂，不能達成協議。

後來陶鑄改用軟的手段，三番四次跑到中大去找陳寅恪教授訴說自己的處境，說陳先生不肯檢討，自己無法向省委和羣眾交代；也無法向中央交代。陶鑄這種近於哀求的訴苦，令陳寅恪教授受到感動，結果也就寫了幾句自辯自省滲半的所謂檢討書交給陶鑄，陶鑄馬上拿到南方日報發表，所佔篇幅約與香港報紙的袖珍豆腐乾相差不多。

陳寅恪教授的治學精神和記憶力都是令人深感佩服的。他很少出去應酬，絕大部份的時間都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他的助手和學生向他請教的時候，他很少做詳細的回答。多是告訴他們，去找某書第幾章、第幾段、第幾頁、第幾行。陳先生的藏書至少有也一二十萬冊，對每一本書的每一頁都瞭如指掌。無論你問及歷史學上的考據或某典句的出處，他都可以告訴你在那一本書第幾頁第幾行，故有「活辭典」之稱。

陳寅恪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筆者不大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不會舒服，一九六六年十月間，攻擊陳寅恪教授的大字報絕不比別的教授少。

而且很早就將他列為「反動的學術權威」。文化大革命不比反右運動，省委已無力給予陳寅恪教授應有的保護，更何況運動一開始中共中央對文革運動就失去了控制，陳寅恪先生焉有不受到侮辱之理？（編者按：陳寅恪先生被鬭的經過，本刊廿一、廿五期已有報導。）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歷史學家，都必然地忠於史實，可是中共毛林集團，卻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篡改者，以歪曲史實為能事。

幾十年前的近代史，毛林都敢於明目張膽地歪曲篡改，把辛亥革命說成孫中山先生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和指導才取得勝利（那時蘇共革命尚未成功；中共尚未成立）；把抗日戰爭的勝利，歸功於中共和毛澤東，說什麼國民黨不抗日，只有共產黨抗日。

把中共黨和中共軍隊說成是由毛澤東親手締造的。參加過這些歷史活動的人，尚有不少人健在，毛林都敢這樣篡改和歪曲了，何況沒有見證人的古代史？

陳寅恪教授把畢生的精力從事歷史研究，當他聽到毛林歪曲史實的無恥狂語；看到紅衛兵焚掉他珍貴的書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眞不知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新晚報的「島居雜文」欄作者，似乎是一位讀書人，想不到他也師承毛林，歪曲三二年前的史實。說什麼「從這一報導（筆者按：陳寅恪教授逝世消息的報導）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知名的學人在文化大革命依然進行中所受到的禮遇。」

陳寅恪先生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時曾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曰：

南渡自應思往事　北歸端恐待來生。

以為活不久了，看不到抗戰的勝利，想不到他活了那麼久，不僅看到了共產黨的暴政，而且看到中國文化有史以來的大酷刧；不僅看到自己的摯友舊交一個一個被鬬爭整肅，而且自己晚年也要親嚐這種滋味。

嗚呼！天若有靈，應該讓陳寅恪教授早死三幾年。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十）

蘭新路上「五虎將」

金千里

上文提到流浪者在新疆的鬪爭法術和口號，其中以「鉗工」（扒竊）、「搬運工」（接賍）最爲突出，他們聯合起來便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譬如「多種經營」口號的實施，對中共公安機關以及商店、倉庫等物資部門，確是相當威脅。

誠然，在廿年的鬪爭中，新疆當局大批黃狗白狗們是瞭解一部份最底層情況的，也掌握了若干黑名單，並制訂一套預防的制度和辦法。譬如一九六三年春，新疆各縣社轄下供銷社都配備步槍，預防流動「搬運工」做世界。另外，在火車站和公路汽車站規定須憑證明才准購票，貼一張小佈告：「同志們！購買車票時，請把證明拿出來！」這無疑是限制流竄的一個辦法。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對中共區區雕蟲小技，底層聰明人是不放在心上的。如何突破「證明」關呢？於是應時蓬勃發展了一種新興事業——造「假證明」。「鉗工」、「搬運工」都來幫襯他們，形成更廣泛的大聯合。

本來，滙聚在新疆的流浪者，他們對政治的認識自有一定局限性，其立足點是反飢餓，求溫飽，在此基礎上的組合便帶有原始的幫會形式。他們的眞正目標不是推翻共產黨，這是政治遠見問題，在底層的流浪者不能不受此限制，如何指引他們走上正確的政治鬪爭道路呢？同時又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潛力，使其橫衝直撞闖天山之際，形成一股眞正革命的洪流。既有公開的鬪爭，又有秘密的組織，重視隱蔽和安全不斷提高認識，偷盜是針對中共國營企業，而不是盲目的隨便損害羣眾利益，後者絕對不可以。否則便是逆流。

逐漸在底層出現了若干有遠見的知識份子，他們廣泛研究敵我鬪爭形勢，如何更好地隱蔽流浪，展開組織建設的工作，指引鉗工、搬運工向正確的道路邁進，不應停留在只講吃喝玩穿的階段，必須認識推翻共產黨，人民才有好日子過。弟兄們才不至於像「拉茲」（註：印度電影有名主角，所唱「拉茲之歌」風行大陸）那樣，永遠流浪。

蘭新路上「五虎將」，便是在這種形勢下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名字在底層來說，很響亮，並且爲許多流浪小集團樹立了榜樣。五虎將當中，有一位「證明工」，兩位「鉗工」，兩位「搬運工」，這是一個理想的組合。做假證明的，必須有相當文化，他的職業遠遠超過「政委」的水平，應該能寫會算，並善於組織領導。當然，首要條件是製造證明、文件、介紹信、出差證，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可隨時拿出各種各樣的圖章。

五虎將的榮譽和這位「證明工」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本來，他們的故事也很平凡，只不過活躍在蘭新路上，常常神出鬼沒，所作案子都是有的放矢，敵對公安人員毫無辦法，附近老百姓拍手歡迎。

做假證明，並非易事，往往可能被查出來，這樣又得逮捕法辦。必須動腦筋，多創造幾種方法，譬如用刀雕刻較麻煩，便用塑膠紙，或臘板。一個圖章不行，便搞一張「三級證明」，即大隊證明圖章再加印一個公社圖章。辦法很多，並且因人因時因地而異（請諒：辦法實不宜公開）。據說五虎將中，在烏魯木齊爲造假證明事件，差點全部落網。後來，還是證明工有辦法，成功地果斷退卻，他們迅速轉移到「峽東」（距烏市廿公里左右）。

經過是這樣的：一九六五年十月，當五虎將中那位「證明工」派發了廿多張假證明之後，第一個去買火車票便是他，在售票處窗口，他遞上一張「三級證明」和五元六角錢，買段票，準備到哈密和另一位接應的「搬運工」滙合。

結果，女售票員（約三十多歲）前後左右端詳那張證明，並給旁邊的人看表示懷疑，但絕對找不出漏洞，自然不敢下結論，唯一是送到「車站派出所」（按：中共在車、船站集中地點均設有派出所），進行科學分析，以及打長途電話到當地查詢。

女售票員開口了，她說：「同志！請等一等，我們要看看這張證明。」這一開口便意味着警告，儘管車站工作人員根本看不出證明的破綻，但打長途電話詢問當地公社便麻煩了，何況這張證明要送到派出所那班「白狗」手上。情況嚴重，只好全面退卻。於是，五虎將中的「證明工」便借故到厠所去，立即把身上現有的證明全部扔到糞坑，避免萬一可能搜身的後患，跑出厠所，找到另三位「鉗工」，扼要說明經過。「走！到峽東去！」他們改乘汽車溜了，並通知其他流浪集團毀掉證明。

有一次，五虎將在「奇台」做了一件大案，由三個人經手。當時，奇台車站還算熱鬧，五虎將中兩位鉗工，一位搬運工走來走去，物色對象，恰好碰着一位公社幹部模樣的當地人，左手托一包寫有「良種」字樣的麵袋，右手腋下夾一個公文包，匆匆趕着上車。瞬間，「搬運工」向他衝面走去，無名指和中指夾着的刀片，「嘩啦」一下把那包「良種」小麥割破，像下雨一樣，小麥散滿站台上，那個幹部顧此失彼，破口大罵亦找不到人，配合天衣無縫。兩位鉗工順利地趁人擠上車之時，把公文包「鉗」走了，另外又用手指功夫，更把那幹部棉衣暗袋一百五十元人民幣也鉗到手。此次戰果非凡，當那個幹部忙着拾掇地上良種時，五虎將中三位高手早已鬆人。

「鉗工」成功範例是兩人配搭，一作掩護，一動手，全是手指功夫（此亦不宜公開），通常必須先創造條件和混亂氣氛，最好是春節、元旦，旅客擁擠時，那眞是「戰無不勝」，無往不利。

五虎將的故事很多，他們全不憑仗「科學武器」，或「絕招」，更無電影中飛行大盜的身手。新疆蘭新路上的「鉗工」們都是普通的凡人，但最出色是五虎將，他們聞名新疆境內所有收容所，而且常常傳經講授給志同道合的弟兄。從星星峽到哈密、奇台、鄯善、吐魯番、峽東、烏魯木齊，以至石河子、阿克蘇，底層流浪者都稱五虎將爲大阿哥。



左舜生先生追悼會於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在新亞書院禮堂舉行。當天三點鐘以前，客人已經坐滿了新亞書院禮堂。禮堂懸掛輓聯總有兩百幅，尙有許多實在無法懸掛只得放在桌子。上禮堂中間放着左先生之放大遺像，圍以花牌，下面放着蔣總統褒揚令，有一幅輓聯集了褒揚令中兩句「立身無改儒素，愛國出乎至誠」，放在上面特別引人注目。

追悼會開始，先由名詩人亦青年黨員王世昭先生讀祭文，然後由李璜先生致詞。李先生與左先生自民國三年在震旦大學同學起，相識已五十五年，是同學是好友又是同志，談起左先生的生平，確有許多令人永遠懷有敬意的事。由於與會人員入場時，籌備會均發給一張印就的行狀，對左先生生平已有詳盡介紹。故李先生雖是報告生平，均選擇重點發揮。當時提出四點：

第一點，李先生指出左先生是一個讀書人，他的好學基於天性，而且廣求新知，至老不改，所以七十幾歲還請日本人補習日文。至於左先生學問得力處，則主要在漢書，他們在震旦讀書時，左先生就日日讀漢書，細批細註，到了在重慶重聚一起，看見他日日讀的還是漢書。他的文章，因此也就胎息班氏。

第二點，左先生是一個中國讀書人，中國讀書人不同於外國讀書人之處，是中國讀書人不僅要致力於學問，還要砥礪品行注重倫理。左先生一生對父母孝，對國家忠，對朋友信，對子侄慈愛，處處都表現出中國讀書人的崇高品質，非一般普通讀書人可及。在此處，李先生舉出一些事實，左先生在上海中華書局任職時，特地從湖南故鄉把父母接到上海奉養，每天晨早問安，侍奉週到，因爲老太太愛打牌，有了時間，左先生一定請幾位朋友陪老太太打牌。左先生住處不大，只有一個小客廳，卻經常留朋友下榻，李先生就住了成年，此點已不容易。更難得的是當一批朋友去了法國、德國留學，大家寫了稿寄回上海發表，左先生負責代領稿費，代購書籍，代滙款，有時還代轉家用，既不厭，亦不倦，其中爲音樂家王光祈服務時間最久，前後達四年時間，此一友道，當今之世實不易多睹。（李先生只談到左先生的忠、孝、友，實際上左先生對子侄輩之慈愛，亦爲人不及。據筆者所知，數年前在台北逝世的國大代表左幹忱，即左先生之胞侄，左先生也把他帶到外面作事、教書，終能自立。）

第三點，李先生指出左先生並不熱心作一個政治家。他最初確無心於政治。當曾（琦）李二公初創青年黨時，他雖然被邀加入，卻並不熱心，直到後來他主編「醒獅周報」，面對共黨的刋物（筆者按，此指李大釗所辦之「嚮導」，李先生當時未說明）予以口誅筆伐，左先生看見共產黨的窮兇極惡，不由得想起林文忠公則徐所說，「爲中國之患者，其俄羅斯乎！」遂下定決心，要從反共而反俄。因此，就捲入了以後的政治漩渦。所以說左先生入了政治這一行，既不是爲作官，也不是對政治有興趣，而是受到愛國心的驅使。

第四，左先生是個烈士型的人，遇到義所當爲的事，確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當民國三十四年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青年

左舜生先生追

還加上一個無知，所有共黨大小頭目皆得一個「陋」字（按：此點筆者聽到左先生講過不下十次，他認爲中國事必壞於毛澤東之手，毛澤東必然失敗，基本原因就因爲毛澤東太陋，不肯吸收新知，終日抱着幾本舊小說自我陶醉，其所想的皆不可能成爲事實，卻偏不信邪硬要變成事實，結果自然天下大亂，共產黨整個滅亡。觀乎大躍進時胡亂吹牛，目前的赤腳醫生可治萬病，益覺左先生之觀點爲不易眞理。）決不肯開誠佈公，共謀國是，談判只是手段，我們何必費這個精神？故堅不肯出席。直到後來談判情況對反共一方不利，馬歇爾又介入祖共，左先生始投袂而起，參加談判，與共產黨又展開鬬爭，這時已遷至南京、上海，其中最重要一次是出席制憲國大事，民社黨、青年黨及社會賢達胡政文（霖）、莫柳忱（德惠）一道去同共產黨代表商討，希望尋出一個解決辦法，使共產黨能出席國大，就當時來說，民、青兩黨及社會賢達均未決定出席，希望共產黨能答應，大家一同宣佈。誰知一見面，周恩來、董必武一味狡猾；李維漢表演張飛的角色，拍案大罵誰參加國大，誰就是叛逆。別人還未開口，左先生拍案而起，說道：「青年黨一定參加制憲國大。」莫柳忱、胡政之也起身叱李維漢：「參加國大何以變成叛逆，叛誰？逆誰？」說過大家皆拂袖而去。出了門李先生問左先生：「我們的黨並未決定參加國大，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左先生岸然答道：「你看今天情形還有選擇餘地嗎？」由此青年黨就參加了制憲國大。左先生這種精神，確不可及，左先生過去從未提過。近十年來筆者同左先生談天時，對於共產黨的情況，共產黨人的性格，談過不少，但是對於他自己這一偉大表現卻隻字不提，若非李先生說出來，根本就無人知道，此等處確有古風，非常人也。筆者聽到李先生報告時，抬頭看看左先生大像，覺得這一個平凡的外貌，實在包裹着一個高貴的靈魂。

接着是中國文化協會主席黃麟書先生致詞，黃先生指出左先生是一個史學家，政治家，也是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當年由他代表青年黨致函國民黨蔣總裁，奠定兩黨共同合作抗日的基礎，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奉行此一路線，由抗日而反共，兩黨始終一致。左先生雖逝，左先生遺志仍待後死者發揚。

黃先生的話言簡意賅，語重心長，但對這一段史實，當時未加解說，黃先生當然認爲出席追悼人士，除去年輕朋友外，大部份人士對於這件經過都知道，所以輕輕帶過。在此筆者必須要加以詳細註解，因爲萬人雜誌讀者青年朋友多，可能不了解這一重大史實。

在七七抗戰（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前，中國當時由國民黨執政，自從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實行訓政，規定一黨執政，禁止其他政黨活動。雖然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眞正禁止活動的是共產黨，對青年黨已視爲友人。二十三年蔣委員長且邀請左先生到廬山會晤，共商國是。但在表面上，此一禁令並未解除，直到了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左先生以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身份，致書國民黨蔣總裁，表示青年黨願與國民黨共患難的立場，函稱：

「敬啓者：國難尙在極嚴重之階段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

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民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爲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相符合，願表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昔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始終不渝，補偏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總之，同人等覩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途，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踐，耿耿之懷，敬求明教，此頌勳安！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啓。」

國民黨蔣總裁即於四月二十四日覆函如次：

「舜生先生惠鑒：展誦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切欽佩。並承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奮鬬之目的相符合，掬示擁護政府之赤誠，願爲抗戰建國而爲最善之努力。誠摯坦直，矢共艱難，循誦之餘，彌深感慰！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與期望，已具詳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所旁貸，而實踐之功，必資羣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念職責之艱鉅，尤望集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嚮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同黽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其誠款，即維鑒察，祗候台綏！蔣中正謹啓。」

此一項函件一向不太爲人注意，實則意義巨大。因爲有這一項來回函件之發表，確定了青年黨的合法地位。以後國社黨主席張君勱亦致函蔣總裁表示同樣態度，從此結束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中國政治步上憲政之途，左先生是促進憲政的第一人。後人修中華民國憲政史，一定要鄭重記載此事。其次也就從那時起，確定了國民黨與青年黨共患難的精神，歷時三十一年並無改變，左先生奠基之功，尤不可沒。

接着是史學家羅香林教授致詞，羅先生指出在香港多年，尤其是在筆會聚會時（筆者按：兩公均係香港中國筆會理事，羅先生且任兩屆筆會主席）。與左先生談話甚多，獲益非淺。直到最近一次是在台北會晤，當時左先生去主持青年黨大會，羅先生出席漢學會議回港道經台北，見面時看到左先生精神已不如前，當時羅先生還提出兩個問題請教左先生：第一，梁任公於戊戌政變前在長沙活動情形？第二，黃公度在湖南的情形？左先生答以說來話長，回港再談吧。誰知此後一別竟隔人天，再也沒有領教的機會，羅先生言下不勝唏噓！

第四位演講的是大律師胡鴻烈，胡氏是左先生弟子，曾聽左先生講課達兩

記實

岳騫

時講課不僅講書，主要是教學生怎樣作人。左先生自己未必有心以左光斗自居，但中央政校的學生經抗戰、戡亂兩大戰役，倒眞的出了不少小史可法。鴻烈兄接着又提到左先生特別佩服左宗棠與譚嗣同（按：筆者所知也是如此，爲了譚嗣同我同左先生還發生過爭執，當蘇明璇兄創辦「現代雜誌」時，約我襄助，創刊前我特地跑去請左先生寫蔡鍔年譜，左先生自認材料不夠，只肯寫譚（嗣同）、黃（興）、宋（敎仁）、蔡（鍔）四先生評傳，我當時就指出譚怎能與宋黃蔡相比？左先生大不高興，談了很多有關譚嗣同的事，結果仍是照他的意見去寫，惜乎此篇未能完成）。此兩人對左先生影響至深。

當天在追悼會上，發現到會的人包括各個階層，各個黨派，許多平時觀點有歧異的人，不約而同前來弔祭。以出席人數而論，不算太多，但以包羅範圍之廣，在港卻是空前的，不由得想起湯化龍輓蔡松坡聯：「無友無敵，無新無舊，異口罔間言，名滿天下，謗即隨之，此例遂爲先生所破。」以之輓左先生，倒也當之無愧了。

祭文

維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主祭李璜、張發奎、黃旭初、林翼中、黃麟書、許孝炎、徐季良、沈亦珍、唐君毅、胡鴻烈等，謹以香花鮮果，不腆之儀致祭於左舜生先生之靈曰：

淒迷風雨，南天隕熠熠之星；海嶽同悲，蒿里奏離離之曲。山頹木壞，哀並尼丘；實落材亡，憂隨晉惠；天何奪我　公之速也！

嗚呼！廿載棲遲，共虞失路；百年籌策，計乏興邦。憂古傷今，同茲耿耿；寒來暑往，徒悵勞勞。老去廉頗，動髀肉復生之感；渡江劉備，興聞鷄起舞之思。千里家山，望崦嵫而勿逼；百重雲水，每緬顧而增歎！

公以毫盞之年，抱瓌瑋之器；東遊西向，北顧南瞻；成竹在胸，有條不紊。恥獨夫之專制，張六伐七伐之文，重唇齒之交親，作知彼知已之計。阜比坐擁，名重南東；大筆如椽，聲揚域外。盈廷唯唯，諤諤鳴鸞；一代栖栖，煢煢歲鳳。仰長孚於獻替，遽赴召於修文；天下失所瞻依，國家喪茲賢輔。飾終之典既崇，褒揚之令以佈；窀穸安於圓嶠，著述載於名山。同人等誼切朋簪，還敦宿好。或屬患難之交，或居葭莩之末；或因重寄於腹心，或以及門而戴德。撫棺之痛無從，追悼之忱永在。爰擇吉日，宜祭良辰；不腆羅前，伏祈冥鑒！哀哉，尚饗！

（按此文出王世昭先生之手）

湛江市長郭壽華的趣聞

醉八仙

學生罰壁角，我們見得多；軍人罰立正，也是多[illegible]；只有公務員給人罰令其壁角，數十年來我才看到一個。

若要說出這宗事情的前因後果，就得待我把筆尖兒慢慢來拖。

抗日勝利，我國盡把租界收回。在昔給法國人租佔的廣州灣，跟着收回之後，也更改了個名稱，叫做湛江市。

第一任的市長李月恒做不了多久，就換來了繼任人郭壽華。

郭氏接任之後，着意整頓市容；把赤坎市郊的一個小荒山「雞嶺」，亦開闢爲「中正公園」。

但公園雖闢，巨資難籌。所以只是芟除蔓草，設置若干水坭長凳，種植一點少得可憐的花兒，配合那保留下來的大樹，畧具一個公園的雛型而已。

因之令入園門者，皆有一個：「園非園，徒有園名！」的感覺。

叫人遺憾的，原日在這座荒山裏的一座墳塋已被移去，反而使得這個山頭減色不少。

那座墳塋中的長眠人，並不是什麼達官顯宦，而是當年的一個艷妓。妓名玉珠，她和一個富家子戀的火熱。可惜受到鴇母的梗阻，買笑任便，嫁着不得；個妃子因而殉情，癡情郎爲其埋骨。擇地雞嶺荒山，營構壯麗墳塋；尊其美艷，因而流傳。遊人每不惜跋涉躊躇，到此荒山憑弔；所以山雖荒而名藉，徑已沒而有痕。

昔年我醉八仙的仙踪也曾偶到粵南，聽到這個凄艷故事；凡心一動，亦到芳塚之前瀏覽。

墓塚龐巨，碑石高竪；墓碑除循例刻着墓中人的名字之外，兩旁又鐫上一聯，聯中嵌藏「玉、珠」各二字。可惜酒精衝昏了我的記憶，上聯已有點模糊，彷佛是：「玉碎藍田，試問有誰惜玉。」下聯則還記得個一清二楚，是：「珠沉滄海，更從何處尋珠。」情意纏綿，辭語悽惻，讀之也令人爲之一洒同情之淚。

自從荒山闢爲公園之後，墓塔連屍骨也被遷去，不僅無處尋珠，更已無處訪骨。所以遊人來到這個徒有園名的公園，反而感到遺憾。

後來郭市長也覺得園色無光，乃在入門不遠處，建立一座總統蔣公銅像；以供遊人瞻仰，且也用以增壯園色。

銅像揭幕之日，軍政長官，紳商名流，紛至園中參加盛典。當時由市府教育科長陳解唱禮，他唱至「向蔣總統銅像行三鞠躬禮」時，竟誤唱「銅像」爲「遺像」；衆口嘩然，郭市長乃罰令其立正五分鐘。

公園不是課室，但他站在銅像旁邊；像甚高矗，那情形和學生在課室裏之罰站壁角，正是一模一樣。

斯時也，莫科長耳赤臉紅；雖是個昂藏七尺的男子漢，亦露出一副楚楚可憐的兒女態，看來眞是「笑煞了人」！

至於郭壽華，也有一件趣事可提，無妨就附筆在這兒乘便說及。

郭氏未出任湛江市長之前，乃是「軍統」一位獨當一面的高級人物。遠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在當時廣東省政府的所在地曲江，主持一個規模並不算小的情報機構。

有一天，恰值公暇無事，他就偕

魯迅與

烏鴉「準同志」在十一月八日的左報上「談魯迅」，他自稱：「在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時，我在桂林『文協』，作過一回演講；到了他的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時，我的魯迅評傳，出版了，那是新加坡南洋商報的長篇連載，由世界出版社刊行。那年，我也曾在中英文化協會講演了一回。到了他逝世三十年紀念那年，我正臥病在廣華醫院；三育書店替我刊行了魯迅年譜。這兩種傳記文字，承朋友們許爲最客觀最眞確之作；我原不敢以此自勉。只是別人不會寫，我就嘗試爲之了。以我和魯迅的交情說，這也算得對得起他了。」

烏鴉「準同志」這樣自吹自捧之後，他繼續啞啞吐哀音說：「假如生在今日新中國，他又會怎麼樣呢？許多論客，包括胡適在內，都以爲魯迅一定如馮友蘭那樣被批判、被否定、甚或被清算的。我卻否定他們的看法。前幾天，還有人提到，我先前說的那句話。魯迅在大綱目上，決不會太離譜的，無論如何，參加社會革命的陣線，決不反共，那是無疑的。」

看完烏鴉「準同志」這一篇哀鳴以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魯迅在「憶韋素園君」一文中的話：「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蠭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値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

我說烏鴉是「準同志」，因爲他並非眞「同志」，其實他連「準同志」的資格也夠不上，只是「充」「同志」罷了。「充」者，冒牌之意。證據麼，萬人傑先生已經將烏鴉反[illegible]公之令狀了，我說烏鴉它「同[illegible]

萬先生又揭發十多年前烏鴉太太被毛共扣爲人質，不准來港的事實。烏鴉「言不由衷」，猛托毛共的大腳的原因大概在此。

倘若魯迅未死，他會不會反共呢？請看下文：「壓迫書店，眞成爲最好的戰略了。……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裏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這眞使出版家很爲難，結果是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燬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這一段話，本來是魯迅攻擊國民政府的話，然而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文化人的壓迫，豈止百倍於當年？今日的大陸，不但焚書坑儒，甚至連左傾文人以至正牌共黨作家都一一被打入地獄！左傾的巴金，正牌的丁玲等尚且遭殃，何況本質上是反共的烏鴉充「同志」！

魯迅先生曾要求人民有生存、溫飽和發展的權利，曾表示誰阻礙人民達到這目的時就要打倒誰。今日的大陸如何？人民饑不得食，寒不得衣，誰要求溫飽和發展就是「反黨分子」。香港大公報、文滙報尙且不准運入大陸，何況烏鴉充「同志」的文字？

照理，「人民日報」是黨報，留存「人民日報」者決不會發生問題了，可是目前廣州居民竟因保存舊「人民日報」而被判刑，人民竟因要求溫飽而遭殃，連劉少奇「主席」也因主張略爲關心人民的生活而被囚、被鬭，並且踪跡不明！

倘若魯迅未死，魯迅怎能不反共？詩曰：烏鴉烏鴉亂啼叫，青樓賣笑老來嬌；地下若逢周勇士，鐵筆如何打人妖？

古鶴翔

幾個屬員前往南華寺遊賞。穿羅花徑，又瞻佛容；吃了羅漢齋，再看殿前樹。眞個是：「樂得浮生一日閒，遊遍佛門淸淨地。」

他之往遊南華寺，在大本營中駐守的人員是不知道的。不知是那個惡作劇，竟給他們一個密報，說是有幾個某方特務，正在南華寺內活動，身材與及衣服的顏色，都說的詳詳盡盡。

當值人員據報，即率領大隊人馬，疾趨南華寺。衝進寺門，果然看到園圃之間，有幾個人正在那兒仰首看雲，側耳聽磬；旋而指手劃腳，有說有笑。而衣着、身材，都一如密報所述。

於是大家一擁上前，待立大功；有如餓虎，疾撲羔羊。那知撲到跟前，卻發覺並非「古寺之中藏小醜」，乃是「小鬼要抓城隍公」。

郭氏見狀，斥問緣由；屬員誠惶誠恐，細陳原委。郭氏只有苦笑。

此事傳揚開去，即爲人引作笑談。都說：

「怪事相連年年有，郭壽華捉郭壽華。」

嚴以敬這個人

馬森亮

編者按

老馬從美國寄來一篇剪稿，是加州正言報十月十六日刊出的，附信說：「附上小嚴稿，可能時請在「萬人」轉載，作爲去年我寫的「作者畫像」續篇。」事實上本刊讀者亦不知嚴以敬其人是高矮肥瘦？都很想知道一下這位漫畫家的形象。老馬這篇文字中有具體而微的介紹，是一篇很風趣的人物素描。

近來有很多僑生向我問起嚴以敬這個人，特寫此文交代。

提起嚴以敬，凡看港報的人都知道，他不外一個漫畫家，但甚得讀者好感，連恨他的人亦不例外。想起嚴以敬，我就心裏發笑。

我和他祗有一面之緣，那是來美國前夕，一老作家給我餞行，在新寧一餐廳打其邊爐，十二人中，最遲到的是嚴以敬。當萬人傑兄介紹認識時，其中有九人未和他見過面，連和他有稿件關係的老編張贛萍也不例外。他一開口祗說：「對不起，外面下雨，我遲到了。」此後就沒有見他說過話，人家說，他唯有笑；當我說他好像戲台上的小丑時，他還是笑。

見他的形象，確出我想像之外，身裁相當高，腦袋大大，下巴尖尖，戴着一頂羊毛尖頂帽，驟眼一看，好似在孩子上倒豎一個橄欖，十足戲台上小丑。年紀最多二十七歲，笑起來滿角起皺紋，可能笑得多的緣故。見此形象，我就想，可惜自己沒有美術天才，否則，把嚴以敬作爲對象，定不見得比張樂平畫的「三毛」差。

飯後，出乎意外的卻是他要送我回家。「你有車？」我問。「有，老爺貨。」眞的，是老爺貨，且是曾祖輩的，形同「龍蝨」，車身又低，要進車廂，要行個六十度鞠躬。看來，不獨他的形象可入漫畫，這車也可進博物館。我笑他：「小嚴，如果你站在車旁展覽的話，定會吸引不少遊客，不讓中環那頂轎子專美。」

再問及他的漫畫詩，我懷疑他有人幫手，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老練筆法。他告訴我：「初時，家父幫我想題材，自己動筆，後來見報上材料取之不盡，就不麻煩他了，家父也是畫家呀！」

怪不得，此之謂「子承父業」。

這外形還未算「怪」，其作風更怪到離譜，不錯，他的畫能有如許讀者，每月稿酬相當多，否則怎會買樓？可是他給萬人雜誌畫的封面卻不肯要稿酬，當他每期送稿到報社時，到門不入，靜靜的從門罅塞進來，又悄悄的離開，從不入去打個招呼。老實說，就算見面也不會相信他是嚴以敬。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不拉關係，不逢迎吹噓，他爲自己喜歡的報刊寫畫，不計較稿費，他不喜歡的報紙，就算百元一幅也獨佬唔理，充分表現出中國的眞正畫家的傲骨。他目前主要爲星系報寫政治畫，美洲版的漫畫是轉載於星島日報和快報。他出過一本畫集，很早賣完了，至目前還未見有第二本出版，也許他太忙了，半年來，連我的信也沒回哩！

京劇改革漫談（五）

梨園舊友



我看「智取威虎山」（1）

紅朝的大事

本月二日本港報載：「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今天都從第二版起到第五版，用四版的篇幅，刊登了紅旗雜誌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發表的革命樣板戲，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為一九六九年十月演出本。」「紅旗」的編者還說：「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千錘百鍊，精益求精，經過反覆地、一絲不苟的琢磨，放出了更加燦爛奪目的光彩。」並號召全國劇團演出該劇時，要以這個本子為準。筆者過去談中共的京劇現代戲，所根據的都是報刊上一鱗半爪的零星資料，現在既有這樣的完整資料公開發表，自然以先睹為快。可是次日（三日）找遍港九報攤、書店也找不到人民日報的影子。幸而接着便由人民日報的傳聲筒——大公、文滙照樣排印出來了。

肉麻的歌頌

大公、文滙兩報除了轉載「智取威虎山」全劇，以及上海京劇團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那篇歌頌文外，還在第一版頭條發表了人民日報舉行的座談會的有關資料，把該劇推崇得「此曲祗應天上有」。請看他們怎麼說：

「在毛主席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指引下，由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是人類文藝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輝典範。它深刻地宣傳了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成功地塑造了楊子榮等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做到了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在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經過千錘百鍊、精益求精的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放出了更加燦爛奪目的光彩。它是鬭、批、改的光輝樣板。這個劇本的發表，是我國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一件大事。它將鼓舞廣大革命人民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鬭爭；它將推動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鬭、批、改滾滾向前；它將粉碎帝、修、反誣衊革命樣板戲的無恥讕言！」

最後該報又說：

「這個劇本的思想性非常高，藝術性非常強，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劇本的文學語言極為準確，高度凝煉，有力地、鮮明地刻劃了楊子榮等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在結構上更加完善，更加嚴謹了。……總之智取威虎山在政治上和藝術上，都達到了中外戲劇史上前無古人的成就。它放射出更加燦爛的光輝。產生了更加強大的威力，激勵着革命人民奮勇前進！」

修改了十一年的定本

「智取威虎山」是自小說「林海雪原」改編的，很多劇種都演過，所以有「林海雪原」、「智擒慣匪座山雕」等幾個不同的名稱。一九六三年一月江青在上海發現了這個戲（當時是話劇），認為可以作脫胎換骨的改造，在她親自指導之下，於是成了她的「樣板戲」之一。

「智取威虎山」這個戲，經過毛澤東的「親切關懷」；江青的「親自指導」；集中全大陸劇作家、演員的聰明智慧，前後花去十一年的悠長時間，可以說得上是「千錘百鍊、精益求精」。這樣製作出來的一個劇本，的確應該「是人類文藝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輝典範」；也的確應該「在政治和藝術上，都達到了中外戲劇史上前無古人的成就」。可是我們如果摘下「紅色眼鏡」，站在戲劇文學和京劇藝術的立場，來看江青這齣「樣板」戲，卻使人萬分失望，因為它不過是一齣矛盾百出、非驢非馬、宣傳八股的「滑稽戲」而已！我這樣說，當然會被紅色嘍囉們指為「帝、修、反誣衊革命樣板戲的無恥讕言」，不過他們卻無法把這「讕言」「粉碎」，因為我的論點全是根據事實。

現在從劇本編排和京劇藝術兩方面說明我的看法。

甲、從劇本編排看

一、荒謬絕倫的黑話與聯絡圖

楊子榮（圖九）之所以敢單人獨闖威虎山前去「臥底」，他所仗恃的三個有利條件是：㈠熟悉對方黑話，扮胡標不會露出破綻。㈡用聯絡圖作進見禮，必能取得信任。㈢「對毛主席的忠心」。第三點是空洞的教條，我們不必管它，其實一、二兩點也同樣的說不通：原作者這樣安排，黑話的美感大概來自舊武俠小說（如七俠五義、施公案之類），聯絡圖的靈感大概來自傳說中的「尋寶」老套。他完全忘記現在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一九四六），這些事情都不可能存在了。譬如：所謂「匪首」座山雕，其實是「濱綏圖佳保安第五旅」崔旅長，既說「張大帥、滿洲國、老蔣，都少不了」他，自然是由偽軍改編的。但不管怎樣，那總是一枝正式部隊，一定擁有現代通訊設備，所謂秘密聯絡也是無線電密碼通訊，決不會派人到處說「江湖黑話」作為聯絡的方法。楊子榮說的「聯絡副官」就應該有聯絡圖知道聯絡點，不曉得這是那國的編制？而且一個聯絡副官在東北冰天雪地的張廣才嶺山區，居然要聯絡三百處，試問要多少日子才能聯絡一遍？即令再增加若干助手，又怎能適應實際情況？帶着圖去聯絡，如被破獲豈不要全部完蛋？日本佔據東北時，偽軍的裝備並不差，無線電通訊是最普通的聯絡方法，決不會蠢得派人持圖聯絡，費時誤事還使大家隨時都有蒙受意外損害的危險。這安排太幼稚可笑了！

「江湖黑話」在舊式武俠小說中是常見的，一九四六年在大陸也可能有，但那只限於幫會（如青紅幫、四川袍哥）中。土匪集團也有一種黑話，那也是日常掛在嘴邊的「行話」，這些話的秘密程度都有限，局外人自然不懂，可是如果常和他們接觸或參加過他們的組織，便不成其為秘密了。楊子榮和座山雕見面時的對話，看情形，那只是一種普通黑話，凡是他們的同黨都懂得（這是假定，事實上不會有），又怎能證明他不是奸細？而且座山雕既是經歷過張作霖、「滿洲國」，又經過國軍的改編，縱是「鬍子」出身，經過三十年的磨鍊，也應該「匪氣」全褪了，怎麼還會滿嘴黑話？而且連參謀長、小「匪」也滿嘴黑話？果眞如此還成什麼軍隊？同時，楊子榮明明不是土匪出身，自然不懂黑話，他之決定進威虎山「臥底」也是在欒平、野狼嗥供出聯絡圖之後，時間是那麼短促（依劇本看根本沒有時間），怎能學會許多複雜的黑話？

所以「聯絡圖」、「江湖黑話」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只是原作者天眞的幻想；如果楊子榮以這兩項作為他的有利條件，獨闖威虎山以塑造他那「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我敢保證他一定會「出師未捷身先死」！

二、幾場胡鬧的「鬬智」

編劇人為了突出楊子榮精細、機智的性格與氣質，曾在不同場合中為他安排了三次與座山雕、兩次與欒平機智的交鋒。第一次和座山雕對「蓋口」，頗戲劇化，可惜不能成立，現實社會中根本不會出現那樣的滑稽對話。即令有，也不是臨時抱佛腳的楊子榮所能「過關」的。

第二次是座山雕用軍事演習來考驗楊子榮，既是有計劃的安排，怎會一開始便說破？天下會有這樣愚蠢的老狐狸？接着又讓楊子榮三言兩語以「練習進擊」為名任他脫離掌握，完成送情報的任務。如果座山雕眞是這樣一個「草包」，怎能成為「三朝元老」？

至於楊子榮和欒平對質一場戲，更是荒唐透頂，本來第十場「會師百鷄宴」是全劇的最高潮，也最戲劇化，編劇人為了製造這場高潮，才在第九場特地讓欒平逃走。可是他沒想到這個時候讓欒平在威虎廳出現，揭社楊子榮的偽裝身份，將如何善其後？因為座山雕是個久歷江湖的老狐狸，不是那麼容易受騙的；他之所以要一再地考驗楊子榮，便是對他不放心的證明。現在欒平來了，欒是他的舊相識，也是可以使他信任的人，而楊子榮則是來歷不明的可疑分子，山下又已發現了敵踪，當此緊要關頭，欒平當面指證楊子榮是奸細，自然具有高度的眞實性，座山雕無論怎樣愚蠢，也都要尋根究底問個水落石出，決不會反而幫着楊子榮壓制欒平不讓他說話，更不會糊塗得讓他殺欒平以滅口而自取滅亡！

據說編劇人之所以敢這樣安排，是由於抓住了欒平不敢說出自己曾被共軍俘獲的弱點，因而無法對楊子榮作出有力的指證使座山雕相信，所以不足以構成危害。這種設想也是十分荒謬的：座山雕之痛恨被俘人員，是由於怕他們接受共軍洗腦，中了優待俘虜的圈套因而影响士氣。如果欒平力指楊子榮的眞實身份，同時也把自己的經過和盤托出，這證明他還是忠於反共陣營，座山雕絕不會將他殺害的。但楊子榮卻是圖窮匕現無可遁形了！如果這場戲合情合理地發展下去，一定是「楊子榮血洒威虎廳」，決不會成為江青的「樣板戲」。好在大權操在他們手裏，自然可以把座山雕和他手下的一批人一個個都寫成十足的傻瓜；所以當楊子榮摘下値勤帶扔在地上之後，眾人齊叫：「九爺不能走！」眾金剛和參謀長也被編劇人逼着說：「老九不能走！」最後座山雕竟像受了催眠似地相信他那嫌疑最大的敵人了。

這是一廂情願的寫法！這樣的發展只有神話故事中才會有，也只有無知的小孩子和頭腦簡單的工農兵才會相信！

（待續）



（圖九）上海京劇團李仲林飾楊



（圖十）葉淺予筆下之趙燕俠
（一〇七期誤排為張君秋，謹向讀者致

高調低彈　牟林



王夫苦窮

賣油郎童年讀線裝書時，便看到許多古人都在歌頌富貴、追求富貴；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蘇秦說：「富貴則親戚畏懼。」所以不管是聖賢、政客，富與貴可以說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一國之中最富的人是皇帝，因爲他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貴的人也是皇帝，因爲他貴爲天子——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流氓、野心家看了皇帝那份兒威風、排場，「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心理，便會油然而生。

皇帝的財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他不必要什麼勞什子「預算」，他的賬上也永遠不會出現什麼「赤字」，因爲他就是法律，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貪污者，然而這貪污卻是合法的！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十之八九都是窮奢極慾的——「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像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夏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那樣不講求個人享受的皇帝，只有在原始社會中才會出現。

想不到皇帝也有「苦窮」的時候！

報載：英國王夫菲臘親王十一月九日在美國電視中表示：除非英國國會批准把女王的薪俸提高，否則英國皇室不久可能要從白金漢宮搬往較小的屋宇。他說：「預料我們將會於明年出現赤字，這不是因爲家中理財不善所致的。實際上，我們家中的用度是基於十八年前物價所訂的預算表，所以許多支出已要節省。我們現在的處境，實在非常尷尬。」接着英首相威爾遜也證實了此事，但認爲目前不致有若何危機。每日鏡報的反應最激烈，認爲王夫在國外開這樣一個「壞玩笑」，是丟了英國人的臉。

賣油郎的看法，和鏡報當局恰恰相反：我以爲王夫在美國電視中公開「苦窮」，不但沒丟英國人的臉，相反地英人還應引以爲榮，這證明君主立憲政體的優越性，它既能發揮君主的作用，又能防止它成爲暴君；它的價值絕對不止此數，應該予以增加。賣油郎讀此新聞之後有詩嘆曰：

一、帝王穩踞最高峯，萬里山河掌握中；
只要輕輕刮一刮，黃金遍地豈愁窮。

二、地主富農掃數殺，金銀珠寶一齊抓；
毛公雖自號無產，財富應推第一家！

三、普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濱盡帝臣；
試看東方統治者，幾人能似女王貧！

四、預算擬來十八年，生活指數箭離弦；
可憐皇室一年俸，只夠阿琳用幾天！

註：阿琳者，希臘女船王前美國第一夫人賈奎琳也。據云她和船王才結婚數月，便用去美金二千餘萬元，[illegible]

女人是天生的占士邦

在美國影片的影响下，近日世人都把占士邦視爲英雄人物，愈來愈崇拜。在下說女人是天生的占士邦，倒不是指影片中的占士邦。影片中硬橋硬馬的占士邦，費個九牛二虎之力，打得頭破額裂，才能偷取一些情報，那些都是蠢男人的蠢行徑。占士邦的任務，不外是竊取敵方的秘密情報，這種事交給蠢男人去做，必定要打鬬一通；如果交給女人去做，那就大大不同。因爲女人就自有妙法，用不着費那麼大力氣。女人秉性好奇，是天生的「包打聽」。許多秘密事，逃得過雷達的電眼，卻逃不過女人的耳朵和嘴巴。

比如某太太紅杏出牆，男人都懵然不知，可是在太太團中，卻已當作佳話逸事廣泛流傳了。比如某人與太太吵了嘴，其牆雖有隔音設備，可是隔壁二叔婆卻已將此事唱得街知巷聞了。比如某大亨與女秘書有染，全寫字樓的人都不知道，可是其大亨之河東獅，卻早已獲得諜報，時機一成熟，就奇兵突出，率娘子軍搜宮，「人床」並獲。諜報工作女人做得的確成功，令在下贊嘆不已。可惜在下不是女人，未知「斯妹們」有何法寶。憶昔有女同遊，曾叩詢之，伊人笑而不言，故在下至今仍是丈二金剛。可惜復可嘆也！

中國最偉大的女占士邦，當首推如姬了。纖纖之手一夾，就竊走十萬兵符。令古今中外的占士邦都不得不甘拜下風。太史公對如姬的才能，雖也拍案叫絕，可是仍不知彼爲何有此能耐？

後來在下偶閱聖經，才恍然大悟。原來女人的祖先夏娃小姐天性好奇，天下間無論什麼事她都要知道。有一天上帝派一個天使交一具精美的金匣叫夏娃轉交給亞當。並且再三叮囑，千萬勿打開。

可是夏娃小姐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最終還是偷偷地把金匣打開了。讓蒼蠅蚊蟲，戰爭瘟疫滿天飛舞，再也收不回去了。

夏娃小姐第一大功勞就是手急眼快，趕緊把金匣關牢，給人類保留下一個最有價值的東西——希望。要不然今日的世界眞不知是什麼樣子的世界了。其第二功勞，就是遺傳一副好奇心給女人。

女人雖然秉性好奇，是天生的包打聽，天生的占士邦。可是蠢男人老是不能賞識女人的才能，還要高呼：「女人回厨房去！」眞是寃枉。

女人在世界上的唯一知遇，倒是中共。中共最能賞識也最懂得利用女人的才能。門口坐着一位街坊女組長，巷口站着一位女治保委員。則該街居民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她們的眼睛了。若有人斗膽越軌，派出所同志馬上請你去嘆一嘆三両毛家飯。這類女占士邦比竊聽器和電眼更有效率。

故在下認爲，女人應「到門口去！」去發揮她們的占士邦天才。

香港難民之十

也即是一九六六年以後的來港難民，歸之於「近期」難民。這幾年的來港難民，人數比較少，雖然沒有正式統計過，但人數不會超過十萬。可是，在逃離大陸的經過，卻要比先兩期的難民更為艱難險阻，他們大多數是爬山涉水，個別的或每次人數不多的，從中共邊防軍的戒備間隙中鑽出來的。而且來到香港之後，由於香港人的反共情緒高漲，六七年港共暴亂的猙獰面目，給予香港人無限厭惡，加上六二年由飢餓造成大逃亡潮的醜惡印象猶新，故從六七年以後的香港人，除了百多萬原有「用腳反對共產黨」的難民是堅決反共之外，連以前不反共或對中共存有幻想的中國人，也都用言語、態度、文字反起共來了。在這種也算是「一面倒」的情勢之下，近期來港難民所遇到的，除了那些痲瘋病出了面一小撮左派機關、商店、學校、個人之外，幾乎全是同情、友好、樂於幫助他們的人。加以這幾年工商業與旅遊事業發達，經濟繁榮，凡百行業都需要人力補充，只要你能吃苦肯幹，謀求工作，解決生活，沒有半點問題。故是，從謀生的角度來看先、中、近期難民，以近期難民，好過中期難民；中期難民，又好過先期難民。因為香港人在觀念上，根本就沒有把他們當成「應該隔離」的「難民」看待，最多只是加上一句「他是最近從大陸出來的逃亡青年」而已。

說到「逃亡青年」，這又是近期難民的一個特色。除了逃港漁民之外，凡是從「文革」開始之後逃來香港的人，比較起來以青年人為數最多，他們的身份，大致上可以分別為三種：第一種是與「劉、鄧、陶派」有密切關係的中共幹部，由於樹倒猢猻散，靠山倒了，他們沒法在大陸立腳，如果不逃，勢必遭到「毛、林派」的整肅清算，於是一走了之。

第二種是被毛、林列為「黑七類分子」，以前稍有人性的「劉、鄧、陶派」當權時，他們還勉強可以在大陸混下去，「文革」一起，紅衛兵橫行，對於「階級敵人」劃分得空前嚴厲，今後萬難再混下去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趁早開溜。

第三種是經過這二十年漫長歲月的體驗觀察，對於中共這個邪惡政權，眞個是看透了，認為這個國家由這班魔頭搞下去，必將萬劫不復，他們在絕望之餘，也以腳來反共，希望逃出魔窟之後，再用他們的手與口來反共，將他們在大陸二十年的親身體驗，耳聞目睹的中共罪惡，公諸世人之前。如果專從表面比較上去看，近期難民應該是最幸運的，他們經過二十年的奴役統治，經過大飢荒的艱苦歲月，也應該是對香港最易感到滿足的。但事實上不然。下期我再作深一層的分析。

張贛萍

鬼話

藍海文

有嘴的不要隨便說話，
聰明人有時也要扮作傻瓜，
開會又不能一聲不響，
一開口又怕說錯了話！

飯雖然不隨便亂吃，
字更不能隨意亂寫，
想一想也要問過幹部老爺，
罵也不能痛快的罵！

見了人就說人話；
見了鬼就說鬼話；
要是不懂兩面手法，
腦袋早已經搬家！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那些人物不需要安庇？

碰到熟人不管男女老幼都要問問對方的意見。經過兩個月的「博訪周咨」，並將報刊上的言論加以觀察、比較之後，我發現贊成與反對不僅是一個人的觀點問題，事實上那和他或她的身分、背景、階級利益都是分不開的。大概下列幾種人都是反對「安庇專員」制度的：

一、西人

因為他們是統治階級，沒有人敢欺負他們，不會受到寃抑或迫害，自己可以「安庇」自己，所以百分之九十九的西人都認為不必多此一舉。只有少數人如鄧律敦治、貝納祺、葉錫恩等開明人士，才認為有此需要。

二、高等華人

其中包括議員先生、政府官員、提拔專家之類的「買辦」人物，因為他們屬於「準統治階級」，統治者既要「借重」他們來管理小民，小民中也沒有誰吃過熊心豹子膽敢向「太歲頭上動土」，自然不會受到寃抑或迫害，更不需要別人的「安庇」。

三、黑社會人物

這班人馬專做些走私、販毒、搶劫、綁票、敲詐、暗殺等無法無天的勾當，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裏，必要時會以暴力解決問題，所以也不需要「安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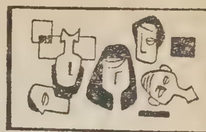
四、左仔

他們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仗着「菠蘿陣」、「人海戰術」、「語錄咒」、「三視」港英，連總督府都敢貼滿侮辱性的標語。那個時候，需要「安庇」的反而是香港政府，左仔當然不稀罕「安庇專員」。

以上四特份子（特權階級與特殊人物）都不需要安庇專員，可能還視之為「眼中疔」。唯一需要「安庇」的，是善良無告的弱小市民，他們既是黃面孔的低等華人，又沒參加過黑色組織和紅色陣線，不能獲得任何有力者的支持。他們唯一的依靠是政府，如果政府官吏在行政上發生偏差，他們便倒霉了，這時安庇專員的價值才能顯現出來。胡百全議員說：「安庇專員」制度，目前並不適用於本港。這裏，阿晦想問一句：「安庇專員制度什麼時候才適用於本港，難道是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九龍，新界之後？果眞到了那一天，香港政府便用不着過問了。況且本港四百華人永遠也沒資格完全變成英國公民，如此說來，此一制度豈不是永遠沒有在本港施行的一天？這是什麼理由？

十一月十五日商業電台的「咪下閒談」，有幾位老編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本港並無民主政治制度，安庇市民專員如不獲官方支持，其權力就成問題。」阿晦不同意這種悲觀論調，安庇專員是幫助政府爭取民心的，不是和政府搗蛋的，政府沒有理由不支持他。而且路是人走出來的，老編們只要肯用你們如刀的筆，站在新聞自由的立場，和安庇專員互相配合，「權力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

東方晦



人海百態

天堂與地獄

冢人傑

許多人都相信，一個人死後會上天堂，也會落地獄；好人上天堂，壞人落地獄。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天堂裏，人們豐衣足食，個個不憂兩餐，聯合國揭櫫的四大自由，無一或缺，既溫飽、又自由，誰都想死後能上天堂，不願死後落地獄捱苦。地獄是怎樣的，恕老萬未曾到過。不過，得之傳聞，地獄是十分可怕的地方，有各種刑罰，刀山油鑊，剜心拔舌，死落地獄，當然冇剩矣！

天堂與地獄既然相距得如此厲害，大家都想上天堂，沒人甘願落地獄，因此生前盡力做好事。天堂地獄說，勸人爲善，爲善則上天堂，作惡則落地獄，這是宗教的好處。

不過，要善到怎樣程度才可上天堂？惡到怎樣程度才落地獄？宗教沒定下標準。許多人做了善事，還戰戰兢兢，不曉得做的分量夠不夠。做過惡事的人，心想：橫豎已夠不上資格上天堂，不如作惡到底。地獄儘管有十八層，落到地牢有什麼關係？因此，世上還有不少作惡的人。

有位朋友談起天堂地獄，喟然道：「我還是希望進地獄！」此語震驚四座，大家不禁問他：「點解？」

這位朋友說：「我一生最怕寂寞，要是進了天堂，肯定死後日子過得寂寞，因此寧願入地獄，地獄裏，老友記會多籮籮。」

這是個諷刺笑話，世界上惡人多過好人，能夠上天堂的自必少過入地獄的，因此地獄想當然是比天堂熱鬧。

雖然如此，人們還是希望死後能進天堂。一則笑話，有這麼一段：

一個大富翁彌留之際，把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師、佛教的和尙、回教的主持和其他左道旁門的巫師之流，全都請來爲他誦經、祈禱。人們感到詫異，不由問那富翁：「你究竟信什麼教？把這些人全都請來，要舉行宗教大會不成？」

「不，我想死後能進天堂。」大富翁說。

「這也不用把他們全部請來呀！」

「唉！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各有各的天堂，我不曉得那個天堂是眞的，因此索性把他們全部請來替我祈禱，不管那一個天堂是眞的，我都有機會進去了。」

這笑話是諷刺宗教的，我引述它並不是這個目的，確有好些人在「排除萬難，不怕犧牲」地爭取進入天堂的。因而，舞神棍的人，儘管在兩次登陸月球成功的科學世紀，仍然大行其道。無他，人們心理上怕入地獄，要上天堂，就非借仗神棍之力不可！

有人說：毛澤東爲什麼要人人三呼萬歲，要人向他高叫「萬壽無疆」，「萬歲！萬萬歲」呢？因爲他怕死。在陽間他騎在人民頭上，死落陰曹，別說鬬不過閻羅王；地獄中的小鬼也會欺負他，拉他受刑。毛澤東生前作惡萬端，把莽莽神州造成廣大的人間地獄，肯定他死後沒有上天堂機會；如果死落地獄，閻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以他欺壓人間小民手段，同樣施之他身上，他沒法吃得消的。

他要萬歲，萬壽無疆，永遠不死，是避免和閻王碰頭，避免被小鬼欺負。

這雖是笑話，但毛澤東不願死，確與天堂地獄有關。在人間，他擁着江青高高的在天堂上，腳下七億五千萬蟻民，全在地獄中，任他蹂躪，可以盡量榨取他們的勞力，鞏固他在天堂的地位；若然失掉這人間天國，死落泉下，要再過人間這種騎在人民頭上的生活，就非來一次奪權運動，革了閻羅王的命，取而代之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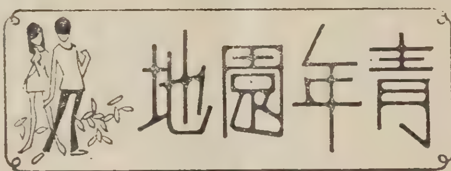
其實，不是死後才有天堂、地獄之分；在人間，何嘗不是如此？地獄中的各種刑罰，人間也有，不過換了方式而已。比方，生晒、跪沙、洗腦，與刀山、油鑊、拔舌沒有兩樣。

不過，人間地獄中，不怕死的人，還有逃進天堂的萬一機會，雖在中共民兵滅絕人性盲目掃射下，不作河上浮屍，終能逃到自由天堂的，仍大不乏人。這些人，不用請神父、牧師、和尙祈禱，是靠自己的勇氣和決心而進入天堂的。

做好事，死後上天堂，人們會爲這目標盡力做好事。別說香港人情薄，香港人情不但不薄，而且十分深厚。一個眼疾的孩子，爲了籌一筆醫藥費，兩日間就有大批想進天堂的善人捐了三萬塊錢給他；公益金的籌募，目標是八百萬，人們估計，一定可「超額完成」。在地獄的另一面，人間還充滿善意。

大陸同胞於飽受刀山油鑊的酷刑後，逃到香港，心情正如從地獄逃到天堂；但香港的濶佬，從六七年起就致力於找尋另一更好的天堂。有人移民美國，有人移民加拿大、澳洲。美國、加拿大、澳洲是比香港更好的天堂嗎？不見得。因爲許多人也從這些天堂跑回香港，可見香港是比其他天堂好。對外國遊客來說，香港是購物天堂；但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香港則是避難者的天堂。要不是有那麼一班活閻王的小鬼在搗亂，它更像個天堂。小鬼們硬說這是地獄，何以他們老是獃在地獄不肯走？難道眞的偉大到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其實，這些小鬼心目中也知道那兒是天堂，那兒是地獄。他們分分鐘躭心活閻王會把他們召回地獄，烏鴉嘴裏永遠唱不出悅耳的歌聲！



寫字樓見聞錄

方程

阿方以前濫竽充數，當過無牌教師，過了幾年零售知識的「粉墨生涯」，自知不學無術，半桶水之流只有誤人子弟的份兒，沒有勇氣再高舉教鞭奮勇前進，對寫字樓生活卻心焉嚮往，終於如願以償，成了小白領，想起「寧入寫字樓、不進工廠」的青年高調，本該焚香稱慶、叩謝神明，但是朝九晚五的白領生活，雖然比教學少了精神負擔，卻仍然頭痛得很。痛定思痛，深悔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寫字樓。

諺云：「做一行厭一行」，阿方縱然自命清高，也未能免俗，以前在黑板之旁、講壇之上，為人師表，「罵人為生」，現在老闆之旁，只有捱罵的份兒，撫今追昔，正是「自作孽、不可活」！兩年來對於「樓」內趣聞慘事，身歷其境，頗足一道。

「朝九晚五」這四個字，吸引了不少懶人，其實往往名不符實，「誤盡蒼生」。碰上工作繁忙的「多事之秋」，應付不來而又責無旁貸，只好自我犧牲，今天的事今天做，做到「月滿西樓」（寫字樓老闆是洋人，故簡稱西樓）。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老闆有時也信口開河，說一句：「等着瞧吧，有機會加你薪水。」好，就等着瞧吧。大概沒有什麼「機會」吧，結果房租、水電統統加了，薪水依然不多不少，保持「水準」，老闆既然嘴上大方，自己就不能心裏小氣，還是等着瞧好了。

阿方的幾位同事住得太遠，上班下班總要長途跋踄、舟車往返，變成「朝五晚九」亦不足奇。阿方算是幸福的了，從家裏回歸寫字樓，花不上半個小時，雖然下車之後還要走一大段路、上百層梯，幸而阿方尚未步入槍斃之年，仍舊健步如飛，每日拾級而登，「日日重陽」，別人叫苦，我倒能安之若素。寫字樓設在半山，對軟骨病之類能收防治功效，老闆可謂用心良苦。

中午的一個鐘頭是最夠刺激的「休息」，阿方善體親心，每日照例趕回家裏陪老母吃那一頓家常便飯，除掉花在衝鋒陷陣爭上巴士的大半個小時，一頓飯就只能有十分鐘受用，趕回寫字樓，同事問我吃的什麼菜，我勉强咽下最後的那一口飯，卻答不出來。

打字這一門學問，是吃寫字樓飯的必修科目。阿方受傳統教育薰陶，只懂得打算盤、打油詩之類，打字卻一竅不通。

初入行的時候，摸着老爺打字機，就如瞎子摸象，一大叠的文稿急信如雪片飛來，阿方如臨大敵，逐字「推敲」，眞的是一字一淚！人家一目十行、手揮目送，我卻是「不打不相識」，手忙腳亂，現在想起來猶有餘怖！

幸而工多藝熟，埋頭苦練之後，已經「上下其手」，就算信稿寫得像鬼符，也能夠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不像先前那樣亂七八糟、打成一片，給人嘲笑說是「聲聲慢」了。

常聽人說文員工作刻板苦悶，其實並不全是。阿方坐在寫字樓裏，雖然案牘勞形，偶然放眼樓內天地，也得到點精神調劑。

阿方同事不算少，一個部門裏就有好幾百人，可謂欲歟盛哉，同事不論男女，除了阿方，個個都衣裳楚楚，女同事更不在話下，有些打扮得妖裏妖氣，有些在臉上留下一層過早過厚的霜，衣香鬢影，阿方恍如置身時裝表演會和選美台上，心曠神怡，自慚形穢。

其他的精神調劑並不缺乏，每逢週末，寫字樓變了「藏經樓」，狗馬二經俯拾即是，那時候，寫字樓「有人疾書」，那一筆寫在公用信箋上，是圓圈、是箭嘴、是最玄的阿刺伯數字，老爺機也派上用場，打出一連串的密碼來。老闆並不是時刻在場，就算「微服出巡」，有幾尺高的文件檔案做掩護，「譯經人」機警敏捷，往往有驚無險。

可是終於鬧出笑話來，一位身在寫字樓、心在跑馬地的同事，有一次竟然把「密碼」夾在信件裏，送到老闆那兒簽名待發。

老闆解不透天書，莫名其妙，於是把那位同事喚去查問，要弄清楚是什麼文件、簽什麼名？那同事百密一疏，登時額角冒汗，幸而福至心靈、人急智生，把密碼說是賬目草稿。職員糊塗，老闆更糊塗，這一筆糊塗賬因此不了了之。

男同事們的寫字枱上、玻璃板之下，十之八九都墊進一些性感女人、模特兒的玉照，說是調劑精神、鬆弛神經。

阿方食古不化，竟然在寫字枱上墊進一幀國父遺照，另外還有一首秋瑾遺詩，一肚皮不合時宜，難怪沒人提拔了！

昨天，一位同事看見那幅國父遺照，居然不恥下問：「阿方，這人是誰？」

阿方沒有回答，卻隱約見到照片中人的眼角裏淌出淚水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比不上一夕成名的名女人，這是名女人的可愛處。狗經、馬經、酒帘、舞院，我們已經夠幸福了，可不是？

幸而十一月十二日並未列為公眾假期，否則回到寫字樓裏，同事問我這一天是不是「情人節」，那時叫阿方怎樣回答？

千不該捱夜寫這篇稿子，更不該動了感情，要是明天早上回到寫字樓，趕不上「標準時間」，準會多領一個月的薪水，老闆也會破例一笑，客氣的說：「你走了，請給我問好的是老編！」

海上撤退的驚險鏡頭

胡蓁之

共軍不敢逼近海陽的原因

也許讀者對海陽之役會發生疑問：共軍既然有計劃地選擇海陽作攤牌戰，因而傾巢出動將海陽重重包圍；且其兵力至少超過國軍一倍以上，尤其佔據了絕對有利的地形，更陷國軍於孤立而背水的劣勢，然則共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中，爲什麼不使用其「人海戰術」，將包圍圈逐漸縮小，或一舉攻入海陽城而與國軍進行肉搏戰，然後加以消滅呢？這問題我在上期文中曾經提出，卻未詳加解釋。根據當時獲致共方的情報顯示，敵人所以不敢貿然進攻海陽的原因，大抵不外如下幾點：

一、共軍的主要陰謀是企圖對國軍分別進行各個擊破，爲了要實施其「以大吃小」的戰術，必先困擾五十四軍的主力——第八師（兩個團），使其不能馳援萊陽，而陷萊陽守軍一〇八團於絕對孤立的狀態中，輕易地將它吃掉！

二、包圍海陽的共軍兵力雖多，計有：第九、十三兩個縱隊及膠東地方的土八路，約在三萬人以上。但共軍的裝備遠不及國軍的優勢，假定共軍貿然使用「人海戰術」向海陽推進，我軍勢必利用其猛烈的火力予以迎頭痛擊！以「火海」來對付「人海」，那末共方的犧牲必然慘重，實力亦必隨之減輕。這一來，不僅不能消滅國軍的主力；反而會給予我軍乘其弱點而轉敗爲勝的突圍機會。

三、共方很了解五十四軍除有優越的裝備，和富作戰經驗外，士氣異常旺盛，非烏合之眾的游擊部隊所可匹敵。因之，包圍海陽郊區的共軍，一直死守住幾個險要的山頭據點和要隘，而不敢越過防線；爲了打擊我軍的士氣，一方面實行長期圍困，以消耗我軍的實力，更進一步地圖使我軍因無碼頭接濟而發生彈盡糧絕的困難，共軍便可輕而易舉了。另方面則企圖於解決萊陽問題，吃掉一〇八團之後，便可抽調原有圍攻萊陽的共軍以增援海陽，全力來對付海陽的五個團國軍，豈不是更有把握嗎？

同時，共軍也認爲：海陽的形勢特殊，三面負山，一面臨海，卻沒有碼頭，船隻無法靠岸，被困的五十四軍的五個團，除了拚命突圍之外，絕難從海上撤退；正像它們的所謂「口袋」也者。現時國軍既入於它們的口袋，反正逃不掉，慢慢地收拾也不爲遲；在在造成了共軍不急於進攻的因素。

向東突圍的一次慘烈戰況

事實上，在那種背海面敵而進退維谷的情況下，的確令人覺得焦慮！由於五十四軍被困二十多天以後，海陽附近地區的所有大白菜，差不多已被吃光；雞、鴨、豬等家畜，也被搜購殆盡！加以天氣酷寒，缺乏燃料；漁船又不能出海作業，因所有船隻都徵用撥運糧彈工作，以致副食品日益缺乏，身體較差的官兵多已患病；海陽城裏的數千居民，更爲叫苦連天！他們要求參加我軍作戰，以擊退共軍；並虔誠地希望隨我軍撤退至青島。是故，體重二百多磅的闕漢騫軍長，由於雙重的憂慮下，其面色已逐漸憔悴，說話的聲音也瘖啞了！祗有那位沉默寡言的葉副軍長，一貫主張「投諸死地而後生」，以突圍爲上策。理由是：「困獸猶鬬，何況我軍尚有強大的戰鬬力？而且勦共的目的在消滅敵人，今天既有機會決戰，爲什麼要放棄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要想克敵致果，就不能避免犧牲。」

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也極力附和，原因是留守萊陽的一〇八團若得不到援救，則危在旦夕！所以他一向主張向西面突圍，迅速越過五龍河，以搶救萊陽。而帶有幾分蠻勁的闕軍長，也抱有必死的決心，認爲非衝出重圍無面見人！於是對王參謀長說：「登梯，這次不惜任何犧牲，非出擊不可！你馬上擬個突圍的計劃給我。」這位老眼昏花的參謀長，與副參謀長大鬧意見，因此，需要我協助他。當晚我詳細研究地圖後向他建議：「如果依照李師長所說，我軍向西面出擊，固然有利，距萊陽較近，又可得到金家口方面的友軍呼應；但敵人也可能預防我軍向西突圍，一定置有重兵。同時懸頂山的形勢是向海陽撲來的，三面陡絕，壁立千仞，我軍要想向西突圍，必先攻破該山的若干據點，犧牲太大並且毫無把握。與其徒勞無功，不如向東出擊。蓋攻擊的原則是集中兵力選擇敵人最弱的一環，實行猛撲。敵人絕未想到我軍會向東突圍，防衛力較弱，易於攻破；尤其玉皇頂的斜度較緩，更於我有利。」

闕軍長也認爲這樣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乃決定仍由第八師擔任主攻，並連夜命令該師與三十六師換防，榴彈砲營也全部推進東南陣地，全力支援第八師。而該師的山砲營則配屬三十六師，向懸頂山攻擊，以牽制東線敵人的行動。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曉，已開始攻擊。其進攻的部署是：二十二團王生明擔任正面，二十四團謝志雨部則爲左翼，二十三團爲右翼。當第一線部隊接觸之前，闕軍長命我隨周師長行動，並與軍砲兵指揮官切取聯繫，務使步砲協同一致，祗許成功，不許失敗。本來榴彈砲營就是攻堅的部隊，射程三十華里，玉皇頂正是有效射程。因此，在兩小時內，南面山上的敵人陣地已被制壓，工事也大部受到破壞；砲彈爆炸的烟塵，更籠罩了整個山頂，王生明部在猛烈

砲火的掩護下，一鼓作氣攻上去，敵人則不能不暫時放棄其南面陣地，從而退至北面山腰，第一回合的攻勢遂告完成；於是要求砲兵暫停射擊，以便清掃戰場。我與周師長攀登山頂時，發現敵人屍體狼藉，有的棉襖正着火燃燒，血腥之氣中人欲嘔！

蔣主席斥責闕軍長的電文

詎料退至北面山腰的敵人，乘着砲火的間歇而向我反攻。由於我軍尚未站穩腳跟，而敵人的野山砲及迫擊砲向我劇烈射擊，一時傷亡甚重！我與周師長利用敵人的原有工事爲掩體，卻仍遭受破片的威脅，簡直抬不起頭來。因此，我以無線電向闕報告當前的情況，闕則表示：「以確保該山頭爲原則」；同時他又命令周師長，立即指揮二十三、二十四兩團，迅速迂迴至山後側擊敵人，以減輕頑敵對二十二團的壓力；接着又下令重砲營恢復射擊，以阻止敵人再行前進。但榴彈砲的彈道平伸，對北面山腰的敵人不發生作用，而左右兩團的攻勢，又已受到挫折，未能繞過山背，無法馳援，致使二十二團對山頂陣地得而復失，估計雙方傷亡約在一千人左右，對我軍士氣的影响，誠非淺鮮！

闕軍長揣度形勢，既無法突圍，而萊陽情況又危如累卵！祇得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援手，實行海上撤退，轉移陣地，以解萊陽之圍。桂氏亦親乘軍艦往海陽視察，知無法登岸，而斷定情況嚴重，即向最高當局請示，蔣主席聞訊大爲光火！除將兩封親筆信，派飛機分別投給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及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以鼓勵他們堅決保衛萊陽與合作勦共外；並親給海陽五十四軍一封電報，嚴厲斥責闕軍長。其內容如下：「查五十四軍闕兼軍長（按：闕已升副司令官），以五團之眾，被匪第九、十三兩殘餘縱隊，圍困海陽，坐待海運，其畏匪怕死，實我革命三十年來所未見！……若該軍長再不奮發，突出重圍，決嚴懲不貸——」云云。

闕軍長奉到蔣主席以上電文之後，幾慚愧到無地自容；尤其內心之痛苦，更無以復加！但是擺在面前的事實，確已被敵膠着的局面，進退維艱，無可如何！這一秘密文件，除了幾位高級將領外，從未讓外間知道。爲了申述理由，起初交給副參謀長起草，他寫的像「戰報」一樣長篇大論，闕一看便搖頭說：「不行！不行！主席那有時間來看這麼長的電文，以爲我還在邀功或狡辯呢！」於是交回參謀長另行起草，參謀長找我幫手，因此我才有機會看到這項秘密文件。

我向參謀長建議：「如果以撥公的名義覆呈主席，申述理由，似欠妥當；最好是由桂永清、劉安祺兩位司令官聯名呈覆，請求從海上撤退，轉移陣地以援救萊陽，戴罪立功。」參謀長馬上將我的意見轉達軍長，闕氏如大夢初醒，拍案叫絕！他一面命我協助參謀長起草電文，一面以長途電話徵求桂、劉兩位的意見，桂永清滿口答應，劉安祺也義不容辭；而電文則以簡短切要爲原則。我便以桂、劉的口氣寫道：「主席鈞鑒：職等親往海陽視察，該地形勢特殊，東北有玉皇頂、懸頂山之險，西有五龍河之障，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曾率所部先後突圍九次，以限於形勢，均未能成功。竊以情況緊急，着該軍由海上撤退，轉移陣地，馳援萊陽，立功贖罪爲禱，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黑夜間分三處登艦的經過

經過修改後，即由海陽拍發南京，而以副本造呈青島桂、劉兩位過目。事隔三天，果然得到參謀總部的批覆，責成桂永清就近派艦接運五十四軍。

闕漢騫大喜過望，立即召集會議，對於海上撤退，技術上有種種困難。因爲㈠海陽沒有碼頭，軍艦不能靠岸，必需小船撥運；㈡前線部隊與敵人對峙僅一壕之隔，形成膠着狀態；且敵人無時不虎視眈眈，窺伺我軍動靜，如果兵艦駛入附近水域，則一覽無遺，敵人知道我軍從海上撤退，勢將加緊逼近，甚至向城垣及海灘猛撲，所謂「截其半渡而擊之」，我軍將必受到嚴重損失！

爲着安全撤退，曾大傷腦筋，想盡種種辦法，初步計劃如下：

㈠疑兵——以五百至一千套舊軍服，披在草人身上，並冠以軍帽，置於戰壕中，偽冒守軍，與敵對峙，使敵人發生疑懼，而不敢驟然近逼；或可收到魚目混珠之效。

㈡佯攻——先使用重砲向敵人陣地猛轟，支援一團或一營對敵作劇烈攻擊，以掩護輜重撤退；然後採閃電式行動，迅速脫離戰場而撤至海灘登艦。

㈢利用黑夜進行——先由前線掘一交通壕，直通至海灘，午夜後，當軍艦駛入附近水域時，我軍即沿此交通壕迅速結集於海灘之上，分批登艦。

最後的決定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爲海陽既沒碼頭，亦無所謂固定的登艦地點。換言之，海陽反正沒有港口，附近海灘到處都是一樣的可以利用；假定我軍與師動眾，挖掘一條漫長的交通壕，勢必爲敵人所發覺，那末它就更爲注意而隨時予我軍加緊膠着，脫離戰場更不容易，況且時間也不允許。所以，決心「打鐵趁熱」，先與青島海軍約好時間——乘漲潮的黑夜，駛入海陽附近水域，分別泊在三處地方，規定聯絡的符號，屆時分別登艦。

大約在十二月十日的一個黃昏，五個團一齊備好行裝，分向東南面敵人陣地佯作攻擊，而砲兵營、各稱輜重及非戰鬬人員，則乘機先行齊集海灘，等待運輸艦一到，立即登艦。而戰鬬部隊則每師留下一連人，作爲殿後部隊，且戰且退，以掩護其餘部隊登艦；加以四艘兵艦上的大砲，也對敵人陣地施行猛轟，使其無法逼近海灘。隨着兵艦而來的另有六艦砲艇，準備掩護沿岸撤退。

因此，被圍三十五天的五團國軍，於敵前實行海上撤退總算成功了；甚至有百多名海陽居民，也隨我軍脫離了共黨的魔掌而逃至青島。

太平洋風雲

十六：一股陰濕令人窒息的氣味四面襲來

白萍譯

港口後面，有一條泥面的公路直通達進山嶺之間，大抵山裏面就是錫礦場了。卡車駛過，塵土飛揚。

得到一個全面的印象之後，伍特感到很滿意了。轉身回到市區去，去找起重機的管理員，原來，有兩名管理員的，一人病了，入醫院，瘧疾復發之故；另一人則下了班，回到宿舍去。

伍特跑到破落的宿舍去找這名管理員，他是馬來人，以前曾經是海員，跑過不少碼頭。他的蹩脚英話還可以和伍特交談得來，伍特便不斷的送高帽子給他，說他在沙旺港是最見得多世面的人物；又說沙旺港中，恐怕沒有什麼事是他所不知道的，說得這管理員心花怒放，拿出一瓶酒來敬客。

本來，他是馬來人，回教徒，是不應該喝酒的；但伍特看他的居住環境是這樣惡劣，除了喝酒之外，人生還有甚麼樂趣呢？

伍特便遞香烟給他；兩人抽烟喝酒，很熟落的談起來。

伍特告訴他，本是「聖薩爾瓦多號」上的船員，在星洲上岸後，船開了，他仍留在岸上，所以着意要追尋它的行踪，以便趕回船上去。這艘聖薩爾瓦多號從巴拿馬開出，駛到曼谷去，但也許會駛靠過沙旺港。

「沒有，」管理員說，「根本不曾見過這艘船，你爲什麼不到港務處查看呢？」

伍德連忙解釋，因爲自己失落了船期，恐怕被當作是私逃了，因爲他事先已提前拿了薪金，欠了船長一筆錢，這嫌疑更重了，恐怕已經通報要抓他，所以，他在未能找到這艘船之前，不敢露面。

「對的，」管理員點頭，很同情他的遭遇。

伍特問道：「也許聖薩爾雅多號停靠在珊瑚礁外，因爲它是海輪，吃水很深，不能駛進港內來，不過，它總可以利用小汽輪搬運貨物進港內來的。」

「這很有可能性，」管理員點頭道：「在較大的船隻運送機器或較大型的機械來沙旺港時，就在港口外停泊，用小汽輪或駁艇轉運，聖薩爾瓦多號今次是否運來機器呢？」

「重型機械之類的東西，我不能確定，」伍特道：「但都裝在很大的木箱內……廿呎長，並且很重，至少有十二個大木箱。」

「有了，」管理員恍然大悟道：「就是要在第三號礦穴中使用的機械，這礦穴已封閉了，本來大家都以爲它已成廢穴了。」但他又說：他並不知道運來這批沉重機械的就是聖薩爾瓦多號，實際上，他並不知道這艘船是什麼名字，當日負責起貨的是已入醫院的另一名管理員。

「好的，」伍特向他道謝，道：「我可以在曼谷追得上它了；但聖薩爾瓦多號究竟是什麼時候在這兒卸貨的呢？」

這管理員思索了好一會兒，道：「大約是一個星期……唔，絕對是七天。」

伍特心中計算着了，七天前，一艘不明的貨輪在沙旺港卸下一批鉅型木箱。四天後，一艘大帆船卸下一批「磚」，跟着，新丹雅號來了，卸下在曼谷皇家博物院盜來的一門古老銅砲。而過去兩天來，一點動靜也沒有，屠樂在等待着什麼呢？

本來，很明顯的，飛彈已運來了，黃金也已運到了，交易而退，什麼事都完了，還在等什麼呢？

伍特向這管理員道謝而別，回到市區中，乘搭便車，坐在一輛顚簸的貨車上，向礦山而去。出了市區，車過處，塵土飛揚，捲盞在這條彎彎曲曲的路上，貨車駛過第三號礦穴。伍特可以看到洞口被粗木條釘封着，進入礦場的門口卻是一道很厚的小門，鐵鍊和一把大鎖，把這道門鎖住了。雖然門口並沒有守衛人員把守着，但距離門口數呎，一間鐵皮搭的小屋，可以看到這道門。礦門上掛着一個電燈泡，伍特估計一定是在晚間開亮的。

貨車繼續駛過去，他一眼瞥見了警衛小屋中有礦警；對了，一定有人看守的。

駛過去不遠處，伍特下車，爬上山去，他要從山上俯瞰下來，不僅看得清楚一點，而且，不致惹起懷疑。

在山腰間的土堆後面，伍特藏好身子，向山下礦場窺探，這比較在貨車上走馬看花地匆匆掠過看得清楚多了。封閉的礦穴，放採礦工具的一間屋子，鎖上了門，一間破破爛爛的大座木樓，原來是在這礦穴採礦的中國礦工宿舍。

對警衛人員使用的鋅片屋子，伍特看得特別仔細小心，從鋅片的新淨與在太陽光線下的閃爍來看，這屋子顯然是新建的，而這屋子建築在斜坡上，屋下基地並不平坦，一邊擱在斜坡上，另一邊則離地約有一呎，倚靠幾條支柱撐持。

在完成了窺探的工作後，伍特回到港口市區去，在幾家商店中選購了幾件他的計劃中所打算要使用的東西，拿回樓上的房間中放好，稍後，到小酒巴間去，看到輪値的一名水手。

這名阿拉大神號的水手坐在角落的枱子上，慢慢的舐着他的啤酒。伍特感到可憐又是可笑，自己規定了他們每小時不得喝多過一瓶，他們便不敢放量的喝，又捨不得完全不喝，便只有舐着了。

伍特走過去，坐下來，問道：「有甚麼消息嗎？」

「沒有，先生。」

「船長在什麼地方？」

「他回到船上去了。」

「你輪值到什麼時候下班？」

「六時。」

伍特看看腕錶，還有半小時便是他下班的時候，笑着，說道：「這樣吧！你多喝一瓶啤酒也可以了。」

說着，他多要了一瓶冷凍的啤酒給這位可憐的水手。

在黑暗的山腰間，伍特向山上的廢置的第三號礦穴窺伺很久了，他看到警衛人員是在八時換班的，估計他們將會一直當值到天亮的，他看到警衛室中，天花板上吊下一個電燈泡來，全室明亮，更看到幾個警衛人員圍坐着，在猜拳取樂，以消磨時間。兩名警衛人員面對礦穴處坐着，距離只有六呎。

一如伍特早先預料的，這礦穴入口處懸掛的大燈泡在入黑後便燃亮，因此，從警衛室的窗口看過去，可以看得很清楚，任何活動逃不過他們監視的眼睛。

已經十時有多了，但在山影掩蔽之下，月色並沒有清澈的照過來，從山腰到山腳，到處仍有黑影子，可以掩護伍特的行動。而且，警衛人員換班了已經兩小時多，初上班時的一股銳氣已低沉下去，他們在心理上大抵都只準備又渡過一次漫漫的長夜而已。

伍特正準備下山，一陣怪風，從山上直捲下去，砂石飛舞，寒氣襲人。警衛室中各人立即關門關窗，但儘管關了窗，卻並不妨礙於他們對礦穴入口處的監視工作。

更不遲疑，伍特活像夜貓似的，謹慎而迅速的，輕悄悄地從山腰直趨山下而來，他提高了警惕，準備稍有不對，便化為不動的影子，躲在暗處。但屋內的警衛一點也不發覺，他們根本上就料不到竟會有人來窺探這廢棄的礦穴，山風是這樣的大，關起門來，猜拳作樂，已忘其所以，伍特一直爬到警衛室下面，從板隙內傳出來猜拳聲和歡笑聲，聽得十分清楚。

伍特四面看看，並無異狀，便在警衛室的支柱腳下，把帶來的東西逐件放下來，先安置好了油爐，上面放一個淺盆，油爐雖然不大，但卻載滿了足夠使用的燃油，淺盆上則放滿了甲醇，加上碘結晶體；把火爐燃着了，只一瞬間，淺盆上冒出紫烟，向上升，透過警衛室屋底的木板空隙之間，進入關門閉窗的室內去，紫烟上升到散播在室內時，已看不到顏色了。警衛們在抽着香烟，室內烟氣甚重，因此，連臭味也嘗不到。

足足熏了一小時之久，伍特跪在火爐旁邊，不斷添加甲醇和碘結晶體進去，直到紫色氣體把室內幾名警衛昏倒了為止。他們失去知覺，伏在枱子上睡去了。

伍特立即迅速的跑到礦穴入口處，先把掛在入口處的電燈泡移到十五呎以外去，並不把這電燈弄熄，因為，在公路上來往的汽車與行人都可以看進的，這支電燈假如熄了，便會被人發覺有異，誤了大事；而即使把這支電燈移去，警衛室中電燈傳出來的光線，卻又足夠使他看到事物，用不着開電手筒；這樣，公路上即使有人車經過，都不會知道這警衛戒備中的礦穴有任何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運用他剛才在市區商店中買來的普通工具，加上他的一雙經過特別訓練的手，他去開啓礦穴口的一把大鎖。

很快的，大鎖開了，伍特推門，進內，回身把門掩上。

跟着，開了强力的電手筒照着，這礦穴的入口處，很高很高，用木柱支撐着，地上還鋪着一條小鐵軌，是運輸礦石的手推車使用的。細看並無異狀，他繼續前進搜索。

這礦穴太大，太深，又太黑暗了，除了他的手電筒射出的光線之外，一點光影也沒有。使人有一片陰森的感覺，很奇怪的，似乎四面有鬼怪窺伺似的。

但伍特膽子很大，絕不遲疑，一步步的向前走，卻又似乎在向下走，沿九十度角的斜角向下走，難道直走到地心去，到地獄去？一股陰濕令人窒息的氣味，四面襲來。

也不知道走了多遠的距離，最後伍特的手電筒光線終於照射到靠在洞壁旁邊的巨型木箱，這木箱好大，至少有二十呎長，六呎高六呎闊，是用特別堅實的木板釘成的，另外，外面還加上鐵皮。

伍特心中知道，這就是了，這就是自己所要找尋的目標物。

他立即點數着，這種木箱一直排到進去，恰有十二個之多。

是了，就是十二枚原子彈頭的飛彈，伍特看看箱子外面，什麼符號也沒有，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地方運來的。

他所帶來的工具無法把打開這些木箱，未檢驗裏面的秘密，但，即使有辦法打開，他還是不會打開這些木箱，因為，他無法把這些木箱重新裝好，恢復原狀的。若是留下曾被打開的痕跡，豈不是會被屠樂或是共產黨人發現，知道曾被人偷窺過麼？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可是，她一認出是我的時候便又沉下臉來，急步走出了大門，待我清除了身上的紙屑追上去時，她已經不知轉到什麼地方去了。幸虧那輪值的老伯父及時回來，帶我回家洗了個臉。不然的話，我必然會塗着大花臉在街上出洋相哩！

想起來，那羣頑童雖然可惡，但能造成了這個機會博得玲玲對我一笑，我的心也着實涼快許多。

世間上最沒有價值的怕是那些輕易得來的東西。玲玲對我越這樣，我越想得緊，追得勤。正如農民對待自己的莊稼，工人欣賞自己的產品一樣，我現在是耐心地培養愛苗，希望它能開出幸福的花。若眞的有這麼一天的話，情果在眼前幌耀，情汁會灌施了我的神經細胞，耳邊聽的是玲玲的情懷柔語，嚐到的是香液甜津，擁的是軟玉溫香，那時節，我眞的是世界上第一個最幸福、最會享受的人了。

雖然我每晚都失眠，卻全無痛苦感覺。

眞可惜，自己少讀幾年書，沒法記載當日的感想。如果我會舞文弄墨的話，在這一段時期，準會寫出情詩三百首來。起碼亦會給玲玲多寫幾封纏綿旖旎的情信，讚她幾句靈魂啦，月亮啦，星星啦，花朵啦之類的甜話。雖然這些變化萬端的香艷詞句不外一句「我愛你」，卻為一般時髦女性所樂聞陶醉的。我既沒有這套談愛本領，也就只能以行動去表達愛情的忠誠了。

我依舊天天這樣的在巷口徘徊守候，而玲玲也依舊的給我不理不睬，同時我的行動也引起了有些人的注意了，尤其是給我擲過紙屑的那班頑童。為了愛的緣故，我絕不會因此而感到難堪！

我忽然又碰見水喉七了。那是我正在跟踪玲玲的時候，他迎面把我攔道一截，問：

「阿毛！慌慌失失的趕到那裏去？」

我登時一愕，立即堆上笑容，忙說：「沒趕什麼。」

「一看容顏便得知，你想瞞也瞞不了的——去！喝杯茶去，找你幾天了，原來你竟然在這裏偷偷摸摸！」



在茶樓上，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他，他冷笑了一聲，罵我傻瓜之後，也告訴我一點消息。

「……聽來一個情報，貓眼相這班人正想辦法來對付我們了。還有你那位玲玲小姐——」

「什麼？還有玲玲？」我驚訝起來。

「當然嘍！事情是因她而起呀！貓眼相會甘心損失嗎？所以，目前我們自己要設辦法，也要為玲玲想辦法。」

水喉七瞪住我，看我有什麼反應。老實說，什麼天大事情都可以忍耐，惟獨對於玲玲，有誰想動她的一根頭髮，我非和他拚過不可。我光火了，用拳在桌子上一擊，憤然說：「媽的！貓眼相，你來吧！我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醬不是人養的！」

「現在光發牢騷是不行的，該想個辦法應付才是！」水喉七接着說：「你整天的這樣呆呆等等，根本不是辦法。人家已像黃雀一樣盯梢住你背後了，你卻還蒙在鼓裏，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老實說句，萬一給他們暗裏一算，這虧倒吃不消呢！……」

「那怎麼辦？你給我想個辦法吧？我腦子亂了，拿不出主意！」我登時咽下了怒氣，懇求他為我安排。

經過愼重的考慮，我從今天起不再站崗了，還特別高價僱了一名私家偵探暗中保護玲玲，同時蘭姨也去那個廠領取膠花做，想藉機會和玲玲接近。後來蘭姨又發現胡圖經常在廠裏出現了，更覺得事態嚴重，玲玲已把頭伸入虎口還以為是入廟進香。

我心裏焦急萬分，眼見這團烈火已逐漸迫近了。又沒有誰可以告訴玲玲。連護士長也不行，因為我無法向她交代我和玲玲的關係！這樣，預防既沒有可能，惟有等待事情的發展。

為了玲玲，我不惜任何代價，也忘記了什麼叫做危險。我把一切納入了備戰狀態中，甚至連牙齒都武裝起來。後來，水喉七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告訴我：

「以其蹲住捱打，不如先下手為強，能夠把這火種移回貓眼相身上，起碼會延誤他們的陰謀，這就是孫子兵法上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畧。」

「何不先把這件事報告警方及時制止他們？」我說。

「行不通！」他一口否定。「此地是法治之區，什麼都要證據，你憑什麼證據去告發？萬一加你一個報假案的罪名，不是弄巧反拙？」

既然如此，那也只可這樣辦了，我們不是愛鬧事的人，可也不容許別人給我們胡鬧！

我是相信水喉七的為人，說到弄錢，他不如我；但怎樣去懲戒壞人，他的辦法比我多，尤其在這樣的場面再也少不了他。只要他認為要怎樣便怎樣做。錢嗎？我已經抱定毀家紓難的決心；人呢？他要怎樣便隨他去安排，連我自己！

果然不出一個星期，貓眼相吃官司了。那是水喉七先花了一筆錢，請幾個人出面，到貓眼相的公寓裏打牌喝酒，並且到半夜還叫貓眼相召來了幾個妓女薦枕。然後，水喉七及時通知了差館，當即拿獲破案。結果，貓眼相被控聚賭窩娼，罰了一千元。他不知道是誰搞的鬼，只可自認晦氣。

貓眼相的氣燄雖然受挫了，但對玲玲的威脅還沒有徹底解除。即是說，這枚炸彈一天還存在，始終有爆炸的一天。這一次行動不外是一種拖延戰術吧了，貓眼相斷不會因此教訓而改邪為正的。

這時，蘭姨和玲玲熟絡起來了。他們大家是女人，又幹着同樣的工作，而且蘭姨的閱歷深，交際應酬總有一套，自然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伴侶。不久，蘭姨說服了玲玲和她的同伴不給那個廠穿膠花了

，轉到我這個塑膠廠來做長工。在我來說，已高興得不得了。一來能把玲玲從虎口裏拖出來；二來，那就是我有了接近她的機會了。我着張河特別提高了她們的工資，作為變相照顧。但我還未敢貿然和她見面，甚至連工廠也不便去了，恐怕一旦露面又會把她嚇跑，我知道，玲玲眼裏，我是一位尅星。

但只要能把她弄到我圈子裏來，一切都好辦。

雖然不便和玲玲見面，卻還可以在附近伺見她。她倆每天清早就返工了，差不多在同樣時間，到放工的時候，她們混在女工羣中輕鬆地走出來。這時，張河必也藉故要陪她們過海去，這是我授意他這樣做的。

頭幾天，張河表現得很好，後來態度忽然變了，有幾次我見他攙着玲玲的手坐上的士絕塵而去，我開始懷疑，張河會不會趁火打刧，橫刀奪愛呢？更有看不過眼的，幾乎氣得我一佛出世。

有一天，我正和那位銀行大班柳經理在一間茶廳的閣樓喝下午茶，忽見張河和玲玲悄悄地進來，坐在樓下的卡位，他倆在細聲說，大聲笑，很親暱樣子，簡直剃我眼眉了，未放工時候，他倆竟這般的鬼鬼祟祟跑到這樣來談情說愛，且背着我面而又入我眼，如果不是柳經理在場，我眞會跳下去把張河扼死。

當晚，張河來探我，我乘機要看看他的態度和口氣，如果發現他有半點對不住我的話，哼！莫說是同甘共苦的朋友，就是父子也不客氣了，我沉住氣，若無其事的和他閒談起來。我說：「我近日很苦惱，想跟你說說！」

「是不是關於玲玲的？」他問。

「除了她還有誰？」我故意裝個樣子，背着雙手仰天長嘆了一聲。

「事情不是發展得很好嗎？你簡直是自尋煩惱！」

「也許是自尋煩惱吧，卻很躭心外來侵畧。」

「你太過緊張了。」他笑望着我，且眨眼做下鬼臉。

到上流



馬森亮

我說：「未到手的東西，那個不躭心呢？何況是男女間的愛情，似水銀一樣，飄忽不定，它是長着翅膀的，一下子就會飛得無影無踪，你知道嗎？天空上還有無數飛擒大咬的老鷹呢！唉，我的處境，我的心情，張河！怕你還未夠清楚，不會諒解的。」

「我兩人間還有什麼事不可以諒解呢！」

我停一會，繼續問他：「你對這件事怎樣看法？」

「放心好了，時間不會辜負你。」

「是否時間全屬於我？」

「要看你自己怎樣去把握。」

「萬一旁邊殺出一位程咬金又怎辦？」

「我看不會。」張河這時有點緊張，以不屑的語氣說。「玲玲不是一個浪漫女子，不是博愛菩薩，你又何須憂慮？老實說，這還算是你阿毛的幸福。」

「幸福？多漂亮的誘惑！我現在就給這幸福苦惱透了。」

「玫瑰是有刺的呀！」

「可惜刺傷了我的心還未摘到手，而人家卻會擺在桌上欣賞了。」

「哈哈哈哈——」張河忽然仰天大笑起來，說：「多大的醋勁呀！」

這一笑不打緊，他分明有意向我挑戰了。我登時把臉孔拉長，想乘機發作，給他一個難堪。但他卻很快莊重起來，不客氣的對我說：

「眞想不到你的心胸這麼窄，聽你的話，大概在懷疑我對玲玲有不軌企圖了是不是？那也好，既然你不信任我，我又何必自討沒趣呢？還以趁早打退堂鼓，交還你自己去照料她吧。花不來為了一個女人，傷害幾十年的和氣！」說完，他立即起身，倖倖地走了。

這時，我才覺得後悔，怪自己太過衝動，對玲玲這件事再次困惑起來。

第二天清早，接到了一個怪電話，說張河出了事，叫我立即到差館去。

見過了值日幫辦，登記好姓名地址之後，他首先就問我：

「你和張河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的幾十年朋友，目前又是同事。」

「什麼同事？」

「他是經理，我是董事長！」

「你們的情感不會有問題罷？」

「我全廠的業務是交他辦理的，過去和現在從未鬧過意見。」

「也沒有拈酸呷醋的事情發生過？」

「那更不會。——幫辦先生！究竟張河發生了什麼事，他現在那裏？」

幫辦把臉摸了一下，沉思着，一會才告訴我：「他現在醫院裏。」

「……」我開始慌張起來。

「不過，你不要焦急，剛才醫院來了個電話，說他已脫離了危險期，現還繼續輸血。——」

「我馬上可以輸血給他！」

幫辦噗的一聲笑將起來，說：「還用不着你的時候，這種工作醫生會安排的。」

「為什麼會鬧出流血事件？」我已急不及待了，衝口問。

「好吧！你既然想知道，我叫人告訴你吧！」幫辦將手向對面一擺，打個招呼。「你認識這兩位職員嗎？」

我順眼跟他的手勢回望過去。原來是玲玲和她的同伴陳小姐，她們一直坐在角落裏，我入門的時候，不曾注意。這時她兩人也站了起來，現出詫異之色，低喚我一聲：「董事長！」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四十五）

三郎

母女悲憤，同勸逃生

姚太太接着又說：「這件慘事就發生在我們這椿房子的二樓，有一個才十七歲的少婦，她是去年冬天才結婚的，解放之後，連同她一個年約四十歲的家姑，因翁婿是國特罪嫌被捕，楊帆這個魔頭見她兩人貌美過人，便接到這裏來幽禁宣淫。一個多月來姑媳同床，受盡他的淫辱，有如當年在烟台對待我們母女一樣，想忍辱負重以換取翁婿生命的安全，結果希望落空，這兩姑媳受此打擊，熬不下去，在上星期一個晚上雙雙上吊自殺死了！我得知此情形之後，百感交集，雖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但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我實在不想再活下去，也感到像這樣活着是一種羞辱！因此，我要嚴正的警告你！你可以利用他把我與宜琼當作人質的機會，去換取暫時性的行動自由，像他們派你來上海工作一樣，如果今後再有這種可以逃脫這個魔鬼的掌握機會，你無論如何要逃，否則你便是不孝的逆女！如果你能和榮斌結合在一起，一同走向一條光明的新生之路，你一定要走！那麼，我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姚宜瑛聽了母親這一大篇悲憤莫名的話，泣不成聲說：「但是，我不能讓媽媽、妹妹白白的聽他們屠殺，我走了，你們實死的，我怎麼忍呢？要活大家活，要死大家死吧，你們再不要叫我獨自逃生，這些話，我聽了好似利刀在割……」

「姐姐！你錯了！以前你在外面受苦受難，是想換取媽與我的幸福自由，他們也一直是以此來鼓勵你，脅迫你；我與媽忍辱偷生的活到今日，又是想你能換取他們的信任，而有好的前途，現在既然拆穿了這一個騙局，我們是永無幸福自由，你也是永無前途可言的，除了供給這個魔頭做洩慾器，受他們利用做工具之外，便別無所有了。等到我們三人年老色衰，或者這魔頭另外有比我們更能滿足他慾求的對象，我們下場的悲慘，是不難想像的，到那時，你就是想我們三個人死在一起也不可能。事到如今，你難道連這樣可怕的結局也沒看出來，想像到嗎？這種根本沒有人性的魔鬼，你難道還對他寄存會稍念舊情，顧到什麼道義希望於未來嗎？」

姚宜瑛被母親和妹妹這一番看透楊帆心肺，而又確有同感的悲憤之言，說得更是心如刀割，痛哭不已。但也心亂如蔴，不知究應如何自處？

那幾年血淋淋的事實教訓，連姚宜琼這個少不更事的大孩子（其實她也快要做媽媽了，肚皮被楊帆搞大了兩次。）也深知目前的處境可悲，與未來的下場是不堪設想的，她也只希望姐姐能夠逃出天生，替她們報仇雪恨已經夠了，三個人在一起，將來只有同歸於盡。她見姐姐不說話，只知哭，她也憤激的說：「姐姐！你無論如何要照媽的話自尋生路，再不可以我們爲念了，否則的話，我也不認你做姐姐，或先自殺死給你看！」

姚太太又心平氣和的，也是沉痛萬分的叮囑說：「宜瑛！我最後告訴你，你要做孝女，你要做好姐姐，就要照我的話去做，趁着魔頭還沒有把我與宜琼拋棄之前，以爲我倆可以作爲對你在外工作的人質價值尚未失去之前，你要把握機會逃生！否則，我們三母女是決無好死，而我死也不會瞑目！」

「……」她還是無言以對，只是蒙面而哭，最後，她終於說出一句話：「好吧！到必要時我會做的。」

以死博生，撞頂揚帆

姚宜瑛與母親妹妹經過這一次的盡情傾訴，互表決心之後，多年來一直怔忡不安的情緒才平定下來；她能夠獲得情緒的平定，主要是下定了死的決心。「除死無大災」，一個人到了死也不怕的時候，她是不會再把威武、權勢、危險、恫嚇等放在心上的，相反的則是蔑視這一切，甚至敢於與這一切挑戰！

她回到媽媽的身邊第五天晚上，楊帆這個魔頭突然降臨，氣勢洶洶，滿面重霜的把她拉進臥房裏，凶神惡煞的說：「你這小娼婦，背着我在外面做得好事！現在擺在你面前是兩條路，一條是死路，一條是生路，任由你自己選擇！」

姚太太與姚宜琼都隨後跟了進來，見到這種情形，都嚇得面青發抖，忙向她打眼色，希望她不要在這個時候強硬撞頂。

姚宜瑛滿不在乎的反問：「什麼是死路？什麼是生路？」

楊帆面孔一扳說：「死路就是你背着我去跟他人談戀愛，談結婚；生路就是糾正過去，仍然眞心誠意愛我，再向我具結，說明不與任何人戀愛結婚。你打算走死路或生路？我要你馬上答覆我！」

她輕蔑地睨了他一下，眼皮一垂一睁說：「你說吧，我的生死是由你作主的。」

這個出乎意外的答覆，出乎意外的言態，把楊帆這個紅朝新貴的至上權威者，激得暴跳如雷的說：「我要你答覆，你怎麼要我說？」

這個時候的姚宜瑛，面對這個把自己一家人陷害得無以復加的魔鬼，想起這多年來所身受的侮辱與損害，迫得她幾乎要發狂了，恨不是自己是一個炸彈向他撲過去，而同歸於盡。她既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她的態度也就表現得從未有過的倔強，她打算與他痛痛快快的拚一下，與媽媽和妹妹死在一起。

於是，她把頭一抬，雙眼正視着他說：「你希

望我向你求生，也還是希望我向你求死呢？」

這一下可把她媽媽與妹妹急死了，緊靠着她身邊，用手指在她臀部上揉捏着，意思是要她求饒說好話，不可硬碰硬，免得吃眼前虧。

「你？」楊帆被她冷厲的眼光所懾服，但又馬上報之以凶狠的眼光，咬牙切齒的說：「小娼婦，你在恨我沒有准你跟榮斌結婚是不是？」

「是的！不過，這已經過去了。」她用斬釘截鐵的堅定，轉爲優哉遊哉的回答：「榮斌因爲我吃了這麼大的虧，他就是不自殺，也會對我絕望了，我再恨你也沒有什麼用。不過，楊部長！有一點你是必須瞭解的，只要是一個人，不管他是男人或女人，即使他完全喪失了抵抗的能力，但假如他對一切都感到絕望時，便會蔑視死亡與一切的……」

「宜瑛！」「姐姐！」姚太太與姚宜琼都急得發跳，連忙招呼她不可再說下去。

「不要管我，我要說。」她倔强萬分的號叫。

「唔，讓她再說下去！」楊帆掃了她們母女一眼，恨恨地說：「你說！」

蔑視死亡，獲得自由

「我會說的。」她强制自己激動的情緒，使之稍稍平定一點又說：「楊部長！我要說的是，當一個人敢於蔑視死亡，那麼，他也就敢於蔑視一切了。那怕是帝王的權威，在他眼中也就不值一文錢了；至於大臣，部長之類，他更是不在乎的。」

楊帆瞪大一對凶光眼，呼吸異常迫促，想不到這個小娃兒竟敢這樣蔑視自己，看來恨不得把她撕成碎片！但他沒說什麼，只是這麼恨恨的瞪着她。

她又說：「我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因爲我對一切都絕望了。以前忍受一切的苦難，都把希望寄托在『解放』上面；現在『解放』了，我得到的是什麼？說愛情吧，與榮斌結婚既不可能，你又不是專心的愛我，我的精神要寄托在愛情上已不能。轉而寄托在事業上嗎？看看你對待我們這種態度，我媽媽與妹妹到今日仍過着幽禁式的囚徒生活，我自己的自由你隨時可以剝奪，你還能給我什麼名、利、地位？還能給我什麼寄托精神的事業？楊部長！我是人，不是吃飽了便滿足的豬，我想想自己，再看看人家，無論從那一方面與我比都不及我十分之一的馬玉英那種人渣，到今日你還能給她做幹部托兒所所長，而對於出生入死，受盡苦難歸來的我，卻藉小故加以囚禁，一禁數天才能見到你的面，我還有什麼希望？你是我的話，又會作何感想？假如我是一個什麼希望都沒有了的人，敢於蔑視死亡的人，你要我具結又有什麼用？假如我有一線希望的話，不具結又有什麼問題？說實在話，我現在只想死，根本就不怕你的唬人話，你不槍斃我，我也會自殺！我的話說盡了，請你瞧着辦吧！」

這一段時間，可把她母親與妹妹急死了，但又確有同感。因此，並未阻止她說下去；等她說完了，也沒有向楊帆求情，只是等待楊帆的反應。

「唔！」出乎大家意外的，楊帆不但沒有暴跳起來，反而淺淺地一笑說：「我訓練成功的女間諜，派在上海鬪爭了這幾年，果然進步得多了。好！我就給你事業的希望，今早還沒有找到這個機構的適當人選，現在就決定派你去吧！」

「……」姚氏三母女都沒接腔，姚宜瑛還是那種蔑視一切的樣子，姚太太與宜琼則鬆了一口氣。

「這是一個『副所長』的工作銜頭，比馬玉英高幾級，你滿足了吧？你覺得有事業希望了吧？你不再蔑視我了吧？你可以具結永不結婚了吧？」

招待老大哥，身任副所長

「什麼副所長？別說得那麼有聲有色！」

「就是梅格路那所『國際同志招待所』的副所長，是專門招待蘇聯老大哥的。它的重要性，跟市政府交際處的百老滙大樓的招待所一樣；百老滙大樓的招待所是由周而復負責。如果我委派你去國際同志招待所任副所長，正所長是掛名不負實際責任的，那麼，你的職權地位，便和現在百老滙大樓招待所的周而復一樣了。」楊帆越說越是有聲有色。

「副所長是幹什麼的？」姚宜瑛滿不在乎。

「詳細業務，你明天到部裏來領公事委令時，就可瞭解清楚，有明文規定，詳細註解的。只要你能把業務搞好，不使這班老大哥們對你起反感，將來送你去莫斯科學習也有機會，你覺得這是不是可以寄托你精神的好事業？」

春風解凍，言歸於好

楊帆說完了最後兩句話，房子裏原來那種緊張得快要爆炸的氣氛一掃而空！首先，楊帆那張殺氣騰騰的臉上，呈現了笑意；其次，姚宜瑛那張滿掛重霜的臉上，露出了解凍的鬆馳；一直提心吊膽的姚太太與姚宜琼，也如釋重負般感到輕鬆起來了。

姚宜瑛這次準備拚命的目的，便是要爭取行動上的自由，就是怕楊帆把她從醫院接來這棟小洋房之後，從此要與母親妹妹同過着囚禁式的生活。現在聽說明天便可到部裏去領取公文委令，以後還有到莫斯科學習的機會，不管這個「副所長」的業務如何，將來的機會怎樣，起碼她是有了行動上的自由，不必困在此處做囚徒。只要有了自由，能與外界接觸，便不愁聯繫不到榮斌，或伺窺到可以換取更大自由的機會。這個目的達到了，她當然用不着再擺拚命姿態來與楊帆硬碰，但也不好過份表示突然的喜悅，以洩露自己內心的秘密。

於是，她以一種「鑑貌辨色」的眼光，偏頭側腦的抿抿咀，然後把繃得緊緊的面皮，鼓得隆隆的腮幫子鬆弛着問：「你既然說得這樣好，又爲什麼不派我去做正所長？難道我就不能獨當一面，還要在我頭上加上一個大頭頭壓着我，指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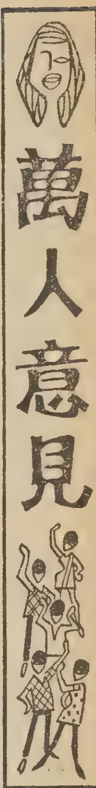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楊帆莞爾一笑，向她手一招說：「你過來，我可以解釋給你聽。」

姚宜瑛望了母親妹妹一眼，趦趄不前。姚太太知道事情有了好轉，忙對宜琼說：「好啦，你們兩個好好談談，宜瑛陪着部長不要吵吵鬧鬧啦。」

姚宜瑛等她倆走出房間，才投入楊帆的懷抱問：「你說吧？」

楊帆摟着她說：「正所長是容正仁，他懂俄文俄語，你只畧懂英、日語，所以暫時做副所長。心愛的！你只要乖乖的聽話，你想做事，今後可做的事多得很。好好幹，我會給你做事機會的。現在不談公事，談談我們兩個分別這樣久的私事吧！」

他的私事是把電燈熄了，沉醉在肉慾中談的。



激死老教授卻撰文悼念 厚黑之學可說爐火純青

編者先生：

最近烏鴉以打手姿態，攻擊萬人傑的文章，誠如萬人傑所說，文章和道德不能分割；縱使文章不通，無損人格及道德。試觀汪精衛、梁鴻志、周佛海、陳公博、黃秋岳……等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然而他們做了漢奸，遺臭萬年，可見光是文章通的有什麼用呢？

烏鴉當然以自己的文章自豪，那麼看着他的道德如何呢？

大約一九五三年，我住在九龍木屋區，隣居有一位上海某大學的老教授。他和烏鴉在某大學共事多年，可是命途多舛，在本港落魄無依，甚至連吃飯也成問題。

那時，烏鴉得林某提拔，在報館工作，又有著作出版，收入豐裕。一天，這位落魄老教授從早到晚沒有吃過東西，傍晚打電話到編輯室，請烏鴉借幾個錢開飯，烏鴉在電話中唯唯否否。這位老教授便去報館，在傳達室寫了張便條，由工友送上樓；不久工友下樓，說：「佢唔見你！」並出示便條，原來便條背後烏鴉寫了幾句：「工作很忙，恕不接見，希諒。我以寫作為生，自顧不暇，那有力量助人？」

其實，這位老教授和烏鴉共事多年，熟知他涼薄成性，故在電話中特別聲明只借幾個吃飯的錢。不料烏鴉心腸如鐵，一毛錢也不借。

三天後，老教授不堪生活煎熬，犯了一宗偷竊案，法庭判他入獄三月。他出獄後，重回木屋區，和我談起烏鴉見死不救的經過，聲淚俱下。

上蒼往往薄待好人，半月後，這位老教授被蛇咬了一口，加以他受烏鴉的氣太深；又不堪牢獄之災，引致名譽掃地，終於鬱鬱而歿。

去年夏秋間，烏鴉在他的專欄中提起這位老教授，表示「悼念」，全是虛情假意，見鬼去吧！

我的朋友F君，和烏鴉時相往還，一次，F君協助烏鴉出版著作，烏鴉自動請客，約F君去油蔴地天香樓菜館小敘；這是一家杭州菜館，烏鴉不點吃西湖醋魚、教化雞、蒓菜雞絲湯一類的名菜，卻僅以一碗鹹菜肉絲麵招待朋友；F君向我談起此事，啼笑皆非。

朋友為「五倫」之一，烏鴉如此對待朋友，道德如何？可以概見。

再說，烏鴉既擁護「新中國」，何以一度和反共的陸某合作辦報？他的思想是經濟掛帥，還自稱研究宋明理學，豈不令人毛骨悚然？

鍾馗上

中共竊據大陸廿週年 宣佈九次核爆有感

陸慧生

生爲中國人，國強誰不羨？
何以要國強？皮存毛附面。
皮毛附不分，生死共依戀。
愛國同此心，求保生命線。
生命求安居，安居樂業先。
誰甘爲奴役，供領袖好戰，
功成萬骨枯，生活任熬煎。
光榮歸領袖，人民幸福賤，
光榮果何價？億萬頭顱宴。
褲子可不要，核子要先選。

象齒引焚身，惹禍非難免，
以力圖稱霸，王道棄不研。
王道先愛民，安邦定國奠。
霸道求侵畧，殘民反自衒。
治國苦民生，慾壑終難塡。
政令貴以誠，豈容弄欺騙？
核爆苦窮追，民心已思變。
慶祝核爆功，外强中乾穿。
竊據二十年，溝壑滿輾轉，
時日已害喪，偕亡快如電。

無知幼稚悲哀的文字 使人感到氣惱又可笑

編輯先生：

後學是一個中學生，在閱讀「牛馬集」專欄有關「中國學生週報」的數篇文章後，很想發表一下我的意見。

在雙十節那天，我和一些朋友都看到當天「中國學生週報」裏的文章，在那時來說，憤怒不由自主的冒上心頭。因為所看到的是一些無知、幼稚、悲哀的文字。我們不反對民主及批評政府的自由，但是該報編輯有否想到一些政治思想未成熟的學生看報後會產生什麼念頭？尤其是使人感到氣惱可笑的，是該報在「學生座談會」中訪問了一班十居其九沒有意識的學生，還發表了所謂「意見」，滿是乖誕的說話，更令人痛心；如某學姊說：「……看見每年都有兩個國慶，心中祇覺有趣……」我看不出這話有何幽默感或哲學意義存在。今天形勢非常分明；不擁共便是反共，既認為共產黨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應該緊密的團結在一起，不分黨派，先來推翻暴政，再來解決民主政治觀點法度上的問題。難道我們要分散力量被各個擊破嗎？開「座談會」，找「訪問」的對象，是報刊上的自由。不客氣的說句，大可訪問「

中國通」費正清或「台獨」分子之流，叫他們發表一下「觀感」。還是該「座談會」的主席先生說得對，幾位學兄學姊都沒有政治意識，對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而今日的種種勢態都缺乏認識。

無可否認的，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是今天中國反共的核心。其力量遠超乎其他黨派及思想的反共力量。今天如果祇埋怨責難政府，又不去清楚闡揚反共思想，政治道理，祇會打擊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對反共力量的信心而使之動搖。

我們希望看到積極、有朝氣、有建設性的文章，而不願讀到消極、沮喪、怨天尤人的文字。

萬人傑先生的幾篇評論，我們叫好，因爲他說出了我們心底欲說的話。其評論中容或有過火的文字，歸根到底，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反共救國。希望今後再沒有這樣的辯論，大家都是「殊途同歸」，明乎此，則大衆協力一心，共赴目標：「我們反對兩個中國，不贊成台獨，同時亦不願回大陸或台灣永久居留。」……雖然很多同胞在海外與台灣等地紮下了根，但是千萬華僑同胞渴望着回去，因爲那是我們的地方呀！最後，因才疏學淺，謬誤之處難免，尚希予以賜正。

學生唐志平謹上

十月二十四日

中國學生周報辯正讀後感

林育生

前幾天，週身唔聚財，正想尋尋開心，忽然看到星晚牛馬集版地，刊出一篇「中國學生周報」的「辯正」，心想：讀下一定比在新填地看走方郎中拍着胸膛大叫兄弟的膏藥是師傅有自，應驗如神，更加有趣。於是連續讀了下去，果然發現幾點實在是妙不可咖喱。如何妙法？且聽在下道來：

第一、「三十幾個人顯然是代表香港大多數青年」，不禁爲之捧腹。香港青年究有多少，恕在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法作答。細心一想，卻又豁然開朗：這大約是向什麼「一致歡迎」、「一致贊成」、「一致擁護」、一致七七看齊吧？至於是否一致、是否大多數，反正大多數矇查查如在下，對於「一致」的死貓已經吃了不計其數。再來一個「大多數」打什麼緊？

第二、國家、政黨、政權、政策的層次不能混爲一談（大意這樣），話說夠晒「漂亮」，這正是二十幾年前一些「民主人士」用以影响民眾，打擊國民政府施政的「絕招」，結果國民黨眞的在大陸垮了，共產黨來了。而這班豎儒有的自作自受，人頭落地，有的卻不自殞滅，夾着尾巴，桃之夭夭，有的連爬帶跪，伏在毛澤東腳下做起紅色狗子。至於七億同胞的命運則閣下自理，「阿拉」自己顧自己可也。在這裏應該說幾句道德與民主的關係。卽講民主必須承認：它是追求大多數人自我作主的生活價值的一個觀念，但在一種生活方式與另一種生活方式比較時，我們就必要思考到道德問題，爲善與惡下一個界說。簡單說一句，亦卽爲絕大多數人在兩害之間取其輕者；今天全國同胞已經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而東南亞的自由民主亦正受到嚴重威脅的當兒。難道七億人受盡慘酷摧殘之外，還一定要把自由寄託的所在地，如大陸以前的豎儒一樣喊出國家，政黨、政權、政策的幌子，把它搞垮，政爲迫使生活在自由區域苟延殘喘的人一齊斷送然後快意？中國人到此地步，實在是可悲的，但可悲的因素並不在全國國民，而是那班應該懸首國門的豎儒！……文棍、報棍和學棍。他們自投於臭也還罷了，正如萬人傑先生所說的還要影响純潔的下一代青年；共產黨在鬬爭中的策畧是爭取同志、朋友，以增加自己的力量，其次是爭取中立，以削弱反對力量。以中國學生周報十幾年來的表現看，卽使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起碼也幫了共產黨不少的忙——因爲它對反共的團結力量，起了惡劣的影响作用。

這世界是投機者的世界，約在十年前曾讀過黃華表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幾件舊事重提」（依稀記得是刊在大學生活），內容討論的是「西化」或「復古」的問題，其中說到胡適先生在五四前後提出兩個口號，一是「全盤西化」，一是「打倒孔家店」，他指出胡先生當時對「西化」和「孔家店」的貨色都未曾有深刻的認識，因爲投機心理所驅使，忘記自己所提倡的「實驗哲學」和所主張的科學精神，只要投機成名，口號的合理不合理，叫了口號的後果，都無暇顧及了，結果胡先生果然成了名，而「孔家店」也眞的倒了，中國也果然「全盤俄化」了……。

這一段話，實在是說得非常沉痛，卻不料時至今日還有人要東施效顰，爲了自己的投機成名，至於幹出的事，後果如何，那也由得它了。

第三、「是沒有實際的反台」，這話說的「不假」，因爲實際大約是指動手，卽用槍桿子搞垮的意思，言論以及其他方法的搞風搞雨不能算數的。

第四、他們也「反共」，因有社論爲憑。看起來可能不是矯飾；不過想起一些往事，卻不免令人心驚膽怕。記得「解放」前徐州有一個道貌岸然的相命先生，在口頭上他把共產黨連祖宗三代都罵透，可是「解放軍」一佔領徐州，他馬上把長袍一扔，搖身一變，卻做了「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社會科長，提起這種實例，反共與不反共的確是難說得很。

最後我以讀者一分子奉勸萬人傑先生不要再浪費牛馬集篇幅，萬先生應該知道，世間萬物都有其本性的，一點也勉強不來，莊子有幾句話說得很好，他說：「楚東山之牛，巨於常牛，有司置之宗廟，花以文繡，食以鼎盤，牛不自得也，何守者不察，復奔東山二野，沐乎泥池，食乎野草，裂其文繡，怒而奔馳於大野，止則欲臥榆柳之蔭，夫文繡非不美也，鼎盤非不精也，而於牛無與焉……是以聖人之於物也，使無屈其性而已……」對於一些本性難改的傢伙，多說實在晒氣。

無恥言論如烏鴉叫 讀者要求將他用勁拍

人傑先生：

讀了最近出版「萬人雜誌」的致曹聚仁文章後，我們覺得非常痛快！對這些死不要臉的人，必須揭穿瘡疤。大陸文革開始後，這裏很多報紙在報導毛酋奪權打擊劉少奇事，曹某在報上竟說右報造謠，說毛林爭權，那有這樣的事！在「祖國」就是這樣好，文化革命是偉大的，誰做得好就誰做領導，沒有什麼爭權奪利的事，亦無人在奪權。

不料話剛說出，大陸就宣佈劉少奇為當權派，後來索性連名帶姓罵出來，曹某就此粒聲唔出。說實在，他自己做夢也想不到堂堂國家主席會變了罪犯。曹某每次在報上大捧左派戲而罵此間幾家大公司的黃梅調戲，我記得有次他說夏夢與丁賽君的演出是如何的夠派頭；而凌波等的演出，他覺得一錢不値。且不論凌波的演出如何，可能亦不會有什麼超人藝術的水準；但夏夢的演出，大家都知是怎樣水皮，唱片是大陸配音，完全考貝大陸越劇演出，僅如木偶戲樣，開開口，擺擺手足而已，內行人看了就覺得夏夢身段水袖圓場的功夫，差得十萬八千里，那有什麼藝術可言？就算曹某對她五體投地，不幸他所崇敬的明星，已在暴亂時逃避「反英抗暴」而跑到加拿大，還想從加赴美久居，不批准退了下來，無法可想，回返香港，又不肯再進左派陣營；偸偸還在繼續申請赴美。因為她的兒子已在美讀書，自己在港也不安心，怕變了從前的蘇誠壽(刼持返大陸)。萬分嚮往毛酋的第一號敵人美國，對曹某來說，也是個極大諷刺。曹某在暴亂時期，對澳門大加讚賞，認為安居的最好地方，不止一次的辱罵香港如何可厭，但全香港並無人挽留他在香港「厭」居，現在他還留在這可憎的地方。曹某的文章，肉麻無恥，登峯造極；如對×報大主筆眉來眼去的文章，還不是為了他已成功辦了張有人看的報，無可奈何的拍馬屁？「主席」「夫人」等名詞常見之報端，無恥的言論，不止一次在咸濕報發表，趁今日一吐胸中鬱氣，向先生報告，還請大力揭發無恥文人的底子為幸。

周禮德謹啓

萬人臨難受命 讀者賦詩頌揚

贛萍先生賜鑒：

「萬人雜誌」創刊已二週年了。記得「萬人雜誌」創刊之始，正是「菠蘿」遍地，無恥「港共」不惜與四百萬市民為敵，企圖鬭垮、鬭臭「港英政府」的時候；萬主編也正名登「漢奸」之列。而「萬人雜誌」在艱險之際毅然決然與讀者見面，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間」，迺來已二週年矣！

二週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了。雖云經過任何艱辛困苦，但幸為廣大讀者擁護，得以由六角錢而八角仍不至於如「天星小輪」之加「斗令」而至引起示威，且獲得熱烈支持，銷數日增。這點，足資說明正義戰勝邪惡，不但當事人胸懷快慰，做為讀者一份子的我，也可說歡欣何似！

做為反共堡壘之台灣未批准之一半手續，也許為期不遠了。

避秦海外至今，除林彬昆仲為無恥「港共」謀殺時，在痛恨之餘會為文投稿於眞報外，簡直很少執筆為文。

今，欣逢「萬人雜誌」創刊二週年之際，我又是本雜誌從創刊號到一○五期從未間斷過一期之永遠讀者，故而草塗數言，以饗愛護「萬人雜誌」之讀者，想執行編輯先生當不至於見外，或者以能一角見遺，則幸甚矣！

走筆至此，草成不是「密碼派」的舊詩一首，為「萬人雜誌」頌；

萬人雜誌二週年記

萬人痛恨共匪日，
人人哀悼沉神洲！
什九同胞遭荼毒，
誌此莫忘家國仇。
二十寒暑時非短，
週週祇為民族憂。
年年翹望還鄉日，
記取亡秦為國謀！

更生十一・四・

荷蘭讀者替我們躭心 如准銷台態度會變

萬人傑、張贛萍二先生：

我在「萬人雜誌」第九十一期第三頁萬先生說「本刊已獲僑務委員會准許內銷，崎嶇長路僅走一半，仍待努力，內政部手續何時辦好尙難料。」讀了這篇報導，本來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不知何故，倒使我擔起心來。因為「萬人雜誌」是一本純正的反共雜誌，並且又敢替讀者們發表文章與意見，眞正作到一不怕苦（蝕本辦雜誌）；二不怕死（五月暴動以生命和港共鬭到底），立場公正，鐵面無私，才得到廣大讀者擁護與敬佩。

「萬人雜誌」銷台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可喜之處呢？照理早就可銷台，就因立場太公正，鐵面無私的關係，所以我替貴雜誌擔心。為什麼呢？因貴雜誌一旦銷台，只怕立場有改變；立場一改變，雖然得來是台灣新讀者，失出是其他各地區老讀者。貴雜誌經常刊些有關台灣國民政府政風問題，有批評、有進言，並替各地讀者發表文章與意見（如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這篇珍貴的回憶；程千里的滿地可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失火經過；范念慈、胡有君……等的意見，談中華民國政府大小官員的貪汚、腐敗、官僚、無能等）都是不能銷台原

因之一。一旦銷台，以這類文章，只好像寫錯門牌的信「無法投遞退回原處」，否則只有投籃，不會再在「萬人雜誌」上看到。港九幾十家報紙雜誌，有偏左有偏右，也有時左時右，說起話來非左就右，一左一右，眞是左右逢源。報紙本來爲民喉舌，結果都變成替政府做傳聲筒，替權勢捧吹。政府要他說黑就黑，說紅就紅，曲理也要說成眞理，硬要隱惡揚善，誰敢說半個不字？因貴雜誌不左不右，又沒有領美金、盧布、台幣、人民幣津貼，所以敢說敢作，揭穿罪惡，決不歪曲事實，眞眞正正作到立場公正，因此之故，您的死黨讀者擁護您，敬仰您。但我希望先生不要爲銷台打出一條銷路爲樂，只恐得此失彼。

我敬仰您二老（老板老編）一向大膽敢寫敢說的作風，一旦准許銷台，那時拿起筆來也要三敲腦袋，考慮考慮有限度的寫呢。雖先生不歡喜寫奉承文章，至低限度也要說一二句好話。總統蔣公一向大量，採取各方面意見，決不爲芝蔴綠荳小事取締貴雜誌銷台，可能在職政府大小官員，如果貴雜誌有觸及他們的虎鬚之處，下一道命令，取您的締，您也爲難他不得，這時眞會使您氣結，悔不當初，空喜一場！別人左右逢源，您們兩面不討好（因台灣政府的部份官員、外交人員，現仍存有官僚、貪汚、腐敗、無能等壞作風。貴雜誌常有讀者投函批評，我也有同感，待下次詳告）。這是中國有句古話，「見官好見，見曹吏難。」似貴雜誌申請銷台「公文旅行」是一個例子。以上只是我的想法，不知兩老的感想如何，因我爲文水平低，所以寫不出什麼動聽的詞句，這是我存在心底很久很久要向先生談的話。本來您們的事不關我的，因爲我是貴雜誌忠實、擁護的讀者，也可以說是五百年前共一家，故心直口快，把心底話吐出來，望先生勿怪。這可能不是肯定的想法，看今後貴雜誌立場爲定，只有等着瞧吧。

荷蘭讀者萬一是上（十月廿九日）

（**編者覆**：本刊的立場與態度，一〇五期曾有重申，決不改變，寧可不銷台，或被「取您的締」。閣下等着瞧好了。）

國軍在長春拆房子 只拆日軍遺留空房

讀者親歷其境，此並非擾民

張先生：

讀本刊一〇四期王光順先生給胡養之先生一信，內有「國軍在瀋陽長春等都市都很喜歡拆民房」一句，請讓小弟說明一下，弟於長春圍城期內（一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陷落）居於長春，長春自勝利後數十萬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國，遺留下來逾萬棟房子都給資源委員會封了起來，一直無人居住，圍城後，糧食燃料均缺，長春冬天冷至攝氏零下二十餘度，軍隊營房除了碉堡就是僞滿遺下的辦公大樓，居住其中，其冷澈骨，數萬軍人爲了解決燃料問題惟有打拆房子的主意，當時長春市常被共軍盲目炮轟，大戰亦可能隨時爆發，戰事一起，房子當然有被火燒掉的可能，與其留着空房子給蟲蛀，不如拆下一些木料來取暖，雖則破壞國家資財仍屬不合，然而此舉並不擾民，戰爭期間亦無可奈何，國人對國軍諸多指責事件中，此乃值得提出解釋者一也。

敬請

撰安

偉光上

萬人傑先生：

近日閱在貴版批評有些人不負責任，亂寫文章，大事攻擊現代偉大文壇傑人，對該等人，我深抱不平！尤其今日的報章，不少染上左派色彩。

本人不懂寫文章，但熱愛讀反共文章。以下是我的見解，請勿萬怪，這祇是恨一撮港共所爲而寫的。

鑼鼓打起响咚咚，
祇是為了毛澤東；
問君知否大陸事？
七億飢民喝西風。
當日何堪稱英雄，
三年抗議無變動；

大家齊唱 反共歌

清茶淡飯度鐵窗，勝過今日毛澤東！

我熱愛政治歌曲，如果台灣當局有反共歌曲銷港，定能受廣大羣眾歡迎。以下是自作的反共句子，如能配成一首歌，由日前到港的「中華藝術團」演唱不勝歡迎。

——中央軍（國軍）渡海來，我們受苦的老百姓，天天盼望你們來。快來！快來！快來！快來！把毛匪殺個光！快來！爲我們除大害，歡迎我們的軍隊打回來！歡迎我們的軍隊，打回來！打回來！

老萬是文壇鐵漢，閣下不少讀者。能否代表讀者們，向台灣當局作「進步性的建議」？

讀者彭上

教書行規何其嚴　婚病請假要出錢
代課先生混日子　行行企企算一天

國有法，行有規，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處在這自由、民主、平等、進步的香港社會中，有一個行業——教師——竟有一條非明文的、野蠻、落伍、不合人情的「行規」。

妻是「××××教會香港區會」轄下的一所津貼小學的教師。起初，當我們要結婚的時候，她向校方申請休假兩天（只是兩天，不是兩星期，更不是兩個月）。校長大人立刻面露難色，不肯將告假信代爲轉呈。後經我妻聲明：不獨假期人工照扣，並且願意自己出錢支付由校方請來的代課先生的人工。校長在一聲「啲又唔同」之下，一切自然順利進行。

放假前的兩天，妻苦口苦面的告訴我：

「剛才某同事問我的住址，我說：『假期內（除了校方批准的「兩天」外，跟着還有約十天的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我們可能都不在家，你問住址來何用？』

『我想代你將學生家課、試卷捧到你家來給你改，免致他日你回校的時候趕不及了。』

『那麼，代課先生不改簿的嗎？』

『代課先生行吓、企吓就得嘅嘞，駛七改簿㗎。』

『啲我出錢請佢嚟做嘢嘅噃，佢唔做嘢點得？』

『這是「行規」，冇辦法！』」

我聽完了她的複述，也認爲沒有道理，但卻以爲卽使吃虧，也不過一次而已，又何必斤斤計較呢？事情就在「貼錢買氣受」的境況下，轉瞬而成過去。

後來，妻因病請假兩星期，校方請來的另一位代課先生卻「頗」有良心（人工是政府津貼的），所有應改的簿和試卷，「殺」得七七、八八，只是教了很少書。妻消假之期，已近學期尾，只好日間「借堂」，晚上「補課」，幾管齊下，塡飽了鴨子，恰巧趕上學期的結束。

這一學期，妻受調到同一教會轄下的另一所學校教書。最近妻因健康情況欠佳，醫生給了她近十天假期調養，有一天，她因事回校一行，竟發覺作業簿「一戙戙」堆滿檯，她心一寒，立刻跑上校長室，希望校長大人勸令代課先生淸理各項應做的工作，然而究竟效果如何，還須待放完假，復課之日才知。

我寫本文，不全爲發洩私憤，而是爲了這些事，產生了多少疑問，希望有關人士或有關當局指教。

照我所知：在同類的津貼學校中，無論由政府或原任教師發給代課教員的薪金，都相當高。而且，無論如何，代課教員旣肯接受薪金，當然應當代替原任教師實行其職責（實際上也有不少盡責的代課教員）。若代課教員只知行吓、企吓，則並無浪費公帑（通常由政府支付）請他們代課的必要。如果某原任教師因病或因事請假，該教師負責之各節，大可令學生自修，到假滿復課，再由該教師用前述幾管齊下方式塡鴨，豈非節省了很多開支？

平日唔肯做嘢，到期便識得領人工的「替工」，相信任何一個行業，都不會容許其存在。爲什麼教師的「替工」，竟能得有關方面所獨「厚」，容許其行吓、坐吓，亦照支人工？而且竟成「行規」，咪話唔離奇怪誕矣！

政府以精打細算見稱，在其每月付出一大筆代課先生薪金時，竟從來不考慮過是否值得？從來未關心過代課先生工作情況，是否令人滿意？當局竟然像嫌錢多過頭，見人就派錢的大富豪一樣。

原任教師雖然請假，但「進度表」仍然留在學校，代課先生縱然因中途殺入，趕不上「進度」，情有可原，但距離原定的「進度」應不會太遠。如果距離「進度」太遠，原任教師應有權利要求解釋；在學校當局及教育當局，在未得到代課先生合理，而又令人滿意的解釋之前，對發薪問題，值得考慮。而平日校方對於代課先生的工作情況，亦應隨時留意。如發現情形不妥時，應中止其代課，並另聘有責任感者代替。否則，不獨日後徒使原任教師倍加辛苦，對於學生，更無所得益。若有關方面，對此問題能畧加關注，則教師幸甚！學生幸甚矣！

宇文夏於十月十二日

第三勢力宣傳冊子毫無價值

萬人傑先生雅鑒：

不才是你一位長期讀者，自貴刊面世迄今，沒有間斷，每期每篇佳作，都細心閱讀。早應修書感激先生啓示，令我獲悉某些第三勢力分子創辦的報刊，由此矯正我錯誤。我是六二年大逃亡潮逃難來港的，以往幾年，都是看這些報刊，眞使我追悔莫及！

前月初不才看及第三勢力分子一本書，可稱是第三勢力「建國總綱」，用郵寄到同鄉會（諒其他大社團都接獲這書；前年左仔暴動，亦郵寄蚊形報。）因我每天五時放工後回該會所搭食，故有機會發現這本書。未知有否揭發價值，茲將該書大畧草錄，隨函奉上，如先生看後認爲材料可取，我可奉上此書供詳閱研究。

羅艮謹上（十月廿六日）

編者覆：這些小冊子到處投寄，毫無價值可言，我手上也有一本，簡直痴人說夢話！

判刑有輕有重 讀者表示難解

萬人傑先生：

具有正義言論，批評政府的函件，各報章主事人都是識撈之聰明人，多拒絕刊登的，免惹麻煩。閣下專欄與同業有別，專作福利人羣的正氣文章。鄙人劣函除了在閣下處刊出，別家從不敢登載，因此鄙人再奉函騷擾閣下。

遠的不說，以最近半月來，有兩則新聞，令人看了會覺得本港法律胡塗混帳。一則是迫良爲娼，祇判簽保；後一則是初犯盜款的舞女，竟判入獄一年。

鄙人希執法諸公，從新檢討，判案時應宣佈根據何經何典，不可隨意判罰定罪。若無明文規定罰例，寃案往往容易發生。

鄙人黃新生敬上

詞兩首

方程

漁家傲（夜觀電視）

千里傳眞來眼底，坐看南北兼歐美，一曲繞梁縈耳際，人不寐，連場綵戲多情味。

閉戶能知天下事，獨憐吾土尋無計，故國河山千萬里，何處是？螢光幕上空凝睇。

沁春園（寄台東林君）

十里洋場，五年學府，偶聚萍蹤。記倚柱悲歌，心懸故國，登樓狂嘯，目極遙空。覓字療飢，典裘買醉，老盡光陰客夢中，丹心在，只飄零書劍，潦倒英雄。

男兒血熱塡胸。謾贏得，蕭蕭兩袖風。甚芒角撐腸，獨彈破帽，瘡痍滿目，誰挽長弓？康樂村前，太平山下，兩處傷心强半同。重携手，待溫回黍谷，雨霽蓮峰。

慶重逢

童于軍

——獻給 父親

我們終於重逢
在朝霞絢爛的早晨
啊，父親
您已憂絲滿鬢
兒是樸樸風塵
人間悲歡二十年
鑄得熱淚一眶
難敍滿腔親情

還記得
一九四九年轟雷的炮聲
震落了樹葉，激蕩着秋風
硝煙染汚了田園的寧靜
共產黨的跌踏
踏碎了桂子飄香的山村。
難忘的歲月啊

遍地狼犬 刺刀如林
寒風中傳來
鄉親們呼兒喚女的哭聲
您愴惶向「撫河」告別
跌撞在山間小徑
踏上崎嶇旅程
您叮囑我們
冒萬死以守護園林
您叮囑我們
苦撐待變，等候勝利來臨
廿年的風風雨雨
廿年的黑黑沉沉
日子像一串惡夢
饑餓奪去了母親的生命
廿年的仇恨心上記

廿年的災難數不清
廿年的幼苗長成樹啊
廿年的血淚流不盡
我們在刺刀下飽受淩辱
被鐐銬着忍氣吞聲
我們認淸了什麼是欺騙
我們懂得了什麼是苛政
如今，我躍出牢籠
和您海外重逢
啊，父親
您已憂絲滿鬢
兒是樸樸風塵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二日（卻酬）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08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〇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香港最不值錢的人

今日香港，最不值錢的人就是學校教師與新聞記者。我們要說的「最不值錢的人」，是指他的工作待遇遠比他的工作重要性爲低。

香港的學校教師，雖然在「官、津、補」三種學校中，有不少驕人的「金飯碗」，但大多數私立學校裏的文科教師，報載他們現在所得的每月薪水仍停留在一百六十至二百五十元之間。並據內幕透露說：有些教師如想拿到二百大元的月薪，就要奉命在「四百元」的薪水單上簽字！

記者的待遇，在香港也「有平有貴」，但普通來說，能夠突破三百五十元大關的中文報記者已算不俗。許多新進青年，滿腔熱血走進記者行列來，但很少不最後洩氣，事關他們老是在月薪三百的壓力下打滾，還要隨時面對更多新人以更低待遇的挑戰！

不由你不信，香港記者的可耻待遇，比起教師來，已可說是很有價値！記者與教師，在香港的工作待遇已稱得上是「難兄難弟」了！爲了生活，他們便不約而同地想出一個辦法，那就是「寫稿」，設法向文化市場零售知識。這一來，他們也就得了一種共同的經驗：二十年前的稿費是千字五元至十元，一直到現在竟還是釘着不變；而且，用你一份稿子，而依時付出稿費，已經算是天大面子！

大家知道，香港一般的市民收入都比前增加了。工廠裏的一個簡單工人，普通都有十元上下的日薪；一間酒家的「樓面」，少說也有六百至八百元的每月收入。你別看輕目前的小販，以爲他是「販夫走卒」，單從經濟的觀點說來，現時買樓而躍爲「業主階級」的，原來正以撈街邊的小販居多。

「職業無分貴賤」，最主要的問題是工作待遇對它的責任性質和表現程度是否適當。香港的記者與教師，現時就是非常不幸地普遍成爲最不值錢的人。「吃青草，擠牛奶」，本來就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精神」，但如果連青草也吃不起的時候，這後果就不會是擠不出牛奶那麼簡單。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以二十年前的工作收入來應付「現代化」的物價，叫人怎樣活下去？所以記者與教師的待遇，已不止是適當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起碼生活的需要。

有人會替自己盤算過，一個成員而能做到相當充份，他至少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如果每月收入僅得三百元，如果不致捱死的話，他也許還能多活三十歲，結果，這條僥倖可以掙上六十歲的生命，最多只值十萬塊錢！記者與教師，每條性命就只值十萬元；但這還只是他成熟以後的三十年可望爭得的代價，若計算三十歲以前爲生命投資所花費的成本，他的一生就可能一文不值！不夠樂觀、不會「出術」的文人，多半短命，恐怕就與工作待遇不好有關。

文人被生活壓死，倒還是他個人的不幸；最嚴重的是他幸而不死，對社會的影响就幾乎無法想象！記者與教師，都可以稱爲高級知識份子，如果他們「爲了生活」，這種記者老教師便可能有「更多辦法」！

記者，他們身負維護社會風氣和民主輿論的重責，如果表現得正確，他的重要性又何止是「無冕皇帝」而已。但相反，如果記者不能從本身工作中得到應得的生活時，不容諱言必使整個社會受到一定的不正常的影响。最常見的是，一個記者兼爲作者，而其出品的貨色，差不多都與讀書人所「理想」的文化生活大異其趣！過猶不及的是，有些記者左右開弓，隨地可以充作多變的政治投機者，而美其名曰「革命」。記者如不能安生，往往可以千變萬化，最大的後果，就是社會上出現許多害人的毒草。

教師，本身就是一種「靈魂工程師」，他的重要性不只可以決定這一代，而且可以影响下一代。但是，目前的教師，有如賣花之人插竹葉，連自己子女的教育費也擔得極爲辛苦。他想「爲人師表」又怎有可能？於是，教師既不能好好備課，又不能好好改卷，一週走上三十多堂的「學纜」，試問學生如何得到眞知識？側聞有些苦心的教師，爲了取得校主的信任，爲了取得學生和家長的歡心，以維持其飯碗，只得把學生的成績造到個個都非優即良。

有些新聞界前輩以悲天憫人的姿勢出現，大力批評香港記者的「一般水準」低，結果便影响到報刊對社會的服務。有些教育界前輩也有基本相同的口氣，要求教師協力做好「神聖的教育」，爲現代學生重振中文。其實，香港記者不是水準低，香港教師也不是不負責，問題只是記者與教師到底值幾多錢。



費正清仍然是中國人之「敵」

萬人傑

老狐狸畢竟藏不了尾巴

費正清發表了「中共二十年」專文，對中共小罵大幫忙，還想把中共捧進聯合國。他心目中只有毛共沒有自由中國。對大陸人民大談汽車、電視機，令人啼笑皆非，「醜陋的美國人」，費正清可以當之無愧！

「興奮」大打折扣

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費正清在巴爾的摩太陽報發表了「中共二十年」一篇專文，無疑的是送給三天後中共「國慶」的一件禮物。

中央社將這篇專文摘要發出一篇「紐約航訊」，看了這篇航訊，使人有個印象：「費正清變了！」

如所週知，費正清是協助中共奪取大陸的一位大功臣，可以說，沒有他這夥「醜陋的美國人」，就沒有今日的中共，費正清不論在言論、行動上，一向都是替中共大賣氣力的，怎麼忽然會發出一篇好像套上辦宣傳的國民政府官員那麼一個反共八股的框框呢？

因此老萬在上期評論這篇專文時，就提醒各位讀者，凡是讀這類專文，必須全文一字不遺的讀，才能讀出作者的眞意所在；凡是摘要，難免有毛病，合他胃口的一段便摘下，不合的不提。因此老萬說：「如果讀到費正清的全文，可能使人們的『興奮』大打折扣」，尤其摘的是中央社，當然不能與國民政府的宣傳政策相違。於是，費正清的文章，也就成了典型的反共八股了。

「全文」與「摘要」

老萬為了不願自欺欺人，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當天（九月二十八日）的「巴爾的摩太陽報」找到。他們用半頁的篇幅，鄭重其事的把這篇文章登出，並附有兩張圖片，一張是毛澤東的照像；一張是中共軍隊炫耀武力的。馬上請托何雲先生——這位從美國讀飽書回來的同事，將全文仔細翻譯成中文，保證未刪改過一字。

各位讀過上期老萬轉錄的「紐約航訊」後，再細讀一遍這篇全文，會發覺到，費正清這篇文章，仍是盡力替毛共文過飾非；只因毛共的滔天罪行，已文無可文，飾無可飾，才在無關痛癢的地方罵它兩句。其實，他浪費筆墨所寫出的「怪事」（反常現象），在我們中國人讀來，還是搔不着癢處的。

以費正清這樣一個「中國通」、「專家」，在中國撈了那麼久，哈佛大學搜集有關中共的資料那麼豐富，而從他的這篇文章看，對中共的知識竟是這麼貧乏，是難於令人置信的。因此，老萬有理由相信，這純然是一篇「隱惡揚善」的捧場文章；他的「揭發」，是不得不揭，其實這些都是人人盡知的，費正清的大文，可說「無甚高論」。

我說這是他送給中共二十周年「國慶」的禮物，大概不會錯。

費正清並未「轉過來」

研究過他這篇專文後，我們舊的印象，仍然不能放棄。即是說，費正清並沒有變，他仍是中國人之敵，而非中國人之友。他的言論對中共沒有捧得那麼厲害，是因為中共可以「捧」的地方愈來愈少；而值得「罵」的地方卻愈來愈多。如果他只捧不罵，他的文章會更加沒有價值，因此他也說一些中共不對勁的地方，讓人們引起錯覺，以為他的話說得夠公正。可是，老狐狸雖然狡猾，全文讓讀者細讀，誰都會在文中讀得出他的眞意；由中央社「紐約航訊」中所得到的錯誤印象，必須徹底地放棄，如果因此而認為費正清是「轉過來」了，那會造成很大的錯誤。老萬建議辦宣傳的國民政府官員，遇到這種情形，必要先將全文加以分析，尋出他的眞意，忠實的告訴讀者。反共的中國人已不需要對他們叫口號，他們對共黨的憎恨，也許比辦宣傳的國民政府官員更徹底，他們只需要知道眞實的。應該讓他們知道，誰是我們的「友」，誰是我們之「敵」，若使他們誤將敵人作友人，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完成毛澤東的霸業

費正清把中共的仇外、反外，說是「美國堅拒中國（中共）於聯合國門外的惡意、短視政策有以致之」，他這些話說在聯大正要討論中國席位問題之時，無疑是希望藉他們一伙姑息份子的影響力，使美國及一些國家於討論及表決時，放棄支持自由中國的立場，讓中共得以乘此機會竄入聯合國。

美國是承認國民政府的，費的文章，由頭到尾，似乎並無自由中國的存在，乾脆就稱「中共」為「中國」，而且是「古往今來最大的統一國家」，大概費要使毛共的「可觀的成就」，更加「可觀」，因而幫助了中共奪取大陸一片廣大河山後，還致力大搞「台獨」，以期中共版圖更加擴大，那就眞是「古往今來最大的『統一』國家，」而完成了毛澤東的霸業了。

典型的姑息主義

中共排外，是因爲進不了聯合國嗎？中共一旦進入了聯合國，就不會再叫「去你媽的帝國主義」了嗎？

費正清這錯誤而孕藏着極大陰謀的說法，必須加以糾正。中國人是不排外，也不反外的，我們眞眞正正的可以做到與世界人類和睦共處，中國人是開化的文明人，絕不是蠻荒的土佬。大陸近年的排外潮，不過是義和團的翻版，那是統治者鼓動下的一批暴徒，絕不會是民意的代表。義和團的時代因爲受到外力的侵凌，人民怨憤交迸，還有反的理由；今日中共在國際間是一個流氓，只有他欺人，沒有人欺他，如果因爲進不了聯合國而發惡，那是毛澤東一伙的事，與七億中國人痛癢無關。他們若不是在毛澤東鼓動驅策下，又怎會在排外、反外呢？讓毛澤東進入聯合國，取代自由中國的席位，希望他不再去發動排外、反外，這純然是費正清一伙典型的姑息主義思想，太幼稚、太可笑也太可怕了！

初期、中期與近期

費正清對「中共二十年」流露一些不滿心情是難怪的。他以爲一手造就的中共，會爭爭氣，做齣好戲，怎知道中共在奪得政權後，悠長的二十年統治中，不但一無是處，而倒行逆施，一年慘過一年。費正清只能說「一九五〇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也曾有過可觀的成就」，對於「近期」就乏善可陳了。費正清看來也是死不認錯的一流，不肯承認自己對中共的看法失了眼鏡，而要拒中共於聯合國門外的決策者分擔責任，那是非常可恥可鄙的。

大陸的排外，七億人民輾轉於飢餓線上，千萬人頭落地，這一切的後果，都是一班可憎的美國佬幫忙中共奪取了政權所造成的。而費正清就是罪魁禍首。今日中共大力排外，弄到費正清等面目無光，其實是自作自受，早該徹底悔悟；還要大做「小罵大幫忙」的文章，老萬愈讀愈覺不對勁，也非要提醒讀者，正視他的眞面目不可！

「悲觀」外國人的話

談到大陸人民的生活，費正清說：「一位悲觀的外國人（自然不會知道許多大陸的事）會說：中國正準備進入十九世紀；進入鐵路世紀。可是，除了國有的官方汽車、貨車之外，仍沒有我們認爲足述的汽車工業，沒有龐大的公路網。事實上，石油礦的開發也很貧乏。中國日常生活的機械化已開始了，但路途仍很遙遠，家庭電氣用具是大部份人民無法祈求的。事實上，在鄉村中，電力也非普遍供應，電話只作官用，而不是普及到一般人家。豐足的物質生活，以自行車、電筒、手錶作代表；而不是像西方國家一樣，以汽車和電視機作代表。中國人的食糧，不是以牲畜爲主；肉食不是每天的，卻至多只是每星期的。」

老萬認爲，他這一段東西是寫給外國人讀的，中國人讀來，會覺得非常有趣——朦查查得有趣。

「中國通」其實不通

他首先說這位「悲觀的外國人」不大懂得大陸的事，意在表明他「中國通」的身份。其實，他文中所述，只是皮毛，對中國大陸人民今日的生活，了解的程度還不到十分之一。其實，中國大陸七億人民今日生活之慘，並不是慘在石油礦貧乏、沒有汽車工業、沒有家庭電氣用具、沒有電話、農村沒有電力；他們所祈求的，只是吃飽肚子，有褲子穿，如此而已。相信大部份人也無暇斤斤計較到吃肉食是以每天計還是以每星期計了。費正清還以自行車、電筒、手錶與汽車、電視機相比，似乎還不知道大陸人民有三枚金戒指就是「資產階級」的事。近來香港市民接濟大陸親友的包裹，連那包裝用的布也要打稅，相信也是位這中國通聞所未聞的事。

費正清對中國人民這種生活，似乎說得有點「悲天憫人」，不曉得他有沒有想到，七億中國人過着今天的這種生活，他也該負大部份的責任呢？

大陸、香港人民生活的比較

大陸同胞的生活，與美國相比，會使他們聽來像神話一樣；最好以帝國殖民地的香港，在港英壓榨下的「愛國同胞」的生活與大陸「社會主義祖國」的「幸福」人民相比，那是十分有趣的一回事。

以物質來說：在香港，平均五十人就有一部汽車，擁有電視機的家庭超過半數；手錶、電筒，在香港不會當是一回事，除非是價值一萬數千元的名貴手錶。人人都有擁有三枚金戒指的資格，那麼說，全香港的人都是資產階級了。

以食物來說：只要你肯做工，賺到鈔票，毛澤東刮來的大陸人民口糧可以吃到；世界任何一地的名貴食物，也全可以吃到，包括蘇聯的魚子醬，本地的老鼠斑；吃肉是嫌太膩了，貢燒鵝要聲明「瘦的」，這都是大陸「幸福」人民所羨慕不置的。

以精神來說：在這裏講話，可以得罪港督，可以大罵政府官員，可以批評一切施政的不當；可以有「老萬思想」，也可以有各位自己的思想，用不着被强迫去學習別人的思想。除了有些人就心「解放香港」之外，在這裏是可以過得暢暢快快的，無憂無慮的。

下一代「幸福」嗎？

費正清說得毛澤東這一伙是「爲國爲民」。可是，人民所求的是什麼？「生存」、「自由」而已，不算太苛罷？而中共奪得政權已整整二十年了，毛澤東初時叫人們勒緊褲帶，要爲「下一代」設想，我們今天雖然吃些苦，我們的「下一代」會過幸福的生活。悠長的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的「下一代」也長成了，他們是不是「幸福」且不要問，但我們已被「下一代」的「造反」鬪垮了。

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兒女清算父母的事實，有目共覩，有耳共聞，那又何必要爲「下一代」設想？

這個道理，也許「中國通」的費正清還沒搞通，他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成爲一個眞眞正正的「中國通」，看來還要多多的虛心學習。

新聞  以外

費正清筆下的「中共廿年」

何雲譯

（譯者註：本文原刊今年九月廿八日美國馬利蘭州巴爾的摩太陽報。太陽報對著者曾作以下的介紹詞：費正清博士爲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二次大戰期中，他在重慶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特別助理。戰後，任駐華美國新聞處處長。他寫過幾本有關中共的書。）

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革命，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但從幾個角度看，卻最令人迷惑。陰魂不息的咄咄怪事，把成功的傳奇破壞無遺。

第一樁怪事：中國的七億五千萬人口，組成了古往今來最大的統一國家；可是，即使到了一九六九年，仍然是與外間隔離的，最孤立的國家之一。駐外的四十九國大使館，大部分無大使，小小的阿爾巴尼亞，成了中國最偉大的朋友。駐北京的外國使節，難得見到共幹以外的中國人民。新聞記者受到嚴格限制。（一位路透社記者，成爲封建時代人質似的犧牲品，如今受室內禁錮已是第二年了。）（譯者按：路透社記者格雷，在北京受禁錮二十六個月，已於今年十月四日釋放返英。）遊客少得可憐，偶然幾個外國遊客，給趕羊似的走過一條遊客路線。外國在中國的僑民已銳減；也很少中國人出外。這國家和外界隔絕，正如七百年前的馬哥孛羅時代一樣。

爲什麼會孤立呢？美對堅拒中國(編者按：應該是中共)於聯合國門外的惡意、短視政策有以致之。我們現在可以見到，這政策在中國造成了怎樣的後果——反外國，一意孤行，「去你媽的帝國主義」的態度。不但對我們美國如此，對從前的手足——蘇聯也是一樣。北京所執行的路線是嚴酷的：帝國主義要來了，我們準備吧。讓他們進攻，讓他們像在越南一樣消耗得筋疲力盡。

恐懼與怪事，都是無中生有的態度，造成了一種杯弓蛇影的威脅。不過，若果我們把中國的孤立完全歸罪於杜勒斯（前美國國務卿），我們就未免過份自責了。無疑，杜勒斯的「由你自生自滅」的政策，使中國面向國內。但中國中土至上的傳統也有關係。作爲東亞文明的中心，中國經常感到自足，不必和外國通商、往來，而埋首在內部的事務中。不管怎樣，中國人生活在同一地方已三千年了；而且其物質文明，曾一度超過歐洲。這種內向心——何必理會外人？——更受到國內情勢和急切問題的鼓勵。這些問題便足以吸引視線了。

第二樁怪事：在國內目標與實際成就的鴻溝之間，毛氏政權帶來了一般馬克斯、列寧的物質建設的理想，運用科學技術，建立生產。一九五〇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也曾有過很可觀的成就。鐵路復通了，通貨膨脹受到控制，巨大的堤壩把歷年爲患的洪水治平；也有過許多單一的經濟成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清理國家，重建國家。私人保有的田地，併入更大更有效的單位，農村更有系統地組織起來，成爲農業生產的隊伍。

但這些巨大的成就卻爲現代公共健康的努力所打消，即同時造成了人口爆炸。人口和生產一同增加，所以一般農民並不比三、四十年前更豐衣足食。這龐大的人口，距離全部受教育的目標仍遠。人民仍大部分缺乏我們眼中現代化生活的機器和技術。或者，這對中國有利，可避免我們都市的亂糟糟。但基本的問題是：中國人民是否在培養自身的能力，運用現代化科技——加以利用，而不受其利用？逃避科技並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要先會駕御，才談得上控制。在中國在美國都是一樣。

現在談到最大的怪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之强調紅心重於專家，傳統重於專門技術。注入每個人耳目的毛澤東思想，强調平凡人的創造力，這對中國人的態度和價值觀念頗有影響。人民已沒有那麼保守，不像從前那麼以家庭爲中心，沒有那麼固執及迷信，卻把眼光放大，顧到國家了。千百萬人從這一省遷到那一省，地域性的方言、傳統的獨立，也對國家觀念讓步了。

毛氏的主意教條最具革命性——人的意志、決心，可戰勝任何障礙。例如，農民自覺是無產階級，他就是無產階級，不管他一生有沒有見過工廠。毛氏用馬克斯的詞彙辯論說，階級地位不是決定於人們所幹的事，而是決定他所受的思想訓練，及是否接受無產階級（共產黨）的觀點。

最大的態度轉變還在農民方面。在這二十年中，他們不再是農民，而是公民了。依照定義，農民是不過問政治的。那只是統治階級的事。但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後，一項基本的成就，是把佔五分之四人口的農民帶入政治之中。這樣的動員及參與其事，自仍缺乏我們所習慣的民主特色，如個人主意、個人言論等。但在中國，已經是革命性的了。如今鄉村裏每一個人，都要有個人政治意見，而且要毫不含糊地說出來，不管那是否只是狡猾地複述黨的現行路線。他要把政治信仰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這也是毛氏的希望，由此建立一個大衆福利的社會。放棄以前自私的，家族的思想。把中國的政治和我們的政治比較，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爲兩個社會的差別是那麼巨大。毛氏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一個包括官員、地主、商人、學者、及少數知識份子的强固統治階級，已給壓碎了。近年毛氏的文化大革命，更要打擊新統治階級任何抬頭的官僚主義。

最後的怪事也就抬頭了。一個人能夠不用專家而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麼？無受過高深訓練的專家，誰能蔑視入侵到他們範圍內的傳統呢？在中國，學術性著作之出版幾乎已完全停止。近十年來，甚至統計數字也少得可憐。自從文化大革命期中停課後，大專學校仍大部份關閉，中小學之重開也緩慢得很。這種現象，不管用東方或西方詞彙，能叫得做進步麼？這好像反映要全力將中國

維持傳統、團結，及忠於毛思想。但卻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啊！

一位悲觀的外國人（自然不會知道許多大陸的事）會說，中國正準備進入十九世紀；進入鐵路世紀。可是，除了國有的官方汽車、貨車之外，仍沒有我們認為足述的汽車工業，沒有龐大的公路網。事實上，石油礦的開發也很貧乏。中國日常生活的機械化已開始了，但路途仍很遙遠，家庭電氣用具是大部分人民無法祈求的。事實上，在鄉村中，電力也非普遍供應，電話只作官用，而不是普及到一般人家。豐足的物質生活，以自行車、電筒、手錶作代表，而不是像西方國家一樣，以汽車和電視機作代表。中國人的食糧，不是以牲畜為主；肉食不是每天的，卻至多只是每星期的。

二十年了，從外面觀察，我們得到許多證據，證明人們已厭倦革命，厭倦無休止的運動——把人改造，把做法糾正的運動。無疑的，人們私下裏要求的是一個事實求是，腳踏實地的政權，不要進行個性改造，而集中注意人們的生活。但這一奢望，歷史可能不會賜給飽經憂患的中國人民。他們在過去年代，進入現代世界科技的過程中，已吃盡苦頭。他們覺得，除了屈辱及打擊之外，並沒有從外間世界得到什麼。而在他們自己關閉的世界中，仍然有進行政治性組織及保持團結，以防範內亂的問題。

毛氏近年堅持一種浪漫的、烏托邦的努力，繼續求變，但人民已疲倦了。毛氏的烏托邦主義及個人領導的憧憬，似乎是開倒車。他沒有像史太林那樣殺戮千百萬人，但他要把巨萬人民搞得亂糟糟，而人民的確已是亂極求治了。然而問題重重，中國革命結束還早得很，內部的暴亂仍然山雨欲來。

編者的話：

費正清是一貫幫中共的忙，拆國民政府的台，出力最大的美國佬之一（有關他出賣中華民族的一切罪行，請參閱本刊五十五期與六十八、六十九、七十期）。他自認，也是美國朝野曾經公認的「中國通」。但當我們看了他這篇文章之後，我相信每一個讀者都會說：費正清對中共近二十年來的瞭解研究，雖比以前長進了一點，究其實，仍然是幼稚園階段。因為他對毛幫的本質，與今日大陸七億人民的生活實況，無一不是隔靴搔癢，捨本逐末。我可以在他的文章中，隨便拉出幾點來批一批。第一，他說中共仇視一切外國人，是因美國拒絕中共入聯合國，及中國人自大自守的傳統所致，難道他不知道是中共企圖「世界革命，赤化全球」的政策，及毛澤東的自大狂使然。第二，他將大陸人民的窮困，說成是人口爆炸所造成，對「三面紅旗」的失敗卻一字不提；大陸人口為何會爆炸？他對毛澤東批臭馬寅初的「人口論」也一字不提。第三，他為毛澤東辯護，說「沒有像史大林那樣戳殺千百萬人」。難道他對毛幫這廿年來直接殺死與間接迫害而死的將近億萬人命的血債，竟「毫不知情」？……

這篇文章，不管他對中共的研究與認識是如何的膚淺與「不通、不專」，甚或另有作用，為達到搞「台獨」的目的，想把中共拉進聯合國去。但他也不能抹煞中共這二十年來的罪惡，不得不承認他自己以往對中共認識的錯誤。

我要在此奉告費正清的徒子徒孫們，現在連你們的「祖師爺」也承認了今日大陸不是「幸福」、「進步」的，而是「開倒車」的。他更明確指出，毛幫這種永無休止的暴政，已經把中國七億人民「搞得亂糟糟的」在「亂極求治」，「內部暴亂，山雨欲來」。你們也應該回頭是岸了吧！

清除重於辯正

海山

本刊萬人意見中，又掀起熱烈的討論。筆者認為學生周報與林悅恒先生都是擁護中華民國反共的。但在這擁台反共人士所主持的報刊上，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有問題的文章？這才是值得提出來檢討的根本問題。

在香港的反共報刊上，出現反台甚至擁共的文章，並不自學生周報始，嚴格的說起來，很多印有「中華民國紀元」的報刊上，都有過這一類為匪張目的文字出現，究其原因有三：

㈠被共黨分子滲透，或被台獨分子鑽了空子，將反台或擁共的文章溜了進去而不自知。我名之為思想上的「走私販毒」。

㈡編者與作者沒有站穩反共的立場，或者根本沒有立場，他們既不滿意大陸，也不滿意台灣；既不想做中華民國的國民，也不想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他們可能是台獨分子，也可能是所謂「第四種中國人」，像這種思想上沒有國籍立場的人，他們容或是反共的，但對反共大業則是有害無益的。我名之為「莫名其妙的反共」。

㈢今日海外一般「苦悶青年」，他們不但對共產黨的本質缺乏認識，連國家民族的觀念也很模糊。他們的思想大體上是崇尚自由民主。生長在這言論自由的環境中，學術自由的鼓吹下，追求心切。但對維護自由的法治，與達致民主的責任，卻印象模糊。因此便造成一種「反對一切」的胡鬧情況，只想把不滿的現狀徹底推翻。如果你問他們憑什麼去推翻？如何才能推翻？他們又茫然不知所對。在他們的心目中，今日中國要得救，只有把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全部搬過來；他們以為七億中國人，都是與他們一樣的。像這種盲目的追求自由民主，是非常危險的。其結果不是被共黨所利用，便是「一團糟的自由民主」。

這次「學生周報」事件，便是這三種原因所造成。這僅從林悅恒先生也承認那篇「哈佛」寫的「五十年來中國輪迴革命史畧」是「內容不妥」；「毛蔣二公人人為我」的漫畫「牽爾採用」；并將印好的也收回裁掉發行一事即可證明。

問題是在一張自認擁護中華民國的反共報刊上，為什麼會有人敢寫這樣的文章與漫畫？編者又怎樣會「牽爾採用」這種與報社當局立場相反的文章與漫畫？我認為這才是林悅恒社長應該認真追究的，不能用「廢料」兩字一筆抹煞，也不可「玩世不恭」一語輕輕帶過。希望林悅恒社長一本「愛國必須反共」的主張，正視內部人事，清除擁共或台獨分子，這比寫文章辯正重要得多。不知林先生亦以為然否？



我們需要安庇專員！

高士諤

關於本港設置「安庇專員」這個問題，自從國際司法組織英國區香港分會，提出「安庇市民專員報告書」之後，經過兩個月的醞釀，現在已受到普遍注意了，這現象是可喜的，它證明本港的市民，現在已會用自己的眼睛看問題，也能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不再一味被少數「買辦」牽着鼻子走了！

香港人對於安庇專員制度是陌生的，所以香港分會的報告書提出之後，很少有人表示意見。由於十月一日港督在立法局表示：「既然安庇市民專員受到法律權力必然的限制及支持，因此，如果行政、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聯合辦事處獲得適當幫助，安庇市民專員未必眞能夠做到它所做不到的事情。事實上，本人仍然以為他能夠做到的事情，將會少過這個辦事處。」所以幾位議員先生跟着也反對起來，並着手加强兩局聯合辦事處組織，想用這種「魚目混珠」的手法，使這個建議擱淺。也有少數盲從的街坊組織和他們遙遙呼應。這一階段可以名之為「混沌時期」。

畢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決不是幾隻「大手」所能遮掩得了，接着社會有識之士，紛紛在報刊上分析利害、說明此一制度的眞正價值；這時大家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於是變消極為積極。港九街坊研究會經過一個月的研究之後，十一月四日開會討論港府應否設立安庇專員問題時，「結果大部份通過提議政府設置安庇專員。」同日市政局主席亞力山大也表示：「政府未有肯定的決定不設立安庇市民專員……在政府未作出決定之前，這件事仍須詳細研究。」

至此，安庇專員問題才比較明朗化，而一面倒的反對聲浪也被群眾的呼聲壓下來了。

安庇專員制度是替善良人民服務的，凡是有人民的地方都需要它；但也有幾種例外：一種是極權國家，人民的生命都毫無保障，還談什麼「安庇」？一種是軍事佔領地區，像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日佔領區，人民隨時都有被捕、被殺的可能，槍彈、刺刀就是法律，誰也「安庇」不了。還有一種一般國家中的特權階級，和黑社會人物也不需要它，因為它對他們的行事只會碍手碍腳。

除此之外，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它，連最民主、政治最修明的國家在內（如英、美、加、澳及北歐各國），因為誰也不能保證政府官吏在執行任務時不犯錯誤也。

香港這個萬花筒式的社會，不僅人種是五色俱全，風俗習慣是中西咸備，即在政治方面也是集善惡、美醜於一身的大雜燴。

例如：它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方面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但在不承認中國語文為合法語文，華人西人待遇懸殊，不使人民有自己的議會等，還是充滿了十足的殖民地色彩（甚至連美軍佔領下的日本也趕不上）。「買辦政治」最容易發生弊端，這事大家心裏有數，用不着多說；所以該報告書才坦白指出：「以補救目前行政上之錯誤、無能、無理、拖延、貪污、歧視，藉故為難等情，而產生之不公正決定。」

在這種情形之下，是迫切需要能為市民利益服務的安庇專員的。

港督不贊成設置安庇專員，自有他的隱衷；如果議員先生也跟在港督之後隨聲附和，便未免太對不起市民了！而且即令站在官方立場也有「逢惡」之嫌。

尤其是胡百全議員竟想「將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聯合辦事處之組織加强，便可代替安庇專員。」這些話更是自欺欺人，因為所謂「組織加强」，不過是增加一個行政秘書，也就是增加個高級雇員，難道一個毫無地位的雇員，便能達成安庇專員所負的那種既廣泛又艱鉅的偉大使命麼？認眞說來，不但行政秘書無法負起那種使命，就連所有的華人議員先生加在一起，也無法達成安庇專員能達成的十分之一（假使他不是個飯桶）！不信，請看市政局主席亞力山大怎麼說：「政府恕難批准市政局議員向各政府機關索閱文件及其他資料的權利。……鑑於政府法例規定，市局局議員之工作，應限於市政局現有法定權力範圍之內。所以接見市民的議員，就算接到有關市政局管轄權以外的詢問和投訴，而議員們亦難予以協助。」

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一、議員先生的地位不是超出政府之外的，他們只是政府的屬員，遇事要先獲得「批准」。二、議員先生的權力是「有限公司」，不能「撈過界」，連索閱各機關文件的權力也沒有。市政局議員如此，以此例彼，大概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先生的權力也不會大到那裏去。

如果連議員先生也「不能管」、「不敢管」的事，而竟說議員們的屬下雇員——行政秘書「能管」、「敢管」，眞合了孔子說的那句話：「吾誰欺？欺天乎！」

其實站在政府的廉、能觀點來看，它沒有理由反對這種制度的，有一個組織在一旁監視着一般官吏的行動，使他們不犯重大錯誤損及人民利益，豈不是求之不得的事？即令它發生不了什麼了不起的積極作用，只要能產生消極的「嚇阻」作用，已經「值回票價」了。那怕是一隻病貓，也會使鼠輩歛跡的，如果這隻貓是勇猛的、負責的，自然能發生更大的作用。

議員們似乎很不歡迎安庇專員在本港出現，這道理自然不難理解；不過這不是玩魔術、變花樣所能阻止得了的，他們應該作幾件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的漂亮事讓大家看看，例如「中文合法化」「成立民選議會」之類。

只要議員們有表現，眞能替市民興利除弊，處處為市民利益着想不作官方的應聲蟲，安庇專員自可不必設置。如果正像過去那樣「佔住毛坑不拉屎」，以作「花瓶」為滿足，市民自必寄希望於安庇專員了。

從兩篇演說看中共權位之爭

魯遲

關於毛澤東在文革以後失勢，最近獲得了兩件新的資料。一是毛澤東四月二十八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的演說全文，二是林彪五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毛的演說透露了下列重大情勢：①埋怨各省市革委會捕人捕得太多了。這說明他在文革後所主張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以及江青「工人階級、領導的階級，要好好的保護紅衛兵小將」的呼籲，完全被棄置一旁了。這因為殘餘的毛派分子，還在各地區堅持毛的激進路線和冒進路線，還在反抗「多中心論」的實力軍人。②承認了山西、山東、雲南、廣東等地，革委會內部發生了問題。他具體指出一例說：「聽說楊得志與王効禹有敵對矛盾，我看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又說，「今天地方的問題在軍隊。」

據知山東、山西、雲南和廣東四省，是革委會內部權力鬪爭最激烈的省分。而且鬪爭皆產生於毛派與實力軍人之間，同時毛派皆已處於下風。山西的革委會主任劉格平是毛派，第一副主任張日清原是軍區政委，掌握軍隊；劉格平被鬪得站不穩了；雲南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原是工程兵司令，是林彪的親信，被派往雲南掌權，結果受制於副主任、實力軍人李再含；山東省軍委會主任王効禹，原是青島市副市長，受制於副主任，軍區司令楊得志，久已經不能執行主任的職權；廣東革委會主任，原為黃永勝，當黃永勝調任總參謀長之後，毛林派往廣東臥底的孔石泉出任廣東軍區副司令，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本想乘黃永勝內調，收攬廣東的控制權；可是結果接替黃永勝革委會主任的並非第一副主任孔石泉，而是黃永勝的死黨，革委會第二副主任劉興元。說明在這四省的權力鬪爭中，毛派皆已失勢。毛澤東極力主張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是要求新當權派對毛派不要趕盡殺絕，希望高抬貴手，網開一面。

林彪在五月十八日的講話中，大聲疾呼，聲色俱厲。綜括其要旨有三：

①強調毛的領袖地位，他說：「毛主席活到九十歲，一百歲，也還是最高領袖」。暗示有人指毛澤東太老了，不必再多問事了。說明毛澤東的權力已遭受到嚴重的挑戰與威脅。

②呼籲提高警惕「反革命政變」。引述「彭、羅、陸、楊」集團為例，他說，如果不立時揭破，在黨內的多數人將擁劉不擁毛。要與會者警惕再發生這類的反革命的篡奪。

③他高叫要將那些背叛毛的人罷官，開除黨籍，處以極刑。

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五月十八日舉行，九屆一中全會在四月二十八日舉行，相距三個星期。證明五月十八日之局勢較一中全會時更為嚴重了。四月廿八日時，毛的談話只透露了危機，五月十八日時林彪大事咆哮恫嚇，顯示危機已達尖銳化，發生了正面衝突。

可是，林彪在五月十八日發了一通神經之後，第二天陪毛澤東接見了一批軍政幹部，從此毛家班五個頭頭毛、林、毛妻、林妻、陳伯達都一齊消聲斂跡，達四個月之久。直到「十・一」才重見天日。這其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尚難以確知，但是周恩來於九月十一日，敢於把毛的仇蘇路線抛開，與第二號喪門神柯西金在北平舉行友好會談，並且接受柯西金的建議，停止武裝衝突，恢復邊界談判，足以說明毛澤東已處於失敗狀態。

這其中有一難解的疑惑，毛林既然無力控制多中心論的實力軍人，為甚麼在四月初舉行的九全大會中，能選出毛派佔盡優勢的政治局？因為政治局常務委員五個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除了周恩來之外，其他四個人是絕對的毛派，毫無可疑。據我看，可能是實力軍人上了毛林的圈套。所謂圈套可能是非常技術性的問題。這因為實力派軍人，是「多中心」的未有統一陣線，因此被毛派各個擊破。可能是在地方給他們全權，中央讓毛派佔優勢；也可能是讓他們在中央委員會中佔多數，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讓毛派佔優勢；也可能在「協商」中委會、政治局名單時，眾議決定一半，毛自行圈定一半；也可能是各省市所選定的大會代表，到了北平之後，被毛派個別游說，放棄了原來立場，轉而支持毛林。最後一個揣測可能性最高，因為許多代表都是年輕的學生和工人，他們難以透解新當權派對毛陽奉陰違的打算，又受了毛澤東個人崇拜宣傳的迷惑，極易被毛派所打動和運用。

不管九全大會的內幕眞相如何，毛派在政治局之得勢是不爭的事實；同時自五月十九日以後，毛林又逐漸失勢，也是難於否認的事實。

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追問，毛林果已失勢，為甚麼新當權派還容許他們據在高位？據筆者看，毛林今天也只是據高位，有位不一定有權。英國的女皇地位最高，實際掌權的卻是首相威爾遜。今天中共毛林與新當權派的關係，也正可作如是觀（當然造成權與位分離的原因及本質絕不相同，英國是民主的常規，中共是權力鬪爭僵峙狀態的臨時現象）。新當權派不立時奪毛林之位，顯而易見的有四項具體原因：

①新當權派的權力不是合法得來的，是從文革的混亂中得來的，可以說是毛賄賂給他們的，如推倒毛林，即暴露了他們權力的非法性。因此他們必須利用毛澤東，同時也反對劉少奇復權。②新當權派，是散在地方的「多中心」，尚未形成一堅強的領導中心，仍須利用毛來維持統一局面，如當年軍閥之利用黎元洪或段祺瑞。③毛林還有一部分力量，使毛在位，具有綏靖作用。總而言之，毛澤東還有利用價值。

從香港大公報的報導看中蘇共談判的內幕

待旦

中蘇共邊境談判迄今爲止，已進行了整整二十天。可是雙方連簡單的新聞公報都沒有發表，保持着最高度的秘密。本月六日香港「大公報」第一個報導有關中蘇共邊界談判的消息曰：「據本報記者最近從北京得到的印象，中蘇邊界談判並不像外界有些人所渲染那樣順利。」西方各大報對大公報的消息都加以評論，認爲絕無可疑之處，中蘇共談判的確已經觸礁。

可是南斯拉夫通訊社駐北京記者卻持相反的意見。本月八日從北京發出消息曰：「北京的外國外交官員，均認爲關於中蘇談判已遭困難的香港消息，是毫無根據的。」並認爲中蘇共的談判正在發展中。

本港報紙對這兩則意見對立的消息，都只轉刊，甚少加以評論，因而讀者對中蘇共邊界談判情形，也不能有進一步的認識。筆者把各方面的情況加以比較，認爲香港大公報的消息是比較可靠的。

大公報可以說是中共官方在香港的代言人，報導態度相當審愼。絕大部份有關中共問題的報導，都是經過中共當局審查批准的，該報有關中蘇共邊界談判的電訊，必定取得中共官方同意，才予向外發表。假設誠如南斯拉夫記者所云，談判正在發展中，那麼中共爲什麼要故意歪曲事實，借大公報之口散佈與實際情況相反的消息呢？爲了瞞欺中國人民？抑或爲了欺騙美國？都不是。因爲大陸人民看不到大公報，而美國對大公報卻遠比不上對「人民日報」的重視，僅憑這點，就可以斷定大公報這則消息不是杜撰的、也不是故意歪曲的。

中蘇共邊界談判絕不是單純的邊界問題，這點筆者在另一刋物上早就指出了（中評 387 期），假如是單純的邊界問題，不會引起擧世矚目，而且也早就達成協議了。中蘇共會談，只是以邊界談判爲名，其實另有內幕。

蘇共在外交上故意裝成一副渴望和解，準備讓步的樣子。一再表示主動爭取會談。暗地裏卻給中共施加强大的軍事壓力，企圖迫使中共屈膝投降。據筆者從有關方面所獲得的資料，歷在中共防線上的蘇軍，有五十五個步兵師，十個坦克師，四個空軍軍團，十二個戰役火箭師。中共只好從沿海防線抽調大量部隊北上駐防。中共對蘇共展開的陣容只有五十個步兵師，四個坦克師，七至八個砲兵師，十三至十五個空軍師，人數幾乎相等，但裝備卻差得多。直到目前爲止，雙方都沒有撤防的跡象。由此觀之，中蘇共的戰爭危機不但沒有消除而且增大。

蘇共的兩面手法是正面迫和（迫降），反面迫戰；一隻手拿着甘欖枝，另一隻手拿着利劍。中共則是一味施展緩兵之計，希望渡過今冬的難關。

我們必須明白，蘇共動員了那麼大的兵力，絕不是僅僅爲了爭奪黑龍江、烏蘇里江上的幾個無人小島，和新疆的一二塊荒涼的草原，他們想得到的是更重要的東西。

(一)蘇共想迫使中共放棄現時的政治路線，承認蘇共在共產世界的領導權威，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集權，把好戰的軍人集團淸出去。讓肯聽命於蘇共的親蘇分子或溫和派掌握領導權。

(二)迫使中共做核子撤退。掉轉指着蘇聯領土的核飛彈，停止核子生產，停止中程及洲際導彈的生產和研究。

中蘇共的問題，就是政治路線鬬爭和核子軍備競賽的問題。中共不肯徹底投降，不肯放下手中的核子，蘇共也就不能安心。正因爲事實眞象是這樣，所以中共才故意借大公報發出這樣的哀號：

「如果蘇聯方面確有解決邊界問題的願望，對談判採取嚴肅認眞的態度，而不是從實力地位出發，表面上裝出和解的樣子，實際上在拖延談判，利用中蘇談判的名義，追求另外的目的，那麼，雙方就沒有理由不能經過平等協商，就臨時措施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

蘇共就是想徹底解決，要求中共徹底投降，所以也就對臨時措施不表熱心。

蘇共就是從實力地位出發，就是利用談判的名義，追求另外的目的。另外目的是：(1)要中共徹底投降來換取和平；(2)騙取蘇聯人民的支持和世界輿論的支持。

中共情願出賣大片中國領土，而且準備繼續出賣中國領土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談判尚未擧行就一再保證「中國政府（中共）從來沒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去的領土」。「準備以這些條約（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和瑷琿條約）爲基礎」進行談判。蘇共若是單純想要領土，再多中共也願意出賣。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就是不肯被人拔下核牙齒。毛林死也不肯下台，低頭認罪。

蘇共想得到的主要東西目前中共尚不肯交出。談判自然會遭遇困難。大公報此段消息，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都是可信的。中共之所以不通過人民日報發表，正是中共懦弱之處。因爲人民日報是中共官方的喉舌，發表這樣的消息會導引談判會議的破裂。

可是被蘇共欺負得太厲害了，又忍不住不說。想向人訴訴苦，這樣也就只好借用大公報了。這種擧動頗像小孩被人掌嘴巴之後，不敢出聲，卻又憤憤然，只好用其他方法表現自己不滿的感情。想不到七十五歲高齡的毛頭，竟是童心未泯。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九）

橫衝直撞闖天山

金千里

從電影的占士邦，使我常常想起新疆的最底層人物，他們才是眞正的占士邦，儘管都是名不經傳的下九流，既沒有「〇〇七」的身手，更沒有「飛天賊」的本領。他們只是現實中有血有肉的凡人，然而，卻敢於橫衝直撞闖天山，把新疆的公安幹部搞到矇頭轉向。這一批最底層的人物，唯其默默無聞，才被稱爲眞正的「造反英雄」，對今天動盪的新疆來說，無疑，自有它不可忽視的爆炸性。

最底層，是沒有祖國，沒有故鄉，沒有戶口的「吉卜賽」，嘗盡人間的辛酸，受盡極權的壓迫，他們從五湖四海，滙合到新疆來謀生了。怎樣去呢？沒有證件和介紹信，沒有旅費，沒有禦寒衣物，到那裏人生路不熟，如何生存呢？對「白狗」、「黃狗」（註：這是最底層的暗語，指人民警察和公安員）又如何應付呢？且看他們平凡的占士邦吧！

第一、橫衝直撞，免費旅行：這是進入新疆的普遍法術，說得難聽點，便是坐「霸王車」。其實，中共向來宣傳一切爲人民，那麼乘坐人民的火車，自是天經地義，最底層是典型的無產階級，兩袖清風，免費搭火車，「一字冇咁淺」。坐火車辦法有三：一是從蘭州進站，買一張月台票一角錢，以送親友身份跟隨旅客混入車廂，這便省了廿四元車費，昂昂然飛車開赴烏魯木齊。二是繞道小站等火車，然後買一張八毛錢的一段普客車票，同樣進入車廂，以烏魯木齊爲終點。三是準確掌握開車時間，摸黑沿鐵軌溜進月台，看好×次開往烏市的列車，神不知鬼不覺爬進去，此刻你便是去新疆的旅客了。其他辦法還很多，反正活學活用隨機應變。

上火車後，最麻煩是「查票」，此難關不易應付，是面對面和「白狗」鬬智鬬巧，一般的法術也有幾條：一是趁查票混入厠所，這個辦法早已被「白狗」們識穿，後期每逢查票前便鎖起厠所，故行不得也哥哥。這時最保險是坐到軍人集體座位旁邊，作軍人家屬狀。二是沉着應付，當查票員和「白狗」從前一車廂進來，你便和他反方向，跑到已查過的車廂去，此時則萬無一失。最佳緊急辦法是裝暈車狀，欲嘔不嘔，作噎打噴嚏，就算白狗在跟前你也不怕，還可捉弄一番，問道於盲，你跟白狗說：「請問同志！列車醫療室在哪個車廂？我不舒服，給點藥吧？」然後，慢條斯理離座，按白狗指的車廂去找醫療室，這就順利過關，哄得「白狗」矇查查。尙有一法是訛稱已買集體車票，但必須鎭定沉着，而帶點賣狗皮膏藥的幹部神氣，此法一般人不敢用，但若干高手則恃爲「一服靈」。總之，面對面的鬬爭，必須愼重警惕，不可大意，萬一被查出，則免費遊新疆便告吹，立即送入「收容站」。此時，亦大可不必驚慌，應若無其事，並把收容站看成是「取經」，交流辦法的現場會議所在，從而進一步活學活用，不斷提高。正如最底層的優秀高手經常說的：「不吃三兩，神仙難變」。意謂不經過收容站捱三兩的失敗教訓，自不易成器，因收容站每頓規定三両「玉米糊糊」，問你怕未？

第二，搬運業務，多種經營：新疆最底層人物都有一套活動的辦法，更掌握治安一鬆一緊的規律。當大伙兒先後免費旅行到烏魯木齊之後，便應迅速開展多種經營，他們自有本行的口語，一般人聽後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常用術語完全採用中共的新名詞，但內容則相反。如「鉗工」，是指扒手、小偷，他們的動作是兩個手指伸進幹部口袋掏荷包，和鉗字意義相同，故稱「鉗工」，其最高口號：「憑我雙手，走遍天下；辛勤勞動，自力更生！」鉗工從來不以低賤自居，而是自信其職業至高無上。他們說：幹部們作威作福，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人民痛苦之上，此實不可忍，因此，偷了他們的荷包，神明鑒諒，貧苦大眾更拍手稱快，天理昭彰，報應循環，故「鉗工」才是眞正用雙手勞動的好人，中共的爪牙幹部，一律是吸血鬼。

「鉗工」最講義氣，從不偷老百姓，只鉗軍人、幹部、國營公司職員（其中以會計、財務、出納最多），因此，在西北新疆一帶，老百姓並不討厭小偷，反而稱他們好樣的。

當然不能跟香港的搶劫，小偷相提並論，因爲大陸的「鉗工」是站在人民立場，盜亦有道，專和中共統治者作對。

「鉗工」的最佳搭配是「搬運工」，故提出「搬運業務，多種經營」的口號。搬運者，是接專門從事偷搬國營百貨公司，供銷站，合作商店，倉庫的物資，和那些括飽私囊回南方渡假的中共幹部他們的大皮箱，往往裝滿料子，鹿茸，紅花，麝香，皮襖，人民幣。於是，「搬運工」組織起來，各自物色對象，裝成替他背運箱子的苦力，一起上車，然後趁人多混亂，火車匆匆開出之前，把皮箱搬下來，到預定地點散水分贓，完成崇高的搬動勞動。他們也從不偷取貧苦大眾一針一線，是專門對付中共權貴，這種搬運組織，在新疆都是高手，且極其隱蔽嚴密，搬運工認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自是無人敢說半個不字。中共國營商店，倉庫的物資，或權貴的皮箱，都來自人民，如今，把它搬回給自己受用，名正言順，把白狗黃狗們吹脹。

鉗工和搬運工的通力合作，其經營手法之多，花樣之廣，那是比占士邦實際且富於正義感。他們憑凡人的智力和身手，和中共魔鬼作鬬爭，敢於橫衝直撞闖天山，這是值得一讀的，下期將詳細敘述他們的英勇事迹。



「三頭馬車」的可能性

毛澤東如逝世，林彪不能掌握全局，只有集體領導，林彪、周恩來、陳伯達三匹不同性格的馬，能不能駕馭這輛經「文革」砸得稀爛的馬車呢？

焦毅夫

「十一」以前，好久沒見毛澤東露面，一般揣測，不是已死，就是病危，於是有人對毛死後，這輛經「紅衛兵」砸得稀爛的馬車，由誰來拉？本來，林彪既經毛澤東指爲繼承人，理應沒有問題，可是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如果大陸人民眞的「聽毛主席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就不會有這場大傷元氣的「文化大革命」了，何況被指定的這位繼承人，並非領袖人才，黨政看不起他，連軍權也掌握不住。

「文革」期間，軍人對抗毛澤東有甚於「紅衛兵」對抗劉少奇，整個大陸幾乎投入戰爭的火海，雖然把干戈化成玉帛，並不全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功勞，而是厚爵的效果，一百七十個中央委員，軍人佔絕對多數，就是一個例子，現在這些軍人似乎在敷衍過日子，毛澤東一死，他們會否聽命於林彪？只怕要打一百二十個問號。

不妨作個假定，如果林彪順利登上黨的極位，周恩來應該是政府主席了吧？可是黨的實力派陳伯達幹什麼呢？甘心做個政治局常委嗎？

中共政權裏個人獨裁只怕已成過去，「三頭馬車」集體領導倒是極有可能，形勢逼着林彪不能不放棄繼承的特權，不然，很難避免一場內戰，極可能形成割據局面。

要是三頭馬車果成事實，車裏坐的該是林彪和董必武，因爲權力均等，周恩來和陳伯達就無需爭奪空頭的國家主席了。

我總覺得，三頭不同性格的馬，拉這輛被「文革」砸得稀巴爛的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有一匹不協作，就會把車弄翻。現在看看這三匹不同性格的馬。

陳伯達何許人也

陳伯達是福建東安縣人，生於一九〇三年，先後畢業於集美師範及上海勞動大學，一九二七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被整肅的饒漱石在勞動大學同時加入共產黨，陳善於理論，爲中共有數的理論家之一。一九三九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講「中國問題」，並兼「中國問題研究所」主任，「論毛澤東思想」一書見重於毛，一九四五年七屆七次大會中遞補中委，一九四九年三月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十月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科學副院長兼黨組書記等一連串中央機構職務。是年十一月隨毛澤東赴蘇聯訪問，並參與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一九五〇年任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副院長，「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一九五三年一月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任人代上海區代表，第二屆政協常務委員，一九五五年初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四月任科學院副院長，一九五六年三月任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九月當選第八屆中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五八年三月以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身份在科學規劃委員會五次會議席上發表關於「厚今薄古，邊幹邊學」的演說，規定在哲學社會學研究中要實行「厚今薄古」，一九五九年五月又在另一次會議上發表「批判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問題」，並說：「我們須要以唯物史觀爲指南，重新系統的研究中國全部的歷史」，是中共毀滅中國歷史文化的前奏，所謂「革命文學」成了中共文史界的時髦名詞；同年五月任中共黨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與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爭論」，一九六二年任國務院國家計劃委員副主任，一九六四年連任第四屆人代上海區代表。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黨中央成立「文革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這是一個實力機構，在毛澤東指使下，領導中共各級「文革」小組進行大整肅。同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黨中央最高領導機構，陳由中央政治局候補中委擢升爲常委，連升兩級。不久，陳以「文革」組長身份在北京天安門主持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參加的百萬人「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開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和政治常委。

陳伯達文學修養很好，文字富煽動性，尤善歪曲事實，所著「三民主義概論」和「四大家族」、「人民公×××」等書，與事實均不相符。

這位年屆六十六歲的陳伯達在毛澤東眼裏是個忠臣；在黨員眼裏是個以理論爲根據的領導人才；然而在周恩來眼裏，是一個唯一有資格與自己爭奪「厚爵」的對象；在江青眼裏，他是一根救命草，毛澤死後，她能不能逃過鬬爭的大限，就看陳伯達是否掌大權了。

林彪是黃埔出身

林彪湖北省黃崗縣人，一九〇八年生於資產階

級家庭，他在中共軍人中是佼佼者，譽為天才軍事家，創「一點、兩面、三猛」等戰術，而以「少而精，短而少」為其練兵要訣。

林彪文學校肄業於武昌共進中學，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二六年在黃埔軍校畢業，分發今日寓任香港的張發奎將軍之葉挺獨立團任排長，一九二七年入共產黨，南昌事變後，隨朱德由粵入贛，年底朱部改「工農革命軍」，林任中級幹部，一九二八年任團長時適古田會議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建軍」政策，獲毛賞識，翌年升紅四師師長，繼隨朱德任「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一九三一年任第一軍團軍團長，紅軍西竄時與聶榮臻率第一軍團為先遣隊，遵議會議，與彭德懷堅決支持毛掌握的領導權，一九三五年間，曾與毛意見相左幾致決裂，後經周恩來和張聞天斡旋，始捐前嫌。一九三六年任「紅軍大學」校長（後改「抗大」）。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紅軍」歸國民政府節制，林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一九四五年四月當選七屆中委。旋在蘇軍手中接收日軍在東北的武器擴為「東北民主聯軍」，次年改「中國東北人民解放軍」自任司令員。十月入關任「平津前線司令員」，一九四九年初改編為「第四野戰軍」，仍任司令員。

中共政府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一九五〇年成立中南軍政委員會任主席兼中南軍區司令員，年底升中央人民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韓戰爆發，林率兵以志願軍名義渡鴨綠江入韓參戰，在第三次進攻漢城時腰部受傷，經瀋陽轉蘇治療。

一九五四年國務院改組林任副總理兼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五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八年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五九年繼彭德懷掌國防部。

林彪政治野心很大，善於逢迎，而且懂得怎樣去培養幹部和自己的威望，自他掌握國防部以後，軍中出現不少壯烈殉職的事迹，而且每一事迹都與逢迎毛澤東有關，「文革」期間讚揚工業交通系統「積極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顯示林在文藝整風中佔的地位。

林確有軍事才能，但文學根基很差，所著純軍事著作「怎樣練兵」、「指揮要則」和「抗大教育方針」等由林說其概略，命人代筆。

林彪與毛澤東並無特殊淵源，以他的軍事天才和善於逢迎取得毛的信任，以「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實力幫毛澤東打垮敵對派，從而贏得繼承極位諾言。

周恩來以哭撚化敵人

周恩來浙江紹興人，因祖父任淮安知縣，舉家遷往，遂落籍淮安，一八九八年出生，母死過繼四叔。

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後東渡日本，在日大和早稻田大學旁聽，一九一九年回國入南開大學，翌年參加勤工儉學生團赴法國，後又留學德國，在法期間與李立三、蔡和森、李富春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成立，改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周任宣傳部長。一九二四年回國任中共廣東省委員兼軍事部部長，一九二五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校組織黨特別支部，旋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任廣東潮梅行政專員，同年共產黨員在廣東集訓任政治訓練班主任，並兼黨廣東軍事委員會書記，一九二七年當選五屆中委，「八一」南昌暴動，周為主要領導人之一，失敗後經潮州赴香港，後再轉上海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在蘇召開的六全大會，當選中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中共駐蘇國際代表，一九二九年回國，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積極推行「立三路線」，到處發動武裝暴亂。一九三一年赴江西蘇區，任中央局書記，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方面軍政委，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委員，一九五三年「遵義會議」被指為秦憲邦錯誤路線之促成者，幾遭清算。周善於看風駛𢃇，銳意逢迎毛澤東，遂得過關。

一九三八年抗戰開始，經國民政府擴為參政會參政員，及政治部副部長，黨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九年秋在延安墜馬折斷左臂赴莫斯科就醫，翌年回國任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主任，一九四五年當選七屆中委及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委，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四五年政務院改組為國務院，周仍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五六年當選八屆中委、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二月陳毅取代外交部長，翌年三月任政協三屆全國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極具活動能力，為中共政權中唯一的統戰與外交人才，他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成為中共不變的外交方針。周穩健練達，長於應對，尤會做作，每因不能解決之事，常在人前痛哭流涕，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以及國共和談在南京時，就會表演過多次，與他打過交道的，對他做戲工夫，無不稱絕。就因這個緣故，騙了不少民主人士成為共黨的同路人。

周善於辭令，記憶力特強，且能察言觀色，見風轉舵，適應任何環境，因而有「不倒翁」之稱。

總結

林、周、陳三人，各有特長，各有個性，各有歷史淵源，各有社會背景，各有野心和都擁有相當多的羣眾，但卻沒有毛澤東在中共政權的統一威望，他們每人只有三分之一，合起來才成為一個整體。

這個「三頭馬車」的假定，將為今後事實而肯定，就是毛澤東死後發生蘇聯馬倫可夫式「宮廷」政變，任何一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消滅掉兩個政敵，一場激烈的內戰，就會因此而起，即或是林彪發動，亦不可避免。

袁寒雲玩世游俠記趣

壺公

袁世凱帝制自爲，多半是他的長子克定暗中慫恿，並策動袁的幕僚部屬從中促成，克定素抱野心，此舉目的在將來能繼承大統。袁寒雲爲世凱次子，但賦性卻與乃兄相反，對帝制雖未加以勸諫或表示反對，內心則極不滿。他曾賦詩以示諷諫，有「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之句，將自己比作曹子建，將乃兄克定比作曹丕，如此一來，世凱也就無形中被他這位二公子比作曹操了。由此，世凱、克定視他爲眼中釘，他被放逐到上海作寓公，其原因即在此。等到洪憲敗滅，世凱父子爲國人所鄙棄，寒雲卻贏得國人好感與同情，仍居上海樂不思歸，而且主持海上十里洋場的風月盟主，凡十餘年。

寒雲風流自賞，俊逸超羣，賦性豪邁，雖自己常陷於窘境中，而瀟洒自如。當時國人以張學良、張孝善（張南通狀元之子）、袁寒雲、盧小嘉（盧永申浙督之子）四人，稱爲四公子，寒雲常常認爲這無異是一種侮辱，因他自視頗高，不願與這三人爲伍。

寒雲雖身爲貴介公子，而行俠仗義，頗有朱家郭解的作風，後竟投身於俠林，加入青幫，論行輩（寒雲爲大字輩）且高於海上三大亨之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十里洋場中，如遇有緩急的時候，只要有寒雲關照一聲，便立時迎刄而觧。晚年境況窘困，蟄居於白克路侯在里，沉湎於阿芙蓉城，幾乎靠賣字爲生，過去的賓從友好盡皆星散。只有惟一的一個弟子楊慶山始終相從不肯離去，雖然如此，但他在淞滬一帶的潛勢力，卻仍然未可輕估。

余叔岩當年南下上海，在共舞台演出，雖挾京朝派名角聲威，結果，還是鎩羽北歸。臨行，黃金榮曾與口頭相約，他日如再南來，必以金榮爲東道主人。叔岩以爲臨行時的客套語，故漫應之。未幾南來，竟忘黃氏當日之約，而接受沈少安亦舞台的聘書。黃氏大怒，申言必與叔岩爲難。叔岩素知金榮地方勢力，徬徨無計，旋有一友好告叔岩：此事惟有袁二公子可以解圍，否則恐難爲力。叔岩乃往投白克路袁庽，長跪問計。寒雲沉思片刻，答曰：我不能與九餅角力（黃因面痲，俗乃以痲雀牌中九餅相稱），無已，姑令楊慶山替你保鑣，相信可無問題。從次日起，楊慶山即日夜以汽車接送叔岩至大新界亦舞台上戲。果然，黃金榮見袁二公子出面，對叔岩亦無可奈何。事後叔岩因感激楊慶山日夜相伴，特親至袁庽致謝，並贈慶山銀元百元，寒雲大怒，竟將叔岩逐出門外。叔岩無奈，因再夤緣請得警察廳長徐國樑爲他保鑣，那知不到數日，徐廳長即遭人狙殺於浴室中。叔岩再也不敢久留，倉皇北歸，從此不再來上海。有人問他，他只是搖頭歎說：上海人不懂戲。其實是因謝贈銀元事，開罪了寒雲師弟，所謂俠義中人，既已插手管這閒事，決不肯接受這酬報的。

寒雲以名公子而兼名士，頗與文化界中知名之士相往還，詩酒風流外，還與方地山、張丹斧、畢綺虹等同晶報三日刊撰稿，名士健筆，風行一時。丹斧又爲晶報主筆政，爲人滑稽多智，文亦奇詭詼諧一如其人，而玩世不恭，性好骨董，尤愛古錢成癖，他知寒雲蓄有古錢甚多，苦於無法到手。

一日，忽然對寒雲說：我有一枝玉笏，經考據，確屬當年段太尉擊朱泚的故物，笏上殷血斑爛，成紫褐色，和所謂漢玉出土的一般無二，殊爲可寶。寒雲見物心動，竟以唐長孫皇后一捻指痕錢「貞觀通寶」若干枚交換。極爲寶愛，置於牀頭，日夕把玩摩挲數百通。一日，偶然不愼，忽然沾了幾點鴉片烟膏，寒雲立即用水洗滌，那知這笏一沾水濕即形軟化，仔細看時，卻有一股腥穢氣味自笏中出，竟是女人用過的月經草紙，摺疊而成笏狀的物事，外加一層薄漆而已。寒雲大惑不解，亟找丹斧來問，丹斧笑道：「前時拙荊，適有霞飛鳥道，月滿鴻溝故事，特製此笏，以禦洪水，我以爲製作甚古，特地費卻幾許口舌，才將它索來就敎於高明。」寒雲被丹斧弄到啼笑皆非，因向他索還貞觀古錢。丹斧故作皺眉道：「你的貞觀古錢，我也曾在燈下細細看過，也不像是眞品，已被我拿去換酒吃了！」寒雲無可奈何，只得大呼「混帳！混帳！……」不止。

寒雲書法甚佳，尤其擅寫小楷，早歲他替他父親所寫的「圭塘唱和」詩，遒健俊逸，兼而有之，曾用珂羅版印行，極爲精美。大字亦峭拔有致，有說他病在腕力軟弱，那是他染上了阿芙蓉癖後的字，他在這一時期，經常橫陳榻上，懸手倒筆仰面而書，直如畫帳頂法。因爲晚境頹唐，事事不免懶慢，更談不到刻意求工了。

寒雲婚姻初極美滿，惜中年喪偶後，卻頗多奇遇。他夫人劉梅眞，爲安徽貴池劉公魯的胞姐，雍容華貴，端麗天生，與寒雲早歲並有璧人的美稱。後來困居上海大來旅館，生活極爲清苦，卻能安之若素，有時二三好友相聚，賓主一時高興，她還是拔釵珥沽酒款客，毫不以境況窘困，而稍有吝色，林下風徽，依然瀟洒如昔，不久謝世。寒雲以中年喪偶，奉倩傷神，偶出閒遊，以遣無聊，因此頗多奇遇。他曾眷戀平湖一小家碧玉，小字眉君，情愛極篤，因僦居於平湖多時，後竟仳離。又於杭州靈隱酒家戀一酒家女郎，竟假宿靈隱酒家作

臨時金屋，古人所謂「醉來曾借酒家眠」，想見他的名士本色。可惜後來再去時，彼美人兮卻已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寒雲以此引爲平生憾事，曾請名畫家替他寫了一幅「靈隱感舊圖」，並題詩以紀其事。公子多情，佳人已杳，又可想見他的情有獨鍾了。

寒雲既以風流自賞，遇着知心識趣或者是特別艷麗的女人，便也不願那些所謂習俗上或道義上的禁忌，而實行其「剜墻腳」、「割靴統」的風月行徑。有一次，他漫遊天津，津沽本爲北國的名都，風花雪月的歡樂場，並不遜於京、滬各地。津市天保班有個名妓雅秋老四，不但艷絕塵寰，而且雅澹如菊，確也是個名符其實的人間尤物，當年長腿將軍張宗昌，吳大舌頭俊陞以及席父遺蔭的少帥張學良，無不爲之迷戀傾倒。而「犇攏文人」章行嚴當時以教育總長的位望，也被她的美色所顛倒，特親至蘇州爲她定製蘇繡繡被一床，捧獻給雅秋，每次和雅秋歡好時，必鋪陳這張繡被而後登床。

有一天，寒雲抵津，下榻於瀛州旅館，因素聞雅秋艷名，立即召來。雅秋聽說是袁二公子，極爲心喜，竟抱章行嚴所贈的專用繡被而至，恍如千載以前宓妃待陳思王曹子建荐枕故事，堪稱艷福無邊了。誰知他兩人正在好合方殷之際，忽然行嚴趕來了，瞥見被堆紅浪中，人既是舊知，被亦屬己物，忿恨交併，當場幾乎昏厥。

後來，寒雲每與行嚴見面時，必舊事重提故意窘謔他。章既不能承認，又無法否認，只好裝着「呵、呵……」來掩飾他的尷尬面孔而已。

寒雲在滬除了詩酒風流，賣文鬻字而外，間亦消遣閒情，編寫劇本。當年我國電影還在上海葫芽時期，國產影片，多半是短得不足放映一個半鐘頭，他所編的「紅粉骷髏」，卻是最長的一部。它開始在上海公映時，廣告牌上特別標榜着：「袁二公子寒雲編劇」，字體之大，幾乎掩蓋了導演與主演明星的名字。原因是袁世凱的新華夢雖然已經破滅了，但袁的門生故吏如北洋軍閥系統卻仍然存在，自然有其標榜的價值。

「紅粉骷髏」是取材於外國偵探小說「保險黨十姊妹」，由管海峯商請袁寒雲改編的，所以「紅粉骷髏」又名「十姊妹」，劇情大致是：一個女學生黃菊英，因行路不慎，被汽車撞傷臂部，送往醫院治傷，和青年醫生鮑某發生了愛情，這時有個黑社會集團骷髏保險黨，一慣使用美人計，以色誘人。

一天，正當青年醫生鮑某和黃菊英碰面時，給骷髏黨徒娟娘引誘虜刼而去，一面下毒藥，一面保壽險，以便鮑醫生死後，可以取得一筆巨額保金。後來被黃菊英的哥哥費了很大心機，經歷了許多艱險，帶着大批警探展開了一場警匪戰，結果是骷髏保險黨被殲，黃、鮑得救，而終於有情人成了眷屬。

這部影片，論劇情內容和演技等等，雖不如今日的水準，但在當年看來，一部劇情的內容，能溶武俠，偵探，愛情，打鬪於一爐，而且全部機關佈景，編與導兩方面，也總算難能可貴了。

胡風還活着不是奇蹟

醉八仙

近日從報刊上獲悉十多年前，在大陸遭受共幫清算的胡風，還沒有給折磨死，依然猶活在大陸這個大監獄中的一個小囚房裏，覺得這是一個奇蹟。

在待民眾連牛馬也不如的共幫統治之下，人民是食不飽，衣不暖，病無醫藥，就是一般普通共幹的生活也不好過。何況囚犯，在理自更是若不餓死、凍死，也要病死。爲什麼在被囚禁，受凌虐之下，經過十多年的漫長歲月而猶能夠生存？確是奇蹟！但再仔細一想，又覺得這種現象在大陸是很普遍的，而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并不値得驚異。

我所認識的許多人，據我所知，自從中共竊據大陸之後，他——她們就受到奴役，一直在過着那食不飽，衣不暖，病無醫藥的非人生活；但到今天，其中不少人已經是七十多歲了，猶是依然活着，而且很多人還有給我來信。

這種情形，乍看起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但如果細作推究，卻也可悟出其中道理。

他——她們之長期捱飢寒，受磨折，而猶能夠活着，這全賴於有那堅强的生存意志。

根據醫學原理，堅强的生存意志是足以延長一個人的生存時間的。

不少患上了絕症的人，經過醫生的診斷，認定他只有若干時日的生命；可是過了那個時間，病人猶是依然活着。醫生於是把他的病情和環境關係拿來作個詳細的研究，才知道是有一股堅强的生存意志在支持着他，而且還可以繼續地支持一個很長的時間。這種實例已經屢見不鮮，也已成爲醫學界一致公認的生命潛力。

現在大陸上捱飢寒，受磨折的羣眾，他——她們之能夠經得起長期的煎熬，而猶依然活着，也就是這種堅强的生存意志的力量。

他——她們遭受到共幫的磨折、凌虐，恨之刺骨，一心要親眼看到共幫的覆滅，又熱切地存着重見天日的希望；這種希望與仇恨心的結合，便在一定要活下去的勇氣下，成爲一股堅强的生存意志。

這種意志，是基於仇恨共黨而產生，所以也就是潛在的反共力量。而且仇恨越來越烈，生存意志就愈加堅强，這也就是反共力量的日益壯大；終見要滙成一股澎湃的怒潮，把萬惡的共幫衝向滅亡。所以胡風猶活着並不是奇蹟。

而從這種情形看來，一朝中共政權來一個出人意料的覆滅，也並不是奇蹟。



抗戰時期生活回憶（四）

驚醒小城的古夢

崔刅

在戰幹團入伍不到兩個月，就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分發我到城固西北大學去復學。拿着這份通知，到校註冊後立刻即可獲得公費（貸金）、食宿一併解決，然後靜等轉學考試、分配學位。當時政府在艱苦抗戰期間，對淪陷區逃來的大學生，照顧確算是周到了。

本來接到教育部通知之後，我立刻就可以前往城固入校，但已答允受完六個月入伍訓練，因此到八月間我才離開西安到城固去。

七七事變當時，平、津兩市的大學，隨着政府紛往後方遷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昆明，成爲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大學、師範大學等校遷往城固，成爲西北聯合大學。西北聯大，因師大遷往蘭州，改稱蘭州師範學院，工學院獨立爲西北工學院，農學院遷武功爲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設漢中。民國三十年以後只剩下文、理、法等三院，遂改爲西北大學。校址仍設陝南的城固。

從西安到城固有三段旅程。先坐火車到寶鷄，再由寶鷄搭公路局的長途汽車到漢中，在漢中再換車去城固。從西安到寶鷄，有兩列綠鋼皮的客車往復川行，當時在後方算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因此這一段路程，輕鬆愉快。從西安出發，當天就到了寶鷄。從寶鷄到漢中就「難於上靑天了」。

我對於寶鷄的印象，是一巨大迷宮的入口。從寶鷄南去是重重疊疊，互相連鎖的交巒千山；在這巨山構成的迷宮裏只有一綫狹窄的左迴右繞的公路。寶鷄的城區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平地。我所住的靑年招待所，恰在半山上，下看是市區和火車站，遠眺是一片平原，後面則是靑灰色的秦嶺羣山。從寶鷄到漢中的車次太少，旅客太多。一清早就要去排隊購票，我費了兩天的時間才買到車票。

今天的香港人很難想像，當時公路局的客車是什麼樣子。第一它是運貨的敞蓬卡車；第二它是高齡的老爺車；第三它是燒木炭來發動的哮喘車。那部破車一從總站開始出發，就得靑壯乘客來推才能發動摩打。這樣的車要在崎嶇盤旋，難於上靑天的蜀道上奔馳，讀者先生，試問你有沒有膽量搭乘？

這樣的破車，坐了約四十位乘客，還各帶有行李。單是行李已經把車箱塡滿了。四十位乘客就像沙丁魚裝進罐頭一樣，密麻麻坐在行李上，靠車邊的人，有被甩下來的危險，得用手緊緊勒住行李的繩子。一坐上去就感到前後左右步步緊的壓力。兩條腿無法自由伸縮，不到一分鐘就疼痛難當。這是活受罪！但是輪到這活受罪的機會，還要盡九牛二虎之力！車開的時候，大家還不由得歡呼呢。已經擠得叫苦連天了，可是車子一出寶鷄，看見路旁跳出幾個提高行李的男女，一招手車就停了，司機一揚手，他們就生龍活虎一般攀上車來，在人與人的夾縫中，硬壓下去，掀起一陣哇哇亂叫。這種司機偷着兜搭的乘客，叫着「黃魚」。搭黃魚是司機半公開的外快收入。那時候司機缺乏，待遇又低，誠是不得已的現象。

抗戰的艱苦不止在將士的傷亡和土地淪陷上，在每一角落、每一部門，都表現出來。而當時後方的長途汽車，表現得最淋漓盡致。可以說，沒坐過那種汽車的人，就不了解抗戰生活有多艱苦。

公路上有三寸浮土，車行時捲起十丈黃塵，車行速度又慢，在車上大吃黃土。走不到幾里路，每人滿頭滿臉都是土；眼毛上咀唇上都沾滿土。舌頭必須乖乖的留在口腔內，偶一不愼咕下咀唇，就要把土帶進口腔，在裏面和泥。

下半身被擠壓得完全麻木了，但是動彈不得。望着司機座上的司機，不禁羡嘆。他既不吃土、又不挨擠，吸着烟左顧右盼，說停就停，說走就走，他一身繫着全車的安危，他是英雄、也是皇帝。

當時年輕興緻好，愛國的熱情高，對於這些辛苦並不在乎。反之在車上逸興湍飛，騁思遐想。望着清湛的溪流，雄奇的山巒，忍不住低聲吟唱，感到祖國山河這般壯麗；望見古棧道的遺蹟，不禁想到楚漢對戰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故事；想起諸葛武侯六出祁山的勞瘁。車過秦嶺時，迎着嗖嗖的冷風，望着峯頂的亂石，不禁吟起韓愈當年發配過此時：「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詩句。

多少英雄豪傑，多少仁人志士，在這片山河上留下了不朽的奇蹟，我能踏着古人的足蹟，在這片山河上長遊、在這個民族生死存亡的時機、在這個悲壯抗敵的時代、我是多麼渺小、又多麼幸運！回顧敵人鐵蹄下的父母，胸中縈繞着愁緒如烟，瞻念族國前程，又感到壯懷激烈，充滿了希望！

那輛車五勞七傷，途中拋錨的次數也記不清，每次拋錨時，我都恐懼可能

要停在途中、走不成了。可是經那司機，敲敲打打一番之後，它又怒吼前行了。後來就有點盼它拋錨，因爲可以乘機下車，活動筋骨，消解渾身的痲木和疲痛，有時可以到溪邊，用冷徹的溪水，大洗特洗一番。

第一天宿在一個叫雙牛舖的山村。在竹子和木板搭的旅舍中，洗了一個熱水臉，吃了一頓熱辣辣的晚餐，睡了一個不知天上人間的覺。第二天黎明，我們又被裝上車箱，向前趕路了。

第二天宿在雙石舖，第三天才到了漢中。途中難忘的兩個地方，一是廟台子；二是褒城。

廟台子的山上有留侯祠，供着張良的石像。廟在高高的山麓上，順石階直上，兩旁的樹木濃蔭蔽天，有出塵登仙之感。我記得廟宇頗大，樓台殿閣，迴廊曲轉，名人品題碑匾很多，可惜都記不得了。廟台子屬陝西留垻縣，傳說是張良受封之地。

褒城就是周幽王的寵妃褒姒的故鄉，怪不得她長得那麼迷人，褒城的山水明秀如畫。依傍着公路的那條溪水，臨近褒城時，水面忽然寬濶起來，在峽谷逼峙下，像一汪擁水。兩邊的山高聳壁立，山上的岩縫裏橫着長出許多樹木、花草和濕潤潤的綠苔。兩岸的山，倒映在平明如鏡的水中，加上天光雲影的襯托，那不就是花枝招展的褒姒在臨流自照嗎？戰時及戰後，我曾四次經過褒城，每一次都使我凝神斂氣，欣賞那奇絕的美景。

褒城是公路交通的要道。北去是寶鷄，南上劍門、廣元到成都，東去是漢中，順漢水而下經安康到老河口。從褒城到漢中僅有二三十公里，車過褒城不久，漢中已經在望了。

漢中是陝南的首府，陝西全省第二大城。且是歷史的名城。中華民族的老大哥漢族，即因劉邦以漢中王起家，奠立四百多年漢王朝的基礎，因而稱爲漢族。漢中城廓整齊，市區繁盛。滿廷芳菜館的燴羊腦，至今想起來還要流涎。城內有韓信點將台的古蹟，城外的漢江邊可乘涼游泳。郊巴的機場，是美國B29機羣的基地，轟炸滬寧平津東北的機隊，皆從此地出發。

陝南是陝西省最富庶的地區。是抗戰大後方的米倉，抗戰時期物價最低。因此西北大學的伙食之佳，爲各大學之冠，故有「西北大飯店」的稱號。

陝南與四川，湖北毗連，飲食風俗近於四川。國人中以麵爲主食，陝南則以米爲主食。但陝西的辣子麵條，也隨處可以吃到。

漢中距城固，僅數十公里，搭汽車數小時即達。城固是漢水流域一個典型的小城。城雖有東西南北四門，城內僅有連結四門的十字大街，其他都是胡同小巷。城固這個小城，在關山四塞的陝南盆地，安睡了兩千年，居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衣食住行日用之需，大概從沒有什麼劇烈變化，可是抗戰之後，西北聯大遷到那裏，一下子吵醒了她兩千年的古夢。這些從上海北平各大都市來的青年男女，一夜之間給她帶來二十世紀的生活方式，使當地的居民目搖心驚。在那以前，他們從沒看見過，大姑娘和二小子搭手摟肩公然在街上行走；也從沒見過那樣摩登的服裝和打扮；沒見過那麼口出洋文的青年男女，坐在茶館裏打橋牌；更沒有見過男女學生脫得半裸，在漢江裏翻浪戲水……。不過一般居民對於這些洋派學生，依照傳統心理十分尊敬。我們胸前掛着三角形的校徽，到處被人稱爲「大學先生」。

同學們出版的壁報，紀念節日出演的話劇京戲，各種球類比賽，都成爲全城居民轟動的大事，蜂湧前往參觀。小城的居民們太寂寞了，他們已寂寞了幾千年。不過一部分「大學先生」，並不太斯文。給居民留下了壞印象，甚至被稱爲三害之一。

除了西大之外，在城固還有兩個龐大的軍事單位。一是第二戰區閻錫山的一所兵工廠，官兵一千多人；二是國防部傷兵醫院，也有千多人。

兵工廠的工人，穿着軍人制服，人多眾勢，而且薪入不多，多沒有家眷，給那個小城帶來許多的頭痛問題。傷兵醫院的榮譽軍人，爲國家流了血，需要同胞們的尊敬與安慰，有時心裏不痛快，不免光火，掄起拐杖打人。大學先生人數最多，丘九脾氣也很難搞。少數敗類亂搞戀愛，做出不負責任的事情；有些人竟集資做買賣，買膠輪馬車，雇車夫運貨牟利，因爲私刑吊打車夫，鬧出官司來，爲社會所不齒；有人在校園裏養鷄，吃蛋以增營養，賣蛋賺零用，弄得到處鷄糞，臭氣薰天，爲人瞧不起。被人稱爲三害之一不是很應當嗎？

西北大學的文理學院設在城裏的城隍廟，法商學院在西門外原來的農業學校。我到城固當天即順利註冊，被分發到法商學院的宿舍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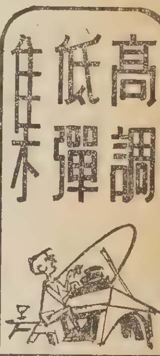
大學的宿舍比戰幹團要舒服多了。一間房擺四張高架床，住八個人每人一個床位。每人有一張書桌。每一床位舖一竹笆，雖然睡在上面高低不平，但是總算是床，自己有一個小範圍，可以隨意支配。

西北大學的伙食，非常之好。八個人一桌，每餐四菜一湯，饅頭米飯齊備任君選擇。星期六和星期天還要加菜，月尾打牙祭，每桌八個菜，鷄鴨魚肉不在話下，還可以吃到八寶飯，拔絲山藥等甜品。這樣大吃大喝之後，每月還可剩下一點零用錢，買紙筆香烟。抗戰期間的西大學生，眞是得天獨厚了。

伙食雖好，一般同學的衣着都很差，夏天穿草鞋、短褲；上身都是一件土布的T形短袖汗衫。冬天有的人沒有棉衣，只多穿幾件夾衣，凍得面皮發青。我就曾把棉衣分給幾個同學穿。

那些窮困的同學，多半在戰火中失去了家庭，或者和淪陷區的家庭失去聯絡。反之，從淪陷區新來的同學都是「大富翁」。並非因爲他們身上腰纏萬貫，而是同學他們隨身帶來的一切東西都値很多錢，而且很容易賣出。因爲每一城鎭都有應時而起的「寄賣所」。城固就有兩間寄賣所，專寄賣淪陷區帶來的工業品。一件半新的襯衫，所賣的錢，可以値三個月的零用。

當時的寄賣所，絕不能以今天的故衣舖來想像。今天香港的故衣舖，是專賣舊衣服的，中下流人士才去照顧，而當時後方的寄賣所，則是有錢人才能照顧的舖子。因此寄賣所是城固最豪華的商店，其他的舖子所有的商品都是土貨，多是手工製品；唯有在寄賣所裏，才可以買到上海、天津等地製造的洋貨。而且貨品很齊備，日常用品幾乎是應有盡有。



展開整容運動

衣服髒了要換洗，身上髒了要沐浴，這是做一個文明人的起碼條件。如果一個人常年不洗澡、不換衣服，弄得滿身污垢，臭味四溢，縱使她是世界第一美人，也沒有人敢和她親近。所以孟子說：「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其故在此。

香港是有名的「東方之珠」，也是遠東著名的旅遊勝地，可是街上卻有不少令人望而生畏、生憎、作嘔的「深山大野人」。他們露宿街頭，鬚髮亂得像一團茅草，臉上的污垢遮去了本來面目；鶉衣百結，髒到無以復加，那種「三分只像人，七分倒似鬼」的醜陋形狀，如在黑暗中遇見，包管嚇你一跳。奇怪的是：馬路旁的人行道上居然任他們自由坐臥、起居、逍遙自在，無人加以干涉。直到本月七日，這紀錄才爲可敬的西區街坊會的熱心人士所打破。

報載：西區街坊會、民政司署、市政衛生局合辦的「善意整容運動」，七日晚首次在上環擧行。結果只有一位流浪漢接受理髮、潔身，並換過街坊會給予的一套新衣，儀容煥然一新。另有數名流浪漢不肯接受「整容」。有一婦人在兩名女性工作員正欲替她潔面時，突然大發雌威，掙脫兩人，直奔下樓，不知所踪。

這事在某些大人先生們看來，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這種小事，也非具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不可的，試看「流浪漢被帶往整容」那幅照片，兩位大佬一左一右，像玉堂春在關王廟看到王金龍般地「不顧腌臢懷中抱」，戴眼鏡的那位大概忍受不住對方的「體香」了，只好猛抽紙烟用烟味來冲淡它，足見這的確不是好差使。

據領隊張耀基先生表示：以後他們將由數人出動，聯同數名便衣警察，對那些街頭流浪者作更親切、更友善的勸說，免除他們驚怯的心理。

賣油郎以爲對付這些人不宜過分遷就，肯聽勸告最好，否則，也應該强制執行。這和「保障人身自由」法例並不牴觸，因爲他們既犯「阻街」罪，又有傳播病菌的危險，站在公共衛生和公共秩序的立場，都應該嚴加取締，直到完全絕跡爲止。有詩記其事曰：

一、從來野獸不修容，人類奈何裝狗熊？
帶菌人猶被拘禁，野人應早進猪籠。

二、名揚世界東方珠，傍水依山似畫圖；
猪面獅頭垃圾客，已將美麗市容污！

三、人羣似蟻久徘徊，爭睹阿嬌出浴來；
獅吼一聲忽逸去，功虧一簣亦堪哀。

賣油郎

再談誤會

誤會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的，每一個人在一生中都必被人誤會或曾誤會別人，賢者聖者也不能免，失斧者容易懷疑別人偷斧；多金者容易懷疑別人求施捨；生疥瘡者容易懷疑別人諷刺他，這都是不在話下的，被誤會的人既有呂伯奢式的無辜者，也有莊周式的自討沒趣者。所以在下認爲大可不必去追究引起誤會的責任問題，倒是應探討探討處理誤會的方法。因爲誤會本是無事，處理不當可能引起小事，也可能引起大事。

曹孟德處理誤會的辦法是衝進廚房去，不分男女老幼拔劍便殺。接着還要「知而故殺」，斬草除根，行其大不義。

惠子處理誤會的方法是派士卒郊迎，將莊子細綁將起來，押到相府相見。這兩種處理誤會的方法，在下都不敢恭維。曹孟德濫殺無辜，可以「問心無愧」、「寧負天下人」。你我可乎？在千萬人之中，若會做過這樣大錯事的，恐怕沒有一個人能逃得過良心的譴責。惠子手段雖然不辣，但也損害了老朋友的感情被莊周嘲諷一番。莊周雖然老早就把宰相職位看做「死老鼠」，可是恐怕直到被惠子細將起來時，才知道惠子原來只是一隻嗜吃「死老鼠」的「貓頭鷹」。往日的交情也就化爲烏有了。

寫至此在下不禁想起了數年前的一段新聞。美國雷達的螢光屏上，突然出現類似火箭的黑點，從蘇聯方面飛來。白宮接獲報告，以爲蘇聯發動突襲。馬上命令指向蘇聯的核飛彈準備發射，駐在世界各基地上的轟炸機——五百架，也載着氫彈飛向蘇聯。尙幸白宮的執政者不是曹孟德，雖做戒備還不至於不分皂白殺將過去。十分八分鐘後才弄清楚，原來雷達受到月亮的干擾。當時若處理不愼，只要有一枚核彈在蘇聯的領土上爆炸，我們立足的世界球，恐怕已遭到萬刼不復的災難了。在下對美國所做的很多事也甚不以爲然，但對其處理誤會的鄭重態度倒也十分欣賞，因爲對待誤會再沒有什麼方法比得上把它弄個清楚更正確了。有些誤會只須打一個電話垂詢就能冰釋，又何樂而不爲？有些誤會雖然一時無法弄清楚，可是仍然可以留待時間和事實做出結論，又何須急於學習曹孟德與惠子？

在下自從撰寫雜文以來，東罵西罵，倒也會引起不少誤會。尙幸文化界的先輩和朋友們，不至於像曹孟德那樣衝將進來，拔劍亂殺。這不僅令在下引以爲慰，而且也令在下深爲感激的。

寫文章，言之無物是無病呻吟，編者所不喜；言之有物，又會招來是非；把要說的話，寫得含蓄一點，更易招來讀者猜測誤會。思之，思之，不禁擲筆而起，扼腕而嘆：「做人難，寫稿更難！」

（寒山碧兄：請注意字數，做編輯的人，刪難，補更難。）

寒山碧

續篇後期逃港難民的概況。

香港難民之九

前任港督葛量洪對中共政權曾說過兩句英國式的幽默話，他說：「中國人用兩隻腳來反對共產黨。」意思是說：中國人不堪共產黨的奴役迫害便逃出中國大陸。因此，從大陸逃來香港（另外是緬甸與蘇聯）的人，雖然無日無之，但在大致上分別，這二十年來的逃港難民，論人數之眾多，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段是大陸變色前後那數年，他們都屬於我已經寫過的「先期難民」；第二個階段是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前後的來港難民，這一部份人可以稱之為「中期難民」；第三個階段，即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而至於今的逃港難民，這一部份人可以稱之為「近期難民」。我現在要談的，便是「中期難民」與「近期難民」。

「中期難民」是中共「三面紅旗」失敗，全中國大陸發生飢饉，各省各地確確實實餓死無數人民。水腫病遍及全國，香港人每日投寄兩磅重的小郵包數以萬計的去接濟大陸親友，也無法救活大陸人民，而爆發那一次震驚世界的「五月逃亡潮」而來港的難民，他們的處境，可要比「先期難民」好過百十倍：

第一、他們來港時，不但獲得香港人精神、物質上一致的同情援助，而且由於他們那一次數十萬人「用腳來反對中共」的行動，向全世界揭露了中共的畫皮，認識了中共統治大陸十多年的真情實況。因此，他們也獲得全世界人士的同情援助，美國移民法例因此而放寬了對中國人的限額；英國因此而改變了對中共的政策。連許多原來對中共沒有認識，也無恩怨，卻因「民族感情」而不反共的香港中國人，都從此反對中共，將原來已經消沉了許多的反共反攻大陸信心的人們，也因此而振奮起來了。所以，凡是六二年逃來香港的難民，他們處處受到歡迎，事事獲得照顧，上致香港政府的各機關人員，下至婦孺輩，每個人都願向他們伸出友誼的手，幫助他們在香港生活下去，安居下來。

第二、一九六二年是香港正步入繁榮，由手工業蛻變為機械工業已有相當成就的時期；更是建築業蓬勃，百業興旺，需要大批人力從事建設與擴張的時期。在那時逃來香港的大陸難民，又是因為飢餓逃亡的成份居多，從那樣一個無衣無食的一窮二白環境中逃出來，進入到這個要啥有啥的富裕香港，真似從「糠桶中跳入米桶中」的飢鼠，找工作，求生活可說毫不困難。加之香港人對他們的同情，與先期難民遭受歧視、冷待、隔離、戒懼的情形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先期難民初來香港是「踏路不通」；中期難民在香港則是「處處歡迎」。

因此，這十多萬中期難民，他們在香港很快便把生活安定下來了。

張贛萍

對於他的詩集「女神」、詩劇「棠棣之花」、以及以騷體譯的「雪萊詩選」，都看得津津有味。可是自從大陸變色之後，這位紅色詩人現出原形了，原來他只是一條會變色的軟體動物，誰有權他便歌頌誰——最初歌頌史太林爺爺；後來歌頌毛澤東爸爸；近來又在大會上公開歌頌江青娘娘（見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郭沫若的「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古人說：「一為文人，無足觀矣。」我改之曰：「一為左派文人，更無足觀矣！」因此，郭聾子又成為我所最瞧不起的「無恥文丑」了！

烏鴉算老幾？

自從前年五月暴動以後，我連左派報也停看了，所以左報上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近來看到萬人傑先生兩封給曹聚仁的公開信，才知道這位烏鴉先生又在扯開豆沙喉大發謬論：他居然敢說「唐宋八大家本不足道，而起衰之說更是胡說。」乖乖，好大的口氣！按唐宋八大家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他們的文章幾百年來已成了大家學作文的範本，直至今天還是如此。可是這位烏鴉先生竟然大言不慚地說八大家的文章都「不足道」。本來文章的優劣很難用度量衡定出一個具體的等級，但也有個公認的標準，前代的學人，決不會把許多「不足道」的文章選作範本誤人子弟。章太炎雖然力貶八大家，但幾十年過去了，他仍然未能取代八大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師猶如此，徒更可知；恐怕烏鴉先生想附八大家之後作個「老九」也未必能辦得到呢（如不服氣，請改幾篇他們的文章看看）！

從另一角度看，烏鴉先生也不稀罕這個老九，他只希望作老三，作「中國詩文三大家」之一——三大家者，毛澤東、江青、曹聚仁是也。由於八大家在烏鴉先生看來都「不足道」，當代自由世界的文人自然更「不足道」；唯一「足道」的大概只有毛澤東夫婦——毛氏的詩詞中，連「人遺矢」、「鬼唱歌」、「蒼蠅抽泣」都成了名句，將來「遺臭萬年」自然不在話下，那是非常非常「足道」的；江娘娘用芭蕾舞演「紅色娘子軍」，用鋼琴伴奏「紅燈記」，創製現代京劇樣版戲，這一連串的「肉麻當有趣」也是非常非常「足道」的；第一二名自然非他們夫婦莫屬。不過文丑郭沫若專會逢迎拍馬，如果毛大王、江娘娘認為他的文章「足道」，那麼第三把交椅便有被「郭老」搶去的危險，而且「郭老」以下還有姚文元……，所以烏鴉先生在香港以第三第四自居是可以的，若到大陸恐怕連一〇〇四都會成問題呢！茲錄杜甫詩一首移贈烏鴉先生曰：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東方晦

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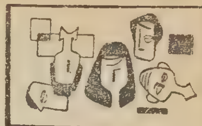
藍海文

革命，革命！
革去了樹皮，
革去了樹根，
老百姓比蟻還賤！

革命，革命！
從文明走向野蠻，
從自由走向專政，
沙保革得乾乾淨淨！

革命，革命！
多少罪惡借你而行！
五千年光輝燦爛，
二十年走返原始的路程！

一九六九年十月卅一日



人海百態

莫欺白鬚公

萬人傑

在香港，我認識幾位穿長衫，蓄鬍子的名士，岸然道貌，使人肅然起敬。

一般人盡力把自己化裝得年輕，兩鬢有點斑白，就忙不迭染髮；西裝力趨時髦，四十多歲人也心口掛牌，穿尼赫魯裝，誠恐自己不夠青春熱情。

可是，有時撈世界未必一定靠青春熱情才撈贏，老成持重也有好處。我說的那幾位名士，不是「撈家」，他們蓄鬍蓄著長衫，並非為了撈，只不過顯示他們的清高，不與凡俗同流；或是提倡國粹，並不崇洋。又或者表示出類拔萃，與眾不同，使人看起來有如鶴立鷄羣。

本文說的一位，不是什麼名士，只是一個解籤佬。

這位解籤佬已六十多歲，一把美髯，堪與于老相比；身裁夠高，舉止飄逸，穿起長衫，確有彬彬儒者風度。人人稱他王老伯，他會藹然微笑，接受這尊敬的稱呼。

黃大仙一羣解籤佬中，他的生意一枝獨秀。無可否認，這是因為他的美髯長衫佔了優勢。在一般婦女心目中，蓄鬚長衫的人，總是有學問的，比之身穿夏老威的後生仔，可靠得多。想當然他不會解錯籤，因此求籤的婦人，趨之若鶩，排隊候教。

王老伯也的確讀過一些線裝書，對這些籤語解起來頭頭是道，娓娓動聽。求他解籤的，無不滿意。別小覷幾毫錢解一支籤數目小，山大斬埋有柴。

每一天，王老伯在幾個鐘頭內就可穩賺三四十元，一茶兩飯，絕無問題。他喜愛杯中物，每天解籤之餘，三杯落肚，是他唯一享受。

這位月入千餘元，工作輕鬆的解籤佬，生活寫意，不必受老板氣，確乎令人羨慕，可是人們卻不知他有過一段艱苦日子。

五年前，他千辛萬苦從大陸逃難來港，雖獲得自由，卻解決不了生活。他是個六十歲的人，粗重工作做不來；以英文為主的香港，憑他那之乎者也的舊學，也難搵食。正式「屎氹關刀」聞（文）唔聞得，舞（武）唔舞得，只有做蛀米大蟲的份兒。

他有一個兒子在香港，如今老境淒涼，且以逃亡之身，本可投靠兒子，度其餘年。可是，他得到的只是冷酷的待遇。

他要在兒子家裏住，但兒子只租一個房間，兩夫婦，還有個六歲大的孫子，叫他睡在什麼地方？在這情形下王老伯只有知難而退，找着一位同鄉，總算暫時安頓下來。不在兒子家裏住，當然也不能在他家吃飯，只有向同鄉窮餐。但飯天天要吃的，長貧難顧，這位同鄉也不過是打工仔，窮得多，王老伯也不好意思。

因此，偶然回到兒子家中，希望他分擔一下，不致吃埋一個。可是他兒子固然孝心有限，媳婦尤其勢利，每逢他來，她就不燒飯，和丈夫到外邊吃，讓王老伯一個人在家枯坐，晚了，空着肚子離去。別說他喜愛的黃湯久矣乎沒有到嘴；要想隨便找些東西塡滿肚子也不容易。

可是，兒子媳婦對他雖如此冷酷，那六歲的孫子阿暉，對爺爺卻非常好，放學回來，有東西吃，一定分一半給他。知道爺爺餓，就翻箱倒篋找尋食物，孝敬爺爺。

小孫子天眞的愛，常使王老伯背地裏揩眼淚。他曾幾次發誓不再到兒子家中，看那兩張冷面孔；可是想到阿暉，又忍不住要去。

他最高興是孫兒子夫婦不在，爺孫倆可以度過一段快樂的時光。

後來，同鄉介紹他認識了一位街坊會職員，那位職員看到他那一把長髯，靈機一觸，就想出解籤這一份事來，把全部籤語給王老伯研究一遍，憑他一點點的舊學根底，要攪通它並不困難。王老伯在沒有別的好撈的情形下，只好答應姑且一試。

那位熱心的街坊會職員，不但幫忙他疏通人事關係；且送了枱椅給他，更出錢為他縫了一件長衫。這長衫更加增了婦女們對他的信心，因此甫一開業，便已其門如市；其他解籤佬雖然眼紅，但他的後台好，又沒故意搶人生意，因此別人也不敢犯他。

做了解籤佬後，王老伯不用再寄居同鄉家中，自己在附近賃了房間，吃是長期幫襯大牌檔，每天消費十元八塊，長期客仔，自然大受歡迎，特別抵食。

每天早上，他帶了阿暉上茶樓嘆早茶，嘆完茶才送他上學。阿暉放假，會到檔口等着他收工，同到大牌檔吃一頓特別豐富的。

他入息比兒子好得多，他夫婦倆認為老頭子一定剩了許多錢，對他的態度，當然前後判若兩人；媳婦並且試過燉好參湯，送到檔口給他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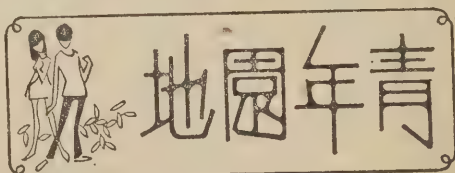
其實，她目的不過想向老頭子身上打主意，以他花不了的錢，給他們花一點。

可是王老伯並沒忘記他們冷酷的面孔，因此對他倆的巴結，無動於中。談到錢，冇交易。

但對阿暉卻不同，經常和他吃東西外，價值百多元一套衣服，他會買給他，毫不吝嗇；把他的兒子媳婦氣得要命，又不敢開罪他。

媳婦雖也為過去的冷酷後悔，可是她怎會曉得鹹魚也會翻生，一個六七十歲的人，在窮途潦倒，居然還有這出人頭地的一天？只有自嘆眼拙。

俗語說：「寧欺白鬚公，莫欺少年窮。」看來，這句話要來一個「修正」了。



瘋女

黎民

肇慶一所學校的大禮堂，經常被高要專區的共幹用作會場。那晚上，這裏開了一個鬪爭大會——鬪爭國營公司裏一個女的反革命份子！由於事情帶有桃色成份，會場裏裏外外，不消多久便擠滿了人，他們都想瞧瞧這齣不可多得的戲碼。省商業廳的李科員，和專區的黃科長早佔了前座的兩席位。他是到專區接洽公事的，這晚上本想到處躍躂，但拗不過黃科長的慫慂，才跑來這裏趁熱鬧。

「堅決肅清反革命份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些鬪爭八股喊過之後，一個蓬頭垢面，憔悴不堪的二十來歲女子，被推着走上講台，台下照例又是一陣呼叫。

「陳××，快把你和特務林××勾結的經過，和一切反革命活動好好交代，否則羣眾定不會饒恕你！」一個滿臉兇相的婆娘，下足仇恨的勁向她呼喝。通常，這類血腥的場面都由男性掌握，現在鬪爭女的，也該出個女司令員啦！

「有什麼可說呢？我怎知林經理是個特務啊！」她顫聲申辯的當兒，小腿突然被一個女將掃了一腳，使她雙膝跪地，低下頭來。

「鬼話！既和他發生關係，誰信你什麼也不知道！」女司令一面說，一面朝她後腦，拍拍的打了幾巴。她被拍個滿天星斗，頭垂得更低了。

「別裝蒜！你想變鴕鳥偏不讓你變……」側面又搶出另一員女將，一把揪着她的秀髮連扯帶罵：「給大家看清楚你這臭婊子妖媚風騷的咀臉吧！」

她痛得哀叫，淚水直流。被扯到平視的臉龐，恰像雨打過的梨花！台下起了一陣好比蒼蠅飛繞腐臭的嗡嗡聲，李科員只聽着黃科長的半句「還漂亮嘛……」，便覺得一陣迷惘。她——正是自己當年的同學！唸南方大學的時候，她的表現很不錯，出身也清白，而且還是為了反對婚姻不自由，脫離家庭，從香港跑到廣州，進入紅色大學的。怎麼卻變成「反革命」了？

「還不快快招供！想找死……」扯頭髮的再抽手。

「從那兒說起啊？」哭聲淒厲得很。

「先說你勾搭他的經過……同志們都懂辨證的，可別胡扯。」女司令給她這般的提示和警告。

「嗯……這……都在昨晚和前晚的會上說過了……是……是他强……强姦我……」說到這兒，忽見兩女將一同衝上，在她身上亂抓亂踢！但是她只能左閃右躲。女司令只好轉個橋段：

「也好。你說，他在什麼地方『强』你！」

「在……在他的辦公室裏……地板上……他威脅我……如果不順從，現在運動當頭，就把我打成反革命。」

「你這不要臉的小娼婦……」兩個女人又掄起花拳繡腿，直把她打得牙血流出咀邊：「他供出是受了你的勾引。不然的話，那怎可以，你試强强我看？」

她對這個蠻橫的問題，實在無可解答。驀地裏卻響起一個男性的聲音：

「那麼，就叫她說說被『强』的情形，看看對不對勁吧！」這個建議一出，無異於給久矣乎沉默的男性，投下特別興奮劑，人羣裏立時起了哄動。

「好啊！」「妙啊！」此呼彼應；「這麼丟人，多難說啊！」「難為情也得說來聽聽，否則怎能證明被『强』！」又是一類辨證的意見；加上「擊椅」、「鼓掌」的蓬拆拆聲，正是把人性的醜惡面，組成了一首交响樂章！飽受欺凌，慘遭折磨的弱女子，又怎能滿足這羣野獸的要求呢?!李科員淒淒茫茫地回顧身旁的黃科長，他正在手舞足蹈，裂開老鼠咀吧，乾笑等待上一課「性教育」哩！

「現在且不管强姦和引誘的問題，要點是說出你們的特務勾當？」女司令見鬧得難以收科，迫得另做文章，轉移視線。

「沒有啊！我只知是上級，不……不知他的特務事兒。」

「混帳！你們是超友誼了，鬼才相信他沒有說過一點。」

「事實只是這樣，將來總會水落石出的啊！」

「你這臭東西，羞辱盡我們女同志，今天一點也不坦白，說什麼將來？」又一個女將，沒頭沒腦地向她窮敲猛戳。惹得其餘的女人紛紛上前；掌耳光，扯頭髮，咬臂膀，扭大腿，亂作一團，跟小孩子遊岳王廟打秦檜的情景沒有兩樣。

可憐的人等於挨了一身蜂刺，全身沒有那處安靜。待到這班婆娘發狠至認為足以「和反革命份子劃清界線」時，她已經昏倒下來，不省人事了！

隔了好一會，不知那個找來一盅冷水，給她照頭淋下，才見她悠悠地還魂甦醒。

「說不說？不說沒有你的好收場！」女司令還要繼續迫供。但是苦難的人卻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會兒左指右點，一會兒陣陣痴笑，一會兒抱頭大哭。李科員心裏起了一個不幸的預感：「她瘋了！她瘋了！」

「別讓小娼婦詐癲扮傻！」「鬪到天亮也要把她鬪垮！」殘酷的叫喊還是那麼毫不留情，直至主將們判定了她神經已經錯亂，才草草宣佈散會。

李科員回到本屬機構之後，一直無法排遣這幕慘象。更可恨的是：那個所謂「特務份子」的經理，幾個月後便被宣佈並無反革命罪行，只辦了個「亂搞男女關係」的降級處分。「水落石出」又如何？苦難的她，不是已嚐透了被姦、被鬪、被迫瘋的苦果了麼！

他終於「下定決心」泅水逃到香港，永遠脫離那滅絕人性的世界，但是心裏永不忘記這個苦難的女人！永不忘記毛共欠下中國人民的血淚債！

深入海陽被圍三十五天

胡蓑之

從本期起，本篇要連續報導幾場關於魯東國共戰的「壓軸戲」；亦即是說所向無敵的五十四軍，自掃蕩膠東以來，前後已達一年半的時間，連克數十都市或城鎮，始終未打過比較劇烈而持久的硬仗，直到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以後，才迫使共軍跟國軍攤牌。而決戰的地點，則分別在海陽和萊陽兩地同時進行。前者是五團國軍，曾被共軍重重包圍達三十五天，終於棄守；後者是一團守軍，遭共軍的主力圍攻，幾乎全團覆沒。這兩場前所未見的惡戰的結果，不獨影響到後來國軍在魯東的士氣，成為共軍竊奪的一轉捩點；甚至造成了徐蚌戰役勝敗的一大關鍵。

如所週知：徐蚌會戰的共軍主力是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團」，而所謂「華東野戰軍團」，包括魯東、魯南及蘇北等地區的共軍。假定五十四軍在膠東一直保持着優勢，自必牽制陳毅大部份兵力，即使徐蚌會戰發生，國軍最低限度不致一敗塗地；假如五十四軍不離開膠東，也還有可為。但該軍失利後，即被調至東北，令到膠東棄守，因此魯東的共軍主力齊集到徐州去了。

常勝之軍因輕敵而敗

五十四軍在膠東的因素很多，主要是輕敵。如果我不是親自參加此役，也不相信共軍處在那種劣勢的態勢中，還會峯迴路轉，起死回生的。事後讀史，感慨良多！如漢代劉安「諫伐閩越書」中所說：「……秦之時嘗使屠睢攻越，又使監祿鑿渠而通道，越人逃入深山叢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此老子所謂『師之所在，荊棘生之』者也。……」又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中，也曾指出：「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止此。不幸每舉輒勝，因狃於功利，慮患不深；故曰勝則變速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這些都可以說是五十四軍當時的一大寫照。

就五十四軍的本身來說，不獨組織健全，戰鬭力强，並且富有持久性。該軍自民國三十五年六月登陸青島後，隨即出擊，從城陽而即墨、膠州、金家口、萊陽、棲霞、招遠，一舉打通了半島的走廊，直搗龍口、蓬萊，始終未嘗遭遇勁敵。質言之，該軍由南面的黃海一直掃蕩到北面的渤海；再從渤海沿岸橫掃若干城市，回到黃海沿岸，經過如此長久的時間及遼濶的空間，所向披靡，敵人避而不戰。因之，五十四軍的輕敵之心生，不僅不知「惕然戒懼」；而且促成了「勝則變遲而禍大」的現象。因為共軍已「逃入深山叢林，不得而攻」，其實，它的主力尚未損耗，可以隨時乘機反擊。

本來海陽是膠東一個不足輕重的三等小縣，位在五龍河以東，萊陽的東南，相距約一百八十華里；文登的西面，相距約二百五十華里。海陽的南面為崇山峻嶺，其中最著名的為茅山，即崑崙山之西的另一大山，最利於共軍的游擊基地。而海陽之東約八十華里的夏村，卻是一個著名的大鎮；位於文登西面的乳山口，有小型碼頭，可泊千噸以下汽輪；並可利用小民船直通乳山河而達崑崙山麓附近地區。只有海陽處於五龍河與乳山之間，雖在海畔，卻沒有碼頭；甚至連漁船也無法可泊。原因是海灘平坦，沙土綿亘，漲潮時海水經常淹至市區附近，而退潮時則灘涸五里以外。故海陽未能建立港口，而成為黃河沿岸線上唯一缺乏港口的城市，在戰畧上言，毫無軍事價值。

未詳細研究海陽地形

無論從各方面來看，五十四軍都大可不必重視海陽的。假定當時該軍從文登向西北面的崑崙山附近地區出擊，利用其榴彈與山砲營的强大火力，及其優越的裝備以與共軍主力作山地戰，可能摧毀敵人的游擊基地，消耗其大部份的實力。或者從文登沿海岸線先對夏村予以掃蕩，然後越過乳山河重返萊陽，相信該軍也不至於失利。

不過，話分兩頭，五十四軍的作戰行動，既橫掃了整個膠東半島各地，任務將告完成；而未經掃蕩的地區，只剩下海陽一個城市了。況且該軍已抵達文登，依照第十一綏區的作戰計劃及南京最高當局的指示，海陽亦在掃蕩之列。加以共軍龜縮於山區，踪跡杳然，料它再也不敢伸出頭來面對現實。所以，該軍的五個團大搖大擺地長驅直入海陽城。這實在是輕敵的一大錯誤，孫子所謂「用兵之道，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又左傳上說：「驕兵必敗，哀兵必勝」。共軍因裝備較劣，未能與我軍相抗衡，以致到處被我追擊，轉徙流離數千里，它顯然已變成了一枝「哀兵」。且其主力尚未崩潰，還有垂死掙扎的可能；當時匿藏於山區，卻是避重就輕。然而五十四軍不但不曾提高警惕，連海陽的地形也未詳加研究，冒險輕進，所以才碰上那麼一個大釘！

談到地圖的研究，軍參謀處要負責重大的責任。自從張參謀長患病，由王高參代理參謀長後，董副參謀長大喝乾醋。董是方天擔任五十四軍軍長時的老幹部，軍校十三期畢業，進過陸大參謀班深造，河北人。他認為王高參是新進人員（在廣州加入五十四軍的），不宜充當參謀長要職，而應該由他代理。因此，他一直與王代參謀長鬧別扭；而個性强硬的王青雲，對董也不賣賬，於是形成高級幕僚不合作的現象。且在山區城鎮，電水已遭破壞，彷彿黑暗世界；

而作戰命令又多半在晚上進行起草，一個年逾五十歲的參謀長，在火水燈或似螢火蟲般的燭光之下，進行查閱地圖，眼力未免要打折扣。記得在文登的一天晚上，當他起草進攻海陽的命令時，曾經邀我替他代看地圖，我當時看到海陽城的南面和東南面，有兩個大山屹峙：一個叫「玉皇頂」，一個叫「懸頂山」；圖上的廻紋密集像蛛網，表示這兩個山很高。於是我便對王參謀長說：「啦！你瞧城區附近這兩座山好高，是否先派兵佔據，然後才向城區搜索呢？」

同時王氏也曾詳細地瞧過，闕軍長也在座。可是他們都忽畧了這一險要，未表示意見；直到部隊被圍之後，才認為一大失策。假如當時不是輕敵，而事先派出兩團兵力分別佔領玉皇頂和懸頂山，其餘三團則掃蕩城區，那是萬無一失的。因一着之差，終為敵人所乘。胡林翼認為：「果於執見，拙於料，是其大病。」

中了敵人的「口袋計」

尤其是五十四軍向海陽進發的時候，敵人沿途滿貼「大字報」；其中有些標語竟編成歌謠似的說：「闕漢騫！闕漢騫！送你到海陽；瞧吧！你上天固不易，下海也很難！」有些則說：「八路軍的口袋計不是吹的！」這很顯明地已提出警告，表示共軍將在海陽對國軍有所行動。但我軍看到這些標語時，不獨不以惕然戒懼，反而以藐視的態度，笑敵人亂吹牛皮，更有人這樣說：「他媽的！臭八路瞎吹，不要理它，看它們在海陽玩些什麼花樣？」

就這樣冒裏冒失地五個團浩浩蕩蕩進入了海陽城，而城內則空空如也，未發現一個敵人。於是大家都覺得八路的標語是騙人的鬼話，各單位自行找些空屋躺下休息，以為高枕無憂！時間大約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正是海陽著名的土產——大白菜長成的時候，（每棵重達十斤至十五斤不等；且其脆嫩無比。）士兵們紛紛以麵粉或大米去交換白菜，大快朵頤，簡直視敵人如無物！不料八路的標語果然兌現了，敵人於翌日凌晨三時許，便在玉皇頂山麓已與我方哨兵發生接觸，雙方大開其火，槍砲聲像放炮仗一樣的激烈！整個東南角火光熊熊，殺聲震天！

雖然如此，五十四軍全軍上下除了加强戒備，不僅沒有絲毫畏懼心理，還是沾沾自喜的，總以為我軍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轉戰數千里，其目的在找尋敵人的主力，今日敵人送上門來，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為了趁機殲滅共軍主力起見，闕軍長便下令好好地計劃，千萬不可打草驚蛇，再讓它們跑掉。於是，一面派出斥候，偵察敵人的實力；一面則準備選擇一條出擊的路線——從東面或西面——最好是趁黑夜繞過山區，分別迂迴至山後，給敵人來一個反包圍而加以殲滅之。

到第二天黃昏時候，才得到各方面斥候的報告稱：㈠東西兩面二十里內已有敵人駐紮，而玉皇頂和懸頂山的北面山麓，敵人亦已分別紮營；㈡由山麓至山頂，敵人多利用驢隊擔任運輸物資；㈢尚有大批驢隊馱着軍事物資，分由東北面及西北面山區源源而來，其中擔任押運驢隊工作的多為民兵；㈣目前已發現的敵人兵力約在兩萬人左右。

軍司令部根據以上的情報加以判斷，認為敵人是真正地要對我軍進行攤牌了！實則是中了敵人的「口袋計」。原來共黨早有預謀，一直保存其實力，選擇海陽這個有利的地區，擺下「空城計」，養成國軍驕氣，讓其長驅直入，而共軍的第九和十三兩個縱隊，則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全力對海陽實行三面包圍，使五十四軍陷於孤立的背水戰，進退維谷！

萊陽同時被共軍包圍

另一方面，從膠西馳援的幾股共軍，亦已越過高密、平度，而潛行抵達棲霞至萊陽附近地區，其目的在圍攻萊陽的一〇八團，企圖將我軍分別孤立起來，遂行其「以大吃小」的故技，然後加以各個擊破。事實上，敵人的配合行動相當周密，當海陽方面的大戰序幕揭開之後，進行圍攻萊陽的敵人同時蠢動。戍守萊陽的一〇八團團長胡翼烜，頻頻向被困在海陽的軍部告急，謂「敵人已有向萊陽迫近的模樣！」並向闕軍長請示行動。當時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曾向闕建議，主張一〇八團於必要時可退出萊陽，佔領將軍頂一帶，憑險抵抗；理由是：「與其戰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即使失利，亦不至於覆沒。

但是闕軍長不贊成退出萊陽的原因有三：㈠萊陽是膠東的中心城市，我軍剿共戰爭的重要據點；如果未戰先行放棄，勢將影響到整個魯東國軍的士氣，而我軍進行一年多以來的戰績亦將功虧一簣。㈡現在萊陽之西南，尚有六十四軍和一九八師共十二團兵力，若萊陽真正進入緊急的危險狀況，當可請劉安祺司令官下令以上各單位火速馳援。㈢被困於海陽的五團戰鬪部隊，雖遭重重包圍，他仍相信可以憑其强大的火力突破敵人一線，而衝出重圍，以解救萊陽。

依照當時的形勢，闕漢騫的宗旨是不錯的。他認為一九八師是五十四軍的基本部隊，儘管暫時歸六十四軍指揮，於必要時還可隨時調遣。但沒有想到六十四軍為了保衞它的防線，對一九八師牢牢掌握而死不放手；加以一九八師藉口而遲遲不肯馳援，令到一〇八團單獨苦戰。因此，闕漢騫決心指揮海陽部隊出擊，漏夜召開緊急會議，聽取兩個師長的意見。李志鵬以其所屬的一〇八團被圍於萊陽之故，主張不顧一切地冒險突圍；而八師師長周文韜則表示要審慎將事。結果決定以第八師為主力，選擇懸頂山、玉皇頂之間的空隙地區，由二十四團謝志雨部作先鋒，對敵人最弱的一環實行試探性攻擊，而其餘四團則輪番分向東西兩面進行佯攻，自拂曉至傍晚連續作戰，仍無法突破敵人任何一個據點，因而我軍退回原防。

以後，敵我雙方對峙約二十天中，幾無日沒有激戰，十二門重砲分置於城垣東西，為掩護攻擊部隊，平均每天至少要發射五百枚砲彈，使海陽城區許多建築物的玻璃窗已被震裂！好在由海運來的糧彈，可乘漲潮時，轉撥若干小船運入接濟，才能繼續與敵對峙達三十五天。但闕軍長的精神卻已顯得很頹喪，究竟這場惡劣的戰爭怎樣解圍？下期將報導海上撤退的驚險鏡頭！



太平洋風雲

十五：在三呎距離之內是出敵不意的殺人利器

白萍譯

夜間的森林，冷氣凝結下降，這就是「森林的夜雨」了。早晨的森林，到處一片濕潤，就像是曾經過幾場驟雨淋沐過似的。

早晨的太陽光線剛透進來，伍特就已經醒來了，沿着牆壁，繼續向前而去。途中，他一度停下來，摘下幾個橙子吃掉，他繼續找尋着峭壁的出口，在濤聲開始繁密時，他終於走到峭壁的一個缺口處，雖然這缺口堆滿了峭壁滾下來的石塊，還有雜樹青苔，但他終究還是穿越過去，馬上就發現又一條森林中的小徑，又是向南而去。

又走了一小時之久，穿過了樹林，走到草原上，東面，已經看到海。大抵離沙旺港已經不遠了。

他到達沙旺港口時，將近中午了。他從北面走進去，這是在山腳下的一個小港灣，半月形的沙灘港岸，他可以看到大約一哩之外。在珊瑚礁和一道白色防波堤之外，停着一艘豪華遊艇，他馬上知道就是新丹雅號。

伍特走進港中去，看到幾艘平底駁艇正在載上錫礦，準備開駛。港灣上還停泊着幾艘，此外，就是帆船了，其中不少漁船。

他站在岸邊，眼角看到阿里達克走過來，他並不轉過臉去打招呼，只道：「好小的一個港灣。」

阿里達克搭訕道：「這是最好的漁港之一，不過，阿拉大神並沒有在泰國人的血液中放進半點鹽，所以，他們並不是良好的航海家，也不會好好的利用這些港口。」他向地上吐口涎沫，但地上晒得火辣辣的，涎沫到地，馬上乾了。

「天氣太熱，太口渴了。」伍特道：「我想喝一杯凍水，最好是冰冷的啤酒。」

「啤酒不算得是酒，阿拉大神會同意的。」阿里達克道。

跟着阿里達克到一家小酒巴去，叫了兩杯啤酒。這小酒巴，四面牆壁是海水的鹹味，地板上則是酒味。天花板上，電風扇的巨大車葉在緩緩地動着，這時候，一半的座位上有顧客，都是海員、漁民、駁艇船員，喝酒閒談，他們所使用的方言，彼此不同，足足有六種之多。

伍特滿懷高興地，緩緩地喝着啤酒，他終於找到新丹雅號，他猜得對了，賭這一注，押中了，雖然歷盡艱苦，還是值得的。喝完了，疲勞減退了不少，再叫一杯，然後道：「我看到新丹雅泊在岸邊，告訴我，經過如何？」

阿里達克伸手揩去抹在鬍子上的啤酒泡沫，思索了一會兒，他要把過去幾天來的經過，組織起來，然後才能夠有系統的說出來，道：「今天是星期日，它是星期五日晨早起航的，太陽升起後一小時，它就啓碇了，我依照你的吩咐，跟蹤它。」

「他們發現你跟蹤麼？」

「我相信不會的，我一直等到它的船身已低到水平線下，只露出帆桅時，才跟上去的。在那様的距離上，我雖可以看到他們，但他們卻不會看到我們的，我們一直跟着他們一整天，到晚上，我們便追踪近一點。而在晚上，他們的船上懸掛航行燈號，我們卻是沒有懸燈，只是一片漆黑的。」阿里達克一面說着，一面搖頭道：「但他們絕對不會看到我們，不會知道我們在跟踪着的。」

「好極了。」伍特讚賞道。

「『新丹雅號』在午夜時到沙旺的堤外，雖然在海外逗留了幾小時之後才駛進來，但我猜測他們在港內跟某人進行聯絡。」

「爲什麼你有這樣的猜測呢？」

「因爲，在它停泊以後，一艘小汽艇立即從港內駛出來，停泊在它的船旁，搬了一個大木箱上岸，你猜是什麼箱子？」阿里達克問道。他歇了一歇，續道：「就是哈山在曼谷所看到，在夜間神秘地搬上去的那一隻木箱。」

「你知道這大木箱搬上岸後，放在什麼地方嗎？」

「我並不知道很確實，但我有一個想法。在我們駛進珊瑚礁裏面之後，我找到距離這裏北面一哩之處，有一處小灣，我便把阿拉大神號駛進去，等第二天早晨，我到沙旺港市區來。」阿里達克喝了一口啤酒，續道：「我們到埗了以後，便輪流派人來這兒等候你，我到處打聽，相信那木箱是送到錫礦場去。」

「爲什麼你會有這樣的估計呢？」

「你知道麼？這港口其實是在半獨立狀態中的，泰國政府權力並不一定能夠到達這裏，眞正有權力的是礦務公司，這家礦務公司就像土皇帝似的，擁有他們自己的軍隊。」

「軍隊？你是說礦警吧？」

「對的，礦警。不過，還不是一樣麼？總之，是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大概五十人，全副武裝，制服煌然，保護鑛場安全，維持開鑛工人與市區的秩序。他們在守衛着錫鑛場的鎔鑛廠，任何人不許進去，也不許出來。」

「他們有說爲了什麼原因麼？」

阿里達克搖頭道：「沒有，根本沒有人加以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注意，那是鑛務公司本身的事情呀。」

「是否在那木箱送到以後，鎔爐警衛森嚴，不許人出入呢？」伍特深深思索之後道。

「不，那大木箱是在午夜之後，星期六凌晨送來的。但在星期五晨早時，一艘很大的中國帆船駛來泊岸，卸下了一批笨重的建築用的磚，這批磚並不夠用來建築一座房子，但數量仍然很多。這批磚送到鎔鑛廠，跟着，警衛就開始戒嚴，不許閒人出入了。」

伍特馬上感到興奮，「你知道這批磚頭的形狀麼？」

「我只知道是用草包着，並且很重。」

「在這艘帆船卸下了貨之後，是否駛去了呢？」

「它沒有留在港口中，但去了何處，我卻不知道了。」

在伍特思索着阿里達克提供的情報時，再要了兩瓶啤酒，最後，他問道：「誰負責指揮這一支鑛警隊的呢？」

阿里達克道：「據說隊長是中國人，一個大胖子，很少見到他的。關於他的事情，我也打聽不到甚麼，一個副隊長是葡萄牙人，名叫雷剛，實際上是等於他在主持。」說到這兒，他聳聳肩道：「海員們告訴我說，這雷剛肯受私的，付他一點賄賂的話，你只要所盜取並不是太貴重的東西，他就會轉過臉去，當作看不到的。」

這一項情報，當然不會使伍特感到驚詫的，因為，在東南亞，受賄已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受賄，倒反而不平常了。他所要研究的只是：這雷剛究竟敢作敢為到怎樣的地步？

伍特把杯中啤酒一口喝乾了，道：「現在，有幾件事情要做了，第一、你要把阿拉大神號重新髹漆，改換船身顏色，尤其是把船頭兩側的兩隻大眼睛髹掉。」在阿里還未來得及提出反對之前，伍特一揮手，續道：「只是暫時不要這雙眼睛，過幾天，我們再髹上去，因為，阿拉大神和新丹雅號同時在曼谷河口好幾天了，說不定，船上已經有人看到我們這艘船，雖然我們這艘船這樣小，混雜在曼谷河口停泊的許多船隻中，絕不惹人注目，但我們終究以小心一點為宜，俗語說得好，小心駛得萬年船，我們還是重新油漆一遍穩當一點。其次，你到鎮上售賣航海用品的商店去，看是否買得到潛水用的電火石的火燄筒、潛水面罩、氧氣筒、蛙人『腳翼』。」

「錢是你的錢，既然你要買，沒有反對的道理。」阿里達克道：「不過，我認為這筆錢可以省下來，第一、我自己有這種火燄筒，可以給你使用的；其次，我船上這幾名水手，都是深懂水性的海底英雄，赤手殺盜，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在海底下面斷殺，用不着潛水用具的。」

伍特微笑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你不知道的是，新丹雅號在曼谷曾買進了一大批氧氣筒，屠樂顯然的要進行潛水活動，我們非追踪不可。因此，假如你的伙伴們能夠在水中停留半小時以上的話，我們才可以不買潛水用具了。」

阿里達克又是聳聳肩膊，道：「算了，還有那一點呢？」

「在我和你忙着許多其他的事情之際，你要派你的伙伴們輪流在這酒巴中，擔任聯絡和觀察工作，每小時可以喝一瓶啤酒，若是多喝了，誤事的話，就絕不可原恕了。」

「這一點，絕對可以做得到，他們絕對不會誤事的。」

伍特和阿里達克分手之後，走到一家普通商店中，買一套新的水手服裝，膠鞋和一件鴨舌帽，另外，還買了一把梳，一把剃刀，一塊肥皂。在一家中國人開的飯店樓上，租了一個房間——是從屋外的樓梯上落的。這房間熱得要命，像爐火似的。

經過這兩天的行程，伍特身上弄得污穢異常，體臭迫人。他挽了一桶水上樓，在房間中洗身，剃鬚，割短頭髮，換過乾淨衣服，檢視繫在腰間的粗濶的皮帶上的大銅扣；這銅扣和普通海員工人習慣使用的並沒有什麼分別，但實際上，卻是殺人利器，表面的薄薄銅片，掩蓋着裏面兩枚·二二口徑的槍彈，一按鈕，這兩枚槍彈就會穿過銅片射出，雖然無法瞄準，但在三呎距離之內，是出敵不意的殺人利器。

檢視過以後，感到滿意了，伍特的皮帶扣好，上身的襯衫拉下來，掩着這大銅扣，根本上就沒有人看見他皮帶上有這樣的一個銅扣，再把匕首的鞘子縛在左上臂的臂彎內，也是襯衣掩蔽着。準備好了，就出門而去。

首先，他爬到山上去，對全個港口詳細的再研究。

這港口的經濟生命顯然完全依賴在錫礦上面，漁業的貢獻很少。幾座巨型的水泥碼頭，伸進港灣去，碼頭到貨倉之間有小鐵軌；鐵軌上有多輛貨卡，都是運輸錫礦的，其中一座碼頭的岸側，一座三層樓的水泥建築物，可能就是錫礦公司辦事處。在這座房子後面，很多間水泥房子和磚房，屋頂是鐵皮；大抵是工具場，放着開山機、卡車、開礦機和各式各樣的供應品。最易看得出的是一座小型鎔礦爐，高高的烟囱矗立着。這幾座連串的建築物佔去了很大的地方，旁邊是幾條街道的住宅和小商店。

在海灣右邊，看樣子是高等住宅區，房屋都很精緻，中國式樣的，頗具園林之美，伍特相信那是錫礦公司高級人員的住宅，或者是富商和貿易商的寓所。

左邊則是一層的平房，像軍營似的房子，破破落落的，已經有修理的需要了，大抵是錫礦公司的低級人員的住處。

【未完】

「她走的時候我也沒通知一聲呢，怎知道她跑到什麼地方去？」護士長連忙攤開雙手，表示無能爲力。

「祗要能告訴我她的地址就行！」

她低頭想了一會才說：「給你去碰碰運氣吧！她過去會留個地址在我處。」

她回身在抽屜裏翻了出來，交給我，問：「你又憑什麼關係去見她？」

這話把我問倒了，半晌答不上來。好一會才說：「以朋友關係行嗎？」

「唉，她準會被你再嚇跑的——還是這樣吧！」她跟着給我出個主意。「反正我沒空去訪問她，那你就作一次我的代表探訪她好了！」

於是，我告別了，揣着玲玲的地址，像握着一條生命線一樣，一路上羞慚自疚，恐怕這條線會再次被扯斷。

我眞的背上十字架去懺悔了。

這是一條窮街陋巷，也是一個臨時的小市場，零星擺着毫無規則的攤位，兩旁張掛着破舊的帳蓬，氣味薰人欲嘔。逢微雨過後，滿街都是泥漿。玲玲就住在一幢舊樓的天台上。我在樓梯摸索了很久才走上去，一排排的木屋就像火柴匣一樣羅列着。我按址找着了，差點滑了一交，小心翼翼的在門上敲了幾下，好一會才竄出一個白髮龍鍾，臉龐枯癯的婦人來。問我找誰？我告訴她找玲玲，她驚訝的打量我一番，繼續一連串的問下去：

「你是哪裏來的？找她做什麼？你是她的什麼人？……」

「我是醫院派來的——」

「是不是那間神經病院？聽說那裏的病人很不規矩，動輒發狂，玲玲不敢去做了。你——」

「你——」眞倒霉，碰着這樣囉唆的人，而且她的話使我啼笑不得，乃乘機打斷她話頭。「你誤會了，老婆婆！我是玲玲的親戚一位醫生叫我來探訪她的。」

「哦，原來是親戚，你不早說明白！」

從下流



她然後把門打開，讓我進去，一股霉氣衝過來，我嗆咳了兩下。沒有心思看屋裏的佈置，連忙就問：「玲玲呢？」

她移過來一張椅子給我坐，一邊說：「你來得正好，她剛送膠花過海去。」

「大約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我心裏已有點兒急。

「說不定，她沒對我說。天又下雨，回不回來還不知道。」

失望了，我呆望着屋頂發楞，好一會再問她：「你和她是親戚吧——」

「不，她和我的女兒是朋友，在工廠做工時認識的，她倆目前一起穿膠花，住在這裏。可是，先生！你和她又是什麼親戚呢？」

「表兄妹！」我胡亂想出這句話搪塞她。

「表兄妹，那親極了。是姑表還是姨表？她去過你處沒有？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叫她去找你就是了。這地方很小，你不方便來——」

她像燒鞭炮一樣連串的問起我來，我悶極了。勉強應付幾句便起身告辭。順便掏出一張一百元鈔票來，托她轉交玲玲，另外給她十元酬謝，她歡喜得什麼似的。

「不多坐一會嗎？」

「不坐了，我明天晚上再來，請轉告玲玲一聲，叫她等我！」

明天，我捱到黃昏時分，再登樓訪問。接見的又換了一位衣服襤褸的老頭，見他臉上那兩撇蝦餃鬚子，我就憶起當年在郵政局門口碰到的那個人來，面型雖然削了許多，音調一點沒有變。我是認識他的，他卻不認識我，也許我已長高了，又不像從前那麼寒酸。

他問明我的來意之後，立即回房去拿出一個信封交給我，說：「對不起，這一百元是玲玲交還給你的，她說她根本沒有什麼表兄表弟這門親戚，怕你認錯了人，找錯了門。還有你給我內人的十元，一併退還給你！你落錯了定錢，我是不能奸賴的。是嗎？你先生是商場中人，大概明白這是商場道德吧？我是無功不受祿的！」

這幾句話像一記悶雷，把我整個呆住，欲走不能，欲說不得，心裏非常尷尬。

「你們大概誤會我的善意了——」我終於找出話，也不準備有什麼反應。

「你估計錯了，先生！我們都非常感激你的好意，也認爲你是一個大大好人。就是因爲你是好人了，才不願讓你白白損失。這是本心話！」

「你的太太呢？」

「她上班去了。我和她是輪班值日的！」他幽默地笑了笑。

「也可以這樣說！」他躊躇了一會繼續告訴我：「先生！不瞞你說吧，我夫妻倆是每天輪流在街邊賣香口膠，等於行乞的，昨天是我，今天該是她了。」

我不禁愕然，朝他一望，他卻若無其事地繼續說下去：「說起來眞慚愧，你不見笑吧，先生！我們是社會的寄生虫，專靠人家的施捨過活——」

「老伯！恕我唐突一句：你大可不必退回我十元啦，就算給你老人家買香烟好了！」

「這是我們窮人做人的原則。我站在街邊伸出手去，人家同情光顧，隨便給我幾毛錢，我樂得接受，這是出於善意的，而且是買賣所爲，可是先生，你的十元就不同了，多少有點利用意味。我的話是率直的，請不要見怪！」

他一面還向我作揖禮，更使我羞慚萬分，想不到一個窮得像叫花子的竟然不接受人家同情。敬仰之心，油然而生。豎起姆指讚他：

「老伯！你眞夠德行，可謂貧窮節見！」

「笑話笑話！這頂高帽子不怕壓死我麼？其實，這是人類起碼的思想本能。不過碰上這個社會，道德日漸消沉，才把這種本能突出叫做什麼貞節。——但我並不是存心立節才這樣標奇立異呀！」

「這是很難得的。」

「我家人口薄，女兒又可以自食其力了，兩個老頭吃不了多少，能混得下去就算了，還希求什麼嘍！」

「錢會怕多？」

「凡事要適可而止，貪得無厭的必會出毛病。譬如以女人的扮相來說吧！那個女人不愛戴金穿銀呢？但有誰肯戴上一副像手拷這般大的手鐲？西裝友的領帶也不能長得像套狗繩呀！——對不起，請原諒我沒有眞心說及穿西裝的斯文人！」

他的話十分風趣，越聽越有意思，那還有怪責的念頭？

「這種想法在我們年青的人便不同了——」

「眞的不同？」他瞇着眼趣怪的問我：「起碼我和你此刻的想法有點相同！」

「你說！」

「我和你現在都是叫化子：我乞的是錢，你乞的是愛情！對嗎？」

「你怎麼會知道？」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說：「我也不是三歲孩童了，難道連這點都看不出？老實說，像你今日的苦頭，老夫當年也吃了不少呢。——坦白告訴我！你和玲玲是不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不好意思回答，祗點點頭。

「假如我沒猜錯的話，你們是不是現在鬧撇扭？」

「……」

「因此你現在登門請罪，重修舊好，想用錢打動她的心？」

「絕對不是！」我連忙否認。「我祗是同情她的境遇。」

到上流

馬森亮



「這就錯了。先生！這同情心很容易使人誤會是趁火打刼的陰謀，試問一個有自尊心的女孩子怎會受得了這樣的侮辱？——告訴你！追求女人第一要耐心，第二要耐心，第三還是耐心！金錢有時反會誤事的。」

既然給他猜穿了秘密，我也不必過於認眞了，同時見他並無惡意，且很表同情，便也乘機問他：

「我可以經常到這裏來坐坐嗎？」

「不可以！這一定會弄巧反拙。在平時是有問題的，現在，她對你已氣開了頭，萬一再誤會你是存心騷擾時，一怒而搬走了，你豈不又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去尋找嗎？同時，她可能會說我們串通來陷害她的，豈不連我也變了仇家，是不是？想一隻出籠的小鳥回來，非耐心誘導不可——」

他的話不管會不會滿足我的希望，但多少有點道理。可是我要耐心誘導，要等到什麼時候呢？以玲玲這樣的女子，可以閉關自守得了嗎？她心上豈獨祗我一個人，萬一給別人捷足先登了，又是如何是好呢？眞爲難，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焦急起來了。問他：

「你能給我想別的辦法嗎？」

「笑話啦！現代的青年，對戀愛這一門學問實在是太豐富了，而且花樣層出不窮，還需要問我？」他說到這裏，忽又壓低了嗓子，揍過來在耳底告訴我：「談戀愛要採取主動，這是神秘的，切忌第三者沾手，一有別人意見參加了之後，這杯甜酒就變成酸溜溜的了。你對我說不打緊，若換了一個陰謀家，說不定是你拜堂，他洞房呢！——」

說罷，他哈哈大笑起來，兩撇鬍子活像在日炙下的兩條蚯蚓，上下翻動。

爲了玲玲，我甘受風吹雨淋之苦，一來是自己良心上的懺悔，二來要她填補我心靈的空虛，她是我的靈魂，是我的天使，我愛的是她，想的是她，甚至消瘦也是爲了她。可是她眼裏的我是魔鬼，連禽獸都不如，她把我恨透了，給我一百個不睬不理，我縱有萬斛情愫，又有什麼辦法對他傾訴呢？

但不管怎樣，我得要竭力想法子，那怕任何折磨，怎樣辛苦，這是一種意志考驗。玫瑰爲什麼人人愛它？就因爲它長得美，而且有刺。

因此，我這幾天經常在附近的街邊徘徊，希望能見到玲玲，當面向她解釋一切。可是落花雖有意，流水竟無情，有時她像一條游龍，見首不見尾，霎吓眼就在人叢消逝；有時明明是迎面相逢了，她卻故意掉頭不顧，轉道而行，最使我無計可施的是她經常和一位女友攙着手，出雙入對。爲着自己身份，爲着玲玲的自尊，我不敢作更進一步的表示，這確是最尷尬不過的。

玲玲不曾對我正視過一眼，露過半點笑容。卻有一次例外，可以勉强算作一次意外的收穫。

事情是這樣：那是一個暗淡的黃昏，大雨剛停止，街上泥濘不堪。我算定玲玲每天到這個時候是習慣要出門交貨的，便閃進對面的梯間裏，聚精會神地等候她落樓，像貓兒窺伺老鼠出洞一樣，心想這一次定不能錯過機會了，必要把她纏住，向她解釋個明白。這時有幾個小孩子，赤腳露體的在路中央玩着攻防戰的遊戲，他們利用空攤子或垃圾桶作掩護，互相拋擲紙團和爛布片。

不久，玲玲眞的落樓了，她和女伴挽了一大串膠花，站在街邊，我立即移步穿過街去，冷不防一個紙團迎面飛過來，黏在鼻子上，冷凍凍的，跟着臉上身上都黏滿紙碎布片，這班頑兒竟把我當作敵人了。我登時無名火起，大聲怒喝，玲玲跟聲望過來，噗哧的一聲，笑得前俯後仰，我也忘記了一切地朝她苦笑着。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四十四）

三郎

越深入越黑暗，試探請求結婚

凡是抱着眞正爲國爲民而參加共產黨的人，或將國家民族振興，人民生活改善希望寄託於共產黨的人，在中共未獲政權之前，這兩種人都是不計一切艱難危險，抱定「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決心，而成爲中共奪取政權出力的最熱烈分子。但於中共竊據政權之後，見得種種違反天理人倫的暴虐措施，或瞭解他們的「革命手段與目的」之後，這兩種人於失望之餘，除了絕少數如陳寒波、榮斌、姚宜瑛等人能幡然醒悟，毅然行動，以「壯士斷臂」勇氣，脫離這個騙人的黨，進行「再革命」之外，絕大多數的人，認爲既然誤搭賊船，還抱着觀望、期待的心情，希望走上軌路之後，會有所改善。這一類人士，便是當年「鳴放運動」中的敢言者；或今日的「反毛派」。

就拿榮斌來說吧，他聽了姚宜瑛的哭訴，瞭解她的悲慘身世與血淚經歷之後，當時悲憤交織，回到住所氣怒得咳出幾口血來。他攪進了這個魔窟的更深一層，對他從前憧憬得像天堂一般的黨組織也打了一個更大的折扣。

不過，他仍不甘心，他不能功虧一簣，經過苦思焦慮，還想將此死馬當成活馬醫。第二天，他帶着試試看的心情去找第二處處長田昆。（按：中共社會部第二處業務，除了主管集中營、監獄、管制反動份子，主辦特務訓練班之外，對於組織內部的管訓事宜，及幹部的結婚與離婚，也要通過它辦理手續。）他請求田昆給他幫助，撮合他與姚宜瑛這一對苦難鴛鴦的心願，准予他們結婚。

田昆告訴他說：「我可以幫你們說話，不過，姚宜瑛同志的情形比較特殊，這事的決定權要由楊部長作主。你可以把申請結婚的報告書送來，我幫你簽轉給楊部長批示。」

榮斌一片天眞，聽到主管人這一關通過了，抱着興奮心情，即去找姚宜瑛「報喜」。

姚宜瑛卻滿面愁緒，搖搖頭說：「不要歡喜太早，恐怕還是不可能。因爲我的事，我自己清楚，最後決定權操在楊帆這個大王八蛋手上，他還要把我繼續玩弄，繼續折磨下去的。」

榮斌不以爲然說：「這也不見得，我已經反覆思量過，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他對你應該適可而止了。」

「何以見得他會對我適可而止？」

「說他還要玩弄你，今日天下已經是他們的了，大上海的一切都在他們首長的掌握中，說到美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首長們可以隨心所欲，每日換一個也不成問題，他沒有再把你玩弄的必要。說到折磨你，這容或是工作上的一種需要，現在這種需要也沒有了，難道他還要派你去做以前那種糟塌人的事情？」

「唉！很難說。但事已至此，只好試試看，你去把報告寫好，我再參加一點意見，然後呈上去看他怎麼批。」

申請結婚，憂慮不准

榮斌與姚宜瑛的結婚申請書，兩人反覆商量修改，寫了洋洋數千字，把他們怎樣在革命工作中精誠合作；怎樣在患難中互相安慰幫助；怎樣在艱苦中互相勉勵對黨忠誠；怎樣在腐爛的環境裏互相鼓勵學習進步；怎樣在工作中把戀愛與革命結合起來，完成組織所賦予的任務等，寫得感人極了。

這樣自我表白了一番，都是有事實根據的引證，然後才說出他們的目的，並提出保證說：

「如果能獲得組織批准結爲終身伴侶，今後一定加强我倆對革命的貢獻。」

這封申請書呈送到第二處，由榮斌面交田昆親收之後，同抱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在等待楊帆的批覆。他們都希望批下來的是一個「准」字；至於「不准」的可能性，他們只敢私自放在心裏面想，都不敢說出口來商量。因爲不批此兩字則已，眞個批下「不准」的話，他們是不知如何安置自己，更可能帶來不幸後果，無窮苦惱的。

因此，在這等待批覆期中，榮斌與姚宜瑛雖然每天見面，可是每次見了面，除了問一句「有消息嗎？」答一句「還沒有。」的簡單對白之外，便相對無言，各自懷着焦急、揣猜、不安的心情，在想着心事。

有時榮斌想打破這種噤默的氣氛，會說出自想自解與自慰的話：「我看沒有問題，楊部長沒有理由不准。」

「唔，但願如此。」姚宜瑛的回答是漫不經心的，但她又會在回答了之後，吐出一口深長的嘆息說：「唉！你說的『理由』，就不敢想像了，他們對我幾時講過理由？如果講理由的話，我與我的媽媽妹妹，也就不會弄成今日這個樣子了。我看，不准是他們的『常理』之中，准是我們的運氣。」

「不要想得太悲觀，這麼多困難我們都克服過去了，現在已經『解放』，我們也應該解放的。」榮斌的話，已經包含有憤激的情緒，「應該解放」是一種當然的主觀願望，必然可以享受到勝利的成果，如果願望落空，成果沒有他的份，就要產生另一種情緒——反動！

姚宜瑛不敢想像這種反動情緒的後果，只是儍磕磕地瞧着他，良久才說：「申請書既然呈上去了，是好是壞都只有聽其自然，耐心等着吧！這幾天總會有一個結果出來的。」

「對！你這邊有消息，馬上電話通知我；我那邊有消息，馬上跑來告訴你。」這是榮斌每一次與姚宜瑛在醫院分手時的結論。

他倆就在這種心情之下等待。一天，兩天過去了；到第三天，榮斌接到通知，要他到第二處找田處長談話。

他當時想將此通知告訴姚宜瑛，過後一想，還是等到見了田昆獲得結果再去醫院吧。於是，他匆匆地去到第二處，見到田昆，有如冰水澆背，所得到答覆不是一個「准」字，而兩是個字——不准！

楊帆的批示，不但不准，而且另有下文。「姚宜瑛因工作關係，不准結婚。榮斌着即調寧波，參加解放舟山的工作。」

一紙批覆，拆散鴛鴦

榮斌從田昆手中接到這份批示，既似冰水澆背，也像焦雷轟頂，雙手發抖，面青唇白，胸腔快要爆炸，頭昏目眩，整個人呆若木鷄，千百個「爲什麼？」在腦子裏面轉。但是，連一個「爲什麼」也說不出來！

田昆將他拉到辦公室一角的沙發上，表示十分關切的對他說：「姚宜瑛的身份你應該明白吧？」

榮斌點點頭，沒有說什麼。

「你既知道她的身份，便可以瞭解楊部長不准你與她結婚的原因。我以友誼的立場勸告你，爲了你的前途，你不但要打消與她結婚的想念，以後最好跟她一刀兩斷，不要藕斷絲連，不要隨便跑回上海來看她，不要與她通訊。否則，你要招惹意想不到的許多麻煩上身。」

榮斌在氣惱、恐懼、悲憤中離開第二處。田昆送他到門口又拍拍他的肩膀說：「小榮！我剛才說的話，也是楊部長的意思，希望你不可等閑視之，聽我的意見，明天便去寧波工作，參加解放舟山的鬪爭，把精神集中起來，忘記姚宜瑛的事。」

榮斌是忘記不了姚宜瑛的，他辭別田昆，即跑去醫院找她。可是，醫院中已無姚宜瑛的影子，病房中景物依舊，人事全非，一問之下，才知道田昆傳他去第二處談話的同時，楊帆也派人把姚宜瑛接出醫院去了。

她去了什麼地方呢？這是榮斌想急於知道，又是誰也不能答覆他的一個問題。

「棒打鴛鴦兩分離」的愛情悲劇，就這樣殘酷的派定他與她任了主角！

他垂頭喪氣，也是五內俱焚的離開醫院。感到「解放」後的大上海，被籠罩在一重灰黯、冷冰的氣氛中，見不到光明，受不到溫暖，連在敵人勢力範圍之下所獲得的一點點曙光與溫暖，也被楊帆這隻魔手拆散得一乾二淨。

天地雖大，他卻有無處安身之感！

對於「即去寧波工作，參加解放舟山鬪爭」的命令，他是不能不服從的。他在無所適從中，只好去到他堂姊家中，把這一次突變的遭遇向堂姊投訴。堂姊除了對他寄予同情之外，也只能說一些不着邊際的安慰話，勸他服從命令，即去寧波工作。

他說：「寧波我是要去，也非去不可的，我要寫好信留在此地，如果姚宜瑛來拿取她寄存的東西，請你將我的信轉交她，並請你替她好好的保管日記，有機會你要替我照顧她。」

他就在堂姊家中，寫了一封沉痛的信留了下來給姚宜瑛，萬語千言的結論是：「雖然命途坎坷，好事多磨，但我一點不絕望，我相信有情人終成眷屬。宜瑛！我等着，希望你也等着！」

解放即幽禁，訊問即姦淫

那麼，姚宜瑛離開醫院去了什麼地方呢？

原來楊帆在那一天採取雙管齊下行動，一方面要田昆把榮斌傳去第二處傳達命令；另一面即派人將姚宜瑛接到辣斐德路她母親與妹妹那兒去，其名是母女團聚，其實是又過着幽禁生活。這其間的遭過，都是以後榮斌與姚宜瑛冉次在警察醫院會晤時，由姚宜瑛說出來，再由榮斌告訴陳寒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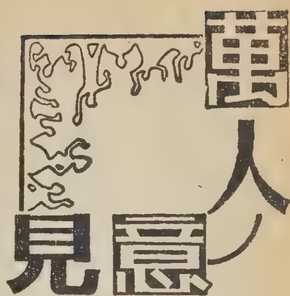
不過，上海落入中共手中之後，他們也與當年國府人員於日本投降進入上海一樣的忙於接（刼）收。就以楊帆來說，他在上海秘密設置像姚宜瑛母女這樣性質的所謂「反動派家眷」的集中營多得很。他在這些「反動派家眷」的集中營裏，又挑選年輕貌美的分散在一些秘密地方，派出警衛員看守，由他親自輪流「訊問」，然後予以姦淫。

因此，楊帆分身乏術，對姚宜瑛母女三人的興趣與注意力，也就不及在山東烟台時那樣集中了。自從姚宜瑛被他送回來之後，一連好幾天也不見楊帆到來。姚宜瑛被他這一悶棍打得心驚肉跳，她爲此問題，悶在家中魂不守舍，茶飯不思，一連幾夜失眠，在恐懼中又會被惡夢驚醒，說不定楊帆這魔頭會在怒惱中下命令將她拖出去一槍畢命！

在一個痛苦失眠之夜，她實在忍不下這一股悲怖孤寂的氣氛包圍，決心違反楊帆的告誡，爬起床來去叫醒大肚子的母親與妹妹，母女三人於「夜半無人私語」時，把自身這三年來的血淚經歷，作了一次盡情的哭訴！又將這次因申請與榮斌結婚，而突然被楊帆派人接出醫院回家，及再三警告她，不可將自己一切不幸向家人說出，所以日來不敢透露的原因。她母親聽了女兒這樣多災多難的遭遇，每到緊急關頭總是把她與姚宜琼的安全與自由，作爲威脅女兒冒險犯難的勒索人質之後，幾次都傷心得昏了過去。後來姚太太與姚宜琼同樣向她表示：「這樣看來，我們三母女是永世翻不了身的，就是把我們三個人的心肝剮出來送給這個魔鬼吃，他也不會把我當自己人看待，等到我們沒有利用的價值了，我們三人的命運，必然是與所有國民黨政府官員家屬一樣，不是死便是勞役終身。」

姚宜琼說：「姐姐！如果你今後有自由行動的機會，千萬不要放過，不必再管我與媽的死活，我們遲早都是要死的，你有機會逃生便逃，好替爸爸與我們報仇！」

姚太太於昏過、哭過、罵過之後，頭腦冷靜下來，也咬牙切齒的堅決表示說：「從前的一切希望與幻想，今日都成了泡影，做了這麼多年的夢也應該清醒了！別說你今日立了一點小功，便是你給他們打下了江山，到頭來他還是一樣要把你宰了的，決不會還給我們的自由與幸福。我熟讀歷史，古往今來，夷狄生番也沒有這樣殘忍和惡毒，也沒有像這批野獸一樣的無人道！我看透了，我可以舉一個上星期發生在此地的實例給你聽，眞慘呵！」



「兄弟辛苦了！」

警察一句慰問話，難胞表示永難忘

萬先生：

十月二十日鄙人曾寄一篇「不成器」的文章，諒已達覽，今再借貴刊一角，以表我飲水思源。如無碍篇幅，希請刊出。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九日零晨一時，是我脫離地獄，恢復自由的最難忘可貴的時刻。當我們一行十人，駕着一條破爛的小舟，避開共軍的封鎖，與海神博鬬兩晝夜，終於駛抵本港海域而被水警發現，我等隨即表明身份，然後被送往香港仔。

當我第一步踏上天堂地面，呼吸第一口自由空氣時，內心的喜悅非筆墨可以形容。雖然眼前的事物感到新奇、陌生，但一切充滿着繁榮與先進，特別是那些霓虹光管的商業廣告，更使我讚羨不已。

此時一輛警察的小型吉普車「嘟」一聲在跟前停止，警察先生便叫我們登上車上的坐位開走了。這是平生初次乘坐這種小型汽車，既舒服，又便捷。雖然此去命運難料，但畢竟我已抵達目的地，心中已有無限的快慰。

不久汽車便進入市區，街道兩旁一幢幢摩天大廈，聳入雲霄，馬路上絡繹不絕的車輛疾馳而過，使人目不暇給。時雖深夜，但强力的燈光，如同白晝。還有不少雙雙對對的夜遊人，衣香鬢影，使我恨不得置身其中。

汽車不知行走多久，經多次轉彎抹角才入進一間警局內停下。我們先後下車，站在走廊旁邊。一羣攝記向我們拍取衣衫襤褸，形容枯槁的鏡頭。

那些警察先生，不時向我們點頭問好。並說：「兄弟辛苦了！」隨即送來香烟，（有一同鄉把一支濾咀香烟倒吸，燃點有濾咀的一頭而鬧出笑話。這也難怪，我們已將二十年還未見過呢。）眞使我們受寵若驚，羞慚無地。

我不禁要問：爲什麼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人如此仁慈而有深厚的溫情；中國人（中共）統治下會那麼殘忍？「兄弟辛苦了」這句話，在我們這班被共匪所謂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一樣要「趕盡殺絕」的人聽來，是多麼親切感人啊！

當時我們眞想高呼「警察先生萬歲」哩！（據友說：澳門的警察也是一樣好，這是三年前的事。）無論共黨的宣傳伎倆如何卑鄙狠毒地，攻擊譭謗警方諸多不是，單就道義上的一點行動，足以粉碎共黨的無耻陰謀。

君不見前年五月風暴，共匪嘍囉遍佈炸彈，炸死、炸傷均是中國人。如果不是警察立場堅定，親冒矢石之險，與左仔短兵相接而取得勝利，今日的香港，我眞不敢想像。

共匪的一貫宗旨便是製造矛盾，互相殘殺，破壞家庭，不准人民安居樂業，沒有一切自由。對國父的民生、民權、民享，反其道而行，這是何等獨裁專制的一個暴君啊！

我們當夜便下榻警署內的囚房裏，房內地方寬敞乾淨，有上下格鐵床位，被鋪水電齊備，比本港的白鴿籠舒服得多；如與大陸的監獄相比，這裏簡直是天堂。無怪乎左仔光榮出獄時，又肥又白矣。

此時只有數小時便天亮，我們的興奮心情，已把一切疲勞飢渴驅除淨盡，談笑到天明。

翌晨，我們隨手拾到一張中華民國年號的時報，見大字標題寫着：「又有一批大陸靑年衝破鐵幕，駕舟逃抵本港。」我們互相爭看，並異口同聲朗讀着每一篇文章，眞是句句道出我們的心聲，字字揭穿毛共的暴政。我們心中又激動、又興奮，這是多麼難得的新聞啊！我們眞正自由了！

晨早八時，每人分到一大碗牛奶麥皮，一磅麵包，也是我們有生以來最豐富的早餐了。

餐罷，各人經問話後，已獲本港當局准許合法居留，並得到「中美」合作救濟會的衣服等一切日用品，以及少量款項，還有大米、豆、油、麵粉。這些物品便是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結晶，他們的誠意，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

鄙人在此代表我們難友，向本港政府，及我國政府對我們的關懷，謹致衷心的謝意！

方向明上

國慶之日故澆冷水

掛起中華民國招牌 竟與老毛大拍膊頭

萬人傑先生：

首先我得向你道歉！因爲自從你的文章見於報刊以來，一直把你列入「反共八股文人」之內；但是，最近從先生評論「中國學生周報」國慶紀念專輯的幾篇文章看來，你不愧是一個眞正的反共文化戰士。勇敢、正義，具有獨到眼光，是一個反共反得最徹底，且使用新戰鬬方式的反共文人。可敬可佩！

「中國學生周報」林先生的辯正是無聊的，他的辯正是言不由衷的砌詞掩飾。「中國學生周報」國慶專輯的反中華民國、侮辱國父孫中山先生是有目共睹的，怎樣也辯不了。

我沒有讀到「中國學生周報」近十年了。今年雙十節因爲該報第一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吸引了我，因

為我的孩子快進幼稚園了，想我應該買張有關國慶的報刊，讓孩子見識見識。於是化了兩毫子買一份帶回家中。我一面向孩子解釋國慶的來由，一面翻開報紙。可是當我翻開該報第八版，孩子卻指着那幅漫畫要我講解，天啊！我呆住了，竟無言以對，我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澤東竟然拍着蔣中正的膊頭，變了！變了！可是我望到該報的版頭，仍用着中華民國的年號，為什麼？我心裏一陣難過，呆站着窗口對着滿街滿巷的國旗，感到慚愧。（林先生辯說第七、八版已裁掉是謊言，我是十月十日下班後，在荃灣區購買該報的，荃灣區是報刊的遲到區，為什麼仍見到第七、八版？這張報紙仍在我手裏，隨時可以作證。）

「江湖佬冇好藥」，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識。可是當你存着觀望的心情，圍觀他們的把戲後，那油腔滑調使你不能不掏腰包，也許你的親友被江湖假藥騙過，甚至吃了假藥死了，但你聽了那「死人醫翻生」的大言，左一句保證，右一句寫保單，你也會心動。你會想，可能不是藥不靈，是親友不會用藥。於是，你拿出鈔票把藥買了。

從中共統治下逃到香港來的人，已用過「毛記」的膏藥，除非自欺欺人，否則絕不會再上當。但是那些未曾「身歷其境」的人，不管他們有親友被害，甚至父母被殺，日子久了，便會動搖，必然會上一次當。香港的「反共人士」這些年來，不知多少為了金錢而搞起「國貨公司」來，替中共執行「經濟掛帥」的使命；不知多少「反共文人」為文章的「銷路」而擺出「中立」姿態，甚至靠左邊。為什麼？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身歷其境」，沒有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也許為了動聽的中共宣傳；也許為了自私而發洩個人的牢騷；也許為了鈔票，總之，終於變了。

反共的決心，單靠「仇恨」是支持不久的。現在中國人還有多少對日本懷着「仇恨」？單是靠「利害關係」也是支持不久的，最主要的是認清中共的眞面目，了解中共的本質。把共產主義的根——理論挖出來。那些認不清中共面目的人，如果中共以「賠罪」抵消「仇恨」；用「金錢」抵消了「關係」，他們不是一樣高呼「毛主席萬歲」嗎？所以，要反共必需毫不保留地揭露中共的醜惡面目，要徹底地揭發中共的罪惡，更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共產主義的毒害。否則，共產主義終會流毒於整個世界！

標榜反共的報紙，無論是什麼背景，目前急切需要的是揭露中共的醜惡面目，喚醒那些對中共寄以幻想的人。因為强盜已打進了大門，還容許高唱「民主」去爭論由誰施發號令嗎？要談「自由、民主」必需在對反共形勢有利的原則下去談。說冷言、唱反調只能「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中國學生周報」辯說他們的立場是反共的，為什麼選擇無數反共人民在熱烈慶祝的國慶日，大唱反調？香港的反共人士為了生活，平時要工作時間不容許他們集會表示反共的意志，只有在每年的國慶日懸旗、聚餐，以表愛護中華民國的熱情，以發洩他們對中共的憤恨。而「中國學生周報」竟在這天大澆冷水，置名「披圖氏」的竟然在該報第十版說：「我不慶祝國慶了」……「雙十節那一天，讓給那些『愛國人士』去慶祝吧！」同時梁寶耳更在「國歌剖析」一文故意將中華民國國歌與中共定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並列一起，用紅字刋出，究竟是何居心？

「腐儒舌劍」沒有了解客觀環境，沒有認清當前形勢而好作空言之徒，到頭來必然苦了自己。越南弄到今天的田地，也是因為空談「自由、民主」不了解客觀形勢的結果。有種的，跟中共去談「自由」！跟中共去談「民主」！周鯨文先生因為未了解中國當時形勢而談自由民主，終於自承搭上了賊船。不少當日倡導自由民主之徒，現在中共統治下得來「階下囚」，好作空言者應該醒醒。

「不自由，毋寧死！」你尙有死的自由，可是在中共統治下，多少人想痛快地死去，而怕連累親人至不敢死？連死的自由也沒有，多可怕！

萬人傑先生：寫到這裏，我意猶未盡的。但是我對那些好作空言之徒的憤怒，激動得不能再措詞了。請原諒，並頌

撰安！

讀者：今鍾尴上

（十月二十四日）

大題小做優先發表　長篇大論壓後刊出

萬人意見稿積如山・按照性質長短處理

萬、張二先生：

上月中旬鄙人曾以「香港公、教、警務人員心理的改革」為題，寫成長文一篇，約八、九千字，共原稿紙廿四頁，專送金鐘大廈　貴社，其內並附一燕函，內陳鄙見四點，未知曾還否詧閱。鄙意該文體裁、結構、詞藻，容有未當，但詳所列舉者，均為當地殖民官員的歷史通病，以及當前香港政情的瑕疵，在理是適合「萬人雜誌」一貫作風和要求的，（請不要笑我自以為是）鄙人對香港當局，其望治心切之情，不下於萬、張二先生，愚以為善意的提示和建設性的挖瘡疤，不同於左報的「港英當局害死人」和「無視香港臭法律」等等，我們也不一定要「隱惡揚善」。

如眞認拙文不可刊登，亦請連同前函各點，一並指示。草此並頌

文祺

弟兆華上十一・七・

人傑先生大鑒：

弟素喜讀　貴刊尤愛讀　先生大作。茲為表擁護起見，特本其心聲，並就本身所歷一二事綴成「讀者之聲」一文，擬請在　貴刊之末賜予發表，此非敢有心攀龍，亦聊表共鳴之意云耳，專此敬頌

撰安

弟方中拜啓六九・十一・三・

編者覆：兩位先生來文，都是長篇大論，所提出的問題，與意見，我們雖有同感，因篇幅關係，對這種無時間性的意見，只有押後刊出。如兆華先生文，我已編成兩期，可能要三期才可刊完；方中先生的盡可能一期刊出，可俟版面許可時，將次第發表。今後請讀者合作，請將實貴意見，分題分段寫出，請勿過長為盼。

胡養之的文章內容頗豐 惟地理關係有些許失實

本刊讀者非常認眞 繪出地圖以供參考

萬人傑主編台鑒：

今接閱貴刊第九十八期內胡養之著「光復金家口憑弔田橫島」一文，覺其內容很豐富足觀，然其關於地理形勢方面卻有些少實失之處，僅此畧爲指出，希勿見怪。

一、金家口西面並無高山，只有百多尺高小丘，嶗山蘩山更不會在西，而是在其南二十多公里處。

二、金家口只是接近丁字港而不在港口內，距港岸尚有十公里之距。

三、田橫島乃在金家口之東南方，而不是南方。

四、從金家口以南（直至北灣）俱望不到田橫島，因其間沿海岸乃一二百多公尺高南北走向的小山，而田橫島最高只二十公尺。

五、田橫島離岸只六華里（三公里）而不是十多華里。

六、田橫島不是珊瑚島，只是沿岸山勢又一部份，因海降下降而形成爲一島嶼。

七、五龍河只是一條山丘而蜿蜒的小河，並不河寬水深，況丁字港沿岸都是一片沼澤濕地，何能容五百噸重之船隻航行其間。

八、金家口與萊陽之間距離約只九十華里（四十五公里）何來一百五十華里之遙。

九、從田橫島只能望到嶗山，在嶗山之西側的青島怎會見到？大姑河應爲大沽河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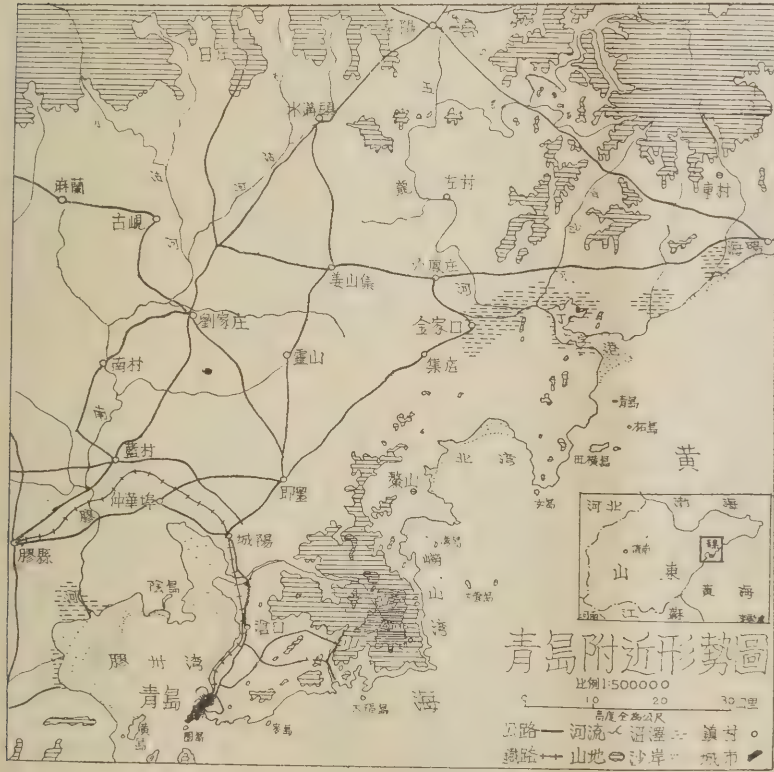
以上諸點皆就余所知而言，不知著者以爲然否？祝

安康愉快

讀者麥勵濃寫於
五十八年十月三十工餘

凡上述各點可見證於㈠五萬份一山東地形圖（陸地測量局）②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二冊（國防研究院）二百萬份一 ③山東分縣詳圖（亞光輿地學社）一百一十萬份一 ④中國地理（正中書局）王益厓編著

茲再縮製有關地區爲五十萬份一比例以爲參考。



幽默與胡鬧要分清楚

漂菱

我未看過中國學生週報，讀了十月十一至十七日萬人傑先生在「牛馬集」寫的幾篇評論文及隨之而來的「中國學生週報的辯正」文，才對這份刊物有了點印象。編輯先生說歡迎讀者對上述文章所論的問題參加意見，本人雖是個沒有知識的分子，也希望「借貴報一角之地」，談一下個人的不成熟意見。

「辯正文」中說「不可誤以爲：愛中華民國者必須擁護國民政府，支持執政黨，忠於執政黨領袖……否則個人的思考與判斷即無存在餘地。」類似的理論，我好像兩年前（具體日記不清楚了）曾在明報的一篇題爲「愛國愛國，愛的是國」的社評中看到過，我個人十分同意這種說法。從「辯正文」中說的「我們熱愛中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合法政府，認爲在現階段只有中國國民黨能夠執政，並且贊成執政黨在其將總裁領導下所實施的一些政策」看來，中國學生週報不僅是愛中華民國，而且擁護國民政府及支持執政黨，只不過「不對任何個人効忠」，不是「對當政者所有政策措施全盤贊成」而已。這，若在中國大陸，是有足夠條件被打成反革命而有餘，但「中華民國憲法是賦予每個國民這種權利」的，可見由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黨執政的國

民政府是民主的。

我們既已享有國家憲法所給的民主權利，便應該很好的使用它，只要是眞正從擁護國民政府出發，對於當政者所實施的方針政策有不滿意的地方，儘可批評建議，向執政者正面提出意見，絕對不需要像毛共壓制下的大陸人民那樣用借古諷今，嬉笑怒罵的手法。

「辯正文」認為萬人傑說「少年一代雖比不上長一輩的話說得大膽、徹底，可是已在他們腦子裏確立了海外第三勢力的基本觀念——大陸、台灣，兩個中國都不屬於我們的」這段批評不正確，說「沒有一個人表示兩個中國都不屬於我們的」。我認為萬人傑先生這段批評很對，不是有位叫何飛燕的說「我們有兩個國慶，自己卻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個，實在是令人痛苦的事」嗎？這不是和「兩日無光」的說法有着共同的意念嗎？

「辯正文」說中國學生週報過去刊載過不少反共言論。須知，曾發表反共文章的報刊，決不等於其以後的言論永遠正確。如果說萬人傑的評論是對中國學生週報的立場有所誤解，那麼，中國學生週報值得自我檢查一下，究竟何以會使人誤解？別人為什麼會產生錯覺？比方，我說反對中國共產黨，總不會有人將我這句話誤解為「熱愛毛主席」的吧。必定是自己表現出觀點模糊，才會使人產生錯覺，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別人決不會誤解的。

說中國學生週報刊載不利於中華民國的言論是為了「提供家長、師長及社會人士注意這一現象的存在」，我以為首先中國學生週報本身便應該注意，像劉敏兒說的「如果問我，那裏是代表中國的，我當會以土地幅度廣大的部分代表中國；亦即是說，是中國大陸。台灣是什麼？我不知道，但直覺上我又不想承認有兩個中國存在」及梁寶耳的「中國的命居然能由兩位人中之魔所先後操縱」等言論都是和林悅恒先生所說的「承認中華民國為合法政府，並且贊成執政黨在其蔣總裁領導下所實施的一些政策」的立場是顯然不同的。一家刊物發表與自身立場觀點有牴觸的言論，這是很奇怪的。學生週報的負責人在明知「不是本報主觀贊成的情況」的言論刊出後，有沒有加以正確的分析和評論，以正讀者視聽呢？這是應有的責任呀！

報章刊物是大眾的傳播工具，我認為凡是對羣眾有影響的事，都應該是不問動機，只問效果，不管動機如何，事情做了出來之後，使羣眾受到不良影響的，這件事就是做錯了。

報章刊載幽默諧趣的文字及笑話是常有的，但不至於「幽默」到蔣中正與毛澤東在這時候拍肩膊調笑吧？這給人的印象是：原來大陸七億人民受迫害是蔣中正與毛澤東勾結造成的。這給人們的思想影響多麼壞！後果多麼嚴重！還有改國父遺囑等等，笑話是夠笑話了，卻一點也不幽默。幽默和胡鬧必須分清楚！說這是「編輯朋友率爾採用」，則那位編輯先生的政治覺悟實在太低了。像林悅恒先生那樣政治水平高的社長，卻有着一位政治嗅覺如此遲鈍的編輯，太不相配了。我以為那位「率爾採用」稿件的編輯有必要進入林悅恒先生主持的那間「創建學院」接受再教育！

一字入官門　九牛拖不出

萬老兄：

閱本月二十四日牛馬集「說話的自由」一節：茲將本人的意見畧談如下：

設有人焉，身為主理出版事業的人，譬如出版課本，書裏有一課「不要爸媽，祇要國家」，但經已發行了，學校亦已分發學生們。後來主理出版的人發覺了，便馬上將自己的原稿修改了，滿以為登報聲明，將那課書作廢，行得通嗎？

須知古語有一句：一字入官門，九牛拖不出。何況大眾刊物，一雷天下響，豈能作為「廢料」，便可自圓其說？

無他，一個人行為錯誤，就失去大眾支持。試觀一個國家，若有統制言論，剝奪自由，都是遲早完。何況井底蛙，怎能語海？又有人說，「不願回大陸或台灣永久居留」談何容易，但係台灣、大陸亦不歡迎那一類人入境，惟有流落香港，另出了哥。

萬老兄：你的牛馬集，面積縱橫，祇得十七寸半，每週祇能發揮二三次，炸彈雖小，威力確大。我們的讀者，遇有上述情事，無不立定車馬炮來對付，惜乎場地太小，發揮不來，惟有表現我們的心聲。

弟彌亦佛拜上（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獨一的中國究竟在何方

牛馬集主人：

我是一個已達該被槍斃年齡的人（周恩來當年在一次演講會也曾說過：過了四十歲的人，都應該槍斃。）又僅是一滴水（比萬先生的半桶水差得太多太多了）。讀星晚十月二十四日牛馬集，知有一位梁寶耳先生說：「兩位人中之魔」，大概是指老蔣和老毛，敝人卻想領教：既有人中之魔，必有人類大救星。那麼，救星是誰呢？是汪精衛？袁世凱？東條英機？費正清或是女王伊麗沙白二世陛下？

梁先生又說：「我們反對兩個中國，不贊成台獨，同時亦不願回大陸台灣永久居留。」矇查查如我，也會猜出他一定能在香港居留，因此可以不願回大陸或台灣；不然，他要往何處去？那獨一的中國在何方？在北美洲？在半空？在月球上？

但願「高級知識分子」諸君給我「再教育」，則幸甚矣！

非牛非馬（十月廿五日）

請領稿費：

十月份稿費（一〇一至一〇五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反共的基本認識

丘大豪

反共這口號，在現階段來說已不是什麼聳人聽聞的事了，而是每一個有良知血性的中國人的唯一意識方針。不論你是無黨派人士、中間派人士，經過年前的港共暴動，原先不反共的也一夜之間變成反共了，此無其他，毛澤東共產集團二十年來所作所為，已不是美麗的統戰謊言所能掩飾其醜臭，大家清楚地認識到中共的本質是什麼樣的貨色，不容你不反共以求自保。

因此，對於林悅恒先生所表明的反共立場，我們是不必懷疑的。但說到「欣慰」，我認為還應有保留的餘地。

因為，反共絕不是簡易的事，正如蔣總統在抗戰勝利後所言示，反共的艱難實有甚於抵抗日本侵畧。由此可見，反共並不是高呼幾句口號，搞什麼脫離反共統一戰綫的小團體或什麼勢力就可以濟事的。

如果大家對中共的戰策畧有所知識，就會明白所謂「逐個孤立、逐個擊破」的意義是指哪方面而言。事實上，反共這政治戰爭離不開總體戰的範域，它包含了軍事、經濟、文化、心理等等的戰畧觀念，正確地訂立這些戰畧觀念並確實地施行，就是反共能取得最後勝利的根本保證。然而，這要看我們每個反共份子對這方面的認識及做法如何，才可以估計反共政治戰爭的長短時間。

「中國學生周報」那個關於雙十節的座談會我早已看過，它給我的印象是香港的青年學生的政治認識水準很低，大多數患上了政治冷感。他們既無「五四」時代和抗日時期青年學生對政治的敏感熱誠，亦無現今大陸青年學生（包括被毛澤東欺騙利用的紅衛兵）對政治的認識程度。他們所自認為走在時代尖端的，就是承襲歐美諸國所吹來的虛無、頹廢、迷惑、苦悶等歪風。雖然，造成他們這些心理意識，香港這個殖民地商業社會環境應負一半的責任，但人類——特別是我們中華民族對環境是有適應活力的。

支持孫中山先生建立中華民國的海外華僑，當時的社會環境相信不會比現時好，但卻得到中山先生「華僑是革命之母」的讚美嘉言。

我不勉強某些香港的青年學生如他們的代表人物林悅恒先生之輩要絕對地擁戴蔣總統所主持的國民黨。在這裏，我想嚴肅地指出，他們那自我局限於虛無、頹廢的潛意識，和對現代中國社會作自我「割離」的孤立思想，對我們這國家民族，這苦難的時代，甚至對他們自己，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我很欽佩他們對自由追求的狂熱，但自由的得來，可不是發發牢騷，或者滿紙不切實際的空言所能換取的。

簡言之，我們要自己的民族能生活在自由幸福的生活裏，還要講求謀取這生活的手段和方法。國民黨以前在大陸所犯的錯處，余生也晚，不能親眼看到，只聽前輩的批評，但只是人事上的錯誤。現今的台灣國民政府，據我的多方了解，的確已精勵振作起來，以求反攻復國勝利。又據我最近從大陸來港的親友所言，中共最害怕的是台灣國民政府，大陸人心均有「變天」之望。由此可見，拋開國民政府的力量不談，她對中國以後的大局是唯一的挽救者。

現在，已不是反共不反的時代，而是怎麼樣去反共的時代，有志報國的香港青年學生，應破除黨派成見，團結在國民政府周圍，看清楚反共的方向，各盡其力，這才達到建國必成的目標，則中華民族再生之期，已在不遠！

（一九六九・十・廿五日夜）



談「名次」

柳絲長

聽說最近中文大學舉行一次讀報調查，挑出百多名學生做調查對象，結果，名列首位的是一份費正清同路人的報；一家銷路極廣的報紙，排名第九。那位暢銷報紙的老總，看了名單，當堂氣得吹鬚碌眼，認為這「調查」豈有此理。

其實，這項調查並非豈有此理，是那位老總唔化而已。他總編的報紙，雖然銷得，卻只是在一般情形下；中文大學調查的對象，僅有百幾名學生，第一，學生與社會上一般讀者口味不同；第二，香港學生哥不少着了海外第三勢力的迷，他們偏愛讀這類報紙，若為此而吹鬚碌眼，未免太過激動。

由這件事，可知道排名是非常荒謬的事，同時也不值得重視。名單上排名第一，不必自傲；榜上無名，不用氣餒。事情很簡單，拿十件名貴藝術品，由十名專家鑑定，選出來的也許有點價值；如果由十名小學生鑑定，怎能說選出來的是最有藝術價值？

我曾經參觀過一次攝影比賽評選，幾位評判員都是幾條尾的專家，其中一幅，掛出來時，一盞燈都沒有亮，表示已落選。拿照片的小工不知怎的擺錯格，後來再次擺了上架，這回卻亮了三盞燈，表示這幅照片有複賽權。而在複賽中，這照片竟得到五盞燈大多數賞識，最後居然榮膺冠軍。要不是小工陰差陽錯，再拿一次，這張得到價值一千多元獎品的冠軍名作，已變成籃底冤魂了。

由此可見，即使是專家推選，也會烏龍百出。事實上，許多有藝術性的東西，好與壞很難有標準，獲選與否，得碰運氣。

有一年，一家報紙舉行徵文比賽，名家評選，我的十五歲的小弟弟在舊報紙上發現一篇文章，題目正和徵文相同，就一字不易的照抄去應徵。想不到揭曉之日，榮膺首選的，竟就是他這篇抄文。到頒獎之日，小弟弟不敢領獎，恐怕當面被人拆穿抄襲，叫我代寫了一封信，說因事離港，請報社將獎金用支票寄發給他，這篇抄文，居然過骨，雖在報上登出，也沒人揭發。評判的人，盡是文壇碩彥，但他們不會所有報刊書籍讀過，抄襲畢竟很難發現，小弟弟抄文得獎，要是給原作者知道，豈不當堂氣壞？從上面的例子，可知評選這類事情，往往烏龍百出，黑幕重重。若是熟悉選美會內情的人，更加曉得，當選的小姐，實際並無什麼價值；如果因為得到第五、第六名而自我陶醉，實是非常幼稚。

世界上有兩種人對排名次序特別重視：一種是共產黨頭頭；一種是有錢佬的小老婆。

每年十一出現天安門上的人物，只看他的名次，就曉得他運道如何。如果去年排行第十，今年跳到第七，這人一定抓到相當權力；如果今年第五，明年跌到第九，再過一年，大有可能戴紙帽遊街，成為鬪爭對象。因此，他們對名次不能不認眞。往往十一慶祝新聞發表幾天，名單還未公佈，就為了一班頭頭要研究名次問題，逐個秤過，孰輕孰重，才放在名單上。至於小老婆爭寵，名次也受重視。二奶、三奶、四奶……表示她在這家庭中的歷史久暫，其實，與這個小老婆的身價、出身，都無關係，同屬大濶佬的玩品，大家都是可憐人！

所謂名次，拆穿就是這麼回事。有些人拚個死我活，不過為了名次；有些人不在乎名列榜外第二十一名；也有些人得到個第五、第六就沾沾自喜，好似全民投票得來的一樣。如果拿一班妓女作調查對象，張競生博士鰲頭獨佔機會甚高。以為這是威水的事，得意忘形，其實，正等如我那位小弟弟一樣，如果這是「榮譽」的話，不過沾別人的光而已。

不知別人習慣如何，我從不會以影片賣座成績名次欣賞電影；眞正有價值的影片，往往不在這名單之內。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瀟湘夜雨

岳騫著

是岳騫先生寫的短篇小說集，每一個故事代表一個階層，故事皆有相當眞實性，書中男主角大半在香港，看了本書之後，你會想起其中原來也有自己的朋友，正如作者自己說，社會本來是萬花筒，作者捉住了其中的一部份形象而表現出來，是頗有價值的。定價港幣一元六角正。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二三二八〇〇）。

牛·馬·集

馬森亮著

星島晚報連載發表的雜文及筆戰資料，內容豐富，筆調輕鬆潑辣，說是匕首文學，並不爲過，爲時下不可多見文集。每册定價港幣三元。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二三二八〇〇

湘濤出版社

張贛萍著：「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出版

日文本在東京開始翻譯

張贛萍以「江湖客」的筆名，在本刊撰寫「江青的醜史與艷聞」，連載經年，好評潮湧，是有關江青醜艷史中最完整、最趣味、最具爆炸性的一部野史。不僅把江青的醜史道盡，艷聞說盡，讀者還可從江青的經歷中，看出紅朝數十年來的人事演變，「文革」內幕，未來下場。雖是遊戲筆墨，卻是一部最具內幕性的紅朝逸史。作者搜集資料豐富，每人每事，均有出處，附有珍貴圖片數十張，由藍蘋而江青做戲子、明星、小老婆、皇后等各階段的照片，應有盡有。現出版單行本，日文本亦同時在東京進行翻譯中，每本訂價五元正。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斜陽千丈

俊人創作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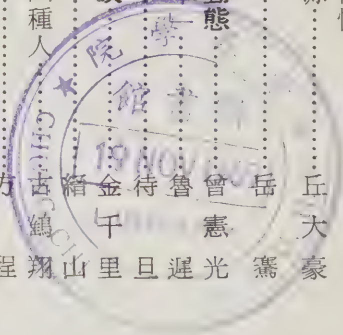
業已出版　每册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爲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册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三)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07期要目



槍桿子出政權

槍桿出政權，有苦自己知！

·萬人雜誌第一〇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大厦的黑帳



香港社會的發展，已使大多數市民的居住方式由舊時的「一梯兩伙」演進為現在的「集體大厦」。據一項調查統計說：目前住在舊樓裏的居民約只有七十萬人，另有大約五十萬人住在新界，即在全港四百餘萬人口中，約有四分之三人住在市區的三十萬層新型大厦裏。

本港所有住宅大厦的特點，就是高度集中於市區。若照正常情形而論，大家愈是住得密切，便自然更覺「遠親不如近隣」之可貴。何況，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每一家人都「拜共黨之賜」，才有這樣大好機緣使到彼此從天南地北住在一堆。遺憾的是，香港的個人主義太過緊張了，多數人為了自己的需要，並未因為左隣右舍而發生良好的「公共關係」。反之，各家自掃門前雪，合羣相處的態度異常冷淡；冷淡倒還不要緊，最麻煩的卻是人與人之間越是接近越易磨擦。

由於各人自己顧自己，對公眾事務絕少關心，我們認為在現時的居住情形裏，這就是目前所患大厦管理問題的重要成因。不容諱言，大厦管理多半不能使人滿意，有些管理人可能以為大厦住戶是「烏合之眾」，因此就利用這種形勢，把大厦水費及「雜費」做得漫無標準。開幾多就派幾多，一月比一月增加，你問他這個月的雜費為什麼又多了？管理員說：「人人都已照交。」再問，他答：「這是核數師核下來的數字。」你如果說核數師也是根據管理處的支出憑證來做數的呀，他便掛起滿面笑容請你「幫幫忙吧！」於是，人情難卻，你還是照付，他又過一關！

過猶不及的是水費。許多大厦是不設每戶獨立水錶的，它們的水費是由「大錶」分派出來的。有些大厦設有獨立水錶了，但所有的分錶都集中在一個由管理處人員控制的地方。結果常常出現了這種情形：

㈠大錶的「公眾耗水量」特多，這筆黑水費例要加在各住戶身上。

㈡各住戶本身的水費，大厦開單幾乎每季要增加，本季比去年同期的增加幅度往往更大，但本港的正式水費及用戶的本來人口則始終沒有變。

㈢多數大厦的水費分派法，是將所有居住單位來平均計算的，於是一個人一家是這麼多錢，十個人一家也是這麼多錢。

㈣分戶水錶的管理更奇，大厦裝錶時並不設在各戶所能照顧到的地方，偏偏要在只有管理員才可以隨時理得到的地方裏「集中設錶」，因而每季的水費，即私錶的耗水量，並不比公錶的耗水量為少，甚至反而大大增加。關於上述的種種情形，常使大厦在管理上發生糾紛；我們不知是否存有什麼流弊，但事實就是現時的大厦水費，有些每單位每季僅需「十幾」元，有些則每單位每季高達「幾十」元！

許多大厦都有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處，但除了「收費」之外，有些大厦裏面的公眾地方是有臭味的，地面的垃圾加上牆壁的文章就令人覺得如置身於厠所。那些電梯被劃到像塗上許多「抽象畫」。電梯常常在樓上被人拉着掣而久久不放下來。

大厦電梯許多時變成警察的調查對象，事關它總是刼財或刼色的溫床！驚人的是有等大厦，表面上昂然矗立，但每到夜晚都有「雞鴉狗」之流混出混入，這使得住在大厦裏的良家婦女感到無限的精神痛苦。

有人說，大厦管理，管的只是收費，此外就一概不理。實際上目前出現的大厦管理問題已充份證明了本身的失敗！

現在，大厦的管理問題，簡直已攪成一種黑帳，而情勢複雜，許多地方正發生公開衝突或醞釀着非常事件。我們感到，這是一個三百萬人能否安居的嚴重問題，切望政府加速予合理處理，否則恐會演成影响社會的爆炸性亂局。但大厦許多市民一提到「加價」，就要反對；一碰到麻煩，就要避開。但大厦的諸般收費，幾乎隨時都在加價而必須照付；大厦的人海百態，卻隨時都有麻煩而不能避免。在這情形下，政府如果是為民眾服務，就有必要趕緊想辦法，立即施行一個統一的大厦管理新制度。

香港的大厦管理法案，已經一談好幾年，直到現在還在討論中，不能否認這是政府一個奇低的效率！我們提議，如果法案的成立仍認為應有所等待，民政司署應該立即發出一個通告，或在各報登出一個「簡明」的調查表格，請每位居民、每位業主、每個大厦管理處，依照表格填上自己的意見，然後剪下寄回民政司，結果將必發現關於大厦管理問題的眞知灼見。



做毛共幫兇・陷七億人於水火
費正清應以行動表示悔悟

萬人傑

一向為毛共張目的美國姑息分子頭頭費正清，最近在「巴爾的摩太陽報」發表專文，一反過去態度，指出毛共一切倒行逆施。費的「悔悟」，我們歡迎，但寫文章不足以贖他過去的罪愆，為表示他的悔悟是衷誠的，更需要用行動來表現。

費、拉來港消息誤傳

不久前，香港盛傳一個消息，美國姑息分子的頭頭費正清和拉鐵摩爾雙雙到了香港，住在九龍新雅酒店。後來經老萬調查，這項消息是誤傳的。費、拉二人並未來港，而是「自由太平洋學會」在港開會，住在新雅酒店的是兩位代表。這個自由太平洋學會也有別於費正清的「太平洋學會」。自由太平洋學會是由泰國發起的反共的組織。

當費、拉突然來港的消息傳出，很多人感到不安。如所週知，費正清、拉鐵摩爾是美國的親毛頭頭，中共掩有大陸廣濶河山，得力於費、拉一伙的助紂為虐至大。他們於協助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還不願罷手，二十年來，無時或已的大力去搞台獨運動，要將中國反共力量，連根挖起。這一來，毛共就可安枕無憂，全力鞏固他們的殘暴統治；七億悽慘的中國同胞，沉淪苦海，永無超生之日。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要是費、拉來港的消息屬實，使人意味到，他們是要更積極、更具體地推動台灣的獨立了。老萬當時便認為這消息可疑，到底也證明只是誤傳，這倒使人暫時放下了心頭的大石。

在這時，卻傳來一個與上述適得其反，令人興奮的消息。據說：費正清在「巴爾的摩太陽報」發表了一篇專文，指出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一切作為都是倒行逆施，大陸人民厭惡毛共政權，暴動迭起。

費正清這些言論，和以前「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的說法，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為什麼費正清忽然改變論調？如果這些話不是另有陰謀，就是他經過二十年長時間的「觀察」，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不再是從前那麼矇查查，指鹿為馬，捧出這樣一個「人中之魔」的「土地改革者」來，對中共的本質，已弄個明白。

三項反常現象

費正清那篇專文的要點說：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一切都是倒行逆施。

第一個反常的現象是：它雖然擁有七億五千萬人口，但卻與外界隔絕。

第二個反常現象是：目標與實際成就之間，有着很大的差距，毛共政權曾訂定並實施物質建設目標，應用科學技術促進生產，但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及中期所達成的各項成就，卻被人口爆炸性的膨脹抵銷了。

最大的反常現象，莫過於毛澤東所强調的「紅」重於「專」，「教條」重於「專門技術」。

毛澤東思想着重於壓榨人類的創造能力，他把無數的人民驅離家鄉，流徙其他省份，從事勞動。

此外，學術上的一切研究已陷停頓狀態，著作不能出版，甚至十七年來，有關統計數字也極少發表，大部份的大學仍然關閉；各中學在文化革命期間關閉後，也沒有獲得迅速復課。

大陸的抗暴運動

費正清又說：二十年來，我們得到很多證據，證明中國大陸人民厭惡革命，厭惡層出不窮的改造運動。

無疑的，中國大陸需要一個注重人民生活，講求實效的政權。

這些年來，毛澤東和史達林一樣，屠殺了無數的大陸人民，但是仍然無法阻止廣大羣眾不斷的抗暴。毛澤東雖然力圖挽救頹勢，但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更强烈的抗暴運動，仍將來臨。

上文僅是中央社從華盛頓發出的航訊，將該文的要點擇譯，並非費正清專文的「全文」。凡是摘要，難免有一個毛病，合他胃口的一段便摘下，不合的不提。

因此，如果讀費正清的全文，可能使人們的「興奮」大打折扣。因此老萬正設法找原文，如果找到，會全文翻譯一字不删的在本刊發表，以供讀者研究費正清思想轉變的真象。

不過，即使原文和擇譯有點出入，也不會意思完全相反，因此費正清言論上由一向的親毛而轉變

成爲反毛，卻是無可置疑的。

學生刊物上的「言論」

美國、日本、香港、台灣，有一撮人走費正清的路線，就是所謂第三勢力分子。雖然起不了多大作用，卻喜歡發出啾啾蟲鳴，大唱其「鐵板撑腰」、「兩個人中之魔」、「台灣大陸都不是我們的」等等的邪說，把年青學子導入「苦悶」的境界。

這些小爬蟲經常出現香港一些接受美鈔支援的刊物上；尤其學生刊物，差不多清一色由這些人控制。驟眼看來，香港的學生都是他們同路人，查實他們是有計劃地控制所有的學生言論機關，這些學生刊物，實際絕不是代表所有學生的見解，大部份大專學生都眼企眉精，不會受小爬蟲們的蠱惑；不過他們都專心學業，沒工夫像這些職業或半職業學生那樣去搞政治活動，任由他們大發「第四種人」的邪說。這使一般人引起錯覺，以爲大專學生都是這麼荒唐。其實，眞正荒唐的，還不過是那一小撮人而已。

共產黨奪權，首先把電台、報紙搶在手上，控制了言論機關，就是這道理。

團結一切反共力量

大老板費正清的言論，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你們一班小爬蟲應該學樣了。

費正清胡來亂搞，他仍然是美國人，沒喪失國籍；所犧牲的只是黃面孔的中國人。你們這班小爬蟲，跟他胡來亂搞，搞垮的無非是自己的同胞，到頭來，你們就成爲無所歸屬的「第四種人」。

既然費正清也指出中共「一切都是倒行逆施」的；毛澤東「屠殺了無數的大陸人民」；大陸廣大羣眾「不斷的抗暴」。這樣殘暴的統治，作爲中國人，能忍心讓七億五千萬同胞陷在水深火熱，不思團結一切反共力量去推倒暴虐統治者，解同胞於倒懸，而甘願作「第四種人」逃避自己的責任嗎？

中國人與「第四種人」

費正清的「覺悟」，我們十分歡迎。終有這麼一天，連一向做毛共幫兇，把廣大中國領土赤化了的費正清，也覺悟到中共「一切都是倒行逆施」，身受其苦的中國人，豈能矇查查到底？

「第四種人」雖然出生海外，接受香港式或英美式教育，對「祖國」的一切都沒有認識；但人總應該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總該有良知，即使不是受中國教育，也可在讀飽洋書之餘，研究一下自己國家的問題，向你認識對本國事情清楚的人，不難找出結論，不能籠統說「兩個人中之魔」，就不願做中國人，做「第四種人」的。

做中國人並不可恥。目前中國被土匪集團搞到烏烟瘴氣，正需要年青的一代擔負起責任，剿滅土匪，重建自由康樂的國家。如果一味叫「苦悶」，逃避現實，去做「第四種人」，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吃苦中的同胞嗎？

大頭頭覺悟小爬蟲如何？

費正清雖然揭開了毛共殘暴的眞面目，但並未承認過去自己的罪過及錯誤。爲了費正清一伙的錯誤，及替毛共大賣氣力，把中國廣大的土地遍染血腥，使七億中國人陷於水火，過着非人生活，對中國來說，他犯了滔天罪行。現在才發覺毛共是那麼樣一個政權，已經太遲。現在寫一百篇專文，也無法補救他們的罪行於萬一；更可怕的是他搞下這班「台獨」分子，看來能發不能收，費正清本人容或「覺悟」了，他搞出來的「台獨」還是活動如昔，中國的另一悲劇，仍有一個可怕的陰影存在。這也是費正清種下來的禍根，恐今日他雖因「覺悟」而收手，他下面的這些小爬蟲卻還要搞到底。

我們歡迎費正清思想上的覺悟，但他更該用行動去贖罪。

姑息分子都應覺悟

費正清一伙，對美國的決策者有影響力，這是事實。二十年來，美國是自由中國的「支持者」，但不容否認，二十年來對自由中國壓抑最大的也是美國。

表面上看來，美國是反共的，但二十年對毛共一直姑息，助其坐大的，也是美國。它更不會利用中蘇共的矛盾，以助國府重返大陸。這一切所作所爲，都是使人莫名其妙的，究其實，就是姑息分子在作祟。

爲了美國莫名其妙的政策，已使中國蹉跎了二十年悠長歲月。我們希望由於費正清的「覺悟」，導致所有姑息分子轉變過來，改弦更張，不再以落井下石的可鄙手段對待自由中國；國府少了這重阻力，倒可希望還有一天達到反攻復國的目的。

標榜反共可能有陰謀

最後，老萬要提醒讀者諸君，今日的「台獨」分子也擺出「反共」姿態的，試看小爬蟲的文章，也聲聲反對毛澤東的；但他們的「反共」，只是一種幌子，一種障眼法。搞垮台灣這個反共堡壘，才是他們的眞正目的。

費正清的專文，雖也擺出「反共」姿態；但這「反共」是否也如小爬蟲們那樣，不過用作搞「台獨」的障眼法，用以掩護其眞正的陰謀，則不得而知了。

因此，在事情未明朗前，不可憑中央社一篇「航訊」，就改變對費正清的印象。我們需要費正清有進一步的表現，證明他並不是還在領導台獨分子搞鬼。

照他的專文分析，雖充滿反共意識，但對中共的暴行，還未能指出萬分之一。

他是「中國通」，是「專家」，他知道的，該比他寫出來的多，即使沒有替中共「揚善」，至少也有「隱惡」之嫌。

他這篇文章，大概是在中共「立國」二十年，對中共的統治，作出檢討的意思。以他的資料，跟我們「萬人雜誌」第一百期的文章比較，簡直小巫見大巫。我們並無「專家」，可見費正清揭發中共罪行，實在「未盡全力」。

美國亞洲新政策探源

丘大豪

目前，世界上的一切糾紛，姑無論是越南的戰火、韓國三八綫上的衝突、以至歐洲的柏林危機、爆炸性的中東問題，說穿了，就是「政治戰爭」。這也是人們所熟知的「總體戰」。所謂「軍事手段是外交工作的延續」，亦可明確地印證此點。只是，在現今的政治家眼中，對此一古今中外不移的原則，認識得更加透徹，運用得更加徹底罷了。

有人論及目前美國的亞洲政策，以「愚蠢、幼稚」視之。豈不知美國現在的對外政策決策者，自尼遜總統，以至其首席顧問如基辛格之流，無不視政治爲「最現實」的買賣。當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問題不必訴諸軍事行爲時——也就是說，可以用外交、經濟、冷戰等手段去解決時，美軍在南越參戰已沒什麼意義了。所以，我們會理解到，儘管巴黎和談中，美國的處境越來越不妙（內有大規模的反戰示威，外有共產黨得寸進尺在大施壓力），但還咬緊牙齦支持下去，甚至，美國和談團長洛奇提出辭呈，尼克遜還是無動於衷，繼續在和談會議席上討價還價。

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對世界局勢的發展很關注的人都會產生迷惑的感覺。人們會問：美國在越戰打敗了嗎？美國會忍痛放棄它在亞洲的權益，從亞洲撤退嗎？尼克遜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治家？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了解它，從戰爭的本質到美國的政治傳統，都可以寫上幾萬字。在此，筆者遵從老編「大題小做」的叮囑，只簡單扼要地分析美國目前亞洲政策的內在原因。

美國的軍事策畧——核子阻嚇

所謂軍事上的核子時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晨美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開始；八月八日，日本長崎又受到美空軍第二顆原子彈攻擊。據統計，廣島受炸後的災情：死亡及失蹤者約二十萬人（當時的人口是三十一萬二千人）；重輕傷者約三萬一千人；房屋被毀（包括半焚）約五萬七千戶，等於四十四平方公里，佔全市面積十分之六；房屋倒坍（包括半坍）約一萬五千戶（當時全市戶數爲七萬六千戶）。由此可見，核子攻擊的威力令人不寒而慄！但也由於這兩顆原子彈，挽救了一百萬美軍的生命，及無數的日本平民免遭戰爭禍害（當時盟軍當局決定美軍幾個大兵團登陸日本本土，而日本留在本土的兵力亦有二百五十萬），因爲原子彈的威力使日本民心士氣崩潰，逼使日本軍閥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經過這次事實，世界各國的軍事戰畧家，才認識到現代戰爭的形式起了急劇的變化——從傳統戰爭轉向核子戰爭。爲了適應這新的戰爭形態，韓戰以後的美國軍事戰畧家，如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主席布雷德萊上將，和其後任雷德福上將，製訂了核子「報復阻嚇政策」。簡單說來，其內容可分爲：㈠集體安全——使敵人認識清楚我方的軍事實力，不敢妄然發動戰爭，尋求其他緩和方法，以求和平。㈡長期備戰——對敵人不存輕視及任何幻想，有備無患。㈢確保優勢——恃己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㈣高度機動——狹義說來，就是戰術上的「彈性」，如果敵方發動戰爭，我方亦能採取主動，制敵機先，後發制人，以擊敗敵人。剖視上述四點，美國的戰畧觀念是既要維持和平，阻止大戰；又要準備大戰，應付小戰。但不管怎麼樣，以「原子奇襲」爲手段的核子阻嚇政策，是構成新戰畧觀念的骨幹。

美軍在南越的處境——戰畧錯誤

憑心而論，美國的核子阻嚇戰畧思想是對的，它不但具備了「熱戰」的衝擊作用，也有「冷戰」的韌性；它實現了世界兵學鼻祖孫武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兵學原則（亦是西方兵學家所說的「間接戰爭」）。但是，美國的勁敵，以蘇聯、中共爲首的共產集團也不是善男信女，南越戰爭的爆發，在政治本體上而言是共產集團實行擴張政策（世界革命）的表現；但在單純軍事方面看來，那是誘導美國違背自己的最高軍事策畧，逼使美國在他們的戰畧範圍內接受戰爭的手段。

在當時的美國戰術家的構思，美軍參戰的客觀軍事形勢可在以下幾點說明

：㈠中共經濟難以自顧，蘇聯遠離南越，補給困難。㈡蘇聯的軍事勢力給「北約」圍堵在東歐，只能利用柏林危機進行冷戰。㈢越南的海岸綫很長，方便美國機動部隊的戰畧轟炸。㈣太平洋的美軍基地可給南越共軍及北越直接施壓力。㈤肯定中共不敢參戰，以免其次等裝備的部隊暴露在佔絕對優勢的美空、海軍無情打擊之下。㈥美國强大的經濟潛力可阻遏共產集團的心理戰爭。

可是，現代戰爭的本質，正如我上文所說，已經是「政治戰爭」了（蔣總統所說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可概其餘），甘迺迪總統太注重已犯戰畧錯誤的軍事實力，忽視了政治上的種種安排，以致在政治上給共產集團以話柄，不能與軍事統一平衡起來，終於導致軍事受到政治掣肘的困境。這在詹森總統的「有限戰爭」可以闡明其害。雖然，「有限戰爭」是美國「阻嚇政策」的一部份，但沒有核子武器爲後盾，效果全失，結果反給共軍在戰術上以可乘之機。爲了這「有限戰爭」，五十多萬美軍陷於共軍的「人民戰爭」的泥沼中難以自拔，引致世之兵家，皆譏美國在越的軍事政策爲古今用兵者的怪現象。（筆者日前曾訪最近從南越來港的華僑，談及美軍在越失利情形，及政治上的措施，很爲悲觀。）如果甘迺迪總統能有二次大戰時美國對日宣戰時的氣魄，先除國內孤立主義，然後一方面公開爭取和平，一方面暗中引誘日軍偸襲珍珠港等事件（珍珠港事件羅斯福很感意外，當時的意料是日軍進攻菲律賓），激起國人共憤，一致對外，無後顧之憂，何有現今的反戰之事發生？

亞洲的新形勢——中蘇共火併

尼克遜總統競選諾言之一，是儘早結束越戰。上台後，主動從越撤軍十萬，大力展開和談活動。這使人意識到，尼克遜已在挽救以前的戰畧錯誤。但是，促成尼氏這一連串決策的原因之一，是亞洲形勢起了重大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是中共和蘇聯的邊界糾紛。我不否認中共對此次邊界糾紛有其另有目的政治作用，可是，在白宮的顧問視野裏，它不單純是這兩個有世仇的國家、民族互相磨擦的火花，更重要的是共產主義理論的破產。以我們中國人來說，俄國在這幾百年來對我國所進行的無恥侵畧勾當，何止百數十次！俄國人欠中國人的血債，不論何時是一定要討償的。至於共產主義在這個時代的破產，也是必然的。事實上，美國歷來對中共的圍堵政策及對蘇聯的「和平共存」，有人詬病其消極。但美國當時的決策人士，針對共產主義「有暴亂擴張才有政權生存」的本質而下藥，先使其對外失去「不斷革命論」的實踐活力，再求其內腐自毀。從這點視之，倒有可取之處。在現在，若美國能利用中蘇共之間的矛盾，作出明智的決策，無疑會加速共產主義的崩潰。遺憾的是，察看近來美國的外交方向，它只能借中蘇共的矛盾，去互於牽制，從中取利；而不能在擊敗共產主義這個大原則之下展開心理戰。這從去年的捷克改革事件表現了出來。

歐洲情勢的變化

去年蘇聯出兵侵畧捷克事件的發生，使人對自由世界及越戰有樂觀的憧憬，蘇聯的作爲使世人更明白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同時，也是美國對抗共產集團的政治戰爭無形中向勝利跨前一步。傳統上，美國對外政策是重歐輕亞的，尼克遜也不例外。在其對歐洲的軍事政策方面，北約軍事組織是阻止蘇聯向西歐擴張的唯一力量。但這軍事勢力在捷克事件以前曾經給法國的戴高樂搞得有分裂的跡象，造成蘇聯乘隙向地中海發展，鼓吹起中東風雲。捷克事件的發生，使北約諸國認清楚蘇聯的對外野心，認定這個以美國爲首的軍事組織，有好好繼續維持下去的必要，使美國近年來對歐洲的隱憂一掃而清。

上敍的歐洲新形勢，使白宮的政治顧問認爲，共產主義的出現，根本上不是絕對的哲學性問題，它的出現，只是暫短的歷史時期中，該地區的人民在貧窮、戰禍、痛苦等生活桎梏下一種「精神上」求取發洩的反應而已。更重要的是，共產主義的發展時至今日，無數的事實證明它不合乎正常的歷史發展規則，有和平變遷的必要。儘管共產主義的死硬派門徒，對「修正主義」的壓制，但自由的火花還是要在他們的內部燃燒起來，終成燎原之勢，直至焚燬爲止。當然，這種見解甚爲白宮的決策人所接受的，它反映在軍事行動上，便是走上以前所決定的核子阻嚇及勢力圍堵的政策老路。因爲他們認爲應付目前的政治形勢，激烈的戰爭行爲已沒有存在價值。這是美國之所以要急於結束越戰的策畧基礎，我們務必要看清楚的。

然而，美國眞要從亞洲撤退嗎？我的觀察結論是：不！從地理上來說，美國是屬於太平洋國家，它會明白亞洲的經濟基礎不能抵抗共產集團的威脅，如果亞洲被赤化，美國本土便會有被直接攻擊的危機，這是歷來美國戰畧家所極力避免的錯誤。經濟上亞洲是美國的一個大市場，政治爲經濟服務，當然隨經濟上的依賴關係而決定政策的重點。不過，爲了適應這急劇變化的形勢，一切措施有給人一個反面的印象，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以後美國在亞洲的防務

結束越戰並不意味美國軍事完全撤離亞洲，更不是政治忽視亞洲，因爲亞洲防綫是美國的前哨。以目前的情況看來，美國在亞洲的防務是保留越戰以前的台灣——菲律賓——關島——塞班島——冲繩——南韓這條防綫，其特點是避免參加傳統戰爭，利用其最新式的核子裝備，作「原子奇襲」的戰術阻嚇。

同時，儘一切努力裝備亞洲反共國家的軍事力量，使其有直接自衛能力。另外，在外交、經濟、政治各方面發揮其總體戰優良潛能，以期達到最高策畧的目標。

因此，我認爲，亞洲的反共國家，特別是中華民國，應該認識清楚這種形勢，再而利用這種形勢，殺出一條生路來！（編者覆：來信所談之三篇文章均可寫，俟拜讀後決定。）





活躍國際政壇的小丑

梅農在港談麥馬洪綫

岳騫

印度前任駐聯合國代表、國防部長，一九六二年被毛共軍一排槍打下部長寶座的當代第一壞人梅農，最近來到香港。梅農雖然不作害改行作律師，但仍是印度國會議員，在印度還是知名之士，所以過港時也備受港府優待。留港期間也曾與一些有關人士交談，談到毛印之戰與麥馬洪綫，梅農一口咬定毛幫已承認麥馬洪綫，所舉三項理由與筆者在本刊一〇四期所答覆「官塘讀者」相同，可見印度官方以此三項理由作為侵佔中國領土的根據。筆者決無意自詡判斷正確，而是要將此舉經過告知讀者，讓大家了然於此事的眞象，將來收復大陸後，我們與印度還有一場外交軍事方面的鬬爭，必須要明白印度人是怎 的想法。

在未談到正題之前，要先說一說梅農這個人，此人與尼赫魯正是一狼一狽，假如兩人祗有一個，相信也作不出來如許多的壞事。老實講，尼赫魯與梅農雖然處心積慮想滅亡中華民國，前後達十年之久，實際上並未損及我人的毫毛，祗不過令人氣憤憎厭而已。眞正受尼、梅之害最大的是美國，今日的越戰，就是尼、梅的遺毒。美國年年授印，月月運糧食，養了印度這條狗，掉頭來專咬主人的後腿。可是美國到今天仍不覺悟，還把這個「人類的包袱」，一萬年都要靠外國施捨始能存在的印度當成活寶，眞不知從何說起了。

現在不說印度的情況，專談梅農所幹的壞事。

梅農最初擔任印度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就極力活動毛幫進入聯合國，最可惡的是每屆聯合國大會，逢到我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演說時，梅農一定第一個走出會場，表示對毛幫效忠。

一九五五年在萬隆舉行的第一屆亞非會議，就是尼赫魯一力促成，並堅持邀請毛幫出席，尼赫魯與梅農均參加會議，與毛幫代表周恩來、陳毅大拉交情。當時毛幫最大心事為進入聯合國，佔領台灣。尼、梅兩人就拍胸擔下這項任務。萬隆會議結束後，梅農應周恩來之邀去北平，行前與尼赫魯秘密擬訂三項方案，帶到北平供毛幫抉擇，這三項方案，據當時報刊刊載是這樣的：

第一個方案

（A）台灣在一個有限度的時間內付諸託管——首先由印度等調停國出面，要求美國同意把台灣付諸託管。負責託管者可能是聯合國託管委員會，或另由中立國家組織託管委員會，但委員將不包括中共及國府在內。在託管期內，國府仍將存在，惟須裁減軍力至可以維持島上治安為度，這枝國軍將變成「警察」般的作用，並由託管委員會直接指揮。

換一句話說，國府將僅是一個「民政府」。有如冲繩之在美國託管下所組的民政府。

（B）美軍撤離台灣——鑒於台灣既歸託管，中共自不能進攻，故美軍留駐台灣已無必要，應連第七艦隊尅日撤退。

（C）中共入聯合國——印度或其他「調停者」將正式提名中共加入聯合國，至於是否取代現時國府代表地位，抑另起爐灶，獲得新席位，形成兩個中國在聯合國？這一點留給聯大決定，但美國須保證不阻撓中共入聯合國。

以上一案，是梅農認為比較易被中共接受的，其中祗有「不能立即取得台灣」一點使中共遺憾，其餘像「美軍撤離台灣」及「入聯合國」當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事。

第二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也妙不可言，虧得梅農想得出來。內容是：

（A）依照中共認為「台灣乃中國內政問題」的原則，由中共與國府直接安排一次會談。但此一會談應規定議程，限於研究中共如何「和平地」從國府手中「解放」台灣的技術問題。

換言之，中共要在會議席上「接受」國府的投降，例如「收編」國軍等等。

（B）在台灣的美國力量，應於國共會談後若干期內撤退，但駐台美國軍事顧問團應在國共會談前離台。

（C）美國須利用其影響力，迫使國府同意與中共會談，但美國應該有權利庇護他認為需要庇護的國府政治人物。（註：其意指中共如接收台灣，

不願受中共統治的人可以自由離開台灣，並得到美國的庇護。）

（D）如國共會談不獲充份滿意效果，中共可以暫緩接收台灣，但美國須保證已撤離的軍事力量不再入駐台灣，同時不再以軍經援助交給國府。務使台灣保持中立化狀態，以候解決。

以上方案，無非迎合中共所謂「兩原則」，務求台灣問題「內政化」及美軍撤離台灣，因爲如此一來，一切都好辦了。

第三個方案

第三個方案，是純粹「國際化」的解決辦法。計開是：

（A）由印度通過英國，向美展開壓力，使同意撤離在台灣的軍力（主要是第七艦隊）。

（B）中共提供相當保證，不以軍事進攻台灣，一任英印等國代爲解決，求其以和平手段達到取得台灣的目的。中共此一保證一經提出，其進入聯合國問題應立即被考慮。

（C）在四巨頭會談中提出台灣問題，英法巨頭在此一問題上支持蘇聯的論點，迫使美國承認中共存在的事實及取得台灣統治權的「必要性」。

據說周恩來最初堅持兩點：即一、台灣問題爲中國內政，不容他國干涉。二、美國第七艦隊必須退出台灣海峽。梅農認爲此種原則美國決不能接受，經過五度商談後，始取得周恩來的諒解，同意以梅農方案爲解決台灣問題的基礎。但周恩來比梅農懂事的多，知道這三個方案美國也未必能接受，因此指示梅農要設法先促使美國盟國能同意三項方案中任何一項，再由美國盟國出面去壓迫美國接受。美國盟國中，對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首推英國；其次是加拿大，在未遊說美國之前，最好先同英、加談。

梅農受命後由北平到香港，據傳毛幫曾下令海外左派銀行供給梅農足夠的活動費用，據說數字是驚人的。當時正值左派銀行外滙短絀，在梅農提款後，竟使香港左派銀行周轉都發生問題，這是當年香港金融界眾人皆知的事。梅農那次提走的錢之多，也可想而知。

梅農與高呆烈趕到倫敦，見到英國新任首相艾登，提出了上述三項方案，被艾登兜頭澆了一盆冷水，艾登認爲美國決不可能接受梅農方案；同時艾登本人也反對尼赫魯、梅農爲了取悅毛幫，一定要趕美國離開亞洲的政策，認爲美國眞的撤出亞洲，不但東南亞不保，印度也決難獨存。事後看來，艾登的確高明。

美國方面外交政策正是國務卿杜爾斯揸大權，杜爾斯既不相信毛幫會有和平的誠意，更反對美國退出台灣海峽，出賣中華民國。因此，梅農方案成了廢紙，祇替他本人帶來了一筆財富。

梅農替毛幫作鷹犬，從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二前後七年時間，眞是用盡了吃奶的力氣，那種肉麻當有趣的瞎吹亂捧，不但自由世界的人看不上眼，就連印度國大黨內部也覺得太過份了。但梅農仍然吾行吾素，自仗有尼赫魯撐腰，儼然以尼赫魯的接班人自居。在一九六〇年以後，梅農實際是作外交部長工作，可是尼赫魯自己又死抓住外交部長一職不放，爲了提拔梅農，任以國防部長，但是這個國防部長並不坐在國防部辦公，卻一年四季在世界各地亂鑽，爲毛幫做說客。

尼赫魯、梅農兩人何以如此替毛幫賣力？固然由於其天生賤骨及毛幫的大量津貼，最大原因還是要獻媚毛幫求得藏邊的安全，希望爲毛幫取得台灣及聯合國席位，以換取毛幫承認於法無據的麥馬洪綫。尼、梅這項迷夢，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擇繞橋頭一排槍，就隨風而逝了。在毛幫未大舉攻印前，這一對活寶還在作夢，尼赫魯以「亞洲領袖」的地位致書周恩來，敍述過去對毛幫進入聯合國所作的貢獻，希望毛幫手下留情。梅農則在印度國會大言不慚，要把中共趕出印度領土（其實梅農所說的印度領土，已在麥馬洪綫之北數十里路）。印度朝野受了兩人的催眠術，也以爲印軍天下莫敵。誰知一交手，一旅人未跑回一匹驢子，數日之間失地數百里。假如毛澤東眞是成吉思汗，攻下新德里也用不了一個月時間。這一來印度人迷夢醒了，紛紛找梅農算賬，指他是毛共間諜，把國防機密賣給毛共，否則怎會敗得這樣慘。最初尼赫魯還袒護他，把他調爲國防工業生產部長，自兼國防部長。但羣情洶湧，無法遏止，最後也祇得把他免職。尼赫魯一死，印度朝野皆是他的敵人，於是這個其像似豺；其行似狼；其心如蛇蠍的尼赫魯親密戰友，從此滾出了政壇。

介紹過梅農的醜惡一生，回頭再說梅農此次在港所談的有關麥馬洪綫意見。梅農到港後，在一個場合遇到一些外國人，見面時自然而然問起印度與毛幫發生爭執的原因？梅農則指爲毛幫侵畧，侵入印度領土。當再梅問到麥馬洪綫時，梅農咬定毛幫已承認麥馬洪綫，所舉理由有三：

第一、周恩來一九五六年訪印時，當面向尼赫魯說明毛幫承認麥馬洪綫爲中印邊界，此言梅農親耳聽到，印方且留下談話紀錄；第二、毛緬劃界完全以緬境麥馬洪綫爲界；第三、梅農認爲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一九六二年毛軍攻過麥馬洪綫以南，歷屆中國政府均劃入中國地圖的門隅區，及至退兵時卻自動退回。如果毛幫未承認麥馬洪綫，怎會把已收復的領土拱手讓人。

梅農其人祇是大海中的一個泡沫，已經爲時代淘汰的渣滓，原不必理會。但梅農所持的觀點，顯然是印度朝野一致的看法。毛幫此種賣國罪行，雖不爲中國人所承認，但收復大陸之後，卻也要多費一番手腳了。

毛共擴建生產兵團新動態

曾憲光

在本刊第九十三期的「中共成立『內蒙生產兵團』之研判」一文中，筆者曾就中共生產建設兵團之性質，使命，實況（指內蒙生產兵團），前途等作過介評，現擬進一步對當前擴建生產兵團之新動態予以析判。

眾所周知，近年來毛共積極擴建的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已成爲毛林「人民戰爭」三大工具——陸、海、空三軍，地方軍，民兵以外的另一新型兵種，即爲軍事組織型態之半武裝部隊，負有生產與戰鬪雙重任務。因此，它的領導關係，在軍事體系上，歸一級軍區或省級軍區直接指揮；在生產體系上，則歸中共「中央農墾部」直接領導，並受各省區人委會或所屬廳局之節制。（新疆與西藏兩地之生產建設兵團則例外，它們概由軍區統一領導。）如青海生產建設兵團及陝甘農墾師，在軍事體系上均由各該省軍區指揮，而在生產體系上則歸由各該省人委會節制。又如內蒙黃河水土保持兵團隸屬於內蒙林業局，而黑龍江農墾師，則隸屬東北農墾局。

在近一年來的中俄共邊境衝突聲中，毛林集團爲了加强中俄共邊境及政治邊防，除大力整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强化其戰鬪力外，本年初，更着手將原駐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之農墾師，改編爲「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將原駐青海之生產建設兵團，及陝西，甘肅農墾師，合併編組爲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將原駐內蒙黃河水土保持兵團，擴充改編爲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

經近一年的大事擴充人員（多爲下放知識青年及共幹），到目前止，據可靠資料顯示，毛共駐在中俄共邊境地區四個生產建設兵團的總兵力，約在一百萬人以上。具體部署是：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現任司令員張希欽，政委譚開雲。司令部設於烏魯木齊，兵力約五十萬人，分駐南疆之喀什、焉耆、阿克蘇、庫爾勒；及北疆之石河子、哈密、烏魯木齊、伊犁、阿勒泰、博樂、伊寧、奎屯、烏蘇等地區。該兵團除配有步兵輕武器外，並發現已有洛陽生產之戰車運交伊犁生產部隊使用。但儘管如此，目前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仍然是不堪一擊且危機四伏，套用一句「毛語錄」，因決定戰事勝負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啊！具體一點說，目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成分子十分複雜：有地方民族軍，有收編原國軍部隊，有年老的中共軍復員、退伍軍人，有被出賣的紅衛兵，有被拉下馬的共幹，他們各具不同心理傾向。但有一點卻共同的，即對中共的長期奴役生活，早經憤恨。特別是由少數民族的民族軍改編之生產部隊，如一九六二年，由中共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率領六萬人反毛共投俄，其中主要成員，便是由伊犁民族軍改編之生產部隊。更嚴重者是此一反毛情勢，在文革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這也是本年初毛林集團對該兵團實行全面整頓的原因。但事

袁世凱的

「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的專利品，袁世凱也搞過一次。讀者乍聽此言，不免吃驚。因爲被「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所誤。且聽毛澤東自己的解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政治革命是實，文化革命是名而已。政治革命仍是廣告，實際上是向劉少奇奪權。所謂「權、權、權，命相連！」。文革鬧了三年多，唯一的成就，是將劉少奇開除黨籍、撤免本兼各職。因此文化大革命，乃奪權鬪爭，毛澤東自認如此。

袁世凱民四年之稱帝，明明是盜國竊權，他也做了一套政治宣傳和廣告，並且强迫國人自動接受，與毛澤東之向劉少奇奪權，以紅衛兵運動强迫幹部人民接受在手法上極爲相似。

民四年八月袁世凱操縱的籌安會正式成立，成立通告說：

「本會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孰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爲討論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研究學理，討論是非，這是文化工作，籌安會是文化團體。實質上是佈署帝制運動，這與毛澤東假文化革命之名，搞奪權鬪爭，形式名目，如出一轍。袁世凱實乃毛澤東之先知先覺。

籌安會成立不久，就出現公民團請願的事件。請願團的名目繁多（與中共文革期間出現名目繁多的造反組織相似），紛向參政院（袁御用的立法機關）提出變更國體的請願書，不約而集者八十三件。後來這些請願團組成請願聯合會，擴大請願運動。

袁世凱稱帝運動和民眾請願團，即毛澤東文化革命運動的造反組織；雪片飛來的請願書，即滿佈街頭的大字報。稱帝運動從討論研究學理，轉向請願變更國體，各省紛起響應；即毛澤東從教學改革，社會改革，戲劇改革所謂「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革命轉向造反奪權的政治鬪爭。由隱而顯，逐步而行，揭開文化之衣，露出政治之體，二者亦完全一樣。

參政院接受請願聯合會的要求，制定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依法選舉國民代表，由國民代表投票表決國體問題。結果一九九三票，完全主張君主立憲，無一反對票。在這一點上，袁世凱的手腕比毛澤東要乾淨俐落多了。

因爲毛澤東的文革「十六條」方案，在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中央政治而擴大會議上提出之後，被大多數否決；在同年八月的十一中全會上，在毛派啦啦隊喊打喊殺

實一再證明，政治整肅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將使問題越發擴大和惡化。而這也是時至今日，毛林集團仍不放心把重武器配發往各生產建設兵團的隱情和苦衷。

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在呼和浩特，司令員爲何鳳山，政委倪子文（前誤譯爲李子文），有關該兵團的兵力問題各方說法不一，有的說二十五萬人左右，有的說：「其規模決不小於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理由嗎？可參閱筆者「內蒙兵團」一文）。在此，不管該兵團的兵力比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兵力，少一些或多得多，但可肯定情況卻完全一樣：其戰鬬力定比前者更爲糟糕，該裝配正在加强的兵團兵力，去駐在淸水河，東烏珠穆沁旗、軍克齊、磴口及額濟納旗等五個地區。

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設在蘭州，兵力約十萬人，他們除了在荒涼地帶擔任了巡邏哨戒的「鐵騎」角色外，生產的任務，一般說是擔任各該省區農、林業之開發工作。至兵力分駐的地區爲：甘肅玉門、酒泉；陝西延林、大荔；及青海的西寧、噶爾穆等地。

瀋陽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該兵團之裝配，可說是中共在大陸各生產建設兵團之冠，卽已配有輕型野戰火砲，至該兵團兵力約十五萬人，司令部駐黑龍江的哈爾濱。而十五萬成員則分駐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三江平原及吉林延邊等地區。

或問，毛林集團在現階級大力擴建邊疆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除了他們自己說的「五大意義（見「內蒙兵團」一文）外，實質上的原因倒底是些什麼？對此一問，筆者的看法是，毛林此舉，除了配合下放政策，以消除自紅衞兵造反所帶來的青年社會問題；以及解決退伍復員軍人就業問題，並繼續榨取其剩餘勞動力；還有「改造」犯錯誤的幹部（實則是變相整肅）外，其最最主要的是：首先在政治方面，藉此漢化邊疆少數民族。君不見中共爲了把與外蒙同種同文的一百萬內蒙古之蒙族人民與外蒙隔離，和把與蘇聯土耳斯坦同民族的新疆民族與蘇隔離，曾迫令沿邊境十二至十八公里地帶居民後撤。在軍事方面，衆所周知，中共與俄蒙邊境，東自東北圖門江起，西至粕米爾高原之噴赤河止，而在那長達九千八百餘公里的邊境之中共一方，新疆爲核子設施所在地，內蒙爲北疆重要防線，東北則爲中共之重工業基地，非常明顯，這些重要地區，若爲正規軍全面駐守，單單補給就將發生重大困難。而今天毛林用少數正規部隊駐守點和線，由龐大的生產建設部隊守面，以構成其具有作戰韌力之戰鬬體，以充當其與俄人打「人民戰爭」時的人海戰術之「炮彈」。

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毛共除了在中俄邊境已建立起龐大的生產建設兵團外，在大陸內地及邊海沿線一帶，跟海南島一樣亦建立了不少此一類型的部隊。由此表明，中共今後的軍事建設，毛林仍將死抱其「人民戰爭」之教條，其好戰與黷武可見一斑矣。



的脅制之下，毛的方案也抵得到「半數多一點的通過。」（毛自言）

團體變更之議既決，於是各省代表展開推戴元首運動，一致要求：「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立權奉之於皇帝……」。這與林彪號令幹部人民遵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把一切權力都交給毛澤東的情況，也沒有甚麼分別，只是更摩登而已。

對袁世凱這一套鬼把戲，梁任公曾有無情的揭破：「自團體問題發出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耻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由一人在幕內牽線，而其左右十數嬖人蠕蠕而動；此十數嬖人者復牽第二線，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蠕蠕而動；彼長官等復牽第三線，而千數百餘不識羞耻之輩，冒稱國民代表蠕蠕而動。……」

這段話用來批評毛澤東，只將名字改換，可一字不動。所謂文革，乃毛澤東一人牽線而起；牽第二線的少數嬖人則是林彪、陳伯達、康生、毛妻江靑、林妻葉羣幾個人；牽第三線而動者則是關鋒，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紅衞兵小將等乃傀儡戲中被牽線者操縱之活動木偶而已。

「文化大革命

梁任公對袁世凱之罪惡有一段最沉痛的話：「護國軍總司令蔡將軍之言曰：『吾儕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之必能救亡，庶幾爲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嗚呼，我全國父老昆弟，……：知將軍此言，其中含有幾斗之血，幾斛之淚者。嗚呼！我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凱蹂躪而無復餘。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則黃金則膜拜，……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以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蓋四年以來，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無庸爲諱者也。……使袁氏帝國成立，賡續行此政策數年乃至數十年，其必善類日漸絕滅，惟惡種獨能流傳，其不至使全國人盡喪失其爲人類之價值焉而不止也。」

任公這段話深刻之極，讀來使人心危股慄！毛澤東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最可慮之罪惡，在戕害七億人的人格，使人人皆成爲口是心非的說謊的軟骨動物；長此以往，眞有善類絕滅，惡種流傳之懼。

當年袁世凱之罪惡，已由蔡松坡將軍之血，梁任公之淚洗滌，而有所挽回；可是今天毛澤東的罪惡，仍在繼續！

孽海茫茫，何日是了？

魯迅

中共幹部貪污腐化

·待旦·

政府官員貪污受賄，腐化墮落，在亞洲來說是司空見慣的，大家也見怪不怪。一般人則認為中共治下沒有貪污現象，即使有也不嚴重，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中共官員的貪污現象不能說不嚴重了，之所以給予人一種錯覺，只是因為深藏不露而已。自從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以來，幾乎每隔一二年就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反貪污運動（有時是政治運動的內容之一）。比較激烈的有「反地下工廠」、「反投機倒把」、「社教」、「四清」等。至於局部的，小規模的反貪污行動，則幾乎無時無地不在進行。可是反來反去，這種習氣都無法反掉。舊的貪污分子清了出去，新的貪污分子又出現。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沒有任何一個系統，任何一個單位沒有人貪污的。騙取國家原料，器材，貨物，轉往自由市場高價出售牟利者有之；偷竊生產成品者有之；以貨易貨從中取利者有之；偽造賬單偽造票據，貪污現金者有之。甚至連專政機器——公安局的幹部也利用職權，批准行賄者入戶口或出國。有些公安幹部一夜之間成為鉅富。有洋樓（托各代出國華僑管理）有單車，有手錶；有金飾還有大量現金。正因為大饑饉造成大批幹部墮落，社會上瀰漫着貪污腐化的惡劣風氣，所以在「四清」運動中特別强調「清經濟」。四清運動中途流產，絕大部地區「經濟未清」，文革時期不少幹部利用行政管理的混亂局面貪污盜竊，使中共的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紅旗雜誌」認為貪污腐化的現象在財貿戰線中是相當廣泛和嚴重的，並歸納出四種情況：

㈠有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擾亂市場，破壞生產。

㈡有的或者削尖腦袋鑽進來，或者拉攏腐蝕幹部，尋找新的代理人。

㈢有的竭力鼓吹反動的無政府主義，渙散勞動紀律，混水摸魚。

㈣有的還在革命隊伍中散佈什麼『常在河邊站，哪有不濕鞋』、『近水樓台先得月，乃是常理』等謬論，甚至用種種小恩小惠手段，把某些意志薄弱者拉下水，以掩護他們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以上四點錄自九月紅旗雜誌）

中共向來注意幹部的思想教育，處理貪污案件也甚為嚴厲，而且沒有法律上的條條框框，貪污份子不易鑽法律漏洞，一被檢舉，多數身敗名裂，甚少幸免者。

可是貪污的現象不但不能消滅，反而愈來愈厲害，這就說明了中共的幹部素質和財貿系統的規章制度大有問題，絕不是進行一二場運動所能改善的。

因此紅旗雜誌也認為「經濟領域裏的鬭爭是長期，艱巨和複雜的」。據最近消息，大陸城鄉各單位都開展一場相當激烈的反貪污運動，也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和鬬、批、改運動中加進去的新內容。這場運動與四清運動也愈來愈相似了。可是中共為了掩飾社會制度的弱點，為了否定人性的存在，把一切壞現象都算在劉少奇的賬上，把貪污歸結為資產階級思想，其實這就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貪污的根源是由於人類存在着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劣根性。這種劣根性存在於每一個人身上。筆者一向贊同荀子的性惡論，從嬰兒到成年，人類首先就是顧及自身的利益，這是一種生存的需要。但人類也有博愛和先公後私的優良品質，這是集體生活培養成的。人類是羣居的，在惡劣的環境中必須依賴集體的力量與野獸和自然做鬭爭，自身才能生存，這樣才養成人類互愛精神和博愛精神。人的兩重「性格」是「人性」而不是「階級性」。

然而人類的兩重「性格」並不是平行發展的，在某種特定的環境裏可能某一面得到迅速的發展，另一面則受到節制。這是由先天的因素所決定的。以貪污為例來說，在有足夠的條件讓個人的才智自由發展的社會，人類可以在公開的合法的情況下，自我奮鬭，在各方面（合法的）取得收獲，人類自私自利的天性也可以在較合理的情況下得到滿足。不屑於去採用卑鄙的不見得天日的手段。

反之，沒有個人奮鬭自由的社會，人類自私自利的天性雖然受到抑制，但卻沒法消滅，必定會從某薄弱環節突現出來。那就是通過卑污的隱蔽的手段去取得某種利益，滿足自己的私慾。

人民愈是擁有自由的社會，人民的眞正權利受到尊重的社會，官員貪污的現象也就愈少。因為政府給予人民充分的自由，人民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做自己所要做的事，不必找門路花錢行賄。另一方面，在民主自由的社會，人民有權監督政府官員的行動，這樣政府官員也就不敢肆無忌憚地自污。

反之，愈是專制，人民愈是沒有自由的社會中，政府官員的貪污現象也愈是嚴重。因為之民日常生活中，許多需要做的事，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只有行賄官員方能如願，這樣行賄之風盛，貪污之風也興了。另一方面在專制的社會中，人權受不到尊重，政府官員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人民的統治者，官官相護，官員享有特權，形成一種特權階層，人民豈敢監督檢舉他們？這就是專制社會貪污風盛的主要原因。

亞洲有不少國家狀似民主，其實是專政，也還有一些殖民地——香港等和半殖民地（未眞正獨立者），人民的利益根本得不到政府的尊重，豈能不產生貪污。

中共治下的大陸，可說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沒有自由的地方，人民買東西沒有自由(配給)，想得到配給量外的物質只有行賄；人民沒有遷居的自由，想遷居也只有行賄；人民沒有旅行和出國的自由，想旅行或出國也只有行賄。這樣中共的政府官員（財貿系統之外的也如是），眞眞正正都是「常在河邊站」，豈能「不濕鞋」？中共官員的貪污問題，實質是社會制度問題，絕不是通過一二場運動和學習毛思想所能改善的。這就中共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依然無法抑制官員貪污的主要原因。

兵團農工流不盡的血淚

金千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我和十萬支邊青年，奔向西往新疆的征途。當列車越過「烏鞘嶺」，直馳河西走廊，從旁經過嘉峪關時，我們的視線都楞住了，從車窗外撲面飛射的細沙，陣陣朔風呼嘯，頓時，漫天灰濛濛，眞個是日月無光，伸手不見五指——這就是進疆第一關。

從前的小說家和詩人，想來並沒有誇張描寫，「春風不渡玉門關」，或「西出陽關無故人」，難道有什麼値得責難嗎？何況嘉峪關的民謠，更有恰切的記載：「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往前看，戈壁灘，往後看，鬼門關，永遠休回嘉峪關！」說明什麼呢？荒涼、肅殺、寒冷、風沙，出關的人將永遠難以再回來。從前的人民自有他們關外謀生的血淚史，如今，我們奉命進疆，分配到生產兵團參加農業建設，難道比古人幸福嗎？請看下面的事實吧！我們是在農建十一師的城灣農場，幾年來，農業師的勞動力多由知識青年補充，同樣來自五湖四海，品流複雜，但每人都有他自己一本辛酸的血淚史。從火車下來，換乘汽車到場部，第一件事是清點人數，登記姓名，然後發給被褥，排隊輪流領取，禦寒衣服全部是棉製品，棉衣、棉褲（又長又濶像目前香港流行的喇叭褲）、棉帽、棉鞋、棉襪、棉手套。當換下波恤穿上棉衣，拍打身上的沙塵時，有人打趣說：「支邊支邊，從頭到腳一身棉」。可是，一套棉衣服不易熬過八個月的冬天，新疆開始穿棉衣是在陽曆十月，到明年五月才能換。這是全年的四分三時間，整天勞動磨擦，和農作物打交道，不到兩個月便草綠上掛白絮，他們說：「多好看，身上長棉花了！還愁凍着嗎？」

其實，是棉衣服卡破或褲子磨爛，露出棉花，一綹一絮，所謂身上長棉花正是調皮話，背地裏卻叱罵兵團被服廠給太劣的布質縫製，怎能穿一冬呢？遇上春灌，引雪水浸麥苗，每人都出動守渠道，四九嚴寒，頂風沙，棉東西是抗不住的，怎麼辦？每班只有三件羊皮襖，解決的辦法是輪着穿，彼此要好則兩人裹在一起，不是大被同眠，而是「羊皮襖裏聞臊」，不聞也得聞，否則便凍僵野外。

調到農場，就是「一級農工」了，每月工資廿九元五角（相當七十元港幣），口糧定量三十六斤，須從工資扣除。新疆是十二類地區，生活水平高，差不多兩角才抵廣東一角，什麼都比廣東貴，且日用品奇缺，有時竟半年都買不到一枝牙膏。每月扣除伙食費十八元，所剩不夠買一條單褲，如果抽烟或需寄錢回家，那就百上加斤了！

勞動强度大，環境艱苦，每月卅六斤雜麵根本吃不飽，唯一途徑是偷麥子和青稞來煑，或者洋芋，甜蘿蔔（一種寒帶高原蘿蔔，長圓，很甜，但含有副作用毒素）一鍋熟。經常吃這類東西，便往往臉黃水腫。加上沒有肉類、生油，營養不良。頭兩月，我們吃那種「棉籽油」，人人跑厠所，肚瀉不止，農場領導說這是自然現象，「不經挖肚，換腸胃，便無法改造腦袋」。上海姑娘和廣東姑娘聽了，眼淚直流，她們說：「乾脆每人發一桶毒藥吃死算了！何必慢性折磨？」

查「棉籽油」係近幾年西北的新產品，以新疆人所吃最多，因缺植物油（花生、菜油等），另外酥油，牛油外運，且生產有限，怎樣解決兵團和居民的食油呢？石河子副食品加工廠試製成功「棉籽油」（將棉花的黑子搾油）。西北人較能適應，外省調來的，乍一吃上便腸胃不適，形成瀉肚。那年，我亦瀉了一個多月，比飢餓更恐怖，更消耗體力，有良知的老農工說他們這是慢熬政策，使年青小伙削弱元氣，瀉下去造反不得，更跑不出戈壁灘。

農工住的是土房子或地窰（即地洞），土房很矮，院牆則堆土打樁，樁實後，一層一層加高，屋頂土漿壓密封，先舖土壓承受的高粱桿，下面是柳條，樹枝當中用棌杉，反正四周上下都是土，比穴地居稍爲進步一點。可是地窰卻暖和得多，窰不能隨便興建，要看土質結構，才能決定。蓋土房子輕易簡便，我們對兩樣都感興趣，地窰狹窄黑暗，但暖和，這是往地裏鑽。

有人說，支邊開荒刨地球，當然住下面，誰叫你的命運生不正？住土房子是「吸塵機」，因爲風沙季節長，尤其是冬春過渡時候，每天下午都刮風，晚上睡覺必須把頭蒙緊。漫天黃沙飛舞，土房子亦簌掉下沙塵，蒙着臉還是吸滿嘴鼻，第二天吐的痰全是塵埃，人們開玩笑說「到新疆來是製造吸塵機器」。更有趣是：次天清早起來，所有被褥都染上一層薄塵，到處呈現黃黯色，足有兩三公厘厚，大伙又有話題了！稱呼風沙季節是沸騰的「黃色世界」。可是，每人都眼裏眨着淚花，有沙子刺眼的自然流露，更有眞從內心迸出的眼淚！

一位挺富感情且有幾分林黛玉的杭州姑娘，曾經跟我說過一句唐詩：「公主琵琶幽怨多」！寓意深刻，至今無法遺忘。

農工用水，在新疆，實在比眼淚還寶貴，這是因爲西北太缺乏水了，副食品的供應，倒可以規定幾條原則，但吃水和用水怎能定量呢？雖無明文限制，實際卻比勞動紀律還嚴格，有人說高於憲法，早上洗臉每班兩盆水（中號洋瓷臉盆）；早餐每人二號口盅一盅開水；下午收工回來只准集體用一盆水洗手，至於洗臉則用濕毛巾抹一抹便搞掂。一般北方人是一輩子洗三次澡，新疆少數民族有的一生只洗一次，這是見怪不怪。個別地區近湖（博斯騰湖）成河（伊犁河），條件好一些。農建十一師接近鹽碱灘，那就太可憐了，姑娘們說眼淚比水多，一點不假，因爲她們常常噙着淚花，每天洗臉的井水按各人平均，僅夠濕一條毛巾，但以淚洗臉卻濕了三四條小手絹。當幹部問她們時，爲什麼老哭哭啼啼？答得眞巧妙：「誰哭了？少扣帽子！那是沙子吹進眼裏，不信你掀起眼皮看看，準有沙粒！」

兵團農工的血淚，是無窮無盡的，像我們所在的生活環境，有誰能忍受呢？大家就是忍辱負重的等待機會，隨時準備把命豁出去！

（金千里先生請早一天來稿——編者）

中國只有兩種人

縉山

中國究竟有幾種人？說法極不同，有人說有男、女、陰陽人三種。有人說士、農、工、商、兵五種。還有人說……六種乃至十幾種。我則以爲不然，認爲只有兩種：即愛國者與不愛國者。

凡人都愛國，因爲無國，家何所託，君不見吉卜賽人及過去的猶太人嗎，到處流浪，受盡壓迫。所以，縱然鄙賤如乞丐，兇惡如盜匪也知愛國。如明末秦淮河畔一乞丐，當金陵陷落，碎碗畫壁上道：「三百年來盛治朝，滿朝文武盡降逃，綱常暫寄卑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張作霖國人都懷疑他與日人勾結，出賣東北。及皇姑屯事件發生，大家才恍然，明白紅鬍子大頭頭實在也是一位愛國者。

然也有例外，毛幫一夥就不愛國。何以言之？因㈠他們糟蹋中國古聖先賢，卻盲目崇拜馬恩列史；㈡蘇聯竊據外蒙古，國府向世界聲明：廢除中蘇協定，不承認外蒙獨立，故中華民國地圖，外蒙仍畫入中國版圖內。毛幫則不然，不僅從不否認，且在其地圖上公然把外蒙畫在中國版圖之外。㈢毛酋與史酋秘密簽訂許多賣國條約（詳看「萬人」百期華白與岳騫文）。袁汪所不敢爲者，毛酋則悍然爲之。故應該把毛幫列入「非人」階級（日本幕府時代，有此一階級），正所謂「由特殊材料製造出來」的狼心狗肺人。

狼心狗肺人，人人皆知，不必多贅，今專談正常人罷。正常人雖都是愛國者，但有許多等差：第一等愛國者是天生偉人。他們能以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盡瘁於愛國工作上。這種人，在近代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可做代表。在西方，有十九世紀號稱意大利三雄的瑪志尼、加里波的和加富爾可做代表。

瑪志尼自在熱納亞海邊聽母訓後，知己爲亡國之人，從此易喪服。人問之，則曰：「我爲亡國之人，爲國服喪耳。意大利在未統一獨立前，決不再易裝。」他先參加燒炭黨，後創立「意大利青年黨」，終身爲統一獨立而奮鬥。蓋意大利亡國已久，一般青年已慣於奧、法列强的奴役、壓迫，不知統一獨立爲何物。自瑪志尼起而四處奔走呼號，鼓吹愛國思想，辦報社、辦雜誌以教育全國同胞後，於是意大利人才如大夢初醒，知道愛國，知道建立統一獨立的意大利人的意大利。

加里波的與加富爾的愛國建國思想，最初即由瑪志尼所灌輸。加里波的是一天才的軍事家、游擊家，他曾率領千餘紅衫軍先登陸西西里，繼收復南意大利，然後奉獻於撒地尼亞國王，而飄然遠引。當他打游擊時，妻已懷孕，竟也與夫併肩作戰，結果母子皆犧牲於戰地中。加將軍卻奮戰如常，毫不氣短。因他的腦海中只知有自由獨立而不知其他。

加富爾爲愛國故，終身不娶。人問之，則曰：「我以國爲家，實不須結婚生子。」他雖主張君主立憲，與瑪、加共和思想相反，但三人大目的（統一獨立）則一。他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他認爲建國不能無憑藉，無基礎。撒地尼亞，正是最好憑藉、基礎。結果，卒依他的策畧，由撒地尼亞王國統一了意大利。今日台灣正如當年的撒地尼亞，它是中華民國唯一保留的領土，豈容反對、破壞。所謂「台獨」大統領及其一小撮幹部，都已棄暗投明了。試問靠「醜陋的美國人」費正清津貼者，還會發生什麼作用？頂多只供笑談資料而已。

第二等愛國者爲哲人志士，在德國有非希特，他「告德國國民書」，是在法軍槍桿下向德國人民的講演集。德國之富强，原因固甚多，而非希特的呼籲，高唱民族主義，其力量與影響正與瑪志尼相埒。在日本有福澤諭吉、吉田松蔭，明治維新諸偉人大抵皆出此二人門下，或受他們思想陶薰。在中國，清末有康梁派。一般人多以其爲「保皇黨」惡之。殊不知康梁正如加富爾，並非眞正忠貞於滿清皇室，只是欲以清室舊根底，以改造國家耳。其中影響最大者，是梁啓超。都知梁文富於感情，這裏所謂感情，即愛國情操也。他說：「眞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又說：「……欲成大事者，不可不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則期以明日，明日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己身不成期諸子，子猶不成期諸於孫，……。己身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吾黨不成期不成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澈吾主義而已……。」簡言之，即成功不必在我。意大利建國即如是，德意志建國也如是。這些名言，皆可做我們的座右銘。

第三等愛國者爲北伐、抗戰諸將士，無名英雄，以及一般平民。例如張自忠固然永垂史册，即關麟徵、翁照垣等必也芳名永存。還有民間人物如黃浦江頭的司機，不肯被敵利用，竟與敵同歸於盡，開入江中。和縣「中國聖貞德」，當然也都是愛國英雄，都值得後人崇拜。其他一般文人學士利用他們的舌劍筆鋒與敵人作戰或鼓勵士氣，價值並不在

教育

聽過一個笑話：一位教員搓完通宵麻將，第二天在課室裏正想查問班上值日學生的名字，卻脫口而出說道：「今天輪到那一位『做莊』？」

這個可能是虛構的笑話，對某些「備戰」不備課的教育工作者倒也挖苦得入木三分。一個責任繁重的教師，一言一行往往留給學生深遠的影響，如果對私生活不加約束檢點，根本談不上以身作則，更遑論什麼潛移默化了。

上面的笑話雖然可能是捏造的，不幸目下芸芸教師中，這類漠視個人品德修養的「人之患」卻大有人在！

小學生做算術習作，常把減數誤作加數，相信稍有算術數學經驗的教員必然知道這個小學生的「通病」。筆者曾目睹一位算術教員對小六年級學生指出這個錯誤，並且細心解釋說：「加號和減號看來差不多，你們得特別留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是千萬錯不得的。好比和尚與尼姑，都是禿頭，乍看也差不了多少，所差

諸將士之下，故也該把他們歸入這一等。

第四等愛國者為一般人民，只能做消極的工夫。例如不看帶毒素的報刊、電影，不買敵貨，不與敵人交易，不參加有利於敵人的集會等。進而把愛國報刊寄給親友，並利用機會而爭取之，使其走向正途。

第五等愛國者為最末一級，僅是不為敵用，不做漢奸、統戰而已。

以上五等愛國者，希望從後一直向前推進，由五等進至一二等。我們海外有四千多萬僑胞，不乏傑出英豪，如能在大目的之下，齊一意志團結起來，自然就形成一股潛勢力，何事不可為。何況毛共乃趨總崩潰之時：(1)忽然向蘇屈膝講和，必有重大的隱憂；(2)毛酋自認有六大絕症，無法解決；(3)游擊隊蜂起，正規軍也譁變了；(4)青年不斷冒死逃亡。所以蔣總統於八三誕辰充滿信心，誓言有生之日必反攻。

精糖的

方程

也不過是中間的『一戳』吧了。」

讀者看了這個並非虛構的「笑話」，先別笑出來，這位教員的譬喻不能說不貼切，但想到這種獨出心裁、引人入勝的教學法給予學生的影響，我們還能笑嗎？

認識中有一位中學教導主任，一日課餘「苦悶」，跑到戲院看了一套「兒童不宜觀看」的無聊電影，湊巧在戲院大堂裏碰到校內的一個學生，尷尬狼狽，莫可名狀，難得他還當面責難那個受他循循善誘的學生說：「你跑來這兒幹什麼？」更難得的是他在同事面前有述說這段奇遇的勇氣。我不覺得這是可笑的一回事，只替他感到可恥，可悲！

如果說社會風氣敗壞已非一朝一夕，不能全怪教育工作者，這只是不負責任的風涼話，兒童首先接觸的除了家庭教育，便是學校教育，為人師者若不自省，或者像筆者中學時代那位導師那樣，在課室裏大談自己的戀愛羅曼史，在寓所裏呼盧喝雉，則風氣敗壞、道德淪亡，這責任可以推得掉的話，又由誰來負起？

據說人造糖精可是引起慢性中毒，導致癌症病。但更可怕的是潛伏在教育界裏的糖精，把它們揪出來，從而禁用，不要在學生的腦子裏留下一顆顆隱藏的毒癌！



我們不需要第三或第四種人！

古鶴翔

在香港，一向有一種人，他們自以為超然於國民政府和中共政權之外，他們自命為「中立」，這就是「第三種人」。近來更有人以「第四種人」的姿態作為號召。老實說，國民政府在大陸時，確實有點令人失望，然而在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期，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可以生存，可以發展，更未喪失自由。

倘若以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受的苦難來和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期相比，那麼，可以說當年的中國人民是生活在天堂中了。俗語說：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一比之下，誰不懷念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生活？更何況，今日的台灣民安物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有人說：「我可以中立於國共兩黨之外，我是『第三種人』或者『第四種人』。」是的，國民政府准許「第三種人」存在，也准許「第四種人」存在。例如大陸淪共前的「民主同盟」之類組織就公然存在，雖然他們甚有親共色彩。

中共是否也容許「第三勢力」存在嗎？請看「民盟」和「民革」的結局罷！羅隆基、龍雲、章乃器他們的結果怎樣？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同志就是敵人」，這是中共的指導原則。其實所謂「同志」如劉少奇、彭眞、鄧小平等，也因一點子不同的主張而遭受滔天大禍，何況所謂「第三種人」或者「第四種人」？生活在今日的中國人，只要畧有國家民族觀念的話，就應該全力支持國民政府，集中力量來摧毀毛共政權。聯合一致，才有力量，怎能再搞「第三勢力」或者「第四勢力」？

十月廿七日明報發表了一篇社評，題目是「黎巴嫩的新動亂」。其中一段說：「這情形頗有點像國民『黨』軍的一批部隊，在大陸失敗後，從雲南退入緬甸，駐在緬北的荒山之中。這些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不過中共大軍，比之緬甸的小國軍隊，卻又厲害得多。緬甸政府無法可施，自（原文如此，翔注）好任其自然。只不過緬北國民『黨』軍並無外援，也不去侵犯緬甸政權，對緬甸政府的威脅，遠不及今日巴勒斯坦游擊隊對黎巴嫩、約但兩國威脅之甚。」

看完這篇「社評」，我不由得要問明報一聲：「究竟寫這篇社評者是不是中國人？是不是共產黨？」如所周知，共產黨是把中華民國的軍隊稱做「國民黨軍」的，外國人有時也會如此稱呼中華民國的軍隊。

我還要問：「為什麼談黎巴嫩事件，竟然牽扯到『國民黨』軍隊來？而且還乘機貶損忠於中華民國的軍隊，而為共軍張目？」

中國人民已備受苦難了，請再看明報「自由談」葉殊先生的報導罷：

「在一九六三年，因為一連幾個月都沒吃過一粒米了，祖父餓得實在沒法，便到野外摘些小米椒回來，一口米椒一口鹽水，很快地，祖父變成一個頭腫、眼腫、手腫、腳腫的人，而且全身發亮，狀殊駭人。一天他從牀上爬下來，到放鷄籠的牆角下捧了一些穀殼，煑熟來吃，吃完之後，立即躺在牀上翻滾，又硬又粗的穀殼塞滿了他的肚子，但是他還是不停地叫喊：『我要吃飯，我餓極了，兒媳們，快給我一碗飯救救我吧！』淒慘的叫聲迫使我的伯母硬着頭皮向公共食堂求得二兩米，待把它煑成飯時，祖父已張着一個大口，直挺挺地躺在牀上死了。」

凡是有人性的人讀了這報導，必然為之長嘆，必然想早日光復大陸。難道報明的筆主沒有看到嗎？怎樣才能光復大陸呢？我們需要國民政府的軍隊！

京劇改革漫談（四）

梨園舊友



續京劇現代戲是怎樣演唱的

取消了舞具

京劇不僅是「有動皆舞」，而且是「不動也舞」，即令是坐或睡，也都有一定的舞姿（如林冲夜奔、三叉口等）。所以腳色一出場，如果是官員，便是整冠、摟鬚、抖袖、端帶；女子則是摸鬢、摟線尾、抖袖、看足；這一串動作都是檢查服裝是否整齊之意，用的全是舞蹈姿式。現代戲演的是工農兵的現代故事，人人一套列寧裝；男的既無冠可整，無鬚可摟，無袖可抖，無帶可端；女的也沒有線尾、水袖可以玩弄，自然舞不起來。如果楊秋玲扮演「紅色娘子軍」的瓊花時，一出台也來一套摸鬢、摟線尾、抖袖、看足那些舞蹈動作，試想那將是多麼滑稽？

京劇中的舞蹈是極其複雜的，單是走路的步法便有五、六十種；水袖的舞姿和手指的動作，更多得不可勝數。可是這許多優美的舞姿，必須藉着舞具才能表演出來；去掉厚底靴鞋、髯口、水袖、長裙，演員縱有渾身本領也無用武之地，所以裘盛戎在「姚期」中那樣神氣（圖七），一扮成烏豆便顯得手足無措；而風流活潑的趙燕俠（圖八）如果演賀湘時，也像演碧波仙子的鯉魚精那樣，一出台便來一套摸鬢、看足，甚至表演一招「一字馬」，那豈不成了馬戲班的小丑？中共的京劇現代戲已把舞具完全取消了，所以傳統的「有動皆舞」這個基本原則，已被他們改為「有時也舞」；其實這種不倫不類的作法倒不如完全取消，那恰像個神經病患者：一會兒正常，一會兒手舞足蹈，把歷代藝人千錘百鍊、歌舞合一的古典藝術，弄得非驢非馬！也只有不入流的藝術家江娘，才能搞出這樣「四不像」的大傑作！

體驗生活、從頭學起

由於現代京戲演的是工、農、兵，要從生活出發，從人物出發，於是過去扮演「佳人才子、帝王將相」的那一套表演程式完全不適用了。演員們為了取得生活經驗（實際上是為了討好中共），紛紛都到部隊、工廠、農村中去體驗生活，例如：

（一）趙燕俠下連隊

趙燕俠排演「蘆蕩火種」時，看到扮演十八個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要去部隊體驗生活；為了表示進步，於是也跟着下連隊當列兵，每天和士兵們一道下操、行軍、射擊，並認眞遵守班上紀律，決不特殊化。自稱是「放下架子，從頭學起」。

（二）李榮威當工人

李榮威為了演「六號門」的工人胡二，就去六號門當工人，和工人們在一起扛大包，拉「地牛」，在一起生活。他說：「我們在六號門勞動的日子不算多，但是每個人都有了不少感受，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們同工人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愛憎鮮明、待人眞摯、熱情爽快的氣質使我深受感染。我覺得似乎同胡二這個角色之間，一下子縮短了距離，腦子裏至少不是一個空白了。」

（三）關鸝鸝深入景頗族區

關鸝鸝為了扮演景頗姑娘「黛諾」這個戲，曾深入雲南邊境頗族自治區瑞麗等地，與景頗族人共同生活了一個時期。據她說：「通過訪問、聯歡、『跳新房』（祝賀蓋新房）等活動，認識了很多景頗族同志，其中有與黛諾命運相似的女衛生員、女社長、女學生。在與她們接觸交談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們是那樣深刻地仇恨舊社會和山官制度……使我在思想上與她們接近了，增強了我演好「黛諾」的信心，因而也使我能夠從生活出發進行創造。」

不學「工農兵」就是落伍

依情理說，關鸝鸝演的是少數民族的人和事，生活情形特殊，到她們那裏吸引些生活經驗，作為扮演的藍本，自是無可厚非。可是像李榮威演一個普通搬運工人也要下工地、扛大包、拉「地牛」，便沒有必要了，難道做這些粗活



（圖七）葉淺予筆下的裘盛戎

還有什麼特殊技巧不成？尤其是趙燕俠在「蘆蕩火種」中演的是個茶婆子，既不需要軍事知識，更不需要軍事動作；相反地，那些東西適足以暴露她的地下工作的秘密身分，有百害而無一利。但爲了身爲團長，不敢落後，雖然心裏一萬個不樂意，表面上也不得不硬着頭皮充英雄！這是環境逼她非如此做不可。所以高百歲說：「盡管年事已高，仍願盡可能採取適當方式，下鄉、下廠、下部隊，進一步改造思想，加速革命化，從而把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好。」馬連良表示：他這次在「杜鵑山」中扮演鄭老萬，感到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生活，他願意向青年一輩京劇演員學習，更多地熟悉「工農兵」。兪振飛、尚小雲、荀慧生等自甘落伍，不願從頭學起，只表示要把京劇傳統藝術悉心教給第二代，幫助他們一起繼承和創新，爲演好現代戲而獻出自己的力量而已。

演了一輩子京戲，到頭來還要向青年演員學習（是生活不是技藝），這眞是「藝人大翻身」，由頂兒、尖兒的地位，一個跟斗翻到無底深淵中去了！

受盡折磨的高玉倩

高玉倩在「紅燈記」中扮演的李奶奶，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婦人，她原來是唱花旦的，兩種腳色的唱腔、用嗓、動作都有很大的距離，演起來自然是困難重重。所以她說：「我剛剛接受扮演李奶奶的任務時，我想，李奶奶該是老旦應工，我沒有演過老旦，平時對老旦的表演方式也很少注意，怎麼能演得好？於是就跑到劇場去看了兩場老旦戲，想從中得到啓發，但一時也不得要領。……首先碰到的是嗓子問題。李奶奶的唱必須用大嗓，我雖有大嗓，但高低音都不好，中音也有些『飄』。我覺得無捷徑可走，只有老老實實地下功夫練，於是我就每天不斷地練唱老旦、老生戲，以鍛鍊高低音和口勁，作爲我的一項基本功。……爲了打破我習慣了的演青衣、花旦的一套表演程式，我在日常生活裏也改變了自己的步法、神態，根據我要創造的人物形象來活動，如繫圍裙、擦桌子、開門、行動起臥，都像個老年人的樣子。我把這定爲我的基本功，每天堅持練習。」

撇開一個演員的特長不用，偏偏要她從頭學起暴露她的弱點，硬要「公鷄下蛋」，這不是故意折磨人是什麼？

一般評論

中共的現代戲觀摩演出，雖然他們認爲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但也有不少人在無意中透露了事實的眞象。試看下面幾段話：

沈嶢說：「吸收外來因素也有做得不成功的，比如有的戲吸收話劇手法過多，出現了某些同志所形容的『話劇加唱』的情況。有人滿足於『話劇加唱』，認爲它『好得很』，這自然是錯誤的。……京劇現代戲在突破舊形式，改造舊形式，創造新形式的過程中，會有各種不同的做法，有些做法一時還難以斷言其成敗，需要經過時間的考驗；不可能就把那一種比較成功的做法規定爲方向，讓大家都去遵守。」

韋范序說：「風格統一的問題，是一個値得重視的問題。有些現代戲之所以讓觀衆看了感到『別扭』，風格不統一是主要原因之一。」



（圖八）葉淺予筆下的趙燕俠

關於現代戲排演的情況，「六號門」的導演方沉、張文軒二人說得最坦白：「㈠力圖從生活出發，從人物出發，但缺乏形體動作的安排，演員有些手足無措，無法進入角色。㈡無鑼經，無唱時尙能自如，鑼經一响，一開過門，本行當的『路數』就流露出來。㈢想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結果演的是現代人的事，精神面貌卻不像現代人。

當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沒有很好克服內容與形式的矛盾，使表演的既是現代人又是京劇。」

可惜這個「內容與形式的矛盾」，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克服！

京劇是歌舞合一的戲曲藝術，不僅唱詞連唸白也是音樂化的；不僅唱時有舞蹈，唸白的時候也同樣有身段節奏，再上絃索鑼鼓，才能成爲一首和諧的樂章。如果不深入研究這種表現手段相互之間的章法結構，比如，把人物的部份語言昇華到詩的高度，而另一部份卻是毫無節奏韻味的大白話——即使它很能表達人物的感情，那麼，當人物有唱的時候，觀衆自然會感到這是戲曲，可是當人物在唸的時候，卻因爲道白缺乏那種特有的節奏感，身段也配合不上來，在鑼鼓中又使不上勁兒，這就難免使觀衆感到「又像是話劇」了。這些道理戴不凡說得很淸楚。

不爲反派腳色喝采，也是中共現代戲的一大特色。據韋范序說：「曹操一直是被目爲奸雄的，而他的唱做卻能夠博得觀衆的采聲；高登是個最後被制裁的惡棍，但他的武功表演可以獲得連續不斷的掌聲。這種情況，在過去並不認爲是矛盾的現象，因爲在傳統戲曲中，形式往往和內容脫節。但是在爲工農兵服務的現代戲曲中，任何形式都應當爲內容服務，一齣戲的思想傾向不容受到一絲一毫的破壞。」「喝采」也要從人物出發，眞是千古奇聞！

法律保護誰？

幾年前，賣油郎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說是美國某市有一老婦在街上被香蕉皮滑倒受傷，住了許多天醫院，既花錢又受罪。出院後，心有不甘，於是延聘律師控告市政府管理不善，有虧職守；要求除由市政當局賠償全部醫療費用外，連她在工作上、精神上的直接損失，以及她丈夫的間接損失，都要予以相當賠償。結果得償所欲。當時賣油郎對美國人的民主作風羨慕不已，同時也嘆息我們中國人恐怕永遠也享不到這種權利。

想不到今天在香港也出現了這種佳話。報載：賈蘭咸夫人去年一月駕車到花園道政府多層停車場七樓停泊，行往升降機時，踏着地上油漬，滑倒受傷。由一西人送入山頂醫院，該婦右臂骨折斷，頸骨有裂痕，胸前淤黑，當時相當痛苦。至三月施手術割治，再留醫三星期始出院，但其右手迄今仍未能梳頭及反手爲背帶打結。該停車場屬政府市政事務署管理，原訴人持有泊車月票，因此，控告港府對該停車場之管理疏忽責任，要求賠償。十月卅日法官依法判原訴人勝訴，獲得賠償費共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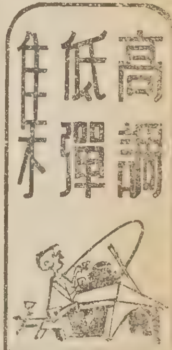
本港政府這種民主作風，眞值得市民大聲喝采。唯一美中不足的，可惜勝訴者是一位西方籍的洋行總經理，如果是一位黃面孔的貧苦老太婆受了傷，也能獲得同樣的結果，賣油郎要大唸「阿門」、「阿彌陀佛」了！

中國有句老話：「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那是形容官吏貪污的。雖然如此，但要告狀卻非常容易，寫張狀子遞上去便行了；只要寫得清楚明白，狀子任何人寫都是一樣。現在本港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打官司一定要聘請律師，因爲香港的法律是不大公開的，一般人不容易看到，即令看到了不懂英文仍是無法參透天機（法律和人人有關，應該普遍公佈週知，讓他們了解何者可作，何者不可作，免得誤蹈法網）。如果上一案件是一個窮老太婆滑倒了，雖然傷得很嚴重，但因爲沒有法律常識，既不識英文，又沒力量請律師，更沒有膽量告政府，除了自認倒霉還有什麼辦法？難道會有俠義的律師出來爲她義務代打官司乎？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不教而誅是虐民，法條禁例應週聞；
　　可憐無數炎黃後，不識不知似儍人！

二、衙門自古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非是法官索賄賂，律師堂費破君財。

三、小民竟敢告當官，勝訴得錢非等閒；
　　若是華籠窮苦漢，想圓此夢似登天！



談◎誤◎會

世間沒有任何一種動物，表達思想感情的方法像人類這麼多，人類的思想感情可以通過語言表達；語言不能很好地表達的曖昧的思想感情，還可以通過表情、眼色、動作加以表達。然而說來倒也奇怪，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途徑雖然那麼多，可是人與人之間偏偏又會產生無窮不盡的誤會。

誤會就是對某種意思的誤解，不僅凡夫俗子如此，賢者聖者也然。相交未深的朋友之間會有誤會，有時連知己的朋友也會有誤會。

呂伯奢家小「磨刀霍霍向豬羊」，引起曹孟德的誤會；夫子去見南子，引起子路的誤會；莊周投奔惠子，引起惠子的誤會。

誤會的產生有其客觀因素和特殊環境，曹孟德若不是處於倉皇奔命之日，大概不至於認爲「磨刀霍霍必向我」；南子倘若不是貌美，子路該不至於認爲夫子爲色所動；惠子倘若不是身居相位，大概不至於認爲周莊來此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

誤會的客觀因素固繁，然其主觀武斷則一。孟德若能想深一層，伯奢與自己沒有任何恩怨，且與陳宮是老友，而自己與陳宮又份屬「死黨」，又何至於要加害自己？則這場因誤會而殺全家的悲劇也就不會產生了。

孟德與伯奢素昧平生，發生誤會還情有可原。子路身爲人弟子，夫子的道德爲人，子路是相當清楚的，可是竟然還要誤會夫子，也就難怪夫子要勃然大怒了。惠子微時與莊周相交更深，昔日楚威王「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尚且辭而不就，把「千金重利，卿相尊位」看作「郊祭之犧牛」。如今又何至於要對小小的梁國相位唾涎呢？

被誤會者，有些是無辜的，如伯奢一家。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一片好意竟會招致全家殺身之禍。

夫子去見南子，是一種權變，子路食古不化，誤會夫子，子路本身要負大部份責任。可是夫子事前未能把「權變」之術向子弟解釋清楚，則夫子也是應該負一部份責任的。

至於莊周，簡直是自討沒趣，須知今日的惠子，已非橋上觀魚的惠子了。自己既主張出世，把「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不放在眼裏，就應該安貧樂道，安心去嚼草根。饑腸難熬之時，也可以學學喪妻之日「鼓盆而歌之」；不應該長途跋涉去找發了達的惠子。

也許莊周生也早，不瞭解人情世故。今日連三歲小孩也曉得，發達顯貴了的朋友是靠不住的。

當年惠子不採用陳涉對付昔日一塊耕田時的朋友的方法對付莊周，也算得是惠子的厚道了。

香港難民之八

先期難民在香港，經過這二十年來的滄桑演變，還有幾種人事上的變化是值得一記的。其中最可警世的，便是幾個貪官的下場。

我在上面說過，一九五〇年以前，即一九四八與四九年從大陸來港的難民，都是腰纏萬貫的有錢佬，除了工商界人士之外，便是在政府曾任高官厚爵的大人先生們。其中又以在財經界及後勤機構任補給官的人最為有錢。他們來香港不是「逃難」，而是「搬家」，除了不動產之外，凡是可以帶走的值錢物品，都用船、車、專機裝載帶來了香港。這班人那時被人稱之為「白華」。造成香港先期飲食、娛樂、炒金、賭博、歡場畸形繁榮的便是他們。這班人在這二十年中的變化也很大，大體上他們的錢財是正正當當的，現在都成了工商界的投資者，做了亂世中的陶朱公。可是，幾個有名的大貪官，卻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說起來也足夠不擇手段搞錢的貪官污吏作為殷鑑。我在此可以舉出四個財產都在千萬元以上，都是趁大陸局勢混亂，黨國危難中，混水摸魚，趁亂打刼，將國家財產、部隊給養括為己有的大貪官，大混蛋！

一號大貪官周某，他除了括了大批黃金、白銀、美鈔來香港做寓公，還盜取了一部份國寶，每一骨董字畫，都是價值連城的。因此，他的財產數字，也就無法估計。可是結果如何呢？首先是兒女「造反」，其後是老婆「奪權」。他除了在香港獲得一個千夫所指的罵名之外，去年病逝在醫院，老婆不探病，兒女不終送，等到他死了，連棺材也無着落。後來草草殮葬了事。

二號大貪官徐某，大批贓款滙存在外國銀行，他與香港一個「恨斷今生」的情婦分手去美國，一次過的分手費便將近百萬。可是，他在美國的財產與存款，都是用兒子的名義；兒子娶了一個美國老婆；美國媳婦只知丈夫是有錢的金龜婿，根本不承認家翁的地位。家中經常舉行「派對」；每次「派對」都把老頭子趕到外邊去做夜遊神，不准他在家中礙手礙腳。徐貪官受不了這口氣，又不能從兒子手上要回貪來的錢，一氣之下，幾乎翹了辮子，也想出家去做和尚，結果他對不起政府，政府卻將他收容到台灣去養老，也於年前鬱結以終。

還有一個姓許的貪官，括的錢財也不少，來到香港認為還不安全，想再逃到美國去，隨身便帶了很多珠寶美鈔，結果想安全最不安全，飛機撞山，死於非命。留下的家人，在香港與美國鬧出不少貽笑世人的艷事醜聞。

另有一個中等貪官唐某，括的也是後勤補給的前線官兵賣命錢。在香港强盜被賊刼，遇上騙子，悖入悖出，不到十年一乾二淨，死了之後，連棺材也是慈善機構施捨的。

報應如斯，貪鄙的人能不作為警世通言！

張贛萍

戰歌

藍海文

我們沒有鎗，
扛筆去打仗！
不怕任何權勢，
堅決把正義伸張！

我們沒有鎗，
扛筆去打仗！
進攻正面的共產黨，
殺敗一切害人狼！

掃蕩！掃蕩！
我們掃蕩！掃蕩！
為正義、民主、自由，
進行全面掃蕩！

一九六九年十月卅日

避戰乎？

關於在本港設置「安庇專員」的問題，站在無錢無勢的弱小市民立場來看，那是迫切需要的。阿晦恰是弱小市民之一，所以繼賣油郎先生的「歡迎安庇專員」、「慣性與奴性」兩篇大文之後，也寫了「也談安庇專員」和「民主試金石」兩文，以表示自己對此一制度的熱烈支持。不久前香港司法分會，向立法局胡百全議員打下「戰表」，要和他就安庇專員問題舉行公開辯論。胡百全議員在接獲該函件後，發現該會對他的言論有所誤解，乃覆函，指出該會如欲在本港舉行任何辯論會，必須使用廣州話，及由一位精通華語及英語之華人主持。函中並表示「本人日前所述，只係針對『行政立法兩局辦事處』之工作而已，並非針對『安庇市民制度』之問題，故本人無意就此『安庇市民制度』之問題，再與貴會討論。」

看來，我們的議員先生未曾出兵便有意高掛「免戰牌」了！請看下列事實：十月二日報載：「港督戴麟趾爵士，昨日在立法局發言時，暗示他對安庇專員制度不甚支持。他指出：…既然安庇市民專員受到法律權力必然限制及支持，因此，如行政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聯合辦事處獲得適當幫助，安庇市民專員未必眞能夠做到它所做不到的事情。事實上，本人仍然以為他能夠做到的事情，終會少過這個辦事處。」

第二天胡百全議員在立法局表示：「安庇專員制度，目前並不適用於本港。這是一個外來的制度，在本港社會不一定能夠起實際作用，因此，將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聯合辦事處之組織加强，便可代替『安庇專員』。…除非安庇專員之設置，已成立一個確無可反對之結論，認定非此不足以銷除居民之委屈，如若不然，則本席與多數同僚，俱表同意，認為：在香港設置『安庇市民專員』，實在今非其時。能將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聯合辦事處組織加强便可。」胡議員又在空中座談會發表：「目前希望兩局議員辦事處請一個秘書，集中來辦理安庇專員之工作，但已做到這些工作，未敢說是可以代替安庇專員之工作。」胡議員和他「多數同僚」們的意見，一點也不新奇，只是港督意見的「拷貝」而已！最使人驚奇的是：胡議員明明說過「兩局辦事處之組織加强便可代替安庇專員」，為什麼現在又不敢承認？又何以公開辯論非限定用廣州話不可，難道兩局議員先生在開會時都用廣州話發言乎？翻譯一下又有何不可？為什麼還限定主持者一定要精通華語及英語的華人？是不是以為精通華語及英語的華人都是上層人物，不會受到委屈而不需要專員「安庇」呢？果眞如此，那麼，議員先生豈不是只代表特殊階級！（編者按：司法委員分會，已於本月二日再向胡議員「下戰書」，歡迎胡氏以最能表達意思的語言參加辯論。）

東方晦

談戀愛（相聲）

野夢

甲：您對什麼問題有研究？
乙：談戀愛，我最有研究。
甲：啊！您……常談戀愛？
乙：您沒看見我大兒子都有您一般高了？
甲：別佔便宜啦。
乙：我對這個問題有研究嘛。
甲：請將研究出來的結論公開一下？
乙：我發現談戀愛有四大特點。
甲：那四大特點？
乙：首先，談戀愛必須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甲：兩個女的或男的在一塊談不行？
乙：那是同性戀，本港不合法。
甲：一定得一男一女？
乙：三個人也不行啊。
甲：怎麼見得？
乙：您幾時見過，晚上在維多利亞公園，看見一男一女坐在那兒，卿卿我我，這邊一位走過去說：「看樣子，二位是在談戀愛，要是你們不反對的話，我也想參加一份」。
甲：這像話嗎？
乙：所以嘛，談戀愛必須是男女兩人，多一個就不成。
甲：第二個特點呢？
乙：凡是談戀愛的，都喜歡往黑的地方去談，那兒黑往那兒走，神鬼不怕。而且，從不大喊大叫。
甲：那倒不見得？
乙：不見得？您什麼時候見過在馬路上談戀愛的？在香港銅鑼灣怡和街口，女的站在匯豐銀行門口，男的站在恒生銀行這邊，中間隔條大馬路：「喂，張小姐，妳愛我不愛啊？」「我——我愛——嘭！」
甲：怎麼啦？
乙：讓汽車把鼻子撞歪了。
甲：這種談法，當然要給汽車撞上囉。那第三個特點呢？
乙：有些人談戀愛特別怪，他盡愛對方的缺點，很少愛對方優點的。
甲：沒聽說過。
乙：不信，我表演給您看。您聽着：「嘿……王小姐呀，我們認識這麼久了，妳到底愛我那幾方面？」（作女仔狀）：「嘻嘻，我呀！第一、我愛你工作吊兒郎當，經常給老板炒魷魚。第二、我愛你上工的時候像一條蟲，放工的時候像一條龍。第三、我愛你夠靚仔，頭髮鬍子特別長，挺像深山大野人，難得呀，今年夏天你還沒有冲過一次涼。」
甲：那有這麼愛法的？夏天不冲涼，身上那股汗臭味多難聞呀？
乙：這叫新潮派嘛，只有聞到那股汗味才夠刺激。
甲：廢話！
乙：還有，您聽着：「王小姐呀，妳剛才說的，太誇獎了。妳還愛我一些什麼呢？」（作女仔狀）：「嗯……我還愛你，勇敢堅强，搶劫珠寶金行你常打衝鋒；吸白粉、吃紅丸你從不後人；我還愛你經常車大炮，

乙：（作女仔狀）「我愛你學問好，斗大的字認得一籮，看見英文你就說頭痛。我愛你勤於學習，廢寢忘食，特別狗馬經的時候，用功。我愛你是敗家仔，去澳門賭沙賭石，常常輸到褲穿窿。」
甲：廢話！女方這樣愛他，不是黐綫才怪！
乙：不，這叫做情人眼中出西施。她要這樣愛，你管得着嗎？
甲：有男人這樣愛女人的嗎？
乙：有啊，你聽着（作女仔狀）：「嘻嘻……亞輝哥，你愛我那幾方

家裏一個親戚的小同鄉。六七年左仔暴動的時候，你說紅旗將要插遍香港，你要搬進『港督府』去辦公，難得呀，我們認識這麼久了，你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老實話。」
甲：還有呢？

一入侯

小朱不但飲茶簽單，買東西也簽單。小如一支牙膏，一條手帕，都是到四大公司或連卡佛等一流百貨公司去買，買好了，送到家裏收款。

小朱的家在黃公館。黃公館是黃百萬父親蓋的祖居，在淺水灣海邊，房子面積大，花園面積更大。前面一個圓形大噴水池，周圍擺滿適時花卉。車房內放了各式各樣汽車不下二十部。在地皮如此昂貴的香港，黃公館堪稱豪門！

這樣大一個家庭，照例必有一位管家照料一切。黃公館的管家麥太太，是個四十五歲的寡婦，在黃公館任職二十二年；在她之前，由她母親擔任這工作，大小事務，全由她處理。

小朱住在這瑰麗的房子裏，不知羨煞多少老朋友。他們理想中，小朱過的日子，神仙不啻。不是嗎？百貨公司把他買的大批東西送到黃公館，管家麥太太照單收下，照單付鈔。小朱可說要什麼有什麼，麥太太絕不會打回頭；點過有那一件東西，就照付款，不會留難。小朱的千元收入，有時買一次東西已超過這數目。

過着這樣寫意的生活，誰不羨慕？唯一使同事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他們不拿現錢去花。譬如：上夜總會、逛歌廳，他沒法簽單，黃公館並未在這些地方開戶頭，不肯接受他賒帳。

小朱這情形漸漸引起同事們的奇怪，一次大家合力把他灌得幾分酒意，他才洩露出一些秘密。

黃百萬自己新建了一幢房子，偶然才回到祖居一趟。淺水灣祖居住着他兩個兒子兩家人；一個弟弟兩個妹妹，還有他姪兒的一羣孩子，主人共有二十幾位；男女用人、花匠、司機共有十多人，主僕算起來四十多。這樣一個大家庭，家務全由麥太太料理，她雖是受僱性質，在黃公館中，卻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人有什麼特殊開銷，必須先告訴她。

除用人每月一次發給薪水外，主人的零用錢也有規定。

面呢？」（作跪下狀）：「啊，王小姐！我愛妳遍身狐騷臭，聞起來特別香；我愛妳的迷你裙特別短，遮了大腿，遮不到屁股；我愛妳滿嘴黃牙，口沫橫飛，善於吵架；我愛妳搽胭脂抹粉，好吃懶做，虛榮心特別大，晚上站在街邊常常與人眉來眼去。」

甲：夠了。男人這麼愛法，那不成王八蛋了？

乙：唉！他可以長期吃拖鞋飯嘛，管它烏龜王八蛋。

甲：第四個特點呢？

乙：香港人談戀愛與大陸同胞談戀愛有很大的不同。

甲：那些不同？

乙：香港人是眞正講究自由戀愛，只要雙方情投意合，就可以大談特談。

甲：大陸同胞呢？

乙：貧下中農不准同地主通婚。

甲：爲什麼？

乙：這叫做階級觀點。因爲毛澤東提倡「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甲：劃分得這麼嚴格？

乙：是啊，革命幹部生出來的兒女，叫做革命後代。

甲：貧下中農生出來的兒女呢？

乙：叫做貧下中農子弟。

甲：地主生出來的兒女呢？

乙：叫做地主仔。是被專政的對象，永世不能翻身。

甲：所以貧下中農不准同地主通婚？

乙：對呀，因爲貧下中農同地主通婚生出來的兒女，毛澤東沒法給他們評階級成份。

甲：要是通了婚呢？

乙：是團員的退團，是黨員的退黨，是機關幹部的開除。而且，大陸姑娘找對象談戀愛的條件，早晚時價不同。

甲：啊！有這種事？

乙：「解放」初期，最吃香的是農民和軍人，因此，大陸農村那時流行：「嫁農民，有田分。好食懶做嫁大軍（即：解放軍）」。城市的姑娘，眼界又高一些，她們的條件是：「兩員加一長——團員、黨員、大首長。」

甲：往後呢？

乙：往後，一年一個小運動，三年一個大運動，當幹部的容易犯錯誤，農民愈來愈窮，因此，大姑娘談戀愛的條件也就變了。

甲：怎麼變法？

乙：變成經濟掛帥，走拜金主義路綫，有些大姑娘看對方每月的工資收入多少來談戀愛。

甲：水漲船高？

乙：對了，那時候大陸流行一種「戀愛謠」：「三、四十元唔使想；五、六十元睇人樣；七、八十元有商量；一百塊錢搽住搶」。

甲：現在呢？

乙：又變了。

甲：嗯，這就叫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乙：資產階級思想。經過文化革命，工人和幹部的工資普遍下降，而且大批人馬下放農村做開荒牛，所以，現在大陸姑娘的變愛口號是：「第一嫁華僑；第二嫁漁民。」

甲：爲什麼要嫁華僑與漁民呢？

乙：「嫁得華僑有吃住，嫁了漁民好偷渡」。

甲：大陸姑娘眞有遠見。

乙：對，她們看見毛澤東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啦。

海似

【下】

可是據黃公館的規矩，不讓他有積錢的機會。這規矩誰定下可不知道；但小朱受到這限制，一切只有簽單的份兒。

麥太太每人每天發給十元零用錢，第二天再領時，昨天的十元要報銷。比方，坐了三塊錢的士，買了八角錢畫報，買了兩塊錢蓮花杯，一共花了五塊八角，剩下四元二角，繳還麥太太；那五元八角，則要填報銷單。坐的士，由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要寫明；買什麼畫報，第幾期，也得列出；兩杯蓮花杯，誰吃了，須說淸楚。

這一來，每天小朱口袋裏，最高額只有十元，要上夜總會、逛歌廳，當然沒可能，難怪小朱不敢在公司裏請客喝咖啡；小店子的咖啡雖便宜，但公司裏人多，隨便可能超過十塊錢，那就叫他當堂出醜！同事們覺得奇怪，爲什麼每天只限十元，可不許把錢積起來用，是什麼道理？

老奸巨滑的光頭劉，坐在一角，儘管陰惻惻地笑，同事們問他：「老劉，你明白是什麼理由嗎？」

「當然明白。口袋裏只有十塊錢，怎樣起飛脚？」

「他在大餐廳、百貨公司都可以簽單，等於要花多少有多少。」

「難道他可以簽單買隻鑽戒送給女朋友？」

「當然不可以。」

「難道他可以帶女朋友上夜總會跳舞？」

「當然不可以。」

「難道他可以在外邊跟女人鬼混，金屋藏嬌？」

「當然不可以。」

「甚至偶然上上招待所也不可以。」光頭劉笑道：「黃四小姐這控制方法的確厲害，也虧她想得這麼週密。如此一來，小朱雖可過着極度豐裕的物質生活，可休想越雷池半步！」

「我認爲黃四小姐並不聰明，實在愚蠢！」同事關小姐說。

「怎見得她愚蠢？」

「要是小朱存心造反，這樣管制不了的。比方，他帶劉小姐去文華吃牛扒，簽了單，報稱和劉先生同去，怎查得出？又比方，他要送一隻手表給女友，可先買一隻男裝表，貨送到黃公館，然後拿去換同値的女裝表，黃四小姐怎知道？」

「他能想出這樣週密的管制方法，怎會不顧到這些漏洞？難道小朱還逃得過她的手掌？」

同事間議論紛紜。當初大家羨慕小朱娶得富妻；現在獲悉內幕，又爲小朱大嘆不値。大家認爲小朱之娶黃小姐，也跟他們那樣，估計錯誤。要是早知道婚後情形如此，怎會嫁給她？

他們猜想小朱和黃四姐這段婚姻將來怎樣結果？有人認爲小朱不可能忍受一輩子，一定會飛出來；也有人認爲小朱反叛性不强，每天十元的生活會永遠繼續下去；也有人認爲日久小朱還是會在外邊作怪，可能跟不用花錢的女人鬼混。到目前，小朱還是乖乖的。關小姐見了他，難免唔嘆一句：「一入侯門深似海！」

劉人傑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十二）

分路攻擊榮成與文登的經過

胡蓀之

當我軍連續光復烟台、威海衛兩大著名海岸都市的捷報傳到青島、濟南、南京及上海等地之後，各方都紛紛來電祝慶；特別是對於威海衛的光復，人們更感到與奮，因此，致令五十四軍的士氣再度達到另一新的高峯！

本來經過三天時間的不斷搜索，威海衛市區和附近十英里內的市郊，都已一一加以掃清；而大批俘虜及所鹵獲的戰利品，亦均交由青島駛來的運輸艦。這對五十四軍的任務來說，已告一段落而可以進攻另一目標了。但威海衛不僅是魯東半島東北部著名的港口，也是海軍的重要基地；在戰畧上關係於整個半島的安危，誠非淺鮮！是故，闕軍長一再與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通電話，請他迅速開來海軍陸戰隊接防，佔領威海衛市區。同時，桂永清於興奮之餘，也希望趁此機會親臨視巡威海衛的形勢。

桂永清一行巡視威海衛

闕軍長聽到桂總司令要來威海衛視察，認為是一大喜訊。蓋五十四軍在最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已順利地先後掃蕩了渤海沿岸的好幾個大都市，關於這些重要的港口將如何設防的問題，只要桂總司令前來視察，便可迎刃而解；甚至對於即將進攻的榮成、文登各海岸城市，也可能大有裨益。因此，他便決定部隊暫時駐在威海衛，等到桂永清蒞臨，當面會談後，再作下一步的行動。

第三天的上午十時左右，桂永清偕同范漢傑等一行，乘着一艘旗艦並兩艘護航艦，駛抵威海衛港口；闕軍長以下，及各團長以上，均到碼頭歡迎這位海軍總司令。在那種勝利的氣氛下，桂永清總司令對五十四軍的戰鬭力之強，及其士氣之旺盛，不獨大大地稱讚一番；並代表中央加以慰勞。他在威海衛盤桓一個下午，對於附近各砲台、瞭望台及碼頭的設施，都分別巡視一遍；認為威海衛的形勢易守難攻，使用少數的陸戰隊，加上幾艘砲艦，便可安如磐石。於是電令青島海軍，立即開來威海衛接防。不過就戰畧而言，如果單獨防守威海衛，而不防守烟台，那是不合邏輯的。因為這兩大海港同樣重要，而且一衣帶水，相距僅數十海里，痛癢相關，不可顧此失彼。

換句話說，威海衛和烟台，都是山東省轄市，亦為渤海沿岸的兩扇重要的大門；共軍一向依賴這兩大港口作輸出和輸入，而我軍希望能固守這兩個地區的主要目的，一則可以封鎖共軍的接濟和輸出；二則可以作我海軍的基地。假如單獨守住威海衛，那末等於只是堵住前門，而共軍則可利用後門出入。結果決定兩處同時防守，只要多派一兩艘砲艦，便可兼顧無虞。這樣一來，五十四軍千辛萬苦所得到的勝利果實，仍能確保，還算是有了代價。

我軍下一步的進攻目標當然是榮成與文登。一般判斷：從烟台、牟平、威海衛撤退的共軍，很可能逃至文登及榮成各地了。其實，榮成、文登與威海衛，恰像一個等邊三角形；亦即是說這三個地區距離相等，自威海衛至榮成及文登兩地，大約都在八十華里左右。而狡猾的共軍，怎會等待我軍去攻擊？況且我軍留在威海衛已達一星期之久，難道共軍還不乘此時間竄到另一個於它有利的地區嗎？不過，我軍的任務是掃蕩，既然克復了威海衛，而其附近的海岸城市亦必照例去「光顧」一趟，才有所交代；何況我軍進攻海陽時，文登是必經之道呢。因此，決定五團兵力分頭掃蕩榮成、文登。

榮成形勢像南非好望角

這兩個地區都是有大山繚繞的城市，也是魯省最東部的縣治。其形勢有如南非洲的好望角，南美洲的阿根廷，突出於海中，成為渤海與黃海交滙的界碑；尤其是東端的成山頭，更像十字路口的警察，伸出一條長臂在指揮交通車輛似的。山頭雖不甚高，但其長形如劍，伸入海中約十華里而另成一個細小的半島。三面臨海，為船隻航線的衛途。因此，山的頂端上設有一座巨型的燈塔，在十餘海里外便可望見；凡往來於南北的船舶，都要以這座燈塔為標準。甲午之役，日本侵畧我國的軍隊，便是由榮成灣登陸，進而侵佔我威海衛的。所以，榮成灣亦為我國恥紀念地之一。

榮成的更南面，尚有桑溝灣，則為寧津半島、莫邪島及石島口的突出部份所形成。此灣固無現代化的良好碼頭，卻也能夠停泊小型的船艦。總之，山東東南部的港灣，多屬峭壁水深的良港（除海陽例外）。

惟其如此，共軍為防我海陸的夾擊，無怪乎它們在黃、渤二海沿岸各城市都不敢置重兵以守。榮成、文登兩地自然也不例外，當第八師長驅直入榮成的城市時，未遭遇任何抵抗。但這裏的居民卻與烟台、威海衛各地居民的表情大不相同，他們見到國軍，既不反抗也不歡迎，像木偶似的。富有經驗的搜索人員，鑒於這種氣氛，認為老百姓必有苦衷，判斷榮成地區很可能仍潛伏着大批共幹，化裝民眾，以監視居民對國軍的態度，致令百姓不敢有所表示。因而加緊搜索，並派政工人員進行調查，詢問共軍逃走的時間和方向，均未得要領。

進攻文登時與共軍遭遇戰

至於三十六師所進擊的文登，是一座古城，遠在北齊時便已設為縣治，轄威海衛、榮成兩大漁港；至清代置榮成縣後，文登的轄區才縮小的。其位置適在榮成及威海衛之間的三角點上，但有大山橫亘而與威海衛相隔絕；因此，兩

地的交通頗爲困難。據三十六師的戰報表示：當該師從威海衛南進文登，經某山谷時曾一度與敵遭遇，交火約四十五分鐘，敵不支而節節後撤。師以兩團分開爲左右翼，擬進行包圍，山砲連四門山砲則置於中央陣地，並加大其彈道距離，作追踪式的猛烈射擊！而敵人之所以能夠迅速脫逃，查悉其人數不過五百；且其裝備簡單，埋伏於山谷，企圖擾亂我軍的行動和阻延我軍的進展而已。結果這股企圖伏擊三十六師的共軍，雖未受到包圍而加以殲滅，但在山谷附近地區的遺屍，卻達二十餘具。

由於勞山脈分佈在膠東半島上，東延至牟平東南、文登之西起崑嵛山，盡於成山頭，爲半島東端的骨幹。文登正居於崑嵛山和成山頭之間，山勢異常險峻；同時，文登的形勢也比榮成爲險要。其主要的憑藉，有若干山嶺作背景，共軍利用這些複雜的山區森林，進可以取，退可以守；萬一不守亦可逃入崑嵛山，進而向西流竄。因之，當三十六師越過山谷進抵文登附近地區時，共軍則挾持大部份的文登居民，紛紛進入山區，實行堅壁焦野的戰畧。換句話說，共軍決不在文登城市與我軍作戰，而圖誘我軍入於山區，以遂行其詭計。

可是精明的李志鵬，卻不再入它的圈套。實際上，以兩團兵力而冒險衝入大山清剿，難免陷於孤立，勢必等待與八師會合後再作決定。所以，該師仍照作戰命令以文登城爲目標，繼續搜索前進。不料部隊佔領城區各據點，而大隊直入城市時，又遭到共軍預置的地雷陣；城內居民多數關門閉戶，所餘的空屋則滿佈炸彈，致有十餘名士兵受傷！好在飽經戰火的三十六師，對於敵人這種卑鄙的陰險手段，顯然司空見慣，不足驚奇。李師長一面向在榮成的闕軍長報告作戰經過，及文登的情況；一面則下令兩團掃蕩附近地區——包括靖海鎭、靖海灣等地，而與第八師的搜索地區相銜接。

敵人聞風逃遁斬獲不大

靖海灣港口，實際上比榮成、威海衛及烟台各地港口更爲良好；其港灣向南且濶，僅次於膠州灣和萊州灣，可惜未經建設，亦未闢爲商埠，故文登仍屬一座冷落的山城。街道狹窄破舊，商店矮小，只經營一些小買賣；居民多半以務農、打漁爲生，商人則多去靑島、烟台各地販賣土產及糧食等。所以，共黨在文登除了儲存少數的糧草外，未有建築任何堅强的防禦工事。

三十六師進攻文登一役，也像第八師掃蕩榮成一樣毫無斬獲。所不同的是：三十六師在山谷中曾經與敵發生一次小規模的遭遇戰，並擊斃敵軍二十餘人，受傷的可能更多，惟被敵人全部帶走無遺；第八師在榮成則未遭遇抵抗。由於時間的關係，原來竊據這兩個城市的敵軍，顯然已聞風逃遁；亦即是說敵人的主力依然未被我軍殲滅。然則它們究竟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引起紛紛揣測，有的說八路軍是詭計多端的，它可能乘機溜回棲霞、萊陽地區；有的則說共軍不會逃得太遠，說不定它們就在崑嵛山、茅山一帶山區潛伏；見仁見智，各不相同。當闕軍長偕周師長、王參謀長一行抵達文登時，因水電已遭破壞，當晚遂着蠟燭舉行秘密會議，商討怎樣才能逼使共軍與我軍決戰的問題？

寄給金門

鍾鍾

金門的初夏，杜鵑花紅遍了太武山，百合花正在抽芽，木麻黃正在盛放。如果眞有戀愛的季節，初夏的金門好像新娘。每到傍晚，打了宣傳彈之後，編了自己一些草原的舊夢，每位戰士又在吶喊着疊羅漢。而我呢？又想着高粱的醇香，酒是醉人，人情是濃郁，令人怎得不回想？

歲月雖是無情，但冲不掉我心裏的懷想，曾經經過戰爭磨鍊的人，對自己的同胞，更是有着無限的依戀，無限的愴傷。當我離開金門的時候，我徜徉於淚眼矇矓裏。而今，隔絕着我們的是台灣海遼濶與蔚藍。我再聽不到太武山疊羅漢那種吶喊的笑聲，再聽不到加農砲的狂吼。有着很多的盛事流傳在我的心裏，當雨後初晴，踏上柳垂路面的柏油路，在柳樹成蔭的樹下，擷取一些雨珠兒，留作我晚上的話題，深沉的聲音有着咽嗚，雨珠兒變成我的眼淚。並不是想念什麼？而是我們失去草原和不能捕獲的戰爭。當長官們告訴我的，肩上的責任很重，很重……除了這些，又能用什麼方法安慰自己的失落！爲了失落，我不只一次地去喝酒、牛飲濃茶、迷戀武俠、或是找個女人發洩原始的衝動。可是，後來在心靈的深處，又烙印了一道不能原諒自己的痕跡。

晴朗的夏日，「毋忘在莒」的銘句，太陽把它染成紅色，扣着每個人的心絃，迴照着古寧頭那石碑上的「枕戈待旦」。葱翠的樹木如茵的高麗草，誰想到這裏會是戰場。熙攘的人羣，擠滿了金門城，縣政府座落城之西，一幅巨大的國旗迎風飄揚，刻劃着苦難的一羣，不滿這種狹窄的天地。太武山山麓的南端，有一塊空曠的野地，就是「國軍陣亡將士忠魂塔」。那是紀念「八二三」砲戰和古寧頭大捷爲國捐軀的無名英雄們。這些英雄們，沒有誰比他們更懂得戰爭的意義；這神聖的意義不是文告、宣傳品和任何語言所能宣述的，任何宣述都難表達完全。有一塊石碑鍥刻着：「精忠昭日月，浩氣壯山河」。那些長眠在地下的忠靈，該是當得起這樣的讚語的。他們是祖國孕育的生靈，在成長期中，就背負眾多鮮爲人知的痛苦；這種痛苦，並不是無病的呻吟，而是一股力量！

在戰地成長的金門中學，那些孩子們隨着戰爭存在而成長，老師們在每節課裏，都會傳述着我們的黃河、長江；東北的大豆、高粱；還有華南的堅强；華中的雄壯；華西的巍峨。這些……都令他們神往。所以每當高中畢業後、他們選擇了軍校的路徑，並不是爲什麼，只是太想念故國的山河。滔滔的海浪，捲起千堆的銀白，金門啊！何日再回到你的懷抱？過往的前塵，增長了我生命的熱望，只是……像你一樣要忍受長期的期盼和等待。

太平洋惡風雲

白萍譯

十四：在火堆的掩護下他在洞穴中一點不躭心

伍特估計這就是那老農所說的草原沿澤地帶；伍特把吉普車停下來，熄滅了引擎。看看身旁的泰兵，仍在睡得很熟，張大了嘴巴，鼾聲不絕；伍特微笑，從袋中摸出幾張泰國紙幣來，塞在他的手中，低聲對他說再見。

跳下車，伍特越過草原，向西而去。

走到三四點鐘左右，伍特已走到了草原的邊沿；這一片草原，到處是蛇，各式各種大大小小的蟲。除了伍特走過的步履聲和撥開的長草沙沙之聲以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一片寂靜。

走過了草原，便是森林，但只是疏落的樹木，山腳開始，才濃密起來，一直到高高的遠處山巔，漫山是一片濃密得簡直無法穿過的樹林。

但伍特並不是要越山而去，他看到疏落的樹木之間，赫然的出現一條鐵軌，他沿着鐵軌轉而向南走去，沒有多遠，看到鐵軌旁邊矗立一個貯水的大木塔，旁邊堆滿了木柴，伍特知道泰國的火車仍是十九世紀型的——至少行走這落後地區的半島的火車，仍是用木柴燒火，發出蒸氣來推動行駛的，火車一定要在這兒停下來，添水添柴。

伍特從樹上摘下一個椰子來，在鐵軌上敲破，把椰汁喝下去，精神一振，坐在柴堆旁邊，拿出老農婦給他的一籃食物來，慢慢的吃着，有鹿肉、香蕉、麥包等。

默默中計算一下，從天亮以來，乘車和步行，他已走了九十哩路。

很滿意地，他睡熟了。

在冷風砭骨之下，他醒來了，這兒的天氣，白天炎熱，晚上卻十分涼快，有時，甚至近於寒冷。

抬頭看看，滿天星斗，一輪明月，高懸着，已是午夜了。

伍特跑到鐵軌旁，俯耳在鐵軌上細細聆聽，遠處隱隱的傳來鐵輪和鐵軌的摩擦聲音，他立即退回暗處躲起來。過了幾分鐘，火車頭的射燈出現了，漸來漸近，到了水塔前，嘶然一聲，停下來，這火車頭，至少有四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從燒煤改裝爲燒柴，用抽水機把大木塔中貯的水抽入火車頭的焗爐中，幾名火車工人跳下來，急忙的搬柴上車去。

伍特緩緩的站起來，走過去，只見好幾節車廂都載滿了貨物，他找到一節只裝得半滿的載錫鑛的車卡，跳上去。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鐘聲緩緩的響着，車輛開始活動，列車驟然向前一衝，然後，緩緩的前進了。

這輛了半滿礦石的車卡，使伍特感到十分的不舒服，他不能坐下去，站也站得不安穩，但他又不願下車，因爲車外夜風太大，冷得很，留在車廂中總算和暖一點。

這列火車，速度已經不高了，還經常的停下來，卸下幾箱貨物在路旁空曠處，每次行駛的時間總不會超過半小時，有時，更毫無理由就停下來，老爺火車頭喘着氣，然後，又自動的前進了。有一次，火車停下來，機師、伙伕和工人在路旁燒起火堆來，團聚在旁邊吃宵夜。

凌晨四時，火車又停下來，添水和柴木。伍特無法估計究竟走了多遠的距離，因爲，火車停停行行的次數太多了，連時間也計算不來。但伍特記得，他曾經讀過一項歷史性的記載，美國的燒柴火車每隔六十哩就要停下來，添加燃料。他相信目前的火車也大致相同，假如他又走了六十旺的距離的話。他大約距離沙旺港只有二十哩，離開海岸大約三十哩。假如再坐火車一小時或一小時十五分鐘的話，他便會到了沙旺港以西。

伍特並不擔心自己沒有隨身携帶鬧鐘，火車所駛過的森林，有蟬。太陽東出，光線照射到森林的話，蟬便會鳴叫起來，隨着晨早的到來，光線漸告强烈，蟬叫會突然的停下來，整個森林便會一片死寂的。下午，蟬叫又開始，一直到將近黃昏時，叫到最厲害，漸近天黑，又告減低。然後，又全部停止，直到明天早晨爲止。對於熟悉森林的人來說，蟬叫等於是時鐘。

凌晨五時後不久，天色開始放亮，熱帶的太陽迅速的爬上來，再過十五到二十分鐘，蟬噪開始了。他轉身到車廂的邊緣上，抓緊了把手垂低雙腳下去，到了只距離地面數吋時便鬆開手，乘着火車前衝之力的牽引，向前奔走幾步，把身體平衡恢復穩定，看着火車繼續向前駛去，拖着一股白烟。

伍特繼續沿路軌向前走，找尋通往海岸的小徑，他心中估計，雖然樹林是這樣的深密，但一定會有小徑穿過的。因爲，這一帶雖然荒涼，但並不是完全沒有人居住的。既有人居住，就會有穿越森林的小徑，但，這種小徑往往不是沒有森林經驗的人所能夠發覺的；伍特接受過森林求生的訓練，雖然經驗並不豐富，但總算有着最基本的認識。從跌落在地上的一條被踏斷的樹枝，找到了這隱隱約約的小徑的進口處，再從被踐踏過的草叢，壓入土中的小石等，繼續的找到這條小徑的去向。

跟着，他就進入滿目青葱的樹林中，伍特所

找到的小徑已變得很顯明了，可以容足在樹木之間，劃出了一條羊腸小徑來。樹木高得驚人，樹幹之間迫在一起，密集地生長着，頂上枝葉繁密，簡直分不開那株樹的，伍特只偶然間在頂上空隙中看到一線太陽光透進來，其中，有高達一百二十五呎而沒有橫枝的大樹。

大部份的樹木之間，枝葉交縱，還有粗如巨索的長蔴，地上也塡滿了斷枝殘幹，野花雜草。

在日晒雨淋之下，結果，樹林中便佈滿了一股發霉的氣味，有時，中人欲嘔，伍特極力的忍受着。但同時，還得留心腳下，要避免踏上寬達兩呎的行進中的蟻羣，更要提防毒蛇。在泰國森林中，毒蛇四佈，達十三種之多。

至於黑豹，在馬來西亞到泰國這一帶森林中，是最可怕的猛獸，但在日間是不會出動的。他所擔心的是偶然聽到的吠叫聲，那是馬來亞野犬，這種野犬，聯羣結隊，膽子大得很，對任何猛獸都會加以攻擊的。

頭頂上，五色繽紛的鸚鵡，不斷的鳴叫着，飛行的蜥蜴，在短距離的躍飛中，像是小型的滑翔機；更有「長臂猿」，則簡直是天生的「空中飛人」，它們的一雙長臂和一雙長腿，在森林中，來往如飛，行動閃電似的快捷，飛行中的燕子往往也會被它們一手抓住。

從蟬鳴急促中，他知道已經接近中午了，這時候，他剛剛走出了森林，到了一條小溪的邊沿，更看到溪邊一條小村，大約十二間竹舍。在巨竹支撐之下，離地矗立，他默然地站立了一會兒，感覺到村民們在注視着他，他看不到他們，但他的第六感發覺到，他們躲藏着，在窺伺他。

伍特攤開雙手，表示沒有武器，緩步向竹舍走過去。

在他走近時，一羣村人出現了，一名老村長走過來，他的頭髮大半刮光了，只留下一絲灰色的頭髮。

伍特知道，泰國鄉村中，尤其是荒僻落後的山區中，仍是部落統治時代，他們自給自足，甚至連泰國紙幣也不通用的，他們的村長是世襲的。村長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伍特便送上香烟和銀元給這老村長作禮物。

經過好一番轉折，盡量使用手勢和意會，伍特詢問老村長怎樣到沙旺去的路徑。

大抵，老村長以至村中各人都不會走出過附近的範圍，他們很友善的和伍特圍坐在一起，和伍特共進午餐——鹿肉、椰汁、榴連；然後，詳細的研究伍特應取的途徑，總說不出一個明確的道理來。伍特意會到要繼續向東而去，但在中途，他會遭遇到障碍——究竟是什麼障碍，伍特可無法弄得清楚了。他只知道，遇上了障碍物，就不要向南走，相反要向北而去，然後……怎樣呢？可弄不清楚了。

伍特繼續登程，又鑽入森林中，向東繼續前行。蟬聲逐漸的減低下來，整個樹林中，一片寂靜，似乎都已經午睡了。但伍特卻不能休息下來，仍要繼續前進。時間太緊迫了，他不能再延遲下去；但他又不能盲目的加速前進，因為，迎面撞過去的橫枝長籐，可能劃破了臉頰，滲進毒液，也可能刺盲了眼睛，更且，若稍不小心，便會給盤作一團的毒蛇的突襲。

過了中午不久，伍特走到一道陡直的峭壁面前，是了，就是村長所說的障碍物了。使伍特感到奇怪的是：怎麼會在森林中間突然的矗立起一道峭壁來呢？

伍特端詳了一回，發覺這道陡直的峭壁，高可尋丈，上面長滿了青苔，滑不留手，更不要說是腳了，簡直是不可攀登的。

而這峭壁向兩邊伸展，簡直看不到盡頭。

伍特依照村長的吩咐，沿着峭壁，向北而去，在峭壁腳下，堆積着大大小小的石塊，十分崎嶇，難走得很，但總比穿越密集到簡直無法穿過的樹叢容易一點。一直到下午五時，峭壁還未走完，而在叢林中，夜幕來得比外邊早，因為，西下的夕陽，光線無法透過密集的樹木。

伍特注意到蟬聲，知道已近傍晚了。他必須在暮色尚未四合之前找到宿處，他沿着峭壁走的時候，已經發現到壁上有許多小洞穴，那是蝙蝠的棲身之所，然後，找到一個較大的洞口，離地數呎高，他在洞口點燃起一個火堆來，用芭蕉樹葉把烟燄撥進洞內去，一羣蝙蝠飛出來，四散去了，伍特點燃了一支火把，進洞四照。這是一個深達六呎的山洞，洞口寬約四呎，逐漸縮小，到了洞底，只有半呎不到，這是一個石洞，雖然洞底和四壁都沾滿了堅硬如水泥的鳥糞，但幸而並沒有毒蛇，伍特在地上舖上一層大葉子，外出找尋食物。

他找到榴連、荔枝和椰子等果實，另外還找到一大堆枯乾樹枝，帶回洞內，吃下果子當晚餐，枯枝鋪在洞口。

蟬聲完全寂靜了，白天的野獸紛紛找尋躲藏之地，以免被夜間出動的猛獸所噬吃。峭壁外間，無千無萬的蝙蝠在飛行着，間中還看到巨型的飛鼠竄過。巨型的飛蛾，粗大如人臂的，在火堆上飛翔着，跳舞着，與火神作死亡之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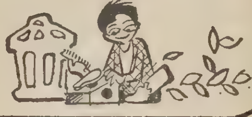
森林之夜使火堆閃耀的火光閃出紫色，在火光之外，吃人的猛獸徘徊着，它們的眼睛反映出紅色、黃色和綠色的使人駭怕的景象來；還聽到了山豹、野狗、土狼等各式各樣驚心動魄的咆哮和嘯叫聲音。更聽到一次巨大的響聲，雷鳴似的，他不知道是猛虎、野象或是大熊，總之，一定是威鎭樹林的猛獸，不然的話，不會有這樣的聲勢，至少，不敢這樣來現身的。

但在火堆的掩護下，人類最古老的武器——火——使他在洞穴中一點也不擔心，感到很安全。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從下流



不久，護士長因事往澳門去了，守門的老伯告訴我，院裏新來了一個見習護士，是護士長的親戚。我當時因爲得到張河來的電話，說廠裏接到了一項買賣要我回去斟盤，正忙於辦理明天出院手續，沒有閒情和他聊天。

這時天已暗了，電燈代替了太陽，醫院的夜來得特別快，晚霞已給樹梢披上了薄紗，春寒夜襲，是一個容易感冒的天氣。走廊上靜悄悄的，除了値夜的工作人員還在活動之外，一切生物都休息或者努力想把自己催眠了。我倒在床上，因心中有事，很久無法入睡，腦海裏又陸續浮起許多問題，像渣滓一樣，一浮起就不再沉澱。過去曾聽人說過，失眠的時候最好是看書，尤其是寫得狗屁不通的文章小說，它有魔力會使失眠的人莫名其妙地昏睡過去。但這種治療方式只能適合一般讀書人，在我則行不通，我識得幾個大字呢，充其量只會看看連環圖，但在這個環境，我好意思捧起一本兒童讀物來看嗎？這無異在別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點。何況醫院並不是圖書館，經常有圖書雜誌供閱。——想到這裏，不禁又自悲起來：一個人因爲少識幾個字，連應付失眠都想不出一個雅緻的辦法，只能粗鹵地屈着手指兒來暗算數目，更莫說是想發個斯文夢了。

我蒙起頭來躲在被窩裏如法泡製，滿以爲這樣就可以漸漸自我催眠了，但心裏的鬼卻精靈得很，不接受愚昧安排，反而囂張搗蛋起來簡直在翻騰打滾，也許是做生意人的老習慣吧，一提到數目字就心眼開，腦筋動。我當時就是這樣的被困擾着。

房裏有人在收拾東西了，這是醫院的規矩，每晚到這時候就有輪値的護士來收拾一番。忽聽的「卜」的一聲，似是一個熱水瓶的塞子被冒起，打落在茶盤裏，乒乒乓乓響了一陣，跟着是打翻東西的聲音，一個女人哎喲的呼叫起來。我立即掀開被蓋探頭看個究竟，見熱水瓶打翻了，地上正熱騰騰的冒出白汽，一個護士正背向我，搓着雙手，雪雪呼痛。我頓然起了憐香惜玉之心，走過去把熱水瓶拾起，正想進行向她慰問，抬頭一看，不禁愕然，原來她是玲玲。玲玲也一見是我，忽然驚慌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轉身就奪門跑出去，我一時心急，被滑了一交，爬起來趕出去的時候，見她已拐了個彎了。我仍是邊跑邊叫的追上去，卻驚動了其他的値夜人員，兩名女工從斜刺裏閃出來，把我攔住，不讓我跑；接着再跑過來五六個工人，在我面前堵出一條人牆，憑我怎樣用力也闖不過去，反而雙手被他們抓住了，像鐵鈎勾住了木塊一樣，額上頻頻冒出熱汗。其中有人說我可能突發高燒，狂性亂跑，値夜醫生也聞聲趕到了，摸摸我的臉，問是什麼回事。天哪！叫我怎樣回答呢，說出眞情來不鬧笑話才怪！只有乾瞪着眼對住他們。醫生見我這副獃呆樣子，也認定我是狂昏神志不清了，馬上叫把我挾回房裏去，按倒在床上，七手八脚的不由分說硬給我注射了兩支鎭靜劑，試問在欲辯不得，欲拒無能的情勢之下，我有什麼辦法呢？惟有像啞子吃黃蓮，有苦難伸，把牙關咬緊，莫名其妙的讓屁股受此無妄之刑。想天下間多少寃枉事情，有那一樁比得上這樁的使人啼笑皆非！

第二天一早，我懷着懊喪的心情出院了。忙了幾天，把私事辦好，生意一斟妥，便又急忙忙的再上醫院找護士長去，目的不外想再見到玲玲，起碼亦會得到她一點消息，我知道玲玲是護士長的什麼親戚，自然清楚玲玲的一切，如果能通過這個關係，要和玲玲重修舊好也比較容易。

這時天色還未十分明朗，離上班的時間還早，我知道醫院是不會關門的，何況心又急，早就準備耐心的去等候時間。一進辦公廳，已見護士長在那裏檢查文件了。我禮貌地叫句「早晨」！她回頭一見是我，便笑着說：

「怎麼啦？恁早就來了，沒有要緊事吧？——咦，怎麼在醫院長得胖胖的，一出去就消瘦許多了！」

「不見得罷！也許你看花眼了。」我也不客氣的坐下來和她談起來。「護士長眞負責，這麼早就跑來找事做。」

「這算不了什麼負責不負責，工作是不能受時間限制的，要去支配時間對不對？」她一邊說，一邊放下工作，把視線從眼底透視出來，在我身上打量了好一會，說：「我會花眼？眼花也不會在剛洗過面的時候。說句老實話，你的確瘦了很多了，可能工作太過操勞，或者睡眠不足，自己不覺得。人，一切都可以騙瞞自己，卻騙瞞不過旁人，你的情形，我一眼就能看出。」

既然她是旁觀者清，我也不再分辯了。順手點起香烟來，吐出一串串的烟圈兒，自我欣賞。護士長也看了看手錶，停下工作，踱出廳來，詭秘的向我看了一眼，笑着問：

「你不是來取特效藥吧？」

「也許——」我看得出她是故意開我玩笑的，便滿不在乎的回答。「但你未必猜得對。」

「保證你這次要求失望。」

「我不相信做醫生的竟有這般狠心腸。」

「那也得看人而施。」

「難道我不是仁慈的對象？」

「你有點例外！給得你時反而會增加我們的麻煩。」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是我們的一位見習護士小姐給你嚇跑了！——據說你出院前一晚，也許特效藥吃得太多了，起了劇烈反應，因此，她當晚就辭職不幹！」

我聽了這句話，不由得心裏一怔。連忙問：「你說的是誰？」

「一位護士小姐，我介紹來的，她是——」

「她是玲——另有緣故辭職吧？」我差點露出

了破綻，急把話題掉轉。「眞該死！這樣說來，豈不成是我害了她？」

這時，護士長若有所思，感慨起來，背着雙手，對着窗口自言自語：「這孩子也太倔强了！」

「嗯！她是過於認眞些。」我也無可奈何地漫應着。

「連這樣的小事都看不開——。」

「所以發生誤會。」

「不過——，也難怪她！環境惡劣，個性容易固執。」

「嗯！」

「說起來也眞可憐，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單女孩子——」

「更沒有什麽親戚朋友——」

「你怎麽知道得這麽清楚？」護士長突然轉問我說。

這一問，我暗裏吃了一驚，好一會才能回答：「當然啦！在這個社會上，一個人沒了父母，自然是貧賤親人疏了。像我過去一樣——」

「這就是所謂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啦！我就憂的是她今後的生活問題，究竟她目前跑到什麽地方去？」

「呀——」我禁不住衝口溜出了這口氣。隨後又强作鎭靜下來。問：「她和你不是有點親戚關係嗎？」

「你怎麽會知道？」

「是看門的那個老伯伯告訴我的。」

「看來，你到底還算是一個有心人！」護士長才又釋然的說下去了。「我和她談不上什麽親戚，不過相識也有了十年八年，過去她曾在我家做過女傭，間間歇歇的做了幾次。人是很好的，勤儉謙虛。可惜她長得有幾分姿色，不時招惹麻煩。至前兩星期她又找到了我，說她孤獨無依，生活彷徨，要我給她工作，所以我便介紹她到這裏來。誰知又這樣輕易離開了。來不及給我一個通知——」說到這裏，她表露出很難過。

到上流

馬森亮



「我卻替她高興，難得你肯認她做親戚！」我這句話並不是敷衍，確是由衷之言。

「那也沒有辦法的呀，對她這樣一個落拓女子，應該給她一點精神上的溫暖，我不同情她，維護她，還有誰肯幫助她呢？她已認我做乾媽了。——唉，是女孩子的意志是脆弱的。」

「在香港這個地方，像她這樣一個女子，不見得沒有人維護她吧！」

「我相信有，並且會有很多？」護士長馬上接着說：「不過，不會是幸福！」

「未必吧？」

「樣樣事情都可能出現奇蹟，但在這個社會想在一個孤立無援的女孩子身上發見奇蹟是很難的。在這裏，正所謂色狼載道，陷阱叢叢，莫說一個無知少女，就是在歡場上滾紅滾綠的舞小姐，也很不容易擺脫色情販子的控制。」她的情緒開始激動了，呷了口茶之後繼續告訴我，說：「你不知道玲玲這女孩子的身世多可憐，遭遇多不幸呀！據說她過去是有過一個愛人，從小相識，可以說是青梅竹馬，情感非常要好，後來因爲大家的環境變遷了就各奔東西。她爲了他，聽盡多少閒言冷語，受盡多少痛苦折磨；尋找了多少個寒冬和炎夏，相思了多少個黑夜與黎明。她痴心的等，耐心地守，盼望着有重會愛人的一日。果然，那一天終於來到了，他們眞的重逢了，還是不久前的事，可惜竟在一個莫名其妙的環境，無可如何的時候，他居然把她當作應召女郎，想在骯髒的公寓汚辱她。——」

我不敢再聽下去了，這些話分明說的是我，句句話像利箭一樣插入我的胸膛，我的腦袋發昏了，全身滲出冷汗，一句話也不敢說，出低下頭來，胡亂的搓着手心。

「——多可憐的少女，無條件把一顆純潔的心貢獻一個男子，人家卻把它看作洋囡囡一樣來玩弄！」她這樣越說下去，我的心越亂，週身不自在，如坐氈逼上。

她停了一會又繼續說，且逼近問我：「你說，像這樣的一個男子漢，竟這般無耻下流，簡直是禽獸不如，不如禽獸！像這樣無情無義的臭男子，滿眼都是——」她同時伸手向我一指，像標槍一樣，使我吃了一驚，耳鼓嗡的一聲，頹然攤在椅子上。

我驚魂稍定，才慢慢鎭靜過來，開始吐口悶氣，自言自語說：「是我害了她，給她誤會了——」

「什麽？是你！」她瞪大眼盯視着我。

「不，我說的是我把她嚇跑了，使她再度徘徊飢餓邊緣！」

「哦——，」她才抽口涼氣。「原來是這樣。不過事情已成過去了。」

「我想補救一下。」我乘機扯下去。「這是良心的譴責！」

「錯已錯了，此事補救不來，這女孩子的個性是頂倔强的！」

「總可以給我一個贖罪的懺悔機會吧？」

「你可以永遠負着十字架去爲她祈禱啦！」

「這樣也許在良心上輕鬆一些，卻是無補於實際。」

「要怎樣才算實際？」

「我想去見見她，當面向她賠罪，或者給她經濟援助。」

「經濟援助？我說你呀，你們有錢人家，動輒拿錢去籠絡人，照我看，她不會希罕！」

「我可以給她工作幹啦。」

「這才是實際辦法！——但是你憑什麽去見她呢？」

「那就要看你給我一個什麽辦法了。」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四十三）

三郎

眞共諜不出頭，利用份子遭殃

因爲共軍渡江前夕，國民政府決定放棄南京，固守上海，對於共產黨在上海的各種活動，施行大力鎭壓，肅淸內部，以固作戰。因此下令戒嚴，每晚十二時後，便不准市民作任何活動，對於「小教聯」的半公開集會也取締了。

政府當局的特務機關，對於在志城小學中這一伙「小教聯」份子的活動，雖然也知道只有極少數共黨分子的存在，大多數是學時髦，想投機，或發洩私人情緒，好出風頭的人，跟着大夥兒叫叫鬧鬧而已。像姚宜瑛同住一個房間的朱麗蓮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小姐，那時只不過十八九歲，平日打扮得花枝招展。據姚宜瑛對她的瞭解，她對共產黨的理論書不看，因好活動，愛出風頭，對共產黨的那一套，連一知半解都談不到，但在「小教聯」開大會時，她總是大聲疾呼，表現得非常「前進」，每星期還把幾個「姊妹會」的分子，找到房子裏來開座談會，由國家大事，到小學行政；由兒童心理，到戀愛方法，夸夸其談，永無結論。談累了便「畫鬼腳」，每一個人湊點錢吃一頓散場。

姚宜瑛置身其間，很是躭心。她知道像她們這種幼稚的搞法，必然會有國民黨的特務人員在學校中偵查密報，遲早難免不出事情。因此，每當朱麗蓮在房子裏召開座談會時，她總是藉故不參加，或以準備功課、編歌譜爲理由，靜坐一邊不聞不問；或與榮斌約會，不進房來。像她這樣的眞共特，卻被朱麗蓮這種假共黨譏笑成不關心國事的「落後分子」。由此也可看出任何團體機關學校，眞正的共黨特務，他們是退藏於密，潛伏着不會做出面活動的；而時時夸夸其談，滿口「前進」語言，搞開會、搞罷課、搞示威的那班人，都是被眞共特利用的外圍分子。以前在大陸的情形是如此，現在在海外的情形也是如此。

姚宜瑛雖然看出了環境的危險，又避免與朱麗蓮這種危險人物混在一起，但是，她所擔心的事情，終於在一個晚上發生了！

那是十一月四日的深夜，姚宜瑛照例不參加她們的座談會，但爲融洽同事之間的感情，等到她們座談會結束，又「畫鬼腳」宵夜時，她也出錢參加一份。大家正在吃着談笑着，政府的特務人員與治安機關派出的人員，進入到志城小學的教員宿舍搜查有共諜嫌疑的活動分子，在朱麗蓮與姚宜瑛的房子裏，見到她們六個小姐在吃東西，又在朱麗蓮的箱櫃抽屜中，搜出一些共產黨油印的宣傳品與左傾書刊，及一些談「革命」的書信。於是，將她們六個人一起帶走。

她們雖然提出抗議，可是政府派出的行動人員卻說：「你們的活動紀錄多得很，日夜開的大小會議總不下百次了，我們是有根據才下手的。看你們今晚上的情形，在此戒嚴時期，仍然開會，還這麼大的膽？好啦，有什麼話跟我們到拘留所去說！」

於是，將她們六人關進了蓬萊路拘留所。

一同被捕，愛莫能助

她們被囚禁起來後，經過審訊盤查，這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姐，倒也天眞得可愛，像朱麗蓮等五個人自己的身份活動，是想否認是不可能的，她們除了承認自己是「小教聯」的一份子，並非正式共產黨員之外，對於參加開會，研讀共黨宣傳文件等，均只有一一承認。但對一同被捕的姚萍（這是姚宜瑛進入志城小學教書用的化名），卻一致說情。她們一方面向姚宜瑛表示歉意，連累她也要坐監；另方面在受審時，均向審訊官說：「別人的生活與思想活動情形，我不敢說。但是這一次你們將姚萍也捉了來，實在冤枉，她是一個無辜的書獃子，從不參加我們開會討論，只知迷頭迷腦搞她的歌曲樂譜。這一次也不過是參加我們『畫鬼腳』宵夜而已，她連『小教聯』也沒有參加，你們不應該把她也捉了來。」

這種說法，朱麗蓮等五個「小教聯」份子是大同小異的，就是志城小學其他教員，也聯名證明「姚萍是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安份守己的好人」。可是，有誰知道，這個「不活動的好人」，才是一個眞正的女共諜；而其他五個「活動份子」，卻是連共黨共特的邊也沒沾上的糊塗蟲！

政府爲了要肅淸上海內部的共諜份子，壓制共黨同路人的活動，在保衞大上海之戰的序幕未揭開之前，對於「肅奸」工作雷厲風行，一點也不放鬆。在「寧枉勿縱」的原則下，姚宜瑛的眞實身份雖然沒有識破，女共特的秘密也未揭穿，但她在各方有力證明之下，只不過少受盤審，仍然關在拘留所不能出來。

姚宜瑛被捕之後，最憂慮的是榮斌，不過，他有把握她不會招供，縱是粉身碎骨也不會洩漏他的秘密。一因這次事件不是以姚宜瑛爲主要對象，只是受牽連而已；二因他與她的愛情關係，他斷定她就是嚴刑拷打，也不會說出與他的秘密關係。但是，他又不敢冒險去探視她，或從旁營救她。這一對正在熱戀中的男女，突然遭遇到這樣一下無情棒，把他們兩個有情人，一個打入了監獄。榮斌又見危不能救，知困不能解，想念不能晤，這一時期的焦慮苦悶是不言可喩的。

那時，榮斌除了請托他的堂姊經常到監獄去送衣物食品給姚宜瑛之外，便是更積極的爲共產黨賣命工作，更狠辣的拆國民黨的汚爛，希望上海趕快

「解放」，使姚宜瑛能早日出來。

共軍渡江了，南京撤退了，上海的爭奪戰開始了！那時，他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上海「解放」是決無問題的，姚宜瑛的恢復自由也只是指顧間事。姚宜瑛入獄後，楊光池派白燕與榮斌聯絡，他們都是這樣自信的。

等到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共軍正式佔領了上海市，榮斌的第一件事，便是邀白燕一同到蓬萊路拘留所去迎接姚宜瑛出獄。那種欣歡鼓舞之情自然不在話下。可是，朱麗蓮等五個「前進小姐」，卻由天眞變成了呆頭呆腦的白痴！

母女相見，有苦難言

上海「解放」之後，帶來給姚宜瑛的喜悅與希望是短暫的；帶來給她的痛苦與絕望則是無窮無盡的。她一方面喜悅着從此可以重見到媽媽與妹妹，希望着能由組織批准她與榮斌正式結婚，但她卻又憂愁着不知見到楊帆這個魔頭之後，會對她作出何種處置？

等到她得知楊帆已經來到上海，即請求晉見。楊帆一見到她的面便說：「宜瑛！這一次你在上海的工作情形有功有過，所幸大過沒有發生，只是犯了若干小錯。功過相抵，還算不錯。不過，人倒長得越發標緻了，身體卻清瘦了一點。你媽媽與妹妹都很好，你可以放心。」

她問：「媽媽與妹妹來了上海嗎？」

「來了，她倆一直沒有離開我，你見到她們時，都會有喜訊告訴你的。」

「我馬上去看媽。不過，我因爲在妓院中那一段非人生活的煎熬，又加上長期的囚禁生活，健康損傷太大，需要療養一個時期。請你今日准我去見媽媽與妹妹，並發公事給我，即日進警察醫院去療養，等我出了院再解決其他的問題吧？」

「好的。你入醫院之後，要醫生再替你驗血，看看梅毒菌徹底肅清了沒有？要將它徹底乾淨的肅清，我也很懷念你，等你出院後，我再與你……」

楊帆發出色情的獰笑說：「還有，你見到她們後，不可把在上海做舞女妓女的情形說出來，否則要受懲罰的！」她只好答應。拿到入院的介紹信，便與楊帆的警衛員一同去到滬西辣斐德路，一座花園洋樓中見媽媽與妹妹。

當她們母女姐妹久別重逢第一眼，彼此當場發窒，整個人呆了！因爲她所見到的是兩個挺着大肚皮的中年孕婦與青年孕婦；而她出現在母親與妹妹的眼簾中的，也是容顏清瘦，可見別後情況不佳。

但是，雖說有警衛員在場，雖說感觸辛酸，卻不能不在這久別重逢中說話。她們不能說出內心要說的訴苦話，也不能抱頭痛哭一番，只能在欲哭無淚中，用强顏歡笑來訴說別後一點表面話。她怕言多有失，給警衛員聽了出問題，只好匆匆告別說：「好啦，現在解放了，天亮了，我們不會再分離了。我身上有點毛病，楊部長寫了信給我去醫院檢查身體，住院療養，我現在就去醫院，說不完的話與要說的話，都留待以後再說吧。」她母親與妹妹見她這樣來去匆匆，又說要住醫院，也知她是有難言之隱，難以暢所欲言，只好等待以後可以互訴衷曲的機會。這幾年她們三母女雖然被共特頭子楊帆摧殘得痛苦不堪，一個個面目全非，這次重逢，都有恍如隔世之感，幸而尚能留得青山在，只要人還存在着，存在便是力量，至於今後的問題，也只有慢慢來設法解決；但想起已經死去的父親，便不禁辛酸悲痛。當時忍着一泡酸淚離開這個「家」。

解放不解禁，仍然不自由

但當她走近大門，卻見到幾個穿着時裝，打扮摩登的少婦少女，也從樓上下來。她問母親：「這是什麼人？怎麼跟你們住在一棟房子裏？」

她母親怕警衛員聽到，用日本話對她說：「她們跟我們一樣，是那個魔頭在上海新接收下來的所謂反動派的太太小姐，昨晚上有一個反抗得太厲害，被扣上手銬押走了，現在不知要把她們帶到什麼地方，你不要理會她們。」

她放慢腳步，讓那幾個女人先走，她才懷着滿腔愁緒步出大門，帶着楊帆的手諭，趕到提籃橋警察醫院，辦好住院手續，當天便躺在醫院裏，但一夜失眠不能入夢。想起一家人這幾年之間的遭遇，父親死了，母女三人被姦辱，自己做舞女、妓女、黑市夫人、公眾情婦。與自己眞正相愛的人有了愛情結晶品，卻不能結合，要將胎兒打掉；媽媽與妹妹的肚子裏，同懷着楊帆的孽種，卻腹大便便的要生下來，這到底是什麼世界？這究竟是人的世界，也還是獸的世界？再想起上海市四處飄揚的紅旗與「解放」大字，對照一下本身的遭遇，這「解放」兩字實在滑稽矛盾。「解放」的是什麼？連她這樣爲「解放」而戰鬪，而蒙受重大犧牲的地下英雄，不但她的母親與妹妹不能從軟禁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就是她自己至今也還被困在牢籠裏，沒有楊帆的手諭，寸步難行。除了這班魔王們是眞正的「解放」了之外，究竟有多少人能獲得「解放」？從今日見到楊帆的言態；媽媽、妹妹的處境；以及從樓上下來的這多個摩登的女俘虜，楊帆這個色魔，是不是會從此放過她，不再纏着她呢？自己與榮斌的愛情，是不是能隨「解放」而「解禁」呢？這些，都是使她不得不想，而又難以獲得答案的。

上海「解放」了，榮斌這個「地下英雄」也可以出頭露面活動，但他與姚宜瑛之間，在形式上反而比以前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的相會相親而疏遠了一些。因爲現在姚宜瑛躺在醫院裏閒着，榮斌卻在外面忙着。斌榮那時除了專門對付「軍統」系的情報與肅特工作之外，還要幫助總務處接收敵產。每天忙得團團轉。但他雖然忙，每隔一天總要抽出時間來跑去醫院探看她一次；每次在醫院中相會之後，甜蜜蜜中也總是帶着一點辛酸。因爲榮斌至今尚不知她的悲慘身世，與目前的處境艱難；而榮斌卻一次又一次的向她提出要求，要與她共同簽請組織批准結婚問題。

她一聽到他要結婚，總是拉着他的手，吻着他的手，忍不住內心辛酸，眼眶紅潤說：「慢慢來吧，再過一些時日，等我的身體養好了再說。」

榮斌則說：「先報請批准，等你出院便結婚有什麼不好呢？批准了，我就安心了。」

「你還怕我飛掉嗎？我總歸是你的。」

「爲什麼不可以先向組織簽請呢？」

她被逼不過，只好冒險將自己的秘密說出來。

萬人意見

左仔滲入大專公社活動

油印刊物「大路」一派左仔口吻

筆者是在本年暑假期間曾參加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前往蒲台的築路建橋的勞働服務。過去並未曾參加過，是第一次。這種勞働服務，我們的心原是純潔無邪的，是幫助鄉村修橋補路，一方面是藉這樣有意義的助人，來强健身體，抒暢身心。但是，最近卻接到以「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宣傳組」名義油印的「大路」第四十期，是「大路編委會」所編印。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二日」印的。封面的內頁，更以「窩打老道二十三號大專公社轉」爲通訊地址。

查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不過是暑期學生臨時的服務，並未聞有什麼合法的組織。學生出版刊物本來亦是很平常的求知活動，原不足爲異。所驚異的是這本「大路」裏面的中心思想和一部份文章內容，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其中有一篇是「人權的挑戰」。是陳淸偉所作。主要是「支持珠海事件」；又罵：「香港教育，是典型的奴化教育」。同時，蓄意鼓動風潮，激烈抗議，舊事重提。

有一篇是小巴在元朗違例抄牌騷動事件，作者是八〇，極力袒護小巴的合法，是被迫害而反抗的行動，更强調：㈠小巴收費公道，㈡節省時間，㈢小巴司機很可愛。

筆者於重九偕文友赴沙田旅行，因是日重陽節到郊外的人特別多，下午五時許，遊客多言旋之際，火車、巴士都排長龍，我們心急欲返九龍，便想搭小巴。豈知小巴每人索價是二元半或三元。而足十四人包車亦索三十五元。這樣的收費比平時收費多四五倍，難道這樣的收費是「收費公道」嗎？

我們在憤怒之餘，對司機說：「爲何比平時貴？」而小巴司機板起面孔說：「搭就搭，不希罕你搭！」難道司機這種對搭客的態度是可愛嗎？

年來交通失事，皆因爲小巴「風馳電掣」，傷了許多搭客，所以人人對小巴都視如老虎，非在萬不得已時都不會喜歡搭小巴，難道小巴視搭客的生命如草芥，那就是「交通迅速」嗎？

顯然盾茅作者是和左仔蛇鼠一窩，作用可見。

又有什麼作者取名「紅華兒」，這明明是左仔的變相名字。我們更可證明「大路」這本油印刊物是共特的地下活動刊物。

其次，要算是盾茅所寫的「服務隊理想實踐」一篇了。現在我擇要抄錄給讀者看看。

原文：「……擔任了蒲台執委工作之後，對服務隊有了更深的認識。……服務隊的兩大特點是服務意識與民族意識濃厚，隊員在共同理想和目標下，貧富的界限……都容易剷除……」「隊以服務及民族兩種精神爲根基，着重崇高理想之餘，不能忽略人性存在，不能忽視社會環境……」「……我們要有各種心理建設，所以隊亦應做聯誼工作，辦些座談、讀書會……」。文末，繪的是一把鐮刀和禾穗在一起的圖案標誌。

最後是「編輯的話」：

在這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珠海同學以靜坐示威及書面抗議答復校方無理開除一批同學的行徑，我們對他們的勇氣表示欣賞及支持。

小型巴士工友一連串的罷駛及所引起的騷動充分顯示他們對當局所行措施的不滿，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原則下，他們的行動是可以理解及值得同情的！

以上是有關本文寫作動機及佐證的摘錄。

筆者站在大專同學爲社會服務，付出體力、精神、時間、甚至帶伙食去幫助鄉村交通道路的勞働，這一股青年人的熱誠是值得社會人士敬佩的。可是，服務就服務，勞働就勞働，所謂「善不欲人知方爲眞善」。如果其中有一部分子想利用服務隊而作有計劃的變質的組織，對純潔的大專同學，企圖在不知不覺中灌輸赤色毒素，那末，就是出賣熱心爲社會服務的同學，想大專同學是不會饒恕和容許的。

關於珠海事件，係有不良分子滲入；元朗小巴騷動事件亦有赤色分子煽風點火，爲眾所週知的事實。而服

三句半

鄭秀堂

邇來「核爆」「僞慶」，左派政棍活動頻繁，以期慶祝。不少青少年受其欺騙，供其利用，年少無知，可悲可慨！

父兄搵錢不憂窮，
唱歌開會鬧嗡嗡，
「愛國」叫完呼「萬歲」；
童蒙！

試成核爆好歡欣，
黷武窮兵逞野心，
核子重時輕褲子，
關人！

且看大陸亂爭端，
祗是魔頭奪利權，
「紅荳小兵」遭禍刼，
「該奪」！

農業年年大豐收，
人民生活豈憂愁？
「加麥」源源增訂購，
何由？

槍桿子裏出政權，
換舊招牌花樣鮮，
蟻民弱氣難殘喘，
睇天！

何堪面腫儘充肥，
民不聊生曠世知，
義民宣誓必劏殺，
「肥豬」！

務隊以服務爲目的，爲什麼要特出刋物爲文支持？

況且，服務就是服務，爲什麼要將「民族意識」、「剷除貧富」、「奴化教育」等等共產黨慣用的口號連在一起？更還要「鐮刀、禾穗」作爲標誌？

從短短的幾點事實，便可知大專學生服務隊裏是有赤色特務小爬蟲滲入去，正在利用合法的學生活動來進行卑鄙的赤化工作。而大專公社爲「大路」的通訊地址，也可知大專公社亦已有赤特滲入，也無疑義。

共產黨分子最擅長的便是「利用舊型式」來做他們工作上的掩護，像什麼「文工工作」、什麼「讀書會」之類的引誘，便是進行共黨活動的勾當。這種「文工隊」、「讀書會」，現在正在柬埔寨的學生羣中成立，也正是中共駐金邊的共特所主持的（筆者會到過柬埔寨，故知之甚詳）。

港共自暴動失敗後，知道如果公開式宣傳，喊口號，已爲香港的青年所難接受，所以，自失敗後，就改變活動方法，以個別分散潛入各合法學生團體，從事煽動，專挑起青年對現實不滿的情緒，從而了解、掌握、陰謀吸收組織。這是共產黨特務慣用的一套手法，不可不知。

再者，本人在參加蒲台服務勞働時，便見有許多「積極分子」在宿營地的四週，貼滿了像「大字報」般形式的標語，這也足以證明大專同學社會服務隊已有赤特滲入活動的又一佐證，相信當時參加的同學記憶猶新！

希望大專同學，提高警惕！更希望愛自由的同學團結在一起，洞燭其奸，揭穿赤特的陰謀，粉碎它的企圖。將它們驅逐，以免有沾我們大專同學的令譽！

香港土共不足畏 大陸毛𡿨是禍根

顯微鏡

民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萬先生，你好。

香港的土共不足畏，大陸的毛孫毛𡿨才是患蠹。

先談香港的土共罷，他們借題發揮搞事搞端是可以的，如果要達到控制香港，絕無可能，除非大陸肯以武力支持。

大陸肯用武力奪回香港嗎？香港對大陸來說，是人身上的食道，如果把身體的食道割掉，豈非就是瓜得？

而且香港的土共百分之一百是爲生活而呃飯食，尤其是那班造謠報的土共，掩着良心大吹大擂，祖國如何好，祖國如何威，他們都心知肚明，在大陸人民過着非人生活，假如要他們返祖國服務，恐怕他們會談虎色變。所以說香港土共不足畏，在此順便送夥定心丸給那些恐共病者，像前年五月風暴，可說技止此矣。

何以說，患蠹在毛孫毛𡿨呢？我不是發悲觀的論調，國府遷台二十年了，從速反攻尙有可爲，如再過二十年，難矣。因爲再過二十年，痛恨毛匪的人民非死卽老，毛酋發動的文化革命，是毀滅文化，焚書坑儒，代之匪毛語錄。說什麼爹親娘親不及毛匪親，數億毛𡿨，他們根本是天眞小孩，腦子裏灌滿毛思想，認賊作父，不知國家歷史文化；更不知世界自由與文明，好像祗知人類是應該吃那麼少，穿那麼少，祗要毛棒向他們一揮，你們快去死哩，他就爭先恐後去打人海戰術。

胡有上

拿起筆桿總攻毛共
大陸逃港熱血青年 願作我們的接班人

萬先生：

小弟自「萬人雜誌」八十七期起是萬先生的忠誠讀者。

何以從那期起呢？當小弟踏上東方之珠——香港，就從老萬及諸位的文章裏，看到聽到自己的心聲。特別是在一百期清算毛澤東罪行的特大號裏，又聽到中華民族的呼聲。

所以，小弟在這裏向老萬要求，多登些這類充滿火藥味的文章，多登些揭開毛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什麼情形的文章，讓那些只看到核子，看不見人們沒褲子的應聲蟲，在我們面前發抖吧！

目前小弟雖然每天工作十三小時，但也願抽一兩小時時間，拿起這禿鈍筆桿，化作鋒利的匕首，向毛共宣戰。小弟是初生小犢，自知是半桶水，可是國恨家仇，永遠不會忘記。望老萬和老張給予指教，使我們年青一代，能接老前輩的班，讓「萬人雜誌」爲復興中華作出更大貢獻。

小弟向大陸來港青年呼籲，朋友們！別忘那苦難的歲月，勇敢地起來，拿起筆桿，向毛共宣戰！我堅信埋葬毛共政權者，將是我輩青年！

小弟何日進上

香港人才被迫外流

外國垃圾成香港專家 朦查查攬到笑話成籮

人們常說：「香港的人才外流。」我卻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覺得：香港不獨有外流不盡的人才，而且尚有一個人才「內流」的不竭的資源。不過，同時，香港也是個埋葬人才的「萬人塚」。人才之所以外流，大多數是被逼而忍痛離開香港的。

普通人認爲：「大學是人才的製造工場。」我們姑且把「人才」的範圍縮小，姑且從只有大學生或大學畢業生才是「人才」的狹窄觀念上而討論：請看看每年由香港各專上學院畢業出來的「人才」有多少？只是大多數都得不到政府的承認而已。政府寧願以高薪挽留受承認的極少數「人才」，寧願以高到離譜的厚酬及諸多優待條件而從別處請來「專家」，他們的「塵氣」攪到上下、內外交怨；靠他們辦事，結果卻往往弄至一場糊塗，不可收拾。（例證詳後）

台灣僑生是「內流」人才

台灣可算得上是人才「內流」回香港的最大來源。每年在台畢業的香港僑生，爲數不少。這些台灣「加工」的香港「產品」，毫不受港府重視。這豈不是要逼他們「外流」嗎？人們常感嘆的說：「香港青年到外地留學，總是一去不回！」其實不是他們不肯回，而是被港府所築的「柏林圍牆」嚴拒於門外。除了爲求深造而不得不放洋外，若說想找尋職業，台灣的香港僑生，最理想的目的地便是「回歸」到香港來。

以醫科畢業生而言，他們只要到了美國或加拿大，總不愁不能行醫。但在回香港能「掛牌」嗎？造夢！相熟的朋友中，在台灣學完醫科的不少，他們在放洋之前，大多先返港一行。他們告訴我：放洋不是他們的願望，試想，到了外國去，語言、習慣完全不同，而且又舉目無親，日子眞不知怎樣過？回港一行的目的，只不過是看看有沒有機會而已。雖然這機會萬中無一，不過希望有奇蹟出現罷了。這是我們所認識的放洋的朋友的心聲。

香港醫生缺乏爲何不「開源」？

香港醫生缺乏，爲什麼不「開源」、不承認由台灣「回歸」的僑生的資歷呢？難道美國人、加拿大人都特別「命賤」，可以給台灣訓練出來的醫生醫病，而香港人卻特別「矜貴」、身體又特別結構，以致非英聯邦訓練出來的醫生不能奏效乎？

有親人自台灣學「氣象」而「回」，向香港「天文台」申請一職，回信卻說：「並無適合女性擔任的職務。」我的想法是：問題主要不在性別，假若她高鼻子、藍眼睛，早已給她冠以一個「專家」之名而取錄，說不定還會賣「行」報紙說：「本港天文台某職位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女性擔任」也說不定。

似此情形，「人才」被逼而「外流」是天公地道，亦是無可奈何。反之，「人才」而竟仍戀戀於香港，徒然自我躤躂而已。

外國「貨尾」在港成「專家」

年前，在朋友間的集會上，有人提出聽說某電視台在星加坡請來英國的專家的消息，服務於該電視台的老友立刻「洒手擰頭」地說：

「『把鬼』。這一個所謂專家，在星洲搞到一鍋泡，以致日日要由香港空運節目去救急。如今，本電視公司當局卻獨具『慧眼』，從星洲把他禮聘來港，好在公司的根基好，否則，唔日日向星洲請求空運節目來救命者幾稀矣。」無論從前在大陸的俄國「專家」，抑或在香港的「祖家專家」，總是「天下專家一樣」差，濫竽充數，馬虎塞責的爲數不少。

幾年前，爲了交通問題，港府聘來一批專家調查，經他們調查的結果，竟說：「任何繁盛地區，任何時間，市民在車站最多等幾分鐘便可以有車搭。」事實如何，看當時嘩然的輿論，對於專家們報告的結果，俱不表贊同。

「祖家專家」一例

政府某機構請來「祖家專家」，此一專家最講究「工時」，在其策劃之下，派專人分別到各分局考察每日工作時間，譬如甲分局有四個職員，除了每人每日有一小時午膳外，每人每日應工作七小時，四人每日共工作廿八小時，這一個考察專員全日逗留局中，紀錄下某人到洗手間用了幾多分鐘，「打牙較」用了幾多分鐘，停筆思索用了幾多分鐘，每日作一結算，結果發覺甲分局每日實際工作少於廿一小時，於是名正言順把其中一人調回總部。甲分局如是，乙分局亦如是，總部於是乎多了不少人，原本因人手短缺而要招聘職員的總部，竟然給專家輕易「搞掂」。正當最高當局深慶「得人」之際，流弊便產生了：

原來每一個地頭、每一日都有一段時間最旺，亦有一段時間最淡，甲分局平日四個職員在最旺的時間，每一個市民最多只須輪候幾分鐘而已，但由於少了一個職員，雖然全日由頭到尾，一分鐘也沒有浪費，但最旺的時間卻要累得市民排隊達二、三十分鐘。小市民抱怨不已，口雖不敢直言，但怨聲載道報紙。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地「猛人」多，時常有些「猛人」等得不耐煩，排眾而出，找主管人「理論」，主管人唔係哪咤，冇三頭六臂，自己亦唔得閒，又唔敢得罪「猛人」，於是乎搞到好似倒瀉籮蟹，週身唔得掂。差不多每一個曾經有職員「榮調」的分局都有相似的現象。尤有進者，「猛人」與分局主管人「理論」之後，往往不得要領，或者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或「滿意」的服務，於是把矛頭對正最高當局擲去，以致有關部門每日收到如雪片飛來之投訴函件。「祖家專家」對此，不獨沒有閉門思過，反而加給各職員以「不合作」之罪名。

由前述各例，可見專家往往誤人，可嘆一句「專家爲禍大矣哉」；但香港政府偏要乞靈於「專家」，實無異於「飲鴆止渴」。

（宇文夏）

青少年不盡是盲目盲心
小撮人意見難代表全體

萬先生：

閱先生本月十一及十三日在星晚的大作，關於一份本港學生刊物，發表有關雙十國慶的文章，指出其中錯誤之處，我與先生皆有同感。如在該刊第一版「偉大的節日」中，有數句是寫得非常明顯的，如：「其他當權者，多是明的或暗的要當皇帝」；和「透過所謂『民主』方式，建自己萬世基業」。文中的「所謂『民主』」當不難令人明白所指是那個政權。正如先生說：「打着青天白日旗反台」的。

這且不談，該刊物最令人注目的，要算是「少年一代的看法」。此等「看法」，先生經已有所介紹了，我也不想多說。我也是少年的一代，極不想有人認爲劉、陳、何、余、雷，劉六位的「看法」，是代表了我們這一代青、少年的意見。正如先生說：這只是一部份或一小撮而已。

我不明白爲什麼該刊訪問六位青年都以學生爲對象，既是「少年一代的看法」，應以各階層的青、少年來討論才對。例如我們這一羣投身工業界的青年，難道對國慶沒有感受嗎？文化水準低，不配談論嗎？俗語說：「仗義每多屠狗輩」，我想我們要比那幾位「代表」有熱血得多。

一工業青年上

萬人雜誌到處買不到
配售限額應加以調整

萬先生：

昨日我想買本「萬人雜誌」第一〇二期，在德輔道西及皇后大街，整條街的報攤逐個看過都無，甚覺出奇。詢問報攤的人，據說限定每攤僅許領二三本，多則雜誌經售人不肯，此誠所謂開食店不歡迎大食家。

因爲年來「萬人雜誌」立場正確，登出反共文字及揭發本港社會上的黑幕，使本港反共人士眞夠過癮，以致讀者倍增，每報攤原定代售額，有加以調整必要。至第一〇二期「萬人意見」頁有登出靜茲君所舉發的新界小巴士之左派司機設下陷阱一文，尚未使警察當局注意，最好另尋其他門徑，使警察當局醒目，以免給予港共藉口。

讀者海員劉盈惠上

（編者按：許多讀者都有同樣投訴，我們已與發行者研商改善。）

小妹妹要糾正表哥思想

萬人傑先生：

我表哥也是同那位「讀者」一樣的思想，說大陸怎樣的强，說共產黨才是爲中國出一口氣，將二百多年來軟弱無能，一掃而去，重建一個有原子彈的中國。我表哥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怎樣壓榨人民，希望萬人傑先生寄一本書給表哥看，不要矇查查做人，我會轉給表哥看。

馬××上

由抄襲到「偷橋」

蕭繼讓

「萬人」讀者，爲了抄襲問題，展開論戰。其實，這問題實不值得費那麼多筆墨唇舌去爭辯。

寫文章的人，有時大腦閉塞，想不出新鮮東西，手癢癢就會東抄西抄，並非因爲他沒有能力寫出東西，而是腹儉，肚內無料。

又有時，看到一篇好文章，捧讀再回，覺得段段值得擊節，字字值得喝采，就會情不自禁的抄在格中，作爲自己的傑作。這可能是人們的弱點，新出作家如此大作家也莫不如此。

君不見，許多報刊，如果是「地盤公開」的，往往看到「揭發抄襲」的小啓；可見，寫文章的人，東抄西抄，已成爲通病，原不值得花那麼多篇幅去討論。

不過，抄襲有程度上的分別，低能的是搬字過紙，一字不易，照抄如儀。這種抄襲，屬最低等；較勝一籌的，將別人的文字畧爲調動更改，保存他原來的意義；最高明是只抄其意，不抄其文。

第一種抄襲家，因爲本身沒有寫作能力，要將原文改動一下，也不知該怎樣改。第二種是稍知文字的運用，可是沒有創作能力，只好在文字上做到與原來作品不同。第三種人是有寫作能力的，但思考力與想像力差，只好出於「偷橋」。

在報刊上「揭發抄襲」，通常是對付第一類的，一字不改，全盤照搬，未免太猖狂，非揭發不可！至於第二種人，要揭發也不易找出證據，文字不同，很難說他抄。第三種「偷橋」派，如有人揭發，他大可振振有詞，故事的「偶合」，無非因「英雄所見畧同」，誰能說是抄襲？

聽說有一位大導演，收藏中外影片的說明書不下數千種，分門別類，喜劇還喜劇，悲劇還悲劇，倫理片、偵探片、間諜片、武俠片，應有盡有，無一不備。老細心血來潮，要他拍一部文藝大悲劇，他往說明書裏翻半天，自然就找到一個合乎老細理想的故事，他的「迅速確實」，深得老板歡心，並不計較他的「橋」是從何處偷來，反正他們只爲了做生意，不是要拍一部不朽名片，我想出來的「橋」未必人人看過，如果有人看過而發現來源，那時鈔票已進口袋。

這位「偷橋」的導演，可以成爲大導演；「偷橋」的作家，當然也可成爲大作家。除了內行人，不會那麼容易發現故事來源。

創作之所以有價值，就因爲它以前未有過這發現，你的腦袋特別好，想出一個新鮮的主題、新鮮的故事、新鮮的書名和一些獨特的人物。抄襲就容易得多，這好像日本人的模仿性，人家發明了東西，他照辦製造，稍加改良，有時好過原來的。於是，人家創作，他去賺錢。

可惜寫書的人不可以登記發明專利權，如果有這個辦法，就連「偷橋」都是犯法的，誰敢以身試法？

從「星星月亮太陽」辨誣 談到「蔣芸盜作」事件

在「萬人雜誌」一〇五期中，看到孔不明先生「爲星星月亮太陽辨誣」的大文。孔先生這種見義勇爲的精神，很使人佩服，可是他這種作法，未免是「聽說書掉淚——替古人擔憂」，此公眞是文如其名，十足的「朦查查」地「孔」而「不明」也。

「星星月亮太陽」這部大作，小旋風雖非文藝青年，卻是文藝「壯」年，也是「當文」讀者之一，對主編的爲人，相信比孔先生知道得多一些。這位主編是非分明，也是恩怨分明；主持正義，也睚眥必報；而且還是「永遠有理」。

孔先生說在一本文藝刊物中，「看到他們用幾十頁篇幅，批判一個台灣女作家，認爲抄襲別人的作品是件可恥可鄙的事。」這樣說，未看過「當文」的萬人雜誌讀者可能弄得一頭霧水。老實告訴各位，那是指的「蔣芸盜作」事件——台灣女作家蔣芸小姐在「國際電影」四月號，寫了一篇「小黑，再見！」被人發覺那是抄襲奧國名作家褚威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沈櫻譯）。

於是在台灣文壇上掀起一場大風波；「當文」在「三週年紀念特大號」（三十七期）中，用了四十八頁的寶貴篇幅，除了轉載陳曉林、尹雪曼、許逖等人的評論文章外，還把蔣芸的「小黑，再見！」和褚威格的原著同時刊出。

接着三十九期的「當文」，發表了一篇義正辭嚴的「整肅文壇風氣」社論，它的後半篇是這樣的：

「爲了大量供應市場，製造這種貨式的作家，有時也會思潮枯竭，江郎才盡，於是盜作，抄襲之風應時而出。大致說，台灣着重於抄襲大陸過去的馮玉奇之流的舊作，或者將被禁的三十年代的作品改頭換面。香港是抄襲西洋的流行小說，或者偷天換日改寫譯成中文的名著；不過，香港的這類作者自承是爬格子動物，既然是爬，也就沒有被打倒的必要了。

最近，因爲發生了蔣芸盜作的風波，這個問題才引起文藝界的深切注意。憑心而論，如果以目前的文壇風氣來說，蔣芸的『盜作』行爲，畢竟還花費了不少改寫功夫，而且是電影腳本，電影腳本談不上什麼文藝價值，比起那些既盜其名，復貪其利的文藝大盜，還不算構成嚴重的罪行。而且，電影劇本的剽竊作風，早已司空見慣，據說香港有一張影片到東京參加影展，竟是抄襲日本，而日本是抄襲美國，電影劇本對抄襲或者是無關輕重，但文藝作品卻例爲禁律。

創作的可貴處在於獨出心裁，摹擬只是學習的一個手段，不能算是好作品。作家可能受到某些名家或名作的影響，但不是依樣葫蘆，這些概念清清楚楚，不可混淆，不必巧辯。如果是改寫，一定要詳細寫明出處，而且要遵守版權法規。

蔣芸風波過去了，我們希望這件事能提高文藝作家的警覺，文章千古事，在今日看來未免迂濶，但投機取巧，博取微名蠅利而喪失文格與人格，實爲智者不取，何況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千目所視，千夫所指，這種文壇上惡劣的風氣，絕不允許存在。」

看！主編是這麼義正辭嚴，怎能爲了「博取微名蠅利而喪失文格與人格」？

也許有人說：「那篇社論不一定是主編寫的呀！」

可是小旋風也要說：「他是主編，不同意的文章能用作社論嗎？」因此，我認爲主編決不會抄襲別人的作品。對於新晚報深苔的誣衊言論——說「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抗戰時的一本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還竟敢說出「但是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這樣「大不敬」的言論！主編一定會用鐵的事實粉碎這種惡意的中傷，他必依照處理「蔣芸盜作」事件同樣手法，把姚雪垠所著「春暖花開的時候」原文刊載，同時並將「星星月亮太陽」的內容，摘要與姚著作一對比，來洗刷被誣爲「抄襲」的可恥嫌疑。這一點，孔不明先生大可放心，主編必能做到。

小旋風

文人風度談

王婆

區區雖不是以寫作爲生的文人，但對「文人的風度」卻很感興趣。在四十期的「當文」中，曾經讀過一篇「從文人風度談起」的文章，我印象深刻，其中一段說：

「帶點學術性討論的筆戰，更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結論；輸了不肯認錯，敗了還要歪纏，往往淪爲王婆罵鷄，這文人風度眞不知從何談起。……前年有一位青年作家在美學成歸來，本刊立即發表文訊，以示敬重；不知如何得罪了他，卻得到一篇惡意攻擊的回報。去秋×周刊抨擊本人作品，第一篇置之不理；第二篇就發展到人身攻擊；眼看第三篇就要辱及列祖列宗了，只好不顧風度，循求法律途徑，所好律師信還沒有發出，道歉啓事就刊出了。這些意外，除了一再容忍外，卻使我們感到此路不通，甚至，維持風度可能被人視爲愚懦好欺。也使我們體驗到孔子殺少正卯的不得已的苦衷，大講忠恕之道的聖人尚且大開殺戒，咱們何德何能，當然感召不了五惡份子；即如這次與『文壇』筆戰，事前杯酒言歡，事後暗通款曲，也算聊表風度，但對方仍無警悔之意。迫得改絃更張，活學活用了『人要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眞言，予以迎頭還擊，看來果然發生一點效力，但卻損害了文人風度。」

不要以爲爬格子的文人好欺負，「人要犯我，我必犯人」，只要有人膽敢冒犯主編先生，那便成了「五惡份子」，他一定毫不客氣地，像孔子誅少正卯那樣大開殺戒，予以迎頭痛擊的！

據我所知，過去所有的批評，都沒有這次新晚報直指「抄襲」來得嚴重——不，連十分之一也趕不上；若照主編先生的脾氣和以往的作風，這次非和對方法庭相見不可！可是，再看看另外兩個事例，這信心又不禁動搖了。

「從文人風度談起」那篇文章，還有個「並致曹聚仁先生」的副題，那是向對方表示好感的。原來「當文」創辦不久，曹聚仁曾懷疑「當文」銷數逾萬是「車大砲」；另一位左派作家葉靈鳳（霜崖）也批評過當文的封面；主編先生在該文中說：

「他對當文創刊號的封面，認爲畫得很糟，其實那是一幅世界名畫，我們忘了介紹，當時我已經寫好一篇辯證文章刻薄的奚落他一頓，但後來還是撕掉了，總不忍傷害一位年長的老作家。這不是我的雅量，而是我覺得中國尊老敬賢的傳統文化，畢竟不能一筆抹煞，這也是我這顆紅心不肯向太陽的緣故吧。」

區區肚子裏墨水不多，沒有飽讀詩書的主編先生那份雅量，我以爲對於非外行人、青年人的批評可以一笑置之，因爲他們不懂，不值得一辯；但對那些成名的老作家或內行人的批評便不能漠然視之，他們是專家，怎可置之不理？例如葉靈鳳本人便是畫家，難道對畫的欣賞能力也沒有？可是主編先生都容忍了。正因爲他對左派作家「一再容忍」、「維持風度」，所以才「被人視爲愚懦可欺」。這容忍的風度也「當然感召不了五惡份子」！最有效的辦法還是應該「改絃更張，活學活用『人要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眞言，予以迎頭痛擊」！大家都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各顯奇能，看看到底誰的「十六字眞言」有效！

發行者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第一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冊港幣三元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內容一斑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通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噓

科學健腦法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毋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及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閉話乳房　暮春與浴及泳舞　望梅何以能解渴　胃液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憂鬱的人易胃潰瘍　胃病與養生　胃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腦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頴，向以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

本書叙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叙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06期要目

眼裏是鬥，咀裏也是鬥！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〇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一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駁英皇書院校長的「平庸學生」論

專家或學者的謬論，有時簡直在自己反對自己；當然在他自己認爲，所作謬論還是對的。

十一月一日香港報載：英皇書院校長祁立德先生稱，「除非學生具有研究學術的能力，否則在完成普通教育後（即中五班畢業）就應該就業。資質平庸的學生，攻讀兩年大學預科是無益的，因爲預科課程比較專門和高深，他們應付不來就要飽嘗失敗的痛苦。」

祁先生又說，「一般人已經不再特別重視考試了。但有兩點無可否認：㈠學生非通過入學資格試，不能進入大學肄業。㈡成績優異的學生，較之平庸的學生有較佳的就業機會。」

這位校長在英皇書院畢業禮中發表上述演說。據謂「吾人應明白，離校對某些學生反有發展之餘地，蓋彼等因此而能獲得個人之成就與滿足；若選擇升學一途而非適合，則其局限性迅即表現，其結果必致鬱抑焦躁。」云云。

如果報紙的引述沒有錯，我們感到祁立德校長所作演詞的用意，好像只想替香港現時的「大學學位荒」問題辯護，企圖轉移中學畢業生無法升大學所積下來的不滿情緒。

大抵就爲減輕本港大學所受到的學生壓力，所以英皇校長就不惜提出自相矛盾的意見。他一方面勸人不必升讀大學預科，一方面又叫人不要放鬆大學入學試；他既認定成績優異的學生有較佳的就業機會，忽然又說不升大的中學畢業生反能獲得個人之成就與滿足。這番論調，恐怕會令廣大的中學生滿頭霧水；在我們看來，問題似只是出自祁校長所稱的「資質平庸的學生」身上！



最大的錯誤就是這位教育家說「資質平庸的學生」升大是無益的。他把學生判定爲資質平庸，就認爲他升學無益，這固然是對本身所負教育責任的放棄；如果以爲資質平庸的學生不能不應升學，而又認爲他離開學校反能獲得就業的成就和滿足，這荒謬的程度就等於用「哄孩子」的辦法去教中學畢業生！

我們不否定有資質平庸的學生，但如果一個教育家並非「資質平庸」，他就應當知道一種負責的教育，最重要的正是把庸才教成人才，而絕對不應認爲學生平庸就「鼓勵他退學」。假如只揀認爲優秀的學生來教，則香港政府所要審定的「教師資格」和「學校成績」就沒有意義了。

英皇書院是一間有地位的學校，祁立德先生是一個有資格的教育家，我們請他注意「有教無類」的教育精神，注意對所謂「平庸學生」的教育責任。

如無其他解釋，而祁校長又認爲他的話是對的，那麼勸止「資質平庸的學生」升大這問題，我們認爲它只能反映香港現時殘忍地淘汰學生的一般現象！

爲什麼人們對時下的考試沒有好感？只有鬆懈？祁立德校長並無說明，但只指出考試及大學入學試之重要性。我們承認考試的重要性，可惜考試的「重要性」似只在設法利用這種制度去淘汰學生！升中試沒有標準的合格成績，它並非着重考成績而只求考學位，成績取捨幾乎要由學位之多寡來決定；提到中英文中學會考，非有「五良」以上的成績不能投考大學，但在本校內是一個考試的「天才」，會考的結果卻可能變爲「庸才」，這還罷了，過猶不及的是縱使能在大學入學試中過關，這表示學生「應付得來」了，卻也多半不能避免因不能入學所要「飽受失敗的痛苦」。

讀了兩年大學預科，而且又在大學入學試中取得資格，仍然不能獲准入學，請問祁先生這是否又屬應該退學的「資質平庸的學生」？

考試本身的烏龍，不必說了。總之考試受到忽視，主要是教育的問題而非學生的問題。升中、會考、大學入學試，每年都有增加的學生，這就證明要求進取的香港青年，並非不重視考試。問題只是，考試合格後又如何？升大很困難，找事更不容易！

我們相信祁立德校長的原意是在鼓勵好學，其所謂「資質平庸的學生」升大無益，可能只是想找出一個藉口去淘汰學生，藉以和緩本港大學越來越嚴重的學位荒問題。用心良苦！



再與曹聚仁談「通」與「不通」

萬人傑

曹聚仁先生認為文章通不通沒關係，思想一定要搞通；他認為自己經過無數次的「破」「立」，思想已搞得很通了，可是他的兩篇大文，仍充滿反毛思想，看來，他的「思想」通不通還大成問題。

「文」來「信」往

曹聚仁老前輩：

本刊一〇四期，萬某曾為閣下於十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在一家左派報紙「簷下絮語」專欄發表的「『通』與『不通』」一文，寫了一封答覆閣下的公開信；蒙老前輩瞧得起，又於十月廿七日、廿八日、廿九日，在原來地盤上發表了「關於『通』與『不通』的問題」，算是對萬某公開信的一個答辯。萬某很高興上回的公開信不致石沉大海，不管是烏鴉是鳳凰，閣下畢竟是位讀書人，大家文字上辯論一下，無傷大雅，較之其他扔菠蘿、寄子彈、淋電油的左派暴徒；及不敢面對現實，與人筆墨交鋒，而出之旁門左道的膽文公光明磊落得多、風度大方得多，這值得一讚！

不過，讀了大作「關於『通』與『不通』的問題」一文，萬某還有些話要說，因此謹以這封第二次的公開信，就教於老前輩。

「或人」的解釋

在第一篇文章裏，閣下稱我「萬某人」；第二篇文章則稱我做「或人先生」。在香港，我們萬姓宗親爬格子的不多，而姓萬的寫稿匠，最「不通」的要算我老萬，因此，無可置疑的，閣下筆下的「萬某人」是我這「自許俊傑」的老萬了（對不起，我這「老萬」的自稱已習慣，但在前輩面前不敢認老，只好改以「萬某」自稱了。）

至於第二篇文章稱萬某為「或人先生」，比前似客氣得多。照萬某「半桶水」的粗淺解釋，這個「或」字，就是「有」或「有的」之謂。「或人」，是「有人」「有的人」咁解。但閣下用「或人先生」，「有人先生」「有的人先生」，似乎說不過去；不過閣下是通人，不會不通，大概閣下這個「或人先生」另有涵義吧？

曾經有人把「或人」作「無國之人」解釋。「國」字沒有了「□」，就是「或」字，沒有了「□」就不成「國」了，因此，無國之人，稱之為「或」人。

這雖是密碼派的解釋，但也可勉强說得通。閣下的「或人先生」，是不是也有這涵義，文雅地射萬某一個暗箭？

等是有家歸不得

「無國之人」，正是目前香港一些苦悶青年所叫嚷着的「第四種人」，萬某最反對這些頹廢青年，我「苦悶」時儘可發發牢騷，大罵竊國殘民的毛潤之，絕不像那些後生仔甘願作第四種人。

我和閣下都是寄身香港殖民地的「簷下」，嚴格說來，彼此都是有家歸不得；倘若我是「無國之人」，閣下也是同樣可悲的人物。

我之無國，因為我的國為毛幫竊踞，我不願跟賊佬打交道，暫寄「簷下」；閣下破舊立新，搞通思想，拜潤之為爺爺，本該可安居國土，備受尊崇；是則閣下之托庇「簷下」，跟老萬同為「無國之人」，實乃自作自受耳。

閣下稱我為「或人先生」，我可不敢以此回敬閣下，因為閣下有國而不歸，定有難言隱衷。側聞閣下家屬仍留「祖國」，十多年前尊夫人替閣下送書來香港，也只能送到深圳不准過界，扣為人質，使到閣下在港，度其孤家寡人生活，既不願歸國，也不願回家，是否香港這資本主義社會，使閣下留戀，不忍遽離？

有人說：香港是有錢人的天堂，我以為也是讀書人的天堂。如在「祖國」，除了毛著、毛選、毛語錄，許多閣下想讀的書，讀不到也不許讀；而閣下筆下放肆，也是在「祖國」所不容的。閣下有國而不歸，大概也是這原因吧？

閣下既然有國難歸，有家難返，幸勿再取笑別人是「無國之人」吧。

「跳起來」

閣下說：「我要寫一段以『通、不通』為題的隨筆，我斷定或人看了一定跳起來，他一定以為我說他文章不通，有失他的尊嚴。果然，他看了就跳起來了。」

我佩服閣下不但文章寫通，思想搞通，連眼睛也變了天眼通，居然看到萬某「跳起來」。其實閣下想當然耳。閣下的文章雖引古證今，盡力表現博學多聞，但距離令人「跳起來」還差一大截。作為

一個十元一千的賣文稿匠，對文章通不通的問題，原不必太認眞，關心的是何時發稿費，老編有沒有刻薄到扣標點空格等等；只要老編肯登出來，即使不通，一樣拿到稿費，又何須乎跳起來呢？

我看到閣下的文章，是一位讀者剪報寄來，當時不但沒有跳起來，且把文章向同事傳閱。許多小伙子鼓勵我「還擊」，我認爲對方如此客氣，「還擊」大可不必，寫封公開信，大家討論一下，倒是有其必要。同時，萬某下筆時也十分審愼，盡力使老先生讀後不致跳起來。因我素知一個過了該槍斃之年的人，看到跳起來是很危險的。我自己固盡力抑制這情緒，也盡力避免激到別人跳起來。這一點，閣下儘可放心。

兩篇文章志在贖罪

閣下第二篇文章，要點似在指：文章不通，不就是文章不好；最要緊的是要思想（理路）搞得通。這一點，跟萬某前信說「道德文章」要相提並論的道理，畧有相同，但仍有商榷之處。文章通不通，還有準則，由文義、詞彙、造句等可審定文章通不通；但思想不能用一個框框範圍住。譬如有人以爲學習毛澤東思想，就是把思想搞通；但許多人看來，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是一千個不通，一萬個不通。所以，即使你的毛澤東思想搞得怎麼通，在另一角度看來，卻還是根本不通！

照萬某看，閣下這兩篇文章，最大作用不在彈萬某不通，而是向潤之「贖罪」而已。當年（一九五三）閣下作出的反毛言論，是因爲思想還未搞通；思想搞通後，就向潤之一面倒了。因此你說：「過去二十年中，我的人生觀、社會觀、宇宙觀都經過『破』以後的『立』，所謂『吾道所貫之』的『貫』。有些人的思路，並不會『破』過，當然『立』不起來。」

這看來，閣下十六年前寫的「黑文」以毛澤東與希特拉等量齊觀；譴責中共發揮仇恨鬬爭的「思路」，都在「破」之列。而「立」起來的，是「毛澤東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那一種思想；也自然立了中共鬬、批、硬的「革命思想」了。

可是，閣下的人生觀、社會觀、宇宙觀眞的已做到「破舊立新」了嗎？

借朱熹諷毛潤之

不知左派仁兄看法如何，我發覺閣下這兩篇「通」與「不通」的文章中，仍或多或少看得出有「反毛思想」。比方，你爲了要捧毛思想，說：孔老夫子說的「吾道所貫之」，用現代語來說，便是思想成了一個系統。有些人文章寫了無千無萬，可是思想不成體系，依舊不會寫通過。

比方，閣下的反毛又捧毛，自己已否定自己的「思想系統」；在毛澤東思想中，自己否定自己的例子更多得不可勝數。閣下提到這一點，正踢中毛思想的要害，不知是有意抑或無心，如果無心，是閣下思想還未搞通；如果是有意，則其罪不可恕！

閣下又在文章中借朱熹諷毛，認爲「天下文士只能依着朱註的話去講去做」是「不通」；那麼，今日「聽毛主席的話，照氏主席的話辦事」的最高指示也一樣不通。這一段，顯明是「借古諷今」。

讀書無用分明反毛

同時，閣下談到「讀書無用論」問題，說是「顏元李塨派的警世名言。顏元說：『朱子論書，只是論讀書。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菴爲之也。』他又說：『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顏李二氏，眞是救世的生佛！」

看來，閣下也贊同「讀書無用論」的。但目前「祖國」對「讀書無用論」正展開劇烈批判，毛子毛孫一致指爲「叛徒劉少奇的餘毒」，閣下竟將古人的「讀書無用論」提倡者，捧爲「救世的生佛」；然則劉少奇也不再是「叛徒」，而是閣下眼中的「生佛」了。

閣下對毛思想是否搞通，大有疑問；否則，何致贊同「叛徒」思想呢？

「語錄」並無專利權

閣下文章中又說：「依我所知；萬某自以爲天才，他和朱熹一樣寫了語錄，可是，他的語錄，並不是門弟子所錄的。」

萬某出了一本語錄是事實，不是門弟子所錄也是事實。可是，一切可以破舊立新，爲什麼出語錄不可以？是否因爲萬某出了一本語錄，侵犯了「毛主席」的「專利權」，故閣下認爲萬某出語錄也是「不通」？

其實，出語錄人人有權，除了在大陸，個個可以出一本。拿來賣錢也可，遍贈親友也可，只要不怕賠本，合乎出版法例，什麼痲煩都沒有。閣下如有興趣，亦可自編自印。萬某並無門弟子，但有不少死黨、擁躉（也即是政治家說的「羣眾」），在港共倡亂時，他們鼓勵和協助我編印的。

那不過是一大堆「不通」的材料湊在一起，可告慰的是這本書並未賠本，捧場的人不少。萬某並未像毛潤之那麼霸道，實行派銷，硬性規定，每人一本。

萬某不知自量，出這本語錄，既不如朱熹的，也不像毛潤之的，只是把六七年間香港左仔發動暴亂，本人所作評論，輯印成册，名之曰「語錄」，並無「不通」處。在香港既無「不准出語錄」的法律規定，則萬某這本「語錄」，與毛潤之的「語錄」，地位相等。喜歡像閣下那樣去搞通思想的，大可買本「毛語錄」；如果想看看港共由盛而衰的現形記，想捧腹大笑一場，則非買「萬語錄」不可！

香港更有人出了「劉少奇語錄」、「林彪語錄」，肯定也不是他的門弟子出的。可見得「語錄」這門生意，愈來愈多人撈，成爲一門熱門生意。閣下不來一本「曹語錄」或「烏鴉語錄」，乃屬執輸。

由通與不通問題扯到語錄生意，離題萬丈，不通不通。就此打住，若使閣下浪費用以鑽研「毛思想」的時間來硏究「萬思想」，萬某人罪過罪過！

敬悼左舜生先生

岳騫

左舜生先生病逝於台北榮民醫院消息傳出後，海內外無論識與不識，同聲嘆息。左先生一生功業留在當時，學問垂諸後世，不待蓋棺已有定論，何待我來多說，不過，近十年來我同左先生過從甚密，對左先生為人也了解較深，謹就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簡畧寫出，以誌哀思。

在香港流亡二十年，其中有十年時間我同左先生是近隣，他住鑽石山，我住大磡村，中間只隔一個小山坡，三分鐘可達，在那十年的時間，每星期最少總有一個晚上，我要去看左先生，在他那間書房裏，上天下地談天。我對左先生雖然事以師禮，但我畢竟未聽過左先生的課，所以他也不以門弟子待我，因此談話沒有什麼拘束，莊諧雜陳，往往談到深夜都不感到疲倦。

回憶那一段時間談話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點，第一是國家世界大事，左先生的看法確為人所不及，十年前他對世事所下的判斷，對共產黨的批評，到今天皆若合符節。第二點是談近代史，左先生是近代史權威，我也喜歡研究近代史，所以我們所談問題，以這方面佔的最多，我得到左先生的教益，也比在學校讀書時為多，所以在左先生逝世次日，我去探望左師母，曾經向左師母說：「左先生逝世，在國家社會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但在門生後輩中間，受損失最大的可能是我。」第三點是談女人，本來這一點不應當在此時說，但為了寫出完整的左先生，我覺得沒有為賢者諱的必要，而且左先生只是愛談，其私生活卻是相當嚴肅的。

大概每在談完正事之後，一定要加插這麼一段，以作餘興。左先生每次談女人，我只有聽，因為他談的都是名女人，我從未見過，也無法接腔。此處隨便舉兩個例子。一次大約是在七八年前了，剛剛辭職的聯合書院歷史系主任李定一教授當時尚在台大教書，路過香港，要我陪他去看左先生，定一兄當時帶着朝聖的心情，十分虔誠的說道：「我若在香港，左先生講課，我一定去聽，因為我們是研究近代史，而左先生本身就是近代史。」左先生當時也客氣兩句，接着就言歸正傳，開始談些什麼記不起了，後來左先生提到民國十二年毛澤東在上海同他見面，勸他和少年中國一批朋友大家都去廣東，毛澤東說：「我們都去加入國民黨，孫先生的病已很重，一旦逝世，內爭必起，我們的機會就來了。」

左先生說到這裏，我插一句問道：「孫先生的病，毛澤東都知道，孫先生本身又是名醫，怎麼會不知道呢？」

定一兄也接着說：「孫先生死得這麼早，眞是奇怪。」

左先生點着烟抽了一口，慢條斯理說道：「一點也不奇怪，是死在宋慶齡手上。」

我是見慣不怪當時大笑，定一怔了一下，也跟着笑起來。左先生倒不笑，用手指着我說道：「你沒有見過年輕時的宋慶齡，眞是美絕人寰，現在的一些電影明星給她提鞋也不配。」

出了門，定一兄說：「左先生很風趣。」

我笑說：「今天對老兄可以說是特別客氣，談了三十分鐘才談到女人，平時同我談話，只要五分鐘就扯到女人了。」

再說另一件事，因為左先生愛談女人，也就成為晚輩取笑的資料，當他七十歲生日時，我們幾個朋友同他的女兒宗華，女婿張煥華兄請他吃飯，飯後偶然談起他同毛澤東同庚，大毛澤東兩個多月，左先生忽然嘆口氣：「我也不希望活到八十九十，只求比毛澤東多活一天，我要看看這個混賬東西怎麼死。」

我當時說道：「你老放心，毛澤東一定活不過你。」

左先生瞪起眼睛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說：「老而多情是壽徵，你老人家三句話不離女人，起碼也要活一百歲。」

左先生可能顧忌到座中有幾位晚輩女賓，俯在我耳邊說道：「這件事可拿不準的，你要知道毛澤東也好色呀！」我一口茶差點噴出來。

以上是說的左先生平時言行，現在再談談近一年來他臥病期間，我們談話的片斷。在左先生逝世後，台北青年黨總部整理左先生遺言，其中第二項是：「過去每逢大陸上有什麼變動，有些人就責備政府又失去了一次反攻的機會，我個人從來沒有作過這種責備。因為反攻復國是需要許多條件配合的，這是有關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豈能放言高論。我們應該共同努力，造成可戰之勢，至於何日開始

反攻行動，應聽候最高統帥的決定。」使我想起他另外的一段話，那是在本年二月間，國民黨召開十全大會時，左先生恰臥病在法國醫院，我去探病，閒聊一陣，不免扯到國家大事上去。

左先生說：「目前外交方面雖然仍有逆流，但就整個大局而言，對我們是絕對有利的。不過，反攻復國的戰爭仍是長期的，艱巨的，必須有一個全盤的打算。」

左先生頓了一頓說：「國家事經緯萬端，非三言兩句說得完，現在就從軍事方面說，翻開戰史看看，歷代戰爭都是打的資源，名將用兵，首先要足食足兵，沒有足夠的糧食，任你有多强的兵力，皆不能持久，諸葛武侯六出祁山，不是戰不勝，而是糧食不繼不得不退兵，司馬懿看透此點，無論武侯怎樣叫陣、侮辱，一味深溝高壘不與戰，等待漢軍食盡，不戰自退。這一段史實，很值得我們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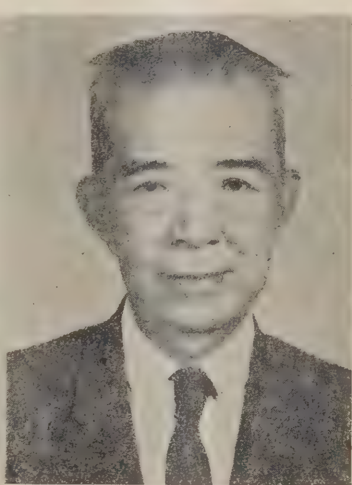
左先生停了一下，又說：「我們要作一較長期打算，先立於不敗之地，足食足兵爲上着，古人寓兵於農，我們不妨加以變通，改爲『寓兵於漁』。」

「寓兵於漁」這個名詞以前到未聽說過，我當請左先生說明眞義。

左先生說道：「我們看得淸楚，一旦反攻開始，打頭陣的必然是海軍，目前限於經濟，海軍的擴展自有其限度，而且海軍官兵皆脫離生產，要國家養活，數目過大，亦非國家所能負擔。補救之方，應當是盡力發展漁業，以九艘機動漁船爲一中隊，十八艘爲一大隊，平日在海上操作、捕魚，不惟不需國家負擔，反而可以替國家增加財富，一旦有事，大陸內部有變，以漁船馳援，較兵艦要容易。初步若能有五百艘機動漁船，臨事可以派大大用場。因爲未來的反攻戰爭與盟軍登陸諾曼第不同，不必要集中火力突破一點，而在使敵備多兵分，千里沿海處處皆我登陸之地，只要有一處突破，就可導致全局改觀，因此，打這種戰爭，軍艦不如機動漁船，海軍就不如蛙人。」

說到蛙人，左先生又說道：「我國海軍部隊蛙人，成績冠於世界，但全靠海軍訓練，數目一定不會太多，必須由民間普遍訓練，養成一種風氣，最直截了當之法，在沿海遍設泳場，每年定期集訓青年，展開游泳比賽，使每一個青年皆對游泳有興趣，成爲游泳健將，再進一步訓練，就可成爲蛙人，然後再灌輸漁業知識，使之成爲新式漁民，駕船出海，既可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又可增加國家財富，一旦大局有變，皆是海軍健兒，此寓兵於漁之法也。」

左先生又說道：「要實現此項計劃須有兩個前提：第一、提倡體育運動，鍛鍊青年身體，而政府對此並不注意。楊傳廣、紀政所提倡一元運動，法良意美，我就捐了三百元台幣。但各方反應不熱烈，至今距原預算尚遠，這是不對的。第二、要集中



左舜生先生遺像

漁業人才，敎授青年漁業知識，應設立大規模海洋專科學校，目前我國不乏漁業專家，如執政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先生就是漁業專家，若由他主持一個海洋學校，相信比現在的貢獻還要大。」

左先生這段話議論精闢，得未曾有，直到今天尚未見政論家，軍事家提出過如此具體的計劃。

到了最近左先生去台北主持青年黨全代會回港，又病倒在法國醫院時，精神就差得多了，談話不似過去的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說話要時斷時續，但是，談話興緻依然很好，我問到青年黨團結情況，站在一個青年黨友人立場，致予賀意。左先生頗爲感傷的說：「形式上團結易，精神上團結難。完全恢復在大陸時代的精神，還要等待一個時期。」

我當時轉變話題問道：「你老在台北見到蔣先生了。」

左先生伸出兩個手指頭說道：「見過兩次。」

我又問道：「精神如何？」

左先生擺下手：「好得很，五年以內我可以寫包票。」停一停又說：「十年以內也沒問題。」

接着是左先生自己斷斷續續地說：「精明不減當年，你說上一句，他就猜到下一句，這些地方非常人可及，個人天資，加上幾十年的閱歷，造成今天的地位，不簡單。」接着又說道：「青年黨團結大會開成，他比我還高興，眞是想不到。」

這次談話後，過了幾天左先生就出院回到家中，左先生在法國醫院時，我每天早上總要去一趟，搬回鑽石山之後，就未能天天去，大概是九月十二日晚上，我又去看他，這次精神好過在醫院時，能在房內行動。在兩年前我就告訴他，有意編一部「民國名人生卒年表」，左先生也提了許多指示，希望書中能收進萬人，我告訴他最多不會超過三千，左先生則認爲不應少於五千人，以後我們每次見面他總要問一句：「你編的書如何？」我也照例答一句：「早得很哩！」這次他又問一句，我仍然說：「早得很哩！」

左先生長嘆一口氣：「等到你的書編成，我也上書了。」我確實聽得心裏一寒，連忙說道：「我的書編成，還請你老人家寫篇序哩！」他搖搖頭，未再接腔。辭出後，我一直難過，感覺到這個倔强的老人，第一次在病魔面前屈服了，在過去他每次害病時，也有傳說他已死的謠言，他總是斬釘截鐵的說：「我那裏會死呢？」只有這一次，他露出要死的口風，但是也只有這一次，據左師母說，他在家裏從未說過自己要死的話，當然也從未安排過後事。

左先生去台北看病，是親戚朋友一致勸告，我也說了不少好話，在他動身那一天，九月十四日，許多人都到飛機場送行，我在兩點鐘接到左師母電話，叫我到鑽石山陪左先生去飛機場，到了左先生府上，煥華兄同樓文毅先生均在，左先生坐在籐椅

上，精神很差，與我早一天晚上同他談天的大不相同，左師母坐到旁邊，大家相對無言，我爲了打破岑寂，故意說道：「你老人家到台北，起碼又有兩個乾女兒來接。」左先生抬抬頭：「那兩個？」我說道：「一個是空中小姐張小姐，一個是名作家瓊瑤小姐。」果然左先生臉上浮了一絲笑意，旋又嘆口氣說道：「瓊瑤讀書很聰明，婚姻太糊塗。」說過又不言語了。不久汽車來了，我過去扶他上車，才知道他兩腳已不能着地，當時確實使我吃一大驚，從他的坐處到汽車，最少也有二十步，怎麼辦呢？我說：「我背你老人家上車吧！」左先生用手撫下腹部，說道：「肝痛得很，碰不得。」最後沒有辦法，我同張、樓二位連籐椅把他抬上汽車，汽車開到飛機場，再用轉椅接進去，轉椅又由電梯送下去，當他上電梯時，我同他最後拉手，知道這次不僅是生離而實在是死別了。

最後我再說說我對左先生的觀感，本來中國人的習慣，人死了樣樣都是好的，所以寫追悼文字總全是諛詞，但本文卻不在此例，就左先生來說，他除去性情有時過於固執外，其人格實在是完美無疵的，尤其是他的愛國情操，更非常人所及。本來青年黨人皆是愛國分子，最低限度也可以說第一代，第二代的青年黨人是如此；我嘗論近代幾大政黨，國民黨人爲救國而創黨，孫黃二公在創立同盟會起，對治國就擬訂了一套辦法；共產黨人爲賣國而創黨，所以毛澤東、董必武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成立大會時，就通過黨章，規定中共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青年黨人則爲愛國而創黨，他們創黨在五四運動之後，國勢阽危，不可終日，一羣熱血青年打出了「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口號，所以青年黨人沒有不愛國的。但左先生愛國心之强，尤在一般人之上，他在港二十年，可說又老又窮，中間有幾年靠賣書爲生（是我經手），有時只能吃粥（也是我親見），但是那種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從未變更，我同他談天的時數加在一起，十年中間不會少於一千小時，沒有聽到他有一句話談到柴米油鹽，去年日本明治維新百年紀念，他一定要去日本看看，我曾再三勸他不要跋涉，他憮然說道：「你不明白，我這大年紀還去日本玩耍嗎？我要看看日本到底是什麼情況，無論爲友爲敵，日本將來還是我們第一個對手，我們應當切實了解它。」結果他終於去了日本。回來之後，對日本情況有很詳盡的分析，說來話太長，此處打住了。

左先生在世七十七歲，爲國家社會貢獻精力達五十年以上，去世之後朝野同悲，生榮死哀，應無遺憾，獨獨值得惋惜的他老人家未比毛澤東多活一天，但是毛澤東伏法之日已不在遠，到了那一天，就我來說，一定要親到台北祭告左先生墳前，以報二十年教誨之恩，老人家泉下有知，也當莞爾吧！

五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由挽留港督談到攀轅臥轍

戎馬書生

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連任一年的任期，到明年一九七零一年四月十三日，便又告秩滿了。本港各階層社會人士，都紛紛發表意見，呈請英廷，挽留港督，再次連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受任於本港旱魃肆虐之際，水災遍野之秋，五六年來，憑他的耐性、決心、毅力，先後渡過了銀行擠提，軍費負擔，小輪加價，英鎊貶值，港共暴亂等許多棘手的重大問題，使香港在危疑震撼中，由亂而定，由危轉安。戴麟趾爵士同時對下肯負責，對上敢擔當，回國述職時，爲民請命，直言敢諫，從來不肯盲從附和，諱疾忌醫，因此英倫報紙，有報導他：「拍案激辯」，不阿諛順旨者；訪港議員，亦有批評他太過遷就民意。英國人離香港較遠，不明香港實況，發爲橫議，使許多事辦理起來，益感難上加難。戴麟趾爵士，平生爲官，是個無黨無派的幹員，能有今日，是完全仰賴他的治績與政績。

港督曾經在今年四月二十日香港電台的「回首當年」節目中，强調過去雖然解決了最後的一個困難，但不能就此高枕無憂，必須預備應付未來一個新的更大困難。港督能居安思危，不自滿，不驕矜，經常保持警惕，這正是最適合此時此地港九多事之秋最理想的好官。我們又豈能讓他秩滿而去？

將來繼任港督的人，才具學識，固能和戴麟趾爵士相伯仲，春秋時子產論尹何爲邑：「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今日東方之珠的香港，正是我們四百萬市民安身立命之所寄，雖然舊伊尹之政，可舉以告新伊尹，儘可蕭規曹隨，垂拱而治，但究不如戴麟趾爵士留任之能夠駕輕車、就熟道，事半功倍，不致蹈人存政舉，人去政息的覆轍。

中國古代循吏能愛民如子，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一定能受到廣大人民的虔誠愛戴，衷心擁護。漢朝時候的河南密縣人侯霸（君房）與京兆人第五倫（伯魚），前者任臨淮太守，王莽篡漢，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後者任會稽太守，以廉潔著稱。徵調之日，百姓老弱，或相携號哭，遮使者車，當道而臥，皆曰：「願乞君侯，再留一年」；或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這次戴麟趾爵士任滿受代，我們亦有攀轅、臥轍、扣馬的同感。所以我們也希望英國聯邦事務部，對於港督問題，能如英女議員伊溫夫人的建議，事先徵求香港華人意見，俯順輿情，准戴麟趾爵士繼續留任，則不特我們操觚之士翹首以望，即我四百萬人民亦均舉踵期待也。

從重九「拜山」談起

魯錫仁



比起華北各省來，廣東同胞對我國的舊節令似乎重視得多。例如「七夕」這個節日，在北方便很少人理睬，一般人對「重九」的態度也是如此。至於重九掃墓更是聞所未聞。

重九登高的故事，據說起自漢朝的桓景，這種神話傳說未必可靠。我以為曹丕的解釋才比較可信，據他給鍾繇的信上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九是最大的數目字，「九九」含有久久不盡之意，人們為了取這個吉祥兆頭，因而對它特具好感。再加上這時秋高氣爽，菊艷蟹肥，正是登臨飲宴、賞心樂事的最佳季節，自無怪世人相沿成俗，翕然成風了。

曹丕是魏朝第一任皇帝，生於西曆二、三世紀之交，由此可以證明重陽登高這一習俗，至少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了。

香港人過重陽真夠勁兒，每到這天，除了山頂纜車站照例大擺長龍之外，徒步登山的人羣，更是自山下摩肩接踵，密密麻麻地直至山頂，那情形和散場時的電影院門外簡直沒有兩樣。

香港重九的另一特色，是登高和掃墓「併案辦理」，看啊！一早起來，無論是火車站、汽車站都擠滿了一望無際的「人龍」，一個個提着一包包的冥鏹、供品、水果、酒肴之類，準備於祭掃之餘，就地來個野餐的餘興節目。悲悼不忘歡樂，祭掃順便登臨，人鬼並利，一舉兩得。在這方面，不能不佩服現代都市人深深懂得生活享受之道。

黃河流域的重九，似乎是被人冷落了的，在中原各地，除了些騷人雅士偶爾在這天「以文會友」時，舉行所謂「登高雅集」外，一般不「騷」不「雅」的凡夫俗子，似乎很少注意這個日子。縱有例外，也只是些學生們的集體遠足；如果有山可爬，自然也照「登」如儀。否則，只有爬上比較高一些的建築物，披襟嘯傲一番，發一發思古之幽情，過一下「登高癮」而已。

至於重九掃墓，筆者則是到港後才第一次見到，在此之前，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黃河流域各地，一年之中共有三個掃墓的日子：那便是「清明節」、「中元節」和「十月一」。前兩個節日毫無疑問地是屬於全國性的，後一個可能便沒有那樣的普遍了。不過，這個節日至少已有一千年的歷史，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

「九月下旬即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燒獻故也。……十月一日宰臣以下受衣着錦襖三日，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車馬亦如寒食節。有司進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暖爐會也。」

十月的開封，業已進入冬季，那裏氣候較冷，所以宋朝的官員們也都換上「冬季服裝」，開始吃其火鍋了。

宋朝在十月初一這天，不但老百姓家家戶戶出城饗墳，連皇帝老兒也要拜祭遠在西京（洛陽）的祖宗陵寢；並在鄭門外的道者院設大會道場，焚錢山、冥器等物，超渡陣亡將士孤魂。其隆重情形，較之清明、中元兩節毫無遜色。

廣東同胞似乎不把「十月一」看作一個節日，卻由重九把它取而代之了。據說重九掃墓風俗之在廣東，也是近幾十年的事：清末時候，由於盜賊橫行，綁票、拉參層見疊出，於是春秋二祭都成了問題，地方官紳不得不規定日子派隊保護。後來因為覺得這樣勞師動眾不勝其煩，才把「登高」、「拜山」兩事「併案辦理」。既登高、又拜山，娛樂不忘孝思，一舉兩得，日子一久便相沿成習了。

我以為這種習俗的養成，和地理環境大有關係：因為嶺南地區山多水多，而先人的棺木，為了預防被水淹沒，勢非選擇山地安葬不可。粵語之稱「掃墓」為「拜山」，可能便是基此之故。

華北的濱海各省，都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有些地方幾百里也找不到一座小山丘，所以墳地也只能就地選擇。又因迷信於風水之說，於是小小的河岸便也成為堪輿先生羅盤中理想的「牛眠地」了。

北宋的都城——汴京正是一個大平原，數百里內連一座小山也沒有，河流方面，除了黃河只有一條人工開掘的汴河還比較像樣，其他如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更小得可憐。城北的黃河，時時有決口的危險，在那裏選擇墳地自不適宜，於是很自然地便向城南的汴河兩岸發展。因此，汴河兩岸便成了死人的「安樂窩」。

汴河是北宋時唯一的南北交通孔道，商賈輻輳，舟車雲集，是城外最熱鬧的地方。所以每到清明佳節，京城人士即傾城而出，祖宗墳塋在附近的自然非去不可，即令墳在別處，也一定找個機會去湊湊熱鬧。因為這個「寒食節」的時間有一月之久，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畫的便是當時的實況——「上河」二字相當於粵語中的「拜山」，即上墳之意。「拜山」是拜埋在山上的祖宗墳墓，「上河」也是祭掃埋在河邊的祖宗墳墓。

北宋至今，時間已達千年，筆者的故鄉，仍是清明節與「十月一」並重，中元節只是焚化紙錢，無人祭掃。現在在中共統治之下，當然什麼也沒有了！



從「十・一」之後，中共政策發生急變之後，消沉已久的老糟頭子董必武，地位突然跟着冒昇起來。冒昇之跡象有左列三點。

①十月六日「人民日報」前所未有的盛大刊出董必武以代國家主席的名義，對北越新任主席阮德勝發出的賀電。這一賀電以兩欄橫題排在報頭之下面。這本是例行公事，爲何要以如此顯著地位加以報導？

我們知道，在這以前，董必武從未單獨被「人民日報」報導過。而且自從文革以後，多由周恩來代國家主席，接受各國使節的國書，董必武已成爲隨時可被勾消的一個影子。而這次「人民日報」竟以最重要的版位，大書：「董必武副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致電熱烈祝賀……」的橫幅標題加以顯耀，絕非偶然。

賀電是十月四日發出的，遲到六日才報導出來。同日人民日報在這一頭條新聞之下，以「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勝利誕生」爲第二條新聞。而北大革委會是在九月二十七日成立的，遲了九天才報導，而且是與董必武的賀電同天刊出。這更非偶然。

關於北大革委會的成立，是在「人民解放軍八三四一部隊支左人員進駐學校之後」才加速進行的。同時北大革委會籌備小組主任，江青愛將，擁毛急先鋒並未出席九月二十七日的慶祝大會，而曾解散左派組織的「北京衞戍副司令」李鍾東則出席了大會。說明北大革委會之成立，對毛澤東是不吉利的消息。這個消息遲了九天，與董必武賀電同日，併排刊出，顯然是毛澤東一個惡兆。

②「十・一」之前，毛澤東有四個半月未公開露面，可是「十・一」之後卻有兩次公開露面。㈠是十月十一日，接見出席「十・一」慶祝的各界代表；㈡是十月十四日，接見駐北平的共軍指戰員。這兩次公開露面，會使人感到惘惑，以爲毛澤東的權位已再轉危爲安了。殊不知這兩次露面，情形有所不同了。

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董必武也參加了接見。按照過去董必武是很少在這種場合露面的。這兩次不但露面了，並且與毛澤東並肩而立，大有分庭抗禮的味道。據外國記者從北平拍出的電報說，這兩次接見儀式的人物排列依次站着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這一羣毛家班的分子；董必武的一邊，則以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居首，以次排列一羣軍人。黃永勝與林彪同列毛、董之旁爲第二位，大堪玩味。隱約暗示，左右兩列，代表兩個集團。毛家班是一集團，實力軍人和董必武是一個集團。

據「新華社」的報導，這兩次接見的人員都是政治局委員。這是烟幕彈，如果單純是以政治局委員的陣容來接見，那麼董必武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中的排名是倒數第二名，何得站在中央與毛澤東並肩而立？如果按照政治局委員的排名，毛立中央，左立爲林彪，右立爲周恩來，豈有董必武出頭的份兒？左派仁兄或作辯護說，那是毛澤東

董必武

文革運動把毛澤東從「聖人」捧到天神的地位，把「革命」的勝利，建設的成就，科學的發展，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毛澤東思想，乒乓球打得好是因爲學會了毛澤東思想；西瓜賣得多也是因爲學會了毛澤東思想；用手掏大糞是毛澤東思想；有病不吃藥也是毛澤東思想。

歸納起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不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專門利人。（要別人如此，毛頭例外）毛語錄在大陸雖然人手一卷，日學夜學，千條萬條教條都背得滾瓜爛熟，可是卻是口頭學，心不學；形式上學，實際行動不學。

城市上的工人羣眾和過氣紅衞兵，首先推出無政府主義——即好政府主義，來對抗毛澤東思想的奴化教育。否定現政府的領導，重拉山頭，搞宗派活動，破壞勞動紀律，消極怠工，遲到早退。用實際行動來否定毛澤東思想。那麼農村的情況如何呢？佔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中國農民如何呢？只要看看最近大陸農村發生的情況就可以知道了。

（一）否定供給制

文革末期，大陸農村刮起了一股類似共產風的供給制風。借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爲幌子，否定農村原有的一切措施。認爲按工作效果評工計分是劉少奇的流毒，是資產階級思想在農村的復辟。認爲「按勞分配」的原則也是修正主義思想，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取消了以前的分配制度，改爲供給制這種「共產主義」式的新分配制度。

供給制的內容實質，可以說是「按需分配」，製造新的階級特權。

貧下中農無論勞動力多少，家庭人口多少，一律按最高口糧標準分配口糧，不掛欠賬，消滅超支戶。一個只有二人勞動十人吃飯的家庭，全年勞動所得的工分總值，往年一般不夠買全家口糧，分配口糧之後必須欠生產隊的錢，成爲超支戶。一個有二人勞動也只有二人吃飯的家庭，全年勞動所得的工分，除了購買口糧之外，還有相當部份餘剩，餘剩部份在年終結算時，生產隊必須以現金支付。改行供給制之後，也就是把勞動力多的家庭與勞動力少的家庭的經濟收入拉平了。勞動者得食，不勞動者也得吃。其實這就是一種新的平均主義。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

至於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則僅能配得最低口糧，勞動所得的工分，如不足以購買口糧，則扣發不足部份。

據最近可靠消息，供給制試行期間，遭到農民羣眾的激烈反抗。這些敢於表示不滿，進行反抗的人，自然不是階級敵人，他們已被打下十八層地獄，隨時都有被鬪、被關、被殺的危險，心裏再不滿也不敢表現出來。

那些敢於公開表示不滿敢於起來反抗的人，倒是被毛澤

毛澤東思

…頭之謎

魯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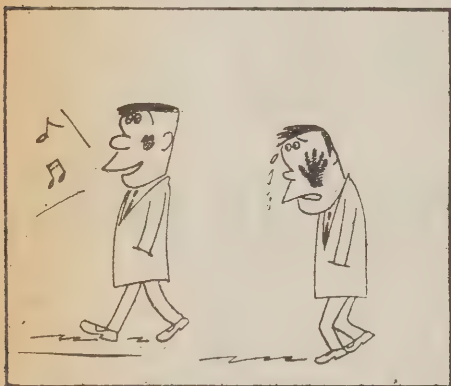
力表示「敬長」，故意拉董必武並立。那麼何以兩次接見的次序完全一樣？如果要「敬長」的話，應該把朱德拉到中間來站豈不更合適？因爲朱德資歷地位都超過董必武，且在政治局中排名第七位，又是人代會常委會的委員長。可見董必武之站立中間，與毛併立，絕非偶然的甚麼「敬長」，而是內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查董必武在中共黨內的歷史，一直是屬於跑一流的龍套人物。從未當權執政，發號司令，也從未形成勢力集團，只是以「元老」身份陪襯獨裁而已。但是他長期任政治局委員，在文革以前他是附和劉鄧集團的。在文革期間他的兒子與陳毅之子陳小虎等，同是反毛組織「聯動」的主將。經過文革的風浪，他居然還能與毛澤東對駡的朱德留在政治局中，顯然絕非毛的意思。筆者認爲是實力軍人集團支持出來的。他們似乎有意把這個無勢力、野心的老頭子，捧上「國家主席」的寶座，做爲他們的幌子以與毛家班抗衡。

文革結束（形式上非實質上）這麼久了，依中共的「憲法」而論，劉少奇仍是國家主席。毛澤東如果全權在握，下一個條子，召集一次人代會，將劉少奇罷免，自己復任國家主席，豈非順理成章？毛澤東冒着違憲之忌，拖延至今不召開人代會，名正言順的除掉劉少奇的「主席」，反映了他有難言之隱。軍官團積極的抬高董必武的地位，乃是塞堵毛澤東恢復國家主席的路，豈不很明顯嗎？

其實做不做國家主席是次要問題，眞正的問題在於「多中心論」的實力軍人集團。他們今天在中共內部的地位，正像民國初年的督軍團。擁袁世凱上台的是他們，拆袁世凱稱帝之台的也是他們。今天中共的實力軍人集團對毛澤東也正相同。在文革初期打擊毛派紅衛兵的是他們，支持毛澤東倒劉少奇的也是他們，現在抓毛澤東小辮子的依然是他們。

實力軍人集團以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爲頭頭，一九六八年三月他之取代擁毛悍將楊成武，實即當權得勢的開始。目前他們雖已緊握大權，但爲了維持中共政權的面子，仍奉毛澤東爲「虛君」，抬出董必武分毛的聲勢，等待時機，進一步名符其實的發號司令。


有幸有不幸（小丁作）

在農村…

待旦

强的貧下中農間流行勞動力多吃虧論。認爲他們白替那些不遵守政府指示，不肯節育的人幹活。有很多人甚至搞小動作，不遵守勞動紀律，曠工停工。另一方面因爲中共農村經濟薄弱，實行供給制影响了集體的收入和公共積累。長久如此生產隊員負擔不起。因此大部份農村在今年夏收已取銷供給制，採用半供給制或者恢復以往的分配方式。半供給制基本上是靠工分吃飯，多勞者多得。但勞動力少吃飯人多的貧下中農家庭，部份口糧由生產隊津貼。這種改變並未徹底，貧下中農之間存在的矛盾還相當大。今年夏收分配時，很多生產隊都爲此而發生激烈的爭執，觀其趨勢，半供給制也將在未來的一年半載全部取銷。

從改行供給制到取銷供給制，顯示了貧下中農並沒有把毛澤思東想中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學到手。農民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思想仍無法加以消滅，考慮問題還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以自我爲本位。農民否定了農村的供給制，也就是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無論中共的宣傳機構怎樣吹牛皮，只要看到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毛澤東思想在大陸農村根本站不住脚。

（二）消極抵制大寨式的評工記分

毛澤東一再號召「農村學大寨」，各地農村革委會也施加强大的政治壓力，强迫農民採用大寨式的評工記分辦法。並把過去的評工記分辦法，申斥爲修正主義的餘毒，農民內心雖然不滿，但還不敢公然反抗。因爲反對大寨式的評工記分，不異於反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大寨評工記分法，簡言之就是不管勞動力强弱，不看勞動效果，只看政治思想情況（即學習毛語錄的形式）評工記分。比如甲挑糞每次能挑一百二十斤，乙只能挑八十斤；甲每天能犂一畝地，乙只能犂半畝地。以前甲所得的工分一定比乙多，可是現在可不一定。如果乙思想進步，毛語錄學得好，工分可能比甲多。

大寨記分法以政治爲主，結合勞力和技術情況分勞動等級，並按此登記評定工分，不是每天評一次。有些地區每月評一次，有些地區以每工段評一次。（比如割稻爲一種工段，割完後才評定工分。）而且可以遞加遞減。政治不斷進步者，工分可以不斷增加；政治表面繼續落後者，工分不斷減少，農民對此甚爲不滿，但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採用消極的反抗方式，停工怠工。能挑一百二十斤的，改挑八十斤；能犂一畝地的，下田後磨洋工，只犂半畝地。

農民消極怠工，直接影响了農業生產。季節已過田種不完。分配大批下放青年也不濟於事，農村普遍感到勞動力不足。長此以往，很有可能迫使中共改變記工分的辦法。

從農民消極抵制大寨記分法，可以得到和以上相同的結論。就是農民已用實際行動去否定毛澤東思想。

鬪再起話西藏

曾憲光

自毛共「九大」後，大陸武鬪再起，在全國的二十九省市地區中，重新掀起武鬪的有：北京、四川、西藏、山西、河北、陝西、河南、安徽、廣東、廣西、浙江、新疆、青海、江蘇、福建、雲南、貴州等十七省市。其中最慘烈的，除山西、四川外，便要算是西藏了。有關西藏在「九大」前的武鬪情況，在本人以「恩鋼」筆名替本刊撰寫的「血洗西藏！山河盡赤！西藏革委會成立前後」一文中，有過詳細的報導，而現在要揭秘的是「九大」後西藏武鬪的新發展。蓋因西藏在中共心目是：「反對美帝、蘇修、印度反動派鬪爭的西南前哨，戰畧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區哩！

在此首先要指出的是：儘管今天在西藏重新燃起武鬪的烈火，表面上看來似乎仍然是前時的兩大派——以前受中央文革支持的「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簡稱「造總」）；及以前受西藏軍區及地方勢力支持的「西藏自治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造反總指揮部」（簡稱「大聯指」）間的派性鬪爭（按：西藏革委會成立後，由革委會主任曾雍雅取代了張國華司令員職務的西藏軍區，立場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倒過來支持「造總」對付「大聯指」了。）可是實質上由於當地的大批反毛反共份子已「有意識」地參加到兩大派組織中，因此，今天西藏的武鬪也就已變質為人民羣眾的反共抗暴鬪爭了。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便是最近半年來西藏武鬪的「新內容和新傾向」，在此為避免有誇大之嫌，還是引述中共的自我招供為妙！

三月上旬，邊壩縣的西藏反毛反共人民羣眾，突然圍攻該縣的「人民武裝部」，衝擊監獄，「解放」囚犯，特別是政治犯。同時並在縣城四周設置哨卡監視毛派積極份子及其他新當權派的一舉一動。尤甚者，他們會集中全縣的鐵匠，漏夜趕鑄大刀。並由組成了三百多人的「騎兵敢死隊」，誓言拚鬪到底，他們的策畧和戰術，採取「一個區一個區的幹，最後集中力量攻打縣城，解放監獄，壯大自己……」，好在「昌都軍分區」應邊縣求救，及時派了槍桿子前往鎮壓，才倖免於「難」。其實，「解放囚犯，吸收他們參加組織，配給武器，擴大戰鬪」，何嘗只是邊壩縣的反毛共人民羣眾如此呢？換句話說，此一策畧已成西藏全民性的了，如「西藏軍區」生產部山南農場及山南勞改場的囚犯，被「造總」解放後，全都參加了該組織，並配備了武器，加入了武鬪。而這也是中共中央發出的「七．二三」佈告傳抵西藏後，「造總」被迫於八月上旬，繳回山南勞改犯武器的來由了。

從五月至八月間，在伯薩、林芝、昌都、山南等地區，不斷發生武鬪。較嚴重的事件有：六月十三日，尼木縣帕古區有數百名反毛藏民，襲擊踞該縣的中共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殺死了十五名隊員和三名區級幹部。隨即調集四、五百人以手榴彈、炸藥、火槍等作武器，襲擊該縣的「小軍區」——「人民武裝部」，結果爆發了雙方的慘烈激戰。翌日中午，又有六七百武裝羣眾，與自仁布縣調來的四五百反毛份子會合，再次圍攻「人民武裝部」和其他軍政機關。是時，「拉薩軍分區」政委梁超，拉薩市革委會兩名副主任和新華社記者以及縣機關的幹部，共五十餘人，均被圍困。參加這次攻擊行動的，大部份為「大聯指」的成員，有意思的也有一小部「造總」人馬參加「並肩」作戰。

七月十一日，「大聯指」與「造總」，在日喀則又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鬪。「大聯指」乘勢搶奪了「軍分區」倉庫的大量武器，並將「造總」驅出原駐地，二十九日兩派武鬪進一步激化，結果「造總」有數十人傷亡，有兩名中共軍被擊斃……。

自六月八日開始，兩大派在昌都地區更展開了一連串的惡鬪。其中最慘烈者要算是「六．一九」、「六．二〇」慘案了，以「六．二〇慘案」為例：六月二十日，「造總六司」指揮部在「大聯指」的重武器及人海戰術攻擊下，終告陷落，時有一百四十多「造總」人員被俘且悉遭毒打，一部份人因其生命垂危。「六司」負責人、昌都革委會常委雷傳隆，在被俘後被割掉鼻子，經受酷刑磨折致死。昌都革委會常委赤來及「六司」武負牟自全被擊斃後，復被砍去手腳及剝去皮肉，慘不忍睹。

緊接着，「大聯指」僞裝成中共軍，在機槍、衝鋒槍、步槍、手榴彈及火箭筒武裝下，於七月卅一日深夜，分乘卡車由昌都出發，突襲邦達運輸站，當場擊斃西藏革委會委員、「造總」頭頭魏傳才（按：可能是新補選的委員）。

七月二十三、四兩天，兩派在山南地區又觸發了一場大武鬪，由於軍分區的彈壓，結果「大聯指」人員傷亡慘重，而這也是八月五日「大聯指」在桑日縣武裝襲擊水文站時，聲言要把山南軍分司令員劉藉甫抓出來算賬的原因。由於西藏兩大派的武鬪愈演愈烈，仇恨日益加深；由於西藏軍區內附矛盾對立——各自「支一派，壓一派；親一派，疏一派」……而經西藏人民反共抗暴帶來良機，而這些都是導致當前西藏武鬪日益擴大發展的主因。

就目前言，「造總」受西藏地方部隊「獨立十一師」的支持，而「大聯指」則受駐藏的五十二師、五十三師的撐腰，而西藏軍區，正如上述，自革委成立後已轉變了立場——支「造」反「大」。此外，山南「軍分區」亦支「造」反「大」；而昌都「軍分區」則支「大」反「造」，而這也是為什麼兩大派都可輕易地獲得大量武器，進行激烈流血大武鬪的答案了，也是為什麼毛澤東不敢再動用槍桿子去「處理西藏武鬪」的隱情和苦衷！

毛林集團為了有效地制止現階段西藏武鬪所引起的嚴重情勢，除先後發出「適用全國」的「六．八指示」和「七．二三佈告」外，曾於七月中旬集西藏頭頭：曾雍雅、任榮（軍區政委兼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副司令員陳明義、副政委呂義山、劉藉甫、以及「造總」代表陶長松、林洪南，「大聯指」代表劉紹民、李光璧等，前往北京再次「協商」。可是從十月一日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合發表的社論「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中，所透露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出現叛亂的消息來看，西藏的武鬪問題，是沒有得到「和平」解決的。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七）

階級敵人知多少？

金千里

新疆人口八百萬，究竟有多少階級敵人？二十年來，始終還是一個謎，就像新疆遍佈的地下寶藏，除了已初步勘查，證實的金銀銅鐵錫和石油、煤礦以外，多少稀有金屬，至今尙無法獲悉。一如暗藏的階級敵人，異常隱蔽。

階級敵人，在中共名詞涵義來說，是泛指所有對立面的人。它包括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牛鬼蛇神、管制分子、異己分子（被清洗的工作人員）、地富子女等等。新疆卻眞是包羅萬象，各種分子之多，和五類子女分佈之廣，按比例，起碼在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和大陸其他省區比較，新疆是首屈一指的。

首先，新疆的勞改場，那眞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人們只知道廣東的英德縣；黑龍江的北大荒；青海柴達木，這三處是大陸鼎鼎大名的勞改集中地，但新疆由於土地遼濶，佈滿幾千個勞改場，實在還是大海一滴，微不足道，何況有許多根本是變相的「管制生產基地」，分散在天山南北，或阿爾泰南麓，他們和普通農場、礦場毫無區別，專門收容逃疆搵食的「流浪漢」。集中起來，從事築路，開礦、植林、放牧、務農開荒等工作。

一九六三年以前，當列車進入新疆的第一個大站——哈密，便可看見掛滿紅色的橫聯標語，寫着：「歡迎參加新疆建設」「同志們！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車站旁邊，搭蓋有許多臨時帳蓬或茅棚，門口是「××接待站」的佈告，或寫着「××收容站」。假如你到新疆來，預先經親友介紹，簽有戶口遷移證和糧食關係，並指定到××農場的接待站，他們便立即讓進帳蓬，請坐遞茶。當年，這類移民眞不知凡幾。屬歷史問題的，或畏罪潛逃的，新疆便是他們的天堂。

假如你是流浪者，沒有證件，唯一辦法則混入「收容站」，寫個登記表，改名換姓，或編造另一套歷史，說一番冠冕堂皇支援邊疆建設的誓言。這時，你便可能獲取收容站的信任，把你介紹到××農場或建築工程隊和築路工程隊，自此，被收容安置，結束流浪的生活。事實上，新疆的「××收容站」，根本無所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反正要的是勞動力。

神通廣大的，乾脆自己造假證明，或和別人買「糧食關係」，哄騙混入國營工礦牧場，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有的甚至冒名頂替，本是張三，但知道同村的李四亦跑到外地，於是以李四給自己封起來，總的目的是不讓人事組織部門知道自己的廬山眞面目，方便以後又可四處流浪。

新疆確是流浪者的天堂，因而，自大躍進至三年自然災害，眞不知混入多少階級異己分子。一九六五年冬，農七師的四清運動總結大會曾舉出一件驚人的案子，當時查出有一個從山東膠州逃來的「反革命惡霸，染滿人民鮮血，五條人命」，土改前逃來新疆，埋名隱姓，終於被揭發，經過詳細審查、核對，結果破案。

這件案子轟動一時，說明什麼呢？潛伏隱藏在新疆的階級敵人太多太多。憑中共十幾年的什麼運動，什麼鎮反、肅反、反右、四清，不見得能徹底搞清，破出一兩個又算什麼？

如果說：香港是藏龍臥虎的寶島，那麼，新疆則是龍虎馳騁的戰場。當一列車一列車的勞改犯押往新疆，雖然他們受盡折磨，可是這一大批堅決反共的強者，一到新疆就可以獲得掩獲而生存下去。。他們當中有教授、工程師、技術員、資本家、大學生、工人、農民、小偷、強盜、貪污、奸淫、寫反動標語、殺人放火。一個勞改場，便集中反映了社會現實的某一本質方面。任憑中共如何吹噓，或瘋狂鎮壓，「敵人」卻是按幾何級數不斷遞增。假如眞有一天，內外條件都成熟的話，新疆勞改犯的力量是足可以和核爆媲美的，因爲旁邊正是蘇修的火箭坦克。

賽福鼎今年在烏魯木齊多次公開集會上，一再聲嘶力竭號召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的破壞，加强各族人民的團結，堅決打擊蘇修侵畧者。很明顯，階級敵人在新疆的破壞活動，並未因軍隊鎭壓而減弱，相反只有愈來愈烈。因爲自文革以來，遺留的武鬥傳統，對五類份子，暗藏敵人，國軍殘餘，地富子女，都將是最强力的鼓舞。六七年五月份，農八師八野拉大隊進南山打游擊，搶糧搶槍建立基地，假如能堅持並發展壯大，更重要是樹立鮮明的旗幟，有堅强的領導，串連各地反共份子，這對中共來說，實是致命打擊。發展下去的後果和威力，並不亞於九月二十三日在天山的地下核爆。

究竟新疆有多少階級敵人呢？有問題的又有多少呢？從外國派進來的又有多少呢？說實在的恐怕連毛林集團也不知道，假如按現有八百萬人口計算，最保守的估計，屬於「敵人」的至少應佔五百萬左右。新疆公安部門內部當然基本掌握勞改犯和五類份子的名單，但潛伏的、派進的、以及文革後期調疆的支邊青年，還有新近湧現的敵對份子，這一數字就難以估計了。新疆地理特殊，在六十三萬六千平方哩當中，有三條大山脈（天山、阿爾泰、崑崙），更有浩瀚無垠的大戈壁，交通不便。對階級敵人的造反叛變來說，自有其不利的地方。可是最有利的卻是蘇修不斷煽動，只要供應不成問題，天山、阿爾泰不正是打游擊的好所在嗎？同時，崇山峻嶺，面積遼濶，中共在平叛清剿過程同樣是困難的。

左搖右擺的姚雪垠

「春暖花開的時候」作者

趙聰

編者按

「春暖花開的時候」並非姚雪垠的成名作，也非他的代表作，而是遭受中共連續抨擊兩年的一部「抗戰加戀愛」的長篇小說。作者致力寫的是「女性三型」。所謂女性三型是：

一、太陽、月亮、星星；（**黃梅**）
二、瀑布、溪流、寒泉；（**林夢雲**）
三、散文、韻文、情詩。（**羅蘭**）

姚雪垠是怎樣一個人？「春暖花開的時候」是怎樣一部書呢？請看正文：

以「差半車麥稭」成名

姚雪垠，河南省鄧縣人，生長在農村。關於他的學歷，我還不大清楚。只知在三十年代之初，他已經在上海從事寫作，不過沒有寫出什麼名堂來。

抗日戰爭爆發，他也和其他上海的文人一樣，他輾轉逃到大後方的重慶。當一九三八年春，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從廣州移在香港出版的時候，刋出了他的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稭」，由共黨作家羣，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大力吹捧，送給他一頂「農民作家」的帽子，因而驟然成名。

這篇小說只有四千多字，「差半車麥稭」是流行在豫南——姚的故鄉鄧縣就在河南的西南部——的一句方言，是對於不成熟的人之一種形容詞，有時即用作代詞。北方人所說的「二百五」；上海人所說的「十三點」；廣東人所說的「喪喪地」，皆與其義相近。山東人所說「半吊子」「欠把火」「少一個肝花瓣兒」等等，也是這種意思。小說寫一個無知的農民，窮極無聊，糊里糊塗參加了游擊隊，他甚至想偷了隊旗，拿回家去給孩子做尿布。這個農民的綽號，就叫「差半車麥稭」。題材是比較新鮮的，然而卻沒有什麼意義。你想，一個這樣落後、自私的農民，並不是由於覺醒過來的動機，參加到游擊隊裏去，只能發生消極的破壞作用，對抗戰有何好處？可是中共卻說這是寫的農民在抗戰洪流中落後意識發生了新的變化，塑造了一個新型的農民的性格。經中共這麼一捧，並發動經他們統戰的報刊，一齊稱讚。三人市虎，眾口鑠金，於是本來極為平常的作品，也就成了萬人爭閱的佳構。這就是共黨何以重視宣傳的道理。他後來印出一本短篇小說集，收有包括此篇在內的六篇創作，就以「差半車麥稭」作了書名。

作品既然不是眞好，何以中共把他捧上天呢？這是因為他不是黨員作家，思想也不左傾，但就他的作品的表現看，他是有創作才能的；而中共亦正在推行文藝統戰政策，巴不得把文人一骨腦兒拉到自己的一邊，用筆作槍向國民黨攻擊。

互左互右搖擺不定

經過共產黨人給他這麼一吹噓，他的聲名鵲起，一躍而為當時得令的作家，僻遠的戰區也知道了他的大名。「差半車麥稭」和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同被選進初中學校的國文教材裏面。在他個人言，心裏也有點兒飄飄然，覺得共黨中有人賞識他，不免受寵若驚，思想便開始左傾。他的長篇小說「牛全德與紅蘿蔔」，就已經滲進了共產黨人階級分析的那一套教條了。這也是以北方農民為題材的小說，他寫了兩個農民的典型：一個是粗野而率直、任性而硬爽、有時對人雖不客氣、卻能見義捨身、濟人之急的農村流氓無產者；一個是小心謹慎、自私心重、相當富裕的自耕農。他的意圖，在使這兩個典型經過政治教育的改造和轉變，孕育成農村的新人。這還不是共黨那一套老教條麼？

另一長篇「戎馬戀」，主題在暴露那些口頭革命而生活腐化的救亡工作者，寫一對男女對於戀愛與革命的意見分歧，烘託出二人心理的苦悶與矛盾。這兩部小說，寫來寫去，因有共黨的框框在他心裏作祟，寫出來就全成了概念化的東西。

抗戰前期，在軍委會總政治部第三廳的統一領導下，姚雪垠曾參加了戰地工作團，到安徽立煌縣的敵後工作過，那時他和臧克家在一起。從戰區歸來後，周恩來還請他吃飯，使他感激涕零，逢人便提說這件事。然而在國民黨這一方面，這時也在進行拉攏作家的工作，姚雪垠在重慶寫作，生活就完全仰賴政府的安排。日子一長，思想又由左傾而轉為右傾。共黨一看事情不妙，忽然把臉一翻，予以打擊，不但共黨刊物不登他的作品，即連刊登他的作品的刊物廣告，重慶「新華日報」都拒絕不登，作興刊出，亦必把目錄上他的名字勾掉。共黨抨擊他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他以「紅姑娘」自居，不知羞恥，把過去捧他時給他戴上的「農民作家」的桂冠摘掉，又給他扣上了一頂「娼妓作家」的帽子。

作家出了名，就驕傲起來，姚雪垠正犯了這個病。一次重慶文協爲討論稿費問題開會，提出來的口號是「千字斗米」。姚則主張要有分別，爲着强調他這個主張，他舉出妓女來做例子，他說：「譬如逛窰子吧，紅姑娘的價格，就比年老色衰的窰姐兒高幾倍！」這當然就是他自命不凡，認爲自己應拿高稿酬了。但這個比喻卻是不倫不類，有失體統，正反映出他的狂妄自大。就這樣，新華日報才駡他是「娼妓作家」。

他對此很納悶，爲什麼共黨過去對他那樣捧，現在又這樣駡呢？後來他打聽到，原來共黨中有人說他是國民黨的特務！

除了「紅姑娘」這一點，共黨更在「希望」等刊物上，連亘兩年多抨擊他的最著名的長篇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截至抗戰勝利前一年才結束。

「春暖花開的時候」

這部長篇小說，筆者並未讀過，但從王瑤——曾任中共的清華、北大教授——對於這部小說的評述中，可以畧知梗概。這部小說，姚雪垠只完成了第一部，單這第一部就分了三個分冊出版，共約三四十萬字，已經夠長的了。王瑤說：「這書是寫抗戰初期台兒莊戰役前後、大別山下一個講習班中的一些救亡青年的故事的，作者所致力寫的是他借了書中一個人物所說『女性三型』。所謂女性三型：

第一個比喻是『太陽、月亮、星星』；

第二個比喻是『瀑布、溪流、寒泉』；

第三個比喻是『散文、韻文、情詩』。

而黃梅是屬於第一型；林夢雲屬於第二型；羅蘭屬於第三型。——作者把黃梅（第一型）寫成佃農的女兒，又在工人區域中長大；林夢雲寫成小康之家出身；羅蘭則是豪紳大地主的叛逆的女兒。表面上是聯繫到階級出身寫個性，實際則人物的性格概念化了。尤其是黃梅，寫得最失敗。故事的結構很鬆懈，許多人物出場時常有一大段文字介紹他的經歷；故事的進行也是平板的，沒有佈置一定的發展線索。

作者在第三分冊上『致讀者』一文中說『且排且寫，病在急就』。不嚴肅的寫作態度是這書失敗的重要原因。書中寫男女青年的談私情和鬧小彆扭的色情成分，尤其要不得；特別是在第一分冊中。後半雖然也寫到一些大問題，如地方封建勢力對抗戰的危害，『父與子的鬬爭』等，但都沒有寫好，結果只是一個『也有抗戰、也有戀愛』的故事。」

茅盾在「讀書雜記」中也曾對此小說有所評述，他說：「本書中雖然有不少地方寫得相當細膩而深入（例如寫羅蘭的矛盾的心情，林夢雲的戀情等等），有不少寫景抒情的片段看得出作者頗費了匠心，然而從整個看來，不能不說這部書還是寫得潦草的。……即使單從技巧上說，本書既有這麼多的人物，長至三四十萬言，倘沒有個大開大闔、波瀾壯濶的結構，畢竟是支持不住的。作者似亦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故寫了羅家『父與子的鬬爭』，寫了講習班四周之鬼蜮，也寫了戰教團之來而復被迫走。可是不曾意識地緊緊抓住，用全力提起放下，特別可惜的是配搭欠妥貼，輕重失斟酌，雖用十分力，讀者所感得者乃不及半耳。」

從王瑤、茅盾的評述中，知道這是一部以抗戰加戀愛爲內容的小說，以三個少女爲主角，當然就能引起青年學生的熱愛。而中共連續二年對它的抨擊，也無形給這部小說作了擴大的宣傳，特別是書中的色情描寫，是共黨攻擊的主要目標。比較寫得好的一個長篇，是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之後出版的「長夜」，寫河南土匪的故事，書中用了些匪言匪語，非常生動，他自己曾說這個故事已在他心中孕育了二十年，足見他是怎樣地落力經營。然而因爲他已被共黨唱衰，出版後也就無人注意。

以「打開天窗說亮話」賈禍

抗戰勝利之後，文化人大都到北京或上海復員，但他因爲背上了特務的惡名，人皆不欲跟他接近，他也羞於見人，只有自己悄悄地回到故鄉。窮愁潦倒，連生活都無法維持，當戳亂軍興，他便跑到上海。最初還想去台灣，後來不知怎麼見到了周恩來，因又打消了去台灣的想法，不但自己不去，還對去台灣的朋友加以勸阻。顯然這時他又由右轉左了。

「解放」後，他被派到武漢作協分會裏，成了住會拿津貼的專業作家。因爲不是黨員，處處受到壓抑和排擠，不寫作不行，寫出來寄到文學期刊去，往往打回頭。這是因爲文學期刊的編輯大權，全操在黨員作家的手中，對非黨員的作品，審查得很嚴，生怕他們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對黨不滿的情緒，往往鷄蛋裏挑骨頭，稍有可疑之點，即摒除不用。既然拿不到稿費，又無版稅收入——他的過去作品，「解放」後沒有得到重印，單靠一點點津貼，物質生活就不免困窘了。

一九五一年全國文藝整風運動，在中南區他也是受攻擊的一個目標。嗣後在河南文聯的機關刊物「奔流」上，間有他的短篇小說刊出，並不受人重視。至於他偶爾在一級報刊發表一二篇評論文章的時候，往往刊出不久，即遭受共黨文人的圍攻，姚文元就常常挑他的毛病。一九五七年鳴放，他也天眞地墜入了毛澤東的陷阱之中，他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打開天窗說亮話」一長文，揭發了許多黨的文藝領導的宗派主義，藉此把積壓在他心頭的苦水，如決江河般傾訴出來，竟把周揚等當權派刺疼了。到「鳴放」突變而爲「反右」的時候，不消說他就給打入了右派。從此成了「黑五類」的牛鬼蛇神，永世不得平反。

他生長於農村，但他自己曾說，他並非「農民的兒子」，而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樣的人，在中共看來，動搖性很大，所以不認爲是朋友，而當做敵人對待。如果姚雪垠現在仍活着的話，一定還在勞改營裏受苦，想來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不知會有過誤搭賊船的悔恨否？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抗戰時期生活回憶（三）

七個月的丘八生活

崔羽

「喂，起床號都吹了，怎麼還躺着不起來！快、快！」區隊長暴跳如雷的在宿舍門口跺腳大叫，起床的號音仍嘀嘀嗒嗒在響。天還沒有太亮，窗外呼呼吹着冷風。

大家不約而同，掀開暖被窩，翻身坐起來，閉着眼睛，在瞎摸。摸着袜子穿袜子，摸着上身穿上身，一陣大亂。綁腿還沒有打好，風紀鈎還沒有扣上，臉當然沒有洗，牙也沒有刷，集合的號聲又響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帽子朝腦袋上一蓋，跳起來就往操場上跑。

「立正！」「向右看齊！」身體在行列中機械的隨着動作，心和腦還在睡。眼睛像撒了一把胡椒粉又辣又酸，怎麼也睜不開。

「唱校歌，一、二、三——唱！」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停住！」值日的區長，瞪着眼睛大叫。「不成話，聲音太小了，嗡嗡的像蚊子，重唱，大點聲！一、二、三——唱！」

扯開喉嚨吞着含有沙土的老北風，大聲唱完了校歌。眼睛這才睜開了。

早操完畢隊長訓話。

「……簡直不成話，簡直不成話！九個班只有第一班整理了內務，其他的班都亂得像雜貨店。……你們文學校出身的，從今天起要換腦筋，動作要緊張，行動要快，不能再慢條斯理，嬌生慣養。這裏是軍事幹部訓練學校，不是招待所，今天早操，亂七八糟，一半以上的人綁腿打得像掛了彩裹的繃帶，不行，這絕對不行……」

以上就是我對於入伍第一天生活的回憶。第一個星期忙得天旋地轉，我們二十四小時必須在值星區隊長的哨音內活動。吹哨子集合，聽不到哨音就要受處分。往往蹲在毛坑裏，大事還沒有辦完，一聽哨子響，就得趕緊收拾，屁滾尿流的跑。記得有一位同學，蹲在毛坑裏看報紙，沒聽到哨子響集合遲到，結果被罰跑步十分鐘。

經過一個星期的改造，大家算是可以應付軍隊的紀律和生活了。試將營裏的衣、食、住、學、娛五件事，依次作一回想。

那時是冬季，每人發了一套灰布棉軍裝。那一套棉軍裝要在身上穿六個月。因爲沒有第二套可換，穿了一個月就油黑發亮了。布料粗劣得一碰就破，因此每天在休息時間，幾乎都要用針線縫補。不換衣服，又不洗澡（一因無設備，二因無時間，唯有星期天放假，才到街上澡堂子裏去洗），每人都滿身虱子，中午休息時間，晒太陽捉虱子是當時一大樂事。虱子太多了捉不盡，只好把衣服脫下來，堆在一個大蒸籠裏蒸，蒸完了晒乾再穿。第二年夏天，換季發新軍裝的時候，那套棉軍裝已爛得不成樣子，翻出來的棉花都變成了灰黑色。

在戰幹團受了七個多月的訓，每日三餐，我記得好像只吃過一種飯菜，一條一斤三兩重的大饃，一碗有鹽無油的白菜湯。說來人也不信，七個多月，竟千吃不厭。一斤三兩重的大饃，現在你打死我也吃不完，當時看在眼裏，就是嫌小。那時的胃酸和口水好像特別的厲害，那種玉米粉和土麵混合做成的饃饃，咬在嘴裏又軟又香，不等嚼就嚥了下去。不用說，那一碗白菜湯也喝得乾乾淨淨。可是吃完之後，像沒吃差不多。最初我們都打女同學的主意，她們吃不完，分點吃；可是後來她們也都吃得精光了。於是只好飯後，到厨子那裏去買「黑市饃」來吃，再不就去合作社的食堂再吃一碗辣子麵。青年時期的胃口，眞是英雄。

我們住的營房，是一排十二間房子。隊長、隊副各佔一間房；兩位區隊長合住一間房；另外九間房住了三個區隊九個班，一百二十多人。每班一間房，要睡十四五個人。女生另有宿舍。

房間的設備，眞值得記憶。只有就地舖了一長條蓆子，蓆子下邊舖些稻草，蓆邊壘了一行磚頭。墻上一行釘子掛毛巾，地上放着兩個銅面盆，或四角形的木面盆。

十幾條大漢，像裝沙丁魚罐頭似的一個挨一個躺下去，要翻身的話，最好喊口令一齊動作，否則左右鄰居就要大受波動。不過有一項好處，擠在一起，冬天比較暖和，不過空氣之不佳，就不須多說了。

每夜睡覺的時候，東西不能亂放，綁腿要捲好放在枕頭旁邊，鞋要擺齊放在枕前，軍裝壘好，放在磚頭上當枕頭。蓆子上舖一條灰呢軍毯，充許蓋自己的棉被。熄燈號之後，值星區隊長要查營房的，一個人東西擺亂了，全班都要受處分。

第二天拂曉起床時，由兩個值日打「內務包」，把所有的軍毯棉被，零星

東西一齊壘成一個大四方塊，然後用軍毯蓋在上面，壓得平平的。星期天放假外出時，隊長要到每一班裏檢查內務，他戴上白手套，到處摸，手套摸髒了，全班就要被禁足不得外出。因此星期天早上，全班人馬總動員，幾乎用水洗過每一寸地方，除了身上的虱子外，眞是一塵不染。

受訓的課程，因是幹部訓練，學科多過術科。學科之中有三部分，一是總理遺教，總裁言論等屬於黨義部分；二是軍事學；三是社會科學，民眾組訓等。上課的時候，有時在課室裏，有時在操場的樹蔭下。課室裏只有黑板，並無桌椅。每人發有一隻馬札（街邊修補皮鞋的人常坐的活動小櫈子）一塊圓板。坐在馬札上，把圓板放在膝蓋上聽講寫筆記。因此教室可以隨時任意活動，不受空間限制。是頗爲便利的。由此一端可想見，在抗戰大苦難的時期裏，中華民族應付物資缺乏，環境艱苦的智慧。

早晨五時半起床，夜裏十點半熄燈。中間只有中午有半小時休息，晚飯後有一小時的自由活動。在休息和自由活動的期間，又忙着洗衣服，縫補衣服，整理筆記，準備文娛節目，實際上沒有一分鐘閒暇。除了上課坐着聽講時，連虱子咬都感覺不出來。夜裏一躺下去，渾身像螞蟻掏洞一般，立刻就去會周公。不過有時要輪到站崗守夜。那滋味可眞不好受。一個人全副武裝，在透骨冷風中，踽踽涼涼的來回巡邊。對着無聲的夜籟，望着天上的繁星，想起淪陷區的家，念起前線烽火中的將士，家國個人都在一不可知的命運中，不禁愴然欲淚。後來有的同學發明了一種耐過站崗時間的辦法，用藥水小瓶，灌一兩白乾，一包花生來，喝酒吃花生米，不但可禦寒，並且還是一小小享受。不過，我試過一次，感到違反紀律，提心吊膽怕被値日官查到，弄得心神內疚，因此只犯了一次規，以後永不再試了。

營裏的文娛節目頗多，本隊的文娛晚會幾乎每天都有，全縱隊每月有一次文娛大會。

本隊的文娛集會，多是在戶外舉行，大家圍一個大圈，坐在馬札上，欣賞各班輪流上演的節目。我們那一隊有近三十個女生，因此文娛活動特別活躍。節目有歌唱、舞蹈、街頭劇、集體遊戲、京劇清唱、秦胡獨奏等。當然還有女同學們的流行歌曲，最受歡迎。

人本來都有表演的才能和表演的衝動。在古代的民族，多半是集體唱歌舞蹈，大家都是表演者，沒有職業的欣賞家。文明進步，社會分工，藝術表演變成少數藝術人的職業，大多數人變成了純粹的欣賞者，對上台表演就感到十分爲難了。可是在軍營裏，掃除羞怯心之後，每個人也都成了表演者。八仙過海，各顯奇能，自娛以娛人，實乃樂事，也是美事。

縱隊舉辦的文娛大會，內容要豐富鄭重得多。全縱隊二千多人，集中在大禮堂裏，舞台上懸起煤氣燈，由各隊上演精心準備的話劇，歌唱，雜技等節目。舞台上的男女角色穿上從淪陷區帶來的便裝。尤其是女角穿着彩色的裙衫，擦胭抹粉，一掃雄赳赳的丘八味道，恢復了燕語鶯聲，嬌媚動人的風姿。那時我每感到從野人山回到了文明社會，有種說不出的刺激和喜悅。

但是，在受訓期間，誘惑力最大的事情，還是星期天的放假外出。

可是區隊長專在星期天外出前找麻煩。除了要大掃除，檢查內務，點檢服裝，還要集合複習唱歌，唱得不好要再唱，三唱，四唱。他們這種故意刁難，是爲了磨練我們的耐力和服從精神。

好容易各關都過了，一出營房大門時，比飛鳥脫籠還要興奮。

那些星期天眞美。第一先去澡堂子洗去七天的污穢，西安的珍珠泉澡堂子是很富麗堂皇的，洗完澡蓋着雪白的毛巾，躺在床上睡一小覺。中午跑到平價食堂或去青年會堂去吃一頓自助餐。下午或去公園，或去阿房宮院看一場電影。晚飯前才悠悠然回到營房裏來。

軍隊是一個服從的系統。所謂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服從即是放棄自由意志，以上級的意志爲意志。軍隊非如此不能作戰。而戰爭是不得已的，軍隊也是不得已的。軍旅生活之苦，並不是物質的，而是不自由。參加過軍隊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那時候星期天所以特別貴重，因爲唯有在星期天，才離開區隊長哨音的控制，才恢復了自我。

以上是事後反省之言，讀者切不能誤會，當時我感到很苦。反過來，非常快樂。因爲在抗戰救國的大目標之下，這些小苦小難，在心裏都沒有份量。因此當時營裏的同學們士氣極高，對於區隊長繁苛的命令逆來順受，蓬蓬勃勃，毫無厭倦。

營裏生活的情調，還有特別吸引人的因素。那是學員成分的多彩多姿。

學員大概可歸納爲三部分。一部分是從淪陷區招生招來的大專學生。主要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個大城市，其他武漢及淪陷區各省來的也有，但爲數極少。平津來的是北方大漢，京滬來的是江南秀才，這一南北大會串，就很有會同歡異的興味。其次是從後方各軍政機構選拔來受訓的，這其中包含從西安勞動營選拔的學員。勞動營是訓練共黨分子的學校，成績好的就送戰幹團來深造。他們有的是在與國軍衝突中被俘的，有的是自首來歸的，有的是從事顛覆活動被捕的，有的是跑到延安，感到失望又跑回來的。另外一部分學員來自戰區的游擊隊幹部，以山東、江蘇、河北等省分爲多。

這些來路不同，省籍不同，經驗不同的學員，密切的混在一起，過羣體生活，那可就熱鬧了。從彼此的閒談中，你可以了解許多有趣的事情。例如自戰區來的那些三山五嶽人物，他會告訴你，日軍、僞軍、共軍和國軍游擊隊多邊戰鬭的故事。一家三口人，父親幹僞軍，老大是共軍，老二是國軍的游擊隊，在中條山裏互相打了三年等等。上海來的大學生，會告訴你如何在京滬發動砸烟館（當時僞政府以禁烟局名義官賣鴉片）的學生運動，北平來的學生大講梅蘭芳留鬍子，不肯爲日本人演戲等等。

在戰幹團受了七個多月的軍訓，入伍教育才完，就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分配我到城固西北大學入學。當我脫下軍裝，向隊長和同學告別時，不禁兩眶熱淚。那一段軍事生活，那樣艱苦，那樣光榮，那樣快樂，現在想起來，猶感回味無窮。

賭馬中空寶

十月二十一日的本港報紙上，出現一次罕有的怪現象，許多報紙都用第一版的全版篇幅報導這件大新聞。

這消息既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突告爆發；也不是「偉大的舵手」被刺「瓜得」；更不是太空人已找到嫦娥小姐帶她來地球觀光；此事非別，乃是香港皇家賽馬會本年第一次賽馬的最後一場，爆出大冷門，因電算機發生故障，而又「事後」宣佈作廢也。

據報載：最後一場爆出的是七號馬「必圖利」，獨贏派彩達一百八十一元八角之多；而亞軍「大將」亦是冷門，照估計這場「連贏位」中彩，可以派彩高達二、三千元。因此中獎者認爲馬會決定不派彩而發還所有連贏票款的措施，太豈有此理！而馬會則說這完全是根據「電算機派彩條例」辦理，不理馬迷們的「抗議」。中獎馬迷九十五人不甘「見財化水」，於是聯合起來延聘律師，準備控告馬會，循法律途徑解決。

當該場賽過「白燈」亮出之後，大家以爲勝負已定，便把不獲中的連贏票隨手拋棄。到聽說一律發還票款，廢票又變成了十足的錢票，於是快活谷中出現一幕自有馬會以來從未有過的「尋金熱」的精彩鏡頭。很多西服筆挺的紳士和珠光寶氣的名媛貴婦，也顧不得風度儀態，一個個彎腰屈膝在地下甚至污穢不堪的廢紙箱裏，像砂裏淘金似的，搜尋扔去的連贏位票尾。愛穿迷你裙的太太小姐們，這時也演出不少惹火的香艷鏡頭，但人們由於「搵錢第一」自也無心欣賞了。

賣油郎以前也是快活谷中的常客，最近許多年卻一次也未去過，因爲賭「馬」容易賭「人」難，現在又加上一座電算機從中搗亂，馬迷們想「掘草皮」更將「難如上青天」矣！爲什麼不遲不早偏偏在「雙爆冷」的緊要關頭電算機卻壞了呢？

如果依術數的觀點來看這事，馬迷中空寶是早經註定了的：君不見兩匹爆冷的馬名一爲「大將」一爲「必圖利」乎？「大將必圖利」，那麼，「小民包送錢」，豈不天經地義的事情麼？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燈光亮後定輸贏，廢票紛紛隨手扔；
聞道一聲可退水，萬人個個學爬行。

二、場外慣騎硫磺馬，誰知場內也能騎！
今朝處理不公正，更有何人鋪草皮？

三、良言方悟賭即輸，八場草皮七場鋪；
正喜此番爆大冷，一聲作廢又嗚呼！

四、高髻雲鬟迷你裙，名媛淑女艷無倫，
祗因伏地執銀紙，那管褻衣當眾陳。

五、將軍圖利事堪驚，吃空扣糧殃小兵！
若要荷包不受損，勸君莫向谷中行。

（編者按：馬會現已「收回成命」派彩了，只不過還有四十一張收回的彩票，卻有百多人登記申請領回，頗難解決。）

賣油郎

高調低彈



摧枯拉朽

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詩句，一經中共引用，就成警世名言，御用文人相爭考據註釋。

此兩句詩若單取比喻尚說得過去，如果生吞活剝，全盤接受則相當危險。

「沉舟側畔千帆過」的「沉舟」未加清理，百舸爭道，難保不出現觸沉舟而舟沉的新悲劇，因爲沉舟不比礁石，可浮可動，可隨流沙而遷移，危害性頗大。放着阻礙航道的沉舟不管，相競爭渡，用共黨的話來說，就是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必須先清理航道，「肅反、反右」，然後才可力爭上游。

「病樹前頭萬木春」，向榮爭春的，是別的樹木，病樹本身劉禹錫則認爲春不起來。其實倒也未必。既名之以病樹，則僅只病而非死。一旦病除，也可以欣欣而向榮的。有些樹狀似枯而非死，有些樹實已死而葉未枯，是故診斷樹之生死，應先觀察其根。根朽則無可救藥矣！倘如根未朽而葉已落，枝已枯，若調理適當，還可以抽新枝而吐新芽。

在下兒時長居鄉間，賞見一些幹被鋸掉的樹頭，抽出千株新芽，其壯者「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屹立天地間。初時不解，詢之老農，答曰「其根未朽！」敝鄉多產木瓜，木瓜長得太高了，其瓜必小，甚至不結瓜。於是農人攔腰砍斷曰：「去其廢幹，待抽新枝」。在下頓悟，樹木若想枯而復春，是必須伐去枯枝，砍去廢幹的，因爲枯枝廢幹不去，壓在新枝新葉頭上，新枝新葉是吐不出芽抬不起頭的。

此外病枝廢幹接通根基，病菌蛀蟲將沿枝而及幹，沿幹而及根，久而久之，好端端的根也將得病甚至枯死。那時，即使華陀再世，也無法妙手回春了。只好眼睜睜看着鄰近「萬木春」。

敝鄉風俗嚴禁砍伐枝木，但枯根枯幹卻不在此例。兒時採薪，抬頭每見枯枝，必以長鐮將之鈎下，其目的只在於採薪生火，倒想不到會立過功德，幫助樹木生長。因爲枯根不經砍伐，絕不會落掉下來。它們大都樂於保持現狀。有一些枯枝，由內而外朽出皮來，大風一吹也就掉下，似乎可省砍伐之力，可是此時，其蛀蟲已轉移侵入另一枝幹了。朽枝雖求去但卻於樹無補。

至於何爲枯枝？何爲朽幹？倒也不是觀貌可知。有必要去請教啄木鳥先生。因爲有些枝幹貌雖枯而心猶潤，有些則是心已腐而皮未枯。倘若不啄探清楚而大動刀斧，不分皂白砍之伐之，難保不「酒醉錯斬鄭賢弟」，那時可要「悔當初」了。

然而倘若擔心砍錯伐錯而不做摧枯拉朽的工作，那麼只好喻之曰：「因噎廢食」，「坐以待斃」了。

寒碧山

同的苦悶。

㈠思想方面。今日五十歲上下的中國人，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身經外戰內戰，只要中華民族能夠站得起來，他們寧可犧牲自己。可是自己捨死忘生，到今日還要托庇一個殖民地政府保護之下才能生存生活，一旦遇上「反共與反華」的問題難以劃分清楚的時候，他們便感到苦惱了。他們擁護港府對左派不妥協的現行政策，但又不滿意港府對待華人的一般政策。幸好港府對待一般華人的政策在力求改善，他們希望港府小心處理左派與一般華人的問題，不要涉及到民族問題上。

（二）婚姻問題。在香港生活了廿年的先期難民，今日年齡最小的也在四十歲上下，他們已經不必爲基本生活發愁，他們所愁的是婚姻。因爲當一個人從動亂艱苦中安定下來之後，也即是「食色性也」的兩大人生問題必需解決。「食」的問題解決了，很自然便會想到如何解決「色」的問題。這，除了性的基本要求之外，還有一點倫理上的根源。因爲今日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雖說到了「槍斃之年」，他們卻是維護我國傳統文化最強烈的分子。這裏的所謂「色」，並不單純是性慾發洩的女色，而是家庭的建立。原來在大陸的家庭，早已被毛共連根拔掉，家破人亡；或因「敵對階段」成分，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翻不了身，其家人或被折磨於勞改場，或充軍至邊省山地做工奴落籍。今日要想在海外另組家庭，由於年齡、風俗習慣種種原因，萬難找到自己合適的對象。他們在國破家亡之後，工餘身閑之時，便會感到人生的空虛，心情的苦悶，認爲這樣下去，究竟爲什麼？人生的希望在那裏？不存錢，怕老來失業無以爲活；有了錢，將來又有什麼用途？等待政府反攻大陸已經二十年，他們都由壯年進入到中年，再等下去的話，他們都老了，無能爲力了。因此，感到前途茫茫，家立不起來，身心同感沒有着落，多餘的精力與時間，找不到合理的發洩。

香港難民之七

我有許多朋友，無論外省人或廣東人，他們都因婚姻問題感到苦惱。現在已經不作結婚的打算，又感到虛空落寂，無所寄託。我總是勸他們將懷抱放寬，將精神與愛心轉移到別的事物上面去。如虔誠的信奉一種宗教；如專心致力於一門學術的研究；如從事業餘的社會福利工作。將愛心擴大，把對家庭妻子兒女的愛，發揮到對整個國家、社會、人類的愛，是發洩精力，寄託精神，打發餘時，充實人生的最佳辦法，不要把思想鑽入到家庭與兒女私情這個牛角尖中去。大丈夫應該拿得起，放得下，就在這些事上見工夫。

張贛萍

浮屍

藍海文

梧桐山鬼影幢幢，
深圳河飄着浮屍，
海水侵蝕了原來面目，
太陽曝晒着藍色布衣。

也許那是你的故舊親朋，
也許那是你敬愛的老師，
也許那是你的梓鄉鄰里，
也許那是你苦命的孩子！

深圳河呀深圳河，
帶給人多少傷心事！
深圳河呀深圳河，
帶給人多少相思？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狗的風流案

容是這樣的：漢堡地力檢察長，養了一條純種母狗，芳名「柯娜」，愛如掌上明珠，等閑不讓她和一般公狗接近。今年五月間，不知怎的這位平日守身如玉的柯娜小姐，竟像「小姐與流氓」（和路狄士尼製卡通片）中的女主角般地，被一條名叫「邦尼」的小流氓（獅子狗）勾搭上了。於是這對情侶在牡歡牝愛，熱情如火的情形下，就把檢察長的浴室權作巫山陽臺而興雲佈雨起來。

不料春風一度，珠胎暗結，眼看柯娜小姐就要變成未出嫁的媽媽，檢察長不願使心愛的純種狗女生出雜種小狗，於是請獸醫爲柯娜小姐施手術墮胎，花了約合四英鎊的手術費。

小流氓邦尼是一間夜總會的老闆養的，檢察長不甘「賠了小姐又賠錢」，因而向該狗主索還爲柯娜墮胎所花的手術費。可是邦尼的主人認爲這事是邦尼幹的，與他無涉，拒絕償還這筆風流賬。檢察長是熟讀法律的，於是便拿出他的看家本領，向漢堡法庭控告邦尼的主人「縱狗強姦」，以致使他招致了許多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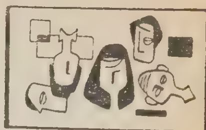
現在漢堡法庭面臨三個問題無法解決：㈠柯娜是被邦尼強姦抑係二狗和姦？㈡該檢察長對柯娜是否施以充分控制？㈢小流氓邦尼是否犯有擅入該檢察長住宅之罪？

這件風流案假使讓阿晦去主審，我將毫不猶豫地判由該檢察長付堂費。因爲第一、根據中國「母狗不擺尾，公狗不上前」這句老話，可以推知他們這次苟合，不但不是邦尼強姦，同時也不是和姦，而是柯娜小姐空房難守主動地引誘邦尼成姦。否則，邦尼如何會進入檢察長的浴室？而在緊要關頭柯娜小娘爲什麼不狺狺呼救？第二、俗云：「女大不中留」！「那個少女不懷春」？狗也和人一樣；檢察長既想把柯娜養成一隻「貞節烈狗」讓她光耀狗國，就該嚴加管束；現在竟然任她自由行動，在外招蜂惹蝶，以致成了出墻紅杏，該檢長察應負管理無方之責。第三、小流氓邦尼之進入檢察長住宅，是由「女主狗」柯娜邀請的，並無「擅入」之罪。反而該檢察長卻有仗勢欺「狗」之嫌。

現在本港養狗的人很不少，這從大街小巷遍狗屎一點可以得到證明，爲了防患未然，狗主們應該會同「防止虐待禽畜會」的負責人，共同研討下列幾個問題：㈠制訂狗法律，詳列狗的權利，義務及其他有關事項，免得將來打起官司無根據。㈡研製狗避孕丸，以保持狗貴族的血統純正。㈢創製狗用貞操帶，以防狗女們被「色中餓狗」強姦、和姦或引誘成姦。㈣定期交配，免後怨雌曠雄的性生活失調。果能如此，恐怕別字先生們更必爭看要變母狗矣（見「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笑話）！

東方晦

人海百態



一入侯門深似海

小朱結婚了。在他的同事間，是一件哄傳一時的大新聞。有些同事在接到他的請柬時，才曉得他這頭婚事不同凡響。因為，新娘是黃百萬的第四個妹妹，這位黃四小姐的芳名，同事們容或未知，但黃百萬的來頭，除非不在香港撈，凡在本地混過的人，莫不知黃百萬財勢驚人。小朱娶得黃百萬的妹妹做太太，當然極受同事羨慕！

小朱是月薪千元左右的白領階級，在他們一羣中，地位說高不高，說低不低，許多人羨慕，也有許多人瞧不在眼內。如以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的觀念來看，這頭婚事很難成立。小朱算是竹門，則黃百萬這一邊是鑽石門，無論如何不相配的，勉强湊成，小朱這邊就是攀龍附鳳了。

不過，也有人認為小朱並沒配不起黃四小姐，他算得是標準美少年，六英尺高的身裁，個子修偉軒昂，最大的特色，是那兩個笑起來十分迷人的酒渦。

黃四小姐呢，年紀至少比他長四五歲，外表看起來更使人覺得她比他要大上十年。同時，黃四小姐是個「失婚」女子，以前「失婚」經過，人言人殊；至於她的尊範，雖是各花入各眼，很難下定評，不過見過他們的人會說：「要是小朱扮女人，黃四小姐扮男人，他們這一對看起來就更順眼。」

對的，小朱的一雙酒渦，每每使人聯想到嬌憨的女孩子。事實上，小朱態度溫柔，很有點女性氣質；要不是昂藏六尺，時興地蓄上嬉皮士長髮型，一時很難叫人分辨出是男是女。

無論如何，小朱和黃四小姐這頭婚事令人羨慕的，大家認為小朱開了個金鑛，今後享用不盡！據熟悉黃家內幕的人說，黃百萬的父親去世時，剩下大筆遺產，由他四個兒女繼承。黃百萬沒分家，繼續經營父親遺下的事業，這十幾年間，家財又增加不知若干倍。有人估計，單是由四小姐名下也逾千萬，小朱等於中了十次馬票頭獎，怎會不叫人羨慕呢！

他們婚後同到歐洲渡蜜月，三個月後回來，出乎意料之外，小朱仍然回到公司做事，沒放棄那份月入千元的小職位。

小朱的解釋是，黃四小姐怕親友瞧不起小朱，讓他做原來的工作，表示小朱並非依靠她娘家的關係而居於高位。事實上，小朱這輩子即使永遠不做事，也絕不會過不了奢華富裕的生活。

同事們也認為黃四小姐的話對，這是為了保持小朱的尊嚴，替他設想得太週到。

每天早晨上班，同事們習慣由附近一家咖啡室供應茶點；蜜月歸來的小朱，第一天上班，同事們就敲他竹槓，說他身為黃家駙馬，應該請客。可是小朱面有難色，不只一次的婉卻了。

同事們覺得小朱不近人情，娶了個富婆，連請同事一杯咖啡，一塊三文治都吝嗇，未免太小器，就算全部請客，也不過十多二十元便乜都搞掂。從前未娶得富妻，還不致這麼孤寒，雖然不是經常請客，但一人一次，他也絕不推辭；何以娶了黃四小姐，反而轉性？千多萬的身家，吝嗇十元八塊，錢剩下來有何用處？

小朱聽到同事間單單打打，對他們說：「我不能請客並非吝嗇，實在另有苦衷。各位如要飲茶，我請各位到希爾頓好了。」

「小朱，你有沒有搞錯？我們要喝四毫一杯的咖啡你也不肯，卻願請我們去喝兩塊錢一杯還要加一小帳的咖啡？」

「不只喝咖啡，隨便吃什麼，甚至黑椒牛柳，都沒問題。」

大家雖覺奇怪，有人請客，且是到平時罕有機會去享受的高貴地方，自然一窩蜂跟了小朱，浩浩蕩蕩到希爾頓天台。俯覽港九景色，喝着彩色繽紛的飲料，吃名貴點心，幾個外國同事更嘆其威士忌。這一頓茶喝完，埋單三百八十多元，小朱非常大方，寫夠四百，簽了單，侍者再三道謝退下。

現在，大家相信小朱不在寫字樓請客，的確不是因為吝嗇，也不是變性，實在是「另有苦衷」；究竟苦衷為何，又很難想得通。四百元，如果在寫字樓請客，一個月也吃不了，小朱寧願在希爾頓花四百，不在寫字樓花十多元，只可以解釋為他現在已不是喝四毫咖啡那個卡士的人物了。

小朱不論和同事或朋友應酬，要到希爾頓、文華、總統、帝后、美麗華這些地方，且一定搶先請客；若果到其他地方，結帳時則照例無動於中，讓朋友付帳，絕不會搶，他付帳時，例必簽單，並多給小帳。

同事們實在不明白他的道理，他也不肯說明原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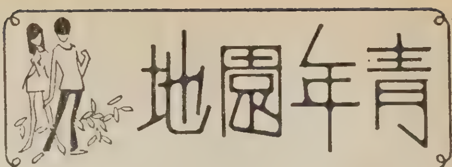
更使同事們感到奇怪的，他們公司每逢三十號或三十一號出糧之期，黃四小姐就到公司會計部來替小朱領薪。

黃四小姐珠光寶氣，女同事們都竊竊私議，她那雙鑽石耳環和胸針，至少值五六萬；那白金鑲玉的指環，也非二三萬買不到。停在公司門口那部由穿了制服的司機開的卡力特巨型房車，冷氣設備，更濶氣十分。

小朱的一千多元薪水，怎會看在她眼內？她卻親自到公司替小朱拿，全數放在那隻價值七千元的鱷魚皮手提包裏，跟小朱的同事畧畧搭訕兩句便走。

這些事，在同事眼中是個謎，讀者們當然也不明白，讓老萬下期再為各位揭開這有趣的謎底吧。

劉人傑



苦悶青年的紅與黑

黎民

早在三十年前，毛澤東即已大搞其「個人崇拜」。我們長一輩的學生羣中，便有不少人傳閱着「毛澤東自傳」。哥哥和姊姊都約畧地看過這本「隱瞞醜惡，自我吹噓」的魔書。只有我還沒有看過，不是說我老早看穿了這顆「人民大煞星」的眞象，因爲那時年紀還小，只愛看孫悟空七十二變的連環圖，那管得毛賊是個什麼東西！

對滿口爲國爲民的「說謊大師」崇拜得最起勁的要算黃濤，可不是嗎？他也和今天的「苦悶青年」一樣，有滿腔衝動的熱血，和不滿現實的感情。有着只看見社會的黑暗面，看不見時代車輪慢慢走向進步的錯覺。企圖急劇地把社會面貌徹底改變的思想，自然容易爲共黨的花言巧語所迷惑。

抗日戰爭炮聲一響，充滿民族正義感的年青人，義無反顧地捨身報國，投身到各式各樣的救亡組織中。黃濤自屬不甘後人，挺起胸膛，參加了抗日宣傳隊。

八年艱苦抗敵的日子裏，中共不獨沒有實行「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的路線，反而採取「游而不擊，持久避戰」的策略，和貫澈其「打擊國軍，擴大隊伍」的陰謀。於是便把無數熱血青年，騙入腥紅旗下，黃濤就在抗戰時代做了共產黨員。

抗戰勝利了，惡毒狡詐的毛匪幫，並不從事協助殘破的國民經濟復甦，倒行其挑撥離間，借事生風，製造混亂的勾當。那時，黃濤奉命混進政府機關，暗中幹其見不得天的事。當然，以一個公務人員的身份，進行造謠破壞，煽風點火，自易引人入信，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由於他的狐狸形象，掩飾得還未到家，到頭來便只有夾着尾巴，落荒潛逃的份兒。

以後，他躲在山區裏，東擾西竄，打家刼舍式的又搞了一陣，待得毛軍併呑了整個大陸，才施施然荷着土槍土炮，率領着土頭土腦的地方土共進城刼收政權！

五二年以前，毛共幹部過的是「供給制」待遇，普通小幹部除了兩餐之外，每月只領到四萬多元的生活費（即今天的人民幣四元餘）。全部拿來抽廉價的七星牌香烟，每天只夠半包！但是日用品卻不能或缺，於是「吊烟龜」的嘆聲四起，三萬元一雙的帆布鞋更是永遠穿不上，個個都像乞兒那樣的扮相。而騎在他們頭上的大小新貴，還愚弄式地誇讚這些滿身垢氣，一臉長鬚子的下級幹部是個「工農形象」，自己則躲在家裏嘆其見不得人的享受。

表面上，上下級之間，只有食小灶、中灶、大灶的分別，（小灶的伙食費生活費較高些）但骨子裏卻另有文章。就以黃濤生下個兒子來說，便領回來不少「黨的禮物」：鷄啦、蛋啦、豬肉啦、牛奶啦、紅封包啦、衣着費啦、衛生費啦、保健費啦和產婦的生養費啦……。林林總總的名稱，折發代金卻相當於下級幹部一年的生活費，也許這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才應該獲得「特殊照顧」吧！這些「黨內秘密」，要不是他的老婆在「感謝毛主席的恩情」之餘，溜咀漏了出來，那會有人知道？她還不知道，小幹部生下孩子，毛共連屁也不送個哩！

隨着地方勢力的受清算，他才由行政小官調任到文化部門——在報社裏當了一名編輯。這時雖然印信被奪，操不起權，但比起那些挨整肅的頭頭，如馮白駒之流，已算幸運得多了。終日躭在「宣傳機器」裏寫些共黨八股，批吹捧拍，倒也樂得優遊，和避過不少風頭火勢的運動。

然而毛共不斷「鬬、批、改、整」的連環運動，遲早會令人過不了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的惡運便告臨頭。雖然「文革」的眞正目的只是毛頭要奪回「劉修」的權，但首先遭殃的正是文化界！

他的問題出在一篇吹捧紅線女「賣荔枝」，（她在莫斯科國際青年節上唱的廣東調子）和拍讚劇目「十五貫」的文章。曾記當年，紅線女紅得發紫，「賣荔枝」享過國際盛譽，毛共各大報章也把她當作嫦娥捧上月亮。黃濤照捧如儀，本來沒有什麼不妥；「十五貫」裏的況鐘，實際是個拚掉烏紗，爲民請命的好官，毛共亦曾列爲反官僚作風的好榜樣，組織幹部進行學習。他也不過是順着宣傳話筒，做做應聲蟲罷了，何況那時「劉修」還未當權。

這足以說明毛共「背信棄義」的慣性，甚至對自己培養出來的忠實黨徒也不例外，只要他們在某一時期適合做「圖騰」的祭品。紅衛兵更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把他揪鬬了幾番。打倒股肱三折，還得戴上紙帽，帶着斑斑血淚，像個白天出現的無常，沿街自掌咀巴，大叫「我是牛鬼蛇神」！

進一步，又清算到他的反革命問題。這個罪名從何說起？那就是他當年混在國府機構裏做公務員的前事。當時他幹的實際是「顚覆」活動，現在卻變了「認帳不認人」，被指爲「反動派」！他家裏上至天花板，下至磚塊都給翻過，雖然搜不到反動罪證，結果還是根據「歷史反革命」和「散播毒素」，被扣上「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打進勞改場裏，嚐其鐵窗風味。也合該是「作法自斃」的報應吧，他的寶貝兒子，自幼叨「老子英雄」的光，吮人民的膏血長大，如今也得蒙「老子反動」的難，被趕上粵北深山伐木材。從早到夜，一年到尾，伐呀伐的沒個完，直教他這地球上的吳剛，伐到把肚皮裏的人民膏血吐回地上，才獲「恩准」暫停！也正是毛共政治特點——「當紅得道，鷄犬升仙，當黑獲罪，禍延子孫」的活寫照。

黃濤這個上一代的苦悶青年，只因沾了共產主義的迷幻藥，便似一張白紙那樣給染個通紅，最後又被「比爹娘還親的毛主席」塗個墨黑！在紅與黑之間便結束了他當年愛國家愛民族的熱誠，粉碎了他嚮往「眞理」的美夢，和身受了「暴力革命」的惡果。不知這一代的苦悶青年們，對此有何感想？

攻下威海衛發掘秘密

胡蓑之

就軍事策略的觀點而言，我軍對於掃蕩膠東共軍的行動，還是不夠迅速的。儘管五十四軍的五個團（除一九八師及一〇八團），未付出巨大的代價，而能閃電式地連克福山、烟台等地，本來是一次很光榮的勝利。但實際上，仍未能收到殲滅敵人主力的效果，卻是一種治標而非治本的戰略。因此，敵人尚有死灰復燃的潛在實力，從而竄擾東端的牟平、威海衛、榮成、文登及南岸的海陽各地；加上這些地區的原有共軍游擊隊，其總合可能超過五十四軍兩倍以上的兵力。換句話說，我軍在此眾寡懸殊的情況下，僅憑着優越的裝備及其高昂的士氣，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實行窮追，分別擊潰敵人的各地主力，使其無法集結，則絕無後來的海陽之失了。事實告訴我們：當時共軍所以不堅強抵抗，而陸續放棄以上各據點，目的卽在保全其實力，會合各地主力並選擇有利地區，然後與我軍決戰。

牟平不重要共軍棄守

可惜我方對於當時的敵情判斷，顯然有所錯誤。總以為先攻其據點，多佔地區，搗毀它的巢穴，使其士氣低落，宣傳破產，然後逐步壓迫它至半島東端的靴尖上而加以殲滅之。殊不知共黨游擊隊，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它們利用綿亘而遼濶的山區，東奔西竄；以「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的戰略，同國軍周旋。而我軍當時所使用的則是正規的逐漸攻畧，因而給予共軍以漏網的機會。舉例來說：我軍僅以三天的時間（包括行軍）而分別奪取了福山、烟台，為什麼就擱四天以後才繼續進攻牟平及威海衛呢？

不錯，按照正常的作戰行動，凡攻佔一個地區，必須清掃戰場。五十四軍當時所以逗留烟台，一面因為搜索崆峒島、芝罘島各地藏匿之敵；一面則候從青島駛來的運輸艦，以便點交鹵獲共軍的戰利品，運返青島。其實這些工作，只需一團兵力留駐烟台，便可「搞掂」；而其餘的四個團，則應該在共軍退出市區的時候，就馬不停蹄地啣尾窮追，使它無法脫離我軍的火網；也可以明瞭共軍逃往的方向。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我軍只知道自己佔有優勢的裝備，和無攻不克的士氣，竟讓敵人從容地逃走了三、四天以後才加以追踪。實則敵人已經化整為零，分向茅山、崑崙山等遼濶的山區潛伏；甚至一部已折返棲霞、萊陽或海陽各地的附近山區。而退至牟平、威海衛等沿岸城市的共軍人數不多，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足智多謀的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對關軍長獻議：「我軍現有五個戰鬭團及兩個砲兵營，最好以其中三團和山砲營，沿着西南面的山區搜索前進，一直推進至茅山及崑崙山一帶的山岳要隘，以切斷牟平、威海衛及榮成各地之敵，利用森林中的交通向西南面竄擾。其餘兩團及榴彈砲營，則沿烟牟線大路前進，直指牟平及威海衛兩個城市。如果敵人不加抵抗而退入西南山區，那末，其他三個團正好實行腰擊，殲滅其主力；同時也可以收到包圍敵人之效。」

關軍長認為李師長這一行動計劃很好，於是依計行事。但自烟台去牟平只有六十華里，我軍在烟台已駐三天，敵人早已逃走一空；而迂迴到茅山、崑崙山方面的路程，則長達百餘里，因此，當這枝迂迴部隊抵達目的地時，敵人早就越過了山地要隘，結果攻下牟平後，甚少斬獲。由於敵人有着充分時間的撤退準備，加以牟平又是一個非港口的城市，去海岸的「養馬島」還有二十里，形勢並不十分險要，所以，共軍在牟平不獨未設堅固的防禦工事，連武裝人數也不多。

進攻威海衛曾遭抵抗

這個不足輕重的城市，是魯東一個二等縣，歷盡滄桑！自漢代以來，牟平縣不僅屢置屢廢，且其治所也曾數度遷徙。最早的牟平縣治設在蓬萊縣（登州）的東南，為魏以前的故城。置於黃縣東南的牟平，則為北齊以後的故城。現時的牟平縣城，係唐麟德時改置的，明代廢入海寧州。清時仍為州治，民國後改州為縣；並改為牟平縣。據「元和志」說：「在牟山之陽，其地夷坦，故名牟平。」按：牟山位於烟台與威海衛之間，烟台山的西南面。當年我軍從烟台越過牟山後，直達牟平城，如入無人之境，蓋其地勢較平坦，不宜設防之故，因此，共軍游擊隊多半退至威海衛或文登等地。但牟平去威海衛約一百華里，沿海岸線的交通已為游擊隊所破壞，機械化的砲兵營的行動受阻；而沿山區的道路上，共軍則滿佈地雷，使我迂迴的部隊，也遭受困難。是故，威海衛成為我軍進攻目標中的唯一障碍。

論其實際形勢，確屬險要。因威海衛當山東半島北岸的東端，與遼東半島的旅順口南北相對，共扼渤海的海口，為渤海與黃間的門戶。明代曾在此地設衞所，以防海寇，故名。其地舊屬文登縣，倚山環海，三面繞山，港口向東，入口處有劉公島，為天然屏障，該島周圍約三十華里，高達五百餘尺，島北崖懸絕壁，峭不可登；島南則水深浪靜，可泊巨艦；而且終年不凍，為華北港口的一大特點。

劉公島距陸地之間，有東西二口：東口較廣濶，而水淺多礁，不便航行；西口狹窄而水深，艦隊進出無阻。前清光緒十四年，曾在島的兩端，建築着堅固的營壘，與對岸沿海砲台相對，形成犄角之勢，亦為我國北洋艦隊的第二停泊所。然於甲午之役，被日本海軍所攻陷，後來我國允予賠償兵費，始復歸我

。至光緒二十四年，俄帝租我旅順、大連以後，英國人藉口防俄，而强迫租我威海衛及其附近沿海一帶的十英里地方，作爲英國的遠東海軍根據地。直到華盛頓會議時，經我國代表提出收復租借地，英國始承認歸還。民國十九年四月，我國與英政府訂立「威海衛協定」後，才正式將此租借地收回；起初劃爲威海衛行政區，直轄於中央，其後則劃歸山東省轄市。惟劉公島展租英方十年，以爲英遠東艦隊的避暑地，至抗日軍興，英艦隊始撤離劉公島。據民國三十六年的人口調查統計，威海衛市區居民共二十四萬餘人。然共軍竊據時期，居民因不堪虐待而陸續逃至青島的難民，至少在三萬人以上。

除劉公島外，尚有日島、黃島、青島、黑島、楮島及遙遙咀半島等；陸上市區的北面有遙遙山，爲海軍對渤海一座最良好的瞭望台；南面的長峯寨、佛頂山、虎山、孤山、百尺崖等地，可說都是威海衛市區的屛障。抗日期間，日軍竊據威海衛時，在以上各據點，均分別築有强固的防禦工事；並有若干倉庫儲存不少軍事物資。勝利後，共軍捷足先登，搶先刦收，從而利用原有工事及物資，作爲它們的防務之需。因此，當國軍進攻威海衛市區時，曾遭一陣較爲激烈的抵抗。

審俘虜發掘兩大秘密

不過，共軍的抵抗行動，顯然是一種牽制我軍的陰謀；而其主力部隊卻已撤至文登附近山區佈防，以便掩護威海衛及榮成各地之敵撤運物資。可是我軍並未預料到敵人如此倉促撤退的，所以預定的計劃是直指威海衛市區。記得五個戰鬬團越過硫磺山、牟山而攻下牟平城之後，便分爲兩條路線，向威海衛推進。由於右翼的三團，是沿山區搜索前進的，至崑崙山支脈北進時，則受地雷陣所阻，因而企圖越過山坡而至野薜鎭，以附佛頂山的敵人之背，卻要多行三十餘里的路程。而沿海岸線進發的兩個團攻擊部隊，抵達酒館集附近，則遭一股預伏的共軍抵抗，經過短暫的攻擊，卽推進至蘆島口，一面向長峯寨敵人的機槍陣地猛撲；一面使用榴彈砲分向遙遙山及百尺崖兩地的海岸砲台射擊，均收到制壓之效，使威海衛市區已在我軍控制之下了。

其餘三團迂迴至野薜以後，佛頂山和長峯寨之共軍陣地，則逐漸退至風臨集、溫泉湯、虎山等地，以掩護市區之敵撤退，越過石頭河分向草廟、橋頭集、孟家莊，而入於東竇山區。好在敵人缺乏海軍部隊駐守，我軍才順利地進佔這個良好而險要的軍事港口，同時困於遙遙咀半島上的少數敵人，亦無法脫逃而束手待擒。當我軍逼近市區以後，戰事已告一段落，闕軍長立卽下令，火速清掃戰場，加緊搜捕潛伏的共諜。但由於威海衛市區的範圍較烟台爲大，港口的島嶼羅列，市郊的地形、地貌及地物，非常複雜，要想在短時間一一加以肅清，頗不易爲；直至翌日下午二時許，軍司令部參謀處才陸續收集各團的報告，結果發現敵人的屍體一百八十餘具（傷者除外），俘虜敵人四十餘名。而我軍傷亡人數亦達五十三人，惟其中輕傷的官兵佔半數，重傷十八人，七人殉職。在四十餘名俘虜中，有三分之一爲外省籍，其餘都是山東人。經參謀、軍法兩處派員審訊後，發覺那十幾個外省籍俘虜，可能是共黨的中級幹部，但多半爲文職；此外尚有三十多名俘虜，則包括共方的低級幹部、傳達、伙伕及士兵等。儘管它們矢口不承認，只說是强迫而來的，可是從它們的身上及其行李中，搜出若干文件，如威海衛市的居民登記、漁船和漁人的登記、倉庫物資數字的登記等等，足以證實它們的身份，無法抵賴；同時，從這些俘虜的口供和它們的引導下，也發掘出共黨在當地的秘密措置。例如：

㈠劉公島上的地下軍火庫：共軍在此小島上掘有地下的小型兵工廠，專製炸彈和地雷，「小米加」步槍零件也可勉强裝配；而其中的一部份破舊機器，則是日本鬼遺留下的。但是港內的船艇（包括漁船），已被共方迫令逃走一空，因此，勢必等待我海軍艦隻入港口，才能派人登上該島搜索。

㈡黑島的黑獄和長峯寨的勞改營：前者位於市區以北約六華里一個細小的半島上，可由陸路通行，便立卽派人前往，起出三百餘名被共軍誣裁國軍特務、地方惡霸、劣紳、地主、奸商等罪名的寃枉者，個個枯瘦如柴，有的已被打至殘廢了！後者則在市區的南面，約有五百餘名勞改犯，不論晝夜都被共軍奴役；由我軍開營釋放後，多數亦已不復人形！

五種階級與色情享受

此外，共軍在市區附近埋藏的糧食和物資，如大、小麥、玉蜀黍、小米、地瓜干等總共達十噸以上；尚有呢絨、布料、日軍遺下的被服、軍毯，及掠刼民眾的貴重物品等等，也都被分別起出，成爲我軍的戰利品；也是共軍打家刼舍又一罪證。儘管共黨高叫「打倒階級主義」、「消滅封建思想」的口號，然而它們的階級主義和封建思想比任何專制王朝更爲濃厚！根據俘虜的口供指出：中共裏面，上自毛澤東，下至八路軍「戰鬬員」，單在日常生活方面便分爲五種階級：㈠保健飯——是毛、劉、周、政治局員、中委以上的共黨巨酋才得享受；㈡特灶——是兵團司令員以下，軍長以上高級官員的特權；㈢小灶——爲縱隊司令員及政委們所享用；㈣中灶——則爲中級幹部的待遇；㈤大灶——便是輪到低級幹部和普通士兵們吃的了。

共軍在日常生活方面的階級之分，既如上述。而在其他方面的享受，更由此類推，可想而知。由於威海衛地方，曾被英國統治將近四十年的緣故，不論建築、社會環境、居民生活，多半都帶點洋化。據說經不起考驗的共黨頭頭們，在威海衛的生活也腐化已極！它們住的最漂亮的樓宇，當上頭下令封閉舞廳、酒吧時，許多頭頭都遲遲不願執行，因爲它們每晚沉迷於這些色情窠裏，依依不捨！至國軍進攻威海衛時它們還帶走一批年青的風塵女子呢！

本來牟平、烟台、威海衛等地居民，通常歡喜儲藏黃金的；在青島經營黃金業的商販，也以牟平人爲最多，往時威海衛市的金元寶店舖頗爲著名。但我軍光復以上地區之後，不僅未嘗虜獲黃金，甚至掘出共軍埋藏的物品中，也從未發現過金元寶。原來共軍臨逃走時，笨重的物品不便携帶，加以埋藏；而把黃金纏在身上，與生命共存亡！（養之兄：來稿過長，請少寫二百字。）

太平洋風雲

白萍譯

十三：伍特根據自己所獲得的情報作出一次冒險

汽車駛過貧民的住宅區，然後，是一條小商店集中的街道，伍特叫乃榮把警車停在後街，下車，叫乃榮也下來；乃榮遲疑着，終於也下了車。伍特手槍指着他的腹部，他滿頭大汗，驚惶得臉色蒼白。

伍特的左手閃電似的猛擊過去，打中他的嘴巴。

乃榮舉起手來要攔阻，但一舉起，就立即放下；伍特再擊一下，乃榮連連後退，靠在車頭上；伍特繼續進迫過去，但看到乃榮的驚惶恐懼的神氣，卻不禁從憤怒轉爲輕蔑了。他一手抓着乃榮的襯衫，低聲冷然道：「我只給你一個警告，你不得再騷擾她，瑪姬，你更不得威脅她。」說着，他把乃榮拉緊得靠過來，接近到可以察覺他的恐懼來。「你絕對不得傷害她，知道嗎？否則，哼，哼，我會找到你的，我不會馬上殺死你，但你會慢慢的死，我會逐吋的殺死你，你一吋一吋的慢慢死去，死得很慘！」

伍特說完了，隨手把他一推，乃榮跌在地上，掙扎着。伍特進入汽車中，開動，駛去了。行駛了大約十分鐘，到了酒店附近，駛進僻靜的街角停下來，四望無人，從衣袋中拿出假髮和隱形眼鏡來，重新打扮成爲施美爾博士。

離車，步行了幾個街口，回到酒店去，他避開正門，以免被帳房看到。他從戶外游泳池旁邊的橫門進去，登上後面樓梯，很快的就進入了自己的房間中。

晨早八時，伍特在房間中叫早餐，吩咐侍役立即把他的衣服熨好，洗澡，換上乾淨的白襯衫，結領帶，穿上熨得筆挺的西服，到樓下大堂去，只有幾名客人，他吩咐帳房打電話到「佘利嘉拖拉機公司」去。

伍特並不願意再從酒店打電話給佛斯廸，但他不願再跑到外邊去打電話，雖然他已經又化裝爲施美爾博士，但他可不願作這樣的冒險。他知道，警方一定已經下令通緝他，任何外國人，所有身裁容貌與加西亞近似的，一定會被拘留和調查的，雖然他已化裝。但那只是表面的化裝，經不起檢查考驗的。

佛斯廸接聽電話，伍特問道：「和我喝一杯如何？」

「現在？」

「是的！」伍特輕快地笑着：「在早上，愈早愈好。」

佛斯廸默然了一會，大抵已醒悟到伍特的緊急求救。「好的，」他道：「什麼地方？」

「就在酒店中有一個很好的酒巴，」伍特向帳房看了一眼，道：「已經開始營業了。」

佛斯廸又默然了一會兒，道：「好的，我馬上過來。」

這本來是違反常規的行徑，但佛斯廸可以意識到事態不尋常。

佛斯廸來到，和伍特坐在沒有其他顧度的酒巴內角落裏的枱子上，叫了一瓶啤酒，問道：「緊急？」

「是的，」伍特道：「我要回到河口去登輪。發生了一些事，我被追捕，不能在街上被人看到。」

「河口？」佛斯廸沉吟着，然後，他瞧着伍特道：「新丹雅號今天早上已開駛了，你知道麼？」

伍特可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新丹雅號開駛後，阿里達克的「阿拉大神」號一定也跟着它去了。這一來，伍特就面臨新的問題了。他不能停留在曼谷，等候阿里達克打電報給船塢，通知所到達的地點，然後趕去的，警方一定調查他對探員所作的口供，追問冒稱「和好號」的「阿拉大神號」修理的船塢。若伍特自己跑到船塢去查問阿里達克的電報的話，等於是自投羅網了。但他又不能委任佛斯廸去代查的，這一來，佛斯廸會被牽涉進去，而他的中央情報局駐曼谷代表的身份就會暴露了。還有別的辦法麼？伍特相信有的，但那是冒險賭博的途徑。假如他賭錯了的話，就錯得十分厲害，會一敗塗地了！

「蘇拉他納港有多遠？」伍特問道。

佛斯廸想了一會兒，道：「大約三百哩多一點……可能三百二十五哩。若是海濱……從曼谷拉直線過去，就是這距離。」

伍特心中迅速地默默計算，新丹雅號的航行速度是十五海里，她可以駛行得迅速一點，但在經過太平洋時，她的迅速沒有超過十五海里。算來，廿四小時之內可以駛到蘇拉他納港，綽綽有餘。假如她駛往沙旺港——蘇拉他納以北九十哩，十五小時就可以抵埗了，那將是今天午夜時候，但，它究竟是駛到沙旺去呢？抑或是蘇拉他納港去呢？這是重要的一點，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經過估計後的冒險——仍然是賭注，伍特根據自己所獲得的情報而作這一次冒險，但他所得到的情報少得很。而這是不能不嘗試的一次冒險。假如他的估計準確的話，便趕得及設法應付。

「你可以帶我沿半島下去，到達什麼地點？

神秘特工伍特故事

」伍特向佛斯廸道。

佛斯廸注視着他面前已經喝乾的啤酒杯，深深地思索着，不作聲，他已經喝完了一杯，但根本沒有想到要再來一杯。伍特的緊張神色，使他無意於再喝一杯，然後，他道：「由陸路去，要遠一點，唔……至少遠七十五哩，或者更多一點。對你最方便的應該是坐火車去，客車並不去到那樣遠的地點，但你可以坐貨卡……」

伍特搖搖頭。「我不能坐火車去，這太危險了。至少不能從曼谷起程。」

「從曼谷到半島起點處有一條混凝土路面的公路，大約七十五哩，我可以開車送你去，再過去便是在建築中的公路和橫路等。假如你被警方追捕得這樣緊的話，我到了公路的終點便要回頭了，否則，我們和我的汽車便會很容易被人認出來的。」

「好的，就這樣辦，」伍特道：「什麼時候動身？」

「在入黑以前不能走。這樣又喪失了十五小時了，但會比較安全一點。」

伍特設法控制着自己的不耐煩心情，道：「好的，我今天留在酒店中，今晚結帳，在樓下馬路口等你……八時，好嗎？」

「八時，」佛斯廸點點頭，道：「還有甚麼呢？」

「有的，」伍特告訴他：「我有一捲衣服放在碼頭的水上運輸公司中，你替我取回來。」伍特把地址告訴他。

佛斯廸站起來，高聲道：「施美爾博士，看來，你眞是一個很忙碌的人呢！再見吧！」

× × × ×

晨早的太陽光照射着伍特的肩膊，他正沿着在建築中的公路，步行而去。他身上是久經風霜和沾染了油漬的水手服裝，寬闊的皮帶上，一個銅質的圓扣，繫在腰間，左上臂縛着刀鞘，插着他自己慣用的一把匕首。這條公路在山腳下的海岸邊沿上，左邊是棕櫚樹和沼澤，右邊是綿延的山峰。

沿路上，點綴着小農莊，有時是孤零零的茅舍與竹房，一小塊小塊的農田，這一帶是生產不大豐裕的貧乏的農村。

伍特追上了一輛牛車，駕車的泰國老農很高興地招待他到家中去吃了一頓早餐。

伍特和這老農言語不通，運用手勢和意會，終於對附近的地理情況有一個粗畧的了解。什麼地方是草原，沼澤已大概知道了，最重要的是，他知道鐵路經什麼地方，距離有多遠。

伍特付給他四十銖，對於老農來說，這是一個大數字，一個月的辛勞也賺不到這樣多錢，他和他的妻子都對伍特十分感謝。

在伍特小休後離去時，老農的妻子送給他一個籐籃，裏面裝着蕉葉包裹的食物，伍特道謝接受了。

伍特背負着籐籃，沿路續向南走，聽到後面有摩托聲音傳來，站在路旁，看到一輛卡車，滿載着一包包的水泥，這輛卡車已十分殘舊，在重載之下，緩緩前駛。在它駛過伍特身旁時，伍特翻身跳上車後，雙腳踏在坐車板上，雙手抓着車邊沿，駕駛座上的司機，即使回頭也看不到他。

兩小時後，已到了三十哩以南，新築的公路，路面建築至此為止，將近到建築工地了，伍特鬆手，跳下車來，繼續步行過去。

工地一帶，塵土飛揚，伍特看到一羣築路工人正在揮汗努力工作中，附近是一列軍隊的小帳幕，一支旗桿，上面高懸「紅、白、藍、白、紅」五色間條泰國旗。在伍特注視之際，一名泰軍，制服上並沒有配帶軍隊的徽號，從軍營走出來，跳上一輛吉普車。旁邊還有另一輛吉普，一輛運兵軍車，幾輛大型的供應卡車，這名泰軍開動吉普車，駛過來。

伍特立即快步走過去，越過草地，樹叢，跟着，急速的奔走，一直跑到公路的轉彎處，這兒已看不到軍營和工地了，他停步下來，等候着。

幾分鐘後，吉普車轉彎過來，伍特知道，在沒有上級人員監視之下，大多數士兵都願意載過路人一程，賺點外快的。於是，他摸出幾張泰國紙幣來，夾在手中，向駕駛吉普的士兵揮舞着，吉普車立即停下來，駕車士兵揮手向伍特招呼，一會兒，泰國紙幣已落入士兵袋中，伍特則坐在車上了。

這士兵能說幾句英語，伍特從他口中，知道這輛吉普要向南駛去二十哩。他們部隊是奉派到這一帶地區來，是要防止築路工具與設備在夜間被盜竊，並制止其他車輛在未通車前私自使用這條未全部完成的公路。

這士兵隸屬於災事隊，人很純眞，對伍特自稱為菲律賓漁民一點也不懷疑。

午前不久，到達一處小漁港，鐵皮矮貨倉，破落碼頭，幾家小商店，在太陽光照射之下，一片灼熱。伍特邀請這士兵喝一杯冰凍啤酒。停車在樹蔭下，兩人避過了灼熱的太陽，很高興的喝着。三大瓶啤酒，這士兵喝了大半，弄得他酒意上升，轉眼間睡着了，鼾聲大作。

伍特把這士兵推開，和他換了一個位置，自己坐在駕駛座上，開動車子，穿過裏熱浪迫人的港口，沿着這一條尚未修好的凹凸不平的公路，繼續向南駛。在駛行了大約十五哩之後，伍特注意到兩旁的樹木漸漸的疏落了，路面潮濕，有點泥濘，棕色的軟土和青綠長的草地在出現了。初見的青草是短的，愈向南去，便愈高長了。再行駛五哩，他的吉普車似乎是在草海中行駛，草的高度到達六呎以上，吉普在中間駛過，簡直看不到。

【未完】

「近幾年來的建築業很好景，你已經賺大錢了吧？」

「馬馬虎虎，餬餬口！」

「餬一個人，或者兩個……？」

「餬自己的！」

她躊躇了一會，再向我說：「你的年紀也不算小了，應該多餬一個人才是！」說完這句話，她再向我笑一笑，笑得我很窘。

「多餬幾個都可以，卻有誰給我餬？」我無可奈何地答。

「起碼有你的父母，或者姊妹兄弟，在目前有能力給人餬口的人並不多。既有此本領，還怕——」

「可是我什麼人都沒有呢！叫我——！」我只把雙手一攤，表達下半截的話。

「人的一切是不可以固定的，什麼事情都有一個創造發展的機會！」她好似自言自語地說：「做生意人頂有辦法，慢慢地，餬口的人會自然多起來了。」

她談話的態度那樣端莊，語調這麼祥和，充滿慈愛和親切。我的心被打動了，禁不住說出了心底下的話來，對她說：「護士長！請恕我唐突，我有句話想請問你！——我好像在什麼時候見過你！」

她不禁愕然，把我端詳了一下。說：「眞的？是過去還是現在？又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我就是記不起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總之你的樣子，你的聲音，確實我腦子裏翻起了反應！」

我裝出回憶樣子，她也對我的問話感到興趣，順便坐了下來，也在回想，喃喃自語：「你是姓毛的，我的朋友親戚裏根本沒有姓毛的！——奇怪！這是怎麼回事？」

「也許不是朋友，可也絕不是什麼親戚，也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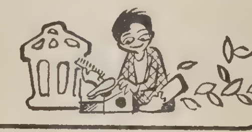
「大家都忘了。但我問你，你過去會做過什麼工作？」

「工作？過去的？」對這個問題我沒有勇氣回答了。心裏想。

「或者在工作中碰過頭也未可知，你試說出來，好讓大家回憶回憶！」

她這一問，弄得我很尷尬。不對她說就對她不起，問題是我先提出的；說吧，又很難爲情。在這個社會上，那一個發達之人不想把自己的歷史裝璜一番呢。不識英文的會說自己曾在國內讀過中文大學；不識中文的又說所唸的是英文，對本國文字生疏了；操屠刀出身的說是書香世代；私梟暴發則說成世業宏表。總之是要取譽於人，必須猛在自己身上燙金粉。像我阿毛，連自己姓甚名誰都弄不清楚，也居然學會了冒姓攀親，編出一套光榮的歷史世系來。如果一旦暴露出底細，給人家知道我是擦鞋出身的話，豈不是自己丟自己的臉？臉皮，在此地亦有貴賤之分，窮人的臉皮不値錢，有錢人的臉皮卻價値連城呢！

從下流



在可以說可以不說的選擇之下，我考慮了一會，終於告訴了她。我相信她不像一個幸災樂禍勢利人。

「——不怕見笑，我——我過去幹過擦鞋！」

一想到擦鞋，我的腦子裏忽然亮了一亮，好像閃出了一個清晰的形象，留意再把護士長的身型和面貌端詳一會。猛然想起，準不錯了，很有信心地問：

「護士長！你還記得起我給你擦過鞋嗎？而且你是我的最好的主顧！」

「……」她不說話，卻乾瞪着眼看着我。

「你還記得你有一次在街上給弄髒了白皮鞋，付了一塊錢給我擦乾淨嗎？記不記得還有一次我在一間酒家給你擦鞋，你賞給十元我——」

「哦！好像有過這麼回事。」她也記憶起來了，驚奇地說：「事隔該有十多年了吧，虧你還會記得起！」

「這件事怎可以忘記呢？那時你特別介紹一班女明星給我鞋擦，還關懷我的身世，同情過我，疼憐過我，並且怪我媽媽，說媽媽——」

「別說了，別說了！」她連忙叫我不要說下去。難過地說：「我當時沒有說過開罪你媽媽的話吧，若怪錯了請你原諒！」

「你一點也沒有說錯，我媽媽實在太狠心了。她一直沒有理會過我——」

「說起來，我也記起了。」她忽然興奮起來說：「你不是告訴我說你媽媽不理你，讓你在街邊流浪？」

「是！」

「你不是說你是孤零零的獨個兒，什麼兄弟姊妹統統沒有嗎？」

「眞的！」

「你當時不是給我說得很難過，流起眼淚來嗎？」

「一點也不錯！」我的眼眶又似開始作癢了。

「那麼，你的媽媽現在還理不理會你呢？」

「她已不在了——」

這句話明明是撒謊的，卻不能不這麼說。她早就聽我說過我有一個不理會自己孩子的媽媽了，如果說根本上沒有這回事，豈不是說話前後矛盾？她一定也會疑心我目前的話也靠不住的。

「人事的變幻實在太快了，唉——」她傷感地歎一歎氣。「你媽媽當日如果不是這麼狠心離開了你，現在該多好呀！有了這樣的一個發達的兒子，這樣看來，你目前還是孑然一身了！」

我把頭點點，心裏很是難過。我在社會上混了這麼多年，心已混硬了，事也比較看得開，獨是說起媽媽的問題，我的心就會軟下來，這些話，過去只有出自六姑的口，現在護士長也這樣說了，而且

她比六姑說的更有親切感！

我覺得不舒服，順勢再躺下去，護士長急忙跑過來，給我拉好被子，再撫摸我的額頭，見沒有什麼事，「你還是多休息一會，明天再來探你——」她這樣說一面挪步要離開了。

「護士長！你再坐一會不可以嗎？我還想起了一件事要請教你！」我率直的留她。

「留待明天談好了，你要多休息啊！」她停步轉過頭來，再給我一個微笑。

「你不是說我的病已完全好了嗎？幹嗎還要躺在床上休息？」我霍然坐了起來，振奮一下說：「目前需要的還是你所說的那種特效藥。——我覺得你對我的關懷比誰都好些！」

「不見得吧？幹我們這一行的，對病人關懷是職責所在！」

「我說的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那是過去——」她有點疑惑，像在問自己。

「是的，是過去，在你賞給我十元的時候開始——」

「哦——，那也沒有什麼呀，人與人之間表露一點同情心，也說不上什麼關懷不關懷。」

「這也許是你的看法。但在我，坦白說句，我有生以來，就從沒有誰像你這樣同情過我，特別在那個時候，我在街邊流淚，在飢餓線上扎掙，讓風吹雨打，給人喝狗逐。你能這般屈尊的關懷我，那怕只是一句好話，亦如在絕嶺上聽到人聲！——」

「這小意思想它則甚？何況事已隔十多年。」

「時間雖久，我卻一刻沒有忘記過！——我以爲今生今世不會再見到你了，現在居然是在無意中——」

「找着了另一種特效藥了是不是？」她反給我開起玩笑來了。「其實呢，毛先生！一個人在社會上碰着的恩恩怨怨正多着呢，何必介意這點小事？大丈夫不能光在情感圈子裏翻滾呀，對不對！——明天再說吧。」

到上流



馬森亮

她又想走了，我連忙把她留住說：「我的話還沒完呢！」

「留待明天再談怎樣？我實在沒有另一種特效藥了。」她說完，吃吃大笑起來。

「不管怎樣，這話我此時不說，更待何時呢？」我這樣想着，很快就說出口來。「我想——請教你貴姓芳名，給我一個切實的觀念可以嗎？」我瞪亮了眼望着她，期待她的答覆。

她從容的回答我：「你就叫我護士長好了，這比什麼稱呼更實在！」

「他們不是叫你做大姐嗎？」我已急不及待了，也不怕難爲情。

「這是我們在同事間的稱呼，普遍得很，像叫看門的做老伯伯一樣。」

她的話多麼明朗，多麼圓滑，永遠不會使人失望，卻也不會給我滿足。於是再進一步問她：

「這稱呼不會是門羅主義吧？」這個名詞是我剛在報紙看到的順便拿來使用。

她聽了，發起笑來，一會才說：「我不懂得什麼主義不主義。什麼？連稱呼也成爲一個主義了，連聽都沒聽過——」

「我是說，你容不容許這稱呼向外發展呢？」

她再沉默了一會，告訴我說：「這個問題，我眞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可！我們女性大多是安份守己的，不像你們那些賢達名流，千方百計想把自己的名字輸出或外銷，博取外響。我不想人家把我的名字掛在嘴邊，但假如他們這樣做了，我也不便干涉人家的自由！——」

「那假如我也喚你大姐，把你當作姐姐般看待、你也不反對吧？」我臉有點熱，心裏樂不可支。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叫好了，我從不會拒絕人家的好意的。說起來，我還算得是一個容易受抬舉的人哩！哈哈！再見！如果這一種特效藥對你是有幫助的話，我恭喜你明天就可以出院！拜拜——」

她回眸給我微笑過後，很快飄出門外去了，留下的倩影，深深烙在我心裏。一股暖氣瀰漫着整個病房。

再沒有誰比得上護士長給我的印象更好，沒有什麼話比得上她給我的更有影響力了。這一晚，我無法入睡，反反覆覆的思量着，回想起自己的身世，一個孤兒的苦楚，想起了缺乏家庭溫暖的人心裏所嚐着的那種辛酸。我雖然僥倖能賺到一點錢，混出一個名堂，在外面可能是春風蹄疾，但回到了「家」，就覺得冷清清了。鈔票，它只能購買看得見的商品來點綴自己，卻無法買得到看不見的親情使自己溫暖。人的情感是不可以算盤估價的，它不是隨便可以予取予求的東西。像我和玲玲的過去那段患難情感，已在一念之差下，間接爲金錢所累而憑空破裂了，現在痛定思痛，怎能不警惕今後的人情變化？看來，護士長是一個善良的人，不會用眼角看東西，她是從錢堆裏跳出來的，好比一朵冒出淤泥的蓮花。對一個闖出名利場的人，一切的虛榮利慾已喪失了影響力，只有用眼淚或悲泣的哭聲才可以把他的心吸引過來。同時我更了解到金錢是有魔力把人類的情感拉於一塊兒的，卻也在人間築下了許多絕緣體的壁壘高牆！

從那時起，我和護士長見面的機會多了，談起來也沒有什麼拘束。她對我只有關懷和勉勵，從未說過半句討好的話，因此我對她更敬重起來，漸漸地，她的影子在我的腦海裏擴展了，儼然變成我精神上的屏障。而且我確切知道自己的與生俱來的缺憾，或者會在她那裏可以獲得點滴彌補！這是一個極之微妙的思想動機，可以說是超出常情之外的天眞想法。但只要稍留心一下報章上經常有人刋登徵求誼母的廣告，冷靜地分析那些徵求者的心理狀態，就不難明白我對護士長的期望了。【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四十二）

三郎

救命恩人，應得何奬

初春時節的上海，又是中午的艷陽天，紅十字會醫院的大花園內，綠茵似錦，百花爭妍，陽光洒照下，萬紫千紅，燦爛奪目。在鳥語花香中，在花木扶疏下，姚宜瑛穿着女病人的白色服裝，往來踱步。但她不是欣賞園中景色，也不是吸收新鮮空氣，更無散步的閒情逸緻。她是全神在考慮着一個問題，焦急地等候着醫院賬房傳叫她的電話。因此，她人閒心不閒，頻頻在眼看四方，耳聽八面。

她知道，李天一的情報經她轉報給楊光池之後，楊光池既然得獲機先，又命令榮斌要李天一於那天上午十一時再去復興西路一〇七號附近，必然是先下手爲强，已經將一〇七號的人物搬遷疏散，派有行動人員在那邊等待李天一的到來，而予槍殺或綁架。在這樣一個情勢之下，楊光池的命是逃定了，李天一的命是死定了！

她現在等待着的，便是白燕的報捷電話，只要雙方行動配合得好，李天一是絕對逃不出這一次刼運的。如果行動成功，她與榮斌便是楊光池的救命恩人，也是打救整個上海中共社會部地下組織的大功臣。

她成了楊光池的救命恩人、組織的大功臣之後，論功行賞，她應該獲得奬賞；她能以德報怨，楊光池對她也應該感恩圖報。但是，於公於私的報賞，當不外金錢的犒賞，記功記勞的嘉奬。她不在乎金錢，更不在乎記功嘉奬，她現在考慮的問題，便是如何利用這次機會把她與楊光池及白燕之間關係搞好，使自己能永久脫離火坑，不要性病醫好了之後，又把她推進妓院裏過那種非人的殘酷生活。

但是，要去桃花村，必經杏花路。經過這一次的折磨，她知道自己是非向楊光池低頭求饒不可了。楊光池與她既然避不見面，中間由白燕做交通傳訊，以楊光池之淫慾好色，與白燕的關係也是不言可喩的。那麼，要向楊光池求饒，便得先向白燕求情。以往她做舞女，與白燕同住在一起時，她深知白燕的爲人，這是一個女人之中最愛貪財好貨的小人。於是，她想到了對付白燕的辦法，決定用情義與利害去打動這個中間人，使之白燕能爲自己向楊光池進言，利用這次有功的機會，獲得工作方式的改變，而不再做娼妓。

在她想來，她與榮斌合作得這樣好，又有這一次的特殊表現，今後與榮斌的聯絡關係，是仍然會保持着，不至於另換他人的。她只要工作方式改變了，仍與榮斌聯絡，那時性病已好，她就可以與榮斌正式戀愛，過着正常人的甜蜜愛情生活了。

這，就是她不惜犧牲李天一，而求達到的目的。因此，她在患得患失中等待白燕的電話；只要白燕告訴她行動順利，李天一踏進了陷阱，她的大功便已告成，她的目的也可以達到。

姚宜瑛等待的電話終於來了，當她聽到賬房傳叫她去接聽電話時，她的心幾乎跳出口腔，不知是凶是吉？

大功已告成，妓女變教師

姚宜瑛住在醫院裏，是剛剛脫離「楊貴妃妓院」，可說是賣盡當光才跳出火坑，贖身出來，因此連手錶也沒有一個。聽說要她去接話，三步併作兩步走入賬房，先看壁鐘，正是上午十一時半，她已料到這電話是報喜而不是報憂的。

果然打電話的是白燕，對她說：「你轉知小榮，那份禮物不必送上去了，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我會來看你的。」

電話就是這麼簡短，意義卻是非常深重。外人聽不懂她們講什麼，她已瞭解楊光池成功了，李天一完蛋了。因爲「轉知小榮」，便是要她「告訴榮斌」；「那份禮物不必送上去了」，便是指「李天一報給榮斌那份情報不必轉呈軍統當局了」；「事情順利」，是指行動組人員已經將「李天一或殺或綁了」；「我會來看你」，表示組織平安，她會帶來奬賞以酬其功。

她將白燕的電話咀嚼了一番，心頭的大石放下了。又馬上打電話給榮斌，也以「隱語」通知他大功告成，李天一報在他手中的一份已經抄給楊光池的情報，不必再往「軍統」當局上呈了。現在既然成了「死無對證」，榮斌是可以將這份情報沒收不報的。最後，她要他晚上來醫院見面，以便商量今後的問題。她將急於要接聽的電話，與急於要打出去的電話都做好了，才從緊張中鬆弛下來，回到病房去等待進一步消息。

下午，白燕奉楊光池的命令前來慰問她，並帶了一筆現款來作爲她這一次救命立功的犒賞。

她問白燕：「李天一現在如何了？」

白燕沒有正面答覆她，只說：「我也不知道，不過老楊要我告訴你，你可轉告小榮，要他遲些向上峯報告，只說李天一失去連絡，下落不明；再過兩天則說是失踪了。」

她斷定是楊光池已經將李天一秘密綁走，拿去幹掉了！想起他與楊光池之間的恩恩怨怨，自己如果不能利用這次機會，使楊光池因自己救了他的一點感激心理還在的時候，脫離火坑，變換工作環境的話，遲早還是要被這個魔鬼吞噬掉的。

於是，她握緊白燕的手，以致誠的言態說：「

好姐姐！我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犒賞我的錢要不要無關緊要，我只求你做做功德，幫我向他求情，不要再迫我入妓院去，我寧願出院之後陪他玩，我也不想做舞女交際花，我可以找到一個小學校的音樂教員的職務，只求組織批准我去做小學教師，依然與榮斌聯絡，繼續為革命工作。好姐姐！求求你幫我這個忙，眞是恩同再造，妓女的生活，我實在熬不下去了！」

姚宜瑛說得聲淚俱下，見到白燕的反應並不如理想，她靈機一觸，將放在枕頭下面的那叠犒賞鈔票，取出一半塞在白燕手中說：「這點小意思是我孝敬姐姐的，在上海兩年多，從始至今都是你照顧我，我又從沒孝敬過你，請你不要嫌棄笑納了。」

白燕見錢眼開，半推半就的收受了說：「好吧，恭敬不如從命，我謝謝你了。關於你的工作方式變換問題，我一定盡力替你爭取，這幾個月來，我見到你的情形，你不說我也感到難過，這種生活，別說像你這樣嬌滴滴的小姐受不了，就是粗蠻的女人也是難以長期抵受的。」

「我的事就拜託你了。」

「我一定盡力而為，不過三兩天我會有好消息告訴你的，放心吧。」

白燕笑瞇瞇的取得她的收款條據，帶走了一半出賣人命的犒賞金走了。

雙面夏娃，珠胎暗結

有錢可使鬼推磨，天下烏鴉一般黑，共產黨人雖說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對「財與色」兩個字，卻比非共產黨人還更為愛好。在白燕的疏通下，楊光池見到姚宜瑛答應了以後還是「陪他玩」，便將她的請求批准了。

在春暖花開的時候，姚宜瑛病愈出院，經過她自己的營謀，由她母親的一位同學童女士，把她介紹到一間學校裏去任音樂教師，以作工作的掩護。但是，每一個星期要有一個晚上，無代價的出賣皮肉，犧牲色相，白白的給楊光池玩弄一次。只不過每次都戴上了「如意袋」以避毒避孕。這種人類文明的耻辱，在共黨特務機關裏，是普遍存在的。這種痛苦的雙重性格生活，她起初沒有告訴榮斌，後來才倒在他懷中，向他泣訴出這一種羞辱遭遇。

因為姚宜瑛自從進入學校教書之後，她與榮斌之間的愛情，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頂峯，也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在那一年的暑假時，她懷孕了！

當她將生理上的變化告訴榮斌時，榮姚喜不自勝說：「既然如此，我們只有向組織申請結婚。」

姚宜瑛自知這是不可能的。她說：「我奉派來上海工作時，曾向楊帆具結，內中有一條是『上海未解放之前，誓不結婚，誓不與任何人戀愛，以免妨碍工作』。既有誓言在先，現在報上去，不但不能批准，還會因為我與你的戀愛而有違誓言，將要遭受處分。所以結婚問題，非要等待上海解放之後才可以談。」

榮斌是知道具結與誓言的重要性的，他知道這是不可違抗、不能改變的事實。只是答着說：「既不能結婚，你肚子裏的小生命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連讓他生下來暫交別人撫養都不可能，只要肚皮隆起，便會給楊光池知道。唯一的辦法，只有再進醫院打胎！」

榮斌當然不願意她這樣做，但在無辦法中，他還是同意了及早打胎的辦法。於是，姚宜瑛在一九五八年的夏季暑假中，又進了醫院打胎。

可是，到了那年冬季之間，徐蚌會戰國軍節節失利，共軍準備渡江前夕，上海也籠罩在暴風雨的陰影下，晴天霹靂，卻向這對苦命鴛鴦襲擊了！

外圍公開活動，核心胆戰心驚

原來姚宜瑛教書的那間學校，是她母親在東京藝專時一位姓童的同學給她介紹的，這位童女士在她十多歲的時候，在戰時重慶見到過她，彼此還有印象。後來姚宜瑛隨父母到山東敵後工作，雖然相隔快十年了，這一次她在紅十字會醫院住院，有一天病愈後在花園中散步，適遇童女士到門診部來診病，兩人不期而遇，打起招呼，談起別後情形。她告訴這位前輩，說是父親病亡於陷區，母親至今仍留在烟台，無法接濟她進音專升學，致抑鬱成病，透露了許多似眞非眞的苦況，有意自找工作生活。童女士在音樂界頗有名氣，在教育界也吃得開，恰好楊光池批准她可以入學校教書，她便請童女士介紹到這間小學校任教。她病愈離院之時，又正巧是年初上學期開始，故此在童女士的推荐之下，她很容易便獲得這個教師職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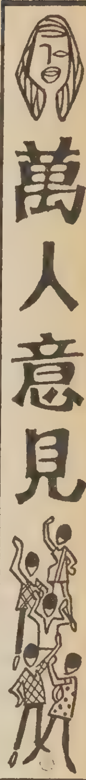
本來一個眞正的共產黨特務人員，對於掩護工作的職業關係，是越單純安靜越好，最好便是能使國民黨特務機關絲毫不會懷疑的黨、政、軍、警等界有關的單位工作，這就是「愈深入敵人內部愈安全」的道理。無奈她任教的這間學校，卻是跟共黨「學運工作」有關，所謂「小教聯」的活動分子盤據的那間志城小學，這本是共產黨搞學運的外圍組織，可是一些患有「左傾幼稚病」的「小教聯」人馬，在江北軍事逆轉，徐蚌會戰結束，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總統，國府準備由南京遷移廣州，所謂「府院分家」，共軍正要揮軍南下渡江之前夕，他們卻活躍異常，整天整晚在學校中開會，準備「迎接解放」。

在這些活動中，眞正的共黨女特務姚宜瑛是鋒芒斂藏，從來不參加的，而與她同住一個房間的另一女教師朱麗蓮，則特別起勁，親共反政府的言論，表面化得近於忘形。

姚宜瑛對她們這種彰明較著的搞法，不但毫不欣賞，而且認為非常可怕。因為這樣下去，只要被國民黨的治安或特務當局知道了，一定要來搜查制壓的。她不參加這種活動，也不能制止她們的活動，她看出未來可能有火燒城門，殃及池魚的危險，便將她的日記與有關文件等物，一律要榮斌送到其堂姊家中；榮斌交給她的情報資料，也在一兩小時之內即轉交白燕，以免出事。她並將志城小學的內部情形，告訴白燕，請白燕反映給楊光池知道，說這種環境不適宜作秘密工作人員的掩護工作地，比起她在舞廳工作更為危險。

白燕很能幫她說話，建議調她回內部工作，專責領導關係，組織情報關係。但是，姚宜瑛的請求，白燕的建議，楊光池均未予理會，榮斌又不便替她另找工作，學期中間要想變換學校也不容易。因此她只有乾着急，終於發生了一件大不幸事。

萬人意見



旅美華僑思念香港
希望香港變為賭城

萬人傑先生：

本人由港來美四年，由於生活轉變很大，非常不慣，時刻思念香港生活，因此決定將來回港居住，為現在奮鬪目標。本人長期訂閱星島日報美洲版，時常關注香港情況，同時最喜歡先生大作「牛馬集」與「知樂人語」兩則。對於先生執筆流利通俗，敢罵敢言，一針見血，不怕任何勢力的作風，非常欽佩。先生發表有關針對香港當局或某些政權政黨的提議或攻擊的言論，絕大多數本人都有共鳴之感；獨有一點我有異見，乃是先生曾經擺過擂台，（按：擂台並非老萬所擺，老兄搞錯了。）發表相當篇幅關於香港應否開賽狗場之問題，先生意見是否定的。本人認為，香港不但可以開賽狗場賽馬場，且可大開各式各樣的賭場。理由如下：

人所共知，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是一個英屬殖民地；殖民地的本質，要從這塊地提供大量金錢予英倫，這些錢從那裏來？由於香港地理環境所限，不可能發展以工業生產為主的城市，是應從多方面着想。香港特點之首是東方之珠，世界各國貿易中心，巨賈豪商雲集之地，冒險家的樂園，遊客大量過往，因此發展旅遊業，應是繁榮香港的基本方針。為了吸引遊客，開闢大量刺激性娛樂如賽馬、賽狗、輪盤、白鴿票、番攤、牌九、麻雀、紙牌以及各種球際運動比賽等，屆時香港繁榮氣象，可想而知。各國財富大量湧來，人民、政府都受其益。

但從另一方面，亦即如先生所反對理由，是所謂貽誤青年，沉迷賭博，不事生產，或社會秩序破壞，盜匪叢生等等。這當然是會發生的事情，但禁賭了，是否沒有這種情況發生？你一定說沒有這樣嚴重，不過我以為只有政府放任不管之下才會嚴重起來，如果政府加以適當管理，必然會減少其程度。

本人到過美國賭城拉斯維加，該省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只作試爆軍火之用。但該城繁榮熱鬧為全國之冠，全城（motel）廿四小時營業，全國各地遊客賭客雲集，晚上燈火輝煌，每逢假期，則想找旅店住宿都幾難。但該城治安秩序井然，犯罪案件極少。因此我以為香港為什麼不能這樣，為什麼不會向他們學習管理的方法？

至於有些人怕貽誤其子弟，那很簡單讓他們遷居到其他禁賭的國家好了，或者回到「社會主義祖國」去可也（霸道之極）。那些禁賭的國家，社會上是否安寧無事，有無犯罪案件？有些人認為自殺案件會增加，香港有的是人，死幾個值不得大驚小怪的。（可以媲美三蘇怪論）

香港現在是禁賭，但社會上存在的問題多如牛毛；（難道還想它多增加一些？）而且我相信永遠不能解決。世界上很多自立自主的國家尚且不能建成一個圓滿社會，何況香港？

本人經歷過抗日戰爭時代，國民黨時代，「解放」共產時代，香港殖民地生活，美國民主社會生活，但是結論是沒有一個國家和社會會完善的。難道我們還希望保守性頑強的英國官員們會把香港建成一個完善的社會？

本人非常酷愛報章刊物，但由於地區與經濟能力限制，不能大量獲得，深為苦惱。早聞先生出版有「萬人雜誌」一書，渴望得很，但無處問津，祈先生指導如何訂閱之。

你的讀者黃源

「星晚讀者」矇查查

越南軍營一大兵
寫信來將他點化

老萬：

你係得嘅！我在越南軍營內，看到你給那位「星晚讀者」的大文章，使我大拍手掌。為什麼呢？讀「頂呱呱」！

他自認在美國很多年，當然沒有到過他所認為「幸福的祖國」啦，同時我相信那位什麼「星晚讀者」並不是星晚讀者，而是左派報之忠實讀者，否則不會大倒是非，對嗎？老萬兄。假如他能到越南來看看他心目中認為「幸福偉大祖國」所一手造成越南人民的悲慘生活，那些「幸福偉大祖國」的殘忍行為，相信他便立刻自打嘴巴。其實，所謂「偉大」是用數不盡的中國同胞血肉所得來，何「幸福」可言？如果我知道那位所謂「星晚讀者」的姓名，不將資料送交中央情報局才怪。既然說「偉大的祖國」，何不返去他心目中的「祖國」享受一下滋味？

振俊草上

（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
在茱萊省美國軍營內）

大陸人民苦
工人願作證

萬人傑先生：

自由作家中，先生最明瞭大陸人民的苦況。我們雖是工人，因有家人在大陸，過着牛馬生活，一切知之甚稔。共劊黨報說大陸人民如何幸福，這是他們含血噴天，自欺欺人。我們因工作忙碌，不能多寫，專此讚揚，並祝健康。

一羣工人謹上

一小撮青年的可憐

繒山

初讀「牛馬集」萬人傑先生大作後，不知所指「雙十筆談會」刋於何雜誌。及談到十月二十日同欄林社長的「辯正」，始知「筆談」原來刋於「中國學生周報」。讀萬文後，不免爲一小撮青年可憐：何以會寫出那樣的東西？在個人說來，我倒不怪他們，想當然是由於所受敎育不夠良好。所以，我只感覺他們可憐。

奇怪的是，「中國學生周報」何以會把這種「筆談」發表？大家都明白：該刋是由流亡知識分子所辦，一向標榜反共，主張自由民主的，所以不免令讀者痛心！他們也知衆怒難犯罷，所以發表「辯正」一文。我對於「辯正」，首先表示歡迎之意，因表面上他們仍未放棄原來的立場。可是仔細一觀，他們的立場，實在並不堅定。因爲他們的「雙十特輯」就是憑證，一個反共立場堅定的刋物，決不會發表那樣的怪論。「辯正」文一再伸明，他們是如何「客觀」，稿是別人投來的，並非他們的主張。這是一個常識問題，試問誰看見過，世界上刋報會發表與自己立場絕對相反的文字，這不是欲蓋彌彰嗎？前年港共作亂時，毛報不是大量利用「讀者投書」名義，大放毒素嗎？毛幫知道大衆不會相信他們的話，所以不得不僞造「讀者投書」以支持之。今「周報」是否也抄毛幫故技，我不敢斷定；讓讀者細讀「辯正」文去評批罷。

對於「筆談」、「辯正」，我雅不願多浪費筆墨。目前大陸同胞正處在水深火熱中，還是先救同胞要緊。今有兩點拙見敬告「周報」諸君：第一、有一本流行於全世界的小册子，記得有這樣的名句：「今天我們不但要手中有鎗，我們還要腦中有思想，心中有答案。」又說：「要擊敗一種思想，你不能光是反對它，不理它，或者射擊它。你惟有用一種超越的思想（譯者按應指人道、博愛、自由、民主），去對付（邪惡）的思想（譯者按應指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見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如能細閱百餘期「萬人雜誌」，我相信你們的立場自然會堅定起來！第二、十九世紀意大利統一，建國運動，原有三派，主要者實爲兩派：瑪志尼、加里波的共和派與加富爾君主立憲派，兩派政見雖不同，但大目的——建立統一的意大利人的意大利國家則是完全一致。故常能互相協助，終底於成。加富爾的主張，並非「忠貞」於撒地尼亞愛麥虞限王朝，而認爲當時絕對需要以撒地尼亞爲統一建國的憑藉、基礎。今日台灣的地位正像當年撒地尼亞。「撒」能以小敵大（奧法兩强），我們又何懼破爛的毛政權。因此，我希望凡我們有志於愛祖國、救同胞大業的海外朋友，應該齊一意志，不存節外生枝幻想（搞第三勢力），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華民國」一定會實現。（十月二十四日）

神針能醫百病 老毛卻變啞巴

萬人傑先生：

十月一日僞慶，弟偶有所感，爰以提供台端。月前左報大事吹牛，謂「解放軍」之新針療法，能治好啞者；豈料十月一日，天安門上出現一個毛澤東卻不會講，謠言不攻自硬，懇勞　閣下生花妙筆，就此事寫成文章，揭發出來，好叫香港僑胞，不要再信神針能醫盲啞，使香港僑胞不再受愚，不勝幸甚！

鄭忠誠謹上

秦始皇焚書 澳門左仔 雙十焚報

萬人傑兄：

弟乃星晚長期讀者，萬分敬佩你站在自由正義立場，大張聲討筆伐那小撮共匪左仔，令到牛鬼蛇神心膽俱裂，尾巴盡露。

你出版的「萬人雜誌」在澳買不到，是它們不敢面對現實，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弟是你忠誠讀者，每晚必閱大文才能入睡，年月不改。以往你的文字刺中澳共尾巴的心，遭它們大哥××出資，星晚一上碼頭，搶住拿去匪巢，焚燒淸光。本澳讀者，萬分忿怒，但奈它唔何。

二年來，雙十國慶它們都出動搶購星晚，拿去燒了，今年也不例外。我乞求你將雙十國慶那天的星晚一份寄給我，請勿令我失望。

DKK上

贛萍吾兄勛右：

接萬人雜誌，附函稱雙十一期所刋拙文，頗引讀者共鳴，有數位且來函稱譽。可知天地雖昏，而尙不乏有心人也，旅中聞訊殊慰，率塗一絕以誌。

懷璧踏沙逐北來
風華幾識委塵埃
平生暫付一枝筆
寫盡丹心總不灰

弟李士謌謹上
十一月廿日

「星星月亮太陽」何誣可辨？

斥孔不明！

劉思慕

編輯先生：

讀貴刊一〇五期，一位讀者孔不明先生，因讀到左派新晚報的一篇專欄文章，彈及一部叫做「星星月亮太陽」的小說，指這部小說是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的，不但抄襲，而且抄得比原書差得多，因而令到這位孔先生氣頂，漏夜寫了一篇「為『星星月亮太陽』辨誣」的文章，投到貴刊。

本來，孔先生這樣熱心為他所崇拜的名作家與名作品辨誣，無可厚非；可是，他的熱心太過分了，作為「萬人雜誌」忠實讀者的我，有予以斥責必要！

第一、「萬人意見」的版位，每期只有四至六版，這一些篇幅，原本是供給「萬人」（廣大讀者）發表意見的，在這裏該多談一些與大眾有關的問題。孔先生的文章，只不過供愛好那部作品的一小撮人看，未免浪費「萬人」的寶貴篇幅；而且一登就是兩版，還要把新晚報那篇臭文造了一大塊電版，既浪費萬人的篇幅，更浪費萬老闆的金錢，這值得斥責者一也。

第二、人家「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是個倚馬可待的文化名流，寫文章是家常便飯，隨時隨地可以寫得出，他自己更辦了一份「權威」的文藝刊物，聽說很多年青人看的，要是新晚報專欄文章對他有誣衊之處，難道人家自己不會辨誣？寫了辨誣文章，自己不可以在本身的刊物發表？何須孔先生越俎代庖，既不自量力的寫了辨誣文，更要拿到「萬人雜誌」來霸佔我們清算毛共罪行的篇幅，此值得斥責者二也。

第三、記得「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曾發表了洋洋萬言的巨文，為「密碼詩」辨誣；以密碼詩與「星星月亮太陽」相比，何啻沙粒與幾噸重大石之判？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尚且大動筆墨，替密碼辨誣；現在左仔燒到他身上來，他豈有粒聲唔出之理？孔先生搶先辨誣，實有搭單出風頭之嫌，此值得斥責者三也。

第四、人家批評密碼詩，只是說密碼詩不通而已，對於作者的尊嚴，損害不大；而左報之彈「星星月亮太陽」，竟誣之為「抄襲」，其性質與不通又有太遠的距離了。不通有不同的標準；抄襲必須有證據。要辨不通之誣，相當難辨；要辨抄襲之誣，則易過借火，只消把「春暖花開的時候」原文，與「星星月亮太陽」相互校閱一遍，先看人物、佈局、故事；再對文字，是否抄襲，一目了然。因此，相信「星星月亮太陽」作者一定會拿出「春暖花開的時候」這本書來，公開給讀者鑑定，則新晚報之誣，不用辨，讀者也心知肚明。孔不明搶先辨誣，一派皇帝不急太監急的阿諛相，使人看來覺得過份吹拍，有點肉麻，此值得斥責者四也。

為了以上四點，我忍不住要寫這一封信，佔一點版位。我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從創刊號到現在，沒有缺過一期，對「萬人雜誌」的愛護，出自衷心。我個人的感覺，那一部書抄襲那一部書，其實不過是小得無可再小的事情。聽說寫愛情小說，不過三十六個方式，寫來寫去，跳不出這個圈子。有些人稱這些小說是「文藝創作」；有些人則稱之為「流行小說」。其實都不過是同一類東西，要留之千秋百世是沒有可能的。既然招式只有三十六着，那麼，成千上萬種愛情小說，自難免有雷同的地方，何必大驚小怪，說那一本是抄那一本的呢？有些多產於作家，自己用過的橋段，會拿來再用，豈不是自己抄自己？

假如，被指摘抄襲的一方，連文字造句等等，都有部份相同，才可以說是抄襲。比方，現在港台的武俠小說作家，可說大部份拿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作藍本，不是全抄就是片段的抄；那麼，所有武俠小說，豈不都變成「文抄公」？因此，我個人認為，抄襲的定義，該放寬一點，即使「星星月亮太陽」三個主角人物的遭遇、個性、樣貌等都和「春暖花開的時候」三個主角一模一樣，也不能說是抄襲，除非造句文字都一樣，才能說有證有據。我相信，「星星月亮太

重陽登高有感

重九登高又一年，廿載血仇更長綿。二十年前重九日：故梓家園慶團圓。
兄叔榮歸存幻想，共產主義是天堂。曾祖歸主重九日，重九掃墓數十年。

× × × ×

狂病魔鬼潤之賊，家園被毀各西東，先嚴捱盡空前刑，枉打亂鬬一百天。
階級異己寃喪命，村人長輩暗悲傷。家屬受盡凌辱苦，祖母受餓弟迫殤。

× × × ×

舌耕孺子遭逼迫，兄叔姑姐同遭殃。匪政條例全更改，地方情況他主張，
非教非農候攷驗，一家失業又流連。蜉蝣殘生尚有望，國府存在復國天。

× × × ×

家人迷愚存希望，外調就業各西東。醫教財物全吞沒，控制幕內謫華僑。
上蒼垂憐活余命，細陳內情世人聽。報國無門青春逝，唯祈蔣公快反攻。

己酉年重九日　黃莊子稿

陽」文字上絕不可能和「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模一樣，又怎可用到「抄襲」這兩個字眼呢？

老實說，除非左派報紙拿到眞憑實據，無可辯論的證明「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的；否則，他們得準備吃官司。別說「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那麼有名氣，就是我這無名小卒，如果左派報紙敢說我這封信是抄來的，我一定告他，告到英廷樞密院也要告。我是個反共人士，給左仔誣衊，條氣認眞唔順；相信「星星月亮太陽」的作家，必然與我有此同感，不會對興風作浪的左仔客氣。恐怕浪費「萬人」的篇幅太多，這封信就此打住。編輯先生認爲還有一登的價值，請予發表；否則投籃可也。如果我罵人浪費「萬人」篇幅，自己又去浪費，一定受人指責的。拜拜！

* * *

（編者按）我們並不同意你說這是鷄毛蒜皮的小事，否則上期就不會登出孔君來信。我們直覺到，左派報紙這段專欄稿子針對的三個人，是有計劃地加以譏諷的。這三個人，一個是右派作家；一個是台灣作家；一個是從左派陣營反正過來的，三個人都是左派恨得牙癢癢的。因此，這問題就不是「一本小說」的問題。本刊站在反共立場，當然不會因「筆戰」舊事認爲左報指責是對；但也希望那位右派作家自己拿出有力證據，證明這本書不是抄那本書，切不可空口說白話，只說一句「不是抄」，那是不夠力的。最好將「春暖花開的時候」全文登出，讓讀者比對一下，自然眞相大白。

大節日中小玩意

「集句」是文字遊戲的一種，看似容易，其實甚難；在推敲苦思時，可以搜索枯腸、廢寢忘餐，忽然覓得適當的句子，往往雀躍三百、拍案叫絕，所得的趣味眞不足爲外人道。

我在閒中也愛玩玩這小玩意，說起來卻有一段笑話：記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女孩子在圖書館約會，不知道是我去得早還是她來得遲，我整整等了半個鐘頭，悶得拿着筆亂塗，突然「靈機一觸」，用蘇東坡和納蘭容若的詞句集成一副對子：「多情應笑我，小立恨因誰？」後來給那位不守時的小姐看到了，莞爾一笑，一句對不起，自己的一肚子悶氣也就拋到太平洋去了。

國慶節晚上讀了趙聰先生的漂蘭小品，一時雅興大發，「重門深鎖後」，對着「能伴你讀書的燈」，倒也集得一首五律、一首五絕。在這麼一個大節日裏，只能夠弄弄這些撈什子，借筆遣懷之餘，想起喊了多少次的反攻口號，多少次坐失了的良機，不禁擲筆三歎！

國慶感懷（集詩句）

故國三千里，荒疇不復田。（張祜、樂府）

親朋無一字，生死別經年！（杜甫、白居易）

羈旅長堪醉，登臨獨惘然；（戴叔倫、陸游）

平生忠憤意，嘆息未應閒！（陸游、李白）

贈毛酋（集樂府、元結詩句）

今彼徵斂者，那得任自專？沐猴而冠帶，豈不如賊焉！

另外還用長短句集了幾副對子：

任流光過卻、故園幾回飛夢；
嘆因循誤了、眼前萬里江山！

更能消、繁笙脆管，登臨望故國；
憑誰問、金戈鐵馬，擊楫渡中流？

儘無言、一片秋聲，天涯情味；
漫遙指、萬重烟水，何處山川？

走筆至此，看到老編發佈「聚餐會無法舉辦」的消息，不禁怏怏。再集樂府及唐人詩句，成五絕一首如下：寂寂竟何待？我心鬱以紆！迷津欲有問：能飲一杯無？

（方程）

越南歸僑得閱本刊大讚好嘢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鄙人在越南時，已從星島週報知道先生的大名，但還未有機會拜讀大作。今來港有機會一讀，深感慶幸！「萬人雜誌」在當前討毛救國運動推展中，實有無比價值！望能發展爲海外反攻復國宣傳刊物，發行海外各地，揭穿毛匪陰謀，堅定海外華僑青年救國信心，振奮僑胞青年們反共救國意志！

不知貴社有將雜誌推展至越否？若沒有的話，可否定閱，郵寄越南反共救國團閱讀，增加團員對共匪認識，堅定復國必成信念。 讀者劉天麟

（覆：可在本社定閱，按期寄付，連郵費每三十期港幣二十九元。）

辯正函疑點多很難自圓其說

編輯先生：

貴報在「生活圈」把學生周報社長林悅恒先生來函刊載出來，讓廣大讀者發表點意見。

貴報是主持公理的，讀者是眞正公證人，眼睛雪亮的。鄙人抱着不平而忽忙中執筆發表一點意見。

林先生來函從表面看是站在反共一面的，但能深入一層，並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其眞正企圖不在此，正如萬人傑先生所說的一樣。

既然林先生不是一個平凡之輩，而寫出矛盾百出，無一句肯定的話，今讀者看起來很疑惑不明之點很多。

林先生表明愛中國，而不承認兩個中國，試問他愛的是什麼中國呢？既然他明白神洲沉淪了二十年，而不以團結一致，以台灣作堡壘，以國民政府做主導，救七億火熱之中苦難同胞呢？

林說：「青年們對兩個政府不同程度的不滿，但祇承認一個中國。」請問他所指的是哪一個中國呢？讀者祇要肯下點工夫，想深一層，林先生全函中找出更多的事例，更加明白林先生的立場了。

故此廣大讀者不相信林先生如此解釋辯正，讀者不會同情他是如此立場。

我希望萬人傑先生另開地盤，對林先生的一切，詳細報導，讓廣大讀者更深了解他。

讀者：李輝

讀「抗日名將關麟徵」書後

董力行

民國二十四年春，共黨流竄西北，余自皖西，隨軍追剿，經豫陝，入隴東。未幾，抗日軍興，住西安寶鷄者，先後十有餘載，地方賢達，多所交游，覺其民風剛健，篤實誠樸，重義尚俠，獨存古風。關中形勢，甲於天下，渭水流域，爲中國文化發源，靈秀山川，自古即多名將。

雨東將軍，陝西鄠縣人，地靈人傑，智勇超羣，民國以來，軍人中無有出其右者。將軍受知蔣公，早歲騰達，年二十六，即掌師干，自東征北伐，以至勦共平亂，身先士卒，疊建殊勛。民國二十二年，長城古北口抗日之戰，兇鋒屢挫，敵膽爲寒；嗣後台兒莊湘北諸役，豐功偉績，天下知名。傳記文章，類多後人所代撰，時移世異，大半得諸傳聞，其事每不詳實。是篇由將軍親自口述，贛萍先生秉班遷之筆，記錄爲文，付刊萬人雜誌，評議允當，功過彰明，較諸歷史官書，尤爲眞切。余讀之有感於懷，用書數語，藉以表揚將軍之功，使後世史家，據爲參考。

先總理中山先生，締造民國，中道崩殂。總統蔣公，繼承大業，率黃埔之羣英，蕩平宇內，剿共抗倭，歷經艱苦，勝利之後，舉國歡騰。方期郅治唐虞，躋國家於興盛，不料共黨禍國，荼毒生靈，竊據至今，殺人千萬，民族精神，國家文化，摧毀迨盡！自政府播遷以來，統緒飄搖，億民水火，台灣偏促，無力反攻，英雄有扼腕之恨，志士興落魄之嗟！海外忠貞之士，悵望家園，還鄉無日，父母恩情，音書斷絕，子女骨肉，一去無聞，遭逢若此，誰實爲之？

考諸歷史，各朝板蕩之因，多由權臣誤國，排除異己，奸而似忠，恭而見信，庸昧無能，器量狹隘。其得志也，夤緣攀附，際會風雲，漸至身任重權，手操黜陟，私人依附者，嘗有不次之昇遷。大略雄才者，每遭無端之排斥，才智之士，難展所長。賞罰擅專，是非顛倒。復能揣摩人主之意，趨承左右，日進讒言，憑個人之恩怨，忘國家之安危，軍國大事，舉措失宜。能使人主，納其奸謀，而不自知。迨至禍亂形成，強寇逼境，民心瓦解，將士灰心，悔悟之時，國家大勢已去！秦檜、嚴嵩之所以斵喪國本，導至危亡者，多緣此因。

國共之戰，成敗繫於東北。關將軍，智堪謀國，勇震三軍，蔣公有知人之明，日本初降，特任將軍爲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新命已頒，旋爲當權者所阻，改派他人。全國聞之，同深嘆惋！咸謂：「東北之事，不可爲矣」！時僞滿軍隊，訓練精良，及東北抗日義勇志士，總計兵力，不下百萬，輸誠歸附，效命中央。當權者，目無遠見，愚暗孤行，百萬兵源，拒絕收用，因之憤而投共。共酋林彪，乘機招攬，於是東北共黨，得以坐大。未幾，入關進犯，所向披靡，平津陷後，江南不保。又當國共和談之際，共黨擴軍，中原鼎沸，乃復昧於情勢，不知爭取人力；強寇囂張，未思對策，反自裁勁旅，坐視被裁國軍將士，紛然投共。迨後徐蚌對壘，欲戰無兵，不智之舉，莫此爲甚。

國家氣運，敗於佞臣，同一政府，而有派系之分；同一政令，而有傾軋之事。公忠體國，俱非所知，造勢爭權，同僚水火。殊不知，同舟共渡，舟覆未必獨全；大厦羣居，厦傾焉能無恙。明爭暗鬭，彼此留難，矛盾重重，互相牽制。對共黨，和而復戰，戰而言和，士氣由此消沉，民心因而離背。大敵當前，手足失措；議論未定，寇已渡河，此大陸淪陷之因也！

余以偏裨，側身戎行，疆場烽烟，一生九死，其中況味，極爲深知。將軍所言，俱係眞實，雖隸屬不同，而欽其風範。於今，豐功顯位，市井埋名，恬淡襟懷，超然物外，修養之深，尤非常人所能及。宋史，岳飛傳：「書生告於兀朮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千古之名言也。觀乎將軍事跡，益信斯言。

吾人身遭國變，方值盛年，海角投荒，新亭洒淚。有者，聞鷄起舞，抱琨逖之雄心；有者，採薇自甘，守夷齊之氣節。魯連浮海，義不帝秦。痛復國之無期，頻年悵望；念反攻之久待，未審何時？少壯虛捐，功名未建。放翁詩：「志士淒涼閑處老，名

花零落雨中看」。悲憤心情，與將軍同其感慨。

權臣誤國，受害者，豈僅一人而已哉！

前年陳辭公，在台病逝，噩耗驚聞，頗多感喟。有「懷聞」君，作詩誌悼，雖有貶詞，然中多佳句，記之云：

（一）

彪炳勳勞耀政壇，凌烟敘績列奇觀。
裁軍憤激兵思變，狡兔乘興犬力殘。
志士掛冠歸故里，小人拂袖走延安，
哭陵老將傷何事？論定無須待蓋棺。

力行按：抗戰勝利，辭修先生時任參謀總長，不察國內情勢，主持裁兵復員。編遣百餘萬人，全國保留九十個師。在此同時，共黨大量擴軍，乘機倡亂。狡兔未死，走狗先烹，是其大錯。被裁官兵，無家可歸者，多投奔延安。卅五年有編餘將官五百餘人，赴南京中山陵痛哭，時稱「哭陵」。

（二）

久玩軍符老蓋臣，選賢二八盡佳人。
士懷大節才難展，兵苦文憑志不伸。
功罪何曾評曲直，提攜自必論疏親。
先生遺恨辭塵世，惡果長留孰種因。

力行按：辭公為人，頗念舊情，凡保定八期同學，十八軍舊日幹部，每作不次之昇遷。此種行為，雖是美德，然非大將所宜。蓋身為統帥之人，不能徇私，所有三軍，同是部屬，應一視同仁，不分親疏遠近，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一秉至公，以服天下。惜未明此道，論者非之。「二八」者，指保定八期與十八軍也。中國歷史，匹夫從戎而至將帥，是為常例。最錯之事，凡行伍士兵未入軍校而獲文憑者，雖具關岳之勇，及搴旗斬將之功，永充士兵，難昇官位。捨命疆場，不能獲取功名，由是兵不用命，遇戰則潰。妄立人事法規，抄襲外國制度，此種兵不昇官之辦法，違背中國軍人傳統心理。願後世兵家，引以為鑑。

（三）

急功求進乏殊方，斗器焉能療國傷。
游雜既經擯禹甸，協皇豈許納中央。
徒誇海口收東北，枉擲人頭固瀋陽。
大好河山淪赤寇，廿年崛起看扶桑。

力行按：抗戰八年中，愛國志士，不甘敵騎蹂躪，多組游擊部隊；地方父老，保衛鄉里，各有團隊之成立，對敵軍有牽制作用，樹功極偉。勝利後，國防部明令稱之為「游雜部隊」。命名極為不雅，游者，指游擊；雜者，非中央軍系統。余曾奉命進入敵後，指揮「游雜」，深知此項部隊，武器雖劣，然戰鬭之力，遠超正規軍之上。因之，妥加愛護，冀為國用，備受申斥。當時若不加以裁撤，不須動用國軍，此種游雜部隊，平共黨之亂而有餘也。又東北偽滿軍隊百餘萬人，訓練有素，裝備良好，時名「皇協軍」，中央閉門不納。林彪大量收編，因之坐大。辭公坐鎮瀋陽時，曾殺作戰不力將領數人，終未能救瀋陽之失。日本以戰敗之國，二十年來，崛起亞洲，吾人不勝慚愧。

（四）

南渡重演君臣羞，反攻受阻究誰尤。
億民引領塡溝壑，副座強顏自冕旒。
皓月頻隨斗北轉，飛花爭逐水西流。
偏安恐作他年恨，垂老何須尚惜頭。

董力行曰：陳辭公在台病逝，朝野惜之，論定蓋棺，毀多於譽。余生也晚，未及追隨，考其生平事跡，亦有可取之處。昔年江西勦匪，曾建殊功，攻克瑞金與井岡山，掃穴犁庭，共黨諸酋，倉惶逃命，狐兔驚竄，不知棲止。

其美德，敬領袖，愛部屬，女色金錢，無所貪戀，銳意勇為，剛勁果決，天怒不恤，人言不畏，氣魄縱橫，合乎為將之道。惟以哲學思想，修養欠缺，以清代諸臣比之，曾有左之志，而無彭李之才。位於封疆，用於征戰，自能展其所長。觀乎入台之後，興水利，改農田，金門殲敵，防衛台澎，棄大就小，均有建樹。一旦秉政中樞，則限於才器，非不欲安定國家，其奈心有餘，而力不逮何！

兹以名位所當，因人受過，至於裁軍編遣，擯棄游雜，排除異己，拒納偽軍，以謀國眼光視之，不無錯誤，一時顧慮未周，遂予人以口實。蓋國家之事，本屬難為，位居首輔者，成功則份所當然，失敗則身罹其咎，自古皆然，王安石青苗之法，本可富國強兵，終以推行未得其法，衆謗叢集，又何況辭公才智不及荊公乎？所謂才輕任重，心有餘，而力不逮者，此之謂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合肥董力行寫於香港九龍百花園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一〇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05期要目

毛俄談判

馬列主義

·萬人雜誌第一〇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戴麟趾總督不能走

英國政府如果是尊重香港民意的話，我們相信戴麟趾總督的任期一定再度延長；而港督延任下去，正是他對香港的責任。

最近，各界領袖再舉行會議，一致要求戴麟趾總督延任兩年。對於這位將於明年四月任滿的港督，我們認爲在香港情勢上應有連任的必要。

英女皇的屬地政策就是：英國政府要按照當地人民的志願和需要辦事。今香港全民專誠挽留戴麟趾總督，在英國既定的政策上，就不容其作不同的決定。

就香港情勢說來，戴督連任，對香港及英國的將來，都是有利的。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戴麟趾先生在港執政五年半來的表現，在重大程度上，足以令人對香港的安定和繁榮充滿信心。

當共黨在港搗亂的時候，許多「名流」都聞風先遁了，連那些英國的「專家」也想靠攏了，祇留得戴麟趾總督和正義市民在島上堅決抗暴，結果平定了香港歷史上一次最大的暴亂。

共黨暴動是在銀行風潮以後的事件，就在暴動期間，香港又發生了因東江斷水所造成的嚴重水荒，暴動平息後，接着又使本港遭遇了危險的英鎊貶值潮。在這黑色的日子裏，戴麟趾總督不但沉着應付，而能把接二連三的人爲風暴一一克服，並且在最迅速的時間內，使香港進入了空前未有的經濟繁榮。

香港僅屬彈丸之地而擠滿了四百萬人，本身並無足以自給的資源，外有共黨的壓力，內部又發生重重災難，在這情況下，戴麟趾總督就憑藉着一班忠義市民的支持，使香港轉危爲安及造成今日的小康局面，我們感到本港現時決不能讓戴先生走。

目前，本港超過一百萬人有政府屋住，全民飽受的歷史性制水禍患已因儲水湖的建設成功而根本消除，六十萬名小學生的教育問題已由政府全部解決，城市交通正朝向現代化的大道改進，最重要的是，米價和一切物價皆隨港幣的長期穩定而全面穩定。在這期間，港府的政費支出雖然大量增加，但戴麟趾總督絕少加稅，甚至減稅。市民收入顯已充裕了，外地資金也源源而來，對外貿易的發展數字不斷創新，本港銀行的存款竟創下了一百一十一億元的最高紀錄。

祇要肯做，香港可說人人有工作；而更大的發展，則決定於個人的自由方法。現在，港府更大力領導反貪汚，推進以民爲貴的民政制度，務求在香港造成一個人人愛護的政府。

香港對中共的關係，也似乎要比英倫對北京的關係更有辦法。——這當然祇是表面的情形。這種情形就是：中共要把香港左傾的搗亂份子打擊下去，繼續發展他們在香港推行的「資本主義」。中共適應了香港現行的工商政策，一方面把大量資本投入香港地產，同時爭取香港最大的廉價市場；一方面把大陸的製成品盡量推出，利用香港作爲西方轉口貿易的經濟基地。中共在港的「銀行系」，大做單線的輸出生意，大收世界各地寄來的僑滙，直接成爲今日北京一個最大的金庫。

港督戴麟趾爵士的政績，包括對香港本身的發展，及對隣地關係的改善，都是超人的。我們認爲如果港督留任，對香港及英國都有利，就是這個理由，基於事實的理由。我們還想到，假如對香港內政上英國少些干涉，例如幣制及法制，港督必能導致本港有更好的發展。

香港現時仍有不少重大問題，需要這位駕輕就熟的總督來解決。最重要的是，佔數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青少年缺乏「適當的」出路。本港必須全力謀求中上學位的擴充，謀求公民權力及服務機會有較多的民主。這是積極的一面。在消極方面，本港應加强內部的安全措施，認眞對付非法活動，包括左派壞人和外圍狗，務使本港經濟地位受到更大的國際信任。這些話說來簡單，但正統括了香港目前最複雜和最重大的問題，香港多數人的經驗就是，由戴麟趾總督來繼續處理困難的問題，將一定使人首先覺得安心。

新的行政首長將可能一樣靠得住，但現任港督是顯然受到全民信賴的。戴麟趾先生留任應可肯定，大抵祇有一撮英式的投機政客和自私商人才會作另一種看法。

新聞以外



「萬人雜誌」步入第三年
朝「萬人日報」的目標走

萬人傑

在這裏，老萬向各位讀者大吐辦雜誌的苦水。要消除這煩惱，只有努力將「雜誌」發展爲「日報」。從第三年開始，我們正朝着「萬人日報」的目標走。不過，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願有志者事竟成，若干時日後，我們可以天天和讀者見面。

雜誌難辦老萬吃苦

今天出版的第一〇五期，是「萬人雜誌」開始步入第三年的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倉卒出版「萬人雜誌」，這原不是我們的最初及最終目標，純然是權宜之計。我們幾個朋友一直在籌商辦個「萬人日報」，只因財力不足，才退而思其次，創辦這份每期只有三十四面的「萬人雜誌」週刊。最初，老張耽心時間不夠，稿源不足，力主出旬刊或半月刊；在老萬堅持下，才勉力做到每週出版。

香港市民沒有讀雜誌的興趣和習慣，是老萬所熟知的。有位老行尊告訴我，香港市場，單行本銷一百，雜誌可銷到一千，報紙則銷一萬。掉轉來說，能銷一萬分的報紙，辦雜誌只能銷一千，出單行本銷一百而已。

要打破市民的這種習慣是吃力而極少成功機會的。兩年來，「萬人雜誌」支撐之苦，不用老萬訴說，讀者們自可了解。

忽視輿情不是好政府

像「萬人雜誌」這一類型的刊物，獨立經營，不受任何方面支持，只憑營業而生存，可說絕無僅有。大多數是報銷性質，不論其爲左、右及走美國路線的所謂中立，莫不如此。「萬人雜誌」的支持者是我們的讀者，因此，我們無須捧毛澤東爲紅太陽，也不必對國府有讚有彈，更不必聽命美國姑息分子。我們的「敢言」，原因在此。做人不能食碗底反碗面，有了支持人，定要替有奶的娘講話。

讀者是我們最有力的支持者，因此我們只消對讀者負責，站在市民立場說話就成，講話大可百無禁忌。

香港小市民一向沒有發言權，作爲「民意代表」的議員、街坊首長，事實上未能完全站在市民立場，或多或少的不免傾向權貴。「萬人雜誌」出版後，任何市民都可把心內的話說出，主管當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他們未能忠職盡責；好的政府該從我們的「萬人意見」中，窺察輿情，從而作爲施政興革的張本；要是遇到這樣尊重民意的執政者，該發生很大作用；可惜香港官僚作風仍然很重。

只聞樓梯响

爲了發揮更大的民意力量，把「萬人雜誌」發展爲「萬人日報」，仍是我們夢寐不忘的事。如果那位老行尊的估計正確，銷一萬以上的雜誌，就可成爲日銷十萬以上的報紙，我們的影響力將會更大。

「萬人雜誌」出版兩年來，讀者中跟我們抱着同一願望的不少；鼓勵我們發展爲日報的函件，有如雪片飛來；更有些海外讀者，或多或少願意認股，甚至願意投資十幾萬的也有。因此，老萬認爲這願望遲早可能達到。

朋友和讀者都嘲笑老萬的「辦報大計」是「只聞樓梯响」；可是，我們要辦的不是現存那種狗馬掛帥的小報；而是辦一份具有革命性的，改良社會風氣的報紙，這是個具有冒險性的計劃。尤其鈔票不是老萬一個人拿出來，必要有賠本機會較少的計劃，才能動手。

不容於反共地區

兩年來，我們遭受過不少風浪，這些風浪雖有些相當險惡，總算沒倒下來，且更增加了我們辦報的決心。

不久之前，老萬在「新聞以外」專欄中告訴讀者，「萬人雜誌」雖是一份立場堅定的反共刊物，可是在東南亞所有反共地區中，只有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兩個地方可以進口；他如越南、泰國、印尼、星加坡等，都怕因准銷「萬人雜誌」而開罪共黨似的，我們始終被拒門外；反之，許多共黨報刊，卻可在這些地區公然發售。

有些讀者寫信給老萬，指我說這些話太令人喪氣。其實，令人喪氣的不是老萬，只怪這些地方雖掛起反共招牌，卻是恐共。事實如此，難道老萬還要替他們說好話？

「萬人雜誌」不能進這些地方還不致使老萬氣餒，最令人沮喪的是：雜誌已辦到進入第三年，作爲反共堡壘的台灣，我們的內銷，還只在批准「一

半」階段。僑務委員會發給了許可證，內政部還在公文旅行中，至今，有如石沉大海。側聞觸礁原因，有些「官員」認爲「萬人雜誌」批評政府，因而對我們實行一個「拖」字。拖到什麼時候才可進口？天曉得。

用「拖」來抑止批評

政府怕人批評，已是笑話；用「拖」字的方法來對付人家批評，尤其愚蠢。國府本可索性批覆不准內銷。可是他們一方面批准；一方面在拖，單這種作風，已值得批評！如不改絃更張，將反攻復國的大任寄托在他們身上，十九使人失望。

老萬說出這話，內心自感沉痛！各位不要以爲老萬爲了國府未批准「萬人雜誌」銷台，藉此發牢騷。其實，老萬對此實未存太大希望；也因爲這原故，使老萬覺得，要避免受到這困擾——進不得反共地區，唯一的方法是發展爲「萬人日報」。報紙銷場以本地爲基礎，我們的雜誌擁有最多本地讀者，以報紙形式出現，更爲適合。如果我們改雜誌爲報紙，既可減輕讀者負擔；在時間性上反應得更快。今天發生的事，明天就可作出評論和剖析；好的資料，也不會被別的報紙搶先。相信「萬人日報」一定比「萬人雜誌」更扣緊與讀者間的聯繫；每一天，我們都可跟讀者見面。

從「萬人雜誌」創刊的第三年開始，我們正朝着「萬人日報」的目標走。窮佬辦報，當然有許多困難；但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假以時日，必可達到最終目標。

小規模聚餐難容廣大讀者

本刊創辦一週年時，曾舉行過規模不大的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聚餐。因席位所限，只能售出三百張餐券，後至向隅者不知凡幾。那時候尚在土製菠蘿滿佈中，讀者如此熱烈參加，可見我們和讀者打成一片的原來計劃已達到了。

第一次聚餐成績很好，二週年的今天，本該續辦；可是老萬顧慮到第一次的規模，已不適用於第二次，再不能限於三百個名額；再多，就更不容易辦。同時，又因人手不足，使老萬不敢再攪開這火頭。

自前期發表停辦第二次聚餐的通告，許多讀者來信表示惋惜，更有不少熱心擁躉，願意義務勞動，替我們工作、奔走，這股熱情，確使同人感動。

不過，我以爲聚餐這方式已不適合我們，要是第三年我們再辦，該來一個聯歡遊藝會，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行，與眾同樂，改變方式，藉此機會和更多讀者發生聯繫。

「萬人康樂中心」計劃

不過，那是一年後的事情，現在談太早了。我們停辦二週年聚餐聯歡，已使許多讀者失望；現在開出三週年的支票，到時不能兌現，讀者非大罵老萬買空賣空不可。

這只是老萬一個打算，到時能否實現，未敢說有百分百的把握。但和讀者聯繫的工作，我們是時刻注意到的。

許多年青朋友希望把「萬人雜誌」讀者聯結起來，因爲我們的讀者都是志同道合，反對毛共殘民以逞的，可以藉「萬人雜誌」做基礎，連結起來，由此發展爲一股巨大力量。

這個建議很有意義，也和老張擬議中的「萬人康樂中心」相吻合。要是獲得有經濟能力的讀者支持，找到適當場地，有人作義務服務，老萬拚着多爬些格子，充實內部書報及文娛康樂設備，經常讓我們的讀者有個聯繫的地方，大有利於我們的團結。團結就是力量，「萬人雜誌」的精神，就可更廣泛地發揮！

聽到錢我們計劃多多

我和老張都不以辦「萬人雜誌」爲滿足，要辦的事多得很，但任何事情也非錢不行。不靠美金，不靠盧布，不靠新台幣，不靠人民幣，只靠每位讀者每期八角錢（實際我們到手只有四毫八）的支持，維持「萬人雜誌」已不容易，其他大計劃，非有願「有錢出錢」的讀者支持不可。

可告慰「萬人雜誌」擁躉的，本刊一百期特大號清算毛共二十年血腥統治，以內容精彩，深受讀者讚許。近幾期來，銷路比前增加，希望這情況順利發展下去，不但不用再賠本，還有盈利，則我們的計劃，也可逐步實現。

老萬花名是「肉彈」

最近一位同事給老萬起了個花名，叫老萬做「肉彈」。老萬雖然發福，體重一百六十磅上下，算得是肥佬，但稱爲「肉彈」，實令老萬啼笑皆非。

原來她說的這個「肉彈」，並非說是曲線玲瓏；而是另有涵義。

如所週知，「肉彈」是惹火的，同事給我起這花名，說老萬「一味惹火」也。肉彈的惹火是挑起人們的慾火，使人想入非非；老萬惹火是到處開戰，惹起火頭。這個花名，在點出老萬「好勇而好鬪」。其實，挑起戰鬪，未必一定是老萬，老萬每每捱了臭罵後才反擊。一般人都把這筆帳記在老萬身上，以爲老萬在煽風點火，未免冤枉！

以最近曹聚仁老前輩爲例，他老人家瞧得起老萬，捧了我三天；老萬才敢客客氣氣覆他一函，如果這也認爲是老萬「惹火」，豈不冤哉枉也！

所有火頭老萬一概擔承

老萬在前幾期說明了「萬人雜誌」是一份戰鬪性刊物，許多讀者都了解。他們投函到別的報刊，未能發表的，甚至批評權貴的函件，投到我們雜誌，一一予以披露。

有時候，「火」是他們「惹」的（有時是我們的作家發揮得太淋漓盡緻），作爲主編人的老萬，總是一肩挑起，全盤受落。因此，看起來老萬更是個「惹火」人物。

不過，對「肉彈」這花名我不以爲忤，美中不足的是這個渾號很容易使人誤解，眞正的「肉彈」惹火是可愛的；我這「肉彈」惹的火，卻令人憎恨！

末了，在「萬人雜誌」第三年開始的今日，謹代表全體工作人員及作家向各位讀者致謝兩年來的捧場，我們一定努力不懈，以報各位隆情。

衝鋒陷陣又一年

張贛萍

重申立場態度　堅持到底不變

「萬人雜誌」在多少人愛、多少人恨、多少人羨、多少人嫉、多少人在「等着瞧」的情勢之下，我們衝鋒陷陣又一年，現在是挺胸濶步要跨進第三年了！

所謂「愛、恨、羨、嫉」與「等着瞧」，都由於這是一本天不怕地不怕，敢捋虎鬚的戰鬬性刋物。我們敢於挑戰與應戰的作風，在創刋號代發刋詞那篇「我們的立場、態度」一文中，便已經說得堅定明白，現在時隔兩年，似有重申一下的必要，以證明我們的立場與態度是一貫的。

『……「萬人雜誌」的立場，是代表廣大市民的立場；我們所說的話，即是廣大市民所想要說的話。我們以往不怕港共的炸彈，今後也不會怕任何權勢。「萬人雜誌」是沒有背景支持的，爲着要保持「萬人傑的風格」，以往的支持者，是香港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廣大人士；今後「萬人雜誌」所欲得到的支持者，也是香港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廣大讀者。

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在歷經戰亂與政治迫害的中國人看來，香港可愛之處甚多。惟對一般知識分子來說，倒不是物質文明的生活享受，而是信仰與言論的充分自由。這一點，是連口口聲聲叫「萬歲」的人也不能否認的。

因爲在香港無論對宗教、政治、學術，你高興信什麼就信什麼；你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或誹謗他人的名譽，你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公開批評他人的主張，以及政府的政策與行政措施，所以我們非常珍惜這份難得的自由。爲着要維護這份自由，今後我們將會刋登見解不盡相同的文章；我們可能批評他人，當然也歡迎他人批評我們。

因爲我們除了反共，也反對一切有損於中國或破壞現社會安定繁榮的人與事。我們雖然支持港府戡亂，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毫無原則，盲目地同情港府的一切措施。無論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或香港人的立場，我們只擁護能使人民生活以自由、幸福、合理爲基礎上的政府和政策。在這一個原則之下，我們的作者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暢所欲言。我們決不扼殺言論自由。

清代方苞有言：「譽乎已，則以爲喜；毀乎已，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已，則以爲是；異乎已，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他又說：「君子則不然，譽乎已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已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攻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已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

我們將本此態度以自勉並勉人，希望大家能做心術與學術上的「君子」，不要做聽不得他人一言半語批評反駁話的「公患」。……』

獲得熱誠支持　遭遇中傷迫害

檢討過去兩年來，我們一直是站穩這個立場，保持這種態度，既沒有因局勢轉變而改變，更沒有因遭遇困難而動搖。因爲我們要站穩這個立場，貫徹這種態度，開罪人的地方勢所不免，獲不到當權者的支持也是意料中事。但被我們批評、指責、揭露過畫皮陰謀的對象，我們絕無個人恩怨，也即是對事不對人，完全是站在公共與公正的立場說話，絕不發洩私憤。被我們評擊過的事，只要當事人有所改善，我們馬上讚好；你認爲我們的批評不對，歡迎當事人寫文章在本刋反駁；如果我們自己有錯，決不强辯，馬上認錯。像這樣一本鬬志堅强，而態度公平謙虛，不畏權勢，只問是非的刋物，會引起與我們立場不同者的恨，作風不正者的嫉，志趣相同者的愛，維護正義者的羨，是必然的。因此，在過去兩年來，我們獲得海內外讀者熱誠的支持，但也遭遇了不少的中傷迫害，阻難恫嚇。關於這方面的情形，萬人傑會有所說明，我只稍作補充。

共產黨是我們的死對頭，對我們「文鬬武鬬」都是必然的事，他們的「文鬬打手」中，便有人專門負責對付「萬人雜誌」，不但每期必看，而且每篇必看，連我們刋出的讀者來信也一字一句的看到底。他們是存心找紕漏，恨不得把我們「批臭」。可是，他們在過去兩年，找到「萬人雜誌」多少「痛腳」、「小辮子」呢？讀者可能不是經常看左報的，我可以在此公開一下。

兩個左派打手　都是左右通人

除了曹聚仁因爲有人要他「作肯定答覆」，他不得不答，一連寫了三篇萬人傑的文章「通與不通」，拿「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所作「原道」，與萬人傑的文章比擬一番，說萬文與韓文都是「不通」之外，最後便是說我們是在「泥中戰鬬一場」。借他人的話來諷譏我們說：「赤手空拳和別人搏鬬起來，雖然也可以把對方打得嘴歪額腫，而自己也不免要打扁了鼻子，打瞎了眼睛。這就是說，亦許自己可以覺得鬬勝了，其實是泥中戰鬬一場。」

曹聚仁來港廿年，在左派筆陣中，他是一個「過河卒」。他這一次在要「肯定作答」的情勢之下，對於萬人傑也只能搬出韓愈來比，硬說是「不通」，但也不得不承認萬人傑敢於戰鬬的事實。因爲我們要求於自己的，便是「敢於戰鬬」，至於什麼是「泥中的戰鬬」，什麼是「鋼鐵的戰鬬」？均所不計，只要我們認爲要戰的，我們就戰；只要我們認爲應該鬬的，我們就鬬。只要我

們能夠把認爲應該戰鬬的一切邪惡打倒，我們是不是也會被人「打扁鼻子、打瞎眼睛」，根本就不計較。這與一個上了戰場的戰士，發現了目標便開槍發砲拚刺刀，個人的生死傷殘早已置之度外一樣。因此我要寄語曹聚仁，我們打的是硬仗，不是學曹先生這樣「通」了的人在投機取巧，「通」了右邊，又「通」左邊，罵毛又捧毛，把頸子給政治繩索套住，讓他人牽着走，對一個自己不能作答、不想作答的問題，卻非要「作肯定的答覆」不可。

另一個專門對付「萬人雜誌」的左派打手是趙旺，此人我以前以爲他是一個「黨性極强」的反毛派，後來才知道他也是由右而左的「通人」。趙旺奉主子之命，找「萬人雜誌」的「可打之處」。辛苦了他，我們的痛脚他找不出來，連小辮子也抓不到一條，這兩年他只吹毛求疵的找到我們三幾個由於筆誤的錯字。一是萬人傑把阿爾巴尼亞誤爲阿爾「及利」亞；二是寒山碧將「褒姒」誤爲「旦妃」；三是「萬人意見」中一封讀者來信「慧根高深」，他認爲「慧根」怎麼個「高深」？兩年來他奉命找我們的錯處，結果不過如此。

本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是一個自問非常虛心，又很能接受他人批評的編者，看了曹、趙兩人來自正面敵方對於本刊的批評，經過「自我檢討」，我對萬人傑說「我們成功了」！

像我們「兩個半人」兼辦這樣一本戰鬬性週刊，辦了兩年，如果僅僅被勢不兩立的敵人找出主編人的文章，是與韓愈的文章一樣「不通」，以及三個因筆誤的地名人名錯字，我認爲這不是我們的羞辱失敗，而是我們的光榮成功。如果我們能夠加多一兩人，或者我與萬人傑能夠將全部時間精力用在「萬人雜誌」上，我敢說，連這種微不足道的錯誤也沒有左派打手可找的。

只認文章不認人　不是敵人即同志

再其次我要向讀者說明的，是兩年來我這個執行編輯所身受的明槍暗箭。因爲在創刊之始，我便私心立願「認稿不認人」；我要做到「拉攏老作家，發掘新作家」；我要做到「尊重作者、求作者」。以前我曾說過「是好文章，我仇人寫的也用；不合乎我們要求的文章，我老子寫的也退」。過去兩年，自問做到了這種對待作者與取稿的標準。而且只要有比我寫得更好的文章，我自己決不霸佔篇幅，盡量將地盤讓出來給他人發表文章，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我從來不問作者的身份與過去歷史，甚至根本不與作者見面，只要他的文章是合乎我們的立場與態度，他以前的行爲一概不問，那怕他是汪僞政權中的漢奸、海外的第三勢力、來自大陸的劉、鄧、陶派幹部，只要文章是反共的，寫作水準能合我的取稿尺度，我一律採用刊登，否則便退。

這樣一來，我卻身受到兩種明槍暗箭的攻擊。

第一種：知道我們作者身份的人，他們見到我們的作者是如此複雜，善意的友人，提醒我注意，不要受人利用，提防鑽空子；惡意的則說我們另有企圖，在羅致政治資本，將來要向台灣國府敲門、攤牌。

我們對於友善的意見，非常感謝。不過，萬人傑與我都不是懵查查的糊塗蟲，不但這一點請友好放心，連假裝反共，故作正義狀，設下陷阱圈套讓我們招惹官非的陰謀，以及僞裝忠貞的共黨特務份子，想鑽入我們「萬人雜誌」來「臥底」的可能性，我們都估計到了。至於惡意的散播謠言，我不想在此多費筆墨，時間是照妖鏡，是人是妖？留待以後的事實作答好了。

不過，我要說明一點，反共大事不是任何人包辦得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包辦的，總統蔣公近年來再三發出號召，在今日討毛復國之際，「不是敵人，便是同志」。如果把蔣公這兩句話加以註釋，便應該是「只要他反共，不問其過去所作所爲如何，既往不究，今日都應該團結在一起做同志。」

事實上也應該如此，就以今日香港來說，我們所感到的，便是敢於掄筆上陣與共產黨作正面鬬爭的人太少，而能在文章中對共產黨作出强力打擊，可以擊中其要害的健筆更不多。在這一情勢之下，如果我們在反共的文友之中，還要去分彼此厚薄，存門戶派系之見，搞私人小圈子，我們不但失去了批評他人不民主的資格，也是有違蔣公指示的抗命者！

因此，我也要强調的說：「我們擁護蔣公『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號召，我們要團結一切反共人士，我要採用强有力的反共文章。只要文章是好的，與我們的立場一致的，我不問寫文章的人是汪政權的官吏、是共產黨的幹部、是國民黨的脫黨分子，我會兼容並收，一律刊登，甚或登門求稿。」

這是我要堅持的原則，也是不變的態度！

明造謠言暗寫信　白費心機作小人

第二種：我這種大公無私的作風，應該是不可非議的。可是不然，以往因爲來稿的取捨問題，卻遭遇到少數不識大體的人之不諒，退了他的稿，即懷恨在心。於是明槍暗箭的傷害，也就接踵而至。明的是說不負責任的話，背後散播謠言；暗的是改變筆跡寫匿名信，或直接來信罵我，或間接寫信給萬人傑，企圖挑撥離間。最初說我是「台灣特務」，最近又有人說我是「崇共份子」。這種鄙卑小人，本來不值一哂，但想起來又實在令人氣憤寒心！

因爲寫這種改變筆跡匿名信的人，筆跡既改得不徹底（匿名信與正筆信一對照，原形畢露）；稱呼上又自露馬脚（稱萬人傑與我爲「先生」，稱馬森亮又是「兄」）。一個人讀書讀成這個樣子，我勸他還是多做點「正心誠意」的起碼工夫！

好在我是個頂天立地，來去光明的硬漢，俯仰無愧於心，沒有什麼痛脚給人抓的；我與萬人傑之間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挑撥離間得了的，甚至比這種手段高明過百十倍的陰謀，也早在我們預料防範之中。我們開誠佈公，受得起考驗。如果黔驢之技，僅止於此的話，我勸這幾個不成器的傢伙，不要白費心機，枉作小人了。你們眞假筆跡的來信我都收藏着，並經過數人鑑定，一致認爲是「眞假合一」，如果再不安份，還要寫這種無恥的匿名信，我要認眞對付的！

最後，請愛我們的朋友繼續支持；恨我們的敵人，我們會繼續攻擊！

加拿大華僑抗議與中共建交
雙十國慶遊行示威萬人空巷

揚僑聲

有關加拿大要與中共建交的活動，以及我國駐加外交人員顢頇無能的情形，本刊一〇二期李士諤先生曾有專文報導。對於這一事件，我國外交人員雖然無所作爲，卻抑壓不住我旅加華僑的憤怒。終於雙十節日，華僑的自發行動下，爆出了一次反對加拿大與中共建交的遊行大威示！本刊讀者將是日僑胞慶祝雙十國慶之後，持標語與國旗在加國安省多倫多市之遊行示威情形，及所拍圖片，用快航寄來本刊發表。足證僑胞反共情緒之熱烈，及本刊在海外所發生鼓勵作用之重大。人心未死，希我政府善爲領導，利用此種自動自發之民氣，而擬訂對付加國承認中共之決策，能在外交上有所作爲是幸！——編者附識

十月十二日是星期天，海外僑胞都把慶典安排在星期日舉行。因此，中華民國五十八年雙十國慶，多倫多市的僑胞們，也於是日在華埠舉行國慶慶典。今年的慶祝雙十國慶，是由安省中華會館主辦，在眾多籌備委員之中，曾有人提議於大會遊藝節目之後，來一次反對加國承認中共的遊行示威，以表示我旅加華僑對加國亟亟欲與中共建交的態度。這一提議獲得籌委會之通過，便作好了慶祝遊行示威的準備。

十二日上午在多倫多皇后東街一間戲院內舉行慶祝國慶儀式，僑領中有人發出慷慨激昂的演講，聽者動容。慶祝儀式完畢之後的遊藝節目隨之上演，有粵海音樂社之演唱，並放映國產電影「玉觀音」，全院滿座。遊藝會下午三時結束，下午四時遊行開始。遊行示威的隊伍是從華埠庇華梨街華僑公立學校集合出發的，由「精武體育會」的醒獅開路，隨後是華埠選出的中秋皇后與中秋公主的開蓬車，僑校員生，僑民隊伍與車輛，分持莊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中英文標語，一路浩浩蕩蕩，秩序井然。經多倫多的旦打西街，轉入依利沙白街，至中華會館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而後散隊。

多倫多是加拿大第二個華僑最多的城市，除溫哥華之外，我華僑在多倫多的人數，共約四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堅決反共的。當然也有少數左仔雜居其間，從事種種陰謀活動，但在這次莊嚴的遊行示威隊伍之前，左仔卻龜縮不敢出面，莫說搗亂阻難了。

這次反對加國與中共建交的遊行示威，是多倫多的僑社僑民自動組合發起的，引來萬人空巷的盛況，沿途道爲之塞，情緒之熱烈，爲歷屆慶祝雙十國慶所僅見！這一次的遊行示威，表示了我旅加華僑對加國欲承認中共的抗議，也是不願被奴役者的反抗，及對中共在大陸施虐行暴的一種答覆！



華埠選出的中秋皇后、與公主參加遊行。

這次的抗議遊行示威，與我國駐加外交人員毫無關係；連在加的黨營報紙上，至十月十八日筆者發寄本文與圖片時，也未見到有在本刊登出的遊行示威報導與圖片刊出。我政府駐加外交人員與黨方有關報刊，到底是幹什麼的？也由此可見一斑！因循苟且，尸位素餐，麻木不仁，老朽昏庸，言之令人痛心！

以下是我旅加僑胞，於慶祝雙十國慶之後，爲反對加國與中共建交遊行示威隊伍所持的中英文標語。

（一）中文標語

反對承認中共！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不承認殺人兇手！
我們不願被共匪控制！
不要讓加拿大染紅！
毛共是罪惡集團！
毛共不能代表中國人民！
要自由，不要共產黨！
大豐收？大量買麥！
共產黨到那裏，那裏便有麻煩！
承認毛共，乃幫共黨征服世界！
凡愛好自由的人請參加我們的巡行！
維護自由！維護眞理！
中華民國萬歲！

（二）英文標語

Against to reconize Red China.
Get up, whose don't want to be a slave.
Don't reconize the munderer.
We are not willing to be controlled by Communist.
Don't let Canada get red.
Mao's party-an evil group.
Mao's party can't represent Chinese People.
We want freedom, not Communism.
Where there Communists are, where there troubles are!
Recognition helps Communist conquer the world.
Free people, join our march! Freedom lovers, join our parade!

多倫多華僑反對加拿大與中共建交遊行示威圖



進行中的隊伍，高擎「反對承認中共」標語。



鳴鑼開道，預備出發。



僑胞成羣結隊圍觀遊行示威隊伍。



醒獅領導前行，警察駕車護衛。



華僑學校員生參加示威遊行。



僑胞萬人空巷，盛況空前。

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一個雙胞胎，同時誕生於十九世紀。無政府主義的特徵表現在否定一切權威，崇尚破壞。如今，無政府主義已經從俄國移植到中國大陸來了。中共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無政府主義已汎濫整個中國大陸的事實，發出「徹底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哀鳴！

然而現時的「無政府主義」，絕不是巴枯寧、克魯包金式的無政府主義。因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現實，已為中國大陸的無政府主義賦於新的內容。他們不是漫不止境地進行破壞，不是否定現實世界的一切制度和意識形態，也不是只管破壞不管建設。他們有一個早已確定了的鬪爭目標，他們有自己的建設藍圖。

他們所否定的只是現時統治中國大陸的政治權威，他們所反對的只是現時統治中國大陸的毛林政府。他們所要破壞的只是中共的統治機器和統治基礎。

他們絕不是眞正的無政府主義，而是好政府主義，要打倒壞的政府，打倒壓迫奴役人民政府，要建立好的，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

這點無須筆者花費時間去證明，中共當局已做了很好的招認。九月份紅旗雜誌說，無政府主義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專政，反對革命紀律，要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紅旗雜誌也老實得可愛，沒有在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載上更大的罪名。不錯，我們就是要反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毛林借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名，實行個人專政、軍事專政。不錯，我們就是要反對所謂「革命紀律」，因為毛林已把革命紀律變成束縛人民的枷鎖。爭取眞正的自由民主。然而我們倒不一定要資產階級政府，我們所要的只是眞正關心人民生活，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

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大陸出現絕不是一件壞事，而是十分好的好事。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值得為此而暢飲，值得為此而歡呼，因為這是中國另一

為大陸的無

毛澤東路綫被大幅修正

筆者在「毛澤東三次失權」一文（見上期本刊）中，據「十・一」前後種種跡象，推斷毛澤東再度失去大權。若干讀者或未必見信。因為最近有幾件事，引起視點的混亂。㈠是毛在「十・一」之後，曾兩次公開露面，一次是接見各界參加「十・一」慶祝的代表，二是十五日和林彪、江青等接見軍政幹部。㈡是中共「紅旗」雜誌第十期（十五日出版）刊載了一篇「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的論文，內有「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一句話。被一部分外國記者認為是恢復毛澤東激進經濟路綫的明證，因此推斷毛澤東並未失權。僅就這兩方面的問題，作一分析和透視。

第一關於毛林及江青、葉群等，在「十・一」之後兩次公開露面問題，這並不能證明毛澤東仍掌握大權。大家都知道，當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劉少奇、鄧小平當權的階段，毛澤東照樣公開活動，宣傳機關照樣喊毛澤東萬歲。單就這一件事而確定毛未失權，絕不可靠。但是在「十・一」以前，毛、林、江、葉四人，曾四個半月未曾公開露面，則顯然是個政治問題。因為四個人不可能一齊不露面如此之久。同時中共北平電台，曾中斷播放毛語錄兩個多月，約在「十・一」前半月又恢復。說明在他們一齊不露面的階段，一度發生了嚴重的權力鬪爭，而且毛林曾屈居劣勢。他們在「十・一」復出露面，表示雙方達成新的妥協。據我看在這一妥協中，毛林再被削權。

關於「紅旗」論文問題，我將該文仔細看過，發現西方記者表錯情。文章的內容，不但不能證明恢復毛澤東路綫，並且正拋離毛路綫越來越遠，而且反毛的傾向甚大甚强。這，可從左列幾點見之。

毛澤東的經濟路綫，約言之有三：①優先發展重工業，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農業為副；②「自力更生」，以自己的力量來進行建設，不靠外國資本，也不靠外國技術，提倡土技術土辦法，所謂「土洋並重」；③速度要快，因此要求「大躍進」。可是從「紅旗」的論文中，我們找不出主張或加强上述三個觀點的內容，反之多是對上述三的觀點的貶抑和曲解。

1.文中對於「自力更生」的解釋說：「我們雖然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但並不排斥向外國學習。對於外國的壞經驗必須研究和警惕。外國好的經驗，必須認眞學習。但是，不能僅求模仿。」這段話的主旨，在打開重新吸收西方國家工業技術之門，在打破毛澤東的土「框框」。還有一段話說得更露骨：「當然在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以完全平等互惠的原則為基礎，友好國家之間有致力經濟合作的必要。」無形中把「自力更生」改成了合自力他力更生，這是對毛澤東路綫的修正，並非恢復。

2.對於「優先發展重工業」一點，該文解釋得也很妙。首先要弄明白，該文只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可並沒有積極主張「優先發展重工業」，也沒說「一定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其含糊與模棱，和歷次提到「大躍進」一樣，從不正面提「大躍進」三個字，只說「將出現新的躍進局面」之類的說了可以不算數的賴話。

且看該文對發展重工業的妙論。「發展重工業有兩個方法。一個是不大力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來發展重工業的方法；其結果，不能滿足人民；重工業既不能獲得眞正的進展，反過來又拖住了輕工業和農業的後腿。另一種方法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方法，一邊大力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一邊發展重工業的方法。」

主義者而歡呼

待旦

次大革命，推翻毛林暴政的大革命的前夕。我們所期待的大革命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來了。

孔孟思想經過董仲舒的劊割，精華俱棄，糟粕流傳。在中國人的腦海裏種下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奴隸思想，使中國人民失去反抗統治者的氣勇，養成中華民族的奴性。這種教人不要站着做人爬在地上做奴隸的思想，已經統治中國一千多年了。

為什麼佔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滿族，能統治中國那麼久呢？就是因為這種「忠君」的奴隸思想！

為什麼中國人民能忍受一九五九到六二年連續數年的大饑荒，不起來進行反抗？就是因為這種忠君的奴隸思想！

孫中山先生推翻了滿清政府，讓出大總統的寶座，首次在中國培養民主精神，可是這種精神立即被竊國大盜袁世凱扼殺了。現在毛澤東又製造新的「天意」，新的「神話」。要中國人民忠於他個人；忠於他的思想；忠於他的政權。我們倒要問一句，我們為什麼要忠於你呢？

現在已經不是神權統治的時代，人必竟是人，絕不會是神。你是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尊重人民意志的，人民就會支持你、擁護你。反之，不管你是什麼天神，人民都會起來把你打倒，踏在腳下。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就是中國人民反抗獨裁統治的集中體現。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了千萬件錯事，唯一無意中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培養了中國人民的造反精神。這種造反精神，不僅現在把矛頭指向毛林統治集團，即使在文革期間，打着紅旗反紅旗，進行「假革命真造反」的，已是大有人在。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教訓年青的一代打倒權威，造反有理。這叫做「作法自斃」，將來必定自嘗自己種下的惡果。

現在，毛林統治集團正想通過大批判運動，通過強大的軍事壓力、政治壓力；通過逮捕屠殺的恐怖手段，撲滅中國人民反抗奴隸的火種。別做夢吧！中國人民一旦已經覺醒，絕不是幾句毛咒所能重新痲痺的；反抗壓迫的火苗一旦點燃，絕不是幾根槍桿子所能撲滅的，這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革命的時機一經成熟，革命的人民將會風起雲湧，席捲整個中國大陸，橫掃現時這一小撮統治奴役中國人民的真正的牛鬼蛇神，重建中華。

中國大陸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方面在各地挑起的武鬭，搶刼「解放軍」槍械，破壞鐵路、公路、橋樑，佔領工廠和政府機關。另一方面採取較委婉的反抗方式，無故曠工，遲到早退，破壞勞動紀律、破壞生產。目前反抗毛林政府的力量還沒有組織起來，還未建立一個堅強的全國性的領導核心，現階段尚未能達到推翻壞政府，建立好政府的理想。然而既然廣大人民已經認識到毛林政府是一個壓迫奴役人民的政府，大家都已拋棄忠字的奴性，準備起來進行革命鬭爭，那麼推翻毛林暴政的日子也就屈指可待了。

「冬天已經來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卻是黎明前的黑暗。我們熱烈地期待着中國的黎明！

待旦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夜

上面一段話如在以反毛澤東思想塗在毛澤東的臉上。假使毛澤東確是主張輕工業、農業同時並重發展，那麼就應該引出毛原來所說的話。現在不引毛的話，而將此觀點加在毛的頭上，其用意是故意曲解，對毛說是栽誣。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並重發展，可以說是介乎毛劉之間的中立路綫。劉少奇的主張是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毛澤東的主張恰好相反，現在的新當權派則主張工農業並重發展。

3.關於「大躍進」，該文只提到一句話：「氫彈試驗的成功，是工業生產、科學技術新躍進的集中表現」。仍然根本不正面提「大躍進」三個字。

從以上三點，我們可以肯定，最近一期「紅旗」雜誌的論文，證明了毛路綫被大幅修正。

毛澤東的經濟路綫不但被大幅砍削了，對外路綫也被矯正了，對蘇恢復談判是一大證據。對越南的政策也發生了九十度的大轉變。在「十．一」的兩報一刊聯合社論中即已透露不再干預北越與美國和談的消息；十月十五日周恩來與越共主席阮友壽發表的共同聲明證實了這一改變。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綫和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重申，越南南方人民，同全體越南人民一樣，非常熱愛和平，但必須是真正獨立自由的和平。解決越南南方問題的基礎，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和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十點全面解決辦法。」

乍看起來，這是標準的共黨宣傳文字，但「十點全面解決辦法」八個字「洩了天機」。在這以前中共是反對巴黎和談的，現在竟支持越共的十點和談意見了，這分明是同意巴黎和談了。毛澤東不是斥春水：「與美國和談是錯誤的」嗎？現在變為正確了。

魯遲

觀塘讀者：

來信因轉給岳騫先生專文作答，故遲覆。簡覆如下：

麥馬洪線的始末，實如岳騫先生所言。周恩來也有可能做過口頭上的承認（此傳說甚難得到證實），但邊界問題非同兒戲，應以簽約為準。即使談判代表已簽約，但得不到議會（中共則為「人代會」或「人代常委會」）批准，也不生效。直至目前為止，未有任何文件證明中共或中國任何一屆中央政府，已承認麥馬洪線，故麥馬洪線是非法的。如需要，他日再撰文詳答。

中共歷屆黨章的特點（下）

曾憲光

㈡中共第二屆全會，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章程」，在該「黨章」中，中共根據當其時的內外形勢，首次公開提出動聽的「反帝」、「反軍閥」的口號，整個黨章，內分六章二十九條，共約二萬二千餘言。這份章程，應該說，比之第一屆的「黨綱」要嚴密得多，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凡經本黨中央委員會承認為第三國際所認可的任何共產黨的黨員，即可成為本黨黨員」。及「中國共產黨完全承認第三國際二十一項的決定，並且成為第三國際的支部」。此外，規定黨的組織由二級制變為四級制：中央執委會（全代會）——區執委會（區代表大會）——地方執委會（地方黨員或代表大會）——小組。另外是在大會的決議案中，對工會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均有極具誘惑性和鼓動性的冗長說明。

㈢中共第三屆全會，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實質上就是「黨綱」。原因是上屆大會通過的「黨章」，純是黨組織的各項規定罷了，而對黨的當前任務，未曾道及。而今為了政治形勢的需要，因此，是屆大會便制定了類似「黨綱」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以補上屆黨章之不足也。

由於該次會議期間的主要任務，是在討論如何實現「國共合作」，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共產黨員的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因此該「黨綱」——「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只有十八條條文。而口號嗎，仍是什麼「反帝」、「反軍閥」等老一套的教條。

㈣中共第四屆全會，只發表了一篇宣言（按：中共說「四大」對於黨章有所修改，但始終未見它有公佈過修改後的黨章），而在「宣言」中，除了對工農、青年、婦女運動有較進一步的規劃外，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政治目標嗎，當時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早已提出了的三民主義，要比中共的「黨綱」要完美得多，合理得多，而成為全國軍民建國的最高目標。何來輪到中共「發言」！

㈤中共第五屆全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和「農業問題決議」，並發表了一紙「宣言」。當時的情況是：由於中共企圖篡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引起了國民黨的清黨運動，而使中共處於極不利的形勢中。故該次大會對黨章似未修訂，只是在大會前三個月，即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所頒行的「各省黨務進行計劃」，可能在提交大會認可罷。該文件最大的特點是，要求黨依次建立中央——省黨部——縣（市）黨部——區分部——小組。

㈥中共第六屆全會，制定了「十大政綱」與「黨章」，這裏最突出的一點是，這次大會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原因是，當時中共與國民黨關係，已從寄生地位進入到分裂地位，由偽裝的朋友變成血戰的敵人了，正是由於國民黨的清黨運動，由於南昌暴動，兩湖秋放暴動及廣州暴動的慘敗，實力大傷；因此而引起中共內部政策路線的爭論，由於當時中共在中國內陸已無立足之地，因此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六）支

關於支邊青年的故事，那是十天八夜說不完的。眾所週知，中共對下一代是實行愚昧政策，形成曠古未聞的龐大下放運動。據說老毛準備下放支邊一億人，這是屬於長遠性全面戰略佈署的一部份，以解決人口、屯田、戍邊防蘇等問題。

新疆是「大有可為的廣濶天地」，係每年重點支邊的地區。所以人口飛躍膨脹，各省市知識青年先後調來新疆的幾乎佔總人口的一半（按：新疆總人口八百萬人，支邊青年約三百萬人）。這就構成新疆當前三大矛盾之一的支邊青年問題，使中共感到束手無策，難於應付。對新疆來說，確是一顆危險的定時炸彈。

人們譬喻支邊青年的性格像「天山雄鷹」。因為他們倔強、敢想、敢幹、敢闖、敢鬧。江南青年本來大都比較「斯文」，但一經新疆高原地區，天山南北環境的薰染，逐漸便養成豪邁、粗獷、慓悍、野蠻的個性。於是，支邊青年以天山雄鷹自居，像野馬般東闖西蕩，或尋求逃向蘇聯的捷徑；或密謀越過南疆草原，向印度克什米爾進軍。上海的，跑回上海，一去經年；天津的，逃回天津。他們說，「關外勝新疆」，「寧闖山海關，不踩嘉峪關」。

外省青年的叛逆性格，絕大多數無法在新疆安定下來，就連湖南長沙或洞庭湖畔的多情「湘女」，她們也時刻想着逃出生天，「下定決心回老家」！我在新疆農建十一師時，認識一位從湖南漢壽縣調來的（洞庭湖畔）姑娘，唱歌很好，樣子也不錯，是一位典型的湘女，大伙兒稱她是「洞庭梅花」，意思是既溫柔，又剛強。由於農場準備晚會節目的關係，我們曾經在一起學習新疆歌舞。起初，她實在一派天真，對生活充滿理想，適中的小咀，常哼着當時流行的歌曲：「咱們新疆好地方」、「騎着馬兒過草原」、「克拉瑪依之歌」、「冰大板有個養路工」等，這些歌曲都是讚美新疆的。她也深為歌詞的明快爽朗受到鼓舞，激起努力向上和願意長期安家落戶的打算。

然而，現實是一面鏡子，也最無情。經過幾場風暴，在數九寒天，不能享受春節烤火燒羊肉的溫暖情趣，卻一聲令下，加班渡春節，冒着五級西伯利亞狂風，飛沙走石，要修渠引水，準備「春灌」。這種勞動生活別說「洞庭梅花」熬不住，就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同樣吃不消，戴着風鏡、皮帽、毛巾、口罩、棉手套，扛着鐵鍬，女孩子受得了嗎？

歌曲中的詩情畫意完全是「沙市蜃樓」，這是戈壁灘沙漠中的特有自然幻景，與海市蜃樓相類似，我們稱為沙市蜃樓。當「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岑參詩名句），風

，只好決定乘莫斯科舉行國際共黨大會之便，在莫斯科召開了。

正因該次全會是在共產國際直接監督指導下進行的，所以在通過的新「黨章」中，第一條便開宗明義地規定：「中國共產黨爲共產國際支部」。而在黨員「入黨資格」方面，亦規定：「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均爲本黨黨員」，像中共上面這種毫不掩飾「父子黨」關係的做法，有力地暴露出中共已完全失去了其「獨立性」。至在所謂「十大政綱」中，較突出的一條是「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當然它同樣被作爲當時政治任務的代替了「黨綱」。

(七)中共第七屆全會，制定了毛式的「中國共產黨黨章」，這次全會距上屆全會有十七年之久，而在這十七年中，國共兩黨的政治、軍事鬪爭是非常激烈的。可是由於後來的抗日戰爭，給予中共喘息和壯大的機會。與此同時，中共內部的鬪爭，也已成王敗寇的漸定於一。因此，全面地進行修改黨章，便成爲該次大會的主要內容，而這也是該黨章以「總綱」和十三章七十條所組成的原因了。至這次黨章的最大「特色」是「毛澤東思想」宣告「誕生」，且在「總綱」中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黨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另一個特點是關於入黨資格的規定，明顯地較前大爲寬大，即凡承認黨綱黨章，服從決議，繳納黨費者，均得入黨。不言而喻，當然是爲其當時的「統戰」服務。

(八)中共第八屆全會，修訂並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該「章程」前有「總綱」，後有九章六十條，約計一萬五千餘言，是中共有黨章以來最好的文獻，因它不僅概念完整，且章法嚴密，文字謹愼，如果說，上屆黨章所體現的政治情勢是：毛澤東個人的聲威，已達到無人可以爲敵的境界，是毛澤東對內鬪爭的勝利大會，那末在八屆大會上，堅持獨裁專制，左傾冒險路線的毛澤東，卻被攆了下來。因八屆新「黨章」不僅把「毛澤東思想」抹除了，而且它還是具有「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嫌疑犯」，此外，再一個特點是，新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於必要時，設名譽主席一人，再明顯不過，這是劉鄧派準備清算毛澤東以後，爲他安排「出路」的「高招」。

但陰謀狠毒更醉心於權力鬪爭的毛澤東，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可不是麼？一九六六年之結合林彪掌握軍事力量，猝然發動「文化大革命」——造反奪權，不惜撤毀黨章，以軍整黨便是最好的說明了。

(九)中共九屆全會，是的，如果說八屆「黨章」是文革之因的話，那九屆「黨章」便是文革之果了。

眾所周知，「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面目全新，特點頗多的「貨色」，其中最大的特點是：(1)從新確定毛澤東的領袖地位；(2)破例地明文規定林彪爲毛的接班人；(3)對內絕口不談經濟建設及改善人民生活問題，一味叫喊「抓革命促生產」……正是這個毛病錯誤百出的黨章，也就必然註定了很快被焚毀的命運，讓吾人拭目以待吧！



頭如刀面如割的時刻，哪來「新疆好地方」或「白雲下面馬兒跑」呢？簡直扯蛋。

年和天山雄鷹

金千里

自此，「洞庭梅花」常常愁眉苦臉，這位湘女一反常態，再也不唱「騎着馬兒過草原」了，卻偷偷地譜了一支新疆民歌——「伊拉拉」，歌詞如下：

(一)洞庭湖畔一朶花，伊拉拉！眉毛細長眼睛大，伊拉拉！
臉容憔悴髮如蓬，唉呀呀！幾時才能回老家？伊拉拉！

(二)洞庭湖畔一朶花，伊拉拉！天山南北頂風沙，伊拉拉！
遠望雲山千萬重，唉呀呀！淚眼向南喊媽媽，伊拉拉！

(三)洞庭湖畔一朶花，伊拉拉！多愁善感眞羞煞，伊拉拉！
啥子眼淚不値錢，嗨呀呀！下定決心回老家，伊拉拉！

(四)洞庭湖畔一朶花，伊拉拉！敢和天山比高下，伊拉拉！
雄鷹飛越戈壁灘，嗨呀呀！總有一天飛回家，伊拉拉！

這首「伊拉拉」，是湖南青年和那位「洞庭梅花」姑娘的集體創作，後來他（她）們都陸續逃跑回湖南了。

其中，有一位長沙青年的故事最爲可歌可泣，至今廣泛流傳在哈密、星星峽、紅柳園一帶的農場中。

據說當他們調來生產兵團農場的時候，老「農工」劈頭就說：「小伙子，你把新疆作墳墓吧！你來了，將永遠不會活着離開新疆，未來的新疆鬼！」長沙青年聽罷大爲不快，對老農工說：「老傢伙，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半年後，這位長沙青年終於摸熟沙漠、草原、鹽鹹灘的地理特性，眞的逃跑了。七天七夜，一共走了一百六十公里的沙漠灘。他和一位無腳飛將軍的故事那樣，和大自然搏鬪，和生命即將瀕臨死亡的時刻搏鬪，喝馬尿，也喝自己的小便，終於在奮戰七晝夜到達火車路邊一個養車道班區，可是已奄奄一息，完全像一個「沙人」。養路工救他起來，給喝水，吃飯，烤暖，第二天便搭火車回長沙。以後他寫信到農場要戶口和糧食關係說明逃跑經過，幹部們吵了半天，認爲他太沒有組織性，但終爲他在沙漠奮戰的精神影响，抓回來，還是跑，何況他的毅力，以及需照顧母親，再到新疆已不可能，結果，拖了半年，終於讓他遷回戶口。

支邊青年的逃跑是層出不窮的，也眞是法術無邊，使中共新疆當局深感頭痛。其他各種鬧事還很多，對知識青年確實沒有辦法。譬如他們消極怠工，經常請病假，不出勤，或到地裏圍在一堆烤火談笑，煑糖蘿蔔，烤洋芋，或借故遞兩隻病羊，說牠凍死了，就地「烤全羊」，或偷偷地逼打母羊，讓牠早產，把打下的小羊羔煑着吃，這些事，都瞞天過海。

支邊青年不滿是必然的，這個矛盾也根本無法解決，因此促使他們搞小集團，集體不出勤，鬧着要回老家，不批准就逃跑，每年逃跑眞不知凡幾，還有動不動就一羣一伙打架。

老毛以爲支邊下放是好辦法，殊不知這是最大的禍根。

農村小說家 沙汀

趙聰

沙汀的眞名，叫楊成方，四川綿竹縣人。我不知道他的學歷，似乎沒有入過大學，他在小說上的成就，完全從自學苦讀而來。

一九三〇年「左聯」成立不久，他由川西北的農村，來到十里洋場的上海。他爲人挺孤癖，理智多於感情，內向、冷酷，往往把自己關在房裏，一連幾天不出門。像這類性格的人，本不適宜於搞文藝創作，而他也不打算走文藝的道路。

可是求學深造又無錢，找事做比登天還難——上海對長江上游各省的人是有點兒歧視的，湖南人都只能住大自鳴鐘家鄉人自己開的長沙客棧，何況比湖南更「上江人」的四川？一個一無專長的普通知識青年，語言不通，人地生疏，又能做什麼呢？

上海報刊之多，爲全國冠，學着寫點文章，投投稿，如果登出來，倒是還可以弄幾文，解決生活問題。就像這兒如今以筆耕爲生的作家或稿匠，有多少從前在大陸是要過筆桿兒的？沙汀就在這種情形下，爲環境所迫，找些書報看看，自己也就嘗試着寫作起來。

一九三一年，艾蕪從南洋漂泊來到上海。四川同鄉嘛，不久彼此認識；年齡差不多，又都從事寫作，不消說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在魯迅的「二心集」裏，有一篇「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那就是艾蕪、沙汀聯名寫信給他，請教小說寫法問題的回答。他們的信上說：「我們曾動手寫了好幾篇小說，所採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有產階層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專就其熟悉下層人物——現在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的朦朧抗拒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裏面——不知，照句子的囉嗦與晦澀看，顯然是後者的手筆。魯迅回信予以鼓勵，但告誡他們：「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就這樣，他們各寫自己熟習的題材，一個寫流浪生活，一個寫農民羣像，相偕登上文壇。

從此以後，艾、沙二人的名字常被一併提出，而事實上他倆也常在一起，如「解放」之初，同在西南文聯；一九五七年鬬爭丁玲、陳企霞時，他倆具名提出了一份書面發言。雖然如此，二人卻有顯著的不同。艾比較天眞，他則比較世故；兩人一同入黨，艾黨性不高，他卻很強；艾淡泊自適，不慕榮利，他則熱中權勢，總想向上爬。艾的作風通俗曉暢，樸實自然，作品往往摻入浪漫和諷刺成分，使讀者感到他的親切和靈活。沙汀卻大相反，行文苦澀，爲着簡煉，句子太過鑄造，像賈島做詩那樣推敲，作品猶如鐵板一塊，使人不易卒讀。

沙汀最早發表的一篇萬餘言的小說，叫做「法律外的航線」，取材於當時行走長江的外輪，在兩湖交界發生的故事。這可能是以他從故鄉到上海在船上的見聞，再加上自己的想像組織而成，。故事很簡單，寫幾個農民買不起船票，暗中花了幾個小錢給通艙的廚師，乃被帶上船來。船過三峽，船長查票查了出來，這幾個人便被逼上小艇，送上岸去。誰知艇還未抵岸，突從江岸山後跳出一些裝武——那時共匪正在這一帶出沒，常常打劫外輪，於是船上開動機槍，幾個被逼上岸的人在小艇上無辜地犧牲了。寫得不大好，也不像小說的體制，句子斧鑿得相當生硬，使人無法明白它的含義。因此，投來投去，一直無有買主。適逢沙汀有位四川同鄉，在上海與人合開「辛墾書店」，沙汀便找了他去。誰知該書店並不出版文藝書，經不起沙汀央求，遂破例把這一短篇小說印行了一個小冊子，自然也拿不到什麼稿費，書也沒有人注意。他的這位四川同鄉不是別人，就是「解放」後在西南行政區掌握文教宣傳之大權，後來任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文化大革命之初被打成走資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任白戈。

自從得到魯迅的鼓勵和提拔，他的寫作慾旺盛起來，首先就把「法律外的航線」，自行大加修改，投到「左聯」刊物之一的「新路」。「新路」的前身是「萌芽」，出到第五期上因被查禁，遂於第六期易名「新路」。但只出了一期，到第七期又易名「文學月報」，由當今可能是毛朝駙馬姚文元之老竇姚蓬子主編。蓬子本來主編由「前哨」易名的「文學導報」，此時「導報」改由周揚主編。那時

香港文滙報

鄭海鷗與戴枕，一九五〇年前是香港文滙報的兩名記者，在任記者期中，出盡吃奶力爲中共吹捧，污衊國府，煽動與欺騙廣大的海外同胞爲能事。一九五〇年大陸陷共後，鄭、戴兩人先後被調返廣州，所謂參加社會主義祖國建設。鄭海鷗返到廣州後，是繼續在廣州日報工作，但是日子一久，特別是幹新聞工作這一行，接觸面廣泛，不但大陸人民生活實際情況有透徹的了解，同時對共產黨的本來面目也認識一清。如各種毒辣殘民手段；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就是報社所發佈新聞都要接新華社電訊爲準則，並只准報喜不報憂。一個稍有良知的人，在那沒有人性的制度中，都會感到無限氣憤與痛苦。

鄭海鷗在發覺自己受到共產黨的欺騙，而又做着替共產黨去欺騙人民的勾當，感到無限的悲痛與悔恨。曾數次向報社當局申請返回香港，但都未獲批准，於是工作情緒沈低，滿腹牢騷。因此引起報社對其注意，重新審查其歷史。鄭是一個印尼華僑又是學生出身，找不到其痛腳，所以不能將其開刀，於是就將鄭踢出報社另調到原執信

寫企圖搶刼外輪的武裝實指共匪，而無票的農民又爲外輪的機槍射死，正合乎反帝的主旨，便取用了這篇不像小說的小說，刋於「文學月報」創刋號，實爲「萌芽」的第七期。因爲該期內容，有些大牌的作品，沙汀厠身其間，連帶受到注意，此後也就成了作家。

沙汀對創作之努力，亦不次於艾蕪。八一三前，他在上海寫了三個短篇集：「航線」「苦難」「土餅」，絕大部分是以農村爲題材的。那時共匪在江南農村，正以暴力進行土地改革，沙汀預定了主題，專在表現這一方面的故事，配合共匪的行動，因此寫出來的東西，都有概念化的毛病。他在「解放」後中共印行他的短篇小說集的「後記」裏，曾自供道：「這時期我在創作上的主要意圖：反映當時的土地革命運動。但是由於我並沒有直接投身在這個偉大運動當中，只是間接了解到一些實際情況和它在一般社會生活上激起的反响，這就大大地限制了我的企圖。因此，我在這一時期寫的作品，從我現有的水平來看，它們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概念化傾向。」自供如此，那就沒有什麼看頭了，筆者曾吃力地讀過幾篇，覺得實在不好，如果單挑幾個句子出來，倒是耐人咀嚼，然而小說卻不是光看句子呀。

八一三後，他由上海回到四川，一度去過延安，在「魯藝」教過幾天書。不久回來，在一個縣裏做中學教員，課餘即埋首寫作。終抗戰之期，他寫出了短篇集「播種者」、中篇「闖關」、長篇「淘金記」和「困獸記」。這些小說仍然取材於四川的農村，藝術技巧方面有顯著的進步，但在主題方面，卻是遵照中共的意旨，攻擊國民黨的政治腐敗。像收在「播種者」中的那些短篇，多數就在反對當時實施的兵役制度，亦即鄉村基層政權抽壯丁的舞弊營私那一套。有一篇「堪察加小景」，後來改爲「一個秋天的晚上」，個人認爲他寫得倒很別致，應是這個集子裏的佳作。擔任鄉長的土豪好嫖，凡外地到來的妓女，他無不染指。這次一個新的妓女來了，鄉長卻因病到城裏就醫，鄉長太太便命令鄉丁把她吊起來，加以毒打。夜裏，鄉公所一位班長，假慈悲把她放了，給以飲食，想在她身上佔點便宜，卻給鄉丁衝破，救了妓女。文字洗煉含蓄，曲曲傳出三個人物思想情感的反覆變化，短篇能寫到這個成色，其功力可見。另有一篇題爲「磁力」，寫一個青年袁小奇走向延安去，卻是概念化的標本，個人認爲是下劣之作。

中篇「闖關」，寫北方敵後游擊區的生活，抬高工農幹部，鄙視知識分子，仍不脫共黨八股。「淘金記」寫地主、土豪、流氓的鬬爭，在反映農村社會的黑暗。「困獸記」寫農村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苦悶、憤怒，不滿於現狀，切切追求出路，仍在暴露現實。這都是爲中共服務的作品，實在不足稱道。

他因爲曾到延安鍍過金，比艾蕪更受到中共的重視。他的短篇曾在延安的文藝刋物上發表，奉黨的命令，與茅盾、宋之的等擔任「文藝陣地」的編輯委員。他在「困獸記」的「題記」裏曾說，在重慶受到過政府的「迫害」。也許他這位黨員作家表現得太過分露骨了吧。雖然自云受到「迫害」，可是在抗戰勝利之後，他仍有寫作的自由，不然的話，他的長篇「還鄉記」和短篇集「呼嚎」、「醫生」，就不會出版了。這些小說，仍然寫抗戰時期的四川農村，目的仍在揭發國民黨治下的陰鬱，但也寫到農民自發地起來反抗了。因此，獲得中共文藝權威們的好評。

「解放」後，他沒有寫過長篇，發表的短篇亦不多，如「風浪」「盧家秀」，仍是農村小說之類。一九五五年夏，他曾到四川灌縣聚源鄉視察，歸來寫文章揭露：「目前農村中反革命分子、地主、反動富農的破壞活動，是猖獗的，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六村有地主二十八戶，富農五戶。」「十五村的反動富農陸克成，單是今年夏季，就曾經進行了一連串的破壞生產的活動。一個聯組的玉麥出土不久，他就偷着拔去了一大片；田坎上種的黃豆，他也一有機會，就拔起丟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浸蔴，他就在夜裏放掉蔴窖的水。有的反革命分子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秧母田裏亂抛石塊，甚至用鹼水洒在秧母田裏，使得合作社缺乏秧苗，不能及時栽種。」他還揭露：農村有人故意打死小豬，掛在大路邊的樹上；有人不把菜蔬賣給國家，卻拿去肥田；還有些人自己不願入社，並阻止別人入社，說：「入了社就跟勞改隊一樣，你們快進去吧！」他雖然以共黨幹部的立場，舉發故鄉農村的反革命分子，卻也暴露了農民抗拒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眞實情況，揭穿了毛澤東農民自願合作化的謊言。

文革之前，他久任四川省文聯主席，已經是西南區文藝界的領袖，比他那老搭檔艾蕪強得多。然而當文革爆發時，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他就以「周揚手下幹將」的罪名，在四川給鬭垮了，下場也比艾蕪慘得多。這兩人都有寫作的天才，不幸全給中共蹧蹋了。

者回廣州的下場

爭把鄭打成右派份子，並送往廣州市郊石井公安勞教場勞役了四年。

一九六一年從勞教場釋放出來，回到廣州找不到職業，無以爲生，後來結合了幾個朋友在解放中路開設了一間民辦補習夜校以維生活。可是屋漏又遭連夜雨，在中共殺盡趕絕政策下，六六年文化革命中，由於他們這批人都是在歷史上存有污點的，不但學校給封閉，鄭等又被作爲「牛鬼蛇神」來鬭爭。這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戴枕，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時已參加「民盟」，一九四七年在共產黨策劃的反飢餓運動中，到南京向國府請願時，他是上海大專學生代表之一。後因逃避國府注意轉來香港「達德學院」，畢業後即由民盟安排在香港文滙報任記者。回廣州後在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股長，當時他看到在共產黨控制下的尾巴黨民盟是不會有出路的，一九五三年他即宣佈退出民盟，加入共產黨。他這一次投機確實很成功，加入共產黨後官運非常亨通，由股長升科長、秘書室主任等職，這其間雖有微風細雨，但都還平安無事。可是在共產黨的極權制度下，不要說人民，就是黨員幹部，誰能保證自身的安全呢？只不過是看你被利用的剩餘價值有多少，來決定你倒霉的時日罷了。

一九六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戴枕給紅衛兵打成劉鄧陶派，送到石井勞教場去體驗紅色集中營的滋味了。這就是左派記者與投共者最好的榜樣。

尖鋒

京劇改革漫談（三）

取消了丑脚的中共京劇

梨園舊友



京劇的表演雖是純象徵式的，但丑腳是唯一的例外，除了文丑、方巾丑必須說韻白外，其他的丑腳不論男女一律說生活化的京白（只是比較誇張）；而且可以打破時間、空間的界限隨便「抓哏」（逗笑），以風趣、滑稽、幽默的言辭，逗得觀眾哄堂大笑。所以京劇界有「無丑不成戲」之說。據不完整的統計，京戲裏以丑腳爲主，或丑腳在戲裏擔任重要腳色的戲，約在一百二十齣以上。不過丑腳的「逗哏」，也有雅俗高下之分，如果不是常識豐富，腦筋敏捷，只能流於低級的硬滑稽舊式，伶人知識淺陋，所以名丑比名生、名旦還要難得。

自從中共當權之後，京戲裏的丑腳便倒霉了，以丑腳爲主的戲也越來越少，就是在一個折子戲的演出晚會上，也見不到丑腳戲，觀眾對丑腳越來越不感興趣。戲劇報上張夢庚在「試談京劇的丑角戲與丑角」文中說：「我很喜愛京劇丑角藝術，曾針對着以上的問題多次與京劇界老藝人、丑角演員議論過，大家也同樣感到這些問題嚴重存在，並爲京劇藝術傳統中，丑角有着特殊的藝術風格，唱、念、做、打、舞，皆獨具特色，能夠塑造各種不同角色，很受觀眾喜愛；而且過去京劇演出，根據廣大觀眾不同的需要，在一個晚會上，丑角爲主或丑角與花旦並重的「逗戲」，總是佔有一席之地。大家一致認爲這樣安排節目的傳統是應該繼承的。既然觀眾喜歡丑戲，京劇安排節目又有傳統可以繼承，京劇界又願意繼承，那麼爲什麼還會出現丑戲冷落的現象呢？」他的結論是由於劇目貧乏，不受重視，人才缺乏，表演單調低級庸俗之故。其實還有一個最大的致命原因他不敢提出——「抓哏」不自由！

丑腳的「抓哏」要見景生情，隨機應變，以幽默風趣爲上，所以他的台詞不能一成不變。例如蕭長華演「女起解」的崇公道（灌有唱片），初聽時滿不錯，可是聽到十遍二十遍之後，便會覺得味同嚼蠟。因爲歌舞藝術需要高度的修養，一般人根本學不來，所以才百聽不厭；而丑腳的唸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絕招，完全以內容的趣味取勝，必須隨時的注入新的資料。在共產黨人統治之下，如果在舞台上當眾「大鳴大放」豈不是自己找死？而且他們對丑腳的唸白也戴上邏輯的眼鏡去苛求：例如他們認爲「四進士」中的萬氏和宋士杰那段對白太庸俗、低級；「能仁寺」中的賽西施，畫着個醜惡的白臉，嘴裏還說英語，向觀眾擠眉弄眼，破壞了整個的戲；「女起解」（圖五）中的崇公道，順嘴瞎扯，在蘇三唱了「他不該將親女圖財賣入娼門」之後，竟說：「那是舊社會，在現在新社會裏就不會有這種事了。」這樣抓來的詞，把整個戲的時代背景都弄亂了，也把蘇三、崇公道都變成了今天的人物。他們用這樣的尺子去苛責丑腳，丑腳自然非扼殺不可了！

認眞說來，丑腳是中國戲曲中的「亞當、夏娃」，是戲曲鼻祖，在生、旦、凈、末未形成之前它便獨佔劇壇了。因爲今日各地多彩多姿的戲劇，都是自丑腳的滑稽戲演變而成的，這類例子在我國古籍中不勝枚舉；這裏姑舉數則以見一斑。

「優孟諷葬馬」 春秋時，楚國的樂人優孟，能言善辯，常以談笑諷諫。莊王有一匹愛馬，平日衣以文繡，居以華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可惜這匹畜牲沒有福氣，竟和濶佬一樣，患上肥胖病死掉了。於是莊王命羣臣爲馬治喪，想殮以棺槨以大夫禮葬之；左右都以爲不可，莊王下令說：「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進了殿門便仰天大哭，莊王驚問其故，優孟說：「馬既是大王所寵愛的，以堂堂楚國之大，葬以大夫之禮未免太薄了，應該用人君之禮來爲馬舉行國葬。」莊王問：「那麼應該怎麼辦？」優孟說：「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派三軍開壙，發動人民負土添坟，邀請各國西侯來執紼，奉以萬戶之邑，作爲日後祭掃之用；好讓天下人都曉得大王賤人而貴馬！」莊王說：「啊！這事弄得這樣糟麼？現在怎麼辦？」優孟說：「讓喜歡吃馬肉的人祭五臟神算啦。」

「優旃諷漆城」 優旃是秦之侏儒，始皇想擴大他的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寶雞；優旃說：「這辦法眞好，在裏面多多養些禽獸，如果敵人自東方來犯，單憑我們的麋鹿就足以把他們牴回去了。」始皇聽了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二世胡亥繼位之後，又想漆城；優旃在旁大讚說：「這辦法好極了！把城漆得又光又滑，敵人想爬也爬不上來。只是漆東西要陰乾，不可晒太陽，到那裏找個大房子把城裝進去呢？」二世聽了，一笑而罷。

「刮地皮殃及土地神」 鄭文寶「江南餘載」：五代時，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某次入朝侍吳王宴，伶人作參軍戲，一人着綠袍，戴假面扮成神的模樣，旁有一優人問：「你是誰？」答曰：「吾乃宣州土地神是也。」又問：「既是宣州土地神，爲何不在宣州供職，來到京城則甚？」又答：「我們的主人在宣州把地皮刮得太深了，因連小神也一起掘了來！」

「三教論衡」 唐懿宗咸通年間，舉行延慶節，和尚、道士講論之後，優人李可及儒服儒冠登上講壇，自稱「三教論

衡」。旁坐一優問道：「既是三教論衡，當然博通儒、釋、道三教教義，請問釋迦如來是何人？」李答：「已婚婦人。」問的人吃驚地說：「你怎麼知道？」李答：「金剛經上說：『敷坐而坐』，如果不是婦人，怎麼會必須丈夫（敷、夫同音）坐下她才敢坐？」這一說連皇帝也逗笑了。那人又問：「太上老君是什麼人？」李答：「也是一位已婚婦人。」又問：「怎麼又是已婚婦人？」李答：「不但已婚，而且還懷了孕。」那人不屑地說：「別胡扯了！」「道德經上說：『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有娠（身、娠同音）的人不是孕婦是什麼？」懿宗聽了大笑。那人又問：「孔子是什麼人？」「也是女人。」「是不是孕婦？」李答：「什麼話？一位待字閨中的大姑娘，懷了孕還得了？」又問：「有什麼根據？」李答：「論語上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如果不是一位大姑娘怎麼會待嫁（價、嫁同音）？」一段話說得皇帝狂笑不已，次日即授李可及以「環衛員外」職。

「二聖環」

紹興十五年四月，宋高宗賜秦檜望仙橋宅第一座，銀萬兩，絹萬匹，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並派教坊優伶到秦府表演雜劇。一時文武百官都去祝賀，在筵席中間，參車先登場歌頌秦檜功德，一個優人端着一張荷葉交椅跟在後面。二人詼諧百出，歡聲滿座。參軍正要就座，忽然帽子掉了下來，裏面的頭髮梳了一個大髻，髻上繫了個雙疊勝式的大巾環。優人指着大巾環問道：「這是什麼環？」參軍答道：「這叫做二聖環。」優人聽了立刻用手中的板子打他的頭，並斥責道：「你只管坐在太師椅上領受銀絹罷，這二聖環（環還同音）掉在腦後算了！」在座的賀客聽了，人人大驚失色。秦檜大怒，次日把這班優人一齊下獄，有的竟死在獄中。

「取三秦」

紹興中壬戌省試時，秦檜的兒子秦熺和兩個侄子秦昌時、秦昌齡都考取了，大家知道裏面必定有問題，但懾於秦檜的權勢，誰也不敢多說話。到了乙丑春天，試期又到了，一班優人在戲場中扮作應試的士子上場。大家紛紛猜測本屆的主考官是那一位，有的說是某尙書，有的說是某侍郎，爲首的一位說：「你們說的都不對，今年的主考官一定是彭越！」一優說：「朝廷之上沒聽說有這樣一位官員呀！」爲首的說：「他是漢朝封梁王的那一位。」又問：「梁王彭越死去已近千年，怎會來當主考？」又答：「因爲上一屆的主考官是楚王韓信，所以這次必會輪到彭越。」問的人罵他「胡說！」他理直氣壯地答道：「上屆如果不是韓信，怎會取了三秦！」（三秦指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這裏暗指秦氏兄弟）這時的秦檜正得到高宗的寵信，大家聽了恐怕受到牽連，馬上一鬨而去。秦檜也不敢公開懲治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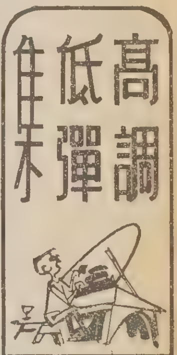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初爲一人，繼之增爲二人，漸漸又增爲許多人。他們既不歌也不舞，完全以說、做爲主。京劇中的丑腳，直到今天還是如此——縱然有唱也只是點到爲止，以唱工出名的丑腳簡直一個也沒有。所以我以爲那些扮演參軍，雜劇的優伶，就是丑腳的前身。同時相聲也是由此演變而來，據五代史吳世家：吳王楊隆演幼而懦弱，一切大權都操在徐知誥手中，徐知訓對他更是肆意凌侮。嘗與隆演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自扮參軍，令隆演穿着破衣、披着頭髮扮作蒼鶻。這樣一正一副的逗笑，簡直和今天的相聲沒有什麼分別。只是由於所抹的臉只是小塊之故，說白、動作以滑稽可笑爲主。中共的現代戲大演工農兵，要從人物出發，從生活出發，認爲現實社會中沒有丑腳這種人。所以在那次觀摩演出的三十六齣戲中，一個丑腳也沒有，這個腳色已被他們取消了。



圖五　程硯秋與徐凌霄之「女起解」



圖六　余叔岩與王長林之「翠屏山」



中華新韻

近有讀者寫信來問我：「閣下的打油詩寫得很有意思，只是常常平仄不調，又不按照詩韻押韻，請問這是什麼緣故？」

這話問得很有道理，其中原因早應該加以說明，現在旣有讀者問起，自應在這裏公開答覆。

清朝的科舉考試，作試帖詩時一律用的是「佩文詩韻」，此書是康熙四十三年敕撰的。其實並不是新撰，只是又把宋朝用的「禮部韻畧」即（所謂平水韻）改頭換面以新的姿態出現而已。認眞說來，這部韻書遠不及明朝的「洪武正韻」和元朝的「中原音韻」；因爲中原、洪武兩部韻書都以某一地區的讀音（亦即官話）爲準標，而平水韻仍是陸法言（隋朝人）的「切韻」系統，包括南北方言，在全國各地大致可以說得通，但沒有一個地區的讀音能和它完全一致。所以現代的人讀起舊詩，由於有許多地方都和自己的語音吻合，便誤以爲自己的方言是古音，而對許多不吻合的地方以爲是日久起了變化。殊不知那些不合於甲地的讀音，可能正是乙地的口語（當然變化也是原因之一）。

按道理說，滿人是北方民族，應該步元、明後塵仍用北韻；它之所以捨棄標準北方音的中原、洪武不用，而偏偏垂青於南腔北調的平水韻，不是好壞問題，完全是政治上的利害觀點。因爲皇帝的胸襟最褊狹，改朝換帝之後，一定要把前朝的影響力澈底清除，免得引起人民的故國之思。尤其是對善於攪風攪雨的知識分子；更尤其是他所統治的又是在文化、人口各方面都遠遠超過自己的異族。那能任它禍根長留？

清朝雖已推倒半世紀多了，但它留下的那部「既非實錄，尤乖學理」的佩文詩韻，卻仍在支配着許多文人，不管作出的詩歌讀起來多麼拗口，大家還是盲目照押！其實教育部在民國三十年的國慶日便已頒佈了一部「中華新韻」，這部韻書把舊韻的一〇六韻，簡化爲十八韻，計爲：一麻、二波、三歌、四皆、五支、六兒、七齊、八微、九開、十摸、十一魚、十二侯、十三豪、十四寒、十五痕、十六唐、十七庚、十八東。例如把舊韻中的元、寒、刪、先、覃、鹽、咸等二十一韻併爲「寒」韻；把眞、文、元、侵等十二韻併爲「痕」韻；而且四聲通押，每韻的字數少者數百，多者數千，試想這是何等的寬泛？不但寫舊詩可以完全不受拘束，就是寫新詩用韻也和不用韻同樣方便。賣油郎用的便是這種詩韻，由於入聲已併入陰陽上去四聲之中，所以依舊韻標準看來便平仄不調了。並有詩云：

切廣古音久不存，中原洪武亦失眞；
佩文舊韻都拋盡，祇取中華標準音。

最不值錢的東西

倘若問香港什麼最不值錢？必有人答曰：「文章」。其實倒也不是。雖然有些文化大亨對歌星舞女揮金如土，千金買一笑，對作者則風吹皇帝「字字計較」，每千字付三五皮。但文章仍是「物有所值」，最低也值三五皮。

香港最不值錢的東西，就是「恭維」。無論上流下流，貧富貴賤，幾乎每一個識撈之人，都備有大批恭維話，準備隨時奉獻給閣下。

商業人士聚頭，必聞「××翁財雄勢厚，信譽超卓」、「××公交遊廣濶，甚有眼光」。

撈家碰頭必聞「××哥係得嘅！夠醒目」；「××哥眞講義氣，跟住佢撈冇錯嘅！」

文化界人士見面，必聞「××翁的小說比『戰爭與和平』還要夠氣魄，比『紅樓夢』還要細膩！」「××公的詩歌才冠李白，工超杜甫！」

女人見面不是讚對方長得美麗，就是讚對方的衣飾；不是讚對方的傢俬，就是讚對方的鑽石戒指。

人類有一個共通的弱點，就是喜歡戴高帽子，守南天門的天將如是，未莊的阿Q也如是；「偉大」如紅太陽如是，鄙夷如在下也如是。

紅太陽明知自己不是神，卻喜歡別人把他當作神來膜拜；明知自己不可能萬壽無疆，卻喜歡聽到萬萬歲之呼聲。

在下明知自己不是詩人，也不是作家，卻照樣喜歡聽到別人恭維自己的詩寫得好，文章寫得妙，碰到一些恭維太過火時，最多只是禮貌地辭謝「你咪搞我」，絕不會因此而勃然大怒的。可是若換過來，別人當面說你的弱點，揭你的瘡疤，很少有人能擸得住把火，紅太陽把你碎屍萬段，孔武有力者會饗你以老拳。在下也許要怒目而視。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衷的批評會招來懲罰，至少也會討個無趣；不由衷的恭維，可能獲得厚謝，至少也能使對方飄飄然地愉快一陣子，又何樂而不爲呢？

地靈人傑，無論君來自何方，一飲香港水，他變得「醒目」而「識撈」，恭維之言又焉能不滿天飛揚呢？

循物以稀爲貴，多爲賤的原則判斷之，香港山多水多，樓多人多，可是絕比不上恭維話多。是故，恭維也就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了。

大陸情況則恰好相反，除了紅太陽具有接受恭維的專利權之外，別人只有被批評和做檢討的份。無論開大會小會，必聽到檢討之聲。辯護被理解爲抗拒，檢討被認爲接受批評，可避免被鬬垮、鬬臭的命運。因此大陸人民誰都學會了一套不由衷的檢討術，動不動就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聲淚俱下地檢討一通。

香港難民之六

人都在香港作了長住久安的打算；對這個原擬借路經過之地，發生了愛戀之情。因此，對香港也就有利害一致，得失相同的感情。

他們有以下幾點大致上相同的心理：

㈠對台灣國府。他們對中華民國是絕對擁護的，對國民黨的現行政策則有彈有讚。他們希望國民黨能勵精圖治，經武修文，刷新吏治，振興風氣，放開懷抱，隨時作乾坤一擲的準備。希望國府反攻是一致的公開督促，對國府如何才能反攻？則有不同的見解。有人主張以民主方式對抗大陸的獨裁政權；也有人主張以獨裁的方式對付毛共。前者是公開的呼聲，後者則是私下的議論。但不論民主或獨裁，都要做得認眞徹底。也即是說，要民主就行眞民主，不要民主無量；要獨裁就以鐵腕獨裁，不要獨裁無膽。總之，只要能反攻大陸，把共黨打倒，無論民主或獨裁，都可獲得香港難民的擁護。像目前這樣，他們是不願入台的，其中原因很多，主要的一點便是「到台灣去做什麼？」他們對這個問題找不出答案。這是實情話，卻是他人沒有公開寫出來見諸報章的「驚人之論」。

㈡對大陸中共。香港難民對中共的看法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變色之最初數年，他們對中共這個政權抱着「存疑態度」，認爲國家的事，不是這班土包子搞得好的。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五五年前後，他們認爲這個國家有可能被中共搞好。第三個階段則是一九六〇年而至於今，他們認爲這個國家中共絕對搞不好。但無論大陸的變化如何，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打算，除非能打倒這個邪惡暴虐的政權，他們決不回大陸，寧可老死海外。

㈢對香港。在目前情勢之下，他們既不願回大陸，也不願去台灣，多已將香港看成是安身立命之所。他們經過這二十年的艱苦奮鬥，生活上大致可以粗安。香港雖是殖民地，卻有一份難能可貴的自由。他們都是經歷過內憂外患，由軍閥割據、民國統一、剿共、抗日、戡亂及紅色政權統治各階段的過來人，在生活上的比較，認爲無論是精神或物質的生活，均以在香港這二十年過得最安定自由。因此，他們對香港產生了一種安土重遷的「墮性」，希望自己這一生能終老是鄉，將子女教育成才，了卻這一代人做人的責任算了。因爲他們多已進入中、老年，惟恐天下不亂的闖勁衝勁，已不及當年逃出國門的銳猛。不過，他們都有與香港共存亡的決心，也有與想把香港搞亂的人一拚的勇氣！六七年暴亂時，筆者所知，十個先期來港難民，有九個是下了決心拚命的；他們的口號是「刀一把，命一條，拚一個不失本，拚兩個賺一個」。絕大多數人都不作去台灣再逃難的打算，要死就死在香港。

張贛萍

山寨

藍海文

丈夫是個「毛派」，
老婆是個「劉派」，
毛派和劉派
生了個「革命派」。

外面「一分爲二」，
裏邊卻「二合爲一」，
脫掉害人的畫皮，
愛得是糖是蜜。

丈夫是個「毛派」，
老婆是個「劉派」，
毛派和劉派
火燒了山寨！

一九六九年十月四日

父母子女

做人的道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一套做人的道理，一直支配中國社會四千多年；任何一個皇帝都是標榜着「以孝治天下」。父子之間，即令有誰做錯了事，也一定「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其原因便是不忍看着自己的親骨肉受到任何傷害。

自從中共統治大陸之後，中國社會起了空前的大變化；統治者要人民服從黨的利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做兒女的被訓練得連自己的親父母都敢鬭，還有什麼事作不出來？只有禽獸六親不認，今天的紅色中國差不多已變成禽獸世界了！

香港是個萬花筒式的社會，光怪陸離，形形色色，喪禮中有古老的家人稟告式，也有新奇的各種宗教式；稱呼中有古老的師爺、師奶，也有西洋的米司，打格脫；婚姻中有一夫一妻制，也有一妻數妾制；新舊中西，無奇不有！在這種歐風美雨衝擊之下，舊的社會道德基礎隨之動搖了，現在「父子有親」這一倫便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至親莫若骨肉」，這句話在今天的香港已大成問題，君不見報上常有逆倫、亂倫的驚人事件出現乎？子女竟然殺死自己的父親，父親竟會强姦自己的生女！試問這種行徑和禽獸又有什麼分別？衣冠禽獸的父親固然死有餘辜，但執法的劊子手決不該由他的子女去擔任！連自己父親都敢殺的人，世界上還有什麼人他不敢殺？我以爲即令那個該死的父親是强盜、是毒販，也應該由法律制裁，做子女的決沒有直接處死他的資格。此類事例古人曾研討過。

桃應問孟子說：「舜爲天子，皋陶作法官，如舜的父親瞽叟殺了人，那該怎麼辦？」

孟子說：「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皋陶當然要公事公辦，把殺人犯瞽叟逮捕關進牢獄法辦。」

「那麼，」桃應又問「舜怎麼辦呢？難道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父親被部下處死？」

孟子又答道：「舜把皇帝位看得像破草鞋那樣不値錢，扔就扔，他會毅然放棄天子的尊位，揹起瞎眼的父親，逃到海濱隱居下來，快快樂樂地陪着父親過一輩子的。」這是古聖先賢的觀點。

現在時代不同了，做父母的當然不應該再存「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的落伍觀念；可是經過許多年共同生活之後，縱是一隻小貓、小狗，彼此之間也會發生感情，難道做子女的對自己的父母連這點兒感情都沒有麼（大義滅親自然例外）？第一件弒父的逆倫案宣判無罪後，不久又出了第二宗。如果香港的阿飛們「有樣學樣」，那麼，住在香港的父親們便危險了！

東方晦

爲關麟徵將軍傳記作證

胡實

萬人雜誌執行編輯兼快報記者張贛萍兄，是一位丟棄槍桿而改抓筆桿的新聞戰士。他的職業轉變，說好聽點，固可稱爲上馬可以殺賊，下馬可以草露布的文武全才；說行家話，恕我冒昧，祇能稱爲「花班」的朋友。過去我們在新聞界服務，好以同事的出身，來作分班標準。如果是從米蘇里，紅紙廊（南京中央政校），燕京和復旦新聞系畢業出來的，被列爲「捐班」。捐者，破費國家或父母許多金銀，始能學會一套無兌帝王的儀注也。如果是出譯電校對分稿，而捱到採訪編輯主筆的，被列爲「科班」。科者，一如那時故都從業京戲，類多在富連成班坐科。一面學，一面做，逐級逐步往上爬也。至於由外行改充內行的，不論什麼國內外大專來頭，甚至博士也好，教授也好，一律被列爲「花班」。花者，既非花容玉貌，亦非花花公子，乃半路出家之花和尙也。張兄在新聞界的分班，祇能列入第三勢力，就是依據這種不成文法的傳統。

儘管張兄是新聞界的花和尙，道行卻極高深。他的那枝辟易無前健筆，更非我們這些「捐班」「科班」出身的人所能比擬。最近拜讀他由訪問而寫成的「抗日名將訪問記」。部局的奇妙，情節的曲折，文筆的生動，堪稱近年訪問記中最佳作品。我濫竽新聞界數十年，也曾寫過不少人物訪問記，以與張兄大著相況，祇有自愧不如。今日新聞界採訪陣線，幸有這朶奇花異彩的盛放，眞可算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了。本書主題人物關麟徵將軍，是我國馳名世界的天才軍事家。在東征北伐討逆勦匪抗日諸役，統兵浴血作戰，曾爲國家立下不朽功勞。戡亂之役，因調長軍校，原未再上戰場。到了局勢已近最後一戰階段，始拜保衛京滬之命。不料當權有意姤抑良將，朝令夕改，諸而復悔。坐誤旋乾轉坤之機，自絕起死囘春之望。這不僅是關將軍個人的損失，也是國家和人民公同的損失。書中所載民卅八京滬保衛戰主帥人選的離奇變化，係初次揭發的珍貴內幕，對國民黨政權喪失大陸的罪過，無異提出一充滿寃情與枯淚的控訴。我想凡好研究現代史的專家，將會一致予以受理，而作出公正的裁判。

還有本書所載關將軍過去的軍事生涯，眞是多采多姿，可歌可泣。其中有一巧合，卽以做黃埔學生開場，以當軍校校長結局。無意間好像介紹關將軍，是中國革命軍人教育承先啓後的薪傳主角。同時本書所載關將軍參加各役作戰經過，張兄也是盡了記者存信存誠的神聖職責。沒有半點隱瞞，更沒有半點誇張。有關各役的當事人，不分「敵乎友乎」，今日還有不少健存，當可代爲作證。就連我這個隨軍抗戰八年的退休記者，也願舉個人所知，來證實本書記載的正確。

記得民廿七抗戰第二年，台兒庄會戰甫終，我同中外戰地記者，到魯南山地訪問。搜集關將軍痛擊日軍側背，造成台兒庄大捷的特寫資料。得第廿五師政訓處主任黃徵泮兄介，始與訂交。迄後武漢會戰，和民廿八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我更攜帶電台，追隨關將軍作戰，就地播發會戰新聞。武漢會戰時，並有紐約時報特派員賓負安（聞仍在港工作），中央社英文部同事饒世棻兩兄，先後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時，則有大公報重慶總舘記者高元禮，中央社採訪部同事彭河淸范式之諸兄，一同工作。大家親身領教關將軍指揮大兵團的卓越膽識，和沉毅器度，無不一致讚美。本書所載各該著名會戰作戰經過，和我當年訪問所得與目擊所及，並無二致。以此類推，其他各役記載，當亦不致稍離事實。所以張兄這本大著，就存信存誠而言，實已無懈可擊，作傳記文學讀固可，作戰史讀亦可，作現代史讀更無不可。此外關將軍半生戎馬，御下和閫外，另具獨特風格，迄未爲人道及。我就戰場老友立場，列舉兩個典型實例，聊供讀者對關將軍的更深認識，並爲本書補遺。

第一，不立派系山頭。關將軍治軍廿餘年，所指揮部隊，不下百萬，從未步陳誠湯恩伯胡宗南後麈，製造自己的派系，建立私人的山頭。關將軍掌握的基本部隊，自始至終，祇有一個五十二軍。既未託詞擴充勢力，亦未乘機吞併友軍。例如第一次長沙會戰前，關將軍曾以總司令名義暫兼第卅七軍軍長。當時第卅七軍的師長陳沛羅奇李棠諸兄，惴惴不安，深懼將被五十二軍吞併。本來關將軍如眞有擴充勢力或吞併友軍之心，這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難逢良機。結果第卅七軍軍長繼任人選，還是出該軍第六十師師長陳沛升充。五十二軍並無一官一佐，乘機滲入。關將軍御下的大公無私，固然博得了第卅七軍全體將士的愛戴，也博得了湘北戰場整個將士的愛戴。

第二，促成國家統一。大家知道關將軍過去是以天子門生，中央軍皇牌，肩負閫外重任。經常奔馳全國，搶救險局。關將軍每至一地，除了打出中央軍的示範戰（雲南例外），先求局勢的轉危爲安外，並對當地封疆大吏，表現禮貌周到，態度謙虛。關將軍用意，在使對方了解中央軍之來，非爲搶奪地盤，乃爲支援作戰。當時國家雖號稱統一，但祇是一種形式，而非實質如此。各省部隊中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囘軍，桂軍，川軍和滇軍等，相習割據自雄，對中央貌合神離。自經關將軍到處傳播中央軍的泱泱大風，卽已產生潛移默化作用。例如長城之役，宋哲元引爲戰場知己；山西之役，閻錫山親率百官郊迎；甘寧青之役，馬鴻達倚若西北救星；台兒庄之役，李宗仁驚稱黃埔奇才。封疆大吏，個個對關將軍表示親切友好，正是變離心爲向心的鮮明反應。後來中央軍政各令暢行各省，實緣於此。不過關將軍乘閫外之餘，爲國家促成實質統一所作貢獻，也是給自己的赫赫戰功掩蓋無聞了。又本書所載，盡係關將軍四十五歲以前的丰功偉績。嚴格說來，祇可稱爲前半生傳記。關將軍現雖年逾六旬，依然精力充沛，壯志千里。反攻復國機運在望，統軍殺敵，號稱「共軍尅星」的關將軍，實責無旁貸。將來大功告成，河山重整，願關將軍再接受張兄訪問，提供那後半生傳記更光輝的新篇。

民國五十八年於香港九龍



執友記趣

余自強

本刊張老編曾這樣對我說過：「老弟，你生平有什麼怪趣的事，不妨寫出來，以娛本刊讀者。」我自問生平也沒有什麼可記的事。但張老編有意「提拔」，我亦希望自己的「大作」和「大名」，能見諸雜誌上，也可向親友威水一番。於是搜索枯腸，在回憶裏找資料；記得本刊有××百怪等等的文章出現過，我也想循這條路子，但我這個「一個骨桶水」，比不上人家越寫越有，長寫長有。只能以記趣為題，寫出以下的一篇「執友記趣」。

看了這個題目，我怕這篇稿會保不住，所以我先向「執友」先生們致敬，小弟這廂有禮。

「執友」爲何？是排字的文化勞工是也。切莫誤爲執烟頭或執死雞之流。「執友」就是代表我們排字房裏的工友之俗稱。在下不是這行裏的前輩，但也不是新丁。在十多年前，我在這行裏混過了幾個月，因此有寫錯的地方，還請「執友」老大哥們包涵、原諒。

閒話表過，我小學畢業後，因家貧無力升學，得親戚介紹，在灣仔一家印務公司裏當學徒，被安排在字房裏學排字。別小覷這項工作，世界知名的王雲五先生，也幹過這一行。當年做學徒，我的工作是這樣的；早上燒水泡茶，購買鉛字或送貨送稿等。在字房裏工作時間很短，初時學不到什麼，鉛字架上的字粒很少機會去摸，怎樣的執法，眞是有點矇查查。過了一段時間，才有機會揸「的」，工友小張告訴我：「有食有食，全憑個『的的』。」初時學做散字工作，後來學會了打稿。

提起打稿，使我想起了一件趣事。一天，午飯後，離下午開工的時間還有半小時，工友們都蹲在門前閒聊。忽然小張高呼：「打稿！」我一聽愕然！只見各工友看報的、捉棋的都停止了，不約而同向前望，原來有一個肉彈型的妙齡女郎路過，大家都注目而視。事後才知「打稿」一詞，是看女人的本行術語。

一天，校對先生將稿件發還字房，排書仔版的老徐一看，雙眉緊皺。說：「小胡眞不愧是現代武松，專打老虎。」我聽了覺得奇怪，小胡是小個子，怎能去打老虎？我便向小張詢問，才知道這一行裏有一句術語：「老虎不怕，最怕漏。」如果「執友」們執稿的時候，漏去一大段，便稱爲「打老虎」。最麻煩是執書仔，（小說單行本之類），發生漏執的情形，排版師傅便要重新排過版，逐版逐版的移，工夫可不少哩。有時我們發現一本小說裏一二頁的字數比較多而密，這是小漏，爲節省工夫，排版師傅將鉛片抽去一部份，多加一行字，這是不得已的做法，例如趕印或需急切拿去打字形，否則亦會重新將版排過的。

一天下午，小張有事請假，他的工作位便空了。老徐將一些原稿給我，叫我學習執稿。這是小說稿，我初次執稿，未免戰戰驚驚，誰知執不了兩行，發覺字架上代表男女主角名字的那幾個字，放字的格內空空如也。走過去小胡那邊看看，因爲他也是執這本小說，但見他的字架上，這幾字的格內也是空的。男女主角的名字，在小說裏佔的字數很多，沒有了怎辦？這幾個字我記得昨天還買了很多回來，爲什麼一下子就沒有了。於是過去請教老徐，才知其中秘奧。返回工作位，小心的在字架上找，卒之在一個角落裏找到這幾個字。因爲一個人的姓名，例如「陳寒波」三字，鉛字架上的編排，不可能放在一起，東一個，西一個，執起稿來，殊不方便，索性將這幾個字抽出，放在一起，信手拈來，工作的效率提高不少。當時小張和小胡，照一天八小時工作計算，他們可以執一萬字。而我最高速度只能每小時執七百字，但我已沒有繼續幹這一行了。

投身在這項神聖工作的文化勞工，讀書不多，但無論是「全桶水」、「半桶水」，大作家或者是無名小卒的稿件，他們一樣照執；有些外行人看了以爲是張天師畫的符咒，或校對先生看了也眉頭皺的稿件，他們一樣能夠「攪掂」。這就不能不佩服他們有這種能認「鬼畫符」的能耐了。

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巨著，任何情況，都不可能由一個人執到尾，（報紙的例外，因爲是連載，一個故事，可以由一個人執完。）如果是名作家的作品，情節動人，有時執到緊張處而中斷，再執，故事已另有發展，認眞「吊癮」。所以有時會發生搶稿的笑話。不過，有空敍在一起閒聊的時候，大家又會將故事的情節互相交流，亦一樂也。執友中對作者有偏愛，心愛的作者的作品到了手中，「起貨」會特別快。如果執到的是沉悶而高測莫深的文稿，工作效率會降低百分之二十。本刊執友們，未知亦有同感否？

想當年，我入行做學徒的時候，每月工資只得十元。老徐幹到排版，每月亦不過一百二十元。而小張和小胡，每月工資七十元。加班則另計。現在這行業的待遇當然比當年提高，但據說還未達理想。其實，以這行業對社會上文化事業的貢獻，不可謂不大。但如果執出來的是不負責任的狂言謬論，和以之傳世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之類，則又是罪過不淺了。

本刊張老編說過，希望知道各行業裏的趣怪事，歡迎各行讀友投稿。寫文章，我是「一個骨桶水」，做執友，我也只做了「一個骨」，不能硬充內行。執友中的先進和同業，執別人的稿執得多，不妨試試執下行家的稿，有寫作興趣的執友們，盍興乎來！（稿費捐台灣風災難胞。）

萬人傑先生：

近在星島晚報牛馬集「有資格談愛國嗎？」的文章裏，先生介紹一本書，名「毛澤東賣國實據」，但我在報攤都找不到這本書，先生可以介紹一個可以買到這書的地方嗎？祝

快樂

忠實讀者甘上

覆：「毛澤東賣國實據」訂價五毫 本社與俊人書店均可郵寄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十八）

閃電式連克福山與煙台

胡養之

無論從任何方面看，民國三十六年的秋初，顯然是魯東局勢一個最大的轉捩點。一方面由於劉安祺將軍接任十一綏靖區司令之後，其對剿共大計，恰與掃蕩膠東的主力軍——五十四軍軍長闕漢騫將軍的見解相脗合。這兩位猛將，一致主張對竊據半島東端地區的共軍游擊隊，必須實行窮追猛打，不可讓它有片刻喘息的餘地。理由是：一枝採取攻勢而士氣昂揚的部隊，應該爭取時間，佔領較多的地區，以扭轉其形勢。若曠日持久，則可能師老無功，誠如兵畧家孫子所說：「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諸葛亮的後出師表也說：「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者六也。……」總之，我軍是應該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畧的。

相反地，共軍當時的目的，在企圖竊據地盤，則希望拖延時間來換取空間，以充實它們的準備，加強其防禦，處處採行其所謂「巧妙的戰畧特點」。記得毛澤東在其所謂「著作」中，也曾承認：「紅軍的敵人國民黨當年已經控制了全中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而紅軍自己則極爲弱小，兵少械劣，糧餉缺乏。……」但它卻又認爲：「只要在戰畧上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既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畧的速決戰，而又要承認戰畧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

桂永清范漢傑坐鎮青島

綜合當前的敵我形勢來看，充分表示我軍仍佔着優勢。而毛澤東的陰謀，卻已昭然若揭。如果我軍不針對其陰謀而採速戰速決的策畧，勢將墮入它的陷阱而終於被它拖垮。因此，我政府當局便提高警惕，除任劉安祺爲十一綏靖區司令，直接策劃魯東剿共戰之外；並於同年八月派遣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和范漢傑將軍，分別前赴青島坐鎮。後者雖然以「中央軍政聯絡組長」的身份，與魯東方面各軍政機構聯絡，然其主要的實際任務，則是協助綏靖區司令劉安祺策劃剿共的軍事行動；而另一方面則與我最高軍事當局直接聯繫。於必要時，他還有權直接指揮膠東的國軍作戰呢。同時，在膠東作戰的國軍各單位，不論大小戰役也必須預先向他報告作戰計劃，事後還要呈送戰報。質言之，范漢傑的聯絡組，事實上等於中央軍事當局的一個臨時指揮部。

至於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任務，更爲明顯，他是中央四個總司令（陸、海、空、聯勤）之一，其地位顯然在劉安祺、范漢傑等人之上。他之所以親臨青島坐鎮，不僅可以指揮黃、渤二海的艦隊作戰；並且可以指揮整個華北的海軍作戰；同時也便於和美國海軍聯繫。由於當時的美國「黃海艦隊」，便以青島爲總基地；該艦隊的陸戰隊，即經常駐紮於青島。值此國軍正進行掃蕩黃、渤二海沿岸各城市之際，如遇緊急情況必需海軍助戰的時候，還要依賴美國陸戰隊的支援。所以，桂永清將軍之涖青島，對於魯東半島的國軍行動，頗有裨益；這也說明了當局對山東局勢的重視。

關於范漢傑的經歷，我不太清楚；只記得他的個子還高大，聽他說話的口音好像是廣東人，態度表現得很穩重。民國三十七年春，調升東北某兵團司令，與林彪的「四野」作戰，其後被俘。而桂永清則是江西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原爲十八軍系統的將領，與前參謀總長陳誠將軍有着密切關係，也是闕漢騫的老上司。因之，闕氏對於掃蕩半島的沿海地區之敵，更覺得有恃無恐，信心更大。實際上，國軍當前所面對的主要目標如烟台、威海衛、榮成、文登及海陽等沿岸城市，都是海軍威力所及的地區；尤其是五十四軍馬上就要進攻的第一個目標——烟台，更是富有歷史性的重要防衛的軍事港口；縱使不需要海軍助戰，亦必需戰艦駛往港外助威；更需要船隻擔任海上交通，和運輸軍需物資等等，才能收到良好的戰果。

煙台歷史形勢與仲東曦

因爲烟台位於魯東半島的東北面，渤海沿岸，蓬萊及威海衛一條弧形岸線的中間。它本來是福山縣的一個漁港，原名芝罘；由於明朝時曾設烽火瞭望台，以防倭寇，故名烟台。論其形勢，三面負山，一面臨海，芝罘半島環抱於西北，烟台山兀峙於東南；特別是東北面的崆峒島，孤懸於海中，更像一把鎖鑰而緊密地封鎖其港口。這個島上設有砲台，既可以防禦來自旅順、大連兩線的日寇海軍，又可以東西分別抵抗黃、渤二海的艦隊威脅。

烟台的歷史古蹟甚多，遠在二千年前，當秦始皇東巡的時候，曾三度登臨烟台山和芝罘半島；且立有石碣紀功，其遺跡猶存。直至我軍攻佔烟台時，筆者也問過當地居民，據他們說：「那條通往芝罘島的連島沙灘，便是二千年前秦始皇的輦道呢！」相傳漢武帝也曾經到過烟台，小試航海的滋味，足見烟台這個天然良港，爲古今所重視。

事實上，烟台港內水深可泊巨艦，北距大連只有九十海里；自清咸豐十年開爲商埠後，遂成爲山東一大貿易港。可惜羣山繚繞其後，港口濶而向東，其外崆峒島不足以蔽風浪（後來設有防波堤）；且與內地隔離，距華北平原過遠，僅有公路通濰縣，而缺乏運河鐵道爲之運輸，妨害其貿易者至鉅，故商務未

能十分發達。尤其是自青島勃興，大連發展以後，商業已爲這兩地所奪，使烟台益形減色了！然其軍事價值卻仍值得重視，它不獨是魯東半島的大都市之一；也是華北一個著名的良港。根據戰後的人口調查統計，烟台市（省轄市）共有市民二十二萬餘人；且其出產特別豐富，又是渤海沿岸對外航線的總樞紐，因此成爲共軍垂涎的對象。

由於日本鬼子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烟台市便被共黨游擊隊所竊據；其後被編爲第九縱隊的一個大隊，由仲東曦（現任中共駐坦桑尼亞僞大使）負責。他當時是那個單位的「政治委員」，民國三十五年春，他曾一度與美國太平洋黃海艦司令巴爾貝中將，舉行過談判。這傢伙總算命不該死，在烟台之役給它脫逃了。民國三十七年升爲「三野」的師級幹部，參加過徐蚌會戰。民三十八年出任「三野」的「二十七軍政治部主任」，又參加過上海戰役。中共僞政權成立後，它便升任共酋聶鳳智的二十七軍政委。直到民國四十七年，它仍在共軍中供職；可是到民國五十年，他卻一躍做了毛共駐捷克的僞「大使」。可見毛共是重奴才，而不重人才的。如果當年它在烟台遲溜一步，相信它的骨頭已經腐朽無遺，還有今天的仲東曦嗎？

分攻福山、煙台的經過

談到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當五十四軍掃蕩福山及烟台時，確實是一種閃電式的行動。因爲該軍對這兩個目標的進攻計劃，在七月初就已經決定；假如不是青島會議的躭擱，闕軍長打算光復龍口與蓬萊後，即馬不停蹄地向烟台進攻的。不過，當時要加緊追擊的主要逃犯，是毛共「渤海區司令員」許世友，仲東曦還是次要的人物。

所謂閃電攻擊是這樣：原來佔領龍口、蓬萊的第八師和機械化的榴彈砲營，由副軍長葉佩高率領，沿烟濰公路南下，目標直指烟台；而駐紮於萊陽至棲霞的三十六師（除留一〇八團守萊陽），則由闕軍長親自指揮，沿着自萊陽至烟台的大路東進，其目標卻爲福山。這種分頭並進的鉗形戰術，大抵有如下幾個因素：㈠兩個師於克復龍口、蓬萊後便已分開，其後各自駐地出發，無形中便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㈡用兵於山岳地帶，不宜於中央突破；福山及烟台兩地的周圍，都有大山繚繞，如利用某一條路線進攻，則不但不能對其主力擴大打擊面；並且可能受到地形的限制而遭敵人的夾擊；㈢防止敵人利用山地空隙，潛行逃回我軍後方的空虛地帶。

即以當時的實際戰況而言，那次的行動是很成功的。當三十六師尚未抵達福山之前，第八師因交通較爲便利而已接近芝罘半島；尤其機械化的榴彈砲營，更向烟台背後山區敵人的陣地，已開始射擊，隆隆之聲，震撼了兩地山谷；二十四團謝志雨部三個營，依賴猛烈砲火的支援下，繞過山地而向烟台市的東部實行包抄；並使用迫擊砲和槍榴彈，摧毀敵人的機槍陣地。該團的先鋒於追擊中，恰與一股企圖逃走之敵相遭遇，幾乎發生肉搏戰！而其郊區的共軍則企圖逃至福山後，再向棲霞方面流竄。但未料到三十六師，亦已兵臨福山城下；並在西面的各山區要隘，都有嚴密部署，正好給狡猾的共軍以迎頭痛擊，將千多名企圖西竄的共軍殲滅了一大部份，其餘的爲了逃命而潰散！同時竊據福山之敵，也無心抵抗，棄城而向東面的牟平及崑崙山等地奔逃。於是福山、烟台兩地的戰事，乃告結束。

當我隨闕軍長乘軍抵達烟台市區時，第八師各團早已掃清戰場，滿街滿巷都有了我軍的官兵，使二十多萬從來未曾見過國軍的烟台市民，大開眼界。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福山城內和烟台市的居民，不僅未跟共軍逃走，他們反而非常鎮靜；在我軍進駐市區之初，老百姓還搬出一筐一筐的蘋果，陳列於街口；我軍官兵以爲他們是做生意的，然而他們卻表示以蘋果慰勞國軍。

蘋果作慰勞演戲表歡迎

原來烟台最出名的土特產便是蘋果、桐、茶、生油等次之；每年的出口貨亦以蘋果爲大宗。據市民說：平均每戶人家每年可收穫七、八千斤不等。所以，烟台的蘋果，可稱價廉而物美。當我軍攻入烟台爲八月初旬，正是當地居民收穫蘋果的時候，每戶人家都堆積如山。但倘若國軍遲兩個月才進攻烟台的話，那末，居民辛辛苦苦得來的產品，必須將大部份繳交給共黨。因此，老百姓以蘋果來作慰勞國軍的禮品，是心甘情願而出於自動的。可是愛民的闕軍長，卻認爲烟台人民久受共軍蹂躪，不忍白吃，乃給以相當的價值，另自買了五百斤，運回青島，分贈青島各軍政機關及友好，作爲光復烟台的紀念品；並表示吃了烟台蘋果，便想到烟台的同胞。

烟台市的建築物，也像青島一樣多屬矮小的日式房屋，可能爲了避風避浪的緣故，樓高不過三層；惟街道非常整齊。由於共黨長期竊據之故，令到這個良好的商港，陷於半都市半鄉村的態狀。港內船隻寥若晨星，商務尤其冷淡！市內尚有兩間國劇院，當我軍進駐烟台的第二天晚上，兩家戲院分別上演平劇以表歡迎。但至我軍撤出烟台，轉向其他目標的時候，不僅烟台市民表示驚惶；特別是兩家戲院的伶官，更爲恐懼！他們深怕共軍捲土重來後，必定清算鬭爭他們。因此，願意隨我軍行動，希望前去青島或其他自由的地方去獻藝。結果有十七名男女伶人，加入了軍部政工隊戲劇組工作。

儘管共黨着重宣傳，對國軍之醜詆，不遺餘力，把國軍誣蔑得一無是處。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親眼看見共軍一聽到國軍的大砲聲，便驚至雞飛狗走，不堪一擊！又親眼見到國軍的優越裝備；尤其我軍官兵和藹有禮，紀律嚴肅，借用百姓的家具，臨走時洗乾淨一一送還；所駐民房也打掃清潔，購買任何食物，一律照價付錢，留給烟台同胞以良好的深刻印象。

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我軍以閃電式行動連克福山、烟台兩地後，毛共頭頭許世友、仲東曦之徒，已逃走無踪。據當地百姓表示：共軍經常換防，頭頭們也來去無常；當國軍連攻烟台的前幾天，它們便有了撤退的準備。因此，預料共軍頭頭早已開溜；甚至連巢穴中的物資亦已搶走一空。到底逃往何地，留待下期報導。

太平洋風雲

白萍譯

十二：若不照辦小橋上可能橫屍三具或者四具

瑪姬立即跳起身來，說：「我已告訴過你了，」她滿胸怒氣在這名探員的身上發洩，續道：「他只是爲了自衛而對抗他們的，乃榮和另一個人先動手打他……他們簡直企圖殺他呢！」

瑪姬這幾句話是用泰語說的，但伍特可以猜得到她說的是什麼。這探員卻不理睬她，回過頭來，用英語對伍特道，「你的護照呢？拿給我看看。」

伍特把墨西哥護照交給他看，探員小心地察看着這份護照。

乃榮卻忍不住了，連珠砲似的，說了一連串泰語。

「他說的什麼？」伍特問道。

「他說，你到泰國來並沒有入境紀錄，所以，你是非法入境的。他又說，你在白象夜總會中有一份工作，但卻沒有領取工作許可證。外國人若是要在泰國工作的話，便要領證。你是否眞的非法入境和沒有領取工作許可證呢？」

伍特立即迅速的思索着，他若是要對自己的入境解釋得滿意的話，便會把阿里達克暴露出來；但若不解釋得圓滿的話，便會被泰國警方拘留，並且，在最後還會驅逐出境呢！

很不願意地，他把阿里達克說出來，希望在泰國警察找得到阿里達克和他的「阿拉太神號」改裝魚雷艇之前，阿里達克已經啓碇他駛，鴻飛冥冥了！

於是，他對這名探員道：「我本來是在來自大溪地島的一艘貿易輪上工作的，她停泊在曼谷，我上岸來。」

「那艘船叫什麼名？」

「和好號。」

「現在停泊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它在一個星期之前已經他駛了。」

「噢？」這探員看了伍特一眼，皺着眉頭，「在什麼地方小修的。」

「就在河口中的一家小船塢。」

「你說了很多，但卻毫無內容，」這探員不耐煩道：「這船塢的名字是什麼？」

伍特搖頭道：「我不會說你們的泰語，我不知道船塢的名字。」

「好了，」這探員道：「也許我們會找到那地方的；假如我們找得到的話，對你就會好一點。」他停下來，又問道，「你在此地有工作麼？眞的還是假的。」

「是的，但這位先生必須了解的是：我的這份工作並沒有拿薪金的，我只拿小帳，客人們付給我的賞錢，」伍特聳肩道：「賞錢只很少，而我是不知道領取工許可證才可以玩吉他的。」

「好的……」這探員說着，把他的墨西哥護照放進袋中，他的一雙手很熟練和迅速地搜查伍特全身，看他身上是否有武器，但伍特身上一件武器也沒有。「現在，你跟我回去吧。」

「你在拘捕我麼？」伍特問道。

「不是拘捕。可以這樣說，我們暫且把你扣留，以便查明你所說的是否屬實。」

「要扣留多久時間呢？」

「誰知道呢？也許一兩個星期……也許快一點。」

「一個星期？這時間很長啊！」伍特道。

事實上，他確實認定這是不可接受的，因爲，一個星期的話，新丹雅號當然的已經他駛，尤其是在發生何基被狙擊的事件之後，居樂更加急於提早他駛了。

「除了調查你的口供，看是否屬實之外，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這探員指出道：「在我們抽得出時間來的時候，就會去調查你的口供，看是否與事實相符。」

「但，」伍特抗議道：「爲甚麼要把我扣留呢？假如要我離境，我今天就可以走，自動離境……」

這探員搖頭道：「乃榮先生指責你是十分危險的人物，」他轉過頭去，看了乃榮一眼，續道：「所以，我們必須把你拘留，然後調查。」

「我可以帶我的行李去麼？」伍特指指他的旅行袋。「同時，你准許我去換衣服嗎？」

探員對那警察說了幾句話，那警察隨着伍特到樓上去，在浴室中，伍特換了襯衫，穿上外衣，他心中知道假髮和隱形眼鏡——同復施美爾博士身份的兩項必備的道具——都在衣袋中。警察小心地看着他，但並沒有再動手搜查他，便跟着他回到樓下來。

在樓梯腳下，瑪姬從廚房中奔跑出來，手上拿着她的錢袋和幾包香烟，她把香烟塞進伍特衣袋中，並把一疊泰國紙幣交給他，道：「你在裏面，是要用錢的。」

然後，她哭將起來，撲上去，雙臂環繞着伍特的腰部，她的臉孔埋在他的胸膛中，這是古怪的擁抱，迫得伍特幾於立足不穩，使得他要改變站立的位置，斜身後退了一步；面對着警察，然後，他發覺到她的手在他的背上，一把匕首塞進他上衣掩蓋着的腰間皮帶上。

「你還回來麼？」她哭叫着，滿是淚痕的面

孔抬起來，看着他。

「我要回來的，」伍特安慰她道。

「我很抱歉，乃榮的妒忌，竟把你害到這樣的地步，這是我的錯處……。」

「算了，不要說了。」

瑪姬的雙眼閃動着光芒，叫道：「我不肯就此算了，我不會忘記的。」

她的雙手繞着伍特的頸項，把他的臉龐拉下來，吻上她的嘴唇，跟着低語道：「很擔心麼？」

「是的，」伍特道。他確實很擔心，專家來檢驗的話，馬上就會發現他的墨西哥護照是僞造的，當然就麻煩了。

瑪姬嘆一聲，放開手，把身上衣服拉得整齊一點，臉上强作微笑，道：「再見。」

「再見。」

一羣男子離開這房屋。這時候，天色已亮了。太陽像烈火似的，邊緣射出一道黃光，劃破了灰暗的天空。他們默默地步行着，兩人一隊，伍特和警察在前面，警察拔出手槍來，探員和乃榮跟在後面，這一羣人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度窄的木橋，橫架在運河上。

「走過橋去！」探員命令伍特道：「到了河那邊，繼續一直向前走，我們的汽車停在第二個轉角上。」

這道木橋窄得只能容一個人走過去。在這樣早的晨早，來往的人很少，長度只有十五呎左右，四名大漢在橋上走着，這橋搖幌了，震動着。伍特領先，警察緊隨在後，乃榮第三，最後的一個是探員，成單行走着。

對伍特來說，這道橋是他的第一個逃亡機會，也可能是最後的一個機會。在他走完了這道橋，到對岸的末端時，他作狗急跳墻的最後一拼的嘗試，突然站定腳步，向後面的警察壓過去，這名警察跟得太接近了，猝不及防，而且，無法退避，手中的手槍被壓低了，朝着地下，警察緊張地起來，手一用力，槍彈射出，就在伍特腳跟後面的橋面上射穿了一個洞，伍特扭轉身體，像摔角家似的，同時一手已伸到背後，把瑪姬偷偷的插在他背後的尖刀拔出來，另一隻手勒上去這警員的頸項，他的刀也迅速按在這名警察頸上，「霍霍」跳動的血管，這警察身子被抓轉了方向，彎曲向後，像是被拉彎强弓，把這條小橋塞着，不留下空隙來，伍特的膝頭頂着他的背後，增加刀口上的壓力，但只到劃出了鮮血冒出來爲止，並不深割進去。

乃榮和探員都被警察的身體攔擋着，無法向前，伍特便向那探員呼喚。

這時，那探員已拔出手槍來，但無法用槍，因爲，一開槍的話，便會傷害到同僚的警察。

伍特對那探員道：「你吩咐這警察把手槍給我，否則，我就把他的咽喉割斷，然後搶掉他的手槍。」

這警員遲疑了一回，然後用泰語對那受制的警察說話。那警察把垂下的手槍提高，手槍遞到伍特的刀附近，伍特放手，刀墮下，立即把手槍奪過來，但另一隻手仍繼續挾持那警員，利用他來作爲盾牌，以對抗探員手中的手槍。

這探員在乃榮身後探頭探腦的窺看着被挾持的警員背後的伍特，兩人的視線接觸在一起，互相注視着，要從對方的眼色中閃動和眉毛一揚動作中，找出對方下一步行動的迹象來。

伍特冷然一笑，緩緩地道：「好了，你把你的手槍丟進運河中。如不照辦，我使先射殺乃榮，跟着再把你射殺。」

這探員不作聲，只注視着伍特，打量着，沉思着，好一會兒，從伍特的眼色和神氣中，他終於相信了，伍特確是可以殺人，確是殺人不眨眼的，若不照辦的話，這道小橋上，將會橫屍三具，或者是四具的。這種亡命之徒，根本就不把生命當作是一回事，自己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都不當作是有價值的。但探員自己呢？値得爲了拘捕一名尚未犯下什麼大罪的嫌疑男子而付出生命代價麼？

緩緩地，這探員把他的手槍遞到橋欄外邊，鬆手，手槍跌在運河中。「拍」的一聲，水花四濺，手槍在深綠色的河水中失去踪跡。

伍特離開警員，迅速向後退，站在岸上橋邊。手槍指嚇之下，命令他們三人繼續走過去。站定了，叫他們把自己口袋中的東西全部拿出來丟在地上，他們身上已再沒有什麼武器了；只是探員和警察身上每人有一副手銬，伍特命令探員警察背對背站着，然後把兩副手銬把他們兩人鎖牢了。

伍特從鑰匙中找到車匙，放在袋中，手鐐的鑰匙則拋入運河中。然後，對那探員道：「你的手將會感到十分酸痛，但那總比被我開槍射殺好得多。」

那探員聳肩，不作聲。

伍特轉過來，槍口指着乃榮，道：「現在，是我和你了。」

乃榮臉色蒼白，說不出話來。

「到汽車去，」伍特喝道。

乃榮在前面走着，伍特緊跟在背後，轉過街角，停着一輛警車，伍特把車匙擲過去，喝道：「開車。」

伍特坐在後座，手槍指在乃榮背後。這時，雖然已天色大亮了，但街道上仍沒有什麼行人。伍特心中畧爲估計，還要多久的時間，警方才會接得消息，發出警報，總動員來追捕他呢？這探員和警察背對背被鎖住了，卽使勉强步行，也會十二分困難的，可能要花十五分鐘才找得到一處人家，擂門求救，找電話報警，至少又要十五分鐘；算起來，他有廿五分鐘到三十分鐘的逃亡時間。

【未完】

水喉七的膽子可眞大，在此彼眾我寡的形勢之下，居然還這樣鎭定，毫不畏縮。我的膽也給壯了起來，一股熱氣，從腳底板升到天靈蓋。

「你要解決什麼問題？」胡圖問。

「要解決你這個王八蛋！」張河接着回答。

「對不起，胡圖先生！」水喉七勸止張河不要插嘴之後，再對胡圖說。「我忘記了告訴你我們來拜訪的目的。」

「什麼目的？」胡圖問。

「我此來，是向你們要回一個人。」

「誰？」

「是個女的。」

「——哈哈哈！」胡圖忽然仰天大笑，說：「你要找女人還不方便？海傍、馬路邊、舞廳、酒吧、夜總會……，任找唔嬲，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求配給？這裏又不是救濟總署。」

這幾句話相當刻薄，分明是挑短兒的，我以爲水喉七定會冒火，一拳打過去。卻料不到他竟有這般修養，依然不動怒，說：

「胡圖！我勸你聰明點，不必再裝胡塗了，洋蒜裝不得，洋腔也裝不來，翻起臉的時候，大家都不好看，而且吃虧的還是你。」

「我吃虧？笑話！」胡圖拍拍胸，指着自己鼻尖說。「我胡某人獨闖江湖廿多年，碼頭上掉下的腳毛也成擔，水裏來，水裏去，從不濕身——。」

水喉七冷然一笑，輕蔑地對他說：「不要死撐架子，到時候你就知，未見棺材不流淚，見到棺材淚漣漣。難道你會忘記自己的歷史，忘記了過去在酒吧門前的教訓？」

這幾句話，反而把胡圖激怒了，見他把臉一沉，擄起袖子，牙床磨了兩磨，倖倖地說：

「好哇，你狗種七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數鬃毛了，不給你顏色瞧瞧，還不知厲害。」

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旁邊的幾條大漢立即做出戰鬬準備。我也喝叫一聲：「郁襯有錯」。順手就地取材，捧起桌子上的一個大花瓶，準備打起來時就捧過去；張河也端着一條木櫈，氣虎虎的監視着對方；水喉七倒退一步，靠近櫃台，盯住貓眼相、胡圖動作，準備來個先發制人。

「不要動手！」貓眼相忽然嚷了起來。「要開片，到外面去，在這裏打起來，我可要破產了。來人呀——」他回頭喝叫站在走廊上袖手看熱鬧的夥計。「你這個飯桶，死了沒有？還不去報警？九九九，打電話到差館去，快！說這裏有暴徒搗亂，打刼——」。

被喝住的是胡圖，他轉頭向同夥打個眼色，乖乖地自動解除武裝。

水喉七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對貓眼相說：「我早就料到你不會這麼慷慨，肯讓出一個戰場來！」

這刹那，大家似吃了啞藥，都不作聲，時鐘清脆的響了八下，跟着樓梯響了，有人上樓，雜雜沓沓的，步聲有點特別，似空谷蹄聲，又像士兵的操練。



從下流

胡圖耳朵靈敏，似聽出了什麼，一個轉身就往後跑，幾位大漢也躡手躡腳的跟着他向後廊溜出去，我和張河也很快把東西放回原位，貓眼相走出櫃台來，自言自語說「有客到」。

上樓的是兩名大漢，衣着相當時髦，足下穿着一雙特製的厚底皮鞋，貓眼相迎上去，打個照面，忽然「哦」了起來，原來他們是舊相識，看貓眼相的臉色閃了兩閃，說：「哦，是什麼風吹你兩位老哥到來，賞面賞面，今天休班？」

一位較高的漢子拍拍貓眼相的肩膀，說道：「肥老板，無事不登三寶殿，有新貨色沒有？」

「笑話笑話，我從來不做這買賣的。」貓眼相笑容可掬的，使出吹拍工夫說：「如果你老哥帶女朋友來的話，我不收房租。」

「虧本生意都有做？」

「這是免費招待嘛，你老哥肯光臨，小弟就沾光不少了。」

另一位漢子朝我們看看，問貓眼相：「這幾位先生也是來開房的？」

我把肘子碰碰張河，叫他別出聲，且看貓眼相怎樣應付。我已猜對這兩人的來頭，從他們的皮鞋可以看出來。

「他們——，是是，來開房間的。」貓眼相巴結地答。

但水喉七又接着說：「我們是來找老板娘傾傾佛偈的，她喜歡看佛牙。」還故意把音調拉長，向貓眼相投以鄙視眼光。

兩人笑了，那位矮的向走廊走去，高個子在翻那本登記簿，貓眼相向水喉七翻了兩眼，不敢再說什麼。

「我們回去罷，這裏的空氣太悶了。」我說。

「走就走罷。」水喉七跟着說，並和貓眼相打招呼，卻跟高個子眏下眼色。

走到街上，水喉七叫我和張河先回去，他要等候那兩人落來。

我已明白了，禁不住拍拍水喉七，說：「七叔！眞有你的。——」

「明天再談罷！」他不讓我說下去，推我走。

我和張河邊走邊談，覺得此次闖宮很有意思，從貓眼相這班人的表現，找出一種觀察人的經驗。

凡出來闖碼頭的人，必須具有幾種善於變化的性格，在可以逞強的時候，要瘋狂咆哮，像一頭兇惡的猛獸；一旦氣燄遇到了阻力，馬上要改變臉孔，悄悄縮在角落裏，扮裝成爲世界上最沉默的人。

「眞佩服胡圖這傢伙夠機警，聽見腳步聲就能知一切。」張河這麼說，我就和他對起話來。

「這也正如老鼠對貓的腳步聲敏感一樣。」

「他爲什麼要跑？」

「他是陰溝裏老鼠，怕見陽光。」

「那貓眼相呢？」

「你忘記他做過我們的名譽校董嗎？是名流嘛，怎能拿胡圖相比？——不過，都是同流合汚，貓眼相善於掩藏，胡圖不會掩藏罷了。」

「你說的是上流社會？」

「什麼上流下流？天下烏鴉一般黑。」

「那你這位上流人物不自己在打自己嘴巴？」

聽他這般咄咄逼人的話，眞有點氣，爲教他清楚一點，乘機解釋一番：

「我說張河，你不要以爲我有幾個錢便另眼相看，我幾時想充上流人物？只因從前窮得太過，要多弄點錢安定一下生活而已。難道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骯髒場所，跳進去就週身汚糟？不過世事變化是反覆離奇的，一個人如果不經過這個階段，怎也不會使人相信是清白的，可以看看，窮人所流的眼淚不是不多啦，又可有誰能把眼淚洗淨自己呢？你說對不對！」

我以爲這番話他一定領會，誰知他反而淡淡的說：「對對，董事長的話永遠是對的！」

這是敷衍呢還是挖苦我？眞給他吹脹！

二十六　線索

這次闖宮，給貓眼相一個難堪，固然是件痛快事，但這不是我的目的，我需要的是玲玲的下落，玲玲找不到我始終不快樂，茫茫人海，這顆蒙塵的明珠究竟落在何方？

我還顧慮到，就算玲玲給找着了又怎樣？她未必還會念舊情，這次我給她的印象實在太壞了，在她眼裏，我變了另一個人，無耻、下流、卑鄙、齷齪，她才不會這麼儍瓜再跟一個不受歡迎的流氓打交道呢？——但不管怎樣，我一定要找着她，能夠見了面再向她解釋。

可是不久，我忽然病倒了，患的正如寫信佬的

到上流



「急性盲腸炎」，入了一間私立醫院，那醫院相當出名，雖然收費昂貴，但醫務人員對病人的態度很好，醫生的態度和病人情緒是有很大影響的，縱使這是與銀紙有關，可是我不在乎這些。

開了刀之後，過一個星期傷口就好了，本來可以出院，回家休養去，但我還未想出院，考慮到回家休養不會比在醫院方便，同時這裏的環境幽靜，正好趁機會享多一些清福，於是我繼續住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我忽然遇見了一張好似是熟面孔，她是護士長，臉上有一個顯明的酒窩，這個酒窩使我想了幾夜都想不起她究竟是誰，在那裏見過。後來還在一個老門房的口裏探出一點頭緒。

她本來是一位名流的太太，因爲沒有生育，丈夫就藉口娶了兩位姨太太，還置了幾位黑市夫人，把她冷落了，她不甘心做個掛名夫妻，和丈夫分了居，跑出來做工，自食其力。

「她在這裏工作已有六、七年了。」老門房說起她來態度非常之尊敬，他說：「她工作認眞，人緣又好，全醫院的人，上至院長、醫生，下至擦地板的女工，沒有誰不尊敬她，叫她做大姐，她還是去年才陞做護士長的哩。」

「她姓什麼的？」

「這幾年，我實在已忘記了，過去還叫喚過，自從大家叫開大姐之後，相信很多人都把她的姓氏忘掉了！」

「你這麼大的年紀也叫她大姐？」我和他開個玩笑。

「大家都這樣叫嘛。」他騎騎地也笑了起來。

「我不是根據年紀，只不過是對她表示尊敬吧了！——論起年齡，她和我的幼女差不多，比我的長孫大不了多少！」

「這樣的人眞是難得，不知她對病人的態度又怎樣？」我進一步問。

「那還用說嗎？她對病人尤其親切，噓寒問暖，比父母對子女還要呵護。說也奇怪，凡是留醫的人，巴不得早日出院，但在這裏的病人很多是請求繼續留醫。從這一點，你可以想像她的人品怎樣啦！——不過，她這個月內工作太忙，你沒有機會接近過她，你知啦！責任心重的人是沒有閒暇的。好吧！我明天對她說，她準會到你那裏去，叫你看看她的態度。——但我得先提醒你一句，和她談過話後，可別賴着不肯出院呀——」

這一句話，引起我笑了起來。

果然，不到三天，護士長來探問我了。那時我還躺在床上，蒙着頭在納清福，她把我請起身之後，撫摸一下我的額頭，看看病程表，嫣然一笑，那樣的慈和。她問：

「毛先生！你的傷口覺得怎樣？不痛了吧！」

「不痛了。」

「那就完全好了，明天可以辦出院手續了！」

「出院？」我腦裏呆了一下。一會才搖搖頭，告訴她：「我希望澈底醫治一次，再就幾天不妨事吧？」

「絕不妨事。」她的態度這麼和藹，充份表露出同情。「不過我認爲回家休養總不致令家人掛念吧了，家庭的溫暖對一個病人來說是一種精神治療，精神治療有時是特效藥呢！毛先生你——」

「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家庭溫暖——」我這樣衝口而出，說了才覺得很不好意思。

護士長並不表示什麼，只把眉頭皺了一下，再看一次登記表。問我：

「毛先生你是做生意的？幹那一行？」

「建築業。」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四十一）

三一郎

骯髒的身體，聖潔的靈魂

陳寒波看了姚宜瑛在妓院與醫院中寫的這些愛恨交迸，血淚交流的日記之後，他也深受感動，認爲榮斌與姚宜瑛的愛情，是建立在苦難重重，災刼連連的基礎上的。

這樣的愛情，是堅固如鋼鐵，聖潔無倫比的；也是用砲彈轟不毀，原子彈都炸不開的。

從姚宜瑛的經歷，他又發現出另一個問題，女性的貞操，又豈是世俗的觀念，表面的事實可以斷定的？姚宜瑛自從被楊帆强姦之後，她是由情婦而舞女而妓女。在世俗人的看法，她簡直是個下賤得不能再下賤，骯髒得不能再骯髒的女人。可是，她這些下賤的行爲，骯髒的外表，都是在共產黨人美麗的謊言，卑惡的脅迫之下而造成的；她之所以苟且忍辱，是由於顧全仍在楊帆控制下的母親與妹妹的安全及生活。像這樣的一個情婦、舞女、妓女，其靈魂的聖潔，情操的高尙，又豈是憑其表面事實，世俗觀念所能否定的？

再說，她經過了這麼多的男生發生情慾關係，她本人不但沒有動過絲毫的情，有過半點慾的需求，而且是一直在痛苦中忍受摧殘。可是，她的眞正愛情是遇到榮斌之後才發生的，而她與榮斌之愛，雖然同床共枕過，擁抱親吻過，卻一直保持着「不及於亂」。

因此，榮斌認爲：姚宜瑛的肉體是骯髒的，靈魂是聖潔的；外表是下賤的，內在是高尙的。好似生長在汚水臭泥塘中的蓮藕蓮花。

因此，榮斌對姚宜瑛的愛情，也是聖化的。

不過，陳寒波看了姚宜瑛的日記之後，卻發生一個疑問，一個共產黨派在政府區做地下工作的特務人員，組織上不許寫日記，本人也不敢寫日記。雖說姚宜瑛的日記，是以代名詞與隱語來替代有關人事，如果過細推敲，所記的事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看出文章之中另有文章，表面之外有內幕，絕非一個妓女身份的女人所應寫的。以她當年的處境來看，如果這本日記給楊帆或楊光池等人看到了，她是無法自圓其說，可招殺身之禍的。她爲什麼要冒這麼大的危險，寫此日記，又保存此日記而至今呢？

據榮斌當時對他的解釋說：「最値得一個女人珍貴重視的不是工作事業，而是愛情與親情；一個女人能以生命維護的，不是工作事業，而是愛人子女。姚宜瑛是個情感豐富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之中，眞正愛她又是她所愛的人，只有我與她的母親和妹妹；値得她以生命去維護的，也就只有我們這三個人。她爲了要紀念我與她這一段不平凡的戀愛經過，也是最痛苦的人生，才在妓院中寫這一段日記，一直寫到她病愈出醫院，我與她眞正相愛爲止。在那一段時日中，她每天在更深夜靜，無人見到的情形之下寫；寫好之後放在枕頭裏面收藏着，這是他人不會知道的。『解放』前，她將此日記放在我堂姊家中；『解放』後我倆申請結婚不准，她又將日記要回去收藏着。這次在醫院重逢，她才從枕頭中取出來秘密交給我看。我也曾勸她存棄別處，但她視如珍寶，視同生命，我也只好由她。」

石家莊失守，李天一起義

接着，榮斌又向陳寒波說出了她與姚宜瑛以後的種種苦難遭遇，楊帆給予他倆的重重打擊。

以下是共軍「渡江前後」，姚宜瑛在上海立功不獲賞，捨命也要與榮斌結合的痛苦經過：——

因爲石家莊被中共佔據之後，整個國共之戰的形勢，便開始了基本上的變化，政府軍的軍事行動，已由主動的攻勢，轉到被動的挨打，進而陷於全線崩潰，兵敗如山倒的逆轉劣勢。

華東戰場上，也同樣發生急劇的變化，國軍攻取烟台，只是曇花一現；姚宜瑛的母親與妹妹，跟着楊帆的華東社會部，退出烟台，輾轉於沂蒙山區。陳毅的野戰軍在盡全力包圍打擊國軍七十四軍張靈甫於孟良崮一戰的血海中，她兩母女隨軍奔波，都發生過一次小產，受盡痛苦。直到遷入較爲安定的「濰坊特別市」（這是山東中部的大城濰縣，經共軍佔據後，將濰縣縣城與坊子合併起來改稱爲「濰坊特別市」。）這才脫離流徙顚沛的奔波生活，在她母女想來，以爲姚宜瑛在上海一定過得很舒適，誰知她母女東逃西走時，姚宜瑛正在上海的火坑裏，過着妓女生涯，惹來一身梅毒淋病，躺在醫院中療養。

也就在這個時候，從前曾因項英的關係，進入華東社會部工作的李天一，受到楊帆的排斥，常借小故給予他重重打擊。李天一在忍無可忍之下，一怒而逃出共區，由山東跑到南京、上海，投向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軍統」。這事，榮斌早已報給楊光池，楊光池也知道了，但後來「軍統」將李天一交榮斌領導，在上海進行破獲共特地下組織的掃蕩工作。有一天榮斌得到李天一報來的一份情報，一看大驚！

榮斌獲得這個情報，當卽跑去紅十字會醫院找姚宜瑛，將「李天一叛變，已由山東逃來京、滬向軍統告密」的情形用紙寫好，並在口頭上告訴她。剛剛休養得臉蛋兒由靑黃而紅潤的姚宜瑛聽了，

當場面青唇白，冷汗直冒，並說：「這個叛徒可能會檢舉社會部與聯絡部在上海的地下機關？」

「這是一定的，這份情報這就告老楊的。我先交你，報上去之後這一邊便要開始逮捕老楊的行動了。」

「唉！我本來很恨楊光池這班王八蛋的，但為了……」

「但為了革命，我們必須救他。」榮斌會錯了意，其實姚宜瑛未盡之言是「但為了媽媽與妹妹」。他又說：「情況危急，你趕快把這消息通知組織，遲了便來不及挽救了。」

姚宜瑛當即撥電話找白燕，事有湊巧，那天剛好白燕在轉電話的地方，一接便通。她在電話中說：「大姐！有最最要緊的事，請你以最快的行動趕來我這裏面談。」

榮斌與白燕是沒有橫的關係的，按照共特組織的規定，他不能與白燕相見。他見電話接通了，便離開病房迴避，示意她小心那份情報。

白燕匆匆趕來醫院，聽了這個消息，見到姚宜瑛以德報怨，深受感動，但也驚惶失措的說：「姚同志！楊光池同志的性命，上海整個組織的安全，這一次都因你與榮斌的忠誠而獲救了，我先代表組織向你與榮同志致最高敬禮！」

「大姐！情勢緊迫，火快要燃眉了，自己同志，何必說這些客氣話？只不過你要他以後不要再故意的把我推下火坑就夠了。趕快去找他，急謀補救辦法吧！情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千萬不可忽畧，搬了場之後，再告訴我。」姚宜瑛將榮斌交給她的那份寫好的情報，遞給她說：「小心收藏，趕快轉去！」

李天一告密，楊光池命危

白燕找到楊光池，將榮斌的情報打開來一看，不禁風雲色變。這情報是李天一報給榮斌，榮斌抄來一份另加按語送來給他的。上面寫着李天一的報告：

「昨日下午七時，我行抵滬西復興西路，見香檳車一部（車牌號數14398）駛抵門牌一〇七號洋房門前停下，有一西裝男子携一摩登女郎下車，男的斜戴呢帽，戴黑眼鏡；女的穿白手套，牽一狼狗。男的面部身材酷似奸匪華東局社會部要角楊光池，我為了防他注意，急忙避開。入夜後至下午十二時，不復見他外出。

今晨，我在該洋房附近小攤上獲得掩蔽後，再行坐盯其進出，俾辨認清楚其真正面目。至上午八時，果見他又偕二女一男同登車，女仍牽狼狗，隨從男子似佩手槍，大約為其保鏢，面目已認清楚，確為楊光池無疑，因他在該處宿夜，可能為其住址之一。

一九四七年以來，我在山東社會部即少見到他，聞說是調到國統區工作，現既在上海出現，那麼，可能是社會部上海方面組織的最高領導者。

又當我在山東遭受匪首楊帆無理打擊時，曾請求第二主任秘書呂光去給我關照一下，呂說：『我說話力量有限，楊光池同志對你印象不錯，他說話有力，他可能不久要回來一行』。我問呂：『他到了什麼地方去，計程多久才能回來？』他說：『這是秘密，在部裏也只有幾個人知道，你不必問，等着好了。』——由此可知楊光池短期內必離滬回山東共區一行，而且，我已離魯到滬半月了。

基於上述情況，我請求上峯立即派人按址逮捕楊光池，只是將楊捉到，對於共匪在上海社會部的地下組織，可以一網打盡，一舉殲滅！

A字十九號報於一月廿一日上午八時半」

另有一行榮斌化名王福的按語如下：

「查該A字十九號國特，即前經報備的叛徒李天一，近奉令交我領導他工作，這報告送上去，即要採取行動，如何之處，乞示——王福。」

楊光池看完報告，由驚恐慌亂而鎮定，燃起打火機將榮斌的情報燒了。繞室走了幾個圈，霍地站定，眼露殺機，滿面兇殘之氣對白燕說：「對錶！現在是上午九時半。」

白燕把錶對好了，等待他的下文。

跟踪揭秘密，下令反跟踪

楊光池胸有成竹說：「你馬上去通知姚宜瑛，要她立刻找到榮斌，叫榮斌下令，今日上午十一時以後，要李天一再到我處附近偵察我的行踪，中午是否回來？他這份情報今日上午十二時以前不可上報，等我聯絡過後，再決定給他的上司與否——你將我的話復誦一遍看！」

白燕把他的話複誦過後又問：「叫李天一再到我處偵察是什麼意思？豈不是妨碍我們搬場？」

楊光池很不耐地手一揮，語帶斥責說：「這個你不要管，立刻就去，卅分鐘之內回到你與姚宜瑛連絡的那個電話號碼的地方去，約好整天通電話的暗號！」

楊光池將白燕支使開了，便作出種種撤退現場，反打擊李天一的部署。他下令秘書劉某，將他原來乘座的14398號汽車的隱藏起來，暫時不可使用；又要老劉另調一部汽車趕到李天一發現他出入的復興西路一〇七號去，將重要文件與現款帶來他現住的地方，所有人員撤退隱藏；對於一〇七號的行李傢私，全部不准亂動，並從後門出進，一切限上午十時以前辦好。這事由老劉負責！

他見老劉去辦事了，又把一個負責行動的彪形大漢叫到面前說：「你記得起李天一這個人嗎？他以前是在山東的老同志。」

「記得的，我們叫他『四眼李』——近視眼，卸下眼鏡便成了半個瞎子，斯斯文文的像個教書先生。在沂蒙山區時，我常跟他在一塊，他現在怎麼樣？」

「他現在是個叛徒，正在進行出賣我們的工作，你馬上帶兩部車子去復興西路一〇七號附近等住，見到他便將他綁架，如果有困難便把他幹了！他今日上午十一時以後一定會去一〇七號附近偵察我們，你馬上出發，限十二時以前報告我結果，不得延誤！」他握了行動組長的手說：「祝你成功！」

搬場的人走了，行動組長也走了，一場光天化日之下的特務戰，隨之在復興西路展開。

楊光池鬆了一口氣，一心等待各方面的回報。

萬人意見

讀罷李文悲憤塡膺 剷滅共匪願効前驅

萬人雜誌社：

雙十國慶前夕，讀完本雜誌第一百零二期李士諤先生「從國府對加外交關係的檢討說起」一篇重要文章後，撫膺悲痛，血脉亦爲之賁張！

李先生身居異國，睹此國脉民命若斷若續關頭，大聲疾呼，有系統、條理的道出我們千萬讀者、千萬有理智、有血性孤臣孽子的心聲，我們在慶祝五十八年雙十國慶的大典，不勝歡欣鼓舞之餘，好似皇天給我們一把龍泉利劍，年值五三，黃忠未老，是不是中華民國從此排除萬難，斬斷束縛，有效法田單殺敵，下齊七十餘城的勇氣？

台灣爲反攻復國的基地，二十年來，有諸多機會，並未利用，難道國府秉政諸公，說得過去爲形勢所迫，雖是悠長的時間，都蠖屈得不能動彈嗎？語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仁者無敵，暴政必滅，這不是一句口號，在貴乎有了這一眞理，踐履篤實，躍馬橫戈；有了這一眞理，這一形勢，我們要開步走，爲拯救大陸未死同胞於水深火熱而奮戰！爲救人救己而奮戰！爲扭轉乾坤、轉移逆勢、存續五千年中國文化絕續而奮戰！

這是時候了！讀者年逾半百不認老，有大多正氣青年在磨拳擦掌着，只要政府一聲號召，青年們不會請纓無路，投効無門。

港九今年慶祝雙十國慶，處處歡呼，青天白日國旗的旗海，淹沒了旁門左道，牛鬼蛇神。

總統蔣公，你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繼承者，北伐平亂，剿匪抗日，你所向無敵，不會長敗於滅絕民命，斲喪國脉的毛匪共黨丑類之下，因勢利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總統登高一呼，發動反攻號召，毋忘在莒，田單的功績，不會不見於今日的！

我國最傑出的女科學家 吳健雄是江蘇太倉縣人

讀者吳劍騰上

萬人傑先生：

本人見本月二十三日星島晚報大作「牛馬集」中，有提及吳健雄君一事，使本人聯想起一位已失去聯絡多年的親戚。本人的親戚與吳健雄君是同姓同名，亦於幾年前聽說他曾與楊振寧君有所關係，故請萬先生能代查吳健雄君籍貫、年齡、以往歷史，使本人能知道敝親戚與吳健雄是否同一人？如能代辦此事，不勝感激！

謹祝

安康！

一忠誠讀者上

九月二十三日

【覆】：吳健雄是我國最傑出的女科學家，一九一二年出生於江蘇太倉縣瀏河，曾在蘇州讀書，後在南京中央大學獲理學士學位，一九三六年赴美。得諾貝爾獎的我國科學家楊振寧與李政道，推翻物理學上「等對律」理論，便是得力於吳博士的實驗獲得證明，她也獲得各種榮譽，一九六二年紐約大學婦女聯會即推舉她爲最偉大的女性。在科學界她的榮譽可與居里夫人並駕齊驅。吳博士的丈夫袁家騮先生，也是傑出的物理學家，現同在美國。

毛共已到總崩潰前夕 海外志士應加强團結

在民國五十八年雙十國慶節日，蔣總統在告全國軍民書中說：「毛共內潰魚爛之情勢，遠非局外人之想像所能及。事實會很快證明，毛賊的掙扎愈瘋狂，在內部分裂與自相殘殺，必愈演愈烈，大陸上反毛反共勢力，亦必愈益發展壯大，因爲由我中國五千年文化深入人心所產生的反毛抗暴力量，決不是獨夫毛賊的暴力所能抗拒的，我們確信毛共全面失敗的到來，這個重大時刻，必將較一般世人所預期者爲早爲速。」

上面這些話，確實是目前大陸局勢演變的趨勢。我們知道，自從毛澤東勾結林彪展開「奪權」攻勢以後，大陸上的黨、政、軍機構已被紅衛兵徹底搗毀了，社會上的一切「法律」和秩序已蕩然無存，「共產主義」這騙人的「理想」已被毛林集團的「大私主義」所代替。因此，中國全體人民以至共產黨中有救國救民之心者都不會再受毛林集團的欺騙，紛紛進行或明或暗的，或積極或消極的反毛反共鬪爭。這些鬪爭可以「打着紅旗反紅旗」，也可用「無政府主義」，用「多中心論」，用「讀書無用論」等等方式出現。

倘若毛林集團能夠在「九大」中順利解決問題，那麼，今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禍國「建國」二十周年的時候，毛林集團決不會不擴大慶祝，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決不會成了有苦說不出的啞巴，毛共更不會在僞慶的時候邀請英國駐北平使節參加慶祝，被英人婉拒以後，還釋放了格雷，跟着又釋放英國記者諾文·巴利梅恩尼！

顯然的，毛林集團在蘇聯的壓力下低了頭，不但追認了沙皇時代不平等條約，甚至「蘇修」這字眼也不敢使用了，更不敢狂呼「毛主席萬壽無

疆」。近來竟然由較溫和的周恩來出頭露臉，甚至宋慶齡的剩餘價值也派上用場！

為什麼會如此？理由很簡單：「九全大會」至今，已逾六月，而偽「人民代表大會」竟無法召開，「國家主席」及「黨總書記」至今未能產生。至於大陸各省，反毛反共的活動迄未停止。處此情況下，毛林集團不能不驚呼：「團結」！

然而「團結」談何容易？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太單純了，容納了毛澤東「團結抗日」的主張。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國人民又上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當。可是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人民再也不會上毛澤東的當了！昔日周幽王以烽火戲諸侯，博得褒姒一笑，從此失信於諸侯，終於亡國；今日毛澤東違法亂紀，縱容江青，怎能不敗亡身死？歷史之殷鑑，決然不爽！

人民給予毛澤東的堅決的答覆是：建立新延安。這決不是一句空話，這是轟轟烈烈的行動，可惜這些壯烈的行動，大都被鐵幕所阻隔，共黨的封鎖新聞政策，使這些壯烈的行動不易引起「連鎖反應」而已。然而，反毛反共的英勇的鬪爭，仍然不絕的透露出來。

根據國府的情報，大陸上最少有十七個省發生過較為嚴重的武鬪，在山西的武裝鬪爭，情況更嚴重。根據「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大」的原則，大陸反毛反共的鬪爭肯定是十分熾烈的，現在僅將我們廣東省的反共鬪爭情況簡畧節錄數則於后：

㈠本月六日深夜十時許，中山白蕉碼頭糧倉發生連串爆炸，起火焚燒達兩小時之久，當時風勢猛烈，倉庫區頓成廢墟，存糧全部焚燬。事後發現很多傳單，寫着「反征糧」、「反飢餓」等字句。這是人民反對毛林集團狂征暴歛的一次壯烈的鬪爭。

㈡毛共在海南島舉行大批判，自承「劉少奇和陶鑄在海南島的『反動勢力』不但未消滅，並出動新代理人，在他們煽動下，不斷發生各種各樣的破壞活動。」

㈢在十一共慶期間，不少五類分子及下放青年逃返廣州，同時石井勞改營、赤坎勞改營、英德勞改營的部份廣州籍青年乘機逃返廣州。在十月一日晚上，省汽車總站遭反毛反共戰士破壞。

㈣曾任中共粤中區專員的謝創，現已在新會縣與台山縣邊界的古兜山展開反毛林集團活動，在去年十二月，他們械刦了江門的「粤中糧倉」，這是毛共在粤中區最大的倉庫。這倉庫的守衛軍幹二十餘人被擊斃，連守軍的機關槍、小型高射炮也搶去了。

㈤在今年二月初，有數百毛共軍隊從廣州乘運輸船前往開平，途經江門「北街」附近時，突然遭遇兩岸的夾攻，猛烈的槍彈對正運輸船射擊，河上並出現多艘「敵艇」，終於將運輸艇擊沉，使數百毛共軍隊獲得「靈魂的解放」，永遠不必再做毛澤東的奴隸了！

從上面這些零碎的報導中，我們深信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了，而且正在選擇了正確的途徑，採取武裝鬪爭的形式與毛林集團相對抗，這些鬪爭決不會是孤立的，而是全國性的，我們更相信，在中共領導階層中的人，決不會全部甘願做毛林集團忠實的走狗，他們之中，必然有一部分待機而動，反對毛林禍國集團。

共幹、知識分子、工農大眾已在「文革」中逐漸團結起來了，中華民國的地下工作人員必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時機。所以蔣總統告訴我們：「當前我們光復大陸的要務，乃是在全國上下，同心戮力，策定無缺之謀，穩操必勝之權，一方面是全力推進大陸上反毛抗暴運動，發展討毛救國聯合陣線，實踐『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號召，對於大陸所有反毛反共力量，均視為並肩作戰盟友。」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農林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曾表示：「生產最終目的就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他還表示：「等我們吃飯不要錢了，蔣介石就會說：『你要不要我加入呀？』」——由此可知，中共的領導人中，決不會全部願意禍國殃民，甘願做毛澤東走狗的。蔣總統一再表示收復失地的決心，決不是應節的空話。

現在，我們且回顧一下本港的自由陣營罷，我們已盡了反毛反共的職責麼？我們是否時刻不忘於反毛復土這神聖的職責？在這大時代裏，個人的恩怨必須服從反毛反共的大業，否則必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古鶴翔於十月十一日

己酉白露有感

杜甫詩：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今者大陸陷共二十年，等是有鄉歸不得，今年白露，故鄉之月何如？

陸慧生

痛惜豺狼當道日，
何堪蛇蝎逞兇時。
山河尚在殘家國，
風景依稀苦庶黎；
出處分明關大節，
窮通從不媚權威。
孤巢身繫雛完卵，
怕感悲秋慮世危！

兩篇文章讀到痛哭

從大陸逃來的難民才是中共問題專家

敬愛的張主編：

從貴刊卅二期起，鄙人便成為您的忠實讀者。一年多來，貴刊確實給我不少教益，雖在工廠做着九個半小時的雜工，每星期四放工前，都要把全部文章看完。

今天讀完「國慶與國難」的每週評論，和李士羇先生的「從國府對加外交關係的檢討說起」二篇文章後，不知何故，一時百感交集，竟哭了起來。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在國難當頭的今天，我這個八塊錢一天的工廠雜工，在毫無辦法下，竟然哭出聲來（請別笑我）。

我想在「萬人意見」中提點意見，盼能發表。

去年您們與讀者聚餐，我還未領到身份證，只得望門興嘆；今年如有人手，要再來一次大聚餐的話，張主編別忘記給我加上一份。

您的讀者仇共者拜

中共實質，難民最理解！

殺人魔王毛澤東竊據大陸二十年來，以美國人為首的自由世界的所謂「中共問題專家」，以訛傳訛，都錯誤地估計了以毛澤東的罪惡集團，認為是擁有核子潛力和七億人民的强國，一些自由國家，竟對毛共發生恐懼，尤以美國為最。其實，毛澤東這罪惡集團，是世界第一號紙老虎，他們在七億人民和一千八百多萬華僑面前，已犯下不可饒恕的罪惡。他們以最殘暴的高壓手段，剝奪七億人民自由，這二十年的苦難折磨，人心歸向，無一不期望國民政府反攻復國，人民仇恨的怒火已在燃燒，只要國府在大陸任何地方打開一個缺口，億萬農民、工人、學生、知識分子，便像崩堤似的作國軍最可靠的支援者。縱然毛魔集團眞的擁有核子，也挽不回其毀敗的命運。

我在殺聲連天的文化革命中逃出來的，在魔掌下生活了二十年，這個不得人心的罪惡集團，沒有人民支持，是他致命要害。

美國一些「中共問題專家」們，不要在地球的西半邊瞎猜瞎說。

千千萬萬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學者、藝術家、工人、農民、軍人、共幹、學生甚至最近時期的紅衞兵，才是最了解毛魔實質的「專家」。

萬人傑、張老編先生：

來函拜悉，辱承指導一切，茅塞頓開。小弟實不相瞞，編寫小說文章還是門外漢，前在大陸從事十多年文藝創作，僅限於粵劇粵曲南音木魚等文藝形式而已。幸虧還算有點小聰明，能及早看透共黨欺人伎倆，藉經常流動演出粵劇之便，邊防地區途徑極之熟悉，故易逃出鐵幕耳。否則，難免如敝師楊子靜、陳卓瑩等輩結果難逃厄運也，誠不幸中之幸。共黨所謂「三面紅旗」，其苦我曾身受，唯終覺資料未夠充實具體，腹稿未臻，更以邇來廠務紛繁，未許精神充沛，草草動筆，難免類犬之虞。鄙意再延一兩週，再行續稿送上就教。茲寄上「擁躉之聲」請賜刊，並希時錫南針以匡不逮，敬請

編安

弟鄭秀堂再拜

擁躉之聲（龍舟）　鄭秀堂

萬人雜誌，在本港誕生。左派份子，腳震手騰。以前咒罵、譭謗、中傷……今番不得不服人家本領。但聽左歪政棍，嘆氣聲聲。尷尬之餘，虛偽被迫承認。寥寥擁躉，無異幾隻蒼蠅。仰視人家，旗開得勝。報導眞實，高唱「自由之聲」。所以戶戶家家，齊爭購訂。獲此精神糧食，使人更心緒安寧。

最近擁躉吳誠，佢言十分中聽。佢話：「勢必加强團結，增强反共威聲」。此舉萬分贊成，務使陣容鼎盛。身為擁躉，自應一致言行。雜誌是指路明燈，萬人公認。我們要擴張影响，使人認識加增。鄙人今後增購十本每一期，用將戚友親朋來分贈。尚還詳細介紹，闡明內容眞實見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反共陣容定必聲威日盛。前途方興未艾，烏雲掃盡便天明。

不堪遊子再悲秋（粵曲）　鄭秀堂撰

（長句二流）笙歌奏，月滿樓，陣陣金風拂廣袖，霓虹光管閃街頭，四處喝雉呼盧慶賀贏馬狗，若此昇平景象，人間歡樂怎生愁？（合）痛神州，災禍厚，極權專制罪魁酋，民不聊生殘喘苟，衣難蔽體食無油，世境畸形，寧不令人痛心疾首。（上）身是軒轅之後，恥作異域耕牛。憶起千重恨，勾起萬般愁，背國離家時日久。復神州，長等候，（工）（轉花）只怕等閒虛度，白了少年頭。（正綫二王尺字長序）眞眞傷神淚怎休？赤匪為患怎生受？反攻呀！反攻呀！時曠日久，幾番坐失機會了，實令人心擔憂，人也漸消瘦。（小紅燈）瘦又何妨瘦，只怕豪懷壯志投，醉生夢死，實可憂，環境會令人苟且生偷，三軍振奮報國仇，遞將帥瑟縮之咎，忍令毛梟殃禍國久。（七字清）桂子飄香顯增壽。人生幾個月中秋。遊子思家心切透。最慘親人苦難有若待刑囚。恨不能，將親救。誅賊寇，殺毛酋。（高腔花）難奈異地久淹留，解救黎民誰甘落後。（快點下句）何時立把班筆投。敵愾同仇心共有。氣傾山岳豪貫斗牛。綏靖風雲殲禍寇。言歡把盞笑傲神州。（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一才）大地重光時不久。（介）祖國富强民安物阜（一才）不堪遊子再悲秋。

趙聰著作將等身　岳騫著作也很多

歡迎函購不收郵費

編者覆：近有讀者來信或電話詢問本刊作家趙聰先生與岳騫先生的著作，為何不見介紹？因這兩位先生的著作，都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除非出版社在本刊登廣告，否則不便詳介。茲承兩位先生將其著作寫告，特在此向讀者作一簡單介紹。

以下趙聰先生的著作一覽：

甲、前在大陸出版者，計有：
1.中國土地問題（社會科學）
2.化刼眞經義證（道教研究）

乙、在港出版者，計有：
1.中國文學史綱（文學研究）
2.中國文學史話（同上）
3.中國文學作家小傳（同上）
4.詩經裏的戀歌（同上）
5.中國四大小說之研究（同上）
6.五四文壇點滴（同上）
7.中共的文藝工作（中共問題研究）
8.俞平伯與「紅樓夢」事件（同上）
9.大陸文壇風景畫（同上）
10中國大陸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同上）
11中國大陸高等學校的學生生活（同上）
12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同上）〔即出〕
13江青正傳（同上）
14文化大革命中的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同上）〔英文〕
15共產中國的學生（與楊一帆合著）〔英文〕
16火苗（中篇小說）
17萬華芬芳（中篇小說）
18天人（短篇小說集）
19塵影的浮現（同上）〔即出〕
20談寫作方法（寫作研究）
21語文法講話（語文研究）
22歷史故事一、二、五、六集（歷史故事）

丙、在港編校譯註者，計有：
1.古文觀止新編（典籍輯要）
2.論語譯註（同上）
3.水滸傳（同上）
4.紅樓夢（同上）
5.三國演義（同上）
6.西遊記（同上）
7.儒林外史（同上）
8.老殘遊記（同上）
9.友聯活葉文選六百二十篇
10新編友聯文選（一至十冊）
11英文中學中文課本（一至十三冊）
12中學歷史課本第一冊
13馬來亞高中用中國文學史課本（上下）
14寮國歷史課本（一至四冊）

以上著作編註，除用趙聰之名，亦有用旦君、鍾華敏、梁維勤、王序、萃薇、章曼等筆名者。前在大陸著作早已絕版，在港出版者絕大部分是香港友聯出版社，另外還有中國學生周報社、華僑學生出版社、東方文學出版社、新世紀出版社、馬來亞文化事業公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等出版機構。

以下是岳騫先生的著作一覽：

中蘇關係史話　創墾出版社
淮河謠　亞洲出版社
今日西藏　自由出版社
瘟君夢（一集）　友聯出版社
瘟君夢（二、三集）　中華文化公司
紅朝外史　宇宙出版社
黃巢　湘濤出版社
瀟湘夜雨　湘濤出版社
毛澤東思想探原　香港時報
毛澤東賣國實據　萬人雜誌社

尚有以鐵嶺遺民筆名著作的歷史小說：
民國春秋　鶴鳴出版社
盧清烽火　（同上）
江漢塵兵　（同上）
蘭花幽夢　（同上）

徵求一百期「回籠」啟事

本刊一百期「清算毛共竊國二十年罪惡」特輯，雖然加印數千冊發行，因內容精彩，資料翔實，風行一時。現從各報攤退回之一百期存刊，不足一百五十本，而本刊裝訂合訂本需要三百冊以上，故尚缺少一百五十本。特刊出啓事，希讀者中有看過一百期而不需要存留者。請將第一百期割愛，寄回本社，當以原價奉還，為盼為感。

萬人雜誌站穩立場　讀者來信擁護支持

敬愛的萬人傑、張贛萍兩先生：

你們好嗎？

本人是貴刊長期讀者，因為工作忙，所以很少來信給貴刊。當我看過第一〇二期「新聞以外」，說有惡勢力向「萬人雜誌」主辦人萬先生、張先生施壓力，企圖使「萬人雜誌」言論上有更改，不抨擊他們。我看了之後，非常憤怒。本人是「萬人雜誌」讀者之一，有理由支持和擁護貴刊。以我所知，不止我一人支持「萬人雜誌」的正義言論和立場，凡是貴刊讀者，都有義務支持萬先生、張先生和全部工作人員，堅決站穩正義崗位，勇敢地繼續辦下去，發出正義之聲，用你們尖銳筆桿，掃除一切牛鬼蛇魔，無論是毛共、左仔、不法歹徒、第三勢力小爬蟲、甚至港府當局或中華民國政府，有不當之處，也要批評，發表你們的意見。我和其他讀者一樣，相信你們沒有新台幣或美鈔支援，希望貴刊能夠長期辦下去，永遠不關門。

最後，恭祝「萬人雜誌」萬歲！萬先生、張先生和「萬人雜誌」全體工作人員站穩正義立場萬歲！

讀者周景森上

爲「星星月亮太陽」辨誣

孔不明

萬人傑、張贛萍兩位先生：

素仰兩位是文壇健筆，一向站在正義立場。本月二十日，小弟讀到左派新晚報，發現該報第六版有一篇文章，讀後使小弟血脉賁張，條氣十分不順。故而漏夜寫出這封信。心想，這一封主持正義的信，環觀全港報刊，除了「萬人雜誌」這份不怕左仔的雜誌外，絕對不會有別家報刊接納，因此小弟冒昧投到貴處，務請秉公登出，是所至盼。

小弟發現有問題的一篇文章，是登在左上角的一個專欄，叫做「海畔抒懷」，作者爲「深苦」；這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初時小弟未注意到它的內容，還以爲是一篇諷刺本港社會調查的文章；細閱內容，才知主要目的在取笑及誣衊右派大名鼎鼎作家的一部作品。這位作家固然是小弟崇拜的，這部作品，更是小弟最喜愛的。該左報竟然加以汚辱，使小弟十分看不過眼。

茲附上該報剪報一份，最好能夠製版刋出（見圖），俾供與小弟有同好的讀者一閱，共同鳴鼓而攻，幸甚。

這篇文章說：新加坡出版的大型文學與學術雜誌「獵戶」，裏面有一篇南大學生讀書調查，其中「最喜歡的作者」一項，由該校政治和行政學系講師宋明順找來的一百八十名學生，說出二十個最喜歡的作者。第一名是「魯迅」，看來這些學生的閱讀水平還不錯。然而第六名竟是一個抄襲別人作品的作者。第七名竟是一名神怪武俠作者，於是顯得不倫不類了。再下去，第十名是「高爾基」，第十一名是「曹雪芹」，第十二名竟是某流行小說女作家；她之後，卻是屠格涅夫、托泰斯泰、羅貫中等大師。

這位專欄作家，顯然忘記了南大的調查，是調查「最喜歡的作者」，並不是調查「最有文學價值的作者」，因此，武俠小說家、流行小說女作家騎在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頭上，都是很自然的事。因爲，喜歡看這女作家作品的人，多過看托爾斯泰，自然她騎在托爾斯泰頭上。世界上許多國家，流行小說動不動銷一千幾百萬冊；文學作品，只供書櫥裝飾而已，怎可對此加以嬉笑怒罵，認爲「啼笑皆非」呢？

喜歡聽古典音樂的人是有，但大多數人愛聽聽抄襲外國流行曲的國語時代曲；如果選舉「我最喜歡的歌手」，肯定陳均能得票多過卡勞蘇。因此，小弟認爲左報這種嘲笑是幼稚的。

接着，「深苦」又拿着這張名單，大做文章，他說：「我們在談笑中編了一個笑話，就是設想魯迅復生，看到這張名單所提出的疑問。」

下面的一段問答，是抄自該文的：

問：「這排第六的作者是誰？」

答：「就是寫那部『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

問：「『星星月亮太陽』是什麼書？」

答：「是抄襲抗時期的一部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但是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得多了。」

問：「那麼這排第七的呢？」

答：「是專寫什麼蛤蟆功之類的神怪武俠小說的作者。」

問：「排行第十二的女作家是誰？」

答：「是充滿新文藝腔的傷感小說的女作家。」

問：「那末……這排第一的『魯迅』大約不是我，那是另一個與我同名的人吧？」

答：「不正是你，就是寫『阿Q正傳』的魯迅。」

問：「這樣……我想我排第一很有點慚愧。我想能不能跟這些學生商量一下，把我排在第二十一？」

（這個統計只是調查「最喜歡的作者」二十名，第二十一名就是不在這名單之內了。）

在左派新晚報這篇文章中，居然誣衊「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的。讀到這裏，使小弟不禁憤火中燒。我可以舉出很多理由，替「星星月亮太陽」辨誣。

第一、「星星月亮太陽」作者，是名譟東南亞的大作家，以他名氣之大，豈會輕易抄人家的東西？「星星月亮太陽」是本名著，「春暖花開的時候」是什麼東西？我活到今年虛度了二十二個春天，從沒聽過「春暖花開的時候」這本書的名字，甚至連這本書的作者是誰，都無從查考，大作家怎會抄小作家的東西？

第二、該報只說「星星月亮太陽」是抄「春暖花開的時候」的，卻又沒有把「春」書原文揭出，兩相比較，說不定只不過是偶然巧合，他們就抓來大做文章。如果要小弟相信，除非左報拿出證據，將這本書公開，讓我們「星星月亮太陽」的讀者比對一下，有了眞憑實據，我們才會相信。

第三、不久前，小弟在「星星月亮太陽」作者主編的文藝刋物中，看到他們用幾十頁篇幅，批判一個台灣女作家（名字恕我記不得），認爲抄襲別人作品是件可恥可鄙的事。做保正的人決不偸鷄；這位作者既然義正詞嚴的指斥別人抄襲，豈有自己抄埋一份之理？如果自己也去抄襲，萬一被那台灣女作家拿到證據，反咬一口，那時如何做人？

基於上述三個理由，小弟百分之百相信，左報對「星星月亮太陽」的批評是寃枉的，是含血噴人，是有意中傷的。

小弟認爲，爲了澄清這事，保持人格名譽，「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必須做到兩點：第一點，找到「春暖花開的時候」這本書，在他的文藝刋物中全文刋登一遍，以向讀者表示清白，並無抄襲情事。第二點，循法律途徑，向左報提出控訴。

在一九六七年時，左派雖三覗港英「臭法律」，但目前他們已盡向法律低頭。以「星星月亮太陽」作者這麼一個硬綳綳的右派作家，當然無畏於左派。若循法律途徑提出控訴，一定獲得許多忠誠讀者如小弟之輩的擁護支持，在法庭上也定可取得勝利。就算打輸官司，我輩死黨讀者，定然予以經濟支持，律師費、堂費等，可以無憂！

至於該報文中提到的第七名武俠小說作家，居然嘲笑他的蛤蟆功。其實，這位武俠小說家的「處女作」，就是在該報發表，現在因為人家不再替他們寫小說，便對人家妄加嘲笑；既認為這些作品沒有價值，何以他們自己又登？認為這些作品太「神怪」嗎？但這些神怪在他們自己的報上「毒害」讀者，已有不少時日，不能說在他們報上登時是好嘢；人家獲得第七名受歡迎，作者就冷嘲熱諷。試問他們自己報上的「神怪武俠」小說，卻又作何解釋？其身不正，就不要批評別人。

他們還對那位女作家提出取笑，純然因她是台灣作家之故，如果是大陸女作家，相信他一定話南大的學生啱，啱到極！

萬、張兩位先生，小弟讀完新晚報的文章，為之氣頂。無處發洩，因此修函表達我胸中激憤，尚希斧正，在貴刊「萬人意見」發表，未知兩位先生認為小弟的見解對否？

弟孔不明上

孔不明先生：

閣下的意見，我們也有同感。該報這樣「明槍明刀」指責別人的作品，當然該拿出證據，才能使人信服。為了澄清這一事情，我們已公開徵求這本書，要是得到手，相信替「星星月亮太陽」作者辯白，會有很大幫助。

因為閣下只「虛度了二十二個春天」，因而不知有「春暖花開的時候」這本書，自也難怪；其實這本書也不如閣下說的那麼寂寂無聞，而是戰時在桂林出版的，當時頗受重視的一本書。作者姚雪垠，也是相當有名氣的作家，關於他的生平，下一期的「卅年代文壇點將錄」，趙聰先生有專文介紹，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閣下向作者提出的三點辦法，相信他本人已胸有成竹，一定會採取有效步驟。

本刊立場是反共的，凡對土共或中共有所打擊的事，我們都非常高興看到，相信「星星月亮太陽」作者的死纏爛打精神，一定不會放過那些毛子毛孫；因此，閣下大可不必氣頂，請拭目以觀之可也。

——編者

謝謝提供資料留待後用
所詢照片參閱九十二期

「一讀者」先生：十月十九日編輯先生轉來大函，謝謝你提供的資料，留待後用。你所詢問的作者照片，請參閱九十二期「萬人雜誌」第十五頁拙文，近來較忙，不及詳覆，希諒。

宋逸民啓　十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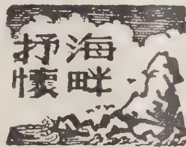
嘿嘿！[illegible]」。

說到這裏，不黠自明，您知道：這些豪華 妮・沙赫斯夫人。這一 對過氣老倌，本身也是 [illegible]」。 沙赫斯夫婦逐人請

己酉年九月初十日　**新晚報**

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

深苕



香港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常有一些所謂「社會調查」，這些調查通常是一些受西方教育的大學生搞出來的。無非是分散各街頭、車輛，向人發問，作出統計。但問的是什麼人，則由問者自定。如果問者是大學生，那麼他的發問對象多為衣着整齊的人，是可以肯定的。因此，這一套所謂「社會調查」，我是常常連半分都不相信。

手頭有一本新加坡出版的題為「獵戶」的文學與學術的大型雜誌，裏面就有一篇「南大（南洋大學）學生讀書調查」，看看裏面調查所得的「印象最深刻的書」，和「最喜歡的作者」簡直可以把人笑死。

以「最喜歡的作者」為例，由該校的政治和行政學系講師宋明順找來的一百八十八名學生，選出二十個最喜歡的作者。第一名是「魯迅」，看來這些學生的閱讀水平還不錯。然而第六名竟是一個抄襲別人作品的作者。第七名竟是一名神怪武俠作者，於是顯得不倫不類了。再下去，第十名是「高爾基」，第十一名是「曹雪芹」，第十二名竟是某流行小說女作家，在她之後，却是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羅貫中等大師。

我跟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談起這份名單，眞是又可氣又可笑，根本無法形容這種調查的幼稚與荒謬。我們在談笑中，編了一個笑話，就是設想魯迅復生，看到這張名單之後所提出的疑問。

問：「這排第六的作者是誰？」

答：「就是寫那部「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

問：「「星星月亮太陽」是什麼書？」

答：「是抄襲抗戰時的一本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但是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

問：「那麼這排第七的呢？」

答：「是專寫什麼蛤蟆功之類的神怪武俠小說的作者。」

問：「這排第十二的女作家是誰？」

答：「是寫充滿新文藝腔的傷感小說的女作家。」

問：「那末……這排第一的「魯迅」，大約不是我，而是另有一個與我同名的人吧？」

答：「不正是你，就是寫「阿Q正傳」的魯迅。」

問：「這樣……我想我排第一很有點慚愧。我想能不能跟這些學生商量一下，把我排在第二十一？」

（這個統計只是調查「最喜歡的作者」二十名，第二十一就是不在這名單之內了。）

當然，這是戲劇的笑話，魯迅先生是謙虛的，未必會發這樣的疑問。但是從我們這些敬重魯迅的朋友來看，這張名單的確使我們很不服氣，擬這個笑話來表達我們對這種調查的輕蔑，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為什麼世界偉人都愛讀偵探小說？

因為偵探小說構思最精密，最科學化，多讀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啓發思想。世界偉人如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馬歇爾等，都是偵探小說迷，雖在百忙之中，也必抽暇閱讀，而且每每由偵探小說而觸發起他們處理國家大事的靈機。你要成為一個具有超人智慧的人，從今天起，也要多讀偵探小說。這裏，讓我介紹一批最新出版的偵探名著給你吧！

書名	售價
血刀	三元五角
血染金剛鑽	三元五角
火車謀殺案	三元
驚險重重	三元五角
失踪的美人	二元二角
捉姦記	二元二角
碧湖沉冤	二元五角
無敵殺手	三元

上述是一世界偵探名著精選」，尚有數十種陸續出版。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四六七三。

子家著

汪朝秘艷錄

全書十五巨冊 售四十元四角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衛時代的奇聞異事為經；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為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為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為一代巨著，作為野史看，作為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四六七三）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中國醫學 金馬龍故事

…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04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〇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一宗黑色的政治交易

這一週，毛共政權把囚禁在北京的幾個英人逐個釋放；並據推測，現仍被扣的八個英人也可能在大陸繼續獲釋。此一事件，在毛共的死硬作風裏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香港成爲頭條新聞，甚至在世界也列爲「重要新聞」！

表面看來，除了一個路透社記者格雷是「光榮出獄」之外，所有獲釋的英國人都是突如其來的，他們返抵羅湖橋，香港當局才愕然接駕。但是，事情果眞如此戲劇化嗎？北京沒有解釋，倫敦沒有說明。我們認爲，這個變化必有內幕，它可能事先通過了外交的默契式協議，把香港的十三名「囚犯英雄」交換被囚北京的英國人士。

事實上，當那些左派暴徒在香港監獄裏倖獲提前釋放以後，格雷及其他英國難友也就接着重返自由了。這一轉變，應無疑問是英國與毛共在背後完成的一單政治交易。不過這對香港來說，卻是一件應該裝作不知的「奇事」！

港督曾說，「有些事情是永遠不能公開的。」毛共要英人合演的換人把戲，如果在香港公開了就很成問題。

第一、這在香港可能被視爲一件醜聞，因爲暴徒被判有罪而竟能獲釋，香港驕人的「法治精神」，便成笑話。

第二、以毛共自稱之「戰無不勝」，如今碰着一個小小的港英也要乞靈於黑交易才有辦法，這對毛共的「革命面貌」，亦不光彩。

第三、假如因爲換人而打擊了人們對香港法律力量的信心，則基於英國同毛共在香港的利益，在長遠說來均蒙不利，所以最好心照不宣。

這單可恥的政治交易，對毛共是求之不得的。我們一直就指出，毛共需要尋求機會向西方打出路。因爲在政治方面，毛林集團大搞「文革」的後果，已使本身在國內外陷入孤立，特別受到蘇聯極大的軍事威脅。毛共要扭轉這個逆勢，就必須使用平衡手法，騙倒西方，嚇退蘇修。同時在經濟方面，毛共在政治孤立的情勢下，對東歐貿易幾乎全被切斷，除了日本及南洋有一些生意來往之外，大陸的生產出品和外滙收入全靠香港。

具體的事實是：今日毛共在香港的商業、僑滙、可能的走私、以及透過香港對西方的轉口貿易，其總收益已經抓到了全年十億美元（六十億港元）以上。必須知道，對資本主義國家所搞的貿易關係，差不多就是政治關係的根子；既可賺錢又可得勢，毛共在重重危難中又怎會不拼命去抓機會？

毛共爲要修好西方，以改變它在蘇聯爲首的共黨國際中所處的險惡形勢，從而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利地位，這就構成了北京對英「換人」的一個特殊背景。現在，毛共又要在「不平等」的基礎上跟蘇聯談判了，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廣州大辦交易會以向香港及西方招徠生意；就爲了力求左右逢源，這便加速了「換人」的黑色交易。

在這次政治買賣中，我們覺得那些被釋的英國難友及「造反英雄」都極其不幸；事件始終是由毛共一手泡製的，英人與港共雖然立場不同，但他們由被扣到獲釋，都是毛共玩弄下的一種政治工具！受難的英人固然無辜，造反的左記更屬無聊，香港和英國白遭困擾，毛共則打響了密底算盤。

我們應嚴正指出，如果我們對毛共放人的看法不錯，對香港的基本原則來說，就是一件極端嚴重的事情。我們香港四百萬人所建設起來的自由社會，必須特別注意這種迹近「換人」的事態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們一定要堅持法治及正義立場，嚴防毛共乘機再向香港作政治敲詐！

香港全民需要的是安居樂業，在法律標準下自由發展。基此原則，我們同樣願見香港與任何黨派有和平的展望。但如果一若毛共所說，「牛鬼蛇神」及「惡劣組織」如搗亂地方，那是絕對不容許的，香港對此也當然絕對反對。

北京連續釋放英人，對港共的反港英份子應該是一個警告，而不是一個鼓勵。它的意思就是說：最高「決策」是要同港英玩，你們切勿輕舉妄動！

毛共雖然反覆無常，但照目前形勢看來，香港的發展是可以正常的；事關格雷受難返英後即獲女皇授勳，這無論英人脫險的內幕如何，總可顯示出英國政府支港反毛的憤然態度。





新聞以外

為「通」與「不通」問題
覆曹聚仁先生的公開信

萬人傑

曹聚仁對老萬的文章「通」與「不通」問題，在左報檢討了三天。老萬認爲道德與文章不可分割，有文無行的變色蟲，不及一個站在正義立場的不通稿匠。各位讀者請看看曹先生的「舊作」與「新作」，雖然都「通」，但令人讀到反胃。是不是寄居左仔「簷下」，老境淒涼，給左仔牽着鼻子走，不得不寫這篇「罵」文？

老韓老萬相差十萬八千里

曹聚仁老前輩：

本月九日、十日、十一日拜讀閣下在左派正午報「簷下架語」專欄中發表的「『通』與『不通』」，引古證今，指出老萬文章「不通」。雖然閣下對後輩貶而不褒，在別人讀來，可能替老萬光火；可是老萬讀後，不但沒有光火，且感到無限榮幸。以老前輩在文壇上享譽之久、之隆，竟然爲老萬浪費筆墨，一罵就罵了三天，已非等閑；還要把老萬與韓愈（退之）相提並論，指出老韓與老萬是一對不通之人，那簡直把老萬的身價，抬高了不祇十萬八千倍。

老萬文章不通，閣下現在才提出，其實已屬後後知後覺。早在去年，港大學生已嘲笑老萬爲「半桶水」，老萬本想急起直追，拚命鑽研，以達到通的程度。後來一想，毛潤之既已提倡「讀書無用論」，年青人讀書尙且無用；我輩已屆半百之年，此際而尙發憤讀書，實乃臨老而學吹打耳。

人人看懂的「不通」文章

老萬憑其不通之文，已混了三十年飯吃。回想許多通人，如閣下之流，線裝書讀了盈千累萬，寫出來的文章，可以讓學生當課本讀，所得亦不過十元一千的可恥待遇，老萬寫文章，不打算傳之後世，無非一方面過過癮；一方面聽些外快。閣下竟拿我來與韓昌黎比較，實使我汗顏無地。他們寫文章，推敲一個字，撚斷十根鬚；日產萬言的老萬，如果以他們的嚴肅態度寫作，恐怕一日等於二十年也無法清償稿債。

同時，香港這地方，讀番書人多，中國文字，不受重視，通人甚少，不通者居多，因此，以通的文字給他們閱讀，他們反而讀不通；不通的文章，他們卻反而讀得津津有味。自六七年五月以來，讀老萬不通文章的人，差不多個個讀得通；即使文字上看不通，也可以意會。文字求其達意而已，我的意思表達了出來；讀者也能接受，雖然「不通」，也無足詬病。

賣古董的人

如果要老萬寫閣下這些大文，引經據典，全篇文章，三分之二抄自舊書籍，別說老萬肚子裏沒這料子；就算有，也不會這樣寫。不論社會風氣、生活習慣、道德觀念及科學進展，古人與今人，處於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一味把老古董拿出來，和現實生活有太遠距離。老萬是現代人，不會講古話，每篇文字，都切切實實討論現實問題，因此，在冬烘先生眼光中，可能認爲『不通』；但一般讀者看來是通的，他們全能領會我的意思；反而對閣下的通文會看不通。四百萬市民中，究有多少人像閣下讀那麼多的書？

不過，閣下雖然飽讀經書，能作通文，也不過寄人「簷下」，憑些稿費，苟延殘喘，與不通之人，卻有何異？

「道德」「文章」相提並論

人們往往把「道德」「文章」相提並論。文章寫得通、寫得好，還要有道德才成；如果「有文無行」，文章雖通、雖好，也大打折扣；如果正義磅礡，不向權貴卑躬屈節，文章雖有欠通之處，也爲讀者曲諒、歡迎。

處在今天正義與邪惡尖銳鬪爭當中，正邪立場，重要過文字之「通」與「不通」。因此我認爲閣下不必斤斤計較通與不通的斟字酌句，必須搞清楚立場。

我對閣下文章，一向喜愛，因此書櫥中放有一些閣下的著作。有時發現一本書，即使不是閣下所著，只要有閣下寫的一篇序文，也會購而珍藏之；此無他，因閣下文章「通」，足以供「不通」之老萬借鏡耳。

不過，我對閣下文章喜愛，乃十多二十年前事；近期閣下在本港左報上發表的文章，甚少閱讀，因爲立場已變，不若昔日之能暢所欲言。

閣下那篇「通」與「不通」，是一位讀者從報上剪下來寄給我，我才看到。

十六年前的「黑文」

若干年前，我在坊間買了一本馬來亞出版社叢書，靜遠君著的「做人藝術」。我買這本書，並不為了研究做人藝術，我覺得做人講「術」已夠，講「藝」是多餘。我欣賞這本書，且要掏腰包買它，唯一原因是為了有閣下的「序」。我要讀這篇序，所以買這本書。讀罷序文，我對閣下十分佩服，此書之珍藏迄今，正為了閣下的大文。

該書是一九五三年出版，距今已十六年。這一年，「祖國」在三反五反後，正開始「農業集體化」，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不少人對中共十分嚮往；閣下在序文中竟有大膽的兩筆：

「父親為了生活困難，在自己家裏，發幾句牢騷；為子的，第二天就向公安局去告密，讓父親的進集中營去，那樣的坦白，也似乎不足為訓的。然而，希特勒、斯太林和毛澤東所提倡的，就是這樣的道德，所培植的，就是這一類的同志。我們看了聽了，總覺得有些合不來似的。」——原書序文第五頁。

「今日的中共，發揮仇恨鬬爭的道理，超過了限度，當然會找到相反的成果的。」——原書序文第六頁。

大才小用做個幫閒文人

讀了這兩段，我覺得閣下對毛澤東、中共的看法，可說「離通眼眉」，非常清楚；我對閣下的佩服，也正因這兩段文字而引起。

五三年後，毛澤東與中共的所作所為，倒行逆施，變本加厲，人民的生活，每下愈況，我以為閣下定會揮其健筆，再予毛澤東與中共以無情打擊；豈料閣下一改初衷，助紂為虐，投靠毛朝，做個幫閒文人，實在大才小用，屈枉了閣下的滿腹文才。這還罷了，還一面替毛朝苛政盡力文飾；對毛朝新貴吹捧，為江娘娘的樣本戲賣盡氣力。本來，為了晚景淒涼，要吃飯，不能斤斤於氣節；卻想不到閣下會對一度崇敬你的讀者，連發三炮，這使得以「罵人為生」的老萬，不得不寫這封公開信，表達我對閣下維護的心意。

如在大陸難逃批判

三十年代的靠攏文人，在中共文化大革命當中，已個個被鬬得死去活來，能夠繼續存在的，已如鳳毛麟角，所餘無幾。他們被批被鬬，未必一定因文字上出錯；有時候認為思想有問題，有時候是翻了遠年舊案，一字之禍，每每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閣下接近左派人士，對此中情形，自比老萬知得清楚。

老萬知道，閣下十六年前寫的這篇「黑文」，要是一旦被左派仁兄發現，定會給閣下帶來許多麻煩，所以我每次讀到此文，都掩卷而嘆，未嘗有意將之公開，這完全為了免使閣下遭受批判、清算之苦耳。

可是，根據毛澤東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閣下為了指責萬某人文字不通，竟又說到我是「妄人」；這次，「妄人」卻要做件「妄事」，把我這本「海外孤本」製成電版刊出，好讓此間左派頭頭，作為打小報告的好資料。如果閣下在左派陣營被攆走，以閣下文字之通，可以再寫指責毛澤東與中共的文章，祗要不違反本刊反共立場，我們願以高過左報的稿費採用，使我們不通的雜誌，多一兩篇通文，增光不少。

老萬並未自許天才

現在，讓我們討論一下閣下「通」與「不通」這一篇文章罷。

閣下一開始就說：「萬某已經是英豪俊傑，那還要我來作答案嗎？」繼而說老萬「自以為天才」；更說「自許俊傑」。第一個「英豪俊傑」是閣下封的；第二個「天才俊傑」卻是自許的。其實除了閣下封賜的以外，老萬並未自許。人的名字，不過是個記號，並非改什麼名，就是以之自許。何況名字是老子定下來的，在孝道還未淪亡的社會中，我決不會投機獻媚地，易名「愛東」、「向陽」之類的肉麻名字。老子給我起名字的時候，可能期望我成為人中俊傑；又怎知老萬不成器，變了不通的妄人呢？

老萬是寫稿匠、半桶水、是罵人為生，人所共

【下轉第9頁】

序

曹聚仁

讀了靜遠兄的「做人藝術」，觸起了我許多的繁感。現近美國坊間，流行屬於「成功秘訣」一類的書，一部分也屬於談做人的法門的。看起來，好似宋明式的坦白。因此，我又立在歧途中了，我們雖不一定贊成父親偷了羊，兒子連忙燒起開水來，幫着拔毛的愚孝。但，父親為了生活困難，在自己家裏，發幾句牢愁；為子的，第二天就向公安局去告密，讓父親進集中營去，那樣的坦白，也似乎不足為訓的。然而，希特勒、斯太林和毛澤東所提倡的，就是這樣的道德，所培植的就是這一類的同志。我們看了聽了，總覺得有些合不來似的。我們這一代的做人，已經不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對立的問題，而是絕對社會的與相對社會的對立，也是個人有價值，與個人抹煞論的對立了。（這可說的。」那土皇帝連忙抓一把鹽到嘴裏；那當然太鹹了，鹹得嘴合不攏來。他一怒就把那厨子殺掉了。從此以後，沒有一個厨子敢再用鹽了；那菜也就一直不好吃了。這雖是一個故事，可也啓示了什麼大道理，超過了限度，就走向相反的方面，得相反的成果的。（今日的中共，發揮仇恨鬥爭的道理，超過了限度，當然會找到相反的成果的。）

靜遠兄，他從變亂的社會中生長，體會得做人的眞諦，他所說的話都是極平

中共歷屆黨章的特點（上）

曾憲光

在中共「九大」召開前夕，本人曾以「小錬」筆名在本刊對毛共「九大」黨章（草案）作出過全面的分析批判（見七十三期的「由中共新黨章看毛林今後動向」一文），現在，筆者擬對中共歷屆「黨章」的修訂情況，作一次有系統的深入介紹，然後再找出每一階段（每一屆）「黨章」的特點，進行具體的探討。這樣，相信會有助於吾人對中共及其發展史的認識。蓋因中共歷次對黨章黨綱的制定和修改，都是經過數不清內外鬬爭的滄桑，更確切說是中共鬬爭的結果和紀錄。且可由它的歷史發展，大致推斷出其未來。

歷屆全會制訂和修正「黨章」的概況

衆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的黨綱和黨章，全都等於黨內的「憲法」。因此，對它的制訂和修改，都要經過全黨代表大會通過，獨裁如中共者，亦不例外，雖其僅僅屬於形式的。而在中共建黨四十年間，總共「召開」過九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每次大會對黨綱黨章制訂和修改的經過情況是：

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黨員人數五十七人；出席代表十二人；制訂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

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上海召開，黨員人數一二三人；出席代表十二人。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章程」。

第三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召開，黨員人數四三三人，出席代表二十七人，制定和通過了類似「黨綱」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據說用以補二屆「組織章程」之不足。

第四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於上海，黨員人數九五〇人；出席代表二十人，該次僅發表了大會宣言，破例地對上屆黨綱黨章無所修訂。

第五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漢口召開，黨員人數五萬七千九百人；出席代表八十人，由於當時外有國民黨「淸共」的壓力，內有嚴重的派系鬬爭，故在該次的整個會議過程中，混亂一片，對黨綱黨章無所修訂。

第六次全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黨員人數四萬人；出席代表八十四人，訂定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第七次全會，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在延安召開。黨員人數一百二十一萬人；出席代表五四七人（另候補代表二〇八人），修訂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第八次全會，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北京召開。黨員人數八，五四五，九一六人，出席一〇二六人（另候補代表一〇七人），修訂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第九次全會，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北京召開。黨員人數約二千萬人；出席

毛澤東

不明，在「從十・一看毛共」（見上期本刊）一文中，筆者力言毛澤東情況不明，從這一周的情勢演變，筆者推斷，毛澤東已再度失權。

1，事實證明，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向周恩來提出的五點建議，到十月七日爲止，已逐一實現。柯西金的五項建議爲：①停止使用武力、防止邊境武裝衝突；②雙方各從邊境撤兵，③重開談判，劃淸邊界；④恢復貿易，⑤雙方停止激烈的攻訐。中共十月七日及九日兩個聲明，完全證實了①②③④四項建議的實現，「十・一」以來中共不再指名攻擊蘇聯，蘇聯不再指名攻擊毛澤東，證明第五項也完全實現。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以來，痛罵蘇修，把蘇修看成比「美帝」更危險的敵人。不但言論如此，行動也如此。例如美國第七艦隊經常在台灣海峽游弋，但見中共空言抗議，從未發一槍一砲，加以攻擊；可是在新疆及黑龍江的邊境，卻動用團級兵力與蘇修大打特打。毛共與蘇修實已不共戴天，現在突然乖乖的聽起蘇修的話來了。這決不是剛愎鬬狠的毛澤東所能忍受的，現在他不能忍受的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如果他還當權，絕對不可想像。

2.九月三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對中共的國家主席、人代會常委會及政府發出了一通慶祝十・一的賀電，這一賀電被擱置了十天，到十月九日夜裏，北平的電台突然補行報導，把全文一字一句的廣播出來。此事說明，到十・一爲止，中共對蘇聯政策，僅轉了方向，到七日、八日發表聲明，才完全轉了過來，也就是說毛派的最後抵抗力已被打破，現在一切已歸「多中心論」的軍人所支持的周恩來當權作主了。

3.更露骨的跡象是十月八日，中共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副題「駁蘇聯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聲明」，長篇大論，全文近兩萬字，沒有引用一句毛澤東的話！在中共說這是石破天驚的大改變。

當毛澤東第一次及第二次失權，在劉少奇當政期間，也沒有這麼大膽的公開叛毛，這說明目前當權的反毛派，遠比劉鄧集團要激烈强硬，看樣子毛澤東要吃大苦頭了。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毛澤東一共三度失權。

a．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淸算史太林，實行集體領導，中共於同年舉行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從黨章中砍去「以毛澤東思想爲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政治局增設常務委員制、中委會增設四名副主席，免除毛澤東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職務，具體而微的淸算了獨裁制，實行了集體領導，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失權。

b．毛澤東不憤這口氣，從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八年五月，離開北平到各省（查出有記錄可證的有四「

代表一五一二人，修訂和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從上面中共每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除第四、五次全會因特殊之故外）對黨章的大肆修改，充分地反映出其黨內鬭爭之激烈，路線的變革，以及領導者個人權力地位的浮沉，已達到多麼嚴重的程度！

或問：黨章眞有如此嚴重的權威性？那末，中共黨綱、黨章制定的基礎和原則又是一些什麼東西？黨綱、黨章本身的要領又是一些什麼玩兒？下面就讓我們對上述種種作逐一的研析吧！

中共黨綱黨章的實質

一般地說，黨綱與黨章，根據政黨組織的原則和概念，應該說是：全黨的奮鬭目標，全體黨員的守則；是個人與組織、權利與義務兩者分際的規定。因此，又是指導和規範全黨行動的約法。但此種解釋仍嫌過於籠統，特別是有時「合二爲一」，有時又「一分爲二」的中共黨綱和黨章，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共在四十八年來，由於內外形勢變化太大，對外來說，如有時處於地下黨的地位。那時黨的一切組織活動，需要某種掩護和秘密進行；有時處於公開或半公開地位，那時便需要公開的政治口號，與嚴密的組織控制；有時處於與執政黨「聯合」時，既要鬭爭，又要「團結」，更需某種程度的僞裝。對內來說，「土包子」與「洋共」的傾軋，「左」「右」傾的鬭爭，兩條路線的糾纏，個人權力的消長，派性的形成與瓦解……這些內外形勢，都每每反映到中共的黨綱黨章上來。

就以中共歷屆的黨綱與黨章的內容看，其黨綱往往是說明中共的政治目的，政治主張或政治任務；而黨章則是規定入黨人的階級出身和組織層次，以及黨紀等。因此我們大致可以這麼說：中共的黨綱是屬於政治性的，而黨章則是屬於組織性的。當然，由於客觀環境及處理手法的不同，因此，在文字規定的詳畧，甚至格式，都往往不齊一，但並不影响它們是全黨「憲法」的權威性。再說它每一條款，每一字句，都有它獨立的意義和作用。

歷屆「黨綱」「黨章」的特點

㈠第一屆中共全會，只制訂了「黨綱」有十四條條文，共約七百餘字。由於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期的黨員，大部份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並沒有眞正的無產階級或「工農兵」參加。因此，該屆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除第一條名爲「中國共產黨」較明確的條文外，有關它所規定的所謂「本黨綱領」，則顯得異常籠統。如：「①以無產階級革命隊伍，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至階級的差別消滅爲止。②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完成階級鬭爭的目的——廢除階級。③推翻資本私有，沒收一切生產工具，如機器、土地、建築物及半製成品等等，悉歸之社會公有。」

至於第一屆「黨綱」的特點是：㈠入黨資格，不受限制，黨員姓名要保守秘密；㈡規定中共每三個月必須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並派出代表與東方局連繫。（組黨時的一切活動經費，概由第三國際支付）。㈢黨的組織僅分二級制，即中央與地區的劃分。（上）

三次失權

、江蘇、山東、廣東、廣西等十一省）主持整風會議，以整「促退派」的名義，整肅了地方的反毛分子，同時發掘了一批擁毛的死硬分子，佈置停當之後，五月初回到北平，立即召開八屆二次大會，改選中委會政治局，一舉擊敗劉鄧集團，重攬大權。並且把幾個擁毛的急先鋒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陸定一、羅瑞卿等提拔到政治局裏，因此才能全力展開「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總路線」所謂「三面紅旗」運動。

好景不常，「三面紅旗」招展了四個月，即開始大崩潰，擁毛的急先鋒，看清毛澤東的胡鬧，紛紛投向了劉鄧路線，於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毛澤東被迫辭去國家主席，將政治局劃分爲第一線與第二線，毛澤東與董必武等老朽退到第二線，韜光養晦，不問政事，這是毛澤東第二次失權。

C．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本來祇想以退爲進，以「罪己詔」的苦肉計來繼續掌權，想不到他的老心腹彭德懷、李富春、李先念等人變了卦，新提拔的譚震林、李井泉等人，也不肯發言留他，劉鄧更是順手推舟，於是弄假成眞。毛澤東心裏的惱火，可就不用說了。於是他決心報仇雪恨。在一九五九年秋天的廬山會議上，他咬牙切齒、痛哭流涕，自罵斷子絕孫，軟硬兼施將彭德懷罷官（並未清算，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及中央委員），把人緣一向最壞的，投機弄權的林彪，接替彭德懷爲國防部長。然後利用林彪，在共軍中大搞擁毛學毛運動。先握緊槍桿子之後，到一九六五年才掀起「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利用文革、紅衞兵，並賄賂軍人支持他這一官報私仇的奪權鬭爭。打倒了頭號政敵劉少奇，本想從此再攬大權。無奈他的瘋狂胡鬧早被人看穿，那些軍人在文革中，混水摸魚，劉鄧倒台之日，即他們當權之時。這正像滿清利用袁世凱的北洋軍來壓制革命黨，結果滿清就亡在袁世凱的手中。毛澤東利用軍人推倒劉鄧，結果自己也落在軍人之手。現在他是北平懷仁堂裏的木偶，祇屍其位，不謀其政。由最近半月來的事實，已昭然若揭。毛澤東在第一次失權後，猶能利用黨團組織、合法軌道收復失地；第二失權後，已不能以合法手段復權，因此賄賂軍人來奪權；可是這次失權之後，他再沒有可利用的籌碼，除非軍人內鬨，他到死爲止，要想再當權勢不可能了。

魯遜

小啓

老宋在本刊湊了半年熱鬧，也和人交了幾次手，由於讀者和老編的支持，幸而沒有丟臉，謹在這裏謝謝各位。近來因有朋友相邀，爲幾位將到歐美去的學生補習中文，沒有多餘的時間爬格子，所以要停寫一個時期。雖然如此，假若有人再向老宋挑戰，我還會在百忙中抽空奉陪的！

宋逸民敬啓民國五十八雙十節

「主席」已內定·「人代」將召開

待旦

「九大」後很多觀察家都認爲中共「人代」將隨着召開，當時筆者也同意這種看法，認爲「人代」應在十月前舉行。中共是一個黨高於國的「國家」，政府的一切官員都由黨選派。以往每次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前，例必舉行一次中共中委會議，把一切都決定了，再經過「人代」形式上的通過。黨內取得統一的意見，「人代」的一切困難也就迎刃而解。想不到的是召開「人代」技術上的困難竟然那麼重大，未能弄出一個傀儡元首，在二十週年「國慶」時充充門面。

可是看來中共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新近一切迹象都顯示了召開「人代」技術上的困難，大部份已經解決。因此筆者認爲中共「人代」將在未來的數個月召開。

關於舉行「人代」最大的技術困難，莫過於人選問題，尤其是「國家主席」的人選問題。

中共「國家主席」，似是不握有行政實權的「元首」，可是，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當政期間，在內政和外交上都可以直接作出決定。劉少奇訪問印尼，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文革後要召開「人代」，「國家主席」以及國務院重要官員的人選問題，在黨內必經過一翻激烈的爭奪，妥協，方能取得協議。人代的延期召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毛澤東必須維持黨內各派別之間的力量平衡，要不然，既恐製造出新的劉少奇，也恐引起黨內新的分裂。自然要費一番斟酌。毛澤東「失踪」五個多月，「十·一」才露面，可能是舉行秘密會議，籌備「人代」的召開。因爲「人代」問題，以前一直無聲無色，「十·一」後才開始露出一些跡象來。而且下屆「國家主席」人選問題，似也已得到解決。

關於這個問題，同文岳騫先生曾在七十八期談過，岳騫先生認爲，下屆中共政權主席，非董必武莫屬，可謂有先見之明。現在董必武出任「國家主席」的可能性，卻是比以前更大了。

㈠毛澤東絕不會出任國家主席，毛澤東五九年「讓賢」之後，其地位不僅沒有降低，而且更加自我的將之提高了，已經提高到「神」。既已造成了這種「非人」的境界，完全沒有出任「國家主席」的必要。因爲毛澤東再出任國家主席，不僅造成世人一種印象，以爲他推出文化大革命，僅是爲了搶奪這「一隻死老鼠」，而且將使全世界人民認爲他是一位可以與希特拉媲美的獨裁者。所以說毛澤東再出任「國家主席」是得不償失，他不至於如此不智。

最近大陸人民對着毛像「早請示，晚滙報」的可笑儀式已由中共中央明令取銷了，搭設在通衢要道上的忠字大牌樓也已拆除了。毛澤東的「四個大偉」也取銷了三個，只留下一個「偉大領袖」。今年大陸各地以及港澳，慶祝「國慶」的圖飾和牌樓，也沒出現巨幅的毛頭像，這一切都表明，毛澤東無意繼續鼓勵那種瘋狂的形式上的「個人崇拜」。毛澤東之所以這樣做，自有國內外的重要因素，此與本文題目無關，只好畧而不談，可是從以上踪跡表明，毛澤東絕不會再出任下屆「國家主席」。毛澤東現在正極力製造集體領導的假象，他不會自己去破壞自己的努力。最近美共領袖認爲，中共卽將實現集體領導，就是上了毛澤東所製造的假象的當，毛澤東在生之日，中共絕不可能實現集體領導。毛澤東不想赤裸裸地走出前台，而是在幕後總攬黨權，軍權，政權。

㈡毛澤東不會讓林彪出任「國家主席」。文革使林彪平步青雲，一躍而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永遠健康」級人物。手中握有槍桿子，親信心腹雞犬昇天，遍佈天下。毛澤東爲了打倒劉少奇，不得不許以高爵，利用林彪手中的力量，並在黨章中載明林的副帥地位。但文革之後，毛絕不會讓林以副帥的地位兼任「政府主席」。因爲劉少奇就是前車之鑑。政治鬬爭是十分殘酷的，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絕無什麼人情可言，也不存在什麼「感恩圖報」，弟可以弒兄，子也可以弒父。毛澤東熟讀稗官野史，這點不會不懂。倘若讓林兼任「國家主席」，集軍權、政權於一身，很可能不待毛澤東息勞歸主，就被轟進名譽主席的冷宮，或者乾脆宰而烹之。

此外「國家主席」職位在總理之上，林彪若出任「主席」又兼任國防部長，那是十分尷尬和可笑的。那麼林彪就要成爲「雙重人」，既領導周恩來，又受周恩來領導了。現在雖然林成爲副帥，地位比周恩來高，那是在黨內的地位。在「內閣」中的地位，周是比林高的，兩種不同地位並沒有太大衝突。倘若林彪一意要搶「政府主席」，過過主席癮，相信毛澤東會叫林彪交出國防部，以此易彼，林彪必定不會答應。筆者曾指出今年中共兩報一刊所發表的「七·一」和「八·一」兩篇社論的矛盾，「七·一」社論强調黨權，「八·一」社論卻强調軍權。記得「八·一」社論這樣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由毛主席親自締造親自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可是現在卻不祇說由林彪直接指揮，而是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由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可見毛澤東對林彪也不大放心，槍桿子不能讓林彪「直接指揮」，自己也要爭一部分「直接指揮權」，毛澤東既然對林彪不大放心，一句口號都要斤斤計較，又怎會放手讓他出任「國家主席」呢？

㈢周恩來不會出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職位雖高，可是僅有虛名，沒有實權。叫周恩來放棄國務院總理去就任，周恩來是不會答應的。此外，在中共的高位官員中，尚沒有一個可以代替周

恩來這個角色的行政「全才」。即使周願意放棄總理職位，毛林也不會答應他這樣做。因爲現在還不是「狡兔死」的太平盛世，文革所造成的殘局需要像周恩來這樣的人才去收拾。在內政方面，各省武鬬尚未完全平息，無政府主義泛濫的趨勢未能歇止，破壞了的地方政權尚待恢復，在外交方面，因文革而與許多國家中斷外交關係，得罪了許多往日的朋友，陷於眞正的孤立。這一切都需要通過周恩來的努力逐漸改善。最近北越的范文同，北韓的崔庸健，肯登上天安門亮亮相，大概也是周恩來努力的結果。范文同是在中共援助北越的經濟協定簽字之後才到達北平。崔庸健更是在九月三十日的深夜慶祝酒會之後才抵埗。可見周恩來花了不少的力氣，才把他們爭取來的。從各方面都可以證明，「國務院」沒有周恩來是不行的。那麼周恩來有沒有身兼「元首」「總理」兩職的可能呢？筆者認爲這個可能性也很微。

因爲假如周恩來身兼「元首」「總理」兩職，總攬行政權力於一身，其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加上周在國內外聲望都很高；就其聲望來說，現在已經高過林彪很多了，若再增高，很有可能把林彪壓得抬不起頭來。所以林彪絕不會答應讓周身兼「元首」「總理」兩職。毛澤東同樣也不會答應，因爲這樣一來，必定引起周系林系的嚴重衝突，引起大陸的動亂。既然毛、林、周，都不能擔任「國家主席」，那麼只有兩條途徑，其一是修改「憲法」，取銷國家主席。其二是找一個胡塗無能的傀儡，出任「國家主席」。現在看來，中共已決定採取後者，那麼由誰出任「國家主席」呢？必是董必武無疑。

岳騫先生曾從董必武的歷史和性格談及此一問題，筆者不必重複。董必武的確有幾點難得的「大優點」：一、年紀老，今年八十有六了。二、資格老，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碩果僅存的二人之一。三、既胡塗又沒有野心，既不管事又聽話。不過以前大家都只是估計，缺乏足夠的證據，可是中共最近一則電訊，卻暗示了董必武出任下屆中共主席。

今年十月以前，董必武也曾多次接受外國大使呈遞國書，也曾多次公開活動。但中共一直稱董必武爲副主席，既沒有扶正的迹象，也沒有暗示董必武代行國家主席職務。今年十月五日，才第一次發表董必武已是代主席了。想必是毛林等首要經過一系列商談之後，做出的重要決定之一。新華社北京五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同志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日打電報給孫德勝、阮艮明同志，熱烈祝賀孫德勝當選爲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阮艮明同志當選爲越南民主共和國副主席。……（電文從畧）」賀電的署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董必武（代）。」

新華社欲蓋彌彰，在前面仍稱董必武爲副主席。這是不想引起人們的注意。可是一看署名，就知道董必武是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務了，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代主席。

值得我們重視的就是，這是中共新近做出重大的決定。董必武既在最近出任「代主席」，日後出任下屆主席是順事成章的。說明了在人選問題上，中共最高階層，已經達成協議。召開「人代」的重大技術困難業已解決，「人代」也就快要召開了。

另一方面，大陸各地的基層黨委已經建立，建政也就成爲迫近眉睫的事了。

據可靠消息透露，各專區級革委會，已開始討論選派「人代」代表事項。所以筆者認爲下屆「人代」可能在明年春節前後召開。

假如董必武果眞出任下屆「國家主席」，那麼地位加强的不是林彪，而是周恩來，因爲董必武絕不會干預周恩來的行政。周恩來今後必然地成爲一個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

也談工人與小販

醉八仙

在我那還算新鮮的記憶裏，又找出了不久之前，一位工業博士在電台所發表的高見。他說本港工廠大感工人缺乏，而年富力强的小販卻到處充斥，應該勸令小販轉業到工廠裏去當人工。同時又認爲大家之爭相去做小販而不願進工廠，原因是在於不知小販的入息和工人是差不多。所以他希望小販們到工廠去問問工值，知道了之後，就會自願轉業。這樣，違例小販當然絕跡，可以減卻警方的許多麻煩，而工人缺乏的難題，也可獲得解決。

這位「博士」的高論，當時教我這個「狹士」聽了，爲之「盡讚不得，全彈不能」。只有半彈半讚。讚的就是他說目前小販充斥，工人缺乏，這眞是一語便把當前的情形道破，在見聞上確是無愧乎博。可是說，小販的入息和工人差不多，那就連我這個「狹士」也覺得他的見聞之狹。一位當地的工業專家，對這一點也不明瞭，實在連我這個「狹士」，也夠膽量來彈他一彈的。

就我這個「狹士」來說，也曾到過工廠裏去做過工人，做的是雜工，每天工資只有八元。看到其他的工人，每天工資也只有十元至十五元——當然也有那日賺三四十元的，但那是屬於特等技工，就一間千個工人的工廠來說，也只有極少數。

至於小販，就我所知，如果有一個較好的檔口，每天賺百元以上是尋常事。就是一個街邊的賣菜妹，每天也不難賺二、三十元。在我認識的賣菜佬之中，有幾個只是做了三、五年，已經買下了一、兩層新樓；有檔的則連汽車也買了。他們的收入，莫說一般普通的工人不能望其項背，就連特級技工，也是望塵莫及。

所以我也就要不惜自願給那位博士提供一點「狹見」。他說小販和工人的入息差不多，憑我的推斷，他的薪金和小販的收入可能也很相近；最好就請他起個帶頭作用，也投身到工廠去做個工人，如果憑他做工人的收入，依然是能夠過着像現在這種住洋樓，用女工的優裕生活，那就是工人的收入並不比小販差的明證。

而且這樣一來，我相信小販也不少是聰明人，他們自會爭相放棄那份在街頭給人東趕西逐的職業也到工廠去做個協助發展工業的深具意義的工人。一舉而解決了工人缺乏的問題，且爲市容帶來無限的光彩。則我們的博士，也就成了工業界的勳臣，爲社會繁榮立下大大的功績，且對市容作出一番巨大的貢獻，更又足以證明他見聞之博，一舉而功成名就，對己對人，都有極大的好處。

但未知我們的博士以爲如何？

一九六二年毛

「官塘讀者」來信提出兩個問題，一是麥馬洪線問題，一是毛印戰爭經過。前者我在上期已經答覆，本來想把兩個問題在一篇文章中寫出來，以後因爲篇幅關係，同時兩個問題也不大相干，因此，決定分別談談。

關於毛印戰爭經過，假如對毛澤東政權二十年來勉强找出一件好事，只有那次毛印戰爭尚値得贊半句。所以値得贊，因爲那次戰爭，共軍確實替中國人出一口氣；何以說只能贊半句，可惜後半段「爲德不卒」，收回了摩囉差强佔的中國大部份領土，但不旋踵又自動退出，將中國領土雙手奉還印度。這一點確使海外眞正愛國的中國人氣綏，也使對中共尚存有一絲幻想的人，徹底覺悟。

在未談毛印戰爭前，要先說一說毛印相交的經過。當中國大陸陷共，毛僞組織成立後，共黨國家不計，鐵幕之外國家除去緬甸，最早承認中共政權的就是印度了。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對印度恩深義重，中印邦交又一向敦睦，中國朝野對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行動無不感到憤慨！誰知尼赫魯之可惡處尚不至此，在以後國際場合中，凡是與中國政府爲難的事，印度一定振臂爭先，比蘇聯還要袒毛。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二的十三年中，印度百端陷害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自由人士的罪惡行動，眞是罄南山之竹也記載不完，若將資料搜集齊，編一部書也有餘。走筆至此，只將隨時能想起的幾件事說一說。

當大陸淪陷後，一批忠勇國軍不甘降共，由雲南邊境退到緬甸北部景棟一帶，重新編組又成勁旅，就是有名的留緬國軍。國軍所佔領地區實際並非緬甸的領土，在緬甸獨立前原是一個獨立土邦。而國軍在緬北既無損於甸緬主權，又爲緬甸把守了北方大門，最初雙方原是相安無事，後來緬甸宇努政府逐漸左傾，又受到毛方壓力，竟然派兵進攻國軍。緬甸軍隊的戰畧、戰術仍然保持諸葛武侯南征的遺規，如夜晚關上營門睡覺，絕不打仗；作戰時要先派人下戰書，約定時間，地點會戰，至於戰鬪力更是不値一提了。這樣隊伍遇到百戰餘生的國軍，一交手就大敗奔逃，潰不成軍，國軍若是放開手去追，連仰光都能攻下。緬甸政府眼見自己軍隊太不行，又不敢向毛方求援，就到印度招募僱傭兵。印度軍因與巴基斯坦作戰多年，頗有經驗，一些亡命之徒因貪重賞，紛紛應命。緬甸政府當時規定射死一名中國國軍，給予緬甸幣五盾。於是這些印度人發揮了獸性，不但在戰場上射擊國軍，而且在捉到國軍傷病人員時，也一律射殺向緬甸政府領錢。

甚至在一次戰役中，印度僱傭兵被我軍打敗時，竟然把國軍傷病俘虜推在前面擋子彈，而且還大聲呼喊：「你們打吧，看看打死的是什麼人？」被俘傷病官兵也大呼：「弟兄們快打，不要理我們，打死紅頭阿三（北方人對摩羅差通稱）替我們報仇。」國軍在忍無可忍情況下，眞的忍淚開了槍。那一仗我們的俘虜雖然全數犧牲，但是爲錢賣命的摩羅差可也一個未逃掉。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五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當時是由所謂可倫坡會議五國，錫蘭、巴基斯坦、緬甸、印尼、印度五國出名召集的。在籌備會議時，錫蘭與巴基斯坦當時尚反共，就提議邀請中華民國參加，尼赫魯搖頭說道：「世界上沒有這個國家」。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中華民國存在，我不必多說，直到今天每一個自由、反共的中國人看了作何感想，忘得了忘不了尼赫魯？結果在亞非會議時尼赫魯作主請了周恩來出席，雖然在那次會議上，周恩來並未佔到上風，被一羣反共國家代表：伊拉克代表團長賈瑪利（此君功勞第一，自由亞洲人萬不能忘）、菲律賓代表團長羅慕洛、錫蘭代表團長（總理）柯特拉瓦拉一批人圍攻得周恩來無法招架。最後不得不搬出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擋箭牌，表示毛幫決不向外侵畧。但那次是毛幫第一次進入國際場合，周恩來在會議上結識了納薩，施哈諾等人，以後的無數是非，皆由此而起，此處已無法一一敍述。

另一件是說到聯大中國代表權的問題，當時印度駐聯大代表團長梅農對於拖毛幫入聯合國，比蘇聯還要熱心，有兩年竟代替蘇聯領銜簽署牽毛提案。每當我代表團長蔣廷黻發表演說時，梅農一定第一個起身退出會場，以表示否認中國代表的地位。

讀者諸君看了我上面隨手舉出來的幾件事，就可以明白我爲什麼在上期痛罵台北一羣無耻混蛋（大半是政府官員）慶祝甘地百歲誕辰了。甘地對中國，對亞洲，對世界皆無絲毫貢獻，印度是我們的敵人，直到今天還在聯大支持毛幫入會（不久又要投票了，大家不妨看印度怎樣投票），我們爲什麼要慶祝甘地誕辰，這是無知之外又加上無耻！

談了印度向毛幫獻媚的一些事之後，回頭再說毛印戰爭的經過。毛印之間的蜜月，到了一九五九年達賴逃亡印度即告結束，以後雙方就在藏印邊界引起摩擦，邊界問題隨之産生。當時衝突地點共有三段：西段是沿新藏公路兩側，由新疆南部起，在西藏的噶大克與暫時屬印的拉達克之間的衝突；中段是在阿里地區，印度强佔了中國的波林三多與烏熱，其中波林三多一九五四年中共與印度簽署通商貿易協定時，中共指定的十個貿易市場之一，載之於條文，屬於中國是百分之百的，竟然也被印度佔領了；東段就是麥馬洪線未定界了，當時的戰爭重心也就在東線。

自從一九五九年八月朗朱之戰以後，中共與印度取得協議，雙方不派軍隊巡邏，所以一直沒有衝突發生。但是印度卻在取得協議的同時，突然又佔據了麥馬洪線以北鄰近不丹的據點兼則馬尼，中共也未提抗議，我們一直不知道有這回事，直到這次才宣佈出來。

從藏印邊界形勢來看，中共在西線佔優勢，而印度則在東線佔優勢；印度因爲在拉達克區始終處於下風，就想選擇於自己有利的陣地與中共作戰。

麥馬洪線東鄰緬甸，西接不丹。在東線中共有一重點是馬及墩，馬及墩南面有一個地方叫朗朱，朗朱大概正在麥馬洪線上，毛印曾在此地駁過火，結果印軍被擊退，共軍也自動撤走，朗朱成爲緩衝地帶。馬及墩北面是西康，該省雖被中共撤銷省治，但馬及墩的補給可能仍來自雅安、康定，印度在那裏吃過虧，所以不去馬及墩。

印戰爭經過

麥馬洪線西端鄰近不丹的據點名兼則馬尼，一九五九年八月已被印度佔領。兼則馬尼西面有一個村落叫扯冬，中共在這裏原有一個崗哨，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突然被印度佔領。扯冬西面有一條小河叫做克節朗河，河上有道橋叫擇繞橋。中共在扯冬被趕出來之後，就在擇繞橋設立一個據點，與扯冬印軍對峙。

戰爭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在擇繞橋發生，當時的情況據印度方面報告，中共軍數名携帶手榴彈偷襲印度崗哨，中共則說印度兵渡過克節朗河進攻中共哨所，眞實情況已無從查考。不過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扯冬地區實在是中共藏邊守衛最弱的一環，補給也特別困難，一切糧秣彈藥除去空運之外，只有用驢子去馱。印度選擇此處和中共打仗，本來是佔上風的。

擇繞橋西一戰，中共軍一死一傷，戰事繼續打了一個禮拜，到了九月二十七日，共軍死傷已達百人，此時中共確實是處於挨打形勢。當時中共所採取的步驟是向印度抗議，對世界宣傳印度侵略，以爭取輿論同情。就在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人民日報刊載印軍打死打傷共軍各一人的同時，又公佈了中共同印度交換的照會，中共的建議是雙方各退二十五里；十月十五日在北平舉行會議，不提先決條件。並且又公佈了印度的兩封照會，印度咬定中共對外已經宣佈過不能在目前地區退讓一寸，所以印度也不能無條件開會。

中共要求印度談和，無非是有意拖延時間以運送作戰物資，尼赫魯、梅農之流，自不識中共陰謀，以為印軍的聲勢震懾了中共，十月十二日尼赫魯並得意洋洋命令東北邊境印軍把中共軍掃除出去。

中共軍對印度的全線攻擊，開始於十月二十日。在十月十七日中共曾照會印度，聲明將打下印度越境飛機，已經露出强硬跡象，印度似乎懵然不覺，仍在東線和中共進行小戰。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國新聞社報導，印軍已在東西兩端展開攻擊，東段渡過克節朗河，西段則在加勒萬河谷及奇普恰普河地區空投物資準備進攻。依照中共一貫作風，將要攻擊對方，一定宣傳對方已經動手，表示自己是被迫應戰，以前屢試不爽，觀察家們當時已斷定中共即將大舉進攻。果然十月二十日夜間，中共軍展開全面攻勢。據共印雙方公佈消息來看，當時的大小戰場約有五處，麥馬洪線東端由馬及墩出擊，越過朗朱已攻下印緬之間一個據點。

麥線西端扯冬地區共軍越過克節朗河，佔領扯冬附近印軍大小據點，並攻下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即被印度佔領的兼則馬尼。阿里地區中共也公佈收復兩個據點，不知是否波林三多及烏熱。奇普恰普河地區共軍攻下印度十餘據點，前鋒已越過班公湖。最西北的一線是加勒萬河谷，中共也攻下了印度十幾個據點。

十月二十二日中共國防部宣佈不再承認麥馬洪線，共軍當即越過麥馬洪線向南進攻。二十五日攻下大旺，印度自一九五一年由中共手上侵佔的門隅區——所謂麥馬洪線以南地區。全部被中共收復。

共軍這次戰爭消滅了印軍整整一個旅，指揮作戰的就是目前代理廣州軍區司令員，當時任五十四軍軍長的丁盛。共軍收復門隅之後，乘勝攻入印境邦狄拉，前鋒指向德茲普，印度在阿薩區行政官員全部逃走。中共二十年來只有這一次值得一贊。可惜被赫魯曉夫（當時尚是赫老，不是赫修）譏諷了幾句，英美又聲明援印，毛澤東趕快撤兵，又撤回麥馬洪線以北地區，一件好事，卻以壞事終結。

岳騫

【上接第3頁】

知。這一種人，怎可以稱為英豪俊傑？別說我不會自許，閣下封給我，我也不敢接受。

識時務者為俊傑

說到「俊傑」，其實應由閣下居之。語云：「識時務者為俊傑」，若論「識時務」，老萬對閣下不作第二人想。

閣下文章中，常提到贛南，也使我想起，在贛南「蔣青天」時代，閣下是一等紅員。那時閣下傍住蔣專員，可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相信在閣下一生中，最威水就是這段日子。因此閣下雖在左報寫文章，無意間仍會提到贛南。一個人年紀大了，對自己過去最威水的日子，往往說個雞嚓唔斷；看閣下的文章，對這一段日子，當然不勝懷念。

曾幾何時，卻又投靠毛朝門下，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若非識時務之人，曷克臻此？因此，老萬以為稱得上俊傑的，應是閣下；老萬的「傑」，不過徒有其名而已。

閣下文中還引用章太炎的話：「一個人要造反，要稱王稱帝，也是常事。至於自許聖人，那便是一個妄人。」這句話，表面是引用來罵老萬；其實，每一句都是罵老毛。造反的、稱王稱帝（萬壽無疆）的、自許聖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不是指老毛還有誰？這篇「黑文」，與前者會在一起，足以構成閣下萬惡不赦之罪。

厚黑宗師甘拜下風

幸而閣下寄居香港「簷下」，若身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則老萬竊為閣下危矣。

閣下文中又引述你寫給友人黃芝岡的信，據說：「……重慶之行，我個人失望之處甚多；而李宗吾厚黑學這部名震一時的著作，使我看了，覺得並無可喜之處……」

這難怪的，說到「厚黑學」，李宗吾與閣下相比，確是小巫見大巫，以厚黑老前輩來看李宗吾的厚黑學，簡直是幼稚習作。一條隨處可以適應環境的變色蟲，當然勝過寫厚黑學的人。閣下對厚黑之學，有得出賣，而「覺得並無可喜之處」，自屬必然。

扯得太遠，就此擱筆。希望這封信不會給閣下帶來麻煩，幸甚！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五）

少數民族蠢蠢欲動

金千里

新疆是我國最大的省份，總面積六十三萬六千方哩。這裏居住着十三個少數民族，他們是：維吾爾、哈薩克、漢、回、柯爾克孜、蒙古、俄羅斯、烏茲別克、錫伯、塔吉克、塔塔爾、達呼爾、索倫族。其中，以維吾爾、漢族、哈薩克族佔多數。去年九月新疆成立「革委會」時，宣稱該區總人口八百萬，顯然，這是中共近年來的移民政策，大量下放青年學生到新疆去，使人口迅速增長。

如此一個省區，民族矛盾，那是永遠無法解決的。歷來中國人就有「兩人三派」的劣根性，何況地處邊陲接近蘇修的尖銳敏感地帶，不鬧亂子，豈非咄咄怪事。

十月一日，中共兩報一刊社論提到「你們妄想在我國邊疆地區組織叛亂，只不過使我國各族革命人民可以進一步擦亮眼睛，肅清特務，徹底消滅叛匪。」

向來，中共社論不提叛亂，逃亡的事情，避免引起各族人民的思想波動。廿年僞慶居然談到外國勢力在邊疆組織叛亂，這說明問題的嚴重。前兩天香港各報亦報導中共大陸少數民族的暴亂問題，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外因，即帝、修、反的陰謀策動叛變或集體逃亡。一是內因，少數民族被中共壓得透不過氣，不反是死，倒不如孤注一擲，像中共這樣的政權，不推翻它，各族人民休想有好日子過。因此，少數民族蠢蠢欲動是必然的。

新疆十三個民族，問題更多，「動」的幅度也更大，一九六二年哈薩克、維吾爾、俄羅斯、烏茲別克等新疆牧民的集體叛變逃亡，中共官方數字是六萬人，但實際上據說有十多二十萬人。因爲許多牧民不是定居，而是馳騁在大荒原，分不出他們到底是哪個國家的民族。

集體逃亡，實際是叛亂的一種形式，中共邊防軍不敢開槍，眼巴巴看着牧民趕着羊羣，馱着蒙古包（毡毛帳蓬）渡過伊犂河，眞把他們吹脹！尤其是哈薩克民族牧民不好惹，多數有槍，因他們受蘇共支持，前新疆軍區副參謀長泰耶波夫更是積極鼓吹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代替毛林的極權統治。這種煽動力是很強烈的，搞到新疆各族人民離經背道。中共自己亦不能不承認「各族人民也有不革命」的。許多老牧民根本不唸毛澤東語錄，專門收聽莫斯科電台的廣播，在西北地區，這是極爲有利的，文化大革命以後，阿拉木圖亦設有電台，號稱「民族解放委員會」，對中共來說，完全針鋒相對。

追源溯流，這是新疆特殊環境地方民族主義所播下的種子。中共實施所謂維吾爾族自治，首先就引起哈薩克族的反對。一九五八年反右派期間，伊犂地區的反黨集團表現至爲激烈，先後逮捕幾十人。當時反黨集團頭頭是「伊犂哈薩克自治州州長」合達，他們提出口號是「民族自決」，「漢族及其他民族從自治州滾出去」，「成立伊犂哈薩克共和國」，幷大力揚言：「莫斯科起風，到哈薩克斯坦就成了風暴」。

伊犂反黨集團和尙未投俄的泰耶波夫少將早有默契，反映出當時的民族主義份子，一脈相通，總的目的是反對中共政權。

另外，少數民族之間亦矛盾重重，維族人的口號是立「獨立的維吾爾斯坦政府」，當然他們也反對中共漢族的統治。總之，當時的鬭爭錯綜複雜，王恩茂終以鐵腕政策暫時搞掂，並展開一個廣泛的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五八年逮捕的少數民族高級幹部就有：文教廳長孜牙·賽買提、民政廳長依不拉魯吐爾、伊犂副州長艾沙、烏魯木齊市長阿·賽德等。

鎮壓、逮捕、槍斃，對少數民族來說，效果是適得其反的，更加種下強烈的民族仇恨，因爲草原民族的驃悍、粗獷、豪放、勇敢，唯一的辦法是充分信任讚揚他們，否則拚命械鬭事件層出不窮。

五九年的藏民叛亂，六〇年的回民暴動，對新疆少數民族是一個極大鼓舞和刺激，後來發生過幾次小騷動，都給生產兵團鎮壓下去了，但鬭爭的傳統並未泯滅，暫時的劣勢，也並未挫減他們的信心。

一九六四年，我淸楚記得一首維族民歌，並且我也很快學會了，歌詞如下：

白河水啊流不完，
牧民的血淚要流乾，
哪一天撥開烏雲見靑天？
哪一天雪山頂上開牡丹？

新疆民歌很有名，上述這首也很不錯，包含着深刻的內容，譬喩恰當，唱來哀感悲憤動人，並充滿希望。

我們相信：新疆少數民族絕不會在暴政下低頭，他們的鬭爭亦將一如既往前仆後繼，有朝一日，時機成熟必將高舉自治革命大旗，埋葬毛林的統治。



「方糖」難倒了魯迅

霖山

無可否認的魯迅是近代最傑出的新文學家之一，不管某些人對他如何討厭，也不能改變這項事實。這位先生在「論戰」中可說是「戰無不勝」，所以他曾驕傲地寫過這樣一首小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槍獨彷徨！」一片殺氣騰騰的戰場，此翁竟然以「平安」二字來形容它，足見他是怎樣瞧不起他的對手了。

可是這樣一位大作家，卻被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所難倒，那是一段關於「方糖」的小故事。

現在一般人喝咖啡、紅茶的時候，都喜歡放進幾塊方糖來增加它的甜味；這種糖是用機器把砂糖壓作方塊製成的，如太古糖，台灣糖之類。魯迅博學多識，也在日本鍍過金，又一直生活在大都市裏，對這種最常見的東西當然不會不認識。這裏所說的「方糖」是另一種，它是其名雖方，其形實圓，名實全不相符的一種甜食；由於名字太怪，所以才把我們的大師難倒了。

魯迅的一位朋友自河南到了北平，送給他一包名叫「方糖」的小禮物，並說這東西很好吃，還可以醫治口瘡。魯迅打開一看，原來是一片片餅乾似的小圓餅，直徑約兩英吋，顏色也不太白，吃在嘴裏像薄荷糖般的有一股涼颼颼的味道。他心裏很納悶，就問那位朋友：「這糖明明是圓的啊，為什麼偏要叫它『方，』呢？」那位朋友也說不出個究竟來，只是說大家都叫它「方糖」，所以也只好跟着這樣叫，至於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古怪名字，連賣糖的人也弄不清楚。

據魯迅自己說他那包「方糖」放在案頭，常在寫稿的時候摸一片嘗嘗，在不知不覺中便「嘗」光了；由於這段時間他未生過口瘡，所以也無法證明它的醫療功用如何。而這個「方糖」名字的悶葫蘆便也一直未能打破。

余生也晚，沒有資格和魯迅交往，假如他今天還活着，也住在本港（他如住在北京我還是沒有資格和他講話），那麼，我便會告訴他這個「烏龍」是怎樣造成的。

原來那種「方糖」是從柿子裏提煉出來的。

柿（本字為柹，此是俗寫）樹大概是最易生長的果樹，而柿子也是最普通的水果，全中國由南到北以至台灣海島到處都有；本港剛入秋，柿子便已上市，華北地區比較晚些，那裏有「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擺滿集」之諺，足見那是如何的普遍了。

柿子的品種很多，在黃河三角洲地區，有種柿子生得特別大，中間有一道痕，看去好像兩個柿子重疊起來似的；那種柿子中看不中吃，我們叫它做「看柿子」，只用它作案頭清供。可以吃的柿子最常見的有三種：

第一種是「牛心柿」，形如其名，這種柿子水分較少，和木瓜，芒果之類差不多。

第二種叫「爈柿」（此間叫水柿），是用石灰水泡過脫去澀味的，質脆有如蘋果，是中秋節家家必備的水果，也是柿子中上市最早的一種。

第三種叫「紅柿」，和本港市上常見的那種是同類，只是大一些，這種柿子初摘下時澀得無法進口，必須放進窰裏用火烘才能成熟，叫做「窰烘柿」；如果在樹上生了蟲，也會自熟，叫做「蟲烘柿」，古人所謂「柿無蟲蠹」之說是不可靠的。

紅柿水多，味甜，是各種柿子中最好吃的一種，產量也最多，柿農們一時無法銷完，於是便把它去皮晒乾，壓成薄餅，裝進大缸裏密封起來，（可能還經過其他手續，筆者不詳）。到了冬大農閒時，便把它取出裝進蓆包裏，用雞公車推着到處兜售，這便是孩子們最歡迎的「柿餅」。

柿餅製成之後，所含的糖分由於經過發熱，壓榨，都化為津液滲出，凝為一層粉狀物，叫做「柿餅霜」，做柿餅的人把這些「霜」收集起來，再經過加工，製成一個個小圓餅而成為一種可口的糖食，因為它是用柿餅霜做成的，所以叫做「霜糖」。

最好的柿餅大如飯碗口，質地軟、潤、透明，放在碗裏用滾水可以沖化（決非本港市上賣的那種柿餅所能望其項背），價廉物美，是農村中男女老幼人人愛吃的果品。山東西部曹縣一帶是柿子的產區，耿集的柿餅有「耿餅」之稱，更是遠近聞名，所以那裏也是「霜糖」的產地。

「霜糖」的分量很輕，和餅乾差不多，一斤便是一大包，每到舊曆年前後，柿農們便提着布包向附近各縣販賣，遠者亦能向外推銷數百里。這種特產只能從那些流動販賣者的手中買到，一般商店反而不屑銷售。魯迅得到的便是這種東西。

如此說來，明明是「霜糖」為什麼變成「方糖」呢？一句話說穿完全是方言作祟。

原來魯西人的口音，常把翹舌尖聲的「ㄕ」唸作唇齒聲的「ㄈ」，所以把樹、庶、恕、豎等字都讀作「父」；書、舒、輸、樞等字都讀作「夫」；「水」唸成「斐」，「霜」唸成「方」，「拴」唸成「翻」，「朔」唸成「縛」；於是「霜糖」二字在他們的嘴中也變成「方糖」了。外地人不了解這些情形，聽到買的人喊「方糖」，自然也跟着他喊「方糖」，說什麼也不會想到方言的問題上去。

因此，魯迅和他的朋友都一齊被難倒了。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流浪小說家——艾蕪

趙聰

一　魯迅提拔

「左聯」成立後的次年，一位從星埠流浪到上海的青年，要打開投稿爲生的大門，借口請教寫小說應當選擇什麼題材，寫信給當時文壇泰斗魯迅，居然一砲而響，得到魯迅的答復，並且受到出於愛心的鼓勵。於是他就把他六年前初到昆明流浪的遭遇，寫成一個短篇，題爲「人生哲學的一課」，投刊於周揚接替姚蓬子主編的「文學導報」上，立即被人當做文壇的新血予以注意。

這個流浪青年，就是艾蕪。

二　家庭與學歷

他原名湯道耕，字愛吾，艾蕪只是他寫小說的筆名，另外還有一個寫散文的筆名，叫做劉明。他是四川新繁縣人，父親把祖遺的十來畝田賣光了，只靠做一個月薪只有八元的小學教員養家餬口。這等無產者的家庭，使艾蕪在縣城的小學畢業後，沒有辦法再上中學。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家裏供不起自己升學，也就算了，爲農做工，或者學做買賣，更或者加入到四川「土產」的袍哥團體裏去，說不定還會發達，可是決不會再產生一位作家的艾蕪。然而人的際遇，總是莫名其妙的，偏偏他在小學讀書時，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爆發了，一些新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到了四川，竟爲艾蕪所接觸，雖然讀不懂，卻覺得有些新奇的東西，捨不得放手，因此立志要升學，求知識，心裏幻想着到中學畢業後，非上北京考北京大學不可。這樣，他就於小學卒業，離開新繁，跑到成都。因爲無錢入中學，只得考那完全官費並且管吃管住的省立第一師範，結果是考取了。這和毛澤東是一樣的。

當時的師範學校，據說辦得很腐敗，無法饜足這個求知慾非常旺盛的小伙子。他從「新青年」上讀到了蔡元培先生所寫的「勞工神聖」之後，心裏頗羨慕幾年前那些到法國去的勤工儉學生，他等待着這種機會。然而機會卻是老等不了來，到在師範讀了四年的時候，學校腐敗如故，絲毫沒有改進，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下了決心，甘願犧牲再待一年就可拿到的師範畢業文憑，毅然背起小包裹，步行流浪去了，滿心希望遇到一個半工半讀的機會，以爲自己只要肯下力勞動，不會餓死人的。

三　流浪生活

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一年，他整整流浪了六個年頭，在這六年當中，從未跟家庭和朋友通過信。他的處女作「人生哲學的一課」，就正是寫的他從四川初到雲南流浪的慘狀。他沒有錢吃飯，逼得賣他唯一可以換錢的草鞋，然而價錢太賤了，一錢不値半文，沒有捨得賣出，卻不想半夜在旅店裏給人偷去了。他想拉人力車，因爲找不着保人，也沒有成功。這篇處女作，刻畫人情世故，倒是非常深刻。他是一位寫實主義者，行文通俗平易，卻極簡煉，好用土語，如寫對話，則分外傳神。他在他的短篇小說集自序裏說：「我在雲南昆明的紅十字會作過一年半的雜役。在雲南西部的羣山中流浪過一個時期。在滇緬界上山頭族人居住的山——一般漢人把它叫做野人山——裏，替路邊漢人開設的馬店打掃過五個月的馬糞。在緬甸仰光幫中國和尙煮過一個時期的飯。又流浪到過馬來亞和新加坡。我最初寫作的材料，就從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生活裏汲取來的。」後來他寫過一篇敍事散文「我的青年時代」，詳細追記了他在昆明紅十字會當雜役那一段時期的生活。

雖然流浪生活如此坎坷，幾乎不能溫飽，但他卻發憤刻苦自學，忙裏偸閒，讀書寫作。他自己曾說：「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即在流浪期間也偸閒寫過新詩和小說。在昆明的文藝刊物上發表過作品。在仰光無以爲生的時候，也靠投稿到華僑報紙的副刊上生活過一個時期。這也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深深愛好白話文學，即在無法寫作的條件下，也忍不住不寫。我記得在山頭族居住的山中，結束了五個月的辛苦工作，走下緬甸的八莫平原，住在伊洛瓦底江邊一家苦力店裏的時候，晚上點起一枝蠟燭，就伏在地板上，高高興興地寫起新詩來了。」憑一個連中等師範都沒有畢業的學生，竟然能夠在文壇上成名，就全靠着他這種勤苦而頑强的努力。

四　在上海寫作

至於艾蕪怎樣最後從星埠又流浪到上海來的，有人說是他被放逐回國的，詳細情形則諱莫如深。他在「人生哲學的一課」中說過這樣的話：「圍繞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容不下一個處處露本來面目的好人。眞誠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話，那須要另一個新的天地了。」又說：「就是這個社會不容我立足的時候，我也要鋼鐵一般頑强地生存！」這已是回到上海寫出來的話了。不過那時他既有這樣的思想和行爲，就難免受到當地殖民政府的放逐了。來到上海以後，因爲寫作在文壇上嶄露了頭角，逐漸和一些左派文人打了交道，與另一青年作家沙汀加入了「左聯」，同創造社的詩人穆木天特別熟絡，並承木天的太太彭慧，介紹了她的一位寫詩的湖南同鄉王小姐和他認識，八一三以前他們結了婚。在

上海，他一連出版了三個短篇集，除了有名的「南行記」以外，還有「南國之夜」和「夜景」。本來已經飽嘗了流浪生活之苦的艾蕪，靠着寫作滿可以在上海定居下來——那時上海的文學期刊很多，左派所辦的以外，還有孟十還編的「作家」、巴金編的「文季」、王統照編的「文學」以及「中流」「太白」等，全是大型刊物，都有艾蕪的作品發表，另外，他還在黎烈文編的「申報：自由談」上寫雜文。然而流浪人終歸是流浪命，八一三砲聲一響，便「攜婦將雛」又踏上征途。

五　再度流浪

他從上海輾轉流浪到當時號稱為西南文化中心的桂林，與穆木天的一家，一同卜居於桂林的鄉下，生活獲得暫時的安定，便又埋頭寫作起來。除了桂林幾份文學雜誌，還有重慶全國文協辦的「抗戰文藝」以及孔羅蓀編的「文學月報」，都有他的作品發表。日本進攻西南，桂林迫於大撤退，艾蕪又流浪了，他繞道桂西黔南，終於到了重慶，在全國文協給他安排的張家花園住，便再度埋頭寫作起來。從此直到抗戰勝利，再迄四川淪於共黨，他一直在四川未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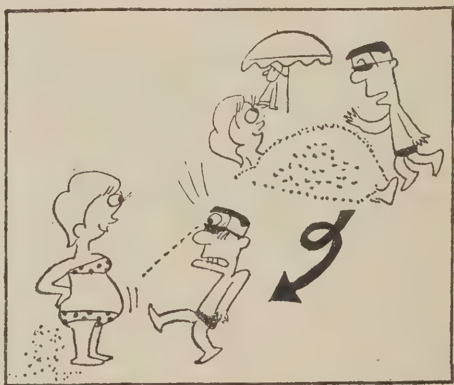
六　作品概述

艾蕪在抗戰時期，可以說是寫作很努力的一位，先後出版了長篇「豐饒的原野」和「故鄉」，短篇集「秋收」和「荒地」。在寫作技巧上來說，他是進步了，但其內容主題，卻是在周揚「國防文學」的幌子下，揭發現實社會的黑暗，矛頭直指國民黨的統治。其中一小部分，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反映大眾一心，同仇敵愾的農村氣氛，如「秋收」集中的「紡車復活的時候」，描述戰時後方外來物資奇缺，以致在農村復興手工業的情況，寫了一羣歡愉的少女，競相用手車紡線，供應市場，一時獲得好評如潮。但這一部分作品，卻不為共黨的文藝批評家所喜，他們說他寫得不夠真實，理由是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決不會有這種歡娛的情景出現。這話是多麼武斷呀！在「荒地」集中，有些暴露性的小說，在「序言」裏說：「在荊棘裏面看見長不起來的殘弱果樹，在茅草裏面看見受不着陽光的稻粟，在刺籬裏面看見婉轉可憐的小花，我就不能不十分憤慨！」雖然寫得有些概念化了，卻受到了共黨的好評。

長篇「故鄉」是他費了五年的功夫努力寫出來的一部小說，寫一個在上海畢業的大學生，回到故鄉二十天內所見所聞的故事；這是想照共黨所定的框框寫的，然而卻未達到目的，一致斥為「不成熟的作品」。抗戰結束，共黨倡亂，已經加入中共的艾蕪，就不能不迫於要發揮啦啦隊的作用了。他的長篇「山野」、中篇「一個女人的悲劇」、短篇如「都市的憂鬱」「石青嫂子」「暮夜行」「流離」等篇，就有些是共黨八股，可是照共黨的尺碼來衡量，仍然存在着缺點。這是因為作品本身還具有少許藝術性，而作者本人也並未到延安去洗過腦。

七　這個二十年

然而像艾蕪這樣的人才，在中共初初奪得政權後，還是要加以利用的。所以，他不但是西南文聯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還在重慶大學擔任了文學教授。為時不久，中共把他調到北京，作為一個專業作家，在全國作協裏住着寫作，因此，各大文藝期刊不時有艾蕪的作品發表，像「雨」和「夜歸」等短篇，就是歌頌所謂「新社會」的作品了。他曾奉派到東歐共黨國家去訪問，歸國後長期下放到鞍山體驗生活，一九五七年秋，巴金、靳以主編的「收穫」創刊號上，就開始發表了他在鞍山體驗生活後的作品——長篇「百煉成鋼」。這部小說寫的是鞍山鋼鐵工廠，在恢復與擴建之中，煉鋼又煉人的情況，按照共黨的理想，塑造了一個叫做秦德貴的工人形象，結果卻是失敗的，沒有受到中共文藝批評家的稱贊。



估計錯誤

（小丁作）

一個作家如果還沒有完全失去他的藝術良心，雖然為外力壓抑、教條束縛，卻仍不願意在醜惡的現實面前閉上他的眼睛。作為一個寫實主義者又帶點浪漫氣質的艾蕪，在他的作品中還時不時忠實地透露出一點為中共所不欲為外人知的事實。好比當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大倡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艾蕪曾回到他的故鄉視察，後來他寫了一篇「家鄉散記」，其中就記着一些反對加入合作社的農民的意見，有的說：「一家幾個兒子都鬧分家，哪個能幾十人一道搞生產？」有的說：「團結我們啥子，只不過團結我們的耕牛農具罷了。」也有人說：「把田埂挖了，退社的時候，曉得還能不能夠收回原來的田。」更有農民說：「我田裏肥料用的少，又省工，田壞的人，他就佔了便宜。」把這等出自農民之口的話，如實地寫出來，在當時是要遭毛澤東之忌的。因為毛澤東鼓動農民合作化時，曾說這是大多數農民的自願，他要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黨內自劉少奇以下表示反對，全被他斥為小足女人。艾蕪的大膽，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之大膽的。

由於艾蕪在近二十年來，只是一個專業作家，一度編過「文藝學習」期刊，卻並未被擢為領導幹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也打入三十年代的文藝黑幫，還未經中共點名批判。可惜的是，一個勤於寫作始終不懈的作家，一直未被當權者賞識；而在他自己來說，他在三十年代所憧憬的新天地，仍然是不適合於一個真誠的好人的生存，任憑你怎樣頑強，到頭來恐怕還不如他在舊社會和殖民地裏流浪時的自由罷。縱有多少憤慨，也不會有盡情傾吐的機會了。

抗戰時期生活回憶（二）

從洛陽到西安

崔羽

在裴峪口的招待站住了一夜，第二天由招待站開了一張證明文件，飽餐了一頓，我們就啓程到洛陽去了。當時洛陽是第一戰區司令部的所在地，是華北地區接近前線的最大城市，又是歷史上的名城，對我們的吸引力大極了。冒着漫天風雪，載歌載舞，當夜就抵達了。

戰幹團在洛陽設有辦事處，我們就住在辦事處裏。我記得那是一所四合院的瓦房。正房是閱覽室和辦公廳，東西廂房是宿舍。男女學生分住在東西廂房裏。早在我們之前到了一批學生，還有幾個住在那裏，大家素不相識，可是見了面互相抱着又叫又跳，漫談淪陷區的往事，偷渡封鎖線的驚險，恍如隔世，不禁又欣慶投奔祖國後的新生。

在洛陽休息了兩三天。辦事處的管理很輕鬆，早晨有一次點名，聽精神訓話，由一位女指導員教唱歌，分發一些書籍小冊子隨便看看，吃過中飯，下午就可以自由外出了。

歷經滄桑的洛陽，已完全沒有歷史上的雄風了。連城墻也沒有了。祗是擁有幾條商店街道的大城鎭而已。滿街都是穿制服的軍人。但是一般市民，依然保持傳統的淡定悠閒，當時正趕上燈節，商店門前掛着大紅燈，到處可聽到咚咚鏘鏘，咚咚鏘鏘的鑼鼓聲。

在街上引動我們特別注意的是火車站前面，汪精衛和陳璧君的銅像，夫妻倆並排的跪在那裏，作負罪受審狀。想起汪精衛「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飲刀稱一快，不負少年頭」那首詩，不禁感慨無量。那樣一個「烈德」昭著的革命志士，竟以賣國的漢奸終場，人生的變化，不是太不可測了嗎？

停在洛陽的三天，我把指導員分發的書全讀完了。現在我記得的書祗有兩部，一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另一是蔣委員長署名所撰的「中國之命運」。對於三民主義無所不包的龐大體系，以及融通中西思想的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國之命運」對戰後遠景的描述，頗為動人。當時蔣委員長的聲望，對於一個才從淪陷區逃出來的青年說，乃是民族的救星，衷心敬仰有如神明。因此在讀「中國之命運」時，如飢似渴，興奮激動。該書的文字流暢，條理清楚，比政府遷台後，蔣先生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要好多了。

我們搭隴海路的火車，從洛陽去到西安。原想在途中可欣賞潼關的天險，眺望如花的華嶽，可是因為潼關一帶不能白日行車而成為泡影了。因為黃河對岸的日軍，常開砲轟擊列車，所以車到潼關附近即停下，等到夜裏才以高速度駛過，當時叫做「闖關」。我們所搭的是軍車，沒有窗戶，午夜過關，我們在車中悶睡，等天亮醒來時，已過了渭南，回首東顧，恨恨不已。

火車向西飛馳。打開車門，迎着料峭的晨風，我們開始唱起在洛陽學會的歌來，其中有兩首歌，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頗富歷史意義，抄錄如左。

向前走，別退後，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强佔；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亡國的條件決不能接受，
我們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
拿我們的血和肉，
去拼掉鬼子們的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從這首歌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抗戰的艱苦和悲壯。當時工業城市通商口岸已全部淪陷，政府困在山城重慶，我們甚麼都沒有了，只有血和肉和不屈服的意志。另一首歌則比較輕鬆，流傳也不廣，今天恐怕很少人知道了，但是歌辭極美：

我們要往西北邊疆，
不怕冰雪風沙飛揚，
且愛草原千里閃青光。
那裏有無限的寶藏，
那裏有千百萬羣的駝羊。
× × ×
我們要往西北邊疆，
看那雄偉的賀蘭山，
聽那黃河波濤巨浪。
那裏是文化的心臟，
那裏是抗戰建國的大後方。
× × ×
快來，同胞們！
滿漢回藏是一家，
團結牢，殲滅敵人的瘋狂，
快來，青年們！
建設西北生產地，
手携手迎接新中國的生長。

日暮時分我們來到了渴望已久的西安。

在我的記憶中，西安車站（站名長安）的建築是最美的。綠瓦紅柱，彩漆飛簷，如古代的宮殿。長安是漢唐兩代的首都，是中國最盛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華文化創造和發皇的聖地。車站採用古典的建築，實有深義。

西安的城墻也很完整，城內街道寬濶整潔，商店繁盛，居民雖然多穿軍服和制服，沒有淪陷區大城市那樣華麗，但是給人以嚴肅樸實的印象，這是戰時後方應有的表現。

西安出版有日報多種，我記得的是西京日報。重慶出版的大公報，中央日報，雖然也可以看到，但是公路運輸遲緩，要遲半個月。

報紙都是用土紙印的，又黃又薄又粗，一碰就破。經幾個人轉手看過，就稀爛破碎了。但是我覺得那樣的報紙倍加可愛，它表現了抗戰的艱苦，不可侮的意志。

西安的小吃是很特別的，樣式多滋味也美。如今一提起還使我流涎的有兩種東西，一是柿子餅，二是刀削麵。柿子餅是用柿子的汁和肉和麵烙的餅。甜、軟、香，趁熱吃最好。刀削麵，不僅好吃，並且好看。鍋裏滾着湯，賣麵的人，左手托着和好的麵，右手揮動一柄薄薄的小刀，切麵如刨木狀，每一條（如貓耳般大小厚薄）都很準確的飛入湯鍋裏，並且絕不會把湯水濺出鍋外，而且動作如飛，一碗麵隨削隨煮，頃刻端到你的面前。那是畢生所吃最好的麵。

戰時各城鎮多有平價食堂或民生食堂。那是一種自助餐式的戰時飯館。進門先買票。飯館只準備十數樣小菜，有葷有素，任由選擇，另外奉送一湯。服務生祇把湯菜送來，廳中放一大飯鍋，食客自行裝飯。這種飯館也頗能表現戰時生活的風情。我常去西安的平價食堂打牙祭，每餐一定吃回鍋肉。陝西人吃辣子的藝術，同四川人一樣高明，滿碟紅油耀眼，可是吃起來只有辣椒之香，沒有辣椒之辣。戰後離開西北，在各地吃過多次回鍋肉，都不是味道，尤其香港的回鍋肉，沒有一家及格的。記憶中唯有南京的「蜀味腴」還差强人意。

西安爲周、秦、漢、唐諸代之首都，古跡之多，甲於中國。可惜當時年少，不知機會之難得，咸陽的阿房宮遺跡，茂陵的漢武帝墓，象徵中華民族的華嶽，固然未會一遊，即近處的大雁塔，府學宮前的碑林也沒去看過。「西望是長安，可憐無數山」，不知何年何月，再臨古都，重拾舊夢。

唯一去過的名勝是臨潼的驪山，華清宮故址，史傳楊貴妃曾沐浴的華清池溫泉。那是入了戰幹團受訓期間，隨着大隊去的，也祇是慌慌張張洗了一個澡，並沒有從容欣賞。

在西安我第一次看見中國西北獨有的居室——窰洞。從文字上想像，窰洞在地下，一定骯髒潮濕不堪，其實不然。西北的土質有黏性，不易塌陷又少灰塵；洞中有窗，也不太黑暗，最大的好處是冬煖夏涼，十分適於人居。

窰洞在西安並不普遍，祇是靠着城墻附近有一些；甘肅、綏遠一帶的村莊，多是窰洞，進入一個村莊，遠望一片土丘，不仔細看，簡直找不到人家。

西安的氣候乾爽，秋天的雨季很短，一年到頭多是晴天。天空永是藍汪汪的，莊嚴，深邃，惹人遐思。春、夏、秋、冬四季分得很均勻，差不多都是三個月。

陝西是周秦故地，民性樸厚，沒有沿海都市居民那般油滑奸狡。人和地，同樣的可愛。陝西的地方戲是秦腔，泥土氣濕得不得了。一聽秦腔，就使人想到穿紅鞋綠褲的鄉下大姑娘。秦胡（琴）的聲音高亢而蒼涼悲壯，有古秦之遺風。暮晚或靜夜，聽秦胡獨奏，幽幽然如置身中古，眞可謂十年塵夢。

在西安住了九個月，沒有住夠就離開了，戰後再過路西安，又住了一個月才啓程東下。這是我生平印象最好的城市之一。

當時從洛陽抵達西安，當夜就住在戰幹團裏。不過沒有立刻開始受訓。因爲人數不夠，編不成隊。在等候編隊的期間，大家住在代管隊。本來我們七人，有五個人包括我在內，原無須受訓，可以直接申請升學的。可是戰幹團當局希望我們至少受完入伍訓練（六個月）再去升學。一則盛情難卻；二則我們很想受點軍訓，得點軍事知識，以備隨時從戎殺敵；三則我們故意想吃點苦，洗脫一下淪陷區的浮華。所以就答應了。三位女同學也毅然一同受訓，尤使人高興。大概她們看見已編隊受訓的女學員，雄赳赳不怕吃苦的樣子，受了鼓勵。

決定受訓之後，第一天就發了軍裝，同時發了一份針線。那是灰布棉軍裝。可是工料都太粗糙了，所有的鈕扣，一碰就紛紛脫落，必須自己重新加工縫住。那鈕扣，好像古代的銅錢，可是周邊都沒磨光，滿是鋒利的鋸齒，一扣就將扣眼割開。因此接受隊長的意見，在磚石上磨了一陣，把鋸齒磨掉，然後再縫上。

縫好了軍裝，學打裹腿。看那些受訓的老大哥、老大姐們，把小腿紮得那麼緊湊好看，可是自己一紮一頭大汗，紮完了就像裹傷的繃帶，同時怎麼也紮不服貼。看看每天的日程表，從起床到昇旗只有十二分鐘，不禁乍舌。試想起身、收拾被褥（當時叫打內務包），穿衣服，紮裹腿，洗臉刷牙，這許多事，十二分鐘如何能辦得到呀。第二天早晨，起床時果然鬧了大笑話，好多人遲到，有的手提着裹腿帶就跑來集合。不過在代管隊期間，我們還是客人，一切從寬。等到正式入伍，情形就不同了。

高調低彈

近來大家對本港設置安庇專員的問題都很注意，大人先生們反對那是必然的，因爲那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最使賣油郎大惑不解的是，何以代表市民的街坊首長也跟在後面反對，難道是奴隸性積重難返乎？抑作應聲蟲乎？

不久前，觀塘區舉行各界代表聯席會時，就有人認爲「民政主任如果能夠深入民間，居民有什麼寃情，民政主任就能替他們解決。」本月十日油麻地民政月會也不贊成設置安庇專員，他們的六項理由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民政司署屬下之十個辦事處，可負起其一部份工作。」賣油郎看了這些高論，眞要笑破肚皮：本港民政主任的地位，只是相當於過去大陸上的鄉鎮長（權力還差得遠）；而安庇專員的地位，則相當於那時的監察使；二者的地位和職權都是判若雲泥。如果讓一個鄉鎮長擔負起監察使的任務，那麼，見了縣長、科長也只有「是！是！是！」的份兒，還能希望他去監察專員、廳長和省主席乎？

魚目豈可混珠

最近在報上看到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徵聘政務秘書的啓事，主要任務爲「除管理辦事處之政務外，尚包括：代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及會見市民與政府官員。」月薪在五千五百元至七千五百元之間，還有許多福利可予。賣油郎看了這則啓事，不禁垂涎三尺，可惜自己的英文太水皮，否則一定前往應徵。因爲我對這個差事有一秘訣，就是實行王婆哲學五條件中的那個「小」字訣；王婆的「小」字雖是專對女人用的，其實對付大人先生們比對女人更有效。假如我當了該政務秘書，對我那許多直接上司（兩局的議員先生），首先要把我那套鑒貌辨色、先意承志、逢迎、拍馬的絕招施展出來，把他們服侍得個個心花怒放。我也曉得這些上司都是唯「鷹鼻」是瞻的，所以那些官字號的人馬都是我的間接上司，對他們更要小心伺候，稍有怠慢便會被炒魷魚！到那裏還能找到這樣的肥缺？所以我要把這個政務秘書完全當作「高級傳達」來做，一天到晚「yes sir」不離口，庶幾乎這只「金飯碗」可以捧得久一些。至於「行政上之錯誤、無能、無理、拖延、貪污、歧視、藉故爲難」，或是寃死幾個小民，這和本秘書的最佳利益無關；使出推拖秘訣自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在大花瓶之下作一小花瓶於願足矣！西洋鏡戳穿之餘，有詩嘆曰：

一、楚楚衣冠石狗公，大班羣裏大班充；
食家若要品眞味，入口嘗來便不同。

二、貴由趙孟賤依然，行政秘書亦僱員。
若要僱員管僱主，那來大膽 Yesman？



夫子曰：「四十而不惑」。想來十分有道理，在世界上生活多一天，也就多了二十四小時讓你去瞭解世界，瞭解自己。若能做到眞正的知己知彼，也就不會爲「阿Q眞能幹」這句介乎贊美和諷刺之間的話而飄飄然，同樣不會去嘲笑別人把「條櫈」叫做「長櫈」。年青的人，學識經驗都有限，又沉不住氣，容易衝動，強出風頭，因此也就容易犯不務實、吹牛皮的毛病。可是大部人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從母胎裏帶來的勇氣，也將被時間的溪流淘洗乾淨。可悲的却是有一小部份人，時間對他彷彿失去作用，縱牙齒動搖，鬢髮如霜，可是其心却永遠年青，還津津樂道於「阿Q眞能幹」式的贊美，每聞頌詞，必定如喝威士忌，飄然一通。這樣的人，只好不客氣地給他一個封號——老而不肖。

老而不肖

香港是一個冒險家「左道旁門」的世界，不吹不捧，老老實實，遵循於正途者，往往熬到「索氣」，熬到心灰意冷。而那些臉皮厚的，學會「自我廣告，自我推銷」術的，吹吓捧吓，很快就把自己推銷出去，找到買主，即使不能大富大貴，起碼也是「小風生矣！微水興矣！」。生就軟骨頭站不直腰的，傍吓托吓，搖搖吓頭，擺擺吓尾，主子一陣高興重賞之下，也盤半砵半（尚未滿也！）。吃過老虎心豹子膽的，更是威水，只消一西瓜刀，吆喝一聲：「逆我者亡！」三四十萬垂手可得。既是正途難走，邪道易就，少者壯者自然有人受誘惑，老大之後，免不了仍有一批人不能「不惑」。

大凡沒有眞正本事而撈起的人，其色必壯，其心必虛（並非虛心謙虛的虛）。外表裝成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儼然臉孔，却又時刻擔心被人揭穿二仔底，是以只好自吹自擂以壯膽色，只好豢養一批只得把聲，沒有腰的人，代自己大吹大擂以壯聲勢。

謊話說上一百遍會變成眞理，牛皮吹上一百遍也會變成事實。不少人年年月月，時時刻刻都在大吹牛皮，吹久了，竟達到了藝術上的忘我境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以爲自己果眞是吹牛皮時虛構揑造出來的那位了不起的人物。不經冰水淋頭，永遠無法回到現實中來。

是以，香港有債台高築的「富家公子」；
是以，香港有連打油詩都不會寫的「桂冠詩人」；
是以，香港有雙手沾滿鮮血的「慈善家」；
是以，香港有一小撮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愛國英雄」；
是以，香港有一竅不通的「博士」；
是以，香港有只會打算盤的「教育家」。

於是乎我們不僅要在汽車聲，麻將聲中生活，而且還要在一片「阿Q眞能幹」的贊嘆聲，「嘻！把條櫈叫做長櫈」的諷刺聲中過日子。

香港難民之五

有的人經不起勞苦的煎熬，鋌而走險，去撈偏門左道，其中五花八門，式樣繁多，結果多是身敗名裂，不是沉淪在罪惡中，成爲這個社會的人渣；便是被遞解出境，或判刑入獄。據我個人所知，我見到過聰明絕頂，智慧超羣，膽識過人的若干朋友，他們在左道旁門中撈了一個時期，雖然風生水起，但結果下來，沒有一個是有好收場的。

又有的人經不過勞苦的煎熬，意志消沉，心情鬱結，不自振作，不求長進，或者是思想包袱拋不下，仍然自我陶醉在過去的「光榮歷史」裏。於是，對舊的臭包袱放不下，對新的香麵包又拿不起，做工怕失了面子，寫文章眼高手低，長年牢騷滿腹。說起「想當年」，滔滔不絕，但講來講去是三幅被；說起「我以前」，口沫橫飛，但講來講去是那一套。這種生活在回憶中的人，後來眼見到那些原來樣樣不如自己的土包子、後生小子，一個個都在不聲不響中冒出了頭，或青出於藍勝於藍，這才知道自己落伍了，但又提不起勁來急起直追。於是，便沉淪在這人海中，「自思自嘆」——唱他的「我好比……」以終其生了！

不過，絕大多數的先期難民，他們都在過去廿年中埋頭苦幹，有了相當的成就，我可以在此舉出幾個突出的人物，特殊的事例。

（一）有一位今日身家億萬的工業鉅子，廿年前他們夫妻與我一墻之隔，住在一個小房間裏織布，我寫文章寫通宵，他的織布機響通宵；一日廿四小時，織布機很少停過。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夫妻是輪班制，人休息，機子不休息，先生睡覺，太太上機；太太睡覺，先生上機。這樣由一部機，擴充到兩部機。以後就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卦……」的擴充下去，由住家而設廠；由一個小廠而大廠；由一個廠而分設數個廠，現在他已經是自置樓宇的大工廠的大老闆了。

（二）一位在紗廠中由做散工而長工、而領班的朋友，他今日早已做到了這間數以千計的大廠中的工務主任；由紗廠散工，成了人人爭相羅致的紗廠專家。像這種由外行而內行，到今日成爲該行業專家的人，多得不勝枚舉。

（三）有數位與我一樣，英文只識ABC的朋友，他們白天做工，夜上補習自修，有的在大洋行成了高級職員；有的在船務公司做了會計主任；有的也成了某一門學術上的專家。

但他們的成就，都不是倖致的，而是廿年來埋頭苦幹、苦學、苦鑽的奮鬬成果。

張贛萍

民主試金石

香港雖有「民主機關」之稱，而事實上則是英屬殖民地，政治制度依然脫不掉「買辦」的本質；如果勉强說它是「民主」，只能算是「假民主」，充其量也只能說是「開明的殖民地」，「進步的買辦政治」而已！

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主權在民，老百姓是主人翁，試問本港什麼事是由人民作主的？民主國家的議會擁有最高權力，由於議員是民選，所以必須代表人民的利益。但香港的議會只是「聾耳陳」的耳朵，議員們也只是裝飾的花瓶，雖然開會時也「做戲咁做」，但誰也曉得它的價値如何；最多只能解決一些無關痛癢雞毛蒜皮之類的小問題，他們的力量，並不比紅色中國的代表們更大、更多。例如「中文合法化」這個關乎全體市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始終都辦不到，因爲不符合大人先生們的「最佳利益」，近來乾脆連提也沒人敢提了！又如天星小輪加價問題，雖經市民一致反對，但官方依然我行我素視若無睹。因爲加價雖不符合市民的最佳利益，卻符合某一小撮人的最佳利益；幾百萬人還抵不上一小撮人，這是什麼民主？

在這種情況之下，政治上的缺點當然很多，從這方面看，香港應該是全世界最需要設置安庇專員的地方。不過，如果從殖民地買辦政治的角度看，香港又是最沒資格設置安庇專員的地方。我們的議員先生，深諳「趙孟哲學」，慣於看風駛舵，由於安庇專員制度不符合大人先生們的最佳利益，所以也跟在後面反對。可惜所持的理由太站不住，例如胡百全議員說：「本港四百萬人中，百分之九十九爲中國人，西人所建議者，中國人未必接納。」胡議員這樣說不知有何根據？議員先生代表自己是可以的，但不要自我陶醉眞把自己當成了市民代表！這個問題最好來一次全民投票（以身分證爲準），先由報刊、電台把設置安庇專員的利害得失向市民宣傳一個時期，然後定期投票，我敢斷定必能以壓倒的票數獲得通過。至於他說本港沒有獨立的議會，安庇專員提出的案件，最後亦是由立法、行政兩局開會處理，所以主張由他們的辦事處處理。果眞如此，含寃的小民非被寃死不可！因爲兩局本爲虛設，而該辦事處只是兩局的收發室，所以設了六年還是無聲無臭，怎能勝此大任？我以爲安庇專員致有關當局的建議書，如該主管拒絕採取行動，或所採行動不澈底，則安庇專員可將全案上呈港督，並適度地公諸社會，據說北歐各國安庇專員通過報界發表事實眞象，對於阻止行政權力之濫用極爲有效。

西人中之鄧律敦治、貝納祺、葉錫恩都是敢爲市民說話的人物，想不到華人議員中也有張永賢、黃宣平這樣的硬骨頭！難得！難得！

東方晦

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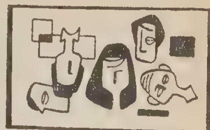
藍海文

你是山上的流水，注入大海，
日日夜夜，急步如飛；
你是我父親的鬢髮變成斑白，
埋葬了美麗的青春年歲！

二十年的時光一去不返，
長江日夜流着人民的血淚！
雖然幼苗已經長成大樹，
空見青山添了無數墓堆！

不是歷史的時間太過久遠，
而是人間的歲月不容再等待。
是不是明年十月有消息傳來？
讓我們在夢裏也聽見鼓角頻吹！

六九年九月卅一日湊晨一時



熒光幕上的粗話

萬人傑

若干年前，一位主持電視節目的藝員，曾作了驚人一語，使坐在熒光幕前的觀眾，為之嘩然。那位藝員還懵然未知，作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言，自己卻未發覺。

這位藝員是外江佬，在熒光幕上說的卻是廣州話，在他本人或他的朋友聽來，這些廣州話已經很好，即使未完全合乎標準，至少有七八十分；但在廣東佬聽來，卻是毛病百出。他一開口，在幼稚園上學的小姪兒就說：「呢個上海佬唔知講乜。」

廣州話說得不夠純正無所謂，最怕他對一些有鹽味的廣州話，不知眞意，學到一句講一句，難免鬧出笑話。他的一句粗話，可能是無心之失；可是在觀眾聽來，為之毛骨悚然。

這位上海佬藝員，相信是無心之失，但這一句話卻把他的飯碗敲破。

記得那節目他是訪問一位廣東籍的國語明星，要是他用國語訪問，就不會出錯；但他一來想賣弄一下，二來為了照顧大部份廣東觀眾，因而用粵語訪問。那位明星自然也以粵語作答，談到看掌紋問題，女明星贈了他兩句，藝員笑了笑說：「哈，眞係畀你吹×脹！」

這話眞是一鳴驚人！在電視台上的這位藝員當然不知道觀眾反應，但那位女明星是粵籍，當然聽懂「吹×脹」是句粗話。幸而那時香港未有「彩色電視」，否則一定看見她粉臉緋紅。不過，當時她雖不見面紅，卻滿臉尷尬。老萬不由替這位嬌滴滴的小姐難過。

節目過後不久，大概電視台接到許多觀眾打電話去責難，那位藝員又出現熒光幕上，加以解釋。據說：這是由於言語上的誤解，他不是廣東人，不明白這句話，以為「吹×脹」不過是「催舊帳」的意思。催舊帳並無鹹味，不算是粗話，所以他才會在熒光幕上「賣弄」出來。

其實，粗話出現熒光幕並不祇「催舊帳」一次，如果留心，常常可以聽到。不過，有時不是直接的，許多人並不那麼敏感，轉個彎去想，沒有注意；有時又因他說的不是粵語，說了粗話，也沒人發覺。

記得熒光幕上有一次由幾位印度美女表演時裝，主持節目的「滑稽藝員」，為了炫耀他也懂得說一兩句印度話，不祇一次的大聲疾呼「爹喱媽喱」。自己以為很過癮，卻不曉得這話如果給印度觀眾及那幾位表演的印度小姐聽到，一定提出抗議。

實則「爹喱媽喱」這話，是句涉及性的罵人粗話，公然在熒光幕上說出，這位藝員的面皮，實在夠厚之至！

我也看過女藝員說出「呢趟眞大鑊嘞」；「琴晚眞係有得震有得瞓咯」；「嘿！你估佢嘢少㗎？」

這些話，因為許多男人說溜了嘴，在女賓面前也說了，不當一回事。女人聽熟，照辦煑碗，不時在她談話中運用，字面上，這些話既不鹹，也不粗，她們也沒追究來源，不明它的眞正涵義，以致有識之士，聽起來不由掩嘴葫蘆。

所謂大鑊，乃始自喫仔與紅薇一案，所謂「連開七鑊」，是市井中人佳話，由此演變而有「大鑊」一語。女人們不知道來龍去脉，雖在高尚場合中，居然也拿出來應用，有時聽她們的櫻桃小嘴說出這些話，老萬不禁汗毛直豎，而小姐太太們還是晏如也。

「有得震有得瞓」是怎麼樣的情景，小姐們雖不懂，已婚太太當然明白，不過她們心正不邪，沒有向深處研討，人說她也說，自己說了粗話還不曉得。

有次走過京華戲院後面那些小販攤檔，聽到幾個女小販與男小販打牙較，女小販粗口的程度，那幾個男販望塵莫及，差不多每一粗話都有「助語詞」及「三字經」。男人講這些話，老萬聽得多；出自女人之口，聽來極不順耳。

不過，我認為她們說這些話，祇是說慣了，並沒經過大腦。愛說粗話的人，除了不明眞義，大多是習慣使然。在她們那圈子裏，個個說話都如此，久而久之，她習染了，對這些話可能覺得十分悅耳；祇有「少聽多怪」的人，才覺得不順耳。

電視藝員的「催舊帳」「爹喱媽喱」，我肯定他們「不知語意而犯過失」。可是，作為一位電視藝員，和矇查查的小姐太太不同，即使是「臨時爆肚」，每說一句話，也必須了解話的眞義，否則寧可少說一句。

不論與文章、講話，用俗語可使人讀來、聽來有親切之感。不過，用時不可輕率，尤其在特殊的場合——比方在熒光幕上，你一個人說，有幾十萬人聽，一味「爹喱媽喱」的叫嚷，未免有失斯文。

十多年前，許多外江佬逃難到香港，大多數不諳粵語，那時市面上識講國語、上海話的人不多，外江佬都想學一些粵語應用，常會給廣東朋友整蠱，教他們說粗話，他們不知眞正意思，往往在應用時撞板。那位外江佬電視藝員的「吹×脹」，極可能也是被廣東朋友撚化的。

時至今日，在這個大難民營中，各地人士都有，言語上的隔閡大為減少。「我打老豆」；「隔離搵老豆」；「胡裏胡塗」（寫打老道；嘉連威老道；荷李活道）的笑話，已極少出現，因為的士司機、巴士售票員、店員、侍者等，能通國語、上海話、廣東話的很普遍，不管你是外江佬、上海佬或土著，都講得通。

仍然存在的是自作聰明，猛講「爹喱媽喱」那種。於此，我要奉勸太太、小姐們，不可人云亦云，亂噏廿九，否則眞正「大鑊」矣！

生活在加拿大（下）

小周

以上兩期我所報導的都是在加拿大用錢方面的事，最後，我要向本刋讀者報告一下賺錢的情形。加、美兩國，白領階級的收入是不及黃領（技工）階級的。當然，有專門技術如：工程師、科學家、醫生及律師等等的高級白領，又當別論。在此，試舉數門職業工作比較。請注意，下面所列舉的工資，是約數，並非「官方」的十足數字。同時，該工金是未扣雜費的（養老金、失業保險等等）。

銀行女職員，週薪六十五元
銀行夜班男職員，七十五元
燕梳公司女職員，八十元
工程公司繪圖員，九十元
郵局夜班男職員，一百元
小學教師，一百二十元
餐館侍者，五十元（另加貼士大約共九十元）
餐館厨師，八十元（頭厨一百元）
修汽車工人，一百二十元
油漆木工，一百五十元
修水喉工人，一百五十元（每小時四元計算，放工後及假日，可另賺外快）
電器工人，二百元（比水喉工人更吃香，每小時為五元以上）

你看！看高白領，蔑視黃領的時代已過去了，只有香港仍像英國的保守而已。現在又試將入息與支出來衡量香港與加國的水準：

香　港——一家四口，月入四百元（以節約計算）
房租（一大房）一百元——佔25%
伙食一百五十元——佔37.5%
醫藥與雜用一百二十元——佔30%
剩餘三十元——佔7.5%

加拿大——一家四口，月入三百元
房租（西房）七十元——佔13.33%
伙食八十元——佔26.67%
醫藥（請看後文）二十元——佔6.67%
雜用五十元——佔16.67%
剩餘八十元——佔26.66%

以上均以一般「普羅大眾」的收入為基數。你們可能不相信，伙食是如此平，但是，只要你計一計數便知虛實。

「醫藥」——此地有醫院保險（H.I.-R. B.）及醫生保險（O. M. S. I. P.）之設。前者為每季三十三元（單身漢為十六元五角），如遇不幸入院留醫，半文錢不用付（是四人的公眾病房，半私家或私家房另加費用）。醫生保險，每年費用是照各人的入息多少而定。全年不用納稅給政府的（No Taxable Income），則免費；低過一千元的（Taxable Income Under $ 1000）則每季費用為十七元七角，超過一千元的則為四十四元二角五仙。有了醫生保險，去看醫生，只須照單付百份之十，餘則由保險公司負責。醫藥方面，則由閣下自理了，去任何藥房買均可。

「教育」——特別一提的是此地的教育問題。由幼稚園起，第一班至第八班，叫小學（Public School），第九班至十三班叫中學（High School），第十三班相者於香港的大學預科。上述級數的學生，是享有免費教育的。至升上大學時，每年學費約一千元左右，寄宿約二千元。各大公司商行在暑假是很樂意招請中學以上的學生工作的，因此，有些大學生在暑假工作三四個月，所得的工資，對學雜費等是一大幫助，幸運者可足夠一年的學雜費。

小學遍佈各住宅區，小學生上學極為方便，做家長的，可以放心任由子女自己步行上學。

「補助金與其他」——每個嬰孩出世，均可得到政府每月六元的家庭補助金（Family Allowance）；滿十歲時，可得八元；十四至十八歲，則可得十二元。

男子六十五歲時（婦女則六十歲）每月可得（Pension）七十五元或一百零五元，看情形而定。

失業保險費，是由公司扣除代繳政府的，譬如每星期工資是七十元，大約扣三數元。一旦被老闆「炒魷魚」，你可去政府工人介紹所（Man Power）登記找尋工作。在失業期間，該失業保險局（Unemployment Insurance Dept.）是按照入息的比率支薪的，大概為入息的三份之一。因此，有些人便有所依賴，年間只工作八九個月。照一些人說，入息越多，納入息稅給政府便多些而已（成年人每年有一千元是免稅的，子女各三百，母親——如寡者，則五百，另一百元為醫藥費也是免稅的。所餘下者，便要納百份十六至八十的累進稅率）。舉前的一家四口為例：

年　入：三千六百元　兩成人：減去二千元
兩小孩：減去六百元　醫藥費：又減一百元

所餘下的九百元，便要納稅了。九百元要納百份之十六，換言之，他們要繳稅一百四十四元給政府。假如他的入息是年入一百萬元又繳稅多少？他要分一半以上給政府。總之入息愈多，稅率愈高。

「後語」——這麼說來，加拿大豈不是好過香港多多？世間沒有這麼簡單的事，一切還是要看各人的適應條件。譬如你在港是執教鞭的教師，到加後，你便覺得找尋工作的不易。重執故業，未必合格註冊。改任職商行文員吧，你可能覺得職位低微，入不敷出，高的職位，並非每個「無本地經驗」的外來客均受歡迎，也不是能勝任愉快的。相反地，有專門技術的人員則比較容易找工作。

「到處楊梅一樣花」，在海外人地生疏，會受不多不少的種族歧視。要創造出一個小天地，還得經過奮鬥，試鍊以至適應的過程，世間決沒有不勞而獲的天堂。但這一新興國家，到處充滿生氣，應該是那些肯闖肯幹而具有抱負者的用武之地。但不要忘記此是異域，先算一算自己所具備的適應條件，然後去找預期效果的答案，從而決定行止，才是上算。（完）



王耀武掣肘·劉安祺硬幹

胡養之

所謂「得天下易，治天下難」，這雖然是我國最古老的一句成語，若拿來形容膠東勦共之役的局面，那是再也恰當不過的。由於民國三十五年夏季，自五十四軍入於魯東進行掃蕩戰事以來，其所指向的目標，可以說無攻不克；而在此一年多中，先後光復了的城市除卽墨外，多數未能建立其健全的地方政府機關，來處理行政事宜；也沒有武裝警察和保安部隊，來維持地方秩序。因此，令到軍事的進展非常遲緩，闕漢騫軍長爲了這一問題大傷腦筋！卽以龍口、蓬萊這兩個重要的海岸城市而言，已經分別光復了七、八天，仍然陷於無政府狀態中；而兩位從青島乘搭那艘接運俘虜的兵艦歸來的流亡縣長，依然輕裝簡從，好像是歸來觀光似的。看樣子無意設立其行政機構，還希望軍隊繼續維護斯土呢。可是，闕軍長則老不客氣地對那兩位流亡縣長表示：「希望各位各司其事，趕快建立你們的縣政府，治理地方行政，軍隊的任務是肅淸游擊隊。」

突然傳出兩個重大消息

事實上，國軍的使命在勦共，任務是單純的；於軍事行動過去後，地方安民工作便是縣政府的責任了。所以，五十四軍收復上列兩大口岸之後，立卽加緊淸掃戰場，將附近數十里內的鄉鎮，進行「犂庭掃穴」的搜索工作，以便淸除零散或藏匿的共軍游擊隊，頗有斬獲。原來駐在海岸城市裏的萬多名共軍，當我軍進行猛烈攻擊時，它們便紛紛退出了城市，並化整爲零而分別鑽入了附近山區的鄉村或小鎮，潛伏起來，企圖等到國軍離去後再作捲土重來的。想不到國軍竟下鄉搜索，使它們無容身之地，於是被我軍擊斃擊傷的共軍，以及先後鹵獲的武器，比在城市鹵獲的更多；同時也殲滅了共軍的一部份主力。

闕漢騫軍長於完成掃蕩海岸附近地區藏匿的殘餘共軍的任務後，正準備進行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時，突然間傳來如下兩項重大的消息：㈠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於七月中旬由濟南飛來青島視察魯東情況。㈡青島第十一綏靖區司官丁治盤將軍，可能於同月杪調職，而繼任綏靖區司令官的則爲劉安祺將軍。

以上消息傳出的時間，大約在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旬，過了幾日，便接到了青島綏區的電報，證實了這項消息；並召各軍軍長齊集於青島，打算舉行一次秘密的軍事會議。闕軍長獲此電報之後，認爲機會正好，趁着山東主席王耀武來青島的時間，除商討軍事行動的問題之外，更可以詳細討論如何解決膠東各縣的行政工作問題，於是他便決定暫時停止軍事行動。但必須重新部署一番，然後才放心前赴青島出席會議。

由於該軍的第八和三十六兩個師，都已集中於半島北部的渤海沿岸，而一九八師則駐守萊陽以南地區；如果部隊一旦停止行動，那末，半島中部的萊陽至棲霞一帶防線，豈不變成空虛狀態！爲防止退至東面福山之敵乘虛偷襲的可能性，闕氏便下令三十六師開回棲霞及萊陽之間，沿途駐紮候命；而第八師仍留原地分別駐守龍口及蓬萊各埠，確保旣得之果實。部署完畢，他始離開防區返抵青島。其隨員包括着張參謀長曁王高參，此外，尚有軍需處長李松生及其秘書等一行十餘人，筆者也曾去青島玩過一趟。

山東人普遍厭惡王耀武

我感覺得奇怪的是：山東人民對於過去的本省主席如張宗昌、韓復榘之流大軍閥，普遍存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不論你到山東什麼地方，只要提起以上兩人的名字，他們多半津津樂道；並且稱呼什麼「張青天」、「韓青天」一類的雅號。可是他們對於王耀武其人，不獨缺乏良好的印象，甚至許多偏僻地區的老百姓， 根本不知道王耀武其人。 這也許是共黨的惡毒宣傳，加以譭謗和破壞之所致。然則從未遭受共黨魔掌控制過的青島居民，爲什麼也普遍對王耀武沒有好的印象呢？當他乘機抵達青島那天，除了各軍政大員，照例前往倉口機場歡迎，和倉口附近貼有一些標語之外，青島市區的民眾團體，表現並不熱烈；特別是普通市民和商店，簡直毫無反映，好像半時一樣。

（按：王耀武爲黃埔軍校第三期的畢業生，當年他不過五十歲左右，而他的官運十分亨通；在抗戰的八年中，他從旅長而師長、而軍長、而第三方面軍司令、以至山東省主席，可以說飛黃騰達，無與倫比。事實上，就抗戰勝利初期而論：儘管黃埔第一期老大哥關麟徵、胡宗南、黃杰等人，均獨當一面；且以戰功喧赫一時。然而，其中如王耀武之封疆大吏者，猶鳳毛麟角。他受了國家如此重大的使命，卻無能力克盡厥職；或謂他是軍人出身，可能缺乏行政的經驗，弄到山東各地的行政工作一團糟！無怪乎山東人民厭惡他。

卽在當時的軍事而言，王耀武不僅毫無貢獻，甚至處處都幫倒忙。凡山東境內作戰的國軍將領如李彌、闕漢騫等，一提起王耀武這個人，就不禁地搖頭！據傳防守濟南地區的吳化文部的叛變，應歸咎於王耀武的處置失當。因爲吳化文是山東的地頭蛇，韓復榘的舊部，少讀詩書，羅濱漢之流的人物；但其部屬多爲子弟兵，能征慣戰。勝利後，吳化文部是從游擊隊改編爲師的，駐守於濟南飛機場附近，吳嘗埋怨王耀武對他的部隊有偏見，所有補給不如國軍；加以共諜暗中陰謀煽動，使缺乏國家民族觀念的吳化文，乃意氣用事，誤搭賊船

。而對於山東戡亂局勢的影响，誠非淺鮮！但一般認為：王耀武在事件發生之前，不能完全不知道。所以有人懷疑吳化文的叛變，很可能與王耀武有關，其分析如下：㈠吳化文為韓復榘舊部，自韓涉嫌通敵而被處決後，他有少數部下表示不平；尤其是吳化文部改編以後，更滿腹牢騷，王耀武當有所聞，為何不設法加以防範，還派他駐守機場呢？㈡當時負責濟南防務的多屬王耀武的基本部隊，而吳化文部舉叛的時候，王為什麼不下令他的部屬截擊而殲之？

至於後來共軍圍攻濟南時，據說吳化文部曾為虎作倀，那時共軍的裝備尚差，以當時王耀武屬下幾個師的裝備而論，即使不能殲敵致果，最低限度可以衝出重圍，或自殺殉職；為什麼束手待俘？尤其被俘後，為表示「前進」，更大放厥詞！從這些蛛絲馬跡顯示王耀武，可能早與共軍有了勾結。試想：我們的國家重用這班敗類，怎能復興？我們的國軍在這種情況之下作戰，怎能肅清敵人？旁的不說，即以山東的地方行政工作而言，王耀武遲遲不肯建立地方政府，便有意暗中搗蛋，使國軍克復的城市越多，絆腳石也隨之增多；換言之，他的陰謀在使國軍的兵力分散，以便共軍各個擊破罷了。）

劉安祺任十一綏區司令

談到王耀武那次視察魯東，在青島舉行一次會議，也等於會而不議，有名無實。筆者雖不瞭解其會議的詳細內容，但據當時的報章刊載：「王耀武親臨青島主持魯東軍政會議」。……實際討論的事項，也可能離不開軍事與行政的大問題，而結果並未作出任何改良的表現；這是我親眼看到的事實，自始至終沒有一個縣是建立可能協助軍事的行政機構的；同時我的耳朵也曾聽過闞漢騫大罵：「王耀武投機取巧，專做表面工作而毫不實際……」的話。

憑良心說，當年在魯東勦共的國軍將領，如李彌、闞漢騫兩位軍長，的確盡了最大努力；以兩個軍的兵力，幾乎縱橫了半個山東，他們冒着大風大雪，親自指揮部隊作戰，從無半句怨言，忠心耿耿。特別是李彌將軍，一度險遭俘虜，千鈞一髮的危機中，他猶能脫離共黨的魔掌，更屬難能可貴。

同年七月杪，中央下達正式命令：原第十一綏靖區司令丁治盤中將，調升為江蘇省主席，所遺職務（包括青島區警備司令）由劉安祺中將繼任。此舉足以反映中央對於魯東的局勢，已非常重視了。老實說，丁治盤將軍擔任幕僚長的時間甚長，書生氣未免太重；且其年事較高，健康日劣，每逢嚴寒季節，便不能親赴前線視察；加以對人對事的態度過於穩重，在在不適合於那種緊急的情況。所以，大家都認為劉安祺接任十一綏區司令，較為恰當。蓋劉安祺係山東嶧縣人，他的出生地當津浦鐵路臨棗支路，與高徐鐵路的交點，為魯南重鎮，早被共軍所蹂躪。而他有機會出任魯東要職，為桑梓服務，保衞故鄉，自然不遺餘力。同時劉安祺是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生，與山東主席王耀武為同期同學，和李彌、闞漢騫等人也是先後同學；但他的年齡卻較李、闞為輕，當時他不過四十五歲左右。尤其身體健碩，高大的個子，虎背熊腰，面帶紫黑色，一望而知他是一位能夠吃苦耐勞的猛將。事實上，他自從離開軍校，服務部隊以來，先後參加過若干次戰役，無不奮勇殺敵，戰績輝煌的。如民國十八年討馮之役，他擔任教導第一師馮軼裴部營長，當進攻馮玉祥軍孫殿英部據守的河南歸德時，劉氏身先士卒，指揮攀登城垣，一舉攻佔歸德，切斷了隴海線上西北軍的聯絡。論功行賞，劉安祺不久便被升為團長。

抗戰軍興，劉安祺原任八十七師王敬久部某旅旅長；旋而擢升六十一師鍾松的副師長。蘭封會戰之後，便被調戍西北，出任西安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學生總隊長；以劉適合帶兵，乃升他為丁德隆部的七十五師師長，駐守潼關。抗戰中期，劉氏已被升為二十四集團軍李汶的七十五軍軍長。民國三十三年冬，由於戰事蔓延至西南的大後方，因此當局號召青年從軍運動，計劃組織十萬青年軍，一共編成九個師。劉安祺出任二〇五師師長，在貴陽加緊訓練。

殲滅敵人主力的新行動

勝利後，劉安祺是最先率領青年軍二〇五師接收台灣的第一人。「二・二六事變」以後，由劉雨卿的二十一軍增防台灣；而劉安祺則繼霍揆彰任青年軍第六軍軍長，轄下為二〇二、二〇四及二〇五等三個青年師。民國三十六年七月，調升青島十一綏區司令官，指揮魯東的國軍勦共，直至民國三十八年江南局勢告急，國軍放棄魯東的時候，劉安祺始率後來成立的第五十軍，從青島撤退，輾轉至廣州，改任二十一兵團司令，轄三十三及第五十兩個軍。同年十月在陽江及湛江等地，分別與林彪的「四野」共軍作戰，因戰事進行極為慘烈，以致傷亡甚重，乃不得已撤退至海南島。其後率領一部殘餘官兵，返台歸隊。民國三十九年夏，蔣總統復職後，劉安祺任台中防守司令；民國四十四年升任陸軍訓練總監，及陸軍總司令等職。

以上是劉安祺的經歷和簡介，而我回憶他於民國三十六年，走馬上任青島警備司令及十一綏區司令官時，其抱負是很大的。他初時的計劃是：希望於短期內，以機動迅速的行動殲滅敵人的主力，然後陸續加以全部肅清。這一計劃，本來與闞漢騫軍長的主張完全相同。無如環境不許，一面受到山東政府主席王耀武的掣肘，深感建立各地行政機構的困難；加以他是一個純粹的軍人出身，又新到一個環境，一時難於訓練大批的行政工作人員。如果單靠軍事行動，而缺乏地方行政工作人員的協助，要想肅清這樣廣大地區的游擊隊，也頗不容易。於是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要求各軍每光復一個縣城後，由各軍自行派出團級以下，營級以上的軍官或政治指導員，充任臨時縣長；並酌量情況留下若干武裝人員，作為城防部隊維持治安，及訓練地方民兵等。待行政人員在訓練班畢業後，再由他們陸續接替。

這項計劃本來很適合於軍事時期的情況，但主要的問題是仍然分散了國軍的實力，牽制了國軍的行動；且地方行政應由地方官員治理，而各軍的中級幹部多屬南方籍，對於複雜的地方情形頗不相宜。因此，闞軍長認為暫時不必有此形式，反正各光復區由軍隊佔領。此後亦照原來的軍事計劃，火速向半島東端的各海岸城市進攻，期於早日打垮敵人的主力。

太平洋風雲

十一：他直覺地發現了自己陷入危險中

白萍譯

「當年的泰國人都是良好的航海家。」這位荷蘭橡膠園主道：「這艘戰艦竟駛離曼谷這樣遠，眞使我感到詫異了。」

「唔…這一點我可不知道了。」田達麗道：「不過，屠樂很有興趣去找到這艘戰艦，潛水下去搜查遺物，他預料將會找到無數値得紀念的古董。可能沒有什麼眞正値錢的東西，不過，那是很有趣的事情……試想想，多麼的有趣……多麼的夠刺激。」

「要找到這艘戰艦的遺骸，恐怕要花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的時間呢！」這位荷蘭園主指出道：「沉沒在海中的航艦，有時會飄浮好幾十哩，遠離原來地點的；有時，會完全埋藏在泥沼中的。」

但田達麗的興奮心情一點也不受到影響，她繼續說下去：「不過，屠樂所得到的消息一直是十分準確的，我們也許要花一個星期來找到它的正確的地點，到那時候，你們將會全部被邀，坐飛機前去，參加我們的潛水大會。」

除乃他原和這一位荷蘭園主之外，在座的還有一家曼谷報紙的編輯，以及一名法國大使館的書記。

田達麗續道：「屠樂已經準備好了一架水上飛機，每星期一次送郵件和我們的供應品從曼谷飛去的，你們可以乘坐這架飛機前去……」

在田達麗繼續興奮地描述她的冒險計劃時，伍特溜開了，沒有人注意到他。伍特手中持着吉他，走到船身中的主要部份去，看到前面一名水手在當値，他連忙躲進黑影中，把吉他放下。

田達麗剛才的一席話，其中很多惹起伍特注意之處，她和屠樂的準備潛水已不是新聞了，佛斯迪早已知道他們購買了不少潛水用的氧氣筒。對一艘沉沒了已三百年的古董戰艦進行探險活動卻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但這和屠樂的搜集古物的嗜好卻是符合的。有着屠樂這樣的驚人財富和嗜好的人，實在可以花個一百數十萬元來進行潛水找古物的活動的。使伍特感到訝異的只是田達麗的邀請這四位賓客前往參加潛水活動，依照伍特的判斷，屠樂應該不會歡迎外人看到他的飛彈換取黃金的交易行爲的，那麼，爲什麼會有這樣的邀請呢？抑或是：眞正的並沒有什麼交易行爲要進行，眞正的只是要進行潛水搜尋古物的活動，所以邀請四名賓客參加呢？並且，邀請畫家乃他原，是爲了要他當場繪畫下幾幅速寫，以紀念這次難得的盛舉呢！

但，使到伍特的懷疑大爲增加的，卻是潛水覓尋古物的地點——蘇拉他納港，那是佛斯迪所說的過去三天來一艘北韓帆船一直盤旋不去的海域附近，這艘帆船就是在蘇拉他納港和以北九十哩的沙旺港之間的水域上游弋。這總不會是巧合的事情！但伍特卻又不能不想到一點，在泰國歷史上，蘇拉他納也許是一個主要的港口，戰艦當然會在這一帶海域巡遊和沉沒的。但那艘北韓帆船，它在那兒做甚麼呢？…今天的情況之下，它的逗留，和新丹雅號的南下尋寶會沒有關係？

船首部份，除了那名當値的水手之外，沒有人，而這名水手顯然的在打瞌睡；船後面傳來布施樂隊的柔和醉人的樂聲。伍特立即找到一道艙門，開了，鑽進去，沿梯下去，到了下一層的艙中，他可以估計得到，這一艘船的構造，機器房是在後面，跟着是燃料倉和淡水艙，然後，在中部是船艙了，亦即是他現在身處的地方。大抵，今天晚上由於舉行宴會，賓客雲集之故，大部份水手都已放假登岸了，仍留在船上的，大抵也是奉到命令，除非爲了執行任務，否則，就不到甲板上去。

四面看看，仍是一個人也沒有，看來，即使有人，也已睡覺了。伍特繼續小心搜索，沿梯下去，到了更低的一層，大抵已在水平線下，一條走廊，燈光很暗，向船頭走去，一道很笨重的防水門，他把鐵門開了，走進去，他到達了新丹雅號船上黑沉沉的貨艙內。

在貨輪中，一片漆黑，他站着，動也不動，聽聽有什麼聲音，但只聽到老鼠奔跑和船板拍水的聲音，絕對的感覺不到另外還有人在艙內。在絕對確定只有自己一個人之後，他拿出一支小電筒來，亮了，四面照射。這貨倉中的貨物，堆積如山，罐頭、瓶子、木箱、各種各樣的糧食，物品，以及船上所需要的零件、機械，但看不到可以裝載地對地飛彈的那種巨型箱子。在前面的艙洞下，一個仍有繩子縛着的木箱，大約六呎長。

伍特心中知道，這一定就是哈山那天晚上看到，在深夜時候搬上船來的那隻木箱，他找到一枝短短的鐵筆，把木箱蓋子撬開，向裏面看看。在初，他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一枝長長的金屬物品，生銹而且在太陽光下晒黑了，頂部開了一個大洞，像是一個巨大的瓶子，在口部和底部都刻有花紋。然後，伍特知道了，他所看到的只是整個物體的一半，還有一半則在下面。

這是一門老式火砲；腦海中，像閃電似的，念頭轉動，這一門就是前幾天他在報紙上所讀到的泰國皇家博物館所失去的古砲。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伍特一面思索着，一面把木箱蓋子掩上去，把釘子釘回原來的地方，把電筒熄了，從推開了的沉重的防水鐵門的空隙間，可以看得到外面走廊上仍是一個人也沒有，他心中仍在盤算着這一項疑問，把門推開得容身而出。

正在苦思中的他，卻沒有注意到身後忽然鑽出一個人來，那是何基，左手提着伍特的吉他，右手握着一支短槍，喝道：

「聽着，你這王八蛋。」

伍特大吃一驚，更不遲疑，閃電似的，飛身而起，肩碰上了這道沉重的鐵門，這道鐵門關闔上去，把何基的手腕夾在門縫中，何基的慘叫聲被鐵門關上時的低沉的「蓬」聲掩蓋了。

伍特立即轉身，揮掌向何基頸項劈去，這一掌用足了十成力量，何基中掌，臉色大變，頭顱立即垂下，頸折死了。伍特再把大鐵門拉開，把何基屍骸丟進去，然後再把門關上。

跟着，他拿起吉他，施施然回到甲板上的宴會中去。

伍特急於要離船了，但他不能單獨走的啊！他非得和布施樂隊一同離去不可，否則，反而惹起懷疑。

伍特不知道何基是否確已死了，但即使他只是昏了過去，跟着醒來的話，他仍不能逃出艙外來告警的，因為，伍特把鐵門下了鐵門，把何基困在裏面，只有在明天早晨有人進艙內取東西時，才會發現這宗意外事件的。

舞會一直到凌晨三時才結束，一艘小汽艇把伍特、布施等音樂手載上岸去，然後，坐巴士回曼谷市區。

布施坐在伍特身旁，伸展雙腳，對伍特道：

「這舞會很豪華。」

「恐怕花錢不少吧！」伍特漫應道；他這時候，絕對的沒有閒談的心情，心中在盤算看很多其他的事情。

「當然囉，不過，舞會上的賓客都是曼谷社交界中第一流的人物呢！他們都是不容易請得到的。」

「喲！」

「不過，請到他們來參加舞會卻又是一點興趣也沒有呢！他們其實是見到女人便已經心動了，偏偏又都要扳起臉孔來，冷冰冰。弄得這舞會一點點的眞正歡樂都沒有，連我們演奏也感到不對勁呢！」說着，布施打了一個呵欠，續道：「西亞，你知道屠樂究竟是怎樣來歷的人物呢？聽說他是大富豪……」

這句話還未有說完，這一位肥胖的布施已經熟睡了。

巴士內部一片黑暗，有時，外邊駛過一輛卡車，會閃進燈光來，伍特卻睡不着，在仔細的思索，他對當前的情勢和自己所面對的問題感到很不安。他遭遇上何基是不幸的——是一項錯誤。伍特首先承認，在他的這一行中，他不冒犯任何錯誤，他並不相信屠樂、田達麗和他的兩名打手會經有懷疑他的，他的偽裝十分安全；他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但何基顯然的發覺他失踪了，沒有留在賓客之間，雖然他失踪的時間並沒有太長。在伍特看來，很顯然的，何基發現他的吉他放在甲板上，便去找尋他了。船的防水門的鐵門沒有放下來，甚至是半開了，何基看到，當然馬上就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而何基的站在門邊來攔截他，則是何基所犯的錯誤，何基對他的估計太低了，料不到他的身手如此敏捷，反應如此迅速。

大抵，何基絕對的料不到他會是第一流的特工，而以為他只是貪心的音樂師，忽然的起了盜心，準備到艙下去偷盜珠寶，但何必跑到貨艙去呢？

何基當然太大意了。他也許死了，也許只是昏了過去，這都不要緊，再過一會兒，天色放亮之後，屠樂就會在貨艙內發現何基，並且，會立即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至少，他會知道，有人在暗中窺伺着他，因為貨艙中並沒有任何値錢的東西，唯一特別的只是那門古老大砲。

這一來，屠樂就提高警惕了，伍特的身份已暴露了，無法再向屠樂進行接觸了，而且，他自己知道，他已陷入危險中，屠樂一定不肯放過他，因此，一定會派人來追尋和謀殺他的。

巴士駛到曼谷市總站停了，伍特跟着他們一起下車，和已經睡意十足的這一羣音樂家道過晚安，立即跳上身旁的一輛的士，飛快的駛到距離瑪姬寓所還有幾個街口的地點下車，步行回去。

整座房子在黑暗中，不久就天亮了，伍特走到屋下的梯級上，停下了，他想一想，要安排和這女孩子告別了。實際上，他寧可和她就此不再相見的，因為當面和她道別的話，她一定是難捨難離，弄得大家心裏都不好過，但他的衣服、襯衫以及其他東西都放在她的家中，若不取回，重新穿起的話，他怎能再以施美爾博士的面目回到酒店去呢。

伍特只得聳聳肩膊，快步走上扶梯，沿走廊過去，推門進入屋內。

剛一進入屋內，他便感到不對了，他直覺地發現自己陷入了危險中。但已太遲了，本來是一片黑暗的客廳，突然的燈光大明，一名全副武裝、手中持着一支手槍的警察從竹簾後面走出來。

伍特立即舉起雙手，繼續走進去，瑪姬蜷縮在一張大沙發中，無可奈何地，一雙眼睛，很擔心地看着伍特，顯示他並沒有參與這次對伍特的伏捕的行動。站在他附近的是一名便衣探員，伍特可以看得出來，這探員的地位相當高。這名探員轉過頭去看乃榮，眼睛青腫，鼻樑折陷。

「就是此人麼？」探員問道。

「是的，他自稱為加西亞。」乃榮道。

【未完】

不知爲什麼我的喉嚨忽然癢不住，輕輕的咳了一聲，這一下，把她嚇住了，停了一會，又繼續放聲大哭起來，眞使我莫名其妙。心裏還朝樂的地方想：少女的心確也難以捉摸，好吧，你此刻大聲哭，等會準要教你大聲笑！

我不能不要做出憐香惜玉的假殷勤去哄慰她。

「小姐你貴姓？」我特別壓低嗓子，說得很柔和地問。

「……」

「……認識朋友是沒有固定方式的，雖說太突然，也算是一個開始！」

「……」她還不開口，但已停止了哭聲，頻頻抽泣着。

我領悟了，這是向女性求愛的變化過程，開始是一百個不願意，把腮鼓起，跟着就是半怒半喜，帶罵帶笑，結果就馴服如兔子，兇似一頭瘋狂的野狼。我看出她要開始就範了，乃大着膽子用手撫摩她的腰，想進一步說些甜話逗她歡喜。

她霍然的跳起來，一轉身，面對着我。

「呀！你——」我脫口驚叫了一聲。她好像是玲玲，又不敢直說出來。

她把雙眼一抹，似乎也認出是我，滿臉疑惑。大家都不出聲，她望着我，我望着她，各懷鬼胎！

「——你，小姐——是不是玲——」我吞吞吐吐地問。

她的臉色忽然又變了，像行雷時的黑雲一樣，更加陰暗，傷心加上憤恨。

「對呀！我是玲玲，也認出你是阿毛！——好呀！想不到寃家路窄，要陷害我的居然是你——」

「拍拍！」她突然雙掌齊舉，朝我臉上就打，掌得我滿天星斗。我不敢再說什麼了，呆呆的站着，身子微微抖顫，唯有閉起眼來由她處置。——「嘭」的一聲，她忽然奪門跑出去了。我一醒覺，也飛奔追出去。

樓梯口站着一名大漢和那位侍者，正在和玲玲糾纏，她拚命的在掙扎，呼叫！

「放她走！」我大聲對他們說：「天大事有我承當！」

侍者見我這般說，連聲答應「是，是！」向大漢丟個眼色，四隻手同時放鬆，玲玲乘機飛奔落樓去了。

我也準備追下去，但說時遲，那時快，梯口突然被一堆肉塞住，一看，又是貓眼相這個水腫冬瓜。他雙手义起腰，怒目的向着我。「好小子，是你呀！要在老虎頭上捉蝨子？」他再轉身責罵侍者：「你爲什麼放她走，你要我見錢化水？你是吃誰的飯？你眼裏就有別人，沒有我，他重要，還是我重要？」拍的一聲，狠狠的一掌拍在侍者臉上。

我看不過眼，上前質問貓眼相：「你憑什麼干涉人，憑什麼資格打人？」

「憑什麼？憑老闆資格囉衰仔！他是我的人呀，吃我的飯我就可以打他。」他翻眼向我打量。「哦，你要架樑了是不是？——你又憑什麼資格干涉我？」



從下流

「是我叫他放人，你待怎樣？這裏又不是差館，誰給你拘留權！」

「嗳唷唷！又河水犯井水了。那個女人是我化錢買來的呀，買來的東西我就有權利支配！」

「哦——，她是你買來的？你要支配她？好，你說，貓眼相！你化了多少資本，我賠給你！」

「嗄！你亦會充濶佬？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懶蝦蟆居然想吃天鵝肉？好罷！四千塊錢，即刻磅水。」

我已怒不可遏了，眼裏正冒着火，鼻孔裏出烟，所有舊恨宿怨一齊擁上來，心一橫，牙關一咬，大聲喝叫：「給你五千塊錢，夠不夠？」猛力一記無情掌擱過去，打得他踉踉蹌蹌倒退了幾步。

「動手打人？好，和你再拚一次。」他俯身捧起一個痰盂想向我擲過來。

「住手！」牆角傳來一聲喝。

是柳經理踱了過來，他身上僅穿着襯衣，頭髮亂蓬蓬，剛從床上爬起來的。他向貓眼相厲聲說：

「你瘋了是不是？大家朋友，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萬事有我在，誰敢動粗？」

貓眼相此時如着了定身法，整個呆住，雙手癱軟下來，乖乖地放下痰盂，像一隻偷食老鼠遇着貓，只敢把雙眼在我身上溜來溜去，我見他銳氣一挫，乘機把他一撥，飛身衝下樓，追踪玲玲去。

二十五　闖宮

脫鈎魚，驚弓鳥，再也難尋獲的了，我日夜懷念的天使玲玲，無意中只在眼前一幌就飛得無影無踪。

好容易才能見到她一面，卻偏偏又在這個藏垢納汚的地方，和萬分不適當的時候，難怪她誤會我、恨我、罵我、掌我嘴巴。她的手摑在我臉上，卻痛在骨裏，心坎上永遠嵌上了一個無法洗刷的羞耻烙印，加深了我的慚愧與懊悔。

這場誤會，在我實出於無心，她卻以爲我存心陷害，變作咬牙切齒，如果不向她解釋淸楚，可能把過去情感一刀兩斷。培養感情是不容易的，但友情破裂往往在於一句無心的話或一次不經意的疏忽。玲玲的個性，我是知道的，倔强、衝動、嫉惡如仇，即使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她身上，也不滿意我這樣胡混的，但她那裏知道我們男人的心思？那會諒解我在「夜渡無人舟自橫」時的凄涼苦況？如果有機會給我解釋，她也許會原諒我，同情我這個單身無伴、亂闖亂碰的苦悶人。

目前最使人焦急的就是沒有機會再見到她，就

心她能掙脫了這條鎖鍊，逃不脫那條繩子，此地陷阱重重，一個單身女子會否不為野獸所噬？

這時，我正像一個良心犯罪的教徒，負着一個十字架去懺悔一樣，尋找玲玲的熱望也一天甚至一天。

不過，她縱使跑得無踪無影，卻留下模糊痕迹，尚有線索可尋。

我特地拜託私家偵探去偵查，雖然花錢，這種細密工作卻又非他們莫屬。果然不出一個星期，眉目是有了，但也只清楚來龍，去脈還是杳然，人依然找不到。

原來玲玲是給她的姨丈出賣的，她姨丈是位癮君子，見錢眼開，用詭計把她賣落火坑，落在貓眼相手上，第一次强迫接上我這位客人，鬧成這樣狼狽，幸而她逃脫了，否則又那堪設想？此刻她已躲起來了，連她姨丈也不知道她匿居什麼地方。

同時，我亦知道貓眼相這傢伙是不甘損失的，他正出動一批黑色爪牙去追找玲玲這棵搖錢樹。如果在別人，我會甘願自認晦氣，補償他的損失，使玲玲避免追踪威脅，但在貓眼相，我怎也不遷就他，我要伸自己的舊冤，為玲玲報新仇，不趁此機會和貓眼相算總帳，更待何時？

我把這件事和水喉七商量，他一聽，比我更氣憤，並咬牙切齒說：「好哇，貓眼相，你居然又把黑手伸入我阿七的範圍了，要剃我眼眉？此可忍孰不可忍！非澈底教訓你不可，管教你的手伸得出來收不回去！」

當晚，他帶領我和張河，要去直闖貓眼相的公寓，我說：「可以多帶幾個人去嘛，我們人手太少了。」

「夠了，人多反而不便，何況你這件事是不可以宣揚的，人一多，口就雜。——你放心好了，對付這隻肥猪只一條繩索就夠了，那裏用得着千軍萬馬？」說完，他去搖了幾個電話，於是三條大漢就大踏步去「闖宮」。

有這麼巧，貓眼相還座鎮在櫃台上，正和一個

到上流



女人在打情賣俏。一見我們進去，怔了一下，立即撇開那女人，瞪眼望着我們，臉上紅一塊青一塊。

水喉七並不和他打招呼，開口就問：「貓眼相！我有句話要問你。」

「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狗種七，你有屁即管放好了！」貓眼相也氣虎虎的說，樣子卻有點害怕。

「我問你，你把玲玲弄到那裏去了？」

「你還好意思問我？我正要找他算帳呢！」

「你怎樣把她弄來的？」

「來龍去脈用不着你管，這是一宗買賣！」貓眼相故意吊起嘴角，神氣十足。

水喉七相當鎮靜，像守關的兵士一樣，兩眼老盯着貓眼相，停了一會再問：「你以為這種買賣是光明正大的嗎？」

「這是本老爺的事，你管不着。」

「這黑市買賣，誰都管得着。」

「你配？」

「不配就不會找上門來。」

「你是來拜壽抑或吊喪？」

「憑你怎樣看法，說得攏，拜壽，說不攏，哼！有得你看。」水喉七伸出右手向空際一扭，說：「知道嗎？修理水喉，老子還沒有改行。」

貓眼相不說話了，也許見我們人多，不敢發作，只鼓起腮，漲紅臉，兩個白眼球左右溜動，像在想辦法應付。

忽然走廊上竄過來五名大漢，胡圖赫然也在內，我不禁一愣，想寃家又碰頭，和平已成絕望了。

他們一步步逼過來，不規則的站着，對我們作半包圍式示威，水喉七連忙把我和張河一拉，推在背後，擺下犄角形勢。貓眼相見來了生力軍，立即改了面容，奸笑兩聲，說：

「狗種七，你現在可以隨便放屁啦！」

水喉七不理他，轉向胡圖開口。

「你和這班朋友來看熱鬧，還是參加表演？」

胡圖口啣香烟，歪着須子答：「看熱鬧也行，表演也行，憑你喜歡。」隨把上衣一卸，露出那個似懷了六個月孕的肚皮，旁立的人同時向我們擠眉弄眼斜視，一張張死屍般的臉，靛青而殭硬。

水喉七並不着慌，冷笑了一聲，說：「要我喜歡？好，我要你們統統滾蛋！」

「好大的口氣！」胡圖立即反駁。「我們都是主人呀，要滾蛋的是你！——我問你，你們來這裏究竟幹嘛？」

「簡直豈有此理！」貓眼相幫着腔。

「貓眼相，匜！」張河指着他說。「你這個人也會懂得說道理？」

「他的道理是喃嘸佬唸經——鬼聽。」我加重了一句。

氣得貓眼相暴跳起來，須子上爆起紅筋似一條條死蚯蚓，破口謾駡，要動粗樣子。

水喉七轉身問他：「你吵什麼，發脾氣對你的血壓並不有利。你要動武還要動文？動文，文有文辦法；動武，武有武韜畧！」

「好罷。」胡圖又插嘴了。「且聽聽你的文辦法和武韜畧罷。」

「鬼話！這狗種曉得幾個方塊囉！」貓眼相說。

水喉七翻他一眼，說：「我雖然識不到幾個字，可也不像你那樣去做校董這麼無耻呀！」

「狗肉萬歲！匜。」我也忍不住駡他。「學好你的廣州話再去訓話罷！」

水喉七面對着胡圖說：「很簡單，要文解決，可以平心靜氣坐下來談談；要動武，你先也要慎重考慮一下，自己有沒有必勝把握。這兩個辦法，任擇一樣。」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四十）

三郎

生死邊沿，獲得救星

「白燕說：『這就要看你自己了，組織是絕對沒有，也不會拿出幾兩黃金來替你贖身的。不過，他還叫我警告你，再不准鬧情緒，胡說什麼要「自首」。如果有眞正困難，可以申請，否則，他可以馬上對你採取處分行動——隨時命令行動組人員將你幹掉！』」

楊光池還在白燕面前批評我，說我染上性病，造成困難，是自己應付環境的技術不夠，咎由自取，如果要每個嫖客都用保險套防毒，便不會生梅毒病，便不會造成今日妨碍革命工作進行的困難。

我聽了這些責備的話，又冒火了，我要白燕質問他：他到我這裏來發洩獸慾，他就從來不肯用保險套，別的嫖客當然不肯照辦。

白燕把這些冷冰冰的話轉告完了，也就走了。我回想一下，越想越氣，我被這個王八蛋推進火坑，他達到了報復、洩慾、折磨我的目的，我已經被他折磨得要死不活，梅毒滿身，到今日不但得不到他半點實質上的幫助，連空洞的言語安慰也沒有，還要恐嚇我、責備我、批評我，凡此種種，實在使我寒心！

想到傷心處，只有付之一哭！幸好當晚榮斌又來了，我怒惱的將白燕所說的情形告訴他，他卻爲我高興。他認爲其他的事不必理會，只要組織批准你可以脫離這個火坑，便是天大的喜訊，組織不給錢可以另想辦法，他已經替我籌好了一兩多金子，再將墨水筆與皮大衣買掉，還可以湊合一二兩。他將帶來的一兩多金子交給我，勸我不要着急，他一定盡其所有，盡其所能，將我的贖身錢設法籌措送我。

我被他的誠意感動得無以復加，抱着他又是哭，又是笑。我也坦白的告訴他，我做舞女的時候，王廷華與陳偉才每人送過一個鑽石戒指給我，只用去了一個，還有一個我進來此妓院時是藏在縠道裏，沒有給鴇母搜出，以後便收藏在衣箱裏。這隻鑽戒以前估過價錢，可以值三兩金，我將它取出來交給他，要他將此鑽戒變賣，這樣便可湊成四兩多金，除了還給妓院，還有多。

榮斌見了我拿出的鑽戒也很高興，那天他又陪我談了一晚，都爲明天可以跳出此火坑而慶幸！都爲這一次的刼難而感喟！我與他在相抱中笑，我與他在相擁中哭！」

跳出火坑，進入醫院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五日，是我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榮斌將鑽戒賣了三兩黃金。連同他昨晚送給我的一兩多，我把四兩黃金包藏在手帕中，跑去賬房找鴇母。我怕她們出爾反爾，先用哀懇的求情口吻，請求將我的贖身錢減少一點。鴇母扳起面孔，不屑的說，四兩黃金是最低的贖身價錢了，少一毫一厘也休想走出『楊貴妃』的大門半步。我聽她四兩金不會加多，才出其不意的將手帕包內的四兩金拿出來，慢條斯理的一一點交清楚，然後向鴇母手一伸，請她將賣身契交還給我。

大概她沒想到我果眞可以拿出四兩黃金來，當場一呆！不過，她這種老江湖可能想到我的背景不簡單，馬上改容相對，客客氣氣的找出賣身契給我，還說了許多假情假義的話，以及爲自己辯白訴苦的話，希望我原諒她以前對我的刻薄苛責。

我沒有心情去欣賞她這種貓兒哭老鼠的假惺惺，連『再見』也不想說，拿起賣身契便走。總算結束了我快半年的神女生涯，非人生活。當天中午便離開『楊貴妃』妓院，搬到愚園路紅十字會醫院的三等病房，由榮斌陪伴着我辦好離開妓院，進入醫院的一切手續，也似脫離了地獄進入天堂。

當我離開妓院後，打電話告訴白燕。她簡直不相信我有這麽大的本領，一下子便能籌到四兩黃金。一再問我錢是如何來的？我當然不會坦白錢的來源，只回答她說：『天無絕人之路，自有人可憐我，將我救出火坑』。可見她與楊光池是不以爲我有此辦法贖身，想叫我自生自滅的。最後我告訴她準備入紅十字會醫院治療，等到入院之後，再與她聯絡。

這時，我感到金錢的可惡，也感到金錢的可愛；這時，我感到人心的冷酷，也感到人情的溫暖。

在醫院經過診視，注射、服藥、洗滌後，榮斌陪伴我談了半夜，是我自一九四五年被楊帆幽禁以來，從未曾有過的一個愉快之夜；是我有生以來在異性身上獲得最最甜蜜溫存的之夜。可是，我與他除了病榻相對，兩手相握，心心相印之外，連擁吻也沒有過。

我想：這大概就是眞實的愛、患難的情、可感的義。

榮斌走了之後，我雖然在肉體上感到極度的疲乏，但在精神上卻興奮得久久合不上眼。尤其當我想起他那種黨性極强，一心一意在爲人民服務，爲黨盡忠的話。他對我說：『你爲黨工作，能這樣任勞任怨，敢於嘗盡人間的侮辱與痛苦而無怨黨的言語，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我向你學習。假如我們黨內都是像你這樣的好兒女，革命早就成功了。假如我早跟你在一塊工作，看了你的榜樣，就不會犯有中途變節自首的錯誤了。我和你比較起來，實在自愧

形穢。今日你爲黨爲工作而身染性病，這種病是骯髒的結晶；但是你得到這種骯髒的病，卻愈顯示你的高潔偉大，光榮崇高。』

這些話，使我回想起來既慚愧，又憂心。他說的可能是眞情實話，一個黨性强的共產黨徒，對人事上的看法是取這種角度的。他也可能是違心之論，不敢在我面前流露出對黨的眞實觀感。比方我這樣愛他、感激他，我對自身的秘密，如身世及參加工作的經過與內心打算等，都沒有向他流露。因此，我擔心他的純潔，如果他眞是如此忠心耿耿的對黨，他將來一定還要吃這批魔王的虧，像楊帆與楊光池這些頭子，他們是只講利害與利用，往往把人心當狗肺的。』

魔鬼逼迫，天使安慰

「九月廿六日，昨晚想得太多，今日一直睡着，連看護小姐給我服藥，我也只是半睡半醒中張開口，讓她把藥灌下；注射則在九分睡意中，任由她處理，針頭的刺進與抽出，我一點感覺也沒有。我沉醉在近半年來曾未有過的酣睡之中，叫我推我吃午飯，我根本沒有理會。長期在被摧殘損害中的肉體，固然需要休息；生平第一次嚐到愛情的滋味，獲得異性眞誠愛護的溫暖，使我這破碎了的心靈，快要崩潰了的精神，得以補償振奮之後的第一次睡眠，是無比舒服酣暢的。這，好似饑渴的嬰兒，吃飽了母乳之後入睡一樣，睡着了，也還在母愛的懷抱中微笑；睡着了，也還留戀着母愛的溫馨。

眞是大睡如小死，我怕醒來面對這冷酷的現實；我在夢中只希望叫醒我的人是榮斌。

但現實還是那麼冷酷，把我從睡夢中叫醒的人，不是我心愛的榮斌，而是我心恨人楊光池的特使——白燕。那時已經是下午三時了，這一覺竟睡了十三、四小時。

她帶來給我的不是溫暖，而是傳達冷酷的命令。她告訴我，楊光池要我寫一份『贖身費用的來源報告書』。又說，她等着要帶回去交差。並要我繼續與榮斌連絡，向他要取情報資料。說是住在醫院裏，可以把榮斌當成愛人來探病以掩護身份，殊不知他已經是我眞正的愛人了。

我聽了又氣又惱又恨！不肯幫助我，還要來麻煩我。我當然不能把榮斌幫助我的事寫出來，否則他也要受處分；我也不能將自己藏有鑽戒的事寫出來，否則我也逃不了要受批評。我只好扯謊，說是由幾個不知名的嫖客，私下打賞我的錢，我一點點積聚起來的，才湊合成這四兩金子。再加我實在不能接客的病體，鴇母才放我出來。否則，非要七八兩黃金不可。

白燕帶走我的報告書後，我又傷感地流出了眼淚，感到今後在楊光池這隻魔鬼領導之下，我是永遠沒有好日子過的。將來病愈出院，又不知要把我如何折磨？想到未來，我眞不想自己的病快好，希望住在醫院裏，永久不要出去。

晚上榮斌來了，買了大批奶粉、雞蛋、水菓來。他說皮大衣賣掉了，要我住在醫院裏不必愁錢，遲些日子還有薪金可領，囑我安心養病，注意營養。他是這樣的眞誠，他是這樣的純潔，他是這樣的可愛。可是我對他的感激，我對他的愛情，除了藏在內心深處外，我就只能握着他的手，用他的手背摩擦着我的臉，伏蓋着我的心，連吻吻他的手背我都不敢，我怕將梅毒從口涎中傳染給他。」

……………

「醫生告訴我，梅毒雖然是第一期，但要澈底治愈，也要經過三個月左右才行。

要這樣久才能出院，雖然是我所希望的，但組織不支付我的療養費，眞要把斌累死！後來他爲我賣盡當光，還是力勸我安心養病，不要愁錢。

在這樣情形之下，斌又不斷的帶着大批資料來，由我轉交給白燕。」

溫馨的愛，甜蜜的情

以下的日記，是姚宜瑛在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寫的。

「初春的紅十字會醫院的花園中，綠草如茵，在明媚的月亮下，我與斌携手散步，坐在草地上我告訴他一個好消息：『斌！今早醫生的報告，我經過一再驗血，證明梅毒菌已經肅清了！』

『呵！這眞是大喜訊。』他緊握着我的手臂，雙眼流露出驚喜的光芒。

我撲倒他的胸懷中，將我蓄藏了多時的愛情，今天才獲得表達，我主動的吻着他，緊緊的抱着他；也要他緊緊的抱着我。

我在他的懷抱中，感懷身世。想想自從一九四五年起，我在這班活閻羅的一再迫害下，肉體與心靈備受摧殘，我覺得人生太痛苦，我對生命未曾珍惜過，自殺的念頭，時時湧上心頭；每次想到生不如死，以死作爲解脫痛苦煩惱時，會不期然地懷念起媽媽與妹妹，又在不忍她們受苦受難中而將自殺的念頭壓制下去，仍然苟且偸生的活着受罪。

但是，現在，我始感到生命的珍貴，這是由於斌的愛！他已經變成了我心中的月亮與太陽，使我在冷酷中獲得溫暖，黑暗中見到光明，煩惱中獲得寧靜，痛苦中嚐到甜味。

可是，他卻因我破產了，他將身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爲我賣光了，還欠了一身債，他對我醫病與生活上所需要的供給，是豐富而無微不至的。這些日子來，由白燕帶來組織上給我的錢只有過一次，數字少得可憐。如果不是他的救助，我縱然能跳出『楊貴妃妓院』那個火坑，也免不了要把梅毒變成終身痼疾而殘廢。我現在才覺得，才發現殘酷的人間，險惡的人世，還有眞正的好人，眞正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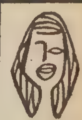
愛！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名辭呵！

恨！又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名辭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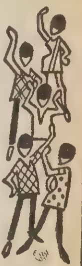
人與人之間，本來是應該互愛的。但是，我所從事的工作，卻無一不是將人間的愛字毀滅，去爲恨字服務。

我依偎在斌的懷抱中，向他作出這些心聲的傾訴，他要我不可想得太多，安心養病。當他站起來說要回去時，我摟着他接了一個熱烈的深吻——這一吻，使我的整個神經發生前未曾有的震動，眞正的愛情，原來是這麼愉快而甜蜜的！」





萬人意見



共黨殺人花樣多 餓死活埋撕人皮

河南省讀者寫出目擊慘狀！

萬先生：

承蒙不棄的話，我應該算是「萬人雜誌」的死黨之一，對您的敬仰和擁護，非筆墨能形容。

讀了一百期萬人特大號，使我數夜難眠，揭穿毛共的血腥罪惡，除「萬人雜誌」外，在香港找不出第二本。這些血淋淋的滔天罪行，還不能使那些喪心病狂爲毛共張目幫兇的人猛醒回頭改過。那些人雖亦披着人皮，說着人話，根本就不是人了。但我想了幾天沒多想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希望您能想出「名目」，作爲今後對牠們的統一稱呼。

數年前，在我工作圈內，會給毛共徒子徒孫們起過一個名字，我說：牠們什麼都要，就「不要臉」。迄今還在流行着。我覺得這還不夠血腥味。

我來自河南省西北角的太行山坡下的——焦作。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即被毛共佔據，從竊據那天起，除了搶刼民間財物外，就是殺人。那時我十五歲，曾親眼看過一次槍殺十九個人。牠們說：那些是壞人，其中一個是我伯父，從我懂事起，從沒聽人說過他老人家「壞」。伯父只是一個小雜貨店主人，後來聽說伯父沒有坦白交出牠們所要金子。還有一個是我的遠房哥哥，他那年十九歲，剛高中畢業，牠們說他是特務。因爲嘴裏裝有金牙（其實我們那裏很流行裝金牙，我也裝有，聽後趕緊用剪刀挖掉）。

牠們殺人的方法很多，如槍殺；活活餓死；亂棍打死；活埋（自己挖坑）；採西瓜（把人埋在地下，光露出頭，用刀去割）；撕人皮（把人綁在樹杆上，用牛皮膠水塗在身上，弄麥杆貼在身上，然後一棍一根往下撕，人身上皮沒有了，眼睛還會動）；坐飛機（把人用拉上電線杆上，猛鬆手，甩下來，甩死爲止）。以上這些是我親眼看見的，因爲牠們每次殺人每戶都得派人參加殺人觀禮，不去是有罪的。

時常看到反共報章雜誌上稱毛共竊據大陸爲「解放」，我覺得用這兩字的該打嘴，何以不用竊據、淪陷、沉淪、佔據等？

萬先生：給您信的那胡塗蟲，胡說什麼「祖國二十年的偉大建設」，其實這種莫名其妙的人，大可不必費神理他。我在這裏請萬先生做個保人，如果他願回幸福祖國居住三年；不，一年好了，我願每月津貼生活費十元港幣，直到他能幸運的重逃回香港，向萬先生報到爲止。他不願意的話，請以後少放放狗屁！

前幾期會有幾位讀者在「萬人意見」內對國府有所批評，而且用的言詞很烈，我覺得那些話有太多地方很可笑，如果那位先生肯冷靜的捫心多想想，不可能有那麼多胡言亂語。

如果萬先生或張先生有實在無處用的時間，找個地點，我願和那位批評國府的讀者朋友辯一回或兩次，我們心平氣和的談談，希望有這一天。

馬力高上

發身份證不公平厚此薄彼 兩青年大吐苦水請伸援手

張先生：

我兩人於本年八月，出生入死，嘗飽飢餓，經十二夜的奮戰，於八月二十一日脫離了共匪的包圍圈，平安抵達自由世界——香港，得到了人身的自由及行動的自由，於同月二十八日去何文田申請身份證，而於九月十一日去問話，首先問我們可有證件？但是我們是爲了逃命，冒着生命危險，怎能帶有證件呢？後來再於九月十五日去將實際問題申述，但不和我們講理，要求我們從大陸代寄學生證來。張先生！我們是大陸的罪人了，出身於「地主、反動」家庭，今我們能夠逃出羅網已經增加了自己大陸家屬的「罪」了。如果寄我們的學生證來被海關發現，豈不是使家人有生命危險嗎？而且我們急着要做工、覓生活，而沒有合法的身份證，使我們更難受啊！而我們從萬人雜誌答某一讀者中，說張先生見義勇爲，願爲我們公平申述，故今多煩張先生幫助，能解我們之苦！

也是奇怪，我們一共四個人到達，大家同日去取身份證，而另兩個給予，我兩個不給。而我們還帶有一封不成證件的東西爲證，（布票、米票、工業票等。）請張先生幫忙吧！以後願盡我們之一點力量，申述我們過去在大陸之受壓、受政治壓迫好了。

此致

敬禮

逃難人：陳國權 吳堅峰 同啓十月六日

編者的話：(1)請參考一〇一期方向明讀友領身份證的「先進經驗」，再往別處申請。(2)請需要人手工作的讀友，伸出援手，幫他們解決工作問題。(3)請港府有關當局改善頒發身份證辦法。



國慶有感（三句半）

慶祝「雙十」又來臨，
普天同慶運鴻鈞！
交觥舉盞人興奮；
開心！

青天白日滿地紅
旗幟飄揚氣若虹
健兒厲劍還秣馬
反攻！



星空·非常希臘 白山·發達擱筆

讀者請求解答 太過浪費人才

萬、張先生：

讀星島晚報的「牛馬集」，馬森亮先生提到的「星空，非常希臘」名句，我想，這既是「作者世界」裏的東西，一般讀者看不懂是不希奇的。看不懂原句的讀者，經過看註解：意即「星空非常希臘化」亦即是「好似希臘的星空一樣。」大概都會明白了。可我這個人就是蠢到加一，不僅對原句的意思無法明瞭，看了註解之後也一樣的矇查查。我未到過台灣，不曉得台灣的星空是怎樣的光景，更不知希臘的星空情形。根據註解，台灣與希臘兩處的星空是不同，只不過台灣的星空「希臘化」了，「好似希臘的星空」而已。那麼，究竟台灣的星空跟希臘的星空在本質上有何不同之處？希臘的星空有什麼的特點？這問題我確是不懂，又很想知道，因此在「萬人意見」欄提出，希望「早已進入作者世界」或經過註解的啓發後才明白過來的任何人士（包括萬人雜誌老編、作者及讀者們）給我解答，以開茅塞。

九十五期有讀者提起了白山先生，使我想起「萬人雜誌」在創刊之初，他是很熱心、很落力的，您們不是也說過白山先生很熱心幫忙的嗎？從白先生以前在「萬人雜誌」寫的文章裏面，我看他好像有點懷才不遇的牢騷，人是老實的。白先生很有寫作經驗，他不寫作是有點浪費人才了。如果眞如老編說的，他因「進帳好」而自己不願「過賣文生涯」，那當然沒什麼好說的；假如是爲了別的原因而不替「萬人雜誌」寫稿，實在可惜。喝水不忘掘井人，白山先生究竟是爲創辦「萬人雜誌」出過力的，他現在生活得好，那是好的（我自己雖然生活不好，我總希望別人生活得好，毛幫分子除外），若他有什麼需要您們幫忙，您們應義不容辭。本來我是不適宜說這些話的，既然想到了，說出來，希望您們不要誤會我！

萬人雜誌要加料 一百期到處賣光

黑水上

萬、張兩位先生：

「萬人雜誌」已發行到一百期，這樣一星期出版一期的雜誌，漫長的歲月，不可謂不艱苦奮鬪，勞苦功高矣！

最近個多月來，我聽到一些閱讀「萬人雜誌」的朋友說：「萬人雜誌」似乎更沒有那樣精采風趣了。問其到底怎樣見得？則又說未暇深究，實在也說不出多大所以然的道理來；但總覺得有許多沒有那麼趣味了。我說是不是近來的「萬人雜誌」有些文章更古老、更正派，比較少有諧謔滑稽的語調；或辛辣刺激的鋒利？則又說容或不無這個。但我不善於解釋或提出點樣說法，然總覺有些不如以前的趣味。

【編者覆：大塊的硬性文章已經減少；趣味與大眾實用性的文章，以後會增加。】

我是對本雜誌確有偏好，所以人家好也好，說署減風趣也好，我總是每期買數本，除自讀外，即分贈朋友。

我住在九龍紅磡，今日九月三十號，又想到加買兩本百期的「萬人雜誌」以寄給兩位住在新加坡的同鄉。可是在紅磡幾個報攤沒有買到，因事去官塘，又在裕民坊一些書報攤上尋覓購買，也沒有買到。今天通統賣完了。據說是本期一百期的特別好賣，今天即九月三十號，星期二，兩個地方都不會買到百期的「萬人雜誌」，

我知道「萬人雜誌」內容充實，資料正確，尤其一百期的特大號，書報攤上，都提早賣空，眞是一個好現象、好消息！特隨便將近來聽到朋友講的，及今日親自尋買而竟然買不到的情形，寫個信給萬老闆及張老編，祝你們加倍努力！

讀者范文源上

【編者覆：謝謝你的關懷與推介，一百期確是好賣，本社連存書也沒有了，如你要存，我只好割愛，請告通訊處，我贈你一冊。】

小巴霸道得人驚 夜歸人誓不再搭

萬人傑先生：

深夜二時，是我每天最後一個節目。就是讀星島晚報，尤其是「牛馬集」，是我要先讀爲快的。

昨夜拜讀萬人傑先生的「馬路上的惡勢力」一文，不禁想起我前晚的遭遇，俾社會上人士知道小巴的勢力不只惡，且入霸王之列。

我是幹飲食行業的，通常要午夜後才收工。每夜拖着疲乏步履，踏上最後開往九龍的渡海小輪，上碼頭時，當然沒巴士，只好光顧小巴。不料前夜客疏，十四座位只坐上十個人，本來有十元一車客，司機也應心足，何況路上還可以有些路邊客可載。但司機偏還要等中環開來佐敦道的小輪，希望多幾上個客。等了十分鐘，車上搭客各人都歸心似箭，約了三位同路人，落小巴改乘的士（因爲四人，每人一元，共有四元，已夠的士費）。當時該司機及站上蛇仔四五個人，把的士截住不准開，話的士司機不應載他們的客，喊打喊殺。

可憐的士司機嚇到面青唇白，不敢做我們生意。我們不値小巴橫蠻所爲，落的士步行到廣東道口才改乘別部的士回家。在車上我們猶有餘悸，發誓今後不再搭小巴，大家合錢搭的士舒服得多了。

素仰萬先生著文有眼光、有遠見，無畏、敢言，希以此資料爲文，供諸讀者。

敬愛你的讀者李立成上

由「詩」可以見「志」

質明報專欄作者周青

對毛共還可以寄存幻想嗎？

今年中秋後三日，明報「北望神州」專欄作者周青發表一首「詩」，他自稱是打油詩。其實，打油詩亦須依照詩的格律調平仄；否則寫新詩倒可以藏拙。

看了周青這首「詩」，可知他對舊詩瞭解非常淺薄，連平仄都不懂；寥寥四句，第三句平仄完全錯誤，第四句平仄也錯亂。香港懂舊詩的人很多，班門弄斧，令人佩服他的勇氣。

詩本言志。那麼，看看周青先生中秋夜有何種表現呢？

以周青的經歷和身份，如果他有明辨是非的正義感，照理該對中共暴政有所控訴；並深切關懷大陸同胞的苦難。可是不然，他一落筆只想到他自己，故起首兩句云：「海外流亡二十年，不知何日可言旋。」第三句更一場糊塗，不值一提。第四句：「故鄉明月缺或圓」，那就頗堪注意了。

本來，周青每天北望神州，並熟讀大陸報刊，應該明白毛林派奪權成功後，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統制思想更趨嚴酷，而人民所受的痛苦越來越深，一言以蔽，大陸已無一寸乾淨土。

但周青以大陸的明月作譬喻，寫出「故鄉明月缺或圓」之句。看來他針對中共的施政有所暗示。換言之，他對中共今的暴政並不完全否定，還相信中共有「圓」的一面。否則，他何必加重語氣，並以之入「詩」呢？

這眞是井蛙之見，今天大陸在中共專政下，人民在水深火熱中，除非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國家，否則，大陸的明月決不會再「圓」了。

周青是受中共教育，離校後並在中共機關工作。後來嚮往自由，逃出大陸。如今他寄望中共施政能改善，那麼，當年他大可在大陸等待幸福的日子，何必冒險來港？

他每天北望神州，獲得這樣的結論，豈不令人齒冷？

還有，不久前他在專欄中刋出一篇東西，題目是：「毛澤東可能眞的患病」。他認爲，最近中共連續發表生產消息，和毛澤東强調政治有異，於是他認爲老毛可能眞的患病。他寫這篇東西，居然寫得「有聲有色」，表示這是獨得之秘。

可是，「十・一」老毛在天安門亮相，並無病容。周青缺乏明辨是非的責任感，當然沒有勇氣認錯；但他狡猾地在十月三日「周恩來收拾殘局」一文中這樣說：「我們知道，經過這場破壞性極大的權力鬭爭後……經濟損失極其嚴重。……迅速發展經濟……從中共近期大肆宣傳發展生產的消息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共這種施政的傾向。」

周青對近期中共宣傳生產消息出現兩種看法，自相矛盾。而以合理的眼光看來，兩者必有一非。周青如今還想北望神州，應坦白向讀者交代清楚，不能學烏龜縮頸。

或者周青另有看法：中共不久前宣傳生產消息，既可表示老毛眞的患病，亦可表示中共想迅速發展經濟！那麼，他更須撰文發表其高見；否則失去成名的機會，太可惜了！

× × ×

萬人傑先生：

昨寄上「質明報北望神州欄作者周青」一稿，諒已達覽。意猶未盡，有下列二點須說明：

㈠我既抨擊周青的四句「詩」，照理該全部寫出詩句，可是第三句平仄完全錯誤，且乏重要性，我看過卽忘了，故無法寫出。但不寫出第三句，絕非欲斷章取義。如果貴處存有中秋節後三日的明報，查出「北望神州」欄中那一首詩，請補上第三句，當然合乎我的理想。

（編者按：第三句是：「遙問故鄉衆父老」。）

㈡明報查良鏞、周青等一向肯定中共存在於大陸上已成定局，只期望老毛死後，中共實行修正主義；特別是周青，這種論調屢見於他的專欄文章中。如果他說「故鄉明月恐難圓」，就不會引起懷疑了。何況，周青向來反對台灣反攻大陸，推翻中共政權，這一點，反映在他的第四句詩上，可謂順理成章。

再者，周青這四句詩，絕無一字控訴毛林的罪惡，那麼，「故鄉明月缺或圓」之句，相信他意欲暗示中共的施政。

鍾楦上

王光順君所提出問題 胡養之作進一步解釋

養之先生大鑒：

敝人是山東黃縣人（近龍口），在共匪未佔據大陸時一向在青島做事多年，所以本人當青市作第二故鄉，就前幾期之「萬人雜誌」上 閣下之大作是本人最喜歡看之文章，但閣下文章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好好研究，比如青島之人口二百萬，就與事不對，實在是八十二萬五千人才對，現在人口是一百五十萬人（按共匪最新地圖記載）還有萊陽縣，並非屬於登州府，而是萊州府，登州之八縣是黃縣（當然包括龍口）、蓬萊、福山、棲霞、牟平、文登（當然包括威海衛）、海陽、榮城。

現在讓我們再研究一下膠東人民對於國軍及共軍的認識程度，就以黃縣人民來說，對於國軍的印象實在太惡劣了，爲什麼呢？這是本人湊巧剛在家鄉見到國軍一〇六師師長姓王，好像王敬文部隊，簡直是土匪兵，在民間到處打劫，後來換防來的是第八軍的榮譽師更糟，一個小小的龍口被他們拆掉一大半，據本人在東北各大

都市做生意的同鄉說，國軍在瀋陽、長春等都市都很喜歡拆民房。閣下一定到過龍口、黃縣，必能看見黃縣之房屋建設民間之富有非山東他縣可比吧，比閣下本期所說之萊陽最少好過（五皮）吧，本人也曾到萊陽，而且住過三天，實在沒有辦法住下去，何況南方人。

以上就國軍之喜歡拆民房一事，請閣下解釋一下如何？總而言之，國軍在膠東所作所為，一塲糊塗，而當時之共匪在黃縣、蓬萊等地，對於百姓相當不錯，從來沒有發生過打劫、姦淫之事，就是捐稅重一點，也從未干涉過百姓之傳統迷信節目，這也許當時的土共都是本地人的關係？而國軍士兵都是南方人，以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廣東佔大多數，買東西不給錢，說多一句就拔槍，野蠻得很，閣下相信也會知道山東登州府人民多數都是經商，個性多半是怕事老實，與山東南部人民完全不同，本人家鄉有句話是說「人當兵鐵打釘」就憑這兩句話可證明他們多麼害怕當兵呢。本人來到港地多年，有很多廣東同事常常說你們山東人最喜歡當兵，本人聽到非常不開心，本人之家鄉黃縣（中村）鎮，有二千多戶一萬多人口，從未有一個當過兵（後來共匪强迫征兵不算），至於山東南部生活之苦，不但你們南方人，見到搖頭，而我們登州人，尤其是黃縣人見到也是一樣的嘆息呢，本人是一個西餅工人，只讀過小學四年級，所以寫起玩意來，詞句很是不通，望閣下多多原諒，您的忠實讀者。祝您

大安

王光順上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

王光順先生：讀了閣下十月三日的大函後，非常興奮！由於「萬人雜誌」八十八期發表「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第一篇文字的前言中，我曾聲明過：「這是血一般的現代史實，然事隔二十餘年，只憑記憶而無其他任何資料以供參考，難免掛一漏萬，希望舊日的長官、同袍或讀者發現遺漏或有錯誤之處，不吝予以指正而免失實：：：。」

所以，對王先生的寶貴意見，極表歡迎；何況王先生是黃縣人，又在青島做事多年，對於膠東的情況自然比筆者清楚得多。不過，閣下所提各項問題，容有進一步的研究和解釋如下：

一、關於青島市的人口問題——閣下說青島人口為八十二萬五千，這是民國二十五政府調查統計的數字，僅指青島市區內而計者。但青島市的範圍，則包括舊租膠州灣全部，以勞山脈尖端的團島角與靈山街角相對環抱而成。廣袤百餘里，其中包括柳亭鎮、女姑口、滄口、李村、仇村及陰島、團島、黃島、薛家島、福島、麥島、大小公島、滄州島、竹岔羣島、海西岬等。這些郊區的人口並未計算在內，據說統計約在五十萬人左右，合共一百三十餘萬。抗戰期間尤其勝利後，由於共黨竊據魯東、魯南的緣故，而青島則為自由區，因此，逃至青島市內和郊區的難民日益增多，到民國三十六年後，盛傳青島市（包括郊區）可能超過二百萬人。

偷渡

利劍

偷渡不怕險艱難，
萬水千山只等閒。
輕舟穿過千層浪，
披荊翻過萬重山。
任有犬哨如林立，
心燃怒火擋槍彈。
出生入死何所懼，
逃脫魔掌笑開顏。

二、關於萊陽屬萊州問題——閣下可能記錯了。查萊州即今之掖縣，位於萊州灣，屬半島樽頸地帶的渤海沿岸。據「山東省誌」：明代升為府，其所轄為振遠、平度及昌益等縣。閣下又說「登州府之八縣是黃縣、蓬萊、福山、牟平、棲霞、文登、榮城、海陽」。其實，登州即今之蓬萊，而原無蓬萊縣，只有城北的「蓬萊閣」。據辭源草部申二十六稱：「萊陽明清皆屬登州府，今屬膠東道。」准此，除蓬萊外，加上萊陽恰為八縣。

三、關於軍紀問題——閣下說國軍在膠東所作所為，一塲糊塗！這點我不完全否認，因為當時駐在山東的國軍單位甚多，可能良莠不齊，違犯紀律勢所難免。但據我所見所聞，卻不像閣下形容的那樣厲害！至少五十四軍沒有嚴重的犯規行動。我自問對本篇文字的立場相當客觀，好的說好，壞的說壞，毫不袒護。而閣下所指出的則疑點很多。比方：

1. 一〇六師師長王敬久？閣下可能記錯了。查王敬玖為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抗戰初期任八十八師師長；中期已升軍長，勝利後即一度任十九集團軍司令。且其所屬部隊駐紮渡南甚久，而筆者入魯後，也從未聞一〇六師番號。

2. 閣下說「第八軍榮譽師更糟，龍口的民房被他們拆掉一大半。」我當時是跟軍部到蓬萊而未到龍口及黃縣，對於當地的情形自然不甚了了。但我為這問題，曾請教過原在八軍服務的朋友潘君（他現住土瓜灣浙江街），他說：「榮譽師駐龍口的時間很短，除非在戰畧上的需要或作戰時的摧毀以外，絕對沒有無辜拆毀民房之理。」實際上，也沒有必要。

3. 閣下說：「共匪在龍口、蓬萊等地，對百姓相當不錯，從沒有發生過打劫、姦淫之事，也未干涉百姓傳統迷信。：：：」這可能是閣下對共黨的一種偏愛，要不然為什麼國軍每光復一個城市時，百姓都希望隨國軍逃出共黨的魔掌呢？尤其是「一杯水主義」，在共區異常盛行；在萊陽、棲霞各地，起出被共軍匿藏洩慾的少女，一批又一批，更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同時民間供奉的祖先神位和廟宇中的菩薩，也被共黨毀棄殆盡。

4. 閣下說：「國軍士兵多為南方人，過不慣魯南的生活。」這倒是事實，但閣下說：「士兵買東西不給錢，多說一句就拔槍。：：：」則與事實不符。據我所知：只有幣制的爭執，卻沒有不給錢的事情。因為共區百姓恐怕國軍離去後，法幣不通行，故要求以實物交換。五十四軍官兵多半以麵粉交換百姓的豬和鷄，我在前幾期也曾提及過，毋庸再贅，順祝近好。

此外，九十七期刊出「李彌化裝脫險經過」一文，近據一位山東濰縣的王君告訴我：「護送李彌的那兩位義士，是濰縣商會的職員，早與李彌有交情。民國四十年春，他們已遭共黨公審並公佈其罪狀後，加以槍斃了！」併此補正。 胡養之 十月九日

優待長期閱戶

訂閱卅期廿四元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為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自以為中立實蠢才

萬人傑先生：

我國亘古以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和現在中國共產黨相比如何？

㈠遠的不談，談近代統治者。如滿清專制、北洋軍閥及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人民，生活上衣、食、住、行還可自由自在；現在共產黨統治下，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過的簡直非人生活，這還不算；一切言論自由都沒有，這不是中國最黑暗、最最黑暗的鐵證嗎？

㈡自稱「星晚讀者」的，以所謂美國現代名作者形容中國共黨如何光明；其實這祇是美國作者的短視淺見。

正如這位自稱「星晚讀者」的，祇知享受海外資本主義生活，不回去偉大光明的共黨中國當下無產階級人民的生活，何解？

該「讀者」以英文自通自居，既然多才多學，何不早回去為你共黨中國人民服務，何必在香港吃貴米？

㈢請問那位「讀者」有否聽過香港人搏命逃回大陸？有否聽過大陸人民接濟香港人，寄布寄糧包寄錢給香港人？

時間匆促，暫且擱筆，請萬人傑閣下代斥該「星晚讀者」是感。

不久前，我曾請教閣下「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共黨理論，給本港一般自稱中立派人士了解。最近本港各報，亦有刊載過大陸正進行批評所謂中間路線人士新聞，共黨稱此種人為中間派、新地主，用心狠毒的反動派，這是給本港中立派人士的警覺。

李楓上

社會主義天堂 人人愁眉苦臉

萬人傑、張贛萍兩先生：

我是不久前從大陸逃亡來港的，飽嚐所謂「社會主義天堂」的悲慘滋味，今天我能自由呼吸着，看到香港四百萬同胞享着自由歡笑的幸福，眞令我感慨。大陸同胞生活在城市或農村，都像失去靈魂，整天愁眉苦臉。共產黨那種慘無人道的暴政，確實使人聞而憤怒。我閱了「萬人雜誌」最近幾期，認為「萬人雜誌」是一面反共的紅旗，能喚起千百萬反共義士的團結，也喚醒一些被共黨利用的人，迷途知返。

我們對共匪不能存有絲毫幻想、妥協和畏懼；只有針鋒相對，以毒攻毒，才能擊破共黨的滲透和侵蝕。到後來，才能將毛匪消滅！願一切反共義士，團結起來，口誅筆伐，將共匪的罪惡，完全揭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我閱了貴刊一百期，有很多人控訴毛共罪惡，藉此雙十國慶，我也振臂助陣，以壯士氣。

曾杰明上

序「關麟徵將軍傳」

戎馬書生

關雨東麟徵將軍，生于秦中鄠縣，先世系出自漢解縣關壯繆，後徙陝西，耕讀傳家。將軍年少，時値鼎革，與里中同志，間關跋涉，東走吳，南下粵，挾鄉彥于髯公一紙書，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萬人敵。三月入伍，半載出征，從此効命疆場，奮跡戎行者二十有五年。迭與東征、北伐、剿匪、抗日諸役，或一日連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追奔逐北，斬將搴旗，自偏裨積功至將軍。抗戰勝利，共黨坐大，民困未蘇，干戈繼起，秉國典兵者，未能使智者樂其立功，勇者好行其志，貧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致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常典，又不見施之于將。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之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之變虞，是以叛離繼起，怨讟並興。物必自腐而蟲生，終至針芒洩氣，蟻穴潰堤，烽火燎原，九州鼎沸，操失其柄，國乃不國矣！將軍懷才不用，遂亦如魏梁鴻之自竄東吳，魯仲連之高蹈不仕，隱于海曲，義不帝秦。

隋賀若弼嘗答太子楊廣有云：「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關麟徵有勇有謀，善攻善守，能將兵亦能將將，且夙具「風雪一杯酒，江山萬里心。」允文允武之勝慨豪情，徒以遭逢叔世，不肯隨俗浮沉，阿諛順旨，是以失歡權貴，迨上既失國，下亦受困，雖云天命，實緣人謀！

余友張贛萍兄，中央軍校十七期生，以將軍一生勛績，不能與家國同沉，湮沒無聞。乃自告奮勇，登門請謁，願爲敍其言，紀其行，錄其事，由將軍投筆請纓起，至解甲歸田止。其間縷述生平，如數家珍：豫皖剿共，擊斃蔡申熙于金家寨；晉陝增援，解圍閻錫山于太原城；窮追紅軍，使毛澤東幾就擒于清水關；張國燾漏網于陣前；林彪損兵于蘇家莊；彭德懷折將于隰縣；徐海東心膽俱裂；劉志丹魂魄皆喪。古北口抗日，救兵如火，塞上揚威，義無反顧；台兒莊會戰，冒險犯難，十盪十決，大捷徐州；武漢保衛戰，遺大投艱，再接再厲，阻敵陽新。嗣復揮戈扼瑞昌之險，滯敵銳進；鏖兵戰長沙之野，殲敵新牆。惜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從此竟善刀被藏，既遭見忌于滇西；留中新命于東北；坐鎮雲南，復受謗于昆明；遂長軍校，乃教戰于成都。江南緊張，願効馳驅于京滬而未果；三軍改組，拜陸軍總戎令下而取銷。將軍肝膽照人，雖示人以肺腑，而未被以心腹見信，此隴西李廣，所以有負戟之歎；留守宗澤，臨終有渡河之恨也。

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我人流浪海外，亦難免其新亭之哭！

余昔從軍鄂南九嶺，雖隸艣幪，未近言笑；避難來港，無意邂逅，得親謦欬。異地相逢，談兵紙上，將軍則息影海外，「縛將奇士作書人」；我則年年作嫁，「著書都爲稻粱謀」，各懷家國仇恨，身世相同。今覩贛萍兄所紀將軍傳付梓，書成之日，索序于余。作者既以妙筆如太史公之傳易老馮唐，難封李廣，此書文情并茂，既可視爲戰史，亦可作爲信史，珠璣滿目，崔灝在前，又豈容我再題隻字片言。祇以屢催握管，盛情難卻，爰爲簡綴數言，願世之讀者，能舉一反三，由此略覩民族隆替，國家盛衰之理，則人以書傳，書以人傳，不特關將軍之功績可垂之永久，即作者之用心亦不致虛擲矣。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仲夏于香港九龍知足廬

第二，促成國家統一。大家知道關將軍過去是以天子門生，中央軍皇牌，肩負閫外重任。經常奔馳全國，搶救險局。關將軍每至一地，除了打出中央軍的示範戰（雲南例外），先求局勢的轉危爲安外，並對當地封疆大吏，表現禮貌周到，態度謙虛。關將軍用意，在使對方了解中央軍之來，非爲搶奪地盤，乃爲支援作戰。當時國家雖號稱統一，但祇是一種形式，而非實質如此。各省部隊中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回軍，桂軍，川軍和滇軍等，相習割據自雄，對中央貌合神離。自經關將軍到處傳播中央軍的決決大風，即已產生潛移默化作用。例如長城之役，宋哲元引爲戰場知己；山西之役，閻錫山親率百官郊迎；甘寧青之役，馬鴻逵倚若西北救星；台兒庄之役，李宗仁驚稱黃埔奇才。封疆大吏，個個對關將軍表示親切友好，正是變離心爲向心的鮮明反應。後來中央軍政各令暢行各省，實緣於此。不過關將軍乘閫外之餘，爲國家促成實質統一所作貢獻，也是給自己的赫赫戰功掩蓋無聞了。

又本書所載，盡係關將軍四十五歲以前的丰功偉績。嚴格說來，祇可稱爲前半生傳記。關將軍現雖年逾六旬，依然精力充沛，壯志千里。反攻復國機運在望，統軍殺敵，號稱「共軍剋星」的關將軍，實責無旁貸。將來大功告成，河山重整，願關將軍再接受張兄訪問，提供那後半生傳記更光輝的新篇。

民國五十八年於香港九龍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新穎，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運用其[illegible]的手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個緊張的氣氛情節，構成一部[illegible]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三)[illegible]六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俊人最新小說

書名	定價
有情人	5.00
孽障	3.50
失踪的丈夫	2.00
難忘的舊夢	2.00
網中人	4.20
地獄歸來	3.00
情人老去	4.50
長髮女郎	3.80
斜陽千丈	5.00

經售者：俊人書店

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九龍亞皆老街六號 B

黃巢

岳騫著

是一部歷史小說，作者熟悉歷史人物，對黃巢及其手下重要人物有深刻描寫，黃巢以一個不第進士，何以能號召百萬人隨他造反，他本身的才具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均有關係，由「黃巢造反」的全部經過，可以看出唐末的社會紛亂，民生不安已有滅亡之道，即使沒有黃巢出頭，唐朝也要滅亡，黃巢祇是適逢其會罷了，本書用小說的筆調，寫出歷史眞面目。定價港幣一元八角。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二三二八〇〇

轟動藝壇 內幕秘聞

紅線女的紅色情夫

曾在本刊連載，轟動一時，由小鍊先生編著的「紅線女的紅色情夫」，備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已出版上市，除紅線女被關經過及投共後的情史，並附珍貴圖片多頁，及紅線女日記，每冊零售三元正。總經售：(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業已出版
每冊三元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03期要目



抗日名將關麟徵

張贛萍著．

民族英雄關麟徵將軍，是民國軍人中最具軍事天才，生平未打過敗仗的共軍尅星，抗日名將，由東征北伐，至剿共抗日，無役不與，每戰必勝。但於戡亂期中，卻被投閒置散，任軍校校長。他的勝仗是怎麼打的？他於抗戰勝利後不被當局重用的原因何在？張贛萍著「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有最翔實的記敍。這本被譽為最成功的人物訪問記，作者脫稿後，每一章節均經關將軍親自核閱，以示負責。在「萬人雜誌」發表時，曾哄動海內外。作者以輕鬆的筆法，寫出每一戰役的緊張經過與致勝關鍵；以持平態度，敍述將軍前半生際遇，與國府高層人事之間的恩怨。并附數十幀插圖，及胡實、戎馬書生、王卜一、董力行等新聞、文化、軍政界人士的序言與作證文，道出前人所未道的內幕。是一部最精彩的戰史，是一部最具價值的近代信史。現出版單行本，每册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雜誌第一〇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澳門竟要把葡人驅逐出境？

一個葡國人被澳門政府驅逐出境，理由是他認爲葡萄牙會放棄澳門。這件最近發生的新聞，反映了今日的澳門在事實上並非葡人天下。

表面看來，澳門仍舊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葡人批評自己的殖民地而竟被當地政府解返祖家，這個政府的實際權力就顯然另有操縱者。

又一個接着爆出的事件，就是據報澳門總警司惹上官司，原因是涉嫌貪汚，他「向升職警員索取報酬」云云。總警司是澳門警察第一號，現在的麻煩，若從「一二三事件」以前的澳門情形說來，那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我們並不贊同殖民地，亦不姑息貪汚份子。但對澳門情況而言，目前的問題是從當地鬧出的葡人事件中已使人更加懷疑澳門權力是否不由自主。

影响或控制着澳門的背後人物，在所搞出的有關問題裏，當然是親毛的共黨特務，雖然這班人也大鬧派性。共產黨抓着澳門，其運用之妙是可以指出的：他們要利用「澳葡當局」做傀儡，以便有利的時候就自己刮，有事的時候是葡人負責。共黨的算盤是如意了，但亦由此暴露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他們知道如果直接支配澳門，當地勢必成爲一個無人問津的死市。

「以毛制華」，只能把人嚇走，所以澳共就想「以夷制華」，力求維持一個爲共黨利益服務的西洋政府。近這一年來，澳共極力裝飾昇平，大搞澳門自由化和新潮化，以爲吸引遊客及招徠賭客，這些做法都是希望人們相信澳門並非中共的一部份。

共黨就爲了要有一個「外白內紅」的澳門，那個不識趣的葡萄牙人，居然揭穿黨棍詭計，並說葡國可能把澳門交回中共，這個混蛋就難免要被送返祖家了！然而欲蓋彌彰，葡人在澳門被逐，固然暴露了共產黨控制澳門的陰謀，但亦說明了這個陰謀最怕受到公開的考驗。

如果葡國今日確能管理澳門，如果共黨對澳門的確無野心，又怕什麼社會人士來批評？正如香港，堅決採取反暴的法律行動，英國聲明決以全力守住香港，結果把港共的暴亂份子一個個收入監獄，並且任由他們以任何方式來批評。事實上一切共黨式的胡亂批評，都對香港毫無影响；政府對非共黨所發出的批評，也採取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共黨報紙實已超過了批評的限度來打擊香港。著名的謠言曾經這樣說：「解放軍準備支援香港愛國同胞的反迫害鬬爭，香港的名流大亨們正紛紛打算走頭！」這種「準備」與「打算」，它所得到的事實答覆卻是這樣：解放軍在英界以外大力阻止華界暴徒進擾香港的企圖；香港的有錢人除了極少數的悲觀份子外，立時有數以百計的民眾團體一致聲明支持政府對付暴徒。

顯然爲共黨暴亂的「浪頭」所嚇窒的一些外國人，也曾對香港採取了投機性的親共論調，但唯一的結果就是他們的謬論落空，香港有如「眞金不怕紅爐火」。

澳門共黨就不同了！澳門政府也跟着表現了與香港的不同。它們不但懼怕葡人的嚴格批評，不敢或不能拿出事實來面對批評，它們甚至害怕見香港的自由報刊，一律禁止它們認爲對共黨不利的自由報刊在澳門出現。

這種迹近作賊心虛的抑壓手法，又怎能解釋澳門不受共黨影响？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又怎能希望澳門回復繁榮？

澳門的問題，實足以加强香港反暴反共的羣眾意識，因爲這在社會安全的共同要求上，這是唯一要走的正確道路。大家會想到：假如香港變作今日的澳門，就連英國人批評香港也要被逐出境，那末，許多熱愛自由的香港人，將還有立足餘地嗎！

除非澳門政府能充份顯示出正常的法治能力，能使各國的外交代表在澳門恢復正常活動，並使一切正當的宗教團體在當地服務，所有原日的報刊電台在當地恢復經營，同時港澳航運皆重復舊觀，否則，我們並不以爲澳門的局勢已定。



新聞以外



失意國民黨・投靠費正清
「殷海光精神」有何值得歌頌？

萬人傑

港大「學苑」爲殷海光之死大賣氣力，痛抨國府。其實，殷海光不得意於國民黨青年團，憤而投靠費正清。費出賣了大陸，還想再出賣台灣，甘於做他幫兇，有何值得「歌頌」的地方？香港小爬虫如喪考妣，無非因「水源相同」而已。

「自由鬭士」不值個爛桔

珠海書院事件，是由一篇有關殷海光的文章引起。可能這是攪學運的人有意借題發揮，但在香港大專院校中，專供青年閱讀的報刊裏，有一撮人在不斷大力宣揚「殷海光思想」的，他們奉殷海光如神明，其程度殊不亞於毛子毛孫吹捧它們的「毛澤東思想」。

在香港，知道殷海光其人的，渺乎其少。究竟殷某人是何方神聖？何德何能，值得小爬蟲們推崇爲「百折不撓的自由鬬士」？摸淸楚來龍去脉，其實不值一個爛桔。

上月，台北中央日報刊出一則訃聞廣告：

「我的丈夫殷福生（海光），一生致力於民主、科學、自由、知識和眞理的追求，最後他尋到生命的眞諦，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點四十分獲得永生。

「我們決定於九月廿一日（星期日）下午三點，在新生南路三段九十號浸信會懷恩堂舉行追思禮拜，親友們若願與我們一同紀念他，歡迎來參加。殷夏君璐暨女兒文麗鞠躬。」

「學生」與「信徒」

殷海光死了，於是他在香港的同路人「深致哀悼」之餘，十一出版的「學苑」第十五期，以兩整頁篇幅刊出「哀悼」文字。就記憶所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刊物，對一位「教授」的哀悼，如此隆重其事的，不論是港大校內，或港大以外院校，都不曾有過。

若干年來，中國名教授去世者不少，其中當然有很多道德文章比殷海光好的，何以「學苑」主編人偏愛於殷海光？很簡單，「水」源相同也。

在香港，眞正是殷海光「學生」的只有羅某與林某二人。由於他們多年來大力宣揚「殷海光思想」（他們說是「殷海光精神」，以有別於「毛澤東思想」），到目前，搞通了思想而成爲忠實信徒的，不過十幾個人。他們在大專及其他學校盡力「吸收」學生，成績不如理想，跟他們走的靑年，不過一小撮；從他們在珠海搞的學運之澈底失敗，可以見之。

來自「明報月刊」的「小史」

「學苑」發表的「殷海光小史」，據說是參攷「明報月刊」黃展驥的「殷海光敎授：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及許冠三的「我的朋友殷海光」寫成。轉錄一段，且看看他們的「偶像」。

「……大陸陷共前夕，殷先生還居台灣。曾在『民族報』擔任總主筆。一九四九年八月開始在台大哲學系任敎，一九五七年升任正敎授，極爲靑年擁戴。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國社』成立，開始出版『自由中國』半月刊，殷先生成爲編輯委員之一。從創刊號起，經常撰稿鼓吹自由民主思想並評析時政。

殷先生進台大不久，與夏君璐女士結婚。現有一女，名殷文麗，年十三歲。

殷先生以直言敢言，不惑於時尙俗流，早爲台灣政府所詬恨，視爲眼中釘。六六年七月，著『中國文化的展望』，官方以『違反中國文化精神』爲由而查禁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殷海光先生被迫脫離台大。

六七年五月，殷先生因胃疾進入台大醫院料理，月後康復。豈料最近死訊傳來，聞者莫不悲慟。

殷先生自言平生讀書與思考，深受羅素、波柏爾及海耶克三人影响最大。」

「民主自由」的幌子

他們發表的「小史」可能太簡單，遺漏一些相當重要的資料。就是：殷海光好出風頭，曾經在國民黨「靑年團」工作，是個熱衷功名的人，又久而沒有出頭機會，因而滋生了苦悶與憤懣的心情。終於，他從「靑年團」跳出來。

美國太平洋學會，姑息分子的費正淸一夥，認定殷攪靑年運動的經驗，以及對國府的憤懣心情，可以利用。從那時候起，他已賣身投靠給出賣中國

的費正清那一伙「美國友人」了。

以後，他吸收青年，及發表的文字，完全按照主子費正清定下的路線走的。凡在本刊讀過何浩若先生有關費正清出賣中國與大搞台獨的報告的讀者，都明白費正清一伙的目的何在。國府不讓大陸悲劇重演於台灣，是明智之舉；所謂「民主自由」，不過是他們的幌子而已。

殷海光的「三反」

要是殷海光有替中國同胞爭取「民主自由」的雄心，該從大處着眼。生活在極權重壓下的大陸七億同胞，更迫切的需要「民主自由」。

他不在大陸搞而在台灣攪，即使他搞成功，在台灣生活的中國同胞，個個都得過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幸福生活，難道就遺忘了其餘七億同胞，不予一顧嗎？

何友暉在「悼亡殷海光」一文中，替他說得冠冕堂皇：「殷先生的精神是反對一切壓迫自由；反對一切獨裁；一切利用政治手腕來操縱人們思想的極權主義。」文中一再用「一切」這兩個字眼，似乎用得不大恰當。如果不限於反國府，我以為要反對壓迫自由；反對獨裁；反對利用政治手腕來操縱人們思想的極權主義，就該在北京大聲疾呼。

因為，說到壓迫自由、獨裁、管制思想，台北拍馬也追不上北京。

哈佛大學的朋友

何友暉的文中又說：「殷的朋友大部份是年青人——學生，其他多數是外國來的朋友，尤其哈佛大學的朋友，和他很談得來。」

他的朋友為什麼多數是年青學生？因為他的任務是吸收青年。為什麼他的朋友多的是來自哈佛大學？這問題更簡單，在香港，我們讀胡菊人的文章，也常常提哈佛大學；看來，哈佛大學像跟中國人特別有淵源，也特別瞧得起中國人。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費正清是哈佛的教授。

上文說過，何以殷海光之死，學生刊物如此大陣仗，「深致哀悼」呢，這不過藉「哀悼」而宣揚「殷海光思想」，他們未必有所愛於殷海光，只是「水」源相同。哈佛——費正清——水源，當然有其連帶關係。

真獨裁者的手腕

「學苑」發表的「小史」，特別強調「早為台灣政府所詬恨，視為眼中釘」；何友暉又說：「他門口常有便衣警察在監視着。」這表示國府「迫害文化人」。

老萬卻深深替殷海光慶幸，幸而他大發諍言是在台北，不是在北京；要是他「早為人民政府所詬恨，視為眼中釘」，其後果將會如何？「門口經常有便衣警察在監視」嗎？我看沒有這樣便宜。

我們一百期刊出，中共文革的照片，許多曾經為中共立過功的學者、文化人，都戴上紙帽遊街，何以中共文革中死去那麼多教授、學者，學問比殷海光不知好幾多倍，對學術的貢獻，又比殷海光不知大若干倍，而「學苑」卻未加隻字褒揚？則其為「同一水源」可知！

其實，獨裁者要拔取一枚「眼中釘」，易過借火。毛澤東是發動羣眾、紅衛兵去鬪爭他，鬪到死為止。

希特拉則會派出秘密警察，把他黑夜抓去，從此沒有了殷海光這個人。如此，才是獨裁者所為；如果只是「派便衣警察監視」，那就十分合乎民主準則了。

對一個有勾結外人、危害本國的人，採取「秘密監視」，相信世界最民主的國家，亦不外如是。

學苑

香港大學學生會　雙週刊　第十五期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　第一版

猶有書生氣——悼亡友殷海光

遺世而獨立的殷海光先生

殷海光小史

PRINTED BY SHUM SHING PRINTING CO.

在比較下方知自由可貴

從殷海光致何友暉的私人信件中，殷可以托何買書，如果殷是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有沒有辦法托人在香港買幾本書帶回去給他看？

自由，在沒有比較下，再多，也不會覺得其多；如在比較下，就知道我們平時沒放在眼內的一點小小的自由——閱讀的自由，也十分可貴。在大陸，別說一個「受監視」的問題人物，即使是當家工人大佬，也不可能得到閱讀自由。殷教授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恐怕不會有機會活到今天。

在台北，他死後可以在國民黨辦的「中央日報」登個訃聞；如果死在北京，能在共產黨辦的「人民日報」登訃聞嗎？

只這一點，小爬蟲就該臉紅，不敢再大放厥詞了。

在這裏，特將本期「學苑」製版登出，以證老萬並非無的放矢。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四）

危機四伏的生產兵團

金千里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共最大且最早成立的農建組織，所謂大兵團生產，把軍隊的戰鬪力投資到農業建設方面，實現軍隊「既是戰鬪隊、又是生產隊、工作隊」的職能。表面看來，老毛的主張似乎名正言順，實質卻是屯田戍邊的奴役政策。

二十年來，新疆生產兵團確實出了不少力，對新疆的工農業建設付出極大的代價，農墾戰士是名符其實的「天山開荒牛」，在荒漠的戈壁，北疆的油田、南疆的牧場、和伊犂河谷，各地調來的農業戰士，他們强忍離鄉別井的痛苦，遠戍邊疆，頂風沙，抗嚴寒，用勞力和青春換取最低的生活，從此，落地生根，老死邊疆。

中共恬不知耻誇耀新疆二十年，建設起試爆基地、原油基地、棉花基地、小麥基地、牧業基地等等。應該說一切功勞歸功於辛勤的農業戰士，而不是「毛澤東思想」。生產兵團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尤其是前國軍陶峙岳屬下三個師（整編七十八師，師長葉誠；整編四十二師，師長趙錫光；整編騎一師，師長馬呈祥），就是這些國軍士兵，第一批拿起洋鎬鐵鍬，使天山南北迅速改觀。他們是開荒鼻祖，當然是第一功。共產黨卻永遠認為國軍官兵是階級異己份子，他們勞動的成果從不宣揚，老毛本着改造舊軍人的原則，强調「給以出路」的階級政策。可憐的國軍官兵，便只有為他人作嫁衣裳了。就算做了十六年兵團司令的陶峙岳，一貫循規蹈矩，這次也難免被鬪得死去活來，終於連傀儡司令也當不成。還有那幾位前國軍將領，趙錫光、葉誠、劉孟純（原省府秘書長）、屈武（原廸化市長，後升任副省長）他們的命運，沒有一個好下場。

新疆生產兵團內在主要矛盾是國軍官兵，無疑也是潛伏的一大危機，毛林集團確實防不勝防。「給以出路」的政策怎能叫人心服呢？正如工一師和農八師（均在「石河子」）被槍斃的兩名「花崗岩蔣軍」，死前還高喊「打倒共產黨」。他們主要反革命罪行是散播反動言論，串聯原國軍人員，搞地下活動，籌備組織反革命集團「驅虎豹」黨。他們最大的不滿是中共利用改造十幾年，結果有家歸不得，老婆討不成，政治受歧視，有病無人理，實在死也不甘。親手建設起一座座棉紡廠（七一紡織廠為新疆最大，係工一師國軍人員奠基的）八一鋼鐵廠、水泥廠、機械廠、和兵團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均在石河子，此地原是荒野平原，十年建設，已成為生產兵團中心城市。

勞動成果給中共掠奪了，國軍官員卻依然經常被鬪、被整，動輒扣以「堅持反動立場」的莫須有罪名，這是任何人都忍受不了的。因此，佔兵團四分之一的國軍官兵，幾乎年年鬧事，或相率逃亡。國軍八萬多人，起碼百分之六十的官兵是堅決反共的。這一矛盾，實在給毛林集團以致命的威脅。是故，先後調去大批復員轉業軍人，加入生產兵團，使互相監督，另外，加强領導管理。尤其是對原國軍軍官，一律貶抑，最多給以副職，受指導員和隊職長的監督，當然也就「郁不得其正」。

兵團司令部和領導階層實權都是中共將領，陶峙岳派系簡直連邊也沾不上，如兵團政委王恩茂、副政委張仲翰、譚開雲、曾如清、裴周玉（第三政委，亦係近年來實際主持黨委的重要幹部）、熊晃（已免職）等，都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兵團領導同樣是派系複雜，充滿矛盾鬪爭（見拙稿新疆軍區大地震）。儘管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但爭權奪利是無所不在的，這就造成兵團高層的危機，因此，毛林集團最近才對新疆軍區和生產兵團積極調入新領導，進行大整肅。目前當權派的政委是裴周玉、曾如清，王恩茂實際不太過問生產兵團的工作。另外出身民族軍的政委曹達諾夫、扎依爾亦因地方民族主義受批判，至今下落不明。

從「十

「十・一」前夕，莫斯科報導，毛澤東中風快翹辮子了，結果，「十・一」那天老毛在天安門上亮了相。這些天左派仁兄振振有辭，哇啦哇啦亂叫。俄大鼻子咒毛澤東死，別有用心，暫且不論；從「十・一」的光景看來，我覺得毛共並不妙。

1.在「十・一」前幾天，毛共在新疆羅布泊地區，偷偷進行了一次核爆，顯然為了應景在「十・一」大吹一番，但竟一聲不響。我認為大概和第七次一樣試驗失敗了，再不就是主持核爆的負責人出了問題。

2.以往的頌毛標語，向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次「十・一」港九街頭的標語則多用：「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毛思想的脖子上騎了馬列主義，耐人尋味。這與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全大會修改黨章時，砍去「以毛澤東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針」一句話，氣味是相同的，是不是堅持「多中心」的軍人，削了老毛的大權？

3.「十・一」兩報一刊聯合社論的題目是：「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鬪爭」。內容空洞陳腐，灰溜溜的，祗見「減威風」，不見「長志氣」。有左列幾點為證。

a 去年「十・一」以及今年「十・一」以前，毛共已慣於揚名破口大罵「蘇修」，今年則無論在聯合社論中，周恩來在九月三十日的講話中，林彪在天安門的講話，一概不提「蘇修」一辭了。這表示對蘇修鬪爭的降級了。為什麼降級了呢，是不是蘇修的態度轉好了呢，不是。社論中暗斥「蘇修」兩件事：㊀

生產兵團內部品流複雜，除高層危機以外，叛變事件轟動一時的首推副參謀長祖農、泰耶波夫逃亡蘇聯，造成軍區內部大地震，這是一九六一年發生的事件。影响所及，大部份原民族軍的戰士思想動搖，泰耶波夫曾在阿拉木圖成立「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委員會」，號召現在生產兵團的農四師、農五師（均駐伊犁專區）叛變逃亡。因此構成文革期間兵團內部的第二大危機。

目前，生產建設兵團總人數約四十萬人左右（一般均估計為三十五萬，實際自六八、六九兩年應大量增加）農業師十三個、工程師兩個、水利師一個，實際增加兩個農業師、工一師、二師、水利師不動。兵團內除國軍八萬人，民族軍一萬八千人以外，中共轉建軍人約二十萬人（包括原王震一兵團三個軍及先後集體調入新疆的生產部隊），其餘則為江南各省的支邊青年，調在兵團轄下農場的約十萬人。兵團四種成份按比例是中共軍人出身的居多，但實際上他們鬧得更兇，不滿情緒並不低於國軍或民族軍和支邊青年。他們自恃歷史清白、成份好，可是對新疆環境反感，在荒漠的戈壁埋葬自己的青春，太不值得，何況他們南征北戰，為毛林打政權，革命立功勳，現在卻屯田戍邊，許多人想不通。因此，他們往往集體逃回內地原籍，或請假回家後一去不返（按：生產兵團規定三年請假探親一次）。幹部們對這些「革過命」的老兵無可奈何，對他們鬧事的處理只能說服教育，按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不同於對國軍人員，動輒扣帽禁閉，或逮捕法辦。

兵團四種農墾戰士，互相之間亦矛盾重重，地方觀念造成經常一幫一伙彼此打架，河南打老廣、上海打四川，顯示不團結，問題多多。總的情況是中共轉建軍人更難搞，這是他們稱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危機。此次文革武鬪，確實暴露無遺，一九六七年二月的石河子事件出動坦克、汽車，便是明證。

生產兵團內部危機四伏，將是毛林集團的定時炸彈，企圖屯田戍邊，絕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相反，在俄毛交惡尖銳衝突中，不但毫無戰鬪力，卻加深中共的憂慮！

一」看毛共

「妄圖對我國策劃發動侵畧戰爭，甚至放出種種空氣，對我國進行核子訛詐。」這是指蘇共「眞理報」透露，準備炸毀中共核子設備一事而說的。㈡「你們妄想煽動反革命殘餘勢力復辟資本主義，妄想劉少奇一伙反革命分子再上台，……你們妄想在我國邊疆地區組織叛亂……」，這是指八月蘇共在新疆掀起軍事衝突，支持反毛巨頭王明、賀龍搞反毛運動一事而言。這兩件事證明「蘇修」對毛共由相罵進而揪打了。毛共還嘴硬：「你們那一套，我們早已看穿了，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對「蘇修」的鬬爭卻自動降級了，這是色厲而內荏。三日電訊報導證明，毛共已接納蘇共建議，恢復談判貿易了。

b社論在提到對外政策時，說了一段更軟的話：「我們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我們歷來主張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解決。我們主張用談判的方法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衝突。」

上面這段話，除表示接受柯西金的建議進行談判外，最值得玩味的是「各國的事務由各國人民自己去解決」。這句話與上下文氣連不上。據筆者推測，是毛共對越南問題表示了新立場。不再強橫阻撓北越對美和談。這與一九六八年，春水過北平時，毛澤東拒見並怒斥：「與美國在巴和黎談是錯誤的」的態度，完全相反。所有毛共這些表示，都是對蘇共的退讓。毛澤東的骨頭軟了。

4.一反常例，毛共這次慶祝「十・一」沒有發表參加觀禮的首要名單。新華社祗報導毛、林及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個人，在電台廣播也祗提到林妻葉羣、毛妻江青、葉劍英、劉伯承、朱德、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汪東興和宋慶齡。政治局中幾個實力派分子陳錫聯、許世友、張春橋及候補政治局委員紀登奎、李雪峯、李德生都沒露面。可能也發生了新的整肅。

5.周恩來在「九・卅」晚宴的講話中，重申「和平共存五原則」，這不但表示「造反外交」已經結束，同時也是與蘇共「和平共存」政策的言歸於好。莫斯科對周恩來這幾句話，非常的高興，並非偶然。

6.毛共這次搞大流血的「文革」，口口聲聲說是為了劉鄧等反對毛的「三面紅旗」，實行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那麼毛林的文革既已獲勝，即應恢復「三面紅旗」政策才對，可是今年一月十二中全會沒有提，四月的九全大會也沒敢提，這次「十・一」也沒提。大概老毛也為此深感不安了，因此無論如何要在這方面說一句半句，蓋一蓋臉，否則就暴露毛劉之爭純是私人爭權了。但是在社論也祗說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所有制（按：不敢直說恢復人民公社體制），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充分發揮人民羣眾的創造性和智慧，推動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更加迅猛地向前發展。」試看「更加迅猛的向前發展」這句話該多累贅、該多繞彎子、左搖右擺、忸忸怩怩，就是不夠膽講「大躍進」三個字！人見過鬼怕黑，鬼見過鬼原來也怕黑。

7.依照毛共的「憲法」，祗有「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罷免劉少奇的主席職務。可是實際上劉少奇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紅衛兵揪出來之後，就已下台了。今年一月中共在黨的十二中全會上，開除劉的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顯然是違憲的。如果毛澤東腦子裏，還有一絲法律觀念，就該召集人代會，經合法機關、以合法手段來罷免劉的主席。可是從「十・一」的言論看來毫無跡象。大概還有「老大難」的問題，不能解決。君不見這次天安門前最大一幅標語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嗎？

大概現在還團結不起來，「多中心」論者的力量還是太大吧。

預告：下期將刊出更有力的證文，證明「毛澤東完蛋了」！

魯遲

中蘇共會決一死戰嗎

兼論雙方力量的對比

王瑩

編者按

本文是特約稿，作者對中蘇共爲邊境事件的劍拔弩張局勢，作了一次與衆不同的分析。因爲作者對於中蘇共的軍事力量，及兩者之間的備戰情形，都有另一種看法。這種看法，在海外尚不多見。經編者與作者反復交換意見之後，遲延了一個多月始將來文節刪刊出。因爲「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作者的看法，容或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卻不失其提供研究中共軍事者的參攷價值。我們的讀者可能有不同意此種見解的。只要另有所據，言之成理，我們希望對此問題提出討論。因爲長敵人志氣，誠然不應該，但盲目的否定敵人一切，也是智者所不取。

今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發生以來，中蘇邊境的磨擦日益頻繁；尤其最近蘇軍入侵新疆，衝突甚有繼續擴大趨勢；這是一個舉世注目的問題。「中蘇核戰難以避免」之類新聞，更充斥各報主要版面，據合眾社和路透路透社八月廿八日發自莫斯科電訊引述「眞理報」社論說，「世界核子武器大戰恐難避免」，因爲「中共領袖不斷號召人民準備捱饑抵餓應付戰爭」。倫敦和華盛頓對此反應，據合眾社同日報導，也都認爲情勢嚴重，「核戰之可能性，不能加以否定」云云。看來這場大戰是近在眉睫的了，世界人民尤其中國人民又將經受一場慘重的浩刼！

情勢難道眞會如此嚴重嗎？

筆者認爲不僅不必擔憂核戰，就是較有規模的常規戰爭，基本上還不會有發生的可能。原因是：——

一、中共不敢打

（一）中共目前樹敵太多，綿延四五千英里之中蘇邊界姑且不提；西南與與印度接壤，尤其東南沿海所受國府之威脅更無時不在警惕中，自然會忌憚到一旦揮師北進，國府與美、印等勢必乘機敲門，那時前後受敵。

（二）中共最拿手和憑藉的是所謂「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的特點在於利用以民兵爲主的廣大羣眾的潛力和熟悉的地利，來消耗對方的有生力量。那只有在自己鄉土上才有發揮的可能。倘若貿然入侵他國，則主客易勢，反而會陷入對方「人民戰爭」的陷阱中。

（三）中蘇共交惡以來，中共對付蘇修一向堅持所謂「後發制人」的政策。「文鬪」是這樣，「武鬪」也莫非如此。據說這種政策的好處可以看清對方的破綻，便於準確地擊中要害。其實更爲了爭取輿論的支持，使世人知道並同情中共是被迫自衞還擊；即使過分一點也可獲得諒解。

（四）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剛剛收煞，內亂未平，還需要一段休整的時間來鞏固內部；非不得已，不願意分心對外。

二、中共的軍備不可輕視

中共方面雖然如此，但是，再三在邊境挑釁，乃至頻仍增調大軍壓境，虎視眈眈的蘇聯，難道不會猝然入侵，因而燒起烽烟來嗎？

當然，這有可能；不過，非到不得已的地步，蘇聯是缺乏冒這場風險的膽量的。

誠然，在核裝備上蘇聯確比中共强得多。但是核武器只能用來摧毀對方的工業設備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並不能用在兩軍對峙的戰場上，而且，只能威脅還沒擁有核武器的對方；要是對方也同樣擁有，儘管數量比自己少，其危險性就存在，故蘇方怎麼也不敢輕率動用。中共所以「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爲的就是打破壟斷局面，爲自己解除這種威脅。總之，決定戰爭的勝負根本有賴於常規戰爭；核裝備只能助威於聲勢而已。

論起常規戰爭，可說的話就多了。最爲香港的專家們着眼的是雙方的軍備，開口閉口說：「哼，小米加步槍，怎可同現代化的蘇軍較量？」可是，據筆者所知，早在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共軍的裝備便已一再淘汰過了。淘汰的武器並不是「昭和×年造」或「漢陽兵工廠製造」的步槍之類，而是那些曾經顯赫一時的「美式配備」，乃至當年「老大哥」無私支援的俄式最新武器。所以淘汰，因爲有性能更好的，是中共自己的產品代替它們。這些產品，對外（包括蘇聯在內）固然高度保密，對內還得分別對象作有限度公開，曾經擇要拍過幾組影片，分別放映給軍官參考；分別相當嚴格，按級別高低分看詳畧不同的內容。各組的影片也不止一套，有產品性能的介紹，演習的紀錄；介紹的不僅限於隨身裝備，也有大型武器，包括應用於海、空軍在內。——一九六三年前後，美國的軍事專家曾獲悉其中一些產品的情況，促請有關部門提高警惕。怎知早在一九五七年間它們就已出現在「解放軍」的內部影片上了。

當蘇聯正集中力量大搞人造衞星的時候，中共則把更大的精力投在提高武

器素質的研究上面。儘管斯大林在生之日，對中共國防建設的支援不遺餘力，每有什麼新的成果，都力盡義務提供的責任。但中共頭頭始終認爲：自己骨頭上長的肉才是眞正的肌肉，老是依靠人家，難免受人掣肘。於是，對「老大哥」無私的援助，固然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同時卻又不動聲色，秘密仿造、鑽研、提高。起初當然爲了對付「美帝」，及後則更爲了防備「蘇修」。斯大林死後不久，赫魯曉夫許多飛揚跋扈的作爲，欺得了書生本色的馬林科夫，可瞞不了老奸巨猾的毛、劉、周等人。特別經過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鞭屍，從而控制東歐各衛星國內政並全面進行走馬換將，以至觸發了「波匈事件」等等，這些更加教訓了中共當局。除了對赫禿加倍保持警惕之外，就矢志銳意發憤圖强，尤其在軍力上，非急起直追乃至力求超過蘇修不可，否則，便難以防備於萬一。

這裏不妨一提受世人非議的一九五八年大搞鋼鐵的「土高爐運動」，看來是胡鬧而可笑的，殊不知中共當局預定的目的竟是基本達到了。何解？因爲不管這些土法上馬的生產質量和數量如何，可以全部用以應付不關痛癢的民用工業；而正規生產出來的鋼材，便可以涓滴不耗地全都投進國防建設。即使一九六〇年經濟最困難時候，軍備生產還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直至第一顆核彈的試爆，蘇聯方才大吃一驚，甚悔一向的痲痺大意，從此才開始對中共的軍備生產特別關心起來。

三、中蘇共將才、士氣、民氣、糧食的比較

不過，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是掌握武器的人，並不完全決定武器的良莠。倘若指揮錯誤，甚或士兵厭戰，再好的武器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那麼比較一下中蘇共雙方在「人」這方面的問題，是有必要的。

（一）蘇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像樣的戰爭，緊接着的三年革命內戰，才開始鍛鍊出一批軍事人才；其中的優秀將領，即使躲得過斯大林猜忌的屠刀（特別是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大清洗），也避免不了正常的衰老死亡。目前在位的高級將領，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培養起來的；充其量就是那四年「衛國戰爭」的經驗，迄今也隔二三十年了。而中共的將領之中，有連續積累二三十年的戰爭經驗者比比皆是，況交戰對手式式俱備，方式又紛紜複雜，經驗之豐富，是蘇軍將領所不及的。

（二）中國人多，中共徵兵的挑選特別嚴格，從來只挑刻苦耐勞的工農子弟，大力灌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不時强調備戰，加强鍛鍊。役滿多充民兵骨幹。中下級軍官有嚴格的淘汰制度，即各級都有其極限年齡，超齡若缺乏提陞條件，就得復員；復員軍官較有能力者，大多加入邊疆「生產建設兵團」，其餘或轉業，或回鄉生產，則兼充民兵骨幹或教練。一旦外敵入侵，一聲號召，到處皆兵，且都是訓練有素，毛共經之營之廿年的目的便在此。

至於蘇軍情況如何？我們不大清楚，但可以肯定，由於蘇聯人民的生活比中國人優裕得多，特別十多年來「蘇修」强調生活改善，備戰觀念遠遠不及中共强。倘若被驅作侵畧戰爭，士氣自然沒有「保家衛國」者那麼高昂。

（三）儘管中共在施政上許多不得民心，尤其逼得知識分子走投無路，更加離心離德。但「蘇修」在大陸人民心目中，卻是沒有好感的。在中共的不斷宣傳下，大陸人民一切的不幸，甚至天災厄運，間接都是來自「蘇修」；如不計其數的副食品源源運到蘇聯去還債，特別是一九六〇年全國饑饉，餓殍遍地時，赫魯曉夫還派來一個「討債團」常駐北京伸手要米、要猪、要鷄蛋。這種强索再加上宣傳，連鄉村老嫗也會生氣。至若當前還在大力淸除的什麼「中國赫魯曉夫」的遺毒不過是老毛爭權奪位，排除異己者的一種幌子，其實劉、鄧派并非擁護赫魯曉夫的人。

可是蘇聯就不同了，不僅上上下下還有很多隱蔽的斯大林分子，與毛澤東臭味相投的也大有人在。不難想像，一旦蘇軍入侵，能否獲得蘇聯人民一致支持？這是一個問題。

（四）必須特別提起的是糧食問題。一旦戰爭爆發，不僅需要軍糧供應，正規的糧食生產勢必遭到很大影响。這是中共當局一貫最爲關心的問題。遠自一九五三年提出「總路線」時就着重强調儲糧備戰，一定要儲存即使完全停止生產也足夠全國人民兩年至三年的糧食。爲此目的，不惜草率地一再提前實現農業合作化。十多年來的迹象表明，至少總有一二億噸儲備糧經常新舊交替地保持在倉庫裏。至於蘇聯的情況，如所周知，斯大林在日辛苦儲存下來的一些糧食早被赫魯曉夫花光了，若干年來總得經常運出大量黃金向外購買日用糧來彌補不足。這是蘇聯始終難以解決、最感頭痛的一個問題。

四、蘇聯不敢打

如果蘇聯對中共不是色厲內荏，還能一直容忍它這麼「牙擦」嗎？

且看這篇放出緊張空氣的「眞理報」社論怎麼說的：「毛派之兵工廠充滿日新月異之武器，倘戰爭在目前形勢下爆發，則任何一洲均無法不受其害」；「不祗其鄰國引以爲憂，其他遠離中共之國家亦表示恐慌」，這「可能影响整個地球人民之命運」。如此憂心忡忡的論調，不正反映了自己的膽怯嗎？同時也想以「全球主義」來使中共樹敵更多，更加孤立起來。接着，委婉說道：「目前局面對中蘇任何一國並無利益可言」，已經敲起退堂鼓來了。儘管又說什麼「中共如再侵犯蘇聯邊境，定遭蘇聯守軍迎頭痛擊」，還不是爭個面子的一句口頭禪。

不過，據我的瞭解，毛共的眞正危機不是蘇聯的入侵，而是內部的四分五裂，將來可能形成割據局面，目前的「多中心」與「無政府主義」，便是一例。相同的，蘇聯對付毛共的最高手段，也不是明刀明槍的硬拚，而是促成毛共內部的分裂，使之其割據局面早日出現。如何掌握運用這一即將出現的局勢？是高唱了二十年「反攻復國」的國府當局，應該打醒精神應付的！希望坐收漁人之利的想法必然要落空。

脫稿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卅一日

毛幫確實承認過麥馬洪線

岳騫

一位署名「觀塘讀者」先生，來一封信給編輯先生，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本刊一百期發表之拙作「二十年來毛澤東出賣了多少領土」一文，指出毛澤東集團已經事實上承認麥馬洪線。但在本刊九十四期待旦先生發表之「西藏是國家嗎？」一文，指出毛共雖然壞事作盡，但祇作了一件好事，就是不承認麥馬洪線。「觀塘讀者」先生指出區區與待旦先生之意見有衝突，希望能就此事澄清一下。同時「觀塘讀者」先生並希望能就一九六二年共印在藏邊之戰的經過，作一詳細說明。對於這位忠實讀者，自不能拂逆其意，因此，我先來就此事作一說明。

首先要說的，拙文同待旦先生大作，立場百分之九十九是相同的，其中唯一不同之處，就是毛幫有沒有承認麥馬洪線？關於這一問題，若再深一步研究，也無衝突之處。因爲我說毛幫承認麥馬洪線，是在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事，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之前；待旦先生所說的是一九五九年以後的事，此時毛印已經公開決裂。我所根據的資料是外國的；待旦君所根據的資料則是大陸的。我不認識待旦先生，但以待旦先生每期發表的大文，對大陸內情了解之深刻，非親身經歷不可，推測當是大陸流亡青年，在大陸當然不可能看到外國材料。至於此項推測是否正確？還要等待看了待旦先生對此問題答覆之大文後才能確定。

現在先說一說我個人認定毛幫承認過麥馬洪線的三點理由：

第一、在一百期拙作中，曾提到尼赫魯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印度聯邦院的報告，我在該文中已經指出尼赫魯是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小人的話本來是不能輕信的，但此一事不同。首先要了解一點，尼赫魯雖是第一小人，卻自幼就受的是英國教育，「說夢話都要講英語」（聖雄甘地生前對尼赫魯的批評）。因此，受英國薰陶至深，對於英帝國主義的侵畧技巧，尤有心得。兼之尼赫魯本身就作過英國的亡國奴，英國人侵畧併呑印度的經過，尼赫魯肚裏更有一本清賬，一旦當了權，一定要學得惟肖惟妙，甚至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翻開英國史看一看，英國自維多利亞女皇時代到二次大戰結束，有「日不落國」之稱。今天英聯邦國家超過三十，過去皆是英國屬土，英國侵佔了世界這麼多的地方，功業不爲不盛。但是英國卻從沒有無根無據佔領任何土地，雖然開始時是靠砲艦政策搶來的，但既搶到手之後，就一定要回當地政府簽訂一項協定，完成「合法手續」。

根據這項傳統，在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會議時，代表英國印度政府出席的麥馬洪，私自在中印邊界劃了一條線，明知道這條線中國政府代表不會也不敢同意，卻轉而與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私自簽署，作爲他日抵賴的張本，這就是所謂「麥馬洪線」的眞象。

印度獨立後，因爲國民政府自作多情，一時表面上看中印邦交相當敦睦，而印度獨立，人所共知是得力於中國的贊助，尼赫魯要想使中國政府承認麥馬洪線，自覺無此可能，也不敢出口，一直隱忍不言。但內心固無一日忘懷，如何能促使中國當局同意麥馬洪線爲中印邊界。

中國外交當局對尼赫魯的心事一無所知，仍然拚命與之親善。中國派出駐印大使羅家倫到任之期，在印度眞正獨立之前，此種熱忱爲國際慣例所無。甘地被刺，在南京開盛大追悼會，中國政府元首親臨致祭，此項禮節亦爲世界各國所無（目前台北一羣混蛋，又在舉行甘地百年壽辰紀念，可鄙可恥）！又中國之施與印度者太厚，尼赫魯當時對於中國也特別恭順。當印度獨立之前夕，國旗尚未制定（印度在歷史上從未眞正統一過，所以也未有統一的旗幟），尼赫魯及內閣一羣要人，竟然去請教中國大使羅家倫。羅家倫當時向尼赫魯等人提供意見，指出印度是個多民族國家，國旗除去具有崇高意義外，還要簡單，使任何一個老百姓都可以仿製。並指出歷史上阿育王時代用過十二金輪作爲國徽，大可參考。印度當局完全接納了羅家倫的意見，製成了目前通用的國旗。中印邦交當時如此敦睦，誰也未想到尼赫魯揣了一肚子鬼胎在暗算我們。

日前糾纏不清的麥馬洪線，實際孕育於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條約。西姆拉條約中國代表陳貽範，尚簽了一個縮寫的名字，麥馬洪線陳貽範根本不知道。但是印度爲了維護麥馬洪線，總要先打出西姆拉條約的盾牌。所以抗戰勝利後，中印政府的交涉，皆是談西姆拉條約，其中自包括麥馬洪線。

印度尚未獲得正式獨立以前，在過渡政府時期，中國外交部就開始和印度派駐南京代表梅農談判「中印通商友好條約」。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中國駐印大使羅家倫博士赴任時，外交部交給羅氏一張該約草案，要羅氏到印度後加以切實研究，內容着重在改善華僑待遇，邊境界務，交通，商務等問題。羅大使抵印後，召集各地使領人員加以研究，簽註意見，送回南京。可是印度政府對此項問題，始終避而不談。是年（一九四七）十月十四

日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又邀駐華大使梅農作一次懇切商談，希望早一天簽訂中印商約，結果還是石沉大海。

當時一般人都覺得奇怪，爲什麼中印商約始終不能完成，實際上就是「西姆拉條約」的幽靈在作怪。印度儘管對英國人如何反感，但對英國人所留下的這一點「甘棠遺愛」——西姆拉條約，卻非保留不可。

根據中國所擬的「中印通商友好條約草案」，有關西藏問題的是廿九、五十、三十一三條。二十九條規定中印之間從速劃界的問題，三十條是維持中國的西藏人口進入印度現在所有的便利，同時也維持雙方邊界上交通來往情形，以待將來解決。三十一條更聲明在本約未成以前，唯一有效的條約，只有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一月十一日在重慶訂立的中印條約，和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零八）所訂的「中英續行藏印通商章程」。這也就等於說中國絕不承認「西姆拉條約」。印度不肯放棄既得的「果實」，但是又不敢明白說出以「西姆拉條約」作根據（那時中國尚是五强，印度有求於中國的地方正多）。只好採取拖延政策，於是「中印通商友好條約」就擱淺了。

到了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中國外交部希望打開僵局，乘光緒三十四年（一九零八）中英修訂印藏通商章程限期屆滿的四個第十年，分別通知英國、印度、巴基斯坦三國，聲明在今年屆滿以後，該約將不再繼續。這個照會於是年（一九四八）十月九日分別送出。給英國照會由駐英大使鄭天錫送交英外交部。給印度照會由外交部送交印度駐華大使館，給巴基斯坦照會由駐印大使羅家倫在新德里送交巴基斯坦駐印高級專員。

送去以後，英國外交部十月二十九日即復文鄭大使，說是正與印、巴兩國政府商量，次年（一九四九）五月二十四日英外部再照會鄭大使，說是這個問題與英國政府無關，請直接和印、巴兩國自治領商量。巴基斯坦駐印高級專員也在次年（一九四九）一月六日照會羅大使，說是關於西藏和其他問題，另訂新約的事，都願意商量。只是印度如何答復，始終不知道，直到是年（一九四九）九月，共軍已渡江，政府遷到廣州，羅大使在廣州同外長葉公超談起印度復文，葉外長也不知道，去電到重慶查，直到十一月十六日外交部方查出這件復文，原來是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三月二十二日送達的，說是印度只承認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條約」爲有效。

讀者都該記得，國共和談正式破裂是在四月二十日，共軍二月二十二白從江陰渡江，政府四月二十四日就撤離南京。這件公文當時可能未看就打包運走了，印度駐華大使館把時間算得這樣準確，這決不是偶合，而是一種預定的陰謀，印度的外交手段，僅憑這一點來看，比起英國還高一籌，眞是「青出於藍」了。

外交部把這宗覆文查出以後，已經找不到印度大使館。於是把反駁印度照會的覆文，用電報打到新德里駐印大使館。羅大使在十一月八日上午九點鐘接到，當天就整理好親自送去。這是中印最後的一次交涉，總算由於外交人員努力，在印度承認中共政權之前，來得及否定了印度當局夢想的「西姆拉條約」，當然也否定了麥馬洪線。

筆者所以費了如許筆墨縷述印度過去抱着西姆拉條約與麥馬洪線死纏白賴，旨在說明一點，即印度的侵略手法，仍然祖述英國的傳統，即使佔領了對方的土地，並未遇到抵抗，但仍然要千方百計擺設圈套，使對方在法理上予以承認。明乎此，可知尼赫魯當年以談話方式，誘使周恩來承認了麥馬洪線就毫不稀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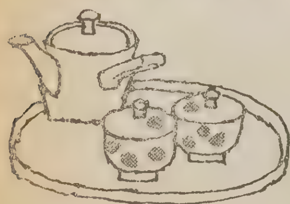
尼、周那次會議是在一九五六年，是毛、印的政治蜜月時期，印度在任何國際場合拚命拉攏毛幫，比起蘇俄還要賣力。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分割越南；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把毛幫正式帶進了國際外交的圈子，都是尼赫魯一手支持，海外讀者，想必還可記起當年印度特使梅農，訪問大陸經港時，那種爲中共賣力的肉麻談話；及以後在聯合國爲中共做應聲虫的落力表演。因此，周恩來與尼赫魯之間的親密態度，也超越了國際禮節，每次會面一定擁抱一番，尼赫魯那張鬍鬚臉，與周恩來的白臉要貼在一起照像，使人不忍卒覩。在此情形下，周恩來順嘴說句人情，承認麥馬洪線，決非不可能，而且尼赫魯當時還令女秘書留有紀錄，更不可能生安白造。

第二、毛幫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與緬甸簽訂的邊界條約，有關中印緬三國交界處所劃國界，完全按照麥馬洪線。此處要加以說明的。世人皆知麥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的一條非法界線，但由於當時的緬甸也是英國殖民地，而且屬於英印政府管轄，所以麥馬洪線的這條邊界線，向下是延伸到了緬甸與中國西康交界處。此次毛緬劃界，完全按照麥馬洪當年劃的緬段麥線，毛幫既然能承認緬甸境內的麥馬洪線，又爲什麼不能承認印境的麥馬洪線？

第三、一九一四年在西姆拉所出現的麥馬洪線，不但中國政府未予承認，就是西藏地方政府也未全部接受。所以門隅區雖然劃在麥馬洪線以南，但整個地區卻到一九五六年之前，尚在西藏地方政府管轄下設官分治，徵糧徵稅。到了一九五六年，就在尼、周會議之後，印度突然派兵佔領了門隅首府大旺，囊括全境。此時西藏已在毛幫控制下，毛幫對於印度的非法越境行動，既未下令抵拒，亦未提出抗議，這是何故？

第四、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毛軍在西藏與印度邊界發動攻勢，二十五日攻下大旺，進軍到大旺以南的邦狄拉（此處應屬印度），以後奉「赫老」之諭撤兵。按理，撤出邦狄拉也就夠了，爲什麼要撤出大旺，仍然維持原來態勢？全軍撤回麥馬洪線，甚至麥線以北二十五里之外，這又是何故？

從任何觀點來看，毛幫確實承認過麥馬洪線，至於後來又不承認，此本其慣性，正如「大鳴大放」進入高潮，一翻臉說是「陽謀」。我們決不願意毛幫承認麥線，雖然它的承認並不等於中國承認，但是它既然承認了，我們也不必爲之遮蓋。



毛共「農村教育大綱」研判

曾憲光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吉林省梨樹縣革命委員會「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草案）」。雖然，「人民日報」加了這麼一個「按語」：「希望全國廣大貧下中農、革命師生、支援農業的解放軍指戰員，以及各省、地、縣革委會的有關同志，積極參加討論，提出補充、修正意見」。可是實質上它已是一份毛共認可的總結性的東西，是毛林集團改革農村中、小學教育的一個綜合性的較有系統的張本。

「教育大綱」內分七章共三十條款，約三千五百餘字。至大綱的中心思想，在其第一章的「總綱」中有露骨的說明：「農村中、小學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貧下中農直接管理的社會主義新型學校，農村中、小學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爲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農村中、小學要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肅清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流毒……農村中、小學教育目的……使農村的青少年一代在階級鬪爭、生產鬪爭……鍾鍊成爲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心全意爲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換句話說，毛共是要把農村中、小學辦成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的政治染缸。

說上面的「教育大綱」是毛共認可的，一份較有系統的總結性的東西，不是沒有根據的。眾所周知，早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便已開始在「人民日報」闢了一個「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專欄，專門討論中、小學的「教育改革」問題。而在往後半年的討論中，該報先後發表了三十五批資料，提出了許許多多的「樣板」經驗，直到本年五月十二日，「農村中、小學教育大綱（草案）」，才在「人民日報」出籠的哩！

這個「教育大綱」發表後：「人民日報」先後刊登了十三批「補充意見」的資料，誠然，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這些「修正意見」都反映了下列幾個「嚴重」的情況和問題：

㈠貧下中農不願管，也根本管不了中、小學。這裏，儘管毛共大叫大嚷「教育革命」是一項「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但在直覺的廣大農民已識穿，毛林集團這次的「下放」公辦學校，是具有一石雙鵰的陰謀的——既可利用農民去打擊、壓制「教育」知識分子；又可把農村中、小學的教育經費，推卸給農民。不錯，在政治和槍桿的壓力下，農民們不敢公開反抗此舉，但此一不滿情緒，卻在許多場合流露無遺，正如去年中共「人民日報」自我招供的，農民們有些顧慮，公辦小學改爲民辦後，勞動多，質量會降低，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而這種與「毛澤東思想」相左的意見，雖遭到了「上線」、「上綱」的批判和被指責爲「立場問題」，但卻表明了今天大陸的農民，的確很少考慮到落實「毛主席的指示」了。

㈡教材過於貧乏而受到普遍的指摘。根據「教育大綱」規定，中學設立門課：①毛澤東思想教育課，②農業基礎課，③革命文藝課，④軍事體育課，⑤勞動課。小學亦設五門課：①政治語文課，②算術課，③革命文藝課，④軍事體育課，⑤勞動課。再明顯不過，上述的五門課，都是用毛

關於

「筆名」一詞，是由英文Pen Name譯過來的，可見是來自西方。近代新文藝作家，幾乎人人都有筆名，多者可達數十個（如魯迅）。由於用筆名發表文章比用本名方便，所以有些作家一生只用筆名發表作品，誰會見過魯迅用周樹人的名字發表散文；曹禺用萬家寶的名字發表劇本？

古代文人也有用別號的，但那和筆名不同，如五柳先生人人知其爲陶潛，東坡居士人人知其爲蘇軾；並無隱蔽身分作用。

文人用筆名發表文章的原因，大概不外下述幾點：

一、沒有自信　此類多爲新作者，由於對自己的作品沒有自信，怕退稿時被人嘲笑，所以不敢用本名。

二、怕招禍　此類多爲批評時政的作者，由於政治環境黑暗，當權人物不講理，批評時政有被抓、被打甚至「失踪」的可能，所以只好使用筆名。

三、怕惹厤煩　這一類多爲寫一般批評性文章的作者，如批評某部國產影片壞，會得罪該公司的許多人；批評詩、文、小說有缺點，會得罪作者和編者；萬一雙方都是熟人，又如何抓破臉面？所以用一個筆名便可放言無忌了。

以上三種是一般情形。此外，筆者還見過兩種被逼不得不用筆名的特殊例子：一種是一位作家，得罪了某一有權有勢的人物，而這個人物頗具影響力，它能在一定範圍內對該作家封鎖，凡是他的稿子一律不予刊載。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位作者如想發表文章，必須設法先突破封鎖線，這時用筆名便是唯一的有效對策，而且這筆名還必須時常改換。

另一種是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被編輯「整蠱」，後者以某種藉口讓前者放棄本名，另起新的筆名，以「初哥」的姿態和讀者見面，這裏面的原因是什麼？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上兩種已夠奇怪的了，但還有更奇怪的：例如作「密碼詩」的那位「變性人」，最初的照片是一位嬌滴滴小姐，後來又成了先生，究竟是男是女到現在仍然是個謎。這不僅詩是「密碼詩」，連人也變成「密碼人」了。怪哉！怪哉！

「無牌教師」雖也是我的筆名之一，但還未正式使用過，只是有時在文中以此自稱。那是由於批評教材之故，

澤東思想來統帥。它不單取銷了外語課，就數、理、化等基礎知識課亦少得可憐。因此，人們在「補充修正」意見中，公開主張要把「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人文地理」、「政治地理」、「邏輯」、「語法」、「鄉土文學」、「古典文學作品」、「魯迅作品」、「外語」、「音樂」、「圖畫」等文化知識「補」進去。雖然以上意見被毛共指責爲：「在討論『大綱』（草案）中，結果把舊的一套又統統揀起來了，在許多理由下，把學生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階級鬬爭和生產鬬爭的時間擠得所剩無幾（見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但亦由此表明，毛澤東要在「學校陣地」建立「一家言」、「一本書」的愚民政策，已遭受到普遍的反對。

㈢普遍要求保留留級制度及考試制度。在「大綱」第十四條中曾硬性規定「廢除舊有的考試，留級制度」，據說因「毛主席」曾說過：「考試是以學生爲敵人」之故。但在「修改」意見中卻有人指出：「考試的目的，是檢查教學情況」，更有人提出：由於在「考試評分就是復舊」的思想影響下，結果造成「學生上學不背書包，上課睡大覺，自習時亂說亂跑，坐不住，學不進」的惡果。同時，硬把部份因種種原因致使學習跟不上的學生，不負責地讓他們升級，那不僅將增加那些學生的精神負擔，影響身體健康，不利於教學，且將進一步再影響教學質量等。爲此，都提出應「建立新的留級制度」。

此外，在學學生勞動時間太長；重新起用原公辦學校專職教師復職任教；發展農業中學和普及農村業餘教育等等問題的「補充」意見中，貧下中農、教師和幹部都提出了很多「修正」的主張和建議。所有這些意見，都顯示出毛一再强調要徹底砸爛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已經死灰復燃，也說明了「毛林司令部」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是多麼的不得人心，而這也就是迫使毛林集團不得不草草收場——停止該項「討論」的苦衷和眞象。

或說：在「大綱」規定的五門課中，小學的算術課該是純基礎知識課了吧？很遺憾，亦不！最好的證明，是讓我們看以下二則最近被「人民日報」、「解放日報」鄭重推荐的二條算術題：㈠「董師傅六歲的時候，家庭貧困難熬，無米下鍋，全家挨餓，無可奈何向地主借了五斗玉米（每斗三十八斤），狠心的地主卻乘機高利剝削，要五分的『驢打滾』利息，這五斗米借了三年，請同學算一算，地主向董師傅家要多少糧食？」㈡「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能見到毛主席是最大的幸福。一九六八年國慶節，上天安門見毛主席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貧下中農代表一百五十人，紅衛兵和革命羣眾代表六十七人，見到毛主席的首都代表共有多少人？」

從上面的中小學算術課教材中，中共都盡量穿插政治內容，不放過任何對小學生的幼小心靈灌注「階級仇恨」、「個人崇拜」的情況來看，可以肯定，今後大陸農村的「教育革命」，毛澤東必一意孤行地堅持貫徹其左傾冒險政策。那結果嗎？所謂「教育改革」必將愈「改」愈亂，更嚴重者是將進一步引起農村的劇變，形成對中共政權的又一嚴重威脅。

名筆

問題：教師雖然無牌，總也是教育界的一份子，所以我便以此自稱。不料，有一位師事某主編的有牌教師（他有一本小說三分之一都是經某主編改的，我的朋友也參加過修改工作），居然藉此對我大加嘲諷，他說：「何況有牌教師和無牌教師的待遇相差很大，還有些連講壇也不能上去的，只能躲在陋室裏給人改五毫子一份的作文卷。那就更爲怨氣衝天了。……然而有學問並不能說明他就懂得教學。教學並非是一個教師站在講壇上表演學問，或在黑板上展覽資料，……通常未經教學專業訓練的教師空有一肚子學問，對所授的教材，大致上他是明白了。然而他卻無法傳授給學生，……有些無牌教師可能有點學問，但這不能說明他便懂得教書方法。他曾否受過師範專業訓練而又合格呢？」

這位有牌教師口口聲聲嘲笑「無牌教師」沒受過師範專業訓練，不懂得教學方法，我不曉得他有什麼根據；如果按時間計算，也不能怪他，因爲無牌教師當年正式執教時，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恐怕他還未去世呢。

無牌教師雖不是大學畢業，但教書的資格還是有的，因爲我恰巧受過「師範專業訓練」，教書正是我的老本行；否則怎會有興趣寫那些批評教材的文章？可惜我的母校不是羅富國、葛量洪和柏立基，此師範不同彼師範，又無人「提拔」，當然不會有牌。至於「躲在陋室裏給人改五毫子一份作文卷」，正是自食其力；只要不誤人子弟，貽害青年，都是心安理得之至，又何「怨氣衝天」之有？

有牌教師說他的老師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每天便教他們四書、古文評註、秋水軒，這樣的老師正是標準冬烘！有其師必有其徒，所以他寫的小說必須由主編大動手術！

老宋的筆名不算太多，算起來還不夠兩打，我不喜歡一個筆名用得太久。有人因此譏諷我不敢以眞面目示人，我實在想不透我用什麼筆名和這種人有什麼相干？人人都有隨便用筆名的自由，甚至可以忽男忽女地任意變性，難道只有我例外？老宋高興的話，用個小姐的名字又「點話」？我認爲在報刊發表文章，或「替小學生改別字」都是雕蟲小技，算不得一回事，何必一定要出來「亮相」？如有必要自然會以眞面目示人，例如在律師樓簽字，在法庭作證，向機關求職。如果政府規定：發表文章必須在文首貼照片、附詳歷，老宋當然也會照辦，因爲政府的法律必須遵守；又如果是在北京，紅衛兵要我戴上紙帽「亮相」，我也只有像葉淺予那班人一樣逆來順受！可是這裏是自由的香港，沒有什麼人配逼着老宋出來「亮相」！

有牌教師大概上了「香港教師都是一桶水」謊言的當，所以嘲笑老宋未受過「師範專業訓練，不懂教學方法」；其實這位有牌教師在老宋眼中，恰是十分之一瓶的那一類，被別人改了一半的小說，居然就以作家自居，並敢以有牌驕人，這算不算八德中的「孝悌忠信禮義廉」？

宋逸民

漂蘭小品

趙聰

作者之間

人與人的關係最難搞，人而不幸成爲作者，彼此之間就最最難搞了。

譬如說到自己的作品，只能覆瓿，顯然是謙遜過分，不是實話。如說敝帚自珍，亦是前二字故作謙抑，後二字才是眞；不然的話，既是敝帚，又何必自珍？可是不這麼說，不謙遜一下，逕天眞地說自己的作品還要得，雖是實話，卻總會被人指爲自我吹牛的。他不一定看你的書，就會嗤之以鼻。

說自己的文章好，吹牛；說自己的文章不好，虛僞。當年林語堂博士辦「論語」，避免被人指爲吹牛和虛僞，訂了同仁守約，第一條就是「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這句話並不等於「說自己的文章好」，這是眞實而不是吹牛，可是卻難免仍然被人指爲吹牛。

這還是就自我批評而言，已經易招物議了。如果是批評別人的作品呢，說好，則易被指爲互相標榜；說不好，則易被指爲文人相輕。更有甚焉者，則指評此好評彼不好爲黨同伐異。爲着免招物議，於是好與不好皆不說，這兒的文壇或稿壇也就沒有眞正的批評。

個人覺得，大家還是說點眞話的好，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管別人怎樣指責。都說實話，或者可以矯正一下風氣，使文人之間的關係搞得好些吧。

「彈雨餘生述」

張贛萍著「彈雨餘生述」這部書已經出了六集，現在我只讀了第一集，有幾句話要先吐爲快。只因我是本刊的稿匠之一，而這書的作者又是本刊的老編，怕被指爲巴結上司或是黨同標榜，這才先寫了上面那一節「作者之間」。意在聲明，我是說的實話，而且是不能已於言的實話。

此書之口碑，早已洋洋盈耳，不待在下畫蛇添足，多此一讚。但我仍願說一下我讀此書的感受。

來港二十年，當代人的作品，能令我一氣讀完的只有這部書，這說明它的魅力使人不可抗拒。這魅力之凝成，包括着故事的眞實感人，情節的變幻莫測，行文的通暢流利和描摹的細膩深刻。而作者人生經驗的豐富，用多采多姿已不足以形容；至其運用語文的純熟，記憶能力的厚强，社會知識的廣博，識見判斷的高卓，亦迥非常人所能及。具此數項本領，始能來寫逸史，始能把逸史寫得如此之好。記得南宋頗多野史之作，作者均當時名家，但敍事畧而不詳，文字莊而不諧，難像此書那樣輕鬆風趣。

此書之第一集共有三大部分，一是清末民初的萍鄉風光、習俗和人物；一是共匪初起時在江西的燒殺姦掠——這裏所說共匪，並非學效台灣報刋，而是因爲共黨初起，並無紅軍或八路之稱，只是一些殺人放火、架票勒贖的强盜；一是抗日戰爭時的軍校生活。鼎革前後，已是一個大動亂之局，可是那時老百姓過的生活，卻令人羨煞，張、黃兩姓還有那種豪情互相鬪富，看看現在的大陸鄉村，應該把「憶苦思甜」這句話顚倒過來說。在下生於辛亥以前，雖然生在城市，還不是一樣過着風平浪靜的日子。比之乾嘉盛世當然不如；若比之以後五十餘年的歲月，那時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說幸福極了。作者不是給他的前輩樹碑立傳，所以妍固直書，嫌亦不諱，這才能映出一個個眞正存在過的活人，而不是畫家筆下出諸想像的美。作人物傳記本就應該如此，但作者卻是寫他自己的祖輩，肯於打破一切禁忌，不掩飾、不躲避，赤裸裸地傳眞傳實；令人格外佩服。在下幼年時，曾聽說過在科舉場中做槍手的事，那位槍手我還見過，那時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兒了，據說他一生不知槍了多少人考中了，他自己卻是始終不第。有些人替他惋惜，說這是命運的關係，有才無命，不如有命無才。現在看了此書，眞是茅塞頓開，原來非關命運，乃是他故意不中，卷子上糊亂塗上幾句，因爲中了，他就不能再進場做別人的槍手了，不做槍手就失去財路。

作者在第二章裏，記了兩次死亡危險，卻都僥倖未死。一次是年幼爲躲共匪，與家人行山路逃難，忽然一個子彈飛來，他卻爲石頭絆倒，結果子彈只穿破他的帽沿而去，如非絆倒，準死無疑。一次是大陸陷共，他從上海獄中逃歸故鄉，爲共幹扣押，多虧他昔日向之施過恩惠的貧農，給他弄了一張通行證來，他才來到香港，不然的話，他必爲共幹鬬死無疑。這兩次瀕於死亡邊緣終於化險爲夷的事實，作者以爲並非偶然，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突然拗轉了惡運。他曾尋找信仰宗教之途，但終歸失敗。我讀了很受感動。在一個基督徒如在下者看來，這事極易解釋，這正是出於眞神的巧妙安排。信徒是在創世之前已蒙神揀選的人，神自會處處予以呵護，但人憑着自己的理智，是不足以確切認知這一點的，因此神每藉着這種超乎常理或超乎自然的奇跡，使人頓然憬悟。作者思及信仰問題，就是此一境界的說明。在下甚願作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尋求信仰的對象至易，因爲那救你脫離死亡危險的眞神，正在等待你的皈依，只要心口如一地說一句：我願接受耶穌爲我個人的救主。就已經夠了。我還是那句老話：信不信由你！作者是一個誠實

人，我不能不把誠實的話告訴他。

書中所寫共匪初起時的暴行，以及「解放」之初下級共幹之狠毒，相信都是實錄。抗戰勝利之後，共黨在華北農村騷擾，仍然是土匪式的殘暴作風。當在下從故鄉逃亡時，路上所遇的共幹，那種凶來兮的嘴臉，與作者所寫一般無二。他們顢頇無能，只知用使人難堪的陰險手段，百般凌辱他們所懷疑的人。這一部分是反共的眞材實料，大可譯成外文，讓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外國學人和政客們看看。聽說美國朝野，對中共仍患着單思病，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就可成其好事。據說已有人在鑽營，要巴結一個首任駐中共的大使來幹。不過依在下來看，毛、林把美國罵得要死，要埋葬它，要燒死它，以打倒美國相號召，進行世界革命，怎麼能輕易點頭？不點頭，山姆叔叔的單相思還要繼續害下去。這種糊塗，是由於他們根本不明瞭中共的眞相。如果像作者此書中所述的共匪實錄，能讓害單相思的人見識見識，他們的病或許就霍然而脫了吧。

中國問題

自從毛澤東發瘋搞出文化大革命這玩藝兒，中國問題便成了西方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貨。雖然他們對於中國人視作落後野蠻民族的傳統謬見，仍然普遍存在，如最近他們拍攝的影片，還有已經絕迹了的瓜皮小帽和男人髮辮，可是他們好奇，奇怪為什麼這樣的民族，出了一個毛澤東這樣的狂人，對內實施如此嚴密的殘酷統治，對外向美帝和蘇修挑戰。

這個「為什麼」，實在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要把它研究透徹，獲得一個正確的答案，卻是不大容易。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與中國歷史、中國民族、政治、社會、風習、民情，以及中西文化之衝擊激盪等等，都有密切關係。然而由於他們一向視中國人為劣等民族這一成見不肯丟棄，對於以上這些與中共問題有密切關聯的學問，不是盲然無知，就是僅知皮毛。現在從頭研究，則又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急功好利之徒，便索性拋開這些，逕從在香港和日本用重金購買的紅衛兵資料中，推敲捉摸，結果卻是往往大錯特錯。有些人對中文不能讀懂，僅藉着翻譯從事研究，而翻譯者又非出於高手，乖舛難免，材料卻已先打折扣，研究結論能不誤謬？所以不少稱為中國通的人，每對中共某一措施的預測判斷，大都跌了眼鏡。

在下認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共問題，除了上述應破除把中國人視作落後野蠻民族之成見，並先研究與中共問題有密切關聯之學問以外，還要注意以下各項。

第一、參考中國人自己對中共問題研究的成果，特別是自中共治下逃亡來港的忠實報導或敍述，實是第一手的資料，其信實之程度和所具有之價值，遠遠超過出自中共官方的文件。西人每認為海外中國人士，因為反共情緒濃厚，往往存有偏見，態度不夠客觀。因此漠視其價值，拋開不顧，自起爐灶。實際上這個見解是萬分荒謬的。中國人自己對中共問題的研究，無論就那一方面說，也比較外人容易獲致眞相。首先是他們用不着再費力研究與中共問題有關的各項問題，其次中共建黨四十餘年，這一代的中國人大都對其言行瞭如指掌；還有就是自由人士中不少與中共黨員熟識者，如過去共事、同鄉、同學、朋友、親戚等等；再加上親身經歷和耳聞目覩的事實。這些都是西人所不具備的條件。西人如肯重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而加以參考，其研究結果自不會如現在之隔靴搔癢。

第二、對中共資料應加以審愼判斷。這還得分開來講。譬如對待中共正式報刊和對待中共紅衛兵報刊，就應該有所不同。紅衛兵資料首先要判斷其眞假，從印刷、字體、用語、內容、行文習慣，都可以判斷出來。除了眞假之外，還要分別是哪一派紅衛兵出的，以廣東省言，旗派與總派的報刊論調就恰恰相反。如果不加辨別，那就眞像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那樣，愈研究愈糊塗了。中共的正式報刊，要從字裏行間，尋繹它的眞正意圖。因為中共宣傳的慣技，往往字面上所說的恰與眞事相反；又往往故放烟幕，掩飾眞相；更有指東劃西、自相矛盾的地方；此外，還有些濃縮的詞語如「三降一滅」「無限上綱」等等，很難從字面上懂得它們的含義，如照字面直譯外文，那就更加莫名其妙。中央報刊和地方報刊，有時也須分別對待，而中央報刊，文革小組與軍委辦的又有細微的區別，地方報刊之省與市辦的也有少許歧異。

第三、不能以中共所用詞語之通用義來理解，因為中共所用的詞語，大都有其特定的意義，與通用義不同。好比說，他們所說的「民主」，就不同於自由世界所用「民主」的含義。再好比，他們所說的「政治」「階級鬭爭」「毛澤東思想」，實質上是同義詞。「毛澤東思想」只是這麼一個名詞，如果你以為老毛眞有一套自成一家的思想體系，那就錯了。

當然也有少數傑出之士，肯注意以上各點，可是多數西方的研究中共問題者，忽畧了這些。



可憐的示威者　珠海之光

京劇改革漫談（二）

梨園舊友



紅色娘子軍

第二幅圖片是「紅色娘子軍」（圖三），這個戲演的是海南島女奴參加紅軍鬪爭惡霸的故事。劇中以「吳瓊花從野姑娘到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成長過程」，歌頌共產黨的領導。照戲劇報的宣傳情形看，扮演女主角吳瓊花的楊秋玲，演出不算成功。

提起楊秋玲大家都不會陌生，一九六〇年中國京劇院四團主演的一部「楊門女將」京劇影片，在本港連映數月，連一向對京劇不感興趣的廣東觀眾也看得如醉如痴，成為一部空前賣座的影片；其中扮演穆桂英的第一女主角即為楊秋玲。由於該片空前精彩，筆者曾先後看了七八次，所以其中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對於楊秋玲的表演尤其欣賞：如「壽堂」中之雍容嫻雅；「聞變」後之悲戚欲絕；「祝壽」時强作歡笑的表情；「探谷」時矯健伶俐的身手；都給觀眾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年來該片久不見上映，恐已成為毒草）。在當時來說，除唱工稍遜之外，她的眼神、台風、身段都是不可多得的。

這裏是楊秋玲在「楊門女將」中扮穆桂英的劇照（圖四），請看那身五彩繽紛的女靠，背後的四面靠旗，頭上的七星額、翎子，雙手掏翎子的姿式，站在那裏恰像一隻金碧輝煌的孔雀。可是再看看她在「紅色娘子軍」中扮演吳瓊花那副醜相，孔雀的美麗羽毛又被拔得一根不剩了！

這不是蹧蹋人才是什麼？

京劇現代戲是怎樣演唱的？

中共的京劇現代戲究竟是怎樣演唱的呢？相信海外的反共人士誰也不知道；現在筆者特就他們已發表的資料和廣播的實況錄音中，加以簡畧的分析，我們從這裏也不難看出個梗概來。

一、打破行當

焦菊隱說：「要强調刻劃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分行的唱腔和唱法，顯然就貧乏了。因此打破『行當』的戒律，但又在『行當』的基礎上，吸收其他『行當』的唱腔和唱法，也是一種值得總結的經驗。如在『黛諾』裏，年輕的解放軍女醫生唱老旦腔；『革命自有後來人』的鐵梅，把花旦和青衣的唱法揉在一起，并吸收了小生娃娃腔；『六號門』裏的胡二以架子花臉的唱腔唱法為基礎，吸收了老生的二黃和反調……小生改唱大嗓，首先給人以眞實的感覺。用普通話唱京劇，也是這次會演裏共同取得的好經驗。『上口字』和『尖團字』，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個人認為『上口字』是完全應該廢除的，但為了唱詞容易叫觀眾聽得懂，在十分必要時，適當地用些『尖團字』來强調某些重要的字句，也許還是很好的。」



圖三　看，楊秋玲（左）那副鬼樣，像不像一隻「光鴨」？

雲燕銘在「革命自有後來人」中演李鐵梅，走的是新「台步」，每次出場和入場的步法都不一樣，有時快，有時慢，有時跨度大，有時跨度小。她自己說，她的走法中不僅揉合了青衣、花旦、武旦、彩旦的步法，甚至吸收了武生的步法，而在必要的時候，還向電影中的表演學習——這是不是七拼八湊？

關鸘鸘飾演一黛諾，在表演裏運用了花衫、刀馬、武旦、甚至武生的動作，在唱腔裏揉合了西皮、二黃、崑曲，在唱到「只是難捨我與高山千縷情」那句時，揉進了景頗族民歌音樂的旋律；有些地方還融化了小生的腔調。在說到「紅星」時，更大膽地把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旋律也融合到西皮中來。當她敍述身世時，又吸收了歌劇「劉三姐」、「紅霞」和崑曲的旋律。——這是十足的「南腔北調」！

童芷苓演「送肥記」中的錢二嫂，為了塑造農村婦女勞動能幹、爽直潑辣但又自私自利的性格，把花旦行中玩笑和潑辣旦的表演加以融化，同時還吸收了話劇的表演，設計了一套形體動作。——叫做「四不相」！

李玉茹在「審椅子」中演何

金花，也是突破青衣行的限制，溶化了刀馬旦、武生的一些動作；其中一段唱，竟由二黃慢板轉西皮慢原板、快三眼，更是聞所未聞。

此外，如李鳴盛演「杜鵑山」中的烏豆，運用了花臉、武生、紅淨的表演；李榮威演「六號門」中的胡二，運用了花臉和老生的唱腔；宋玉慶演「奇襲白虎團」中的排長嚴偉才，在「打敗美國野心狼」那句唱腔中，竟吸收了「志願軍戰歌」的曲調；「再接鞭」中劉老爹的唱腔竟由二黃轉西皮；李麗芳演「杜鵑山」中的賀湘，也溶化了武小生的唱腔動作；趙燕俠演「蘆蕩火種」中的阿慶嫂，在唱腔中加入了紅色歌曲的唱法；李鴻韶演「苗嶺風雷」中的龍大媽，張少樓演「柜台」中的李玉秀，都把老旦、老生的唱腔結合起來，有的並吸收一部份青衣唱腔。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戲已把京劇傳統的生、旦、淨、末「行當」完全打破了，凡是演年輕婦女的，便可以青衣、花旦、彩旦、小生、武生「一把抓」；演年紀大些的便可以老旦、老生、青衣隨便來；演男人的，則成了老生、紅生、武生、花臉的混合體。由於要「從生活出發」，所以要打倒宗派，理由是：如果連一腔調都力求酷似譚（鑫培）、余（叔岩），那麼，從唸白到一招一式也勢必譚、余，這樣，表現形式本身的風格統一和諧了，但不能反映新生活的內容。像這種雞、鴨、魚、肉、山珍、海味一鍋熬的「大雜燴」，那裏還有分毫京劇的藝術氣息！

二、念白生活化

據焦菊隱說：「舞台語言的統一，很重要。同一舞台上出現兩種以上的不同語言，容易破壞藝術的統一性，也就是說，容易破壞藝術的表現力；除了為了特殊的目的才能那樣做。藝術的統一性，也還要求京劇現代戲的念白同唱、做、打的節奏化與性格化相統一。我們並不主張把京劇現代戲的念白程式化、舞台腔化，但也不滿足於念白停留在生活的自然形態的狀態，因為這顯然是和劇京的藝術風格有些距離的。『蘆蕩火種』創造了用朗誦方式處理念白的一種好經驗。這當然不是唯一的經驗。我們還要繼續摸索並總結出多種多樣的新經驗。」焦菊隱雖然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生活化的念白，但從「不滿足於念白停留在生活的自然形態的狀態」那句話中，已無異指出這樣的現代京劇仍是「話劇加唱」。在觀摩演出時，李慧芳在人民日報上寫的一篇「淺談京劇現代戲念白」中，有這樣的一段話：「阿慶嫂、刁德一、『奇襲白虎團』的團長、偵察排長、『箭杆河邊』的老慶奎、『革命自有後來人』的李玉和、鐵梅、李奶奶等角色的念白，都沒有運用傳統韻白，也不同於傳統京白，而是在普通話的基礎上適當放慢了速度，加强了節奏，使得念白與表演、唱腔之間協調起來，因而這些角色的念白，既清楚又迭遠……也有少數念唱過於生活化，以致和表演唱做顯然脫節。」

京劇現代戲生活化的念白，完全違反了京劇藝術的「不得寫實」和「無聲不歌」的兩大基本原則。根本不算京劇！

三、寫實與象徵的矛盾

京劇的表演藝術，本來完全是象徵式的，但中共硬要它改演工農兵，要「從人物出發，從生活出發」；於是又必須寫實，象徵和寫實這兩個極端的「矛盾」，卽令把共產黨的辯證法搬出也無法「統一」起來。例如：「蘆蕩火種」的「鬬智」一場，阿慶嫂（趙燕俠）和刁德（馬長禮）初次相遇，彼此相互窺探，想摸清對方的底細；竟運用傳統的「背供」手法，以兩人大段的輪唱來描繪雙方的心理。面對着敵人，居然把心事和盤托出，天下會有這樣的怪事？

又如「智取虎威山」中的少劍波（紀玉良），在夾皮溝那場戲中，因為周圍事物的變化全都集中在他身上，隨着思想情緒的發展，從搖板、原板、流水唱到快板；一直到最後決定出發，登上高坡，才唱出「小分隊整戎裝飛速前進，趕到那虎威山消滅敵人」的出發令！這一大段唱，都是內心的獨白，表現方式簡直「文昭關」的「嘆更」、「捉放曹」的「宿」差不多，算是什麼「從生活出發」？



圖四 楊秋玲在楊門女將中，美得像隻開屏的孔雀！

再如「紅燈記」中的李玉和（錢浩梁），初上場時，念的台詞是：「黑夜裏，北風狂，漫天漫地呼呼响。遠處看，看不清，唔，日本兵，在巡防，溜來溜去像野狼。這班車，北滿要來一個人，有事到此來相商。小鳩山，狗强盜！有一天，調兵將，撒羅網，一網打盡這羣野心狼。」這段台詞和前述兩劇中的那些唱詞一樣，都是屬於所謂「潛台詞」，是內心的獨白，在京劇中是一種特許的「定型」表演，唱或念自然不成問題。但現代戲是寫實的，一個人在寫實的環境中自言自語地說出內心的秘密，豈不是發了神經病？其他如幾次落幕時的「亮相」，李玉和與王警尉交換情況時的「推磨」；以及李玉和被捕後，老奶奶對鐵梅說了過去的鬬爭歷史，鐵梅高舉紅燈，叫了一聲「爹」！場面起「急急風」轉「望家鄉」，跑了半個圓場，衝到台口，轉身「亮」住，接唱「快板」；由這些新舊兩攙，非驢非馬的表演方式看來，所謂現代京劇就是話劇加唱，再加舞蹈；它的藝術水準，並不比本港拍的一位古代大將穿着戲裝，騎着白馬在山林間，配着大鑼大鼓引吭高歌的粵語電影高明到那裏去！

慣性與奴性

「慣性」是個物理學名詞，在外太空裏面，凡是靜止中的物體不能自行運動；在運動中的物體也不能自行停止。因此，物體的變更速度和方向，必須借助另一種力量，否則，它的速度和方向，永遠也不會變更。太陽神十一號探月之役，如果不是第三節火箭在那個無形的十字路口，發出動力把它駛進繞月球的軌道，依據「慣性」的定律，它只能永遠用同一速度向同一方向飛去，而無法抵達月球。

物體如此，人也如此，中學國文第二冊有一篇「習慣說」，大意是：劉蓉在構思時喜歡在屋裏兜圈子，地上有個坑，每次走到那裏就像踏空般地蹎一下，最初很不舒服，日子一久也就習以為常。後來那個坑被他的爸爸填平了，再走到那裏，彷彿碰到一個小丘，這使他吃了一驚。低頭看看原來坑已填平。這說明習慣對人的影響是多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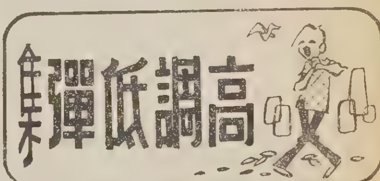
賣油郎有位鄉前輩，在前淸作過官，因而練成一副官架子，走起路來一派八字步，數十年如一日。抗戰時在郊外躲警報，當他正踱着八字步時，日機突然俯衝掃射；這時他雖也隨眾奔逃，但基本姿勢仍未改變，只是將慢八字改為快八字，而且敵機剛過去便又恢復慢八字了。可見習慣一經養成，可能至死不變。不僅此也，一個人作奴隸作久了，便不會再作獨立的打算。據說林肯解放黑奴時，有些黑人不但不感激他，反而怪他多事，不少人又回到舊主人那裏繼續他們的奴隸生活。

阿Q被捕之後，見了那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知道這人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一鬆跪了下去。旁邊的人雖然都吆喝着「不要跪！」但他還是身不由己地跪下了。於是旁邊的人便罵他「奴隸性」！

「奴隸性」大概是有色人種的專利品，黃面孔並不比黑面孔更少，即令修鍊成「假洋鬼子」也無法擺脫；依舊要像古之孝子對父母那樣「究意承志」地看着洋大人的臉色說話，藉以博取他們的歡心。這正是某些撈家「撈世界」的秘訣。

本港報上剛剛有設立安庇專員的醞釀，我們的議員先生便表示反對了，並且說：「安庇專員是一個外來的制度，在本港社會不一定能夠起實際作用，因此，將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聯合辦事處之組織加强，便可代替安庇專員。」讚美上帝！原來我們的非官守議員先生竟是如此偉大！失敬！失敬！賣油郎有詩讚曰：

一、素餐尸位作花瓶，　詔笑脅肩擅送迎；
為問議壇雄辯客：　「有何建樹慰蒼生」？
二、賣花誰不讚花香？　縱是臭猶也不妨；
[illegible]



二叔婆的邏輯

何水申先生會在本刊大談邏輯學，什麼充足理由律，什麼完全綜合歸納法，談得雖然詳盡，但都是舶來品。說起邏輯學，還是土產貨「威水」，其佼佼者就是「隔離」二叔婆獨創的邏輯。既方便又快捷。

二叔婆的邏輯何以如此「威水」？主要是因為她學會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敢想敢幹，敢於拋除邏輯學上的條條框框。

比如：今天豬肉漲價，張師奶又恰巧不買豬肉，二叔婆馬上可以推斷出張師奶「孤寒」。然而「食色」性也，張師奶連豬肉都不吃了，進一步可以推斷出張師奶窮，既窮也就與潦倒仆街相差不遠了。因此可以公開宣佈張師奶潦倒仆街了。

比如：王先生平日很窮，突然有大把「銀紙」，自然是發橫財了。既發橫財，自然是撈偏門，撈偏門不外是設賭、包娼、賣白粉，因此也就可以斷定王先生的大把「銀紙」是賣白粉得來的。二叔婆的邏輯平日已是如此犀利，舌戰（非筆戰也，幸勿誤會）時，更加「冇得頂」。比如丁太，結婚三年，既不弄璋也不弄瓦，那麼二叔婆就會說：「三年了，屁都冇得屙，注定你絕子絕孫啦！」何以絕子絕孫？「因為你前世唔修，做得陰功事多啫！」罵至此，馬上會聯想到，妓女是不生仔的，於是乎舌鋒一轉：「睇你臉帶桃花，必定淫蕩成性，假如唔係在雞竇踎過，點解冇仔生啫！」別說丁太，無論是誰碰到二叔婆這位邏輯學大師，都只好棄甲而逃。唯一可以與二叔婆較量的，普天下恐怕只有毛爺爺的徒子徒孫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毛門邏輯學也發展到登峯造極的階段，其功力與二叔婆一樣「爐火純青」。比如：你批評老子，就是反老子，老子是黨員，你就是反黨。黨是全國人民的代表，只有黨才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你既然反黨，就是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比如：黨號召用牛糞餵豬，你說牛糞沒有營養，不能餵豬，那麼你就是反黨，推論下去自然也就得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結論。文革後，更來得乾脆，什麼大小前提可以完全不理。老子英雄兒就是好漢，老子反動，兒就是渾蛋。管你什麼充足理由律。

二叔婆這套傑出的邏輯學，到底產自何時？到底是老毛師承二叔婆？還是二叔婆師承老毛？在下雖想考證，可惜力不從心。因為余生也晚，學也不博。在下只知道，二叔婆的邏輯，頗有取正統邏輯學而代之的趨勢。許多人都在暗地裏活學活用這套邏輯了。比如，老子是理性反共派，你批評老子，你必定是感性反共派。比如，某某來自大陸，必受共產黨教育，既受共黨教育，必具共黨思想。既有共黨思想，就是共產黨，退一萬步也

先期來港難民，經過近二十年來的艱苦奮鬥，到今日只要是崇法務實，埋頭苦幹的人，都有了事業成就或工作崗位，生活安定了。他們促成了香港的繁榮，而爲香港繁榮安定所付出來的血汗淚，也是令人感動的。

香港的繁榮，是建築在工業的發達上；工業的發達，是建築在低廉的勞工上。香港能成爲「購物者的天堂」，是因香港產品物美價廉；這個物美價廉的稱譽，便是先期難民賤賣勞力的結果。也可以說，沒有先期近百萬難民的勞力，香港不可能成爲工業都市。因爲香港今日的機械工業，是由難民的手工業逐漸轉變而成的；外來的投資者，也是受到香港有龐大的勞力吸引而來的。

當香港尚未成爲工業都市之前，工商各界對先期難民是不歡迎的。不歡迎的原因，既怕這班難民强烈反共的政治思想（因爲那幾年的工商界人士，多對中共存有希望，很多是靠攏或準備靠攏的）；又怕這班出身不凡的難民，不能安份守己，敬業樂羣。因此，先期難民要想找一份解決起碼生活，出賣勞力的工作也難有機會。他們多是靠家庭手工業，如綉花、穿珠、糊火柴盒、捲汽水吸筒、做粘貼編織之類的工藝品換取生活。代價之低廉，生活之艱苦，都不是今日香港人所能想像的。

香港難民之四

一九五三年左右，曾發生過一宗震驚社會人士，獲得廣泛同情，哄動一時的慘痛新聞。一個大學生，也是青年作家文戈，爲生活所迫做挖坭苦力，被運坭車撞死，遺下孤兒寡婦，無以爲葬。報上將死者身世刊出之後，曾長久獲得各方善心人士的捐助；各報收集善款數以萬計，直至石硤尾發生大火災，社會人士的同情捐助，才轉移到災民身上。

死者文戈是我的好朋友，他爲着一妻二女的生活，吃盡苦頭，幹任何一行都不足以養活一家四口。他在抗戰時從事過軍隊政工工作，在大陸即有兩本著作出版。來到香港，擔坭、打石、挑沙；又曾賣過書報雜誌；在京士柏徙置區做過掃街的清道伕。收入菲薄不足養家，白天賣勞力，晚上絞腦汁，向數家刊物投稿。他爲着想獲得一份安定的室內工作，不必付出大多的勞力，可以留下精力晚上寫稿，向荃灣一間工廠應徵「門警」。這工廠聽說他是難民，又是大學生，竟拒絕他應徵。一個三十一二歲的精壯漢子，一個大學出身的作家，降格以求做工廠看門也不可得，先期難民在那數年處境之慘，謀生之難也就可以想見了。

但他要活下去，於是在重陽節日，也去做挖坭的苦力散工，結果死於非命，造成先期難民在香港爲生活最慘痛的一宗意外死亡事例，想必許多讀者至今仍能記起文戈其人其事。

張贛萍

郵包

藍海文

寄一次郵包，帶着一肚子牢騷，
冬天寄的寒衣夏天還沒有收到！
祖母說我只顧自己歡樂，
母親說我怕了老婆！

寄一次郵包，帶着一路詛咒，
救命的藥品人死了還不准收討；
祖母說我：不肖的畜生！
臨死大罵殺千刀！

要不是還有母親挨餓，
有錢寧可倒進大河，
願餵飽河裏的魚！
也不養肥那班强盜！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

也談安庇專員

這幾天「安庇專員制度」，似乎成了時髦話題，上自港督戴麟趾爵士，下至議員、市民代表和寫稿佬都在大談特談；本刊同文賣油郎先生談得更起勁兒，竟要舉雙手贊成。他把「安庇專員」看成包龍圖，好像有滿腹寃枉要向他申訴似的。阿晦看了他的打油詩，不禁暗笑，怪不得這位老兄在本港這麼多年還在打油，原來他是一位「唔識撈」的「唔化」先生！這種作風如不趕快改掉，永遠也不會得到貴人「提拔」。君不見大人先生紛紛表示意見乎？他們的意見雖多，結論只有一個——反對！

在本港設置安庇專員，可說對市民有百利而無一弊，爲什麼大人先生們還要反對呢？套用簡悅强議員一句話，便是「不能符合××的最佳利益」。換言之，他們不需要這種制度，至於市民需要，那是屬於「你死你嘅事」，與「本席」何干？

阿晦這兩天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我的看法認爲這位「安庇專員」在本港出現的可能性不大，理由如下：

一、香港人沒有被「安庇」的資格：據說安庇專員這種制度，已在英國、紐西蘭、和北歐的挪威、丹麥、瑞典、芬蘭等國推行很久了，本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向祖家看齊似乎應該不成問題；可是大家忽畧了兩點：㈠那許多國家的國民都是白皮膚、白面孔，現在香港這些黃皮膚、黃面孔的人，居然膽敢妄想和白種人享受同等的權利，豈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㈡那些國家不論大小，他們的人民都是正牌的堂堂國民；咱們自己呢？雖然數達四百萬之多，可是從有選舉權的人數來看，合格的市民連百分之一也不到；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所謂「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的無國籍難民。能讓咱們在大英女王的屋簷下臨時避避風雨，這皇恩已是天高地厚般的浩蕩了，向祖家國民看齊嗎？休想！

二、官方反對：這是必然的，「閻羅包老」是貪官污吏的死對頭，巡按大人所到之處，也不會請地方官「飲茶」，而且報告書中明明指出：「以補救目前行政上之錯誤、無能、無理、拖延、貪污、歧視，藉故爲難」，說得這樣赤裸裸地不留餘地，他們自然不會歡迎。

三、特權人物也反對：從來含寃受屈的都是無財無勢的小民，特權人物只會魚肉小民，決沒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安庇專員既不會和他們上下其手，也不會加以「提拔」，而且如果這制度發生了作用，相形之下那班人豈不成了廢物？

四百萬無國籍黃面孔的可憐蟲啊！收拾起你們這場求庇於「安庇專員」的美夢罷！

東方晦



生活在加拿大（中）

小周

「行」——行不得也哥哥是香港的事，與加國是無關的。因為此地交通之方便真較香港好百倍。此地主要的交通工具，行走市區的也不過是電車、公共巴士、地下火車、計程車以及私家車等。可能是加國地方廣大的關係，人們需要一部私家車以代步，較買一座房屋更為需要。第一、因為工作的地點較遠，無自用車是十分不方便的，近郊的地方，巴士路線可能遠隔，真是費時失事；第二、買一輛車，普通的不過三千元左右，約付一千六百元首期，便可攤分三年來付款。還有一點，假如你缺乏一部車子，夏天去郊遊垂釣捕魚，甚至到鄰埠（近如紐約）渡假，那就萬二分的不方便了。此地旅遊勝地多為距離城市百多哩以上（駕車由「快車路」去，可開時速六十哩，但也須二、三小時一程）。說到加國的「快車路」（Highway Express Way）多如蜘蛛網的密佈，九曲十八彎，轉一個圈子便去到另一方向了。交通當局設計此種公路網，可說是十全十美，如果香港能效法一點點，交通阻塞便可迎刃而解，車禍也可大大的減少。據港聞報導撞車，翻車及傷人等事件可說無日無之；相反的，加國則極少極少，有者也不過是醉酒駕車，速度太快，碰他人車尾之類，翻車傷人的車禍是絕無僅有的。究其原因，不外是，香港車與人爭路，此地則行人第一，處處讓路與行人。在橫過馬路的行人路上，雖無書上中文「沿步路過」的字樣，但標誌明顯，一望可知，絕不會「行差踏錯」，駕車人也不會橫衝直撞。

在市區內乘公共車輛，擠迫鏡頭是少有的。除了上班與下班稍為人多一點外，平時總是從從容容的上車，搶閘打尖上車（下車從另一門口）簡直沒有，打架更不用說了。發售一種車票，一律合用於電車，巴士及地下火車；轉車有轉車票（Transfer），免費向司機索取。巴士電車只得司機一人負責，關門收票也由他兼任，而且每到一站，他一定報導站名（以街名名之），可令乘客知道何站下車（尤其夜間及冬天為雪所遮蓋，報站幫助了不少）。還有一點值得宣揚的是道德問題。筆者眼見多次，司機每見老弱殘廢者上車，必加以援手；如看見乘客從路上跑向站來，他雖已開動了車，在可能範圍內，總是停下車來，等着乘客上車。與香港的「飛站」及「飛毛腿」相比，就足以反映出他們的公德心是如何重的了。

「電話」——在香港，家有電話的似乎非富則貴，我說此話，並非無的放矢。不是嗎，試環顧你的親朋戚友，家裏有一具電話的有多少個？如非十萬火急，在商業上所必須，誰肯花這麼多精神時間去申請裝置一具電話！（編者按：作者離開香港很久，這是五年前的情形，近年來的香港，申請電話已方便多了，而且裝置也很普遍。）

記得我在港時有一同事，他向電話公司申請安裝電話，足足等了十個年頭。在此十年中，他曾寫了三四次催促信，所得到的回答，是收到一張印妥了的白咭片，大意謂：來函收到，並已存入檔案，此覆。他將該三四張咭片保留，

從賽馬又

今年馬季又開鑼了，老萬雖不是馬迷，但每逢跑馬，一定預先知道。早一兩天，住處附近的老虎機前，遍豎木牌，說明什麼時候開始不准停車。

跑馬那天，更加谷氣，所有車子一律要經過馬會走，不管你是不是去賭馬，胡塗交通官安排了這項荒唐措施，使到不去賭馬的駕駛人，白白要在這段路上花去幾十分鐘時間。這草包交通官，泡製這種人造擠迫，可謂烏龍之極，蠢才十分！唯一好處是使老萬出門時，知道今天是跑馬之期，雖然多跑一點路，沿途看看那羣馬迷趕着入場的禽禽青表情，卻也可增加不少人海百態資料。

有人說，把賽馬視為一種「運動」是莫名其妙的事。其實，賽馬只是那幾匹馬兒，和一班騎師運動，看賽馬怎能說是運動呢？

說這話的人，大概沒到過馬場，所以如此大鄉里。賽馬而稱運動，十分合理。除非你不賭，如果到處打聽貼士，投注買票，贏了排長龍收銀，有些情緒容易激動的人，看見只一個馬鼻之差而輸錢，生蝦咁跳，這種運動，相當劇烈。

許多人賭完一天馬，從馬會出來已疲不能興，可見得說賽馬為運動，十分恰當，不應

今年馬場為了適應馬迷之陡增，增加新看台，廉收入場費，以照顧一般普羅大眾，今後只花兩塊錢就可參觀一項高尚娛樂，貴為「英皇御准賽馬會」的嘉賓了。平時在那裏作草根覇王的人，驟失基地，再沒有免費娛樂可以享受了。

香港有四百萬人口，就算四分一人是馬迷，也有一百萬。他們都想入場賭馬，可惜馬會不能盡量容納，以致造成外圍發達。如果馬會要挽回這漏卮，首先應該多建看台，即使不能完全容納一百萬馬迷，也要容納愈多愈好。電視紀錄片，電台即場播派彩，都足以助長外圍。要禁外圍，不許拍電視，不許播派彩，就人人要親臨其境，非入馬場賭不可了。

做人，許多事往往都有賭博性質，只是所付賭注未必是金錢。賭博，對人有很大誘惑力，人被吸引去賭博，比上毒癮、談戀愛更容易得多，魔力之大，令人意想不到。

明明是賭，卻稱為博彩。可見一般人心目中，雖然爛賭，仍然覺得賭是不妥。博彩便不同，比較「高尚」得多；泵波拿是游戲，麻雀而稱學校，人們總是盡力避開「賭」字不提，這是逃避反對的最好方法。人們只是大聲疾呼反對賭博，何嘗有人反對「遊戲」，反對「入學」？

如果不是懷着賭博目的入馬場，只是「耍樂」性質，那不會害死人的。那些虧空公款，從二十樓跳落馬路，一命嗚呼的，可稱為懵仔。他們以為可以借艇割禾，其實，天下無必勝之馬，許多人說某一匹馬「蘇亞溫」，無非自欺欺人。

取去該三四張咭片，有證有據了，向鷄腸報「南華早報」告了一狀，第二天，報紙刊登了出來，標題爲Long Wait（久候），跟着電話公司主動的打電話到公司找我的同事，詢問有關情形，並說：「你還需要裝電話嗎？明天搞掂。」

隔日，電話裝到他的家裏去了。這是百份之百的事實。

筆者在港做事的職位雖低，任事的公司卻是頗具聲名的大機構。電話裝有數具，分機則有數十個之多。壞的機會當然多了；但是，趣怪得很，每次不論修理或裝多一個電話，我的上司總是要寫信去的。據說是電話公司的需要云。

加國的情形又怎樣？下面就是筆者裝電話時和電話公司的對話：

「早晨！電話公司。」嬌滴滴的女子操流利的英語說。「我想在家裏裝一具電話。」我回答。「在甚麼區域？」「在×街近×街。」我把我的住所附近兩條大街說出來。「請你等一等。」，她把我的線轉到另一分機去了。「喂，我可幫你的忙嗎？」另一個又是嬌滴滴的聲音說。「我想在家裏裝一具電話。」我把先頭的話重說一遍。「我可以知道你的姓名地址嗎？」「我叫××，住在×號，××街，」我將英文字串清楚。「你想幾時安裝？」她又問。「我想明早。」我說。「好，你要黑色的還是顏色的？」「價錢有甚麼分別嗎？」我問她。「黑色的是六元安裝費，要顏色的則另加九元，共十五元。」「那麼，我要黑色的好了。」「你要裝個分機嗎？方便很多的，同時不用另加安裝費，月費只多一元二角五分而已。」「以後才裝又要安裝費嗎？」「是的，要五元。」「我暫時不需要了。」「好吧，你的私家電話費每月是五元八角五分另加稅項即六元一角四分，頭一個月多六元安裝費，以後我們會寄單給你的。」「謝謝你！」我就這樣把電話收了線。

第二天早上，電話工人來了。坐枱電話與掛牆電話機任由我選擇。不到半小時，工作完成了，放下兩本厚厚的電話簿連名也不用我簽，他走了。

在加國裝一個電話便是如此簡單快捷的。電話壞了，掛一個電話去，當日便有工人來免貨修理。每年的新電話簿均由人派送到門來，舊的你自己放下廢紙箱好了。至於遇有甚麼難題，所謂「疑難雜症」，撥電話「〇」號給電話接線生，事無大小，她很快便替你「搞掂」。時間便是金錢，基於安裝電話是如此快捷、妥當，難怪家家戶戶必備，其中還有不少家庭裝上兩三個。

電話在香港的不普遍流行，除了上述的「服務精神」之外，街上的公共電話，在使用時之麻煩，也是一大原因；同時，收費三角，也似乎太貴。試又看看加國使用公共電話的情形：

第一步驟，拿起聽筒。第二、放一角硬幣下去寫着10¢的圓孔內（或放兩個伍仙落5¢的圓孔內，如放一枚二毫半硬幣在25¢的孔內，通完電話後，該機自動找回一毫伍仙給你）。第三、撥你要打的電話號碼。打電話就是以上的三個簡單步驟了。如遇電話不通，或心知打錯號碼了，祗要你把聽筒掛回，你的一毫錢馬上自動出來。我不明白，香港電話公司爲什麼不效法他人去改善。你請勿誤會，筆者雖身在海外，但決不會說外國的月亮特別圓；相反的，我時常勸告朋友督促兒女們學中文，說中國語言。否則，下一代便只懂「鷄腸」，不識講或寫方塊字了。到那時，中文變了「外文」，那才是我們華僑的悲哀。

以上數點所提及的衣食住行，完全是用錢。下期再說說賺錢的情形吧。

廂；可能波歐，可能馬失前蹄，可能騎師墮馬。如果學那郵政局職員，以二萬元公款投注一四大熱門馬，而且只賭位置，以爲可以穩拿一千八百，好過執，那知跑個梗頸，他就只好在赤柱監獄裏面，做其發財美夢了。

說起

萬人傑

有理智，有自制力的人，博彩一番，無傷大雅；但多數賭仔不計後果的，進了馬場，幾大就幾大，結果自必垂頭喪氣而出。

老萬贊成馬會多建看台，多增設備，這對賭徒們會收到「觸目驚心」之效，他們會想到，對這些建設，他們曾付出過血汗錢的。

不管賭也好，博彩也好，進馬場而不帶鈔票，那就「冇得玩」。但所有進馬場的人，個個銀紙纍纍，卻使警方大傷腦筋，如所週知，馬場內是扒手們最理想的做世界地方。贏了的，勝利冲昏頭腦，輸了的，多數心神彷彿，這兩種人都極易下手。因而馬場內拘獲扒手的新聞，幾乎每次跑馬都有發生。這些「拘獲」的，只是十分倒霉，或技術低劣的，許多馬迷被打了荷包也不知道，反正被打了荷包和輸掉了，還不是一樣？

警方爲了使馬迷的鈔票不致在被扒方面喪失，今年特別注意對付活躍馬場上的扒手，除了裝置電眼外，一位警司還透過記者招待會，教馬迷怎樣處理他們的銀紙。

據這位警司認爲，放在褲子的後袋，和襯衫的錶袋裏最易爲竊匪所乘，他說，應該放在兩個大褲袋中，因爲這個袋要轉彎，扒手沒有轉彎手，很難扒得到手。他還叫人，這就萬無一失。

他可能沒估計到，要是對方忽然撞來，你放在袋裏的手就會拿出，他說一聲對不起便走開；這時一位漂亮的小姐從你身邊經過，還回頭對你嫣然一笑，你正色授魂與之際，褲袋裏的鈔票，可能已不翼而飛。

如果說賭馬是娛樂，那是受苦的娛樂，除了尋求刺激者可達到目的外，排長龍入場，排長龍投注，排長龍領獎金，每一件都是苦事，再加上要全神貫注照顧你的鈔票，否則買中了也等如中個空寶，使人喪氣極了。不管是苦是樂，賭馬的人確愈來愈多，許多老板請伙記，先問賭不賭狗馬？因爲許多老板不敢相信賭狗馬之人，這種人，錢銀過手，令人提心吊膽。

不久前，一家左報職員被炒，原因是在報社內開外圍。以狗馬掛帥的左報，尚且如此；普通商店、工廠老板，難怪他們作此選擇。

接近賽馬幾天，老萬不大願意和朋友喝茶，只要當中有兩個是馬迷，他們就會鷄啄唔斷的研究馬經，使對馬沒興趣的我深感乏味。說到賽馬貼士，其實笑話成籮，改天再談。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之十六）

直搗許世友的巢穴

胡蓑之

自從六十四軍增援膠州以南，接替了第八師的防務之後，五十四軍便成爲掃蕩膠州東面的機動部隊；儘管一九八師仍須擔任即墨以北，五龍河以西，萊陽以南的這一片廣大區域的防務，還沒有出擊的機會，但該軍已有第八和三十六兩個主力師，縱橫活躍於東面的戰場，相信足以掃蕩這一半島尖端的各海岸城市。因此，軍長闞漢騫，信心十足，不僅把軍司令部由城陽推進至萊陽；並將軍部的各處、室都簡化起來，成爲流動的戰鬪指揮部，隨着兩個戰鬪師行動，軍長直接指揮各師作戰，臨機應變，而無須再像以前那樣：動輒必向軍司令部請示後才能行動，而軍司令部又多半距離前線數十里乃至百餘里不等，對於現實情況毫不瞭解，只有按圖索驥，紙上談兵罷了，實則無補於事。

光復區行政工作做得太差

本來，闞軍長這項新行動的決定，是很適合於掃蕩策畧的。由於當時的所謂「八路軍」，實實在在就是一股一股的土匪式的游擊隊，它們隱匿於山區中，出沒無常，既無固定的巢穴，也素來不死守城池；而它們所標榜的口號是：「你來我走，你去我來」、「化整爲零，集零爲整」、「設下口袋計」、「以大吃小」、和「不打無把握之仗」……等等。這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共軍是避重就輕，保存其實力而不輕易決戰的。

實際上，它們的陰謀就是要消耗國軍的實力，而消耗戰的策畧便是拖。自民國三十五年六月至三十六年六月的一年當中，除了幾次被國軍包圍了的共軍，爲了逃命而實行搏鬪之外，簡直沒有一次敢面對現實而與國軍作陣地戰的。它們一經發現國軍的大部隊，即刻逃之夭夭，無影無踪；如果發現是零星的少數國軍，那末，它們就馬上採取「以大吃小」的行動。尤其令人煩惱的是：當國軍進攻每一城市的時候，它們則利用遼濶的山區往國軍的後方亂鑽，探測我方的弱點，乘虛而入，實行偷襲，使我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因此，我軍對掃蕩戰的進展受到影響。不過，話分兩頭，當年膠東的失敗，決不能歸咎於軍事行動，而在於政治工作做得太差。比方說：軍隊應該是專門負起作戰的使命，而地方的行政工作如安民、組織民眾、清查戶口、編定保甲，以及訓練民兵或自衛隊，則應該另派行政人員負責，隨軍隊進行工作。換言之，以軍隊作先鋒，行政人員作後盾；每當國軍光復一個城、鎮或鄉村之後，即交由行政人員去整理。這不僅可以使軍隊繼續進攻其他城、鎮；而且共黨特務分子也不可能再在民間潛匿了。可是當年的軍事行動與行政工作始終未能分開，軍隊攻下一個城鎮，必須派出一部份兵力留守，等於背上了一個包袱；攻佔的城鎮愈多，則包袱愈重。所以，軍隊連克十個八個城鎮後，便無形中已被吸收殆盡，再無力繼續前進作戰了。否則這些已經攻佔的城鎮，都一一變成空城，任由共軍捲土重來。其所謂「掃蕩」也者，只是掃而不蕩，永遠無法肅清匪患。

因此，闞漢騫將軍那項大刀濶斧的掃蕩戰畧，又爲了上述的顧慮而大打折扣。他在萊陽與各師、團長舉行一次軍事會議中，聽取各方面的報告加以考慮之後，認爲以兩個師的兵力，投入如此遼濶的戰區，如果沒有足夠的行政人員隨軍進行地方的安民工作，那顯然是一種不實際的行動，即使整個半島都能迅速光復，而共軍猶藏匿其中，也是等於零的。爲着治本的辦法起見，闞氏於當晚便以電話與青島綏區司令丁治盤，詳細商討以上問題。他要求一九八師的三個團向東北面推進，與其餘兩師併肩作戰，實行張網捕魚的戰畧，展開全面攻擊，以加速殲滅敵人的主力；而即墨、金家口和其他各城鎮的防務，希望交由保安團隊及行政人員去負責。但這一重大問題，非丁治盤所能解決；況且山東主席王耀武也沒有詳細的指示，雖然各縣都派有流亡縣長，而一時也無法建立其嚴密的行政系統，故闞氏的建議仍不得要領。

闞漢騫決心推許世友落海

一九八師的三團兵力既不可能抽出，而膠州西面的共軍陳毅部又陸續在增援中。如不趁此時機加緊掃蕩萊陽東北面各地共軍，則不獨會貽誤戎機，並且可能遭受共軍反攻的威脅，能否防守亦將成爲問題。於是闞軍長決定：一面將實際情況向南京參謀總部報告；一面則採取行動，揮軍北進，而萊陽防務暫交由一九八師負責，作爲半島的中心據點。由於萊陽城位在半島東端的中央，具有重大的戰畧價值。假如萊陽再度陷於共軍的魔掌，那末，它們可以從西面突破膠濟線，而沿平度經大王橋、萊陽通至福山、烟台的捷徑，勢將使到五十四軍的兩個師，與一九八師及六十四軍隔離起來，一切後勤物資和給養運輸，亦將被敵人遮斷；甚至可能遭到各個擊破的危險！因此，萊陽地位益形重要。

可是帶有幾分幹勁的闞漢騫將軍，認爲事情顧不得那麼多，畏首畏尾是不會成事的。他並引述胡林翼覆左宗棠的一段話：「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手放膽，本無萬全之策也。……」這種破釜沉舟的雄心，確非一般優柔寡斷的將領所能望其項背。各級幹部都知道闞軍長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所以，李志鵬、周文韜兩位師長也只好點頭稱是。

事實上，我軍的士氣一直都很旺盛，正是無攻不克，足以左右戰場；尤其這次要進攻的目標，更是共軍的大本營——共軍頭頭許世友的「渤海區司令部」，亦即渤海沿岸的龍口與蓬萊等地。但照地理上言，從萊陽至龍口或蓬萊，均相距二百餘里；且中途尚有棲霞、招遠兩個城市。若攻龍口或蓬萊，必先掃蕩這兩地之敵，然後才可通行無阻。而闞漢騫則胸有成竹，他並未把棲霞、招遠兩個小城瞧在眼裏，爲了要出奇制勝，非一舉攻略不能將許世友打落海去！

他的意思是：棲霞、招遠兩城，彷彿龍口、蓬萊的衞星，也等於兩座瞭望台；且已探悉兩地的敵人合共不過一個縱隊，卽自萊陽退出的第九縱隊，已分散於其他地區。倘若我軍竟以全力去掃蕩這兩個小城，豈非打草驚蛇！則不單是令到龍口和蓬萊各地，都有了充分的迎戰準備；而原來駐守棲霞、招遠之敵，亦將可能迅速退至宋家山及玲瓏山以北，無形中增强了渤海區許世友的防衞實力。因此，闞軍長一反以前的戰畧，而密令兩位副師長各率一團，分別去監視棲霞、招遠兩地之共軍，等到其餘四個團以急行軍沿丘陵山區通過兩城之間以後，他們才開始攻擊行動，使渤海區的共軍大本營措手不及。而由李、周兩位師長所率領的四個團，直搗許世友的巢穴。

龍口與蓬萊的險要形勢

由於棲霞、招遠兩城之間，相距約七十餘里；其間且有一條較爲平坦的走廊，可以通行汽車，五十四軍的機械化榴彈砲營，就是沿此走廊駛過的。當棲霞、招遠發生戰事之後不久，由重砲營支援下的四團勁旅亦已接觸到渤海區共軍的第一道防線。這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畧，是國軍對共軍從來未有嘗試過的。因此，不特爲棲霞、招遠兩地的敵人始料所不及；尤其是盤據渤海沿岸的許世友，對於國軍這種「中央突破」的閃電行動更爲駭異！因爲在三十六小時裏面，半島北面的四個城市同時發生戰事，打破了數月以來對峙中的沉寂局面，總以爲我方已有强大的生力軍增援，始能採此全面攻擊的行動；加以沿岸諸城，又處於背水地位，如不趁早脫離國軍的鉗形攻勢，將難免落海的命運！所以各地的共軍一度加以激烈抵抗後，便各自潰逃無遺。

其實，我軍對棲霞、招遠是佯攻，而許世友的巢穴才是眞正的主攻目標。由於早已探悉許世友的所謂「渤海區司令部」，分設於龍口及蓬萊等地，控制了萊州灣與廟羣島，封鎖住渤海的內戶，與遼東半島遙相呼應，而成爲共軍蹂躪魯東半島的大本營。

就龍口的地位而言，實屬重要，它正在魯東半島的北岸，西面爲萊州灣，東面隔黃縣城而爲蓬萊。其港灣形勢的良好，不亞於烟台。抗戰期間，日軍侵我山東時也曾利用此港口；勝利後，龍口初爲共軍十六兵團所竊據，許世友原爲該兵團徐向前底下的一個「軍長」，後任「渤海區司令員」，他一直盤據龍口、蓬萊等地。民國三十六年起，許世友部則歸共軍「三野」陳毅的建制。所以，竊據膠州以東各地——包括渤海沿岸如掖縣（萊州）、福山、烟台、牟平、榮成等地之敵，大部份都歸他指揮。日本鬼子在渤海區所掠奪的中外人士的物資，後來也都被許世友部刼收殆盡。

至於蓬萊（登州），位在龍口的東北約八十里，前淸時爲登州府治。城據登州岬端，卽突出海中的一個尖端；其與遼東半島的老鐵山頭，遙遙相對，爲渤海的主要門戶。舊時帆檣雲集，一度商務鼎盛。據「山東省誌」載稱：「淸咸豐八年間，淸廷曾擬以此開築商埠，卒因巨艦出入不便，故以烟台代之，而此口遂廢。」雖然，蓬萊仍不失爲重要的地位，尤其名勝古蹟，更爲遊覽的好去處。如城北的「蓬萊閣」，高踞於丹崖之上，若遊客登臨遠眺，則像身置水天的瀁漾中；廟羣島連串好像一貫珠似的點綴於海中，以長山島爲最大，陀磯島次之；其餘則像一排踏脚石罷了。

戰果之豐爲魯東剿共創舉

第八與三十六兩師分別光復以上地區之後，共軍「渤海區司令部」的各級頭頭，全部已逃走無踪，可是這個爲許世友盤據幾年之久的老巢，卻已被我軍搗毀無遺；同時在兩個地區分別俘虜四十多名共軍，和好幾個倉庫及一大批的軍械物資——包括有步槍、彈藥、手榴彈等，多是刼收日軍遺下的；而數十綑黑呢絨（每綑一百碼），則是美國出品；其餘的幾千枚土製炸彈或地雷，便是共軍自製者，五千多袋麵粉，顯然爲山東同胞的血汗！

闞漢騫軍長對於上列各種戰利品的處置辦法是：㈠我軍搜獲共軍倉庫所儲傳的糧食，一律贈送當地的居民，我軍不得擅取一粒。㈡鹵獲的武器、彈藥、炸彈及呢絨等，分別由軍械、軍需兩處點數記册後，全部封存；並立卽分電靑島區司令部及南京國防部報告，請示處置。㈢詳密審查所有俘虜中，是否混匿有高級共幹？並切實錄取它們的口供——主要的是共酋許世友的逃亡路線。

根據俘虜的口供：對於許酋逃走的方向各不相同。有的說它由龍口乘汽車沿烟濰公路向西邊逃去；有的說它由蓬萊乘快艇逃往烟台；有的則說不知道。但照常識判斷，它的巢穴既設在蓬萊，那麼它逃往烟台的成分居多。因爲就地理上而論，蓬萊至烟台不過一百五十華里，從蓬萊乘快艇只需幾小時便可抵達，方便之至。況且我軍先攻龍口，假如它乘車向西逃竄，勢必經過我軍所控制的防線，除非它原來就駐在龍口，否則斷無向危險地區逃亡之理。因此，闞軍長計劃乘勝向福山、烟台追擊，使許酋走投無路！

至於棲霞、招遠兩地的情況，經我兩團分別掃蕩後，共軍游擊隊已全部潰散。這是我軍自入魯東剿共以來，出奇制勝而戰果輝煌的創舉，幾乎震動整個華北！靑島和南京方面據報後，紛紛來電慶祝勝利或傳令嘉獎；並由靑島派來海軍艦隻，將俘虜、軍械、彈藥、物資等等戰利品運返靑島。至此，我軍總算從南面的黃海，橫過半島抵達北面的渤海，打通了自卽墨至蓬萊的走廊，切斷了共軍自平度至烟台及自烟台至濰縣的兩條幹線。而盤據於半島東端各地的共軍游擊隊，將必須依賴烟台、威海衞及榮成等沿岸港口所接濟。依照闞軍長的計劃，希望在民國三十六年的冬季以前，能肅淸東端的共軍武力。爲何未能展其抱負？下期解答。

太平洋風雲

十：在暹羅灣海底發現十七世紀沉沒的巨大戰艦

白萍譯

「好的，半小時後。」伍特掛斷電話，立即出門，坐上的士，趕到賽馬會去，這時候已沒有人，而且一片昏暗了。他下車後，走一段路，到屈公寺去。

碰巧這天是屈公誕，寺內熱鬧得很，香火燎繞，炮竹聲喧，善男信女，塞滿了。他們都在歡笑地慶祝着，連河沿岸上，他們放出了點燃着蠟燭的小竹船和紙船，順流而下。賣甜品和小食的攤子，也到處擺滿了，熙來攘往，生意好得很。另一角落裏，更有賣藝的，表演吞火，針刺眼睛……以及打武，求乞等。

伍特混在人叢中，好不容易，才到了和佛斯廸預先約好的會晤地點，廟門口，大獅門外的石獅旁邊。

馬上，他就看到佛斯廸從人叢中擠過來了。伍特和佛斯廸二人離開人叢，走到運河岸邊去，這兒寂靜得多。

「我接到一項報告，」佛斯迪說：「只是例行報告；對你也許有關，也許沒有關係。由於你對新丹雅這樣有興趣，所以，關於另一艘船的消息，也許你會感到有興趣的。」

「甚麼消息？」

「首先……你是否熟悉泰國和馬來亞之間半島的海岸情況呢？」

「不很熟悉，」伍特答道：「只是在地圖上得到的知識而已。」

「唔，也許你會知道，在半島中部的克拉地峽，有一個伊斯瑪士港，從伊斯瑪士港以南，一直到蘇拉他納港，二百哩的海岸上，並沒有什麼可用的港口，因爲沿岸大約一哩外，一直有一條沙壩，以及無數的珊瑚礁，使吃水深的巨輪無法駛入之故，在二百哩的海岸上，只有幾個淺水的小港口，成爲沿岸行駛的小商輪和漁船的碇泊地點，若干錫鑛也利用這幾個港口以駁艇來輸出產品。」

伍特很有興趣地用心聽着，這是難得的一課地理。

佛斯迪續說下去，道：「三天前，一艘不明國籍的帆船——後來查明是北韓的，駛入蘇拉他納，搜購糧食和淡水。現在的帆船，不少是相當大的，雖然吃水不深，這一艘北韓帆船，可很大呢！這三天來，它一再被發現到在海岸外的公海上盤桓着，沒有他駛，總是在沙灘港以南，沙旺港在蘇拉他納以北大約九十哩。」

「沙旺港有什麼呢？」伍特問道。

「沒有什麼，這其實是一個私人開闢的港口，一家錫鑛公司開闢這港口來輸出出產品，有碼頭和裝卸設備。但這艘帆船顯然不會是裝載錫鑛的船隻。」

「這錫鑛屬於什麼人的？」

「這是屬於一個大集團的……這集團的大股東是一名泰國人，但雖然他是泰國國籍的，其實卻是中國人，」佛斯迪畧停停，續道：「不過，他是否眞正的波士，卻難說得很，也許他只是出面的傀儡而已，背後另外有人的，他的名字是白海英。」

「有什麼可疑之處麼？」

「照我所知道的，並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不尋常情況存在，錫鑛中的工人大部分是中國人，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爲，泰國人和馬來人都不肯到鑛穴中擔任苦工，照我所知，這是一家守法的鑛務公司，每年賺錢報稅，很守規矩，設備良好，還有一個小鎔爐。」佛斯迪把手中的香烟弄熄了，續說下去，道：「我曾經以推銷拖拉機和開山機爲藉口，到半島上去觀察這一帶的錫鑛，但在寫信給白海英，告訴他，我要去和他商談時，他並沒有回信。但那並不是不尋常的事情，他可以從日本購買拖拉機和開山機，而價錢便宜得多。」

伍特看着佛斯迪道：「你也許說得對，但我仍未能確定是否確實如此！」畧停一會兒，又問道：「你是否仍在留意着新丹雅號呢？」

「是的。」

伍特問：「事情也許會馬上就有急激演變了，你是否可以安排得到我廿四小時可以隨時和你聯絡呢？」

佛斯迪道：「可以的，就打那電話號碼就可以了。」

「你是否有錄音機呢？」伍特問。

佛斯迪伸手到衣袋中，拿出一個體積小得像香烟盒子的東西來，道：「這是用三十三轉的，可以用五倍速度重播出來，我的寫字間有同樣的一個。」

伍特把這錄音機放進袋裏，和佛斯迪握手，道謝。

新丹雅號後甲板上，帳幕高張，連串的彩色燈火，照耀着帳幕下一雙雙的跳舞男女，燈色柔和，音樂也柔和，布施樂隊在演奏；樂聲在水面上飄過去，河口上停泊着的船舶，電燈閃耀，充滿了羅曼諦克的氣氛。

五十名賓客，在甲板上跳舞，或在散步着，更有靠在欄邊，坐在安樂椅上，一杯在手，談情說愛；或者議論風生，高興得很。

神秘特工伍特故事

伍特挾着吉他，在人叢中鑽來鑽去，演奏賓客們所點唱的樂曲。在他的觀察之下，發現這五十名賓客，包括歐亞美洲人士，都是重要的人物。最容易認得出來的，是泰國的政界和軍界要人；中國人則顯然是富有的銀行家和出入口商人；更有荷蘭人和葡萄牙人，他們都是資本家，經營錫礦、木材、橡膠園，他們都是富豪與有勢力的人物，還有來自美國、法國和英國大使館的外交官。

伍特一再的演奏着，有時他不禁微笑了，他想到阿里達克和他的一羣水手，可能正在注視着新丹雅號船上的活動，聽到他的結他的獨奏。在黑暗中，阿拉大神號根本就看不到，只是有時偶然會看到船側的船行燈號；甚至，這也可能只是他想像中看到了而已。在兩船之間，可能還停泊了其他船隻呢。他有時也會想起瑪姬，她被迫留在白象夜總會，因爲鄧老板堅持要留她在夜總會中繼續表演，只用電唱機伴奏。五人樂隊的出租價錢很高，可以足夠鄧老板今後六個月支付這隊樂隊的薪金之用，所以，鄧老板樂意點頭答應，伍特則是自由身，並沒有和鄧老板簽合約，不受束縛，他是直接受僱於屠樂，前來船上演唱的。

屠樂舉行的這一次宴會，使伍特很感到注意，他認爲在這社交活動範圍後面，另有目的。屠樂來到曼谷十天了，除了在夜晚偶然到夜總會之外，並沒有任何活動。現在，他的舉行這宴會，等於是盛大的宣佈：屠樂刻下正在曼谷。這有點近似於他在建立證據，證明他在今天晚上停留在曼谷，有這樣許多的達官貴人作證嘛！

這念頭使伍特不自然的打了一個寒噤，這等於是說，屠樂可能已經完成了他的飛彈交易，假如眞是如此的話，那麼，今晚的宴會更有慶祝的氣味。

但眞會如此麼？中央情報局的計劃處怎會誤到這樣的地步呢？飛彈在什麼地方交貨呢？交給誰呢？屠樂在什麼時候收取他的黃金呢？不會是前幾天晚上神秘地搬上船來的一箱東西，那箱子無法裝得五六噸黃金的；但伍特仍決心要看看這木箱，他登船的主要目的之一，本來就是要看看這木箱裏面究竟裝載的是什麼東西。

作爲「受僱」的樂師，他在甲板上走來走去是並不惹人注目的。走到一堆客人中間，或者走開去，都不會有人問他是何緣故，也不會惹起人們心中疑念的。

他站在田達麗身旁，她正伸出手去，手中持着酒杯，一名總管倒酒給她；她和幾名賓客在談笑着，她的低胸晚禮服顯示了她的胸脯是很迷人的。

「你知道嗎？乃他原先生。」她對一位瘦小的，中年的泰國人道：「我很久以來，就很欣賞你的畫呢！」

這畫家有點羞怯地道：「我的畫得到你的垂青，那是十分榮幸的事情。」

「你太客氣了，我在巴黎參觀過你在東京畫廊舉行的畫展……那是甚麼時候？兩年前？」

「三年。」

「啊！你不再舉行一次畫展麼？」

乃他原微微的嘆息，道：「我在畫着，我希望能再舉行一次，但很費時間，你知道，要畫很多東西的。」

田達麗喝着香檳酒，道：「對的，在這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一位畫家感到興趣的……要去畫的。」她臉上露出笑容，說：「我希望我能夠繪畫，我知道，大家都會這樣對你說，希望能夠像你這樣畫得好的。但別人也許是說客氣話，我卻是眞正的有這樣的念頭；我眞是希望能夠把海上的所有美景都吸進畫圖中。使人想像不到的美景……顏色和影像。」

「是的……」乃他原只是有禮貌地表示感到興趣。

「我和屠樂都很喜歡潛水的，你知道吧！我們實際是生活在水中，那是在地中海的水中。屠樂來這兒渡假，我們打算什麼都不做，只是游泳幾個星期。」她看着乃他原，忽然很感興趣地，問道：「你游泳嗎？乃他原先生。」

「游泳的，不過，我從來不會……潛水；潛水到海底去，是嗎？」

田達麗不經意地打手勢，道：「其實很簡單，我們很快就會教曉你的，我們有許多潛泳用的裝備。」

乃他原搖頭表示失望，道：「這當然是很好玩的事情。不過，可惜我另外還有……」

田達麗卻把他的反對壓制下去，她很興奮地道：「但你一定要來呀！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這是出乎意外的使人驚詫的事情，你絕對不會能夠感到可以隨便放過的。你知道，屠樂是最喜歡搜集古物的……他搜集所有古董、盔甲、兵器等等……」

說到這兒，她忽然停下來，坐下，很神秘地。這張枱子上連乃他原在一起，共四個人，她對這四個人道：「你們答應不洩露出去麼？」

四人都大感興趣，立即答應絕對代守秘密。

「好的，」她說下去：「我們發現泰國的一艘大戰艦，是什麼皇朝時代的，啊！是了，是了，是蒲拉東皇朝的，對了，十七世紀沉沒的……在暹羅灣中。」

其中一名外國人，伍特認得是一名荷蘭的橡膠園主，道：「但暹羅灣大得很呢！」

「對了，」田達麗道：「所以，一直沒有人找得到，現在，屠樂找到了……就在蘇拉他納港附近。」

蘇拉他納，伍特腦海中像閃電似的有了一個印象，剛才佛斯迪不是很詳細的談過嗎？

【未完】

他年紀已過六十了，看來竟如四十許人，動作和說話相當滑稽，有時比小孩子還天眞，特別在說得忘形的時候尤甚。他自我介紹說擁有六頭住家：一個老婆，兩個妾侍，三個黑市夫人。他把每星期的節目分配得很平均，大小間都能和平共處，而且他經常還有閒情流連於舞廳酒店找尋新刺激哩！他把這種享受方式說成是一種戰鬪生活，自己儼然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英雄。據說他晚上的戰畧是陣地戰，白天則展開游擊戰，還有什麼扇形戰術啦，點線作戰啦，開闢戰場，橋頭堡，聯合演習等我不大懂的戰爭術語。他把女人分出等第：老婆要求莊重的，妾侍則取其風騷。有人問及他對黑市夫人的看法又如何？「那是一句老話，妻不如妾，妾不如偸。——」他說時手舞足蹈，口沫橫飛，聽的人也津津有味。

初期我對他的印象並不佳，後來卻十分要好。一來因生意上的關係，做生意人的原則是認錢不認人的。二來我對他的舉動逐漸發生興趣。三來大家有同一嗜好，喜歡女人，也可以說是臭味相投吧，但女人的肉是香的。本來嘛，我冒過一次色情風險，已不敢再在歡場裏鬼混了，可是年青人生理上的變化，性的飢渴，很難避免大腿玉臂的誘惑。下決心容易，實行起來就困難，有那個青年經得起春風的吹蕩呢？有誰能夠在脂粉叢中不意亂神迷呢？我不是機械人，自自然然就追隨柳經理去學做博愛菩薩了。不過我此時是抱着一個打游擊的宗旨去玩，並不想進行陣地戰。

柳董事長說得對：「在文明的社會裏，如果沒有了色情這玩意是會悶沉沉的，要製造黃色新聞，這是有錢人的責任。」

這時是春光明媚，天上的春色和人間的春色互相輝映，我跟柳經理參加完了一個什麼道德維持會，在吃飯的時候，他提議今晚要去找點新刺激，變換一下節目，所謂節目，照他的解釋就是玩女人。我想起他剛才在會場上發表那篇演詞，說怎樣要維持人類道德，如何防止色情泛濫，會博得不少掌聲，現在離場不夠一個鐘頭，忽又動念要去玩女人了，多麼滑稽的舉動，我不禁打趣地和他開個玩笑：

「柳翁！你不是在會場中提議要求政府取締所有色情架步，如公寓，舞院——」

「哈哈哈——」他竟不讓我問下去，笑斷了我的話頭，他說：「那算得什麼回事呢？說還說，做還做，我們做買賣的，比不上那班吃道德飯的人那樣認眞，他們把道德這玩意看作皇帝老子，神聖不可侵犯；我只有當它是一個節目拿來玩吧了。如果認眞起來的話，那首先遭殃的還是我自己，所有防線會完全崩潰，兩位妾侍三位黑市太太統統要强迫疏散，你說是不是？老實告訴你罷，我曾爲那個會出過一點錢，做了一個名譽會長，他們要我講話，我不能不敷衍幾句，這就是做生意人的口頭禪：見華人說人話，見鬼佬講鬼話呀。還要明白一層，這是很要緊的，也可以說是做生意人原則，凡對人許下的諾言不要馬上兌現，認眞一下自己就吃虧，做

從下流



人，生兩條心不多，戴三個面具不少，我剛才的演講詞，是說給人家聽，不是自己聽的。在他們面前，我要擺出聖賢姿態，儼然是道德化身；但和你在一起時候，哈哈！老弟，你知我知——納入息稅還有點心痛，繳愛情稅是沒有誰不願意的，哈哈……。」

「可是，柳翁！」我附和他笑過一頓後，問他：「請問你，你剛才在台上說了很多我聽不懂的話，什麼豬子伯家，孔孟暈暈的，究竟是些什麼意思？」

「是諸子百家子呀，不是豬子。我學會這套也不到幾年哩。」他一面醮水在枱面寫給我看。「正如人家說香港是東方之珠，不能說是東方之豬呀！不過這套調調兒，你混久了就會識了，到時候自然有人教你。——說起百家來，我和你還算一家呢。」

「什麼家？銀行家，科學家，文學家？」

「當科學家文學家就低能了，告訴你，我們是炒家、撈家、玩家，是不是？哈哈……」

「嘻嘻……。」

他笑得十分得意，我亦有八分快樂。

飯後，他很神秘的從內袋取出兩張咭片來，在我面前一幌。「我有個節目，等會一齊去欣賞。」

「是什麼，欣賞畫展？」

「不，看小電影！」他小聲告訴我。「這是優待券，是神秘的，是精神食糧。」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我們然後按圖找着了那個所在，這是大廈裏的一家住宅，按了三下鈴，一長兩短，這是預先約好的暗號。門忽然呀的一聲裂開一條縫，伸出來半個臉，驗明證件，然後請我們進去。廳內擺着幾張新梳化椅，牆上有一個窗櫥，裏面陳列着許多奇形怪狀的女人裸體像。站的、坐的、睡的、斜倚含笑的，極富誘惑。柳翁託言要去見見主人家，着我稍立片刻。於是我停下步來，想逐一欣賞研究，但另一位候門童子已將內門打開了，伸出右手，不住的說請進。看他的態度，似乎要我不必在此逗留，趕快進去，否則就要我滾蛋。這時門鈴繼續響，跟着進來幾位打扮很體面的人，邊談邊笑的朝內門進去了，他們對窗櫥裏的裸體人像好似不大感興趣。我心裏覺得好笑，這班人如果不便急，入毛坑幹啥？既到這裏來，又何必擺起臉孔呢？這簡直是浪子行徑，聖人面孔。難道是他們見慣了，不以爲意？還是不敢在人家暴露本性，故意擺出岸然道貌？

我微笑也跟着進去了，通過走廊，轉了個彎，見柳經理輕步走了出來，他對我做了下鬼臉，不說什麼，把我領到一間香噴噴的房裏去，又是黑漆漆的，只有在椅子下閃着兩支暗紅色的燈，夾雜着濃香的雪茄氣味。他和我併肩坐下，在我耳底說些猥

褻的話，刺激得我心癢癢。一會兒，對面的壁上射出燈光了，台上出現一個脫衣女郎，把衣服一件件的剝下來，因光線的反射關係，坐在前排的觀衆都不約而同的紛紛把自己的衣領拉高或用手捧着臉，這是很奇怪的動作，轉頭再望望後面的人，更使我吃了一驚，他們的臉孔已給手帕蒙住了，只露出一對眼睛，很像在報紙上看到的那班無臉見人也見不得光的美國三K黨徒一樣。柳經理此刻又戴起黑眼鏡來了，雙手捧住頭顱，聚精會神地欣賞台上的藝術。節目一個個的變換，一個比一個更精彩。說句良心話，我也被吸引住了，沒心思去研究別人的欣賞姿態，也學着他們那樣把頭顱雙手捧起來，全神貫注地去領畧室內春色。

忽然，室內的燈光全亮起來了，台上那兩位表演女郎尖叫了一聲，慌慌張張的裸身逃進幕後去。台下十多名欣賞家也慌了起來，有的索性把上裝將自己的頭顱密封住，有的把半截身子塞入椅子下，柳經理這時也把腰彎到不能再彎了，幾乎要把腦袋嵌入椅子去，捲成像一個刺蝟。看情形，好似有什麼亂子發生，這時的音樂也停止了，大家慌作一團。我可算作初生之犢，不畏猛虎，回頭望過去，見門口站着幾名似是便衣密探，用一種神秘的眼光監視着現場，兩名武裝的進來了，有想採取什麼行動的模樣。跟着再竄入一個人，在警察耳底咕唧了一會，奇怪的是全部人員悄悄地撤出去了。電燈馬上又熄下來，傳來聲音說今晚的節目停演，請觀衆離場，於是欣賞家們才一個地閃閃縮縮的溜出去，看樣子像很失望。

我跟柳經理又在街上擺起十分莊重，使人可仰而不可近的姿態來了，這架子是不可以忽畧的，照柳經理的意見，凡是給人家看的一定要像個樣子，自己看的不妨隨便些。他舉出女人在冬天的服裝爲例，不顧天寒地凍，依然露出一大截肉腿，目的在給人看的，但回到家裏怕不把棉被把整個身體裹起來也。這就是要靚不要命的作風。他再告訴我，剛才在欣賞羣裏面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並且有幾位

到上流



馬森亮

是專講孔孟之學的名流學者呢！這現象我倒並不以爲奇怪，相反的對這班滿口仁義道德的有點看不起，食色性也嘛！要玩就痛痛快快去玩一場，又何必這般遮遮掩掩去串門子？寡婦偷漢子，和建貞節牌坊根本上並沒有什麼抵觸，因爲牌坊是豎在前門的，姦情郎是在後門。可見這批讀書人做事沒有一點英雄氣慨，那怕塞滿腦子學問，到頭來把自己的天性禁錮住，像蠶蟲吐絲一樣，自己縛死自己，遠不如我們做生意人這般爽朗實在，要幹就幹，幹了就不怕閒言。還虧他們時時駡我們做生意的滿身銅臭，說什麼無商不奸，凡紳必劣等嫉忌話，好像社綱不振，道德敗壞的罪惡全是商人造出來的一樣。這確是天大的笑話，做買賣而不奸詐使手段，豈不成要我們靠喝北風過活？如果生意人都活不下去了，讀書人又靠誰吃飯？四肢會動得起來嗎？五穀能辨別得出嗎？咄咄！讀書人既然看不起錢，可有誰能離開了錢活得下去的呢？自己不會弄錢，反而咒駡會弄錢的人，這不是妒忌是什麼？可見他們這一行人的志氣和胸襟之窄，實是世間上最可憐的聰明人。

我無意中把這種見解說給柳經理聽，他卻大讚特讚我了不起，說我現在開始悟道，成道的日子亦不遠了。再口沫橫飛的給我戴幾頂高帽子，我的細胞沒有一個不舒服，不用說這一頓晚飯非我請不可了。

在酒酣耳熱之餘，柳經理又說要去實踐他的節目理論。我推說已醉了，去不得。他卻笑將起來說：「老弟！有錢難買三分醉，享福應在微醉後呢！」他立即跑過去搖了一輪電話，回來眼睇睇地對我說：「今晚碰巧有兩個新貨色，每位五百元——」新貨色？我知道是什麼回事，不禁怦然意動，也許是酒精的反應作用吧！我的心又卜卜的跳動起來了。這時我醉醺醺的，迷迷糊糊，眼前的一切都籠罩在霧裏，熟悉的臉孔在霧層幌動。但酒醉三分醒，我還能從鏡子裏可以看見眼裏已泛起了紅霞。如果不是特別的誘惑，我腦海裏怎也不會再起漩渦，動風流非非之想呢。女人我不是沒有玩過，卻從未接近過處女。「去就去吧！」於是柳經理把我領上了一間豪華的公寓裏。

公寓的佈置極富誘惑，滿眼是紅紅綠綠，牆上嵌着的也是紅綠輝映的燈光，據說這種色調能興奮人的神經。侍者把我們招待在一間房子裏，服待得非常週到，還叫來一個按摩師給我鬆筋舒胳，再喝下一碗蔘湯，不一會，我的眼睛漸漸可以自動拉開了，想想等會的節目，心也立即醒過來。奇怪！柳經理忽然不見了，正想動問，侍者好似知道我的心事，很快湊口過來告訴我，說他已洞房去了。使我更加意馬心猿！

不久，那個侍者又進來了，笑睇睇的說請我過去。我的酒雖已醒了，腳步還是輕浮，他把我攙扶着到另一房間去，再輕輕將門帶上。我又佔領一個新天地了，我可以支配這個新天地的一切，這裏有櫈，有桌子，有一切傢俬，有床，床上又有被褥，對面還有一個女人！不過，她不像我過去所見的那樣會笑臉相迎，或擠眉弄眼。她此刻正背轉身伏在桌子上哭泣呢。也許是少女初次接近男人的時候驚喜過度的表現吧！這種風趣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過去，玲玲也曾在我跟前抹過眼淚，但那是傷心的，不比眼前在這神秘的房裏所見的那樣神秘，心想：大概半推半就的情調是在驚喜交併的心情之下產生出來的吧！我樂極了，要多欣賞一會，我不忍過早驚動她，站在她背後看她的兩肩抽搐，從她的頭髮欣賞起，她的粉頸，腰肢，豐腴的……，這一切都是供我享受的，還是忍耐一下吧，我要在她身上每一部份製造更有詩意的快樂……。【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三十九）

三郎

說　明

陳寒波在上海提鑑橋的警察醫院裏，由榮斌交給他一本姚宜瑛的日記，便是記敍她以「紅牡丹」的名字，被楊光池假公報私，賣身到「楊貴妃」妓院，過着慘絕人寰的火坑生活的片斷。在日記中，她將楊光池稱爲「龜公」；將心愛的人榮斌稱爲「熟客」；將與她連絡，要取情報，轉達命令的白燕，稱爲「大姐」；情報稱爲「禮物」；同志稱爲「同學」；黨稱爲「家」。

因爲一個在國府統治之下的共方特務，寫日記是很危險的，她因痛苦過甚，對這一段非人生活的妓女生涯，不記下來不甘心。因此，她將各種有關人物，均採用上述「代替」法，寫在日記上。還有其他的代名詞，使外人看不出她寫的究竟是什麼。

榮斌說明了各種代名詞的涵義之後，便將姚宜瑛在「楊貴妃」妓院，以「紅牡丹」的名字做妓女時所寫的日記，擇要的翻摺好，讓陳寒波慢慢看。

現在，我根據陳寒波用「李華」的筆名，在「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這本遺著上，有關姚宜瑛的日記部份，摘錄幾段出來，爲使讀者閱讀方便，將她所寫的代名詞取消，概以眞實姓名出現；並將晦隱之處，改寫得明白，使讀者能夠一目了然。不用猜謎式去推敲她的日記。以下是姚宜瑛做妓女的日記片斷：——

神女日記，血淚滿紙

「今日是進『楊貴妃』的第三天，兩天來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把我蹂躪得四肢疲乏，筋骨無力，心頭更悶得要爆炸，滿希望今日沒有客人來，可以安靜的休息一下。那曉得還未吃晚飯，娘姨便來通知我，『你已經給客人定好了過夜，早點洗澡準備。』

我獲得這個通知，眞是欲哭無淚，不知今晚上又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要將我糟塌到什麼程度？，妓院中，娘姨的通知，也即是老闆的命令，我只有絕對服從。

沒想到晚上推開我的房門，闖進來的客人，竟然是楊光池！

他假裝指示工作，還裝出貓兒哭老鼠式的慰問。但是，他躺下床來，卻把我糾纏得死去活來。我想拒絕，但我是俎上肉，不接受他的摧殘是不行的，要想在楊子飯店時那樣不接受他的慾求，除非不顧一切，拚了自己，還要不顧媽媽與妹妹，我能嗎？我不能。

他好似是存心報復，那一晚上他一連蹂躪我好幾次，直把我搞得只剩一口氣才罷休。

現在我覺悟了，原來他命令我改變工作方式，什麼安全上的顧慮全是鬼話，主要是要報復我在楊子飯店給他碰的釘子，主要是爲了要滿足他的獸慾。」

「今日是進『貴妃』的第六天，一個很斯文的青年走進我的房間，把門關上後，他拿出白燕的親筆信來，他就是負責與我連絡的軍統內線榮斌。他是一個純潔的青年，我與他談問題，交換工作情況，正正經經的，低聲細語的談了兩個多鐘頭。

看起來他是從來沒有進過妓院，可能連女色也未親近過。談到半夜，我也想躺下來休息，便叫他適應環境，寬衣休息。他開始有點羞赧，很不好意思。我告訴他，同志間不必拘謹，他才脫衣躺在床上。但他沒有侵擾我，讓我安安靜靜的睡了一晚。我是如何的感謝他呵！」

非人生活，痛苦不堪

「日夜都得不到休息，今日一天一夜，一共接了七個一次過的嫖客，他們個個都是餓狼一樣，我雖然無動於衷，任其摧殘，但我眞個感到吃不消。我對鴇母說出我的痛苦，她卻說：『七個就多嗎？生意好的時候，一天接十幾個客人也是很平常的。』

這種生活，如何熬得下去呢？」

「算起來我已經進『貴妃』三個月了，楊光池無定時的來過幾次，每一次都把我蹂躪得死去活來，內心痛苦萬分，還要裝出逢迎歡樂的樣子，否則的話，又是麻煩。我不能向他訴苦求饒，我怕聽他的教訓。

榮斌先後來過二十多次，有時度夜，有時打個茶圍便走，他總是那麼溫文爾雅，而且一次也沒侵擾我。一個年青的小伙子，能夠坐懷不亂，不但使我驚奇，眞使我敬愛！因爲他不是不喜歡我，而是同情我，他不忍對我落井下石，他對我是愛，而不是慾。我聽了既感激，又感動。」

患染梅毒，見死不救

「今日白燕來了，我告訴她，我已經染上了性病——梅毒與淋病同時發生。痛苦異常，連日來還有點發熱。不思飲食，但每天仍然要接幾個客人。而且這幾個月來，碰不到一個是可以找出情報來的客人。他們都是慾海飢民，川流不息的，玩完了便走。

我向白燕請求，請她報告楊光池，讓我離開這個火坑，或把我送入醫院去醫治性病。白燕不能作主，只答應我將情況反應到組織上去。」

「白燕來過之後，對我的請求毫無結果。我的性病在得不到醫治與休息下，一天痛苦一天，人也一天一天的消瘦，容顏灰黯。這樣的生活，我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以前我怕見楊光池，現在我日夕盼望他能到妓院找我。他來了的話，我決心要向他吵鬧糾纏，使我脫離這個火坑，我實在熬不下去了。再這樣下去，我非死不可……」

……………

「楊光池聽說我得了梅毒淋病，不再來找我洩慾了。但據白燕說，組織上沒有經費，現在拿不出這筆錢來給我醫病，要我自想辦法。我有什麼辦法？賣身的黃金楊光池吞掉了，每日不分晝夜的接客，我根本見不到錢的面，明買明賣的一次過或渡一宵的賣肉錢，先由嫖客交給妓院的賬房，我每天除了吃三餐飯，什麼也得不到，我那來的錢醫病？

幸好榮斌同情我，他見到我的可憐相，聽了我的哭訴，他搖頭嘆息，眼腔紅潤，不忍看着我這樣拖下去，他花了一筆錢給我就醫。無奈我的性病已經已重，非澈底醫治不可；要澈底醫治，又非脫離妓女生涯，住進醫院中不可。

我能辦得到嗎？唉！……」

……………

「今日我被人連續毒打了三頓，一是嫖客；一是鴇母，打得我要發狂了。

因爲性病嚴重，下體流着膿，身體發高熱，早飯也吃不下，整個上午躺在床上，中午鴇母一定要我接客。我拒絕了，她把我打了一頓，直到我答應接客才住手。我抹乾淚水，勉强應付一個彪形大漢。這個大漢粗暴得使我痛得慘叫起來，我實在抵受不住他這種狂暴的摧殘，不得不把他推脫，他生氣的摑了我兩個巴掌，怒冲冲的跑去大吵大鬧，鴇母又將我拖到後院去，把我狠狠的打了一頓。我滾在地下喘不過氣來，由姊妹們把我扶回床上，我想自殺。但想起媽媽與妹妹，我又只有哭！

我不能死！可是，我如果不脫離這個火坑，又非死不可；縱不病死，也要被打死！

我不能死！於是，我決心不等組織同意，跑去見賬房先生，老老實實告訴他，我實實在在熬不下去了，我要離開這間妓院，問他要多少錢贖身？

賬房倒也說得乾脆：『你要離開，可以的，你賣進來的時候，身價錢是黃金一兩；每月加利息一兩，算你五兩黃金好啦。交出五兩金，馬上可以離開；交不出五兩金，你休想離開貴妃妓院一步。』

天呀！我那來五兩黃金呢？像這樣拖下去，如果再拖一年兩年，我要拿出多少黃金才能重見天日呢？完了，完了！我這一輩子完了！」

下定決心，爭取生命

……………

「幸好今日白燕來了，我把痛苦的情形對她說了，請她轉告楊光池，立刻贖我出去。起初，她還站在楊光池的立場，向我大開教訓，批評我立場站不穩，意志不夠堅，連這一點苦都不能吃。我聽了當場冒火，反問她是不是女人？一個好人被賣到妓院當娼，一天一夜要被三五七個男人蹂躪，她吃不吃得消？現在弄到性病纏身，全身發熱，下體流膿，仍然要接客陪夜，否則便要挨一頓毒打，這種痛苦又是不是她忍受得了的？

她被我反問得啞口無言，便頗不高興說：『如果組織硬是不准呢？我只能幫你說，沒有把握一定准。』

我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到了，非堅持不可，如果將這一次機會因循過去了，我將葬身在這火坑中。我也强硬地告訴她說：『白燕姐！請你看在同志之誼，同是女人的份上，我只求你向楊光池同志轉告兩點：第一，我要他在三天之內來此與我面談；第二，他如果不能來，我要他在三天之內使我脫離這個火坑，先將我的病醫好，再轉變工作方式。否則，橫直都是死路一條，我便顧不得母親與妹妹的安全了，我只有向警局自首。希望能死中求活，由警察局出面將我這個女共諜救出火坑去。』

我把決心表明了，又大罵楊光池吞沒我的賣身錢，簡直是個大王八。

白燕知道我的決心，情況嚴重，對我再不能逼迫，如果再用逼迫高壓，我就要造反了。這才改換一套同情面孔，對我安撫，要我再忍耐幾天，一定幫我想辦法，千萬不可魯莽從事。」

溫暖善良，至情至性

「晚上，榮斌也來了。我將這幾天的情形對他說了，要他付一晚上夜渡資給賬房，陪伴我談談，讓我能休息一晚，我實不能再接客了。

他爲我流下了至情至性的同情淚，我覺得在這人間世，到處都是冰冷黑暗的，人心都是陰險毒惡的。惟有在榮斌這位純良的青年身上，可以使我獲得溫暖，見到光明與善良，而唯一與我談得來的，也只有他。談到半夜，我緊緊的抱着他啜泣。假如我不是害着嚴重的性病，我要將我的靈魂與肉體一齊奉獻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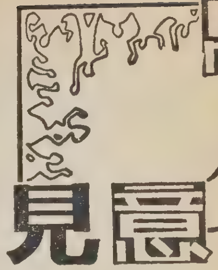
今晚上是我長久以來，第一次在知心的人面前，盡情的傾吐了一次心曲，說了一番知心話。他伴着我流淚，並且把他的身世與遭遇也全告訴了我。原來他與組織恢復關係之後，雖然拚命在爲組織工作，將國民黨方面的寶貴情報盜取出來。可是，楊光池並不相信他，所以才叫我出面聯絡，準備他發生問題的時候，犧牲我一個人。最後，他答應盡其所能爲我措款醫病，要我等待他的消息。那晚上，一直談到東方既白，兩個才相擁而睡。」

……………

「今天是我所限『三天』的第二天了，白燕果然施施然來到。她說楊光池有事不能來，叫她作主代爲處理我的事。其實，假如我不是生了性病，身染梅毒的話，什麼事都阻不住這個色狼，他非來找我發洩不可。

據白燕告訴我：如果我確實不能堅持高度的革命的吃苦精神，可以批准我暫時脫離『楊貴妃』妓院，但組織拿不出錢來爲我贖身。因爲組織原來的打算，是要我堅持到上海解放才離開妓院，所以沒有這筆贖身的預算，連原來將我賣入此地的一兩黃金，也用到別的工作上面去報銷了。至於以後的工作方式，要等我離開妓院醫好了病再作安排。

我的天呀！我自己那來的錢贖身醫病呢？我以當問白燕，她的回答更出我意外的冷酷。」



萬人意見

讀者舉出事實 點醒醉心擁毛者

人傑先生：

小弟對 貴刊素懷景仰，可惜生活羈人，無暇閱讀，深以爲歉。茲拜讀第一百期 台端大作，血債血償要跟毛頭算賬一文，簡潔精采，令人欽佩！

至於引述那位「住了美國多年」的「讀者」，我懷他是不是被非美委員會遞解出境的，否則不會這樣醉心擁毛，竟敢投書責罵兄台。我對這位先生思想的簡單，實在「火滾」，亦覺可憐。

炎黃子孫，本是世界優秀民族，但也不無蠢才存在。如那一小撮身在自由之區，過着自由生活，不知自由可貴，偏偏要搞風搞雨，「鬪垮港英」，以遂其「當家作主」的幻夢，這些人就是民族的渣滓、民族的敗類！共他人財產的土匪思想。

惟是那些擁毛敗類，被人押入囚牢之時，尚知低頭掩面，不敢見人；又一些身在「民脂拍賣公司」當伙計，掛上毛頭，出街時也知除下，自知見不得人，不敢公開獻醜。最無恥的是這位所謂住了美國多年的讀者！大陸同胞二十年來過着什麼生活，毛澤東殺了多少同胞，爲什麼叫史太林做爺爺，何以反對民族主義，向蘇俄一面倒？爲什麼大陸親友要乞憐香港僑胞寄郵包來充饑？從以上畧舉毛澤東的千分之一的罪惡，已經足夠稱爲漢奸、土匪、賣國賊三位一體的敗類了。這位「讀者」如果想向毛澤東看齊，或做毛澤東的殘民助手，應該回到匪區，不要在香港胡混！

這位「讀者」既然賞識毛匪的氫彈，人工胰島素及大慶油田，爲什麼不賞識一吓十一的僞慶與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作一次客觀的辨別呢？毛匪的「氫彈」，「威力」的確大，在大陸一次爆了二十年，炸死大陸同胞超過五千萬人。難怪這位讀者特別賞識；人工胰島素本來是未有製成，只作畝產二十萬斤的虛僞宣傳，可能這位歸僑先生得毛澤東給與服食，變成了低糖性昏迷，而發譫語。大慶油田的油，烟大、渣多，行汽車尚不適宜，用於飛機，更談不上；他的副產品火水成黑色，渣多及含大量膠質，今天大陸同胞得到每人每月配給一兩的火水，就是大慶油田的「光榮」產品，大概這位讀者所羡慕的，就是見到牠的燃燒力强，二十年來，把赤燄燃遍整個大陸吧！本人敬告這位「住了美國多年」的先生，如果你喜歡欣賞毛匪的暴政，最好請你回去大陸住上三年，那時就知到飽受其中的滋味了。

滑稽話說完了，現在順便自己介紹一吓，我是一個參加八年抗戰的軍人，共匪竊據大陸後，被加上一個「反革命」份子的罪名，曾經坐過監，被管制三年，以後還不斷加以折磨，以中華民國的國軍是假抗日，抗日勝利是毛匪打勝的，什麼無稽怪誕的說話均敢說。總之有錢有罪，有知識有罪，祖先如果有錢，兒孫都有罪。這位讀者「住了美國多年」，如果返回匪區，單就「交代」與美國朋友的關係，交到死之日，也交不清楚。如果不信，不妨請君一試。

弟袁暘照拜頓

狗尾續貂談用典 —一家便宜兩家着

「典」的意義

原來是持有相等價值的物質而要換取貨幣叫「典」。比方持有重二錢的足金戒指一枚往當舖去當，以近日金融價格，「盡當」可值六十多塊錢，我們叫「典」，俗或叫「當」。又比方據有高二層的新式平房一幢往銀行去按，以近日物業價格，「盡按」可值二萬多塊錢，我們也叫「典」，俗或叫「押」。總之所謂「典」是一種比值的「持有」或「據有」，用「典」豈不一樣？

「典」——「古典」雖然是祖先遺產，子孫卻有資格繼承，不過該繼承活文學的「典」，別繼承死文學的「典」。既然典是祖先遺留給我們的，那麼，寫作新文藝時可引用，不必「斤斤計較」那典的出處是在舊文藝的，祇要到了現在還有價值就通用，像祖先遺物是白銀的「大圓、中圓、雙毫、單毫、半毫」，市面交易雖不可以，但卻可拿去先「兌現」啊！

又寫作用「典」，等如「調羹」用配菜，「屈雞」嗎？好用金針（萱草，也叫忘憂草）；熬「豬肉湯」嗎？好用藕、瓜、菜之類，要是「剩屈、剩熬」，不免單調乏味，事不同而理同的。而且把「典」納入自己文章，表面上「似乎」拉扯，「竊陳篇以自窃」，骨子裏卻方便，大方，「信手拈來，便成佳構」，又得先民佐證，增加力量和信仰。誰沒祖先，說文：「子者續也。」做子孫繼承了祖先的產業，該不該丟掉？摒棄？縱使「一代勝過一代」，自我創業，「白手興家」，也不能「溯典忘祖」，倒認猿猴纔是「鼻祖」的啊！

關於「死典」，或「死文學」，「活典」或「活文學」，這一層定義，宋逸民先生曾在本雜誌九七期「談用典」一文，「言之詳也」！「駁腳國文教師」，雖「水皮」之至，總可領悟，出筆深刻越過大眾化呢！在這裏不怕獻拙，「狗尾續貂」，淺說如下：

「死活」兩個反相詞，「死」是死亡，「活」是活生，可是「死典」或「死文學」，「活典」或「活文學」，絕對不能作死了的人文章叫「死的」，活著的人文章叫「活的」，大可一言道破：「堆砌生硬，內容空虛

」，就叫「死」，「從博而約，內容充實」，就叫「活」。所以我們寫作，最忌「以艱深文淺陋」，尤其用「典」方面，「支離破碎」，「八股文」之所以臭，就是為了「排筆」，一再輾轉結構，像裹足般，好不臭氣中人欲嘔。

再簡單地說，「典」就是「現成貨式」，用「典」就是採用合尺碼的「貨式」。這等「貨式」，常常會「合心水」的，「一家便宜兩家着」，減少許許多多麻煩，「勾心鬬角」且不一定會佔優勝，用「典」的目的，「意在斯！意在斯」！

然則寫作不用「典」就不可以嗎？不，簡短寫作，大致可以，長篇大論，假如一律都靠「自出機杼」，「光身紡織」，當然沒大問題，要起「花紋」，恐怕不易辦到。

——春聲

多建裁判署只能治標 整頓風氣乃當務之急

最近據電台的新聞報告，知道又有幾間裁判署將在九龍及新界興建。從報章上見到的報導，近來本港的犯罪案件確是很多，再多建幾間裁判署來審理是需要的；如果同時多建幾座監獄，那麼，對處理案件和處置罪犯，就再沒有什麼困難的問題了。

但這只是處理上的事情，對於整個社會的治安問題卻是不能解決的；只有消除罪惡，才是正本清源的急務。

年來本港工業之欣欣向榮，全賴於有低廉的勞動力。因為本港是個沒有資源的地方，原料幾乎是百分之百要仰賴他處，只是由於有那低廉的勞動力，使產品的成本減輕，才能在海外市場上與人競爭，打開銷路，把工業推進繁榮的境域。

但年來本港物價不斷上漲，生活程度逐月增高，工資也不免要跟着提升，增加了產品的成本，對工業發展的前途，已經投下了一個可怕的陰影。

而工資提升的幅度，又多未能趕上生活指數，工人的收入不夠生活上的開支，因之許多人都不願再進工廠，爭相轉業做個入息較好的小販，形成了工廠人力不足，而干犯則例的小販則日見增加，弄的連小販管理隊也管不勝管。

還有憖不畏法的，為了生活，更不惜鋌而走險；因而刼案頻生，法庭客常滿，警察終日忙。

再又加上了不良風氣的影响，飛羣應運而生；偏偏法律上的死條文，又是對他們有百利而無一害。一個年富力強的二十歲的人，傷人、刼掠被捕，輕的警誡了事，較重的也只是送他到一個猶如療養院一樣的感化所去住一個時期。不僅感化無濟於事，反而是進一次感化所，他們對法律也就輕視幾分；因為那簡直不是懲罰壞人的東西，反而是他們作惡的護身符。如果有人問他們：「又多建幾間裁判所，你地怕唔怕？」相信他們一定會活用阿差的腔調，回答你一句：「多多唔怕！」

所以為整個社會的治安着想，莫說多建幾間裁判所，就是建造再多的監獄，也只等於多建一些罪惡的收容所，對治安來說，是無關宏旨的。

檢討物價之不斷上升，公用事業之頻頻加價，實在是起了帶頭作用；而那些機構，卻是每年都賺大錢的，這實在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事。所以要工商業繼續繁榮，社會安定，平抑物價以安定民生，消滅貪污，力除「三害」以整頓風氣，改動死條文以懲姦頑，才是當急之務。

——醉八仙

滇西戰役

服務軍中一讀者 由冲繩來函補正

萬人雜誌社：

鄙人對胡養之先生大作「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尤其是有關一九八師一段（登於貴刊第八十九期），深感興趣。蓋本人曾於一九四四年滇西戰役時，以國際公誼救護隊隊員身份，隨一九八師服務。關於胡先生的大作，可作下列的更正與補述：

㈠劉金奎由一九八師副師長升任為師長的時間，是在克復騰冲後，不是抗戰勝利後。

㈡文中所說的「其中有一位廖團長（名字已忘記了）」，顯然是第五九三團的廖定藩（湖南人），此人於該戰役中一向身先士卒，誠如胡先生所說：「作戰最為勇敢」。

讀者游年升上
（寄自冲繩島）

左派文丑 揭開底子 臭不可聞

萬人傑先生：

趙×者，又名×子，此君原名蕭×，係來自台灣的投機倒把「文人」也。

先是投身邵氏電影公司為見習編劇，月薪只有三百元，一年兩年寫不出東西，又要求加薪，與當局者勢成水火。

後來投靠李翰祥，為一名幫閒馬仔，替李翰祥買買香烟，替張翠英（李太太）買買草紙，混一餐酒飯。後來，李翰祥要去台灣發展，他以為一定有份參加，對邵氏同事自吹自擂，說李氏派他當副經理。結果是李翰祥嫌他沒有才氣，不要他去台灣，他惱羞成怒，乃由偷偷摸摸為左報寫「文章」，轉而正式投共，對李翰祥、關山等舊同事，大作人身攻擊。但與此同時，又禁不住港幣的誘惑，一邊還偷偷為邵氏某大導演作槍手，寫些歌詞，拆拆外快，左右逢源，不知羞恥。

他的「文章」，以潑婦罵街見稱，十足文化爛仔。萬人傑的「牛馬集」不時受其臭罵，自是不在話下。

本人對這種「文化小丑」最為深痛惡絕，諒萬人傑也有所感吧？

太極拳迷上

反抗徵糧，農民起來了
官逼民反，刼械綁共幹

中國共產黨雖然自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事實上構成中國共產黨的絕大部分是農民。而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者毛澤東則是地主及奸商家庭出身的，在「自傳」中，毛澤東更他曾經承認自己是收田租的。

蘇聯的「革命」，也是以農民爲主體的。

由此可知，中共和蘇共雖然都號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事實上並不如此，中共和蘇共，都是「修正主義」者，他們都不是馬克斯口中的「無產階級」政黨。

在九月二十四日，莫斯科電台播出烏拉基米洛夫評論員的評論說：「毛澤東思想者就是左翼機會主義的變種，這思想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採取敵對的立場，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滲透，削弱世界革命運動，分裂反帝鬬爭的統一戰線，破壞革命勢力的團結。左翼修正主義者鼓動羣眾，從事冒險行動。毛澤東思想者表面上是現代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最高峯，實際上是共產主義內部的革命運動。」

據筆者所知，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利用農民的能手，但這兩位魔皇同樣畏懼農民，憎恨農民，故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問題。」

的確，農民問題實在是毛共的致命傷！毛澤東雖然以搞農民運動起家，以欺騙農民獲得成功，但他仍將失敗在農民手中！

毛澤東對農民的定義是：他們一方面是勞動者，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

毛澤東曾經把土地分給農民，順應了農民的希望，所以他成功了。然而，毛澤東迅卽又收回了農民的土地，於是農民不滿了。隨後「人民公社成立」，農民不但失去了土地，還成爲農奴，於是搞出劉少奇逼毛澤東退位的一幕，劉少奇向農民讓步，中共政權方轉穩定。

然而毛澤東不甘雌服，他成爲農奴總管的野心不息，他要征服農民，他要向廣大的農民發動總攻擊，要求農民甘心爲他受苦，甘心爲他死亡。

所謂「文化大革命」，其最終目的在此。劉少奇之倒台，不過是毛澤東行的第一步棋。

劉少奇個人確實倒台了。然而農民並未大敗。在文革激烈進行期間，大陸農村的生活比較好，因爲共黨的控制放鬆了，農民上繳的糧食減少了。

我們知道，農民與城市居民不同，與工人不同。城市居民和工人在毛共的調動、下放制度下，彼此間不易聯合組織起來反抗毛共的苛政。農民卻先天地具有聚族而居的優良條件。同鄉的人，長期相處，利害相同，卽使鄉中的幹部，也大都與農有血緣關係。這種基層幹部，當然不願，也不敢作出瘋狂的壓迫農民的舉動，反之，他們常常與農民聯合起來，打擊外來的幹部。

在全大陸的農村中，這種情況大都相類似，各地農村都利用毛劉鬬爭的空隙來喘氣，他們實行分光、食光、用光政策來對付毛共。這就是近日毛共減少供應農產品給香港的基本原因。

近來毛共以備戰爲口實，加緊向農民搜刮，這就是大陸狂叫備戰的原因。

在九月二十二日，有人由廣州郊區來港，他透露說：「不久之前，一批廣州郊區石井公社的幹部，到石井一農村徵備戰糧，當三名幹部召集農民開會，宣佈了辦法之後，農民因爲口糧不夠吃，紛紛提出反對，共幹見農民提出反對，於是就用出慣用的辦法，揪出兩個農民來，指他們是破壞分子，再召集農民開會，想利用鬬爭兩個人的方式，以警告所有的人。在鬬爭開會之後，共幹首先發動農民對被揪出的兩個農民加以鬬爭，並力指們破壞國家的徵糧政策，此時農民忍耐不住，羣起反對，幹部竟對羣眾採取極蠻橫態度，農民眼見如此，立刻綑綁了三名幹部，農民們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在綁起幹部之後，他們明知中共當局不會甘休，於是爲了採取防衛措施，他們湧到石井的軍械庫，搶出一批鎗枝，將自己武裝起來。事發之後，中共當局見事態嚴重，便首先封鎖了由廣州通往石井的交通。跟着又派出革委會的代表，與當地

中國藝術院院長雙十國慶感賦詩

贛萍吾兄編輯：不通音問久矣！數年精神之交，終慳一面，悵也何如！貴刊萬人雜誌，弟與在學諸生每期人買一本，蓋精神之食糧也。弟年來甚少執筆爲文，因教務頗忙，茲逢雙十，一時有所感，完成國慶感賦八首，擬投貴雜誌刊出，藉消塊壘！如認爲可，盼 賜落稿，並請斧正之！耑此，卽頌

編祺

萬人傑老兄均此不另

弟李曼石拜啓十月二日

五十八年雙十國慶感賦八首

·李曼石·

一、回憶逃秦至海隅，寄人籬下費踟躕！滿擬不久還鄉願；三五年中可不需。

二、遶願一年望一年，牙牙兒女已平肩！課餘偶問家何處？憂恨離懷倍黯然！

三、七億生靈水火中，廿年輾轉泣西風！夢迴屢聽王師動；翹首南天望眼窮！

四、幾回機會足亡秦，一鼓收京可弔民。爭奈因循空令過，自多埋怨論紛紜！

五、師老天涯猶未動，瓦全寧不愧依人？乾坤一擲無瞻顧；往事依稀記尙新！

六、每懷國事是書生，鬢已飄零一劍橫！撫髀不忘家國恨；重驅戎馬誓收京。

七、何必唏噓感慨深？反攻復土賴同心！匹夫共負興亡責；毛賊分屍指日臨！

八、雙十重臨志氣昂，國旗如海四飄揚！同仇敵愾驚羣醜；明歲金陵共舉觴！

農民交涉，目的是希望使事態暫時平息下來，徵糧的事，慢慢再談，但農民不肯接受，最後中共廣州軍區決定派重兵鎮壓。——這件事的起因是中共強迫農民退回口糧的百分三十。」

這眞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怪不得河北、山西、江西、福建、四川各地，烽烟四起。中國人民已經清楚地認識了毛澤東共產黨的眞面目，紛紛以武力來自衞！——這就是毛共大力抨擊的「無政府主義妖風」！實在是毛澤東的心腹之患！

外傳毛澤東已經「中風」，姑不論是否屬實，但這飽吸人民血液，飽餐人民肢體的腦滿腸肥的魔皇，他在驚恐之中「中風」，並非不可能之事。如果「十一」偽慶，毛澤東不在北平露臉，則事有可疑。——倘非「中風」，則爲不敢返回北平，要不然，何以江青亦不見出現？

毛澤東必將在農民的海洋中沉沒，倘國軍能及時的在大陸建立灘頭陣地，那麼，反毛反共的狂潮將更迅速地降臨！

古鶴翔

九月二十七日

由國父手創之國旗談到革命與反革命

國旗，人所共知，係用若干種不同顏色的布，製成一定形式、一定尺寸比例的代表國家的一個標誌。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全民革命，推倒滿清二百多年的腐化統治，創立中華民國，製定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莊嚴而美麗的國旗，這是歷史上不容任何人抹煞的事實。

毛澤東也曾承認孫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可見，雖屬孫中山先生的叛徒，也不得不承認孫中山先是革命的領導者。既如此，而孫中山先生手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無疑也是革命的標誌，這是一個正常、明顯、而且易於理解的邏輯。

當然，一個國家之興衰，一個政黨之成敗，無疑事在人爲，與幾塊不同顏色的布無關。

毛澤東等既然承認孫中山先生的行爲是革命，爲什麼偏偏不承認孫中山先生手創的國旗？毛澤東等原屬國民黨的黨員，後來醉心要向多嬌的山河折腰，於是背叛國民黨而投靠共產黨，他們不懸國民黨的黨旗，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他們竟然廢棄具有革命意義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如果說他們不是反革命份子，試問又如何說得通？這是一個很顯淺的道理，稍有頭腦的人，也不難明白。

二十年來，中共不斷以「反革命份子」、「反動份子」等字眼罵人、殺人，甚而把這類字眼作爲宣佈某些人罪狀的使用，殊屬令人費解。

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分析，中共借用蘇維埃的槍桿子奪取政權之後，立即塗改中華民國的國號，廢棄具有革命意義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竟改懸愚弄「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共解釋五星旗的意義說：五星中之大者，係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其餘的四個小星，係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個兄弟階級，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週圍）的五星旗，但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已被中共宣判爲敵對階級，永遠不得翻身，未知今時四個小星，又作如何的解義？

根據毛澤東的話，孫中山先生既屬「革革先行者」我們懸掛孫中山先生所製定的國旗，當然屬於革命性的行爲了，還有什麼值得懷疑？反之，任何人廢棄孫中山先生所製定的國旗，就是反革命，也是竊國者，當然更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筆者未逃離虎口之前，曾被迫學習革命理論。記得當年曾經學習過一個提綱——「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根據中共理論家的解釋：「一個政府，能夠使到人民吃得飽、穿得暖、享有自由，這就是一個革命的政府；反之，使到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沒有自由，這就是一個反革命的政府」。這樣的理論，何等堂皇，何等美麗！但人們不能不問：二十年了，大陸的同胞吃得飽嗎？穿得暖嗎？自由有多少呢？

如果不是人頭猪腦，相信一定記得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二年的偉大逃亡潮，人羣將深圳河、梧桐山、打鼓嶺、華山坳、勒馬洲一帶，搞到地動山搖，他（她）們爲的是什麼？難道還不是爲着爭取自由與衣食嗎？

十多年來，海外僑胞，寄給大陸親人的小郵包，經常在本港郵局堆積如小山，搞到郵政人員忙個不了。試問：郵包內包裹着什麼東西？人所共知，不外乎都是衣料、食物、或藥品。話又說回來，假如大陸有個革命的政府，大陸的同胞必然吃得飽、穿得暖，又何須海外僑胞大破慳囊？這種街知巷聞的明顯事實，大可以根據中共的革命理論作判斷，證明二十年來的中國大陸，仍然存在一個反革命的政府，在這個政府隸屬下的成員，自然都是反革命份子無疑，誰謂不然？

鄧勵修

梁莊詳述旅台所見 力陳國府勵精圖治 並向范念慈君表示歉意

向范念慈先生致萬二分歉意，並闡述我國府勵精圖治的眞相。

萬人傑先生：

這信原不欲費貴刊寶貴篇幅的，但爲着向范念慈先生致歉，只好借貴刊一角刊出。

弟數期前投函貴刊，一時大意，將范先生錯寫爲孫先生，昨閱貴刊九十八期刊出范先生一文，方發覺大錯特錯，爲此衷心向范先生道歉。

觀范先生全文，大意認爲弟對李大明辯論一文，對國府在港宣傳的低能曲爲辯護，故爲李君鳴不平，但我曾說過，綜觀李君大文，全篇都是大罵的文字與及過甚其詞，與爲匪張目無大分別，與胡菊人大罵小楊如出一轍。例如宣傳方面，李君云國府與匪方竟如「月亮與螢光」之比，台灣大部份官員、教授、大學生連共產黨是何物也不知。我的辯論出發點，在於認爲不致如李君所指之甚，並非自滿自足，認爲國府的宣傳已達頂點。

況且我說共匪的無賴宣傳與無稽，雖至愚的人，都未必信；以港九四百萬同胞爲例，有百分之幾受其蒙蔽呢？由此反映出不至如李君所云「月亮與螢光之比」之甚。

大約范、李二君的意思，宣傳應自我，信不信由人；但我認爲香港環境特殊，㈠囿於形格勢禁；㈡我政府也剴切指示：僑胞必須與當地政府合作，站穩反共立場；㈢共方符籙式的宣傳，等於天方夜談，適增其醜。

所以我們的宣傳，一不要牴觸法例；二要實事不虛假。如我們也用共匪的邏輯，書滿蔣總統思想戰無不勝，萬壽無疆等陳腔濫調，或一天等於二十年，台灣香蕉畝產一萬六千斤，試問有何價值？

其次，共匪宣傳似比我們爲多，當然有其因素。香港接近匪區，且與有藕斷絲連的外交關係，而港政府又因循苟且，每受匪方威脅，雖不至明目低頭，骨子裏得過且過，加以寬容。最顯著的，如擴音器法例，不准向街外大聲擴音的，共匪屬下的機關或工會，公然將擴音器伸出街外宣傳，左派各報以大字標題「港英迫害徙置區民衆强行拆屋迫遷」等煽動文字，大陸貨公司橱窗大書「港英必敗我們必勝」的鬼話，發散蚊型報，充滿煽動性的宣傳。請范、李二君細思，我們可否亦向共匪的違法及令人笑話的宣傳看齊？

以上實情，是否曲爲辯護，明眼人自有定評。至謂每年國慶港九國旗如林，都是僑胞愛國心所驅使，並非國府宣傳之力，我以爲過於武斷。假定中華民國不是勵精圖治，日趨强大，見諸事實，宣傳佈道於僑胞，明其眞相，試問年前港共暴動，港九六百餘社團，憑什麼爲後盾，支持港府平亂，擊破共匪欲將香港變爲澳門的迷夢？

憑良心說，不是有强大的中華民國爲後盾，有誰敢膽與共匪拼搏？這是最現實的情形，相信任何人也不能抹煞。

至云到港遊客只見到匪僞宣傳，以爲香港變成共匪天下，我以爲似是而實非。須知每個遊客到港之前，從報章必定看到一九六七年轟動世界的香港匪共製造暴亂，殺人放火、掟炸彈、燒巴士及電車，欲將香港關入鐵幕，但都被香港四百萬自由人士支持港政府平亂所擊破，而至慘敗。可見毛匪的思想，不是戰無不勝，其實戰而必敗。

所以共匪的猙獰面目，必是深印

着每個遊客腦海中，雖任何虛僞宣傳，遊客視之，等於眞正紙老虎，死臘把口耳。倘認爲匪共的天下，遊客那裏敢履此虎狼之窟？

試觀世界共產國家，有那一國可能吸引遊客呢？莫非全世界極權國家都無一處足以遊覽的地區？由此足以證明，每一個遊客都心裏有數，非虛僞欺騙的宣傳所能蒙蔽。

茲順將本人往台灣所見，向讀者報告：本人於七月初旬前往向未到過的復興基地台灣，一住四十餘天，從台北到台南，深入農村及工廠探訪，以僑團觀光關係，最高見到副總統、部長及主任級官員，下者見到廠長、大學生、農民、工友，相與談話。在見高級官員時，例必叩問何時反攻大陸，或如何準備反攻的計劃。雖然關於軍事的高度秘密，當然不便對我們談及，餘外舉凡如何建設台灣，安定民生，繁榮經濟，加强教育設施，動員民眾；對外如何爭取與國，如何與共匪鬬爭……等，的確是眞知卓見，博大精微，忠誠謀國。尤其是對匪情瞭如指掌，使聽如打興奮針，精神爲之煥發。

本人由台北至台南、高雄三百餘公里，沿途所見，不論山地與平原，都一片葱蘢，地無荒土，在田野間有不適合於種植者，則利用之建設大工廠，使每個人都有工作，絕不賦閒，的確地盡其利，人盡其才。同時任何角落，有人烟的地區，便有公路及電氣，鄉村中百分九十家庭都有電視、電燈設備，及齡學童，都入公立學校受九年免費教育，所以鄉村則夜不閉戶，都市搶掠與扒手幾絕跡無聞。

經濟方面，由入超數字一躍而變出超，而且出超數字，年有遞增，可見得台灣高級官員所談，並非徒托空言，查無實據之類可比。

至於爭取與國方面，觀乎聯國投票便知，無庸細述。況且在上者雖不至眞正臥薪嘗膽，但刻苦刻難，公忠體國，也是中華民國立國近六十年所僅見。

其他農民、工友、學生也會探訪，提及共匪，無不謂之爲殺人放火禍民賣國的匪徒，必須將牠消滅，以解救大陸同胞的苦難。由台北至台南所見，無論田野間及工廠牆壁，都遍佈着民眾所製的標語，如「打倒吸血鬼的共匪」、「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共匪是殺人放火的魔鬼」……等等，以上都是本人親自所見及採訪所得，並非道聽途說的傳言。可見李君所謂國府官員、大學教授、大學生連共產黨是什麼都不知，及醉生夢死的批評，只是向壁虛構而已。倘范君不信吾言，可往台灣一行，深入採訪，便知吾言不謬。

弟梁莊手泐

「長風破浪」看上癮 希望刊登短篇小說

張編輯：

在第九十六至九十七期中，張先生以「長風破浪」補馬森亮的「從上流到下流」斷稿的空位，在文後有說明部份，要求讀者的反應。我是讀者，在這裏提出我的「反應」。

我不大歡喜看長篇連載，原因是我沒有多大的恆心去「追」。（「江青的醜史與艷聞」、「三十六計古今引例」、「胡痂十八拍」及「主夫隨筆」等則例外，因爲這些連載不太大，每期可作獨立看待。）所以，我最歡喜的是一期完的（或兩期續完）。及看到張先生的大作，——「長風破浪」，禁不住大叫好嘢。張先生說「它是一篇自認不壞的文稿」。我說簡直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且看：文中先點出萍鄉栄江鎮的地理環境，介紹出大街與小街的五月龍舟競渡的盛況，再引出競渡的技巧所在，寫得有層有次，絲毫不亂。跟着描述競渡的經過，有深度、有眞實感，氣氛逼人，過程瀝現眼前。就到這裏的每一段文章，足可以作爲青年讀者們的模範文章，編入中學教科書中作爲學生們的讀物，絕不遜色。末段導出馬長風這位英雄人物，作爲下半部的伏筆，手法很好。

下半部爲全篇主題所在，寫得痛快淋漓，一氣呵成。祇看馬長風勇駕龍舟，逃離魔掌的一段，已值回「票價」。所以我說，張先生這篇小說，寫得實在太好了。

要是說增加這類短篇小說，我除了舉手贊成，並舉腳贊成。

陳不名敬上

社會主義慘

（十六字令五首）

利劍

慘！
社會主義生活慘。
日夜勞，
半飽挨兩餐。

*　*

慘！
食菜無油已習慣。
想食肉，
日日望穿眼。

*　*

慘！
長夜難縫百孔衫。
難蔽體，
寒夜把火生。

*　*

慘！
好人裝作聾啞盲。
捏造辭，
常遭慘鬬爭。

*　*

慘！
人命如蟻任摧殘。
鬼門關，
人亡又家散。

十月一日

請領稿費：

九月份稿費（九十七至一百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魔人** 定價[illegible]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二五〇三三；(二)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七彩精印 登陸月球 畫冊出版

[illegible]

俊人新小說 情人老去

定價：四元五角

[illegible]

紅朝外史

單行本已出版 第一冊

[illegible]

歡迎同業代售，特價優待。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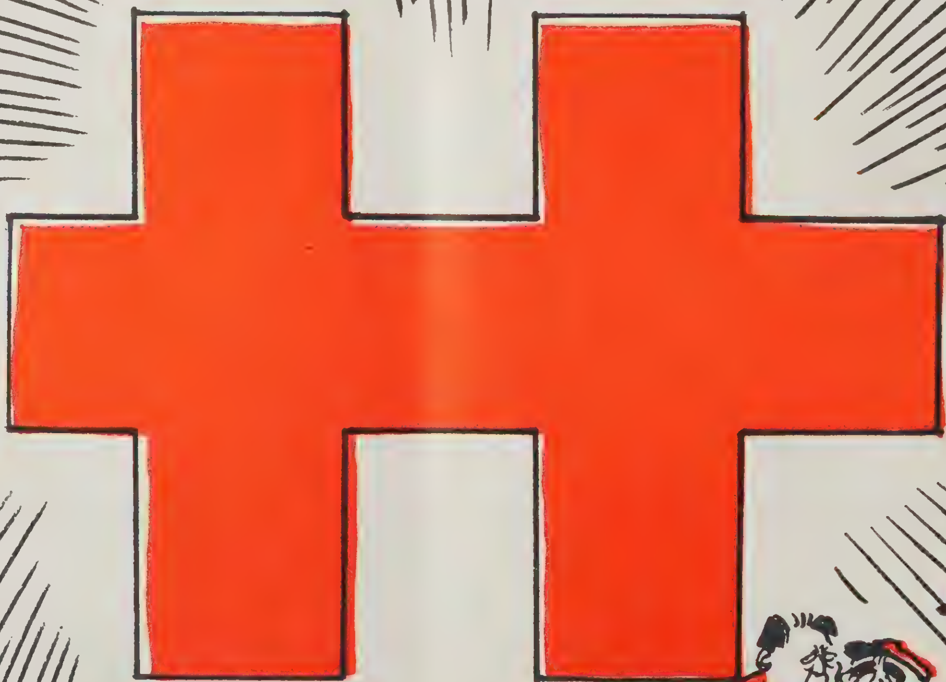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爲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三)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02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〇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國慶與國難

國父孫中山領導革命，歷九次出師失敗，終於在十月十日武昌一役中打倒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如今，立國已經五十八年了；但每逢雙十，我們的「國慶」總是在「國難」中渡過。

民國以來，老百姓幾乎沒有一天不過着走難的生活。在這五十八年中，最初十五年是一個軍閥割據的亂局；自此以後，大陸更見兵連禍結而戰爭頻仍。民國十五的北伐，到民國二十年的剿匪——一直進行二萬五千里的追剿，局勢稍定，又有民國二十六年日寇發動的七七事變。抗戰八年，元氣未復，毛共卽興兵作亂，至民國三十八年在北平設下紅色政權；在大陸陷共二十年來，七億國民全部破產，國府在台省整軍經武，力圖反攻。國家多難，民族凋零，在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實在只有民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抗日勝利後的這一年算是笑過一陣。其餘日子，我們不是在國內受盡折磨，就是在國外受盡排擠；最不幸的是，中國的大悲劇直到現在還未演完。

就在過去一年來，中國局勢又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一方面是好的變化，一方面是壞的變化。我們的觀點是着重於足以決定中國命運的敵對的兩黨上。這兩個當權的政黨最近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這就是國民黨的「十全」會議，及共產黨的「九大」會議。它們都按照各自的政策，自稱愛國和救國；但它絕對以對方爲敵，彼此都叫人民跟它走。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人在這國難當頭應作怎樣的抉擇呢？

事實表明，國民黨是站在國父手創的中華民國之正統立場。十全大會選舉蔣總統連任黨總裁，實施民主憲政及力行國父之三民主義。「十全」同時通過了積極策進光復大陸、救國救民的七大要案。力促蔣總統繼承國父遺敎，在完成雙十建國，及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之後，全力進行討毛救國以恢復中國統一。事實表明，共產黨的毛澤東集團是站在外國邪教的立場，在「九大」宣言中，聲言繼續把異族的馬列主義强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按照毛共的「九大」決策，它强調要用槍桿子去推行「文革」所未完成的鬬爭。若以國父的三民主義來衡量，毛澤東要在今日大陸施行的，就是在民族方面，拜馬列爲父；在民權方面，以武力獨裁；在民生方面，把全民財產全部沒收，並要每一個人終身爲黨服役。

今日，實可說是四海歸心，全民擁護及盼望蔣總統早日打回大陸去，以光復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的中國。至於毛共，則已自認大陸佈滿「內奸、叛徒、工賊、特務、反革命」的反毛人民。在這情勢下，爲什麼國民政府現在仍然呆在台灣？毛共內戰連它們也說陷入「無政府狀態」了，甚至亂到無數的難民和浮屍湧出大陸來，爲什麼救國救民的國民政府現在仍然按兵不動，觀望不前？

在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下，中國人民雖然公認國民黨執政較好，但必須特別注意，拖下去的情勢將對國府殊非有利。

第一、「仁者無敵，暴政必亡。」這無疑是中國的信念，但今日世界只重視現實的權力和利益。蔣中正行仁，毛澤東施暴，在中國人心上自然知所適從，但在國際政治戲台上究竟誰被注意？在這殘酷的現實中，對毛勾結的國際逆流已在暗湧；如果我們還是「呆在台灣」，恐怕任何仁義道德的外交努力均難再施展拳腳。

第二、「華僑是革命之母。」國父當年所倚仗的華僑力量，今日已不同估計。華僑人數已多達一千八百一十一萬八千餘人，華僑經濟更已在好些國家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華僑的「國籍」已受到外面的威脅。許多地方的華人，不時受到當地的歧視、排斥或甚至迫害；華僑爲了保家衞己，已有不少脫離了原籍，青年一代的華僑子弟，有許多已簡直不懂中文。如此轉變，華僑是否仍爲革命之母？若現局發展下去，實不能不說是一大問題。



第三、「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這對今日的中國來說，大陸青年生聚敎訓於中共二十年，實爲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一個絕大的危機。數以千萬計的「紅衞兵」，無父無君，曾任由毛共驅策，就是活例！假如中國之的政府、法律、文化、風俗和習慣繼續離開大陸，則我國絕大多數二三十歲的適齡壯丁，恐怕會不知道自己的國族爲何物。復國就更難了！

我們今日紀念雙十節，應當切實把握國運，積極加强政治宣傳，全面展開針對毛共的文化攻勢；同時，討毛救國聯合陣線，台北應有更多的行動，對海外及對大陸，均應有重大的行動表現。特別要促請世人注意：看緊毛共的核陰謀！這是毛共生死掙扎的一手，也正是中國禍福和世界安危的一個關鍵。

新聞  以外

立場堅定不向惡勢力低頭
萬人雜誌是「戰鬥性」刊物

萬人傑

有人利用美國力量及向台灣打小報告，企圖對「萬人雜誌」施加壓力。本刊誕生於港共製造的暴亂中，菠蘿、子彈，尚且不畏，企圖以陰謀打擊本刊，當難得逞。本刊不拿美金，老萬不是國民黨員，「萬人雜誌」尚未能銷台，我們何懼之有？對陰謀打擊本刊者，我們決以陽謀加倍還擊，週旋到底！

不避權勢，敢作敢爲

「萬人雜誌」出版以來，雖只一百多期，卻可說是「身經百戰」。我們是旗幟鮮明的反共刊物，對共黨作戰，固然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同時，我們在創刊時對廣大讀者許下一項擔承，我們穩站市民立場，爲市民利益，指陳利弊。

過去一百多期以來，我們不避權勢，言人所不敢言，向惡勢力進攻，自問能做到「替市民說話」，更把我們一部份篇幅，公開容納市民意見，只要不抵觸法律，即使是攻擊「萬人雜誌」或老萬、老張，我們一律發表。這種民主作風，也是其他報刊不能辦到的。

過去，我們曾經揭發了以費正清爲首的美國姑息分子出賣中國的秘密；我們把海外第三勢力小爬蟲拍得走投無路，現出原形；我們與新界紳襟大打擂台，打垮設狗場毒害港人的陰謀；我們揭發香港販毒組織內幕，揭發了老人會社棍刮龍手法；我們把摩總控制小巴的實情公開；最近打得有聲有色的一仗，是將造反學生底牌揭開，使小爬蟲們大搞學運的陰謀全部破產。

寧願關門，決不低頭

「萬人雜誌」的戰鬥並不至此爲止，只要我們繼續辦下去，始終是一份「戰鬥性」的刊物。我們會繼續揭開陰謀者、僞善者的嘴臉，絕不向惡勢力低頭。要是我們遭受到無可抵禦的壓力，寧願關門。

說到關門，似乎十分令人喪氣。其實，在第一期創刊號出版前，老萬已經和老張再三商量，定下辦「萬人雜誌」的原則，就是：隨時準備關門。

爲什麼要隨時準備關門？我們都同意，要麼就不辦；要麼就辦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雜誌。你是我老子，我是你兒子，要是你不對，我一樣要批評。這種作風，自然開罪人多，也必然惹來很多風淚。但有時憑一股蠻勁，未必經得起任何風淚，因此，辦這類雜誌，必須有「壯士斷臂」的勇氣，關了門，可以重頭再起。

老張對我這提議非常贊同。因此，「萬人雜誌」出版一百多期以來，我們一直保持這作風，敢揪皇帝下馬，從沒有人敢惹的爛頭蟀以至威水人物，我們認爲有不對的地方，照樣批評。凡是本刊的長期讀者，都了解我們這種作風。

有利的提供

譬如，我們批評音樂節的中文朗誦不當，主持者是頂兒尖兒的人物，誰敢「捋虎鬚」？我們不但敢，而且澈底把它拔掉。

今年，音樂節的中文朗誦有了新措施，這新措施正是我們所曾提出過的。

小型巴士在左派摩總煽動下，在元朗、荃灣、慈雲山、深水埗等地搞事，雖還未致弄到「天翻地覆」，但已引起市民極大不便。

關於港共插手小巴搞事內幕，本刊多月前已一再指出。如果交通當局也像音樂協會那樣，從善如流，參考本刊提供的消息，善爲應付，元朗等地的混亂情形，當不致發生。

當權派有些能納忠言；有些卻自以爲是，到頭來弄得手忙腳亂。這種頑固的主管當局，我們還要繼續作不斷的批評，儘管他們「不高興」，我們還是要說公道話。

講多錯多，自暴弱點

「萬人雜誌」的立場如此，宗旨如此，絕不放棄，也絕不改變。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任何引起爭辯的問題，我們不會逃避。你要作學術性的討論，我們作者中有這種人才；要嘻笑怒罵，剛好開正老萬個横。

上文說過，「萬人雜誌」是「戰鬥性」刊物，要就不打；一經交手，必然向敵人要害進攻。打人不過，我們自然認輸，不打不相識，向你端茶道歉也辦得到，絕不使用陰謀，希圖平反敗局。尤其學術問題，不能强辯，有料就是有料，無料而强充內行，當然辯人不過。

在這情形之下，要嗎就低低地蹲一鋪，不再做聲；要嗎就自認敝鄉，一個人不是三頭六臂，十八般文藝，件件皆能，萬事通，通天曉。

對某一門學問不懂，不算是羞耻事，如果自己不夠料，一於爭到底，結果講多錯多，愈顯出自己的弱點。

左道旁門，勝之不武

辯人不過還要强辯已要不得，如果再使用筆墨以外的力量，以期壓倒對方，更是可鄙。

前年左派暴動，老萬對抗左派暴徒，只憑一枝原子筆；左派文丑雖羣起而攻，給我扣上「漢奸」「民族敗類」帽子，但在筆墨上他們是「戰無不敗」。於是打恐嚇電話啦、寫匿名信啦、寄子彈啦，種種可鄙手段都用到了，可是不能挽回敗局。世界上偏有我這種硬骨頭的人，不會被人嚇倒。

無耻可鄙的人，不論其爲左、右、中間，思想往往是殊途同歸。筆墨上鬬不過人，就想出旁門左道的辦法，希望在筆墨以外取勝。

近來，「萬人雜誌」四週的壓力增加了，奇怪的這種壓力並非來自左派，而是來自不肯認輸的無耻之徒。不但要掩住我們的嘴巴，還妄圖干預本刊內政。可惜他們碰到的是硬骨頭的老萬和老張，要是別人，這種陰謀可能得逞；但連子彈都不怕的老萬、老張，怎會就此低頭？相反的，只增加我們全力還擊的決心。

利用美、台壓力

壓力之一是來自美國有關方面。若干年前，美國「民間」組織在香港資助一些人辦文化、出版事業，由此使許多來自大陸的「難民」成爲文化大亨；目前這「民間」組織雖已停止「經援」，但對香港若干文化團體，還有相當影响力。無耻之徒乞憐於舊老板，透過高層，對老萬作出威脅性的壓力，要制止老萬拍下去。

老萬連費正清一夥都敢於揪出來，揭發他的陰謀；等而下之的，那裏壓制得住我們？

對方勞而無功之餘，又向台灣打小報告，要老萬、老張不用某人的稿。其實，老萬、老張擁護台灣，完全基於反共立場，老萬一不是國民黨員；二沒有新台幣可花；第三，我們出版兩年，雖經僑委會發給許可證，准予內銷，到目前，內政部還遲遲未批。打小報告，大不了不許內銷，我們已咬緊牙齦捱了兩年，沒有內銷，還能生存，今後一定可以生存下去，打小報告，怎能制我們死命？

不放棄原則，不改變立場

如果壓力大到非關門不可，並不見得對方就已獲得勝利。「萬人雜誌」關了門，我們還有能力別創新刊，繼續打下去。除非對方有能力像左仔對待林彬一樣，澆兩桶電油，放兩把火活活把老萬、老張燒死，要是我們還有氣力拿得起原子筆，對方的瘡疤，還是一個一個要給揭出來的；只要還有一分氣力，我們不會罷手。

如果自問沒能力把老萬、老張活活燒死，定會留下「後患」。要用美、台壓力使「萬人雜誌」就範，那是沒有可能的。美、台不是「萬人雜誌」老板，我們大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除非使「萬人雜誌」的讀者向我們加以壓力，實行「罷閱」，我們就沒法不乖乖聽話。「萬人雜誌」是屬於讀者的，讀者才是我們的眞老板。我們要聽話，就聽讀者的話，美、台不能要我們改變立場。

在這裏，老萬、老張要重申決心：我們不向任何惡勢力低頭。用筆桿把我們打下來，我們佩服；用陰謀打擊我們，我們以陽謀加倍還擊。千萬不可忘記，「萬人雜誌」是「戰鬬性」刊物，我們一天生存，一天不妥協，決不放棄原則。我們的容忍有一定限度，壓力再增加時，我們將以全力反擊；「萬人雜誌」關門也要關得轟轟烈烈，不會無聲無臭倒下來的！

老馬作了美國移民 兩週年讀者聚餐會
萬人雜誌人手不夠 心餘力拙無法舉辦

十一月一日，是本刊創刊紀念。去年一週年紀念之日，曾舉行讀者聯歡聚餐，編者、作者與讀者打成一片。我們舉行這集會，目的在表示我們這刊物是屬於大眾共有，是廣大讀者對付毛共及社會上一切惡勢力的武器；我們的任何一個讀者，都可以在這園地裏發表他個人的意見，可以大吐苦水。別人不敢發表的文章，我們一律刊登，不怕得罪權貴，只要對市民大眾有利，我們冒被控告的危險，也設法刪削登出。這一點，過去兩年來，本刊已能充份辦到。今後，我們仍然一貫初衷，決與讀者站在一起，絕不背離讀者利益。去年讀者聯歡聚餐會辦得相當成功，「萬人雜誌」的讀者歡敍一堂，於吃飽喝醉之餘，還拿到一份小小的禮物。無怪八十歲的老伯伯，老遠從荃灣出來參加，事後也來信說此舉極有意義，印象深刻。

但，無可否認的，一週年的聚餐辦得那麼成功，完全得力於馬森亮兄。從售票、籌備到分配獎品，而至司儀，都由老馬一腳踢。現在，馬老已成美國移民，雖然寫信給老萬，答應捐出部份酒水，以示沒有「忘本」；可惜他人在三藩之市，而老萬、老張又都是「軟腳蟹」，只可拿筆桿，不擅理雜務，因此幾番籌商，老張一於搖頭，老萬更感孤立了。其間，我們接到無數讀者來信，殷切期望照去年辦法，再來一次，照辦煑碗。更熱心的是戎馬書生，拍拍胸膛擔承捐出一千元獎品；浩華廣告公司蒙氏父子，也表示出錢出力在所不計，到處表現出感人的熱情，不辦，實在太可惜；但要眞的辦起來，老萬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

「萬人雜誌」從開辦到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人手不夠，有許多要辦的事都沒法辦。比方我們打算把每期銷剩的雜誌，寄贈給海外的讀者，學校圖書館等，也因爲沒有人手辦，擱置至今，沒有實行。沒有經費，沒有人手，辦起事來，的確諸多窒碍。

在各方熱望下，「萬人雜誌」兩週年的讀者聯歡聚餐竟然宣佈「停辦」，老萬實感非常難爲情，也覺無以對讀者；尤其對我們熱心的作者和朋友，這太使他們失望了。不過，這不表示我們的聯歡聚餐不再辦了，只要將來能克服人手的困難，我們還會在三週年、四週年再辦的。如果「萬人雜誌」萬歲，萬萬歲的話，我們就永遠辦下去，年年歡敍，使「萬人雜誌」新舊讀者的精神，永遠團結在一起。

從國府對加外交

編者按：値此雙十國慶前夕，本應選刊一些喜慶文章以應景，但每思及諸先烈創建民國之艱難險阻，抛頭顱洒熱血而有民國誕生之悲壯史實，再看今日國不成國的殘破局面之下，若干政府官吏，革命朝氣喪失，官僚惡習不改，言之實令人痛心疾首！如再諱疾忌醫，而歌功頌德，實非我輩所應爲。本文作者久居美加，世代爲國爲黨盡忠盡孝，今以孤臣孽子之心，披肝瀝膽之情，揮淚寫成此文寄來本刊，據實報導加拿大與中共建交之種種活動，及我政府外交人員顢頇無能之種種實情，衷心悲憤，溢於言表，均出至公至誠。故特刊出以供政府「正以全力推動全面革新」的參攷（見九月廿六日行政院長在立法局之報告）。勿負殺身成仁諸先烈之所寄；勿負億萬水深火熱中同胞之所望，則國家民族幸甚矣！

一、前言：官可以不做，話不能不說

我是一個讀社會科學的人，受過政府四年免繳學雜費的優待，並且按月領取一百二十元僑生助學金，我是國家栽培出來的。只此點，我有足夠理由應對祖國感恩圖報。

我是在共黨竊據大陸於家破中逃離故國的，對共匪有刻骨仇恨。

我研究過三民主義，我不盡贊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治權也即是政府制度的構想。但三民主義的原則與精神卻百分之百擁護。而且父兄和我都是他的忠實信徒，只要有可能，我願意我的兒女將來也學我們一樣，爲國父的政治理想而奮鬭。

長輩是反對我批評政府的，認爲在公在私均不應當。理由是：在公言，政府目前處境困難，批評徒令親痛仇快；在私言，杜絕自己將來的政治生命。我自問還算是個尊重長輩的人，然而知識最大的功能是在獨立思考，在這一點上，我卻以爲：假如政府的政策正確，並且盡了能力；如果這個前提是肯定的，再批評的確無補於事。因爲這是「不能」的問題並不是「不爲」的。否則，我們就是見死不救，沒有盡到國民應盡的義務。國父在民權主義規定人民有批評甚至彈核政府之權。在風雨飄搖的時候，不但是人民之權而且是義務。有了這個大原則，在私就容易處理了：官可以不做，話不能不說。何況，看慣一些官僚（這些人本來是人民公僕）面孔，倒羞與爲伍。

我寫了一大堆廢話，用意是：我乃是名不經傳，道道地地的一個小民而已。向讀者交代過歷史，正是我寫本文的責任感。

二、加政府對承認中共的輿論準備

加政府熱衷承認中共政權，並不是目前才開始。保守黨執政時便和中共發生貿易關係。到自由黨的皮爾遜上場，加政府已作輿論準備。親左派的所謂教授學者們，曾在多倫多大學舉行一次辯論會，名爲導入（Teach-in）。經國家電視台（CBC）當場轉播了三晚。這只是舉一較大規模的輿論準備行動，一些經常性在學府中的演講會，社團或宗教集會，都不斷對中共作親善性的介紹。杜魯道政府一登場，一反緩動的漸

成後着手調查並開始做承認工夫。在本年度上半年，加政府已訓令駐瑞士大使和中共開始接觸。且在六月加外長索甫（M. Sharp）親到瑞士謀與共使接洽不獲。這種主動追求的行動，多倫多有一張地球郵報（即有特派員長駐北平的報社）曾畫了一幅諷刺漫畫——加外長像一個勾欄中的老妓女在向毛頭賣弄風騷，的確十分傳神。八月五、十二、十九日一連三個週末晚上十時，由國家電視台播映介紹中國的節目。由下列專家主持：屈臣氏（Patriek Watson），鶴健士博士（Dr. G. Hawkins），答臣教授（Paof. Dobson）和陳榮徹教授（Prof. Wing Tsit Chan，中國人，名字譯音）。製片人：William Yong（中國人，威廉．楊——譯音）。四名主持是所謂「中國通」的專家，彼此詢問，解答和補充。他們開始註解中國的傳統倫理觀念，說明孔孟道德觀，並且詳註八德。證明中國人的傳統精神。這種介紹，並沒有說明被毛共徹底否定和摧殘。有意無意間使人產生一個錯誤觀念：以爲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仍具備這種德性。陳教授更强調中國家庭傳統觀念如此堅强，對外間傳說中共分開夫妻工作而見面不多，表示難以置信。他並且說毛澤東是個學者；是個好詩人云云。在播映的活動電視，有大陸人民對孔子石像跪拜，使人以爲大陸人民對宗教思想仍有信仰的自由。第二個週末則介紹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大陸：包括委員長而總統蔣公獨裁政治下的苦況，對日抗戰時代國軍只剩共不抗日，還歪曲說國軍自始至終沒有打過一場勝仗，僅有共軍對日作戰勝利過等。並且說蔣公本不主張抗日，後因西安事變受迫答允的條件而已。諸如此類，無一不是如出中共宣傳的資料。第三週末則介紹當前大陸概況。毛頭迭次出現銀幕，都陪襯着無數的狂熱擁護者，各頭頭對他必恭必敬，紅衛兵握拳號呼流淚。使觀眾產生一個錯覺：毛澤東是全民愛戴的領袖。介紹中指出：如果沒有了毛澤東便是中國人的損失。

據加政府外交部的透露，中共所擬駐加的代表名單，人數竟達一百三十名左右。是全世界從所未有駐外的龐大大使館經常職員的數字。加政府情報局（Rcmp）提出警告：如承認中共，該局人數編制馬上要增加一倍。中共駐派一個如此龐大的代表團，其對加拿大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複雜眾多，已是不言可喻了。加國目前在左傾思想泛濫之秋，又是言論思想自由的國度，而其本國共產黨又是合法的組織，將來一旦承認中共，連華僑社會在內，整個國家，每一階層更容易接受它的宣傳、滲透以至顛覆，對間接威脅美國，恐怕比古巴的有形飛彈還要危險得多。

加外交部已明確表示：只承認一個中國。這個恐怕是俯允了中共的基本原則。一旦加國與中共談判成功，國府的外交人員恐怕只有下旗歸國的結局。據多倫多的電訊報預測：在九、十月內談判可大致成功。

加國與中共建交高唱入雲之際，負責海外黨務某一高級政要，曾對海外黨營的華文報社發出一指示。茲照錄如下：「……關於加拿大意欲承認毛共問題，我政府已密切注意其發展，並研擬適當對策。至在宣傳方面，本組亦會於去年六月擬發宣傳指示乙種，寄發海外僑報運用。查反攻復國爲我國既定國策，『漢賊不兩立』是我們對外關係的堅定立場，如果某一友邦承認毛共政權，我們立即與它斷絕外交關係，過去法國及非洲的幾個國家如此，今後亦將如此。因此，加拿大如一旦承認毛共，中華民國勢必與加拿大斷絕外交關係，決不容許『兩個中國』的存在。」

這個指示乍見之下無懈可擊，惟細意研究則不無問題。當然，「漢賊不兩立」的原則，是全對的。但問題不在此點，而是：「如果某一友邦承認毛共政權，我們立即與它斷絕外交關係。」試問如果友邦仍重視國府的外交關係，它會與毛共建交嗎？如果友邦承認毛共政權，即使我們不「立即」與它斷絕關係也不可能了，所以這是一種完全被動被迫的外交政策。這一指示最重要的反而不在此點。而是：「我政府已密切注意其發展，並研擬適當對策。」——「適當對策」才是最主要的「政策」。外交政策除確保原則外，往往隨機應變，是富機動性的。

加拿大長期醞釀與中共建交，我政府「研擬適當對策」是什麼對策呢？有沒有執行？執行後又如何？有沒有阻遏作用？如果有的話，爲什麼加國與中共建交日益迫近眉睫？這一連串問題，的確要在此最後關頭提出檢討，並作補救，決不能再事因循和諱疾忌醫了。

外交政策的一部份，由於在國家主權以外的範圍去執行，法令不能强制駐在國服從，只能對駐外使館的大使和他的屬員遵守訓令和執行訓令。至於能否達成任務，那就要看外交人員的能力了。因爲任何與國沒有必要一定要接納他國的要求，也沒有强制性，一帶有强制性的要求，便是干涉他國內政了。所以在這種客觀環境條件的限制下，駐外人員優劣，常常影響到整個外交關係的好壞，和能否達成對外政策推行的決定因素。

我國外交界以能派往美、加兩國爲榮，主要的因素以兩者均爲民主國度中的大國；尤其美國，更是重點外交中的重點。所以此兩國的外交人員，應屬一時首選。但是照筆者居住在美、加兩地共八年，經常往還於紐約與多倫多之間。見過先後數任駐美和駐加的大使和他以下很多屬員，沒有幾個可以說得上稱職的。他們的地位越高，官僚氣越重。

我特別徵得一長者同意，刊出在台某政要致函中的一段：「……接到手書，讀後無限感慨！即將來書交××兄閱，亦搖頭嘆息不置！……最近有××君剛自加拿大卡技利埠經港來訪，談及我國駐加外交官之官僚十足，並將其在『東風』所刊出之『我看駐加外交官』一文與余看，讀後更感前途黯淡，此輩如不振作，則國事將更無可爲矣！思之痛心。……」駐美、加的外交官已如此，駐次要的國家又如何？但願天下的烏鴉不全是黑色。

駐加拿大的外交官所做什麼呢（希望將來能專文報導駐加外交官）？老實說的確使人失望，編制不全也是一大毛病，連武官也沒有。使館最大的工作是

…的檢討說起

李士諤

補發護照；有文化參事，只和台灣來的外省同學聊聊天，吃吃飯；也有經濟參事，我不知他做些什麼，但目前加毛建交日逼，大使館仍守口如瓶，並沒有做過宣傳工作。至於公使，總領事對參加僑社慶典和參加僑民婚壽等喜慶，則時有所聞，其他對加政府或當地居民集會則少之又少。他們的外交對象究竟主要是對加拿大做工作，或僅是參加僑民飲宴呢？那眞是匪夷所思了。他們操着生硬的英語，用來嚇唬老華僑還可以，如果用來向留學生說教，就太碍耳了，不必再說對外交工作能否勝任了。如果他們是有能力的話，爲什麼加拿大舉辦足以傷害邦交，侮辱我中華民國元首、政府以至人民的活動而噤若寒蟬？爲什麼不提出抗議？如以前的「導入」會，最近國家電視台舉辦的週末節目，都是歪曲事實，侮辱中華民國的。還有毛共派來姓卜的新聞記者，也出入於柯京之間和大使館一起做着對加外交工作，大使館曾置一詞否？加拿大承認中華民國有悠久的歷史，連一個特派員也沒有設在台灣，加拿大目無友邦乎？如果眞的話，這種外交有等於無，又何必珍惜。如果以爲不是，廿年來我們的外交部門做了些什麼事？而目前又以悽惶之情來求保住加拿大的外交關係，豈不是「臨急抱佛腳」？然而「臨急抱佛腳」也還不失爲最後一着，可是政府除悽惶之情外，它和它外派的外交官採過什麼行動呢？這豈不是自承一雙「舊鞋」，任人棄置與否，而處於身不由主的結局。駐加薛毓琪大使就曾對加國記者說：「加政府對我們像對一雙舊鞋，隨意有棄置可能。」他的比喻也眞坦白可愛，不過亦可笑、可憐。當地報紙用括號把「舊鞋」勾出來，左傾報紙在諷刺，右派在大罵。眞是親痛仇快！

在此危急之秋，大使館的大人物卻在暑期中渡假去了。這是我親身聽到他們自己說的。敢對良心負責，決不造謠中傷。

四、我們還依賴美國人嗎？

美國躍登世界舞台的歷史不長，第一、二次大戰都沒有在它的本土進行。當大家都打得遍體鱗傷的第二次大戰中，它卻鷄犬不驚做其協約國家的兵工廠。大戰結束，籠統估計，「撈」了全世界一半財富，有了無可匹敵的國力，橫行世界，誰能倫比。可惜這個巨無霸，雖然有世界第一流國力，第一流商業人材，卻是第九流的政客。由於種種措施失當，一誤再誤，以是東歐淪入鐵幕，中國大陸沉淪；繼之韓戰，古巴變色；以至今天的越戰，美國無役不是誤己誤人，弄得他人家破人亡，他自己亦焦頭爛額。

美國人的智慧大概集中在賺錢的事業上。走政治的多是第九流，其愚昧和天眞有時不可想像。一方面似乎很慷慨援助他國，他方面卻推銷美式民主膏藥，干涉他國內政。這眞像一個暴發戶，一方面救濟他人，卻在他人的家裏强姦了受救濟者的老婆。所以沒有一個受援國眞正感激它，正是同一的道理。

美國人給中共欺騙了，以爲他們是「土地改革者」。到卡斯羅在古巴「照辦煑碗」，美國人又照信不誤。在韓國煽動學生驅逐了李承晚；在越南害死了吳廷琰，是强硬推銷美式民主的證明。美國政客對外的政治道德全無，以上二

二例可證。不但如此，韓戰打了一半，今日的越戰也打一半，是爲德不卒。又大言炎炎號召鐵幕國反叛，必得它支持。於是匈牙利革命起來了，美國人敢起來支援嗎？捷克起來了，美國人敢起來幫助嗎？匈牙利遭到滅種的災禍，捷克僅有的自由也在坦克車輪下粉碎了。美國眞害人不淺。而受害的國家，正因爲相信它和依賴它，所得到的結局是「萬刼不復」！

我並不主張反美。以上的引證，只想證明一個事實，誰相信美國，依賴美國，誰就自找麻煩或倒霉透頂。正像一個病人，把有病之軀交給一個不學無術的黃綠醫生手中，不死乃是「命大」。

我們爲什麼還把國運交給美國人呢？今天被困處一隅就是依賴美國的結果。我們要埋怨美國，首先應自責自己的愚昧，我們如不自責就是麻木不仁。

不可依賴美國的事例俯拾皆是，打韓戰美國打不勝，有中共參戰做理由；然則打越戰又如何？以美國國力和北越對比，簡直以石擊卵，美國增至五十萬大兵，還不是一樣被打得焦頭爛額嗎？有人或許以爲美國在某種問題上有所顧忌，而不能放盡去打。但他忽畧這種問題正是我們不能依賴或信賴它的理由。美國人在戰場連他們自己的生命也保障不了，拿不出主意，還可相信它能爲我們而犧牲或主持正義嗎？

我反覆說明這種道理，乃刻意來證實我們再不能仰賴美國。如果我們再仰賴它甚至給它支配着，未來的日子準會更倒霉。政府要員知不知道美國姑息份子出賣中華民國呢？台灣籍的留美學生又在那一方面支持下攪「台灣獨立」呢？誰敢保證美政府沒有插上一手？這種偸鷄摸狗沒有佐證，難道大家都是瞎子；看不到美國人明目張膽和毛共在華沙談了廿年，他們不談出賣我們談什麼？國府寄望尼克遜當總統的，尼氏不是當了總統嗎？連鐵幕後的羅馬尼亞也訪問過了，東南亞連炮火滿天的南越也到過了，偏就不到台灣，等於經過門口也不進來一坐的朋友。然而我們又何能深責尼氏呢？因爲他是代表美國人的利益啊！代表尼氏來訪的國務卿羅傑士，在澳洲卻明目張膽說明要主動促進與毛共關係的正常化。眞是快人快語，相信沒有麻木的政府要員，聽了總不是味道。但是羅氏亦是代表美國人的利益啊！美國人代表美國人的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有美國人代表中國人利益才是怪事。同樣理由，我政府不代表同胞利益，而爲美國人利益着想才是怪事。既然如此，爲着本國利益，我們對美國利益是次要的考慮，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反之，要是中國人把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此人不是白癡就是漢奸——出賣國家利益的統稱。

美國已停止我國經援，我國一樣活下去，而且較好的活下去。美國繼續軍援，只有守勢的武器供應，既然第七艦隊遊弋台海，我們要守勢武器幹什麼？我並不反對接受軍援，因爲守勢武器和攻勢武器在傳統戰爭沒有明顯界限，子彈照樣可以射殺敵人，積多一點軍備總是好的。但是廿年來美國人不讓我們向大陸展開攻擊，那麼第七艦隊變成「協防大陸」而不是「協防台灣」了。才使毛共在各種反暴運動中從容鎭壓。

既然如此，中美聯防條約變成毛共的護身符，變成反攻復國國策的障碍物，是不符合我國利益的。要打破此一現狀，就要取銷該條約了（如果該約註明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三）

羅布泊

法新社在九月十二日自新德里發出的電訊說：新疆羅布泊的核工廠已遷往西藏北部。很明顯，這是中共的表面文章，目的在於造成錯覺。

究竟羅布泊有啥可遷呢？眞正的核工廠，或鈾二三五提煉基地，以至製造氫彈的超重氫（氘），都不可能在羅布泊，這是常識問題。

世人都在注視羅布泊，原因是這塊「不毛之地」一爆竄紅，西方某些國家的軍事偵察衛星更晝夜不停在羅布泊上空進行偵察拍攝，到底羅布泊有什麼呢？究其實，此地除了擔負試爆的安裝準備工作，以及試爆過程的觀察研究，防原子射線的分析，試爆後的經驗總結，諸如爆炸威力，地震級數，命中率，核子塵研究等之外，作爲試爆研究中心，羅布泊充其量只有若干圍繞研究方面的儀器設備，和其他有關最後裝配原子彈的簡單工場。當然，羅布泊應該有一個龐大而最現代化的機場，以備巨型轟炸機的起飛降落，該等超重轟炸機便是携帶核彈到塔克拉瑪干沙漠上空投擲的。除此之外，羅布泊還應有供給國防工程兵和來往科學家、技術人員居住的生活條件，小型電廠、水廠、購物中心，以及有保證安全的地下室。

羅布泊的重要地位，只是在於此地有試爆前的裝配工廠而已。因第一次試爆，即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距地面約七十公尺。我們看當時的新聞紀錄片，便淸晰看到原子彈的蘑菇狀烟雲，升上天空最高不超過五百公尺。第一次試爆地點是在距羅布泊附近約二百公里左右的戈壁荒漠。當爆炸後，工程部都拍手歡呼，身穿防護衣。可以推斷，爆炸地點上空距試爆中心不會很遠。因此，一切試爆佈置和建築工程當以羅布泊爲大本營。

羅布泊有地下核工廠嗎？答案是否定的。或許此地水源可能解決問題，因羅布諾爾湖是鹽鹼水源，畧帶鹹澀味。但除充足水源外，還必須具備強大的熱電站，才有條件建設核原料的提煉工廠。再說，此地距離鈾礦太遠，運輸困難。問題很明顯，新疆東南部絕不可能有核工廠。因羅布泊附近直至現在，並未有大型大力發電站。

更重要是戈壁灘的土壤地質結構，根本不適宜興建深度五百公尺以下的地洞工廠。

交通方面，除絕密儀器、核彈重要部件，必須採用空運的方法。譬如從蘭州瓦斯擴散工廠提煉的鈾二三五原子彈頭，想當然不會經火車、汽車運到羅布泊，肯定是絕對保密情況下的空運。這方面，羅布泊已具備優先條件。一九六二年前後修建的特大重型機場，完全足以勝任。

捨此而外，通往羅布泊有兩條公路，一是從敦煌向西經古「玉門關」到「巴什

就是不承認我政府對大陸仍有主權。他們並且說：「我們一直承認你們對大陸的主權，一直等了廿年也不看到你們恢復對大陸主權，所以我們不再等了。」這是不爭的事實。今日我們談反攻大陸，先要把依賴美國的泥足抽出來，放手去打破現狀，才可以談。否則，一切都形同畫餅而已！

五、起來！不願被出賣的人們！

我們生在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要是我們想活下去，生存下去就要振作起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都能綿延的蕃衍着，很多民族沒落了；甚至連文化也被消滅了，中華民族仍屹立不倒，可知我們的民族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中華民國是領導它底民族的機構，除非它放棄這一神聖的任務！歷史是無情的，而民族必能生存下去。她可以自發的再生出領導力量。中華民國誕生不足六十年，正是英發的壯年，難道自承衰老的頹廢下去？

除非別具用心的人，凡有血氣之倫的中華兒女，無不心存祖國，並希望能有所盡一國民的力量。我希望政府要效法田單不可效法田橫。田橫自殺了，五百壯士也蹈海死了。悲壯誠悲壯，對於國家何補？田單死守莒墨二城而後轉攻，一舉復齊七十餘城。死守二城是保住基地，轉攻是打破現狀。假如田單不反守為攻，縱不亡於樂毅、騎刼之手，亦將亡於後繼之人，甚至城裏不甘寂寞的人。這眞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訓。

反攻復國的責任如此艱巨，面對的敵人如此兇暴狡猾，沒有一個信心堅定而富進取心的政府去領導，是不能達致的。這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具有革命精神的政府，它是無堅不摧的。他和他的信徒就憑這股精神摧毁根深蒂固的滿清皇朝。蔣總統當年也憑這種精神，用劣勢的裝備東征北伐，解決全國的軍閥。抗戰勝利後這股革命精神消失了，反過來給毛共邪惡勢力革了我們的命！如果我們還不趕快恢復過來，將來恐怕也像田橫的自殺，追隨者也只有蹈海而死的結局。台灣歌舞昇平，選美徵色，還記得大陸引頸望旌旗的同胞嗎？大小官員瞞上壓下，大家等因奉此去報喜不報憂。到紙包不火時，找幾個代罪羔羊應付；官官相護，彼此包庇。這種人午夜自捫，亦應自擲三千，也必逃不過歷史的批判。居高位者老朽昏庸，尸位素餐不思振作；居下宰者仰奉權貴走捷徑。上行下效，以至廿年來毫不振作。對日抗戰，我們倡言以空間換取時間。如今被迫困在海島一角，已無足夠空間。再退就無死所。一幌間過了廿年，還有另一個廿年等待着變嗎？當我們有足夠的領土時，當國者會倡言以空間換取時間，到今天沒有足夠的空間了，為什麼不提出以「時間換空間」呢！在台袞袞諸公居高位者多已六十以上，難道人生果真「七十歲才開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我相信不少有志國事的仁人志士，每談起這句民族英雄的壯語，寧不撫髀搔髮，憑欄看劍而淚洒英雄者乎！

起來，不願被出賣的人們！起來，不願蹈海而要復國的人們！起來，不願受毛共奴役的人們！讓我們大聲疾呼提出國是：

（甲）修改或取消中美聯防條約（以不碍我反攻大陸為原則），美國不得與毛共會談。美國如不軍援支持反攻大陸，應即撤退第七艦隊，不得干涉或阻止我們自行反攻。

（乙）調整外交陣線，淘汰昏庸人員，加强外交工作，抗議加拿大與毛共談判。如固執進行，蔑視我國主權，先即絕交以維國格，遠勝羞辱被逐。

（丙）修改文官編制，規定退休年齡。目前委任十八級；薦、簡任各數級，把有志者壓得抬不起頭。有人統計一個高中畢業生，從最低級做起到六十歲才到簡任（要不停按級遷升）。誰還肯按步就班努力？於是造成大家拚命鑽營和走捷徑。

（丁）杭州不是汴京，繁榮台灣僅是反攻復國的手段之一，決不是目的。某種繁榮如有造成反攻復國的障碍，都要考慮限制，甚至取締。如選美徵色；歌台舞榭之屬。

（未完，下轉第十五頁）

柳園」直達羅布泊東。後者是瀝青柏油路，毫無疑問，這是一條專為試爆服務的特級國防公路。中共狡猾得很，公路運輸也是兩條腿走路，儘管紅柳園至羅布泊比起敦煌可縮短二百公里距離，但青海方面大柴丹的尖端運輸亦可借敦煌到達羅布泊。我們認為：公路運輸應該是那些笨重的機器和盡人皆知的建築材料、生活用品等。

據說新疆境內建有六個偽裝工廠，確是耐人尋味，真正用意則混淆視聽，使偵察衛星摸不着頭腦，是否虛則實之？不可能，這才是真正的虛則虛之。正當中蘇邊境衝突，新疆吃緊之際，海外電訊報導均一致謠傳新疆核基地大量轉移搬遷。看來，中共又在放烟幕。

新疆形勢緊張是實，至於核子基地的遷移，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羅布泊究竟有啥可遷呢？真把試爆研究中心搬到西藏北部嗎？西藏面對印度，難道安全程度比新疆高嗎？也不見得。

可遷？

金千里

假如法新社的報導真的準確，西藏北部山區已經遷去一間工廠，因水電原料問題，暫停生產。現在又從羅布泊運去一間，豈不是「爆棚」咁爆！有可能嗎？

只能這樣推測：中共確已擔心蘇共的核打擊，而採取積極措施，盡量疏散羅布泊的若干試爆設備（按：絕不是核工廠）使化整為零，保全若干重要儀表電子設備。至於拆遷核工廠，真是無稽之談。退一萬步說：假如西藏北部適宜建設山洞國防工廠，最多是從包頭、銀川、酒泉、玉門等地遷一部份尖端工業，以作為中共的第二線國防基礎。

羅布泊地位不穩，是必然的，此地距中蘇邊境塔城地區五百哩，完全置於中程火箭的打擊範圍之內。中共放棄羅布泊嗎？暫時還不太可能，起碼再作幾次試爆研究，決不放手，等到第二個試爆研究中心建立起來，或許將考慮放棄問題。

無壽無疆（相聲）

南方朔

張龍：早看晨操晚看狗，這段時間好辛苦，胡裏胡塗國慶到，又要日日聽講古。

趙虎：三哥，好多天不見，我打了無數次電話到愛國報社去找你，每次都不在，怎麼這樣忙，是不是又要大舉闖港英？

張龍：老四，你猜錯了，打電話那幾天可是眞閑，因爲我被社長炒了魷魚。

趙虎：什麼話，你的立場堅定，表現得又這麼突出，社長怎會炒你的魷魚？

張龍：說來也不能盡怪社長，我自己也有不是。

趙虎：你肯虛心檢討，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不過，你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呢？

張龍苦笑一下：說來眞是怪丟人的，除去是你，我眞不會向別人說。你該知道，我喜歡賭狗賭馬。

趙虎：啊呀！我的三哥，你怎麼學得迂腐了？賭狗賭馬有什麼不能說的，這是愛國報社的「社賭」，哪一次跑馬時在馬場要找不到社長，我願意給你打二百棍。

張龍：你未聽我說完就瞎嚷，事情是這樣的，因爲愛國報社人人都賭狗馬，其中又以我賭的最精，貼士最准，所以每逢賽狗賽馬時，我就成了報社紅人。上自社長，下至看門的嘍差，人人都見我拍膊頭，陪笑臉，向我攞貼士。

趙虎：這種情況對你有利啊，怎會又被炒了魷魚呢？

張龍：這是怪我太放肆了。因爲每次跑狗馬時，向我攞貼士的人太多，托我買的人更多，我就乾脆在報社開了一間外圍狗馬公司。

趙虎指着張龍的鼻子大笑：什麼？你在愛國報社開外圍狗馬檔？

張龍點點頭：正是這樣，我在愛國報社開了外圍狗馬公司，現吃現賠，信用最佳，因此連社長都幫襯我。

趙虎：那麼，社長都幫襯你，你的公司已經正式合法化了。怎麼又被炒了魷魚呢？

張龍：因爲兩個星期前，社長跑狗投注太大，誰知他買的狗沒有跑出，全軍皆墨，輸了自己的還不要緊，連夫人的一份也輸了。氣無可出，一翻臉說我不當在報社開外圍狗馬公司，又說我偷看反動報刊，於是就把我炒了魷魚。

趙虎搖搖頭：上樑不正下樑歪，己不正安能正人？社長怎可以藉狗馬理由炒你的魷魚？至於看反動報刊的事，你到底有沒有呢？

張龍：當然有。這也是普遍現象，實際上社長比我看的更仔細，萬人傑的文章，他一個字都不漏，從頭到尾看完；萬人雜誌還指定專人看，連萬人意見的讀者來信也不漏，有一個趙旺什麼的，不是從萬人雜誌的萬人意見中，找到一句「慧根深遠」大做文章嗎？不過，他這叫做「研究敵情」；我們看，就是立場有問題。你說現在的事怎麼講呢？

趙虎：本來就是這樣了。例如別人作詩塡詞是封建，應當在「破四舊」的範圍內，但是毛主席寫的詩詞卻又變成了經典，這又是怎麼說法？不過，你後來又怎麼辦呢？愛國報紙的工作也不作了？

張龍笑了一笑：我不打愛國報紙的工，向什麼地方去打工？一說是愛國報社出來的，我倒貼報館老板工錢，他們也不會要我。

趙虎：這樣說，你居然勝利復工了？

張龍連點了幾下頭，沒有開口。

趙虎：到底愛國報紙講理，若是港英就斷斷作不到。

張龍：愛國報紙也許講理，社長可不講理呢，他這一次讓我復工是受了巨大壓力，我被炒魷魚之後，向狗場後台老板紅色大亨投訴。

趙虎大笑：你怎麼去向紅色大亨投訴，你經營外圍狗公司，嚴重損害了他的利益，你向他投訴有什麼用？

張龍冷笑：我不像你這個渾人這麼渾！我同大亨說話，根本不提組織公司，祇說因在報社賭狗被炒魷魚。這一來，大亨惱了，認爲社長是有心破壞他的財源，找着社長大辦交涉。

趙虎：你把開外圍公司的事瞞着大亨，社長不會替你瞞着，他總要講的。

張龍大笑：社長不好意思向大亨說明白，因爲傳出去社長也不光采，祇得委委屈屈接受了大亨的意見，讓我復工，還加了五十元薪水。

趙虎伸起大拇指：三哥眞有本領，竟然逼社長食死貓，佩服！佩服！你現在有了工作，應該很忙了。

張龍：本來也不忙，這一個月爲了國慶，可眞忙了。

趙虎：我來找你就是談國慶的事，亂扯一通扯的太遠了。

張龍：你問國慶什麼事，是不是說掛旗的太少？

趙虎：這個問題不必談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事實整個港九市民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國慶，我要問的是愛國界內部的事。

張龍吃了一驚：愛國界還不是一致愛國，有什麼事好問？

趙虎：要問的可多了，首先我不明白的，在國慶前夕搭的牌樓，怎麼毛主席大像不見了，萬壽無疆也沒有了。

張龍：這個事……

趙虎：怎樣，不便明言是嗎？

張龍：關係太大，眞眞有點兒礙口。

趙虎：三哥，我同你結義弟兄，誓共生死，你連我都信不過，還信誰呢？

張龍：兄弟，我可以告訴你，你千萬不能說出去，若被組織查出是我

說的，可比開外圍狗馬公司問題嚴重多了。

趙虎：三哥，你放心，自己弟兄我害你幹麼，擔保一定不說就是了。

張龍：其實你也該聽到一些謠言，國慶之前毛主席突然又病倒了，趕快去法國請醫生。因爲醫生經過香港去北京，這裏領導先知道了，恐怕牌樓搭好，毛主席突然應馬列之召，到天上開會去了，我們怎麼辦？若果連夜除去大像同標語，當然又要被反動報刋譏笑，不除去，明明人都死了，還在說萬壽無疆，這不是有意挖苦嗎？

趙虎：還有一點，過去每次畫出毛主席的像，一定要畫一堆葵花，怎麼現在也沒有了？

張龍：你想一想，太陽什麼時候落都不知道，還敢畫葵花嗎？萬一就在這個時候太陽落了，那一大堆葵花還向着什麼？

趙虎：更有一點奇怪的，過去在毛主席的大像兩邊，要寫上偉大的導師、領袖、統帥、舵手，怎麼今年國慶沒有這樣寫法，祗剩下一個偉大的領袖，其餘三個偉大怎麼不見了？

張龍：這是根據上級的指示，上級的指示發的又遲，所以許多銀行分行及國貨公司都來不及紮牌樓。

趙虎：不紮牌樓不一定是指示太遲，大概是要省一筆錢吧？

張龍：哪有這樣的事，祖國還在乎紮牌樓的錢？你這是瞎猜！

趙虎：雖是瞎猜，也有根據。不說別的，今年國慶大宴，比起去年可就差得遠了。

張龍點頭，這倒是實情，像去年千人聚餐的大場面，今年是見不到了。

趙虎：還不僅這一件，去年以前的歷屆國慶，都是從九月十五日就開始吃了，一餐接着一餐，一直吃到國慶節後還要吃上五天。今年範圍縮小了。每個人也沒有這麼多的東西吃了。

張龍：你對吃記得好淸楚，什麼原因你知不知道？

趙虎：還用問，當然是祖國縮減了預算。

張龍：根本不是，祖國在大吃大喝上，一向不省的。所以今年酒席減少，時間縮短，毛病還是來自本處。

趙虎：這就奇了，上邊發錢，本地還沒有人吃喝嗎？

張龍點下頭：說來你可能不相信，硬是找不到人吃喝。每家酒樓都訂好了席位，退又不能退，祗得逼着工人同志携家眷趕去湊數；結果還是不夠，常常一家大大小小五六個人一桌，拚命吃也吃不了一半東西。後來被領導發現了，認爲舖張沒有關係，像這種搞法硬是浪費，可要不得，所以今年要算淸人數，不得亂訂酒席了。

趙虎：還有一個什麼原因呢？

張龍：還有一個原因更妙，根本找不到茶樓肯接這單生意。

趙虎：有這樣的事？怎麼見錢不賺，是不是席價壓低了。

張龍：怎能壓低，比去年加了五成，還是找不到像樣的酒樓。

趙虎：這就奇了，香港人會有錢不賺？

張龍：事實上並不奇，一說你也就明白了。許多茶樓國慶節接了慶祝大會的訂單，當時雖然賺了錢，可是市民記住這個地方，事後起碼三個月沒有人去飲茶。賺了小錢，虧了大本，這個算盤當然打不過，所以今年許多大茶樓都推了莊。

趙虎：在二三級的茶樓開席，也有好處，因爲地方不是繁盛區，出門不要除去像章。像在彌敦道的茶樓可就麻煩，未出門之前不能除像章，出了大門又不能戴像章，祗有在電梯中間手忙腳亂趕快除掉，出門才覺得舒服。

張龍：今年你放心吧，赴宴戴不戴像章皆沒有問題，絕沒人干涉就是了。

趙虎：三哥，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問題，怎麼很久像章沒有新款式樣運港了！

張龍笑了一笑：國內禁止再製像章，許久未製造，哪有新款式來。

趙虎：這是怎麼回事，萬壽無疆不見了，四個偉大去其三，像章也不准造了，看情形可能是眞有點問題。

張龍：什麼問題？

趙虎：是不是劉鄧派又得了勢，要廢止個人崇拜呢？

張龍：這個我就不知道。不過，要說廢止個人崇拜，恐怕還太早些，必須要慢慢地來。

趙虎：三哥，你這個慢慢地來，可是大有學問。目前本港愛國銀行與工會，已經逐漸廢除個人崇拜，大概是你的指示了。

張龍：胡說！我有什麼資格去指示。再說，我也看不出本港有廢止個人崇拜的行動。

趙虎：你看不出，是因爲你沒有留心去看。不說別的，各大銀行門口掛的那幅彩圖，叫我看就有點蹊蹺。

張龍：什麼蹊蹺？

趙虎：往年的圖畫，要畫了幾百人穿着各式各樣衣服，團團圍着毛主席，大家笑容滿面向前進。今年的畫圖，祗有一個天安門，空盪盪地沒有一個人，在天安門上掛着一個毛主席的像，孤零零地連個陪伴的人都沒有，這是什麼意思？

張龍：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你說呢？

趙虎：我想，這是針對毛主席來的。若不是表示全國人民都被毛主席害死完了，祗剩下他一個人面對着一片紅色大地發呆；就是表示全體人民把他拋棄了，沒有一個人再跟毛主席走。所以天安門上祗剩下他一個人的畫像了。

張龍：這個說法倒是有理，還有什麼事呢？

趙虎：還有中區一家最大的愛國銀行，怎麼在這一天下了半旗？

張龍：這個事由於疏忽，也許另有別情，組織上正在調查。

趙虎：無論如何，今年的國慶可眞是趕不上往年了。這樣下去，我看明年也不慶了，恐怕到時候有錢也找不到人來湊熱鬧。

張龍：老四，你說的一點不錯，我要能買上幾個冷門，有個十萬八萬，就算社長不炒我的魷魚，我也拍桌子走人了，鬼才去愛國哩！

趙虎：三哥，記得大躍進時，曾經宣傳一天等於二十年，當時怎不說一天等於三十年，一百年呢？

張龍笑了笑：大概訂宣傳口號的人也覺得沒有三十年吧？

趙虎：對了，對了！這正是：

一天等於二十年，這個口號欠周全，到了今天恍然悟，原來祇有二十年！

不讓坭土埋葬青春 要讓青春放出光輝

文革前後大陸青年的思想動態

我國青年，由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的長期陶冶，對滅絕人性的共產主義，是格格不入的，事實表明：變色後的大陸青年，因目睹社會的劇變，現實的殘酷，家庭的悲劇，無不感到希望幻滅，精神喪失憑藉。特別在毛共的什麼「紅衛兵整頓」、「下鄉上山」、「再教育」等一系列的洗禮下，益感前途茫然，除了你甘心落戶農村做農奴，或在廠礦做礦工。這樣，致使大陸青年更加陷於空虛和絕望的深淵之中。是物極必反吧，就在此時，「極左思想」在大陸青年間迅速高漲，並進一步以「無政府主義」對待一切，否定一切，這對亟需安定，鞏固新生紅色政權的毛共，無疑增加了無限的困擾與煩惱。

為了對大陸青年思想及其特質，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認識，現在就從「文革前後大陸青年思想狀況及其演變，作一客觀的系統探討。

毛共竊據大陸後，為拉攏、控制、奴役青年，毛共曾在思想上長期地對他們進行了既要「換腦交心」，又要「脫胎換骨」的改造工作；而在組織上亦通過「黨的有力助手」——「共青團」，及「學聯」、「青聯」等組織，及用科學，就業機會和各種運動，硬性把他們分別納入其五花八門的青年組織內，進行層層包圍，個個緊綁，以嚴密控制青年的言論，行動和生活。

但儘管如此，大陸青年與毛共之間，首先在思想認識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與矛盾。如「鳴放運動」便是最生動有力的說明。又如文革前夕，即一九六四年六月，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無可奈何的供狀——「為我國青年更革命化」的報告，更有力地揭露了當時大陸青年思想問題之嚴重性。儘管毛共千方百計地以「毛澤東思想」武裝青年，但大陸青年卻要求「實行階級調和、取消革命為綱、用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儘管毛共對大陸青年拼命加强其「階級教育」，但青年們卻主張「人和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主張「人道主義」和「人類愛」，甚至熱中於「全民黨」、「全民國家」；儘管毛共在大力推行「知識份子勞動化」，驅迫青年「上山下鄉」，而青年則認為「知識份子參加體力勞動，是屈才，是浪費」，有違「社會分工」原則；儘管毛共要求青年「犧牲一切幸福，不要貪圖眼前的生活享受而放棄革命」（按：毛共現在提出的口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是大陸青年卻用「不要革命和戰爭」和「生活上過得好」的口號與之對抗。而這也是當時胡耀邦奉毛之命，大叫大嚷要「為我國青年更革命化」的苦衷。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中共「中國青年報」，大張旗鼓地展開了「怎樣看待『政治上過得去、業務上過得硬、生活上過得好』的思想」的專題討論。原因是這種「三過思想」在當時的大陸青年中非常流行。不僅在大學師生中有，在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及青年文藝工作者有，而且在所有其他的青年知識份子中都有。大學生的口號是「政治上過得去，學業上過得硬，生活上過得好」。因「學業」與「業務」名雖有異，但彼此之意義與作用卻相同。總的說，在那個階級的大陸青年看來，過去是打仗，搞「革命」，確需要政治上過硬的。現在呢？雖仍需要「革命」，但最主要的是搞「建設」，要過硬的應該是「業務」。再說「政治」是空洞的，業務（學業）是實在的；「紅」是抽象的，「專」才是具體的。有了業務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才能直接眞正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當然，最最主要的是「業務（學業）上過硬並作出了貢獻後，國家、人民一定看重自己，一定會報之以優厚的待遇」，而這也難怪毛共咒詛「三過思想」的核心，是一條「個人主義的黑線」。並指他們企圖以「三過」代替「又紅又專」，實行「和平演變」了。

正是大陸的青年們在勞動上表示甘居中游；在生活上嚮往自由；在政治上厭惡鬬爭。因此，「三家村」言論，在他們間也就引起了廣泛共鳴。所以在文革初期，毛共便强調清算「三家村」言論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鬬爭，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青年的一條主要戰線，是一場沒有槍聲的鬬爭」。而共青團在文革中所遭受悲慘命運，也就不言自明了。

文革中大陸青年之思想動態，不論從紅衛兵的起源看，或從紅衛兵的極左思潮看，或從紅衛兵的派性來看，都同樣表明，大陸的青年是嚴重的不滿現實，普遍反對或抵制毛澤東的所謂「一元化領導」。還有紅衛兵那種見「當權派」就反，見「幹部」就鬬，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等等，這若從青年的觀點看，實質上他們是反毛反共，「澈底打碎所有的舊國家機器」的表現，一句話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發洩和體現。

又據去年三月四日廣州中山大學的「中大紅旗」透露：在廣大學生羣中正掀起「一股追求借閱外國十八、十九世紀和中國近現代資產階級的舊文學作品的歪風」。據說，從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六八年二月，在這三個月中，該校圖書館共借出圖書二六二六九冊，其中文學書籍一六一〇七冊，佔借出書籍百分六十一點三。由於爭看文學作品情況之嚴重，致使該館書庫中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怪現況」等搶借一空；巴金的「家」、「春」、「秋」一本也不剩；法國莫泊桑，俄國托爾斯泰等作品，更是你追我趕。更有甚者，點名要借「金瓶梅」、「三言二拍」、「笑林廣記」、「紅與黑」、「十日談」等書籍。而這，可以說是代表了整個大陸青年的傾向問題——抵制和反對學習毛澤東著作與接受毛澤東思想。儘管那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已佈滿了全大陸。

顯而易見，當前大陸青年的思想與毛共間，存

在着無法統一的三大矛盾：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業務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自由思想與極權思想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正隨着時間的發展，愈來愈尖銳深刻。目前，大陸青年的思想和行動，已步上反毛反共的道路，因今天的大陸青年已一致的充分認識到，只有打倒粉碎毛林極權統治，才有眞正的出路，才能不「被泥土埋葬了青春」，才可以「讓青春放出光輝」！

曾憲光

毛澤東的虐待狂與被虐待狂

魯遲

在「二十年來中共的八大罪狀」（見本刊一百期特大號）一文中，筆者曾說，今天中共與蘇共鬧蹩扭，絕非從民族利益出發，而以出於毛澤東私人的利害和意氣；他與蘇共鬪爭的焦點，是與蘇共爭奪馬、恩、列、史的正統，爭誰是承繼正統的孝子賢孫，因此毛澤東的思想仍是「倒」的。現在找到了新資料，證明這一說法絲毫不爽。

這是毛澤東兩次參加慶賀史大林生日的講話，原文從未發表。現在摘要說明如左，請讀者先生看看毛澤東的肉麻相。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主持了慶賀史大林六十歲生日的大會，他在大會上講道：「今天開大會，祝賀史大林同志的六十歲生日。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在人世上活六十歲是難得的事情。可是，我們爲什麼要專爲史大林慶祝呢？同時，並非在延安一地，而是在全國和全世界都在開這樣的大會。凡是知道今天的生日，知道他這個人，被壓迫的人們，都應該祝賀。這因爲史大林同志是所有被壓迫者的救星，那些人反對祝賀，對祝賀他感到不快呢？那是自己沒受壓迫，專事壓迫他人的人，第一是帝國主義者！」

毛澤東這段話「言僞而辯」，不查事實，就發現不了他的肉麻。我們知道，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正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可是史大林卻把霸佔中國的東北的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人，和日本人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在新疆策動政變，逼盛世才投降蘇聯，又呑併中國的唐奴烏梁海，比廣東省還要大的一塊領土。這些都是史大林對被壓迫者的行爲，趁火打刼，與壓迫者合作，在被壓迫者的胸膛上跺腳！對這樣的一個兇惡狠毒的侵略者，壓迫者，毛澤東竟歌頌他爲「被壓迫者的救星！」厚臉黑心，無耻之極！肉麻之極！

毛在這篇講話中還頌揚史大林：「這因爲他是蘇聯偉大的領袖，領導共產國際、領導全人類的解放運動，援助中國抵抗日本。」我的天，到此已經不忍卒讀了，他還有更肉麻的曉舌：「無論是革命反革命的兩條戰線，重要的都需要一個指揮官，反革命戰線的指揮官是誰呢，是帝國主義，是張伯倫。革命戰線的指揮官是誰呢？是社會主義，是史大林。史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領袖。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史大林在人類中的出現是重大的事情。……如諸位所知的，馬克斯死了，恩格斯死了，列寧也死了。如果沒有史大林，誰來發號施令呢？」

毛澤東曾稱讚魯迅說，「渾身上下，沒有一根媚骨」。想不到他自己，渾身上下每根骨頭，都是媚骨。說媚話也得適可而止，何必說到腥臭不可聞呢？試想蘇共在列寧死後，如果沒有史大林，眞的就沒有人發號施令了嗎？一九五三年，史大林不是已經翹翹辮子，見閻王去了嗎？如今莫斯科不依然有人在發號施令嗎？毛澤東爲什麼這樣害怕沒有人對他發號施令呢？在這我們發現了毛澤東性格的新秘密。

人多知毛澤東具有虐待狂的性格，他和墨索里尼同樣都有一個嚴厲暴虐的父親，從心理學上來說，凡在幼年遭受過份壓抑的兒童，長大成人之後，就容易變成一個壓迫他人，施虐他人的暴徒。這種變態心理叫虐待狂。從毛澤東對史大林的一往情深看，他不但有虐待狂，並且還有很深的被虐待狂。對於壓迫他，蹂躪他的人，有一種父執的嚮慕。沒有這樣一個暴君，騎在他頭頂上拉屎，他就感到不舒服。這不是亂說，試舉事實爲證。

史大林對毛澤東最不客氣了。一九三五年在遵義會議上，打倒了留蘇國際派首領陳紹禹（王明）之後，史大林一直排斥毛澤東，找他的蹩扭。戰後，史大林私與高崗控制的東北人民政府簽訂條約，支持高崗與毛澤東爭奪領導權，北伐之後被清算的中共的首領李立三，從莫斯科送回東北，改名李敏然，迫使中共恢復他的黨籍，參加領導工作，也是打擊毛澤東的一着棋。

史大林儘管有這些壓迫毛澤東的行爲，並沒動搖毛對史大林衷心悅服。一九四九年他親往莫斯科，爲史大林祝壽。二人初次相逢，毛又是國家主席，黨中委會的主席，史大林深踞克里姆林宮中，並不去火車站迎接，僅派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前去應景，對毛澤東這是多麼大的侮辱，可是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莫斯科慶祝史大林七十生日的大會上，毛澤東仍然喜氣洋洋，高興彩烈的發表講話。

「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

「我這次能夠參加史大林同志七十歲生日慶祝大會，從心裏頭感到歡喜。

「史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領袖和朋友，並且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和朋友。他發展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極卓越和廣大的貢獻。中國人民在反抗侵略者的困苦鬪爭中，深切感到史大林同志友情的重要性」。他並且高聲歡呼：「世界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偉大的史大林萬歲！」

毛澤東如果不是有被虐待狂的變態心理，他以上的行爲是無法解釋的。

漂蘭小品

趙聰

「美人如玉劍如虹」

把前人衆多詩詞作品，拆散開來，單取其中的句子，另行組合，湊成一聯或一詩，這叫做集句，也是中國文字遊戲之一。集一人句，成；集多人句，也成。閒來無事，弄弄這撈什子，比排十三張算卦更有趣。

不過須有兩個條件：一是對前人作品能背誦，至少要讀得透熟，提上句就能答出下句；二是自己懂得做詩。無此二條件，還是弄不來的。因爲集句而成的作品，仍然是煞費心機做出來的，不懂得做詩或聯，怎成？所不同的，只是不用原始材料，而用半成品罷了。既用半成品，不熟記前人句子，又怎成？

孟河名醫費子彬先生，愛清人龔定庵詩，因善集龔定庵句。幾年前，我爲友聯出版社校點程乙本紅樓夢，出版之後，送一部給費老求教，他即集定庵句惠我三絕句，題爲「讀趙聰紅樓夢校點」，茲錄之於下：

夾袋搜羅海內空，美人如玉劍如虹。可知銷盡勞生骨，不在魚龍漫羨中。

簪筆致身公與侯，一編鴻寶枕中抽。玉山峨峨自千載，但折梨花照暮愁。

男兒當注壁中書，擲向洪流付太虛。償得三生幽怨否？自緘紅淚請迴車。

取別人半成品，造自己新房；用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讀者、注者、作者，默契神會於無間，此或馬遷所說，不足爲外人道的意思。

此詩後收入他的「古玉虹樓集定庵句詩稿」，爲他的女弟子張紉詩手書影印，書法秀麗，相得益彰。我搬家時，整理書架，檢出重讀，依然愛不釋手。玉虹樓乃費翁在大陸故居，或取意龔句「美人如玉劍如虹」乎？嘗見費夫人碧漪女士昔年所作費翁寫眞，洵一翩翩美少年也，以玉虹顏其居，想見當年丰采。

「痛苦中的小玩意兒」

用詩句集聯的多，用長短句集聯的則不多見。詩皆五、七言，因此詩句集聯無長聯。

陳師曾先生（陳寅恪先生之兄）曾用姜白石句，集成一聯，自以篆書寫出，民十二在北京他的追悼會上曾予展覽。聯曰：

歌扇輕約飛花，高柳垂陰，春漸遠汀洲自綠。

畫橈不點明鏡，芳蓮墜粉，波心蕩冷月無聲。

梁任公先生見之，歎其工麗，不覺技癢，於是翌年即在其病榻上，用長短句集了好幾百副對子。北京晨報每年都要出一次紀念增刊，照例要有任公的稿子，這時又向他催稿。他便選了一些集聯送去刊登，題爲「痛苦中的小玩意兒」，因爲他的夫人剛去世，他自己也在病榻，情緒十分不佳。

他自己認爲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的一聯：

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

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這六句的原作者依序爲吳夢窗、姜白石、陳西麓、辛稼軒、洪平齋、陳簡齋。

還有贈蹇季常的一聯，他自己也很滿意：

最有味，是無能，但醉來還醒，醒來還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歸處如客，客處如歸。

此聯依序用宋希眞、張梅厓、劉須溪、紫仲山句。

寫給胡適的一聯是：

蝴蝶兒，晚春時，又是一般閑暇。

梧桐樹，三更雨，不和多少秋聲。

依序用張泌、辛稼軒、溫飛卿、張玉田句。

寫給丁文江的是：

春欲暮，思無窮，應笑我早生華髮。

語已多，情未了，問何人會解連環。

句用飛卿、東坡、希濟、稼軒。

筆者特別喜歡的是以下數副：

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

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

玉宇無塵，時見疏星度河漢；

春心如酒，暗隨流水到天涯。

冷照西斜，正極目空寒，故國渺天北，

大江東去，問蒼波無語，流恨入秦淮。

泣殘紅，誰分掃地春空，十日九風雨；

舉大白，爲問舊時月色，今夕是何年！

高處不勝寒，見嫦娥瘦如束；

無情應笑我，摟虛空睡到明。
有約不來，空悵望蘭舟容與；
勸春且住，幾回憑雙燕丁寧。
日暮更移舟，望江國渺何處？
明朝又寒食，見梅枝忽相思。
笑索紅梅，香亂石橋南北。
醉眠芳草，夢隨蝴蝶西東。

任公先生此後不久即魂返天國，雖然集的是前人詞句，卻全有一種悲哀的味道。

「地球一角忽飛去」

因整理書架，除獲重讀費集龔句外，又得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稾」。憶爲名小說家傑克先生所贈，當時畧一翻閱，未遑細讀。此書印製精美，絲線裝釘，葉皆雙疊，全用仿宋字排，尤可珍者，卷首空白頁蓋有篆書「雙照樓印」四字，個兒頗大。

書分三部分：一爲「小休集」，一爲「掃葉集」，一爲「三十年以後作」。前兩集都有自序，皆說明命名之由，想係自己選錄的作品；後一部分，必爲伊死後親友所搜集。據曾仲鳴「小休集跋」所引「南社詩話」，謂汪自云：「至於詩，則作於小休，與革命宣傳無涉，且無意於問世，留以爲三五朋好偶然談笑之資而已。」誠然，在這些詩詞中，想找些與他政治生活有關的事情，竟然渺不可得。曾跋又引「本社詩話」云，汪在北京獄中，始學爲詩，「囚居一室，無事可爲，無書可讀，舍爲詩外，何以自遣？」如此說來，他那「被逮口占」四絕，眞是了不起了。

集中頗多咏月篇什，有一首七律，題爲「太平洋舟中玩月」，自注：「達爾文嘗云，月自地體脫卸而出，其所留之窪痕，即今之太平洋也。戲以此意構成長句。」首聯即是「地球一角忽飛去，留得茫茫海水平」。現在據科學家研究美太陽神十一號帶回月球岩石之結果，其成份與地岩石完全不同，已根本否定了達爾文的假設。

「掃葉集」中有一闋「滿江紅」，注爲「庚辰中秋」，庚辰蓋爲一九四一年，詞云：「一點冰蟾，便做出十分秋色。光滿處，家家愁冪，一時都揭。世上難逢乾淨土，天心終見重輪月。歎桑田滄海亦何常，圓還缺。雁陣杳，蛩聲咽；天寥濶，人蕭瑟。賸無邊衰草，苦縈戰骨。挹取九霄風露冷，滌來萬里關河潔。看分光流影入疏巢，烏頭白。」想此時他已在白下做傀儡，節逢中秋，竟如此愁緒萬縷，則程嬰杵臼之說，信乎僞耶？

作者非詩人，但所作饒有奇氣，天才横溢之筆，自不賴功力焉。

「喻言入耳莫狂笑」

還有一本線裝書，在整理書架時檢出，那是英人班揚長篇小說「天路歷程」的中譯本。此書是一九二二年上海美華書館根據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官話譯本排印，爲已故張雲如牧師於一九二八年冬在廣東佛山蓮花地舊書攤上購得，在其生前送給了我。

完全用虛擬人物，構思許多故事情節，使之連貫起來，把基督教義形象化了，在世界文學史上成爲一顆彗星，「天路歷程」應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說。作者是十七世紀的人，英國小說尚在古典主義時代，讀者主要是貴族階級。班揚並未受過正規教育，父親是個補鍋匠，因此他的交遊只限於貧苦的鄉下人。他曾以反對國教罪名，兩次被捕入獄，在獄中寫了十部小說，全是以窮苦的大眾爲讀者對象的，「天」書是其中最好的一部。

這書自發行以來，已經被譯成一百二十二種語言，公認爲最完美的寓言小說，宗教人士都拿它當做第二聖經看待，在英國幾乎人手一編。中國文言譯本成於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大概是太平天國才子王韜的手筆吧，至今我還沒有見到。至於這個官話譯本，卻不知何人所譯，有自序卻無姓名。然而譯的卻是不錯，像一些北京口語「末末了兒」「隨和兒」「邋下」「舒坦」「害臊」等等，都已入文，極能傳神。

書中所用人名、地名全是比喻，人名如「固執」「易遷」「仁慈」「曉示」「懷疑」「傲慢」「巧言」「慳客」「嫉妒」等等，地名如「憂鬱泥」「虛華市」「將亡城」「艱難山」「貪心府」「好利村」「平安房」「危險道」「美宮」等等，從字面看來，全不是眞實的名字。但作者寫來，無不栩栩如生，入情合理，使人覺得實有其人其地，並看不出有什麼寓言意味。無怪它能夠迷人，能夠通行。

故事情節雖說直線發展，但曲折變化，使人莫測，而遇到驚險處，也往往不知不覺爲書中人捏一把汗。題材雖取自社會現實，但無一不與新舊約密合。作者說「喻言入耳莫狂笑」，實則狂笑之對象並非喻言，而是發狂笑之人。有些句子，的確發人深省。基督教文藝，輓近實無佳作，非由教義而渲染鋪敍，即借故事主角硬梆梆說教，豈但不能感人，亦且不能誘人。試讀舊約中之詩篇、雅歌、約伯記、路得記、以斯帖記，那是多美的文字，多麼富於戲劇性。音樂譜此、美術繪此、劇影演此，只因它是藝術。「天」書作者知道個中三昧，在藝術上很下功夫，教義即寓之於中。我嘗竊思效顰，爲宗教刋物寫過數十短篇，苦爲世俗理解所囿，未能盡袪我所已知之病，有願莫達。近從中選取十五篇，輯印一小冊，顏曰「塵影的浮現」，已交東方文學出版社印行。今再讀「天」書，益知和所作連婢學夫人都不如，則班揚之才，凡人更難望其項背。

覩書思人，張雲如老牧師已逝世十餘年了，他的童顏鶴髮，和藹慈祥，宛然如在目前。中共誇贊雷鋒的話，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雷鋒是否做到，我很懷疑。但是，世上確有做到這八個字的人，那就是張雲如老先生。先生死後，這十餘年來，我還未再遇到過這樣的人，連聽說過也沒有。

代郵

㈠馬力高先生：來信收到，請與編者電話連絡。每日下午六時半以後，H六一六二一一轉二七二分機找張贛萍一談。

㈡請待且與編者電話連絡。

抗戰時期生活回憶(一)

淪陷區與大後方

崔羽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當時，我還是在中學讀書的少年。

日軍進城的頭幾天，我們還興高彩烈的爲前方抗敵將士募捐。因爲民國二十五年，國軍在綏遠百靈廟大捷時，我們學校全體師生，少吃了一頓飯，捐獻給前方將士；這次我認爲仍要打勝仗。

蘆溝橋距北平才數十華里，日夜都可以聽到槍砲聲，可是我們一點也不怕，認爲這是小日本的末日到了。可是槍砲聲越來越近，有一天北平的市民看見數隊飛機轟炸南苑，大批的傷兵撤進城來。後來知道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在前方殉職了，風聲才開始緊張起來。

二十九軍一夜之間撤退南下了。城裏貼出日軍司令香月清司的佈告。我和一羣朋友，氣得直哭。一個雨天，我們站在街頭，怒目而視日軍的行列走過西長安大街，心如刀割，咬牙切齒。

當時我們一伙人，商量隨國軍南下，參加抗日工作。可是因爲年齡太小，家庭不允許；尤其是我，父親失業很久，弟弟妹妹都還太幼，於是只有跟着家庭在北平留下來。可是一直打主意跑到後方。

民國三十一年，我剛唸完高中，考進大學，自己覺得翅膀夠硬了，就積極準備逃到後方去。

當時淪陷區通往後方的地下交通線有三條：一是從北平坐平漢線火車，在石家莊換車去太原，由太原到介休，過黃河抵達第二戰區；一條是去河南省的歸德，由那裏經界首進入第五戰區的老河口；第三條路線，是搭平漢線火車，在河南的新鄉下車，再轉去懷慶的支線火車，從懷慶越日軍的封鎖線，從裴峪口渡黃河，到第一戰區的洛陽。

這三條路線以第三條最直捷，但也最危險。因爲從新鄉去懷慶的火車旅客稀少，沿途敵僞軍憲檢查較嚴；最危險的是從懷慶去黃河口偷渡日軍的封鎖線，被捉到男女學生，常被餵狼狗，就地處死。

一般去後方的學生，多半從介休和界首兩條線走，路雖遠，多化錢，但是安全；懷慶的路線是官道，政府各種地下工作人員，多走這條路。裴峪口對岸政府沒有招待站，駐有一連兵，還特備幾隻無帆的大木船，來接應和護送來往的工作人員。

當時政府在西安設立一個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張學良治陝期間，東北大學舊址），蔣委員長兼團長，胡宗南兼副團長，實際上由教育長葛武棨主持。

這個戰幹團的學員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學員，招收中學畢業生，畢業之後任連政治指導員；另設有特科總隊，招收大專學校學生，畢業後任團、營的政治指導員。特科總隊派招生委員往淪陷區，策動和吸收大專學生，到西安受訓。

我這伙人的一員，被戰幹團的地下招生委員吸收了，由他的介紹，我們五個人也獲准，隨他一起被送往後方升學。因此被安排走懷慶的路線。

那位招生委員並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只告訴了我們，到什麼地方找什麼人。其實那些人都是連絡站，一站轉一站的接力護送。

我們這一隊六個人三男三女。過了舊正月十五就從北平出發了。當天坐夜車抵達第一站新鄉。在車站上被一位鐵路職員接住，低聲叫我們跟他走。他領我們去到一間新蓋好，尚無人居住的房子，然後才告訴我們，日本憲兵隊正實行「年始年末」大搜查，旅館不能住——特意安排到這裏來潛藏。第二天上午轉車去懷慶，由他負責買票送上車。

那位先生給我們提來一壺開水，兩個粗磁碗，一隻燒鷄，幾十個燒餅，囑咐我們緊閉門戶，不准出街，不要高聲談笑。要在這裏呆一天一夜。

北方的正月還相當寒冷，屋中沒有爐火，沒有桌椅，沒有床，僅有一堆穀草，一條蓆子。我們把穀草攤平，鋪上了蓆子，再把隨身行李打開。把毛毯蓋了腿，三男三女面對面的坐着低聲聊天，餓了就吃燒餅燒鷄，倦了就靠着牆睡。我們三個漢子，覺得這生活眞新鮮，嘻嘻哈哈，滿不當回事，可是那三位小姐又嫌苦又害怕。半夜裏聽見兩個日本兵領着一隊僞警，在左右鄰居拍門搜查，一位小姐就嗚嗚咽咽哭將起來。

第二天上午，在那個地下朋友的掩護之下，我們沒有受盤問就上了火車。如果一盤問可能就出麻煩，三位女秦舞陽一定變貌變色，被拉下火車去。

到了懷慶，也有人來接，沒在城裏停留，就趕往一個距城不遠的村莊，大概是一間米舖，老板長得白白胖胖的，一身黑布棉襖棉袂，戴着紅頂子的黑緞子面瓜皮帽頭，看來是一個地道的鄉鎮商人，想不到他是懷慶連絡站的負責人。這位先生非常懂得心理學，跟我們神色自若的談笑，保證我們平安到達黃河對岸，絕無危險。並且把後方如何如何的好，說了個天花亂墜。談到高興處，還從土炕的磚縫裏掏出印有蔣中正三字的委任狀，顯然無上光榮。那個時候與抗戰勝利以後完全不同，蔣委員長是民族救星，國家干城，一般人民視若神明，尤其是淪陷區的人民，眞是仰之如父母。就當時拿我自己來說，有人罵蔣委員長，我就可能和他拚命。

那位米舖老板的樂觀論調，鎮定態度，果然奏了効，那三位愁眉不展的小姐，臉上露出了笑容。當天吃了一頓大油餅，豬肉燉白菜粉條，睡的是暖烘烘的火炕，感到生平未有的舒服。

當夜一點鐘，我們突被那老板叫醒。我們才知道要出發上路了。一個莊稼漢領路，兩個挑夫給我們挑行李，我們六個人跟在後面，月明星稀，四週傳來狗吠，道聲「珍重」我們就上路了。

腳在路上走，心還沒有醒過來，走起來深一腳淺一腳，如騰雲駕霧一般。挑夫挑着行李健步如飛

，我們在後面跟得氣喘吁吁，尤其是三位小姐，遠遠的拉在後面，挑夫只好走一程，歇一程。在大城市住慣的知識分子，一到鄉下就變成這般無用了。

天明時分，來到距黃河還有一夜路程的一個村莊。我們被安置在一所屯草料的倉房裏休息，明天要隱藏一整天，夜裏才往黃河灘渡河。

大家在草堆上睡了一覺，醒來已經是中午了。負責招待的人，送來一籮子大饅頭，一大碟炒鷄蛋，一大鍋小米粥，我們狼吞虎嚥吃起來。剛吃完飯，走到大門口去和幾個老農談天，他們蹲在門坎上也正吃午飯，一看碗裏盛的是菜糊塗。那是用蘿蔔，白菜和高粱麵煮的一種稠粥，裏面大概只放了點鹽，氣味很不好聞。我才知道方才我們所吃的，是這裏最好的上等伙食，不禁慚愧。老農告訴我，河那一邊，鄉下人家家都吃饃（饅頭），河這邊的糧食叫「老日子」（日本人）都刮光了，只能吃這過度命。一條河分了兩個世界。由那我憬悟，自己的國家，多麼不好，總比外國人統治要好得多。人要有自己的家庭，也要有自己的國家。無家之人是孤兒，無國之人是孤民，孤兒和孤民都要嘗人世的辛酸。由這使我想到，今天東南亞一千多萬華僑，他們正是無國的孤民，任人欺凌！

下午我們再次上路。領隊的人嚴肅的告訴我們，今晚黃昏時分闖日軍的封鎖線，半夜在灘上渡河。途中要遵守他的指揮，遇事不能大聲小叫，走路得快，要趕上挑夫，掉了隊出了事，自己要負責。因為日軍常派巡邏出來搜索，碰上了就凶多吉少。他又告訴我們，日軍的碉堡十幾里一個，中間是偽軍的碉堡，我們今晚挨近一個偽軍碉堡走過，碉堡裏的偽軍有我們的人。

這一段路走得可真辛苦。要飛奔，中途不能隨便停下，同時又心驚膽戰。所經之地方都是沼澤蘆葦和沙灘，踏下去是軟的，特別吃力。最苦的是三位小姐，臉色由黃而紅，由紅而白，由白而綠了。但是怕日軍發現，只有咬緊牙齦往前奔。最初還感到腿疼，最後兩腿完全麻木，自動如機械向前飛奔。「祖國就在河那邊！」這樣想着，一切痛苦都值得忍受了。

黃昏衝過碉堡線，夜裏十點到達黃河畔，四面八方不約而集河畔的也有一百人，都三五成羣的坐在沙灘的草上，等待對岸的渡船。月亮在雲層裏時隱時現，河水嗚咽的流着，河面閃着灰銀色的光，風吹着蘆葦蕭蕭索索，那情景寂靜中帶有緊張，一邊希望船快點來，一到對岸就超生自由了，同時又怕後面有追兵趕到，功敗垂成。

快近午夜了，一隻無篷的船，咿呀的搖櫓而來。沙灘上響起一片有抑制的歡聲。兩個船夫，四個武裝的國軍，按照名單，照看大家上了船。

船到對岸，我們幾個都抓起一把黃沙土，用鼻子嗅，用臉貼，用唇吻，呵，這是自由之土！

當夜我們睡在裴峪口的招待站裏。太興奮了，睡不着，第二清早我們一聽集合號響，就跳起來憑窗向外看，只見穿灰色棉軍裝的國軍正在行升旗禮。我們立刻都跑到門外，對着國旗立正，聽着號聲，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起。我禁不住洒下兩點熱淚，那淚水該多快樂呀！

升旗之後，我聽見國軍的歌聲。

風在吼，馬在叫，
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吼，
河西山崗萬丈高，
河東河北高粱熟了。
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紗帳裏，游擊健兒逞英豪，
端起了土槍洋槍，
揮動了大刀長矛。
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

這首歌本來就好聽，在那個地方那個時候，就更好聽。當天我學會了這首歌，如今我還會唱。可是與我同時學這首歌的五個人，今天已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編者的話：因積壓特約稿太多，篇幅有限，不能一齊推出與讀者見面。從本期起，以「梅花間竹」方式，分別刊登崔羽的「抗戰時期生活回憶」與梨園舊友的「京劇改革漫談」。兩文均自成段落，可以分段看，亦可連續看，以後逢雙期刊「戰」文；逢單期刊「京」文，敬希讀者注意。）

（上接第七頁）

（戊）不漠視忠貞人員，不過譽反正人士；一直追隨政府，有忠貞事跡可表揚者固要表揚；而一些埋頭苦幹，從事各方面工作有勳績甚至勞績者，政府亦應作適當表揚，以嘉其忠貞。對一般從共方投誠者固要鼓勵，但不能超出某一範圍。對共方面固可大事宣傳；惟對內方面則不宜。因為一個曾追隨過共黨者，固然須給與一戴罪立功之機，惟一律以英雄視之，寧不使忠義之士側目？果爾，何不先投共而後反共耶！

（己）其他。對改良社會風氣，政府應負推動責任。不要姑息散佈赤色毒菌的知識分子，要鼓勵與支持反共言論，包括國內外。後者尤具積極意義。修改出版法，重懲翻版盜印之流，以免再貽笑國際，亦窒息我文化生機。

以上僅為目前緊急措施之犖犖大者。至長治久安大計；進而反攻或反攻後改革措施，均不在本章範圍從畧。

在此存亡絕續關頭，凡我中華世冑，不願受共黨奴役的人們。一致奮起，督促和鼓舞政府，為中華民族生存而奮鬪！

完稿於深夜二時，竟不能寐；似意猶未盡，遂再塗「踏沙行」一闋：

愁壓白山，悲淩黑水，神州遍灑遺民淚，夕陽殘照杜鵑啼，嘆黃帝子孫何去！

故國魂遊，天涯羈旅，問頭顱可售幾許，龍淵未試已封塵，衣單休作憑欄柱！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於紐約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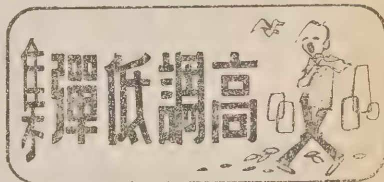
窮漢與富翁

九月二十日的外電中有兩則非常有趣的小消息，一則是倫敦路透社的報導：文廸少校獲得一位遠親——華頓勛爵遺贈一百萬鎊財產；不料這筆錢要全部用來繳付遺產稅，結果變得一場歡喜一場空。另一則是紐約美聯社的報導：八十四歲退休的砌磚工人格林尼，逝世之後，遺下的財產竟達美金一百一十萬元。他未立遺囑，他的妹妹沙里文太太是他的唯一親人，這些財產現在正由她處理中。格林尼生前衣着和貧民一樣，誰也想不到他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萬富翁。

「有錢能使鬼推磨」，所以黃金、美鈔人人見了都要眼紅，尤其是在工商業的社會中，沒有錢寸步難行。像秦二爺（瓊）那樣的英雄漢，欠了店錢也逼得非賣馬、當鐧不可！賣油郎以爲一個人沒有錢固然不行，但錢太多了也未必是福；例如他要防偸、防搶、防綁票、防貶值、防敲竹槓、防借貸、防……簡直防不勝防，心境那裏會有半刻寧靜？三狼案中的黃氏父子，假使像我賣油郎一樣，絕對不會招來那場飛來橫禍；某氏兄弟假若不是老子留下的財產太多，也決不會鬧得「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連哥哥都殺死。所以古人說：「子孫不如我，要錢作什麼？子孫勝似我，要錢作什麼？」這眞是達人之言！

據說前美國第一夫人賈奎琳嫁給希臘船王之後，短短幾個月便花掉美金兩千多萬元，這眞是驚人的濶綽！其實那些錢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虛榮方面浪費掉的，消耗在生活必需方面的恐怕連百分之一也不到。賣油郎如果中了馬票，寧願坐的士也不要私家車，因爲前者既方便（至少不爲停車傷腦筋）又省錢，管別人的觀感作什麼？我以爲一個人不管有多少錢，只有花出去而又換回相當代價的那些錢，才是眞正屬於自己；所有存在銀行裏的、埋在地窖中的、或到死也未動用過的那些財產，完全不是自己的，雖然名義上一度爲他所有。例如格林尼空有百萬財富，但他從未在那些錢上得到什麼好處，連一件新衣也不肯買，所以都不算是他的。他勞苦一生只是爲他的妹妹作牛馬，只能算是沙里文太太的一名收銀員，和一文不名的窮光蛋完全沒有兩樣！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天外飛來百萬財，頓教措大心花開；誰知猫咬雞尿脃，都進官家庫裏來。
二、金錢功用在吃穿，不吃不穿焉用錢？可笑泥工藏百萬，居然襤褸裝窮酸。
三、百萬富翁尚苦窮，破衫舊帽褲穿窿；誰知泉下不通匯，死去依然兩手空！
四、爭產每將親變仇，互殘互訟總無休；可憐無數守財虜，甘爲兒孫作馬牛！



談藝術家的自負與匠心（下）

一個成功的藝術家，除了必須具有藝術家的自負之外，還必須具有藝術家的匠心，也就是藝術良心。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數易其稿，有些片斷修改多達十餘次。那時他的名字已經與莎士比亞一樣響亮了。這就是藝術匠心的表現，要求自己的作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讀者、對得起世界。

歐陽修把文章貼在壁上，日日改，月月改，這種怕「後生輩笑話」的精神，就是藝術匠心的表現。

成功的藝術家，當他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的時候，必定深感不愧於己、不愧於人、不愧於世。所謂藝術匠心，就是一種高度負責的琢磨精神。然而這並不是說，藝術家必須認爲自己的作品，乃天下第一，拿出面世的藝術成品，藝術家本人可能仍感尚未滿意，但起碼他必須認爲自己盡了心力。

璞石必須經過琢磨才能成爲美玉，金礦必須經過鍾煉才能成爲黃金，這是毋須多說的顯淺道理。可是時下之冒牌藝術家和準藝術家，眞正具有藝術匠心的，畢竟不太多。在下不是通天曉，不敢涉及多種藝術，只能以自己較爲熟悉的文學藝術爲例談談。

記得徐訏先生曾發過這樣的感嘆，「有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天才洋溢，第二部卻差了，而且是愈來愈差」（大意）。在下也甚有同感。就以風靡一時的瓊瑤小姐來說吧，儘管有些人對瓊瑤小姐作過苛刻的批評，但在下認爲瓊瑤小姐的天聰和才能是無可否認的。瓊瑤小姐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六個夢」的確是才情橫溢，假如能好自爲之，實在不難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寫上光輝的一頁。可惜的是，瓊瑤小姐未能很好地珍惜自己的才能，愈寫愈多，也就愈寫愈差。瓊瑤小姐缺之的絕不是才能，而是生活。從她後期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她對現實世界的看法和感受尚未達到成熟階段，就已經匆匆寫出。說得不客氣點，這就是缺乏之藝術家的自負和匠心的具體表現。在下實在爲她惋惜，也爲中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藝術而惋惜。

國家多難，文章無價。現在很多人只是爲了柴米油鹽而寫文章，像在下之流。然而，在米缸告罄，在包租婆迫遷的情況下，什麼自負，什麼匠心，恐怕都蕩然無存了（但願是暫時的）。在下有一位朋友，寫了將近十年文章，可是他自認，全部都是商品，沒有一部作品。

窮作者爲吃飯而寫作，有洋樓汽車的名「作家」，爲增加銀行存款的數字而寫作，試問，怎能產生劃時代的偉大作品呢？爲了中國未來的文學藝術，在下不得不指出這點令人討厭的事實。

所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話再說回頭來，那位工業鉅子稱讚先期難民「他們很多人的工作能力，都超過了他們的職位，又能安份守己，崇法務實，敬業樂羣」。這又是什麼原因？

先說他們的「工作能力都超過了職位」。我在上面說過，憑勞力與腦力在香港謀生的難民，都是膽識過人的佼佼者；也可說是中國人之中身經艱險最多、閱歷最廣、意志最堅、質素最高的一部份民族精華。他們都受過中等以上的學校教育，都經歷抗日與戡亂兩次戰火洗禮，都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最難得是他們逃來香港打天下的年齡，正是人生錦程中三十歲上下的最有為之年。以他們原有的學識根柢、閱歷經驗、堅强意志、悲憤心情；再加上後天的不斷努力，學習研究，雖然是半路出家而改行，經過這二十年來的耕耘，就是荒山石地，也可結出花朵果實。

香港難民之三

憑他們的良好品質與專心致力，又何事不可為？而且他們都是從最低微的職位幹起來的，在本行業中，經過這二十年的工作學習，把他們以前在大陸的工作經驗結合起來活學活用，對現有職務自然而然地熟中生巧，勝任愉快。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許多過去統率過千百人的軍官警官，為生活而降格做工廠領班、大廈管理、倉庫看守、銀行公司的警衛員，這班人正如「打漁殺家」中的蕭恩所唱「大戰場，小戰場，我都見過」。憑他們的工作經驗與指揮本領及應變才能，來幹這份起碼的工作，當然是能力超過職位。像六七年的暴亂中，在各工廠機構中表現得最鎮定，最有辦法應付亂局的，便是這班人。

其次要說到他們「都能安份守己，崇法務實，敬業樂羣」。這又與他們的品質和心情有關。這批難民雖然都是國民黨不要，共產黨要殺的人，絕大多數也是智勇超羣，操守淸白的人。他們會遲到大陸整個變了才逃出鐵幕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脫離戰場較遲，打到最後實在無能為力了才走；二是自問淸白，既非貪官，又非惡霸，大勢已去，受了「新民主主義」的宣傳影響，認為只要共產黨能把國家搞得好，他們甘願「共產」，留在家鄉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等到「土改」「肅反」「三五反」，看出了中共的猙獰面目，這才恍然大悟，留在大陸不僅是生活問題，而是生存問題，於是決心逃亡。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離開大陸的人，都是彈雨餘生，飽經憂患，他們對名、利、權看化了，只求在這安身立命的香港社會，混到生活，教育兒女成才，等待機會再一顯身手，打回大陸去便心滿意足。什麼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看得開。但共產黨再要搞亂香港，他們就要拚命！

張贛萍

聽說

藍海文

聽說我們上代，
買米不要糧證；
而今縱有鈔票，
也是寸步難行。

一張證鎖住人民的手脚，
一張證卡住人民的喉嚨；
千張百張的證啊！
要了人民的命！

聽說我們上代，
買東西不問祖宗三代姓名；
而今卻變了神話傳說，
像海浪響着古老的回聲……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

中月圓的次數本已有限，再加上風雨的遮蔽，人事的阻撓和心情的影響，「舉杯邀明月」的機會實在不多；如果有了機會還讓它白白溜走，未免太辜負這樣難得的良辰美景了。

筆者童年是在農村中生長的，所以對於自然界的事事物物特別有好感，尤其喜愛月夜那種情調：它可以變炎熱為淸涼；變煩囂為恬靜；使醜惡的世界蒙上一層朦朧的美。對月沉思，能使人俗念頓消、靈魂也會為之美化。

逃難來港之後，過的是艱苦的難民生活，每天睜開眼睛只曉得「今天是星期幾」，不看日曆連日子都弄不淸楚，更不必說舊曆的初一、十五了。尤其是近幾年來到處都是摩天大樓，連太陽光也照射不到，那裏還有什麼月光？有些地方縱然也能為月光照到，但一到地面便完全被强烈的電燈光吞沒，要不是每逢中秋看到報上許多有關賞月活動的應景文章，幾乎把這位冷冷淸淸的廣寒仙子完全忘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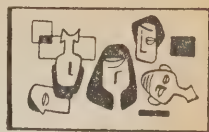
中秋雜感

香港四面環水，應該是賞月的理想地方，尤其是太平山頂；可是在這裏住了許多年，山頂賞月我只去過一次，而那僅有的一次還偏偏遇着小雨。步行上山花了許多氣力，結果還被嫦娥小姐饗以閉門羹，可謂「煞風景」之至！其實山頂賞月決不宜在中秋，那不是賞月而是賞「人」；那樣的擁擠、嘈雜、再加上無數原子粒收音機播放出來的廣東大戲和瘋狂音樂，簡直是「花間喝道」，那裏有絲毫美的情趣？因此，許多年來我沒有去再過第二次。

今年因為住的地方接近天台，而那裏的高度又可以避開街燈的照射，於是在中秋之夜，當月到中天的時候，我便携婦將雛登上天台賞月。由於夜深人靜，燈光稀少，月光果然分外明亮。看到月中的陰影，便想起兒時聽到的玉兔搗藥的神話故事；雖然再也看不見它那彷彿一俯一仰的搗藥動作，但對月的好感並未因太空人踏上月球而減低；相反地，一想到太陽神火箭居然能把三位太空人，送到四十萬公里外的月球上去，雖然明知是鐵的事實，但心裏仍在懷疑它的眞實性——因為這成就太偉大了，偉大得簡直使人無法相信！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都市中的大建築物過多時便會破壞自然美；交通工具的速率過高了失事的機會也隨着增加；一個人的營養太好或刺激的生活過得太多，便會導致心臟病；可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十全十美的。「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想起一家骨肉不能團聚，也只好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來遙遙相祝了。

東方晦



人海百態

兩·個·寡·佬·的·故·事

冢人傑

小丁和小徐同在一家公司做事。

小丁小徐同是起碼的小職員。

小丁小徐合股在二房東余師奶寓所賃了個小房間同住。

小丁和小徐唯一不相同的地方，是他們個性有別，雖然彼此年齡相若，小丁二十二歲，小徐二十三，其實小徐只長他七個月。

小丁屬於年少老成一類，言談舉止和他年齡頗不配合；小徐則是樂天派，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天跌落來當被冚一類人物。

爲了個性不同，同住一起，生活上有很多地方不調協。

舉個例說：小丁的東西收拾得整整齊齊，房間裏兩張單人床，足以代表主人的性格。小丁的收拾得一塵不染，還蓋上檸檬黃色的床冚。每天回來，用衣架將衣服掛好，換出的髒衣服，交給二房東余師奶的姪女代洗，每月給她二十元飲茶，姪女非常樂意賺點外快，隔天把衣物洗淨熨好，送回給他。小丁的皮鞋經常自己擦得發亮，走出來，頭光髻靚，整齊乾淨，惹人好感。

小徐剛和他相反，自從遷進來住，他的床就未收拾過，床單也沒洗過，髒衣服堆滿一床，睡的時候，把大堆衣服往旁邊椅子上一放；第二天起來，仍然放在床上，理也不理便上班去了。最能表現個性的是他穿的襪子，小徐每逢買襪子，一定買一打同顏色的，即是說，二十四隻襪子，隨便亂調，都相配的。他習慣從不洗襪子，新襪子買回來，起先一雙一雙的穿，穿到髒了，穿第二雙，儘管一雙穿三四天，到三四個月後，一打新襪子全穿髒了，他在已穿的當中重新找些比較沒那麼髒的穿，這又可穿上個把月，終於所有襪子，不是穿破就是穿到發硬，襪子底下像塊硬皮一樣，才不得不放棄，另買一打新的。他所有的襪子放在抽屜裏，偶然打開抽屜，豉味充滿一室，小丁有過幾次想吐。

小徐更有個習慣使小丁吃不消，一切日用品從來好少理，差不多全揩小丁的油。比方早上擦牙的牙膏，洗澡的肥皂，剃鬚的刀片等，幾乎全由小丁包起，小徐從來沒買過。

小丁心裏雖咕嘟着，面上卻不好表示。因爲這些東西不怎麼値錢，若是提出未免太小器；但永遠如此，無異自己減人工，小徐加人工了。

還有一點，小丁樣樣講清潔、講衛生，牙膏這東西雖有錫管包住，但擠出來時，要與牙刷接觸，牙刷則與口腔接觸，即是牙膏錫管間接會與小徐的口腔接觸，要是小徐有傳染病菌潛伏，很可能經由這間接關係，傳給小丁，由此他對此引起很大顧慮。

至於洗澡和洗臉用的香皂，也同樣會成爲傳染疾病的媒介。如果小徐染有皮膚病，他用過的肥皂，小丁接着使用，難免領嘢。在表面上看，他雖皮光肉滑，但衣服蓋住的地方，是否如此，小丁並未檢查過；而且聽說小徐經常上招待所，可能染上不可告人的病症，這些病症可以傳染，若是自己規行矩步，卻因一塊肥皂而染上風流病，那將是水洗不清，實在太寃枉了。

再三考慮的結果，認爲別的可以給小徐共產，這兩樣東西，爲保證健康衛生安全，決不能由「私用」變爲「公共」。他幾番想向小徐提出，苦難啓齒，最後考慮結果，認爲正式提出，恐怕有傷小徐自尊心，不如自我防範，把這些東西收拾起來，小徐找不到，自然要自置一份了。

他把牙膏肥皂放在自己的抽屜裏，還加上鎖。如果小徐不通情到向他要，他唯有實行痛陳利害，說服他自己買。

那天，小丁洗漱完畢，牙膏肥皂放回抽屜後，小徐才打了個呵欠起來，伸着懶腰，搔着頭髮，走進洗盥間去。小丁心裏有點不妥，當小徐發覺沒了牙膏，一定會問他，他得想好話回他。

可是，小徐沒有吵，也沒有問，和平時一樣，梳洗完畢，就回到房間。不過，他今天面色不大好看，皺着眉頭說：「小丁，你買這種新牌子的牙膏差得很！」

小丁一怔。「什麼？新牌子？」

「一點泡沫都沒有還有點異味。」小徐說：「買這東西不能省錢，用慣那一種就不要轉，改用別的牌子，那特殊的味道很難適應。」

小丁不曉得小徐說什麼，呆望着他。看見小徐還苦着臉皮，顯得非常難受的樣子，心裏更奇怪。

忽然聽得二房東太太在外邊嘰嘰咕咕不知罵什麼。小丁穿好衣服出來，見她在洗盥間門口，滿面懊惱，忍不住問他：「余師奶，什麼事？」

「你們不知那一個攪鬼，我新買回來的痔瘡膏，動都沒動過，就給你們擠成這樣，擠去差不多半枝，你說氣人不氣？」

「痔瘡膏？我們又沒有生痔瘡，誰會擠你的？」小丁說。

「若是存心整蠱我，不一定要生痔瘡的。」

他們正談着，突然聽得房內一聲怪响，小丁嚇了一跳，忙跑回去看，只見小徐扶着床邊，吐的一地，連昨晚到大牌檔消夜吃的燒鵝瀨粉也全吐出來。

「你做什麼？」小丁忙問。

小徐翻白了兩眼，喘息道：「哼原來……那是……包租婆的……痔瘡膏。我見它沒有……泡沫，還多擠一些……」話未說完，他又吐了。

小丁這才恍然，他說的「新牌子牙膏」，原來是二房東太太的痔瘡膏，難怪他聽了余師奶的話，馬上吐起來！

近年來，在香港準備來加拿大作「尋金熱」的人仕甚多，筆者居加四年，時間雖不算長，惟對彼邦生活種種，尚稱熟稔了。茲盡我所知的有關問題，向本刊讀者作概括性報導；并將加國與香港的生活，就衣食住行的切身問題，擬作一比較，先從衣服開始說起吧。



生活在加拿大（上）

小周

「衣」——以男子西裝來說，普通的七、八十元（現成貨，以下數字，均以加幣計算。），超過百元可以度身定做，而且已是不錯的了。一般市民多喜購現成貨，可能是這裏人仕對於衣着比較隨便，只要價廉物美便受歡迎，與香港人對於衣服的講究是遠遠不及的——既要質地好，又講花款新穎等等。恤衫方面，本地及美製的五、六元一件；由香港、日本等地來的「來路貨」，則為三元左右。

女裝衣服比較貴，動不動要三四十元一件衫、裙，質料還不算上佳的。花款裝束則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眞是美不勝收。童裝方面，三、四元一件也屬相當貴，不過有一特別處就是免稅的。（加國各省法例畧有不同。以多倫多城為例，除童裝及食物外，凡購東西均要納稅百份之五。換言之，你袋裏有一百元準備買東西，實質上只購得九十五元而已。）

大致上來說，衣着的價錢與香港無大差別。

「食」——民以食為天，如果你曾久居省港，在加國你會覺得十分的失望，假如你是老饕的話。在家裏，你不能弄出甚麼好的小菜，一切海味雜貨都是由香港、台灣運來，因為入口稅重的關係，價格相當驚人，尤其藥材方面。有時罕有的貨品還不能買到。本地的魚、肉類均是雪藏貨，淡而無味。蔬菜、魚、肉類近年漲了不少價，尤以蔬菜為甚；鷄鴨蛋生菓等未見大變動。試舉下列以參考。白米每百磅十五元，蔬菜每磅由二毫至元半，豬肉每磅八毫，牛肉一元二，鷄鴨每磅四毫半，中蛋每打四毫半，鮮橙每打五、六毫。從上面價格，很明顯地看到菜蔬是相當昂貴的。故此，在此地請客，食鷄鴨未為上菜，有好的蔬菜才是佳餚。

有便約三兩知己往酒樓一敘又如何？五六十元一桌菜，所食的大概相等於香港五六十元的雀局菜，其味更遠遜於港菜。一時酒興，飲杯又如何？未必每間酒樓均得償所願，香港隨處有酒賣，甚至連士多雜貨店也有出售，在此則完全不同了，申請一個酒牌要費很大人力財力。酒樓的設備稍一不符標準，或當地的鄰居反對均不能發出牌照。一朝到手，生意暢旺是意料中事；但稍有不慎，屢犯規條，吊銷牌照若干時候（嚴重的則永遠吊銷）也是平常的事。酒牌分兩種，一為專賣啤酒的（啤酒有二十多種出品）；另一除賣啤酒外，兼可售烈酒（純烈酒及鷄尾酒）。未到合法年齡（廿一歲），是不准飲酒的，就算家長同意也違例；企枱（香港叫侍者），對某一年青顧客的年歲有所懷疑時，他可以禮貌地詢問該顧客出示證件（出生證，駕駛執照或學生證之類）以證明年歲，他們大多數均樂意合作。有一些人，尤其女顧客，看上去似年輕的，她們有自知之明，時常携帶着證件出街。遇有懷疑而不能以資證明的話，侍者有權不賣酒予她的。假如該酒樓屢有過犯，侍者受罰，（本想寫「被」罰，香港有人說過，「受」字好些。）掌酒吧（Bartender）的受罰，經理也受罰另停牌照（酒牌）一個時期。因此，不是好玩的。還有，有酒賣的酒樓，顧客不能自備酒的；無酒賣的，自備更犯法了。當然，如有喜慶宴會設在無酒賣的酒樓，人客可備酒去飲個痛快，祇要辦事人在事前領得一張特別人情紙。（五元至二十元不等。）

一年前酒樓星期天全日還不准賣酒，現則開禁若干小時。大選日（選舉市長等）及假期等均不能賣，平日過了午夜也不准。你說，食在加國有甚麼味道？

「住」——對於住的問題，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市民都是覺得相當頭痛的事。加國雖然地廣人稀，但地大又有何用？還有大部份荒山野嶺並未開墾，且市民所需的土地用來居住者，也不過縱橫六十英哩左右（以加國第二大城市多倫多為例），居民約為一百八十萬人，而大部份市民都是羣居市中心（Downtown）的。因此，土地反變得不太夠分配了。近數年來，因為移民條例的修改，加上本地出生率的提高，人口便急劇增加，屋宅不夠了。因此，市政府，私人建築商以及財雄勢大的建築公司，便分別購置古舊的房屋（多城的房屋多已超過五十年），拆舊建新，大量興建摩天大廈，可說與香港並駕齊驅，以容納龐大市民的需求。因為建築公司的大量發展，購買房屋，便直接影响到地價及屋價的直線冒升。根據地產實業公司公會的統計報告，屋價的暴漲是相當驚人的。試將近五年來的屋價列下：

年份	平均屋價
一九六四年多城的平均屋價：	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元
六五年	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三元
六六年	二萬一千三百六十元
六七年	二萬四千〇七十八元
六八平	二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元
六九年(至七月份止)	二萬八千七百卅二元

至於房租方面又如何？據筆者所知，四年前租一個單房12呎×12呎的有窗大房（法例規定住房一定要有窗的），厨房二伙人合用，每月不過三十元；在西人處居住區，則多以星期計，大約八元左右。一房一廳一厨一厠（厠所多與屋主合用，屋宇以兩三層的佔多數），當時不過七十元左右。時隔四年，租金增了百份之四十。居住難！居住難！與香港雖不能說同病相憐，但相距也不遠了。

不過，說到居住環境，加國清靜得多，確是遠勝香港一籌的。下期再談談交通等問題。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之十五）

第八師改組前後

胡養之

本期要報導的內容相當廣泛，其所括及的範圍有：（一）第八師師長劉廉一暫時內調，隨何應欽將軍赴聯合國參加軍事代表團工作；（二）該師副師長周文韜代理師長，同時在人事上也畧有更動；（三）中央訓練團分別調訓國軍的兵團司令以下，獨立營長以上；（四）六十四軍馳援魯東，五十四軍司令部則推進至萊陽，戡亂的行動急轉直下。而軍長闕漢騫將軍之所以電召筆者去城陽，一方面是因為劉廉一師長即將離開青島，希望我跟他見面；主要的還是人事問題。

劉廉一調軍事代表團

但當我接到闕氏的電話之初，總感到忐忑不安！因此，我除了向王高參請示之外，並且告訴三十六師朱副師長。恰巧他也計劃去青島一趟，爲的是他太太要從上海來青島居住，必須先給她預備住所問題。於是，我們決定翌晨同行。有了伴，中途可以互相照應，使我的緊張心情輕鬆了。

時間大概是在民國三十五年農曆十二月初旬（即一九四七年一月），正是酷寒的時候，氣溫約在華氏十度上下。當我們的吉甫車駛出萊陽城之後，極目四望，將軍頂山上白雪皚皚；戰壕中的守軍和碉堡上的哨兵，都穿着極厚的棉大褸，戴有包住兩耳的皮帽，分別持着衝鋒槍，瑟縮一隅；向來脾氣暴燥的朱副師長看到這種情形，不禁光起火來！立即命令司機停車，對一位守軍連長大打官腔：「你這個飯桶，讓哨兵縮在壕裏睡覺，如果敵人來偷襲，你還有腦袋嗎？」那連長直驚至發抖。其實，天氣那麼冷，風力强勁，哨兵縮在壕裏或碉堡中避着北風，只要能夠望見外面，觀察動靜，也不算是過錯。因此，我在一旁做好做歹替那連長解圍，從而拉走了朱氏。由於萊陽至城陽間這段道路崎嶇，汽車一顚一播地經過三小時半才抵達即墨。這裏是十字路口，一邊直去青島市；一邊則右折至城陽，於是，我和朱副師長分道揚鑣。

當我到達軍司令部時，約在上午十一點，首先見到參謀長張純正坐在爐邊烤火並閱報紙；而健壯的闕軍長則在會客廳的一邊踱步。他未披大褸，只穿一套自製的灰色棉軍服。（因爲他的身材高大，公家發的制服通常都不適合，所以每次換季，都要自製同色的服裝。）這位笑口常開的軍長，不獨對部下毫無官架子；且其說話也很率直，他一見到我冒着風雪匆匆趕返軍部，於高興之餘，劈頭一句便問：「萊陽的氣候比此地冷得多吧？那邊的情況怎樣？」

「萊陽的地勢高，稍爲冷一點。」我說。接着我便將萊陽的情形，和駐軍的生活，以及佈防等等向他報告。他笑一笑即改變話題：「何老總出任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長，已有電報來調第八師劉師長隨行，大約本月中旬起程，將來是否返軍不得而知，你可以去看看他。」停了一會，他又輕描淡寫地表示：「謝副參謀長當幕僚的時間太長了，他很希望有機會出去帶兵，但一直都沒有機會。這次劉師長一走，二十二團團長又已辭職，人事上將可能有更動；你見劉師長時，可以相機向他試探，卻不必說是我的意思。」

我只有點頭，而未加意見。我想：以區區之力，怎能推荐一位上校？況且在國軍建制上，軍長有充分權力過問三個師的人事。如果他直接派下去，誰也不敢抗命，何必轉彎抹角？但由於第八師和三十六師，原非五十四軍的基本隊隊；加以闕的爲人，向來講究體面，事事都尊重兩個師長的意見，而不願獨斷專行，以免發生誤會；同時他也知道我與三個師長聯絡得很好，有私人感情，年紀又輕，說話沒有拘束，即使對方萬一不答應，也無傷大雅。因此，他才暗示我去向劉廉一試探的。

周文韜升第八師師長

第二天，我便去到第八師司令部，一見劉師長我就說了一句「恭喜」他的話，他也表示很興奮，並認爲我的消息靈通。於是我們打開話匣子，談了一些有關他此行的重大任務；但對人事問題則一直到午餐過後，才向他進行試探，我以爲他會做個送水人情的。但沒想到這位「理手」竟向我大打太極拳，他表示：關於謝的問題，早經王高參向他提起過，可惜沒有機會。現在他即將離開八師，何時返任，未能逆料；而今後由周副師長代職代行，最好先徵求周的同意，只要周同意了，他毫無意見。

實際上，劉廉一並非推脫，他知道此行，可能一去不返的成份居多；而八師具有深長歷史的周文韜，將升任師長已成定局，所以要我轉向周文韜試探，周瞪大眼睛坦率地對我表示：（一）謝副參謀長的學術雖然很好，但他帶兵的歷史不長，對於作戰可能缺乏實際經驗；尤其現在每小時都要準備作戰，能否任此艱鉅，值得考慮。（二）謝爲軍司令部上校副參謀長，一旦派下師來，最低限度是團長或師參謀長；而團長是戰場上獨當一面的指揮官，非對全團官兵有深刻認識不能勝任。（三）二十二團團長辭職後，師長已決定由該團副團長王生明升任，如果他肯屈就副團長，那末，還可以同師長商議，先調任副團長，等到有機會再說。但是，我不知道謝是否願意，就在周的辦公室先以電話徵求他的意見。不料謝的答覆很聰明，他說：「我沒有意見，一切聽命令好了

。」這等於默認了，於是我與周同向劉廉一報告這件事，就算決定了；並馬上向軍部請調。由於王生明出身行伍，又是新任團長，劉廉一恐怕他與謝合不來，因此，將二十四團副團長調二十二團，遺缺則以謝充任。大約兩個月以後，謝即升任二十四團團長了。

原因是劉廉一離開八師後，初由周文韜代理師長，中央以膠東情況緊急，乃訓令五十四軍另保荐師長，而劉廉一則調為高參。闕軍長奉到訓令後，即保舉周文韜升任八師師長，二十四團團長升副師長，所以，該團團長非謝莫屬。

談到劉廉一隨何應欽將軍去聯合國的問題，一方面由於劉氏曾留學美國，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主要的還是在南京時，劉氏曾擔任過何的參謀處長，有一段密切的關係。但當劉廉一從青島抵達南京時，卻給他一個最沉痛的打擊！那便是農曆大除夕的晚上，全家旅居中央飯店某樓，歡渡新年，正興高采烈的時候，詎料他有個五歲的兒子喝得酩酊大醉，爬上窗口去玩，不愼失足跌下樓來慘死！

民國三十六年秋，劉廉一返國後不久，便升任六十五軍軍長，歸沈發藻兵團指揮，駐江西上饒。民三十八年，江南失陷，該軍經瑞金入福建，輾轉抵達大陳島駐防，初歸胡宗南指揮，胡死後則由劉繼任大陳防安司令。而第八師的二十二團則死守一江山，團長王生明與八百壯士，成仁於此！

分四批赴南京受訓

民國三十六年春，為着展開全面的戡亂行動，中央當局便決定調訓國軍各單位主管和副主管——規定兵團司令以下，獨立營長以上。其性質類似抗戰初期的廬山訓練團，着重於精神訓練，目的在提高全國軍隊的士氣，和各級將領的團結一致。受訓期間為一個月，地點則在南京湯山的中央訓練團；調訓的辦法是分批入團，而訓練團中的編制亦按階級分為將官隊和校官隊；由各隊員中選出資格較老的充任隊長或區隊長。擔任軍官隊的各級教官，則由中央黨部秘書長、政府各部長如國防部長、政治部長、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聯勤總司令、空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裝甲兵司令、砲兵總監、工兵總監及通信兵總監等。甚至國府主席蔣公對每期的現役軍官團學員，也要親臨作精神訓話一次或兩次。但那次的調訓計劃，並非硬性規定；比方：在前方作戰的部隊，則以戰局的情況緩急為轉移，由各單位最高主管自行酌量情形而加抽調。闕軍長為了不妨礙部隊的指揮作戰，終於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分為四批調訓。

第一批是軍長及各師的副師長——這樣便不影響作戰。因為軍長的職權可以由副軍長全權代理，發號施令；況且還有三個師長，師為作戰單位，於必要時，師長可以獨立作戰。至於副師長，本來就是師長的助手，暫時離開部隊毫無問題。第二批則為副軍長與三十六、一九八師兩個師長，及各團的副團長。因為八師的周文韜，剛升師長不久，一切手續尚未辦妥；並且其餘兩個師長已經抽調，必須留下一師的主管。好在這時軍長和各副師長都已歸隊，於是責成他們繼續掃蕩。第三批由周文韜率領三十六師、一九八師各抽出的兩個團長，及軍部輜重團長等前往受訓，而第八師的三個團長，與其餘兩師的各一團團長，及各單位的砲兵營長，則留待第四批。當周文韜出發後，闕軍長並派副軍長駐在第八師，暫兼師長職務，臨時指揮該師作戰。

在此短短地幾個月當中，各師對各戰線的共軍分別接觸共達二十六次之多，平均每師對敵進行大小戰役八、九次。由於各單位都能提高警惕，按步就班地依照作戰計劃充分發揮高度的戰鬥力，因此，不僅未為共軍的陰謀所乘，而且處處給各股共軍以殲滅性的打擊；其中尤以二十四團的戰績最卓著，該團自撤回膠城南部駐防以來，一直在整補中，而新任團長謝志雨，為欲振作士氣，乃向葉副軍長請示出擊。事有湊巧，一天，由偵查隊探悉一股約六百人的共軍結集於膠城東面，企圖渡河東侵，謝於當天傍晚率全團沿着山麓，以强行軍兼程趕至，出其不意，截其半渡而擊之，雖未收到全部殲滅之效，但敵已傷亡過半，生俘三十餘名共軍及鹵獲槍枝百餘，使新任的謝志雨建立一項奇功。

六十四軍增援膠東

同年五月，我政府當局以膠東的國軍兵力單薄，對遼瀾山區進行掃蕩，難免有顧此失彼之感；加以共軍陳毅部從蘇北大量滲入魯境，且自濟南守軍吳化文部叛變之後，局面為之一變，逐漸於我不利，乃急調六十四軍增援膠東，使五十四軍鬆了一口氣。我對於六十四軍的情形不甚了了，無可奉告；只知道該軍軍長為王國棟，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資格很老。在當時膠東所有國軍將領中，除了青島兵站分監項傳遠之外，差不多沒有一個比得他上的，不獨闕漢騫、李彌之流對他，恭而敬之；甚至第十一綏靖區司令丁治盤，及後來的劉安祺、范漢傑等，也要讓他幾分。

不過，這位王軍長體弱多病，經常住在青島，而很少到前方來，所以我們始終未曾見過他。同時，六十四軍的任務也似乎是協助性質，並非一個攻擊性的部隊。但由於該軍接替五十四軍自青島至膠川這條防線之後，第八師則自由自在地成為一支機動性的主力部隊了，使五十四軍對於東面一線的掃蕩行動靈活得多，從而減輕了後顧之憂。

同時就整個膠東的剿共戰役而言，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由於六十四軍接替了第八師的防務，膠州西北面的共軍便無法再牽制五十四軍的行動，而第八師又是五十四軍的主力師，該師恢復機動後，無形中就擴大其對共軍的打擊面。因此，闕軍長決定除將一小部份的人員和後勤物資，仍留守於城陽和即墨外，所有軍司令部各單位如參謀、副官、軍醫、軍需、軍械等處，及各直屬部隊，全部推進至萊陽，準備結集兵力，向膠東各重要城市和據點普遍進行掃蕩。但經過在青島綏靖區的一次軍事會議後，六十四軍單獨擔任膠青段的防務，而東面的即墨至金家口及萊陽西南面的防務，仍由五十四軍負責，因此，一九八師還是不能出擊；其後該師併歸六十四軍指揮。

五十四軍司令部不單是推進萊陽，闕漢騫更親自指揮兩師兵力大舉進攻敵巢。至此，膠東之役逐漸進入高潮階段，怎樣追擊共酋許世友，請看下期。

太平洋風雲

九：只花了十分鐘搬了一個大箱上新丹雅號

白萍譯

「不，沒有了。」

她在他的愛撫之下，喘息了：「我把燈先關了，好嗎？」

「好的。」

她伸手過去，一拉，這房間驟然黑暗了，只有床前的月色，從窗外透進來的月光。

· · ·

伍特到船塢中找阿拉大神號，但它已修理完畢，出塢了。伍特便到下游河口去，只見阿拉大神號停在岸邊不遠處的浮泡上，旁邊停着一輛小汽艇，油漆匠在油船。伍特高聲叫喚，阿里達克鑽出甲板來揮手招呼。伍特跳下水，游泳過去，阿里達克投下一條纜索，伍特拉纜索，阿里達克用力拖過去，一會兒，伍特已到了甲板上。

阿里達克緊緊的擁抱着伍特，像是分別了五年，而不是分別了五天似的。其他水手們也都笑着，大家拍着手，不斷的說着感謝阿拉大神的恩典。

伍特和阿里達克進入艙內，喝着阿里達克特製的「葡萄汁」。

「修理工作如何，滿意麼？」伍特問道。一面看着艙內，發覺已看不到風浪摧毀的痕迹。

「很好，」阿里達克道：「一切都修理好了，阿拉大神號又像海豚似的，可以乘風破浪而去了。船塢老板雖然像盜賊似的貪心，但卻努力工作，值得付錢給他的。」

「好極了！」伍特道。

從船艙的圓洞中，伍特可以看到新丹雅號遊艇停在五百碼外。眞是一艘好船，鬆白色，甲板光亮，柚木的艙房和上蓋，銅器在太陽光下閃亮着，一百二十五呎長，它可以裝載以噸計的大量供應品在海上作長距離行駛的。它的貨艙是伍特最感到興趣的，因爲那十二枚地對地的核子彈頭飛彈，很可能就存放在裏面。並且，很可能就是在地中海啓航之前就已經裝載上去的，否則，沿途在巴拿馬、馬尼拉和星洲等地，它都沒有機會上貨，在上述這些地方停泊時，只是補充燃料食品而已，一直都有人負責暗中監視它，一舉一動，逃不過特工耳目的。

除了裝載飛彈之外，屠樂對這艘遊艇還有甚麼使用之處？已否載上飛彈，還是疑問。

看着那艘遊艇，伍特問道：「你駛來這兒有多久了？」

「兩天，」阿里達克道：「那船塢的老板答應我三天之內修好的，我迫着他如期完成，便駛過來這裏。」

「你可看到新丹雅號載上甚麼特別的物品嗎？」伍特問。

「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沉重的箱子搬上去呢？……大約十二呎或十五呎長的。」

「沒有。」阿里達克說着，向遠處的那艘遊艇望了一眼，道：「我卻有點懷疑，船上的艙口，起重機，恐怕無法容納得這樣笨重巨大的貨物吧！」

伍特傾向於接受他的意見，又問道：「船上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活動麼？」

阿里達克撫摸嘴上的小鬍子，道：「每天都搬上去若干供應品……有時候是淡水……有時候是新鮮食物……」

阿里達克的情報和佛斯廸報告剛好相同，不過，也許是第六感在提醒他，他繼續道：「沒別的麼？」

阿里達克搖頭；然後，忽然醒悟似的，立即走到梯級下，高聲呼叫，哈山從短梯翻身而下。

阿里達克問道：「兩晚前，我們在這兒停泊的第一晚，新丹雅號有甚麼事情？」

哈山靠着扶梯道：「船長，正如我當時所報告的，在我擔任監視時，凌晨三時，一艘小火輪駛向新丹雅號，互相打燈光訊號，小水輪駛靠在新丹雅號船旁，搬上去一個大箱，只花了十分鐘，就是這樣。」

「這箱子有多大？」

哈山想了一想，道：「不會長過六呎，闊度只一半，不會超過三呎……會更少一點。」

這不是伍特所期待的答覆，追問道：「你看得清楚麼？」

「看得清楚，當時月色明亮，而且，我用望遠鏡探視的。」

阿里達克看看伍特，知道他沒有要問的問題了，便叫哈山退去，說道：「這是並不重要的事情。」

「我可並不這樣想，屠樂要在夜間把木箱搬上船去，分明就是不願意被人看到，」伍特道：「若非哈山奉命監視的話，還有甚麼人會看到呢？從這一點看來，這箱子應該是很重要的。」

「你估計箱子裏面載着的是甚麼呢？」

「我不知道，」伍特從船艙壁上的圓孔向外看出去，注視着新丹雅號，猜想了好一會，才回過頭來，面對阿里達克道：「新丹雅停泊在這兒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至今已是第九天了，爲什麼逗留時間這樣長呢？」他繼續緩慢地把心中的想法高聲說出來：「我並不以爲屠樂打算在這兒和什麼人會晤的：……這港口太繁忙、太公開了，所以……假如他要和共黨代表會晤的話，將會選僻靜的地方，但也是中共勢力控制範圍以外的地方，我的估計是：屠樂在等候交易日子的決定。」

阿里達克很感到懷疑，道：「爲什麼不預先把日子安排好呢？這才是合乎常理的辦法呀。」

伍特搖頭，續說下去：「屠樂要把他的……嗯，貨物……從某處地方搬來……究竟是什麼地方，距離有多遠，我都不知道，怎樣運來呢？：……飛機？海進？車輛？……他也許無法確定那一天可以運到目的地。更有，中共方面如何付款，也是一個大問題。單是這一方面的安排，也很費時間呢！」

過了一會兒，阿里達克問道：「你的計劃怎樣？」

「現在我可不知道……遲一步再說吧。」伍特笑道：「明天晚上我要到新丹雅號船上去。」

阿里達克大表驚詫道：「你偷偷的上船去麼？在晚間從船舷攀上去，讓他們把你的咽喉割斷麼？」

伍特大笑，道：「不，我是被邀請，也是被僱用，在明天晚上登船，詳細的情形，不值得向你細說。」然後，他又問道：「我們船上的供應品如何？」

「我們已準備好了，隨時可以開駛的。」

「好的，」伍特便轉身向艙櫥，打開櫥門，取出一套工人裝來，一條闊皮帶，皮帶上一個大銅扣，一把匕首，都捲在一起。

然後，他又找出一個鐵箱，裏面裝滿了塑膠管，一小瓶黃色液體，一盒膠囊。膠囊大小不等，最大的只有二吋長，小的僅如指頭，裏面都是空的，是特製的膠囊；詳細的檢查一回之後，放回櫥內，鎖好。

這包衣服和匕首，都挾在臂下。

「雖然我並不願意再和你分手，」伍特對阿里達克說：「但我必須再到市區去，若是我留在船上便甚麼也不知道，對屠樂的計劃一點也打探不到甚麼消息來。」

「你上岸後，假如新丹雅會開船的話，怎樣呢？」

「我們既無法知道它駛到什麼地方去，你只有尾隨着它了，不要讓它發現你在尾隨着它。」

「但你呢？」

「我只有另想辦法了，我們最重要的一點是：不可失去了新丹雅號的踪跡。若是要找到我，上了船，才去追它的話，至少要花幾個鐘頭的時間，那時，我們就會找不到它了。即使找到它，也已經太遲了，屠樂已經交易完成了。」伍特說着，忽然想到了一個辦法，說：「等一會，你去和船塢聯絡，告訴他們，也許你會在急着要馬上開船時，留下一名水手在岸，那是你的姪兒……說他在醫院中吧，付一筆錢給他們，叫他們代你轉達電報，我到船塢去，便可以知道你追到什麼地方了，船塢方面不會追問你的證明文件吧？」

「不會的。」

「那麼，」伍特道：「我和你之間就有一個聯絡站了。」

「也許我們到了千里以外呢？……」

「不要擔心，」伍特安慰阿里達克道：「我會找到你的，至少，他們在明天晚上之前，不會開船，也許還要過幾天才開船，所以，我們可能留在船上和你一同去追踪它的。」

一艘小汽艇把伍特載回曼谷市區去，登岸時，把臂下的一捲衣服寄存在碼頭的一家水上運輸公司辦公室中，這家公司廿四小時不停辦公，小汽艇、舢舨，日夜租賃。

回到瑪姬屋內，天色已入黑了。

瑪姬見到他，很高興，臉上是歡樂的光輝，道：「你回來晚了，你到什麼地方去？我今天早上醒來，已經不見你了……」

「男人總會有事的……」伍德一句話就把她的問題都擋回去了，他走上扶梯，到三樓臥室中，穿上白襯衫和外衣，黑眼鏡和赤色假髮放在衣袋中，然後，回到二樓，對瑪姬道：「我有一些事，必須要去處理，等一會我到白象夜總會和你碰頭吧！」

瑪姬看着他離去，無法再忍了，問道：「有什麼事，值得這樣重要，非馬上去不可？」

「就是我昨天和你所說的事情，可能要我在幾天之後就離去的事情。」伍特道。

她起來，雙臂環繞着伍特的頸項，道：「不行，我們初見面時說過的話，現在，可不同了：……我們很要好……你在白象夜總會賺很多錢，你不要離去，用不着離去哪！」

伍特溫柔地擺脫了她的擁抱，道：「至少，我今晚不會離去。」

回到酒店中，伍特故意追問帳房，航空公司是否已找到他的行李——他在說謊。所餘已失去的行李。帳房告訴他，還沒有找到，這本來就是伍特意料中的答案，但伍特必須有這樣的詢問，否則，就不合乎人情常理了。

「噢……施美爾博士，有電話找過你，」帳房忽然記起來道：「也許是航空公司打來的，但不曾留下話來。」

伍特心中知道，打電話來的一定是佛斯廸，除了他之外，不會有別人了。他立即找出電話號碼來，叫帳房替他接通。

「佛廸嗎？我是施美爾博士。」

「我要見見你。」

【未完】

打開一看，那是十來幀裸體像，單人的、雙人的，各式各樣的姿態，最後幾幀的女人身上已給截掉，賸下那個男的赫然是我。不看猶可，我登時怒氣透心，虛火冒眼，這婊子眞夠陰險，蓄意來欺騙我，這時她在我眼裏已是一個魔鬼了。我厲聲的吼叫起來：

「不要臉的婊子，居然用卑劣手段行騙——」

「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何必大驚小怪？我不外想給你做個義務宣傳，使能晉圖並茂罷！」

她的態度愈溫和，我愈撞火，受侮辱而再聽到這般尖酸刻薄的冷嘲，十八羅漢也會生氣的。我怒氣沖沖的搬出所有最難堪的話罵她：

「……看不出你這個狐狸精，擺下這個迷魂陣來騙我，我要控告你！」

「控告？哈哈……！有誰會相信？我是大牌影星呀！世人對我只有相信、尊敬與奉承。如果一旦鬧起來，吃虧的還是你，說不定你以後外出的時候要穿盔甲呢！你不相信，可以翻開每一天的報紙看看，有多少文章爲我捧場，多少斯文人說我的好話！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有人給我寫起居注。怎比得你們這班準名流，要出風頭，天天央求報館幫忙。那怕是作揖請客，人家未必給你刊載；就算刊登了，也未必有人關心。我看，這件事還是冷靜處置吧！」

「不要臉！自以爲了不起，骨子裏卑鄙骯髒，什麼都是錢，錢，錢！笑的是錢，哭的是錢。爲了錢，做人家黑市夫人，去應召，去做妓女。——卑鄙！下流！呸！」

我這樣罵，她根本無動於衷，一點怒容也沒有，反而微笑點頭，鎮定地說：

「你說得對，說得好。不愧是聰明人，一下子就悟出了眞理。——但你要明白，這裏是一個文明世界，也是一個下流社會呀，不下流怎可站得住？而且越下流的就越覺得尊貴呢。人的思想是不能距離現實太遠的。現在誰不想弄錢？錢就是生命呀！你要，我要，大家都要。我不趁年少貌美的時候多弄點錢怎行，難道要我到人老珠黃了去站街邊？再說，你要不要錢？不要錢幹嗎要去炒業？」——她忽然轉了腔調：「我們做女人的確也太可憐了，社會上沒有地位，工作得不到保障，我們在男人心眼上只有愛和玩，從未得到絲毫的尊或敬。我們是男人的附屬品，要弄錢，只能利用這個可憐的原始本錢，所圖的不外是下半世的生活不受威脅。比不上你們男人那樣神通廣大，本領高强，你們弄錢的目的在求享受，玩女人，去欺凌人。」她自怨自艾過一番之後，忽而聲色俱厲，發作起來了，並且指向我：「像你一樣，你炒地皮可說已炒出名堂啦，炒出一個名流地位啦，但你可會想到，在你的炒炒拆拆的手段之下，多少商戶關門破產？多少家庭失所流離？多少人血淚迸飛？虧你還自鳴淸高，自命是善長仁翁，嘴說不脫仁義，屁放不離道德，說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捫心自問一下，你利用這些血淚錢，幹過幾次愛吾愛以及人之愛，或者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勾當？你還好意思罵我卑鄙、下流！你這種手段算作高尙嗎？你這種作風算是上流嗎？——」



這的確太豈有此理，使銅銀夾大聲，居然當面侮辱。我發火了，怒烟噴射了，拿起枱上的膠花瓶準備擲過去：「我和你拚了，我打——」

「打是不會解決問題的。」房門突然打開，兩名彪形大漢閃進來，邊行邊語：「說不定要鬧上差館哩！」

我被嚇窒了，花瓶自動滑落地上。這兩人雖然穿着西裝，扮成很斯文，但眼裏隱露出兇光。我的怒火被潑熄了，耳朵嗡嗡作響，頹然倒坐下來。

他們一個把守門口，一個走近來和我握手，挨我身邊坐下。說：「董事長先生！大家朋友，何必大動肝火呢？況且都有了社會地位，不怕人笑話嗎！錢是閒事，切勿爲錢傷了感情——。」

「鬼是你的朋友！」我厲聲對他說。

「我們是有幾次在名流宴會上見過的，也許董事長不認識我，我卻認識你。」

我根本沒把他的話聽進去，明知他們是蛇鼠一窩，串同敲詐，還有什麼話可說的！

可是，在被包圍脅迫之下，我可以充耳不聞，裝聾作啞嗎？有不發表意見的自由嗎？人家是懷希望而來，決無失望回去之理，伸出的手不會空收回的。他們早已安排好這付香餌來釣我這條大水魚呢，既已得手，又豈肯當面錯過？這時那個女的已不出聲了，全是兩名大漢出主意。他們向我說以利害，軟硬兼施，目的要使我就範。我亦暗地裏思量過一番，畢竟名譽要緊。這醜聞是萬不能宣揚的，否則我一切都要完蛋，虧當然是吃定了，問題卻在於吃大虧還是吃小虧。但我嘴裏還硬，對他們說：

「我沒有錢，要命卽管要！一個錢都不給！」

「不給就休想出去！」把門的這麼說。

「沒問題。」她懶洋洋的說。「你想做個街知巷聞的小人物還不容易。」

身旁那位做好做歹的說了：「大家不要意氣用事，給我一個面子好不好！」又轉頭對我說：「董事長！還是冷靜地談談吧，我們的用意你是知道的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大家你追我趕，我騙你詐，誰也感不到可恥。譬如你弄了人家的錢，我弄你的錢，說不定你將來還會弄我的錢，這就是所謂世道循環，在這個上流社會的上流人物，他們的錢還不是這樣滾來滾去？這是鈔票人人會滾，巧妙各不相同。你董事長年青有爲，前程無可限量，此次當作做點善事也不算太過吧？何況名譽要緊，醜聞一傳開就打擊太大了，起碼在生意上會打個折扣，這又何苦呢？聰明人絕不願意因小失大的，這是愚見，董事長認爲怎樣？」

「我沒有錢怎辦啫。」我說。

「笑話啦！你沒有錢，誰還敢說有錢呢！」

爲了三十萬元，我和他爭到面紅耳熱，經過長時間拉扯，卒至我要忍痛簽了一張十萬元支票才了事。

把門的立即拿支票去銀行過了戶，才帶回一包東西，交給我，說：「這才算銀貨兩訖。」

「訖他媽的爛臭貨！」我倖倖的駡。

那婊子站了起來要給我送行，把手伸出來想和我握，說：「再見吧，董事長！」

「見你個死人頭，狐狸精！」我邊駡邊走，瞅也不瞅她一眼。

「哈哈哈！狐狸精三個字的時價值十萬元——。」她在我背後還發出此冷冷笑聲。

二十四　驚鴻

受了這次慘重的教訓，我萬分懊惱，立即搬出這間外表高尙、裏面污糟的酒店，搬到少人來往的郊區去，藉此調擠一下心靈上的創痛。想不到發一個風流夢竟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錢，並不是小事呀！過去因缺乏錢才到處流浪，遭受白眼；而今因貪點小風流，險些人財兩空。多險惡的社會，多奸詐的人心！我不能不要重新估價一切了，特別對珠光寶氣的名女人！

這樣的痛定思痛，我後悔了。悔當日不聽蘭姨的勸導，早日成家立室，使精神有一定的寄托，約束一下放蕩無羈的浪漫行爲。她過去曾爲了我，介紹我認識過不少少女，在書院唸書的，工廠裏做工的。可惜我當時玩野了心，並不急求，而且又高不成，低不就。不是我嫌人就是人嫌我。總之一句話：我喜歡的女人不容易接近，易接近的又不是我所喜歡的。除非是玩，若說到結婚的對象，我是有我的觀感和態度的。

自自然然的我又想起玲玲來了，因爲她是第一個在我腦海裏塗上顏色的女子，而且過去是我意識中的偶像，一想到她，眼前就浮起她的笑容，耳邊響着她如小鈴叮噹的嬌聲。她現在該有廿多歲了，以她的容貌，老實說，打扮起來比那個臭貨明星還漂亮呢！我決定了，只有她才配做我的對象，只有我和她才登對兒，誰也委曲不了誰。除了她，我什麼女人都不要了，我要找着她，不管怎樣困難，只有見到她我才心息。那怕她已做了媽媽或是什麼！我已體驗過憑熱情激起的意志不會長久的，我要對愛情忠實，不能永久談戀愛。

我將我的心事告訴蘭姨，她非常表同情，並且特別放下她自己的工作爲我探查玲玲的行踪。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兩星期之後，得到的是一個沒有結論的結論，一個希望後的失望。玲玲自遭火災被徙居在一個荒嶺之後，因生活所迫，轉入一間工廠做女工，不幸她媽媽於去年病死了，孑然一身，又辭了工，搬往與姨母同住。

但她姨母家在何處呢？誰也不淸楚。

這樣的情報，反增加了我的憂慮。玲玲確太可憐了，她目前怎樣過活？她陷於憂愁中還是在生活的折磨之下？老天爺確也心狠了，在給她聰明美麗的同時，偏不給她幸福的生活？這時，我覺得無論在道義上，友誼上，我對玲玲不能漠視淡忘，而且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

人生是秘密的，愛情卻又是秘密中的秘密。從此以後，我對玲玲更加懷念了。無時無刻不惦記着她，冥思臆斷，感情猛烈得無法抑制。在她的形象裏製造許多幻夢，想起過去兩小無猜的情景，擠眉撇嘴的對語，她那雙春水般的眼，桃花樣的臉，那模樣越想越好受，越想越有味。見慣了濃妝艷抹，反覺得淡掃蛾眉的矜貴。玲玲從來是不搽脂蕩粉的，身上卻隱藏着一種迷人的氣息，經常唷透出少女的幽香。這種香，非蘭非麝，不只刺激神經，且會浸透靈魂的深處，只能意會，不可以覺觸，這種感染魔力，相信只有天上的天使才有，那麼玲玲就是天使了。我懷念的正是這位天使！

這時我心裏有了兩個不可動搖的信念：一個是無法見面的媽媽，她是我唯一的上帝；另一個就是天使玲玲了。

做人，最怕是缺乏宗旨，沒有一兩個偶像來維繫信念。我既存此希望，有此決心，胸懷也立即放開，心裏亦恢復光明起來。對過去的一切，當它死去算了，眼睛朝前看不是比後顧方便嗎？何況我的歷史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或懷念的，了不起是被人騙過一筆錢，心痛過一段時期，但這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只要多開動下腦筋，物業地價挺一挺，很容易就會撈回這筆損失了。並且因爲受了這次的教訓，我着實學乖了許多，起碼對於女色不容易迷惑。所以，心裏雖然受了刺傷，仍然充滿自信和希望！

幸好我的醜聞並未公開，我在社會上依然有起碼地位，只要不甘寂寞，到處還得到人家的奉承。不久，我又認識多一批地產界的大亨，其中有一位叫柳經理的，他給我的名片寫着柳厚緒三個大字，旁邊印上密密麻麻的銜頭，什麼董事長、經理、顧問、會長、主席等，可見來頭並不小。但對他的儀表很難使人發生興趣。他又胖又矮，走起路來像個大皮球，滿臉橫肉，恰似一個不懂藝術的人塑成的泥像，雖具五官，而配搭不勻，尤其當他向人表示好感的時候，咧開的嘴巴反像哭一樣。看這類型格，如果說他非斯文中人則似乎太過，起碼在陌生人面前他會裝成滿有修養的風雅人物；若說他爲人刻薄寡恩就不會怎樣錯了，因爲他擁有過千萬元的身價。

【未完】

到上流

馬森亮



陳寒波生前死後（三十八）

三郎

懷恨報復，推落火坑

數天之後，楊光池再次把姚宜瑛約在另一個旅館中見面。這一次的場面，與上次在楊子飯店見面時完全兩樣。他對她達不到發洩性慾的目的，便要實行狠狠的報復；別的事他沒有她的辦法，他可以用領導人的命令，工作的需要這種大帽子來壓她。因此，這次見面，他收拾起嬉皮笑臉的色狼面孔，換成一種冷冰冰的上司威儀；而且房子裏還有一個她來上海時相識的白燕在座，對她也是皮笑肉不笑的。所以，她踏入房間，便感到氣氛不尋常，大有「公事公辦」之勢。

她與這一男一女打過招呼，還是很熱情的依伴着白燕坐着，寒喧數語，便開門見山問楊光池：「楊同志！我的工作決定了吧？」

「工作是決定了，方式上卻有一點改變。因爲——」楊光池故裝面有難色說：「我接獲各方面的報告，尤其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內線情報，敵人現在正四處偵查你的下落。他們知道你是紅舞女，向每個社交場合與舞廳，搜尋唐雪梅的行踪。這方面，不但你不可以再出現，連白燕也受到影響，改變了工作方式。爲了你的工作安全，我決定將你以前的工作方式放棄，以後不再在舞廳及其他熱鬧的社交場所出現。」

「謝謝楊同志！」這眞是謝天謝地的好事。姚宜瑛聽說她可以不再去做出賣色相，送舊迎新的貨腰孃子，乃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不過，她對楊光池的慾求並未給予，這個特務頭子，在碰了她的釘子之後，難道眞能不記仇恨，反而將她提出火坑，安排她所喜歡的工作？她有點懷疑楊光池的好心，而且見到白燕的表情是幸災樂禍式的一絲冷冷底笑意，她發覺「感謝」得太早，又忙問：「那麼，我的工作方式怎樣改變呢？」

「你聽我分析你的工作環境與需要。」楊光池說：「我們有一個名叫榮斌的老同志，曾因被捕向國民黨特務機關自首了，現在他又表示後悔，剛與組織恢復關係。他現在是軍統這個特務組織內的專員，秘密地組織了一條內線；這條內線包括有軍統、中統、海員黨部、警察局、護工大隊等一些人員，可能獲得很多的珍貴情報。以後，你便負責與這個姓榮的同志聯絡，你的任務是運用一切方法，緊緊地掌握他，第一，使他不再投回反革命的道路，忠心的爲人民服務；第二，要他貢獻出大量的寶貴情報，這就是你的任務，你聽明白了吧？」

「……」姚宜瑛細心傾聽，一字一句均記在心頭，點點頭又問：「我怎樣接近他以達成任務？」

「領導上決定，你由明天起，便投進『楊貴妃』妓院，以妓女身份出現！」

以命令高壓，舞女變妓女

「什麼！你要我去做妓女？」姚宜瑛驚惶得跳了起來，血液循環加劇，整個人快要爆炸了。

「對！不是我要你去做妓女，是組織上根據客觀環境，與主觀需要向你下達的工作命令！」楊光池扳起面孔，斬釘截鐵的說：「因爲你目前的處境，只能採取這種方式出現。這叫做『出敵意表』，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上海搜查你的行踪，他們必然是注意那些歌壇舞榭，比較高級的交際娛樂場所，或中上層的其他場所，決不會料到你會隱身在妓院中。爲了避開敵人對你的注意，爲了確保你的工作安全，爲了有效地完成你與榮斌同志之間的情報傳遞任務，爲了可以向其他嫖客身上獲取更多的情報，經過組織週詳考慮，認爲沒有比這方式更好的方式了。所以才作出這個決定。」

「你……」姚宜瑛越聽越氣，越想越惱，面色紅一陣白一陣，氣得全身發抖，「你」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楊光池根本不理會她的反應，只是瞪了她一眼，又說：「以後榮斌同志便以嫖客姿態到楊貴妃妓院來找你，以熟客身份親近你，這樣可以加强你對他感情上的控制，工作上的掌握，你可以跟他進行假戀愛，但不能說出你的身世與其他任何秘密，否則，違犯工作紀律的後果，你是知道的。你從榮斌同志或其他嫖客身上獲得的情報，即打電話給白燕同志，她有一個間接的電話號碼留給你，隨時會以『妹妹淘』的姿態來找你；你的情報交給她，你有什麼問題，也由她解決。組織上決定你今後做妓女的化名是『紅牡丹』，明早我便派人陪送你去楊貴妃妓院。」

楊光池一口氣把應該交代的話都說過了，然後腰身一挺，表示無限權威望定着她，內心在說：哼！看你這個潔身自好，不肯向我脫衣賣賬的人，這次讓你嚐嚐老子的手段！但他口中卻說：「姚同志！你聽清了我的命令與任務賦予吧？明天便準備去楊貴妃妓院工作。」

「不！」姚宜瑛在既氣又恨中，也是在權勢的高壓下，她顯得有點驚惶失措說：「楊同志！我求求你，假如你是爲了我的安全，採取入妓院的方式，我寧願冒險去做別的工作，或仍然以舞女或交際花的姿態出現，我心甘情願在必要時被捕、入獄、殺頭。像你這樣强迫我去跳入『火坑』做妓女，這是要我的命，無異逼我去死！」

「這怎麼是逼你！」楊光池眉頭一皺，眼睛一瞪，大開教訓：「在我們黨的光榮歷史上，爲了革命工作而跳入你所謂『火坑』的人，你並不是第一個呀！我們從前有過不少女同志，出身好過你，且

曾是歐美留學生，奉到組織命令後，毫不遲疑投身妓院的也有過呀！再說歐戰時多少著名女間諜，她們爲了便利工作，出賣皮肉做妓女的，更大有人在。這些，你在訓練班時，應該聽到過吧？」

改名紅牡丹，投身娼妓院

楊光池見她激動得胸脯一起一伏，鼻子孔一張一動，這是氣怒與恐懼到了極點的血奔氣促表現。他內心一聲冷笑說：「你要明白，你的安全與否，不光是你一個人的事，是關係整個組織的事；爲了個人的高興與否，不顧組織的安全，這是紀律所不容許的。你要明白，你自獻身革命之日起，你的一切都是屬於組織的。」

一聽到「組織紀律」，她的氣怒完全化成了恐懼。氣怒消失，也即是抗拒消失；恐懼之心產生的是哀求，她的火眼也頓時變成了淚眼，忽然嗚咽哀鳴說：「讓我考慮一下可以嗎？」

她這種心理狀態是瞞不住楊光池這個特務頭子的眼睛觀察的。見她軟化了，馬上表示强硬要迫使她就範，面孔一扳說：「這是組織的命令，沒有考慮的餘地，我已去電向楊部長請示過了。」

她聽他提起楊帆，自然而然想起自己今日所遭受一切的苦難，都是楊帆這個魔頭給予她的。在新仇舊恨併發之下，她想「抗命」把這條命拚了。她手一揚說：「我不能過這種任由千萬人蹂躪的生活，我寧可……」但當她接觸到楊光池冷厲的眼光時，又軟下去，也說不下去了，只是淚流滿面。

「你寧可怎樣？你是不是寧可違抗命令，寧可死？」楊光池果然窺破她的心事，指手劃腳的說：「你不要以爲在這裏可以隨便，如果你不服從命令，我馬上可以處分你，而且隨時隨地都可以執行。你不要以爲寧可死，便可以解決問題，把我嚇倒，你死了的罪孽更深重，你可不要忘記了出發工作時，你們母女三人同具的聯保切結！現在你的母親和妹妹的生活剛剛才改善，也有了自由，如果你不能……」

「好啦，不要說啦！」她最怕聽這幾句話，一聽見提起母親妹妹，才知道自己死了不足惜，連累她們也要吃苦受罪。一想至此，不禁眼前一黑，全身無力撐持，伏在沙發背上啜泣。

「已經考慮淸楚，下定決心了吧？你到底是去，不去？」

「……」她好似沒有聽到，但驀地裏抬起頭來，把心一橫說：「既然不容考慮，你要怎樣就怎樣吧，我無話可說了。」

「姚同志！你用不着氣惱，更不必害怕。」楊光池見她就範了，又假猩猩地做出貓兒玩老鼠的言態，移身坐在她身邊，搬弄一套騙死人不賠命的「革命八股」來說：「你總要記得，爲了革命工作，爲了未來中國人民億萬代無窮無盡的幸福生活，我們這一代身負革命重責，要與敵人作出堅決鬭爭的同志，上刀山，下油鍋，犧牲生命也是應該的，何況只是要你犧牲肉體？你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應該將這種舊觀念徹底拋棄，動搖性改過來！在思想上，你不要以爲這是陪千萬人睡覺的可恥行爲，而是面對千萬人進行鬭爭的光榮任務；你要將所有向你拿錢買笑的嫖客，當作敵人去進行偵查工作，從一般的嫖客中，發掘你的工作對象，將來你要成爲千萬革命女幹部向你看齊的模範。而且妓院生活，也不過是你已經有過的那種性生活經驗再加多一點而已，有道是『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也是穢。』這有什麼值得可怕的？至於那種複雜的生活，久了也就習慣了；熱烘烘的迎送，久了也就平淡了。革命是要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

一兩黃金賣身，龜公先佔兩夜

楊光池把這一套說過後，見她仍是口服心不服的氣惱樣子，又搬出另一套來說：「姚同志！我還要告訴你，『楊貴妃』妓院中，現在便有我們的同志在裏面，所以，你進去以後，一言一動還是要對組織忠實，而且要小心謹慎，你進入妓院中以後的一切，裏面的同志固然會暗中照顧你的。」

姚宜瑛當然聽得懂他說這些話的眞正作用，「裏面的同志會暗中照顧你」，也就是說「裏面的同志會在暗中監視你」。總之，共特組織對她的掌握，一點也不會放鬆。乖乖的聽話去做妓女，去應付每一個嫖客，不要作其他不忠實於組織的妄想。

「好吧！我服從就是。」姚宜瑛「拚了一身剮」，爲着母親與妹妹的「自由幸福」，她決定犧牲自己，表示了決心去做一個人盡可夫的妓女。

「現在你回去準備一下，明天我派人來接你，送你到『楊貴妃』妓院去報到，行動要秘密，不可對任何人透露你今後的出處。」

姚宜瑛就在這種威嚇壓詐下，於第二天進入了「楊貴妃」妓院。她與其他妓女一樣，乃是將身子賣給妓院作搖錢樹的，說明的身價是黃金一兩，寫下賣身契，取了賣身錢，算是完成了跳火坑的手續，楊光池連她的賣身錢也吞吃了。以後她又成了「楊貴妃」妓院中的紅妓女「紅牡丹」。

以姚宜瑛的年青美麗，教養風度，一踏入「楊貴妃」妓院，便哄動了整個妓院，眞是鶴立「雞」羣。無奈她這隻「鶴」，也變成了眞正的「雞」！首先，妓院中的老闆，便對她的美色唾涎，先把她佔住了兩個夜上，要她陪宿作爲「訓練」，還教她許多逢迎應付。她只能强顏歡笑，背人流淚。

到第三個晚上，她便正式接客了。第一個嫖客是誰呢？竟然是把她推落火坑的楊光池！她把這一段傷心慘狀的非人生活，詳記在日記上面。

萬人意見

新界小巴士

左派司機設下陷阱 貪污情形有證有據

編輯先生：

由於小巴士經常鬧事，引起市民普遍關懷。在偶然的談論中，揭發出一些有關貪污的消息。本來貪污問題在香港市民心中，多數人心知肚明，在當局眼開眼閉下，已當着是一種習慣。但現在貪污，可能被利用到政治上，危害本港治安。身為本港市民，不得不向當局提醒。

本人有一親戚，自置一部小巴士行走新界多年，對於每月的收規，幾年來已習慣，當是繳納稅收。近來他和幾個交情好的同行（環境所迫，現已入左派工會）閒談時，聽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他傍敲側擊下，證明一個陰謀在進行中，左派利用市民對他們的罪行漸漸淡忘，當局防範鬆弛，乘警察在暴動後帶來一點聲譽，冲昏了頭腦，設下陷阱，指令多數行走新界左派小巴及新界的士照常每月派片（賄賂）。奇怪的是貪污者夠膽，派人照收。表面似乎左派買怕，其實他們在收集真憑實據，時機來臨，作為官逼民反的藉口，爭取市民同情。沙田坳九座車風潮時，他們曾開會檢討，認為是製造警方內部矛盾的開端。他們只派×××，其他××沒有派，所以遇到抄牌時，盡量製造麻煩，必要時爆出××又收錢又抄牌，使社會人士對××失去信心。

我曾經常注意新界各處交通繁忙的地點如荃灣、青山德士古道交界處，當車輛來往最忙時，九座車橫行不法的停在馬路中心等客，阻塞大量車輛行駛，但所有××車經過，視若無睹，甚至指揮亭上的也不理，偶有××車經過，他們才開車。聽說就算抄牌，在告票經過×××時，也可取消。

據說派片的左派司機每月將詳細情形呈報上去，編入檔案，現已存有影片、照片、錄音帶等物證，人證有鬼頭仔的詳細履歷及地址，細微到連當時天氣也有紀錄。最令人驚奇的是××分贓情形，他們也瞭如指掌。新界×××分荃灣、元朗、大埔三區，只要是調到這三區駐守的，皆有機會輪做一期（三個月）管事（即收規人），每月每區派出三個管事，新派之人，收通天（即全新界），一架行走青山道由元朗至九龍車輛，每月僅派新界×××就是兩區七份，每個新界交通××每月可分三百元上下，××五百元至六百元，××八百元以上，××及××三千至四千元！××××所得，是看其人對外面情形瞭解多少而定。至於管事每期可凈剩二萬元以上的數目。

我曾懷疑的去請示一位在××服務達二十年的朋友，他淡然的說：在笑貧不笑娼的香港，此種情形，不值得大驚小怪。他更加重語氣說：暴動後增加了××的聲譽，也鼓勵××集體貪污的信心，××××同流合汚，令到很多投訴都在證據不足下，不了了之。貪污如此廣泛，就算有了充份人證、物證，相信為了面子問題，也不願揭發。

懷着沈重心情，和幾個有責任感的朋友商量後，為怕今後生活受影响，沒有膽量直接向當局揭發，但責任心促使我借貴刊向當局提示，以防被人乘機博亂。我們只能盡到這點責任，希望當局不要斤斤計較一些人證、物證等不關痛癢的官樣文章，因為如此以廣泛而公開的貪污，可能使到香港今後的治安成問題，應切實調查，不要忘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時悔之晚矣！

新界靜茲上

讀者贊成聯蘇打毛 卻主張國府不反攻

萬人傑、張贛萍先生：

筆者對於「萬人雜誌」第九十五期每週評論，提出若干意見，望讀者賜予批評，共同研究為幸。

關於聯合蘇聯人民反對毛澤東這個强姦民意的紅朝，原則上筆者同意此項做法，但實行起來會不會變成下列情形，請者研究并希賜教：

⑴凡與蘇聯及一切共產黨人所成立的所謂「協議」，均難望其遵守實行的。因為他們的政治信念，當協議有利於他們時，當然遵守該協議，但當情形轉變時，他們就會一腳踢開所謂「協議」，此係共產黨人的作風，而且是永恒不變的。⑵然則面臨中蘇共的生死鬬爭中，我們是否隔岸觀火，漠然不動？抑或利用其籠裏鷄鬬爭，互相拼殺，而乘機有所舉動？筆者以為應介入戰爭寄站在蘇聯一邊。先謀打倒毛澤東。

到此階段其結果如何呢？筆者作以下的分析：誠然，與共產黨人合作是不會有好處的，但在此形勢下，兩害相衡取其輕，與蘇聯合作，無論如何比奴役於毛政權輕鬆不少。在今日的莫斯科人民，已能提出要求，如「提高生活水平」「給人民多些自由」等等。蘇聯人民食得飽、穿得煖，諒亦無大問題，比之毛政權治下「有得做有得食」「兩人穿一條褲子」好得多了。

讀者會問「有得做、有得食、有

衣服穿」，就算了事嗎？不然，世界日日變化，目前只好坐以待變。如何變呢？目前共產集團不斷分裂，甚至互相火拼，試觀南斯拉夫、及東歐附庸國，無不傾向西方自由政治。在不久的將來，蘇聯控制下的集團勢必瓦解。同時蘇聯本身的人民，亦將會紛紛倒戈，粉碎獨裁政權。從上述一切看來，不免屬於消極的坐以待變，讀者會問，何不取積極的行動，由國民政府指揮訓練有素的義師，將寡頭獨裁政權犂庭掃穴，高豎自由民主之旗，豈不直捷爽快！筆者以為此舉不可行。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蘇聯早已豢養一班與蘇聯合作的中國共產黨人，必要時紛紛出籠以對抗外來勢力的侵入，如國府義師揮戈渡江，實行解放偉業，則會使到中國人互相廝殺，悲慘結果，不堪想像，以上所陳是否有望，讀者有以教之。

官塘一讀者

六九年九月十二日

（**編者按**：這封讀者意見書，其後半段，不但前後矛盾，也可能不為眾多讀者所同意。本欄既是「萬人意見」，這位讀者又是本刊的「死黨」，故予披露。先將我們的看法說出來：

㈠與共產黨人簽訂任何條約協議，不可信靠，這是世人公認的事實。最好的形容是前任美總統杜魯門，他說：「與共產黨人簽約，其價值不及這張簽約的紙。」

㈡聯俄打毛，只是權宜之計。國府真要走這條「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外交軍事聯盟路線，亦必有防範「前門打虎，後門入狼」的辦法。

㈢我們不同意因為怕「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便不贊成國軍反攻大陸。因為共產黨人無國家民族觀念，他們不是中國人。這與前年搞暴動的港共，他們不是以香港的利益為利益的香港人，是同樣的道理。）

比年居於幽谷，意寂如禪，過者無多，書以為友，宵來讀后山集，深感哀樂中年，知音寥落，茫茫身世，渺渺予懷，俯仰乾坤，悠悠天地，更不知涕淚何從也。今歲國慶，遙望王師，未悉何日得把河山收復，因倚虞美人一闋，藉寄所慨，「萬人意見」欄想亦需此。若不嫌打翻鉛字架，則刊出就正於讀友諸君之前便是。

萬人傑、張贛萍兩先生均此

封雪梅（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雙十國慶有望台灣執政諸公

封雪梅

虞美人（同文）

遲遲舉事何荒怠，坐悞時無再。去朝來暮老邊隅，待寬到來人自守空株。

壺携日待民懸解，亟亟除魔害，統軍須快渡江長，力合路開先士有鞭揚。

（同讀）

揚鞭有士先開路，合力長江渡，快須軍統害魔除，亟亟解懸民待日携壺。

株空守自人來到，寬待隅邊老，暮來朝去再無時，悞坐怠荒何事舉遲遲。

在大陸受盡折磨 念亡兒竟成永訣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閣下大名鼎鼎，仰慕已久。頃閱大作「黑暗乎？光明乎？」對無知左仔，是當頭棒喝，值得稱揚。

在文中藉知閣下子女在美就讀數理，將來復國建設，定必大有貢獻，可喜可賀。同時，閣下為子女教育，付出偌大的血汗錢，也堪稱為模範父親了。

不過，我由此也引起了一番傷感，使我想起我的三哥，今年五月間，他在美國因朋友汽車失事，他坐在他的車上，竟告身亡，他是黃金時代的青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唸工程學系，母親接信後，昏去凡幾個鐘頭，大哥亦極感難過。

我的三兄受毛共毒害甚深，而我卻是他一個不義的弟弟，在前年五月暴動期間，我曾向社會及我的家人作出過莫名其妙的罪行，我自己覺得值得槍斃。

我精神時時不正常，在青山精神病院療治期間，三哥和母親時時冒着烈日，拿水菓食物去探望我。最後一次他在探望我後，我仍未出院，他已到美國去了，那是六年前的事，想不到一別竟成永訣。

五月暴動時，他寫信叫我不要在大陸公司買東西，又叫大兄開車要避免為暴徒所乘。

他在大陸時曾受盡一切折磨，土改時曾被民兵捉去施以毒刑，那時他才九歲。

萬先生，希望您的子女學業有成，更希望他們能秉承您的反共精神，為國家民族建功立業，是所至盼！

萬人之一上

人手不夠 週年聚餐 有心無力

萬老細、張老編兩位先生：

本人久為「萬人雜誌」擁躉，長期讀者，昨偶與數位知己好友茶敍，談及今年「萬人雜誌」週年紀念聚餐事，僉認為值茲左仔走頭無路之際，正好趁時擴大熱烈慶祝，俾使廣大讀者得藉此機會見面認識，握手言歡，增加情感。即在萬人雜誌立場而言，亦可藉此以奠下更深遠的光明前途。本人等願以至誠擁戴，誓為「萬人雜誌」後盾。備好薄禮與席金，隨時奉上。

楊健安手上

去年本刊一週年紀念，幸得馬森堯君擔起大旗；今年他已作了美國移民。老萬、老張俱是忙人，人手不夠，誠恐辦理未週，為此躊躇難決，如果決定辦，下期宣佈辦法。解決不了人手問題就辦不成了。

（編者）

對國府褒貶讀者作平議

望團結一致共赴時艱

萬人傑先生：

拜讀貴刊八十五、八十七、九十八三期「萬人意見」幾位讀友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提的褒貶偉論，讀後特別提出個人的見解。

吾人今天避地他鄉，含羞忍辱，抱愧依人，轉瞬渡過二十個年頭。瞻望義師，年復一年，積累滿腹苦衷，無從發泄，偶爾發發牢騷，自亦難怪。而且個人亦有同感。

惟是轉念我們的英明領袖，年逾八秩，依然爲國宣勞，他的苦衷，當比吾人更甚。若非昔日强鄰欺侮，焉有今天之苦？

又回憶在大陸淪落之前，設使每一個官員，每一個國民，都能以抗日的精神，共同反共，國家亦不會淪爲今日。追究根源，當然國府宣傳能力低，而致全體國民警覺不高，甚至有不少人中了共匪的毒，這都是事實。不過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吾人今日惟有以孤臣孽子之心，臥薪嚐膽之志，衷心擁護國民政府，以期早日收復江山，如有卓見，大可函寄中樞，條陳利弊，總統自可酌情接納；如用公開指責，徒增匪徒的藉口，作斷章取義的宣傳，影响人心，淆亂視聽，能不引致親痛仇快？

談到敵我宣傳對此，無可否認，共匪宣傳工作，不祗比國府優，可稱爲「世界第一」。在其統治區域，拑制同胞之口，好話講盡，而且無稽亂講，從無兌現。更而朝令夕改，此種荒謬宣傳，有何效果呢？徒然使人憎恨，令人反感。再從香港匪僞組織言，把毛匪打扮如神，敲鑼打鼓，唸毛咒，貼標語，今天放炸彈，明天又說「團結同胞」，這樣騙人伎倆，下流無恥，除一些頭腦簡單的蠢才，及喪盡良心的奸商外，試問誰人會被他「團結」呢？

從最近大陸逃亡抵港的青年口述，今天困守匪區的同胞，無論老少，均存心反抗，一有機會，便相率逃亡。一個離開事實的殘暴政權，嘴巴講得天花龍鳳，亦無所益，仍是以事實求是爲好，虛僞宣傳，徒增同胞的討厭。

在港唯一的一份報紙，的確缺點太多，除匪情內幕，時事報導及千字文有一定的優點外，其他確無可取，一些篇幅，用來談情說愛，文藝版竟有一次登出某君所謂「不買大陸貨會餓死大陸同胞」，這位文學先生不知是否老胡塗，講出這樣的廢話！但堅決反共的文章，不是改得不倫不類，失去作者原意；就是索性打回轉頭，拒絕刊登。但是些小事情，祗一部份不堪稱職之人，不能把責任推到國府的失責，願國府對那些失職低能的人，以大刀濶斧方式，加以調整。

再談到中華民國的台灣省，建設的成就，民生的安定，人所共知，固不用作什麼宣傳。軍事的成就，必須保密，亦非宣傳資料，其他如以誇大，離開事實的宣傳，反失人心，令人討厭。實際上，今天中華民國的半壁山河，無論在政治、軍事、教育及經濟建設，均突飛猛進，如非總統英明，羣僚努力，國民覺悟性的提高，焉能有此成就？

記得年前我自僑務委員會乘車返回延平北路旅中，的士司機對我說：「台灣腐敗，行政不如大陸。」我立時叱他荒謬，罵他爲共特。待下車時，我要抄他車牌，他微笑向我說：「先生，你的精忠，令人可敬！」隨着取出其駕駛執照，請我抄他的姓名及號碼。並說：「你若懷疑，可向××查我。」我將經過詢問陪團人員，據答復是：「祖國每個青年的責任，他們任勞任怨，工作情況，就不便詳說了。」由此可見祖國同胞，對國家所負如何的任務，可以想見。

據報載：澎湖一漁民，潛入深海中，把一根紅色珊瑚連根拔起，獻呈　總統祝壽。祖國同胞對　領袖的敬仰，可想而知。設使是大陸人民，則恨不得食毛澤東之肉，還會自動向他獻禮嗎？祖國政治光明，政府以德服人，而不在於嘴巴，完全在於事實。

國大代表，良莠不齊，亦屬事實。惟自八年抗戰，國土大片淪亡，光復後，第一次行憲，國民對行使民權常識未深，所選人才，未必盡如人意。政府依據五權憲法，還政於民，當無不接納之理。惟自共匪竊據大陸之日，當時任何人也不知毛匪的兇殘，達到今日的地步。而他們已毀家輸難，追隨國府，遷從台澈，此種忠貞之心，豈能一言加以泯滅？

二十年來，嘗辛茹苦，縱有一些差遲，站於　總統立場，也難處理，斷不能用毛匪之施行於高饒劉鄧之手段而對付之，領袖之苦衷，能不較諸吾人更甚嗎？

讀者一介平民，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惟是青春時節，深受三民主義的薰陶，祗知忠於國家，擁護領袖，爲了自由，爲了軫念同胞的痛苦，不避艱危，與匪鬪爭，任怨無辭，從不對國府發出怨懟，或發牢騷。匪僞滅亡，爲時不遠，吾有充份信心，必能反攻復土，拯救倒懸的同胞，總統英明，務當信任，願與諸君共勉之！

袁暘照敬上

雙十節和我們青年

五十八年前的今天，中國青年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擐甲負戈，冒險患難，終於推翻滿清政府，結束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

但五十八年後的今天，看吧！封建帝制又在中國大陸復辟。毛朝極權暴政把中國帶上了歷史上最黑暗、最

悲慘的年代，中國歷史上儘管有過很多個暴君，但沒有一個暴君及得上毛澤東這樣窮兇極惡，這樣滅絕人性。

自從毛朝竊據中國大陸以來，歷經了無休無止各個殘酷鎮壓運動，已經有千千萬萬的同胞被直接屠殺，又有千千萬萬的同胞間接被逼死。現在，七億同胞更掙扎於餓死的邊緣，籠罩於恐怖氣氛之下，陷入於完全絕望之中。

現在是國族命運存亡絕續之秋，決定此一命運者，全賴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如果我們畏怯自私苟且，如果逃避了這個時代的責任，那麼，我們將成爲歷史上的罪人，愧對先烈和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了。

兄弟們，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讓我們團結成爲鋼鐵的隊伍，踏着先烈的血跡効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堅決、徹底地把毛氏王朝埋葬掉！

林上　何建成
蔣成功　陳興華

希望在人間

——爲大陸淪亡二十周年作——

古鶴翔

「去年，我去發動一個名叫亞明的街坊，我去到他家裏時，就咁樣問：『喂，明哥，你去唔去參加國慶聚餐？』明哥說：『唔得閒。』咁樣，我就放棄，不繼續做思想工作。又有一次，我動員一個小商店老板亞王去參加街坊國慶聚餐。他左推右搪，猛話唔得閒，我又冇理啦。……」

上面這一段，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香港大公報第五版「喜迎二十周年國慶節」一文中的話，文中的大意是過去並不「細緻」地「發動」羣眾來「慶祝」，今年就「深入細緻的做思想工作」了。

看完這篇文章，我們不由得感覺到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恨，更十分可悲。我們笑，因爲左仔已自承到處碰壁，自承香港人如何討厭僞慶。我們恨，恨左仔至今依舊企圖欺騙、脅迫香港人參加其活動。所謂「發動羣眾」和「細緻的思想工作」也者，不外是威迫和利誘罷了！我們悲，因爲神洲淪陷，已足足二十周年！這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在邪惡的勢力下，已殘破、毀壞不堪！這二十年來，中國同胞不絕死亡，不能喘息，痛苦無極！

當然，中國大陸至今仍在痛苦中掙扎，在痛苦中呻吟，但是中國人並未絕望，因爲毛共政權已經到了總崩潰的前夕了！你且看：廣東、雲南、四川、以至山西和北平，到處都點起反毛反共的烽火！你且聽：中共電台已不敢高叫「毛主席萬壽無疆」，因爲中國人民不愛聽這肉麻的口號！中國人民已在組織起來，進行反抗了！在大陸，表面上學校雖已「復課」，事實上至今無書可讀！

在大陸，毛共雖然焚書坑儒，可是「地下印刷廠」卻蓬勃地興起，人民愛讀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及羅貫中施耐菴等被毛共抨擊的作品，人們不歡迎毛澤東的「著作」。（如果毛澤東的文字可以叫做「著作」的話。）

爲什麼人民討厭「毛著」？理由很簡單：人們希望獲得自由和幸福，人們不願永遠受苦和死亡！

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竟會在「建國二十周年」的時候，仍要求人民受苦和死亡的？只有毛澤東帝國！

最近福建省安溪地區已被反毛反共的武裝部隊控制了，這支反毛反共的武裝是由前中共安溪副縣長吳長華和黨委書記周天賜所領導的，有許多被下放的知識青年參加了這組織。這個反毛反共組織經常派出「懲兇隊」去刺殺毛共幹部。今年七月十五日，毛共派軍一營往剿，但中伏而逃，毛共傷亡三百餘人。今年八月九日，安溪官橋公社農民，湧進所謂「戰備儲糧」倉庫，將存糧搬運一空。

中國人民受苦已二十年，目前反毛反共的武裝已到處出現。不久以前，詩人藍海文先生希望沉悶的局面迅即改變，他這希望是中國人民共同的願望，我們深信，大變必將到來！

你且看：倘若毛共可以控制局勢，爲什麼至今不能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以正式的手續來罷免劉少奇？非不欲也，不得已也！——我們深信：大變必將到來！

毛澤東思想大減價　萬壽無疆尚有四天

萬人傑先生：

對　先生言論，五體投地。所引以爲憾者，未獲識荊耳。茲有一笑話，想必爲先生所樂聞，特錄上以供一笑。

某大「國貨公司」門前兩大張橫額紅布黑字，其一爲「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其二則「毛主席萬壽無疆」。近日賣平貨，乃於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之下用同等紅布，同等大黑字，大書特書「大減價」三個字；而在毛主席萬壽無疆之下，則云「尚有四天」。今晨報載毛澤東病重，豈眞尚有四天耶？

萬人雜誌長期讀者

鐵砂掌功能碎磚
顧汝章名重武林
何漢邦實無法貶低他

九月七號星期日，「天下日報」第一版刊出一篇特稿，由念佛山人撰寫，題為「從公道立場講句話：鐵砂掌實可碎磚」。

事由本港一份報紙登出一篇「我對顧汝章之觀感」而起。這篇文章是李劍琴的高足何漢邦君寄自美國，並附有李英昂著「百日速成鐵砂掌功」的照片，這圖片是三十年前顧汝章運用鐵砂掌功拍碎一疊磚。文章指出：顧汝章所站馬步、身形、出手，俱不合武學邏輯，只能拍碎像這喱般軟弱的磚給不懂武功的人看。

因此，顧汝章師父的門徒嚴尚武師父認為何漢邦君的文章蓄意詆譭顧汝章師父，筆者不敢武斷何君是否以此種手段聞達武林，僅就本身見聞，寫出鐵砂掌能碎磚的實事，及白鶴派當年與顧汝章的一段往事。山東馬良將軍的舊部馬如賓師父，原名馬玉璞（？），和現任的白鶴派掌門人鄺本夫師父。

在廣州唸書時，筆者有穆姓同學，是回教徒，穆君未來港前，曾在廣州光塔寺跟馬如賓老師學查拳，穆君現在本港跟回教拳師馬家林學技，因馬如賓曾當過白崇禧將軍的衛士，所以五年前馬老師在廣州被共產黨以潛服國特罪名秘密處死，死時已八十歲。

筆者在穗唸書時，好學拳腳，所以認識不少武術界中人。一天晚上，筆者跟隨穆君到光塔寺，他用回教話跟守門大叔說了幾句，才准進去。

我倆走到院子裏，看見已圍了一堆人，據說全是回教徒，中間站着一位老者，約七十歲，頭戴禮拜帽，上摔交用的露肩衣，下穿唐裝褲，腳穿露腳背的布鞋，身高六尺過外，嘴下長着一撮銀白色的鬚子，神采飛揚，說話是山東口音的生硬粵語，院子裏有十多塊大理石、花崗石和麻石，給人坐着乘涼的。馬老師腳踏四平大馬，對着用磚塊承起的麻石，約四尺長，一尺寬，左掌由肩向右推去，身形成七十五度角，右手突然拍下，大石應聲而斷。他只笑笑，叫人把十塊磚頭每隔四尺一塊豎起，他站在磚上，一提氣，向前疾走，走到最後一塊磚時，突然踢起二腳，在空中猛然作一百八十度轉身，走回第一塊磚上，十塊磚一塊也沒倒下，全場掌聲不絕。以一個七十老人，內勁之大，跳躍靈活，落腳準確，怎不叫人佩服！

表演完，「廣東省國術會評判長」黃少俠的一個姓畢的徒弟問他：「馬師父，你一生所識的名手，最好那幾個呢？」馬如賓曰：「功夫家家好，看你精不精。以我本人看，馬良、楊殿雄、黃子平、孫玉峰、顧汝章：等；廣東的譚三也不錯，但我不認識他。馬良名鎮北武林，楊殿雄是我的師父，黃子平名上是我師兄，但功夫多數是他教我。顧汝章的功夫我看過，但並沒有像人們說他能一拳在東教場打碎癲馬內臟那麼厲害，不過他的鐵砂掌功不在我之下。」

「你沒見過譚三，怎知譚三功夫好呢？」姓畢的問。

「譚三的功夫是顧汝章告訴我的，我知顧汝章不會亂捧人的。」馬如賓說。

我因不是回教徒，不能拜馬老師門下，那穆姓的同學只學到五路查拳，馬老師便死了。我深信這位齊魯英雄不會亂捧顧汝章的。

筆者在港認識不少白鶴派的人，前年逝世的吳肇鍾師父，以及李劍琴師父、鄺本夫師父、陳資源師父、陳

達夫、李鵬飛、倪伕唐幾位亦常有見面。在白鶴派中，筆者最尊敬吳肇鍾和鄺本夫兩位，鄺師父雖然桃李滿門，但對門下弟子管教甚嚴，不喜弟子在外生事。有次他門下弟子四人，一姓張、姓劉、姓周、姓潘，在水塘山和別派搏擊，打勝回來，被鄺師父知道，把四人罵了一頓。並說：「看！你的衫破了，這裏要搽跌打酒了，這也算打勝？用心機吧，還未到家呢！」筆者當時正在鄺館打牌，此事親眼見的。

鄺師父每逢神誕，出獅，他都不參加，從不鳴鑼擂鼓，作爲一派掌門人能如此謙厚，確是少有。

有一次，他對我們說過一件年青時的事，他說在吳肇鍾師父處學了幾年拳，剛巧顧汝章在穗表演鐵砂掌類內功，本港報章亦有刊載，可能部分渲染過份，他和師兄李劍琴，初生之犢不畏虎，決定北上廣州，找顧汝章比武。在上廣州前一天，特在本港報章宣揚，當他倆抵達穗市，不知顧汝章有意避開，還是剛巧有事出外，他倆找不到，於是留下地址，說明來意而去。當他倆返到旅館不久，顧汝章已派人送了張便條給他們，便條上寫明請他舘到北園吃晚飯。李劍琴見便條上只寫請吃飯，沒提比武，對來人說：我們是來比武，並非討飯吃。打發了來人，他倆亦跟着返港，後來顧汝章有沒有找他倆便不知了。

平心而論，三十年代能在廣東稱雄的武學名家，以廣東人論，有林耀桂、譚三、吳肇鍾、林世榮、陳耀墀、鄧芳……等數十位；而顧汝章和孫玉峰，以外省武術界人而能揚名於港粤，歷久不衰，更得到廣東武林人尊重，若眞如何漢邦君所說，顧汝章師父只能拍碎像這啞般軟弱的磚作僞欺人，怎能在粤省和香港武林立足呢？

（上官靈龍）

「萬人雜誌」雖然使他勞神傷財 他仍然要擁護到底

萬人傑、張贛萍兩位先生：

你們「萬人雜誌」自誕生以來，累得我破財不少，勞神太多。不過，他給我的裨益，實際也很多。最低限度，除了給我文化知識，且告訴我認識什麼人是第三勢力；什麼人是左右逢源；什麼人是形右實左；什麼人是共黨騎牆；什麼人是職業學生；什麼人是流毒作家……故此，我曾因他破的財、勞的神，在所不計，無半點怨聲；相反的，共匪破我家、沒我產、掠我財、奪我七億同胞自由，殺我伯父與哥哥，迫我離親父、捨手足、別家園，我在饑饉的十二年前初秋一夜，越險嶺、過怒海、冒鎗林彈雨，偷過匪軍防逃線，安然來到大陸思爛腦、想斷腸，甚至經十數次逃亡不成功的人，稱爲天堂的香港，可是現在有家返不得，有國不能歸，香江作客，血海深仇，時刻使我怒火衝冠，恨不得清算共匪的賬，吃毛賊的皮肉。

「萬人雜誌」最近又有罵戰的有趣文章，陳寒波生前死後，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及萬老闆的新聞以外：諸多猛文惡稿，逼得我欲罷不能，不買不得。本來我終日工作，疲勞已甚，照理是「盲妹嫁丈夫」無眼睇，可是他的文章，篇篇合我思想，我平生最喜讀抗日與抗共回憶錄，試問如何能不關買關閱？我很想學港共的阿Q精神，向萬老闆、張老編抗議，抗議你們不擇手段，使出圖文並茂的各式各樣絕招，引誘我、威迫我買你的雜誌。唉！老天呀，可是我變了欲抗無能，後來諗清一層：雖然他破我的財、勞我神，但他也給我不少裨益，不是等於一場球賽，一比一打和嗎？盲學港共阿Q作風究竟不中用，由此改變初衷，祗好立定主意，繼續給他勞神傷財。鬼叫你鍾意看人家的「萬人雜誌」咩？

順候「萬人雜誌」諸作者先生長健！

棄左敬上



「嘻嘻，他們上當了！」

珠海之光

發行者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至86號章記大厦十六樓一五○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二四二三六七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每冊定價港幣三元正

函購附郵票三元寄九龍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陸奎生診所即由郵局寄上

-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 脫離壞的生活圈
- 爭取好的生活圈
-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 先從天年說起
- 神經系的保健
- 充分休息睡眠
- 運動鍛鍊體格
- 切莫誤解營養
- 咳嗽不是小毛病
- 哮喘愼用痲黃
- 根治哮喘三步曲
- 哮喘不難根治
- 胃病切忌遷延
- 胃弱與體弱
-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 胃是情緒的反映
- 胃酸與胃痛
- 胃酸過多貽害大
-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 暴食釀成胃擴張
-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 胃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 論樂蒂長眠
- 論聖誕狂歡
-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 杜月笙中氣衰弱
- 杜月笙死於骨癆
-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 補品與補藥食補與藥補
- 虛不受補怎麼辦
- 疲勞與疾病
- 體弱回春之路
- 體虛的人特別怕冷
-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 酒能禦寒嗎
- 鼻塞噴嚏與流涕
- 膏滋藥補全身
- 用腦健腦和補腦
- 睡眠和失眠
- 心臟衰弱與强壯
-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 神經衰弱與頭暈
- 精神疲勞與頭痛
- 讀書與神經衰弱
- 黑眼圈與陰虛
- 戀愛婚姻與健康
- 十月懷胎三月吐
- 討厭的口臭
- 口臭根除法
- 論除舊更新
- 健康就是財富
- 新年談飲食
- 肥胖病減肥
- 高血壓與中風
- 夢的科學觀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胃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歷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穎，向以速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本書敘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種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皮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的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動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才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敘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01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〇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十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談香港的三大危機

在四面八方的讀者鼓勵之下，「萬人雜誌」週刊今日已能穩步越過了創刊以來第一百期，今天，是第一百零一期開始了。我們覺得可以告慰於廣大讀者的就是：「萬人雜誌」的獨立地位和自由作風，完全經得起實際考驗，絕對不受任何政治色彩或經濟利害所左右。大家知道，本刊是兩年前香港一個左派造反的社會背景下毅然創立的，我們一直以自己的力量，站在中國文化的第一線，對共產黨奮筆作戰。直到現在，共產黨的造反人物已經風流雲散，甚至他們那個大抓革命的紅太陽，亦已日薄西山；回顧整個自由社會，亦差不多還是一樣的老大帝國及神權世界；我們則始終憑着一副硬骨頭和湧現的「死黨讀者」，一週接一週的埋頭苦幹，自得至樂。

一百期以來，人們認爲「萬人雜誌」在轟擊暴力及反對「家天下」之政治歪風這方面所表現的性格已經定了型。最重要的是，本刊如此「不識時務」，亦竟然能夠有今日的發展，正足說明了公道自在人心，使我們這個週刊得在事實上成爲一個普遍的需要。在這情形下，我們發現了兩個眞理：一、毛澤東思想決非戰無不勝，它至少已被海內外的萬人讀者所擊敗。二、在這動亂時代中，左滾右混的投機主義最最可恥，唯有堅苦自持以對公眾負責的文化鬬士，才可以受到客觀的歡迎。

現在，香港局面已基本安定，並浮現出令人滿意的一片繁榮。當前「鬬港英」的黑獄英雄亦已恢復自由了。可是，在政治觀點說來，左派的反帝鬬爭只是方式不同，他們正以「發動羣眾」去代替其暴力，其欲逐步控制香港社會生活的目的，並未改變。摩工問題、小販問題、甚至知識青年的出路問題，在左派陰謀中，仍屬香港的三大危機。

左派份子利用當局執行公共小型巴士管理條例的嚴厲，一面大量吸收會員；一面煽風點火，製造糾紛。目前公共小型巴士司機被吸收爲摩總會員的，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因違反新條例規定被干涉、抄牌，因而與警方人員引起衝突，且把小事鬧大，情勢險惡，這顯然是左派利用這批司機的不滿心情，盡其所能，製造事件，誰都不能否認這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小販也是左派盡力爭取的對象。正如公共小型巴士一樣，因違例遭受干涉，自會引起對治安當局不滿，甚而痛恨。這仇恨心會將理智埋沒，因此，小販被左派煽動者吸收，非常容易。

據報載：左派保險公司，爲配合爭取小販政策，舉辦了小販保險，除火險外，貨物爲警察或販管隊毀壞，也可獲得賠償。但每一個單位，最多只能投保五千元。這種手法，一方面是製造仇恨；一方面是爭取羣眾。

公共車輛司機與小販，都是最易與治安當局發生正面衝突的，左派盡力爭取這兩種人，目的昭然若揭，掌握着他們，隨時可作爲捲土重來的本錢。因此，表面上看，左派分子五月暴動潮中慘敗後，已無能爲力，實際上死心不息，且記取了前年的教訓，盡力在爭取羣眾上做工夫。在中上層社會他們無所施其技；中下層社會，這種活動倒能引起一定的效果。因此，香港當局爲防止五月風暴的重演，必須有效對付，對公共交通的司機及小販的政策，實有重新商榷必要；否則香港隱憂，仍然長期存在。

至於知識青年出路問題，有識之士都看出遠景嚴重，爲了在香港社會中找不到出路，造成兩個效果：其一是人才外流，受到香港納稅人資助，在津貼、補助甚至官立學校中畢業的青年，一批一批到外國深造，學成卻不回來，不說浪費了香港納稅人的金錢，也使香港的優秀青年流出港外去，這是香港一大損失。其二，青年找不到出路，很容易走向歧途。無可否認的事實，香港的問題青年愈來愈多，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出路。

這些所謂「苦悶青年」，很易受到懷有邪惡目的的人所利用。最近，在一些大專院校裏，也常發生「造反」事件，自然也是一些苦悶青年受到幕後人利用的結果。目前雖然攪不起什麼風潮，但也不能否認這是香港危機之一。不幸香港當局對上述三點，都還沒有完善的處理方法。

這些問題，「萬人雜誌」已再三提出；政府的政策卻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以這次珠海事件言，如當局肯稍注意本刊提供，自可消弭於事前；而事後處理又顯得畏縮。姑息足以養奸，攪事的人，自然不會罷手。

新聞以外



香港學生最乖，學運搞不起來
本地和尚洋和尚心勞日拙

專攬學運的共產黨，五月風暴中在官津學校也攪不起來；第三勢力小爬蟲要在私立學校攪風潮，注定失敗。雖有本地和尚明攪，洋和尚暗攪，但香港家長多數對子弟約束有方，攪來攪去都是那一小撮人，六根未淨的出家人，徒見其心勞日拙耳！

毛共宗教不並存

上期「萬人雜誌」特大號，附加八頁圖畫，都是二十年來毛共統治大陸的眞實情況。以「萬人雜誌」創辦還不夠兩年的短暫日子來說，匆遽間搜集得這樣豐富的資料，已算難得。

這八頁圖片中，第一頁就是「迫害宗教」，二十年來，不論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都受盡毛共迫害，無論什麼宗教，奉的什麼神，都是毛共的敵人。因爲毛共要毀掉所有的神，在人們心中建立起他們新的神，這神就是毛澤東，聖經就是毛語錄。毛澤東不能與天主、耶穌、佛祖、謨罕默德並存；毛語錄也不可以和新舊約、佛經及可蘭經同參，所以毛共要將所有宗教摧毀，企圖以毛澤東與毛語錄代替，成爲人民心目中唯一的神與唯一的聖經。

因此，宗教是毛共的死敵，有了宗教信仰，他們就無法在人民心中樹立起這個新偶像。

宗教人士何以也有親共？

毛共雖然敵視宗教，宗教卻未必敵視毛共。仍然有些宗教團體，明的、暗的或矇查查的，直接間接替毛共賣力，做他們的幫兇。這情形在大陸經常可見，因爲大陸在毛共控制下，宗教團體變了質。也許毛共份子滲入宗教團體，他們名義上雖然是宗教團體，實際已成政治團體，替毛共搖旗吶喊；替毛共控制宗教；替毛共在宗教中播放毒素等等。

但，在不受毛共控制的自由地區，大部份宗教團體都反共，他們的反共非常自然，且是處於被動地位。因爲毛共反宗教，他們不反共，只有任由毛共消滅他們。

可是，在香港，宗教並不清一色反共，甚至有些宗教人士還在替毛共做些宣傳工作，這是使人感到駭異的。毛共以宗教爲敵；而宗教以毛共爲友，這太令人費解了！難道眞是發揮了唾面自乾，給人批了右頰，再給他打左頰的精神？

眼裏有美金四大未空

其實，如果我們重溫一下陳誠「和尚不會做共諜，共諜可以做和尚」的名言，就不會覺得奇怪。

大陸宗教團體，有些成爲毛共幫兇，是因爲給毛共份子滲透；在香港毛共雖不可能對宗教施以政治壓力，但滲透一套仍可應用，且應用起來相當收效。因而，香港宗教人士有親共表現，也不能算是奇事，誰知道這些親共宗教人士的眞正身份，他們袈裟裏面的一件是不是「解放裝」呢？

何況，在香港作政治活動的，除了左、右之外；還有所謂「海外第三勢力」，這些人也大可以滲入宗教，擺出反共、反台姿態，表面上兩面反，實際上反左、反右卻有程度上的差別。

這種人的活動，藉宗教掩護，表面上很看難出來，他們還會做出一副被迫害的苦臉，博取人們同情；社會人士不明眞相，會說：「出家人不會攪事的。」如果是眞實的出家人當然不會攪，怕的是冒牌出家人，或者受了毛共人民幣，海外第三勢力美金的收買，他雖是出了家，也並未「四大皆空」，自然會和俗人一樣攪事。

本地和尚與洋和尚

不單只本地和尚如此，洋和尚也一樣，因爲香港由洋人統治，洋和尚力量大，那知道洋和尚對美金也有興趣，且可能興趣更大。

在這裏，我想說說本地和尚與洋和尚的故事，大家聽來，也許感到興趣。不過，當作故事聽聽好了，不必尋根究底，問老萬「有沒有這個人」、「這個人是誰」？老萬不會答復，各位儘可把它當天方夜談。

先說本地和尚，這和尚是鍍過金回來的，據說從金山回來時，行囊有不少善男信女的捐款，他拿回香港不是大做法事，而是要培養下一代人才。因此和尚投身教育界，實行向他的「偉大目標

」前進，爲百年樹人而努力。

他在一家津貼學校執教，對學生的關懷，好到無以復加，成績佳的，更另眼相看。

「黑鷹社」組織

凡是他認爲可以造就的學生，都拉攏他們加入一個叫「黑鷹社」的組織，這個社並不公開，目的是研究另一種學問，利用週末沒有課的餘暇，舉行集會。

雖然他再三吩咐過學生，集會中談的一切，不可對外宣洩，他們研討這種學問，暫時不可以公開；可是他們每次集會的內容，及和尚在會中的談話，都有詳細紀錄，送到學校當局。學校把這些紀錄積存起來，直到有一天，校監把和尚請到辦公室。

校監客氣的對他說，不希望他對學生們傳授課本以外的知識。和尚聽說，當堂面青，極力否認。校監拿出兩次紀錄，逐一對他宣讀，和尚才啞口無言。

校監最後表示，希望他自動辭職。和尚還口硬，不肯辭。校監說，你不辭，我們也決定要辭掉你的。和尚回去考慮之後，終於遞了辭呈。過了不久，他的教師資格也吊銷了。

兩個留學生

和尚作育人才的熱心，的確是難得，在他任教的學校中，有兩個特別標青的高材生，都被和尚看起，每次「黑鷹社」集會，他們都有參加，且學習態度非常積極，和尚對他們十分欣賞。他們會考畢業後，表示願意資助他們到外國升學。這兩個學生的家境都不大好，如果不是和尚一力擔承，他們肯定沒這力量，只有在本港找個事做。

但慷慨的和尚對他們拍拍胸膛，實行經濟支援，於是他們一個到美國，一個到了加拿大，一切費用，全由和尚負責。他們到了美、加後，經常跟和尚聯絡，和尚也供應無缺。他們在美、加，絕不用爲錢的問題擔心，可以全心全力，用功唸書。

現在，到美國去的，已唸博士學位；在加拿大的，則唸碩士學位，差不多都已完畢，大功告成。

可是他們不約而同的，突然中止跟和尚通訊，他們的近況和通訊地址和尚都不曉得。至此，他才發覺兩個學生「過橋抽板」，大罵他們反骨。

其實兩個學生早已看穿和尚的目的，可惜和尚不曉得他們的底子是藍色而不是紅色。

迭連碰壁退藏於密

和尚的倒霉，還不只這一次，當他由先生又變爲學生時，支持了一個曾在津貼學校裏做過他學生的同學競選學生會主席，因爲他有相當影响力，這曾經是他學生的同學居然當選，他以爲過去師生之誼，這位學生會主席多少會賣他的帳，受他指，殊不知他的底子，給這位主席看得清清楚楚，不但不賣帳，還跟他站在對立地位，氣到和尚「佛都有火」。可是人是你捧他出來的，罵也不成，只有暗自谷氣，佛的火唯有在肚子裏燒。

最近，荃灣有個佛教集會，每年這集會，和尚必然不放過機會去參加；今年不見了他的踪跡，原來這集會有台灣和尚代表參加，因此他識趣的不去了。

和尚曾經招搖過一個時期，但當他的底牌被人揭開後，活動已大爲減少，且已暫時消聲匿跡。不過，他的退藏於密，未必表示他不再活動，可能俟機再發；也可能居於幕後，另找出面的人。

老萬以爲，最聰明的辦法是「還俗」，蓄長頭髮，作嬉皮士裝，改向新潮青年羣活動。和尚，此時此地，太惹人注目了。

洋和尚與造反學生

至於洋和尚，可能不是存心搗蛋，而是矇查查之流。他在書院裏擔任教席，以爲以教授與洋和尚雙重身份，對校長一定具有相當影响力，於是對那五個造反派學生拍拍胸膛道：「包在我身上好了，我跟校長講情。」

校長可不能不顧全大局，不能因爲要賣帳給洋和尚，讓他們在校內繼續攪事，因而一口拒絕了。洋和尚面色無光，半帶「警告」的口吻說：「閣下不接納，他們會把事情攪大。第一步，請大專團體支援；第二步，招待記者；第三步，向港台教育當局投訴。」他以爲可以嚇窒校長，怎知校長堅持不肯，洋和尚竟不罷休，大力支持造反派學生。於是他們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次第實現，可是，造反還是沒成功。

爲了鼓勵學生攪事，洋和尚更把他的和尚寺借給學生們做大本營，發號施令，全部在和尚寺內攪。有人問起洋和尚，他卻詐傻扮懵，搖着腦袋說：「我完全不知道這回事！」

天主佛祖不信信瘟神？

本地和尚與洋和尚的宗教信仰雖然不同，卻有一個共通目標，把學校當權派鬪垮鬪臭！

爲什麼要鬪學校？這就是所謂「學運」。

爲什麼要鬪這家學校？據說因爲這家學校「與台灣有關」。

在香港、在台灣，政府當局不但沒有迫害宗教，宗教團體且往往得到方便和優待。老萬認爲，如果本地和尚及洋和尚要是眞正對他們信仰的神是虔誠的話，不該間接幫助毛共，把還有信仰自由的地方，攪到淪爲沒有信仰自由；否則，大家不能再信天主、不能再信佛祖，就唯有信毛澤東這個瘟神。

攪學運本來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在暴動期間，攪過幾間官津學校，都攪不起來；海外第三勢力的小爬蟲，自然比不上老大哥，希望在一家私立學校攪起巨大學潮，當然沒有可能。本地和尚已銷聲匿跡，如果洋和尚只是受人利用，希望上帝賜給他智慧和清醒的腦筋，若是還要再那麼矇查查做人，等到連天主都鬪垮，說不定這洋和尚也要送入勞改場，蹲在地上，跟那些修女一樣吃大灶，那時悔恨已晚！

萬人傑

二十年來毛共刮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待旦

毛共竊據大陸之前，其理論的確具有相當大的誘惑性，不僅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受其蒙蔽欺騙，連某些國府的中上級官員一樣受其蒙蔽欺騙。然而共產黨一系列的口號中，最能騙人的就是「消滅剝削」、「窮人翻身」、「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按勞取酬」這三句口號。自馬克思的「勞動剩餘價值」的理論出現後，人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工人、農民被剝削的事實，也就愈來愈不滿這樣的現狀。可是毛共二十年來的所作所為，卻給世人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提示，原來共產黨只是打着消滅剝削的幌子，事實上不僅取代了資本家和地主昔日的剝削地位，而且剝削程度和剝削手段比以前更加殘酷。從欺騙到勒索；從勒索到搶奪；從搶奪到榨取。把壯麗的祖國河山，弄成哀鴻遍野，餓殍滿地。藉此毛共竊國二十週年之際，讓我們給毛共算一算這筆剝削賬吧！

（一）欺騙時期

竊國初期，由於毛共的統治地位尚未穩固，不得不掛着一副媚笑的假面具，不敢赤裸裸地暴露其兇殘的強盜臉孔，所以採取委婉的欺騙手段，擺出梁山英雄刼富濟貧的臉孔，搶奪中產階級，並給予窮人多少恩惠。讓窮人感激共黨，甘願代共黨賣命。最具有典型性的運動就是農村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這場運動使農村百分之五的家庭遭殃，一貧如洗。可是貧窮的農民得到什麼呢？不外是幾件破舊衣服，二三十元人民幣。土改期間曾分享過「勝利果實」的貧僱農當中，現時也有不少人居於港澳和南洋各地，試問有誰分得過黃金白銀呢？黃金白銀珠寶統統撥歸「國庫」，貧僱農雖然代毛共打倒了「地富」，但真正獲得勝利果實的卻是毛共，貧僱農只不過分享了一些冷飯殘羹而已。

毛共收獲雖豐，但並未感到滿足。不久就掀起一個「抗美援朝獻金運動」，忠實厚道的中國農民，由於感激毛共土改時的「恩賜」，不僅把分得的現金及自己多年來的儲蓄獻出去，甚至獻出自己兒子的生命。這樣，毛共又盆滿鉢滿。

國府時期，農業稅約百分之十，由田主繳交，貧農所交的農業稅是非常少的，只因為他們自耕地少，而且可以瞞田瞞產。土改後，每人的田畝數目毛共都一清二楚，絕不能瞞。為了防止農民繼續瞞產，也就掀起一個繳交公糧運動，並製訂了農業稅的指標（手邊沒有資料，記憶所及，約佔畝產量百分之十五）。農民雖然分得土地，但實際收益並不大，必須把上等穀一擔一擔地挑去糧倉，繳交公糧。

與此同時，城市相應地搞「沒收官僚資本」的工作。沒收敵對政權官僚的財產，這是不值得非議的，抗日勝利後，國民政府也沒收敵偽財產。可是毛共並不是只沒收官僚資本，而是連許多正直商人都無辜遭殃了。數十年前，中國人的宗族、鄉親觀念非常重，國府的公務人員，很多人把自己多年的儲蓄，交給親戚入股做生意，有一些商店，所謂官僚資本佔不到十分之一股份，可是連其他十分之九的非官僚資本也給全部沒收了。

沒收官僚資本未之後，不久又來一個「反偷稅漏稅」，亂算賬、亂罰款。其罰款數字之高，竟然高過資本總額數倍。很多商人都要出賣住宅，變賣金飾以償還罰款，弄至商場一片哀鳴。

（二）勒索時期

五五年至五八年間，毛共的剝削手段也從欺騙發展到勒索，兇殘的臉孔開始暴露了。

在農村強迫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把分給農民的土地悉數收回。農民除了留下一小塊田地種雜糧之外，百分之九十的土地都要入社，收獲由合作社分配。這時毛共又推出「統購統銷」政策，不准農民和商人自由買賣糧食，訂出統購（強迫徵購）畝產量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餘糧指標，露出了一副勒索者的臉孔。收割之後，合作社必須先繳交公糧餘糧，然後再行分配。農民對自己的勞動成品，卻是無從過問了。

這時農民才開始叫苦，認為生活根本沒有改善。可是那時還有一個「社會主義美景」的畫餅，雖不能充饑，卻倒也好聽好看。希望現在苦一陣子，以後能有「按勞取酬」和「各取所需」美好的日子過。

同時，在城市卻實行「公私合營」，手工業改造。所謂公私合營，就是私人出錢，公家出領導。商人把企業所有的財產交出去。可是毛共出什麼來合股呢？出現金抑或出機器？統統都不是毛共，所出的只是領導人（即所謂公方經理）。從此商人無論在行政上、人事上、經濟上，都不能自己做主了，什麼都要俯首聽命於「公方經理」。商人唯一的收益只是一份工資，及一二年利息。（筆者按：多數地區公社化後已取銷定息了）無論農業合作化或公私合營，都是擺明的搵笨，農民與商人都是明知如此，但卻不得不為之。因為毛共推出這些搵笨術之前，已經通過肅反、反右等一列系運動施加以強大的政治壓力。

彷彿「標參」那樣，要錢不要命，要命不要錢，兩者任君選擇。為了活命，大家只好乖乖地把財產交出來。正由於大家都明知是搵笨，但在暴政威脅下，不得不聽憑毛共宰割，故筆者名之曰勒索階段。

上述指出兩點，都是全面性的勒索。可是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小規模的勒索。比如：反黑市買賣；強迫購買建設公債等等措施。這些也都是名符其實的勒索。

（三）搶刼時期

毛共雖然每隔一二年搞一個大運動，把民間的財產刮入自己的荷包，但由於擴軍備戰，國防費用大；加上非生產性的機構龐大，財政常出現赤字。五八年後就完全拋棄僞裝，大搶大刼。

農村搞起「人民公社」，不僅把農民的土地，連農民僅有的一隻母雞、一隻雞蛋、僅有的一粒穀種都統統沒收歸公。並且實行政社合一、實行行動軍事化、生活集體化、生產機械化（其實是不機不化）。拆屋併村，連農民最後的一點行動自由都剝奪了。把六億農民變成農奴，把「社會主義社會」變成奴隸社會。農民只有勞動的義務，沒有收獲的權利。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被驅去參加水利建設，被趕去大煉鋼鐵。不僅拿不到一文工錢，而且要回生產隊去拿糧食——三兩米，造成了史無前例，連續數年的大饑餓，毛共明知人民如此慘，但卻不願少些剝削。一九五八年公佈的農業稅（公糧）條例中，卻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包括地方附加稅）至百分之三十。該條例規定「……『全國』平均稅率爲常年產量的百分之十五點五。各省（區）市可分別規定所屬縣（市）的稅率，但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地方附加稅普通不超過納稅人應納農業稅額（即正稅）的百分之十五。但對經濟作物，園藝作物比較獲得厚利而超過糧食收入的，其附加稅可高於百分之十五，而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對個體農民又可加徵一成至五成。」那時浮誇風漫捲全大陸，十萬斤畝、十三萬斤畝的宣傳比比皆是。報喜不報憂、報多不報少。每畝只能生產三百斤，卻被報上千斤、萬斤。正中毛共下懷，明知部下作風如此，卻不顧人民死活，照上報數字徵購如儀，有些地區把全部收獲交上去都不夠繳公糧，試問農民怎能不餓肚？這數年間，毛共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剝削所得，恐怕不下數千億元。

農村公社化的同時，城市上一樣大搞義務勞動，剝削學生、工人的勞動力。同時普遍取銷或減少資方的定息。把資方經理或其他部門負責人調去參加勞動。完全接收企業的領導權力。

這段時期，毛共肆無忌憚，實行明火打刼。不僅搶刼人民的財產，而且搶刼人民的勞動所得。對人民的饑餓、水腫、病死熟視不睹，袖手旁觀。不僅不認錯，而且要大反右傾、反秋後算賬派、反保守，窮幹到底。反這反那不足以壓下人民的怒火，於是大興冤獄、大捕大殺，再搞內部肅反。

（四）榨取時期

五八年以後，全國人民都已是家徒四壁，苦不堪言了。要搶也沒有什麼好搶的了。可是毛共仍是心有不甘，要繼續榨盡人民最後一滴血，剝下人民包着骨頭的皮。

「四清運動」、「社教運動」、「反炒買炒賣」、「反地下工廠」，都是這幾年毛共榨取人民最後一滴血的手段之一。可是那幾場運動都是短期性的。長期性的榨取辦法，卻是始自死人無數的「文化大革命」。

農民負責的公糧餘糧達到總收獲量的百分之四十已經夠重了，可是現在不僅要完成，而且要超額完成。同樣收成好的年頭，還要繳交「豐收糧」（其比率不詳）。豐收糧這個名詞是亙古未聞的，惟獨毛共想得出豐年必須繳豐收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提出之後，又多了一個儲蓄糧的名堂。以前筆者以為儲蓄糧的比率不會高於分配量（總收獲扣除公餘糧豐收糧等項外）的百分之十。最近才知道儲蓄糧竟佔分配量的百分之三十。毛共的苛捐雜稅眞是多到人們無法想像，誰敢擔保毛共在一二年之後，不想出三二個新的剝削名堂，再徵收七七物物糧呢？

毛共對農民的剝削，以上所舉都是比較重大的，較小的剝削更是不勝其數。比如：

1.貿易剝削——低價購入，高價售出。提高工業產品以及日用品價格，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

2.宰屠稅。

3.市場租——農貿市場擺位的租金。

4.勞役剝削……等。

五八年後，城市居民都成了受薪階級，要繼續榨取也只能榨取勞動力了。紅衛兵時期，雖然大舉沒收被鬬者的財產，但毛共本身收益不大，多數入了私人的荷包。可是毛共是禍頭，此筆賬也只能算在毛共的身上。

文革後，在城市方面，毛共首先是取銷工人的勞動獎金（獎金以往約佔工人工資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進一步就是減少工資（主要降低高工資者的工資）。第三步就是加班加點。（以往加班有加費，現時也已取銷。）

（五）結論

毛共對中國人民的剝削，絕不限於筆者所舉，其實筆者只能知其一二而已。假若要清算毛共二十年來的剝削數字，縱有齊全資料，能計算得出來的，中國恐怕只有華羅庚先生而已，因為那是天文數字，絕不是筆者所能懂得的。

筆者認為，馬克思發現勞動剩餘價值之後，我們不能不承認剝削的存在，我們也不會同意剝削是合理的說法；我們希望消滅剝削現象，希望看到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出現。但是，卽目前來的事實，我們必須看到共產黨並不能消滅剝削現象，只不過成了新的剝削主。而且共產黨對人民的剝削，比起資本家對工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不知殘酷多少倍。假如我們不認識這點，就會上共黨騙人的當，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廿年來中共國防

中共自一九六四年十月試爆第一顆原子彈，至去年十二月第八次試爆氫彈，歷時四年。這段期間，中共極力吹噓發展國防尖端的速度。因此，真正的核戰危險是來自中共，首先和老毛的「癲狂症」大有關係；其次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亦提到核大戰可能性，並表示「準備大打，早打」。這裏已不難看出毛林居心叵測，無怪乎美國強調反彈道飛彈體系的重要。蘇共亦深為毛林核軍力的不斷壯大而感到不安，故最近有消息謂蘇共要轟炸摧毀中共核基地，情勢緊張，世人矚目，因為這是關係整個世界前途命運的問題。

從中共核尖端工業的成就看，廿年來，在發展的速度方面是突出的。顯然，這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結果，究其實質，應是典型的窮兵贖武政策。假如說，七億人民勒緊褲子，在中共的壓搾下還搞不出幾個原子彈，那就太可悲了。

中共竊國廿年，總結一下全面的國防科技和目前現狀，確有必要。總的說來，廿年的成績是顯著的，但缺點也不少，尤其質量問題，並未過關。加上文革奪權混亂的影響，連年的運動批關，以及戰畧物資極度缺乏，使科技發展遭受空前未有的困難。

為了探討廿年來中共的國防科技諸問題，本文試圖通過下述四方面，作一概括介紹。

一　沿革和發展

中共在攫取政權的頭三年，由於韓戰的影響，確實自顧不暇，故集中力量進行國民經濟的恢復整頓工作，當然談不上發展國防科技事業。當時重點國防建設是空軍、海軍、和其他特種兵。韓戰換來大量軍援武器，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及蘇共在國防科技方面的援助。一九五三年開始勘察興建的若干重工業，初步奠定中共國防科技事業的基礎。這是毛澤東的賣國，尊稱斯太林為導師，從一九五〇到五五年換來中共國防科技事業的初步階段；也即是勘察、規劃，開始興建時期。

一九五五年至五九年是發展期。特別是五七年，中蘇簽訂「國防技術新協定」，並供應有關原子彈全部製造過程的計劃藍圖；同年，中共第一個原子工廠在陝西鄠縣誕生。五八年九月廿七日聶榮臻在北平接見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副局長列莫洛夫，並舉行原子反應堆、迴旋加速器落成典禮的移交儀式。同年十一月中共正式成立「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在中共軍委直接領導下，大力進行尖端武器的生產和發展工作。聶榮臻親任國防科委主任，副主任有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等。這一時期是中共在接受蘇聯援助，科技發展最具規模的時期，也是韓戰後國防建設穩步前進的階段。可是，大陸已民窮財盡，每年運去蘇聯的物資簡直無法計算。

五九年六月，赫魯曉夫撕毀「國防技術新協定」，開始撤走專家和停止供應原子彈設計藍圖。加上三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中共國防建設只好「下馬」，原有國防尖端單位卅多個，一下減縮至廿三個。（註：見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中央軍委「工作通訊」）自六〇年以後，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針。這是中共國民經濟最慘淡的歲月。

六四年至六六年，劉少奇當權，改變作風，幸而克服了三年天災人禍造成的困難，但仍然拚命擴軍備戰，終於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從此，揭開國防科技的新頁，並給中共帶來政治宣傳敲詐的資本。其他尖端工業亦不斷發展壯大，如一九六四年中共空軍百分之四十進行改裝為「米格十九」，六五年試製成功「米格廿一」；六六年至六七年則把新式機型裝配紅外線空對空短程導彈，即「米格廿三」型。海軍則裝備P—4魚雷艇，並積極秘密仿製G—2型飛彈潛艇。

這期間，中共國防科技的突出成就，是六六年十月廿七日的第四次中程導彈運載原子彈試爆；以及第五次氫彈試爆，威力已達到二百公噸至三百公噸。

六五年三月，正式成立「第二炮兵」，它的前身是國防科技尖端「〇〇三八」部隊。這是進攻性質的中、近距離導彈部隊。因此，這一時期是中共國防科技全面發展的時期。

六六年下半年，文革開始；六七年武鬭慘烈空前，中共工業面臨全線崩潰，國防科技更一落千丈。以同年十二月廿四日中程導彈運載氫彈試爆失敗為例，著名空氣動力科學家郭永懷在「不幸事故」中犧牲。

自六七年至最近，中共尖端工業，因文革餘波影響及原料問題，加上邊境衝突，更使新疆試爆基地呈現不穩。據法新社新德里九月十二日電：「中共已將其核子設施從羅布泊遷往西藏北部。」姑不論可靠性如何，起碼目前中共的國防科技生產是存在問題的，以試爆的間隔時間比例亦可判斷，現在是越來越往後拖。第八次與第七次是相隔一年零三天；第九次目前尚遙遙無期。觀察家估計可能今年十月或至明年五月，將試爆一次，雖有可能，但旁證不足，因為中共缺乏遠程導彈的原料，自動遙遠控制的技術亦相差太遠。

當前中共在軍種，兵種方面的裝備，總的來說，還是落後的，如戰畧轟炸機異常薄弱，戰術空軍的米格十五、十七，尚保留大部份。海軍艦艇噸位不足，沒有遠航的大型兵艦。裝甲兵較多的只是T—34中型坦克，機動高炮羣亦以37厘米口徑的小高炮為主。戰防炮至今未有超過五千公尺射程的大炮。陸軍兵器普遍是五四式衝鋒槍和八一式半自動步（騎）槍。西方若干軍事評論家一致咸認中共在武器裝備方面仍然很差，這是可信的。

綜觀廿年來之中共國防科技，主要是核武器的生產試爆，在進展的速度方面較優越，至於運載工具的中遠程導彈卻趕不上需要，尤其是質量和命中率都未能解決。另外，國防科技的配套生產和新式武器，普遍受到技術水平的局限，截至目前，仍然落後。

二　國防科技重點簡介

中共對國防工業的配置原則是「集中」和「分散」相結合，「尖端」和「普及」相結合，「長遠戰畧生產」和「臨時戰術製造」相結合。遠在一九五八年便已制訂發展國防科技的廿年規劃，但在貫徹過程中，常出現偏差，尤其「空軍科學研究部門方向有偏，對國防工業，特別是××，×××的生產抓遲了一些」（註：六一年三月一日「工作通訊」，按文中所說應為「導彈」和「轟炸機」。）不難看出，中共在國防科技的分佈生產，發展是不平衡的。

蘭州地區：煉油廠，有專門試製火箭燃料的秘密車間；氣體分離工廠，從事生產鈾二三五；鋁廠，「河口」導彈工廠（在山洞內），白銀區中央銅廠，安寧區航空儀表，雷達電訊工廠。

包頭地區：包鋼和年產鈽三十公斤的熱核材料工廠。

寧夏的銀川，中衛，石嘴山，前者有導彈工廠。

新疆羅布泊爲核試中心，鎭西有導彈配件廠，克拉瑪依，獨山子油礦。羅布泊建有僞裝核子工廠。

甘肅玉門油礦，並在六六年建有生產鈽的原子爐（註：今年七月十三日「今日大陸」）。酒泉雙城子，爲中程導彈試射場。另外武威石包城（導彈廠）、河西堡、天水、隴西、劉家峽水電站，青銅峽水電站均地位重要。

青海西寧、湟源、大柴丹、小柴丹、互助、都蘭，這一地區爲火箭工業製造生產試驗的大本營。

陝西西安、鄠縣、寶鷄、咸陽、武功，幾乎集中大部國防工業。西安北郊有噴氣式轟炸機製造廠，鄠縣爲原子城，武功有米格製造廠。

成都、重慶地區：飛機製造廠，坦克工廠，山炮野炮兵工廠，重慶尚有鋼鐵公司，成都有雷達電訊工廠等。

華中地區×地新建氣體擴散分離工廠（註：見「今日大陸」），洛陽拖拉機廠坦克車間；太原鋼鐵公司、熱電廠、兵工廠，武漢重型機器廠、武鋼，漢陽兵工廠。

南京、上海、無錫地區有浦口導彈製造廠（專門生產J—160，TH—C6中短程導彈。上鋼專門生產國防用鋼，另有飛機修理廠，無錫防化學武器製造廠等。

長沙、南昌、株州地區有：米格、教練機生產工廠，並集中有色冶金工業的各種試驗生產單位。

瀋陽、哈爾濱、長春、鞍山、本溪、吉林、大連，這是東北國防工業重點。瀋陽北郊和哈爾濱均有米格十九、廿一製造廠，並負責噴氣轟炸機的修理任務。

北京、天津、唐山、石家莊，爲京津地區國防

技事業之研討

專門年產十架YAK—18和UMIG—15噴氣教練機的工廠。

從上述重點可看出中共地區性的國防科技配套協作關係。

三　三軍現有的新武器

核武器：截至第八次試爆，估計中共現在「貯存一百至一百二十枚原子彈」（註：今年六月一日港報）。「威力在二萬公噸，廿萬公噸，及三百萬公噸，證實中共有配備飛彈的潛艇一艘，這種屬於G型的潛艇，發射時須浮出水面」（註：今年七月十四日港報）。

澳洲記者詹姆斯報導：「中共最近將再舉行試爆，目前九千公里射程飛彈，中共可能產生。」（註：今年六月十五日英國「星期時報」。

導彈方面：中共現有仿蘇「J—160」，「基爾斯」、「TH—C6」等四百哩至九百哩射程的中近距離地對空火箭，以及空對空紅外線火箭。

戰畧空軍：伊留中—28，JU—16，均爲噴氣轟炸機，戰術空軍發展到米格廿三型，屬最新噴氣殲擊機。

戰畧運輸機爲JU—104，直昇機則有MI—4型。空軍野戰高炮部隊有八五「炮瞄站」中高炮，十四、五厘米四管高射機關槍（越南戰場證實這種高機槍性能尚佳）。

海軍P—4魚雷艇，鋁質船身，排水量五十噸，時速四十浬，載有魚雷及四門廿五糎高射炮。G型可發射中程飛彈潛艇僅有一艘，目前正擴大生產。

重型坦克：T—75，T—54型和自行大炮J—36型。

炮兵尚無新式大炮，均以榴彈炮、加農炮、山炮、野炮、迫擊炮等混合編制。步兵新武器是AK—47全自動衝鋒槍。

防化學部隊通常用偵檢毒劑、輻射級儀、乙丙沾染檢查儀、噴火器、發烟車等。通訊兵所用爲南

四　「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負責人

聶榮臻是晉察冀系頭頭，「文革」期間曾受嚴重攻擊，已過關，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科委主任。全面領導國防科技，爲「元帥」中主管核試工作負責人。「國防工辦」現由粟裕領導，主管國防工業辦公室各部門。

新任國防科委副主任有：張翼翔（國防科委軍管會主任）、蘇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兼國防工業某部負責人）、羅舜初（海軍副司令員兼國防科委副主任，主持六機部生產飛彈潛艇）、錢學森（候補中委，著名科學家尖端生產負責人）、閻揆要（國防科委副主任，七機部副部長）、王秉璋（空軍副司令員兼七機部部長，主管空對空，地對空導彈的生產）、邱創成（炮兵副司令員兼五機部長，主管炮兵武器生產）。

其他尚有重要副主任：劉華清（原空軍文革小組成員）、陳華堂（原空軍少將）、蔡順禮（原政治學院院長）、張震寰、朱光亞、徐海東、唐延杰、孫繼先（兼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鍾赤兵、劉錦平、韓振紀、周純全、孫志遠（兼三機部長）。七機部有問題的兩人：劉有光、劉秃彥（均爲副部長）。

中共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的負責人陣勢龐大，顯示已加强領導，文革期間，有過强烈地震，暴露的問題很多，但只能在內部解決，禁止外界串連批鬬。

聶榮臻、錢學森等均受猛烈攻擊批判，但到底握有實力，毛林難奈他何。最後只好收買巴結，如對錢學森，居然捧爲候補中委。可以想像：國防科委的內部矛盾仍然尖銳。

廿年，中共在國防科技方面雖然搞出點成績，但卻苦了全國老百姓。如此窮兵黷武的政策，是不爲人民歡迎的。同時，直到目前，問題殊多，核試質量和整個科技水平都還差一截，新式武器裝備亦普遍不符理想。

金千里



京劇改革漫談

從兩張劇照談起

梨園舊友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一轉眼便是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紅色魔鬼所造成的罪行，眞是罄竹難書！所以萬人雜誌特在上期來個「清算毛共血腥統治二十年」的特大號特輯。關於這一方面的文稿，自應由專家執筆，梨園舊友自幼便是個「京戲迷」，又是個京劇改革論者；當中共大搞革命現代戲時，也曾留心過他們的動態，所以現在願就這個角度來談談。

中國的戲劇除了娛樂之外，還負有社會教育的任務，一般未受過教育的文盲，他們的歷史知識和是非觀念，大半都是自戲文中得來的。所以他們雖不識字也能辨忠奸、別善惡，因爲戲文的主題不外四維、八德，縱然有時奸臣當道、壞蛋得勢，而最後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些雖對維繫善良風俗、穩定社會秩序都有不可抹煞的功用，但對共產黨血腥統治，卻是大有妨害的。所以自從大陸變色之後，高踞劇國第一把交椅的「京劇」便開始倒霉了，統治者以巨大的壓力要那些京劇從業員扮演現代戲：最初是「白毛女」、「紅色風暴」、「黨的女兒」、「全民皆兵」、「同志，你走錯了路」、「八一風暴」等。接着全國各地都如火如荼地大搞「京劇現代戲」，到了「一九六四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時，算是達到了最高峯。

中共的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

那次觀摩演出，計有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湖北、雲南、河北、遼寧、黑龍江、吉林、青海、陝西、內蒙古、新疆、河南、山東、寧夏、江西、廣西、貴州等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京劇表演團體，參加演出或觀摩的演員和戲劇工作者共達兩千餘人。由二十九個劇團自六月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經過六輪近二百場的觀摩演出和公演，總共演出大小三十七個劇目（據沈雁冰報告），其中「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計有下列二十三個：「奇襲白虎團」（山東省京劇團）；「箭杆河邊」（北京實驗京劇團）；「戰海浪」、「柜台」、「送肥記」、「審椅子」（上海演出團）；「千萬不要忘記」（黑龍江省戲曲學校實驗京劇團和中國京劇院二團分別演出）；「草原英雄小姊妹」（內蒙古自治區藝術劇院京劇團）；「柯山紅日」（武漢市京劇團）；「李雙雙」（江西省南昌市京劇團）；「黛諾」（雲南京劇院）；「烈火裏成長」（廣西僮族自治區京劇團）；「耕耘初記」、「再接鞭」（江蘇省京劇團）；「草原兩兄弟」（青海省京劇團）；「五把鑰匙」（吉林省長春市京劇團）；「紅管家」（[illegible]省京劇團）、「苗嶺風雷」（貴州省貴陽市京劇團）。以上共劇目十九個，據人民日報所載，尚有「戰洪峯」、「席茂灘」、「花爲誰開」、「朝陽溝」四劇，爲戲劇報漏列，不知何故。

「反映革命鬬爭歷史的」，計有下列十四個：

「蘆蕩火種」、「杜鵑山」（北京京劇團）；「智取虎威山」（上海演出團）；「革命自有後來人」（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京劇團——按即「紅燈記」）；「洪湖赤衛隊」（北京京劇二團）；「六號門」（河北省天津市京劇團）；「强渡大渡河」（江西省南昌市京劇團）；「延安軍民」（陝西省京劇院）；「紅燈記」（中國京劇院一團）；「節振國」（河北省唐山市京劇團）；「紅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京劇團）；「杜鵑山」（寧夏回族自治區京劇團）；「掩護」（河南省京劇團）；「紅嫂」（山東省淄博、青島市京劇團聯合演出）；「紅色娘子軍」（中國京劇院四團）。

以上十五劇中，「杜鵑山」及「紅燈記」均由兩個劇團分別演出，實際只有十三個劇目（總數應爲三十六個）。

那次「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中共的眼裏當然是成功的，據說有二十萬人次看了演出，有四百多萬觀眾在電視中得到欣賞的機會，不但青年工人、戰士、學生、幹部和少年兒童熱烈擁護、同聲讚揚；連田漢、曹禺、老舍、陳其通、葉淺予、陳白塵、焦菊隱、李健吾、鳳子等二十餘人，也在座談會上熱烈讚揚大會的重大成就。甚至蕭長華、蓋叫天、麒麟童、姜妙香、馬連良、尚小雲、荀慧生、徐蘭沅（梅蘭芳琴師）、俞振飛、高百歲、梁一鳴等一班京劇界的老人，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表觀摩的感想和心得時，也只能言不由衷地「一致稱頌黨中央和毛主席爲京劇藝術的革新和發展指出了一條正確的光明大道」。那次觀摩演出是不是眞像他們宣傳的那樣成功呢？我們既沒有坐在台下欣賞演出，中共又不敢拍成電影到海外放映，似乎很不容易予以評價；不過我們從圖片上、從「捧場文章」的字裏行間，也不難看出它的猙獰面目。誠如他們所歌頌的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社會主義新京劇宣告誕生」；可是「社會主義新京劇誕生」了，歌舞雙絕的眞京劇藝術也毀滅了！

這裏有兩幅當時演出的劇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見下頁）

杜鵑山

第一幅是「杜鵑山」（圖二），演的是一九二七年閩贛邊區農民和當地土豪鬬爭的故事。他們譽之爲「通過主角之一的烏豆，從自發的革命農民，轉化成爲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曲折艱辛歷程的描寫，塑造了黨代表賀湘與烏豆兩個英雄人物。」簡單點說：烏豆搞了三次農民暴動都失敗了，最後得到女共幹賀湘的領導才取得勝利。

北京京劇團演「杜鵑山」的演員是：裘盛戎（烏豆）、趙燕俠（賀湘）、

媽媽）、譚元壽（石匠李）等，在當時的大陸來說可算是陣容堅强。

寧夏京劇團的「杜鵑山」，主要演員是：李鳴盛（烏豆）、李麗芳（賀湘）、田文玉（杜鵑媽媽）等，這班不見經傳的無名脚色，在京劇藝術修養上當然和北京京劇團的演員們差得遠；但照秦奉文的「英雄花開杜鵑山」（捧寧夏京劇團的——載戲劇報總一八七期）和龔嘯嵐的「杜鵑山上英雄贊」（捧北京京劇團的——載戲劇報一八八期）兩篇文章看來，北京京劇團似乎還不及寧夏京劇團演得精彩。這在正常情形之下，簡直是不可能的，但在現代戲的演出中却一點不足爲奇，因爲京劇的藝術高下雖可分成許多等級，但一演「現代戲」便無高下之分了。茲以馬連良爲例作一說明。

馬連良，字溫如，富連成科班出身，唸字雖不講究，但嗓子很甜，運用自如，有若行雲流水；唸白抑揚頓挫，富於感情，所以很受一般戲迷的歡迎。尤其是他的扮相俊朗，服飾講究，身段邊式，台風瀟洒，所以造成生行中的另一宗派——馬派，在梨園界與余派分庭抗禮而歷久不衰。

這裏是馬連良在「趙氏孤兒」中扮演程嬰的劇照（圖一），試看那水袖、那髯口、那髮閣（頂上小髻）、那眼神、那托髯的動作、那面部的表情，無一處不是戲味十足，也無一處不是美到極點！不過，這成就不是容易得來的，那是十數年的幼工，再加上一生不斷地刻苦鑽研，才能達到這種境界。

三隻拔光羽毛的孔雀

再看看「杜鵑山」（圖二）中的馬連良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不錯，他雙手掌旗也作了一個「亮相」的姿式，但因爲沒有舞具（水袖、髯口、厚底鞋），空有渾身本領也無用武之地，又因沒有經過傳統式的化妝，所以「眼神」也使不出來了，「戲味」也絲毫沒有了，完全成了一個普通人。飾演賀湘的趙燕俠，擅演花旦戲，以風騷大膽著稱，吐字行腔具一格（曾在本港文匯報上寫過一篇「我對吐字收音的體會」，被我一篇「我看趙燕俠」駁得體無完膚）。六三年來港時，曾演過「碧波仙子」、「荀灌娘」、「盤夫」、「玉堂春」等戲，很受觀眾歡迎。可是現在站在那裏，俏麗、柔媚、風騷、活潑的特點完全不見了，我們看到的只是個粗腰、大臉、非軍非民、不男不女的怪女人！

裘盛戎來港時，曾演過「姚期」、「秦香蓮」、「趙氏孤兒」、「將相和」諸戲。他是裘桂仙的兒子，曾一度倒嗆，後來幾經努力，又鑽研出一種唱法，雖然缺乏那種黃鐘大呂的磅礡氣概，卻也風靡一時。我們看看他扮的烏豆腰插盒子炮那副土匪像，再想想他在台上演姚期、包公、廉頗那種氣派，眞要爲他洒下一掬同情之淚！京戲是純象徵的歌舞藝術，中共現代戲演的是「工農兵」，要完全寫實，讓馬連良、趙燕俠、裘盛戎演現代戲，也就是讓他們把一生苦練得來的技藝完全抛開，而另從頭學起，這等於要游泳冠軍參加舉重，乒乓冠軍參加跳遠；也等於拔光孔雀的羽毛和鷄鴨比肥瘦，那有不處處落後之理？試看「杜鵑山」中的馬、趙、裘，不正是三隻拔光羽毛的孔雀麼？（一）

編者的話：因積壓特約稿太多，不能一齊推出與讀者見面。從本期起，以「梅花間竹」方式，分別刊出梨園舊友的「京劇改革漫談」與崔羽的「戰時生活回憶」。以後逢單期刊「京」文，雙期刊「戰」文，敬希讀者注意。



圖一 「趙氏孤兒」的馬連良多麼帥！



圖二 「杜鵑山」的馬連良像個什麼玩意？

談權迷

縉山

迷的種類甚繁，最常聽的有財迷、色迷、毒迷（吸毒品）、賭迷、舞迷、狗馬迷等等。世人都知這些迷有害，故深以為戒。其實，這些迷雖有害，僅及其身，頂多其本人身敗名裂或者早見閻王而已，對人羣影響尚小。然權迷則不然，小者可以釀成一國政局的動搖，大者則足以造成內戰，更有的還可以引導世界大戰（如二次大戰），故值得提出一談。

所謂權當然不是說法國「人權宣言」中列舉的人民應享有的人權，而是特指獨裁專權而言。人天生本有佔有慾與創造慾兩種特性，專權卽屬於佔有慾的一種。一國之內各派領袖都想把持全國大權，於是政爭以起。明朝之亡，原因固多，而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互相傾軋，實為主要原因。最顯著的是太平天國，洪楊爭權，楊固被殺，洪也仰藥，「天國」由之完蛋。今日中共何嘗不然，劉固失敗，毛也危在旦夕，整個中共政權一定也要走上「天國」之路。

通稱人為萬物之靈，為什麼又那麼傻呢？見近不見遠，見小不見大。因為世俗眼光，以為有了權便有了一切。可不是麼？當蘇秦落魄還鄉時，父母不與言，嫂不以為叔，妻不給他燒飯。及其一旦做了六國宰相，全家人都又拍他馬屁起來。朱買臣是一書獃子，只知讀書不懂賺錢，因此髮妻下堂求去，且已再嫁。不料後來朱做了太守，再嫁妻卻又要求復合，於是乃有「馬前潑水」一劇演出。當一人有權時，每日高朋滿座，及失勢，門可羅雀。這不僅在中國如此，外國亦然。當俾斯麥掌權時，每日謁見者須排長龍，及一朝失位，過去的熱中朋友便完全絕跡了。幸而尚有一耿介老友來訪，落魄的宰相俾斯麥自不免大喜過望，太息道：「我今天才知尚有一朋友。」所以如果把「有權便有了一切」反過來，豈不就是「無權便失掉一切」？

當然這只是一種淺見，並非絕對眞理。怎解？如晉文公雖然復國了，不是失掉介之推；句踐滅吳了，不是失掉范蠡；劉邦稱帝了，不是失掉張良；漢光武恢復了劉家天下，不是失掉嚴子陵；朱元璋雖然做了皇帝，不是失掉老戰友田興？這都是最明顯的反證。因人品本來不齊，故不可一概而論。

那麼，何謂絕對眞理？絕對眞理在能使「最大多數得最大幸福」。穀中有秕，人中自然也有垃圾（敗類）。垃圾必須予以制裁，故不能使「全體人」都幸福，只能說「最大多數」。人的才智不同，例如有能唱戲的梅蘭芳，也有會畫畫的齊白石，社會上人人如各依其所能，再盡其所能；安其本分，再盡其本分，這就是到理想社會之路。如違反此眞理，人人妄想做元首、抓權，天下怎會太平？

試問世上眞有此人否？曰多的是。第一個是周公，他本可做天子，但不屑於那麼做，故周室能維持八百年生命。王莽便無周公高見，故國滅身死而且死的很慘。五代時，陳搏本也想做皇帝，及聞趙匡胤黃袍加身，便抑止自己野心，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曾國藩於敉平洪楊之亂後，如取清室而代之，易如折枝反掌，但卻可為而不肯為。在外國人中，我最佩服華盛頓及凱末爾。十三州獨立後，當時世界尚無共和政體，如華盛頓願做皇帝正是順理成章。但他不僅不做皇帝，連第三屆總統也不肯幹。凱末爾當其創造新土耳其後，卽從事培養兩黨民主政治。在進行中，雖也不免獨裁專權，但是「可愛的獨裁」，人民都樂於接受。因獨裁只是一時手段，民主政治才是他的最後目的。故華盛頓、凱末爾才眞夠得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所以兩人都各被尊為國父。

反之，國家不幸便會產生一些蠢才，秦始皇死後，李斯趙高不知扶立扶蘇，而互相爭權。秦亡，而兩人也都慘死。朱元璋死前若能立賢，不大殺功臣，何致發生「靖難之變」，寃死那麼多好人，尤

大陸

最近大陸內外，傳出一連串使人難解的報導。關於大陸以外的報導，焦點在於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歸納起來有左列各項。

㈠八月二十八日，蘇共眞理報暗示，必要時摧毀中共的核子設備。

㈡美國務院的顧問桑頓，根據情報判斷，蘇聯確有摧毀中共核子設備的計劃，並且預算將在十月一日前後動手。更推測蘇聯將予干預捷克的方式，進兵大陸，在東北、內蒙和新疆建立衛星國。

㈢北越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來九月三日赴河內弔問，未及參加葬禮，突於四日飛回北平。

㈣柯西金於九月六日，繞中東飛往河內弔喪，十一日歸途時，初無意去北平，繞經加爾各答飛杜荷貝姆（蘇聯中亞細亞）暫停，似在等待消息。然後飛北平，與周恩來舉行會談。會後蘇方稱對雙方有益。

㈤蘇聯電視記者拍攝了周柯會談影片，宣傳二人相見歡洽情形。

㈥周柯會談後，蘇聯報刊停止攻擊中共之宣傳。

㈦二十七日電訊報導，中蘇共將於十月初恢復邊界談判。盛傳因蘇俄出兵干預的暗示，使中共內部分裂，毛澤東可能失勢。

摧毀核子設備，準備出兵干預，預定十月一日前後動手，這是冷戰發展到熱戰

其方孝孺及其十族死得最冤枉。辛丑和約訂立後，西太后如肯開放政權，厲行君主立憲，可能追上日本明治維新，不致釀成後日滿漢兩敗俱傷之局。袁世凱若稍爲國家着想，不做皇帝，誠意與國民黨合作，實施「建國大綱」、「建國方畧」、「五權憲法」，中國必早能統一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便不可能侵畧中國。當然中共也就不可能攫取大陸。中華民國豈不早已躋於世界富强國家之林？

還有李承晚與蘇加諾兩個寶貝，兩人都一生各爲其祖國獨立自由而奮鬪，且都已完成使命。不料當兩人做總統後，都因太熱中權力，結果一個被放逐，死於異邦不許歸葬故土；一個今仍被軟禁，且有被公審可能。兩人本都有被尊爲國父的資格，今則俱變成國家罪人，且爲全世界恥笑。

再舉一鮮爲人所知的物理學家周昌壽（頌久）教授的故事。他原任商務印書館編審員三十餘年，上海陷敵後，王雲五留他在滬辦理交涉事宜，改任襄理。八年抗戰期間，確實爲「商務」賣了不少氣力，成爲護館功臣。勝利後，王雲五以他爲科學家，不宜久掌事務，所以再調回原任。那知，周昌壽却以爲銷了他的「權」，竟憤而辭職不幹。當共軍佔領北平後，他異常興奮，因中共任命他爲七七編譯處「處長」了。當此時也，除在「交大」授課外，還連夜主編「物理世界」，卒因勞心過度，心臟病復發，遂突然中風而死。他是我的老學長，也是四年患難的老同事。我常想，假使他不迷權，仍度其學人生活，至今應仍健在，今則已矣！

最後述一「權迷」好笑新聞。據最近報載，葡國前總理薩拉柴自前年中風後，便靜養皇宮中。然每日各部首長都還去探問，薩拉柴仍以爲這些部屬是在向他報告政務，故甚得意。殊不知內閣早已改組了，但他卻不知自己已是退休在野之人。第一次大戰後，世界驟然出現許多獨裁政權，除共產式的外，法西斯式的共達三十七國之多，葡國卽其中之一。薩拉柴從那時起，便任葡國總理，獨裁幾四十年之久，他是經濟學家、名教授，對葡國確有很大貢獻，但執政那麼多年也該自動退休了，沒想到於中風後，以八十多歲的老人卻還迷權不放，眞想不開！

醞釀巨變

邊緣的兆候，可是在這最緊張的高潮——千鈞一髮之時，柯西金突然赴平與周恩來會談（毛澤東如健在並仍握權此舉絕無可能），會談且拍紀錄片，蘇聯還大事放映，廣爲宣傳。證明柯西金從周恩來的會談中，已得知或已證實某項重大消息，而這項消息，一定是有利於改進中蘇共關係。因此，蘇方才公佈會談對雙方「有益」，並且停止對中共之宣傳攻勢。而蘇共以往攻擊中共，只集中毛澤東一人，不提林彪，對周恩來則頗爲讚揚。前後比較，眞耐人尋味了。

關於中共內部情勢，可注意者有左列各點：

㈠毛澤東林彪和他們的內助江青、葉羣四個人，已近四個月不公開露面。一人不公開露面不引人注意，四個人一齊不露面，說明事情不妙。好出風頭的江青，如非有外在的壓力，她不會放棄出風頭的機會。

㈡從八月二十四日發表三社的聯合社論對「抓緊革命的大批判」立了三個具體目標：一是批判修正主義，包括蘇修集團；二是黨內和「革命隊伍內部」的各種錯誤思想；三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思想。流露了放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傾向。

㈢自七月中旬起，大陸各地一直在强調恢復秩序，加强紀律，肅淸無政府主義。這雖然是文革大亂之後，應有的措施，但是自去年九月「山河一片紅」之後，造反紅衞兵，多被驅往邊疆，下鄉入廠去了，有誰還鬧「無政府主義」呢？從最近本刊揭露山西的混亂情況來看，顯然是有實力的人，有計劃的在對抗北平的「領導中心」，仍是「多中心」在作怪。

從上述情況看，毛澤東失勢是隨時可能的。因爲從文革的過程和情勢看，這是自然的結果。

毛澤東所以要搞文革，是爲了奪回已失去的大權。奪權的本錢，主要是革命小將。去年九月「多中心」的軍人不顧江靑的哀求（九月七日江青演說），現已粉碎了革命小將的組織，逮捕了他們的頭頭（武傳斌、蒯大富等），等於解除了毛的武裝。

革命小將鬬垮了黨政機關的當權派，「多中心」的軍人打垮了無政府主義的革命小將，權力握在「多中心」的軍人手中。毛林鬧了一場空歡喜。當然也有一部分軍隊支持毛林，但是爲數很少，少得可憐。如果有過半數的軍隊支持毛林，文革早已在一九六六年勝利結束了。

我預料毛澤東隨時可能垮台，另一根據是去年三月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衞戍司令」傅崇碧之被淸算，代之以黃永勝和溫玉成，是一重大關鍵。

這有點像漢末董卓率兵進長安。黃永勝是否帶兵去北平不得而知，但是他是「多中心」軍人的代表人物則無疑問。在軍區司令中，殺紅衞兵最兇的是他，他出綰三軍兵符，是受到韓先楚、陳錫聯、許世友、楊得志、冼恒漢等實力軍人的支持，而楊成武的下台，則由於他們的反對。這在林彪的一篇談話中已經證明了的。由這我們才明白，爲什麼毛澤東、林彪不出席去年九月七日「山河一片紅」的慶祝大會。也可以了解，爲什麼「一片紅」之後，要等四個月之久，才能召集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的黨籍。

去年年尾，大陸各地曾有「併隊擴社」的事情發生。「併隊」是合併生產隊，擴社是擴大人民公社。其目的是恢復劉鄧當權以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體制。可是今春以來，這股歪風已經平息了。

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曾提及「躍進」二字，但是不敢提「大躍進」。觀之目前事實發展，也絕無可能。這都說明，毛林的路線無機會推行。迄今爲止，僅有反蘇修一項政策，得到各地「多中心」的支持（這因爲蘇共在一九五八年撤退專家一幕，太缺德了）。但是，九月中旬以來，由於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緊張關係大告緩和。毛澤東的主張幾乎已完全被勾消了。在這種情況下，毛如垮台，筆者並無偶然之感。

魯遙

向從善如流的教育當局喝彩

再對中文朗誦顧問委員會進一言

宋逸民

香港校際音樂協會主席柏架先生，在九月八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宣佈許多下屆音樂節比賽事項，其中有關中文朗誦的新措施，計有下列數事：

一、正名：自下屆起，校際音樂節已正式易名為「第二十屆香港校際音樂及朗誦節」。正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朗誦項目在音樂節中已佔有重要地位，且受本港各校歡迎。

二、設立中文朗誦顧問委員會：由容宜燕、李輝英、李棪、蘇宗仁、蘇文擢、王韶生、黃兆鈴、黃志芳八位先生組成，負責中文朗誦設計、選材工作。

三、加强評判陣容：下屆評判人選，除蘇文擢講師連任外，並增聘何沛雄博士及李輝英講師共同擔任。

四、審愼選材：從比賽目錄中可以看出，下屆八十多則朗誦材料，已沒有政治宣傳之類的詩文了。

五、取消了毫無意義的「視讀」和「故事複述」兩種比賽項目。

六、取消了不倫不類的古典歌劇演出（把話劇也取消未免有點矯枉過正，至少應該像英文「戲劇對話」那樣，也保留一個中文戲劇對話項目）。



中文朗誦已在本港推行很久了，由於有關方面不加重視，任由一二人敷衍了事，所以始終未能納入正軌；學生們費時間、耗精力得來的報酬，可能是一肚子怨氣，弄得對朗誦最有興趣的人們，也為之裹足。這眞是一大憾事！筆者因為看到這種情形，所以才在本刊七六至七九期發表了那篇「總檢討」的文章，其目的完全是提醒當局糾正錯誤方向，將該項富於教育意義的朗誦比賽納入正軌。讓大家能在藝術的基礎上作公平競爭，藉以提高水準。當時也只是把它當作紙上談兵，以為這類文章不會發生什麼實際作用的。

想不到這次音樂協會所宣佈的有關中文朗誦方面的新措施，竟把我所指出的毛病差不多完全糾正過來了（如前述六項）。這證明教育當局並不是抱殘守闕，而確能從善如流地接納大家的意見，値得為之高聲「喝彩」！

當然，美中不足的地方還是難免的，像顧問委員會中的委員人選，除了李輝英先生之外，幾乎成了清一色的古典派，未免對新文學太輕視了。

我以為在這方面徐訏先生應該有一席位的，他在新文學方面的成就，在今天的香港仍應坐第一把交椅。評判方面似乎太偏重粵語了，國語評判至少也應該有兩位，才能照顧得來。此項人才眼前並不缺乏，像聲樂家費明儀小姐，便是一位適當人選——她曾配合鋼琴朗誦過琵琶行全詩，在國語朗誦方面的造詣，比過去所有評判都好得多。

此外，古文方面似乎選得多了些，上屆只有六篇，這次竟增加了一倍，大概是由於委員們對古典文特別有研究之故。其實古文最不宜朗誦，因為詩歌詞曲先天便具有聲韻之美，有的更明白如話，所以容易唸得精彩；古文既少聲韻之美，之乎者也又多，很難表達出語氣來（在對古文有研究的人看來，也許不成問題，可惜參加的學生多是一知半解）。而且即令賽員們能讀得出最佳的「學究調」，聽的人也未必能領畧到其中奧妙。

顧問委員會主席容宜燕先生談的五項評判標準，都是很正確的。不過我對他說的「在詩詞朗誦方面，傳統朗誦在聲調方面是很美的，然而搖頭擺尾，卻不免有點酸氣」那段話，另有不同的看法：根據我的經驗（當然只限於北方），傳統式的朗誦縱使不「搖頭擺尾」，也「美」不到那裏去。相反地，那種腔調（即我所說的學究調）聽來只會令人覺得可笑。因為它的讀音既不按照語音的自然規律，也沒有口氣語調，只是興之所至以意為之；所以同一篇文章，如果讀的人不是出自同一師門，便會一個人一種腔調。

據專家研究，粵語九聲中高低的變化也是很大的，從最高的陰平到最低的陽平，相差也有七八度。嚴格說來，只有根據語音、語調的自然規律，再加上其他技巧，把作者的心聲重現於聽眾之前的，才能算是朗誦；傳統式的朗誦，只能算是讀書、背書，沒有什麼藝術價値可言（詳情見總檢討乙項）。又用什麼標準判定優劣？

這次選的文言文，有三則使我為賽員們發愁：那是論語中的侍坐章、季氏章和孟子中的神農章。前兩項是工商杯和華僑杯，都是大家追逐的目標；可是這兩則散文都不容易唸得好，因為其他散文都是第一人稱口吻，這三章卻是小說家的第三人稱手法，例如侍坐章中包括孔子、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五人；季氏章和神農章都是兩人的對話；如想唸得動人，非用戲劇化的多人聲不可。

一個人唸兩種口吻並不難，如要唸出五種不同的口吻，便非口技專家不可了。而且還有每個人不同的個性，都要在幾句話中刻劃出來，又豈是簡單的事？我以為顧問委員會應該作一初步設計，為賽員們指出努力方向，免得他們浪費了時間、精力，結果還是不合評判員的口味。

也許我這些顧慮完全是多餘的，委員們既把這三章選出，自然會有妥善的安排；但願將來正式比賽時，不是一羣「摩登村童」在台上「背書」才好！

總之，下屆的中文朗誦已經有了好的開始，也算是成功一半了。這確是一樁値得慶幸的事！過去因評判不公而裹足不前的高手們，這次應該東山復出了吧？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名演員出身的劇作家陳白塵

趙聰

淹留在中國大陸，專以劇作家享名的人，除了田漢、曹禺、夏衍之外（洪深已故），還有一位向稱多產而頗有才氣的陳白塵。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全國作協」的書記、「全國劇協」理事會的主席團員；因為還兼着「人民文學」的副主編，於一九六七年與張天翼同遭紅衛兵的揪鬬。他的罪狀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反毛的活動，也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被判為毒草（「解放」後二十年來，根本他就沒有寫什麼作品），而只是因為他和張天翼編「人民文學」時聽從了劉白羽的話，採用了一些修正主義的稿件。

陳白塵是江蘇淮陰縣人。當二十年代田漢在上海辦「南國藝術學院」時，他就考入專攻戲劇。畢業後，即在「南國電影劇社」做演員，隨社在上海、南京、杭州各地，演出田漢的劇作「古潭裏的聲音」「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頗負時譽。當時他的藝名叫做「陳征鳴」，與另一演員陳凝秋（即「塞克」，已故），同是田漢的主將，一時號稱「南國二陳」。他除了演劇以外，還從事劇作，曾用陳征鳴的名字，發表過獨幕劇「街頭夜景」「除夕」「中秋月」「父子兄弟」、歷史劇「太平天國」、諷刺劇「恭喜發財」，都曾在舞台上演，獲得好評。另外他還寫過散文和短篇小說，曾輯有一本叫做「茶葉棒子」的集子。

眾所周知，田漢這個傢伙是不好相與的，他那種自視過高、獨斷專行的癖性，特別使同他共事的門徒們不堪忍受。陳白塵就因此夥同另一演員兼劇作家的左明，脫離了「南國」。「左聯」成立後，他倆受到中共文藝統戰工作者的鼓勵，同些話劇演員組織了一個「摩登劇社」，與夏衍、鄭伯奇領導的「藝術劇社」，分頭在上海搞所謂左翼的戲劇運動。陳、左負責打入上海的大專院校，他們翻譯了外國名劇，到學校中去演，順便幫助在校學生自組劇團演出，從中吸收青年演員。據說後來成名的鳳子和王瑩，就是在復旦大學和上海公學演劇時初露頭角的。

當時除了這兩個劇社和「南國社」之外，還有洪深領導的「戲劇協社」、朱穰丞領導的「辛酉劇社」以及「大夏劇社」「光明劇社」。中共的地下黨，為着易於控制，於一九三〇年八月，使這七個劇團聯合成立了「左翼劇團聯盟」；次年又改組為「左翼戲劇家聯盟」，把各劇團解散；於是整個劇壇成了中共的天下。陳白塵可能就是這時加入中共的。

七七事變爆發，「劇聯」首先推出一部抗戰劇本「保衛蘆溝橋」三幕劇，曾於「八・一三」之前幾天演出，大有萬人空巷之勢。這個劇本是十六人的集體創作，其中有章泯、夏衍、姚克、張庚、塞克、崔嵬、于伶、宋之的、馬彥祥、石凌鶴等，陳白塵亦在內，這時他儼然已是第一流的劇作家了。之後，他率領一支抗敵演劇隊，溯江而上，一面演劇宣傳，一面西進，到達武漢後，又轉赴四川。終抗戰期間，他往來於重慶與成都之間，參加了「文協」與「劇協」，主編過「文協」的刊物和「華西日報」的副刊，主持過「中華藝術社」的工作，也曾在江安的「國立劇專」，和「四川劇校」做過教授。除此以外，他埋頭劇作，寫出了很多有名的劇本，成為抗戰期間最多產的一位劇作家。

抗戰期間，他發表的劇本，最享盛名的計有下列五部。第一是三幕四場的「亂世男女」，副標題為「大時代的小喜劇」。這是一部極俏皮的諷刺喜劇，他寫了一羣投抗戰之機的都市男女，從南京逃到四川的種種可笑可鄙的醜態，的確達到了中共統戰工作領導，指示左翼作家盡量暴露後方黑暗的要求。然而中共的文藝批評家如何其芳之流，仍對「亂世男女」有許多指責，說它只能引起觀眾輕蔑的笑聲，並不能使觀眾對這個社會增強憤怒和憎恨，也就是說，寫得沒有典型性和教育意義。第二是五幕悲喜劇的「結婚進行曲」，寫一位不識世故的青年女子黃瑛，走出自己的家庭，陷入社會的泥坑，受盡凌侮，飽嘗失業的痛苦，終於成了男人的玩具，生下三個孩子。在生活的磨折下，她的形容憔悴而蒼白，作為她的男朋友、未婚夫、丈夫的劉天野，本是一個粗野豪放的青年，也變得蒼老而頹唐，終日以酒澆愁。雖然主題也在暴露社會的罪惡，但卻為一些喜劇場面所沖淡，給予觀眾的印像只是風趣而已。其實這個題材也是老調，即走出了家庭的娜娜之類。理想與現實是有距離的，朝氣蓬勃的青年人，滿懷美麗的幻想，一經踏足社會，每為現實碰得粉粉碎滅，自然一生就吃夠苦頭了。不過陳白塵因刺激的諷刺筆觸，把這個老調的故事間架掩飾住了，使得人們覺察不出。第三是五幕歷史劇的「大渡河」，寫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從桂平起義到大渡河畔自殺之一生的事蹟。它展示了太平天國的興起，擴張以至衰落的全部過程，也指出太平天國失敗的根源是由自相殘殺和沒有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劇中除極力描畫石達開的性格等等，如他是讀書人出身、有才能、有遠畧，但也有妥協性和一意孤行的執拗；也描寫了東王楊秀清的魯莽和不懂策畧，北王韋昌輝的卑汚和陰險。寫石達開最後自殺，引起了觀眾對英雄末路的同情，非常感人。這個戲的主題，在强調團結對敵，反對分裂，在當時就國共兩黨而言，全是極有意義的。第四是三幕悲劇

「歲寒圖」，寫一位醫學院的教授兼附設醫院肺科主任黎竹蓀，起草了一個防癆計劃，預計如果實施起來，三年之內就可以使本城滅絕肺結核菌，十年全國絕迹。不幸他這個計劃並未得到上峯批准。他的朋友沈庸患了肺病，黎親自給他輸血救活了他，可是女兒沈若蘭不欲拖累父親，卻因亦患肺病而自殺了。這也是暴露現實的一個劇，那意思是：如果有個好的政府，批准了他的計劃，這些人就不會病、不會貧、不會死了。第五是三幕諷刺喜劇的「陞官圖」，寫兩個流氓强盜，在一個凄風苦雨之夜，因爲躲避追捕，闖入了一所古老的住宅，在空曠陰暗的客廳裏，做了一夜陞官的好夢。兩人一個做了知縣，一個做了秘書長，種種罪惡行爲，應有盡有地展現出來，他們還要向上爬，正在靑雲直上的時候，貪污案件被揭發了，被捉將起來受審判，於是陞官的好夢醒了。這劇極獲中共稱讚，因它完成於抗戰剛剛勝利之後，曾在政協開會時期演出，那兩個强盜的好夢，正是諷刺的國民黨的貪官汚吏。

除此五劇之外，陳白塵還寫了「魔窟」「秋收」「大地回春」三個多幕劇本和獨幕劇集「後方小喜劇」。

陳白塵在重慶的時候，曾因搞三角戀愛而被情敵槍擊。他當時住在重慶張家花園附近的一座樓房的二樓上，突然有一個人闖入持槍向他發射，幸而未中要害，送到醫院療治了好久，才慢慢康復。這事曾轟動山城，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登載着。原來陳白塵戀愛了一個女子，而這女子已和另一男子同居，雖然不是夫婦，結果被那男子偵知，氣極了，想一槍把陳殺死。

抗戰勝利以後，陳回到上海。當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召開首屆全國文聯代表大會的時候，他和馮雪峯率領着「南方第二團」的文藝界人士，到北京參加，當選爲文聯的委員。會後回到上海，獲任華東區文教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教委員會委員兼文化局藝術處長。雖然也是新貴，但位置並不崇高。後來調到北京，得在全國作協的領導階層分一杯羮，然而亦不見顯耀。這位在三、四十年代號稱多產的劇作家，「解放」二十年來，他只寫了兩個劇本，一是時事諷刺劇「紙老虎現形記」，一是電影劇本「魯迅傳」。前者是咒罵美國執政者的，後者

我們要生存

偶然翻閱蓬子編的文學月報第五十六號，看見魯迅寫的一篇文章，題目爲「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鬬」。文章中有下列的話：「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爲要殺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衆的裁判。……現在雖然很有什麼『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種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只要一看別國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並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嗎？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眞是鹵莽之極了。」

魯迅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寫的，魯迅認爲無產階級決不會殺人放火。對的，無產階級不願隨便殺人放火，無產階級所追求的只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魯迅先生所擁護的正是這一個階級。其實不單魯迅先生擁護這一個階級，凡有良心，凡有正義感的人都必然擁護這一個階級，筆者也完全擁護這一個階級。

爲了這一個階級，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爲了這一個階級，魯迅先生奮戰至死，在死亡前夕，他仍執筆戰鬬，他「俯首甘爲孺子牛」。

眞的無產階級決不會殺人放火的。可是假無產階級之名，實行抓政權，爭私利的中國共產黨和俄國共產黨卻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俄國皇帝的宮殿當然不會燒掉，清朝皇帝的宮殿也依然保存，因爲新的統治者一樣要享受啊，新皇上難道不需要皇宮麼？

魯迅先生眞是鹵莽之極了！原來當年中國的報紙說的是眞實話，那些說眞實話的作者並沒有將共產黨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而是魯迅先生將萬惡的共產黨描劃成他幻想中仁慈的天使！

史大林殺人如麻的史實，已由蘇共證實了。匈牙利的血蹟，捷克的悲劇，已爲舉世所共見明知。甚至高爾基之死，史大林也難逃劊子手之名！可憐啊，人們竟然稱呼魯迅爲「中國的高爾基」！

至於中國共產黨在統治中國二十年來所造成的血債，更是超希（特拉）越史（大林）！單單在「文化大革命」中，其殺人放火的罪行，已可高列「世界第一」；君不見，血海流屍，直到香港？可憐的紅小鬼呀，無端的被人五花大綁，死得寃寃枉枉！更可憐的是，本港路上的行人，車上的司機，路上的小孩子都會無端被殺，甚至診所也被火焚！林彬先生被誰所害？萬人傑及不少文化人都被恐嚇——說要殺！殺！殺！

魯迅先生曾經稱許過的丁玲被鬬爭，魯迅先生譽爲進步作家的巴金被壓在九重地獄。三十年代的文化人，有幾人能倖免？

魯迅先生曾表示人民所要求的「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溫飽」。可是中國共產黨要求人民的正正相反，共產黨要求人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不信嗎？且看最近大陸各地的事實。

在廣州，目前一般市民的每月口糧是：家庭主婦最多每人每月二十三斤；老年人十六斤；小孩在入學年齡以前，只得八斤。至於獲得特殊照顧的工人，每月最多不過三十八斤——這標準，目前被迫削減了，共黨要求人民「自動節約」糧食了，並以「科學」爲根據，說：「吃得飽對健康有害。」

在廣州，由於觀瞻所繫，人民生活過得還比較好，農村則更慘了！香港人大概不會忘記大逃亡的故事，更不會忘記排長龍寄郵包回大陸的情形，那時大陸人們喫四兩米一天，不少人餓到水腫，更有不少人喫觀音土！

在新興縣，有些農民在休息時間拾些野草，野竹來編製草蓆或竹器在墟市出售，可是竟被中共鬬爭到死不得，活不成！共黨說野草和野竹雖非公社所種

我們要溫飽

古鶴翔

，卻是生長在政府的土地裏的。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奴！

在恩平，中共由於肥料不足，竟拆毁農民的舊泥屋，說舊泥牆是最佳的肥料。其實用舊泥牆做肥料，怎比得上用肥佬毛澤東的身體來做肥料呢？這飽吸民脂民膏的身體，實在是最好的肥田料了！

魯迅主張給人民以溫飽，可是在「大批判運動」中，中共已將要求溫飽的工農形容爲「企圖破壞政府和人民關係的反革命」，說「這是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妖風。」

在惠陽縣，有些婦女被生活所迫，竟然出來「找生活」。她們只求五斤米，即與男人同宿一宵！

在廣州，有些工人被迫下放到農村去耕田，有些工資減半。

中共既然如此，蘇聯又怎樣呢？據香港大公報說：「物價飛漲，勞動人民生活日益窮困。蘇聯由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物價，平均上漲了百分之五十六。在今年六月中旬，在莫斯科自由市場上，一公斤捲心菜售一點五美元，一公斤蕃茄售十三美元，許多工人一整月工資還買不到十公斤蕃茄。眞理報呼籲道：『讓我們的飯桌上多些蔬菜吧！』在西伯利亞，糧荒更加嚴重。西伯利亞最大的城市諾波西比爾斯克，幾個月來連蕃薯也買不到，當地人民被迫喫明年的穀種。最近莫斯科等城市已經買不到麵包。」

請看，魯迅心目中的蘇聯天堂和中國共產天堂的眞相原來如此，如果魯迅復生，他將後悔，後悔當年受中共利用，誤盡蒼生！

在人民喫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中共卻厲行飢餓輸出，目前每日由廣東外運的貨物，竟值四百萬中共幣。中國人民在這瘋狂的迫害下，只有作反。怪不得江蘇、浙江，及廣東各地的青年到處作反，最近穗共在瘦狗嶺槍決紅衛兵了！

在新疆，中共與人民已發生了大分裂。在甘肅蘭州，八月底也曾發生激烈衝突。

這次動亂，擴大到蘭新鐵路沿線的其他城市，使鐵路運輸停止。在廣東、雲南、四川各省，反毛分子和毛共更展開炮戰。至於山西省，更是反毛最激烈的地區。

更妙的是，巴黎收到一個神秘的反毛電台的廣播，該台自稱爲「解放軍之音」，說推翻毛林集團的時機已告成熟，攻擊毛林集團「不怕苦不怕死」的陰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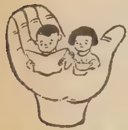
最近周恩來到北越弔喪，可是迅即返回北平。有人以爲周不願與蘇共頭子碰頭，其實這並不是周急即返平的原因。原因大概是：中國大陸發生了緊急事情！

那是什麼事呢？我們暫時自然不易知道，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自從今年五月十九日以後，毛澤東和林彪即未公開露臉。而且，中共廣播時已少「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叫囂。在北平，往北越使館拜祭的人，竟不見江青娘娘和葉羣王妃，反而有宋慶齡「副主席」。宋曾被紅衛兵指斥，而紅衛兵則爲江娘娘的心腹！爲什麼江娘娘心腹竟被槍決？

由上舉理由，很可能毛澤東的大權已旁落，皇儲也可能失勢，也許周恩來已成舉足輕重的人物？——在這動亂日子，周怎能久離北平？北越固然要爭取，老巢北平卻更重要！

十月一日，中共「建國」二十周年的紀念快到來了。在這苦難的日子裏，我們且看天安門上將有什麼演變罷。

我們確信：偉大的中國不會永久沉淪的，中國人民需要生存，中國人民需要溫飽；殺人放火的政權，必將滅亡！



的上卷，曾在「人民文學」刊載過，上海電影廠已決定拍攝，並內定趙丹飾演魯迅，趙丹除猛看「魯迅全集」外，還到浙江紹興魯迅的故鄉體驗生活。然而後來因爲劇本有毛病，據說是歪曲了魯迅的形象，需要修改，因此始終沒有拍成。

何以一個在「解放」前能夠多產的作家，在「解放」後反而少產甚至不產了呢？

陳白塵在寫「亂界男女」時，因受到中共批評家的指責，說他寫得不夠深入，缺乏教育意義，陳白塵曾說：「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限制他的創造的自由。」等於委過於當時的環境，也即是說在國民黨治下無寫作自由。他在寫「陞官圖」時，當演出之前，他寫了「爲『陞官圖』演出而作」，其中有一段話說：「我知道『陞官圖』這劇本將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誰要否認它，那是諱疾忌醫。誰要承認它的眞實，誰才有勇氣去改進它。今天不正是革新局面的時期麼？而承認與否認之間，這就考驗出『自由』的是否存在了。而有這種自由存在的時候，這劇本裏的現象才能根本消滅。反之，這種自由不允許存在，那這種戲即使不在舞台上演，還不是一樣在生活裏演出？所以，只有自由才能消滅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是無異於助長黑暗。沒有一個作者當他沐浴於陽光之下，還願意回到暗室裏去找尋題材的。但他被幽禁於暗室之中，卻永遠也不會描寫太陽。」

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無寫作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是否就有寫作自由呢？身在大陸二十年的陳白塵，當然知道得比我們還淸楚。我們只從他過去還能寫出暴露社會醜惡、諷刺現實的「亂世男女」，二十年來卻不能寫出同樣揭發黑暗的劇本這一事實來看，就知道：如果說過去無寫作自由，現在是更加無寫作自由了；而以現在的無寫作自由來比較，則過去可以說是多少有一點寫作自由的。過去是在黑暗裏見不到陽光，因此只能描寫黑暗；如今見到太陽了，又何以不能歌頌光明呢？那末，這所謂紅太陽下的光明，不是依然同過去的黑暗一樣更或加重麼？陳白塵過去心裏有苦有寃，還可以公開向社會傾訴，如今卻只能埋在肚子裏了。這種痛苦，又何止陳白塵一人？其實，又豈止胸中痛苦而已，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多少人能夠吃得消呢？

歡迎安庇專員

報載：國際司法組織英國區香港分會最近成立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研究在本港設立安庇市民專員的可能性，有關調查工作經已完成，報告書亦於日前發表。報告書指出：「本港政府需要從速設立安庇市民專員的職位，以補救目前行政上之錯誤、無能、無理、拖延、貪汚、歧視、藉故爲難等情而產生之不公正決定。」

據說安庇專員的職責，爲保障市民在個別之具體事件中，免受當局濫用權威之累。他是獨立於官僚機構之外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投訴。只要本港政府某一部門的行政與市民的利益有牴觸，他便會主動地要求該部門改善其政策。安庇專員有權要求各公務人員合作，提供所需之任何資料；他也可以查閱所有政府部門的檔案文件，並有權列席政府各部門的一切會議。凡是向安庇專員所作的一切投訴，均會保守高度秘密；投訴人對他所作一切口頭或文字的陳述，都享有不公開的特權。他們也不奉召在任何法庭作證。這眞是令人萬分興奮的好消息！

賣油郎幼年最愛看包公案和巡按大人私訪的故事，例如在「鍘美案」中，秦香蓮千里迢迢帶着兒女到開封找她的丈夫，陳世美因爲已招了駙馬，怕揭發他的欺君之罪，不但不認自己的髮妻子女，反派韓琦把她們完全殺掉滅口。這時香蓮母子身陷絕境，幸而遇到包公替她伸了寃。又如「販馬記」中李奇，一家人被揚三春勾通田旺害得家破人亡，眼看就要處決，意外地來了位巡按大人替他昭雪了寃枉，更意外地那位巡按大人竟是自己失踪多年的兒子——寶童。這都是絕處逢生，看了眞是大快人心。

安庇專員雖不是包龍圖和巡按大人復活，但他卻能發生同等效果；因爲人類不管膚色如何，都有一個共同的賤毛病——最怕有人管，只要旁邊有人可以干涉自己，一個無法無天的壞蛋，馬上便會循規蹈矩。由於安庇專員是獨立的，是國際性的，他可以不受情面、利害、「提拔」及其他任何影響而主持公道。因此能使有關當局在處理事務時提高警惕，避免濫用權力及臨事武斷。而事實上各地當局對安庇專員的建議也都是接受的。

賣油郎以爲本港迫切需要這樣一位安庇專員，設立之後，必能使本港行政上的缺點大爲改善。所以首先舉雙手贊成，並有詩曰：

一、官官相衞勢非孤，此掩彼遮破綻無；
何日蒼天開慧眼？人間再見包龍圖！

二、州官放火理當然，百姓點燈禍不堪！
安得巨人臨此土，也能側面管州官。

三、自古大夫不上刑，名流今日竟橫行；
何時鐵面人重現，牛鬼蛇神一掃淸！

談藝術家的自負與匠心(上)

魯迅曾把天才比喻爲種籽，在下卻要把藝術家的自負與匠心比喻爲「保護種籽的外殼」。種籽固然必須有肥沃的土壤，才能開出燦爛的花朵，但台、港、星、馬絕不是寸草都不能生長的沙礫，這些地方起碼有空氣（思想自由）和水（出版自由），只要你是一棵堅强的種籽，總會有生長發育的一天。然而這些年來，爲甚麼總不見紀念碑式的巨著問世呢？五六十年代爲甚麼不能出現魯迅、沈從文、巴金、徐志摩那樣的作家和詩人呢？

也許有人認爲，沒有天才的種籽；也許有人認爲，沒有肥沃的土壤。但在下卻認爲統統都不對，種籽有，土壤也都還過得去，主要是天才的種籽缺乏堅强的外殼，就是缺乏藝術家的自負和匠心，經受不起汚水的侵蝕，一露出頭來，邪風一吹，根就歪了，這樣如何能像白楊那樣指破青天呢？

自負和匠心對一個藝術家來說，其重要性不下於才能與學識。因爲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巨匠是一帆風順地能長的。果戈理自費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時，一本也沒有賣出去，不僅賠了出版費而且還賠搬運費，弄得一貧如洗，連飯也沒得吃。但果戈理並不氣餒，繼續努力，結果寫出了光輝燦爛的「欽差大臣」和「死靈魂」。

這就是藝術家的自負。

司湯達爾發表「紅與黑」的時候，遭到舉國上下的毒惡嘲笑，唯一同情他的，就是他的晚輩（指文藝創作上的晚輩）巴爾扎克。他曾爲巴爾扎克的一封安慰信而感激得涕淚交加。但他並未氣餒，他相信「紅與黑」一百年後將震動世界。這就是藝術家的自負。司湯達爾的預言果然應驗了，只消五十年「紅與黑」就驚動世界文壇，成爲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奠基之作。

幾乎每一個有成就的藝術家，都必定有他在藝術上的自負，這種自負也就成了藝術家的原動力。

然而自負並不等於驕傲，不等於囂張，跋扈；更不是自我吹噓，强出風頭。自負只是深藏於內心的自信。它的外在表現卻是默默無言地苦幹，以及不折不撓地苦幹。

反觀時下之冒牌藝術家，有誰是具有這種偉大的自負精神的呢？愈是喜歡出風頭的，愈是喜歡別人吹捧的，愈說明他缺乏藝術家的自負，缺乏足夠的自信。正因爲連他自己都懷疑自己的作品，懷疑自己的藝術才能，所以才急於得到外界的支持，希望從別人的嘴中證實自己是藝術家。正像小孩子做了一件事，急於得到母親的贊揚一樣。

小爬蟲

藍海文

幾隻蒼蠅，嗡嗡嗡，
看見鈔票，一窩蜂。
搞甚麼運動，鬧甚麼革命，
都是見錢眼開的小爬蟲！

彈集

的中堅力量，這已是很多人公認的事實。這事實是怎樣造成的？卻少有人去作深一層探討。就我所知，一九五〇年前後來港的大陸難民，約可分為兩大類：

（一）一九五〇年以前來港的。那時大陸尚未完全變色，海南島也未棄守，東南與西南地區仍有戰爭。在這一時期來港的人，大致都是腰纏黃金美鈔的有錢人；他們包括工商界鉅子，及軍政界的大人將軍。有的人抱着觀望態度，想等局勢安定了再定今後行止；有的人則是自問難容於中共政權，對台灣國民政府也缺乏信心，都存有在海外作寓公的打算。這班人，或借路經過去歐、美、台灣；或在香港買屋置業，作長治久安的計劃。這一類的逃港人士，他們現在多已成了香港工商界的老闆階段，以他們帶來的金錢，造成了香港初期的畸形繁榮，及後期工商業發達的投資者。

香港難民之二

（二）一九五〇至五三年逃來香港的人。多是從戰場上下來的軍人或政府留在大陸警政界的公務人員；他們完成了掩護政府撤退入台的任務，自感留在大陸決無生理，於是倉皇就道，間關萬里，逃來香港，一心想去台灣歸隊。這一時期的來港難民人數最多，他們多是政府的中下級幹部，年富力强，幹勁冲天；但也都是從戰火中剩下一條命的亡命者，清風兩袖，不名一文的窮光蛋。可是他們膽識過人，久經戰陣，歷盡顛沛，對新環境的適應力强，能刻苦耐勞。這批人來到香港後，始知台灣國門緊閉，人事凍結，報國有心，請纓無路。原來一心想入台歸隊的希望幻滅了，還遭受到在台在港有錢有勢的上司親友故舊的冷落對待，無不滿腹悲憤！在現實生活逼人之下，他們流落在香港四顧茫茫，住在調景嶺或港九各木屋區中，將悲憤化為力量，把一心為黨為國賣力挨命的勇氣，轉為而自己的生活打出路。於是，降格以求，自謀生活，打入到各行業中去，從最低微的工作做起。

由於他們膽識過人，幹勁冲天，大陸不能回，台灣不能去，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一股謀生力量是巨大無比的。他們打入各行業獲得一宿兩餐的起碼生活之後，如果對現工作有興趣的，便潛心致力於本行業的學習研究；如果對現工作志趣不相近的，則騎牛找馬，利用工餘之暇學習別樣，另謀發展。

這批難民人數最多，成就也最大，今日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了。他們自創事業的，都有了大小程度不一的成就；安份工作的，都成了本行業中步步高陞的出色人員。他們與中共都有血海深仇，誓不兩立，堅決反共，與香港共存亡，是今日香港社會最能發生安定力量的中堅份子，也是為繁榮香港付出勞力智慧最多最大的有力功臣。

張贛萍

都是牛八牛鬼的小爬蟲！

幾條癩狗，到處碰，
未做皇帝，先賣祖宗。
第三勢力的台獨集團，
都是出賣民族的小爬蟲！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可惜張競生不在香港

在這性教育是否應該在學校裏推行的問題，正煩勞着一些大人先生們在紛紛談論的時候，叫我又想起了我國的性學先進張競生博士來。

民國初年，我國在性學這方面，致力研究的有兩人：一為褚民誼，另一就是張競生。

褚氏研究的是兔子的不文之物，雖也得到一個兔陰博士的尊稱，但那是兔子的事，大家並不感到有多大興趣。張競生研究的是人的東西，大家卻就感到饒有興趣。所以張氏的大名，也就不脛而走，連我這個還在課室裏每給先生罰站壁角的小學生，也知道有張競生其人。

由於張氏所倡導的，在中國卻是一向被認為「只好暗來，不可公開」的事情，所以也就給一些大人先生斥為妖孽，可是許多人卻大讚「好嘢」！當他在上海之日，去函請教或登門造訪者甚眾；上自老太婆，下至小妮子都有。

有一次，幾位女士聯同去拜訪他。僕人引導她們來到張氏的書房，推門入內，看到他一絲不掛，赤條條地坐在椅上，不禁面紅耳赤。其中一位脾氣暴燥的，更面斥張氏沒有禮貌。

誰知張氏卻慢條斯理地回答道：「這間房子就是我的衣服，你們闖進我的褲裏來，當然就會看到我胯下的這些東西啦！」

張競生大力提倡美的生活，性的享受；但卻勤於耕耘別人之田土，而荒廢自家的園地。害得夫人在閨中捱盡寂寞之苦，孤燈之下，形影相弔；翠被之中，慰藉無人。苦煞了奴奴，咬爛了繡枕，煎熬難受，做人無味。終於找來三尺蔴繩，套上粉頸；凌空一懸，一縷芳魂，往閻王殿前報到去也！

抗戰期間，張氏回到故鄉饒平，經營農場；場名「華僑」，把不少公地，都劃入了他的場圃範圍之內。暇則外出打獵遣興，在國難期間，他的私人生活，卻是優而且裕。

在熱天裏，他也每到溪流中游泳；衣服盡去，七尺無遮。不少村女、鄉婦經過，由於不懂這種美的生活境界，毫無欣賞興趣；反而掩面而過，拾取孔老夫子的牙慧，爭言：「吾不欲觀之矣」！

大陸陷共初期，他被推為社會賢達，許多集會都有他的份兒，後來也就寂然無聞。也許已是受到清算，在勞改場中過着那暗無天日的歲月。

所以我也就深為他可惜，要是他能到香港來，正不難做個適應潮流的名人，切合需要的權威人物。

醉八仙



人海百態

一個會頭・一個會仔

義會之所以稱為「義」會，大概因為會章上寫明「緩急相濟」。一般小市民沒有路數向銀行借款透支，「緩急相濟」對他們來說，在應急及週轉上確起了很大作用。

義會在中下層社會十分普遍，不少人靠義會生存，做會頭，不斷埋會，居然撈到風生水起；但因政府沒有製訂法律加以管制，撻會的新聞，經常在報紙上見到，而且一撻就十萬八萬，會仔受到損失，投訴無門，徒呼荷荷。

廣東人有句老話說：「利大本唔歸」，許多有些餘貲，或從家用揩到多少油水的主婦，貪圖義會厚利，多數都做會，職業會頭找對象，一半是這些人；一半是鎮日撲水週轉，作小買賣的商人。這一來，眞的可以做到「緩急相濟」，他也可從中取利了。

許多商店或大小機構中，同事間也有做義會的，多是儲蓄性質，會仔們出利，不過象徵式，會頭期期求人標會；但也與此相反的，出現「鬬搶」情形，一開始就出到半數利息，比方一百元會，出利五十以上，這種會，做咁耐熬骨咁耐，正合我們「利大本唔歸」的戒條。

做這種會，最後幾會，為了要搶得，有時一百元會出到百幾元利息，會仔不但不用供會，且可獲補貼，這是壞的現象，表示會仔對這份會已大失信心。

老萬從來對義會這個「義」字十分懷疑，所以不大喜歡做會。但朋友之間、同事之間，力邀之下，人情難卻，出來搵食後，也做過不少義會。不知是我命運不好，抑或「爛尾」是普遍現象，可以說，我做過的會，只有極少數「圓滿結束」；大部份都不了了之，老萬爬格子收入，損失在這方面的數目不少。

撈到今時，老萬已有「談會色變」之感。對一些人來說，埋會確是解決應急的最好方法，叫人借錢，總比叫人做會難。借錢，大家熟朋友，要利息，不好意思；不要利息，不如放在銀行，收四五厘定期存款利息。若以埋會做藉口，有餘貲的朋友，在厚利誘惑下，自是樂意加入；加入後，過了一兩會，已將他綁住，可以任由你宰割，每期奉獻，收租咁收，眞是財源廣進！

在我們行家中，流行一個做會的笑話，一個行將結婚的外勤記者，為了儲蓄一筆老婆本，在一個印刷部同事力說下，同意加入做一份五十蚊會。以他的入息，五十蚊會並不吃力。

會頭發給他一本「會簿」，照會簿上的名單，除了會頭外，會仔甚多，共有三十餘人。會頭說，所以有這麼多人捧場，完全因為他們信用好。那位老記信以為眞，他希望會仔愈多愈好，標起來，有千多元，對他將來的酒席費也有幫助。

初時，他無意標會，因為佳期尚遠，要錢也沒用，每次「開會」後，由會頭通知他，有時五六元，有時是七八元，他供四十多元就夠。

等到佳期已有日子，打算把會標了好辦事，照平時標準，以為七元左右，一定可以標到。但兩三期都失敗，直到結婚那一個月，他出到十元，可是不巧得很，人家以十元零五角標掉。這千多元無法列入預算，使他應付婚禮有點吃力。當然，多方想辦法，畢竟還是應付過去了。

應付了結婚開銷，他不着緊了，但仍然每期出票，希望標到，拿去還債。可是，他是最倒霉的會仔，每次出的票總給別人壓一元幾毫，居於「二票」。

他做人雖然腸直肚直，可是每期都是如此，不免引起懷疑。翻開會簿，找着幾個認識的會仔，問問他們，他們都否認有加入這個會。這一來，這份假會的秘密就給揭發了，原來全部會仔名單都是會頭假托，根本這些人沒有加入，他跟這位老記，一個是會頭，一個是會仔，等如老記每期送他四十多元，已供了一年半，現在才發覺，這位老記已損失逾千，日夜追討，毫無結果，會頭一於軟皮蛇，吹佢唔脹。

這「一個會頭，一個會仔」的故事，我們行內引為笑談。其實，諸如此類的事，在「義會」時常發生，人們可以利用的弱點是「貪小利」和「同情心」。埋會的「秘密」，不是用「利」去打動別人，就是作出一副可憐相，取得別人同情，加入這個會，作為幫助對方。

可是，投之以桃，未必報之以李，你基於同情心，對方可能暗笑搵到老襯。

因此，老萬對義會的這個「義」字引起懷疑是合理的。埋會之能夠騙人，也因為這個「義」字。實則，這個「義」字卻該是「不義」的解釋。

相信在讀者中，大多數也有「做會」的經驗；也相信大多數受過「爛尾」的損失。

前些時，政府似乎有過意思訂例保障義會，但義會根本上是一個「逃稅」的組織（沒有繳「利息稅」），不盡納稅義務，當然不受法律保障。如果眞要立例保障義會，義會就反而沒有人做，他們全靠免稅，才有利可圖；如果依正手續，簡直冇得做。

要是能夠做到眞正的「義會」，那十分有意義的，以緩濟急，是發揮互助精神；問題是義會不夠「義」，你急的時候，它濟不了你，好像上面所述的那位老記，就給攪得「急上加急」。

老萬並不反對做會，但做會要選擇會頭，感情用事，會惹來煩惱。因為做會不是一次過，期期要供，期期躭心爛尾，就簡直精神虐待！有過做會經驗的朋友以為然否？

萬人傑

樓面手記（下）

魯民

這羣太太聽完，顯得有點忿忿不平，一擁而去，看樣子準是向海鮮檔大興問罪之師了。而禿子遊客滿臉赧然神色，看樣子是剛才冤枉了我們，所以現在才默然無聲。

自此以後，老闆千囑萬咐，為免「食死貓」起見，大凡有顧客帶蝦來的話，一定要先打開來看清楚，有死蝦的得早聲明，那可免去很多麻煩，否則米已成炊（意即是蝦已芶熟），換蝦之罪名，水洗難清。

事後我曾留心海鮮檔一買一賣的手法，結果發現了其中秘密。

原來海鮮檔所謂「打樁」的方法是這樣。

檔口擺好兩個盤，一個養着許多游水生蝦，而另一個盤則放滿膠袋（別少覷這些膠袋，其實內裏大有乾坤），膠袋底盛放着許多死蝦（有良心的則將死去剛不久的賣給你；相反有些沒有商業道德的小販則將雪藏或臭蝦混在一起發賣，此舉如用三十六計形容，大可套用其中一計：「瞞天過海」，一笑）。由於這些膠袋並非透明，而是有顏色的，所以一般顧客都不易發覺。

好戲上演了，例如一個遊客到來買蝦，講成價後，小販例必將鐵網向生蝦那個盤中一撈，輕輕打開另一個盤邊的膠袋口，將生蝦倒進去，用秤將膠袋秤起來，譬如三斤，小販例必問遊客夠不夠吃？

如果那個遊客說太多吃不了的話，那末，小販就將生蝦倒出來，再秤——得二斤，遊客說夠了，於是這單生意便告完成。其實膠袋底已完全是死蝦，因為剛才的生蝦已給倒了出來，膠袋裏那有生蝦——這純粹是一種掩眼法，也就是為什麼買生蝦會得死蝦的原因。

再說下去，這個遊客帶了這袋死蝦，要找海鮮館代煑，碰巧給我們視作「獵物」而拉了進來，如果矇查查不先看一看，便寫單進廚房的話，那該自嘆倒霉，因為像上述那個禿子，便是明顯的例子。

其次，買蟹也是一個難題，一般不是熟客或諸多囉唆，尖酸刻薄的遊客，休想吃頂角膏蟹。遊客買蟹，除非認眞熟行的，否則，你買羔蟹肯定是水蟹；買肉蟹肯定是硬骨仔，既然如此，更遑論什麼黃油花膏，重皮奄仔了。

你也許會問：做生意為什麼會這樣做法？我也很難答覆。本來，用這種方法來搵食，未免有損商業道德，做生意，明買明賣，實際點才好，幹麼要出到「打樁」、「賣水蟹」這一槓，至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些遊客，好相與的，來到幫襯，哥前哥後，開聲唔該，埋聲唔該，而手震（本行術語——貼士之謂）又有番咁上下，這種顧客最受我們歡迎，為的是好相與的顧客，我們除了打個九折之外，免去茶錢又何妨（當然，這只是少數）？

來幫襯的熟客，通常有幾個原因：一、價錢平，二、招呼好，三、味道好，四、地方好。

四者之中，最主要的是第三項，因為食野食味道，食物不對辦的時候，遊客準會來個拍枱大罵，那時樓面可算是活受罪。為的是遊客絕不會走進廚房去找候鑊的，味道不好，不罵樓面還有罵誰。記得有一回，老闆（候鑊）不知是輸了狗還是鬧失戀，蒸「三刀」魚太生；炒「鱸魚」球太熟；豉汁蟹弄了個豉椒蟹出來，令到那枱遊客十分不滿意。幸好我們道歉一番，否則，像禿子遊客聲討老闆那一幕不難就地重演。

說實話，人家買了一條這麼名貴的上魚「三刀」給你代蒸，如今太生，那股魚腥味還未除，落箸恍似橡皮，實在難以下咽；番蒸嗎？那就失去了魚本身的原有鮮味；而「炒魚球」就更甚，往日老闆炒出來的魚球，是四角玲瓏，色澤閃光，而食落則爽夾滑的，可是這回在枱上的魚球則是散的，太熟的魚球，用筷子夾，愈夾愈散，這顯然是太熟了，何況入口是「孩」的呢！

我們寫菜單，多簡寫或用別字，例如「炒飯」寫成「炒反」；「蒸魚」寫成「正魚」；「豉椒蟹」寫成「支召蟹」；「鴨腳」寫成「甲卩」等。還有很多別字，非本行人是很難明的。

做樓面這一行，有人說是養老院，也有人說沒出息的人才會幹到這一行。這些話對與不對，很難下判語，不過有位世叔伯曾對我說過一番用心良苦的話：

「民，快轉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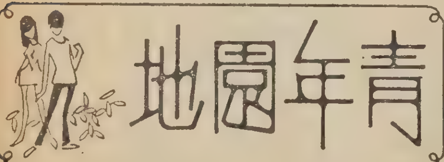
「轉行？」我有點感到詫異，為的是做這行雖然時間長一點，但入息不俗，又自在……我不禁天眞地問。

「你錯了，」世叔一派肅穆的眼光瞧着我：「民，青年人幹這行最沒用，說句嚴重的話，簡直是出賣了你的青春，試問你一生中，有若干春青留待出賣？須知道：你這樣就誤下去，將來的前途怎辦？」

我想了想，世叔伯的說話沒錯，「年青人做這行，簡直是出賣了自己的青春。」可是：離開了這一行，可以幹得什麼呢？我不禁狐疑起來，世叔伯像猜透了我的心事似的，用略帶安慰的語氣對我說：

「民，青年人最怕不長進，沒志氣，有機會的話，出去市區見見世面吧，學些實用的技術，比如駕駛呀，機械呀，電器呀等等，許多行業都是適合你們幹的，你為什麼還坐在井底做人呢？」

世叔伯之言，像一記旱天雷，把我從夢中驚醒。好！騎牛搵馬，立定心水轉行。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之十四）

共區婦女備受摧殘

胡蓑之

無可諱言，我生平的最大缺點是：自認對人對事的反應力弱，向來不歡喜過問別人的閒事；無論在前方作戰或在後方整訓，對於當地老百姓的生活習慣，也極少關心。但在萊陽卻是例外的，一方面由於我們的部隊駐紮萊陽的時間較久，毋需終日忙於作戰計劃戰報等傷腦筋的工作，而經常有機會到附近鄉村去逛逛，對居民接觸的機會愈多，認識益深；加以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有些特殊，與南方各地的情形大不相同。因此，便引起了我的興趣。

膠東人的生活習慣

所謂「特殊」也者，並非什麼奇風異俗；而可以說是典型的北方農村生活罷了。究竟北方農村生活是怎樣呢？

首先要介紹的是他們的服裝，由於共區的居民，固然是一窮二白的；但就地理上而言，萊陽屬於膠東的山區，文化較爲落後，所以那裏的居民生活，自來就簡單樸素。每屆夏季盛暑時，男的多半赤着膊去工作；冬季則多穿寬大的棉襖，戴着帽。而無論春夏秋冬四季裏，唯一不可或缺的是每人都有條布帶束於腰際。據他們說：這條布帶的用途很多，如夏季可用作拭汗；冬季則縛束其棉襖，以免透風。

至於膠東的少女們，通常長得高大而結實，假如經過美容專家替她們細心地化裝一番，保證成爲標準美人。可惜她們從不知道打扮，不僅是衣褲既寬又長，甚至頭髮也很少梳理。有的是小腳，也有腳大像蓮船的，總之，難於表現其美好的身段。雖然如此，但他們的一顰一笑，仍然帶有一股媚人的魅力。膠東人對於吃的頗不講究，一天兩餐多以包穀餅（又名窩頭）和小米粥充飢；冬季則吃地瓜（紅薯）。吃不完的地瓜，則切成片條綴於繩上加以晒乾，叫作地瓜乾。只要你進入任何一個農村，到處都可看到一串一串的地瓜乾懸掛在屋簷角下。這是膠東人認爲最好吃的東西，實際上，用地瓜乾泡湯或煑粥，的確美味可口。而白饅頭和麵條、餃子，則是膠東人認爲最上等的食物；據他們說，非過新年（農曆年）或有其他喜事，是很少機會吃得到的。更好笑的是，他們吃太米飯反而是外行，我們吃剩的大米飯送給他們時，卻不怎樣感到興趣；他們覺得米飯的味道太淡，使用筷子扒飯也不習慣。惟青島市區的居民則不然，吃米飯的多於吃包穀餅或饅頭的。只是到了過年過節或開筵請客的時候，才包餃子。

談到膠東人的住屋，更是簡陋不堪！除青島市而外，在其他的城市中，簡直難得看到一幢用鋼筋水泥建造的建築物；即使城內的大商店和富有人家的住宅，也多半用磚瓦蓋成，保持着中國古老建築物的式樣。特別是在萊陽附近的鄉村中，不獨找不到一座像樣的新式房屋；甚至用磚瓦蓋成的屋宇，也如鳳毛麟角。一般來說，多數使用竹籬作牆，其上蓋以麥桿或茅草。此外，尚有土牆房屋，即用泥沙拌水築成的牆壁，其上蓋以瓦片，這便是較爲堅牢的屋宇，經得起風雪的壓力。農舍的家具非常簡單，除農具外，只有幾條矮櫈，沒有餐桌，也沒有碗櫃，而盛碗盞餐具的卻是一個大籮筐。厨房就在廳裏，兩口大灶相峙；臥房之中沒有床，只有一個大炕。炕上的陳設，冬季有幾條破被，夏天光如晒穀坪。但你別鄙視這種用泥土築成的炕，它的用途是很大的。白天可以用來堆積什物，進餐時可代替餐桌，晚上又可作爲睡榻；尤其到了冬季寒冷的時候，更大派用場，除供全家男女老幼睡覺之外，即白晝也是全家圍坐取暖的所在。因爲這種炕長方其形，面積約合兩三張普通的床榻那麼大，中空而與廳外的爐灶相通。只要爐灶盛火煑飯，則其烟氣直接透至炕下，逐漸使炕溫暖，全家人臥於炕上，都得其所哉！是故，膠東人一到冬季，全家大小——包括夫妻、兒女、媳婦，實行大被同眠。

老翁充護花的故事

我初時發現他們全家六、七口人同睡一個炕上，覺得很奇怪！但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因爲天氣冷的緣故。如果分開睡覺，勢必需要較多的柴火先燒熱各炕，然後才能安睡。一天深夜約十二時，我從司令部返回駐地（民房），正刮着大風，進入廳中時用電筒照射，發現那家的老父親蜷縮於他家臥房門口，還以爲他是從炕上滾落至門外的。於是我便把他推醒，問他：「天氣這樣寒冷，你怎麼睡在門口？」

「俺習慣這樣睡覺，不怕冷。」他睡眼惺忪地笑着說：「先生，你回來了，你的兄弟也都回齊了嗎？」

我明白他這一問是想閂好大門，因此我立即回答：「弟兄們早就休息了。」果然不錯，他馬上起身去把大門閂好後，仍然睡回原處，卻使我感到奇怪！我想：如此天寒地凍，他爲什麼要睡在這門邊？並且表示習慣這樣睡，難道這老人是潛伏的匪諜嗎？非查過清楚不可。於是我便邀那老者入我的睡房，以同情而客氣的口吻問他：「老伯，你這樣睡在地上是會受涼的，我有些過意不去，是不是我們佔住了你的房屋，你家的人數太多，炕小不夠地方？如你有什麼困難問題，儘可對我說明，只要我幫得到的事會想辦法替你解決的。」

那老而見到我的態度誠懇，似帶有感激的表情邊笑邊說：「先生，俺多謝你的好意，沒有困難，天冷時俺全家一向睡在大炕，夠地方睡，請放心。不過，唉！這世界給俺們老百姓太痛苦了，早些時候，八路駐在這裏，有許多大姑娘都吃過它們的苦頭！」

他說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我已明白他說話的意思，便進一步地追問：「吃過它們的什麼苦頭，可以告訴我嗎？」

「唉！」他搖頭嘆息着，隨即輕聲地續說：「八路說話是口不對心的，它們在白天說得挺好聽，高叫『八路軍不拿人民的一針一線』的口號。但到夜晚，它們卻不擇手段地隨便闖入居民的臥房亂來，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俺們萊陽城裏不少的大姑娘都被它們蹧蹋過！若是聲張，全家人都有罪。試想想，這樣誰還敢反抗呢？所以，萊陽的娘兒們聽到國軍來了，也照樣地躲藏啦。她們就是被八路嚇怕了。為了俺的媳婦、女兒安全，一年多來俺一直睡在這門邊，俺家的兩個小娘們才得免八路的蹧蹋。」

「哦！原來如此，那麼現在八路已經逃走一個多月了，你還要睡在門邊幹嗎？也怕國軍亂來嗎？」我正經地問。

老者忙着陪笑向我解釋：「你說那話來！不會！不會！只是小娘們見到軍隊就害怕，反正俺睡在門邊成了習慣，每晚到了半夜就自然而然地自動睡下去，一時難得改變……」

「老伯，你應該瞭解國軍是來保護你們的。」我對他的解釋並不滿意，但又不便責備他，只好趁機開道地說：「八路實行一杯水主義，禽獸不如，絕無人性，它們可以隨便摧殘女性。可是要知道，國軍是嚴守紀律的，如果犯罪，必受嚴重的處分，請放心吧！」

萊陽人長期不洗澡

經過那次的互相瞭解之後，我駐的那家人倒不再「設防」了；但共區婦女對軍隊的疑懼，仍是普遍的現象。於是，我便對三十六師政治副師長建議：為了爭取共區民眾，應該與萊陽縣政府聯合宣傳國軍與共軍有截然不同之點，如戡亂的意義，及國軍的紀律等等，使共區民眾都有充分的瞭解，而放棄其對軍隊疑懼的心理。同時派遣政工隊分別下鄉宣傳，廣貼標語，闡揚國軍的紀律，和愛國愛民的精神；而進一步地揭穿共軍處處欺騙人民的陰謀，對共區婦女的獸行，激起了人民對八路的憤恨。這一來，對國軍有很大的裨益。

幾天之後，由師政治部下令各團、營的政治指導員，發動各該駐地的民眾，推行這一宣傳，果然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膠東居民還有一個最不好的習慣是，對於清潔衛生問題頗不講究。儘管許多雜誌報章刊載：愛斯基摩人長年都不洗澡，那只是一種傳說；但膠東人長期不浴，卻是我親見親聞的。起初聽說萊陽人不歡喜洗澡，平均每一個月難得洗一次，我還不相信，總以為是那裏的天氣太冷，設備不全，他們住的房屋簡陋，到處通風，要想進行洗浴，確是一件困難的事。可是後來我一直注意他們的生活情形，不獨冬季如此，即在夏季也是一樣。而他們之所謂洗澡，充其量用布帛浸濕後再弄乾，向身上各部份擦一頓，叫作「擦澡」。

膠東人之所以很少洗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幾點：

㈠天氣較為寒冷：每屆立冬以後則霜雪交加，尤其北風怒號，皮膚往往因之破裂，氣溫通常在華氏三十度以下。

㈡膠東丘陵為高原地，雨量極少，食水多半依賴井水供應；甚至連各種植物如高粱、大豆、小麥、棉花、地瓜、蔬菜等，也全靠井水來灌溉。因此，無論郊野和村莊附近，到處都掘有水井；而那些水井又不像南方的食水井有源頭的泉水，卻是掘地十丈的吊水井，取水非常困難。

匪窟起出大批少女

到了農曆十一月以來，天氣更冷，有時刮起大風來，飛沙走石，簡直無法行路。記得有一次得到情報：發現一大隊共軍武裝部隊，從平度向棲霞方面進發，判斷是共軍十三縱隊的一部份，可能增援共軍第九縱隊，以與我軍進行作戰抑可能堅守棲霞山區要隘，甚或偸襲萊陽國軍防地。雖然尚未獲得駐在膠州附近的第八師通知，但副軍長葉佩高、卅六師師長李志鵬，一致認為有出擊的必要。因此，一面向軍司令部報告，一面由李師長親率一〇六團及一〇七團的兩營，共五個營，計劃沿萊陽西北面山區，分兩路並進至四十里外的張莊附近地區，展開佈防，準備實行腰擊而加以包圍殲滅之。

然而事有湊巧，沿山區右翼小路進發的一〇七團兩個營，剛抵達距萊陽西北約二十五里的一個村莊（地名忘記）附近時，斥候人員匆匆奔返報訊，發覺那個村莊似有敵踪。一〇七團團長麥勁冬立即以無線電報告李師長，決定先行掃蕩這一目標，而狡猾的共軍約五百人，則聞風逃向西面山區，恰與沿左翼進發的一〇六團相遭遇，隨即發生激戰；經一〇七團追擊，便形成了包圍狀態，使敵進退維谷。在三小時內，這股共軍不僅被擊潰；至少傷亡三分之一以上。

同時，一〇七團搜索共軍原來匿藏的村莊中，更揭發一處駭人聽聞的秘窟！一座空屋裏面，竟起出十七名少女，她們顯然被禁閉很久了，個個無精打采。但據村民說：共軍進駐該村還不到一星期，來自什麼地方甚至它們的匆匆逃走，一概不知。至於這批少女的身分及其遭遇問題，村民更不敢加以批評；他們只是笑着說：「這是常見的事，每次八路到此地，都隨帶着大批的姑娘。」由是證明共軍對於民間婦女的摧殘，已成為普遍的現象。而臨到它們逃命時，不獨遺下了許多東西包括着炊具、糧食和掠𠜎民間的布疋等等；連這些供它們發洩獸慾的少女，也不及帶走了。結果由一〇七團第二營將所有戰利品——包括那批少女——押返萊陽，經過審問後，才知道她們都是被共軍從平度一帶擄來的；並供給我軍一部份寶貴的情報。她們穿的衣服都很單薄，在那酷寒的氣候下，其面皮及手皮多已爆裂！出擊的我軍士兵亦因北風撲面的關係，也有同樣的現象。

正是顧此失彼，當其餘準備截擊另一股共軍的四個營，抵達目的地時，已失去敵踪。大概是那股共軍知道發生戰事後，已改變方向或潛藏起來了。過了幾天，突然接到闕軍長從城陽來的電話，要我立即回軍司令部一趟。王高參對我說：「撥公可能有事情需要你幫手，你準備明早就去好了。」究竟是什麼大事？下期自有詳細的報導。

太平洋風雲

白萍譯

八：只有一把長長的烏黑光潤的頭髮直垂臂下

伍特心中不禁竊笑，但表面上卻極力不笑出來，很認眞地道：「好的，不過，你每天要給錢我買香烟，有時要賭馬…賭風箏決賽，更有，要請朋友喝幾杯酒。」

「喏，現在你已經表現出，對這種事情根本上就沒有頭腦了！」她把唇膏擠子放下，「不久，你就會一文不剩了。」

她站在門口，向厨房大聲叫喚，一會兒，一名小侍送進兩杯菠蘿冰，一大瓶果汁來，這兩種東西，泰國人每天都吃喝很多。瑪姬對伍特道：「假如你一定要用錢的話，應該要買有用的東西，至少是可以吃進肚裏的東西。」

下一次休息時間內，在瑪姬出場表演之前，伍特又拿起吉他，向屠樂的枱子去，田達麗很高興地歡迎他，但伍特所注意的目標是屠樂。從伍特眼中看到的屠樂，酒已喝了很多，但神態如常，並不鬧酒，他很愉快，像是很能享受似的。兩道筆直的濃眉，一雙灰色的深眼，注視着伍特。他是很有個性的人物——精明、智慧，可能有點殘忍，瘦長的臉孔，堅强的下頷。

他說話的聲響是低沉的，有着很濃的阿肯薩斯州的土音，他問道：「山歌如何？」

「山歌？」伍特假裝不懂。

「有生命和實在感的那個調子……山區鄉村中流行的那種調子。」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曲調，先生。」伍特仍是茫然地注視着屠樂。

「他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田達麗在替伍特解圍，伸手去按着屠樂的手腕，使他不要因而發怒。

「啊……假如這位先生喜歡一支曲的話，我極願意替他演奏的。」伍特道。其實伍特是絕對知道屠樂要聽的是什麼曲調，只是故意讓他上釣而已。「也許這位先生唱兩句，我就知道是什麼曲調，就可以跟上去了。」

「唱兩句，屠樂先生。」陶銘納立即興奮地道：「唱給他聽聽。」

屠樂笑了，淸一淸他的咽喉，使開始發音唱出來，「她來的時候，她將繞過山來……」不好，太高了，唱不下去，停下來，改低一點，再唱：「在她來的時候，她將繞過山來……」

他愈唱愈高興，陶銘納和何基兩人也張大了喉嚨，配合着唱下去。很熱鬧似地，但田達麗卻顯然的感到不安。

伍特對這曲調其實是熟悉的，但他仍假裝，對美國音樂不大知道，要保持自己的墨西哥出生的西班牙人的身份。他便擺出了很留心地細聽的表情，然後，若有所得地，臉上露出笑容，五指一揮。吉他上，很興奮地彈奏出美妙的聲音來，配合着這三名牛鳴似的男高音的歌唱，然後，完了一支。

「咦，這傢伙不錯呢！」陶銘納眼看着伍特拍着手對屠樂道。

屠樂點點頭，問伍特道：「你會奏『密士失必河之戀』麼？」

伍特又是搖頭，表示不知道。

「好，你聽着，我替你哼出來。」屠樂舉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酒，潤潤喉嚨，然後哼起音符來。

跟着，伍特伴着，屠樂唱着，陶銘納和何基都湊趣參加，大家十分高興似的，只有田達麗默然不悅。

完了，伍特恭維屠樂道：「這位先生唱得像雲雀似的。」

「這世界上，雀很多嘛！」田達麗道：「但勇猛的雀鳥是不唱的。」

「算了吧！……」屠樂揮手拒絕她的批評：「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兒……誰管得着呢。」

伍特鞠躬，道：「要表演了……他們現在就登場了。」

他離枱而去。

凌晨二時，白象夜總會打烊了，在最後一名顧客離去後不久，伍特和瑪姬沿着街道走一段路，到她的小型藍雷諾牌汽車去。一名身裁頗爲强壯的男子站在附近，瑪姬碰碰伍特手背，低聲道：「乃榮。」

他們兩人繼續走過去，乃榮默然地看着。瑪姬伸手要開車門了，乃榮突然伸手把車門按住，連珠砲似的對瑪姬說話，兩人的聲音愈來愈高，在爭執着，他們雖然說的是泰語，但伍特可以很容易的猜到他們說的是什麼。

一會兒瑪姬憤怒地轉臉過來，對伍特說：「他說一定要送我回家，叫你走開。」

在他們爭辯時，伍特一直在思慮着，他無意於和乃榮打鬬，因爲，夜總會附近一定有很多警探，若是鬧上警署那會對他十分不利的，但到了這樣地步，他不動手可又不行，於是，他雙手閃電般抓過去，向乃榮乃榮猝不及防，右手手腕被他抓緊了，向後面用力一扭，乃榮叫喊一聲，掙扎不脫，伍特再一用力，乃榮身向前仆，伍特卻抓緊他，不讓他倒下去。

「開車，」伍特對瑪姬道。

瑪姬立即上車，開動引擎。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伍特放手把乃榮向前一推，他踉蹌的向前仆，險些跌在地上，到他站穩了腳步，按摩着瘦軟的手臂時，汽車已前駛了。

將近到家時，瑪姬道：「一輛汽車在後面跟着我們。」

「一定是你的朋友乃榮。」

「我開車到警署去。」

伍特道：「不好，我不要和警探接觸。」

「但他會傷害你呢！他是十分危險的人物，打得很兇的，剛才你是出其不意，突然的制服了他。今次他有備而來，恐怕他會打傷你呢！」

「他既一定要找我算帳，我寧可在沒有人見到的地方和他決鬭，省得多惹痲煩。」伍特肯定地說：「我們回家去吧！」

瑪姬把汽車駛入橫街，停車在屋下，車出來時，後面的汽車已駛上來，停在他們汽車後面。高空中，明月光澈，照耀着這條窄窄的街道，運河水面，閃閃生光，風景是很美的；但這時候，他們誰都沒有心情來欣賞這美景。

乃榮跳出汽車來，回身在車中拿出一根邏邏棒來，這條棒，五呎長，光滑沉重，善於使用的話，揮舞起來，虎虎生風，可以把對方活活打死。跟在乃榮背後，還有一名矮壯的男子，舉動靈活，手上卻沒有武器。

兩人分開，從左右兩面同時向伍特進擊。

瑪姬看了，大驚，尖叫一聲，立即向乃榮跑過去，雙手張開，環繞着乃榮，攔着他，一連串的泰語對他懇求。

另一人已到了伍特面前，伍特立即閃開，兩人繞着圈子，找尋敵人的弱點下手攻擊。從這人的動作中，伍特可以立即斷定，此人乃泰國拳師，他們打得十分兇狠毒辣，手腳並用的。

泰國拳師飛腳踢過來，向伍特小腹踢去，伍特並不閃避，飛身直撲過去，雙指直戳向對手的咽喉；拳師的腳踢到伍特足脛上，一陣痲木的感覺，但拳師咽喉被戳中，向後便倒，揮掌還擊，伍特臉部中了一掌，伍特向他伸過來的手臂劈過去，這拳師呻吟一聲，倒在地上。

這一交手，只有十五秒鐘的時間，便已判定勝敗了。

那邊，乃榮擺脫了瑪姬的糾纏，向伍特奔過來，手中棒揮舞起來，捲或一片棒影，伍特知道厲害，立即躍閃，退到汽車旁邊，乃榮追擊，伍特繞着汽車逃跑，一直退到屋下。

乃榮憤怒得七竅生烟，尾追不捨，中了伍德誘敵之計。他眼看着伍特站在屋下的木柱側，對着他就一棒，用盡全力，橫掃過去；這一棒，若是擊中的話，伍特脅骨便立即折斷，伍特向後一躍，木棒擊中屋下的支柱，「撲」的一聲，支柱像被利器擊中似的，劃出一個大缺口來。

乘着乃榮一頓之際，伍特更不遲疑，伸手抓緊木棒末端，用力一拉，乃榮險些站不穩，連忙也用力抓緊，卻被伍特搶上一步，揮掌向乃榮擊去，把鼻樑打折，鮮血泉湧；乃榮痛不可當，放下木棒，雙手掩臉後退，伍特追上去，揮拳猛擊，乃榮腹部中拳，立即倒地。

伍特上前雙手把乃榮舉起，向前走幾步，到了運河邊上，向河裏一丟。乃榮在水中掙扎，爬回岸上來，身上水淋淋一片濕，鮮血也仍在流着，蹣跚着鑽入車廂去。伍特把仍未甦醒的泰國拳師拖過去，向車內一塞。

乃榮看也不看伍特一眼，便發動引擎，開車去了。

瑪姬從屋下陰影中跑出來，問道：「你受傷嗎？」

「有一點。」伍特向她冷然地看一眼，續道：「他們太很毒了！」

瑪姬雙手按着自己胸脯的雙峯，道：「很抱歉，累你受驚了。我本來料不到乃榮要傷害你的，我以為他聲勢洶洶的只是要把你嚇走，離開我而已。」

伍特冷笑道：「他豈止要傷害我，他簡直要殺我呢！他下次再來的話，也許我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了。」

「噢！不會的……」瑪姬安慰伍特道：「乃榮已經大失面子了，他自己也會感到十分慚愧的。現在，他會放手了，他會把我當作已經死去了，根本上就不再存在，就此完結了。」

伍特可並不完全放心，她帶他回到屋內，關上了門，一直拉着他的手，帶他到屋後去，拉一下垂在牆側的紅繩，一道陡直的小木梯垂下來，通到樓上去。

樓上只有兩個大房，一個在後面，是貯物室，另一個在前面，是臥室，一張大床，以及其他家具陳設等。

瑪姬替伍特脫下衣服，伍特躺在床上，瑪姬匆忙趕到樓下，拿了冰和一瓶酒來，伍特一面喝酒，一面把冰敷在剛才被擊中的刺痛的臉頰上，瑪姬拿出藥油來，替他按摩足脛上的瘀痕。她不斷的抬頭看着伍特，臉上一片抱歉的神色。

伍特大為感動，不禁怒氣全消，對她微笑。

瑪姬高興了，跳起來，轉身到紗幕後面，一會兒，再出來時，她身上什麼都脫光了，只是一把長長的烏黑光滑的頭髮，直垂到臀下，此外，回復到她剛來到這世界時的樣子。

她步履輕盈地，直走到床邊來，就在伍特身旁躺下去，道：「你不再惱恨我嗎？」

「不惱恨了。」

「你的傷口還痛嗎？」她的身體向他靠得更緊，他有軟玉溫香抱滿懷之感。

「不很痛了，」他低語道，他的雙手已不由自主的在她身上愛撫着了。

「你要和我談些什麼嗎？」她在低笑着。

【未完】

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她的電話來了，說有要事和我磋商。我高興到不得了，心裏想：什麼要事不要事啦，還不是爲了那個？於是便匆匆到她那裏去。

這一次的見面，她並不像我想像中那麼熱情、輕鬆。她只肯讓我吻一吻額頭，並沒有什麼表示。也許她心裏有委屈，沒好心思說話吧？爲了討好她，我特別獻殷勤哄她。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有我！」我把胸膛一拍，表現得十分威武。「就是赴湯蹈火——」

「那先要謝謝你了！我現在就是要你赴湯蹈火幫忙我！」她嫣然一笑，好像和我開玩笑一樣。

「你說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

「就駟馬難追了，是嗎？」

「嗯！」我一口應承，毫不猶豫。順眼看看她有感動沒有，一個男子漢在女人面前應該有這樣的俠義氣慨。

「你對我太好了，打令！」她顯然給我的大丈夫氣慨打動了，立即倒在我懷裏，像受驚的小貓求人保護愛撫一樣，一股熱氣從腳跟升起把我的頭腦也衝昏了。

「你有什麼委屈？受過誰的氣？」我顫聲附耳問她。

她仰起頭來，微睜開汪汪的水眼。嗲聲嗲氣對我說：「我欠下人家一筆債，一時無法償還——」

「多少？」

「三十萬！你能借給我週轉一下嗎？」

「呀！三十萬？……」我沒有勇氣說下去了。

「嗯！你嚇驚了？是不是！」

「……不，我沒有這麼多錢！」

「拿物業去銀行按揭也行呀！」

「……」我正在盤算着另一個問題，沒有開腔。就算拿得出這筆款，也要愼重考慮呢。

「你不是說過不辭赴湯蹈火嗎？幹嗎一說到借就整個人都變了形！」

「老實說句，一來我手上沒有這筆款，二來嘛，這個數目確嚇煞人——」

「那麼大丈夫一言既出就不算數啦！」她已掙開了我的手，並肩坐了起來，像談判着。

「可是這數目太大了，叫我怎樣做得起大丈夫呀！」我把雙掌一攤，剛才那股威武之氣已不再存在了。

「那還談什麼赴湯蹈火？」

「就算赴湯蹈火也沒有辦法呀！」

「哈哈哈哈……」她突然狂笑起來，如空谷響鈴，又像狂人性發，我有點心怯。聽她說：「男人口，咆天狗，好人由你吼，壞人由你咬！哈哈哈哈——」

她越笑越大聲，我越聽越心寒，看不出這隻依人的小貓轉眼間竟變成了老虎，我此刻也由一隻大象變作老鼠了，弄得不知所措。她又在借題發揮，指着和尚罵起禿顱來了。

「你們男人的嘴巴頂漂

從下



漂亮，心地頂骯髒，在未得到手時，對一個女人是怎樣地獻殷勤，表忠貞，甚至要生要死，利誘威脅，什麼願化蝴蝶啦，不羨神仙啦，其實——」

「其實我們的結識並不是——」

「並不是說你呀，我的董事長！」她不容我插嘴，繼續說下去。「再淸楚不過啦，你們要生的是自己，要死的是別人。你們每個人經常帶着一個小瓶，說是毒液，在求愛不遂的時候就裝模裝樣要仰藥自殺，騙取女人的仁慈，查實這些毒液原來是糯米酒——」

我這時氣得臉上熱一陣，冷一陣，胸膛內好似亂堆着棉絮，心翳得很，呆像一隻木鷄。她轉頭看見我這個樣子，忽然又不說了，移步過來，在我冰冷的臉上親了一下，說：「傻孩子！我不是罵你呀，幹嗎氣成這個樣子？看你——」她扭轉我的臉對正鏡子，我看出自己的可憐相，確傻氣十足。勉强展顏一笑，更形尷尬。也許她借題發揮，不是說我吧！這麼一想，臉肉就慢慢鬆下來了，還怪自己過於敏感。

「你是在演戲吧？」我找出這句無聊話問她。

「演戲？對呀！逼眞嗎？夠刺激嗎？」

「太過份了。」

「一點也不太過。我是演員呀，不這樣怎能活得下去？我的藝術是要把眞的演成假的，假的演成眞的，要賺別人陪自己流淚，逗人家給自己點綴歡喜。——再刺激些你受得起嗎？」

「這又何必呢？我歡喜你多表演些文明戲！」

「文明？什麼叫做文明？什麼事是文明？什麼人是文明？什麼戲算文明？」

「像梁山伯祝英台那齣戲不就文明了嗎！」

「我就頂看不起這樣的傻瓜！」

「你說的是梁兄哥？」

「我是說祝英台這位傻了頭。爲了一個情字就白白犧牲自己。如果人人學她這樣，社會上早就是你們男人的世界了！」

「我的看法和你不同。」

「我的做法更和你不同。你需要喝杯酒嗎？」

她倒了兩杯酒，叫我自動去飲，我擎起杯，連忙敬謝，見她的媚眼，意志又開始融化了，打趣地說：

「我不飲已先醉了。」

「是不是剛才受了刺激？」

「不，是再見到了你！」我這話是故意奉承她的。

「傻瓜！見了我就醉，豈不成見了別個女人會變作倒地葫蘆了嗎？我又不是叫你去赴湯蹈火。」

「你又來了，不和你談這個！」

「不談這個又談什麼呢？我就是爲這個才請你

來呀！」
她的說話似乎又認真起來了。我惟有不作聲，看她怎樣認眞得起來。她把酒杯喝乾了，面透紅霞，在暗光下，份外惹人憐愛，這是在過去我們每次相愛前的節目。「我遲早會享受到的！」想到這裏，杯酒已倒落肚去了。
半響，她才向我挑逗，把媚眼迷成一條線，低聲問我：「打令！這次你是不肯幫我了？嗯——」
「不是不肯，只是能力做不到！」
「你不怕傷我的心嗎？」
「這也沒有辦法呀！幫得你來，我自己可要上吊了。」
「你不怕對我失望嗎？」
「失望不失望，全憑你自己操縱——」
「可是目前我已失去自己的控制力了。」
「哈哈！你眞會說笑話，以你今日地位、名氣，如此姿色，只有你控制人，誰還敢來控制你？」
「這就奇怪了。我不想控制的人，他們會自己把須子縛好，將繩子送給我；我想控制的卻又像一隻無定性的猴子，時時給我嘔氣——」
「你是說過去？」
「不，我說的是目前！」
「你又在演戲了吧？」
「還經得起再次刺激嗎？」
「只要不罵人，適度的刺激是含亢進性能的，正求之不得呢。」
「那好吧！我們來聽聽音樂，讓神經鬆弛鬆弛——」
她把錄音機一開，播出悠揚的音樂，輕鬆情調充滿屋子，增加了一種和諧氣氛。這時，她斜臥在沙發椅上似一個軟性動物，胡亂的翻着一是雜誌；我雖然不是風雅之人，但這時不能不裝出欣賞樣子。心裏暗自思量：風流人物的花樣眞多，她說聽音樂能使神經鬆弛。不見得吧，我反而在旖旎的聲音誘惑之下，面對着這般可喜的人兒，神經更加緊張呢！

到上流

馬森亮



第一首音樂停止了，接着播出的是男女親暱的笑聲，初時很微弱，漸漸越播越大了，而且淫蕩非常，細辨音調，原來是我和她相好時的忘形話。這還了得，給人聽見成何體統？乃向她提出質問：
「幹嗎你錄下這個？」
「留個紀念嘛！」她懶洋洋地回答。
「別的不留，偏留這個做什麼，分明是作弄我！」我已沉不住氣了。
「別的也留，這不外是一部份罷了。」她還是愛理不理的樣子。「怎麼啦？又刺激起來了是不是？——你不是說過適度的刺激有亢進性能嗎？」
「性能？這簡直要剝我的臉皮！」我越想越氣，不管三七二十一，搶步過去把音機關掉，氣虎虎的還想把音帶扯斷。
「你可以將它毀滅啦！不過——可惜不能完全澈底。」
「這是什麼用意？你說——」
「用意嘛，」她坐起來了，說：「反正你以後再也不會同情我了，趁早來個和平分手不好嗎？」
「這是要脅行爲！」
「不敢當，我們來談生意！我倆的結識是從買賣開始，現在以買賣來結束，不是有始有終嗎？」
「我們的買賣總不會虧待你呀，這簡直是勒索。呸！」
「少用刺激的語調好不好？事情要平心靜氣才能談得妥。不錯，我們當初是兩不欺騙，那是偷偷摸摸時期，但後來你卻把我死纏住，使我擺不脫情感的誘惑，便成了公開露面。老實說，我們吃這行飯的女人，行爲雖然放蕩些，但時時要顧全面子的。你說，我精神上的消耗，顏面的損失，要不要討回一點補養？」
「我根本就不希罕這樣的女人！」
「希罕不希罕，現在說來已是多餘的了。但你剛才聽過錄音帶的啦，過去的話，不妨重新溫習一番！」
「還算幸運，爆發得及時。」我自言自語說。
「那就好啦，及時解決，大家痛痛快快！」
「你當然痛快啦，我就變成痛苦——」
「又何必這麼小心眼？你們有錢人家，錢來得容易，只要地價一漲，什麼都可以撈回了，你就當作施捨做一次善事吧！你不是善長仁翁嗎？報紙上不是時常有你的玉照嗎？」
「施捨，早知如此，我連一滴香水都不會買給你！」
「還是說現在吧，董事長先生！」
「要什麼條件？你說好了！」
「我不是已告訴你了嗎？」
「三十萬？——我頭可斷，一個錢也不給！」
「給不給主意在你。」她仰起頭，吐出一個個烟圈兒，表現出很驕傲和滿不在乎。「但我相信這條錄音帶將會使你付出更高的代價！」
「我就不相信你有這種本領！」
「很簡單，我會托人邀請你的好友，你的下屬，你相好過的女人，包括報館的記者在內，來一個音樂欣賞會，叫他們都來聽聽你的廣播劇，不就行了嗎！」
「可是小姐，你別自作聰明吧，唱雙簧也有你的份兒哩！」我差不多笑出聲來了，陡然起了一種得意之色。
「但你也別忘記我是演員，有一套剪接技術呀，只畧把剪刀一揮，你就可以獨唱了。而且還有另一套呢，先生！這個你拿去仔細研究吧！」她掏出一包東西擲過來。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三十七）

三郎

一網打盡，漏網之魚

王廷華聽了她這一番交代，簡直瞠目結舌，不知所對！像這樣一個自己心目中認是賢妻良母的好女子，平日不管閒事，不問公事的枕邊人，竟然是共產黨的女間諜，這已經使他不勝驚駭了。誰知道另一位平日叫「表嫂」的陶太太，她不但不是陶雄的太太，而且也是共產黨的女特務，又可接替唐雪梅與自己的情慾關係，公然介紹做自己今後的伴枕人。像這樣許多千變萬化的人事關係，根本不是常情常理中所能發生的，以前聽說「共產共妻」，這樣看來倒也是有根有據的。

他面對這許多新奇的刺激性事物，起初還有點適應不來，見到唐雪梅眞個說走便走了，而留在他身邊的陶太太，卻不在乎的與他親熱。兩相比較，走了的，是一個嬌滴滴的柔和美人；留下來的，則是一個健壯的北地胭脂，兩人各有所長，各有可取。慢慢的，他也就安於這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現狀，在陶太太這個硬派的健美婦人擺佈下，從事着爲共產黨效勞的地下工作。

只不過王廷華這種艷福享不了多久，便變成了艷禍。因爲在一九四七年冬季，他與陶太太的這個地工小組的活動情形，終於被政府的特務機關偵查出來了，一網成擒，王廷華與「陶太太」及其他一些有關的小嘍囉都被破獲而拘捕。可是，這一個防諜陣地的缺口，在未被堵塞之前，卻不知葬送了多少國軍部隊的武裝；失了多少城池陣地；犧牲了多少軍民生命！

上海的盧志英被捕了，徐州的王廷華與陶太太也落網了，那麼，唯一漏網之魚的唐雪梅——姚宜瑛，她被調到上海去之後，又從事什麼工作？受什麼人的領導呢？這期間是經過一場人事上的大波折，結果把她打入十八層地獄去，過着非人的神女生涯。

因爲那時國共和談失敗，國民代表大會召開。美國派來的特使馬歇爾放棄斡旋，奉召返國，發表了一篇各打五十大板的聲明。軍調處解散，中共代表團撤返延安，共黨公開叛亂，國府明令戡亂，在各戰區正式大打特打起來，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

至於無形的特務戰線上，雙方針鋒相對，各展奇謀，也由秘密的暗鬪，轉於公開的明爭。政府根據戡亂法令，鎮壓左派，拘捕匪諜，設立特刑庭，警備司令部、綏靖司令部、剿匪總司令部，均先後在各地成立。在「解放區」中，鎮壓國特的鬪爭，也大張旗鼓的展開了。

照中共的說法，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之間的上海市，是「白色恐怖掠遍全市」的時期，中共在上海設置的各色各樣地下組織，不斷的被國府特務機關破獲，秘密電台也一個個被查出。身份比較突出的中共份子，如工運、學運、青運等單位的人員，一批一批的被捕。社會部系統下的潛伏機構，因盧志英被捕，被牽連的人達百數以上，還有不少人出面自首，投入到反共的戡亂隊伍中去。把共特頭子們，打擊得手忙腳亂。

楊光池抵滬，姚宜瑛遭殃

但是「蛇無頭不行」。上海是一個國共特務戰的最最重要戰場，也是共產黨由孕育至誕生而壯大的溫床，不搞鬪爭則已，要想站住發展甚至奪取政權，這個戰場上的無形陣線兵力，是只有不斷加強，決不能退縮放棄的。

因此，經過共特頭子楊帆、李士英、王範等人的商量討論，要整頓這條無形戰線上的殘破陣容，只有另派幹員前來接替盧志英的領導職位。於是，決定派出曾任華東社會部秘書長的楊光池，秘密到達上海，負起收拾這個爛攤子的整頓責任。

楊光池來到上海之後，吸取了盧志英失敗的慘痛教訓，將情報網非常謹慎嚴格的加以重新編組。他的編組辦法，不以能力與工作貢獻來決定親疏，而是以親疏來決定工作的安派。即是說，如果不是他對這個工作同志的關係深、信任强的話，那怕這個工作同志的能力强、貢獻大，他也要把他或她的工作關係，安置在較遠的外圍，使之層層隔離。

在這樣一個編組原則下，姚宜瑛便在先天上吃虧了，她不是楊光池的親信，她與共特機關的關係又不夠深刻，因此楊光池在名單上，便已決定了她的今後工作關係，是屬於間隔的「外圍」，而非親近的「核心」。同時，楊光池估計盧志英案被破獲，姚宜瑛雖是漏網之魚，她的行踪一定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到處搜索着的；而且因盧案而叛變自首的人，其中也可能找到她的活動線索與下落。何況楊光池對於她參加特務工作的原因，也是使他不放心的。楊光池便是根據她的檔案及可能後果，決定將她放在疏遠的間隔工作關係上。

但是，應該以什麼身份、什麼方式來恢復她的工作活動呢？楊光池考慮再三，知道她是年青漂亮，又能歌擅舞，最後決定，還是要她以舞女或交際花的身份，出現在這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場合較爲適宜。

楊光池一想到安排姚宜瑛的工作，眼前便出現了姚宜瑛在烟台受訓時的影子，他記得起來這小妮子是漂亮的，在那一期的女生之中，她是最出色的一個。他一想起她的美色，便興起了一股「過屠門

而大嚼」的慾念。女大十八變，經過這幾年的時間，在他的想像中，姚宜瑛應該比在烟台受訓時更爲成熟、美麗、摩登。

於是，他與一般特務頭子一樣，想利用這次單獨召見，指派工作，面授機宜的機會，準備先予鑑賞，再行召幸。如果確實不錯，「肥水不流外人田」，對她的工作，在「公私兩便」的原則之下，再行安排。

因此，他把與姚宜瑛的第一次約會地點，定在楊子飯店一個房間裏。預先通知她之後，他便先在房間裏等待她的到來。

單獨召見，圖逞獸慾

姚宜瑛既是天生麗質，加之那兩年在上海是紅舞女，在徐州是官太太，她的姿容與身段，再配上化妝與服飾，自然是可以顛倒眾生的人間尤物。

「呵，你比在幹訓班的時候更漂亮了！」楊光池見她走進房間，連忙起身相迎。上下打量，見她白裏透紅，吹彈得破的面孔，烏溜溜發出媚光的眼睛，穿着名貴的時裝與高跟鞋，襯托着高聳的乳房，纖細的腰肢，隆起的臀部，兩條雪藕般的手臂，修長的雙腿，曲線迷人，艷光四射，他由衷的稱讚着說：「怪不得你在上海能夠抖得轉，吃得開，可以顛倒眾生了，連我也被你的美色照耀得把持不定啦！」

「不要吃我的豆腐，楊同志叫我來是指示工作吧？」她對這個新頂頭上司，一見面便沒好感，看着他這色迷迷的饞像，一陣噁心，一本正經的坐在沙化上，態度嚴肅的說：「我是來聽楊同志指派工作的。」

「嘿嘿，嘻嘻！工作要談的。」他完全沒有一個上司的尊嚴，嬉皮笑臉的挨近她身邊坐下，左手搭在她的肩膊上說：「像你這樣的美人兒，你覺得最好的工作方式是什麼？你不妨說出來，我們研究研究。」

「我不知道，完全服從領導上的指示。」她看出了他的來意不善，不耐煩的回答。

「姚同志！我們過去接觸得太少，瞭解的不深，這次……」他欲言又止，停了一回，也是看了她一回才說：「我請你在此地吃晚飯，就是我們兩個人，今晚你不必回去了，陪我暢談一宵，好讓我對你多一點瞭解，再給你解決工作問題。」

如果姚宜瑛是眞正的撈女，這種巴結上司的機會，自然不會放過；如果姚宜瑛是個深知人心險惡，世道艱難的女子，對於這個可以決定自己榮辱甚至生死的特務頭子，她也會遷就一下，閉起眼睛來讓他一飽獸慾的。無奈她是一個本質高貴、秉性貞烈、初出茅廬的人；加之以前領導她工作的盧志英，又是一個態度嚴肅，公私分明的人，從來沒有在她面前下流隨便過。

兩相對照，當場便發生反感，將身子向後退縮，與楊光池的併坐距離拉開，面孔一板說：「這怎麼可以！你是要領導工作，也還是要玩弄我？過去接觸少，瞭解不夠，今後來日方長，你還怕沒有機會接觸瞭解嗎？」

這是大出楊光池意料的反應，可能也是他憑藉權勢地位召幸玩弄女同志少見的硬對頭。但他到底是老奸巨猾的特務頭子，一見勢頭不對，馬上找階兒下台說：「姚同志！你不要生氣。我想跟你研究一種心理學，像你這樣出進風月場中，可說是人盡可夫的女同志，爲什麼陪別的男人玩就可以，陪自己同志就不願意呢？」

部下開教訓，上司恨在心

「你是高級領導人，連這點心理也不瞭解嗎？」她霍地站起身來說：「爲了革命，犧牲色相，給敵人玩弄是迫不得已，我們的精神與肉體已夠痛苦了。如果被人家玩了之後，在自己的領導人面前，不但獲不到安慰，還要陪着自己人玩，設身處地，你又會有什麼感想？我參加工作是爲了革命，這樣陪自己人玩，對革命有什麼好處？請你瞭解一點，我不是肉體慰勞隊，也不是人盡可夫的妓女！」

「對！你是好同志！」他碰了這個硬釘子，還受了一頓教訓，內心雖然氣得要開炸，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整死。但他在這敵人地區裏，卻不能像楊帆當年玩弄她母女一樣，可以爲所欲爲，憑藉權勢開硬功。因此他將這口氣強忍了下來，馬上轉變一種言態，也裝起一本正經說：「姚同志！這是我對你的一種試探。我對於每一個新領導的女同志，都要採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試探他們的生活是否嚴肅？性格是否堅定？現在我對你有了深一層的瞭解，可見你是受得起考驗的——請坐！我們談談別的事情，我已經準備了兩個人的菜飯，吃過飯後，你可以先回去，過幾天我們再見時，便可決定你今後的工作了。」

楊光池雖然沒有「旗開得勝」，還想「馬到功成」，他計劃在吃飯時，用酒來灌醉姚宜瑛。誰知姚宜瑛遵守工作訓令，涓酒不嘗，又把楊光池「吹脹」！

因爲一個特務工作者，最忌的是酒，酒可亂性；酒可於醉後吐眞言；酒可誤時誤事，男人如此，女人亦然。故此，戒酒是特務工作者的一個誡條。

楊光池能飲，便想勸姚宜瑛也飲；只要她飲，他便有幾分把握使她倒金山，傾玉柱，而於酒後達到最後目的。

可是姚宜瑛不舉杯。她說：「我已經在奉派工作時，誓言不飲酒，而且，我也確不能飲酒。」

楊光池說：「今晚是你我自己同志對飲，不列爲誡命之內，你陪我飲少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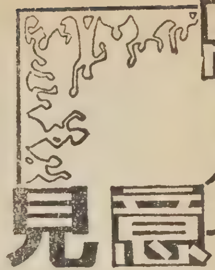
「楊同志！對不起，我確實不能飲，生平就沒有飲過酒。」

「試試，飲少一點。」他倒了半杯烈酒遞到她面前說：「低斟淺談，人生樂事，不能飲少飲。」

姚宜瑛知道他居心不良，但也不好嚴拒，拿起杯來，愁眉苦臉的飲了一口，雙手在胸前一放，舌頭一伸，一陣嗆咳，做得非常到家，連眼淚也似乎咳出來了。然後說：「哇！這是什麼酒呀？又苦又辣又割喉，把我嗆死啦！對不起，你飲吧，我以茶代酒陪你。」

楊光池對她毫無辦法，只好放棄這最後一線希望，眼看這樣一朵艷花，卻可望不可親，心裏頭把她恨得癢癢的，飯後只好眼光光的望着她離開。

但也想到了對姚宜瑛的一個最狠惡的報復辦法，等到第二次見面時再說。



萬人意見

看美麗的謊言與騙人的鬼話 要死亡與災難就跟共產黨走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窮人！——「國際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文革前「代國歌」。

東方紅，太陽升，東方出了一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救星，——「東方紅」。

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共產黨，辛勞為民族，共產黨，一心救中國，——「歌唱共產黨。」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者獎。——招降標語。

愛國不分先後，人民祖國一律歡迎，——招降標語。

解放軍不取人民一針一線，借物要還，買東西要付錢，——標語。

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四大階級，團結在共產黨領導下，製定五星國旗，共同建設偉大祖國，——第一次政協和憲法規定。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今後保證不會餓死一個人，——毛澤東政協會議講話。

這是肅穆、雄壯、悅耳的歌聲；這是莊嚴、偉大、美麗的諾言。二十年來的事實答覆是：不！一千個不，一萬個不！這實實在在是千真萬確的——「美麗的謊言」，和「騙人的鬼話」。

以下是二十年來的事實：——

中國無數的天真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和學生；機智的資本家和商人；純善的工人和樸實的農民，不少就被上述的謊言和鬼話所騙倒。二十年來不特沒有一個人得到幸福，相反的不是長期受着災難，就是折磨以至死亡。原本人到死亡，就萬事俱空了，但在共產黨暴政之下，死了還要禍延子孫。因為如果你是五類分子，（反、富、地、壞、右），你的家屬和子孫，別人就奉命不予理睬，還要定時到派出所或公社去報到；小孩讀書祗准到小學，上堂還要站着；分配工作祗有拾糞、看牛、割草等最繁賤工作。務使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其所受痛苦與淩辱，可說亘古未有，絕非這裏口啣雪茄，手割牛扒而主張和左仔坐下談的議員名流們；或左手「毛語錄」，右手「四串六」的隨聲附和分子，所能想像於萬一的。現在談談各方面人士跟共產走的結果吧！

「文化革命」開始，毛林奪權，所謂開國功臣，親蜜戰友的劉鄧賀陶彭等，不是打作內奸、工賊，就是變成走資派、修正者，遲遲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嗎？任你革命了幾十年，大半世出生入死，一結合到權位問題，就鬪個你死我活。這樣延續了三年，連累全國人民，傷死何止百萬？眞的「辛勞為民族」，眞的一心「救中國」，眞的「人民的救星」嗎？稍為動下腦筋的人，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立國」二十年了，國家是有憲法的，主政人政策不對，人民和黨有權複決和罷免，何況毛仍然是黨的主席？明知正面奪權得不到黨內和人民擁護，這才使出這套紅衞兵奪權辦法。如果你冷靜的比較下他們的得失，則人民和國家的損失，才是無可估計的啊！他們的彼上此落，仍然是黨內狗咬狗骨之爭，我們亦放下不談，黨外人士跟共產黨走的又怎樣呢。

無可否認，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領導中國的國民黨，確是太不爭氣了，導致人心思變，軍心離散，當時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不能說他們全沒有愛國心。相反的，他們是有其更天眞的一面。記得當時局面已經很亂，竟有人提出：「與其處現在不好的虎，不如求將來未知之狼」。結果「狼」比「虎」更加凶殘百倍，全國人民就注定遭殃，國家也就萬刼難復了。當時士大夫而有此一知半解和片面的論調，你說悲哀不悲哀！

三十年代前的所謂「創造社」「左聯」等，他們專攪「革命文學」，暗中幫助共產黨。因為時間距離較遠了，其中仍有不少未死去的，在抗戰前後，以左翼文人和民主人士姿態出現，他們仍一貫的暗往明來地跟共產黨走。他們之於中共，可說是沒功也有勞的。在中共竊國初期，好像人人都分得一官半職。但曾幾何時，幾個運動之後，不是被鬪垮鬪臭，就是銷聲匿跡，貴為國家副主席的張瀾死了；另一副主席宋慶齡於大躍進期間，也要親手在後園鍊鋼；副主委級的張治中、蔡廷鍇，徒然有職無權，供人點綴及驅使，部長級的章伯鈞、羅隆基，一聲「章羅聯盟」，就變為反人民的敵人。其他如梁漱溟、馬寅初、章乃器、馮友蘭、王造時、史良、翦伯贊、儲安平、侯外廬等，不是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就是中外知名的專家學者，他們在反右期間不倒的，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也得倒下去。他們都是很早就幫忙過共產黨，或同情過共產黨，眞的「立功者獎」嗎？立功者垮才眞。

民族資產階級，就筆者所知，如上海方面的榮毅仁、郭琳爽；天津方面的李燭塵；廣州方面的林志澄（協同和機器廠）、陳祖沛（大成行）、潘永剛（興華電池廠）等。除潘永剛把握機會出走，逃過刼運外，其他一律和全國工商界一樣，通通打垮，無一倖免。文化大革命之後，就連民族資產階級整個階級都消滅了。「五星國旗」代表四大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建設偉大的祖國」嗎？這不是騙人鬼話是什麼？

再說廣州方面陳祖沛的「大成行」，抗戰勝利之後，遍設全國各大城市，總行設在天津；在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都設有分行；另在北平、青島、長沙等地，設有該行附屬的米機和煉油廠等，規模不爲不大。解放初期，爲响應中共號召，更從香港分行內調資金港幣五百萬元，作爲發展國內業務。其對中共之熱愛與擁護，可謂達於極點。雖然一度當上工商聯副主委，不料一個反右運動，迫得跳樓自殺，雖然斷足未死，其實是生不如死。「愛國不分先後，人民祖國一律歡迎」嗎？簡直放屁！

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又如何？老文藝界文學家如田漢、老舍、夏衍等，他們早在三十年代都幫過共產黨忙的；電影界的謝添、石揮、劉琼、白楊等；京劇界的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等；粵劇界的紅線女、羅家寶、文覺非等；曲藝界的熊飛影、李少芳等，他們都先後「投奔祖國」，替中共粉飾昇平的，在理也是愛國分子之一。

可是在反右未被鬪倒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就要戴紙帽遊街，個個熬得死去活來。如果薛覺先、馬師曾不是僥倖早死，其不被鬪垮鬪臭、折磨至死幾稀矣！

港澳人士最熟識，以寫「蝦球傳」出名的黃谷柳；和寫「三家巷」的歐陽山，他們的小說，現實而生動，最能挑撥感情，煽動和搗亂的功夫做得十足，對中共原是有貢獻的。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也打入十八層地獄，作品則由以前的「香花」，變爲現在的「毒草」。

說來說去，跟共產黨走的人，眞的沒有一個得到幸福嗎？然則粵劇界的白駒榮；電廠工人王生保，不是得到光榮入黨，還當上工程師嗎？他們大槪幸福了。不，七十多歲的盲人，人家早已進安老院休養了，他還要揑命演劇給人看，算得幸福嗎？簡直是在受折磨。王生保於反右之後，就不見踪跡了。

港澳知名人士陳君冷，回廣州任華僑投資公司經理，和「民建」廣州分會主委；另一個大律師莫應溎，做點編譯和教書工作，算比較幸福吧？也絕不，他們兩人於反右之後，名字和踪影都不見了。

然則北京的淸糞英雄時傳祥，曾出席兩次全國勞模，受到毛、劉接見，再封爲英雄，他總算幸福了吧？也並不，因爲在文革鬪始時，他家裏被紅衛兵發現，掛有「劉主席」像，因之也打成黑幫，而被劃爲「牛鬼蛇神」。

香港左派於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間，不是發動各業工人回祖國服務嗎？當時太古、中巴、九巴和電車等公司的技術工人，很多响應號召，紛紛辭職回國去。有的甚至爲表示決心，在興奮之餘，當路過羅湖橋時，索性將香港身份證撕毀，投於深圳河中。他們的情緒如是激昂，意氣如是風發，他們回去後，得到幸福嗎？不！而且是決不！他們由集中學習，到分配工作，再到自動減薪開始，發覺原來是「貨不對辦」。

（在港聲明，照原技術崗位工作，支原比例工薪。終於在兩三年內，有的熬煎被鬪至死；有的無可奈何聽天由命；有的拼命逃回香港，受盡妻兒的怨氣；自己卻由從前的意氣風發，一變而爲噤若寒蟬。現在此類同志，在太古、中巴、九巴、電車各機構中，每一單位，仍有三數個存在，他們自己以後絕不多講話。如要了解他們的實情，問問這幾個機構的老工人，他們就會連姓名過程，一淸二楚的告訴你了。）

中共竊國二十年了，試問有誰得到幸福呢？二十年時間不算短，當時十歲八歲的小孩，現在已是三十而立之年了；當時剛出世的，現在也到成年自立的二十歲了，難道還要將幸福推到他們的下一代嗎？這樣的推之又推，幸福實在就無從捉摸。還記得在「解放」初期，聽高級共幹講話：「我們現在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而爲社會主義社會；再進而爲共產主義社會。這時我們的農業和工業，一切機械化和電器化，所有生產都大量發展，人們工作，不特要將工時縮短，（如一天做六小時，一週幹五日等），人人生活，不特要求美好，還要求一切有藝術性」。好了，夠了，不幸二十年後的今日，人們還要一月三両肉，一年八尺布，糧食要看勞動力配給。

人人鳩形鵠骨，面無笑容，還說什麽「挑燈夜戰」、「吃飽勿浪費」等等。好像七億中國人，除共產黨之外，人人都沒有腦袋，是因電器化而生產過剩嗎？縮減工時與生活藝術嗎？祗是一幅可望而不可卽的幻景而已。

尤其不明白的，共產黨是開宗明義一個唯物史觀的政黨，但中共卻强迫人民天天呼「萬歲」，日日喊「萬壽無疆」，這是唯心還是唯物呢？人家已通過高度精密的科學設計，和綜錯複雜的各程工業技術配合，已經登陸月球了，他們還在擴大宣傳銀針可以治百病，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你自己閉着眼睛做人，難道全世人民都在長期做夢嗎？謊言和鬼話，怎能長期欺騙人呵！

萬人讀者兆華

難胞領身份證
過來人經驗談

萬先生：

閱九十八期貴刊萬人意見中一難胞爲領身份證而遭中國人無禮趕逐，非常憤慨，並予一難胞無限同情。「天下烏鴉一樣黑」，誠非虛語。不過本港還有不平則鳴之自由，如與匪區之「一失言成千古恨」便相差得遠哩！

鄙人以過來人經驗，供點愚見給一難胞作參考。

閣下既然會往銅鑼灣入境處多次未問過話，便應轉移申請目標，以初抵港不久者身份到九龍何文田或任何區域之入境處從新登記，外表盡量簡樸，態度謙恭。

如往香港區申請，親屬或朋友之地址應報香港；如往九龍申請，地址便報九龍。

事前作好問話準備，如大陸近況，人民配給數量等……抵港過程以及年、月、日，及有親屬照顧等，並出示大陸證件如人民幣、糧票、布票、學生證或其他任何一種，如能有第一封報喜之家書更佳。時間至要配合，問話時隨機應變，對答如流。

方向明上

三代血仇一肩擔

黑夜總有天亮時

請看這篇血和淚寫成的控訴狀

我爺爺是一個木匠，人緣很好。爸爸剛學步，祖母去世了。爸爸到省城唸書的時候，爺爺開了一間棺材店。鄰里街坊可賒欠，很窮的，爺爺嘆口氣，贈給他一口。兄弟爭產，夫妻吵架，請爺爺去調解、去評理。旱天爭水，兩村醞釀械鬬，爺爺拿着大旱烟管，站在村前橋頭上，喝退了本村怒氣冲天的年青人，應承出錢另修一條引水溝，爺爺奶名叫阿佛，鄉親叫他「和事佛」。

民國十六年，我們的家鄉——海陸豐，烏雲壓頂，疾風呼呼，驟雨來臨了，共黨的魔王——彭湃，血洗海陸豐，爺爺和十多位同難者，被儈子手砍下了頭，血淋淋的提着去遊街。一滴滴的血，沿着山邊的崎路，滴進了縣城，滴遍大街小巷，滴出了荒野，拋棄在小溪邊，屍首各分西東，好心的鄉親，摸黑拾回了爺爺的頭，連同屍體，用草蓆打了包，埋了。

風暴停了，天晴了，流浪省城街頭的爸爸回來了，留下的是一片燒焦的瓦爍，和一坯新土下的爺爺。

這是一頁傷心史，是我在兒時由盲眼的三叔公告訴我的。我低頭凝想，捏緊拳頭。爸爸咬實牙關，日間教書，摸黑種田，在一間茅房裏和媽媽結婚，數年後，在一座兩層的平樓裏生下了我。那時已有薄田數畝，爸爸又當了校長，生活總算安定。

災難又來了，一個朦朦雨的寒夜，爸爸被土共的游擊隊縛走了，門縫裏留下了字條，「三百擔稻谷贖人」。媽媽急得哭昏了，賣的賣、當的當，凑足錢，贖回一副皮包着骨頭的爸爸。爸爸說：「我罵他們土匪、强盜，他們輪流打我，兩個月來，我沒有停口，他們沒有停手。不過，天就要黑了，記着，天黑總會天亮，決沒有不天亮的黑夜……孩子就是希望……。」媽媽沒有哭，痴痴地凝望着。我連哭帶喊：「爸爸！爸爸……。」可是他再沒有應我了，只見床底下一灘由爸爸口裏嘔出來的血漬，和我那流不完的淚！

「土改」把媽媽折磨得不成人樣，肋骨折了三支，頭髮被揪的只存着寥寥幾撮。又是在一個黑得可怕的寒夜，民兵把媽媽從鬬爭會扶回來了，我替她抹嘴角的血漬，她緊緊地摟住我說：「睡吧！天就要亮了。」我在溫暖中睡着了。但我從夢中驚醒的時候，媽媽已經全身濕透，眼睛突出，直挺挺地躺在井邊。幾個民兵怒目橫視。我也沒有哭，用力咬着嘴唇，血一滴一滴的滴在媽媽身上。

血的仇，淚的債，我一肩擔承。

我有責任活下去，我要堅强地活下去！

翻過丘陵原野，爬上梧桐山，被邊防犬連皮帶肉咬住了。拉回集中營，血，濕透百補褲；淚，濕透了千塊衣。

划小艇，冲巨浪，逃不過共軍的機船，攔腰一撞，小艇毀了，人被鐵鈎撈上了船。

三番又五次，五次又三番，跪玻璃，抽籐鞭，打耳光，撞心口。留下給我的，是青一塊，紅一塊的皮，包着一副快要散了的骨頭，然而卻藏着一顆更堅强的心。

看到了紅色，憶起爸爸床邊的血漬。看到了水，浮現井邊的媽媽形象。血和淚，仇與恨，給了我永不磨滅的回憶，又是我鬬志的泉源。

血淚的崎路，仇恨的深淵，還不知有多少人被踐踏蹂躪；多少人在輾轉掙扎；多少人在無聲期望。

「決沒有不天亮的黑夜」。有人性的朋友啊！各盡其力，合力撕開那東方的黑幕，讓火坑裏的同胞，望那蔚藍的長天，晒那溫暖的金色的太陽，把血、淚、仇、恨統統埋葬！

——陳仇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三日

毛酋嘆五更

（南音） 鄭秀堂編

中南海內幾多愁？惡以排除恨怎休？溯自神州會據有，估話從今威望壓全球。好花自古香唔久，今日親離眾叛祗夠心憂。往日自命英雄人中魁首。沁園春一闋，詠出幾許風流。「我失驕楊君失柳」，虛情假義賣弄得週。孰知符咒不靈，三面紅旗吹褪後。大躍進變成大躍退，撞得頭破血流。大辦公社呢着棋，自以爲得心應手。實行大煉鋼鐵，卻惹得外患內憂。恨不颺大貶英名，眞個痛心疾香。身直上重霄九，向吳剛借用「桂花油」。

無奈寶座讓賢甘居後。裝聾扮啞氣不抽。暗把勾踐比俺，還差些兒火候。他復國期待數十年之久，我卻揸緊時機誓報仇。我擅長玩弄陰謀，幾百萬紅衛兵聽隨左右。一聲「文革」，反帝反修。槍桿子裏出政權，俺已另覓得親密戰友。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所有政敵都要作階下之囚。所謂「覆水難收」，我亦曾滲透。所以接着强迫下放，過橋將板抽，高壓橫施仍辣手。做乜近來事件，都係阻勢阻頭。

初更明月上窓紗，美國太空三雄豪邁，經已勁奪蟾華。人家科學昌明，委實得人怕，講到核子氫氣，自問尚羞家。若然妄動戰端，點都唔夠人家打。口硬罵聲「紙老虎」，查實自己都係「紙紥下扒」。不過直白認輸，未免太丟架。顚覆活動暗頻加。點火煽風，何妨雙管齊下，挑撥各洲殖民反美，全球霸佔我便有揸拿。

二更明月照橋西，湧起無名怒火自心嚟。往日頭號敵人唯美帝。如今中蘇交惡，吵得力竭聲嘶。可恨蘇修，不把俺毛老酋放在眼底，要俺排行作細，試問怎忍佢所爲？抬出「眞正馬列信徒」嘅招牌，我大可另搞七七國際。祖宗列寧早開先例，難道我老毛本領會比他低？我最重釣譽沽名，豈堪遭人小睇。即使干戈相向，我自

有「民族主義」作個大前題。橫豎我有七億蟻民，枉死一些無所謂。「唯有犧牲多壯志」，經已騙過不少蠢東西。搞起珍寶島爭端，我何嘗不是當事人地位。最近新疆邊境衝突，雙方又打起上來。我方慘敗之餘，不由我不扮番一次矮仔。對蘇修雖極端仇視，也要把此事擱下擠低。事關核子基地設在新疆，不得不考慮週詳仔細。最怕偷鷄唔倒蝕揸米，前途美夢變成謎。

三更明月照橋南，越南情況令我最心關。我不惜人力物資千百萬，支援北越冀將美帝逐出東南。這是我政治野心，豪邁比當年不減。罔顧國人死活，我都要極力支撐。無奈北越近來，情趣漸減。召開巴黎議會欲和談。眞是倒行逆施，非常撞板。可恨蘇修揷手，加重我嘅憂躭。更可惜天妬英雄，言非虛泛。胡老兒夭折，不由我老淚縱橫。此後股折足殘，堪嗟慨嘆。共產勢力，更覺孤單。我既作幕後支持，日感扼足深陷。思量無計，如何力挽狂瀾。

四更明月照橋邊，遍地擁劉勢力又是死灰復燃。最近山西，情況混亂。種種主義，各走極端。我雖有將相官員，唯是鬬角勾心互相忌惌。眞是吾心腹之患，豈堪付予大權。王后嬌嬈，半老徐娘稱美艷。干預朝廷政事，獨惜天資聰慧未及武則天。各省藩王，自擁兵權俟機生變。俺毛王朝情勢岌岌，使我有苦難言。

五更明月墜天空，秋涼永夜露華濃。病體懨懨人怯凍，頹唐衰老態龍鍾。對月長嗟酸淚湧。聲和抖擻夜秋蟲，好比四面楚歌嗚咽慟。又如項羽被困九里山中。他有八千子弟兵還餘掙扎勇。我怕護花無力，難保美嬌容。細想古語有云：「人生恰如春夢」。撫今追昔，悵惘碧空。怕只怕戰友不仁，隨時篡奪王專寵。又怕義民作反，紅朝翻染血鮮紅。碎剮凌遲，眞怖恐。刀山油鑊，也不得善終。抱恨黃泉，定遭寃鬼戲弄。更怕鞭屍三百，古時今日例相同。越想越覺心寒，惘惘迷迷神懵懂，惺忪眼腫，怕見一輪紅日上簾櫳。

裝訂錯誤或白頁請寄回
力求改善並補償致歉意

贛萍先生大鑒：

萬人雜誌創刊第一期出版至今，零購閱讀從不間斷。直至本期（九十八）向報攤購到本刊，翻開第一頁已令我啼笑皆非。錯，雖聖人且難免，然斷不至於錯到這樣離譜。茲原刊寄上，希尊鑒察。可能時希換一本來，並順詢如下：

1.本刊的裝訂錯得這樣離譜，要是這本刊物發行到海外去，而海外讀者又是第一次讀到本刊時，豈非令彼等如「秀才食田螺」，一次夠了。對本刊之信譽，豈不遭受難以估計的影響。

2.本期十四頁佐炎的「長白山的寶藏及獸國春秋」一文，似在本刊早經登過。不過登在第幾期又已忘記，想先生定易查出。如果事實重複刊登，則你這個編輯先生似難辭其咎。難道本期非有重複文章刊登則無法塡滿篇幅嗎？

以上兩點，或有冒瀆之處，希諒，希諒！

所謂：「愛之深則責之嚴」。先生文章泰斗，當不致於與淺陋者一般見識。順祝

文安

萬人雜誌從不間斷的讀者：陳甦群九月十五日

編者覆：

⑴本刊過去一百期，裝訂錯誤，或夾白頁之事，承讀者來信指出，曾發現多次。這種錯誤雖與編者無關，總是我們對不起讀者。並已轉知裝訂房改善，以求盡力避免再出錯。懇請讀者今後如有發現，能將裝訂錯了或有白頁的寄回來給我們，除了即補寄之外，以便憑此向裝訂房交涉，免得錯了也不知道。這不是讀者「小器」，而是大家希望將「萬人雜誌」辦好，千萬請寄回。

⑵一文兩刊之烏龍，我已公開道歉。編者萬難辭其咎，雖說忙中有錯，這一着確實錯得離譜，謹此再道歉，保證以後不會再出這種錯。

⑶陳先生的來信，百分之百善意，愛之深責之嚴，感激之不暇，何有「冒瀆」？「希諒」的話，應該輪到我說，並深致謝意。今後請不斷的鞭策我們。

⑷補償之九十八期已於九月二十四日寄出，以便先生存留成套。

讀報紙發現的問題

一、豐收的真相

據新華社昆明九月十七日電稱：「雲南省各族貧下中農在毛主席關於『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指引下，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團結一心，共同戰鬪，戰勝了二十多年來未曾有過的大乾旱，奪得了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的第一次中稻、包穀等大春作物大豐收，總產量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從實收的情況看，不論單位面積或總產量，都比去年有大幅度增長，彌渡縣五一公社已收的稻穀平均畝產達到一千二百斤。號稱雲南小糧倉的宜良縣，中稻總產量比歷史上最高的年產量增生了百分之五。豐收不忘毛主席。雲南各族貧下中農在奪得豐收以後，迅速掀起了向國家踴躍交售公糧和餘糧的熱潮。……」

讀完這一則新聞以後，使人如讀了一則神話。如果中共宣稱，戰勝了「二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大乾旱」，而不說「豐收」，還可騙騙人。然而中共竟說在大旱之後，其糧產竟「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這種宣傳，必然又是「畝產十萬斤」的翻版，要由「周總理」出來說：「估計偏高」了。如所周知，以現代科學之力，人類尚未能戰勝水災或旱災。在科學上遠比中共為先進的美蘇兩國，尚未能免水旱之災，誰信「毛澤東思想」卻可以使大旱化作豐收？毛如此宣傳，其原因有兩點：第一、神化毛澤東。第二、加緊徵購糧食、加緊剝削人民！

請看九月十八日大公報的消息罷：「廣東省南海縣革委會在解放軍支左人員幫助下，今年以來，發動羣眾，運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戰無不勝的武器，積極展開革命大批判。……今年夏收後，全縣多賣給國家的餘糧達三千多萬斤。平洲公社今年集體和社員出售的一萬五千九百多頭肥豬，全部按牌價交售給國家，沒有一頭賣高價的。」——這一則消息，就是「毛澤東思想」戰勝旱災的注解了。原來農民將糧食和肥豬賤賣給毛澤東的原因是：解放軍支左人員施加壓力！農民倘不忍痛將血汗換來的農產賤賣給毛澤東時，將會怎樣？大公報繼續報導說：「南海縣革委會在帶領廣大社員羣眾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的過程中，還運用典型進行帶動，使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有一個時期，有些地方忙於生產，放鬆了革命大批判，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便乘機抬頭。縣革委會在解放軍支左人員幫助下，及時採取以先進帶動後進的方法，通過總結，推廣先進單位的經驗，有力地推動了全縣革命大批判的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地向縱深發展。」

所謂革命大批判，所謂典型，原來都是槍桿子威壓下的產品！在這大力的壓搾底下，人民只有捱飢抵餓屈從了！

這就是所謂「豐收」的眞相！

二、毛思的精華

不久以前，毛澤東發出一個指示說：「要過細地工作。要過細，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

丁子厚先生在九月十六日星島日報鄉情版中即指出「過細」一詞，根本不通，亦非湖南土語。

在這兒，我並不想在文字的毛病上駁斥毛酋，而且我也承認「粗枝大葉不行」這句話十分正確。

然而我要指出，毛澤東曾經說過：「革命不是繡花」，「矯枉必須過正」；毛澤東曾譏笑反對他冒進的人是「小腳女人」！毛澤東更曾鼓勵紅小鬼盲動，說：「愈亂愈好」。

根據上舉資料，使人不能不問：究竟過去的毛語錄不正確，還是新近的毛指示不對頭？二者必居其一，因為前後矛盾！矛盾之至！

其實整個「毛澤東思想」就是矛

盾得很的，例如昔日的「蘇聯爺爺」，今日卻成為「新沙皇」。例如昔日的「白區工作模範劉少奇同志」，今日卻成為「反革命」，成為「叛徒」！例如昔日的「革命小將紅衛兵」，今日卻綁赴瘦狗嶺槍決！

一切功勞歸我毛澤東，一切錯誤和罪惡歸於失時失勢之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了。

三、掩耳無鈴的唯心論

布里茲尼夫認為「當代的帝國主義」具有下列特點：㈠擁有强大的，有高度組織能力的生產機構。㈡可以把壟斷組織更緊密地同國家機構結合。㈢對技術進步和科學研究進行國家撥款，使社會生產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㈣帝國主義統治集團中的溫和派，能夠成為減少戰爭危險和緩和國際緊張作出貢獻。

只要不痴不聾，不盲不狂，誰都承認布里茲尼夫這些話是根據事實的分析，可是北平人民日報卻說布里茲尼夫「美化當代帝國主義」。

天哪！誰說毛澤東共產黨是唯物論者？所謂唯物論，本應根據事實來討論問題，豈應唯心之所愛憎而下結論？毛共至今仍稱美國為「紙老虎」，既然美國是「紙老虎」，何以連「紙老虎」登陸月球的事實也嚴密封鎖，深恐人民知悉？

毛澤東就是典型的唯心論者，要不然，怎麼會掩着自己的耳朵，就以為沒有鈴兒？要不然，怎會强迫人民山呼「萬歲」？難道人民喊叫「萬歲」毛就眞的「萬壽無疆」了麼？

·古鶴翔·

讀者述目覩慘劇
毛共迫死兩家人

萬人雜誌諸位先生，先向你們敬禮！

弟是貴雜誌老主顧，也是一位每天幹足十八小時工作的小商人，為了參加萬人雜誌百期盛慶，為了把長期慘痛之心情得以吐露；同時，並可應時贈給偽慶作賀禮，所以在百忙中，執筆撰此文。

提起毛共的罪惡，眞是罄竹難書！莫說你只增加篇幅八頁，就算一本與香港電話部那麼大的專刊，也錄之不盡！

㈠王娘平，男，四十歲，陸豐縣，東海鎮，舊墟菜園寨人，大陸變色初期，毛共選他做工會基幹，一九五二年，農村土改，城市民改，毛共指他為封建把頭，反動思想，壞份子，王娘平難捱慘酷、鬬爭，生不如死，結果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廿二夜全家自殺，他不願留下二個年幼兒女作毛共羔羊，先把二個五歲七歲兒女抱上繩來吊頸死，在牆上書明兒女午夜十二時上吊，再寫自己二夫婦十二時半上吊，全家四口，同歸於盡。最慘絕人寰者，是次天出殯，其親人為了留下毛共萬載不滅的罪惡，棺木（用薄板草草釘成的）一大叠一小，打孖出殯。棺木抬至馬街（馬街是東海鎮最大最熱鬧之馬路）時，鴉雀無聲，愁雲慘霧，天地為之震怒，生靈為之飲泣，站立滿兩旁的路人，無不淒楚地掉下熱淚來。

㈡陸豐縣新墟鄉，林生，男，廿一歲，優秀青年，一九五二年結婚，夫妻同當小學教師，男才女貌，其樂融融。七月土改開始，林生家庭評為地主，林生有父母當事的，竟鬬到他夫婦來，林生夫婦捱不住殘酷鬬爭，藉口往親友借款還餘糧，行至十里路外途中的大樹下，一繩吊兩頸，雙雙自殺死了，（俗語叫天平吊）。這雙年青新婚夫婦如此下場，全縣人無不同情下淚。

以上簡畧二段慘絕人寰的悲劇，是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統治下之强大祖國，才會創造出的奇蹟。

陸豐縣人陳明上

代郵

謝祖謀先生：

來信收到，所詢各節，我亦不甚了了，現已將來信轉去該會負責人，請他逕覆所詢。

張贛萍覆

子家著

汪朝秘艷錄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全書十五巨冊　售四十元四角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衛時代的奇聞異事為經；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為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為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為一代巨著，作為野史看，作為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三三〇）；(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張贛萍著

一夜之間

現已出版　定價六元

張贛萍的小說以寫實著稱，「一夜之間」是他近年來的代表作。故事以一個虛榮心重的少女為主，她被人玩弄之後，也玩弄各式各樣的男人與女人於股掌之上。將香港社會的男女欲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各種花樣刻劃入微。在書中出現的人物，都是現社會中慣常見到的「紳士淑女」，但他們那種勾心鬭角的爭奪、損人利己的陰謀、不堪聞問的生活，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作者憑其豐富的生活體驗，銳敏的觀察能力，入微的心理分析，以細膩的筆觸，描劃這班男女的意識形態，無不入木三分。整個故事隨女主角在幾個一夜之間的變化而發展，處處出人意表；結局奇特，尤見功力。文長四十五萬字，一氣呵成，無懈可擊。現已出版，每冊定價六元。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朱自鳴著

羣丑鬧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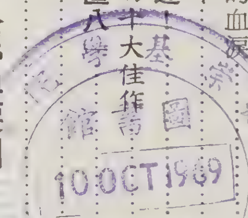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在報章副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雲為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一〇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二日出版　（零售港幣八角）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00期要目



二十年血債



清算毛共血腥統治二十年

特大號

·萬人雜誌第一〇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〇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九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毛共竊國二十年大事紀

·編者·

一九四九年：開始「土改」，毛共掠奪農民七億畝土地，沒收了一千四百七十四億斤糧食，七百三十萬間房屋，三千萬頭耕牛，屠殺了五百萬人，兩千萬人強迫勞改。

同年毛澤東宣佈「人民民主專政」，主張向蘇聯「一面倒」。

一九五〇年：開始「抗美援朝」，强迫二千萬人參軍，在二年零十個月韓戰中，犧牲了近二百萬人命，消耗財產逾四百四十億人民幣，欠下蘇聯巨債。

一九五一年：在「鎭壓反革命運動」中，殺害人民一千萬以上，二千五百萬人被判處長期勞改。

同年實行「新婚姻法」，一百萬婦女被壓迫自殺。

一九五二年：「三、五反運動」中，迫害了近百萬戶私營工商企業機構，將近二千七百個企業被沒收，掠奪工商界財產四十四億人民幣。

一九五三年：開始「農業集體化」，控制已分給農民的七億畝土地，使農民淪爲農奴。並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重工業，導致輕工業與農業的危機。實行統購統銷，加深人民生活的痛苦。

一九五四年：經過「高饒事件」後，對文教界人士展開鬭爭，如兪平伯與胡風之被整。又在「肅反運動」中，對八萬一千多名幹部和知識分子加上「反革命」罪名而清算。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提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將農民所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全部控制，對農民瘋狂的搾取、剝削。

同年又實行「手工業合作化運動」，掠奪手工業者達二百億人民幣總値之資料。

一九五六年：在所謂「社會主義高潮」中，强迫農民參加農業合作社，因而造成天怒人怨的六大盾矛，（即所謂「國家」與合作社、合作社與社員、合作社與生產隊、社員與社員、生產隊與生產隊、幹部與羣衆的矛盾。）

同年蘇共「二十大」對史大林鞭屍，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與赫魯曉夫相呼應，指責史大林。

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引誘人民「大鳴大放」，而後發動「反右鬭爭」，清算高級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兩千多人；迫害靠攏黨派人士一萬四千人。同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大捧蘇共和赫魯曉夫說：「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

一九五八年：實行「人民公社」與「土法煉鋼」，瘋狂的剝奪人民財產與勞力，破壞家庭制度，結果糧食減產二千五百億斤；棉花減產二千四百三十八萬擔；鋼鐵減產三百零八萬噸的悲劇。在全民大煉鋼中，勞民傷財，結果煉出了五百萬噸鐵屎。

一九五九年：由於「三面紅旗」的失敗，天災人禍俱至，受災耕地達六億畝，導致嚴重饑荒，造成哀鴻遍地，怨聲載道。

一九六〇年：在天怒人怨下，糧食減產，全面饑饉。九月起，强迫二千萬人下放，但農村餓死者數達百萬人，二億多人在饑餓狀態中。毛澤東卻諉之於天災，提出「工業下馬」，使「三面紅旗」徹底失敗，整個國民經濟全面崩潰。

一九六一年：由於農業連年失敗，人民的口糧由每人每年四百五十三斤，削減至一百五十斤，其他副食品亦大量減少，人民因營養不良，死於水腫、肝病者達二千五百萬人。

一九六二年：因政策錯誤，全大陸上的廠礦百分之六十以上停工，重工業減產百分之四十；輕工業減產百分之六十。兩個五年計劃投入工業的資金，損失人民幣二百億以上，失業的職工達一千五百萬人。人民無以爲活，震驚世界的五月逃亡潮發生，是年逃來港、澳有十六萬人；逃亡蘇聯與緬甸者共約十萬人。

一九六三年：大陸餓殍遍地，毛澤東仍然進行飢餓輸出，據毛澤東在六四年二月十六日給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上說：「到一九六三年爲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他食品，値二十億新盧布，其中重要的有：大豆五百七十六萬噸，大米二百九十萬噸，食油和植物油一百零九萬噸，肉類九十萬噸」。毛澤東根本不以民命爲念。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企圖以政治壓力挽救經濟危機，在各部門建立政治部，並硬性規定男子須滿三十歲，女子須滿二十五歲始准結婚。迫使四千萬知識青年下放，進行勞民傷財的核爆。

一九六五年：在「不要袂子要核子」的狂妄政策下，進行了第二次勞民傷財的核爆，又提出所謂學習「大寨精神」，要人民「吃大苦、耐大勞」來抗拒災害。同時，還擴大「階級鬭爭」與「四清運動」，加强鎭壓。强迫青年學生參加體力勞動。同年十一月，毛澤東指使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序幕。

一九六六年：「文革」全面展開，對文化、藝術、教育、新聞界、學術界進行瘋狂迫害，由江青組織紅衛兵，叫出「破舊立新」「造反有理」的口號，對我國傳統文化文物，進行全面破壞，到處「打、砸、搶、抄、抓」。掠奪人民財產約有：黃金三十七噸、銀條千萬根、美金一百五十萬、英磅六十萬，沒收四千八百億人民幣的現款、證券和股票。在「大串連」活劇中，交通運輸癱瘓，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一九六七年：由「文革」轉變爲奪權鬭爭，武鬭遍及全大陸，毛澤東下令軍隊實施「三支兩軍」，將全國置於槍桿子控制下。掀起了更劇烈的武鬭，整個大陸陷入腥風血雨的混亂狀態，工農業全面減產。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毛澤東依賴槍桿子在二十九個省市地區，建立軍事專政的「革委會」，並召開「九大」，建立了清一色的毛家黨。紅衛兵遭遇兔死狗烹命運，迫使二千多萬知識青年下放，由工人軍人佔領學校及其他文化機構，迫令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此外，廢除工人各項福利和獎勵制度，以儲糧建倉備戰備荒爲名，搜括農民口糧。對一切反毛人士，進行迫害。六九年九月一日晚間十二時，毛共在全大陸同一時間內，大肆搜捕所謂「反革命分子」，進行血腥鎭壓與迫害，死人無數。

清算毛共竊國廿年來的暴政罪惡，竹磬難書，以上所列不過犖犖大者。多行不義必自斃，且看橫行到幾時。



廿年血腥統治・萬人開列清單
血債血償要跟毛頭算帳

本期的「萬人雜誌」可以說是一張毛共廿年來的血債清單，這一筆帳，總有一天要跟毛頭算個清楚！這裏的圖與文，全是眞憑實據。身居海外的僑胞，許多人還是矇查查的，最好請細讀本期每一篇文章，可幫助你們認識毛共的兇殘本質！

萬人傑

算算廿年的帳

「萬人雜誌」在苦撐下，不經不覺出到一百期了。一本完全不涉及聲色犬馬的獨立性雜誌，能維持到一百期眞不容易，因此我們決定百期出個特大號。特大號該加進些什麼資料呢？我和老張商量，不約而同的認爲要跟毛共算算二十年的帳。因爲，我們一百期出版之日，正是毛共「立國」（仿「明報」語）二十週年。二十年來，多少中國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多少人成了鬼域寃魂；多少人被鬬垮鬬臭；多少人送入勞改場、毛共黑獄，過着非人生活。二十年了，七億同胞，還過着二十四斤大米、七尺布的「幸福生活」。這一切，我們都非加以澈底清算不可！

於是，我和老張把「特大號」的內容決定下來。把二十年來毛共的血債，開列清單；把二十年來毛共血腥暴行的眞憑實據，用八頁圖片揭載出來。當然，毛共罪行加八萬頁篇幅也登不完，但看到這些照片，可窺一斑；鐵般的證據，不容毛共狡賴，總有一天要跟他們來個總清算！

一年不如一年

在清算毛共二十年來血腥統治暴行方面，一百期「萬人雜誌」雖擴大了篇幅，仍只能道出萬分之一；老百姓的辛酸血淚，在這一期「萬人意見」中，作了有力的申訴。當然，這不過極少的一部份，卻絕對是事實，是毛共迫害老百姓的鐵證。

要清算毛共二十年的罪行，單憑老萬、老張的見聞是不夠的。我們收到許多外間投稿；也由我們特約的專家，搜集了豐富資料，從各方面來清算毛共。我們敢說，二十年來對毛共暴行清算得最澈底，證據最充足的，是我們這一期的「萬人雜誌」。

二十年來，毛共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立國」二十年，而老百姓有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二十年來，苦上加苦。這樣一個殘暴不仁，完全不顧人民死活的政權，若不敗亡，是無天理！

高壓統治下的老百姓

中國人民二十年來陷在水深火熱中，無法起來推翻毛共暴政，是因爲毛共對戶籍管制嚴厲，人民絕無可能發動有組織的反抗行動。

第二點、毛共盡力造成他們互相鬬爭，父子間、兄弟間、夫婦間常常鬬爭，父親不敢對兒子說句眞心話；兄弟互相猜忌，夫婦也往往同床異夢。要他們聯合去對付毛共，當然沒可能了。

第三點、民間沒有機會存放一點可以吃飽肚子的東西，所有口糧，全操在毛共手上。他們可以做到「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稍有個不字，便會斷糧。試想：人民可以不吃飯去造反麼？

要不是毛共這樣高壓統治，那還有慶祝「立國」二十週年的機會？相信早已在若干年前垮下來。

布袋裏的老鼠

二十年來，毛共的「運動」一個接連一個，永不停止；同時盡力不讓人民安定下來，此舉實完全爲了鞏固他們的統治而已。

一位朋友作了個極治當而有理的譬喻。他說，中共的「運動」，等如把大堆老鼠，放進布袋裏，必須將布袋揮動，使那些耗子在布袋裏滾來滾去；倘若停下來，老鼠便有機會將布袋咬破。

毛共的「運動」就與揮動老鼠布袋同一作用。在一個連一個的運動中，人民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那還有能力推倒毛共統治？

同時，毛共使學生上山下鄉；使城市醫生到鄉村跟農民學習；使工人進駐學校；使赤脚醫生接替城市醫生工作，凡此種種，都爲了使他們時時改變生活環境，到他們剛適應下來，又將他們轉到另一新環境，這一來，他們便欲反無從了。

表面看，毛共這種做法令人莫名其妙，骨子裏卻有極大作用。最大目的，還是藉此防止人民組織起來，反抗他們的殘暴統治。

中國人的黑暗時代

我曾寫了一篇短文，慨嘆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年來，是中國人最黑暗的日子。這篇文章觸怒了一位「讀者」，他來信把老萬大罵一頓，認爲中共「擁有氫氣彈、先別國發明了人工胰島素、有了大慶油

田」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强大的時代，老萬竟說是黑暗，實乃閉目亂寫，出賣良心云云。

這位「讀者」自言「在美國住了多年」，相信他是「歸僑」一類人物。許多久居外國的華僑，都會有這位「讀者」的思想，認爲現在全世界都怕中共，因而肯定中國是强了。這種錯覺是因爲他們只接受中共宣傳，並未看見國內實情，故而陶醉於氫彈、人工胰島素、大慶油田；不曉得一個國家之「强」和「光明」，有比氫彈、人工胰島素及油田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民的肚皮及個人的自由。

在中共統治下的七億同胞，沒辦法吃得飽、穿得暖；完全沒有個人自由。他們有如牛馬和機器，絕不是人過的生活。因此我認爲這是中國人最黑暗的時代。

值得誇耀麼？

氫彈值得誇耀麼？人工胰島素值得誇耀麼？大慶油田值得誇耀麼？

人家在二十幾年前已經用原子彈將日本炸垮；二十幾年後而擁有氫彈，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氫彈靠毛澤東思想造成；沒有毛澤東思想，爲什麼造得成太陽神十一號？

中共的宣傳，與蘇共如出一轍。蘇聯樣樣認第一，什麼都是蘇聯發明；中共也是如此，不要說人工胰島素別國已有，中共究竟有沒有，誰曉得？如果全盤接受他們的宣傳，據說神針醫好幾十萬聾啞人，你相信不？

如果認爲大慶油田値得大吹特吹，則美國在阿拉斯加；法國在北非的油田，豈不「冇得頂」？人家一個油井的產量，頂得上你整個出產，豈不小巫見大巫？

一個窮措大突然有了一千幾百，就把自己視爲巨富；富有的人何嘗會把一千幾百放在眼內？這位讀者「推荐」中共的氫彈、人工胰島素和油田，也不過如此而已。

除了「苦」和「死」還有什麼？

二十年來，毛澤東就拿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八字眞言來統治大陸。事實上，二十年來，生活在大陸的人，若非共黨特權階級，除了「苦」和「死」外，的確沒有第三個字。離中國大陸遠些的地方，人們可能不大了了，像這個來函大罵老萬的「讀者」一樣；但在香港的中國人，對「祖國」的事情，不應這麼隔膜。

一位從澳洲回來的朋友，算得是高級知識分子，談起六二年的大逃亡潮及六七年的五花大綁浮屍，他竟一無所知。

原來在那邊做生意的華僑，對國事大部份不關心，有些根本不看報紙，這些事情，他們怎會知道？自然也因此而寬恕了毛共的罪行，甚或認爲毛共在國際間夠惡，好嘢。這種人，實有「回國觀光」必要。看清眞相後，對他們「認識祖國」會有很大幫助。

一位老報人的故事

海外華僑昧於實情，有些矇查查的思想，情有可原。身居香港的人，逃亡潮跑來的，不少是你的親友；五花大綁的浮屍，也是你所目睹。在竹幕邊緣的香港，毛共的暴行，無一能逃得過市民的耳目。在這樣的情形下而仍然認爲中共統治大陸是「光明」，該是毛澤東的信徒。使人不解的何以他肯「棄明投暗」，在香港這殖民地社會來混？

於此，我要告訴他我們一位行家的故事。

一位老行尊在一家反共報紙當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共掩有大陸時，香港許多搖擺不定的報紙，都看風駛𢃇，向左轉，大呼「天亮」的比比皆是。唯獨這份報紙死硬到底，仍堅持反共立場。這位老總着急起來，要求報社方面給他「保證」，要是老毛「解放」香港，要送他到日本去。

「觀光」之後大失所望

事實上，報社是無法作出「保證」的，於是他辭職不幹。

但他也深知，即使辭了職，如果有一天香港當眞「解放」，挖起這底子，他會任過反共報的老總，仍然有被鬬可能，除非將這關係洗脫。

怎樣洗脫？親共分子向他獻計：只消到北京朝聖，自可得到諒解。結果，他接納建議，到北京走了一趟。

在北京情形如何，老萬不大了了；據說他見到許多「老友」；但回港後他感到非常失望，因爲見到的老友，沒一個人敢對他說句衷心話；他所見到的，與所聽到的又有太遠的距離，因此，雖有人勸他留下來「爲人民服務」，他也婉詞推卻，終於又回到香港來，從此，他既不談反共，也不談親共，離開新聞工作崗位，改做別的工作。

這位老前輩最近已息勞歸主，使老萬感慨的是：第一、他恐共，所以辭職。但直到他「壽終正寢」毛共尚未「解放」香港。如果他不辭職，做到現在，還不致被毛共鬬死。

第二、他非常熱心新聞工作，他的辭職，只不過事業心鬬不過恐懼心。相信這十多年來他一定非常後悔。

第三、他可能對中共存有幻想，正如那位「讀者」一樣。但目覩的事實，把他的幻想敲破，於是他悄然回港，十幾年後，更賫恨而終。

爲什麼說他是「賫恨而終」？因爲他彌留時，自撰逝世消息新聞稿，仍提到他從事新聞工作；實際上，他已離開崗位很久，仍然留戀，可見他念念不忘新聞工作，卻因畏共，一念之差，賫恨以終，實在太可憐了。

圖與文都是眞憑實據

我建議那位「讀者」回大陸觀光正是這道理。在他目覩「祖國二十年來的偉大建設」後，或者也會覺得聞不如見，在目覩下，他會發現「黑暗的一面」是眞實的；「光明的一面」無非是虛僞宣傳。

毛共在大陸二十年來的血腥統治，在今期「萬人雜誌」中，既有圖，也有文，都是有根有據，無法「揑造」出來的。希望那位「讀者」肯將姓名地址見告，我將免費贈閱，好幫助他更深入了解毛共的本質，使他不要在二十年後的今日，仍受到毛共宣傳的蒙蔽，功德無量！

二十年來中共

共產黨人對於文化，基本上不是提倡和發揚，而是主張徹底消滅。共產中國二十年來對於文化所做的工作，就完全是消滅文化的工作。

當然，他們在字面上永不會說消滅文化；他們說破舊立新，舊者指在他們建立政權之前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化，新者呢？最初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稍後是社會主義文化，最近則是無產階級文化亦即毛澤東文化。

二十年來，舊的已經逐漸地破了，到文化大革命就把文化連根拔掉，眞個革了文化的命；可是新的呢，始終沒有立起來，立起來的——還是用强迫手段硬立的只是毛澤東思想；然而這個毛澤東思想又怎能算是文化呢？

1、祖師爺的文化消滅論

中共的消滅文化是有所師承的，並非自我創造。馬列主義主張存在決定意識，文化屬於意識形態範疇，要隨着存在的基礎而改易。說明白點，就是封建社會基礎產生封建文化，資本主義社會基礎產生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基礎就產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化。而這些文化又各爲其社會基礎服務。共產黨奪得了政權，沒收了一切私有財產，社會基礎變了，文化也得跟着變；如果不變，還是封建文化或資本主義文化的話，那就不但不能爲新社會服務，還會起破壞新社會的作用。因此，如果舊文化在新社會裏仍然存在，就得用人力打倒之、消滅之。

文化怎麼打倒、消滅呢？文化的繼承、傳播，主要在號稱文化人的知識分子身上，共產黨人認爲，只要打倒、消滅了知識分子，也就等於打倒、消滅了文化了。

所以恩格斯說：「隨着無產階級專政確立，知識技術人員將是我們原則上的敵人，他們將盡可能地欺騙和出賣我們，我們要威嚇他們，將他們壓倒。」

列寧更加仇視知識分子，曾說：「一切知識分子、工程師、教師，他們都來自有產階級，不論沙皇尼古拉時代，或是共和國總統威爾遜時代，科學技術只是爲有產者而設的。」

知識分子既是敵人，不消滅怎成？

2、毛澤東的讀書無用論

今年大陸上盛行着「讀書無用論」，毛共指爲反動，說是受了叛徒劉少奇的餘毒。其實這個論調，倡自老毛，與劉少奇倒是無涉。老毛遵照馬列教條，更進一步貶低知識的價值，而不要知識，認爲讀書無用，可謂青出於藍。這與他自己只是一個中等師範生而不是高級知識分子也有關係。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曾說：「我們現在看一些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怎麼算得知識呢？書本知識是容易的，如果是讀書，只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這比煑飯容易得多，比殺猪更容易，猪會跑，殺牠，牠會叫，書既不會跑，又不會叫，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

一九六四年春節以後，他曾對教育界發出過很多指示，嫌學制太長，功課太繁，因說書讀多了，不但沒有好處，還會壞事。他舉出古今中外一些人來，證明讀書無用論，說大學畢業的做大事的少，凡建功立業的多數是很少讀書或不識字的大老粗。他說他沒有讀過軍事，只從「左傳」和「三國演義」中看到些打仗的事，但他指揮作戰，從不帶書本，只就當時敵我情況分析判斷。

因此，他看不起知識分子，要他們放下臭架子，到農村、工廠去勞動，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他曾說：誰不下去就不開飯，下去才開飯。這比劉邦在儒冠裏撒尿，又强了多少？

3、先拉後打

中共對知識分子，一貫用先拉後打的政策。歷史上的專制帝王，有些只用拉，如曹操和武則天；有些只用打，如秦皇的焚書坑儒和明淸的文字獄。中共則合而用之，可謂集其大成。

爲着需要文化人給他裝飾門面，號召宣傳，中共不惜用甘言厚幣把些知識分子，誘進政權機關、團體學校裏去，給予高位優薪，使他們爲中共服務。然而並不放心他們，恐怕他們日子一久，看出中共的本來面目，便會不再乖乖地聽話，做出危害中共的事來，於是便開始打擊他們。他們這時雖知已入賊窩，卻是後悔已遲。打的花樣很多，鬬爭、批判、認罪、洗腦、勞改、入獄、殺害，不一而足。

下面就簡要地談談二十年來打擊文化人的重要案件。

一、「解放」之初的自我批判

剛「解放」不久，中共即透過「政協」的「共同綱領」，規定給舊知識分子和青年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當時陳伯達曾叫囂說：「由於解放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全國人民也來一個關於宇宙觀與人生觀的思想大革命，知識界必須根據近十年來共產黨的實際經驗，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唯物論辯證法的新觀點、新方法，重新估定一切學術的價值，重新估定歷史文化的價值，重新展開對自己的批判。」於是有四十五萬知識分子被送到「革命大學」或「政治訓練班」受教育。另外，還開展了「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不少的高級知識分子，就在這個運動中遭受批判鬬爭，被迫作了自我檢討。這是中共給知識分子的一個下馬威。

這個學習運動從一九四九年一直賡續到一九五二年，中經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三反五反各次的運動，都要結合實際進行思想改造。

「解放」前任立法委員並曾在南京大出風頭的劉不同，被送

進「華北革大」學習，他的檢討是這樣寫的：

「在馬列主義的照妖鏡下我認識了我的原形，我是沒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受着封建剝削的孕育，把剝削制度、奴役人民視為眞理，把向上爬視為生活南針。長大成人後，反動階級的反動思想冲昏了我的頭腦，循着統治階級爭權奪勢的規律，跟着一個人或一個派系向上爬，那一個人那一個派系能滿足我的慾望，我就作他們的走狗。不能滿足我時，我就掉頭另找梯子，另找臨時的主子。一九三六年冬去了英國，雖有些轉變，但基本上還是反動的，以欺詐手段，玩弄玄虛，什麼理由，什麼民主，都是企圖爭取或保持自己的利益的幌子。我發表荒謬言論來掩護我的醜惡罪行，來誘導落後羣眾為我犧牲，我完全是一個以統治思想和自私自利思想為槓桿的個人主義的卑鄙投機者。」

這只是舉的一個例子。像這種自批其頰的坦白書多得很，王芸生、儲安平、朱光潛、馮友蘭、張東蓀等等有名人物都寫過，如果輯印成書，不知要裝幾巨冊。但這種坦白書不是寫一次就能過關，要寫無數次，最後雖經共幹點頭，可是已經留了案底，如同面上有了印記，一生不能磨去。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在鬬爭他的大會上，共幹强迫他的女兒陸瑤華當面控訴，她說：「過去以為你眞把所有的東西坦白清楚了，有些事或是年紀大忘記了，現在想起來，像你這樣狡猾的人，不會把兩三年前用盡心思作的事全忘記，你騙了我，騙了羣眾，我現在可以認識你了，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的爪牙，是忠心執行美帝文化侵畧的工具。我為什麼不向你鬬爭，相信你的鬼話？難道你的幾滴眼淚就收買了我的良心！」

遭受鬬爭、被迫坦白、挨自己女兒的罵，都是人世間至慘事。南京有對知識分子的青年夫婦，帶着兒女跑到燕子磯跳江自殺，遺言是：「願來生來世莫作讀書人！」已足說明一切。士可殺而不可以辱，今辱而不殺，所以就生不如死了。

二、批判胡適思想

胡適是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學人之一，當代思想學術界幾乎全受其影響。在中共眼中，胡適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大敵，要整肅知識分子，必須首先批判胡適，雖然胡適不在大陸，仍要以其為批判的典型對象，進行重點攻擊。

「解放」不久，周恩來到北京大學講話，點了胡適的名。胡適的幼兒胡思杜被迫寫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其中曾說：「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他，也敢於推倒他，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白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經過長期的鬬爭，我認識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北大的文史哲學系舉行了控訴會，俞平伯、楊振聲、顧頡剛、朱光潛、湯用彤、魏建功等全帶頭控訴。顧頡剛說：「惟有徹底清除胡適散播的毒素，才能盡我們的職責。」上海也組織了批判座談會，沈尹默、周谷城等參加批判，說胡適反共、封建、美帝的幫兇。

到一九四五年因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案，涉及到胡適的紅學，於是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規模批判胡適思想的高潮，當時絕大多數知名人物，包括郭沫若、茅盾在內，都承認中了胡適的毒。這些批判文字，中共後來輯印了數巨冊。

三、電影「武訓傳」案

此案發生在一九五一年，文革中曾舊案重提，毛澤東夫婦乃掀動此案之要角，人都耳熟能詳，這裏不再贅述案情。

值得說的是，由於此案掀起了全國的文藝界、學術界大整風運動。

周揚、丁玲以下全作了檢討。文藝界的歐陽予倩、蕭也牧、光未然、夏衍、丁伶、黃源、劉盛亞、姚雪垠、葉以羣、戴白韜等；學術界的馮定、李長之、錢端升、潘光旦、費孝通、陶孟和、楊端六、陳垣、周培源、金岳霖、劉大杰等，不是被鬬爭，就是作了深刻檢討，雖然有些人與「武訓傳」並無關係。

四、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案

俞平伯把他在「解放」前寫的「紅樓夢辨」，於一九五二年加以修正，易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馮雪峯在「文藝報」予以推讚。不想有兩位大學生李希凡和藍翎合寫一文，抨擊俞著乃以資產階級觀點研究小說，足以毒害新社會的讀者。文章經「文藝報」轉載，編者加了按語，沒有表揚之意。於是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他不但認為俞著是一株大毒草，應該批判，而「文藝報」以貴族老爺式的態度，壓抑新生力量，更應鬬爭。於是此案驟形擴大，俞及馮雪峯固然要深刻坦白，在鬬爭會上飽受侮辱，其他文藝期刊和舊小說的研究工作者，也都作了認罪的檢討。經過此案之後，對老一代已經成名成家的學者，誰也不敢讚揚，而對新出頭的後生小子誰也不敢批評。李希凡、藍翎、姚文元這些青年文藝批評家，就是在此案之後聲名鵲起的。

五、胡風案

本刊上期已刊關於胡風的專文，這兒不再贅述。

六、丁玲案

俞平伯案發生在一九五四年，對胡風集團的搜捕，發生在一九五五年，兩案套搭牽連，密切相關。接着又由胡風集團引起了黨內大整肅，所謂丁玲、陳

企霞的反黨集團又被揭發出來。

丁、陳全是女性，延安時期編「解放日報」副刊和「穀雨」雜誌的老搭檔。「解放」後，她們又同編「文藝報」的時期，於是丁、陳被提到鬭爭會上。她們的罪狀是：「文藝報在第一卷第三期和第八期討論朱光潛的美學思想時，編者不但根本沒有指出朱光潛的美學思想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實質，還讓朱光潛狂妄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從五五年八月至九月，全國作協爲了肅反，黨組連續召開了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果是兩人受到黨紀的處分，都作了自我檢討。五六年毛澤東指示大鳴大放，丁、陳乘機要求翻案，認爲昨年對她們的批判全屬錯誤，乃是周揚等人的假公濟私。但鳴放在五七年突又改爲整風反右，作協黨組從該年六月起即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整風，實際上是鬭爭丁玲等人，不准她翻案。直到該年九月，共舉行了二十七次會議，始把丁玲等人鬭倒。開除黨籍及免職的，除丁、陳外，還有馮雪峯。至於艾青、李又然、羅烽等，也受到黨紀的處分。

七、五七年的整風反右

衆多天眞的文化人，中了毛澤東鳴放陽謀的圈套，到了五七年秋間，老毛突然把臉一翻，一舉就把那些斗膽鳴放的人打成右派分子，驅赴邊荒勞動改造。在學術界中有錢偉長、曾昭掄、費孝通、章伯鈞、羅隆基、陸侃如、李長之、黃藥眠、朱光潛、葛培琦、馮友蘭等；在文藝界中有秦兆陽、鍾惦棐、劉賓雁、王蒙、劉紹棠、石天河、流沙河、林希翎、唐因、唐摯、張友松、張權、蕭乾、吳祖光、江豐、穆木天、彭慧、孫大雨、戴岳、許傑、宋雲彬、陳學昭、徐懋庸、黃源等等；新聞出版界有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姚芳藻、梅朵等等。這還都是一些比較著名的人物，此外遭受打擊的次要文化人那就數也數不清了。

電影界和戲劇界一些著名的演員，像石揮、舒適、項堃、李萬春、葉盛長、吳茵、呂班、韓蘭根等等，就全毀在整風反右運動之中。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僅次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八、厚今薄古・反右傾・反修正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講話，斥責學術界厚古薄今，並且借古諷今。於是由翦伯贊、郭沫若帶頭，首先爲曹操翻案，掀起厚今薄古運動，鼓動大專院校的師生，鬭爭有名望的老教授。陳寅恪等在過去學術界卓有成就的權威，在此一運動中幾乎全數倒掉。

除了厚今薄古運動以外，還有反右傾思想運動，公木、王瑤、蕭平、方紀、巴金、老舍、蔡其矯、陳沂等人，全受到批判。這一運動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九年，還在清算不已。「文藝報」在中共八屆中全會鬭爭了彭德懷之後，曾發出專論大喝道：「你們這樣喪心病狂，眞是危險極了！趕快懸崖勒馬，改絃易轍，否則人民羣衆是不答應你們的！現在，我們要積極地投入保衛總路線的鬭爭，和可恥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思想情緒堅決劃清界限！」

修正主義，其實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同義語，乃當時反對大躍進的一種思潮。只是因爲蘇共在六〇年撤退專家與中共翻臉，中共便把國內的反叛者視作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才改換成修正主義這個名稱。在這一反修正主義的浪潮中被淹沒的文化人，計有王任叔、于黑丁、趙尋、李何林、郭小川、秦似、蔣孔陽、錢谷融、任鈞、孫謙、海默、熊佛西、郭漢城、陳伯吹、唐弢、岳野等人。

九、馬寅初案

馬寅初是中國有名的經濟學權威，「解放」之初，由周恩來從香港聘請他到大陸，作爲陳雲的副手，擔任政務院財經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不久，奉派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他以七十餘歲的高年，從頭學習俄文，讀完了馬列的經典著作，然後參照中共經濟的實際情況，寫作了幾篇專題研究的論文。其中最主要的一篇，是他力主節育的「新人口論」。他以爲人口增加太速，糧食不夠吃，不能積累資金，影響重工業的建設，因此主張用晚婚和避孕的方法來節制生育。

不想他這個主張，正觸毛澤東之忌。因爲老毛把人看作一種財富，多多益善，打仗可以用人海戰術，韓戰即仗恃人多和聯合國軍打了一個平手。一九五八年他號召大躍進，更是要利用人多取勝。所以他認爲馬寅初不懷好意，想破壞他的躍進大計，在五八年就發動北大的教授陳秭㭉等向他攻擊，直至一九六〇年，先後有二百多人向他筆戰，但都爲他駁倒。後來周恩來示意叫他屈服認錯，以便保持政治生命，但爲他拒絕。他聲明願接受挑戰，爲眞理奮戰到底，決不低頭。中共不得已，遂將他撤職，封住了他的口和筆，使他有話也不能說了。不久中共卻實行起節育來，馬案並未平復。但此案影響很大，嗣後學術界誰也不敢提出有創見的建議。

十、文化大革命

這是至今已經進行了三年的大運動，知識分子已給毛共一網打盡。過去的書籍文物，禁止、封存、消毀之外，恐怕已無孑遺。今後也不再培養知識分子，培養的是亦工亦農亦軍的普通勞動者，只懂得工農兵的技術，而不知道高深的學術理論。論科學，則只有老工人和貧下中農的技術；講哲學，則只有毛著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談文學，則只有毛在延安的文藝講話。除掉這些以外，即全是封、帝、資、修的東西，一概禁止接觸。爲着保持他的政權，他要使七億人全變成愚民——不，全變成聽他擺弄的工具！

現在學校還在鬭批改，學術權威和文藝作家還在猛鬭不休，社會上還有人偷偷地販賣毒草，似乎距喊「文化滅亡萬歲」時還有一段路程。可是，如果讓毛共一小撮這樣一意孤行下去，終會有一天，中國大陸連文化的種子也尋不到了！

趙聰

二十年來毛澤東出賣了多少領土（下）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元月，雲南交涉署向駐滇英總領事抗議英軍佔領江心坡照會：「爲照會事：查尖高山以北爲片馬、江心坡、拖角，以迄於怒夷、求夷各地，均爲滇緬未定界。必須將來經中英兩國派出大員會勘定後，樹立界樁，始足以昭信守而免轇轕。從任何方面私立界樁，任意經營，將來會勘，仍歸無效，歷經聲明在案。乃迭准騰越道尹來函謂貴『緬甸政府於緬甸東北向歸我管轄之地，銳意經營，自民國十五年冬，以迄於今，先後派兵進逼江心坡（此地在恩梅開邁里開兩江之間）一帶，一面迫令各山頭人民向緬甸政府輸誠，其不從者並擄去十一人，現尙未放回，請嚴重交涉』各等由。查江心坡一帶向屬我國領土，查此滇緬界務尙未勘定，片馬交涉尙未解決之際，緬甸政府復派兵經營江心坡一帶，並擄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親善之旨。准函前由，相應照會貴總領事查照，轉電緬甸政府，迅將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樁一律撤去，靜候將來中英兩國派出之大員會勘，以清轇轕，至紉睦誼。」（雲南外交問題第二編，頁一一四引雲南外交署界務檔案，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商務印書館版）旋獲英方復照云：「照覆事：案准貴特派交涉員本月十六日照會，關於緬甸政府派兵往恩梅開與邁里開兩江間之江心坡一案，本總領事均經查閱，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本國駐京公使所致貴國外交部公文，所載本國政府對於滇緬邊界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之意見，業已明白指述。此種公文，貴署定有存案備考也。查江心坡按照上述公文所述，係在滇緬邊界之西，顯係英屬領土，毫無疑義。緬政府在該處有動作時，他國政府豈能有所干預。雖仍如是，惟本總領事仍將貴特派員交來照會抄轉送緬政府暨本國駐京公使鑒核」（同書頁一一五）從此以後江心坡問題就成了懸案，中國政府絕對不肯承認英人强佔江心坡的事實，不料毛幫竟然隨手賣掉，江心坡連同西面的孟養土司，加在一起要大過廣東，毛幫竟然作爲禮物送給緬甸，其賣國手筆之大，石敬瑭也要望而卻步，若以割給緬甸領土與珍寶島相比，大概總有一千個珍寶島還多，何況珍寶島一年有幾月在冰下，而緬邊領土皆是肥沃土地，其價值更無法計算了。

二、巴基斯坦

中共與巴基斯坦於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在北平簽訂「中巴邊界問題協定」。中共在此之前與緬甸簽訂的稱邊界條約，稍後與阿富汗簽訂的亦名邊界條約，惟獨與巴基斯坦簽訂的名「邊界問題協定」，其中另有原因。當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共宣佈與巴基斯坦商談邊界問題時，印度曾向中共提出抗議，指中國與巴基斯坦沒有共同的邊界，中共目前同巴基斯坦商討的邊界是詹木與克什米爾兩地區應當屬於印度而經巴基斯坦非法佔據，因此，中共與巴基斯坦討論邊界問題是非法的。

中共當時對此問題答覆時稱：「在中國之新疆、與巴基斯坦所控制其防務下之各地區間，有一百公里從未正式劃定與勘查過之邊界。」可是中共亦不敢肯定此一地區主權屬於巴基斯坦，所以用詞審慎，稱之爲「巴基斯坦所控制其防務下之各地區間」，因此以後成立的是「邊界問題協定」而不敢名爲邊界條約。既然明知對方主權並未確定屬於巴基斯坦，中共又何以要同巴基斯坦劃界，此種情況在國際交涉中甚少前例，要明白此點，必須了解中共對領土主權一向並不愛惜，所謂愛國，祇是爲了達到某項目的一種手段，因此，才可以把整個土地肥沃的江心坡輕易割給緬甸，卻爲了長年冰封的珍寶島與蘇聯開火。中共說一切都是服從政治，實際上一切都是爲了毛澤東個人的野心服務。

中國在新疆南部實際上既不與巴基斯坦交界，也不與印度交界，眞正同中國交界的是克什米爾，在印度獨立之前，克什米爾是一個獨立藩邦，印度五百年沒有中央政府，克什米爾從來也未受過印度的管轄，印巴分治時，按照協議信印度教的土邦併入印度，信回教的土邦併入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全境人民皆信回教，按理應該併入巴基斯坦，但印度總理尼赫魯可說是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其人滿口公理正義，實際上卻既不講公理，亦不講正義，此時竟然藉口克什米爾藩王是印度教徒，應併入印度，不容分說，派兵先佔了克什米爾首府斯倫那加，擄藩王及首相，硬把克什米爾併入印度，巴基斯坦當然不服，也派兵佔領了克什米爾部幾爾幾特地區，就是中共所說的「巴基斯坦所控制其防務下之各地區。」目前中共與巴基斯坦所劃的界，也就是新疆與克什米爾幾爾幾特地區交界處，雖然在整個邊界線上所佔比例甚小，但是出賣的領土則頗大。

該項協定共計七條，有關劃界問題全在第二條，其中又分五項，茲將割讓領土條文摘述於後：

第二條第一項自西北端的六三〇米高地（參考座標大約爲東經74°43'，北緯39°03'，的一個山峯）起，邊界線嚴格沿流入塔里木水系的塔什科老干河諸支流爲一方，流入印度河水系的洪札河諸支流爲另一方的大分水嶺，大蹬向東轉東南行，穿過基里克達坂（達旺）、明鐵蓋達坂（山口）、卡前乃達坂（僅中方圖上有此名），並且穿過木子吉里阿達坂（僅中方圖上有此名）、帕爾皮克山口（僅巴方圖上有此名），直到紅其拉角（尤特爾）達坂（山口）。

此段共列六個山口，分佈於長約一百公里之紅其拉河與喀拉楚若爾河之分水線上，這條界線與印度方面一貫堅持之中國克什米爾界線相符合，根據這一項規定，中國邊境向內退縮二十公里，損失一

千平方公里之國土，尤其重要的是放棄了中國最後一個藩邦坎巨提。

最近一年來，香港報刊常常提到一個世外小邦，認為是人世桃源，這個小邦有譯為棍雜，有譯為洪薩、罕薩，這個小邦就是坎巨提，棍雜是其首都，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正二月間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奏稱「……即如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爾南界，在葱嶺以南，厥地縱橫數百里，戶口約近萬人，歲貢中國砂金一兩五錢，例賞大緞兩端。近年屬回之入貢中國者祇此一部，蓋即新疆識畧之乾竺特，一統輿圖及時憲書之喀楚特同音而異譯也。但不知何時又服屬於克什米爾，亦歲有貢獻，克什米爾今亦為英之屬國，是以英之印度總督歲貼坎巨提經費，以助彼整理防務為名，實際收其內政之權。」

坎巨提是否曾向克什米爾進貢，頗為可疑，因中國史籍沒有記載，薛福成任駐英公使任內，所參考之資料係英方所有，可能係英國偽造，因英國此時已佔領克什米爾，偽造坎巨提曾臣服克什米爾，英國就可以繼承克什米爾在坎巨提之半個宗主權，但坎巨提藩王則不承認。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俄國派兵侵入帕米爾境，揚言帕米爾皆屬於俄，英國得到消息，為了保衛印度北疆，進一步與俄國爭帕米爾，派兵侵入坎巨提，坎王不服，起而反抗，兵敗逃入新疆，新疆巡撫陶模安置於莎車瓦奇地方，坎王在當地有莊田，以後終老新疆。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國人交涉，次年兩國會立坎王之弟繼承王位，從此坎巨提眞眞變成兩屬了。

坎巨提向中國進貢一直到了民國三十三年，仍照例貢砂金一兩五錢至新疆蒲犁縣繳納，大概中國官吏也怕麻煩，拒而不收，以後未再進貢，但在法理上，坎巨提百分之百是中國半個藩邦，而由於中共將國土後退二十里，使新疆與坎巨提之間不再接壤，此擁有一萬平方公里之最後藩邦遂告喪失。

第二條第二項：邊界線穿過紅其拉角（尤特爾）達坂（山口）以後，沿上述大分水嶺大體南行，直到該達坂（山口）以南的一個峯頂；然後離開大分水嶺，轉沿一條大體東南向的山脊而行；該山脊係以阿克吉勒朵河（巴方圖上的一條相當的無名小河）為一方、塔敦巴什河（吾甫浪河）和克里滿河（吾甫浪吉勒朵河）為另一方的分水嶺。根據中方圖，邊界線到此山脊東南端後，係沿克里滿河的一小段河床中心線而行，然後到該河與克勒青河匯合處；根據巴方圖，邊界線處此山脊東南端後，即連接什克斯干河成穆斯塔格河的銳角彎曲處。

此處劃分也與印度所提報告書完全符合，但照中國地圖邊界線自紅其拉角（尤特爾）達坂（山口）南行直到六一八四高地後，仍應南行穿過五七九七高地（座標東經七十五度三十二分，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六分），且平分庫接鐃山脉脊線上之冰川，而後接新沙勒山口。如此則此冰脊線之東之所有小河皆屬中國，界線亦為葉爾羌河與棍雜河之嚴格分水嶺線。照中共與巴基斯坦現劃界線，巴方獲得葉爾羌水系中上源之一之阿克吉勒噶河。中共不能堅持以分水嶺為界之地形原則，致使國界線向北退縮二十公里，損失國土約四百公里。

第二條第三項：從上述地點起，染界線溯克勒青河（什克斯干河或穆斯塔格河）的河床中心線而上，至其與消爾布拉克代牙（星峽爾河或布拉爾杜河）的匯合處（參考座標大約為東經76°02'、北緯36°26'）。此條所述兩河匯合處為東經七十五度零二分，但中國地圖界線則為東經七十五度四十二分，中共將界線內縮達三十公里。

第二條第四項：從上述兩河的匯合處起，根據中方圖，邊界線升上一條支脉的山脊，順山脊而行，在一個峯頂（參考座標大約為東經75°54'、北緯36°15'，）接喀喇崑崙山脉大分水嶺，該圖標明此峯頂屬消爾布拉克山，根據巴方圖，邊界線從上述兩河的匯合處起，升上相應的支脉，沿其山脊穿過六五二〇米（二一三九〇英尺）高地，直到約東經75°57'、北緯36°03'，接喀噶崑崙山脉大分水嶺。

此段最大失着，在於匯口仍應繼續採行河床中心線而不應遽改山線。照中國地圖對勘，此段損失國土共六百平方公里。

總結中共此次與巴基斯坦之劃界，全長五百公里之邊界線，對照中國地圖，中共所爭得，全都在中國邊界線以內，屬於中國之領土，無一寸土地眞得之於未定界。至所失者，一部份竟屬於未定界以內，確定屬於中國領上，亦被送掉，總計中共在對巴基斯坦所簽條約出賣國土總計達兩千平方公里。（不包括坎巨提）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協定簽訂之第二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在喀喇嗤發表談話稱：「雙方爭執中之領土為三千四百平方英里，巴基斯坦獲得其中之一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中國則為二千〇五十平方英里。」該發言人又稱：「巴方所獲較其實際佔領者猶多七百五十平方英里。」中共的賣國行為，巴基斯坦外交發言人也可以作為證明了。

三、阿富汗

中國與阿富汗之間邊界問題，就是帕米爾問題，因為兩國之中間地帶共有八個帕米爾，即薩雷茲帕米爾、阿爾楚爾帕米爾、大帕米爾、瓦罕帕米爾、小帕米爾、塔敦巴什帕米爾、和碩庫珠克帕米爾、朗庫里帕米爾。

八帕情形，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出使英法比義大臣薛福成附陳帕米爾情形疏，曾有簡畧敍述稱：「中國回疆邊外，有回部錯居之地，曰帕米爾，山勢迴瑋，高原綿亙，其脉發自葱嶺，實為大地最峻之背，因其土多磽薄，所以無著名部落，從前隸我疆圉，覊縻勿絕者，十居八九，自俄英兩國分爭環伺，而迤北迤西，稍稍歸屬於俄，迤南諸小部，則附於英之阿富汗，惟東路中路，久服中國，迄今尚喁喁向嚮。然既為三國出入門戶，得之則可高臨下，不得則恐失險受逼。……」

實則此八帕在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清兵平回疆，叛回首領霍集占逃至巴達克山，清將致函巴達克山酋長，要索霍集占，巴達克山酋長即斬霍集占首級以獻，並請內附，為中國藩屬，巴達克山尚在八帕之西，八帕自然均入於中國版圖。

光緒年間，中國國勢積弱，阿富汗在英人指使下，侵奪巴達克山，與八帕隣界，英俄又協議私分帕米爾，到了目前，八帕中完全屬於中國的祇有塔敦巴什帕米爾，阿富汗侵佔未經中國承認者為小帕米爾一部份，瓦罕帕米爾及巴達克山，中共此次與

阿富汗劃界，卽將英印以來所侵佔之帕米爾未定界全部讓與阿富汗，因爲簽了此約，連帶被俄國佔領之大、小、薩雷茲、朗庫里、和碩庫珠等五帕亦自然放棄。此一地區物產固然不豐，人口也不多，但卻是世界屋脊，若能據有八帕，不僅對俄南印北有高屋建瓴之勢，卽對中東亦將發生巨大影响力，而今卻被毛澤東一手斷送了，秦皇漢武，固如是乎！

四、未訂約而默認割讓的土地

以上所舉是中共正式與外國簽訂邊界條約，出賣的領土，其中尙有尼泊爾一國也訂有邊界條約，但條約全文未見發表，不知究竟又賣了多少領土。目前再談談雖未正式簽訂條約而默認割讓與外國的，重要地區爲中印交界之麥馬洪線及中蘇交界之唐努烏梁海。

一、麥馬洪線

麥馬洪線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印度西姆拉開會，商談邊界問題時，英印政府外交次長麥馬洪與西藏代表夏札私自簽訂的邊界條約，此事不僅中國政府未曾同意，中國代表陳貽範根本就不知道，因此，從未爲中國歷屆政府所承認。麥馬洪線並不限於印度，中緬未定界亦包括在內，中共一九六〇年與緬甸簽訂邊界條約，卽大體依照麥馬洪線劃分，而在中共成立政權時，印度又首先承認（僅次於緬甸），周恩來與尼赫魯政治蜜月達十年之久，一貫在國際上狼狽爲奸，此時中共已完全同意印度佔領麥馬洪線以南領土，故在兩方鬧翻時，尼赫魯與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印度聯邦院報告一九五六年與周恩來曾作有關麥線之談話：

尼赫魯說：『周恩來說：「由於我們的友好關係，就中印邊界而論，我們將接受麥克馬洪線。」這就是整個麥克馬洪線了。他接着還談到了一兩件事。一件是：他並不認爲這是有效的一條線。他肯定是這樣說的：「英國人曾經不斷地擴張，然而我們將來將承認它，因爲曾長期沿用過，也因爲我們是友好國家。」我聽他這樣說以後，想明確肯定我並未誤解他的說法。所以我想我曾用各種方式三度回頭再談這問題，並使他重複這一點。因此，關於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由於這個問題對我具有某種重要意義，我在隨後不久離開時，就把這個問題記下來，它在那裏。』（引自尼氏追記當時情形之談話，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印度聯邦院）。

尼赫魯雖是無耻小人，但與周恩來談話時尙有其他人在座，且有紀錄，應不會假，況且中共也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已承認麥馬洪線。查麥線除去在緬境不計，在印藏邊境者可分爲三段，重心在東段，中國稱門隅區，首府爲大旺，此一地區英人雖數度進擾，但並未設官分治，行政系統仍屬拉薩政府管轄，一九五一年印度乘中國政府撤出大陸，中共政權剛建立，印度已承認了中共政權，乃派兵佔據大旺，可是直到一九五六年印度始設官分治，完全佔領，估計當在周恩來宣佈承認麥馬洪線之時，周恩來如果未向尼赫魯說明承認麥馬洪線，怎麼坐視印軍佔領領土而不過問，此其一。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軍與印度軍在門隅區發生戰爭，由於印軍實不堪一擊，一路追奔逐北，收復大旺六座及全部轄區，深入到印境德玆普，中共要宣傳愛國，二十年來衹有那一次還可以騙騙人，誰知在老大哥（當時還稱老大哥）「赫老」一番輕描淡寫的告誡下，連夜撤兵，按理撤兵也祇能撤出印境，爲什麼要撤出大旺，撤出整個門隅區，唯一解釋，就是周恩來已承認過麥馬洪線，此其二。

不特此也，印度當時實際佔領地區尙在麥馬洪線以北，印度指此爲尼赫魯線，中共直至今日尙不敢逾越尼赫魯線，麥馬洪線更無論矣。

二、唐努烏梁海

唐努烏梁海在外蒙古西北面，實爲一獨立區域，自明時卽隸屬中國，一向對中國向心力甚强，面積畧等於浙江，山川秀麗，氣候溫和，向有塞上江南之稱。帝俄時代曾與外蒙同時被佔領，蘇俄大革命時，烏梁海人首先請求取消自治，再度內附，到了民國十年赤俄嗾使外蒙獨立時，又刼持唐努烏梁海，勒令獨立，改爲唐奴杜伐加盟共和國，不久又降爲自治共和國，隸屬俄羅斯共和國。此事前後經過，中國政府從未承認，但中共卻承認了，雖然官方文件尙未見到，但一九五二年出版之旅行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八期一位韋立海君，寫了一篇唐奴土伐共和國之行，前面一段編者按語稱：

「蘇聯唐奴土伐人民是勤勞勇敢的民族，但在革命以前，他們在外來的侵畧者——包括滿淸皇朝、蒙古王公們和地方喇嘛們的壓迫和刼掠之下，一向是中亞細亞最落後、最赤貧的一角。一九二一年，土伐的勞動人民在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幫助之下，把侵畧者驅逐出去，推翻封建統治者，成立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國；一九四四年她加入了蘇聯，在蘇聯大家庭中，唐奴土伐的人民，過着繁榮的生活。

唐奴土伐對我國中年以上的讀者是並不陌生的。幾十年前，唐奴烏梁海的名字還留在我們那古老的爲封建統治者所私自規定的地圖上。但除了那個名字，我們什麼也不知道。讀了韋立海同志這篇遊記，使我們明白了這個從前被異族征服者侵畧過而被目爲亞洲落後地區的國家，已經轉變成爲一座美麗的花園，這是社會主義給與他們的驚人成就。」

由這一段按語，證明了中國人從未承認過蘇俄吞我領土唐努烏梁海的事，中共早在一九五二年以前就承認了。

五、結論

毛澤東政權二十年來出賣的中國領土，約畧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廣東、廣西、湖南三省的面積大，雖然中國人從未承認過毛澤東這個政府，當然也不會承認他有權出賣一寸土地，他所訂賣地條約的價値，根本就趕不上那一張抄寫條約的白紙，但是，我們仍然要把它舉發出來，讓全國國民知道。

（附告：本文另有鐵案如山的地圖四幅，因時間關係，來不及同時製版刋出。準於十月一日，將全文及四幅地圖另出單行本發行，敬希讀者注意，屆時在各報攤均可以買到，或直接向本社與俊人書店購買。）

岳騫

二十年來

赤潮泛濫，神州陸沉，轉瞬已二十年了！

中共所信奉的馬列主義，在中國文化的土壤裏是無根的。他們那種視人如物，殺人如麻，專以恐怖暴力立威的作風，是大多數中國人深惡痛絕的；他們所建立的那套驅人爲螻蟻的極權制度，是違反世界潮流的。這樣一個政治集團，居然能在大陸建立政權，並且存在了二十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異數，對大陸同胞說是莫須有的冤枉，對政府說則是奇恥大辱！

一九四九年中共之在大陸得勢，政府的顢頇無能固難辭其咎，但主要決定於兩大外因。一是日軍之侵華；二是蘇聯的陰謀。

假使日本軍閥，於九一八事變之後，稍緩其侵畧的鐵蹄，暫不進擾華北與內蒙，困在陝北的中共殘兵不足三萬人，早已被國軍殲滅，永成爲歷史名詞了。則中共的歷史地位，亦不過一較摩登的太平天國而已。無奈日軍毒焰兇烈，畧冀東，侵察北，終欲鯨吞華北，乃激起不可遏止的民憤，終有西安事變，國共合作的一幕，使當局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功敗垂成，遺下滔天之禍。

假使蘇俄在戰後，不違約霸佔東北延不撤兵，則無機會將百萬精銳日軍的武器移交中共，則林彪絕難於兩年之內擊破關外的國軍，只要拖長三年時間，說不定像清代一樣會出現一個中興之局。

沒有蘇聯的陰謀，中共難以成功，關於這一點毛澤東也親自承認：「不必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我們能夠勝利嗎？」

陰錯陽差，世無英雄，中共乃倖得政權，倖得而逆取，竟不知順守以安民。二十年作暴戾姿睢，毒焰肆虐，將來必難逃歷史的懲罰。在這裏檢討其二十年來暴政之尤者，簡要勾出，以紀念大陸同胞二十年沉淪苦難。

（一）向蘇聯一邊倒

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早在七月間毛澤東即宣佈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他認爲不倒向美國一邊，就倒向蘇聯一邊，二者之間沒有中間地帶，也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當時他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那篇講話，被中共奉爲「開國文獻」。在「開國文獻」第一章，就宣佈外向蘇聯一邊倒，這是古今中外所無的怪事。連毛澤東自己也覺得：「太刺激了。」

國不立而要倒，這是大惡兆。舉國倒向蘇聯，說明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獨立自主的國家。俄國人自十九世紀侵畧中國，侵畧了一百多年，從沒有達到亡中國之目的，現在毛澤東自動舉國奉送上前來，史大林內心之高興，就不在話下了。「一邊倒」是賣國主義的額菲爾士峯，張邦昌，秦檜較毛澤東都渺乎小之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因蘇共清算史大林，實行集體領導，危及了毛澤東的獨裁地位，這時候他才察覺「一邊倒」的滋味不好了。從那時開始，中蘇共就之間越來越蹩扭。終於演成今天說蘇共是新沙皇，可是乃尊奉列寧、史大林。其實列寧和史大林從未放棄沙皇路線。列寧時代繼續霸佔中東鐵路，放棄在華特權之說，只是險詐的口惠。史大林就更不像話，把中東路賣給日本人，抗戰時乘中國之危，吞併中國的唐奴烏梁海，難道毛澤東都忘記還了嗎？是故意裝糊塗！因此今天中共之反蘇，與民族利益無關，完全是毛澤東個人鬧意氣，絕不是一邊倒政策的悔改。試看他與蘇共的爭論，並非爲了蘇聯對中國的侵畧（因爲中共本身即蘇聯侵畧中國的產物），而是蘇共不遵從馬列主義，爭的是馬列正統。證明毛的精神思想仍是「倒」的並未自立。

（二）土改殺人千五百萬

中共早在打游擊和內戰的時代，即實行土地改革，驅迫佃農公審地主鬪爭富農。當時縱使人憎鬼惡，但還有一點不成理由的理由，即是爲了擴展武力鞏固根據地，必須實行暴力的階級鬪爭，使那些無知的農民，殺人兩手血，然後死心蹋地跟他們走。但是一九五九年，他們已在大陸建立政權，一切改革可用法律行之，實無須再搞流血鬪爭。須知這種亂捧打殺人的舉動，不獨對死者是苛毒的痛苦，對被迫打殺人者亦是精神上之苦刑。因此土改殺人一千五百萬，乃中共最大罪狀，是每一中國人必須銘記心頭的痛恨事。

（三）奉蘇聯命令參加韓戰

毛澤東自稱熟讀左傳和資治通鑑，我看他並沒有讀過。資治通鑑諄諄告誡那些初得天下的統治者，兵凶戰危，愼於用兵。中共一九四九據有大陸，一九五〇年卽悍然參加韓戰，而且並非與一國交兵，而是與聯合國爲敵。最可耻的是奉史大林之命令參戰。何以見得是奉史命參戰呢？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中共舉行七屆三中全會時，通過「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鬪爭」的決議，顯示其中心工作在恢復經濟，絕無對外作戰的跡象。當時毛在一篇講話中還特別提到，第三次大戰決不會發生，「戰爭的謠言是欺騙人民的」。可是同月二十五日韓戰即爆發了。證明史大林發動韓戰，中共事先毫不知情。當史大林勒制金日成準備韓戰時，毛澤東還跟着莫斯科唱「人民民主」，「持久和平」的小調。可是聯軍仁川登陸後，北韓軍一敗塗地，中共就奉命參戰了。

韓戰三年，中共喪師百餘萬，被俘近三萬。軍事復員和經濟建設都拖慢了兩年。最可悲的是替俄國人當砲灰，結果蘇俄所供給的軍火，還記了一大筆花帳，迫中共還債，還了十幾年才還淸。中國有史以來，沒有這等荒唐事。

（四）肅反殺人八百萬

中共信仰唯物論和階級鬪爭，向來是草菅人命，在各次的政治運動，無一次不流血殺人。但是最大的集體屠殺則有三次：一是從一九五〇到五二年的土改殺人一千五百萬；二是一九五〇年的「鎭壓反革命運動」；三是一九五四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關於「鎭壓反革命運動」，殺人數字不詳，同時發生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初，爲了鞏固政權或爲迫不得已的手段。但一九五四年的肅反，則在政權穩定之後，只因淸算胡風事件的刺激，毛澤東一怒而下令肅反，强要

各階層各單位清除百分之五的反革命分子及可疑分子。據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一次談話中透露，在肅反運動中殺了八百萬人。又據許多從大陸逃出的人說，在肅友時，各單位皆找不出有證據的反革命分子，可是迫於百分之五的限令，於是只好擦亮眼睛拼命的找；實在找不着，祇有將那些在台灣和海外有親友的人、素常說話不檢點的人、開會不發言的人揪出來鬬爭、有的當場亂棍打死，有的送公安機關處死，有的則送集中營勞改。

一九五六年在鳴放期間，中共內部有人也說出來，「肅反搞糟了，打擊面太大了」，要求予以平反。同時毛澤東搞鳴放，動機之一在挽回肅反所造成的低潮。

無論如何，因一人一時的衝動，殺害八百萬無辜，是罪惡滔天的大暴行。以後寫歷史的人，絕不會輕輕放過。

（五）鳴放反右・誘民入罪

眾所周知，一九五七年之大鳴大放，是毛澤東鼓動出來的。他從一九五六年五月起，開始鼓動鳴放，沒有響應。鑒於「鎭反」，「三反五反」，「肅反」的經驗，無意說錯一句話還要上斷頭台，豈敢貼大字報，發表文章來批評中共，在魔頭上動土。

可是經毛澤東再三鼓動，到了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演說，提出了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更露骨的說：「人們問：在我們國家裏，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爲指導思想，那末，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

又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眞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斯主義就沒有用了。」還現身說法：「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後來才接受的。」因此又保證容許非馬克思主義觀點，不許粗暴的壓制。

假使不是有白紙黑字的記載，誰也不敢相信這是毛澤東說的話。讀者當記得，一九六六年爲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問題，彭眞說：「眞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勢壓人」的話，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大罪。可是拿來與毛澤東的話相比，眞是微不足道。

照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方針，首先應該打倒的，應是毛澤東自己；頭號走資當權派，如其說是劉少奇，不如說應是毛澤東。

在毛澤東上述的鼓惑之下，把持不定的人開始了鳴放。結果由鳴放而反共，由文字而行動，大陸的學生掀起了新五四運動；毛澤東看大勢不好，立刻翻臉反右派，將鳴放的人處罪。六月將「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稿刪改，删去「保證」無罪的話，加了六條限制。七月人民日報自嘲自解，稱鳴放反右是「陽謀」，不是陰謀。毛澤東自食其言，誘民入罪，其人格之卑，心術之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共八大罪狀

魯遷

（六）三面紅旗・曠古人禍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尾掀起的「大躍進」；一九五八年五月決定的「總路線」；八月搞出來的「人民公社」，有如三服不對症的烈藥，吃一服就足以致命。結果他強壓着人民的腦袋灌了三服，其禍之烈，可以想見，

大躍進的口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驅農民每日勞作十七小時，農民的體力很快就崩潰了，結果在高壓政策之下繼續躍進了近兩年。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承認失敗，後才放鬆了皮鞭子，保證特別開恩，保證睡眠八小時，吃飯休息四小時，每日仍要勞作十二小時。

總路線的口號是「多、快、好、省」、「全民辦工業」、「以鋼爲綱」。於此村村小高爐，家家大煉鋼，結果煉出來的是廢鐵，農民勞力集中煉鋼丟荒了土地，五分之一的土地，草長得比人高。因此出現大饑饉，餓得人人水腫，入夜眼盲。

人民公社的口號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大辦食堂、養老院、托兒所，害得農民妻離子散。

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五級幹部的大會上，總結三面紅旗政策時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其實是曠古未有的奇禍。一九六〇年三面紅旗煞車，經濟體制回復到一九五七年的狀態，中共政策兜了一個圈子，七億人民死去活來。

（七）敲搾民髓造原子彈

一九五八年在大陸人民最困苦的時期，毛澤東爲了滿足個人虛榮心，決定造原子彈。據美國專家估計，造原子彈每年要用四十七億美元，到目前已用去五百億美元。一九六〇年之後，大陸饑民遍地，農民入城求食，交通爲之阻斷，毛澤東仍不停止造原子彈。並且從一九五九年起爲了與赫魯曉夫鬬氣爭風頭，大量經援亞非拉丁美洲國家，說明毛澤東冷血到難以置信的地步。陳毅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話，可爲歷史作證。

（八）文革武鬬以人爲芻狗

毛澤東因「三面紅旗」失敗，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上，「以退爲進」辭國家主席，在政治局中還退到第二線，不料弄假成眞，劉鄧乘機掌握大權。毛澤東條氣不順，乃醞釀準備文化大革命，奪權報仇。這本是一場鬼打鬼的私鬬，可是他硬要打出文化革命的招牌，利用千千萬萬、純潔無知的青年少年，做他奪權的踏腳石。從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開始造反奪權，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國山河一片紅」，在流血武鬬中死傷的人，據周恩來說僅次於韓戰和內戰。據毛澤東估計，雲南一省死傷十六萬人。二十九省市，祇少死傷四百萬人。其中大中學生死傷十萬以上。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鵝毛，但是他們的死則是寃沉海底！

二十年來八大罪狀。不知何時，才惡貫滿盈。我們的救世主在那裏呢？在此我深爲七億大陸同胞祈禱。

廿年來毛共所遭遇的最大敵人

曾憲光

毛共竊國廿年，在此期間雖然遭遇過不少內憂外患，事實上都被毛澤東使用吃內扒外的狼毒手段，而安然渡過了。

可是，自「文革」之後，毛共卻遭遇到一個最強悍、最巨大的敵人；這個敵人，不是蘇軍壓境，也不是劉鄧派死而不僵，而是遍及大陸每一地區，每一階層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

最近毛共大叫：「反對無政府主義」，「徹底批臭無政府主義」，「橫掃無政府主義妖風」。毛林集團爲什麼對此事會如此咬牙切齒？因他們已自我招供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闘爭中，無政府主義在懷疑一切，製造混亂，轉移闘爭大方向，干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方面起了保護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作用；在奪權勝利，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無政府主義的矛頭便指向新生的紅色政權，分裂革命隊伍的團結，鬆懈革命紀律，搗亂社會革命秩序，瓦解社會主義經濟，損害無產階級權威，竊奪無產階級專政，成爲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的重要手段。」因此老毛被迫再次發出「痛擊無政府主義，搞臭無政府主義，肅清其惡劣的影響」的叫號。也由此可見這個「敵人」的堅強巨大了。

「無政府主義」的新動向新特點

目前正瘋狂地衝擊着毛共內部各組織，特別是廠礦、企業、甚至軍隊的「無政府主義」，它在實際活動中的表現形式是：

(一)在造反派中「唯我獨革，唯我獨尊，妄自得意」，抵制毛林強調的「服從革命紀律」。再以「我自己教育自己，你管不着」爲護符，大行其「順我者聽，逆我者違」之道。對抗毛林司令部的指示，再美其名曰：「獨立思考」，當意見被上級否決時，便抗議是「壓制民主」。

(二)在老幹部中（包括部分新幹部），普遍存在「文化工作危險論」，「勞動輕鬆論」，「無官一身輕論」，特別是在文革中挨過整的老幹部，一律抱「三多三少」的思想和態度：「號召別人學習毛澤東思想闘私批修多，自己學習少；號召別人大批判多，自己批的少；革別人的命多，革自己的命少」、「過去說話多，做事多，惹人多，挨了批闘；今後要少說，少做，少惹事」。

(三)在軍中，普遍存在「功臣自居，貪圖享受，不願再過艱苦生活」思想，對毛林的「繼續革命」，亦普遍產生了「怕苦，怕死，怕緊張」的情緒。而對羣眾「不要支一派，壓一派，要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則反駁說：「要是一碗水端平，就會旗幟不鮮明，都是半斤八兩，分不出『保』與『革』，是和稀泥」。而在文革中挨了批闘的軍中老幹部更出現一種「三勞思想」：即他們認爲縱使自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戰士們也因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感染，而產生了「視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是條條框框，把違反紀律，說成是造反精神，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誤思想。

(四)在工人中，普遍地把「組織紀律」一概視爲束縛自由的「條條框框」；把「規章制度」視爲「奴隸主義」，「當馴服工具」。於是，提出「你有你的紀律，我有我的自由。」，無故曠工，擅離工作崗位，不服調度，不聽指揮，且在製造分裂和武闘。

(五)在農民中，他們攻擊毛共的「計劃用糧，節約用糧」，作爲「儲糧備戰」的手段，是「明儲糧，暗征購」。於是，針鋒相對地提出「賣次留好」，「多打多分」，「分光吃光」的口號。

(六)在教師中，同樣普遍存在着「當教師倒霉，一出毛病就挨批判，再搞下去說不定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不如趕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由於怕被指爲「復舊」，不敢檢查學生的成績，對學生的作文亦不敢批改，也不敢加評語。認爲「上政治課保險」，「上文化課冒險」。因此，教師們都搶教政治課，不敢再教文化課，對學生更放任自流。

(七)在校學生和城市知識青年中，先說在校學生，他們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規定的一些紀律說成是「條條，框框」，爲了保持他們「永遠旺盛」的造反精神，而「無故缺課，遲到早退」，並普遍抱着「反正考試不評分，學習好壞，老師怎會知道，學不學不要緊」的態度。因此學生「上課不帶書包，上課睡大覺，自己亂說亂跑，坐不住，學不進。」有的學生「看黃色書，講黃色故事，唱黃色歌曲」。至於被中共下放的學生和城市知識青年，由於受無政府主義感染，嚴重存在着「身在農村，心在城市」。有的更「逃返城市，重立山頭，大搞武闘」。此外，搞無政府主義的好漢們，更在散佈「主要矛盾轉移論」——即現在大陸的主要矛盾是「羣眾與革委會的矛盾」。並把毛林批判「羣眾落後論」，變成爲「羣眾說了算論」；把毛林批判的「入黨做官論」，變成爲「當幹部吃虧論」；把毛林批判的「馴服工具論」，變成爲「誰也碰不得論」；把毛林批判的「讀書做官論」，變成爲「讀書無用論」。由此可見無政府主義思潮，現已再度泛濫了整個大陸的各級階層。

或問：「無政府主義」再起的原因何在？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分析的問題。

「無政府主義」烈火再燃起的原因

據毛共自己說：無政府主義再起了主因是「孔孟思想和修正主義仍有市場」。（按：這也是何以

毛共「人民日報」在六月二十八日突然發表「劉少奇爲什麼要爲孔子招魂」一文的答案）。是由於反革命勢力不斷滲透促成「變天思想」所引發等等。但實質上並不如此。套用一句政治術語，「今天出現於大陸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不過是一個舊問題的新延續和新發展」。說得更具體一點，這正是老毛自食其果。

因爲在一九六六年秋，老毛會利用無政府主義作爲他救亡，奪權的「文革」最高策畧。那時，毛澤東不僅發動了紅衛兵暴亂，且還揚言對一切都要「堅決的破，徹底的破」；甚至說要「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最瘋狂的是公開提出「越亂越好」的口號。美其名曰：「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結果，所有的紅衛兵在整個大陸無法無天的橫衝直衝，那時毛澤東還激賞爲「紅色革命闖將」。但過不了多久，那些在「造反」中成長的紅衛兵，今日被打入冷宮後，再接再厲的造毛澤東的反，造中共軍的反。於是，無政府主義思潮，洶湧澎湃的淹沒了整個共黨政權。

在毛林利用槍桿子把紅衛兵鎮壓下去，並趕回學校，或上山下鄉之後，工人階級登上了上層建築領域的鬬批改活動的舞台，並在所謂「工人階級是一個偉大的階級」，「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等一系列的肉麻吹捧下，工人的身價和氣焰，益發一時無兩。但工人也是人，換句話說，由於工人接受到他們所不應當，或能力範圍以外的權力寵遇，結果，他們不是怕用權力，便是濫用權力。因此，當前大陸出現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是受了紅衛兵的直接影响的。更使毛林頭痛的是，此一無政府主義思潮，已在中共黨內，革委會內，特別是工廠企業和……普遍蔓延滋長。或曰：再運用槍桿子能把此一烈火撲滅嗎？這，老毛比誰都淸楚，無異是抱薪救火。因近二年來的經驗證明，用這種方法，當原有的火沒有熄滅，新的火又在燃燒起來了。

當前「無政府主義」的危害性

有關當前大陸無政府主義，給毛林政權帶來的破壞和危害，根據他們自己的招供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削弱，破壞了革命組織的加强，和革命紀律的重建」。「干擾和破壞了毛主席備戰、備荒，抓革命、促生產、促備戰、促工作等戰畧部署」。「幫了反毛主席反黨勢力的大忙」。「製造混亂，轉移鬬爭大方向，起了保護反無產階級的司令部的壞作用」。「破壞了九大政策的落實」。「分裂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團結，鬆懈了革命紀律，搗亂了社會秩序，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經濟，損害革命權威，並妄圖竊奪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是非不分，敵我不分」。「私字當頭，我行我素，隨心所欲，誰也管不着，誰的話也不聽」。由此可見，無政府主義給毛林政權帶來的危害是多麼巨大，多麼全面深入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受無政府主義洪流衝擊的最嚴重的大陸各廠礦，企業的具體事實吧。根據毛共最近的招供：武昌鍊鋼廠，漢陽軋鋼廠，江西省拖拉機廠，陝西五七〇二廠，安徽蚌埠工程機械配件廠，浙江臨安康化農機廠，武漢輕工業機械廠，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福建順昌集木廠，浙江長興縣絲廠，浙江金華友誼木器廠，湖南郴州火柴廠，江西九江化工廠，福州列車段的列車車間……等單位，或明或暗的反毛派「正在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妄圖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正因「工人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侵襲，而遵守革命紀律差，違犯勞動紀律多，使生產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失」。

以上種種，表明當前在大陸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不僅已導致中共的生產萎縮，經濟衰退，軍心不穩，民心思變，且否定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並進一步否定了「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使毛共的「新生紅色政權」被迫走上崩潰的道路。

「無政府主義」已成爲毛共的最大敵人

在「七・一」的「人民日報」中曾怒恨地指出，在目前的毛林集團內部出現了「四種人」：㈠不搞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熱衷於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人；㈡居功自傲，停滯不前，圖享受，爭地位的人；㈢沾染了無政府主義思想和極端民主化，而不願改正的人；㈣玩兩面派，搞小動作，而不認眞學習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的人。

但嚴格地說，上述四種人，都是程度不同地染上了與毛澤東思想敵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人。正是這些人「打起『造反旗幟』，叫囂『自己敎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口號，實行無政府主義的目的」。因此，「無政府主義」便被毛林集團目爲「大敵」，而這也就是「大敵當前」，是「階級鬬爭的新動向，新特點，新問題」。要求在繼續深入「大批判」，「淸理階級隊伍」，「整黨」等工作中，對上述那些已「蛻化變質」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加以淸洗，以防止內部分裂鬬爭的惡化。

其實，眞正要負起此一責任者，是始作俑者毛澤東。蓋因一切問題和事實，都是有其因果關連。上面已粗畧提到過的：毛澤東自作自受，會用「無政府主義」來鬬垮他的敵人，甚至鬬垮了整個大陸人民生活僅有的一線希望。誰知就在這個時候，這一股烈火，也反過來燒到他自己頭上。雖然，在這眞正關係到亡黨亡權的緊急關頭，老毛會突出了中共軍，把無政府主義暫時壓了下去，但換來的卻是比無政府主義更可怕的「槍桿高於一切」，「槍指揮黨」的局面。而這也是爲什麼毛澤東今天不敢再度使用中共軍去鎮壓大陸無政府主義的原因。非常明顯，老毛今天這種不肯過份突出槍桿子，但在形勢發展的需要上，又不能不把軍隊突出的矛盾，將是毛政權越纏越緊的一個死結。特別是中共軍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正在日益擴大泛濫的今天。

我們可以想像，當軍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一旦與廣大共幹，工人，紅衛兵……等的無政府主義滙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則槍桿子的作用，就再不是替毛澤東去鞏固極權獨裁統治，而是反戈一擊的向毛澤東作最後總淸算的時刻了。

俗云「自作孽，不可活」。看來，不久前剛剛用無政府主義毁黨、毁政的毛澤東，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葬身於日益漲大的「無政府主義」的洪流中。難怪毛林集團要將「無政府主義」列爲是當前「大敵」了。

清算毛澤東賣國密約

世人都知袁世凱有賣國密約（二十一條約）、汪精衛有賣國密約（日汪密約），雖然都未實行，卻已使全球震驚。殊不知若與毛東澤賣國密約比較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今依次抄錄如下：

哈爾濱協定

當二次大戰剛剛結束時，蘇聯就和中共簽訂哈爾濱協定。蘇聯當時竊據我東北九省，在這一協定下，暴露了蘇聯利用中共、韓共企圖吞併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的狼子野心。也就是說後來的韓戰，在那時蘇聯已經有了安排。該協定內容共計十三點：

一、在外交軍事方面，蘇聯應給中共全面的支持。

二、蘇聯和中共全面合作，發展東北經濟。（這就是前日本併吞朝鮮的翻版）

三、中共承認蘇聯在東北陸上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權。

四、蘇聯經常供給並保持中國紅軍有五十架（？）飛機的空軍實力。

五、蘇聯將現有的一切俘自日軍的軍器，分兩批交給中共。

六、蘇聯將在東北所控有的軍器及軍事供應品賣給中共。

七、中國紅軍在萬一東北局勢發生劇烈變化時，獲准取道北韓，退入蘇境。

八、蘇軍一旦在國民黨軍隊發動登陸攻勢的情況下，應秘密協助中國紅軍。

九、蘇聯應准許中國紅軍在赤塔和北韓設立空軍供應站。

十、中共應提供國民黨中國及美國的情報。

十一、東北全部棉花、大豆和其他戰畧原料，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應一律運入蘇聯。

十二、蘇聯協助中共在新疆擴張勢力。（這就是毛澤東請賊入新疆）

十三、遼寧、安東特別規定的區域，為北韓軍隊駐區，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莫斯科協定

一九四九年夏，世界局勢突起變化，三次大戰可能發生，所以毛澤東到莫斯科又與蘇聯簽訂莫斯科協定，內容大要有七點：

一、中國領土內的礦權應先讓蘇聯開採，組織中蘇共管的中華商業公司。

二、蘇聯得以在東北、新疆駐軍。

三、在另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紅軍應與蘇軍並肩作戰，而由蘇派最高統帥。（也就是說中共軍須受蘇聯軍節制）

四、建立共同中蘇空軍。

五、遠東共黨情報局設在中國。

六、一旦大戰在歐洲爆發，中共應選派遠征軍十萬人、勞工一百萬人助蘇。（按即充砲灰也）

七、蘇聯在最近期內裝備並訓練中國紅軍十一師。

按這一協定，蘇聯有四大便宜：(1)攫得中國全部礦權，(2)控制東北、新疆，(3)中國變成蘇聯南侵基地，可以支持北越、馬共、菲共。(4)中國人為大鼻子充砲灰、奴工。此密約為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通訊社從東京發出的報導。

中蘇協定

美國披露中蘇秘密協定，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朝莫斯科以後，全世界對於國際共黨動向非常注意，對毛所公佈的三協定，都一致相信，必另有秘密條款。到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中央社首先傳來「美國對華政策協會」所公佈的「中蘇協定」密約條款全文十六條，要點如下：

一、蘇軍駐防中國，以應付三次大戰。

二、中國海空軍基地交付蘇聯，東北各港口交蘇軍使用。

三、由中共負責征服東南亞。

四、中共紅軍應置於蘇聯統帥之下。

五、中共設置特別海關交蘇聯管理。

六、中蘇以貨易貨，中國土產特別是糧食應盡量輸入蘇聯。

七、蘇聯在中國享有特別貿易權。

八、蘇聯享有東北鐵路管理權。

九、蘇聯控制中國礦權，切括整個中國領土。

十、蘇聯在中國劃定若干居住區，蘇聯人民有自由居住權。

十一、中國將內蒙、新疆、西藏讓與蘇聯。

十二、中國應徵發勞工一千萬人供蘇聯使用。

十三、中國應設法減少人口一億人。

這一協定，是集哈爾濱、莫斯科兩協定之大成，而畧去其已實行條款，加入希望做的條款。再證之以一九五〇以後中共的胡做非為，如內蒙之設自治區、西藏之進軍、新疆中共軍之撤退、大陸各省成千成萬之集體屠殺、糧食之運往蘇聯，都足以證明中共在徹底實行這項秘密條款。（袁世凱、汪精衛賣國條款並未實行）

又一密約

中蘇共為了打韓戰，又訂一密約。據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紐約路透社轉美國「水星雜誌」揭載，中蘇共又有一密約，內容要點如下：

一、蘇聯派遣四萬五千人到中國大陸，中共軍每連至少要有蘇聯政治顧問一人，較高單位之此種人員數額隨之增加。

二、中蘇共在經濟、文化方面全力合作。

三、中國境內之各種富藏，由蘇聯及中共之聯合委員會開發。

四、雙方有關之一切保安人員完全合作。

五、蘇聯同意雇用中國失業工人，第一批為五

二十年不乾的血淚

——談張贛萍著「血淚斑斑」——

崔羽

香港是一個工業的碼頭，在這裏人們最認眞的事情是賺錢，最不認眞的事情要算是寫作了。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一個地方的文化事業像香港這樣，商品化得這樣徹底。報刊上所載的作品，很多都是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的東西，作家們必須扔掉藝術良心才能活命，因此變成了搖尾乞憐的小丑。嚴肅的文藝作品，根本無立足之地，在這種情況下，能讀到像「血淚斑斑」這樣的長篇小說，眞是難能可貴。

俄國一九一七的「革命」，所造成的苦難時代，在文藝上一直缺乏有力的反映，歷四十年，直到巴斯蒂納克的「齊伐哥醫生」問世，才塡補這個空虛。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得勢以來，中華民族進入史所未有的浩刼，亦已二十年。可是文壇上迄未有一部像樣的反映時代的作品，「血淚斑斑」在此時會誕生，表現了作者不凡的雄心。

「血淚斑斑」與「齊伐哥醫生」有很多近似之處。二者同以赤色的風暴時代為背景，主題都在寫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在共黨統治之下，欲過寧靜的家庭生活而不可得。但故事的結局則大不相同，齊伐哥醫生沉落在絕望的深淵裏；「血淚斑斑」的主人翁，則從叛抗中獲得新生。

溫柔敦厚的傳統風格

五四以來的小說，筆者最喜愛沈從文的作品。他所寫的人物，是我們日常熟悉的人物；他用的語彙，是我們習用的語彙；他所寫的景物，富於泥土的香氣；他所寫的情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像巴金，茅盾等人，專寫那些假洋鬼子型的知識分子，書中人物的思想，行為，多為普通人難以索解。「血淚斑斑」，有與沈從文小說近似的氣味和風格。試看書中最具代表性幾段描寫：

「我生性木訥，她也含蓄蘊藉，因此，我和她的愛，也像輕烟微雨一樣，雖然沒有顯著的痕跡，卻在細緻緩慢中相積凝集。」又：「我緊緊的抱着她，輕輕的安慰她，兩人淚水交融；由面頰流到嘴角，是苦的，酸的，辣的，澀的；但也是甜的，因為它是自由的。」

輕雨微烟似的愛情，那正是中國人的愛情，中國人的傳統。

再看作者對人生的態度，他藉書中范天仇老先生的口中道出來。「因為一切人類，除了食色之外，還有一種强烈的願望，願望自己在這現實生活中的某一點上，能夠生根穩定；能使自己控制它，以安排目前的生活，並安排以後的希望。從生根的這一點走出去，他只是一個社會人，隨大眾的活動而活動，這是不能隨心所欲的，無論意志行為，都要受到相當限制。但當他回到生根的這一點來，則會感到自己是這一點的主人，可以在這一點上自由自在地、安閒寧靜地生活，是人類生活最終的享受，也是精神的安息。所謂倦鳥知還，遊子思鄉，都是回想到生根的這一點上來過着安穩的生活。這生根之點，便是成家立業。」

對家庭與人生的意義，用這樣中肯的話，將一個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盼想，像詩一樣吟了出來。

觀察深刻的非常之筆

戰後筆者讀過很多描寫集中營的小說，也看過很多此類題材的電影，對於同類的情節的描寫已感到厭倦。可是本書有關廣東幾處勞改營的描寫，仍能扣住我的心弦，不忍掠目而過。

「……許多知識分子，都在這殘酷的折磨之下，變成了白痴。……沒有人關心他，他也不關心別人。同時，也感到他人是不可靠或不能了解他。所以，都感到非常寂寞。在這寂寞之中，又都想找一可靠的人，或了解他的人談話，以求得情緒上的發洩，精神上的安慰……我發現許多人都有一種自言自語的習慣，目無所視的翕動着咀唇；像這種自說自話，算得上是一種安全的交際，在某種限度之內，是可以使自己得

十萬人。

六、如歐洲發生戰事，中共同意以勞工及遠征軍聽由蘇聯高級統帥指揮。

七、中共應保有兵力五百七十萬人。

八、蘇聯負責訓練中共軍，並裝備中共軍五十個師。

九、蘇聯俘自日本的飛機六百架，給予中共。

十、蘇聯獲得中國空軍基地十二處，陸軍基地十處，並互相同意未來一切軍事行動中完全一致。

這個協定完全着重在軍事合作方面，可能是韓戰發生後所簽訂的。蘇聯幫助中共大量建軍，而以「保安人員合作」來加强對毛澤東的控制，中蘇合併的里程又邁進了一大步。

六項新密約

由於韓戰曠日持久，因此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中央社紐約專電轉來「華盛頓郵報」揭露中蘇又簽訂六項新密約，內容如下：

一、蘇聯協助中共訓練並裝備十個師，但兵員一半為日本人，一半為內蒙人。

二、蘇聯給中共噴射式飛機一百架。

三、蘇聯為中共訓練飛行員一千人。

四、中共允蘇聯在東北駐兵三十萬人。

五、蘇聯將以新武器供給中共軍。

六、蘇聯將以其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自東北運走的工業工廠四十七所交給中共。

這一協定蘇聯人裝備中國人，日本人（俘虜），內蒙人去為蘇聯打仗，而蘇聯卻把自己軍隊開進我們中國東北；另一方面，把運走的工業設備歸還中共，表面上中共好像有所得，但骨子裏是在充實中共，以便於替蘇聯打仗去充砲灰罷了。

蘇聯對於東德也不是歸還若干工廠嗎，其狼子野心是一樣。

以上各密約都是大買國賊毛澤東與他的「史大林爺爺」親自簽訂的滅亡中國的條款，幸而上帝主持正義，先教史魔早死，再教中共爆發內訌。否則，史魔如多活二十年，那麼，今日中國大陸將不知究竟成誰家天下！

華白

到發洩與安慰的……」又「我親眼見到這樣一個瘋狂病人，他一天到晚喃喃自語，用手指抓着囚房的墻壁；因爲他以爲他的妻子兒女就在隔壁房裏間，所以，他不停的抓，不停的叫！他想把這墻壁抓破，去會晤思念中的妻兒。他的手指尖快要見骨了，血和淚在不斷的流，他還是這樣不停的抓着，叫着！」

讀來字字是血，句句是淚。本書是中國人民苦難的一個紀錄，實乃永遠不乾的血淚。

自由的心靈，自由的筆墨 這是一部反共小說，但絕不是反共八股。作者表現了獨往獨來，無拘無碍的情思。書中男主人公李學文，是被國府的金元券害得家破人亡之後，才憤而親共的。作者將大陸淪陷前夕，大多數百姓對國府的忠誠，及上當的情形，做了極動人的描寫。李學文因恨國府而親共，由親共而成爲黨員。經反胡風事件，鳴放，反右，大躍進之後，以自己血的經驗，體察了共產黨的罪惡，終於叛離共黨，逃到海外來。這樣的一個身世，使讀者對主人公有立體感，是活生生的，毫無刻意反共的氣味，故能引起廣大的同情。作者復藉范天仇之口說道：「因爲國共兩黨同犯有一個只重形式，不重實質的毛病。國民黨要求於人的，是要表面的『忠貞』，時時叫着『萬歲』；共產黨要求於人的，是要表面的『前進』，時時說着『馬列』，至於這些人的內心如何，他們反而不大考究。」作者具有這種獨立思想，故能自由抒發，因此才能進入人民的胸膛裏去，傾聽人民的心聲，才能無碍的表達眞摰的深情。

胸中無教條，腐朽化神奇 作者在「後記」中說：「反共小說最難寫得好，因爲中共竊據大陸初期的素材，已經陳舊，引不起讀者的興趣；……寫出來的故事，不是千篇一律的八股，便會流於枯燥乏味的教條」。筆者認爲反共小說不但難寫，並且難得知音。因爲中共的暴虐太顯著，尤其是在香港所知道的事實太多，誰還有興趣去看反共題材的小說？作者明知這些困難，但是還寫出了四十多萬言的「血淚斑斑」。這份勇氣和信心，着實叫人佩服。但是作者並非只憑盲目的傻勁，試看他說：「問題在作者肯不肯下功夫去研究，去搜索題材？能不能把枯燥的題材，化腐朽爲神奇，變成有聲有色，引人入勝？」

讀完了這部四百五十面的長篇之後，我覺得作者並沒有虛誇，他的筆力克服了讀者的心理障碍，證明了反共小說，同樣的能夠引人入勝。

不過在這裏我想與作者商榷：「反共小說」這一名詞，我的了解是反共題材的小說，並非爲了反共而寫的小說。文藝是表達人生的。政治是人生的一面，共黨活動及反共活動，則是政治的一部分，寫反共題材的小說，也是表達人生。「血淚斑斑」所以引人入勝，只因爲作者胸中沒有反共的教條與八股，所以才能化腐朽爲神奇。

感情滿溢，文字太稠了 作者在本書的後記中，檢討了兩項缺點，㈠是資料因發生意外的遺失，致後半部未能照原計劃完成，有頭重腳輕之感。㈡是後半段文字不如前半部的精鍊謹嚴。筆者讀來亦有同感。此外，如果吹毛求疵的話，還有兩點意見可說。

㈠全書給人的印象，有如吃粥，感到有點太稠了。大概資料太豐富了，又太精彩了，使作者不忍割愛，於是對於若干情節，做了過多的描寫。例如其中關於中山大學的反胡風運動，將胡風批評中共文藝理論──「架在作者頸子上的五把刀子」，逐項的在情節中敍述出來。對於筆者個人來說，非常過癮，那個在鬬爭大會上服毒自殺的姓高的「胡風死黨」，寫得也有聲有色；但是一般讀者是否有同樣的興趣，我就有點懷疑了。資料太多了，使筆觸不能洒淡自如，就會壓縮藝術的靈與美。

㈡作者有作家的基本素質，感情篤厚，而能化身移情於作品中，若干地方使人感到有分不清藝術與現實的幌惚境界。但是，全書讀來使人有情勝於文的印象。感情如滿溢的水，未能以藝術的道具，將它恰如其份的盛起來。

以上兩點都是末節。假如原著不是在報上連載，全稿寫成後，經過一個冷卻時間，使作者有從容校改的機會，我看這些枝節性的缺點，都可得到改正。

衡量一部作品的高低好壞，一要看作者感受的深度與廣度；二要看表現的技巧和風格。就前者而言，「血淚斑斑」是出色的作品，時下流行的作品，感受多狹而淺，而以繁縟，怪誕的形式加以彫琢吟弄。筆者偏愛長江大河，鐵馬秋風式的東西，對於彫琢的纖情，則拙於領會。

有味的「前言」與「後記」 筆者讀書向來愛讀序和跋。「血淚斑斑」既有「前言」，又有「後記」，而且都寫得相當長，又很精彩，眞是合了胃口。古云：「文如其人」。從一個人的作品，本已可以了解一個人。但畢竟隔了一層。序和跋則是作者心聲的直接透露，所以最親切有味。

作者在前言中，說到孩子的病，送到新界一家教會醫院去留醫。夫妻倆爲了常去新界的醫院看望孩子，因而趕上六二年五月的大逃亡潮。這篇前言對逃亡潮的描寫，條理清楚，生動如畫，將來有人研究這段歷史，這篇前言是不可忽畧的文獻。作者在前言中，曾對十幾年來的海角飄零，深致感慨：「尤其近幾年來，經過一場人事上的大風波之後，對這勾心鬬角的社會，見利忘義的人心，感到非常失望。在這社會上做人，好似除了利害關係，便是恩怨關係。感情，道義，是非，人格都不存在今日這個社會似的」。作者在這種消沉冷靜中，碰上了大逃亡潮。然後他看到各界同胞對難胞的救助，甚至那些貨腰的舞娘，也都傾其所得走上荒山，捨己救人。於是，作者由冷靜走返熱烈，在逃亡潮中奔走呼號，同時也傾聽了無數的故事，於是「血淚斑斑」也就孕育而生了。

作者在「後記」中，告訴我們一件傷心的事情：「『血淚斑斑』的正文，我原來計劃寫五十至六十萬字。……可是當我寫到一百五十日的時候，不幸於農曆正月初二日，家遭祝融之災，更不幸的是那天全家出外拜年，等家屋燒通了頂才回去。……那次火災，財物方面的損失我並不難過，最使我心痛的，便是由十三年心血積累起來的書籍與文稿也統統付之一炬。連『血淚斑斑』已經寫好，正待初三日送給報社的七萬字原稿也燒了。這眞使我欲哭無淚！」

「血淚斑斑」誕生的經過，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歷盡了辛酸和苦難，也可以說是不乾的血淚！値今中共竊據大陸二十年，回顧我們同胞過去的苦難，展望未來的歲月，重讀「血淚斑斑」，更可說是不乾的血淚！



（左）比利時神父蘇希爾，一九五一年遭毛共疲勞審訊，並打斷了脊骨。







迫害宗教





（右）四個被迫害者：一、十三歲的小喇嘛被毛共迫往拉薩學習；二、被毛共監禁的海勃斯脫勞神父，以絨氈編成念珠，用以誦經；三、虛雲和尚亦逃不過中共的迫害；四、勞倫尼主教被迫害得皮包骨。

（上）加拿大籍三修女在毛共獄中，要蹲在地上吃飯。

（下右）天主教一位主教脫離魔掌，抵達香港時笑容滿面。（下左）天主教勃勞華博士



「幸福生活」一斑

(右)蘇俄顧問，曾經是大陸的太上統治者。穿了睡衣，大模大樣地向中國人民作威作福。

(下)北平附近的人民公社，共幹經常迫令人民聽訓。





共黷武成狂，連小孩子也不放過，訓練他們學殺人，將來充當砲灰。

右下：廣西一鄉村在預定配糧的一天，忽然由共幹宣佈延期發放，人民失望，只好勒緊褲帶。

左上：北平附近人民公社的女工，敲鐵砂預備拿去煉鋼。

左下：毛共壓迫人民繳出鐵鍋及其他碎鐵煉鋼。









榨取百姓血汗的勞改場





進」失敗，成千成萬大學生被迫走出校門，到農村公社替代牛馬，從事耕作。（左）建在山野間的「土高爐」。





（右）僑眷被毛共迫令在潮汕從事勞動耕作。





（右）前進……也要參加勞動。（左）這竹棚不能避風雨，卻是勞工們食宿所。

慘絕人寰的公審屠殺

毛共竊據大陸，「地主」首先當災。所謂「地主」，有些不過擁有三幾畝田地，卻不幸就給帶來凌辱及殺身之禍。

（右）受刑者死不瞑目，毛共還要補射一槍。

（左上）毛共濫捕無辜，這兩名「人犯」，在被押解途中。

（左下）鬬爭後被處決者剩下的衣物，等待分給暴民。





（上）五三年被公審時處決的一羣。　下圖右起：（一）毛共民兵隊長王義民，家中三人餓死，王暗自飲泣，被認爲思想不正確處死。



（左圖由上至下）（一）這一羣是等待毛共「公審」「判決」的地主。

（二）毛共土改鬥爭公審大會中，無辜同胞在共幹槍尖下，只有等待屠宰。

（三）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三日，廣東佛崗縣鬥爭大會，捕獲廿六人指爲地主，等候公審。

（四）地主公審後，迫令跪在碎石上，執行槍斃。







被毛共屠殺後投入海中的屍體。

（三）六十歲漁民陳明善，因反抗毛共被屠殺。

（四）浙江大學生李昂，不滿毛共計口授糧，致遭毒手。







月逃亡潮

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大陸十數萬難民湧入香港，轟動世界！大陸生活如果「幸福」，他們為什麼要逃亡？

（下）數以千計的難民，越界進入香港後，由警方人員看管。

（左）部份難民被遣回大陸，揮手與接濟過他們的鄉民告別。





（上）越過深圳河進入香港，難民們都喘了口氣，今後

（右上）獲得鄉民接濟，他們用麵包塡滿了轆轆飢腸。

（右下）基於同情心，香港市民





（下右）逃出生天的女同胞，肚子雖餓，卻現出滿面笑容。





文化大革命







（上）紅衛兵造反奪權，當權派被鬭個死去活來，圖中戴紙帽的人，就是被鬭者，情況悲慘。

（左上）文藝界人士葉淺予、劉開渠、丁井文等被鬭，戴上寫着「牛鬼蛇神」的紙帽遊街示衆。

（左下）在北平訪問的一位日本商人偷拍的照片，紅衞兵正押着兩名「反革命分子」遊街。









（右上）各地紅衞兵到北平大串連，打鑼打鼓，高唱[illegible]歌。

（右下）「革命師生」及紅衞兵手持語錄，誓爲毛頭[illegible]忠，但這班傢伙不久也受到清算。

（左上）北平蘇聯大使館前，遍貼反蘇標語，打倒蘇[illegible]。從前稱兄道弟，現已翻臉成仇。

（左下）[illegible]小孩，成爲[illegible]工具，用[illegible]

大陸浮屍

流到港，好話說盡的毛共，也無法加以掩飾，只好說是大陸的垃圾，太無恥了！

（下）水警輪在將軍澳發現兩具浮屍，舁入殮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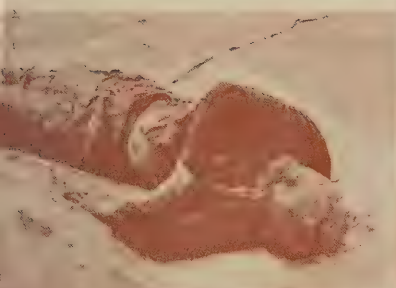
（左）一具身穿「解放裝」的屍體，在港海撈獲，其雙足爲繩綑綁，足見共黨屠殺的殘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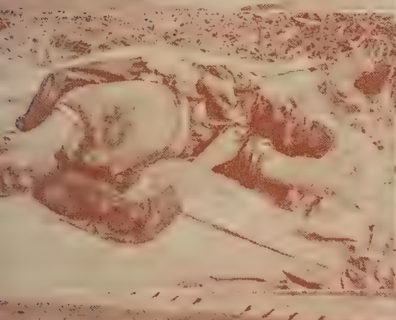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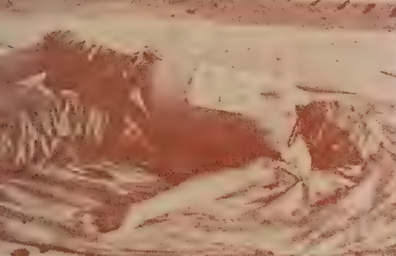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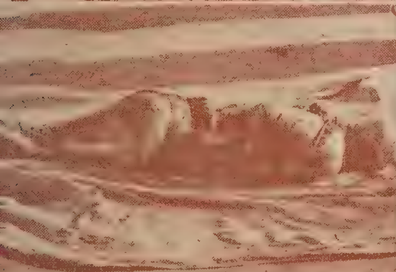
（下）中共屠殺，連不懂事的小孩也不能倖免，俘屍中有童屍，是在柴灣附近海灘發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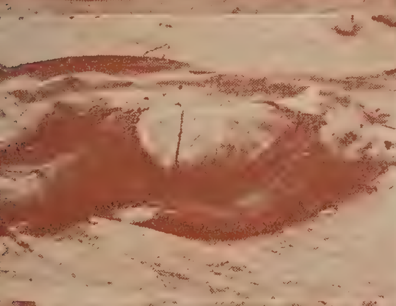
（左）這由上而下六具屍體，都是從大陸漂浮來港的武鬪犧牲品，他們全是被五花大綁，屍體不全，慘不忍覩。毛澤東殺人的傑作，轟動世界，血債血償，殺人匪徒，終逃不過人民的清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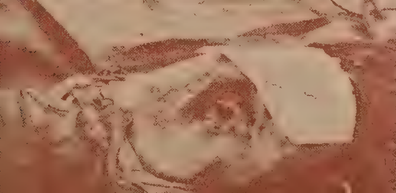














破國亡家二十年

戎馬書生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大小嘍囉，牛鬼蛇神於毛澤東率領下，在北平中南海沐猴而冠，僭號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十週年祭。亦適值萬人雜誌為紀念發行百期，特發起清算毛共「中華人民『共禍』國」二十年中在大陸上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種種滔天罪行，遍地血債。贛萍兒索稿於余，共同參加萬人雜誌的口誅筆伐。大學有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漢書王嘉傳：「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怨毒結於人心，十目所視，千夫所指，毛澤東、林彪等共酋已經有無疾而死的危險；又怎能吃得消萬眾一心的萬人雜誌讀者的萬目睽睽，萬人雜誌作者的萬箭齊發，萬死一生的毛澤東，其不「萬臭毛殭」者幾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廿五日，一個梅雨後下午，中共陳毅的第三野戰軍，由上海西郊進入市區，北越蘇州河攻抵虹口公園附近，迫湯恩伯指揮的國軍撤出淞滬。「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戰勝的中共，成為了江南人民的主宰。雖然初佔領時發出了約法八章的皇皇文告，㈠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㈡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㈢沒收官僚資本。㈣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及其他一切公益機關。㈤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犯罪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㈥一切散兵遊勇均應向當地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㈦農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應當廢除。㈧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並且自詡「解放軍紀律嚴明，公買公賣，不許妄取民間一針一線」。

當時大上海七百萬市民，誰都懷着戒慎恐懼的疑慮眼光，注視着他們。中共口蜜腹劍，言行背道，廿年來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許多欺騙人民，奴役人民，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種種暴行，比諸秦始皇當年，「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嚴刑峻法，更暴虐千百倍。自前年「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以來，大陸五千年文化更被破壞無遺，摧殘殆盡；四五億人民，更似水益深，似火益熱，求生不獲，求死不遑，人人都懷抱着「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同歸於盡決心。可慨歎的是「台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寶島袞袞諸公，侈言反攻，清談復國，祖國沉淪二十年，而國猶是也，民猶是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中共佔領大陸後十一個月，知道自己固難安於當時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共決不會放過我這個擇善固執的思想頑固分子。我乃於一九五〇年黃花岡紀念後兩週，「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利用金蟬脫殼之計，拋棄了年逾花甲的嗣母，年剛三十的髮妻，長只六齡，幼才半月的五個比肩垂髫，黃口嗷嗷的稚子，獨自一人，間關萬里，逋逃江南，避秦來港，作客異地。歲月艱難，一年年的挨命，一月月的煎熬，一天天的掙扎，朝望鄉，晚望娘，眼巴巴悵望了二十個年頭。其間有十年與大陸音訊隔絕，我的古稀嗣母，在十年前不知那年那月那日，在故鄉南通，因衣食不週，凍餒而亡！生不能養，死不能弔，抱恨終天；髮妻印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困居大陸，五六年前以癌症不治，病逝滬上。我自己五個孩子，一個在漢口，一個在新疆，三個在上海，按月還需要我滙款接濟，維持生活。明天又是「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的中秋節了，每逢佳節倍思親，一夜鄉心相同者，又豈止是五處而已耶？

河山變色，大地沉淪，中共數典忘祖，奉馬列為宗師，竊據了中華民國一千一百零六萬八千八百六十萬方公里土地，奴役了四萬萬六千六百七十八萬六千餘中華民族兒女，使飄零海外的，都有家難歸；陷身鐵幕者，也都妻離子散，人人都有國破家亡，秋風禾黍的感痛。破國家亡二十年，二十年是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歲月，它可以使幼者長，少者壯，壯者老，老者耄，我人一生，自呱呱墮地誕生，以至壽終正寢的死亡，長壽者又究竟能有幾個二十年？命促者自然更無論矣！單就我們自己這一輩子而言，初蒞海外，來時壯年今白髮，亦垂垂老矣！

這二十年來的離鄉別井，長作無家可歸流淚逃亡的離人，全是吃的中共毛林之苦，我們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正義，人類的自由幸福，與獨裁集權，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的共產黨，是不共戴一天，不同立一地的。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為後世千百代黃帝子孫的永久幸福計，切不能再受共黨虛偽宣傳的煽惑引誘，必須明辨是非，認清正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昔吳王闔閭，夫椒戰敗，嗣王使人每日三呼夫差而稱霸黃池，越王勾踐，會稽投降，臥薪嘗膽，廿年聚教而卒沼吳國。

我們自由中國當局，亦應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明訓，以歷史為借鏡，重新創造歷史，使中華民國已破的河山重整，中華民族兒女已亡的家室再建。中國歷史上許多專制魔王，大獨裁者，以及竊國篡位者，如夏桀的放逐南巢，商紂的自焚鹿台，周幽王的被弒犬戎，秦始皇的沙邱轀車，王莽的敗死宮中，隋煬帝的被縊江都，其他如流寇稱孤道寡之殘唐黃巢，明末張獻忠，李自成，更無一非見弒於部下，被殲於民眾。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毛澤東，惡貫滿盈！人力縱可違，地獄決難逃，行見其將來必受天譴，敢豫料的是萬人雜誌發行百期，將來再一期期繼續出版下去，中共毛林輩罪魁禍首，決難長命到百年，中共偽政權雖已成立二十年，亦決難延祚至百年之久！

風雨淒其，雞鳴不已！願我海內外同胞，為反共復國，各盡其匹夫匹婦之責！



懷故國，空陳迹！

筆者是一九四七年秋季離開故鄉的，屈指算來已足有二十二年了。回首前塵，恍如隔世！

人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對於家鄉的一切似乎特別留戀；晉人張翰一想起「菰菜、蓴羹、鱸魚膾」那些家鄉味，連官也不願做了，立刻自洛陽趕回江南。杜甫流亡久了，連月亮都認爲故鄉最明。其實，洛陽的黃河鯉並不比吳中的鱸魚差到那裏去；秦州的月亮也決不會比襄陽遜色；可是在天涯遊子的心目中卻大不相同。這完全是一個人的情感作用，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筆者是河南人，對河南的一切自然特別留戀。如果用純客觀的眼光看，我們那些地方並沒有什麼可以吸引人的東西。從自然環境方面說，東部地勢平衍，無山無水，土壤也不夠肥沃；西部山雖多而有名者少，甚至連鼎鼎大名的中嶽——嵩山也是土多於石，所謂「峻極於天」不過是一千三百多公尺，在五嶽之中算是最低的一個。黃河雖也穿境而過，但由於水流湍急，既無航運之利，又乏灌溉之功；而且經常決口、改道，害得人民廬舍爲墟，田園蕩然；洪水所經之處，良田頓成沙漠，每次「堵口」徵工徵料，使人民不勝負荷；在當地人的眼中，是一條徹頭徹尾的「害河」。所以和大江以南的魚米之鄉比起來，無可諱言的只能算是貧苦地區。

可是若就歷史古蹟方面說，那又無異是一座活生生的大博物院，例如洛陽曾經做過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元魏、隋、唐、後梁、後唐、北宋十個朝代的首都或陪都；開封會做過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北宋五個朝代的帝都，名勝古蹟簡直到處皆是。

筆者住開封較久，對這座沙城的印象最深。由於屢受黃河泛濫的影响，周圍全是黃沙，冬天冷起來可以滴水成冰；夏天熱起來常常超過華氏百度。括起風來黃沙撲面，使人無法睜眼。而且堂堂一個省城，連自來水的設備也沒有，和香港比起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如此，但那些淳樸的民風，濃郁的人情味和無數古色古香的歷史文物，都能常常使我「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開封被作爲京都以北宋最久，自陳橋兵變到康王南渡，計有一百六十多年；所以流傳在民間的故事，也以那時爲最多，如包公故事，楊家將故事等。河南墜子中有兩句唱詞是：「想聽文的包公案，想聽武的楊家兵」。戲文中的楊家將故事尤多，最受本港觀眾歡迎的那部「楊門女將」京劇影片，便是由梅蘭芳將河南戲的「十二寡婦征西」改編的。

開封和宋王朝的關係雖是如此密切，但到了今天，卻看不見當時建都的遺跡了。用「花石綱」（宋徽宗徵集花木鳥獸的一種虐政）暴政建成的「艮嶽」（又名萬歲山在開封東北部），在金兵圍城時便自動破壞了。一般人以爲「龍亭」是宋代皇帝會見百官的所在，上面的「龍墩」便是皇帝的寶座，其實那是十分可笑的。龍亭的地址屬於宋宮範圍是不錯的，可是自宋室南渡後，經過無數次的兵燹、水患，那些巍峨雄麗的宮闕，早已蕩然無存。又因歷代人民在那裏搜掘古物，遂使莊嚴無比的大內禁地，變成一片巨澤（那便是傳說中的楊家湖與潘家湖），連當年一木一石也找不到了。這裏是桑田變滄海，另一方面流經市區的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和連繫南北交通的汴河，也都完全淤塞，變成黃沙一片，這又是滄海變桑田。怪不得南海康有爲先生在「登龍亭留題」那首詩中感慨地說：

「遠觀高寒俯汴州，繁臺鐵塔與雲浮；
萬家無樹無宮闕，但有黃河滾滾流！」

眞的，除了繁臺、鐵塔，還能找出什麼是宋代的遺物呢！

龍亭是明洪武時建的周王府，到了清初改爲貢院，雍正時上面建了一座萬壽宮，所以稱之爲龍亭。這裏在大陸變色前曾發生過一樁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九四八年夏天，共軍以十餘萬之眾圍攻開封，當地的守軍只有李仲莘一個師，另有一些戰鬬力較差的保安部隊。開封城圈既大，沙堆又多，有些地方更是高與城齊，所以不幾天便爲共軍攻破。接着便是巷戰，守軍且戰且退，最後退入龍亭死守待援；因爲該地四面環水毫無隱蔽，共軍無法接近，於是便集中炮火向龍亭猛烈轟擊，一直把一座黃瓦朱廊、雕欄玉砌的龍亭，轟爲一片焦土。

李仲莘將軍壯烈犧牲了，但他的名字在開封人的心目中，將和龍亭一樣永垂不朽！

二十年過去了，「反攻」的呼聲年復一年的叫着，而可以反攻大陸的良機，卻一再的坐失了！固然現在是受中美協防條約的拘束，但人們還未忘記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後，首先宣佈的不阻止國軍反攻那個措施，那時我們爲什麼毫無動靜呢？是不是又要和南宋一樣——苟安一天算一天呢？范成大有一首詩說的最沉痛：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
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眞有六軍來？』

這「眞有」二字眞是可圈可點，表示遺民在此之前，已無數次聽過六軍要來的消息了。州橋在汴河上面，正對着大內御街，用巨石建成，雕刻精美，是宋帝專用的御路。當時汴京父老在那裏等候御駕，卻也年年失望。

二十年過去了，可憐今天的大陸人民，在赤色魔鬼宰制之下，連「忍淚失聲詢使者」的機會也沒有，眞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宋逸民

介紹即將刊出的十大佳作

張贛萍

本刊從創刊號到一百期，爲兼顧各階層讀者的需要與興趣，內容廣泛，水準亦逐漸提高。可堪告慰的是，我自承乏編務以來，一直擔心缺稿，但在過去，不但從未發生過缺稿情形，而且從始至今都有用不完的來稿。更蒙各前輩友好支持，很多生平沒有爬過格子，或根本不需要爬格子的友好，他們都能破例破格，爲本刊撰稿，將他們生平最珍貴的見聞；或最驚險的經歷；或最具心得的研究，寫成文章，交來本刊發表。

由於本刊不是專供某一階層的讀者閱讀，我們的讀者羣，有學貫中西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有科技專家；有青年學生，也有工友店員；有身家億萬的富商巨賈，也有貧無立錐的流亡難胞；有政府機關的官員警察，有閨閣中的太太小姐；有八九十歲的老前輩，也有十多歲的小伙子，其教育程度與年齡興趣是如此懸殊，使我這個執行編務的人，對於約稿選稿，便得挖空心思，在「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原則下，力求照顧全面。不像專以中年、青年、或知識分子、太太小姐們爲對象的刊物，只須朝一定方向與範圍約稿選稿，便可完成任務。有朋友說：「萬人雜誌什麼都好，就是亂雜了一點。」事不經過不知難，我們的讀者是如此龐雜，週刊的時間又是如此短速，有什麼辦法不雜不亂？故此，我對每期刊出的文章，總得反復考慮，使每一位讀者，每期花了八毫子代價，總要有兩三篇文章能適合他或她們的興趣與需要。因此，要求每一篇文章，都能適合每一位讀者的口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以往的情形如此，以後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這一百期特刊上，我要向讀者報告一下未來的內容。我們除了密切注意國際、國內、及本港社會的局勢發展，隨時刊出有關局勢的報導評論之外，從一〇一期起，我們將要陸續刊出下列十篇特約佳作。

㈠李士鍔先生「從國府對加外交關係的檢討說起」；小周先生「生活在加拿大」，都是加拿大的通訊，前者詳敍加拿大與中共建交幕前幕後的活動情形，與國府外交人員顢頇無能的眞情實況。作者以孤臣孽子之心，滿懷悲憤之情，建議國府調整外交陣容，改變中美關係，以求打破悶局。後者是一篇在加生活與工作的實際報導，給本港有心前往加拿大定居的人士，作爲參考資料。

㈡齊武先生「徐埠會戰始末」。是繼已在本刊發表過「邱清泉血洒陳官莊」之後，對徐蚌會戰作一次全面性的記敍。作者是參加此次戰役，幸而生還者的少數將校之一；又是邱兵團的高級幕僚，故對這場國共兩軍在大陸最大的會戰，最慘的失敗，所知較爲全面而深入。

㈢三郎先生「被共特拆垮的川康保護戰」，是國共在大陸最後一戰，也是最糟的一戰，保護四川與西康的數萬國軍，根本沒有與共軍發生過重大戰鬬便降的降，垮的垮了。本文着重於共特在各軍事單位的滲透活動報導；及川康各將領投靠中共經過與下場情形；以及七十多縣袍哥與農民反共抗暴事件的實況。此中內幕，無不駭人聽聞。

㈣黃敏先生「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作者是從武漢派駐襄陽、樊城的情報工作負責人，他與共特短兵相接，軍事雖然失利，情報卻獲全勝，並揭開康澤自殺與被俘之謎。均是親見親聞，內幕重重，過程驚險，除國府檔案外，全部經過，從未爲他人道破過的秘聞。

㈤迢迢先生「東歐之旅」。作者於今年從美國到蘇聯，經過莫斯科、列寧格勒，再走遍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雖是走馬觀花，但作者憑在銳敏的觀察力，從一些表面事物中去透視共產國家的內層，取材巧妙，眼光獨到。我們可以從作者的報導中，見微知著，看出蘇聯與東歐附庸國的概畧面貌

㈥梨園舊友「京劇改革漫談」。作者研究京劇數十年，心得別具。由評論中共「四不像」的改良京劇，談到京劇改革的正道，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圖文並茂，是一篇學術價值很高，對保存國粹具有很重份量的文獻，非對此道有深刻研究者，不敢寫片語隻字。

㈦崔羽先生「抗戰時期的生活回憶」。追記抗戰時，以一個青年學生的身分，從淪陷區冒險通過封鎖線，投奔抗戰陣營的艱險經過。是中年人回憶往事的一回鏡子，是青年人瞭解上一代人在抗戰中，所流血汗淚的一篇悲壯史實。

㈧飄萍女士「一個女人的控訴」。對於中共竊據大陸前後暴虐罪行的揭發，出之男性筆下的文章，我們見得多，但出自女性筆下的控訴，則很少見到。作者在戰火中長大，幼年時即離鄉別井，被收容在兒童教養所，過着孤苦零仃的痛苦生活；抗戰勝利，尚未成年，即參加共產黨的情報傳遞工作；中共竊據大陸後，她又在銀行工作與參加文工團演唱。作者在青年時「聲、色、藝」俱佳。但這些，給予其他女人的是幸福，給予作者的卻是痛苦；她受盡共幹的摧殘蹂躪，她曾遭受共幹的强姦，最後她終於逃出大陸，來到香港。這是一篇有血有淚、有愛有恨的報告文。

㈨「戴笠先生傳畧」。這篇文章，我向讀者預告一年多了，而我對於本文資料的搜集，也一直在埋頭進行着。因爲要將這位是英雄、也是怪傑；是天才、也是苦幹成功的國民黨特務工作領導人的生平事功，作一次比較有系統的記敍，我從材料中發現竟是千經百緯，越深入越複雜，故不敢草率從事，隨便下筆。但我可以向讀者保證，此文發表愈遲，內容必定愈精彩充實。

㈩「我與創造社」，這是我原定計劃從一〇一期起，開始連載的一篇長文，並於八月上旬便寫好、排好了一篇介紹文。現在我先將介紹「我與創造社」

的全文刊於後，再說明因此文所發生一波三折的意外經過。

以下是我介紹「我與創造記」的全文：

× × ×

毛共在大陸搞「文革」期間的一九六七到六九這三年中，在江青主持之下，被整鬬得最全面、最慘苦、最徹底的，就是三十年代的文教藝術界人士。關於這方面的人事滄桑情形，本刊迭有報導；並有趙聰先生寫的「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專欄，作過重點介紹。

毛共所指的「三十年代」，即是民國二十（一九三一）至三十（一九四一）年這十年；這十年正是我國多難興邦，新舊交替的一個重要時期。政治上由北伐成功到抗戰開始，國家已建立統一局面，由津浦、平漢、隴海、北寧鐵路構成的東西南北交通，暢通無阻；粵漢鐵路也在興建中；五四與五卅運動之後，東亞睡獅初醒，無論個人、社會與整個民族，都已警覺。但也是舊文化已被打倒，新文化尚未建立成爲一個體系的空虛混亂時期，由北平而上海，從美國到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家都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在科學與文學兩方面埋頭鑽研，說得上是眞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一個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的蓬勃時期。刊報如雨後春筍，書店與出版社林立，翻譯小說與創作小說風行一時。但思想分歧，觀點各異，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是那個時期中最時髦的名詞，也是知識分子分頭追求的理想。

在那十年之中，自由主義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壁壘分明，對立抗衡，在北平的左翼文藝工作者，以彭眞爲首；在上海以周揚爲首。此兩系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工作者，以後雖然團結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參加抗戰，但一直在利用抗戰，發展他們「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無論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都是在爲共產黨竊取政權而幫腔助陣。現在這班爲共產黨出力賣命的三十年代文藝工作者，自彭眞與周揚以下，都在過去三年來，遭到毛共全面性的清算整肅，可說無一倖免；只要與三十年代沾得到一點邊的文教藝術界人士，都被江青指使的紅衛兵，鬬得死去活來。

但惟一倖免的卻有兩個卅年代文化界的巨頭，一是郭沫若；二是成仿吾。他倆不但是左派文人中的不倒翁，而且都是卅年代「創造社」的主幹人物。

說起「創造社」，衆人皆知是左傾的，他們先後出版過創造月刊、創造週報、創造日、洪水月刊等。據陶希聖先生在台灣發表的「三十年代文藝瑣談」一文中，說到創造社有這樣一段話：「當周揚與夏衍在上海組『左翼作家聯盟』（筆者按：即簡稱的『左聯』）的時候，郭沫若對於左翼文藝作家未曾發生領導關係，創造社亦未曾佔有重要地位。」

但不論「創造社」在三十年代中對於左派所發生的影響力如何，不容否認的一點，是由郭沫若、成仿吾、田漢、郁達夫……等人所辦的刊物與出版物，對於新文藝的影響力是至深且巨的。

今日仍生活在自由地區，曾與創造社有關的人物，以香港來說只有兩位；這兩位三十年代創造社的老文化人，一是葉靈鳳先生，另一位便是本文作者。前者衆人皆知，他仍在香港新聞文化界工作；唯有後者則很少人知道他今日也在香港，只不過本文作者早已棄文不談往事，在香港從事工商業，到今日雖非面團團的富家翁，但也早已不是「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了。

作者歷盡滄桑，他與文化界絕緣，不談政治，甚至隱名於工商界不問國事將近三十年，這其中自有他一頁難言之隱的「傷心史」；也是國家多難，三十年代那個思想混亂，新舊交替時代的「悲劇人物」。因爲他原是一個狂熱的國家民族主義者，可是，他卻在卅年代思想分歧的十字路口，經歷過左、右兩邊的路道。他參加過共產黨的「左聯」；又是國民黨方面主張法西斯化的鼓吹者；還在陰錯陽差中，被丁默邨拉着在汪僞政權裏做了一個時期漢奸集團的清官。他曾多次入獄；也下放過工廠；是創造社出版部的要員。論歷史的複雜，思想過程的多變，與他同一時代的人物中，也是不多見的。

而我深知作者的爲人，他的過去雖然是左、右、正、僞各方面都不討好的不幸者，現在卻是一位大徹大悟，深感昨非今是的激烈反共者。我在一年前便向他求稿，我認爲如果能將他自加入創造社起，至抗戰時如何會落水到汪政權那個僞組織中去，及抗戰勝利前後，數次入獄，然後來香港從事工商業的經過寫出來，說明他個人的思想過程與時代背景，及幾次走錯路的原因，將可使中年人找尋出國家多難的另一些因素，更可使靑年人作爲今後在政治選擇上，究應何去何從的鏡鑑。

因爲從生活角度看，作者是他們同輩人物中的最幸運者；從政治角度看，則是他們同輩人物中的最不幸者。過去，人家風雲際會，冠蓋滿京華的時候，他坐牢；今日人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時候，他可環遊歐美；人家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能享天倫之樂；他是政治浪潮中的被淘汰者；也是政治浪潮中絕少數被拋上岸來，現在自由世界安享晚福的幸運者。一個人的得失禍福，以及際遇上的幸與不幸，本文作者的經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也可使我們認識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人生哲理。處此亂世，大可不必爲目前的利害得失而過份悲喜。

經我一再懇求，直到最近他才答應替本刊撰寫「我與創造社」的回憶錄。現在我先介紹他這篇回憶錄的大概內容。

× × ×

前言：創造社的歷史評價。指出創造社是留日學生承接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自覺地形成的新文藝運動，但卻助長了中共的新形而上學。

第一篇：創造社的發祥地泰東書局。指出泰東書局是上海新文藝出版業的探險者，及新書業的鼻祖趙南公的素描，與出版創造社書刊的興衰經過。

第二篇：周全平辦「洪水」月刊及創造社出版部成立的經過；以及我投稿「洪水」與加入創造社出版部的經過。

第三篇：創造社出版部正式開張。指出郁達夫的「夕陽樓日記」，及第一本暢銷書「落葉」，與「創造月刊」的醇酒美人。

第四篇：出版部的人物羣像。周全平的母親夜讀燒蚊帳；郁達夫搬出、葉

靈鳳搬入；柯仲平的四字經；梁預人偷葉靈鳳的香水；潘漢年、邱韻鐸同睡地板；成紹宗（按：成仿吾之姪）與王啓煦和出版部的關係。

第五篇：出版部兼做門市生意。北平新文藝書湧到，成仿吾批臭阿Q正傳，有人把魯迅的「徬徨」揩屁股，及出自徐耕新怪客之口的胡愈之的怪話。

第六篇：文人相輕，出版部出事。潘漢年與安那其黨人吵嘴惹禍。新申報渲染出版部為暴動機關，派出所警察搜查拘捕全部人員。深夜進入拘留所。

第七篇：丁文江笑救創造社。周全平冒險奔走向丁文江求救。炎夏的地獄，督辦信到，先放人後找保，周全平與司法股員串騙益豐搪瓷廠的保單。

第八篇：小伙計受責散檔。禍苗起於常雲湄來社被冷淡，牢獄之災後復受責罵，火上加油。周全平安排了盜印「性史」的錢北上，「性史」與「幻洲」——十字街頭的潘漢年與象牙塔的葉靈鳳。

第九篇：我北上追周全平。周全平走後意態動搖，成仿吾來信勸慰亦無效。因想逃婚我也北上。碰釘回京，再回上海。

第十篇：南昌總政治部的短期逗留。初見郭沫若與初聽蔣總司令的演講。郭沫若痛斥職員出席總司令部紀念週吊兒郎當。總司令部走，總政治部猛追。

第十一篇：武昌總政治部一週。張尚武領着遊覽又見了張資平。武漢派一幫人去上海。輪船過九江，潘漢年深夜上船領我見老郭。

第十二篇：繁華的春申夢誘進了牢獄。北站不下車轉到南站，天未明時投入羅網，龍華總指揮部拘押，潘漢年說我們「地獄無門闖進去」。

第十三篇：只有創造社的人坐牢。指揮部開拔被送到上海縣公署寄押。武漢給我派錢，拘禁生活不苦。逃了兩個黨代表，累大家轉押漕河監獄，只剩創造社的人判獄。一個可紀念的獄友湯用彪。

第十四篇：獄中生活。監獄科長懇勸學佛，跪向老和尚皈依。飯吃不飽，每日靠一塊山東大餅。

第十五篇：樂羣書店前後。獄中約言開書店，努力為張資平賣稿，書店生意不惡，但因政治路線分裂。

第十六篇：江南書店被毀。成仿吾經營上海咖啡座與管理江南書店被毀。張資平又接手開環球圖書公司。書店被毀後，作家生活無着，紛紛滾入政治。

第十七篇：我從加入「左聯」到脫離組織的經過。

第十八篇：周全平失踪之謎。

第十九篇：「一二八」刺激使我轉右。

第二十篇：鼓吹國民黨法西斯化，辦社會主義月刊。

第廿一篇：加入幹社認識丁默邨。

第廿二篇：社會主義月刊加記十教授宣言與文化建設。

第廿三篇：我做了圖書雜誌審查員。

第廿四篇：杜重遠「閒話皇帝」，使審查會關門，我轉到新光書局。

第廿五篇：我中了中央儲蓄會的首次特獎。

第廿六篇：天津「現代社會」謝天培邀約赴粵。

第廿七篇：七七返家又惹麻煩。

第廿八篇：日軍蹂躪徒步逃亡。

第廿九篇：重回廣州，不轉香港；胞兄逼令返滬完婚，再趕去重慶。

第三十篇：思想苦悶，胞弟自殺，託故回港。

第卅一篇：葉秘書長罵我想造反，胞兄要我去丁默邨處追債，結果落水。

第卅二篇：在汚水中想做清官——××司長與××福利局長。

第卅三篇：妄想為丁默邨贖命，判了八年監。

第卅四篇：入獄刺激思想再左——出獄來香港做工廠。

第卅五篇：：：：：：：：：

第卅六篇：從大陸內關與香港騷動的經驗，深感革命與生活不可分離，希望加入「萬人雜誌」盡一分力。

以上所列，僅是犖犖大者，讀者從這份目錄中，便可看出作者經歷的複雜，身受的苦難不凡。這都是前人所未道的獨家掌故，親身經歷的眞實人事。作者本「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旨寫出，他不在自己臉上貼金，不為自己的過錯強辨。我們可以從這篇文字中，看出三十年代新文藝界的動態，與出版界的眞實情形，以及左翼文人的活動實況。更可從作者的經歷，看出上一代人在新舊交替的思想混亂期中，為個人事業，為國家前途的探索經過，及轉變過程。作者用眞實姓名寫本文的目的，既不是為了稿費，也不是炫耀自己。相反的，卻是「自暴其醜」，但又不是想獲取任何當權者的原情見諒。

作者最後對我說：「但望我這篇拙劣的文字，能使青年人吸取一點經驗教訓，不要像我這樣在歧途彎路上摸索跌倒數十年。能認清我們國家眞正需要的是什麼，大家再朝這方面去努力，則善莫大焉了。」

× × × ×

像這樣一篇眞實珍貴的回憶錄，其中所記敘的人事，都是別的書刊上看不到的內幕秘聞，我相信中年人必定歡喜看，青年人也很希望看。可是，作者交了十六篇稿給我，他便環遊世界去了。等我將此介紹文寄去請他過目，另方面將他留下的十六篇文章潤飾好，準備一〇一期刊出，卻事出意外，連接作者兩封快信，要我「暫不發表」。理由說了一大堆，在作者的立場，這些理由都很是理由。但是我們萬人雜誌作者與讀者之間，卻有很多人知道我在最近要刊出這樣一篇文章，豈能胎死腹中，不作交代？因而又再去信申述我的理由，請作者不要中途變卦，仍然按原定計劃發表。近接來信，還是堅持「暫不發表」。迫不得已，只好將此介紹文，刪去作者姓名及可以暴露作者身份的部份字句，先行刊出，作為向讀者交代，以證明我不是無中生有「車大砲」。

最後更希望作者能「收回成命」，一本初衷，批下兩個字——「照刊」。則幸甚矣！

代郵

一難胞：九十八期萬人意見欄，刊出你所吐有關領身分證遭遇的苦水之後，現有一位先生願幫你的忙，請與本刊編者聯絡，每日下午六時半以後，電話H六一六二一一轉二七二分機，找張贛萍接洽。

「提拔」與「直八」

從前聽人談過一則寓言故事：蘇秦師事鬼谷子學縱横之術，自以為學業有成，別師下山，往說秦惠王；但是上了十次書始終未蒙採納。這時黑貂裘已穿破了，黃金也用光了，只好擔起書囊步行回家。因為父母妻嫂不理他，於是又回去找師父。鬼谷子問明情由，隨手寫了個字問他是什麼。蘇秦一看是個「眞」字就照實回答了，不料鬼谷子卻搖搖頭，一招手叫來一個徒弟，問他唸什麼，那徒弟答以「直八」；連叫三個徒弟，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回答「直八」。鬼谷子向蘇秦點點頭說：「關鍵就在這裏！」

蘇季子經過老師這一指點，才曉得過去一切的失敗，都怪自己太「認眞」，馬上決定改絃更張，澈底奉行「直八主義」（直八者不認「眞」之謂也）！於是二次下山，先後往說齊、楚、燕、趙、韓、魏六國諸侯，勸他們結成聯合戰線共抗强秦。果然，六國之君大加賞識，紛紛聘以為相兼任聯合國秘書長。

由「提拔」事件看來，本港文化教育界人士，大概多出自鬼谷子之門，對於「直八主義」都有深湛的研究，試看：

中文大學方面　該校行政及校務委員會開會時，「各委員一致贊同對此事應採取寬容的態度去處理，對該事件的家長及女生，不能過分苛責。」接着中大當局發表聲明「此次考試工作之執行，毫不為該家長來函所影响。」並致函李思義「告以大學考試，素來秉公辦理，故無論以任何方式企圖左右閱卷工作，俱有違大學考試之本旨。」這是「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的「直八主義」！

教育司署方面　它的處理三部曲：先是「將進行調查」；繼而是「對於這事在考慮之中」；最後是「經調查後，決定目前不採取行動。」這是息事寧人的「直八主義」！

有關人員方面　陳福霖君接到「提拔」函後，曾將該函交給校務主任，但對方怕惹痲煩不肯接受。這是推卸責任的「直八主義」！

「提拔」事件如此結束，陳福霖先生或會感到沮喪；賣油郎以為大可不必，呂新吾先生道：「公正二字是撑世界的，沒有這二字便塌了天！」世界本來是由「傻子」支撑的，「求仁得仁又何怨？」課餘請多讀幾遍「正氣歌」罷。詩曰：

一、由來季世多鄉原，無是無非面面圓；
縱使正邪如水火，也能左右兩逢源！

二、投桃報李示慇勤，越俎代庖事罕聞；
兵捉偷兒官賠禮，釁宮又見創奇文。

三、為政從來並不難，名流權貴要交驩；
人情順水多多做，笑駡由人自好官！

香江小景

煑酒論英雄（下）

既然自以為是天下第一筆，又喜歡疑假成眞，終有一日是要勃然大怒，亂抛手套找人決鬬的。不幸的阿D就會被人揪住辮子，進三步，退三步，又進三步。不得不起來自衛，進行一場龍虎鬬。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只是便宜了那批圍着看熱鬧的人，等到曲終人散，他們也就九分滿意地走開了。

喜歡煑酒論英雄的人，均比阿Q高明，自然不願孤軍作戰。於是乎平時就結黨組軍，自任龍魁，廣羅黨羽。文化界的黨黨派派也就逐漸形成，黨與黨、派與派之間，平日表面上相敬如賓，骨子裏卻把對方視為劉表、袁術。一旦邊境發生事故，就不分皂白以干戈相見。於是乎，「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浩浩蕩蕩開赴前線，拚個你死我活，殺得天昏地暗。規模雖然是大了一些，但本質上仍然是阿Q、阿D式的龍虎鬬，眞是何苦來哉！

有人說香港沒有文藝批評，也不容許文藝批評的存在。何獨如此，簡直不容許一切批評的存在。

你一批評別人，有地盤的，有勢力的馬上拔筆應戰，不上一回合，你就要落荒而逃。沒有地盤，沒有勢力的，就造你的謠言，到處亂唱，甚至打恐嚇電話，寫改變筆跡的匿名信，把你罵得狗血淋頭；或向你的上司誣賴陷害，說你是這是那，是「崇共」，是「特務」，要把你趕盡殺絕。難怪馬森亮先生要發出「筆墨是非多」的感慨。

我國有一句稚兒老嫗皆懂的老話——「學海無涯，唯勤是岸。」這句老話實在是點有道理。

蘇子瞻其學無謂不博了，其才無謂不高了。可是過於自恃卻撞了不少板。王安石寫過：「昨夜秋風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他認為不通，為王安石續上：「黃花不比春花落，說知詩人仔細吟。」等到王把他貶去黃州，他才知道天下間有一種菊花，開花時花瓣都落到地下，鋪成金色。還有一次王安石寫了一句「黃狗臥花心」，他又認為不通，自作聰明把心字改成蔭字。等到王把他貶去海南儋州，他才知道天下間有一種花開花時，花心的形狀像一隻臥狗，蘇才子至此才知道自己是孤陋寡聞，自取其辱。

是英雄抑或是狗熊，那是歷史學家的事。倘若有地位有多少成就的文人墨士，肯相信學海無涯；肯相信自己不是通天曉；肯平心靜氣，等待身後讓歷史學家蓋棺論定，不急於煑酒論英雄，則在下相信，不僅文藝批評可以誕生，而且將迅速成長。

同時在下也相信，現時已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倘若肯利用煑酒的時間，利用論英雄的時間，去鑽研，定然能在不久的將來，寫出一部輝煌巨著來。

……香港的難胞居功最偉；香港能夠經得起六七年的紅色風暴考驗，迅速恢復安定繁榮，這批難胞所發揮的反共潛力也居功最大。」

他又列舉了很多事例，其中最强有力的兩點是：「我的事業能在這十多年之間由小而大，便是建築在這批難胞的勞力與智慧上；我的工廠能在五月風暴中水靜河飛，完全得力於這批難胞的支持協助。因爲在我屬下各部門工作的主要員工，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從大陸來港的先期難民。他們很多人的工作能力，都超過了他們的職位，最難得的是都能安份守己，崇法務實，敬業樂羣。我不敢說我的員工之中沒有左派搗亂份子，但我敢說縱有也決不敢興風作浪。」

香港難民之一

我聽了他的話，發生很多聯想與感慨，因爲我也是所謂先期難民之一，自問對先期難民在香港這二十年來堅苦卓絕，埋頭苦幹情形，比一般人知道得較爲深廣。我認爲這位工業鉅子的話，並非獎飾之評，把香港的繁榮安定之功，加諸在先期數十萬大陸難民頭上，的確可以受之無愧。他的話最値得深思的是「他們每一個人的工作能力，都超過了他們的職位；最難得的是他們都能安份守己，崇法務實。」事實上今日在港的先期難民，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幾乎全是半路出家而改行的，經過這廿年來的奮鬬，他們無論在那一行業中，都由外行變成了內行；進而成了專家。到今日，先期難民在香港白手興家創業，卓然有成的確實不少；起碼也能在這個毫無淵源的陌生社會中，憑自己的努力與智慧，找到一份可以生活的工作，普遍的生活都改善了。他們與若干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相比，不但毫無遜色，且有後來居上之勢。這種情形表現得最具體而强烈的，則是調景嶺難民營的變化，經過這十多年來的滄桑，原由摩星嶺被放逐到調景嶺去住三角棚、葵葉屋，或地穴的難民，絕大多數都遷入到了港九市區；就是今日仍住在調景嶺的人，他們也由衣不蔽體，而豐衣足食；將連風雨都不能避的木板葵葉棚，改建成爲磚石樓房，到現在連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也有了。

最可貴的一點，大陸難民除了造成香港的繁榮，與本身生活的安定之外，他們在這接壤大陸邊沿的孤島上，所發生出來安定社會與世界人心的那一股無形潛力，是看不見，摸不着，而又事實上存在，只可能從別的事物上去求證而得之的。因爲有這近百萬難民對中共暴政的控訴作證，不但中共的一切花言巧語，幻術花招騙不到香港人，連全世界人對香港難民的表現，也都刮目相看，並進而獲得一種暴露中共政權弱點的强力反證，加强了自由世界反共的決心與信念。故是，大陸難民對香港的貢獻功不可沒，對自由世界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沒的！

張贛萍

二十年

藍海文

二十年的夢未變成眞，
二十年的仇越種越深，
二十年民族蒙受奇耻大辱，
二十年的人頭築起長城！

中國啊，爲什麼如此多難？
百姓啊，爲什麼罪孽深沉？
爲什麼只要人民服從皇帝，
統治者卻不能體恤人民？

胡志明死了，毛澤東還會遠嗎？
鞭屍的日子何時降臨？
二十年中國只有一個信念：
孫中山死了，他還愛着我們。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

東風與西風

……萬年（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漫長時間，卻依然趕不上歐美任何一國。這證明仍是西風在上。

東風壓不倒西風，不特在工業方面如此，在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本人受愛國心的驅使，搜索枯腸想來想去，最後終於被我發現一樁東風壓倒西風的偉大事例——「奪權」！

近代的西方人在「奪權」方面，表現得非常笨拙，有時大權到手也不知如何保護，所以縱然有機會登上政治舞台，也只是曇花一現。例如：二次大戰時，邱吉爾最險惡的環境中，挽回了英國的垂危命運，可算是功在黨國，於情於理都應該讓他作個「永久首相」。可是大戰剛剛結束，小器的英國人便來個「兔死狗烹」，一定要工黨上來換換口味，於是大英雄邱吉爾垮下來了。又如：戴高樂在大戰時和盟軍並肩作戰，打敗敵人光復故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但也未在台上多久便爲人民拋棄。好容易東山再起，不料正當叱咤風雲之際，竟然自動引退，尤其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儍瓜」！

至於咱們的東方則不然，例如毛澤東深知「槍桿子」的重要，所以乾脆上山落荒，用「槍桿子」奪得政權之後，仍然用「槍桿子」來保護它。

蘇加諾和吳廷琰在「奪權」方面都有一手，可惜他們不懂「創業艱難守成不易」的大道理，馬上得天下雖不能以馬上治之，卻必須以軍隊、警察、特務三結合的力量而「馬上」守之。結果，又爲蘇哈圖、阮高祺那班「槍桿子」英雄取而代之。蘇、吳二人在「護權」方面顯然都是失敗者。

能夠和毛澤東互相比美的，大概要算南韓總統朴正熙將軍了，朴將軍憑着槍桿子取得總統高位，幹了兩任還不過癮，又要修改憲法也弄個「永久總統」幹幹。於是韓國的人們着慌了，此例一開，總統寶座豈不成了朴家的私產？所以遊行、示威和警察大打出手。

西方人由於不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的好處，所以不知「奪權」；沒讀過李宗吾的「厚黑學」，所以不能「護權」。

假如我是邱吉爾，便會利用戰時的優越條件，把工黨中的領袖人物完全除掉，使該黨的力量不足爲患；我若是戴高樂，決不會走上全民投票這一險着，即令如此也一定玩一套移花接木的「換票」把戲。退一萬步說，就算投票失敗，我也要厚着臉皮把任期幹完，連一天也不能犧牲，難道還有誰敢把我趕走？可惜戴高樂的臉皮不夠厚，邱吉爾的良心不夠黑，所以非垮台不可！在這方面的確是「東風壓倒了西風」！

東方晦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

追窮寇中「調虎離山」計

（之十三）

孔老夫子說得好：「其進銳，其退速。」以五十四軍掃蕩東膠之役的那一股銳氣而言，的確不是裝備較差而從事打家刧舍勾當的共黨游擊隊所可抵擋得住的。事實上，戰事進行還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就差不多先後光復了膠東三分之一的地區；若繼續下去，預料一年以內當可肅清無疑。但這只是「知己」而不「知彼」，蓋共軍的戰畧，始終以保存其實力作捲土重來爲原則。因此，它一直看風駛舵，像程咬金一樣，如果使出「三板斧」仍嚇不倒對方時，那末它就立即拔足逃走，等到於它有利的時機再來打過。使我軍一進一退，疲於奔命！這便是本期要報導的內容。

追至棲霞撲了一個空

由於三十六師迅速地克復了萊陽之後，以第九縱隊爲主力的共軍，便分別退入了萊陽附近的山區；而大部份則撤退至棲霞方面。據情報顯示：共軍之所以迅速撤退萊陽，企圖轉移陣地，與棲霞的共軍會合後再對國軍進行攤牌戰，負隅頑抗，藉以消耗國軍實力；加以共軍臨走時也向萊陽放出謠言說：「八路軍的口袋戰術不是吹的，你瞧，國民黨的部隊已進入這口袋的一部份，等到棲霞以後才來收拾它們吧！」

不錯的，棲霞也是膠東一個最著名的山城，有「上棲」、「下棲」之分；位在宋家山與茅山之間，是一個三等小縣，距萊陽城的東北面約七十華里。論形勢，棲霞則比萊陽更爲險要，除了可以利用線亘的叢山峻嶺作掩護外，還有東面的福山，西面的招遠以及北面的龍口、蓬萊等地之共軍作聲援；並可利用烟台或龍口等海岸爲接濟物資的捷徑。這一來，共軍大可以與國軍在棲霞附近地區決一死戰的。而富有作戰經驗的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當時獲悉這一情報之後，也認爲大有可能。但爲了要打擊敵人的主力起見，就不能讓共軍第九縱隊逃往棲霞後有喘息的時間，作充分地防禦備戰計劃，乘着它尙未立定腳跟之前，馬上揮軍北進，以「强行軍」的姿態，限令九小時內兼程趕到棲霞，希望直搗這座山城，從而迫使該縱隊主力暴露於山城之外作戰，能迅速分別加以殲滅之。至於萊陽以及即墨一段，則由五九二團和五九三團分別駐守。

其實以上的情報，純粹是共軍故意放出的烟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敵人眞眞的作戰計劃，難道會清清楚楚的告訴你嗎？實際上，三十六師那次上了大當！當三個團辛辛苦苦地追到棲霞去，沿途雖然沒有遭遇到任何障碍，卻中了共軍的詭計！不但未曾發現共軍第九縱隊的踪跡；甚至原來駐在棲霞的小股游擊隊，也已退至山區，結果撲了一個空。而留守萊陽的五九二團則已受共軍圍攻的威脅；五九三團也同時被迫進入作戰狀態。因此，這兩個團分別以無線電向李志鵬及闞軍長告急！李志鵬雖已知道上了共軍的當，準備回師馳援萊陽，但該師原以强行軍進發的，已使人馬疲憊不堪，勢須一個短時間的休息才能繼續行動。而萊陽的守軍卻已受到猛烈的壓力，刻不容緩；從城陽方面派來的援軍，也一時無法趕到。是故該團不能不暫時退出了城陽，直到第二天三十六師自棲霞折回萊陽，再度克復；並進行肅淸附近山區之共軍。

卅六師再度收復萊陽

怎麼會搞到這樣呢？正如我在前幾期的所說：「國軍在膠東剿共所犯的最大毛病是輕敵，始終不把共軍瞧在眼裏。」有了這種心理對敵情的判斷就往往容易發生錯誤；尤其是孤軍深入，更爲兵家之大忌。以有限度的兵力，到一個新的環境去對付一個不擇手段而且人力無窮的游擊隊，一不小心，就會墮入它的陷阱的。如果當時將共軍的主力包圍，不讓它脫離戰場而運用强大的火力加以殲滅的話，那才是眞正的殲滅戰。它既脫離開我軍的火網而又沒有空軍偵察，就盲目的追擊，豈非等於霧中摸索？

再就萊陽的形勢而言，也處於四面被圍，腹背受敵的狀態。即使共軍第九縱隊的主力不捲土重來，萊陽也非重兵駐守不可。因爲擔任進攻這條戰線的主力部隊，只有三十六師的三個戰團；其餘的兩團——五九二及五九三——原是配屬性質。而且它們所負的使命，又是掩護後方運輸工作及預備使用的部隊；加上一條漫長的運輸線和遼濶的山區，假如萊陽西面的平度，及東南的海陽等共軍，乘虛而入的話，則不僅萊陽莫保，五九二團和五九三團會遭受重大損失；深入棲霞的三十六師三個團，也勢必被共切斷後路而首尾不能相顧，終將陷於孤立的狀態中。是故，闞軍長聞報後認爲：李師長向來作戰沉着穩重，何以這次會中共軍之計呢？正準備下令五九四團及軍部榴彈砲營兼程馳援萊陽的時候，便已接到李志鵬的無線電報，表示立即折回萊陽。

幸好三十六師是一枝有訓練、有基礎，能征慣戰的勁旅，打不散，拖不垮，臨危不亂。在棲霞僅僅休息了幾小時，馬上折回萊陽，一舉將共軍第九縱隊逐出城市，而五九二團亦無損失。該師再度克復萊陽後，闞漢騫軍長偕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等一行親到萊陽，與李志鵬舉行會議，檢討這次作戰的得失。闞氏認爲：五九二團以三個營的兵力，迅速地克復了金家口；五九二團在中途殲滅敵人數百名游擊隊並俘數十名敵人，頗有斬獲；特別是三十六師在短短地幾天之中，不但兩度克復萊陽，且曾攻抵棲霞；雖然於敵情判斷有所錯誤，卻能運用靈活的戰術，使萊陽城轉危爲安，更屬難能。

至於共軍之所以能夠迅速捲土重來的原因，也列入這次會議的檢討之中。根據情報顯示：當三十六師開始進攻萊陽西南部將軍頂的時候，共軍的主力就逐漸移至萊陽北部，而以少數的共軍佯作一陣猛烈的抵抗後，便很快地脫離了

國軍的火網而逃走。但其主力逃至萊陽北面約二十里的山區時，則潛入森林中隱藏着；並沿着萊陽西北的山路迂迴過來。儘管五九二團於當天下午便發現萊陽西北面山區已有敵人結集，可是三十六師已追至棲霞附近地區，便不得不單獨與敵作戰，直至翌晨拂曉時候始退出城區，幸而損失極微。總之，此役是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卻也是國軍對共軍作戰的一大經驗教訓。自此之後，我軍的行動較前為審慎。由於膠、高線的戰事日益吃緊，第八師已受到共軍第十三縱隊的牽制，自不能抽出兵力東援；而一九八師的五九四團則擔任城陽至膠州間的防務。因此，闕軍長決定三十六師暫駐萊陽整補，待機而動；同時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也率領該師師部自即墨遷至萊陽附近；並派副軍長葉佩高、高參王青雲等前往萊陽坐鎮，指揮東線的兩個師（五個團）。

特種方言的有趣故事

時間大約是在民國三十年十月杪，天氣已漸轉涼，白晝晴朗，黑夜不霜；有時北風虎虎，砭人肌骨。而士兵的冬服因戰事影响交通，大部份尚未運到（國軍冬服換季的時間，通常是十一月），以致國軍官兵多因被服而感煩惱。由於山東屬於北方，氣候雖屬半海洋性，夏不甚熱，冬不甚寒。可是山東半島突出海中，北與遼東半島相峙；加以膠東丘陵，稱高原地。除了青島、金家口等黃河沿岸較溫暖外，其餘北面的渤海沿岸如威海衛、烟台、蓬萊、龍口及萊州等地，不僅是異常寒冷，而且常常受到地震和海嘯的威脅！尤其位居半島中部的萊陽、棲霞各地，由於地勢特高，每屆冬季，風力更為強勁，成為山東全省最寒冷的地區。

正因為這樣，三十六師既奉命暫時駐守萊陽，故決定一面待補冬季被服，一面加緊掃蕩萊陽西北面山區所潛伏的殘餘共軍，以免遭受其偷襲；另一方面則加強其城區附近及將軍頂各地的防務，作為國軍掃蕩膠東的總基地。由高參王青雲主持的「無線電特種方言通信人員訓練班」，也在萊陽繼續開辦，為三十六師及一九八師各單位，分別訓練特種方言通信員共達五十餘人——包括着師部與各團之間、團與團之間甚至各團與各營之間的通信員。受訓期間為三個月，畢業後給以上士或准尉待遇。這一措施，對後期的膠東剿共各役，實有甚大的貢獻。原因是軍司令與各師部的駐地都是分散的，且其距離多半長達百餘里甚至數百里不等；各師司令部與各團的防地也有相當的距離；特別是在衝鋒陷陣的時候，無論調遣援兵或指示機宜，更往往使用無線電聯絡。而無線電又經常可能為共軍所竊聽，易於洩漏機密。可是有了特種方言通信員，則使共軍的「竊聽隊」無所施其技了。因此，後來共軍很難探悉我軍的行動。

談到特種方言的問題，使我聯想起一個有趣的故事。其發展的經過情形是這樣：一位搜索隊的分隊長，在萊陽附近的村莊搜索敵情時，被共軍俘去了達兩個月之久。其後乘機脫逃返回萊陽，作了一個報告說：「共匪為欲知道國軍的情報，不獨不虐待國軍俘虜，並且想出許多花樣來安慰和引誘。它們事先調查俘虜的籍貫如某省某縣人之後，便將俘虜安置在一個光線較好的空屋裏，旋而挑選一個和這俘虜同省籍的共特，故意經過空屋門前，出其不意地輕輕問道：『你是剛才被抓來的嗎？是什麼地方人呀？』等你告訴他之後，他便裝出同情的樣子，並表示都是同鄉人，不要驚慌。目的在希望俘虜於同鄉人的慰藉下，無形中說出實在話，供作它們的情報。而這位被俘的分隊長，也以為他是真真的同鄉，於是對他說起方言來；但那個冒充同鄉的共特，卻聽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懂，至此才識破他是假貨。」

利用國軍俘虜的陰謀

此外，共軍對待國軍俘虜還有一種政治陰謀是：大凡在戰場上或平時俘獲國軍的年青士兵時，經過它們的「指戰員」個別審查，如果不是國軍軍官或「特工」人員後，認為都有利用的價值。於是由它們的政治部派出受過特別訓練的青年男女政工人員，滲入這些年青的國軍俘虜中，盡情歡樂如打球、唱戲或作其他遊戲，儘量使他們的心情愉快。把所有的害怕和愁悶情緒沖淡之後，再向他們灌以毒素，宣傳共產主義的好處；共軍對待國軍是怎樣的優待；對人民又是如何的愛護？相反地，對於國民黨的攻擊，則另外編一套無中生有的壞事情，極盡醜詆的能事。加以這些被俘的青年國軍士兵，多半是從各地被征來的新兵，而且入伍不久，缺乏政治訓練，對政治尚無認識，而對那些口若懸河，舌燦蓮花的共幹們的惡毒宣傳下，無形中自然而然受到了它們的欺騙。

共幹們又不止是空口的宣傳，同時也表現其事實行動。在日常生活上，對青年俘虜們都很優待，吃的是白麵包，住的是好房屋，穿的是新服裝；總之，一切使他們感到舒舒服服就是了。如此經過兩三個月的優待生活，養得又白又胖，等到時機成熟，然後設法把他們分別送回原屬的國軍部隊去，作為一塊最有效的宣傳招牌，企圖分化國軍的士氣。

實際上，共軍這一陰謀是非常毒辣的。不管那些被釋放歸來的國軍青年士兵，是否已被共軍所毒化，但對國軍的官兵，特別是對於那些被征入伍的青年士兵來說，確有很大的影响。因為他們看見自己的同事被俘歸來，不獨未曾受到共軍的任何虐待，反而比以前的精神更好，吃得白白胖胖的，顯示他們已受到優越的待遇。記得一九八師有幾個士兵在即墨附近被俘去，經過四個月後突然逃了回來，其精神飽滿，判若兩人，令到他們原來的同事和上官，都驚奇不已！消息立即傳遍了全軍。這樣一來，無形中使國軍士兵對共匪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印象是：共軍並不仇視國軍。同樣的對共軍也減輕了仇恨的態度和恐懼心理。殊不知這是共軍的一大陰謀，企圖瓦解我軍的士氣。為了避免對我軍的影响，五十四軍政治部後來想出一個辦法：凡是被俘歸來的士兵，一律加以隔離原屬部隊，重新訓練，以清除他們在被俘期間所受的毒素。

國軍在膠東一直是打勝仗，為什麼還有被共軍俘虜呢？說穿來，他們仍是輕敵所致。據我所知，國軍無論攻下任何城市，士兵們敢隨便離開隨伍進入鄉村去，恰好成為潛伏共軍刼持的對象。

胡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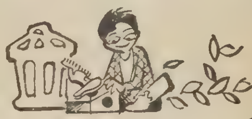
因爲環境逼使我要從下流爬向上流，所接觸的都是有錢或有體面的人，就不能不要泯滅自己天性去週旋，明知這是一個人性最鄙卑的小圈子，裏面充滿你詐我虞，口是心非，明爭暗鬭，强搶豪奪，但大家都是這樣，不以爲怪，反引爲榮了，我又怎能不戴上一套假面具去從頭學起呢？正如水喉七所說的「與擦鞋仔交，久而方知其香；與有錢佬交，久而不聞其臭」。姑勿論臭也好，不臭也好，我目前的環境是要弄錢，錢對我的教訓太大了，既然有此機會，怎可白白放過？做人，要像肥皂一樣，除非不沾水，一濕就要起泡。

我的交遊相當廣，也不會斤斤計較小利，所以有很多機會自動找上門來。不多久，我又和人合股開了一間不大不小的塑膠工廠，我因專心去炒地皮，無暇兼顧，只掛名做個董事長，每天回去打個轉，聊聊天就算作辦公，又怕合股生意會上別人當，乃叫張河去做經理，掌握財權，他雖然也外行，但做老闆的已不拘什麼外行內行，也無所謂學識不學識，有了錢，有了地位，什麼學術都會懂，何況做主管的，最需要還在於掌握財政。這一層，我很相信張河有絕對把握。

至於水喉七，我有心幫助他發展，但他太過梗介，口口聲聲都說不需要任何援助，要靠自己雙手去創造事業。他越這樣，我越尊敬，心裏也越難過，因我之所以有今日，全是他倆夫妻一手造成的，飲水思源，我不能受恩不報呀！卒至，我買了一層新樓，由張河出面，私自向蘭姨和六姑埋手，把她兩人說服後，蘭姨簽了樓契，就不容水喉七再固執了。這雖然是對他們的一種小報答，我心裏着實快慰很多。

這就是我與生俱來的個性，愛我所愛的，恨我所恨的，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也不論在潦倒或富貴的時候。

因爲我心裏有了這套强烈觀念，同時涉世未久，對愛憎界限還未有深入認識，終於吃了愛的一次大虧，差點在一個電影明星手上裁倒而一仆不振。



從下流

那是我爲了出入方便，談生意方便，搬到一間豪華的酒店去住。那裏的環境幽靜，情調又易陶醉人，是接洽生意的理想地，也是行樂的好去處。有錢人那個不講享受呢？男人的享受是什麼一想就知，何況我還在「稱孤道寡」時候！

那裏的侍應生是善伺人意的，有一天，一位侍應生和我聊天的時候，他特別給我一個貼士，說有位女明星剛從外地來，問我喜歡認識她否，還說「是値得動吓腦筋的」。

「女明星？可以動腦筋？」我的確在閉目動起腦筋來了，究竟要講吓斯文，充吓架子，不暴露自己弱點，便旁敲側擊的問他：「怎可以在一個明星身上動腦筋？她又不是應召女郎。」

他卻認眞地說：「也差不多！」

「我就不相信！」

「不由你不信。」他拉拉衣領，把舌頭潤一下雙唇後繼續賣弄他的聰明。「董事長！你老實人，天天忙於業務，自然沒閒心關懷到這個啦。不是我存心不敬揭她們的短，這些女人和跑碼頭的交際花差不了多少，別以爲她們演戲怎麼正派，私生活卻是一塲糊塗。再說罷，一個女明星之能夠成名，必需一兩個大亨支持才行，而這班大亨的錢是要有代價的。一旦飛噏大咬了一頓，玩膩了就撇檔，在做生意來說，這是失了價値，但在女的來說就成問題了，明星的生活闊濶了又無法收拾，服裝一樣要添，排場繼續要擺，日常生活在在要錢，一旦找不着候補大戶支持的時候，不出來弄點錢又怎能維持豪華生活？她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除利用上帝賜給的原始本錢去賺錢之外還憑什麼？——」

「要花大錢去補鑊未免太不上算了。」我仍微笑着說。

「No No! 我說的是她現在打游擊，鬼同她作陣地戰咩！游擊戰只是小接觸，你手頭鬆一鬆，她腰帶鬆一鬆，OK！只要董事長有此興趣，我隨時可以安排你們認識。」

看他倒像向我兜生意了，但我縱使心裏頭想，嘴裏仍然不便聲張，依舊假正經的對他說：

「這件事嘛——，待我考慮考慮，到時再拜託你罷！」

他出去了，脚步很輕鬆，吹着口哨，看樣子，他好似比我更有興趣。

就在那天黃昏時分，我剛出門，迎面來了一位女人，不管曲線面貌，是我從未見過這麼漂亮的，她經過大廳，微笑向我點點頭，我也禮貌地回她一禮，她上樓去了，我還呆站着，侍應生忽然過來在我耳底細聲說：

「她就是我剛才說的女明星了。」

「唔，唔！」

「董事長是不是想認識她？」

「唔，唔！」

我嘴裏這樣唔唔，其實靈魂已跟她一齊飛到樓上去了。

再隔一天，午睡正醒，那位侍應生又笑嘻嘻的進來，說那位小姐要和兩位名流太太搓痲雀，三缺一，想請我去湊脚。反正閒着，去消遣一下也好。見面即開場，無須再客氣，在推牌時半推半就，手兒相碰的場合，我眞有點飄飄然。那明星和我說笑：「董事長！我們三個女人打一個男人，怕不怕三娘教子？」

「不見得罷，謹防我一箭三鵰！」

一說開笑，氣氛就更加輕鬆了，那時我眼所見的，耳所聞的，手所觸的，無一不舒服。……

搓完八圈牌，那兩位名流太太說要去赴一個宴會，起身要走。我清點籌碼，剛好輸了一百元，她

們都贏了。

「我不是說過三娘教子嗎！」明星得意地笑謔我。

我說：「放長繩子釣鯊魚，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兩位太太走了，我也正要離開，卻被明星留住，她說沒地方可去，心又悶，叫我陪她聊天。

世界上最方便的莫如女人求男人，男人最快樂的就是陪女人聊天，何況雙雙在房裏？老實說，她這一留，的確是正中下懷，於是我便留下來了。

她首先招待我吃了個蘋果，繼續就談空氣。「眞悶人，天氣悶，人也悶，……」

「眞的，今日天氣，哈哈哈！所以我睡足兩個鐘頭午覺。」

「怪不得你的精神這麼好。」她笑了，樣子很甜。「可是你卻輸了錢。」

「這是手氣問題，牌風壞起來，諸葛亮都要退兵。」

「那就是非戰之罪啦，是不是？」

「也可以說是送你的見面禮物吧。」

「多謝了！」她伸出玉手和我一握。「I Am Most Grateful to You.」

玉手一握，握得我暈陀陀，她還順勢坐落我身邊，更使我的神經緊張。

「近來很忙罷，董事長！」她問。

「也沒有什麼忙不忙，有生意就忙，沒生意就閒，日子就是這樣過去。」

「可以找點正當娛樂啦，譬如游水、打球、看書、看電影，或者去郊外旅行……。」

「那也不是經常性的。」我偸眼看看她，她正想抽烟，且遞給我一根，說：

「抽烟嗎？」

「多謝！」

大家在施放烟幕，烟味和香水味混成一塊。一會，她繼續說：

「毛先生！我眞欽佩你做事能幹，有錢又有地

到上流



位，年紀又輕，英俊漂亮，有青春，有熱情……」

像唸台詞一樣，一件件高帽拋來，使我應接不了。便打斷話頭，告訴她：「太過獎了，怎比得上你們做明星的青春常駐，熱情奔放呢！」

「你眞會說話。」她嫣然一笑。「說起又說，我們演戲的人，全靠這一套青春，沒有青春就沒有前途。說到熱情，那是靠不住的，你估我是博愛菩薩嗎！不過，這行飯也不容易混，相當辛苦。」

「辛苦？」

「我說的是精神上痛苦。受人家支配，等於是老闆的搖錢樹。」

「有錢可搖又怕什麼？」

「但搖下來的錢不是我的，俗語有說：人搖窮，樹搖空。青春有限，能搖得多久？正所謂容易少年容易老，一時快活一時愁，那裏像你們的老闆階級這麼閒悠，睡在床上就有鈔票飛來。」

「行行有本難唸經。」

「你唸的經和我唸的截然不同，你唸的是人家給你搵錢，我唸的是我給人賺錢。你用的是腦，我出的是力，出力還不打緊，最麻煩的是什麼力都要出，不懂的都要做，譬如拍片來說，演斯文戲還好，拍武俠戲那就辛苦了，我前星期爲拍武俠片，從桌子跳下來就站不住，[illegible]的一聲，雙膝跪落地，差點要仆倒，痛到眼淚都流了出來，你看——」

她一面撩起裙子，露出雪白小腿，指着左膝說：「你摸一下，還未消腫呢？」

眞的，的確腫未消，但我的心卻腫起來了，不住卜卜的亂跳，說：「我給你搓搓罷！」

她張着憐憫而又汪汪似水的眼望着我。「毛先生，你眞會憐惜人！」

我暈了，牙齒已發酸，一股電流灌施全身，手所觸的似乎不是肉，而是人生最神秘的東西。

「你的按摩術眞好，你——」她說的不是話，而是火。「我未見過像你這樣會體貼的人。」

「小姐——」我很辛苦才拚出這句話。

「唔——，毛先生！」

「你——」

「我——」她忽然變了軟性動物，倒在我身上。「按摩吓我的心罷！」

「我的小姐呀！」不由分說，我似餓虎擒羊一樣，一把抱起她來。

於是就互相撫慰，互傾情愫，互相調情，互相……。

於是我做了她的哥哥，她做了我的妹妹。

就是這樣開始，我和女明星交上了手，而且給她迷住，她又漂亮，又風騷，有名氣，有熱情，那珠圓玉潤的鷄蛋臉，嫣嫵窈窕的媚態，如春鶯出谷的笑語，甚至身上散發出來似麝似蘭的香味，無一不迷人，無處不引人遐思妄想。這樣的一個惹火尤物，就算葬身火窟，也不後悔，我得了她，如獲稀寶奇珍。

我雖然知道她是應召的，可以零售斬件，一手交錢，一手取貨，但心之所愛，不能以鈔票去刺激她的自尊心。因此，她身上洒的名貴香水，頸上掛的珠鍊，手上戴的鑽戒，都是我孝敬的禮物。

過了一星期，她找到了新房子，搬走了，我就登堂入室應召到她的香閨去，她的房裏佈置得非常精緻，連墻壁都嵌上玻璃，沒有空氣，只有香水味，置身其中，不復想到人間還有不幸和邪惡，也不知除了女人大腿之外還有另外世界。我在那裏足足享受過十天，後來她又說有新片開拍，搬入片場暫住，沒空陪我玩，待拍完片後再約我見面。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三十六）

三郎

失寵停職，追踪落阱

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在百樂門舞廳找不到唐雪梅的下落，便追到滙中飯店查問。

這種查問，都是由陳偉才出面。陳偉才在白燕口中所獲得的回答是：「雪梅的母親，在山東老家患病，危在旦夕，急電促歸，連寫信也來不及。但她臨走時，一心掛念着你，只留下一個她表妹在青島的通訊處；她表妹在青島也是做舞女的，你有什麼事，可寫信由她表妹轉。」

這是共特機關主持人盧志英的深謀遠慮，處置迅速，他判斷警備司令部的拘捕行動落空，必然要追查責任，研究是什麼人、什麼地點、什麼時間洩漏機密，走露風聲？結果下來，陳偉才拿着公事包去與唐雪梅幽會，這一個漏洞查出來了的話，可能要追查唐雪梅的下落。他爲了要使唐雪梅的身份不暴露，便把她調走，由白燕出面應付陳偉才，再看警備司令部的第二步行動。

警備司令部聽說唐雪梅回了山東，疑心她是共方女間諜的成份更高。留下來的問題是：(1)要不要派人去青島找唐雪梅的表妹進行追查？(2)陳偉才究竟是好女色誤事，也還是與唐雪梅勾結出賣情報？

經過討論，認爲唐雪梅如果眞是共方女間諜的話，她既能及時逃離上海於先，自能防範追捕於後；如果她不是共方女間諜，派人追到青島去，找到她那做舞女的表妹，甚至唐雪梅本人，也沒有什麼作用。認爲不必勞師動眾，深入追究。

至於陳偉才的問題，經過內部調查，認爲勾結共諜出賣情報的成份少，是否因貪女色而洩露機密，也無確證。加之「官官相護」，各有背景靠山的人事淵源，結果，只證明他生活浪漫，好徵歌逐色，因此信任喪失，最後停職了事。

陳偉才被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停職之後，他卻對唐雪梅一往情深，於無官一身輕之後，帶着錢單獨跑到青島去找她的表妹。從陳寒波遺著「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第三十八頁第一段六行上所記「但在解放之後的上海，他也赫然出現在華東社會部裏了。不過，他卻奉命，不得再愛當年的唐雪梅。」這幾句話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陳偉才追去青島找到唐雪梅的所謂「表妹」，他是落入了共特佈置好的一個陷阱。在失職之後，這個「表妹」必然對他極盡安慰溫存之能事，然後在威脅利誘，挑撥離間之下，將陳偉才說服，加入共方特務機構，再派回上海做反間諜工作。他既是政府方面的老特工，共方自然會在他失寵失職之後，加以游說而色誘利惑，使之叛變而投靠的。所以中共佔據上海，陳偉才又會「赫然」出現在華東社會部，並奉命不得再愛當年的唐雪梅了。

蛇蝎美人，北上放毒

那麼，化名唐雪梅在上海百樂門舞廳做舞女的姚宜瑛，她既離開了上海，又沒有去青島，到底去了什麼地方？共特盧志英對於她這粒棋子的運用，也是心機別具，老謀深算的。將她調離了上海的危險區，馬上便運用她的老關係，要她與在徐州的王廷華接上；一溜烟跑到徐州去與王廷華同居起來，建立小公館。當陳偉才爲她失寵失職，東追西找的時候，她正與王廷華在卿卿我我，度着蜜月。王廷華將她金屋藏嬌，恩愛異常。

她住在徐州，深居簡出，鉛華洗淨，還其眞樸面目，以一個賢良女性的姿態，不參加任何交際應酬，以免招搖而被人認出是百樂門的舞女身分。在王廷華面前，柔情似水，百依百順，來探看她的人，都是經盧志英挑選好了，以她的親戚身分的人。使王廷華毫不疑心這是一個共諜集團的成員，以一種對待太太的親戚，也即是他自己的親戚情感，來接待招呼。

其中有一對「夫妻」，是以姚宜瑛的表兄表嫂身份來徐州探看「表妹」的，說是裁軍併編失了業，請王廷華幫忙介紹工作。這對「夫婦」，男的是陶雄，正牌日本士官畢業學生，後來由王廷華介紹到××總司令部任中校參謀；女的擅長譯電，也由王廷華介紹進了參謀處任譯電員。王廷華對姚宜瑛愛之切，自然有求必應，信之亦深，所以對陶雄夫婦也深信不疑。（其實根本不是夫婦，只不過是共特中因工作關係的配合，而臨時奉命結合。這種夫妻，在特務圈子中，稱之爲「工作夫妻」，是可以隨合隨散的。在一起工作時，同床共枕，眞是夫婦；不在一起工作時，各走各路，可成陌路。但也有弄假成眞，以後申請組織批准，正式結婚成爲眞夫婦的。）

表面以姚宜瑛爲首，實際上以陶雄爲主腦的一個共特間諜小組，便在徐州××總司令部生根了。陶雄夫婦以種種藉口，便住在王廷華爲姚宜瑛而建立的小公館裏，每天到總部參謀處上班辦公。晚上三人交換情報，由陶雄領導的一個秘密電台，與在山東境內流動着的共方社會部的電台，及上海中共代表團的電台，作着密切的連絡。

王廷華既然是總司令的親信，凡是最具價值或具有高度秘密性的軍事情報，如戰鬥序列，作戰命令，兵員，武器，物質的調配運輸情況，以及爲配合談談打打的一切部署，凡是王廷華知道的，姚宜瑛與陶雄夫婦必然知道；凡是姚宜瑛與陶雄夫婦所知道的，必由秘密電台在廿四小時之內，拍發到山東或上海的中共社會部與代表團。在這樣一個間諜

小組的深入偵查之下，政府方面的一切作爲計劃，自然無秘密可言，部隊還未行動，共方已瞭如指掌。因此，軍事的勝敗，沒有正式交鋒，便已決定。

張連舫自首，盧志英槍斃

不過，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雖然厲害，國民黨防諜的特務機關也不簡單。正當姚宜瑛與陶雄夫婦這一個工作小組在徐州暗中活動得有板有眼，成績卓越，中共聯絡部（社會部）將陶雄派定爲「淮海區特派員」，獨當一面從事徐州地區的工作，與盧志英割斷橫的關係不久，忽然消息傳來，盧志英在上海出事，被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拘捕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遭受到崩潰性的打擊！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由盧志英領導在上海活動的這一個共特系統，其中有一個名叫張連舫的共特，他忽然向政府的特務機關投誠自首，帶來很多寶貴的資料。政府各有關部門，可以按照他的供詞資料，將共產黨設置在上海「聯絡部」的地下工作網，一舉殲滅，一網打盡。在「打蛇打頭，擒賊擒王」的原則下，首先便將盧志英逮捕了。

盧志英被捕之後，凡是由他設置的地工人員，很多人都被牽連。惟有姚宜瑛獲得消息後，雖然恐懼不已，但她卻始終安然無事。

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原來姚宜瑛化名唐雪梅的活動，是受盧志英的直接領導。這種直接領導的工作關係，一切調派與任務賦予，都是由領導人當面交代，不必經過任何第三者傳達轉遞的；也即是說，姚瑛宜的活動情形，只有盧志英知道，只有共黨社會部（聯絡部）知道，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因此，只要盧志英不供出他派有姚宜瑛在徐州××總司令部與王廷華同居，政府特務機關；便沒有辦法可以查出姚宜瑛的下落與工作關係，尤其是陶雄夫婦的工作關係，已經與上海盧志英的聯絡斷絕，一切有關情報，均直接向聯絡部負責之後，在上海方面的共特機關裏，便再也查不出這一小組三個人的踪跡了。

所幸的是盧志英被捕之後，他死也不肯招供吐實；後來將他解到南京，他仍然不肯坦白出這些直接領導的，如姚宜瑛等人的工作關係。這樣，姚宜瑛便成爲一條漏網之魚，得保無恙。此後，她就接受陶雄的領導。

至於盧志英被監禁在南京，到一九四九年政府在南京撤退時，將他提出來槍斃了。

共產黨對於一個有利用價値的人，是會盡一切可能拉攏利用的。楊帆在山東獲知盧志英被捕，姚宜瑛在徐州恐懼不安的消息，爲了要她能安心工作，掩護陶雄夫婦的活動，又想出一個用親情籠絡她的辦法，要姚宜瑛的母親與妹妹，一人寫好一封親筆信，派專人由山東送來徐州，交陶雄轉給她。

姚宜瑛接到母親與妹妹的信，意思大致相同，都說由於她的工作努力，表現良好，最近立了大功，不但使她們備受優待，而且恢復自由，現在兩名警衞員保護下，可以隨意到城鄉各地遊玩。最後希望她加倍努力，爭取自己的前途，與她們的幸福。她看了這兩封信，由於自己的犧牲有了代價，也就心安心定了；并決心繼續幹下去，以換取母親與妹妹的安全與幸福。

美人去美人來，是艷福亦艷禍

可是，盧志英身份暴露，由上海捉解到南京之後，他雖然沒有招出秘密關係的口供，但政府特務機關，就憑其已經掌握到手的資料中，再找尋出一些蛛絲馬跡，向四方八面進行搜索偵查。發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而秘密的共特組織，向國軍各戰略戰術單位，進行滲透的派遣、收買、拉攏高級幕僚人員，從事竊取軍事情報，及內部分化的顚覆工作。先後將幾個軍參謀長、副師長、兵團司令部的高參等人逮捕了。

楊帆發覺到政府的防諜工作，其搜索路線已經指向徐州方面，陶雄夫婦與姚宜瑛這一個工作組的處境危險，有被破獲的可能。經過深思熟慮，採取斷然處置，進退並行。一方面通知陶雄，藉故請假離開徐州××總部，以避風頭；一方面命令姚宜瑛與陶雄的工作太太，使用軟硬兼施，威脅利誘手段，將王廷華爭取過來，參加共特組織，許以高官厚爵，國民黨當權一天，他仍然是政府的高官；共產黨勝利之後，他又是爲「人民立了大功」的紅朝新貴。那時，許多政府官員，都在共特這一套甜言蜜語的諾許，或造成一種騎虎難下的脅迫下，而存投機取巧之心，甘受共特利用，明做着國民黨的官，暗中替共產黨服務。

王廷華在他們兩男一女的挾脅之下，也是鼓其如簧之舌的說服下，他終於屈服了。因爲等他知道枕邊人與寄居在家裏的「親戚」，都是共產黨的特務之後，他自己已泥足深陷，不可自拔了。不接受嗎？在三對一之下，只有死路一條。明的接受，暗的檢舉嗎？自己已經鑄成了大錯，當局不見得會諒解。像這樣既可保持自己目前的官位，又可續享當前的艷福，還可爲自己的未來，留下一條後路。於是把心一橫，率性倒行逆施，參加共特組織，做一個忠實的共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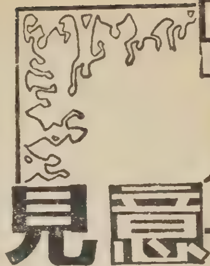
楊帆得知王廷華已被爭取，不但把陶雄調走，而且把姚宜瑛也調返上海。姚宜瑛離開徐州之日，以唐雪梅的身份對王廷華作出交代說：「我因爲曾受盧志英的直接指揮，身份有暴露可能，所以奉命離開你，免得你們受牽連。至於陶太太的身份是絕對秘密的，陶雄也不會來了。陶雄與陶太太是工作關係的同居夫妻，陶雄已有妻兒，陶太太則是尙未結婚的老黨員幹部。我走了之後，陶太太可以接替我與你的愛情關係，白天是親戚，晚上是夫婦。你可以對同事說，我因爲過不慣徐州的生活，往上海做生意去了。這樣公私兩便，你也不會寂寞，一切情報，都交給陶太太便成了。」她就是這樣離徐州，又到上海參加另一場特務戰。

小啓

一、本期稿擠，除將「人海百態」、「青年園地」、「太平洋風雲」暫停一期外，尙有收到清算中共竊國二十年種種罪惡有關之文章及讀者來信因收到過遲，本期均不及刊登，從下期起，將陸續發表。請作者原諒，讀者注意。

二、「香江小景」從下期起改爲「高調低彈集」，針對現實，有讚有彈。

三、請待且、金千里給編者電話。



萬人意見

樹皮草根吃光 村民集體餓死

毛共暴政製造飢饉

當時我以為舍弟得到毛共衣砵眞傳，學會毛共吹牛說謊的一套，我還埋怨他不該把這謊話寫在信上，如果此信被毛共查到，會有被關被殺可能。看完信後，即付火化，同時對舍弟的信也有懷疑，因為毛共高喊着：有共產黨在，就不會餓死一個人。我延遲到同年五月，由北平出差去廣州，順便回廣西平南縣大安探親，船經粵江而上，至武林口起岸，第一個探望多年未見的姊姊，不料行到她的家園，門前野草叢生，有屋無人，四詢鄰人，知道姊夫與大姊在三個月前已雙雙餓死，葬時無棺材，埋於紅嶺桑地。

人死不能復生，我含淚經大安抵達出生故居的溢垌村，這村有二十家人，五年前如站在距一公里外，不能看見村中屋宇的，現在竟一目瞭然，這原來是毛共大躍進的創傷，村前村後的樹木，已被斫光。

當我抵村邊時是下午六點鐘，西山夕影，按農家慣例，應是家家炊烟冒，再行到村裏的食水井邊，看不見一個人出來汲水，不由驚奇，難道又會重演大躍進，老老少少都趕去苦戰勞動嗎？

當我踏進村前第一家大門口，看見一個骨瘦如柴的軀壳，坐在門口地下，行近打招呼，「啊！是五哥，你怎的這樣瘦呢？」他向我擺擺手，我再問第二次，他再睜開眼睛看着我。「唔，你是××細佬嗎？你還有命回到這個村？」我跟着說：「為什麼？」他不大願說話，我把在火車上省下的四個麵包及幾粒水粿給他，他毫不客氣吃了，拉着我的手。「聽我講啦，我們全村編為一個生產隊，大大小小八十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餓死人了，起初是年老的挨餓，頂不住就水腫死。初死的人有未死的人抬去掩埋，到最近死的，我村已無人力抬屍了。現在你的家是有家無人，你母親是二月份餓死的，你弟弟四月份吃樹皮中毒死的。不獨你家全餓死，全村祗剩下十二條生命，有三個小孩出去流乞，七個青年跑出城市流浪，現全村僅有我與亞源在家等死。」他還繼續說：「共產幹部還說這是水腫傳染病而死，不是餓死，如果誰說是餓死，會被當場打死。」聽了這番話，我眞是悲愴慘痛。家人、村人、戚友，在毛澤東暴政下集體餓死。當時我不願踏進我的無人之家，泣不成聲，只有握緊拳頭，恨聲毛賊啊，你的仇我必報！全國人民受到毛賊殘酷迫害，總有一天要澈底清算！

十・一是毛共偽慶，僅以沉痛心情，向毛澤東提出控訴。毛澤東的罪惡，確是罄竹難書！其中我所見所受的，如一九六〇年一月份，我還在北平工作，接得舍弟來信，說村裏的人快要餓死光了，如要見見母親的面，速即回來，否則遲了，連弟弟都不能見了。

今天我已脫離虎口，我要控訴！控訴！繼續大聲疾呼，悲憤控訴！還呼籲同病相憐，逃出虎口的朋友，共同口誅筆伐，化悲憤為仇恨，清算毛澤東的罪惡！

接受糧包遭鬬爭 親友滙欵不許收

毛共眞要迫死人嗎？

逃亡客

編者先生：

「萬人雜誌」是市民的喉舌，因此我有這樣一封信寫給你。

毛賊中共政權，實在難以名之為甚麼「政權」，總而言之是暴戾無以復加的殘民政權、極權專制政權，是人所能共知的。但牠們的禽獸野蠻政權已建立二十年了，聽見他們初時說：「要打下江山保江山」；又說階級鬬爭勝利了，大陸列為富農地主等成分者，富農經過三年，地主經過五年，可以把他們階級敵人成分除去，即是摘下他們富農地主的帽子，而與貧下中農平等。詎漫長的歲月二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遺留在大陸的我們這些逃亡家屬兒女，在當時有的不過五六歲、一兩歲，捱過艱辛時光，現在多的是二十餘歲或三十餘歲；但他們的苦難，方興未艾，來日不知伊于胡底。現在牠們對待逃亡者的下一代，父母列為富農的，仍為富農；父母列為地主的，仍為地主，受盡摧殘凌虐，幾至難以苟延。

我知湖南、貴州一些地方，逃亡在港者去年滙去大陸接濟妻兒的款項，簡直不給他知道而收去，向這裏滙款銀行問及收款收據時，則說是經查復沒有人收。其實經打探：收款人仍在原居地，或所謂下放，有的不過由縣城下放至鄉村，家裏的人不給收款，亦不准來信，有時千密一疏，或甲地交由乙地郵箱寄來一信，則又在叫苦連天，說是要這裏滙款救命，要求設法，寄由貧雇農的其他親友名字收，這樣或可能收得到。

這是甚麼世界？未死的、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家人，竟至不准公開來信的權利，也不准接受滙款。經另一同鄉人告訴我，他早些年間在這裏寄了一些小郵包給村中親鄰，那時大陸正鬧飢荒，老百姓無衣無食，他們接受了，在去年匪共「文革」時，接受郵包的一個個受到鬬爭，捱了批評，迫寫檢討、自白書，說清楚與逃港反革命分子有甚麼特別關係。

這是近時所知道的情況，是個別的或普遍的，不得而知，但又聽說接

近港澳的廣東一些地方，尚不至如此搞法。天理、國法、人情，在毛賊共匪地區，不由分說的！

一個難中小販敬上

吃飽肚子之餘 請想想大陸同胞 過的是什麼生活

萬、張兩先生：

對共匪罪惡控訴的信多封，均如願刊出，胸中爲之大暢！可是浪費「萬人意見」寶貴篇幅太多，鄙人對兩位先生及貴雜誌同仁致衷心感謝，並申歉意。

當我每天早上一口一口咬着麵包的時候，不期然地想起大陸親友，心頭泛起一陣辛酸滋味，眼睛同時亦被淚水浸潤着。然而我只有一個希望，那是國府官員勿沉迷醇酒美人，醉生夢死，應要臥薪嘗膽，枕戈待旦，早日揮軍北向，免致百萬雄師白頭，忘卻七億同胞倒懸待解。共匪倒行逆施，生靈塗炭，以至天怒人怨。須知大陸同胞長期受着階級鬭爭，催命運動，一個連接一個，使人民沒有喘息機會，衣食不繼，度日如年。

鄙人在家時，也會嘗過海蜇皮、海藻糕、豕糠餅、清燉通菜等，這些東西還要在烈日下排隊輪候，才能買到。至於蕃薯飽、稻草碎做餡的點心，就非要糧票不可了。如聞某種可自由購買的變質物品時，只怨爹娘少生兩條腿。每過年節，欲購得幾兩肥豕肉時，那你要早點食完晚餐，携帶被舖到街市輪候到天明。這些百姓，被弄得三分似人，七分似鬼，蓬首垢面，皮黃脚腫，不時還要支農搶插，或半夜突擊水利工作，所得報酬，乃數斤蕃薯而已。如工作不積極，或有怨言，那就大禍臨頭，不把你打得半死才怪！有些兒女多的家庭（成人每月定量大米廿三市斤，小童減半），因糧食奇缺，故每餐食稀粥，要分開食，恐因食得快者食光。不論父子兄弟，肚餓是不講人情的，鄰鄉有一寡婦，竟將三歲大的親女兒宰割充飢，因用鹽醃下，連食多日，被共幹發覺，判終身勞改。如欲食一頓飯時，要將數天食粥的米省下，因此往往使每餐的粥水中，可照見自己一副仙風道骨的尊容，要用殼攪起，才見粥渣；如不及時杓起，頃刻粥渣便會沉澱。在食飯時，怕彼此盛得太滿，見眼不見鼻，所以互相監督，家庭爲了吃，經常發生不愉快事情。本來，將大米煮爛些，可免上述情形，但在共匪統治下的地方，那處不是山窮水盡，草木不生？唯一方法是剷草皮，最後連垃圾都沒有生火價值了。

請再看共幹下流卑鄙的胡爲，四清期間，鬭爭閘坡公社社長林某時指出：這個人民的吸血鬼，自稱勞動模範，混往北京開會時，在大城市裏學得滿腦資產階級思想，回來作威作福，盜用公款逾萬，家庭設備豪華，龍床繡榻，一切電氣化，應有盡有。冰廠廠長數年任期任，誘奸少女卅名以上，參茸補品，亦吃了不下萬元。至於警察與女共幹通奸，書記投機倒把，街主任貪污公糧票證等，在賍物展覽室，眞是使人眼花撩亂，難以置信。芝蔴綠荳的生產隊長，及記分員，濫用權力，將社員一年到晚捱得的一點盈餘錢呑沒，超支又不給口糧，有一五子女的男社員，因此年關斷炊，被迫掛臘鴨，他的未亡人還有六個月孕呢。後來兩個最小的兒子，因營養不良，患了骷髏病，相繼死去。

上述數事，乃擇其犖犖大者，共匪之罪，罄竹難書；縱有長江之水，亦難替其洗脫。血債血償，終有一天，這班豺狼禽獸，必被人民埋葬在汪洋大海！

方向明上

「萬人雜誌」百期有感

拿破崙二百週年紀念會，法國舉國熱烈慶祝。現任總統龐比度往參加說：「拿破崙雖然沒有爲法國帶來幸福，卻帶來極大光榮。」

己酉中秋 陸慧生

好大喜功何光榮，人民幸福不用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今古如斯流人血。虛榮居然達世人，百世有人爭權奪，權勢使人頭腦昏，聰明偏變最愚拙。愚拙最憐小爬蟲，禍及黎庶權閥閱，閥閱命東怕走西，死路一條都歡悅。如話放屁味是香，焉敢動腦想乙乙，思想果可無不勝，疾病死亡能否脫。今人偏要爭當權，當權迷惑人趨劣，如此苦思未成眠，念頭轉向人奔月。

不滿毛政權 坐監二十次

他的渾號叫監躉

可敬的萬人傑先生：

我是虎口餘生，剛從大陸鐵幕逃出來的，這月餘來看了若干報刊，唯獨你所寫的「萬人傑語錄」及「萬人雜誌」使我肅然起敬！你不但敢於嚴正批判暴君毛澤東，而且不偏不倚，不畏強暴，代表眞正的善良人民爲人類講出他們要講的話。近日看見你主編的「萬人雜誌」九十六期，歡迎讀者投稿有關清算毛共二十年來的血腥統治的罪行，我本不懂寫文章，僅將我所見所受的一小部份講講，請給修正，祈賜刊一百期刊出。我在大陸暴政下，因不滿毛政權，先後坐監二十次之多，別人或同事間都叫我做監躉，現在就保持着人們給我的渾名，就叫做監躉吧。現在搭住朋友家，今後我還願繼續把我所知所見的事實寫出，可是我出身微賤，雖然後來自攻自讀，但對寫文章實不成器，請給予不時指教。

大陸監躉上

土改期中殺人如蔴 毛共暴政加速滅亡

毛頭必然受到人民總清算

編輯先生：

　爲响應貴雜誌百期特大號對共匪暴行的控訴，鄙人就土改時期身歷所見，警告世人，免中毛匪宣傳的毒素，希請刊出。在共匪最後一次「僞慶」之前，讓鄙人將憶及童年所身受目覩共匪土改時期的慘酷恐怖暴行經過，對毛匪提出血的控訴。

　佔全國人口百份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乃是革命的資本源泉，共匪能夠竊得政權，主要是靠農民力量。但是共匪奪得政權後，受害最深、生活最苦也是農民。

　鄙人生長在廣東陽江縣的農村，今雖事隔近二十年，但當年共匪血洗家鄉的慘況，印象猶深。共匪成立政權之初，即對農民大喊減租減息，分田分地，打倒地主，窮人翻身等口號，對地主則謂沒收土地財產，勞動改造思想，消滅其階級，不傷害其肉體，同工同酬，一切依法依理等動人之詞。可是一一對照起來，不但沒有半點兌現，反而變本加厲，背道而馳。

　毛匪「語錄」中好話說盡，壞事做盡。不久，毛匪訓練的大批劊子手——土改隊，便遍佈華南各地，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整個大陸農村，陷於腥風血雨中。繼而組織「農協會」，劃階級、選共幹，利用流氓、地痞、慣匪，冠以「積極份子」之美名。遍貼極盡煽動之標語，製造仇恨，擴大訴苦，展開反霸鬥爭。這些被利誘的積極份子在共匪指使下，如狼似虎，把認爲富有人家的財物，搬搶一空，屋宇封閉，見人便綁，押往鄉府鬭爭。

　在共幹誘、騙、嚇之下的羣眾，强迫參加訴苦鬭爭大會。在積極份子帶頭之下，把你的衣服脫光，身上寫明地主某某，共幹在旁宣佈罪狀，要你跪着面對羣眾，他說你什麼，你就要認什麼，如有半句支吾，便拳如雨下。匪幹帶頭叫口號，打倒乜乜物物，有寃報寃，有仇報仇等。最後將你倒吊，施行史無前例的刑罰。由毒打、灌屎尿、淋螞蟻，以至脫指甲、坐飛機、老虎櫈等，無所不用其極。秦始皇復生，亦自嘆弗如。

　有一姓楊老翁，在戰時飛機殘骸裏拾到黃金而致富，這次在烈日下被倒吊半天，屎滾尿流，一命嗚呼。兩個兒子被活活打死，兩媳亦懸樑斃命。

　有些縛着被牛隻拖奔，血肉糢糊；或紛紛自殺，眞是地慘天愁。家父備受折磨後而被處決，屍骸亦不准殮葬；家母亦鬭得死去活來，後判勞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總之，凡在十六歲以上者，均在鬭爭與槍斃之列。短期內數條鄉，單是槍殺人數便超過二百名。何況還有接踵而來的大屠殺「肅反」運動，由此便可知全國死人多少矣。

　當時我小姊弟隨即無家可歸，過着顛沛流離的乞討生活，且常受民兵的欺凌，如拾谷粒或挖野菜時，被他們發現，便把你的收穫拋在地上踩爛，將你毆打一頓，禁食井中水，强迫食田間的污泥水，或池塘臭水，再撒些牛糞落你的水缸內。走路時，不准抬頭，直至把你折磨死爲止。

　匪共的大小運動，每次都是殺人如蔴。現在再看看共匪所謂窮人翻身作主的大騙局。

　土改期間鬭爭地主的果實，除湖泊、園林收歸國有外，部份肥沃土地均劃爲縣的試驗農場，或公共作業場所等。其餘的壞田以及荒蕪地帶便分給農民，最高的每人亦只得三、五分種，其中好的便被共幹强佔了。至於沒收那些耕牛、糧食、房屋、農具，多數被共幹據爲己有，憑着特權階級身份，放高利貸、强迫別人去借。那些農民爲了天天開會鬭爭，無法從事生產，分到一點點果實，往往得不償失，結果苦了窮人，肥了共幹。

　這批匪共的爪牙還騎在人民頭上，驅趕農民集體生產，不准單幹，受其指揮，成爲新的農奴，以期達到對農村的控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還說什麼自食其力，耕者有其田？尤其是匪共的「黨員」，生死大權一旦在掌，人民更不敢有絲毫議論，否則報復打擊，將永無止境。如有反對者，便進行恐嚇說：「再次評你爲新地主，以敵人看待。」共匪的恐怖統治，的確令人膽戰心驚。因此共幹掌握農民的害怕心理，利用職權，貪污敲詐，遊手好閒，强姦婦女，無惡不作。共匪貧困的經濟，亦惟有依靠廣大農

十室九空，神號鬼哭 一籌莫展，衆叛親離

萬人傑先生：貴刊以反赤滅魔爲宗旨，爲弟最愛讀之雜誌。惜弟年老血壓易高，不敢執筆爲文作長篇罵賊之文，不然，當長期執筆爲　貴刊義務投稿，盡反赤滅魔一分子之責任。

　惟赤魔必滅，刼運必消，天理人心，已成定論。弟雖坐待天明，亦無妨碍。

　十月一日爲「魔慶日」，弟擬得一聯，請在貴雜誌發表。聯云：

　「**十室九空，神號鬼哭；一籌莫展，衆叛親離。**」

　雙十爲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日，弟亦誌一聯，亦請在貴雜誌發表。聯云

　「**雙十見人心，看白日青天，旗幟飄揚薄，海騰歡迎國慶；三千買旨酒，對良辰佳節，觥籌交錯，傾樽但願復神州！**」

弟丘愼吾

民為他做牛馬。故下達增產數字，由當地共幹負責完成。因此共幹便日夜鞭策農民，用挑戰、選舉「勞動模範」手段，刺激農民情緒。還要作小組「評比」或個人「評比」。如有消極落後，便說你「思想」有問題，受到公開批判，更甚者牽涉到「政治」方面，打落地獄，永不超生。有功歸於共幹，因共幹是生產領導者，「英雄」與「勞模」，當然非共幹莫屬了。

土改結束，共匪即對農產品進行壟斷，威迫加入合作社，實行「統購統銷」，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收購農產品，用賒購、儲蓄等欺騙手段，採全面「配給」制，扼殺國民經濟，輸出物資，套換戰材，加強對人民統治。不要褲子要核子，使終年勞碌的農民，衣食不繼，百物奇缺，不時開會檢討、學習，疲勞轟炸，沒有自由，以後公社化的大飢荒，及近年的「文化大革命」，更無噍類矣。

共匪所謂「解放」婦女的婚姻，自由平等，更為卑鄙毒辣。說封建盲婚之害，包辦婚姻一律離，其目的是瓦解家庭組織，破壞人倫道德，離間夫妻情感，挑起婆媳過去衝突以洩憤，自以為地位提高，離合隨意，因此共幹憑着特權，亂搞男女關係，弄到天怒人怨。為離婚自殺或被殺者不知凡幾，本縣海陵公社負責婚事登記的匪幹，「三反」期自供：在數年任期內，奪去近百名少女貞操。因農民知識水準低，且畏共幹如虎，你有所求，必吃大虧。他便乘機威迫利誘你滿足他的獸慾矣。暗無天日的中共暴政，只有加速其滅亡。匪首——毛澤東，不久必然受到人民的總清算！

方向明上

兩代的逃難——但，再不要第三代逃難了！

卅一年前，媽背上包裹，拖着我的小手；

搶火車；擠輪船；站汽車；還要趕路走。

三天路程，　形容枯槁，　到了馬交，

媽說：安樂了。

廿五年前，我挑着行李扶着媽；

走路；坐船；趁車；到處歇一歇；

記取「東洋鬼子」的罪行；罄竹難書，回到家鄉，

媽說：這回真安樂了。

八年前，我的家鄉；每人每月十五斤谷，靠屋邊種雜糧，

油和糖只夠幾隻螞蟻吃，媽終於患上水腫病。

媽自知不起，背着人指着這個方向，不止一次地說：

孩子，逃生去吧，再不能受騙了。媽死了。

一年後，我又踏上童年的老路，不過這回更艱苦，

而且更憤悲，這回是走中國暴君之難啊！走中國人之難啊！

只能偷偷摸摸，生人不近，專找僻處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終於到了香江，

我說：自由了！

三年前，妻背着孩子，携着我的手，享受假日的歡愉。

登高望遠，我指着神洲，感嘆地說：不知何日，和你們一起回返家鄉，過真正正的安樂日子。妻開玩笑地說：回到家鄉，我希望再不要像婆婆那樣拖着孩子走難了。

是的，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過真正的民主生活。

我相信，這個日子快要到來了。

笑和淚

女詞人戟指罵毛 好男兒鳴鼓而攻

贛萍張大編輯雅鑒：元月十二日曾奉覆寸簡，不知得塵清盼否？頃悉　貴刋於一百期出特大號，歡迎投稿控訴毛罪，故亦一想擊鼓助陣，以勵士氣。工拙非計，所呈七律、望江南、滿江紅等四首，僅代一哭！此所謂不有小作何申弱懷，（幸勿濫用蘇修權威，改為「不有大作何申壯懷」，否則吾將有自捧專家之嫌矣。哈哈！）又梅乃懶精一個，亦係病軍一名，向來多寫文言，少用標點，慳水慳力也。且詩詞以氣為主，妙在一氣呵成，能夠不分最好不分。但為免有人讀破句，而要劃清眉目者，請尊駕代為補上便是。費心謝謝，匆匆不一。此候

撰安

萬人傑先生同參

封雪梅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

贈萬人傑張贛萍兩位伐罪勇士

封梅雪

頂天立地兩奇男，拚擲頭顱道義擔，鐵漢要為身可煉，金人耻效口難緘。

往來日月心能表，俯仰乾坤影未慚，不願等閒頭白去，非凡人作事非凡！

戟指罵毛　望江南二首

施暴政，塗炭衆生靈！血若能收成大海，屍如可築即長城，毛罪算難清！

千手指，大惡大奸尤，江妖食人無法治，毛魔吸血有天收，終必復神州！

鳴鼓之攻　滿江紅

廿載洪流，惡風浪滔滔不歇，驚泛濫為災到處，禍無時結，賤婦兇淫淩昔武，獨夫暴虐超前桀；有怒濤洶湧衆民情，鳴冤切！是胡馬，嘶北雪，抑越鳥，啼南月，實神號天宇，鬼啾陵闕。伐逆須多董子筆，誅邪莫少顏公舌。願萬人急起挽狂瀾，追先烈！

（編者覆：承惠書並贈大著，均奉讀。女士詞文並茂，豪情不亞男兒，久欲一聆雅教，因編務纏身，不知何日始償此願？「萬人」編、讀、作者之間，以文會友，聲氣相通，志同道合者大有人在。冀常賜教言，以匡不逮。時值爭秋奪暑，希善自珍攝，臨風寄意，不盡所懷。）

張贛萍著

一夜之間

現已出版
定價六元

張贛萍的小說以寫實著稱，「一夜之間」是他近年來的代表作。故事以一個虛榮心重的少女爲主，她被人玩弄之後，也玩弄各式各樣的男人與女人於股掌之上。將香港社會的男女欲求，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各種花樣刻劃入微。在書中出現的人物，都是現社會中慣常見到的「紳士淑女」，但他們那種勾心鬬角的爭奪、損人利己的陰謀、人不堪聞問的生活，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作者憑其豐富的生活體驗，銳敏的觀察能力，入微的心理分析，以細膩的筆觸，描劃這班男女的意識形態，無不入木三分。整個故事隨女主角在幾個一夜之間的變化而發展，處處出人意表；結局奇特，尤見功力。文長四十五萬字，一氣呵成，無懈可擊。現已出版，每冊定價六元。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作者岩英先生爲東北人，早年厠身行伍，足蹟遍大江南北，見聞廣博。大陸陷共，隻身逃港，從事新聞工作，著述甚夥，不幸前年病死香港，「中國抗日史話」成爲他的最後遺作。是書共分三部：㊀東北義勇軍戰史；㊁盧溝橋戰火；㊂淪陷區血淚史。內容充實，秘聞尤多，可作野史看。現將三部合裝巨冊，定價仍爲五元六角。經售處：⑴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⑵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⑶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98期要目



小巫與大巫

嚴以敬作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作者岩英先生爲東北人，早年厠身行伍，足蹟遍大江南北，見聞廣博。大陸陷共，隻身逃港，從事新聞工作，著述甚夥，不幸前年病死香港，「中國抗日史話」成爲他的最後遺作。是書共分三部：㊀東北義勇軍戰史；㊁蘆構橋戰火；㊂淪陷區血淚史。內容充實，秘聞尤多，可作野史看。現將三部合裝巨册，定價仍爲五元六角。經售處：⑴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⑵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⑶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雜誌第九十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九十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九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香港青年陷入困境

香港政府顯然正在以種種方法企圖做好對廣大青年的領導。但據一位來港協助進行調查研究的美國專家說：他發現「在一萬名香港學生中，竟有五分之四人表示希望離港赴美。」

我們覺得，專家的實地調查如果正確，則無疑可以解釋爲：這一代的知識青年對今日香港正普遍顯出離心傾向。可悲的就是，這種傾向不但使人提不起香港的「歸屬感」，甚至整個的「香港精神」亦會漸漸低降到嚴重貧血的程度。

爲什麼知識青年要打算離港他去？最簡單的答案是：青年人想升學無學位，想求職亦無職位，在這一籌莫展的情形下，稍有進取心的青年，唯一辦法就只有向外打出路了！

實際上，香港已成了中國人的第二故鄉，絕大多數出自中國家庭的男女青年，可說沒有人不想在這裏有一個永久計劃。但對知識青年的一般需要說來，香港能有什麼值得留戀？這基本上是一個環境問題，並非青年本身的問題。

據說，今年又有五千學生出國留學。我們大可假定如果可能的話，申請出國的香港青年必有更多。我們的教育司甚至證述，「在所有的香港赴美學生中，只有三分之一人願意回來。」

這些正說明了香港在現代青年心目中，是一個怎樣令人失望的困境。

每一個人都要讀書的。香港青年的遭遇卻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底的官方統計表明，香港小學生人數爲六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人；中學生爲十八萬九千六百五十九人。這個數字證明什麼呢？它說明了每年香港有大批小學畢業生無法取得他們應得的中學學位。

大學的情形更令人喪氣！就說香港大學罷：本年度已有一千七百五十一名獲得入學資格的考生，向港大辦理入學申請手續，但由於今年的新生學額僅得七百八十一個，致竟有幾達一千名合格學生被摒諸門外。最慘的就是，今年所有取得港大入學資格的青年，原來是從三千二百五十七名考生中拚命爭取得來的；而所有考生的本身資格，又是要把數萬名優秀的會考生「擊倒」之後才能奪得的戰果！到頭來，一聲「額滿見遺」，苦讀青年便前功盡廢，試問他們所身受的意外打擊又有什麼東西可予補償？

中文大學對合格考生也有一如港大那樣不合情理的「學位災」！我們要說的不合情理，主要是指香港的政策問題。許多青年要讀大學是政府明知的趨勢，現有的大學設備不足供應也是政府明知的事實，爲什麼本港每年只撥五千萬餘元去「發展大學」，而抓着每年數以億計的財政盈餘不加以運用？爲什麼政府可以把私辦中學列爲「津、補」學校，偏偏就不對好些大學編制的私立學院資助分毫？並對這羣大專學生一於「不承認」，這是什麼道理？

港督在論及年輕一代的職業門徑時，教人不可對大學學位有「錯誤期望」。殊不知在目前社會裏，正有一種無可解釋的力量使就業青年不能單靠本身的幹才去取得其適當工作，包括政府及政府支持的機構。「申請職位嗎？拿出文憑來！」這又怎能叫青年人不視大學證書爲在港謀生的護照？如果永遠是缺乏學位，又怎能叫必須進取的青年人呆在香港？

現在，香港不但學位荒，社會的職位更荒！這是一般「有牌」知識青年所共同受到的困苦。最近情況告訴我們：在四萬名「升中」考生中約有四分之一人要捨學求職，另在四萬名中英文「會考」學生中約有四分之三人急需找事。但據報告，職位最多的各業工廠，常常以爲這一大羣畢業離校的青少年，多半不適合它們的求才條件。於是，「有人無事做，有事無人做」，現時轉入工業學校和職業訓練班接受「再教育」的青年就多達三萬人！我們認爲，在青年出路大打困籠的香港，如果不迅速從升學、就業兩方面多想辦法，任何「康樂活動」或安撫方式都不可能得到青年的心。青年人離港他去，倒還罷了，問題卻是決心不走，一定要在這裏打出路。這種傾向，若在佔有全港人口百分之六十的青少年中發生影響，則其動態就恐怕不是目前社會所能估計。

應該注意，歷史上的社會變遷，幾乎全是植根於知識份子不滿現狀，香港實應竭盡全力及時建立一個積極有效的青年政策。

慰問「出獄英雄」胡棣周、潘懷偉書

兩兄出獄後，未見扯旗山頂紅旗插遍，必然大失所望；雲集深圳「解放軍」及青山灣中共砲艇，都北上抗蘇去了。香港解放無期，定感沮喪。馬會主席之夢破碎，今後唯安於殖民地資產階級生活，一仍舊貫；五月風暴，譬之一場噩夢好了。

棣周、懷偉兩兄：

黑獄猶勝勞改場

閱報得悉兩兄已先後「光榮出獄」，才醒到兩年多歲月，轉瞬已逝。回想兄等由被捕、審訊而至入獄，頓成新聞人物，一切經過，猶如昨日，「浮雲易過，流水三年，」而兄等今日已重獲自由了。

兄等服刑期間，偶閱「愛國報紙」，知兩兄在港英黑獄中，吃不飽、穿不暖，深為兩兄健康擔心。及至看到兩兄出獄照片，兩皆肥肥白白，尤甚往昔，心中竊慰。大概同志們探監頻頻，食物供應無缺，營養充足，元氣無損；否則不變薺天大聖者幾稀矣。

港英黑獄，雖曰可怕，但個個「黑獄英雄」出獄時，無不精神煥發，相信較之勞改場生活，好過得多。兄等在港坐黑獄，不致進大陸勞改場，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長使英雄淚滿襟

兄等「光榮出獄」後，相信第一件事必是跑上扯旗山巔，看看是否已遍插紅旗。記得前年兄等辦的報紙，曾經以「特大喜訊」告訴香港市民，紅旗會在一夜間插遍扯旗山巔；現兄等入獄已數百天，紅旗應不只插遍扯旗山，甚而獅子山、大帽山以至畢喇山，亦當已紅旗全面飄揚。

兄等也許未見一面紅旗而大感失望，是則當年兄等意氣風發，肩負「愛國宣傳」重任，而深圳「解放軍」竟不爭氣乃爾；青山灣砲艇，更無影無踪，致有紅旗而無人插，飄揚於扯旗山巔的，依然是米字旗，能不令人喪氣？

兄等在鬪垮鬪臭港英大業中，確曾立下汗馬功勞。可惜自兄等入獄，「愛國同胞」竟人心渙散，繼起無人，功敗垂成，眞是長使英雄淚滿襟！

牌癮陡發遍訪雀友

側聞棣兄出獄後，遍訪雀友，吊癮兩年多，今日再有機會作方城之戲，樂何如之！但今日玩雀者多崇尚三三制，與兄進獄前風氣稍有不同。三三制比前棣兄玩的老章大了不少，動輒爆棚。因為兩年來，香港生活水準已提高，大家入息增加了，二二制已感缺乏刺激。可見兩年來香港市面繁榮，勝於從前。兄雖以未達到鬪垮鬪臭港英為憾，而今後竹戰耍樂，樂趣倍增，當可稍補我兄遺憾。今後大可晚晚作局，寄情十三行之間，可以渾忘「革命尚未成功」之憾事，暫且托庇港英殖民地，亦不無好處；否則回到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偶或雀癮起時，也難得湊其八圈。蓋搓麻雀實違反「抓革命、促生產」之旨，只有在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如香港殖民地，才可以日夜沉迷方城中。我兄雀癮如此昂揚，恐難容於新社會；當不如在舊社會中過其聲色犬馬的生活，更輕鬆而多彩多姿了！兄當日意氣風發，恐不過激於一時「愛國」情緒耳，如果想深一層，不如讓香港一仍舊貫，對兄的生活方式，更為適合也。

馬會主席捨我其誰？

至於懷兄當日心懷大志，打算在香港解放後，出任第一任馬會主席，搵個行，熟個行，以懷兄任解放後第一任香港馬會主席，實深慶得人。可惜時機尚未成熟，壯志難酬，唯有期諸將來，一息尚存，當不致絕望的。

這兩年來，馬會作了不少擴充，我兄「光榮出獄」後，到十月馬季開始，當會使我兄耳目一新。

不過，不知這兩年來懷兄有無繼續繳交會費，是否仍然維持會員資格，如果因欠繳兩年會費而喪失資格，不做會員事小，要做馬會主席，恐怕難如所願了。

老萬更不知道馬會會章如何，曾經「光榮出獄」，有了案底的人，是否還能保持會員資格而不致受到開除會籍的處分？我兄即使暫時放棄出任馬會主席之想，搵開這行，也不能放棄會員資格。於此，我認為必須通過頭頭，由他出面力爭，也要保存席位，以利工作。

舊時伎倆仍可搵兩餐

在我兄被囚黑獄的兩年多當中，多了不少新馬，其晨操紀錄，我兄一定不甚了了。我建議懷兄要急起直追，勤力些看晨操，且必要親臨觀看，不可以耳作目，聽行家三言兩語，便拿來大做文章，累己累人。

有人說我兄貼士所以「奇準」無非出術；如出馬八匹，就分別貼與八人，每人一匹，必有一人買中；今後可能出馬較多，一場出十四匹是常有的事。我兄所用方法，仍可照樣施行，分別貼與十四個人，其中必有一人買中；買中的人，自會大力為兄

宣揚，說你的貼士靈十足，則我兄在這一行，仍大有立足之地，卽暫不能做馬會主席，靠寫貼士，亦不愁不能維持兩餐。

鬬蘇修緊要過鬬港英

兩兄這次「提前」「光榮出獄」，是因獄中行爲良好，所以不必坐足三年，兩年多就恢復自由，可見兩兄對港英有委曲精神，是良好市民榜樣。識時務者爲俊傑，兩兄當亦不愧爲俊傑。當日我兄的報章揭載，雲集於深圳邊界，隨時候命進入香港的「解放軍」，今日兄等出獄時，已影踪全無；如以爲有恃無恐，在獄中大罵港英，固然未得「解放軍」支持，更不會享有「提前出獄」的優待。到今天還要身在黑獄中，簡直是自討苦吃。

兄等身在獄中，消息或欠靈通。出獄後，不見了雲集邊境候命的「解放軍」，一定心有不忿，認爲「解放軍」不夠道義。其實，「解放軍」沒有操過來英界，實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因爲，近來蘇修不斷挑釁，在邊境製造事件，弄到東北之珍寶島，新疆之裕民情勢空前緊張，雖然說蘇軍無非嚇嚇，亦不能不防範萬一。所以深圳「解放軍」迫得奉調北上戒備。以目前來說，大莊家認爲鬬蘇修緊要過鬬港英，雖此舉令兩兄大感失望，亦無可如何。

紅旗、主席幻夢東之高閣

兄等在獄中保持良好行爲，乖乖地，博得提前出獄的優待，老萬認爲乃最明智之舉，亦識時務之俊傑也。

雖然，兄等出獄，並未受到盛大歡迎，大寨頭頭們亦因兄等「行爲良好」違背黨中鬬港英之道，因而使兄等受到冷落。俗語說：「針冇兩頭利」，得一失一，自所難免。不過，以坐滿三年出獄受到英雄式的歡迎，與提前出獄而受冷淡待遇者相較，我認爲還是早獲自由較爲上算。照「愛國報紙」描述，在港英黑獄中過的是非人生活，如此生活，自然少過一天好一天。況且出獄後，打麻雀、睇跑馬，各適其適，寫意不過。如開盛大歡迎會，晚晚要高呼口號，更未免太勞氣。

目前「解放軍」既無暇分身，扯旗山插遍紅旗的日子尙遙，出任馬會主席的希望更渺茫，當然愈早出獄愈好。重理舊業，過着小資產階級生活，實際得多。紅旗、主席的幻想，大可暫且束之高閣。

資產階級生活就是好！

本來，兩兄的生活方式，殊非共產黨材料。維持目前香港情況，對兩位更爲適合。若一旦遍插紅旗，則右手三串六，左手毛語錄的生活，就無法維持下去。試看今日大陸，何嘗有狗馬可賭，何嘗有麻雀可打，何嘗有公寓招待所，千嬌百媚的應召女郎？如果兩兄生活在那種社會裏，一定無法適應大感痛苦。則今日香港之維持原狀，未垮未臭，未嘗不是兩兄之福。

相信兩位在獄中冷靜思維，也必想到此點，故而盡力與港英合作，檢點行爲，痛改前非，博取自由之早復。現在已如願得償，今後重過腐化糜爛資產階級生活；五月風暴，有如春夢一場，今後與「民族敗類」「漢奸」生活一起，一如六七年五月以前的態勢。時間終可將兄等在五月風暴中所製造的笑話冲淡，不久大家就忘記前事，恢復做老友記。

萬人傑

小爬蟲珠海碰壁 攪學運一事無成

上期我們報導第三勢力小爬蟲，裏應外台，要在珠海書院攪學運。他們爲什麼要挑珠海書院？因爲㈠珠海書院是最反共的學府，和國民政府關係最密切；㈡小爬蟲中，小胡小吳都在珠海唸過書，對校內情形熟悉，攪起來比別的學府容易收效。

他們存心和國府過不去，所以先攪珠海，宣揚「殷海光思想」，同時新舊學生裏外呼應，以爲定可大功告成，將學運攪大。可料不到學校當局棋高一着，連消帶打除在校刊上予以文字上的還擊；又以行動對行動，作爲內應的幾名「學生」，已勸令輟學。在這閃電手法處理下，小爬蟲們的陰謀全部瓦解，除在他們幾個差不多沒人看的地盤上冷冷再吹幾聲外，已無所施其技。

珠海書院當局處理此事的手法，值得讚許；也值得其他大專院校參攷。卽如打不入浸會就將矛頭轉向珠海一樣，在珠海攪不成功，他們會將矛頭指向其他院校。應付這些攪事的傢伙，一定要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稍有因循，他們就會將據點擴大，那時便將無法收拾。

珠海當局應付攪手的方法，可說迅速有效，值得稱讚！

小爬蟲們在香港攪學運注定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學生對政治冷感；原因之二是香港學生功課特別忙，沒工夫介入政治活動。最重要的一點，他們對這些以攪學運爲生的第三勢力小爬蟲，已有相當認識，沒有人甘願作他們的工具，因此他們雖當賣勁地大攪，卻到處碰釘子。在珠海碰的一個，卻特別大，他們也碰得特別慘。我們一直注意這些小爬蟲的活動情形，有什麼新發現，會隨時向讀者報導；更盼各大專同學，隨時來稿揭發，喚起小爬蟲們便更無所遁形。

學校當局招數好 連消帶打獲全勝

當心辭典

年來因為研究有關語文方面的問題，常常翻查辭典一類的書，由於這些書的內容包羅萬象，所以雖是窮數十位專家的精力，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仍然免不了發生錯誤。如果我們不加辨別，照樣引用，那錯誤便會以訛傳訛地繼續下去，似乎有加以研討的必要。現在我把自己認為有問題的幾條提出來談談，希望能得到前輩先生的指教。

薛譚、秦青，張冠李戴

關於「響遏行雲」這個成語，據辭海的解釋是：

「謂聲調高亮，能遏止行雲也。列子湯問：『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秦青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這節注解引得既簡畧又有錯誤，按列子「湯問」原句為：「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

由此可見謝過求返的是弟子薛譚，並不是老師秦青，辭海把他們師徒的身分完全弄顛倒了。

魯魚亥豕，錯中有錯

一般人對於某些文字的形狀近似而致發生錯誤的，謂之「魯魚亥豕」。關於這個成語的解釋，辭海是：

「謂文字因形似而傳寫訛誤也。抱朴子遐覽：『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呂氏春秋察傳：『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後人因謂文字形近致誤曰魯魚亥豕。」

按「帝成虎」一語，是「意林」（唐馬總編撰）中的話；抱朴子遐覽的原文是「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依照「帝」和「虛」的篆體看，「虛」較「帝」更像「虎」字。所以辭海所引「帝成虎」之句，顯然是「虛成虎」之誤。

又辭海在「史記」二字之旁加書名號，也是不對的，因為那會使人誤解為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上去。其實史記二字不是書名，只是指衛國史官的記述而言，所以另文作「子夏見讀史志者曰」，足見把「史記」當作書名是不對的。（按：辭源錯誤較少。）

「案」與「椀」的問題

香港十九屆音樂節，朗誦辛稼軒的「青玉案」時，評判員曾指出青玉案的「案」字，為古「椀」字，應讀烏管切。另一舉案齊眉的「案」字，也有人在報上撰文說那是古「椀」。他們的根據有兩個：

一、康熙字典的桉字注：「同案，又宋曾鞏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衞云：『桉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此。則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亦作此解為當。」

二、辭源青玉案注：「張衡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案，古椀字也。後用為詞調名。」

關於這兩個「案」字的讀音問題，我一直認為都應該讀本音而不能讀「椀」的；同時我又認為康熙字典和辭源的解釋，所持的理由都太牽强。現在把我的看法從四方面說明如下：

一、從字義看

張衡，梁鴻都是東漢時人，要研究青玉案和舉案齊眉兩個「案」的字義，近代的字典和類書都無法勝任，最好還是用他們那個時代的「說文解字」來參證。據說文解字對於「案」和「盌、㼝」的解釋是：

「案，几屬。從木，安聲。」段玉裁的注是：

「考工記：『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大鄭云：『案，玉案也。』後鄭云：『案，玉飾案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戴先生云：『案者，棜禁之屬。』……按許云：『几屬』，則有足明矣。今之上食木槃近似，惟無足耳。……」

又「盌，小盂也。從皿夗聲。」段注：「方言曰盌謂之盂，或謂之銚銳。」

又「㼝，小盂也。從瓦夗聲。」段注：「盂者飲器也；方言曰盂，宋楚魏之間或謂之盌。方言作盌，俗作椀。」

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只有「盌、㼝」二字，「椀、碗」都是後人的俗寫；說文解字成於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年），其中並無俗寫的「椀」字，康熙字典注中所謂「古椀字」，看來這個「椀」字最古也不會超過第二世紀。張衡和許慎是同時代人，作四愁詩時，為什麼放着現成的「盌、㼝」二字不用，而偏要用「借」字？況且後人填靑玉案詞調者何止千萬，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把它直接寫成「椀」字，而千多年來非用這個「案」字來代替不可？

追本溯源，認為「青玉案」、「舉案齊眉」的兩個「案」字應該讀作「椀」的，始自宋代曾子固，而曾氏所根據的只是呂少衞的臆測；當時距離張平子作四愁詩的時間已達九百餘年，何以李善諸人在注文選時竟都不知有此一說（李善認為該案乃可凭之几案，以玉案喻大臣君王所凭倚），難道他們都不知道「案是古椀字」？而必須等到千年之後才由呂少衞單獨發現？

至於說「則考工記案十有二寸，亦以此解為當」更成問題，因為那案是方形平底，所以可以擺上棗栗十二列，椀，大概不會是方形的，試問一隻圓形的椀怎樣擺上十二列棗栗？鄭眾、鄭玄對於「案」的說法又如何解釋？所以我認為曾子固那段記述是大有問題的

中的錯誤

（並不是我們膽敢輕視前賢，而是因爲那種說法太不合理）。

二、從文義看

張衡在四愁詩的序中說：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幷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刼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雱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張平子既是藉此詩以諷諫的，當然不會給國王一只玉椀，因爲「盌」是小型的飲器（見段注），大概和現在的茶杯差不多，小盃、玉盌多用以飲酒（史記滑稽傳「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李白詩「玉盌盛來琥珀光」），如果有了玉盌反使國王沉湎於酒，又豈是作者的本意？

又據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這裏所謂「玉案之食」，決不是一盌麪或一盌菜，一定是一份有飯、有菜、有湯的全餐——用一具有足的鑲玉木槃盛着的一份全餐。

又史記：「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所謂「自持案進食」，也決不是端着一只盌，因爲那不值得記載；而且以趙王之尊，吃飯時決不會像我們吃一盌排骨麪那樣簡單，一定還有許大菜肴，案中所盛的便是那些東西。

又後漢書梁鴻傳：「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既曰「具食」，自然包括飯、菜、湯在內，那不是一隻盌所能盛得了的；所以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椃禁之屬，所以置食器，其制如今之承槃而有足。」按「椃」「禁」均爲長方形木槃，「椃」無足，「禁」有足。

三、從聲韻看

現在我們再看看他們引以爲據的原詩。按張衡的四愁詩共爲四首，前三首與本文無關不必管它，且看第四首：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靑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張衡作此詩時，雖然還沒有所謂韻書之類的東西，但他還是叶韻的：他用的韻是先平後仄，由平聲的「門」、「紛」、「巾」（佩文韻的「眞」、「文」」及「元」之一部古時均通用），再轉仄聲的「段」（徒玩切）」、「案（烏旰切）」、「歎（他旦切）」、「惋（烏貫切）」。按廣韻的「案」、「歎」同屬「二十八翰」；「段」、「惋」同屬「二十九換」；「翰」、「換」兩韻通用，均爲去聲。而「椀、盌」則爲烏管切的上聲，屬「二十四緩」。

佩文詩韻的「段」、「案」、「歎」、「惋」均屬去聲的「十五翰」，而「椀」則屬上聲的「十四旱」；無論廣韻也好，佩文韻也好，上聲和去聲之間，像楚河漢界一樣隔着一道天然的鴻溝不能互通；因此，這個「案」字，決不能讀爲烏管切上聲的「椀」，只能讀作烏旰切或阿漢切去聲的「案」。

四、從事實看

這裏有兩段文字，可讓我們對於古時的「案」，認識得更淸楚些。（一）吳晗的「古人的坐、跪、拜」一文，其中一段是：

「宋朝朱熹對坐、跪、拜之間的關係，有很好的說明。他說：『古人坐着的時候，兩膝着地，脚掌朝上，身子坐在脚掌上，就像現在的胡跪。要和人打招呼——肅拜，就拱兩手到地；頓首呢，是把頭頓於手上；稽首則不用手，而以頭着地，像現在的禮拜，這些禮節都是因爲跪坐着而表示恭敬的。至於跪和坐又有小小不同處：跪是膝着地，伸腰及股。坐呢？膝着地，以臀着脚掌，跪有危義，坐則稍安。』（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跪坐拜說）從朱子這篇文章看來，宋朝人已經弄不淸跪、坐、拜的由來了，所以朱熹得作這番考證。有人不免提出疑問，人們都坐在地上，又怎麼能工作和吃飯呢？這也不必擔心，古人想出了辦法，製造了一種小几，放在席上，可用以寫字、吃飯。梁鴻和孟光夫妻相敬如賓，吃飯的時候，孟光一切準備好了，舉案齊眉，把案舉高到齊眉毛。這個案是很小很輕的，要不然，像今天一般桌子那樣大小，孟光就非是個大力士不可。」

（二）本港工商日報今年三月十七日副刊，載有梁石先生的「舉案齊眉考」一文，其中一段說：

「其實，孟光所舉的『案』就是『案』，決不是『椀』。康熙字典和商務版辭源的註釋，犯了淺薄强解的大錯誤，必須加以指正，以免誤解古書，貽笑古人。周禮冬官考工記：『夫人享諸侯，案十有二寸。』說文解字：『案，几屬。』後漢書曆志：『爲室三重，密布緹縵，室內以木爲案。』內則篇亦云：『御者舉几。』『几』與『案』同屬，故『舉几』『舉案』，古乃尋常的事。筆者嘗居留日本、琉球、台灣等地，見民間居舍，都是席地而居，日人稱爲『榻榻咪』。……特別是『食案』，高約一尺左右，濶也僅可尺餘，飯菜碗箸都放在案上，供一人之用的。用膳時，下女將『食案』送來，坐在席上用膳，大有『據案獨嚼』之風。吃完也就把『案』撤去，輕而易『舉』之至。和漢書所謂『以木爲案』，周禮所謂『案十有二寸』的『案』，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以爲不論從任何角度看，靑玉案和舉案齊眉的兩個「案」字，只能讀烏旰切或阿漢切（ㄢ）的去聲，決不能讀烏管切（ㄨㄢ）的上聲。

不知前輩耆宿以爲如何。

宋逸民

毛澤東見不得人的話

崔羽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的言論從未公開發表，有人懷疑他死了，站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是替身；有人懷疑他害了中風症，不能說話了；其實都不是，因爲他說的話太卑鄙太骯髒，不經大規模的修飾就見不得人。最近獲得一個叫「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七年四月大陸出版）的小冊子，內裏刊有毛澤東文革以來若干講話紀錄，玆選擇數篇短小精悍、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字，並加註解，供讀者了解毛澤東眞面目的參考。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三日）

「主要的問題，是對各地所謂造反的問題，採取怎樣的方針，依我的意見，即使繼續幾個月的造反，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只是少數。省委員會沒有了，沒關係。不是還有地區委員會和縣委員會嗎！人民日報發表了不准工人、農民、軍隊干涉學生行動的社論，提倡文鬪，否定武鬪。

我看北京的造反並不嚴重。學生開十萬人大會，抓到了兇手，非常的驚惶失措。北京是過份文明了。發表宣言，壞分子的人數也很少，現在沒有干涉的必要。關於團中央的改組，目前還不能確定，四個月之後再說。急急忙忙作決定，多數是失敗的。急急忙忙派遣工作組，急急忙忙的鬪左派，急急忙忙的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表宣言，急急忙忙聲明反對新市委會，等於是反對黨中央，這爲什麼不能反抗呢？我貼了一張砲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不准工人、農民、軍隊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像這樣的問題，必須儘早決定。學生要上街，由他們到街上去好了。寫大字報，到街頭去，沒有什麼不得了的。外國人要拍照，讓他們拍好了。讓他們拍我們的落後面，使帝國主義說我們的壞話，沒什麼了不得。」

評註：毛這篇講話發表於「十一中全會」之後，當時紅衛兵的造反作亂，已引起各地的工人、農民、軍隊及幹部的激烈反對，並且以實際行動與紅衛兵對抗。

毛在這篇談話中，表示了不顧一切的瘋狂；不要黨、不要國、不怕「爲天下笑」，爲了奪回失去的權力，寧可同歸於盡。

許多人納悶，毛澤東如此狂悖，何以文革仍能獲得「勝利」（所謂「勝利」是指：大陸廿八省市成立了革委會，在表面上一改奉毛的號令）。我認爲主要關鍵，即在毛有這股「同歸於盡」的毒勁、蠻勁、狠勁。其他的中共頭頭，總體念四十年「革命」的艱辛，出生入死的患難，不忍得毀於一旦，換言之多少都還有一點人情人性，於是只好忍着肚子疼，在表面上遷就老毛，內心裏則抱着「多中心論」，等老毛一翹辮子好逐鹿天下。

對青島、長沙、西安問題的批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致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王任重、江青：「這一文件已經讀過，在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形勢是一樣的，都是有組織的工人、農民反對學生，總言之都是錯誤的，不能這樣繼續下去。首先中央發一制止這類事情的指示，還要用社論通知農民、工人不得干涉學生的行動。在北京沒有發生這種事情。除了人民大學動員了六百名農民，派進城來保護郭影秋之外，沒有其他事件，把北京的經驗通知其他地方。我認爲譚啓龍（按：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是正確的。」

評註：海外人士在一九六七年春天才知道大陸各地武鬪的情況。毛這篇講話透露，一九六六年九月，各地的工農羣眾已經和紅衛兵打得亂如蔴了。當時毛似乎束手無策，除了發表社論及無人肯聽的「指示」，再無有效辦法。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令軍隊「支左」。共軍「支左」造成更大的武鬪，毛派多一敗塗地，於是於同年九月下令停止奪權，把權力和文革都交給實力軍人。在分封割據的形勢下，在各地建立了革委會。

在中央文革會議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毛主席說：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最初我說陶鑄這個人不誠實。鄧小平說，這個人還可以。」

「毛主席又說：陶鑄的這個問題，我不能解決，諸位也不能解決，可是紅衛兵一站起來立刻就解決了。」

評註：文革初期，陶鑄所以平地一聲雷，一躍而爲宣傳部長，是因爲在文革之前，江青搞「改革」京劇，演現代戲，當時僅有上海和廣州兩地響應，毛和江青喝了這碗迷魂湯，開始青睞陶鑄，所以才破格提拔他。後來發覺陶鑄明擁毛，暗擁劉，又決心把他搞掉。毛自己上了當，現在又來怪鄧小平。毛自說一九五九年以後，鄧從未向他請示一件事，如何用陶鑄時會聽信鄧的意見，這明明是自掩上當的遮羞話。

毛說，陶鑄的問題他無法解決，是說無能以合法辦法解決，因爲陶在十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常委，毛無權免他的職。紅衛兵所以立可解決，因用非法手段將他揪出來鬪爭。毛這些話無異招認，文革

的目的，只在以非法的暴力來報復其政敵，文革云云，全是鬼話。

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四點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

「一、所有的人要積極的出頭與羣眾見面，必須接受羣眾的批判，實行自我批判，必須自動進行對自己的批判。

二、要積極的出面向羣眾說明政策，曾被戴三角帽，臉上被塗墨的人，必須摘下帽子，洗淨臉，立刻就去上班辦公。

三、從長遠利益出發，團結多數。所謂牛鬼蛇神，是地主、富農、反動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這是少數。一部份人，即使犯過重大錯誤，也要救他使之改過，必須使他改正。如果不這樣做，怎麼才能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呢？

四、要說服幹部，都可以過關，讓他們理解不必氣餒。要積極的出面，不可怕字當頭。如果敢字當頭，大問題也可以解決；若是怕字當頭，代價就會越來越高。」

評註：毛澤東是歷史上罕見的大忍人，從前面的四段話可以證明。他催逼他的老同志們，要自動送給紅衞兵去鬬爭，戴紙帽，塗胡臉遊行示眾之後，要照常去上班辦公。毛這樣做的目的，在報復那些幹部，不跟從他反對劉鄧。假紅衞兵之手，侮辱他們，折磨他們，迫他們跪在地上，向他討饒輸誠。從前的帝王，殺人也不過頭點地，毛澤東這種虐待人的辦法，眞是天下獨步。

毛這篇「指示」大約發表於一九六七年二月，當時正是「一月風暴」之後，毛方趾高氣揚。可是立遭「二月逆流」的反擊，迫毛收兵；並於三月公開罵紅衞兵行動過火，其實是他自摑咀巴而已。



從新疆烽火看賽福鼎

曾憲光

自中蘇共在新疆邊境發生軍事衝突以來，中共曾在新疆境內舉行了一系列的反蘇遊行集會，奇怪的是，每次主持大會者，既不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也不是新疆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郭鵬；而是一九四九年冬才入黨的新疆革委會第二副主任，新疆軍副司令員賽福鼎。

這是甚麼原因？要解答這個不尋常的問題，必須瞭解賽福鼎其人其事。

入蘇聯國籍，甘爲鷹犬

賽福鼎，新疆塔城人，維吾爾族，現年五十八歲。身材不高，兩眉濃黑，經常戴一付黑骨眼鏡。其人桀傲不馴，陰險奸詐。

賽福鼎的先輩世代經商，因此其家人素與隔隣蘇聯商人頻有往還，家庭生活方式，幾已全部俄化。而在此一環境下長大的賽福鼎，其對國家民族觀念之淡薄，可想而知。

及長，賽便進入當時蘇聯專爲訓練亞洲幹部所特設的「中央亞細亞大學」法政系學習，同學中有北韓金日成，「內蒙古王」烏蘭夫等人。畢業後便加入蘇共並入蘇籍，蘇特務首腦貝利亞將他派往烏克蘭從事特務工作。隨後任克里伏羅格城區黨委副書記、尼古波爾市黨委委員兼共產國際東方文化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抗日最艱苦的一九四一年，賽被企圖趁此蠶食新疆的蘇俄派返新省北部之承化，以蘇聯地質考察隊名義爲掩護，組織暴民，發動暴亂。

賽在一九四一年回抵新疆的第一次傑作——策動當地哈薩克族叛亂，於翌年被該省主席盛世才派兵敉平。而賽在蘇共驅策下，再潛赴阿山煽動哈薩克族首腦烏斯曼叛變未果，嗣在蘇聯駐伊犂領事館及蘇軍駐哈密的「紅八團」，駐南疆的「紅三十六團」庇護與支持下，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黨」，以「民族主義爲號召，透過回教形式，發動所謂「聖戰」，公開反抗政府。一九四四年九月，賽等又在中蘇邊境的鞏哈縣發動暴動。同年十一月，在蘇軍化裝部隊支援下，率暴動羣眾圍攻伊犂、塔城，虐殺漢人無數，並圍困伊犂國軍（胡宗南部預備第七師一部）達八十餘日，此即所謂「伊犂事變」。一九四五年春，伊犂守軍突圍（但不幸被追擊殲滅）。進而復率暴亂羣眾攻陷塔城、阿山，並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和共國」。是時，賽表面上任教育部長，實質上主持特務工作。同年七月，又再任「東土耳其斯坦人民軍」政委。當時已擁有具作戰力量的部隊十三個團，包括化裝的蘇軍在內，以「星月」爲標幟。同年八月，日本投降，蘇聯進軍東北，賽率「人民軍」進襲廸化，嗣在蘇空軍掩護下，與國軍新二軍激戰於精河、烏蘇之間。九月中旬，以十團兵力，竄抵馬納斯河，威脅廸化。中央政府派張治中赴新處理危局，在蘇「調解

」下，設立新疆省「聯合政府」。賽亦奉蔣命令參加新疆聯合政府任教育廳廳長，改變策略從事議會鬥爭。當其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是解散了，但仍保留伊、塔、阿三區爲特別區，和保留七個團的「人民軍」。因此，新疆局勢表面上是獲得了暫時的安定，但仍矛盾重重。四七年，中共擴大全面叛亂，賽與新疆聯合政府副主席阿合買提江等以反對麥斯武德出任新疆省主席爲由，潛抵伊犁，成立「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再度掀起暴亂，配合外蒙擾亂新疆（北塔山事件），因駐防新疆的國軍將領宋希濂等守備有力，未能得逞。不久，賽便任該「同盟」代主席兼「前進報」總編輯。

投靠中共，申請入黨

四九年八月，彭德懷「一野」攻下蘭州，在毛澤東與史大林的合謀下，由史大林訓令賽等中止新疆民族分裂運動，讓中共和平接收新疆。因此，九月王震人新，同月二十一日，賽以「特邀代表」身份，飛北京出席中共政協首屆全體會議，被選爲主席團的常務委員，並以「新疆代表團」團長身份（按：原日比他更高級的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江等，因在同時期飛平參加政協時，中途飛機出事時全部死去。）在會上大發謬論。三十日，被選爲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及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是年還被封了一大堆官銜。賽爲了對老毛示忠，還於該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加入中共黨，至入黨儀式，由當時中共新疆副書記徐立清主持。

賽在其入黨申請書上申述其「入黨志願」時說：「爲了革命事業，我將貢獻出我的一切，甚至最後交出我的生命」等語。

五〇年一月十日，原竄擾於伊犁、塔城一帶的「人民軍」，改編爲中共軍第五軍。三月，賽升任爲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爲彭德懷）。六月，原「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改組爲「新疆人民民主同盟總會」，賽任主席。五一年十一月，任「毛選」翻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在邊疆少數民族中大量推銷毛澤東思想。到了五二年三至六月，史大林、貝利亞先後死亡，使賽在新疆失去憑藉，而實行對毛「一邊倒」。同年九月新疆省民族自治籌備委員會成立，賽任副主任委員。十一月任中共新疆分局第四副書記。五三年被選爲「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五四年九月當選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十二月被選爲「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第二屆理事會副會長。五五年二月被選爲政協新疆省第一屆委員會主席，九月三十日，被選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五六年初，兼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書記，五七年十一月二日，充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代表團團員，飛莫斯科出席蘇「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週年集會。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時止，賽可說一帆風順，成爲毛澤東統治新疆的工具，和控制新疆少數民族的主要鷹兒。對毛之個人崇拜，歌功頌德，極盡捧拍之能事，所發表的肉麻言論與文章，多得不勝枚舉。

文革中幫老毛奪王恩茂的權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由於王恩茂態度曖昧，致使新疆長期處於武鬥及全面混亂狀態。而在新疆地區掌握有土著勢力的賽福鼎所處地位，便舉足輕重。識撈之賽福鼎爲了向毛林示忠，在該年十一月十日主持烏魯木齊市集會慶祝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大聲申言：「堅決捍衛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爲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澈底勝利而奮鬥」。此一來，更成爲毛林集團竭力爭取的對象了。雖然，其間賽曾被紅衛兵攻擊，尤其是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其住宅被新疆地區擁毛紅衛兵組織「紅二司」抄了，且搶去了很多東西。但毛林派爲安撫該地區少數民族的不穩情勢，只好壓制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且對賽曲意維護。而賽爲求自保，亦只得倒向毛林集團一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同年七月（一說四月底），隨同王恩茂、郭鵬、張希欽等人組成的新疆代表團飛抵北京，經與毛林派多次密謀，結果，毛林便以與駐新疆陸軍不睦的空九軍（卽七三三五部隊）及賽的民族部隊爲後盾，閃電改組新疆軍區——以龍書金取代王恩茂任新疆軍區司令員。而這也是爲什麼新疆革委會成立時，在副主任排名中，賽居王之上的答案了。此外，毛林爲了酬其協助在新疆奪權「成功」之功，在「九大」當王恩茂由原中央委員降爲候補中委的同時，而賽卻由原來的候補中委躍升爲中委。

早在去年九月五日在新疆革委會成立的大會上，賽便會以副主任身份號召：「加强團結，堅決粉碎蘇修的顚覆陰謀」。至中蘇共在新疆邊境軍事衝突日劇的近半年來，賽更成爲中共在新疆境內所舉行之反蘇示威遊行集會的主持人。更確切說，目前中共在新疆的備戰工作，除軍事調配外，餘均由賽出面，蓋因賽係維吾爾族人，由他來執行團結與動員工作，自較有力。更重要者賽是蘇聯一手培植之幹部，且曾入蘇共和俄籍，長期充當過蘇俄侵略新疆的鷹犬，那利用他今天的現身說法，控訴蘇聯侵畧，動員疆民反擊蘇俄，亦較他人更爲有力也。然這也只僅能說明一點，賽「地位」之日益高漲，只不過是在當前中蘇共衝突聲中，其利用價值相對地提高了而已。

半月來，人們都在談論新疆，
這是從八月十三日裕民衝突引起的
。是役，中共死傷五十人，被俘軍

開不動了，香港人話頭：「一戚都
冇」。
據西方通訊社報導：烏魯木齊

卽將攤牌，擬一舉摧毀西北核子基
地。似乎中蘇大戰已箭在弦上，大
有一觸卽發之勢。

至於發生核子大戰。所謂蘇共的叫
囂，只是一種威嚇和訛詐手段而已
。當然，大戰的可能性，那是隨時

我所知道的新疆軍力

充滿爆炸性的新疆（一）

核基地，它的實質是一種恐嚇和威脅。眞要開動飛彈電鈕，那是值得三思而行的。因爲任何擁有熱核武器的國家，對使用這毀滅性的「玩藝」，自不能不認眞考慮，否則玩火自焚，後果堪虞。想當年，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時，眞不知經歷多少個不眠之夜的商討、爭辯，才下此決心的。

比起蘇共在土耳其斯坦區所佈署的軍力，新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在漫長七千哩的邊境線上，新疆由於幅員廣濶，兵力佈署更顯得單薄。儘管最近以來，新疆軍區在加强領導方面以及增調兩個師以上的兵力，另外，原南疆分區郭鵬第二軍恢復編制。總加起來，實力還是有限的。

新疆軍區的兵力到底有多少呢？各方面報章雜誌都紛紛在估計推測，當然無法證實。筆者根據個人在新疆的經歷見聞，以及最近綜合研究「人民日報」中共軍隊的番號變動情況，初步得出的判斷如下：

新疆軍區轄下兩個正規軍，總人數約十二萬人，按中共陸軍滿員編制每軍屬三個步兵師，一炮兵師，另軍直機關及坦克團、炮兵團、汽車團和特種兵分隊，包括工程兵、防化兵、騎兵、通訊兵等。每一直屬軍部或師部的特種兵分隊均在營編制以下，一般是師部轄下工兵連、防化連、通訊連，軍部則轄工兵營等。故總加起來算，每一個軍的兵力是五萬至六萬人，每一步兵師是八千人左右，比蘇軍編制少二千人。

委，比省一級軍區稍大的軍區，但比起十大軍區（北京、瀋陽、濟南、南京、福州、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來說則又遜一籌。中共軍委只轄兩個直屬軍區，即新疆與西藏。

新疆軍區之所以特殊，因尚有「生產建設兵團」，這是直屬軍區領導的，單獨的名稱是「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按筆者一九六六年在「農建十一師」的事實情況，「農建兵團」共有十一個農業師，兩個工程師，共十三個師，總人數是三十五萬人（司令員陶峙岳）。

截至今年的情況，農建十一師劃歸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管轄（註：見六九年六月廿三日人民日報第三版），表面看來，新疆減少一個師。事實不然，因上海、天津、武漢等城市青年，兩年來不斷壓派到新疆，這是補充農建師的主力，故估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應有所擴大，最客觀的分析，起碼增加三萬至五萬人，因中共有若干正規軍同樣復員轉業到農業戰線，有些是集體派到新疆的。筆者離開新疆三年多，按每年平均農建師增加一萬人左右（這是保守的估計）那麼三年應實增三師已劃歸蘭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管轄（應成立在一九六七年左右）。對新疆來說實際並未減少。故現在算起來，新疆生產兵團至少仍保持三十五萬人。

不過，農建兵團戰鬬力是很成問題的，況且其中矛盾尖銳。一是舊國軍人員；二是新補充知識青年，實是毛林心腹大患。按廿九日中央社消息：生產兵團又在整肅，派系內鬨利害。陶峙岳已下台，由張希欽接替（原副司令員）。

新疆軍區的領導力量已大大加强，這對生產建設兵團亦將起決定性影響。

如先後調疆軍事頭頭有：革委主任龍書金，隨同進疆時，曾帶六九〇〇部隊一個師。蕭思明，原六十三軍副軍長，天津警備區司令員，一九六八年底調新疆軍區。孔瑞雲（原青島六十七軍副軍長，現爲新疆七三三五部隊負責人，六八年一月）。李荆山（原廣州空軍部隊負責人，現爲七三三五負責人）。李全春（七三三五負責人，新疆革委副主任）。裴周玉（原六十九軍軍長，現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眾多頭頭加强指揮，固是好事，但七三三五部隊，是值得重視的，估計是新成立的空九軍，與蘭州空軍七三三一部隊（空八軍）相呼應。該部首長李全春、王香雄、李荆山都是空軍頭目。駐地在哈密、鎮西和闐等，建有現代化機場。初步判斷新疆空軍實力起碼應有一個飛行師，共一百零八架（按空軍師屬三個飛行團，每團卅六架）。因目前形勢緊張，據傳福州空軍七一一九（中共空軍英雄師）一部調新疆（約兩個新機型大隊）。可以肯定：新疆空軍必有加强。否則更難抵擋蘇軍的火箭部隊。

另外，新疆鎮西、蘭州、酒泉、湟源、銀川市等地應有若干第二炮兵（中程或短程地對空導彈）。西北地區雖重要，但機械化兵團實力太差，尤其是裝甲兵部隊，毛林集團在新疆的戰畧佈署主要還是放進來打，故只配有一個戰防炮師及火箭炮師（即蘇式卡秋莎），其作用是反坦克。獨立騎兵有新疆軍區騎一師，師長何家產。

總之，新疆形勢緊張，並且是最具爆炸性的所在。中共如何打算？只有天曉得。但按目前的兵力，確實成問題。雖然伊犂至塔城、裕民的邊防軍都經過嚴格的高寒山區訓練（簡稱「塞訓」），可是太缺乏實戰經驗，訓練中亦存在形式主義的偏向，且這類塞訓部隊不多。

透視毛林在新疆的軍力，不但無招架之功，且無還手之力。

（請與編者聯絡）

金千里

從死人與活人看中共的內在矛盾

小車不倒只管推

這是最近中共才捧出來的一位死英雄楊水才的名言。

中共一向是只捧死人，不捧活人的。人還活着，能否保持住晚節，實在難說得很。像劉少奇，七十歲上成了叛徒、內奸和工賊。陳永貴和王進喜，只是勞模，中共並沒捧他們為英雄，所以號召人們學大寨、學大慶，未號召向陳永貴學習，向王鐵人學習。麥賢得就比陳、王稍好一些，因為麥畢竟受了傷，至今腦病未愈，等於半死的殘廢。

死人就不同了，像雷鋒、王杰、歐陽海、焦裕祿、蔡永祥等等，活着寂寂無名，死後可以假造事跡騙活人，因為已是死無對證。而且人已死，蓋棺論定，也不虞晚年失節。

雷鋒的精神，中共捧他時說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王杰則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兩句話又被毛澤東竊取到他的新指示中，把王杰踢開了。如今楊水才這句名言，中共似乎以為不大雅馴吧，就又把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竊取了來，塗到楊水才的屍上。

如今毛共當權，已經不再提雷鋒和王杰，只號召大陸同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彷彿看到毛、林指着同胞們說：你們給我們去死！（**寄語青年漫畫家嚴以敬先生，可否畫這麼一幅畫？**）

鄧小平的問題

去年十月，毛、林召開十二中全會，只宣判劉少奇一人為叛徒、內奸、工賊，決議清除出黨，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到了今年四月，「九大」開會，仍然未公佈劉少奇以下那些黨內走資當權派如鄧小平、陶鑄、彭德懷、彭眞、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賀龍、譚震林、楊獻珍、安子文等人的處分。究竟對於這些人的處分，是還未作出決定，抑或已經作出決定而不予公佈？

照說這些人，在以往眾多批判文章中，全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的三反分子，都夠得上開除黨籍而有餘，不會至今還未作出決定。那末，又何以不予公佈？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據大陸來客談，鄧小平可能不被開除黨籍，大陸有個傳聞，說是毛、林要派他擔任一個微小的職位，以觀後效。好像馬林科夫那樣一下台後，赫魯曉夫派他到一個地方擔任電力廠長。這個傳聞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鄧在「解放」前久任二野政委，與軍隊有影響；鄧在文革前又久任黨中央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的副總理，與黨政有影響。以故毛、林對於鄧的處分不能不有所顧慮，可能至今還未作出決定。

朋友中有人說，鄧之所以仍未公佈處分的決定，是由於毛澤東的力保。因為鄧的才智出眾，當年毛把他調到中央，擢之高位，就是使他與劉少奇發生制衡作用，以免劉少奇大權獨攬。筆者認為這個說法不見允當，最初毛之擢用鄧小平，可能有這種意思，但是從「八大」之後，鄧就與劉少奇志同道合起來，漸漸眼中無毛了。他在「八大」所作的黨章報告，一再反對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思想」一筆勾銷。以後遇到重要事情，老跟劉少奇商量，從不請示老毛。凡老毛指示的一些事，如學術批判、文藝整風、階級鬥爭、戲曲改革等等；還有林彪提倡的活學活用毛著、四個第一、突出政治等等，他都搖頭，還說些帶刺的風涼話。當一九六一年鄧小平起草農業六十條，把全國劃分南三區、北三區時，老毛看到就說：「這是哪個皇帝搞的！」可見老毛對鄧已經恨得要命、氣得要死了。所以文革爆發後，劉、鄧往往並稱；劉是頭號，鄧是第二號。陳伯達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工作會議上，特別宣佈鄧的罪狀，亦不在劉少奇以下。因此，筆者覺得保鄧者不是老毛，若依老毛和中共文革的意見，鄧小平恐怕和劉少奇一同在十二中全會上開除黨籍了。

那末是誰保老鄧呢？筆者認為極有可能是周恩來的提議，得到了林彪的同意。周與鄧，同是留法系統的人，過去周出國，國務院總理即由鄧代理，二人關係應該不錯的。當然周之保鄧並不全為私情，更重要的是他看到鄧對黨對政治的影響，也就是在黨政幹部中，鄧還有深厚的潛勢力存在；同時，鄧也並非劉的死黨。林彪之所以同意，當然重在軍事方面，屬於二野的現役軍人，如果對鄧網開一面，比較易於統馭；且說林彪恨的是劉少奇，二人之間宿怨已有二十餘年，林、鄧之間則似乎未嘗齟齬。老毛經此左右哼哈二將力陳不可，毛迫於勢也就不能一意孤行了，於是乎鄧的處分決定，不得不就擱下來。

至於鄧以下的人，像陶鑄，恐怕要等鄧的問題解決之後，才能定案，因為毛澤東曾說過，陶是鄧所推薦的。另外，陶與林彪、黃永勝都有關係。如果鄧不被開除，陶也不會被開除的。除鄧、陶外，彭德懷和「四家店」的彭、羅、陸、楊等而下之，都是毛、林恨透了的人，紅衛兵並曾誣他們搞軍事政變，則恐怕已經定案了。不過因為照名次其上有鄧、陶二人還未定案，他們雖已定案卻不便公佈。因為一公佈出來，人們就會以為鄧、陶被赦免了。問題就在鄧、陶是不是被赦免，毛共至今還未作出決定。

不等邊三角形

毛反劉之所以拉林、周，主要在於林、周的利用價值：林掌軍權而周掌政權。林、周之所以附毛反劉，主要在於林、周皆與劉有宿怨，早已積不相能。最初毛對鄧小平似亦有意拉攏，因為鄧掌黨權；只以鄧與劉多年合作無

間，鄧並不反劉，也就相應地不能附毛。只消看八屆十一中全會，政治常委會改組之名單，即可知個中消息。劉由第二名降爲第八名，鄧卻由第七名升爲第六名。後來鄧不受拉，不肯與劉劃清界限，才被迫於工作會議提出自我檢查，劉、鄧路線的名詞纔之出現。因此毛共內部形成了毛、林、周的三角，只在黨中央另立了一個無形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奪了劉、鄧的權，至於「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以及「國務院」則不用奪權。

恰如封建帝王，在王以下有一將一相，這樣的一個三角也就夠用了。不過老毛信不過林、周，恐怕他倆聯合起來造他的反，於是抬出自己老婆江青，代表自己佔有三角的一角，與林、周抗衡，自己則高高在上，統率三角，作爲他們共戴之主。只消看文革以來，中央對全國下通知，往往四單位聯署，這四單位卽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就可以知道毛的安排。他自己代表中央，林代表軍委，周代表國務院，江代表文革。

這個三角並不等邊，最大的是林（因他在黨中央是副主席，在國務院是副總理），其次是江青，最小則是周恩來。文革中，軍委及中央文革均可單獨下達通知，軍委並且可以指示中央文革，而國務院下令必須與黨中央或軍委、中央文革聯署。此外，戚本禹曾說，周不是毛的司令部中人。看周在六六年毛、林接見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論調並不與林的講話一致，亦不與事實相符，就知道戚本禹的說法是對的。於是有人據此就說毛共內部只有左派與右派，林、江全是左派，周則是右派，並不同意三派之說。

但就事實來看，六六年十月以前，可以說是兩派，到十一月，江青操縱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開始衝擊「人民解放軍」，原來的左派又一分爲二，加上原來的右派，就不能不是三派了。實際上，三角既經構成，三派卽已顯明，只以未有明爭，不易看出而已。

其後各省奪權遭遇困難，迫令軍隊參加和起用「革命幹部」，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這就是地方上的三角，正與中央的三角相當：軍屬林、革幹屬周、紅衛兵及造反羣眾則屬江。六七、六八兩年，各地武鬥甚酣，就是三派的互相衝突。而在中央方面，「紅旗」雜誌喊出要揪軍內一小撮，蕭華、譚震林、王力、關鋒、戚本禹、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諸人的被淸算，就全是三派鬥爭的表面化。

「九大」之後至今，這個三角形的不等邊，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林的一邊更加擴大了；次大的已不是江青，而是周恩來了；江青的一邊已縮小到不能再縮小。你看，造反羣眾各省全沒有權，紅衛兵上山下鄉去了，江青只在黨中央佔三派中最少的人數，毫無實力可言。林、周就不同了，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實力都龐大得很。且說，北邊與蘇修有事，要不要軍隊防守？國內有反叛，要不要軍隊鎭壓？這就非林彪莫辦。再說，與外國打仗，與外國建交，國內交通運輸，工農生產，一切一切，要不要錢？要不要技術？這就得全問周恩來。江青呢？卻是多餘的，沒有她，照常辦事。

如今江青早已不活躍，中央文革也無作爲，她的愛女蕭力也在報紙上失去芳蹤，她熱中的樣板，一直沒有產生出來。只有一個張春橋，給她固守着上海市，陳伯達、康生、姚文元還是毛、林的幕僚，試問有何實權？今後，江青將迫於以政治局委員安分守己，不能亂說亂動；姚文元尙在盛年，或不怕案牘之勞形；陳、康如不乖乖兒的，陳再以馬列理論嚇人，高談之外要筆桿，康再出點子壞主意，害人害己，可就得提防周恩來的笑裏藏刀，當心林彪的勃然大怒。張春橋呢，孤懸滬上，能否與該地軍閥合作，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七個主義

毛共眞正的隱憂，不在蘇共大軍壓境，也不在劉、鄧的死灰復燃，實在內部的七個主義，卽：山頭主義、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宗派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左傾盲動主義（卽形左實右）。這七個主義如不除滅，就是顚覆毛共政權的根苗。

「九大」開幕，卽由毛、林帶頭，高唱團結。今年四、五兩月，一片團結之聲。但自六月開始，又強調以革命的輿論消滅反革命的輿論，反映出反革命輿論已經被人製造出來，並已普遍存在的事實。毛澤東曾說，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造輿論，無產階級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這樣。那末，這個反革命輿論，就是企圖推翻毛、林政權的先聲。團結的號召旣未落實，消滅反革命輿論又不成功，到八月二十五日才又由兩報一刊發表了「緊抓革命大批判」的社論。所列批判的對象，劉、鄧、蘇修等等全是陪襯，最重要的就是七個主義。

這七個主義產生在各級革委會中的所謂羣眾組織的代表身上。他們有的是學生紅衛兵，有的是工農。在大破四舊、揪鬥當權派、造反奪權這幾個重大關節上，他們給毛、林建立了奇功。可是等到革委會建成之後，大權卻落在軍人和舊幹部的手上，而這些軍人和舊幹部又本是他們揪鬥的對象，在他們眼中，這些新當權派實與舊當權派無異。他們自己呢，革委會的副主任、常委、委員，不過是一個名義，全無實權，並且還得下放勞動。這口氣又怎能下嚥？

情勢所迫，他們的後台——中央文革也愛莫能助了，只有自己起來。幸好他們所代表的造反組織並未撤銷，還能活動，於是他們就大呼反對「復舊」，要革命再來過，這就得另立山頭，造起「反革命輿論」，出現了七個主義。這七個主義實際上就是一個主義，目的就在推翻現在的毛共政權。爲着達到這個目的，不惜採取任何手段，比如與劉、鄧兵團的餘孽聯合，利用上山下鄉學生的不滿情緒製造混亂，在革委會鬧分裂。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大舉攻擊解放軍和革委會，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山西省的亂子，只是一個端倪。如果蘇共的大軍壓境，爆發比黑龍江、新疆更大的邊境戰爭；或是以壓倒的優勢兵力突襲北京軍區或內蒙軍區，閃電消滅中共的王牌部隊；或是以飛彈炸毀中共在西北和東北的國防工業中心；那，就會給七個主義者一次絕佳的機會。

山西的局勢足以說明，新的反毛、林的勢力已經形成，單憑筆桿子的大批判和槍桿子的鎭壓，能夠消滅他們麼？

趙聰

看文滙報註釋毛思想的範例

待旦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到底是什麼冬冬呢？它既不是一種哲學體系，也不是有系統的經濟學理論。觀其內容則是兼收并蓄，既有孔孟語錄，也有老莊語錄；既有太史公警句，也有韓昌黎妙語。看其形式，則像北方的大雜拼，有洋洋萬言的宏論，也有一頁一篇的「小品」。現在中共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普照大地的太陽，滋潤萬物的雨露，能治百病的仙丹，能戰勝「美帝」「蘇修」的精神原子彈。因此引起西方學者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一番探討研究，想知道它的內容實質，可惜卻不易探出個究竟來。

大陸人民生活在毛澤東思想統治下二十年，不能說是不熟悉不瞭解毛澤東思想了。然而卻又由於它沒有系統沒有體系太雜亂，無法描繪它的形象，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筆者常爲此引以爲憾。

可是想不到今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文滙報卻做了系統的解釋，令人看罷七竅頓通，恍然大悟。筆者不敢私享，故將之公開，以便大家更加瞭解毛澤東思想的眞諦，讓左派仁兄和毛子毛孫更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

一、有病不吃藥

河北省寧晉縣高莊大隊流傳着一個用毛澤東思想鬬倒私心的故事。其故事大意是這樣：貧農女社員吳玉改和她的孩子都鬧感冒，想去醫療室拿着藥，可是邊走邊想：「毛主席叫咱貧下中農管理醫療衛生，咱能省一點藥是一點，鬧點子病爲啥要來拿藥呢！抗一抗就過去了麼！」於是走到醫療室門口仍空手跑回家去。過了一兩天，病不見輕，孩子也一直哭鬧，她又抱着孩子去拿藥。可是走到半路又跑回家去，並認爲現在實行了合作醫療，吃藥不花錢，有一點小病就去拿藥是私字作怪。可是回到家剛把孩子放下，想去找些薑熬湯治病，可是孩子一聲比一聲哭得厲害。她又趕忙把孩子抱起，心想：「還是到醫療室看看吧！吃幾片藥也用不了角兒八分的。」一面哄着孩子一面朝醫療室走去。可是思想鬬爭愈來愈激烈，毛澤東思想與母愛本能鬬爭也愈來愈激烈，最後她想起了「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的毛語，於是乎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也就戰勝了母親的本性。於是乎吳玉改就不顧自己孩子的哭鬧，不顧自己孩子的死活，硬着心腸把孩子抱回家去。回到家裏，她抱着孩子一面學習老三篇，鬬私批修；一面安心地生火熬薑湯……而且一劑薑湯居然把病給治好了。這位毛澤東思想掛帥的硬心腸母親，還高興地對人說：「一碗薑湯眞管事，治好了病，又鬬了私。」

諸位的賢內助若是如此，未知諸位將有何種感受？小朋友們，倘若你們的母親是這樣，未知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這段故事，透露了大陸自實現合作醫療後，出現藥物奇缺的現象，這自不在話下。筆者看了這則故事，可感到七竅頓通，悟出毛澤東思想的眞諦——有病不用吃藥，孩子不要緊，只要主義眞，病死事小，「浪費」事大。母性的本身就是私心，必須批臭鬬垮，以後不要愛孩子，不要顧自己，只能愛毛澤東。（此愛非彼愛，尚望江娘娘且慢呷醋。）

以上所言，僅是毛澤東思想眞諦的一部份，另一部份眞諦若何？且先聽另一則故事。

二、用手掏大糞

有一個星期日，河北省百貨公司天津採購供應站第一倉庫的廁所管道堵塞了。財產管理員靳從善剛好來值班，他看到糞便流得滿地都是，立刻找鐵鈎、竹片，桶廁所管道，但桶了半天都不通。這時他馬上想起「爲人民服務」中的「完全」「徹底」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於是乎，顧不得髒和累，把鐵鈎和竹片丟開，挽起袖子，伸進半個胳膊用手掏，可是掏了一陣子還掏不通。於是半躺在地上，把整個胳膊伸了進去，糞水沿着胳膊往外流，弄得老靳滿身尿屎。可是老靳一不怕髒，二不怕臭，還是使勁往裏掏，「噗」的一聲，糞水噴湧出手，濺滿老靳全身，使老靳變成一個屎人尿人，然而竟畢把廁所管道桶通了。

這則故事出籠之前，中共大搞衛生運動，原來只搞環境衛生，不搞個人衛生，個人愈髒愈光榮。弄得滿身尿屎，又髒又臭的人，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人，未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與斯矢斯溺比起來，孰香孰臭？尚盼，派仁兄多多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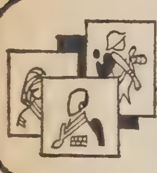
香港水廁起碼有幾十萬個，糞管堵塞也是平常之事，既然除了掌握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人，除了用胳膊去掏去通之外，鐵鈎、竹片；以及一切掏糞工具，都無法把堵塞的糞管桶通，那麼筆者建議左派諸公馬上成立一個專掏桶糞管的毛澤東淸潔公司。因爲此地除了諸位左派仁兄尚能掌握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之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能掌握，毋須繳交專利稅，也可成爲專利公司，倘若左派仁兄肯聽筆者建議，則必定能發家致富，不必握着人民的喉嚨，榨出食品運來香港，也將有大把外滙寄回去支援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因爲全香港都不會有一個家庭主婦肯用她們的纖手玉臂去通大便的。即使他們把通大便的價錢開到一千元一次，她們也會乖乖送上，諸位也就可以大發特發通大便財了。

這固然是諸位的勝利，也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另一次輝煌的勝利，諸位以爲然乎？

（註：兩則故事非筆者杜撰，乃見自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文滙報。）（請與編者聯絡）

記廣東省三個長命縣長

醉八仙



在人事政治的國家裏，做官的無須於計及才與能，但求能夠拉上一點關係，認上一個契爺或做個小舅子，憑一點裙帶關係或苞苴之薦，便不難做個官兒、宦宰。但這種官，得之易亦失之速。儘管你賢而且能，在施政上做得出色當行，可是靠山一倒，或者奉承有缺；百姓雖然愛戴你，社會亦需要你，而上司卻不希罕你，也是要你滾蛋的。所以「五日京兆」，前人早已慨乎言之，做官而能久安其位的，從來就是件絕不容易的事。

民國以來，由於軍閥割據，政令不一，政局不寧，官場就像走馬燈，做官的就更是團團地轉；今天接鈴視事，明日丟官的亦不為奇。但廣東卻有三位特出人物，一做上縣長就做個十多年，雖然不能再往上爬，卻亦倒不下去，在宦海中，總算是難得的事。這三個人，就是繆任仁、陳桐和張虞韶。

繆任仁之能夠做其長命縣長，全在於手段圓滑，對上緊抓一個「黏」字，對士紳則死抓一個「結」字，始終是上官的夥計和豪紳的朋友，而做官則是一種職業。這一縣做了三年兩載，既無建樹，便又調移到別一縣去；十多廿年之間，始終能做個高居民上的縣尊。

張虞韶是余漢謀將軍的老師，行為乖謬，到處遭人非議；但「師爵」藉「生威」而固，雖然調來移去，但十餘年間，縣長的頭銜迄未丟過。說到他的政績，根本就無從說起，笑話卻就有不少。現在畧舉數則，以見一斑。

當他在澄海縣長的任上，當地某鄉捕獲殺人擄掠的悍匪陳阿俊，送交縣府法辦，苦主亦懇請懲兇。他見苦主是當地的富紳，竟不理會事實，單憑一個：「還不是有錢人欺壓窮人？」的想法，竟就把悍匪釋放了。他又喜歡隻身微服出遊，自詡是探求民隱，可到處鬧其笑話。他會到澄城東門外的下等飯店去充當顧客，以察看小百姓的消費情形。恰巧有一個農人進城賣完了菜，挑着空菜籮到飯店吃飲，要酒要肉，大嚼深斟。張氏急速離去，到外邊找到一個警察，着他把那農人帶回縣府訊問。他認為農人收入微薄，不應該有這麼濶，一定別有作奸犯科得來的錢；訊問了個大半天，雖然沒事放人，但農人已經飽受虛驚。

在化縣，有一天，他拄着一枝手杖，獨個兒在街上行走。當時駐軍中有一位剛結了婚的排長，偕同妻子散步，因為小兒女怕羞，不敢並肩攜手，而是相隔個五七步的走着。排長太太穿了一條旗袍，張氏認為女人裳不及下脛，有傷風化，尾隨了一會，越看越覺得不順眼，急步上前，手杖一揚，便把她那件旗袍的後幅揭起，讓她那個只裹着短褲的屁股和一雙雪雪白白的大腿，在路人的眼前「活現世」。這一來，那個做丈夫的無明火冒起了數百丈，霍地拔出身上的短槍，指着張氏的胸膛。

「我是張縣長！」他見情勢不妙，急得高聲大叫。

「你這個糊塗狗官，竟然當街調戲婦女，待我一槍打死你，亦好為地方除去一條糊塗蟲！」排長亦厲聲呼叱。

情形相當緊張，幸虧縣府一位高級官員經過，費了一番唇舌，勸開了那個排長，這齣活劇才得收科。又一次，他隻身到理髮店美容，乘間問那位理髮師道：「你們這位新來的縣長好不好？」

「好到是好，只是有點糊塗。」那位理髮師回答。

理完了髮，張氏回到縣府，即命衛士去把這位理髮師拉來。理髮師看到高坐座上的縣長，原來就是剛才的顧客，不由地膽戰心驚，而縣長亦已開口：「你竟敢駡我糊塗，來，拉下去打二十大板！」

當下把理髮師傅打得呼父喚娘，打完了，衛士再推他上來；而張氏亦從口袋裏摸去兩張十元額的鈔票來遞給他道：「賞給你！」

「我不敢要。」理髮師傅一頭霧水，眞不知縣太爺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你說我糊塗，該打！而『好倒是好』那一句卻說得對，該賞！這才見得我是賞罰分明。快點拿去，要不然，可又要捱打啦！因為違抗命令亦是該罰的。」於是理髮師傅只得接過了錢，道了謝，一拐一拐地回到理髮店去。

他就是這樣乖謬，而亦就糊裏糊塗地做了十多廿年的縣長。

至於陳桐，倒不失是個可兒。他的一任徐聞縣長，一做就做了十多年，而這全在於他的眼光獨到。

因為在昔，徐聞地曠人稀，全縣居民不足五萬，貧瘠異常，到處是高山林木，野獸比居民還多；加之山嵐瘴氣，疾疫猖獗，做官的視為險地，這個縣長，是誰都不願做亦不屑做的。

但陳桐卻就看中了它。因為政簡官閒，他就利用時間、環境，在那裏經營農場；每年蔗糖、棉花、稻穀的收穫不下萬擔，較諸到別處去搜刮並不輸蝕，而且沒人爭逐，樂得安安穩穩地做下去。

他又沒有官架子，老是穿一套破舊的粗布中山裝，每每拄着手杖，戴起一頂通帽，到各處的農場去巡視。遇到村夫野老，亦常就地相與閒話桑麻，十分親熱。

而那個縣政府，原是間破舊的祠堂。因為政簡官閒，門口沒有衛士，而傳達亦兼任他職，所以傳達室裏每是空不見人；陳氏便在門口貼上一個通告：「要見縣長，直入後堂。」一點官威，半絲派頭都沒有，在官場中亦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

抗日戰爭期間，陳氏親率縣兵，與日軍週旋多年，大寒敵膽。雷州陷共前夕，陳氏兼任剿匪指揮官，於進剿遂溪縣城月市的土共時，不幸身陷重圍，為匪所俘，生死不明。

綜觀陳氏所為，倒還不失為叔世的一個好官。同為廣東的長命縣長，但卻是繆、張所望塵莫及！

長白山寶藏及獸國春秋

佐炎

「東三省三宗寶，人參、貂皮、烏啦草」。這兩句話由於歷代相傳，可說婦孺皆知。但三宗寶之中，除烏啦草在東北各地可以逢山皆是（按：烏啦二字乃滿語，即東北鄉間農民冬季所穿以皮革縫製之靴，除靴內貼腳布袜毛毡袜，再在靴外繫上烏啦草；這種草光滑柔膩，卻濕禦寒，遠勝其他棉絮類，而且行走冰地不滑。）至於人參與貂皮，捨長白山外，他處則是稀產。

長白山，為我國東北部著名大山，山脈起伏，北起吉林省，南向延入遼寧、安東二省。主峯在遼寧省境之長白山北，山高二千七百餘公尺，山多白浮石，古名「白頭山」後稱「長白山」。絕頂有天池，俗呼龍王廟，係火山噴口之遺跡。南接千山山脈，構成遼東半島之脊樑。山多寶藏，惜未開發，其顯著者，原始森林中之巨木蔽日，野獸成羣，皮革、珍藥、榛菇、山菓甚多。附近各縣如安圖、撫松、臨江、輯安、三道溝、兩江口等地居民，雖然地瘠無產，然亦均能溫飽有餘。此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

山中出產之珍貴藥品如人參、合首烏、榛榧等，（按：榛榧也為滋補品，功能僅次於人參、合首烏，價亦稍平，藥家泡製處於臣輔地位，故不出名。）一般藥戶每屆春末、夏暑、秋初時，三五一伙，攜帶乾糧、挖具、武器出發採藥。他們均屬行家，深悉珍藥生於深谷絕壑，草色迴異，一望即知。但說也奇怪，凡是珍藥之旁，例有毒蛇猛獸為之護，採藥人必先設法剷除藥旁蛇獸，然後方可動手，往往因伺機除獸，相持數日不下的。

人參，諺云「七兩為參，八兩為寶」；合首烏，不論大小只講年份，市傳千年為無價珍品。但談何易獲，普通偶得一隻四五兩重人參，或八九十年之合首烏已不愁小康矣。棒榧一藥似較易得，據傳如果發現棒榧，將蛇獸清除開始採掘時，如挖掘第一枝，應速將身傍見到其它各枝以手指叱道：「這裏一枝、那裏一枝、旁又一枝，我均看到，你們逃不掉了。」（因此藥均在一片地上，每隔四五尺即生一枝，但總不會超過十枝。）然後再慢慢挖掘，以全枝葉。否則，如不指喝，當你挖完第一枝後，再找它枝，均已不知去向。緣這種珍藥已沾地靈，由地下潛移他方矣。這種富傳奇性的說法，東北藥戶言之鑿鑿，信不信由你。

世人皆知深山巨林中，萬獸之王非獅即虎，但在長白山區之鄉民，則稱：「一熊、二猪、三老虎。」因為虎雖兇，每有行動輒帶腥氣，人畜可以趨避，況虎之捉捕人畜，兩撲未獲，掉頭即行，絕不死纏不休，表現出十足泱泱君子風度。故虎雖威猛，並不十分可畏。

長白山中有種虎之尅星名「騷狗子」。身裁細小，狀類小猴，跳動靈活為素食動物。春夏秋日在不為牠獸發現處，尋些山菓榛芋而充飢，一到嚴冬，牠就要仰仗山中住戶餵養家畜，放在門前石臼內的食剩菜飯。奇怪的是食飽後，例必在石臼內撒上泡尿，這比簽約都準。行後如有虎豹豺狼逡巡於房屋附近時，尿雖凍冰，其味不減，虎豹嗅到挾尾急逃。原來這個小東西雖無攻擊防禦之能，但遇襲時即以靈活身手躍起數丈，落於虎豹之背，牠的尿也馬上撒出，斯時猛如虎豹也一籌莫展，沾上他的尿，皮毛脫落，肉繼潰爛。欲回首咬牠時，牠又一躍騰上樹梢去了。這也是天生萬物，各具生尅之妙。否則弱肉强食，非滅種不可。

野猪最小者亦約三四百磅，七八寸長獠牙，堅逾精鋼。因每臨炎夏，山上老松被烈日晒出松汁，野猪身上痕癢，即向粗鱗般之松樹揸痕，松油沾身，再在地上打滾，把細沙碎石與松油混相凝結，日久成為寸許外壳。這樣「三結合」的硬質，誠比鋼筋水泥還要堅固，因此普通口徑步槍，除射擊其眼鼻口外，他處是不易射進的。而且快如奔馬，獵人見到趨避為吉，主要原因也是為牠費出偌大氣力，即使獵到也無足取，皮既無用，肉更腥粗，是以一般獵戶把牠視為最討厭的目標，故把牠封為獸王第二實座矣。

熊別號「黑瞎子」，分「人熊」「狗熊」兩種。我們在馬戲班見到的為狗熊，性較溫馴，也能教牠耍鋼义、蹲坐、鑽火圈幾套玩藝以廣招徠。然此物性懶又笨，成為罵人的代名詞。

人熊，山外人是很少見到的，賦性兇猛殘暴難馴，普通的體重六七百磅，立起高達六七尺，尤其牠那四隻腳蹄，大如芭蕉扇，內藏尖爪似鋼鈎，血盆大口，利齒長四五寸，目閃黃光，與獵人相遇纏扯不休，必至一方死亡方止，故獵人將牠封為「萬獸之王」。

據聞，有獵戶弟兄二人遇一大熊，集中火力向其胸下臍部射擊，眼看一槍中的，子彈係開花彈，入皮即炸，血如泉湧，熊並未稍退，反而撲來。弟兄邊逃邊發槍，旋見熊腹下流出腸臟一團，熊以爪抓腸送回腹內，又扒起地上草揉作一團，堵上傷口，還是追趕。後來不支倒地，弟兄驚魂乍返，暗幸成功，乃回身割掌。及至身邊，旋見熊一舒臂，其弟未提防，被牠兩掌撈過，兩爪一撕，如撕香蕉般扯成兩邊。兄見弟慘死，毫無顧忌，向熊連轟數槍，方始畢命。

滿漢全席，即有熊掌一味。但須冬季者味既鮮美又復滋補。熊之為物，夏日牠是不作什麼打算的，但每屆深秋，山已落霜，牠也就開始「秋收冬藏」工作，必要多方搜捕野獸，儘量吃飽，將所吃之肉類精華運存四掌，一如駱駝儲水囊。迨至大雪封

山時，牠的四隻大掌又肥又厚，內中貯滿脂肪，然後尋一樹孔，僞裝良好，作其冬眠之所。每天睡醒肚餓，即以舌舐掌而充飢；待前掌瘦癟後，再舐後掌。其舌有小肉刺，非常犀利，有時能把掌舐出血來。是以北方有句俏皮話，譏笑某人你的臉皮厚，「黑瞎子也舐不透」。

筆者在瀋陽受敎育時，假日見一鄉人，以扁擔擔着兩隻熊掌，大如箕箕，忖其重最少有四五十斤，問路去大北門裏「德馨飯莊」議價而售，掌上血跡泥土仍在，招得市民成羣追隨而觀，是我生平所見之巨掌。後聞此掌被當時遼寧省主席翟文選購買宴客（即北伐後之第一任主席）。恐本地廚師不善泡製，特命人由北平東華門大街「東興樓」請個七旬老師傅赴瀋司廚，該師傅曾任慈禧后與光緒帝之御膳房。由此亦可見這件美味是多麼稀珍。

長白山中之獵戶居民，如有塊平坦盆地即辛苦開墾，成三二畝田園，以便種些蔬菜與玉蜀黍類（東北稱玉蜀黍爲包米）。最怕碰上熊來偷食，因牠能在一夜之間，將包米連生帶熟糟塌淨盡。其實牠本意是想偷些包米拿回山去以作食物，當牠夜入園地，四顧無人，急以右掌攤下包米挾於左腋下，又以左掌攤第二支挾右腋下；再以右掌攤第三支送左腋下，但臂一張第一支又掉下去了。如此週而復始，一支又一支將包米散落一地，最後一看，再無包米可攤了，牠還站着發楞，怎麼忙了一夜，才只有一支？結果，俯身拾取，但充其量也不過左右臂各挾一支；左右掌各握一支，共四支而已。熊就是這樣笨得可憐可笑。因此北方有句歇後語：「黑瞎子攤包米」——認准這塊地。

有時母熊欲搬遷別處，由洞中攜出子女隨其而行，如遇山洪瀑發，水深湍急，雖則牠能跋涉橫渡，但知子女輩是無力渡過的，只好攜泅一隻，涉水先渡。但另一隻小熊緊緊隨後不捨，而牠又不能一次攜兩隻。於是靈機一觸，在附近尋來塊重數百斤大石頭，將一小熊壓於石下，牠才放心將另一小熊送過彼岸。將要轉身接取那隻時，然這隻又在後緊跟，牠又想法泡製，尋來塊大石，將此小熊也壓石下，然後過河走達原岸接還石下之小熊。可是掀石一看，這小隻熊已被壓成柿餅似的，早已死了。牠也非常着急，想起那邊還有一隻乖仔壓在石下，迅返對岸，將石撥開一看，這隻也死了。至此牠才知道子女全被自己壓死，同人一般愴地呼天，發狂哭泣，其聲嗚嗚，將附近石塊亂抓亂扒，以洩胸中悲痛。

由此又有句歇後語：「黑瞎子搬家」——絕戶定了（即子女全無之意）。這些故事都是山中父老居民所講，想必翔實無疑。茲拉雜記出，以供南方讀者之談助。

舊聞新鈔

·古鶴翔·

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二日上海大公報刊登了一個「特訊」，它的大標題是：「周副主席倡新風氣」；小標題是：「不做生日，不送禮，不以人名代地名，爲人民服務，最怕是逢迎。」

文章的內容說：「中共周副主席恩來八月十四日對社會科學工作者小組會談話，中間有幾節是很值得記出的。」這幾句很值得記出的話是：「但我們對於個人，如果以爲一切都好，即是沒有歷史的觀點。一個人有好有壞，都可以提出。……人難得爐火純青的，連毛主席今天也並未爐火純青。他對毛澤東選集的文章，也是一段一段的拋掉。」文中還引周的話說：「爲人民服務最怕的是逢迎。不做生日，不送禮，不以人名代地名，我們今後可能成爲一種風氣。」

到了同年九月十號，上海大公報突然刊登了由王芸生和徐盈二人發出的緊急啓事，更正八月廿二日刊登的「特訊」道：「周副主席倡新風氣一稿，是本報總編輯王芸生根據本報北平辦事處徐盈所寄供參攷用的資料刪節而成。該稿原文記錄周恩來先生談話，未經校閱，現已查明頗多失實。有些地方甚至記得完全相反。例如周先生指出：『完全的成熟是不容易的，即在中共黨內，也只有毛主席，劉少奇同志等幾位領袖才算得上是在政治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毛主席因爲認眞，對於毛澤東選集的文章一篇一篇親自校訂。』在記錄中，竟記爲『連毛主席今天也並未爐火純青。他對毛澤東選集的文章，也是一段一段的拋掉』，與原意恰好相反。」

我們看了這一段「舊聞」以後，必然發生無限感想。我個人的感想是：

㈠王芸生對中共的希望，正代表了大陸淪共以前左傾知識分子的觀點。當時充滿了幻想的左傾知識分子以爲中共確實是有一種「新風氣」的。

㈡以王芸生及徐盈的文化水平，絕不可能寫出與周恩來原意相反的紀錄。即是說：八月廿二日上海大公報所載，確爲周恩來的眞心話。原來周恩來心裏是反對逢迎，並且將毛澤東和劉少奇等量齊觀的。所以在「文革」中，周恩來並不得志，而且惶恐地高呼「擁護江青同志」以求自保。

㈢中共每佔領一地，立即施行「文化征服」，企圖征服人民的精神，奴役人民的靈魂。大公報認錯事件，僅僅是中國文化人遭受大劫的開端而已。

㈣王芸生和徐盈在九月十號的緊急啓事，在「文革」中似乎又應修改了：「劉少奇是爐火純青的反革命！」

衣裳第一

孔老夫子在兩千五百年前便說過：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成天價揀衣擇食，這種人將來不會有什麼成就的。這話在當時也許不錯，但現在是二十世紀的太空時代，假使他老夫子生在今天的香港，讓他那「衣敝褞袍」的子路和營養不良的顏回，替他出去辦外交，包管會到處碰壁，連個領事館的領事也見不到，更不必說各國的領袖人物了。因為二十世紀的地球人，多數生成一對「狗眼」，看到穿舊衣裳的人，便以為是小偷、叫化子，於是立刻怒目橫眉向他狺狺狂吠，以免招致物質上的損失。

賣油郎當年生意興隆時，對於衣着方面也相當講究，自從避難來港之後，打油的收入吃飯尚成問題，那有閒錢做新衣服？所以除了幾件香港衫便是那套「單吊西」；雖然質料、縫工都不含糊，可惜駐顏無術，經過十二年的風吹日晒，已成蘇季子的「黑貂裘」第二，所以，所以很少穿它。

賣油郎雖是生在北方，但對現代的冷氣卻覺得比零下若干度滴水成冰的嚴寒天氣還更可怕；每次看電影都要帶件毛線衫，否則，乍冷乍熱之下，立刻便要傷風。

賣油郎打油之餘，最愛讀書，所以一有時間便跑圖書館。那裏的確是個好地方，尤其是在暑假期中，許多青年都在那裏讀書閱報——自然也有少數人在那遍體生涼的冷氣中隱几而臥地去見周公。

上個星期賣油郎又到圖書館的參考室去參考資料了，為了利用西裝口袋裝活頁簿，於是隨手拿了那件西裝上身；進去便向身上一披，在我是溫度恰到好處，但在別人看來也許便有些不順眼了。這次我找的資料相當多，先後翻了二十多種書籍，當時只顧翻檢抄寫，自然不管別人的觀感如何。大概那時便已引起職員們的注意了，所以當我走的時候，雖然把一本六乘四吋的小型活頁簿拿在手上，表示未有其他書籍；但還是遭到一個職員攔路搜檢，一定要翻開那個小簿子，看看裏面有沒有藏着他們的書籍。

我以為這舉動是十分無聊的：一冊三十二開本的普通書籍，面積至少是五乘七吋，豈是我那四乘六吋的活頁簿所能藏得下的？他們之所以那樣作，完全是為了那件舊西裝。眞令賣油郎既好氣又好笑，乃作打油詩以記其事曰：一套舊西裝，穿了十二載；完好雖如新，可惜顏色改。

豈無換季錢？舊衣不願甩。不耐冷氣侵，披上任搖擺。

衣敝人亦窮，地位隨之矮，職員疑小偷，珍籍懷中揣？

攔路强搜身，片紙亦蒙睬。此辱何從來？

衣裳欠光彩。

大盜擁鉅資，仍不忘作歹；衣飾值千金，

走私偷復拐。

濫人憑衣衫，無乃類狗仔！稿費到手時，

談事與願違（下）

大多數的人，願望都不太高，也沒有違反別人的利益。比如，有人希望得到一層樓，一輛汽車，一個溫暖的家庭。有人的願望更低，僅僅希望得到一份收入較好足堪溫飽的職業。可是依然事與願違，無法實現。

無可否認，他們希望得到的都是應該得到的，可是他們往往只强調應該這一點，而不去檢查自己所盡的努力和所採取的手段和方法。有些作者希望別人尊敬他，承認他是文學家或作家，可是自己卻不願多讀書，不願深入一層體驗生活，把時光花費在歌樓舞榭或者無聊的吹捧中，創作時信手胡寫，寫出的長篇巨著既無哲理，人物又如剪影，有形無心，有影無人，這樣別人怎能承認你是第一流的作家呢？有人希望創出一個小康的局面，可是揮金如土，豪賭豪喝，到處吹牛，招搖撞騙，一個月的薪金三二日就花得一乾二淨，其外表雖然好看，西裝革履，屋裏家俬佈置華麗堂皇，但卻是用分期付款方式弄來的，債台高築失盡信用，這樣又如何能創出一個小康的局面來呢？這類事與願違，不是主觀努力不夠，就是方式方法不對頭，可謂與人無怨，與天無尤。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不如意事，都必須由自己負責任，有些人主觀盡了努力，方式方法也正確，其願望也不太高，可是卻偏偏不能實現，一再嚐試，一再失敗，實在難免要發發牢騷。可不是嗎，涵養如此好的孟浩然，也要感嘆「無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普通人對自己不滿的事物媽媽聲，是極其自然的。可是倘若僅停留在感嘆咒罵的階段，卻又是十分的不智。感嘆咒罵雖然能舒舒胸中鬱積不平之氣，但卻於事無補。絕不會因為你的感嘆咒罵，違願的事就會變成如願來。在下認為積氣舒完之後，重要的是要鼓起勇氣，從頭再做起，決不氣餒。

處在逆境時，最喜歡怨人尤天，責神罵鬼的人，處於順境時也是最容易得意忘形，自以為不可一世，不顧他人死活的傢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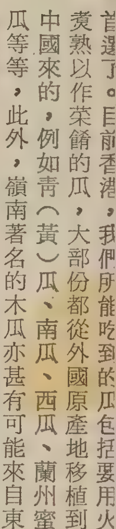
當今之世，國家多難，萬民待救，本來稍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都不容易感到眞正如意。可是有一些剛從逆境中轉過來的人，有了幾個錢，撈了一二個名堂，就完全忘卻了自己咒罵之聲尚繞樑未散，以為自己是天才，是天生的專家，是天生的富貴胚子。從此沉迷於一片恭維聲中，沉迷於聲色犬馬，沉迷於歌樓舞榭，不僅不繼續努力，勇前直前，而且把國家民族拋在腦後，這種人，只有改曾公名聯以贈之。

嘆聲怨聲媽媽聲，
聲聲入耳（失意時）
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人（得意時）

那裏去了？

藍海文

我們的貓兒哪裏去了？
是醉了還是飲茶去了？
是不是每天去打痲雀？



首選了。目前香港，我們所能吃到的瓜包括要用火羹熟以作菜餚的瓜，大部份都從外國原產地移植到中國來的，例如青（黃）瓜、南瓜、西瓜、蘭州蜜瓜等等，此外，嶺南著名的木瓜亦甚有可能來自東南亞地區的，至於哈密瓜以前還是外國的貢品呢！

夏日談瓜

香港目前的天氣，仍是酷熱襲人，但西瓜已走下坡了。在士多店門前擺着的瓜，還是以蜜瓜為主，次為木瓜。在中國，嶺南木瓜是馳名的，而在廣州，人們都迷信生長在河南嶺南大學附近的木瓜最好味，當我幼年在嶺南大學附小讀書的時候，就常常見到那些從廣州市區到來旅遊的人，都不免地携着三數木瓜離去。食木瓜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以往家園中就種有三十多株，成熟時不止自己家人大快朵頤，親朋戚友也受惠不少。近年來在香港，流傳着暹羅木瓜最美味，更勝嶺南木瓜云云。今夏朋友從暹羅回港時帶了三隻給我，其後朋友的暹羅朋友從暹羅來港，我也得獲分惠數隻，但吃過竟大失所望。就我所得的暹羅木瓜來說，實在不及嶺南的名產遠甚。我自問對於飲食，絕少鄉土情感，說暹羅木瓜最好，眞是聞名不如見面。

比較上來說，我對於木瓜的興趣不大，對西瓜卻有偏愛，以次是哈密瓜了。對西瓜所以特別喜愛的原因，卻有外在環境的影响，因為在炎炎夏日的季節，口渴難熬的時候，一啖二口地吃着冰凍多汁的西瓜，眞是無上的痛快。蘇東坡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之句，我以為荔枝固是美味，但西瓜亦很不錯，尤以江南的馬鈴瓜與平湖枕頭瓜為然，所以亦可說「日啖西瓜雖一顆，不辭暫作江南人」此處所謂「暫作」之意，是夏天到江南吃西瓜，屆秋冬則返回嶺南避寒吃蛇肉也。

以瓜之甜蜜來說，自然以哈密瓜最好，但在香港，哈密瓜要到秋風起時才自大陸初到，所以現在還不是吃哈密的時候，只能吃蜜瓜而已。

輸入香港的蜜瓜，同一種類的，有蘭州蜜瓜，日本蜜瓜，和美國蜜瓜。絕非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更非存在反共心理來說話，以上三種蜜瓜，味最好的要算美國的，而最劣的卻是蘭州的蜜瓜了。

大家不妨張開眼來比較，美國蜜瓜就以外型大小來說，就大過蘭州蜜瓜二倍以上。本來，過去的蘭州蜜瓜雖非很甜蜜，但大致合格，但今年自大陸運來的，眞是具體而微，有如未發育的黃毛丫頭，看相已令人難起食慾了。

蘭州瓜原產自美國，那是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任美國總統，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時帶來的瓜種。也許是「橘踰淮而北為枳」的原因，蘭州瓜的蜜甜遠不及美國的了。

嶺南一佬

當小偷打着旗幟前來，卻在門口呼呼睡覺！

唉！看不住門的狗兒！

捕不到鼠的貓兒！

薛饑輔哪裏去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十六九年八月卅一日

主夫隨筆

一無常」，文中談的都是有關無常鬼的故事——當年在城隍廟或東嶽廟中都有無常鬼的塑像，現在的青年人自然無緣見到——據魯迅的描寫，無常鬼的尊容是：身上穿一件用粗麻布裁製不縫下襬的白色孝褂，腰束一根草繩，腳穿草鞋，項挂紙錠；手上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的，頭髮卻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個「八」字。頭上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應該有二尺來高；在正面直寫着四個字：「一見有喜」、「一見大吉」或「你也來了」！

魯迅所說的「活無常」，是他從城隍廟的陰司間，迎賽會的隊伍裏，舞台上或玉曆鈔傳的繡像中看來的，並沒有和正牌無常鬼碰過面，在這方面說，魯迅的經驗便和本主夫差得遠。

本主夫的家鄉因為風氣開得遲，所以神棍之流特別活躍。神的代言人有兩種：男代言人叫做「端公」；女代言人叫做「師婆」。「端公」的情形俺雖不大清楚，卻和「師婆」打過不少交道。

和俺同村的一位遠親，論輩分俺該稱之為「舅婆」，她便是一位頗資盛名的「師婆」。我的祖母很迷信，凡是家裏的人生了病，也不管是內科外科，婦科還是小兒科，總要請那位「師婆」來顯顯神通。這位「師婆」的神不是別人，正是那位「一見大吉」的活無常——我們都叫祂做「吉大哥」。

俺那位舅婆不止是「吉大哥」的代言人，也是祂全家的代言人，這包括祂的母親——柳仙太太，和兩位姊妹——桃花姑娘，桂花姑娘。降壇治病的以「吉大哥」為主，柳仙太太只偶爾客串一次；至於兩位姑娘，則向不為人治病，只是在無事時請她們降壇閒話家常。桃花姑娘口吃得厲害，據說其中還有一段動人的故事呢。

「師婆」在「吉大哥」全家的眼中，只是一名燒香僮兒，所以祂們稱她為「小香僮」。「小香僮」淸神的方式很簡單，凡是有人生病請她求神醫治時，她便洗手焚一大把香，用黃紙捲成三個筒在桌上焚化；如果紙灰凌空而起，便是吉兆，否則主不祥。觀察燒香的情形也是如此：一束香燃燒得很順利，香灰向四週捲出像開花一樣，那便表示吉利，如果中間一叢香黑得像生木灰一般，那便是不祥之兆。「小香僮」在燒香焚化時，口中唸唸有詞，這時病人的親屬都要叩頭禱告。香爐前有一個紅紙包，裏面包錢若干，叫做「壓壇禮」，那是「小香僮」的唯一報酬。

祝蚨

胡志明死 越局有變

河內正展開奪權 中蘇共盡力爭取

由誰繼承大統，目前尚未揭曉；但親蘇、親中共兩派的鬪爭，勢所難免。看來，河內將成爲中蘇共戰場，雙方馬仔，短兵相接，鹿死誰手，且看下回分解。

慢慢的變不會突變

胡志明心臟病發而卒，世人關心的是：越局將否因此引起突變？

許多評論家說：北越政策將仍維持不變。這一點，老萬也同意。即使變，也是慢慢的變，不會突變。

蘇聯大獨裁者史達林死時，雖然反對史達林的人甚多，也只慢慢的變，變到今天修正主義；胡志明在北越的地位與控制力，都不及當日史達林之於蘇聯，他之死，當不會引起突變。

不過，如果說對越局毫無影響，卻又不然。胡志明一死，北越權力鬪爭，勢所難免；北越變成怎樣，要看今後誰能抓到實權。

在北越頭頭中，有鴿派，也有鷹派。鴿派當權，可能和平有望；鷹派當權，當然打到底，或者還會把戰事擴大。現時加以推測，未免太早。

五名接班人

胡志明死後，有資格做接班人的有下列五人：（一）北越勞動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黎筍。（二）國民會議主席長征。（三）總理范文同。（四）國防部長武元甲。（五）副主席宋德清。

他們當中，有傾向中共的；也有傾向蘇聯的。思想與背景的分歧，成爲鬪爭大因素。執筆時，誰做胡志明的接班人還未知道，不過，不論誰爬上這位子，都不會有把握安定地穩坐下去。在上述五人中，除八十一高齡的宋德清外，相信都有問鼎野心，若爲政敵攫得，一定想盡方法將之推倒。是故即使獲得躍上主席高位機會，也躭心要倒下來。

黎筍擁蘇力主速戰

從胡志明治喪名單推測，一般人認爲排名第一的總書記黎筍呼聲最高，是胡志明的熱門接班人。他從一九六〇年起代了長征的地位，五一勞動節，站立在胡志明身邊。黎筍是政治局內最公開的擁蘇反毛派領袖，他對越戰主張速戰速決。一九六四年派遣北越正規軍入南越，以及一九六八年的春季攻勢，都出於他的主張。去年四月間長征東山復出，第一砲猛烈攻擊「機會主義」，顯然是針對黎筍；因而黎筍從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的一段期間內，一直保持沉默；最近幾個月才活躍起來。

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臨時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時，北越領袖聯名致電祝賀，掛頭名的是他；並且爲此發表幾次演說，表現得十分意氣風發。

親毛領袖長征

長征一向被認爲河內政權親毛派領袖，這位北越勞動黨（共產黨）領導人物，近年來以堅決反對與美國談判結束越戰而聞名。

一九五四年以來，長征一再公開主張以毛澤東的持久戰和游擊戰理論應用於南越。他早年曾受中共訓練，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有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曾被公認爲胡志明的接班人。但一九五六年他爲了執行毛澤東式的土地改革，引起北越農民暴動，由此便告失勢。



經過十多年的沉默，去年四月他東山復起，發表一篇重要演說，抨擊一九六八年發動的春季攻勢爲「機會主義路線」；並指責在戰鬪中缺乏思想領導，因此未能在南越造成「羣眾起義」的局面。他呼籲採用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由「失踪」到「復出」

長征顯然得到中共的支持，不久前的「失踪」，以及最近的「復出」，顯示北越領導者在蘇聯與中共間徘徊不定的政策。

在他「失踪」的一段日子裏，適逢蘇共總書記布列日涅夫要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圍堵中共之際。可見北越內部親蘇、親中共壁壘分明，若長征擁有權力，以他與中共間淵源的深厚，當然不會同意北越與蘇聯聯合對付中共；反之，如果北越政策要加强與蘇合作，長征就無法不避開一時。

范文同、武元甲、宋德清

被稱爲溫和派的范文同，在數年前胡志明實際未積極參政時，便由他主持政務。他對中共一向採不信任態度；中共對他也極端不滿。

國防部長武元甲，雖不是主席繼任者的熱門人選，但也有擁有軍權，成爲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支持那一邊，那一邊就有成功希望。在奪權鬪爭中，他是左右大局的關鍵。至於年紀比胡志明還大的現任副主席宋德清，在六年前已被西方記者認爲「衰老」了。以一個這樣衰老的人「接班」，只怕不旋踵又要找別人接他的班了。

奔喪爲名奪權爲實

不論由誰繼承大統，北越親蘇和親中共派，實力相捋，難怪蘇聯中共搶先派人參加胡志明的喪禮；中共的周恩來和蘇聯的柯錫金，參加喪禮是藉口，大家盡力爭取北越，才是他們眞實的目的。因此，胡志明一死，不但引起越北權力鬪爭；也引起中蘇共的鬪爭。鬪爭結果如何，將直接影响今後越局。目前一切未露端倪，當然難下結論，且靜觀其變吧。

萬人傑

青年園地



馬屁王

黎民

儘管有人對本地的「社會名流」銜頭不屑一顧，可是萬分熱烈地往這個圈子裏鑽的，卻大不乏人！

要得個這麼「光宗耀祖」名銜，有人認爲只要肯化銅臭，便如甕中捉鼈，手到拿來。然而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表面看似買個「假博士」那麼容易，實際則非一朝一夕可竟全功的。

比方說：首先要擺出熱心這樣，關懷那樣的精神，做一輪××會長理事長之類，呼籲這些，響應那些，大賣一番力氣，令到自己報上有名，畫上有相，使人認識大號尊容，是爲「小學階段」。

次及於陞高一層，任其××局羅理，主席等等，享過幾年扶老有方，携幼有功的令譽，庶幾等於「中學」的完成。到了榮登「高院」爬上什麼首總。主席這般寶座，才猶如得了「學士」資格，算得上街知巷聞人物。化錢不必說，其間還需有「大人」撐腰，否則在中小學階層裏停下十年八載，亦非奇事。

總括一句，雖然和取個眞博士學位的困難程度，相去遠甚，但若以爲憑財可通天，一步直登龍門，那也太小覷了成「名」入「流」者的艱苦奮鬪了！有人就眼看着一位銀行王子，捱到入「院」，便足足花了幾年時光哩！

此中有一人焉，既無才，復無財，而亦會登准名流之榜。他憑什麼獲得如許成就？靠拍馬屁是也！

這得從頭說起：「馬屁王」在小學唸書時期，便精通吹、彈、打、唱的本領——吹牛皮，打架，彈人缺點，唱人花號。其實他自己正是個「神台貓屎」——神憎鬼厭的東西！

同學中，只有「大衛王」一個人沒有受到他的開罪，而且每逢大衛王遇難的時候，他總會挺身而出。不是幫他舌戰羣儒，便是護着他作盤牆大戰。

其動機並非激於義憤，只因大衛王是個富家子弟，大有油水可沾。大衛王在班裏正式有財無勢，何幸有此馬仔，於是便以吃、喝、玩、樂來酬謝這個「親密的戰友」，何況大家同個姓氏，稱兄道弟，亦是順理成章。

因家庭環境不大好的關係，馬屁王讀完高小，便告完結學業。但是他不甘心去街頭賣報，亦懶得去工廠做學徒，寧願整天地追隨大衛王左右：放學替他挽書包，落雨實行「擔遮死擋」，充個小勤務員。這個小老闆頗也體貼他的窮困，自動將零用錢分出一部份，使他兩餐有餘，不必靠窮父母養活。

後來老頭子魂歸天國，大衛王承其餘蔭，榮登總經理寶座，馬屁王亦跟着水漲船高，穿起皇然西服，正式做了隨從。

一個嚴寒的夜晚，大衛王在俱樂部玩牌，忽然把肥肚腩搓了幾搓。馬屁王何等精乖，一手掏出藥油，一口恭請老闆上毛坑。但是大衛王只是聳聳肩膊，摸摸屁股，未如所請。馬屁王一看這個啞謎，便猜中老闆害怕盛臀受凍，於是離座片刻，然後回來報告：廁所已經搞掂，再請大人打道入廁。

大衛王一來知他鬼計多端，二來已到了不可忍的程度，當即准奏而行，坐在溫溫暖暖的抽水馬桶上，拉完天地玄「黃」。

那個時代，暖氣設備還未出世，你估馬屁王用什麼辦法把冰涼涼的馬桶坐板弄暖？原來他的效法二十四孝裏「黃香溫蓆」的故事，自己在馬桶上先坐個夠，讓熱度留傳下來，才給大老闆享受，這便是他成名的「代表作」。

這一鬆，鬆得大衛王的牌風轉順，局終時頗感馬屁王的忠心體貼，順手一撥，便將雞零狗碎的籌碼賜給他。那不是乞兒砵裏的每粒一毫，而是每塊可兌紅底（一百元）一張，足夠當年的寒士一年之糧！

有道是「飽暖思淫慾」，大衛王也有「名流愛美人」的癖好，可惜七年之癢難過黃臉婆這個關。因爲王夫人是來自「景陽岡」的「母大蟲」。有法有則，不同凡响；一剪一撲，難擋到極！

一次，大衛王得了個千載一時的機會，與名女人在畫舫上吃其海鮮。事有湊巧，老虎乸又和一羣麻雀太太乘興而來。

衆目交投，要避除非跳海！幸得馬屁王情急智生，夾粗拉着名女人的如脂玉腕不放，立即向王夫人進行介紹：「話呢位小姐係我拖友，今天特地帶來給大哥過過目。」一場將臨的暴風雨，於是化險爲夷，使大衛王免了耳刑膝罪的苦難。

爲了大老闆的開心，馬屁王進一步使出「瞞天過海」一計。建議在對海開了一間酒樓，使到大衛王能夠以視察業務爲名，在自製的紅燈地帶散癢爲實，自然過得海便是神仙。

大衛王痛快之餘，論功封爵，馬屁王便榮任了襄理。雖然他不會「襄」也無能「理」，只求多了一份優厚的乾薪，於願已足了。

他更有對待自己的一份聰明：既享其齊人之福，而又沒有今世齊人的那些麻煩。那是他娶的兩個均屬「無牌太太」。換言之，她們都沒有到官署註冊，等到發覺愛情失去一半，亦莫奈何！

阿A要鬧離鬧拆的話，等如益埋阿B，倒不如讓他朝秦暮楚，故作不聞，是爲上着。

多年前，大衛王已循着「名流陞官圖」，連行幾「德」，榮封「大紳」。成爲督爺拍膊，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在鞏固地盤，樹植勢力的原則下，馬屁王亦隨着「沿步路過」，做了幾年××會長了！

如果閻王老子賞臉，不在前年勒令他向地府報到，相信他也早應入「局」，榮任總理了！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

光復金家口憑弔田橫島（之十一）

本篇在「萬人雜誌」一口氣連載了十期，走筆至此，要提出一個小小的聲明是：當五十四軍掃蕩魯東之役時，由於三個戰鬪師的任務不同，其所出擊的方向及所採取的行動方式也大有區別；如第八師係以全力指向青島北面的膠濟鐵路沿線；而三十師則擔任進攻青島的東北面；至於一九八師似乎成了預備隊，以肅清光復區的殘餘共患。因此有許多次的戰役都在同一時間發生，戰況則完全兩樣，如果同時加以報導，則不獨像公文式的「戰報」；在文字上會混淆不清，令到讀者也有顧此失彼之感。所以，本篇對各役的報導，在時間上難免有些顛倒。

比方說：第八師攻克膠州、高密而與第八軍會師，以至李彌化裝脫險及他率領十三兵團參加徐蚌會戰，這一段時間相隔約達一年以上；又三十六師和一九八師分別掃蕩金家口及首次光復萊陽，以至萊陽的三得三棄，在時間上也相隔約達二十個月；為了使讀者對每一條戰線的情況都能瞭解起見，故筆者不厭其詳地，儘量把它前後的發展綴成在一起。

金家口的軍事價值

記憶所及，當一九八師派出一個團兵實行掃蕩金家口的時間，大概是在民國三十五年秋，亦即第八師光復膠州的前後；而三十六師首次攻下萊陽的時間，則在高密兩軍會師之際。由於當時筆者還在國防部派往前線的聯絡參謀任內，無論部隊克復任何一地，必先前往與我軍聯絡或巡視戰地情形，因此對每條戰線的實際情況均瞭如指掌。

就金家口一役而言，戰爭的進行並不算是怎樣慘烈，因為把守那裏的共軍兵力薄弱；加上它們又抱着從不死守的原則，所以一九八師便輕而易舉地有如秋風之掃落葉。但是金家口的形勢，頗富戰畧價值，它位在丁字港內，即墨之東約一百里處，背山面水，東有五龍河為其屏障，西有勞山和鰲山為天險；尤其港灣為凹字形，陸路交通險阻，成為易守難攻的良好軍事據點。共軍竊據港口的主要目的，便於輸出與輸入，原因是青島一直為國軍所控制，而海陽又缺之輪船碼頭，潛伏於魯東南面沿岸的共軍所有接濟——包括槍械、彈藥及醫藥材料，全靠金家口輸入；而共軍掠奪沿海民間的物資及其農產品，也必須依賴該港口為輸出；特別是國軍切斷膠濟鐵路之後，金家口的地位更為重要，凡竊據萊陽西南的共軍所有供應，皆仰給於金家口。

然則共軍為什麼不堅守這個重要的港灣呢？一方面由於東邊的海陽共軍，因五龍河之障碍而一時未能兼程馳援；駐在萊陽的共軍又因三十六師的强大壓力所阻。主要的還是我方出動了駐紮在青島的海軍艦隻，使它受不起海陸的夾擊，只好稍作抵抗以掩護其運輸隊撤走一部份物資罷了。

當我從膠州匆匆趕返即墨，再由即墨騎馬越過勞山之麓的時候，第一個傳入我的眼簾的是鰲山港的深藍海水，其與那座高聳雲霄的勞山相掩映，彷彿一幅從未見過的美麗圖畫。然而沿途所見老百姓的痛苦處境，則恰好成了一個强烈的對照，可不是我這枝禿筆所能形容的。當晚我與一九八師參謀主任王君（忘記其名字），由一排武裝人員護送下宿營於鰲山附近的一個小村裏，約百餘男女老少，村民中沒有一個是面無飢色的。據一位五十來歲的村民說：在沿海一帶的居民，已往的生活都很優裕，除了打魚、種地以外，每年還可以入勞山礦廠賺錢；比內陸各地人民的生活好得多。可是這一帶被八路軍竊據之後，不單是漁船被它們徵集，農產物被搜括一空；被徵去的礦工和運輸工人，每天只給幾個窩窩頭（用包穀磨爛製成），此外沒有一文工錢。

這位村民還暴露出一大內幕是：日本鬼子投降後不久，八路軍控制金家口至即墨後，康生（山東人）便悄悄地領來一批俄國的地質學家，勘測勞山的水晶礦藏，打算把大量的水晶石運走。假如國軍遲來幾個月，那附近的居民更要被它們徵去擔任運輸石礦工作而累死！足證共軍準備把中國礦藏獻給蘇俄作貢品，並非虛語。

開埠最早古蹟感人

翌晨，我們從鰲山起程向金家口進發時，沿途看到穿着破衣的老百姓，魚貫而行。初時以為是游擊隊，經過查問之後，才知道他們是萊陽人或即墨居民，而被八路軍抓去奴役的；現在國軍光復了金家口，他們便可自由返回故鄉了。王參謀主任則懷疑其中可能滲雜有共匪的游擊人員，於是加以盤問：「你們是在什麼時候被八路軍抓來的？替八路軍做什麼工作？它們撤走時為什麼不繼續把你們帶去？」

他們的答覆是大同小異的，大致說：「俺們被徵來的人數很多，什麼都要替它幹，主要的工作是晚上。因為八路的運貨船，多數是黑夜靠岸；並且一來就有好幾隻船，馬上搶着裝卸，當晚就要離開碼頭。入口的東西，便要運到萊陽去，前晚八路撤退時，也帶去了大部份的民伕。」

至於共軍由此出入口的物資究竟以那幾種為最多？他們則表示不很清楚。而我覺得奇怪的是，金家口這地方並不怎樣著名，只是一個市鎮罷了。為什麼會有如此整齊的街道和良好的碼頭呢？據當地的居民說：「金家口在百多年以前就已闢為商埠，比青島、烟台早得多。」實際上，那裏的建設雖然不及青島，但比烟台毫不遜色；若與即墨、萊陽等城市比較，更有天壤之別。後來我翻閱「山東省誌」中的記載，也發覺這樣一段：「當烟台、青島未開埠之前，金家口店肆櫛比，為沿海商業之樞紐。其後比戶閑居，氣象大非昔比。……」尤

其名勝古蹟，更令人留連忘返。本來，山東原爲齊魯二國地，歷史古蹟甚多。如曲阜城便是春秋魯國舊都，孔子的出生地；鄒縣則爲孟子生長之鄉，可惜我都沒有機會前往瞻仰這些聖蹟。又莒城原是漢城陽王的國都，春秋時的莒國；戰國時的齊襄王保衛莒城，在在具有歷史性價值，也缺乏眼福去觀光。惟有卽墨和金家口這兩個富有歷史性的城鎮，我倒遊覽過多次。

關於田單據有卽墨城而以火牛攻燕的故事，流傳我國二千餘年，可說家傳戶曉；我在本刊九十一期也曾加以報導過。而金家口的「田橫島」，則是很少有人注意的。幼時讀韓愈「祭田橫墓文」，總是信口滑過，全文一百八十八個字，我曾讀得滾瓜爛熟，迄今猶能背誦。但祭文的頭一段是：「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按東京卽洛陽，而田橫之墓則在河南偃師西郊十五里處，何以田橫島竟在魯東南面的海中呢？據史記：「田橫、秦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旣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爲齊王。漢滅項羽，橫與其徒屬五百人亡於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擧兵加誅。』橫因與二客詣洛陽，來至三十里，曰：『始與漢南面，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殺。橫旣葬，二客皆自殺，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之死，亦皆自殺，人多哀之。」

又韓愈祭文中的註釋：「橫至屍鄉地，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淚，以王者禮葬橫。旣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刎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刎……」云云。

兩度憑弔田橫島

以上二說都指客在海島中，聞田橫死而皆自殺，卻沒有說明這個海島是在什麼地方。注「山東省誌」說得比較清楚：「……其南海中，有田橫島，秦代田橫偕五百義士亡走至此，故名。後人指此島爲五百義士與田橫同殉之處也。」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我們已往讀書祇知田橫「義高能得士」，因此，像韓愈那樣的大文豪也「取酒以祭」。但對於那五百義士的殉節地，始終還是朦查查的。直到隨軍掃蕩金家口共軍的時候，才發現這個「義氣貫斗牛」的田橫島，眞使我有着無限的感慨！由於兩千多年前的齊國義士，對於他們的故主有如此忠貞；二十年後的魯東兒女，多受那些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敗子所挾持，從而大舉叛亂，今到這個盛產聖賢與義士之邦，竟無一片乾淨土！極目四望，餓殍載道，腥風撲鼻，慘不忍視，能不令人大有今昔之感！

所以，我在金家口僅駐了短短的三天，卻先後兩度憑弔這個富有歷史悲壯遺蹟的小島。假如你從金家口向南的海洋望過去，田橫島象一艘浮在海上的航空母艦；因爲它距離祇有十餘華里，距金家口市區約三十華里；假定沒有五百義士殉節於此，那末，這個細小的島嶼等於海中之頑礁，怎能引人注意？眞所謂「人傑地靈」是也。

當我尚未踏上此頑礁之前，總以爲島上有不少遺蹟可供憑弔的。因此，當天下午到達金家口市區不久，我卽請求五九二團副官主任替我們租一條小船，以便前往遊覽。但登陸田橫島之後，時已下午四點半，夕陽西下，除了瞻仰一座紀念五百義士的小廟和一塊石碣之外，別無任何遺蹟可尋，自然也沒有塚墓。只見島上怪石林立，荊棘叢生；全島面積周約五公里，島的東南面較爲平坦，約有七、八家漁民居住，他們純粹以打漁爲生。由這小漁村通至島的中央矮林下，有兩座用木板建造的屋子，據說是日軍的海軍倉庫。其上建有一座小亭，則是日海軍的瞭望台。後來日軍投降，共軍竊據金家口之初，把日人遺下在島上的海軍物資掠刼一空。而那座瞭望台也被共軍所利用，以窺探我駐靑島的海軍。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不能繼續遊覽西北面，於是相偕言旋。但坐在那隻如葉的小艇上，於歸途中望見西天的晚霞映照着島上的矮林，卻別具一種景色。所以，第二天的上午，又與王主任等一行五人，各自携帶武器，租了一隻漁船登上小島作盡日遊。雖曾僱了一位島上的漁民作嚮導，可是大失所望，西北面盡是蔓草荒涼，徒使後人唏噓而已！

先攻金家口的目的

金家口所處的位置恰在卽墨、萊陽、海陽的中央，其與上述三城的距離也大致相等。

魯東綏靖區司令部下令五十四軍一九八師先行奪取金家口的原有計劃是：一方面堵塞共軍藉此口岸的輸入或輸出，使萊陽共軍失去水運的接濟。因爲金家口與萊陽之間相距約一百五十里，除陸上可以單輪車或人力輸送物資外，並可利用小汽輪由五龍河航運至萊陽。蓋五龍河發源於棲霞山麓，至萊陽城附近會二、三支流而成爲五龍河，蜿蜒流入金家口的丁字港口；且河幅廣濶而水深，可容五百噸以下的小汽船航行。

另一方面則是把守五龍河東西沿岸，以遮斷竊據海陽之共軍北進馳援萊陽，或西進迂迴至我軍後方。

此外，更有利我軍的是：奪得金家口及淸除五龍河的障礙之後，本來運往靑島以接濟我軍的物資，便可改運金家口登岸，然後再轉運至第一線。這不僅是一條足足縮短了二百里陸上交通的捷徑；同時，我海軍陸戰隊亦可進駐丁字港，而無需多留陸軍駐守，增强了我軍北進的實力。由於當時的戰況已逐漸進入緊張階段，第八師光復膠州後，正準備一鼓作氣西進高密與第八軍會師之際，對膠州東面之共軍自然不能兼顧。而負責進攻萊陽的三十六師，其所擔任的範圍則相當的遼濶，東面必與一九八師的五九二團呼應；西面則至大姑河以策應第八師的推進。

因此，該師自東至西所擔負的正面幾達一百里，兵力如此分散，是很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的。

好在金家口之後進行得非常順利，迅速地告一段落，使三十六師的右翼無後顧之憂。

胡養之

太平洋風雲

六：瑪姬告訴鄧老頭你是她新交的男朋友

白萍譯

伍特知道，這本來是泰國宮廷的祭祀舞，加以現代化的舞臺而在夜總會上成為表演的節目。而這位舞孃的美妙表演，充滿了性感。全場在她控制之下，伍特感覺到場中只有她一個人存在；只看到她的乳峯、屁股、大腿和露出來的臂部，她的女性美，充份的表露了出來，充塞會場。除了她以外，場中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感覺不到。

伍特四面看看，不僅是他一個人被迷住了，場中所有男人都同樣的如醉如痴，都在全神的注視着她，眼色中流露出強烈的慾念來。

音樂愈來愈急，聲調愈來愈高，到了最高處，突然一下子沒有了，燈光也立即熄滅。過一會兒，燈光復亮，那舞孃已不見了。掌聲零落，因為，在女侍監視之下，男賓們不敢有熱烈的表示。

伍特深深地呼吸，揮手叫侍者過來，問道：「這舞孃是誰？」

侍者笑了，他臉上的表情顯明地表示他知道伍特的心意，操着生硬的英語道：「你喜歡嗎？先生，她每天晚上都跳舞的。你再來看她麼？」

「來的，」伍特道：「她叫甚麼名字？」

「瑪姬，」侍者道：「你還要另外一杯酒麼？先生。」

「不要了，開單吧。」

伍特付過帳，離去。

第二天上午，伍特在曼谷商業區中，所有商店的招牌都用中文、英文、泰文三種文字的。售賣的商品幾乎是應有盡有，手工業品、鱷魚皮尤其大宗。金飾店和珠寶店的櫥窗中，陳列着銀器、銅器、玻璃器皿、古董等；來自錫蘭的藍寶石、紅寶石以及其他珠寶。許多商店中，坐在最裏面的工藝匠很有耐心地伏案工作，在製造漆器。

他進入一家售賣樂器的商店中，泰國樂器和西方樂器都有，他買了一個西班牙「吉他」。

繼續在其他商店買了若干東西，最後買了一個大旅行袋，把所買的東西都放進去，外衣和領帶都除下來，放在袋中，趁一個機會，沒有人注意時，把頭上的紅色假髮除下，都收進旅行袋裏。

伍特在街上走着，「吉他」背在肩膊上，手上提着棕色的旅行袋，襯衫領子敞開，深黑色太陽眼鏡，遮着他的藍色的隱形眼鏡，頭上是烏黑的頭髮，但已不再是施美爾博士，施美爾博士已失踪了，至少是暫時不存在了。

他坐上的士，到了朱拉隆恭大學附近下車，這一帶是大學區，伍特知道全世界大學生都是這樣，很有流動性的。在校外寄宿的，隨時因經濟情況的變化而改變寄宿地點。所以，他打扮成大學生的樣子去找住處。租房間，絕對不會惹人注意。

他馬上找到一處，是華僑包租的房子，一個很小的房間，伍特用零碎的英語加上生硬的國語和華僑談好了租錢，預付他四十銖——兩美元也不到。

關上房門後，伍特立即把藍色的隱形眼鏡除下，放在小盒子中，在袋裏一放，脫下白襯衫，換上剛才買來的奪目橙色的夏威夷衫，腳上名貴的皮鞋也脫掉，換上膠底布鞋。

從旅行袋中取出幾瓶墨水，幾支筆，毛刷和橡皮擦字膠，都放在枱上，袋裏拿出一份空白的墨西哥護照，坐下來，很小心的填寫護照，最後，貼上印花，大功告成，護照上的名字是加西亞，職業是音樂界。他自己拿起來看看，知道除非拿到墨西哥外交部去仔細的檢驗核對，否則，不容易發現這是偽造的。

跟着，他把護照放回袋中，拿起吉他，離家外出，直趨白象夜總會而去。

他從後門進去，但樂師和表演者的休息室闃無一人，他一直走到舞池去，只見燈光都熄了，外面透進微弱的陽光來，椅子翻轉過來，擱在枱上，椅腳向天，鋼琴在試音。

坐在鋼琴後面的是那名美籍黑人，他似乎在半睡的狀態中彈着。伍特走過去，很有禮貌地道：「你是美國人吧？」他的英語有很濃的拉丁音調。

他的視線在伍特身上打量，最後，注視着他的「吉他」，問道：「你玩這東西麼？」

「是，是，」伍特用墨西哥話道。跟着，把吉他從肩膊拿下來，迅速的調好了音調，開始演奏一支快速的葡萄牙調子。只過了一會兒，黑人樂師已技癢了，鋼琴伴奏着，兩人一起演奏，愈來愈快，互相注視着，大家都微笑着，有英雄相惜之感。

伍特演奏到結尾時，停得很快，伸手在吉他上用力一拍。

「噢！」黑人樂師道：「你演奏得很不錯嘛！」跟着，他遞香烟給伍特，問道：「你是什麼地方來的？」

「墨西哥，我的名字是加西亞，來這兒只有短暫的逗留。」

黑樂人師伸出手來，和伍特握手，說：「我

是布施……讓我猜猜你為什麼跑來這兒吧！沒有錢麼？」

「對了，正是這樣。」伍特道。

布施伸手到袋中去，道：「我這裏還有幾個錢的。」

伍特立即制止他，並向他解釋，此行目的並不是要錢，而是要找一份工作，希望在他的樂隊中能夠有一個星期的工作。

布施搖頭說：「一點點的機會也沒有，老闆是一個算死草的猶太鬼，他一個星期只付一百美元給我們，一共五個人。即使我們增加到十個人，他也不會增加一塊錢的。」

伍特把吉他放在鋼琴頂上，坐在布施身旁，問道：「老闆是誰？」

「鄧老頭。」

「鄧老闆是否會准許我在枱側，對顧客單獨演唱呢？他們可以點唱，我就演奏給他們聽，我只拿他們隨意付給我的賞錢，並且，只在你們休息時我才去招攬生意。」

布施搔着頭，道：「我恐怕……」他表示有點懷疑。

「這不會花鄧老闆一分錢的哪！」伍特道：「而他有更多的表演節目。」

「問題並不在於你替他表演而不用他花錢，而是在你替他表演，他能夠賺多少錢？」

「啊！」伍特恍然大悟地道：「那也有辦法，我得到顧客的賞錢，和他對分好了。」

「現在，你懂得怎樣和他打交道了，但結果你會有多少收穫呢？恐怕你會餓死呢！」

正門處，一個人進來，布施立即站起，高聲招呼道：「瑪姬，來這兒……」跟着，低聲對伍特道：「這瑪姬，她的表演很有吸引力，她很熱情，鄧老頭最聽她的話……」

伍特看着這舞孃從陰影中走過來，打扮得很簡單樸素，但卻真正的表現了她的天然美麗，長長的秀髮在頭上結成一個髻子，這是泰國女人的傳統打扮。

布施伸手把鋼琴上的枱燈開亮了，伍特看得清楚一點，只見她似乎比昨晚表演時更嬌小玲瓏多，並且發覺到她在注視着他，她仔細的打量着他。

瑪姬在用泰語和布施談話，伍特一句也聽不懂。

布施回過頭去，對伍特道：「她說你相貌像是蒙古王公……我告訴她，你是墨西哥人。你要我告訴她關於你的事情麼？」

「好的，請妳告訴她。」

布施臉上堆着笑容，緩慢地向瑪姬詳細的說着，瑪姬很開心地聽着，有時看看布施，有時看看伍特。布施說完了以後，瑪姬略停一停，略思索了一會兒，問了布施好幾點，關於伍特的玩吉他的技術。布施指指伍特的吉他，滿口稱讚，她點點頭。

「現在，你知道她是怎樣的人麼？」

「不，」伍特道，「一點也不知道。」

「我知道一點，我在這兒很長久時間了，她不會說英語，她的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暹羅人。」

瑪姬向伍特微笑，轉身向酒巴後面走去。

「鄧老頭的辦公室就在酒巴後面，」布施解釋道：「她現在去和他說了。在鄧老頭下面做事的，賺錢最多的是她，鄧老頭一直最信的是她；她不幹的話，損失就會很大了。」他取一支香烟燃吸，把烟包放在鋼琴上，跟着，以很讚揚的口氣道：「朋友，那女孩子很有天才，若是她在美國的話，可以賺百萬金元的。」

「她為什麼不到美國去呢？」

布施深深地吸一口烟，思量着，然後問道：「你在美國表演過麼？朋友。」

「只有表演……」伍特漫應道。

「在美國，你知道：種族歧視是很厲害的，在此地，大家都是有色人種，黃色、棕色、黑色，以至各種各樣的顏色，只有白色人種反而顯得太令人注目，甚至你，你看來也有點不是純白種的嘛！」

伍特其實是塗黑了，但不加分辯，笑道：「你不要管我，總之，我既不會受到歧視，也沒有在美國賺百萬金元的本領……」

布施噴一口烟出來，道：「噢！我依然不願在美國，在這兒，心理上可舒服，我可看不慣歧視黑人的那些白人的臉孔……。」

正在說着話，伍特瞥見瑪姬的影子從酒巴間後面急忙地跑出，和他們還有一段距離，她已經用泰語對布施說話了，布施聽到了，臉上露出喜悅的笑容來。

瑪姬說完了，布施翻譯給伍特道：「瑪姬告訴鄧老頭，你是她的新的男朋友，十分妒忌，不願意她單獨在夜總會中演唱，所以，她建議任用你在夜總會中演唱，但為了不使鄧老頭負擔增加起見，你只拿小費，不取工錢，鄧老頭馬上答應了。」

伍特道：「好極了，謝謝她，不過，這樣對她豈不是很有影響，對她的聲譽不利麼？」

布施大笑了，道：「你何必看得這樣嚴重呢！在這兒，泰國女孩子們是有很大自由的，她們喜歡怎樣便怎樣，誰也管不了她們，何況是瑪姬呢！」

伍特向她很有禮貌地鞠了一個躬，道：「謝謝。」

她看着他，然後，伸手拉他的手臂，一雙藍色的大眼睛閃露出光輝來，道：「來……」

她轉身向夜總會大門走出去。

「請你替我放好我的吉他。」伍特回首對布施道。

【未完】

一個頭髮蓬亂的女人，正向我跑來，邊跑邊叫着，我駭得連嘴巴也不能開了，待走近前來，她把亂髮一掠，在燈光照耀下，一看，原來是蘭姨。她顧不了什麼，就撲在我身上大哭起來，這時我驚魂甫定，又悲從心生。想來蘭姨一定受了很大委屈了。我扶她坐在石上，其實我也需要喘息一陣才行。

「阿毛！如果今晚遇不着你，我眞不知道怎樣才好了！」她說話還有餘悸，忽又長嘆一聲：「唉，阿毛！你的衣服爲什麼這般髒呢？一幅幅泥巴，是和人打過架吧！」

我把今天的遭遇說給她聽。問起她爲什麼也跑到這裏來？頭髮攪成這個樣子？她歉意把頭搖過之後，不勝傷感地這樣告訴我：

「女人從來是弱者，我又是其中最惹人欺凌的一個。——今晚來了一位熟客，坐枱坐了一會，帶我出街吃了一頓飯，飲些酒。他要我來郊外兜兜風。我和他是熟朋友了，不好意思推卻。在四週兜了幾個圈子後，把車開到這裏來，休息一會，他忽對我有所要求，我立即拒絕，他乘了酒興，便瞪起紅絲眼，向我動粗，我大聲呼叫，把他嚇住。後來，他倖倖地說，『你既到了這裏也沒有一點同情心』，說完，便不理我，飛步下山去，獨個兒把汽車開跑了。在這荒山裏，我有什麼辦法呢？既怕山林裏的野獸，又怕公路上的衣冠禽獸。阿毛！我在這裏已躲了到兩個鐘頭了，冷汗流了不少，打算在岩石邊躲它一晚，幸虧你也有此遭遇，也可說是天意安排了。」

「趁現在有伴，及時回去好嗎？」

「路還有這麼遠，步行到幾時呀！」

「攔途截車不可以嗎？截不到再想辦法，可是你有錢嗎？」

她打開手提袋，取出鈔票向我一幌，說：「這希望很微，那就看看你的本領吧！」

我站起來，連截了幾部小汽車，但全不理睬，甚至有的特別加快飛過去，好像把我看作攔途打刼的匪類。我灰心了，放棄這個念頭，和蘭姨沒精打采的一邊行一邊說着話，後面又開來一部汽車了，我懶得再打招呼，那汽車忽然停下來，一看是部小型貨車，車廂裏站着兩位工人，司機探頭問我要不要乘車，我愕然了，不知說什麼才可！

「還請上車吧！這裏不是你們散步的地方！」

司機的話很嚴肅，看不出壞表情。

我的心放下了一半，還故意說句笑話：「你怎麼看出我們是散步的？」

「還不簡單，這個是什麼所在？陰風懍懍，鬼叫猿啼，就是武松也不敢來這裏拍拖呢？還是上車吧！」

車廂裏的兩位工人也在向我催駕，充滿熱情樣子，我也不客氣了，扶蘭姨上了車。我編了一段假話，說我們是姊弟，乘坐親戚的車子，爲了家庭糾紛，打了一場，拋下我們要步行回去……

「你不說，我也明白了，看你們的衣服！」司機一邊答道。

從下流



「要付多少車費？」我坦率地問他。

「你以爲我是兜生意的嗎？」他這樣說，眼睛一直朝前望。

「那你太好了！」

「這是起碼的責任！」他還是那個樣子。

「這部車子是不是你自己的？」

「如果我是車主，絕不可能會載你。」

不夠一刻鐘，已抵達市區了，商店大部已打了烊，街上卻另有一種熱鬧。

「你們要在那裏下車？」司機先生轉過頭來。

「依你方便好了，反正已到了這裏。」

「送佛要送到西，我比你們方便得多！」

他把我們一直送到渡海碼頭，我還來不及道謝，他已駕車跑了。

「阿毛！今晚還算運氣好，遇上這位司機，不然的話，怕現時還在山路上趕程哩！」蘭姨請我吃完了飯，在分手的時候說。

「那還用說？」我乘着酒興回答。「在這個社會，只有勞苦大眾才會同情倒霉的人！」

二十二　轉行

經過這一次的「荒山歷險」之後，雖然氣忿，但細心一想，確也痛定思痛，那時萬一遭了毒手，給分了屍又誰會知道？在過去，水喉七張河還未去打工的時候，大家可以互相關照，胡圖他們怎樣陰險，總能想辦法應付，現在已各奔東西了，賸下我孤另另的，正所謂孤掌難鳴，何況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胡圖既存心對付我，確也防不勝防的……。

想到這裏，心裏着實焦急，覺得天天在街上露面終非辦法，總有一天會遭胡圖暗算的，這時我起了找一份固定工作的念頭。

大約過了個把星期，蘭姨來找到我，邀我上茶樓去喝茶，她今天穿得很樸素，沒有打扮，淡掃蛾眉，像個村姑，潤過喉嚨後，她開口就問我：

「阿毛！你對擦鞋這一行，感到厭倦沒有？」

「做一行，厭一行，這是人之常情呢！」我坦白回答她。

「那你爲什麼不想辦法轉行？」她進一步問。

「轉行？轉那一行！你看我除擦鞋之外能做什麼？」

「做到老爺就會坐轎了，你總對自己沒有信心，不懂可以學嘛，張河還不是這樣？」

我已覺得她請我喝茶是有用意的，這些話，雖然聽慣了，此刻經她再提，好似另有一番意義。

「你非轉行不可，阿毛！」蘭姨好像有準備而來，繼續似流水一樣說下去。「擦鞋不是長遠之計

，永遠沒有前途的，沒有一定收入，沒有一定住所，生活又那樣浪蕩，養成了習慣就改不了，何況這些工作會受年齡淘汰，年紀一大就爭不過人家，這情形你是知道的啦！再說你現在食無時候，居無竇口，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就算聖誕老人想送你一筆橫財也找不着你的行踪啦，還想和我們時常見面？起碼你連個通訊地址都沒有……。」

她說這麼多話，只有最後幾句打動我的心。眞的，沒有一個固定地址，最低限度玲玲是無法找到我的，過去擺地攤的時候，她不是經常來和我談天嗎？現在，自己不好意思去找她，她也很難知道我的行踪，好好的一段情感無形間斷，這的確太過「他媽的」事，關鍵還在於我的行動太過飄忽了。

「阿毛！你還是聽我的話好好去找點事做。」蘭姨不讓我想，繼續教訓我。「我明白，你之所以不想去工作，一來你過慣了散漫生活，二來見過張河捱老闆打的教訓。但這一層你應該清楚，打工仔沒有誰不挨受閉氣的，就算做人媳婦也要壓扁喉嚨揸頸就命。何況做老闆不盡是兇神惡煞的，正如開棺材舖的不全希望疫症流行一樣，只要你肯做，幫他賺錢，誰還敢輕易損傷這棵搖錢樹？老闆的錢是伙計賺來的，只有傻瓜才會把伙計作非人看待，是不是？」

蘭姨的話這麼伶俐，說得我無話可答，怪不得常聽人說，做三年舞女口才勝過律師。我這時惟有恭聽訓導，低頭把手指窩得格格作響。

幸虧水喉七及時趕到，給我解了圍，他悄悄傍我身邊坐下，我一見，覺得奇怪。他怎會知道我和蘭姨來喝茶呢？是跟踪還是和蘭姨早已預約？哦，明白了，狗上瓦坑必有路，水喉七你騙得過我嗎？我精神一振，便問他：

「喂！你是來掛單呢還是找數？」

「我請客就是啦，別囉唆！」他乾脆地說。

「這又不同，那我要放寬褲帶了。嗱，不要後悔呀！」

「任擦唔嬲！但你也不要弄到通貨澎漲。」

到上流



馬森亮

細觀水喉七今天的神氣特別飛揚，眉宇間充滿喜悅，反是蘭姨此時有點羞怯，不像剛才那樣大大方方的有說有笑，且不時用眼角瞅水喉七，水喉七也給她一個微笑。我看在眼裏，也自然露出奸笑。

蘭姨索性起身，說落街買點東西就回來。賸下我和水喉七，我乘機問他：

「究竟你們有什麼神秘，葫蘆裏賣什麼藥？」

「有什麼神秘啊？」他反問我。

「還騙得我阿毛的眼？老實說句，你再不老實告訴我，我可要走啦。」

「看你。」他呷了口茶之後，說：「這也不算什麼啦，告訴你罷，我和她準備下個月結婚了。」

「眞的？開特別快車！」

「還說什麼笑呢？老友上頭，請你多飲杯水酒就是！」

「不是奉了兒——」

「還是抽根烟罷。」他迅速把一支雪茄插入我的嘴，不讓我說下去。

不說就不說罷，但別的話也可以扯啦。水喉七告訴我他的結婚計劃，說盡量節省，什麼人也不請了，幾個死黨擦一頓，避免無謂麻煩。

「那麼蘭姨還會去舞廳做事嗎？」我插口問。

「當然不去囉。借舞廳的錢已還清了，幹嗎再去拋頭露面？——不要說這個，她回來了。」

蘭姨買了一盒餅乾回來，說是送給我的，她見我嘴裏啣着一支雪茄，噗然一笑，說：「阿毛變成大亨了。」

「只差一套西裝。」水喉七接着說。

「還有。」我也立即說。「一件來路恤衫，一條套狗帶，一副眼鏡，一根打狗棍，一位拍拖的女秘書。」

說完互笑起來。

此時，話又轉入正題了，蘭姨再次提起我的工作問題，說只要我搞通了思想，隨時可以有工我做。水喉七也附和着，問我想不想。

我再也不執拘，想到水喉七又要成家立室，自己更加孤立，便一口答應，只要工作環境不太受氣的話，不妨試試。「不過，我是沒有本事去找工作的。」我向蘭姨坦白一句。

「我給你負責！」她一口應承。

大概過了兩個星期，我眞的轉行了，是蘭姨給我安排的，工作是在建築地盤做什工，每月有二百五十元薪金，而且老闆很少到地盤視察。

這地盤的工作人員只有兩個，我和管理員老徐。老徐的年紀也有五十多歲了，我叫他做徐伯，一副老實相，他是負責接洽賣「樓花」的。我每天也只做做清潔工作，簡單而且清閒，沒有什麼拘束，晚上我一人睡在辦事處，可舒服極了，十多年來，現在才有幸福的床上舒舒服服睡覺。

這時，我的生活環境改變了，從遊離趨於固定，思想跟着開始起變化，覺得過去的想法實在太過幼稚，也過於狹隘了。現在眼前的一切不都已變了樣嗎？床和被褥，枱和椅甚至桌上的那個水瓶，那一件不和我有密切關係呢？那一樣不似乎對我有好感呢？雖然我的收入不算多，但二百五十元的數目，確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勝在自己是光桿一名，沒有家庭負擔，也不受生活支配，只要能力做得到的，我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有這麼安定的工作，空閒的時間，我開始把生活納入了一個較有規律的方式。早上七點鐘就起床，收拾一下房裏的東西，便獨自上茶樓去嘆其一盅兩件，到十點鐘左右回來，做做工作或和徐伯胡扯一通，如果他也不外出的時候，還可乘機睡一個午覺。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三十四）

三郎

明的搗亂，暗中刺探

盧志英向她指示過工作對象後，姚宜瑛便週旋於陳偉才、戚再玉、張曉崧、陳廷華這四個男人之間。

一九四六年是我國政治局勢最混亂的一年，國共兩黨之間，在邊談邊打中紛紛擾擾，各出奇謀；政府因裁軍編併，弄得軍心渙散，憤恨不平，演出「抬棺哭陵」種種鬧劇；美國特使馬歇爾四處奔走，爲調停這場國共之間的鬬爭，有所謂「八上盧山」之行。

到那一年的夏秋之間，是這一場鬬爭的高潮，也是決定要在戰場作一次總解決的前奏曲。由南京梅園新村，上海馬思南路這兩處中共代表團所發出來的萬道陰謀，像百川滙集，水銀瀉地般向四處奔流。擔任這場鬬爭的中共幕前主角周恩來，哭鬧無常的叫囂着，扮起一副悲天憫人，憂時傷國的面孔，將他青年時扮旦角演話劇的演技，發揮到淋漓盡致，入木十分。至於指揮這場政治鬬爭的幕後人員，如共特楊帆等，也一度由山東秘密地潛入上海與南京，跟在周恩來的身邊，指使策劃着特務與尾巴黨派的統戰分子，實行全面大搗亂。那時的南京與上海，在共產黨的特務煽風點火之下，利用所謂「民主人士」，以及職業學生，紅色工棍，高唱「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口號，到處吵鬧、揪打、毆鬬；並鼓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遊行叫囂，將京滬一帶，搞得亂糟糟的。

這些表面的亂象，明眼人都能看出是由共產黨在幕後操縱指揮，但有許多內幕鬬爭，卻是外人所不知的。這裏只須舉出姚宜瑛個人的活動，便可概見其餘了。

她自從奉令與以上四個政府官員進攻之後，便展出渾身解數，採取欲卽欲離，欲擒故縱的手段，面面俱圓，把這四個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有一天盧志英問姚宜瑛：「最近這四個人對你如何？」

她說：「個個都好，個個都是色迷。」

「四個人比較起來，那一個對你追得最緊張，最着迷？」

「最緊張的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陳偉才；最認眞的要算××總司令部的高參王廷華。」

「這就成了，這兩個人你要好好掌握。」盧志英又問：「王廷華怎樣追求你？你可以將詳細情形告訴我，我好按照實際情形，再指示你應付他的辦法。」

「他苦纏我十多天了，前天他說要回徐州。」

「他不是在南京嗎？怎麼要回徐州？」

「我也覺得這裏面有蹊蹺，便以此相詢。據他說，總部最近要在徐州設立一個重要機構，他可能要調去徐州工作。」

「這是一個好情報！××總部要在徐州設重要機構，當然是準備和我們大打特打，你要確實掌握這粒棋子——你再說他如何追求你吧？」

王廷華着迷，唐雪梅同居

「說起來眞難爲情！我爲着要把握機會，就在前晚上與他發生關係了，因爲來不及向你請示。」姚宜瑛說到男女的情慾關係，眞有點難爲情似的羞人答答。

「這沒有問題，這四個人你可以完全自主，都應該與他們發生關係，根本用不着向我請示。不過，我希望於你的，則是不要讓他們白白玩弄你，你要從他們身上取得代價。」盧志英說出了目的。

「他們都不惜代價，鈔票金條在他們看來好像是草紙爛柴，只要我開口，甚至不開口便把鈔票塞過來了。」

「這幾個傢伙都發了接收財，有的是錢，他們玩女人是最捨得花錢的。不過，我說的代價不是錢，而是情報！你再把王廷華對你的追求情形，與發生關係經過說下去。」

「前晚上他跑來對我說，他要飛徐州去，要把我的整晚枱子包起來。我說熟客太多，不好意思。他不管我這許多，拿出大叠鈔票塞給我，硬把我拉到外面去消夜，說盡相思之苦，道盡相愛之誠；要與我結婚，決不是玩玩便算了。說得言懇意誠，我半推半就的跟他到國際飯店消夜，開房間，被他纏了一天一夜，直到昨日下午才分手，他大約今早已經飛徐州去了。」

「在分手之前，他與你談了一些什麼？那些談情說愛的話不必說，只要將他在愛你之中所說的正經話告訴我就行了。」

「他一再說要跟我結婚，又說等他這次去徐州辦完公事，還要找好一所房子，下次要我陪他去徐州玩玩，如果我高興，便住在徐州，不高興可以在南京上海另找房子住。他又說：徐州要成立新機構，要抽調大批幹部到徐州去工作，他有權推荐一部份人員，如果我有親人要做官的，他可以介紹，要我將親人的履歷相片交給他。」姚宜瑛一口氣說了這些與公事有關的話，見到盧志英還在作靜聽之狀

，她又說：「前晚上幾乎通宵未睡，直到昨日中午才起身，下午又陪我去買了一個鑽石戒指，還送了兩張全身戎裝與半身西裝的相片，都在相片後面簽了名，寫上他在南京與徐州的通訊處。」

「你將他送你的相片拿給我。」盧志英將相片與鑽戒拿來看了一遍說：「你對此人觀感如何？」

「這是一個老實人，也可能是個初涉歡場的暴發戶，與一班玩家完全不同，他對我非常認眞。我看他對我的愛，是出於誠意的，可以利用他的弱點，將我們的同志介紹到徐州去工作。」

「你的看法不錯，這個人做幕僚很久，這次發了一點接收財，便花天酒地，對於歡場的經驗少，容易着迷，你要以賢妻良母的女性姿態，也對他表示有情有義。現在我告訴你應採取的步驟：第一、相片等我複映後再交還給你，以後你與他相見時，相片要隨帶在身邊，以示你對他的多情；第二、你要多寫信給他，表示你對他的懷念，使他對你迷戀不捨；第三、他要你去徐州，你可以答應，但只能是渡假式的專去與他幽會；第四、他要求與你結婚的事，你不要拒絕他，也不要答應他，採取同居方式，不行結婚儀式，這是男人們求之不得的。但你要說出使他不會疑心你別有用心的藉口，這樣才不致於影響你對其他人的工作。總之，你的身子不可被他綑住，但你卻要將他的感情完全操縱掌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照這個原則去做便成了。因爲你同時還要對付另外的人。」盧志英最後問他：「你做得到嗎？」

「我會做的。」姚宜瑛心領神會的說：「他要我介紹親人到徐州去工作，這事怎樣決定？」

「我們已經獲得情報，國民黨要在徐州成立總部，統一指揮山東、河南、蘇北、安徽地區的軍事，準備打大。這個總部是指揮機構，其他部門的工作沒有什麼意義，我們的人最好能由王廷華的關係，介紹到參謀處工作。這事不可操之過急，等到你與他的關係固定了之後再說，我會準備適當人員，相機要他介紹的。對於王廷華這個目標，我們要放長線釣魚，你要以另一種姿態把他弄得神昏顚倒，迷戀不捨就成了。」

追求火熱，心不在焉

以後，姚宜瑛便本此原則，與王廷華保持着這種若卽若離的關係，由盧志英在背後操縱指揮，並發給她一副袖珍式的新式攝影機，要她抓緊每個機會，攝取情報；又要她「多面作戰」，週旋於指定的幾個國民黨官員之間。其中追求她最火熱的是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陳偉才，盧志英也有指示給她，要她緊緊把握這個目標。因爲那時國共兩黨的反間諜戰，已到短兵相接的階段。

有一次陳偉才在頭一天晚上與她約好了，第二天下午七時在國際飯店「豐澤樓」三號房座見面。陳偉才的藉口是請她吃晚飯，飯後便希望「直落」，在國際飯店開房間完成好事，並答應送她一件名貴禮物。約好「先到先等，不聚不散」。

以唐雪梅名義出來做舞女的姚宜瑛，既然奉有命令要在陳偉才身上下手，那天打扮得如花似玉，準於下午七時便到了國際飯店訂好的房座。可是，一直等到七時卅分，仍不見陳偉才到來，她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想不出會爽約的原因。因爲這個約會是陳偉才苦苦相求她才答應的，正當她猜東想西之際，侍役叫她接聽電話。

「雪梅嗎？眞對不起，因爲我現在正開着一個重要的會議，請你再等我一會，開完會我馬上就會趕來見你。」陳偉才在電話中緊張的訴說着。

「……」她聽說他正在開一個重要會議，精神一振，反而不知說什麼才好。責怪他呢？還是……

「雪梅！你在生我的氣嗎？怎麼不說話？」

「哼哼！當然生氣囉。」她想好了對付辦法，半嬌半嗔地，用一種幽幽怨怨的口吻說：「你跟我約好是七時正，現在七點卅五分了，累得我獨自個人坐在此地等了半個多鐘頭。是你的話，生不生氣？何況，這個約會是你昨晚上苦苦要求的，我爲着答應你的約會，犧牲了整個晚上，連百樂門的班也不上了，想不到你這樣不守信任，以後我再也不會答應你的約會了。」

「對不起，對不起！一千個對不起，一萬個對不起。」

「我現在問你，你到底來不來？」

「一定來，馬上來，請你再等一會，見了面我向你請罪賠禮。雪梅！你無論如何要等我，不聚不散。」

「好吧！你要馬上來！不然的該，以後我不會理你。」她這才把電話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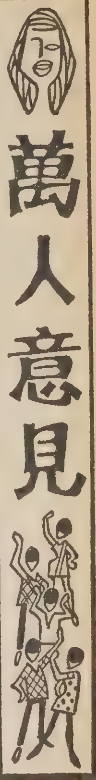
陳偉才用盡心機，才把她約出來，才說服她不上班。當一個追求中的紅舞女，能夠答應一個男朋友不上班而一同吃晚飯消遣作一宵的敍會，這是肥肉快要入口的預兆，他怎麼會在這千載難逢的良機上，而遲遲不赴約呢？他所說的正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是不假的，這個會議是上海一個「防匪諜」性質的特務工作者的會報，參加的單位，有軍統、中統、黨部、團部、警局、警備部、憲兵特高科及工會等各方面的特工重要人員，大家集中一起，交換情報與意見，濟濟一堂，情報滿桌。會議原定下午五時結束，但討論得太緊張了，因爲由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所提出來的，有關共黨特務機關在上海活動的情報線索，一再研討對證，會議決定先下手爲强，採取行動，因此反覆研討。這樣一來，你一篇道理，你一篇意見，便討論得沒有完的。

在座的人一心一意要將這次行動計劃週詳，配合嚴密，商討也就不厭其詳，以防百密一疏，或掛一漏萬。可是卻把代表警備司令部出席的陳偉才急死了，線索是他提出來的，他不得不「捨命賠君子」的等下去，以聽取大家的意見。其實，他在七點鐘左右，已經魂不守舍，一顆心早已飛到國際飯店，爲與唐雪梅小姐的約會在乾着急。

但這是急不來的，他見七點半了，會議還在進行，這才藉辭入厠，跳出會議室另找一個電話打到國際飯店向她訴苦道歉。

好在房座是訂好了的，一找便把她找到。她通過這次電話，雖然稍將心事放下，知道她還在等候自己，回到會議室，再等到八點正才結束會議。他來不及回警備司令部，將所有文件塞進公事皮包，跳上吉甫車，直奔國際飯店赴佳人之約。一場國共特務戰也由此展開了，過程是香艷刺激，緊張神秘兼而有之的。

萬人意見





香港公務員官僚作風 與大陸共幹等量齊觀

本人是「萬人雜誌」讀者，知先生是個義士，十分同情受中共暴政摧殘的同胞。現小弟有一事，想請萬先生及「萬人雜誌」讀者幫助解決。

小弟去年初冒死從恐怖的鐵幕裏逃出來，受盡毛共暴政痛苦，飢寒，恐怖中度過了十八年艱苦歲月，在家破人亡的情況下，不顧生死，冲出鐵牢。毛共留給我永遠難忘的深仇大恨！

我來到了自由的香港後，總算在行動及言論上無拘無束，但有些事情使我十分不快，就是政府辦公的文員，官僚作風嚴重，比起共幹，毫不遜色。我去年和四個同胞一起從番禺來港，他們四人先後發給身份證，我到現在還領不到，不知為了什麼？由去年起，我在銅鑼灣人民入境事務處申請，到現在不下數十次，凡是領過身份證的人，都知道這裏的人的氣慨，不可一世。我受盡文員叱責，一見面就大唱：快滾！如不走則綁！我到現在還不清楚，我為什麼會使他如此不講理？請問如果他是大陸難胞，別人這樣對他，他會怎樣？身份證領不到，找工做成問題，生活無時不在威脅着我，我實不明入境處是何用意，身份證不發，又不追究，究竟使我怎樣，也該給我一個答案才是。現在找不到工做，十分徬徨。所以致函萬人傑先生及「萬人雜誌」讀者，希助解決，小弟感恩不淺！

我鄉中的親人，已把我在鄉證件寄來，拿到入境處，仍遭痛罵、拒絕，真是投訴無門。看香港是個文明地方，為什麼竟有這些不知幾品官，如此不講理。苦難的中國人，到了什麼地方，也是自己人欺負自己人。

望萬先生為小弟謀求解決方法，使小弟早日領到身份證，生活才有保障。

——一難胞上

若要馬兒好 一定要吃草 要兩巴辦得好 車費何妨畧增

萬人傑先生：

交通擠迫，報紙輿論攻擊兩巴辦理不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報紙並未提及兩巴辦理不善的原因。

據說在最近五年內，政府從九巴利潤中吸去超過一億元專利稅，這鉅大數字，足供該公司購買五百輛雙層巴士有餘。所以九巴不能增加車輛，政府要負責任。

其次，兩巴員工服務精神欠佳，與待遇菲薄有關。祇要政府取消專利稅，九巴就有經濟能力，大量增購車輛，提高員工待遇，服務才能達到水準。

我住在彩虹邨，晨晚由天星小輪渡海往返，如時間充裕，乘巴士往返，每天車資四角；如時間迫切，改乘白牌車或九人的士，車資在一元以上。倘九巴保證大家一定有車搭，我願意多付五分或一角票價，比較起來，較搭小型車代步便宜多了。雖然巴士增加票價，一般交通費用支出，反會減少，對乘客大有裨益。

增加五分或一角巴士票價，對大部份人生活增加困難云云，祇是說說而已。

近二十年來，巴士車票沒有加過價，工資不知調整過多少次。許多住在徙置區的人，都想裝置冷氣機，每天增加一二角交通費，會引起經濟困難，實難令人置信。

為討好大家，沒人敢提出增加票價來解決交通困難，如敢提出，必被一般為個人利益（諸如貪污份子等）提出抗議，美其名為大眾設想，實際上為他們個人荷包打算才是眞的。

讀者童文源謹啓

東南亞危機

萬人傑老兄：

弟忝為貴刊長期讀者，深佩先生的反共精神，言論公正，自知個人思想，深受先生影響。但自閱讀「東南亞赤化危機益近」後，弟不得不執筆畧抒己見，就教於先生。

愚見以為，先生論述的出發點是好的，誠如先生所說，毫無保留地告訴讀者，告訴反共人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另方面，也好讓那些愚昧無知的執政者知所警惕。可是，先生也許忽畧，它的反面作用——反共前途黯淡。使愚陋如我看了，頓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因為大作充滿悲觀論調，也沒有提及自由世界應付該危機的步驟和我們所應採取的途徑。

我們需要「知己知彼」，但我們更需要「鼓舞士氣」，否則祇有讓愛好閱讀貴刊的廣大香港市民鬬志消沉，坐而待斃。

——一讀者上

老萬講事實 不重視計劃

（萬人傑按：老萬對反共並不悲觀，不過東南亞某些國家的恐共病，確是無可救藥。自由世界如何去對付共黨的擴展，恕我並無所知，以美國的要撤兵，忽又宣佈延緩觀之，可說是步驟大亂。東南亞危機是現存的事實，自由世界的應付，不過紙上計劃而已。老萬只講事實，不談計劃，因為計劃隨時可以變，也可以盡量誇大，中共的「解放台灣」；國府的「反攻大陸」，談了二十年，都不過是「計劃」而已。）

我們支持富達廠工人，反對左仔插手！

「居安思危」，這是一句良好的教言；一個人最怕的是無遠慮，無遠慮者，必有近憂！

居安尚且應思危，何況今日的香港？今日的香港並不安。君不見，銀行、金鋪的刼案頻生？

自從左仔在香港大搞慘敗以後，本港表面上是恢復繁榮了，左仔已展開笑臉攻勢了，然而在左仔的笑臉底下，陰狠的狼心，險毒的狗肺實在無時無刻不計劃着再次搞風搞雨！

別以為蘇修、毛共交惡，左仔即無力再搞事；也別以為本港已恢復繁榮，即可忽視工人的利益！

我們認為，工人的福利，特別是工人的工資必須獲得最優先的考慮。不幸得很，最近兩次發生欠薪事件，尤以達富毛織廠工人追欠薪事件的發展，實在使人遺憾！我們要問：合法的工人何故不能獲得勞工處的幫助？資方竟可避不見面，工人竟被驅走！

我們要問：合法的工人，何故要出動逾百「防暴隊」來「防暴」？

必須記着：左仔攪事之所以失敗，主要是絕大多數中國居民支持港府。我們希望：港府必須關心居民，更應保障工人合法的收入！

有錢的人，不會知道貧困之苦。誰人都應想一想：「倘若我辛勤勞動以後，收不到薪水，怎辦？」筆者是一個享受着「可恥待遇」的教工，也曾兩次遭遇到「欠薪」問題，因此更加同情欠薪的工人了！「貼埋車錢船錢」去勞動，這寃氣誰能忍受！

根據快報消息，左派分子已利用達富廠事件來煽風點火了，已有八十名達富工人曾化整為零參加左派港九內衣職工總會所舉行的「緊急支援大會」了。在八月廿九日午，達富工人已在左派「港九內衣職工總會」開會了，會議進行了三小時，並拒絕非左派記者到現場採訪。快報記者冒險混入工會內，目覩在工會內有數名職工張貼反政府標語，在會議過程中，工人代表非常激動，左仔煽動達富工人說：「放心搞啦，大佬！我們一定支持你們！」

是的，本港絕大多數的中國居民都支持達富廠工人追索欠薪，但本港絕大多數的中國居民都希望達富廠工人不要受左仔煽動！——左仔正在表面上支持達富廠的工友，暗中卻是放毒！希望達富廠工友，切勿上當！希望港府關懷工人的合法利益，迅即採取非常的手段，解決工人的困難！

希望自由人士，迅即作出具體的方案，支持達富工人的正義行動，粉碎左仔的陰謀！

左仔雖然然大敗了，但牠們決不會眞正的安靜下來，牠們正在重新組織，整頓，而且吸取失敗的教訓，千方百計地爭取工人。希望港府切勿驅使工人投入左仔的陣營！

請大家注意這一消息：「此間的左派學生，會分批送至廣州接受政治、軍事訓練，及參觀學習，並將這批受訓的學生，當作今後本港學生政治工作的骨幹。……在本港的左派學校裏，一些政治搞手，一向都拉攏了一批激進學生，作為控制普通學生言行和思想的骨幹，目前選派去廣州的，正是這批學生，他們在讀書期間，每週都要去九龍的工會俱樂部開會，一般人相信，他們可能已被羅致為黨員或團員，因為政治組織在本港是不允許公開存在及活動的，因而他們以秘密組織的姿態出現。」

左派正在磨牙，鍊劍，自由人士必須提高警覺。——我們支持達富廠工人的合共行動，請工友們切勿被左仔迷惑！

古鶴翔

讀者響應 團結反共

萬先生：

響應王誠諸位先生的呼籲，團結反共，我願把自己的生命與精力獻給反攻復土的壯麗的事業。只要一息尚存，誓與共黨戰鬪到底！

葉永如上

因姦成孕下留孽種 大人先生豈忍坐視

萬人傑先生：

鄙人深知抗共是每個人應負起的神聖責任，牠們是沒有人性的一羣，不但慣於自相殘殺，更會殺害父母及別人，若我們不自救，出錢出力的清除妖孽，到妖孽蔓延時，我們將不能免受到慘禍，因此要努力消滅牠。牠們的衰例沒法寫完的，可否讓出寶貴篇幅，刊登拙函？因拙函其他刊物不敢刊登的。當狂人殺人案尚未發生前一個月左右，鄙人曾去函星島晚報讀者版建議以人道合理方法安置不幸的流浪者，更提出質問港府及社團遲遲不執行他們的工作。去信三封，無踪無影。當時沒存稿留下，好在寄發之先，鄙人曾交往政府高級人員目過，那位高級人員是鄙人同學，但他不能直接管轄。

本港近日又發生一宗極不合理的事情，這一宗較顯著實際代表着無數同樣的事情。有一位少女受姦成孕，死板的法律竟握殺活人權利，要生的繼續忍受着精神上、肉體上、生活上、名譽上種種重大打擊下繼續活受罪，硬要受害人在自殺的死亡線上培育那壞的遺種。貓生貓類鼠生鼠，那遺種尚未有知覺，將它丟掉，挽救走上自殺的不幸者是理所當然，奈何竟有人反對。試問不幸者是他們自己或兒女，又將如何？鄙人希望執法諸公及偽君子應要引疚補救。

鄙人有過到病者請求墮胎，金錢上隨鄙人所要，祗因她們沒有充份的理由，鄙人便拒絕所請，但假如不幸俱有充份證據，證明遭受强姦或同等不幸時，鄙人願意盡可能協助她解決困難，甚至受到一切的拖累，在所不惜。

鄙人黃新生敬上

過來人道出寶貴經驗

青年就業不要三心兩意 做那一行都有出頭之日

萬人傑先生：

恭維話相信您聽夠了，我也不想在此浪費筆墨，我一向當作您是我的叔叔、伯伯般，才敢厚顏，呈上這篇塗鴉之作，希望能在貴刊一角發表。

各位同學：學期結束了，擺在我們眼前的，是升學與就業問題。讓我們談談就業問題吧。

我們在學校時，往往將自己的理想定得太高，一旦投身到社會做事，殘酷的現實給我們無情打擊。意志稍為薄弱，因而消沉頹廢，不事進取，無心工作，甚至有些爲了發洩心中苦悶，或受不住環境引誘，染上各種不良嗜好，自甘墮落，從此逐漸沉淪。誤了美好前途。

六年前我才十五歲時，由於環境欠佳輟學，走到一間紗廠當養成工，日薪僅四元五角，那時心情當然不大好過，加以終日徘徊耳邊的，盡是一甚麼「沒出息」啦；「容易學壞」啦；「損壞身體」啦；「沒有前途」啦，令人洩氣的話。好容易捱足一年，領回保證金，毅然轉行。

做甚麼工作呢？如無線電、警察、機器、修理汽車，盡是有前途的工作，可惜不長久。甚麼原因？以修理汽車爲例，由於趕「柯打」，每每連食飯時間也剝削，長年免費供應「油屎」「廢氣」，一年還不到，肺病威脅我的健康，最後的理想也都幻滅了。

我在這三年當中，一事無成，正如俗語所謂「四大皆空」，無所適從，寧不悲乎！

正當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湊巧遇上以前紗廠一位領班，要求我返廠幫手，因爲這時左翼正發動罷工，廠裏人手不足。激於義憤，是重操故業。每天除工作八小時外，另加班四小時，十二小時工作，有雙倍工資，那時日薪有四五十元左右，現在當然沒有那麼多，但亦有廿五六元一日，也算不錯，平均每月有七百至八百多元薪金，而我的職務，祇是一名熟練紡紗吧了。

我將親身經歷向各位報導，目的要說明一點：祇要對社會有貢獻，職業無分貴賤，我們不應以狹隘的眼光衡量某一件工作有沒有前途，也不必重視別人無知的話，放棄現有工作，東闖西碰，結果會一事不成。我們首先要安於工作，從工作中爭取經驗，充實自己，那末，成功遲早屬於我們的！

顏志偉上

當局如有決心除害 走法律罅者難得逞

世界上任何進步的社會，政制上都不免有漏洞，問題在於執政者是否英明民主，接納各方意見，從善如流，不斷研究改良。

時代車輪不斷向前走，人類追求美好生活是必然現象，因此社會就不斷進步。香港社會號稱民主自由，是無可否認。可是有時做起事來，似乎雷聲大雨點小，緩慢而難收實效。例如警務當局力言除三害，動用不少人力，耗費幾許時光，到如今，黃色、賭博、吸毒、飛禍還是禁者自禁，開者自開。

港府當局曾强調「肅清貪汚」，雖然最近曾檢舉過若干宗貪污案件，但此種方法祇是治標而非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濟於事。

爲甚麼黃色架步仍存在？黑市賭博仍多，仍有不少人吸毒，飛禍愈來愈多？

假如有人說：「不法之徒是走法律漏罅，致執行工作人員爲法律所限，深感困難。」此乃强詞奪理的辯護，要不得的。

雖然法律是用來管治人們的，但法律乃人製造出來，大可修改，以適應環境需要。

以政府龐大力量對付烏合之眾的不法之徒，豈有不能將它消滅？假如不法之徒有人在幕後支撐，有恃無恐。當局亦可用擒賊擒王手法，先將幕後人物拘捕，繩之以法。

鄙見以爲，社會能否進步，三害能否消除，貪汚能否消滅，在乎社會制度及法律能否適應當今環境。如想社會前途美好，無論如何要將社會害蟲消滅！

張青松上

香港法律死板 阿飛有恃無恐

萬先生：

我看了牛馬集「阿飛罪案驚人」，本港報紙都未登過，立法局（官守，非官守）議員；大法官等，都未有被阿飛光顧過，難怪他們不關心。阿飛有極微妙眼光，好識揾食，他們唯一戒條是不向高官貴人及有特殊勢力者埋手，恐防有手尾跟。最大目標專向市民商場入手，輕而易舉。若失手被捕，至多調查背景，送去教養院。

老實說，今日的香港係犯罪天堂，教導所設立，等於阿飛療養院，在療養期間，在外的手足，輪班探望，還比父母坐牢更緊要。

目前香港善心人太多，捉捕街頭深山大野人話不人道，又話剝奪他們個人自由，到持刀逢人便斬，是否人道呢？

萬先生：香港總有一日殺人遍地，鬼哭神號，乃死牛一便頸的法律所賜予市民的大德。

欲哭無淚市民　陳旭上

剝削何獨金山 香江吸血也驚人

萬人傑先生：

讀牛馬集馬森亮君的「血淚斑斑話華僑」一文，其中提及華僑社會中老一輩的吸下一代的血一節，頗覺馬君坐井觀天，大驚小怪。其實此類現象，香港多的是，甚至高等學府也有部份教授吸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畢業生的血。最要不得的，是一面吸血，一面還大談基督服務精神。

學校裏有××系之設，除幾個教授外，過去一向有四個助教職位的。月薪公價一、四六六元，與中學教員差不多。職責方面，主要是協助教授們授課，尤其是實驗方面的準備及講解等。有空餘時便幫助他們做研究。當助教的，歷年以來都以本系畢業同學為主。他們希望多吸收點教學和研究經驗，以方便將來升學，才當上這些臨時性的，位。

去年秋間，系裏教授們感到幫助研究的人手不足，自己又不耐煩做那些較花時間的工作。要解決這困難，應該是向學校當局要求增設助教職位，或另外聘請研究助理員才對。另一辦法是招收研究生讀高等學位，在教授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可能是向上級要人及招研究生都碰了硬釘子，於是乎念頭一轉，主意打到自己學生頭上。辦法是把原來的助教職位一賣開二，廣聘新人。每位支半薪，名義上是Part-time。其理論根據是協助授課的那部份工作有薪可領，其他協助研究的那部份工作，可以學到本領，何用支薪！何況一旦弄點甚麼名堂來，說不定諾貝爾獎金有份，且與有榮焉。教授們還表示，將來半薪助教出洋深造，要向外國大學申請獎學金時，他們一定大力推薦，務求到手。此亦可謂慷他人之慨登峯造極之舉。

果然有新舊畢業同學回校當了半年助教。何以有人樂於為之？弟等未修過心理學，不大了了。從他們後來暗自怨嘆聲中，倒也探出一點端倪。大概是當上了新鄉里者居多。青年人初見世面，未有提防到人心險詐，何況是自己的師長，那裏會向自己學生搵丁之理！亦有為求將來放洋，有賴老師大力推薦。明知被剝削，亦面懵懵而為之。當上了後，漸覺工作倍增，時逾工作更是家常便飯。事關不支薪而甘心白做的工作，已不受一般的工、時與待遇間本有的恆則所限，故雖被人盡量吸血，也不能怨得誰了。話雖如此，過得幾個月來，已開始明白此半薪職位之本質。況且助教收半薪，大教授的高薪厚祿一文也少不得。拼命找人幫手做研究也不外為增加升級的機會，這一來怨聲載道，最後還鬧得很不愉快。

今秋情況如何，未能預料。聽說去年吸血有成，最高當局大為讚許，故照常理更應當發揚光大，別系也爭相效尤。蓋人亦獸耳，嗜血其本性，甚麼天演論、相對論、週期表，多讀也不能移其性的。主要還是看畢業同學本身，會不會再蹈覆轍。

兩讀者上

新區裝電燈 按金交了很久 電力仍然欠奉

九燈到底搞甚麼鬼

萬人傑先生：素仰先生為勞苦市民執言，敢於批斥，故特奉函告訴，鄙人有一件事情請教，是對九龍電燈公司給住戶用電的規則，當住戶繳交電錶按金後，何時何日才有用電的權利？「石籬」新區徙置住戶，有些已交按金二星期之久，尚未有電用，有的已將三個星期亦無電如常，有的有幼電但沒有粗電，鄙人將來亦是「石籬」新區的住客，恐怕將來入居後要點洋燭或油燈，因為該區住戶有人用洋燭或豆油燈取光。但有的住戶交按金後不到一個星期就有電用，據老住客說：「熟性」好的，對這熟性二字，好人不大了解。

九電是商業機構，為市民服務，住戶沒交按金，當然沒有電可用，這是道理，住戶用電是要按月交電費，如果用戶不交電費，他們截電割錶，非常準確，難道用戶已交了按錶金，沒得到用電權利，是合理嗎？請萬先生代勞苦居民謀福利執言，鄙人沒有受過教育，亦少揸筆，文句不順，不敬之處，請為原諒。

星晚一讀者

海外反共宣傳做得不夠
讀者引起論戰

范念慈再度來函力主要加強

梁莊先生：

這信我投給「萬人雜誌」俾與梁先生談談。

梁先生談到我們都是反共的人，大家有什麼意見不同，大可彼此辯駁，蓋眞理愈辯則愈明，用不着無明火三千丈，並引證孟子「我善養我浩然之氣，毋暴其氣」等語，使梁先生覺得十分可笑。也好，因我這樣一句話，使你好笑了，以心理衛生言，笑口常開，延年益壽，但幸勿如胡菊人所說，笑得多會引致面上皺紋。

本來這封信我不打算寫的，但因為我投向本刊八十七期刊發的信，讀者的我是范念慈，而不是孫念慈；九十期給我和另一位讀友胡有君的答覆，口口聲聲是孫念慈而不是范念慈，把范字改為孫字，這雖是記憶之誤，無關重要，但我覺得連姓也給改掉，大非所宜。其實，一封信中，一兩句語涉狂暴，正證明我們中華民族的黃炎帝冑，個個都有良心、有血性，不是冷血動物；況乎我首先便說：我不學無術，修養工夫也甚差，讀了梁先生的大文，與其無說，便不如胡說，明知道梁先生指責也好，「十分可笑」也好，認為「孺子可教」，才能蒙梁先生賞面，給以心平氣和（編者按語）的答覆，否則的話，就即使韓潮蘇海的鴻文，恕鄙人不再作答，（梁先生語）。其實，「萬人意見」欄是供給萬人的公開園地，一樣事情有沒有意見發表，是市民大眾的自由，辯論不辯論，也是人家的方便，準此而談，梁先生高興不高興作答，與我何干？

談到「逢君之惡」，梁先生說：我是個小市民，並非達官貴人，無資格逢君之惡，承孫君謬讚，謝謝。這點，梁先生不必過於客氣，大凡報刊輿論，照理是很重要的，「萬人意見」的意見，文字價值不一定與雜誌台柱作家文章媲美，然而意見的正或反，值得從長探討。我在信裏是絕對反對梁先生的意見；李大明先生我不知道是何許人，就正如梁莊先生我不知道是何許人一樣。事實意見還意見，人還人，並無感情愛惡作用。我同意李先生的意見，希望國府諸公重視與論，尊重民意，尋求改進，正如香港這麼多反共的人，我政府對接近大陸共區的前哨香港的反共工作，反共宣傳，做得不夠，很願意有這樣好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的反共前哨，要把反共的宣傳工作，無論文字的、圖畫的、組織的，都轟轟烈烈的幹起來，難道說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一切有形無形的作法，會引至不良後果嗎？

香港反共人個個悶不作聲，使外國外地來港旅遊的人，只看到毛匪口號標語，宣傳照片的櫥窗，以為這是匪共天下，不看到反共的國民政府一點東西。幾份反共報紙和刋物是靜止的不過擺在報紙攤上及書店裏發賣，要使人民耳濡目染，就必得圖文並茂，到處張掛反共影片，在電影院放映，即使愚夫愚婦，目所見、耳所聞，時刻提高反共情緒。人們多習於惰性，前年港共暴亂，街上到處擺炸彈，共黨「國貨公司」眞可說門堪羅雀，生人勿近；現在事過兩年，許多人已忘記了；男婦老少不記得「國貨公司」內面的東西，件件都是隱藏多少血腥氣味，觸目的又是毛匪殺人吸血的宣傳圖文，不能充耳不聞，掩目不視。故我說，反共宣傳工作應當如何努力加強，決不是我們的工作不應給人知道。

事實上的感覺，已知道做得不夠，李大明先生有見及此，發而為文，向台灣袞袞諸公進一言，在我來說：

凡我反共的人，應該有同感，即使李大明君言詞有過火的地方，以我們這樣流離失所，國賊未除，國土未復的當兒，即使李君洋洋萬言，仍爲未足，豈忍加以指責，說國府宣傳工作，不必給人知道？這種自滿自負，不求向反共自由中國，加以策勵，以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順水行文，言及梁先生無異「逢君之惡」，梁先生反面帶譏刺性的說：「……並非達官貴人，並無資格逢君之惡，謬讚謝謝」等語。梁先生：逢君之惡，不必身在廟堂，左右輔弼，就可以逢君之惡；吾人發爲言詞，號稱「萬人意見」的意見，當局某一樣工作或政策措施，認爲好的就是好；不對或不夠的，就是不對，要破釜沉舟，有進無退的積極表現，才不是長君之惡；否則刻舟求劍，拘泥幾個字眼，則今日之君，並不是過去之君；借一句成語，怎可以說不夠資格？

我不信反共的國民政府不需要在反共前哨的香港，積極展開宣傳工作；我們知道：在國民政府前期勦匪時候，就有國策性的宣傳制定：「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勦匪」。在眞正抗日時，政府的口號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到處城市鄉村，也大書特書：「我們只有一個主義——三民主義。我們只有一個政府——國民政府。我們只有一個領袖——蔣委員長。」像這樣的文字宣傳，鼓舞民心士氣很大，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是什麼場合，便佈置什麼宣傳。國以民爲本，人民不知政府的政策是怎麼樣，還談得上我們在香港的反共宣傳工作做得夠了？

梁先生叫我將眼光放遠些，只見香港一隅，不察國際大勢；我知梁先生是講國際大勢的，小時讀國語：「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爲？」修身治國平天下，在什麼地方說什麼話，我是身邊瑣事，眼目所見的地方也說不清，遑論「國際大勢，天下大事」？謝謝，你總算給了我多少教益，我主張有話必說的。

范念慈上

好學校無人讀

中文那及英文吃香

萬先生：

你好！小妹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由於才疏學淺，恐有詞不達意之處，首次寫這封信給你，如有開罪之處，請原諒。

有一事，屈在我的腹子裏已很久，也使我有無限感慨。社會繁榮，人心也嚮往虛榮，這對年青人實在很危險，尤其那些在家庭中，父母疏於管教，或不懂教，他們總以爲把兒送到學校便算完了自己的責任，甚至有些父母認爲把兒女送到最有名氣的學校學費昂貴，以爲是最完善的，兒女可以成才，這是不當的觀點，也是不少人常犯的錯。

我在一所由慈善的人組成的中英文中學唸書，校名是極有紀念性的，當我未到該校前幾年，不論中英文部，每班都人滿，還要分甲乙兩班，當我踏進該校唸書時，每級只剩餘一班，起先，我所知道的是大多數學生喜歡轉英文，爲了將來生活，或有些唸到中一便轉校，或不感興趣於書本；我初時對學校一切不大清楚，認爲莫非老師不妥當？經過數月的觀察，才知當初的觀念錯了，師資大多是由台灣回來的，經常教導我們怎樣處世做人，認清楚自己是中國人，不要走上歐化，尤其是那位聰明的國文老師，經常提醒我們，實無不妥之處，並非我爲母校宣傳，確實如此。

校風：學校對學生的一舉一動，都很嚴厲，可惜由於中文學校，英文程度比不上其他，這不祗此校，相信其他處也有此情形。

就在六月時，一班已轉校的學生，回來探舊同學，本來是很普通的，但他們回母校的目的，是說服一些同學離校，盡量說他就讀學校，怎樣好，本來一個學生勸同學轉校沒有不對，但不應該太過份，更不應該侮辱母校。總不想想，以往你何嘗不在此學習？其次，有些學校的主持人確想到用學生的心理，用銀彈向學生進行，如甲同學，介紹一位同學到來考試交了學費，就獎十元，或五個可免一個月學費。現時有不少學校都出此計劃，我希望聰明的同學不要這樣做。

想到大間的學校，常是擁滿人，不論其校風如何，都有人盲目進去，人的心可能生來便是偏在一邊，眞正好的學校，反而遭冷落，我校既非塡鴨式，也非金字塔式，從不亂收雜費，買簿自由，學費平等，中四只是四十多元，而且還有中六開設，本屆有不少同學可以考到台大學位，唯一的缺憾是沒有宏偉校舍。我校在尖沙咀區，地方很貴，所以沒有私人球場，在外表看來，很久沒修理，有點陳舊，不適合現代學生，他們認爲要跑到有宏偉校舍，學費要貴，人要多，才是好學校。到了中四，校方要篩人，稍一不小心，留級還好，更慘的要離校這又有何好處？

我認爲香港教育當局應要照顧一些學額不足的私立學校，他們苦心爲教育，相信目前不少學校遭遇此種困難。

悵惘者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志（第九十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零售港幣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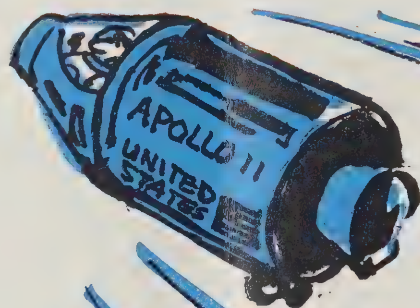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93期要目









「上月球有什麼好，上面又沒有人！」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九十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九十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八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防止貪污三原則



香港的貪污問題，已經厲害到要由政府擬訂一個「防止貪污新法案」加以對付。我們相信這個新法案是必要的，因爲本港司法當局早就說過現行法律已不能對付貪污問題。

貪污與賄賂，是政治上的相思病；世界各國都有發生，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和解釋的問題。在「人民」的中國，「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當權者全面厲行貪污合法化，所以大陸並無貪污，而每一人民都被打成「無產階級」。

在香港的左報中，共黨份子也有「騙財騙色」的行爲；他們僅僅憑着黨的名義就去滾，若果一旦當權，豈不飛擒大咬？

說來不奇，貪污並非某些官場的特產；在民間也有「枱底交易」的事；最近在一個國際報業會議中也曾討論過「新聞性貪污」的問題。不過，貪官污吏對老百姓的影响最大，所以人們一提起貪污便自然想到那些出沒於衙門的烏鴉。

防止貪污的新法案，實可看成是香港內部政治整風的一個基本方法。但效果如何，當然要看實際表現。

好些社會領袖會指出，有效的反貪污應改善公務員待遇。改善公務員待遇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如以爲這是一個反貪污的有效辦法，其錯誤就幾乎等於變相的賄賂——叫納稅人通過政府制度把錢送給公務員以「防止貪污」。這眞是一個危險的謬論！難道不改善公務員待遇就有理由貪污嗎？這在理論上至少會造成一種錯覺，即以爲貪污者不過是由於政府的待遇不好。

事實上，驚人的貪污事件必然不是「低薪的公務員」所爲，就算在類此事件中殃及低薪的烏蠅，充其量也可能只是有關老虎的代罪品而已。因爲，低薪公務員根本沒有可以令人送錢的權力，重大的貪污，一定是「位居要津」者才有機會。所以貪污問題實不能與待遇問題混爲一談。

在貪污的另一面，我們要注意到賄賂問題。任何賄賂犯都不是自動的，包括那些地下撈家；就是搞鷄、鴉、狗那一類的非法勾當，他用「黑錢」也是「爲勢所迫」才會這樣做的。我們不是同情任何以銀彈手法從事非法活動的人，我們的意思只是說：一切賄賂行爲的主要動機，只是爲了「買個方便」。

「買個方便」——誰爲爲之？孰命致之？這可能就是因爲有關法律被認爲對當事人有「不便」之處，所以執法者就有機會用自己的權力去作「方便」的打算。

就實際情況而論，防止貪污的最大關鍵在能否針對現行法律上的「彈性」條文，而對執法的行政人員加以適當的監督。大家知道，每一種法律都不是死的，尤其是管制性的法律及禁例，在其主要點上都幾乎全是彈性的規則。比方說，「除非經過某某（主管）事先作正確的調查或認可，凡有下述情形之一者即屬違法」之類，像這樣法律規定，最容易做成貪污性的特權。因此，我們認爲反貪污的第一要着，就是建立行政上的監督制度。

我們認爲現在的警察反貪污部已顯然不足以應付貪污問題，雖然他們認眞負責。實際上在反貪污部以外，重大的貪污新聞仍不斷在報紙上登載：「賭風、淫風、毒風」何以存在？這在貪污的問題裏實不可謂不値得注意。必須知道，警察的反貪污組織，其權力雖屬一個迷，但執行人員是否能夠「撼」及比他職位更高的官？這實在未曾給人一個可信的官方說明。職是之故，防止貪污的新法案，應有一個新的執法機構，或在反貪污部的基礎上擴大組織，其主腦人必須是香港的包公。

結合羣眾，實爲反貪污的一個有效安排，它的效果，將最少可以減少賄賂事件。在這方面的應有措施，當然就是加强宣傳及發動居民檢舉貪污；但要了解我們市民是多半「怕事」的，所以叫人檢舉貪官就一定要有絕對的安全保障或合理的獎勵。

有獎也得有罰，凡「報假案」者均須懲罰，如果不是誣告，即使有人公報私仇也必然對反貪污有助。

注意法律上的「彈性」授權，考慮設立反貪污的監督制度，獎勵並保障人民檢舉貪官，我們確信這是防止貪污的三原則。

新聞以外



「結束越戰・退出亞洲」美國決策已定
東南亞赤化危機益近

萬人傑

星加坡每年銷售大陸貨七千萬美元，此欵全由「中國銀行」調度，作為滲透資本。今日東南亞許多國家，名為「反共」，實則「恐共」，內裏一天一天腐爛下去；美國一旦退出，這些毒瘡就要發作，整個東南亞的赤化，是極難避免的事。這一悲劇，美國政客要負絕大責任！

明為反共暗裏恐共

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是標榜着反共的，而且這些國家多受着共黨直接或間接的威脅。可是，信不信由你，以「萬人雜誌」這樣一本立場堅定的反共刊物，在這些地區，卻被明令或暗中禁止發售。

為什麼？很簡單，因為這些地區明為反共，實質上是恐共；由於恐共，自不能讓「萬人雜誌」這種刊物出現市面。

遭受共禍最慘的莫如南越，南越是「萬人雜誌」所難於到達的地方；除少數直接訂戶外，政府雖未明令禁止入口，但商人報販，不敢發售，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其實，要是了解南越情況，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實際上整個南越在越共控制下，在西貢，甚至防範最嚴密的美軍軍營、美國大使館等，分分鐘可能遭受突襲；南越政府機關及無辜南越人民，更無論矣。

為了這原故，誰也不敢公開說一聲「反共」，甚至南越政府的電台，廣播中也不會有反共言論，否則越共突襲電台，問你點頂？

諸葛復生難挽危局

越南人不「反共」，還不盡是「恐共」而已。由於共黨的宣傳品充斥市面，毛語錄隨處買到，這使越南人和一些華僑都深中毒素，大部份人抱着「與其搞到亂糟糟，不如就由共產黨統治罷」的心理，這種心理，正與中國大陸陷共前的人心一樣。因此可以斷言，美軍一旦撤退，南越馬上要赤化。據一位剛從西貢回來的朋友沉痛地對老萬說：即使諸葛孔明復生，也沒法挽回！他是對南越情況十分熟悉的老華僑，他的悲觀論調，自是有其根據。

試想，在這樣的情形下，那一個書局老板、報販攤檔敢發售「萬人雜誌」這種刊物？即使不致當堂被越共恐怖份子整蠱，將來美軍撤退，他們不可以跟美軍一道兒走，到時給越共抓住來清算，更加麻煩；為避免這些麻煩，反共報刊入境發售，可免則免；而事實上即使發售，也沒人敢買的。

「萬人雜誌」未能銷越，並非與南越國策有抵觸，主要是南越人不敢看反共報刊，那便不禁而自絕了。

「萬人雜誌」不容於反共國家

泰國也是「反共最力」的國家，可是，「萬人雜誌」卻在該地被禁發售，老萬向多為方面打探過，據說因為本刊時常刊登大陸消息，恐怕人們會因此傾向中共，故而禁售。這種顧慮，不是低能便是胡塗。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反共亦然，如果只反你自己的共，對發號施令的北平毛幫，一無所知，他們的動向；他們滲透的指標；他們人事上的暗流；政策上的參商，一無所知，空叫反共，不會反得什麼結果。

老萬認為，他們提出這理由，不許反共的「萬人雜誌」銷售，不過是個藉口，最主要是「恐共」心理使然，在南越赤化後，這股「紅」流，自然要淹向泰國，因而他們恐懼到連提一提中共也覺心膽俱寒；「萬人雜誌」把大陸的眞像，毫不保留地告訴讀者，告訴反共人士，正是本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在一些以「反共」自許的國家，竟怕到恐其惹禍上身似的，這不是大大的笑話？

「中立」與「投機」

至於星加坡情形，和泰國一樣。表面上，星加坡在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是採取「中立」的。實際上，星加坡的左派勢力相當大，星加坡的「華人」，傾向中共的佔了很大比數，這是因為中共的宣傳、滲透、組織工作，做得非常澈底；非常有效。這左傾思想自然也影響到李光耀政府。

李光耀政府澈頭澈尾是個投機政府，他什麼路線都走，各方都想討好，以左派同路人姿態爬上政壇，鑒於左派勢力過度擴張，又加抑制，形成今天「中立」的形勢，這當然也是他玩弄政治手腕的聰明處。不過，左傾份子把他捧起來，他卻不盡如他們的理想，因而左派份子對他恨得牙癢癢的，尤其最近的中國銀行事件，本港左報對他大事攻擊，似乎他是共產黨的敵人；但在星加坡，「毛主席」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大，「萬人雜誌」這種刊物是不受歡迎的。

「中國銀行」事件內幕

說到「中國銀行」事件，老萬要向讀者報告一個所有香港報刊上未有報導過，而是千眞萬確的消息。因爲這消息被星加坡政府保密，所以不爲外間知道；而在星加坡有地位的人士，卻不少心知肚明的。

星加坡也和西貢一樣，是大陸貨品的一個大銷場，在市面上到處可以買到大陸貨，一如香港的方便。但那兒的「華人」並不如香港人那麼反共，因爲他們離大陸較遠，對中共的暴政隔閡，身受其害的人沒香港的多，因此人們還是「愛祖國，用國貨」，「國貨」在星加坡的生意不錯。

據說，大陸貨在星加坡市場每一年可刮進外滙七千萬美元左右，這些大陸貨的收入，全部存入中國銀行。可是若干年，一分錢也沒滙返「祖國」，他們把這些錢儲存備用嗎？不。星加坡政府實行查帳，認爲中國銀行存欵不足規定之數。雖然他們立刻發動了許多工會中人排長龍存欵，終於又夠數了。但可證明一點，每年用大陸貨賺進的七千萬美元，並非儲存起來，而是全數花掉的。

花用在什麼地方？

工會開銷毛共睇皮

原來，星加坡的工會，差不多都由中國銀行睇皮。不只星加坡，東南亞各地的滲透工作，都向他們磅水。有了這一大筆鈔票，在滲透、宣傳、組織上自然可以發揮很大作用；星加坡左派勢力龐大，主要原因在此。

許多人只看表面，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首長，高叫幾句反共口號，或表示其反共決心，人們就以爲東南亞固若金湯，可以安枕無憂。其實，共黨在這些大陸貨收益支助下，滲透工作，幹得十分順利，這些政權，已經在內部給毛蟲蛀蝕得一天天腐爛下去，時機一到，他們會奪權，將整個地區，一夜之間就赤化過來，這不是「天方夜談」，而是實實在在的形勢。

明報社評說的「中共在今後將不會發動戰事，而在支援他們本身的革命」，大概是指此而言。他們避免使用「滲透」字眼，我不知是什麼原因，大概大主筆習慣使然；在共產黨的報刊裏，也極少人發現「滲透」這兩個觸目驚心的字眼的。

從「小事」看危機

馬來西亞、菲律賓也是反共地區，「萬人雜誌」在這些地區也難得有發展機會；印尼雖由右派軍人奪權，但中文報刊，不論左右，一律不許入口，這市場也不是我們所能爲力。

「萬人雜誌」的海外銷場，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而至日本。在這些銷場中，銷路日有進展，也經常收到這些地區讀者的來信，對我們的鼓勵、讚賞，對我們的立場，無不認爲正確。

老萬以「萬人雜誌」海外市場做探測，並詳細告訴讀者們，目的在讓讀者們知道，今日的東南亞，表面上是反共的，實際上卻是「恐共」。連「萬人雜誌」這樣一本刋物都無法容納，共黨的滲透，以及執政者的顢頇無能，可由這「小事」見其一斑。今日東南亞的眞正危機，即在於此。更可怕的是這個危機，已面臨爆發的階段。

不只放棄實行出賣

太陽神征月成功後，尼克遜馬上挾其由科學家、太空人替他抬高的「威望」，作「週遊列國」的壯舉。

記得有一家報紙，以「科學上的巨人，政治上的小孩子」爲題，論美國科技上的成就，與政治上的失敗，可說一針見血。

尼克遜在登月成功後的這項政治活動，令亞洲人對美國登月成功的熱潮，大爲降低。尼克遜雖口口聲聲說「決不放棄亞洲」，但政治家的「承諾」，正如我們廣東俗語說的「紙紥下爬」，口輕輕而已，作不得根據的。

實際上，明眼人一目瞭然，尼克遜不但要放棄亞洲，而且實行出賣亞洲。諸如片面的「結束越戰」，放寬美人對中共的「貿易」與「遊覽」，都是出賣盟友的可鄙行爲。他每到一地，都幾乎惹起意外，原因很複雜，但他的不受歡迎，於此可以概見。

燒錯炮仗拍錯手掌

尼克遜本身一向是「重歐輕亞」的；而美國國內的鴿派、孤立主義者的勢力，又足以左右大局。譬如最近因爲開車淹死金髮女郎的愛德華甘迺迪，就是主張對中共姑息的政客中之表表者。這種人的思想，當然認爲與金髮女郎同遊作樂，好過森林戰場跟敵人拚命；又那會想到作爲自由世界的盟主，應該肩得起重任。否則，即使再發射二萬艘太陽神，對解決問題，也無濟於事。

尼克遜的亞洲政策的藍圖，顯然要大家「各安天命」，爲禍爲福，今後只有好自爲之。

如果早能這樣做，倒也是好；可惜自韓戰以來，國府就給他們縛住雙手，坐失無數機會；連海峽上一點小小規模的突襲，也受到「關注」。現在搞到無得搞，又叫大家「自己顧自己」，在道義上怎說得過去？

尼克遜競選總統時，不少中國人爲他的當選而歡欣慶幸；但他當選後的所作所爲，卻完全受鴿派影响，軟弱無能，視詹森還差一皮，使我們不禁生了「燒錯炮仗、拍錯手掌」之感！

大陸悲劇搬到越南

美國「結束越戰，撤退亞洲」，步驟已很顯明，決心亦已可見。儘管尼克遜在「週遊列國」中說了許多好話，這項決策，恐怕無法挽回。他迭向毛共送秋波，也無非爲了求取越南「和平」。

可以預見的，當美國從亞洲撤退後，上述那些東南亞國家，將會怎樣？看過老萬報導的眞實情況，讀者們自可下個結論。

南越那樣的形勢，那樣的民心，以及無能的政府，美軍一撤退，大陸的「變色」，會在越南重演；這是無可避免的，並非悲觀之談，這是「政治的小孩子」造成的，無可挽救。這個毒瘡，只有腐爛；還更會牽連到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毒瘡，也一個一個腐爛起來，那時會演變成怎樣呢？

老萬實在不敢想下去。

爲改善中文教育向本港當局進一言（上）

宋逸民

筆者自四月份起，在萬人雜誌一連發表了許多篇有關中文教育的評論文章，其動機並不是有意和任何人過不去；而是實在不忍看到千萬青年，就這樣長遠被貽誤下去。國文課本修改一次很不容易——現在用的課本是一九六一年新頒的，雖是那樣地不適用，但也用了將近十年。在這十幾年中，受到損害的青年至少在十萬以上。這種人爲的災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假使不是教育當局如此顢頇無知——所以現在趁着課本正要修訂之際，特地把自己所看到的缺點，毫無保留地提出來，供大家研究參考。否則，萬一仍照李思義校長那樣的「高見」——「中學方面增加多些文言文」和「小學作文以文言爲主」，修訂起來（這可能性很高，因爲他是教育界的有力人物），本港的千萬青年在未來的十幾年中，豈不又被推進十八層地獄！因此，我願以一個市民的資格，向本港當局提出下列意見：

甲、改正歧視中文的錯誤觀點

我以爲本港教育上的一切惡果，都是自當局歧視中文這個錯誤政策中孳生的。最初也許這是殖民地的一貫政策，認爲有利於統治；但在今天看來，除了可以滿足某些無知分子的「種族優越感」之外，實在找不出任何正當理由。由於政府當局歧視中文，認爲中文教育無關重要而不注意領導，所以才造成下述這些顯著的錯誤：

一、**國文教材選訂不當，貽誤青年**。關於這一點，我在「論中學國文選材不當」、「密碼派詩文的今昔觀」、「與李思義校長論國文教學」、「港、台國文教材比較談」諸文中，已談過很多，這裏不再多說。

二、**亂搞中文朗誦**。中文朗誦本來是一種簡便易行，富於教育意義的文娛活動，可是由於主持人完全外行，任由某些人用作市恩、報怨的工具；所以舉辦了許多年，依然摸不着門徑，浪費青年們的寶貴時光（有時甚至替中共作政治宣傳）。此點已詳「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一文，不再贅述。

三、**坐視謬誤課本流傳**。由於教育當局只是訂定教材，頒佈了事，任令出版商自由編印，他們爲了搶生意，於是便不擇手段地粗製濫造起來。有一家圖書公司編的課本更不成話，據統計，單是一本第三冊，就發現了六十多處錯誤！這些錯誤雖然經人一一指出，但教育當局依然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仍然聽任它在學校中貽誤學生。

又如「燭之武退秦師」一課，其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一句，明明是說：鄭國當重耳出亡過鄭時，不予禮遇；在城濮之戰中，鄭文公又背棄踐土之盟（晉爲盟主），秘密地和楚國勾結。由於這兩重宿怨，晉文公才約同秦師伐鄭，所以這一戰役完全是晉主動，秦只是被邀參戰。可是很多課本竟都解作，鄭國「背秦向楚」，觸怒了秦穆公，所以才約同晉師伐鄭，把主從的地位完全弄顚倒了。有的還照抄劣本「左傳句解」的錯誤注解，說是「鄭雖受曹盟猶有二心於楚」，連一度國破身囚的曹共公都居然會成爲盟主，寧非千古奇談？

「佩文韻府」一書，是清朝康熙四十三年敕撰的。但很多課本解釋韓愈「祭田橫墓文」、「古詩十九首」之類的韻文，都用佩文詩韻，好像中國自漢以來，用的都是這一本詩韻似的。試想這是多麼荒唐？給初學者這樣一個錯誤的認識，又是多麼遺憾！

諸如此類的錯誤還多得很，但是教育當局卻完全視若無睹，不聞不問，好像和它無關似的。

一個好的政府，應該爲人民興利除弊，處處爲人民着想才對。教育是社會上的百年大業，和人民的利害關係也最密切，英人既是本港的統治者，就應該負起一個統治者應負的責任，把你們對英文教育的注意力，分一部份到中文教育上來。政府不是正在設法爭取人民的好感嗎？如果你們能把歧視中文的態度改正過來，把存留在中文教育方面的弊端，一一革除，我相信必能得到市民最大的好感的。

乙、延攬人才加強領導

由上述各點看來，教育部門是否具備領導本港中文教育的能力，似乎很成問題。所以當前第一件要做的，是加强教育部門的中文領導能力；更坦白一點說：就算是買辦政治，也應該找一個對中文有研究的內行買辦來，決不可讓那些一無所知的外行買辦來貽誤中國人的子弟！

當然，中國人是沒有資格主持教育部門的，同時一兩個人也無濟於事。如

果讓無牌教師借箸代籌，我以爲應該把教育行政和學術指導，分成兩部份。也就是在教育司之下，組設一個「中文指導委員會」，負責所有中、小學教育的設計，指導和教材的審核，編訂一切事宜，其人選聘請本港學有專長的人士擔任。教育當局（主官）只管決定原則，發號施令，凡是屬於中文方面的實際問題，一律由該委員會負責解決。譬如把教育部門比作一個輪船公司，教育部門的主官是總經理，副主官是副總經理，該委員會便是一隻貨輪；總副經理只是指定任務、時限、目的地就夠了，至於一切技術問題：如怎樣裝貨、卸貨，何時加燃料、速率如何、航線如何，這一切實際問題，完全由船長自行決定，總副經理一概不必過問。同樣地，香港政府只是決定教育方針，至於如何施行細則由該委員會負責。卽以編訂課本爲例，當局只消指示：「內容不得反英，不得作政治宣傳，不得違反法律與道德」，只這幾點就夠了；至於如何選文，文言和語體的比例如何，詩歌和散文的比例又如何等等，可以完全授權該委員會，負責辦理。

只要這個「中文指導委員會」的組織健全（其下應根據實際需要另設若干組），人選適當，我想三年之內，必能使本港的中文教育完全改觀，不再鬧那麼多「外行領導內行」的大笑話了。

丙、重選教材

現行中學國文教材，選得一無是處，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重行編訂國文課本，是當前一件刻不容緩的事。可是「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的報告書，已提出一年多了，調查表也發出了不少，究竟能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似乎很成問題。例如關於教學語言問題，表上列有五種不同的答案：一、全用國語。二、國語爲主。三、國粵語參半。四、粵語爲主。五、全用粵語。以目下本港教育界的情勢看，這個問題，雖然還未揭曉，但無牌教師可以未卜先知，將來的答案一定以四、五兩項爲最多；一、二兩項爲最少。果眞如此，那便是完全依個人的利害觀點看問題，而不是依青年們的利害觀點看問題了！這種意見是不足爲據的。假如財政司舉行一次明年度的稅率意見調查，答案分爲：一、增百分之十。二、不增不減。三、減百分之十。如果把這樣一張調查表，發給本港的工商界塡寫，我敢再扮一次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他們的答案，一定是清一色的「減百分之十」。可是事實上不增加百分之十，便無法應付明年度的龐大開支，我想，這樣的意見雖是代表多數，恐怕最後還是非予以抹殺不可！本港教育界人士，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人多，具有眞知灼見的人少（否則這樣的教材根本不會出現），以調查表爲依據，恐怕也會發生這種偏差。

鄙意以爲不論調查得來的結果如何，重選國文教材，絕對不可違反下列三項原則：

一、不能躐等。教材的內容，必須適合本港學生的實際程度和需要，應該先養成他們語體文的寫作能力，所以要少選文言文，多選語體文；絕對不可再選那些無法消化的艱深古文和韻文，以致使他們吃了下去，再照樣拉出來！

二、不能脫離時代。古人「讀經」，是爲了「學而優則仕」，不讀經無法應付各級考試；今日「讀經」，只會浪費光陰，貽誤前途。二者的結果完全相反。現在已進入太空時代，如果我們還在落伍的「文字遊戲」中兜圈子，豈不是發神經病？也許有人認爲「讀經」可以培養學生們的道德觀念，其實中國的文學作品，其內容都不會離開「四維、八德」的範圍；這個要求在一般範文中，一樣可以達到。尤其是人格和道德的培育，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如果能在管理或訓導方面多下功夫，恐怕比「讀經」的效果會更大得多。

三、培養表達能力。本港的國文教學，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過分側重學生們的記憶訓練，對於他們文字表達能力的培養，反而完全忽畧。所以許多學校對學生作文，只是虛應故事，每學期作文的次數既少得可憐（不足十次），教師的批改又不認眞，能把錯字改正，已經算不錯了，有的連錯字也不改，更糟糕一些的是交去的作文，常常不再發還學生。試問像這樣的中文教學，學生在寫作練習方面，又能得到什麼益處？那些在語文方面稍有些成就的青年，多半靠自己課外自修——如看小說，報刊等，眞正在國文課中陶冶出來的，可以說百不得一。因此，許多中學畢業生，那怕成績全是「優」和「良」，但提起筆來，依然連一篇通順的語體文也寫不出來。而曾經耗費最多的時間與精力，苦「刨」死「咪」强記住的那些「鷄零狗碎」，不消半年便又忘得一乾二淨，試問這樣的學習有什麼用？

所以爲學生選範文，應該在「範」字上着眼，不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莊子、墨子、漢書藝文志諸子畧、北征、贈白馬王彪、小園賦之類的老古董不能選，較長、較深的文言文也不能選，甚至章回小說和拙劣的語體文（如豐子愷譯的「名耀世界的月光曲」之類），也同樣不能選。

教材選好之後，不可馬上決定，應該在報上刋出詳細目錄，公開徵求大家的意見，讓社會人士提出批評。只要說的合情合理，就應該虛心接納。因爲學術這門東西，最公正無私，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穫，它不會因爲某人的官大、錢多而趨炎附勢，也不會因爲某人的請託「提拔」而大賣人情；一位教育官的中文修養，不一定好過一位窮教員；一個金飯碗的甲級教師，也未必高過一個「無牌教師」。所以在這方面只能論修養、比程度，不能以官位、勢力壓人，必須普遍徵詢大眾的意見，尤其是國文教師的意見。否則，如果還像上次那樣，由少數冬烘先生一手包辦，何必再多此一舉？

在選材方面，我以爲台灣的課本，可供我們借鏡的地方很多，例如我所列舉的五種優點，都値得我們取法。不過他們的語體文也不理想：像三國演義，儒林外史，水滸傳，紅樓夢之類的名著，只可作爲補充讀物；而且一件藝術品，一經肢解，便不易看出它的美點來了，如果單從文字方面着眼，這些都不是好的範文。至於其他散文也欠理想，因爲他們選台灣作家的作品時，不是純以優劣定取捨，仍有偏見和人事關係從中作祟，所以連陳之藩、梁實秋諸人的作品，也未能入選。（下期續完）

大陸透視

由毛澤東和林彪親自批准組建的「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於本年五月七日在呼和浩特宣告正式成立。據中共「內蒙古日報」透露，參加該次成立大會的有：「北京部隊」負責人、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滕海清；內蒙古軍區政委、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濤；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高錦明、霍道余；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劉華香、劉鈞；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負責人何鳳山、李子文、楊顯林（音）、蘇士軍（音）、康玉勝（音）、包勝佳（音）等；以及該生產兵團的一千多名代表。這個陣容，對內蒙古的新當權派頭來說，可謂傾巢而出。如此一來，也就引起人們對它的重視和興趣。

中共成立「內蒙

生產建設兵團是什麼東西

所謂「生產建設兵團」並不是什麼新鮮的玩兒，因早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已作出了如下的規定：「我軍永遠是一個戰鬪隊，同時也是一個工作隊、一個生產隊」。不久，在大陸變色後，毛澤東更進一步提出「保衛邊疆」和「建設邊疆」相結合的方針。邊疆地區便出現了形形色色，由當地軍區領導的軍墾場、牧場等等。其中規模最大，便是衆所周知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到目前為止，在大陸的所有邊疆地區，幾乎都設立了生產建設兵團或農、林、牧業建設師；並在沿海地區也成立了同樣類型性質的組織。

誠然，在核子時代的今天，毛共仍在堅持此一早已落伍過時的建軍思想和方法，是有其「苦衷」和壞的一面——影響軍隊心理及引起軍民的普遍怨恨。但不能不看到，中共當前所組建的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對漢化少數民族及控制邊疆地區的人民，實行奴化政策，還是有其一定作用的。而這也是為什麼毛澤東在內蒙古建立「生產建設兵團」的計劃，雖一再受阻但始終不肯放棄的原因。也是為什麼毛、林集團在一九六七年四月間鬭倒「內蒙古王」——烏蘭夫之後，雖仍沒有把握全面控制內蒙古的局勢，但已在匆匆進行研究、組建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體制的答案了。

不過在此要特別指出一點是：如果說文革前分設於大陸各邊疆的生產建設兵團的任務與作用如上所述的話，那麼，中共前不久成立的「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則負有其新的更重大的使命了。

內蒙生產兵團的特殊使命

上面提到過的「內蒙古王」烏蘭夫，他是蒙古人，中共老黨員，早年作為中共派赴內蒙策動「分離運動」的負責人。大陸變色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華北局第二書記兼內古第一書記等。

據說：烏蘭夫從一九五二年八月開始集內蒙古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後，一方面在蓄集其個人勢力；另一方面在劉少奇的支持下，抗拒了老毛的許多暴政（較突出者有反對成立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還有是採取了扶植蒙古人的傳統文化，甚至「企圖將內蒙與外蒙合併為一個蒙古國」等。因此，「文革」一開始，烏蘭夫便於一九六六年五月間在北京前門飯店的黨中央華北局會議上被捕。

或許烏蘭夫確會與其自己的蒙古族人民建立了比較深厚的友誼的感情吧，烏被毛林派揪鬭後，在內蒙古全境曾多次掀起了為烏「翻案、請命」的鬭爭高潮。

如一九六七年一月間，擁烏派曾以土默特農民公共汽車駕駛員的名義，致函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為烏蘭夫辯護；在同年二月全國捲起「二月翻案逆流」時，該派又發出「揪出烏蘭夫，構成了對蒙古人的壓迫」的挑戰宣言；緊接着，他們還選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去為烏蘭夫請命，他們聲言：「烏蘭夫是蒙族人民忠實的兒子，蒙族的命運繫於烏蘭夫」、「烏蘭夫完蛋，我們蒙族也就完蛋」等「危言」。

正是這一擁烏反毛情勢在整個內蒙地區普遍存在着，所以，今天毛共在內蒙古設立「生產建設兵團」，便擔負了另一「重大的使命」——剷除烏蘭夫在內蒙的勢力及其「民族主義」的思想影響。或問：烏在內蒙黨政軍方面的潛勢力和影響力，眞正也很大嗎？是的，對此只要從文革開始後，內蒙軍區司令三易其人；及親毛派的軍區副政委（現已升任政委）吳濤，及內蒙黨委高錦明、康修民、權星垣等，被烏的左右手——內蒙軍區副司令員劉昌（一說是副政委）逮捕並打成為反革命；還有紅衛兵分成兩大派——「內蒙古東方紅革命造反聯社」與「呼和浩特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長期處於武鬭狀態，和將內蒙軍區改為省級軍區等，便足以說明一切了。

所謂「五大意義」的實質

當然，毛共之所以急不及待在內蒙成立生產建設兵團，不僅限於上面的企圖和陰謀。對此，為避免有誇大之嫌，可引用毛共的自供為證：

五月七日，即成立「兵團」的第二天，「內蒙古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大道上前進——熱烈慶祝北京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兵團」之研判

曾憲光

成立」的社論，其中宣稱，組建該兵團有如下五大意義：

㈠「組建這個兵團，是緊跟毛主席戰畧部署，落實毛主席一系最新指示的重要戰畧措施。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和大批知識青年，將在生產建設兵團這所大學校裏，通過階級鬬爭、生產鬬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鍛鍊、培養具有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新人。」㈡「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對於保衛邊疆具有重大的戰畧意義和現實意義。內蒙古位於祖國北部邊疆反修前哨，爲了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侵畧，不但要有强大的邊防部隊；而且必須建設强大的政治邊防。」㈢「組建生產建設兵團，圍墾戍邊，亦兵亦農，這是貫徹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的重大戰畧措施，是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人民軍隊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的發展。」㈣「組建生產建設兵團，進一步宣告了烏蘭夫反黨叛徒集團破壞統一，大搞民族分裂，惡毒阻撓開發邊疆的陰謀的澈底破產。」㈤「有利於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充分發掘北部邊疆的豐富資源，加强社會主義建設，更好的落實毛主席備戰、備荒、爲人民的戰畧方針。」

再明顯不過，上述五點的眞義，除了爲毛林製造戰爭炮彈；進一步漢化、奴役少數民族；澈底清除反毛勢力等外，最主要是爲了對付「反修」。

中蘇共關係的日益惡化，雙方的不斷現生邊境軍事衝突，再加上最近來自蘇俄在邊境及外蒙進駐了大量軍隊，爲了加强對來自蘇聯的軍事和政治威脅之防禦，成立上述的「北京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便成爲極其必要和重要的了。但嚴重的問題是，這個成員複雜的兵團，是否眞正能擔負起預期的作用呢？答案是非常值得懷疑。爲了對此一疑點能有一個比較客觀具體的認識，下面就讓我們對該兵團的組建情況，作一全面的考察與分析吧。

內蒙生產兵團的組織實況

在此，應首先肯定一點的是，「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比「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規模要大的多。如該兵團方告成立，便出現了什麼第六師和第十四、十九團等番號，估計該兵團的現有人數大約有多少呢？

據去年九月六日中共內蒙電台稱：該月三日和四日，平津兩市各有二千多名知識青年，分別乘車開赴呼和浩特市。又據九月十一日內蒙電台消息：該天北京、天津市的三千五百多名知識青年，在抵達呼和浩特後，便被分派到各盟旗去。而本年三月六日的中共洽江電台亦廣播說：東北地區的瀋陽師範學院、瀋陽醫學院、遼寧大學等，學生五千餘人，開赴內蒙參加生產建設兵團。

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內蒙古電台又稱：二月間中共預定今年由廣東省移民八十萬到內蒙及海南地區之首批下放工作業已完成。今年三月下旬，上海市第一批一千多名知識青年，也已開赴內蒙古（同上）。同月上旬，杭州市也有一批知識青年前往「反修前哨祖國邊疆」——內蒙古。還有浙江省一萬八千名知識青年被送往內蒙古參加生產兵團。

此外，被送往「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接受工農兵「再教育」者，還有呼和浩特市數以萬計的知識青年……。

夠了，僅就以上不完全的資料來看，今天的「北京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人數，比「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時十萬人要多上幾倍了。只是兩者的基本成員卻大大地不同，換句話說：「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員，基本上由復員、轉業軍人所組成。而「北京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員，卻以知識青年爲主；更確切說他們絕大部份是在文革中造反作亂慣了的紅衛兵。另外便是在文革中遭受過不同程度批、鬬的幹部。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如果我們不健忘，當會記得所謂「體現毛澤東軍事思想」；所謂「落實毛澤東指示」；所謂「保衛邊疆」與「建設邊疆」相結合的產物之典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在文革中不僅沒有成爲毛澤東實行奪權鬬爭的有力工具，相反曾經向老毛反戈一擊。如文革期間震動中外的「石河子事件」，便是該兵團的傑作。情況是，當江靑中央文革系的的「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紅二司」），企圖向支持「新疆王」——王恩茂最力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某機構奪權時，立即遭到由該兵團的復員轉業軍人所組成的「八一野戰軍」萬餘人，携帶機關槍、步槍、手榴彈，聯合軍區駐石河子的獨立炮兵團全體共軍，圍擊「紅二司」等組織，造成血腥鎭壓的大血案。而這也是爲什麼新疆「革委會」一再難產的主要原因。可見老毛建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眞正意用，澈底地落空了。不然，屬於軍事建制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爲什麼要不怕見笑世人的實施「軍管」呢。

而今天的內蒙古，可說是中共防衛力量最爲脆弱的地區，但卻偏偏是反毛勢力最强大，民族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或許這也就是毛林派繼將「內蒙軍區」改爲省一級軍區後，立即成立「北京軍區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原因和苦衷吧？但問題在於這個兵團，是否能眞正成爲佈下在內蒙的一着「防修、反修」和鎭壓人民的棋子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能」。道理很簡單，那些曾替老毛奪權賣命，而今天發現被欺騙出賣的紅衛兵，也是知識水準較高，且具有造反、奪權「革命經驗」的「紅色小闖將」。

試想，他們會永任由毛林派驅使玩弄？還有那些曾爲中共及其政權出生入死，建下了汗馬功勞，但今天卻被拉下馬，再經鬬臭又一腳踢在邊疆服苦役的幹部，難道他們也會一直「低頭認罪，接受改造」，答案當然是「不」！既如此，可以肯定，上述二類內在的決定性的矛盾，必會在外表條件（如蘇俄與蒙族人民二大反毛共巨流）的刺激下，迅速轉化的來一質變——即把該生產兵團質變爲反毛共的堅强堡壘。套用一句「毛語錄」，叫做「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也！

王恩茂的過去、現在、未來

鍾展

在三年的文革過程中，新疆王恩茂實在出盡風頭，成爲中共第二號新聞人物。（按：武漢陳再道在七．二〇事件策劃兵變則公認爲第一號人物）

何以王恩茂如此被重視？新疆文革的奪權鬬爭又何以如此複雜、曲折、曖昧？新疆革委會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兩大派談判，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形式，批批鬬鬬、吵吵罵罵，終於推出原湖南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出掌新疆。王恩茂大權旁落，只撈得個軍區副政委兼革委副主任之職。個中內幕到底是怎麼回事？

王恩茂是一個活的歷史人物，在文革風雲中，險惡陡變，幾乎被打成牛鬼蛇神。結果，因對十多年核子基地的建設、擴展、保衛、試爆，功勞卓越昭著，另外，他培養了不少維族爪牙，故得以倖免被黜的命運。爲繼續利用其在新疆的領導天才，並各個擊破逐步清查其潛勢力；毛林施用欲擒故縱慣技，放虎歸山，姑且保留第四副主任的地位。這就是目前王恩茂的眞實處境。未來的王恩茂將落得怎樣下場呢？他將怎樣面對毛林的挑戰呢？和龍書金是統一，抑或明爭暗鬬？本文試圖通過從前的舊事，對王恩茂這個風頭人物稍作研究。

王恩茂，江西永新縣人，現年五十六歲，即一九一三年出生。破落地主成份，小學畢業，在革命過程不斷學習提高，曾就讀延安抗大。最早參加王震領導的「湘贛獨立師」任文書、政治指導員、教導員等中下級政工，甚爲王震賞識。

一九四四年，老毛號召自力更生，軍隊進行大生產，在「南泥灣」開荒，王恩茂積極響應，以身作則，帶頭貫徹，親自寫挑戰保證書遞呈中共中央，傳爲佳話。是時王恩茂爲三五九旅副政委，屬賀龍一二〇師。自此，老毛頗知有王恩茂其人，一時聲名大噪。王恩茂亦因此靑雲直上，並經常自我吹噓，引述當年南泥灣精神，教育陸續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軍墾戰士。

有一次，王恩茂在八一紅星干渠放水典禮上講話，大談三五九旅的艱苦奮鬬，勤儉持家典型事迹。說什麼每班早上的一盆洗臉水，肥效極高，爲了不浪費，通通倒進各班的菜地。陝北雨水有限，每班集體節約一盆水，幾乎成例。他還說自己打草鞋，兩個手指起老繭，錐鞋底時扎了幾針，直至現在還有疙瘩疤痕。於是教訓一頓說：「你們現在支邊建設，條件好多了，我們新疆最大干渠放水，要飲水思源，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記階級苦，發揚南泥灣精神！今後都不應浪費半盆水。」

有幾個老農業戰士對王恩茂的講話常常作爲說笑的資料。他們說王政委是一本通書唸到底，除了南泥灣，什麼都沒有，還說身在福中不知福呢？可笑！

王恩茂對「解放」西北，從靑海穿揷河西走廊，向新疆挺進，主持少數民族工作，貢獻是不算小的。以後，新疆陶峙岳變節投共，大局已定，王恩茂隨王震一兵團（彭德懷第一野戰軍）輕取新疆，大力鎭壓剿匪，槍殺少數民族不滿份子，搞得新疆一片血腥，並逼死前新疆維族主席麥烏德。

這段期間，據吐魯番維族老人私下逐露：王恩茂的血腥鎭壓，在五二年至五四年的肅反運動期間，至少槍斃了十萬人左右。爲同化、統一少數民族，大搞移民，把陶峙岳部及移民改編成生產建設兵團，實行戍邊屯田政策。一九五六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王恩茂爲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一身。自此，少數民族暗地稱他「新疆王」。自治者，實掛羊頭賣狗肉，漢人治維是眞。不過，王恩茂手段高明，有一套政工手腕，並經常籠絡幾個打手貧苦維人，作爲心腹，實際是借刀殺人，通過他們宣傳煽動所謂「民族鬬爭的實質，歸根結底是階級鬬爭」、「漢維兄弟一家親」、共同對付的則是地主惡霸、打倒少數民族壞頭頭。王恩茂的做法，是維人整維人，自己則安然做其山寨王的居心，搞到新疆各族吵來打去，風風雨雨，無一日安寧。他的王牌就是建有系統的維族心腹，分佈新疆各地。故毛林實難奈他何。

王恩茂爲忠實執行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政策，強迫動員十幾萬民工（有部份是勞改犯），集中全力修建通往核爆場的專用公路。並協助規劃核子試爆基地、興建地下安全貯備倉庫，及有關尖端生產配件工廠。這方面，實際技術問題，王是外行，但一切計劃，請示均經他過目審批，故他握有充分權力。十五年的核子基地建設、擴展、組織保衛工作，這也是他的主要王牌。

文革開始不久，新疆局勢是十分混亂的，派系鬬爭交織着民族鬬爭。在廣東地區經常可以看到「新疆告急」的大字報，尤其是石河子、哈密，全靠「七三三五」空降部隊，時時空運各地進行奪權鎭壓，王恩茂萬萬沒有想到李全春（空降師長）竟是毛林親信，致無法「保皇」，雖出動坦克、汽車，亦難與空運部隊相爭。因此，這位統治二十年的新疆王終於被半挾持到京，老毛指示先讓他參加學習班，把思想打通打通再說。但王自恃抓住一張王牌，假如再逼的話，只好攤牌，並號召一聲與九年前逃往阿拉木圖的泰耶波夫，（原新疆軍區副參謀長）來個裏應外合，變文革奪權爲擴大的民族叛亂。此一絕招，老毛是有點懼怕的。雖彼此在學習班都未便明言，但各自心照不宣。故王恩茂還是撈回副職；龍書金也要敬他四分。

王在目前處境雖大權旁落，屬限制利用階段，但實際其潛勢力是雄厚的。因此，在二三年內，王的號召力仍屬權威，根本原因是他對新疆太熟悉了。龍書金新官上任，不摸底，自不敢怎樣得罪王恩茂。雖丁盛、李全春等實力派佐持，料想還不至於大刀濶斧。

王恩茂的未來有兩條路：假如不敢抗衡，逐漸接受監督利用，則若干年後，定降職內調，像甘肅張仲良一樣，從中共四級幹部一降而爲八級副市長。王恩茂的明智之舉，則應積極統戰龍書金，發展各族親信，以實力和大棒，擴大自己的王牌，有朝一日，必須大雪毛林挾持削官的深仇大恨。

中共公安機構審訊的三大法寶【下】

待旦

饑餓戰術可說是最厲害的法寶。

大陸人民誰都知道勞改、勞教是可怕的，但與監獄生活比起來，卻變成小巫見大巫。在勞改場勞教場服刑期間，雖然要做苦工，但糧食定量比較高，可以吃個「差不多飽」。可以看到綠色和陽光，也可以定期接見親屬，接受接濟。苦自不必說，咬緊牙齦熬下去，還不致於不明不白地死去。

在監獄裏待上五六個月之後，健康情況直綫下降，七分像鬼三分像人，隨時都有被死神召去的可能。

長期受饑餓折磨，長期間不活動，自己也十分清楚地意識到健康情況愈來愈差，那種滋味實在不是好受的。很多人都說：「再挨三二個月命也沒了。」或者說：「再挨下去即使被釋放出去，恐怕也要終生殘廢了。」

很多人也就把心一橫，什麼都招認了，甚至自己沒有做的事也承認，只求快點判決，快點離開可怕的監獄，至於以後是勞教也好，勞改也好，且不去管它，反正比坐牢易受。「犯人」產生了這種思想，預審員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大陸的監獄是沒有醫生的，「犯人」生病了由在監獄裏服刑的勞改犯人（有醫學知識者）醫治。所謂看病，就是由「犯人」把自己的病疾寫在紙上，如便秘、頭暈、腹痛發燒等揷在窗洞上，由勞改犯收去，然後把藥品送來。自然有的病愈醫愈重。因此每天都有幾樁急病。尤其是深夜，聽到「犯人」急促地敲打鐵門，大呼大叫：「某號房有人患急病」、「某號房有人死了！」的聲音，實在令人不寒而慄。也就很自然地聯想到，自己也會這樣死去。理智的堤岸也就會被感情衝跨，承認失敗，自動寫了長篇累牘的坦白書送上去，要求提堂審問，不計後果，只求早日結案。

饑餓戰術並不是單獨使用，還配上一套換房方法，把同房的其他「犯人」，逐漸調到別的房間去，裝成已被釋放的樣子。另一方面把已結案，即將調離監獄的「犯人」調進你的房間。

這樣在你的感覺中，將是故人盡離去。他們之中很多人比你遲些進來，卻比你早出去（儘管不一定是恢復自由），怎能不產生物是人非的傷感呢？人處在愈痛苦的環境，也就愈喜歡回憶快樂的生活。故鄉的小溪，白髮蒼蒼的母親，滿臉憔悴的妻子，夢中喊着爸爸的稚兒，都在你腦際湧現，一切美麗的歡樂的都成了過去，剩下的就是未知何日方能結束的監獄生活，實在可怕。用筆劃着自製的日歷表，一個月、二個月、十個月都過去了，吃了飯就等待睡覺，睡覺就等待開飯。沒有顧送、沒有外界的消息、沒有提堂、也沒有審訊、絕對沒有人去干擾你。你打的報告和提出的要求，也得不到回答。

這種饑餓和被遺忘的精神折磨，實在比受到刑罰更加可怕。

然而這個關並不是不可渡越，假如你對公安機關饑餓戰術的方法和目的有所瞭解，還是可以戰勝他們的。

倘若你能看穿他們的陰謀，你就絕不會相信自己已被遺忘，也就可以利用堅强的意志，排除各種煩燥不安的心理。以逸待勞，養精蓄銳，不去做自我折磨的傻事。

他們雖然裝成已把你遺忘，可是事實上他們比你還要焦急。尤其是較重大的案件或政治案件。因爲這些案件不可能永遠懸起，終歸是要做出結論、做出處理的。有時上頭也要向他們查詢這些案件的審訊情況，他們不能永遠交白卷。明白這層道理的人，大都會咬實牙齦挨，大家鬬意志、鬬毅力、鬬耐性。

據筆者所知，「犯人」不承認犯罪，不肯簽名，而公安局又不能獲得有力的人證物證，是不能輕易把罪名（比較重大的）强加在「犯人」的身上的。筆者曾在某監獄待了七個月，嚐過審訊三味。但結果卻「無罪釋放」。其實筆者不是完全沒有犯過中共的法，大罪的確沒有犯（只是被懷疑而已），小罪倒曾犯過（恕不奉告）。當時只要招認一件雞皮蒜皮的小事，如曾與私人買過一個手錶，或談戀愛時曾愛撫過女朋友，也很可能被扣上炒買或調戲婦女的罪名，送去勞動教養了。公安局有一個原則，就是很不喜歡「無罪釋放」。只要稍有可能，都要設法令被拘留的人「構成犯罪」。大罪名扣不下就扣小罪名。除了萬不得已，才會把疑犯無罪省釋。因爲無罪省釋說明他們是抓錯好人了，雖然他們毋須登報道歉，賠償損失。但無罪省釋的例子多了，他們臉上也不好過，且會受到上級批評。

最後筆者想附帶說明，就是在中共的任何監獄中都不能交朋友，更不能交知己朋友。不相信任何人是一條聰明的正確的法則。中共不僅善於在社會上使用「分化利誘」的伎倆，在監獄中也一樣使用。既會把一些公安人員化裝成「犯人」，混進去探聽消息，也會利用一些肯出賣別人以求自己減刑的壞蛋代他們工作。這些人，大都會對你表示關心和同情，但不要相信他們，不要對任何人談及自己的案情和自己過去的生活。即使你十分謹慎並沒有洩露什麼秘密。可是，只要有多少痕迹，難保沒有人加以誇大，向公安局匯報邀功。這樣你就麻煩多多了。因爲他們只相信自己佈下的耳目，而不會相信你的辯護。



中共賣國抑或愛國？請看：

四十年前的伯力會議

岳騫

中共與蘇聯最近正在伯力舉行會議，結果如何，尚未揭曉。但會議一開始就進行得不愉快，中間且停會一日，幾致破裂，估計將不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因此，想起四十年前的一次伯力會議，與此次到也有頗為相同之處。

筆者在本刊九十一期會談到蘇俄第一次侵略中國，韓光第、梁忠甲兩位將軍血戰殉國的經過，伯力會議就是在那次戰爭之後發生的。

中共協助蘇聯打中國

當韓光第、梁忠甲兩將軍失利殉國後，俄軍長驅直入，先後領佔同江、綏芬河、札蘭諾爾、滿洲里、札蘭屯等地，復以飛機掃射中東路各站。此時，朱毛共軍已開始在江西作亂。中共中央認為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想乘機表示對第三國際及蘇聯效忠，特派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赴東北，實地調查如何發動共產黨人，協助蘇軍作戰，以保衛蘇聯。

周恩來等三人到了東北之後，與蘇聯首腦舉行會議，自動請纓願協助蘇聯進攻中國。蘇聯方面當時批准，每月付給三十萬金盧布作為經費，組成國際義勇軍，由劉伯承任隊長，葉劍英任副隊長，隊員係招募鬍匪及朝鮮共黨分子，一時將成燎原之勢。

東北當時負責人是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處在此處情況之下，急電中央政府請援。可是國內大局正亂得一塌胡塗，除去朱毛共軍在江西作亂，國民黨內部也陷於極大分裂中，始而是改組派汪精衛一系反抗南京黨中央；繼而馮玉祥稱兵作亂。剛把馮玉祥打下去，負責指揮討馮的唐生智又在河南叛變；桂系李宗仁一批人也公開反對中央政府。烽烟四起，政府陷於焦頭爛額境地，自無力派兵去東北作戰。當時中央政府所能作到的，只有促請非戰公約各簽字國家，促使蘇俄罷戰退兵。英美兩國當時也確曾仗義執言，促蘇俄罷兵，但無濟於事。在此情況下，張學良只得派出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去俄屬伯力與蘇俄駐伯力交涉員西蒙諾夫斯基商討停戰事宜。

當時距離東北易幟歸順中央不到一年時間，東北方面軍政財經大權實際均握於張學良之手，南京中央政府甚少過問。但在事前卻也電告張學良，有關外交方面事，不可自作主張。蔡運升職務是哈爾濱交涉員，屬外交部管轄，但他原是東北舊人，當然還要聽命於張學良。

遠在札蘭諾爾及海拉戰事發生之前，中俄尚未正式構兵，但局勢已相當緊張，蘇俄人員尚未撤退。有關中東路問題，就由蔡運升在哈爾濱與蘇俄方面負責人梅里尼可夫舉行交涉。因此，張學良這次又派蔡運升赴伯力與俄方舉行會議。

蔡運升迫訂城下盟

蔡運升此行無異作城下之盟，交涉過程自然相當艱苦。中間經過多次折衝後，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訂中蘇伯力議定書。共計十款：

㈠按照已往協定，恢復理事會之任務，蘇聯理事即應復職，恢復原有各處中蘇處長之分配，並恢復蘇聯正副處長之職權，七月十日以後，理事會及路局所發命令，如不得合法之理事會及路局之分別同意追認，認為無效；㈡中蘇雙方立即釋放被逮捕之對方人民及官兵；㈢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起，所有免職或辭職之中東路蘇聯職工，立即復還原職，並領應得之款；㈣中國應對白黨解除武裝，驅逐出境；㈤中蘇國交未經會議解決以前，先恢復中國各蘇聯領館；㈥營業機關亦應恢復，通商全部問題，由中蘇會議解決；㈦切實保障協定之履行及雙方利益問題，亦應由中蘇會議解決；㈧中蘇會議定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俄京舉行；㈨雙方撤兵，恢復和平狀態；㈩本議定書自簽字日即生效。

這項議定書，當然有許多不妥之處，例如第四、第五、第八各條，不但非外交交涉員所能負責，也不是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可以決定的，蔡運升此舉當然逾越了權限。至於第十條議定書不經有關當局批准，「自簽字日即生效」，更為任何條約所無。消息傳到南京，中央政府大為震怒！一九三〇年元月十三日鐵道部長孫科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說明政府決不承認蔡運升越權所簽訂之伯力協定。

外交部長王正廷也電東北當局，要求解釋伯力協定的法律根據。張學良大感狼狽。同時，惟恐中國不亂的日本，又在北京大放謠言，指伯力協定尚有密約，並指出密約之一是准許蘇俄領館可自設衛兵。消息傳出，不但中國人大嘩

，外國使團也爲之震動，當即向蘇俄方面查問，並索取伯力會議紀錄看，確實沒有密約，所謂密約是日本人造的謠。日本人所以造這個謠，是在替俄國人打氣，希望眞能達成這項條件，日本也可以援例在東北各領館駐紮衛兵了。

張學良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決計派人去南京向中樞解釋。元月十七日任命莫德惠爲中東路督辦，就派莫德惠去南京陳情，請中央諒解支持。

莫德惠先到上海，見到上海市長張羣，由張羣陪同赴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召開會議，聽取莫德惠報告，出席者有行政院院長譚延闓、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司法院院長王寵惠、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院長趙戴文、其他黨政重要人員均有出席。莫德惠當時表示此來係代表東北地方當局向中央請命，無論中央如何處分，絕對服從。問題在於外交方面如何進行，必須中央與地方一致，對外方有力量，此點關係東北四千萬民衆生命財產，請中央審酌。

中央不承認伯力會議直接與俄談判

國民政府經過商討後，決定不承認伯力會議，但願派出代表赴俄，討論兩國之間懸案。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蔡運升在哈爾濱發表聲明，否認傳說伯力協定有密約，並指出伯力協定與中央政府外交政策並無衝突。外交部於二月八日發表對俄宣言，說明國民政府僅令蔡運升商議解決中東路糾紛，及舉行會議之手續。聲明「伯力紀錄」除規定解決中東路辦法之外，其他事項該代表無權討論。最後聲明中國準備派代表赴莫斯科舉行正式會議，解決中東路善後問題。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政府正式任命莫德惠爲中俄會議特命全權代表。當時在南京的要人，都知道這一工作的艱鉅，胡漢民去過蘇聯，知道共產俄國情況之可怖，當時曾向莫德惠說，君入虎狼之國，恐爲蘇武，不知何日歸來。

莫德惠到十分泰然，自覺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慨然受命。由南京回到東北，五月一日自哈爾濱率領代表團人員乘中東路專車出發。車過札蘭諾爾時，蘇俄代表團人員全體下車憑弔韓光第將軍成仁處。五月九日，專車抵達莫斯科，蘇俄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加拉罕到車站歡迎。中國駐俄大使館人員在中俄斷絕邦交時，全體撤退回國，當時中國政府曾通知蘇俄政府，有關中國在俄權益及僑民保護之責，全部委託德國駐俄大使館代管，因此僅留了一名館員勿增啓駐在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以德國使館人員的名義，辦理照料華僑的工作。此時中國代表團到達，勿增啓也趕來相見。

莫德惠正氣壓俄人

中國代表團到俄國剛剛住下，就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代表團首席專門委員劉澤榮在公園散步，被蘇俄警察逮捕。劉澤榮當時取出證件，證明自己是外交官，蘇警置之不理，送去民警總局拘留了兩小時才獲得釋放。

莫德惠認爲這是蘇俄有意挑釁，試探中國代表團立場是否堅定，當即向蘇俄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議，要求懲辦肇事警員；提出書面道歉；擔保將來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蘇俄外交部也自知理屈，當派外交部禮賓司長前來提出書面道歉，並說明肇事警員已被處分。惟獨對於書面擔保將來不再發生同類事情一點，卻採取拖延態度。莫德惠決不放鬆，當即向蘇方表示，既然蘇方不能擔保代表團人員的安全，大家均不能安心工作，留此亦無益，請發給各團員護照，讓他們回國，代表團只留本人一人即可。同時也令專車升火待發，以示堅決。蘇俄至此只得低頭，終於提出書面擔保。

不過，蘇俄在小節上雖肯讓步，對於大問題決不遷就。此時雙方會議的最大癥結在於是否承認伯力議定書？俄方認爲伯力議定書既然是雙方代表所簽訂，自沒有片面廢止之理。但在中國方面則以爲伯力議定書本身所議之事已超出範圍，尤其議定之日即生效一節，更爲任何條約所無，故不能視爲有效。

廢止伯力議定書擴大談判

中國代表團五月九日達抵莫斯科，僅爲了承認不承認伯力議定書的問題，整整交涉了半年，拖到十一月十一日才開成第一次會議，俄方終於放棄以伯力議定書爲依據的立場。

同時在會議開始時，雙方經過多次洽談，決定有關中東鐵路問題採取完全平等立場，大要有三點：第一、平均用人，華俄人員須各佔半數，各級主管都要一正一副；第二、華俄文字並用，所有公文，必須兼用華俄兩種文字；第三、華俄會簽，所有公文，必須華俄主管人員共同簽字，方能生效。

一九三〇年冬正式會議後，蘇俄方面提議擴大談判範圍，不應專限於中東路。莫德惠覺德茲事體大，不敢作主，當即回國請示，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報告交涉經過。中央當局經過幾次開會討論後，決定將會議範圍擴大爲中東路善後與通商及復交三項。至於談判立場，中東路以贖回爲原則；通商以完全平等爲原則。中東路善後，列爲提前解決事項，復交問題在最後決定。

莫德惠於一九三一年三月再赴莫斯科與蘇俄方面繼續談判，前後共開了二十四次會議，並未談出具體結果。到了九月間，突然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强佔了東三省，中蘇談判遂告中止。這次馬拉松式談判的唯一成就，就是廢除了伯力議定書，蘇俄在戰場上未得到的東西，在會議桌上也未得到。莫德惠的耐心、毅力、對國家的忠誠，均值得大書特書。

伯力議定書被廢止，在另一方面卻樹起中央政府的威信。自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到此項出現伯力議定書，前後十三年間，疆吏久已目無政府，私與外國訂約已是普通之事。自中央政府堅不承認伯力議定之後，各方始知中央政府之尊，各省疆吏均以伯力協定爲戒。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華北局勢緊急，何應欽、黃郛在北平與日方交涉，行政院長汪兆銘致電何、黃二人，聲明支持二人立場，決不致有「第二伯力協定發生」，可見伯力協定之深入當政者腦際了。

假如沒有蘇俄侵佔札蘭諾爾、滿洲里等地，可能不會有九一八事變發生；如果沒有劉伯承、葉劍英組織國際義勇隊「保衛蘇聯」，可能就不會出現伯力協定。今天中共又同蘇俄去開伯力會議了，不知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等人還有保衛蘇聯興緻否？

漂△▽蘭△▽小△▽品

趙聰

天怒

一九六七年，大陸武鬬正熾烈的時候，河北省邢台地區突然發生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地震，損失面相當寬廣。當時有人說，這是文化大革命殺人過多，觸怒天庭，降災示警。

天人感應之說，出自我國古代哲學，前中山大學史學教授劉節，在文革前即因著文闡述此說而遭批鬬。處於今日人類進軍太空的時代，如再相信此一學說，當然迷信加落伍之至。不過邢台地震之後，不數月武漢陳再道即以兵變聞，據說毛、林曾乘艦親征，險遭不測。

今年「九大」正在舉行時，山東濱州地區，突然發生八十年來所未有的海嘯，瀕渤海數縣，俱遭海水淹沒。接着又有延安及杭州地區的山洪暴發，以致延河及西湖水漲成災。這都是自古罕見的事。

中共的事後報導，語焉不詳，只說靠毛思已完成善後工作，至於各該地區的損失，人民的傷亡，則絕口不提。其所以不提，並非無傷亡、無損失，恰恰相反，恐怕是損失巨大，傷亡慘重呢！

三年文革，有人統計過，已有六千萬人頭落地。如以全大陸七億人口計算，生者只有六億四千萬，這些人在儲糧備戰荒的苛令下，又如何能繼續活下去？近來冒死泅逃港澳者日有所聞，即其明徵。

執筆之時，見南斯拉夫記者從北平發出專電，說七月十八日下午，天津以東發生猛烈地震，北京周圍數百英里受到很長時間的撼動。中共卻尚未報導。

南京大橋

南京大搞完成於去年年底，其紀錄電影，上月在這兒與「九大」配搭上映。

論工程，的確夠艱巨。規模宏偉，在中國交通

國橋樑專家、工程師，以及廣大工人同胞的智慧與努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座大橋的落成，與毛思毫無關係。

因為這座大橋的籌劃興建，始於一九五八年。那年毛澤東搞大躍進失敗，把國事交付劉、鄧，自已離開北平到外邊韜光養晦去了。次年老劉當選國家元首，兼掌黨政大權。影片中有一個鏡頭，是一九六〇年蘇共撤走專家，蘇共供給的鋼板，現出裂痕，不能使用。這可見在六〇年前，蘇共即已幫助中共築橋了。一九六三年，中共中央劃分一綫、二綫，老毛退處第二綫，由劉、鄧在第一綫主持黨政大計，這一情況，直到六六年八月的十一中全會，才改變過來。照南京大橋的建築歷程來說，從五八年到六八年，共有十年光景，其中八年在劉、鄧當權時期，二年在毛、林奪回大權時期，而這二年建築工作，仍是原班人馬，並未停頓。設若文革不起，劉、鄧照舊當權，此橋亦會在六八年底落成，更有可能提前，也說不定。

然而影片卻把它說成毛思的勝利！很難相信，建橋工人代表到北平見了毛、林一面，回來由王超柱領着一小撮工人，大唸毛咒之後，大橋就會建築完成。

影片的報幕員，用那怒氣填膺，像和誰打架似的腔調，說要氣死美帝、蘇修。其實，人家卻不像毛、林這樣無恥，把登陸月球說成尼克遜路線的勝利。反過來，要是中國也有太空人乘着太空船奔月，還不知道怎樣吹擂毛思的勝利呢！

其實，南京大橋，應該歸功於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和工人同胞；如劉、毛之類全不與焉。

如今美太空人奔月，毛共默然，豈眞個被人氣死了麼？

港共的本質

港共籌備僞十．一國慶，籌委名單未見梁××。港共的眞正頭頭，身份並不公開。但照這幾年的集會看來，則梁某確是公開出來的最高人物。此次他之不見籌委名單，可能出了問題。

若按中共術語，港共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劉、鄧派、左傾盲動主義亦即是形「左」實右的王明、陶鑄之追隨者。總之，一句話：港共一貫反對毛澤東。

過去的事實，如三年文革期間，從未主動批判劉、鄧、陶；發動五月暴動風潮，引致左記機構瀕於破產或瓦解；追求物質享受，經濟掛帥，吃喝玩樂，無不優而為之等等，已是人所共知，不必細說。

照最近的一些事實看，即可證明港共依然玩弄

妻

古時，人們稱呼妻為夫人、娘子。對外面的人則稱自己的妻為拙荊、內子、也有稱賤內的。後來一般人都是對外稱妻為內子、內人，通俗一些的就說我的女人、或乾脆說我的老婆。有的人卻寧可不嫌其煩的，將兒子的名字連着一起叫，如小猪的媽，小牛的娘等。小猪的媽小牛的娘對外對內都可用，而對着妻也可以這樣叫法。據說，有些人夫婦雙方從不叫對方名字的，當着面就叫「喂」，就這樣的長期你「喂」她，她「喂」你的，兩夫妻「喂」一輩子。這便是一些人說的：「有仔跟仔叫，無仔喂喂聲」是也。

現在對妻的稱呼比前進步了，夫人娘子那一類的稱法，大概只有做大戲（演粵劇）的時候才會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會有人這樣叫的，很多都是直接呼名字的了。對外稱拙荊、賤內的恐怕也沒有；內子、內人還是慣常用的；我的女人，我的老婆也是有的，但最普遍的還是稱太太了。至於蘇蝦阿媽，阿「喂」相信是很少了。另外，還有些較為特別的叫法，現在有些人稱妻為煑飯婆、黃臉婆的，這大概是形容一般家庭主婦不愛打扮，這種稱呼雖然是特別了些，但也無所

她黃臉婆也不過是說她不塗脂抹粉，不喜歡打扮而已；煑飯是家庭事務之一，煑飯婆是說妻操持家務，管理洗衣煑飯等工作。總的來說，黃臉婆，煑飯婆也只是說明了妻的勤

其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手法。

即如上月「九大」映片之上映，卻配搭上南京大橋；而在廣告上更用大字突出南京大橋，排在中央，「九大」只用小字排在上面。如不細看，你就不會注意「九大」，只以為這部片子僅一南京大橋；如果細看，你也會以為南京大橋是主片，「九大」不過加演的短片而已。而就影片本身言，兩相比較，無論佔時間之長，無論內容的分量，也是以南京大橋為主。

但在毛共眼中，「九大」的重要是無可比擬的。它是毛、林從劉、鄧手中奪取政權以後，使之法定化的一個歷史信物。毛、林要把它大映特映，在城市映，在鄉村映，運到國外映，巴不得全人類都看到這位超越馬克思列寧而後來居上的紅太陽；又怕人們看了忘記，更不惜一映再映，映至無數次——如在大陸，先映一次四月一日的開幕，繼映一次四月十四日的大會，再映一次四月廿四日的閉幕，然後合而為一映一次，最近偽黨慶又加上分組討論幾個鏡頭重映一次。這是多麼隆重啊！然而港共卻用南京大橋冲淡——甚至抹殺了「九大」的重要性，簡直是故意給海外同胞一個這樣的概念；南京大橋有看頭，「九大」無啥看頭！這手法之巧妙，可謂已入化境。

第一日此片在普慶上映時，當映到周恩來右邊那十個老右派朱德、陳毅等人，港共仍然帶頭鼓掌如儀，那聲音似比對林彪左邊那些新左派陳伯達、江青等人還要大。我當時在場，聽得清，看得明，就覺得這個問題很不簡單。

前不久，他們自己揭發出窩藏已久的劉、鄧派來，也許是情勢不妙、被迫而出的吧。

還有，中共於七．一發出的兩報一刊社論，强調軍隊要受黨的領導，黨權高於一切。這兒的新晚報卻於七月四日刊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一長文，未注出處，亦未有作者，洋洋洒洒，佔了一大版。這篇文章的內容，乃强調軍權高於一切，什麼沒有解放軍，就沒有黨、沒有國家啦，什麼軍隊是國家的主要成分啦，雖然這些話出諸林彪的政治報告，但在此時無緣無故地刋出，就顯然是對兩報一刋唱反調了。

如果我們更往深處追索，則可知現在林、江兩系內閧正酣，港共看風駛悝，早着祖鞭，甘脆投向林彪一邊，藉捧槍桿以自固，希冀倖免於已面臨到的清算浩刧。

這還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故伎麼？

影片上的毛、林

「九大」本在秘密中進行，可以說是一個見不得人的黑會。紀錄片，因為剪裁過多，只剩會眾高呼萬歲之聲，簡直變成了一齣醜劇。主演者的毛、林，就恰似法門寺裏的劉瑾與賈桂，聲音、相貌、態度，無一不像。毛粗喉嚨啞嗓，倒有幾分豪氣，說話那麼隨便，作為一個領袖，主持這樣一個大會，似乎不大莊重，形同兒戲。當他說「是不是贊成吶？」的時候，不就是劉瑾說「咱們爺們這個臉兒夠瞧的了吧？」的神情麼？

從前我只聽說，周恩來很會演戲，亦哭亦笑；如今更知老毛亦擅長此道。當他在十四日大會上發表極為重要而又鼓舞人心的講話時，雖然沒有錄音，單看他手揮目送，前俯後仰，那幾下表演，已經值回票價。說到最後，右手向左一推，再向前一伸，然後縮回，立刻笑了起來，引得會中代表以及影院觀眾為之大笑，只這一手，演技就在粵劇大老倌丑生王之上。他那笑容，這兒的左報大捧特捧，說是慈祥和藹之至，可是據我看呀，毫無慈和可言，倒是大奸巨憝之笑。好似他拿着刺刀，指着人家的咽喉，笑說「贊成不贊成啊」一樣。

究竟他說了些什麼，這兒左報推測，說是大概說的世界革命，先上來罵美帝、蘇修，所以激昂慷慨，後來談到全人類解放，所以笑了。但我以為他這必是說的劉、鄧，說他如何篡黨篡政，所以憤激了一陣子，後來說到打倒劉、鄧，大功告成，所以又變怒為笑。也許有些罵人的粗口，不便發表，要不幹麼不錄音呢？

有一個鏡頭，明顯看出他拿着毛巾揩嘴巴——剪裁得不乾淨，殘存着一點尾巴，只一閃就過去了。我想，他那「中風後遺症」並沒有好，還是一說話流口水，可能不時揩拭，只是這樣的鏡頭被剪掉罷了。

林彪那個矮小猥瑣的樣子，你說像不像賈桂？當他讀報告時那聲音一出，眞像裂一塊爛布發出的聲音，怪不得觀眾笑了。上氣不接下氣，讀都讀不流利，眞難為他，不知他怎麼能捱過兩個小時讀完了的。讀到最後，似乎表示他還有餘勇可賈似的，又多綴上了幾個毛××萬歲，賈桂的脅肩諂笑相就全露出來了。

最妙的是，當孫玉國講完了話，冲着老毛行舉手禮時，老毛起立對之鼓掌，林彪卻是欠起半截身子，倏又坐下，旋又欠起，終於又坐下，這表演也好。何以好呢？因為孫是他的部下，他是最高長官，用不着起立還禮，但見老毛都站起來了，他就不能不隨着站起；然而又想到，孫是向老毛敬禮，並非專向他，他又何必答禮，有老毛一人答禮就好了。這就是他這次表演出來的心意，可謂妙到毫巔。

稱

漂菱

在眾多對妻的稱謂之中，我聽過一種稱法是最為奇特是稱妻為「老鷄腳」。我曾請教過人，為什麼稱妻為「老鷄腳」？我請教前輩，均無滿意解答。我想過：有些人喜歡用老鷄腳保湯，說是可以滋補的，莫非是說他們的太太有補？再想下去又覺得不對，一則人不是食物，二則即使將人比作補品，較之鷄腳更貴重的滋補東西多的是，若意在說太太有補，何不稱太太為蔘茸、燕窩、魚

還未獲得圓滿的解答。

對妻的稱呼，最摩登的要算是中國共產黨了，大陸的人，對別人一律稱妻子為愛人；對妻則連名帶姓一起叫，或在姓名之後加上同志兩字。在香港，只有老師對學生和同學之間才會姓名一起叫的，一般人很少直呼別人的姓名，親屬更不會連姓也叫出來的。大陸的人卻是對家裏的人也可以呼名喚姓，對父母叫爸爸媽媽當然得，叫父母的姓名亦得，隨你善歡，父親叫兒子也連姓一齊叫，一家人裏面可以互相指名道姓，稱同志，這一點確是夠晒「民主」。這與香港若干中國人，學美國艾克稱太太為「媽咪」，也叫自己太太「媽咪媽咪」聲一樣的「民主」，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

實地作戰的經驗教訓

（之六）

提起魯東半島那一場掃蕩戰役的結果，給予人們以一種模糊的印象是：國軍部隊在八年的抗戰中，對日本鬼子作戰時尚且打得有聲有色，先後建立不少可歌可泣的功績；何以後來在戡亂期間的清剿戰役中，對付那些裝備惡劣的共軍部隊，不僅是未能發揚其强大的火力加以殲滅之，反而被共軍處處牽制其行動而一籌莫展，甚至退出了這個戰場，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假如筆者不是親歷其境參加此役的話，也會感到莫名其妙的。怪不得大家總以爲共產黨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竟把强大的國軍擊敗了；加上它們的口號是：「八路軍不打無把握之戰」，什麼「人民戰爭」等等。因此，人們更相信毛澤東的確法力無邊！其實，這純粹是騙人的鬼話。但共黨的最大成功而使國軍望塵莫及的是：它們對人民施行恐怖、殘酷、欺騙的策畧，脅迫民眾作它們的替死鬼！對國軍則施行陰險、狡詐、膠着消耗等等的戰畧。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始終不承認國軍是在戰場上被共黨擊敗的。

共黨怎樣逼害匪區人民

不過，平心靜氣地檢討起來，當年國軍所以失敗的主要因素是輕敵，正如我在上期的一文中所說：國軍自恃裝備佔優勢，連日本鬼子也不害怕，難道還怕這些土匪般地的共黨游擊隊嗎？簡直沒有把它們瞧在眼裏。事實上，當五十四軍登陸青島後不到三天，就曾經連克數城，部隊已向東北面推進將近百里，好像行軍一樣，沿途不獨沒有遭遇到任何惡劣的大戰；甚至連正面的小衝突也很難得。因此，國軍官兵們對共黨毫不在乎，認爲它們絕對沒有抵抗力，與日本鬼子比較起來，大有天壤之別。但卻沒有想到共黨那種早已施行，令人髮指的陰謀和陷阱！這是實地的經驗教訓，舉例如下：

第一、共產黨盤踞山東的時間很長，可說根深蔕固，它們對於佔領區的民眾早已有了組織，控制得非常的嚴厲，除了加緊其欺騙的宣傳手段，給民眾灌以毒素之外；並實行其極端殘酷的恐怖政策是：凡在匪區的民眾，不但年青力壯的男女，要接受共黨的游擊訓練，隨時跟它們行動；其餘的老弱婦孺，也得要歸它們所利用。平時要替它們擔任輸送工作，戰時則替它們築戰壕或刺探國軍情報。如果一旦被國軍光復了的匪區，即使不能送出情報給共黨，最低限度一定要爲它保持秘密。否則等到國軍離去，共黨捲土重來之後，就毫不客氣地以「通敵」罪名舉行公審，將某一村莊或某一家人全部殺光！換言之，當時山東人民的生命財產，完全操縱在共黨的手裏；而共黨之於山東也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它們使用「爛仔」式的狠毒手段，來挾持所有居民，威迫利誘，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當光復即墨之後，筆者駐在附近一個村莊中，便發現全部是老年人和小孩，而年青力壯的男女少之又少。尤其奇怪的是他們對待國軍不說話也不反抗，這種現象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但我曾連續同幾個居民談話，問他們：「怎麼沒有青年人在家？」他們總是支吾以對，不得要領。一天晚上的十二點後，我起床査哨，看見一位老人仍在門口吸旱烟，於是我就趁機跟他聊天，談了很久，我才問他：「你的兒子不在家嗎？」他起初答道：「出門做買賣去了。」

我並不心急，仍輕言細語地稱讚他：「很好，兒子出去做買賣，可以賺錢養家了，你老人家不是可以享福了嗎？」

「唉！那來的福享！」他搖搖頭卻不肯說下去。於是我又進一步地問：「他是做什麼買賣的？」

等了一會，他似乎沒精打采地說：「兵荒馬亂，有什麼買賣好做，俺的兒子前天才被八路（共軍）挾走的，家裏全靠我個人做活。……」接着又說：「俺們這條村共有六十家人，青年都被八路帶去了，什麼時候可以回來，還不知道呢！」

至於共產黨對他們如何殘暴，怎樣嚴厲地管制老百姓？他也和盤托出。但最後他老淚縱橫地向我要求：「先生，俺對你說的話要保守秘密，不好對別人說，這村裏可能還有八路的耳朵，一旦洩漏出去，八路回頭來必定對俺報復，俺一家人的性命都會送掉的！」

普遍性埋置地雷和吊雷

第二、共產黨自知不能對國軍打陣地戰，硬碰硬，而國軍則自恃火力旺盛，認定敵人不能招架，無論對每一個目標施行攻擊時，都大膽向前挺進如入無人之境！共黨爲了保存其殘餘的實力而企圖消耗國軍，因此，它們不得不施行其陰險恐怖的策畧——到處埋置地雷。這種情形，在五十四軍光復即墨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不過數量不多，且其威力也不大；所以，一般認爲這是戰場不可避免的現象，並不重視。可是後來越來越多了，不獨在共黨撤退後的據點附近遍佈地雷；即在各城鎮鄉村中的大街小巷，甚至於沿途的交通要道，也分別埋藏着。其目的除了消耗國軍以外，還可以影響國軍的進展，使其行動緩慢。

所謂地雷也者，就是將炸彈埋藏在地面下，蓋上泥土，使人看不見，但一經觸及，立刻爆炸，而且殺傷力很强；特別是對心理威脅更大！這種炸彈也像兩年前，本港左仔所使用的土製「菠蘿」。而它卻是經過共軍小型兵工廠製造的，故其威力比土製「菠蘿」要大得多。通常一匹騾馬或人觸及着地雷，可能會被炸至粉碎，但它對一門大砲或一輛戰車的破壞卻不嚴重。由於筆者出身砲兵，對於地雷的構造性質及其裝置，畧有認識，因此，在戰爭進行當中，曾聯合工兵營組織了若干個掃雷隊，任務是淸掃地雷。各隊分別使用附有雷達的掃雷器，凡是我軍所經過的道路或宿營的防地，必先由掃雷隊予以探查和掃除後

，才可通過。但進行的地區遼濶，掃雷隊不能達到的地方很多；況且共黨詭計多端，其所埋藏的地雷又是普遍性，以致部隊進行當中，經常可以聽到爆炸。

地雷的體質通常像一個「菠蘿」那麼大，圓形鐵壳，中空，盛以黃色炸藥，置以信管（俗稱引藥，又稱導火線），用鐵蓋封口，而信管上有一鐵絲，爲開關的鎖鑰。平時關閉，信管不致引火爆炸；埋藏地下時，則將那條鐵絲絆在一根直鐵上，而直鐵則絆在另一根弧形鐵棍上，如箭在弦，又像一個打老鼠的鐵夾。這種地雷多半置於必經的要道，只要行人輕輕踏着它，立卽可以爆炸！假若是懂得地雷原理的人，萬一踏着了地雷，只要你的腳不移動位置，則其信管不會打開，地雷也不會爆炸。爲了安全，如踏着地雷，最好站定腳跟，然後蹲下，用十字鎬或刺刀將地雷周圍的泥土挖開，將整個地雷取出，投於河流。

不過挖掘地雷必先注意的動作是：㈠將那條絆在直鐵上的鐵絲剪斷；㈡掘開地雷周圍的泥土後，必須查探地雷下層是否另有地雷相連串？如果不查而將地雷取出，則下層或左右有連環關係的地雷，可能馬上會一起爆炸的。因此，在掃除地雷之前，必須具有此種常識。假如發現有連環性的地雷羣，最好的辦法是讓它自動爆炸；若環境不許而必須淸除時，那就得先將地雷與地雷間相連結的引線，分別加以切斷，然後才能一一取出。否則只要一個爆炸，其餘依然可能受到牽連，不堪設想！這種地雷羣，也叫做「母鷄帶鷄仔」，是共黨經常使用的恐怖手段！

全面製造恐怖的神經戰

此外，還有一種叫作「吊雷」的炸彈。所謂「吊雷」，顧名思義，卽是將炸彈吊在一個使你必須經過的地方，一經觸及，非被炸死或炸傷不可！其主要目的與埋地雷同一意義。不過，這種情形，多半發生於城市和村莊的房屋裏面。詭計多端的共產黨，眞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它們每次臨到退出某一城鎭或某一村莊時，不特把當地的靑年壯丁和稍有値錢的東西，席捲而去；並且實行堅壁淸野，把走不動而留下來的老弱婦孺，都集中在幾個地方，而其餘的民房和商店則十室九空。它們知道國軍無論進至任何城鎭及鄉村，一定會先找民房或商店駐紮的。所以，共黨施行詭計，將所有的空屋大門一律虛掩，而門後的柵上則吊上炸彈，將炸彈的引線連接在另一扇門的柵上，不知其詐的國軍官長，爲了急於進去休息，只要一推門，吊雷立刻爆炸！五十四軍搜索隊一位班長，進行搜索萊陽附近一個村莊的時候，不愼而首先遭遇到這樣的情形，結果他被炸至腸臟流出！

當然，共匪這種謀殺國軍的卑鄙毒計，一經揭破之後便不可重施了。然而，它們還有更多的毒計，也曾不斷施展出來，令人始料不及，防不勝防的，如門框之下埋地雷——卽將炸彈埋在人們必須進出的大門內外，而大門則洞開，表示通行無阻，一目瞭然。但倘若你事先不察而大踏步地勇往直入，則十九中計，準定被炸死！況且又不止一扇門之下埋有地雷，凡有門的入口處，所在多有！其目的在造成全面的恐怖神經戰，以威脅國軍的心理，打擊國軍的士氣，使你的行動受阻罷了。

等到國軍揭發它們這個陰謀之後，它們再玩出另一個花樣，那便是在傢具裏面置放炸彈。所謂傢具，包括床、椅、桌、寫字枱及橱櫃……等等。陰險狡詐的共產黨人，確實有些小聰明，它們知道室內的彈弓床、沙發椅、寫字枱，都是供國軍的長官們使用的。因此，它們計從心來，分別在彈弓、沙發、抽屜裏面，置以炸彈，用鐵絲繫着，只要你睡上床褥、坐在椅上，或拉動寫字枱的抽屜，預置的炸彈就會分別爆發，縱然不被炸死，也會驚破膽的！

由於以上各種陰謀得逞之後，共黨認爲非繼續擴大使用類似的恐怖政策不可。於是變本加厲，更進一步地除了在交通要道、橋樑的兩端佈炸彈外，卽在山徑小路上也到處埋置，以困擾國軍的行動。實際上，國軍處於炸彈密佈的情況下，確已受到了限制，黑夜固然不敢出發；甚至白晝行進也必須小心翼翼。

當國軍沿公路成山徑行進時，共匪預先將樹枝或木柴堆置道路中央，以阻碍其前進，爲了淸除障碍，士兵們勢必將柴堆移開，想不到柴堆裏面也藏有無數枚炸彈！接着是道旁豎以高高的木板，板上寫着「打倒蔣××」的標語，當國軍發現時自然怒火中燒，一腳踢翻木板，殊不知又中了它的詭計，原來木板下面繫着一串地雷，隨卽連環爆炸，使人走避不及。

極盡欺騙愚弄殘暴能事

這些只是共匪在戰場上對付國軍所使用的最卑鄙、最陰險的毒計而已。至於它們對山東老百姓的毒化政策，更爲花樣百出，極盡欺騙、愚弄、殘暴之能事。比方：它們的宣傳，完全是愚民政策。除將國民政府攻擊、醜詆得體無完膚之外，還頒出若干小冊子，發給各地居民，神化毛澤東，宣揚「共產主義天下無敵」！其中並描寫着：「國民黨的軍隊是虛有其表的紙老虎，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嚇人的假槍，只要大家穿上厚棉衣，保證國軍的槍彈無法射入，所以日本鬼子不怕國軍而怕共軍，就是國軍的武器不及共軍。……」進而誇張共匪的戰畧是多麼厲害：「它們所以讓國軍進入山東半島是實行口袋戰術，先把袋口打開，讓國民黨軍隊向裏面鑽，等待國軍全部深入袋裏以後，卽把袋口封閉，將使國軍一個也跑不掉……」這種小冊子是在共軍俘虜身上搜出來的，同時那些年靑的匪軍俘虜也異口同聲地說：「俺指戰員說這種棉襖可以避彈，不會受國軍的槍傷的。」

「你怎麼知道這棉襖能避彈呢？給你試試吧！」國軍反問他們，俘虜們只管癡笑而不答。當地的老百姓也有同樣態度的表現，足證匪區的軍民不特受了共匪的愚弄，毒化太深，失去了他們的本性；尤其是共匪那種「殺光全家，斬草除根」的殘酷手段，更使忠實膽小的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以上所列不過舉其犖犖大者，他如匪區的男女間亂倫問題，刼奪事件，殺人的花樣……總之，共匪的滔天大罪，非筆墨所能形容！而如此暴虐無道的政權能夠存在，是絕無天理的。

胡蓑之

學霸銘

「霸」乃諸侯之長，東周之時，王室衰微，諸侯尾大不掉，蠻橫得不聽指揮，所以叫做「霸」。「霸」者「把」也，乃是說把王者的政教大權一把抓過來也。引申起來，所有蠻不講理，有我無人的强梁之輩，都叫做「霸」。

社會之上，「霸」也有許多種：一種是依仗權勢、財富欺壓良民，或奪人妻女，或佔人田宅的，叫做「惡霸」。一種是在那些「天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作福作威，魚肉一方人民的，叫做「土霸」。這兩種「霸」字號人物的行徑，和盜匪差不多，都是人們所不齒的。

自從毛澤東粉墨登場之後，大陸上又有所謂「善霸」這一種人；「善霸」者，乃是善良正直、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因為受人民的愛戴，所以詆之為「善霸」。這種人在紅色惡魔的眼中，也是死有餘辜的！不過那是毛幫的一面之詞，根據他們「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敵人認為好的我們就認為壞」那種辯證邏輯，所謂「善霸」也者，正是百分之百的一等好人！所以這一種「霸」不能成立。

最使賣油郎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幾千年來一貫視為神聖、清高的文化教育圈中，居然也有這種「霸」字號人物匿跡其間！據我所知本港文教界中便有所謂「劇霸」、「文霸」、「學霸」這三種害羣之馬，在那裏攪風攪雨。

這三霸人物的嘴臉是這樣的：

有一種人寫了幾個劇本，便以戲劇大師自居。任何人編劇、演劇必先向他請教，否則，後患無窮。這和當年上海灘的流氓頭子一樣，任何角色到上海演戲，如果不向他打好招呼，任你是余叔岩、程硯秋那種一流角色，也會用「倒彩」把你「喝」回去！可是該大師評起戲劇來，會和劇作者的原意背道而馳。這種冒牌戲劇家叫做「劇霸」。

另一種人根本沒有眞才實學，只從講古佬那裏學來幾個「古仔」，便自以為曹雪芹再世，莎士比亞復生；別人的作品都不值一顧，只有他的賽過一切。可是一旦談起問題，卻是錯誤百出，笑話滿紙！此種有名無實的作家，叫做「文霸」。

還有一種不學有術，長袖善舞的假道學，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倫；仗着朝裏有人，橫行無忌，臉皮之厚連穿甲彈也射不穿！這叫做「學霸」。此一霸也，乃學界之敗類，社會之蟊賊！賣油郎特仿陋室銘作「學霸銘」以諷之曰：

人不在高，是長則名；官不在大，有權則靈！嗟爾「學霸」，德何不馨？對人幼心黑，對己幼眼青。談笑有腐儒，往來無白丁；可以盜學位，論跖經。用調查以掩耳，藉遊埠以隱形。權貴齊撐腰，名職誰敢亭？「小女一云：「何懼之有」？

一廂情願而已

「不要做中國人，只要做外國鬼」的人，其實並不孤獨，有大把「同志」。君不見一批又一批黃臉孔的華人登報宣佈，已獲御准加入英籍嗎？君不見國際大廈十五樓，有人為了領取一張入籍的申請表而大擺其長龍嗎？君不見有人為了獲得一張大英帝國護照，而不惜以重金賄賂有關機關的官員嗎？對於這類人來說，並不存在想不想的問題，只是能不能的問題。除了老毛治下地方之外，誰都有想的自由。不僅可以想做外國人，而且可以想做了外國人之後又……。然而能不能實現卻是另外一回事，不由得你自己做主。因為想做英國人還需要「御准」。阿Q先生看到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鑼聲鏜鏜的報到村裏來，好不威風，於是他也想要姓趙，認個「威水」本家，可惜阿Q的申請未獲「御准」。趙太爺愈看愈生氣，跳將起來，掌了阿Q一個嘴巴。「你怎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於是，阿Q的「入宗」希望只好宣告落空，以後喝醉了也只好哼兩句小孤孀上墳，不敢自稱姓趙了。

由此可見，想是容易的，可以大想特想，實現自己的想法卻不那麼簡單，動不動就會挨耳光的。

在此十里洋場的香港，認為月亮是外國的明，屁是外國人的香，於是「想做外國鬼」的「人」，大有人在。既然「想」，也就自我逐步實現，於是不說中國話；於是專學洋鬼子的舉步姿態。可惜美容術雖然高明，能夠把扁鼻子隆成鷹鼻；也能夠把黑頭髮染得金頭髮。卻不能把黃皮膚剝下換成白皮膚；也不能把黑眼珠摘下換上碧眼珠。只能改造成「儼然半個外國人」，與假洋鬼子不相上下，眞是美中不足！

改造的成績雖然欠佳，但至少可以區別於中國人，也足以自傲了。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兒時讀過的童話，烏鴉嫌自己一身黑羽毛不夠美，不夠高貴。於是跳進石灰池打了幾個滾，染得全身白，跑着白鴿羣中，冒充起高貴的白鴿來。可惜白鴿也學會了趙太爺的作風，跳將起來，掌了烏鴉幾個耳光，「你怎麼會姓白——你那裏配姓白！」未獲御准，烏鴉只好像阿Q先生那樣，垂頭喪氣跑回烏鴉羣中。可是烏鴉看到它的異相，也不承認是同我族類，於是也跳將起來，賞了它數個耳光。這隻白烏鴉也就落得一個「高不成低不就」了。

在下無意嘲笑所有加入外國籍的「華人」，倒不是因為在下一些至親如今也成了「外國人」，而是因為許多「入籍」的華人，都有其難言的苦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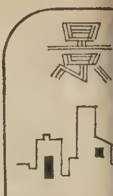
在下只想提醒那些認為做中國人是一種恥辱的人，想是簡單的，可以大想特想，但世間還有不少趙太爺，當心被掌嘴巴好了。

寒山碧

貓兒·狗兒

藍海文

吃吧，貓兒，
再吃一餐昨晚的魚，
今早主人要去旅行，



之辭，但就我這個廣東佬來說，廣東是配不上稱「水果之鄉」的。

在全國各地水果的比較來說，廣東有什麼好水果呢？我以為，第一是荔枝；第二是李子；第三是龍眼；第四是波羅蜜，即俗稱「大樹波羅」。

今年廣東的荔枝大大減產，三月紅以後，僅小量的糯米茨作曇花一現，味亦欠佳。說到荔枝和龍眼，歷年都有自廣州運到不少，香港大多數人都吃過了。在眾多的水果中，李子眞是微不足道，難登大雅之堂，原因是我們所吃到的李子，說不上好滋味，與其他水果比較，如小巫之視大巫。

沉朱李於寒水

我國古代，李子是常與桃子併稱的。古詩有說，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漢書李廣傳贊：「桃李無言，下自成蹊。」這都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典故。至於將所薦的賢士及門下學生稱「桃李」，更是老嫗能懂的名詞。

到了今天，桃子仍備極稱譽，而李子卻有使人不屑一顧之感，原因是桃子滋味好，而李子則酸澀難嚥，那就難怪一般人重桃輕李了。

事實上，李子的滋味絕不遜於桃子，只不過我們平常不易吃到李子的好品種吧了。說到好的李子，一般人都知道是「韶關南華李」，每年仲夏之月，在香港的士多店和小販的攤子上，有擺上一枚枚青綠而帶微黃的李子，標上寫着「南華李」的字。其實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只能欺騙從未吃過韶關南華李的人，這些李子仍屬「青竹李」，味酸澀而畧帶甜味，與韶關南華李相去有如天壤！就我居港二十多年，對水果也自信很小心鑒別，就從來未見過及吃過眞正的韶關南華李了。

韶關在廣東省的北方，抗日戰爭時改稱「曲江」，「南華」就是傳說曾供奉禪宗六祖慧能眞身的南華寺，那麼「南華李」就是產於南華寺的李子了。其實這些著名的李子，最盛的產地是南華寺附近的「三華鎮」，南華寺所產的遠遠不及三華鎮之繁茂，但因南華寺是佛教勝地，人所賞識，於是李子就以「南華」而名了。由韶關過馬霸就到南華寺與三華鎮，是抗戰時第四戰區司令官所部的地方。

我幼年至青年的一段時間，一個姓莫的世伯是韶關的世族，位居少將而駐部韶關，每年仲夏都交人運來兩大笠綠葉襯伴的南華李送給先父。李子皮色青翠而有白霉，畧大於常見之青竹李，肉爽脆而汁多，味甚甜美，絕無半點酸澀味，以我管見，實勝於水蜜桃遠了。十多年吃南華李的經驗，使我不難分辨眞僞。

曹丕說：「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這是古人在炎夏吃瓜和李子的辦法，若將李子放在冰箱內藏過才吃，確也是夏日消暑的上佳享受呢！

嶺南一佬

明天再買些新鮮的！

吃吧，波比！吃吧，莉莉！

不要再生主人的氣，

可憐我們大陸的同胞，

一年也吃不上這些東西！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

主夫隨筆

一談到錢便斤斤計較，理由是「沒有一毫子不能過海」。本主夫在這裏「東方之珠」住了幾年之後，才體會出那眞是至理名言！不過，俺發現香港人也有他們的長處，有些地方慷慨起來，簡直比「初見面銀子三百兩，吃一杯香茶就動身」的王三公子還要慷慨大方的多——那便是各種聲音大贈送！

免費贈送的第一種聲音是廣播聲，這聲音包括「厲」的呼聲、電台廣播和電視廣播。記得俺童年在家鄉時，由於廣播事業還在萌芽時期，擁有收音機的人非常少；又因地方上沒有電力供應，用的都是乾電池，所以把收音機看得像寶貝似的。收聽時爲了怕耗費電池，開的聲音既小時間又短，簡直像「孤寒佬」花錢一樣，一個斗零也不肯浪費。

現在香港的情形便完全兩樣了：收音機、電視機、厲的呼聲這些玩藝兒，不但像「年晚煎堆人有我有」；且因大厦多如雨後春筍，彼此相距咫尺，談起話來不止「語驚四座」，簡直可以語驚四「鄰」。甚至夫妻間枕邊私語時，也要擔心會被鄰人聽去！

現在一座大廈裏，可以擁有百具以上各式各樣的「機」，本厦如此，其他鄰厦亦莫不如此。如果拿俺家鄉那種「五畝之宅」的環境比起來，五畝相當於四分之三英畝（三萬多方呎），建成大厦可以容納幾千伙人家，空氣陽光怎會夠用？自然非向鴿子籠、沙丁魚罐頭看齊不可；和本主夫寒舍那種「竹籬茅舍」式的庭園比較起來，「靜」和「鬧」之間簡直是判若雲泥！

本主夫住在大厦裏（自然不是山頂或半山的花園大厦），所感到的最大威脅，除了在厨房和女人們跳「貼背舞」以及男臂碰女臂之外，便是這種聲音。他們收聽的方式，完全不像敝鄉那樣聲音既小時間又短；而是能開多大便開多大，能收多久便收多久，馬拉松式的收聽。每到一定時間，百機齊開，百家爭鳴，吵得人頭昏腦脹，避「聲」無術！尤其是那班「梳起來」的老米司，一個個把厲的呼聲開得震天價響，南腔北調西歌東唱的廣東大戲，一天到晚叫得人膽戰心驚！幸而電台上的工作人員也要休息，否則，她們眞會連開二十四小時。其實那樣倒給製造商一種便利，因爲他們可以把開關根本取消，省了那道手續。本主夫對她們這種心理，曾作過一次分析：我發現她們之所以這樣做有兩種作用：一是向同行姐妹炫耀自己單獨擁有一具「寶盒」；一是對那些沒有「寶盒」的同行姐妹的一種慷慨贈予，惟恐她們失掉欣賞大老倌們歌喉的機會，這正是孟子的「獨樂不如與人同樂」那種精神的高度發揚！　（八）

祝蚨

「密碼」之辯的幾點聲明

編者

為了「密碼」之辯，竟引起一場筆戰；而這場筆戰，又被指為「無聊的筆戰」。八月號的「當代文藝」就為了這場「無聊的筆戰」，發表了非夢的「從無聊的筆戰談到文藝批評」；止戈的「如此筆戰，不戰也罷」；忠言的「說句公道話」；徐速的「奉友命詩釋『曉鏡』」及「自誣、自嚇、自炫」，還有老編的「編後」等一共六篇文章。「當文」投入這場「無聊的筆戰」的篇幅共二十三頁，這樣的堆頭，不可謂不大。如果這次筆戰是「無聊」，則八月「當文」該可說是「無聊」專號了。

為使讀者們明瞭這場「無聊的筆戰」的來龍去脉，編者應有所交待。茲就「密碼之辯」的筆戰，作出以下幾點聲明：

無聊筆戰，是誰挑起

㈠發動這場「無聊的筆戰」的，不是「萬人雜誌」。在七月「當文」徐速先生「為『密碼』辨誣」一文發表之前，「萬人雜誌」並無一字一句提到「當代文藝」，可見我們並不準備挑起戰火。宋逸民先生的「『密碼派』詩文今昔觀」，文中雖引述了林筑先生的「曉鏡」，也未說明作者及其出處，只是「舉例」而已。料不到這一個舉例，使徐速先生大動肝火，寫了一萬字長文來「辨誣」。其實宋先生既沒有誣徐先生；也沒有誣「現代詩」，徐先生這樣大動干戈，無非因「曉鏡」是在「當文」發表的，為了「當文」是以「當代佳作、文藝主流」標榜的，說「曉鏡」是「密碼」，自難使大主編平心靜氣想想，立刻指名道姓，發表洋洋大文，文中對宋逸民先生的嘲責，殊不見得有何「大將風度」。徐先生可以「辨」，宋先生自然也可以「辨」，這是編者為什麼要發刊「為密碼辨誣而辨誣」一文的原因。

筆戰既非「萬人雜誌」發難，我們自然難負戰責。看八月「當文」的六篇大文，似乎要把挑起筆戰的責任，推在「萬人雜誌」身上，這是與事實不符的。雖然我們決不逃避戰鬪，但責任一定要辨明。徐速先生既有勇氣寫萬言大文，似不應將責任推到對方身上，如此，才不失「霸主」的風度。

接受挑戰，奉陪到底

㈡我們也同意非夢先生的說法，這是一場「無聊的筆戰」，因為所爭論的是一首歪詩「曉鏡」，這一首「密碼詩」那值得浪費筆墨去「辨」？我們之所以要「奉陪到底」，是因為「霸主」瞧得起我們，居然在百忙中一而再的寫萬言巨文來辨，我們又怎可以讓他唱獨腳戲？其實發動這場「無聊筆戰」的，是徐速先生一時無聊，挑起來「露一手」的，如果認為「無聊」，就是徐速先生的無聊了。

不過，不論筆戰也好，眞槍眞刀的戰爭也好，有人視為無聊，也有人認為有聊。兩個國家，為了一場球賽而兵戎相見，我們看來是十分無聊，但這兩個國家的人，不會是如此看法。

也有人認為，韓戰、越戰都是無聊的戰爭，但如果你是韓人或越人，會認為這場戰爭直接關係他們的生存與自由，有聊之至。

最無聊的該是自己發動了戰爭，而又指這場戰爭為「無聊」的人。不論這場筆戰是「有聊」「無聊」，我們是應戰而已，上期老編張贛萍在「新詩趣聞與詩瘋的謬句」中說過：「這一期宋先生的『辨誣之辨』辯完了，也就作了停火準備。」可是八月「當文」的六篇大文，火藥氣味比前更濃，這又叫我們怎停得下來？

如果徐先生指這次筆戰為「無聊」，請自省一下，是誰的「無聊」？

不反新詩，只反密碼

㈢編者完全同意宋逸民先生的見解，我們並不反對「現代詩」，我們只反對現代詩中的「密碼派」。這種「密碼派」的詩文，不是現代詩才有，古文中也不少，宋逸民先生已經作出許多舉例，因此我們並非「厚古薄今」，而是古今平等看待。

「當文」故意歪曲了，說我們反對現代詩，這是一個惡毒的陷阱，要引起愛好現代詩的人發生錯覺，認為我們「跟不上潮流」「落伍」；其實，我們也刊登「現代詩」，藍海文的詩是每期都有，不過他的詩是看得懂的，並非「密碼派」。

我們反對「曉鏡」那一類「密碼派」的現代詩，并不等於反對現代詩；「曉鏡」這首歪詩，也沒有資格代表「現代詩」，「當文」咬定我們反對現代詩，不知是無意中搞錯，抑或有意葬裝。

真假風度，淆亂正邪

㈣徐速先生一再提到「風度」問題，這一點我們一向也非常注意。我們是講眞正的「風度」，而非嘴裏說風度，行為卻卑鄙的可比。

比方說：趙聰先生的文章中，不但捧「當代文藝」的場，還捧徐太太的場，我們原文照登，未刪一字，可見我們的風度是眞風度；不會叫人「行文時要講『風度』，萬不可以邪攻邪」，這就明明說對方是「邪」，自己是「正」。這就是徐先生的「

風度」了！

又比方，我們的編者、作者錯了，一定自承錯誤，而且同文間經常互相指出錯誤，錯是人人有，不算得什麼回事，有承認錯誤的勇氣，才夠「風度」；可是人家被指出錯誤時，一句「筆誤啫」，就想輕輕抹過，這種人，那有資格講「風度」？

不出風頭，也不作僞

㈤徐先生要我們「將宋先生的履歷開出來讓大家看看，我才肯信服」。這一點我們辦不到，因爲「萬人雜誌」是反共刊物，很多人都想起淸我們每個作者的「字容」，正如「五月風暴」中許多人想起淸萬人傑的「字容」一樣。因此，我們的作者中，雖然有些很想登個照片，出出風頭，也沒有機會。同時我們又不願作僞，把一個女人照片登出，而說這個就是辦誣文的作者「宋逸民小姐」。既不應命，也不願作僞。因此，徐先生即使不肯信服，我們也沒辦法了，請諒。

歡迎來稿，稿酬公道

㈥我們本早就有結束這場「無聊筆戰」的打算，料不到徐先生還「餘興未闌」，瞧得起我們「萬人雜誌」（他從來未這樣瞧得起過別的刊物）；而我們「萬人雜誌」又是鬪志最旺盛的刊物，不論對方是左派頭頭、新界紳襟、文壇嬉癖士、政府大員、官校校長、最高學府的最高教授，我們都週旋過了；「霸主」雖然「霸道」，我們又豈能畏縮？

至於徐先生抱怨說：「你們每月出版四五期，可以連放四五砲，而我們只能還擊一下冷槍。」其實，徐先生的文章動輒萬言，說是冷槍，顯然不當；說是原子彈，又沒那種威力，說「大而無當」未免太小覷徐先生。不過，徐先生如果想不吃虧，我們倒歡迎及接受徐先生的文稿，並且保證照付稿費，不會付每千六、七元那麼可恥；而是照我們的標準，每千十元、十二元。徐先生「薄有名氣」，我們可以付十二元。這樣，徐先生也可每月發四五砲了，不知徐先生尊意如何？

魔術與扯謊（一）

賣油郎先生批評徐速先生是「自捧專家」，已經用該專家自己的話證實了。現在該專家在八月號當代文藝上，寫的一篇更不得了，他不但要和他的「敝同鄉」西楚霸王分庭抗禮，簡直是靑出於藍，還要正式稱帝！試看：「宋先生就可以帶頭舉旗而出，旗上大書：『打倒徐霸，打倒速帝！』」眞是肉麻當有趣！世界上所有冒牌貨色，都是不打自倒，何用老宋勞神（密碼詩也是如此）？無牌教師既不屑打「落水狗」，也不願替任何人搖旗吶喊；徐先生想過皇帝癮，關起門來便可以做到，何必害別人作嘔？

徐先生說：「他們都認爲『曉鏡』不是胡鬧的密碼，而是一種新詩的體制，」徐先生且慢自捧，林筑小姐既有那麼多的「知音」，那麼，就請貴師友詳細解釋一番如何？因爲直到今天，除了賣油郎之外，還沒有第二人從頭到尾一字不遺地詳加解釋過。

徐速先生扯謊、自捧之餘，現在又來玩魔術了：居然敢以舊詩釋新詩，我們只知道以文釋詩，還未聽說過以詩釋詩，尤其是以舊詩釋「密碼派」的歪詩，那正合了林筑小姐的一句密碼：「你說那一筆寫在未濃的墨上」，只會越描越黑！「釋」是解釋、註釋，它不同於翻譯。

既名之曰「釋」，便應以更淺近的文字把其中難懂的地方解釋出來。現在徐先生捨正路而弗由，竟以更難懂（雖然徐先生的舊詩較曉鏡易懂百倍，但並不能改變文言難過白話的事實）、更簡單（註釋文字照例要比原作多出數倍，現在註釋竟比原作還少，這也是「文壇一絕」）的文字來解人人不懂的歪詩！如果徐先生是一位三家村的老冬烘，這樣倒行逆施還有可說；但他口口聲聲以正統文藝家自居，曾經一再大言不慚地高呼「培養文藝接班人」（培養錯別字、滾鼓派接班人倒眞是罕見的專家——另文詳述），可是現在動不動就賣弄舊詩詞（十足的復古派）；一會兒罵「一羣文藝阿飛，掛起現代派的招牌乘機搞亂了文字傳統」，一會兒又對密碼般的「曉鏡」奉若神明，開口閉口「詩人林筑」；老宋明明是「厚今薄古」，反被誣爲「厚古薄今」。現在又在這首舊詩釋密碼中，瞪起眼睛扯謊，想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性格之複雜、矛盾，堪稱世界第一！

徐先生雖然腹內空空，但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方面確有一手，他的「詩釋曉鏡」只是一種烟幕，其目的在藉這陣烟幕的掩護，把那堆不知所云的中國字——曉鏡掉換回來，好讓這位現代霸王脫離這個一敗塗地的九里山戰場。現在老宋就在「速帝」御製的七首絕句中，揭開魔術家的毯子，且看這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怎樣闖過垓下和烏江這兩道難關罷！

欲知詳情，請看下回。

宋逸民

梨園逸事

佐炎

反毛驢劇姐妹易嫁

香港一般自由作家所寫中共在「文革」期間清算戲劇文藝界的文章，均為萬人矚目的犖犖大者，而某些細微小節很易被人疏忽，也許認為不屑一談，使其篩漏。茲滄海拾遺補述一端，以增讀者清興。

一九六六年大陸攝製的一部影片名「姐妹易嫁」，曾在本港各左派戲院上映風靡一時。據他們劇首說明書稱，此劇種為山東「呂劇」；呂劇又名「驢劇」，其實這個呂字根本即為虛設。因這種劇團落鄉唱野台，均以毛驢馱着服裝道具跑碼頭，故名「驢劇」。（注意：先在劇首說明書上有毛驢二字，已輕描淡寫犯了「御諱」，實際紅朝正在演驢劇。）

該劇劇情：有毛文簡者幼年家貧，有與同村張旺為世交，張亦不富，生有二女，長名素花；次名素梅，幼年失恃，與毛青梅竹馬，砍柴挖菜均在一起，張將長女許字於毛文簡。迨後歲月積累，張已小康遷於他處。而毛聰敏好學，赴京應試時親至岳家。張心地良善，囑婿無論考取功名與否，急速返來成親。及後年餘，毛忽到訪，聲言落第。張有旺毫不介意，遂擇吉給女合卺，買來粧奩甚伙。然長女素花虛榮心重，不願嫁個白丁，加以平素看毛不起，（可能影射瞧不起毛澤東的陶淑蓉呢）除罵毛無出息，褒貶嫁粧，索性來個拒婚。斯時賀客迎門，張有旺受窘非常，其後二妹素梅登樓勸姐。姐云：妳看他好，妳嫁這個牧牛娃兒好咧。一句話提醒張有旺，轉商次女代嫁。次女素梅賢良淑慧，為父解困，亦獨具慧眼認為毛文簡終非池中物，欣然諾之。屆拜堂時，忽聞門外旗鑼開道，人役重重，送上袍帶官誥，蓋毛實已考取功名，故意青衣小帽以試素花耳。似此素梅當然心滿意足，然素花則悔恨嫌遲矣。（這是大陸戲劇及唱片上之介紹詞，想讀者羣中看過此劇者或不乏人。）

很多問題是出自唱詞之中，茲舉例說明如下：

當大姑娘素花存拒嫁之心，指摘父親買來嫁粧不趁心意，逐個檢視的唱辭：「這是一隻什麼鳳？沒有個樣來沒有個形，光像隻雞來不像個鳳，壓在鬢邊像個小毛蟲。象牙梳子這麼重，壓的俺手腕酸又疼，那裏弄塊驢骨頭，刻巴刻巴把俺糊弄。亂七八糟一盤花，紫不紫來紅不紅……」上段唱詞中有：「像隻雞來不像鳳？壓在鬢邊像個毛蟲，那裏弄塊驢骨頭……」作詞者存心譏諷老毛甚為技巧。目今大陸連「毛瓜」都要稱「青瓜」，生怕「紅太陽」提前「瓜得」，似此「毛驢、毛蟲」脫口，衝犯「太陽御姓」，眞是大逆不道！再說釵形作鳳，但竟像隻雞。也就是說，人都以你為「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但卻失望得很，原來只是隻「雞」而已。又「亂七八糟一盤花，紫不紫來紅不紅」。就是說，本來一盤很好珠寶花，但被弄了個烏烟瘴氣，亂七八糟；脫離馬列，非驢非馬，不像「淨紫」也非「純紅」。像什麼東西？

又此劇既非正史，乃隨意編排，那麼，百家姓那麼多姓不好用，而單單選用姓毛呢？再如說唱詞用雞、鳳、毛蟲、紫、紅等字是為了音韻關，但何必偏用「冬紅」轍呢？着實耐人尋味。

總之，全劇內容詞句，蛛絲馬跡除宣傳小資產階級和舊習外，餘即難脫譏諷「偉大舵手」之嫌矣。

前有天津籍海員某，由青島回港談，彼由港動身時只帶大陸出品唱片，如紅燈記、威虎山、白毛女、趙氏孤兒、楊門女將、姐妹易嫁等，迨船停青島三日遭到共方海防軍上船檢查，結果，將「姐妹易嫁」兩張片攜走，在下跳板時將片搗碎投海。可見此劇已在禁映之列，被打成「毒草」了。

我們試以客觀淺膚分析，如果說編劇人把毛文簡、毛驢子、毛蟲、毛驢骨頭；以及只像雞不像鳳，亂七八糟一盤花，不紫不紅等，只是一種巧合，而無暗射作用，就連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這不但矛頭隱指最最紅的紅太陽，簡直是用棍子直戳毛驢子的屁股。

如說這位編劇家胸有成竹，輕捋虎鬚，那他眞是服過熊心豹子膽，硬是要得！

姑無論巧合或存心，周揚負的劇革責任，尤其這種行銷海外片子，說他不明內容與詞句，那只有騙鬼吧。這就難怪江青要把周揚以下的戲劇界人物一網打盡，都是「牛鬼蛇神」。事實上，的確沒有一個不是在暗中「借古諷今」，在造老毛的反，罵他這個昏君混蛋。

漫談故都八角鼓與東北太平鼓

故都北平之八角鼓詞，亦為高尚娛樂之一種。始緣滿清初時，多爾袞攝政王，率軍東征西討，迨後入關，為眷顧征人，軍中寂寞，日久思鄉，想出之一種娛樂方法。因彼時無有歌星明星勞軍這套玩意。

所謂八角鼓，乃一種簡單樂具，鼓之直徑為八寸，分八楞八角，象徵八旗，以蟒皮蒙面，內中手執鐵架，綴以銅片圓錢若干枚，下垂黃絨絲穗兩條，長及腳面，遙望之，渾是一隻縮頸烏龜。更像是香港各國貨公司，及左派銀行，

櫥窗內所掛之毛、林像片頭上八角帽一模一樣。搖動起來，銅錢嘩嘩，以右手食、中二指彈之，發出「叭的啦、叭的啦」似鼓而非之音。

詞句高深文雅，絕無粗言俚語；內容大部是宣揚豪傑、鐵漢、武士、英雄。並不側重忠孝節義，更無風花雪月，才子佳人，可見創業雄主，寓意之深也。

唱詞多取材三國演義，如陶公祖三讓徐州、單刀赴會、赤壁鏖兵臨江賦、馬跳澶溪、長板坡、戰長沙、華容道、過關斬將……等。水滸傳也有取材，如一箭仇、宋江智刼生辰綱、林冲夜奔野豬林、拼命三郎刼法場、收關勝、景陽崗、李逵大鬧忠義堂、大明府、宋江裝瘋吃屎潯陽樓、挑簾裁衣十分光的武十回。

至晚清時，又有些文人騷客，將紅樓夢選精編段，又增黛玉葬花、劉姥姥逛大觀園、史湘雲醉眠芍藥、金玉證良緣、寶玉探病、苦絳珠魂歸離恨天、賈母溺愛、瀟湛夜宴聞鬼哭等。

迨清末民初此藝已淪職業性質，在故都各大茶社、及雜耍園子、走堂會，風靡一時。而獻藝之人，均不忘本來面目，皆文質彬彬，長袍馬褂，瓜皮小帽。在民十左右執此業之牛耳者，爲常澍田、葛恆泉輩，堪與音純語粹之京韻鼓王劉寶全，及盪氣廻腸之梅花調王金萬昌媲美齊驅，每逢出場，倍受歡迎。尤其他們說：「今天報効老爺們一段子弟玩藝，伯牙摔琴謝知音」。（或周遇吉別母亂箭寧武關、風雨歸舟等。）必定掌聲雷動，怪聲叫好！一片昇平氣象，屆今思之，猶使人緬懷嚮往不已。

東北民間春節流行之太平鼓，即脫胎於八角鼓，然鼓爲圓形，無唱詞，乃純少婦少女新年娛樂之專用品，絕無男人或老太婆弄這玩意。東北俚言：「二十三、糖瓜貼（指臘月祭灶君）；二十四、寫大字（指書春）；二十五、去瞞鼓（指太平鼓）。」太平鼓以圓圈鐵架，直徑約尺餘至二尺不等，蒙以羊皮，下有握手，貫以銅錢，如八角鼓。以竹枝用花纏鑲，手工花紋，細緻精巧，名爲鼓鞭。每一搖打，「嘩嘩噹噹」。

民十前後，東北民氣未開，鄉間婦女有民裝（即漢族纏足者）；有旗裝（即滿族天足者），一到正月初五日以後，各個清閒，一般小妯娌、姑嫂、姐妹們，齊集房舍寬大之戚友家中，除玩彈子鬭牌外，即爲拜鼓。有雙拜者，有四拜者（所謂幾拜即幾人也），手敲花鼓，翩翩起舞，正進斜退，團團環轉，有如蝴蝶穿花。尤其纏足者，尖翹金蓮，舞動起來，更似風擺楊柳，嬝娆多姿。少婦髻挿紅花，少女大辮垂臀，辮根紮二寸餘寬之大紅頭繩，頭髮烏光淨亮，薄施脂粉，顯着美而俏，絕非都市一般婦女精眉綠眼假睫毛，專賴化粧人工美所可比擬。

拜鼓也有名堂，如檢棉花、撲蝴蝶，回身拜月等。每當拜舞到高潮時，鼓聲「嘩嘩噹噹」，加以銀鈴般的笑語，別有一番情趣！

此一民間趣俗，直至日治時代，才少有興緻玩此玩藝。中共竊國後連飯都吃不飽，一般少婦少女們，服鳩衣，楞空腹，更是玩不起來了。（全文完）



梅蘭芳飾宇宙鋒金殿裝瘋之劇照



梅蘭芳飾霸王別姬虞姬舞劍之劇照

太平洋惡風雲

白萍譯

一：伍特又一次延遲了到天堂去的日期

在一個簡陋，但相當堅固的監倉中，伍特看着晨曦從鐵枝小窗中透射進來，看到牆角處，地上坐着三名垂頭喪氣的馬來漁民，雙臂抱膝，一點生氣也沒有。

今天早上，是他們四人的死期，執行槍決！

這三名馬來漁民被印尼抓住了，被指責爲間諜；這時，正是印尼和大馬對立最尖銳的時候，即使毫無證據，即使這三名漁民本來是最老實和對國事一點也不懂的老百姓，但也要槍決。至於伍特，則確實是間諜，但他的任務並不是要對印尼有任何敵意的活動，和馬來西亞當局也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在印尼當地臨時軍事法庭忽促審訊和迅速判決之下，用不着任何證據，總之，既被控告，就應該罪名成立；判決死刑！

氣壓是這樣的低，悶熱，一股難耐的氣息，使他知道，颶風又來了！在這個季節的南中國海，颶風是這樣的多，眞是太多了；若不是遭遇了颶風，他怎會被漂流到印尼的領土來，怎會被抓住而判死刑呢，如今，執行死刑了，又來新的颶風！

他記憶起來，他在阿里達克的改裝魚雷艇「阿拉大神」號上，颶風襲擊最烈之時，適爲午夜，風聲怒吼，狂雨如箭，巨浪如山……他在海中，緊抱着一株被風連根拔起的棕櫚樹，足足五小時之久，然後漂到丹東來，疲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漂上岸後，就失去知覺了……晨早巡邏的印尼軍隊，發現他半埋在沙中，壓在救了他一命的棕櫚樹幹下，於是，逮捕了他，審訊，判死！

他不能說出自己的眞面目來，他一個人的生死事小，牽涉國家機密事大，他不說，印尼當局也無法查得出來。

阿里達克是他的非律賓朋友，回教徒，著名的走私幫的老大，他五名手下都是有案底的兇猛海盜；他們現在都和他散失了。

空氣越來越沉悶，颱風大抵迫得更近了！

三吋厚的竹門——十分堅實的光滑的大竹，編成的一扇門，開了，一名獄卒送進黑咖啡來，後面站着兩名警衛，手持來福槍，警戒着。雖然這是很簡陋的監獄，但若無工具，也就無法逃脫。伍特身上和手邊，就一點工具也沒有！

外面傳來森林的一片喧鬧聲，這監獄，三面都在森林圍繞之下，鸚鵡急促地叫着，混雜着猴子的「吱吱」之聲。

假如現在下大雨就好了，雨大得把行刑隊淋濕到染上肺炎，急性肺炎，死光了……。伍特在胡思亂想地幻想着！

啊！還有麥山諾，這麥山諾應該染上加倍的急性肺炎；他是這丹東小島上軍事據點的指揮官，麥山諾上尉。誰聽過丹東小島這鬼地方，伍特就不會聽過……現在，他希望還有一個機會發出下述的報告：印尼屬西婆羅州海岸外，丹東島上設有雷達設備的軍事觀測站，這是面對馬來西亞和星洲的許多個敵對的軍事據點之一，小小的指揮官麥山諾，急於要升官。他槍決了四名間諜之後，希望上級會注意到他，提升他的官階。

伍特喝一口咖啡，依照他的觀察，駐在丹東的印尼軍隊，會超過一百人——包括專門人員和技術人員在內，可能只有半連兵力，他們的任務是：監視馬來西亞方面的海空活動，以及美英在南中國海的艦隻與飛機。

突然間，他聽到了外面走廊上直趨獄門而來的雜亂的腳步聲。驀地，他感到咽喉間冰涼，像被巨手握住了，他極力掙扎，長長的呼吸，壓抑這不由自主的恐懼。他心想，不要讓那小王八蛋獲得勝利的喜悅，要向他的臉孔上吐口沫，表示不屑，根本就看不起他們，死可嚇不倒我伍特！不會使我恐懼或乞憐。

一名軍官開獄門進來，伍特保持不動聲色的表情。這名印尼軍官全身制服，腰間掛着一支手槍。他不睬伍特，揮腳去踢躲在牆角上的馬來漁人，那可憐的漁人昏迷地站起來，被他抓着手臂推出門外，四名手持來福槍的印尼士兵立刻圍攏着他，獄門又閉上了。

伍特靜靜聽聽着，腳步聲漸漸的去得遠了。四分鐘十八秒之後，一批槍聲響了，聽清楚，是四響。然後，又一聲手槍的射擊，大抵，這名軍官依照慣例，看見縛在木樁上的被槍決者還未死去，便補上一槍，使他速死。

唔，伍特心想，我有三分鐘來作決定，假如我是下一個被處決的話，應該怎樣呢？我是否乘他們不備，一躍上前，抓緊那小王八蛋麥山諾，讓他們把自己亂槍射殺呢？抑或是覷機會逃脫，而被他們從背後射殺呢？抑或讓他們把自己縛在木樁上，瞪視着他們，眼睜睜的讓他們槍決呢？他感到背上冷汗在流下來。

獄門又開了，那軍官朝獄內張望，瞪視着伍特，點點頭，伍特挺胸闊步走出去，走在那名印尼軍官面前，四名印尼兵士默然地圍攏上來，兩人在前，兩人在後，把伍特挾在中間，軍官則走在最後，他們沿着走廊走過去，轉右，一個大廳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然後，出門口，下三級梯，四面圍繞着的小刑場，伍特抬頭一看，天上一片深灰色，黑雲奔馳着，至少還要半小時，才會有暴風雨來臨，旗桿上，飄揚着印尼國旗，圍牆外面的森林中的大樹，在狂風吹襲之下，虎虎作聲。

在刑場那邊，是接近森林之處，牆下豎立一條粗大木樁，上面有縛腰的皮帶和縛手的鏈，木樁後面的牆上，大大小小的彈穴——有的大如人手，牆下，躺着氈子覆蓋了的屍體，就是幾分鐘前被槍殺的馬來漁民。

站在距離木樁遠處的，就是麥山諾上尉，穿上熨得很光滑的制服，佩上軍刀，在濃密眉毛之下，他的深棕色的眼睛注視着行進中的執刑隊。伍特心想，只要有一分鐘的時間，讓自己扼着他的咽喉，那就死亦瞑目了。

行刑隊到了刑中央，停步在一名中尉的面前，帶隊的軍官舉手行軍禮，連珠砲似的說着印尼話。中尉答禮，然後，拿着手上的一張紙，向伍特宣讀。伍特一個字也聽不通，心中當然了解這是向他宣佈罪狀和執行死刑。

中尉讀完了，那名軍官伸手抓着伍特的手腕，帶伍特到木樁前面去，伍特憤然掙脫了他的手，他可以察覺到，在背後，四名印尼士兵已排成直線面對木樁了。伍特感覺到這木樁似乎距離很遠，遠得無法步行得過去。但他心中極力要保持着鎮靜，自己暗下發口令，右腳向前，左腳隨上；一步一步的走過去，突然地，木樁就在面前，很接近，他可以摸到它，看得到它上面和皮帶上面的瘀黑的血迹。

伍特緩緩地轉身過來，面對着四名行刑上兵，那軍官則到他後面去，要把他的腰和手縛在木樁上。因此，他只聽到了來自後面的森林中樹上的「砰」然槍聲，並沒有看到何處和誰人開槍，他聽到身後那軍官的一聲低叫，感覺到他的身軀靠向木樁來，同時，看到面前的四名印尼士兵連串的跌在地上，畧畧的一歇，那名中尉前面的地上響起槍聲，塵土飛揚，那中尉身子連轉了幾個圈，似乎要一躍而逃，但終於委頓在地下。

雖然伍特仍不知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他的下意識動作卻使他立即俯身從身後那名軍官身上摸出手槍來，並沒有站起來就已經轉身舉槍向麥山諾發射了。

這時，麥山諾已轉身逃走了，伍特的一彈，擊中他的屁股，他嘩嘩大叫……繼續蹣跚前走，一面伸手去拔劍。麥山諾的叫聲，把獄中和屋內的數名印尼士兵叫了出來，在門口處，麥山諾停步，高叫快來增援。

一條繩從牆上吊下來，末端到了地上，伍特聽到阿里達克的聲響在牆後叫道：「爬過來，我們掩護你。」

伍特卻不肯馬上就逃，他跑過去，攔截麥山諾。在麥山諾還未察覺到伍特跑到面前之際，他手中的軍刀已被伍特奪去，他驚惶的眼色注視之下，被軍刀當胸刺下，把他直壓在地上。伍特身邊四週槍聲響了，追來增援的印尼士兵仍未看清楚是怎樣的一回事，正在到處胡亂放槍。若干名士兵要衝進刑場來，但從森林中的樹上射過來的密集的自動武器的火力，把他們鎭壓住了。

伍特放下軍刀，立即回頭跑到牆邊，抓緊了繩，迅速攀上去，雙腳腳尖抵在牆上，到了牆頭，翻身過去，一躍而下，立即落在牆下地上，竄進林中，只聽到牆內印尼士兵槍聲密集，火力增加了。

在林中迎面而來的，赫然的是滿臉笑容的阿里達克，這位五呎六吋的菲律賓冒險家，頸上繫着紫色的項巾，耳珠下是金耳環，唇上兩撇八字鬚，牙齒雪白，簡直是海盜模樣。他叫道：「啊！謝謝阿拉大神的恩典，你又一次延遲了到天堂去的日期！」

「你這海盜，」伍特向他報以微笑。「我原本以為你現在正向阿拉大神報到，誇耀你在地面上的所作所為呢！」

阿里達克輕輕地搖頭，道：「海水並不會足夠多到把我淹斃的！」

「不要胡亂吹牛皮了，」伍特答道：「再過兩分鐘，衞兵便會集結到足夠的兵力，他們可以派出五十人追擊我們。」

阿里達克點點頭，立即轉身進入樹叢中，一會兒，三名手持輕機槍，腰間配備着鋒利彎刀的海盜似的菲律賓人從樹上跳下來。

阿里達克立即領先，彎彎曲曲的在樹林中走着，一行人鑽進了濃密的樹林深處，在狂風橫掃之下，樹枝、樹葉、椰子……紛紛墜下，跌在他們身上。

「我可以用三名妻子和『阿拉大神號』來打賭，」阿里達克告訴伍特道：「開始下雨之後，他們絕不會找得到我們的。」

「你從來就不曾有過聰明人的稱號，」伍特笑答道：「何必要胡亂猜測下一步的發展會如何呢？」

阿里達克回頭一看，也微笑道：「假如我是一個聰明人，今天早上便會安安穩穩的躲起來，不會來作冒險的嘗試了。」

「對。」伍特表示謝意道：「若非如此，我怎會是你的好朋友呢？」

跟着，下雨了，甚至在濃密的樹蔭之下，雨水仍傾盆注下。

他們五人，全身濕了，在樹林中繼續向前走，繞過了武裝哨站，繼續向南行。兩小時後，阿里達克領路轉向東方，向海岸而走，走過了沼澤地帶。雨勢漸減，但雨水仍從樹葉間傾下，同時墮下來的是吸血的水蛭，跌在人身上，便緊緊的黏附着，張開了吸管便吸血了。【未完】

半夜裏，不知什麼聲音把我驚醒，坐起來，惶惑地向天空一望，只見半邊月亮冷冷地掛在天邊，地面上像淌下了一層錫箔，鑄出一幅幅枝葉模型。寒風襲來，毯子失了效，覺得有點發抖。

「卜」的一聲，外頭跌下了一件硬東西。也許是樹上的果子掉落罷，我不理會它，依舊準備細覺。忽然又是一聲響，分明是一塊磚頭從墻上落下來的。不由我不驚，以爲又被人襲擊了，乃一聲不響偸偸地探去頭去看個究竟。

頭一仰，就赫然看見了一個黑影正沿着水管爬上去。我心裏明白，知道是怎麽的一回事。

「咳咳！」我故意乾咳兩聲，跟着拍兩下手掌，那黑影忽然停住了。我再壓緊喉嚨，學狗叫了兩聲。黑影立即溜了落來，比坐滑梯還快，那是一個穿夜行服的人。他一眼瞥見了我，「媽的」罵了一句，沒頭沒腦的向我摔過來一塊石頭，幸沒有被擊中，卻把我嚇得一跳。黑影飛也似的跑了，邊跑還邊呼「有賊呀！有賊呀！」像寒夜的一聲鬼叫。

我心裏很是好笑，像這樣的一個無膽匪類，居然做賊喊起賊來。呸，你做我阿毛的孫子還不夠資格！

說時遲，那時快，附近的人被叫醒了，窗戶全亮了起來，似一隻隻鬼眼，從眼眶裏又陸續探出一顆或幾顆頭顱，都朝我這邊望過來。且有指着我叫捉賊。跟着就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向我呼喝。

我猛然醒覺，他們都把我當賊了，豈有此理，又是那位小偸故意佈下這個圈套給我上當。想想自己的身勢和行動，雖然無大過，實情有可疑，如果一旦落在警察手裏就百詞莫辯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幹嗎還要呆在這裏？於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連切袱也來不及收拾了，順手提起擦鞋箱子就亡命飛奔出去，沿僻暗的横巷逃跑，頭也不敢回，耳邊全是叫捉喊打的惡聲。

還虧我跑得快，沒有遇到巡警攔截，很僥倖的順利逃出那個危險地帶。

沒有事了，我坐在一個頹墻角裏喘氣，心還在跳，腳在顫抖，又隨便倒在半乾半濕的地上，這時反而不想睡了，呆眼望着天，心裏感慨萬千。

想想人家，看看自己，想想過去，看看現在，覺得我太可憐了。我也是有媽媽的孩子呀！爲什麽會流落街頭，到處受人排斥凌辱呢？我的地位雖微，工作雖賤，但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勾當！爲什麼上帝竟這般殘忍，到處佈下這麼多釘子，給我碰得額破血流？……

想到傷心處，我哭了。淚沿腮邊流，血往心裏淌，沒有誰給我安慰，疏落的寒星反而在高空向我眨着冷眼。

從下流



二十　掙扎

我又恢復過去的生活，再度在街上流浪，沒有一定的地方可去，也沒有那一個地方不可以走，像遊魂一樣，擦鞋就擦鞋，閒蕩就閒蕩，許多影子在眼前若隱若現，心也像浸在海裏，不浮又不沉。既缺之勇氣去見張河，卻也沒辦法安頓自己。街上雖然熱鬧，我竟如置身沙漠裏，遭受到的盡是寒冷或撲面的風沙，有些面孔是熟的，店舖也不陌生，但都是匆匆迎面而來，又匆匆而過。

我已曉得「借酒消愁」這套玩意了，每天晚上，不管口袋裏有多少錢，照例要在大牌檔上消磨這悠長寂寞的時間，喝醉了就隨便倒在街邊露宿一夜，老闆也是一位酒鬼，臭味相投，熟絡了之後，就是沒錢也可以掛賬，因此，每天所賺來的錢，總不夠塡酒債。

我又想起寫信佬來了，自從他入了醫院之後，我只去探望過一次，現在無聊起來，正好去見他，跟他聊聊，打發些時間。

寫信佬一見了我便怪責起來，說我沒有定性，不看守那個攤位。他說：「你知道現在要找個餬口的地盤是怎樣的困難嗎？你一旦離開了，別人就會不客氣的侵進去，那末我們將來要蹲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生怕傷他的心，竭力把這件事瞞住了。一句話也不敢說。

他這時候好像正憧憬着一個美好的前途，逐步計劃着要怎樣利用那個攤位去做別的生意，他興奮而很有信心的告訴我：

「……最好是賣鮮花，成本輕，利錢深，銷路廣，不受季候限制。此地的風氣，大家都在爭做鮮花人情了。喜事送花籃，凶事送花圈，探病的送花束，甚至男女相愛亦以餽贈鮮花爲時髦，有錢人家無不在案頭上插花來表示風雅，連讀書的學生也經常在街上賣花。哈哈！一切離不了花，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花花世界，——阿毛！你會踩腳踏車嗎？將來送花牌花圈是要用腳踏車的。」

「要學這個玩意兒還不容易？到時候自然就會了。」我不忍使他失望，隨便附和着說。

寫信佬還不罷休，繼續說出一大套生意經來，他說：

「現在做生意，不能死了心眼兒，呆板不得，一定要投機才行，投機可並不是件壞事呀！聖人不也說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乘勢不就是投機嗎？還有，要了解到買賣的對象是誰，窮人的生意是可以做的，但利錢很微，做起來又不乾脆利落；要利錢深的非做有錢人生意不可。有錢人的特點就是闊排場，愛面子，專藉做善事揚名。但可要知道，他們做善事是有標準的，每一個錢出去就有每一個錢的收穫。他們對死人的餽贈比捐助善堂多，對有地位的人的餽贈比救濟活人容易，對女人的撒嬌比男人的哀號更動心。做賣花生意，對有錢人最適合不過了！在錦上添花的社會，沒有了花又怎行？」

他這樣嘮嘮叨叨的向我開導，說得眉飛色舞，好像已恢復健康了。我卻心中有事心中憂，他的病容似很快的移到我的臉上來，只可唯唯諾諾，心不在焉的恭聽候教。

談了一個多鐘頭，我起身告辭了，他再三再四叮囑我。以後不必經常去探望他，看守攤位要緊。

他的話，使我更加難過，很想把事情老老實實的告訴他，或者痛痛快快的哭一場，把委屈都哭淨。但回心一想，醫生說過他的病是不堪再受刺激的，這樣一來，豈不是增加末路人的悲哀？只得把心一橫，惘惘然的踏上歸路。

我雖然天天這樣流淚，這樣折磨自己，而心裏卻念念不忘想着媽媽的。如果我真的沒有了媽媽，我儘可以一古腦兒將這件事撇開不想；但既然媽媽還活着，就非把她尋回不可。這時我反而埋怨六姑做事不盡力，使我長久擔着這個沉重而又擺不脫的相思枷。再想深一層，好似我和媽媽的見面機會越來越渺茫，我母子二人已是太空上的兩顆行星，她走她的軌道，我走我的路線，她的社會沒法和我的社會融在一起，就算找到死，也不會有碰頭的機會。……

天又下雨了，還夾吹着寒風，這是我的倒霉日子。行人少了，也沒有誰要擦鞋，我整個上午沒有做過一筆生意。便懶洋洋的在街邊閒坐，有點瑟縮樣子。

「喂，擦鞋仔！」

從背後傳來的聲音。回頭一望，一位酒店侍役正向我招手：「過來！」

「老哥有什麼關照？」我一團高興的走過去問他。

「有生意介紹給你。」他再附耳告訴我說：「嗱，我們得講好，先來個君子協定。樓上有一班太太在叉麻將，要找人給她們擦鞋。我叫你去，等會若有什麼打賞的時候，你可別忘記我這份兒，行嗎？」

「如果有的話，我又怎會忘記你老哥呢！」

到上流……

馬森亮



「有你的，跟我來！」他把我的肩膀一拍，想試試我的份量。

他把我帶上樓去，在一間香噴噴的房子裏，正圍着四個女人在叉麻將。梳化椅上還坐着兩個珠光寶氣的交頭接耳。

我踏進去，絲毫沒有反應，好似一根針掉落海底裏頭一樣。

侍役跟她們招呼過後，從枱底下就伸出一隻腳來，要我給她擦鞋。我誠惶誠恐的蹲下去，小心翼翼的擦起來。皮鞋上很多泥巴，像患了天花病，我只好耐心的磨，仔細的擦，給皮鞋抓癢。

全間房子裏沒有空氣，只有脂粉味，耳畔全是麻將聲和鶯啼燕語，置身其中，覺得另有一番滋味。

她們劈劈拍拍的玩得高興，吱吱喳喳的談得起勁。根本已忘記了我的存在。

不知是那一位把上家的牌截胡了，立即哄了起來，我的主顧可能心有不平，拍的一聲把牌一推，腳一踏，正踩在我的手上。「哎喲！」我呼痛起來，這才引起她們的注意，那位太太連忙變了臉色在低頭問我：「怎麼啦，傷了沒有？」

我只可陪笑告訴她：「沒什麼，不要緊！」

她忽然定睛望住我，一會才問：「你，好像有點面善的，你過去幹過什麼活的？」

「太太！」我說。「我一向是擦鞋的。」

「在什麼地方轉的多？」

「一向在一條小巷裏擺檔。」

「哦，記起了，你是給我擦過鞋的。」她轉頭告訴其他的人。「這孩子擦鞋還不錯呢！」

我也想起了，這位太太就是我過去的高貴顧客，那時只記得她的背影，現在看清楚了。

她雍容大方，瓜子臉兒，臉上微露酒窩，當中端裝上一個挺直豐滿的鼻子，眼珠像浸過油的龍眼核，一排白牙齒似粉搓的一樣，隔着兩片紅唇，笑起來像咬了一口的蘋果。……

由於她這一句話介紹，我的好運來了，所有的皮鞋都伸過來給我擦。她們換過了位置後，又繼續搓起牌來了。

在沙發上坐着玩紙牌的一位問起話來。

「劉太！今晚請你去看場電影好不好？你喜歡看什麼片，喜劇還是悲劇？」

「我頂討厭看那些哭哭啼啼的，光陪着人家流淚。」

我默默記在心裏，我的主顧叫做劉太。

另一位說：「目前的悲劇片很賣座呢！」

劉太答：「大概是窮苦的人太多了，他們想借機會倒出心中的抑鬱。碰！滿貫！」

一陣哈哈過後，枱上又很有規律的劈拍起來。

玩紙牌的又說：「那這次可由你請看戲了，和出了滿貫！還是看一套西片罷。」

「還是看國語片好，那些西片都是胡胡鬧鬧的，不是上身擺就是下身搖，沒看頭！」

坐在劉太對面的那位有點鬪雞眼的趁熱鬧了。她提高嗓子說：「還是喜劇片多人看，最近的那個喜劇片，我一連看了三趟呢！場場滿座，你說是不是，明星小姐！」

她旁邊的明星小姐開口了。「是的，我的公司裏正趕着拍喜劇片呢！」

我故意放慢手擦下去，想拖長時間，聽她們說話，因為有一位女明星及女編劇家在場。

另外在看雜誌的編劇家忽然站了起來，向大家提出意見。「我想起了，何不編一部擦鞋仔的流淚故事，像三毛流淚記一樣，準會賣座！」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二十九）

三郎

强顏歡笑，珠淚暗彈

自古紅顏多薄命。一個女人生得容貌出眾，像姚氏母女一樣，再加上才藝超羣，本來應該是幸福無限的。可是她們二母女自從做了共產黨的俘虜，成爲特務頭子楊帆的禁臠之後，一連串慘痛的遭遇，先後降臨到她們身上，色與藝帶來給她們的不是幸福，而是無窮無盡的痛苦！

姚宜瑛的父親被殺了，她被强姦了的事也已經公開，以後在楊帆的監視嚴密之下，求生求死均不能，只好忍辱負重，苟且偷安的活下去。希望局勢能有改變，可以逃出天生，在目前便做着楊帆的情婦，有時還要被迫着兩母女大被同眠，做楊帆的洩慾器。物質生活雖然很豐裕，精神上的痛苦則無與比倫，就像生活在一隻籠子裏面的金絲雀，行動沒有自由，不能走出這棟有圍墻的小洋房半步，還得强顏歡笑，有眼淚也只能母女相對時，偷偷地暗流着。

人是活在希望中的，當一個希望被滅之後，又會產生第二個希望。那時姚氏母女所希望的，第一是國共兩黨的和談可以實現，只要眞正能夠和平，她們便不難找到恢復自由的機會；第二是和談趕快破裂，乾脆痛快的打起來，打出一個你死我活的結果，也比這樣不死不活的拖着要好。

一九四五年尾，兩黨在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國共停戰協定」簽字，「軍事調處執行部」也相繼成立了，那時一片和平空氣掠遍全國，一般熱望「和平奮鬪建中國」的人，都以爲外敵已除，內患不足慮，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了。但是，中共卻包藏禍心，另有打算。他們因準備作亂的軍事部署未週，利用和談拖延時間，麻木鬆懈國民黨人的鬬志。因此，中共各級領導人不但沒有因和談而鬆懈戰爭的準備，反而比以前更加積極地進行各種分化、瓦解、爭取、打擊、挑撥離間的地下鬬爭工作；以及軍事上的分散、呼應、深入、擴充部署。

就以華東方面的特務機關，由楊帆領導的社會部爲例，爲了配合這一個和談期間的鬬爭新形勢，除了在控制區內更積極的使用殘酷手段，秘密鎮壓所謂國特反動派，以求安定自己的內部外，又另組「聯絡部」，也是由楊帆負責兼任部長，選派公開身份的幹部，跟隨中共代表團、與美方、國府方面的調處人員接觸，搜集情報；又選擇老成幹練的男幹部，及年青貌美，能歌擅舞的女幹部，加强京滬一帶的秘密工作。

可是，在農村山野日久的共方幹部，合乎去京、滬這種大都市去從事秘密活動的男女特工人員是不多的，楊帆日夜挑選，也感到可派出的人太少。於是，他想起了將姚宜瑛這個玩得差不多的少女，派出從事秘密活動是上乘之選。

倚紅偎翠，左擁右抱

有一天晚上，他在姚氏母女的倚紅偎翠，左擁右抱中，將他的心意說了出來：「宜瑛！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你去爲人民立功，組織上急需派一批青年男女工作人員，到南京、上海去從事地下活動，如果你經得起這種工作考驗，成功歸來，不出毛病的話，你們母女便可改變身份，將功折罪了，那時，你們母女可以正式參加黨團工作，也可有行動上的自由。我本來是捨不得離開你的，但爲了你們的前途，只好忍痛割愛，把你這塊好材料，獻出來爲黨工作，爲人民服務。」

他見姚宜瑛眼望母親，不作表示。又對姚太太說：「親愛的！你捨得與女兒分開，由宜瑛去上海南京工作嗎？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姚太太聽說女兒可以去南京、上海工作，她當時片面的想法非常天眞，以爲這不是一個爲「人民立功」的大好機會，而是對她母女長期被幽禁在此地，做這惡魔洩慾器的眞正「解放」機會。等於開籠放雀，只要宜瑛去了南京、上海，便不難找到有力奧援，打救她與幼女宜瑛離開這個魔窟，長遠地恢復自由。縱然不可以，也可使宜瑛脫離魔掌，任意在海濶天空中飛翔。

她一想及此，心頭湧上了無比的興奮，一廂情願的以爲這一次是眞正的得救了！便情不自禁的開起心來，僞裝起前進的熱烈，與假情假義的親熱，不顧羞恥，當着女兒的面向楊帆投懷送抱，主動地擁吻着她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的惡魔說：「親愛的，只要宜瑛能有爲人民立功的機會，只要宜瑛能因工作表現改變我們的身份，你派她去天涯海角我都願意。像這種見不得人的生活，你給我們母女再好的照顧，也是不好過的。」

楊帆又問宜瑛：「你怎樣，願不願去工作？」

姚宜瑛聽母親這樣說，又這樣做，知道母親心裏另有打算，這種眼淚向肚內流，表面上還得賣弄風騷，以討好楊帆的生活，她們母女雖然在身不由主的壓力下過慣了，可是，這一次她卻受了母親的感召而乖巧地向楊帆獻媚說：「只要我能爲人民立功，無論什麼地方我都願意去。只不過，我有點捨不得離開你與媽。」

「這個無問題，等到周恩來同志和代表團到了京滬之後，我也會時時去的，那時，我與你仍然可以見面相聚。要知道，我也捨不得離開你這天生尤

物的小妖精呀。」楊帆左擁右抱，把她母女偎貼得緊緊的親着吻着說：「等到把國民黨搞垮了，我們便可永不分離了。」

「能夠這樣就好了。」姚太太這句話是語意雙關，欣歡無限的。表面上聽來，她似乎眞個希望能與楊帆這個殺夫、姦己、辱淫其女兒的仇人永不分離；其實，她是第一次從這特務頭子的口中，聽到這樣一句價值無比的秘密話，從這句話中，她瞭解到共產黨的「和平談判」是什麼貨色，她知道了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玩的是什麼把戲。因此，她在言態上也就不期而然的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奮與雀躍，這在楊帆看來，則是銷魂蝕骨的風騷與可愛。

楊帆一高興，便一手抱一個，將她們母女摟在懷中說：「好啦，今晚好好的陪我一晚，明天去辦手續，宜瑛還要去學習一個短時期的工作技術，才可派出去擔負工作，這不是說幹便可幹的。跟國民黨的鬪爭，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

那晚上姚氏母女都存有一種內在的新希望，為了討取楊帆的歡心，三人大被同眠，顚鸞倒鳳了一個晚上。

密圈密點，希望成空

在楊帆這個惡魔的玩弄之下，姚氏母女好比兩個鷹爪控制之下的小雛鷄；貓爪控制之下的小老鼠。因此，她們母女的歡欣是那麼短暫，滿以爲可以遠走高飛的希望，也似肥皂泡一樣，一夜之間便破滅了；滿肚密圈密點的如意算盤，被楊帆三扒兩撥，便搞到全盤皆亂。

因爲一宿過去，楊帆由於興奮過度，也是疲勞過度，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正午時份，才醒轉來。而姚氏母女則已起床，並秘密的談論着這一次去京滬工作的希望，求救不成，宜瑛可以自找機會脫離控制。等到楊帆起床了，她兩母女又侍奉楊帆沐浴抹身，這才把宜琼也叫來，四個人同進早點兼午餐；在午餐枱上，還是津津樂道的說着宜瑛去京滬區從事秘密工作，及學習特工技術的話。

可是，等到楊帆酒醉飯飽了，姚氏母女的希望也就逐漸的幻滅了！

他問：「宜瑛先去受訓，再派出去工作的問題，決無異議，樂於接受了吧？」

她兩母女不約而同的表示願意說：「能夠多爲人民立功，能夠改變我們的身份，當然樂意。」

「但望你們是由衷之言，不可口是心非。」楊帆好似看出了她們母女歡樂是假的，希望是別有用心的，然後從公文袋中取出三張文件來說：「你們三人一個塡寫一張，現在就寫，我要拿去存案，再替宜瑛辦其他受訓手續。」

姚太太拿起來一看，當場便呆了，那是一張互相聯保的具結單！

楊帆似笑非笑的加以解釋說：「這是必要辦的手續，保證宜瑛奉派去京滬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之後，不會洩漏秘密或向國民黨投降自首，否則，你們兩母女便要受到連座處分，重者要受凌遲處死；假如宜瑛派出去工作之後，不聽組織的命令，工作不力，鬧情緒，簽保人也要受連帶處分。南京、上海與本部每天均有秘密電台聯絡，對每人的工作情況均有報告，所以你們要特別鼓勵宜瑛忠實工作，努力立功，否則你們在此地不好過。這是公事，公事必須公辦，我也不會因愛你們而循情。」

「完了！開籠放雀的希望幻滅了，要想宜瑛能遠走高飛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今後我與宜琼留在這個惡魔淫棍身邊成了人質！」姚太太面如死灰，內心暗自如此盤算，卻敢怒而不敢言。

連保連座，控制嚴厲

楊帆斜瞟了姚太太一眼，似乎早已看穿了她們母女之間的秘密，她又似笑非笑的拿起另一張具結紙交給姚宜瑛說：「你這份內容不同於她們的，這裏面有詳細說明，大意是我和你無論公和私關係，都不准向任何人說及；即是你不能說是我的愛人，也不能說是我派你去受訓工作的。這些，無論對黨外黨內的人，甚至你以後週旋於工作需要上的假情人，都不准說，這是絕對的，好像你根本不認識我，甚至不知道我這個人一樣。」

這還不難辦到，姚宜瑛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楊帆又說：「關於你在黨內的家庭狀況與個人歷史，我會另交一個樣本給你，你照樣本上寫的複述，不可私自添減改變，如有違反，你要受嚴重處分！」

這些也不難辦到，姚宜瑛又點點頭，表示聽從擺佈。

楊帆這一次正色的說：「關於你今後的工作環境，則由直接領導你工作的首長編造，你要絕對服從領導人的指揮或調動，他要你如何，你便得如何，這是沒有理由可講，不能討價還價的。共產黨的組織紀律是鋼鐵般强硬，領導人如果要你去做交際花，當舞女，甚或做妓女，你都要服從去做。你自從參加工作之日起，爲了革命，生命與色相的犧牲是不應計較，而且要認爲光榮值得的。你是我的愛人，我捨得你去犧牲色相，你也不應該有這種封建的什麼貞操觀念，這種落伍的陳舊觀念，你應該爲革命而革掉它，你母親與妹妹也不應該有。」

姚宜瑛聽了這些，也不禁臉色微變。不過，她還以爲這不過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這種要去做舞女、妓女、交際花的工作，將不會派到她頭上。故此，她還是咬着咀唇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楊帆要她們三母女在具結連保單上簽了字，收拾起文件又說：「你們今日可以收拾一下東西，好好談談，宜瑛明天便跟我去社會部幹訓班受訓。我要再三說明一句：宜瑛要一心一意爲黨工作，切不可三心兩意。工作得好，你們三人便可能一人成佛，全家升天；反之，你母女便沒有好日子過！」

「唉！」姚太太等楊帆走出了大門，身子朝後一仰，淚隨聲下，昨晚的好夢成空，滿以爲宜瑛這次可逃出魔掌的希望破滅了，半天才說出一句：「命苦呵！幾時才能天亮呢？」

三母女又哭成一堆。結果又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勸斷腸人的說了許多互勉互慰的話。



萬人意見

朝裏有人好做「官」
新界一校長做官咁做
一羣校友看不過眼來函批臭他

教育界先生們：

我們是一羣新界一家津校的學生，多數已畢業離校，但我們尚時時關心母校，很想談談放在心裏已久的一個問題，讓領導教育的先生們作參考，對母校有改進。

在我們離校前，多了一位校長，說是負責下午班的事務，但這位×校長來了不久，不但同學對他印象甚差，照我們觀察，連老師們對他也十分討厭。據說×校長未進母校前，得他一位老前輩已退休的教官提拔，在大埔當過短期校長，被校董炒了魷魚，罪名是「既貪污又無能」。但香港這地方，只要「識撈」，有人事關係，那怕是垃圾人材，也不愁無出路，結果教官再「提拔」到母校來。不久，不但原形畢現，且變本加厲，濫用職權，對老師們很不客氣，並在老師之間挑撥是非。老師如不托他牛腳，便不時扳起又黑又臭的臉孔，盡挑剔之能事。就是敷衍他，想在學期開始編幾班好學生教的老師，在他背後更起勁的唱衰唱臭，他全不懂，一校之長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同事同學，一味想弄權，這可以用事實證明：

嗜賭如命 同學及老師們都知道學校如有假期或任何宴會，他必定先約好嗜賭的老師，甚至老師的親友，今天到某同事家開枱；明天又另想去處。但老師中能賭者也不一定樂意時時招待他。有位老師很不高興的對人說：「校長話明要到你屋企開枱，你點好意思唔制？我以為×校長做麻雀學校校長適合得多。

色狠行徑 這點女同學最清楚，當他看到正在發育的女同學，便整個人輕鬆，黑臉孔當堂發光，笑到見牙唔見眼。常常摸女學的臉，毛手毛腳，比較成熟的女同學見了他，馬上避開；男同學一向叫他「×龜公」。

貪污 同學中常有弟妹進母校讀一年級或轉學，想托老師講人情，每都被老師拒絕；後來我們才明白，每年一到招生期，新生入學，×校長不願假手其他同事。外間有許多傳說，希望取錄，須送禮給×校長。後來一件明確的事，證明了外間的傳說可能性極高。前年母校規定如學生連留級二年，便須自動退學。去年有位同學已留了二年，成績極劣，但此生家境不錯，他母親幾次親自帶兒子到九龍×家，每次都大包小包送去，此生現在已讀第三年的同一級。孩子天眞無邪，將這事原原本本告訴老師們，這才穿煲。

毫無修養 前面說過，他對老師們極不客氣，老師們為了飯碗，無後台撐腰，一忍再忍；他卻得寸進尺，老師恨之入骨，只有在背後喊打喊殺。最近有一件事，可表示×校長無修養到什麼程度。老師說：每學期考試，老師們必出考題（每科），然後由校長選擇付印。本期某老師出一社會科的塡充題，是根據書本的，他竟在試題旁邊批四個字：「毫無意義」。實在他是「毫無修養」才眞！

不負責任 ×校長每星期上九節課，凡他教過的同學，都說「×校長好少來上課」。班長去請他上課時，他正在電話跟朋友談「公事」，一堂過去，「公事」尚未談完。他在校長室打瞌睡、抽烟是「公事」；約朋友到學校閒聊，也是「公事」。下午六點鐘下課，他常常五點左右便鬆人。

總之，×校長有的是「權」，可以為所欲為，可以濫用私人感情，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加給老師，呈上校董或教育司。他自己呢，誰去呈報？校董皆是好好先生，除一年一度的畢業禮到校外，其他的事好少理。我們深為母校的老師及同學不平，負責教育的官長們是否眼開眼閉，避免麻煩？或像「提拔」信一樣，無限期「調查」，結果「無證據」而不了了之。我們關心母校，希望老師們能安於教學；同學們也不致因教師精神徬徨而影響學業，則母校幸甚！

一羣學生敬上

讀者報導中共暴虐
所作所為令人髮指

編輯先生：

鄙人所投各函均能在貴雜誌發表，可見老編對鄙人之言語信任及歡迎，深為快慰。鄙人在毛匪十六年的鐵蹄蹂躪下不知死過多少次矣。今乘養病之暇，再剝開共黨黑暗的一面見諸天日，便知它是一個殘暴虛偽的流氓集團。公社化其間，社與社展開各項運動挑戰，尤以社員生活為最，故各社派代表百數十人互往參觀，以評高下。共幹為貪名利，不顧人民死活，在參觀團未到之前要民搞好衛生，穿好衣服。（好衣服是女人的私處不暴露而已。每人每年八市尺布票的大陸，人民早已恢復原始時代。）並將沿門托砵之殘廢人集中禁閉，實行無人道毀滅（餓死）。再使共幹於百貨店（數萬人口的漁港區，商業經互助組至公私合營，再至國營，現僅存一間百貨店和一間雜貨店。自每戶發給購物證之後已門堪羅雀，無人過問了）內作購物狀。信貸社（儲蓄部）亦由共幹作存取款狀。（這信貸社已名存實亡，借一元八角要查根問底，三批四覆，比中馬票機會還少，存款者更渺茫）拍成電影特輯到各地宣傳，以示社員生活提高。可憐人民家無隔夜糧，衣不蔽體，任共匪擺佈，敢怒而不敢言。共匪還打腫臉兒充胖子，大宴來賓。搜刮民脂民膏，建一別墅，美名曰：招待所。實際是牛鬼蛇神聚居地，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筵，黎民之疾苦惟有問蒼天了！

鄙人所居之公社以漁業爲主，自建生產隊之後，已將漁民家眷留居陸地。共匪爲恐闔家逃亡，故凡有親屬關係之社員要分船出海，如稍有不滿者便有「上岸」（炊魷魚永遠失業）之虞。當地的水上民居，世代住慣木棚（比本港木屋更堅固，內髹上桐油，清潔鮮艷）。共匪言美化市容，竟强拆迫遷往所建的漁民新村。（九坑瓦潤的三合土屋，每所人民幣二千多元，在大躍進重量不重質期間所建）這些漁村價昂質劣，毫無基礎，令到社員負債纍纍，在苟延殘喘的民生，恐怕父子孫三代也還不清，何況此漁村築在海面塡地上，常受風潮侵襲，搖搖欲墜。週颱風來時便成千人無家可歸，眞可說得是漁民墳墓亦不爲過也。如與本港的徙置區相比，前者簡直是地獄無疑。

鄙人當年隨船出海，經台山縣海面，遇一香港漁船。因機器損壞，食水用完而呼救。共幹提出條件謂：如把你們拖返沙堤（台山海口全程需一天），要賠償損失魚額五十擔。這不是海盜行徑？最近本港海面的連續槍擊事件，由此可見一斑。某年秋船抵澳門對面的灣仔（共區）。共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要社員輪流當值，說澳門的特務會來爆破下毒。並言特務的象徵是：尖頭皮鞋，西裝打呔，烟頭有英文字等。這些幼稚之詞，只有共幹自己相信，那麽本港的大陸公司便是如假包換的特務服裝供應站了。

事實勝雄辯，你說形勢大好，我幹我的偷渡，二十年來，逃亡潮還不斷上演哩。最後說個故事讀者聽：有個中年清道伕，名亞德，出身貧苦，他每天清潔必手持掃把及電筒，有人問他爲何白天要拿電筒掃地。他說：四周如此黑暗，垃圾又多，如沒電筒，我便寸步難行。某日德哥理髮，師傅問：照舊嗎？他說：頭上的毛一條不留，給我剷光吧！跌下的毛頭毛腳我會掃乾淨。引得座上客大笑。

方向明上七月十六日

港共銀彈微笑齊施 圖控制全港九人車

大魚食細魚將成左仔天下

萬先生：

我是個九人車車主兼司機，經營此業已經十年以上，在此業中可稱老行尊。現在政府立例通過合法化，這對我們來說是絕大喜訊。不過接着的隱憂是牌費由四百八十元增至三千元，將近七倍於舊牌費。左仔又把握大好機會（五月風暴時他們可能輕視九人車，未有鬭委會，現在急起直追）。前幾天他們派紙叫我去開會（不論左右中間照派如儀），第二日報紙上登載他們反對三千元牌費，這是想當然的報導，原來他們使用銀彈與微笑政策，先說一輪政府很窮，現在向你們打主意了，三千元不妨照納，如有經濟困難，可向某銀行借錢，利息打到最低，免手續費（普通打車會收百份之十或十五不等），牌簿不需存在銀行，只要二位某會友介紹擔保是車主便行。當然你本人也該入會。我想不是入會與交會費這樣簡單，跟住尾是開會讀毛思想了。

萬先生會說我們是肥和尚，我是經營此業的，向你說清楚，如果三千元牌照能夠一次過能付得出的行家，佔百份之幾而已；不過肥和尚亦大有人在，如我們行業中的福利組織中的主腦便是，因他霸佔專綫，車多人眾，非我們一人一車所能高攀。

三千元我們不反對，政府可否讓我們分期付款，或社會機構上有低息貸款給我們，以免我們給左仔牽着鼻子走。

我不是左仔上

「聯刊」第十五期出版

由開放、烈燄、華菁三社合辦之「聯刊」第五期經已出版。本期要目有：中國當前的問題及展望（吟風）、大馬的警鐘（本刊）、致青年朋友們（秋貞理）、從林彪之政治報告看中共九大（青和）、夜（宜迅）、「中學生」及其銳志（李烈）等與其他文藝評介、散文十數篇。

該刊爲鉛印非賣品，歡迎索閱，來函請附回郵二角，寄北角郵箱四四三二號該刊發行組。

讀者指出中共本質對內外上下都是騙

本文所記，不過一鱗半爪，查實中共一切言行，不論對上對下、對內對外，皆不脫一欺騙範疇。倘能細心觀察，隨時皆可發現，事事足爲證明。

一　行爲上的欺騙

(1)一九四九年中共未渡過長江之前，即對江南各省，發動宣傳，什麼既往不究、立功無分大小、立功受獎、革命不分先後、不分地域性別、同樣功在國家。及至佔領整個大陸建立政權後，卻自食前言，次第將前政府的公職人員與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等，概用各種非刑處死；連五六代以前的人事，亦要翻出清算。試問，行不顧言，怎能昭大信呢？

(2)查土地及財產的私有，乃我國數千年遺下的產物。這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問題，自不能歸咎於個人。中共土改時也曾宣稱，土改三年後，所有地富階級，即行取消，到時全國無階級，一律平等。現在土改已十餘年了，私人財產沒收了，社會制度改變了，這些階級的人，也已魂歸離恨天，或身在海外。可是竊國已二十年的中共，至今還在清理階級隊伍，進行階級鬭爭，且階級面反較土改前更加擴大（地富的子孫，仍列爲地富階級，又增加了他們的同志）。像這樣階級永遠存在，鬭爭即永無停止，國人便永無寧日，這到底算是一個什麼政府？一個什麼國家呢？

(3)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渡過長江後，所到之處，就地征糧。但在江南各省，當時正是青黃不接之時，民食尚且不足，何來軍糧籌集。可是中共不顧人民死活，征收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這是任何暴君所沒有的先例。據中央地方政府的解釋，說是百分之二百，乃追征以往的儲積，並非專指當年的收穫量而言。至於人們有無儲積，則不理會。結果，糧食不足，准以金銀折繳。無金銀者，或自殺、或逃走、無一獲減。次年，由中共中央政府僞國務院發出通令，認爲去年各省征糧，普遍超出全年收入，乃幹部的偏差。特擬具一九五〇年全面性之征糧累進表，飭令各省切實遵照（筆者當時在湖南長沙，曾在湖南人民日報上見到該文告及附表）。依照該表之規定，雖比國民政府時期之征額，高出甚多，但仍不過百分之九十上下。可是秋征開始，仍和上年一樣，普遍超出全年收入甚多。至此，始知中共政權，乃一不折不扣之騙局；並非下級敢於抗命，或一再偏差。這都是筆者親眼所見，也是親身遭遇的事情。

(4)毛澤東准許國人大鳴大放，並說言者無罪，聞者足誡。俟各方鳴放之後，又說是陽謀，將鳴放者一律打爲右派或反革命，列入黑名單，進行鬭爭，這到底是「主席」的言行，抑妖魔之邪術呢？

(6)每屆春節，很多港澳同胞，都回鄉探親。主要目的，無非帶點物資，接濟飢寒交迫中的親友。中共卻把港澳同胞，一律列爲壞份子（後改爲五類份子）。他們的公安部門，事前即頻頻開會，部署如何暗中監視回鄉的人。當這些同胞進入國境時，他們又會在水陸碼頭，懸掛大幅紅布，上書什麼歡迎港澳同胞回鄉大會，開會歡迎，發表演辭。會後，回鄉的人，個個如同盜匪，都在監視中了（這是四年前一逃港的廣州公安幹部對筆者講述，此人尚在港，恕未便公開姓名）。

二　宣傳上的欺騙

(1)大約兩三年前，本港某些電影院，放映一部大陸出品名叫「滿意不滿意」的影片。內容爲描寫一個理髮店的理髮師，因不滿這種工作，以致情緒不安，工作態度不好；雖經各同事及組織上負責人百般勸導安慰，仍然無效。結果，還是私自出走，另尋別業。不久，又生厭惡，再找工作，依然不耐。該理髮師自出走後之整段期間內，原日同事和組織上領導者，一直在四處尋找，每次皆百般忍耐，好言相勸。最後，該理髮師在他們的「好心好意」和好言好語的所謂幫助了解，受到感動，徹底悔悟，毅然返回原理髮店工作；情緒好轉，工作能力亦突飛猛進云云。如果照這故事的表現，則中共對待人民的寬大仁愛，當使天下爲父母者愧死；但事實恰恰相反，大家都知道，大陸的同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納入專門或多種組織之內。無論讀書就業，皆由組織支配，遷徙更加要組織批准，一切沒有個人自由。譬如讀書，不管成績如何好，家庭成份不好的，初中畢業後，硬性規定，一律不准升學，天資如何高，由組織指定做最艱苦的工作。家庭成份無問題的，亦當視國家需要，或下放生產。又如就業，組織上指派某人從甲地往乙地工作時，照例有一函介，內中有當地政府或公安機關的評語，使乙地機構對就業者的一切，全部了解。同時，戶口配糧，亦隨之撥入乙地。無此函介者，任你走遍全大陸，也找不到一份吃飯的工作；任何部門，也不會接受；同時既無戶口，即無配糧，出門數日，不被捉回，也當餓死。在這樣嚴密的管制下，試問該理髮師何以能各處自由行走？怎可能找到工作呢？這眞是一個天大的謊話。查中共對待任何鬧情緒（成份不好的當然不敢）或稍有差池的人，成份好的，第一次可能以帶有恐嚇的好言相勸；第二次以上，任何人都會遭受殘酷的鬭爭。不鬭到你屈服，決不停止。同時，還有種種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打擊。試問誰不懾服？誰能頂受得了呢？照他們這樣的宣傳，眞比上帝還更寬大仁慈，外國也不會相信；這種影片，竟敢拿來香港放映，簡直把香港的同胞當死人了。

(2)中共九中全會閉幕後，大陸人民日報及此間各左報，都大事吹噓，說是一次團結的勝利大會。曾幾何時，近又據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坦稱，各地革委會的成員，因思想分歧，抱着「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各打各的鼓，各點各的炮」的態度，大鬧分裂。因此，中共已決定在各

單位中責行「關門整風」云云。毛澤東愚昧無知，至死不悟，他全不諳「不是殺人者能一之」的道理，始終以殘酷的鬬爭，爲達到個人獨裁的手段，可悲也已！

三　名詞和口號的欺騙

中共所撰的名詞和所叫了的口號，都是很動聽的；但他們的行爲，必然與此相反。茲舉例於左：

(1)「解放」——照字面的解釋，應該是解開束縛的意思。可是，現在的人民，反被他們束縛得很緊了。譬如，人人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不就是思想上的束縛嗎！一切由組織支配，組織要你下鄉，你就得下鄉；組織要你上山，你就得上山；組織要你到邊疆落戶，你就得乖乖遷去。總之，一切聽命於組織，這不就是行爲上的束縛嗎！日常生活必須品，概由「政府」以不足之數配給，這不是生活上的束縛和迫害嗎！大家想想，「解放」前有這些束縛嗎？

(2)勞動改造（簡稱勞改）——中共對待所有階級敵人和罪犯，其不必明正典型者，多數判勞改。首先，他們會很和氣的對被勞改者說，勞改和一般人的勞動生產是一樣的，只要能在勞動中做到對自己的眞正改造，就可改變階級成份，取消原有罪名，提前恢復自由，回家過新人的生活，說得非常輕鬆。可是，判四五年勞改的，期滿又得延長數年，或一延再延。但很多未到期滿，就給用各種虐待方法弄死了。

(3)幫助了解——意思是說，你對「新社會」一無所知。他們爲着使你進步，有責任幫助你了解。說得冠冕堂皇。如是他們便經常提出許多問題，實際就是摧毀你的人格，折磨你的精神。至你無法忍受時，他們就說你思想頑固，判你勞改。

(4)坦白交代——他們首先會對你宣道般的講一篇「坦白從寬」的臭八股，要你全部坦白，毫不保留。然後，他們會問你從八歲直至現在，做過那些與人民爲敵的事；祖上五代以下，是怎樣剝削人民的。可是，縱然你添油添醋，說得自己如何罪該萬死；歷代祖先，如何作惡害人，但他們永遠會說你不夠坦白，要你權衡利害，仔細想想。以後便會派人輪流疲問，一連幾日幾夜，任何被問者，沒有不會昏倒的。這種訊勞訊問，在所謂坦白交代的過程中，遭受者切不止一次。

(5)反飢餓反迫害——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中共提出這兩句口號，當時喊得頗響亮。倘不加以細察，必認爲中共眞能關心民瘼。殊不知這是他們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的一種陰謀。現在大陸「解放」了，人民才眞正嘗到迫害的滋味，才長期遭受飢寒的煎熬。中共無中生有，反對人家，現在他自己竟將已反對過的事情，一一實現，這是誰也想像不到的。

根據以上各種事實表現，即知中共說的和做的，完全相反。口裏任是甜言蜜語，阿彌陀佛；心中卻是陰險狠毒，污穢不堪。若以常理論中共，不但南轅北轍，亦爲中共所竊喜。因此，各國所謂是共問題專家也者，很少能窺破中共的本質。筆者雖身歷其境，但見聞畢竟有限，茲就記憶所及，予以揭露，其目的無非拋磚引玉，使世人對中共的本質，能夠眞正了解而已。

典佬於七月二十日

偷渡者來自全國

深圳看守所人滿之患

經常囚禁着二三百人

萬先生：

您好！弟爲「萬人雜誌」長期讀者，因工作太忙，前次聚餐未能參加，悵甚。近看到友人二哥，從大陸寄來一信，內容別具一格，特抄錄寄上，希賜刊登，俾大陸不了解的人們得以認識眞相。

四弟：剛才承二嬸傳達，知道我弟於五月一日來潮探親，可是爲兄十分不幸，不但未能與弟會歡敍，且還遭了四十五天監獄的災難。我從四月十三號離家，十六號下午就在深圳邊防被捕入獄，一直囚禁至下午才釋放，即在深圳囚禁四十天。來城後，再禁一天，在這一個半月中，每天以六両米（每月十一斤）來維持生活的難友們，實在每個人的鼻子和眼睛，早就超過英國，趕上美國了。爲什麼呢？哈！哈！鼻子特別高，眼睛特別深和藍。因此我雖是自由了，可是還留下三十五斤血和肉在監牢裏，這是每一個有靈魂的犯人在離獄後最遺憾的事。好吧！平安就是收穫，自由就能更生。不過，親愛的四弟，家鄉風光你已欣賞過，我偷渡的經過也提醒了你和親人們了，還有向你說是那些的來自全國各地的難友們（深圳看守所經常保持着囚禁二三百名偷渡犯），他們爲的是什麼？我爲的是什麼？你來到家鄉看見那些腳腫面胖的人吧？那是爲什麼？我希望弟弟應該記住這三個爲什麼，這樣才能在工作中生活下去。探取你的志向和前程，使你能夠在那種所謂天堂地獄的城市去欣賞着幸福，探取着幸福。

你的二哥

優待長期閱戶

廿四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為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好大的口氣！

余生晚

徐速先生除掛一面「當代文藝」的招牌外，還在鋪子兩旁，懸了一副對聯，寫道：「當代佳作，文藝主流。」明明是說：「要買正貨，只此一家。其他的嘛，都屬支流死水，左道旁門。」這副對聯，要是人家送的倒無所謂，譬如醫死人的醫生，也會有人送一個「再世華陀」的橫匾頌詞給他，如果你走進診所，看到這些琳瑯滿目的鏡架，照單全收，一一信晒，看完醫生後，定會大為失望。

可是，這一副對聯是徐速先生自己掛的，難免使人看完後，不由說一句：「好大的口氣啊！」本來，做生意，誰不誇張？賣電視機的廣告，個個說自己是畫面最玲瓏全世界祇此一家；賣冷氣機的，個個說自己最靜最冷；賣汽車的，款款都可數出幾十項「最優點」。說自己是「佳作」、「主流」，又有什麼關係？

無奈徐速先生一向反對「文藝商品化」的，自己居然把「當代」的「文藝」當做電視機、冷氣機那樣宣傳：全世界只有我是正宗。這豈不和徐先生反對「文藝商品化」的初衷大相逕庭？

好罷，我們就相信徐先生這副對聯不是宣傳性質，而是百分之百事實，在「當代文藝」中發表的詩文，全是「當代的佳作」；是「文藝的主流」，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何以林筑的「曉鏡」，也會被徐先生選用在「當文」中呢？就算徐先生獨具「慧根」，賞識這首怪詩，許為「當代的佳作」，卻也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文藝的主流」。

如果徐先生承認「曉鏡」屬於文藝主流，則不歪不怪的詩，就會屬支流，不足為法的了。

徐先生又說：這種「現代詩」恐怕壽命不長，因為詞彙貧乏，不夠用。然則，這「文藝的主流」豈不有走入窮途的危險？如果「現代詩」壽終正寢，從何再找主流？一班現代的文藝工作者豈不徬徨於歧途中，又要煩徐大主編給他們導航指引一條新的主流了麼？

其實，徐先生未免太杞人憂天，躭心現代詩的詞彙不夠，而致其壽不永，這顧慮顯是多餘！試看徐先生選用過的那麼多現代詩，有多少詞彙？隨便把些方塊字拼在一起；也可隨時創造新詞彙，反正所有的詞彙都是人創造的，最具創作性的「現代詩」，不但該多創新詞彙，且可創造新字。

徐先生不該抱怨詞彙太少，只該說字種太少。通用的方塊鉛字，只有三千幾到七千，當然未能盡抒詩人的懷抱；表達他們深不可測的意境。因此，大可效法倉頡，猛造新字。

據說，日本人把電梯女司機稱為「⿰女⿱上下」，這個字造得連倉頡復生也會拍案叫絕！電梯女司機都是上上落落的，一看這字，就可意會得到。這字明碼書中雖無，但比一般密碼易懂。

又比方有一家酒帘叫做「卡樂」，許多文化界朋友研究過這取名的意義；有人以為該酒帘一定遍設「鴛鴦座」，因而在「卡位」中可以「大樂」。其實這解釋並未摸中密碼的鑰。有位蠱惑的朋友把密碼一解，大家才恍然而悟。原來「卡樂」者，「上下俱樂」之謂也。我以為這種「密碼招牌」還比密碼派的現代詩易懂得多；現代派詩人要是肯向他們學習，何愁詞彙不夠？「是魚是鳥是最玄的女體，上樂下樂是最妙的卡樂！」詞彙豐富無窮，可以活學而活用之。

不過，徐大主編以「文藝主流」標榜，支流的文藝尚且看不在眼內；

酒帘詞彙，豈會爲他們的大詩人套用？反正「現代詩」不要人懂，何須乎用詞彙、用文字寫？靈感一到，在白紙上寫幾個符號，這些符號，只要自己懂——或甚至連自己都不懂，也可成爲一首現代詩。那麼，徐大主編不是可以省了這重「躭心」？

有人認爲用「文壇霸主」來形容徐大主編過火，其實，如果在「當文」中抄錄了那些「徐語錄」，如「當代佳作，文藝主流」；「高原出品，必屬佳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等等，唯我獨尊的神氣，躍然紙上，使人無法不慨嘆：「好大的口氣！」

國府宣傳政策失敗 應當深入下層社會

編輯先生：

我是個小學程度讀者，作起文來詞不達意。但既然老編說：歡迎繼續心平氣和的辯論，倘有不通之處，或者勉强不致投籃。

梁莊先生說，現在台灣勵精圖治，民康物阜。這點從許多跡象看，我是相信的。我現在環境談不上到台灣一遊，但我生長在大陸時，國府諸公留給我的印象是貪污，官官相衛，做事不了了之，敷衍塞責，做事不夠徹底，所以我看了李大明君的文章後有同感。國府宣傳機關，站在反共第一前線，事實上未能做到有力量的效果，理由是靠左者日有滋長之勢。前幾期在本刊內，不是有位美國讀者說過，國府刊物不痛不癢嗎？

我所見到未能徹底者，(1)是未能針對一般心理，香港有錢人是很矛盾的，內心是痛恨共黨，而又產生恐共心理，有千百萬財產者，打算一走了事；走不動者以為靠攏可保。大陸易手前，不是很多這類人嗎？結果如何，衆所週知。應該時刻提醒一般有錢人，不是一走可了，無國根本無家，世界各地，不是排華就是歧視我們。

(2)不了解下層社會人心理，應時刻喚醒這一小撮懞查查，受人利用，意氣風發的九人車司機及小販，暫時利用你們過渡，好像是很關懷你們，到頭來，你們不是以牛鬼蛇神身份出現嗎！小販是短秤欺人的剝削者，司機是機會剝削者，遇有風吹草動，高抬價格，商人是資本主義者。在共黨眼裏，香港是沒有一個好人，包括左仔在內；就是你有一兩金或一個銅香爐，如不乖乖地貢獻出來，你就是反動份子，將來鬪得死去活來，肯定沒有好下場。有效地說服他們歸來罷，共黨不是明白表示，非左即右，道理不靠左者全是右仔，沒有平民身份。人人恐共，造成共黨有利，國府不爭取羣衆是失敗原因。中國人國家民族思想很强，從雙十國慶懸旗見到。我說標題單調，勿作爲雞毛蒜皮瑣事，假如用「我」與「我國」是象腿與細菌腿之比，用「我國」，一般讀者望見，好像連自己有份；相反就是閣下之事。有力量的字句，被人佔用了，例如「祖國」、「愛祖國用國貨」你我當然分得清楚，但時間拖長，八九歲小孩們就會愛錯了，國家是誰都愛嘛，辯是沒有用的。還有一個理由，譬如有叔侄兩人，叔父憎恨共黨，侄兒是朦查查受人利用的左仔，做叔父者沒有好好把侄兒說服，侄兒反而時刻絮絮不絕向叔父游說，說到叔父心輭，既不投共，也不反共，已是初部成功；這是做得徹底與否之別。良藥苦口利於病，當然要對症下藥，你的刊物不吸引讀者就是下錯藥。

我見到「萬人雜誌」缺點是：賣得貴，每週祇出版一次，未能收普遍之效，國府應該協助推行。

（編者按：萬老板至今仍做賠本生意，「賣得貴」是迫不得已，事實上我們同類刊物，本刊還是比人便宜；希望「國府協助推行」也是太天眞想法，本刊出版至今幾乎一百期，還未銷到台灣。舉手之勞的「協助」也未得到；何況是協助「推行」？）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週刊

萬人雜誌

第92期要目



紙老虎沒辦法，只有逃到月球去啦！

·萬人雜誌第九十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九十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卅一日出版
一九六九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掉換。

「中美友誼」的考驗！

最近，國軍突襲閩江口，擊沉中共三艘艦艇，美國政府忙不迭表示「關切」。這種恐共的美國態度並不出奇，奇的倒是在美國的「關切」下，台北國府竟把這次勝利的出擊行動自行貶值，含糊地說是一種「海上游擊」的小接觸而已！

美國政府接着宣稱：中美兩國對台灣的聯防協定仍然有效。美方根據這個條約，國軍反攻須事先取得美國政府的同意。美國的言外之意，顯然就是「不同意」或甚至反對國軍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在目前情勢下，我們的國民政府也還是照舊的一聲不響。

現在，美國政府越來越離譜了！它片面宣佈：由七月二十三日開始，美國放寬其人民對中共地區的貿易和旅遊，並准許每一遊客在外帶回不超過一百美元的中共產品。這一做法，對台北的基本原則說來，不但暴露了美國對盟友背信棄義的居心，而且擺明美國執政者簡直不把中華民國放在眼內！

我們決不能像台北報紙所認為，謂美國放寬對中共抵制是「細微瑣屑的措施」。必須指出：就算美國這一變法是「小事」，但對國民政府的尊嚴已屬重大的侮蔑；且幾乎可以逆料，美國現時的放寬手法實在是企圖向中共敲門，假如北京作出不惡的反應，美國勢必不顧一切把勾搭中共的門路擴大。我們不明白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何以大方到目之為「細微瑣屑的措施」？

今日之下，美國人最需要做生意，尤其渴望打開東方市場，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假如為了美國的利益，便不惜跟朋友的敵人做買賣，這就不只見利忘義，而且實屬資敵害友。若對中共來說，沒有相當的政治性交換條件，即不向中共作某種程度的政治讓步，它會那麼容易就肯和美國搞經濟關係嗎？我們現時所要注意的就是美國這種趨於危險的對華問題。

在美國高層的政治機構裏，曾證明存有反蔣親毛的特殊活動，美國執政黨不但似視而不見，甚至一直讓它影響着白宮主要的對華政策。搞政治往往品流複雜，在美國那樣一個民主國家裏，就難免有些企圖投機取利的政治撈家，和一些好出風頭的盲從份子。由這幫人所構成的姑息主義及新孤立主義，不足為怪；最重要的還是美國政府為什麼偏偏要讓一班牛鬼蛇神來插手所謂中國問題，左搞右搞？

我們感到，美國的對外做法根本就是一套漁翁政策，它善於在別人的組織裏製造另一個派系，或在別人的政府之外製造另一種反對勢力，進而玩弄兩面手法，從中操縱，以期達到你們都要靠我的目的。在這政策下，執政黨對姑息份子就有妙用了：進可以對敵人作有利的妥協；退可以對朋友作更有利的要脅。伸縮自如，無往而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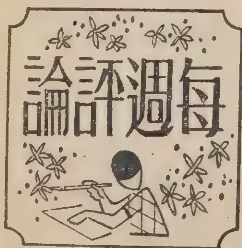
有地位的美國報紙埋怨道：美國戰後在亞洲國家花了一千億元的援款（不計越戰），但所得到的不是靠得住的朋友，而是亞洲越來越多的反美運動。這問題是否由於「亞洲各國」都錯，只有一個美國才對？聰明的美國人應能反省。

二十多年來，台灣在「中美友誼」的實際考驗上已經很夠了吧！美國的「調處小組」把國民政府「調處」到了台灣，美國政府就發表一個勾銷朋友的「對華政策白皮書」，以後就是一面「協防台灣」，另一面則同中共「坐下來密談」。與此同時，美國還要搞國共之間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死火了又搞「台灣獨立」，這用意不外是想硬製一種政治壓力以迫使國府聽美國的話。至於反攻，一拖就是二十年，韓戰不准碰及鴨綠江，金門炮戰不准反擊，西藏人民武裝起義也不准國軍干涉，甚至大陸三年災荒亦不見國府馳援，毛劉內戰全面爆發亦一樣不見國軍反攻。國府每次要揮兵出擊了，美國就拿出「協防」的板斧來：「別動！我未同意。」

目前，蘇聯與中共正不斷在邊境開火，台灣和莫斯科已恢復聯絡，亞洲現勢對毛集團絕對不利。

就在此時，美國總統東來訪問，但它反而又向中共「大拋生藕」，國民政府對目前形勢實在要當機立斷了！

蔣總統說「漢賊不兩立」，美國政府卻要跟賊勾搭。我們應當確認一點，對不顧信義的人太重交情就可能變成自己的災禍。



毛頭封鎖登月新聞

顯示內心充滿恐懼與沮喪

萬人傑

美國登月成功，是歷史上的偉大日子；是科學上的空前成就。毛共企圖隻手遮天，實行封鎖消息，不讓大陸七億人民知道。此舉充份顯示他內心充滿恐懼與沮喪。紙老虎居然飛上月球，如何自圓其說？難怪香港的小毛蟲爲之方寸大亂，語無倫次，矛盾百出了。

共產集團又驚又妒

上期老萬分析蘇聯在太陽神十一號升空前，搶先發射月伴十五，目的不在到月球挖坭，而是在月球軌迹上運行，觀察太陽神十一的活動，實行向美偷師。因爲蘇聯固然未能做到送人上月球；就連月伴十五，也未能返回地球。在征月技術上，顯然比美國落後多多。所以利用伴月十五的運行，向太陽神十一號偷師之說，並非猜測而已，從事後種種迹象，可作有力的支持。

蘇聯對美國登月成功，雖然又驚又妒，畢竟還能保持有限度的運動家風度，自承技不如人；看來，在今後太空競賽中，蘇聯又會急起直追。追得上，追不上，是另一回事，蘇聯是決不會就此認輸的。

不過，從技術上和鈔票上來看，蘇聯處處比不上美國，要追，當然大費氣力；爲了在世界上的威望，又不能從此罷手，甘拜下風。在共產集團中，蘇聯控制力日漸式微之際，分崩離析之象，更見顯明的今日，更無法放手。蘇聯的領導者在今後的日子裏，自難免大傷腦筋。

從債務看「窮」「富」

儘管香港的左派報紙盡力詆譭，但美國登月成功，的確使到毛共心膽俱顫。只要從毛共封鎖登月新聞，就可明顯看得出毛頭的內心。封鎖消息，是恐懼與沮喪的表現。人家已經從月球挖了坭沙回來，老毛還吟哦「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還以爲月球上有個吳剛；還做着桂花酒的夢。可惜太陽神已無情地把紅太陽的夢境敲碎！

沉迷於紅太陽、萬壽無疆、戰無不勝的自我陶醉中的毛頭，以爲可以隻手遮天，只要把七億人民蒙在鼓裏，他就可以繼續尋其桂花酒的好夢；難怪此地的毛子毛孫，居然敢說「中國」既無外債、亦無內債，經濟上富足而穩定過美國，因爲美國有三百多億外債，一千三百多億內債云。

有債的人是窮；無債的人是富，這種觀念，是阿爺的阿爺時代的想法，今日的濶佬，未見沒有債務的，國家亦然。

如果你每月有一萬元入息，欠人三幾千無所謂；如果月入只有一百幾十，欠人三五百已經難頂。以債務來判斷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窮富，這想法太幼稚了。

從不取「一針一線」到「獻產」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年，由揚言「不取民間一針一線」，以迄人民在烈日下排長龍去「獻產」；民間除了「一針一線」沒有被共產黨取去外，其餘什麼都取了、共了。在這情形下，當然不會再有「內債」，只要毛共喜歡，根本不用借債，隨便搞一個運動，便可手到拿來，予取予携，沒有借債必要。

至於外債，更不用說，借債要靠朋友，現在中共的朋友只有謝胡，謝胡的阿爾巴尼亞不過是窮佬一名，他吹拍毛頭，志在揩多少油水，他尚且要向毛頭拉衫尾，毛頭當然不可能向他借錢。至於巴基斯坦這新交朋友，無非藉中共「恰」他的兄弟；講到借錢，當然冇得傾。在「國際友人」少到無可再少的情況下，借外債簡直沒有可能。

毛共所謂「既無外債，亦無內債」，拆穿不過如此，何威水之有？

左報評論步調大亂

左報評論員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這情形過去很少有的，大概毛頭自己也搞到心亂如蔴，並無「最高指示」發出，評論員無所根據，各抒己見，故有此矛盾百出的情形。由此可知，中共對美國登月成功內心顫慄的一斑。

有的說：美國要挾月亮以令地球。

有的說：地球上這麼多事情還未解決，跑上月亮去是逃避現實。

有的說：美國這麼窮，把錢花在登月計劃上，未免對不起人民。

有的說：美國登月，無非想挽救在世界上日漸低落的聲望。

但有的卻說：無可否認，美國在科技上的成就是驚人的！值得讚它一讚，以表示我們有讚敵人的雅量。

這些評論，不論是讚是彈，都不值得重視。這些天天放屁的評論員，無非為了兩餐晏仔，言不由衷，只求迎合老細意旨。當日中蘇共稱兄道弟時，蘇聯放射人造衛星成功，把「共產社會」的「科學成就」大大地誇張一番，是這班評論員；今日指登月球為毫無價值，也是這班評論員。究竟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就大，抑或登陸月球大？倒想請那些左報評論員解答一下。

登月球與核爆

小毛蟲說：美國有好多窮人，不理窮人死活而發射太陽神十一號，是為不合云云。毛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這句「名言」，早已盡人皆知，他們所說的這些美國「窮人」並沒光着屁股，且是開着車子去「請願」的；那麼，和大陸的窮人實有太遠的距離。

再說，太空人登陸月球和核爆，那一樣對人類有利呢？完成月球探險計劃所耗的有如天文數字的資財，除了美國，那一國的經濟能力可以擔負得起？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到目前為止，太空發展只達到月伴十五的水準，撞毀於月球；與三位太空人的去而復返，中間實有極大距離。科技的成就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因素是鬫銀紙鬫不過美國。毛子毛孫硬說美國窮到燶，無知得太可笑了。

「勞民傷財」與「煮鶴焚琴」

對我們全人類來說，美、蘇間的太空競賽，無論如何比作飛彈、火箭、核彈等競賽好得多。毛蟲評論員認為登月是勞民傷財；何以又誇大毛共落後二十多年的核爆？那麼說，核爆是有意義；登月則是多此一舉？

誠然，毛澤東滿懷詩興，對月吟哦，還想着伐桂的吳剛，更想到美味的桂花酒，杭思朗與艾德靈卻抓回幾十磅坭土，吳剛固無影無踪，桂花酒更是欠奉。有位專欄「作家」認為採月之舉，乃屬「煑鶴焚琴」，把詩興都打掉。也許毛頭正有同感，因而毛子毛孫隨之大彈登月為無意義之舉。

所有毛子毛孫都是面皮三尺厚！當煉鋼時期，他們把土爐認為「世界第一」；以土爐與太陽神比較，相差不知若干世紀，但在共黨宣傳中，則土爐勝過太陽神多多；甚至能治百病——單單不能醫肚餓的神針，也絕非「阿波羅」可與比擬。這種狂人，最適宜送入瘋人院。

鐵幕內的「幸福人民」

如果是在垂下鐵幕的中國大陸，任他們怎樣說法都不會有人反駁，因為七億人民在毛共封鎖下，不知有登月一回事；更不知有太陽神。就算偷聽無線電知道，也不敢說，隨便毛共說「土高爐」「神針」如何偉大，他們只好相信，怎知道人類已進月球世紀？許多生活在未開化地區的土人，還不曉得世界上有別的人類，穿上花花綠綠的衣服，更不知道有百數十層的大廈，人們過着電氣化的現代生活。毛澤東將七億人關在鐵幕內，不讓他們和外間接觸；其他人類進步到什麼程度，過的什麼生活，逐漸等老一輩的人全死光，他們會懵然不知，所知的就是他們那個世界——有得做冇得食；病了靠針療；每一年靠七尺布蔽體。這就是最幸福的人民！

毛共宣傳家全是飯桶

毛共搞宣傳的全是草包，他們把國內的宣傳和國外的宣傳混為一談，如法泡製，這是最愚蠢的。以針療為例，在國內，可以神乎其說，把針療盡力神化，說成雷公劈醫得好都無所謂，反正毛共吹噓針療，無非因為藥物匱乏，使國內人人認為針療可治百病，就不會再有人抱怨無藥物服用。這種宣傳實無搬到海外必要。香港左報，大事宣傳，每天捏造故事，可瞞不了有識之士，騙局終於無法掩飾，豈非自討沒趣？

又如這次太陽神十一號登月，在國內封鎖消息無所謂，在香港明知瞞不到，只叫四百萬人看清楚毛共的欺騙伎倆。如果在香港表現得大方點，登月新聞，照樣報導，其實沒絲毫影響，在香港，登月新聞婦孺皆知，不是三幾間左報可以封鎖得來。

又譬如，人家剛從美國回來，看過金門橋，左報硬說長江大橋世界最威水，人家會感覺得他們誇大及井蛙之見，這些宣傳，如果只限國內，七億人民可能「深信不疑」的。

又比方，六二年的五月逃亡潮，文化大革命後的五花大綁浮屍，源源而來，本地左報隻字不登，其他報紙，則圖片、新聞大量推出；不如一口咬定逃出來的全是反動派；浮來的屍體盡皆國特、工賊，總算有個交代。

憑什麼追人到月球

美國登月成功，對香港左派報紙來說是最尷尬的一回事，十天以來，報紙、電台、電視，不住報導，市民碰頭，所談也盡是太陽神，男女老少，可說沒一個人不對登月一事感到興趣，左報獨付缺如，天天唱反調；結果呢，一大堆一大堆的左報，每天在各報攤剩下來，無人問津，簡直自己攞來衰！

最妙有一家左報在太空人踏月之日，登出「毛語錄」：儘管逃到月球也要追上人家云云，看了這句「語錄」，愈顯得毛澤東的狂妄。他憑什麼追人到月球？憑他的思想？抑或像嫦娥一樣，偷吃了長生不老之藥，直奔月亮而去？

老萬計算過，毛共要在香港刮取外滙四十四年，才有資格登上月球；否則，不讓人民穿褲子，甚而連底衫也剝埋，也很難造一隻太空船追人。

說說是可以，實際辦不到。他可以要人家大呼「萬壽無疆」，萬歲、萬萬歲；可是要他眞的活到一百歲，絕不可能。追人到月亮，說說沒相干，要眞能辦到，簡直白日做夢！

新聞以外



從閩江口事件看中共快艇部隊

曾憲光

七月二日晚，中華民國反共救國軍海上突擊隊的軍艦，襲擊中共海軍前哨——福建沿岸閩江口的一個小型海軍基地，擊沉中共炮艇一艘，供應艦兩艘，另一艘炮艦受創。消息傳來，使人振奮不已！蓋因中共曾一再吹噓誇耀其快艇部隊如何强大，如何戰無不勝。

或問：什麽叫快艇部隊？爲什麽中共在全力擴建其快艇部隊？目前中共快艇部隊的戰鬪力到底「强大」到什麽程度？爲了知己知彼，對上述問題有研究的必要。

中共全力擴建「快艇部隊」的苦衷

衆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稱霸海上的是配有巨型火炮之主力艦。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前者被具有統合戰力的航空母艦所取代。以後，由於核子動力艦艇與彈道飛彈之發展，使海軍艦艇性能與武器產生了革命性之轉變，今日贏取未來海戰勝利之主力，已由裝有可發射核子彈道飛彈之核子動力潛艇，在取代前時的航空母艦了。此一來，海戰之型態也就由水面轉入水底。這對欲「領導世界革命、赤化全球」的毛澤東、林彪來說，是一個心有餘力不足的頭痛問題。誠然，中共一直極爲重視潛艇之發展，但殘酷的現實是，在核子化的現代戰爭中，中共不能不承認其無能建立一支可與美、蘇、英等海權國家相抗衡之龐大艦隊，但又得鞏固一萬四千餘公里之海防。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全力擴建快艇部隊，蓋因快艇製造容易且花錢不太多。何況快艇部隊除了可充實其近海攻防戰鬪力外，更可作爲支援東南亞各地共黨從事滲透、顚覆之叛亂等活動之主要工具。

如果說，中共之全力擴建快艇部隊，上面是其苦衷的話。那末，下面就讓我進而批判它此舉之惡毒企圖。

「快艇部隊」與海上「人民戰爭」

早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在蘇俄協助下，中共已開始擁有由日軍松花江防艦隊刼收過來的艦艇二十多艘。當「內戰」由東北延伸至渤海灣一帶時，中共更由海上艱苦作戰經驗中，深深地體驗到海軍之重要性。因此，中共在一九五〇年成立海軍司令部時，首先便提出大力擴建「快艇部隊」的口號。所謂快艇部隊，係由飛彈快艇、快速炮艇、魚雷快艇、水翼魚雷快艇等組成。

一般地說，由於快艇體積小、吃水淺、速度快且運動靈活；還有火力强、建造易，且不受基地、地形航道運用的限制，因此，在近海防禦體系中，除擔任沿海護航、護漁、巡戈、警戒外，更擔負海疆防衛。

另一方面，由於其艇身小，故可利用沿海島岸地形及礁灘等隱匿，進行其所謂「攻其不備」。有時更常常混跡漁船羣中，伺機予敵艦高度襲擊。正由於，中共快艇部隊經常以快速炮艇配合魚雷快艇發動攻擊，且每每以衆多之炮艇或快速炮艇，高速接近敵艦突施輪番式炮擊，先行摧毀對方艙面，緊接着再出動魚雷快艇，實施魚雷攻擊。再加上中共對快艇部隊堅決貫徹「近戰」、「夜戰」的戰術，這樣，今天中共的快艇部隊，便被毛、林用來從事海上的「人民戰爭」了。對此，林彪有不打自招式的供詞爲證：「因敵艦大炮大；我艇小，炮小。遠戰時，敵能打我，而我不能有效地打擊敵人，優勢和主動均操之在敵。但近戰形勢則相反，敵艦大、目標大、炮大則時速慢；而我艇小、目標小、機動靈活，同樣可以貫穿敵艦，贏得海戰之勝利。」再明顯不過，上述那種以陸軍的近迫戰法（二百咪硬功夫），用之於海軍戰，百分之百是「人海戰術」的翻版。

爲其如此，故在訓練快艇部隊時，中共除了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條，在思想上給海軍官兵灌注階級仇恨——所謂「打仗時需要帶着階級的仇恨、練兵時也要帶着階級仇恨」外，在技術訓練方面，亦以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爲重點。而在各項操作訓練中，特別重視：㈠「夜戰」訓練，以發揮所謂「夜光虎」之本領；㈡「近戰」訓練，尤其注重偷襲、奇襲與强攻。總的說，中共要求快艇部隊官兵們，練好本領，以便隨時「衝到敵人跟前打、鑽到敵人窩裏打、繞到敵人後方打」。用老毛的話說是：在海上「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這也是中共全力擴建快艇的另一眞相和實質。

中共快艇部隊戰鬪實力之批判

中共之建造炮艇，是一九五〇年成立海軍司令部後，在蘇俄協助下，利用上海江南造船廠之原有設備開始的。而在此前後已接受過蘇援魚雷快艇四十餘艘。因此，儘管以後中俄共交惡，但在關係惡化前中共已能仿製俄之魚雷快艇及自建快速炮艇了。到一九六三年，中共已擁有飛彈快艇；一九六七年，中共已能自製水翼魚雷快艇。由此表明，爲了加强其快艇部隊之速度與攻擊戰力，中共目前正陸續建造上述之新型快艇，雖然數量少得可憐。

爲了對中共快艇部隊戰鬪力有一個比較全面和系統的認識，下面我們就它的四個組成部份作逐一研析：

快速炮艇：目前中共所擁有的計有「上海級」和「汕頭級」兩種，前者排水量約為一百噸，裝有口徑三十七糎及二十五糎雙管機槍各二座，最大速率為三十節；後者之噸位較小，排水量為六十噸，裝有口徑三十七糎雙管機槍各二座，其速率最快為四十節，由於該快艇快速火力强，故宜於近戰。

飛彈快艇：目前中共亦擁有「奧沙級」(ＯＳＡ)與「科瑪級」(ＫＯＭＡＲ)兩種。前者排水量為一百六十噸，裝有飛彈發射架四具，及口徑二十五糎雙管機槍二座，最大速率為三十五節；後者排水量為七十噸，裝有飛彈發射架二具，及口徑二十五糎雙管機槍一座，最大速率約四十節。至該快艇所携之飛彈均為射程可達十五至二十浬之冥河式(ＳＳ—Ｎ—２)短程飛彈。而最大速率接近音速的每小時約六百六十浬。彈頭則裝有二千磅之高爆炸藥。如果讀者不健忘，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埃及海軍得以準確地擊沉以色列「伊拉斯」號驅逐艦者，便是此型快艇——飛彈快艇之功。由此可見它在近海防禦及奇襲作戰方面，是有其重大軍事價值的。

魚雷快艇：目前中共所擁有者亦有Ｐ—６型與Ｐ—４型兩種，前者排水量為六十噸，裝有口徑二十六糎雙管機槍二座，二十一吋魚雷發射管二具，最大速率為四十節；後者排水量為五十噸，裝有口徑二十五糎雙管機槍一座，十八或二十一吋魚雷發射管二具，最大速率為四十節。該艇最突出的地方，是裝有最有利之攻擊武器——魚雷。

水翼魚雷快艇：目前中共所擁有者為排水量四十噸，裝有口徑十三糎機槍二座，及二十一吋魚雷發射管二具，其最大速率約為四十節。由於它(指目前中共所能建造者)只係在艇首下方左右側各裝水翼一副而已，且屬半浸翼式，而非電腦自控之全浸翼式，因之耐性不佳，僅能在四級風以下高速行駛，亦不適遠離基地作戰。然對毛林所提倡之「近戰」、「夜戰」，卻每每可收到最佳之奇襲攻擊效果。

總的說，目前中共在上述四類快艇中，擁有數量最多者為快速炮艇及魚雷快艇，而對最具威脅性之飛彈快艇與水翼魚雷快艇的擁有數目則不多。由此表明，目前中共的快艇部隊的戰鬭實力，既不能有效地保衛海疆的被侵，更無法在海上與美、蘇等海權國家之龐大艦隊相抗衡。而這，也是為什麼七月二日晚，被中華民國海軍突擊並遭到慘重損失的原因了。

當然，中共的快艇部隊和其他軍種一樣，經「文化大革命」之後，使原已不夠强大的戰鬭力，又再遭受到嚴重的削弱。

「文革」大大地削弱了快艇部隊的實力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一貫强調「幹部決定一切」的「政治是一工作的靈魂」者。而在文革中，快艇部隊所隷屬的各海防艦隊司令部、各水上警備司令部、及其最高領導的海軍司令部，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絕大部份海軍單位的頭頭，特別是負責政治工作的頭頭和主持快艇部隊作戰計劃的頭頭，都遭受到殘酷的清算和整肅。再加上奪權過程中所出現原已存在的軍事派系鬭爭，使得當時整個海軍系統的領導層，處於極度混亂甚至眞空狀態。而其他未受到清算、批鬭者，也因派系(出身)的牽連而惶惶不可終日。另一方面，由於串連、奪權和忙於武鬭，使得訓練工作一直停下來，與此同時，快艇等製造廠的生產，也因同樣原因宣告停頓。這對中共全力擴建加强快艇部隊的計劃，無疑是致命一擊。

因為中共快艇部隊之戰鬭訓練，不比陸上的步兵那麼單純。在此，僅以其專業訓練來說，首先便得要求全艇官兵，無論是航海、輪機、槍帆、通訊等各專業部，除精練本身專業技術外，尚須熟練其他部份之操作，以期達到作戰時合作無間的良好效果。其次，由於快艇部隊的戰術單位，是由幾艘快艇所組成者(按：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共快艇部隊編組形式是以三艘同型艇編成一個中隊，也是被稱作最基層之戰術單位。再來是四個中隊編成一個大隊；三或四個大隊編成一個支隊。)還有，快艇部隊作戰時，更重視隊形，例如攻擊時採用梯隊；攻潛時採用橫隊；航行時採用縱隊；防空時採用品字隊形等等。單以防空的品字形為例，譬如當其快艇部隊在海上航行，巡戈或執行戰鬭任務時，若敵機來襲，便約立即由原來隊形迅速變為品字隊形；即由指揮艇在前，二、三號艇分別在指揮艇之左右後方約四十碼左右，這樣企圖以快艇所有之火炮相互交織成火網，以減輕敵機之攻擊威脅。

正是上述三點，便要求中共之快艇部隊，必須時刻不停的加强訓練。不然，當某一部門的技術有問題而配合不好時，那其下場是可想而知的了。而這也是為什麼快艇部隊的訓練工作特別重要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因文革使它的訓練工作受到破壞，而結果下來大大地削弱了其戰鬭力的理由。

上面已曾提到過，由於整個海軍系統的大地震，致使快艇部隊的戰鬭力削弱了，用老毛的話說是「決定戰爭勝利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控制武器的人」。別的不說，單以海軍司令部為例，文革前，海軍司令部的政委是蘇振華(司令員蕭勁光)，副司令員則是：王宏坤、李作鵬、羅舜初、劉道生、周希漢、杜義德等六人(一說還有方强等人)。可是在文革奪權鬭爭過程中，身為一切工作之靈魂的政委蘇振華，被林彪嫡系的副司令員李作鵬鬭倒並取代之其第一政委職務。與此同時，身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的杜義德，還有副司令員劉道生等，也遭整肅而垮台。至司令員蕭勁光，一度遭江青系紅衛兵的猛烈攻擊，事後雖保持了原有職務，但卻得受肘其原來的部下李作鵬了。

這在今後是思想統一、團結一致嗎？上述的軍中派系紛爭互鬭的現象，同樣在各海防艦隊司令部、各水上警備司令部普遍地存在着。為其如此，它們屬下的快艇部隊戰鬭實力「蒙受不可估計和不可補償的損失」；自不在話下了。

毛澤東盜文又一例

詠輝



前兩期岳騫先生在本刊的「毛澤東與紅樓夢」一文，舉出了毛氏盜文的二三事，那是專就毛澤東在古詩詞領域裏所犯不道德行爲而談的。其實，老毛不但在詩詞寫作上有竊文的老毛病，即使在政治論文的著述上，也喜歡據他人的作品爲己有。正如岳騫先生所不斷指出的，老毛此人沒有半點學問，但卻死好出風頭，所以就不免在他的作品和談吐中，經常鬧笑話；即或間中有稍可觀的，也多偷自他人。下面所舉的，是毛澤東盜文的又一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平一次「紅衞兵」代表的大型集會中，就「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批評劉少奇」這一問題發表長篇講話。這篇講話刊載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廣州的「紅戰報」上。周恩來在談話中說到劉少奇一伙（包括陸定一）的可惡時，透露了一件前所未聞的大秘密。他說：

「如果我們簡單地追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後，日本投降，那時原子彈出現，有很多人被原子彈嚇倒了，當時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了震動，生怕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陸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寫了那篇關於國際形勢的文章，說一個時期不會有反蘇戰爭的；反蘇是借口，眞正受美帝國主義侵畧的是中間地帶。這個思想是主席思想，那篇文章實際上是毛主席通篇改過了的，只是發表時還是陸定一的名字。編『毛選四卷』的時候，我們對陸定一說：『最好你寫個編者按語，說這篇文章是毛主席寫的。』他根本不吭聲。因此這樣一來，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嗎？毛主席一向不願意強加別人，既然以陸定一的名字發表，現在不必把它收回。」

若果這段話出自反共人士或共黨內和毛不相干的人之口，一定會被以「客觀」自居的人指爲「造謠」。可是，由於它是周恩來親口說的，並且白紙黑字地記載在共黨報紙上，因此它就構成了毛澤東盜文的鐵案，萬萬不容狡辯了。

這段證詞有幾點値得談談：

首先，周恩來說，有關陸定一「反蘇是借口」的論斷，「這個思想是主席思想」，因爲「那篇文章是毛主席通篇改過了的」。

這委實是個奇怪的邏輯。既然文章是陸定一寫的，如果毛澤東看過，若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論點，就決不會加以發表；一旦發表了，就證明老毛同意文章的主題，所謂「通篇改過」，也只是在某些小節上加以删改而已。

這樣，怎麼可以說那篇文章的思想，「就是主席的思想」？

舉一個顯淺的例子：某甲爲「萬人雜誌」寫了一篇文章，主題是說毛澤東無比偉大。你以爲張老編會採用嗎？當然不會，因爲他（和他編的雜誌）不同意某甲的觀點；但若某甲寫的是一篇反毛的文章，儘管張老編把它「通篇改過了」才登出來，文章仍然是屬於某甲的，任誰也不能說「這個思想是老張的思想」，更不能在事後出版「老張選集」時，請某甲「寫個按語，說這篇文章是張老編寫的」。

第二，周恩來說：「我們對陸定一說：『最好你寫個編者按語，說這編文章是毛主席寫的。』他根本不吭聲。」「我們」可能指的是一些參與編「毛選」的中共高層人員，但他們一定是秉承毛澤東的意旨。試想想，如果不是獲得毛的指令或暗示或默許，誰敢自作主張，去要脅陸定一把文章讓給毛澤東？何況還要寫一個「編者按」說那篇文章是「主席寫的」，然後把它編進流傳海內外的「毛澤東選集」裏邊？要是毛澤東知道了不高興，誰來負這個天大的責任？

由此可知，周恩來所謂「毛主席一向不願意强加別人」云云，不外是「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拙劣辯解。實際情形是，毛澤東通過周恩來等人去向陸定一說項，碰了一鼻子灰以後，才解嘲地說：既然以陸定一的名字發表，現在不必把它收回。

還有一點，就是涉及到陸定一這次在「文革」前就垮台的內幕。

陸定一從受批判到撤職，中共公開發表了許多材料，僅在紅衞兵報上刊載的，就不下百十萬字。但把這些材料拆開來研究一下，實在找不出可以構成他必垮的充分理由。現在結合毛澤東盜文不遂的事件來看，陸定一最該死的罪名就是違抗毛澤東的意旨。若果當初陸定一預料到這樣嚴重的後果，他必會乾脆把那篇論文讓給老毛就算了。

其實，也不能怪陸定一那次不肯割愛。了解中共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陸定一是中共裏邊寥寥可數的幾個有學問的人之一，也是毛澤東的「文膽」之一。實際上，在四卷毛選裏邊，就不知有多少原來是陸定一寫的文章。他一貫作爲毛澤東的槍手，難得有出名的機會，一九四七年寫的那篇論文，既然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最後毛澤東仍再想搶過去，無論於情於理都難說得通，所以陸定一在一氣之下，就不肯賣帳。不料由此闖下大禍，結束了一生政治生命。

最後有一件事值得指出，就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發表那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文章的底稿也是陸定一寫的。本來這篇文章在一九五六年就寫好，交給毛澤東過目。毛澤東當時想立即把它發表，後來受到黨中央政治局的阻力，才再三修改，拖到五七年發表。那是因爲文章的原文有過右的傾向，**生怕**發表了，鳴放益發不可收拾。

陸定一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發表於「人民日報」那篇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演講詞，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底稿，是兩篇姊妹作，無論語氣和筆調、論點，都很相似。它們是陸定一自認爲得意的傑作。然而終於有一篇給毛澤東盜了去「通篇改過」。這個秘聞是一個曾位居中共文化界高層的朋友在一九六〇年告訴筆者的，此人現仍身陷匪窟。

中共公安機構審訊的三大法寶【中】

待旦

二　疲勞戰術

恐怖審訊的花樣雖多，但目的則一，不外是利用「犯人」渴望得到「寬恕」的心理，使用威迫利誘的手段，騙取犯罪資料或偵察線索。然而此法不一定能夠收到預期的效果，因爲大陸已經有不少人識破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騙局。恐怖審訊失靈之後，緊接着的招術就是疲勞審訊。所謂疲勞審訊，就是不斷提堂審問，不斷重復問話，一天提堂五六次，每次審問三四個鐘頭，一連搞上十天八天，不讓「犯人」享有最起碼的休息時間，令「犯人」的精神沒有片刻安寧，疲憊不堪。

一個人長期睡眠不足，精神長期保持緊張，思維必定遲鈍混亂。往往會信口說出自己本來不願意說的話，中共公安機構就是要利用人們這個弱點。

他們想盡辦法折磨「犯人」，使「犯人」疲憊不堪，但自己卻要保持足夠的精神，清醒的頭腦。所以他們輪流作戰，每個承審員，審訊時間每天不會超過四個鐘頭。用五六組審訊工作人員，輪流對付同一「犯人」。審訊的技巧，就是把同樣的問題反復提問，甲組問過，乙組也這樣問，其目的，就是要找出「犯人」同一問題的不同回答，然後繼續追問下去，令「犯人」不斷地說出自相矛盾的話，露出更多的馬腳。疲勞審問這一關，實在比恐怖審訊更難挨。即使你是鐵打的，每天睡不上兩個鐘頭，不斷地被人拖來拉去，不斷地被人重複審問，精神也必定支持不了，陷入半睡眠狀況，這樣豈有不說錯話的道理？

對付疲勞審訊唯一的方法，就是一面假裝胡塗，裝成睡眠未醒，聽覺失靈的樣子，讓他們不得不把剛才提出的問題重複一次，你就利用這段短短的時間進行思考，絕對有把握的，認爲毫無破綻的才好回答。對於稍感陌生的，或自己沒有把握的問題，乾脆就閉口勿言。你閉口不做回答他們是無可奈何的，也許他們會威脅你，搥桌拍椅；也許他們會採用激將法，對你冷嘲熱諷；也許他們會忿然大怒，責罵你，用語言侮辱你。你都應該充耳不聞，千萬不要衝動，因爲一衝動，未準備好的話就會衝口而出。有時連「不知道」這樣的一句話都會招來許多不必要的痲煩。總之，在整個疲勞審訊期間，無論你是怎樣的疲倦，都要設法保持頭腦的清醒，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斷暗示自己少說話，不得不回答的問題要慢慢回答。

三　饑餓戰術

饑餓戰術是中共的拿手好戲，他們自己譽之曰「國際最先進的審訊方法」。因爲自由國度不容使用這種不人道的手段，獨有他們可以運用。饑餓戰術實際上就是一場心理戰，精神戰。當他們第一、二套審訊法寶失敗後，他們就把「犯人」關進監獄去，長期不聞不問，裝做完全忘卻了你這個人的樣子。你以爲他們審訊未有結果，必然繼續提堂，可是，結果偏偏出乎意外，他們把你的案件擱到一邊，先處理其他案件，讓你餓個夠，讓饑餓折磨你的意志。大陸的「犯人」，每餐只配三兩至三兩半米，沒有肉類，沒有魚腥，沒有油。除了三兩米的飯，就是數根豬餿式的蔬菜，或者是一塊南乳，或者是兩個欖角。餐餐如是，天天如是。

起初幾天很多人都無法下嚥，但不久就嚐到饑餓的味道了。在監獄裏待得越久，也就餓饑越慘。待上一個月以上的人，別說是三兩，即使是十個三兩，也一樣吃得下。人們愈沒得吃也就愈想吃，大家除了在監督下不得不進行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之外，平時無論談起什麼，都會在不知不覺中轉到吃譜上去，咕嚕肉、生炸排骨、鹽焗鷄、荷包蛋，說個不停。吃經也就成了永恆的談話主題。愈談吃經就愈想吃，愈想吃就愈談吃經，形成惡性循環，不斷地折磨人們的意志和靈魂。

德萊塞說：「貧窮使男人喪志，饑餓使婦女墮落」。這話雖然甚有道理，但尚嫌不夠徹底。其實饑餓不僅可以使人喪志、墮落，而且可以使人瘋狂，使人失去自尊心和理智。長期饑餓的人，不僅在夢中不斷地夢到吃東西，而且白天也會產生幻覺，把一團紙看成一塊麵包，把一杯開水看成牛奶。彷彿人生只是爲了等待開飯的時間。數着太陽斜照着的磚格，計算着還有多久就開飯了。

大陸的監獄制度，雖然許可「犯人」家屬每月顧送一次（只能收到物件，不能與親屬見面），但食物卻被嚴格限制，餅乾不得超過二市斤，糖不得超過一市斤，肉類和其他易腐食物根本不准送入。大陸未被判刑的「犯人」，是不能寄接信件，也不能接見親屬的。每月只准寄出一個顧送卡（不准附任何文字），收一次物件。然而「顧送卡」也被利用來折磨「犯人」。犯獄規者，不發顧送卡；饑餓戰術的對象，也不發顧送卡。不過並不是聲明不發給，而是裝成你被遺忘了的樣子，彷彿監獄裏並沒有你這個人。你打十張八張報告，也是置之不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使你的親屬或有關係的人不知你的下落，心情焦急，以便從他們的嘴中騙取多少資料。另一個目的是故意造成「犯人」的錯覺，以爲自己眞的被遺忘了，因而感到煩燥和焦急。

大陸的審訊拘留是沒有期限的，有的人被拘留後十天八天就做出處理，有的則是數月；然而也有人在監獄裏待了三五年，既沒有什麼處理，也不提堂問話。

（未完）

夢遊月宮

（相聲）

南方朔

趙虎：**火箭升空萬國光，共誇奇事破天荒，**
大千世界任來往，下次可能飛太陽。

張龍：老四，你唱什麼？

趙虎：今天是個大日子，你還不知道？

張龍：什麼大日子，是不是港英接受了愛國工會的要求，答應愛國工人復工了？

趙虎：別開玩笑啦！三哥，你未看到報紙，罷工的水務局工人又回去當工會理事，被港英捉去判了刑，怎會准大家復工。

張龍（低聲）：是不是罷工津貼又照發了？

趙虎嘆口氣：罷工津貼若能照發，前幾天一位工人同志就不至於吊頸死了。

張龍點點頭：我想起了，國慶不久又到，今年是二十年，聽說凡是參加聚餐的人都有吃有拿。

趙虎：三哥：你猜大一點好不好，別一味猜香港的事。

張龍一拍桌子：想起來了，一定是蘇修頭頭忽然悔悟，願意接受毛主席的領導了是吧？

趙虎：你想的太離譜了。

張龍：你叫我猜大一點，這個還不夠大嗎？

趙虎搖搖頭：不夠，不夠，還有比這更大的。

張龍沉吟一下：世間還有比中蘇衝突再大的事，我可眞的想不起了。

趙虎笑笑：你知不知道美國射出太陽神十一號，硬把兩個活人送到月球去。

張龍：那有這樣的事，我不信。

趙虎：本港報紙電台都刊登出來，你怎麼可以不信。

張龍：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未刊登，可見是反動份子有意造的謠。

趙虎跺腳：唉！三哥，你怎麼這麼固執，本港的愛國報紙也刊登出來，怎麼會假？

張龍：老四，你別渾了，這裏面有個問題你未細想，本港愛國報紙一向是跟着人民日報走的，這次人民日報未登的消息，他們竟敢刊登，可知其中一定有鬼。

趙虎：有什麼鬼呢？

張龍：這批人都是南霸天的馬仔，表面上雖然擁護毛主席，骨子裏卻時刻希望南霸天復辟，一定是他們有意打着紅旗反紅旗，跟着資產階級報紙走。

趙虎：三哥！照你說，美國送兩個人入月球是假的，咱們就該送兩個眞人前去，也讓美帝蘇修看看。

張龍：早已有了，還等你說。光是我知道的，起碼也有半打以上。

趙虎：三哥，這可眞奇了，我們幾時送了這麼多的人去月球，用什麼送去的？

張龍：老四，你只怪你既不讀書，又不肯用心學習毛主席著作，所以許多大事，你竟然不知道。

趙虎：三哥，你不要一味教訓我，請你先說一說我們送了什麼樣的人去月球？讓我長長見識好吧？

張龍：好，我先說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唐明皇遊月宮這段事你知不知道？

趙虎：唉呀！我的哥，那是小說，不是歷史。

張龍：哼！你知道什麼，小說就是歷史。水滸傳同三國演義是小說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本領都是從水滸傳，三國演義學來的。

趙虎：三哥，你這個作風簡直是蠻不講理，虧你回國學習幾個月，怎麼沒有進步？

張龍：你怎麼當面批評我，好了，我同你絕交。

趙虎連忙拱手：三哥，別生氣，算我錯了。現在我承認唐明皇遊過月宮，那也只有一個唐明皇啊！你說的半打還有誰呢？

張龍：還有月裏嫦娥同吳剛，這兩人你應該知道吧？

趙虎連連擺手：三哥，你眞是越說越離譜，唐明皇遊月宮雖然是假的，但是唐明皇到是眞有這個人。至於嫦娥同吳剛故事都是神話，連這個人都沒有，你這是從何說起？

張龍：怎麼，你敢說吳剛同嫦娥沒有這個人？好大的膽，若在祖國一定要判終身勞改。

趙虎伸下舌頭：這是一件小事，怎麼判如此重罪？

張龍：你竟然抗拒毛主席的思想，還說是小事？

趙虎鼓掌大笑：三哥，你不要拿大帽子壓我，咱們閒扯嫦娥、吳剛，怎麼又扯到毛主席的思想上去？

張龍：我問你，你信不信月宮有嫦娥與吳剛？

趙虎：除非有人見過，否則就是判我終身勞改我也不相信。

張龍大喝一聲：你好倔强！告訴你，毛主席就見過，你信不信？

趙虎向後退了一步，楞了好久：毛主席見過嫦娥同吳剛？是不是和唐明皇一樣，夢遊月宮？

張龍：怎麼是夢遊，眞人眞事，毛主席派人去月宮，受到熱烈招待，吳剛捧出了桂花酒，嫦娥又跳舞以娛佳賓，這些你竟然不知道？

趙虎：這眞是越聽越胡塗，毛主席派誰去月宮？

張龍：你讀毛主席的蝶戀花詞沒有？他是派的楊開慧同柳直荀兩位烈士。你看毛主席的詞「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多麼容易，那像美國人這麼笨，花了兩百幾十億美金，還提心吊膽，又怕去了不能回來。

趙虎捧腹大笑：三哥，你說了半天，可是忽略了一點。美國人送去的是人，毛主席送去的是鬼。人回來了，大家都看得見，都可以問長問短；鬼究竟去了何處，誰也不知道。你以

爲全世界人民相信美國的人，還是相信咱們的鬼？

張龍：這個事兒可有點麻煩。

趙虎：三哥，咱們是老弟兄了，你不要一味背八股。聽我勸一句，美國月球人已經回來了，紙終究包不住火，本港愛國報紙都登出了消息，人民日報遲早也要登的。到時上邊一定發下來要大家學習，怎樣擊敗美帝的宣傳。三哥！你不如早早用心想下，到時能提出具體辦法，這樣一來組織上看得起你，說不定會調到廣州主持宣傳工作。

張龍連連擺手：老四，你可別害我，說什麼我也不回廣州去工作。

趙虎笑笑：不談廣州的事，就說目前吧，你應該多想一想，在會議上怎麼發言，抨擊美帝的宣傳。

張龍：有理，有理！老四，我們就說美帝宣傳是假的，根本就沒上月宮這一件事。

趙虎：這樣恐怕不妥吧？因爲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拍回了電視，又帶了兩包岩石、泥土回來，人證物證俱齊，怎麼能說沒有這回事呢？

張龍：我們就說美帝派人登陸月球是爲了侵略。

趙虎搖搖頭：也不太容易說得過去，月球本是無主的，構不成侵略罪行。再說月球上一無空氣二無水，又不能住人，美國侵略它幹麼？

張龍想了一下：有了！就說美帝登陸月球爲了發動戰爭。

趙虎：這話恐怕也有問題，月球離地球二十四萬多里，登陸月球絕對不能發動對地球上的戰爭。如果說美帝登陸月球爲了要對星球發動戰爭，更與我們無干。

張龍抱着頭想了一下：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說美帝霸佔月球財富。

趙虎：月球那來的財富？

張龍：你又渾了，廣寒宮中有數不盡的珠寶，這回都被美帝掠去了。

趙虎：三哥，你才眞渾哩！那裏來廣寒宮，說來說去你又說豁了邊。

張龍：這可沒有辦法，毛主席說有廣寒宮，你道沒有，我是信毛主席的還是信你的？

趙虎：不是信我的，這是美國太空人到了月球看到。除去泥沙就是石頭，因爲沒有水和空氣，所以寸草不生，那裏來的廣寒宮？

張龍：就算你說的全對，美國人的證據再確實，我也只能信毛主席，不能相信別人。因爲毛主席給我飯吃，你不能管我一家大小吃飯。

趙虎：你這樣說也有道理。不過，美國人的富，你總不能不承認吧？

張龍：美國富，也看什麼人富；福特富、洛克菲勒富。大部份都是窮人，這次爲了火箭探月，有兩萬多窮人趕到火箭試驗場示威，這種情形在中國是肯定不會有的。

趙虎：三哥，兩萬多窮人去火箭試驗場，是怎麼去的你知不知道？

張龍：我不知道，但是我猜也猜得出，貧下中農只有步行，富裕中農大概可以買張三等火車票。

趙虎大笑：三哥，說來你又不信，兩萬多窮人都是開着自己的小汽車前去示威。

張龍：你這人怎麼說謊話不揀日子？窮人都有自用小汽車，富人不是要坐飛機？

趙虎：這一點也不稀奇，美國有點地位的人，誰沒有自用飛機。

張龍嘆口氣：老四，你說的要是眞的，這可沒得比了。在祖國，除去大首長，誰也沒有私人用的小汽車。

趙虎：三哥，沒得比的事可多了，像這種物質上的落後還能直追，精神上的落後就沒辦法了。

張龍：什麼叫作精神上的落後？

趙虎：人家明明派人去了月球，咱們這邊卻一字不提，瞞得似鐵桶一樣，每天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神奇，以十八世紀的巫術，對抗二十世紀的科學，你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張龍搖搖頭：沒有辦法，咱們的把戲差的太遠，除去宣傳毛澤東思想，實在沒有什麼好說的。你以爲負責宣傳的幹部不知道這些宣傳是白費力氣嗎？但是除此之外，既不許他們宣傳別的事，也沒有什麼可以宣傳的。

趙虎：我們也可以製造火箭射月啊！

張龍：照你說探一次月要兩百四十億美金，咱們國家一年的收入也不夠。

趙虎：我到有一個建議，你可以向組織反映，我們既然造不成探月火箭，何不花錢買一個。

張龍大笑：老四，你的渾勁又來了，這種東西向什麼地方去買，誰又肯賣？

趙虎：三哥，你別嚷，聽我細說。美國造的這種火箭最少還有八支，這次射出的是太陽神十一號，下面已經排到太陽神十九號了。

張龍：這與我們有什麼相干？

趙虎：美國發射太陽神十一號之後，政府同民間一致聲明要放寬對中共貿易。既然要談貿易，我們出錢買他們現有的東西，應該是可以商量。

張龍：不錯，應該可以商量。

趙虎：既然可以商量，我們就指定買太陽神十二號的火箭。這樣一來，美帝登陸月球之後就輪到我們，對蘇修將是一個無比的打擊。

張龍：話是不錯，只是咱們怎能買得起？

趙虎：美帝爲了開展對華貿易，一定虧本也賣，想必價錢不會太貴。

張龍：可是這裏面還有一個困難，毛主席斷乎不肯。這樣一來，月裏嫦娥沒有了，吳剛也捧不出桂花酒了，他以後怎麼作詩塡詞？

趙虎：這樣說眞是無法可施，還是停留在神話時代吧？

張龍：老四，你聽我唱：

舞一曲，進三觴，嫦娥回首問吳剛，何時捧出桂花酒，引得魔王老更狂。

馬可：來信敬悉，謝謝。請於下午六時半以後，電話H六六二一一轉二七二分機，找張贛萍一談。

編者

本刊合訂本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六、七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八元，郵購免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之五）

青島外圍的敵我部署

胡蓑之

大約在民國三十五年的六月初旬，五十四軍所轄的三個師（第八、三十六、一九八），經過七、八天的海上航程，終於抵達了目的地——青島，這是老殘遊記中的幸福之鄉，魯東兒女所憧憬之地；也是我們孔聖人的故鄉。筆者幼時讀「孔子家語」，對於魯地已有無限的嚮往。因此，精神爲之一振，疲勞頓時消逝。但青島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幽靜有餘，而繁華不足；市內的街道廣濶而清潔，鋪店通常矮小而整齊；店內的售貨員對客人表現得有禮貌，只要你一進入他的店子，不論購物與否，必先奉茶獻烟，絕不像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店員，狗眼看人，要以客人的服裝爲轉移。

青島市面上的怪現象

還有一個令我始料所不及的現象是：那裏的居民非常樸素，男的在夏天多着夏布唐裝，冬天則穿棉襖或長袍，絕少着西裝的。女的更奇怪，不僅是老太婆或中年婦女，一律「三寸金蓮」，就是十八、九歲的小姑娘，也有大部份是小腳。她們穿着寬大的上身，襯着大紅色的褲，走起路來別有一種風情，這大概就是孔聖人的遺風吧。

尤其奇怪的是：青島市面上的店舖五花八門，如金舖、服裝店、銀行、錢莊、當舖……應有盡有。可是若干露天的市場上，類似的攤位更多。其中以黃金的買賣爲最別緻，除了普通的金飾由金舖發售外，有一種叫做「小元寶」的黃金（每錠約一両），則多半由金販用布袋盛着，擺在露天市場發售；「元寶」上刻有某大金號的招牌，價錢議妥後，即相偕去某大金號證明並給以發票，證明這「元寶」係該金號出品足金。憑此發票即在山東境內任何地區，均可變賣了。他如美鈔、英鎊等外國紙幣，也多半在露天市場交易。由於當時已有美軍陸戰隊登陸青島駐紮，因此，露天市場上，堆滿了美軍軍氈、軍服、軍靴，及美國半新舊的鋼筆、手錶、牛奶、罐頭等等發售；市場上整日人山人海，購買各種物品者。其中自然也有共黨的特務份子，滲入其間以刺探我方軍事情報的。警備司令部的巡邏隊和憲兵，經常在市場上進行盤查或逮捕可疑份子。

但卻並不影響市面，每當黃昏，華燈初上時，市區內的戲院、電影院、舞廳、茶樓、酒館，依然座不虛席的。如中山路的平劇院，都是名伶主演，計有趙燕俠、袁世海、蕭長發、楊寶生等，正在那裏演出。青島的茶樓最流行的玩藝是唱大鼓，差不多每間茶樓都有十位八位小姐，打扮花枝招展地排列坐在那簡單的舞台上，輪番演唱。她們一邊敲鼓，一邊唱曲；其唱腔迥異於平劇，而其性質則類似江南各地的「講書」。至於青島的舞廳比香港少得多，一共不過十家，而妓院則是向警察當局領過牌的；且公開劃定區域，計有：「平康一里」、「平康二里」……約三、四處，全部公開營業。這些地方也像舞廳、戲院一樣，門前經常派有警察、憲兵（包括美國憲兵）看守着，爲的是防止軍人進入騷擾；特別是防止共黨潛伏的特務份子襲擊。原因是曾有幾間唱大鼓的茶樓，未設警崗而遭受共黨恐怖份子投擲炸彈，造成數人傷亡的慘劇！

丁治盤最擅沙盤戰術

記得在五十四軍登陸青島那天，警備司令部在沿海碼頭一帶施行特別戒嚴；同時在市區內的各交通要道，也曾加强戒備。一方面由於防範共黨潛伏份子之乘機襲擊；另方面則必須維持其秩序。因爲當日前往碼頭歡迎生力軍登岸的，計有：青島綏靖區司令部、警戒司令部、市政府、兵站分監部、及青島市各社團等代表。而五十四軍闕軍長，於率領全軍登岸後，亦馬不停蹄地除向青島綏區司令部報到外；接着分別拜訪了青島市政府、警戒司令部及兵站分監部各機構，與上述各單位接洽各項事宜。

當時青島的魯東綏靖區司令官兼警戒司令的是丁治盤將軍，而綏署主持則由前山東主席王耀武所兼代。由於膠濟鐵路早被共黨游擊隊破壞，久未通車的緣故，因此，魯東方面的所有軍事政治，都歸青島綏靖區司令指揮。

丁治盤係江蘇人，爲國軍中的老前輩，生於清光緒二十七年（一八九二），現年七十七歲。民國初年，即先後畢業於陸軍講武堂，及江蘇陸軍補助教育團。民國十三年，出任通海鎮守使署的參謀官，兼任鎮江臨時守備司令部的參處主任。民國十四年升任陸軍二十三師徐沅泉部的上校參謀長，從此官運亨通，一帆風順。於民國十五年升爲第六軍司令部少將參謀長，旋又分任第二路軍指揮部參謀長及陸軍幹部學校教育長等職。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以丁治盤對北伐有功，即晉升爲陸軍中將，擔任第七方面軍前敵總司令部參謀長。民國十八年，再任徐沅泉的第十軍參謀長，旋而改任一二一旅旅長；自此由幕僚長轉爲帶兵官。民國二十年開始參加剿共之役，頗具功績。抗戰期間，也幾無役不與，殺敵致果。

勝利後，出任青島警備司令；由於共黨竊據山東大部份地區，進而實行全面叛亂，而政府對丁治盤倚畀甚殷。因此，決定由他兼任魯東綏靖區司令官，坐鎮魯東重鎮的青島，指揮當時入境掃蕩共黨的國軍部隊——包括着二十集團軍夏楚中部的第八軍，六十四軍及五十四軍等三個單位。民國三十七年，繼王懋功後出任江蘇省主席，遺缺則由劉安祺繼任。

丁治盤將軍給人以良好的印象是：身材修長，面目清秀，文質彬彬，說起話來，輕言細語，活現一位飽讀詩書的教學先生；也許是因爲他歷任幕僚

長的時間太長吧。但實際上，他的國學頗有基礎，能文能詩。尤其是對沙盤教育更有心得，在國軍將領中無有出其右者。當他擔任魯東區司令官的時候，在青島司令部裏面，特別闢有一間龐大的「沙盤室」，將整個山東省的地圖，以比例放大置於沙盤之內。用海灘細沙分別堆成各大小山頭，如勞山、泰山、崑崙山、尼山、嶧山、蒙山、棲霞山、宋家山、大珠山……等；並分別標誌其位置和高度。對於境內各大小河流如黃河、運河、膠萊河、小青河、徒駭河、濰河、及沂、沭、汶、泗等川，也有類似標誌和對戰畧上的價值。此外，對於各交通線可經的地方，距離，特別是橋樑，凡對作戰有影響或幫助者，更加以說明，看來一目瞭然。這是山東的縮影，由丁治盤親自對各軍高級幹部講解和研討後，再由他們返回部隊，各自複製小型沙盤，以教育官兵。

李先良與項傳遠

前青島市長李先良，是道道地地的魯東人，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學者。據說他曾擔任過齊魯大學的講師，身高、面長，經常穿着深藍色的西服，外表斯文得像一位女士；假如你第一次同他見面談話，絕對想不到他就是一位不屈不撓的抗日英雄。當日本鬼子侵入魯東的時候，李先良不甘倭寇蹂躪，他糾集了數千健兒，以魯東的勞山爲根據地，對日人從事游擊戰，迫使當年侵佔青島及魯東各大城市的日軍，始終不敢派遣小隊人馬下鄉掠刼。因爲他的抗日游擊隊，獲得了當地人民的支持，出沒無常，情報很靈通；且其中多爲地方保安團隊的官兵，熟識地形，不僅破壞鐵路和公路的交通線及橋樑，令到侵佔各城市的日軍陷於孤立；並先後捕殺了無數的日本人；更數度向青島市區進行襲擊。日人投降後，他的游擊隊首先進入了青島市，協同國軍接收。所以，李先良便成爲勝利後的青島首任市長。憑着他對日人的游擊經驗及其地利人和的關係，後來對魯東的剿共之役，也確有很大的建樹。

青島兵站分監司令項傳遠少將，也是山東人，他的職務是負責魯東國軍的各種軍需供應和補給。但此人的來頭卻不小，他是軍校第一期學生中的著名人物——未畢業時即參加東江之役的英雄。只要翻閱中央軍校同學錄，蔣校長爲第一期學生所作的序文中，便可看到如下的一句：「項生傳遠，竟被洞穿其胸……」等語。足見他當年對於革命是何等的英勇！因此，他在青島的地位雖然不算太高，可是各部隊長對這位爲革命而險死還生的前期學長，無不肅然起敬。

登陸兩小時即作戰

警備司令部和憲兵營，事先給五十四軍所安排的臨時營房，全部都在青島市區內的滄口路、無棣路、火車站及體育場等地，其目的是因爲該軍經過了八天的航程，登陸後勢需一兩天的休息。但全軍共達三萬餘人，而上述的臨時營房又多屬警備司令沒收敵僞時期的民房，簡直無法容納；並且軍隊也不宜駐紮於繁盛的市區。因此，經闕軍長與丁司令官商議後，立刻作出了如下決定：除軍司令部所屬各處，及特務營、輜重營、通信營、工兵營等單位，分駐於市區的滄口路一間停了工的大工廠內，及海軍體育場之外，其餘三個戰鬪師，必須立刻離開市內，分別向郊區的東部和北部的空置工廠，藉以暫作休息或進行炊爨。

本來按照綏區司令部的作戰計劃中，關於五十四軍的一部份是：登陸後休息一晚，恢復疲勞及補充各項給養之後，準備到第二天才分向郊區出擊的。可是情報靈通的共黨游擊隊，卻已刺探到我軍的行動計劃；於是乘着我軍剛才登陸還沒有任何作戰準備的時機，就企圖不讓我有喘息的時間而進行襲擊，好像打「跛腳老虎」似的。當各官兵行裝甫卸，伙夫進行炊事時，東面的湛山森林中，就聞有稀疏的手榴彈和槍聲，原來有一小股游擊隊已與我軍的哨兵發生接觸。而北郊的滄口方面，也發現了敵人的踪跡；且正向青島市郊的我軍暫時宿營地進發中。所以，第八師和三十六師，於登陸兩小時後即對共軍進行作戰。各師僅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即把那兩股前來偷襲的共軍，殲滅了大部份，其餘潰逃無踪。

一舉光復城陽與即墨

由於部隊登陸幾小時後，旗開得勝，迅速而順利地獲致了一次戰果，士氣更爲之振奮。其實，五十四軍和第八軍，都是從滇緬邊區調來馳援的所謂「遠征軍」，大部份爲美式裝備，如自動步槍、手提機槍、衝鋒機、輕重機槍、喇叭式手槍、機械化的一〇五口徑榴彈砲，及其他現化化武器等。這與當時中共軍所具有的裝備相比較，大有天壤之別。

事實上，當時的國軍士氣非常旺盛。原因之一是：他們除着在裝備上佔優勢之外，又是勝利者。在八年的抗戰期間，他們對那頑强的日本鬼子，打過無數次的硬戰，終於將日本鬼打敗了。每次提起作戰時，他們就會聯想到當年在雲南境內，大兵團進攻騰衝、密芝拉諸役，最後將那火力旺盛的日軍陣地殲滅，中共的「八路軍」算什麼東西？於是，輕敵之心，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中共的所謂「八路軍」確是見不得天日的部隊，晝伏夜出，正如老鼠一樣。只要國軍的箭頭所指向，它們無不溜之大吉，逃之夭夭。說來也很難怪，它們的裝備太差，不但很少自動武器，甚至普通武器也必須正規的八路軍才能具有；其中大部份是由投降的日本人手上奪去的。而一些雜牌子的土共裏面，還有原始武器如戈、矛及使用黑火藥的鳥槍等等，怎能抵擋住國軍的那股銳氣？

唯其如此，所以，五十四軍的三個師，於當天下午僅派出兩團兵力，向滄口附近一帶展開搜索，如入無人之境，迅速地掃蕩其一切據點，清除了若干障碍物，使後續部隊順利地向東北方面推進，沒有遭到任何劇烈抵抗，彷彿北上行軍，不獨光復了城陽鎮的火車站；即第三天對即墨故城發動攻擊時，也僅有輕微的抵抗，使用迫擊砲和山砲向城區附近發射約有百餘枚砲彈，破壞幾個簡單的碉堡後，八路軍便夾着尾巴棄城而逃。當晚入於城內宿營；軍司令部亦隨部隊進駐了城陽火車站，首先恢復了這一段的交通。然則此後的進展爲什麼會遲緩下來，甚至處於不利的形勢呢？這問題等到下期再作解答。

三鈔 並序

趙聰

搬家剛搞掂，喘息尚未定，匝月假期，忽焉屆滿矣。亟握管，誰知天熱頭昏，寫它不出。無已，鈔了三樣嘢，似可憑以銷假，故標之爲「三鈔」。如我吹牛，當云此乃師承孔子述而不作之意也。

雖然，下面所鈔三樣，亦非雜湊者，乃動過一番腦筋後，組織而成。彼此有無關聯，當難逃讀者慧目。

說到此「鈔」，並非銀紙，乃是抄寫之抄。那麼，又何以不標「三抄」而曰「三鈔」？這有段古，述之於此。昔日南京某院，院長及一委員曾爲一件公文上之「鈔」字互相爭論。委員說：「鈔字錯了，應爲抄。」院長則曰：「鈔是本字，抄是俗寫，沒有錯。」至另一高官進來，大聲曰：「抄寫用手，當然從手，不從金，何必爭論？」院長則道：「如此說來，鈔錄的錄字也是用手，怎麼仍然從金而不從手？」委員及另一高官全面紅耳赤，語亦塞焉。我用鈔而不用抄，蓋從院長云。

一 追求三部曲

昔日有人作「色欲解」，删其結論，可作「追求三部曲」讀。事隔三十年，滄桑幾變，今之由戀愛而結婚而離婚者，仍未脫出此框框。自古萬變不離其宗，其惟男女間事乎？作者功力極深，使死文字活躍紙上，錄之於左，奇文共欣賞也。

或男行於途，獲覩一雌，頭髮蓬蓬，袖兒短短，袍兒長長，鞋根高高，走聲得得，屁股凸凸。（今所異者，乃袒其胸、顫其乳、擺其臀、露其股也——鈔者。）彼必虎視耽耽，牙根癢癢，不覺心之向往，步之快舉，毅然超乎伊前，自必回首反顧。倘見六寸圓膚天然，身體苗條，肌肉雪白，五官齊整，舉止端莊，彼必如獲珍寶，不知如何是好。心旌搖搖，恨不得當眾擁抱。迨夫轉彎角頭，乘勢並肩。偶見行人不稠，便通款曲。不答再問，那肯放鬆？美人之玉掌甘嘗，警察之干涉奚畏？斯文有幸，竟獲垂青。兩體一心，是乃追求之濫觴。

至若款曲既通，諸辨浪蕩冶女；彼必心神不交，食不甘味；夜夢顛倒，臥不安席。鷄鳴之夜，想念爲勞。惟藉情書以達思慕，頻趨訪以獻慇懃。購物餽贈以餌伊心，西餐請客以眩伊目。借公園散步以談心（今應是拍拖也——鈔者），乘電影黑暗以偷情。迨乎迴旋於跳舞之場，天明未散；息宿於旅店之樓，向午猶夢。是則兩情繾綣，乳水難分；海誓山盟，惟卿惟我。設非實行同居，萬難各饜所欲。比翼比目，那堪片刻離別？於是乎挽媒說親，選日結婚。一雙兩好，是乃追求之大成。

彼美屬我兮，如中頭獎矣。顛鸞倒鳳兮，心滿意足矣。情話斷續兮，熱度其退矣。言辭衝突兮，爾虞我詐矣。昔日放屁特香，今朝媚笑足厭。初僅口角，繼且動武。眼中之釘既成，棄之唯恐不速。設不打入冰冷之宮，亟願賞予贍養之費。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水火難容，是乃追求之沒落。

鈔竟，我覺得吃虧的還是女子。妙齡女郎其慎諸！則吾之鈔豈徒勞哉？

二 千古恨失足

我看「最玄的女體」

方光



最近讀了萬人傑先生在星島晚報「牛馬集」所寫的「新詩，詩人，密碼派」一文，大大的幽那些自稱爲新詩派者一默，不禁使我在這幾年來給那些似謎非謎似偈非偈的所謂新詩，弄到頭昏目瞀，一肚子鬱氣的心境獲得痛快的發洩一下。

萬先生所舉的那首「曉鏡」（寄商隱）的詩，經我鑽研了大半天所得結論，認爲這詩含意的深奧較之劉伯溫的燒餅歌和李淳風的推背圖更高深萬倍！

不過假如照徐速先生所代爲註解的一段：「至於『最玄的女體』，玄是玄學的玄，此處作神秘解，『女體』二字可能是從日本借來的。『照過千古的顏色都是物』，這個『物』字也可能是『源氏物語』的『物』，當故事解。」那我也只有慨嘆的說：「天書那可解，亂猜！」了。徐先生特別揭櫫神秘的女體，未免太想入非非，據我所見，「最玄的女體」這句詩應該連同上面的一句來分析重排，才能找出謎底。現在試把這二句抄列：「寫在剛剛改了名字的機，是魚是鳥是最玄的女體」，在這二句謎樣的句子裏，我們不是可以找出「魚玄機」三個字嗎？魚玄機是當時負有詩名的女道士，「曉鏡」又是寄給李商隱的，這推猜比較合理。我相信要「曉鏡」的作者在我的推猜與徐先生的註解中選定其一，他也要說我的「對」，徐先生的「非」。

至於那一句「照過千古的顏色都是物」更加妙不可醬油！徐先生認爲「物」字是從日文的意義作「故事」解，那更令人莫明其妙。如果這樣强詞奪理的解釋，究不如說整句用的是日語的文法，那更可誇耀作者的學貫中「日」了。因爲這句的語法確實有點像日本人學寫中文的氣派。

誰都知道「故事」是一個抽象的名詞，那可能給千古的顏色所照過？我們試繼續下去，下一句跟着是「明珠非淚影」「錦瑟莫調笙」，可見「物」字是指明珠和錦瑟而言。根本這

、結婚，終於被棄，飲恨無窮。此詩過去譯者甚多，名家如李長之、余冠英，譯筆皆極傳神。如第三章裏的「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四句，李譯為：「男人到時候，他會一溜，女人到時候，可就不能丟。」余譯為：「男子們尋歡，說甩馬上甩；女人沾上了，擺也擺不開。」全是說的在這件事上，女子是吃虧的，和今日完全一樣。

今發現此詩一種譯筆，較李、余尤佳，亟為傳鈔於左。

原詩 今譯

原詩

（一）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衍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二）乘彼危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三）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今譯

傻漢死厚臉，大布換絲線。那裏換絲線，調戲奴家玩。送你過沙河，送你到山坡。非奴不守約，無奈沒良媒。你休發脾氣，秋涼重相會。

躲在倒牆角，望望我情哥。情哥望不來，熱淚掛滿腮。情哥一旦來，說笑都自在。你去卜吉日，一切都順利。便放車一輛，搬去奴嫁妝。

桑樹剛長成，葉兒多豐潤！可憐的斑鳩，桑果不好喫！可憐的姑娘，漢子不好纏；男子貪花柳，沒有什麼醜；女人愛風流，下場不可收！

原詩

（四）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五）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六）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今譯

桑樹已殘凋，葉黃如稻草。自奴嫁與你，三年守柴扉。河水泛漣漪，車兒渡我歸。奴死心場地，你卻換心腸。男子壞無比，喜新厭舊的！

三年做媳婦，只愁不吃苦；早起遲睡覺，梳頭沒工夫。一向還不差，如今陡變卦。兄弟不知道，還在向奴笑。暗地裏想想，眼淚溼衣裳！

講定是偕老，老來沒下梢。河兒有個岸，海兒有個邊。回憶束髮時，說笑怎溫存！天長望地久，誰想這一遭！這遭真不想，奈之何呀娘！

三 結婚啟事

本月初，在此間報紙上，見到一則非常新奇的結婚啓事，茲鈔錄於下：

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底，邁進人生新階段，結婚了。從此，通思想，同勞動，共生活。儀式隨時代，簡而又簡，只抓本質——登報聲明，作為公證　此告　諸親友

下款即署新郎新娘之名同啓。

我覺得這啓事還可再「簡」，去掉「邁進……階段」及「從此……本質——」，不是更省報費及諸親友的時間麼？其實，要是「只抓本質」的話，連「登報聲明」都是多餘。姑不論「聲明」能否作為「公證」，既有「本質」，還要「公證」則甚？

此是妄「彈」，新郎新娘幸勿見責也。

兩句是偷自李商隱的詩句：「滄海月明珠有淚」和「錦瑟無端五十絃」，可惜偷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令人讀後胃裏作翻，怪不舒服。可憐的所謂詩人啊！這種大作真太蹧蹋文字優美含意蘊蓄的中國詩了。

最後，當我想起了吳稚暉的口頭語：「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的時候，我終於憬然大悟，原來這種所謂「詩」的形成，是受到美國那頭猩猩畫家的影響，牠把顏料亂塗亂抹在畫布上，居然被捧為世界知名的「藝術家」！難怪吳先生會寫過這樣的一首題畫詩了：「遠看似朵花，近看似烏鴉，原來是風景，噯呀我的媽！」花變鳥，鳥變風景，正應着那首「曉鏡」詩的妙句「是魚是鳥是最玄的女體」哩！

一針醫三病

曾友漁作



「為密碼辨誣」的辨誣（四）

宋逸民

四、時間問題

「黃昏」指的是傍晚時那段極短暫的時間。在一般人的習慣上，多用「雨後的」、「雪後的」、「秋日的」、「寂寞的」一類的詞句來形容它。

「開元」是唐玄宗的年號，指的是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一那段時間，七四二之後便屬於「天寶」了。所以「開元之後」這段時間，應該只到天寶為止，決不能無限制地延長下去。自開元到魚玄機出家的咸通（懿宗——這是事實不是考據）年間，其中要經過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李商隱即文宗開成年間進士）、武宗、宣宗、懿宗，十多個皇帝，年號則更多，單是肅宗一代便有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四個之多，時間共達一百四十餘年。「黃昏」是極短暫的一段時間，而一個年號少者數年，多則數十年，即令用年號來標明時代，也只能用「咸通」，怎能和「開元」拉在一起？如果時間問題可以不管，那麼，一切時間都說成「盤古之後」，豈不更乾脆？而且再過一萬萬年這句話也不會出毛病。請問徐先生這樣行不行？

「黃昏」是每天都有的，如無特別需要，大可不必加以固定，如「一個黃昏」、「一個雨後的黃昏」，豈不一樣可以說明時間？「開元之後」到今天，「黃昏」已過了幾十萬個，究竟是其中的那一個，徐先生能看得出來嗎？

「黃昏」不是一件物體，不能把它局限一地，「窗外是個開元之後的黃昏」，難道窗內還會是「咸通之後的黎明」？所以這一句問題重重，不知何以徐先生居然視若無睹！

徐先生說：「杜牧的『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查銅雀賦裏只有二橋，「二喬」之說是三國演義裏諸葛亮激怒周瑜的噱頭，認眞說起來絕無其事，銅雀台建於赤壁戰之後，公瑾嫻韜畧，精韻律，絕不會這樣矇查查的。這豈不是鬧了笑話？」說到這裏，無牌教師忍不住又要來「考據」了：三國演義是羅貫中作的，他是十四世紀的人，而杜牧則生於第九世紀（唐文宗太和年間進士），早過羅氏五百多年，怎會受到他的影響？難道小杜竟也能預知未來，算定五百年後必有一個羅貫中作三國演義，而且預知有「孔明用智激周瑜」這段故事麼？這種時間觀念，無牌教師以前也聽說過：據說某地有一個霸王型的人物點戲，該霸王人雖兇狠，可是胸無點墨；所以點戲時也不敢看戲目，只口頭吩咐：「唱齣張飛大戰敬德罷！」這個戲本來無法唱的，但因懾於該惡霸的淫威，不敢不敷衍他；於是兩個花臉，一個扮作御果園的尉遲恭，一個扮作葭萌關的張翼德，在舞台上打作一團，打了一陣，只聽尉遲恭開口唱道：

「俺在唐來你在漢，無故犯俺為那般？」

那張飛聽了，接着唱道：

「拿人家的錢來吃人家的飯，教咱們怎幹咱就怎幹。」

走在時代尖端的詩人們，如想打破時間觀念，這裏有土產的大眾文學可供參考！

丙、關於「曉鏡」部份

「曉鏡」這首密碼似的怪詩，我看了幾十遍依然莫名其妙，那是因為它完全違反中國語文的常規，語言文字是約定俗成的一種符號，每個字都有一個或幾個固定的意思，而且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所以一個人只要把文字的意義掌握住了，不但可以和別人用文字交換意見，也可以接受古人的文學遺產，或著書立說傳之未來。可是如果一個人違反了約定俗成的原則，而一味胡謅亂扯，那麼，寫出來的東西恐怕連他自己的父母兄弟也未必看得懂。「曉鏡」正是這一類貨色！徐先生說：「反正不講語法，不求甚解，怎樣寫都不算錯。『打翻鉛字架，閉目亂安排』，雖說有點謔而虐，但據我所知，確有人將現代詩常用的名詞：如『失落』、『藍夢』、『星夢』、『蒙麗莎微笑』、『吉普塞弦語』等等，寫成字塊，隨便抓一把湊成一首詩的。另外一個心理，就是中國舊詩太難寫，『五四派』新詩也不簡單，近代詩恰是一條捷徑，而且，戴上詩人桂冠，『拍拖』時也可以唬唬女朋友。」我以為這些話恰是對「曉鏡」最中肯的評語！所以我也不認為它是現代詩，也同意徐先生說的「現代詩很可能被這些人（包括曉鏡作者）搞垮搞臭了的」。無牌教師以為現代詩似乎應該是一種嶄新的東西，決不是用舊東西拼湊成的；「曉鏡」這首怪詩，便是完全用舊詩詞彙，或把舊詩肢解後再隨意安排的，這只能叫做「新瓶裝舊酒」，而且還把那些上好的舊酒，弄得令人無法下咽。現代云乎哉？蹧蹋中國文字而已！

文學藝術都是供人欣賞的東西，固然很難完全大眾化，陽春白雪決不同於下里巴人。不過陽春白雪只是曲高和「寡」，並不是曲高和「無」，國中（一個城市）屬而和者至少還有數十人；如果眞的連一個和者也找不到，那還算什麼藝術？這種藝術還有什麼價值？徐先生說：「美國現代詩老前輩惠特曼在草葉集的自序裏也曾坦白地承認，他的詩有些是在靈感衝動時寫的，現在重看起來，連自己也不懂了。」這不僅是「密碼」，而且是丟掉了密碼本之後的「無碼」，所以世界之上，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譯出來了！

謝謝徐先生，替無牌教師為新「密碼派」詩文，找到一個最有力的註腳！

無牌教師當時引「曉鏡」的動機，只是想說明不但文言中的舊密碼青年人不能學，語體文的新密碼也同樣不能學！因為當代文藝中的這類「密碼」文字，和一些「鴛鴦蝴蝶派」作品，已經在中學生中產生不良影響（大概徐先生想不到，也不願如此吧）？無牌教師為了青年們的未來，不得不提醒他們「不要踏上歧途」；同時也「希望出版人、編輯人選稿的態度要審愼些」。為了避免

引起誤會，所以我一律不提作者姓名和出版物的名稱。這樣委曲求全，居然還惹得徐先生大動肝火，像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蠻橫作風，「文壇霸主」的稱號，的確是實至名歸！

不再批註的原因

最初無牌教師本來打算把這首怪詩，逐字逐句加以剖析、批註的，現在又改變了主意，不再予以批註了。這裏面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由作者的一詩一文看，此人的文字如性格，除了得個「怪」字之外，別無其他解釋。試看他說：「老實說，對於商隱的詩，我並不懂多少的……我之入迷商隱的詩，可以說完全建基在那一點不懂上……商隱的詩就未必說的是什麼！（怪句）」我的天！對於一種不懂的東西，居然也能入迷，而入迷的原因偏又是由於不懂，這算是什麼怪論？他竟然敢說「商隱的詩就未必說的是什麼」，難道李義山的詩都是些無病呻吟？文學藝術並不是麵包牛油，人人拿起來都會吃，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林先生根本未下過耕耘工夫，看起「商隱的詩」，自然是認爲「未必說的是什麼」。林先生如能再自中學讀起，十年之後，再看「商隱的詩」，也許能看得出「說的是什麼」了。別人認爲「曉鏡」是了不起的大傑作，但無牌教師用純粹中國人的眼光看（假洋鬼子自然不同），這只是一塊「朽木」，一堵「糞土之牆」；這樣的材料，那裏値得我再浪費精力替它雕刻或粉飾！

第二、看了賣油郎先生的「曉鏡秘記」，我也覺得那首怪詩，除了用「性」和隱語的觀點去解，還能自圓其說之外，的確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釋。無牌教師卽令費盡氣力，詳加批註，也一定引不起讀者的興趣。「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珠玉在前，獻醜不如藏拙，我也只好學學李太白敬謝不敏了。

一個疑團

最使無牌教師大惑不解的，是徐先生在最近兩年中，對文藝的觀點，何以忽然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前後矛盾判若兩人！人人知道當代文藝是徐先生主編的，而那本刊物也差不多等於他的「私產」，每期的社論最能代表他的主張。一九六七年五月號（十八期）的社論是：「五四精神在香港」，其中有一段說：

「一般中學課本除了幾篇三十年代的『舊文章』點綴其間，百分之八十都是線裝書的餘唾，至於大專學校的教材幾乎是淸一色的文言文，有些大專學校甚至仍在以『詞賦取士』。……與『復古現象』相對的，這幾年來，文藝陣營中忽然吹起了一陣邪風，也可以說是反五四的逆流。一羣文藝『阿飛』，掛起現代派的招牌，乘機搞亂了文字傳統，一些荒謬不經的語法，標奇立異的形式，莫名其妙的內容，在文藝陣營中掀起一陣狂瀾，搞到滿天神佛。不唯讀者們退避三舍，連眞正從事現代派的文藝工作者也爲之擲筆三嘆了。」

作者羣像



67年月八號「曉鏡」作者 林筑

這段話說得眞對、眞好，也正是無牌教師一貫的看法。但是曾幾何時，徐先生竟然以「反五四的逆流那一羣文藝阿飛」的代言人、監護人自居了！在他的眼中李白、蘇軾、杜牧那些古代文豪都可能有錯；魯迅、胡適這班近代文豪也不合潮流；只有經他「深思熟慮」而鄭重推薦的，那篇用「荒謬不經的語法，標奇立異的形式，莫名其妙的內容」寫出來的「曉鏡」才是十全十美的「傑作」！徐先生究竟爲什麼不惜自相矛盾，放棄立場轉而盲目捧場那位作者呢？直到昨晚翻閱二十二期當代文藝時，才發現其中眞象。

撲朔迷離，雄耶？雌耶？

徐先生對於「曉鏡」作者的介紹，話雖不多，但從「請了林筑先生寫了說明」、「據我所知，他爲了實際體驗中原文化，曾經冒險犯難去看黃河的落日……劉鄧派幹部竟被他的現代詩唬倒了」這些話中（用他不用她），可以肯定作者林先生是一位男性。而且林先生在他那篇「曉鏡的創作動機」大文中，居然敢罵出「他奶奶的」這種無比的粗言穢語，不但可以肯定作者是個男，而且是個「花和尚」、「黑旋風」那種粗線條男人。因爲「他奶奶的」這句話相當粗鄙，它是「剪頭去尾」式的，想窺全豹，應該在上面加個「操作性的」動詞；下面再加個「生理上的」名詞，相當於廣州話中的「六字經」，這種話不但一位小姐說不出口，就是一個稍有修養的男人也不屑使用的。可是昨天我在當代文藝二十二期「作者羣像」中，赫然發現「曉鏡」作者林筑竟是一位嬌滴滴的小姐(見圖)，不禁如夢初醒，徐先生如此袒護「曉鏡」，原來是西洋紳士作風——小姐第一！林筑小姐以一弱女之身，居然敢深入虎穴「去看黃河落日」，既有這份勇氣，再寫那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曉鏡」怪詩，甚至說不堪入耳的「粗口」，自然不足爲奇了。古詩木蘭辭的結句說：「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林小姐眞是不愧是二十世紀的香港花木蘭！也眞是上海人口中的「十三點」！只是有一點無牌教師還未弄淸楚：徐先生爲什麼硬把這位小姐變成先生，是不是現代派人物，不但不理時間、空間，甚至連男女的性別都可以隨意更換呢？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我不反對舊詩、新詩、現代詩，我只反對舊詩、新詩、現代詩之中的「密碼派」。有人說我沒有從理論與創作批判現代詩的謬誤，只是題外發揮，咬文嚼字。這是沒有看淸題的亂彈，我在九十一期「題目不通」一節中已有說明，徐先生這篇大文，名爲「爲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副題與本人無關，那是他自說自話，可以不理。我既沒說過現代詩好或不好，何必管它的「特性與前途」？「曉鏡」是現代詩中的「密碼派」，所以我反對；這與我說庾子山、左太冲、唐初四傑、楊雄、蔡邕是「密碼派」乃同樣的道理。（完）

（更正：九十一期「桃花潭水有三千尺深」，乃一千尺之誤。）

自捧專家

香港由於華洋雜處，新舊俱全，是一個「萬花筒」式的社會，稀奇古怪無所不有。文教圈中剛剛出了個「提拔專家」，現在又冒出來個「自捧專家」；「提拔」是「捧」別人，「自捧」是「提拔」自己；「捧」與「提拔」名雖不同，而其目的之爲「向上爬」則是一樣的，所以這兩類專家是可以互相媲美的。

談到「自捧」，賣油郎忽然想起一首打油詩，那詩是用烘雲托月手法寫的——烘雲托月是畫家繪月的一種技巧，只畫周圍的雲，完全不理月亮，等到把周圍的雲畫好了，賸下中間那塊圓形空白便是月亮。詩曰：

天下文章數兩江；
兩江文章數吾鄉；
吾鄉文章數舍弟；
舍弟請我改文章。

他閣下先將整個世界縮小爲「兩江」；再由「兩江」縮小爲「吾鄉」；最後由「吾鄉」正式推出「舍弟」，換言之，他的弟弟是「天下第一枝筆」，看來好像是捧他的弟弟似的；不料筆鋒輕輕一轉，一招「蜻蜓點水式」，便把那「天下第一枝筆」搶了過去。這是「自捧學」中的最高藝術，表面看來對自己始終不贊一字，其實贊別人正是抬高自己；這種「自捧」手法，眞是妙到毫顚，令人嘆爲觀止！

現在本港一位主編先生，也在用這種「羚羊掛角」般的「烘雲托月」手法來自己捧自己，而且他閣下認爲「天下第一枝筆」還不過癮，要成爲「古今第一枝筆」！讀者先生如不相信，用他自己的話便可以得到證明。

那位主編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魯迅、胡適時說：「至於魯迅和胡適的許多看法，事隔五十年，也不盡合現在潮流」；於是兩位大師便像「兩江」般地被淘汰了去。他又說：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地理常識不夠；蘇軾「分明將赤壁的地方弄錯了」；杜牧的「銅雀春心鎖二喬」，是鬧了笑話。這又是淘汰「吾鄉」的「絕招」！古代大師如李白、蘇軾、杜牧；近代大師如魯迅、胡適，都有缺點，只有林筑先生的「曉鏡」完美無疵，此即「吾鄉文章數舍弟」之筆法。他又說：「林筑這首詩很受舊詩影響，只是想將意境超過前人（好大口氣），功力還嫌不夠。」言外之意，你林筑和本主編比起來還差得多，文章非由我改不可！於是「舍弟」剛剛到手的「古今第一枝筆」，又被主編先生輕輕奪去矣。

可惜一手掩不盡天下人耳目，在自己家裏吹吹牛是可以的，一旦當眞戴上學士巾，走進現實社會冒充詩仙，紙老虎便會立刻被人戳破！賣油郎有詩嘆曰：

自擂自吹自己抬，筆花今日道重開；
可憐好夢終成幻，纔上高峯又墮崖！

伯樂與千里馬

與老編閒談，他慨嘆曰：「何患無千里驥，唯伯樂難求耳！」何故？乃因在庸夫俗子的眼裏，驥與駘沒有什麼分別。千里驥雖在彼之手中，也不懂得善待。日間套上犂耙驅其耕田，晚間又迫其拉磨，餵以粗料，饗以皮鞭。這樣雖爲千里驥也很快會變成劣駑了。

由此可見世間不愁沒有好貨，只愁沒有識貨之人。把「珍珠當糞土」「人心當狗肺」者大有人在。君不見和氏二獻其價値連城之璧，而被庸才當做石頭，扣上欺君的帽子，被挖去眼睛，砍掉雙腿嗎？世間還有什麼悲劇比這更可悲呢？難怪和氏要捧璧日夜悲哭了。

可惜這類教訓並不爲世人所重視，稍爲撈得起的人，無不自視爲伯樂，無不自認爲自己具有慧眼。往往把自己手中的千里驥折磨成劣駑，把自己手中的和氏之璧摔碎爲廢石，還要搖頭幌腦感嘆：「助手之不易得，天才之不可求。」

這種怪現象古代有之、今亦有之；軍政界有之、工商、文化、教育各界均有之。

伯樂之所以偉大，之所以難得，不僅因爲他具有慧眼，能在劣駑羣中尋出千里馬來，而是因爲他具有宏大的氣量，不計較目前的得失，敢於承擔責任、敢於冒着被申斥被處分的危險，不惜以五百金去買一匹垂死的千里馬，要不然如何會有那麼多的活着的千里馬送上門來呢？

可是時下之買手，多是這三種人：

一種是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還要馬兒價錢低的慳吝鬼；一種是不識貨的庸才，縱使既慷慨又敢於冒損失五百金的危險，可是胡亂買一通，結果是死馬劣駑滿廐，勞民且傷財；一種是雖有伯樂的慧眼，卻無伯樂的胸懷，不敢承擔責任、不敢冒損失五百金的危險，畏首畏尾，斤斤計較，無時不爲自己的荷包打算、事事爲自己的利益擔心，學了魯迅筆下那位渾身黑色的，賣人血饅頭的儈子手的伎倆，大呼：「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千里馬若有知，見其尊容，不退避三舍才怪呢？

當今之世，不是沒有人求千里馬，也不是世間沒有千里馬，苦求而不可得的原因，完全是因爲缺乏善於相千里馬購千里馬的伯樂。

未知求才心切之老闆階級以爲然乎？亦未知求賢心切之黨國領袖以爲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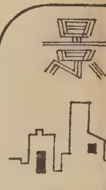
文雖盡而格未滿，在下只好向賣油郎先生學習，也來一首打油詩：

千金君不缺，
伯樂却難求，
本欲買良驥，
誰料得牛老。

朋友

藍海文

不要縛住我們的手，朋友！
我們命運不同，各有所守；
你們骨肉團聚樂也融融，



電視與電影院

執筆時是七月二十一日下午，美國太空人踏足月球的消息已自午報得悉，而傳眞影片亦將於今晚的電視螢光幕上得見，相信晚上大多數港人都將守候電視機前親睹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的壯舉了。

近日來，港人對太陽神十一號登月球的消息都表現非常熱烈與關心，報紙每日都以頭條新聞及大量篇幅刊出，廣播電台不斷的報導，電視台更由數家廣告戶集資數十萬元購買傳眞影片，麗的映聲亦乘機刊登出售電視機分期付款的廣告：「漫遊月球，只費五十元」語雖誇張，但付出五十元首期而可親見這些太陽神十一號升空，登月及回航地球等一連串歷程，也確是值得的。我國俗語有說：「人生幾見月當頭？」現在也可以說：「人生幾見人登月？」

我一向以為，電視的最大優點，就是迅速將新聞及傳眞照片向電視觀眾播映。目前本港有線及無線電視台都沒有盡力發揮這些優點，有些消息卻自早至晚作多次的重播，有些傳眞新聞影片卻是早一星期前所發生的事。如果本港的電視台對日常的新聞播映有如此次對太空人登月播映一樣盡力，可以肯定將必增加大量的電視戶。

昨晚在電視機旁觀看太陽神十一號繞月的播映，旁坐一位到訪的朋友說：「相信這些晚上，全港的電視機都開映太空人升登月的傳眞影片吧！酒樓、餐室和電影院的生意必定比平日做少一些，如果這些晚上的電視傳眞影片看不到，眞走了雞！以後難得補看了。說老實話，如果你這裏沒有電視播映太空人的影片，我今晚決不會過訪，即到訪亦必拂袖而走呢！」

我說：「老兄，不必這樣緊張，今晚看不到電視的傳眞片，過一兩個星期還有機會到電影院看新聞片的。」

朋友邊看電視邊說：「你眞大懵！現在電影院還有新聞影片給你看嗎？七八年前，家家電影院都有向影片公司租了新聞片放映以補充正片放映時間的不足，自從商品的廣告影片出現後，電影院又有廣告費收，就不必為觀眾着想而放映新聞片了。現在的電影院，雖是公眾場所，但肯為觀眾服務的絕少，例如你買錯了票子，或改換時間，沒有一家影院的女售票員肯為你更改，若影片生意好一點，影期延長了，連戲橋也沒有。所以你希望過一兩個星期到影院看太空人登月的新聞片，無異是夢想，比人類登陸月球還難呢！」

旨哉斯言！現在看新聞片只有求之電視了。這次太空人登陸月球，香港的兩家電視台確也發揮高度的效能和服務，太空人在上午十一時半漫遊月球，電視台不上七小時，就播映給港人觀看。如果兩家電視台的服務更有改善，無疑一定影響電影院的生意了。

嶺南一佬

主夫隨筆

聽了波士的一番訓話，不禁使俺心服口服。俺心中暗想：眞是行行出狀元，當個管家也有這麼多的學問，倘「外助」如果生在大周「金輪聖神皇帝」（武則天自稱），或「太平天國」耶穌的弟弟洪秀全天王時代，說不定也能「撈」個女狀元做做。可惜現在屈居為「孩子王」，眞正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能不使古今英雄同聲一哭！

今天是俺「入厨」的大日子，本來準備一顯身手；可是剛一踏入厨房，心裏便涼了半截。原來我們這層新樓，雖然只有三房一廳，卻住了五伙人家——包租婆為了多收幾「蚊」房租，自己連廳也不要了，把一間並不太大的客廳，隔成兩間斗室分租了出去。所以厨房裏擺滿了煤油爐，幸而有一個單身漢早出晚歸，不在這裏起火，否則更將慘不忍睹。

每天做飯時間一到，一間小小的厨房，便像巴士般的塞滿了人。俺不明白波士平日是怎樣擠進擠出的——不，是怎樣殺出重圍的？俺只覺得一進厨房，好像一艘航空母艦通過蘇彝士運河，又好像一輛雙層特大號巴士通過利源東街，只要本主夫往那裏一站，別人便再休想出入！惹得那些太太小姐們，一個個怒目相向，俺好似和她們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一般！這時本主夫又不禁羨慕起三寸武大郎來，俺想：武大郎雖然身材矮小，得不到潘金蓮女士的歡心，但在當前這種局勢之下，總可以自由出入。那怕裏面擠滿了人，仍然可以在人縫中鑽來鑽去；現在本主人勉强擠進厨房，便非要和那些娘兒們跳「貼背舞」不可！俺素來主張「男女授受不親」的，現在竟要和她們摩肩、接踵、貼臀、撞臂，豈不難為情煞人？萬一撞到一個「十三點兼八卦婆」，硬賴俺吃她的豆腐、索她的油、甚至大叫「非禮」，豈不是「吃不了兜着走」，那還得了乎？因此，本主夫剛一出馬，便又臨陣退卻。波士一見俺的面，便質問為什麼不快去做飯？俺只好把實際的情形說給她聽，並且要求她暫時仍由她做飯（學校還未開課），同時俺又提議搬家，這裏實在太擠，尤其是厨房；等到環境改善之後，俺再入厨就職。不料波士一聽，把她那伊利莎白型的濃眉一皺說：「條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板上釘釘，分毫也不能變動！閣下第一天就想撕毀我們的約法，世界上那有這麼容易的事！你又不是希特勒、史大林，怎能只講强權，不講公理？」於是俺便從容不迫地予以還擊：「在男臀與女臀互相摩擦之下，萬一被中間房那位十三點誣為『非禮』怎麼辦？」

波士沉吟了一陣說：「等她們用過厨房你再進去吧。」

（七）

祝蚨

我們對你不會有太多的懇求；
只有我們對苦艱才有深刻的瞭解，
只有我們的鑰能解決人類的重憂！

不要縛住我們的手，朋友！
為了民族、正義、人權、自由，
當時針指着那個時辰，
誰也不能把我們阻留！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赤字的濶佬

萬人傑

由於本地共黨報紙常說「中國」既無外債，亦無內債，認為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國家，使我想起一個頗為可笑的故事。

記得那年一位親戚要到東南亞一個國家去，例須找個保人，這擔保人的資格之一，是要在銀行有存款五千元以上。他找我商量，我介紹他找老許。

老許是做生意的人，我見他生活過得濶綽，年年換新車，住在半山區，佈置華麗；銀行存款五千元這條件，他無論如何夠得上，何況老許的脾氣我深知，一向奉行「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原則，只要辦得到，朋友請他幫忙，可說有求必應。同時，我這位親戚和他也有「一茶之雅」，當然不會擋駕。我約了他，和親戚同在美心進下午茶，開門見山，先把親戚的事對他說了，「找你談的目的，是想你做保人。」

「我夠資格嗎？」老許問。

「你是大老板，怎會不夠？」

「要是你認為我夠資格，那是義不容辭。」

親戚馬上拿出表格，老許即席塡上；我不便把「銀行存款五千元」這條件告訴他，如果說出來，未免太小覷他，他家裏一副彩色電視機已值五千元。

三日後，親戚對我說，領事館約他明天去見，要他帶同擔保人最近的銀行月結單；我打電話給老許；老許訝異的問：「為什麼要銀行月結單？」

「是這樣的，」我說：「照他們規定，擔保人必須在銀行有五千港元存款。」

老許沉吟道：「這個……恐怕我沒資格了。」

「什麼？你沒有五千元存款？」

「我從來就沒有過。」

「這怎麼會呢？」我莫名其妙的道：「誰不知道你富有？你做這麼大生意，銀行裏連五千元存款都沒有？」

「老萬，一個人是否富有，不是單看銀行存款的。」老許彷彿教訓我的口吻。

「這怎麼辦？現在要另找擔保人也來不及。」

老許說：「儘管拿去試試看，不成再說。如果他們一定要找個有五千元存款的，我可替你想想辦法，或者找公司裏的出納員阿鍾會有，他是個守財奴。」

最後老許叫我去拿他的銀行月結單，他這份結單有五六張紙，最後一個數字是五萬八千多元，卻是紅色的，後面還有「OD」兩個英文字，表示這數目是透支，也表示他在銀行不但沒有存款，且欠下銀行五萬八千多元的債。

我不由皺上眉頭，領事館看了這張月結單，我的親戚一定去不成。想不到老許在我們心目中是個濶佬，他的「銀行存款」情況是這麼差。

和親戚商量，既沒有時間更改擔保人，只好硬着頭皮試試。

他先把證件交給領事館一位女職員看，我們沒法在她面上的表情斷定此行是成功、失敗，因為她看過後，只把月結單上的最後數字塡在表格上，卻沒把「OD」兩個字也塡上。顯然，她要不是色盲，紅字和黑字分不清，就是不明白「OD」兩個字的意義。

我和我的親戚內心都感高興，以為這次因為女職員的朦查查可以「過骨」了。

不久，副領事把我的親戚召進房間，看過表格後，問了一些話，似乎都表示滿意了。最後問道：「你的擔保人有五萬八千多元存款，是嗎？」

親戚只好硬着頭皮說：「是。」

「結單拿來瞧瞧。」副領事說。可能他懷疑怎麼會有人在來往戶中存這麼多錢？來往戶又沒利息的。

親戚沒法不把結單呈上，副領事看過後，微微一笑道：「我們的職員搞錯了，是透支五萬八千多元，不是存款。」

親戚見他發覺，心頭便冷了半截，想不到最後還是失敗。他注視副領事面上的表情又沒有特殊表現，這時他心中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看到副領事拿起一隻膠印，在他的證件上蓋上，這表示業已獲准，他看了反覺愕然。

他迷惑的瞧着副領事，訥訥的問：「你曉得他這五萬八千多元是『透支』，仍然批准？」

「怎麼不？」

「不是規定有五千元存款才能擔保嗎？」

「他怎麼只五千元存款？」

「可是……他是透支。」

副領事笑道：「沒有十多廿萬資產在銀行抵押，他們不會讓你透支五萬八千；就算是信用透支，要銀行『信任』你就更難，他們能信任他五萬八千，我為什麼不可以信他五千？」

我把月結單交還老許，將親戚到領事館辦手續的情形告訴，他笑得前仰後合，說：「老萬，枉你活了半個世紀，的確是那位副領事比你高明得多，我在銀行的透支額是八萬元，抵押品是我住宅的房契，房子買進來時是二十四萬，透支額只有三份之一，試想想，銀行那有『死錯人』之理！」

想起出納阿鍾有五千元存款，老許透支五萬八千，那一個富足？照小毛蟲的理論當然是阿鍾。不過，老萬也擁護小毛蟲的說法，因為我也是「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那一類人物。

鄒錦中先生：

來示奉悉，所見至當，承愛之深，謹遵命辦理，乞多指正是感。

萬人傑
張贛萍 謹覆

觀戰記

四心

作爲一個報刋讀者，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只要有筆戰的文章出現，而又不是潑婦罵街式的人身攻擊，家父和我都樂於追讀。

據家父說，近十多年來的香港，大小筆戰雖然發生過不少，若論場面之熱鬧，首先要算自由文化人圍剿烏鴉先生，在那麼多大砲子彈的圍攻文章裏，他最欣賞香港時報寫小塊文章的馬五先生，一連四天，每天數百字。字字穿心，針針見血，打得烏鴉先生「鴉雀無聲」。可惜那時我還年幼，看不懂筆戰文章。

其次便要算去年萬、馬、張三條漢子，把坐井先生從井底裏面拉出來見世面，由「胡適思想」而「反共英雄」，因立場偏邪，肚中無料，一接觸便槍法大亂；等到由「幾點說明」到「毛蔣二公的化妝術」，現了草底狐狸尾，激成公憤，羣起而攻。中途又殺出一位秦鏡先生，把坐井者背後那個小包的畫皮揭出來示眾，大家這才眞相大白，原來又是一伙烏鴉。結果也把他們那一伙打得「鴉雀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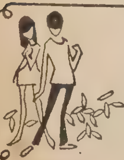
有人說，要看筆戰文章，千萬不可放過攻擊精神旺盛的「萬人雜誌」。這的確是經驗之談，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一兩篇挑戰性強烈的攻堅文章出現，如對左派、及對左右左派的炮轟，便一直沒有停過；再如棄商與基督教徒，及何水申與莽先生對宗教問題之爭；古鶴翔與儒牛的孔孟之爭等。到宋逸民這枝生力軍加入萬人陣線之後，從出場之日起，只見他手揮目送，無堅不攻，先批蘇文擢教授，後指姚克博士，再攻李思義校長。但這些文章，雖然筆鋒犀利，因爲無人應戰，只有一位金石言出來虛幌一招，便落荒而走了。使我們讀者看來，覺得十分吊癮而冇癮！這等於看軍事演習，無論攻擊者如何堅甲利兵，因爲見不到眞的敵人出現戰場厮殺，總是感到不夠刺激。

可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宋逸民放了這樣多的砲彈出去，有心挑戰的對方，一個個悶聲不响，卻由引用一首沒有指名道姓的密碼詩「曉鏡」，而觸發出這個月一場「刋對刋來報對報」的「辨誣」筆戰。首先由「當代文藝」主編徐速站出來大喝一聲，他要替「密碼辨誣」，率領作者林筑同時刋出「曉鏡的創作動機」。徐主編覺得這樣挺胸亮甲的正面叫陣還不夠「堂堂之陣」，又在七月號的當文社論裏，打出一面橫掃「流行小說」的「振振之旗」，一面高唱文藝應該「百花齊放」，一面又大叫小說只可「唯我獨尊」。這三篇從正面應戰，由側面進攻的文章發表後，引起「騷動」，許多被徐主編貶爲「流行小說」的作家，同感條氣唔順。正當在磨拳擦掌的當兒，萬人傑一馬當先，第三天便在星島晚報「牛馬集」這個「拳打南山猛虎，脚踏北海蛟龍」的擂台上，以「新詩、詩人、密碼派」爲題，對徐主編以傷皮不傷骨的「醉八仙」式拳腿，一連嘻笑怒罵的還了三招。我們正看得津津有味時，不知如何，老萬竟在第四天不鳴金就收兵了。使讀者太惑不解，以爲這場筆戰，可能經過幕後談判，已經協議停火。

正當讀者引頸企望之際，才知萬老板只是「身先士卒」作一「鼓勵士氣」的示範，自己退居幕後在運籌帷幄，來一個「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指揮若定。戰火只停數天，在本月十日出版的「萬人雜誌」八十九期，宋逸民以「爲密碼辨誣的辨誣」爲題，接上了徐速發來明槍；再由余生晚以「談文壇霸主的霸道」爲題，接上了當代文藝發來的暗器。宋逸民確有大將風度，有如京戲主角出場，踏出馬門一亮相，從容不迫走到台前一站，四句「定場詩」一唸，先把立場態度表明，然後接招發招，借力使力，專點啞穴。這正是「功夫有沒有，只要一出手」。只見宋先生一路打來，神閒氣定，舉重若輕，有條有理，順理成章。我們讀者看來，也不由得暗自緊張，替徐主編揑一把汗！因爲「當代文藝」是月刊，「萬人雜誌」是週刊；這等於一門砲，要對四五門砲，眼看着這一場筆戰，在頭兩個回合中，徐主編便已處於下風了！

但到本月中旬，忽然有個沙翁在明報爲徐速與林筑助陣，在「酒後集」中發醉招，先後發表「不懂」、「一絕」、「感受」、「貧乏」四篇小塊文章。我想：這一回有得瞧了，在「刋對刋，報對報」的陣勢之下，雙方勢均力敵。果然不出所料，星島晚報的「生活圈」，先由石公先生把沙翁發來的招數接上了。沙翁用的是飛鏢式的輕兵器，石公卻用揮洒自如的鐵扇子；只見石公斯斯文文，爐火純青，一派書生態度，以「易經」、「天問」、「企求」爲題，把沙翁發出的飛鏢，全部用鐵扇子一撥一挑打了回去。萬人傑也不甘寂寞，看了石公的第三招，他又在「牛馬集」中開砲，題目是怪自謙的「文化土包子」；說的卻是「細路！你還差得遠呢，這樣的花拳綉腿，怎能登大雅之堂？如果要上大陣仗，還得下十年苦工。在目前與其獻醜，不如藏拙，像我這文化土包子一樣，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好。」

那邊的戰火才停，這邊的戰火又起。明報的沙翁，正被星島晚報的石公打得埋首沙堆之際，來自廿四日出版的「萬人雜誌」九十一期，那才熱鬧啦，除了宋逸民這門長射程重砲，仍在繼續對正徐主編發出連珠砲彈之外，賣油郎的「曉鏡揭秘」，竟然由小塊文變成大塊文，用鹹而不濕的筆調，旁徵博引，揭開了「曉鏡」的情慾之秘，一氣呵成，妙不可醬油。另有越人的「不懂與不負責」，待且的「附和華僑抵死論」，陀紅的「也是一絕」，塵爺的「奇報裏的醉貓」，都是針鋒相對，回敬沙翁的。我們觀戰人看到此處，不管徐、林、沙三位是否還有「下文分解」，就以上過程來說，在「貨比貨」的較量下，局勢很分明了。除非不循正道打爛仗，看起來是應該偃旗息鼓，以後只有像坐井先生一樣，噤若寒蟬的份兒了。



青年園地

這個月在本刊與當代文藝、星島晚報與明報四報刊上，出現一場人才鼎盛，筆鋒犀利的辯論，由於雙方都是從學術觀點發言，雖然舌戰脣槍，各點要害，所幸都沒有越出過密碼詩的辨論話題，辯得煞是熱鬧，讀者看來頗爲過癮。但是，我這編者卻至今日才暫時鬆了一口氣。

這場辯論的主戰場是「當文」對「萬人」，星晚與明報只是幫腔助陣的副戰場，我寫此文時，「當文」八月號尚未出版，我手邊也沒有筆戰文的來稿。（至於讀者們以觀戰身份寄來的十多封信，對於那些涉及太廣；離開密碼而又措辭太辣的，在目前暫不擬發表。因爲我的選稿原則，只限於作者應戰，不欲越出「密碼詩」的辯論而另點火頭。故在此順便答覆各讀者，你們的來信我都收存着，除非再起戰端，而又越出「密碼」範圍之外，否則不擬刊登。）這場辯論是否就此了結？目前尚難逆料。人家說「萬人」的攻擊精神旺盛，一貫作風敢於挑戰打虎。但對這次密碼詩之辯論，我們是站在被動的防守陣地應戰的。徐速兄是我的朋友，他既然指名叫陣把我們的作者宋逸民先生叫了出來，我等到這一期宋先生的「辨誣之辨」辯完了，也就作了停火的準備。至於下一步如何？是否就此罷戰息爭？這就全看「當文」的態度。我站在萬人編者的立場，只有一句話要向雙方說明：「請勿越過密碼詩的範圍；請勿越過學術辯論的範圍！」

至於我寫這篇「新詩趣聞與詩瘋的謬句」，一以說明我個人對於新詩的看法；二則我們的讀者只看到「曉鏡」這樣的密碼詩，我想利用這辯論的尾聲，另介紹一兩首比「曉鏡」更難懂的「雲霧派」新詩。

首先要說明的，我雖然讀熟了不少古詩，我卻作不出古詩；我也歡喜欣賞新詩，我的欣賞能力只限不須「慧眼」可以看得懂的非超人作品。在香港靠賣文爲活十多年，各式各樣的文章都寫過，就是沒有寫過詩。記得十五年前，我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晚上，一時興起家國之念，寫了一首詩不像詩，歌不像歌的長短句，寄給文壇月刊，盧森先生將它發表了，標題由他改爲「放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寫的一首「詩（歌）」，可惜存稿已被祝融召去，今日連痕跡也找不到。自知不是這一皮，以後再也沒有膽量寫自己認爲是「詩」、人家卻說是「歌」的這種四不像了。現在要說明我對這一門子玩意的觀感，想來想去，與其冒充內行說外行話，則不如借用內行人的話，來代表我想要說的話。這樣或者可免被他人譏爲「十分可笑的」。

× × ×

先說白話詩的「始祖」胡適之先生。在讀小學時，便是先讀到他那首詩不像詩，歌不像歌的什麼「爲了一線希望，我才努力上向……」由於淺顯明白，又順口押韻，距今四十年，仍記得這麼兩句。後來讀書較多，才知適之先生在初倡白話詩時，也曾與留美同學梅覲莊、任叔永等人發生過一場筆戰。那戰筆戰不是「密碼之辨」，乃是「古今之辨」，焦點在「白話文可否作詩」？適之先生以遊戲筆墨，寫了一首長達千餘字的白話詩給「反對派」，其中有下列幾段：

『老梅牢騷發了，
老胡哈哈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

——

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
卻有死活可道；

新詩趣聞與

古人叫做「欲」，
今日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
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
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
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
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
今人叫「號」；
古人叫「懸樑」，

——

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佳，
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
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
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
而爲後人創造。
若必叫帽作巾
叫轎作與，
豈非張冠李戴，
認虎作豹？』

可是，梅覲莊與任叔永等「反對派」人看了之後，譏之爲「蓮花落」，並不是詩。又斥之曰：「足下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誠豪健哉！」像這種人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瑯瑯上口的白話詩，無論如何要比連自己也看不懂的密碼、雲霧派詩更受人歡迎。

我認爲詩是一種感情與文字濃縮的藝術，故古人作詩，講究「推敲」，斟字酌句，絲毫不苟。白話固然可以作詩，要談到可傳可誦的文藝價值，白話詩無論如何比不上五言七律的舊體詩。就以我這種不會作詩而又好欣賞詩的人爲例，我能背誦或好引用的舊詩詞佳句也有不少，但對白話詩，搜索枯腸，我就背誦不出一首完整的詩出來。像藍海文兄寫的這種具有戰鬭性的十二行詩，也只是過眼浮雲般，看到有意義的句子，當時擊節稱讚一下便算了。我可以記得起的新詩佳句，也是很多人好引用的，便只有雪萊那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但這是「洋貨」，不是「國產」。因此也可證明，要談文藝價值，而能流傳長遠，白話詩是難以與舊體詩等量齊觀的。

× × ×

在白話詩中，我只欣賞有節奏，有韻脚，可誦可詠的詩。對於這些「密碼」與「雲霧」派的詩，不是不想欣賞，而是的的確確看不懂。這，我也可以引用一首好似賣油郎先生「曉鏡揭秘」一樣的妙文，以供大家共賞。這篇妙文是台灣出版的「反攻」一五〇期第十六頁，雜文欄中一篇題名「貝詩正義」，作者是寒爵先生，茲摘錄其重要部份如下：——

「我的朋友」梁宜先生，由香港來信說：

「……最近在『人生』上發表了一篇『談新詩』的短文，不敢自謂有當，謹寄一份，請老友指正。

其中提及一位貝娜苔先生的作品，極欲知道貝先生的反應（看其名字疑是外國女作家，後見香港時報『新青年』編者陳小魯的介紹，才知他是自由中國『詩人』）。如此作品，亦以『詩人』相標榜，實亦『百發不中集』中好題材之一也。……」

梁先生的文章是否「有當」，讀者自有定評，我爲避與老友互相標榜之嫌，在這裏不加讚詞；但對他所引述的貝娜苔先生的大作，經反覆展誦之餘，確有「臨詩涕泣」之感。其「詩」曰：

詩瘋的謬句

追憶　　貝娜苔

確實雄偉的人，
引起我不斷的記憶。
他們牢記靈性的史跡，
穿過光的迴廊，
每刻是無盡的日光，
有綿綿的歌唱。
親切的盼望
是紅唇仍染着火花，
訴說魂魄緊裹於禮讚。
從春天的枝頭採集意欲，
灑落於全身如花。

×　×　×

可貴的是不會遺忘，
從失卻年代的源泉，
吸取鮮血的喜悅，
衝過無數世界的岩石。
決不奪除單純的晨光裏，
各別的寂寞，
或沉默的深夜，
愛情的交替。
不讓往來的塵囂和霧，
搗毀思想的盛開。

梁先生在讀此詩後，寫道：「當時抱着特別虔敬的心情讀下去。可是惶惑得很，竟一句也不懂。後來去請教幾位做舊詩的朋友和國文教師，他們也一樣不懂。」這自然是梁先生的「少見多怪」了，殊不知「新詩」之爲「新」，就在於「新」到使人看不懂，由於看不懂纔顯得「寓意深奧」，纔顯得「詩人」之所以「高貴」。清朝有個名叫厲鶚的「詩人」，時常在街頭「曳步緩行，仰天搖首」的吟詩，行人見而避之，並呼之爲「詩魔」；現在時代進步了，「詩魔」不足稱也，已經產生了大量的「詩瘋」哩！

貝娜苔先生的這首詩，梁先生和他的「幾位做舊詩的朋友和國文教師」們看不懂，那是他們遠隔了自由中國的「文壇」而沒有感染到「文瘴」「詩瘋」們的「靈性的史跡」。根據我幾年來的觀察，從「雲霧派」的愛德羅佛到癲癇派的「詩瘋」們，我覺得要瞭解他們的意境，只有從精神分析方面着手；因爲他們所想的異於常人，我們也自不能以常人度之。卽以貝先生的這首詩來說吧，據我想：他乃是替一個蚊子來「追憶」會被牠吮過血的人。梁先生說：「三百篇用的是古代人的語言，細看註疏還可懂得一二，對於這同一時代的人用現代語文寫出的作品，竟連一絲一毫也不明白。……」看起來仍非註疏無以解惑的。因此，我只好來一次「貝詩正義」了。那應該是：

那個身體高大血肉飽滿的人呀，曾引起我不斷的追憶。我曾讓他牢記着由我的嘴留下來的富有性靈的「詩跡」（按此處史與詩通），然後我穿過有光的迴廊，得意揚揚的覺得每一刻都有「無盡的日光」，我就唼唼呀呀的唱起綿綿的歌來。可是我所「親切的盼望」的：是我的「紅唇」永遠染着血的「火花」，而且「緊裹」（裹者吸也），他的鮮血向他的魂魄禮讚並訴說衷情。但願春天快來吧，到春天我的族類復活了，我們在枝頭上「採集」大家的「意欲」，那就是：要集體的飛襲，「灑落」在那個肥人身上，用我們的「紅唇」吻遍他的全身，使他浮起顆顆小疱，紅腫得像朵朵的鮮花。

我的「可貴」處，就是記性好，永不忘懷他的血肉，因爲那肥人會供我豐富的晚餐，供我生命的源泉，只可惜是好景不常。在那「失卻的年代」裏，你該知道：我吸取他的鮮血是夠多麼喜悅；可是那人的手掌也很厲害，我不斷的衝闖着閃避着，那危難，正像我「衝過無數世界的岩石」。唉！唉！假設再有那麼一天呀！我決不「奪除」（按卽「躲出」之借字，此爲「詩瘋」之至高意境的表現。）來，在那「單純的晨光裏」，使他受着「各別的寂寞」，而且他也休想要躲在「沉默的深夜」裏，甜蜜蜜的做着「愛情的交替」。現在，「往來的塵囂和霧」不要來搗亂吧，我正心花怒放「思想盛開」，企盼着那個肥人的歸來。

（附註：梁宜先生的話，引自「談新詩」一文，原載於香港「人生」雜誌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這篇「貝詩正義」與賣油郎的「曉鏡揭秘」，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兩文對照欣賞，的是妙不可言。像這種要他人「揭秘」或「正義」才能使讀者拍案叫絕的「詩」，也是連作者都解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的「詩」。那也正似徐速兄說的，除了可以掛着一個「詩人」之名，唬唬女朋友之外，還有什麼呢？

×　×　×

我收到衆多讀者來信中，有一封是可以公開與讀者「妙文共賞」的。其信如下：

『老編！看到貴刊批「曉鏡」與「揭謎」的妙文後，不由得想起所見到的另一篇現代詩，荒謬更甚，題名「山海異經」，兹錄兩段於後：

搶抱扶搖而直上——慾之丙火
使面無膚　蹢躅于意識行動間
我敢拜禱俗事應滅　所有道德
黑雲直龍一般洒下非甘非吉之雨
雖羸莧　仍喜天馬行空之狂放

——·——

陽光——妲己之胸以及熱酒噴涌
我浮于柴霧醉語女媧命立申宮
騎神牛而歸　仰問倜人主義何去何從
夜床頭與鬼現　门笑我俯龜夢飛熊
唯如此　直釣於香港　獨驚天地蒼门
傾間風如麟如鳳如鴻　我爲誰佇立
斗與角同携　天象是否虎變我相
若有盤古之能　我定一開二關三關
徇閭君包丞（原文如此）不平事　何來輪迴之苦
何來三世之憂　更何來黃人禍
動四時而破五行　屍養邪妖永生
老矣三丈白髮　繫於冬至枯月

以上是按原文照抄，間格排列也照樣，看過之後覺得大部份字都認識，但卻一句也不懂。老編大才，請費神解釋是感。

讀者一知上』

我看了上文之後，連叫「慚愧」不已！老編不才，豈但一句不懂，還查了半天辭海，有好幾個字我也不認識。這個「秘」，恐怕連大才如賣油郎，也沒有辦法可以「揭」得開。讀者高明，如有能懂此詩者，請告知，我當備翅席相請，一聆高論。

近年來的香港文壇，便時有這種「詩」出現。遠的不說，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讀者不妨翻查一下本（七）月十八日，星島日報第九版下面的「大學文藝」副刊上，便有兩篇這個樣子的所謂「詩」！篇幅所限，恕不列出。

據友人說：謝冰瑩先生多年前在台灣爲文批評一個不知云的詩人作品，其中有兩句是：「**過境的風景，啣着灰鼠的尾巴。**」這個詩人竟寫了一封信還附了一粒子彈在信封內恫嚇潑罵。謝冰瑩先生再次爲文抨擊說：「像這樣的詩，莫說寄子彈恐嚇我，就是把刀架在我頸子上，我也要說這是要不得的詩！」（大意）

最後我也要說：這不僅是要不得的詩，而且是非剷除埋葬不可的「新詩」中之「臭屍」！

張贛萍

大獨裁者秘史

藍雯譯

後來，我被准許到伯勒斯勞去，但我還得繼續保守秘密。

我愉快地動身，到了那裏，我的姨母到車站來接我。她看見我的時候非常歡喜，我們差不多同時說起了我的母親。當我告訴她我母親所遭遇的事情時，她心碎了的樣子，但她告訴我不要把這事情告訴我的姨丈。不久我就知道爲什麼。因爲我的姨丈卡爾是一個很認眞的納粹黨人，我以前未嘗見過他。他在本地的黨的地位是很高的。在職業方面，他是一個工程師，在一家鍊油廠裏有着一個很好職位。

我的姨丈是納粹頭目這一點，後來證明了對我是一種天賜的幸運，雖則在那時我自然沒有料到。格殺打撲之迅速地便准我到這裏來渡假日也無疑地和這一點有關。

我決定不把我的事情告訴我的姨母瑪德，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還得遵守格殺打撲不准洩漏秘密的命令；第二是當我逃脫時，不至連累了她。我不願我的姨母爲我而入集中營。

好幾個禮拜，我只是裝着一個到親戚家裏來渡假日的甥女而已，我還裝成一個眞正的納粹，儘可能表示對於現統治勢力的忠誠，這使我的姨丈非常歡喜我，雖則我的姨母覺得奇怪。

我還是得向警察總局去領我的薪金，這現在已減半了。我被吩咐不准把我這種「恩俸」的來源告訴我的親戚。

我只是告訴他們說我曾在慕尼黑的一位高級的警官家裏做女僕，存下來一點兒錢。他們並不需要我拿出錢來，所以我也無須公開我的「財富」。

我也沒有告訴他們說我已經結婚。

當我能偷空兒出來時。我便坐火車到波蘭的邊境，表面上是看風景。我把那裏的地形認識得非常清楚。在三個月後，（從前說來住幾個星期的話已經給忘卻了），我決定從一個近在邊界上的小村落叫哥爾茲的穿了過去。那是一個林深樹密的地點，邊防比較的寬弛。

但我的計劃突然改變了。有一天，我的姨丈回來了，聲稱他要到外國去做一樁重大的工作，得好幾個月才能夠完成。事實上是到羅馬亞尼的油田那裏去指導由德國新運去的機器的裝設。

姨母自然要跟着去，但我的去處卻成了問題。我乖覺地提議我個人住在那裏替他們看家。他們不贊成，要我跟着去渡眞正的假日，他們說我從未到過外國，這次的旅行對我是非常之好的。

我感激地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只是不知道格殺打撲對這事的意思怎樣。看去雖然好像無望，但我覺得我是正走着好運的，所以大膽地到警察總局去要求。我指出了我的姨丈是不知道我必須先來得他們准許的，要是讓他知道了這一點，同時就必須告訴他好些他本來不應該知道的關於我的事情。

他們向慕尼黑方面請示，慕尼黑又轉貝德斯伽登。我等了一個星期，我運氣不錯。他們准我和姨丈一道去；一方面是因爲他在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爲我平日的工作成績。

我喜歡得差不多跳了起來。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我離開了德國——永遠地。起初我們到達羅馬尼亞的伯羅斯帝，因爲姨丈必須在那裏預備他的工作；然後我們到了羅馬尼亞京城住了幾天，等着在油田附近找房子。我們住在卡里亞．維克多里哀的一家小旅館裏，這幾天都花在觀光上面。姨丈總是告訴我們，說是這個美好的城市不久就會變成德國的，我卻誠懇地希望不會。

我天天想着怎樣來獲得自由。有一天，我獨個兒出去，到一家咖啡店喝一點朱古力。在那裏，我開始和一個年輕的人攀談起來，他顯然是一個德國的猶太人。他告訴我他是一個逃難者，有一種秘密組織正不斷地在偵緝他，他必須逃往德國或者瑞士。我覺得他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告訴他我自己的情形，並向他請教我應該怎麼做。

我們都看得到，要是我突然隱藏起來，那就會有一番喧鬧，而

警察也許就會把我找到了交還我的姨丈。而且，我雖然算是到了外國，我相信要是格殺打撲懷疑到我是想逃脫他們的掌握時，他們總會有辦法把我弄回德國去的。特別是在這個裏面擁護德國的力量相當强大的半法西斯化的國家。

這個青年的名字叫伏格爾班，他答應我試向他的保護者詢問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幾天內就可以給我答復。

我和他又再見面，他告訴我要是我願意，我可以把我的事都付託給他的朋友們，他們將把我藏起來，一直到搜查無效時爲正。

我回到旅館來，等我的姨母出去後，用小箱子裝了些東西，便又回到小咖啡店來見我的朋友。

我不能說出那些給我以這種珍貴的援助的人們是怎樣一種人，也不能說出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工作地點。他們秘密地做着這種非常有效的工作，現在也還在做着，幫助別的人們正如當時幫助我一樣。這個組織雖然完全是屬於猶太人的，但他們對於受可怕的格殺打撲的迫害的亞里安人，也不惜伸出援助之手。

但有一點說出來是無害的。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普通的猶太人的家庭當女僕，在這一家裏，我一直住了好幾個禮拜。

報上登載我失了踪，我的姨丈和姨母非常煩惱，許多人跑來向他們詢問，而最糟糕的是德國總領事館出了一大筆賞格。還附着我的照片和狀貌的說明。

我這才知道要是照我自己的辦法，那是難得成功的。我感謝上帝使我獲得這樣的護助。

但這個祕密組織對我的幫助還不只此，它出人意表之外的，竟使我和我的丈夫通了信息。

這些逃難者組織了一個密探機關，它的效率是可以和格殺打撲相比擬的。當我告訴我的朋友們說我很想和我的丈夫通信息時，他們立刻有效率地工作起來，不到一月之內，他們已經找到我的丈夫，並且已經告訴了他我在那裏。後來，他們又幫忙他從卡爾斯魯赫逃到瑞士。（怎樣逃走的方法我是不便宣洩的。）又從瑞士到了羅京。

我將永不忘記這重逢的一日。

我極力想到車站去接寇爾德，我請求他們讓我出去，就只這一次。但我的朋友們溫和地堅決地阻止了我。我穿起我頂好看的衣服，狂熱地等着他來。

他終於來了。我嚇了一跳。這並不是那個活潑而快樂的我所熱愛着的人。我目瞪口呆地站着，他的臉上的縐紋正像一個已經五十歲了的人一樣，他的頭髮快蒼白了，我往時所愛慕他的宏偉的體格也不見了，肩膊低垂，胸脯內陷。

因爲他看見我時是那樣的歡喜，所以我假裝沒有注意到他蒼老的樣子。我吻他，笑，哭泣，我假裝好像全沒注意到他的變換一樣。但這是沒有用的，寇爾德自己是深切地感到了的。

他苦笑着：「寶琳，你看，集中營的政治教育已經把我弄成一個什麼樣子，這樣才算是第三帝國的合格公民！」

可憐的寇爾德。他受了極大的虐待，他告訴我一些關於鞭笞，苦工和劣食罰餓等等的故事。我是熟知了的，這是無數的其他的人都能敍述的故事。

這晚上，我們開了一個小小宴會。佳餚，好酒，和美妙的音樂，那是我們的朋友們供給的。他們也樂得乘這個機會快樂一下，因爲他們的日子太苦了。

現在，我的故事就快完結了。我們正籌思着怎樣到法國或者英國去，恰好這個機關的負責人在和寇爾德的談話中，發現了寇爾德是在阿爾薩斯——羅蘭的海格瑙出生的，他有自行擇選作爲法國公民的權利。

你們要是在一個自由國土生活着的，就不能想像這個發現對我們是怎樣的狂喜。這正好像我們本來是被註定入地獄的了，卻發現了天堂的門爲我們敞開着。

我們到法國的總領事館去，辦事人對我們非常同情，用極快的速度完成了入籍的手續。

這樣，我們便來到法國，不是作爲逃難者，而是作爲世界上最自由的共和國的公民。

我現在的小住處是在巴黎蒙馬德區一座房子的三層樓上，這最後的幾句話就是在這裏寫的。

寇爾德應徵入伍了。他欣然就道。我又重新在替人家洗衣裳，我的收入比希特勒給我的工資要減少一大半，但因爲是在自由的空氣裏生活着，所以也覺得很富足。夜裏有時夢起大槽和貝德斯伽登，我看見可憐的沃都．史里賓的殘破的臉孔，看見浩斯曼的淫瞟着的眼睛。我也聽見希特勒自己的嘶激的聲音。夢見我在祕密警察之前聽候宣判。

我說我夢……我說錯了，這在法國不是夢，而是 Nightmare!

【完】

氣得黃超要動手，連話也說不清楚，巴巴結結的指着我罵：「你這死雜種，不喝敬酒喝罰酒，我黃某人是好惹的？」

「我也是好欺的？狗東西！」

「再罵一句，看我不拉你！」

「你拉我？我拉誰！狗東西，穿起龍袍不像太子，虧你還擺這個臭架子，看你過去的所作所爲，還好意思來教訓人家？」

寫信佬見我們這樣鬧到面紅耳熱，連忙過去向黃超說好話。這無情中助長了他的威風，看他把眼睛一翻，連忙撲過來擒拿我，卻給寫信佬擋了駕。

我對寫信佬說：「放他過來，看他有多大本領，他過去的教訓想也還沒領受到夠！」

「阿毛，死雜種，你過去借我的錢還沒有歸還，竟然惡人先告狀；」

我豎起拳頭給他看。「行，但要還問問這位先生！」

「你這忘恩負義，不拉你我不姓黃。」

我和他一直被寫信佬隔開，兩人的口沫頻頻的飛在他的臉上。寫信佬勸勸我，又勸勸黃超，誰也不肯相讓，弄到他團團轉，不停的揩臉抹額。

「你死人阿毛，終有一天，你——」

「你老哥請過來！」外面跑過來一名大漢，把黃超拉了過去，在耳底喞咕一會，連拖帶請的把黃超拉走了。一直就沒有回過頭。

我莫名其妙的，問寫信佬：「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你認識那位仁兄嗎？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他呀，你也不認識了？」寫信佬向四下裏看了一遍，才小聲告訴我說：「他就是每晚來向我們收規的監護人。」

「哦——，怪不得，原來是蛇鼠同窩！」我恍然大悟了。

「這一次才是眞正的受保護呢！」寫信佬笑將起來。「不過，阿毛！你下次再不能這麼衝動了，險些兒碰上大釘子。」

「難道我的眼睛瞎了嗎！」我說。「但對黃超這王八蛋不這樣不行，這就是所謂嚇阻政策！」

「好個嚇阻政策，哈哈哈哈！」寫信佬笑得前俯後仰的，兩筆鬍子變了翻江倒海的蛟龍。

我的寃鬱氣全消了，在包租婆那邊受到的已推到黃超身上，份外的輕鬆愉快。這一晚，我睡得特別舒服。

從下流



十九

寫信佬突然患急性盲腸炎入醫院去了，水喉七、張河、蘭姨等東挪西湊的給他籌了醫藥費。可是盲腸割了，又引起肺病的併發症，轉入肺病醫院療養。

這時候，只留下我一個人看守這個攤子了，什麼地方都不能去，被一條無形的繩子栓住，從早到晚，除幹活的時間之外，不是坐着呆想就打瞌睡。

這種清靜刻板生活，反使我有機會冷靜地去觀察社會上一切事物的變化。

我覺得自己好像有了想像的天才，很容易會把自己美化成爲一個幸運兒，陶醉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天堂裏，這種想像一個接連一個，一個比一個更有詩意。

可是題問又來了，正所謂禍不單行，不到一個星期，我的檔子突然被有勢力的人澈底掃蕩了。

那是一個早晨，我正在洗臉的時候，忽然有五六名穿灰色制服的大漢，聲勢汹汹的闖進來，不由分說的把我挾出去，問我要牌照，我說沒有，他們便動手，先把椅子摔出街上，寫信佬的書簿紙筆全部變了垃圾。

「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大聲問。

「難道你瞎了眼睛！」其中一人指着自己的制服給我看。

「就是要搬也得給我一個期限呀！」

「要說道理嗎？回隊上去！」

一個巴掌過來，「拍」的一響，我跟蹌倒退一步，臉上熱刺刺的。我想還手，但兩臂已被抓住。

眼見我的鏡子、梳子、髮腊等東西紛紛落地，跟着連帳篷都被拆了下來。僅有的一個「家」，頃刻間變成垃圾堆，我心痛欲絕，想搶救也不行。

「你還要不要這些東西？」他們問我。

我毫不思索的說：「爲什麼不要？這一切都是心血！」

「好罷！跟我回去辦手續！」

我被推上了豬籠車，連同我一部份心血垃圾，被押進局裏去。

他們控告我是無牌營業，貨物阻街。輕判落來，只發還我一個擦鞋箱和一包破衣服。受了一頓嚴酷的教訓之後，把我趕了出來。

我的胸脯隱隱作痛，側頭一望，見黃超那傢伙正倚在門上作得意的奸笑。我心裏想：看你黃超什麼時候再碰上我！

這樣，我又無家可歸，無地可容了。失神落魄的，背着破包袱，提起鞋箱，毫無目的在街上徘徊遊蕩起來。

我不想去見六姑和張河他們，所謂貧窮莫探親，失意莫認人。此時見了面，只有增加大家傷感。街上越熱鬧，我的心越荒涼，憤怒已振不起我的精神，我太疲乏了，需要一個地方歇歇。

猛然想起了有這麼一個去處。那是在熱鬧市區的一間郵政局，那門口經常麕集一批狂人，或坐或臥，露臂袒腹，隨地擺列着破衣爛碗，臭氣薰天。

我現在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除了這個地方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路可走呢！

當我把東西放下，伸展一下四肢，汗還沒有揩，就有一位黃衣大漢走過來干涉。

「走走走！你坐在這裏幹什麼？」

「歇歇腳！」我沒好心思向他解釋。

「要舒服到公園去，走！」

我看這傢伙怒冲冲的，心裏已不大高興，聽了這句吆喝，不覺又氣上頭來。乃理直氣壯的指着那班正在捉蝨子的狂人給他瞧，說：「他們蹲得，偏我蹲不得？」

「這不干你的事！」

「我跟他們還不是人？」

「總之你是你，人家怎樣，你不能學。」

「那麼你是你，我的事你又要管？」

「我職責所在，有權過問。」

「問也要問得普遍，難道你受訓的目的只是專為對付我？」

我的話相當重，他的臉色驟變，兩隻耳朵紅得像兩片楓樹葉。那時有很多閒人圍上來看熱鬧。他發作不得，只咬緊牙關，瞪大兩隻狼般的眼。

我既然氣開了頭，心裏所有的委屈亦要找出路了。也怒目的對着他。

好一會，他又盛氣凌人的大聲問我：「你是不是狂人？」

「這和狂與不狂有什麼關係？」

「不是狂人就得滾！」

「笑話，這裏又不是瘋人院。」

「不管是什麼地方，你都得滾！」

「要我滾到那裏去？」

「隨你自己選擇吧！應該滾到那裏就滾到那裏好了！」

「你們是不是想把我趕絕？」

「不干我的，這是公事！」

我再也沉不住氣，新愁舊恨一齊湧了起來，毫無顧忌的嚴厲質問他：「這是什麼公事，你執行公事是應該這樣的態度嗎？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要逼我狂了才不叫我離開？我現在狂不狂還未經醫生證

到上流

馬森亮



實，但你卻要逼到我非狂不可！我不狂，你可以隨便叫我滾；我狂了，你才不敢碰我是不是？你的職權是怎樣的，狂人的行動是不在你的職權範圍之內？為什麼你對一個好人就這般認真，連坐一坐都不行；對一班整天呆在這裏污糟辣撻的狂人則熟視無睹，不敢哼半句呢？請問你：你平時所學的是什麼？又是誰教你的？……」

旁人嚷起來了，有的說我不識時務，有的譏訕地假公濟私。

他發惡了，大聲喝：「你到底滾不滾？」

「不滾又怎樣？」

「不滾我拉你！」

「你就只曉得這一套。告訴你，這句話我聽到夠了，習慣了。你算——」

「算了算了，小朋友！」人叢裏竄出一個陌生人來，做好做歹的對我說。「還爭什麼？先生說不行就不行，你可沒有狂呀！化不來和這班狂人混在一起！」

我見那人嘴角上也有兩筆鬍子，像寫信佬的一樣。他的態度是和靄的，便轉頭告訴他：「老伯！我並不是想賴在這裏不走，只不過路走倦了，借個地方歇歇腳，但他不給，叫我滾，我不外想問個明白罷了！」

「還問什麼？」那人不讓我說下去。「許多事情你永遠不會明白的，你年紀輕，走就走好了，難道除了這裏就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嗎？」

他一邊說，一邊替我拿起包袱，催我離開。我尊重他年老，不忍拂他意，乃快快地移步。那位大漢想擺權力也不可能了，有一道人墻把他擋住。

「殺呀！我老子要殺人！」

不知怎的，剛才坐在我旁邊的那位狂人忽然大叫起來，瞪大了紅絲眼，飛舞着汗衫，嚇得人們慌成一堆。

「我老子玉皇大帝下凡來也！我手執鋼刀九十九，看你往那裏走！——」

有人笑起來了，膽小的急忙從人堆裏竄跑出去。我也覺得好氣又好笑，想回頭再說幾句諷尖話，那老人一直催我走。

「走走！把下一齣戲留給他們上演好了，趁天未黑的時候，找着你的居宿地，否則又要走赤柱那條路了。」

「老伯你貴姓？」我很感動的問他。

「不要問了。我就是你的老前輩。」

「我——」

「你只要記住自己是年青人就行了！」

他說完，向我揮揮手，又把我送入人海中，他轉也身走了。不，他好似已鑽進了我的心裏！

這時，太平山已把太陽撇在腦後，像被羣眾遺棄了的失意政客一樣，縱有餘暉，也暗淡得可憐。

街燈一亮，我的心更加焦急了。今晚要宿在那裏呢？樓梯底嗎？人已塞滿了；公園？有人巡邏；住公寓？沒有錢；睡街邊？阻街！偌大的一個城市，好似沒有半吋地方容得我下的。

不能不落荒去了。我已拿定了主意，若再找不到安頓的地方時，就是在郊外露宿也要了。我是一隻無處容身的野狗，急於要找一個避風的角落。

天很快就黑齊了，也分不出東南西北，濃密處還閃出電光，隱約響着雷，附近雖有街燈站崗，卻靜黝黝的，路面很硬，凹凸不平，撒上幾片落葉，夜風吹來，樹上籟籟作響，間雜着唧唧蟲聲。

好容易才找到一個可以容身之地，那是一座舊洋房後門的一個樓梯底。我確過於累乏，一骨碌便和衣倒下去，把毯子一綑，很快就睡着了。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二十八）

三郎

母女相逼，答允相見

姚太太雖然作了壞的推猜，但仍作着好的希望，因爲她所作的推猜太可怕了。爲着希望推猜不會成爲事實，她開始向楊帆作爲試探。她問他：「楊帆！你把宜瑛到底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楊帆聽她這樣發問，內心一震！但又馬上恢復鎮靜說：「她不是到青幹班受訓去了嗎？你怎麼明知故問！」

「我希望你說的是眞話，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對人生我也看透了，我在你面前委曲是希望求全，如果我這樣對你，你仍不能使我的丈夫恢復自由，又不能使我的女兒生活得自由自在，我活在這世界也沒有意義，那就只有一死！」

「你放心吧，不要老是死死的。」楊帆撫慰着她說：「我與你恩愛逾恆，最近因爲事情忙一點，沒有每天來與你親密，這是不可因私廢公，我要指揮解放華東區的大鬬爭，你是不是因爲近來我冷落了你，而——」

「呸！誰跟你說這些，我只問你要我丈夫與女兒的自由與安全，你不可……」

「好人兒！你的女兒不就等於我的女兒一樣嗎？等她畢了業之後，分發工作之前，她自然會回來探看你，你還怕見不到她的面嗎？至於你的丈夫，待他的改造教育完畢，主持人說他沒有問題了，自然可以恢復自由。不過，他恢復自由之後，你可要與他離婚，因爲我不能沒有你呀！」

「不管如何，我要先見見宜瑛，她不能回來，我總可以去訓練班看她吧？你如果不准許我與女兒見面，我就只有死！」

「好吧，等我與訓練班的負責人商量一下，能否特別通融，准她星期天回家一次，你不要急，這種事我是不便用命令行事，要公私兼顧的。」楊帆只好這樣搪塞敷衍，以後又說訓練班要遲一兩星期，待課目告一段落才准學生出外。

可是，姚太太見他拖延，疑心越發增加，對他的纏吵也越厲害。另一方面，姚宜瑛也哭吵着要回去見見母親和妹妹，終日哭哭鬧鬧，兩面糾纏，楊帆實在沒有辦法推延了，這才答應姚宜瑛回家去見母親。

不過，他的答應是有條件的，要她說謊是在受訓，不准說出與他關係的秘密；見了面不准哭，仍然回來此地。如果做不到這幾點，他就要對她母女三個人不客氣。

姚宜瑛思念母親，掛記妹妹心切，當時滿口答應了。楊帆在一個星期六日的晚上，拿了一套共軍的女式列寧裝衣服，叫她換成學生樣子，又再三叮囑，除了說受訓情形的日常生活外，不許說別的，由警衛員同去同回，如不遵命，他就要以嚴厲手段對付。

被强姦了，母女昏倒

姚宜瑛當時答應他，離開住所去見母親時，也不欲將自己被姦辱的慘痛遭遇說出來，眞的怕他了。可是一個被狂暴摧殘後的少女心靈，是支離破碎的，當她一踏進母親與妹妹的住所，心情便開始激動，無論如何把握不住自己，控制不了情緒；等到一見到母親的面，整個人似崩潰了一樣，不顧一切的撲倒母親的懷抱中，只叫了一聲「媽呀——！」便放聲大哭起來了！

「宜瑛！你，你怎麼啦？」姚太太抱住女兒泣不成聲的問。下意識中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

「媽！我——我被他……」

「什麼？他又對你怎麼樣？」

「他强姦了我！」

這句話聽進姚太太耳朵裏，比旱天雷還要響，一陣天旋地轉，當場便昏倒了；姚宜瑛也昏倒了！兩母女一同倒在地下，把一個姚宜琼驚嚇得哇哇大叫大哭。

送姚宜瑛的警衛員見到出了事，跑步回去報告楊帆；其他女勤務員，七手八腳的忙於救護姚氏母女。

姚太太與姚宜瑛甦醒過來之後，三母女哭成一團！

楊帆怒氣沖沖的跑來了，氣得青筋暴露，臉紅頸子粗，他的下馬威還沒有發出來，姚太太卻以亡命姿態向他指罵，罵他是一個狼心狗肺，人性全無，天良喪盡的衣冠禽獸！罵他是個卑鄙下流，人面獸心，沒有人格的狼鬼！但她到底是個出身大家，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她罵來罵去是這幾句文縐縐的毒惡話，罵到傷心處，只會說：「楊帆！你這不得好死的傢伙，我母女做鬼也不放過你！」

楊帆在氣急敗壞中挨了她這一頓惡罵，有如火上加油，終於老羞成怒的站起身來，跨前兩步，從腰間拔出手槍來向她三母女一指說：「閉咀！你們要再哭再鬧，我就通通槍斃了你們！」

姚宜瑛嚇得乾瞪眼；姚宜琼因非身受其痛，比較理智的忙用手掩住了母親的咀。

「混帳！你們太不自量了。」楊帆拿着手槍，用槍口指着劃着說：「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是國特反動派的餘孽，你們是舊社會騎在人民頭上的罪惡份子，也即是新社會的人渣，按罪論處，你們都該殺該剮，該拿去公審鬬爭，然後用刀砍槍斃。現在我這樣優待你們，照顧你們，你們還不滿足？我瞧得起你們母女，才會這樣厚待你們母女，如果再不自量，還要吵吵鬧鬧，我先給你們一點皮肉痛苦，

把你們送到監獄去！」

這雖然是恫嚇的話，也是實在的話，楊帆是有絕對的權力要她們三母女生就生，死就死，苦就苦，樂就樂的。姚太太知道這種情形，姚宜瑛與宜琼也知道這種情形。因此被他這樣一罵一嚇，都噤若寒蟬，不敢再哭鬧了。

恫嚇生效，槍斃其夫

楊帆見到恫嚇的第一步已經收效，又進一步說：「你們也不想想自己，看看別人？與你們同等身份，同等罪名的國特反動派家屬們，她們今日過的是什麼日子？那一個不是被清算鬪爭之後，打入監獄在活受罪。你們三母女在我的照顧與愛護下，又過的是什麼日子？衣食住那一樣不是最好的？我爲什麼要這樣厚待你們？無非是看到你們可愛而法外施恩。否則的話，你們還不是與其他國特反動派的家屬一樣，縱然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將你們送到監獄去幹苦工粗活。你們不要以爲是什麼高貴的太太小姐，老子瞧得起你們，才愛你們母女；你們要是不聽話，把你們送進監獄還不是一樣要做我們同志們的慰勞品。貞操？你們的生命都在我手上，貞操算什麼東西？今日被打入黑獄的國特反動派家屬，他們以前不都是自以爲高貴的太太小姐嗎？今日她們那一個不是我們同志的慰勞品，一個人佔有一個是最幸福的，一晚上換兩三個男人也很平常。別做那種高貴貞操夢啦，今日是人民世紀，今日是共產黨的天下，你們安份聽話，我仍然會優待你們，否則便是自討苦吃！」

這也是實在的話，共產黨人確實是這樣對待「國特反動派」家屬的；楊帆也有絕對權力把她們三母女拿去做下級共幹的輪姦洩慾器。姚太太更只有蒙臉飲泣不敢出聲了。

楊帆見到已收鎭懾之效，率性心一橫，來一個一了百了，將猙獰面目全露了出來，將姚氏母女的心理顧慮全部掃清，又說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說：「我今日乾脆痛快的告訴你們，你丈夫做國特罪證如山，反革命思想頑固不化，前些時已按律懲處，將他槍斃了！」

「呵——！」姚太太手帕一放，張口結舌只叫出一聲「呵」，兩眼一翻，頭一仰，又暈倒了。

姚宜瑛與姚宜琼聽到父親已經被槍斃的噩耗，又見母親再度昏倒，兩姊妹伏在母親身上，哭得死去活來，搶天呼地，喊娘叫爸，任是鐵石心腸的人，見到此情此景，都不禁鼻酸要掬同情之淚！

可是，楊帆這個狼心狗肺的人，卻一味的猙獰冷笑，好像做了一件稱心如意的事，沾沾自喜，示意站在一邊的女勤務員將她們三母女分開而坐，又將姚太太救醒了轉來，三人的哭聲更大更悲了。

姚太太屈辱於楊帆的淫威之下，其目的不外是想救丈夫一命，使兩個女兒不要受辱吃苦，今日竟然委屈而不能求全，丈夫逃不了被槍殺的下場，大女兒又被這個惡魔强姦了，莫說她是一個高級女知識份子，就是任何一個稍有血性羞惡之心的普通女人，也是受不了這種打擊的。因此，她的口中只是一味的咒駡，心中卻在盤算着如何拚了這條命，她要與楊帆這個惡魔同歸於盡，以洩此憤，報此仇！

求死不能，忍辱偷生

可是，她駡的那些「如何不得好死，如何千刀萬剮」的「報應」話，在一個「無神論」者的共產黨徒聽來，是只覺得好笑的。不過，她內心所想的雖然沒有說出口來，楊帆卻好似知道了她在想的什麼。他說：「哭夠了，罵夠了吧？我告訴你們，今後除了好好的立功，一心一意的贖罪之外，你們是別無他法的。千萬不可想那些自殺或殺人的愚事，我不容許你們自殺，我也不會怕你們出什麼花樣把我殺死，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人，要你生，你不能死；要你死，你不能生。人的生與死，都決定於黨的需要，也就是人民的需要上。再說，你們如果是因爲恨我而想把我殺了，其目的不外是報仇。那麼，我要問你們，國民黨殺了我們那麼多人，難道我們就不應該報仇嗎？」

姚太太火起來了，咆哮的怒斥着：「你們兩黨之間的仇恨，與我們母女有什麼關係？你怎麼可以把這些帳，算在我們三個弱女子身上？你們有本事，何必跟國民黨談和，爲什麼不殺到南京、上海去找國民黨報仇？像你這樣專門欺負我們母女，這算是什麼玩意？」

楊帆並不以爲忤說：「和談只是我們的手段，殺到南京上海去只是時間問題。至於我對你們母女決不是欺負，這是眞正的愛，如果我要欺負你們，今日你們能在這樣舒適的小洋樓裏，過如此美好的生活嗎？你們受過半點皮肉之苦，生活之苦嗎？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我可以派人帶你們去看看其他反動派國特的家屬，她們在監獄裏過的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她們每天晚上是與那些人打交道？我現在向你們提出最後警告，今後不准哭哭啼啼，吵吵鬧鬧了，你們母女可以不分開，但要聽話，不要惹得我不開心，否則便只有自討苦吃！」

他把這些話說完，將警衛員與勤務員叫在外邊說了幾分鐘話，便匆匆離去了。

女勤務員又向她們母女進勸：「你們千萬不要再哭再鬧，或想自殺殺人那些蠢事了，楊部長這樣厚待你們，眞是喜愛你們，不相信的話，可以帶你們去看看與你們身份相同的人，她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如果不是你們母女色藝超羣，美艷絕倫，還不是與那班人的家屬一樣，丟進監牢裏去過那裏暗無天日，由士兵們輪流姦污的痛苦日子，如果遇到軍事上要流動轉移，乾脆就是牽出來用機關槍集體掃射。姚太太，這種事我們看多了，知道得比你們清楚，希望你們改變觀念。好死不如惡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的兩位小姐年青貌美，前途無限，你縱不爲自己着想，也應該爲女兒着想。以後歡歡喜喜，白天教小孩子們唱歌、彈琴、跳舞，忘了一切煩惱事，生活也就會覺得愉快了。剛才楊部長已經下了命令，你們如果出了什麼事情，連我們都要槍斃，你也可憐可憐我們吧，做人何必那麼認眞？在這種動亂的潮流中，最好便是隨寓而安，得過自過，來日方長呀！」

這是實在話，如不忍辱下去，又有什麼辦法？姚太太思前想後，求生求死均不能，只好等待機會。從此，她們母女便做了楊帆的共同「愛人」，受着這衣冠禽獸的玩弄。

但在數月之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萬人意見

記述兩次逃亡經過艱險備嘗
希望難胞痛定思痛憶苦思甜

萬、張二位先生：

祝您們健康。鄙人鑒於前年左派暴動風潮中，有不少由大陸冒着生命危險逃亡來港之人士參加，眞是痛心疾首。當年左派之暴行雖被正義之聲所敉平，但目前仍有捲土重來之勢；且施行銀彈政策，極盡拉攏、挑撥、恐嚇之能事。爲了粉碎共黨之統戰陰謀，我們廣大難胞應居安思危，站穩反共立場，與共匪作持久之生死戰。切勿因環境不良而滿腹牢騷。須知當年何故背井離鄉，拋妻棄子，甘作亡命客？鄙人不怕煩絮，再借貴雜誌一角，憶述當年逃亡之艱苦過程，俾能引起身受者作憶苦思甜之效，方知自由誠可貴。

一九六二年之五月逃亡潮震驚世界，中共爲測民心之歸向，曾秘密從港穗間試辦開放運動。由於共匪暴政專橫，民生潦倒，全國不滿之士雲集廣州，演變成洶湧澎湃之逃亡潮。鄙人居於著名之某漁港，故有機會隨深水漁船出海，足跡廣東沿海各埠，而造就日後逃亡成功之條件。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國府聲言反攻大陸，並謂海面出現橡皮登陸艇。共匪怕得要死，倉惶備戰，以疏散人口爲名，將大小城鎮進行階級淸理，遣返原籍。鄙人所處之海港未陷共時乃富庶之地，漁、農、商極發達，人口數萬，民風純樸。每於夕陽西下，白帆點點，滿儎而歸。共匪竊據後，經無數次屠殺，已把人變成鬼。此次淸理對象首當其衝當然是地富兒女，凡在船上工作的要趕上岸，後再遣返各鄉。（當時男女數百人均土改期流淚在此給漁民收養多已娶妻）。

一九六三年夏，鄙人結束多年的海上生活。下放陸地幹了三個月之義務勞動，財力耗盡，嗟嗟難言。共匪爲向人民表功，另抽出十餘名所謂反黨之死硬份子，冠以莫須有罪名，發動羣眾開會鬬爭，因罪無證據，故各人被毒打一頓了事，後派出所所長梁某（因貪污及奸淫婦女四淸時已被鬬臭撤職）到場，言我等於明晨集中待解，至此才平安渡過一宵。一九六三年九月四日早晨，整個海港愁雲密佈，哀號之聲不絕，父子夫妻抱頭痛哭，人非草木，連旁觀者亦洒下同情之淚。共幹並在場恐嚇；說我等人是老虎、炸彈，並强迫已婚者即離婚，否則便有走地主階級路綫之嫌。極權是無理可喻的。只要是成份好的一方點頭即可攬掂，共黨就是如此這般的社會。

鄙人被逐返鄉，對農業陌生的我社員是不歡迎的。可是家徒四壁，拍手無塵，絕望中惟有約數知己，搜集證件，加工整理作護身符。將所有衣物賣盡作盤川，漫無目的地流淚天涯。正是「在家無日好，出外半朝難」。經兩年工地流徙生活，可謂歷盡滄桑，不知吾家何處了。在立錐無地之下，故作篤卒過河（偷渡）之壯舉；死黨三人，浩浩蕩蕩南下濠江。（因此綫最熟）由穗裝備出發，暗藏（球膽），扮成打石工人。因穗往石岐之船票要證明，故改乘往順德縣容奇下船，抵埗天尚未亮，擇一茶肆死角品茗，計劃下一步行動。陽春三月，細雨紛飛，加上緊張心情，各人未免流露些寒意，肥仔源一向以大隻自居。此時亦全身抖索，牙齦震得嘓嘓有聲。我勸各人保持冷靜，一切由我應付。（因我粵語流利）茶畢步出門口，天已大白，雨還下着，這種天氣行動對我們安全得多，隨即快步往搭單車（不敢乘汽車）直達小欖鎮。此時雨已停止，爲安全起見，步行至石岐。午時已過，飽餐戰飯，配備乾糧，環顧四面無人跟踪，便大搖大擺直趨華陀廟。（是南下必經之黑點，特務滿佈，在此失手者大不乏人）我等擇一尾位高談濶論，以引起單車佬注意，並觀察周圍環境。俄而有一單車佬上前搭訕，我即奉上紙烟，客套幾句，我見其人皮膚漆黑，手腳粗糙，無甚可疑。即着他介紹另兩部單車，飛奔而去。半路說已知我等動向，並言他是澳門商人，十多年前返鄉掃墓，遭共匪强留，澳之產業被共匪接管，因幾次偷渡失敗，故改此行。並指示我等前途關卡，使我非席感激，可惜我當時實無物可送。抵深灣時，適有客車來，我們便擠了上去，由深灣至三鄉分站不用證明，到三鄉亦無法再進，稍下便是禁區了。我見天色尚早，約下午五時許，便找一飯店歇腳，飯後即檢查配備，裝作若無其事，哼着共黨之小曲作掩護，直往禁區前進。當時處境實危險非常，所經之村落，一狗吠聲，百狗吠影，令人不寒而悚，步步驚魂。三月末旬之黑夜，沒有月亮，只有田間的螢光除青蛙鳴叫外，一切顯得寧靜可怕。我們加快腳步沿着公路兩旁樹蔭疾馳而過，雖夜涼似水，但我等心情似火燒一樣，汗下如雨，爬山涉水，日宿（打座式）夜行，毫無倦意。

第二天揀一棺材氹宿營，由肥仔源當值，誰知近午佢竟睡去，適細眼松起來拉肚子，才見有一郵差路過，好在四邊無人，否則一網打盡，當即席捲飛奔入樹林。驚魂甫定，已見有數人手拿扁担搜索，擾攘一番離去。經此教訓後肥仔源才一改前態。入夜繼續起程，羣巒叠叠，眞是一山還有一山高。也不知行了多少路程，到一村莊背之打谷場，找些隱蔽處稍息，各人才發覺鞋底已不翼而飛，衣服片片，手腳亦被荆棘劃傷，可是全不覺痛苦，各人只有相對微笑。忽有兩度强力的電筒光射來，跟着大喝一聲。站住！這突而其來之呼喝我不但不驚

，反而鎮定。因爲共幹如發現我們絕對可不動聲息就遞，何必打草驚蛇？或者共幹有意放生未定。因此我們直往山上爬，共幹並未追來，電光不斷掃射，意思是趕我們走，我在心裏暗說一句；多謝你們送我一程。第三日找一石洞躲藏，可憐眼細松連日腹瀉，（因食油餅餸山澗水），已感體力不支，垂頭喪氣。但決不能讓他留下，只有極力安慰他，亦步亦趨，帶病而行。

第三晚橫過一條水深過腹之河流，穿過公路，見燈火通明。原來是翠薇檢查站，有軍人把守，遂繞道田間匍匐前進，視野迷濛，只憑天上電光摸索，可是大雨傾盆，恰似落湯雞一樣。到達山腳，見路邊種有冬瓜數行，故順手牽羊摘下一個療飢止渴。在當時的味道實比蜜瓜不遑多讓。

第四日黎明前已接近拱北，因所處地勢不佳，無法隱蔽，只好衝過公路爬過樹林。當時因衝力太大，失去重心，而栽倒路旁蕃薯坵上，引得途人大笑。幸他們均駕單車而過，並不理會，故有驚無險，傍晚越過兵房，登上最高之將軍山，山勢險要，峭壁林立，因陰雨連綿，伸手不見五指，我等三人手牽手步步推進，並時聞呻吟之聲陣陣，非常恐怖，可能是遇難寃魂，發出哀鳴。到達山頂，遙見澳門燈火五光十色，光艷奪目。我等不禁欣同雀躍，隨即下山到達海邊之小山坵，其時天已將亮，遂找一安全地渡過。

翌日觀察地形，選擇渡江地點。只見左面唐家灣，右邊之拱北與澳門相對，河邊共軍哨站林立，探照燈頻頻搜索。這時我們的心情眞是又興奮、又緊張，很快候至天黑，急不及待，摸落海邊，通過公路，衝到海灘樹林，解除武裝，吹脹球膽，縛於胸間腋下，一齊奔落水中，剛游數十碼，突聞細眼松大叫一聲「頂唔順」啊！旋即失了踪。當時因心急而疏忽潮水漲退時間，東風巨浪，多日奔波，身體瘦弱不堪，特別細眼松更甚，無怪其頂唔順者。我與肥仔源拼命掙扎，可是力不從心，怕遭沒頂，游了五百碼便放棄（估計全程千五碼）。眞是東風不與周郎便了。我和肥仔源折返岸時已失細眼松所踪，欲拾回所掉衣服，但遍尋不獲，其時寒風刺骨，手腳凍僵，惟有兩人擁抱取暖。可是雙方肌肉如冰，毫無作用，全身顫抖，言語模糊，只有爬上公路跑步。但兩腳抽筋，有心無力。遠見一哨崗內無守軍，遂闖入暫避，因身體已無抵抗力，頁久口水鼻涕仍長流震顫加劇，看來已不濟，便和肥仔源（已變瘦仔）商量，準備自投羅網。除此之外只有凍死。

這時我伸頭窗外，只聞狂風怒吼，長夜漫漫，隔江之萬家燈火，發出誘人的光芒，自由閃爍。它又何曾知道多少人爲嚮往而身繫囹圄，葬身魚腹呢？千里迢迢，功虧一簣，教人怎不傷心，兩人不禁仰天長嘆。至此迫得高呼救命，驚動兩名共軍，手持上刺刀步槍，如狼似虎押往兵房，每人飲了兩杯滾水當堂甦醒，共軍隨手擲來一套染有泥漬的女裝衫褲（是偷渡客遺物），我與肥仔源二一添作五，穿起上來非男非女，只有苦笑。後被推往一哨崗渡過一宵，同時先後亦捉到七人。翌晨一起由兩名持槍共軍解送，步行至珠海縣山場收容所。水未飲過一口，經例行手續便趕入一間古屋大廳內，已住滿百人。大小二便在內，臭氣薰天，蚊子木虱，令人坐立不安，食飯冲涼，共半小時，天井有水井一口，一個木桶打水，食完三両已無法冲涼了。翌日強迫掘樹兜挑肥料，比牛馬都不如。收工後才見細眼松和兩名難友到來。原來細眼松返岸後拾回我們的衣服，躲在草叢中，天明遇一割草婦人，因不敢動，險些被割去鼻子。深夜欲往鴨仔灘淺水步過，但此處警衛森嚴，有一頭狼狗撲出，照佢臂部死咬不放，才被共軍俘虜。另兩名受傷難友，因共軍喝令不聽而被手榴彈擲傷截返，共軍老羞成怒，在他們的屁股兩邊用刺刀戳了兩個寸餘深的洞，鮮血淋漓，慘不忍覩。細眼松的褲子亦被狼狗咬穿，血跡斑斑。第三天將我們押往石岐拘留所。數天後再轉送廣州石井集中營。其中在途中跳珠江河逃脫者不少，我們因舉目無親，故沒作此念。

集中營裏人山人海，由港澳綫失手解到者川流不息，各人交流經驗，盛極一時，其中因不堪虐待而越獄時有發生，博鬬場面驚心動魄，傷亡不可數計。我們經兩週之洗腦後，才用專車送返原籍。因返家之後果不堪設想，故這些人懂何地語言便報何地址，改名換姓，伺機逃脫。車開至陽江縣境時，三十餘人即採取行動，制服押解員，威迫司機停車，毀爛車窗，各奔前程去了。

我們三人恢復自由後，不計疲勞飢餓，步行返家。找些三合土散工以維生計，養精蓄銳，重整旗鼓。失敗是成功之母。經一年之策劃，已萬事俱備，只欠南風了。一九六六年夏，某海港的一個晚上，因天氣炎熱，海堤不少行人。我們三人（一名舵手一名負責糧食本人任交通聯絡）相約會面，海風陣陣，令人神怡。這時水上的人家，送客上落高呼同志聲，夾着小艇穿梭的搖櫓聲，形成一支交响曲

。暗淡的街燈下，間中出現一副陰森的面孔，我們意識到，這些白狗（警察穿白衫藍褲）又要擇人而噬了。我們稍作距離作納涼狀。白狗各掃一眼便走開了。因此我們在數十分鐘內便決定以那條船為對象，選定人數、時間、地點。各成員對家屬絕對保密，用宣誓及聯保辦法，行動時不准攜帶任何物品等。於五月末旬深夜，月黑星稀，一片死寂，潮水剛退不久，故先派兩人避過值夜民兵，潛水解纜，用竹篙撐開，沿山遙駛到到指定地點，然後逐個落船（一行十人半數有航海經驗）。眞是神不知鬼不覺，一聲拜拜！便隨波逐流了。當即表面僞裝捕魚船。誰知這條破爛不堪的小帆船，因日久無人打理，各用具已殘缺不全。事到如今，惟有揚帆起程，乘風破浪有進無退了。

因為雨季天氣，雷電交馳，雨陣大作，加之波濤洶湧，這葉大海中的小舟，恰如滄海一粟，隨時有傾覆之虞。惡劣天氣行動，雖安全，但對這條老爺船威脅就大了。突然啪啪連聲，舵頭把手已斷，控制失靈，船身被浪拋上拋下，顛簸得很厲害。桅桿搖動欲倒，鯉帆亦被連場濛雨刮得支離破碎，帆繩寸斷，船底亦穿了數處，海水湧了進來。生死關頭，只有冷靜才能補救，並叫暈船的人加入戽水工作。可憐這些暈浪人跌得鼻青面腫，嘔吐得氣息咻咻。有些竟喃喃自語求神保佑，差點掉下淚來。此時船旁的鯊魚亦張口等待了。忽然有一艘香港機動漁船開足馬力駛過，喜出望外。可惜我們的呼救聲竟被馬達聲掩沒而白費，又不能起火，眞是聽天由命了。幸天明前已風浪靜，雨過天晴，恰似發了一場惡夢。後來檢查炊具，才知煑飯的瓦保亦分作兩邊，盛淡水之埕亦翻倒，大米亦被浸[火僉]了，眞是禍不單行哩！

經三十六小時之海戰，終於穿過萬山群島而獲得自由。至今回憶當年之情景，誠如脫胎換骨，從鬼門關裏逃出生天。這個血淚斑斑的故事，相信有很多難友所遭遇比我更慘，何況還有不共戴天之父母仇待我們伸雪呢。在未得自由時，誰個不是作過如此想；若能到港做乞兒，或如不幸有個全屍到港亦瞑目了。可是有不少有奶便是娘之不肖子，人罷其亦罷，人云其亦云，簡直不知羞恥為何物。難道你們的功勞比毛澤東的救命恩人大，結果下場又如何呢？這些反覆小人簡直罪無可赦，恨不得吞其肉而寢其皮而後快。

鄙人家遭共禍，遂幼失怙恃。自寄人籬下後早與書筆絕緣。雖無全桶水戴雪君之科學邏輯，但對共黨之了解恐怕戴雪君之流也望塵莫及吧！請戴雪君以後多讀書、少說話，勿罵人凡共必反好了。最後希望那些受過共黨洗禮的人們撫心自問罷。

張先生：如不嫌紙上塗鴉又長又臭請大刀濶斧斬正刊出吧？相信萬人雜誌之宗旨必不會令我失望。

方向明敬七月十二日

讀者分擔郵資作贈刊費 已寄港大中大各一百期

萬老闆、張老編兩位先生均鑒：

弟因時間及精神關係，迫得將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十四期萬人雜誌六月五日出版的萬人意見欄，張老編呼籲讀者分擔郵費的文章剪上。弟於六月五日下午放工，購閱之後，即於七日親携港紙二十元，面交亞皆老街6號B俊人書局，托其代轉交張老編，作為反共讀者分擔貴雜誌之郵費。聊盡棉力，以期喚起廣大讀者慷慨解囊，聚沙成山。並夾上開口信一封，經俊人書局舖面先生當面拆閱，承他允許，代我轉交。自貴雜誌八十四期起，至今七月十七日九十期止，為時已久，未見刊出，究竟是何原因？實使弟疑團莫釋。弟曾經電詢俊人書局舖面先生，據云已於即日下午轉交矣，眞耶否耶？本來區區二十元，微乎其微，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所可惜者，弟曾經對我贈送雜誌友人，說出我捐助郵費之事，並請其見義勇為，達成反共的大業。然而口說無憑，有誰相信，近更冷嘲熱諷，譏為濕水炮仗，這眞使我變了啞子吃黃蓮。希祈兩位向俊人書局詢問眞相可也。手此 順祝

近祺

林自力書於七月十七日午夜閱完第九十期萬人雜誌之後

（編者覆：林先生對本刊的無限熱愛，使我們異常感動，這事只怪我這編輯與訂刊經手人辦事脫節。因為你的第一次附款郵贈本刊給學校圖書館的信與二十元現款，我交訂刊經手人之後，他沒有將信還給我；我因事忙，忘記向他要信刊出萬人意見，故此引起你懸念與誤會。託俊人書店轉來的二十元郵費，我們已經以林先生的名義，將本刊寄贈給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各一百期；另一位梁艮先生二十元，則寄贈中大新亞與崇基書院各一百期。謹此佈覆，並深表謝意與歉意，更希望讀者大力支持這個資助贈刊的辦法。）

香港自治不切實際 此時此地求安第一

溫情主義，不但「萬物之靈」——人固有，即其他生物也會有。一窩雞，牠們不讓別窩的雞雜處；一穴蟻，牠們不讓別穴的蟻合羣，這些都是自治的表現。雞與蟻，當然不懂什麼叫社會生活，尚且會有自家管理自家想象似的，尤其螞蟻，內容有王、有兵、有工，「儼然」一個「夢爾」小國，更規律地組織自治政府。由此觀看，雖說大同主義，種族膚色，不必「斤斤計較」，創世紀時祖先是同一的啊！

不過，社會之所以為社會，從積家成族，積族成村、成鄉，積村鄉成市鎮、成省城，才成國家。是以一個國家，縱使集權中央，地方政府，總是由當地公民選舉當地賢能任事為妥

，熟悉民情呢！

香港是個殖民地，可是統治者——英國並沒有奴隸僑胞，而且很客氣地，看哪，公文程式，常呼"Sir"！看近二十年來作風，英廷既不會「柔茹；剛茹」，又不會「柔茹、剛吐」，星馬可告自治，香港何曾不可，祇要一展外交手段，「水到渠成」啦！不可以的近是大陸中共，遠是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一天沒反攻勝利，一天顧及不到把香港列入統一中國版圖，姑且勿論。至於大陸中共方面，要是香港自治，自然另出一套阻止，因爲他們所以暫不呑併，最大問題套取外滙。或以爲怕「動天下之兵」。

又香港對民政方面，大都落在本地人的手，無形中「半自治區」，民生日用也可得過且過，何必搞自治破壞舊秩序？就是星馬自治之後，情勢並沒更好轉，反而內部常有不如意事發生，引以爲戒之一；本地人治本此人，會不會「本地薑不辣」，引以爲戒之二。

總之香港談自治，尙非其時，「能」非幸福，「不爲」正是「明智之舉」，倒不如待時爲妙。「個個做王都得納糧」，雖出於婆婆媽媽之見，既然得到安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輕舉妄動」，失策那就「不堪設想」。

或罵春聲「奴隸性」，然則像前年五月風暴這一撮，才是前進份子嗎？我更以爲對香港自治的問題，以後少些提及，以免搞事暴徒乘間作亂，受害者是我們。要知道香港社會複雜，環境特殊，就貧富不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已足夠敵我尖銳化，自由總算自由，平等相去太遠，且風暴隨時再有侵襲，將來該當做，將來才算，「言之過早」，提防不美，「質諸明高，以爲然否」？（春聲）

老教師呼籲教育當局應虛心納諫禮賢下士

單骨人瘦，雙骨人胖，瘦好胖好，健康便是。要是猛進補品，好使「心廣體胖」，尤其先要國字口面，「打腫臉兒充胖子」，看來更「胖腫難分」的啊，香港對國文好像單骨人似的，而且會欠健康，「如要停車，乃可在此；沿步路過」，這些都是單骨人欠健康的明證。

香港國文教學怎的呢？春聲會在八十七期「讀了宋逸民三大傑作後，老教書匠有同感表贊成」論及，不再費詞。

原來文字不過是語言符號，用文言、用語體，沒大問題，問題端在難與易，時與勢，比方從前科舉人物，文言文是他們「手本」，自然不會見難。

自從「五四」運動五十年當中，知識份子日至日「翻然」覺悟文言文太艱深，對文教實一大障礙，何況處地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所謂「學以致用」，文學與科學必得兼顧，那裏有工夫去學「古董」，用語體文取代文言文，該當爲「當務之急」，不過在教材上還保存少數文言文，假如淺近的，也沒不可，這是祖先遺留給我們紀念物啊！愚見以爲小學一至四，至好「清一色」語體；五六最多百分之二十；初高中也別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是文言文。

台方是中華民國所在，國文屬於「出處」，但或嫌文言文猶多。港方是英國殖民地，國文極量屬於「聚處」。「出處不如聚處」，物材可以這樣說，人才不可這樣說。不承奉的說，且看香港本和台本教材較量，「大巫見小巫」了！

雖說值得原諒，又似不值得原諒，能放棄私見，「楚材晉用」，在私楚人得前途，在公晉人得「輔翼」，多好，不是少好！

俗說：「鋸低檯腳就檯圍」，或時得應用著。現在港方國文程度實在不適宜過高「檯腳」，該「鋸低就檯圍」，不然顧繡「檯圍」沒用。別以爲要比台方高一等教材，不管接受者是否消化，正如把沙由咽喉塞進雞鴨肚子裏，苦在雞鴨，賺在奸商。教育當局，請爲下一代設想吧?!「外强中乾」，這是要不得的。況且用語體文又是提倡國語第一步驟，國語教學始終都實行的，粵語教學，祇可暫用，「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是因循下去，繼續開其倒車，出軌翻覆，「何暇思獲」！

香港是我們第二故鄉，小市如我豈敢攻擊當道行政，但善意「諫善」，孟子書「謂之敬」，「知而不言」，可失敬了！孔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民主社會不得。末了，敢請執事先生卓裁，對「楚材晉用」，似更該留意，「不患不供而患不求」，如宋逸民先生人物，正好作「禮賢下士」，任而且用，那麼，晏子對齊景公所說「三不祥」，一變而爲「三祥」啦！

老教書匠春聲

焦菊隱怎麼死而復生 這種人事中共多得很

初先生：

你提出來的兩個問，謹覆如下：

㈠七十四期繒山先生在「民國以來一些學人印象記」一文中，提到焦菊隱的未亡人，做了李石曾的新夫人，那是根據當時京、滬一帶的傳說。因爲抗戰期中與勝利之後，均不見焦菊隱露面，傳說他已死。這種「死而復生」的人事，在共產黨內是很多的。有些共產黨徒，怕連累家人，改名換姓，或故意說已死。等到中共得勢，這些死了或失踪一二十年的人，又一個個冒了出來成爲紅朝新貴，就我所知，也可舉出十多個。

㈡我在九十期「梨園逸事」所加按語：「焦菊隱已於去年被江青鬪臭」。乃是根據大陸報刊的記載，本港星島日報鄉情版，曾將鬪焦菊隱的全文刊出。各有所據，如此而已。

·編者覆·

從醫理上分析

針療萬能是瞞天大謊

人類已登月球，醫病還要靠乜乜思想，豈不太可憐、太可笑？

近幾個月來，左報對於大陸用針灸治療聾、啞、盲，宣傳得很是「巴閉」。有關針灸療法的知識，我一點也不懂。人們都知道，用針灸治病在我國已有幾千年歷史，針灸並不是今天才有的。針灸對於某些疾病具有一定的療效是無可否認的；針灸治耳聾也非自今日始，「黃帝內經」中已經有記載的了。左報在宣傳針灸的神奇效能之中，宣傳得最多的是治癒聾啞了。就他們的宣傳看來，有些地方我是不明白的。

針灸，據我的想法，它是一種物理的刺激作用，是用針直接刺激人體某部位的神經，以達到治病的效果。既然針灸的原理是刺激神經，那麽，它的療效範圍自然應該是屬於神經方面導致的疾病，就說耳聾吧，倘若是患了由於巨大噪音外傷，藥物中毒，以及聽神經炎等疾病，使聽神經受到損害而引起的感音性聽力障碍（即神經性耳聾），用針灸治療，是可能有效的（這只是我的主觀想法，不知對不對）。事實上，感音性耳聾在醫學上還是一個大難題，尤其是晚期患者，幾乎束手無策。至目前爲止，感音性耳聾在西醫方面來說，基本上是無法治療的。左報所謂外國不治之症，針灸能治癒，大概是指此而說。

但傳導性聽力障碍，針灸是否有效？例如有一種叫做「膜性閉鎖」的耳聾，治療時必需將皮膚形成的一層膜切除，才能恢復聽力，像這種「膜性閉鎖」的耳聾，針灸怎能發生作用難道用針刺激一下神經，那塊封閉耳道的皮膚便會自行脫落？再如耳鼓膜穿孔，特別是大穿孔甚至失去一部分鼓膜邊緣的耳聾患者，不用手術修補鼓膜的話，針灸如何能使鼓膜愈合？又再如「耳硬化症」聽力障碍（德國古典作曲家貝多芬患的耳聾，據推測可能是耳硬化症），針灸怎能使鐙骨活動從而恢復聽覺？若不講學理，就這是乜乜思想可以到好的，那就無話可說了。

至於治療啞疾方面，所謂「聾啞症」，啞與聾連在一塊是因爲啞者多爲聾，俗說：「十聾九啞」。實際上，聾啞人的發音器官多半是正常的，這說明聾是主要原因，啞是伴隨而來的現象。人的聽覺分析能力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條件反射建立起來的。

嬰兒只對聲音有反應，並不能理解語言，以後才慢慢熟悉日常生活的聲音，懂得聲音的方向，找尋聲源。

幼兒到了一定年齡，開始利用唇、舌、喉發出各種聲音，但吐詞不清楚，此即所謂「呀呀學語」。聽覺正常的兒童，可以用自己的聽覺來矯正發音，體會語意，先學會復誦，然後逐漸獨立講話。

一般孩子要到三歲才能初步掌握普通用語。在這一學習過程中，聽力是首要條件。因此，若在三歲之前失去了聽力，由於失掉通過聽覺來矯正發音的能力，將勢必成爲聾啞。若在七歲以前失去聽力，發音多不正確，所掌握的詞滙亦必逐漸遺忘。所以聾與啞是密切關聯着的。

治療聾啞，實則只要把聾治好，

說話是可以訓練得來的。事實上，…般聾啞人，他們並非不能發音，他們也會咦咦呀呀的發出聲音，不過那些聲音不能成爲一句話，原因是他們聽不到，無從學起。「媽媽」、「爸爸」是最簡單的發音，即使不用針灸，只要肯耐心的對一個啞人教幾次，要他注意教授者的口型，他也能說得出來。左報說，回大陸醫聾啞的人都是針了幾天便能聽會說，病者回港休息若干時日後，又再去大陸醫。我不明白，啞是因聾而致（左報也承認這說法），既然患者「休息」後尚需再去醫治，說明該病者聽覺未「得」，沒有足夠的聽力，如何能分辨別人的說話聲而模仿着說出複雜的詞句——如七七萬歲之類？從左報的報導，經針灸後啞者能言的都是「媽媽」、「爸爸」及七七萬歲。如果一個人會說的只是麼幾句話，在實際生活上又有什麼幫助？

還有一點，也是據左報說的，就那些「解放軍醫生」給病人做針療時，先在自己身上扎針，很多人很多時都扎到「渾身發痲」、「眼淚直流」。我又不明白了，如果「解放軍醫生」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針灸療法的技術，根本不需要在自己身上扎到「眼淚直流」咁凄慘，試問，幾曾見過醫生給病人割胃割肺，要先把自己的胃或肺割下來，然後才給病人動手術？要自己針到頭昏眼花，淚水直流，顯然是那些「解放軍醫生」沒有掌握針灸技能，找尋穴位毫無把握，這豈非拿病人來做試驗品？拿病人條命來「教飛」？再者，說什麼那些醫生發過抖流過淚之後繼續扎，一寸、二寸，再往下扎就覺得舒服了云云。也許是我的腦子特別遲鈍，我無法理解，「解放軍醫生」既非聾啞又非盲，扎針是治病的人又怎會給針刺入體內而覺舒服？健康人和病人對同一刺激的反應怎會相同？例如患感冒的人有發熱頭痛，服下幾片阿司匹林之後，體溫降低了，頭痛減輕了，此時病人感到舒服了。可是健康人服幾片阿司匹林不會有舒服感覺，因爲阿司匹林對發熱的人可降低體溫，但對體溫正常的人服下常用劑量的阿司匹林是不會有止痛退熱作用的，所以正常人服阿司匹林不會有舒服的感覺。「解放醫生」用針刺自己感到舒服，並不等於照樣針到病人身上，病人也覺舒服。

祖國醫學遺產得到發揚光大，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高興，但宣傳不能太離譜。某種醫療技術能治癒某些疾病，是有其一定的科學原理的，只要把道理說清楚，別人自會信服。針灸就是針灸，偏要加些什麼思想進去，硬要在科學上面加入一些迷信，忠於七七，甚至連打倒七七也算在醫療效果上，真叫人噁心。其實這樣的宣傳法，只能收到反效果，因爲人們本來相信針灸療法的，但說靠什麼思想才能奏效，人們反而懷疑了。當此人類征服月球的時候，治病不是靠藥物、器械和技術，而是靠什麼思想！若思想能治病，那不是醫學技術而是魔術、巫術了。

漂菱

左仔不斷藉故搞事 何以港府詐作不知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本人因工作太忙，很久沒致函貴刊。最近本港理髮業因理髮加價，工時減短，引起左派暴徒從中挑撥離間，更野蠻的是某理髮廳因營業到晚上七時半，左仔藉口話他們不依左派工會規定七時收工，進行搗亂。左仔暴徒企圖拉攏自由或非左派工友加入左派工會，先向理髮業埋手，若然理髮業成功，港共魔爪，就會伸向其他行業，施行同樣方法。他們不但沒成功，反激勵理髮業自由工友和非左派工友團結，組織自由工友糾察隊，輪流巡邏各理髮廳。

萬先生：左仔時時作反暴動，如九人車、的士違例，或徙置區拆違例蓬蓋，或木屋、石屋遷徙，有人從中阻攔叫口號等，當日左晚報第二日左報大字標題港英非法壓迫，如最近九龍牛頭角佐敦谷拆屋事件等等，都有赤色份子滲入搞事，這是人所共知的，爲何港府當局詐作不知？

讀者周景森謹上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香港登記証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
（第九十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卅一日出版
一九六九年

（零售港幣八角）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9[illegible]期要目



那一塊・靠得住

龐以敬作

幹部

·萬人雜誌第九十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九十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七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不見棺材不流淚的美國人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稱，中共的好戰及不合邏輯的聲明已表示美國正是中共的第一號敵人。胡佛於七月七日在華盛頓發表報告說，西半球有一些共黨同情者有辦法協助共黨在美國進行情報活動。胡佛表示聯邦調查局現時面臨如下的情況：

「一、中共已經將宣傳充斥美國境內。二、居留美國的華人逾三十萬，其中有些被懷疑可能利用留在中共區之親屬做人質而進行招募共黨情報分子的活動。三、每年有二萬名華籍移民移居美國，此舉可以使共黨藉機派遣特務滲入我國。四、以香港爲活動基地的四萬名華人海員越來越令人感到擔心，這些海員有許多實際是住在中共大陸，我們知道他們亦全扮演情報員的角色。五、四萬名華人海員有四分之三是在行走全球各地的船隻上服務，其中約二萬七千名是香港左派海員工會的會員，每年當這些船隻抵岸時，即有數以千計的海員到美國各城市遊覽。」

中共竭力向美國滲入，美國內部潛有「中共同路人」，他們「有辦法」在美國進行情報活動，美國境內充斥中共宣傳……這種情況，早在胡佛提出報告之前，萬人雜誌已首先作出了詳細而具體的揭露。我們發覺中共特務在美活動的目的，並不止於偷取情報那麼簡單，最重要的是企圖利用美國內部底弱點，陰謀破壞及瓦解中華民國的復國基礎，從而使美國在亞洲陷入更大的困難。現在，美國聯邦調查局首長的證述，對於中共份子在美國的發展方式及其危害程度，恰好證明了我們前此的報導是完全正確的。

本刊第五十五期（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長篇內幕性報告，指證以費正清爲首的美國「太平洋學會」在十九年來設計出賣中國的國際陰謀。文章說，太平洋學會滲入白宮的特務份子和投機份子現已紛紛被捕或死亡，但費正清至今仍然拉攏美國一些姑息份子在搞「台灣獨立」。

本刊第五十六期（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新聞以外」的專欄中指出：今後應付被盟友出賣的辦法是不太過倚賴美國，一切應作自力更生的打算。萬人傑先生在這篇文章中說：「不許反攻，不許越過台灣海峽，這些美國的掣肘，已使中國落到今日這田地；雖在大陸奪權武鬪，毛林眾叛親離之際，也只能空喊反攻，期望中共內變。要不清除內奸，打破美國束縛，再談十年二十年，也沒有成爲事實的可能。」我們認爲這是對中國當前局勢在美國問題上所要下的結論。

本刊第六十八期（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三日）、第六十九期（二月二十日）、第七十期（二月二十七日），一連三期再度揭發「台獨」份子在國際政客擺佈下的反政府罪惡。他們進一步勾結了美日國內的政治收買佬從事打擊台灣的分化活動，因而間接造成對中共有利的危機。

事實已非常明顯，美國內部的親共份子在中國局勢的演變過程中已影響到白宮政策把中國大讓陸給中共；雖然現局仍在變化中，但經證實美國內部迄今仍有損害美國及危害台灣的陰謀存在。目前的問題是：爲什麼美國政府明明知道有「以美爲敵」的共黨活動而不加以清除呢？我們認爲，這種情況有大部份是出自美國政策在對外方面的傳統性錯誤。而天眞的美國人，不見棺材不流淚，於是錯誤的政策看來仍舊錯下去！

一貫以來，美國的錯誤在於有意無意間向別人的地方製造分裂，從而利用分裂，以進行其左右操縱的漁翁政策。美國製造並利用形勢的王牌是美鈔，亦即近代史上所出現的「金圓外交」。一九二三年，美國以數百萬元的軍火借給吳佩孚，以支持北洋軍閥的武力割據，幸而蔣中正統兵北伐統一中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三省，當時美國著名的財團又給予數億金圓的資助，終使中國局勢要緊緊依靠美國。一九四六年美國在華大搞「馬歇爾計劃」，美其名是經援我國在戰後的復員建設，事實卻是企圖讓中共在南京「聯合政府」的幌子下有機會造成對國府的抗衡力量。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都台北了，美國還是劣性不改，一樣的庇縱反華份子和親共份子，大搞「第三勢力」及「台灣獨立」。無可否認，美國對外一直推行的分裂政策，目的在製造「你們對立的朝野雙方都要靠我」的形勢，以便支配別國的「經理人」及藉此雄踞當地的市場。美國不只對中華民國爲然，對其他國家也同樣要玩「一分爲二」的兩面手法。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甚至迫國府承認「內外蒙」，本質上都是一個怪胎的產物。南韓、南越，還是跟台灣的命運一樣，半壁山河都丟了，竟還不時受到「美國勢力」的困擾。

今天，世界大局的重心已落在亞洲，美國實應澈底改變其對外政策，停止搞分裂活動，肅清共黨份子，否則，美國要流淚也恐無用了，它們終會走入共黨的棺材。



新聞以外



閩江口突襲‧八岔島衝突
是中蘇夾擊毛共的前奏？

萬人傑

老萬的看法，無此可能。國軍突襲閩江口是報復毛共滲透台空軍投共；八岔島之戰是一連串邊界衝突的延續。不過蘇聯與毛共一拚的決心愈來愈明顯，邊防軍全是精銳，使用最新式武器，在毛共宣傳片中可以見之。毛共的「備戰備荒」，卻是對內多於對外，要明白台灣、蘇俄、大陸的三角形勢，請讀下文。

是「偶合」而已

七月二日晚上，中華民國反共救國軍海上突擊隊的軍艦，突襲福建沿岸閩江口一個中共小型海軍基地，擊沉一艘中共砲艇，兩艘供應艦，另一艘砲艦受創。

七月八日，黑龍江中蘇邊界的八岔島，又發生新衝突，中共抗議蘇軍「瘋狂攻擊」；蘇聯則說，遠東地區的人民，已因這事而激起一場「憤怒的浪潮」。

衝突之後，現在已演變爲互罵，中蘇共關係的惡化，發展到新高潮。

這次的衝突，究竟誰先動手？因爲大家沒有親眼看見，很難確定。不論中共也好，蘇共也好，凡是共產黨都是撒謊吹牛大王，他們的報導，絕不可信。看新華社的新聞，與看塔斯社的新聞，變成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不過，蘇修先動手也好，毛共先動手也好，中蘇共的戰火，已愈燃而愈近眉睫。

路易士與顧毓琇

爲什麼要把閩江口的海戰與黑龍江的邊境衝突事件拉在一起來談呢？因爲這兩件事發生後，好些人認爲是蘇聯與中華民國合作對付毛共的初步表現。即使不是向毛共夾攻，作用至少也在困擾毛共，使毛共明白隨時可能腹背受敵，如果閩江口與八岔島的戰事規模擴大，就形成向毛共夾擊的態勢了。

這種看法可能由於蘇聯記者維克托‧路易士去年底訪台；及同一時間中華民國六十六歲老教授顧毓琇訪問莫斯科而引起的。表面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國民外交行動。卻是中共赤化大陸後中華民國與蘇聯的第一次接觸。

因此，敏感的人認爲蘇聯可能拉攏中華民國對付毛共。閩江口與八岔島事件的巧合，使他們更深信這種觀察是有根有據。

閩江口與八岔島

老萬的分析，並不如此，我認爲閩江口的突襲與八岔島的衝突毫無關連。

我認爲，閩江口的突襲，只是一種報復行動，事先並無週詳計劃，更不是「反攻大陸」行動的先兆。在這事發生前不久，台灣一架國軍飛機，飛赴大陸投共，毛共拿着兩個台灣空軍大做宣傳工夫。無疑的，這是中共滲透工作的一項成功，爲了這一點的成功，自然在宣傳上佔了多少優勢；對國府的聲譽，不無打擊。因而國府乃發動這次突襲，一以報復毛共的滲透；二則顯示他們在台峽的突擊力量。此舉絕不會事先與蘇聯取得聯繫，作爲對中共夾擊的呼應行動。

作以上推想的人只是過份敏感，事實上中華民國與蘇聯建交還談不到，締結協定，或作軍事上的默契，更屬言之過早。

飛掉一架飛機，回敬這一招，打沉三艘艦艇，總算半斤八兩，並不輸虧，其作用不外如是。

蘇修三視毛共抗議

至於八岔島的衝突，無可懷疑的是珍寶島、新疆以及中蒙邊界一連串衝突的延續，並沒新的意義。

老萬在上期「新聞以外」中分析過，蘇聯捧住王明「流亡政府」這塊傀儡招牌，時時想用武力推翻毛共政權，以王明政府取而代之，因此蘇聯國內，主戰派甚爲得勢，大有與毛共一拚之意。外國記者報導蘇聯備戰的積極，可以見之。在邊境衝突更加頻繁，日益擴大之下，大打有時是欲避無從的。

八岔島衝突和珍寶島衝突意義稍有不同的地方，是珍寶島衝突後毛共已提出若干次「最最嚴重的抗議」，聲明「一切後果由你方負責」，仍繼之而發生八岔島的事件，若經過情形果如新華社的報導那樣，是蘇修先動手，且放火燒屋，飛機大砲出齊，濫施屠殺，則蘇修對毛共的抗議，極盡「三視」之能事。此舉除了侵犯「神聖疆界」外，還有意剃毛共眉毛，看你其奈我何？

但毛共除了他們所宣佈「憤怒的民兵將之擊退」外，並未聞「解放軍」出動作戰，可見衝突規模大極有限，決不如宣傳之甚。毛共只打因住波，不敢將事體擴大。他們當然知道克姆林宮時時想藉口

動武，如果將正規軍隊投入這場衝突，豈不剛好給予蘇修將「地方事件」衝突升級為大打的藉口？那時吃虧的當然是在國內武鬬剛告完畢的毛共了。

八岔島衝突比珍寶島衝突對毛共的面子損失尤為重大。

向不平等條約屈服

毛共雖口口聲聲要「打倒新沙皇」，其實色厲內荏；在行動上是對「新沙皇」節節退卻。

以這次發生衝突的黑龍江地區而言，在八岔島事件發生前，毛共對蘇修已作出喪權辱國的退讓準備。且看毛共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表的聲明，就可明顯看到。老萬從那又長又臭的聲明中錄出兩點，可作為有力證據。

聲明首先說考慮到烏蘇里江以東及黑龍江以北的廣大地區，是俄國沙皇根據不平等條約割取的，不應由現在的蘇聯來擔承。其次，聲明又說考慮到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都是蘇聯人民。也就是說，承認了這是蘇聯土地。因此願意以不平等條約為基礎來進行談判，以確定邊界。換句話說是承認了舊沙皇時代的不平等條約所劃定的邊界，永遠把這一大塊的土地，拱手讓給新沙皇了。

毛共的打倒新沙皇口號，拆穿了無非欺騙國內人民，掩飾其賣國行徑而已。實則新沙皇固然沒有打倒；就連舊沙皇也沒有打倒，毛共實在太可憐了！

毛共色厲內荏

蘇修方面報導珍寶島事件的經過，例與毛共的說法大相逕庭。

莫斯科廣播稱：本年三月十五日第二次珍寶島流血衝突中，毛共採取人海戰術，以致傷亡慘重。在這一役中，蘇軍死傷不過數十人，毛共卻傷亡盈千。這一報導未必可靠，但在那次衝突事件中，毛共捱了一輪痛打，可能是事實。因此在上項聲明中，才會作出屈辱的表示，轉彎抹角說了許多個考慮到，還好像這些考慮是泱泱大國應有的態度；如果眞有此泱泱態度，何會作出與行動剛剛相反的「打倒新沙皇」宣傳呢？

更慘的是屈辱退讓仍未能令新沙皇滿意，而再採了「挑釁」行動，致令毛共的乞和又遭遇新困難，珍寶島事件時那種意氣風發的「人海戰術」，再也不敢班門弄斧，只由一些民兵出而應酬一下外，唯有抗議一番。動輒百次的抗議，原是毛共拿手好戲，可惜蘇修沒有格雷可供輭禁作為人質，否則第二步行動必然出此，毛共三十六度板斧，不外如此。

跟我走，有飯吃

如果你有具靈敏的收音機，在香港也可收聽到許多在大陸廣播台的播音。不論那一個時間，都可聽到同一聲帶，千篇一律，激昂憤慨的講話。這些講話，句句打倒新沙皇，但更重要的一點，卻是「備戰備荒」。看起來，似乎毛共具有決心不惜與蘇修一戰；但，這和上述的屈辱乞和聲明，豈不太矛盾嗎？如果眞有一戰的決心，怎會甘願承認舊沙皇的不平等條約呢？

其實，毛共「備戰備荒」，並不表示有一戰的決心，主要目的無非對內。

如所週知，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後，紅衞兵的奪權造反，流血武鬬，全國已陷支離破碎之局；林彪手下的共軍亦然，因此他認定當務之急，是要謀團結，以爭取各地區對他的支持。有什麼辦法達到這目的？

雖說槍桿子出政權，但靠槍桿子促成團結，卻有造成更大規模流血武鬬的可能。更有效的辦法，莫如把全國口糧操在自己手上。聽我話才有飯吃，跟我搗蛋的，就以飢餓來制裁。許多人捱不了飢餓，唯有跟住林彪，讓他牽了鼻子走。

搜刮糧食陰謀控制全國

目前，林彪手下的軍隊以收集糧食為主要工作，儘管蘇軍打到八岔島，他們也可不管；如果有農民膽敢私貯糧食，卻一定要追到海角天涯！

林彪軍隊搜刮糧食，眞為了貯備來跟新沙皇一拚嗎？絕不！這不過是他利用現成大好題目而已。

在備戰的大前提下，誰也不敢反對。當他利用他的軍隊將全國糧食控制在手上，不但全國人民要乖乖的聽話，各級共幹，也都要為五斗米折腰。此後，誰也不能向他造反奪權。毛澤東一旦到閻王殿上報到，他繼承大統，必定比老毛控制得更嚴密；可見賊眉賊眼的林彪，比毛澤東更厲害，中國七億人民由他來統治，無噍類矣！

林彪為了搜刮民間糧食，實行了一個更陰濕的方法，利用下放知識青年平時受了農民的鳥氣，叫他們去告密。一經告發，農民私下裏存貯了一些糧食，便立刻受到懲罰，告密者受到軍隊表揚。這種報復心理被利用，果然大收效果，對民間存糧的搜刮，當然更加徹底。

蘇邊防軍裝備現代化

毛共的所謂「備戰備荒」，不過如此。然則蘇聯的備戰，是否虛張聲勢？這從「紐約時報」副總編輯沙里斯布雷最近的談話，可獲知梗概。

布雷曾長期擔任戰地通訊員，也曾派駐莫斯科很久，對軍事問題和蘇聯問題有深切認識。不久前，他從東京官方情報中，獲悉在過去十八個月內，蘇聯將裝備最佳的部隊，調駐遠東，顯然是用以對付中共。

他在看過中共宣傳片「新沙皇侵華暴行」後，發表了對該片軍事上的見解。他在這部片中看到蘇軍在這一帶邊區所配備的，全是最現代化軍事技術產生的新式武器，美國的軍事專家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舉出，夏季在烏蘇里江出現的蘇聯砲艇，有厚重的裝甲，體積小而砲口大，疾駛中也能作急轉彎。冬季使用的武器，有四十噸至六十噸的重型坦克，行動靈活，在雪地上也可前後轉動自如。影片中見到能載百人的裝甲運兵車，有無線電話設備，雖然龐大，卻可疾駛和急速轉彎。蘇聯邊防軍配備的直升機，也是具有特殊性能，這只有專家才看得出。在大風雪中使用的冬季直升機，可稱為非常成功的現代軍事產品。甚至蘇軍的服裝，以至士兵配備的輕武器，都與前大不相同。由此可見蘇聯確是將精銳調集中蘇邊界，其備戰的決心，可由此見之。

蔣經國 與 黃杰 將軍的簡介

文鑑

當此反共復國之機日漸成熟的今天，國府為了健全機構，以專責成，於六月二十五日宣佈行政院局部改組，共調動七大機構的主管。其中當以新任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及新任國防部長黃杰等為最令人矚目。

蔣經國苦幹能幹的作風

蔣經國，浙江寧波人，現年六十歲，民國十六年起便留學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其時正當俄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俄人的物質生活異常艱苦，而蔣氏不但不怕苦，還在課餘時到工廠去做工；其後又擔任一個時期的產業工程師，於是養成了他那種刻苦耐勞的作風。至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他才毅然返回祖國，參加民族神聖的抗戰工作。

蔣經國最初出任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旋調該省第四區（贛南）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等職。他在此期間曾以苦幹硬幹聞名，做出了很多不平凡的事情。例如：嚴懲地方的劣紳、抓賭、抓鴉片及破私貨等等。民國二十九年農曆新春，贛縣居民舉行一次「迎春燈會」，蔣氏以行政專員的身份，曾親自出馬，赤膊上身，在大街上舞起龍燈來，雖是與民同樂，而亦可見他沒有官架子。

大陸陷共後，國府播遷台灣，蔣經國初任政府發言人，繼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全國性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宣佈成立，蔣氏兼任團主任。民國四十二年九月，蔣氏首次訪美，純屬觀光性質，曾在美國逗留三十四天。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六日，蔣氏第二次訪美，曾獲美前總統甘廼廸的歡迎。當時蔣氏為國防部副部長，已完全負責台灣對大陸的游擊與心戰工作。由於同年五月至七月的三個月中，自由中國的游擊隊曾先後登陸沿海地區共二十一次。這個人數不多的先鋒團，共有一百五十五個支隊，將陸續向大陸沿岸出擊，給予中共以防不勝防的威脅。因此，美國認為蔣氏是一位擅於游擊作戰訓練的人物。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蔣經國繼俞大維出任國防部長後，更着重於游擊隊的訓練工作；加以多次的軍事行動與突擊大陸的成功，故美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特邀蔣氏第三次訪美，時間是在五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曾獲得詹森總統的盛大歡迎。近兩年來，他又分別訪問過東京、漢城及曼谷等地，國際聲望日隆。此次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無疑是協助副總統兼院長嚴家淦，領導一個純粹的戰時內閣，希望不久能採取行動，以實現反攻復國的大業。

黃杰在富國島吟詩遣懷

新任國防部長黃杰將軍，字達雲，現年六十六歲，湖南長沙人。他早年曾在鄉間做過小學教師，聰明儒雅，能文能詩；惟有志戎行，乃於民十三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受訓，畢業後以學術均優，向為蔣公所倚重。由連、營、團、旅、師、軍長而升至集團軍總司令，先後參加過北伐、剿共、抗日諸戰役；且戰績輝煌，曾獲政府頒發青天白日、寶鼎等勳章，並得過美國政府的自由勳章。抗戰勝利復員後，國軍縮編，黃杰出任中央訓練團代教育長，主持各級黨政訓練班。直至南京失陷，他才改任國防部次長。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共匪侵入湘境，程潛、李

「九大」之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似乎沒有什麼好宣傳好炫耀了，左報只好連篇累贅地宣傳「解放軍」的神針，把經毛澤東思想洗禮的神針，說成比靈丹仙藥更加奇妙的東西。不僅可以治好普遍的病，而且可以使聾變聰，瞎變明，啞巴變成歌唱家。眞是「神針在手，戰無不勝。」這種沒有科學根據的神話般的宣傳，毋須批駁也沒有多少人去相信。

醫方法之一，的確能治愈一些西藥所不能根治的毛病，特別是對慢性病更具有較高的醫療價值。但針灸卻絕不可能把先天的聾啞和瞎子治療。因為這是器官的生理缺憾，即使扎一萬億針都不可能令之生長。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懂得，人類的器官適度地使用，它就會發育生長，完全不使用就會萎縮，不要說因器官缺憾而造成先天的聾、啞、瞎的人，任何醫

善，即使是後天聾、啞、瞎的人，由於那部份器官長期不使用，長期受不到刺激，其神經也會逐漸萎縮。尤其是視覺神經萎縮得更加迅速，一個盲了二十年以上的病人，也將是無法治愈的病人。

左報的神話害人不淺，可是他們似仍嫌不足，又大張旗鼓宣傳「神針」能治療腦膜炎後遺疾，小兒痲痺，最近又說能挑斷痔根，永不復發。神針

明灝等醞釀「局部和平」；同時鎮守長沙的第一兵團司令兼湘省主席陳明仁亦有附和之意。而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又對時局挽救乏術，遂於同月廿七日，由國府自廣州派黃杰和鄧文儀，以同鄉同學的關係，聯袂飛往長沙，會晤陳明仁，企圖勸止他投共，但卒告失敗。於同日飛返衡陽後，黃杰立刻奉命前往邵陽，穩定駐在湘西的部隊；並派飛機飛臨長沙及其週圍上空，撒下傳單，將長沙的第一兵團搶出大部份。由於第一兵團的幹部，多屬黃杰的學生，因此，中樞即任黃爲湘省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臨危受命，就在芷江收容所部，總共約三萬人。

然以局勢急轉直下，乃即速向西撤，經廣西南寧而入越南。因格於國際法，故於三十八年冬遂爲法軍繳械。這枝官兵，初被安置於東京灣的一個海濱集中營，以待遇太差而爲後來退入越南的國軍知道，表示寧與法軍對戰亦不肯繳械；結果法越軍不敵，乃答應改良其待遇，並由黃杰勸說後到的國軍，也入了集中營，分別安置於金蘭灣及富國島兩地。由法當局派軍官管理，給養亦由法方供應。營內的設施計有：村莊、學校、合作社及娛樂場等等，與外間社會無異。

黃杰起初也和士兵同駐於富國島集中營內，後來因爲越南局勢日益嚴重，法方希望於必要時能夠借重他，所以一度把他接到西貢去，待以殊禮。住的是西貢一座環境幽美的洋房，有法國軍官陪伴他，每月約有兩次分赴金蘭灣和富國島集中營，去看看他的部下。除了不離開越南外，平時的生活是很自由的。可是黃氏仍不勝其家國之感！每多吟詠，藉以遣懷；且有詩集出版。茲錄其兩首如下：

一、五十感懷云：「行年逢五十，徒嗟歲月賒；追念父母恩，高塚白雲斜；復念弟與妹，各自散天涯；聚者難爲食，散者蓬如蔴。少壯曾有志，投筆事戎機；荏苒三十年，空餘是與非；兩載羈南越，三軍自采薇；盼斷家園訊，誰投壯士懷；莫徒使寂寞，終念我當爲；父母殷殷望，鼙鼓動哀思；揮淚惜征袍，高張白日旗；直擣黃巢穴，踏雪醉梅扈。」二、浣溪沙：「千萬精忠寄海椽，殊鄉吹起漢家烟，狂潮待挽莫留連。碧海綠波翻白浪，平沙遠水接青天，行雲有意護歸船。」

黃杰的孤忠，已於上述兩詩流露無遺；而其效力國家的志願，也終於民國四十二年六月達成，他率領二萬餘將士從越南返抵國府復興基地的台灣後，初任台南警備司令，旋即調升陸軍總司令、參軍長及台灣省主席，一帆風順，青雲直上；現又升任國防部長，重掌軍符，寶刀未老。正是他自己所說：「狂潮待挽莫留連」，及「直擣黃巢穴，踏雪醉梅扈」的時機了。

「神針」的背後

‧旦待‧

出那麼多令人捧腹的瘋狂叫喊和發動死人無數的運動。

左報的神針宣傳駁者已多，筆者不擬重複，值得注意的就是與此同時，大陸報章和本港左派也大張旗鼓宣傳生草藥的妙用，宣傳中藥產量大增，宣傳抗生素大增產。聯系起來，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拙笨宣傳手法。

記得大躍進時，大家都捱三兩，餓得肚子咕咕作響，中共一面宣傳糧食大豐收，畝產十萬斤，一面宣傳蕃茨比大米具有更高的營養價值，連火柴盒上都印上這類宣傳品。

肝炎大舉流行，食糖奇缺的時候，中共報章一面大肆報導蔗糖增產，一面說爲了支援古巴對抗「美帝」，向古巴購進大批蔗糖，一面卻宣傳糖吃得太多對人無益，日常食物中已含有大量糖份，吃糖太多不能吸收的糖份會從小便中排出來，甚至會引起糖尿病。

黑市猪肉賣到十三元一斤的時候，中共一面宣傳生猪掛帥，農村已做到每人養一頭猪，一面又宣傳小球藻是水上猪肉，其營養價值比猪肉和雞蛋都高很多。

從那時起，我們已經養成了從報紙報導的相反方向去看問題的訣竅。

報上說糧食豐收就是人民要挨餓；說蕃茨、小球藻營養價值高，就是那些東西不堪入口；說下鄉務農最光榮最有前途，就是說務農要挨苦且最沒有出息。筆者以前獲得的秘訣，直到目前還是用得着，因此認爲左報大加鼓吹「神針」能治百病的背後，包含了以下內容：

中西醫藥品奇缺。正由於病人眾多，有病沒有藥吃，引起廣大人民對三級醫療制度的不滿，中共才製造出神針妙語來，說鋼針能治百病，能治絕疾的神針，一針扎下去百病消除，妙手回春，增强病人對神上幾針病就會好，沒有藥吃也沒有意見。這與小球藻比猪肉雞蛋更有營養價值的宣傳原理是完全相同的。

這種猜測與事實是相符的。近日不少人接獲大陸親友要求寄回藥物的來信。驅風油、紅花油、六神丸固是必寄之物。合霉素，四環素甚至ABC等都有不少人要求寄回去，而指定買大陸出產的免至被打回頭。另外有消息說，廣州市當歸（全歸）的黑市價格，已經由十多元一斤漲到三十多元一斤。憑中醫藥方，不僅連當歸，防黨等補藥材買不到，而且連清毒去熱的金銀花之類普通藥材也缺乏。其原因據說是文革期間，學生小孩都忙着胡鬧，農民又忙於學毛語錄和生產，金銀花開得滿山遍野也沒有人去摘採，以至委謝墜落。這都是文革種下的惡果。

醫藥品嚴重缺乏的情況，無論如何短期內無法得到改善。中共無法應付這種局面，只繼續使用愚民伎倆，大肆宣傳「神針」和生草藥，大陸人民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無可奈何。可笑的倒是港澳居民也上了這種宣傳的當，入虎穴，試神針，嗚呼哀哉！

「爲密碼辨誣」的辨誣（二）

宋逸民

乙、關於徐文部份

一、詞語解釋

「詞語解釋」這個項目，在中、小學課本中是常見的，和徐先生這樣的人物談問題，本來用不着它；但因：第一、徐先生的文章裏，對我說的幾個詞語都有誤解，好話也被曲解爲壞話，眞是遺憾之至！無牌教師一生最反對密碼般的文字，如果我的文字在徐先生眼中竟也成了「密碼」，那眞是我最大的失敗。爲了改正他的錯誤印象，不得不加以解釋。第二、無牌教師靠改作文吃飯，改文章改上了癮，簡直像「道友」之於白粉一樣，看到有問題的文字就手癢，那裏還管他是什麼大學教授，還是什麼報刊主編？想不起在什麼書上看到的笑話了，只記得一位紹興師爺的兒子學作詩，以月亮爲題，於是那兒子寫道：

有甚文書傳海外？　憑何路引到天涯？
更有一樁違法處，　夜深無故入人家！

「文書」、「路引」都是官方文件，等於今天的護照、回港證之類。因爲該兒子滿腦子裝的都是辦公事、審官司的術語，所以三句話不離本行，一開口就把月亮當作犯人審問起來。現在無牌教師也犯了這種毛病，說着說着，又把老本行那一套本領使出來了。

也許有人笑我在這裏咬文嚼字。可是朋友，請不要忘記：無牌教師是以咬文嚼字爲業的，三個月來我爲本刊寫的五六萬字，可以說全部都屬咬文嚼字範圍。因爲我談的是國文教學問題，試問離開文字還有什麼好談？本港青年正是由於文字的咀嚼工夫太差，常常囫圇吞棗，不能消化，所以才吃什麼拉什麼。如果能句句咬得緊，字字嚼得碎，把養分都吸收了去，他們的語文水準，決不會低到這種程度。徐先生在這當兒，無端橫踏進一腳，自然是想在這方面「露一手」，我歡迎之不暇，又怎會拒人於千里之外？

交代已畢，這裏先把被徐先生誤會的兩個詞語解釋一下。

（一）「異味」的意義

我在談到密碼派新詩時，曾說過這樣幾句話：「逐句詳加註解，好讓我們這些落伍讀者，也能享有一嘗『異味』的口福。」「異味」二字之所以加上引號，因爲那是左丘明先生的傑作，無牌教師怎敢掠古人之美？大概徐先生忙於「涉獵現代文學理論」，而不屑理會中國的文學遺產（當然我不敢說大主編未讀過左傳），所以才把這兩個字的意義，誤解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

按左傳宣公四年，「公子宋子家弒靈公」一文，講的故事是這樣的：湖北獻給鄭靈公一隻大甲魚。鄭大夫公子宋、子家一同去見靈公，在路上公子宋的食指，忽然無故地動起來；於是便伸出來讓子家看，並解釋說：「每次我的『食指動，必嘗異味』，屢試不爽，大概今天又有好東西吃了。」到了靈公那裏，看見廚師正在準備宰殺那隻大甲魚，兩人相視而笑，彼此會意「食指動」的確靈驗非凡，果然要嘗「異味」（鄭國在河南鄭州附近，那裏河流少，甲魚更少，所以視之爲難得一嘗的「異味」）。這神秘的一笑，被靈公看見了，便問他們爲什麼笑。這一問不打緊，惹出一場殺身大禍（以下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欲知端的請看左傳）。

由這節故事中可以看出，左丘明說的「異味」二字，等於今天的「美味、妙品、靚嘢」，人人以一嘗爲快，而是一種爭着吃、搶着吃的東西（在那故事中，便是靈公偏偏不讓公子宋吃，故意造成食指動的不靈驗；而公子宋爲了保持食指的光榮紀錄，非吃不可。結果伸手向鼎中撈了一塊吃了就走）。可是到了徐先生的筆下，就完全變了質：一則說：「再加上宋先生不願對現代文學多作研究，見到『異味』就掩鼻而過」；再則說：「當然，也少不了像宋逸民先生這些反對派送給他們的封號——密碼、天書、異味、文壇嬉皮士。」由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徐先生竟把人們難得一嘗的「異味」，完全當成一種腐臭的東西了，否則，怎會「掩鼻而過」？我們正在想「享有一嘗異味的口福」，而徐先生卻把它換作臭不可聞的東西讓我們嘗，試問這算什麼居心？不是根本不懂，便是存心汚辱！

（二）「請君入甕」的意義

按資治通鑑：武則天時，周興和丘神勣通謀，武則天派來俊臣審問他。來俊臣不動聲色地和他在一起吃飯，並向周興請教說：「現在的犯人常常不肯招認，老兄有什麼妙法？」周興大笑說：「這還不容易？取一口大甕，四周用炭火燒起來，把囚犯推進去，包管他立刻就招。」來俊臣大贊：「妙！妙！」於是叫人「照辦煮碗」。等到大甕燒熱了，站起來對周興說：「上面有命令審問你，『請君入甕』吧！」於是周興叩頭服罪。所以「請君入甕」一詞，是指自己設的圈套反而害了自己的意思。我在「密碼派詩文的今昔觀」一文中，說李義山的詩，「以隱晦難解著稱，可是和『曉鏡』比起來，便成爲『小巫見大巫』了！這眞是『請君入甕』的絕招，如果李義山地下有知，讀到這首『傑作』不知作何感想。」我的意思是說：你閣下好作難解的詩捉弄人，現在這首「曉鏡」比你的詩更難解萬倍，這首詩是寄給你的，也讓你頭痛一次罷！這意思明

顯得很，但是徐、林二君都把「入甕」看作「圈套」、「香餌」的同義詞了：徐先生譏諷我「又害怕入甕」於前，林先生又用於「製作者只是佈局，『請君入甕』」於後；證明這兩位作家都不懂這句成語的眞正意義。其實這仍是活的成語，並不是冷僻難解的密碼（紅樓夢在一次行酒令時，便在對話中出現過），作爲一個文藝刊物的主編，似乎不應該如此誤解、誤用。

至於「鼓其餘勇」和「欲蓋彌彰」兩則，已在前面談過，這裏不再重複。

二、徐文中的錯誤解釋

徐先生在「爲密碼辨誣」一文中，作了許多錯誤解釋，茲分述如下：

（一）「過早過薄的霜」

徐先生說：「有些句子確是很明顯的：例如頭兩句『雪後的驛道，留下一層過早過薄的霜，』怎可硬說不懂？」徐先生說這話證明他未作過國文教師，也未受過國文教師的認眞指導。文字的通與不通，不能單看表面：假如學生作文說：「中秋節那天，我們剛吃過晚飯，一彎新月便自東方升了上來。」這段文字在文法和語法上，都沒有毛病，但在情理上說不通，因爲中秋的月亮是圓的，不是一彎新月，而且新月也不會在東方出現（那時完全爲太陽所掩）。徐先生是北方人，應該明白北方的季候（大概徐先生又笑我是考據），「露結爲霜」、「白露爲霜」的景色，在秋末冬初時便已出現了；在正常的氣候下，落雪的時間總在露結爲霜一個月之後，決不會有先下雪後結霜的怪現象。「曉鏡」的時間已是隆冬的雪後，驛道上那層霜怎能還算「過早」？幾時才算不早？是不是要到明年春天？而且冬天的霜大半是濃的，白露初結爲霜時才比較薄，又怎能說「過薄」？這句詩和把中秋月說成一彎新月同樣的不通，徐先生居然認爲無問題，眞是怪事！無牌教師不像徐先生有「慧根」，肉眼凡胎，自然參不透其中天機，「不懂」就是「不懂」，怎會是「硬說」！

（二）「明珠非淚影」兩句

這兩句詩誠如徐先生所說，是從舊詩詞裏融化出來的──豈但是「融化」，簡直是在作五言律詩：試看「明珠非淚影，錦瑟莫調笙」這兩句詩，不但「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分毫不差，而且對仗也相當不錯（當然還不夠工穩）。可是舊文學陣營裏，是一個「海濶憑魚躍，天空任鳥飛」的世界，出入自由，絕對沒有「私家重地」；也不會有那位大牌嘲笑林先生不該「在舊文學這一門露一手」。

「明珠」和「淚影」不是一種東西，我是知道的，但這句詩究竟有什麼意思，和上下文有什麼關聯，便非我所知。「錦瑟」和「笙」都是樂器（李有錦瑟詩），樂器是需要人「調」的，現在「錦瑟」也居然會「調笙」──這情形在今天不足爲奇，卡通裏常有這種畫面，但在千年以前不能不使人懷疑，是不是那具「錦瑟」成了精！如果把「錦瑟」當作魚玄機的婢女，自然也可以，但她有一個現成的綠翹，隨侍在側，何必又弄個陌生人來讓我們猜謎？而且和前後文又有什麼關係？徐先生說：「初中學生都應該看得懂，何況博學如宋先生？」老宋學雖不博，但對中國的詩歌，上起三百篇，下迄近代新詩，自問還具欣賞能力，難道連中學生也不如？老實告訴徐先生：一般中學生對這類「妙句」，不但能看得懂，而且也作得出；不幸，成千上萬的這類「妙句」，都被無牌教師一筆抹掉了！早知今天要在徐先生面前「出醜」，悔不該反過頭來向他們學習。如此看來，我這些「準高足」，將來大概個個都有作「主編」的資格。眞是「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三）「書被催成墨未濃」

李義山這句詩並不難懂，但一被林先生把它肢解成「你說那一筆寫在未濃的墨上」，便成爲「丈六金剛」了：我們只知道中國字是用毛筆寫在紙上的，沒聽說還能寫在墨上，唐時的墨大概也是成錠的，用毛筆蘸了墨寫在一錠墨上，或寫在磨墨的硯池中，各位想想，那情形豈不和「非洲黑人雨夜在森林中跳舞」那幅怪畫一樣？除了漆黑一團之外還有什麼？然而我們的主編卻能看得津津有味。這種「慧根」，眞是得天獨厚！

（四）「雪老」問題

中國文學並不反對創新詞，否則，那裏會有這樣豐富的文學遺產？例如：「寵柳嬌花」、「綠肥紅瘦」，都是易安居士自創的新詞。林先生「風倦」一詞，還說得過去，「雪老」便不通了：因爲雪的生命是短促的，實在「老」不起來。自然也有例外，像南北二極、高山絕頂，但現在說的是長安，那裏的雪，太陽一照便化爲水，何「老」之有？至於說「天若有情天亦老」，那是爲情所困的人說的話，也是先假定天有情的，若是無情便未必老了。古來今的宇宙，生命是無窮無盡的，而長安的雪只能存在幾天，二者怎能相提並論？這比擬太不倫不類了！

（五）「遊女」問題

徐先生說：「遊女是和遊子對稱，既有遊子，就應該有遊女。」這一點徐先生又再弄錯了：「遊女」一詞，至少在兩千五百年前便有了，詩經周南「漢廣」篇，就有「漢有遊女，不可求思。」這是百分之百的土產，不是新詩人的創作。徐先生大概記憶力衰退了吧！

（六）「妳」字問題

這個新字，我也反對，但和張知本先生的觀點不同。我認爲沒有改的必要；如有必要，一字數讀有什麼不可以？我的理由是：全世界只有一個我，也只有一個「你」，不必加以區別；是男是女難道對着面還看不出來？至於第三身便不同了，所以「他、她、牠、它」有加以區分的必要。如果「你」字變「妳」，那麼爲什麼不把「我」字也變成「娥」？

（未完待續）

我看毛共「九大」紀錄片

最近毛共九大紀錄片，運到香港放映，筆者因爲要看看毛黨開會情形，且想認識一下其中部份新貴，特地去看一次。看過之後覺得其中有許多事值得提出向讀者作一簡略報告。

首先要說的看這部「片」，眞要先吃兩粒鎭定劑，否則很可能會昏倒在左派戲院裏。何以會如此？因爲整個放映時間，銀幕上都在大叫大嚷「毛主席萬歲」！前面的一排代表，大概是經過挑選的，不但叫，還在跳，看的人眼花繚亂，聽得頭昏腦脹。世間有這種怪電影，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時代」的怪事了。

這部電影看過之後除了覺得混賬之外，倒也看出一些在雜誌報紙上看不到的事，與平日研究作一印證，發現光是憑文字的資料來估計，還有不足之處。

先說毛澤東，電影上的毛澤東，行路並無人扶持，雖未如左報所說健步如飛，但從頭到尾，上台、下台都是自己步行，這一點與過去看到「檢閱紅衛兵」時的毛澤東已大不相同。不特如此，毛澤東居然開了腔，雖然在銀幕上播出的不到十句話，卻也非常清楚。因此，就使人懷疑這個銀幕上的毛澤東究竟是眞的還是假的？據與毛澤東認識的一位老先生說，確是毛澤東的聲音，就筆者仔細觀察，也覺得不是假扮。不過毛澤東的一大堆惡疾，怎的不見了？確是一個謎。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毛澤東患的這種「柏金森」病，最近發現了一種新藥，服後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爲一個或數個小時）身體可以恢復正常，但藥力過後，病情就會增加一分。也許毛澤東爲了死要面子，服下這種特效藥，提起精神應付了「九全大會」，至於會後情況如何，也無暇顧及了。

「九大」的會場佈置，主席台最前面一排坐着毛澤東及許多位重要人員，後面坐着主席團其他共幹。在前排諸人中，排列相當有趣，毛澤東左邊是林彪，依次是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葉羣、汪東興、溫玉成。毛澤東右邊是周恩來，依次是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從這個排列秩序來看，顯而易見左邊皆是當權的，右邊的皆是失勢的，而且兩列人員的表情也截然不同。

毛澤東在大會上態度看來頗爲輕鬆，每當林彪作一報告之後（如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報告，議程報告），毛澤東照例問一句，大家贊不贊成，贊成的舉手。當每一個人右手舉手時，老毛還從位子上站起來，煞有介事的扭轉頭先數一數後面主席團的舉手情況，轉過臉點一點下面的舉手情況（此爲全場最安靜時刻），最後說「贊成」、「通過」。毛澤東此種戲劇式表演，第一次全場尚保持嚴肅；第二次又照演，許多共幹已在掩口；到了第三次引起了全場大笑，連坐在毛澤東旁邊的「親密戰友」林彪也忍俊不禁，同時在一閃的鏡頭中，也看到朱德和陳毅一臉不屑之色。

其次說到林彪，說來奇怪，林彪的健康情況表面看也好過在「接見紅衛兵」的那一次，雖然那張臉，仍然像是棺材裏面拖出來的，但在讀報告時，十字八字一句的向下讀，顯然中氣是充足了。

不過林彪的蒼老之態，只剩了一張皮的死人臉，在一笑時皺紋連接在一起，眞比哭還要難看。如果晚間在港九偏僻小巷中，遇到林彪這麼一個人，迎面一笑，相信就是膽氣最壯的人，也會嚇得一大跳。像這樣一個活死人，若能接了毛澤東的班，騎在七億人民頭上，中國眞要陸沉了。

再向左說到陳伯達，此人像貌猥瑣，表情呆滯，見者已多，不必贅述。再左是康生，此人身長臉長，前頂微禿，帶了一付近視眼鏡，十足是個陰謀家。再左就說到江青了，這位過氣明星，今年年齡在五十四、五之間，但在銀幕看來，仍若三十許人，一路笑逐顏開，不斷與姚文元竊竊私語，由其表情可以看出她的得意。再左是張春橋，此人的照片以前雖然見過但不太清晰，這次倒是清楚了，也是一個高個子，身長臉長，戴近視眼鏡畧似康生，年齡看來似較康生年輕十五至二十歲右左，康生像貌是一個陰謀家，張春橋外型則是一個典型小人，對江青一種脅肩諂笑態度，了無顧忌。再左是姚文元，此人在所有第一排共黨要人中，年齡是最輕者，當在四十歲上下，身材矮而肥，是全場最得意人物，與江青隔着張春橋說笑，肆無忌憚。此人與江青關係，海外有兩種傳說，一種說法是江青女婿；一種說法是兩人有私情，看到在台上表演，二者大概必居其一。

姚文元之左爲謝富治，此人年齡已屆七十，但影片上不過五十歲左右，雖然影片可以遮醜，但謝富治不見老也是事實。在左邊一排共幹中謝富治較爲端莊嚴肅，不輕言笑，好似有頗大心事。再左是黃永勝，此人完全是一老粗，粗獷之像浮於面上。

再左是葉羣，對於葉羣筆者不僅未見過其照片，兩年前也未聽說她的名字，在影片中她是筆者第一個目標，故看得較清楚，葉羣年齡應在四十歲以上，身材中等，畧爲肥胖，面孔本來是長的，因爲肥胖的關係，圓了一些，皮膚很白，樣子不算醜，但卻十分難看。因爲她有兩樣特徵，一是面無表情，二是不像女人，在整個影片中，未看見她笑過一次，也未見她與人交談，好像一個機械人似的，木然而坐；中間一度時間起身投票，也是木然來去，始終未見她有絲毫表情。

再左邊是吳法憲，此人現在是中共空軍司令員。看到此人那付尊容，不由得使人笑出聲來，吳法憲身材約爲五尺二三寸，體重應在二百五十磅左右，肥到下巴與脖頸不分，世間有這樣的「空軍司令」，相信讀者看了，也會發笑。由吳法憲這個「空軍司令員」，可以聯想到毛幫的飛機何以不堪國軍一擊了。

再左是汪東興，此人曾任毛澤東的警衛團團長，據傳說拘捕劉少奇等要人就是他的傑作，目前已成爲毛澤東重要心腹之一，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但看過後並無印象，未發現他有何特點。

左邊最後一人是溫玉成，這個人與筆者印象最深。北方人有時罵人爲强盜胚子，究竟强盜是何形狀，任何書上均未畫出一個標準强盜像，可能因爲過去找不到標本的關係。現在可好了，如果畫家，漫畫家要畫强盜而沒有模特兒，可以找一張溫玉成的大像照描，擔保有意想不到之效果。筆者跑遍半個中國，在香港居留廿年，自信見過不少的人，但是從未見過一個人長得如此似强盜的。因此，也就聯想到溫玉成，投入毛澤東手下總算走對了路，以他這付尊容，假若當初走了路，投入國軍，筆者絕對相信他不可能當到團長，因爲蔣老先生只要見他一面，決不會再用他。

現在回頭說右邊的一羣，第一個是周恩來，雖然周恩來從開會到閉會皆坐第三把交椅，但是只看他坐在右邊，已可見行情不佳。再看周恩來的尊容，更使人吃了一驚，不但面容憔悴，眼神呆滯，而且臉上一臉老人斑。論年紀他比毛澤東小五歲，依照這張影片來看，他比毛澤東顯得老得多。

在會議進行時，周恩來身爲大會秘書長，但是整個會議進行卻全由林彪主持，周恩來與董必武等人一樣，也是呆坐着，比起林彪那一副飛揚跋扈的神氣，實在無法比較。中間在投選票時，毛澤東可能是看見周恩來太冷落了，歪轉頭與他商量選舉事項。周恩來趕快站起來，湊過去指着選票在低聲說話，也許是向毛澤東「滙報」那一個候選人的情況。總而言之還是在做戲，兩人當時表情，正如法門寺內的劉瑾與賈桂，雖然他們自己以爲裝扮得很正經，不必說銀幕下的觀眾，就是坐在主席第一排的朱德、陳毅也露出不屑的神色。

右邊一羣共幹，因爲鏡頭放映得太快，簡直看不清楚人，其中留下印象的有三個，第一個是劉伯承，這位向有中共戰畧家之稱的獨眼龍，上台時居然要「警衛兵」攙扶，查劉伯承生於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僅長毛澤東一歲而已，朱德，董必武都比他大得多，皆未要人攙扶，劉伯承何以如此老邁？究竟他要別人攙扶，是衰老，還是另一隻好眼也壞了，獨眼龍變成沒眼的泥鰍？因爲鏡頭太快，實在看不清楚。這次毛共「九大」，不論主席團坐次或政治局席次，劉伯承在一羣倒霉人物中，地位僅次於董必武，而在朱德之上。筆者原以爲劉伯承會派新用場，因爲政治局中軍人，除去林彪之外，其餘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謝富治、李德生（補候）均是劉伯承舊部，毛澤東可能又來個一分爲二，扶持起以劉伯承爲首的軍人集團以牽制林彪集團。

另一個可能是想到中蘇共交惡方面去，因爲劉伯承畢業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相當於美國西點），是中共高級頭目中，唯一受過蘇聯正規軍事訓練的；蘇聯目前掌軍權的元帥，大半是他先後同學。中共軍事大頭目中，最瞭解蘇軍作戰性能的也無過於劉伯承。可能是林彪準備必要時與蘇聯作戰，由獨眼龍負責指揮，所以把他捧得高高在上。現在看來，這兩項估計可能都錯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劉伯承素有小諸葛亮之稱，三國演義也看得滾瓜爛熟，是否用三國演義由司馬懿裝病賺曹爽的辦法以愚弄林彪，還要待下回分解。其次說到朱德，朱德身體看來還好，但是從始至終，面部竟無表情，最重要的一點是朱德手中未持語錄，在全場一千多人中，除去毛澤東本人之外，手中未持毛語錄的，只有朱德一人，這老傢伙大概是眞的拚上了。但是結果還選入政治局裏，可見毛澤東拿他實在無可奈何。

最後說到陳毅，陳毅露面時間甚暫，但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一臉憤慨之情，眼露殺機，照陳毅當時表情看，手上如有槍，他眞可能打死毛澤東和林彪的。第二、充滿不屑神氣，對毛林可說是心不服面色也不服，所以在選政治局委員時被踢出，如果不久將來再有一次文化革命，可以預料陳毅將不可能倖免。

電影中還有幾個鏡頭値得一記，在會場門首仍然懸了馬恩列史四張大像，世間共產黨今天仍懸史達林大像的，筆者不敢武斷說只有毛幫一家，但相信最多也不過還有一個阿爾巴尼亞。毛共一方面高喊打倒「新沙皇」，一面卻把「新沙皇」的「太祖高皇帝」高高在上供奉，這樣的「愛國行爲」實在太開玩笑，眞正愛國的中國人，誰也不會去拜侵畧中國的罪魁禍首史達林的。

在每次會議散場時，毛澤東、林彪皆站在主席台前與代表們握手，其中有幾個小夥子，大概是過於「熱愛」的關係，握着老毛的手用力搖撼了幾下，毛澤東在台上就不住皺眉，大概那隻染滿鮮血的手，被握得很痛。

還有一點，就出席代表軍人佔的數量相當多，尤其在每次會議散場時，毛林等一羣人向外出時，代表們排隊拍手歡送，站在前幾排的皆是軍人，此處可能爲了安全，也可能是林彪有意向非軍人代表示威，表示今日的會場，皆是槍桿子天下了。

總之，這部紀錄片雖然某些地方增强了毛幫的宣傳，如毛澤東確實能說能動，林彪也較前健康，這是事實；但也暴露了內部一些弱點，其得失恐怕還不能相抵哩！

岳騫

「老大難」的中共「解放幹部」問題

·曾憲光·

「解放幹部」問題的提出

靠鬥爭起家的毛澤東，他一生的鬥爭策畧是：拉一派，打一派；團結大多數，打倒一小撮。以這次權力鬥爭的「文化大革命」爲例，最初老毛的本意也只是想清除當權派幹部，同時培養一批新的接班人。可是事態的發展並不如此，當時的形勢是：爲了整垮堅强的劉少奇集團並肅清其政策及思想路線的深廣影響，打亂打垮整個幹部隊伍，在事實上成爲極其必要的手段。爲此，紅衛兵見幹部就揪，見當權派就鬭……。造成了與「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背道而馳。別的不說，單是因爲劉少奇（以黨中央名義）下令派出去的工作組，被毛澤東指爲「鎭壓革命羣眾」、「破壞文革」、犯「方向錯誤、路線錯誤」，而挨整受害的老幹部，便在四十萬人以上，此一來，使「幹部決定一切」的毛澤東政權面臨喪失整個幹部隊伍的危機。爲了爭取有經驗的老幹部負起建立新領導班子的工作，唯一的辦法是解放犯錯誤的幹部，即除堅決清除實質上是狂熱反毛的所謂叛徒、特務、內奸、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外，被迫收歛起過去的那種「宜將剩勇追窮寇」的霸勁，全面地將其他的犯錯誤幹部的問題一律作爲人民內部矛盾，從寬處理，予以解放。

誠然，「解放幹部」的政策已被提了出來；但由於日前毛林集團內部派系鬭爭，仍是那樣的複雜激烈，再加上新黨幹部的矛盾，致使「解放幹部」成爲「老大難」的嚴重問題。

從一系列的「指令」談起

由於毛澤東事前已估計到此一矛盾的必然性，因此早在文革初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所通過的「文革十六條」中，在第八條「幹部問題」已作了如此的指令：「幹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種：㈠好的。㈡比較好的。㈢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㈣少數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形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鬭倒、鬭垮、鬭臭，肅淸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予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但是，這些規定形同具文，在文革中從未被執行過。究其因，還得由老毛本人負責。蓋因毛親自指揮的淸算劉、鄧等，用的全是不擺事實、不講道理、不准申辯、顚倒黑白、亂套框框、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其次是江靑通過她的「中央文革」秀才班的文化打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林杰等人，一面利用宣傳機器到處煽風點火；一面指揮紅衛兵亂砸亂揪亂鬭。此一來，致使所有當權幹部，無一倖免。

正因中共的幹部隊伍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使毛澤東面臨着喪失整個幹部隊伍的危險。所以，在紅衛兵暴亂還不到半年的時候，他就爲了幹部問題發出一系列「糾左」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來在其傳達報告中說：「在三結合中，第一重要的是幹部政策。在省黨委中如果一個也不能用，那就說明造反派有問題；要允許將功贖罪。」

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謝富治向「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傳達老毛的「對幹部問題的最新指示」時說：「大部分幹部要解放。歷史淸楚一類幹部可以結合；二類幹部可在別人領導下工作；三類幹部一定要人監督下工作；四類幹部就是靠邊站。」

同月二十六日，張春橋對在北京習訓和開會的軍隊幹部傳達「關於『形勢問題』『教育幹部問題』『上下聯繫問題』的指示」時更說：「使幹部受到教育來解決問題，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一再强調「幹部是黨極其寶貴的財富」，提出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好幹部，最後還嚴厲批判並把那種「把幹部隊伍看得一片漆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一有錯誤就一棍子打死」的作風，劃爲資產階級反動黑線，其嚴重情況，可見一斑！

儘管如此，可是由於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兩年中，奪權鬭爭把中共潛在危機的內因與外因的相互作用猛推到爆炸性的頂點，迅速造成混亂不堪的局面——新舊當權派的衝突，新老造反派的矛盾，紅衛兵組織的武鬭，羣眾的反抗活動，派性作風的興起，山頭主義的流行，多中心論的出現等等，使幹部問題更加的複雜化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大陸二十九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後，很快就暴露出：那些所謂造反派的新當權派，無論領導能力，鬭爭經驗，工作才能，文化水準等，都不能稱職，尤其是貪污腐化，驕傲自大，「派性高於一切」，且普遍出現陽奉陰違，蛻化變質的現象，而使革委會處在漸趨崩潰中。是時，如何加速解放犯錯誤的幹部，爭取他們去負起建立鞏固充實新領導班子的工作，便成爲擺在毛澤東面前的急迫課題。

以一九六九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的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來說，其中心論點之一也就是解放幹部問題，如該社論曾一再强調：「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加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我們要教育和團結絕大多數的羣眾和幹部，包括犯過錯誤而

願意受教育改正錯誤的好人，包括一切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弟……」顯而易見，老毛此一「化敵爲友」的作法，充分表明他在知難而退了。

雖然，不論在林彪的「九大政治報告」中，或在此前後，毛林都曾一再指示：「認識到嚴格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是擴大自己的力量，將頑固敵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最有效的辦法。」但爲時已晚，原因是落實此一「解放幹部」時阻力太大之故！

「反黨」與幹部犯錯誤

對的，要了解何以「解放幹部」政策在推行時迭遭困難，首先必須探究幹部何以犯錯誤，犯的是什麼錯誤，蓋因「錯誤」對新舊幹部有着不同的概念也。最淺顯的以「反黨」錯誤（罪名）爲例，衆所周知，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是操在劉少奇手中的，因此，可以明白所謂犯錯誤的幹部，他們所犯的錯誤，實際上就是執行了當時黨中央的命令而已。可以設想，若他們在當時拒絕執行的話，那便是反黨了，誰知由於當時沒有反黨，到了文革時，卻又變成反黨而又反毛，而且還硬迫着要他們罪認，這種悖理做法，怎能叫人接受？

其實，所謂劉少奇路線——較主要者如「農村工作緊急指示」十二條，反五風運動，農業十六條，工礦企業工作七十條，高教工作六十條，科學工作十四條，文藝工作十條等，是大陸社會由於毛澤東「三面紅旗」慘敗後，正處在全面飢餓及中共政權的基礎岌岌可危時的救急（治標）藥方，換句話說，只有靠了劉的這些修正的措施，工農才稍得喘息，情勢也逐漸緩和下來。可是在個人崇拜狂的老毛看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文革中把劉少奇、鄧小平等徹底鬬倒，鬬垮，鬬臭的同時，對凡是黨政系統各級高幹，不是被指爲劉的代理人，就是經宣判爲劉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或曾替劉的政治路線鳴鑼開道，不一而足。總之，只要有一言半語冒犯了老毛的，便一律劃爲三反分子，而這也是今天大陸犯錯誤的幹部，要用天文數字統計的原因，也是今天老毛苦於無幹部可用而被迫急以「解放犯錯誤幹部」的實質和苦衷。

上面已畧爲提到過的，即由於只僅僅會參加過「工作組」而受鬬爭迫害的老幹部，便在四十萬人以上。對毛派此一的作法，更是荒唐透頂。道理十分簡單，文革期間工作組的派出和撤回，根本和幹部無關，因派遣是出於中共中央的通知，撤回也是出於中共中央的命令，各級當權幹部只要接到派遣通知時就派遣，接到撤回命令時就撤回，未有絲毫違抗命令；這樣原該不會有什麼責任問題了，如果一定要追究，那也只能是黨中央的事，更確切說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人的事，因黨中央只有一個啊。再說通知或命令上面只有中共中央的名義，根本沒有毛記劉記的識別，可是老毛在其「親密戰友」林彪的軍隊控制了北京，劉、鄧、彭、羅等均成爲甕中之鼈後，便把撤回來的所有工作組（成員）指責成鎮壓「眞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黑幫」、「劉系人馬」……這，人家會服氣？肯眞正認錯嗎？

此外，還有數目驚人的大批犯錯誤的幹部，至所犯錯誤據說是曾參加過刮經濟主義之風，點右傾翻案之火，還有什麼「看錯了風勢，趕錯了主流」等等。但由於毛派所用的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肆意顚倒是非……試問：如此而欲迫人認錯，又有誰會心悅誠服？

「打落水狗」與「解放」的矛盾

正由於新當權派是以「莫須有」的錯誤（罪名）鬬垮舊當權派的，因此，在後者倒下去後，前者無不做賊心虛，對後者總想再踏上一脚，教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而對上面有關「解放幹部」的指示，一味陽奉陰違，延不落實，藉口有的是：「解放幹部與批判二月逆流有矛盾……二月逆流流毒沒肅清，根本談不上解放幹部」啦！「如果把幹部解放出來，解放錯了豈不是包庇了敵人」啦！「解放幹部就是復舊」啦！「把犯過錯誤的幹部解放出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啦等等。至以上論點之所以會成爲所有新當權派的觀念，說穿了是他們之替老毛造反奪權，當然是想要取而代之的。而權力是抽象的東西，只有權位和權利才是具體的。因此，佔其位而奪其利，才是造反派的眞正動機和目的。也才是他們在鬬爭舊當權派時，羅織罪名的手段無所不至其極和高唱「打落水狗」的眞正原因，不言而喻，這更是他們千方百計抵制「解放幹部」的眞相和實質了。至毛共今天所採用的「解放幹部」的方法，放眼大陸，大致有下面幾種：㈠用「跟、憶、批、查、挖、想」的思想改造方法；㈡用「一教、二靠、三看、四解放」的方法，說具體點是先把政策「教」育羣衆，其次是上「靠」毛思想，下「靠」廣大羣衆幫助犯錯誤的幹部，三是「看」犯錯誤者錯誤時的環境和歷史條件……最後是「解放」云云；㈢用「一想、二查、三看」的方法。一句話是通經上述諸名堂對犯錯誤者進行思想改造罷了，談到其方式，一般都是通過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進行的。

愈纏愈緊的死結

由於絕大部份犯錯誤的幹部對自己被硬指爲犯了錯誤，本就感到無限委屈，加上在整個文革過程中所受到的種種侮辱和迫害，使他們對造反派恨之入骨，雖表面上一直採取消極隱忍態度的話，蓋因他們看到自己是屬於一大片而覺得精神有所恃之故也，同時，眼見成千上萬的老上級老幹的備受侮辱和迫害，而感到心灰意冷。因此，在犯錯誤幹部中，普遍出現了「從此摜掉烏紗帽，載上安全帽，上班不遲到，下班準時跑，省得受檢討」的抗拒和不合作情緒，因在他們看來，即使今天解放了，往後仍隨時有被打翻在地的可能，什麼保障也沒有。若經予「平反」則又不同。而「解放」嘛，不但肯定了「眞的犯了錯誤」，且也表明犯錯後的新當權派的寬恕罷了，正因此一來在每個犯錯誤者的個人政治檔案中，卻有抹不掉的「反毛老帳」，終有一天要打倒的。所以「解放」成爲今天所有犯錯誤幹部中的死結，同樣，更是新當權派不願解的死結，如此這般，毛共的「解放幹部」的問題，也就註定了是一個愈纏愈緊的難以解決的死結了。

左詞精釋

左丘鳴

當我剛把題目寫好，老妻從旁窺見，作嫣然一笑，暫引櫻桃破裂狀，笑道：「你一定是吃了豹子膽，竟敢在毛澤東大力推行破四舊之中，把我們三百六十代老祖宗左公丘明的遺作搬出來宣揚，與毛澤東背道而馳，大唱反調，難道不怕被揪出來戴紙帽遊街乎？」

這一「乎」！足有三點香涎品字樣在我的鼻頭上站班。好在我素來都是以「戰無不勝的偉大吐面自乾思想」武裝起來，這區區三幾點香涎，實在無需勞動我的「貴手」去把它揩掉了。對曰：「非也，夫人有所不知，請聽爲夫道來。夫左傳之詞語，早已有不少老師宿儒將它講解得一詳二盡，實在無容我這個不肖子孫再搖筆撩舌。這裏所提的『左詞』，乃係十九世紀『大立四新』年代的新產物，與『大破四舊』實在無任何抵觸。因爲有些『左詞』，含意晦暗，光從面上去理解，往往令人有不知所云之感。例如：『敢於勝利』，『一日等於二十年……』等。有些甚至是講一套，做一套，言行不符，例如『形勢大好』，『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我有見及此，於是『下定決心』去把它彙集起來，『不怕犧牲』我的寶貴時間，作出精彩的解釋，使人人都能夠認識清楚它的本來原意，不致矇查查有所誤解焉。這也可以說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偉大貢獻。」

「呵！原來此左乃左仔之左，非左公之左，那麼，你就姑妄言之吧！」老妻作出欣賞之狀。

我說：「一日等於二十年，二十年趕上英國」：這是一條十分有趣的算術題目，內容是中共强迫人民做一天工夫要等於英國人二十年的成就，用這種工作效率做二十年，就可趕以上英國，試求我國比英國落後多少年？用算式演算如下：(20年×365日)×20年=146,000年。答案確使人吃一大驚，信不信由你，但是數沒有計錯。另外一個解釋就是：我國比英國落後只不過二十年，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只消苦幹一天就可以趕上他們，可是這句話不是昨天講的，我們已苦幹了好幾年，到現在很明顯地還未趕上英國，所以這個解釋被事實否定了，原來想出這句標語的共幹是充滿了幽默感，他暗示出現在大陸比現代社會倒退十四萬六千年，是處於「恐龍時代」，目下統治大陸的不是人類而是兇殘惡毒的恐龍。

「一罷到底」：當港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發動大罷工的時候，某工人鬬委在誓師大會上向罷工工人演講打氣，「……我哋一係就唔罷，一罷我哋就必『須』到底……」，好嘢！果然被佢講中咗，現在佢哋眞哋一罷必『衰』到底喇！

「三結合」：嘴對嘴，心連心，肚黏肚之謂也，是大力推行「杯水主義」的口號。

「三反」：反口無信，反白爲黑，反面無情，是港共頭頭的忠實寫照。

由京綏路古蹟說

「京綏路」初名「京張路」，由北平至張家口，後始延長至綏遠省歸綏市，改稱京綏路。全程計七百八十里，這條偉大艱巨道路的建築，便是由我國傑出工程家詹天佑設計的，沿途古蹟甚多，就記憶所及，一一記敍，亦可能使海外僑胞，心懷故國，而發思古幽情。

南口車站大車頭

車抵南口停後，乘客紛紛落車，跑到路岔，先看看那裏昇火待發之太機車，如與普通機車相比，不啻巨人對侏儒，前端兩隻大輪，直徑高約丈許，在司機座傍護板外面，鑄有方格內嵌銅字，擦磨的閃閃發光，好似百戰將軍胸配勳章，文爲：「此機車祇限南口——康莊一段行駛，其他路軌則不適用」幾隻龐然大物，蟄伏在哪裏，發出沉悶的咕嗤嗤嗤之聲，少頃蠕蠕移動，在列車前掛上鈎了，同時在車尾另掛一輛，作爲一拖一推之用。開出南口不久，在車廂內即感體失平衡，前翹後俯，推窗外望，車正走着迂迴路，盤行羣嶺之間，有時走着「U」字形，有時走「Z」字形。下觀絕壑，怵目驚心，速度大減，緩緩邁進。兩隻巨無霸的機車，都感到筋疲力盡般，發出「咕咕」氣喘之聲，將及居庸關前，半路上車忽停止！（所謂停止，只是大慢，因在這種路上，根本就不能停定的。）約一分鐘後，又行前駛。該處既無站台，又不上水，爲何要停一分鐘？乘客多感不解，況列車來往經此每次均然，原來這裏又有一段古。

居庸關下元帥廟

據傳通車之始，某班客車開往張垣，車行此處，忽生故障，機頭死火，列車倒退有如箭脫，全車乘客目視懸崖，心膽皆裂，接近死亡只瞬間耳；從司機到車長崗位人員，亦手忙腳亂，不知所措，自欲逃生也無可能。正在羣情惶惶之際，適值退至六郎廟前，（在對面山頭有座孤立小廟，只有間房大小，內供北宋時鎮守三關之楊延昭。）有的乘客在「急病亂投醫」之心情下，高呼：「楊元帥！郡馬爺！祈您顯靈，佑吾平安。」（臨急抱佛腳，求神許願，乃我國人歷代之傳統。）經有一人倡頭，婦孺隨之，聲音悽楚，上達霄漢。一剎間，「神跡」出現，機車故障自行排除，又復黑烟轟空，向前推進。其後轟傳遐邇，尤其鐵路人員，均謂「元帥靈異」，除獻袍、掛匾、三牲祭祀外，又留下個不成法例沿習，凡列車至此，均都稍停致敬，歷久不渝。

游龍戲鳳與小脚會

再行段路，遙望南方山頭上，有坯孤零零白色小坆包，據乘客中有老於世故者談，這又是一段古。

傳明武宗正德皇帝，駕幸山西大同，在梅龍鎮鬧出幕桃色故事。緣大同女人，向以小腳著名，民國二十年以前，仍復如斯。每年有賽腳會，屆日婦女打扮坐於轎車內，外面是看不到臉面，

「四清運動」：荷包刮清，米缸倒清，衣服爛清，親情斷清。這是在中共暴政逼害下，每個家庭的實況。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最高指示，不下千條，而港共執行得最最徹底的，就只有這一句，難怪「英明」的毛主席頒贈他們以「聖杧」一顆，以示獎勵。

「憶苦餐」：毛澤東恐怕人民會把挨苦的日子忘掉了，所以發動他們吃「憶苦餐」，時時有所警惕，以致永久不忘。最合乎無產階級標準的「憶苦餐」，當然要選自曾經一度被人民政府認爲是營養價值最高而又給人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食譜，試把它編成一菜單如左：

一、小球藻湯——根據中共先進科學家分析，它的營養價值比豬肉還高。

二、西施粉——把水藻用水分解後取其凝脂製成粉條狀，多食必患水腫。

三、三蒸飯——一斤米可蒸成五斤飯。

四、蔗渣糕——將蔗渣磨成粉狀蒸糕。（筆者按：右列菜單，並無註冊版權，如「愛國」同胞，國慶敍餐，惠然採用，無任歡迎。）

「敢於勝利」：勝利的反面就是失敗，失敗嘛人都怕，勝利嘛人都想得。如果勝利是一件令人不敢得到的事，世界上那還有人有興趣去賭博？那還有人膽敢去發動戰爭？所以這句話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它，我記得當日軍侵入香港的時候，市面秩序大亂，匪徒連羣結隊，逐屋搜刼，他們自稱爲「勝利友」，諱「搶奪」爲「勝利」。靈機一觸，得咗！所謂「敢於勝利」者就嘛「夠膽去搶」之謂也。

「兩面派」：皮紅心不紅的「愛國」報紙，它們一面大吹大擂叫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依照毛主席指示做事；但另一面卻不遺餘力引人去賭資產階級的馬，博反社會主義的狗，嫖封建遺毒的妓。

「幸福的生活」：只有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大陸人民才能享受到「幸福的生活」。因爲只有「人民政府」才會「親切關懷」人民生活。所謂「幸福生活」也者，乃每人每月配給四両油，二十斤米，每年七尺布是也。

「紙老虎」：紙老虎是風吹得破，雨打得穿的一件極易被人毀滅的東西，所以毛澤東把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的敵人——蘇修，英帝，美帝——稱爲紙老虎，以爲這樣就可以三両度板斧把人家打垮。可是，事實沒有這樣便宜，二十年來到處裝兇作勢，煽風點火，造謠毒罵，傾覆搗亂，拘禁屠殺，全不顧人道，絕不理公法，盡量發揮他「戰無不勝」的思想。但至今仍未見有一只紙老虎受到絲毫的損壞，這就可以反映出毛澤東連紙老虎也不如。

「位高者最愚蠢」：這是毛澤東最坦白的自供詞，怪不得他連紙老虎也戰不勝。

「雄赳赳，氣昂昂」：以雄赳赳，氣昂昂開場；以而青青，氣喘喘收科，這就是港共在街頭上演醜劇千篇一律的過程，一因受到羣衆的「三視」，當堂意氣發霉，鬬志低落；再遇到警察的追逐，隊形混亂，豕突狼奔，個個面青青，氣喘喘，一哄而散。

「三自一包」：「自以爲是」「自欺欺人」「自我陶醉」這都是港共的一貫作風。結果是「包你撞板」。

「踩寸子」，與正德帝追逐嬉戲時，顯着那麼婀娜多姿，倍增嫵媚。帝返京後，勅人往迎鳳姐，輦達居庸關時，風雨漫天，雷電交加，鳳姐在簾內看到四大天王怒目攔關，一驚成疾，（此段平劇名「驪珠夢」），不克入宮歿於此地。臨危囑云，我本薄命人，今天顏已近，而無德恩承雨露，恨何如之，死後葬於此地山巔，使奴常望帝都願足矣。

歿後帝非常傷心，命人在山頭厚葬香骨，坟作黃色，傳彼時除帝室外是不許坟作黃色的。豈料一夜之間坟變白色，數改數變，原因鳳姐未曾入宮，名份未定，是不敢承居黃坟的。屆今白冢一坯，姑言之，姑聽之好咧。

天佑倒像翻屍

張昌

巍峨長城南口柿子

車抵居庸關下，遙望長城好似一條巨蟒，爬行於萬巒山中，隨坡起伏，蒼古雄壯，使人聯想到這個始皇「德政」建築物內，不悉埋葬幾許財力、人力、與白骨；造成了多少生離死別悲戚的慘劇。迄今有些頹倒缺口，那些長約三尺寬約尺半的整磚，已被附近居民撿去蓋房用了。由居庸關開出，將及八達嶺，途似稍坦，兩旁已見人家，村邊菓園林立，盡是些柿子樹。（此地盛產柿子，品質尤優，平津銷售，均訛稱南口柿子。）中秋時結實纍纍，有的將熟未熟，半黃不黃，映日一照發出閃燦金黃色，煞是美觀。八達嶺開出後，不久行個「V」字形，即達青龍橋站矣。

青龍橋站天佑像

青龍橋站台很長，右邊山上鬱林青翠，山花似錦，人們走完山澗，精神一振！車停定後，首先映入眼簾的，站台票房右方矗立一座風磨銅像，光頭、西裝、一手插於褲袋中。其像造型大小，一如此地皇后廣場之銅像，這就是「平綏路之父」，我國偉大工程師詹天佑。於是全車乘客空羣出廂，瞻仰銅像。腳下基石，鐫有詹之簡歷及築路經過，大致稱詳。停二十分鐘旋開鳴笛，羣皆登車，開行未一里已接全路最艱巨工程，「青龍橋山洞」。此時一些老旅客們，通知鄰座關窗閉門，以防進洞後煤烟濕氣鑽進車廂，使人窒息。剎那間，眼前一黑，列車已入山洞，聲轟轟然但速度不減，洞長約八里，行約十數分鐘。一出小洞，則迥然另一世界，首先感到的是豁然開朗，一片平原。山那邊還苦熱難當，草木繁榮；而這邊則金風颯颯，落葉飄飄。一山之隔，氣候懸殊而如斯，造物奇妙，匪可思議也。

中共竊據大陸後，民不聊生，鬼哭神號，連死人也不放過，已使這位長眠地下數十年，墓已蕪，骨已朽之詹天佑也難逃厄運，曾受這次浩刼，說他是「人民罪人，賣國奸賊」，推倒銅像，掘墓鞭屍。抵康莊後另換普通機車，行奔宣化、張垣矣。一路上如涿鹿蚩尤坟、明英宗與瓦剌交戰之懷來、土木、及西段大同府九龍碑，成吉思罕墓等，均屬塞外風光。

由廣州北上青島剿共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之三）

胡養之

關於五十四軍北上膠東剿共的命令，大概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下旬便已到達了廣州。由於當時國民政府的軍事機構中，重要部門已返抵南京；其餘大部份——包括聯勤總部、兵役部，甚至國府辦公室，因爲交通工具的限制，還留在重慶。因此，對於前方部隊的調遣命令，常有改變。在南京方面的指揮機構，以山東匪氛猖獗，情況異常緊急，希望五十四軍派出一個師，作爲先遣部隊，空運青島馳援；重慶方面則與美軍代表團洽商後，以缺乏運輸機，只能派出若干艘運輸艦，擔任運兵工作，結果改爲海運。

按照國軍部隊中一向的慣例：當部隊長奉到出發命令之初，是絕對保守秘密的。因爲出發作戰的命令屬於機密性，而且隨時都有改變，如果一旦洩漏，消息可能很快地就會被敵人所竊取，而於我軍的行動有所不利；同時對於軍心也有影響；尤其防止新兵的逃亡。所以，出發命令一直沒有發表，延至五月中旬才下達各師的。

一個有趣的故事

不過，筆者在接到中央命令的第三天，就有了消息，原因是我和軍部高級人員常在一起。一天下午，軍部副參謀長謝志雨，特地邀我去白雲山參觀「五十四軍陣亡將士紀念碑」的時候，他便笑着說：「廣東地方太熱，不久的將來我們可能去到一個比這裏涼快的地方了。」接着他又對一位在那裏監築紀念碑的工兵營長說：「請你催促他們加緊工作，最好是在下月十號以前竣工……。」同時，軍部高參王青雲也直截了當地問我：「市郊許多名勝風景區，你去遊玩過了嗎？否則趕快去，部隊就要北上了。但這是秘密的消息，不可告訴別人。」可是出發的確實時間，連他們也不知道。

五月三日，軍長闕漢騫召集各師的團長以上到軍部開會，便公開討論部隊出發的各項事宜準備如下：㈠補給方面：由軍需處長李松生、軍械科長翟兆漢，分別負責向廣州兵站分監部交涉的各項裝備——包括糧食、汽油、機油、水壺、械彈，及醫藥器材等等。㈡自五月四日至九日，各師分別舉行一次聯合大演習；軍砲兵營及各師砲兵營，也分別舉行一次實砲射擊演習；特別注意各師工兵營對於雷達掃雷器的使用方法。㈢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三天中，軍長親自分赴各師檢閱部隊；並由軍需處分別清查各師人數。至於出發時間及各單位登輪的集中地點，則在出發命令中指定。

這次會議在非常良好的氣氛中結束，下午五時後舉行聯歡會餐，氣氛尤其輕鬆；第八師師長劉廉一更擺出了長沙「理手」的姿態，妙語如珠，說了幾個有趣的故事，引起哄堂大笑！其中一個是從他在會議席中所提的改革事項而產生的。他對闕軍長說：「我剛才爲什麼要提議：部隊無論出發到達什麼地區，副官、特務長和伙夫不得打前站？因爲去年某部奉命先行接防南京的時候，就曾經鬧出一個大笑話；而且這個笑話，是關乎我們整個國家和軍隊體面的。」

「怎樣的笑話？」闕軍長急不及待地問。

他說：「國軍以往通常的習慣是：出發時往往由副官、特務長，率領伙食雜兵打前站，目的在他們先於部隊到達駐地，分配營房，搜集各種用具，買菜、燒水、作飯，以便部隊到達時無須久等。日軍宣佈投降後，某部隊初入南京市接防時，也依照了以上的規矩，讓火夫雜兵先進城。豈料原先駐在城裏的日軍，雖已放下了武器，準備向國軍投降。可是日軍是很有禮貌，他們聽到國軍進城了，馬上列隊歡迎；領隊的軍官一見到某部隊的副官走近時，他便向那副官行劈刀式軍禮。殊不知副官和特務長之流，多半是未受過正式軍事訓練的，不懂這個隆重的軍禮；加以言語不同，於是嚇至魂不附體！尤其是那些擔着炊具的伙夫，見到日軍手上有刀，更丟下擔子就逃，破口大罵：『他媽的，日本鬼子還這樣兇呢！』你想這樣多麼丟臉！」

劉廉一大出洋相

闕漢騫軍長聽了這個有趣的故事，作哈哈大笑後，立刻又正經地表示：「劉師長這個建議很好！很好！我們要把這個故事作爲一個經驗教訓，確實要加以改良才行。」

一向沉默寡言的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也忍不住笑了。他說：「伙夫雜兵本來未受過嚴格訓練，他們經常下厨作炊事工作，衣服也難免髒汚，不僅給老百姓以惡劣的影響，將來萬一碰到狡詐的共黨游擊隊亦難以應付。但副官打前站是免不了的，今後到了戰場，我們只好派正式軍官擔任這一工作罷了。」

五十四軍在廣東似乎是過路的客軍，先後駐紮不過半年光景，可是和當地的政府機關及民眾團體，都相處得很融洽，除了受到廣州行轅的多方關照，兵站部對於該軍的給養補充予以方便外，他如東莞縣政府及寶安縣政府，均紛紛舉行贈旗禮，以作紀念；尤其是當時的廣東省府主席羅卓英將軍，更把五十四軍視爲他的直屬基本部隊一樣，在駐紮期間，他盡量協助該軍解決任何問題；臨出發的前幾天，便發動民眾團體舉行一個歡送大會。

此外，羅卓英將軍又以個人的名義，在廣州一間大酒樓設宴爲該軍闕軍長餞行，被邀參加宴會的計有：當時軍政部接收廣州的特派員莫與碩中將，闕漢騫，五十四軍參謀長張純，副軍長葉佩高、鄭挺鋒，以及三個師的師長和副師長。由於羅卓英、莫與碩、闕漢騫及葉佩高等人，都是十八軍系統的老幹部，抗戰勝利後聚首一堂，內心自然十分愉快

；因此，那天晚上猜拳化枚，鬧到深更半夜。而令人奇怪的是，非十八軍系統出身的劉廉一，也在宴會中大出洋相！

劉廉一的酒量本來就不行，但他那天晚上特別興奮，自不量力地要打「通關」；加以他猜拳的技術又差，幾乎十猜九敗，敗了就喝；連續喝了十幾杯拔蘭地，正是「黃湯落肚，百感叢生」，他已支持不住而搖搖欲倒，終於伏在桌上大哭大吵！這一來，立刻使到充滿愉快的氣氛變爲尷尬的局面；素來迷信的闕漢騫，更覺得「大吉利是」！在出發前夕，劉師長竟如此胡鬧，眞是「豈有此理」！馬上囑副師長周文韜將劉扶上吉甫車，弄得啼笑皆非！

劉廉一經過那次戲劇性的酒後胡言之後，好像老不好意思似的，第二天他就請了病假，部隊的出發事宜，及參加軍部的各項會報，都由他副師長周文韜代理；甚至部隊登輪出發時，他也並沒有隨部隊行動，而是等到部隊出發後，他才偕同筆者乘飛機先到上海的。

頂替莫與碩機票

談到下達那項出發的命令，也大費周章。因爲全軍共有三萬多人，而派來的運兵船只有十艘；並且其中大小不等。最大的約一萬一千噸，小的只有四千噸左右；其餘五千至八千噸佔多數。加以天氣日益炎熱，不能載運太多的人數；尤其大砲、汽車、騾馬以及其他裝備等等，都是笨重的東西，勢必大船載運。因此，事先花了很多的時間，來分配這些不合乎理想的交通工具。

按照原有的計劃是：三個師和軍部，準備分爲三個至四個地區個別進行登輪的。所以，把人數最多的第八師，由博羅、惠陽向海豐方面進發，其目的準備到汕頭登輪。三十六師就近集中於九龍；而一九八師和軍部，則準備分別在黃埔及虎門兩地上船。可是派來的船隻，卻全部停泊於九龍和香港兩地，不獨碼頭不夠分配，即船隻也不能容納全軍人數。以致打破了原有的計劃，於是重新進行調度，乃決定由三十六師先行出發，第八師繼續登輪；一九八師和軍部人員殿其後。至於各單位的笨重物資，後勤人員和眷屬等等，暫時集中於廣州，設立留守處，等到這批運兵船隻返回頭來，再行載運北上，或置於上海。

部隊出發的前一天，劉廉一突然打電話找我，他說：他一個人留在廣州沒有伴，要求我也留下，同他一道坐飛機前往，反正部隊的航程必須七八天的時間，才能抵達青島，我們可以趕上，決不會落後。當我接到他的電話後，我曾要求他向軍長打個招呼。但他表示不方便，於是只好我自己向軍長請示。料不到闕軍長很乾脆地表示同意，他高興地對我說：「你們先到上海等我們也好。」

翌日上午，我們齊集火車站送行以後，劉廉一好像全身輕鬆了。他笑着說：「我們好好地玩幾天吧！」這話剛好給坐在旁邊的闕夫人聽到了，她便立即打趣說：「劉師長在這裏有不少的女朋友，臨走時是要去辭行的。如果你同他去，許多話都不方便說了！」

部隊出發後，我們在廣州玩過三四天，才去定飛機票的。但當時廣州至上海的班機太少，短期內恐怕沒有機會成行，使到劉廉一着急了！如果等第二班船才去，勢必誤事。因此，他就要求廣州行轅公署交通處代爲設法，務必在兩天內把我們送走。說來卻也湊巧，第二天的中午，突然雲霧漫天，大雨滂沱，航空公司給劉廉一的電話說：「現在有兩位客人要求退票，假如你們願意今天起飛，那麼請你立刻來公司一趟，以便轉購這兩張退票。」當時劉太太和闕夫人認爲天氣惡劣不可冒險，而我們則表示不怕死。

當我們跑到航空公司寫字樓時，發現那兩位退票的不是別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廣州特派員莫與碩夫婦。據說有人控告他瀆職，風聲傳播，莫氏打算親赴南京向中央解釋。但他所定起程的日子，適逢傾盆大雨，恐怕飛機出事，乃向航空公司退票。但我們離開廣州不久之後，便聽到莫與碩被槍斃了！當時的報紙消息如下：「駐廣州特派員莫與碩，廣東西江護沙總隊長李節文，因貪污瀆職，經蔣主席手令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莫李二員，就地槍決。此致張主任向華兄——』當天下午，行轅軍事法庭即將以上兩人執行槍斃了。因爲這兩人都是將官，所以在執刑時，地上舖以紅毯。……」

生死由命運註定

這樣看來，一個人的生死彷彿是命運註定。莫與碩怕死不敢乘飛機，結果依然逃不出被槍斃的厄運！其實，那天的飛行很平安，起飛不到半小時，航空小姐報告說：「據上海天文台報告，中國東南部已無雲雨，氣候良好。」劉廉一聽了，喜形於色地對我說：「今天的機會再好不過，我們可以安心睡一覺了。」

當晚九時，飛機便安然抵達上海市上空，由機窗俯瞰，萬家燈火，盡在眼底，精神爲之一振！因爲是劉廉一由廣州帶去的一鑑「老虎蟹」，恐怕時間躭擱太長會死亡，因此，他決心當晚要擠上了那列火車。不但買不到臥舖，甚至連座位也全滿了，於是我們兩人只好蹲在車廂的廁所旁邊。而向來幽默的劉廉一則大發牢騷：「中國的將領們是不值一文錢的，好吧，我們就坐在這裏吧！」幸好有兩位護車憲兵巡過，發現劉的肩章是少將，我的袖上有條黃邊；很有禮貌地把他們四個憲兵座位讓出兩個，才勉强安置了我們。

翌晨七時，火車到達南京，先到「中央飯店」休息；九時後劉廉一携着那鑑「老虎蟹」前往何應欽將軍寓邸，適何氏因公赴北方某城市。因而劉氏不久即返回中央飯店，偕筆者同去軍政部，叩謁林蔚次長。他首先垂詢關於部隊出發的情形，接着告以山東的情況異常緊張，希望我們的部隊最好日內登陸青島，否則青島市區內也很危險！劉廉一向林次長表示：「部隊出發都很順利，三十六師今晚或明天可能抵達上海，闕軍長偕李師長一行，隨先頭部隊出發，特別命我來京報告次長，只是運輸工具不夠容納，天氣炎熱，官兵經過七八天的航行，精神難免疲憊，所以準備在上海休息一天，繼續駛往青島。」

我們在南京只住了一宵，即返上海，暫駐大滬飯店，等候先頭部隊到達。劉氏對上海有如老馬識途，曾經偕我到處遊玩過幾天。

「曉鏡」祕記

這些天萬人雜誌和當代文藝幾位先生，爲了「曉鏡」那首「密碼」般的新詩，辯論不休，舌槍唇劍，好不熱鬧！賣油郎一生別無所好，最喜歡聽人「抬槓」，連看電影都愛看律師們在法庭鬪嘴。有此好戲上演，怎肯讓它「走雞」？把「曉鏡」連看三遍，誠如宋逸民先生說的：「這首詩雖然是用中國字寫的，卻每一句都看不懂！」其實不僅宋先生看不懂，就是看了徐、林的解釋，也只會教人更糊塗，這證明連作者編者也同樣不懂！

賣油郎平日喜歡遊山玩水，結交江湖異人，當年遊華山時，在棋亭上夢見陳摶老祖，他老人家見賣油郎生有「慧根」，「孺子可教」，傳授我一些養生之術。臨別時，又賜我靈符兩道——這靈符是老祖的獨門法寶，焚成灰燼和酒吞服之後，可以夢遊仙境，上自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可以隨意來往（據說老祖一睡百餘日便是靈符的妙用）；也可以和古代任何一位名男人或名女人「傾偈」。因爲這靈符是希世之寶，所以一直珍藏着未會失去。

由於連作者也解釋不出該詩的含義，我想這場論戰勢必永遠得不到結果，這個悶葫蘆也將永遠不能打破，除非把魚玄機從地下拉起來。這時我靈機一動，不禁拍案而起，口中喃喃地自語「既有靈符在此，爲什麼不去找魚玄機？」於是在一個「開元之後的黃昏」，賣油郎吞了靈符，不消半秒工夫，便由「非非歸入青紗帳」和，乘着「廣陵人散五侯烟」，跨那「已沾惹離情的空氣」，過「長城窟」、「小重山」和那「難爲的滄海」，一直飛上離恨天。找到了「有人疾書」的「咸宜觀」，卻不見「剛剛改了名字的機」，也沒有那魚、那鳥、那「最玄的女體」。我只好在「雪後的驛道」上，踏着「過早過薄的霜」，到處「尋找那顆太陽一樣的星宿」。結果在「重門深鎖後」，找到一位「妾髮爲子結」的老尼。賣油郎說明來意，那「重新跌望背壁的觀音」的老尼，才把那「是魚、是鳥、是最玄的女體」的遭遇告訴了我。

原來魚玄機自打死綠翹案發後，被捕入獄，在獄中還念念不忘他的情郎。並有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魂歸離恨天後，仍是朝思暮想，漸漸患上了「花癲」症，寫了一首情詩，傳給了凡間一位有「慧根」的人，並把註解留了下來。不久前已被送入「瘋鬼院」去了。那位老尼爲了證明自己不打誑語，特把原詩的註解交給了我。

欲知箇中究竟，下期自有交代。

賣油郎有詩嘆曰：

風流女冠發花癲，夜夜銷魂夢巫山；
覓得慧根人一個，傳來囈語到人間。

賣油郎

人生自古誰無死

人總是要死的，不管主觀願望如何，死卻是逃避不了的。儘管有人希望自己活上千秋萬歲，可惜東瀛沒有不死藥，崑崙山巔也沒有起死回生的靈芝草。要不然一萬年前恐怕已有人滿之患了。人和萬物都不能逃避死是一種事實，大多數的人都有強烈的生存慾望，不願就這麼死去也是事實。倘若人類不爲求生存而掙扎奮鬪，相信今日地球上也不會有三十多億人。

人類對死的恐懼是從那裏來的呢？大概是由於不瞭解而產生的。若是人類能確鑿知道，死能達到天堂或西方極樂世界，稍不如意就來一個自我大解脫，那倒是一件輕鬆寫意的事。在下曾多次以「汝何不死去」來駁斥宗教說客，招來數頓臭罵。但自己卻以爲挨此罵是值得的。

死，不外通過兩條途徑，一是被殺，一是自殺。病死實際上是被細菌殺了，病不該死但無力求醫而致死實際上是被社會殺了。這與被刀殺槍殺沒有原則上的分別。死者都是不願意死，但無力自衛不得不死。自殺的門徑雖多，投環、服毒、刎項、跳樓應有盡有，但其自己去找死卻是相同的。在下大惑不解的就是很多人對於自殺者，大都表現出「惻隱」之心，大呼可惜，而對被殺者卻視若無睹。其實自殺者是在做自己願意做的事啊！難道不可以「由他去吧」嗎？

人既戀生又免不了要死，因此也就對所謂死的意義進行探索，想知個究竟。司馬遷泰山鴻毛的比喻，被老毛發揚光大，騙人爲他去死。如何死法重若泰山或輕如鴻毛在下不大了然。只是相信放翁之言：「人死原是萬事空」。死後一切歸於寂然。

一個人如果只爲兒女情而生願爲女兒情而死，那麼當他認爲今生不能再享受溫柔了，欲到蓬萊仙山求，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加以反對。

一個人如果只爲金錢而生也願爲金錢而死，那麼爲他一貧如洗，認爲今日休想復見金堆銀山了，希望到冥通銀行取款去，那也是順理成章的。

在下認爲最值得惋惜，最爲悲痛的死，莫過於「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一個胸懷祖國的英雄，在願望未達到，事業未完成，出師未捷的時刻，自然是極不願意被死神招去，可是卻不得不死，那才值得「淚滿襟」！

壯志未酬，此身先死，即使身後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兒孫祭告時誰又敢保證幽居於冥冥之中的乃翁有所知呢？還是在生之日努力再努力比較現實。

寒山碧

歡樂的日子

藍海文

歡樂的日子就要來臨，
當北京城熄滅了那盞孤燈，
天下雖然從此大亂，
祖國終於走向大好前程！

看，天上的那顆掃帚星，

電視閒談



另一為無線電視台。據近日消息，另一個新的無線彩色電視台將於一九七三年設立播映了。

有競爭才有進步，沒有競爭就難有進步，即有進步亦如蝸行龜步而已。記得香港只有一個有線電視台的時候，播放時間既短，而播映的節目，大多使人昏昏欲睡，全港擁有電視機的，不過三四千戶吧了。後來無線電視設立了，雙方各出奇兵，招攬人才，播映時間加長，節目也豐富精采很多，於是電視機用戶由數千增加至目前的十多萬，這確然由於有線及無線兩電視台大力競爭而帶來的進展。

由電視的發展而影響到電影院的營業，在歐美等國早就見諸事實了，但在香港，到近一年來才顯著出現。當本港只有一個無線電視台時，電影院觀眾盈門，場場滿座，院商們要將票價提高了。當時有位院商就票價提高一事對記者說：「我們不能收取廉價為觀眾服務。」那時電影商人氣焰不可一世，終而電影的票價提升了百分十五以上。港人在缺少其他正當娛樂的情況下，只得忍痛多付票價。今年初，電影商又提出增加票價的建議，但今時不同往日了，當他們再考慮電視機用戶之日增，即無復當年豪語的氣概，終而取消了加價的原議，甘以所謂「廉價為觀眾服務」了。若非本港電視的進步，我們還要繼續看着電影商的氣燄和接受他們加價的大道理呢！

今天的電視節目雖然遠較以前豐富，但很多節目仍是婆婆媽媽令人生厭，尤其是那些舊粵語長片和某些硬滑稽，更是令人不忍卒睹。我個人較歡喜的是新聞報告（不少卻是數天前的舊聞）和問答比賽，可以使觀眾「知道」很多事物。

問答比賽的問題不時出現兩個不同的答案，例如以前一個校際問答比賽節目，主持人問及「日本偷襲珍珠港是何年何日？」一學生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主持人以「十二月七日」才合。這個問題，曾經他報一雜文作者指出兩個答案均合，後來主持人在下一次的節目舉出大英百科全書為根據。但，以我們所處香港的地理位置而言，應該答「十二月八日」抑或答「十二月七日」就不容易肯定了。最近又看到一個問答節目，主持人問「李香蘭是那一國人」。答稱「日本」，這是對的。李香蘭姓「李」，就很容易會令人誤會是中國人，這是主持人有意裝的圈套。但就我所知，李香蘭原是滿州人，是溥儀皇帝的臣民，滿州本是中國地方，溥儀本是中國人，所以李香蘭也可說原是中國人。後來李香蘭嫁了一位日本畫家，易名「山本淑子」，又可說是日本人了。例如嫁給蘇加諾的根本七保子，說她是日本人，比說是印尼人更為合適呢！電視節目不乏精采，但亦有很多幼稚及無聊的，無論如何，每天只看半小時至一小時就足夠了，多看則費時失事。

嶺南一佬

歡樂的日子就要來臨，朋友，準備好五加皮，準備好香檳！用爆竹代替淒涼的薤露，讓癲狗和蛆蟲一起長眠！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

主夫隨筆

苦博一點蠅頭微利的小販，趕得鷄飛狗跳，時時刻刻都得準備「走鬼」。俺也服膺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中的「與肩挑貿易勿佔便宜」；所以向小販買東西，從來不問價錢，他們要多少就給多少。

這觀點，自現在起，完全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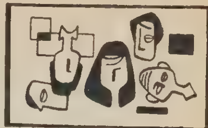
原來本主夫把第一次買來的菜拿到家裏，波士一看便生氣了，拿起肉來問我：「你買的是什麼肉？」「自然是豬肉了，難道還會是牛肉？」波士又問：「是那一部份？」俺理直氣壯地答：「豬腿——上肉，你不是說腿肉最好嗎？」波士又問：「那條腿？」俺不耐煩地答：「四條腿還不是一樣，管牠是那條？」波士這時冷笑一聲：「說你是大鄉里還不承認，連菜也不會買！」到了這時，俺實在忍住了，便抗議道：「俺既沒有學過屠宰學，也沒有朱亥那種朋友，那裏會懂這門學問？」波士聽了，一撇嘴說：「這是常識，不是學問，常識人人都應該有，你以為我上過屠宰學？」一句話說得俺啞口無言。

太太見俺知錯了，便又和顏悅色地向俺解釋：「豬肉也分許多種：有肋條、裏肌和腿肉。肋條又分軟肋、硬肋；腿肉又分腳爪、蹄膀、臀尖。肋肉宜於蒸或紅燒；裏肌宜於炸和炒；腳爪宜燉，蹄膀宜燒；至於臀尖，則炸、炒、燒、燉，無往不利。尤其是咱們北方人，做水餃、包包子，一定要用這一部份；因為這一部份肥肉少、瘦肉多，而且質地最好，所以價錢也比較貴。最要注意的是，賣肉人總是不肯把最好那部份給你，即令你指定要那一部份，他們也有辦法把刀一斜，割下另一塊來蒙騙你，造成既成事實，使你非要不可。」說着太太指指那塊肉說：「這是前腿，這一部份筋既多肉也不好，怎麼能炒肉絲？」接着又翻翻那條魚，臉又拉長了：「為什麼還選這條？」「那是賣魚的替我選的。」「自然啦，沒有你這只垃圾箱，他們便無處可扔了！不用說啦，你買的鷄蛋有一半能吃，我便謝天謝地了！」說話之間，她把八只鷄蛋逐一打開，波士果然料事如神：只有三個勉强可以吃！

於是，波士又為俺上了一課「採買學」，並再三叮囑：「以後買菜，一定要固定幾個地方，一次生、兩次熟，人一熟便不會欺騙你了。今天這身打扮，他們以為你是老闆，偶爾來菜市一趟，下一次『幫襯』，不知在何年何月，不搵你的『老襯』，豈不要大呼『走鷄』！」

這時，本主夫忽然想起，怪不得京滬一帶的太太們，每去市場，一定隨身着帶一桿小秤。（六）

祝蚨



人海百態

撲朔迷離

劉人傑

從外型上，男女兩性的分別愈來愈少，尤其當迷你裙漸受淘汰，代之而興的是羅傘形，窄腰濶腳的長褲。年青一代的服裝，男與女愈來愈接近，尤其一把長頭髮，長度有時大家差不多，在馬路上，遠遠看到一個人走來，我的朋友阿施已不祇一次的這樣問我：「來的究竟是男是女？」這句話往往使我一時無從作答，這不是驟然間可以鑑定的。

在這裏，我無意對年青人的打扮服式有所褒貶，事實上他們的愛好不會因我的文章有所改變；同時我幾乎可以確定，我在這裏寫上千百篇文章，他們也不會讀到，這絕不是他們的讀物；這類人，對任何讀物都不會發生興趣。我要說的是男女服裝差不多一致的趨向，好處多呢，抑或壞處多？也由此聯想到許多家傳戶誦的故事，如果發生在現代青年身上，故事根本不能成立。

最著名的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要是換了在今天，梁兄哥和英台妹大家穿花花綠綠的襯衫，曳地長褲，褲頭低到盤骨間，箍上一條又粗又濶的皮帶，大家幾乎要請教過性別，才可以稱呼先生或小姐，則女扮男裝這回事，根本是多餘。

據報載，兩個正在香港表演的艷舞「女郎」，打算到開羅「改性」，要做純粹的女性，找醫生改造。在今日來說，這種改造簡直多餘。在夜總會裏表演，半裸狀態下，跟純粹女人毫無分別，女人身上最大的「性徵」她們已具備一半；其餘一半，又不許公開，那麼，純粹與否，只有自己曉得，改與不改，也唯有天知！事實上，這些具有兩性器官的人，對一些青年來說，眞是求之不得。一些男孩子極力把自己打扮成女性，心理上總有些「願作女兒身」的趨向，祇可惜頭髮可以蓄長，跟女孩子看齊；身體的生理，卻難辦到，如果整容醫生的「隆胸手術」施諸男性而有效，相信也有不少青年男士願意接受的。

有些場合男人佔上風；有些場合卻是女人大晒。如果一個人而具有兩性特徵，就可多佔便宜。在男人佔上風的場合，以男人姿態出現；在女人大晒的場合，又可易釵而弁。如果付之一割，大勢已去，那時想做男人也不可能，可惜！可惜！

以前，到舞場夜總會這些地方，一些找不到舞伴，或有同性戀心理的女人，往往雙雙同舞，許多較高級的地方不容許的，侍者會「勸告」回座。其實，即使不勸，這種情形也太過礙眼；現在許多時侍者要干涉兩女共舞也不能不審愼行事。由於男女難辨，他們以爲跳舞的是兩個女人——可不是？她們的頭髮服式一模一樣；但當他們「干涉」時，才從聲音分別出其實是一男一女，他們的「干涉」，自然引起對方「抗議」，陪了多少不是才能下台。因此以後他們學乖了，不非有十足證據證明她們同是女性（比方見到她們同進女厠等）不會採取「干涉」行動。

一次，老萬到一家英文報紙訪朋友，大攞烏龍，把男當女，把女當男，雖然沒捱駡，卻被我的朋友批爲「矇查查」。其實，我這位老友和他們同事，他們是男是女，他早已知曉；我第一次見他們，要找出他們的眞相確很費勁。

他們有位當記者的外國青年，紅頭髮，天然鬈曲的，長到披肩那麼長，穿一件碎花夏威夷，我見了有什麼辦法不稱他一聲小姐呢？

但他不以爲忤，只笑了笑，對我更正道：「我不是小姐，是先生。」我的朋友怪我胡塗。「你爲什麼不看看他的『喉欖』？這麼大的一個喉核，怎會是小姐呢？」

唉！我的天！如果見到每個人要先看清楚他的喉核才決定叫他先生或小姐，那眞會把人弄瘋！

當他介紹我認識他們一位攝影記者時，我看他穿了白襯衫，藍西褲，捲起袖管，用十分嫻熟的手法拿了一枝香烟在抽，他的頭髮只有那外國青年三分一那麼長，從這個外型判斷，他是「男士」無疑。

但我的朋友介紹時，卻明明稱之爲「小姐」，使我膛目結舌，還以爲他怪我剛才「矇查查」，存心跟我開玩笑。可是他悄悄對我說：「你懷疑什麼？不瞧瞧她，她根本就沒有喉核，她是女人，該很容易分辨出來。」

咳！又是教我看喉核，看來，今後要辨別男女，唯有從有無喉核去分別了。

我的朋友見我忽然笑起來，不由納罕地瞧着我道：「現代的青年都是如此，有什麼好笑？」

「不，我是想到，如果當年梁兄哥學懂你這一門知識，就不會那麼撞板了。」

我的朋友也忍不住跟我相與捧腹大笑。

教育下一代，製造社會支柱，國家棟樑，我們稱之爲老師。

說到老師，便想起教育我多年的杜老師了。我想起他，並不是因爲我「尊敬」他，而是「埋怨」他的教學不合潮流，追不上時代。他只懂得「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要我「循理逐欲，行己有耻」。他這個教人走「正路」的老師，使我坐着捱窮，還說風涼話「知足者貧亦樂」；「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近年來，我認識幾位教學的朋友，他們便不同我那位「開倒車」的老師了。芸芸老師當中，他們算得是傑出的「英雄人物」。他們敢作敢爲，打破了舊式的教學方法，使用最新、最合現代化的教育。

首先談談何老師的教學修養，他常常對學生說：「求學要及時，不要貪圖一時之樂，荒廢了學業，那便後悔莫及。」這樣的老師應該是難得吧？可是，有一天他告訴我一件令我「拍案叫絕」的事。一位學生的家長到學校來找她的兒子，怎知那位家長看見

的士裏的辯論會

嚴正

一天傍午時分，收到荃灣來的電話，投訴他們工廠大厦的升降機發生故障，有兩名工友被困在機內。於是我立即挽着工具箱，踏上計程車疾馳荃灣而去。

正當坐上車抹汗喘息的時候，忽聞司機對我說：「在這樣炎熱的天氣，挽着沉重的工具箱奔跑，實在太辛苦了。」

我應酬式的答覆他說：「算得什麼，還有許多人比我更辛苦，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我實在想在這長路途的旅程，偸空作一小睡，於是閉目斜臥，準備見周公去也。

豈料司機大佬又再發言：「我們所受的苦，都是拜港英當局所賜，他們只識刮龍和迫害工人，全不關心市民的生活情況，和祖國幸福生活相比，我們眞像活在地獄裏。」

這一句露出眞面目的言詞，把我的睡意完全打消，憶起數天前，報章上曾經刊載過，有些左派的司機專門向乘客煽風點火，播謠散毒，今日竟然撞到正，有這大好機會，非給他一點教訓不可！我瞧着他說：「你講得對！」只見他樂得像中了「三穿六」一般，我繼續說：「香港政府的確沒有人民政府那麼關懷人民的生活，你看人民政府每年每人配給七尺布，每月配給二両油和廿斤米，而香港政府都連一寸布，一両油和一粒米也不配給，相信不久香港的市民就算不冷死，也會餓死，過着有配給生活是多麼幸福啊！」

司機當堂一窒，大約有三分鐘沒有作聲。

過了一段路程，他又說：「著多著少，吃多吃少，實在是閒事，我們祖國不論是農業、工業、醫學都有超水準的成就！例如現在全港皆知的新針療治法，不論聾、啞、跛、瞎都能針到病除，這些事實不容否認！」

我說：「畝產萬斤可算是農業的驚人成就，假如你檢出當時的『愛國』報紙，相信有超過三千多篇文章爲它作證。可是被不久接踵而來的大飢荒和大逃亡潮戮穿，從此之後，沒有一張『愛國』報紙再敢提這四個字。土高爐也曾一度被中共認爲是工業上超水準的成就，它的功能是超過一切冶鐵熔爐，當時每個村落最少也要架起一座土高爐，但是到了現在，就算你走遍全國，也找不到一座。至於現在宣傳得如火如荼的新針療治法，我不想和你辯論，假如明年今日我們有機會再相逢，那時也許你不會再向我提這件事。」從倒後鏡望他的臉孔，比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還要紅得多。

他憤怒地說：「料不到你是個工人階級，腦袋子裏竟充滿了反動思想！若不及早悔改攪通思想，參加我們『愛國』行列，爲黨立功，否則一定沒有好收場。」

我說：「站在共黨立場來看，我當然被認爲是思想落伍，但你不比我好得多少，因爲你戴着金光閃閃的不是毛章，而是資本主義國家出產的大三針、星期、日曆錶；衫袋裏裝着的不是中華牌香烟，而是 King Size 濾咀美帝香烟。至於你話攪通思想，爲黨立功，就會有好收場，那就太笑話了，事實上剛剛相反，難道『人民政府主席』劉少奇的思想還未攪通嗎？立功有誰比得起彭德懷？中共將領中只有他一個得到毛澤東作詞讚頌，那首『惟有彭大將軍』的讚詞大概你沒有讀過。到頭來他們的收場又如何？」

司機反駁說：「他們都是走資派，得到這樣的收場是活該的！」

我說：「曾經紅透半邊天的文革先鋒戚本禹等一羣人，又如何？請不要忘記，你們港共的頭頭，也是劉少奇當權時委任的。他們毫無疑問，都是走資派的餘孽！不久的將來就會被鬬垮鬬臭，永不翻身，到時希望你不會被牽連，揪出來帶紙帽遊街就好了。對面就是目的地，請你停車。計程錶指出車資是六元二角，我給你七元，餘下來的八角，請你買本萬人雜誌看看吧！它會幫助你逃避一場殘酷的鬬爭！」

青年園地



的老師

小北野

是他「貪圖一時之樂」時在招待所認識的應召女郎。最令人佩服何老師說完了這段香艷的故事，還能得意洋洋，面無愧色。

再說李老師，他不但和李白同姓，還有李白的氣質，眞不愧爲詩仙的後代。李白花間獨酌，對月而歌，對影而舞。李老師比李白意興更高，「舞廳一杯酒，且共美人醉」；「我歌樂相和，我舞人相伴」。他對我說：「時下的新潮舞，對我這個老成持重的人不適合」。當然，一位教育下一代和博學多才的知識份子，怎會跳「小孩子」的舞？不過，他也坦白承認「醉翁之意不在舞」。

兩年前我認識一位女教員夏蓮娜黃。我能夠與一位從事神聖教育工作的女知識分子交朋友，感覺得很驕傲。從她口中知道她不但「才高八斗」，還是跳舞能手，不論「老成持重」或是「小孩子」的舞蹈，都不遜色於李老師。舞蹈是一種藝術，難怪她勤於練習，以期達「登峯造極」的境界。我見她施教於人時，服裝端正；但是，我見她出入夜總會等場合時，艷妝濃抹，迷你裙短到可以看見三角褲，眞是「予不欲觀矣」！

這幾位「老師」的言行，使我大開眼界。古人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否合時呢？

他們「用心良苦」，不可不知。他們恐怕下一代不能適合這充滿誘惑，充滿罪惡的社會，故此「以身作則」，讓孩子領悟其中道理。這樣偉大的「犧牲精神」，使我十分感「痛」！在此，謹向這幾位神聖的教育工作者致「崇高」的「敬意」！

梨園逸事

佐炎

譚富英挑起劇評家一場筆戰

民國鼎元後，故都梨園界藉晚清盪漾廻光，反而扶搖直上，風靡一時，除職業藝人外，到處票房林立，卽仕紳名流每有喜慶讌會，均以淸唱幾口皮簧，作爲摩登高尙的娛樂消遣；雖窮街僻巷的販夫走卒，也都能哼哼兩句，是以有「滿街爭唱叫天兒」（卽學老譚叫天腔調之謂）。是故，一般評劇家也就應運而生，在民十左右首推編劇家大名士羅癭公（程硯秋本戲大半出彼之筆）；編劇兼評劇家齊如山先生（梅蘭芳本戲由彼寫編者很多）；他如景孤血、焦菊隱均爲彼時「錚錚之士」的評劇權威，誠所謂丹筆一動，實掌某角終生榮辱，信不誣也。

譚富英藉家學淵源，自身條件充沛；加以那位譚六爺（小培），經常舞文弄墨，標奇立異，父子協調下，減添詞句，擅改戲詞，與正規戲路時有脫節。

昔日譚鑫培以「彌正平擊鼓罵曹」爲拿手戲之一，擊鼓一技，消歇時如行雲流水，動盪隱伏；緊張處，似雷霆動地，萬馬奔騰。富英演來亦能克紹箕裘，惜因擅作聰明，一起始卽給老顧曲家們一種反感。

緣彌衡出場之四句西皮原板：「平生志氣運未通：：得會風雲上九重」。後接四句二六板：「幼讀淸詩習孔孟，壯遊北海錯孔融，他將我荐與曹府用，學一個孫臏下雲蒙」。但富英將此四句刪去不唱。又如張遼拔劍欲殺彌時，彌道：「哼！你道我不認識你嗎？列位呀！待我表表他的歷史。你乃呂布帳下一裨將，白門樓：：覥不知恥什麼東西。」這一大段唸白也給減去。由此遭到業餘評劇家及老顧曲家們的抨擊，諷他爲「梨園叛徒，家學罪人」！

迨後此劇已由言菊朋獨霸菊壇矣，緣言有先天條件，脫去上衣露出那身排骨上體，腮掛根根見肉小髯口，透着十足文人潦倒寒酸相，然具一身稜霜傲骨睥睨一切神態。在丞相大堂言所欲言，爲所欲爲，視羣臣如無物。鵬鵠之志，玩世之情，經言演來入木三分。所謂形勢比人强，富英只好退居次席矣。

民二十，譚出演全部「四郎探母」於前外中和戲院，此劇行話稱「楊八齣」卽坐宮、盜令、過關、見娘、哭堂、別家、回令、團圓。譚每出演，卽要一氣呵成，表示他角莫及。由於生就一條好嗓門，原也未可厚非。但演至公主盜令未返，「叫小番——」嘎調後場有六句西皮快板：「在頭上摘下蝴蝶冠，在身上脫下紫羅衫，沿毡帽齊眉眼：：：」他唱的是「在頭上摘下胡狄冠：：：。」當時聽戲的人對「蝴蝶」、「胡狄」二字很難分淸。次日經焦菊隱譽譚爲「戲劇革命者」，改唱戲詞非常恰當而合理，一篇褒頌文章，大捧譚是「推陳出新」，值得一讚。

但到第三日，卽有署名「菊叟」之文刊於實報，文云：「譚之標奇立異脫離劇本，已稱罪人；還有助紂爲虐，推波助瀾之輩，欲陷富英萬刼不復，愛彼歟害彼歟？」列擧駁斥理由云：「查『胡狄』二字是代表民族，而一般胡人衣着均可稱胡狄衣冠，如狼主帽，番將盔，及小人物庶民捧沿坤丘帽等。但四郎一直是南國服裝，服紅蟒、黑紗帽、玉帶、帽後雖插雉翎，掛潔白狐裘，這是



最珍貴的一張圖片：杜月笙夫人，稱號「冬王」的孟小冬，扮空城計的諸葛亮。

表示身份高尚，『蝴蝶冠』之稱表示豪華濶綽。況第二句爲『在身上脫下紫羅衫』，由此可知楊延輝穿的是南裝了。他又不是神經漢，專向四不像上打扮，今富英竟擅唱『胡狄』爲自己風頭，就不顧戲德與觀眾反感。」最後還傷及焦菊隱。所幸焦未反辯（編者按：焦菊隱已於去年被江青鬪臭）。

某次，譚與梁秀絹、王泉奎合演「二進宮」於開明，譚飾楊波；梁飾李艷妃；王飾徐延昭；當徐楊探寒宮前，楊唱大段二簧慢三眼：「千歲爺進寒宮，休要慌忙……學生不往。」徐問：「怕者何來？」楊接唱二簧垛板：「怕的是，十年寒窗，九載熬油，八月科場，七篇文章，才落個兵部侍郎，只恐無有下場。」但富英又唱爲「十年寒窗，九洲遨遊，八月科場……無有下場。」這和他唱「探母」之「胡狄」一樣，「九載熬油」與「九洲遨遊」也是很難聽的出的。次日焦又爲文說：「九洲遨遊詞意新穎洽當，遠勝九載熬油之老詞。」

翌日，菊叟以「你又來了」爲題，對焦作正面攻擊說：「譚被你們寵壞了，以致犯規越矩，當成玩兒。」並例舉駁斥理由：「當年中國俚言稱窮文富武，一個熱中仕進士子，很多是家境清貧，與無意進取遊山玩水者迥然不同，即使貧者有心遨遊，環境亦不許也。」再苦讀十年倒能遨遊九洲，他還有什麼時間來讀書呢？你們以左道旁門間接鼓勵，使譚對自己藝業，雲山霧沼，莫測高深，與正路背馳，非驢非馬，有辜觀眾愛護雅意，實憾事也！」

這次焦閱後，立作反駁說：「舊詞太過不通，菊叟先生說十年寒窗九載熬油爲正確，那麼他既讀十年書，何以只熬九載油，那一年時間，難道是楊波效古人，照螢映雪嗎？況楊波究係富家子弟抑清貧寒士，君有資料嗎？你怎知他無有力量作九洲遨遊呢？希示教以啓愚蒙。」這場筆戰，至此已臻白熱化矣。

列登劇評版之實報社長管翼賢，當然他知道菊叟爲何人，大家老友記，鬧下去恐傷和氣，遂充魯仲連，約雙方讌於東華門大街東興樓，迨一見面，雙方盧山畢見，焦大叫：「老前輩！我得罰你，怎麼和我開起玩笑來啦？」說罷大家大笑，來個杯酒化成見。其後富英還是「胡狄、遨遊」唱下去了。

迨後實報採訪主任王柱宇，曾就上述詞句，造訪馬連良、言菊朋、貫大元、王少樓等（王少樓爲梅蘭芳內姪，向與程硯秋搭檔合演）。他們都採模稜兩可態度，不願開罪人。只有那位高大賢（慶奎綽號），直言不諱。彼云：「當年富英祖父老老闆入宮供俸，富英也或不知，但六爺不能不清楚，每演何戲，必先將劇本呈交內庭內務府，經檢定後始可唱出。今以探母一劇言，姑無論『胡狄』『蝴蝶』孰是，但如果劇本上有在頭上摘下『胡狄冠』，已先觸犯聖忌，頭一步內務府這關就過不去了。問問六爺，老老闆當年與陳德霖在內宮是否演過全部探母就知道啊，何須多言爭論呢？」

王又訪李盛藻，盛藻答覆更爲圓滑：「我乃梨園晚輩，富英爲先進，但家岳（指高慶奎）所說也不無根據，不過我學的是『蝴蝶』與『九載熬油』，不悉前科之教法了。」（筆者按：其實李盛藻那時也是好出洋相之名鬢生，移眼換板，自創新腔，藉出風頭。曾憶當時評劇家攻擊他，把其『盛藻』名字，改稱『甚糟』，也夠謔矣。）

當年評劇家筆戰，筆鋒犀利，文采精華，的是絕好文章。惜因年遠難憶全文，本文所記只是內容大意而已。



梅蘭芳飾天女散花之劇照



梅蘭芳飾擊鼓退金兵之梁紅玉

大獨裁者秘史

藍雯譯

弗朗茲正在敍述時，一個格殺打撲跑了進來，盤問了我和格列塔。

八點鐘，開始了嚴密的搜查，但沒有結果。大家非常恐慌，就是希謨勒自己也有點狼狽了。他開始恐嚇他的部下，把元首的失踪歸罪在他們身上。

他們在貝德斯伽登週圍四英里內佈下了一個包圍網，緩緩的收攏了來，附近的交通一概停止；幾英里內的陌生人物一概給帶來見希謨勒，問完話後便都扣押起來。

大家都相信希特勒是被暗殺了的，我從未曾見過格殺打撲這樣不中用過。

忽然，有人發現一個挺進隊員失蹤了。大家更加混亂起來，他一定是一個間諜。他殺了元首後便逃走了；他是一個外國派來的密探；他是奧國人；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傳了開去。

十點半鐘時，我們都在厨房裏，忽然聽見一陣喧鬧，雜着歡呼的聲音。我們趕出來看。元首在一羣興奮的官員的簇擁中跑了進來。希謨勒也從他的辦公廳裏衝出來。元首行向他的書房，他的侍從跟他一道。一個鐘頭後，他們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

原來希特勒為了運動腦筋，決定了單獨出去散步，他離了屋子，經由一條平常不大有人走過的小徑跑到樹林裏，並且一定在人家未開始搜查之前便已攀到山上，走出了包圍網以外。

但這一幕劇還沒有結束，結束時是悲劇式的。而犧牲者則是那個失踪的挺進隊員。

這個挺進隊員的名字叫魯道夫・史羅德，十九歲。正熱戀着本地一家農戶的女孩兒。這天晚上輪到他當值，而他的崗位，要是他在那裏的話，正好望見希特勒向山上走去。但不幸的是他這時正和他的愛人躲在樹林裏，選擇了一個那樣幽僻的地方，人家搜尋希特勒時也沒有把他們找出來。

他立刻給叫到希特勒的書房裏去，那些大亨們還沒有散會。就在這些德國的大人物之前，在元首自己之前，魯道夫・史羅德完結了他自己的生命。

詳細的情形我們不知道，我們僅知道這個青年既驚且悔，便突然用他隨身藏着的剃刀片刎頸自殺。這些是一個在場的衛兵告訴我們的，為了某種原因，衛兵對於這件事總守着祕密。

這天晚上，我們一直鬧到早上兩點鐘才上床睡覺，並且很少睡得着。

第二天，和平降臨了，將軍們離開了，暴風雨中心移向別處了。當天中午，德國開始攫取奧大利。

這一天我們看不見希特勒，他一早就坐上他的麥爾賽德車離開貝德斯伽登。

有人說，希特勒曾堅持着他自己必須是第一個闖入奧國邊境的德國人，所以他喬裝一個普通的士兵，走在部隊的最前頭。我相信這話，因為希特勒最着魔的就是奧大利。

他常常花好幾個鐘頭用望遠鏡來眺望奧國的邊境。在他對弱小的鄰國的暴行中，對奧大利的這一幕我們相信是出之於眞正的理想，而不是出於流氓的貪慾和權威的膨脹。這時我和希特勒的一個祕書叫弗列德立克・愛恩齊格的來往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訴了我一個消息，是世界所還未知道的。

希特勒和赫斯已經寫了一部『我的奮鬪』的續篇。在希特勒征服世界或世界主要的一部分的夢未曾實現以前是不發表的。

到現在為止，這書還沒有名字，但將來的名字會是「我怎樣做成功的」這一類。要是現在就發表，那對於納粹統治將有非常不利的影響，因為那本書的內容，比起「我的奮鬪」裏面最坦白的部分還要坦白。

此外，牠還涉及很多有名的人物。張伯倫被描寫成「一個因為我向他咆哮而把大英帝國送給我的人。」

慕沙里尼則被描寫為「一個雜種民族的半黑奴種統治者」。書裏面詳述着希特勒對於義大利人如何如何賤視以及如何計劃着把後者夷為奴隸，使他們為日耳曼人工作。

書中還公開承認希特勒使用狡猾詭計和恫嚇，承認希特勒用以向那些外國政治家予取予求的威脅是一種事實上不能做到的東西。並且洩露出那些英美法——特別是法國——的袒納粹的外交家、政治家以及報紙老闆們和德國所訂的使人驚異的密約；同時也詳述着納粹間諜們怎樣獲得了反納粹者的文件，那些人的名字都在希讓勒的檔案裏，有許多是全世界聞名的。

這書還沒有完全脫稿，若干部分還留着空白，有待於實際上的詳情的補充。但整部書是建築在英、法、義、西、葡、荷以及北歐皆已入納粹的掌握之中，或至少是為受命於柏林的傀儡政府所統治的這一假定之上。

在這本書裏，英法兩帝國自然全都在德國控制之下。

愛恩齊格說，有些民主國家裏面的有名人物，被擬任為征服地區的納粹負責人，這些名字要是說出來，全世界會覺得十分駭怪的。他不肯說出這些人的名字，只是說，要是那些民主國家的政府當局把這本書翻閱一下，那些有關的名人就會給逮捕起來。

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以後，書的內容有些地方一定給倉卒地修改過，因為對蘇聯方面並沒有照着書中的計劃執行。

愛恩齊格說，按照書中的計劃，德國對之宣戰的第一個大國應該是蘇聯，因為這樣可以獲得烏克蘭的原料來準備進攻民主國家。書裏顯明的說出：希特勒在巴黎和倫敦的「第五縱隊」保證當德國向蘇聯進攻時，英法決不會出而干涉。

但書中既然述及了那些還未嘗實現的事情，這也就足見希特勒的極端的自信，他認為他的計劃一定都將成為事實。

書中又記載下許多希特勒的從來未曾公佈過的私生活。舉例來說，他和女人的關係就描述得非常詳細。另外還述及他的重臣們的私生活的多方面。

有一部分是會使現在許多高級納粹們心灰意冷的，因為他說明了為什麼和怎樣那些高級納粹必須在後來被排除。這些人有的眼前正高據在黨的最高層的地位，卻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已經被寫上希特勒的黑表裏。格殺打撲的頭目也並不知道這書的內容，只有希讓勒，赫斯和愛恩齊格知道這書的存在。

書給藏在一個鋼匣裏，鋼匣則鎖在希特勒私用的不怕炸彈和不怕火的保險箱中，保險箱是一種金屬混合物所製成，即使用氧化愛色蒂倫高度的熱燄亦不能把牠割開。只有希特勒和赫斯才知道開牠的祕字的拼合法。要是有人想偷開牠，只要祕字一拼錯，箱裏面的東西立刻就會被毀滅。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心裏總藏着逃走的念頭，不單逃出貝德斯伽登，並且逃出德國。我在貝德斯伽登雖然很舒適，但我總以為這種生活是空虛的，我不能這樣年復年地過下去。我渴於再見我的丈夫，去過一種永不提起希特勒和政治的正常的生活；即使極端窮苦也願意。

我終於從一個希特勒自己的女朋友那裏找到了辦法。我當然不能說出她的名字，只能叫她做某小姐。在這書的前頭，我已經嘗提起過她。希特勒對她十分尊重，同時也信任她。有一次，在一個週末當她預備離開貝德斯伽登時，我幫她收拾行李，她開始和我親密地談了起來，女主婦們有時對她的女僕會這樣地談起來的。我很喜歡她，因之我告訴了她關於我自己的許多事。末後說我希望我能夠離開。

她對我好像很關心和同情，說她要試着來幫我的忙。她去了，幾個星期後才回來。

我差不多把我和她中間的這段談話忘記了。但她叫我到她的房間去，說：「寶琳，我相信我能夠設法使你離開這裏，離開這裏後，我便再不能為力了，怎樣離開德國得由你自己設法。你必須發誓永遠不洩漏我怎樣幫助你離開。」

這她倒是可以不必吩咐的，我決永不說出她的名字，而我在這裏所敍述的事實，也決不能使格殺打撲們在讀到這本書之後察出她是誰。（希讓勒先生我知道在你的報告文件裏面，一定有這一本書）這時我又恰好從格殺打撲們那裏探知了我的丈夫已經從烏朗尼堡的集中營釋放了出來。並且已回到卡爾斯魯赫。某小姐既然告訴了我怎樣逃出的計劃，我告訴了她關於我的丈夫的消息後，她又答應我將向我的丈夫傳遞一個信息，因為我自己是不准和他接觸的。

但我後來才發現她並沒有能夠找到他。她幫忙我走脫的計劃是非常簡單的。

我上面說過的，希特勒最討厭在他的屋子裏有疾病。而我逃脫的計劃就是要裝成一個患了不可救藥的病的殘廢者，而且是一種有危險性的病。想想這代價！

某小姐有個朋友是醫生。有一天，她從這醫生那裏帶來了一小瓶看去是無害的小藥丸。

「寶琳，這會使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她說：「今晚就寢時你一次服下兩顆，以後幾天每四小時服一次。」

「明天早上你將起不了身，你必須報告有病。以後的一切醫生們就會給你出主意的。在幾個星期後你就可以安然離開貝德斯伽登了。」

我一直到現在也還不知道這些藥丸裏面到底是些什麼藥，牠所引起的叫什麼症狀。某小姐曾告訴我藥名，是一個不經見的醫藥名詞，我記不起來。

【未完】

對付這樣的一個潑辣婦，眞是沒辦法，我只得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可是她忽然換了一個臉孔，雙手左右開弓，口沫橫飛的直罵起來，簡直受過軍事訓練。

「死賤種！想在婊子面前逞英雄，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鬼樣！一窩都是烏龜王八。你以爲老娘是好惹的？……」

聲浪很大，滿屋子是淒厲的迴音。

我給她罵得眼睛出火，鼻子出烟，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氣冲冲的想把她揍一頓，但給六姑扯住了衣角，幾名隣居也過來勸阻，有人向我丟個眼色，附耳告訴我不要吃眼前虧。

包租婆見有人做擋箭牌，更加神氣起來了。她拍手跺脚的，把我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媽的，你不見棺材不流淚，老子非揍死你不可！」我順手拿起一張小櫈子，準備扔過去。

包租婆一見，立卽縮回房裏去，把門關上，復在板壁上竄出頭來繼續罵，像戲台上的踞關罵戰一樣。

「搬就搬好了，我們和她頂不過來。」六姑聲淚俱下的勸我。

「回去，回去！」蘭姨也走出來對我說。「這個鬼地方不是你應該站的。走走！你以後別來！」

於是我在她們的推推拉拉之下被哄了出來，包租婆的聲浪繼續在爆炸。

我氣冲冲的回來把事情告訴寫信佬，想聽聽他有什麼辦法可想。他只悶聲不響的，如老僧入定一樣坐着。好一會，才這麼說了一句。

「三十六着，搬爲上着！」

「就是搬，我也得要洩了這啖氣！」

他也不再說了，把腦袋搖了兩下，舉目呆望，好似他的唯一主意就是向天祈禱。

「我找行家商量去！媽的，給這個八婆嚐嚐過去胡圖嚐過的滋味！」

我說完，起身就走，可是寫信佬把我叫住了。

「阿毛，坐下來！還有更大更大更切身的題問要做呢！」

我看他的臉色很不自然，似乎滿懷心事。

「你病了？」我細聲問他。

「沒有。」他淡淡的答。

「用光了錢？」

「這也慣了。」

「是想起了家裏來？」

「那也只有更闌人靜的時候才有。」

「一定是給人欺侮過了。」我自作聰明地說了出來。

「唉——，」寫信佬忽然長嘆了一聲，似呻吟，似嘆息，似空室迴音，似寒夜悲啼。「這年頭，人間的壁壘愈來愈分明，人情的界限愈來愈清楚了。……」

這番話，如果在平時我會當作老生常談。現在配上他那憂鬱的表情，嚴肅的態度，悲戚的語調，意義便不尋常了，我全神貫注聽他說下去。



從下流

他忽然停了一會，瞪眼望住我，迅雷一樣問：「阿毛，我問你，一個人最感到痛苦的是什麼！死嗎？」

「死？我不知道，我沒有死過。」

「病嗎？」

「不知道，我也沒有病倒過。」

「挨餓？」

「唔，也許，但也慣了，並不覺得。」

「沒有父母照顧？」

「那我更不在乎，我根本沒嚐過這種滋味。」

寫信佬跟着又噓了一口氣，冷冷的說：「你們是幸福的！年青一代的思想就是這樣，重現實，不知道現實以外的東西！」

「你不重現實？」我反問一句他。

「還有比現實更可貴的東西呢！」

「什麼東西？是名譽、是地位、是空氣、是灰塵？……」我一連串的問下去，有意想把他難倒。

「是精神！」他斬釘截鐵的向我喝了一句。

「精神？哈哈哈哈！精神，它會止得饑，解得渴的嗎？」

「對，是精神！」他好似給我笑倒了，喃喃起來。「精神，精神；這些，你們年輕人是不懂。」

「誰說我不懂？你看我天天生龍活虎一樣，精神還奕奕哩！」

「那是青春的活潑，不是我所說的。」

「那你所說的一定是沒有青春活潑的精神。」

「也許已沒有了！」

他這時又回復剛才的態度，望天打起卦來。

「你今天是不是受了這沒有靑春的精神影響痛苦起來呢？」我逼問一句。

「你說的對。」他又傷感起來了。「我今天就是受了這種精神痛苦！」

「這又何必呢？」我勸他。「等於自尋煩惱。總比不上我今日嘔包租婆的氣罷？」

「自尋煩惱？」他的眼睛再亮起來，閃閃的比前更甚，且含有點怒氣。「這種精神，我們上一輩的人稍一鬆手，你們這一代就連渣滓都看不見了。喏，說給你聽，看你的氣嘔還是我的氣嘔！」

他抽起香烟來，順手遞給我一根，他清理了一下喉嚨之後，繼續這樣告訴我。

「今天中午，我在打瞌睡的時候，前面駛過來一部簇新的小包車，嘟的一聲，把我驚醒，見車上跳下一個人，一看，原來是我的學生，就是我會對你說過的那位名流學生。他一見了我，便走過來問候，還算客氣，他問起我的生活狀況，我照實對他說了。他便說他正在開了一間招待所，要我去幫他手。——」

「太好了，總比在這裏强。」我插嘴說。

「他要我去當司理，負責一切業務。——」

「眞是好機會來了，我也跟你去當個夥記行不行？」

「可是我一口拒絕了。」

「怎麼？拒絕了？」我驚呆起來。

「何只拒絕，我還教訓他一頓哩！」

我暗裏罵寫信佬一句，在這時候還是倚老賣老。

「他被我罵得滿臉羞慚。——」

「跑了？」

「當然要滾啦！跑遲一步我要用掃帚拍他呢？」他好像尚有餘怒樣子，嘴唇上兩條蠶蟲豎起尾巴來。

「你眞是不通人情，人家有心來照顧你，反要掘頭掃把對待，這還不是一拍兩散！」我當面怪責他。

「不通人情？你曉得什麼！你知道招待所是什麼東西？」

「做生意嘛！」

「做生意？這是什麼生意，那是妓院，是公開秘密的私娼窩。他好不介紹，偏要老師去學做龜公？」他用力把枱子一拍，硯台紙筆一齊跳落地上，「眞想不到，我當日教他怎樣立品做人，現在他反而教我去做男盜女娼！」

他嗆咳過一陣，語氣沒有那般劇烈了，繼續說下去。「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所謂精神了，它雖沒有青春氣息，卻是有鋒稜的，我們中國人就靠這一點存在。」

這幾句話，說得我口瞪目呆，像上了一堂很重要的課，看看寫信佬瘦削的臉，也鋒稜得可敬可畏。

「還有呢。」他平心靜氣過後，話又和藹起來了，他說：「剛才又有人來過這裏，說要給我們保護。」

「保護？」我莫名其妙的嚷起來。「我們要人保護？笑話笑話！他媽的眞是笑天下之大話。」

到上流



「笑話？每天的笑話是三塊錢！」

「怎麼啦，是你請他們來保護呀？」

「這還等待你去請？他們會自動來請我們的。」

「有什麼可請？」

「請我們出錢，這是狐狸請客。」

我明白了，這是有人向我們勒收行水了。不覺心頭又生起氣來。問寫信佬：「你怎樣對他說，答應了沒有？」

「有什麼辦法不答應！」

「哎吔吔！你的鋒稜那裏去了，怎可以輕口答應？我們那來資格要保護呀！」這次可輪到我怒氣冲天了。

「我問你，這地方是不是你的地盤？」

「當然是啦，可不要交租的。」

「你有能力保衛這個地盤嗎？猛虎敵得過地頭蟲嗎？」

「爲什麼不能保護？叫他看看胡圖貓眼相的樣子好了。」

「貓眼相怎比得上他？他們是吃公飯呀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什麼？吃公飯的！」

「不是吃公飯的我又怎會答應？」

「他媽的，又是這批王八蛋！」

「也沒有辦法了，人比法律更有力，這年頭，不管什麼東西，都要取得兩重以上的保護才行，公開的、秘密的、合法的、不合法的，樣樣都要派片。」

「派片又是什麼意思呢？」

「派片就是派錢了，即是保護費。」

「錢錢錢，他媽的又是錢，我整天賺不到幾毛錢，要交他媽的三塊錢！」我恨恨的說。

「啞子吃黃連，脾氣發不得！」寫信佬向我翻了一眼說：「有困難總要想一個辦法出來。」

「有錢就有他媽的辦法，沒錢？哼——。」

「辦法不是沒有，可也不是這樣叫叫喊喊可以嘎得出來的。空發牢騷有什麼用？你叫，他聽不見；你罵，他充耳不聞。要打？打不過他。說道理？哼！他們會把你送到赤柱去守禮拜。我們窮，就得想窮辦法，賤就要打賤主意。我們要的是爭口飯而不爭口氣的！」

我無話可說了，勉强壓下怒氣，自言自語的說起來：「每天三塊錢，一個月就是九十塊，那簡直不要吃飯了！他媽的，居然要把糠皮來搾油了。」

「不要說糠皮，就連石頭都想要搾出奶來呢！我倒有一個辦法，你看怎樣！」他說：「根據做生意的原則，成本提高了，價格就要調整，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把價錢提高一點不就可以解決了嗎？再說，如果幸運的話，說不定還有盈餘哩！」

「你是說要加價？」

「那還用說！」

「加就加罷，他媽的！反正什麼東西都在漲價了。」

十八　風波

眞倒霉，這一次加價可加糟啦。寫信佬的算盤打錯了，變成了「因加得減」。

許多熟悉的皮鞋都不踏上我這裏來了。過去每天可以賺得十塊八塊的，忽然只得到四五塊錢。我和寫信佬說：「眼看吃飯都成問題了，怎麼辦？」

他雖然也在傷腦筋，卻很鎮靜的回答：「繼續捱下去罷！凡是轉變一件事，總會有這種現象的。顧客並不是仇恨我們，不外嫌貴罷了，到五分鐘的熱度過去之後，還是要上門來的。」

「眞的？」

【未完】

陳寒波生前死後（二十六）

三郎

一對有情男女的慘痛遭遇

陳寒波的遺著中，有一本題名「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是記敍一個女共特的悲慘遭遇的，也是他逃來香港寫得比較早的幾本著作之一。其他的作品，無論是理論的、報告的，都用陳寒波署名，惟有這本「紅色女間諜的新生」則是用他做共特時的化名「李華」作爲筆名，同是自由出版社出版。

我在本文以上各節所記的，都是根據他的遺著中，一些親身經歷的片段事實。從這一節起，我要將他所寫「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介紹出來。這是一個有血有淚的完整故事，也是一個能引人入勝的悲慘故事。整個故事從一個年青艷美的女孩子身上發展開去，將共特頭子楊帆加諸在這女主角三母女身上滅絕人性的作爲，慘不堪言的滔天大罪，暴露無遺。由於故事的完整，人物的貫連，情節的悲苦，善惡對照的強烈，愛與恨的衝突尖銳，它代表了這二十年來在中共暴力統治下，受共特共幹蹂躪蹧蹋的千千萬萬婦女們的共同控訴！

我認爲陳寒波的全部遺著中，「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是寫得最感人、最成功的一本書；也是我整理他的遺著，文字方面改動得比較少的一本。這個故事，是緊接着他在上海「情委會」兼任特務幹部訓練班教員之後發生的；而他得知這個故事中女主角的悲慘遭遇，則是住醫院時聽到這女主角的親自敍述。

醫院中的陰森，特務中的特務

陳寒波在上海工作時，他因風濕性關節炎進住提藍橋的「警察醫院」。這是上海有名的一所公立醫院，遠在租界時代，由工部局與總巡捕房拿出錢來建築開辦的，是一棟七層大廈，規模龐大，設備良好，病床數百。由租界時代到國府時代，凡是警察界的人員與眷屬，均可獲得免費住院醫療的優待，故名「警察醫院」。

警察醫院於中共進佔上海之後，名稱雖然未變，內容卻完全變了，它不再是警察的福利醫院，而是人員眾多的中共華東局社會部的共特幹部與眷屬的專用醫院。其他的人，最多只能在門診部看看病，要想住院是萬萬辦不到的。

像這樣一間專門醫治社會部人員的醫院，由於大家都是幹特務工作的，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警覺心與懷疑心也就特別靈敏。因爲誰都知道，共特機關是有外圍、外層、核心；一般幹部，親信心腹，嫡系幹部之分的。這些特務中的特務，他們專門從事監視社會部一般幹部的工作，也似一般對敵人的情報網一樣，撒向四方八面，派出隱蔽身份的核心份子，將觸角伸張到每一個角落中去，探查、套取一般幹部的思想言行，對首長的評論恩怨。像這樣一個專門醫治大小特務病痛的醫院中，這種負有特殊使命的特務中的特務，自不消說是有的。因此，這間醫院也就充滿着陰森森的氣氛，不像普通醫院的有溫暖。除了一個姓王的軍事代表，是掛了牌的陰險狼毒的老牌特務，可以彰明較著巡視病房，干涉每個住院人員的言行之外，像那些表面可愛的女看護，同病相憐的鄰床病人，就不曉得那一個是受「FF室」領導，在「特幹班」受過訓練的。因是，每一個病人都小心翼翼，謹言愼行，除非早已相識，彼此瞭解，否則都不敢輕易深談，只是皮笑肉不笑的，說說「今天天氣哈哈哈」的無謂話。這種情形，不僅醫院中如此，就是整個大陸直到今日也仍然是如此。

那一次陳寒波住在警察醫院五樓一個雙人病房中，起初是一個人獨住，病痛加上孤寂，感到無聊已極；想想自己在這些年爲獻身「解放」事業所經過的艱難險阻，及「解放」之後所耳聞目擊這許多不公平不合情理的事實，他已經感到這是一個以暴易暴，一蟹不如一蟹的惡果，這樣下去，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對個人獻身的願望，都是事與願違的。長此以往，將來如何了結？

這是他個人的心事，這種對共產失望，對當權人不滿，對自己悲哀的心事，是不能對任何人吐露訴說的，只有悶在內心反復思考。凡有了這種心事的人，必然的表現便是沉默寡言，愛靜思維。

同病相憐，唏噓淚落

他獨自個這樣過了一些日子，才來了一個與他同病相憐的住院者榮斌住在一個病房裏。榮斌是一個精幹機敏的年青小伙子，又是被人稱爲「叛徒」的受歧視份子，也是患的關節炎。兩人原本相識，彼此都瞭解過去的情形，無論外在的病痛，內在的痛苦都是一樣的，因是在同病相憐之下，同有「喜相逢」的愉快。

「小榮！歡迎你來作伴。」陳寒波一見到他便起身相迎。

「呵！原來是你，這一次眞是巧遇。」榮斌喜出望外的說。

「聽說你外調寧波，面對舟山的敵人展開鬬爭工作，成績很可觀，一定幹得很不錯吧？」

「幹得好又有什麼用？」樂斌警覺地望望門外，又輕聲說：「一言難盡，慢慢再談吧。」

「你來得正好，我們可以優閒快暢的談談，我一個人住在此地，除了和外面的同志下棋之外，寂寞得很。你患的什麼病？」

「關節炎，原住寧波醫院，近因病情轉重才獲准來滬療養，我還想見一個人，不想先見着你。」

「你還想見一個什麼人？」

「慢慢再說吧，滿肚子的話，不知從何說起。有這次機會，我可以向你談一個痛快的。」

從此，他們兩人每逢沒有第三者在旁時，便低聲暢談。陳寒波參加中共組織比榮斌早，年紀也比他大。可是他兩人同是在「白區」工作，同是被國府捉去「自首」過的「歷史不清白」者，現在回到組織，遭受歧視，不獲信任與重用，在「解放」後所受到折磨，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榮斌調去寧波面對舟山的「國特」，進行秘密鬪爭。談起大家的遭遇，都好像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常常悽然相對，撫今追昔，會情不自禁而潸然淚下，情痛唏噓！

有一次榮斌說到他愛人的事，不禁熱淚長流，突然被駐院的軍事代表王某看到了。他見到榮斌的淚痕，馬上追問：「這是為什麼？那是為什麼？」

這一次雖然給榮斌胡扯一頓，口是心非的把王代表應付過去了，以後為了防止情緒衝動，才少談往來，少發牢愁。兩人病況也有了一些進步，每日除了閱讀組織分配下來的病患同志學習文件外，還可扶杖到外面散散步。

男的出去，女的進來

有一天，榮斌一個人走出病房，不久卻帶來一個也穿着病號衣服的年青漂亮女同志進來，並與奮的對陳寒波說：「我來跟你們介紹，這位是我十年前的老同志，同生共死多次的患難之交，現在是我們部裏的『情委』。這位就是我曾說過，沒有獲得批准的愛人姚……」

「不用介紹了。」陳寒波說：「我與姚同志雖然只在舞會中見過一兩次面，但是，為黨鬪爭，犧牲一切的姚宜瑛同志，我已經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值得每一個同志學習敬佩。」

「不敢當！我是勞而無功的。」姚宜瑛面孔一紅，益增嫵媚說：「我的理論水準與鬪爭技術都很差，須要向陳同志學習。」

「不要客氣。現在『國際招待所』方面的業務容易應付嗎？」陳寒波把話說了出來，又覺得後悔不該說，因為姚宜瑛派到去招待俄國大鼻子是不得已的。

「唉！一言難盡。」她黯然神傷的頭低眼垂。

「今日眞是巧遇，我根本不知道她也住在這間醫院裏。」榮斌興奮的說。

「我也是。」姚宜瑛幽怨的望了小榮一眼。

「半年多了，自從我向組織請求與你結婚不批准之後，我便調走了。還要我不准與你通訊，不准隨便回上海，不准再與你發生愛情。否則以違反紀律及妨碍工作論處。」榮斌對姚宜瑛訴說着：「自從離開你之後，我……唉！假如不是在這裏碰上面，我病愈之後，也沒有勇氣去找你，宜瑛！」

陳寒波聽他們談開了，這一對久別重逢的苦命鴛鴦是會有訴不盡的相思，說不完的情話的。他一看手錶，正是下午二時，便說：「你們談談，我去買點水菓鷄蛋回來，姚同志便在我們這裏開飯，讓我加點小菜請客。」

他兩人口中雖說「對不起，謝謝」不已的客氣，內心也是求之不得的。陳寒波走出病房，跟值日護士打過招呼，請勤務員去買東西，自己便走到別的病房中去下棋聊天。直到下午五時才回病房，兩個人眼皮都是紅腫的，淚珠雖然擦乾了，但淚痕猶在，可見剛才兩人在病房中是會抱頭飲泣過。

飯後，姚宜瑛辭去。他問榮斌：「怎麼樣？」

榮斌只說一句：「一切都完了！」又泣不成聲，將被蒙住頭面，又在暗自流淚。

摧殘嬌花，決心逃走

以後，榮斌與姚宜瑛經常秘密接觸，但言行謹慎，有時白天來，有時半夜裏偷偷地溜進溜出。陳寒波逢到這種場面，白天借故外出；晚上乾脆裝睡，鼾聲大作。可是，榮斌與他談笑日少，兩道眉的緊皺卻在加深。這樣過了約半個月之久，有一天榮斌愁眉苦臉的好像一件重大心事不能解決，飲食無心，坐臥不寧。

「小榮！發生了什麼事嗎？」陳寒波試探問。

「唉！發生的事太多了。」榮斌不着邊際的說：「我也不知從何說起才好。」

「天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只要有決心。」他再進一步試探。

「我也是這樣想。唉！慢慢再談吧。」榮斌聽到房子外邊有王代表的聲音，向他打了個眼色，又躺在床上閉起眼睛。

那天夜闌人靜的午夜，榮斌把陳寒波從睡夢中推醒，輕輕地對他說：「我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請你幫我考慮一下。我是把你當親哥哥一樣看待的，請你……」

「你說吧，不要顧慮，我可以幫助你考慮。」陳寒波坐起來，握住他的手，安慰着他說：「你有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

「唉！我眞沒想到組織上為什麼要這樣歧視折磨我與姚宜瑛，我調寧波，她一直被派在『國際招待所』過着非人的生活，其名是招待員，其實是發洩性慾的工具，她這次住院便是染上重病，實在熬不下去了，她想自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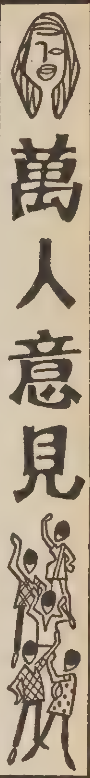
「何必自殺？難道除了自殺便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嗎？」

「組織上要她病好之後仍回『國際招待所』，她已下定決心，寧可死也不回去過那種地獄般的生活了。」榮斌又淚眼淒迷說：「可是，我也想不出辦法解救她，以及我與她之間的問題。想到絕望傷心處，我有決心與她一同死！」

「既然死都不怕，那又何必自殺？」陳寒波那時已經托付一個開商店的密友黃君，向香港一位堂兄打聽由上海去香港的一般手續和方法，黃君已將他堂兄的信送來醫院。他瞭解榮斌與姚宜瑛的情形，便鼓勵他兩人逃去香港，將此信拿出來給他看道：「與其自殺，何不走這條路？這是一條死裏可以逃生的路，只要有決心，必可到目的地。」

榮斌看了信，欣然地說：「想不到你也有了這種打算，我們也是這樣計劃的，不過，我們要去的地方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地方——太湖！專制殘忍的統制，把我們逼上梁山；荒淫無恥的迫害，我們只有反抗。」他從枕頭下面取出兩冊日記來說：「請你看看，這就是姚宜瑛五年來用血和淚寫成經歷。今後我們要用血來爭自由的歷史。」

陳寒波展視姚宜瑛的日記，他也震驚於這個弱女子的慘痛遭遇，同情她兩人的打算了。



觀衆對麗的電視有彈有讚

「老夫子」成了硬滑稽演出失敗

「四千金」與「王老五」受歡迎

電視也想模倣漫畫，學得個非驢非馬。

本港著名漫家王澤先生的「老夫子」深受讀者歡迎，深究其原因，並非橋段故事的新鮮，完全是由於造型的成功以及動作、神態畫得維妙維肖，入神入化。

麗的映聲爲使節目更爲豐富，特與王澤先生商量得電視映權，把「老夫子」的形像搬上電視，並化了很多時間挑選老夫子、秦先生、大蕃薯等各個角色人選。本來這是値得讚譽的事情。

但是，「老夫子」的演出卻完全不符觀衆的理想，使許多觀衆大感失望。深究其原因，並非「老夫子」的造型不受觀衆歡迎，卻完全因爲電視的「老夫子」完全沒有「性格」。老夫子、秦先生、大蕃薯，都變成了小丑人物。馬戲班的小丑觀衆看過很多，然而在只有幾個人物，僅僅半小時的話劇裏，竟有絕大多數是小丑人物，而且不分輕重，同爲主角的，卻是空前絕後的大膽創舉。老夫子、秦先生、大蕃薯以及一些別的人物，他們可同作一人看待，在觀衆的眼裏，他們只是一個小丑的幾個化身而已。如果說是爲了「老夫子」是個滑稽戲，這話也未免太滑稽。可以說，「老夫子」裏的任何一位小丑，也比不上馬戲班的小丑的眞正的滑稽。

「老夫子」漫畫寫的是社會的衆生肖，因爲有社會現實作基礎，所以讀者常常看了會發出會心的一笑。但是，到了近期作者可能因橋段使盡用絕，常寫些從電視機的頂上冒出頭來，從電視機裏一拳打將出來，諸如此類無現實生活作爲根據的東西，便使人看了很感失望。電視節目「老夫子」的目的似乎是想儘量去發掘和反映這個社會的形形色色的，但是，把老夫子、秦先生、大蕃薯統統變成了神經不正常的人，便難以反映出來，原因是社會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即使有一個共性，也決非「神經不正常」，而「老夫子」所强調的卻恰巧是這個「共性」——實際並不存在着的「小丑」的共性。

「老夫子」的演出完全失敗了。失敗的責任主要並不在於演員方面。要想改進「老夫子」，必須賦予老夫子、秦先生、大蕃薯等人物以不同的「個性」，要使他們成爲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人，否則無法改變註定失敗的命運。

「四千金」、「王老五」的演出是成功的，因爲它們沒有「老夫子」存在的許多缺點，卻有「老夫子」裏沒有的長處。

——藍海文

唯有女人知女人心事 林翠博得女讀者同情

萬人傑先生：

首先我向你說明：我是一個歷盡滄桑、受盡折磨的中年寡婦。爲了承擔家庭責任，我要早出晚歸，對影圈中的大星小星，男星女星，不夠格高攀。現在我所以寧願犧牲晚上睡眠時間寫這封信，無非是由於不平則鳴的正義感驅使我這樣做。「星晚」是我的伴侶，是我的良師益友，但是偌大的一份星晚，對於林翠無辜被抨擊的問題，除了上官大夫、亞槽兩位先生說了幾句公道話之外，只有你是主持正義——在「生與死、扔石子的人」，對林翠有正確的評價；對製造輿論的「無冕皇帝」，有嚴正的指責。你眞不愧人中之傑！

對於秦劍的死，我深爲這個廿一歲便能執導演筒的有才華電影工作者感到可惜；也會被「橫刀奪愛、妻離子散、精神空虛致死」的輿論所影響，而爲他洒過多次同情之淚！

對於林翠的問題，初時我又認爲影界中的婚姻態度大多數是崇尚荷里活的風氣，他們的離離合合，根本不値一談。後來聽說林翠開記者招待會，我還覺得「死者已矣，何忍鞭屍。」直至我看了林翠招待記者的內容之後，才使我對林翠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報導該記者招待會的內容方面，有些報紙的「無冕皇帝」竟然利用職權，把招待會的中心問題和次要問題，首末倒置，使人看了，仍然看不出眞實的情況，我眞爲但些「失德」的記者感到可恥！我看了你「扔石子的人」這篇大作之後，我有一個疑問，想請教一下：現在我就分別把自己對林翠的看法和向你請教的問題詳述於後：

㈠先談林翠的問題吧，我認爲林翠是一個難得的好女子，她有着我國婦女容忍的美德；也具備着現代婦女敢於面對現實的精神。

試問：（問那些昏庸的無冕皇帝）有多少人能夠做得到：像林翠那樣以自己辛勤賺回來的三十萬元，來替丈夫償還賭債的？這只有心懷寬廣，而又愛丈夫愛得那麼深的林翠才會如此；但當她的丈夫屢次辜負自己的愛心之後，在痛苦、失望之餘，便毅然離開他，勇敢地尋求自己的幸福生活，難道這還可厚非嗎？違反情理地要求林翠「嫁鷄隨鷄」，這不是封建舊教條的殘餘思想嗎？

又試問：假如你們的女兒，你們的姊妹遭遇如林翠的話，你會叫她「嫁狗隨狗」嗎？抑是想她跳出痛苦的

深淵，而另過幸福的生活呢？寄語那些「無冕皇帝們」！不妨在午夜夢迴之際，墊高枕頭，悄悄地撫心自問吧！

我覺得林翠另一點難能可貴的地方，就是爲丈夫安排了工作出路才離開他；爲了保存丈夫的自尊，三年來寧可謝絕親友，連電影也不拍，少到公共場所露面……。默默地忍受人們的誤會，忍受人們的抨擊！直到現在因秦劍的死而「火燒身」了，如果不把火燄撲滅（把自己之所以離開他的原因公開），自己便會給大火燒死的——名譽會毀了。林翠因何要這樣用心良苦地忍受一切？稍有知識，稍有理智而不抱成見的人，誰不一目了然呢？

同時，林翠强調：現在把問題說明就算了，今後一字不再提以往的恩恩怨怨。這種乾淨利落的作風，也是值得人們佩服的。

㈡先生那篇「扔石子的人」，對於一般市民的言談，你全無責備之意，而對於那些利用職權、陷害良民的「無冕皇帝」則給以嚴明的指責，眞使我佩服你這正確的見解！但是，我有點疑問：由於我的理解能力低，我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我有點誤解認爲林翠是該給扔石子的，現在我坦率地把自己的看後模糊感覺告訴你；我認爲如果在文章裏面加上三幾句，說明林翠根本上就不是一個該給扔石子的人，那麼，就可以避免像我這樣子水平的人發生錯覺了。萬人傑先生：我是想到什麼便說什麼的，不知說的對不對？說錯了，請不要見怪！

讀者吳慧芝上

蟻民敢與官辯 聲言不許投籃

編輯先生：

小弟只唸了六年小學，文義不通，但請勿投籃。小學程度，當無資格做官，既無官威可發，聽了一位做了十年公務員的宇文夏說：「今日民威比官威還大」，那麼失禮了。

「呔，何物尉遲尙德，竟斗膽寫信罵人！來人喇，給我拖下，先打五十大板！」

聽着，現在逐點駁斥：（請勿當密碼派看待）。

⑴何人膽敢看病爬頭，除鄉紳外（我皇欽賦特權），任何蟻民，一概不准，更不准模仿。

⑵何時、何處說宇文夏先生「車大炮」？證明。

⑶無知識的鄉下婦人有什麼可憐？值得罵一句「矇查查」！

⑷這段眞人眞事，十足是「模仿名流」，不得說不。

⑸我作了二十年蟻民，才知「民架」比「官架」大；「民威」比「官威」厲害。所以港大社會調查組應該「打屁股」，竟膽說大部份公務員態度不好，立即撕去報告，此令！

⑹宇文夏不會勉强「初次聽到」的讀者諸君去相信所述故事。（嘻嘻，對不起，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

⑺「尉遲尙德」不准硬滑稽、假幽默，說什麼「回家打老婆」，胡言兼「自辯」。（對不起，人云我亦云吧了，何時自辯？）

⑻宇文夏所述蟻民們模仿名流的道理雖不充分，亦不知所謂，更不能駁斥尉遲尙德的理由。但，照准。（嘻，鬼叫你們沒有兩個口乎？）

⑼現在，你們聽着、記着：名流與鄉紳的行爲不准模仿，因爲他們享有特權，比官高一等。

一蟻民上

（按：蟻民既然喝令不許投籃，只有照登，讀者看得懂看不懂唯有「貴客自理」，此信雖不是「密碼派」，至少可稱爲「天書」也。）

老萬並非紅太陽 保衛香港靠市民

萬人傑先生：

自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以來眞能爲香港的市民服務，並領導啓發羣眾的，是萬人傑先生！敬祝先生身體康健，憑以往精神，繼續爲市民服務，功德無量！套用左派術語，先生可稱得上是香港市民的「紅太陽」，可與戴麟趾爵士看齊！

民選議員胡大律師；祖家葉婆婆等，每次呼聲，民眾有點跟不上，聽不懂，或者他們學識太豐富關係吧？眞可嘆！

市民謝桐生敬上

（萬人傑按：「紅太陽」已爲毛某註册專用，我亦香港一小市民，保障香港，有賴市民羣策羣力，不需要紅太陽，你我共同努力，打擊壞份子可也。）

梁莊答孫念慈、胡有兩君

台灣勵精圖治民康物阜 二十年來未遭共黨滲透

鷄毛蒜皮的小疵對反共大業何足爲病

答孫念慈君胡有君大文

萬人雜誌社諸位先生：

昨在貴刊八十五期拙文與李大明君辯論一函，竟然觸怒孫念慈先生無名火高三千丈，我覺得十分可笑。蓋眞理愈辯愈明，我不同意李君的見解就要辯，等於孫君不同我的見解也要辯之理。況且孫君祇道我爲國府辯護，謂我爲「愚忠」而已，並非謂投共、媚共等不齒於人類的禽獸；孫君也是反共人士，大可辯之駁之，爲何要無名火高至三千丈呢？孫君既屢引孟子名言，必然識得「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毋暴其氣」的名句。因爲無名火起，已失去理智，則祇知主觀的斷章取義，並無客觀的理解事實的眞諦，等於孫君自道「胡說」而已。

孫君「指出國府達官貴人，始則勵精圖治，繼則意志消沉，醉生夢死，今朝有酒今朝醉，國家事管他娘者佔百分之幾十幾。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祇知返台報到，支取費用，利用職權以驕人……」試觀近十年來，號稱列强大國如英、美、法、義；小國如烏拉圭、加納；亞洲之印尼、南韓、南越、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新與國家如大馬、星架坡等國，其餘共匪集團，互相鬬爭，更無論矣，試問那一國不是經過無數次暴亂，甚至政變頻頻者，比比皆是。反之中華民國在風雨飄搖，彈丸之地台灣，二十年來苦幹硬幹，直至於今，根據經濟部門公佈，出超數字達數千萬美元，可見得民康物阜，台灣全省，雖講不得路不拾遺，但已達到夜不閉戶，可見得政治修明。其餘完成國父所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成功，所以有農耕示範等組織，非洲等落後國家固無論，先進如農業發達的澳國，也派員到台考察，藉資借鏡。

尤有進者，國府自遷台以來，從不見有暴亂，小至工人罷工，亦絕未有發生。以孤懸海外，受着咫尺之近的共匪時時刻刻欲顚覆謀我，稍一顢頇無能，必爲共匪所乘。倘若如孫君所云，大部份達安貴人，醉生夢死，國家事管他娘，而有此勵精圖治的奇蹟，我相信除西遊記的玉皇大帝下凡外，別無前例。

至於若干身居海外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長袖善舞，我亦有其見解。須知國代乃民意代表，並無禁制，世界任何國家，對民意代表並無官位，因其爲長袖善舞的大腹賈而喪失其當選國代的資格，然則自資送子女到美國留學，何足爲國代病呢？豈是當選民意代表或立法委員，便連培育子女的權利也沒有？至於立法委員，我無所知，雖不敢妄斷，但必非長袖善舞的大腹賈所能勝任。以我所知，立法委員起碼必須國內外大專法學院畢業，曾任法院長或高等法院推事、庭長，方有資格入選，試問那對於法律門外漢的長袖善舞者，能任立法委員麼？至於支取費用，乃國家規定，並非貪污。回到僑居地有意白人一眼，此點我不敢說其必無，誠然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千百馬羣，難保其中無敗類；但七十二賢中有子由，無害於夫子爲萬世師表。政治修明的長安，尙有死囚三百，也無害於留傳千古的貞觀之治。古語云：「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棄棟樑之才。」棄其所短，用其所長者，不乏先例。如漢之陳平盜嫂，卒佐漢高祖大出奇計使成帝業，並爲名相；唐魏徵曾謀秦王，後爲太宗之鑑，卒成留傳千古貞觀之治。又唐代名相陸宣公敬輿有云：「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秉鈞衡之任者有此失，鮮有不誤其國者，何況鷄毛蒜皮的小疵，安有害於勵精圖治，反攻復國的大業呢？

其次共匪的宣傳，孫君認爲「匪共大小機構……工會等隨處都是魔術標語及毛匪像，他不管羣眾接受不接受，總以爲謊言說一百遍就成眞理，並引用會參故事作證。」孫君既用「以爲」二字，可見得共匪的醜惡宣傳，不入人信。現在設一譬喻，假如街上有賣淫瘋婦，唱其名曲萬惡淫爲首，相信任何人都嗤之以鼻，間或有駐足而觀，都是欲觀其醜態而已，並非欣賞以其爲慈善伶王的名曲也。共匪竊權二十年來，其宣傳不惜任何代價，或物質利誘或造謠中傷，除共匪同路人外，可說成效等於零。事不離實，就算每日二十四小時，唱盡千萬遍，大街小巷毛厠裏也貼滿共匪的毛咒，亦不過等於喃嘸先生唸經鬼聽，貼符籙鬼觀而已。如此的宣傳，不啻自暴其醜，宣揚愈多，醜態愈露。愈多人鄙棄，不受蒙蔽。孫君既云香港十居九是反共人士，當不否認事實爲向壁虛構也。

我不厭求詳，試將共匪的宣傳與國府的宣傳比較，拙文八十五期說過的不談，毛匪以七十餘高齡，橫渡長江泳，破世界紀錄，快過汽船；赤脚醫生比美帝醫科畢業的博士更勝萬倍；球藻蕃薯，營養價值高於米糧；樹根治癌症，毛語錄可使死者復生；被大火燒至全身焦黑，見到毛語錄竟能起立呼毛匪萬歲……等，國府宣傳，並無此種五花八門的神話，祇側重揭破共匪鐵幕下的慘狀，共匪內部的互相傾軋，匪區內我們策動反毛的成效，及我敵後工作的成功，我反攻復國的決心，匪共極權與我自由的對照，以上所言，根據鐵幕逃港難民的訴苦，都是百分之百的眞相，絕非虛假。此種事實的宣傳，在香港接近鐵幕邊緣，或是視爲平常之極；但遠離異地的僑胞，則其作用便不可同日而語了。以印尼僑胞爲例，當蘇加諾親匪政策之時，印尼僑胞非有匪籍，無法立足，爲着保生命與身家財產，迫得貌爲恭順，心實非之。及至蘇哈圖執政，雖仍未與我國建交，但受我政府宣傳所推動，回台觀光者絡繹於途。繼之經濟聯繫日有增加，可見僑胞之向共匪，實迫於勢，並非受匪共宣傳之影響。

鄙人不同意李君說月亮與螢火之比的道理，請孫君將眼光放遠些，祇見香港一隅，不察國際大勢，無怪乎指我打腫嘴臉充胖子，逢君之惡了。我是一個小民，並非達官貴人，並無資格逢君之惡，承孫君謬贊，謝謝。

我之所謂「保密」，因李大明問「國府在反共前哨的香港作了些什麼」？孫君細想，「作了些什麼」是否關於人所皆知的宣傳方式，或聯繫僑團，救濟難民那麼簡單呢？倘若單純此數種問題，不洽李君之意，大可以如李君原文一樣，加以無情的痛罵，無須如參議員要求當局答覆質詢；顯見李君所欲知者，任誰人都假想到包括「反共的策畧」，對共匪的政治戰（等於戰場上）的運動，攻或守的機要，如攻的時候，何者行權，何者行變，何為虛，何為實；守的時候，何為固，何為弱，分析敵我形勢，判斷敵我強弱，然後以我之長，攻敵之短；以我之弱，避敵之強。以上機要，在敵我互相搏鬥緊急關之俄頃，國府作了些什麼，是否應要公佈？

明乎此，可知鄙人並非右於「民可使由之不知使知之」的流毒了。孫君要我知道，事父母幾諫的道理，我衷心佩服；但幾諫者，不是如李君跡近鞭笞的痛罵的諫，而是以此例彼的諷諫。我舉出稍涉獵歷史都知的事實如下：戰國時的觸讋諫趙太后之長安君為質，以之請救於齊，淳于髡諷齊宣王罷長夜之飲，以勵精圖治，孟子諷梁惠王不應見利而忘義，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力足以舉千鈞而不足以一羽，則王信之乎？」都是諷諫的方式。孫君請覆閱李君原文，有那一段是事父母幾諫的道理？孟母三遷其居，不屬李文故從畧，最後敬告孫君，我你同是反共人士，意見不同，大可互相辯論，但請不要無名火高三千丈，否則雖韓潮蘇海的鴻文，恕鄙人不再作答，因怒能傷人，又何必呢？

胡有先生：你謂我全是辯護之詞，無甚爽朗，不承認缺點罷了。誠然，我祇粗識之無，文字拙劣，在所難免；但我所指出的七點，是則是之，非則非之。胡先生自謂讀報紙的標題，也認為文義太混而乏味，無怪乎未能能領畧其中眞理。至謂我的批評是左仔的落後思想，何以見得呢？就以本雜誌社長萬人傑先生罷，萬君批評國府文章，多如過江之鯽，我亦曾向其辯論數次；但我對萬先生之反共精神，祇有崇拜，並無侮辱過他為左仔。

良藥苦口利於病，此點盡人皆知；但良藥用不得其當，則變了參茸殺人無罪，大王救人無功。胡君知否？本欲有許多問題向胡君解釋，但不欲耗費太多寶貴篇幅，就此擱筆。

梁莊敬上

（**編者按**：我們歡迎梁莊先生這種心平氣和的辯論；并希望繼續辯論。）

可憐大陸同胞死無葬身之地

我的母親前年在家鄉去世了，下葬地方，是我父親和幾位親屬的舊墳地，所佔面積，比本港每穴墳地大不了多少。而且，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已經不容許掃墓了。今年清明，本港僑胞都聯羣結隊到各墳場拜祭先人，政府為了尊重華人的傳統習俗，也規定這天為有薪假期，讓居民得盡子孫的責任。我因思親心切，便寫信回去問問近況，最近得復，才知早就被鄰村的生產隊鋤平了墳墓，開墾種植了。身為人子的我，聞之能不悲憤塡膺！目前既恐傷及遺骨，以後更會連埋葬處也無從辨認。想遷葬嗎？固然無法找到地方，何況在暴政嚴厲控制下，懼干咎戾，也是動彈不得。所以實在找不出解決的辦法。

毀人墳墓，在我國傳統觀念，一向認為是罪大惡極的行為，為人子孫者對於祖先墳墓的被毀，也認為深仇大恨，但大陸在暴政統治下，卻可以藉口「破除迷信」「增加生產」而強佔別人墳地，毀人墳墓，無人敢有異議，也不敢表露絲毫不滿，泯滅人性，竟至於此。雖然，我也明白死者已矣，有些人看破了軀殼的價值，以為不妨加以焚化，揚灰海中，甚至可作廢物利用。但文明社會，重視人生意義，除非死者自行決定，仍不忍作出違反人情的行為而導致殘賊的心理。即共黨首要，亦何嘗以此自處？拜祭先人，不過是一種紀念儀式，何嘗算得是迷信？但它卻是如此任意找尋藉口，抹煞一切，這能怨恨開墾種植的可憐人嗎？他不過是被牽着鼻子走的可憐蟲，你鋤我的，我鋤你的，同是受壓迫者，正是有寃無路訴，無仇可報的。民間拼命耕作，但生活卻沒改善，二十年來苦無已時，最近連廣州附近鄉村的肉食供應都更缺乏了，未到天亮，即已售罄，想買些少猪肉，也要入黑便帶備睡具去排隊等候，半夜才去的，就會輪購不着。至於城市的缺乏之情形就更嚴重了！生產的東西去了那裏？還不是給毛共政權搜括淨盡，運用海外傾銷，換取外滙，發展武器，推行世界革命，這眞是無底深潭。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人民又怎得不窮苦？

舊有山墳，幾年來都先後夷平了，火葬場又沒有興建，新近死亡的人，想在山坡下找一些地方暫時下葬也非常困難。「死無葬身之地」，這本是一句罵人惡毒的話，但現在竟然是大陸同胞的眞實寫照，並且從家鄉的來信中吐露出來，這是何等的悲憤與哀傷啊！這種情形，相信不只廣東一省為然，而是整個大陸都如此的！

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人們，往往為了鷄毛蒜皮的小事都看不開，都要爭執，甚至因而影响了國家大事，這是太無知了！我懇切地呼籲大家想一想：家鄉的情形是如此不堪，生的受苦，死的也受罪，連祖宗的骨頭都保不住了，眞是愧對先人，辱及先人，我們要爭的是打回大陸向毛共算帳，現在還不能回去，就要團結一致，為反攻復國而盡最大努力，作最大犧牲，切不可「身在自由不知福」，自私自利，盲從受騙，而至害人害己「死無葬身之地」啊！

（**梁良**）

港共展開新的「笑臉攻勢」了

悲天憫人，煽動誘惑

香港是富人的天堂，是絕大多數中國居民的避難所，但一般居民對香港的現狀並不滿意。其實不滿現實的情緒，不但香港存在，在全世界各地都存在的。何況香港只是一個殖民地，而且缺點甚多！

目前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雖然不滿香港的現狀，但卻很少人希望香港獨立，理由很簡單：毛澤東的統治太可怕了，我們在這英國殖民地中生活，雖然並不理想，而且苦悶，但已遠比在中國大陸做飢寒交迫的奴隸爲優！前兩年共黨在香港作反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在於得不到香港居民的支持。初時共黨以爲利用「愛國」的幌子可以誘騙香港人上當，誰知香港人看清楚了共黨政權禍國殃民的眞面目！

香港人既然不上當，於是共產黨就脅迫香港人說：「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暴徒向偉大的林彬先生施暴，向反共人士威嚇，向善良的孤子放炸彈。然而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强，香港人雖然不滿意香港的現實，可是四百萬香港人大都願意與香港共存亡。

林彬先生死了，更多林彬似的鬭士挺身而出，萬人雜誌也在這場血戰中誕生了。

在這情勢下，共黨暴徒低頭了，他們在窮兇極惡的臉上戴上了慈祥的面具。

香港政府在這場暴動中，也獲得了一點教訓：尊重民意，搞好官民關係。可惜世界上有不少善忘的人！當共黨暴徒滿街丟炸彈，搞罷工罷市之時，人們都抱着與暴徒偕亡的決心。可是當暴徒裝上了笑臉之後，有不少人就以爲天下從此太平，忘記了魔鬼的本質！

最近，有人提議發膠棍給小販管理隊，幸而香港政府拒絕接受，否則必將引起官民關係的惡化。

然而，兩燈公司都賺了大錢，卻要「減價」，香港政府竟然不予制止，這實在是很不明智之舉。

我們切勿以爲目前香港漸趨繁榮，共黨從此不再搞事。不，不，正正相反，共黨的策畧是：「退一步，進兩步。」共黨要在全世界搞「革命」，只要有隙可乘，必將興波作浪。中國大陸何以會淪陷於共黨手中？由於共黨的「笑臉攻勢」！那時候共產黨大喊「自由、民主、解放」，大喊「反飢餓、反極權」；然而今日的中國大陸怎樣？人們都心知肚明了！

前幾天，有三十餘名胸配毛章的大漢，闖進油蔴地渡船街文苑樓六號二樓的嘉年理髮公司，毆打店中人；因爲他們勒令各理髮店要在每晚七時以前停營業，而該店不予接受。

我們必須注意：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這是共黨「笑臉攻勢」之一環！共黨以「縮短工作時間」來爭取工人的好感，積蓄力量！

我們十分贊成一切有關改善工人福利的措施，筆者本人就是一個生活在香港平均生活水準以下享受着「可恥的待遇」的教工。然而筆者仍然珍惜着目前的生活，因爲這兒的乞丐也遠比大陸的工人爲幸福！

朋友，香港是我們避秦的最後據點了，我們必須保守這地方，粉碎共產黨的任何笑臉或兇相！

偶然翻閱七月八日的「大公報」，即發現下列標題：㈠警察形同强搶，試問成何世界。」「本港已發生霍亂症，徙區環境衛生仍差，廣大居民促快改善，柴灣牛頭角均無水冲厠，易生蚊蠅細菌。」「美資電子廠三百人中毒，工人腹瀉竟被拒進醫院，吃了英資公司包辦的伙食後出事，翌日夜班有五十人不能上班，有些要找私家醫生診治」。「在中環街市防霍注射站，人們在烈日下排隊，有人迫得以衫遮頭」。「康寧道臨時安置區，近千居民缺乏食水，際此霍亂期間，居民盼迅速改善」。「工業地被吊起賣」。「電氣道水星街小販，續被警察干涉擺賣，一小販連日被趕，生果大半爛掉」。「中總將設港區醫療所，同時議決反對九燈新收費辦法」。「不讓港九市區專美，新界盜匪橫行，其中尤以西貢情況爲甚，村民要求當局切實拿出辦法來」。「限期已在卽，血本將無歸，牛頭角十七商店住戶，要求先獲安置後拆遷。」「金城劫案發生逾月，警方一直諱莫如深，這裏面有什麼景轟，實令人猜疑，盜匪橫行劫案頻生，叫居民何來安全感。」

你看，共黨裝成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不斷地向居民煽動、誘惑，這種笑臉攻勢最容易使人上當，希望香港政府和人民密切注視共黨的「笑臉」，「笑臉攻勢」比炸彈可怕得多！

最後，希望大家注意下列這問題：香港的盜劫案件，從什麼時候起愈鬧愈兇了？答案則是：五月暴亂以後！

古鶴翔

向無線電視台抗議！

不要讓牛鬼蛇神出現熒光幕

余生晚

香港有線、無線兩電視台，競爭至為激烈。大家除在節目上爭取觀眾外，還極力把播映時間延長，由早至晚，除午間一段時間外，差不多都安排了節目。但不知是人才缺乏，抑或門戶之見太深，可觀的節目愈來愈少；人才每下愈況，一蟹不如一蟹。知識水準較高的觀眾，都感到電視節目內容太貧乏。不過，電視台自然也有其技術上的困難，我們不打算有所苛求。有一點，卻是我們電視觀眾感到極端不滿的，許久以來就積鬱胸臆。最近在熒光幕上，仍然發現這種情形，使我們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為此，我要代表廣大電視觀眾，向無線電視台提出最最強硬的抗議！

兩個電視台因播映時間增加，編導人挖空心思也搞不出那麼多節目填塞時間，因而只有大量推出陳倉裏的粵語片。這一來，既可填塞較長時間；又可節省很多節目費。以前獨家播映時，每片不過百元，還要諸多請托，更要給經手人打回佣。大小公司，把它視為一條聽外快的財路，在電視台方面說，確是大件夾抵食。

我個人對粵語片沒有成見，雖然許多粵語片未到水準，但不能說其中沒有好東西，只是比例上較少而已。不過，粵語片仍為一般市民大眾所喜愛，尤其婦孺，看電視，主要就看粵語片。多少時以來，電視台就以粵語片為主力。由於電視觀眾飛躍增加，粵語片影响力也增加了。

許多人批評電視台對播映的粵語片不慎加選擇，神怪武俠片大量推出，影响兒童身心。我認為這是小事，更嚴重的是他們曾大量推出「大毒草」，其對無知小市民的影响，不知比神怪武俠片大若干倍。

這種情形，過去在麗的映聲已數見不鮮；近日無線電視台的粵語片，竟也有此情形。為市民大眾利益設想，我們豈能緘默不言。

若干年前，由於陶鑄派大力拉攏，香港電影戲劇界藝人，都「前進」起來。有些跑進大陸做新貴；有些在香港大拍前進影片；陶鑄並容許一部份拿回大陸賺人民幣。前進影人們以為有得撈，大家迎合六老細口味，猛拍反舊社會影片；每年十一，又組織觀光團，到北平「朝聖」；回來還大發謬論。各位如讀過會刊「萬人雜誌」中的紅線女日記，便會了解這班所謂「前進」影人的嘴臉。

不幸一次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這班香港「前進」影人，個個被打為牛鬼蛇神，以前捧到天上天的前進影片，也一律批為「大毒草」。這些牛鬼蛇神，「起義」的起義；「反正」的反正；有些仍然捧着左派的飯碗；有些改業，當年意氣風發的「牢騷王」，也只好做個經紀。以前見了他，總大談「祖國」如何好；自從成為牛鬼蛇神，已絕口不敢再提。也有個小生王撈到上電視主持節目，結果仍受淘汰。這班人，不但被毛派打為牛鬼蛇神，在香港這社會中，也漸成渣滓。

可是當日意氣風發時，一囒囒無病呻吟的對白，不絕在電視中出現，聽到許多朋友撞火關機，相信不少會受毛共荼毒的同胞，都有同感。這些廢話，很難聽得入耳；但無知婦孺卻極可能中毒。

我敢說電視台播映這種影片，事前未嘗試映過，因而對影片內容，毫無所知，任由這些「紅毒」講習班假熒光幕舉行，使到全港電視觀眾，都得聽他大發「牢騷」；對這社會「控訴」。

我們身歷五月暴動，共黨給予的災禍已不淺，大家對這種染紅了的東西，不但不感興趣，且感厭恨，而電視台還一部一部搬出，硬要我們接受左派思想訓練，我們有權提出抗議，最最強硬的抗議！

最近無線電視台播映一部粵語片「孤島恩仇」，就是「大毒草」中之表表者。此片是雷鳴公司出品，由吳楚帆、白燕、張活游這班「中聯」傢伙主演。拍這片子時，適值「祖國」發起「抗美援朝」運動，因此這片中就按照這「最高指示」，加進無數人大罵紙老虎的對白。如「從前我們受到日本鬼子欺侮，屠殺我們同胞；現在美國又來欺負我們」……等等，這種對白，在此時此地聽來，無法不令人反感。

無線電視台一而再的出現這種疏忽，是不可饒恕的！首先，他們不該矇查查到連那一家影片公司是靠左的都不知；其次，許多靠攏明星，發瘋已發到出面，無人不知的，這些影片，事先嚴格審閱，如發現有問題，就不可播出。即使電視台願意替他們傳播毒素，我們受過港共毒害的市民，也可能採取杯葛行動。電視是我們廣大市民的娛樂工具，要是因疏忽而染上顏色，會惹來嚴重後果，希望電視台主持人不可忽視。投靠毛匪的投機份子，現已受到「兩面不討好」的現眼報。他們被毛共打為牛鬼蛇神，是大快人心的事。四百萬市民也不願這些牛鬼蛇神出現熒光幕上。電視台的工作人員要向觀眾負責的，長此下去，將會失掉觀眾，觀眾一少，勢必影響業務，望好自為之！

請領稿費。

六月份稿費（八十四至八十七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僑委會登記証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第九十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出版

（零售港幣八角）

發行者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89期要目



「有人肯來嗎？」

團結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八十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八十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七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外圍內幕」與禁賭的奇難

香港警察首長下令「除三害」之後，即聞八個警區的探長換人。我們不知道這兩件事有無關連，但從最近的社會情況看來，有關嫖、賭、吹這「三害」的非法活動，確已不復以前之猖獗；但這種良好的轉變，是否表示本港警政已打出鐵腕，而為皇家警察的新人新事建立新的作風，當然還要看進一步的事實表現。

高級內幕方面向萬人雜誌記者透露：包括有若干「名流」在內的港島撈家，目前確已聞風斂跡，據謂由中環街市直至灣仔中心及筲箕灣道這段地區內，四間全港最大的「外圍狗茶樓」已全部收檔。該方人士說，這四大狗檔都是一條黑綫的地盤，它們利用茶樓掩護以從事非法的現場賭狗。所有大檔突然死火，固然是因警方現時要嚴厲執行禁政，但據指出最重要的一種情況，是那些大規模的地下賭場都被其他的社會工作者影了相。他說：「茶樓裏瘋狂賭狗的現場情形」，這種照片，會反映到若干民選議員及民政官員那裏去，接着的發展就是警方斷然採取「除三害」的行動。

大賭現場，現場賭狗被影相，警察當局進行掃蕩，部份警務人員於此時宣佈易人。——這些情況，假如可以綜合來看的話，似乎就可想到本港處理禁賭的問題，現在是否已從複雜的幕後鬬爭逐步走向清新的局面。但是，我們無意討論任何警方人員調動的本身因果。我們所感到的，只是警方的人事安排必欲適應所定決策的需要。

另一方面的看法使我們獲悉，本港的撈家正拍心口告知其「兄弟」，謂目前風緊只是一個過渡時期，換言之即賭檔死火只是「暫停」而已。事實究竟怎樣呢？事實就是雖然現在風聲緊，外圍狗的「落纜者」仍大行其道，可知「收纜者」的架步仍然照賭不衰。

我們認為，無論外圍狗或其它賭檔的內幕變化如何，若單純倚靠警方權力去强行掃蕩，恐怕收效不會很理想，即使「除三害」是皇家警察的應有職責。不能諱言，就從賭博這一情勢觀察，已不單只是一個禁政問題，而是一個極端複雜的社會風氣。構成這種「賭風」的原因，若看一般市民對狗馬「陷入」的廣度和深度，我們就不可能僅從犯罪的觀點去概作評斷，其中恐有很大的程度是由於經濟發展在社會上大失平衡。

當然，我們不能因生活問題而諒解賭博，但如果可以單用警察權力去剷鋤此害，相信有關的社會問題早就不會存在了。

在禁賭的原則上，我們必須積極考慮四要點：㈠現社會的福利措施是否很有辦法？㈡一般非專業性的就業情況是否無困難？㈢貪污與賄賂的機會是否已杜絕？㈣現行教育對社會道德是否負責任？——非常不幸，我們發現這些問題都是否定的！

第一點，本港所見的社會福利，嚴格說來，實在尚無一個比較完全的制度。流水行雲式的醫療供應，及用錢最多的徙置計劃，只能應付一部份的社會困難，對於穩定一般生活的職業保障、退休金辦法、以及必要的公共援助，迄今仍無一定的制度可行。社會的貧富問題，各有自由，在本港社會賺了大錢的人有時做點救濟，多年來並沒有解決社會基層的困狀。

第二點，非專業性的就業情況，實在難到令人驚窒。常常聽說一個商行招請一個初級文員，往往湧出三數百個會考畢業生去全力角逐！本港一般性人浮於事的慘情，駭人的小販來勢實顯得最為突出；如果找事容易或謀生不難，怎會出現滿街滿巷的流動小販？如果說，賭博禁絕了，「三害」清除了，那末，吃偏門的一大羣又能靠什麼生活？

不容誤解，我們斷不是認為生計困難的人應該「撈偏門」，但應想到這班大羣如在偏門中「失業」，這對社會的後果就恐會比「三害」更加嚴重！

第三點，貪污者賄賂，毫無疑問是所有非法勾當能夠公然存在的幕後因素，所不同的大抵只是尚欠證據而已。就為了「證據」問題，我們暫不準備詳論這一點；但要指出禁政有效將必須重訂法律，因為港府會說現行法律已不足以對付非法的外圍賭博。

第四點，道德教育，在「人海百態」中是顯然失敗的。我們相信如要根本與賭絕交，首先要從教育上長期培養下一代的公民。但，這是可能的嗎？大家不是清楚看到，力倡禁賭的本港報紙也同時教人賭狗賭馬麽？

禁賭及禁娼禁毒這一類的奇難雜症，我們感到將在長時期內還會是一個「新聞以外」的內幕問題。



「新沙皇」「新成吉斯汗」互嘲互諷

毛共蘇修會掀起大戰嗎？

劉人傑

毛共蘇修在綿長的邊境上積極備戰，許多迹象顯示，蘇聯正步步緊逼，迫使中共一戰。大多數俄人認為，對毛共冷戰升級為熱戰，大打出手，對蘇利多於弊。也有人認為，陳紹禹的「流亡政府」是他們預立的傀儡。「觀察家」說毛共蘇修不會大打，不過「想當然」而已。

中蘇共並非做戲咁做

自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到外國旅行的中國人，碰上外國朋友，都會被問及同一問題：「中共會和蘇聯發生大戰嗎？」

中國人未必能找出答案，也和外國人一樣，而且比外國人更關心。

許多觀察家（不論中國的或外國的）都認為：中蘇共邊境衝突可能加劇，但大規模戰爭卻不致發生。

不過，這只是「觀察家」的意見，且他們也沒有提出什麼足以令人信服的論據。目前毛共與蘇修間的互罵互咒，劍拔弩張的情況，絕對不是「做戲咁做」，這是連「觀察家」也都承認的。

毛共的宣傳，幾乎全力集中攻擊「新沙皇」；在香港的中國人，正嗅着濃烈的反蘇修氣息，在「新沙皇反華暴行」後，現又推出「打倒新沙皇」的宣傳片，看來這兩個共產黨兄弟，翻面成仇，很難找出折衷之道了。

「新沙皇」與「新成吉斯汗」

毛共大罵蘇修為「新沙皇」，蘇修大罵毛共為「新成吉斯汗」。這口號是由兩個在蘇聯民間很有影響力的詩人——葉夫杜辛科和伏茲尼辛斯基叫出來的。這兩位詩人曾經被克里姆林宮認為「思想不純正」；現在，蘇政府已對他們諒解，在「眞理報」發表了他們的反毛詩篇。無他，利用他們對民間的影響力，將反毛的力量團結在一起而已。

在北平，「打倒新沙皇」的口號叫得震天價響；同樣的，在莫斯科何嘗不是充滿反毛氣氛？而且，他們還不只叫叫口號而已，且切切實實的作了戰爭的準備。

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員，外國通訊社記者，以及一些旅客，從他們接觸和觀察到的事物，都獲得一個印象，認為蘇聯勢將迫使毛共決一雌雄，將冷戰升級為熱戰。

中蘇共這一場罵戰，極可能像社會新聞記者敍述的方式一樣，「初則口角，繼而動武，拳腳交加，打作一團，結果，兩敗俱傷」。蘇聯人認為，中蘇共的冷戰，用熱戰來結束，對蘇聯有利而無害；也因為這觀點，他們更積極的趨向備戰之途。

找尋新攻擊目標

說到蘇聯備戰的行動，外國通訊社已報導過很多，蘇聯的精銳部隊，正源源調駐綿長四千英里的中蘇邊界；珍寶島事件發生後，「眞理報」發表了西蒙諾夫的專文，指責毛共正在邊境尋找新的攻擊目標，這當然是他們積極備戰的重要藉口。

據台北情報報導，中共軍隊續向邊界調集。此舉是應付新疆邊境的流血衝突。在雙方調集大軍對峙的形勢下，戰爭的爆發，往往會由小型衝突事件引起。

觀察家們認為大戰不會爆發，不過是「想當然」而已。毛共雖只是示威叫口號；蘇聯卻處處表現了不惜一戰的決心。

最近莫斯科電台對中國大陸的廣播，顯然充滿火藥味。該台的華語節目，幾乎每天都提到中蘇共大戰爆發的可能性。他們作出此項廣播，也有其特殊作用。

蘇自信不會陷入泥沼

如果中蘇共大戰一旦爆發，蘇聯遭遇到的，將會是怎麼樣的一個局面？蘇聯朝野人士都躭心蘇聯軍隊會在大陸上陷入持久游擊戰的泥沼中。

他們公開表示憂慮，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當然也明瞭到這危險性的存在。但他們認為這情況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大陸上大部份人民對毛澤東的殘暴統治無不深惡痛絕，蘇聯在大陸上還有許多友人（當然是指劉鄧的同路人），當戰事爆發，中共正規軍源源開到中蘇邊境，再沒有力量鎮壓廣大民眾，他們會利用這機會，揭竿起義，推倒毛政權，這一來，毛澤東將內外受敵，自救之不暇，蘇軍不會陷於長期遊擊戰的泥沼中。

這是蘇修的看法，如果他們看透這一點，將無所顧忌於大戰的爆發。如由此一舉推倒毛政權，樹立他們的「朋友」作當權派，仍然以「老大哥」地

位自居，在亞洲有此一個附庸，不但可免後患之憂，還可獨霸於共產世界，當然是他們的如意算盤。

毛共在新疆處境不利

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中蘇邊境的形勢：先後發生過衝突的地點，有東北與新疆，但使毛共感到頭痛的，不在東北而在新疆。

為什麼？因為在東北的老百姓，大多吃過大鼻子的虧，對蘇聯人不但沒有好感，且深惡痛絕；如毛共與蘇修在東北邊境發生衝突，人民寧願站在毛共一邊，他們較有把握得到羣眾支持。

同時，在軍隊補給上說，也比新疆方便得多，不但有完備的交通系統，也有龐大的工業、農業基礎，都是對毛共有利的。

但新疆是貧瘠地區，新疆人民不論在種族、文化、語言、風俗及習慣等，與毛共都格格不相入；反而外表上多是大鼻子、藍眼睛，和蘇聯人相似，也有過血緣關係，因此比較上趨向蘇聯。如果毛共跟蘇修在此大戰，蘇聯反可爭取到羣眾，也許這就是蘇聯敢於與毛共一拚的原因之一。

二千四百哩中蒙邊界

此外，親蘇的外蒙古，與中共統治的內蒙古自治區之間長達二千四百英里的邊界，也隨時可能爆發大戰。

從貿易上可看出蘇聯與外蒙古關係的密切。蘇聯全國所需的羊毛，有四分一從外蒙古輸入；肉類有六分一由外蒙古供應；冶金業必需的熔劑螢石礦，則有百分之四十八仰賴外蒙古；甚至製造核武器用的鈾礦，也居然由外蒙古供給。因此，蘇聯對外蒙十分重視，經常派出大員前往訪問。如六四年的蘇共第二書記蘇斯洛夫；六六年的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及最近的蘇聯國家主席波戈尼剛，曾先後訪問外蒙古，表面上是打好蘇蒙關係，實際是加緊控制外蒙，使這二千四百英里的中蒙邊界，不致成為中共進攻的防守缺口。

外蒙境內的飛彈發射台

同樣的，毛共也深恐蘇修會從這缺口作出措手不及的攻擊。為此，在內蒙自治區的部署，也十分積極，今年一月間，中共電台曾經說，內蒙古是「反對蘇修的第一線」，並號召外蒙古人民起來，推翻蘇聯殖民地統治。三月間，北平「人民日報」說，蘇聯對外蒙的控制，是造成中蘇共間緊張關係的原因之一，並指控蘇聯政府及外蒙政府在內蒙古進行顛覆活動，「把蒙古人民共和國變成殖民地和侵略中國的跳板。」

中共和外蒙古邊界，也曾發生過不少次零星衝突事件。珍寶島事件發生時，外蒙古國防部曾下令全國武裝部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最使中共感到不安的是蘇聯的機動飛彈發射台，已於一九六六年中蘇共交惡日趨顯明時進駐外蒙古。這發射台當然不是用來對付美帝紙老虎，使毛共不能不提高警惕。他們雖慣用人海戰術，但在飛彈龐大殺傷力下，人海戰術不會發生作用；何況，進駐外蒙古的還有蘇聯的大批裝甲部隊和空軍，自然構成毛共的嚴重焦慮。

不作左右袒

在中蘇共邊界中，對毛共威脅最大的，除新疆外是外蒙古。誠如「人民日報」所說，蘇修隨時可用外蒙古作跳板，進攻反叛老大哥的頑劣弟弟的。

在中蘇共未交惡前，中共原有數目龐大的工人、學生和技術人員留在外蒙古。他們所做的工作，未盡與他們的身份符合，一九六六年外蒙古政府「勸令」他們離境。目前，留在外蒙古的，只有佔地甚廣而人員寥寥的中共大使館。中共不但與蘇修翻臉成仇；和外蒙古的關係，實際也早已破裂。

要是毛共與蘇修一旦兵戎相見，外蒙古和內蒙古的人，是否也會介入戰爭？看來是否定的。如所週知，蒙古人的民族意識很强烈，他們固然不喜歡蘇聯人；對中共也不見得好感。除非被迫，否則中蘇共的衝突，他們絕不會眞心袒護那一邊。

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古

目前，外蒙古和蘇聯關係似乎搞得很好，實際關鍵在外蒙古共黨第一號領袖澤登巴爾身上。澤登巴爾是絕對親蘇的，在他的影響下，外蒙古自也傾向蘇聯。但澤登巴爾並不能永遠維持外蒙古的政策站在這一角度，澤登巴爾在國內正遭受强烈反對，沒有大事發生還可以繼續下去；發生了中蘇共大戰一類嚴重事件，澤登巴爾是否還能維持本身的地位，也大成問題。

其實，澤登巴爾並非蒙古人，而是蘇聯少數民族之一的耶庫達人。他的妻子是俄羅斯人。耶庫達人在西伯利亞東部有個自治共和國，不論在風俗或言語上，都和蒙古不同。他所以能掙到今日的地位，完全由於蘇聯全力支持；也因他不是蒙古人，所以蒙古人都反對他。他在外蒙古的控制力不大，一旦有事，就會變成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流亡政府」豈可永遠「流亡」？

我們只要了解中蘇綿長邊界的現勢，當不會貿然說毛共與蘇修間「絕不可能發生大戰」。蘇聯在國內樹植了由陳紹禹領導「中共流亡政府」，顯是蘇聯拿來取代毛政權的。但怎樣才可以推倒毛政權，由陳紹禹承其大統？叫中國人民去革毛頭的命嗎？在毛共控制如此周密之下，要人民揭竿而起暫沒可能，除非有蘇聯武力做後盾，否則流亡政府只有永遠流亡在蘇聯，又有什麼作用呢？

平靜多時的中國海岸，發生了小型海戰，中共艦艇三艘被擊沉。似這類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誰能肯定不會發生於中蘇共邊界上；又有誰能肯定衝突事件不會擴大，只局限於邊界？

沒有煽起火頭則已，火頭一起，便可燎原。中蘇共沒有大戰可能的說法，只是「想當然」而已。

新聞以外



「爲密碼辨誣」的辨誣

宋逸民

昨天在七月號的當代文藝上，讀到徐速先生的「爲密碼辨誣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文中對本人在「密碼派詩文的今昔觀」中所引該刊那首「曉鏡」（見本刊八十四期），認爲是「想剝奪現代詩的權利」，罪大惡極！於是他諷刺道：

「大概宋先生在該刊批評過校際朗誦詩的題材，中學教材，現在復『鼓』其餘勇，又想在新文藝這一門露一手；可惜這一手不到家，既沒有抓到現代詩的痛腳，也沒有搔到現代詩的癢處。」

徐先生未經調查，也未看清原被告，便武斷地加給我兩項罪名：一爲「想在新文藝這一門露一手」；一爲「想剝奪現代詩的權利」、「厚古薄今」。老實說這兩項罪名，都是百分之百的「誣罔」！

老宋是一個不能見「天」的「無牌教師」，素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這塊材料不夠「撈」的條件，從來不打算「在新文藝這一門露一手」。但「露」不「露」完全是我的自由，於任何人無關，而且新文藝這一門，並不限制任何人自由出入，它既不需要護照，也不需要入境證；如果我一時興起，也謅幾句連自己也似懂非懂之類的「新詩」，難道還會有文壇獨裁者派差人來拉或「找律師談談」乎？聽徐先生的口吻，好像「新文藝這一門」是他個人的「私家重地」似的——非經允許不得擅入。文化圈中居然有如此霸道人物，好不嚇煞人也！

無牌教師當年讀中學時，的確有過「在新文藝這一門露一手」的狂想，因爲那時讀書不求甚解，而且又常寫別字，我以爲這兩種絕技便是供我登上作家寶座的最大資本！讀者如不相信，徐速先生便是一個現成例子：聽說徐先生在星馬一帶頗有名氣（在台灣便恐未必），但他還經常故意寫些別字，錯解辭語，用以娛人自娛。遠的不談，單是在「爲密碼辨誣」一文中，便用了「鼓」和「張」兩個最顯著的別字。按「鼓其餘勇」一語，是從「餘勇可賈」變化來的，左傳成公二年「解張勉卻克力戰」文中云：「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這便是「餘勇可賈」的出處，這個「賈」字是不能寫作「鼓」的。這個「鼓」字只能在「一鼓作氣」或「鼓起勇氣」時用，二者的意義完全不同，差之毫釐便會謬以千里。又「欲蓋彌張」的「張」字，應該寫作「彰」或「章」，但決不能用「張」，此理甚明不必再加解釋。徐先生在該文中還解釋錯許多詞語，留待下文詳談（文中書被「摧」成，圭「臬」可能是手民之誤，故未計入）。

至於誣我「想剝奪現代詩的權利」，徐先生未免把我看得太高，也看得太低了，太高的理由是，區區小子有何德能，竟會「剝奪現代詩的權利」。這一點恐怕連尼克遜也做不到。太低的理由是，無牌教師只想以有生之年，爲本港青年人作些有意義的事，對現代詩絲毫不感興趣。自己是中國人，一貫恪遵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教訓，我以爲一個人應該恪守崗位，不能「撈過界」，不懂的東西千萬不可隨便碰它，否則一定自討苦吃。殷鑑不遠，可以爲戒！本人略懂國語朗誦，所以敢大膽地寫「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那種富於挑戰性的文章。也畧懂中國語文，所以敢坦率批評教育當局中學國文選材不當。我做的全是「厚今薄古」工作，凡是有眼睛的人，都會看得出來。至於現代詩，我連看的興趣也沒有，在我的幾篇文章中，根本未曾提到過它，既不屑抓它的「臭腳」，也沒有義務和它「搔癢」。所以這兩項罪名，徐先生都枉費心機了。幸而這兩頂帽子也壓不倒我，不過禮尚往來，爲了投桃報李，自然也應該予以「回敬」。本來無牌教師的脾氣，是慣於「打老虎」而不屑「拍蒼蠅」的，因爲那種事勝之不武。徐先生雖有些小名氣，但和「老虎」的距離仍有十萬八千里，在無牌教師的批評名單中，恐怕到「萬人雜誌」第一千期出版之後，也未必輪得到；所以我在引「曉鏡」時，援「沁園春」的前例，特別註明「爲免涉及私人作者姓名及出版名稱仍從畧」，從「仍」字中可以看出「曉鏡」並不是第一篇，也可以看出並無冒犯企圖。其實當代文藝可以批評的地方太多了，但一來和我們要做的事比起來，如螢火之於日月，太微不足道了；二來也不想替它作義務宣傳。可是徐先生已把他的手套扔到我的懷裏了（自電影中看來的），若不拔筆應戰，豈不是成了「懦夫」？在撰本文時，心中仍有不甘爲人利用之感，繼而一想到「助人爲快樂之本」，「君子成人之美」，也就釋然了。何況徐先生誣我「厚古薄今」，居然說出這種天大謊言，大概是眼睛出了毛病；如能因萬人雜誌爲它免費宣傳而多銷幾百冊，賺了錢買具名貴的放大鏡，再把我所寫的幾篇文章仔細看看，因而改正他的錯誤觀點，豈不是天下太平？不亦快哉！

我的「回敬」共分三大部份：一、說明部份；二、關於徐文部份；三、關於「曉鏡」部份。現在依次談起。

甲、說明部份

一、我爲本刊撰文的動機與經過

在未開始「回敬」之前，我想把我在本刊寫文章的動機，觀點和基本態度，向愛護本刊的讀者作一說明，以免被人歪曲。

萬人雜誌創辦一年多了，但我直到七十四期才第一次和它發生關係，當時也未經人介紹，而是以讀者身分，向萬人意見欄投書的。這可以說明第一、我和萬人雜誌毫無淵源；第二、投稿並不是爲了換稿費，只是想把自己所見到的不平事，公諸社會；但因該稿頗具爆炸性，一般報刊不肯登載，因而才想在萬人雜誌試試，眞的，最初也只是試試而已。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該稿投去之後，立卽刊出；而且張、萬兩位先生一再要我繼續寫稿，並連稿紙也寄了來。語云「貨賣識家」，人家既然如此賞臉無牌教師，豈有不識抬擧之理？恰巧當時心裏也有許多話要說，而那些話也是除了萬人雜誌，找不到第二家敢發表，於是自七十六期起，我便開始爲本刊寫稿了。

張老編約我寫稿的時候，一再表示我們要爲本港社會作些有意義的事情，開罪權勢的後果不必顧慮。他的觀點正和我不謀而合。許多年來我都認爲本港的中文教育最糟糕，所選教材更是一無是處，這對華人子弟的前途是一條「絆腳索」，非把它斬斷不可！於是我便決定，今後要以全副精神從事此一艱鉅工作。

二、主題只有一個

自七十六期起，我在本刊發表的文章，計有：「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總檢討」、「論中學國文選材不當」、「密碼派詩文的今昔觀」、「與李思義校長論國文教學」和「港、台國文教材比較談」。以上各文共約五萬餘字，題目雖有不同，但主題只有一個——抨擊文言文，提倡語體文，改善國文教材；用一句基督教傳道士的慣用術語，那便是「向着標竿直跑」！自始至終連半步岔路也未走過。如果這樣也算「厚古薄今」，眞要被李思義之流笑掉大牙（他們只會罵我厚今薄古）！如果硬說我「薄今」，也應該改爲金星的「金」，而不是古今的「今」，因爲我認爲「曉鏡」是金星派文學（如果硬把它看作文學作品的話），根本未把它看成現代詩，說我「想剝奪現代詩的權利」，是徐先生給我栽的贓！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風涼話：語體文快要通行半個世紀了，何勞你多此一擧？我以爲這種人對現實環境完全沒有認識，他如能向學校中深入調查，便曉得事情不是那麼簡單了。據無牌教師的了解，語體文和文言文在本港，表面看來似乎是勢均力敵，其實在各學校中文言文還是大佔上風。這從國文教材七與三的比例中可以看出來。這裏的中文教育，和北伐前後華北各省的情形差不多，落後了至少三十年，縱然如此，可是仍舊無人敢向這座頑固的堡壘進攻，因爲它的勢力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一般「識撈」的聰明人，自然不屑一顧。只有不識時務的無牌教師，才不自量力地單槍匹馬孤軍奮鬬！徐先生諷刺我「『鼓』其餘勇」，說實在的，我的「愚勇」全部都用在「攻堅」上了，那裏還有什麼「餘勇可賈」？（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我在本刊八十八期寫「港、台國文教材比較談」一文，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不但要花十倍以上寫其他四千字文章的時間，還要花百數十元購買港、台兩地的教科書作資料比較，如果我替萬人雜誌寫稿是爲了稿費的話，我所換來的稿費不過四十元。這在識撈的人看來，簡直是傻子才會做的傻事，可是我卻樂而爲之。這種苦心，又豈是徐先生所能瞭解的？）

無牌教師所從事的這場戰鬬，是新與舊，語體與文言，青年人利益與老年人利益的一場戰鬬，而我所代表的正是前一個陣線。在這種情勢之下，依情理而論，凡是從事寫作的朋友（新文藝工作者自然也包括在內），似乎都應該出來爲我助陣，好能同心協力地打破障碍，爲下一代打開一條光明大道！我以爲這時候卽令有人向我攻擊，槍聲也一定來自敵方陣營。做夢也想不到襲擊的炮火，竟是來自「後方」，尤其想不到素以愛護青年相標榜的大主編，竟然掉轉槍口「厚金薄今」起來！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顚倒，不禁令無牌教師擲筆長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三、爲什麼引「曉鏡」這首怪詩

「曉鏡」這首密碼派怪詩（恕我沒有適當的名詞稱呼它），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便已看到了，我的興趣是被它的副題「寄商隱」三個字引起的。我很愛讀李義山的詩，而「曉鏡」所用的詞彙，很多都是李詩中的，例如「曉鏡」二字，便是自李詩「曉鏡但愁雲鬢改」一句中抽出的。我想這倒是別開生面的一種表現手法，要看看是用什麼人的口吻寫的。可是連看幾遍，都摸不着頭腦，除了由長安、開元、咸宜觀這幾個名詞中，推知它確是以魚玄機的名義寫給李義山的之外，其餘還是莫名其妙。當時心頭不禁泛起一陣疑懼的暗潮：難道自己眞的落伍了？竟連一首白話詩也看不懂！於是又向一位頗負時譽的新文藝作家請教，不料，那位朋友也是一味搖頭。這時我才畧放了心，原來吾道不孤，大作家也和我一樣。但是我還不死心，又問了幾位青年朋友，我想青年人總較易接受青年人的作品的；可是這幾位青年朋友也一樣莫測高深，甚至還不如我，他們連女主角是什麼人也看不出來。至此，無牌教師才重獲信心，證明自己並未落伍，問題是出在作者身上。此後每次拿起這本書，總要把這首密碼似的怪詩從頭到尾再看一、兩遍，兩年之中至少看過三十遍，可是仍然毫無所獲。

徐先生說：「宋逸民先生飽讀詩書，爲什麼不向古人鬬、批、改，而只想剝奪現代詩的權利，這豈不是『厚古薄今』？」這裏要鄭重聲明：無牌教師既不是紅衛兵，也不是共產黨員，當然不懂「鬬、批、改」那一套，但我對中國文學史上的名家，一樣敢以時代的眼光，予以估價。例如：對庾子山、左太冲、初唐四傑、楊雄、蔡邕諸人，說他們是「密碼派」。我所攻擊的可以說全部都是文言文，也就是一面倒地「厚今薄古」（卻被徐先生誣以「厚古薄今」的罪名，眞天大冤枉）。這時我突然想起新文學陣營中也一樣有「密碼派」，而那些守舊的頑固派，便常以這些不通的語體作品，作爲反對的口實，有些人認爲語體文比文言文更難學；如果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刺，而完全忘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怎能使人心服？於是我很自然地把便「曉鏡」引上了。

（待續）

越搞越糟的中共「擁軍愛民」運動

小鍊

對馬列主義缺乏認識，但對我國的古典小說——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金瓶梅等，卻頗有研究和心得的毛澤東，他對孫子十三篇首重「令民與上同意」之「道」——軍民關係之重要性，也是特別重視和神領的，這可從他平日高度贊賞奸雄曹操「逸馬犯麥田」的「表演」得到證明。誠然，毛澤東是人民之公敵，正因其時時陷於民心渙散衆叛親離的困境，所以他使盡手段，變盡戲法，大搞其「擁軍愛民」運動。但在事實上近十幾年來大陸軍民關係卻是越搞越糟的，其具體情況是——

「擁軍愛民」策畧的產生與發展

所謂「擁軍愛民」運動，早在一九三四年的「瑞金時代」，毛澤東已提出過，那時他在工農代表大會上，以「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爲題所作講話中曾强調：「我們假如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羣眾的需要，羣眾就會熱烈地擁護我們。」應該說這是毛共「擁軍愛民」策畧的萌芽。以後在一九三八至四三年間，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軍民打成一片」的口號，到了四三年十月他在題爲「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指示中，進一步明確地强調指出：「爲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於開展明年對敵鬬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於明年陰曆正月（即春節期間）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羣眾運動。軍隊方面，重新宣佈擁政愛民公約，召開居民聯歡會；羣眾方面，由當地黨政和羣眾團體領導，重新宣佈擁軍優抗公約，舉行熱烈的勞軍運動。」這也就成爲中共近二十年來，每逢春節便大搞其「擁軍愛民」運動的依據。只是後來將「抗」字改爲「屬」字而爲「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運動」。或許是毛澤東後來發現有軍（槍桿子）才有政吧？結果又正名曰「擁軍愛民」。

提出「擁軍愛民」運動的眞相

或問：毛澤東之所以提出「擁軍愛民」運動，其內因到底是些什麼？綜觀古今中外，上自治軍事執國柄者，下至山寨寇盜，莫不知曉軍民關係之重要性，毛澤東自不例外。雖然他在「蘇維埃」時期便開始打家刼舍，殺人放火，致使民眾恨之入骨，但毛澤東基於其一貫憑恃欺詐手段以達目的，曾提出了一系列要滿足羣眾的需要來換取羣眾的擁護，可是這一巧妙的宣傳，很快便被共軍的暴行拆穿而破產了。限於篇幅，下面僅介紹一九六〇年中共軍騎在中國人民頭上肆行兇暴的一些實錄，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秘密文件——「工作通訊」第五期第十六——十七頁的自供：

「二十九團八連在一九六〇年八月末調離石板河駐地時，留上士副班長楊如興負責領導戰士五人搞副業生產。這個生產組以楊如興爲首，對當地由於生活困難偷該組小量蔬菜的羣眾，一直採取吊打、捆綁等惡劣手段。他們只要發現或懷疑羣眾偷了菜，就帶着繩索到羣眾家中翻箱倒櫃，捆人打人，勒令賠償。自九月中旬至十二月十六日止，共捆綁吊打過羣眾九人（內有貧農四人；中農三人；富農二人）。其中四個男孩，兩個婦女亦未幸免。

「最爲嚴重的是：十一月十四日，當地女社員葉祥書（貧農）偷砍這個生產組白菜七棵（約六斤），被楊如興得知後，追上捉住，不僅加以毒打，還把她帶回該組捆綁逼問。葉在刑逼之下說出他丈夫周與榮也偷過菜。該組又把周也找來，把周葉反捆雙手吊在籃球架上，葉的兩脚離地，周的脚尖着地，吊了十多分鐘，葉的兩腕已被勒破。隨後楊如興令戰士找來公社小隊長何開珍，命何召集了三十多人，開周、葉夫婦的鬬爭大會，楊如興提出兩個條件：『第一、賠三千斤菜；第二如不賠菜，叫她脫褲子謝罪。』鬬爭會上何開珍將原話照傳，羣眾無人發言。楊便令周、葉夫婦脫去衣服。他們不願，楊便親自和戰士去剝。葉被脫光衣服，站在羣眾面前；周堅持不脫，楊便和戰士用鐮刀將他的褲帶割斷，衣服割斷，强行剝光，楊如興在一旁哈哈大笑。葉羞愧難當，用頭巾遮蓋下體，楊又把頭巾割斷，不准她遮蓋。

同時，楊如興又從到會羣眾中找出偷過菜的三個男孩，剝光衣服。被害者凍得發抖，楊怒吼說：「你們冷，就圍着球場跑一圈」。到會羣眾議論紛紛，又不敢上前求情，三三兩兩退出會場，楊見羣眾已散，才揚長而去……」

看！這是什麼樣的軍民關係？正確的說法應是敵我關係，是中共軍「愛民」的眞正寫照。像上面一樣的軍民關係事例，不是個別的，而係相當普遍的。

因此，老毛只得一直照樣大搞「擁軍愛民」運動，目的是企圖以此來緩和軍民的矛盾和對立情緒，彌縫軍民關係而已。

大陸透視

「擁軍愛民」在文革中的特殊性

若用歷史眼光看中共推行的「擁軍愛民」運動，從不在其他月份提出，而硬性地規定在每年農曆春節期間「落實」的。可是此一慣例，被文革期間的殘酷現實打破了。

由於軍民關係在日益的惡化，所謂中央文革的實際頭頭毛婆江青，被迫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在慶祝「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特別强調提出「擁軍愛民」的號召，她曾着重解釋當年元月二十八日中央發出的「八條命令」是講「擁軍」的；而同年四月六日發出的「十條命令」則是所講「愛民」的。

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紅旗」雜誌再次發表了題爲「熱烈响應擁軍愛民的號召」，大聲警告「革命羣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絕對不能把鬪爭的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遺憾的是，以上的一系列呼號，不單沒有緩和當時軍民對立的情勢，相反，局勢愈演愈烈，而這也是老毛被迫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親自批准發表「關於『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的苦衷的原因。此後，毛林還先後發表了很多很多的指令：如什麼九、五通令；江青的九、五指示；九、五緊急命令；九、七對「擁軍愛民」運動有關指示等。而毛澤東也於同一時期再次作出「十項重要指示」。緊接着，林彪在十、一「國慶」節時也提出「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要求。此一來，在北京、廣州、上海、武漢、杭州、濟南：：等地紛紛出現了訂立「擁軍愛民」協議式公約的高潮。

上述一系列反常的做法，有力地反映出當時大陸軍民關係惡化到怎麼的一個程度，正因爲此，儘管毛林派挖空心思，用盡了動聽的文字和响亮的口號，卻絲毫改變不了殘酷的現實。

江青提出「擁軍愛民」的企圖和實質

如果說，文革前二三十年來毛澤東之提倡「擁軍愛民」運動是積極的、對外的；卽用它騙取軍心民心爲其擴大叛亂、篡奪政權的。那末，江青在文革期間帶頭提出大搞「擁軍愛民」運動，則是消極的、被動的和對內的了。換句話說，江青此舉純是用來作爲當時減低武鬪的手段，是爲了安撫軍隊讓「革命的羣眾」爲她爭取權力。

眾所周知，自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動「紅衛兵」暴亂後，在中共軍的支持下，在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掀起了打、砸、搶、抄、抓的高潮，於是迫使廣大羣眾和劉、鄧份子聯合起來反抗。此一來，武鬪四起而且日熾。

翌年一月十五日，靠槍桿子起家的毛澤東，竟下令「武裝鎮暴」，而軍隊把鎮壓的矛頭專門指向「紅衛兵」的暴亂。儘管事後毛林一再呼喊和嚴令軍隊應「支左」，但當時軍隊與羣眾（包括造反派羣眾）的尖銳衝突已不可能和解，而且普遍存在於整個大陸。

由於江、林的爭權，由於紅衛兵等所謂造反派有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因此，在大陸各地同時期出現了「造反派將矛頭指向解放軍」的嚴重情勢，和「揪軍中一小撮」的緊張局面。鬪爭的結果，江青的紅衛兵遭到林彪系軍人瘋狂、血腥的鎮壓。爲了緩和、安撫幾乎要兵變的軍隊，爲了保護紅衛兵免於覆滅的命運，終於迫使江青只好違反老毛規定於「陰曆正月」普遍舉行「擁軍愛民」的指示，而破例於一九六七年四月間提出此一運動， 加以推行。

但是，上述破例的開展「擁軍愛民」運動之後，軍民對壘的嚴重情勢並未好轉，反而日益加劇和尖銳化。繼而發展到各地方軍區的鬪爭矛頭指向北京派往各地的所謂「調查團」，並且在北京的文革中央與中央軍委領導機構，包括總政治部間形成對立。

這些嚴重的情勢中，包括了同年六月十日杭州拱宸橋由浙江省軍區領導指揮的軍隊與左派衝突的大血案；七月二十日由武漢軍區領導的軍民聯合拘捕、毆打、綁遊謝富治與王力的兵變事件。同時，在此一期間內的山東、四川、雲南、福建等地均發生軍、民、「中央調查團」的混戰局面，而這才是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在八月間批准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的眞正原因，而這也是從一九六七年秋冬造成此一運動的高潮和決定爲經常工作的基本原因。（如一九六八年元月的中共「人民日報」社論中，便曾將「擁軍愛民」列爲中共該年度文革鬪爭五大任務之一；而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亦將「繼續做好擁軍愛民工作」列爲所謂「六個必須」之一，可見其對擁車愛民之重視。）

上述情況表明，由於特殊需要，在文革中後期，「擁軍愛民」運動，已提高到了一個中共的決策地位。可是實質上呢？江青之所以帶頭和一再提出開展「擁軍愛民」運動，其目的是消極的消除軍民矛盾和安撫軍隊而已。

由此也就最有力地說明，儘管中共在近二三十年來認眞大搞其「擁軍愛民」和「擁軍優屬」運動，但始終無法消除大陸軍民間的矛盾；且此一矛盾在文革期中日益加劇和尖銳化起來了。究其原因，一是中共對人民的暴行在有增無減的「發揮」；二是兩者間的積怨絕非一年一度的「擁軍愛民」運動所能消解的。

相反，由於一方面中共軍對人民的蠻橫，蔑視羣眾，唯我獨尊的站在人民頭上胡作妄爲，而使老百姓對其既怕且恨，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卻又硬迫着人民去擁戴他們。於是相激相蕩，結果下來，造成了中共「擁軍愛民」運動，越搞越糟的局面。

王明初會毛澤東

岳騫



正當全世界紛傳王明（陳紹禹）將在莫斯科領導「第二中共」時，筆者回顧一下歷史，談談王明與毛澤東初次會面的情況，到也十分有趣。

在過去，海外流傳的中共史料皆有一個說法，指王明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進入江西蘇區後，與毛澤東發生衝突，被毛澤東强行扣押。以後經周恩來、張聞天等人調處，改派陳紹禹赴莫斯科為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此一說法久為大眾所承認，但近兩年來，又發現新的史料，始知是傳說之誤。陳紹禹不但未在江西蘇區與毛澤東衝突，而且終身未進入過江西蘇區；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毛、陳兩人根本就未會見過面。

毛澤東自從民國十六年九月秋收暴動失敗，逃上井崗山之後，一直未離開江西、湖南、福建三角地區，也未脫離過共軍。陳紹禹年齡較毛澤東輕十歲，毛澤東在井崗山稱孤道寡時，陳紹禹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民國十七年夏季，蘇聯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當時大頭目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及張國燾皆曾出席，毛澤東本來也經莫斯科指派為代表，但毛澤東不敢越過國軍包圍圈，因此放棄出席。這次大會因為是在第三國際負責人布哈林．米夫主持下召開，通用語文是俄語。而出席代表絕大部份不通俄語，非找翻譯不可，於是調來莫斯科大學中共一批留學生作為譯員，其中就有陳紹禹及以後所謂二十八個（包括陳在內）標準布爾什維克。

在當時，陳紹禹一批人年齡尚輕，看到蘇聯的黨官威風八面，總以為本國的黨官也是如此，誰知看到這批代表土頭土腦，大部份對共產黨理論一無所知，卑視之餘，興起彼可取而代之之意。

以後李立三路線導致共黨共軍皆遭受到巨大損失，第三國際決心徹底整頓，就派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等一批人回國。最初李立三並不服氣，在四中全會選舉時留俄學生全軍皆墨。消息傳到莫斯科，米夫大為震怒，親自到上海推翻上次會議，重新開四中全會，將李立三擊倒。中間又經過一段時間，陳紹禹終於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中共組織尚無主席之名。總書記即今日之主席）。領導上海中共中央及江西蘇區的朱、毛共軍。此為陳、毛發生關係之始，但兩人並未見面。

陳紹禹擔任總書記只有幾個月時間，奉莫斯科之命擔任中共駐國際代表，赴莫斯科，總書記一職改由秦邦憲擔任。以後中共中央又派康生赴莫斯科為陳紹禹的副手。

陳紹禹到莫斯科之後，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當時他是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委員，書記處的書記，主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共產黨工作。在七全大會上，陳紹禹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黨及中共，作了一次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這時中共在國內也在進行統一戰線活動，提出共同抗日的口號，毛澤東私底下又派人去南京接洽投誠。陳紹禹對於中共目前所進行的統一戰線，認為犯了根本錯誤。尤其是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共未能把握機會與國民黨建立起抗日戰線；又如閩變時，中共不能積極援助十九路軍，皆是大錯。最後又說到當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人在察北組織抗日同盟軍時，中共又不能與之合作在北方建立抗日根據地。陳紹禹指出這些錯誤的根源，是由於當時中共負責人「不瞭解怎樣用新的方法在中國提出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當時正是史達林大力推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時期，首倡此議的保共首領季米特洛夫受到史達林的逾格提拔，升任第三國際書記長。陳紹禹的言論也受注意。陳紹禹根據報告中的意思重寫一篇以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名義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就是中共歷史上所記載的「八一宣言」。

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八一宣言」是以中共中央及中華蘇維埃名義發出，但身為中華蘇維埃主席的毛澤東根本不知道。當「八一宣言」發表時，毛澤東正與張國燾在毛兒蓋作尖銳的鬬爭，由於無線電損壞，與第三國際失去聯絡，陳紹禹也無法通知毛澤東。「八一宣言」的內容，在要求與國民政府停戰，共同抗日；並要求與各黨派，各團體開會籌組國防政府。這項政策與毛澤東一貫主張並不相同，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是以自己為中心，不但與國民政府不能合作，就連福建人民政府，毛澤東尚嫌他們是第三黨，拒絕予以支持。陳紹禹的政策要與各黨各派合作，也不再談到推翻國民政府的事，兩者相距的方向，即使不是一百八十度，起碼也在九十度以上了。

「八一宣言」發表後，中共方面始終不知道，陳紹禹也覺得不安。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月毛澤東竄抵陝北，陳紹禹乃派張浩（眞名林毓英，林彪之叔，與其弟林毓蘭，合稱黃崗三林）回陝北，帶回「八一宣言」。到這時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雖然心裏不舒服，又不敢反抗，只得勉强「吃死貓」；對外聲稱「八一宣言」係由毛兒蓋發出（因當八一宣言發表時，毛澤東正在毛兒蓋）。今日中共官方史料也說「八一宣言」是中共中央在毛兒蓋發出的，這完全是遮羞話，眞實情況並非如此。

中共中央從張浩手上接到「八一宣言」後，就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瓦窰堡

召開會議，決定遵照第三國際命令，接受「八一宣言」，恢復統一戰線工作。

以後經過兩年時間，中國抗戰已經開始。一九三七年十月，陳紹禹自莫斯科飛返延安，同行的除去他的「親密助手」康生外，尙有由新疆去莫斯科的陳雲與曾山。

陳紹禹一行係乘坐蘇聯重型專機，經過新疆飛來，飛機上帶有大型無線電台和高射砲同來。中共逃到延安後，這是第一次有飛機降落，在延安當然是一件大事。中共大小嘍囉爲之轟動，人人都以爲今後國際援助將會源源而來。

毛澤東與中共所有高級頭目，皆到飛機場歡迎。陳紹禹一下飛機，就被毛澤東緊緊抱着，過了一兩分鐘才鬆手，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那份親熱之情，使陳紹禹異常感動。下了飛機兩人又同乘一車去中共中央總辦公廳，這時延安街上已貼滿了歡迎王明（陳紹禹）同志的標語，什麼好聽的話，好看的字眼，都在歡迎標語上用盡了。

當天晚上中共中央舉行歡迎會，由總書記張聞天致歡迎詞，對陳紹禹過去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的功績，在莫斯科促進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援助，皆是偉大的貢獻；又介紹陳雲在新疆收容紅四方面軍殘部的經過；介紹康生在上海領導特務人員保衛中共中央機關的事蹟；最後又介紹曾山在江西中央蘇區被國軍敉平後，隻身逃到上海作苦力及車夫的艱苦生活，也讚揚了一番。

下面就輪到毛澤東講話，他本來同陳紹禹並坐一起，當張聞天講話時，兩人就竊竊私語，作十分老友狀。及至張聞天講過，毛澤東滿面堆歡，站到台上說道：「我們中國人對於一件出乎意外的喜事，就說『喜從天降』。各位今天可以看到，這眞是喜從天降了。我們黨內最卓越的領袖王明同志，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他給我們帶來了無比的喜悅與希望，道道地地是喜從天降，這句話可算是靈驗了。」

經過了一陣掌聲之後，毛澤東又說道：「我們中國還有一句話，叫做『飲水思源』。我們今天能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建立了統一戰線的組織，根據什麼呢？就是根據『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才引來統一戰線的水；我們現在都飲的是統一戰線的水，就要想起八一宣言的源，更不能忘了掘開源頭的王明同志。」講完了當然又贏得一片掌聲。

以後的日子毛澤東對陳紹禹更是逢迎備至。陳紹禹畢竟閱歷少，覺得毛澤東此人並非所傳之惡，就有心捧毛澤東，當時陳紹禹傳達了第三國際與史達林的意旨，大體有三點：

第一、史達林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如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狹隘的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等等。不過，他已逐漸成爲中國共黨和中國革命的領袖，由俄國回去的許多幹部，要從理論上與思想上和各方面幫助他，並克服他的弱點，使他成爲健全的領袖。

第二、共產國際認爲張聞天不適於任中央總書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曾任黨的支部書記，結果全支部的黨員都是托派，雖然沒有事實證明他是托派，但就這一點，也很難洗刷他本身的嫌疑。

第三、史達林說：中國共黨鬭爭張國燾過火了，對於一個有功績、有威望，現在還在中央負責的老幹部，採取公開的無情鬭爭是不適宜的。長征途中不單張國燾有錯，其實雙方都犯了錯誤，中國共黨要好好檢討和改正。

以上三點自不能說是陳紹禹虛構，但必然經過其增加渲染。這三點指示，最受益的是毛澤東，雖然史達林批評他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但卻承認了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這是小罵大幫忙，因爲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在共黨高級頭目中人人皆知，又何待史達林說，最多經史達林說出，更加以確定而已。

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陳紹禹未返延安前，不僅中共黨內高級頭目不曾承認過，就連毛澤東自己也未作過如此說法。不料陳紹禹轉達了史達林的金口御言，從此成爲定論。對毛澤東來說，到眞眞是「喜從天降」。直到今天，中共九全大會會場仍然高懸馬恩列史的大像，恐怕還是感激當年史達林提携之功。但那位口傳聖旨的王明陳紹禹，不但被開除黨籍，又被開除了國籍。

陳紹禹的三點指示，提高了毛澤東的地位，卻造成了國際派內部的矛盾。本來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三位一體，原是死黨，此時陳紹禹突然傳出國際指示，說張聞天是嫌疑托派，不宜任總書記，導至陳、張二人的衝突。陳紹禹何以要傳達這項指示，事後推測不外兩點：第一、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鬭倒了秦邦憲，逼秦邦憲辭去總書記，改推張聞天繼任，張聞天竟然幹下去，在陳紹禹看來，張聞天太不夠義氣，未免有賣友之嫌，須予打擊。第二、陳紹禹想自任總書記，推毛澤東爲名譽領袖，一如當年李立三、周恩來之於向忠發。

這些地方都是陳紹禹不濟之處，毛澤東安是向忠發？結果扳倒了張聞天，陳紹禹自己也上不去，隔了兩個月時間，中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廢除總書記，以書記處代行職務，書記排名秩序是毛澤東第一，陳紹禹第二，到此毛澤東眞眞成爲領袖了。

就陳、毛二人開始認識的經過來看，陳紹禹確是毛澤東的水源。以後毛澤東飲水不思源，恩將仇報，把陳紹禹幾乎整死。前後十五年時間（一九四一——一九五六）陳紹禹在毛澤東控制下，過着畜牲不如的生活。一旦脫了樊籠，此仇此恨，自然不到黃泉，不肯干休了。

編輯先生告，有讀者認爲羅明是印度人一事，查羅明是廣東大埔人。印度人名羅易，係第三國際派來，在武漢政府時代，與鮑羅廷同是活躍人物，與羅明無涉。

——岳騫附答

有關羅明的身世，及脫離中共，投靠國府，出走南洋，又回大陸，以及目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形，正請與羅明有關的在港人士撰成專文介紹，近期即可刊出。希讀者注意。

——編者附告

姚文元是毛澤東的女婿嗎？

待旦

一篇「論海瑞罷官」，使姚文元一夜之間變成為知名人物。「九全大會」他又躋身於中央政治局之列，更是「英姿煥發」，連世界各國之政治家都側目而視，四出搜索資料，大有為他寫一篇「正傳」之勢。因此關於姚文元的身世傳說也就無脛而走，可是流傳得最廣，被較多人接受的，還是「姚文元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蕭力的丈夫」。此說似乎甚合情理。中國官場向來靠裙帶關係而陞官進爵者大有人在。姚文元既是駙馬爺，撈一個中央政治委員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雖然眾口喧騰，說得有聲有色，可惜誰都拿不出證據來。香港左報如「田豐日報」，「香港夜報」等，曾在五月間逐個介紹「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歷史，可惜水平甚低，統統抄自反共報章，並沒有爆出什麼內幕來。姚文元是毛澤東之女婿之說，既未被否認也沒有證實。

姚文元是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姚蓬子的兒子，浙江省人。一九五〇前後，任「文藝報」通訊員，估計兼任「解放日報」助理編輯。一九五一年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幹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在「文藝報」上發表第一篇論文「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數字」。一九五二年之後，歷任「萌芽」(文藝雜誌)編輯委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文滙報」編輯，「解放日報」主筆。二十年來，一直沒有離開過上海市的文化圈子。

姚文元在中共「九屆」政治局委員之中，雖然是最年輕的，但估計他的年齡應在四十二歲至四十五歲之間。而蕭力的年齡卻在二十五歲以下。

江青如今雖是徐娘半老，可是風韻猶存，估計年齡在五十歲上下。她從上海逃到延安去時，雖然已是離婚之後，但還相當年輕。一到延安便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老毛經常到「魯藝」講課，他們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江青和老毛正式結婚，是一九四二年整風後的事，估計是一九四三年，即使婚後七個月就誕下蕭力公主，那麼蕭力今年也只有二十五歲。另一點筆者記得十分清楚的，就是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毛和其他領導人登上天安門時，有一男一女掛着紅領巾的少年先鋒隊隊員跑上天安門獻花，女的就是蕭力。(據中共宣傳機構云)那時蕭力還是一位未滿十歲的小姑娘(小學生)，因此在十七年後的今天，蕭力大不了只有二十五歲。

(二)若說姚文元是靠裙帶關係爬起來的，那麼，文化大革命之前，姚文元應該已經和蕭力結婚了。

用西方專家的話來說：「一九六〇年前，姚文元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渺小人物」。筆者實在想不透，標梅未過的蕭力公主，為什麼要下嫁一位年紀可以做她父親的渺小人物？老毛和江青有什麼理由要同意他們所寵愛的女兒，嫁給一位「默默無聞」的老丈夫。難道說當時老毛已看中姚文元的才能，準備日後請他助一臂之力砲轟「三家村」，因此才招他做駙馬嗎？

從以上兩點看來，筆者不能不認為「姚文元是蕭力的丈夫」的說法不合情理，也就不太相信這種說法了。

廣州求醫

據說由「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醫務工作人員，發揚敢想敢幹的革命精神，大破洋教條、舊框框，大膽創新，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他們為貧下中農(牧民也包括在內)首先建立了革命化的手術室。什麼樣的革命化手術室呢？原來是「沒有手術床就用桌子木板搭，沒有器械台就用木紙盒代替，沒有高壓消毒器就用籠屜代替，沒有電燈就用手電筒照明。就在蒙古包，土房裏和土坑上，他們不單做一般手術，而且治療「白內障」「青光眼」「腸梗阻」和「剖腹產」「胃切除」等手術。還成功地進行了「斷骨再植」。

誤中毛幫宣傳毒素

筆者一個同鄉就是誤信了毛幫的「天方夜談式」的宣傳，上月陪同了他一個堂弟返廣州醫治「斷骨再植」。這位同鄉堂弟名鄺達，是在一次汽車失事中撞斷了腿骨的。當時被送到醫院急救後，用石膏綳帶敷治。但是我的同鄉不放心，認為還是中國的跌打醫生能幹，所以申請出院治療。本來我們中國的跌打醫生對骨科最擅長，普通的跌傷、斷骨一般都容易醫好。但是他相信一位黃綠的跌打醫生，駁接腿骨傷口，駁歪了，後來照X光鏡才發覺，右腿癒後比左腿短了三寸，行動不便。這一來急煞了我的同鄉，他覺得再送返醫院去一定會遭拒絕，原因是傷者自動申請出院治療的，而且醫壞了，再找醫生沒有多大信心。在無法可想的當兒，誤信了大陸「斷骨再植」成功的宣傳。

他是六月七號從廣州回來的，在廣州逗留了三天，因為他叔父在長堤中山醫院工作，獲得這樣的方便，所以便在中山醫院作一次診斷。但是根據這些「又紅又專」的大陸醫生檢驗結果，認為鄺達只有將來用「斷骨再植」的方法才能使舊創復原，但是目前還是不適宜再施手術。至於什麼時候才能再施手術？並未作出明確指示。

他回憶在中山醫院陪同鄺達一起等候診斷的情形，單是上午各種各樣輪候診治的病人有四、五百。「人民醫生」對病人的態度處處顯得不耐煩，他陪同這個斷腿的病人等候了一個多鐘頭才輪到。醫生只是循例詢問，既沒有詳細檢查，也沒有照X光，整個診斷的過程，他看不到這個「人民醫生」有絲毫的笑容和親切的同情心。

能醫聾啞，連篇鬼話

談到醫院的環境和設備，真是不提也罷。這座位於長堤有園林之勝的中山醫院，一式都是四層高的樓房，互相連貫；到處都有花草、樹木，環境十分清新。然而這樣一所歷史悠久，極具規模的醫院，經過「文革」的破壞，傷痕斑剝。不但門樓破落，木窗門

諸位也許會問我，你既然說姚文元不是毛澤東的女婿，那麼他有什麼值得老毛和江青的垂青，憑什麼條件爬上政治局委員的寶座呢？

筆者認為，要回答這點，首先要更正西方專家認為一九六〇年前，姚文元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的說法。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姚文元並不是默默無聞，只不過名氣沒有現在這麼大，尚未被研究大陸問題的專家所注意而已。

「解放」初期，姚文元已經開始撰寫文藝批評的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紅學、反右、反厚古薄今等一系列的文藝界整肅運動中，姚文元都寫了不少批判性的文章。除此之外還寫了不少書評。

筆者記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九五九年，繼反「厚古薄今」之後，北京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掀起一股編寫文學史和批判巴金著作的熱潮。姚文元在這個時期也參加一份。巴金的著作除了「家」等被肯定之外，其他作品都被姚文元罵得一錢不值。巴金全集的出版工作，也因此而停頓一個時期。

一九六〇年以前，姚文元已經出版了數本文藝批評論文集。其時姚文元這個名字，已經與靠批判紅樓夢起家的李希凡幷駕齊驅了，是大陸公認的年青的文學批評家。很多老作家都吃過他的棒子，也都恐懼挨他的棒子，不過那時他尚識時務，不敢在周揚、夏衍、林默涵等人頭上動土。

筆者對中共的文學批評家一向深痛惡絕，認為他們不懂生產只會破壞，認為周揚是扼殺中國文學藝術的劊子手，而李希凡，姚文元，何其芳等卻是周揚手中揮動着的數根棒子。後來李希凡改行研究古典文學，筆者對他的惡感也淡了一些，唯有姚文元愈來愈令人討厭。

姚文元出任「解放日報」主筆職務的具體日期未詳，可知的是他出任此一職務時，其級別相當於省委宣傳部部長級，「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社長、主筆、總編輯通常由市委宣傳部部長級幹部兼任。一九六六年之前，姚文元至少也是地委級幹部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砲轟三家村，批陶反劉，為老毛立下汗馬功勞，連升三級實在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見聞記

鄺洪

年久腐蝕，殘缺不全。連醫院內部的牆壁，也因年久失修而脫落變色，斑剝不堪。

一進院內，一股濃烈腐臭血腥的氣味撲鼻而來，令人作嘔。院內不要說「空氣調節」，連風扇也沒有。近百人進入候診室內，大熱天眞是不好受。室內的光管不是壞了，就是破爛，也沒有人去修理。黑暗、混濁，病人進入這裏，等於走進了人間地獄。

然而就是這樣汚濁的醫院，來求診的病人，仍然是源源湧至。有時等候入院的竟到長達半年還未輪得到。我的同鄉親自聽到一個患了眼疾已七、八個月的病人請求住院施手術，仍然被拒絕。

「文革」以後，毛共一切講階級路線，診病治病當然也嚴格地執行了階級路線。即是說「人民醫生」和醫院只為「貧下中農」，貧民和軍、工、烈屬服務的。其他階級的人，不論是患了什麼「急病絕症」，醫院也一概不予收留診治。「港澳同胞」身份比較特殊，為了宣傳，只能舖張門面，敷衍一下。正如我那位同鄉的叔父「嘆苦經」：「這碗飯可不容易嘸下，手術高明，醫得好，說你有『個人英雄主義』、想成名；醫不好，又說你消極、沒有情緒。更何況人手少，病人多，時間長，工作又繁重，分分鐘都在緊張狀態中，所謂為『人民服務』只有天曉得。」

在候診室中，我的同鄉又無意中發現了毛共所謂能醫聾啞的秘密。一個廣州市西關區共軍軍屬子弟，大約十多歲的青年，先天上患了俗語所謂「黐脷筋」，說話發音不正確。最近在脷筋上施小手術，能發出一個一個的單音，譬如爸、姐、媽等，如今「人民醫生」教他唸「毛××萬歲」「萬壽無疆」。但是唸來還是斷斷續續，含糊不清。他的叔父也向他解釋「小毛病可能復聽，眞正的聾啞，目前還是沒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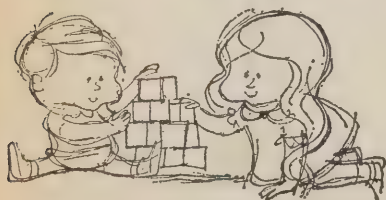
百物奇缺，祇為「備戰」

雖然在廣州前後逗留了三天，但是恰逢毛共在搞「備戰」，全市氣氛特別恐怖緊張。晚晚開會，戶戶動員，到處都是驚心動魄的「反美帝、反蘇修」「加强備戰」的口號式標語。學生被迫施以軍事訓練，他在六號早上往中山醫院沿長堤經過，看到一些青年學生在共軍的指揮下學習臥倒、跪下、匍匐前進等軍事訓練。自從中俄共在新疆邊境衝突以來，毛共正利用這種機會大肆「反蘇修」，製造仇外的心理，好像戰爭立即就要來臨。

其實，毛澤東自從搞「文化大革命」以來，正陷於內外煎逼的絕境，不但分崩離析，人人反毛，而最直接遭受破壞和損失的，莫如工農業生產。形成了百物奇缺，供求失調，糧食緊張，民不聊生，這種無可挽救的極端困境。

他在廣州期間，曾經到市場去「觀光」，發覺三鳥與肉類固然絕市，連蛋類海味也看不到，能夠買得到的只有食鹽和一些變質的蔬菜。說到日用品，衣服，鞋襪不用說，連牙膏、牙刷、肥皂也絕市；日用必需品中，火柴、火水、燈泡、鉛綫、鐵釘、英坭等最缺市。火柴平均一家五口每月只能配一小盒，燈泡壞了，必需拿了壞的燈泡憑證購換一個。

毛共要求人民「節衣縮食，增加生產」，一切為了「備戰」。所以在這個「備戰」口號的大前提下，誰敢哼半句，誰就是「反革命份子」，因此弄到人人自危。本來在回鄉介紹書中，我的同鄉和鄺達君都是塡寫居留三個月的，結果三天便急促回來。「派出所」的共幹曾詢問什麼緣故？他推說病者目前不適宜施手術。鄺達君更坦率地對筆者說：「不要說回去貼錢買難受，就算免費保證醫好，也不敢『領教』了，因為這根本不是人過的地方！」



中共怎樣迫害香港客？

即使是醫學那樣進步的美國，迄今還沒有絕對可靠的把握根治聾啞，而中共居然憑一句「毛澤東思想」，就可以使聾人復聽，啞巴能言，稍有點常識的人，馬上便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因此，有些報紙就據理據實的揭露，把聾啞人治好不過是一個騙局，從香港回去求治的人，有一部份一去不回，下落不明；僥倖能夠回來，究竟有沒有復聽能言？相信左報的記者比任何人更了解。左報說揭露內幕的報紙造謠，但正如廣東俗語所說「雞食放光虫」，究竟誰在造謠，「心知肚明」好了。舉凡對中共不利的抨擊，不管大小，左報只曉得說兩個字是「造謠」，甚至有目共睹的大逃亡潮，海上浮屍，左報依然不知羞恥為何事的厚起刀戮不破的臉皮說是造謠。

現在，我來揭露中共怎樣迫害香港客？如果左報「賞面」，指我「造謠」，我就會拿出證據來反駁：你們的報紙過去刊過不少處決香港客的「新華社廣州消息」，一清二楚的說出某人某日從香港回來，陰謀破壞祖國建設，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同時還說出某人住在香港某街某號某樓，在某工廠工作……。消息中有一部份是事實，那是：某人從香港回來，住在香港某街某號某樓，在某工廠工作（要知道並不困難，每一個回大陸去的旅客都要詳報地址、職業）。另有一部份就是造謠：某人是「國特」，身份是「反共救國軍×大隊×中隊×分隊隊長」罪證是「陰謀爆炸×廠」。在於中共來說，「陰謀破壞祖國建設」的「國特」罪該萬死；但在於吃了子彈的香港客來說，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被槍斃的罪？

·黃　甄·

眞國特捉不到香港客做替死鬼

廣州公安局承認：有不少「國特」以香港客身份混入大陸活動。公安局也承認：「國特」不容易捉，眞正的「國特」前後被捕的數目極小——那麼，廣州陷共後被拉去搶決、坐牢、勞改的「國特」至少有五百名，算是那一種「國特」？

大家當然明白，中共的一貫作風就是「我想你死，你就有算不清的罪惡」，不管是非黑白，計劃中要誰死，便羅織一大堆駭人的罪證，讓人民相信他「死有餘辜」。

公安局要誰死，易如反掌，一句「國特」，便死定了。然而，公安局一直特別注意香港客，更特別想香港客死，其原因並非香港客全是「國特」，而是潛伏在大陸的「國特」的活動激怒了公安局，也可以說公安局老羞成怒，一次又一次的破壞事件在海珠橋，中蘇友好大厦，愛羣酒店，五仙門發電廠，南方大厦，新華書店發生，但總是抓不到破壞份子。公安局不知那裏得來的消息，破壞的工具是香港客運進來，偸運工具的香港客與潛伏「國特」有聯絡。那等於說，香港客也是「國特」。因此，香港客（特別是四十歲以下的男性）在李廣祥繼任公安局長之後開始遭殃了。由於對不斷發生的破壞事件束手無策，李廣祥拍着桌子吼叫：「特務抓不到，就抓香港客吧，香港客與潛伏特務有聯絡，叫香港客吃吃苦頭，潛伏的壞份子會害怕。」於是，各分局的幹部就當是一道命令，以後把注意力集中香港客身上，「認為」可疑的，就採用一切方法「定罪」。

當然，李廣祥還沒有辦法憑個人的權力向香港客開刀，儘管李廣祥隨曾生在東江縱隊打游擊時是執行「三光」政策最徹底的殺人王，但他只在廣州一地作威作福，在他頭上，還有很多人要他聽命、服從。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羅瑞卿受劉少奇所托護送（實是監視）毛澤東南下，便會面斥李廣祥無能，並且冒着火說：「不管什麼人，抓多幾個來殺了，給壞份子瞧瞧。」就因發生的破壞事件太多，破獲的又太少，加上中南與北平不斷的指責，後經羅瑞卿的「指示」，李廣祥便向香港客大開殺戒了。雖然羅瑞卿沒有說明抓什麼人來殺，但李廣祥卻把鎗咀指向香港客，這是他的陰謀，他認為：殺香港客，沒有「手尾」，而且公佈出來的僞造罪證，「不由你不信」；同時，中共早就對來自「帝國主義社會的人」懷有歧視的仇恨，認為來自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如果隨便抓大陸裏面的人來殺，僞造證據不易使人信服，一旦殺錯了有「背景」的人，「手尾」就長了；自然，李廣祥有權隨便殺任何人，但經過比較，還是叫香港客吃苦頭才是上策。

緯倫紗廠工人鄭熾南之死

香港客身臨大陸，有如肉在砧上，要宰就宰，要殺就殺，毫無申辯的餘地。只要公安局推出「罪證」，結果必然是吃子彈，倖免於死的，則過着比死更可怕的勞改歲月。

廣州公安局怎樣迫害香港客？現在從公安局的檔案中找出來（有一部份此間左報也曾刊載），證明香港客被害是中共「官方」承認的，決非「造謠」。

緯綸紗廠工人鄭熾南回廣州探望分別十年的姑丈林俊三。鄭熾南帶回來一隻小皮篋，好像藏有秘密；林俊三跑去告訴派出所同志，公安人員就把鄭熾南跟踪。第三天晚上，鄭熾南挽着小皮篋跑入文化宮，蹲在棋壇旁的草地，從小皮篋拿出一包東西，放在地上，準備離開之際，公安人員立即出現，抓住鄭熾南，並證明了那包東西是一枚炸彈。後來鄭熾南招認是國民黨特務，回來陰謀爆炸文化宮。經過人民的公正審訊，判決鄭熾南死刑。——鄭熾南實在是無罪的。他到文化宮，只是參觀。他的姑丈沒有去「告密」，是公安局叫他那樣說

的。鄭熾南沒有什麼小皮篋，帶回去一大皮篋餅乾、糖、舊衣服、麵餅、麥片則是事實。他沒有在文化宮放炸彈，炸彈是公安人員在他行近草地時拋下去的。公安局所以要殺鄭熾南，因爲過去兩個月文化宮發生三次爆炸，無法捉到人，便拿他來做替死鬼，向老百姓大吹大擂：「罪惡滔天的特務終於落網了」。

朱啓文與王枝雲被殺

在香港沒有正當職業的朱啓文，在爆炸海珠橋的當場被駐橋解放軍捕獲，朱犯承認炸彈是從香港帶回來的，並且準備下一個計劃爆炸發電廠。朱犯是美蔣派在香港的「反共救國軍第×支隊駐穗第×分隊隊長」，但他經常領受特務津貼在香港花天酒地，偶然回祖國一次，就是毫無「收穫」，回到香港也要向「上級」領功。朱犯一再陰謀破壞祖國建設，罪證確鑿，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朱啓文在香港確沒有正當職業，但他的祖父在美國，按月有錢匯回來，不必工作。他的祖母在廣州，一年裏至少有三次回去探望。海珠橋發生爆炸的時候，朱啓文恰巧由河南過橋準備到海珠公園映相，一聲巨響，橋上行人狼狽逃避，駐橋共軍馬上封鎖橋的兩端，把所有逃不脫的行人捕捉，朱啓文便在其中。被捕的大約有三十八人，後來有三十七人調查沒有可疑釋放，唯獨朱啓文在公安人員擬好的「招供詞」上簽名承認是特務。公安局所以要朱啓文死，就因他是香港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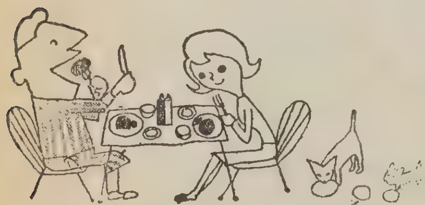
美蔣特務王枝雲，陰謀爆炸南方大厦，當場被餐廳服務員捕獲，並在洗手間搜出一枚計時炸彈。王犯承認過去三年曾多次從香港帶返炸彈，造成祖國嚴重損失。王犯罪大惡極，判處死刑。——這一次，此間左報沒有刊出王枝雲在香港做什麼工作，但「南方日報」有載是深水埗「信×餅家」的送貨員，「信×餅家」就是一個特務機關。大概左報也知道「信×餅家」並非特務機關，便把這一節刪去了。王枝雲的職業沒有錯，是「信×餅家」的送貨員，但認識王枝雲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做特務的條件。「南方大厦」洗手間發現計時炸彈時，王枝雲在餐廳吃東西，和他一起被捕的香港客有十七個（南方大厦餐廳只招待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客及某些特權人物），最後他做了替死鬼。原因是他膽小，在公安人員咆哮審訊下，所說的話混亂而矛盾，公安局就根據他的矛盾供詞做罪證，抓去槍斃了。應該一提的，公安局定香港客的罪，必然說破壞工具從香港帶回去；炸彈不是一粒花生那麼細小，在深圳經過嚴密檢查，甚至進黑房脫光了衣服「照雷達」，而居然可以通過，是「國特」的神通廣大，還是深圳海關的檢查員低能？

何强傑與鄧來福的寃枉

鄧來福，二十九歲，解放前與本身是地主兼惡霸的父親逃到香港，繼續幹其反人民的醜惡勾當。鄧犯在香港受特務訓練，曾多次潛返廣州陰謀破壞祖國建設，均不得逞，於是鄧犯改而進行「宣傳活動」，藉着有一個表叔何强傑在廣州，常以探親爲名，找機會向何的親友作種種仇視祖國的反動言論。一周前，鄧犯又大搖大擺回來了，居住在何强傑家裏（惠福路×號）。公安人員對鄧犯的鬼鬼祟祟行動早已有了懷疑，但沒有抓住證據之前，並未把他拘捕。惠福西區派出所幹部顧同志希望直按了解鄧犯的爲人，上何家去求見鄧犯；鄧犯剛在替何强傑的孩子「作文」，顧同志到來，他不知道。「作文」完了之後，鄧犯回身見到了顧同志，面色大變，顧同志知道「作文」一事必有蹊蹺，連忙拿起「文章」來看，原來是一份「反動」傳單，上面寫着：「英明的領袖不是毛澤東，而是蔣介石；毛澤東統治大陸的日子不會很久，國民黨快打回來；大家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騙人鬼話，大家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鄧犯承認，要何强傑的孩子把「文章」帶回學校去傳給大家看；鄧犯又招認，每次回廣州都寫了很多反動傳單散發出去。再經何强傑證實，鄧犯常常半夜起床，不知做什麼，現在才知道是寫反動傳單。鄧犯反人民醜惡行爲不容赦，應判死刑。——鄧來福與父親於一九四九年自開平縣逃來香港是事實，但兩人並未做過半點「反人民」的「勾當」，鄧父於一九五二年去世，鄧來福一直在一家規模頗大的貨車運輸公司當搬運工人，他唯一親人是何强傑，爲了自己在香港找不到對象，便托表叔替他在廣州物色一個女子，他多次回穗就是希望找個妻子。鄧來福講話口吃，識字也不多，說他進行「宣傳活動」，大寫反動傳單，實在欲加之罪的「辭」太離譜。那天那個「顧同志」到何家所見到的鄧來福在孩子的文卷上寫的是「毛澤東」而非「毛主席」，原來叫一句毛澤東也會招殺身之禍。至於那張「反共傳單」實是公安局寫好了的，作爲把鄧來福置於死地的「證據」（公安局反動倒是事實，不然，怎會想出了這樣的傳單？）。何强傑心裏明白表侄無辜，但在公安人員脅迫之下，那敢說偏袒表侄的話？只好强忍辛酸，「指證」表侄是「國特」。然而，後來何强傑也被抓去勞改一年。

眞正的「國特」抓不到，公安局卻濫捕香港客來「銷案」，上面所說的，不過是無辜寃死的千份之一，但已教人看清楚公安人員顢頇無能的咀臉，只知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大部份「罪案」是採用僞造證據，插贓嫁禍，無中生有的卑劣手法來「完結」的。公安人員所以如此無能，並不稀奇；那一班傢伙有一部份是「土共」，有一部份是轉業軍人，極小部份受過公安訓練的則當了高官，只知享樂，不屑辦案，因此工作落在那羣沒有經驗的低級幹部身上，手忙腳亂起來，只有憑自己想出來的「計劃」去進行。

我們常常聽到有人回大陸去探親，一去不回的消息（「萬人意見」裏面就常有讀者來信揭露此類事件），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因此，希望準備回大陸一行的朋友在動程之前要認眞考慮一下，別以爲見到有很多人安然無恙回來，就放心前去，但應知道，中共做事從來不講常理，他說你是特務，你就是特務了。



五十四軍接防廣州至九龍

掃蕩膠東的國軍主力（之二）

胡養之

日本鬼子被迫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我們政府的接收計劃是：除了由重慶中央當局分別派出大員前赴各重要都市受降外，其餘各地則由各戰區司令長官或兵團司令官，負責受降事宜。然而，東北、西北和華北的許多地方，早爲毛共軍所盤據，它們乘此千載一時的機會混水摸魚，不但不接受中央的訓令；而且到處實行襲擊國軍，搶奪勝利品。因此，國民政府爲了順利接收起見，乃決定調遣雲、貴、川大後方的國軍部隊，向華中、華北作「波浪式」的推進。但又遭到毛共軍的沿途阻止，從而爆發全面內戰；於是將接受廣東的新一軍，和新六軍先行空運東北；第八軍開赴山東。而五十四軍亦於民國三十四年冬，自雲南開拔至廣州，暫時塡補新一軍的防務，一面整補，待機北上。

軍司令部駐火車站

五十四軍移師廣東時，駐紮於廣九鐵路的沿線一帶。筆者記憶所及：當時廣州市內本來有不少的「僞產」，但多半已被地方政府機關所接受。好在當時任廣東省府主席羅卓英，原爲十八軍的老上司，對五十四軍另眼相看；加上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將軍，對於過路性質的客軍也予以照顧，便把前英租界的沙面若干僞產，暫時撥交五十四軍軍長、副軍長，及三個師長的眷屬住所。而軍司令部則設於火車站的大沙頭郵政局樓上。軍特務營營長闞德基，係軍長闞漢騫的侄兒，隨軍駐廣州市區內。

此外，軍直屬部隊如榴彈砲營駐廣州市東郊白雲山，軍砲兵指揮部亦隨之設在該地。工兵營與通信兵營，則分別駐東山及河南等地。當時日軍戰犯——華南派遣軍總司令兼香港總督的田中久一，及另外兩名日軍少將，均羈押在河南的一個臨時監獄中。筆者隨闞軍長進獄內視察時，田中久一等正在下圍棋。他們見闞爲中將，立即伏地叩頭；闞則幽默地說：「你們何必前倨後恭？」田中久一個子瘦小，近視眼，面長，鼻尖，一望而知是個陰險的壞東西；其餘兩人較肥胖而面廉。他們三人各抱着一本佛經，表示「丢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但不久之後，田中久一便被廣州行轅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予以槍決了。

一九八師防衛市郊

跟隨軍部駐紮於廣州市郊周圍的是：該軍的基本部隊一九八師。師司令部設於石牌，師長劉金奎少將，是湖北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生，曾任十五師的排、連、營長等職。其後考入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返回五十四軍，先後充當過一九八師及五十四軍參謀長，勝利後始升任爲一九八師師長。他當時的年齡約四十歲左右，身高約五呎八吋，體重約一百七十磅。從表面上，劉金奎是一位很像樣的國軍將領，論軍事常識，他也曾擔任過全軍的作戰計劃。但他由於排連長的任期太短，可能缺乏直接帶兵或衝鋒陷陣的經驗，因此，後來北上膠東與共軍作戰時，三個師中以一九八師的戰鬥力較弱，氣得闞漢騫七竅生烟！劉金奎終於遭到撤職處分。

一九八師的砲兵營，當時是駐在黃花崗和白雲山一帶，以便訓練。全營共有十二門「卜福斯」山砲，官兵卻達一千三百餘人，騾馬共計三百四十四。所以，每當拂曉時，白雲山遍山都可見到騾馬。師工兵營與軍工兵營，每天則在黃花崗背面的白雲山麓，建築該軍抗戰陣亡將士紀念塔，全部用石塊砌成，與新一軍的「抗戰陣亡將士墓」列在一起，均稱巍峨壯觀。但大陸赤化後，據說這些國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均遭毛共拆毀，或改刻爲毛軍「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了。

該師的五九二團團部，駐在石井，三個營則分駐於大塱、慕德里及江村一帶；因爲該團的兵力較强，便擔任廣州市郊北面的防務。而五九三團團部則設在石圍塘，其所屬三個營，分別駐防於二眼橋以至佛山各地，擔任廣州市區的西面防務。五九四團分駐於車坡、烏涌至南崗一帶，擔任廣州市東南面的防務。

按照當時國軍的編制，每師通常爲一萬一千人左右。而一九八師由雲南開到廣州之初，全師還不夠九千人；在廣州補充的新兵約一千五百人，只訓練了三個多月便北上作戰了。不過該師的三個團長，都是能征慣戰的十四師的老幹部。其中有一位廖團長（名字已忘記了），作戰最爲勇敢，其後在東北作戰壯烈成仁！另一位陶團長也很能幹，其後調升五十軍參謀長。

卅六師駐紮東莞至九龍

三十六師的兵力也和一九八師差不多，但所謂「兵貴精而不在多」，這個師頗有訓練，有堅固的團結，作戰力很强。因爲該師的歷史悠久，歷任師長中計有：黃埔第一期畢業的宋希濂、蔣伏生。他們都是湖南人，具有騾子的個性，並且朝氣勃勃。所以，該師歷經許多次戰役，都能化險爲夷，始終保持其實力和番號。據說蔣伏生擔任三十六師師長時，作風特殊，爲了表示淸廉，當他移交那天，曾把全師的官兵、騾馬、武器、彈藥甚至各連的炊具，統統陳列在一個大操場上，一一點交，打破了全國軍中部隊移交的紀錄。

該師撥入五十四軍建制時，師長爲李志鵬，江西人，黃埔軍校五期畢業生，與胡家驥、劉金奎、鄭挺鋒等爲同期同學。他是宋希濂的老幹部，曾任三十六師的連、營、團長，可說根深蒂固。因此，民國二十九年升任該師師長後，對各團能夠牢牢地掌握，指揮自如。加以李志鵬的短小精幹，膽大心

細，每次作戰，無不身先士卒。故後來在膠東掃蕩戰役中，成爲一支勁旅。筆者親眼看見該師第一次攻克萊陽時，李志鵬和他的副師長朱振華，分別携帶望遠鏡，跑到第一線去指揮。直到敵人的砲彈飛過來，我判斷是日本「三八式」野砲，於是我即高呼「李師長快伏下來！」話未說完，彈砲已落在離我們約二十公尺處，總算避開了破片的傷害。

三十六師副師長朱振華少將，湖南零陵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與闕漢騫爲同期同學，而是李志鵬的老大哥，年齡也比李長四歲。此公外表壯嚴，而其爲人頗樂觀。他除了一度兼任四川某團管區司令，娶了一個漂亮的四川小姐，始終未曾離開過三十六師，前後擔任八年副師長，成爲該師的「白頭宮女」。一次蔣公召見李志鵬，才知道朱振華其人，大爲驚異！直到民國三十六年莞，五十軍成立時，他才被調升爲一〇七師師長。

當年三十六師師部設在廣九線的石龍，師直屬部隊也分駐於石龍附近的各村莊。一〇八團團部則設在東莞城內，團長胡翼烜，江西人，軍校六期畢業。他作戰最勇敢，參加剿共、抗戰以及戡亂諸役，迭次受傷，面上有傷疤，故綽號「胡疤子」；尤其萊陽突圍，更被擊斷三隻手指，面部和身上共有六處重傷，結果換來了三十六師師長及五十四軍軍長，連升三級。一〇七團團部設樟木頭，團長麥勁冬，海南島人，軍校七期畢業，瘦削而無精神。他在該師三個團長中，不論對訓練、作戰指揮，都較爲落後。他始終說一口海南語，外省官兵聽不懂；且其胸襟狹窄，脾氣暴躁，得不到部下的擁護。一〇六團駐保安的深圳至九龍等地，團長谷賓，湖南耒陽人，軍校六期畢業，個子高大，沉默寡言，但外柔中剛，有時發起脾氣來，亦不失爲湖南人本色，那股硬勁，銳不可當！因爲他的門牙有點外露，照相學上言，可能遭凶，所以我曾勸他設法趨吉避凶。無如命運駐定，他終於一〇七師副師長任內，退至陽江時宣告失踪了！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我第一次來香港，便是與谷賓、李志鵬同行的，住半島酒店，而部隊則紮營九龍塘，日軍俘虜集中營也在那裏。當時我們全副軍裝，無論乘火車、電車及渡海小輪，都可免費；上酒樓也打八折，還有日本鬼訓練出來的女侍殷勤招待。想不到四年後重臨斯土，則成爲別人「冇眼睇」的難民！

第八師的防區最廣

談到第八師，可說是五十四軍的台柱，不單是兵力超過一萬二千人，純粹美式裝備。這番號原爲胡宗南第一軍的基本師，後來因爲對日軍作戰損失甚重，乃將兩師合併爲第八師；且多半是富有作戰經驗的老兵，故第八師的陣容强勁。原任師長吳俊，是胡宗南的老幹部，編入五十四軍建制後，吳俊便辭職，返回西北去了。而新任師長劉廉一，則是後來國府退守台灣的大陳島防守司令。

劉廉一原名雄，因其平生痛恨貪污，提倡「廉潔第一」，故改名廉一。他是湖南長沙人，現年不過六十歲，曾先後畢業於軍校第八期和陸大十六期；並留學美國，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此，前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對他頗爲賞識。當抗戰末期，何氏出任陸軍總司令時，調他任總部少將處長。勝利初期，他會隨何氏主持受降工作，旋繼吳俊出長第八師，從此脫離幕僚生涯而成爲直接帶兵官，一帆風順，由師長而軍長，而防守司令。但他從來不設私人秘書，凡與朋友函件往還，一概不假手他人。他的個子不高，身體卻很結實，經常蓄着不到半吋長的陸軍頭髮。一次，他向全師規定：「官佐不得留長頭髮，只准像他那樣的陸軍頭，但未結婚的官佐則例外。」幽默之至，無怪乎有人背後說他是十足的長沙「理手」。

實際上，劉廉一能講會說，笑口常開，平易近人，表面看來不像一個嚴肅的將領。其實，他對於帶兵作戰，卻有一套手段。像第八師那樣一個有系統的部隊，由他一個新人去統率，沒有任何心腹的班底，而能得到三個團長的擁護，攻無不克，眞是奇蹟！筆者與劉廉一接觸的機會最多，由廣州而上海，而南京，而青島以至膠州，都搞在一起。所以，我對於劉將軍的小故事，知道的不少；其中且有幾次驚險而有趣的事情，等到以後再加敍述吧。

民國三十七年，劉廉一調升六十三軍軍長，歸沈華藻指揮。駐防上饒時，我還見過他一次，談笑不減當年。其後退至大陳島，初任胡宗南的副司令，民國四十三年升爲司令後，我們仍有通信。至於接遞劉廉一師長職位的，便是八師原來的副師長周文韶，湖北人，行伍出身。他在胡宗南的第一軍裏，從當下士班長起而排長而連長，然後入軍官訓練班受訓。大別山一戰，重創劉伯承游擊隊，即升任團長。其後隨軍轉戰雲南，他的二十二團又成爲第八師的一張王牌。民國四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一江山與七百孤軍壯烈成仁的王生明上校，就是他當年最力的副團長。因此，周文韶升任副師長以後，對於第八師的三個團長都能掌握；同時也對師長劉廉一的幫助特大。

周文韶的身材修長，比劉廉一約年長八歲，雖出身行伍，但其文字尙清通，爲人也很風趣；而於修飾方面，則與劉廉一恰好相反。他的頭髮經常梳得光光的，穿着美式夾克，足登長統皮靴，頗有大將的台型。民國三十五年二月，筆者跟他參觀過虎門要塞，那裏計有大小虎、南沙山、上下横檔等島嶼，錯列內外，形勢險要。沿岸及諸島上，都築有堅固的砲台。一百多年前，林則徐能夠據險擊退英國砲艦，實非偶然。當時二十三團即駐於此。

當時第八師師部設博羅，距離廣州約二百里，而去惠陽不足六十里。筆者以聯絡參謀的身份，曾視察該師防區達一星期，均由副師長周文韶陪同前往。記得二十二團駐紮於蕪村至博羅一帶，團長爲湖南武岡人（姓名已忘記），副團長王生明，湖南祁陽人。這一團的裝備優良，原爲周文韶的基本部隊，經常隨師部行動。而二十四團則駐惠陽、平山至淡水各地，與三十六師南北呼應；實際目的則在準備未來海運北上的任務。是故，不久後第八師便逐漸向海豐方面轉移。

周文韶生平多姿多采，行伍出身，飽經戰役，未負一傷；但在軍長任內防守上海時，卻遭共軍俘虜，解往某地集中營，他便乘機中途脫逃，輾轉逃來香港，是在民國四十二年六月，與筆者重逢於九龍城，不勝唏噓！同年十月，他就赴台灣歸隊了！

提拔萬歲

賣油郎

賣油婆雖是一介女流，卻生就一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她不但關心兒女問題，也關心社會問題，也關心中國問題，也關心世界問題；甚至美國的太陽神十號一升空，她便日夜惴惴不安，生怕他們出了什麼意外，好像三位太空英雄之中，有一個便是賣油仔似的。賣油郎針對她這種庸人自擾作風，封之爲「球長」——球長者，全地球之首長也。因爲她完全以天下爲己任，關切着地球上的一切，大自探月計劃，小至小貓小狗，都一視同仁地予以關切和愛護。

「提拔」事件發生之後，敝球長就一直關心着該主角的出處問題，她的動機，倒不是認爲他今後不配爲人師表；相反地，而是認爲像他那樣的罕有人材，作個中學校長未免有點大材小用。這兩天由萬人雜誌的讀者投書和「聯合學生」的文章中，驚悉該主角除了校長、會長的榮銜之外，還兼任着本年教育司署「招考助理教育官考選委員會」，和中文大學什麼委員會的雙重榮譽職務，一人身兼數要職，能者多勞，不愧是本港教育界的支柱！

本港青年由於無人「提拔」，不能出人頭地，所以才感到苦悶，攪風攪雨；如果能把他們一律「提拔」起來，爬上要津，豈不皆大歡喜，天下太平？譬如，人人都中一次大馬票，全港都是富翁，那裏還會發生搶刼、偸盜案件？但是把所有青年一律提上高位，需要很多「提拔專家」，該主角一個人實在是孤掌難鳴。因此賣油郎建議本港關心青年問題的善長仁翁，請大家當仁不讓地慨解義囊，創辦一所「提拔專科學院」，專門培養「提拔專家」。重金禮聘該主角爲院長，並親授「提拔」學、請託學、暗號學、筆跡學、找律師談談學；另設立登龍學、鑽營學、送禮學、熟性學、厚黑學、報復學、暗算學、陰謀學、排他學、撐腰學、白眼學、吹牛拍馬學、官官相衞學、假公濟私學、市恩報怨學、官架結構學、奴顏婢膝學、諂上驕下學、欺世盜名學、知過不改學、死不認錯學、學位盜取學、乾屎橛咀嚼學、中國人變鬼佬學、媚鬼傲人學、鬼佬屁香論學、中文不能達意學、遊埠避風學、風來縮頭風過出頭學各科，聘請本港專家分別講授。學生畢業後便讓他們掌大權、踞要津，以便發揮「提拔」神通。如此，本港青年問題必可迎刃而解！善長仁翁，盍興乎來？

賣油郎爲之賦「提拔頌」曰：

一人提拔，大家氣煞！
多人提拔，大家恨煞！
人人提拔，大家喜煞！
你也提拔，我也提拔；
提拔提拔，快樂無涯！

商女不知亡國恨

寒山碧

杜牧大罵「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古今均有很多人甚不以爲然。認爲杜牧不去譴責「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的君王，而拍案大罵商女，是避開老虎，專拍蒼蠅。

忠字當頭的中國歷史學家和文人雅士，大都學會了爲君王洗脫罪過的方法。其方法就是罵女人，說女人是禍水，是狐媚惑主的妖精。把一切罪過都栽到那女人的頭上，妲妃、楊玉環、張麗華，都是被公認的「傾國」惑主的壞女人。而唐玄宗、陳叔寶都是賢明的君主。

可惜那時女人文化程度低，且三步不出閨門，沒有英雌率羣眾擊鼓鳴寃。否則，那班文人下筆時可要小心則個了。

在下一向不同意大罵女人的作風，所以也常常爲商女抱不平，認爲君臣尚且「直把杭州當汴州」，商女隔江唱唱後庭花是不傷大雅的。可是想不到上了一次歌廳，卻令自己的觀點全盤改變了。

某間以台灣歌星爲號召的歌廳節目豐富，除了狂人樂曲之外，尙有軟綿綿的時代曲，還有中國民歌。聽狂人樂曲必須以棉花團塞耳，這已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想不到聽時代曲和民歌也要以手掩耳。

時代曲如「桃花江」等原來已經糜爛了，可是還要把曲譜和歌詞亂改一通，唱得更加爛糜，以取悅聽眾。在下以爲狂人曲時代曲是「新潮」東西，自己頭腦古舊，不堪消受，不慨民歌還値得欣賞吧！想不到節奏輕快，旋律優美，富有泥土氣的中國地方民歌，卻被加上許多不必要的花腔和滑音，歌詞也被改得面目全非。然而這種九流的音樂，卻一樣傾倒眾生，歌廳裏掌聲雷動，有若黃河決口。在下只好悄然引退。

余生也晚，濮水之曲未得聆聽，到底與時下之音樂有何區別，不甚了然。但其傾倒眾人，引人墮落的後果恐怕是一致的。

隔着一條寬不盈丈的小河，一邊是大叫大喊的「革命」歌曲，萬歲之聲震耳欲聾；一邊是低吟淺唱濮水之音，可謂各走極端。

香港是異國統治的十里洋場，市民只要不擾亂暴動，即使糜爛勝似臭醬糊，「牧者」也不會揮手去管。因爲愈爛愈軟愈容易統治。濮水之曲，梨樹後庭花一夜之間，可無形中侵蝕上千人的靈魂。可見商女非如小可，所謂國家興亡，匹婦有責。此正是該受譴責之理。下里巴人喜歡聽此亡國之聲，未知君王將相也好之否？據說台灣盛產香蕉和歌星，但願歌星也和香蕉一樣，以易出爲主，否則留在寶島大唱「後庭花」，那麼反共前途實在堪悲！

飯碗

藍海文

一隻飯碗累死很多人，
害得人甘心做狗，
害得人六親不認，
害得人不分敵我，黑了良心。

啊，金錢，權力與愛情，
只有你才照出他們的黑心！
有人不爲五斗米折腰，
有人浴血只爲一個斗零！

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



夏日炎炎正好泳

南嶺一佬

之，則是所謂「遊山玩水」了。山固然可作遊樂，但水如何「玩」呢？以足踩之乎？放於掌中研摩乎？統統不是，無非是在莫愁湖、西湖、太湖、玄武湖、或鼎湖的水上划划小艇或安坐舫中而已。划艇遊湖當然是人生之樂事，但並非眞箇玩水也，眞箇玩水，只能以游泳當之。

周公謹在「武林舊事」談及錢塘江觀潮，他說：「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之中，騰身百變。」這段簡單的描述，確然將玩水的樂事表現出來了。從善泅者「披髮文身」一語可見宋代愛游泳的大都是所謂鄙野之人，文人雅士則不爲。即使到了今天香港，我們的洋場才子才女，在筆底下也往往大談死呀死呀的音樂、攬腰狐步舞或靈魂舞，與新潮電影，但仍甚少涉及游泳，也許大多數寫作人都不大喜歡游泳吧！

照本佬的意見，游泳不止是最好的戶外娛樂，也可算是最好的一種體育；亦即廣州話之所要「睇肉」。可不是嗎？如果你歡喜體育，你大可以跳進水中而後手舞足蹈大游其水，但如果你要睇肉，只要你站在沙灘上，就可以見到一些身段婀娜的女子，穿了比堅尼式的露臍泳裝，或扭臀擺腰而行，或挺胸屈膝仰臥在沙灘上作晒太陽狀；同時，你又可以看見一些在健身院中苦練了整個寒冬的男士，似獲千載一時的機會，隆起了他的肌肉，煞有介事地在沙灘行來行去。總之，體育就在水中游泳，睇肉就在沙灘踱步，都是戶外最好的娛樂。

港九可供游泳的沙灘很多，以灘頭之長且大而言，香港方面之石澳、淺水灣、和深水灣可算此中的代表。但石澳浪大，淺水灣與深水灣均有人滿之患，不止游不到水，連容身之處也不易得，所以都不是游水的好海灘。以本佬的經驗，九龍新界西部的海灘多石，從九咪半而至十九咪都令人有難立足之感，所以，港九屬游泳的好沙灘，大都集中在新界的東部，如清水灣、小清水灣、白沙灣之三星灣、西貢之鶴咀，都是沙粒幼嫩和水清見底的，並且，絕沒有人頭湧湧的現象，眞可算是游泳的上好勝地！

到海灘游泳，不獨對於整天在市廛斗室內工作的人是一種很有益的運動，也是家庭中自老至幼的一種很好娛樂。無論如何，看電視電影或喝咖啡進夜總會都不能與之比擬萬一。每屆炎夏假日來臨，一家大小或約伴到沙灘海浴，在水中載浮載沉，或在沙灘作傾盆大嚼，那時，雖南面王亦無如此快活呢！

主夫隨筆

祝蚨

的事就是買菜，讀者先生也許以爲有錢買東西，還不簡單？朋友，假使你抱着這種態度去作採買，那你便非被「搵老襯」不可！事實上在市場上買菜也是一種專門學問，如果烏衣隊的娘子軍肯把她們的買菜秘訣，公諸社會，不難寫出一本採買學來。

本主夫平時只知道飯來張口，那會曉得其中還有那麼多的學問，所以俺還是和平常逛公司一樣，穿得衣裳楚楚地欣然前往。

到了街市，馬上發覺情形不對，因爲在那些摩肩接踵的人羣中，清一色是娘子軍。俺在那裏一站，西裝革履，人高馬大，眞如鶴立鷄羣，更像唐僧誤入女兒國，不勝尷尬之至！最糟的是滿地積水，舉步艱難，這時，俺才恍然大悟，爲什麼那些烏衣隊員不論晴天下雨，腳上總是一雙膠拖，最初俺還以爲她們是爲了節省，留着錢看大戲；現在才曉得那正是爲了實用。心中不由得暗暗叫了聲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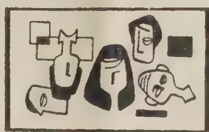
既來之則安之，雖然面對着滿地積水，也不好意思臨陣退卻，只好踏着泥水擦然而入。這時，不但苦了一雙擦得光可鑑人的皮鞋，由於膠拖帶起的泥水四處飛濺，和那些裝滿肉、魚、青菜的膠籃，在俺周圍穿來插去，不消片刻功夫，已把俺一身「單吊西」——也是僅有的一套外出服，弄得慘不忍睹了！

於是俺又悟到適應環境之重要，怪不得人家說「入鄉隨俗」，連孔老夫子那樣的大聖人，也要走羣眾路線。如果你敢標奇立異作一個特殊人物，馬上便成爲「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眾矢之的，使你三萬六千毛孔一齊不舒服。這時俺的處境便是如此，俺眞佩服那些穿着奇裝異服招搖過市的飛仔飛女，不管四面八方多少奇異的目光，向他們集中投射，他們一概視若無睹，我行我素，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情感慨，眞令俺自嘆弗如！

正當本主夫手足無措，進退失據的時候，身邊傳來一聲：「老闆，買乜？」俺轉身一看，原來是一張肉枱，夥計笑嘻嘻地提起一隻豬腿說：「幾靚！老闆，買幾斤？」在他「老闆」連聲，盛情難卻之下，買了半斤腿肉。又在一陣「事頭」聲中，買了一條紅衫魚，由於俺對於魚類完全不懂，所以便以信任的口吻，請他代選一條；那夥計撥了一陣在下層抽出一條，一元成交。一個賣鷄蛋的女小販，大喊「一蚊八只」，俺一想這價錢很便宜，便買一元。

又翻翻「波士」開的菜單，買了些青豆、蕃茄、菜心和葱、蒜、辣椒之類，才算功德圓滿。可是算算數目，已超出預算百分之五十了。預算出現赤字只是小問題，以後的大問題可多啦。（五）

人海百態



父與子

萬人傑

有位朋友慨乎言之，時至今日，二十四孝的父親有之；二十四孝的兒子，則如鳳毛麟角矣！只會有人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不會有人公然說：「××不是我的兒子！」即使兒子不成器，仍希望有改過的一天。

儘管衣食住行全靠老子供應，連零用錢也要向父親張手，但很少會說：「我的老子眞了不起！」

兒子即使十濁一淸，有百分之幾値得誇耀，老子都盡力加以表揚。

我的朋友阿陸，人們背地裏都說他兒子羅拔那把不男不女的長頭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在學校讀書不成，F4留了三年，無法升F5。因爲學店要保持令譽，F5是會考班，沒有十足把握，他們不會讓你參加會考，以期保持會考合格佔百分之九十幾的紀錄，這對學校營業關係甚大，所以羅拔無法從F4升F5。

他唯一「威水」是那隻電結他玩得還純熟。他和幾個頭髮同他一樣長的同學，組織一隊叫做「四方石」的樂隊；大概是著名的「滾石」變化而來。一天，阿陸喜孜孜，逢人便說出他的「特大喜訊」：「羅拔在電視表演了！」原來他們的「四方石」樂隊在什麼青年節目中唱了一首歌。每禮拜都有好幾隊差不多的樂隊表演，那些青年也千篇一律長頭髮，有些穿尼赫魯裝，胸口掛一面護心鏡；有穿直領衫，小蠻靴，「吔——吔——吔——」不管什麼歌都一樣節拍。要把他們分淸楚誰是誰的確很難，所以阿陸問他的朋友「你有沒有看見？」朋友只能支吾以對——「見……見到，……很好……很有勁！」

「嘿！羅拔十九歲罷了，居然有此成就，前途無量！」

過了不久，他在茶廳中見到一位音樂專欄作家，又喜洋洋的道：「我們羅拔有唱片出了，老兄，你是樂評家，要請你批評一下！」

這位樂評家不好掃興，只唯唯諾諾應着；事後他笑對老萬說：「這種樂隊在香港至少有過千隊；出唱片是易事，問題在有沒有人肯花錢買。如果這樣也要我寫篇文章批評，我怕連出來跟你吃頓下午茶也沒機會。」

可是老萬同情阿陸，如果「羅拔」連這點「成就」都沒有，他太悲哀了。

肥佬梁的兒子佐治唸書有成就，在美國廿五歲就唸到博士，總算不錯。朋友提到佐治學業上的成就，肥佬梁不當一回事，還說：「香港博士多籮籮，有眞有假，不算威水。」

朋友們都說，肥佬梁不以兒子的成就自傲，總算難得。換了別的父親，會千托萬托，找位報界朋友，把兒子戴方帽子的相片登一登，好讓父憑子貴。

可是，他對佐治的婚事卻十分關心。兒子未到美國深造前，跟香港一位小姐打得火般熱，幾乎要結婚，同到黃金國。但女方家長認爲學業未成，不宜結婚。他們只好忍痛分了手。

不久，聽說佐治結交了一位在美留學的菲律賓小姐，兩人熱戀起來。佐治來信談過這事，也暗示他們可能在年底結婚。

梁太雖不大愜意，肥佬梁卻開通，認爲兒子終身大事，不應干預，聽其自然可也。可是到年底，沒有半點聲氣，肥佬梁寫信順帶一筆，問及此事，佐治答得簡單：「告吹了。」

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告訴肥佬梁，在美國見到佐治和一位金髮女郎十分親暱，看來他這老爺做定了。

肥佬梁寫信去問，佐治也不否認，並說：「這位美芝小姐簡直美到勝過電影明星，我們形影不離，你雖叫我不要娶外國太太，看來這回無法擺脫她了。」

肥佬梁夫婦唯有準備迎接這位金髮媳婦回來，同住一個時期，再由他們來個「民族自決」，選定今後的居留地。可是，這事也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沒有下文，看來又像上回跟那菲律賓小姐一樣要「告吹」了。

直到佐治完成學業那年，寫了封信回來，說：「我要和方小姐回來香港結婚。」方小姐是他在港的舊情人，到美國升學，和佐治重逢，舊情復熾，難怪佐治捨金髮女郎而愛方小姐了卻向平之願。

肥佬梁爲了主持兒子婚禮，特地訂製燕尾大禮服。果然，佐治和方小姐雙雙回來了，可是他們神色有異，不知爲了什麼事，在飛機上鬧了別扭，回到香港後竟互不見面。

肥佬梁連請柬都印好，只因他們鬧別扭，沒法發出；他的燕尾大禮服，也無用武之地。

這頭婚事沒結成功，佐治悄然飛回美國，應一大機構僱用，當了工程師。

兒子的戀愛與婚事，眞是一波三折。梁太太爲此深感煩惱，肥佬梁卻從沒爲這事難過。

朋友知道了，問他：「阿梁，你的大少爺怎攪的？我們這頓喜酒，幾次喝到嘴都告吹了，究竟是什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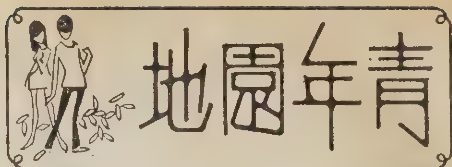
肥佬梁搓着肚皮，笑道着答：「這是虎父無犬子。」

「這話怎解？」

「佐治沒一樣像我，唯獨風流成性，和我相比，卻是半斤八兩。」肥佬梁道：「我未跟黃面婆結婚前，女友論打，要編好時間表才能應付。這些女友中大半和我有肌膚之親，這半輩子我可說享盡風流！佐治在這方面和我一樣，而且他能揚威異域，可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眞爲這兒子驕傲！」

朋友聽了他這番話，爲之啼笑皆非。

最近，肥佬梁突然飛美，原來是奉兒子之召，飛美主持婚禮。原來方小姐也回到美國，不久，二人獲得諒解，又決定在美國舉行婚禮了。



第二種烏鴉

黎 民

成先生是一間夜總會的高級職員。前年某天，他會見了一位陌生的客人。

「成先生，你好！」

「閣下貴姓名？有何貴幹？」

「我姓何。名字……隨你怎樣稱呼吧！」

「……？」成先生覺得有點古怪。

「據我所知：令尊在大陸過得不大舒服……是在英德地方的一個勞改場裏受罪吧？」

「唔！……」老成未悉這個不知名的何方神是那路人馬，但也不敢否認事實。

「他的罪名是：埋藏黃金，和在毛像背後按上祖宗神位。第一項本來不算罪過，但和第二項結合起來便很有問題。加之，這都是你的侄兒檢舉出來的，所以……」

「這可不詳細，看來你何先生知的比我多啦。」

「你還有叔父在廣州，侄兒當了紅衛兵，你家裏一妻兩子，現在的收入也不錯……」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老成顯得不耐煩了。

「哦！沒什麼。」何方神神秘地一笑：「你高不高興使令尊脫離苦難？」

「嗯！」老成想起大陸的難胞，勞改的和不勞改的沒有多大分別：「我只希望他老人家終有日能和我們團聚。」

「是呀！我來找你就是這個。要不然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可沒那麼如意吧？」老成隨便地回答一句。

「也不盡然，有道是——信者得救。」

「請說說看！」老成眉精眼企，深知善者不來，既來便會有點苗頭。

「這樣：你先把七千塊錢存入×華銀行裏，存款簿子由我保管。得到你爸爸的好消息之後，再存入七千。待人到了香港，你才簽字給我提款，共費一萬四千。」

成先生不禁沉思起來：此時此地，騙子多着！

「這是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啊！雖然，數目不算少，但你也應該知道我們是不容易賺的……」

何方神凝視着成先生，久久未見答復，又說：「好吧！給你三天時間考慮，到期再來拜候吧！」

客人送走了。老成也趕緊回到家裏，開了個家庭緊急會議，結果是爲了救父心切，姑且大膽一試。反正錢財乃身外之物，存款若無自己簽字，亦不容易溜到別人手上。於是依計而行，存款七千塊的手續，三方交割完妥。

說也奇怪。不久老成便接到爸爸從廣州寄來的信，並附有新拍的照片，說是已被釋放，現在安好地等待着來港的機會。起初是信不信由你，這時便變爲不由你不信。

何方神在這個關頭裏，自然又施施然出現，再收下七千元的存款，老成兩口子既歡喜事情有了眉目，又生怕半途還有風險，正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般，盼望和躭心着。

一天，正在盼得緊的當兒，門鈴也响得緊。老成從望人鏡裏認出何方神在叫門，沒想到大門打開，他背後還有一個朝思暮想的父親。恍如隔世的重聚，怎不教他們哭完哪呀呀，又來個笑哈哈呢！

何方神對這些悲喜表演，好像無動於中，或許是看膩了吧！一手掏出提款票據，便催着老成簽字。這也難怪：事關老伯伯是個非法入境者，不幸被警方發覺，追究起來，豈不是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誰不趁早收錢，走爲上計？

成老先生說他逃出鬼門關的經過也夠神奇。在個多月之前，他曾被一個共幹秘密傳訊。出乎意外的是沒叱沒斥，有座有茶，而且看了一張簡單地圖。經過這個「假審訊者」指手劃腳一番，待他明白了然後退出。

他初以爲在惡魔的世界裏，畢竟還有好人，網開一面，讓他超生，於是興奮緊張地等着時間的降臨！

月黑風高的一晚，他依照「最妙指示」溜了出來，前進到一個樹林裏躲了一宵，然後拋去勞改裝，抱着「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赤膊上路。不料沒去得多遠，便給一個熟口熟面的共幹一把拉住！那時，他眞是怕得要死，但怎也沒想到這個魔鬼門徒全無惡意，不獨沒有把他捉回頭，還拋了衣服出來讓他穿上；示意他在若干距離後面跟着走。有了這樣的「護駕將軍」，自然是一路福星，安居羊城了！

在廣州挨了兩個星期左右的工夫，他便拿到了一份「如假包換」的通行證。前此的寫信，拍照過程，也使得他明白了到底是財可通神、也能通鬼那麼一回事！於是安心樂意地離開廣州，又過了羅湖橋。

以後的「舵手」便由何方神擔任，坐在輕軟軟的私家車裏，順利地把他送上門來。

老成化了偌大的一筆錢，當然値得。除了捨財救父，人子當爲不必說，這股「人命市價」，去春便已衝破二萬大關了。

毛虫、笨虫、應聲虫們，常常以「祖國無盜賊、無貪污」驕示人前，這倒像沒有說錯。實則民脂民膏，已被騎在人民頭上的特權階級吮到一窮二白、三光四淨了！試問還有什麼可以被盜被貪的呢？本土吃得還嫌不夠，才把魔手伸到海外來「找對象」。成老先生那段戲劇化的遭遇，和許多華僑家屬，用金錢「贖買」回自由的事實，就是鐵一般的例證。

人們但知「天下烏鴉一樣黑」！還未細心認識到烏鴉實際上可以一分爲二；第一種是我們肉眼常見的——「啄茶錢」；「吃派鬼」；「收賭規」。第二種則是美麗咀巴底下隱藏着利鉤的——「啄人不准叫喊」；「吃肉不見血」和「收買人命」！

梨園逸事

佐炎

談丑角臨時「抓根」之笑料

以生、旦、淨、末、丑順序而言，丑佔末席；丑在各戲中雖不重要，但有似藥中甘草，有它不治大病，無它難以調劑百藥。

即以全部「借東風」中蔣幹盜書一段說，飾文武小生之周公瑾，任你頂兒尖兒之角，如無痴頭呆腦之蔣子翼作陪襯，也難顯周瑜瑞楊而誤之計輕易得售，更難收名實相符運籌帷幄之功。蔣幹被玩於股掌之上，還自以為聰明；同時飾蔣之角愈顯痴憨，也就更顯周之智畧，以彰牡丹綠葉之效。可見當年編劇家嘔盡心血，某戲有某戲精華，絕非信手拈來劇本可比也。

民十以次，故都名丑角很多，但受顧曲家所歡迎的，不外蕭長華、慈瑞泉、馬富祿、龐德雲、茹富蕙、朱斌仙數人；迨民二十以後，富社五科生詹世輔，亦嶄露鋒芒，且有後來居上之勢。

是凡稱一全才丑角，首重一副滑稽突梯扮相，使人一見即生不禁莞薾之感；此外，除正詞表達，還要腦筋靈活，口齒伶俐，把握觀眾心理臨時「抓根」，只許諧而不俗，樂而不淫。否則好討不到，反而多聽幾聲「通通」及口哨的倒采聲。

莫看丑角這個梨園小人物，他們不但能隨時「抓根」（編者按：即粵劇中的「爆肚」）。擦你一笑，有時也敢諷刺權貴及時政，在收效方面比報紙刊物遠為宏大，他先日說的話，次日連目不識丁的人也都津津樂道，四處流傳。就記憶所及，列舉數例，以博一粲。

× × × ×

據聞日佔華北期間，茹富蕙與名坤伶童芷苓合演「紡棉花」，茹飾童夫由關外返家，童問：「看你印堂發亮，小辮生光，想必發財了。」茹答：「當然。我在關外作生意，那裏眞是一片——一片昇平（東北義勇軍到處抗日），貨幣穩定，兩元錢買袋洋麵，我這日入十數元之人怎不發達。」（按彼時華北物資奇缺高漲）童道：「兩元買袋麵粉，你把我也接去吧。」茹云：「什麼袋呀？獅王牌牙粉袋，你莫弄錯了。」

觀眾被搔到癢處，叫聲掌聲險把戲院房頂震塌。可是次日茹老闆下落不明，後半月餘方始回家，人亦成皮包骨矣。原來當日晚間散戲，返家途中即被日軍憲兵隊抓去，受盡酷刑。

茹富蕙諳敢諷刺「皇軍」，沒有被殺頭，乃多虧有位仁俠仗義之尚綺霞（小雲），聯台公會同業各方奔走營救，始得受活罪而免死刑得獲保釋。這也是「抓根」丑角中之不幸者。

× × ×

曾憶有次在開明戲院，看程硯秋與俞振飛合演之「穆柯寨」，宗保被兩個莽漢孟良、焦贊，慫恿往討降龍木被擒後，焦孟營救闖山一段。穆瓜傳來警訊，禿丫環（慈瑞泉飾此丫環，穿花披間，腰紮綠汗巾，足蹬大紅球絨鞋，新剃流明透亮之禿頭上，黏隻衝天椎小辮，抹臉怪粉，扭扭捏捏，加以他先天之滑稽相，先就令人捧腹），向程報道：「啓稟姑娘，山下來了兩個大漢，一個叫侯喜瑞，一個叫蘇連漢（按二人均係當時一流架子花面），口口聲聲要找程硯秋，說他三人一齊滾旦！」

程聞後怪他「抓根」，狠狠瞪了慈一眼，但慈毫不買帳，繼道：「怎麼，你未聽見我再報一遍，啓稟姑娘，山下來了兩個大漢，一個叫侯喜瑞，一個叫蘇連漢，口口聲聲要找程硯秋，說他三人一齊滾旦！」

程一看，知道這老傢伙存心倒旦，再不答他，說不定還有什麼花樣。趕緊道：「知道了，抬刀備馬。」慈答「是。」繼云：「不怕你聽不見，我報了兩遍，還有三遍。」招的滿場觀眾哄堂大笑，間報以彩，實際這是慈倚老賣老，如換他角是不敢的。

× × × ×

一個丑角「抓根」有的臨時見景生情，有的在後台與另角早有秘契。某次蕭長華與王鳳卿在中和合演「當鐧賣馬」，王飾秦瓊，蕭飾店主東。蕭一出場，那幾句唸白眞的「巴閉」：「啊，哈！開店開店，賣酒賣飯；酒飯不拘，臨走再算；愛吃不吃，不吃滾旦；是兒不死，是財不散。」

此時秦瓊牽馬慢上問道：「這是店嗎？」蕭答道：「不是店，還是監牢獄？」秦問：「可有上房？」店東作細看瞧不起狀答道：「你站對面看都是上房。」秦：「房可干淨？」答：「潞州天堂縣大老爺大堂干淨。」秦：「有無臭蟲？」答：「不用問牠，到時牠找你。」秦：「店家，你這是怎麼講話？」答：「你總算幸運，要碰到我哥哥，他比我還彆扭。」秦：「你可知和氣生財？」答：「怎麼着，和氣？難道你還叫我向你叫聲二大爺？（說罷撚撚鬍子）你好意思嗎？」全院報以滿堂彩！蓋蕭是語帶雙關，按鳳卿乃老供俸通天教主王瑤卿之二弟，梨園界以瑤卿關係，均稱鳳卿二大爺。今蕭手撚鬍子，又以自己

年歲行輩，說你好意思嗎？這個「緊根」的多麼俏皮。

× × ×

民二十一年中和戲院出演一次別開生面之合作戲，「勾踐復國」，由富連成社四世同堂分飾各角。一科老大哥雷喜福飾越王；二科老大哥會連孝飾范蠡；劉連榮飾吳王夫差；三科丑角馬富祿飾太宰伯嚭；四科李盛藻飾伍子胥。這齣戲是不易配到一起的（雷喜福從不與後科掛並牌的，向挑大樑，但成績平平，然為維持一科大弟子身份，還得打腫面孔充肥佬，每演一場戲下來，除開消所餘無幾，以致潦倒一生）。雷此次與後科晚輩合演，殆例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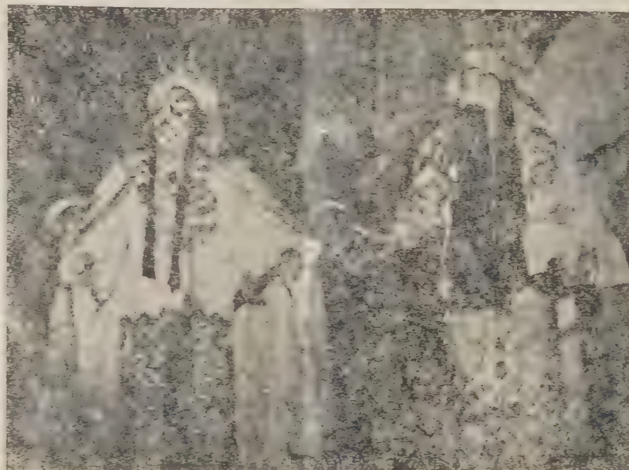
該劇為吳王夫差患病，纏綿徊榻。范蠡獻計勸越王入宮問安，並教言詞，按天時、氣候、季節斷定夫差之病；然後可云曾得異人傳授，嗅糞知疾，再付行動，斷言某日蘇災，以結吳王信心。越王云：「孤雖不肖，然亦一國之君，眞如卿言，嗅糞乞憐，他日復國將何以御臨臣民？」蠡云：「大王今日困吳，乃一匹夫耳非有特殊表現焉有復國之期？」

越王接受范蠡勸告，翌日入宮，背詞設將蠡教言朗道一遍。後云：臣曾得異人傳授嗅糞知疾，命人將吳王便桶端來。吳王反而感到不安。但越王誠心敬意以手挾糞嗅之，旋雀躍歡手，恭禧大王復愈可於某日霍然。吳王頷首連稱：「勾踐愛孤，勾踐愛孤。」

相國伍員趨前道：「大王！勾踐外表恭順，心實蛇蠍；外嘗糞便，內嘗心懷，王墜彀中，禍不旋踵矣。」吳王云：「相國休矣，何不能容人之甚？爾云勾踐假意，爾係孤股肱重臣，能嘗孤糞耶？」子胥搖首，王遂問伯嚭云：「太宰愛孤，不下勾踐，能嘗孤糞嗎？」這位小丑眞不含糊，連道臣能之。說罷直奔便桶，邊行邊道：「自古忠臣不怕屎（死），都似伍員狂得志。」迨將桶蓋即作欲嘔狀，蹙眉搖首欲挾輒止。那種虎頭蛇尾，進退維谷之情，令人捧腹。池座有一白鬍老戲迷道：「馬富祿嘗了吧？」馬以手指桶說：「老大爺，你來。」弄的滿院觀眾哄堂大笑。其實馬雖有「灑狗血」小丑，但也不能否定他有成名一套本領。

× × ×

嘗在富連成本社看過一齣「奇寃報」，由袁世海飾包丞，彼時五科生，袁較年長又係大塊頭。由小花主葉世長（即盛章、盛蘭之弟）飾劉世昌；詹世輔飾張別古。詹年最幼，約十三四歲，身裁矮，穿件無領皂衣，足登白布高腰袜，草芒鞋，口戴黑黃小白髯口（即鬍鬚中間又接一塊短鬚，每有動作，顯着滑郎噹郎的，小丑戴這種髯口者居多）。一出場，以清脆流俐唸白，滑稽亮相，先給觀眾們個好印象。



周信芳飾文天祥的劇照

迨劉世昌鬼魂附烏盆講話，逼張帶往告狀時，喊寃進見，張備述烏盆講話經過。包云：啓過了，站立一旁。隨叫道：盆！（不應）盆！（不應）烏——盆！（又不應）包云：「年邁之人，胡言亂語，出去吧！」張即退出。

將至門外，劉世昌鬼魂又叫：「老——丈！」張云：「你別挨罵了，始才何不講話？」劉云：「門神攔阻，鬼魂不得入內，希將門神遮蓋，我即隨入講話了。」張云：「我是不去了。」劉云：「你不去我拿你頭疼。」此時場面鑼鈸察察作響，張手按頭部，作疼狀，向擊鈸人罵道：「孫仔！你別官報私仇咧。」觀眾大笑。急說我去，再入公堂。包問：「何以復轉？」張云：「烏盆說門神攔阻，鬼魂不得入內，希將門神遮蓋即進來講話了。」包吩附照辦後云，站在一廂，叫道：「盆！（不應）盆！（不應）烏——盆！（又不應）。」包大怒道：「嘟！三番兩次騷擾公堂，王朝、馬漢按倒重打二十大板。」一聲唱諾，將張按倒打了二十板。張一瘸一拐，撫着屁股走出大堂。

耳邊又聽叫道：「老——丈！此番帶我進去決定講話了。」張云：「唉！世長（世昌），你這就不對咧，咱們師兄弟的，你已經叫我挨了二十大板了，還不出氣？並說有什麼過節，你說好咧。」（把葉世長之「世長」，叫作諧音劉世昌之「世昌」，非常恰當）滿堂喝彩！迨後劉云：「你對大人講，我被趙廠大剝光衣服害死，赤身露體怎見朝廷命官，求大人賜黑衫一襲，方能遮體進見。」張云：「我是不去了，你找那位帶你都行。」（說時手指台下觀眾）又惹哄堂大笑！

劉云：「你不去我又拿你頭疼。」張云：「我去，我去。」三次又入公堂照說一遍。包如言，命用黑衫包裹烏盆，置於堂口。包叫道：「盆！有。烏盆！有。烏——盆！有——。」包作滿臉驚奇狀，將欲發言。

張別古不依了：「好呀！人道包是清官，今日一看也是混旦。常言道七十不打，八十不罵。老漢今年八十三歲，你打也打了咧，你罵也罵了我咧，你不說理，誰還講理？小仔沒完，我『入』（按：乃粗口，有如粵語「丢」。）你的窩窩的！」說罷拐杖一按老，翻身坐於案桌中央。包公語塞，命王朝賞他紋銀十兩回家去吧。

「抓哏」抓到這種粗口上場，如出成年人丑角身上，觀眾必大叫「滾下去」的，可是今出十三四歲小孩，扮個八十歲的小老頭，放蕩滑稽透頂，雖帶髒字，反而鼓着好玩取樂，笑罵育呀！

大獨裁者秘史

藍雯譯

當他們回到貝德斯伽登來時，我時常看見她。我不歡喜她，她的性格似乎很殘酷，她的女僕和她一道來，而這女僕卻時常跑到工人屋來，眼睛紅腫，有時臉上還有被摑打的紅痕，女僕爲了洩忿的緣故，卻記住了一大串關於她的壞故事。其中有一個我忍不住不公開出來。

有一次，伊華應希特勒的約到柏林的總理府去吃中飯，從一個私用的小門直穿過大廳，大廳的地板是細木舖成的，非常光滑。過了大廳就是希特勒私人的住處，在住處的大門口兩旁，站着兩個穿着整齊制服的粗壯守衛。他們立正地站着，三點鐘換一次班，看去像是石像一樣。

伊華因爲是德國最高的統治者的邀請，所以昂然地走着。可是，太昂然了，當她正走到那兩旁站着守衛的打開了的門口時，她滑下去了。她伸出手來抓住右手邊的守衛的袴子，起初那守衛還不動，但因爲伊華一直滑倒下去，而她又把他的袴抓得很緊，結果是兩個都倒跌在地板上。一秒鐘後，希特勒在門口出現了，剛好看見伊華的窘態，裙子差不多拉高到屁股上，而守衛的頭則正好壓着伊華的頸子。

伊華白朗現在還是希特勒的朋友，至少在當我離開時還是。但他們的關係變成純靈的了。他們還是照常去看她，他們談話的題材已不是情愛而是政治了。她是憎惡英國的，我常常聽見她譏誚英國的懦怯。希特勒有趣地聽着她的話，但常常發表不同的意見。

「英國人懦怯，只是愚蠢而已。他們之所以看去懦怯，只因爲他們沒有良好的領導之故。但當他們上了戰壕時，他們是和瘋人一樣勇敢的。我知道的，我曾和他們打過仗。」他有一次這樣說。

「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能產生偉大的兵士，德國、法國和英國。其他的國家只是把戰爭當成兒戲。看那些義大利人吧，唯一他們懂得的命令就是退卻的命令。而現在，德國的兵士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因爲他們爲一種理想而作戰，國社主義的偉大的理想！」

李賓特羅甫對伊華白朗常是很好的，大半是因爲她的反英的態度。我很少看見這位香檳酒商人，因爲當他到貝德斯伽登來時，他差不多把全部的時間都花在和希特勒討論事件上面，對其他的人極罕說話。但伊華卻是一個例外，他鼓勵她在希特勒面前取笑英國。我嘗有一次聽見他大聲地說：「英國人只是野蠻人吧了。他們很聰明，但不知道有文化，不知道日耳曼式的生活。他們必須被打至屈膝而後已。」而伊華對這一類的說法總是加以讚嘆。他們兩個一定做了不少的工夫來煽動希特勒反對英國。

我在貝德斯伽登時，希特勒還有另一個女朋友，但我不願說出是誰。我將永遠說她是某小姐，因爲正是她還給我以自由。我所能說的，只是她是希特勒碰到過的最好的女人。萬分可惜的是她沒有成爲他的妻子。

據我所知，基斯德納兒小姐也參加過希特勒的私生活，而且還在參加。她年紀四十，面貌平常，身體茁壯，並不矯裝妖艷。我覺得她將永遠是元首的生活中一個最大的神秘。我到貝德斯伽登時她在那裏，走時她也在那裏。

她從不管貝德斯伽登裏面的事務，她常在她自己佔住的兩間房子裏用餐。但她在貝德斯伽登是生根了的。她在那裏隨意做事，隨意進出，隨意說話，從不受盤詰。我知道她常和元首在一起至數小時之久。這就是我所知的一切。

但我敢斷定，當希特勒執政期間的歷史被完全地記述出來時，全世界就一定會更知道基斯德納兒小姐是怎樣的一個人。

她是德國的神秘的女人，我相信她對於德國命運的影響是十分鉅大的，不要問我爲什麼。我只能說我們都這樣想，並且相信我們的推想將來會被證實。

關於希特勒和女人的事還有兩點我必須說出。

有一位奧國的心理學家來訪問過貝德斯伽登，他是一個納粹的信徒，同時又是一個夠格的醫生。他不自禁地把元首當成一位病人

來研究。我知道他的判斷，因爲他告訴過一位慕尼黑的醫生，而這醫生以後又嘗診治過我的病。下面是他的話：「元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但這並不是說他的精神是健全的。我羡慕他對於德國的貢獻，但作爲一個醫生，我自有我的見地，要是我把他當成病人來看待，我要說他是一個兩重人格的自我狂者。他一方面是殘暴的，另一方面卻是軟弱、和善、傷感的。當這第二方面佔優勢時，他便需要女人的陪伴。女人們滿足他的『自我』，證實他的雄健，承迎他的驕誇。這，我相信，就是爲什麼元首要和女人發生關係，並不是因爲他眞的愛上了她們，而是因爲他太過於愛他自己。」

還有一個故事，是我的一個同事告訴我的，因爲我不能保證它的眞確，所以這只是等於一個附註而已。

這是關於一個美麗的匈牙利女人的。她到貝德斯伽登來，把希特勒迷住了。故事說，當希特勒認識了她一個星期之後，他向她求婚。她微笑着說：「要征服一個女人，恐怕並沒有像征服一個國家那樣容易吧！」

她是一個匈牙利人，所以希特勒只好微笑作罷，雖則她的話一定使他不高興。

我之所以慶幸離開貝德斯伽登的理由之一，是因爲可以逃避了那裏的由於奇特的戀愛事件所造成的熱病的氣氛。他們把那個地方造成了像是一個豪華的妓院，那都是不乾淨和不自然的。一層不潔的性關係的霧籠罩在上頭。

第六章

我在前頭曾說過，當舒士尼格被嚇叱以至於向納粹豺狼屈服時，貝德斯伽登裏面的氣氛是怎樣，但最激動和最戲劇化的還是在向奧國進兵的前夕。

希謨勒，戈林，戈貝爾，雷斯瑙和其他許多陸軍和空軍的首腦都在那裏，每一個都非常興奮。就是傭僕的住區亦同樣感到緊張。史里賓警告我們行動必須特別小心，無論在伺候進餐或做其他的工作時，都不能有小小的錯誤。

希特勒有兩天沒有上床睡覺，也吃得很少。一切日常生活的秩序都出了軌，他實際上只喝了若干杯咖啡，不斷地發號施令和會見官吏。

我們之中凡到他的書房去的，都注意到希特勒變得極端狂暴，這使有些人碰了釘子。

第一個碰釘子的是空軍司令史白爾勒將軍，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故，但當我恰好從那裏經過時，我看見他給狂叫着的希特勒趕了出來。

接着每個人都倒了霉，卽使戈林也不能例外。希特勒在這一天對他的重要的幹部老是叫罵。

好像大家都不贊成他侵奥的計劃，眞的，大家對他也是生着氣。他們在藏書樓開會，大家都氣憤着，有一個時候好像眞的要釀成叛變的樣子。但無論如何，希特勒總是照向來的樣子獨斷獨行的。到了下午，事情好像定下來了，雖然暗地裏正活動得厲害。

三點鐘起，希特勒把自己關在書房內，拒絕接見任何人，雖則有許多極要緊的事件和極重要的軍官們都在等着他。

四點鐘，他按鈴叫厨房要咖啡。史里賓叫我送上去，我行近書房時，心裏有些不安。我叩門，當希特勒用粗暴的聲音咆哮地說：「滾開」時，我差不多嚇得讓扁盤墜了下去。接着他又大聲地問：「是誰？」

「咖啡，元首，」我用軟弱的聲音回答他，他喉嚨裏咕嚕地響着，跑來開門。當我把扁盤放在桌上時，他正在自言自語：「這班蠢貨！史白爾勒得滾開去，我再受不了他那蠢樣子。難道我永不能在這個屋子裏安靜地做我的工作麼？」

他的聲音變成喃喃地聽不清楚了。我慶幸我能夠立刻跑了出來，因爲他蒼白的臉色，顯示出他的希斯迭里亞立卽就會發作。他眼睛裏冒着火，臉上的肌肉抽搐着。我相信他甚至沒有注意到我在房裏。

六點鐘，我換班了，便跑到休憩室去看有誰在那裏。格列塔正獨個兒在那裏玩紙牌，我們便一起談着當天所發生的事情。她告訴我這天戈林和赫斯劇烈地爭論着，戈林甚至於想用他的狗鞭打希謨勒。

我說可惜戈林不會那樣做，我們都笑着。正在這個時候，希特勒寢室的侍者弗朗茲慌張地推了門進來。「元！元！元首不！不！不見了，」他吃吃地說，差不多嚇昏了的樣子。

我們花了好一會的工夫才從他的話裏湊出來了是什麼一回事。

起先是雷斯瑙將軍，因爲有極端重要的事必須和希特勒商量，他跑到希特勒的書房，決定非進去不可。他叩門，但沒有人答。他試扭了一下，門並沒有鎖。他很奇怪，把門推開了，一看，元首的桌旁並沒有人，這倒並不會使他駭異，他跑了出來，對好幾個祕書問希特勒在那裏。漸漸地，所有應該知道希特勒在那裏的人都給問過了，都不知道。這樣，傭僕們也找來問了，也都沒有誰看見他。所有的房間都尋遍，官員們跑到花園去找，衞兵們亦被詰問，仍然沒有頭緒。最後，只好出動格殺打撲了。

【未完】

和校長正在互拍大腿唱山歌的那位女郎忽對他們說：

「大家一齊落海去玩個痛快好不好？」

「好！」這建議立即得到響應，比按電鈴時還快。

於是，三個女人，不由分說的，一人拉着一個，好似牽狗般往海裏跑，貓眼相過於胖，反像一個大西瓜給老鼠拖着在斜坡滾落一樣。

「走，我們跟踪下去！」張河也匆匆的把我拖落海去了。

我們浸在水裏像偵探一樣，躲在人堆裏，不讓他們看見。

他們嘻嘻哈哈的，儘在調謔嬉戲。貓眼相的雙手老是在水裏活動，女的不斷地向他潑水，笑淚和海涙混在一起，貓眼相和女人攪成一堆，引過來許多好奇的眼光。

不知怎的，那個女人噗的一聲泅水跑了，貓眼相不懂得游泳，跟着撥着水一路追趕下去。一個是敏捷的青蛙，一個是笨拙的蟾蜍，邊跑邊笑，邊趕邊嚷。那女人又好似要開貓眼相的玩笑，故意跑跑停停，若即若離的逗他追，不時還潑水戲弄他，捉迷藏一樣，攪到貓眼相團團轉，像一條飢餓的鯊魚在海面上撞來撞去。

貓眼相正在得意忘形的時候，忽然「喲」的一聲，海底有什麼東西把他絆住了，整個身子搖搖欲倒，恰巧有一個少女在他面前學泳，貓眼相這時已身不由主，向前一撲，雙手把少女攔腰攬住。

「非禮呀！」少女大驚失色的一聲尖叫。

定睛一看，原來那少女就是玲玲。我登時動起無名火來，和張河三爬兩撥的泅過去，想乘機跟貓眼相理論，給他一頓教訓。

可是有一道人墻把我的去路堵住了。現場已被重重的圍起來。一位青年一把抓住了貓眼相，責問他是何居心？貓眼相看見這種形勢，一時答不出話來，張皇失措的回頭張望。

看熱鬧的人見他已作賊心虛了，便七嘴八舌的向他訕笑。有的叫打，有的叫捉。另一位血氣方剛的男子突然走過去，「劈拍」兩聲，給貓眼相兩個耳光。他的臉上立即泛起了紅一塊，靑一塊，像一個還沒有熟透的南瓜。

張河對我說：「惡人自有惡人磨，我們還不忙挺身出面！」

這時，我的校長過來了，他連忙向大家解釋：「對不住各位，這是一場誤會。——」

話未說完，給人頂上一句：「誤會？光天化日摸女人的大腿算是誤會？」

「這是衆目睽睽，難道大家的眼都是瞎的。」

尤其是女觀衆聽了這句話，本來是看熱鬧的，現在已表現出義憤塡膺樣子，站在我前面的小姐嚷起來了。「這個肥佬是一個大色狼！要懲誡他，拉他上差舘去！」

「他是大鯊魚！」

「是泳場老鼠！」

從下流



一陣嬌聲嚦嚦的呼喊，又引起男士們的附和，哄笑。

校長又以一種排難解紛的姿態對大家說：「各位！各位！請大家相信我，我們是一道來的，並沒有什麼壞念頭，這次可能一時疏忽，——鄙人是一間學校的校長，這位是本校的榮譽校董，是社團裏的首長，是——」

「是重整道德委員會的會長是不是？」抓住貓眼相的那位青年反駁一句。

又是一陣反感了，惡語相加起來。

「這是校董？呸！」

「是什麼卵校長鳥校董？蛇鼠同窩，都是斯文賊！」

「你是不是阿飛學校的校長？」

「你是不是平日摣女學生的屁股成了習慣？」

在這樣的冷嘲熱諷之下，校長的臉也變色了，不敢再行强辯，尷尬地縮了出去。

貓眼相的第三位同路人跟着出現了，笑容可掬的請眞油滑，他一出來便遍向羣衆作揖，這傢伙可大家聽聽他的意見，他提高嗓子說：「在這一個高尙的場所裏居然有這類事情發生，眞是一種遺憾，爲淸潔沙灘起見，一定要把當事人送上差舘才行。——不過，凡事必要先調查淸楚，是無意還是有意，所得的效果又怎樣。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沒得說；是無意的，大家就要考慮一下，究竟上了差舘之後會不會有麻煩？第一需要證人，相信各位誰也不願意在興高采烈的時候惹上不愉快的事罷？第二，既然不會替這位先生的名譽着想，起碼要爲那位小姐的面子打算。鬧上了差舘，明天的報紙一定登出來，那時變了街知巷聞，試問那位小姐又怎樣的難過？還有第三，這是主要的，關係到全體的，萬一在差舘裏拿不出確實的證據，警察老爺定會到這裏來調查，這不是給我們帶來麻煩？何況差舘是替誰說話還是問題……」

眼見人墻開始崩潰了，洶湧的羣情給他這番話抑伏了，怕事的人逐漸跑了開去。

「我出去拉他上差舘！」

張河立即把我拖住。說：「不要太衝動，還是顧全玲玲的面子要緊！」

那傢伙又說：「照鄙人的意思，既然有這麼多顧慮，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代表這位先生公開向大家道個歉便算了，省得大家麻煩！」

那靑年見到大勢將去了，便恨恨的順手一推：「去你媽的！」

貓眼相站腳不牢，摔落海裏去，喝了口濁水，唔了幾聲之後，悻悻然跟着他的同路人上岸去了。

我也找到了玲玲，她才驚魂始定。可是那位仗義勇爲的青年又想過來跟玲玲打交道，張河一聲對不起，把他擋了駕。「老兄！多謝你的幫忙，我代

表小姐向你感謝！」

他見此情形，也便打了退堂鼓，到別處玩去。張河說：「這傢伙也是存心不軌的！」

「眞打得有意思！貓眼相連聲都不敢哼一聲哩！」我說。

「哼！他敢還嘴？」張河撇撇嘴角，輕視的說：「一山還有一山高，陸上讓李逵，水上有張順，貓眼相只有膽在海傍地區欺侮小孩子，要在這裏大聲半句，哼！不被剝了皮才怪。何況非禮這個罪名不是好玩的，這是女人最新式的絕招，一聲非禮起來，那怕是丈八金剛也要截低兩寸！貓眼相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應半句嘴！」

「他還算一個識時務的人。」

「當然啦，吃這行飯的就靠這套本領。見可以欺得下的就橫眉瞪眼，欺不下的就軟聲下氣。從來最會擺架子的就是最會奉承的人，對不對？只有那個傻瓜校長才會這樣不識時務，他居然把海灘當作課室說起仁義道德來了。」

蘭姨也怪責起我們來。「都是你們不好，撇下了我們，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我只可和張河相對望了一望，交換一個會心的苦笑。

這時太陽已落山了，玲玲要回家去，蘭姨也說快到上班時候。於是收拾東西乘車回來。

我把剛才的事情告訴寫信佬，特別仿着校長的姿態做給他看。寫信佬最後說了一句這樣的話。

「這就是所謂聖人行徑，浪子精神了。在教育界到處都是這樣。也告訴了你，爲什麼我離開這個圈子的原因了。」

十七　迫遷

我也時常到六姑那裏去探問媽媽的消息，卻沒有一次不是失望的。眼巴巴的看見花開了又落，葉綠了又黃，整整的一年已過去了，媽媽的音訊始終如石沉大海一樣。我的熱望，反而變成無了期的相思。

我明白，六姑也年紀大了，不可能要她爲我奔波多勞，何況香港這個地方，人密如蟻，要找一個人也並不是件容易事。看來，我母子的會面機緣，只有聽候上帝的安排了。

有一天，我又到那裏去，和蘭姨她們閒聊起來。蘭姨取笑我說：

「阿毛，你眞夠艷福了。」

我知道她所說的是什麼，故意賣個關子。問她：「你指什麼？」

「玲玲！」

「你有沒有看錯？」

「阿姨也不是小孩子了，豈有連這點事也看不出來？」

「聖人也未必沒有看錯的。」我給她一個驕傲的眼色。

「錯不錯都好，橫豎薄紙包不住火，瞞也瞞不多久。」

「其實我也不是經常見到她的。」

「不會罷！」蘭姨好似向我挑戰了。

「你不相信？」

「你要我相信？」她反問我一句。

我也奈何她不得，況且自己也有點作賊心虛，乃懶洋洋的說：「信不信由你好了，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蘭姨嫣然一笑，神秘而夠機警，她說：「玲玲是純潔的，我也歡喜她。不過，我每次見到你們上茶樓，只吃了兩碟叉燒包，未免太吝嗇了。我說你呀，阿毛！兩個包子又怎能換取人家的心呀！」說到這裏，她睞我一眼，繼續又說，「總之，我贊成你這樣做下去。但戀愛尚未成功，阿毛仍須努力！懂嗎？」

說完，大家都笑起來，我心裏很感驕傲。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粗壯的女人跑了入來，她的樣子眞怕人，兩隻眼閃出冷酷的光芒，肥腫的臉綳得很緊，好似一個冷冰冰永遠沒享受過人生樂趣的老姑婆。

她一進門，向我瞥了一眼，鼻子「哼」了一聲，負氣似的跑進房子裏去。

「她是誰？」我低聲問蘭姨。

蘭姨把手亂擺，附耳告訴我：「包租婆！」

不到一刻工夫，包租婆又走出房來，不由分說指着六姑劈口就罵：「你們爲什麼還不搬家，想賴死嗎？」

我愕然了，正不知出了什麼事，六姑和蘭姨也面面相覷，臉色灰白，說不出半句話，像老鼠見了貓。

這時包租婆左手叉腰，恰似一個粗製濫造的巨型茶壺，她盛氣凌人的繼續罵起來。

「三天的期限到了還不想走，要救濟是不是？我這乾淨的房子，怎容得不清不白的人居住？」

這話一出，蘭姨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拉着孩子跑回房裏去。我登時也冒起了火，兩腿用力一踏，站起身來，大聲問她：

「你開口傷人，這是什麼態度！」

「哎喲喲！這次又輪到你了，你到底是第幾號老襟呀！」她掀動三角眼皮，在我身上打量一番。冷嘲熱諷的說：「喂！事不干己，要想想自己夠不夠資格和老娘理論。」

「你侮辱人就不對，誰都可以干涉你！」

「干你媽的屁事！有本領的不去和合石管一管？」

「管你個死人八婆，看不把你的嘴撕了！」

「撕罷！撕罷！有種的就動手罷！」她聲勢洶洶的逼過來。

【未完】

到上流

馬森亮



陳寒波生前死後（二十五）

三郎

一個共黨特務的培養經過

陳寒波在「三十一」號華東區社會部特種工作幹部訓練班擔任兼任教員的課目，是屬於情報範圍中的「敵情研究」，薛福球與呂東成指定他的講授課目「美蔣特務對進步民主黨派的內線活動」，包括以下各項內容：(一)美蔣特務滲進進步民主黨派的活動情形。(二)進步民主黨派有限度的可靠性。(三)同盟者個別與整個的轉變爲敵人的可能性。(四)政治保衛工作者對同盟者應有的政治警覺性。

這是陳寒波以前與當時在「情委會」所從事的工作。可說駕輕就熟，內行得很，他寫了一份約兩萬字的講義，送去特幹班油印，分發給各學生之後，他便被邀請去，每星期作一次特約講授。當他進入到這間中共特務的製造所，才瞭解到其中的許多內幕；以及用大被同眠，男女雜交的肉慾放縱，以維繫這班受訓男女的卑鄙邪淫辦法。

三查兩憶，訴苦坦白

能夠進入到這個特幹班受訓的學生，雖然都是經保送、介紹、考試過的，但正式踏入這棟門禁森嚴的建築物之後，首先便要經過一番嚴格的考察，由政治部與教務部共同負責，追查每一個學生的歷史與思想。先填表格，再寫自白書；自白書要一次又一次的詳細寫，從祖宗三代，寫到進入該班受訓前夕的一切活動；將前後左右的親友族戚同學同事關係，交代清楚，一點也不能含糊。各隊指導員作過個別談話之後，根據學生出身的階級成份，與參加社會工作的經歷，分成兩大類：一是訴苦份子；二是坦白份子。

列爲訴苦的多是所謂在舊社會被壓迫受損害的工人、特種婦女、出身工農階級的軍人等，尤其是那些沒有參加過組織的「新丁」。在指導員的誘導、挑撥、詢問之下，要他們聲淚俱下的控訴所受地主、買辦、國民黨人的迫害過程。這樣個別的訓導了一頓，一個個的結論都會自然而然的落在「惟有跟着共產黨走，學好政治保衛工作，不顧一切、犧牲一切，徹底打垮國民黨」；最後則是「毛主席的恩情說不盡，他是人民大救星」這一套濫調了。

與這一部份相反的，是那些出身地主、官僚、商人、小資產階級的學生，或者曾在國民黨時代做過事情的人，各隊指導員掌握了他們的經歷材料之後，便要他們控訴父母及自己的罪過，承認錯誤，表示悔改，願立功贖罪，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經過各隊的訴苦坦白之後，再集合各隊在一起，來一次當衆公開的訴苦坦白大會，分開排列，訴苦的站在一邊；坦白的站在一邊，預先由政治部指定典型的被壓迫者訴苦，通常是妓女、舞女、工人出身的人；另一部份被指定要坦白的人，當衆罵娘罵爺罵自己。這種定型的訴苦坦白大會，是共產黨人的拿手好戲，眞是做戲咁做，訴苦的說得苦不堪言，悲痛萬份；坦白的罵得有聲有色，悔痛已極。如果認爲坦白得不夠，便要一再坦白，初期發生逃跑的人，便是這一類不堪折磨自虐的人。後來對付這一類認爲坦白不徹底的人，是把他（她）們關禁起來；情形嚴重，認爲不堪教訓的罪惡深重、來歷可疑者，則送到班外的監獄去，甚至秘密處決。

這套辦法，對於清理內部，加强掌握學生心理的作用，不容否認是能發生效果的。但也是最難渡過的一個階段，像這種查歷史、查思想、查作風；訴舊社會的罪惡、痛苦，也即是直到今日仍然如此這般的所謂「三查兩憶」運動，一直要搞足兩個月，才算把第一階段過去。莫說有問題的人受不了，就是無可查，無可憶的人也不好受。

男女雜交，天天打胎

、在「三十一」號的「三查兩憶」，是一點也不馬虎的。但有一件事則隨便到極，那就是鼓勵性解放，可以放縱情慾的發洩。

這些學生的男女數字，幾乎接近平衡，而被考選入班受訓的女學生，又以特種職業的婦女爲最多，她們見多識廣，在做妓女、舞女、戲子、交際花、歌女時，對男女之間的關係，本來就隨便得很，既已獻身特務工作，學的東西也是邪門貨；加之無論男女，均年青體壯，這樣一百數十名男女關閉在一個屋子裏腳不出戶，就是嚴禁戀愛，也會鬧出「登子反之床，摟其處子」的風流韻事來。

可是，訓練班當局，對男女之間的戀愛，不但不禁止，反而極力鼓勵。從入學之日起，便把男女生混雜編在一個寢室裏；寢室沒有床，大家打地舖睡在地板上，白天看去雖然男女有別，晚上便可隨地打滾。負責人薛福球與呂東成有意造成大被同眠的雜交，以維繫這班年青男女的不願離開；到後來又重新編隊，交換對象，調換味口。有人說：「不是這個辦法，很多人早就開小差逃跑了。」

陳寒波曾爲此事欲向上面建議改善，因爲他發現這種搞法，對女學生的學習精神，身體健康影響太大，這間與外面隔絕的建築物裏，幾乎天天有人在打胎。她們對打胎的辦法，師承於延安時期的「一杯水」，勤務員替她們到街上購買東西的物品之中，最多的是「兩瓶濟衆水、一把建連丸」（共黨游擊時代的打胎藥方，乃是最流行簡便的打胎法。）如果這個藥方不見效，便只有向醫生請教，實行打胎手術了。因爲班方只准她們亂搞男女關係，卻不准許任何一個女學生生孩子，那時避孕無方，這班青年男女又似乾柴烈火，每晚上滾在一起，其淫亂

情況是可以想像中得之的。陳寒波的建議沒有正式提出，便由胡靜波勸阻了。因爲這種情形不但是班方有意造成，使學生們留戀在溫柔鄉中，不思逃跑，而且是楊帆的指示，他自己有時也會去訓練班的燕瘦環肥中，選擇目標而召幸。

除了各隊男女混雜在一個寢室裏之外，每星期還要開一兩次跳舞會。可以使同隊同組的男女玩膩之後，又在舞會中找新目標，與別的隊員或組員的同學玩。這樣口味時時換，花樣又翻新，男男女女都「此間樂，不思蜀」，逃跑的人也就少了。再加門禁森嚴，逃跑的人被捉回來以後的殘酷懲處，殺一儆百之效果收到後之，也就再沒有人敢興起逃跑之念，一心一意受訓。

通過了第一階段的基本訓練，也即是思想訓練；便進入到第二階段的分科學習，這一階段的學習是多采多姿，最易滿足學生的好奇好勝的。

第二階段，分科學習

第二階段的分科學習，共分情報工作科、特種工作科、執行工作科、通訊工作科。其中以情報工作科的人爲多，共編兩個隊，專門研究如何去組織情報關係，及領導情報關係去搜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以及綜合判斷的方法等。

特種工作科是專門訓練女間諜的，這一科並不强迫女學生參加，全出於自動。可是，除了桐油罐子裝桐油的特種婦女之外，還有一些女大學生，女幹部，卻有不少歡喜這一科富於刺激性，也報名參加。她們的訓練除了具備各科的一般知識外，還要專門研究男性心理學，娛樂場所包括舞廳、妓院、歌壇、夜總會、戲院、酒店等一切公共娛樂交際場所的工作技術，如袖珍攝影機、手槍、手榴彈、毒藥、麻醉藥、春藥的調配辨認與使用法。以及扒竊男人的荷包技術，與玩弄男性的特殊技藝、床笫功夫，都要學習，由老於歡場的女共特來專門教授。這些都是最具刺激性的功課，女學生們也特別感到興趣。

執行工作科以男性爲主，女生雖有，爲數甚少。他們專門學習偵察、跟踪、盯梢、逮捕、綁架、狙擊、暗殺、用刑、審訊等恐怖的行動業務，包括各種武器、刑具、炸彈、毒藥的使用方法。

通訊工作科專門研究無線電通訊技術，如密碼、無色藥水通訊、郵電檢查，各種傳遞輸送情報的技術，男女學生均有，一般膽識小，本質上很安份，心性善良好靜的男女學生，多選學這一科。

以上各科在第二階段必須學習的業務理論，包括以下各種：現階段國民黨軍統、中統、團統、工統系的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英美特務機關在中國的活動情形；美蔣特務活動的一般規律，及潛伏組織的破案範例研究。以上有的是根據事實編寫講義，有的是僞造虛構編寫小冊子，使學生們對「敵情」的瞭解與掌握，提高政治警惕性，作用頗大。

業務指導理論，則包括以下各種：怎樣保衛黨的組織與秘密，武裝保衛工作綱要、經濟保衛工作綱要；論工作關係的建立與領導，論政治保衛工作中的內線工作；地下工作綱領與工作技術、編報業務手冊……等。外加男性心理學，及行動與通訊的業務指導說明，以技術學習爲主。所有講義多不准帶出班外，編號保存，畢業交還。

人變魔鬼，無惡不作

不論那一科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文件學習與實際業務的實習是並重的。因此，執行科的人，有時便由隊長、指導員領導着，集體去「青白小學」廖耀林主持刑訊組實習下刑；到街頭去實習跟踪、盯梢；到公安部門與行動隊員去捉人；到審訊機構去擔任助審員。通訊科的人也要去電台向老前輩見習收發報業務，練習收報發報的技術。情報科的學生，也要到有關機關去參觀實習。惟有特種婦女科，她們多是出身歡場的風塵女子，對男人灌迷湯，以及在床笫間的「唱工做工」，雖無正式實習，經隊長各級負責人員的「個別召見」，以及平日與男同學的「隨地滾」，這也等於是「實習」了。

特工訓練班的教學情緒，只要第一階段的「三查兩憶」緊張恐怖一過，各學生均鑑定了身份，認爲根本上沒有問題了，以後的學習是輕鬆、刺激、新奇的。由於男女關係的隨便，在上課時也不似其他學校訓練班的刻板嚴肅，可以隨便發問，互相調笑；師生、同學之間，都是親密而輕鬆的。

陳寒波擔任講授的「美蔣特務對進步民主黨派的內線活動」。上課的學生是情報科與特別工作的婦女科兩隊人員集中聽講。有一天他說完了「進步民主黨派有限度的可靠性」之後，有一個特別工作科的女學生站起來向他發問：

「陳同志！根據你的說法，各進步民主黨派領袖，也是我們的工作對象了？」

「是的。」陳寒波肯定的說：「你們畢業之後，如果能接近一個民主黨派的領袖，便是你們對工作有貢獻的機會。」

「噢！……」這個名叫陶雪英的女生，如有所悟的坐下了。

「嘻嘻！我們希望陶雪英同志畢業後，能與李濟琛發生關係。」一個男學生向她打趣，引起大家一笑。他又說：「我說的是工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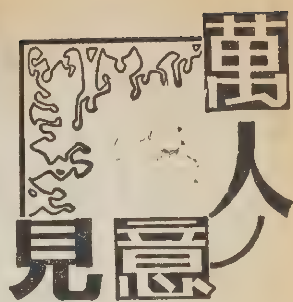
另一個男同學向着做舞女出身的一位女同學說：「我看艾薇同學畢業後，去做張瀾大鬍子的內線工作。」引起哄堂大笑！由此可見她們把男女關係是看成「一杯水」的。經過這種訓練，男的變成了猛獸，女人變成了毒蛇。

最能表現這種訓練成果的，陳寒波曾引用女學生艾薇在畢業典禮中所說的一段話。

她說：「……現在我眞的翻身了！我的思想眞的搞通了，過去我在舞廳裏是徒然給有錢有勢的人玩弄、侮辱、蹧蹋，我對他們忍受，只是爲了自己的生活。從今以後，我是爲了人民，爲了革命，爲了我們恩深義重的毛主席，我願意隨時犧牲我的青春，我的肉體，甚至我的生命……」

爲生活作有代價出賣肉體是可恥的，爲毛主席的革命無代價出賣肉體是光榮的。這就是共特機關訓練特務的成果。陳寒波說：「想起我年輕時，有一次在延安的送別會上，不是也抱着這種心情，說出這種傻話嗎？」他又說：「當你看透了毛澤東匪幫的欺騙玩弄把戲之後，只有替這些年輕後輩惋惜！」這是陳寒波慘痛的經驗之談。

而共特欺騙玩弄的花樣，尚不止此。



掛羊頭賣狗肉的中立報刋借民主自由之名播放毛毒

有證有據請看他們的嘴臉

贛萍先生：

就個人看到的，香港有一報章、兩雜誌明明揭的自由民主招牌，但細看其內容，卻是在替毛共宣傳。語云：「明箭易避，暗箭難防」。馬克思細菌善於滲透，他們自知共黨刊物沒人看，所以只好利用「中立」（騎牆派）地盤做播種、放毒工作，故讀者不可不隨時提高警覺。

看到一篇文章，先是報導，到最後居然提出「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畧謬論，誰都知道這是毛林夢話，現在這位作者卻在「中立」刋物上不厭其煩地向海外播放。我看了奇怪，質問「中立」主編人。據回答，作者是由大陸逃入西德的青年。那位作者與主編人明知文章有問題，然何以要發表呢？回答的很妙，說是願意由此篇東西，能夠掀起「論戰」云云。我不便再往下問，掀起「論戰」目的何在？讀者自明，不必多話了。

又有一篇，也是先報導，然後提出：「充滿了苦悶和空虛，對個人生活和世界前途，都感到可怕渺茫和失望」。以下還有一連串的「空虛苦悶」，原因是「還沒有一個新觀念、新的遠景和新的希望，來引導青年們一個努力以赴的方向」。最後露出眞相：他先引羅素的話：「假定要在共產主義勝利與毀滅之間，必須有一個選擇的話，我寧可選擇共產主義。」最後，他說：「好了，假定眞的有機會容許我們去選擇的話，我們究竟選擇什麼？老實說，如果我們不及時猛省，改變我們傳統觀念和方法，我們將不會有選擇餘地！」當然只有選擇共產主義了。這算什麼話？

還有一張所謂「中立」報，在副刋一方寸之地天天發怪論，簡直像說醉話。六月二十六日醉話更怪，他說（大意）今日國家所以搞到這個地步，完全是由於過去青年太聽老年人話。意思在呼籲青年不要再聽老年人管教。這明明是中了「毛澤東思想」的毒素，教青年人造反。

以上大小三篇東西，完全像紅衛兵的口氣，但實實在在發表在「中立」報刋上，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以爲不外以下數因：

㈠報刋主持人本來下過水，染上了色，毒素未清除，故隨時會發老毛病。

㈡青年作者過去生活在大陸，只受新沙皇主義教育，不知其他，故雖離開大陸，腦子反而空虛，因此終日喊「苦悶」呀「空虛」呀！

㈢此外就是左右左的人，因受不了左的迫害，所以投右；但右未必卽刻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只好再左，爲左派做統戰。

主持人年紀多已老大，思想複雜，已成定型，恐不易再改變。今想說的對象，是青年作者。先談苦悶空虛，凡是說這種話的人，一定不懂人生觀，也卽不知人爲什麼而生活。簡單說，人爲快樂而生活。快樂不是專爲自己快樂，必須使大家都快樂；所謂獨樂不若衆樂。然快樂決不會天上掉下來，必須先要下一番功夫求之。在求的時候，有的發奮讀書，有的認眞工作。這一階段，說是苦，其實也常有樂，古人說的多了，不必再廢話。及讀書有成，或工作成熟、立下根基，衣食無慮，便輪到孝父母、養妻兒，爲大衆服務，人人爲我，我爲人人。能力高者服務愈廣，責任愈重，快樂也就愈大，那有什麼「苦悶、空虛」之可說？照個人所認識青年，只香港一地至少在兩千以上。分析一下，凡是肯用功、思想純正者，他們生活都很快樂，從未聞有「苦悶空虛」的話。反之，凡是懶惰青年，或思想混亂者，才會時時喊「苦悶空虛」。

次談「新觀念」、「新希望」，中國古老的「大同」思想，天下一家，不分種族、國別、信仰、男女、貧富成爲一大家庭，彼此相愛，無階級、無剝削、無壓迫、當然更無迫害，實現眞正自由民主主義。這不僅是一舊觀念，也是新意識形態，而且以在美國麥肯諾島爲中心的「道德重整」早已在二三十年前展開了全世界工作，並到過香港好多次，它不僅是新觀念，也就是世界的新希望。

那位作者所說「新希望」，初不知何所指。及到最尾，才知道他說的共產主義。當然他是嚮往共產主義，那很簡單，凡是抱此思想的你就去大陸好了。但一般思想純正的青年，可不是那麼胡塗。須知向來一個政權誰也逃不過歷史上定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獨裁、暴政生腐敗，腐敗必趨滅亡。遠者不論，二次大戰納粹德國卽是一個好例證。

二次大戰前，青年左傾尙情有可原，因不甚知共產主義的禍害。想不到時至今日仍有人嚮往共產主義，此人如非中毒太深，便是生來白痴。當然每人都先關懷自己國家。那麼單談中國問題罷，十年前也許有人還對中共存一絲希望，可以維持下去，現在除小撮左仔外恐怕再無這種傻瓜了。顯然的毛共是日趨毀滅之途。何以見得？

第一、過去它仗蘇聯勢力，能使列國畏懼，今則與蘇聯勢成水火，且

時有開戰可能。

第二、過去都以爲中共內部如何團結，今則知是大分裂，而且搞得一團糟。太平天國是怎樣亡的？卽先由於洪楊爭權內訌。中共正走的洪楊覆轍，還能維持多久？

第三、毛共動輒以七億人口來恫嚇人，豈知這七億人口都是仇恨它的，隨時隨地都會造反，今日大陸游擊隊不是日在發展中嗎？況且多年「戰友」都變成死敵，以凱撒之强勇尙被親信亂刀刺殺，何況奄奄待斃的老毛，自難免逃凱撒的悲劇。林彪、汪東興、康生都可能變爲加斯加、布魯特斯。

第四、一國的强大，並不在乎有多大土地、人口，或擁有幾件新武器，而是要看高度文化、經濟力以及全國上下團結精神，然今日毛共卻一無所有。

第五、毛共政權初開鑼時，常炫耀有多少盟邦，今則只剩下一個小阿爾巴尼亞，不僅成爲世界孤兒而且受美蘇兩强雙重包圍，再加之虎視耽耽的國府隨時準備收復大陸。由此以觀，毛共尙有什麼前途呢？

海外同胞呀！醒醒罷，不要再上當了。

進山

由李思義「提拔小女」事件想到金字招牌「專業資格」

贛萍先生：

大約在三年前，有人說私校教師的待遇與官校教師相去懸殊，太不公平，於是李思義先生在天天日報評論版表示說：「非專業工作人員，其待遇必較低。」又說：「鄙人對一般准用教師待遇低微，深表同情。」他的結論是：「若謂鄙人製造階級，大銜加來，實不敢當，鄙人視教師一律同等。」

當時筆者卽在天天評論中予以駁斥說：「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意見，官有官話。如果官的意見能夠和老百姓相近，那就是靑天大老爺了。……李思義先生這篇『官話』中，『同等』一詞，可能是『平等』的意思。什麼是平等，這世界上眞有平等麼？大資本家的收入，必比小工高。毛主席的待遇，豈同農奴？在這方面，無法平等，若强使平等，實爲不平等。眞的平等是：大家在同一條件下自由發展，看誰對人類的貢獻較大，誰的酬勞卽應較多，在香港，有『專業資格』的人士，比『非專業工作人員』所幹之工作是否不同？是否前者比後者優秀？若然，無可致辯。倘若不然，或只講特定的『資格』，此卽人爲之不平等，此卽階級！一個註冊醫生，是否確比那些未註冊的事實上有經驗的醫生高明？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初執教鞭的師範生，是否確比老教育家高明？答案不必寫出來，讀者可能心知肚明。」

筆者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只覺得李思義先生只是想保持他個人的特殊地位而已，更知道自己人微言輕，所發表的意見等於微塵跌入大海中，決不會有半點反應。

誰知有人用金文泰中學的信箋，署李思義的名字，寫信給中文大學陳福霖副講師，請求「提拔」其女兒，並附上考生字跡和答題。

倘若這封信確是李思義先生寫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肯定「階級思想」已在李思義先生心目中生根了，他不但想保持自己的階級，還要爲後一代貼上金字招牌，打上貴族的烙印。原來李思義先生深知「資格」之重要，遠過於眞才實學，故千方百計，以求子孫身上印上金字招牌。

寫到這裏，我要向讀者報告一個「笑話」。如果這「笑話」不會令你笑，反而令你哭的話，那就要由香港的制度負責！

某著名書院，有一位金字招牌大學畢業的教師，他講授王守仁的「責善」一文，該文說：「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

這幾句話，淺白得很，誰都知道這文中的「某」字是王守仁自稱，可是這位金字招牌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教師卻解道：「某一個人於道未有所得」！

這就是「金字招牌」所出賣的貨色；這就是「專業資格」者的本領！這是可笑，也還是可哭呢？任君自便了。

古鶴翔

知而不言是為愚忠
一位讀者提出異議

萬人傑先生：

讀「萬人雜誌」八十七期「萬人意見」欄，愚以爲范念慈先生對梁莊先生的批評「知而不言是爲愚忠」，以爲國府宣傳應以一般事實向社會無保留地盡量披露，愚以爲不對。香港有百份之九十是反共者，但反共者之中，全站在國府一邊嗎？香港是反共鬬爭的前哨，爲要「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所以要「懸權而動」。因爲一切鬬爭還要繼續下去，避免暴露我方形勢。一般志士仁人，拼做無名英雄，不居功，不貪賞。這就是兵法中「形人而我無形」，這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我反問一句范先生：年前香港暴動，「工總」怎樣去粉碎罷工，是誰策劃，如何進行，是不是一一要向社會披露？如果全部披露我方人員和計劃，他們再來一次，又怎麼辦？舉一反三，可知大概。

再者，粉碎年前香港暴動陰謀，雖然自由報章居功至偉，但致力於反罷工、反罷市等活動，及我方人員雜於人羣中的宣傳，就是支持自由言論的主要因素，尤感激港府對我們的充份合作，這是互利的合作，因爲我們意識到光復大陸前夕，這個反共前哨——香港，有無限次大小鬬爭，所以將一切激動的事實，輕輕的抹過，「堯天舜日」的時候，「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范先生，你相信堯舜眞的是庸才嗎？堯舜的隨從者完全是飯斗嗎？

陸毛林上

逃亡青年呼籲團結反共力量

張先生：

拜讀大作「血淚斑斑」，深感先生反共之精誠及書中所列舉的事實，我是過來人，剛好在五月逃亡潮之時來港，雖未走過梧桐山之路，卻有幸「觀光」過前山，灣仔（中山縣近澳門之邊區）之監獄，親歷其境。而其中之黑暗及殘暴，恐怕比你書中所說的還要多些。由於我文化水平低，不能將這種殘暴形容萬一。今能睹先生之「血淚斑斑」裏所表現出來的人物、性格，以及他們從共黨之信徒變為痛恨反抗的過程，眞令我拍案叫絕！多年來，心中的憤恨，現在由先生的筆下發洩出來，對先生之感激敬仰，眞是無法表達出來，只有借用一句共黨之口頭蟬：「致革命的敬禮」！

但經過多年後的今天，我卻感覺到一個可怕陰影，這就是現實生活。在香港這個十里洋場裏，現實生活確實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很多逃亡青年，都變作壯志消沉，頹廢荒唐，終日迷於聲色犬馬，或則長嗟短嘆，傲岸自高，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更甚者，變志脫節，為港共利用，這些在年前五月暴動中可見一斑。

張先生與萬人傑先生合辦的「萬人雜誌」確實是目下香港的反共尖兵，令人欽仰。可否讓我們那一羣被遺忘了的逃亡青年向你及萬人傑先生作一點要求，在「萬人雜誌」的寶貴篇幅努力多些垂注我們，多給我們一點提示；多給我們一些應付現實生活的方法，讓我們在徬徨與抉擇中，有正確有力的方法，將一切精神投向反共救國大業裏。同時，我覺得在香港的反共朋友中，最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團結」，而只有團結才能集中一切力量，對付共黨暴政。

以上兩點，都是我的希望，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讀者陳志雄上

（編者覆：你所提出來的問題，也是我們早已發現到的問題；我在近期內準備寫一篇專文，解答你所指出來的這些問題。因為這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此乃巧合 並非抄襲

萬人傑先生大鑒：

今日去報攤兩次，才買到「萬人雜誌」第八十七期，（我們很喜歡這本刋物。）逐篇讀，讀到第十九頁夢野先生的「說對聯」一篇，其中一對「早也唸、晚也唸，唸來唸去老三篇，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不由得嘖嘖稱奇，由此我們想說個小事給您聽：

我們兩兄弟一個畫一個寫打油詩，來港後鮮有機會顯露本行，最近一個朋友建議我們畫點漫畫，於是我們合作畫了幾十幅初稿，一個畫一個配打油詩，我們那位朋友便拿了去給一位報界編輯指正，據說那位編輯大感興趣，願以每幅二十五元稿費叫我們畫了給他。我們畫成了正稿到也想部份投一家我們喜歡的報紙，就送去（並非郵寄）××日報，不料數日後說稿件用或不用都不退，且根本沒收到過我們的稿件。

唉！畫稿不同文稿，重新畫一份不像重新抄一遍文稿那麼容易，我們徒喚奈何。

我們送了一些給那位朋友轉那位編輯（是一份周刋），又畫了一些送×報，（×報決定每次鄉土版與海外通訊版刋用一幅）稿費十元，不一定要配詩。

這與夢野先生的對聯又有什麼關係？

原來我們送去××日報又被通知未收到的一批畫稿中所配打油詩，其中一首就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日也唸、夜也唸，唸來唸去老三篇」，實在太相像了，只是上下聯對調，及「日」與「早」「晚」與「夜」之別。我們想再錄幾篇給您，看看以後會不會再有這等奇事現：（都是送××日報的）

公平二千〇一年，我才二千〇六歲，那時全球歸我管，不由心中不喜歡，再看月球也不遠，有空把它摘下來，兩個球兒更好玩，不愁活得太長遠。

風燭殘年老大娘，也要宣傳毛思想，三寸金蓮走江湖，精疲力盡思家鄉。

身無一技之長，只靠毛澤東思想，家中一無所有，貼滿毛澤東畫像。

我爹是個貧雇農，人就說我思想紅，把我拉去三個月，如今亦醫亦是農，奇難雜症有病痛，都來求我土郎中，法寶只有毛語錄，唸完語錄送你終。

破布身上掛條條，總算今年發布票，老大老二和老三，看看哪個最需要。

從小我是共產黨，出生入死跟你闖，如今大功已告成，過河拆橋不認賬。

老子一向整別人，從未挨過別人整，你叫一幫兎崽子，今天來革我的命，手段毒辣狠如狼，借刀殺人把命喪，死不瞑目等着瞧，你也決無好下場。

毛主席萬壽無疆——失火啦！毛主席萬壽無疆——準備後事吧，毛主席萬壽無疆——多少錢一斤？

自從革了文化命，書籍圖片不准印，油墨紙張幹啥用？專為毛像與毛文，滿坑滿厕滿天下，毛屎毛尿毛渣渣，强要百姓拜圖騰，敢叫人間無文化。

萬人傑先生：我們也曾想過幾次：不知萬人雜誌還需要漫畫嗎？但自從××日報給了我們教訓，有點膽怯了。

[illegible]天我們要敬問您：萬人雜誌還[illegible]畫嗎？您願意屈尊打個電話給[illegible]們嗎。

敬祝

撰安

阿P、阿Q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阿P、阿Q君：來信所敍各節覆於次：㈠夢野的對聯相聲，共有聯語七，都是用慣常見聞到的大陸語言或事實寫照湊合而成的。你想得到，人家也想得到，不能說其中有一聯是你的作品，何況這兩句話幷非你的創作。㈡夢野與你所說的報社沒有關係；你投往該報的稿他絕對看不到。㈢漫畫稿可選數幅寄來，但請附退稿貼郵票信封，可用的會用；不合用的會退還。

編者覆

海外友人對本刊作者稱讚

二十年以來台灣大學人材輩出

推崇自由民主但對共黨缺乏認識

贛萍吾兄勛右：

萬人雜誌第五十七期三十一頁，一讀者給盤古編輯委員會的信，第七項有提「羅業宏」君，此君乃弟同學在台大讀哲學系，和殷海光很接近，算是高足了，他是海風出版社創辦人之一，沉默寡言好讀書，說接近「書痴」亦不遠了。比我高兩年（或一年）我長海風時他是編輯委員之一。是寫得講不得的人。早幾年在星島周報寫歷史「名女人」——的余玉書君和「當代文藝」的野火也與弟稔甚。余君原名×麟在台大讀中文系，曾長海洋詩社（規模較海風小甚）崇尚新文化運動，是胡適的擁護者。初期反對舊詩，後來幫他「搞掂」聲律，他自己也上了癮。野火原名「胡××」，此人自負不凡，不過確實一枝健筆。此三人作風大致相同，思想推崇自由民主，但對共產黨的認識都不夠。台大在這二十年來確實栽培了不少人材，假以時日同學們將必在文化界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學術自由的思想鼓吹下，同學們對認識自由民主的目的追求心切，但對維護與達致自由民主的法治與責任精神卻印象模糊，那的確是非常危險的。

在五十九期三十一頁，亦載有羅業宏、黃展驥批駁胡菊人。羅本木訥之人，居然現在可以站起來批駁，眞是刮目相看。黃展驥亦台大哲學系畢業，也是海風社社員，曾充攝影記者，和我同年畢業。聞說在中大當講師，與我交情尚好，惟不見面多年，亦從未通訊，想見面亦覺陌生了。萬人作者中何水申和宋逸民可算積學之士，岳騫對紅朝事眞很少人能出其右的。早日又買得八十一期，知宋逸民原不識你們，此人的確有幾下功夫，不可輕易放過，應該爭取作爲基本作者的。

關於讀者孺牛與古鶴翔先生之辯，孺牛文多强辯，文字理由均非古先生手脚。孔孟精義所在，當非孺牛所能了解，以今世風日下爲確保此文化精粹不致泯滅，矯枉過正爲必要者，我情願在夫子廟坐冷板櫈吃凍豬肉，比亂碰亂撞閒接爲匪張目做其「闖將」爲好。胡適後期的確推崇孔孟不遺餘力，弟親耳聽過幾次演講。匪共得逞於大陸，是打倒中國倫理傳統所謂新文化萬人師者爲其鋪好道路。如果今日還要徹底消滅僅有的一點倫理基礎，眞是民族的大厄運。黃台之瓜，豈堪再摘，古先生眞有心人也。兄台以爲然否？讀者對問題之爭辯，在必要時，編者在表示此問題之看法，如「萬人」之加按語，的確有時是必要的，亦責任也。耑此

知名不具（六月二十三日）

「左派人士」稱謂不當 應該改爲「流氓地痞」

萬先生：

近來若干報紙有關某一件事，從旁煽風點火的毛蟲，都以「左派人士」稱之，這未免抬高了他們的地位。鄙人以爲凡是這種唯恐天下不亂每事鼓吹搞事（如日昨拆屋，即有許多人從旁慫恿，於是有人持刀阻止）之事，報上儘可稱之「流氓」或「地痞」，似不宜稱之爲「某派」，因這種傢伙稱之爲人，已是很客氣；若再稱之爲某派人士，簡直看成政治人物，這批混蛋，更是沾沾自喜，興風作浪了。先生執筆多年，想能予以矯正，俾這些自命某派人士，大家稱他們地痞流氓，治安當局更要清除之，以安社會；倘然認爲是政治人物，那便不好辦了。一讀者敬上

優待長期閱戶

廿四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連尾接頭七字歌 控訴毛共大罪惡

編輯先生：

前函荷蒙刊出，並加鼓勵，鄙人至爲感銘。默許萬、張兩位先生永遠健康，領導着我們反共事業前進。茲付七言一篇，如無碍篇幅，希登可也。此致

敬禮

讀者方向明上 六月廿八日

毛共竊據二十年，人民生活受熬[illegible]，初爲招安施統戰，來歸幻滅悔從時土改救農民，分田鬬霸倍驚
[illegible]家破千千萬，窮人那得半飢溫。溫飽在勤慳得回，援朝抗美鼓頻催，騎虎勢成兵不足，志願從軍作炮灰。灰飛一去永無踪，肅反之風殺氣冲，千萬良民皆不赦，錯殺一千不落空。空爲商販此行人，破產充公沒理陳，清算鬬爭誠可慘，邊疆勞役斷殘生。生產之人稍放鬆，突來統購統銷中，五穀家禽盡搜購，配給無容說不公。公論已非顚日時，戶口糧油雙管施，出門一步需憑證，親屬居留要報知。知情不報罪非輕，婦女提高姜美名，顚倒倫常婆跪媳，家庭慘變禍而成。成在破除迷信風，莊嚴古墨盡皆空。神牌祖墓强行毀，宗教信仰豈能容。容量全無暴政權，三反未畢五反連。不論出身貧與富，祖宗三代究根源。原本好人當壞人，大鳴大放蛇蝎心。騙盡大陸民主士，反黨罪名集一身。身歷難忘五八年，民間處處斷炊烟，家空物靜還清洗，剝奪農民地與田。田中增產靠肥施，要民節約食和衣，高官擁妾笙歌舞，古代帝王也認輸。輸出物資換戰材，何堪公社來天災，民不聊生屍遍野，躍進爲超額滿來。來稱畝產萬千斤，共幹貪功假報眞，欺上瞞下罪惡極，中飽私囊害了貧。貧苦之人不敢聲，爲潔自身待四清，揭發貪污民憤大，共幹自知罪不輕。輕重難逃衆目睽，革官破產失前威，自殺潛逃時有見，天網恢恢豈漏遺。遺落青年要下鄉，妻離子散別爹娘，製造人間悲慘劇，罄竹難書數禍殃。殃及城中那一班，階級要清底要翻，壓回原鄉監管易，糧戶隨人復不還。還鄉四壁淚滔滔，集體逃亡志氣高，一線生機衝鐵幕，桐山圳畔鬼魂嚎。嚎聞核爆震神洲，刮民血汗弄陰謀，打腫臉兒充胖漢，蘇修美帝太空遊。遊遊蕩蕩紅衛兵，造反奪權天地驚，生殺大權操在掌，開國功臣一掃平。平伏少奇那一批，江青幕後任施爲，派系鬬爭何日了，毛林地位實堪危。危於旦夕計無通，殺機一動勢狠兇，實行文化大革命，浮屍滾滾落江中。江中覩狀慘人寰，無頭無足洞斑斑，强呼一片河山赤，九泉大會喪陰間。間中港澳有餘波，市民勿捲入漩渦，共黨技窮歸幻滅，大家高唱太平歌。

談「文壇霸主」的「霸道」

余生晚

讀八十四期「萬人雜誌」宋逸民先生的「密碼派詩文今昔觀」，又讀七月號「當代文藝」徐速先生的「為『密碼』辨誣」，再讀七月三、四、五日星島晚報「牛馬集」萬人傑先生的「新詩．詩人．密碼派」，這一場筆戰，是由於一首由林筑先生作的「現代詩」「曉鏡」而引起的。

在這三篇文章中，都把「曉鏡」這首詩引錄出來，宋先生認為它是現代「密碼派」的代表作；徐先生認為是「誣」，所以要「辨」；萬先生則認為徐先生解詩解得語焉不詳，應該逐句解，既可作有力的辨；也可使不懂現代詩的大部份讀者，獲得機會分享這首現代詩的美妙意境。

鄙人自小失學，一切但憑自修，對新詩、舊詩尤缺之研究。他們這場筆戰，與我痛癢無關；橫豎在任何報刊上見到「詩」就避而不讀，不管是新是舊，是打油還是跛腳，我都無法欣賞。通如李白杜甫，不通如林筑，對我來說都一樣，反正我是「棄權」的了。

不過，在七月四日「牛馬集」萬人傑先生文中，有幾個字引起我注意。那就是——「以文壇霸主自居的徐速先生……」初時我看到「文壇霸主」四個字，頗覺不解；在萬先生這篇文章之前，我從未聽過有人封徐先生為「文壇霸主」；萬先生這一稱謂何由而來？後來細看文中有「自居」兩字，才不由引起會心微笑，拍脾稱妙，深覺萬先生之寫嬉笑怒罵文章，確有一手。他既不說是有封贈「博士」「爵士」特權的某某人所封；也不說是「自封」，而只是「自居」，這兩個字用得非常恰當。

我因讀書不夠，對自己的進修一向注重，希望有機會搞好自己的寫作能力，做個業餘作家，利用晚間空餘時間，幫補一下非薄的收入，因此每月例必買一本「當代文藝」，即使一時沒空讀，也留在案頭，暇時翻翻，開卷有益。

但每次看到徐先生「罵遍天下」的社論，便覺不對勁。照我記憶所及，許多類型的作品都被他否定了，他攻擊過武俠小說；攻擊過占士邦式的間諜小說；攻擊過鴛鴦蝴蝶派；攻擊得最厲害的流行小說，而流行小說作家中，最令他「反感」的是瓊瑤，指名道姓的罵過不知若干次。將他罵過的這許多類型小說綜合起來，不罵的只有他自己寫的那種（恕我不知應該稱之為什麼小說），也只有他自己寫的那種才是「正統」。

有位愛讀小說的女朋友問我認識不認識徐速先生；我反向問她是否要討個簽名，或要張近照？她說：「非也，我只想問一問他，究竟除了『抗戰』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時代背景可以寫小說的。」

我說：「抗戰是中國人一個偉大的時代，拿來作小說的背景有什麼不好？」

「不是不好，可惜抗戰的時候我還未出生，這些小說使我讀起來不明白的地方太多。」

可見，「正統」的小說，也未必盡為人們接受。如果徐先生否定了其他類型的小說，只「贊成」人們讀他那類正統小說，可讀的書不是太少了嗎？

他又說：文藝作品不該太商品化，可是我的女朋友去賣他的書，講低半個折扣也不成。商品就是商品，嘴裏唱高調沒用，少付兩毫錢也不能從報攤拿走「當代文藝」。辦雜誌的人，售價折扣要高，稿費要低要遲，這不但「商品化」，而且「市儈」之尤！即使是提倡文藝不要商品化的徐先生，也不能例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樣樣講鈔票，誰也不能清高，除非回到「幸福的祖國」去，走「工農文藝」路線，又當別論。

徐速先生說：「現在我既然擔任文藝刊物的編輯，就要放棄成見，將園地公開給各種文藝宗派，希望眞正的『百花齊放』……」如此一來，何以徐先生又抨擊各類型的小說，而獨厚愛於「密碼派」的詩呢？

徐先生寫這篇洋洋數千言的大文，理由很簡單，凡不是我「當代文藝」登的東西，全部不是正統文藝作品；凡是我「當代文藝」登的東西，絕對不許人家碰，碰我一根汗毛，我就要跟你拚！宋逸民先生膽敢碰「當代文藝」的現代詩，而「誣」之為「密碼派」，那有不使徐老板光火之理？

他可以抨擊任何類型小說，人家不許批評「曉鏡」，這種「唯我獨尊」的神態，不是以「文壇霸主」自居而何？

能夠眞正做到公開和民主的刊物很少，於此我又不得不佩服「萬人雜誌」。在「萬人意見」中，固然時時可以看到彼此辯論問題的文章；即「萬人雜誌」的當權派萬人傑、張贛萍，他們的文章受到批評，也照樣登出；他如台柱作家岳騫、縮山、小鍊、黃甄、鍾展、張夢還等，偶有錯誤，也會提出。錯了，大家都有勇氣認錯。

希望徐先生提倡的「百花齊放」不要像老毛的「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那樣，只是個美麗的口號；否則，何以徐先生一方面倡「百花齊放」，一方面大力踐踏不是在他園裏的其他花朵？

其實，我歷次讀他抨擊「流行小說」的大文時，心中就有疑問：究竟流行小說和他認為正統的文藝小說，分別的界線在那裏？徐先生寫的幾本書，和其他作家的書，究竟有何分別？是否封面簡單一些，就顯得嚴肅，嚴肅才是文藝？封面豪華就是「流行小說」？

文藝乎？流行乎？要由他來審定，操此生殺大權的人，非「文壇霸主」怎能辦到？

我認為宋先生批評很對，徐先生最好收斂這些「霸道」作風，才眞的可以做到「百花齊放」。徐先生冷靜的想一想，亦以為然否？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

馬森亮張贛萍合撰

初版售罄．再版發行

馬森亮與張贛萍合撰「三十六計古今引例」，是一部處世經典，應變奇書，將故老相傳的三十六計，詳加說明；引用古今眞人實事，作爲每一計的典型例證。深入淺出，妙趣横生；旁徵博引，內容豐富。能使愚拙的人聰明，聰明的人更能神機妙算。自本刊連載後，兩作者再經整理增删，初版爭購一空，市場一度告罄。現又再版發行，所存不多，希速[illegible]下[illegible]購買，以免向隅。每册定價四元。經售處：灣仔分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二八〇〇）；九龍亞皆老街[illegible]（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 *

馬森亮新著

生活的欣賞

名作家馬森亮新著「生活的欣賞」已出版。作者繼「牛馬集」後，以另一筆觸，描寫人[illegible]，[illegible]觀察細緻，雖是生活小品，實含人生道理；[illegible]風格雅俗共賞，是中年人養生的良伴，[illegible]年人修身的楷模。每本定價二元二角。總發行：[illegible]出版社（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二八〇〇）代售處：[illegible]書店（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本社以服務顧客爲宗旨，備有圖書目錄，函索卽寄；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當卽奉，不另收費。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Surf Echoes Publication Company
Room 501, Universal House
151, Des Voeux Road, C.,
HONG KONG

丘國珍著

十九路軍興亡史

單行本已出版

定價港幣三元

海豐丘國珍著「十九軍興亡史」，全文十餘萬言，在本刊發表時，曾哄傳海內外，詳敍四首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創建該軍之經過。自發源、擴展、重建、整編，以至閩變失敗之內幕情形，多是前人所未道的第一手資料，尤其「一．二八」上海抗日一役，對於惠來翁照垣將軍固守吳淞，浴血抗戰之經過更爲精彩，因作者自始至終在該軍參贊戎機，身負要職，論大論事，均是親身見聞，非道聽途說者可比，故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乃獨一無二的一部信史，幷附珍貴圖片。經售處：㈠灣仔芬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二〇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